高等教育法

叢書集成新編　第一一五冊目錄

史地類

五代別史　吳越備史四卷附補遺、提要　吳越　范坰　林禹撰　學津　一
五國故事二卷附提要、補正　宋撰人不詳　知不足　四二
續唐書七十卷　清陳鱣撰　史學　五〇
江表志三卷　宋鄭文寶撰　學海　二〇八
江南別錄一卷　宋陳彭年撰　學海　二一四
江南野史十卷附提要　宋龍袞撰　四庫　二一八
南唐書三十卷附提要　宋馬令著　墨海　二四〇
南唐書十八卷附音釋　宋陸游撰　祕册　二九四
南唐拾遺記一卷　明毛先舒纂　學海　三四六
錦里耆舊傳八卷（卷一至五缺）　宋勾延慶纂　讀畫　三五〇
蜀檮杌二卷　宋張唐英撰　藝海　三六〇
南漢紀五卷　清吳蘭修撰　嶺南　三六八
五代稗史　南唐史虛白撰　知不足　三九一
釣磯立談一卷附附錄　宋吳　縝撰　知不足　四〇一
五代史纂誤三卷附提要　清吳蘭庭撰　知不足　四一三
五代史記纂誤補四卷　宋編年　中興小紀四十卷附提要　宋熊　克撰　史學　四三五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二百卷(一)（卷一至五十）　宋李心傳撰　史學　五五七

吳越備史

范林
塤禹
撰

欽定四庫全書提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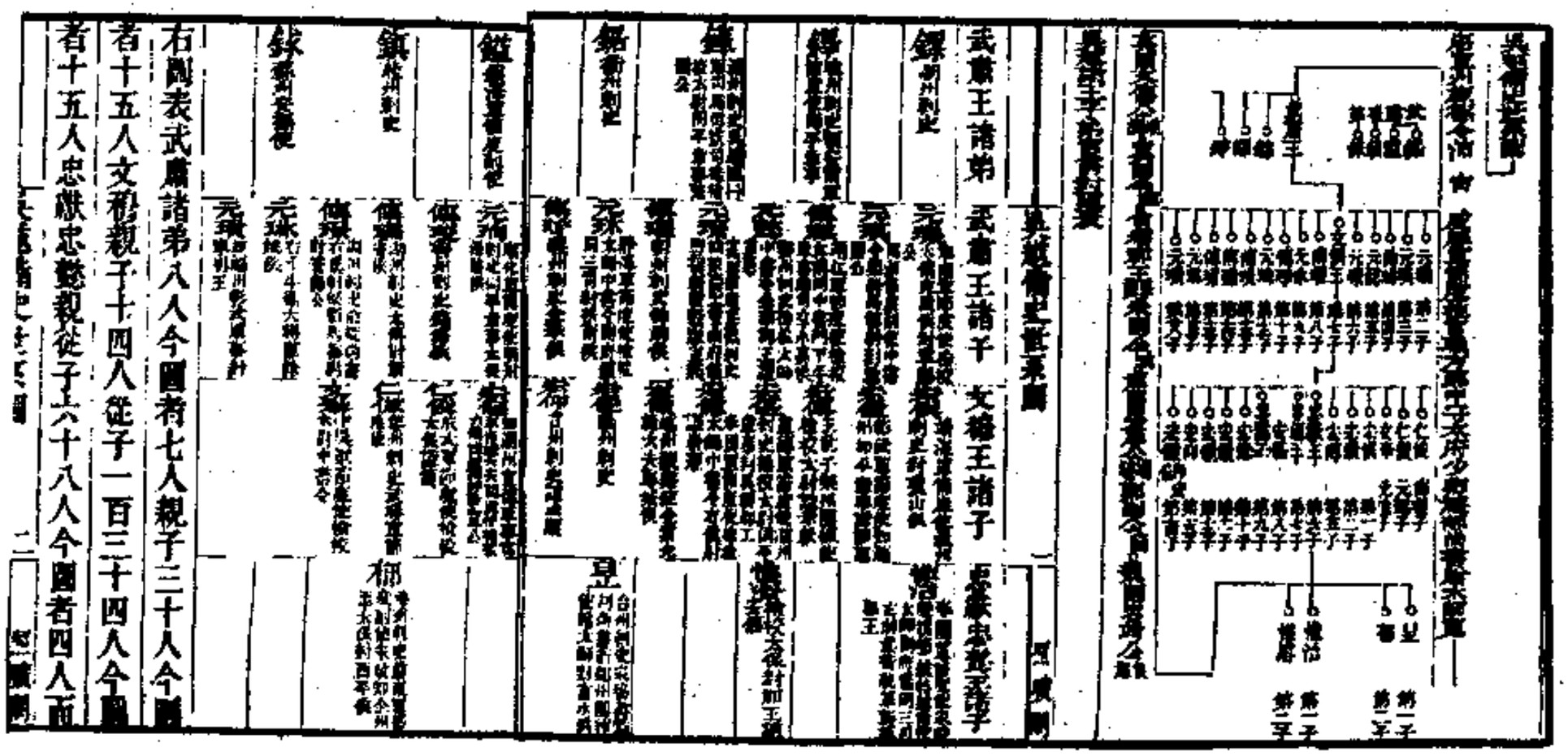
吳越備史四卷補遺一卷舊本題宋武勝軍節度使掌書記范坰巡官林禹撰載錢鏐以下累世事蹟據舊目卷首列年號世系圖諸王子弟官爵封謚表十三州圖十三州考一篇其圖表供佚後附補遺一卷則不載作者名氏考陳振孫書錄解題載錢俶之弟儼著吳越遺事有開寶五年序又謂備史亦儼所作託名林范今是書四卷之末有跋二首一題嘉祐元年四代孫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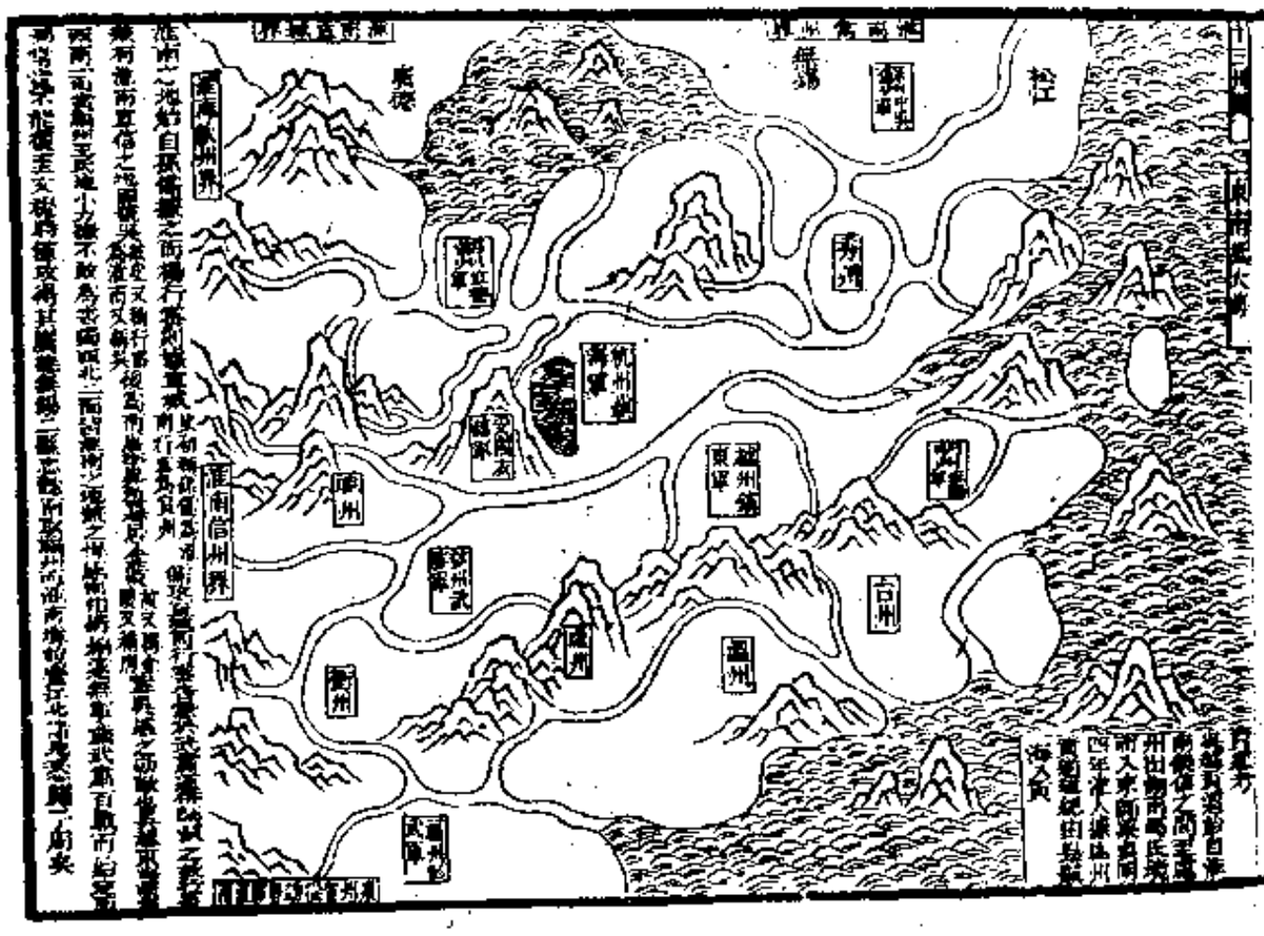
吳越備史提要

孚一題紹興二年七代孫休奐如據書中所記而言則當從鏐起算不當從俶起算所稱四代七代顯據作書者而言則振孫以備史為僅據似得其實錢曾敏求記云今本為鏐十七世孫惟演作案吳越世家疑葬作十九世孫未詳孰是嘉靖間刊本序稱補遺為其門人馬臻臣所續序文案鑑即衣錦城建金鼓院及迎禘迎等事皆失載今是書於此數事咸備無闕則非德洪重刊之本其以補遺為馬臻臣所撰亦別無證據臻臣曾撰吳越世家疑辨自序頌

作備史圖表亦不云又續其書考此補遺之首有序一篇不題名氏年月序中有家王故事之語當即中孚等所題亦云不知作自何人則不出於歐臣審矣備史所記訖太祖戊辰補遺所記訖太宗丁亥與中興書目所載前十二卷盡開寶元年後增三卷盡雍熙四年者正合特併十二卷為四併三卷為一耳陳振孫謂今書起石晉開運前闕三卷勘驗此本所佚亦同則是書自宋季以來已非完帙今無從校補亦姑仍其舊焉

吳越備史提要


武肅王諸子
文穆王諸子
忠獻王諸子
鏐
傳
倧
佐
倜
倬
倩
倚
倕
倫
倣
倞
倓
倪
倍
倒
倔
倦
倉
倡
倅
倖
倍
倒
倔
倦
倉
倡
倅
倖
倍
倒
倔
倦
倉
倡
倅
倖



支傾不與焉從備史之所載也前存武肅之三世見王業之漸簡也後存忠懿之七世見王業之流澤也蓋起唐更五代與宋而終焉其餘諸子孫膺寵擅名者莫之勝載古之得國者自秦漢而下未之有也

吳越備史

目錄

輿地圖

世系圖

十三州考

卷一

武肅王

卷二

文穆王

吳越備史目錄 一

卷三

忠獻王　附忠遜王

卷四

大元帥吳越國王

補遺一卷

後序四篇

吳越州考

杭州　餘杭　史中凡有指本州爲別稱者倣此

武肅初以破黃巢功高駢表爲杭州都指揮使　唐光啟三年因斬越州劉漢宏功拜刺史遂有杭州之地　景福元年四月陞爲武大順元年新夾城三十餘里　昌化二年正月改石鏡鄉爲威羣　二年作羅城七十餘里　乾寧五年二月移鎮海軍于州　光化二年四月陞爲都督府　梁開平二年陞爲大都督府改唐山縣爲吳昌縣　四年八月築捍海塘建候潮通江等城門

吳越備史州考 一

附安國衣錦軍　武肅本鄉即今臨安

唐先化二年正月改石鏡鄉爲慶義鄉臨水里爲懿貴里安衆鄉爲衣錦城封衣錦營　天復元年五月陞爲衣錦軍　天祐四年三月陞爲安國

石鏡山爲衣錦山大官山爲功臣山十月淮人來侵

三年武肅親巡之作溝通　天祐四年三月淮人來侵邦之　事太宗時所上地圖

衣錦軍　梁乾化三年四月淮人來侵

言十一州一軍一軍疑即此會昌

越州

唐乾寧二年董昌反武肅伐之三年五月平之十月改威勝軍爲鎮東軍拜武肅鎮海鎮東軍節度遂有越州之地　梁開平二年陞爲大都督府謂之東府

湖州　吳興

唐乾寧四年九月刺史李繼徽將以州附淮南武肅親巡其地遂有之　梁開平三年十月刺史高澄叛焚義和臨平等鎮至四年當淮人入境三月武肅親平之

蘇州　姑蘇

唐光啟三年九月討徐約于蘇州是年城嘉興縣　誌

紀元年三月破之遂有其地　大順二年宣城人攻陷
之十一月淮南孫儒攻據之三年十一月燒掠而去
蕭圖復取之　乾寧二年九月淮南楊行密救盧昌圖
之十月圖嘉禾三年五月城陷四年遣師復之又自海
道救嘉禾至五年始平　梁開平二年九月淮人圍之
遣師往援至三年四月命濟師始平是年閏八月置吳
江縣乾化間築松江南北城鎮栅　唐同光二年陞爲
中吳軍

秀州　嘉禾　嘉興

晉天福十二年三月分蘇州嘉興崇德華亭三縣陞嘉
興爲秀州

婺州　東陽　卽今金華

唐乾寧三年十一月淮人救董昌攻之四年遣師救之
光化元年刺史王壇不用命十一月師圍之二年六
月又濟師至三年九月武肅親平之　天復三年四月
城之　七月睦州刺史陳詢叛攻蘭溪縣五月睦州
州兵及淮兵同攻之遣師往討八月又濟師九月城陷
益引淮人攻寇師復攻之至三年始平晉天福五年三

月陞爲武勝軍

睦州　新定　卽今嚴州

唐乾寧四年淮人救董昌攻之　光化三年正月淮人
復攻之二月遁去　天復三年七月刺史陳詢叛　天
祐二年淮人來援之遂與淮人及衢州兵攻之陷婺州
至三年正月武肅親平

衢州　信安

唐乾寧五年十一月刺史陳岌叛討之至光化三年九
月始平　天祐二年三月刺史陳章叛會睦州兵及淮
兵攻陷婺州至三年二月平之　梁貞明四年六月淮
人來侵刺史鮑君福逐走之

台州　臨海　昇邱

自得越州卽服　梁開平二年改唐興縣爲天台縣

溫州　永嘉

唐天祐二年八月盧佶遣援四年三月伐之四月克之
遂有其地

處州　縉雲

唐天祐四年四月討盧約五月納款遂有其地

吳越備史州考

明州　定海　卽今寧波

梁開平三年四月刺史黃晟卒武肅巡之遂有其地因
城望海鎮閏八月置望海縣　宋建隆元年六月陞爲
奉國軍

福州　無諸　閩

晉開運四年十二月斬李仁達貢遂取其地　乾祐三年
南唐侵之尋平　周顯德間改威武軍爲彰武軍

右十三州創置始末考蓋武肅之始也山臨安得杭
得蘇常等州屬嵓昌反又得越州方額圖越遂失蘇

常迨平越不服顧常而遂復蘇州取湖州而衝婺等
州最近杭越猶�際也於是乘其釁而擊之低
俯首就降惟睦州最近淮南信州之地乃效力於國
事方殷之時而造兵於千戈平定之後此在武肅提
攜二年淮人來援之遂與淮人及衢州兵攻之陷婺州
至三年正月武肅親平

衢中故雖煽動二州誘外攘內而尋就撲滅既定西
北由是溫處等州不能出我腔敦迫忠懿遂北攻常
南恢福由是吳越益振而唐遁刱弱蓋始終與之低
昂也然就武肅之失二州常州潤州而不斬斬於恢復真
益足以觀英雄之襟度自有所急而不屑屑於逢州

吳越備史卷一

宋武勝軍節度使書記范坰 撰
遙官林禹 撰
昭文縣張海鵬 訂

武肅王

武肅王姓錢氏諱鏐字具美杭州安國縣人即臨安縣唐武德中陪葬功臣渾州大都督巢國公九隴八代孫也大中六年壬申二月十有六日生於本縣之衣錦鄉熱水里曾祖諱沛唐宣州旌德縣令累贈吏部尚書左僕射追封洪勝王曾祖妣童氏追封齊國太夫人祖諱宙高尚不仕累贈至太尉彭城侯追封建初王祖妣水邱氏累封楚國太夫人追封晉國九華太夫人皇考諱寬威勝軍節度推官職方郎中守太府少卿朝散大夫檢校尚書累贈左僕射開府儀同三司守太師中書令追封秦國太夫人追封趙國太元英顯王皇妣水邱氏累封秦國太夫人追封越國太夫人王卽太師長子也先是五年邑中大旱邑令命道士東方生起龍以祈雨生曰茅山前池中有龍然不可起起必大異邑令乃止明年復旱又召東方生起龍將臨池遙指王所居曰池龍已生此家矣時王誕數日始誕之夕皇考方他適隣人急走告曰過過君家後舍聞甲馬之聲甚衆非有益乎皇考乃馳歸王已誕矣有紅光滿室皇考頗怪之將棄於井祖妣知非常人固不許因小字曰婆留而井亦以名焉王自幼常與羣兒聚戲於樹陰石上或伐薪必使羣兒聚以供己隨多少而賞劉馬王嘗礎後山忽一石屹然自立王志之後建功臣堂以石爲師卑棲號衣錦將軍十三年冬十月皇祖太尉薨將葬之夕大風拔樹于野詰旦術者引靈輔將就葬所謂皇考曰此拔樹之穴是天啟也宜以葬遂葬之果術者曰當

貴此孫耳王常遊徑山書院有道人洪諲者每迎門王頗惡之一日自後山僻徑而往諲亦迎焉王問其故諲曰君非常人故先知耳

乙乾符二年夏四月浙西領遏使王郢作亂救本道微兵討之時董昌戍石鏡鎮亦募鄉里之衆以副召王遂委質於董氏始爲偏將王人軍中驍勇絕倫爲董氏所重時王年二十四及董爲杭州一日因事遣王之臨安里爲騈董然之告於騈騈因禮而歸焉是月黃巢自稱大齊皇帝

辛二年春正月 僖宗幸蜀改元中和敕高駢爲東西

相竟無一言王翌日自臨安還日已暮相者復在舊所遙賀王曰今日何賀相者曰貴不可言王固問之曰明日午時當有大貴人至王還舍請相者相之相者曰勞無人乎王曰獨在斯相者乃引手指地曰此地當有貴人言訖而去

壬三年春二月巢前軍二千餘衆果至臨安海軍右職

癸四年秋七月浙東觀察使劉漢宏以天子西幸久之嘆曰天下亂矣再時之內再遇貴人言訖而去

甲五年寇盜蜂起有朱直管數千剽掠於宣歙間秋九月王率本鎮兵討平之以功授石鏡鎮衙隊都知兵馬使鎮安海軍右職

乙六年秋七月黃巢據衆二十萬大掠州縣淮南節度使高駢羽檄徵兵討之巢將及石鏡鎮衆纔三百人王使高駢羽檄徵兵討之巢將及石鏡鎮衆纔三百人王是月十二夜將渡江星月皎然兵不可渡王祝禱江沙吞而祝曰吾以義兵討賊天若見助願陰雲蔽月以濟不應宜以伏兵襲之或可少郤耳巢前軍二千餘衆果至崎嶇而至王率二十騎伏於草莽巢小將單騎先進王親注弩射之應弦而斃伏兵遂起巢兵大潰王謂衆曰我師俄而雲霧四起咫尺晦暝王大喜乃先渡江竊賊號縱火砍其營精兵繼至破賊殆盡漢宥辛約走之擁入溝壍士卒大半溺死冬十月漢宏又率衢婺等四州兵七萬餘人遣登高鎮將王鎮領之營于江干連營相屬王卒偏偪鎮將徐焉浙江都遊奕使阮結銜枚宵濟復大破之王鎮奔諸暨王獲漢宏所署主將寇官偽敕二百餘道仔誠萬計兵甲生口稱是歸漢宏所掠民問其如所對賊衆相顧曰向止數騎尚不可當況八百里夕大風拔樹于野詰旦術者引靈輔將就葬所謂皇考曰此拔樹之穴是天啟也宜以葬遂葬之果術者曰當

孟子廣明元年冬十二月黃巢犯闕德宗入興元杭州始建八都臨安縣董昌王副之仍杭縣陳晟於潛縣吳縣令周繇泉縣凌文舉各聚衆千人以衛鄉里既而高駢召董氏赴廣陵王亦從焉駢視王謂左右曰此人他日爵祿必遠過於我時駢將大舉討巢命董氏從行王謂董氏曰竊窺高公無討賊之志苟從其行功効不立是同坐罪宜以捍衛鄉里爲辭董然之告於駢駢因禮而歸焉是月黃巢自稱大齊皇帝

辛二年春正月 僖宗幸蜀改元中和敕高駢爲東西

行營都統起師討巢駢竟不出兵秋八月己丑信星大如杯椀交流如織至丁酉乃止酉晉之末五星五經天縱橫無常未幾五胡之亂驗

癸四年 九月詔授董昌杭州刺史授王都知兵馬使太子賓客

甲五年寇盜蜂起有朱直管數千剽掠於宣歙間秋九月俊然兵不可渡王祝禱江沙吞而祝曰吾以義兵討賊天若見助願陰雲蔽月以濟

乙六年秋七月黃巢據衆二十萬大掠州縣淮南節度使高駢羽檄徵兵討之巢將及石鏡鎮衆纔三百人王使高駢羽檄徵兵討之巢將及石鏡鎮衆纔三百人王是月十二夜將渡江星月皎然兵不可渡王祝禱江沙吞而祝曰吾以義兵討賊天若見助願陰雲蔽月以濟

丙七年春二月巢前軍二千餘衆果至臨安海軍右職

丁八年春二月巢前軍二千餘衆果至臨安海軍右職

戊九年秋七月浙東觀察使劉漢宏以天子西幸久之嘆曰天下亂矣再時之內再遇貴人言訖而去

己十年冬十月董昌王副之仍杭縣陳晟於潛縣吳縣令周繇泉縣凌文舉各聚衆千人以衛鄉里既而高駢召董氏赴廣陵王亦從焉駢視王謂左右曰此人他日爵祿必遠過於我時駢將大舉討巢命董氏從行王謂董氏曰竊窺高公無討賊之志苟從其行功効不立是同坐罪宜以捍衛鄉里爲辭董然之告於駢駢因禮而歸焉是月黃巢自稱大齊皇帝

辛二年春正月 僖宗幸蜀改元中和敕高駢爲東西

鎮及山洞凡九十三所皆干餘人以圖大舉王率八都兵自富陽以趨之破黃嶺屯下及山洞三十餘所生擒貞女鎮將楊元宗嚴下鎮將史弁等仍焚其兵甲更四月漢宏自領兵屯諸暨古制嶺至子亭山絕山之下王先攻諸暨獲糧二萬餘斛旋破古制嶺亭山等寨賊皆宵遁五月漢宏又遣將黃珪何肅等率本道排門軍營十蕭山諸鎮等處王親率之破賊一萬餘人生擒都虞候章公直餘黨走之冬十月漢宏又遣弟漢容與辛約巴立李萬敵等會溫處等州兵泊白丁十萬餘家從蕭山西陵大出戰船以謀宵濟王自新沙由漁浦而攻之癸巳黃珪等遂趣蕭山是月戊午王親與漢宏遇自午至戌破賊大衆漢宏易服持牘刀而遁時軍中有異其狀者將擒之漢宏誑曰我幸夫耳遂伏于亂屍之內得免次日漢宏復舉餘黨四萬人來我師乘勝大敗之斬漢容辛約及招討判官譚昇都知兵馬巴立先鋒李萬敵仍獲漢宏僞淮海招討使印一鈕戰艦五百艘馬四千踏兵甲萬計俘戮千人漢宏宵遁歸越

甲辰四年春二月婺州王鎮執刺史黃碣請降於王漢宏聞之使其下婁貴殺鎮而代之夏四月浦陽鎮將蔣琰會我師攻婺州生擒婁貴而還未幾敕命中使焦居璠爲杭越通和使俾其改過王遂班師以待之漢宏因謀殺王人密徵水師於溫州刺史朱褒出戰船於望海以迓使惠旋堅責韓公玫領之復圖水陸並進秋七月敕授王國子祭酒兼御史大夫右千牛衛將軍冬十二月朔天子南幸改元光啟

乙巳光啟元年春正月僖宗發蜀三月至京師冬十月授王檢校散騎常侍右武衛將軍十二月監軍使田令孜進過帝加鳳翔

丙午二年春正月田令孜劫駕如寶雞三月至興元朱玫遁鳳翔百官奉襄王煴爲帝部將王行瑜斬玫執襄王煴田令孜

秋九月秦彥殺高駢

駢擁兵叛命信妖人自取亡滅秦彥吳畢師鐸出師屢敗疑駢黨內應遂殺之高駢之事豈非佛氏所謂輪果報者乎易曰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子曰出乎爾者反乎爾者也若高駢所得猶未足以償數千人之怨足以見天道好還之不差忒耳

是月詔加王檢校戶部尚書至日王師次禹城斬賊將重德屬將趙君度走之遂進攻常州刺史丁從實棄城奔越備史卷一 十 照曠閣

城奔遁

從實沛西小將也有微功於昭宗故用爲是郡郡人以爲暴虐號爲丁滅門及是奔於海陵鎮鎮使高霸及楊行密同入海赴高駢之難從實竟爲行密所害

十月周寶遂歸于王王以屬郡禮具秦牓迎之於郊仍舍于樟亭驛是月盧州刺史楊行密始入淮南十一月十二日文穆王生十二月命杜稜爲常州制置使遣阮結等進攻潤州是月乙未周寶卒

寶字尚珪曾祖侍選唐滄州魯城令幽薊之亂舉城以一邑拒寇爲賊所害祖光濟左贊善大夫依倚希逸于平盧軍爲衙門將行陣獲攻魯城者必殺之以祭父父懷義以武藝爲韓犨所重累官至工部尚書寶第三子也武宗三年徵方鎮有才器者天德軍使寶第三子也武宗三年徵方鎮有才器者入宿衛寶因隸右神策軍出爲良源鎮將有戎政本朝表聞授右廂都押衙馬步軍知軍事大將軍出涇州聚糧二十餘萬解黃巢之亂移鎮海軍節度使僖宗幸蜀加授右僕射檢校司空中和二年拜同平章事時朝廷以丞相王鐸率諸道兵復長安以寶爲天

下租庸副使兼管內營田使五年授特進檢校太保兼侍中進封本郡王至是以痰甚年七十四子璟嗣

比唐制武選以馬上擊毬較其能否有置鐵鉤于毬杖以相擊寶嘗遇此遂爲鐵劒所摘一目瞞送賓即取而吞之復擊毬遂穫頭籌授浮源毅賜二木瞞以代之木瞞不知何木親之亦明一日早起盥漱其瞞孚水盆中侍姬竊笑寶怒曰我瞞漢何足笑也遂殺之潤州衙軍以軍額號鎮海軍節復謂親信號決勝軍處之後樓使其子璟總之衆號爲後樓軍燔數倍於鎮海士卒頗有怨望因恣橫于外一日會客于後樓即席有言其事者則殺之而薛朗叛

西周寶于塔楊茂實爲蘇州刺史約攻破之遂有其地而制度不軌胡王貢賦至是而滅宜哉

王命海昌都將沈粲權知蘇州事夏四月丁丑命粲安衆營于臨安五月甲辰潤州阮結卒

結字翰文錢塘人杭州建八都結亦副焉中和二年以征漢宏有功授散騎常侍光啟三年克潤州制置使尋遷刑部尚書初徐約之黨三千餘人來降結撫之失所因散香于甘露寺輒爲所叛投於江遂成疾而卒年四十六

王以其弟右驍衛將軍阮綽領其本部仍命成及代之及盡誅其叛卒秋七月敕授王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司空本州防禦使冬十月敕除給事中杜儒休爲蘇州刺史以沈粲爲制置使十一月帝南郊更名雖改元大順是月宣州楊行密遣將李宥陷我毗陵報杜稜而去

初李宥攻毗陵鑿穿道而入兵甲俱以土中夜入于稜之寢室因執稜于臥榻而去

十二月淮南孫儒遣其下劉建封帥衆陷我潤州成及奔歸

僖宗疾革命立壽王爲太弟帝崩太弟即位是爲昭宗詔加王檢校司空夏四月孫儒入淮南陷揚州楊行密奔海陵復歸盧州秋九月王命從弟錢率兵討徐約於蘇州約盡驅州人以守城皆文其面曰願戰南都時有軍事衙推陳佐車謂人曰南都者蓋都邑之稱杭州其終建國乎冬十一月楊行密攻殺宣州刺史趙鍠而有其地

己酉龍紀元年春正月朔改元三月我師破徐約於蘇州約奔入海中箭而死

約曹州人從黃巢攻天長遂歸高駢爲六合鎮將浙西周寶子培楊茂實爲蘇州刺史約攻破之遂有其地而制度不軌胡王貢賦至是而滅宜哉

王命海昌都將沈粲權知蘇州事夏四月丁丑命粲安衆營于臨安五月甲辰潤州阮結卒

結字翰文錢塘人杭州建八都結亦副焉中和二年以征漢宏有功授散騎常侍光啟三年克潤州制置使尋遷刑部尚書初徐約之黨三千餘人來降結撫之失所因散香于甘露寺輒爲所叛投於江遂成疾而卒年四十六

王以其弟右驍衛將軍阮綽領其本部仍命成及代之及盡誅其叛卒秋七月敕授王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司空本州防禦使冬十月敕除給事中杜儒休爲蘇州刺史以沈粲爲制置使十一月帝南郊更名雖改元大順是月宣州楊行密遣將李宥陷我毗陵報杜稜而去

初李宥攻毗陵鑿穿道而入兵甲俱以土中夜入于稜之寢室因執稜于臥榻而去

十二月淮南孫儒遣其下劉建封帥衆陷我潤州成及奔歸

庚戌 大順元年春正月戊子朔皇帝受冊尊號大赦夏四
四月敕遣使徵兵討李克用回路遠事遂寢秋七月常
州李宥陷我姑蘇制置使沈粲害刺史杜儒休及兄延
休而奔于我王以其失備復害刺史將欲誅之粲遂奔
孫儒

初沈粲之攻杜儒休儒休曰勿殺我與爾金粲曰殺
爾金將焉往遂殺之儒休延休異母兄弟也同日而
生至是同日而死異哉

是月楊行密遣將張行周爲常州制置使八月制加王
吳興郡開國男閏九月孫儒復遣劉建封攻毗陵殺盧
行周而復困姑蘇是月王命築新夾城環包家山柏亭
望山而遁凡五十餘里皆穿林架險而版築焉王嘗親
勞役徒因自運一甓由是驟從者爭運之役徒莫不畢
力冬十一月孫儒陷姑蘇李宥奔常熟十二月孫儒歸
淮南仍以沈粲爲制置使是月敕遣使高品王思諱賜
官誥加檢校司空同平章事

辛丑 二年春正月孫儒自淮南復入姑蘇將乘勝以圖我
王大出舟師以禦之儒遂絕南顧夏四月彗星見大放

天下秋七月城東安鎮冬十二月孫儒燒掠蘇常遂過
宣州因圍楊行密行密遣使求救于我王出襟甲兵
以助之是月常州甘露鎮使陳可立據本州王遣師復
平姑蘇

壬寅 三年春正月王命從弟
子景篇元年春正月丙午朔大赦改元二月王命築
錢爲姑蘇招徠使夏四月敕陞杭州爲武勝軍授王本
軍防禦使六月王出師會宣州兵敗孫儒於宣城楊行
密斬孫儒傳首京師宣州以沈粲歸王戮之于市而行
密因有廣陵焉

初楊行密軍師張某或曰李某顏善占算前一日謂
行密曰明日大水亭午可獲孫儒時長日曦赫儒兵
正勝人皆哂其言及詰旦西北有雲大如箕漸漸彌
漫俄而澍雨大水暴作儒謂粲曰城中大水將及我
諸營自顧無相救也俄而水深丈餘城中知其號令
乃徑出兵以擊儒營他皆不救因獲儒軍師之言果
驗

是月泉州王潮攻陷福州殺范暉而有其地
亦作鮑姓乃陳巖之子壻也巖爲福州數年而卒以

暉繼之至是爲王潮所害時福州當有僧記之曰潮
水來盤頭沒潮水去矢口出矢口蓋言將來繼潮者
癸丑二年春二月楊行密以其將田頵牧宣州安仁義牧
滿州夏閏五月詔授王本軍團練使蘇杭等州觀察處
置使進封彭城郡開國侯食邑七百戶秋七月丁巳王
率十三都兵泊役徒二十餘萬家新築羅城自黍望山
出夾城東亘江干泊錢塘湖霍山范浦凡七十里咸通
中京師有望氣者言錢塘有王者氣乃遣侍御史許渾
之印王得之召寘吏以議曰董氏昔吾鄉里也今吾降
落也其豐功茂績榮名厚祿又吾所以贊成也今採蔽

言必不能止又按郭璞臨安地志云天目山前兩孔長
龍飛鳳舞到錢塘海門山起橫爲案五百年生異姓王
至是果驗

辛丑十三都者八都之外有紫溪保城龍通三泉三鎮
是爲十三都

九月制授王鎮海節度浙江西道觀察處置等使潤州
刺史

先是今年三月詔以鳳翔宿衛耀德都頭李鋌授特
進同平章事領浙西差朝廷以李茂貞故將奪之權
茂貞因有廣陵焉

乃有此授而丹陽已爲淮海人所有至是命王時議
當之又周寶范丹陽州人凡有期必曰待錢來斯之
應也蜀禪月太師休公嘗上詩曰今日再三難更讓
議辭唯道待錢來

甲寅 乾寧元年春正月乙丑朔大赦改元二月王命成及
權蘇州刺史三月制王自光祿大夫檢校司徒進充本
道營田招討鹽鐵制置發運等使夏五月敕遣中使劉
延鈞特授王開府儀同三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六月
敕遣中使賈延嶼賜王私門立戟

乙卯 二年春二月進封王開國公食邑一千戶是月威勝
軍節度使董昌僭稱皇帝建元順天國號羅平

丙辰 年號或云天冊或云天聖皆非也江東羅隱諫議撰
吳越行營露布曰羅平者改元始又曰將軍門稱天冊之樓以會府爲宣室之地揆
此則昌之年號爲順天明矣

昌以書告王其稱云權即羅平國位印文曰順天理國
之印王得之召寘吏以議曰董氏昔吾鄉里也今吾降
落也其豐功茂績榮名厚祿又吾所以贊成也今採蔽

妖妄遂圖僭亂吾受朝廷將相當徵兵以討之然每跡
方炳庶或能改吾先駈書以勉之救其覆族之禍冀悉
稱善乃遣寘屬沈滂率將吏數百人移書以諫之日與
其閉門作天子與九族百姓俱陷塗炭不若開門作節
度使終身富貴無憂也及今改悔尚可及矣昌竟不聽
王乃表罔之仍又親率兵至迎恩門望樓再拜且論曰
大王奄有數州位兼將相非不貴矣非不富矣一旦顛
倒兵柄改易臣節自貽伊戚福不旋踵今率諸州兵至
城下以候大王改過苟不見聽則天子赫怒羽林黃頭

濟江而至襲大王之城非唯大王有累卵之危實卿懼生靈告急朕黽勉安禍亂之道唯大王舉之昌于是送錦師幾二億萬仍執妖人應智王溫巫振阿韓據吏吳瑤秦昌裕至軍門且言待罪于天子王遂誅應智等而遣復表其事時越州都指揮使駱團出降錢而部王討昌又敕遣使高品李重密來勞我師仍削奪董昌祿位

詔曰夫雷霆霜雪上天降以成物明賞伤法哲王垂以理人是則陽春不可以獨爲歲功仁恕不可以專

爲君德威刑之作其在茲乎朕以眇躬承祖宗之丕訓荷天地之洪休八年于茲一日無怠遑于志者既求諸道逆于心者必本於情苟懲戒之不明耀典章之斯廢威勝軍節度使龍西郡王董昌出于行伍屬遇艱難權握兵戎位崇將相器溢盈而自覆鼎必折而迷傾因憑生隙輒有狂計假陳妖異惑亂邪巫鼓噪危樓僞爲建國不思理代徒生大吠之音欲就叢祠妄舉狐鳴之兆賴浙西節度使錢鏐與諸司等皆忠誠憤激壯節堅高始以逆順之理飛章諭之而不悟次以攻伐之謀盟約脅之而不回至乎舉兵直以靡疆羅復假言幻惑止遏克部終爲閉壁倫安不便束身歸罪是其陰許猶欲張皇魚藏閒而雖亦可哀螻拒轍而終爲不率天討有罪鬼得而誅其董昌在身官爵並皆削奪仍委鄰道兵攻討越州城士庶且多遠無勇敢之徒善以功名自許如有梟戮生擒董昌者授以三品正員官錢一萬貫如先有官者超三資酬獎如或是董昌威制曾助妖謀幡然改圖轉禍爲福有所自效者罪並不問賞則與之於

兇惡殺好生君人令德伏願伐逆武夫令猷鳴鼓而攻既非養已畜戈而起亦宜慎諸勿發勿茂無誤無失于王且爲越軍所襲朱威等由海道而至二月王命顧全武許再思自西陵趨石城與湯臼遇遂破石城去越城二十里生擒其黨六百餘人湯臼等走還不能援三月我師復攻餘姚袁邠因大戰賊黨逃潰者相半而明州刺史黃晟遣指揮使梁從珪率兵來應我師袁邠堅壁浹城旋至石門與八月董昌求援於惟師援自固昌益兵以救之顧全武遣武勇隊主劉彥章截其衝要生擒賊將徐章斬首二百餘級昌又審遣僞陽縣

又遣安仁義田頵等攻我鄧戍昌遣神將陳郁南泰丁日至于富陽漁浦等處屯聚王命王球等擊之仍遣婺州兵及諸鎮兵以應之陳郁率其黨千餘來降夏四月我師執袁邠及偏將潘鬲等凡二千餘六王以朱威復爲永寧鎮使是月顧全武進圍越城而楚武王馬某始有湖湘地五月辛巳董昌親閱戰于五雲門仍懸玉帛以誘我師顧全武許再思等奮擊之其黨大敗昌悔視而退至是始懼自去其帝號

初城中有言王師雄壯強盛者輒怒而斬之有言王師兵疲糧絕者則喜而賞之於是親閱我師奮擊始

大懼而退

次日王命分兵進攻以顧全武諸軍都虞候東面都知兵馬使與指揮使孟賓等攻五雲門王球充右副指揮使與蔣瑤等攻亭山及申光門陳章充右副指揮使與錢顏攻闕子門許再思充馬軍都虞候北面都知兵馬使攻昌安門駱團充四面都指揮使攻迎恩門是月王命武勇都知兵馬使許再思等禦之仁義竟不敢渡然沙路之患未弭乃祭江海而禱胥山祠一夕驚濤沙路悉毀江塘一隅無所恩矣昌又遣將徐章徐珣李元寔等據浦濤四卦九鄉之地王命顧全武王球擊之徐

城然後復茂苑王從之乙未董昌僭據牙城拒之王給
昌曰奉詔令大王致仕歸臨安昌乃送牌印而出願全
武遣上武勇都監使吳璋執昌至而斬之越州平王命
散府庫金帛以賞將士開倉廩以賑貧乏又斬偽宰相
李逵蔣瓌等十餘人以下脅從者悉宥之
董昌臨安人也始爲土團軍破山賊有功爲石鏡鎮
將尋遷杭州平劉漢宏復除越州其始起餘杭洎領
既越願有兼僉之度累授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太尉
同平章事封隴西郡王時屬京師喪亂文籍多亡越

州有裴氏書樓昌悉取其書以貢授諸道採訪圖籍
使既恣爲淫虐凡按罪人無輕重枉直必命骰子使
之對百擲勝者宥之否則殺之而案牘不復參決但
將尋遷杭州平劉漢宏復除越州其始起餘杭洎領
一槩誅戮而越州有白樓門即殺戮之所地爲之殷
守門者皆夜聞鬼哭凡軍中制度多所改易錄中軍
者衣黃布背印威儀二字綠外軍者衣白布字號如
之對百擲勝者宥之否則殺之而案牘不復參決但
如之識者以爲元者錢之文也皆當鎚錢氏昌建生
禍諸郡置土馬有訛言馬嘶發汗者罪被誅又立將吏

木偶恐用長釘以釘其足日更三二百年免有顛踣
末年盈滿遂圖僭亂故妖人應智等竟以幻惑進愚
民俗吏致鼈魚符印者日以百數又集無賴之徒皆
斷腕截耳號曰感恩都以備腹心及議立國號有客
使倪德儒語昌曰中和辰巳間越中嘗有聖經云有
羅平爲主越人鵬福敬則福慢則禍於是民間悉圖
其形以禱之今觀大王署名與當時爲狀相類乃圖
末昌昌欣然遂以爲號僭立之際年月日時皆用卯

應之故悉用卯以符日出之義初昌謹立召會稽令
吳鎰錄曰大王不爲真諸侯以傳子孫欲爲假天子
以取滅亡也昌族誅之山陰令張遂曰浙東雖領大
州大王稱帝彼不從徒守孤城爲天下笑昌又殺之
節度副使黃碣惡其叛亂屢諫碣家奴有致印於昌
者碣將殺奴奴遂投昌匿之碣乃密致書於管椎官
李洎有順天將期一統其如之何以愚計之針豈爲
孫耶之句有竊其書送昌昌集召議之碣曰今王室
雖衰天人未厭大王興於試取受朝廷厚恩位兼將

相富貴極矣奈何一旦忽爲滅族之計昌詬之曰爾
賊負我好聖明時三公不能待先求死耶遂斬碣沉溺者不超十里
投諸廁中仍族誅之而李洎亦遇害自王師攻討而
遷延未克者以其姪真小得衆志耳俄而真與裨將
刺羽不和語于昌而殺之衆由是解體蓋作亂天實
終不可得又聞城中鼓角之聲曰錢氏子孫皆膏賁
盛未可圖也行審乃先歸而安仁義田額駐屯于北
郊復有電火焚額營震折威槍由是俱敗
暴虐所致也

秋七月李茂貞犯闕帝幸華州八月敕授王檢校太尉
兼中書令加食邑一千戶實封一百戶尋平越之功也

先是敕命到時王謂衆曰淮寇未殄吾不敢奉命至
是方行
秋七月庚寅王至自東府命顧全武率師復姑蘇八月
我師屯昆山既而敕王起復加食邑一千戶又遣中使
焦楚鎧賫鐵券至
券文曰維乾寧四年歲次丁巳八月甲辰朔四日丁未
皇帝若曰吾爾鎮海鎮東等軍節度浙江東西等道觀
察處置營田招討等使兼兩浙鹽鐵制置發運等使開
府儀同三司檢校太尉兼中書令持節潤越等州刺史

上柱國彭城郡王食邑五千戶實封一百戶錢鏐朕聞
銘鄧陽之歎言垂漢典載孔悝之德事美魯經則知寵
德策勳古今一致頃者董昌僭僞爲吾鏡水狂謀惡跡
漸染齊人爾能披擾兇渠盪定江表忠以衛社覆惠以
福生靈其機也氛祲清其化也疲羸泰拯阨奧於坐救
之上師無私焉保餘杭爲金湯之固政有經矣志勤王
室績冠侯藩溢于旂常流在丹素雖鍾鼎銘刊五熟之爵
寶憲勒燕然之山未足酬功抑有異數是用錫之金板
申以誓詞長河有似帝之期泰華有如拳之日惟我念

功之旨永將延祚子孫使卿長襲寵榮克保富貴剖符
九死子孫三死或犯常刑所司不得加責承我信誓往
惟欽哉宜付史館頒示天下
是月敕封胥江惠應侯爲吳安王
景福二年始作羅城江濤勢激板築不能就王因禱
之沙漲一十五里餘功乃成故有惠應之請前年安
仁義以游兵往復禦之一夕驚濤沙路盡毀至是感
其靈貺請而封之
九月湖州刺史李瑭徙以州附淮南衙將沈攸拒之纔
徹逢奔是月乙未王親巡吳興收繼徹家屬而還湖州
平王命海昌鎮將高彥爲湖州制置使
李繼徹亦作彥徹父師悅徐州馬步院小吏也屬王
師芝作亂逢投行伍後以獻黃巢首級功遂授是郡
師悅能撫之盡得其所時朝廷命將以代召諸校議
之咸曰但慮君侯厭小郡耳不爾則苟有代人斷不
奉詔會進士顧雲者旅遊於雪乃請雲草奏論之雲
表畧云觀龍綸而芳蘂猶凰篆而依稀因不復代師
悅率兵食以應之至是繼徹復以擯貳而敗焉初繼

徹將納淮人也沈攸以逆順之理諭之其衆因誓曰
附李氏者居西附沈氏者居東而居東者十得其九
繼徹于是慙感而遁矣
冬十月淮人以臺蒙守姑蘇代朱黨也十一月己卯台
州刺史杜雄卒
雄台州楊梅鎮人也初與朱黨婁文俱爲草寇婁文
以雄爲副文害刺史羅虬遂侵漢宏不利因降漢宏
署婁文知明州事以杜雄知台州後漢宏敗率其下
六百餘人奔雄雄使偏將方師立賚漢宏于驛亭其
黨皆醉遂執漢宏歸越董昌奏授雄爲德化軍使至

是疾卒
戊午五年春正月帝在華州改元光化是月我師救蘇州
生擒淮將李近恩斬首千餘級再戰又斬其將梁琮張
顥等而楊行密復遣將李簡率兵五千餘衆屯於皋亭
我師復攻之獲其偏將陳益等而還餘皆走之是月王
以越州指揮使駱團爲台州制置使二月敕移鎮海軍
于杭州爲治所從王請也秋七月敕授王檢校太師賜
定亂安國功臣八月車駕還京九月婺州刺史王壇道
敷里方墮亦有死者九月壇奔宣城

將攻東陽王命使諭之息民故也冬十月王遣顧全武
率師克蘇州淮將臺蒙李德誠等皆宵遁其下秦裴因
力屈而降蘇州平
初遣顧全武等攻蘇州淮將刺史臺蒙等皆棄城宵
遁獨秦裴守崑山不下全武攻之裴屢出戰復敗悔
之咸曰但慮君侯厭小郡耳不爾則苟有代人斷不
奉詔會進士顧雲者旅遊於雪乃請雲草奏論之雲
表畧云觀龍綸而芳蘂猶鳳篆而依稀因不復代師
悅率兵食以應之至是繼徹復以擯貳而敗焉初繼
徹將納淮人也沈攸以逆順之理諭之其衆因誓曰
附李氏者居西附沈氏者居東而居東者十得其九
繼徹于是慙感而遁矣
冬十月淮人以臺蒙守姑蘇代朱黨也十一月己卯台
州刺史杜雄卒
雄台州楊梅鎮人也初與朱黨婁文俱爲草寇婁文
以雄爲副文害刺史羅虬遂侵漢宏不利因降漢宏
署婁文知明州事以杜雄知台州後漢宏敗率其下
六百餘人奔雄雄使偏將方師立賚漢宏于驛亭其
黨皆醉遂執漢宏歸越董昌奏授雄爲德化軍使至
是疾卒
戊午五年春正月帝在華州改元光化是月我師救蘇州
生擒淮將李近恩斬首千餘級再戰又斬其將梁琮張
顥等而楊行密復遣將李簡率兵五千餘衆屯於皋亭
我師復攻之獲其偏將陳益等而還餘皆走之是月王
以越州指揮使駱團爲台州制置使二月敕移鎮海軍
于杭州爲治所從王請也秋七月敕授王檢校太師賜
定亂安國功臣八月車駕還京九月婺州刺史王壇道
敷里方墮亦有死者九月壇奔宣城
是月敕王兼兩浙安撫使加食邑一千戶實封一百戶
閏十月有婺州王壇抗命王遣師伐之而衢州刺史陳
岌貳于我王復遣顧全武等討之十一月成及至自淮
南王亦以魏約等歸淮以報之
己未光化二年春正月我師大敗陳岌黨于龍邱二月敕
遣高品周道安收王本縣石境鄉爲廣義鄉臨水里爲
勳貴里所居安家營爲衣錦營仍賜兩浙行軍司馬杜
稜以下一百二十人並號贊忠去僞功臣三月婺州王
壇求救于淮南夏四月敕陞杭州爲大都督府是月淮
南王命副指揮使方審羅聚等
濟師于婺州及蘭溪義烏等縣秋七月淮人有使入衢
州者爲我師殺之仍獲陳岌所送楊氏地圖州印以歸
庚申三年春正月淮將康儒徐從皐等復攻婺州王遣從
弟鉞率師討之三月我師大敗賊徒于軒渚遂絕其糧
以越州指揮使駱團爲台州制置使二月敕移鎮海軍
王爲南東面招討使王金峯資詔封
康儒等由清溪而遁夏五月敕遣中使王金峯資詔封
于杭州爲治所從王請也秋七月敕授王檢校太師賜
八月敕授王行軍司馬杜稜檢校太子太保是月臭申
定亂安國功臣八月車駕還京九月婺州刺史王壇道
龍關于浙江因過子邵郭壞廬舍或吸居人浮空而去
敷里方墮亦有死者九月壇奔宣城
壇本孫儒隊將儒敗率其黨三千奔睦州陳晟晟頗
疑之處于外城未幾壇將降黨與三河鎮將陳巖攻
婺州婺州刺史蔣瓌奔會稽壇遂有其地至是而壇
奔宣城
是月辛卯王親巡婺州命浙西營田副使沈夏權婺州
刺史壬辰王至東陽而東陽鎮將王永伏誅
永東陽人也在鎮治城壁置鼓角粧樓舞榭藝棟相
而降耳王善其言全武亦議宥之王從其請
王以嘉興都將曹珪權蘇州制置使尋命爲本州刺史
接又采妖妄立十瑞亭將規本郡及王壇攻之王以

前年饑民爲安仁義所撓王故遣使諭捄罷兵將追永歸于府城而壇不從命故伐之事平責永以不敬故斬之以謝百姓

是月甲午王復巡衢州陳岌降王以岌爲浙東安撫副使命顧全武權知衢州事

岌兄儒本黃巢之黨聚降朝廷授以饒州光啟三年率其部伍自饒屬事直指衙門而出人無預知者既而徑趨衢州知州元泰迎於郊儒詰之曰元宗御容安在時信安有元宗銅容泰毀之故以是爲責遂斬之而自據焉凡在信安十年頗有惠愛每秋主司請納稼備災王城南緣野亭觀其刈穫始使輸之冀盡見吏於倉所輒振衣以避糠秕儒恕而罰之其所爲皆類此南海節度使劉宗龜道由信安見其品裁乃撫之曰此賊有士人之風儒亦歡然謝之及入省之因顧岌曰汝非偵我耶今汝仁弱其如諸校何乃召列校豪強者十餘人入臥內皆斬之而付岌于埳之叛岌寶同其惡至是降而宥之冬十月敕遣中使取王形圖于凌烟閣王命寫容以進

十一月庚寅中尉劉季述與王仲先樞密王彥範等幽昭宗于問安宮立德王裕爲帝以昭宗爲太上皇敕遣使進王爲東安王王不受命是月己酉葬皇考太師于安國縣錦北鄉（或云義成鄉）清風里

初太師薨閩有淮師葬是以緩捄羅氏後集太師誌銘曰昔歲乙卯令辰已酉十一月也今以長歷推之十月二十五日乙酉葬太師未知孰是

天復元年春正月昭宗反正大赦改元出太子裕復爲德王而劉季述等皆伏誅是月敕遣供奉官吐突令

鐸來宣論仍賜國信二月王親巡衣錦營大會故老賀客山林樹木皆覆以錦耀表衣錦之榮也命指揮使陳章爲衢州制置使夏四月丁丑王親巡東府五月敕授王守侍中進封彭城王加食邑一千戶實封一百戶仍升王所居衣錦營爲衣錦城封石鏡山爲功臣山秋八月敕授邵州刺史王子文穆王禮部尚書遙領邵州刺史九月壬以衢州制置使陳章爲木州刺史是月壬子皇姚秦國太夫人水邱氏薨冬十月淮將李神福等寇衣錦城王命顧全武方審率師禦之

全武等爲賊所執

楊行密遣李神福等率兵欲圖杭州全武列八寨以拒之神福詭言還師兵大發遂執全武王問之驚曰喪我良將也既而神福欲歸又恐爲王所邀乃遣人守衛王祖考邱陵又令全武通家信于遣使偏之神福受其偏賂而還

十一月爲狩子鳳翔王閒之悲泣乃遣使奔問帝嘉之賜王御服夾襖子一副仍降御札于衣襟以褒之十二月淮人以師老糧乏求成而還是月敕于起復雲麾將軍上金吾衛大將軍外置同正員

壬戌二年春正月帝在鳳翔三月朔日有食之是月癸丑至乙卯三日浙右大雪盈丈雪氣如烟而味苦夏四月淮人只賴全武方寧歸我王亦以春裘報之敕卽光化時薛州降也是月制加王食邑一千戶實封一百戶五月敕封王爲越王又加食邑一千戶實封一百戶是月庚戌溫州刺史朱褒人逃兇濮始爲本州逋事官婦遊氓兄弟皆褒亦叛王以功遷職司理及副使胡婿辛乃自據焉褒

處兄弟性頑鄙悖一日飢收兄遺飯以州屬劉漢宏漢宏以知州事褒耳下有一赤黶每怒發則黶移至目怒解如故遣使吏管攸奏將殺之其母力救辛不聽漢宏之亂褒率衆助之尋以同姓結援于梁太祖奏授永州刺史充靜海軍使褒善屬時文亦好禮士但動不量力故不及世而宗滅于褒

秋七月王視巡衣錦城治溝洫八月丙戌將還府城親戎將校有武勇都指揮使徐綰卽所部先還次日王發自衣錦城徐綰率兵已及府城焚掠郭郭左武勇都指揮使許再思以兵逆綰同叛將及內城王子傳瑛亦作元瑛與三城都指揮使馬綽偽等發懸門以禦之王次龍泉有馳來告叛者王遂疾行將北郭城門衙將潘長與孫綰遇斬首二百餘級綰退營于龍興寺王微服至德勝門衙將周肅遣偏將鍾審以舟迎王王遂沿江至內城東北登城而入城中莫有知者北門面更卒憑鼓而寐王親斬之衆皆驚悟隨命都監使吳璋三城指揮使馬

綽守北門內城指揮使王榮武安都指揮使杜建徽守南門又命指揮使顧全武率兵衛屯東府全武上言曰東府不足往當詣邢溝何者綰必召田頵頵來淮南卽與師矣宜早圖之杜建徽言曰楊氏背田王脫孫儻之難彼吏夫者豈不能報王耶請以雜告王從之命全武行全武曰獨行事必不濟請擇諸公子王曰我實欲以元璙嫂於楊氏汝當輔而行焉全武遂與同往湖州刺史高彥遣其子渭來赴難渭趨靈隱山而至爲賊伏兵所害命渭所部營于城南

高彥之問難也亟遣子涓行潤曰今日不利彥曰趙之急何以吉辰耶遂促潤行潤不敢抗命遂率所部徑趨霍隱山而來至是果敗

九月徐館果召田頵於宣城頵先遣客吏何饒來致意曰相公請大王東之越城虛府署以相待所貴兵不血刃耳王復曰軍中叛亂何方無之兩相公自為人長反助其下作逆耶若須戰當徑來何用肆言為既而頵至沿于北門以旗鼓白蔽王登城將與之語俾開旗鼓頵見王城中大鼓噪懼退不之咎王注弩中其執旗者頵見旗倒

遂營遷逼于西北隅牛滿波門是也乃使其黨據營以辱王亦注弩斃之頵伺夜復攻西北隅梯樓畢集城中矢石如雨賊壍溝溢者不可勝計頵遂拔營而退十一月頵復與所娉楊氏至自淮南夏口又命從弟鎰率兵次宛陵以應行密師又命指揮使盛造朱郁大破之俄而楊行密請師於我王命方永珍等率師討平之九月宣城田頵安仁義倶叛于淮而淮帥楊行密請師於我王命方永珍李師至京口行密已死其子溥嗣位敕遣給事中鄭昌朔部署以東北為應設有狗鼠偷竊復勞後頵夏等實託將事以為後據及有軍師竊視夏等謂及曰二敵王自義於潤州歸淮師斬之頵死於陣其母奉文穆王歸焉

丙子四年春正月帝發長安三月敕遣衛尉卿許渾來宣詔仍賜閤信是月王子元璙與所娉楊氏至自淮南夏四月帝至洛陽大赦改元天祐敕遣給事中鄭昌朔部署以東北為應設有狗鼠偷竊復勞後頵夏等實託將事以為後據及有軍師竊視夏等謂及曰二敵王自義於潤州歸淮師斬之頵死於陣其母奉文穆王歸焉

清溢逐叛

是月溫州裨將丁章逐刺史朱敖敖奔無諸章遂據郡

癸丑三年春正月已巳帝遷京師夏四月溫州丁章為木工李彥夸殺之裨將張惠據溫州是月城婺州秋七月睦州刺史陳詢求于我仍率寧攻婺州蘭溪縣王遣指揮方永珍等率師討平之九月宣城田頵安仁義倶叛于淮而淮帥楊行密請師於我王命方永珍李師至京口又命從弟鎰率兵次宛陵以應行密師又命指揮使盛造朱郁大破之俄而

詢卽晨之弟餘杭人也晨在郡十八載而卒子紹權嗣詢黜紹權而自立憚非王命頗不自安屬徐許之亂乃遁田頵頵敗詢益懼及王命楊慶繇錄使府復徵軍賦遂不奉命而叛至是而奔

丙寅 三年春正月淮將陶雅率其黨自睦州歸款是月王親巡睦州時宣州觀察使王茂章爲淮人所圍汨奔于王王以爲鎭東軍節度副使二月幸卽王至睦州陳章退保衢州婺州平一日王命方永珍楊習等進攻衢州三月命浙西營田副使馬綽睦州刺史夏四月朔日有食之洪帥南平王錢傳瑫子匡時嗣六月淮人陷洪州虜鏞氏而歸秋八月衢州陳章導淮將周本呂師造等人其境爲我師所逐遂奔淮南

章本孫儒之黨寧陵于王以從征董庶人功遂被任用天復初始赴本郡王親餞之于江干徐紹作亂越州各軍張洪等疑懼乃與共囚三百餘人奔章章劉之又賜丁章死于永嘉宣州田頵使其下戚泊將招之章因假道還王閩之乃密使衢州羅城指揮使葉鄴謀殺之事洩章遂殺讓而叛初王命章城衢州工畢

以嘉獻王王視西門樟樹謂左右曰此樹不入城陳章當非我有也至是果驗

九月周本等率其黨歸信州王命方永珍爲衢州制置使是月救遣右散騎常侍千矩司勳郎中裴均授王兼侍中冬十一月乙丑湖州刺史高彥卒子澄嗣

彥海陵人也初與沈夏同受王密旨殺徐及及死以首歸于王彥等前後從征悉有功効及湖州爭彥微棄郡奔淮南王親巡吳興其將沈攸等皆以己功有牧守之望王遂題詩一章於罌粟堂在湖州東南溪

次末云須將一片地付與有心人衆亦不測王將登舟始吉曰我以此郡付汝宜善撫之彥性淳厚居一十載政頗簡便累奉授職官遙領費州刺史尋至今任將終有道場山僧如訥訥口能容拳垂手過膝是乃異僧及入州城彥以師事之一日彥與之語訣別未幾而卒

是月敕命王本道建三代私廟閏十二月王命弟錄爲婺州制置使

丁卯 四年春三月敕陞衣錦城爲安國衣錦軍王命文穆王討溫州夏四月戊午克溫州斬盧佶而還王命都監使吳璋爲溫州制置使文穆王復討處州是月梁太祖受唐禪大赦改元開平奉唐帝爲濟陰王敕遣左金吾衛大將軍石彥辭刑部郎中薛昭序來宣諭

初梁室受禪有勸王拒之者王笑曰古人有言屈身於陛下是其略也吾豈失爲孫仲謀耶遂受之

五月處州盧約納款於我王以爲浙江安撫副使命指揮使俞浩爲處州制置使是月敕遣右金吾衛大將軍石彥辭刑部郎中薛昭序來宣諭

安業隱進封王爲吳越王增食邑二千戶實封三百戶仍賜號啟聖匡運同德功臣

初節度判官羅隱勸王棄兵討梁曰總無成功猶可退保杭越自爲東帝奈何交臂事賊王以隱不遜于唐必有怨心及聞其言雖不能用心甚義之

六月敕遣中使來宣諭秋七月敕賜王管內刺史並授官爵仍賜母妻封邑八月敕授王兼淮南節度揚州大都督淮南四面招討制置使九月詔封衣錦軍神嗣號崇福侯是月蜀帥王建稱帝國號武成冬十月敕授文穆王金紫光祿大夫十二月淮人攻信州刺史范仔昌

來求救于我王遣師援之

戊辰 開平二年春正月敕改臨安縣爲安國縣廣義鄉爲衣錦鄉夏五月淮南都將張顥殺其帥楊渥而自立爲留後遙旬大將徐溫復殺顥立楊渥弟隆演爲帥六月制授王檢校太師守中書令增食邑一千戶實封一百戶秋八月敕改杭州鳳山縣爲吳昌縣台州臨與縣爲天台縣是月又敕陞杭州越州等爲大都督府王遙官州王茂章入京師茂章更名昌遠駐錦也九月制授鎭東節度使成及爲保大軍節度使同平章事副使餘如故未幾淮人圍我姑蘇王命從弟錄率兵討之

己巳 三年春正月梁主遷都洛陽祀南郊大赦二月朔日有食之敕遙王子兩浙副使傳瑛爲騎馬都尉夏四月制授王守太保增食邑二千戶實封二百戶是月王命弟錄江海游奕都虞候何逢司馬福等率師攻姑蘇內外夾攻生擒淮將何朗閻邱直等凡三千餘人獲兵甲五月甲寅王親巡姑蘇是月丁巳明州刺史黃晟卒

晟明州鄞縣人也初應募於望海鎭鎭中立表以避其魁梧者晟以矮陋不中選乃隸鎭都虞候林鷹晟性強幹膂甚德之後酒過本鄉募衆據平嘉埭時權知州事楊演召署爲平嘉浦將有衆千餘人初劉漢宏以台州賊婁文知明州事文爲楊侃所敗其黨杜宗自寧海鎭率鄉民據奉化晟自平嘉埭以所部兵擊之執杜宗等不殺盡驅之使還台州襲其巢帛悉屬子本道餘姚鎭將相裏侯越州董庶人禦之不利刺史鍾季文乃遣晟領兵攻相嘉擒殺之董庶人委投晟左散騎常侍充浙東道東西副指揮使季文卒

展遂爲本州刺史頗尚禮士辟前進士陳鼎羊紹素以爲門寘江東儒學多依之悉加優待董庶人僧僞戶亦移書論之及王舉師成亦率衆應之在任十有八年遺疏不請其子爲嗣凡府庫所蓄必題曰送使其忠順如此

辛酉王自姑蘇復如東府辛巳復巡明州因城定海鎮命王子元球爲明州制置使信州危仔昌爲其下廳淮人而叛遂奔于我王以爲淮南節度副使六月壬寅王發明州敕遣刑部尚書姚泊禮部員外郎羅隱授王吳

越王冊禮戊申至自東府

王之巡句章也行次餘姚丈亭鎮舟楫巨石不能進既而大雨震雷有二龍負王舡之下鎮過使翁元軻揖舟而進二龍自舡升焉

秋閏八月制授王守太尉加食邑實封三百戶其制曰集非常之事必有挺非常之才建第一之功必有居第一之位朕膺圖受命負扆開階未嘗以真太尉之官輕於擬議太師之職易於簡求蓋由其時與其人重不有英佐孰當異恩敢墜聖匡運同德功臣淮南鎮海鎮東等節度使淮南浙江東西等道管內觀察處置充淮司四面都統營田安撫兼兩浙鹽鐵制置發運等使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大師兼中書令杭越等州大都督府長史上柱國吳越王食邑一萬五千戶實封一千戶錢鎮海岳騰英星雲誕秀契君臣威一之德有文武兼備之才宣慈惠和忠正廉毅敦詩說禮樹百行於蓬心運明乃嘉謀頃屬維夫孽除奸敵萬人於帷幄弼于興運明乃嘉謀頃屬淮夷不賓王化自爾益封吳會兼鎮廣陵追擒每盡於戮輪覆舟連收其巨艦復聞奸宄屢擾巡封謂天壹高

若水河恃爾又橫戈擾悱獨力支吾妙運神機大殲戎醜元雲陣起雄風驅下瀨之師白露圍開診氣散常州之化即安生聚重復土疆辭公之三刺咸明漢主之一難繼此才隱起而續末句云門外旌旗屯虎豹壁間奇斯在況早攀鱗翼備見肺腸同德同心二紀密參於締構惟忠惟孝四方咸則於儀刑苟非劇恩何以加賞是用錢於鉢鼎以輅車攝吕望之尊崇正列侯之貴重仍加真食復龍兼官式是獎酬且旌忠烈於戲進以正大易所以經邦懷厥終格言用之居位勉思遵守克荷寵靈服予訓辭錫爾繁祉可守太尉加實封三百戶餘並如故

是月敕置蘇州吳江縣明州靜安縣今定海縣是也從王請也

冬十月湖州刺史高渭以于我遣甘露圍開等鎮王命弟鏐師討之十一月乙酉發運使羅隱卒

庚午四年春二月湖州高渭導淮將李簡陳章等入其境都將盛師友沈行瑜閉城不納王遣子元瓘潛師襲之淮人挾渭而遁

渭高彥之弟三子也初彥夢一羽人持紙入臥彥驚問其故羽人荅曰來爲君子報數于人究耳其母自是而孕不足月而生渭年十三四性即暴虐及鬧父位恣行殺戮將吏侵觸入衙必與妻子訣別而入每登消暑樓眺望則州城東西水陸行人亦皆絕迹渭夜又精也嘗請太常博士邱光庭不知因迴顧見一青面鬼逢大呼俄而見渭落言曰博士慎勿言是驗之也又召鄉丁爲衙軍皆文其面衣青彩白袴以緋抹額凡所指令必躬身仰首如夜又之狀刀鎗弓矢常居左右又令州人皆黥面約三日當畢過限則誅寒而棄鹿常遊日暮而牛羊不下朝廷見之曰此羅隱醉也及爲賀昭宗更名表曰士則虞舜之全文右則姬昌之半字當時京師稱爲第一隱性不喜軍旅將敗召郡吏議曰我欲盡殺百姓可乎吏對曰百姓租賦所出殺之無可取供給願求他可殺者時親紀

三丁軍三千餘人會有言其怨嗟者集於開元寺紿
曰將饗汝因閉三門之半而納之入者旋殺迫半在
外者方覺因奔逸縱火爲亂澄問其怒閉城大索戮
之無遺王以其兒虐滋甚將伐之由是而叛先是道
場山僧如訥以高彥將死與其訣別退訓其衆曰高
公將殂我亦當逝何者盡有白面夜叉治此郡矣嗣
聿亦當避之俄而澄代其父乃面者蓋澄未黥面耳
澄至淮南屢戕婦姬入私室役而食之時王將戮之
王是叛遂爲淮人所害

三月癸巳王巡吳興命弟鏐爲刺史癸卯至自吳興夏
五月秦改西府富陽縣爲富春縣東府蠡陽縣爲諸暨
縣處州松陽縣爲長松縣秋七月詔原前監軍周廷誥
己下二十五人

時有詔誅之王以其自前朝將亂求避禍非劉季述
之黨請以原之遂有是命

八月始築捍海塘王因江濤衝激命强弩以射濤頭遂
定其基復建候潮通江等城門

初定其基而江濤晝夜衝激沙岸板築不能就王命

强弩五百以射濤頭又親築胥山祠仍爲詩一章函
錦置于海門其略曰爲報龍神并水府錢塘借取築
錢城既而潮頭遂趨西陵王乃命運巨石盛以竹籠
和巨材捍之城基始定其重濠累壘通衢廣陌亦由
是而成焉

冬十月戊寅王親巡衣錦軍製還鄉歌

歌曰王(一作方)集十國春秋作三節還鄉兮掛錦衣碧天明朗兮
愛日暉功臣道上兮列旌旗父老遠來兮迎(一作相)追(一作來)兮
相隨家山鄉老兮會時稀今朝設宴兮觥散飛斗

牛無孝(作牛羊孝撰字)兮民無欺吳越一王兮駟馬歸

丙戌至自衣錦城命湖州都將盛師友樓婁州刺史命
斬湖州巡校將沈行思

一名行瑜初高澄將奔而師友行思固有閉城之功
王巡吳興乃命師友從行而行思頗有牧守之望乃
謂其同職陳璟曰盛君來豈不珮印綬而歸耶不然
我後安處子爲我裁之時璟已得將旨俾遣行思歸
國乃紿之曰二人之功本無優劣然王情尚未可測
宜亟詣府城而較功績以決其可否行思遂來覲王
王是詬府城而較功績以決其可否行思遂來覲王

亦優待之環以送行思家屬至行思始悟其事深銜
璟遂懷怨望王將及國城行思與陳璟俱候于北郊
行思自取戶槌擊殺璟奔王舟以陳其前功復言師
友與璟毀閒之狀時師友方從亟引之以相證行思
輒奪威鎗將刺師友左右遂擒之王曰吾早以汝强
梁故不欲任姑念汝閉城之效將牧之他郡而今所
爲若此疇能容之乃命斬于龍邱山許其家屬收葬
而師友遂有是命

辛未五年春正月丙戌日有食之夏四月制命王守尚書
令兼淮南宣歙等道四面行營都統增食邑二千戶實
封一百戶敕遣刑部侍郎李光嗣建王生祠于衣錦軍
敕翰林學士李琪爲碑文時從僚吏將校衆所請也五月朔梁改元
乾化是月築松江南北二城鎖柵畢備設險詖也秋七
月敕命淮南兩浙幕府將吏五百人並陽饋政安國功
臣

九月梁主如相州冬十月湖州刺史王弟鏐殺防戍指
揮使潘良擁謹遂奔淮南十一月梁主還京是冬牆師
劉隱殂弟巖嗣

壬申乾化二年夏閏五月朔日有食之梁王如洛六月梁
王遇弒邸王友珪僭位秋七月遣刑部尚書李胶尊王
爲尚父八月己丑城西陵

癸酉三年春正月友珪改元鳳歷肆赦二月均王友貞舉
兵誅友珪遂卽位于汴京更名瑱復稱乾化較遣供奉
官楊彥猷來宣諭三月赦授王尚父册禮夏四月制增
王食邑三千戶實封二百戶淮將李濤率兵二萬自于
秋梁寇我友錦軍王命文穆王討之生擒李濤等八千
餘人王又命子元璙帥水師攻東州又獲賊將李師愈
姚環等三千餘人而還五月淮將花虔爲信等率兵五
千餘人會屯於宣州廣德縣將復寇衣錦軍復命文穆
王討之六月師克廣德縣獲花虔爲信及吏卒七千餘
人而還是月辛卯彰義軍節度使檢校太尉兼侍中成
及卒

及宇宏濟錢塘縣人也祖克評嘉王府長史父貞固
子博士及性淳厚爲鄉里所重咸通中捍山賊逐齊
寇聲名遂振及八都寢盛復分十三都遂以富春領
爲靖江都將屬劉漢宏作亂與王同事攻討漢宏乎

北闕鎮將劉孟安謀亂卽席奮劒將犯王及舉胡仆
制之偏將盛造因執孟安就戮以功奏遷散騎常侍
復爲靖江鎮將光啟中潤州薛朗叛王命及討之時
常州刺史丁從實其牛酒以犒戍師朗遣美女子諸
將及取面斬之餘悉不納因克之尋平潤州王奏及
投兵部尚書充常州防禦使潤州旣結卒命及代之
遣檢校司空尋爲蘇州刺史乾寧時淮人閘姑蘇
常熟鎮將陸郢巡檢郭用與其黨趙鄙以城應密鄙
平刃其母妻子以盟城陷及以禮見楊行密行密行

及府庫私室皆樂物圖書而已由是重之至淮南辟爲行軍司馬及拒之曰及以百口託于錢塘不幸城陷於叛以至於此豈宜復以本道符竹援高貴於隣境不惟丞相不可百口其謂我何乃引佩刀自刺行密遽止之因厚禮而歸爲累署鎮海節度副使奏授司徒至太傅天復中王巡衣錦軍命武勇都壯將士以治溝洫軍中多怨言及忠有變亟請罷役王不聽俄而作亂及護王駕同至北郭王微服將入城及乃代乘王車行與賊關王遂得入王性嚴急每有所檢

發必亟加斬決或及至王雖甚怒必爲之解其寵遇皆此類也累奏授贊正安國功臣保太彰義等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大尉贈太師侍中卒年六十七

冬十月敕加文穆王開國爵邑是月乙酉大同軍節度使騎馬都尉王子元瑛卒

瑛王長子也母吳越國莊穆夫人吳氏原名傳錯後更名爲性英敏頗尚儒學聚書千卷善草隸好施賙徧之叛城中有錦工三百餘人皆閩人也瑛憐其爲變乃命曰王令百工悉免今日工作遂放出城而發懸門王入城聞其事頗嘉之賛爲兩浙副大使乘太祖拜爲騎馬都尉累授大同軍節度使同平章事公主未及降而薨年三十六敕贈太師

十二月王命子傳瑛權蘇州刺史

甲戌 四年夏六月制授文穆王開國侯食邑秋七月廣帥劉隱遣供軍巡官陳用拙奉禮幣請兄事于王王納之九月命文穆王率兵攻常州無錫縣獲將卒五百餘人

乙亥 貞明元年春正月朔改元大赦是月敕授文穆王鎮海軍節度右押衙充土下官爲有差甲午王親巡衣錦軍二月敕遣給事中韋筹金部郎中李發遷王子傳珍爲騎馬都尉閏二月己亥王至自衣錦軍

丙子 二年春正月敕授浙東營田副使常州刺史杜建徽爲浮源節度使

王命建徽護送傳珍進京師尚壽春公主遂授此任秋七月敕授王爲諸道兵馬元帥冬十二月建浮圖于城南

丁丑 三年春三月敕授王子贊正安國功臣鎮海軍北面水陸都指揮使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太保守湖州刺史上柱國彭城縣開國侯食邑一千戶傳球贊正安國功臣鎮東軍東面水陸安撫都指揮使光祿大夫檢校太保守潤州刺史大彭縣男食邑三百戶傳瑾贊正安國功臣鎮東軍西面安撫都指揮使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太保守蘇州刺史大彭縣男食邑三百戶元懿贊正安國功臣鎮海軍節度副使左客諸軍都指揮使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太保守湖州刺史上柱國彭城縣開國侯食邑一千戶傳球贊正安國功臣鎮東軍東面水陸安撫都指揮使光祿大夫檢校太保守潤州刺史大彭縣男食邑三百戶傳瑾贊正安國功臣鎮東軍西面安撫都指揮使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太保守蘇州刺史大彭縣男食邑三百戶元懿贊正安國功臣鎮海軍節度副使左客諸軍都指揮使銀青

陵因戰於無錫敗指揮使何逵吳建死之遂班師八月淮人以狼山之敗遣僞客省使歐陽汀來請通好正納之息民故也自是休兵樂業二十餘年九月朝廷以南海僭號詔我師伐之王雖受命而山川隔越地方擾攘詔以事寢冬十一月丁亥吳越國正德夫人吳氏薨

夫人臨安縣人父仲昕浙西觀察判官累贈吏部尚書初王議婚吳氏以王語達大度不事產業將不許而吳世父有知人之鑒固促成之及歸室閨門整肅孝敬知禮王性嚴急常怡顏以諫之撫愛諸子無分彼此之親累封燕吳二國至吳越國正德夫人夫人將遊奉國寺王乃命扇百匹以備散施夫人曰妾備嘗機杼之勞遠以遊寺贊之非念人之道遂不受而罷其仁慈節儉如此薨年六十二敕謚曰莊穆有子十三人

庚辰 六年春二月敕授宣州節度使同平章事王子以下並起復雲麾將軍上右金吾衛大將軍員外置同正員餘並如故三月王命元帥府判官皮光業使于邦溝夏五月淮南楊渭遣弟溥嗣僞謚渭爲宣皇帝秋七月王以子睦州刺史傳懿爲婺州刺史

辛巳 七年春三月王從弟鎰至自淮南王亦歸李濤以報之

鎰以天祐二年睦州之役爲賊所執李濤以乾化三年來寇我衣錦軍擒之至是各歸焉

夏五月朔梁主祀郊改元龍德六月朔日有食之秋七月潭州楚王馬殷遣掌書記李峴馬匡送女歸于都知兵馬使檢校尚書左僕射王子傳瑛冬十月制授文穆王檢校太傅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充淮海軍節度使自是賜王詔書不名

壬午 龍德二年春正月敕授文穆王以下並起復加官晉爵有差秋七月王建天下元帥府于興國門之右八月兩浙行軍司馬秦州雄武軍節度使同平章事馬綽卒

綽餘杭縣人也性氣淳直與王同事董昌昌嘗使王大將軍置同正員檢校司空明州刺史王子傳瓘卒

樞部伍士其名籍王因屢唱存亡健悴者輒所遺失瓘密謂王曰老子忌前駭此强記必相惡乃以白籍紙數幅授王若代軍籍者由是顧德之王因以從妹歸綽綽薄隨董氏入越及董僞號綽棄家先奔于王王

乃授諸城都指揮使徐綰之亂綽有發懸門之功王尋命文穆王納綽女是爲恭穆夫人綽累職鎮東軍節度副使兩浙行軍司馬睦州刺史王奏授秦州雄武軍節度使觀察留後十一月徙蘇州爲中吳軍制授鎮東軍節度檢校太保兼中書令太師兼中書令充兩浙都元帥尚父尚書令吳越國王授文穆王檢校太師兼中書令充兩浙都元帥尚父尚書令吳越國王依前天下兵馬都元帥尚父尚書令吳越國王封南海王改名瑒

癸未 三年春二月南海入賀京師上書自稱大漢國主夏四月朔日有食之秋八月敕遣正議大夫尚書上柱國開國男賜紫金魚袋李德休等持節備禮賜黃金印玉冊及沿身禮物衣冠劒珮等

甲申 同光二年春二月唐主南郊大赦三月癸卯金吾衛大將軍置同正員檢校司空明州刺史王子傳瓘卒

瓘王第八子也母濟南郡夫人童氏瓘性仁厚明敏好學治郡自得政體累授鎮東軍親遊都指揮士客諸軍安撫使光祿大夫檢校太保使持節睦州諸軍事睦州刺史奏授金吾大將軍員外置同正員檢校司空改明州刺史年三十

乙酉 三年春二月南海入賀京師上書自稱大漢國主夏四月朔日有食之秋八月敕遣正議大夫尚書上柱國開國男賜紫金魚袋李德休等持節備禮賜黃金印玉冊及沿身禮物衣冠劒珮等

丙戌 四年春二月唐莊宗即位于魏州大赦改元同光是月梁亡邢州節度使通事舍人吳韜走馬自淮甸至賜王名馬玉帶香藥等先是梁室詔勅不名至是依前不名亦曰吳越國王焉冬十月朔日有食之十二月唐主遷都洛陽

丁亥 同光二年春二月唐主南郊大赦三月癸卯金吾衛大將軍置同正員檢校司空明州刺史王子傳瓘卒

瓘王第八子也母濟南郡夫人童氏瓘性仁厚明敏好學治郡自得政體累授鎮東軍親遊都指揮士客諸軍安撫使光祿大夫檢校太保使持節睦州諸軍事睦州刺史奏授金吾大將軍員外置同正員檢校司空改明州刺史年三十

戊子 三年春二月敕遣兵部侍郎崔胎一作刑部員外郎照磨關

夏侯昭冊王爲吳越國王受封冊建國之儀一如奧禮先一日雨雪王命李咸將卜他日咸曰大王雙受封冊推天所相雨雪必霽則可以卜社稷之延永王從之卽夕果星斗明麗翼日遂成其禮

王建國儀衛名稱多如天子之制惟不改元置百丞相客省等使

四月唐莊宗即位于魏州大赦改元同光是月梁亡邢溝入賀京師稱大吳國王乾寧中有耕者得傳國璽以獻于王王謂非人臣家所宜蓄至是獻焉五月敕遣宣

導休聲援除兇醜摧堅奮銳鄙詐申固圖之謀早伸殲
除廣襲北安居之頌環堵浙江之安實屯星紀之墟說
禮敦詩位崇元帥前旄後節名重中樞守盡一之規泰
在三之節信立靡移於津塗效珍而不顧險難應時則常歸宰府振英謀而編石弼建懿號
而異列藩可謂貢獻不乏梯航時至翌戴天子加之以
恭也載念尊奬爰示徽章今遣正議大夫守尚書吏部
侍郎上柱國贊皇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賜紫金魚袋
李德休副使朝議郎守起居郎充史館脩撰賜緋魚袋

羅隱持節備禮冊土荂茅冊爲吳越國王於戲地奄
數圻賦過千乘藩守閫閫之境軼圖勾踐之封子弟量
才序進多分於祭戎土疆漸海方輸豈限於魚鹽貢盛
富疆雖古之封建諸侯禮優夾輔不加於此愼厥始圖
厥終無以位期驕無以欲敗度欽承賜履翼予一人汝
嘉時唐主將議恩命於王顧羣臣曰賜從數堂即聞尚
父之名宜以優禮尊之命備冊禮有司乃備竹冊銅印
唐主曰尚父元老不當待以人臣況已封建乎乃賜玉
冊金印仍以紅袍御服一副賜焉九月王師大舉代蜀
冬十一月蜀僞主王衍降是月制授土客諸軍都指揮
檢校太保兼鎮海軍節度副使王子元珙守檢校太尉
兼侍中充靜海軍節度使是月閩王王審知殂子延翰
嗣自稱閩王
丙戌四年夏四月戊寅王不康如衣錦軍命文穆王監國
是月莊宗崩明宗即位大赦改元天成秋七月庚寅王
至自衣錦軍八月朔日有食之九月制加文穆王食邑
一千戶實封一百戶又授中吳軍節度使王子元瑫同
府儀同三司食邑五百戶冬十二月授靜海軍節度使

王子元珙亦如之是月建州刺史王延稟殺其弟延翰
一作翰而立泉州刺史延鈞於福州
延稟乃延鈞之庶兄也同起兵攻殺延翰延稟乃立
延鈞於福州而延稟歸於建州矣
安重誨以昭遇出使失使臣之禮而亦証王以不禮
王入重誨復以要求不克遂同譖搆命王致仕賜昭
遇以自盡也
王命文穆王奏雪其事奏不得通乃以絹書上之天子
始得聞焉出安重誨爲河中節度使遂誅之是歲所在
地震居人有壞廬舍者
丁亥天成二年春正月唐主更名亶夏六月楚武穆王馬
殷建國秋八月朔日有食之冬十月唐主如汴是月淮
南僞丞相東海徐溫卒子知誥嗣十一月吳王楊溥稱

恩命至性兇愎因恃酒凌昭遇由是有隙王以其辱
君命止以常禮遣之及還京師遂搆昭遇於樞密使
安重誨以昭遇出使失使臣之禮而亦証王以不禮
王入重誨復以要求不克遂同譖搆命王致仕賜昭
遇以自盡也
王命文穆王奏雪其事奏不得通乃以絹書上之天子
始得聞焉出安重誨爲河中節度使遂誅之是歲所在
地震居人有壞廬舍者
戊寅五年春二月唐主南郊大赦改元長興夏五月制授
文穆王以下食邑實封六月朔日有食之冬十一月楚
王馬殷殂子希聲嗣
己卯四年春二月制授文穆王杭越等州大都督府長史
增食邑實封中吳軍節度使王子元瓘增食邑五百戶
實封一百戶靜海軍節度使王子元珙兼中書令餘並
如故楚州陞爲順化軍以明州刺史王子元珦爲順化
軍節度使秋七月台州大水請罪儲三十萬斛八月己
酉王孫宏傚生是月定浮圖于城北一如城南之制九
月因搤審使安重誨兄弟用事于朝嘗要求不克乃矯
制以王爲太師致仕仍賜鄧昭遇自盡
先是鄧昭遇之來使也有供奉官韓玫永王子元球
初審知薨延翰嗣位以延稟爲建州延鈞爲泉州延
鈞不悅而延稟亦憾於延翰於是泉建同起兵攻福
州殺延翰遂立延鈞於福州延稟歸建州將行謂延
鈞曰善視先人基業勿煩我老兄再至延鈞問之含
慨至是將圖延稟乃詐言已死使軍吏迎取延稟乃

四其子繼雄仍執稟入城延鈞曰果煩老兄再至矣
延杲聽之而就戮其繼昇繼倫自建閩難而奔于王
焉

冬十一月朔日有食之

壬辰 三年春二月遣吏部侍郎盧膺刑部郎中楊蕙賜王
國信湯藥等三月己酉夜大雪庚戌王薨于正寢年八
十一在位四十一年朝廷聞訃發朝七日哀悼不已
詔曰天下兵馬大元帥尚父尚書令吳越國王錢鏐本
朝元老當代勳賢位已極于人臣名振高于簡冊贈典
既無其宜時易名宜示其優崇令所司定謚曰武肅詔
丁部侍郎楊凝式爲碑文

夏四月庚午奉靈輀殯於衣錦軍應順元年甲午春正
月壬午敕葬王於安國縣衣錦鄉 即錦北鄉茅山之原 今臨安縣地王始在軍中未嘗自安每欲暫憩必先整衣甲備盥
漱而後寢焉又以圓木小枕寢鈴睡熟則欹由是而寤
名曰警枕又百枰盤于臥內有所記則書之及撫鎮二
國殆及四紀勤勞恭儉始終一致每夕必列侍女各主
一更戒之曰外有報事當振鈴聲以爲警省凡有謁報

即時而遣又常彈丸於牆檻之外以警宿衛者使其不
寐以應其事又嘗微行夜叩北城門吏不肯啟關曰大
王來我亦不敢王乃自便門而入明日召吏厚賜之稱
暇則命諸子孫諷誦詩賦或以所製詩什賜于丞相胥
吏以下由是往往達旦天福中近侍李詠因監契丹驛
中有判官謂李詠曰武肅王常夜不睡詠詰其所知荅
曰嘗聞五臺王子太師言浙十不睡龍今已歸矣訪其
所聞乃壬辰之後也王少時倜儻有大度志氣雄傑權
謀沉遠善用長矟大弩又能書寫甚得體要有知人之

鑒及通圖緯之學每處衆中而神彩有餘純孝之道發
於天性每春秋薦享必鳴咽流涕嘗曰今日豐盛皆由
擴善所致但恨祖母不能見耳嘗遊後庭層樓皇妣青
秋高不能上王親負而登焉天祐以後中原多事西川
王氏稱帝邗溝楊氏稱吳南海劉氏稱漢長溪王氏稱
閩皆竊大號或通姻戚或建聘好皆以龍衣玉冊消書
疏等勸王自大王嘗笑曰此兒輩自坐爐炭之上而又
踞我於上耶吾以去僞平姦承天子畸膚之命至于封
建車服之制悉有所由豈圖一時之利乃隨波于鼎鼻

也皆却之不納而諸國之主無不咸以父兄事之王加
以自奉節儉衣服衾被皆用細布非公宴惟衮錦袍而
已恭稽夫人嘗以王寢幄隙裂乃上奇綃帳請易之
王曰作法於儉猶恐其奢但慮後代皆施錦繡耳此帳
雖故猶可蔽風竟不易後庭有鄰氏其父嘗以罪當死
左右莫其獲宥且言斯人有息女預待王命出其女而
後斬之顧左右曰刑者公柄豈可以一婦人而亂我法
耶又嘗夕宴請王子及諸孫命鼓胡琴未數曲遽止此
曰外間當謂我不恤政事爲長夜之飲宴遂罷王曰閒
劍以來至于底定而攜字將帥洎行伍莫不盡
心有勳將何逢殁于賊中一日見其所乘馬悲泣不
能止左右莫不感激

論曰王提命世之才屬艱難之運嘗嘗起義所向披
靡以寡敵衆黃巢不犯其封仗順伐逆漢宏至于授
首誅逐帥之薛朗遂申屬郡之禮平作僞之董昌不
奪木朝之命加之棨淮戎以耀威拳梁室而示略週
江山之深險致都邑之宏麗七者克備五福是獲所
聞乃壬辰之後也王少時倜儻有大度志氣雄傑權
謀沉遠善用長矟大弩又能書寫甚得體要有知人之

賦名赫然霸業隆矣然後內敦恭儉外正刑賞安民
和衆保定功勳雖文臺崛起于江東元德雄據于巴
右比之今德固不足同年而語哉

吳越備史卷二

文穆王

文穆王諱元瓘字明寶武肅王第七子也母曰國昭錢太夫人陳氏唐光啟三年丁未冬十一月十有二日生於杭州之東院先是有胡僧持一玉羊大可數寸以獻武肅王且曰得此當生貴子王果以丁未生焉乾寧元年二月授鎮鐵發運巡官奏授金部郎中賜金紫天復元年八月改授禮部尚書遙領邵州刺史九月壬子王祖妣秦國太夫人水丘氏薨二年秋徐綰許再思搆宣

城觀使田頵同刖我軍頵敗率綰再思同宣州慮我師逐之乃懇求質武肅王歷選諸子不應命時王尚幼獨請行莊穆夫人聞之泣曰誰我兒於虎口也王曰忘身以紓國家之難亦足以報劬勞耳雖灰無恨乃再拜而出武肅王奇而送之王自北門躡繩梯而下以赴頵營氏及宣城而頵叛於淮帥淮帥會我師以攻之頵不勝歸必求王將肆其毒頵母老且賢常加保護天祐元年十月我師與淮人攻之甚急頵將出戰乃曰今日不勝必殺錢郎其母曰而送之且曰汝輩必不旋踵矣是月果陷於宛水橋爲亂兵所殺賊衆尚擾我師提頵首示之賊衆遂散頵母遂奉王至我師衛而歸焉二年春正月制授王檢校右僕射八月處州刺史處約弟佶寇永嘉開平元年正月武肅王命王伐永嘉四月靳盧佶而還

時盧佶列巨舟四十艘于滿潮海門以邀我王謂諸將曰賊之銳卒盡在此矣宜勿與戰當由他道徑襲賊舉出其不意必成擒也於是出安固江登陸而襲之佶因就戮

師還承制改王內衙都指揮使檢校尚書右僕射冬十月授王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司空五年秋七月賜號王賢政安國功臣進授司徒守湖州刺史乾化三年夏四月淮將前吉州刺史李濤率兵二萬自千秋嶺寇我衣錦軍命王率師討之王以山谷迂僻乃盡伐樹木絕其歸路爲設三覆以待之時江南國主徐知誥在賊中與王騎相過幾成擒俄而知誥易服乘白騾而竄王辰被豆於賊舟我舟則糝沙焉戰血既漬陵豆者靡不顛踣因縱火油焚之

火油得之海商大賚國以鐵筒發之水沃其焰彌盛

吳越備史卷二

武肅王以銀飾其筒口賜爲賊中所得必剝銀而棄其筒則火油不爲賊有也

先是有日者曰公手刃百人當大貴時又有僧名自新常衣紙住廣德山院王至衆皆遁而自新端然晏坐軍中有詰其不去者新曰前後左右皆兵耳去將安適時王在衆中新忽見之乃斂衣奉迎與語久之及王還遂載而歸後王問自新當時何以見識新曰微僧無他術但觀王在萬衆中骨法獨異與威通皇

帝御容頗相類故幸得一識耳

冬十月敕授王檢校太保依前湖州刺史大彭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四年夏六月制授王特進光祿大夫開國侯食邑一千戶秋九月命王率水師大小戰艦五百餘艘皆刻龍形自東州發艦逕趨淮甸夏四月乙巳大戰淮人於狼山江之石牌湾有石如故龍德二年春正月敕王特進檢校太尉兼侍中加食邑三百戶仍賜屆扶定亂立正至道功臣同光二年冬十月制授王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太師兼中書令穆夫人薨六年冬十月敕遣衛尉卿兼通事舍人陳琮授王檢校太尉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充清海軍節度使使復加將命焉天成元年四月武肅王不豫因如衣錦軍而中外無所聞命武肅王嘉陳久之九月制加王

食邑一千戶實封一百戶一夕夢神人賫符一劄
書二年二月敵遣間門通事舍人李繼授王鎮海鎮東等軍
節度使杭州越州大都督長史加食邑一千戶實封二
百戶秋七月己巳忠獻王生
初武肅王將屬王以家嗣乃命諸子有功者數人謂
曰爾無隱情各言爾功以定厥後王兄中吳軍節度
使元瓘王弟滄海軍節度使元璙掌國誼節度使傳
塤泊諸公子等皆上言王功德高茂是宜爲副故以
兩鎮屬焉及武肅殺疾一日命出玉帶玄賜王兄弟
命王先擇之乃取其狹小者武肅大悅謂王曰吾有
汝眼目無恨矣
四年秋八月己酉今大元帥吳越國王宏俶生五年夏
五月制加王食邑一千戶實封一百戶
壬辰長興三年春三月己酉大雪二十八日庚戌武肅王
薨王哀慟終日四日不食左右勸以粥夏四月己未王
即位悉用藩服之儀從治命也赦境內一應荒糵田產
尚諫和籍者悉免之中外班賚有差自今孟春泊是月
豬中外 是月庚午奉武肅王靈輀殯于衣錦軍之寢秋
咸悅

八月楚帥馬希聲弟希範嗣
癸巳四年春正月福州王延鈞僭稱帝更名璘三月敕遣引
將作監李鉉光祿少卿張袞來歸我先王之賵又遣引
進使楊彥珣授王起復雲麾將軍上金吾衛大將軍員
外置同正員王兄中吳軍節度使元瓘檢校太傅同中書門下
書令王弟滄海軍節度使元璙檢校太傅同中書門下
平章事餘如故夏四月淮南偽客省使許確百濟國太
僕卿李仁旭各來祭我先生秋七月敕遣郎中張絢授
王中書令進封爲吳王是月番禺偽左僕射何瑭亦來

祭我元王九月敕遣侍郎張文寶崔
文寶泛海而來被風壞船漂王天長吳主厚禮之及
賞從者錢帛等數萬文寶獨受餘皆散之吳王
嘉之竟抵杭
冬十一月明宗崩末王從厚即位是爲閔帝十二月庚
戌寧國軍節度使同平章事檢校太傅王兄中吳軍節度使元瓘
璟王之庶兄也母慶安夫人胡氏公性氣質厚況靜
寡言多尚儒釋不喜奢侈歷官數年黎庶安樂早夫
夫人終不繼娶嗣乏
吳越備史卷二
是歲順化軍節度使判明州王弟元珦召歸錢塘戀慮
政也
甲午應順元年春正月閔帝改元大赦敕遣散騎常侍孔昭序
延稽來宣敎仍賜王國信尋又遣散騎常侍孔昭序
部員外郎張耀冊封王爲吳越王是月大雪平地五尺
壬午奉葬先王於茅山閏月蜀帥孟知祥僭稱大蜀皇
帝號明德夏四月潞王從珂率兵入洛逐閔帝而自立
改元清泰六月敕遣給事中張延雅兵部員外郎馬義
冊封王爲吳越王秋七月僞蜀孟知祥殂子昶嗣
乙未清泰二年春三月制授靜海軍節度使檢校太保中
書令王弟元珙守太師秋七月甲辰西方慶雲見重建
開元宮追福于先王也
丙申三年春正月敕遣禮部尚書李懌戶部郎中姚顗
奉吳越王金印至歸舊物也秋七月敕遣郎中張絢授
王中書令進封爲吳王是月番禺偽左僕射何瑭亦來
祭我元王九月敕遣侍郎張文寶崔
文寶泛海而來被風壞船漂王天長吳主厚禮之及
賞從者錢帛等數萬文寶獨受餘皆散之吳王
嘉之竟抵杭
冬十一月明宗崩末王從厚即位是爲閔帝十二月庚
戌寧國軍節度使同平章事檢校太傅王兄中吳軍節度使元瓘
璟王之庶兄也母慶安夫人胡氏公性氣質厚況靜
寡言多尚儒釋不喜奢侈歷官數年黎庶安樂早夫
夫人終不繼娶嗣乏
吳越備史卷二
是歲順化軍節度使判明州王弟元珦召歸錢塘戀慮
政也
甲午應順元年春正月閔帝改元大赦敕遣散騎常侍孔昭序
延稽來宣敎仍賜王國信尋又遣散騎常侍孔昭序
部員外郎張耀冊封王爲吳越王是月大雪平地五尺
壬午奉葬先王於茅山閏月蜀帥孟知祥僭稱大蜀皇
帝號明德夏四月潞王從珂率兵入洛逐閔帝而自立
改元清泰六月敕遣給事中張延雅兵部員外郎馬義
冊封王爲吳越王秋七月僞蜀孟知祥殂子昶嗣
乙未清泰二年春三月制授靜海軍節度使檢校太保中
書令王弟元珙守太師秋七月甲辰西方慶雲見重建
開元宮追福于先王也
丙申三年春正月敕遣禮部尚書李懌戶部郎中姚顗
奉吳越王金印至歸舊物也秋七月敕遣郎中張絢授
王中書令進封爲吳王是月番禺偽左僕射何瑭亦來

丁酉天福二年春正月朔日有食之敕遣供奉官周彥瑰
賜國信二月淮南以徐知誥僞齊王建國子金陵是月
己酉夜暴雨自西北起連日至壬子有海魚二各長五
十餘丈一死于桐廬一死于餘姚江三月靜海軍節度
王弟元珦亟有罪命死王以公禮葬其廢下卒伍悉宥之
元珙元珦數有軍功先王賜有兵杖及王立元珙等
特恩騎橫增置兵杖諸將吏告元珙遣親信藉神求
主吳越又爲蠟丸與元珦議謀王不信諸將復告王
乃召元珙元珦宴後宮既至左右告元珙等有刃于
懷袖即皆格殺之王欲按諸將有交通者姪仁俊諫
曰昔光武破王郎曹公破袁紹皆焚其書疏以安反
側宜效之王乃止
夏四月敕遣禮部尚書程遜兵部員外郎韋稅封王爲
吳越國王仍賜兵馬副元帥金印甲午王即位建國之
儀一如同光故事仍赦境內今年租稅之半是月晉主
遷都于汴秋七月制削元珙元珦在身官爵任便處置
八月辛巳王大賜于北郊是月僞吳楊氏遜位于徐知
誥戊申王新建五廟于城南九月乙卯王親視五廟冬
十月乙丑金陵徐知誥僭稱大齊皇帝年號昇元
戊戌三年春正月朔日有食之二月乙亥丞相沈崧卒
崧字吉甫閩人也祖韜大理評事賜緋父超福州長
溪縣令崧初生時有大蛇墜牀前引首視之久而方
去既七日將浴忽大風雨震壞浴盆乾寧二年刑部
尚書崔凝主禮閩凡二十五人登進士第渝溫允衆
昭宗御武德殿命翰林學士陸扆秘書郎馬湜親覆
議凡落十人是日崧再以章奏投尋歸舉途由淮甸

淮帥辟之不就遂歸武肅歷鎮海軍節
營田副使奏授秘書監檢校兵部尚書
檢表奏多移所出莊宗即位改元同光武肅王問其
祚修短移曰觀此號爲國不成止一日耳文穆王襲
位置擇能院以選士俾移主之國建拜移丞相終年
七十六謚文獻

冬十一月敕遣尚書左承王延司門郎中張守素賫捧
吳越王玉冊及沿身法物等至

閏曰唯天福三年歲次戊戌十一月甲辰朔五日戊申

皇帝若曰王者撫國立極崇德報功或開國以建邦必
苴茅而錫壤乃樹藩屏式獎忠勲古先哲王率由斯道
惟朕薄德敢忽彝章況夫奠南服之奧區鎮東甌之重
地懋績雖高於列土殊榮未繼於肯堂得不申加等之
恩降非常之命用紀代天之業特頒鎖玉之文乃握吉
辰爰敷盛典咨爾興邦保運崇德志道功臣天下兵馬
副元帥鎮海鎮東等軍節度使浙江東西等道管內觀
察處置兼兩浙鹽鐵制置發運營田等使開府儀同三
司檢校太師守中書令杭州越州大都督府長史上柱
國吳越國王食邑一萬五千戶實封一千
五百戶錢元
瓘嶽靈粹天象儲精蘊文武之兼材受乾坤之間氣
既寵承吳越功邁桓文運妙略於平兇用奇兵而制變
祇副基構表率英雄淮夷之屏氣銷聲海嶠之波澄浪
息而況興我昌運蹈乃宏猷懋動簡而忠貫韓埴奉玉
帛而誠先禹貢語尊獎則獨標大節顧崇封則未稱鴻
名宜舉徽章俾奉先正刻其天文當南斗之分地志控
勾踐之都眷茲舊封允屬全德是用異章服於羣后盛
簡冊於列藩上二國之土疆錫九天之寶瑞表子嘉命

溝乃舊邦大振家聲夾輔王室今遣大中大夫尚書左
丞上柱國開紫金魚袋王延使副中散大夫尚書司門
郎中上柱國賜紫金魚袋張守素持節備禮冊爾爲吳
越國王於戲服袞衣而佩元圭位壓於諸侯駕戎輅而
握兵符名尊於九伐馭貴之重象賢之榮爾其祇荷天
光勉清國步往綏厥位永孚於休戒之慎之勿忝前烈
十二月大閱馬步軍泊樓船于設
己四年春二月敕授世子宏倧爲果州團練使是月僞
齊徐知誥改姓李更名昇偕稱大唐

昇本潘氏湖州安吉縣人父爲安吉縣
李神福侵我吳興擄潘氏而去昇逐爲神福家奴徐
溫常遣神福家見而異之求爲養子至是以歸云東
海鯉魚飛上天乃隱本姓而冒李姓焉後官致書於
我以毘陵求易吳興仍引莇田爲說則本潘氏明矣
秋七月日有食之閩王延義更名曦
年號永隆八月戊申建世子府于城北是日白龍見虞
州長松縣改爲龍泉縣九月詔升婺州爲武勝軍授王
兄元瓘爲節度使是月保大軍節度使同參相府事陸

仁章卒冬十月壬子吳越國莊穆夫人臨安人父綰淮浙行軍司馬雄武軍節度使同
平章事夫人性聰慧勤於職初武肅王東討乃與共黨歸降號曰向盟
都累從征伐有功能馬上輸雙劍入陣望之若飛電
軍中謂之鮑閻壽爲衢州刺史淮將信州刺史周本
屢侵其境君福每率數騎往逐之本遁去及將罷郡
武肅王勞曰比在任戰敵而已未足爲副使優賀之

追因復任之凡三考文穆王領清海軍節制辟爲副
使後遷湖州復二考累職鎮海軍節度副使浙西行
營司馬奏授登州刺史保泰保順等軍節度使檢校
太尉同平章事兼侍中終年七十七謚曰忠莊

是月甲子世子宏傳薨

宏傳王第五子也母曹國夫人鄭氏時王年將四十
家嗣未建及生特所鍾愛累奏授兩浙副大使果州
團練使國建立爲世子初王治世子府諮言曰何處
有鹿脯將薨乃題所居屏障曰四月二十九日大會

羣僚凡趨數處及期果薨年方十六歲追謚曰孝獻
五月四星聚斗秋七月我師敗於建陽稽南乏糧故也
八月以世子府爲瑤臺院冬十二月以忠獻王爲內衙
諸軍都指揮使是歲姑蘇吳興嘉禾三郡大水
辛丑 六年春三月丙寅敕遣太子賓客兼延祚史部郎中
盧佩冊授王守尚書令夏五月番禺劉龔遣僞撫太尉
工部侍郎盧膺尚儀謝宜清尚衣高素清來逆我故王
弟傳瑫之室馬氏爲繼室不克遣
馬氏卽潤帥楚王殷之女也先是番禺亦聘馬氏既
辛遂求其弟是行也潤帥希範亦遣中軍使歐陽琳
吳廣使俱至馬氏誓不許故不克遣
六月寧國節度使同參相府事仰詮卒秋七月甲戌
麗春院火延于內城王遷居瑤臺院是月閩王曦稱大
閩皇帝八月辛亥王薨于瑤臺院之綵雲堂年五十五
在位十年敕贈太師謚曰文穆仍詔宰相和凝撰神道
碑七年壬寅二月癸卯葬于國城館山之南原王志量
恢廓識度宏遠雖少娶軍旅尤尚儒學事武肅孝敬小
心未嘗有懈武肅性既嚴急每一召卽時須至或巾帶

於步驟間乃置閾將大禍以似之晚年政事一委參決
簡書填委皆躬親批署手爲勝紙復置粉盤于臥榻之
首夜有所記必書其上詰旦以備顧問時屬重盆賊及
許僞誹謗法犯者輒死王皆力救之所獲者甚衆嘗
出師次於平望將斂蜕尤甚左右請施帷帳王曰三軍
皆暴露我獨何避竟不許及續嗣之後示以明恕人情
翕然內衙指揮使陸仁章劉仁杞等早備武肅王爪牙
以性剛復爲衆所惡而亦常以事侵王一日諸軍於閶門請于襲之王命捶仁俊論之曰仁章等

事先王有年矣今求舊命功方當旌賞汝等遽以私憾
使我襲之我安可爲下報恐禍荷不聽命我當歸臨安
以避賢路衆皆退懼遂授仁章福州刺史仁杞明州刺
史中外有以封章相構者皆置中不下積而毀之王眞
陳氏每加厚賜而未嘗遷職恭穆夫人之弟馬充寶以
使役求免王廷寶之遂下獄毒默於劍溪其餘遵守治
命保愼名器烈祖之風爲不忮矣
一日武肅王寢疾召將吏曰吾疾必不起諸兄皆愚劣
誰可爲帥者諸將泣曰兩鎮令公仁孝有功孰不愛戴

武肅乃出印綰授王曰將吏推爾宜善守之又曰子孫
善事中國勿以易姓廢事大之禮王與兄弟同幄行喪
內衙指揮使陸仁章曰令公嗣先王霸業將吏暮且趨
謁當與諸公子異處乃命主者更設一幄扶王居之禁
諸公子從者無得妄入武肅未葬時仁章常以事犯王
王是王勞之仁章曰先王在位仁章不知事令公今日
盡節令公適事先王也王嘉之王以命去殊儀用落鎖
法除民田荒絕者租稅王於兄弟甚厚兄元瑛自霅州
入見王以家人禮事之奉觴爲壽曰此兄之位也而小

弟居之是兄賜之也元瑛曰先王擇賢而立之君臣位
定當恭守霸業曰爲節重王因相與泣
論曰王以英毅之姿兼仁厚之德入田頴豺狼之穴
示忘身之慮破知詰蛇豕之羣揚對敵之威奮劒屢
成大勳歷紐遂當慶嗣念功志過崇德布政然後率
修先烈光紹世官天子賴其元勳諸侯奉爲盟主以
稱克家之令嗣以號烈國之賢君則彤弓綸衣不足
爺然內衙指揮使陸仁章劉仁杞等早備武肅王爪牙
以性剛復爲衆所惡而亦常以事侵王一日諸軍於閶門請于襲之王命捶仁俊論之曰仁章等

吳越備史卷二終

忠獻王 忠遜王附

忠獻王諱宏佐字元詔文穆王第六子也母曰吳越國
仁惠夫人許氏王以天成三年七月二十六日己巳生
于功臣堂初孝獻世子之居監撫也文穆王治其府于
城北將俾居之一日孝獻會王以采戲子青史棲遑謂
王曰君王方爲我營府署今與爾賭之比及四擲而王
遂得六赤孝獻失色從容曰五哥入府佐當將符印之
命因再拜孝獻竟怒擲骰盆於樓下俄而孝獻薨王授

兩軍節度副使檢校太傅天福六年秋八月諸將請誅
內衙指揮使戴惲惲乃王庶兄宏倧之親傳謀立宏倧故請誅之免宏倧爲庶人復姓孫氏
更名本罪 是月王以遺命承制授兩軍節度使九月庚
申王卽位于僊居堂赦境內外班賚有差及租稅等丞
相閻仲達攝政事是月辛未王遷于思政堂命境內給
復一年請關梁禁制悉從除減又命田園有隸道宮佛
寺比入賦稅者悉免之冬十月長星見十一月金陵來
祭我先王是月敕授王起復鎮國大將軍右金吾衞上
將軍員外置同正員領鎮海鎮東等軍節度檢校太師

兼中書令吳越國王食邑一萬戶實封一千戶仍賜保
邦宣化忠正功臣
壬寅七年春正月閻人來祭我先王二月癸卯敕葬先王
於龍山之南原三月敕遣使大中大夫李弼來弔先王
之爾乙丑中吳建武等軍節度使廣陵郡王王世父元
瑛殂子文奉嗣
元瑛字德輝武肅王第四子也起家奏授沂王府咨
議參軍宣武節度判官累遷散騎常侍賜金紫詩屬
軍旅事乃改授馬軍廳事指揮使天復二年徐綰叛

顧全武請王子之邠溝武肅以淮帥常請結姻好乃
遣元璙微服爲全武僕而去比及望亭有逆旅媼輒
謙之至潤州安仁義亦知其非常將以下十人易之
全武懼因路閽吏中宵而去及抵邠溝指陳逆順之
理淮帥爲之動容嘆曰生子當如錢郎吾之子犹犬
耳卽日遣使命顧還軍廣陵尋遣婦而歸後累征淛
雲新定皆有功授郴州刺史尋征吳興高澧及攻東
州復授睦州刺史尋遷蘇州累敕授中吳建武等軍
節度使蘇常潤等州團練使太傅同中書門下平章
事侍中中書令在郡三十年性儉約而恭謙嫺
馬文穆王卽位以王兄尤加禮遇因元璙來覲爲酒
授璙曰今日之事宜兄當之俾子小子至是貢兄推
戴之力璙俯伏曰大王功德高茂先王擇賢立能君
臣之分敢忘忠順因相顧感泣久而益歡尋奏敕封
廣陵郡王卽不及授宣命于柩前終年五十六葬以
王禮謚曰宣義

壬申制加王食邑七千戶仍改賜保邦宣化忠正翊戴
功臣夏四月漢主襲殂子玢立六月晉高祖崩少主重

貴卽位秋七月王以內衙指揮使章德安李文慶爲內
衙左右都監使冬十月以都指揮闕烯胡進思爲內衙
左右統軍使十二月己巳以龍山武功堂爲文穆王廟
庚寅八年春正月癸未重建功臣堂二月晉主還京是月
丙辰丞相皮光業卒

光業字文通世爲襄陽人父日休有盛名爲蘇州置
事判官太常博士光業生於姑蘇十歲能屬文及長
以其所業謁武肅累署浙西節度推官賜緋命入貢
京師梁公主特賜進士及第仍賜祕書郎授右補闕

內供奉賜金紫貞明中淮人來求好命光業聘之及
還賜錢三百萬復禁其出且曰可以市易光業曰我
使介也豈貿監也乃委置而去淮人亟載隨之梁主
遷武肅子傳珍爲駙馬都尉命光業如京師及回至
浙航而遘颶殊庸所在信宿有光是舉舞章爰行盛典
士茅符節方推奕世之賢獻冕軺車更重兼數之禮斯
報曰皮補闕今日已及靖海文規詰之遂失所在尋
爲異獸允偶眞王今遣光祿大夫檢校司徒行太子賓
兼兩浙觀察使文穆卽位命知東府事初光業旅寢
客上柱國太原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王玫使副正議
大夫行尚書吏部郎中上柱國賜紫金魚袋趙熙等持
詰之曰皮秀才來神何不語答曰皮秀才此土地主
節備禮冊爲吳越國王於戲周龍元臣賜履爵錫命漢
崇異姓裂土封王指河岳以誓功俾子孫而襲爵
服舊業朕載考前文勿忘必復之言更廣無窮之祚懋
昭前烈欽惟休誠

十一月辛巳王爲遷于功臣堂是月癸未丞相曹仲達

開物成務之志螭輦發外橋義入神亞夫繼社稷之勳
顧榮擅東南之美睿言祖考志奉國朝清吳越之土彊
執桓文之弓矢天資厥德代有其人荷堂構以克家事
梯航而遞職殊庸所在信史有光是舉舞章爰行盛典
士茅符節方推奕世之賢獻冕軺車更重兼數之禮斯
報曰皮補闕今日已及靖海文規詰之遂失所在尋
爲異獸允偶眞王今遣光祿大夫檢校司徒行太子賓
兼兩浙觀察使文穆卽位命知東府事初光業旅寢
客上柱國太原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王玫使副正議
大夫行尚書吏部郎中上柱國賜紫金魚袋趙熙等持
詰之曰皮秀才來神何不語答曰皮秀才此土地主
節備禮冊爲吳越國王於戲周龍元臣賜履爵錫命漢
崇異姓裂土封王指河岳以誓功俾子孫而襲爵
服舊業朕載考前文勿忘必復之言更廣無窮之祚懋
昭前烈欽惟休誠

十一月辛巳王爲遷于功臣堂是月癸未丞相曹仲達

卒

仲達臨平人也本名宏達避王名更之祖信知嘉興
監事累贈司徒本歙州人寧歸杭州爲臨平鎭將八
都建時信因保嘉興東界逢家臨平焉父圭浙江西
道營田副使檢校太尉圭將生時信夢人謂曰我當
爲爾子有二千石信語夢子寧寧黨鄉黨不能論皆賀
曰生此必主豐稔圭有膽氣乾寧中淮人圍嘉禾圭
與其族人師衛守之賊中有望氣者曰此雖孤城中
有貴人不可圖也圭與師魯登樓張樂縱飲矢石交
至視之晏如也嘉禾平圭以功授蘇州刺史開平間
淮人復圍蘇州屬正月望夜師魯第盛陳燒燈之具
浙江東西等道管內觀察處置兼兩浙鹽鐵制置發運
營田等使上柱國吳越國王食邑一萬七千戶實封四
千戶錢宏佐爲時之瑞命世而生冥經文緯武之才蓋
卒於鎭東軍都押衙仲達初生室有紫光少時圭常

節其衣食雖嚴冬尚未挾纊品僚奏與僕隸等又日令運甓圭在姑蘇時與仲達求婚於睦州陳詩及將逆卜之日陳是親忝不就當聘他門由是榮寘既而遂由國城武肅王見而奇之乃以王妹儀焉累授台處二州刺史文穆卽位居諒闇命仲達權知政事固建拜丞相今王卽位復攝政事時大賚中外諸軍軍中有言不均者輒舉仗不受賜諸將不能制仲達善之因皆釋仗而致謝仲達性淳厚好施與文穆尤重之常止呼丞相而不名終年六十二謚曰安成

是月納元妃仰氏

甲辰 開運元年春正月壬寅丞相林鼎卒

鼎字涣文閩人也父無隱鼎生於明州大隱村初剌史黃晟頗好禮士無隱依之有詩名嘗爲詩云雪消二月江湖闊花發千山道路香知言者以爲無隱善有貴子鼎初謁武肅以爲觀察掾尋推爲文穆王幕府文穆王以其才行累薦不見用一日復密薦之武肅王曰我觀林鼎骨法眞輔相器然我不堪者欲汝貴之庶其盡心於汝也文穆薨國署鎭海軍掌書記節度判官鼎性讜正而强記能書得歐虞法比及中年夜讀書必達曙所聚圖書悉由手抄其幾編簡矛手綴之無所厭倦國建乃掌教令尋拜丞相每政事有不遂者鼎必極言之天福中建州之役鼎指踩天文人事累疏切諫及師行果不利著文集行於世終年五十四謚曰貞厥

三月爲閩王延義爲其下指揮使朱文進所弒而立復修貢於京師是月敕授王起復增食邑三千戶

實封一千戶夏四月丙午王親祀五廟秋七月辛未朔晉少主改元開運大赦是月以劉知遠爲行營都統九月朔日有食之南船務石井有物形如守宮尾長七尺

許諲且角覆之置于安溪潭冬十一月王命從兄東府安撫使仁俊爲內外馬步都統軍使弟宏保爲東府撫使閩十二月閩人殺朱文進尋以僞明爲王氏雪峯寺僧平素爲案所重相與迎之遂立爲帝 未幾爲其下李仁達所殺而自立歸款金陵

乙巳 開運二年春三月丙午王從祖順化軍節度使鏐卒

鏐字輔軒太師英懿王之第五子武肅王之少弟也生而有文在其足曰王及長而滅既生而太師薨武肅肯之武肅薨鏐請服通喪性多藝尤精音律承制累授溫明二州刺史檢校太尉奏授恩州防禦使文穆王薨年四十四赦謚曰仁惠

八月重建天寵堂是月壬申葬仁惠夫人于國城西山之原冬十月金陵攻福州節度使李宏義遣將徐仁岌李延誨等求救于王

李宏義本名達殺卓儼明而歸款于金陵金陵授之節鉞仍編入屬籍更名宏義旣而遣偽兵部侍郎陳覺使于宏義覺還及建州又遣侍衛官顧忠以金陵偽敕使之入覲宏義以其初不宣命王是方以書至不從覺乃與監軍使馬延鄴自建州與師皆金陵之志也

是月王命統軍使張筠趙承泰等率水陸兵三萬人以救撫諸

時福州乞師於王王召諸將議行諸將吏皆曰道路險遠難以師救內衙都監使水邱昭券以爲當救王吏瑤諫進思曰出我是棄我也進思曰老兵得大州幸矣何爲不行乃各受命旣而復以他故留進思統

軍使王子仁俊母杜昭達之姑也昭悅因謂瑤昭達謀率仁俊作亂下獄鍛鍊成之誅昭達與瑤幽仁俊于東府昭悅收仁俊故吏慎溫其使誣仁俊之罪掠溫至溫其堅守不屈王嘉之擢爲國官

丙午 三年春二月剌日有食之三月戴授王東南面兵馬都元帥增食邑二千戶實封五百戶仍改賜推誠匡運忠亮戚德功臣秋七月庚寅吳越國夫人許氏薨

夫人丹丘人也諱新月善音律文穆王後庭樂部皆命掌之初鄭氏生孝獻世子後庭咸尊敬有加契雲

掌香火于慶春院之佛堂頗有知人之鑒親夫人曰彼鄭氏者達不能及至是果如其言王襲位封吳越國夫人薨年四十四赦謚曰仁惠

八月重建天寵堂是月壬申葬仁惠夫人于國城西山之原冬十月金陵攻福州節度使李宏義遣將徐仁岌李延誨等求救于王

李宏義本名達殺卓儼明而歸款于金陵金陵授之節鉞仍編入屬籍更名宏義旣而遣偽兵部侍郎陳覺使于宏義覺還及建州又遣侍衛官顧忠以金陵偽敕使之入覲宏義以其初不宣命王是方以書至不從覺乃與監軍使馬延鄴自建州與師皆金陵之志也

是月王命統軍使張筠趙承泰等率水陸兵三萬人以救撫諸

時福州乞師於王王召諸將議行諸將吏皆曰道路險遠難以師救內衙都監使水邱昭券以爲當救王吏瑤諫進思曰出我是棄我也進思曰老兵得大州幸矣何爲不行乃各受命旣而復以他故留進思統

悅掌應援饒運而以軍謀委元德昭遣筠等率師救之時王召左右議鑄錢以益將士祿賜王弟宏倧等曰錫鐵錢有八害新錢既行舊錢皆流入隣國一也可用於吾國不可用於他國則商賈不行百貨不通二也銅禁至嚴民猶盜鑄況家有鑪釜野有鐸鏃犯法必多三也閭人鑄鐵錢而亂亡不足為法四也國用幸豐而自示空乏五也祿賜有常而無故益之以啟無厭之心六也法變而弊不可遽復七也錢者國姓易之不祥八也王深嘉之止是行也宿衛衣錦軍武肅王廣庭者閭甲馬號令之聲凡數夕而止及援戰於淮人覩王師周遍郊野人皆丈餘蓋靈助也十二月王命弟宏倧為湖州刺史

丁未四年春正月契丹主入東京稱會同十年歷晉少主為負義侯遷于契丹黃龍府二月庚午有雉集於王樓辛未晉劉知遠稱帝於河東國號大漢是為高祖復稱晉天福十二年己卯王誅內都監使程昭悅釋東府仁俊罪三月庚寅今大元帥吳越國王出鎮丹丘戊戌王遣將余安率水軍救福州大敗淮師獲其將都指揮

使楊匡業蔡遇等偽東南面行營都統王建封等走之擒數稱將孟堅等并餘黨二萬餘眾器械數十萬李宏義歸州於我更名孺賢

初忠懿王之治國城壘甃皆有錢文曰此城終歸錢氏忠謀顧惡之因剗去而錢文愈明又謠曰風吹楊葉鼓山下不得錢郎戈不罷至是皆驗是行也歸于陳覺馮延魯謂其專命而行也金陵始以南面招討使延魯為監軍及其敗績反以專命為罪以嶽耻一何偷哉為君而偷復歸罪於下其喪師也

不來宜平

夏四月李璟遣弟搖廣來請入覲從之五月我師凱旋王饗將帥于光開堂宴罷有差是月載授于諸道兵馬都元帥增食邑五千戶實封五百戶仍改賜資忠雄武恭懿翊戴功臣是月楚王希範殂弟希廣嗣六月乙卯王薨于咸寧院之西堂年二十在位七年敕謚曰忠獻八月敕葬于龍山之西原王英明果斷權變不測初嗣位尚少溫柔好禮恭勤政務發摘姦伏人不敢欺諸校驕恣者能優容之及被譴皆不知覺兵籍使錢承徽

忠遜王

忠遜王諱宏倧文穆王第七子孝獻世子同母弟也起家內衙指揮使檢校司空開運元年冬十一月出為東

府安撫使累授檢校太尉尋拜承相開運四年六月丙寅即位于天冊堂是月晉主入大梁改號曰漢歲七月閻帥李瑤贄來覲是月庚子有雉升于天冊堂之戟門旋歷鄜廊久而獲之閏七月王命李瑤贄復任無諸王親餞于碧波亭八月葬忠獻王于國城西原冬十月今大元帥吳越國王至自丹邱十二月李瑤贄復試于我王命東南面安撫使鮑修讓等攻討擒而戮之己酉傳首國城是月命丞相吳程知福州威武軍事庚戌內衙統軍使胡進思指揮使諸溫針酒等以內衙兵送王于義和後院諸將校率眾迎今大元帥即位焉自忠獻王時諸將校驕慢雖旋加誅殛而在位者皆優饒遇之及王纘嗣性既嚴急誅杭越侮法吏三人而統軍使胡進思恃迎立功干預政事王惡之每有僭越必顯責讓進思憂懼不自安屬內衙指揮使何承訓希旨請誅之又謀於都監使水邱昭券昭券以進思黨盛難制請於王且容之王猶豫未決承訓懼反以謀告進思進思遂亂率親兵戎服入見王叱之不退因惶駭入義和院進思鎖其門矯稱王命告中外曰王猝得風疾傳位于叔因賜皆蠟半翼日投書者雨集遂加精訓南方之捷多其力也有獻嘉禾者王問倉吏蓄積爰何對曰十年王曰然則軍食足矣可以寬吾民乃命復其境內租稅三年

師諸將迎今大元帥於私第且言於丞相元德昭德昭至立於簾下不拜曰侯見新君進思等亟出寨簾德昭乃拜進思稱王命承制授元帥元帥曰若全吾兄乃敢受命不然當避賢路進思承之元帥始視事於是進思殺水邱昭券進思妻曰他人可殺昭券正人君子也奈何殺之初忠遜王將卽位近侍陳禹萇以金鈴鐺承日輪加王之項而手持二鍰未幾陸地既而以夢語人人曰汝主將有非常之事然其二鍰不過二十旬耳及卽位以黃金一鎰命近侍袁文昌鑄巨錢文昌意其求識

且僅不就乃宿謀於匠者刖鎬一以爲備翼日以所授
金鎬之遜王睹視果不就因漏以宿鎬者獻之至是皆
驗其兆後廣王薨請謚曰忠遜以王體葬會稽秦望山
之原

論曰王以英敏之行聚張梁之業納承訓阿順之說
昧忠款翱翔之機釐以寡謀至于失位故知君不密
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誠哉是言也猶頑鴟鴞原之至
愛致稽嗣之安居養王體以終天年掩泉扃而備王
禮古之慶君失國未有若斯之安全者其實有忠猷

大元帥吳越國王

王名俶字文德文穆王第九子也母吳越國恭懿太夫
人吳氏王以天祐四年歲已丑八月二十五日生于功
臣堂天福四年十二月承制授內衙諸軍指揮使檢校
司空忠獻王累授王特進檢校太尉開運四年春三月
庚寅出鎮丹邱卽台州也下車數月有儁德詔諭王曰此地
非君爲治之所當歸國城不然將不利矣王從其言卽
求歸秩九月甲戌發自丹邱歸覲也是日大風東南有

雲如樓閣之狀識者異之冬十二月內衙統軍使胡進
思指揮使諸溫斜滔等幽廢王于義和後院乃召諸大
校及率中外軍庶奉迎王于南郊時王見府僚將校以王素有德望俯伏
於帥府之外簇誅讓者三諸將校以王素有德望俯伏
請曰王建建于順王不克建王乃建是而始踐位焉 自前年季冬淡于正旦陰晦
積日是日雲物澄霽中外人情胥悅壬戌遣將兵奉廢
王于衣錦軍丙子廢王爲瑤亞少主承祐卽位二月辛卯
王親祀五廟乙未誅內衙指揮使何承訓懲其反覆中
外大悅

初廢王將黜胡進思而承訓與其事議未決承訓反
告於進思及王卽位復請誅進思王懲其反覆立命
斬之

二月敕遣中書舍人張詣來歸忠獻王唁丙寅內衙統
軍使胡進思請誅廢王王不許於是進思憂懼而卒

先是王遣都頭薛溫領親兵保衛廢王且戒之曰朝
等小心衛護吾兄若有異事當死拒之至是進思詐
詠不遂乃詐以王命令薛溫害之溫曰僕受命之日
不聞此言決不敢妄發也進思乃夜遣二賊踰垣而
入欲刺廢王廢王閽戶大呼薛溫聞之率衆而入夜
二鼓斃二賊于中庭至是進思聞二賊死憂懼不二
日發疽而死

夏四月大閱馬步兵六月丙申日有食之冬十一月下令以
每歲租賦逋滯者悉蠲之仍歲爲舊令百姓歡舞焉

己酉二年春二月匡武都連名輒舉求嗣王命斬狀首二
人坐黜者二十餘人餘宥之三月敕授王東南兵馬都
元帥鎮海鎮東等軍節度使浙江東西等道管內觀察
處置兼兩浙鹽鐵制置發運等使開府儀同三司檢校
太師兼中書令杭州越州大都督上柱國吳越國王食
邑一萬戶實封一千戶仍賜匡聖廣運同德保定功臣
夏四月太白晝見是月乙亥城西上清宮災五月內衙
指揮使斜滔以罪黜於處州六月甲申日有食之秋七
月朝廷命檢河中府李守貞

吳越備史卷四

初守貞之叛求援金陵僞齊王景達舉兵應之未發
守貞就擒淮人壓境而退

是月王命弟宏億爲明州刺史冬十月敕遣散騎常侍
張暕等持節備禮冊王爲吳越國王仍賜玉冊金印法
物等

冊曰惟乾祐二年歲次己酉十月庚午朔越十九日戊
子皇帝若曰我先帝承有晉崩離之後醜類充斥毒螫
中夏是用順天致罰大拯黎元太阿一揮掃兇悖遁亡
萬靈於無主解兆庶之倒懸較定世勳以吳越居右伊

朕耽躬虔奉先訓嗣位之始卽晴懋功前命爲元帥按地圖授武節東南之境得行征伐命冊爲眞王駕大略執桓圭牛斗之鄉靈荒土宇詢于有位僉曰克諧咨爾匡聖廣運同德保定功臣東南面兵馬都元帥鎭海鎭東等軍節度使浙江東西等道管內觀察處置兩浙鎭繡制置發運營田等使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太師兼中書令杭州越州大都督上柱國吳越國王食邑一萬戶實封一千戶錢宏佐彖緯炳靈公王襲慶襟江負海者三千里開國承家者六十年而能望辰極以駿奔奉天

吳越備史卷四

朝之師律充庭納貢則外府告盈下濈宣威則前茅獻捷忠信著於羣后禮讓行于一方故元冕九章爲王之服昭其名也朱輪駟馬爲王之駕昭其器也而又三吳百越列土分疆有民人焉有社稷焉敷其教而順其俗以惠用教民義居敬而行惠神其福之嘏異禮之鉅者翻夫忠孝以御邦家今追正議大夫守右散騎常侍上柱國賜紫金魚袋張昭右補闕崔頌持節備禮冊爾爲吳越國王於戲品秩甚尊名數尤重肅膺寵命庭而備物揖吉日以單恩爾其恪共嫉位事大以敬用教民順俗以惠用教民義居敬而行惠神其福之嘏曰惟帝念功王者於是出好錫匪我奏緒永爲漢藩浙江如帶稽山如礪福祿無窮貽厥百世汝往欽哉對揚休命

是月內衙指揮使諸溫以罪黜于溫州是歲下令以境內田畝荒蕪者羅民耕之公不加賦

時王寡民懇荒田勿取租稅由是境內竝無棄田或請料民遺丁以增賦王命杖之國門民皆大悅

王命指揮使潘審燔率師禦之遂生擒查文徽及行軍判官楊文憲等三十餘人斬首萬計陳誨匿從効等走之

初福人告文徽曰吳越兵已棄城去請公爲帥文徽信之乃遣陳誨率水軍下閩江文徽自以步騎繼至城下閩州刺史吳誠詐遣兵數百出迎文徽誇誚曰閩人多詐未可圖也宜立寨徐徐圖之文徽曰經則生變不若徑進之號曰馬塚至今存焉徐緯之叛徽馳自新登以本部赴難因命守禦時賊將聚木筏北門徽使持火鈎取其木先焚之遂不得聚賊計遂罷時有勸王

吳越備史卷四

東保會稽者徽按劒曰事苟不濟當同死於此必東渡亦售命於賊耳武肅王納之雇州陳詢之武肅王以徽爲詢相經頗疑之乃使馬綽伺其意徽曰陳氏負恩肯義自貽覆族之禍徽既姻婭義當見疑然累書以論之皇天后土苟或鑒照則披城獲書乃明徽心耳俄有睦州職吏來降持徽所遺書至武肅王寖盛稜謂諸子曰吾每責人不過十罰則爲之傷心嘉嘆久之賜徽錢一百萬徽兄建思嘗謂徽于武肅當事之必貴吾族稜遂歸于我元敬三年命稜討薛

吳越備史卷四

言其第中蓄兵仗將爲異圖王使人閱之徽方食使者卻之武肅王感悟是出好錫匪我奏緒永爲漢藩浙江如帶稽山如礪福祿無窮貽厥百世汝往欽哉對揚休命

遂東陽命稜率師討平之及武肅王以宣州降卒錄中軍號武勇都前後左右皆無賴稜常患之乃密疏曰猥子野心稜觀武勇將士終非大王所蓄願以士人代之王弗聽及徐綰叛命使祭之旌其先建徽卽稜子也少强勇不與諸弟類嘗於山莊搆小茅齋輒私署軍州押衙紀於棟鄉里見焉黥因閒於稜稜亦加責徽對曰大丈夫何止一軍事把衙耶始從軍無事人之志及稜歸武肅王乃從父命而盡心於我稜在常州爲淮人所逼徽馳赴父難不及境而城已拔徽乃率所部還新登及稜自淮南歸單中徽鑒無改稜尤稱之徽累征伐皆單衣入陣城寨無不拔廓所至輒立大功軍中謂之虎子乾寧初從征董昌昌人被射中肩徽亦能軍開平中與武肅王弟錄率師救姑蘇與敵遇因逼河河梁上斷乃棄馬徑渡及岸馬斃遂趨之號曰馬塚至今存焉徐綰之叛徽馳自新登以本部赴難因命守禦時賊將聚木筏北門徽使持火鈎取其木先焚之遂不得聚賊計遂罷時有勸王

汝能傳之歟歷官自武安都將國子祭酒至淮源昭
化等軍節度使累官吳越國丞相兼中書令封鄧國
公皆自國初至忠獻王以來奏授也凡子弟孫姪多
連錦公宇朱紫車馬充溢門庭有國以來莫比其盛
卒年八十八謚曰威烈
三月敕授王守尚書令增食邑二千戶實封五百戶夏
四月王以查文徽等獻于五廟國人貪爲之辭覩先是征
獲鼎彝而獻俘之禮至是方備是月丙午王親享五廟六月敕授王兄
東府安撫使左僕射知福州威軍事秋七月戊寅命弟宏
儼爲東府安撫使冬十月王歸查文徽于金陵十一月
朔日有食之乙酉漢少主退狱是歲潭帥馬希廣爲其
兄希萼所攻殺而自立臣于金陵金陵遣將邊鎬守之
盡遷馬氏之族于金陵是月漢太后臨朝
辛亥 廣順元年春正月丁卯周太祖即位改元大赦漢太
后遷居西宮三月制授王諸道兵馬都元帥加食邑一
千戶實封三百戶仍降尚書令冊禮夏四月王奉廢王
居東府

吳越備史卷四

即越州王築宮室治園圃花卉山石池塘亭殆奉廢
王日娛悅之歲時供饋甚厚
夏六月丙午武勝淮海等軍使王世父元懿薨以其子
仁儆嗣
元懿字秉徽武肅王第五子母李氏懿有燕領之相
起家鎮海軍右廂都知兵馬使尋授安國衣錦軍防
遏指揮使累授檢校兵部尚書懿性至孝而純直其
母嘗侍武肅王指令不稱旨被撻自是成疾每疾發
侍婢多厭倦惟懿不離左右雖糞溷亦親侍之常在
友錦城出遊諸野遇舊蒲花尋收之新定一日謂甲

閭輒數處火起民頗憂恐有巫楊檛因之遂興妖言
曰某日某所復當火皆如其言民由是競禱之懿聞
左右曰火如巫言巫爲火也宜殺之以息其奸於是
命斬檛于市火遂絕貞明中自新定判東陽東陽之
南有白砂神郡人畏而奉之每歲三月有大風飄自
白砂起過郡城或言神本海龍每歲一復東海爲怪
壞民廬舍及懿臨郡夢朱衣吉白砂王奉敕相國令
貶台州刺史大有政聲堅幼明敏善屬文及長有知
人之鑒事吳越國有舊政條教有方累官禮部尚書
中書令拜吳越國丞相終年五十六謚曰文懿

吳越備史卷四

國禮敬尤篤懿每飲酒及其半而頓于地文穆王因
宴乃致紗縷于懿前意諷其事懿白昇
窺睹二州刺史清海武勝等軍節度使太師門
下平章事金華郡王終年六十六謚曰
三十年初懿之在新定有卜士方氏時人號爲瘟神
常戴卜以貽懿曰太乙援天河金華瀕
軍員外置同正員王以兄宏儼爲溫州刺史夏四月建
報恩元教寺于城北薦王妣也王親閱內外諸軍非疇
勇者咸停放之冬十月大閱馬步軍艤艫於碧波亭十

吳越備史卷四

月命弟宏仰爲台州刺史十二月湖南王逵舉兵執
貢封五百戶改賜推誠保德安邦致理忠正功臣夏四
月朔日有食之敕衢州刺史王叔元瑁知福州威勝軍
事王弟宏儼爲衢州刺史六月乙未王妣吳越國順德
太夫人吳氏薨
夫人錢塘人譙漢月中直指揮使珂女也幼而婉淑
奉文穆王恭穆夫人尤寵愛之夫人善胡麥性慈惠
而節儉頗尚黃老學居常被道士服餘皆布練而已起
每閱王決斷政事有及重刑者夫人嘗入對多加訓廸
爲言諸吳將有遷授皆峻阻之及其入對多加訓廸
北漢主吳殂子鈞立

乙卯二年春二月朔日有食之三月制加王食邑一千戶實封四百戶夏四月庚子王親祀五廟秋七月庚午有虹入天長樓（樓在內城之東）王避寢于思政堂九月王復位于天寶堂閏月丁酉世子惟濬生冬十月乙丑朔敕遣司空李穀率師伐金陵是月王師渡淮

丙辰三年春正月車駕東征詔王以國兵分路進討是月南擊場門樓火金陵李景僭稱唐皇帝致書于京師仍令僞皇太弟璟致書于統師李穀又遣僞宰相孫盛等入貢二月王師入淮南靜海軍制置使姚彥洪率家屬軍士戶口等一萬餘人奔于我是月王命丞相吳程前衢州刺史鮑修讓等攻毘陵命指揮使路彥銖等伐宣城命都指揮使羅晟等督水師次于江陰應王師也既而殿直薛有光來宣諭仍賜沿身衣冠法物三月我師克常州生擒刺史趙仁澤偏將諸承向重霸等一百餘人遂班師

晉田副使陳滿言於丞相吳程曰周師南征舉國驚擾常州無備易取也吳程如其言請王從之丞相元德昭上曰唐大國未可輕舉也若我入唐境而周師不至能無慮乎吳程固爭王遂遣程取常州是月金陵遣其僞燕王宏冀復據淮南王命從弟鎮蘇州刺史文奉爲應援都統使屯于本州備徵發夏五月乙酉建州刺史陳誨以小船沿溪而下福州指揮使馬進又遣班師

晉田副使陳滿言於丞相吳程曰周師南征舉國驚擾常州無備易取也吳程如其言請王從之丞相元德昭上曰唐大國未可輕舉也若我入唐境而周師不至能無慮乎吳程固爭王遂遣程取常州是月金陵遣其僞燕王宏冀復據淮南王命從弟鎮蘇州刺史文奉爲應援都統使屯于本州備徵發夏五月乙酉建州刺史陳誨以小船沿溪而下福州指揮使馬進銳章等執於賊未幾誨亦寄通是月車駕還京師六月王命兄仁俊知福州彰武軍事（原改威武軍爲彰武軍史失書）秋九月癸卯王親閱于龍山教場冬十月車駕親征蒼舒是歲始括境內民丁益師旅也

丁巳四年春正月始議鑄錢三月王師大敗淮人於壽春夏四月宣諭使薛有光航海歸于京師是月車駕還京師秋七月庚子王命弟宏信爲衢州刺史八月敕遣諫議大夫尹日就至賜王生辰御服紅袍二幅冬十一月車駕復東征是月泉州刺史留從効請修貢于京師附我以聞詔從之

戊午五年春正月丁未前衢州刺史王弟宏倧乙巳王遷于思政堂是月南漢主晟殂子鋹嗣

己未六年春二月甲申王遣丞相元德昭寧國軍節度使吳延福入貢京師夏四月車駕親征幽并是月敕升湖州爲宣德軍授王兄宏倧特進檢校太尉充本軍節度使五月癸亥犯心六月癸巳周世宗崩少主卽位秋八月制加王食邑一千戶實封四百戶仍改賜崇仁昭錡貲忠保慶扶天翊亮功臣又敕王元妃孫氏爲吳越國都指揮使郡可遷路彥銖等帥艦四百艘水師二萬以會之江北諸郡悉平三月王不康丙午敕命翰林學士賢德夫人王世子惟濬爲鎮海鎮東等軍節度副使檢校太保冬十月王重建功臣堂

庚申建隆元年春正月癸巳今大宋皇帝授禪大赦改元封周少主爲王敕遣使來宣諭二月王但用今名避廟諱也三月甲寅大慶堂成王舊邸也堂覽廣高大凡百間命勤稗文以紀其事夏四月敕授王天下兵馬大元帥加食邑一千戶實封五百戶五月昭義軍節度使李筠叛丁巳車駕親征六月甲午敕加吳越國賢德夫人爲賢德順睦夫人又授兩軍節度副使王世子惟濬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太保充節度使是月敕升明州爲奉國軍授王弟宏億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太保充本軍節度使秋七月庚子師次于州平敕遣通事舍人武懷節來宣諭九月甲寅揚州節度使李重進叛車駕東征是月王遣上直都指揮使孫

承祐率師至閩以迎應之庚申王以寧國軍節度使王
昇吳延福等有罪並除名配外郡
延福等兄弟五人俱有異圖左右將校勸王誅之王
曰吾以先太夫人同氣之故安忍置之於法言訖遂
嗚咽垂涕家皆稱賀於是黜延福等於外郡以全吳
氏之族
冬十一月丁未揚州平敕遣通事舍人王繼鈞丁德裕
來宣諭仍賜國信庚申敕遣西上閤門副使武懷節來
宣諭甲子王命衢州刺史從弟宏信入貢十二月戊辰
軍駕還京是月王遷于功臣堂

丙申二年春二月江南國主李景遣國子豫章三月敕遣
使丁德裕送王弟宏信回仍賜王戰馬二百疋羊五百
口乘駝二十頭夏六月甲寅豫章李景殂子煜嗣位於
金陵秋七月丁亥昭憲皇太后崩遣使來宣告自五月
不雨至於是月王命取龍湫水于天台山以祈雨九月始
權酤冬十二月王命弟宏信復爲衢州刺史
壬戌三年春二月敕遣右殿直王著來宣諭仍賜國信夏
五月東陽信安新定三郡民災戊辰王遣使賑卹秋七
月壬戌大風拔木八月庚寅泉州留從効爲大將張漢
思所殺漢思自稱權知清源軍事九月庚戌夜所在
震雷如雷冬十月庚寅敕遣上殿直景德倫授兩鎮節
度玉世子惟濬爲邕州建武軍節度使庚子敕遣西上
閤門副使武懷節至以泉州張漢思不稟朝命王責之
翌日王遣使往貢之漢思遂從命焉

癸亥四年春三月朔日有食之是月王師盡取荊湖之地
初番禺衡州刺史張文表侵湖南朝廷援之遂執文
表及班師因取二地荊帥高繼沖潭帥周保權益入
于京師
夏四月丁未泉州張漢思爲四門指揮使陳洪進所圖
洪進歸命于王請命于朝遂授洪進平海軍節度使檢
校太傅秋九月丁巳重建天龍堂壬申大閱樓艦于西
湖賜內外將校服帶有差冬十月甲申獲魚於江塘長
九丈六尺十一月甲子太祖有事南郊大赦改元乾德
王命姪昱入貢敕遣引進使丁德裕來宣諭仍加王食
邑二千戶實封四百戶改賜承家保國宣德守道忠貞
恭順功臣又加建武軍節度使王世子惟濬檢校太尉
節度獲其將查文徽初淮人方薄闔城授甲於將卒
而將卒充滛庭廡紛然不可遏程因登樓瞋目叱之
衆皆股栗自是軍政嚴肅程始在東越以文藝不事
苦學有謂程曰觀子骨法與羣儒類但恨他日登將
相不長談論耳程遂勤學文穆王時有西府院官屢
攜賓夢程化爲赤龍望南方而去攜因語其夢於人
曰吳氏子非我所測也及爲福州始驗其兆尋以國
王文穆王忠獻王錫容供於寺秋八月庚申王復位于
天寵堂謂丞相以下曰頃以寡德遂貽災釁曾未十年
中外如斯實宗廟之休公等之力然作之者勞吾不敢
忘更賴公等以輔不逮丞相以下咸稱大慶冬十一月
王師伐蜀王乃命親從都指揮使行軍司馬孫承祐等
率師會焉

乙丑三年春正月乙酉西川平蜀主孟昶入于京師二月
壬寅朔日有食之乙丑王命姪台州刺史昱入賀秋七
月有虎於龍山凡傷數十人捕之逾旬而獲八月癸卯
重建寶塔寺于城北是月敕遣通事舍人張延來宣諭
仍賜生辰禮物甲寅丞相吳程卒
程字正臣山陰人祖可信定州虞唐縣令父蛻大順
中登進士解褐鎮東軍節度掌書記右拾遺累官禮
部尚書起家校書郎武肅王承制累授檢校戶部員
外郎借緋長興初王女將適婚子士族乃以孟黎于
葆曁程等三人見于王庭熟視程乃選之承制遷金
部郎中借金紫以程有吏術因命提舉諸司公事文
穆王襲國奏授程爲職方郎中觀察支使節度判官
天福中文穆王子儼遙典睦州命程知州事忠獻王
時以程判西府院事壽拜丞相福州李儒謀伏誅授
程威武軍節度使乾佑三年淮人侵福州程受諸軍
節度獲其將查文徽初淮人方薄閩城授甲於將卒

而將卒充滛庭廡紛然不可遏程因登樓瞋目叱之
衆皆股栗自是軍政嚴肅程始在東越以文藝不事
苦學有謂程曰觀子骨法與羣儒類但恨他日登將
相不長談論耳程遂勤學文穆王時有西府院官屢
攜賓夢程化爲赤龍望南方而去攜因語其夢於人
曰吳氏子非我所測也及爲福州始驗其兆尋以國
王文穆王忠獻王錫容供於寺秋八月庚申王復位于
天寵堂謂丞相以下曰頃以寡德遂貽災釁曾未十年
中外如斯實宗廟之休公等之力然作之者勞吾不敢
忘更賴公等以輔不逮丞相以下咸稱大慶冬十一月
王師伐蜀王乃命親從都指揮使行軍司馬孫承祐等
率師會焉
乙丑三年春正月乙酉西川平蜀主孟昶入于京師二月
壬寅朔日有食之乙丑王命姪台州刺史昱入賀秋七
月有虎於龍山凡傷數十人捕之逾旬而獲八月癸卯
重建寶塔寺于城北是月敕遣通事舍人張延來宣諭
仍賜生辰禮物甲寅丞相吳程卒
程字正臣山陰人祖可信定州虞唐縣令父蛻大順
中登進士解褐鎮東軍節度掌書記右拾遺累官禮
部尚書起家校書郎武肅王承制累授檢校戶部員
外郎借緋長興初王女將適婚子士族乃以孟黎于
葆曁程等三人見于王庭熟視程乃選之承制遷金
部郎中借金紫以程有吏術因命提舉諸司公事文
穆王襲國奏授程爲職方郎中觀察支使節度判官
天福中文穆王子儼遙典睦州命程知州事忠獻王
時以程判西府院事壽拜丞相福州李儒謀伏誅授
程威武軍節度使乾佑三年淮人侵福州程受諸軍
節度獲其將查文徽初淮人方薄閩城授甲於將卒

城災悉以器用服玩上之累奏授特進檢校大尉宣德軍節度使建隆初敕授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終年三十八謚曰恭義先是大星隕于西北月餘俄終焉

夏五月丙戌王從兄婺州刺史仁俊卒六月敕授王子丙衙都指揮使惟治爲容州寧遠軍節度使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太保九月壬寅王避正廢于功臣堂以討都入須女也癸卯王兄知福州彰武軍事宏儇卒

儇字智仁文穆王第二子也本名宏倜起家上直副兵馬使檢校尚書右僕射二十餘年爲東府安撫使

洞曉政術吏不敢欺文穆王嘉之賜金酒器一副因命兼領新定性簡儉善騎射能書有立而自誨福州初歸我將校有仇憾者率多相誣謂左右曰人各有帥如一旦之誣構交生人相疑懼豈國家推心懷遠之道也因悉不問閩人莫不感悅尋鎮永嘉愈事清率所蓄聲伎悉放之每食不過鮑魚菽菜而已顯德中嘗因入覲溫人謂其將代乃夙輸阻之儇乃復伺夜出人皆宿於城門詰旦侍宴以籃輿先出衆疑儇在其中遽擁而過官吏具聞王命示歸期人始從焉

溫人舊苦僞役儇乃置簿書以均之民感其惠多儇標本命又俗尚淫祀儇皆鎖其祠宇器玩以充公用及移鎮無諸溫人有攜家以從者謂之隨使百姓僞出城日皆行啼巷哭曰願公早回至是以神柩由溫江歸會稽三郡之民爲之啼踊凡兩鎮無諸會稽一鎮永嘉通任二十餘年承制累授檢校太尉拜丞相終年五十有四謚曰節惠

冬十一月甲寅命王弟信知婺州武勝軍事

丁卯五年春二月丁卯除福州刺史王叔元瑨知福州彰

武軍事戊辰王弟奉國軍節度使傳卒

傳字延世文穆王第十子母沈氏初孕文穆王夢僧入廐帳及生故字曰和尚起家內衙諸軍左右都虞候檢校左僕射性俊拔善屬文年二十一出爲明州刺史頗著善政科率舊制除出之顯德中王命括民丁將益軍旅州縣長吏因之多所矯斃儇乃手疏之辭理切直王感悟遂寢其事王嘗與丞相以下論及賜嵇議者盈庭德昭至則他論皆息軍中有不便理者德昭以事論之無不聽服性嗜酒雖沉醉無所言節儉之志命儇慰和億以北方侯伯多獻淫巧乃因詩以風刺王稟吳氏子而諸吳驕恣日益遂怒之自是不通時人稱其強正建隆初奏授明州奉國軍節度使檢校太保末年夢金甲神告其終期因會賓客飲酒雖沉醉無所息女許王爲

人公事上護軍賜紫金魚袋錢中孚寫

大宋紹興二年壬子歲六月二十七日七代孫迪功郎前河南府儀曹掾錢侯伏覩曾祖修撰所傳吳越備史於蔡子發家蓬取而歸復藏吾家焉在臨安府寶運山寺題

吳越備史卷四終

舊本備史皆止於戊辰年而忘錄之事未終此卷不如作自何人藍參本傳及泰王貢奉錄家王故事爲之或以合於備史今增正之

開寶二年春正月制加王食邑三千戶實封六百戶是月遣主明辰嗣位秋八月敕遣使至賜王生辰禮物并御衣紅袍一副金鎖甲一副及駝馬一百頭

三年春三月王親襲五廟秋九月王遣子惟濬入貢是月詔王出師伐富州王將起師辱以路違詔止之

四年秋九月敕遣使賜王生辰禮物衣冠劒佩等物冬

十一月皇帝南郊制加王食邑二千戶實封六百戶仍改賜開吳鎮海崇文耀武宣德守道功臣

五年春三月建武軍節度使檢校太尉王世子惟濬奉歸貢賜吳越國賢德順夫人錢氏越國太祖謂舞鬮曰汝月王遣元帥府掌書記黃彝簡入貢太祖謂彝簡曰汝歸語元帥當訓練兵甲江南偏强不朝我將討之元帥當助我無信人言唇亡齒寒王溶表謝且請師期冬十月王親襲五廟復謁寶塔寺拜先生銅容六年秋八月敕遣使賜王玉帶一條御衣一襲及生辰禮物冬十一月皇帝南郊制加王食邑二千戶實封六百戶

七年夏五月敕遣進奏使文贊賜王襲衣玉帶玉鞍勒馬各一事金器二百兩銀器三千兩錦一千段秋七月敕詔王取常州

詔曰敕錢叔欽統御萬拜撫臨光度推至誠而待物期率土以歸心布惠行仁是予本志興師動衆非我願爲惟彼江南言修臣禮久被撫綏之化頗傾依附之心貢賦物冬十一月二日大雪雲氣如墨自國城丁德裕爲先鋒使是日天氣晴和風色便順癸亥次嘉禾有氣黑色形如覆舟當行府之上占者曰王氣也丙寅王率諸軍入毘陵前鋒所至賊望風而遁有獲巨艘于雄門之下占者曰元武之應也戊辰王次毘陵遂克關城常人以牙城自守王命營于九曜壞命親從指揮使凌超等分營四門命鎮國都指揮使王誨攻江陰鎮武都指揮使金彥滔攻宜興並率水軍出吳興出太湖而進十一月詔遣弓箭庫使王文寶諭仍賜湯藥以金盒盛封至是月王遷行府于毘

欵願降冊封既禮分之未解故我心之無間使人頻至詞旨愈專是以特降近臣俾其畧來赴闕須宣優厚恩寵殊隆仍令終日包藏一朝敗露不惟多方託故懇避來朝而乃修葺城池選練軍旅教習戰陣抽點鄉兵爲捍拒之謀作攻守之備朝廷養寇乖二十年心狠貌恭突然自敗向展爲臣之禮適滋覬覦之方每云領輸動彰發詐既行問罪須至興師今者禁衛出軍雲屯星遶將期攻取直抵昇州鄉任重統戎心專蕩寇況早者自投章奏具述事宜今聽姦兜果符陳請固茲討伐必務

忠勤今候丁德裕到彼任三五日可部領兵士起發且往攻取常州毘倚之懷庶寐駕已故茲詔小想宜知悉是月王密遣行軍司馬孫承祐入奏機事九月孫承祐自京賫詔回師期定矣壬申日命境內訓練士卒揀閱兵甲是月敕遣內客使丁德裕賜王生辰禮物冬十月敕授王東南面招討制置使仍賜御劒一口御甲一副金鞍御馬一匹仍命丁德裕爲行營兵馬都監又以雲騎雄捷等指揮步兵凡千人輔王進攻常州是月庚申王親率鎮國鎮武親從上直等都指揮使王誨等五

萬餘人發自國城丁德裕爲先鋒使是日天氣晴和風色便順癸亥次嘉禾有氣黑色形如覆舟當行府之上占者曰王氣也丙寅王率諸軍入毘陵前鋒所至賊望風而遁有獲巨艘于雄門之下占者曰元武之應也戊辰王次毘陵遂克關城常人以牙城自守王命營于九曜壞命親從指揮使凌超等分營四門命鎮國都指揮使王誨攻江陰鎮武都指揮使金彥滔攻宜興並率水軍出吳興出太湖而進十一月詔遣弓箭庫使王文寶諭仍賜湯藥以金盒盛封至是月王遷行府于毘

城南門金彦滔克宜興復其令尉等官士卒凡二百五十人馬八十疋王即命金彦滔獻于京師十二月癸亥王親率軍將攻拔城寨殺賊單二千餘人生擒六百餘人辛未又敗賊萬餘人於城北金陵大將盧絳率萬人來救至是敗之絳僅以身免 翼日王命鈐轄使沈承禮等奉表告于京師

八年春二月詔遣內直使陳理來宣諭仍以戎服五萬副賜王軍卒又賜王將帥服帶器帛有差是月王率大軍攻其壘不克夏四月我師復大攻城壘時偽知常州

軍州事禹萬誠遣觀察推官鄒簡降款于軍門且請命禹王從其請禹萬誠等詣行府待罪王賜以衣冠器幣等悉送于京師以請命又命羊酒置其家以安慰之江陰宰遣等軍沿江石橋等寨軍兵來降王悉宥之是月敕遣使來宣諭授王守太師尚書令加食邑六千戶實封九百戶仍賜湯藥及沿身法物等五月詔客省使丁德裕權知常州仍又敕遣上侍禁李輝賜王鞍勒馬各一事金器二千兩銀器一萬兩綿綵一萬段詔于歸國是月王遣兩浙請軍都鈐轄使沈承禮等率兵會王師于金陵先是昆陵降人凡三千餘口至是悉分遣本郡仍表奏之詔書亦焉

冬十一月王師克金陵偽主李煜出降

是日冬至軍中皆會飲承禮會諸將曰城中食盡煜出降必有讌享備我怠矣宜出其不意以圖之乃召敢死士千人以火攻其城陷其東門士皆賈勇攀壘而上王師觀之亦攻其南煜危迫遂出降焉

是月王乃表賀之復遣大將孫承祐上表請入覲十二

三百匹仍賜御札一通褒焉又賜王麾下孫承祐爲平江軍節度使沈承禮爲寧海軍節度使又賜爲防禦使者二人爲刺史者六人賞克金陵之功也是月詔許王入覲焉

永增史冊之光輝實協君親之任委甚爲重不拾寒暑興故茲奬論想宜知悉

九年春正月庚申王發自國城先是太祖皇帝因王入覲敕遣供奉官張福貴淮南轉運使劉德言開古河一道自瓜州口至泗州江口達龍舟堰以待王舟楫之至其堰遂名曰大通堰又於京城之南敕建大第連亘數坊棟宇宏麗儲峙什物供帳之類皆御王者賜名曰禮賢宅以俟王駐節焉二月辛丑王次寶應敕遣引進使翟守素至賜王湯藥以金盒盛之又賜金鞍轡馬二匹

仍押御廚儀鸞翰林皆至焉甲辰王次泗州敕遣內臣至賜馬三百匹駝一百頭以載行李辛亥又遣內司宥詔旨即來次日王妃入辭中宮賜金器三百兩衣着二千匹銀二千兩是月甲戌王離京師詔泰王賜宴於迎春苑敕遣引進使翟守素押翰林御廚儀鸞送至睢陽次日又遣入內小底乘驛至賜王湯藥二金盒王妃湯藥一金盒戊子王在舟中再拜乃遙開所賜黃袱覩之王師觀之亦攻其南煜危迫遂出降焉

是月王乃表賀之復遣大將孫承祐上表請入覲十二

于長春殿中席就幄次賜黃金照匣黃金鈔鋌及餅盤等皆御物也已未王進謝詔宴于後苑丙寅焉幸禮賢宅賜金二千兩銀三萬兩絹二萬疋又賜王世子建武軍節度使惟濬及陪臣通儒學士崔仁冀等絹帛有差是日王遣世子又進龍通犀帶二條金玉寶器五千事三月制賜王劒履上殿詔書不名進封王夫人孫氏爲吳越國王妃封王女爲彭城郡君仍詔內臣賜王妃湯藥法酒茶果等五百餘事翼日宰臣上言異姓諸侯王無封妻爲妃之典上曰行白我朝蓋旌忠賢何必古也

時又詔王宴於苑中獨太宗秦王侍坐酒酣上命王與太宗秦王叙昆弟之禮王即頭陳讓再四翼日太祖將幸洛陽詔王歸國王銀請隨駕詔不許惟留王子惟濟從行是月王奉辭詔遣賜金器二千兩銀器一萬兩錢三萬兩對衣玉束帶玉鞍轡御馬一匹細馬五匹綾羅錦段二十八萬疋銀裝戎器八百事散馬一百匹衙隊廳帶絡縧衫等共二千事又賜王麾下將帥等官錢帛有差太祖謂王曰南北風土炎涼不同宜加調護卿可早歸又親賜密封黃綾包裹一封謂曰卿至途中宜啓視之王涕泣進言願三歲一朝上曰川陸迂遠當俟我詔旨即來次日王妃入辭中宮賜金器三百兩衣着二千匹銀二千兩是月甲戌王離京師詔泰王賜宴於迎春苑敕遣引進使翟守素押翰林御廚儀鸞送至睢陽次日又遣入內小底乘驛至賜王湯藥二金盒王妃湯藥一金盒戊子王在舟中再拜乃遙開所賜黃袱覩之王師觀之亦攻其南煜危迫遂出降焉

是月王乃表賀之復遣大將孫承祐上表請入覲十二

賢宅王未至前數日太祖幸其宅躬自檢視供帳之具悉用帝王之制及王至京師詔與元尹皇子秦王德昭迎勞仍賜法酒一百瓶果子一百盒翼日王至京師詔與元尹皇子秦王德昭迎勞仍賜法酒一百瓶果子一百盒

賢宅王未至前數日太祖幸其宅躬自檢視供帳之具悉用帝王之制及王至京師詔與元尹皇子秦王德昭迎勞仍賜法酒一百瓶果子一百盒

此戊午王朝見于崇德殿進貢平江南及允朝覲表貢奉犀玉帶及寶玉金幕五千餘事上酒一千瓶遂賜宴

允及王妃行時密以賜焉夏四月丙辰王至國城丙寅王命子惟治詣闕謝恩即日王覲事移座于東偏謂左右曰西北者

神京所在天威不違顏忍尺某豈敢寧居乎五月太祖
郊畢制加王食邑三千戶實封一千戶秋八月敕遣進
奏使汪知杲至賜國信及生辰禮物冬十月太祖宴駕
太宗卽位大赦改元太平興國改詔以封命諭王以延
同封尹齊王德昭爲永興節
度武功郡王德芳爲貝元尹 又敕遣侍御史雷德讓來
告哀王率府僚將校等發哀王二日不食十一日不視
事十一月王遣元帥府衙內都指揮使王子惟演貢通
天犀帶一條金器五百事塗金銀香龍
等巨萬詣闕以爲賀是月敕遣樞密都承旨武珍制加
王食邑五千戶實封一千戶仍賜蝤魚犀帶龔衣等是
月吳越國王妃孫氏薨

太平興國二年春二月敕遣給事中程羽來臨王妃之
喪兄百禦敵之制悉命除之境內諸州城有白露屋及
坊城物亦令撤去之秋八月詔遣翰林學士都承旨李
昉賜王生辰禮物是月王遣兩軍節度使世子惟濬
朝修覲禮也

三年春二月六日王發國城三月二日次揚州敕遣閤

門使梁迥內班閻承翰來賜王湯藥茶酒及押諸司官
迎接七日次洪澤驛敕遣供奉官李思彥至賜王湯藥
一金盒玉鞍轡馬一匹散馬三十匹玳瑁戧毛紅暖衣
等物及賜從行將校有差十五日王次宿州又遣入內
小底副行首蔡守恩賫詔至賜王龍茶三勉以金盒盛
之御酒二十瓶荔枝鵝梨石榴共六百顆以銀裝籠子
盛封十七日王次永城時太宗敕遣王世子兩軍節度
使惟濬迎候以內班李神佑領翰林儀鸞御廚諸司隨
世子至賜御筵一席是日王卽道節度使孫承祐先賫

表詣闕陳謝是月二十三日王次陳留孫承祐自京至
傳宣撫問二十四更閤門使梁迥又至復傳宣撫問二十四
日王至京師敕詔皇太弟開封尹延美賜宴于迎春苑
仍道賜王對衣八事玉排方鞓帶金器一千兩銀器一
萬兩細衣三千疋玉轡鞍馬一匹是日王安居于禮賢
宅二十六日朝見于崇德殿謝恩及謝差親王迎接賜
宴于長春殿王進法酒五百瓶金銀器物三千兩綾錦
一萬事龍鳳香等二萬事翼日遣使賜王生料羊二百
口法酒三百瓶粳米二百石雜貨錢一

稱是又賜從行將校等官錢三萬緡二十九日遣內司
賫來賜果子三十盒法酒一百瓶蒸羊食物等十圓三
十日詔王宴于後苑王復進賫玉金銀酒器等三千兩
通天犀帶一條龍鳳魚帶六事時太宗命射每中的
者卽進金銀器三百兩太宗中的者六夏四月八日詔
王宴子崇德殿二十三日宴王于後苑二十六日詔王
宴于南郊御莊王又上酒器金銀器皿等共二千餘兩
王酒酣至暮而歸第次日遣內司賫賜王御衣紅袍一
副銀衣六事賫帶一條金銀酒器二千兩細馬四匹御
馬一匹儀鸞一副是日王進拜表謝恩仍請以吳越封
疆歸于有司優詔不允

表略曰伏有懇誠貯于肺腑幸因入覲輒道之害盈必冀天聽之從欲臣近蒙賜劒履上
殿詔書不名仍以本道召募卒徒營營戈甲特建國
王之號并增師律之嚴皆所以假其寵名誇於隣國
方今幅員無外名數洞分豈可昌居
省罷以正等威除本道軍甲器皿已曾奏納外所有
封吳越國王及天下兵馬大元帥職名並乞解罷凡

戶實封一千戶仍充天下兵馬大元帥仍改賜宰相銀
海崇文耀武宣德守道功臣以王弟宏儀宏倧宏信並爲親
察使以王子惟濬惟治並爲節度使十三日賜王淮海
國王金印一面仍賜禮賢宅爲永業十五日又授王子
惟演惟灝及未官者子弟并處下將校孫承祐沈承禧
並爲節度使等官有差又賜幕府宰相而下拜官者二
千五百人二十三日詔王宴子長春殿至暮歸第六月
四日詔王宴于後苑命世子惟濬侍坐泛舟于宮池十
五日遣入內小底賜王湯藥四金盒對衣肆事八實玉

帶二條法酒一百瓶二十四日詔王宴于御莊秋七月
命京城張燈於王宅第前後賜設燈山棚樂整以繼
十八日詔王宴于崇德殿命世子惟濬侍坐焉二十大
日遣使至王第慰問仍賜茶藥一金盒八月六日詔王
總麻以上親並赴關授以官爵九日命以杭州伶人馬
迎恩等四十五人賜王俾備旦夕宴樂十四日詔王宴
于後苑泛遊宮池二十四日遣內使賜王生辰禮物九
月九日詔王大宴于長春殿歡樂終日二十日王忽染
疾太宗傳宣旦夕遣使撫問二十五日又遣內司宣賜
王茶果湯藥等冬十月七日王進朝謝賜宴于後苑十
一月朔太宗南郊禮畢詔加王食邑二千戶實封一百
戶十二月八日遣使賜王蒸羊食物茶果等共十二廚
法酒一百瓶二十五日詔王賜宴于長春殿至暮歸第
特輟御前二大�送焉

丁卯四年春二月王入朝賀大宴于苑中太宗顧王甚厚
飲必命酌王大醉及罷拜不能興太宗仍以金裝撾子
送王踣第仍以賜之是月車駕征太原王請從行製曰
詔中使別押諸司供帳御廚從王每旦夕傳宣撫論錫

資殆無虛日王小心畏慎每晨趨謁必先至宮門假寢
以待一日夜漏四鼓清蹕啟行時風雨大作諸節鎮無
一人至者太宗見王與世子惟濬稱嘆久之謂王曰卿
中年宜避風冷自今入見不須太早仍輟御前二大罌
賜焉又召王旦夕宴飲一日中頓賜王從官酒食并衛
士羊周尼酒觀其飲啖太宗見其雄壯因顧王王進曰
正所謂如虎如羆如熊如羆上大悅翼日會劉繼元降
上御連城臺誅中軍先亡命於太原者時大臣皆侍坐
太宗顧謂王曰卿能保全一方以歸於我兵不血刃深
可嘉也仍賜紅袍一副玉鞍轡馬一匹銀罌二對細馬一匹又賜
世子惟濬細馬一匹綵衣一副秋七月車駕凱旋大行
封賞中書進擬加王食邑一萬戶實封一千戶是月二十
入御筆改增加王食邑二萬戶實封二千戶
六日王入朝賀進金銀器三千兩錦綺二百疋御廚
子苑中又命世子惟濬侍坐八月二十四日遣中使賜
王生辰禮物冬十月六日遣內使賜王法酒二百瓶御
食八廚十一月十二日宴王于長春殿十二月十九日
詔王宴于崇德殿酒酣至暮歸第

五年春正月太宗御朝元殿受朝賀時王以紉履升殿
觀者榮之三月清明節太宗御大明殿召王乘馬擊毬
凡五藝親以杖引御毬授王俾王擊之是日宴於殿廡
飲必唱養顏謂王曰卿中年宜以此娛況今清明令節
宜加調護王敬諾謝夏四月一日王以風疾告假遣御
醫中使一日三至第仍賜湯藥茶果間日一至六月三
日車駕親幸禮賢宅撫慰再四仍賜金器一千兩錢一
萬索銀一萬兩綾絹一萬疋王遣子惟濬進謝秋八月
十一日車駕又臨撫慰親賜湯藥二金盒二十三日詔
中使賜王生辰禮物九月十一日王進朝謝于崇德殿
復上金裝定器二千事水晶瑪瑙寶裝器皿二十事瑪
瑙樹一株冬十月二十一日詔王宴于朝元殿至暮又
以金裝扇輿送王歸第仍以賜焉又以御前二大罌前
導十一月戊午駕幸大明府王請從駕詔許賜王扇輿
舁從行七日太宗獵於城之東時風寒頗勵令中使傳
宣俾王先回是月二十日車駕還京
六年春正月王風恙復作遣尚醫中使絡繹而至自是
賜免朝二月太宗南郊禮畢制又加王食邑一萬戶實

封一千戶夏五月王尚在風疾遣中使以茶白水晶荼
子盞以金盒盛賚文稼基杆賜王且論曰朕萬幾之暇
頗留意醫疾未痊宜用此自怡一日內臣趙海常被酒
詣王府第將吏以爲傳詔者至裏千王即進廄室見之
海因問王疾何如王曰足疾已久沉痾今又加之風眩
海探懷中出藥百粒以奉王時王方命茶盡餌之諸子
探及左右惶懼憂駭計無所出海既去家人皆泣若有
所疑也王笑曰主上待我甚厚中貴必良藥也須臾太
宗聞之大驚即遣中使撫慰乃杖海脊二十枉桔坐遣
於王第門者三日然後流海島王遣世子惟濬陳謝太
宗無詞久之又賜湯藥一金盒六月十一日王復貢黃
金三千兩白金二萬兩秋八月二十四日遣內使賜王
生辰禮物冬日駕幸禮賢宅王疾尚未痊出迎拜不能
興太宗親臨之撫問再四王待坐進茶太宗仍賜細茶
果二十盒秘風法酒二十瓶又賜王子以下綵帛有差
冬十月一日王朝謝于崇德殿太宗大悅攜手撫問良
久遂賜宴于長春殿謂王曰卿恙稍可天氣嚴寒宜避
風冷自後免入朝王稽顙陳謝十二月二日遣中使賜

獻炭一千擔柴米稱是
七年春三月太宗貶秦王廷美爲西京留守夏四月王風疾復發太宗遣中使慰問賜王珍珠實鞓一金盒又遣入內小底以龍鳳簫笛娛王終日秋八月二十四日遣中使賜王生辰禮物冀日王遣子惟灝進謝貢金銀器皿五千兩八年春正月十三日遣中使賜王珍珠實鞓一座仍命坊市張燈于王第前後俾王怡悅三月三日詔加王食邑二千戶實封五百戶夏五月遣內使賜王珍珠黃羅傘一龍香涼茶二十觔秋八月二十三日遣使賜王生辰禮物冀日王遣子惟灝進謝貢金銀器皿百觔金銀陶器五百事銀二萬兩黃金一千兩冬十月王以天下無事兵革偃息乃讓大元帥及國封表上但許罷兵柄其國封如故仍加王食邑三千戶實封五百戶十二月六日代無比遣中使賜羅一席以備警迎送

王第近
雍熙元年春二月二日上幸太乙宮路由禮賢宅王力疾出見于道傍上駐蹕據論至于再三及駕返命取他路歸遣中使論王恐煩迎接徑由他路歸矣夏四月十三日遣中使賜湯藥二金盒秋八月二十三日遣中使賜湯藥賜王生辰禮物冬十月華山陳摶號希夷先生謝王王問先生得養默之道摶曰山野之人何沖神仙黃白之術也十二月十一日太宗郊禮禮畢進封王爲漢南國王崇文耀武宣德守道功臣王
二年春正月太宗以王善於草隸遣中使取王草書筆迹王以風疾手不能擘筆命府往時所書綃圖草字遣世子惟濬同中使以進下詔奬諭仍賜金匣玉硯一副龍鳳墨一百挺紅綠筆一千管盈丈紙二百疋幕府宰相洎朝中大臣文士撰恩賜漢南國王金匣玉硯詩文進上觀覽命黃綃圖本遣賜王宴于後苑帝曰春氣暄和萬物暢茂四海安寧朕當以天下之樂爲樂宜令賓花賦詩五月獲幸禮賢宅撫慰久之命王取平日所書綠書觀看太宗太悅收取數幅翼日遣中使賜王御筆二百枝龍墨二十挺紅袍一副秋八月二十三日遣中使賜王生辰禮物仍令撫問王四上表讓國王敕遣給事中崔灝改封王爲許王加食邑一萬戶實封二千戶仍改賜安晦鎮國崇文耀武宣德守道功臣端拱
元年春正月太宗緒田大赦改元二月敕遣中使進王爲鄧王加食邑一萬戶實封三千戶三月王遣子惟治表賀上金飾珠玥器皿五百事玉器二十事水晶般四事金二千兩銀二萬兩錦綺二萬正羊二百口供酒二百瓶以爲賀禮夏四月太宗命王子惟治歸賜王御羅袍玉帶碼碯鞓珍珠酒器八對又輟御前金甌一對以賜焉秋七月王不康太宗聞之敕遣中使王守文翰林醫官王佑袒王諸孫駱驛而至又敕遣供奉官詔加王食邑三萬戶實封五千戶仍賜撫問及賚御藥一金盒八月疾稍痊遣子圖練使惟渲詣闕謝恩貢上黃犀一大玉帶四金飾酒器一千事貢絹草書八幅隸字四幅太宗聞之撫問再四是月敕遣皇城使李惠河州團練使王羅恩同王子惟渲賜王生辰禮物圖信至王扶疾拜命與來使燕接極歡二十三日晡時王于寢堂之西軒命左右讀唐書數篇命諸子孫誦調章詩什數篇未訖而風恙復作四鼓而薨是夕大流星墜于正寢之上光燭滿庭
王以天成四年八月二十四日四鼓而生復以端拱元年八月二十四日四鼓而薨以生記薨實周一甲子矣
即日王羅恩先遣京報訃太宗聞之哀悼不已詔廢朝

七日復被王繼恩押入內班貢繼勳護喪歸于京師冬
十月二十四日王喪發南陽十一月二十三日至京師
太宗復發哀詔權空于城東別墅即日命有司致祭翼
日遣中使賫御筵一席致獻于王喪次前二十五日大
宗御文德殿命工部侍郎郭贄持節追冊爲秦國王太
定謚曰忠懿二十八日復遣工部侍郎郭贄致祭于
喪次十二月十八日遣中使獻茶湯于喪次前二十九
二年春正月丁酉日遣中使押翰林儀鸞鹵簿鼓吹兼
王于河南府洛陽縣賢相里陶公原命大臣以下供張

服送三十里仍命有司撰碑文王任太師尚書令兼中
書令國王凡四十年爲元帥三十年窮極富貴屬履之
盛近代無比王性儉素自奉尤薄常服大帛之衣帷帳
裀褥皆用紬絹紫綈食不重味禀性謙和未嘗忤物在
藩日每有朝廷使至接奉勤厚進貢之物制作精妙將
遣使必陳列于庭北面焚香再拜而遣之初廢王嘗于
山亭擊鼓聲聞於外守衛者遽以聞王王曰吾兄以閉
適爲愧非鼓樂不歡乃命裝金魚水鼓與而奉之國人
聞之感王孝友有涕出者由是廢王無憂廢之恨終以
疾卒太平興國中趙普再入相盧多遜罷爲兵部尚書
一日普召王世子惟濬至謂曰朝廷知盧多遜求取元
帥財物極多今未鞫劾者恐累元帥耳請具所遺之物
列狀上之惟濬歸白王王曰主上英明凡大臣有過即
白行何用狀上惟濬懼普因與僚吏等再三堅請曰若
不預言事恐不測王曰且姑休矣我當取案籍考視之
於是盡取當時簿籍命火焚之即召惟濬至謂曰我入
朝之初荷家主上殊常之遇故左右大臣咸有餽物非
獨盧相也豈可見人將溺而加石焉汝等少年慎勿爲

此禍福我自當之惟濬等惕懼而退普聞之召惟濬至
深自嘆服稱王寬洪大度事遂寢王博覽經史手不釋
卷平生好吟咏在國中編三百餘篇曰曰政本國相元
德昭翰林學士陶穀皆撰集序其後文僖公搜訪遺墜
總集爲十卷恭撰後序行於世時天福四年文僖公奏
職銜之命特詔尊王爲尚父王自國初供奉之數無復
文案今不得而書唯太祖太宗兩朝入貢記之頗備謂
之供奉錄今但取其大者如赭黃半臂帶龍鳳銀魚囊人
蓬山資物等通犀帶凡七十餘條皆希世之寶也玉帶

二十四條金獅子帶一條黃金九萬五千餘兩銀一百
一十萬二千餘兩綾羅錦綺二十八萬餘疋色綵七十
九萬七千餘疋金飾玳瑁器一千五百餘事水晶碼碯
玉器凡四十餘事珊瑚樹一高三尺五寸金銀飾酒器
一十四萬餘事金銀龍鳳船舫二百艘銀裝器械七十
萬事白龍腦二百餘觔王自入朝至歸國復入朝太祖
太宗所賜金器并金物六萬四千七百餘兩玉器一萬
萬八千八百餘兩玉器皿一萬七千事寶玉帶四十二
條錦綺羅紈一十六萬六千三百餘疋御衣并袍襲衣

等金盛六頂金甲六副金玉鞍轡御馬一十六匹細馬
四十八匹騸三百餘匹散馬二千七百二十匹金印四
鈕玉冊二御劒二口法酒三千餘瓶衙隊服帶三千事
鳳冠四頂他物稱是

備史者備五代之史也歐陽氏曾作五代史矣何以備
爲曰歐陽氏之史非信史也曷言乎非信史也當是時
蜀孫光憲楊凝式稱吳南海劉氏稱
漢長溪王氏稱閩皆編大號帝制自爲我武肅王獨處
吳越之邦臣事中國永奉年號其諸國或姻姬親或建
聘好皆以龍衣玉冊置書疏等勸王自大王笑曰此欲
爲君子鋪採上耶吾以去僞平賊承天子嘖寵之命至
于封建車服之制悉有所由豈圖一時之利乃同爾輩
所爲耶郤之不納其守節也如此歐陽氏乃欲以求玉

冊改年號二事損王盛德可謂信乎歐陽氏之言曰唐
莊宗入洛繆遣使貢獻求玉冊莊宗下其議于有司羣臣
皆謂非天子不得用玉冊郭崇韜尤爲不可既而計之
乃賜繆玉冊金印繆因以鎮海等軍節度授其子元瓘
自稱吳越國王蕭洵考同光元年我武肅王薨傳國璽
不敢僭有急獻之於朝三年秋八月敕道大臣李德休
冉琪等持節備禮賜黃金印玉冊時有司有備竹冊銅
印者應主曰尚父元老不當待以人臣況已封建乎玉

冊之賜實莊宗意也非王求也使王果有僭天子之禮
之心何不收玉璽以自侈顧乃納國璽以求玉冊耶求
玉冊大事也苟有是求則求玉冊之使何得不書某姓
名乃僅曰遣使貢獻耶且賜冊之日直封吳越國王又
授其四子爲節度支穆王仍以太師兼中書令領西浙
何又曰以鎮海等軍節度授子某而自稱吳越國王耶
此其不可信者一也歐陽氏又有言曰五代十國稱帝
改元者七吳越割據常行中國年號然余聞於故老謂
吳越亦嘗稱帝改元而求其事迹不可得頗疑吳越後

自諱之及旁采閩楚南漢諸國之書與吳越往來者多矣皆無稱帝之事獨得其封落星石爲寶石山制書稱寶正六年辛卯則知其嘗改元矣辛卯長興二年安重誨前誅我王之末世也肅祠又改辛卯長興二年安重誨前誅我王致仕方起位亦初復何得遽有封石之事且此石不知落于何地封于何所制書何不傳於世而獨爲歐陽氏所得邪夫欲求其事迹不得來請國往來之書又不得而强以落星石爲寶石且因寶石之名懸擬寶正年號以是撫而實之然邪否耶此其不可信者二也至于曰重欽曰殘刑曰掠商賈寶貨其言固盡反我王之所爲具不足辨大要欲以一己之私見掩百世之公議其爲非信史也明矣今觀備史一書約而達簡而該自武肅以迄忠懿三世五王八十餘年無鉅不書無微不錄無濫說無諛詞其言皆實而有據顯而可徵不誠煌煌乎五代信史哉謂之備史宜也舊本武肅王一卷忠獻王一卷忠遜王附之大元帥吳越國王一卷補遺一卷今但以武肅王二卷合爲一卷餘悉遵舊不敢同異作備史者誰武勝軍節度使書記范公坰巡

吳越備史後序

宮林公禹也肅淵再致文穆王第十四子係者宋同慶三年以吳越備史十二卷上忠懿王王嘉嘆錫賚殊厚其平生著述有吳越備史十五卷備史遺事五卷其書湮沒不傳卷帙與此本亦不類今始闕焉不載其名

吳越第二十六世孫肅淵百拜謹撰

吳越備史後序

吾祖武肅王國於吳越傳文穆忠獻忠懿忠遜凡五王宋書記范公坰巡宮林公禹採備史記其顛末較正史特核而詳云夫以武肅之誅亂討暴嗣王之保境安民卒能封府庫籍郡縣以歸命真主此其豐功盛德所以銘鼎而著旂常者及於一時而傳於萬世間者莫不家王故事爲之卷末有二十六世孫莆閭二十九世孫僅生二字是此書係德洪所刊而莆閭遺生復重訂者也

四庫所收之本提要云國表俱佚今卷首輿地圖即

吳越備史跋

十三州國世系圖即論王子弟官爵封建表惟建炎中興書目有前十二卷及中興以後事未載似又一本矣中興書目有前二卷後續三卷書錄解題謂前缺三卷自宋李仁父書已闕佚而卷目採人名氏亦多異同今考核無從就是本脫訛雲據通鑑備要十國春秋重加訂正而刻之十國春秋言錢氏據有吳越備史遺事忠懿數章志錢氏茂中美政錄若干卷則謂是書錢儼著而託名林禹者也非是甚也嘉慶甲子春平帆望廣山張海鵬識

吳越備史

跋吳越備史

錢氏諱佐故以左爲上凡官名左字者悉改爲上此書所謂上右者乃左右

也

吳越在五代及宋興最爲安樂少事然駿立孫殺猶如此方斯時吾家先世

守農桑之業于魯墟梅市之間無一人仕于其國者實保家之法也開禧乙

丑九月四日山陰陸某書于三山書巢

文獻通考吳越備史九卷陳氏曰吳越掌書記范坰巡官林禹撰按中興

書目其初十二卷盡開寶三年後又增三卷至雍熙四年今書止石晉開

運比初闕三卷

又吳越備史遺事五卷陳氏曰全州觀察使錢儼撰俶之弟也其序云備

史亦其所作托名林范而遺名墜迹殊聞異見闕漏未盡者復爲是編時

皇宋平南海之二年吳興西齋序蓋開寶五年也儼以三年代其兄倧刺

湖州

王漁洋跋云吳越備史五卷武勝軍節度掌書記范坰節度巡官林禹撰

事止忠懿王薨戊辰年又補遺一卷明兵部尚書王遵序予著五代詩話

頗刺取之

陸游撰

四庫提要補正

吳越備史四卷補遺一卷

載錢鏐以下累世事蹟考陳振孫書錄解題載錢儼之弟儼著吳越遺事有

開寶五年序又謂備史亦儼所作託名林范今是書四卷之末有跋二首一

題寇萊公元年四代孫中孚一題紹興二年七代孫休渙如據書中所記而言

則當從錢鏐起算不當從錢儼起算所稱四代七代顯據作書者而言則振

係以備史爲儼撰似得其實

十七史商榷九十七云歐史吳越世家篇首但云錢鏐字具美杭州臨安

人絕不及其先世蓋其出本微而備史第一卷以鏐爲唐武德中陪葬功

臣潭州大都督巢國公九牓八代孫又歷敘其曾祖沛唐宣州旌德縣令

父寬威勝軍節度推官歷方郎中守太府少卿殆不可信薛史世襲列傳

篇首亦不言鏐祖父而敘至鏐貴後父寬自言家世田漁爲事未嘗貴達

見鏐車徒維盛走寬避之則知備史之誣玉綸案宋史藝文志亦以此書

爲錢儼託名蓋本振孫晁氏目錄云錢氏諱佐凡左皆改爲上書中所謂

上右乃左右也張氏藏書續志有黃紆鑑校本四卷并載黃氏手跋云吳

越備史一書敏求記云家藏舊本四卷忠懿王自乾祐戊申至端拱戊子

終始歷然無所謂補遺者又如錦城被寇命道士閻邱方遠建醮及迎釋

迦舍利建浮圖諸事今本皆失載案所云今本即此刻本明十九世孫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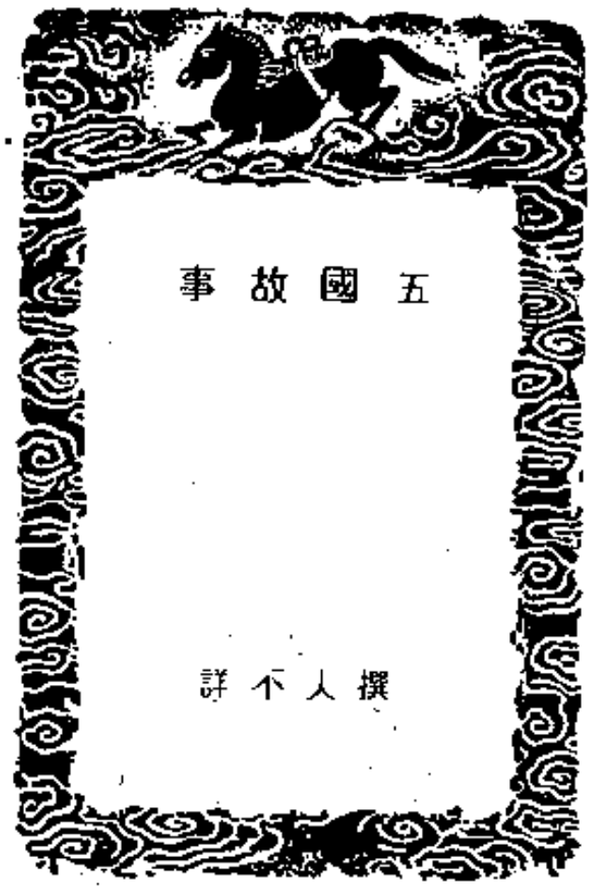
洪所刊也閻陳子準藏有舊鈔善本假以相勘審四卷無補遺敏求記所

胡玉縉撰

舉今刻本失載敘事皆備載無遺其書與刻本異同詳略處頗多今皆一一校補中如紀閩邱方遠之卒下注方遠事迹及梁貞明訛敕脫佚有至一兩葉者不勝如敏求記所云也書中諸王名字皆闕而不書即嫌名亦闕字亦以彭城二字爲代其爲此書最先之本無疑惟明刻本第四卷止乾祐戊辰末載嘉祐丙申錢中孚紹興壬子錢煥兩跋知此書在宋時已有脫佚非盡德洪刊刻之譌也丁氏藏書志有鈔校本四卷補遺一卷云文獻通考吳越備史九卷陳氏曰吳越掌書記范坰遜官林禹撰案中興書目云其初十二卷盡開寶三年後又增三卷至雍熙四年今書止石晉開運比初又闕三卷只九卷又吳越備史遺事五卷陳氏曰全州觀察使錢儼撰儼之弟也其序云備史亦其所作託名林范而遺文墜迹殊文異見闕漏未盡者復爲是編時皇宋平南海之二年吳興西齋序蓋開寶五年也儼以三年前湖州康熙乙未吳焯云案此編五卷似與通考後一條合而實非也今以前一條所記之年考之此編第三卷已盡石晉開運四年依陳氏當止此今第四卷盡開寶元年陳氏所云闕者已全豈散佚後復得耶抑後人增補耶陳氏云又增三卷至雍熙四年今補遺一卷終儼之世考宋史儼卒於太宗端拱元年即雍熙四年之明年陳氏志其闕今并仍其舊矣今儼補遺卷首原冠後人增補因前補者既闕而後人重補之第採本傳與家傳以足成此書耳至第四卷末有錢中孚錄寫題名證又署啟尼沟爲儼所撰原本古今卷帙或有歸併第十二卷不應闕略如是當求儼原序考訂也又記云偶得吳越二十四世孫受業刊本其中小

傳頗多刪節其後序題跋高麗庚子此本前有馬臻臣鑑亦屬明嘉靖間定本至高麗時不知何以又有刪削此鈔本爲當時林范原撰本亦未可定也據受啟刊本武肅王二卷文穆王忠獻王吳越國王各一卷凡五卷吳越補遺一卷云是越中比部葉洪所纂則前有錢中孚跋者原是五卷此鈔本標題誤也卷帙雖合稽之陳氏之論究難定此本爲林范原本末附受啟輯吳越錄考一卷玉簡案據此則以補遺爲葉德洪撰者萬曆受啟所刊本當屬可信而敏求記以爲馬臻臣所纂殆以有進臣鑑而譌也

浦芳檉有影印吳型鳳鈔本起乙未乾符二年乾戊子端拱元年張元濟跋云陳振孫書錄解題有是書九卷謂中興書目其初十二卷盡開寶三年今書止石晉開運尚闕三卷案石晉開運至宋開寶凡二十餘年卻當在後三年之數是書實起唐僖宗乾符提要稱爲起石晉開運前闕三卷云云陳氏實無此語然其書既值存九卷則亦與此不合也此遵武肅條諱凡劉龑悉改彭城又避忠懿諱凡官名左者悉改上又左右俱作上右遇文穆忠獻名俱空格或作諱字宋諱匡字有注名犯太祖諱上一字者蓋所據爲成書後最初刊本矣



五國故事卷上　劍光閣鈔本開雕

偽吳楊氏

先主行密唐淮南節度使中書令終吳王渭潛號乃追贈爲武皇帝廟號太祖

渭不協稱吳乃追諡爲景皇帝

渭協稱大吳祖諡曰宣皇帝

溥僞號爲讓皇帝乃李氏僭位之後冊溥爲高上崇古思元讓皇帝亦非吳也

偽唐李氏

先主昇僞諡爲孝高皇帝廟號烈祖

嗣主景僞諡至道文宣孝皇帝廟號太宗

後主煜入朝封違命侯旋封隴西都公殂追封吳王

前蜀王氏

先主建僞諡神武孝德明惠皇帝廟號太祖

後主衍僞降唐明宗追封順聖公

後蜀孟氏

先主知祥僞諡文穆皇帝廟號高祖

後主昶朝封秦國公薨追封楚王諡曰恭孝

黑繩羅其首號曰黑雲都行密之妻兄宋延壽始爲行密稱薦旋至壽州節帥而延壽潛以宗姓通於梁祖將規淮甸行密乃謀去之且慮召之不至遂詐爲目疾凡三年其妻旦夕視其動靜以爲信至於私於隸僕悉避餘人唯不避行密密一日謂其妻曰吾目疾不瘳矣諸兒且不克省軍府之事當屬於舅汝宜召之其妻自以書召延壽延壽既至行密處正廳潛兵以見之俄而開目曰數年不見舅今旦果相覩延壽惶駭遂叱勇士執而殺之仍廢其妻焉行密雄豪而頗有度量蘇州刺史成及

及浙之八都也後爲彰義軍節度使兼侍中皆王命也

爲部所叛執送行密密以其厚重伉直頗重之舍於正廳之後房室開亦不之類而行密盛暑中日以單衣而至與及飲膳了無疑忌之色及又嘗抵行密內室見行密方起盥漱而右手擎一沙羅可百餘兩水滿其中而洗項則力舉三百斤不謬矣渥密長子既襲父位遂舉兵克江西虜鍾氏而歸先是諺言云楊老抽嫩蘘堪作打鍾槌此下有脫誤

求率不堪嗣父事乃同謀害之而立其弟渭槌折之言蓋冥符也初溫之與顥同謀害渥實戊辰歲夏六月也

議既定其夕將暝顥已先入而溫使告顥曰今非番直不欲俱入慮其謀漏泄請顥獨訖其事然後見報顥諾之其夕既殺渥遂召溫溫乃詣城門大哭曰張顥弒逆殺害老令公郎君矣軍衆皆爲之哭其夕遂殺顥立楊渭渭以溫兼左右軍政焉渭既爲主至己卯歲建僞號先是梁受唐禪楊氏遂不復朝貢因稱天祐十六年爲武義元年閒一年渭卒乃以其弟丹陽王溥襲位僞諡渭爲宣皇帝焉朱瑾者楊氏之名將也徐溫既出鎮潤州以其子知訓知廣陵政事謂之政事僕射瑾與知訓

有通家之好嘗使知客詣知訓之第知訓纔二十餘頗以聲色爲務而潛與知客通取其所佩綃巾知客懼歸以告瑾瑾頗銜之一日楊氏會鞠於廣場知訓與瑾立馬觀之馬首相接瑾因揖知訓曰那日綃巾希以見還知訓知事泄且慮瑾爲變翌日遂諷楊氏出瑾爲歷陽瑾知爲知訓所排將整行計密有圖知訓之意及知訓詣瑾告別時盛暑瑾以水徧灑廳事皆汪洋不可駐足乃直抵其內瑾大設宴以待之出愛姬姚氏薦酒乃獻名馬瑾愛其馬夏以羅韓冬以錦帳覆之知訓納拜於瑾瑾以手板擊殺之截其首提入以見楊氏聞變乃閉諸門且曰伊自有阿爺處置是事瑾以楊氏不見納遂踰城而出因墮城下折足乃自劉吳人暴其尸於市盡蛆不犯即日其事聞於昇州知誥誥謀於宋齊丘曰請明公即今渡江定其事仍馳聞令公即溫也時在潤州則政事之任歸公矣不然令公當以諸子入代明公無望矣知誥立從之溫不謬矣渥密長子既襲父位遂舉兵克江西虜鍾氏而聞知誥已入遂因而許之知誥既代知訓以厚重清儉鎮撫時俗頗革知訓之道矣徐溫嘗入覲知誥密聞於楊氏曰溫雖臣之父忠孝有素而節鎮又覲無以兵仗之截其首提入以見楊氏聞變乃閉諸門且曰伊自有阿爺處置是事瑾以楊氏不見納遂踰城而出因墮城下折足乃自劉吳人暴其尸於市盡蛆不犯即日其事聞於昇州知誥誥謀於宋齊丘曰請明公即今渡江定其事仍馳聞令公即溫也時在潤州則政事之任歸公矣不然令公當以諸子入代明公無望矣知誥立從之溫不謬矣渥密長子既襲父位遂舉兵克江西虜鍾氏而聞知誥已入遂因而許之知誥既代知訓以厚重清儉鎮撫時俗頗革知訓之道矣徐溫嘗入覲知誥密聞於楊氏曰溫雖臣之父忠孝有素而節鎮又覲無以兵仗

自從之例請以臣父爲始乃命溫乘悉去兵仗而入既泊知誥之第侍奉殫謹初更睡覺見有侍於牀前者問之曰知誥溫因遣其休息知誥不退及再覩又見之乃曰汝自有政事不當如此以廢公家之務知誥乃退及溫中夕而興又見一女子侍立問之曰知誥新婦亦勞而遣之他日溫謂諸子曰事在二哥矣汝輩當善事之溫好被白袍知誥每遇溫生日必獻一日既獻而座客有誚溫者曰白袍不如黃袍好知誥遂斥之而謂溫曰令公忠孝之德朝野所仰一旦惑誚佞之說聞於中外無

乃玷短赫之名願令公無聽其邪言溫亦然之知誥慮
溫急於取國而己非其嫡不得以嗣故以是言之然內
謀其家外謀其國勞心役慮數倍於曹馬矣宋齊上既
在知誥賓席溫甚疑之有石頭大師者溫頗加待遇而
齊上亦寓於石頭之精舍一日溫謂石頭曰宋措大在
吾見子門下甚非純信之士慮其近習不以忠孝為務
師其察之石頭乃伺其所為而齊上已察其意自是晨
出暮返歸必大醉或以花閒柳曲謳歌之辭以示之石
頭乃謂溫曰宋措大蓋狂漢耳不足為慮溫由是不介

意知誥之兄知詢以徐溫既卒乃代為金陵節制為政
暴急仍與知誥爭權知誥患之乃紿以楊氏將申輔相
之命使知詢入朝知詢信之亟請入覲及至江都舍於
知誥之第且不得見知詢詰之知誥曰吾兄為政暴急
上知之將加譴責　待罪於私第尚恐未暇況欲見乎
知詢由是始悔入覲蓐處環衛之列焉行密四子溫消
恐襲偽位唯濛為溥之長濛第十六溥第十七而長於弓馬徐氏
忌之故不立而終構其罪自臨川王廢為歷陽濛聞將有禪讓遂殺監守者與其下二馳赴廬江

詣周本本晦為廬江郡開濛之婦翁也　本之子祚閉門不納本聞之
曰我家郎何以不見祚不答因執濛官之於外濛因殺
數人而卒徐氏使溺其家於江中知誥在相府嘗一日
不悅其夫人問之知誥乃告曰夜夢不吉以是為憂耳
夫人曰夢無吉凶在人讒之耳有善讒者請召之庶解
憂慮知誥因出廳事俄見周宗於庭下乃謂曰我昨夢
過順天門俄而仆地非凶邪宗亟拜賀曰此明公宜令
人策立也知誥大悅及宗入內室與夫人同席而飲後
使宗知壓鐵職務家遂大富官至侍中為徐氏將移楊

氏之祚乃以昇州為大吳西都揚州為東都聲言將遷
楊氏於江南改白沙為迎鑾鎮俄而遷禪稱楊氏欲入
道乃營室於茅山遷湧居之冊曰受禪老臣臣知誥謹
上尊號曰高尚恩元崇古讓皇帝湧既渡江賦詩略曰
煙凝楚岫愁千點雨滴吳江淚萬行兄弟四人三百口
衙令坤白太師重遇並為戎帥王師既入將屠其城而
不堪端坐細思量及將遷弒方誦佛書於樓上使者前
二公戢兵淮人得過江而南者九泉悲如狂人之言周
師未南征而淮南市井小兒普唱曰檀來也衆頗怪之
尊宮於州之門右遷其族以處使親信褚仁規為刺史
以專防護後周世宗渡淮李氏急使人赴海陵盡害之
及揚州建春門有龍舊本陀音而俗謂之檀　出於水次衆以為應

知誥自以取國艱難乃志勤儉金陵雖升都邑但以舊
衙署為之唯加鴟尾欄檻而已其餘女伎音樂園苑器
玩之屬一無增加故宋齊丘為其挽辭曰宮矢無組繡宮樂盡塵埃皆其實也知誥
方明其兆偽侍中周宗既卑於家財而販易每自淮上
通商以市中國羊馬及世宗將謀渡淮乃使軍中人蒙
一羊皮人執一馬偽為商旅以渡浮橋而守纘以兵甲
遂入臨淮雖金陵弛於邊防亦周宗移於貪黷破國之
嘉嗣偽位乃更今名有酺藻善筆札頗亦有惠性而尚
奢侈嘗於宮中以銷金紅羅疊其壁以白銀釘琱琱而
押之又以綠細刷隔眼糊以紅羅種梅花於其外又於

花開設綵畫小木亭子幾容二座煜與愛姬周氏對酌
於其中如是數處每七夕趨巧謂命紅白羅百匹以為月宮天河之狀一夕而擾乃散之
事醫官吳庭紹與知誥診候知其將終且召景達之事
遂密告李景使人追問其書時書已出秦淮俄而追及之　俄而知誥在位
祖景乃即位其後吳庭紹選內職人罕知其由或云知
家山破金鈴破又建康染肆之牓多題曰天水碧尋而
皇家蕩平之悉前兆也天水碧因煜之內人染碧夕露
名之初煜建隆二年七月二十九日襲偽位於金陵因登
樓建金雞以肆赦太祖聞之大怒因問其進奏使陸昭
符符素辯給上頗憐之是日對曰此非金雞乃怪鳥耳
上大笑因而不問昭符之對雖涉滑稽而能取悅上情

免其君僭上之責亦其忠也

僞蜀先主建許州舞陽人也世爲餅師嘗葬其父乃發地數尺而瘞（鄉人卜葬皆以卽日求地開塋故也）其棺躍出有神人謂曰此天子之地女小民何容卜葬建不聽但瘞之棺復躍出如是者三乃得葬其後爲忠武軍部將討尙君長於山東力戰馬斃剖之得蛇於馬腹由是自負建初以唐朝之命析黎雅邛蜀四州爲永平軍節度旋領兩川封蜀王及梁太祖受禪乃僭大號梁祖以其俱爲唐朝勳舊不敢斃之又以岐隴不附欲假建爲服背之慮乃與之通和使介交質情好尤篤建初復書於梁祖曰七十州自可指揮八千里罕因開拓又曰俱非特強遏禪皆以行道濟時云建在位有漢州人郭逋耕得古銅牌以獻有王建王元膺以下六十餘字建乃改其長子名元膺以應其事識者曰膺者胸也胸者凶也皆非吉兆俄而元膺以延巧之夕將請建宴於東宮遂謀作亂事發元膺伏誅乃立其少子鄭王衍是爲後主建在僞位十有二年凡五改元曰武成曰永平曰通正曰天漢曰光天仍以其僞號易錢文而鑄之（今惡錢中尙有建永平通正天漢不足徵錄者）

倉廩充溢（廷博案此處似有脫誤據蜀好私行恐人譏之故令民間皆戴大帽而入以爲泥首包羞之兆耳衍好燒香沈檀蘭麝之類芬馥氤氳晝夜不息既而厭之乃取阜角燒之其香縱皆此類也初建立衍爲嗣鑄銅鐘於佛寺虛懸之其聲洪遠建乃謂其下曰吾立此鐘爲立太子故也今聲洪遠是必東宮將來之慶俄而纔及八日其鐘頹地龍首摧落建聞之不懌衍襲僞號果八年而亡國衍之末年率其母后等同幸青城至成都山上清宮隨駕宮人皆衣畫雲霞道服衍自製甘州曲辭親與宮人唱之曰畫羅裙能結束稱腰身栁眉桃臉不勝春薄嫵足精神可惜許淪落在風塵宮人皆應聲而和之衍之本意以神仙而在凡塵耳後衍降中原宮妓多淪落人間始驗其語初莊宗卽位與通好命客省使李嚴使於蜀衍建上清道宮塑元元及唐朝列帝宮中僞尊王子晉爲聖祖至道玉宸皇帝塑其形仍塑建與衍侍立其側召嚴以觀之衍因備法駕行朝謁獻享之禮而亦享唐之列聖蓋歸中原之兆也謁享之日蜀中士女夾道觀之珠翠簾幕爲之照耀及嚴回乃言可取之狀莊王宗

周一如居常棟宇之制衍宴樂其中或踰旬不下又別立一絲亭於山前列以金銀錡釜之屬取御廚食料烹煠於其間衍凭絲樓以視之謂之當面廚絲山之前復穿一渠以通其宮中衍乘醉夜下絲山卽泛小龍舟於渠中使宮人乘短畫船倒執炬蠟千餘條逆照水面以迎其船歌樂之聲沸於渠上及抵宮中復酣宴至曉絲樓山遇風雨霜雪所損乃重易之無所愛惜又好擊鞠常引二錦障以翼之往往至於街市衍爲步障所蔽而不知乃齊東昏高障之類也好戴大裁帽蓋欲混己亦不知乃以太原節度使孟知祥走馬入蜀以鎭撫之及明宗時安重誨用事知祥乃絕朝貢尋以長興五年遂僭大號初王氏在蜀建刱宮殿皆紀大匠孟德名氏於梁俄而終爲孟氏所處知祥僭號纔七月而終其子昶嗣僞位昶尙年少乃與其母后同宮數年餘遂遷新宮而居以其宮宇稍廣乃選民間女子有殊色者充之及有司引至後苑昶親選擇佳者亦賜諸王餘則縱去而民間懼其搜選皆立求媒伐而嫁之謂之驚婚焉昶之幼年有日者周元豹視之謂知祥曰此兒骨法非常宜愛之知祥不聽後又遣元豹同昶於戲劇之處熟視之既而

壽者王氏宗室中最爲賢王嘗因重陽衍召宗室及近臣宴於宣華苑自旦至於繼火沈湎尤甚宗壽因以社稷之事言之涕淚交落而伎臣潘在迎（作順昶在字疑衍文）韓昭等數輩以爲嘉王酒悲因爲諧謔笑玩而能及蜀亡宗壽至洛表請以公禮葬衍朝廷因追封衍爲順正公出葬之日宗壽步從之尊爲淄州刺史復爲青州節度使以壽終蜀之王公亡國之後多所淪喪而宗壽獨保其終以見上天福善之道後唐旣平蜀土

告曰此四十年偏霸之主非等閒也知祥始喜由是特加愛念昶之母后卽後唐積慶公主之從車也嘗在并門累從征伐備歷艱難由是頗務慈儉常戒昶以固福壽爲懷而昶亦能稟之寢處惟紫羅帳紫碧綾帷褥而已無加錦繡之飾至於盥漱之具亦但用銀兼以黑漆木器耳每決死刑多所矜減而儉止一身仁唯容惡乃匹夫之小節耳然仁道至大元鑒孔昭及歸皇朝終吉天命遠覩李氏近觀王衍禍福之道蓋相方焉蜀之末年百官競執長鞭自馬至地婦人競戴高冠子皆謂之

朝天又製新曲名之曰萬里朝天意謂萬里皆朝於己
及歸隆之後崎嶇川陸至於京師乃萬里朝天之驗矣
昶性畏懦在位唯每年春一拜知祥之陵及十一月誕
日僞號明 幸佛寺燒香而已他無所適每出則乘步輦
僞節
垂以重簾環結珠香囊至於四角香閒數里人亦不能
見其面昶出外則以其輿輦崇飾翠羽居故三十年不
南郊不放燈率由儷非常也昶後體重遂不乘馬內廐
惟飼一打毬馬而久不按習亦不堪乘跨其餘名馬多
屬之親王近臣耳

五國故事卷上

五國故事卷下

僞漢彭城氏

先主 巖僞諡天皇大帝廟號高祖

第二主玢僞諡 殤帝

第三主晟僞諡文武光聖明孝皇帝廟號中宗

後主 銀入朝封恩赦侯 繼封南越王

僞閩王氏

泰憲王審知不僭號朝廷封閩王紹謚忠懿延鈞僭位僞曰太祖

延翰 僞稱閩不僭帝號廟年而終無閩僞號

延鈞僞稱大閩皇帝 昶 銹子襲僞號僞諡康宗

延政 建州僭號大殷皇帝 亦僞封光山王

延義 襲僞號 朱氏 延羲所滅無閩僞號

宗屬王延稟 王延彬 附

朱文進 卓儼 明 李瑫 瞽 婁從效

張漢思 陳洪進 俱附

僞漢先主名巖後名龑後又名昪襲之字曰儼本無此字以其不與故不書其死上蔡人徙閩之仙游復遷番禺因家焉

父謙爲賀水鎮將既卒以其子隱嗣隱卽巖之兄也先時唐末天下藩鎮不受代而薛王知柔以石門屯鼾功授唐廣帥丞相魏公徐彥若復代知柔隱皆迎納朝論嘉之尋自爲廣帥隱卒巖代其任初巖之正毋韋氏頗妒聞其生乃仗劍於中門使取其兒至將殺之家人不敢匿乃持去既見之後劍輒墜地乃跪而抱之曰此我家之寶遂取爲己子梁朝命冊南平王以中原多事乃僭號改元乾亨封其子十有八人爲王九年八月白虹入其僞三清殿中頗憂長中外震懼會有詞臣王宏欲說巖乃以白虹爲白龍見上賦以賀之巖大悅乃改元白龍更名龔又改爲龔 龔見前注 謙初爲封州刺史而其母段氏生巖有日者視之謂謙曰公之諸子唯少者貴耳又巖性嚴酷果於殺戮每視事則垂簾於便殿使有司引罪人於殿下設其非法之具而屠膾之故有湯鑊鐵牀之獄又有投湯鑊之後更加日曝沃以鹽醋肌體腐爛尙能行立久之乃死其餘則鎚鋸互作血肉交飛腥穢之氣冤痛之聲充沸庭廡而讌樂之音吻必垂涎及顧頷若嗜膏血之氣者久之方復常態有司俟其復常乃引罪人而退蓋妖厲毒龍之類非可待以人倫也巖暴政之外惟以治宮殿爲務故作昭陽諸殿秀華諸宮皆極瓌麗昭陽殿以金爲仰陽銀爲地面簷楹桷柄亦皆飾之以銀殿下設水渠侵以眞珠又琢水晶琥珀爲日月列於東西二樓之上巖親書其牓 已上見進士王宏昭陽殿賦詩之越人皆非其餘宮室殿宇悉同之每引嶺行商以示奢 廷博虛也 案句餒誤一本云每引嶺行商以示奢修 亦由之而稱強盛涼臺之寶不滿外行商以示奢修 亦疎乎巖末年乃天福壬寅歲是歲夏四月避暑於甘泉宮時長星見乃宋孝武萬歲之說未幾而殂焉巖既卒子玢嗣位是爲殤帝昏暴益甚爲長夜之飲二年春

三月其弟晟因人之情乃使壯士夜以角觝進因而弒之於長春宮玢卒晟乃襲僞位改元應乾 晟本二名上字犯宣祖諱去之 江南李氏因湖湘之勢遂以兵侵其境爲晟所敗獲其敗卒盡滅去一臂以歸之江南由是絕南顧之意晟僻在一隅自爲強大以中國帝王爲洛州刺史每宴會則獨處殿庭之閒侍宴臣僚皆結綵亭列坐於殿之兩隅宴酣則有司以檻歌而進兩伶翼以戈戟晟親持弓矢下殿有司引歌檻而前逶迤巡歌出移庭而上晟引弓射之兩旁戈戟競進歌乃罷其爲樂皆類此耳晟晚

年猜忌功臣宗室誅戮相繼陳道庠者嘗爲角觝以弄殤玠者晨既忌之欲其自退乃賜之漢紀一部庠受賜莫知其由因以問內侍鄧申申曰殺韓信醢彭越之謂也庠因稱疾晨聞之反怒申以漏泄乃兼誅之晨每誅親族其子皆鴆死女有色遂置嬪御之列晨之所爲雖蠻夷不足以論理而人倫之內實所忍聞焉銀晨之長子也年十七襲僞位改元大寶委政內官龔澄樞及才人盧瓊仙又引巫樊胡子自言玉皇大帝附其身服遠游冠妖言以陳禍福銀於內殿設帷幄陳物玩以奉之

胡子爲大帝言謂銀曰盧瓊仙等皆我命之以爲爾輔爾當盡心委之無得妄有疑慮銀再拜而聽由是內外淫亂銀踵文之奢縱立萬政殿飾一柱凡用銀三千兩又以銀爲殿衣間以雲母無名之費日有萬千末年野蠻生於宮殿御井石自行百餘步狐鳴鬼哭妖怪日作至於亾國焉銀既爲天兵所敗其下乃燔燒府庫寶貨之外其眞珠至美者凡四十有六囊焉及至京師銀乃自結眞珠龍鳳鞍靶以獻太祖謂羣臣曰聞銀所貢悉皆手製其所善止如此不亾何待邪銀在南越僞封衛國公及王及歸朝封恩赦侯旋改彭城郡公又進封衛國公及薨追封南越王焉吁彭城氏非積善之家以淫刑爲政加之內理無復禮度雖滅亾也而猶獲其令終者不亦幸乎

閩忠懿王諱審知光州固始人也長兄潮次兄圭及審知軍中號爲三龍皆以唐末起兵爲黃巢部伍巢敗乃領其衆入泉州旋自泉州復入福州初碎石僧爲讖辭曰嚴高潮水沒潮退矢口出蓁言潮破福州陳巖而審知終嗣其地也潮當使日者視己兄弟曰一个勝一个

審知方侍其側沾汗而退審知性儉約嘗衣紬一日褲敗乃取酒庫醉發而補之又嘗使南方回者以玻瓈瓶貯蘇之審知看玩久之因擲於地謂左右曰好奇尙異乃奢侈之本今沮之貴後代無爲漸也或云延鈞僭立以御服被於審知之廟審知寤夢於延鈞責之不宜服延翰審知子也襲父位踰年而終翰妻博陵氏之女性悍妒而殘忍嘗以練繩縛侍而鞭之練染血赤乃止又置木掌摑人一旦盛暑天無纖雲而霆電擊博陵斃於中庭或曰忠懿暴終博陵之鴆故也延鈞審知次子延翰次子延鈞初名延政其初嗣位無奇能政其初嗣位無奇能政事乃僭稱大號號國曰大閩改元龍啓卽位日旣被弑見遂恍惚不能自知久之方蘇乃心許飯僧三百萬緡經三百藏尋而稍安乃託其禮復於諸寺齋所許願文疏中明述其事聞者哂之曰大閩之應天順人有如此者延鈞旣僭位改名鏻鏻將死有赤虹入其室飲以金盆水啜之俄盡又芝生殿門俄而遇弑鏻死金陵以閩人語訛戲之因送綾遂以爲花絹意以鏻爲綾避其諱也鈞初議僭號不欲盡兼尊欲爲閩國皇僞翰林學士周維岳進曰陛下欲稱國皇臣亦止稱翰林學又爲赦書有日行五十里之說聞者哂之延鈞旣僭位改元永隆移書於鄰國曰六軍踊躍於門前羣臣懽呼於日下是也延義在位爲長夜之飲鍊銀葉爲酒杯以賜飲羣下銀葉卽柔弱因目之爲冬瓜片又名之曰醉如泥酒旣盈卽不許復撤他所催飲盡乃可舍自宗室洎宰臣而下多以拒命見誅嘗一夕醉甚命其一目人亦謂之獨眼龍延鈞之兄也翰旣死稟自泉州率兵而至因延鈞爲主自逗泉州將行謂鈞曰善守之無煩老兄再至鈞憾其言後因詐疾以死訃於稟稟復來遂以兵迎於南臺江口之舟中取其首至而責之曰果煩老兄再至矣因梟之於無諸市稟之子繼昇繼倫皆弈浙中初延稟自光山赴建州入一山寺劫掠有僧但誦法華經見稟不起稟怒殺之後常見僧現其形細視

之乃延鈞耳稟由是心疑至是果驗其冤昶本名繼鵬僞封福王卽鈞之長子也鈞旣爲皇城使李倣所弒而立昶遂改元通文性狂狷嘗欲練兵襲金陵乃於殿庭設大砂羅於射堋示衆曰一發中之當平定江南射堋去庭堵纔五六十步砂羅復甚大果一發中之其下皆賀曰此一箭定天下矣遂發兵至於境上金陵聞之無所詬責但曰慤其有此大志耳昶立而忠懿王之勳舊悉屏去之衙兵先號威武軍者亦棄不用威武軍忠懿王之親兵也以軍額而名之因召市井屠沽輩別立

寢衛軍名衣以羅襦銀帶飲食之器悉中金所給俸賜復數倍於威武威武頗怒一日潛匣劍遂取延義於私第而立之延義審知第二十八子也先時得罪於昶因之私第有庭石一根一日有白煙一穗起於石上久之方散延義懼乃密召道士陳守元卽僞號陳天師者也使禳剋之守元曰未必不爲嘉兆也是夕兵至其門而迎之延義謂昶使人收之乃逃於厠中久方出延義卽位改元永隆移書於鄰國曰六軍踊躍於門前羣臣懽呼於日下是也延義在位爲長夜之飲鍊銀葉爲酒杯以賜飲羣下銀葉卽柔弱因目之爲冬瓜片又名之曰醉如泥酒旣盈卽不許復撤他所催飲盡乃可舍自宗室洎宰臣而下多以拒命見誅嘗一夕醉甚命其一目人亦謂之獨眼龍延鈞之兄也翰旣死稟自泉州率兵而至因延鈞爲主自逗泉州將行謂鈞曰善守之無煩老兄再至鈞憾其言後因詐疾以死訃於稟稟復來遂以兵迎於南臺江口之舟中取其首至而責之曰果煩老兄再至矣因梟之於無諸市稟之子繼昇繼倫皆弈浙中初延稟自光山赴建州入一山寺劫掠有僧但誦法華經見稟不起稟怒殺之後常見僧現其形細視

之乃延鈞耳稟由是心疑至是果驗其冤昶本名繼鵬僞封福王卽鈞之長子也鈞旣爲皇城使李倣所弒而立昶遂改元通文性狂狷嘗欲練兵襲金陵乃於殿庭設大砂羅於射堋示衆曰一發中之當平定江南射堋去庭堵纔五六十步砂羅復甚大果一發中之其下皆賀曰此一箭定天下矣遂發兵至於境上金陵聞之無所詬責但曰慤其有此大志耳昶立而忠懿王之勳舊悉屏去之衙兵先號威武軍者亦棄不用威武軍忠懿王之親兵也以軍額而名之因召市井屠沽輩別立

寢衛軍名衣以羅襦銀帶飲食之器悉中金所給俸賜復數倍於威武威武頗怒一日潛匣劍遂取延義於私第而立之延義審知第二十八子也先時得罪於昶因之私第有庭石一根一日有白煙一穗起於石上久之方散延義懼乃密召道士陳守元卽僞號陳天師者也使禳剋之守元曰未必不爲嘉兆也是夕兵至其門而迎之延義謂昶使人收之乃逃於厠中久方出延義卽位改元永隆移書於鄰國曰六軍踊躍於門前羣臣懽呼於日下是也延義在位爲長夜之飲鍊銀葉爲酒杯以賜飲羣下銀葉卽柔弱因目之爲冬瓜片又名之曰醉如泥酒旣盈卽不許復撤他所催飲盡乃可舍自宗室洎宰臣而下多以拒命見誅嘗一夕醉甚命其一目人亦謂之獨眼龍延鈞之兄也翰旣死稟自泉州率兵而至因延鈞爲主自逗泉州將行謂鈞曰善守之無煩老兄再至鈞憾其言後因詐疾以死訃於稟稟復來遂以兵迎於南臺江口之舟中取其首至而責之曰果煩老兄再至矣因梟之於無諸市稟之子繼昇繼倫皆弈浙中初延稟自光山赴建州入一山寺劫掠有僧但誦法華經見稟不起稟怒殺之後常見僧現其形細視

之乃延鈞耳稟由是心疑至是果驗其冤昶本名繼鵬僞封福王卽鈞之長子也鈞旣爲皇城使李倣所弒而立昶遂改元通文性狂狷嘗欲練兵襲金陵乃於殿庭設大砂羅於射堋示衆曰一發中之當平定江南射堋去庭堵纔五六十步砂羅復甚大果一發中之其下皆賀曰此一箭定天下矣遂發兵至於境上金陵聞之無所詬責但曰慤其有此大志耳昶立而忠懿王之勳舊悉屏去之衙兵先號威武軍者亦棄不用威武軍忠懿王之親兵也以軍額而名之因召市井屠沽輩別立

岳在坐因顧左右曰維岳身軀甚小而能飲如許酒左右對曰臣聞酒有別腸非可以肌體而論之延義欣然曰果有別腸卽使拽維岳下殿將取別腸視之左右善對曰今侍奉飲業唯維岳最有殊量取其別腸是無可陪奉者延義然之遂獲免其荒淫暴虐率皆此類延義末年爲僞客省使朱文進所弒弒之日延義將與其僞妃上官出上官之私第（延博案別本出字上增幸字首參數增氏字下增幸字）花自九龍殿簪簇而出三爲簾所拂花墜於地延義復簪花上馬驚躍不能上者數四既而不豫數步爲衛士以金鎗而害之閭人每出衙使必木爲刃以四金鎗衛於馬前至是乃以此爲亂王氏遂滅忠懿嘗問懿山僧圖於脩短僧曰大王騎馬來騎馬去忠懿以丙午得閩至開運丙午歲而國亡其言驗矣延政延義弟也延義卽位乃請以建州爲威武軍延義不許因授延政爲建州鎮安軍節度使延政乃自更爲鎮武後復僭號稱大商皇帝改元天德以其屬爲太和殿雖服赭袍而早晚參衙及見四方使介如藩郡之禮延義遇害閩人有逆延政於建州者會延政爲淮兵所攻不能下使其子繼雄至復爲文進拒而殺之延政終歸於江南封自在王尋改光山王終鄱陽焉延彬圭之子忠懿之猶子也圭死襲其父封於泉州頗與延鈞篤兄弟之分性多藝而奢縱日服一巾櫛日易一汗衫既醉必以龍腦數器覆之無病則亭午方起能爲詩亦好說佛理詩人禪客謁見多爲所沮宅中聲鼓皆北人辦求鼓必圖己形面書其歌詩於圖側曰才如此貌如此以是冀其見慕初圭領兵至泉州舍於開　寺始生延彬於寺之　堂既生而有白雀一棲於堂中迮延花之終方失其所在凡三十年仍歲豐稔每發牓舶無失墜者人因謂之招賓待郎進士徐寅嘗爲人生幾何賦云任是三皇五帝不死何歸後因脩合求藥於延彬延彬卽書其賦醉於紙尾而報之其風味又類此也朝廷授延彬雲州節度使及卒復贈侍中葬雲臺山迄今閭人謂之雲臺侍中其詩有九者曰雨衙前後訟堂清歎錦披袍擁鼻行雨後絲苔侵履跡春深紅杏鎖鶯聲因攜久醞松醪酒自煮新抽竹筍羹也解爲詩也爲政像家何似謝宣城人多誦之

僞朱文進者干氏時爲客省使既弒其君廷義乃稱藩於朝廷行　天福年號朝廷授文進福州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封閩國王泉州指揮使李殺文進所署刺史黃紹頗以王繼勳代之遣應建州文進發兵攻之爲泉人所敗遣重遇乃殺文進傳首建州進發兵攻之爲泉人所敗遣重遇乃殺文進傳首建州以從子繼昌來守福州爲淮兵所阻不得進指揮使李璠贊乃推僧卓儼明爲主卓儼明本神光寺僧住上方達將自立（李璠贊本名達○延博案宋史作仁達及後云賜名義者皆避宋宣祖諱知前僞漢第三主晟之例也攷十國春秋又作仁達蓋宋時倒改如表忠觀碑稱忠獻爲仁佐是也并附識之○又案玉壺清話以儼明爲皇明及稱李義爲內臣未詳孰是）懼人情不附乃假立之示衆曰儼明在神光寺上方嘗睡巷中有赤蛇出入其鼻中此異人也當迎立之衆從其議未幾殺之遂自立既自立乃表朝廷授檢校太尉同平章事充福建節度使知閩國事後求爵於朝廷不允遂歸江南編入屬籍賜名義預其僞皇子之列既而召之使入覲獨賢復不聽命遂爲江南所攻告急於浙兵救之圖解乃親於浙改福賢未幾還本任復謀叛爲浙兵所戮其弟璠賓亦誅焉妻從效泉州桃林人也父諱瑋初與董思

安張漢思陳洪進等俱爲本州偏將及朱文進篡滅王氏以其將黃紹頗守泉州從效等因殺紹頗而立王繼勳以應建州文進舉兵攻之不克及江南剋建州從效首請　江南之命累授從效至檢校太尉兼中書令泉州清源軍節度使鄆國公十數年閒頗亦強盛建隆壬戌歲從效自五月發瘟至於七月不愈中外音問不通羣校頗有異議一日先鋒指揮使王　名請入省族而從效危篤乃以關陪之（延博案宋史但云瘟發清死）從效死衆立張漢思爲帥以洪進副之使王　名出守漳州不聽又遣戍補田亦不聽因使衆擊之垂困送同安縣鴈塘之未幾而斃初從效有泉南之地洪進爲其大將與張漢思同列從效死漢思有其郡且請節制於江南以洪進爲節度副使而頗忌洪進一日設筵將害洪進俄而地震漢思愕悉洪進遂起出他日洪進率子弟徑入衙署取其符印而廢之送家莊洪進因請命於朝廷授以平海軍節度使太宗卽位乃脩朝覲改授徐州節鎮兼使相封岐國公移贈中書令謚曰忠順

壬寅仲春初九日閒于鎗先關　唐卿識

趙前之借錄

陸敕先借鈔記

錢遵皇錄道

右五國故事上下卷分紀楊行密李昇王建孟知祥劉巖王審知六國事而末附以朱文進諸人其曰五國者合前後蜀爲一國也鄭氏通志刻之霸史不著撰人姓氏按卷中以晉從效作冀從效徵之楓窗小牘云錢武肅薨羅昭諫書曰仲宣遠託冀荆州以冀代劉表武肅名也則此書蓋吳越閒人所著故於諸國皆書姓而漢獨稱彭城氏與林坰等撰吳越備史同例又其証也向無刊本傳鈔多謬如下卷漢先主名巖後名龔注云後又名龔傳本脫去龔字又誤

注文後字爲俊康熙閒吾宗任臣先生撰十國春秋據其本遂云一名俊復注云無效不知爲後字之訛也又任臣採錄此書最詳獨遺徐知誥取知客綃巾及王延羲寨幃整花二事細案之亦他本所佚也此册爲明代劍光閣舊鈔較他本爲勝江南藏書家多從借錄題名具存有足徵者他日當以文喜刊異書以家所藏爲未善請以付梓罔予素志也喜綴數語輒而贈之

乾隆癸巳仲春三日仁和吳長元書於池北草堂

五國故事序

五國故事一篇不知輯者誰氏鄭迪功通志嘗列之霸史吾鄉少司馬范公建天一閣多藏書此蓋瑣品之一曰云五國者楊行密稱吳李昇稱南唐王建孟知祥俱有蜀總爲一國劉巖稱漢而王審知稱閩並五氏皆號僭猶鳳兒一時鴟張諸夷猶於海內無不有黃屋之心遂挾風雲竊名號專制一方此桓文之所必誅者惜皇綱失馭疏虎吳其宮若留從効並如應劭紛起竊縣大裂其時蓋且十餘姓矣迺獨輯五國閒嘗稱一藩閫其書紀吳楊氏南唐李氏蜀王氏孟氏南漢劉氏閩王氏之事稱曰五國大者已采入正史其細者無足爲史氏有無且更多參錯四國不敘姓閩獨敘姓四國俱加一僞字於蜀獨否漢氏劉未嘗氏彭城乃舉其郡封而氏之從効氏劉乃氏婁固壹叶也終宜有別襲字誠不典何遂不書盥嘗別製字妄自尊何嘗雅馴而至今存大抵此編涼率蓋歐陽氏之棄餘也五國之事遺矣其時湯悅江南錄徐鉉吳錄信都鎬淝上英雄錄邗溝要略王顏烈祖開基錄李吳前後蜀實錄曹衍湖湘故事蔣文懌閩中實錄俱不傳此編猶在白日荒荒見此燼火又諸君亦號名英雄多可怪愕事范司馬喜刻古書此編已入丹鉛未及梓而歿余遂序而存之余寅題

五國故事二卷

不著撰人名氏南漢條下稱劉晟本二名上一字犯宣祖諱去之則北宋人又南唐條下稱嘗以其事質於江南一輔士則猶在宋初得見李氏舊臣也中於南漢稱彭城氏於閩從効姓稱婁錢塘屬鼂猛以爲吳越國人入宋所作趙武肅王諱然閩王延翰條下稱其妻爲博陵氏則又何爲而諱崔乎年代綿邈蓋不可考矣其書紀吳楊氏南唐李氏蜀王氏孟氏南漢劉氏閩王氏之事稱曰五國

然以其地而論當爲四國若以其人而論當爲六國未審其楊李併爲一伸孟王併爲一也鄭樵通志略列之霸史類中實則小說之體記錄頗爲繁碎中如徐知誥兵進黃袍諸事爲史所不載又李煜爲李璟第六子而此云璟之次子與史亦小有異同然考古在於博徵固未可以瑣雜廢也前有萬歷中太常寺少卿余寅題詞譏其四國俱加僞字於蜀獨否今考書中明書僞蜀王建又書孟知祥以長興五年稱帝大號何嘗不若尹僞卷首總綱既以前蜀後蜀爲分再加僞字則或曰前僞蜀後僞蜀或曰僞前蜀僞後蜀詞句皆嫌於贅是以省之公羊傳所謂避不成文是也謂不僞蜀殊失其旨至南漢條下稱僞漢先主名巖後名龔後又名龑之字曰儼本無此字龔欲自大乃以龍天合成其字以其不典故不書之寅援唐史書武后名曌以駁之則其說當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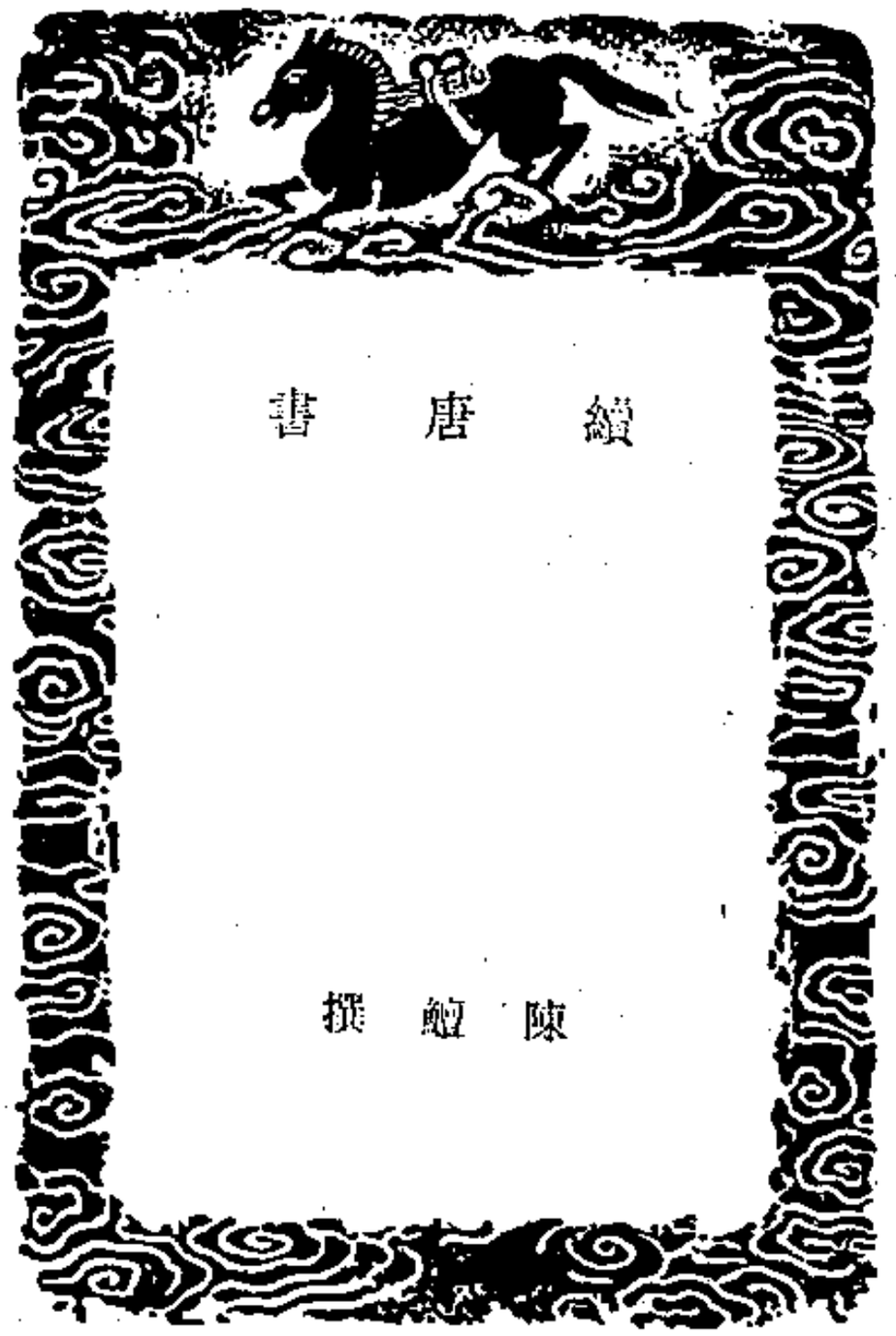
四庫提要補正

五國故事二卷

胡玉縉撰

未審其楊李併爲一抑孟王併爲一也

案當是孟王併爲一十七史商榷九十八云宋附朱文進諸人曰五國者合前後蜀爲一其說是也



續唐書

陳鱣撰

續唐書敘

唐受命二百九十年而後唐興。歷三十年而亡。此六十九年。唐之統固未絕也。後唐系出朱邪。然本於懿宗賜姓爲李。莊宗既奉天祐年號。至二十年。始改元同光。立廟太原。合高祖、太宗、懿宗、昭宗爲七廟。唐亡而實存焉。歐陽氏正統論序論云。伏見太宗皇帝時。常命薛居正等譔梁、後唐、晉、漢、周事爲五代史。凡一百五十篇。又命李昉等編次前世名號爲一籍。藏之祕府。而昉等以梁爲僞。此僞則史不宜爲帝紀。而後唐之事。當續劉昫唐史爲一書。或比二漢。離爲前後。則無曰五代者。於理不安。謹案。昉等蹈梁。實屈大公至正。與前人蹈非蹈操正同。乃云於理不安。何歟。序論又云。今司天所用崇天曆。承天祐至十九年。而盡蹈梁所建號。授之於古。惟張紀不用東晉大興。而虛稱建興。非可以爲後世法。蓋後唐務遵梁而欲蹈之。曆家不識古義。但用有司之傳。遂不復改。謹案。崇天曆承後唐。書天祐十九年。蓋所謂周德雖衰。天命未改。且授之於古。亦不猶張紀爲然。昔周屬王失國。宣王未立。召公與周公行政。號曰共和。共和十四年。上不繫於厲王。下不繫於宣王。當時固未嘗云周之統絕也。以此爲例。則崇天曆所書。不可謂徒然矣。乃云不識古義。抑又何歟。今有人焉爲盜所殺。欲全據其基業。有僕挺身出而

續唐書目錄

卷一……一
莊宗紀
卷二……一三
明宗紀
卷三……二一
閔帝紀
卷四……二五
末帝紀
卷五……二九
烈祖紀
卷六……三五

黎之艱難辛苦。撥除奸凶。而不改故主之名。僞仍舉故主之宗廟。則將與盜乎。與僕乎。夫人而知與僕不與盜也。朱全忠大逆無道。甚於莽、操。人人得而誅之。何可不蹈。後唐既係賜姓。收之屬籍。又有大勳勞於唐室。則繫於唐可耳。至石敬瑭叛主附敵。父人之父。聲罪俱醜。將十六州內地。割獻殊方。肆然僞帝。斯固眾仲連所欲蹈海而死者。南唐爲憲宗五代孫建王之元孫。祀唐配天。不失舊物。尤宜大書年號。以臨諸國。卽如當日契丹兒晉而兄唐。高麗遣使江南入貢。僞臣。彼尙恢唐之威靈。故尊其後爲。不敢與它國齒。今奈何以晉、漢、周爲正。而反以南唐爲僞。據乎。劉晏本知遠母弟。北漢四主。遠兼郭、柴、宋太平興國四年受降。又後於南唐七年。宋統繼唐。勝於繼漢。繼周矣。薛氏修五代史。歐陽氏新修五代史。史記。並倣五代。所見俱不及此。馬、陸二家。南唐書雖欲推尊。然未將南唐上接後唐。咸光年世總釋。始發其凡。終未有專成一書。舉非缺事。又案薛史裁制完長。今亦殘闕。歐史紛立名目。徒亂章程。且八書十志。馬、班相仍。各有撰述。乃誤信史通欲廢志之言。僅作司天、職方二考。以致唐季典章法度。無可稽求。馬、陸二書。互有得失。胡恢書久已無傳。然于烈祖已下。謂之載記。早爲（以下闕）

元宗紀
卷七……四五
後主紀
卷八……五一
紀元表
卷九……六三
宗室表
卷十……六七
諸國表
卷十一……八一
大臣表
卷十二……九九
循吏志
卷十三……一〇九
酷吏志
卷十四……一一七
天文志
卷十五……一二三
五行志
卷十六……一二九
地理志
卷十七……一五七
選舉志
卷十八……一六三
藝文志
卷十九……一八一
氏族志
卷二十……二一五

食貨志
卷二十一……二二三
刑法志
卷二十二……二二九
唐臣家第一
卷二十三……二三五
吳世家第二
卷二十四……二四三
南唐家第三
卷二十五……二五三
吳越世家第四
卷二十六……二六七
楚世家第五
卷二十七……二六九
南漢世家第六
卷二十八……二七七
北世家第七
卷二十九……二八三
閩世家第八
卷三十……二九一
荊南世家第九
卷三十一……二九七
南平世家第十
卷三十二……三〇三
北世家第十一
卷三十三……三〇九
楚世家第十二
卷三十四……三一七

周世家第十三
卷三十五……三一一三
后妃傳第一
真簡曹太后
昭懿夏皇后
宣獻魏太后
劉皇后
卷三十六……三一三一
后妃傳第二
元敬宋皇后
昭惠周后
卷三十七……三一三九
宗室傳第三
克讓
克恭
恩王存美
薛王存禮
睦王存乂
雅王存紀
從璟
從琛
重福
雍王重美
卷三十八……三一四七
宗室傳第四
楚王景逸
齊王景達
燕王宏鸞
克修子嗣謙
克寧
永王存霸
申王存渥
通王存雅
魏王繼岌 繼嚴 繼嵓 繼嵩
秦王從榮
許王從益
重吉
卷四十一……三一五五
諸臣傳第七
周德威
郭崇韜
卷四十二……三一八三
諸臣傳第八
安重誨
袁建豐
符習
李嚴
神閔劉皇后
和武曹皇后
孔皇后
卷三十九……三一三一
諸臣傳第五
李嗣昭子繼韜
李嗣恩裴約
李存孝
李存璋
卷四十……三一三九
諸臣傳第六
李建及 賜姓名
符存審 賜姓名 李存儁
元行欽 賜姓名 李紹欽
王晏球 賜姓名 李紹虎
康延孝 賜姓名 李紹琛
段凝 賜姓名 李紹欽
李紹文 賜姓名
夏魯奇 賜姓名 李紹奇
霍彥威 賜姓名 李紹眞
朱友謙 賜姓名 李紹鈞
袁象先 賜姓名 李紹安
溫韜 賜姓名 李紹冲
史建瑭
李襲吉
安金全
西方鄴
烏震
江南國公從益
昭平郡公從慶
清源郡公仲寓
岐王仲宣
李嗣本
李存信
李存進
李存賢
光穆鍾皇后
繼室周后
卷四十一……三一六三
卷四十二……三一七五
卷四十三……三一八三

卷四十三……三九一
諸臣傳第九
李珙
李愚
朱敬賓
周知裕
馬縞
卷四十四……三九九
諸臣傳第十
豆盧革
任圜
張惠
劉贊
張全義、
盧程
趙崇
薛廷老
何瓊
卷四十五……四〇九
諸臣傳第十一
王思同
張敬達
康義誠
藥彥稠
李仁矩
姚洪
鹿思立
朱宏昭
宋令詢
毛璋
卷四十六……四一七
諸臣傳第十二
孔謙
劉延朗
張居翰
張延朗
張承業
卷四十七……四二三
諸臣傳第十三
鄭珏
司空頌
劉陟
劉岳
徐知證
徐游
李德誠子建勳
馬仁裕妻朱氏子文遠
徐知諤子遊
周宗
徐玠
卷四十八……四二九
諸臣傳第十四
宋齊邱
游簡言
張居詠
卷四十九……四三七
諸臣傳第十五
王崇文
王建封
何敬洙
劉彥貞
朱匡業
王彥傅
柴克宏
劉崇俊
邊鎬
卷五十……四四五
諸臣傳第十六
常夢錫
張昷
蕭儆
嚴紹璋
張義方
卷五十一……四五一
諸臣傳第十七
江文蔚
歐陽廣
張泌
李貽業
蔣匡舜
卷五十二……四五七
諸臣傳第十八

盧文進
皇甫暉子繼勳
陳海子繪賊
卷五十三……四六三
諸臣傳第十九
陳喬
廖居素
劉仁贍妻薛氏
卷五十四……四六九
諸臣傳第二十
張雄
申屠令堅劉玄意
李延鄯
晶達
朱令贇
趙仁澤
卷五十五……四七五
諸臣傳第二十一
韓愿裘
高遠
郭昭慶
魯崇範
朱弼
徐鍇
高遠
郭昭慶
魯崇範
朱弼

李金全
孟堅孫瞳
林仁肇
卷五十三……四六三
諸臣傳第十九
潘佑
孫晟
卷五十四……四六九
諸臣傳第二十
張雄
申屠令堅劉玄意
李延鄯
晶達
朱令贇
趙仁澤
卷五十五……四七五
諸臣傳第二十一
韓愿裘
高遠
郭昭慶
魯崇範
朱弼

胡元龜
陳保極弟元弼
鍾雅瑾
卷五十七……四八三
諸臣傳第二十三
史館臣
劉洞夏侯松
顏劭
陳況
陳袞
卷五十八……四八九
諸臣傳第二十四
查文徽
馮延魯
魏岑
卷五十九……四九五
諸臣傳第二十五
鍾謨
嵇鍔
劉水勳
卷六十……五〇三
諸國臣傳第二十六
李靈琦
胡敬瑄已上僞臣
高勗
張訓
周本
路知祥
康仁傑
張維彬
許規
沈彬
毛炳高元寀
陳陶
陳曙
馮延己
陳覺
李平
趙崇儀
李雅徽
袁襲
李神福
陶雅
嚴可求
汪台符

江夢孫已上吳臣
卷六十一……五一九
諸國臣傳第二十七
葛從周
崔存
劉捍
王彥章
劉鄩
卷六十二……五二一
諸國臣傳第二十八
馮涓
周庠
張道古
鄧元明已上前蜀臣
趙廷隱
高季興
卷六十三……五三九
諸國臣傳第二十九
趙光奕
陳用拙
周保
閻文儼
姚彥章
廖匡圖幷匡齊彭師昌子
石文德
卷六十四……五四七
諸國臣傳第三十
馬殷
周行逢
鄧處訥
張文禮
李瓊
王逵
許德勳
卷六十五……五五七
諸國臣傳第三十一
韓偓
黃滔
翁承贊
章仔鈞子延遠仁旭仁旻
梁震
李琪威已上南平臣
卷六十六……五六五
諸國臣傳第三十二
桑維翰
劉昫
沈斌
吳巒
鄭遨
卷六十七……五七三
諸國臣傳第三十三
王周
薛迥吉
楊邠
李驤
李光美已上漢臣
卷六十八……五八一

杜棱子建徽
趙岩趙子修遠
高季子消
吳公紹子進榮
皮光業子端已上吳越臣
卷六十五……五五七
諸國臣傳第三十一
韓偓
黃滔
翁承贊
章仔鈞子延遠仁旭仁旻
梁震
李琪威已上南平臣
卷六十六……五六五
諸國臣傳第三十二
桑維翰
劉昫
沈斌
吳巒
鄭遨
卷六十七……五七三
諸國臣傳第三十三
王周
薛迥吉
楊邠
李驤
李光美已上漢臣
卷六十八……五八一

成及
曹圭子仲遠
屠瑰智子進雄　從
許俊
敬翔
符道昭
薛貽矩
張策德
牛存節已上梁臣
卷六十二……五二一
諸國臣傳第二十八
馮涓
周庠
張道古
鄧元明已上前蜀臣
趙廷隱
高季興
卷六十三……五三九
諸國臣傳第二十九
趙光奕
陳用拙
周保
閻文儼
姚彥章已上南漢臣
徐仲雅
劉昭禹
朱遵度已上楚臣
卷六十四……五四七
諸國臣傳第三十
馬殷
周行逢
鄧處訥
張文禮
李瓊
王逵
許德勳

舊唐書　目錄
諸國胡傳第三十四
鄭仁泰
思敬
史孝超
和禮
賈緯
馮道已上附見
卷六十九……五九一
外國傳第三十五
契丹
卷七十……五九七
外國傳第三十六
突厥
達靼
回鶻
新羅
南詔
昆明
吐渾
党項
吐蕃
高麗
黑水
靺鞨
王朴
高行周
韓通
王仁裕
楊凝式

續唐書卷一

海昌陳鱣撰

莊宗紀

莊宗光聖神閔孝皇帝、名存勗、其先本號朱邪、蓋出於西突厥、至其後世、別自號曰沙陀、而以朱邪爲姓、貞元中、有盡忠者、居北庭之金滿州、過吐蕃攻陷北庭、徙盡忠於甘州、後吐蕃爲回鶻所收、盡忠與其子執宜東走、吐蕃追至、盡忠戰歿、執宜獨走歸唐、居之鹽州、以隸河西節度使范希朝、希朝徙鎮太原、執宜從之、居定襄神武川之新城、其部落萬騎、皆驍勇、號沙陀軍、執宜歿、其子曰赤心、咸通中、討龐勛有功、入爲金吾上將軍、賜姓李、名國昌、乃係鄭三房、出爲鎮武節度使、尋爲吐渾所襲、退保於神武川、及武皇鎮太原、表爲代北節度使、中和三年十月、薨、莊宗卽位、追證盡忠爲昭烈皇帝、廟號懿祖、烈考國昌追證爲文皇帝、廟號獻祖、武皇名克用、卽獻祖之第三子、善騎射、能仰中雙鴈、爲雲中守促使殺大同軍防禦使段文楚、據雲州、自僞置後唐以太僕卿盧簡方爲振武節度使、會幽、幷兵討之、簡方行至嵐州、軍潰、由是沙陀侵掠代北、爲邊患矣、僖宗卽位、以爲前太原節度使李業追沙陀有恩、而業已死、乃以其子鈞爲蔚

武節度使、宮苑沙陀六州三部落使以招輯之。以武皇爲大同軍防禦使。居久之。獻血出鼻覺頭、吐渾赫連鐸襲破振武。舉族爲其所虜。武皇追獻祖歸宋州、雲州人拒關不納。武皇掠蔚、朔之地。得三千人屯神武川之新城。天子乃拜鐸大同軍使。以李鈞爲代北招討使。以討沙陀。乾符五年。沙陀破遮羅。又破前嵐軍。而唐兵數敗。沙陀山此益熾。北據蔚、朔南侵忻、代、嵐、石。至於太谷爲廣明元年。招討使李琢會幽州李可舉、鎮州赫連鐸擊沙陀。大敗之。武皇乃率其屬奔於達靼。武皇少驍勇。軍中號曰李鴈兒。其一目眇。及其貴也。又號獨眼龍。其威名蓋於代北。其在達靼久之。鬱鬱不得志。又常慮其圖己。因時時從其舉豪射鵰。或拄鍼於木。或立馬鞭百步射之。輒中。舉豪皆繼以爲神。黃巢已陷京師。中和元年。代北起軍使陳景思發沙陀先所降者吐渾安慶等萬人赴京師。行至絳州。沙陀軍亂。大掠而還。景思念沙陀非武皇不可將。乃以詔書召於達靼。承嗣以爲代州刺史、雁門以北行營節度使。率蕃漢萬人出石嶺關。過太原。求發軍餞。節度使鄭從讜與之錢千緡。米千石。武皇怒。縱兵大掠而還。二年十一月。復以步騎萬七千至京師。三年正月。至於河中。進屯乾阬。梟黨獲曰。魏兒軍至矣。二月。敗巢將黃鄴於石隄谷。三月。又敗尚讓於良田坡。是時諸鎮兵皆會長安。大戰渭橋。賊敗走入城。乘勝追之。巢敗南走。出藍田關。京師平。七月。天子授武皇檢校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河東節度使。十月。顯祖卒。十一月。還其弟克修攻昭義。孟方立。取其澤、潞二州。方立走山東。以那、洺、磁三州自別爲昭義軍。黃巢南走。至蔡州。降秦宗權。遂攻陳州。中和四年春。武皇以兵五萬救陳州。出天井關。假道河陽。諸葛爽不許。乃自河中渡河。四月。敗尚讓於太康。又敗黃鄴於西華。巢且走且戰。至中牟。臨河未度。而武皇追及之。賊衆驀潰。比至封邱。又敗之。巢脫身走。武皇追之。至於冤朐。不及而還。過汴州。休軍封禪寺。朱全忠嫉武皇於上源驛。夜酒能。武皇醉臥。伏兵發。火起。俄有郭景銖滅燭匿武皇牀下。以水醒面而告以難。會天大雨滅火。武皇得從者薛鐵山、賀回鶻等。隨電光絕尉氏門出。還軍中。七月。至於太原。溫其事於京師。請加兵於汴。僖宗和解之。田令孜有隙。徙重榮兗州。以定州王處存爲河中節度使。詔武皇以兵護處存。重榮使人紿曰。天子使重榮俟其至。與處存共誅之。因僞爲詔書示武皇曰。此朱全忠之謀也。武皇信之。入上表。請誅全忠。僖宗不許。武皇大怒。重榮既不肯從。僖宗遣邠州朱玫、鳳翔李昌符討之。武皇反以兵助重榮。敗玫於沙苑。遂犯京師。縱火大掠。天子出居於興元。武皇退屯河中。朱玫亦反。以兵迫天子。不及。得襲王煴。迫之稱帝。屯於鳳翔。僖宗遣諫議大夫劉崇望以詔書召武皇。使進兵討玫等。武皇用追乘輿及表至。示羣臣。因臨曉山而諸鎮行在少安。王行瑜斬玫。武皇以千騎經略京畿。文德元年二月。僖宗自興元還京。三月。僖宗崩。昭宗即位。進武皇檢校太師兼侍中。大順元年。道存孝攻邢州。孟遷以邢、洺、磁三州降。乃遣安金俊攻赫連鐸於雲州。幽州李匡威救鐸。戰於蔚州。金俊大敗。於是匡威、鐸及朱全忠等皆請以其敗伐之。宰相張濬是其計。乃下制削武皇官爵。以濬爲招討使。韓建爲副使。是時潞州將

馮霸叛降於梁。梁遣葛從周入潞州。朝廷以孫揆爲昭義軍節度使。武皇遣裨將破振武。舉族爲其所虜。武皇追獻祖歸宋州、雲州人拒關不納。武皇掠蔚、朔之地。得三千人。屯神武川之新城。天子乃拜鐸大同軍使。以李鈞爲代北招討使。以討沙陀。乾符五年。沙陀破遮羅。又破前嵐軍。而唐兵數敗。沙陀山此益熾。北據蔚、朔南侵忻、代、嵐、石。至於太谷爲。廣明元年。招討使李琢會幽州李可舉、鎮州赫連鐸擊沙陀。大敗之。武皇乃率其屬奔於達靼。武皇少驍勇。軍中號曰李鴈兒。其一目眇。及其貴也。又號獨眼龍。其威名蓋於代北。其在達靼久之。鬱鬱不得志。又常慮其圖己。因時時從其舉豪射鵰。或拄鍼於木。或立馬鞭百步射之。輒中。舉豪皆繼以爲神。黃巢已陷京師。中和元年。代北起軍使陳景思發沙陀先所降者吐渾安慶等萬人赴京師。行至絳州。沙陀軍亂。大掠而還。景思念沙陀非武皇不可將。乃以詔書召於達靼。承嗣以爲代州刺史、雁門以北行營節度使。率蕃漢萬人出石嶺關。過太原。求發軍餞。節度使鄭從讜與之錢千緡。米千石。武皇怒。縱兵大掠而還。二年十一月。復以步騎萬七千至京師。三年正月。至於河中。進屯乾阬。梟黨獲曰。魏兒軍至矣。二月。敗巢將黃鄴於石隄谷。三月。又敗尚讓於良田坡。是時諸鎮兵皆會長安。大戰渭橋。賊敗走入城。乘勝追之。巢敗南走。出藍田關。京師平。七月。天子授武皇檢校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河東節度使。十月。顯祖卒。十一月。還其弟克修攻昭義。孟方立。取其澤、潞二州。方立走山東。以那、洺、磁三州自別爲昭義軍。黃巢南走。至蔡州。降秦宗權。遂攻陳州。中和四年春。武皇以兵五萬救陳州。出天井關。假道河陽。諸葛爽不許。乃自河中渡河。四月。敗尚讓於太康。又敗黃鄴於西華。巢且走且戰。至中牟。臨河未度。而武皇追及之。賊衆驀潰。比至封邱。又敗之。巢脫身走。武皇追之。至於冤朐。不及而還。過汴州。休軍封禪寺。朱全忠嫉武皇於上源驛。夜酒能。武皇醉臥。伏兵發。火起。俄有郭景銖滅燭匿武皇牀下。以水醒面而告以難。會天大雨滅火。武皇得從者薛鐵山、賀回鶻等。隨電光絕尉氏門出。還軍中。七月。至於太原。溫其事於京師。請加兵於汴。僖宗和解之。田令孜有隙。徙重榮兗州。以定州王處存爲河中節度使。詔武皇以兵護處存。重榮使人紿曰。天子使重榮俟其至。與處存共誅之。因僞爲詔書示武皇曰。此朱全忠之謀也。武皇信之。入上表。請誅全忠。僖宗不許。武皇大怒。重榮既不肯從。僖宗遣邠州朱玫、鳳翔李昌符討之。武皇反以兵助重榮。敗玫於沙苑。遂犯京師。縱火大掠。天子出居於興元。武皇退屯河中。朱玫亦反。以兵迫天子。不及。得襲王煴。迫之稱帝。屯於鳳翔。僖宗遣諫議大夫劉崇望以詔書召武皇。使進兵討玫等。武皇用追乘輿及表至。示羣臣。因臨曉山而諸鎮行在少安。王行瑜斬玫。武皇以千騎經略京畿。文德元年二月。僖宗自興元還京。三月。僖宗崩。昭宗即位。進武皇檢校太師兼侍中。大順元年。道存孝攻邢州。孟遷以邢、洺、磁三州降。乃遣安金俊攻赫連鐸於雲州。幽州李匡威救鐸。戰於蔚州。金俊大敗。於是匡威、鐸及朱全忠等皆請以其敗伐之。宰相張濬是其計。乃下制削武皇官爵。以濬爲招討使。韓建爲副使。是時潞州將

原。武皇憤謀出奔。未決。梁軍大疫。解去。德威復取三州。天復三年正月。天子自鳳翔歸京。天復四年。梁遷唐都於洛陽。改元曰天祐。武皇以爲劫天子以遷都者梁也。天祐非唐號。不可稱。仍稱天復。八月。朱全忠弒昭宗於洛陽宮。柩王卽位。告哀使至晉陽。武皇南向慟哭。三軍縞素。天復五年春。會契丹於雲中。約爲兄弟。天復六年九月。梁攻燕薊州。武皇爲燕出兵破潞州。梁圍解去。天復七年又四月。朱全忠僭稱皇帝。僞國號梁。僞年號開平。廢昭宣帝爲濟陰王。武皇復稱天祐四年。淮南、蜀移檄興復唐室。天祐五年正月辛卯。武皇薨於晉陽。年五十三。莊宗卽位。追謚武皇帝。廟號太祖。陵在雁門。

莊宗、武皇之長子也。母貞簡皇后曹氏。以光啟元年乙巳冬十二月癸亥生於晉陽及爲嬰兒。體貌奇特。沈厚不羣。武皇鍾愛之。年十一。從討王行瑜。令獻捷京師。昭宗嗟異之。賜以漸離巵、翡翠盤而撫其背曰。兒有奇氣。後當貴。無忘予家。及長。善騎射。於勇過人。習春秋。手自繕寫。略通大意。尤喜歌舞。天祐五年正月。卽位於晉陽。時年二十有四。叔父克寧殺都虞候李戚。質倖臣史敬鎔。告克寧謀叛。二月壬戌。執而戮之。是月。朱全忠弒昭宣帝於曹州。帝聞之。舉哀號慟。四月。召德威軍自亂柳還晉陽。梁夾城兵聞嘗有大喪。德威軍且去。因頗懈。帝謂諸將曰。梁人幸我大喪。謂我少而新立。無能爲也。宜乘其怠墜之。乃出兵趨上黨。五月辛未朔。行至三垂岡。歎曰。此先王置酒處也。會天大霧。晝暝。兵行籌中。攻其夾城。破之。梁軍大敗。凱還。告廟。九月。蜀王王建、岐王李茂貞及楊崇本攻梁大安。帝亦遣周德威攻其晉陽。敗梁軍於神山。天祐六年秋七月。梁之叛將劉知俊來乞師。帝自將至陰地關。遣周德威攻晉州。敗梁軍於臺鴉。天祐七年冬十月。梁攻上黨。十一月。趙王王鎔來乞師。乃救趙。天祐八年春正月。梁改號乾化。帝敗梁軍於柏鄉。斬首二萬級。獲將校二百八十五人。馬三千匹。進攻邢州。不下。留兵圍之。去攻魏。別遣周德威夠梁艾山。梁之叛將劉知俊來乞師。帝自將至陰地關。遣周德威攻晉州。敗梁軍於臺鴉。天祐七年冬十月。梁攻上黨。十一月。趙王王鎔來乞師。乃救趙。天祐八年春正月。梁改號乾化。帝敗梁軍於柏鄉。斬首二萬級。獲將校二百八十五人。馬三千匹。進攻邢州。不下。留兵圍之。去攻魏。別遣周德威夠梁艾津、高唐。攻博州。破東武、聊城。遂擊黎陽、臨河、淇門。掠新鄉、共城。燕王劉守光聞之。乃大治兵。聲言助晉。帝患之。乃旋師。七月。會趙王王鎔於承天軍。劉守光稱帝於燕。天祐九年正月。遣周德威會鎮定以攻燕。守光求救於梁。梁軍攻趙屬縣臨洺。李存審擊走之。六月。朱全忠爲其子友珪所弒。八月。朱友諒以河中叛於梁。梁來降。梁遣康懷英討友諒。友諒復臣梁。而亦陰附於晉。天祐十一年春二月。朱友貞殺友珪而自立。更名鍠。十月。劉守光請降。帝如幽州。守光背約不降。攻破之。天祐十二年春正月。朱友貞改號貞明。三月。魏州軍亂。賀德倫以魏、博二州叛梁來附。帝入魏州。行至永濟。誅其亂者。振旅以其兵五百人衞。號帳前銀槍軍。六月。兼領魏博節度使。取德州。七月。取澶州。劉鄩軍於臨河。帝率百騎覘其營。過鄩伏兵圍之。數重。決圍而出。亡七八騎。八月。梁復取澶州。帝與鄩對壘於莘。聲言西歸。鄩疑已去。卽引兵擊魏。攻城東。帝行至貝州。返擊鄩。大敗之。追至故元城。又敗之。鄩走黎陽。三月。攻梁衞州。降其刺史米昭。克慈州。殺其刺史靳昭。四月。克洺州。八月。圍邢州。降其節度使閻寶。梁張筠棄相州。戴思遠棄滄州。而貝州人殺梁守將張源德。以城降。契丹寇薊州。執振武節度使李嗣本。天祐十四年二月。契丹寇新州。遂寇幽州。李嗣源擊走之。冬十二月。梁人據楊劉。帝率騎破之。天祐十五年春正月。梁軍相拒於楊劉。決河水以限帝軍。六月。渡水擊破之。秋八月辛丑朔。大閱於魏。合盧龍、橫海、昭義、安國及鎮定之兵十萬軍於行臺。十二月。進軍臨濮。梁軍追之。軍敗。周德威死之。梁軍據土山。復進擊。大敗之。遂軍德勝爲夾寨。天祐十六年三月。帝兼領幽州。梁王瑭攻德勝南城。不克。十月。廣德勝北城。敗梁軍於河南。天祐十七年又五月。朱友貞改號龍德。秋七月。朱友謙舉同州。梁遣劉鄩擊之。李存審敗梁於同州。天祐十八年春正月。魏州俾傅眞獲傳國寶。獻於行臺。二月。趙將張文禮弒其君鎔。來請命。乃以文禮爲鎮州兵馬留後。三月。河中節度使朱友謙、昭義節度使李嗣昭、滄州節度使李存進、匡國軍節度使朱簡、定州節度使李存審、鎮州兵馬留後張文禮、領天平軍節度使閻寶、大同軍節度使李存璋、振武軍節度使李存進、匡國軍節度使朱令德各勒進請紹唐帝位。帝三辭。又三請。帝揣抑久之。八月庚申。遣兵馬留後符習及閻寶、史建瑭等攻張文禮於鎮州。建瑭取趙州。文禮卒。其子處瑾閉門拒守。九月。建瑭戰死。十月。梁戴思遠攻德勝北城。李嗣源敗之於戚城。王處直叛附於契丹。其子都、幽於別室。以來附。十二月。契丹寇定州。天祐十九年春正月。敗契丹於新城。望都。追奔至於幽州。三月。閻寶敗於鎮州。以嗣昭代之。四月。嗣昭戰死。以李存進代之。八月。梁取德州。九月。存進敗鎮人於東垣。存進戰死。十月。李存審克鎮州。鎮人請帝兼領本鎮。從之。

同光元年春三月。李繼韜以潞州叛附於梁。夏四月己巳。卽皇帝位。改天祐二十年爲同光元年。國號唐。大赦天下。行臺左丞相豆盧革爲門下侍郎。右丞相盧程爲中書侍郎平章事。昭義監軍張居翰爲樞密使。以魏州爲東京。太原爲西京。鎮州爲北都。閏月。追尊祖考。謚曰昭烈。廟號德祖。祖妣秦氏皆謚曰文景。廟號獻祖。考謚曰武。廟號太祖。立廟會祖執宜、祖妣崔氏皆謚曰昭烈。廟號懿祖。祖妣秦氏皆謚曰文景。廟號獻祖。考謚曰武。廟號太祖。立廟於太原。自唐高祖、太宗、懿宗、昭宗爲七廟。壬寅。李嗣源取鄆州。五月。辛酉。梁人取德勝南城。六月。及王彥章戰於新壘。敗之。是月。盧程罷。秋八月。梁人克澤州。守將裴約死之。九月。戊辰。李嗣源及王彥章戰於遞坊。敗之。冬十月。壬申。如鄆州。以攻梁。甲戌。取中都。丁丑。取曹州。己卯。滅梁。朱鍠自使其將皇甫麟進刀而殺。癸其首來獻。梁敬翔自殺。丙戌。貶鄭珏爲萊州司戶。蕭頃登州司戶。殺李振、趙巖、張漢傑、朱珪、滅其族。詔除毀梁宗廟。燬朱全忠、朱鎔爲庶人。已丑。德音降。死罪囚流以下。原之。十一月乙巳。復北都爲鎮州。太原爲北都。丙辰。復汴州爲宣武軍。丁巳。尚書左丞趙光允爲中書侍郎。禮部侍郎章說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戊午。新羅國王金朴英遣使入貢。辛酉。復永平軍爲西都。甲子。如洛京。十二月庚午朔。至西京。辛巳。李繼韜伏誅。弟繼遠救其兄繼韜於潞州。壬辰。田於伊闕。

同光二年春正月河南尹張全義及諸鎮進瑞殿物己酉求唐宦者庚戌新羅王金朴英遣使朝貢乙卯渤海國遣使朝貢庚申幸河陽辛酉至自河陽丁卯七廟神主至自太原祔於太廟朝獻於太微宮戊辰享於太廟二月己巳朔有事於南郊大赦癸酉羣臣上尊號曰昭文容武至德光孝皇帝戊寅幸幸嗣源第癸未立劉氏爲皇后三月庚戌賜從平汴州及入洛南郊立仗軍士等功臣庚申以李塗爲檢視諸陵使夏五月壬寅敎坊使陳俊爲景州刺史內園使接使儲德源爲憲州刺史丙辰渤海國王遣使來貢丙寅李嗣源克潞州六月己亞封回紇王仁美爲英義可汗秋七月己酉幸雷山賽神八月大雨霖河溢九月壬子黑水國遣使朝貢冬十月癸未左熊威將軍趙陣妻一產三男子十一月癸卯田於伊闕丙午至自伊闕十二月庚午帝及皇后幸張全義第。

同光三年春正月庚子如東京戊卽位擬爲鞠場二月癸卯突厥、渤海皆遣使入貢三月乙未寒食禁祭於西郊庚申至自東京辛酉改東京爲鄴都以洛京爲東都夏四月乙亥帝及皇后幸郭崇韜、朱漢賓第壬寅趙光允薨五月丁酉皇太妃薨廢朝三日己酉黑水女真遣使入貢六月辛未宗正卿李紆爲昭宗少帝改卜園陵使辛卯詔括天下私馬秋七月壬寅皇太后崩九月庚子魏王繼岌爲四面行營都統郭崇韜爲招討使以伐蜀自六月雨至於是月丁巳幸尖山射鵰冬十月壬午突吐渾、突厥遣使入貢戊子葬貞簡太后於坤陵十一月丁未高麗遣使入貢己酉蜀王衍降十二月己卯狩於白沙癸未還宮閏月辛亥封弟存美爲邕王存霸王存確王存紀雅王。

同光四年春正月壬戌降死罪囚甲子魏王繼岌殺郭崇韜及其三子於蜀戊寅葬貞簡太后辛卯幸鄴己巳契丹遣使貢馬庚辰異母弟存乂伏誅殺節度使李繼麟滅其族壬戌回鶻遣使入貢丁亥殺李繼麟之將史武等七人滅其族己丑宣徽南院使李紹茂爲樞密使癸巳鄴都將軍趙在禮反於貝州甲午田於冷泉趙在禮陷鄴都武寧節度使李紹榮討之邢州將軍趙太反東北面招討使李嗣源討之甲辰成德軍節度使李嗣源討趙在禮三月丁酉朔日有食之庚戌以前鄭州刺史甲子殺王衍滅其族乙丑車駕發京師壬申次滎澤龍驤指揮使姚彥溫以前鋒軍叛降於李嗣源入於汴甲戌至自萬勝從馬直指揮使郭從謙反夏四月丁丑朔帝崩於絳霄殿之廡下時年四十二天成元年七月丁卯有司上謚曰光聖神閔孝皇帝廟號莊宗是月丙子葬於雍陵。

論曰莊宗承武皇之雄圖力戰而平汴、洛世讎既復國祚中興其大端在於存唐天祐之紀年奉東西京之廟祉使天下猶知有唐當日諸藩用天祐年號者劍南不久卽止淮南已先稱制夙翔雖始終不改然預有誤國之罪使莊宗得前此數年滅梁輔臣多若張承業之徒言聽計從安知不求唐之宗子而立之何必不追美於共和是以宋庠作紀年通譜以天祐四年引而下接同光例符於司天所用崇天曆非謹

贓高出於修五代史者遠矣惟自同光以後近聲色以亂朝綱聚貨財以結衆懼蓋得之甚難失之甚速由於縱欲而不近理居安而不思危有國家者可無戒哉。

續唐書卷二

明宗紀

明宗聖德和武欽孝皇帝名嗣源初名邈佶烈及卽位改今名代北人也皇考電、追尊孝威皇帝皇妣劉氏、追謚孝威懿皇后帝卽孝威之元子咸通八年丁亥九月九日生於應州之金城縣初孝威爲部將武皇之鎭雁門也孝威服代帝年甫十三善騎射旣壯雄武謹和執事恭敬武皇養爲子賜名嗣源乾寧三年梁攻鄆朱宣來乞師武皇遣李存信帥帝別以兵三千擊梁梁兵解去存信旋爲羅宏信所敗帝奮命殿軍而還武皇嘉之卽以所將五百騎號曰橫衝部光化三年李嗣昭攻梁邢洺出青山遇葛從周兵大敗梁兵追之會帝本軍至謂嗣昭曰爲公一戰乃解鞍礮嬀澈高列陣左右指畫梁人莫測因呼曰吾取葛公士卒可無動乃馳騎犯之出入奮擊嗣昭繼進梁兵解去帝身中四矢武皇解衣賜藥以勞之由是李橫衝名重四方天祐五年五月晉、梁相拒於柏鄉梁能鼠將軍以赤白馬爲兩陣旗幟鎧仗皆如馬色晉兵望之皆懼莊宗舉酒以飲帝曰有其衆耳鋭日歸吾脫也莊宗大笑曰卿已氣呑之矣因引鐙飲酒奮擊馳騎犯其白馬挾二將校而回梁兵散

以功拜代州刺史莊宗攻劉守光帝及李嗣昭將兵三萬別出飛狐、定山後、取武遂、武強三州、魏州既平、因狥下磁、相、拜相州刺史、昭德軍節度使、久之、徙鎮安國、契丹攻幽州、莊宗遣帝與閻寶等擊走之、同光元年四月、莊宗卽位、進帝檢校太傅兼侍中、尋命帝率步騎五千、襲鄆州、下之、授天平軍節度使、五月、梁人陷德勝、莊宗退保楊劉、梁將王彥章急攻鄆州、莊宗悉軍救之、以帝爲前鋒、敗梁軍於中都、生擒王彥章等、而是時段凝、悉將梁兵屯河上、莊宗未知所向、諸將多云乘勝以取青、齊、惟帝勸取汴州、莊宗然之、帝卽時以千騎前進、十月己卯、帝先至汴州、攻封丘門、王瓚開門出降、莊宗後至、見帝大悅、手引其衣、以首觸之曰、天下與爾共之、拜中書令、二年二月、莊宗以郊天賜之鐵券五月、擒楊立以獻、六月、進位太尉、移鎮宣武、兼蕃漢總管、十二月、帝敗之於涿州、徙鎮成德、莊宗幸鄴、請朝行在、不許、貢箘太后疾、請入省、又不許、太后崩、請赴山陵、許之、而契丹侵邊、乃止、十二月、朝於洛陽、時宋友謙、郭崇韜皆以讒死、帝以名位高、亦見疑忌、四年二月、趙在禮反於魏、大臣皆請遣帝討賊、莊宗不許、固請、乃遣之、三月壬子、帝至鄴都、在禮登城謝罪、甲寅、軍變、帝入於魏、與在禮合、夜至魏縣、丁巳、以其兵南遣石敬瑭將三百騎爲先鋒、帝行過鉅鹿、獲官馬三千匹以益軍、壬寅、入汴、四月丁亥朔、莊宗崩、帝痛哭不自勝、己丑、入洛陽、甲午、監國、朝羣臣於興聖宮、乙未、中門使安重誨爲樞密使、殺宋州節度使元行欽及租庸使孔謙、壬寅、以樞密副使安彫爲樞密使、

天成元年四月丙午、帝自興聖宮赴西宮、卽皇帝位於柩前、易哀以衰冕、丁未、遣使往諸道及淮南告哀、辛亥、始聽政、壬子、魏王繼岌薨、甲寅、受朝賀、改同光四年爲天成元年、大赦天下、乙卯、渤海國王大諲譔遣使朝貢、是月、張居翰能五月丙辰朔、太子賓客鄭珏、工部尙書任贇爲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己未、入洛陽、甲午、監國、朝羣臣於興聖宮、乙未、中門使安重誨爲樞密使、殺宋州節度使元行欽及租庸使孔謙、壬寅、以樞密副使安彫爲樞密使、

天成元年四月丙午、帝自興聖宮赴西宮、卽皇帝位於柩前、易哀以衰冕、丁未、遣使往諸道及淮南告哀、辛亥、始聽政、壬子、魏王繼岌薨、甲寅、受朝賀、改同光四年爲天成元年、大赦天下、乙卯、渤海國王大諲譔遣使朝貢、是月、張居翰能五月丙辰朔、太子賓客鄭珏、工部尙書任贇爲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己未、入洛陽、甲午、監國、朝羣臣於興聖宮、乙未、中門使安重誨爲樞密使、殺宋州節度使元行欽及租庸使孔謙、壬寅、以樞密副使安彫爲樞密使、

度使朱守殷反、馬步軍都指揮使馬彥超死之、己丑、守殷自殺、乙未、殺太子少保致仕任賓、辛丑、詔釋囚、是月、傅箚於雲彥威、十一月乙亥、契丹遣使通和、十二月己丑、回鶻西界吐蕃遣使朝貢、丙午、追贈四廟、立廟於懷州、

天成三年春正月丁巳、契丹陷平州、二月乙未、孔循能三月丁未朔、以久雨詔求直言、己未、鄧珏、癸亥、成德軍節度使王建立爲右僕射兼中書侍郎平章事、西方鄴克歸州、戊辰、宣徽南院使范延光爲樞密使、尋能、夏四月乙酉、達靼遣使朝貢、義武軍節度使王都反、壬寅、以王晏球爲北面行營招討使、五月、契丹入於定州、秋七月壬戌、殺裨州防禦使曹廷隱、八月、盧龍軍節度使趙德鈞執契丹首領、盧州防禦使竇廷琬反、冬十月、靜難軍節度使李敬周討之、十一月甲午、王建立能、十二月甲辰、李敬周克盧州、竇廷琬伏誅、

天成四年春正月壬辰、回鶻入朝、二月癸卯、王晏球克定州、甲子、車駕發汴州、三月壬子、契丹寇雲州、甲寅、端明殿學士趙鳳爲門下侍郎兼工部尙書平章事、西川節度使孟知祥反、宣徽南院使范延光爲樞密使、丁巳、以其兵南遣石敬瑭將三百騎爲先鋒、帝行過鉅鹿、獲官馬三千匹以益軍、壬寅、入汴、四月丁亥朔、莊宗崩、帝痛哭不自勝、己丑、入洛陽、甲午、監國、朝羣臣於興聖宮、乙未、中門使安重誨爲樞密使、殺宋州節度使元行欽及租庸使孔謙、壬寅、以樞密副使安彫爲樞密使、

天成元年四月丙午、帝自興聖宮赴西宮、卽皇帝位於柩前、易哀以衰冕、丁未、遣使往諸道及淮南告哀、辛亥、始聽政、壬子、魏王繼岌薨、甲寅、受朝賀、改同光四年爲天成元年、大赦天下、乙卯、渤海國王大諲譔遣使朝貢、是月、張居翰能五月丙辰朔、太子賓客鄭珏、工部尙書任贇爲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己未、入洛陽、甲午、監國、朝羣臣於興聖宮、乙未、中門使安重誨爲樞密使、殺宋州節度使元行欽及租庸使孔謙、壬寅、以樞密副使安彫爲樞密使、

長興元年春正月、宣徽南院使朱宏昭充大內留守、二月己亥、黑水遣使入貢、乙巳、天雄軍節度使石敬瑭爲御營使、癸丑、朝獻於太徵宮、甲寅、享於太廟、乙卯、有事於南郊、改天成五年爲長興元年、大赦天下、三月庚寅、立淑妃曹氏爲皇后、夏四月戊戌、安重誨使河中衙內指揮使楊彥溫逐其節度使從珂、辛亥、西京留守索自通執彥溫殺之、戊午、羣臣上尊號曰聖明神武文德恭孝皇帝、秋七月壬午、訪莊宗子孫、癸未、詔以皇子從厚爲宋王、九月癸未、東川節度使董璋反、甲申、成德軍節度使范延光爲樞密使、丁亥、石敬瑭爲東川行營都招討使、冬十月己亥、封子從榮爲秦王、戊申、海州將王傳極殺其刺史陳宣、叛吳來降、丙辰、封子從厚爲宋王、九月癸未、東川節度使董璋反、甲申、成德軍節度使范延光爲樞密使、丁亥、石敬瑭爲東川行營都招討使、冬十月己亥、封子從榮爲秦王、戊申、海州將王傳極殺其刺史陳宣、叛吳來降、丙辰、封子從厚爲宋王、

長興二年春正月丁丑、契丹東丹王進本國三印、三月丁亥、太常卿李愚爲中書侍郎平章事、夏四月甲辰、宣徽北院使趙延壽爲樞密使、甲寅、董璋陷遂州、節度使夏魯奇死之、閏五月丁酉、安重誨妻子並賜死、冬十二月甲寅、剗除鐵禁、初稅農具錢、

長興三年春正月庚子、契丹遣使朝貢、己酉、渤海、回鶻、吐蕃遣使朝貢、二月辛未、中書奏請依石經文字刻九經印版、從之、己卯、靜難軍節度使樂彥稠及党項戰於牛兒谷、敗之、三月甲申、契丹遣使朝貢、夏四

月甲寅新羅遣使入貢五月己丑二王後廢事詳前注楊延紹襲封酅國公六月甲寅封王建爲高麗國王大義軍使甄知祥殺董璋陷東川秋七月辛巳朔天下兵馬都元帥錢鏐薨輟朝三日八月己卯吐蕃遣使朝貢冬十月庚申幸至德宮因幸石敬瑭第

長興四年春正月庚寅端明殿學士兵部侍郎平章事二月戊午孟知祥使朱泚來朝三月甲辰追册管國夫人夏氏爲皇后夏五月戊寅封子從珂爲潞王從益許王從溫滎王從璋洋王從敏涇王丙戌契丹遣使朝貢秋七月乙未回鶻獻白鶻命放之八月庚申大赦天下九月戊戌趙延壽罷山南東道節度使朱宏昭爲樞密使壬申幸士和亭得疾十一月壬辰秦王從榮以兵入興聖宮不克伏誅乙未都指揮使康義誠殺三司使孫岳戊戌前於雍和殿年六十七應順元年四月上謚曰聖德和武欽孝皇帝廟號明宗是月二十七日葬於徽陵

述曰舊史稱明宗能力行乎王化政皆中道時亦小康是矣其能得大體者追謚少帝曰昭宣光烈孝皇帝又令國子監校定九經雕爲印版流布天下後進賴之誰謂季世無善政哉按五代史闕文云明宗出自邊地老於戎陳即位之歲年已六旬純厚仁慈本乎天性每夕宮中焚香仰天禱祝云某蕃人也過世亂爲衆推戴事不獲已願上天早生聖人與百姓爲主案此事新修史記亦載於論託爲長老之言後人罕知其出於謁文也又五代史補云明宗之在位也一旦幸倉場觀納時主者以車駕親臨擺得其罪較盈甚輕明宗因謂之曰且朕自省事以來倉場散給勤經一二十年未畢今較量如此其後銷折將何以償之對曰竭蓼家產不足則繼之以身命明宗愀然曰只聞百姓養一家未聞一家養百姓也今後每石加二斗耗以備鼠雀侵盜謂之鼠雀耗倉糧加耗自此始也案此事可疑夫百姓是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縱有鼠雀耗亦何至每石加二斗之多果如百姓養一家之說則胥徒得緣以爲姦其患有不可勝言者今之倉糧亦有所謂耗米然定例每石止加二升因胥吏藉端苛索甚至每石加四五斗百姓蒙受其累得非明宗爲之作俑乎臧致堂史食貨志天成元年救應納及秋稅先有省耗每斗一升今後只納正稅數不益省耗夫應納之每斗一升且敕不益今以前所不納而每石加二斗之耗何其歧異或所聞異詞歟若夫明宗時屢以非罪誅戮臣下所謂上下相狗毀譽亂真是取禍之道也

續唐書卷三

閔帝紀

閔帝名從厚小字菩薩奴明宗第三子也母昭懿皇后夏氏以天祐十一年甲戌十一月二十八日庚申生於晉陽衙第弱齔好讀春秋略通大義爲人形質豐厚寡言好禮明宗以其貌類己特愛之天成元年授檢校司徒二年四月加檢校太保同平章事三年三月授宣武軍節度使四年徙鎮河東長興元年封宋王徙鎮成德二年徙鎮天雄三年加中書令四年十一月秦王從榮伏誅明宗病甚遣宣徽使孟漢瓊馳驛召帝面明宗崩秘其喪六日十二月癸卯朔發喪於西宮即皇帝位於樞前羣臣見於東階復於喪位丙午戚服於西宮庚戌御光政樓存問軍民辛亥赐司衣王氏死坐秦王事也癸丑始聽政乙卯赐司儀康氏死連王氏也丁巳僕射平章事馮道爲山陵使戶部尚書韓彥惲爲副中書舍人王延爲判官禮部尚書王權爲禮儀使兵部尚書李鐸爲鹵簿使御史中丞盧敏爲儀仗使右僕射權知河南府盧質爲橋道頓遞使丁卯帝釋衰服幸宋御中興殿羣臣列位馮道進酒帝命徹之應順元年春正月壬申朔御廣壽殿視朝乙亥契丹遣使朝貢丁丑太常卿崔居儉爲祕書監前蔡州刺

史張繼祚爲左武衞上將軍、充山陵橋道頓遞副使。戊寅、御明堂殿、宣制大赦天下、改長興五年爲應順元年。回鶻可汗王仁美遣使入貢。沙州、瓜州遣使來朝。甲午、兩浙檢校太師兼中書令吳王錢元瓘進封吳越王。乙未、樞密使兼中書令朱宏昭、馮贇獻發助作山陵、閏月癸卯、御文明殿、丙午、正衙命使册太妃王氏。癸巳、宰臣正衙命使册太妃王氏。癸巳、宰臣監脩創凌烟閣、詔下翰林院、畫功臣像、并下將作監、興工次序、閒架修建。北京留守石敬瑭獻銀絹助作山陵。丙寅、幸至德宮、車駕至興教門、有飛燄自空而墜、殞於御前。是日、大風晦暝。二月庚寅、祔作山陵。是日、鳳翔節度使潞王從珂反。辛卯、西京留守王思同爲西面行營都部署、將離軍節度使藥彥稠爲副都部署。三月丙辰、思同兵潰。嚴衞右廂都指揮使尹暉、羽林都指揮使楊思權以北軍叛降於潞王。辛酉、殺侍衞親軍馬軍都指揮使朱宏實。癸亥、河陽三城節度使康義誠爲鳳翔行營都招討使、王思同爲副。西京副留守劉遂雍叛降於潞王。思同奔歸於京師。不克。死之。丁卯、潞王至陝州。帝急召孟漢瓊、不至。召朱宏昭、宏昭懼、投於井、安重進等殺馮贇於其第。是夜、帝出元武門、至衞州。四月、潞王入洛。廢帝爲鄂王。帝過灰而崩。年二十一。皇后孔氏與其四子並遇害。石敬瑭僭位。改曰閔。祔葬徽陵。

述曰、閔帝德望素隆、沖齡踐祚、以其無夾輔之良臣、遂爲人所猜忌。失守宗祧、良足悲已。帝本明宗第三子。而新修史記作第五子。吳縝纂誤已辨之矣。其謚曰閔帝。衞史及會要通鑑皆然。而新修史記改爲愍帝。豈因莊宗謚爲光聖神閔孝皇帝而改之乎。但閔、愍、訓弔者在門。愍、訓爲殉。義各不同。何遽改更而失其實耶。

續唐書卷四

末帝紀

末帝、名從珂。明宗之元子也。母宣懿皇后魏氏。鎭州平山人。中和末、明宗狗地山東、留戍平山。得魏后、以光啟元年己巳正月二十三日生帝於外舍。屬超人負盟、用兵不息。音問阻絕。帝甫十歲、方得歸。小字阿三。及壯、狀貌雄偉、長七尺餘。誕重寡言而驍勇。明宗甚愛之。在太原、因擊毬與石敬瑭同入趙襄子廟、見北塑像屹然起立。帝私自負。從明宗征討、常立戰功。莊宗嘗曰、阿三不惟與我同齒、敢戰亦相類。同光二年、爲衞州刺史。突騎指揮使。戍於石門。四年、魏州軍亂。帝率部下軍士、由曲陽、孟縣趨常山、與王建立渡河而南。軍聲大振。天成元年、拜河中節度使。二年二月、加檢校太尉、先是帝與樞密使安重誨在常山、因杯盤失意、舉拳擊其脣。重誨銜之。及帝鎭河中、重誨知其出入不時、乃矯宣中旨、令牙將楊彥溫遏出郭則閉門不納。會帝閱馬於黃龍莊、彥溫閉城拒之。帝止於鄉以聞。明宗召還京師、居於清化里第。重誨數諸行軍法不勉。天成二年、重誨見救、乃起爲左衞大將軍、西京留守。三年、進位太尉、移鳳翔節度使。四年五月、封潞王。閔帝即位、加兼侍中。既而帝子重吉出刺亳州、帝方娶不測、

應順元年二月。移帝鎮太原。是時不降制書。惟以宣授而已。帝令李專美草檄。求援諸道。欲誅君側之罪。

明年三月。霍之於徽陵城中。

遂曰。張昭等催末帝實錄。以帝爲明宗之元子。生於外舍。祥見通鑑攷異所引。而通鑑及舊、新二史、會要等書。供作明帝養子。然昭等生唐之世。宜得其真。今從實錄。至帝之薨。舊史本作末帝會要亦同。新史記改爲廢帝。蓋恐其與朱友貞相混耳。後人幷改末帝實錄爲廢帝。疑之甚矣。又閻文云。竹引契丹國竹安塞降楊光遠。清泰帝至自懷州。京師父老迎帝於上東門外。帝垂泣不止。父老奏曰。臣等伏聞前唐時。中國有難。帝王多幸狩以圖進取。陛下何不且入西川。帝曰。本朝兩川節度使皆用文臣。所以元宗、僖宗避遑幸狩。今孟氏已降矣。吾何歸乎。因慟哭入內。舉族自焚。案末帝無大失德。而縱虎裹身。慘罹至此。敬瑭之肉。其足食乎。

陽。辛巳。帝崩於元武樓。年五十二。敬瑭入洛。得帝遺骨於火中。明年三月。葬之於徽陵城中。

遂曰。張昭等催末帝實錄。以帝爲明宗之元子。生於外舍。祥見通鑑攷異所引。而通鑑及舊、新二史、會要等書。供作明帝養子。然昭等生唐之世。宜得其真。今從實錄。至帝之薨。舊史本作末帝。會要亦同。新史記改爲廢帝。蓋恐其與朱友貞相混耳。後人幷改末帝實錄爲廢帝。疑之甚矣。又閻文云。竹引契丹國竹安塞降楊光遠。清泰帝至自懷州。京師父老迎帝於上東門外。帝垂泣不止。父老奏曰。臣等伏聞前唐時。中國有難。帝王多幸狩以圖進取。陛下何不且入西川。帝曰。本朝兩川節度使皆用文臣。所以元宗、僖宗避遑幸狩。今孟氏已降矣。吾何歸乎。因慟哭入內。舉族自焚。案末帝無大失德。而縱虎裹身。慘罹至此。敬瑭之肉。其足食乎。

續唐書卷五

烈祖紀

烈祖光文肅武孝高皇帝。名昇。字正倫。小字彭奴。徐州人。唐宗第八子建王恪之元孫。恪生超。早卒。超生志仕爲徐州判司。卒官。因家焉。志生榮。榮性謹厚。晦迹號李道者。屬時離亂。乘至數千人。與行密相攻。爲其所擒。南乃感憤欲圖興復之志。遂因海寇反間。率衆自海入淮。至霍梁間。衆至數千人。與行密相攻。爲其所擒。帝以光啟四年十二月二日。生於彭城。至是方六歲而孤。伯父琢攜帝及母劉氏避地淮西。至滁州。行密見而奇之。養以爲子。其長子遇不能容。乃與大將徐溫曰。是兒狀貌非常。以乞汝。遂冒姓徐。名知誥。帝事溫妻子。道溫要李氏。以其同姓。勸發甚至。及長。長身七尺。廣顙隆準。語聲如鐘。精采鑠人。常緩步行。從者疾行。莫能及。相者云。此龍行虎步也。天祐六年六月。自元從指揮使遷升州防遏使。兼樓船軍使。七年五月。授升州副使。知州事。柴再用攻宣州。用其兵敗李遇。以功遷升州刺史。時江、淮初定。守令皆武夫。專務軍賦。帝獨好學。求道術。招賢士。裒賢課農。雖以節儉自勵。而輕財好施。無所愛吝。以宋齊邱、王令謀、王翊、主議論。曾禹、張洽、蔡儁、徐融爲賓客。馬仁裕、周宗、曹悰爲親吏。十一年。加檢校司徒。始城升州。十四年五

月城成溫來覲喜其制度壯麗徙治焉而以帝爲檢校太保、潤州團練使帝本意在宣州不悅時溫子知訓以內外馬步都軍副使專制揚州驕淫失衆宋齊邱納說曰知訓且暮且敗是行天所贊也十五年朱瑾殺知訓馬仁裕自滕山渡馳告帝帝卽日帥師入廣陵定亂遂代知訓爲淮南節度行軍副使內外馬步都軍副使上下悅服吳王建國以帝爲左僕射參政事未期歲紀綱惠度粲然並興溫雖遥執國政而人情已歸屬於帝金陵行軍司馬徐玠勸溫更用嫡子知詢帝剛知詢恐表乞罷政事出鎮江西裴禾上而溫疾亟遂止溫卒知詢嗣爲金陵節度使諸道副都統數與帝爭權帝乃使人誘之來朝留爲左統軍悉奪其兵而帝以太尉中書令出鎮金陵如溫故事吳命帝開大元帥府置僚屬進封齊王用天子制度改名誥

昇元元年冬十月吳帝禪位甲申卽皇帝位改吳天祚二年爲昇元元年以十二月二日爲仁壽節尊吳主爲高尚思元宏古讓皇帝上策稱受禪老臣誥追尊考溫爲太祖武皇帝丙申以平章事張延翰爲右僕射兼門下侍郎同平章事門下侍郎張居詠中書侍郎李建勳皆爲同平章事以建康爲西都廣陵爲東都改尚書爲尚書都省東都尚書省爲留守院丙戌改齊明門爲朝元門丁亥封弟知諫爲江王知誨爲饒王戊子降吳太子璉爲玄覺郡王辛卯降吳建安王琪江夏王瑨等十一人爵一等而加官增戶邑詔獄訟未經本處立決者毋得詣闕訴乙未降吳公主爲邑君甲午立王后宋氏爲皇后丙申封

方興起者衆武人用事德化撫而不宜朕甚悼焉三事大夫其爲朕舉用儒者能去苛政與吾民更始十二月閻使徐宏毅漢使滕紹英吳越使右武衛大將軍蕭璟來貢仁海節

昇元七年春正月癸丹遣使二十七人來聘獻馬三百羊三萬五千二月庚午帝崩於升元殿年五十六十一月壬寅葬永陵帝臨崩謂齊王曰德昌宮儲戎器金帛七百萬汝守成業宜善交鄰國以保社稷吾服金石欲延年反以速死汝宜視以爲戒帝生長兵間知民厭亂在位七年兵不妄動境內賴以休息性節儉常溫補履用繒盈盎著月施青葛帷宮婢纔數人宮室樸陋仁厚慈儉務在養民有古賢主之風焉

論曰烈祖系出唐宗託身徐氏終能化家爲國奄有江南建號升元適承積泰在當日雖未言及此自棱威信義著於人心故能以寡制衆以弱圖强以德懷遠以仁撫民以儉足用以約守國以信保鄰以禮事大以權應變以智馭將以寬得士以誠感物以恕使人以公接下以謙自奉以約薄賦以輕民息兵以安境修德以來遠舉賢以自輔從諫以改過其所以經營締構者蓋有自來矣徐鉉分道使者案行民田以肥瘠定稅民間稱其平允自是江淮調兵興役及他賦稅皆以稅錢爲率至今用之又不以外戚輔政宦者不得預事皆他國不及也由斯以觀烈祖爲政幾幾乎有貞觀開元之風夫乃歎唐之遺澤長矣

續唐書卷六

元宗紀

元宗明道崇德文宜孝皇帝名璟字伯玉烈祖長子母曰宋皇后初名景通風度高秀性寬仁有文學甫十歲吟新竹詩云棲風身枝猶軟覆化龍形狀已依稀人皆奇之起家爲侍書郎吳讓皇見之曰吾諸子皆不及也累遷諸衛大將軍烈祖爲齊王立爲王太子固讓升元初烈祖受禪封吳王徙齊王四年八月立爲皇太子復固讓曰前世以嫡庶不明故早建元良示之定分如臣兄弟友愛何待此烈祖爲下詔稱其守廉退之風師忠貞之節有子如此予復何憂赦殊死以下臣民奉牋齊王如太子禮七年二月烈祖病疽臨殯之人皆莫知庚午疾大漸太醫吳廷紹密遣人告變帝馳入宮侍疾於東閣是夕烈祖崩祕不發喪而下詔命帝監國大赦頒賞有差丙子始宣遺詔

保大元年春三月己卯朔烈祖崩巳酉日帝猶未嗣位方泣謂諸弟舉化節度使周宗手取黃袍衣帝曰大行付陛下神器之重豈得固守小節是日即皇帝位不待踰年遣改元掉服戴上謚以爲不可而制詔已行百官進位二等將士皆有賜蠲民逋負租稅賜鰥寡孤獨業高者穀帛有差追謚皇后以鎮南軍節度使宋齊邱爲太保兼中書令奉化軍節度使周宗爲侍中徙封齊王景遂爲燕王宣城王景達爲鄂王閩使來弔祭升涼州爲定遠軍秋七月徙燕王景遂爲諸道兵馬元帥居東宮景達爲副元帥仍詔中外以兄弟傳國之意八月乙卯立弟景遏爲保寧王冬十月庚戌有星孛於東方嶺南妖賊張遇賢犯虔州詔遣洪州節度使辛已詔齊王景遂總庶政惟樞密使魏岑查文徽得奏事餘非召對不得見初烈祖尤愛景遂帝奉先旨欲傳以位故有是詔宋齊邱蕭儼皆上書切諫未見聽侍衛都虞候賈崇叩閽請見曰臣侍先帝三十年政教詢察下情猶患壅隔陛下始即位所委何人而頓與臣下疏絕如此因嗚咽流涕帝感悟命坐賜食遂收所下詔及五月閻將朱文進叛其君曉自稱閻王遣使來告帝因其使將討之諫者謂閻亂由王延政當先討乃釋閻使遣還秋九月庚午朔日有食之冬十二月樞密院使查文徽請討王延政詔以文徽爲江西安撫使往視建州文徽固請乃以邊鎬爲行營招討副使共攻延政敗績於蓋竹

保大三年春正月以何敬洙爲福建道行營招討副全恩爲應援使統鳳爲諸軍都監會查文徽進討秋七月星見而風雨八月甲子朔日有食之克建州執王延政歸於金陵幷羽林大將軍升建州爲永安軍冬十月皇太后崩以延平津爲劍州劉建州之劍浦汀州之沙縣蘇灣置鎮遏使

保大四年春正月以青陽公宋齊邱爲太傅兼中書令昭武軍節度使李建勳爲右僕射兼門下侍郎及中書侍郎馮延己皆平章事二月壬戌朔日有食之命建州製的乳茶號曰京挺臘茶之貢自此始能貢

保大五年春正月癸丹滅晉遣使來告曰晉少主逆命背約自貽殄滅唐爲中原主帝命近臣對曰唐守江淮社稷已固與梁宋阻隔若爾主不忘先好惠錫行人受賜多矣其他不敢拜命遣兵部侍郎賈潛報聘帝歎曰圖役憊矣其能抗衡中原乎以齊王景遂爲皇太弟燕王景達爲中書令國號曰漢改竹開運四年爲天福十二年三月己亥吳越救福州兵自海道至乃駐師與戰敗績諸營皆潰及四月壬申詔即軍中斬陳覺馮

延魯。餘將帥皆赦不問。已而復詔械送。延魯還都。既至。貸死。竄流韶州。延魯流舒州。秋八月。太傅宋齊邱罷爲鎮南軍節度使。吳越國王錢佐卒。保衰位。冬十二月。吳越胡進思廢其君保。以於義和院。發徹入。是歲。楚國王馬希範卒。希廣即位。

保大六年春正月。吳越國立假。遷保於東府。丁丑。漢主殂。承祐立。夏六月庚寅朔。日有食之。秋九月。漢伐河中。李守貞間道表求援師。以李金全爲北面行營招討使。救河中。師次沂州。退保海州。冬十一月。荊南節度使高季興卒。保融嗣位。

保大七年春正月。淮北盜起。以神武都虞候皇甫暉、裨將張彥、遠威蔣伸、監軍散騎常侍張義方帥師萬人。出海、泗招降。納賊帥延師朗以歸。夏六月癸酉朔。日有食之。冬十月。大兵渡淮。攻正陽。敗績。

保大八年春二月。福州遣諜者詣建州。留後查文徽。告吳越成卒亂。殺李宏義。棄城去。文徽信其言。襲福州。大敗。被執。而別將建州刺史陳誨。以舟師敗福州兵。執其將馬先進。俘於金陵。秋七月。癸酉朔。日有食之。冬十月。大兵渡淮。攻正陽。敗績。

保大八年春二月。福州遣諜者詣建州。留後查文徽。告吳越成卒亂。殺李宏義。棄城去。文徽信其言。襲福州。大敗。被執。而別將建州刺史陳誨。以舟師敗福州兵。執其將馬先進。俘於金陵。秋七月。癸酉朔。日有食之。冬十月。大兵渡淮。攻正陽。敗績。

保大十年春正月。分洪州高安縣置筠州。割清江、萬載上高屬焉。撥袁州之師。敗績於沭陽。周人執指揮使燕敬權。二月。周人歸敬權。使來言曰。吾賊臣背叛。國國助之。豈長計哉。且使潤州郭瓊遣澄州劉彥貞。照載上書曰。陛下有經營天下之志。當在今時。若契丹道歸中原。有主。安輯稍定。則未可圖也。時以連兵南圖。玉此方議北征。照載又上書曰。郭氏孟蜀。雖有國日淺。而爲理已固。兵若輕舉。非獨無成。抑且有害。乃命李金全耀兵於淮上而止。二月。楚王希萼使掌書記劉光翰來貢方物。秋九月。楚將徐威等廢其君希萼。命邊鎬出萍鄉以討楚亂。冬十月壬寅。武安留後馬希崇請降。鎬入潭州。癸丑。武昌節度使劉仁贍帥舟師取岳州。湖南遂平。南漢來攻彬州陷之。周兗州節度使慕容彥超來乞援師。從之。

保大十年春正月。分洪州高安縣置筠州。割清江、萬載上高屬焉。撥袁州之師。敗績於沭陽。周人執指揮使燕敬權。二月。周人歸敬權。使來言曰。吾賊臣背叛。國國助之。豈長計哉。且使潤州郭瓊遣澄州劉彥貞。照載上書曰。陛下有經營天下之志。當在今時。若契丹道歸中原。有主。安輯稍定。則未可圖也。時以連兵南圖。玉此方議北征。照載又上書曰。郭氏孟蜀。雖有國日淺。而爲理已固。兵若輕舉。非獨無成。抑且有害。乃命李金全耀兵於淮上而止。二月。楚王希萼使掌書記劉光翰來貢方物。秋九月。楚將徐威等廢其君。希萼。命邊鎬出萍鄉以討楚亂。冬十月壬寅。武安留後馬希崇請降。鎬入潭州。癸丑。武昌節度使劉仁贍帥舟師取岳州。湖南遂平。南漢來攻彬州陷之。周兗州節度使慕容彥超來乞援師。從之。

保大十年春正月。分洪州高安縣置筠州。割清江、萬載上高屬焉。撥袁州之師。敗績於沭陽。周人執指揮使燕敬權。二月。周人歸敬權。使來言曰。吾賊臣背叛。國國助之。豈長計哉。且使潤州郭瓊遣澄州劉彥貞。照載上書曰。陛下有經營天下之志。當在今時。若契丹道歸中原。有主。安輯稍定。則未可圖也。時以連兵南圖。玉此方議北征。照載又上書曰。郭氏孟蜀。雖有國日淺。而爲理已固。兵若輕舉。非獨無成。抑且有害。乃命李金全耀兵於淮上而止。二月。楚王希萼使掌書記劉光翰來貢方物。秋九月。楚將徐威等廢其君。希萼。命邊鎬出萍鄉以討楚亂。冬十月壬寅。武安留後馬希崇請降。鎬入潭州。癸丑。武昌節度使劉仁贍帥舟師取岳州。湖南遂平。南漢來攻彬州陷之。周兗州節度使慕容彥超來乞援師。從之。

保大十年春正月。分洪州高安縣置筠州。割清江、萬載上高屬焉。撥袁州之師。敗績於沭陽。周人執指揮使燕敬權。二月。周人歸敬權。使來言曰。吾賊臣背叛。國國助之。豈長計哉。且使潤州郭瓊遣澄州劉彥貞。照載上書曰。陛下有經營天下之志。當在今時。若契丹道歸中原。有主。安輯稍定。則未可圖也。時以連兵南圖。玉此方議北征。照載又上書曰。郭氏孟蜀。雖有國日淺。而爲理已固。兵若輕舉。非獨無成。抑且有害。乃命李金全耀兵於淮上而止。二月。楚王希萼使掌書記劉光翰來貢方物。秋九月。楚將徐威等廢其君。希萼。命邊鎬出萍鄉以討楚亂。冬十月壬寅。武安留後馬希崇請降。鎬入潭州。癸丑。武昌節度使劉仁贍帥舟師取岳州。湖南遂平。南漢來攻彬州陷之。周兗州節度使慕容彥超來乞援師。從之。

龍爲左右僕射。十二月。洪州大都督楚王馬希萼來朝。留不遣。

保大十一年春三月。以左僕射馮延己同平章事。金陵火。遂月。焚官寺民廬數千間。復設貢舉。又六月。不雨。民饑。流入周境。冬十月。鎮楚州白水塘以溉田。命州縣陂塘遞廢者修復之。

保大十二年春正月。有大星墮於西北。聲如雷。二月。命吏部侍郎朱黎知禮部貢舉。壬辰。周主殂。晏子柴即位。自前年六月不雨。至於今三月。大饑。疫。命州縣賑粥以食之。秋七月。冥丹使其舅來聘。夜宴清風驛。盜斬其首亡去。捕之不得。咸以爲周人也。冥丹自此不至。

保大十三年春二月。以中書侍郎嚴續爲門下侍郎平章事。又六月。周攻秦、鳳。鎮使間使來告難。周下詔罪狀。因遣將李穀、王彥超、韓令坤等來侵淮南。攻自滁州。帝乃以神武統軍劉彥貞爲北面行營都部署。帥師三萬赴滁州。奉化節度使周平章事。是冬北面行營應援使。常州團練使姚鳳爲應援都監。帥師三萬屯定遠縣。召鎮南節度使宋齊邱入朝謀難。冬十二月。以安定郡公徙嘉爲潤江遙撫使。

保大十四年春正月。周主親征。劉彥貞與周師戰於正陽。敗績。彥貞死。盜流韶州。延魯還都。既至。貸死。盜流韶州。延魯流舒州。秋八月。太傅宋齊邱罷爲鎮南軍節度使。吳越國王錢佐卒。保衰位。冬十二月。吳越胡進思廢其君保。以於義和院。發徹入。是歲。楚國王馬希範卒。希廣即位。

保大十五年春二月乙亥。周主親征。齊王景達自滁州遣邊鎬、許文稹、朱元帥兵數萬援滁州。景達用監軍使陳覺言。謀奪朱元兵。以楊守忠代之。元遂舉師降周。裨將時匡卿獨不從。見殺。壬辰。周師盡破諸寨。執邊鎬、許文稹、楊守忠。徐飛悉降。景達亦遁歸金陵。三月丁未。滁州刺仁贍病革。副使孫羽等代署表。降於周。仁贍卒。夏四月。周主北還。冬十一月。周主復親征。滁州刺史郭廷謂、泗州刺史范再遇皆舉城降。據唐書　卷六　元宗紀

帝知東都必不守，使焚其廬舍，徙其民於江南，周師入揚州，丁亞陷泰州。
中興元年春正月，改元中興。丙戌，周師陷海州，壬辰，陷靜海軍。丁未，陷楚州，守將張孟卿、鄭昭業死之。周師屠其城，焚廬舍殆盡。周師次雄州，刺史易文慶舉城降。三月，大赦，改元交泰，立燕王冀爲皇太子，參治朝政。丁亥，周主次揚州。丁卯，遂至迎鑾鎮。壬辰，趙兵江口。帝憚周師南渡，遣樞密使陳覺奉表貢方物，請傳位太子，以國爲附庸。周主始采唐報可汗故事，荅曹稱皇帝致書江南國主，帝遣閤門承旨劉承過上表稱唐國主，盡獻江北郡縣之未陷者，歲輸土貢，庚子，周主致書，許帝奉正朔，罷兵，而不許傳位。又五月，不令去帝號，稱國主。丙寅，至泰州。秋七月，稱順德五年。遣進奏邸於汴都。凡帝者儀制，皆從貶損，改名挹以避周諱，告於太廟。是日，金陵大霧，通夕不解。己酉，周遣使賫御衣金玉帶錦帛羊馬及犒軍品十萬。凡士卒俘於周者，皆遣還。冬十一月己亥，暴宋齊邱、陳覺、李徵古罪，放齊邱歸九華山，覺安置饒州，徵古削官爵，尋賜自盡。齊邱明年亦幽死。

交泰二年，周順德六年。夏六月癸巳，周主殂。梁王宗訓嗣位。秋七月，鍾謨請歸大寶。文曰永通貨泉，以一當十，與舊錢並行。又鑄唐國通寶錢，一當開通錢之二。九月丙午，太子熲卒。冬十一月，建洪州爲南都，南昌府。

交泰三年春正月甲辰，周遜位於宋，改元建隆。元年，宋廢周主爲鄭王。放江南降將三十四人來歸。二月，始鑄鐵錢。三月，遣使朝貢於宋。及四月，太子太傅馮延巳卒。秋七月，遣禮部郎中龐慎儀朝貢於宋，自是貢獻尤數，蠹費以萬計。冬十月，宋揚州節度使李重進叛，來乞師，振之。十一月丁未，宋平李重進，因遣使如宋犒軍朝貢。

交泰四年，宋建隆二年。春二月，國遷於南都，立吳王從嘉爲太子，留金陵監國。遂舟行，旌旆使衛，六軍百司，凡千餘里，不絕。所過勞問高年，疾苦，大宴於營塗。至宋，家狀。暴風飄舟，幾至北岸。翌日，從官皆輕舟奔問。三月，至南都，宋遣通事舍人王守貞來勞問。南都迫隘，羣臣皆思歸，主上亦悔遷。北望金陵，愴愴不樂。承心堂承旨秦承裕嘗引屏風隙之，復讒東遷未及，行面寢疾，不復進膳，惟啜蔗漿，嗅藿藥。夏六月己未，令知政事，居東宮。元宗十九年，遂立爲太子。監國六月，元宗崩於南都。秋七月，喪還。太子即位於金陵，更名煜，字重光。元宗第六子也。母光穆皇后鍾氏。初名從廣，廣顙豐頰，駢齒，一目重瞳子。文獻太子卒，徙吳王。以尚書

四月，泉州將陳洪進執綰錢帥金陵，推副使張漢思爲留後。六月，遣客省使翟如璧入貢於宋。宋放降卒千人南還。冬十一月，遣水部郎中陸蔣入貢於宋。

三年，宋乾德元年春正月，遣使來賜羊馬粱駝。三月，宋出師平荆湖，高繼冲鮎於宋。國除，國主遣使犒軍。又四月，泉州副使陳洪進廢張漢思，自稱權知軍府，來告。遂以洪進爲節度使。秋七月，宋詔遣還顯德以來中朝將士在江南者，及令揚州民遷江南者，還其故土。冬十二月，上表於宋，乞罷詔書不名之禮，不從。

四年，宋乾德二年春正月，始用錢，錢十錢以錢錢六權銅錢四而行。命吏部侍郎修國史韓熙載知貢舉。放進士王嶽右等九人。命中書舍人徐鉉覆試，舒雅等五人，雅等不就。乃自命詩賦數題，以中書官渡江九月，封長子仲寓爲清源公，次子仲宣爲宣城公。冬十月甲辰，仲寓卒，追封岐王。十一日，宋遣作坊副使魏丕來弔祭。

五年，宋乾德三年春，葬昭惠后於懿陵。宋俘蜀孟昶於京師，國除。及五月，司空平章事嚴綰罷爲鎮海軍節度使。秋九月，聖尊后鍾氏殂。冬十月，宋遣染院使李光國來祭，葬光穆皇后於順陵。

六年，宋乾德四年夏五月，以吉州刺史楊守忠爲武清軍節度使，留後。秋八月，遣樂慎儀持書使南漢，約與俱事宋。九月，慎儀至番禺，被執。

七年，宋乾德五年春，命南省侍郎、諫議、給事中、中書舍人、集賢、勤政殿學士、更直光政殿，召對咨訪，率至夜分。

八年，宋開寶元年春三月戊申，以樞密使右僕射殷崇義爲左僕射同平章事，境內旱。宋賜米麥十萬石。冬十一月，立國后周氏，昭惠后之母弟也。

九年，宋開寶二年春三月，以左僕射游簡言兼門下侍郎平章事。夏五月，簡言卒。以禮部侍郎湯悅爲門下侍郎知制誥。冬，鮫獵於青龍山，還憩大理寺，親錄囚徒，原貸甚衆。韓熙載奏獄訟有司之事，固當之中，非事恩所至，請捐內帑錢三百萬充資庫用，從之。

十年，宋開寶三年，中書侍郎韓熙載卒。贈平章事，命境內崇修佛寺。又於禁中廣署僧尼精舍，多聚僧徒，造至數千，給廩米綿帛供之。

十一年，宋開寶四年春，宋俘劉鋹於京師，國除，國主開宋滅南漢，屯兵於漢陽，大懼，遣太尉中書令鄭王馮延魯入謝，從善爲命，延魯至京師，病不能朝而歸。

十二年，宋開寶五年春二月，宋屯師漢陽，人心大恫，乃下令貶損儀制，改詔爲教，中書門下省爲左右內史府，尚書省爲司會府，御史臺爲司憲府，翰林院爲文館，樞密院爲光政院，大理寺爲詳刑院，客省爲延和殿，閤門爲通進司，從善爲公，從善楚國從益，江國從謹，鄂國內史舍人張泌知禮部貢舉，放進士楊遂等三人，清耀殿學士張泊言泌多遺才，乃命泊考校遺不中第者，於是又放壬

編等五人。閏月癸巳，宋命進奉使楚國公從善爲泰寧節度使，留京師，賜第汴陽坊，宗欲召國主入朝也。

乃遣戶部尚書馮延魯入謝，從善爲命，延魯至京師，病不能朝而歸。

十三年，宋開寶六年春，宋使翰林學士盧多遜來聘，國主願受爵命，不許。以司空殷崇義知左右內史事。冬十月，內史舍人潘佑上書切諫，佑梁與戶部侍郎李平交厚，國主惡之，乃收平下大理，自縊，次收佑，自到，皆徙其家。

十四年，宋開寶七年秋，上表求從善歸國，不許。宋遣閤門使梁迥來聘，從容言曰：今歲國家有柴燎之禮，當入助祭，國主不若九月丁卯，宋遣知制誥李穆爲國信使，持詔來曰：朕以仲冬有事圜丘，思與卿同閱儀牲，且論以將出師，宜早入朝之意，國主辭以疾，且曰：臣事大朝，冀全宗祀，不意如是，有死而已。時宋已遣潁州團練使曹翰先出江陵，宣徽南院使曹彬等率舟師繼發，及是，又命山南東道節度使潘美等率師水陸並進，與國信使李穆同日行。冬十月，遣江國公從鎰如宋貢鼎二十萬匹，白金二十萬斤，又遣起居舍人潘慎修貢貢宴鼎萬匹，錢五百萬，禁城聚糧大爲守備。閏十月，宋拔池州，國主於是下令戒嚴，去開寶年號，公私牘籍稱甲戌歲。辛未，宋師進拔蕪湖，及雄遠軍，吳越亦大舉兵犯常州，乃遣吳越王書曰：今日無我，明日豈有君，一旦明天子易地賞功，王亦大梁一布衣耳，吳越王表其書於宋。宋師次采石磯，作浮橋，戚長驅渡江，遂至金陵，每歲大江暴漲，謂之黃花水，至是水皆退小，唐人異之，國主以軍旅委皇甫繼勳，機事委陳喬、張洎，又以徐元瑫、刁衍爲內殿傳詔，而遣督弊奏，月夜狎至，元瑫等輒屏不以聞。宋師屯城南十里，閉門守陣，國主猶不知也。初，烈祖有國，凡民產二十以上出一卒，號義軍，分籍者又出一卒，號新義軍，客戶有三丁者出一卒，號拔山軍。元宗時，許郡縣村社說渡，每歲重午日，官閱試之，勝者給綵帛銀椀，皆籍姓名，至是盡取爲卒，號凌波軍，民奴及贅壻，號義勇軍，募豪民以私財招聚亡賴亡命，號自在軍，至是又大蒐境內，自老弱外，皆募爲卒，號排門軍，民則又有自相率拒敵，以紙爲甲，農器爲兵者，號白甲軍，凡十三等，皆使捍禦，然實皆不可用，齊潰相踵。

十五年，宋開寶八年，國主稱乙亥歲，春二月壬戌，宋師拔金陵關城，三月丁巳，與越來攻常州，權知州事馮萬誠以城降，吳越遂會宋師圍金陵，洪州節度使朱令贇帥勝兵十五萬赴難，金陵益危蹙，宋師百道攻城，晝夜不休，城中斗米萬錢，人病足腫，死者相藉，國主兩遣徐鉉等厚貢方物，求緩兵守祭祀，皆不報。冬十一月乙未，城陷，將軍鼂奮、馬承信及弟存俊率壯士數百力戰而死，勤政殿學士鍾謙朝服坐於家，亂兵至，舉族就死，不去。光政使右史侍郎陳喬謂死不許，自縊死，國主帥司空左右內史事殷崇義等，肉祖降於軍門。明年正月辛未，至京師，乙亥，授右千牛衛上將軍，封違命侯。宋晉王即位，加特進，改封隴西公，太平興國三年秋七月辛卯，殂，是日七夕，即生日也，年四十二，在位十五年，追封吳王，葬洛陽北邙山。江南人聞之，皆巷哭設齋，後主天資純孝，事元宗盡子道，居喪哀毀，杖而後起，嗣位之初，周保大軍興之

後。國勢削弱。帑庫空竭。專以愛民爲急。蠲賦息役。以裕民力。行事中原。不悖史冊。境內賴以稍安者十有五年。蓋司章疏。有繩糾過訐者。皆寢不下。論決死刑。多從末減。有司過爭。乃得少正。猶垂泣而後許之。著雜說百篇。時人以爲可繼典論。文工於音律。然酷好釋老。頗廢政事。長圍既合。內外隔絕。城中之人。惶怖失所。後主猶幸靜居室。鳩沙門講經。又延都陽隱士周惟簡入後苑講易。羣臣皆知國亡在旦暮。而張泊猶謂北師已老。將自遁去。後主益甘其言。晏然自安。命戶部員外郎伍喬於圍城中放進士三十八人及第。其所施爲。大抵類此。故謚仁愛足以成其過民。而卒不能保社稷云。

逸曰。自古有國家者。所宜炯戒多矣。而其要在乎遠聲色。開釋老。有一於此。未或不亡。況兼而有之。不亡何待耶。夫唐三百五十年之天祚。至是而斬。則更可慨也夫。

續唐書卷八

紀元表

		丁卯		戊辰		己巳	
後唐	晉王稱天祐年號	天祐四年		天祐五年		天祐六年	
岐	李茂貞稱唐年號	天祐四年		天祐五年		天祐六年	
吳	楊溥稱唐年號	天祐四年		天祐五年		天祐六年	
梁	朱全忠篡王建唐	開平元年		開平二年		開平三年	
蜀	王建	天復七年		武成元年		開平三年	
南漢	劉隱	開平元年		開平二年		開平三年	
楚	馬殷	開平元年		開平二年		開平三年	
吳越	錢鏐	天祐四年		天寶元年		天寶二年	
閩	王審知	開平元年		開平二年		開平三年	
南平	高季昌						

庚午	辛未	壬申	癸酉	甲戌	乙亥	丙子
天祐七年	天祐八年	天祐九年	天祐十年	天祐十一年	天祐十二年	天祐十三年
天祐七年 隆演立	天祐八年	天祐九年	天祐十年	天祐十一年	天祐十二年	天祐十三年
開平四年	乾化元年	乾化二年 友貞立	乾化三年	乾化四年	貞明元年	貞明二年
武成三年	永平元年	永平二年	永平三年	永平四年	永平五年	通正元年
開平四年	乾化元年	乾化二年	乾化三年	乾化四年	貞明元年	貞明二年
天寶三年	天寶四年	天寶五年	天寶六年	乾化四年	貞明元年	貞明二年
開平四年	乾化元年	乾化二年	乾化三年	乾化四年	貞明元年	貞明二年

丁丑	戊寅	己卯	庚辰	辛巳	壬午	癸未
天祐十四年	天祐十五年	天祐十六年	天祐十七年	天祐十八年	天祐十九年	同光元年 莊宗復唐
天祐十四年	天祐十五年	天祐十六年	天祐十七年	天祐十八年	天祐十九年	天祐二十年
貞明三年	貞明四年	貞明五年	貞明六年	順義元年	順義二年	順義三年
大漢元年	光天元年	乾德元年	乾德二年	乾德三年	乾德四年	乾德五年
乾亨元年	乾亨二年	乾亨三年	乾亨四年	乾亨五年	乾亨六年	乾亨七年
貞明三年	貞明四年	貞明五年	貞明六年	龍德元年	龍德二年	同光元年
天寶十年	天寶十一年	天寶十二年	天寶十三年	天寶十四年	天寶十五年	天寶十六年
貞明三年	貞明四年	貞明五年	貞明六年	龍德元年	龍德二年	同光元年

癸 辛	戊庚	丙己	甲戊	壬 丁	庚丙	戊乙	丙甲	甲申
僖太元年	僖太八年	僖太七年	僖太六年	僖太五年	僖太四年	僖太三年	僖太二年	僖太元年
周敬王	周敬王	周敬王	周敬王	周敬王	周敬王	周敬王	周敬王	周敬王
敬相九年	敬相八年	敬相七年	敬相六年	敬相五年	敬相四年	敬相三年	敬相二年	敬相元年
晉定公	晉定公	晉定公	晉定公	晉定公	晉定公	晉定公	晉定公	晉定公
定公九年	定公八年	定公七年	定公六年	定公五年	定公四年	定公三年	定公二年	定公元年
楚昭王	楚昭王	楚昭王	楚昭王	楚昭王	楚昭王	楚昭王	楚昭王	楚昭王
昭廿四年	昭廿三年	昭廿二年	昭廿一年	昭二十年	昭十九年	昭十八年	昭十七年	昭十六年
秦哀公	秦哀公	秦哀公	秦哀公	秦哀公	秦哀公	秦哀公	秦哀公	秦哀公
哀公十四年	哀公十三年	哀公十二年	哀公十一年	哀公十年	哀公九年	哀公八年	哀公七年	哀公六年
齊悼公	齊悼公	齊悼公	齊悼公	齊悼公	齊悼公	齊悼公	齊悼公	齊悼公
悼公十四年	悼公十三年	悼公十二年	悼公十一年	悼公十年	悼公九年	悼公八年	悼公七年	悼公六年
晉出公	晉出公	晉出公	晉出公	晉出公	晉出公	晉出公	晉出公	晉出公
出公十七年	出公十六年	出公十五年	出公十四年	出公十三年	出公十二年	出公十一年	出公十年	出公九年
魯哀公	魯哀公	魯哀公	魯哀公	魯哀公	魯哀公	魯哀公	魯哀公	魯哀公
哀公廿七年	哀公廿六年	哀公廿五年	哀公廿四年	哀公廿三年	哀公廿二年	哀公廿一年	哀公二十年	哀公十九年
衛出公	衛出公	衛出公	衛出公	衛出公	衛出公	衛出公	衛出公	衛出公
出公十七年	出公十六年	出公十五年	出公十四年	出公十三年	出公十二年	出公十一年	出公十年	出公九年
鄭聲公	鄭聲公	鄭聲公	鄭聲公	鄭聲公	鄭聲公	鄭聲公	鄭聲公	鄭聲公
聲公廿四年	聲公廿三年	聲公廿二年	聲公廿一年	聲公二十年	聲公十九年	聲公十八年	聲公十七年	聲公十六年
蔡昭侯	蔡昭侯	蔡昭侯	蔡昭侯	蔡昭侯	蔡昭侯	蔡昭侯	蔡昭侯	蔡昭侯
昭侯廿四年	昭侯廿三年	昭侯廿二年	昭侯廿一年	昭侯二十年	昭侯十九年	昭侯十八年	昭侯十七年	昭侯十六年
陳惠公	陳惠公	陳惠公	陳惠公	陳惠公	陳惠公	陳惠公	陳惠公	陳惠公
惠公廿四年	惠公廿三年	惠公廿二年	惠公廿一年	惠公二十年	惠公十九年	惠公十八年	惠公十七年	惠公十六年
杞平公	杞平公	杞平公	杞平公	杞平公	杞平公	杞平公	杞平公	杞平公
平公廿四年	平公廿三年	平公廿二年	平公廿一年	平公二十年	平公十九年	平公十八年	平公十七年	平公十六年
宋景公	宋景公	宋景公	宋景公	宋景公	宋景公	宋景公	宋景公	宋景公
景公卅四年	景公卅三年	景公卅二年	景公卅一年	景公三十年	景公廿九年	景公廿八年	景公廿七年	景公廿六年
衛出公	衛出公	衛出公	衛出公	衛出公	衛出公	衛出公	衛出公	衛出公
出公廿四年	出公廿三年	出公廿二年	出公廿一年	出公二十年	出公十九年	出公十八年	出公十七年	出公十六年
鄭聲公	鄭聲公	鄭聲公	鄭聲公	鄭聲公	鄭聲公	鄭聲公	鄭聲公	鄭聲公
聲公廿四年	聲公廿三年	聲公廿二年	聲公廿一年	聲公二十年	聲公十九年	聲公十八年	聲公十七年	聲公十六年
蔡昭侯	蔡昭侯	蔡昭侯	蔡昭侯	蔡昭侯	蔡昭侯	蔡昭侯	蔡昭侯	蔡昭侯
昭侯廿四年	昭侯廿三年	昭侯廿二年	昭侯廿一年	昭侯二十年	昭侯十九年	昭侯十八年	昭侯十七年	昭侯十六年
陳惠公	陳惠公	陳惠公	陳惠公	陳惠公	陳惠公	陳惠公	陳惠公	陳惠公
惠公廿四年	惠公廿三年	惠公廿二年	惠公廿一年	惠公二十年	惠公十九年	惠公十八年	惠公十七年	惠公十六年
杞平公	杞平公	杞平公	杞平公	杞平公	杞平公	杞平公	杞平公	杞平公
平公廿四年	平公廿三年	平公廿二年	平公廿一年	平公二十年	平公十九年	平公十八年	平公十七年	平公十六年
宋景公	宋景公	宋景公	宋景公	宋景公	宋景公	宋景公	宋景公	宋景公
景公卅四年	景公卅三年	景公卅二年	景公卅一年	景公三十年	景公廿九年	景公廿八年	景公廿七年	景公廿六年

辰甲	卯癸	寅壬	丑辛	子庚	亥己	戌戊
僖太二年	僖太元年	閔遜元年	閔遜二年	閔遜三年	閔遜四年	閔遜五年
周敬王	周敬王	周敬王	周敬王	周敬王	周敬王	周敬王
敬相十年	敬相九年	敬相八年	敬相七年	敬相六年	敬相五年	敬相四年
晉定公	晉定公	晉定公	晉定公	晉定公	晉定公	晉定公
定公十年	定公九年	定公八年	定公七年	定公六年	定公五年	定公四年
楚昭王	楚昭王	楚昭王	楚昭王	楚昭王	楚昭王	楚昭王
昭廿二年	昭廿一年	昭二十年	昭十九年	昭十八年	昭十七年	昭十六年
秦哀公	秦哀公	秦哀公	秦哀公	秦哀公	秦哀公	秦哀公
哀公廿二年	哀公廿一年	哀公二十年	哀公十九年	哀公十八年	哀公十七年	哀公十六年
齊悼公	齊悼公	齊悼公	齊悼公	齊悼公	齊悼公	齊悼公
悼公廿二年	悼公廿一年	悼公二十年	悼公十九年	悼公十八年	悼公十七年	悼公十六年
晉出公	晉出公	晉出公	晉出公	晉出公	晉出公	晉出公
出公廿二年	出公廿一年	出公二十年	出公十九年	出公十八年	出公十七年	出公十六年
魯哀公	魯哀公	魯哀公	魯哀公	魯哀公	魯哀公	魯哀公
哀公廿八年	哀公廿七年	哀公廿六年	哀公廿五年	哀公廿四年	哀公廿三年	哀公廿二年
衛出公	衛出公	衛出公	衛出公	衛出公	衛出公	衛出公
出公廿二年	出公廿一年	出公二十年	出公十九年	出公十八年	出公十七年	出公十六年
鄭聲公	鄭聲公	鄭聲公	鄭聲公	鄭聲公	鄭聲公	鄭聲公
聲公廿二年	聲公廿一年	聲公二十年	聲公十九年	聲公十八年	聲公十七年	聲公十六年
蔡昭侯	蔡昭侯	蔡昭侯	蔡昭侯	蔡昭侯	蔡昭侯	蔡昭侯
昭侯廿二年	昭侯廿一年	昭侯二十年	昭侯十九年	昭侯十八年	昭侯十七年	昭侯十六年
陳惠公	陳惠公	陳惠公	陳惠公	陳惠公	陳惠公	陳惠公
惠公廿二年	惠公廿一年	惠公二十年	惠公十九年	惠公十八年	惠公十七年	惠公十六年
杞平公	杞平公	杞平公	杞平公	杞平公	杞平公	杞平公
平公廿二年	平公廿一年	平公二十年	平公十九年	平公十八年	平公十七年	平公十六年
宋景公	宋景公	宋景公	宋景公	宋景公	宋景公	宋景公
景公廿二年	景公廿一年	景公二十年	景公十九年	景公十八年	景公十七年	景公十六年

寅庚	丑己	子戊	亥丁	戌丙	酉乙	申甲
晉定公	晉定公	晉定公	晉定公	晉定公	晉定公	晉定公
定公廿二年	定公廿一年	定公二十年	定公十九年	定公十八年	定公十七年	定公十六年
魯定公	魯定公	魯定公	魯定公	魯定公	魯定公	魯定公
定公廿二年	定公廿一年	定公二十年	定公十九年	定公十八年	定公十七年	定公十六年
衛出公	衛出公	衛出公	衛出公	衛出公	衛出公	衛出公
出公廿二年	出公廿一年	出公二十年	出公十九年	出公十八年	出公十七年	出公十六年
鄭聲公	鄭聲公	鄭聲公	鄭聲公	鄭聲公	鄭聲公	鄭聲公
聲公廿二年	聲公廿一年	聲公二十年	聲公十九年	聲公十八年	聲公十七年	聲公十六年
蔡昭侯	蔡昭侯	蔡昭侯	蔡昭侯	蔡昭侯	蔡昭侯	蔡昭侯
昭侯廿二年	昭侯廿一年	昭侯二十年	昭侯十九年	昭侯十八年	昭侯十七年	昭侯十六年
陳惠公	陳惠公	陳惠公	陳惠公	陳惠公	陳惠公	陳惠公
惠公廿二年	惠公廿一年	惠公二十年	惠公十九年	惠公十八年	惠公十七年	惠公十六年
杞平公	杞平公	杞平公	杞平公	杞平公	杞平公	杞平公
平公廿二年	平公廿一年	平公二十年	平公十九年	平公十八年	平公十七年	平公十六年
宋景公	宋景公	宋景公	宋景公	宋景公	宋景公	宋景公
景公廿二年	景公廿一年	景公二十年	景公十九年	景公十八年	景公十七年	景公十六年
衛出公	衛出公	衛出公	衛出公	衛出公	衛出公	衛出公
出公廿二年	出公廿一年	出公二十年	出公十九年	出公十八年	出公十七年	出公十六年
鄭聲公	鄭聲公	鄭聲公	鄭聲公	鄭聲公	鄭聲公	鄭聲公
聲公廿二年	聲公廿一年	聲公二十年	聲公十九年	聲公十八年	聲公十七年	聲公十六年
蔡昭侯	蔡昭侯	蔡昭侯	蔡昭侯	蔡昭侯	蔡昭侯	蔡昭侯
昭侯廿二年	昭侯廿一年	昭侯二十年	昭侯十九年	昭侯十八年	昭侯十七年	昭侯十六年
陳惠公	陳惠公	陳惠公	陳惠公	陳惠公	陳惠公	陳惠公
惠公廿二年	惠公廿一年	惠公二十年	惠公十九年	惠公十八年	惠公十七年	惠公十六年
杞平公	杞平公	杞平公	杞平公	杞平公	杞平公	杞平公
平公廿二年	平公廿一年	平公二十年	平公十九年	平公十八年	平公十七年	平公十六年
宋景公	宋景公	宋景公	宋景公	宋景公	宋景公	宋景公
景公廿二年	景公廿一年	景公二十年	景公十九年	景公十八年	景公十七年	景公十六年

酉丁	申丙	未乙	午甲	巳癸	辰壬	卯辛
晉定公	晉定公	晉定公	晉定公	晉定公	晉定公	晉定公
定公廿二年	定公廿一年	定公二十年	定公十九年	定公十八年	定公十七年	定公十六年
魯定公	魯定公	魯定公	魯定公	魯定公	魯定公	魯定公
定公廿二年	定公廿一年	定公二十年	定公十九年	定公十八年	定公十七年	定公十六年
衛出公	衛出公	衛出公	衛出公	衛出公	衛出公	衛出公
出公廿二年	出公廿一年	出公二十年	出公十九年	出公十八年	出公十七年	出公十六年
鄭聲公	鄭聲公	鄭聲公	鄭聲公	鄭聲公	鄭聲公	鄭聲公
聲公廿二年	聲公廿一年	聲公二十年	聲公十九年	聲公十八年	聲公十七年	聲公十六年
蔡昭侯	蔡昭侯	蔡昭侯	蔡昭侯	蔡昭侯	蔡昭侯	蔡昭侯
昭侯廿二年	昭侯廿一年	昭侯二十年	昭侯十九年	昭侯十八年	昭侯十七年	昭侯十六年
陳惠公	陳惠公	陳惠公	陳惠公	陳惠公	陳惠公	陳惠公
惠公廿二年	惠公廿一年	惠公二十年	惠公十九年	惠公十八年	惠公十七年	惠公十六年
杞平公	杞平公	杞平公	杞平公	杞平公	杞平公	杞平公
平公廿二年	平公廿一年	平公二十年	平公十九年	平公十八年	平公十七年	平公十六年
宋景公	宋景公	宋景公	宋景公	宋景公	宋景公	宋景公
景公廿二年	景公廿一年	景公二十年	景公十九年	景公十八年	景公十七年	景公十六年
衛出公	衛出公	衛出公	衛出公	衛出公	衛出公	衛出公
出公廿二年	出公廿一年	出公二十年	出公十九年	出公十八年	出公十七年	出公十六年
鄭聲公	鄭聲公	鄭聲公	鄭聲公	鄭聲公	鄭聲公	鄭聲公
聲公廿二年	聲公廿一年	聲公二十年	聲公十九年	聲公十八年	聲公十七年	聲公十六年
蔡昭侯	蔡昭侯	蔡昭侯	蔡昭侯	蔡昭侯	蔡昭侯	蔡昭侯
昭侯廿二年	昭侯廿一年	昭侯二十年	昭侯十九年	昭侯十八年	昭侯十七年	昭侯十六年
陳惠公	陳惠公	陳惠公	陳惠公	陳惠公	陳惠公	陳惠公
惠公廿二年	惠公廿一年	惠公二十年	惠公十九年	惠公十八年	惠公十七年	惠公十六年
杞平公	杞平公	杞平公	杞平公	杞平公	杞平公	杞平公
平公廿二年	平公廿一年	平公二十年	平公十九年	平公十八年	平公十七年	平公十六年
宋景公	宋景公	宋景公	宋景公	宋景公	宋景公	宋景公
景公廿二年	景公廿一年	景公二十年	景公十九年	景公十八年	景公十七年	景公十六年

寅庚	丑己	子戊	亥丁	戌丙	酉乙	申甲
晉定公	晉定公	晉定公	晉定公	晉定公	晉定公	晉定公
定公廿二年	定公廿一年	定公二十年	定公十九年	定公十八年	定公十七年	定公十六年
魯定公	魯定公	魯定公	魯定公	魯定公	魯定公	魯定公
定公廿二年	定公廿一年	定公二十年	定公十九年	定公十八年	定公十七年	定公十六年
衛出公	衛出公	衛出公	衛出公	衛出公	衛出公	衛出公
出公廿二年	出公廿一年	出公二十年	出公十九年	出公十八年	出公十七年	出公十六年
鄭聲公	鄭聲公	鄭聲公	鄭聲公	鄭聲公	鄭聲公	鄭聲公
聲公廿二年	聲公廿一年	聲公二十年	聲公十九年	聲公十八年	聲公十七年	聲公十六年
蔡昭侯	蔡昭侯	蔡昭侯	蔡昭侯	蔡昭侯	蔡昭侯	蔡昭侯
昭侯廿二年	昭侯廿一年	昭侯二十年	昭侯十九年	昭侯十八年	昭侯十七年	昭侯十六年
陳惠公	陳惠公	陳惠公	陳惠公	陳惠公	陳惠公	陳惠公
惠公廿二年	惠公廿一年	惠公二十年	惠公十九年	惠公十八年	惠公十七年	惠公十六年
杞平公	杞平公	杞平公	杞平公	杞平公	杞平公	杞平公
平公廿二年	平公廿一年	平公二十年	平公十九年	平公十八年	平公十七年	平公十六年
宋景公	宋景公	宋景公	宋景公	宋景公	宋景公	宋景公
景公廿二年	景公廿一年	景公二十年	景公十九年	景公十八年	景公十七年	景公十六年
衛出公	衛出公	衛出公	衛出公	衛出公	衛出公	衛出公
出公廿二年	出公廿一年	出公二十年	出公十九年	出公十八年	出公十七年	出公十六年
鄭聲公	鄭聲公	鄭聲公	鄭聲公	鄭聲公	鄭聲公	鄭聲公
聲公廿二年	聲公廿一年	聲公二十年	聲公十九年	聲公十八年	聲公十七年	聲公十六年
蔡昭侯	蔡昭侯	蔡昭侯	蔡昭侯	蔡昭侯	蔡昭侯	蔡昭侯
昭侯廿二年	昭侯廿一年	昭侯二十年	昭侯十九年	昭侯十八年	昭侯十七年	昭侯十六年
陳惠公	陳惠公	陳惠公	陳惠公	陳惠公	陳惠公	陳惠公
惠公廿二年	惠公廿一年	惠公二十年	惠公十九年	惠公十八年	惠公十七年	惠公十六年
杞平公	杞平公	杞平公	杞平公	杞平公	杞平公	杞平公
平公廿二年	平公廿一年	平公二十年	平公十九年	平公十八年	平公十七年	平公十六年
宋景公	宋景公	宋景公	宋景公	宋景公	宋景公	宋景公
景公廿二年	景公廿一年	景公二十年	景公十九年	景公十八年	景公十七年	景公十六年

寅庚	丑己	子戊	亥丁	戌丙	酉乙	申甲
晉定公	晉定公	晉定公	晉定公	晉定公	晉定公	晉定公
定公廿二年	定公廿一年	定公二十年	定公十九年	定公十八年	定公十七年	定公十六年
魯定公	魯定公	魯定公	魯定公	魯定公	魯定公	魯定公
定公廿二年	定公廿一年	定公二十年	定公十九年	定公十八年	定公十七年	定公十六年
衛出公	衛出公	衛出公	衛出公	衛出公	衛出公	衛出公
出公廿二年	出公廿一年	出公二十年	出公十九年	出公十八年	出公十七年	出公十六年
鄭聲公	鄭聲公	鄭聲公	鄭聲公	鄭聲公	鄭聲公	鄭聲公
聲公廿二年	聲公廿一年	聲公二十年	聲公十九年	聲公十八年	聲公十七年	聲公十六年
蔡昭侯	蔡昭侯	蔡昭侯	蔡昭侯	蔡昭侯	蔡昭侯	蔡昭侯
昭侯廿二年	昭侯廿一年	昭侯二十年	昭侯十九年	昭侯十八年	昭侯十七年	昭侯十六年
陳惠公	陳惠公	陳惠公	陳惠公	陳惠公	陳惠公	陳惠公
惠公廿二年	惠公廿一年	惠公二十年	惠公十九年	惠公十八年	惠公十七年	惠公十六年
杞平公	杞平公	杞平公	杞平公	杞平公	杞平公	杞平公
平公廿二年	平公廿一年	平公二十年	平公十九年	平公十八年	平公十七年	平公十六年
宋景公	宋景公	宋景公	宋景公	宋景公	宋景公	宋景公
景公廿二年	景公廿一年	景公二十年	景公十九年	景公十八年	景公十七年	景公十六年
衛出公	衛出公	衛出公	衛出公	衛出公	衛出公	衛出公
出公廿二年	出公廿一年	出公二十年	出公十九年	出公十八年	出公十七年	出公十六年
鄭聲公	鄭聲公	鄭聲公	鄭聲公	鄭聲公	鄭聲公	鄭聲公
聲公廿二年	聲公廿一年	聲公二十年	聲公十九年	聲公十八年	聲公十七年	聲公十六年
蔡昭侯	蔡昭侯	蔡昭侯	蔡昭侯	蔡昭侯	蔡昭侯	蔡昭侯
昭侯廿二年	昭侯廿一年	昭侯二十年	昭侯十九年	昭侯十八年	昭侯十七年	昭侯十六年
陳惠公	陳惠公	陳惠公	陳惠公	陳惠公	陳惠公	陳惠公
惠公廿二年	惠公廿一年	惠公二十年	惠公十九年	惠公十八年	惠公十七年	惠公十六年
杞平公	杞平公	杞平公	杞平公	杞平公	杞平公	杞平公
平公廿二年	平公廿一年	平公二十年	平公十九年	平公十八年	平公十七年	平公十六年
宋景公	宋景公	宋景公	宋景公	宋景公	宋景公	宋景公
景公廿二年	景公廿一年	景公二十年	景公十九年	景公十八年	景公十七年	景公十六年

午戊	巳丁	辰丙	卯乙	寅甲	丑癸	子壬
文中後廢元年	年保大十五	年保大十四	年保大十三	年保大十二	年保大十一	保大十年
嗣德五年	嗣德四年	嗣德三年	嗣德二年	嗣德元年	成順三年	成順二年
				紹統立元年	紹統元年	
天台二年	天台元年	乾和九年	乾和八年	乾和七年	乾和六年	乾和五年
一成年政二十	年成政二十	年成政十九	年成政十八	年成政十七	年成政十六	年成政十五
寶年乾元嗣和立十六大	年乾和十五	年乾和十四	年乾和十三	年乾和十二	年乾和十一	年乾和十年
嗣德五年	嗣德四年	嗣德三年	嗣德二年	嗣德元年	成順三年	成順二年
嗣德五年	嗣德四年	嗣德三年	嗣德二年	嗣德元年	成順三年	成順二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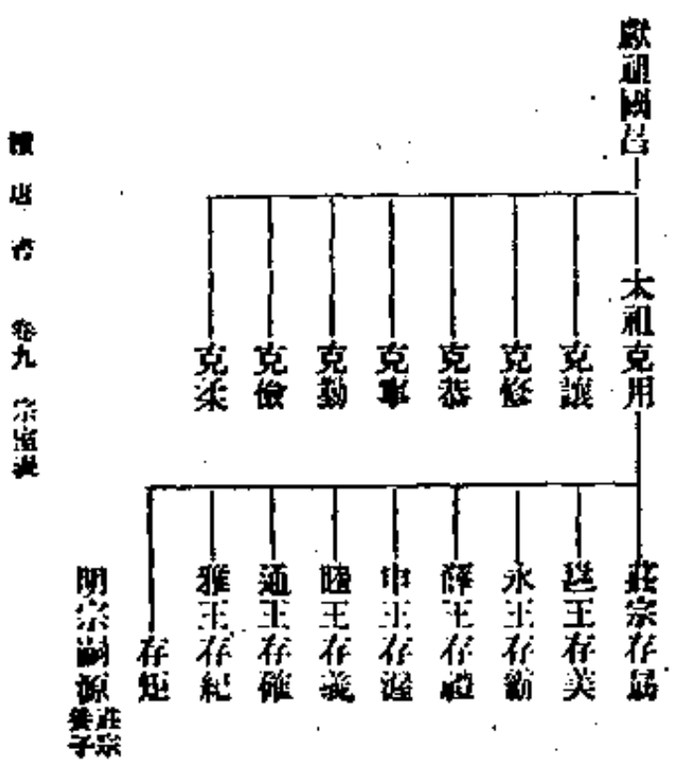
未己	申庚	酉辛	戌壬	亥癸	子甲	丑乙
嗣德六年	建隆元年	建隆二年	建隆三年	宛福元年	宛福二年	宛福三年
嗣德六年	建隆元年	建隆二年	建隆三年	宛福元年	宛福二年	宛福三年
嗣德六年	建隆元年	建隆二年	建隆三年	宛福元年	宛福二年	宛福三年
天台三年	天台四年	天台五年	天台六年	天台七年	天台八年	天台九年
二成年政二十	三成年政二十	四成年政二十	五成年政二十	六成年政二十	七成年政二十	八成年政二十
大寶二年	大寶三年	大寶四年	大寶五年	大寶六年	大寶七年	大寶八年
嗣德六年	建隆元年	建隆二年	建隆三年	宛福元年	宛福二年	宛福三年
周德七年	建隆元年	建隆二年	建隆三年	宛福元年	宛福二年	宛福三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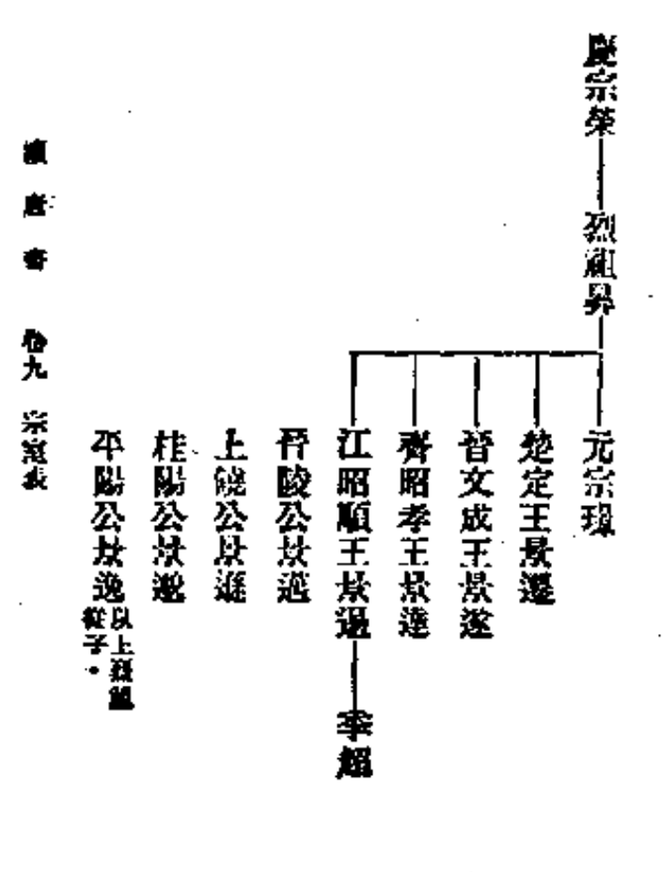
申壬	未辛	午庚	巳己	辰戊	卯丁	寅丙
年後開主貴十二年	年後開主貴十一年	後開主貴十年	後開主貴九年	後開主貴八年	後開主貴七年	後開主貴六年
年天台十六	年天台十五	年天台十四	年天台十三	年天台十二	年天台十一	天台十年
年大寶十六	年大寶十五	年大寶十四	年大寶十三	年大寶十二	年大寶十一	大寶九年
開寶五年	開寶四年	開寶三年	開寶二年	開寶元年	統德五年	統德四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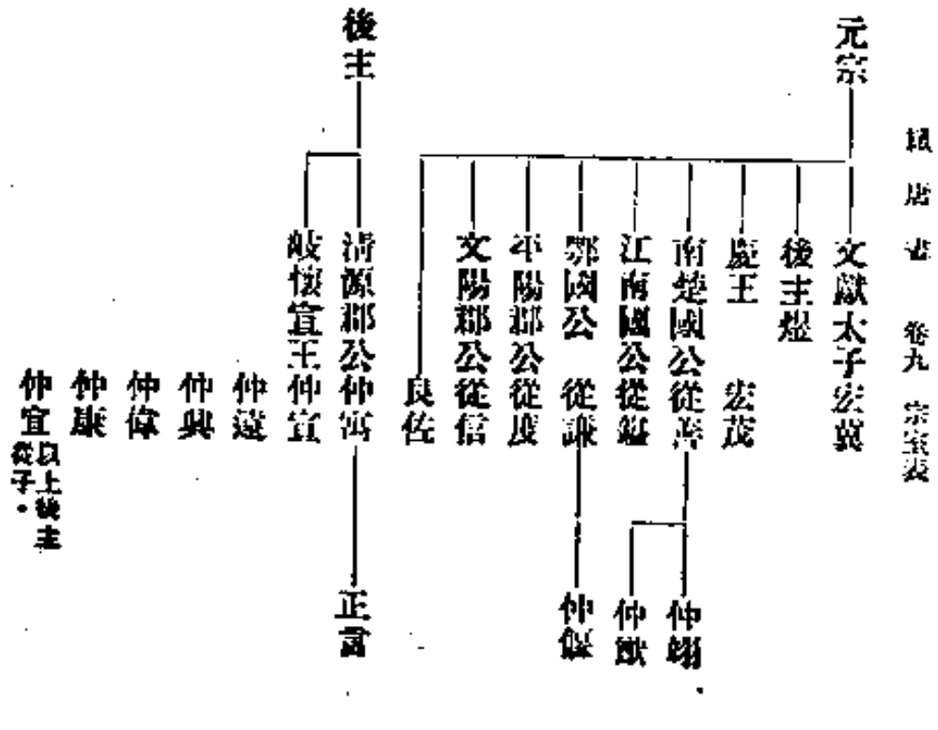
亥乙	戌甲	酉癸
年後開主貴十六五年	年後開主貴十七四年	年後開主貴十三年
後成四運二七年	成運元年	年天台十七
後開三貴八七年	開貴七年	開貴六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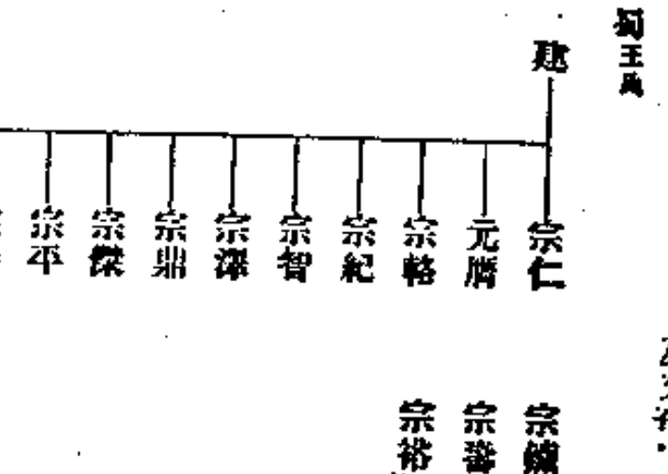
續唐書卷九

宗室表


獻祖國昌
太祖克用
克讓
克修
克恭
克事
克勤
克儉
克柔
莊宗存勗
邠王存美
永王存勰
薛王存禮
申王存渥
睦王存義
通王存確
雅王存紀
存矩
明宗嗣源莊宗養子


克修子
嗣襲
嗣岌
莊宗
魏王繼岌
繼嵩
繼嵩
繼韜
繼魏
明宗
從璟初名從審，莊宗養己子，賜名。
秦王從榮
閔帝從厚
重哲
許王從益
末帝從珂
重吉
雍王重美
從襲
從璟
重俊
從溫
從敏以上明宗子。
厲宗榮
烈祖昇
元宗璟
楚定王景遷
晉文成王景遂
齊昭孝王景達
江昭順王景遷
李超
晉陵公景遜
上饒公景遐
桂陽公景遵
平陽公景逸以上景遷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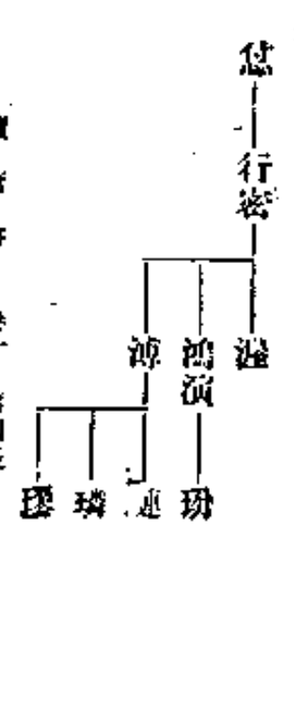


續唐書卷十

諸國表

岐李氏

吳楊氏



蜀王氏

後蜀孟氏

- 道
  - 知祥
    - 仁贇
    - 仁裕
    - 仁操
    - 昶
      - 元資
      - 元珪
      - 元喆
        - 隆記
        - 隆訐
        - 隆詮
        - 隆諲

南漢劉氏

- 謙
  - 陟
  - 巖
    - 耀魄
    - 龜圖
    - 玢
    - 晟
      - 宏昌
        - 銀
          - 守節
          - 守正
            - 克昌
            - 國昌
          - 守素
          - 守遜
        - 旋興
      - 弘操
      - 弘澤
      - 弘雅
      - 弘弼
        - 慶興
        - 保興
        - 崇興
      - 宏操
      - 宏杲
      - 宏曄
      - 宏邁
      - 宏簡
      - 宏建
      - 宏濟
      - 宏道
      - 宏照
      - 宏敬
      - 宏銾

楚馬氏

- 元豐
  - 存
  - 瑱
  - 殷
    - 希振
      - 光溫
    - 希聲
    - 希範
    - 希夢
      - 光贊
    - 希廣
    - 希崇
    - 希旺
    - 希杲
    - 希瞻
    - 希能
    - 希貫
    - 希隱
    - 希遊
    - 希知
    - 希明

吳越錢氏

- 寬
  - 鏐
  - 鐸
  - 鎳
  - 錡
  - 鏻
  - 元璙
  - 元瓘
  - 元瑜
  - 元瓘
  - 元璟
  - 元玦
  - 傳瑛
  - 元鎮
    - 文奉
    - 文炳
  - 傳瓘
  - 傳瑤
    - 仁俊
  - 傳球
  - 傳琿
  - 元玩
  - 元琢
  - 元璜
- 鏢（從弟）
- 鏐（從弟）

傅瑫
傅瑰
元瑾
元珣
元璟
元琛
元璵
元瑤
元璀
元珙
元琳
元珣
元琥
元瑤
元琛
傅瑛
元琳
元裕
元弼
元琿
元珪
元郡二人未詳所出
傅瑤
元晶
元璠
元璽

宏儉
宏倫
宏宏
宏僅
宏仰
宏信
昭慈
昭序
昭慶
惟
宏儉
惟
惟濟
惟演
惟灝
惟灝
惟渥
惟泚
惟治
守謙
守吉
丕
慥
慶
廙
綬

慥
審知
審邽
潮
遠復審知從弟
想
延興
延虹
延豐
延休
延彬
延美
延武
延翰
鱗
延政
延義
繼沂
亞澄
繼業二人延孫
繼隆
繼嚴
繼嚴從子
繼恭
仁達二人繼
繼韜
繼鎔
繼鵬
繼崇
繼勳

宏
易
昆
郁
昱
審道

南平高氏

季興
- 從誨
- 從謙
- 從諒
- 從訓
- 從珂
- 從義（子從嗣季興）
- 保勳
- 保正
- 保融
- 保紳
- 保寅
- 保節
- 保緒
- 保勗
- 保衡
- 保庸
- 繼沖
- 繼充
- 繼政
- 繼之
- 繼筠
- 繼圖

延喜
延武
延望
延宗
繼業

繼昌二人延政繼成（從子）

晉石氏

皇振業
- 敬儒
- 敬璫
- 敬威
- 敬賢
- 重貴
- 重信
- 重義
- 重英
- 重進
- 重睿
- 重杲
- 延煦
- 延寶

馬友
- 敬德
- 敬放
- 重允

高季
- 敬瑭
- 繼

漢劉氏

旻
- 知遠
- 承勳
- 承訓
- 承誥

周郭氏

簡
- 威
- 榮（養子）
- 宣詩（賜名訓）
- 誠
- 誠
- 宗訓
- 熙謙
- 熙讓
- 熙誨

旻
- 貸
- 承鈞
- 繼恩（養子）
- 守節
- 繼元
- 鐇
- 錯
- 繼文二人供繼欽（養孫）
- 錫
- 鍇
- 鎬

續唐書卷十一

大臣表

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樞密使		
租庸使	三司使（長興元年改）	
蕃漢內外馬步軍都總管副都總管使	都總管	行幹都統都招討使
侍衛親軍馬步軍都指揮使	招討使	
	都部署	
	部署	

同光元年	二年	三年
豆盧革　行營左丞相・四月・改門下侍郎命・	革	革
盧程　行營右丞相・四月・改中書侍郎命・八月賜死・	光胤	光胤
韶光胤　十一月・自左丞・改中書侍郎命・	四月卒・	四月卒・
章說　十一月・自都侍郎命・	說	說
郭崇韜　四月・由中門使遷兵部尚書・判樞密・十一月・加侍中・領成德節・	崇韜	崇韜
張居翰　宣宥・四月命・	居翰	居翰
豆盧革　十一月卒相・	革	革
孔謙　四月・自侍郎・判三司・	謙	謙
張憲　四月命・十月・還東京副留守・	王正言　正月命・八月解・	八月誅正定・
李存審　都總管・盧龍節度使・	存審　五月卒・	存審
李嗣源　副總管・天平節度使・	嗣源　六月・征宣武・兼都總管・	嗣源　二月從成德・十二月・還鎮
	李嗣源　都統・四月・討楊立于涿州・	李嗣源　都統・討魏王繼岌・九月・自將討前蜀・
	元行欽　都監・副嗣源討楊立・	魏王繼岌　都統・九月伐蜀・
		郭崇韜　都招討伐蜀・

天成元年	二年
革說　七月・流陸州・尋賜死・	
任圜　五月・工部尚書改中書侍郎命・	
鄭珏　五月・太子賓客改中書侍郎命・	
崇韜　正月・魏王殺・	
居翰　四月・貶・	
安重誨　四月命・	正月・加侍中・
孔循　五月命・	珣　正月・加同平章事・
謙　四月・伏誅・	圜　六月、太子少保・
任圜　五月宰相判・	馮道　正月・端明學士改中書侍郎命・
嗣源　二月・討趙在禮・子第・三月・兵變・還入洛・遂即位・	協　正月・太常卿改中書侍郎命・
石敬瑭　都指揮・十月・命六軍副使如故・	重誨　正月・加侍中・
劉訓　招討・二月・伐高季興・	珣　正月・加同平章事・
繼岌　四月・自殺于渭南・	
崇韜　正月、被殺・	

長興元年	四年	三年
道　鳳翔節度使・	道　協　二月卒・	玉　三月・權知左僕射・
趙鳳　三月・兵部侍郎改門下侍郎命・		道　協　王建立　成德節・三月・改右僕射命・十一月誅・
重誨　二月・被殺・	重誨　趙敬怡　二月卒・	重誨　四月・鎮河南尹・
范延光　九月命・		循　三月・出鎮忠武・
		范延光　二月命・四月出鎮成德・
張延朗　八月命・		延朗　三月解・
		王建立　三月等相判・十一月・出鎮平盧・
敬瑭　四月・鎮天雄・		敬瑭　四月・鎮天雄・
康義誠　鎮河陽節度代敬瑭・		康義誠　出鎮山南東道・
王安球　招討・四月・討上都・	安球　二月・鎮平・	
敬瑭　都招討・討盧琮・九月		
及魯奇　九月・副敬瑭討琮・		

二年	三年	四年
道　鳳翔節度使・三月・出鎮宏農・	道　愚	道　愚
李愚　三月・太常卿改中書侍郎命・		
重誨　二月・鎮鎮河中・四月・被殺・	延光　九月・加侍中・十月・出鎮成德・	延光　九月・加侍中・出鎮宣武・
趙延壽　四月命・	延壽　十一月・加同平章事・	延壽　九月・加侍中・出鎮宣武・
延朗　十一月・出鎮忠武・	鶚　十一月・出鎮忠武・	朱宏昭　九月命・
孟鶚　五月命・	馮贊　十一月・宣徽判・	馮贊　十月命・
		贊　十月鎮襄州・
		採岳　十月命・十一月被殺・
		王玫
敬瑭　鄆漢總管・十一月・命出鎮太原・	敬瑭	敬瑭
義誠　都指揮・十二月命・	義誠	義誠
敬瑭　二月・無功引還・		朱洪實　馬・
及魯奇　正月・戰沒・		皇甫遇　步・

年	元	二	三	四	五
宰相	張居詠 十月・門下侍郎同平章事・	吉王景遂 正月・侍中判尚書都省・	景遂 不預政・	景遂	景遂
齊邱	李建勳 十月・中書侍郎同平章事・	齊邱	齊邱	齊邱	齊邱
延翰		玠	延翰	延翰 十二月卒・	居詠
居詠		居詠	居詠	居詠	建勳
建勳		建勳	建勳	建勳	
宗		宗 延玉	宗	宗	宗
吳王		吳王 改名璟・	吳王 四月・拜兵馬大元帥・守太尉・錄尚書事・昇潤二州判六軍・	吳王	吳王

年	元	二	三	四	五
諸道兵馬元帥	張延翰 正月・拜左僕射同平章事・	徐玠 正月・右僕射・加大司徒・	宋齊邱 正月・拜左僕射・十月・罷・		
副元帥					
判六軍諸衛事					
輸林學士	周宗 正月・命・	周廷玉 正月・命・			
勤政殿學士					

年	元	二	三	四	五
宰相	張延朗 武軍改中書侍郎・	馮道 拜司空・	馮道 十二月・出鎮・	馮道	馮道
內樞使	宏昭 正月・加中書令・三月・自殺・	昭胤 四月・進位中書・二月・出鎮宣武・	延壽 九月・奪師職州・十一月降	延壽	延壽
	贊 三月・自殺・	趙延壽 命・三月	昌 十一月・降・	昌	昌
	郭瓊 四月命・未幾罷・	劉延皓 四月命・七月・出鎮天雄・	延朗 十一月・降・	延朗	延朗
	韓昭胤 五月命・	房嵓 九月命・			
	范延光 五月命・	延朗			
	劉延朗 副五月命・				
諸道兵馬元帥	攻 四月・改宣徽・	延朗	延朗 十一月・降・被殺・		
副元帥	劉昫 四月・宰相判・十月罷・				
判六軍諸衛事	張延朗 宰相判・				
輸林學士	敬瑭 三月・討鎮王・叛降・四月・	敬瑭	敬瑭 五月・移鎮天平・不受命・		
勤政殿學士	義誠 族誅・		符彥饒 擢拒擊・		
	洪貲 三月・被殺・				
	遇				
	王思同 都部署・二月・討鎮王・三月・敗還・	敬瑭 北面總管・拒吳升・副敬瑭・	敬達 五月・改太原四面都部署・討石敬瑭・十一月・爲楊光遠所殺・		
	藥彥稠 副思同・三月・敗還・	張敬達 殲・	楊光遠 副敬達・十一月・降・		
	康義誠 都招討・三月・討鎮王・叛降・				

年	六	年	元	年	二	年	三
宗	敬遂 二月・改領中書門下省・	宗	保大 敬遂 七月・拜兵馬元帥・	宗	宗	宗	
居詠	齊邱 二月・判尚書省・兼進攻・	居詠	齊邱 三月・拜中書令・十二月薨・	居詠	居詠		
			周宗 三月・拜侍中・				
岑		岑		岑	岑 文徽 十二月・改江西觀察使・役回・	岑	
吳王		吳王	二月・即位・	吳王		吳王	
景遂		景遂	張王景遂 七月・拜太尉中書令・兼諸道兵馬元帥判六軍・	景遂	景達	景遂	
			鄆王景達 副・				
			馮延己 判中書省・兼吏部選官・	延己			
			游簡言	簡言			
				常夢錫			

年	四	年	五	年	六	年	七
宗	正月・出爲鎮南節度・	宗	齊邱 八月・出爲鎮南節度・	建勳		建勳	
居詠	正月・出爲鎮海節度・	建勳	延己 四月・罷爲太子少保・	昌業			
齊邱	正月・拜太傅中書令・	杜昌業	吏部尚書判名事・				
建勳	右僕射兼門下侍郎・						
延己	中書侍郎同平章事・						
岑	安潮淳、泉・	岑	四月・罷爲太子洗馬・				
景遂		景遂	正月・立爲皇太弟・	景達		景達	
		景達	正月・遙兵馬元帥判六軍・	宏冀		宏冀	
		燕王宏冀	正月・拜副元帥・				

年	八	年	九	年	十	年	十一
建勳		建勳		建勳	出爲鎮南節度・		
				延己	二月・左僕射同平章事・十月薨・	延己	三月・復拜・
				徐景運	三月・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卒官・		
				孫晟	三月・右僕射同平章事・十月薨・		
景達		景達		景達		景達	
宏冀		宏冀		宏冀		宏冀	

年	二	年	三	年	四	年	五
延己		延己	二月・門下侍郎同平章事・	延己		延己	
				嚴續		續	
景達		景達		景達		景達	
宏冀		宏冀		宏冀		宏冀	

年	十	年	十一	年	十二	年	十三
延己		延己	三月・復拜・	延己		延己	
續		續		續		續	
景達		景達		景達		景達	
宏冀		宏冀		宏冀		宏冀	

中興元年	齊邱 太傅中書令・十二月・勒歸自殺・	崇義	楚 五月・誅・葬陽死・
	延己 五月・誅爲太子太傅・		徵古 副・三月・出爲鎭南節度副使・十二月・賜死・
貞元二年	緩 五月・誅爲太子少傅・		
貞元二年	太子宏冀 知政事・		
貞元三年	吳王	崇義	杖送 三月・卒・出爲潮州大都督・
貞元三年			宏冀 三月・立爲皇太子・
貞元二年	變泰 宏冀 九月・卒・	崇義	夢錫 卒・
貞元二年	吳王從嘉 九月・判尚書令知政事・	唐鎬 副・	
貞元二年	鍾謨 禮部侍郎判尚書事・九月・貶・		

後主元年	吳王 二月・立爲太子・六月・即帝位・	崇義	
		鎬	
後主元年	緩 六月・右僕射兼司空同平章事・		
後主元年	游簡言 吏部尚書知省事・		
二年	緩	崇義	
二年	簡言		
三年	緩	崇義	
三年	簡言		
四年	緩	崇義	
四年	簡言	朱鑒	
五年	緩 五月・出爲鎭海節度・	崇義	
五年	簡言	陳岌 副使・	

六年	簡言	崇義	
六年	喬	崇義	
七年	簡言		
七年	喬	崇義	
八年	簡言	崇義 三月・左僕射同平章事・	
八年	喬	崇義 三月・拜平章・	
九年	崇義 龍牧潤州節度・		
九年	簡言 二月・左僕射兼門下侍郎同平章事・五月・卒・		
九年	喬	遷正使・	
十年			
十年	喬		
十一年			
十一年	喬		
十二年			
十二年	喬 二月・改光政院使・		
十三年	崇義 司空知左右內史事・		
十三年	喬		
甲戌	崇義		
甲戌	喬		
	鍾傳		

乙亥			
崇義 十一月出降。	弼 十一月殉難。		
倣 十一月殉道。			

續唐書卷十二

禮儀志

自有虞伯夷作秩宗，典三禮，在周因而爲五。周官宗伯掌五禮以佐王安邦國，親萬民。而太史執書以協事。是時典章皆備，可履而行。周衰，諸侯每去其籍。至秦又梁而棄之。漢叔孫通定朝儀，後漢又使曹褒定漢儀，後代相承，各有著作。晉、宋至陳，典册遂多。唐之初年，即用隋禮。至太宗時，命房喬、魏徵等與禮官學士爲吉禮六十一篇，因禮十一篇，賓禮四篇，軍禮二十忌、杜正倫、李義府等增至一百三十卷，是爲貞觀禮。事既施行，議者多以爲非。上元三年，詔復用貞觀禮。由是貞觀、顯慶二禮兼行，而有司臨事參效增損之。武氏、中宗繼以亂敗。元宗開元十四年，王嵒上疏，請刪禮記舊文，而益以今事，詔付集賢院議。張說以爲禮記不刊之書，去聖久遠，不可改易，而唐貞觀、顯慶禮儀注前後不同，宜加折衷，以爲唐禮。乃詔徐堅、李銳等及通事舍人王仲丘先後撰定一百五十卷，是爲大唐開元禮。由是唐之五禮始備。至於末造，用之雖小有損益，亦不能過。惜乎史散亡，今略爲搜緝之。

同光二年春三月十日，祠部奏：本朝舊儀，太微宮每年五郊獻，北南郊壇每年四祠祭，吏部申奏請差中

書門下攝太尉行事，其太廟及諸郊壇，並吏部差三品已上攝太尉行事，惟太廟時祭，獨遣廳僚，雖爲舊儀，尚書祠部狀：每年太微宮五郊祭，南郊壇四祠祭，並宰相攝太尉行事，從之。又六月，太常禮院奏：國家興建之初，已規摹破隋禮，臣等商量今後太廟祠祭，亦望差宰臣行事。從之。夏六月，太常禮院奏：其北都宗廟，按禮無二廟之文。其北都並廟，今克復天下，還都洛陽，卻復本朝宗廟。請準太常禮院申奏，停廢。從之。三年冬十一月，禮儀使奏：伏準禮經，喪三年不祭。天地社稷爲越紼行事，此古制也。爰自漢文，益以神器務須公絕私之義，行以日月之制。事久相沿，禮從順變。今園陵已畢，祥練既除，宗廟不可以乏享，神祇不可以廢祀，宜遵禮意，式展孝思。伏請自貞觀太后升附禮畢，應宗廟儀樂及奉祀並準舊施行。從之。天成元年，中書舍人馬縞奏曰：伏見漢、晉以來，諸侯王宗室承襲帝統，除七廟之外，皆別追尊親廟，溥光武皇帝立先四代於南陽，其後桓帝以下，亦皆上疏，追崇先代。乞依兩漢故事，別立親廟，詔下尚書省集百官定議。禮部尚書趙鳳等議曰：伏見方册所載，聖轍所存，將遵類禘之誠，宜有褒稱之制。臣等集議，其追尊位號，又建廟都邑，乞特降制命，依馬縞所議。二年，中書門下又上奏曰：伏以兩漢以諸侯王入繼帝統，則必易名上謚，廣孝稱皇，藏於諸王故事。孝德皇、孝仁皇、孝元皇是也。伏乞聖慈，俯從人願，許取皇而虞號，兼上謚以符名，改置園林，仍增兵衛。遂詔太常禮院定其儀制焉。太常博士王丞等引漢桓帝入嗣，尊其祖河間孝王曰孝穆皇帝，蠡吾侯曰孝崇皇帝爲例，請付太常卿定謚，利部侍郎楊特太常卿馬縞復議曰：伏準兩漢故事，以諸侯王宗室入承帝統，則必追尊父祖，修樹園陵，西漢宣帝、東漢光武、孝襄之道，故事具存。自安帝入嗣，遂有皇太后令，別崇謚法，追曰某皇，所謂孝德、孝穆之類是也。前代惟孫皓自烏程侯繼嗣，追父和爲文皇帝，事出非常，不堪垂訓。今據禮院狀，漢安帝以下，若據本紀，又不見帝字，伏以謚法，總象天地曰帝，伏緣禮院已曾奏聞，難將兩漢故事便述尊名。請詔百官集議，時右僕射李琪等議曰：伏，視前代以來，宗廟成制，繼嗣無異，沿革或殊，馬縞所奏，禮有按據，乞下制命，令馬縞虛依典册，以述尊名。時明宗意欲兼加帝字，乃下詔曰：朕聞開國承家，得以制禮作樂，三皇不相襲，五帝不相沿，隨代創規，於理無爽，矧或情關祖禰，事繫烝嘗，且追益追尊，稱皇與帝，既有增減之字，合陳褒貶之詞。大約二名俱爲尊稱，若三皇之代，故不可加帝，五帝之代，不可言皇，爰自秦朝，便兼二號，至若聖祖老君，事隔千祀，宗追

一原，猶題册於禮名，豈須遵於漢典。況朕居九五之位，爲億兆之尊，不可總二名於簡册，惜一字於先代。

苟隘執議。何衷孝誠可委宰臣與百官詳定。集兩班於中書。遂班各陳所見。惟李玭等請於祖禰二室。先加帝字。宰臣合乘議奏曰。恭以朝廷之重。宗廟爲先。事繫承祧。義符敎美。且聖朝追尊之日。卽引漢氏舊儀。在漢氏封崇之時。復依何代故事。理關疑滯。未協聖謨。道合變通。方爲民則。且王者功成治定。制禮作樂。正朔服色。皆祖奉先。何妨沿革。若應州必立別廟。則地遠上都。今據開元中追尊梁陶爲德明皇帝。涼武昭王爲興聖皇帝。皆立廟於東都。臣等商量。所議追尊四廟。依御札並加皇帝之號。兼請於洛京立廟。敕宜於應州舊宅立廟。餘依所奏。其年八月。太常禮院奏議請祔懿祖一室。後下百僚集議。禮部尚書趙昭等奏請從中書所奏。從之。三年冬十一月。太常寺定議。唐少帝謚。廟號昭帝。博士李朋龜奏。謹按禮經。臣不誅君。稱天以謚之。是以本朝故事。命太尉率百僚。奉謚册告天於圜丘。回讀於靈座前。並在七月之內。謚册入陵。若追尊定謚。命太尉讀謚册於太廟。藏册於本廟。伏以景宗皇帝。頃負沈冤。歲月深遠。園陵已修。不祔於廟。則景宗皇帝親在七廟之外。今聖朝申冤。追尊定謚。重新帝號。須備禮儀。又禮云。君不逾年。不入宗廟。且漢之殤、沖、質。君臣已成。皆之亟、懷、愍。俱負艱難。皆不列廟食。止祀於園寢。臣等竊詳故實。欲請立景宗皇帝廟於園所。命使奉册讀寶綬。上謚於廟。使奉太牢祀之。其四時委守奉薦。請下尚書省集三省官詳議施行。右散騎常侍蕭希甫等議請依禮院所奏。奉敕宜令北州城內選地起廟。乃於幷州立廟。四年五月。中書門下奏。先據太常寺定少帝謚昭宣光烈孝皇帝號。景宗者。伏以景宗生前爲帝。饗乃承祧。既號景宗。合入宗廟。如不入宗廟。難以言宗。於理而論。就一遠廟。安少帝神主於太廟。卽昭穆序而宗祀正。今或且居別廟。卽請不言景宗。但言昭宣光烈孝皇帝。廟號雖異。實

議以義祖居七廟之東。命居高祖於西室。太宗次之。義祖又次之。皆爲不毀之主。皋臣曾義祖諸侯。不宜與高祖、太宗同享。請於太廟正殿後別建廟祀之。帝曰。吾自幼託身義祖。向非義祖有功於吳。朕安能啟此中興之業乎。皋臣乃不敢言。是月辛巳。有事於南郊。以高祖神堯皇帝配用上辛也。昭公卿以下議定郊祀。平章事張居翰、李建勳等議曰。孔子云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此萬世不易之法也。昔長孫無忌請配高祖於圜丘。以配昊天上帝。祀太宗於明堂。以配上帝。蓋待之也。今國家嗣興唐祚。追尊孝德。配上帝於明堂。禮也。其服物制度。古有常儀。一切僞飾。願皆蠲去。奚可大司徒脊邱請以季秋郊以四月上辛。禮部員外郎常夢錫殷曰。按禮。天子之郊以多至。不卜日。魯侯之郊。以仲春上辛。今之四月。非郊之時。齊邱固爭。遂用夏四月。議者多哂之。詔曰。禮莫重於享帝。孝莫重於隆親。事貴重大。承以輕涉。可謂無其德而用其事。祗知畏焉。於戲。爾公爾侯。各揚厥職。不供通事。國有常典。　保大元年。江文蔚、韓熙載與太常禮儀。議烈祖稱宗。廟儀獨建言。帝王已失之。己得之。謂之中興。中興之君。廟宜稱祖。先帝興已墜之業。不宜屈而稱宗。文蔚亦以儀議爲當。遂用之。　保大中。帝自以唐宗室。恢然欲定中原。復舊都。有司請行南郊禮。帝曰。俟天下爲一。然後告謝天地。　後主七年。始詔立周后爲繼室。命太常博士陳致雍攷古今沿革。草具婚禮。又命學士徐鉉、知制誥潘佑參定。鉉曰。見君。後魏宿有后先拜後起。帝後拜先起之文。鉉因謂夫婦爲人倫之本。承祖宗主祭祀。請答拜。佑以爲王者婚禮。不可與庶人同。諸不答拜。又車服之制。互有矛盾。議久不決。文安郡公徐遊評其異同。多是佑議。遂施用之。逾月。遊病疽。鉉數其不主己議。戲語人曰。周、孔亦能爲厲乎。將納采。後主命校勘代白雁。被以文綵。使衙將特舉親迎之禮。其修脗不經類此。

民庶觀者。益數萬人。

續唐書卷十三

音樂志

樂記曰。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人心之動。物使之然也。感於物而動。故形於聲。聲相應故生變。變成方謂之音。比音而樂之。及干戚羽旄。謂之樂。是以古之王者作樂。所以昭德象功。事天地和民人。自開代以來。舊章尚在。唐之初興。沿用隋樂。至武德九年。始詔太常少卿祖孝孫、協律郎竇璡等定樂。至貞觀二年夏六月。奏之。孝孫又奏陳、梁舊樂雜用吳、楚之音。周、齊舊樂多涉胡、戎之伎。於是斟酌南北。考以古音。作爲大唐雅樂。以十二律各順其月。旋相爲宮。蓋周禮旋宮之義。亡絕已久。時莫能知。一朝復古。豈不善哉。及孝孫卒後。協律郎張文收與太常掌禮樂官。更加蕪改。當時稱善。洎乎唐季之亂。雅樂淪亡。舊史云。莊宗起於朔野。經始霸圖。其所存者。不過邊部鄭聲而已。先王雅樂。殆將泯絕。當同光、天成之際。戚有事清廟。咸薪祖秦坻。雖領歲猶施。而宮商孰辨。途使野裏、發武入河漢而不歸。湯護、舜韶。混陵谷而俱失。觀於史言。良足致慨。南唐事不師古。惟取新聲。而典籍殘缺。更無可徵。今姑就所見者約略編之焉。

歌樂章泊舞名。其懿祖昭烈皇帝室登歌酌獻曰昭德之舞。獻祖文皇帝登歌酌獻曰文明之舞。太祖武皇帝室登歌酌獻曰應天之舞。昭宗皇帝室登歌酌獻曰永平之舞。從之。

天成元年秋八月。太常卿定莊宗孝皇帝廟室酌獻奏武成之舞。尚書兵部侍郎崔居儉譔登歌樂章。

四年春二月。詔樂章有宮裳曲名。與德祖孝成皇帝廟諱同。改爲雲裳曲。

長興三年秋九月壬辰。宴羣臣於長春殿。教坊進新曲。是日奏畢。賜名曰長興樂。

清泰元年夏五月。太子賓客判太常寺事盧文紀言。明宗皇帝廟室酌獻奏武成之舞。從之。文紀撰登歌樂章。

昭德舞辭

懿彼明德。赫赫煌煌。名高開運。功著旂常。道符休泰。運叶祺祥。嶷傳萬祀。以播耿光。

文明舞辭

帝業光揚。皇圖翕赫。聖德孔彰。神功不測。信及豚魚。恩霑動植。德高鴻名。傳之萬億。

應天舞辭

唐圖肇興。雄圖再固。輔翼帝道。金玉王度。皇帝無親。惟德是輔。啟聖英明。永光聖祚。

永平舞辭

慶傳寶祚。位正瑤圖。功宣四海。化被八區。靜彰帝道。勳合乾符。千秋萬祀。永荷昭蘇。

武成舞辭

艱難王業。反正皇唐。先天載造。御日重光。謀紹世祖。艾資少康。功成德茂。率祀無疆。

雍熙舞辭

仁君御宇。寶祚誕洪。運符武德。道叶文明。九功式序。百度惟成。金門積慶。玉葉傳榮。

突泰元年周顯德五年夏六月。命中書舍人竇儼參詳雅樂。冬十一月。翰林學士竇儼上疏論禮樂刑政之原。其一曰。請依唐會要所分門類。上自五帝。迄於聖朝。凡所施爲。悉命編次。凡關禮樂。無有闕漏。名之曰大周通禮。俾祕院寫之。其二曰。伏請博通之士。上自五帝。迄於聖朝。凡樂章沿革。總次編錄。繫於歷代樂錄之後。永爲定式。名之曰大周正樂。俾樂寺寫之。依文教習。務在精專。詔曰。寶儼所上封章。備陳政要。舉當今之急務。疾近世之因循。器識可嘉。辭理甚當。故能立事。無愧澄官。所謂編集大周通禮、大周正樂。宜依議。仍令於內外職官前資前名中。選擇文學之士。同與編集。其名以聞。委儼總領其事。所須紙筆。下有司供給。明年春正月。樞密使王朴奉詔詳定雅樂。十二律旋相爲宮之法。并造律準上之。其奏疏云。臣聞造以檢形。樂以治心。禮樂者。聖人之大教也。形體順於外。聲氣和於內。而不治者。未之有也。故理定必制禮。功成必作樂。一人作之於上。萬人化之於下。政令不嚴。功力不勞。而天下理者。禮樂也。行政者。禮也。

成禮者。樂也。故聖人盡心焉。夫樂作於人心。感聲於物。雜氣既和。反感於人心者也。所假之物。大小有數。九者。成數也。是以黃帝吹九寸之管。得黃鐘之聲。爲樂之端也。半之。清聲也。倍之。緩聲也。三分其一。以損益之。相生之聲也。十二變而復黃鐘。聲之總數也。乃命之曰十二律旋迭爲均。均有七調。合八十四調。播之於八音。著之於歌頌。將以奉天地。事祖宗。和君臣。接賓旅。恢敎化。厚風俗。以其功德之形容。告於神明。俾百代之後。知邦國之所由興。風敎之所由行者也。宗周而上。率由斯道。自秦而下。旋宮聲變。泊東漢雖有太子承、鮑鄴與之。人亡而敎息。無嗣續之者。漢至隋垂十代。凡數百年。所存者。黃鐘之宮一調而已。十二律中。惟用七聲。其餘五律。謂之陰鐘。蓋不知用故也。唐太宗有知人之明。善復古道。故用祖孝孫、張文收考正雅樂。而旋宮八十四調。復見於時。在懸之器。方無陰者。所以知太宗之道。與三五同功焉。安、史之亂。京都爲墟。器之與工。十不存一。所用歌奏。漸多訛繹。遂乎貞元之餘。工器都盡。歸聚不獲。文記亦亡。集官詳酌。終不知其制度。時有太常博士商寶孫。按周官。弦工記之文。鎛鍾十二。編鐘二百四十。處士蕭承慶校定石磬。今之在懸者是也。雖有樂器之狀。殊無相應之和。遂乎朱梁、後唐。歷晉與漢。皆享國不遠。未暇及於禮樂。至於十二鎛鐘。不問聲律宮商。但循環而擊。編鐘編磬。徒懸而已。絲竹匏土。僅有七聲。作黃鐘之宮一調。亦不和備。其餘八十三調。於是乎泯絕。樂之缺壞。無甚於今。陛下天縱文武。在宅中區。上爲一戰。并胡喪氣。東西二征。秦、吳開境。大功既著。思復三代之風。遒文絕編。成令遐訪。墜典旅務。無不畢舉。宗廟朝廷之儀。車服物象之數。於是乎昭明。臨視樂懸。親自致聽。知其亡失。深動上心。乃命中書舍人竇儼參詳太常樂事。不踰月。調品八音。相和會。以臣嘗學律曆。宣示古今樂錄。令臣討論。臣雖不敏。敢不率詔。遂依唐法。以秬黍校定尺度。長九寸。虛徑三分。爲黃鐘之管。與見在黃鐘之聞相應。以上下相生之法推之。得十二律管。以爲兼管五吹用聲。不便。乃作律準十三弦。宣聲。長九尺。張弦各如黃鐘之聲。以爲一戰。第八弦六尺設柱爲林鐘。第三弦三尺設柱爲太簇。第十弦五尺三寸四分設柱爲南呂。第五弦七尺一寸三分設柱爲姑洗。第十二弦四尺七寸五分設柱爲應鐘。第七弦六尺三寸三分設柱爲蕤賓。第八弦八尺四寸四分設柱爲大呂。第九弦五尺六寸三分設柱爲夾則。第十弦七尺五寸一分設柱爲夾鐘。第十一弦五尺一分設柱爲無射。第十二弦六尺六寸八分設柱爲夾則。第一弦中呂。第十三弦四尺五寸設柱爲黃鐘之清聲。十二聲中。施用七聲。迭爲均焉。均之主者。宮也。徵、商、羽、角、變宮、變徵次焉。發其均主之聲。歸乎本音之律。七聲迭應而不亂。乃成其調。均焉。七調聲有十二均。合八十四調。歌奏之曲。由之出焉。旋宮之聲。久絕。一日而補出。臣獨見忽未詳。悉望下中書門下。集百官及內外知音者。校其得失。然後依譔訓典。八十四調。曲有數百。見存者九曲而已。皆調之黃鐘之宮聲。今詳其音數。內三曲即是黃鐘宮聲。其餘六曲。錯雜諸調。蓋傳習之誤也。唐初雖有旋宮之樂。至用曲多與前文相違。既不敢用。唐爲則。臣又懵學獨力。未能備究古今。亦望集多聞知禮文者。上本古典。下順常道。定其義例。於何月行何禮。合用何調何曲。聲

數長短，隨變殺成，議定而制曲，方可久長行曲用，所補雅樂旋宮八十四調，并所定尺，所吹黃管，所作律準，謹並上進，去聖踰遠，獨學難周，莫副天心，空墨墾奏，皆主善之，乃詔尚書省集百官詳定，兵部尚書張昭等獻議曰：昔帝鴻氏之制樂也，將以範圍天地，協和人神，候八節之風聲，測四時之正氣，氣之清濁不可以緯度聲之善否不可以口傳，故軒氏鑄金，伶倫截竹，爲律呂相生之管，宮商正和之音，乃播之於管弦，宜之於鐘石，然後遵聖人之制，合陰陽之氣，和同八風，從律而不姦，五色成文而不亂，空桑、孤竹之韻，足以禮神，蜚門、大夏之容，無虧觀德，然月律有旋宮之法，備於太師之職，經秦滅學，雅道凌夷，漢初制氏所調，惟存鼓舞，旋宮十二均更用之法，世莫得聞，漢元帝時，京房善易，別晉，探求古義，以周官均法，每月更用五音，乃立準調，旋相爲宮，成六十調，又以日法析爲三百六十，傳於樂府，而編繹復寡，律呂無差，遭漢中微，雅音淪缺，京房準法，漫有言者，事終不成，鍼褒空記其名，沈重但條其說，六十六法，寂寥不聞，梁武帝素精音律，自造四通十二篇，以領八音，又引古五正二變之音，旋相爲宮，得八十四調，與律準所調音同數異，候其之亂，其音又絕，隋朝初定雅樂，猶沿舊貫，歷載不成，而沛公鄭譯因龜茲琵琶七音，以領月律，五更二變，七調克諧，旋相爲宮，復爲八十四調，工人萬寶常，又減其絲數，稍令古淡，陷高祖不重雅樂，令儒官集議，博士何妥駁奏其鄭衛所奏，八十四調並廢，隋代鄭譯所奏，惟黃鐘一均，與五郊迎氣，雜用楚寶俱七調而已，其餘五鐘懸而不作，三朝宴樂，用縵樂九部，迄於革命，未能更改，唐太宗爰命祖孝孫，張文收，整比鄭譯、萬寶常所均七音八十四調，方得絲管並懸，鐘石俱奏，七始之音復振，四廂之樂，於是乎在，孝孫，文收，皆博物洽聞，多識古今，沿革，草具婚禮，又命學士徐鉉、史官潘佑參定，鉉曰：婚禮古不用樂，佑以爲今古不相沿襲，固請用樂，鉉按古房樂無鐘鼓，佑曲引詩窈窕淑女，鐘鼓樂之，則房樂宜有鐘鼓。

酌施行。先是雅樂廢墜久矣，累朝以來，未能致正，是歲將立歲仗，有司以崇牙樹羽，宿設於殿庭，因親臨樂懸，試其聲奏，見鐘磬之類，有施而不縣者，乃命翰林學士判太常寺資儉參詳其失，又命朴敦正其聲，朴因獻是議，及以所作律準上進，因命百官議而行之。

後主昭惠后周氏善歌舞，尤工琵琶，當爲嬪元宗前，元宗以燒槽琵琶賜之，燒槽，即蔡邕焦桐之義，或謂焰材而頴之，或謂因燕而存之，常當夜醑燕，舉杯請後主起舞，後主曰：汝能創爲新聲，則可矣，后即命牋綴譜，喉無澀音，筆無停思，俄頃譜成，所謂醉邀舞破也，又有恨來遲破，亦后所製，故唐樂時，覓裝羽衣，爲大曲亂聲之後，絕不復傳，后得殘譜，以琵琶奏之，樂工曹生，亦善琵琶，按譜粗得其聲，而未盡善，后輒變易訛謬，頗去洼淫，頓乎新音，清越可聽，於是開元、天寶之遺音，復傳於世，內史舍人徐鉉，聞之於國工曹生，鉉亦知音，問曰：法曲終則緩，此聲反急，何也，曹生曰：此聲實緩，宮中有人易之，非吉徵也，蓋徐周后子母繼死，後主國步寖微，音之所起，實由人心，而嘽緩噍殺，治亂應之，豈虛言乎。

後主七年，議立昭惠后妹爲繼室，命太常博士陳致雍致古今沿革，草具婚禮，又命學士徐鉉、史官潘佑參定，鉉曰：婚禮古不用樂，佑以爲今古不相沿襲，固請用樂，鉉按古房樂無鐘鼓，佑曲引詩窈窕淑女，鐘鼓樂之，則房樂宜有鐘鼓。

續唐書卷十四

天文志

易曰：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蓋天象變見，所以譴告人君者，皆太史所宜記載也，昔稱在璿玉衡，以齊七政，詩人所記婚禮土功，必候天星，周禮以土圭測日景，求中分星，辨國妖祥，春秋書日食星變，傳載諸國所占，灾舍伏見順逆，至漢以後，裘測景晷，以正地中，分列境界，上當星次，皆依古法，而又作儀以候天地，列史所載，詳且備矣，唐太史李淳風，於天文之學，尤推精詳，故唐時所修諸史，天文一門，極其詳密，至於唐季，干戈擾攘，無暇講求，自天祐以後，所用蒙麻猶用唐之宣明，崇元二法，參而成之，惜乎舊史缺而不全，難以推測，歐陽氏新修史記，特撰司天考，所云王處訥私撰明元麻，止載其家，又有萬分麻，止行於民間，蜀有永昌麻，正象麻，南唐有齊政麻，皆止用於其國，亦亡不復見，故司天考全用周王朴所上顯德欽天麻，以著於上篇而止，於三辰五星順逆變見，有司之所占者，著之下篇，猶謂天之度數有常，而災異不測，今不書其常，而惟書其變，庶幾合乎易之觀天文以察時變焉。

天祐五年及四月辛丑，熒惑犯上將，七年十二月庚午，月有食之，八年春正月丙戌朔，日有食之，五月，客

星犯帝座。九年春正月丙申。熒惑犯房第二星。戊申。月犯心大星。夏四月甲寅。月掩心大星。壬申。彗出於張。甲戌。彗出軫。癸酉。同光元年冬十月辛未朔。日有食之。二年六月。乘星変流。八月戊子。熒惑犯星。三年三月丙申。熒惑犯上相。戊申。月有食之。夏四月癸亥朔。日有食之。甲子。太白犯左執法。六月甲子。太白晝見。丙申。歲犯右執法。己巳。太白逆見。庚寅。乘星流自二更盡三更而止。辛卯。乘小星流於西南。九月甲辰。月有食之。丁未。天狗墜有聲如雷。有蟲皆雌。丙申。歲。太白歲相犯。天成元年三月。惡星入天廐。流星犯天棓。夏四月庚戌。金犯積尸。六月乙未。衆小星変流。秋七月己未。月犯太白。庚申。太白晝見。乙亞。月入南斗魁。八月乙酉朔。日有食之。癸卯。太白犯心大星。乙巳。月犯五諸侯。辛亥。熒惑犯上將。九月丁巳。月犯心大星。己巳。月犯鉤鈐。庚午。熒惑犯右執法。己卯。熒惑犯上相。己亞。至於庚子。日月赤而無光。丙午。月掩左執法。十一月丁亞。月食昴。庚寅。衆星流。

續唐書卷十五

五行志

在昔筮子爲周武王遇及禹洪範之書。條其事九類。謂之九疇。初一曰五行。水、火、木、金、土是也。因此五物者。象於天爲五星。協於時爲五德。位於地爲五方。寘於人爲五官。播於律爲五聲。發於文爲五色。辨於口爲五味。徵於身爲五藏。舉凡氣類相感。皆分屬於五行。自後世術數之學興。而言災異者務伸其說。至舉災禍動植風雨鼠鳥之所沾被者。皆曲爲附會。而於變怪非常之事。皆推測其孰吉孰凶。以爲警應。漢之董仲舒、劉向及其子歆。以春秋、洪範爲學。所言災異。莫不指事以爲應驗。至遇猜不相合。則泛引旁搜。而遷就其說焉。豈不惑哉。夫孔子作春秋。記災異而不著其事。左氏傳每取時事實之。故後儒疑其浮考。至於洪範九疇。本不相附屬。乃取五事、皇極、庶徵附於五行。則八政、五紀、三德、稽疑、福極、更將何說以處之。又隸州上言。水圮其城。是月己巳。鄆州上言。黃河水溢岸。圍三十里。東流。夏五月丁亥。申州奏大水。平地深七尺。是月戊申。夔州上言。漲水溢入城。圮民廬舍。又壞均州鄖鄉。水深三丈。居民登山避水。仍畫圖以進。六月壬戌。汴州上言。大雨雷震。文宣王廟講堂。十一月壬子。鄆州上言。黃河暴溢。漂溺四千餘戶。三年夏六月。太原地震。自二十五日子時。至二十七日申時。二十餘度。左補闕李祥上疏曰。臣聞天地之道。以簡易示人。鬼神之情。以福福爲務。王者祥瑞至而不喜。災異見而輒懼。北京地震。日數稍多。臣竊惟書伏見高宗時。晉州地震。上謂羣臣曰。豈朕政教之不明。使晉州地震耶。侍中張行成奏曰。天陽也。地陰也。天陽君象。地陰臣象。君宜轉動。臣宜安靜。今晉州地震。彌旬不休。將恐女謁使事。臣下陰謀。且晉州是陛下本封。今地震焉。尤彰其應。伏願深思遠慮。以杜未萌。又開元中。秦州地震。時差官宣慰。兼降使致祭山川。所損之家。委量事安置。奏聞。伏惟陛下。中興唐祚。起自晉陽。地數震於帝鄉。理合省思天誡。況聖明御宇。於今六年。嶽秘時康。人安俗阜。臣慮天意恐陛下忘創業艱難之時。

擢坎潰在其仆木一朝乾然而起。行數十步。復於舊坎。北家驗異。倉皇散走。識者以漢昭帝時上林仆木起生枝時衆變成文。而宣帝興。今木理成文。仆而更起。乃莊宗中興之兆也。七年冬十月。梁、宋、鄆、亳水災。十八年春二月。張文禮叛於鎮州。時野水鯽如血。游魚多死。浮於水上。識者知其必敗。十九年。定州王處直卒。先是處直自爲德政碑。赴模於衙城內。官有龍見。咸觀之。其狀乃黃么蜥蜴也。處直以爲神異。造龍林以安之。又城東舊田中有羣鵲數百。平地爲巢。識者以爲己德所感

有功威於滿之意伏望特委親信、兼選勳賢、且往北京撫安、密令巡閱黎民之疾苦、嚴山川之祭祀、然後鑒前朝得喪之本、探歷代聖哲之規、崇不諱之風、能不急之務、明宗深嘉之、錫以三品章服、秋七月、諸州大水、宋、亳、潁尤甚、宰臣奏曰、今秋宋州管界水災最甚、人戶流亡、粟價暴貴、臣等商量、諸於本州倉出斛斗依時出糶、以救貧民、從之、是月、秦州大水、漲死窮谷內居民三十六人、鄧州赤甲山崩、大水漂溺居人、八月、秦州地大震、冬十一月、雄武軍士言、洛陽地震、十二月壬戌、慶州軍營內三處火光白起、人至即滅、並不焚燒舍宇、明宗謂侍臣曰、火妖乎、侍臣曰、恐妖人造作、宜審詰之、應順元年閏正月丙寅辰時、閉帝宰至德宮、初出興教門、有飛炎自空而落、死於御前、是日大風晦冥、消奏元年秋九月、連雨害稼、詔曰、久雨不止、疑有新囚、繫都城門、三日不止、斬山川、告宗廟社稷、宜令太子監察李延範等、祭諸城門、太常卿李悰等、告宗廟社稷、冬十月辛未巳時、有雉金色、自南飛入中書、止於政事堂之上、吏驅之不去、良久、又北飛、是日民家得之、二年、鄜酉李固鎮有大鼠與蛇鬬於橋下、鬬及日之中、蛇不勝而死、三年春三月戊午、有蛇鼠鬬於洛陽師子門外、而鼠殺蛇、又四月戊子、熊入市、形如人、拽人、又一熊自老君廟南走、自車廂行近郊、從官射之而斃、是年末帝先人墳側古佛剎中石像、忽然搖動不已、觀者咸訝焉、昇元六年春正月、都下大水、秦淮溢、東都火、焚數千家、又六月、常、宣、歙三州大雨、溪溢、庚午、大蝗自淮北蔽空而至、辛巳、命州縣捕蝗瘞之、是歲、溧水天興寺桑生木人、長六寸、形如僧、右袒而左跣、衣被皆備、國人號曰須菩提、帝迎至宮中、奉事甚謹、占者云、木人生桑、有大喪、保大四年秋九月、淮南饑、食稼、除民田租稅、十一年春三月、金陵大火、焚盧舍官署殆盡、又六月、不雨、井泉竭、淮流可涉、旱蝗、民饑、流入周境者相繼、十五年冬十一月、都城大火、一日數發、

續唐書卷十六

地理志

自班固作漢書地理志、而後之修史者、莫不詳志地理、夫考地理之學、非深奧難窮、然歷代更號、古今沿革、糾紛叢雜、忽合忽離、幾若紛絲亂麻、不可分劈、昔謂天文似難而實易、地理似易而實難、蓋天文固一定而不改、地理則變動而不常、漢、晉以來、歷史所載詳矣、唐貞觀元年、分天下爲十道、景雲二年、分爲二十四都督府以統之、開元二十一年、又分爲十五採訪使、及至乾符而後、日益割裂、而朱全忠篡取、得其七十八州、莊宗初起并、代、取幽、沿有三十五州、後取梁、岐、王衍、孟知得七州、同光破蜀、惟得四州、而螯、平二州、陷於契丹、其增置一州、合一百二十三州、而自江以下三十五州爲南唐、其餘外屬、并不常、蜀有四十六州、南漢有四十七州、楚有十州、吳越有十三州、閩有六州、南平有三州、至於晉、漢、周之地域、割裂紛更、時多建置、大抵非盡屬唐季之舊、又歲略於外國、五代史記疑方考、已約載之、今結唐書、但舉後唐、南唐、列於斯志焉、

長興三年、又四月、中書門下奏、據十道圖、以王者所都之地爲上、本朝都長安、遂以圖內道爲上、今

宗廟宮闕皆在洛陽。時以河南道爲上。關內道爲二。河東道第三。河北道第四。劍南道第五。江南道第六。淮南道第七。山南道第八。隴右道第九。嶺南道第十。從之。

河南道

東都河南府。本洛州。垂拱二年。升爲東都。聖元元年。爲河南府。神龍元年。改曰洛京。後唐同光元年。復爲東都。領縣二十。

氏。舊縣。陽城。舊曰陽城。更名告城。天祐二年。復名陽城。登封。舊縣。陸渾。舊縣。伊闕。舊縣。新安。舊縣。澠池。舊縣。河清。舊縣。緱陽。舊縣。伊陽。舊縣。王屋。舊縣。

宋州。本宋州。建中二年。升爲宣武軍。同光元年。改爲歸德軍。領縣八。

宋城。舊縣。睢陽。舊曰睢陽。同光元年。復舊。寧陵。舊縣。下邑。舊縣。虞城。舊縣。楚邱。舊縣。穀熟。舊縣。柘城。舊縣。

單州。本宋州之單父縣。光化二年。朱全忠表置輝州。三年。置團練使。同光二年。改曰單州。領縣四。

單父。本屬宋州。光化二年。建入輝。同光二年。改隸單州。碭山。本屬宋州。光化二年。建入輝。同光二年。改隸單州。成父。本屬曹州。光化二年。建入輝。同光二年。改隸單州。魚臺。本屬兗州。同光二年。改隸單州。

亳州。本亳州。建中二年。升爲防禦州。同光元年。改爲團練州。領縣七。

譙。舊縣。鄧。舊縣。城父。舊城父縣。天祐二年。改曰焦夷。同光元年。復舊。鹿邑。舊縣。真源。舊縣。永城。舊縣。蒙城。舊縣。

徐州。舊置武寧軍。領縣七。

彭城。舊縣。蕭。舊縣。豐。舊縣。沛。舊縣。滕。舊縣。宿遷。舊縣。下邳。舊縣。

宿州。領縣四。

符離。舊縣。虹。舊縣。蘄。舊縣。臨渙。舊縣。

鄆州。舊置天平軍。領縣九。

須城。舊須昌縣。同光元年。建號改曰須城。壽張。舊縣。鄆城。舊鄆城縣。天祐二年。改曰鉅野。舊縣。盧。舊縣。平陰。舊縣。東阿。舊縣。

陽穀。舊縣。中都。舊縣。

青州。領縣五。

壽城。舊縣。章邱。舊縣。臨淄。舊縣。長清。舊縣。禹城。舊縣。

曹州。領縣五。

濟陰。舊縣。考城。舊考城縣。開寶州。梁改曰戴邑。割隸開封府。同光元年。仍改考城。復隸曹州。冤句。舊縣。乘氏。舊縣。南華。舊縣。

濮州。領縣五。

鄄城。舊縣。濮陽。舊縣。范。舊縣。雷城。舊縣。臨濮。舊縣。

齊州。舊置平盧軍。領縣六。

金都。舊縣。臨淄。舊縣。千乘。舊縣。博興。舊博昌縣。同光元年。建號改曰博興。蒲光。舊縣。臨朐。舊縣。

淄州。領縣四。

淄川。舊縣。長山。舊縣。高苑。舊縣。鄒平。舊縣。

登州。領縣四。

蓬萊。舊縣。牟平。舊縣。文登。舊縣。黃。舊縣。

東萊。舊縣。西平。舊縣。

宋州。本宋州。建升爲宣武軍。同光元年。改爲歸德軍。領縣八。

宋城。舊縣。襄邑。舊屬宋州。梁割隸開封府。同光元年。復舊。寧陵。舊縣。下邑。舊縣。穀熟。舊縣。楚邱。舊縣。二年。復舊。

單州。本宋州之單父縣。光化二年。朱全忠表置輝州。三年。置團練使。同光二年。改曰單州。領縣四。

單父。本屬宋州。光化二年。建入輝。同光二年。改隸單州。碭山。本屬宋州。光化二年。建入輝。同光二年。改隸單州。成父。本屬曹州。光化二年。建入輝。同光二年。改隸單州。魚臺。本屬兗州。同光二年。改隸單州。

亳州。本亳州。建升爲防禦州。同光元年。改爲團練州。領縣七。

譙。舊縣。鄧。舊縣。城父。舊城父縣。天祐二年。改曰焦夷。同光元年。復舊。鹿邑。舊縣。真源。舊縣。永城。舊縣。蒙城。舊縣。

徐州。舊置武寧軍。領縣七。

彭城。舊縣。蕭。舊縣。豐。舊縣。沛。舊縣。滕。舊縣。宿遷。舊縣。下邳。舊縣。

宿州。領縣四。

符離。舊縣。虹。舊縣。蘄。舊縣。臨渙。舊縣。

鄆州。舊置天平軍。領縣九。

須城。舊須昌縣。同光元年。建號改曰須城。壽張。舊縣。鄆城。舊鄆城縣。天祐二年。改曰鉅野。舊縣。盧。舊縣。平陰。舊縣。東阿。舊縣。

陽穀。舊縣。中都。舊縣。

青州。領縣五。

壽城。舊縣。章邱。舊縣。臨淄。舊縣。長清。舊縣。禹城。舊縣。

曹州。領縣五。

濟陰。舊縣。考城。舊考城縣。開寶州。梁改曰戴邑。割隸開封府。同光元年。仍改考城。復隸曹州。冤句。舊縣。乘氏。舊縣。南華。舊縣。

濮州。領縣五。

鄄城。舊縣。濮陽。舊縣。范。舊縣。雷城。舊縣。臨濮。舊縣。

齊州。舊置平盧軍。領縣六。

金都。舊縣。臨淄。舊縣。千乘。舊縣。博興。舊博昌縣。同光元年。建號改曰博興。蒲光。舊縣。臨朐。舊縣。

淄州。領縣四。

淄川。舊縣。長山。舊縣。高苑。舊縣。鄒平。舊縣。

登州。領縣四。

蓬萊。舊縣。牟平。舊縣。文登。舊縣。黃。舊縣。

萊州，領縣四：掖，舊縣。萊陽，舊陽昌縣，同光元年改曰萊陽。膠水，舊縣。即墨，舊縣。

棣州，領縣五：厭次，舊縣。滴河，舊縣。陽信，舊屬棣州，武德六年以縣屬滄州，同光三年復屬棣州。蒲臺，舊縣。渤海，舊縣。

兗州，舊管總管軍。領縣七：瑕邱，舊縣。曲阜，舊縣。乾封，舊縣。泗水，舊縣。鄒，舊縣。鉅野，舊縣。萊蕪，舊縣。

沂州，領縣五：臨沂，舊縣。費，舊縣。承，舊縣。沂水，舊縣。新泰，舊縣。

密州，領縣四：諸城，舊縣。輔唐，舊輔唐縣，後改曰安邱，同光元年復舊。高密，舊縣。莒，舊縣。

關內道

西京京兆府，本雍州，開元元年改爲京兆府，天寶元年以京師爲西京，肅宗至德二載改爲中京，上元二年復爲西京，乾元元年復爲京兆府，領縣十四。

高年，舊縣，隋曰大年，同光元年復舊。長安，舊縣，隋曰大安，同光元年復舊。咸陽，舊縣。興平，舊縣。

藍田，舊縣。鄠，舊縣。好時，舊屬京兆府，天祐三年割屬岐州，同光元年復舊。奉先，舊屬京兆府，天祐三年割屬華州，同光元年復屬京兆府。武功，舊屬京兆府，天祐三年割屬岐州，同光元年復舊。渭南，舊縣。昭應，舊縣。高陵，舊縣。

同州，本馮翊郡，同光元年復爲同州，領縣七：馮翊，舊屬同州，後改曰韓原，割隸河中府，天成三年復舊。郃陽，舊屬同州，後割隸河中府，天成三年復舊。夏陽，舊縣。白水，舊縣。澄城，舊屬同州，後割隸河中府，同光三年復屬同州。

商州，領縣六：上洛，舊縣。豐陽，舊縣。洛南，舊縣。商洛，舊縣。上津，舊縣。乾元，舊縣。

鳳翔府，領縣九：天興，舊縣。岐山，舊縣。扶風，舊縣。麟遊，舊縣。普潤，舊縣。寶雞，舊縣。虢，舊縣。郿，舊縣。盩厔，舊屬京兆府，乾寧四年割屬鳳翔府。

華州，本鎮國軍，乾寧元年改爲忠武軍，同光元年改鎮國軍。領縣四：鄭，舊縣。華陰，舊縣。下邽，舊縣。渭南，舊屬耀州，天祐三年割屬華州。

華州，本鎮國軍，乾寧元年改爲忠武軍，同光元年改鎮國軍。領縣四：鄭，舊縣。華陰，舊縣。下邽，舊縣。渭南，舊屬耀州，天祐三年割屬華州。

同州，本鎮國軍，乾寧元年改爲忠武軍，同光元年復舊。領縣七：馮翊，舊屬同州，後改曰韓原，割隸河中府，天成三年復舊。郃陽，舊屬同州，後割隸河中府，天成三年復舊。夏陽，舊縣。白水，舊縣。澄城，舊屬同州，後割隸河中府，同光三年復屬同州。

邠州，舊領縣六：新平，舊縣。三水，舊縣。永壽，舊縣。宜祿，舊縣。

岐州，本扶風郡，乾寧二年爲李茂貞所有，後入於朱梁，同光元年復舊。領縣四：雍，舊縣。天興，舊縣。扶風，舊縣。虢，舊縣。

隴州，舊防禦，乾寧二年爲李茂貞所有，同光元年復舊。領縣三：汧源，舊縣。長興元年改爲汧源縣。汧陽，舊縣。長興元年改爲汧陽縣。吳山，舊縣。長興元年改爲吳山縣。

涇州，舊涇州，乾寧二年爲李茂貞所有，後入於朱梁，同光二年復舊。領縣三：保定，舊縣。靈臺，舊縣。良原，舊縣。

原州，舊原州，乾寧二年爲李茂貞所有，後入於朱梁，同光元年復舊。領縣一：臨涇，舊屬涇州，貞觀十三年移原州治所於此，天寶三載改爲平涼縣，乾元元年復舊。

武州，舊武州，乾寧二年爲李茂貞所有，後入於朱梁，同光元年復舊。領縣一：武功，舊屬京兆府，天祐三年割屬岐州，同光元年復舊。

渭州，舊渭州，乾寧二年爲李茂貞所有，後入於朱梁，同光元年復舊。領縣一：渭源，舊縣。

寧州，舊寧州，乾寧二年爲岐所有，後入於梁，同光元年復舊。領縣三：定安，舊縣。真寧，舊縣。襄樂，舊縣。

鄜州，舊鄜州，乾寧二年爲岐所有，同光二年復舊。領縣三：洛交，舊縣。三川，舊縣。直羅，舊縣。

坊州，舊坊州，乾寧二年爲岐所有，後入於梁，同光元年復舊。領縣三：中部，舊縣。宜君，舊縣。升平，舊縣。

丹州，舊丹州，乾寧二年爲岐所有，同光元年復舊。領縣四：

乾州，本京兆府奉天縣，乾寧二年爲李茂貞所有，後入於朱梁，同光元年復舊。改爲刺史，屬鳳翔府。其武功、醴泉二縣，還京兆府，奉天入鳳翔府。天祐三年，又以好畤還京兆府。領縣一：

奉天，舊屬京兆府，乾寧二年割屬乾州。

邠州，舊邠州，爲李茂貞所有，後入於梁，同光元年復舊。領縣四：

新平，舊縣。三水，舊縣。永壽，舊縣。宜祿，舊縣。

岐州，本扶風郡，乾寧二年爲李茂貞所有，後入於梁，同光元年復舊。領縣四：

雍，舊縣。天興，舊縣。扶風，舊縣。虢，舊縣。

隴州，舊防禦，乾寧二年爲李茂貞所有，後入於梁，同光元年復舊。領縣三：

汧源，舊縣。長興元年改爲汧源縣。汧陽，舊縣。長興元年改爲汧陽縣。吳山，舊縣。長興元年改爲吳山縣。

涇州，舊涇州，乾寧二年爲李茂貞所有，後入於梁，同光二年復舊。領縣三：

保定，舊縣。靈臺，舊縣。良原，舊縣。

原州，舊原州，乾寧二年爲李茂貞所有，後入於梁，同光元年復舊。領縣一：

臨涇，舊屬涇州，貞觀十三年移原州治所於此，天寶三載改爲平涼縣，乾元元年復舊。

渭州，舊渭州，乾寧二年爲李茂貞所有，後入於梁，同光元年復舊。領縣一：

渭源，舊縣。

寧州，舊寧州，乾寧二年爲岐所有，後入於梁，同光元年復舊。領縣三：

定安，舊縣。真寧，舊縣。襄樂，舊縣。

鄜州，舊鄜州，乾寧二年爲岐所有，同光二年復舊。領縣三：

洛交，舊縣。三川，舊縣。直羅，舊縣。

坊州，舊坊州，乾寧二年爲岐所有，後入於梁，同光元年復舊。領縣三：

中部，舊縣。宜君，舊縣。升平，舊縣。

丹州，舊丹州，乾寧二年爲岐所有，同光元年復舊。領縣四：

乾州，本京兆府奉天縣，乾寧二年爲李茂貞所有，後入於梁，同光元年復舊。改爲刺史，屬鳳翔府。其武功、醴泉二縣，還京兆府，奉天入鳳翔府。天祐三年，又以好畤還京兆府。領縣一：

奉天，舊屬京兆府，乾寧二年割屬乾州。

邠州，舊邠州，爲李茂貞所有，後入於梁，同光元年復舊。領縣四：

新平，舊縣。三水，舊縣。永壽，舊縣。宜祿，舊縣。

岐州，本扶風郡，乾寧二年爲李茂貞所有，後入於梁，同光元年復舊。領縣四：

雍，舊縣。天興，舊縣。扶風，舊縣。虢，舊縣。

隴州，舊防禦，乾寧二年爲李茂貞所有，後入於梁，同光元年復舊。領縣三：

汧源，舊縣。長興元年改爲汧源縣。汧陽，舊縣。長興元年改爲汧陽縣。吳山，舊縣。長興元年改爲吳山縣。

涇州，舊涇州，乾寧二年爲李茂貞所有，後入於梁，同光二年復舊。領縣三：

保定，舊縣。靈臺，舊縣。良原，舊縣。

原州，舊原州，乾寧二年爲李茂貞所有，後入於梁，同光元年復舊。領縣一：

臨涇，舊屬涇州，貞觀十三年移原州治所於此，天寶三載改爲平涼縣，乾元元年復舊。

渭州，舊渭州，乾寧二年爲李茂貞所有，後入於梁，同光元年復舊。領縣一：

渭源，舊縣。

寧州，舊寧州，乾寧二年爲岐所有，後入於梁，同光元年復舊。領縣三：

定安，舊縣。真寧，舊縣。襄樂，舊縣。

鄜州，舊鄜州，乾寧二年爲岐所有，同光二年復舊。領縣三：

洛交，舊縣。三川，舊縣。直羅，舊縣。

坊州，舊坊州，乾寧二年爲岐所有，後入於梁，同光元年復舊。領縣三：

中部，舊縣。宜君，舊縣。升平，舊縣。

丹州，舊丹州，乾寧二年爲岐所有，同光元年復舊。領縣四：

7A
90

義川。舊縣。雲巖。舊縣。份川。舊縣。咸寧。舊縣。

延州。舊置保大軍。李茂貞置忠義軍節度。同光元年。改彰武軍。領縣九。

膚施。舊縣。延長。舊縣。臨真。舊縣。豐林。舊縣。延川。舊縣。敷政。舊縣。延水。舊縣。門山。舊縣。甘泉。舊屬鄜州。唐末割屬延州。

鹽州。舊置鹽州方軍。爲党項所據。同光元年。復舊。領縣四。

迴樂。舊縣。靈武。舊縣。懷遠。舊縣。保靜。舊縣。

夏州。舊置定難軍。爲党項所據。同光元年。復舊。領縣三。

朔方。舊縣。德靜。舊縣。寧朔。舊縣。

綏州。領縣五。自唐末陷定難。所管五縣盡廢。咸脩在銀州。無鄉里。

龍泉。舊縣。城平。舊縣。綏德。舊縣。延福。舊縣。大斌。舊縣。

銀州。領縣四。

儒林。舊縣。眞鄉。舊縣。開光。舊縣。撫寧。舊縣。

宥州。領縣二。唐末我胤。廢延恩縣。止領縣一。

長澤。舊縣。

麟州。領縣二。

五原。舊縣。白池。舊縣。

河東道。

河中府。本蒲州。開元八年。升爲府。後復爲州。置鎭國軍節度。領縣十。

河東。舊縣。河西。舊縣。臨晉。舊縣。解。舊縣。猗氏。舊縣。虞鄉。舊縣。永樂。舊縣。寶鼎。舊縣。萬泉。舊縣。龍門。舊縣。

晉州。本護國軍節度。梁爲定昌軍。又改曰建雄軍。領縣八。同光元年。改爲建雄軍。

臨汾。舊縣。洪洞。舊縣。神山。舊縣。岳陽。舊縣。霍邑。舊縣。趙城。舊縣。汾西。舊縣。貢氏。舊縣。

絳州。領縣八。

正平。舊縣。太平。舊縣。曲沃。舊縣。翼城。舊縣。天祐二年。改曰翼城。光元年。復舊。

舊縣。光化元年。改隸河中府。同光二年。復隸絳州。

慈州。領縣五。

吉鄉。舊吉昌縣。同光元年。避諱改曰吉鄉。文城。舊縣。天祐二年。改曰慈邑。同光元年。復舊。

鄉寧。舊昌寧縣。同光元年。避諱改曰鄉寧。呂鄉。舊縣。仵城。舊縣。

隰州。領縣六。

隰川。舊縣。蒲。舊縣。永和。舊縣。大寧。舊縣。石樓。舊縣。溫泉。舊縣。

北京太原府。本并州。開元十一年。避北都。置河東軍節度。改并州爲太原府。同光元年。改爲西京。三年。改爲北京。仍曰河東軍。領縣十二。

太原。舊縣。晉陽。舊縣。太谷。舊縣。祁。舊縣。文水。舊縣。榆次。舊縣。盂。舊縣。晉陽。舊縣。樂平。舊縣。廣陽。舊縣。

源。舊縣。交城。舊縣。陽曲。舊縣。

汾州。領縣五。

西河。舊縣。孝義。舊縣。介休。舊縣。平遙。舊縣。靈石。舊縣。

沁州。領縣三。

沁源。舊縣。和川。舊縣。綿上。舊縣。

遼州。本遼州。先天元年。避諱改曰儀州。中和元年。以交州管內有沂州。復曰遼州。領縣四。

遼山。舊縣。檀社。舊縣。平城。舊縣。和順。舊縣。

嵐州。領縣四。

宜芳。舊縣。靜樂。舊縣。合河。舊縣。嵐谷。舊縣。

憲州。本樓煩監。牧嵐州刺史領之。龍紀元年。晉王奏置憲州於樓煩監。領縣三。

樓煩。舊縣。系池。舊縣。天池。舊縣。

石州。領縣四。

離石。舊縣。平夷。舊縣。定胡。舊縣。方山。舊縣。

忻州。領縣二。

秀容。舊縣。定襄。舊縣。

代州。舊置雁門軍節度。後唐因之。領縣五。

雁門。舊縣。五臺。舊縣。繁時。舊縣。崞。舊縣。唐武。本漢舊武縣。隋避元年。置武延縣。改曰唐林。環改爲白鹿。同光元年。復爲唐武。

雲州。本雲州。天寶元年。改爲雲中郡。升大同軍節度。乾元元年。復爲雲州。同光元年。復爲大同軍節度。領縣一。

雲中。舊縣。

朔州。舊置振武軍。後唐復舊。領縣二。

鄯陽。舊縣。馬邑。舊縣。

蔚州。領縣三。

雲邑。舊縣。飛狐。舊縣。興唐。舊興唐縣。環改爲興唐。化。同光元年。復舊。

應州。天祐元年置。天成元年。升彰國軍節度。領縣二。

金城。渾源。

寰州。天成元年置。領縣一。

寰清。

儀州，唐末置，領縣一。

紹州

毅州，本武州，唐末置，長興元年，改曰毅州，領縣一。

文德，舊縣。

新州，唐末置，同光元年，升威塞軍節度，領縣四。

永興，舊縣。　紫山，舊縣。　龍門，舊縣。　懷安，舊縣。

潞州，本昭義軍節度，梁改曰匡義軍，同光元年，改為安義軍，長興元年，復為昭義軍，領縣十。

上黨，舊縣。　壺關，舊縣。　長子，舊縣。　屯留，舊縣。　潞城，舊隸澤州，同光元年，復舊。　涉，舊縣。　銅鞮，舊縣。　武鄉，舊縣。

澤州，領縣五。

晉城，本丹川縣，武德三年，析丹川置晉城，天祐二年，改曰高都，同光元年，復為晉城。　陵川，舊縣。　陽城，本漳濱縣，天寶元年，更名陽城，天祐二年，仍曰濩澤，後又曰陽邑，同光元年，復為陽城。

沁水，舊縣。　高平，舊縣。

河北道

孟州，領縣五。

河陽，舊縣。　武德，舊縣。　獲嘉，舊縣。　武涉，舊縣。　修武，舊縣。

東京與唐府，本魏州，置天雄軍節度，同光元年，升為東京興唐府，三年，改為鄴都，領縣十七。

貴鄉，舊縣，興唐，舊元城縣，同光元年，改曰興唐。　魏，舊縣。　館陶，舊縣。　冠氏，舊縣。　莘，舊縣。　朝城，舊武陽縣，開元七年，改為朝城，天祐三年，又改武陽，同光元年，復舊。　成安，舊隸相州，天祐三年，改曰屏邱，三年，割屬魏州。　永濟，舊隸貝州，天祐三年，割屬魏州。　夏津，舊隸貝州，天祐三年，割屬魏州。　清平，舊隸博州，天祐三年，割屬魏州。

博州，領縣四。

聊城，舊縣，天祐二年，改曰聊邑，同光元年，復舊。　武水，舊縣。　堂邑，舊縣。　高唐，舊高唐縣，同光元年，復舊。

相州，本魏州，天雄軍節度，梁改為昭德軍，同光元年，復為天雄軍，領縣六。

安陽，舊縣。　鄴，舊縣。　湯陰，舊縣。　臨漳，舊縣。　堯城，舊堯城縣，天祐三年，又改曰長平，同光元年，復為堯城。　臨漳，舊縣。

衛州，領縣五。

汲，舊縣。　衛，舊縣。　共城，舊縣。　新鄉，舊縣。　黎陽，舊縣。

貝州，領縣五。

清河，舊縣。　清陽，舊縣。　武城，舊縣。　漳南，舊縣。　歷亭，舊縣。

鎮州，本恆州，元和十五年，避諱改為鎮州，置成德軍節度，梁改成順，同光元年，改為北都，其年，復為成德軍，領縣十二。

眞定，舊縣。　槀城，舊槀城縣，天寶元年，更名槀平，同光元年，復舊。　鹿，舊縣。　靈壽，舊縣。　井陘，舊縣。　平山，舊縣。　藁城，舊縣。　鼓城，舊縣。　欒城，舊縣。　元氏，舊屬趙州，同光元年，改屬鎮州。

磁州，本磁州，天祐十三年，以與西磁州避同，改曰惠州，天祐十三年，復為磁州，領縣四。

滏陽，舊縣。　邯鄲，舊縣。　武安，舊縣。　昭義，舊縣。

邢州，本邢州，天寶元年，改為鉅鹿郡，乾元元年，復為邢州，梁升為保義軍節度，同光元年，改為安國軍，領縣八。

永年，舊縣。　平恩，舊縣。　臨洺，舊縣。　雞澤，舊縣。　肥鄉，舊縣。　曲周，舊縣。

洺州，領縣六。

洺川，舊縣。　沙河，舊縣。　南河，舊縣。　鉅鹿，舊縣。　平鄉，舊縣。　任，舊縣。　堯山，舊縣。　內邱，舊縣。

貝州，領縣五。

清河，舊縣。　清陽，舊縣。　武城，舊縣。　漳南，舊縣。　歷亭，舊縣。

恩州，領縣三。

恩邱，舊縣。　清塞，舊縣。　觀城，舊縣。

冀州，領縣九。

信都，舊信都縣，天祐二年，改曰觀都，同光二年，復舊。　南宮，舊縣。　堂陽，舊縣。　棗強，舊縣。　武邑，舊縣。　衡水，舊隸相州，天祐三年，割屬魏州，同光元年，復舊。　阜城，舊阜城縣，天祐二年，改曰漳濱，三年，復舊。　蓨，舊縣。　武強，舊隸深州，天祐元年，改屬冀州。

深州，領縣七。

陸澤，舊縣。　饒陽，舊縣。　東鹿，舊縣。　安平，舊縣。　博野，舊縣。　樂壽，舊縣。　下博，舊縣。

趙州，領縣七。

平棘，舊縣。　寧晉，舊縣。　昭慶，舊縣。　柏鄉，舊縣。　高邑，舊縣。　臨城，舊臨城縣，天祐二年，改曰房子，同光元年，復舊。　贊皇，舊縣。

滄洲，本滄州橫海軍節度，天祐中，改為義昌軍，梁改曰順化軍，同光元年，復為橫海軍，領縣六。

清池，舊縣。　鹽山，舊縣。　長蘆，舊縣。　饒安，舊縣。　無棣，舊縣。　乾符，舊縣。

景州，領縣四。

弓高，舊縣。　東光，舊縣。　臨津，舊縣。　南皮，舊縣。

德州，領縣六。

安德，舊縣。　長河，舊縣。　平原，舊縣。　德平，舊平昌縣，同光元年，避諱改曰德平，將陵，舊縣。　安陵，舊縣。

定州，舊置義成軍，為梁所廢，同光元年，復舊，領縣八。

安喜，舊縣。　義豐，舊縣。　鼓平，舊北平縣，長興三年，改為鼓平，望都，舊縣。　曲陽，舊縣。　陘，舊縣。　唐，舊縣。　新樂，舊縣。

鄜州，本定州無極縣地，景福二年，定州節度使王處存請置鄜州，領縣二。

無極，舊隸定州，景福二年，割屬鄜州。　深澤，舊隸定州，景福二年，割屬鄜州。

易州，領縣六：
易，舊縣。容城，舊縣。遂城，舊縣。淶水，舊縣。滿城，舊縣。五回，舊縣。

幽州，舊盧龍軍，節度。領縣八：
薊，舊縣。幽都，舊縣。潞，舊縣。武清，舊縣。永清，舊縣。安次，舊縣。良鄉，舊縣。昌平，舊縣。

涿州，領縣四：
范陽，舊縣。歸義，舊縣。固安，舊縣。新城，舊縣。後分設新昌，天成四年，省入新城。

瀛州，領縣五：
河間，舊縣。高陽，舊縣。平舒，舊縣。束城，舊縣。景城，舊縣。

莫州，領縣六：
莫，舊縣。清苑，舊縣。文安，舊縣。任邱，舊縣。長豐，舊縣。唐興，舊縣。

平州，領縣三：
盧龍，舊縣。石城，舊縣。馬城，舊縣。

媯州，領縣二：
懷戎，舊縣。

檀州，領縣二：
密雲，舊縣。燕樂，舊縣。

薊州，領縣三：
漁陽，舊縣。三河，舊縣。玉田，舊縣。

營州，領縣一：
柳城，舊縣。

順州，領縣一：
賓義，舊縣。

劍南道。

彭州。
唐昌，舊唐昌縣，梁改曰陽化，同光元年，復爲唐昌。

蜀州。
唐興，舊唐樂縣，梁改曰晉祺，同光元年，復爲唐興。

關州，本屬山南西道，天成四年，置保寧軍節度，長興元年，入蜀。

岐坪，僞屬閬州，寶曆中，省，天復中，王建復置。

利州，本利州益昌郡，開山南西道，領縣四，同光三年，更爲益昌郡。
益光，舊益昌縣，同光三年，避諱改爲益光。

油南道。

安州，本安陸郡，乾元元年，改曰安州，領縣宜，本屬威軍，同光元年，仍改安州，領縣六。
安陸，舊縣。雲夢，舊縣。孝感，舊孝昌縣，同光三年，避諱改曰孝感。應城，舊縣，梁改曰應陽，同光元年，復舊。吉陽，舊縣。應山，舊縣。

申州，領縣三：
義陽，舊縣。鍾山，舊縣。羅山，舊縣。

山南道。

襄州，本山南東道，天祐四，改置忠義軍，後復歸山南道，領縣七。
襄陽，舊縣。鄧城，舊縣。穀城，舊縣。義清，舊縣。南漳，舊縣。樂鄉，舊縣。宜城，舊縣。

隨州，領縣四：
隨，舊縣。光化，舊縣。棗陽，舊縣。唐城，舊唐城縣，梁改曰漢東，同光元年，復舊。

鄧州，本屬山南東道，梁分鄧州，置宣化軍節度，後唐改曰威武，領縣六。
穰，舊縣。南陽，舊縣。向城，舊縣。臨湍，舊縣。內鄉，舊縣。菊潭，舊縣。

均州，領縣三：
武當，舊縣。鄖鄉，舊縣。豐，舊縣。

房州，領縣四：
房陵，舊縣。永清，舊縣。竹山，舊縣。上庸，舊縣。

復州，領縣二：
河陽，舊縣。竟陵，舊縣。

鄧州，領縣三：
長壽，舊縣。京山，舊縣。富水，舊縣。

金州，本屬山南東道，天祐開，置武雄軍，後入於蜀，同光中，復入於唐，領縣五。
西城，舊縣。洵陽，舊縣。石泉，舊縣。漢陰，舊縣。平利，舊縣。

隴右道。

秦州，本秦州雄武軍，蜀攻岐得之，改天雄軍，同光中破蜀，復入於唐，領縣五。
成紀，舊縣。隴城，舊縣。長道，舊縣。清水，舊隸鳳翔府，長興元年，移置於上邽鎮，天水，舊縣，廢，長興三年，以治鎮置縣。

階州。本岐地。蜀攻岐得之。同光中破蜀。遂入於唐。長興三年。移就故武州爲治。領縣二。

將利。舊縣。長興三年。移州於此。

福津。舊縣。

鳳州。本屬山南道。後爲岐所有。蜀攻岐得之武興軍。同光三年破蜀。遂入於唐。降爲防禦州。領縣三。

梁泉。舊縣。

兩當。舊縣。

河池。舊縣。

成州。本屬山南道。後爲岐所有。蜀攻岐得之。梁改曰汶州。同光三年破蜀。遂入於唐。復爲成州。領縣二。

同谷。舊縣。栗亭。天成中改。

嶺南道。

潘州。

茂名。舊茂名縣。梁改曰南常。同光元年。復舊。

桂州。

慕化。舊慕化縣。梁改曰歸化。同光元年。復舊。

南唐。

東都江都府。本揚州。吳建都。改爲江都府。置淮南軍節度。南唐因之。昇元元年。建東都。領縣五。

江都。舊縣。

廣陵。舊江陽縣。昇元元年。改爲廣陵。

永貞。舊揚子縣。南唐改爲永貞。

高郵。舊縣。

六合。舊縣。南唐割置雄州。改屬江都府。

西都江寧府。本昇州。吳改爲金陵府。昇元元年。改爲江寧府。建四都。領縣九。

上元。舊江寧縣。開潤州。上元二年。改曰上元。光啟元年。改屬昇州。昇元元年。又改屬江寧府。

江寧。唐既改江寧爲上元。南唐復析上元置江寧。分治郭下。

句容。舊屬昇州。昇元元年。改屬江寧府。

溧水。舊屬昇州。昇元元年。改屬江寧府。

廣德。舊屬宣州。昇元元年。改屬江寧府。

蕪湖。南唐析宣州當塗縣置。

銅陵。南唐置。初隸池州。改屬江寧府。

繁昌。南唐析宣州當塗縣置。

青陽。舊屬池州。改屬江寧府。

南都南昌府。本洪州。唐浣鎮南軍。後屬吳。南唐因之。交泰二年。改爲南昌府。建南都。領縣七。

南昌。舊縣。

豐城。舊豐城縣。梁改曰吳皋。南唐復舊。

建昌。舊縣。

奉新。舊奉新縣。南唐置靜安鎮。吳改爲場。南唐割建昌。泰新三縣地升爲縣。

清江。昇元二年。升洪州清江鎮爲縣。不隸州。

雄州。南唐割洪州之六合。天長二縣置雄州。尋罷爲天長縣。

天長。舊縣。

楚州。領縣四。

山陰。舊縣。

淮陰。舊縣。

寶應。舊縣。舊屬泗州。南唐改屬楚州。

盱眙。

泗州。領縣六。

臨淮。舊縣。

漣水。舊縣。

徐城。舊縣。

宿遷。舊縣。

下邳。舊縣。

虹。舊縣。

滁州。領縣三。

清流。舊縣。

全椒。舊縣。

來安。舊永陽縣。南唐改曰來安。

和州。領縣三。

歷陽。舊縣。

烏江。舊縣。

含山。舊縣。

光州。領縣五。

定城。舊縣。

光山。舊縣。

仙居。舊縣。

殷城。舊縣。

固始。舊縣。

黃州。領縣三。

黃岡。舊縣。

黃陂。舊縣。

麻城。舊縣。

舒州。領縣五。

懷寧。舊縣。

宿松。舊縣。

望江。舊縣。

太湖。舊縣。

桐城。舊縣。

蘄州。領縣四。

蘄春。舊縣。

黃梅。舊縣。

廣濟。舊縣。

蘄水。舊縣。

壽州。蕩置中正軍。吳升爲中正軍節度。南唐改曰清淮軍。領縣五。

安豐。舊縣。

盛唐。舊壽唐縣。梁改曰霍山。同光元年。復爲壽唐。

霍邱。舊縣。

霍山。舊縣。

廬州。吳置昭順軍節度。南唐改曰保信軍。領縣五。

合肥。舊縣。

慎。舊縣。

巢。舊縣。

廬江。舊縣。

舒城。舊縣。

海州。南唐置靜海制置院。領縣四。

朐山。舊縣。

東海。舊縣。

沭陽。舊縣。

懷仁。舊縣。

泰州。本揚州。吳置海陵制置縣。昇元元年。升爲泰州。領縣五。

海陵。舊屬揚州。南唐置靜海制置院。屬泰州。

興化。吳置。屬揚州。南唐屬泰州。

鹽城。舊縣。吳屬楚州。南唐屬泰州。

泰興。南唐析置。

如皐。舊縣。南唐升爲縣。

常州。領縣五。

晉陵。舊縣。

武進。舊縣。

義興。舊縣。

無錫。舊縣。

江陰。舊縣。吳以其地置江陰軍。

宜州。吳置寧國軍節度。南唐因之。領縣七。

宜城。舊縣。

溧。舊縣。

南陵。舊縣。

太平。舊縣。

涇。舊縣。

旌德。舊縣。

綏安。

欽州。領縣六。

欽。舊縣。保大十三年。改曰欽江。

保。舊縣。保大十三年。改曰保城。

靈山。舊縣。保大十三年。改曰靈山。

安。舊縣。保大十三年。改曰安城。

遵化。舊縣。保大十三年。改曰遵化。

池州。南唐升。建州五代節度。領縣三。

秋浦。舊縣。保大十三年。改曰貴池。

青陽。舊縣。保大十三年。改曰建德。

石埭。舊縣。

鄂州。舊置武昌軍。後唐避改為武清軍。南唐亦稱武清軍。領縣十一。

江夏。舊縣。

永興。舊縣。

武昌。舊縣。

蒲圻。舊縣。保大元年。改為鎮。

唐年。舊縣。保大十三年。改曰唐山。

陽新。舊縣。

大冶。舊置永興地為大冶青山鎮。南唐升為大冶縣。

通山。舊永興縣之新豐鄉。南唐置通山縣。

咸寧。舊縣。保大十三年。改曰咸寧。

嘉魚。舊縣。

興國。舊縣。保大十三年。改曰興國。

饒州。南唐改為永平軍。南唐因之。領縣五。

鄱陽。舊縣。

餘干。舊縣。

樂平。舊縣。

浮梁。舊縣。

德興。舊樂平縣德興鎮。昇元四年。升為縣。

信州。領縣五。

上饒。舊縣。

弋陽。舊縣。

貴溪。舊縣。

玉山。舊縣。

鉛山。舊場。昇元四年。建二州地。昇為縣。

江州。吳升江州為奉化軍節度。南唐因之。領縣六。

德化。舊潯陽縣。南唐改曰德化。

彭澤。舊縣。

德安。舊蒲塘場。吳昇為德安縣。

瑞昌。舊瑞昌鎮。吳昇為縣。保大十一年。升為縣。

湖口。舊湖口鎮。保大三年。升為縣。

東流。舊彭澤縣東流鎮。

建州。本越州。後為閩所有。保大三年取之。保大四年改為忠義軍。領縣七。

建安。舊縣。

邵武。舊縣。

浦城。舊縣。

建陽。舊縣。

松源。本吳建陽縣松源鎮。南唐升為縣。

建寧。舊崇道鎮。乾寧中。邑人裘為義寧軍。保大元年。改為永安縣。又改永安為建寧縣。

泉州。本泉州。後為閩所有。保大三年取之。升為清源軍。領縣九。

晉江。舊縣。

南安。舊縣。

莆田。舊縣。

仙遊。舊縣。

同安。舊為大同場。閩升為縣。

歸德。舊歸德場。長興三年。閩立為歸德縣。保大七年。閩清入焉。

長泰。舊武安場。保大三年。升為縣。

汀州。本汀州。後為閩所有。保大三年。取之。領縣二。

長汀。舊縣。南唐三年。徙上杭治於此。保大十三年。徙上杭治於執信堡。

寧化。舊縣。

南州。本泉州。為閩所有。保大三年取之。四年。以建安知州事。因其父名章。命改南州。領縣三。

清流。舊縣。

龍溪。舊縣。

漳浦。舊龍嶼。

漳州。南唐改為綏安縣。屬建州。閩升為縣。保大三年取之。改為漳州。領縣三。

龍溪。舊縣。

龍巖。舊縣。

劍州。舊劍州。閩改為鎮。明年。仍改劍州。保大三年。拔劍州為劍浦縣。屬建州。閩升為縣。

劍浦。舊劍州。閩改為縣。保大三年。拔劍州為劍浦縣。屬建州。閩升為縣。

延平。舊延平鎮。閩建州。保大十四年劃屬。

順昌。舊永昌場。保大六年置。

鄂州。舊置武昌軍。後唐避改為武清軍。領縣十一。

江夏。舊縣。

永興。舊縣。

武昌。舊縣。

蒲圻。舊縣。

唐年。舊縣。保大十三年。改曰唐山。

陽新。舊縣。

大冶。舊置永興地為大冶青山鎮。南唐升為大冶縣。

通山。舊永興縣之新豐鄉。南唐置通山縣。

永安。舊江夏縣之永安鎮。吳改為永安場。保大十三年。改曰永安。

咸寧。舊縣。保大十三年。改曰咸寧。

嘉魚。吳改曰嘉魚。

興國。舊縣。保大十三年。改曰興國。

饒州。舊置武昌軍。後唐避改為武清軍。領縣十一。

鄱陽。舊縣。

汝川。舊縣。

餘干。舊縣。

樂平。舊縣。

浮梁。舊縣。

德興。舊樂平縣德興鎮。昇元四年。升為縣。

信州。領縣五。

上饒。舊縣。

弋陽。舊縣。

貴溪。舊縣。

玉山。舊縣。

鉛山。舊場。昇元四年。建二州地。昇為縣。

江州。吳升江州為奉化軍節度。南唐因之。領縣六。

德化。舊潯陽縣。南唐改曰德化。

彭澤。舊縣。

德安。舊蒲塘場。吳昇為德安縣。

瑞昌。舊瑞昌鎮。昇元三年。升為縣。

湖口。舊湖口鎮。保大中。升為縣。

東流。舊彭澤縣東流鎮。

建安。舊縣。

邵武。舊縣。

浦城。舊縣。

建陽。舊縣。

松源。本吳建陽縣松源鎮。南唐升為縣。

建寧。舊崇道鎮。乾寧中。邑人裘為義寧軍。保大元年。改為永安縣。又改永安為建寧縣。

泉州。本泉州。後為閩所有。保大三年取之。升為清源軍。領縣九。

晉江。舊縣。

南安。舊縣。

莆田。舊縣。

仙遊。舊縣。

同安。舊為大同場。閩升為縣。

歸德。舊歸德場。長興三年。閩立為歸德縣。保大七年。閩清入焉。

長泰。舊武安場。保大三年。升為縣。

汀州。本汀州。後為閩所有。保大三年。取之。領縣二。

長汀。舊縣。南唐三年。徙上杭治於此。保大十三年。徙上杭治於執信堡。

寧化。舊縣。

南州。本泉州。為閩所有。保大三年取之。四年。以建安知州事。因其父名章。命改南州。領縣三。

清流。舊縣。

龍溪。舊縣。

漳浦。舊龍嶼。

漳州。南唐改為綏安縣。屬建州。閩升為縣。保大三年取之。改為漳州。領縣三。

龍溪。舊縣。

龍巖。舊縣。

劍州。舊劍州。閩改為鎮。明年。仍改劍州。保大三年。拔劍州為劍浦縣。屬建州。閩升為縣。

劍浦。舊劍州。閩改為縣。保大三年。拔劍州為劍浦縣。屬建州。閩升為縣。

延平。舊延平鎮。閩建州。保大十四年劃屬。

順昌。舊永昌場。保大六年置。

沙。舊縣。保大十三年。改曰沙縣。

尤溪。舊縣。保大十三年。以為縣。

將樂。舊縣。保大十三年。改曰將樂。

南平。舊劍州之延平。富沙永昌場為順昌縣。領縣六。

富沙。閩為建州。保大四年劃屬。

將樂。舊縣。保大三年。得尤溪。

沙。舊縣。屬汀州。保大三年。以為縣。

尤溪。舊縣。屬劍州。保大三年。以為縣。

永安。舊江夏縣之永安鎮。吳改為永安場。保大三年。升為縣。

清溪。本小溪場。保大十三年。改清溪縣。

永春。舊桃林場。閩置桃源縣。後改永春。

德化。閩為縣。保大三年。廢縣為場。中興元年。復為縣。

續唐書卷十七

選舉志

舊史引唐典。凡選授之制。天官卿掌之。所以正權衡而進賢能也。凡舉貢之政。春官卿掌之。所以興文行而節德秀也。按擇人之法有四。一曰身取其體貌豐偉。二曰言取其言辭辯正。三曰書取其楷法遒美。四曰判取其文理優長。四事皆可取。則先德行。德均以才。才均以勞。得者為留。不得者為放。試判登科。謂之八等。甚拙者。謂之藍縷。選未滿而試滿三篇。謂之宏辭。試判三條。謂之拔萃。中者即授官。至於貢舉取士之科有三。由學館者曰生徒。由州縣者曰鄉貢。皆升於有司而進退之。其科目有秀才。有明經。有俊士。有進士。有明法。有明字。有明算。有一史。有三史。有開元禮。有道舉。有童子。此歲舉之常選。其天子自詔者曰制科。所以待非常之才焉。而列為定科者。如賢良方正、直言極諫、博通墳典、達於教化、軍謀宏遠、堪任將帥、詳明政術可以理人之類。其名最著。而後偉之人。時出其間。不為無得也。及其季世。大抵率而行之。即有改革。亦不出其範圍。惟典綸散亡。不能詳備。姑就所知者采擇之。以見論官取士之故實耳。

開元二年冬十月。中書奏請停舉。還一年。歎舉還二門。國朝之重事。但要精確。難議權停。宜準常例處分。

同光四年春三月中書門下奏議左拾遺王松、吏部員外郎李愼儀上疏以諸道州縣皆是攝官誅剝生靈漸不存濟比者郭崇韜在中書日未詳本朝故事妄被開人獻疑點檢選曹曲生異議或告赤欠少一舉闕違保內一人不來五保即須並廢文書一紙有誤數任皆不勘詳其年選人及行事官一千二百五十餘員得官者才及數十皆以盜濫爲名虛被焚毀棄逐或路斃於旅店或號哭於道路以至二年以來選人不敢赴集銓曹無人可注中書無人可除去年闕近二千授官不及六十伏請特降敕文宜布遐邇明往年制置不自於寇亂此日焦勞特頒蓋容得盜以中書條件及王松等所論事節委銓司點檢務在酌中以爲定制時議者以鉗注之弊非止一朝紹紳之家自無甄別或有伯叔告赤孤於同姓之家隨賂更改以亂昭穆至有季父伯叔反拜姪甥者郭崇韜疾惡太深奏請盡革豆盧革、韋說勉俛贊成或有叡舊訊其事端者韋說曰此郭漢子之意也及崇韜誅韋說教其門人王松上疏奏論故有此奏識者非之天成元年秋八月敕應三京諸道今年貢舉人可依常年取解仍命隨處益事津送赴闕

天成四年冬十月丙申詔曰本朝一統之時除領南黔中去京地遠三年一降選補使號爲南選外其餘諸道及京百司諸色選人每年動及數千分爲三選倘爲繁重近代選人每年不過數百何必以一司公事作三處官方況有格條各依資敘兼又明行敕命務絕阿私宜新公共之規偉愼官常之要其諸道選人宜令三銓官員都在省署子細磨勘無遺礙後即據格同商量注擬連署申奏仍不得隨前於私第注官如此則人吏奔競可整齊公事亦無遲滯

天成五年春二月九日敕近年文士輕視格條就試時疏於帖經登第後恥於赴選宜絕躁求之路別開奬勸之門其進士科已及第者計選數年滿日許令就中書省陳狀於都堂前各試本業詩賦判文其中文義灼然可取者便與除官如或事業不甚精者自許準例注擬必驗文書或不具全多稱失墜將明本末須示規程長興元年春三月敕凡是選人皆有資敘每至赴調必驗元敕格同商量注擬連署申奏仍不得隨前於私第注官如此則人吏奔競可整齊公事亦無遲滯

天成五年春二月九日敕近年文士輕視格條就試時疏於帖經登第後恥於赴選宜絕躁求之路別開奬勸之門其進士科已及第者計選數年滿日許令就中書省陳狀於都堂前各試本業詩賦判文其中文義灼然可取者便與除官如或事業不甚精者自許準例注擬必驗文書或不具全多稱失墜將明本末須示規程長興元年春三月敕凡是選人皆有資敘每至赴調必驗元敕格同商量注擬連署申奏仍不得隨前於私第注

北判或諸色選人黃甲下後將歷任文書告赤連粘宜令南曹逐縱使印都於後面粘紙其前後歷任文書都計多少紙數仍具年月判成授某官並懼其或分假於人故也其年十月中書奏吏部內銓諸色選人先條流試判兩節並委本官優劣第等申奏文從者宜超一資注擬其次者宜依資更次者以同類官注擬所以勵援毫之作亦不掩歷任之勞其或於理道全疏者以人戶少處州縣同類官中比擬仍單元敘奏文者任徵引古今不業文者但據公理判斷可否不當罪在有司兼諸色選人或有不通家狀不言鄉里名號將來赴選者並令改正本貫屬鄉縣狀無出身一奏一除官等並不加選限從之

應順元年春正月丁卯中書門下奏準天成二年十二月敕長定格應經學出身人一任三敘許入下縣令下州錄事參軍亦入中下州錄事參軍兩任四敘許入上縣令及緊州錄事參軍凡爲進取皆有因依或少年便受好官或非爵不離卑任況孤貧進士或年四十始

得經學及第八年合選方受一官在任多不成三敘第二選漸向遷陟有一生終不至令錄者若無故革何以發揚自此經學出身請一任兩敘許入中下縣令下州錄事參軍者詔曰參選之徒艱辛不一發身遲滯到老卑低宜優未達之人顯示維新之澤其經學出身一任兩敘元敕人下縣令下州錄事參軍起今後更許入中下縣令下州錄事參軍一任三敘者於人戶多處州縣注擬如於近敕條內貪敘無相當者即準格循資敘入官其兩任四敘者準二任五敘例入官餘準格條例處分

舊唐書　卷十七　選舉志　一六一

三十八人

後主十一年春二月內史舍人張佖知禮部貢舉放進士楊遂等三人尚書殿學士張泊言銓多選才後主命泊敘進不中第者於是又放王倫等五人其後又命戶部員外郎伍喬於圍城中放進士孫確等

續唐書卷十八

職官志

古者建官之法。取象於天。執法在南宮之右。上相處端門之外。而凡龍居位。雲火垂名。其來尚矣。黃帝設三公之秩。少昊配九扈之名。命重、黎而天地以通。韶羲、冥而水火既濟。則又可得而言焉。伊尹曰。三公調陰陽。九卿通塞暑。大夫知人事。列士去其私。而咸湯居亳。初設二相。仲虺爲左。伊尹爲右。凡茲原委。具見典墳。及周之興。典設官分職。元公制禮。具有成書。自秦變周官。漢承嬴舊。沿及魏、晉、六朝。或隨時適用。或因事改更。固時勢使然也。惟唐朝之分職。沿階制者居多。具官司之別。曰省。曰寺。曰監。曰衛。曰府。其位號之殊。有品。有階。有勳。有階。迨乎六典既作。遂爲一代成書。職有常守。位有常員。所以任舉材。理百事。攻嫉固信而有徵。門蔭亦精而且密。故雖新兩許。備志百官。燦然各當。後唐承統。大率相因。舊史作志。僅載革升降之制。不列等級品秩之名。若夫南唐。亦仍舊典。今取故籍所可致見者。概采錄之。而略敘官名於後。以備省覽。其所失紀。姑俟闕疑。而文武階勳。如開府、特進之類。舊志俱可例觀。不復贅述。

天成四年秋八月。詔曰。朝廷每有將相恩命。準往例。諸道節度使帶平章事兼侍中中書令。並列銜于敕頭。後御書使字。今兩浙節度使錢鏐。是元帥尚父。與使相名殊。承前列銜。久未改正。湖南節度使馬殷。先兼中書令之時。理宜齒於相位。今守太師尚書令。是南省官資。不合列署敕尾。今後每署將相敕牒。宜落下儀同、馬殷官位。仍永爲常式。

長興元年秋九月。詔曰。臺輔之司。官資並設。左右豹梁。來相類。左右投不至相懸。以此比方。豈宜分別。自此宜升尚書右丞官品。與左丞並爲正四品。

右都省。

長興四年秋九月。敕。馮瀛有經邦之茂業。宜進位於公台。但緣平章事犯其父名。不欲斥其家諱。可改同平章事爲同中書門下二品。避其父諱也。

右南省。

清泰二年冬十一月。制以前同州節度使檢校太尉同平章事馮道爲守司空。時議者曰。自陪以來。三公無職事。自非親王不假。於宰臣爲加官。無單授者。道在相位時。帶司空。及能鎮未命官。議者不練事。率意行之。及制出。言議紛然。咸云便可綜中書門下事。咸云須册拜開府。及就列無故事。乃不就朝堂敘班。臺官兩省官入就列。方入宰臣退。議後先退。劉昫又以淪相爲僕射。出入就列。一與馮道同。議者非之。

右三公。

天成元年夏六月。以李琪爲御史大夫。自後不復除。其年冬十一月丙子。諸道進奏官上言。今月四日。中丞上事。臣等理合至臺。比期不越前規。依舊傳語。忽蒙處分。通出。尋則再取指揮。要明審的。又慮閒大夫相公上事。曰如何。臣等訴云。大夫甘爲宰相。進奏官伏事中書。事體之明。實爲舊例。若以別官除授。台云傳語勞來。又豈令通出。臣等出身藩府。不仵朝議。拒命則恐有奏聞。遵禀則全廢則例。伏恐此後到臺參賀。儀則不定者。詔曰。御史臺是大朝執憲之司。乃四海繩違之地。凡居中外。皆所整齊。藩侯尚屈於公參。鄧吏豈宜於抗禮。遽覩論列。可驗悔輕。但以喪亂孔多。紀綱驟紊。綿威竊地。風憲銷聲。今則垓運維新。皇圖重正。稍加提舉。漸止澆訛。宜令御史臺凡關舊例。宜須舉行。如不禀承。當行朝典。時監文紀初拜中丞。領事於御史府。諸道進奏官來賀。文紀曰。事例如何。臺吏喬德威等言。朝廷在長安日。進奏官見大夫中丞。如將吏見長官之禮。及梁氏將革命。本朝微弱。諸藩強據人主。大臣姑息郎吏。時中丞上事。郎吏雖至。皆於客次傳語。豈不相見。自經兵亂。便以爲當。文紀令臺吏論以舊儀。相見。據案端笏。通名再拜。郎吏旣出。怒不自勝。相率於閤門求見。膠口訟訴。則宗謂趙鳳曰。進奏官比外何官。鳳對曰。府縣發遣祇候之流也。則宗曰。乃吏役耳。安得慢吾法官。乃下此詔。

右御史臺。

同光元年夏四月。詔讓鑾輿制學士。以尚書倉部員外郎趙鳳爲之。時莊宗初建號。故特立此名。非故事

也。其年八月，賜翰林學士承旨戶部尚書盧質論思匡佐功臣，亦非常例也。

昔唐朝擇中官一人爲樞密使，以出納帝命。樞密使與兩軍中尉謂之四貴。天祐元年，廢梁改樞密院爲崇政院，始命敬翔爲院使，仍置判官一人，又置崇政院直學士二員，選有政術文學者爲之。其後又改爲直崇政院。同光元年冬十月，崇政院依舊爲樞密院，命宰臣郭崇韜爲樞密使，亦置直院一人。

同光元年冬十一月，以左監門衞將軍判內侍省李紹宏兼內句。凡天下錢穀簿書悉委裁遣，自是州縣供帳繁費，議者非之。又內句之名，人以爲不祥之言。二年正月，敕鹽鐵、度支、戶部三司，凡關錢物，竝委租庸使管轄。鹽梁之舊制也。天成元年四月，詔廢租庸院，依舊爲鹽鐵、戶部、度支三司，委宰臣一人專判。至長興元年八月，以許州節度使張延朗行工部尚書充三司使，班在宣徽使之下。三司置使，自延朗始也。唐朝以來，戶部、度支掌泉貨，鹽鐵特置使，名戶部度支，則尚書省本司郎中侍郎判其事。天寶中，楊慎矜、王鉷、楊國忠相繼以聚貨之術，媚上受寵，然皆守戶部度支本官，別帶使額，亦無所改作。下及劉宴第五琦，亦如舊制。自後亦以宰臣各判一司，不置使額。乾符後，天下兵興，隨處置租庸使，以主調發，兵罷則停。梁時乃置租庸使，專天下泉貨，莊宗中興，乘政者不嫺典故，題梁時故事，復置租庸使，以魏博故吏孔謙專使，務斂怨於下，竊喪王室者，實租庸之弊故也。洎明宗嗣位，思革其弊，未及下車，乃詔削除使名，但命何鈹致自天寶末權置使務已後，庶事因循，尚書諸司，漸致有名無實，廢墜已久，未知憑何督責，程遜所上，亦未詳本原。其時所司雖有舉明，內外諸官，亦無致鈹之事。

右三司使。

天成元年夏五月，敕翰林學士中書舍人趙鳳，俾以本官充端明殿學士，非舊號也。時明宗登位，每四方奏事多令樞密使安重誨讀之，不曉文義，於是孔循獻議，始立端明殿學士之名，命道等爲之。

天成二年春正月，敕端明殿學士宜命班在翰林學士上，今後如有轉改，仍只於翰林學士內選任，初置端明殿學士名目，如三館之例，職在官下，趙鳳轉侍郎，遷人論任，固移職在官上，至今爲例。

天成三年秋八月，敕掌綸之任，擢才以居，或自初命而升，或自顯秩而授，蓋重厥職，職繫其官，雖事分皆同，而行綴或異，誠山往日，未有定規，議官位則上下不恆，論職次則後先未當，宜行顯命，以正近班，今後翰林學士入院，竝以先後爲定，惟承旨一員，出自聖意，不計官資，先後，在學士之上，仍編入翰林志，其年十一月，敕新除翰林學士張昭遠早踐綸閣，久司吏筆，曾居憲府，累陟武卿，今既擢在禁林，所宜別異，班序，其立位宜次崔協，長興三年，翰林學士劉昫奏，祿例學士入院，除中書舍人即不試，餘皆宜賜廉制，批答詩賦各一道，號曰五題，後來雖有召試之名，無致校之實，欲請今後召試新學士，權停試詩賦，祇試麻制，答其三道內賜題目，定字數，付本院召試，從之。

右內職。

天成三年夏五月，詔曰：開府儀同三司、階之極，太師、官之極，封王、爵之極，上柱國、勳之極，近代以來，文臣官階稍高，便授柱國，歲月未深，便轉上柱國，武資不計何人，初官便授上柱國，官階非無次第，階勳備有等差，宜自此時，重修舊制，今後凡是階勳，先自武騎尉經十二轉，方授上柱國，永作成規，不令踰越，雖有是命，竟不革前例。

右勳格。

清泰二年秋九月庚申，尚書考功上言：今年五月，翰林學士程遜所上封事內請自宰相百執事外鎮節度使、刺史，應係公事官，逐年計致，較其優劣，遂檢尋唐書六典會要，致課令書致第，從之。時議者曰：考績之法，肇自唐堯，三代沿制，西漢以刺史六條察郡守，五曹尚書綜庶務，法尤精察，吏有檢繩，漢末亂離，簿書之法，章弛廢，魏武於軍中權制品第，議吏清濁，用人按吏，頓爽前規，隋、唐以來，始著於令，漢代郡守，入爲三公，魏、晉之後，改在中書左右僕射如故事，午前視禁中，午後視省中，三盈百職，撫不統攝，以是論之，宰輔濫何較致，自天寶末權置使務已後，庶事因循，尚書諸司，漸致有名無實，廢墜已久，未知憑何督責，程遜所上，亦未詳本原，其時所司雖有舉明，內外諸官，亦無致較之事。

右較致。

同光元年冬十一月，中書門下奏：諸寺監各請只置大卿、監、祭酒、司業各一員，博士兩員，其餘官屬，竝請權停，惟太常寺事關大禮，大理寺事關刑法，除太常博士外，許更置丞一員，其王府及東宮屬、司天五官，正奉御之類，凡不急司丞，竝請未議除授，其諸司郎中員外郎，應有雙曹處，且署一員，左右散騎常侍、諫議大夫、給事中、起居郎、起居舍人、補闕、拾遺，置一半，三院侍御史中丞、謂理中丞，名氏，具能任月日，留在中書省候，見任官滿二十五箇月，竝據資品，卻與除官，從之。

右增減。

天成元年冬十一月，詔曰：雄武軍節度使官銜內，宜兼押蕃落使。

天成二年秋七月，詔曰：頃因本朝親王遙鎮，其在鎮者，遂云副大使知節度事，下侯伯，竝正節旄，惟東西兩川，未落副大使字，宜令今後只言節度使。

長興元年，分飛龍院爲左右院，以小馬坊爲右飛龍院。

右改制。

同光二年春三月，中書門下奏：糾轄之任，時爲外臺，等字之官，書稱列曹，如非朝命，是廢國章，近日諸道，

多是各列官銜。便指州縣。請朝廷之正授。樹藩鎮之私恩。頗亂規程。宜加條制。自今後大鎮節度使管三州以上者。每年許奏管內官三人。如管三州以下者。許奏管內官二人。仍須有課績尤異。方得上聞。若止於檢慎無瑕。科敎及限。是守常道。只得書致旌嘉。不得奏處。刺史無奏薦之例。不得輒亂規程。其年八月。中書奏。僞庭之時。諸藩參佐。皆從除授。自今後。諸道除節度副使兩使判官除授外。其餘職員。幷諸州軍事判官。各任本處奏辟。其軍事判官。仍不在奏官之限。所置招延之禮。皆合於前規。簡辟之間。無踰於濫舉。從之。

右雜錄。

太師、太傅、太保。皆制詞之。三師。

太尉、司徒、司空。皆制詞之。三公。自唐季三師三公。多以異姓鎮及勳官。

大司徒。

左丞相。同光詞頭之行　右丞相。盡左丞相。

平章事。同平章事。長興四年。敬。馮贇錄平章事字犯其家諱。改同中書平章事爲中書門下三品。

樞密院使。樞密使。唐故以宦者爲之。其職甚重。同光初。參用士人。而與宰相機任相等。南唐廢制。改樞密院爲光政院。副使。

宣徽院使。後唐始置之官。副使。

尚書省。南唐廢制。改司會府。尚書令。參判尚書都省。知尚書省事。判尚書二省。判三司。

左僕射。右僕射。

左丞。右丞。梁改左右丞爲左右司侍郎。避諱也。同光元年。復舊。左司郎中。員外郎。右司郎中。

吏部尚書。判東部銓。侍郎。兩省侍郎。郎中。東部。司勳。考功。員外郎。同上。

戶部尚書。侍郎。郎中。戶部。度支。金部。員外郎。同上。

禮部尚書。侍郎。郎中。禮部。祠部。主客。員外郎。同上。

兵部尚書。侍郎。郎中。兵部。職方。庫部。員外郎。同上。

刑部尚書。侍郎。郎中。刑部。比部。都官。司門。

工部尚書。侍郎。郎中。工部。虞部。屯田。水部。員外郎。同上。

門下省。南唐廢制。改左內史府。侍中。侍郎。散騎常侍。左諫議大夫。給事中。左補闕。起居郎。左拾遺。梁改門下省爲門下府。避諱也。同光元年。復舊。城門郎。梁改城門郎爲門局郎。避諱也。同光元年。復舊。

翰林院學士。後改文館。侍讀學士。侍講學士。校書郎。博士。待詔。內供奉。司教。畫苑學士。南唐改文理院待詔。宏文館校書郎。

誰何書制學士。梁改崇政殿爲金鑾殿。置大學士一員。以敬翔爲之。同光元年。又置護駕書制學士一員。以趙鳳爲之。

集賢殿學士。直學士。侍讀學士。侍講。校書正字。史館修撰。校理。

政。宜令御史臺編加告諭。催促限兩月內鈔錄。俟粉壁書寫須畢。其間或有未可便行。及竹帛革事委。送司旋申中書門下。當參酌奏覆施行。其年八月。敕。今後大理寺官員。宜同臺省官吏升進。其法直官比禮直官任使。

應順元年春三月戊午。宗正上言。故事諸陵有令丞各一員。近令丞不俱置。便委本縣令簿之。緣河南洛陽是京邑。恐煩令丞不便。詔特置陵臺令丞各一員。

端明殿學士。天成元年，孔循置端明殿，命馮道、趙鳳俱以學士充，班在翰林學士上。

勤政殿學士。

光政殿學士承旨。

清輝殿學士。直學士。

浴心堂承旨。殿前承旨。

閤門承旨。中門使。武功殿使。

中書省。南唐置，統內史內右史府。中書令。列中書省。侍郎。後改內史侍郎。知制誥。

右散騎常侍。右諫議大夫。右補闕。右拾遺。

中書舍人。後改內史舍人。起居舍人。通事舍人。

祕書省。監。少監。丞。祕書郎。校書郎。正字。

著作局郎。著作佐郎。

司天臺。監。少監。

殿中省。監。少監。

內侍省。監。

御史臺。南唐置，改司憲府。御史大夫。中丞。侍御史。知雜事。殿中侍御史。監察御史。

太常寺。卿。少卿。丞。博士。奉禮郎。

光祿寺。卿。少卿。

衛尉寺。卿。少卿。丞。

宗正寺。卿。宗正郎。

園陵使。唐光啓三年六月，宗正卿李紓爲昭宗山陵使。少者改下園陵使。陵令。丞。

太僕寺。卿。少卿。左飛龍院使。右飛龍院使。梁改小馬坊使爲天廄使，改左右飛龍院爲左右院，以小馬坊爲右飛龍院。

大理寺。南唐置，改作刑院。卿。少卿。司直。評事。

鴻臚寺。南唐置，改作延賓院。引進使。

司農寺。卿。判司農事。少卿。

國子監。司業。助教。博士。

太府寺。卿。

少府監。少監。

太醫令。丞。隋順元年三月，詔給醫藥令丞各一員。

園苑使。鹽鐵使。光慶使。昭慶宮使。德昌宮使。莊宅使。

左右街使。

丹楊宮使。

太子太師、太傅、太保。太子少師、少傅、少保。太弟太保、少保。

太子賓客。

太子詹事。

太子左右論德。

太子左右庶子。

司議郎。

太子洗馬。東宮使。

崇文館直學士。

太子中允。

天下兵馬大元帥。副元帥。元帥府左右司馬。

諸道兵馬元帥。諸道副元帥。

左右衛上將軍。大將軍。將軍。

左右監門衛上將軍。大將軍。將軍。

左右千牛衛上將軍。大將軍。將軍。千牛身。

左右金吾衛大將軍。

左右神武衛大將軍。統軍。

左右羽林軍大將軍。

左右神衛使。

左右衛聖統軍。

侍衛都軍使。侍衛諸軍都虞候。侍衛軍虞候。

龍武軍都虞候。

天威軍統軍。天威軍都虞候。

神衛軍都虞候。

諸衛巡官。

馬步都校。

冠軍大將軍。

大都督。
諸軍都監。
行營都部署。
行營招討使。
營屯都虞候。
諸軍虞候。
行營糧料使。　行營應接使。
監軍使。
先鋒橋道使。
戰棹指揮使。　戰棹都虞候。
突陣指揮使。
屯營使。
巡檢使。
統軍使。
沿淮都巡檢。
沿江都部署。
淩波都虞候。
都押牙軍使。
都城烽火使。
節度使。副大使。知節度使。留後。押蕃落使。天成元年十一月，詔雄武軍節度使宜銜內，宜減押蕃落使。
行軍司馬。副使。判官。支使。掌書記。推官。
制置使。
觀察使。副使。判官。
團練使。副使。
安撫使。
巡撫使。
諸路屯田使。糧料判官。營田判官。
租庸使。南唐不置。

鹽鐵院使。判官。鹽鐵轉運使。南唐曰判運務使。鎮錢使。
防禦使。
指揮使。
留守院留守。副留守。
京尹。少尹。
尹。少尹。
判史。司馬。別駕。通守。錄事。參軍。司功。司倉。司戶。司田。文學。從事。
令。丞。主簿。尉。
右街僧錄。

續唐書卷十九

經籍志

自班固志藝文，而後各史皆不志藝文，唐于志寧等同修五代史志，於是有經籍志，分經史子集四部，攷竹垞秘書監荀勖中經簿一甲部紀六藝及小學等書，二乙部有古諸子家、近世子家、兵書家、術數家、三景部有史記舊事、皇覽部、雜事、四丁部有詩賦、圖讚、汲冢書，其例較劉歆之七略、王儉之七志、阮孝緒之七錄爲近理。然以諸子家爲先史記，而詩賦等下列汲冢書，次序未爲盡善，故經籍志依用之而復變通之。五代史志三十卷，本屬別行，故經籍志中云，梁有若干卷，後又編第入隋書，而世人但稱爲隋志耳，唐書經籍志、新唐書藝文志，並仍其例，惟是舊新二志，皆彙列唐以前之書，其篇目雖覺美富可觀，而實按之則係一代收藏之書，而非一代著作之書，殊乖斷代爲史之義，至於舊五代史不志經籍，并不作志，雖爾時歷年甚少，又當兵戈擾攘之際，作者寥寥，然如明宗之好文，及南唐主之風雅，其臣下亦有工於著述，要然可觀者，倘竟使文獻無徵，亦非缺典，因網羅散失，補志經籍，同光中，摹民獻書及三百卷，授以試衔，其還詔之官，每百卷減一選，

天成中，遣都官郎中庾傳美訪國子監於蜀，得九朝實錄及雜書千餘卷而已。長興三年，初令國子監校九經，雕印賣之。

長興三年春二月，中書門下奏請依石經文字刻九經印版，敕令國子監集博士儒徒，將西京石經本，各依所業本經句度，鈔寫注出，子細看讀，然後雇實能雕字匠人，各部隨帙刻印，敕本不得更使雜本交錯。三月，國子監奏：「准敕校勘九經文字，鏤版，從之。是時禮部司徒詡請開獻書之路，凡儒學之士，衣冠舊族，有以三館亡書，來上者，計其卷帙，賜之金帛，數多者授以官秩。時戎馬猶及之後，官族轉徙，書籍罕存，詔下，鮮有應者。

晉高祖天福二年，中書門下奏：「國子監祭酒尹拙狀稱，準敕校勘經典釋文三十卷，雕造印版，欲請兵部尚書張昭、太常卿田敏同校勘，敕：經典釋文，已經本監官員校勘外，宜差張昭、田敏詳校，是時以史館書籍尚少，敏宣求訪，凡獻書者，悉加優賜，以誘致之，而民間之書，傳寫舛誤，乃還常參官三十人，校讎刊正，仍於卷末，署其名銜，焉。自諸國分據，皆聚典籍，惟吳、蜀爲多，而江左頗爲精其，亦多修葺。後主二年，宋乾德元年，平荊南，盡收其圖書，以實三館，後二年，平蜀，遣右拾遺孫逢吉往收其圖書，合三萬三千卷。又明年，下詔購募亡書，三禮、三傳、彭幹、學究、朱墨等，皆論闕獻書，合千二百二十八卷。千三十七字，共一十二萬一千七百七十五字。不題所書人姓名，殺梁傳十二卷，傳四萬一千八百九十

字，注三萬九千七百三十字，共八萬一千六百二十字。不題所書人姓名，論語十卷，序三百七十二字，經一萬五千九百十三字，注一萬九千四百五十四字，共三萬五千七百三十九字。將仕郎前守簡州平泉令賜緋魚袋張德鈞書。

令狐綯中侍御史賜緋魚袋張德鈞書。潁川郡陳德韜鐫字。廣政七年四月九日校勘。孝經一卷，序四百三十九字，經一千七百九十八字，注二千七百四十八字，共四千九百八十五字。簡州平泉令張德鈞書。

潁川陳德韜鐫字。廣政七年書。爾雅三卷，不題經注字數。將仕郎前守簡州平泉令賜緋魚袋張德鈞書。武令昇鐫。廣政七年書。以上諸經，皆蜀相毋昭裔捐俸依太和鐫本，寫石於學宮。論語、孝經、爾雅先成，故題廣政七年。而周易等在後，故題廣政十四年。凡歷八年，其石千數，昭裔獨辦之，固已可嘉，又能按雍都舊本，命能書者寫之，而刻諸石，尤偉績也。惟公羊、穀梁二傳，乃後代補完耳。

保大六年，漢乾祐元年，閏五月，國子監奏：「雕印版九經內，有周禮、儀禮、公羊、穀梁四經，未有印版，今欲集賢官校勘四經文字，鏤版，從之。是時禮部司徒詡請開獻書之路，凡儒學之士，衣冠舊族，有以三館亡書來上者，計其卷帙，賜之金帛，數多者授以官秩。時戎馬猶及之後，官族轉徙，書籍罕存，詔下，鮮有應者。

保大十四年，周廣順三年，又六月，尚書左丞兼判國子監事田敏進印版九經五經文字、九經字樣各二部，一百三十册，奏曰：「臣等自長興三年，校勘雕印九經書籍，經注繁多，年代殊遠，傳寫訛謬，漸失根源，臣等上言，計其卷帙，賜之金帛，數多者授以官秩，時戎馬猶及之後，官族轉徙，書籍罕存，詔下，鮮有應者。

保大十四年，周廣順三年，又六月，尚書左丞兼判國子監事田敏進印版九經五經文字、九經字樣各二部，一百三十册，奏曰：「臣等自長興三年，校勘雕印九經書籍，經注繁多，年代殊遠，傳寫訛謬，漸失根源，臣等上言，計其卷帙，賜之金帛，數多者授以官秩，時戎馬猶及之後，官族轉徙，書籍罕存，詔下，鮮有應者。

保大十四年，周廣順三年，又六月，尚書左丞兼判國子監事田敏進印版九經五經文字、九經字樣各二部，一百三十册，奏曰：「臣等自長興三年，校勘雕印九經書籍，經注繁多，年代殊遠，傳寫訛謬，漸失根源，臣等上言，計其卷帙，賜之金帛，數多者授以官秩，時戎馬猶及之後，官族轉徙，書籍罕存，詔下，鮮有應者。

保大十四年，周廣順三年，又六月，尚書左丞兼判國子監事田敏進印版九經五經文字、九經字樣各二部，一百三十册，奏曰：「臣等自長興三年，校勘雕印九經書籍，經注繁多，年代殊遠，傳寫訛謬，漸失根源，臣等上言，計其卷帙，賜之金帛，數多者授以官秩，時戎馬猶及之後，官族轉徙，書籍罕存，詔下，鮮有應者。

人遂學士院試問理。拙任職官者。具名以聞。開寶八年。平江南。遣太子洗馬呂龜祥就金陵籍其圖書。得二萬餘卷。悉送史館。

甲部經錄。

石經周易王弼注十卷。　周易略例邢璿注一卷。

周易口訣義六卷。河南道士盛選撰。

周易廿菓正義三十卷。漢陝州大都督府左司馬任正一撰。

易執一卷。蜀譙玄貫撰。

易題□卷。蜀右拾遺蒲遵古撰。

周易會釋記二十卷。吳紀陵著

麻衣道者正易心法一卷。蜀河中許堅撰。

易龍圖一卷。周處士眞撰　陳摶撰。

易論三十二卷。周處士河中許堅撰。

右易類。

石經尚書孔傳十三卷。蜀譙周集注　晉梁柳集。

尚書廣疏十八卷。蜀譙周元撰。

右書類。

石經周禮鄭注十二卷。蜀譙周書校書　郎孫逢吉書。

石經儀禮鄭注十七卷。蜀譙周書校書　郎張紹文書。

石經禮記鄭注二十卷。蜀譙周書校書　郎張紹文書。

三禮圖二十卷。周國子司業阮　開元集集。

禮經釋。無卷數。僧店　教授黃敬撰。

右禮類。

石經春秋經傳集解杜預注三十卷。蜀無名氏書。

石經春秋公羊傳何休注三十卷。蜀無名氏書。

春秋折衷論三十卷。江西從事　陳岳撰。

石經春秋穀梁傳范寧注十二卷。蜀無名氏書。

春秋指掌十五卷。以左武衛兵曹李維撰。

春秋指掌圖二卷□缺　撰。

春秋名號歸一圖二卷。蜀譙元撰。

春秋傳帖經新義十卷。蜀進士雷　震撰。

春秋纂例。無卷數。南唐　吳筠撰。

春秋晉義賦十卷。春秋字原賦二卷。晉少府監吳　王引撰。

右春秋類。

石經論語何晏集解十卷。蜀簡州平泉令張　侍御史張德創書。

論語井田義圖。無卷數。無名氏撰。

右論語類。

石經孝經唐元宗注一卷。蜀簡州平泉令　張德創書。

石刻三經書孝經一卷。蜀校書郎蒲　同中正書。

別序孝經一卷。越王孝經新義八卷。皇甫孝經一卷。孝經雌圖三卷。周緯錄六卷。高　道伏道。

右孝經類。

石經爾雅郭璞注三卷。蜀簡州平泉令　張德創書。

爾雅音略三卷。蜀太子太師監　門胡昭晉撰。

蜀爾雅三卷。蜀無名氏撰。

右爾雅類。

詳定經典釋文三十卷。周國子祭酒尹　拙等校勘。

右群經類。

大周正樂一百二十卷。周翰林學士　竇儼撰。

樂苑五卷。無名氏撰。

補新撰音譜。無卷數。大唐正聲琴籍十卷。南漢東館郎中通　州陳用拙撰。

琴譜二卷。梁王通　撰。

琴調一卷。阮咸譜一卷。小胡笳子十九拍一卷。南唐蔡　眞撰。

周優人曲辭二卷。周吏部侍郎祖　安期纂錄。

右樂類。

說文解字繫傳四十卷，南唐祕書省校書郎徐鍇傳釋。校書郎朱翺反切。
說文解字韻譜十卷，南唐祕書省校書郎徐鍇撰。
英公字原一卷，南唐僧夢英撰。
林氏小說二十卷，蜀太常林亟撰。
汗簡三卷，目錄敘略一卷，佩觿三卷，周宗正卿國子祭酒博士洛陽郭忠恕撰。
庾顗師古正俗七篇，吳越忠懿王時撰。
右小學類。

乙部史錄。

漢書校記，無卷數，南唐中書舍人常州張佖撰。
後漢書辨疑，無卷數，處士外郎建州石文德撰。
唐書二百卷，晉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劉昫等撰。
右正史類。

歷代年譜二卷，南唐祕書省校書郎徐鍇撰。
續通曆十卷，梁南都度關使檢校祕書少監試御史中丞宣州孫光憲撰。
趙帝王鋭略一卷，蜀進士撰。
兩漢至唐年紀一卷，宋正少卿李匡文撰。
唐統紀一百卷，吳中書舍人陳彭年等撰。
周太祖實錄三十卷，周史官張昭等撰。
周世宗實錄四十卷，周監修國史兼修國史王溥等撰。
右編年類。

宣宗懿宗僖宗昭宗四朝實錄，無卷數，長興三年，翰林學士承旨兼史館修撰李愚等修。
獻祖懿祖太祖紀年錄，史官張昭等撰。
莊宗實錄三十卷，監修國史、史官張昭等撰。
明宗實錄三十卷，監修國史、史官張昭等撰。
末帝實錄十七卷，史官張昭等撰。
大唐新纂十三卷，楚木部員外郎石文德撰。
開元天寶遺事四卷，周太子少師王仁裕撰。
僖昭莊三朝聞見錄八卷，無名氏撰。
莊宗古鼎記一卷，中書舍人黃彬撰。

蜀高祖實錄三十卷，蜀監修官李昊撰。
蜀後主實錄八十卷，蜀監修官李昊撰。
王氏開國記十卷，蜀史官修撰辛寅遜撰。
前蜀書四十卷，蜀監修國史李昊等撰。
前蜀記事二卷，蜀文思殿大學士毛文錫撰。
後蜀記事十卷，蜀直史館太常博士張format撰。
廣政雜錄，無卷數，後蜀梓州軍事判官何光遠撰。
成都理亂記八卷，前應宿令句延慶撰。
閩中實錄十卷，周福州水真令蔣文偉撰。
閩王列傳一卷，閩祕書監曾江陳致雍撰。
閩王事跡一卷，閩無名氏撰。
三楚新錄三卷，桂州推官周羽沖撰。
湖南故事十卷，無名氏撰。
五國故事二卷，吳越無名氏撰。
晉高祖實錄三十卷，出帝實錄二十卷，晉監修實正固等撰。
漢高祖實錄十七卷，漢監修蘇逢吉等撰。
漢隱帝實錄十五卷，漢史官張昭等撰。
周太祖實錄三十卷，周史官張昭等撰。
周世宗實錄四十卷，周監修官王溥等撰。
右僞史類。

唐功臣列傳三十卷，平章事兼修國史李絳等修。
金鑾密記五卷，翰林學士韓偓撰。
唐年補記三卷，南唐著作郎郎昭慶撰。
大唐補記三卷，南唐程匡柔撰。
大唐新纂十三卷，楚木部員外郎石文德撰。
開元天寶遺事四卷，周太子少師王仁裕撰。
僖昭莊三朝聞見錄八卷，無名氏撰。
莊宗古鼎記一卷，中書舍人黃彬撰。

中朝故事二卷　南唐給事中
鄭遨撰。

南唐烈祖開基志十卷　南唐僉州刺
史王鍔撰。

南唐近事三卷　江表志三卷　南唐校書郎
鄭文寶撰。

江南錄十卷　南唐翰林學士
徐鉉等撰。

江南餘載二卷　南唐無名
氏撰。

釣磯立談一卷　南唐校書郎
史虛白撰。

吳錄二十卷　南唐史館修撰
高遠等撰。

吳錄二十卷　吳中舊舍人錄林
學士陳溫撰。

泖上英雄小錄二卷　吳信都□
論撰。

江淮異人錄二卷　南唐內史
吳淑撰。

金華子雜編三卷　南唐大理司直
劉崇遠撰。

廣陵妖亂志三卷　乾寧會稽錄一卷　晉陽鄧廷
海撰。

汴水滔天錄一卷　左拾遺王
振撰。

耳目記二卷　劉氏
撰。

燉煌新錄一卷　沙州鄉貢
名氏撰。

潛宮故事十卷　周太子校書郎
徐知古撰。

蜀檮杌二卷　蜀人撰。

蜀檮杌二卷　宋司徒平章事王
溥撰。

蜀梼杌二卷　張唐英撰。

蜀檮杌二卷　張唐英撰。

蜀檮杌二卷　張唐英撰。

蜀檮

大周刊緯編二卷。周侍御史韋德等撰。

右法令類。

秦中歲時記一卷。韋行規下歲時記一卷。韋部郎中絳撰。

歲華紀麗四卷。韓鄂撰。

歲時廣記。無卷數。南唐內史舍人徐鍇撰。

右時令類。

地里指掌圖一卷。蜀祕書監撰。

方輿記一百二十卷。南唐內史舍人徐鍇撰。

徽表錄異三卷。廣州刺史劉恂撰。

蜀程記一卷。峽程記一卷。蜀平章事韋莊撰。

洞天福地記一卷。青城山記一卷。武夷山記一卷。

南行記三卷。周王仁裕撰。

浙海潮論象明錄二篇。吳越僧贊寧撰。

海外使程廣記三卷。南唐知京銓事殿撰。

右地里類。

丙部子錄。

法語二十卷。南唐進士劉鈞撰。

質論十餘篇。南唐內史舍人徐鍇撰。

格言五卷。後遘三卷。南唐中書侍郎韓熙載撰。

孝悌錄二十卷。唐孝悌錄十五卷。南唐進士樂史撰。

右儒家類。

道德經疏節解四卷。蜀譙大夫知制誥喬潤撰。

陰符經注一卷。廣成義八十卷。蜀崇眞館大學士杜光庭撰。

參同契分章通眞義三卷。明鉞圖訣一卷。後蜀守尚書員外郎彭曉撰。

化書六卷。南唐譚峭撰。

三要三篇。南漢尚書左僕射黃損撰。

右道家類。

致祥書十卷。唐宰相朱朴撰。

雜說二卷。南唐後主撰。

治書五十篇。南唐著作郎一郭昭慶撰。

長短經十卷。蜀梓州道士趙蕤撰。

象明書五卷。太學博士郎光延撰。

東壁圖書三卷。蜀翰林學士毛文錫撰。

讀古閑文一卷。南唐宰相孫晟撰。

歸書十卷。南唐處士陳陶撰。

兩同書二卷。靈壁子十卷。淮海寓言七卷。

章子三卷。吳越羅州刺史章碣撰。

殷董仲舒春秋繁露二篇。

質疑論。無卷數。南唐翰林學士徐鉉撰。

難王充論衡三篇。

證蔡邕獨斷四篇。吳越掌書記胡恢撰。

雜說二卷。南唐後主撰。

治書五十篇。南唐著作郎一郭昭慶撰。

長短經十卷。蜀梓州道士趙蕤撰。

象明書五卷。太學博士郎光延撰。

東壁圖書三卷。蜀翰林學士毛文錫撰。

讀古閑文一卷。南唐宰相孫晟撰。

歸書十卷。南唐處士陳陶撰。

兩同書二卷。靈壁子十卷。淮海寓言七卷。

章子三卷。吳越羅州刺史章碣撰。

殷董仲舒春秋繁露二篇。

質疑論。無卷數。南唐翰林學士徐鉉撰。

難王充論衡三篇。

證蔡邕獨斷四篇。吳越掌書記胡恢撰。

三墳記一卷。

秘閣閒談五卷。南唐翰林學士徐鉉撰。

碧神錄六卷。南唐翰林學士徐鉉撰。

開顏集三卷。校書郎周文規撰。

唐撫言十五卷。南漢中書侍郎同平章事王定保撰。

廣撫言十五卷。南唐鄉貢進士何光遠撰。

紀聞談三卷。蜀潘遠撰。

野人閒話□卷。後蜀袁撰。

續野人閒話□卷。無名氏撰。

鑑戒錄十卷。後蜀昌州刺史毛胤官柯光遠撰。

錄異記八卷。蜀崇眞館大學士杜光庭撰。

三墳記一卷。

秘閣閒談五卷。南唐翰林學士徐鉉撰。

碧神錄六卷。南唐翰林學士徐鉉撰。

開顏集三卷。校書郎周文規撰。

唐撫言十五卷。南漢中書侍郎同平章事王定保撰。

廣撫言十五卷。南唐鄉貢進士何光遠撰。

紀聞談三卷。蜀潘遠撰。

野人閒話□卷。後蜀袁撰。

續野人閒話□卷。無名氏撰。

鑑戒錄十卷。後蜀昌州刺史毛胤官柯光遠撰。

錄異記八卷。蜀崇眞館大學士杜光庭撰。

虯髯客傳一卷。蜀滎陽檮杌學士杜光庭撰。
金坡遺事一卷。逢辰錄一卷。奉使書。均無卷數。吳越世子錢惟演撰。
青雲總錄一卷。青雲新錄一卷。南部新書十卷。洞微志一百三十卷。吳越錢易撰。
皮氏見聞錄五卷。妖怪錄五卷。吳越丞相皮光業撰。
崇光錄三卷。吳越陳纂撰。
資談六十卷。吳越崔仁冀撰。
金鑑開談十二卷。開殿中侍御史劉山甫撰。
北夢瑣言二十卷。荊南節度判官孫光憲撰。
竹陽見聞錄一卷。無卷數。北漢小吏會稽人王保衡撰。
王氏見聞錄一卷。入洛記一卷。周太子少師王仁贍撰。

右小說家類。

花經一卷。吳張翊撰。
茶譜一卷。蜀文思殿大學士毛文錫撰。
竹譜三卷。吳越世子錢昱撰。
酒譜十卷。吳越曹鬆寧撰。
水族加恩簿一卷。吳越功德判官毛勝撰。
置醋。無卷數。荊南節度判官孫光憲撰。

右農家類。

青囊立成厭四卷。唐司天監朱泰亨上。
青囊厭。無卷數。唐成厭官撰。
中正厭。無卷數。唐厭官陳承勳撰。
武成永昌厭二卷。正象厭經一卷。蜀司天監翁秀林撰。
極術一卷。後蜀司天監周德謙撰。
調元厭二十一卷。晉司天監趙仁錯等撰。
顯德欽天厭十五卷。竹瑫明殿學士王朴撰。

右陰陽家類。

維訣三卷。後蜀綿竹隱士姜道撰。
古君臣象三卷。後蜀檢校太保張玫撰。

射訣一卷。蜀滎陽檮杌學士杜光庭撰。
射書十五卷。唐內史舍人徐鍇撰。
射法一卷。南漢尚書左僕射黃損撰。
金谷園九局譜一卷。南漢翰林學士徐鉉撰。

右藝術類。

事類賦三十卷。唐內史吳淑撰。
古今福會五百卷。後蜀起居舍人陳鄂撰。
四庫福對四十卷。後蜀起居舍人陳鄂撰。
備忘小鈔十卷。後蜀文谷撰。
續事始五卷。蜀馬鏗撰。
鴻漸學記一千卷。羣書麗藻一千卷。運幕府參謀虞撰。
尚食宴食典一百卷。後蜀無名氏撰。
語史提要十五卷。吳越錢端禮撰。
蒙求二卷。晉翰林學士李瀚撰。
清異錄四卷。晉翰林承旨陶穀撰。

右類書類。

食性本草三卷。唐陳士良撰。
蜀本草圖經二十卷。後蜀翰林學士韓保昇撰。
本草括要時三卷。後蜀張文鎔撰。
蜀本草拾遺三卷。南漢軒轅述撰。
實藏暢微論三卷。南漢軒轅述撰。

右醫家類。

六壬翠羽歌一卷。吳興巾舒令宰撰。
六壬軍鑒式三卷。太乙時紀陰陽二遁立成厭二卷。南漢胡嵩頤撰。
增補玉管照神經十卷。唐唐循相宋齊邱撰。
希夷先生龜鑑一卷。周處士陳摶撰。

右術數類。

胎息祕訣一卷。唐甘道化撰。
論氣正訣一卷。南唐國子祭酒何溥撰。

王氏神仙傳四卷。瑯嬛集仙錄十卷。崇道記一卷。混元圖十卷。傳受年載記一卷。元門樞要十卷。道門振要一卷。象明書十二卷。仙傳拾遺四十卷。規誡一卷。道教靈驗記二十卷。歷代帝王崇道記一卷。古今類聚年譜圖一卷。東溟子一卷。（吳筠撰。）還丹歌一卷。（葛洪撰。）

太平經十三篇。（吳道士宮嗣撰。）

宗鏡錄一百卷。抱一子一卷。心賦一卷。感通賦一卷。（吳越僧延壽撰。）

三教事跡。（無卷數。吳越僧智覺與道士杜光庭撰。）

高僧傳三十卷。舍利塔記一卷。（南唐戶部侍郎高越撰。）

佛國記。（無卷數。周禮部尚書孫益撰。）

右仙釋類。

丁部集錄。

李後主集十卷。（南唐後主撰。）

紫府集。（千餘首。無卷數。南唐王從鎮撰。）

詩集四卷。（唐宰相李紳撰。）

文集三卷。（太學博士邱光庭撰。）

金門集十卷。（太子少傅李建勳撰。）

白沙集十卷。（中書侍郎同平章事李嶠撰。）

鼎國詩三卷。（後唐李嶠撰。）

政餘集五卷。（魏博節度使羅紹威撰。）

盧士衡集一卷。（同光中進士盧七衡撰。）

閣中集十卷。（南唐梁王徐知訓撰。）

鍾山集二十卷。（南唐司徒李建勳撰。）

殿薪集三十卷。（吳朱揆撰。）

百一集二十卷。（吳周廷諫撰。）

雜書十卷。解聲書五卷。陵陽集五卷。大紀賦一卷。（吳翰林學士沈顏撰。）

詞制歌詩二十卷。歲表三十卷。（梁中書侍郎張綬撰。）

表奏十卷。（梁宰相敬翔撰。）

歌詩三卷。集三十卷。（梁給事中李嶠撰。）

衡山集七卷。（南唐連州判史陳凝撰。）

文集十五卷。詩一卷。（南唐中書舍人張泊撰。）

徐常侍集十五卷。二十卷。（南唐翰林學士徐鉉撰。內仕江南時作。）

徐舍人集十卷。（南唐中書舍人徐鍇撰。）

梅嶺集五卷。（南唐進士戚彥雄撰。）

四六集一卷。（南唐即撰。）

虛白文集。（無卷數。南唐處士史虛白撰。）

陽春集一卷。（南唐平章事馮延巳撰。）

金鑾集二卷。（南唐水部員外郎前翰林侍從事孟賓于撰。）

覽古詩一卷。（南唐舍人李建勳撰。）

伍喬詩一卷。（南唐考功員外郎伍喬撰。）

碧雲集二卷。（南唐淦陽令李中撰。）

陳嵩伯詩十卷。（南唐處士陳陶撰。）

處士集。（無卷數。南唐梁嶽撰。）

孟一之詩一卷。（南唐孟貫撰。）

鍾山集一卷。（南唐王雄撰。）

詩集一卷。（南唐江爲撰。）

唐風集三卷。（吳翰林學士杜荀鶴撰。）

小東里集三卷。廣東里集四十卷。（吳知制誥游簡言撰。）

登龍集十卷。從軍稿二十卷。雜制二十卷。冥搜集二十卷。（吳翰林學士殷文圭撰。）

孫伯魚集三卷。（吳宗正卿孫魴撰。）

沈子文詩一卷。（吳都官郎中沈彬撰。）

殿薪集三十卷。（吳朱揆撰。）

百一集二十卷。（吳周廷諫撰。）

雜書十卷。解聲書五卷。陵陽集五卷。大紀賦一卷。（吳翰林學士沈顏撰。）

詞制歌詩二十卷。歲表三十卷。（梁中書侍郎張綬撰。）

表奏十卷。（梁宰相敬翔撰。）

歌詩三卷。集三十卷。（梁給事中李嶠撰。）

西園集十卷。昌城後寫集十五卷。幻輪林學士毛文公撰。
玉堂集二十卷。幻輪林學士侯傳昌撰。
玉堂集士劉侯撰。幻學
瓊花集。無卷數。幻
浣花集五卷。集二十卷。箋表一卷。幻平章事章莊撰。
羅子湾詩十卷。幻給事中羅廷瑤撰。
誰吟集三卷。懷泰風一卷。南冠集。長樂集十卷。幻司徒同平章事張浚撰。幻司徒同平章
福橋應用集二十卷。幻宏文館大學士李昊撰。
擬白居易諷諫詩一卷。幻門下侍郎歐陽澈撰。
唐隱居詩一卷。幻處士唐求撰。
桂香集一卷。南漢尚書僕射黃損撰。
詩集八卷。南漢吏部郎中陳用鈞撰。
廖抒西集一卷。楚天策府學士廖匡圖撰。
表狀一卷。楚天策府學士李宏皐撰。
徐東野集一百卷。楚天策府學士徐仲雅撰。
劉休明集一卷。楚天策府學士劉昭禹撰。
簫樓集一卷。三百篇。吳越國王錢元瑞撰。
政本集十卷。吳越國王錢元瑞撰。
前集五十卷。後集五十卷。貴鎔叟自序述傳一卷。
金閨福州西垣制集一百五十卷。吳越知制誥錢易撰。
典郡集三十卷。吳越世子錢惟演撰。
吳江應用集二十卷。吳越丞相林鼎撰。
吳越掌記集三卷。江南甲乙集十卷。江東後集二卷。
鹿門家鈔詩咏。無卷數。吳越丞相府判官皮光業撰。
內藁集一卷。吾在集一卷。國寧公前翰林學士韓偓撰。
中興集。白鼬集十卷。國朝騎將侯昌叉士撰。
泉山漁句集三十卷。國朝度推官黃滔撰。

表記奏議三百篇。國朝中侍御史陳嶠撰。
採龍集一卷。釣磯集八卷。賦五卷。國學書館徐寅撰。
荊巖隱士文集一卷。荊南前進士梁鑑撰。
荊巖集。楊贊集。玩筆傭集。鑒湖編。均無卷數。荊南節度使孫光憲撰。
武陵集五十卷。管少府監尹羽撰。
丁年集。無卷數。管翰林學士李翰撰。
屠龍集五卷。管右諫議熊皦撰。
賦一卷。管宰相集錄撰。
鄭雲叟詩三卷。管處士鄭遨撰。
法喜集。無卷數。周禮部尚書馬裔孫撰。
游藝集五十卷。演論集五十卷。和威儀集一百卷。周侍中和凝撰。
尼仲熙集十卷。周翰林學士延嘏撰。
葉輔集五卷。西江集一百卷。周太子少師王仁裕撰。
文集十卷。周翰林承旨陶穀撰。
紳堂集三十卷。周修撰貫綸撰。
馬道集十卷。周宰相馬道撰。
宮詞一卷。周作藥夫人撰。
廣成集一百卷。壺中集一百卷。蜀道士杜光庭撰。
嶧月集二十五卷。巨岳集一千首。蜀僧貫休撰。
處默詩一卷。蜀附處默撰。
玉壘集十卷。楚僧可朋撰。
碧雲集一卷。楚附處中撰。
內典集一百五十卷。外學集四十九卷。吳越僧贊寧撰。
白蓮集十卷。荊南僧齊己撰。

右別集類。

諫書八十卷。大唐直言編。
諫奏集七卷。南唐勤政殿學士張易簡撰。
玉堂遺範三十卷。太子少傅李瑤編。

東漢文類三十卷　曹毅編。
唐陳諍集十卷　國朝方貞觀外郎趙元恪纂。
蜀國文英八卷　國朝李士鈞編。
賦苑二百卷　南唐中書舍人徐鉉編。
續本事詩三卷　吳處厚子蒙。
國風總類五十卷　周太子少師王仁裕編。
煙花集五卷　蜀主王衍集。
又元集三卷　蜀平章事韋莊編。
廖氏家集一卷　建天德府學士廖光圖編。
才調集十卷　蜀監察御史韋縠編。
十俏詩選　無卷數。唐無名氏編。
花間集十卷　後蜀衛尉少卿趙崇祚編。
右總集類。

續唐書卷二十

食貨志

自太史公爲平準書而班史述食貨志。於是後之作史者。若續漢。若晉。若隋。唐。皆志食貨焉。食貨之名。蓋本諸洪範八政。一曰食。二曰貨。王者垦地以制邑。度地以居民。設廬井以安之。通貨財以富之。總土地所生。料山澤之利。皆言奚應鮮食。懋遷有無。皆因其所利而導之。順其所欲而化之。不違農時。不竭民力。此五帝、三皇烝烝之教也。周官太府掌九貢九賦之法。誠以國家經用。自有權衡。卽取之於民。而上下相安者。取之有道。用之有節故耳。由漢至隋。祥於各史。唐都長安。面關中。素稱沃野。然土地甚狹。所入賦稅。不足以給國用。自天寶以來。大姦橫行。方鎮擅甄。兵革不息。用度日煩。緣以騙君晤主。壞亂經常。由是聚斂之臣進。而財利之說興。爲衆井爲兩稅。至於鹽鐵轉運。屯田和糴。鑄錢括茗。搉利惜商。進奉獻助。弊端百出。以至於亡。及莊宗平梁。任吏入孔謙爲租庸使。變法厚斂。剝民率公。民產旣竭。軍食遂虧。加以荒歉頻仍。兵戈迭起。不數年間。遂致顚覆。南唐地小年促。又不足言矣。舊史殘闕。今姑錄其一二焉。

同光三年春二月。敕。魏府小麥豆稅。每畝減放三升。城內店肆園圃。比來無稅。頃因僞命。遂有配徵。後來以所徵物色。添助軍裝衣賜。將令通濟。宜示矜蠲。今據緊慢去處。於見檢稅絲上。每兩作三等。酌量納錢。收市軍裝衣賜。其絲仍與除放。其年閏二月。吏部尚書李琪上言。請賦稅不以折納爲事。一切以本色輸官。又不以紐配爲名。止以正稅加納。敕曰。本朝征科。惟配有兩稅。至於折納。當不施爲。宜依李琪所請。應逐悅合納錢物。斛斗鹽錢等。宜令租庸使指揮。並準元徵本色檢納。不得更改。若合有改移。卽須具事由聞奏。

天成元年夏四月。敕。應納夏秋稅。先有省耗。每斗一升。今後止納正稅數。不量省耗。

天成四年夏五月。戶部、三京、鄴都諸道州府逐年所徵夏秋稅租。衆鹽麴折徵諸般錢發起徵。各視其地節候早晚。分立限期。其月。敕百姓今年夏苗。委人戶自通供手狀。具頃畝多少。五家爲保。委無隱漏招逃。狀本州具狀。逐省。州縣不得迭差人檢括。如人戶隱欺。許令陳告。其田倍令并徵。

長興二年夏六月。敕。委諸道觀察使屬縣。於每村定有力人戶充村長。村人議有力人戶出剩田苗。補貧下不迨者。卽具狀徵收。有詞者。卽排段檢括。自今年起爲定額。有經災診。及逐年逃處。不在此限。

長興三年冬十二月。三司奏請諸道上供稅物。充兵士衣賜不足。其天下所納斛斗及錢。除支贍外。請依時折納綾羅絹帛。從之。

昇元三年春正月丙申。詔曰。比者干戈相接。人無定主。地荒而不墾。桑隕而弗蠶。衣食日耗。嗟甚憫之。其權風面內者。有司計口給食。顧耕種者。授之土田。仍復三歲租役。於嘻。仁不異遠。化無壅遏。其務宣流。以稱朕意。其年夏四月癸未。大赦境內。百官進位。將士勞賜有差。民三年爲桑及三千本者。賜帛五十匹。每丁墾田及八十畝者。賜錢二萬。皆五年勿收租稅。又是時田每十畝。鋤一畝半。以充荐藉。

昇元五年冬十一月。定民田稅。分遣使者按行民田。以肥瘠定其稅。民間稱爲平允。自時江、淮鬬兵興役。及他賦斂。皆以稅錢爲率。

後主元年夏六月。詔諸路屯田使。委所屬令與常賦俱徵。隨所租八十分錫一。謂之率分。以爲屋祿。諸朱膠牙稅視是。初屯田盜使專掌。至是罷其官。而屯田佃民。絕公吏之擾。

同光二年春二月。詔曰。會計之重。鹽鐵居先。矧彼兩池。旹有豐利。頃自兵戈擾攘。民廬流離。旣場務以隳殘。致程課之虧失。重茲荐理。須仗規模。將立事以成功。在從長而就便。宜令河中節度使置王李繼麟兼充制置安邑、解縣兩池榷鹽使。仍委便盜一一條貫。

同光三年春二月。敕。魏府每年所徵隨絲鹽錢。每兩與減放五文。逐年祿賈置鹽貨鹽大鹽甜次冷鹽。每斗與減五十。變鹽與減三十。

天成元年夏四月。敕。諸州府百姓合散置鹽。今後每年祇二月內一度祓散。依夏稅限納錢。

長興四年夏五月七日。諸道鹽鐵轉運使奏。諸道州府鹽法條流元末一紙。定奪。謹具如後。　應食顆鹽。

州府省司各置權糴折博場院。應是鄉村。竝通私商興販所有折博。竝每年人戶雖鹽。竝不許將帶一斤一兩入城。侵奪權糴課利。如違犯者。一兩以上至一斤。買賣人各杖六十。一斤以上至三斤。買賣人各杖七十。三斤以上至五斤。買賣人各杖八十。五斤以上至十斤。買賣人各徒二年。十斤以上。不計多少。買賣人各決脊杖二十。處死。所有犯鹽人隨行錢物雖畜等。竝納入官。所有元本家業田莊。如是全家逃走者。即行點納。仍許般戥脚戶。經過店主。竝脚下人力等糾告等第。支與優給。如知情不告。與買鹽人同罪。其犯鹽人經過處地分門司廂界巡檢節級。所由諸色鬬連人等。不專覺察。委本州臨時斷訖報省。如是門司津口捕捉獲私鹽。依下項等第。一半賞錢。十斤以上至五十斤。支賞錢二十千。五十斤已上至一百斤。支賞錢三十千。一百斤已上。支賞錢五十千。　應倉末鹽地界。州府縣鎮。竝有權糴場院。久來內外禁法。即未一概條流。應刮鹹煎鹽。不計多少斤兩。竝處極法。餘許四鄰及隣色人等陳告等第。支給賞錢。欲指揮此後犯一兩已上至一斤。買賣人各杖六十。一斤已上至二斤。買賣人各杖七十。二斤已上至三斤。買賣人各徒一年。三斤已上至五斤。買賣人各徒二年。五斤已上。買賣人各決脊杖處死。如是收到鹹土鹽水。即委本處煎鍊鹽數。準條科斷。或有已曾違犯。不計斤兩多少。所犯人竝處極法。其有權糴場院員寮節級人力煎鹽池客竈戶般鹽船網押網軍將衙官梢工等。具知鹽法。如有公然偷盜官鹽。或將貨賣。其買賣人及窩盤主人。知情不告。竝依前項刮鹹例。五斤已上處死。其諸色鬬連人等。竝合支賞錢。即準京洛諸鎮條流事例施行。　頃末青白等鹽。元不許界分參雜。其顆鹽先許通商之時。指揮不得將帶入末鹽地界。如有違犯。一斤一兩。竝處極法。所有隨行物色。除鹽外。一半納官。一半與捉事人充賞。其餘鹽色。未有盡一條流。其洛州、井鎮、定、邢州管內。多北京末鹽入界。捉獲竝依洛京條流科斷。欲指揮此後。但是顆末青白諸色鹽。侵界參雜。捉獲竝準京洛條流施行。一應諸道。今後若捉獲犯私鹽麴人。罪犯分明。正該條法。便仰斷遣訖奏。若稍涉疑誤。祇須申奏取裁。

天成三年秋七月。詔曰。應三京、鄴都及諸道州府鄉村人戶。自今年七月後。於是秋田苗上。每畝納麴錢五文足陌。一任百姓自造私麴。醞酒供家。其錢隨夏秋徵納。其京都及諸道府縣鎮坊界內。應逐年買官麴酒戶。便許自造麴醞酒貨賣。仍取天成二年正月至年終一年。逐戶計算。都買麴錢數內。十分只納二分。以充權酒錢。便從今年七月後。管數徵納權酒戶外。其餘諸色人。亦許私造麴酒供家。即不得裹私賣酒。如有故違。便即糾察。勒依中等酒戶納權。其坊村一任沽賣。不在納權之限。循以麴法。殺一家於洛陽。或獻此以爲愛其人。便於國。故行之。

長興元年春二月。赦書節文。諸道州府人戶。每秋苗一畝上。元徵麴錢五文。今後特放二文。只徵三文。

長興二年夏五月丁卯。詔曰。酒醴所重。麴蘗是須。緡貲價太高。禁條頗峻。士庶因斯而抵犯。刑名由是以滋。彰宏行改革之文。庶息煩苛之政。各隨苗畝。定稅錢。訪聞數年以來。雖犯法者稀。而偽民益甚。蓋以亂雖以法繩之。犯者配遠郡。民權之益衆而不止。

曜日久。貨下戶多。總遇升平。便勤稼穡。各務耕田鑿井。孰謂枕曲藉糟。既隨例以均攤。遂抱虛而檢納。逐成澆弊。深可憫傷。況欲致豐財。必除時病。有利之事。方切施行。無名之求。尤宜廢罷。但得日新之理。何辭夕改之嫌。應在京諸道苗畝上所徵麴錢等。便從今年夏。竝放其麴。官中自委逐州減價一半。於在城揀斷貨賣。除在城諸人。不准私造外。鄉村人戶。咸要供家。一任私造。救下之日。人悉悅之。其年秋七月。三司奏。先許百姓造麴。不來官場收買。伏恐課額不辦。請復以前麴法。鄉戶與在城條法一例指揮。仍據已造到麴納官。鹽支還麥本。從之。

長興二年冬十二月甲寅朔。詔開鐵禁。許百姓自鑄農器什器之屬。於夏秋田畝上。每畝輸納農器錢一錢五分。

同光二年。度支奏請牓示府州縣鎮軍民商旅。凡有買賣。須使八十陌錢。二月。詔曰。錢者即古之泉布。蓋取其流行天下。布散人間。無稽滯則交易通。多貯藏則士農困。故西漢興改幣之制。立告緡之條。所以權蓄賈而防大姦也。宜令所司。散下州府。常須檢察。不得令富室分外收貯。又工人銷鑄爲銅器。兼沿邊州鎮。設法鈐轄。勿令商人般載出境。其年三月。知唐州安審安奏。市肆間點檢錢帛內。有錫鐵小錢。揀得不少。皆是江南綱商。挾帶而來。詔曰。帛布之幣。雜以鉛錫。惟是江湖之外。盜鑄尤多。市肆之間。公行無畏。因是綱商挾帶。舟楫往來。換易好錢。藏貯富室。實爲蠹弊。須有條流。宜令京城諸道。於坊市行使錢內。點檢雜惡鉛錫錢。往來換易好錢。如有私載。竝行收納。

天成元年秋八月。中書門下奏。訪聞近日。諸道州府所貿器價貴。多是銷鎔。偏行曉告。如原係銅器及碎銅。即許鑄造。仍令生銅器物。每斤價定二百文。熟銅器物。每斤四百文。如違者。價買之人。依盜鑄錢律文科斷。

清泰二年冬十二月。詔御史臺曉告中外。禁用鉛錢。如違犯。準條流處分。

江南因唐舊制。饒州置永平監。鑄鍮錢。池州永寧監。建州永豐監。竝鑄銅錢。杭州置保興監鑄錢。

文泰二年秋七月。用鈿議言。鑄大錢。以一當十。文曰永通錢貨。右文曰貨。左文曰泉。與前錢竝行。已又鑄唐國通寶錢。二當開元錢之一。又鑄大唐通寶錢。與唐國錢通用。數年漸澌。百姓盜鑄。極爲輕小。

後主三年春三月。始鑄錢。其錢之大小。如開元通寶。徐鉉篆其文。每十錢。以鐵錢六權銅錢四而行。逮民間止用鐵錢。遂鑄銅錢。漸弗出。末年銅錢一直鐵錢十。比國亡。諸郡所稽銅錢。累十七萬緡。初。主鑄唐國錢。其文曰唐國通寶。約一千重三斤十二兩。至數年。而弊生。百姓盜鑄。值止一斤。沿水上不沈。雖嚴禁不止。至是有鐵錢之議。既行。至數年。物價漸增。諸郡盜鑄者頗多。而輕小。瑣劣。行改革之文。庶息煩苛之政。各隨苗畝。定稅錢。訪聞數年以來。雖犯法者稀。而僞民益甚。蓋以亂雖以法繩之。犯者配遠郡。民權之益衆而不止。

續唐書卷二十一

刑法志

唐之律雷因隋之制。用齊律十二篇篇名。一曰名例。二曰衛禁。三曰職制。四曰戶婚。五曰廐庫。六曰擅興。七曰盜賊。八曰鬬訟。九曰詐僞。十曰雜律。十一曰捕亡。十二曰斷獄。其制刑名五。一曰死。乃古大辟之刑也。二曰流。書云。流宥五刑。謂不忍殺戮而宥之於遠。三曰徒。徒者、奴也。蓋奴辱之。周禮云。其奴男子入於罪隸任之以事。置之圜土而教之。揖其罪之輕重。有年數而舍之。四曰杖。杖者、持也。可持以擊也。五曰笞。笞之爲言恥也。凡過之小者。搥撻以恥之。漢用竹。後世更以楚。書曰。作作教刑。是也。自隋以前。死刑有五。曰磬、絞、斬、梟、裂。而流、徒之刑。鞭笞參用。數皆雖百至陷始定死刑爲二曰斬。曰絞。除其梟首轘裂之酷。流、徒各除其鞭刑。唐皆因之。及玄僞梁篡位。安自更張。重刊定律三十卷。格十卷。式二十卷。目錄十三卷。律疏三十卷。凡五部。共一百三篇。目爲新定格式律令。皆係隨貨義刑。删改舊制。莊宗滅梁之歲。即敕臣下（）撰集同光刑律統類。凡一十三卷。俱合唐朝舊制。應刑令式有所遺漏。約遵其詔敕云。

自狗枉遞濫加刑罰。今見在三司收貯刑書。並是僞廷刪改者。兼僞廷先下諸道追取本朝法書焚燬。或經兵火所遺。皆無舊本節目。只定州敕庫有本朝法書具在。請敕定州節度使速寫副本進納。應刑法令式。竝合本朝舊制。從之。未幾。定州王都進納唐朝格式律令。凡二百八十六卷。

同光二年春二月。刑部尚書盧損奏纂集同光刑律統類。凡一十三卷上之。

同光二年夏六月己巳。敕應御史臺河南府行臺馬步司左右軍巡院。見禁囚徒。據罪輕重。限十日內。竝須決遣申奏。仍委四京諸道府。見禁囚徒。宜疏決不得淹停。兼恐內外刑勢官員。私自寄禁。切要止絕。俾無冤滯。

同光三年夏五月己未。敕三京諸道州府。所禁罪人。如無大過。速令疏決。不得淹滯。六月甲寅。敕。刑以秋冬。雖惻隱罪多。連累。潮濕淹滯。若或十人之中。止爲一夫抵死。豈可以輕附重。禁錮逾時。盲念哀矜。又難全廢。其諸司囚徒。罪無輕重。竝宜各委本司。據罪詳斷申奏。輕者即時疏理。重者候過立春。至秋分後。然後行法。如是事繫軍機。須令嚴令。或謀惡逆。或蓄奸邪。或行劫殺人。難於留滯。竝不在此限。

天成元年冬十一月庚申。敕。應天下州使繫囚。除大辟罪以上。委所在長吏速推勘決斷。不得旁追證對。經過食宿之地。除當死刑外。竝仰釋放。兼不許懲治。

天成二年春正月戊辰。左拾遺李同上言。天下繫囚。諸委長吏逐旬親自引問。貲其罪狀。眞虛。然後論之。以法。庶無枉濫。從之。夏六月辛卯。大理少卿王鬱上言。凡決極刑。合三覆奏。近年以來。全不守此。伏乞今後前一日。令各一覆奏。奉敕宜依。八月。西京奏。奉近敕。在京犯極刑者。令決前一日各一覆奏。繇當府地遠。此後凡有極刑。不審準條疏覆奏。奉敕宜。昨六月二十日所降敕文。祇爲應在洛京。有犯極刑者覆奏。其諸道已降旨命。準舊例施行。今詳西京所奏。尚未明。近敕。兼慮諸道有此疑惑。政令曉諭。冬十月辛丑。德音。爲政之要。切在無私。聽訟之方。惟期不濫。天下諸州官員。如有審推疑獄。及貧雪濫冤。兼有異政者。常具姓名聞奏。別加甄奬。

長興元年春二月。詔曰。欲通和氣。必在伸冤。將設公方。實資奬善。州縣官僚。能雪冤獄。活人生命者。許非時還。仍加階超資注官。與轉服色。已著緋者。與轉緋官。

長興二年春二月辛亥。敕。朕以眇躬。忝承洪業。念彼疲瘵。勞於康乂。或慮官不得人。因成紊亂。或慮刑非其罪。遂至怨嗟。王化所興。獄訟爲本。苟無訓勵。必有滯淹。近日諸道百姓。或諸多違犯。或小有鬬爭。官吏曲縱。皆徒巧求瑕隙。初則滋張節目。作法拘囚。終乃誅剝貨財。市恩出拔。外濫公道。內狥私情。無理者轉務遷延。有理者卻思退縮。積成訛弊。漸失紀綱。自今後切委逐處官吏。州牧縣宰等。深體余懷。各舉爾職。凡關推究。速與剸裁。如敢苟縱依違。致成枉濫。或經臺訴屈。或投匭伸冤。勘問不虛。其原推官典。竝當貲罰。其逐處觀察使。刺史。別議朝典。宜令諸道州府。各依此區分。所管屬郡。委本道嚴切指揮。夏五月癸

丑詔有司及天下州縣於律令格式六典中錄本局公事書於廳壁令北選行六月壬午詔天下州府斷獄先於案牘之上坐所該律令格式及新敕然後處分八月丁卯敕三京諸道州府刑獄近日訪聞依前禁繫人多不旋決諸道宜令所在各委長吏專切推窮不得復有淹滯四月前洪州錄事參軍崔琮上言諸道獄囚恐不依法拷掠或不勝苦致斃翻以病卧請置病囚院兼加醫藥中書奏云有罪當刑仰天無恨無病致斃沒地埋寃燃死灰而必在至仁照覆益而須資冀鑑書著欽哉之旨禮樸俯也之文因彰善於泣辜更推恩於扇暍所謂斷病囚院望依仍各委長吏專切經心或有病囚當時遣醫人診候治療後據所犯輕重決斷如敢故違致病囚負屈身亡本處官吏竝加嚴斷每至五日一度差人洗刷枷匣長興三年正月戊申大理正張居翰上言所頒諸州新定格式律令請委逐處各差法直官一人專掌檢討從之

應順元年正月戊午詔應三京諸道州府繫囚據罪輕重疾速斷遣比來停滯須奏取裁不便區分故爲留滯今後凡有刑獄據理斷遣如有敕推按理合奏聞不在此限

清泰元年又五月丁丑詔在京諸獄及天下州府見繫罪人正當暑毒之時未免拘囚之苦誠知負罪特軫予懷恐法吏生情滯於決斷詔至所在長吏親自慮輕重疾速斷遣無淹滯

清泰二年春正月乙巳中書門下奏過千春節凡刑獄公事奏覆候次月施行今後請重繫者卽候次月輕繫者卽節前奏覆決遣從之

昇元六年秋九月庚寅頒昇元删定條烈祖自爲吳相與利除害變更舊法甚多及卽位命法官及尚書删定爲昇元條三十卷至是行之

舊唐書卷二十二

岐世家第一

李茂貞、深州博野人也本姓宋、名文通祖鄆父蟾乾符中文通爲博野軍卒黃巢犯闕鄭畋以博野軍遣其擊賊以功自隊長遷軍校光啓元年朱玫反僖宗出居興元玫遣王行瑜攻大散關文通敗之於大唐峯明年玫遂敗死文通以功自扈蹕都頭拜武定軍節度使賜姓李名茂貞僖宗親爲製字曰正臣扈蹕東歸李昌符擁兵於岐下遣茂貞追擊殺昌符以功拜鳳翔隴右節度使大順元年封隴西郡王二年樞密使楊復恭得罪奔山南與楊守亮據興元叛茂貞與王行瑜討平之詔以宰相徐元若鎭興元茂貞違詔裹其假子繼徽爲留後堅請旌鉞昭宗不得已而授之自是茂貞恃勳恣橫擅兵雄伺頗干朝政昭宗不勝其逼欲加討伐乾寧初命宰相杜讓能調發軍旅師未趨境爲茂貞所敗茂貞乘勝進屯三橋京師大震士庶奔散天子乃誅南樞密以謝之茂貞嚴兵不解抗言讓能之罪誅之方能於是貶讓能雷州司戶參軍賜死茂貞乃能兵及革昭度、李谿爲相茂貞聽邪說復沮其事詔報曰軍旅之事吾則與藩臣圖之朝廷命相出自朕懷又請授王珙河中節度使詔報曰太原衆先至已許王珂不可追改乾寧二年五

月茂貞與王行瑜、韓建稱兵入覲、京師震恐、天子御樓待之、抗表請殺宰相韋昭度、李谿以謝天下、移王琪於河中、既還、留其假子繼鵬宿衛、即閻珪也、時武皇上表請討三鎮、以寧關輔、是歲七月、太原之師至河中、繼鵬與行瑜弟行實等爭劫昭宗出居於石門、是月武皇至渭北、遣副使王璠奉表行在、昭宗以武皇爲行營都御史、進討邠岐、茂貞懼斬繼鵬、繼昱上表待罪、昭宗原之、武皇曰、不誅茂貞、關輔無由寧謐、時附茂貞者、奏云、若太原盡珍邠岐、必入關輔、京師憂未艾也、乃詔武皇與茂貞和、及行瑜誅、武皇班師、茂貞怨望、驕橫如故、明年五月、制授茂貞東川節度使、仍命通王、覃王治禁軍於閿、印促令赴闕、從疇至華下、聞莊宗之難、歸鎮、明宗入立、詔誅從厚、從疇以軍民不援從厚之力也、上表論救、時議嘉之、天成元年五月、制落復起加檢校太師、其年九月、敕曰、李從曦等世聯宗屬、任重藩宣、凝誇有稱、忠勤莫著、既預維城之列、宜新定體之文、是降徇光、以隆悼敎、俾煥成家之美、賁從猗子之規、宜於職、親照上稱從自長興元年明宗有事於南郊、從疇入覲、改天平軍節度使、及末帝起兵於岐、盡取從疇家財器仗、以助軍需、末帝離岐、東民扣馬、乞以從疇爲帥、許之、清泰初、即以從疇復爲鳳翔節度使、仍封秦國公、保大四年冬、卒於鎮、年四十有九、從疇少敏悟、善筆札、工畫、性柔和無節操、嘗莊宗新有天下、因入覲、獻資裝、針玭於皇后、時以爲佞、但進退閒雅、盡士大夫之所爲、有請謁者、無賢不肖、皆盡其敬、以其昆仲閒第六、官至中書令、世謂之六令公、鎮於岐山前後二紀、每花繁月朗、必陳勝會以賞之、客有困於酒者、雖吐茵墮幘而無厭色、左右或有過、未嘗笞責、先人洊、隨之開、有田千頃、竹千畝、恐奪民利、不令理之、致岐陽父老再陳借寇之言、良有以也、子永吉、歷數鎮行軍司馬、逃曰、唐綱不振、藩鎮爭雄、茂貞不能抵禦大敵、豈敢犯亂京師、遂致天子蒙塵、諸王戚孥、厥罪大矣、惟其志在滅梁、奉唐正朔、始終不改、及莊宗入洛、奉表稱臣、鎮於岐下、再世相承、以諸國頫推、何遽非荊南之匹、咎史列於世襲傳首、是矣、新修史記十國世家、進南平而舍岐、豈非不平之事哉、今特著爲世家書首、

從官進封秦王、所賜詔敕不名、又以其宿望耆年、特加優禮、及疾篤、遣中使賜藥問訊、同光二年夏四月薨、年六十九、謚曰忠敬、子從疇嗣、

從疇、茂貞之長子也、天復中、自秦王府行軍司馬檢校太傅出爲涇州兩使留後、茂貞承制拜彰義軍節度使、及莊宗平梁、茂貞令從疇入覲、加檢中書令、俄而茂貞薨、罪狀翔節度使同光三年九月、以魏王繼岌伐蜀、詔充供軍轉運應接使、四年正月、蜀平、繼岌命部署王衍一行東下、至岐盛軍使柴從厚不與符印、促令赴闕、從疇至華下、聞莊宗之難、歸鎮、明宗入立、詔誅從厚、從疇以軍民不援從厚之力也、上表論救、時議嘉之、天成元年五月、制落復起加檢校太師、其年九月、敕曰、李從曦等世聯宗屬、任重藩宣、凝誇有稱、忠勤莫著、既預維城之列、宜新定體之文、是降徇光、以隆悼敎、俾煥成家之美、賁從猗子之規、宜於職、親照、上稱從自長興元年明宗有事於南郊、從疇入覲、改天平軍節度使、及末帝起兵於岐、盡取從疇家財器仗、以助軍需、末帝離岐、東民扣馬、乞以從疇爲帥、許之、清泰初、即以從疇復爲鳳翔節度使、仍封秦國公、保大四年冬、卒於鎮、年四十有九、從疇少敏悟、善筆札、工畫、性柔和無節操、嘗莊宗新有天下、因入覲、獻資裝、針玭於皇后、時以爲佞、但進退閒雅、盡士大夫之所爲、有請謁者、無賢不肖、皆盡其敬、以其昆仲閒第六、官至中書令、世謂之六令公、鎮於岐山前後二紀、每花繁月朗、必陳勝會以賞之、客有困於酒者、雖吐茵墮幘而無厭色、左右或有過、未嘗笞責、先人洊、隨之開、有田千頃、竹千畝、恐奪民利、不令理之、致岐陽父老再陳借寇之言、良有以也、子永吉、歷數鎮行軍司馬、逃曰、唐綱不振、藩鎮爭雄、茂貞不能抵禦大敵、豈敢犯亂京師、遂致天子蒙塵、諸王戚孥、厥罪大矣、惟其志在滅梁、奉唐正朔、始終不改、及莊宗入洛、奉表稱臣、鎮於岐下、再世相承、以諸國頫推、何遽非荊南之匹、咎史列於世襲傳首、是矣、新修史記十國世家、進南平而舍岐、豈非不平之事哉、今特著爲世家書首、

續唐書卷二十三

吳世家第二

楊行密、字化源、廬州合肥人也。父名慥、世爲農家。初名行愍、少孤貧、爲人長大有力、能手舉三百斤、日行三百里。唐中和之亂、天子幸蜀、郡將遣行密徒步奏事、如期而復。光啓初、秦宗權擾淮右、頻寇廬、壽、郡將募能致戰擒賊者、計級賞之。行密以膽力應募、往必有獲、得補爲隊長、乃自募百餘人、皆悍勇無行者、殺都州將、自權州兵、郡將即以符印付之而去。朝廷因正授行密廬州刺史。光啓三年、揚州節度使高駢失政、委任妖人呂用之、翟牙將秦彝、畢師鐸懼爲用之所譖、自高郵起兵、以襲廣陵、爲用之所御、乃乞師於宣州秦彙。彙先遣將秦稠、以兵三千人助師鐸。攻陷廣陵、高駢署師鐸爲行軍司馬、未幾、彙率大衆幷家屬渡江、入揚州、軍府自稱節度使。初揚州未陷、呂用之詐爲高駢檄、徵兵於廬州及城陷、行密以萬人赴至、畢師鐸之入廣陵也、呂用之出奔於外、至是委質於行密、行密攻廣陵、營於大明寺、秦、畢出兵以攻行密之背、行密北拔、遣張歸厚、烈之而退。天復二年、昭宗在岐、遣江淮宣諭使李儼、拜行密東南行營諸道行營都統、檢校太師、中書令、封吳王。三年、晉州王師範叛、來乞師、行密遣將王茂章出救之、大敗之、殺朱友寧、全忠之子也。全忠大怒、自將以擊之、兵號二十萬、復爲茂章所敗。天祐元年十一月、淮人攻光州、全忠率軍抵霍邱、略地於廬、壽之境、淮人遁去。二年正月、進攻壽州、淮人閉壁不出、大掠而還。是月、行密攻陷鄂州、擒杜洪、斬於揚州市。全忠之戍兵數千人亦陷焉。其後江西鍾傳、宣州田頵、俱爲行密所幷。三年十一月庚辰、行密以疾卒於廣陵、年五十四。謚曰忠武。子渥立、溥僭號、追尊爲太祖武皇帝、陵曰興陵。

渥、字承天、行密長子也。行密病出、渥爲宣州觀察使、徐溫私謂渥曰、今王有疾而出、嬪嫡必有蠱匡之謀、若他日召子、非溫使者、愼無應命、渥泣謝而去。行密病甚、命判官周隱作符召渥、隱虛渥幼弱不任事、勸行密用舊日有威望者、乃薦大將劉威。行密未許、溫與嚴可求入問疾、行密以隱所計事證宋出而溫見隱作召符猶在案上、急取遣之、渥見溫使者、乃行。行密卒、渥嗣立、召隱詰曰、汝

欲賣吾國者。復何面目見楊氏乎。遂殺之。以王茂章爲宣州觀察使。渥之入也。多發宣州庫物以賂廣陵。茂章惜而不與。渥怒。以兵圍之。茂章奔於錢唐。天祐三年二月。劉存取岳州。四月。江西鍾傳卒。其子匡時代立。傳養子延規。怨不得立。以兵攻匡時。渥遣秦裴率兵攻之。九月。克洪州。執匡時及其司馬陳象以歸。斬象於市。赦匡時。以秦裴爲江西制置使。全忠篡唐。國號梁。改元開平。渥仍稱天祐。渥之入廣陵也。留帳下兵於宣州。以其旗心陳瑤、范遇將之。既入立。惡徐溫與牙兵。召瑤等爲東院馬軍以自衛。而溫與左衙都指揮使張顥皆行密時舊將。又有立渥之功。其惡瑤等侵其權。矛兵入拽瑤等下斬之。渥不能止。由是失政。而心憤未能發。溫等益不自安。天祐五年。溫、顥非遣盜入寢中。執渥縊殺之。時年二十三。謚曰景。弟潾立。及僭號。追尊爲烈祖景皇帝。陵曰緒陵。

潾字鴻源。行密第二子也。初名濛。又名隆演。先是張顥、徐溫之弒渥也。謀分地送款於梁。及渥死。顥欲自立。溫患之。問其客嚴可求。可求曰。顥雖剛愎。而閉於成事。此易爲也。明日。顥列兵於府中。召諸將議事。自大將朱瑾而下。皆去衛從然後入。顥問諸將誰當立者。諸將莫可對。顥三問。可求前密啟曰。方今四境多虞。非公主之不可。然在今日。劉威、陶雅、李簡、李遇。皆先王一等人也。公雖自立。此輩能降心以事否。不若立幼主輔之爲便。顥不能答。可求因趨出。密一教內衛中諸將。莫知所爲。及出教宣之。乃渥母史氏教言。楊氏創業艱難。而嗣王不幸。潾以次當立。諸將毋負楊氏而善事之。聞者感動。顥氣色皆沮。卒無能爲。潾乃得立。顥由此與溫有隙。顥潤出溫潤州。可求復以計留溫。行軍副使李承嗣與顥善。勉可求有附溫意。顥頻使客夜刺殺之。客刺可求不中。明日。可求詣溫謀先殺顥。陰遣顥章選壯士三十人。就牙堂斬顥。因以弒渥之罪歸之。溫由是專政。潾備位而已。天祐六年六月。撫州危全諷叛。攻洪州。袁州彭彥章、吉州彭玕、信州危仔倡皆起兵叛。可求跨周本。本請兵七千。戰於象牙潭。敗之。執全諷、彥章而玕奔於楚。仔倡奔於錢鏐。全諷至廣陵。諸將議曰。昔先王攻趙鍠。全諷屢餽給吳軍。乃釋不殺。天祐七年春二月。萬全感自來伏罪。悄不如辭絕。乃謝其使。不受所供遺之。六月辛巳。南平王高季興來附。封季興、秦王。天祐四年。吳太和元年九月。溥加岱號曰爰聖文明光孝皇帝。大赦境內。改元曰太和。十二月。加烈祖中書令。淸泰元年。吳太和六年九月。溥加岱號曰爰聖文明光孝應天宏道廣德皇帝。丙申。大赦。改太和七年爲天祚元年。烈祖進位太師天下兵馬大元帥。封齊王。淸泰二年。吳天祚元年冬十一月丁酉。契丹立石敬瑭爲帝。於柳林。國號晉。十二月辛丑。以安遠節度使盧文進襲鎮來奔。明年。烈祖遣齊國立宗廟社稷。從左右丞相已下。以金陵爲西都。廣陵爲東都。冬十月。溥遣江夏王璘奉冊。禪位於齊。昇陽。年二十八。烈祖廢朝二十七日。遣謚曰爰。葬平陵。升元六年。遣其子孫於海陵。號永寧宮。嚴兵守之。絕不通人。保大十四年。元宗遣園苑使尹延範迎柩京口。時道路已亂。延範盧有變。執其二弟六十餘人殺之。以其婦女渡江。元宗大怒。腰斬廷範。楊氏遂絕。

遹曰。三十六英雄。行密居最。五國故事載行密豪勇而頗有度量。吳越錢武肅史成及爲部所叛。執送行

都統朱瑾殺徐知訓。瑾自殺。潤州烈祖開亂。率兵入。殺唐宣諭使李儇以止亂。遂秉政。戊戌。烈祖遷淮南節度行軍副使。以徐知諫代權潤州團練事。天祐十六年春二月。溫率將吏請淸泰帝奉玉册。受禪登淸。即吳王位。建宗廟社稷。設百官如天子制。改天祐十六年爲武義元年。大赦境內。追尊先代。文武百官。以次遷位。封宗室皆郡公。溫之徙鎭金陵也。以烈祖守潤州。嚴可求謂之曰。二郎若非徐氏子。而推賢下士。人望頗歸。若不去之。恐爲後患。溫不能用其言。及烈祖秉政。其謀泄。烈祖出可求於楚。可求懼。詣金陵見溫。謀曰。唐亡於今十二年。而吳猶不敢改天祐。可謂不負唐。突然吳所以征伐四方而建基業者。常以復興爲辭。今聞河上之戰。梁兵歷繼。若李氏復興。其能屈節乎。宜於此時。先建國以自立。溫深然之。因留可求不遣。方謀迫淸僭號。二年五月己丑。淸少年嗣位。權在徐氏。及建國稱制。非其本意。常快快酣飲。稀復遊食。遂至疾卒。年二十四。謚曰宣。弟溥立。溥僭號。追尊爲高祖宣皇帝。陵曰嵩陵。

溥行密第四子也。初封丹陽郡公。淸卒。徐溫推溥爲主。六月戊申。卽吳王位。秋七月。改昇州大都督府爲金陵府。拜溫金陵尹。明年春正月。遣使勸晉王稱帝。改元順義。大赦境內。冬十月甲子。祀天於南郊。拜徐溫太師。嚴可求右僕射。同光元年。莊宗平梁。遷都於洛。册十二月。溥遣使景章入朝。稱大吳國主致書上大唐皇帝。其辭旨卑遜。有同晉表。明年八月。又遣司農卿盧嶼貢方物及獻眞太后珍玩。莊宗命左驍衛將軍王居敏、通事舍人張朗等以名馬報之。郭崇韜之平西川也。淮人大懼。將去僞號。稱藩於唐。時崇韜欲陳舟師下峽。爲平吳之策。會崇韜既誅。洛城有變。淮人聞之。比屋相慶。同光四年四月。莊宗崩。五月丁卯。詔爲同光主髽。朝七日。冬十月辛丑。徐溫卒。十一月庚戌。溥御文明殿。卽皇帝位。改元曰乾貞。追封溫爲齊王。吳乾貞二年二月庚辰。遣通事舍人劉朝忠入朝。修好。安重誨奏曰。楊溥既不稱藩。無足與之抗禮。來使國情。不如辭絕。乃謝其使。不受所供。遣之。六月辛巳。南平王高季興來附。封季興、秦王。天成四年。吳太和元年九月。溥加岱號曰爰聖文明光孝皇帝。大赦境內。改元曰太和。十二月。加烈祖中書令。淸泰元年。吳太和六年九月。溥加岱號曰爰聖文明光孝應天宏道廣德皇帝。丙申。大赦。改太和七年爲天祚元年。烈祖進位太師天下兵馬大元帥。封齊王。淸泰二年。吳天祚元年冬十一月丁酉。契丹立石敬瑭爲帝。於柳林。國號晉。十二月辛丑。以安遠節度使盧文進襲鎮來奔。明年。烈祖遣齊國立宗廟社稷。從左右丞相已下。以金陵爲西都。廣陵爲東都。冬十月。溥遣江夏王璘奉冊。禪位於齊。昇陽。年二十八。烈祖廢朝二十七日。遣謚曰爰。葬平陵。升元六年。遣其子孫於海陵。號永寧宮。嚴兵守之。絕不通人。保大十四年。元宗遣園苑使尹延範迎柩京口。時道路已亂。延範盧有變。執其二弟六十餘人殺之。以其婦女渡江。元宗大怒。腰斬廷範。楊氏遂絕。

遹曰。三十六英雄。行密居最。五國故事載行密豪勇而頗有度量。吳越錢武肅史成及爲部所叛。執送行

密行密舍之了無疑忌及常抵內室見行密方起盥漱右手掇一沙羅可百餘兩水滿其中而洗其頂則力舉三百斤不能發史又言其爲人寬仁雅信能得士心卒之開國淮南稱雄四主況其初事天祐年號者一十二年志亦可嘉故次於岐世家後焉

續唐書卷二十四

梁世家第三

朱全忠本名溫宋州碭山人也父誠生三子曰全昱存全忠其季誠卒三子貧不能爲生與其母傭食道縣人劉崇家全昱無他材存及全忠有勇力乾符四年黃巢起曹濮存全忠亡入賊中巢攻嶺南存戰死巢陷京師以全忠爲東面行營先鋒使攻陷同州以爲同州防禦使是時僖宗在蜀諸鎮會兵討賊全忠數爲河中王重榮所敗屢請益兵巢不從全忠乃殺其監軍嚴實自歸於河中因王重榮以降都統王鐸承制拜全忠左金吾衞大將軍河中行營招討副使僖宗賜溫名全忠中和三年三月拜全忠汴州刺史宣武軍節度使四月諸鎮兵破巢復京師巢走藍田關陷蔡州七月丁卯全忠歸於宣武是歲巢出藍田關陷蔡州節度使秦宗權叛附於巢遂圍陳州徐州時溥爲東面行營兵馬都統會東諸鎮兵以救陳陳州刺史趙犨亦乞兵於全忠溥雖爲都統而不親兵四年全忠乃自將救犨率諸鎮兵擊敗巢將黃鄴尚讓等巢以全忠爲德始附周瑤是時岐王下兵太行渡河出洛陽與東兵會擊巢巢已敗去全忠及岐王追敗之於郾城巢走中牟又敗之於王滿巢走封邱又大敗之巢挺身東走至泰山狼虎谷爲時溥追兵所殺九

月以全忠爲檢校司徒同平章事封沛郡侯光啟二年三月鴻臚王十二月改封吳興郡王三年春二月承制以朱珍爲滁州刺史俾募兵於東道得兵萬人馬千匹以歸是時秦宗權稱帝遣其將秦賢軍板橋張眸軍北郊盧瑭軍萬勝環汴爲三十六柵全忠乃親引兵攻秦賢拔其四柵又擊瑭萬勝瑭敗投水死宗權圍瑭等敗乃自將精兵數千柵北郊全忠以輕兵出北門襲陣遂大敗之宗權與眸夜遁復遣陣攻汴全忠引伏兵出斷眸軍而擊之眸大敗脫身走宗權怒斬眸而河陽陝洛之兵紀功碑全忠帥騎巡師於濮上因破朱瑄援師於范縣遂攻陷濮州而還十二月以全忠兼淮南節度使乃表楊行密爲副使又請行營司馬李璠爲留後文德元年全忠表宋州開行密已拔揚州遂還二月丙戌全忠爲蔡州四面行營都統三月庚子僖宗崩昭宗卽位四月戊辰魏博樂彥貞失律其子從訓乞師於全忠乃遣朱珍攻之魏軍殺彥貞從訓戰死魏軍立羅信乃命班師張全義逐李罕之於河陽罕之出奔乞師於太原晉王發兵圍之全義來求救乃遣丁謂牛存節赴之罄敗晉兵於沈河九月攻蔡不克移兵伐徐十月遣朱珍與時溥戰於吳康大敗之取其豐蕭二縣遂攻宿州下之龍紀元年正月巢師古敗溥於呂梁淮西牙將申叢執秦宗權折其足別將郭璠殺叢築宗權來獻全忠遣送京師斬之三月封全忠東平王大順元年春遣師古攻孫儒於淮南大敗而還六月辛酉儒遣使修好全忠表請授儒淮南節度使辛未全忠兼宣義軍節度使二年正月全忠與魏軍戰於內黃大敗之十月克宿州十二月丁酉敗朱瑄於金鄉景福元年二月攻鄆州前軍朱友裕取濮州遂攻徐州二年四月師古克徐州殺時溥全忠遂克兗鄆乾寧元年二月全忠及朱瑄戰於魚山大敗之二年八月又敗瑄於梁山十一月又敗之於鉅野兗鄆求救於晉晉王發兵救之假道於魏既而魏人擊之全忠怒大舉攻魏三年五月戰於洹水擒晉王子落落送於魏殺之七月李茂貞犯京師天子出居於華州全忠請以兵赴難優詔止之又請遷都洛陽不許四年正月師古克鄆州全忠遂攻兗州朱瑄奔於淮南九月攻淮南師古出清口楊行密遣臨先擊清口師古敗死全忠擺鄆歸光化元年三月以全忠兼天平軍節度使四月遣葛從周攻晉之山東取邢洺磁三州裴州趙匡凝與岐晉通七月匡凝請和乃止二年四月遣氏叔琮攻晉太原不克晉王取澤潞三年八月晉取之是時鎮定皆附於晉遂攻鎮州破臨城進攻定州其將王處直以定州降唐宦者劉季述作亂天子幽於東宮天復元年正月護駕都頭孫德昭誅季述天子復位封全忠爲梁王三月大舉攻晉五月天子以全忠兼河中尹護國軍節度使六月晉取慈隰自劉季述等已誅宰相崔胤外與梁交欲假梁兵盡誅宦者而李茂貞王行瑜等皆遣精兵宿衞天子宦者韓全誨等亦陰持以爲助天子與胤計事宦者屬耳顯聞之乃陰令人伺察果得胤姦謀誅宦者之說全誨等懼思圖胤以求全胤知謀泄卽矯制召梁兵入誅宦者十月全忠以兵七萬至於河中取同州復攻華州韓建出降全誨等聞梁兵且至卽以邠岐宿衞

兵劫天子奔於岐翔。全忠乃上書言胤召之之意。天子怒。能胤相。詔梁兵還鎮。二年春。全忠遣兵於河中。遣朱友恭擊敗晉軍於蒲縣。四月友寧引兵及李茂貞戰於武功。大敗之。三年正月。茂貞殺韓全誨等二十人。襲其首以示梁軍。約出天子以爲解甲。天子出幸梁軍。遣使馳召崔胤。胤託疾不至。全忠使人紿之。天子還至興平。胤率百官奉迎。全忠自爲天子執轡。且泣且行。見者咸以爲忠。己巳。天子至自岐翔。殺宦者七百餘人。二月甲戌。賜全忠再造竭忠守正功臣。以爲諸道兵馬副元帥。引兵東歸。天子餞於延喜樓。賜楊柳枝五曲。九月。遣朱友謀殺胤於京師。自天子奔華州。全忠請遷都洛陽。并徙長安居人以東。天子行至陝州。全忠待天祐元年正月。全忠如河中。遣寇盜卿如京師。請遷都洛陽。雖不許。而命修洛陽宮以朝於行在。先如東都。是時六軍諸衞兵已散亡。其從以東者二百餘人。全忠教營官許昭遠告其謀亂。悉殺而代之。然後以聞。由是左右皆梁人矣。四月甲辰。天子至自西都。是時晉、岐、楚、蜀、吳聞梁遷天子於洛陽。皆欲舉兵討梁。全忠乃以兵如河中。聲言攻崇本。遣朱友恭、氏叔琮等行弒昭宗。崩。昭宣帝嗣位。十月。全忠朝京師。殺朱友恭、氏叔琮。天祐二年春二月戊戌。殺德王裕等九王於九曲池。六月戊子朔。殺左僕射崔胤等。并聚朝士貶官者數十人於白馬驛。一夕盡殺之。投尸於河。佐吏李振曰。此輩自爲清流。宜投之黃河。使爲濁流。全忠笑而從之。七月辛酉。天子賜全忠迎鑾紀功碑。樹於洛陽。全忠欲代唐。使人諭諸鎮。襄州趙匡凝以爲不可。遂攻之。全忠如襄州。軍於漢北。十一月丁卯。全忠天下兵馬元帥。全忠益怒。遂弒太后於積善宮。又殺宰相柳璨、太常卿張廷範。車裂以狗。天子下詔。以太后故停郊。天祐三年春正月。幽、滄稱兵將寇魏。魏假兵於全忠。乃發兵攻劉仁恭之滄州。兵過魏。魏兵皆叛。全忠盡殺之。遂攻滄州。軍長蘆。仁恭求救於晉。晉取潞州。全忠乃還。天祐四年夏四月壬戌。全忠更名晃。甲子。篡唐位。其兄全昱哭而叱之曰。朱三何可作天子乎。時舉臣舉卿奉寶進謚稱賀。遂宴於元德殿。復與宗戚飲博於宮中。酒酣。全昱忽以投瓊擊盞中。迸散。脫全忠曰。朱三。汝本碭山一民也。從黃巢爲盜。天子用汝爲四鎮節度使。富貴極矣。奈何一旦滅唐家三百年社稷。自稱帝王。行當滅族。奚以博爲。全忠不懌而罷。丁卯。使宣諭州鎮戍。辰。改僞號開平元年。國號梁。奉唐帝爲濟陰王。升汴州爲開封府。建爲東都。以故東都爲西都。廢京兆府爲雍州。改樞密院爲崇政院。是月。行營都指揮使李思安敗績於晉。天祐五年。僞開平二年春正月己亥。卜郊於西都。弒昭宣帝於曹州。二月戊寅。封鴻臚卿李嶧介國公爲二王後。及五月己丑。潞州行營都虞候康懷英及晉師戰於夾城。敗績。戊戌。立唐三廟。冬十二月己亥。以介國公爲三恪。酅國公、蔡國公爲二王後。天祐六年。僞開平三年春正月甲戌。如西都。復然燈以祠。癸卯。延州高萬興叛附於岐。詔削奪六月庚戌。劉知俊叛附於岐。丹州軍亂。逐其刺史李稠。稠奔於岐。丹州軍亂。逐其刺史宋知誨。甲申。襄州軍亂。殺其留後王班。房州刺史楊襲叛附於蜀。冬十一月己酉。搜訪賢良。鎮國軍節

度使康懷英伐岐。克寧、慶衍三州。及劉知俊戰於升平。敗績。天祐七年。僞開平四年春正月壬辰朔。始用乘。九月辛亥。搜訪賢良。冬十一月己丑。使北面行營招討使王景仁伐趙。趙王王鎔、北平王王處直叛附於晉。晉師救趙。十二月癸酉朔。韋令格式。天祐八年。僞乾化元年春正月丁亥。王景仁及晉師戰於柏鄉。敗績。夏五月甲申。改元。冬十一月。高萬興取夔州。天祐九年。僞乾化二年春三月丙戌。堵嶼。夏五月甲申。全忠有疾。閏月壬戌。病甚。謂近臣曰。我經營天下三十年。不意太原更昌熾如此。視其志不小。天復修我年。我死。諸兒非彼敵也。吾無葬地矣。因嗾、鴞絕而復蘇。全忠長子郴王友裕早卒。次假子博王友文。特愛之。常留守東都。兼建鴞宮使。次鄆王友珪。其母毫州營倡也。爲左右控鶴都指揮使。次均王友貞。爲東都馬步都指揮使。全忠縱意聲色。諸子雖在外。常徵其婦入侍往往亂之。友文妻王氏色美。全忠尤寵之。雖未立友文。而意屬焉。友珪心不平。全忠命王氏召友文。欲付以後事。友珪益恐。告友珪曰。大家以傳國寶付王氏。悅往東都。吾屬死無日矣。六月丁丑朔。出友珪爲萊州刺史。友珪益恐。戊寅。友珪易服微行。入部虎軍。見統軍韓勍。相與合謀。勍以牙兵五百人。從友珪雜控鶴士、入伏於禁中。中夜。斬關入至寢殿。侍疾者皆散走。全忠攬起。問反者爲誰。友珪曰。非他人也。全忠曰。我固疑此賊。恨不早殺之。汝悖逆如此。天地豈容汝乎。友珪曰。老賊萬段。友珪僕夫焉敢廷譚。刺全忠腹。刃出於背。友珪自以敗氈裹之。蹇於寢殿。秘不發喪。全忠年六十一。友珪自立。以友貞爲東都留守。初全忠迎昭宗於鳳翔。若服待罪。昭宗佯爲竊股系呼之曰。全忠爲我緊韁。全忠不得已。跪而結之。流汗浹背。時天子扈蹕尚有衞兵。昭宗意謂左右擒全忠以殺之。其如無敢動者。自是全忠被召多不至。蓋去昭宗禁衞。皆用汴人矣。可知昭宗有英爺之氣。而衰運不振。又無忠義奮發之臣。夾輔左右。以致全忠得肆行無忌耳。全忠用兵嚴峻。每戰。逐隊主帥。或有沒而不反者。其餘皆斬之。謂之跋隊斬。健兒且多貪賤。州郡披於追捕。因下令文面。其暴虐多類此。

友貞、全忠第三子也。自友珪弒父篡位。矯殺友文。以弒主之罪歸之。天祐十年。僞改元曰鳳曆。二月。騶都尉趙嚴至東都。友貞私與之謀。遣馬愼交之魏州。見楊師厚。計事。師厚計事。師厚統軍袁象先使討賊。是時懷州龍驤屯兵叛。方捕案之。乃僞爲友珪詔。賜在東都者皆還洛陽。因激怒之曰。主上以懷州屯兵叛。追汝等欲盡坑之。諸將皆泣。莫知所爲。友貞曰。先君經營王業三十餘年。今日尚爲友珪所殺。汝等安所逃死乎。因出全忠畫像示諸將而泣。曰。汝能趨洛陽擒逆賊。則博綸爲福矣。軍士皆呼萬歲。謂友貞爲主。二月庚寅。友貞乃遣人趣象先等以禁兵討賊。遂殺友珪。象先遣趙嚴持傳國寶至東都。是月友貞即位。乃去鳳曆之號。復稱乾化三年。復博王友文官。三月丁未。更名鋹。夏五月。楊師厚取涿州。冬十二月。晉取幽州。天祐十一年。僞乾化四年夏四月。武寧軍節度使朱瑄反。天平軍節度使牛存節討之。天祐十二年。僞貞明元年。存節克徐州。三月己丑。天雄軍亂。賀德倫叛附於晉。郛

州李寶衡叛岐請附。及六月庚寅朔。晉王入於魏州。遂取德州。十一月乙丑。改元魏州。溫昭圖叛岐請附。是歲更名琮。天祐十三年。僞貞明二年。春三月。鎮南軍節度使劉鄩及晉師戰於故元城。敗績。晉師取衛州。又六月。捉生都將張温叛降於晉。秋七月。晉師取洺州。又克貝州。守將張德源死之。天祐十四年。僞貞明三年。晉師取楊劉。天祐十五年。僞貞明四年。冬十二月癸亥。賀瑰及晉師戰於胡柳。敗績。秦寧軍節度使張萬進叛附於晉。天祐十六年。僞貞明五年。春正月。晉軍於德勝。冬十二月。晉師取濮陽。天祐十七年。僞貞明六年。河中節度使朱友謙殺同州。殺其節度使程全暉。叛附於晉。秋七月。陳州妖賊毋乙自稱天子。冬十月。毋乙伏誅。天祐十八年。僞龍德元年。夏五月丙戌朔。改元。冬十月。天平軍節度使戴思遠及晉師戰於戚城。敗績。天祐十九年。僞龍德二年。春正月。思遠襲魏州。取成安。二月。晉王以兵至。思遠收軍退保楊郎。天祐二十年。僞龍德三年。潞州李繼韜叛晉。附。及四月己巳。晉王即唐帝位於魏州。改天祐二十年爲同光元年。閏四月壬寅。唐軍郭州陷之。五月。先鋒將康延孝叛降於唐。冬十月甲戌。宣義軍節度使王彥章及唐軍戰於中都。敗績。死之。唐軍取曹州。梁人竊傳國寶奔於唐。戊寅。友貞使控鶴都將皇甫麟進刃於建國樓下。遂殂。年三十六。梁亡。

逸曰。全忠自盜羣蒋流唐室。弒二君。一皇后。揖紳被害者。不可勝數。其罪大惡極。即殺之有餘辜。且也內亂讒倫。行同鳥獸。卒至覆刃出背。身裂肢解。語曰。淫而不父。必有子禍。其信然矣。友貞凶逆。壞乃底滅亡。唐雖克復。豈非天哉。

續唐書卷二十五

蜀世家第四

王建。字光圖。許州舞陽人也。爲人蛾眉廣顙。多智有力。先世故爲餅師。建少年無賴。以屠牛盜驢販私鹽爲事。里人謂之賊王八。後爲忠武軍卒。稍遷隊將。廣明元年。黃巢陷長安。僖宗在蜀。忠武軍將鹿晏宏以兵八千屯楊復光討賊。巢敗走。復光以其兵爲八都。都將將千人。建與晏宏皆爲一都頭。復光死。晏宏率八都逐屯行在。所過剽略。行至興元。逐節度使牛叢。自稱留後。以建等領屯州刺史。已而建與晉暉、韓建、張造、李師泰等各率一都赴行在。僖宗得之大喜。號隨駕五都。以屯田令孜。錄建等爲假子。僖宗還宮。建等分典禁策軍。光啓元年。河中王重榮召晉兵犯京師。僖宗幸鳳翔。二年春三月。移幸興元。以建爲潁州刺史。乃招集亡命。斬斫使負玉蛆以從。令孜慮逼。求爲西川監軍。楊復恭代爲軍容使。復恭出建爲壁州刺史。及駱洞夷落有衆八千。以攻閬州。執其刺史楊行遷。又攻利州。北刺史王琪棄城走。西川節度使陳敬瑄患之。以問令孜。令孜曰。王八吾兒也。以一介召之。可置麾下。乃使人招建。東川頗奢朗。謂建朗曰。十軍阿父召我。我欲至成都見陳公。以求一鎮。即以其家屬托建朗。遣兵二千。馳往成都。行

至鹿頭關。敬瑄悔召建。使人止之。建怒。破關取漢州。遣胡証將句惟立逆戰。建擊敗之於雲北。又拔德陽。敬瑄遣使來讓。對曰。十軍阿父召我。未及門而拒之。重爲廢公所疑。退無歸矣。令孜登樓慟哭。建與諸將載靈輀拜曰。今旣無歸。且辭阿父作賊。是時遣胡以其弟遣暉爲漢州刺史。發兵助攻成都三日。不克而退。還屯漢州。敬瑄告難於朝。僖宗命中使和解之。又令李茂貞以書來諭。皆不從。文德元年春三月。建兵攻彭州。敬瑄救之。乃解。還於是大掠西川。十二州皆被其患。是月。昭宗卽位。遣胡表請雪建。擇大臣爲蜀帥。移敬瑄他鎮。乃詔宰臣韋昭度鎮蜀。以代敬瑄。敬瑄不受代。昭宗命昭度曰。相公與數萬之衆。討賊未效。徒糜國家之賦。久不克。建謂

與妹淑妃皆以色進專房用事交結宦者唐文扆等干與外政建年老昏耄事無大小皆決文扆及建瑛以兵入宿衛遊謀去建故將故將大臣問疾皆不得入見久之宗弼等排闥入言文扆欲爲變乃殺之建因謂老將大臣多許昌人必不爲吾子用因思擇人未得而卒子衍立

衍字化源初名宗衍建位後去宗名衍建之幼子也母徐賢妃以龍得立爲人方頤大口垂手過膝廟口見耳顧知學問童年卽能屬文有才思尤好麻姑之辭常集隱體詩二百篇號曰嬾花集凡有所著蜀人皆傳誦焉及卽位荒淫無度委政於宦者宋光嗣等而以韓昭等爲狎客起宜華苑苑有重光太清延昌會真之殿清和迎宜之宮降其苑菜丹霞之亭飛鸞之閣瑞陽之門又作怡神亭與諸狎客日夜酣飲其中衍立之明年改元乾德通寶錢改龍躍池爲宜華苑乾德二年秋八月衍北遷以同平章事王鍇判六軍諸衛舉衍戎裝披金甲珠冠錦袖執弓挾矢旋旗戈甲百里不絕百姓盥之謂之灌口神以宮人二千從至漢州駐西湖泛舟奏樂飲宴彌日秋七月駐軍安遠城還至益昌巡閱中舟子皆衣錦繡衍自製水調銀漢曲命樂工歌之所在供億人不堪命乾德三年春正月甲寅還成都秋九月詔設賢良方正博通經史明達吏理識洞兵機沈滯邱園五科令黃衣選人白衣舉人投策就試吏部考較乾德四年春二月御文明殿試制科三月禁士民不得戴小帽衍好私行常戴大帽宿於倡家索筆題曰王一來云恐人識之故有是命乾德五年春三月上巳宴怡神亭衍自執版唱竇裳羽衣及後庭花思越人曲遊浣花谿龍舟綵舫綿亘十里自百花潭至西里橋遊人士女珠翠夾岸是時莊宗卽皇帝位國號唐改元同光乾德六年春正月禁民藏危腦帽其製狹小俛首卽墜在位者惡之莊宗平梁遣使告捷蜀人惕懼致禮復命稱大蜀國主致書大唐皇帝詞理稍抗莊宗不能容遣客省使李嚴報聘且市宮中珍玩蜀人皆禁而不出十二月辛卯改明年元曰咸康咸康元年春正月甲午朔大赦鑄咸康元寶錢三月衍謁永陵自爲尖巾民庶皆效之還宴怡神亭妃嬪皆戴蓮花冠衣道服酒酣免冠其髻皤然更爽面蓮額濕以朱粉號醉妝又四月宴會羣臣忽舉觴不悅曰北有後唐南有楚詔不能弔伐是所憂也特進顯在詢曰朝廷有十臣在亦復何憂太子洗馬林罕因著十在文以進六月詔增閻十二月厭紙印遊施行初頒厭無閏月及是見唐厭證閏遂紐補焉秋七月丙午衍臨翌節列山棚得賢門下有幕風搖折隕地翌日衍擐聖堂傾其兩柱九月衍與母同謁青城山宮人皆衣霞披之衣衍自製廿州詞令宮人唱之其詞哀怨聞者悽愴衍常獵於子萊山是歲又遊彭州陽平山漢州三學山爲樂冬十月遊秦州羣臣切諫不聽行至梓潼大風發屋太史曰此貧猴風也當有敗軍殺將者衍不省至綿谷而庫倆入境衍懼遽還唐師所至州縣皆迎降衍留王宗弼守綿谷遣王宗勳宗儼宗昱率兵以拒唐師宗勳等至三泉察風退走衍令宗弼誅宗勳等宗弼反與宗勳等謀送款於唐十一月丙申衍至成都百官及後宮迎謁七里亭衍雜宮人作回鶻隊以入城知唐師已逼但掩袂泣下既而宗弼擁兵逼成都遂劫衍及母妻

諸子遷於天啓宮收其金寶魏王繼岌至成都衍君臣面縛輿櫬出降於七里亭命翰林學士李昊草降表又命中書侍郎王鍇草降書繼岌受璧郭崇韜解縛焚櫬承制釋罪君臣東北向拜謝莊宗召衍賜詔曰固當裂土而封不必薄人於險三辰在上一言不欺衍奉詔忻然就道曰不失爲安樂公乃率其宗族及僞宰相王鍇等幷將佐家族數千人東赴洛陽同光四年春三月行至鳳翔莊宗用伶人景進計遣宦者向延嗣殺衍及其宗族衍母徐氏臨刑呼曰吾兒以一國迎降反以爲戮信義俱棄吾知禍不旋踵矣及六月百官至洛陽王鍇皆益授諸州府刺史少尹判官司馬惟永平節度使馬全不食而卒初唐師伐蜀所在迎降獨武信軍節度使王宗綰不降聞衍已銜璧大櫬從衍東遷至岐陽以隨駱守者得入見衍衍泣下沾襟曰早從王言豈有今日衍死宗弼至漏池閉莊宗遇弒亡入熊耳山天成三年出謁京師上明宗書求衍宗族葬之明宗嘉其忠以爲保義軍行軍司馬封衍順正公許以諸侯禮葬宗弼得王氏十八喪歸於長安南之三趙邨

述曰王赴嶓起草閒稱推獨鎮當唐室陵夷尚能仍天復之號拒無道之梁惜乎不久卽僭號改元是以梁之綴耳至其斂民侈財婦寺亂政曼起酒池抑鬱而死厥子衍荒淫滋甚恣意嬉遊不以國家爲事遂爲唐所滅蓋孽由自取也

續唐書卷二十六

後蜀世家第五

孟知祥字保胤邢州龍岡人也祖察父嶼世爲郡校伯父方立終於邢洺節度使知祥溫厚知書弱冠補太原衙指揮使昏王鎮太原妻以其弟克讓之女累遷親衙軍使天祐五年莊宗嗣位改馬步軍教練使山知嵐州召爲中門使莊宗與朱全忠夾河頓兵知祥參謀應變事無留滯中官屢以罪被誅知祥懼禍乃遍郭崇韜爲副知祥遷馬部軍都虞候莊宗踐號除太原尹知留守事同光三年冬十二月魏王繼岌伐蜀郭崇韜爲招討使崇韜臨行奏曰臣等平蜀陛下擇帥無如知祥因以知祥爲成都尹劍南西川節度使馳至京師有司出內府蟯帳珍玩館於宮中莊宗指示知祥曰吾開蜀王之富無異於此以卿親賢故以相付同光四年正月戊辰知祥至成都而崇韜已死魏王繼岌引軍東歸先鋒康延孝反攻破渝州知祥遣大將李仁罕會任圜董璋等兵擊破延孝得其將李肇等及其兵數千以歸而莊宗崩繼岌死明宗入立知祥乃訓練甲兵陰有王蜀之意冬十月加知祥檢校太傅兼侍中是時安重誨用事以知祥莊宗舊誼方據大藩盧久而難制欲將圖之客省使李嚴以常使蜀知其細乃獻

謀於重誨。以己爲衆望所歸。勸知祥稱兵內向。知祥不從。重誨乃矯詔令知祥與董璋分兵救援東川。知祥以爲成都監軍李奉本等素與重誨同惡。恐其乘虛構變。乃留兵三千人守成都。自率大軍三萬人東下。

二年正月。嚴至。知祥延接甚至。徐謂嚴曰。天成之天。都監前奉使伐蜀。兩川俱至破滅。其怨已深。今何得來此。即遣人執嚴斬之。明宗不能治。其後朝廷每除劍南牧守。皆令提兵而往。分守郡城。時董璋作鎮東川。已數年矣。亦有雄據之意。會朝廷以夏魯奇鎮遂州。李仁矩鎮閬州。皆領兵數千赴鎮。且授以密旨。令制禦兩川。董璋覺之。乃與知祥通好結姻。以固輔車之勢。知祥遣唐軍驟至。與遂閬兵合。則勢不可支。遂與璋協謀。令璋以本部軍先取閬州。知祥遣大將李嚴、趙廷隱率兵圍遂州。長興元年冬。唐軍伐蜀。至劍門。長興二年。以遂、閬既陷。又糧運不接。乃班師。九月。董璋反。長興三年夏六月。進封蜀王。承制行賞。講將進秩有差。知祥又破董璋。自領兩川節度使。長興四年春二月。命修蜀故主王建墓。禁樵採。三月。宴府僚於王氏宜春苑。謂左右曰。使衛不荒於政。有賢臣輔之。繼嵗小子。豈能取耶。趙季良曰。亦天時也。不有所廢。君何以興。知祥大喜。秋九月。立三廟。冬十一月戊戌。明宗崩。制服大臨。應順元年春正月。趙季良上裘陳符瑞。率百官勸進。知祥曰。德薄不足膺天命。以舉。秋八月。遊浣花谿。是時蜀中百姓饒富。都人士女。傾城遊玩。珠翠綺羅。名花異卉。馥郁森列。知祥御龍舟觀水嬉。上下十里。望若神仙。冬十月。召百官宴芳林苑。廣政十三年秋九月。令城上植芙蓉。張以帷幔。望之皆如錦繡。廣政十四年冬十月。彭山頭副將楊富獲銅印一於江岸。以進。凡篆文十八字。知命嚴築作瑞篆記。是歲。詔勒諸經於石。祕書省校書郎孫朋古寫周禮。國子博士孫逢吉寫周易。校書郎周德政寫尚書。簡州平泉令張德釗寫爾雅。字皆精謹。廣政十五年春正月。下詔勸農。夏六月乙酉朔。大宴羣臣。教坊優人作灌口神縣二龍之象。須臾。天地皆暝。大雨雹。明日。灌口奏岷江大漲。鎮塞龍處。鐵柱類掇。其夕大水入成都。壞延秋門。深丈餘。溺數千家。摧司天監及太廟戊戌。大赦境內。賑水災之家。冬十一月。地震。十二月。天雨毛。廣政十六年春三月。地震。夏五月。重午節。知祥侍其母遊凌波殿。競渡。殿即前蜀實華苑也。秋九月。有爰居集瑞鼎門。廣政十八年春三月。周師伐蜀。攻自秦州。蜀以韓繼勳爲雄武軍節度使。閻晉卿爲鳳州防禦使。領兵拒守。繼勳等不戰而降。周師至。數日。繼勳登足以當之耶。客省使趙季札請行。乃以季札爲秦州監軍使。行至德陽。遽馳還奏事。知召問之。季札惶懼不能道一言。知祥怒殺之。乃遣高彥儔、李廷珪出堂倉以拒周師。彥儔等大敗。走青泥。於是秦、成、階、鳳復入於周。知祥懼。分遣使者聘於南唐、北漢。以張形勢。廣政十九年大赦。賜民今年夏租。廣政二十年夏六月。周人歸蜀秦、鳳之俘。知祥寓書謝稱大蜀皇帝。周人不答。知曰。朕郊祀天地。稱天子。時爾方鼠竊作賊。何得相薄耶。冬十二月。遣裴遵慶、李昊聘周。周以前常致書不答。乃止。廣政二十四年冬十一月。爰居鳴於廷。射之不中。廣政二十三年春正月。立秦王元佶爲太子。是歲。行用鐵錢。知祥幸苑、漢之際。中國多故。而浮薄而好輕脫之辭。朕不爲也。昔勒史館集古今福會五百卷。廣政五年春正月。地震。三月。宴後苑。賞瑞牡丹。從官皆賦詩。冬十月。地震。廣政六年春。大選良家子以備後宮。州縣騷然。民多竝嫁其女。謂之艱婚。二月丙午。烈祖崩。元宗皇帝即位。改元保大元年。蜀廣政七年春正月戊戌。元宗遣使聘蜀。副以六鶴。使

命少府監黃筌寫六蜀於便坐之壁。名曰六鶴殿。是歲。門下侍郎同平章事毋昭裔案雍都舊本九經。命平泉令張德釗書而刻諸石。以貯成都學宮。廣政九年。析導江縣。立灌州。置石氏屯田務於梁山縣。是歲。契丹滅晉。廣政十年春二月。刻知遠稱帝於太原。國號漢。中國多故。雄武軍節度使何建以秦、成、階三州附於蜀。蜀因遣孫漢韶致下鳳州。於是悉有王衍故地。漢將趙思綰據永興。王景崇據鳳翔反。皆遣款於蜀。蜀遣諸將出應思綰。宰相毋昭裔切諫。以爲不可。然知志欲圖關中。甚設。乃遣安思謙出兵以東。已而漢誅思綰。蜀諸將皆罷歸。而思謙出兵無功。多殺士卒以威衆。知與翰林學士王藻謀殺思謙。而邊吏有急奏。藻不以時聞。輒啟其封。知怒。其殺思謙也。藻在側。因并挽藻斬之。秋八月。漢州奏孝子范文通嬰父冢。翠虎見之。遶服。因賜以羊酒束帛。是歲。始行郊祀禮。廣政十一年秋九月己未。始置匭函。以執政多壅蔽。因立此法。以通下情。未幾。改曰獻納函。是時民間多納麴錢。廣政十二年春正月。從吏部三銓。禮部貢舉。秋八月。遊浣花谿。是時蜀中百姓饒富。都人士女。傾城遊玩。珠翠綺羅。名花異卉。馥郁森列。知御龍舟觀水嬉。上下十里。望若神仙。冬十月。召百官宴芳林苑。廣政十三年秋九月。令城上植芙蓉。張以帷幔。望之皆如錦繡。廣政十四年冬十月。彭山頭副將楊富獲銅印一於江岸。以進。凡篆文十八字。知命嚴築作瑞篆記。是歲。詔勒諸經於石。祕書省校書郎孫朋古寫周禮。國子博士孫逢吉寫周易。校書郎周德政寫尚書。簡州平泉令張德釗寫爾雅。字皆精謹。廣政十五年春正月。下詔勸農。夏六月乙酉朔。大宴羣臣。教坊優人作灌口神縣二龍之象。須臾。天地皆暝。大雨雹。明日。灌口奏岷江大漲。鎮塞龍處。鐵柱類掇。其夕大水入成都。壞延秋門。深丈餘。溺數千家。摧司天監及太廟。戊戌。大赦境內。賑水災之家。冬十一月。地震。十二月。天雨毛。廣政十六年春三月。地震。夏五月。重午節。知侍其母遊凌波殿。競渡。殿即前蜀實華苑也。秋九月。有爰居集瑞鼎門。廣政十八年春三月。周師伐蜀。攻自秦州。蜀以韓繼勳爲雄武軍節度使。閻晉卿爲鳳州防禦使。領兵拒守。繼勳等不戰而降。周師至。數日。繼勳登足以當之耶。客省使趙季札請行。乃以季札爲秦州監軍使。行至德陽。遽馳還奏事。知召問之。季札惶懼不能道一言。知怒殺之。乃遣高彥儔、李廷珪出堂倉以拒周師。彥儔等大敗。走青泥。於是秦、成、階、鳳復入於周。知懼。分遣使者聘於南唐、北漢。以張形勢。廣政十九年大赦。賜民今年夏租。廣政二十年夏六月。周人歸蜀秦、鳳之俘。知寓書謝稱大蜀皇帝。周人不答。知曰。朕郊祀天地。稱天子。時爾方鼠竊作賊。何得相薄耶。冬十二月。遣裴遵慶、李昊聘周。周以前常致書不答。乃止。廣政二十四年冬十一月。爰居鳴於廷。射之不中。廣政二十三年春正月。立秦王元佶爲太子。是歲。行用鐵錢。知幸苑、漢之際。中國多故。而浮薄而好輕脫之辭。朕不爲也。昔勒史館集古今福會五百卷。廣政五年春正月。地震。三月。宴後苑。賞瑞牡丹。從官皆賦詩。冬十月。地震。廣政六年春。大選良家子以備後宮。州縣騷然。民多竝嫁其女。謂之艱婚。二月丙午。烈祖崩。元宗皇帝即位。改元保大元年。蜀廣政七年春正月戊戌。元宗遣使聘蜀。副以六鶴。使

等由此、韓二路領兵討蜀。昶遣王昭遠、趙崇韜等拒戰。曰。今日之師。皆卿所召。勉力爲國家立功。命宰相李昊等餞於城外。昭遠手執鐵如意。指揮軍士。自比諸葛孔明。人皆竊笑之。冬十二月。宋師至興州。所在不戰而下。遂拔利州。崇韜布戰陣將戰。昭遠據胡床不能起。免冑而逸。爲戰騎所獲。昶大懼。成都震恐。廣政二十八年春正月。宋師陷夔州。節度使高逵僞自焚死。昶聞計於左右。老將石顒謂宜聚兵堅守以敝之。昶默曰。吾父子以豐衣美食。養兵四十年。一旦臨敵。不能東向發一矢。雖欲堅壁。誰與効命耶。乃命李昊草表以降。初昊事王衍爲翰林學士。衍之亡也。昊爲草降表。至是又草焉。蜀人夜書其門曰。世修降表李家。當時傳以爲笑。昶舉族赴宋。時自二江至眉州。蔽民擁道痛哭。慟絕者凡數百人。昶亦掩面而泣。及至京師。拜檢校太師兼中書令。封秦國公。七日而卒。年四十七。追贈楚王。謚恭惠。其母李氏。本莊宗嬪御。以賜知祥。累從征伐。備歷艱難。而性尚儉儉。才亦明辨。居恆戒昶兵者多非其人。母每言告戒。昶不能從。入宋。甚見優禮。詔書呼爲國母。昶之卒也。李氏不哭。以酒酹地祝曰。汝不能死社稷。苟生以取羞。吾所以忍死者。以汝在也。吾今何以爲生。因不食而死。遂同昶葬洛陽。

續唐書卷二十七

南漢世家第六

劉隱、祖安仁。上蔡人也。後徙閩中。商賈南海。因家焉。父謙。爲廣州牙將。乾符五年。黃巢攻破廣州。去略湘、湖間。廣州表謙封州刺史。賀江鎮遏使。以梁梧、桂以西。歲餘。有兵萬人。戰艦百餘艘。謙三子。曰隱、台、殿。乾寧元年冬。謙卒。廣州表隱代謙封州刺史。乾寧二年。嶺南節度使劉崇龜死。辭王知柔代爲帥。乾寧三年冬。行至湖南。廣州將盧琚、軍玘作亂。知柔不敢進。隱以封州兵攻殺琚、玘。迎知柔。知柔辟隱行軍司馬。其後徐彥若代知柔。表隱節度副使。委以軍政。天復元年冬。彥若卒。推隱爲留後。天祐元年。拜隱清海軍節度使。天祐二年。加隱同平章事。天祐四年。僞梁開平元年夏五月己卯。加隱檢校太尉兼侍中。封大彭王。天祐五年。僞梁開平二年冬十月。兼靜海軍節度安南都護。天祐六年。僞梁開平三年夏四月庚子。改封南平王。隱父子起封州。遭世多故。數有功於嶺南。遂有南海。隱復好賢下士。時天下已亂。中朝人士。以嶺外最遠。可以避地。多遊焉。唐世名臣謫死遠方者。往往有子孫。或當時仕宦。遭亂不得還者。皆客嶺表。王定保、倪曙、劉崇、周傑、楊洞潡之徒。皆招禮之。而趙光裔、李殷衡以舉使往。俱辟置幕府。待以賓客。卒用此

敗人致治焉。天祐八年。僞乾化元年。春三月。隱薨。年八十三。謚曰襄。葬德陵。弟璵立。

璵。初名嚴。謙雁子也。母段氏。生璵於外舍。謙妻韋氏。素妬。殺段氏。養璵爲己子。及長。身長七尺。垂手過膝。善騎射。隱爲行軍司馬。璵亦辟諮議參軍。更名曰陟。隱卒。途嗣位。天祐九年。僞乾化二年。夏四月。除清海軍節度使。檢校太保。同平章事。天祐十年。僞乾化三年。春正月。加檢校太傅。朱友貞卽位。悉以隱官爵授璵。封南海王。天祐十四年。僞貞明三年。秋八月。癸巳。璵僭皇帝號。國號大越。改元乾亨。追尊祖考及兄。立三廟。置百官。以楊洞潛爲兵部侍郎。李殷衡禮部侍郎。倪曙工部侍郎。趙光胤爲兵部尚書。皆平章事。光胤自以唐甲族。恥事僞國。快快思歸。璵乃習爲光胤手書。遣使至洛。召其二子并家屬。皆至。光胤喜。爲盡心焉。天祐十五年。乾亨二年。冬十一月。改國號漢。鑄乾亨重寶錢。又鑄鉛錢。十當銅錢一。天祐十七年。乾亨四年。春三月。始立學校。置選部。貢舉。放進士明經十餘人。如唐故事。歲以爲常。同光元年。乾亨七年。夏四月己巳。莊宗卽皇帝位。改元。璵懼。冬十月。改越常縣。爲茂名縣。同光二年。乾亨八年。璵自將兵侵閩。屯汀、漳境上。爲閩人所擊。敗歸。同光三年。乾亨九年。春正月。璵遣宮苑使何詞使於唐。稱大漢國主致書上大唐皇帝。且叙強弱。二月甲申。詞至魏。還言唐必亂。璵大悅。自是不復通中國。璵性好夸大。嶺北商賈至南海者。多召之使升宮殿。示以珠玉之富。自言家本咸秦。秦王嬴士。呼唐天子爲洛州刺史。冬十二月。有白虹化爲白龍。見於南宮三清殿。改元白龍。更名曰龔。以應龍見之祥。後有胡僧言滅劉氏者龔也。乃復改名龔。龔本龍在天。而字音假。是歲。長和國縣信鄭妥。遣其布燮鄭昭淳。致朱鬚白馬以求婚。遂以隱女增城公主妻之。長和卽同諮也。同光四年。白龍二年。莊宗崩。明宗卽位。改元天成。三年。春三月。楚大舉水軍侵漢。圍封州。龔以周易篡之。遇大有。於是大赦。改元大有。命救封州。大敗楚兵於賀江。長興元年。大有三年。秋九月。遣將梁克貞、李守鄘攻交州。擒靜海節度使曲承美。至南海。龔登儀鳳樓受俘。謂承美曰。公常以我爲僞廷。今反面縛何也。承美頓首伏罪。乃赦之。承美、顥子也。克貞又攻占城。掠北寶貨而歸。長興二年。大有四年。冬十二月。愛州將楊廷藝叛。攻交州。刺史李進遯歸。乃遣承旨程賓攻之。賓戰死。長興三年。大有五年。立其諸子爲王。清泰三年。大有九年。夏四月。遣將孫威侵楚。桂二州。不克。卉元元年。大有十年。春三月。交州牙將矯公羨殺楊廷藝。自立。冬十月。唐遣使來告卽位。卉元二年。大有十一年。冬十月。楊廷藝故將吳權攻交州。公羨乞師於龔。乃封子洪操交王。出兵白藤以攻之。龔率兵駐海門。權已殺公羨。逆戰海口。植鐵橛海中。權兵乘潮而進。洪操逐之。潮退。舟還觸橛者皆覆。洪操戰死。龔收徐衆而還。卉元四年。大有十三年。冬十月。遣都官郎中鄭翊如金陵賀仁溥節。卉元五年。大有十四年。龔寢疾。遣使圖延保入聘。金陵。龔爲人辨察多權性。好奢侈。悉聚南海珍寶。以爲玉堂珠殿。又用刑殘酷。爲刀鋸支解湯鑊之刑。每視殺人。不異衆鼠。垂涎呀呷。人以爲眞蛟蜃也。後又猜忌士人。專任宦者。卉元六年。大有十五年。春三月丁丑。薨。年五十四。謚天皇大帝。葬原陵。子玢立。

玢。初名洪度。龔第三子也。小字壽郎。初封賓王。改封秦王。選子繡椎、鑑鐲皆早死。玢次當立。而龔以不類己。欲立洪昌。陰與王翻謀。欲出之於邕州。并出其弟洪熙於容州。盜次立洪昌。會商盜益力。諫不果。玢乃卽位。改元光天。元年。夏四月。遣使冊封規如金陵。告哀。又卽遣孫惠告卽位。秋七月。妖人張遇賢反。自稱中天八國王。僞改元永樂。攻陷循州。玢遣弟洪昌、洪杲攻之。不克。被圍於錢鼎僧禪將馮景折陳道庠力戰救之。得免。玢在殯。召伶人作樂飲酒宮中。倮男女以爲樂。咸以壘綴與倡女夜行。出入民家。由是山海間盜賊競起。玢莫能省。洪熙日益進聲伎。誘爲荒恣。玢亦頗疑諸弟圖己。勑宦官守宮門。入者皆搜索。玢酷好手搏。洪熙令指揮陳道庠引力士劉思潮等五人。習爲角觝以獻。保大元年。光天二年。春三月丙戌。玢與諸弟宴長春宮。閱角觝。至夜大醉。起道庠與思潮等挾玢拉殺之。年二十四。謚曰殤。弟晟立。

晟。初名洪熙。殤之幼子也。封晉王。既弒兄。立不順。懼衆不服。乃益峻刑法。以威衆。已而洪杲晟謀討賊。陰勑誅劉思潮等。以止外議。思潮等以止外議。思潮等及於禍。冬十一月丁亥。大赦。改元乾和。保大二年。春三月。遣兄洪昌謁陵於海山。至昌華宮。使盜殺之。冬十月丙午。又殺其弟洪澤於邕州。保大三年。乾和三年。秋八月甲子。殺其弟洪雅。九月。又殺劉思潮等五人。陳道庠懼不自安。其友鄧伸以荀悅漢紀遺之。道庠莫能曉。伸駡曰。慫瘵韓信誅而彭越醢。皆在此書矣。道庠悟。益懼。晟聞之大怒。以道庠、伸下獄。保大四年。乾和四年。秋九月。殺道庠於市。夷其族。保大五年。乾和五年。劉知遠自立爲帝。僞國號漢。更稱天福十二年。秋九月。晟殺其弟洪弼、洪道、洪益、洪濟、洪建、洪暐、洪照。恐於其子爭國。故同日見殺。是歲。益汲汲鑄鐘。鑄牀。剔刻等刑。號曰生地獄。保大六年。乾和六年。秋八月。遣工部郎中知誥頒冊命。允章求婚於楚。不許。晟怒。間允章。馬公復能經略南土乎。允章曰。楚兄弟方爭。亡不暇。安能害我。晟曰。然。希廣懦而且吝。其士卒忘戰日久。此乃吾進取之秋也。冬十二月。辛巳。遣巨象指揮使吳珣等將兵擊楚。攻賀州。楚遣決勝指揮使徐知辛將兵五千來救。未至。已拔賀州。珣皆在此書矣。道庠悟。益懼。晟聞之大怒。以道庠、仲

藉田。交州吳昌濬遣使稱臣。初吳權據交州。權死。子昌岌立。又死。弟昌濬立。故來稱臣。時遣給事中李璵以旌節招之。璵至白州。昌濬使人止璵曰。海賊爲亂。道路不通。璵不果行。又四月。殺其弟洪邃於牲州。保大十三年。乾和十三年。又六月戊午。又殺其弟洪政於賴州。於是璵之諸子遁矣。保大十五年。乾和十五年。從閩中朝歷爲周人所敗。憂形於色。遣使入貢。又爲湖南所陷。乃治戰艦。修武備。又嘗自言知星。曾月食牛女間。出書占之。歎曰。吾當之矣。因爲長夜之飲。中興元年。乾和十六年。春二月。卜葬城於興王府城北。運甓爲壘。親臨視之。秋八月辛巳。晟薨。年三十九。謚曰文武光聖明孝皇帝。葬昭陵。子鋹立。

鋹、初名繼興。封衡王。晟之長子也。及卽位。改今名。改元大寶。晟性剛忌。不能任臣下。委政於宦者。至鋹尤愚。專任龔澄樞、陳延壽。及才人盧瓊仙等。益省備員而已。機密事多不與聞。又踵祖父之舊。立萬政殿。飾一柱凡用白金三千。又以銀爲殿衣。間以雲母。無名之費。日有千萬。元宗交泰二年。大寶二年。秋七月。尚書右丞參政事鍾允章請誅亂法者數人。以正紀綱。鋹不從。宦官聞而懼之。多十一月。內侍監許遵具譖允章、謀反。龔澄樞、李託證成之。鋹殺允章并其二子。交泰三年。大寶三年。春正月甲辰。周禪位於宋。宋改元建隆。內常侍鄧延琪言真主已出。必將盡有海內。其勢非一天下不已。宜修兵爲備。不然。悉珍寶奉中國。遣使通好。鋹憒然莫以爲應。惡其言直。深恨之。三月。鋹殺其弟璇興。先是陳延壽進謀曰。先帝之所以得專陛下者。由盡殺羣弟也。鋹頷之。由是殺璇興。上下咸怨。是歲。命翦枝熟時。設紅裳宴以樂後宮。以爲常。後主元年。大寶四年。芝蘭生宮中。野獸觸疑門。苑中羊吐珠。井旁石自立行而仆。後主二年。大寶五年。龔澄樞誣許遠、眞謀反。因族誅之。後主三年。大寶六年。冬十一月。鋹作熏煮剝刷刀山劍樹之刑。後主四年。大寶七年。秋九月。宋將潘美、尹崇珂克彬州。戍將龔澄樞、陳延壽、則史陸光圖死之。餘衆退保韶州。後主十年。大寶十三年。秋九月。宋韶江南以書諭鋹稱臣。鋹怒。囚使者。臠愼儀。宋令潭州防禦使潘美出師。師次白馬。鋹遣駙馬都尉澄樞守賀州。郎將岳守桂州。李託守韶州。以備朱瓌、美。平賀州。冬十月。平韶州。又平桂州。十一月。平連州。鋹曰。韶、桂、連、賀。本屬湖南。今北師取之。足矣。吾知不復南也。其懇如此。後主十一年。宋開寶四年。春正月。宋平英、雄二州。鋹將潘崇徹先降。師次瀧頭。鋹遣使請和。且求緩師。二月。師度馬迳。鋹遣左僕射殷崇義請降。鋹遣弟保興率文武詣美軍降。不納。龔澄樞爭謀曰。北軍來。利吾國貨貨耳。焚爲空城。必不能住。乃縱婚其宮殿府庫。鎖以海舶十餘。悉載珍寶嬪御將入海。舟師同浮、朗兵承虛襲江陵。大掠而還。天祐四年。朱全忠篡位。僞改元開平。殷遣使奉貢。及四月。辛未。全忠雖不道。然挾天子以令諸侯。未可輕絕。五月。荊南節度使成汭赴援鄂州。殷假救杜洪之名。遣德勤將舟師。同浮、朗兵承虛襲江陵。大掠而還。天祐四年。朱全忠篡位。僞改元開平。殷遣使奉貢。及四月。辛未。全忠

續唐書卷二十八

楚世家第七

馬殷、字霸圖。許州鄢陵人也。少爲木工。中和三年。蔡州秦宗權作亂。始應募從軍。初隨孫儒渡淮陷廣陵。及儒敗於宣州。殷隨別將劉建鋒過江西。連陷洪、鄂、潭、桂等州。建鋒蓋有湖南之地。乾寧元年。僖宗授建鋒湖南節度使。殷爲馬步軍都指揮使。建鋒庸人。不能帥其下。常與都曲飲酒謔呼。軍卒陳贍妻有色。建鋒私之。贍怒。以鐵檛擊殺建鋒。軍中推行軍司馬張佶爲帥。佶將入府。馬忽踣。醫傷脾。是時殷攻郡州未歸。佶語諸將曰。馬公英勇。吾所不及。眞乃主也。諸將乃共殺贍。迎殷於郡州。殷至。佶肩輿入府。命殷升聽事。以留後讓之。卽趨下率將吏拜賀。時乾寧三年。又五月也。秋九月。昭宗授殷潭州刺史。判湖南軍府。光化元年。春三月。命殷知武安留後。未幾。進本軍節度使。遂有潭、衡七州之地。天復二年。春三月。昭宗使李儼宣諭江、淮。加殷同平章事。天復三年。又四月。楊行密遣使來言朱全忠賊忘。請絕之。大將許德勳曰。全忠雖不道。然挾天子以令諸侯。未可輕絕。五月。荊南節度使成汭赴援鄂州。殷假救杜洪之名。遣德勳將舟師。同浮、朗兵承虛襲江陵。大掠而還。天祐四年。朱全忠篡位。僞改元開平。殷遣使奉貢。及四月。辛未。全

忠拜殷侍中兼中書令，封楚王。天祐七年，僞開平四年，又六月，殷上章請依太宗故事，乃加天策上將軍之號，又請官位內添御營靜江、武平、寧遠等軍事，皆從之。既封楚王，仍請依唐諸王行臺故事，置諸天官、幕府，有文苑學士之號，知詔令之名，總制二十餘州，自署官吏，征賦不供，民間採茶，並抑而貿之。天祐八年，僞乾化元年，鑄天策寶，文曰天策府寶，銅質渾厚，徑寸七分，重三十銖。二年，天祐二十年，莊宗卽皇帝位，遂滅梁，改元同光。殷遣子希範修貢京師，上梁所授洪鄂行營都統印，莊宗問洞庭廣狹，希範對曰：「車舟之險，南巡嶺塹，欽馬爾。」莊宗嘉之，是歲避唐廟諱，改岳州曰昌江縣，曰平江。同光二年，又四月，乙亥，勅加殷冊尚書令、楚王，同光三年，冬十一月，莊宗平蜀，殷大懼，裝求致仕，莊宗報書慰勞，優詔不許。是時，闤市無征，商旅輻輳，地故產鉛鐵，乃鑄鉛錢，以十當銅錢一，又鑄鐵錢，圍六寸，文曰乾封泉寶，用九文爲貫，以一當十，流行境內，凡天下商賈貨財至者，祇以鉛鐵博易之，無餘，遂致一方富盛，窮極奢侈，貢奉朝廷，不過茶數萬斤而已。於中原貿茶之利，歲百萬計，又勸南不事蠶桑，殷令輸稅者以帛代錢，由是機杼大盛，同光四年，莊宗崩，明帝卽位，改元天成，殷遣使入貢稱賀，勅加殷守尚書令，天成二年，夏六月，詔建行臺，內申明宗封殷楚國王，有司言無封國王禮，請如三公用竹册，乃遣尚書右丞持節以竹册封之。殷以潭州爲長沙府，建國承制，自置官屬，分天子之半仗焉。天成四年，秋八月，勅中書門下，凡署將相勅牒，宜落吳越王鏐及楚王殷官位，長興元年，冬十一月，己巳，殷薨於位，年七十九。詔曰：「馬殷官僞俱高，無以爲贈，可

希範梁稱漢馬授爵，效伏波將軍故事，乃立銅柱爲表，命學士李皋銘之，勒平蠻狀於上，自是南寧州爲夷獠所據，莫產殊珍，其本部十八州，都雲會長尹懷昌率其昆明等十二部，詣洞蠻服，萬溪率其夷、播等七州，皆先後來附。昇元六年，僞天福七年，冬十月，希範大興土木，建天策府，其費鉅萬，始加賦於國，拓拔常切諫以爲不可。昇元七年，僞天福八年，希範又作九龍殿，以八龍繞柱，自言身一龍也，自時厭後，窶丹誅晉中國大亂，希範耗國用而窮土木，牙將丁思覩切諫不聽，思覩扼喉而死。保大四年，又五月壬辰，希範薨，年四十九，謚曰文昭，弟希廣立。

希廣字德丕，希範同母弟也。希範平生惡拓拔常諫諍，堂入謁，希範呼閽者曰：「吾不欲見此人，乃謝絕之。及臥病，始思常言以爲忠，召之託以希廣，希範卒，常數勸希廣以位奉其兄希萼，希萼自朗州來奔喪，至秣石，希廣用其將劉彥瑫言，遣迎希萼，命將士釋甲而後入，止之於碧湘宮，厚賂以遣之。希萼憤然而去，乃遣使詣漢求封爵，請置邸稱藩。劉承祐不許。希萼怒，遂款於唐，元宗舉兵攻長沙，希廣與可瓊射洲敗之，希萼去，誘溪洞蠻寇益陽，希廣遣崔瑾洪以步卒七千屯湘鄉、玉源，以遏諸蠻，彥瑫以舟兵趨武陵，攻希萼，彥瑫敗於沔洲，希廣大懼，遣使諸兵於漢，承祐不能出師。希萼率舟師沿江而上，自稱順天王，攻岳州，刺史王贇堅城不戰，希萼貪其有貳心，賀曰：「願君王入長沙，不傷同氣，臣其敢不盡節。」希萼引兵去，辛卯，經湘陰至長沙，屯於水西，劉彥瑫、許可瓊屯水東，彭師益登城望水西軍，入白希廣，請與可瓊水陸夾擊之。希廣許諾，而可瓊已陰遣款於希萼，逼沮其議。明日，師益叱可瓊欲反，急白希廣，請殺之，不聽。天萼攻長樂門，牙將吳宏、楊滌聞之，皆潰，長沙遂陷。希廣率妻子匿於慈堂，明日，擒之。希萼見而惻然曰：「此鈍夫也，豈能爲惡，徒爲左右惑之爾。」顧其下曰：「吾欲活之，何如？」其下皆不對，遂縊殺之，師益葬之瀏陽門外。希萼自立。

希萼、殷之庶子也。剛很無禮，而其同母弟希崇尤狡險。希廣嗣位時，希崇爲天策左司馬，陰遣諸希萼，言劉彥瑫等逼先王命，廢長立少，意欲以激亂也。希萼果興師舉國及長沙已陷，希崇復從與推戴。希萼遂自稱楚王，以希崇爲節度副使判軍府事，湖南要職悉以朋人爲之。時保大八年，冬十一月，丁未也。保大九年，春正月，甲辰，希萼遣掌書記劉光輔入貢，二月，元宗以希萼爲天策上將軍，開府置官，如殷故事。希範好學，善詩文，做太宗書，令封楚王。是月，光輔至金陵，元宗待之甚厚。光輔密言湖南民疲主驕，可取也。元宗乃以營屯都虞候邊鎬爲信州刺史，將兵屯袁州，潛謀侵邊。希萼既得志，縱酒荒淫，悉以軍府事委希崇。希崇與楚舊將徐威等謀作亂。秋九月，戊寅，希萼置酒端陽門，希崇辭以疾，威等縱遣馬十餘匹，以壯士執幟隨之，突入其府，劫庫兵，縛希萼，迎希崇以立。希崇遣彭師益因希萼於衡山，希崇既襲位，亦縱酒荒淫，國人不附。丙戌，

師進討舉希夢爲衡山王召募徒衆．證判官劉鼎己求救於金陵．徐威等見希崇所爲必敗．又畏朗州、衡山之逼．欲殺希崇以自解．希崇覺之．大懼．密遣人裹賄兵於金陵．元宗命邊鎬自袁州將兵萬人趣長沙．冬十月辛卯．鎬引兵入醴陵．癸巳．希崇遣使犒軍．壬寅．遣天策學士拓拔常舉牋詣鎬降．是月．邊鎬趣希崇率其族入朝．遂證馬氏之族於金陵．十一月辛未．遣使如衡山．趣希夢入朝．元宗以希夢爲江南道觀察使．守中書令．鎮洪州．仍賜僭楚王．以希崇爲永泰軍節度使．兼侍中．鎮舒州．仍居揚州．保大十年冬十月．希夢入覲．元宗留之．數年．薨於金陵．謚曰恭孝．其後希崇卒．周爲右羽林統軍．

逸曰．殷之開國也．自以爲伏波之後．獨不念伏波之戒子弟．願其效龍伯高之謹約節儉．乃不務令德．克家無人．驕泰成風．怙侈滅義．卒也潰敗決裂．率族歸降．哀哉．

續唐書卷二十九

吳越世家第八

錢鏐．字具美．杭州臨安人也．父寬．生鏐之夕．方他適．鄰人急舁告曰．君家後舍聞甲馬聲．甚衆．寬疾馳歸．而鏐已生．復有紅光滿室．怪之．將棄於邱氏之井．其大母知非常人．固不許．因小字曰婆留．而井亦以名．里中有大木．鏐幼時與羣兒戲木下．坐大石．指麾羣兒爲隊伍．號令頗有法．羣兒皆憚之．及壯．無賴．不事生業．以販鹽爲盜．縣錄事掾起有子數與鏐欲博．起常禁其諸子．諸子多竊從之遊．豫章人有善術者．望斗牛間有王氣．錢唐分也．因遊錢唐．占之在臨安．乃之臨安．以相法隱市中．陰求其人．起與術者善．私謂起曰．占君縣有貴人．求之市中不得．視君相貴矣．然不足當．一日．術者過起家．鏐適從外來．見起反走．術者望見之．大驚曰．此眞貴人也．起笑曰．此吾旁舍錢生耳．術者召鏐至．熟視之．顧起曰．君之貴者．因此人也．乃揣鏐曰．子骨法非常．願自愛．遂與起訣曰．吾求其人者．非有所欲．直欲貿吾術爾．乃去．起始縱其子與鏐遊．時時貸其窮乏．鏐善射．與梟．稍通陰陽諸書．乾符二年．浙西鎮遏王郢作亂．石鏡鎮將蓋昌募鄉兵討賊．表鏐偏將．擊郢破之．是時黃巢衆已數千．攻掠浙

東．至臨安．鏐曰．今鎮兵少而賊兵多．難以力禦．宜出奇兵邀之．乃與勁卒二十人．伏山谷中．巢先鋒度險皆罷騎．鏐伏弩射殺其將．巢兵亂．鏐引勁卒蹂之．斬其首數百級．鏐曰．此可一用耳．若大衆至．何可敵耶．乃引兵趨八百里．八百里．地名也．告道旁媼曰．後有問者．告曰．臨安兵屯八百里矣．巢衆至．聞媼語．不知其地名．皆曰．賊十餘卒不可敵．況八百里乎．遂急引兵退．都統高駢開巢不敢犯臨安．壯之．召蓋昌與鏐俱至廣陵．久之．駢無討賊意．昌等不見用．辭還．駢遂表昌爲杭州刺史．先是天下已亂．廣明元年．杭州始有八都．餘杭陳晟、於潛吳文舉、鹽官徐及、新登杜稜、唐山饒景、富春文禹、龍泉凌文舉各聚數千人．以衛鄉里．而臨安則爲蓋昌．而鏐副焉．至此昌乃團練八都兵．以鏐統之．中和二年秋七月．浙東觀察使劉漢宏與昌有隙．遣弟漢宥、都虞候辛約屯兵西陵．鏐率八都兵渡江．縱敵軍號．斫其營．營中驚擾．因焚之．漢宥等皆走．漢宏復遣將黃珪、何意屯諸暨、諸山．鏐皆攻破之．與漢宏遇．戰大敗之．殺何意、辛約．漢宏易服持胎刀以遁．追者及之．誑曰．我宰夫也．衆刀以示．乃免．中和四年．僖宗遣中使焦居璡爲杭越通和使．詔昌與漢宏罷兵．皆不奉詔．漢宏遣其將朱褒、韓公汪、施堅實等以舟師屯鹽官．海咸及夜．率奇兵破褒等於曹娥．進屯豐山．施堅實等遂攻破越州．漢宏走台州．台州刺史執漢宏送於鏐．斬於會稽．族其家．鏐乃奏昌代漢宏而自居杭州．光啓三年．拜鏐左衛大將軍．杭州刺史．昌越州觀察使．景福元年．孫儒、楊行密交亂淮、海．煙塵數千里．鏐常率師以爲防禦．孫儒據宣州．不敢侵江、浙．由是鏐勁名日著．景福二年．以鎮海軍節度使．仍移鎮州額於杭州爲治所．又立威勝軍於越州．蓋昌爲節度使．昌漸驕貴．自言身邀符讖．又爲妖人王百熙所誑．僭稱符號．遂僭國號大越．羅平．改元順天．僞命鏐爲兩浙都將．鏐不受命以聞．昭宗命討昌．乾寧四年．鏐率浙西將士破越州．擒昌以獻．朝廷嘉其功．賜鏐鐵券．又除宰臣王溥爲威勝軍節度使．而兩浙士庶拜章請以鏐兼杭、越二鎮．朝廷不能制．因而授之．改威勝軍爲鎮東．鏐乃兼鎮海、鎮東兩浙節制．鏐既兼兩鎮．精兵三萬．而楊行密逼蘇、湖．潤、節州．欲兼并兩浙．累爲鏐所敗．然亦爲行密侵益數州．而口所都止十三州而已．天復二年．鏐大將許再思、徐綰叛．引宣州節度使田頵謀襲杭州．田頵等率師掩至城下．鏐激軍士．一戰敗之．生擒徐綰．田頵遁走．天祐元年夏四月．封鏐吳王．秋八月．昭宗崩．昭宣帝即位．遣使來宣告．鏐素服舉哀於軍門．天祐二年冬十一月．鏐建功臣堂．立碑紀功．列賓佐將校名氏於碑陰者五百人．天祐三年九月．昭宣帝遣使授鏐吳王竹册．是歲．割睦州分水縣南新登五鄉．隸杭州臨安縣．天祐四年春三月．勅升衣錦城爲安國衣錦軍．夏四月．元開平．五月．進封鏐爲吳越王．客有勸鏐拒梁命者．鏐笑曰．我豈失爲孫仲謀邪．遂受之．鎮海節度判官羅隱．亦勸鏐舉兵討梁．鏐心義之．而不從．秋八月．梁加鏐鎮淮南節度使．天祐五年春正月．梁勅改臨安縣爲安國．縣．廣義鄉爲衣錦鄉．夏六月．梁加鏐守中書令．是歲．鏐以中原喪亂．改元天寶．私行於境中．既而復通中國．誠諒而不稱．天祐六年夏四月．梁加鏐守中書令．淮南兵圍蘇州．鏐遣其弟繇、鎰救之．內外

夾攻。遂大敗之。天祐七年。吳越天寶三年秋八月。始築捍海石塘。塘外植混柱十餘行。以折水勢。先是江潮湧版築不時就。鏐於臨雪樓架强弩五百以射潮。潮爲頓斂。冬十月。鏐遊衣錦軍。作還鄉歌曰。三節還鄉兮掛錦衣。碧天朗朗兮愛月陪。功臣道上兮列旌旗。父老遠來兮相追隨。家山鄉眷兮會時稀。今朝設宴兮飲飛。斗牛無孛兮民無欺。吳越一王兮駟馬歸。天祐八年夏四月。梁加鏐守尚書令。兼淮南宣歙等道四面行營都統。赴生祠於衣錦軍。天祐九年春二月。梁朱友珪弑父篡位。遣使宣諭。授鏐尚父册。禮。天祐十年。梁朱友貞誅友珪自立。遣使宣諭。授鏐尚父册。禮。天祐十三年秋七月。梁加鏐諡道兵馬元帥。天祐十四年冬十月。梁加鏐天下兵馬都元帥。天祐十五年春三月。鏐開府。置官屬。冬十一月。楊隆演取虔州。鏐始由海道入貢京師。天祐十八年夏四月。梁滅。遣宣諭使自淮甸至。賜鏐名馬玉帶香匣。同光二年。吳越貢大元年秋九月。鏐遣使錢詢入貢。求玉册。莊宗下其議於有司。羣臣皆以謂非天子不得用玉册。郭崇韜尤爲不可。既而許之。乃賜鏐玉册金印。冬十月。勅授鏐天下兵馬都元帥尚父。尚書令。吳越國王。授鏐子元瓘兩浙節度使。同光三年秋八月。鏐起玉册、金券、詔書三樓於衣錦軍。遣使册新羅、渤海王。海中諸國皆封拜其君長。同光四年夏四月。莊宗崩。明宗卽位。改元天成。吳越改元寶正。天成四年秋八月。唐賜鳥昭遇自盡。時朝廷安重誨用事。鏐致書重誨。辭甚倨傲。重誨大怒。是時供率官鳥昭遇、韓玫使吳越。旣還。玫誣昭遇稱臣舞蹈。遂有是命。重誨乃誣奏鏐大不敬。九月癸巳。詔削鏐王爵。元帥尚父。以太師致仕。長興元年冬十月。鏐附表引咎。元瓘等復遣人以絹裘自陳。長興二年春三月。安重誨伏誅。明宗復鏐官爵。國王如故。依前不名。長興三年。吳越貢正七年春三月庚戌。鏐薨。年八十一。謚武肅。子元瓘立。

元瓘、字明寶。初名傳瓘。卽位更今名。鏐之第五子也。少爲質於田頵。頵叛於吳。吳會吳越兵攻之。頵每敗歸。卽欲殺元瓘。頵母曾薇諫之。後頵將出。語左右曰。今日不勝。必斬錢郎。是日頵戰死。元瓘得歸。鏐臥病。召諸將告曰。吾子皆怠惰不足任後事。吾死。公等自擇之。諸將皆泣曰。大令公從征多有功。諸子莫及。諸立之。鏐乃出管鑰數篋。召元瓘與之曰。諸將許爾矣。遂襲位。以遺命仍遵中朝年號。稱長興三年。除民田荒絕者租稅。長興四年春三月。明宗崩。閔帝立。廢順元年夏四月。閔帝崩。末帝立。清泰元年春正月。册元瓘爲吳越王。清泰三年。末帝遣使賫吳越國王金印賜元瓘。歸葬。冬十一月。契丹立石敬瑭爲帝。僞號晉。改元天福。十二月。晉授元瓘天下兵馬副元帥。烈祖卉元四年。僞晉天福六年秋七月甲戌。元瓘有疾。府署吳焚之一空。乃移他所。火輒隨發。遂從悖發狂。八月辛亥。薨。年五十五。謚曰文穆。子佐立。

佐、字元佑。元瓘第六子也。卽位時年十四。開倉庫吏。令蓄積幾何。對曰。十年。佐曰。然則軍食足矣。可以寬吾民。乃令復其境內稅三年。保大元年。僞晉天福八年冬十月。晉遣使授佐吳越國王玉册。前代玉册册

爽王有之。僞梁時。欲厚於鏐。首爲式例。故因而不改。保大二年秋七月。石重貴僞改元開運。保大四年。僞開運三年。晉授佐東南面兵馬都元帥。冬十一月。閩大亂。李達乞師於吳越。乃召諸將計事。皆不欲行。佐慨然曰。吾爲元帥而不能憚鄰。將安用之。諸將皆素畜養。獨不肯以身先我乎。有異議者斬。乃遣統軍使張筠、趙承泰等。率兵三萬。水陸赴之。以救閩。由是諸將皆服。佐立七年。溫恭禮士。躬勤政務。國民歡慕。而賜復三年。襲封吳越國王。玉册金印。皆如元瑫。保大五年春正月。契丹入東京。廢石重貴爲負義侯。二月辛未。晉劉知遠僭稱帝於河東。仍稱天福十三年。夏六月乙卯。佐薨。年二十。謚忠獻。弟倧立。

倧、字隆道。元瓘第七子也。末帝時。常以佐性寬善。而宰兵權者難制。及代佐爲帥。以禮法繩下。宿將舊勳。不甚優禮。大將胡進思殊不自安。乃謀於親軍去倧。冬十二月。進思率甲士三百。大譟突入衙署。倧閉戶拒之。左右與之格鬬。蓋爲進思所殺。遂遷倧於別館。幽於衣錦軍。越二十年始薨。謚曰忠遜。是時進思帥諸將迎倧異母弟俶立。

俶、字文德。元瓘第九子也。保大六年春正月丙寅。漢劉知遠殂。子承祐襲僞位。改元乾佑。夏四月。胡進思直發背死。吳越人快之。保大七年。僞乾祐二年。漢授俶兵馬都元帥。吳越國王。仍賜玉册金印。保大八年春二月甲申。元宗遣劍州刺史陳誨攻福州。執吳越守將馬光進等。庚寅。永安軍留後查文徽至福州。知威武軍吳程等令閩人詐降。遂生擒文徽及行軍判官楊文憲等三十餘人於城下。斬首萬計。陳誨等敗走。秋七月。勅歸馬光進等。以易查文徽。冬十月。俶遣文誨歸金陵。是年。漢郭威弑承祐而篡立。僞號周。改元廣順。保大十年。僞廣順二年。周授俶天下兵馬都元帥。保大十二年。郭威殂。養子柴榮襲僞位。改元顯德。保大十五年。僞顯德四年秋八月。周遣諫議大夫尹日就、虞部郎中崔頌等使於吳越。且諭之曰。此行決平江北。卿等還。當陸來也。交泰二年。僞顯德六年夏六月。柴榮殂。子宗訓襲僞位。交泰三年春正月癸巳。宋祖稱帝。改元建隆。元年。遣使諭俶。三月丙辰。俶遣使貢御服金帛。賀宋卽位。夏四月。宋授俶天下兵馬大元帥。建隆二年。元宗崩。後主立。開寶二年。俶貢祕色蜜於宋。開寶四年。宋開寶七年冬十二月癸亥。俶兵攻常州。後主遣俶書曰。今日無我。明日豈有君。一旦明天子易地賞功。王亦大梁一布衣耳。俶覽書投地。裹其書於宋。開寶九年春二月戊午。俶朝於宋。冬十月癸丑。宋祖崩。晉王光義卽位。改太平興國元年。十一月。俶遣子惟濬貢物詣宋稱賀。太平興國三年。詔俶入朝。俶舉族歸於京師。國除。俶自奉甚儉。素好書。善吟咏。性謙和。未嘗忤物。非爲政也。羣民能聚荒田者。勿收其稅。山是境內無棄田。或請糾民遺田丁以增賦。卽杖之國門。國人大悅。嬪提元年秋八月。俶薨。追封秦國王。謚忠懿。

述曰。錢氏自乾寧二年。爲鎮海、鎮東軍節度使。拿有兩浙。至納土於宋。凡八十四年。當時建國承家者。未有若斯之久也。乃自唐以來。士民愛戴。萬口同然。非有刑罰勢迫之。蓋道澤在人。故沒世不能忘耳。舊史

值吳王大勳王之節。與荊楚、湖湘不侔。特其一端。新傳史記。至留北劍民面民不堪命。非厚誣乎。

舊唐書卷三十

列世家第九

王審知。字信通。光州固始人也。父忠。世爲農。兄潮。爲縣佐史。廣明元年。黃巢犯闕。羣盜蜂起。壽州屠者王緒自稱將軍。攻固始。聞潮與弟審邽、審知有材勇。號三龍。召至。以潮爲軍政。時蔡州秦宗權方募士以益衆。乃以緒爲光州刺史。召其兵會擊巢。緒遲留不行。宗權發兵攻之。緒卑禮南奔。所至剽掠。自商雒至閩。久臨汀。陷漳浦。緒性猜忌。部將有才者多殺之。潮頗懼。乃與黎卉數百人殺緒。舉潮爲主。時泉州刺史廖彥若爲政貪暴。軍民苦之。聞潮治軍有法。皆老相率迎潮。留爲州將。潮即引兵攻逐若。盜牟克之。光啟元年。福建觀察使陳巖表潮爲泉州刺史。大順二年。巖卒。其壻留後。潮遣審知將兵攻之。踰年。城中食盡。乃斬關而降。由是盡有閩嶺五州之地。景福二年秋九月戊戌。昭宗以潮爲福建觀察使。審知爲副使。審知長七尺六寸。隆準方口。常乘白馬。軍中號白馬三郎。乾寧四年冬十二月丁未。潮卒。審知以位讓其兄審邽。審邽以審知有功。不受。於是審知自稱留後。表於朝。光化元年春三月己丑。以審知充威武軍節度使。累遷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天祐元年夏四月。加檢校太保。封琅琊王。天

祐六年。僞梁開平三年夏五月。進封閩王。是時楊氏據江淮。審知每歲朝貢。汎海至登、萊。抵岸漂溺。常十三四。同光元年夏四月己巳。莊宗即皇帝位。時審知錄大磯鏡。文曰開元通寶。以五百文爲貢。同光二年春二月。遣使入貢於朝。制加功臣。進爵邑。審知雖起隅畝。至富貴。而儉約好禮。下士。王淡、楊沂、徐寅之徒。皆依之。又建學四門。以教閩士之秀者。三十年間。省刑薄斂。一境安然。同光三年冬十二月辛未。薨。年六十四。謚忠懿。葬福州鳳池山。子延翰立。

延翰。字子逸。審知長子也。爲人長大美哲。如玉。好讀書。通經史。同光四年春三月辛酉。授威武軍節度使。已而莊宗崩。明宗立。改元天成。夏五月甲戌。加同平章事。延翰乃取司馬遷史記、閩越王無諸傳。示諸將曰。閩越、古王國也。吾今不王。何待之有。於是軍府將吏上勸進。冬十月己丑。建國稱王。而猶稟唐正朔。然驕淫奢侈。跨城西湖築室。號水晶宮。每擁後庭游宴。從子城複道以出。襲位逾月。即出弟延鈞爲泉州刺史。又建州刺史延稟。本姓周。審知養子。與延翰不協。二人因謀作亂。十二月。延稟以兵入。執延翰殺之。延鈞立。更名鏻。

鏻。審知次子也。天成二年夏五月癸丑。明宗授鏻節度使。守中書令。封琅琊王。初。延稟之弒延翰也。次日。鏻兵始至。延稟自以養子。推鏻立之。延稟繼先志。毋煩老兄再來。鏻銜之。長興二年夏四月。延稟率兵攻鏻。鏻擊西門。逢拒之。仁達伏甲舟中。僞立白幟請降。繼雄登舟。伏兵發。斬之。梟其首。并執延稟。鏻謂之曰。果煩老兄再下。延稟不能對。遂殺之。六月。作寶皇宮。以道士陳守元爲宮主。冬十二月。守元稱寶皇之語。語鏻曰。避位歸道。當爲天子六十年。鏻欣然遜位。命其子繼鵬權主府事。長興三年春三月甲辰。復位。鏻上表言。楚王殷、吳越王鏐皆爲尚書令。今皆已薨。請以授臣。朝廷不報。遂絕朝貢。長興四年春正月。黃龍見真封宅。鏻即皇帝位。國號閩。改元龍啟。追尊父祖。立五廟。置百官。以福州爲長樂府。閩地狹小。國用不足。以中軍便辟文傑爲國計使。多察民間陰事。致富人以罪而籍沒其貲。以佐用。閩人皆怨。情泰二年。僞龍啟三年春正月丙申朔。大赦。改元永和。立淑妃陳氏爲后。二月。設倾宮會於甘露堂。及六月。以宮人寒無賜其子繼鵬多十月。鏻得風疾。后與幸臣閻守明、百官院使李可殷私通。閻人惡之。莫敢言。鏻久相惡。欲殺繼鵬。繼鵬懼。與皇城使李仮圖之。己卯。鏻疾甚。仮使壯士梃殺可殷於家。庚辰。疾少間。后訴之。帝詰可殷死狀。仮懼而出。與繼鵬率皇城衛士。鼓譟入宮。鏻聞變。匿九龍帳中。衛士刺之不殊。宮人不忍其苦。爲絕之。仮幷殺后及繼韜、歸守明。鏻立十年。見殺。謚曰惠子。昶。閩親。原名繼鵬。鏻長子也。既即位。更今名。清泰三年。自稱知福建節度事。遣使奉表入朝。大赦境內。改元通文。以李仮判六軍諸衛事。仮有弒君罪。心常自疑。昶患之。因享軍。伏甲執仮殺之。及其首。仮都曲燒破聖門。奪仮首葬於餞唐。并元元年。僞通文二年冬十月庚子。烈祖遣使至閩。告即位。并元二年。僞通文三年

春二月，遣內客省使如金陵賀即位。冬十一月，昔以左散騎常侍盧損充冊禮使，封昶爲閩國王。封其弟繼恭爲臨海郡王，昶遣進奏官林恩白執事，以既襲帝號，辭册命及使者。昇元三年，僞通文四年春二月，殺文進，福州將林仁翰又殺重遇。保大四年，僞天德三年春正月，臣民共迎延政都福州，復國號閩，元宗盧損至長樂府，昶稱疾不見。令弟繼恭主之。又遣中書舍人劉乙勞損於館，損頗謂乙昶怒，損還，無所答。閩閩亂，發兵攻之。延政遣從子繼昌守福州，而大兵方急攻延政，福州將李仁達擁繼昌殺之，欲自立，懼衆不附，乃立雲峯寺僧卓儼明爲天子，已而又殺儼明而自立，用保大年號，遂款於朝。元宗以仁達爲威武軍節度使，更其名曰宏義，而大兵攻破建州，遷延政之族於金陵，以延政爲羽林大將軍。保大五年，改延政安化節度使，降封鄱陽王。保大九年，徙封光山王，未幾，薨。贈福王，益恭懿。

逃曰：閩之發迹也，以景福二年，命王潮爲福建觀察使，審知爲副使，傳至延政，以保大三年而降於唐，計其始終，實五十三年。舊史及閩王列傳、紀年通譜、閩中實錄，皆云六十年，後人又强合騎馬來騎馬去之說，以爲六十一年，俱屬無稽。新修史記云五十五年，亦未深考耳。

勳爲刺史，泉州將陳誠殺刺史程岌，迎王繼成爲刺史。江州刺史許文進亦降於延政，遂得三州。重遇亦殺文進，福州將林仁翰又殺重遇。保大四年，僞天德三年春正月，臣民共迎延政都福州，復國號閩。元宗閩閩亂，發兵攻之。延政遣從子繼昌守福州，而大兵方急攻延政，福州將李仁達擁繼昌殺之，欲自立，懼衆不附，乃立雲峯寺僧卓儼明爲天子，已而又殺儼明而自立，用保大年號，遂款於朝。元宗以仁達爲威武軍節度使，更其名曰宏義，而大兵攻破建州，遷延政之族於金陵，以延政爲羽林大將軍，保大五年，改延政安化節度使，降封鄱陽王，保大九年，徙封光山王，未幾，薨。贈福王，益恭懿。

逃曰：閩之發迹也，以景福二年，命王潮爲福建觀察使，審知爲副使，傳至延政，以保大三年而降於唐，計其始終，實五十三年。舊史及閩王列傳、紀年通譜、閩中實錄，皆云六十年，後人又强合騎馬來騎馬去之說，以爲六十一年，俱屬無稽。新修史記云五十五年，亦未深考耳。

舊唐書卷三十一

南平世家第十

高季興，字貽孫，陝州硤石人也。本名季昌，避唐獻祖諱，更名季興。少爲汴州賈人李七老家僮，朱全忠鎮宣武，七郎以入貨得養爲子。命友讓以子蓄之，因冒姓朱。梁制勝軍使，遇敎勇指揮使。天復二年，梁兵攻鳳翔，李茂貞堅壁不出。全忠議欲收軍還河中，季興獨進曰：天下豪傑，知此舉者一歲矣。今岐人已憊，破在早夕，而大王之所盧者，堅壁以老我師，此可以誘致之也。全忠壯其言，慕勇敢士，得騎士馬景，季興授以計，引見全忠。景曰：此行無還理，願錄其後。全忠憫惜止之。景固請，乃行。景以數騎馳叩城門，告曰：汴兵將東，前鋒去矣。岐人以爲然，開門出追汴軍。汴軍隨景後以進，殺其九千餘人，景死之。岐後與汴和，昭宗出貽景官，謚曰忠壯。季興山是知名。天復三年，拜宋州團練使，從破青州，徙鄆州防禦使，復姓高氏。天祐三年多十月，襄州趙匡凝破雷孟彝於荆南，汴兵攻襄州。孟彝復還荆南時，留後賀瑭殊怯，乃以季興爲荆南節度觀察留後。天祐四年，僞梁開平元年夏五月，拜季興荆南節度使。天祐五年，僞開平二年，加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天祐七年，僞開平四年夏六月，季興襲楚兵於汕口，斬首五千級，遂北至白田而還，

天祐九年，僞乾化二年，朱全忠被弒，季興見梁日衰，潛有據荊南之志，乃治城壍，設樓櫓，圍兵自固。天祐十年，僞乾化三年秋八月乙亥，朱友貞封季興爲渤海王，賜以銀鞍劍佩。天祐二十年，梁亡，皆王即唐帝位，改同光元年。下詔褒論季興，司空勳等忻勸入朝，梁震以爲不可，季興不聽，以騎士三百爲衛，朝於洛陽。莊宗果欲留之，郭崇韜切諫，乃止。加季興守中書令，厚禮而遣之。莊宗將問季興曰：吾已滅梁，欲征吳、蜀，何者爲先？季興曰：宜先蜀。臣請以本道兵先進，莊宗大悅，以手拊其背，季興因命工繪其手迹於衣，歸以爲榮。耀季興已行，莊宗心悔遣之，密詔襄州劉訓圖之，季興覺之。季興歸，梁震曰：不聽子言，幾不免。因曰：此行有二失。來朝一失，放還一失，且主上百戰以取河南，對功臣誇手鈔非秋，又曰：我於手指上得天下，非自矜伐如此，又荒於遊畋，政事多廢，吾可無慮矣。同光二年春二月丙午，加季興兼侍中，書令，進封南平王。季興謂梁震曰：此恐吾與蜀連衡也。同光三年秋九月，以季興爲西川東南面行營招討使，伐蜀。仍詔取夔、忠、萬、歸、峽五州爲巡屬。季興方貪蜀亡，遲失洛旨。是老夫之過也。倒持太阿，授人以柄，奈何？梁震曰：不足憂也。朝廷得蜀，安知不爲我福？同光四年春二月，季興請夔、忠、萬州及雲安監隸本道，莊宗許焉。詔未下而莊宗崩，明宗即位，改元天成。夏六月甲寅，季興表請夔、忠、萬、歸、峽五州爲屬郡，廷臣以爲季興請自取之，而兵出無功，不與。明宗不得已與之。天成二年春二月，季興既轄夔、忠等州，復請勿除刺史，自以子弟爲之。明宗不許，乃除別將西方鄴爲歸州刺史。季興拒而不納。初，魏王繼岌遣押牙韓琪部送蜀珍寶金帛四十萬，浮江而下，季興殺琪等十餘人於峽口，盡掠其貨。重至是明宗大怒，制削季興官爵，乃以襄州劉訓爲招討使，攻之不克。又命東川節度使董璋充東面招討使，而以西方鄴副之，克其夔、忠、萬三州。天成三年夏六月辛巳，季興以荊、歸、峽三州復稱藩於吳。吳册季興爲秦王。冬十二月丙辰，季興薨。年七十一。謚武信。葬江陵子城東。

從誨，字遵聖，季興長子也。爲人明敏多權計。入梁爲供奉官，累遷鞍轡庫使。告歸省季興，遂留爲馬步軍都指揮使，行軍司馬。季興既薨，遂襲位。吳以從誨爲荊南節度使，從誨以父自絕於唐，懼復見討，乃遣使聘楚，馬殷爲之請命於朝，而從誨亦遣押牙劉知謙奉表自歸，進贖罪銀三千兩。明宗納之。長興元年春正月，拜從誨節度使，進封季興楚王，謚武信。三月，封從誨渤海王。應順元年春正月，改封南平王，加檢校太師、兼中書令。夏四月，從誨遣使如吳奉牋，勸烈祖即帝位。冬十一月，契丹立石敬瑭爲帝，僞號晉。昇元元年冬十月，烈祖稱帝，遣使告即位。十一月，從誨表請設郊金陵，烈祖許之。昇元二年春正月甲子，從誨遣觀守規如金陵，貢即位。升元三年春二月，烈祖復姓李，復國號唐，從誨使王崇嗣如金陵賀南郊。昇元四年，僞晉天福五年，冊遣翰林學士陶穀爲從誨生辰國信使，從誨宴於望沙大陳戰艦於樓下。謂穀曰：吳、蜀不賓久矣，願修武備，習水戰，以待師期。穀乃具道其語。敬瑭大喜，復遣使賜甲馬百匹。昇元五年，僞天福六年夏四月，晉安從進反，結從誨爲外援，從誨拒絕，陰與之通，晉使致討，從誨六年，僞天福七年夏四月，晉安從進舉族自焚，從誨求郢州爲屬郡，不許。保大五年，僞開運四年春正月，契丹滅晉，劉知遠起太原，僞號漢，從誨遣使朝貢，仍使開道論太原，舉表勸進，且言漢得天下，願乞郢州爲屬。知遠陽諾之。二月，知遠僭位，從誨遣使朝貢，仍求郢州。知遠不與，從誨怒，發兵攻郢州，爲刺史尹貴所敗，乃絕漢，附於唐、蜀。保大六年，僞乾祐元年，漢遣國子祭酒田敏使於楚，假道荊南，從誨問敏中國虛實，以爲契丹之後，兵食皆殫，意欲以誚敏。敏爲杜重威悉以甘戈甲降契丹，契丹鉏之鎮州，宋皆以北，而晉兵皆漢有也。從誨不悅，敏以印本五經遺從誨，從誨謝曰：余之所識，不過孝經十八章爾。敏曰：至德要道，於此足矣。因師諸侯章曰：在上不驕，高而不危，制節謹度，滿而不溢，從誨以爲譏己，即以大尼問敏。荊南地狹兵弱，介於吳、楚，爲小國，自吳稱帝而南漢、閩、楚皆舉中原正朔，歲時貢奉，皆假道荊南，季興、從誨常邀留其使者，掠取其物，而諸道移書貫謂，或發兵加討，即復還之，而無媿色。其後南漢與閩亦皆稱帝，惟從誨所嚮稱臣，利其賜予，故諸國賤之，皆目爲高賴子。里俗語謂賒擾苟得無媿恥者爲賴子，猶言無賴也。冬十一月，疑疾，命子保融判內外兵馬事，癸卯，從誨薨，年五十八。謚文獻，葬龍山鄉，子保融立。

保融，字德長，從誨第三子也。莫知其得立之因。長興初，以蔭補太子舍人，賜緋，累加至檢校保大十四年春正月，郭威篡位，僞國號周，改元廣順。周加保融檢校中書令，封渤海郡王。保大十三年，僞顯德元年春正月，郭威殂，養子榮榮嗣位。周進封保融爲南平王。保大十四年，僞顯德三年春正月，周師使率兵三千出艾口以爲應，又遣客將劉扶率牋於元宗，勸附於周，中興元年，僞顯德五年春二月，周師入犯至雄州，艾五月，元宗崩，附於周，榮得保融所與牋，大喜，賜綃百匹。荊南自後唐以來，數歲一貢，京師而中間爾絕，及僞顯德時，無歲不貢，又以器械金帛皆常產，不足効誠，乃遣弟保紳入朝，益葺嘉獎。初，季興之鎮梁，以公五千爲牙兵，衣食皆給於梁，至明宗時，歲給以贍萬三千石，後不復給，至是乃命泰州給之。建隆元年春正月，宋受禪，保融懼，一歲三入貢，保融迂緩無儀，政事悉委弟保勗，秋八月，保融薨，年四十一，謚忠懿，葬龍山，弟保勗立。

保勗，字省躬，從誨第十子也。鈍愛尤甚。季興在時，或因事盛怒，惟保勗一見自解。荊人目爲萬事休。保融卒，拜節度使。建隆二年，遣弟保寅入貢，保勗少多病，頗有才，至是淫佚無度，又好營造，國政不理，軍民咸怨。從事孫光憲切諫不聽。未幾，疾甚，其將梁延嗣曰：諸兄弟中孰可畀後事？延嗣曰：繼沖長矣。保勗領之。建隆三年冬十一月，保勗卒，年三十九。贈侍中，繼沖立。

繼沖，字成和，保融長子也。保勗疾革，命繼沖判內外兵馬事。保勗既歿，宋除繼沖荊南節度使，仍遣南行逢率子保權立，其將張文表作亂，建隆四年春正月，宋命慕容延釗等討之，假道荊南，約以兵過城外。

繼沖親校李景威力言城外之約不可信。孫光憲叱之曰。汝峽江一民爾。安識成敗。且中國自周已有混一之勢。況宋受命。世易當耶。頃勸繼沖去尽堰。對府旗以待。繼沖以爲然。景威出而歎曰。晉言不用。大事去矣。因扼吭而死。延釗兵至。繼沖出迎於郊。而前鋒遽入其城。繼沖面縛見旌旗甲馬。布列衢巷。乃以肩輿幕非上。結內人入與。多賫非死。遂詣延釗納牌印。籍其境內州府三、縣一十七、戶一十四萬三千三百。遣將舉衰於宋。宋復命繼沖爲節度使。及六月。有事於南郊。繼沖上書願倍嗣。秋九月。具文書三牒。率其將吏宗族五百餘人朝於京師。授武寧軍節度使。開寶六年。繼沖卒。年三十一。贈侍中。

史臣曰。路振編九國志。不列南平。以南平止江陵一隅。不予其爲國也。後振孫綸作荊南志續之。成稱十國志焉。舊史入於世襲列傳。新修史記列諸十世家。劉恕十國紀年因之。授其始終。實與岐相等。而與滅年世較久。故仍著爲世家焉。

續唐書卷三十二

晉世家第十一

石敬瑭、太原人也。父臬捩雞。本出於西夷。自朱邪歸唐。從朱邪入居陰山。其後武皇起雲朔之間。臬捩雞以善騎射。從征有功。官至沿州刺史。臬捩雞生敬瑭。其姓石、不知其得姓之始也。敬瑭爲人寡言笑。明宗愛之。妻以女。是爲永寧公主。由是常隸帳下。號左射軍。天祐十三年春二月。莊宗已得魏。梁將劉鄩急攻滑平。莊宗馳救之。未及陣。爲鄩所掩。敬瑭以十餘騎橫塑深入。擊取以旋。莊宗揖其背而壯之。手唱以酥。曙酥、夷俗所重。由是知名。天祐十五年冬十二月。莊宗戰於胡柳。前鋒周德威戰死。敬瑭以左射軍復擊敗梁兵。天祐十九年。明宗戰胡盧堡、楊郜。皆爲梁兵所扼。敬瑭解之。莊宗即位。改元同光。歷數軍功。明宗及敬瑭居最。同光四年春二月。趙在禮作亂。明宗討之。至魏而兵變。明宗將自斃於天子。敬瑭獻計。不如速進洛門。得之可以成事。明宗然之。與之驍騎三百。渡黎陽爲前鋒。明宗遂入洛。莊宗自洛後至。不得入。而兵皆潰去。莊宗西遁。明宗以敬瑭爲前鋒。趣汜水。且收其散卒。夏四月。莊宗崩。明宗入立。改元天成。授敬瑭保義軍節度使。天成二年春二月。加檢校太保。兼六軍諸衛副使。冬十月。明宗幸洛爲御營使。轉爲

宣武軍節度使。天成三年夏四月。徙鎮天雄。五月丁未。加檢校都尉長興元年夏五月。徙鎮河陽。冬十一月丁亥。加檢侍中。河東節度使。十二月。明宗崩。愿順元年春正月。閔帝即位。加中書令。三月。徙鎮威德。清泰元年夏四月。岐陽兵亂。閔帝出奔。過敬瑭於道。敬瑭殺帝從者百餘人。幽帝於衙州而去。末帝即位。疑敬瑭必反。清泰三年夏五月。徙鎮天平。敬瑭果不受命。末帝下詔削奪敬瑭官爵。命張敬達等討之。敬瑭求援於契丹。秋九月。契丹入自雁門。與敬達等戰。敬達等兵大敗。敬瑭夜出北門。見契丹。約爲父子。冬十一月丁酉。契丹册敬瑭爲皇帝。國號晉。以幽、涿、薊、檀、順、瀛、莫、蔚、朔、雲、應、新、媯、儒、武、寰十六州入於契丹。己亥。大赦。改元天福。掌書記桑維翰爲翰林學士。尚書禮部侍郎。知樞密使事。尋遷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閏十一月丙寅。翰林學士承旨戶部侍郎趙瑩爲門下侍郎。辛巳。末帝聚族與親將宋審虔等登元武樓。縱火自焚而崩。十二月乙酉。追降末帝爲庶人。丹元元年。爲天福二年春正月。封唐宗室子爲公。及附馬公爲二王後。以周介公備三恪。夏四月丁亥。赦囚。蠲民租賦。冬十月甲申。祔皇帝位於金陵。國號唐。改元丹元。十一月戊辰。加吳越王元瑫天下兵馬副元帥。進封吳越國王。丹元二年。爲天福三年。春三月丁丑。禁民造銅器。秋七月辛酉。以皇業錢作受命寶。八月戊寅。以蝗道、劉昫爲契丹册禮使。己丑。蠲水旱民稅。辛丑。歸伶官於契丹。冬十月庚辰。升汴州爲東京。以洛陽爲西京。雍州爲晉昌。十一月辛亥。升廣竹府爲鄴都。壬戌。除餘慶令。十二月丙子。封子重貴爲鄭王。丹元三年。爲天福四年。春三月丙辰。殂。謚元歷。夏四月甲辰。廢樞密使。秋七月丙辰。復禁錮錢。九月癸未。封李從益爲鄫國公。以奉唐後。冬十一月乙亥。立唐高祖、太宗、莊宗、明宗、閔帝廟於洛陽。丹元四年。爲天福五年。春正月丁卯。朔。除民公私債。冬十一月丙子。始用二銖。丹元五年。爲天福六年。春正月戊寅。封唐叔虞爲興安王。晉勗爲昌寧公。三月。除民間二年至四年稅。冬十二月丙戌。朔。徙封重貴爲齊王。丹元六年。爲天福七年。夏六月乙丑。敬瑭薨。年五十一。謚子重貴立。

重貴、敬瑭兄子也。兄名敬儒。爲莊宗騎將。早卒。敬瑭以其子重貴爲子。敬瑭七子。六皆先死。而重睿幼。故重貴得立。重貴少善騎射。敬瑭使博士王震教以禮記。久之不能通大義。謂震曰。此非吾家事也。敬瑭爲契丹所立。謀以一子留守太原。契丹使遣出諸子自擇之。指重貴曰。此眼大者可也。遂授爲北京留守。知河東節度。累封齊王。爲天福七年夏六月乙丑。敬瑭薨。重貴立。庚午。使左驍衛將軍石德超以御馬二撲祭相州西山夷祠也。遣李仁郎如契丹。契丹亦遣使來。己卯。宋祭節。梁言使於契丹。丁酉。使石德超撲馬於相州西山。庚子。大赦。冬十二月庚午。北京留守劉知遠進百頭弩。旋所用也。保大元年。爲天福八年春二月。烈祖崩。元宗立。改元保大。夏五月丁亥。追封皇伯敬儒爲宋王。六月辛未。括借民粟。殺藏粟者。冬十月庚午。括借民粟。保大二年。爲開運元年。春正月甲戌。朔。契丹寇滄州。己卯。陷貝州。庚辰。契丹入雁門。遣代州辛已殿直王班使於契丹。至鄴都。不得進而還。乙酉。北征。丙戌。契丹寇黎陽。辛卯。講武於澶州。契

丹屯於元城，趙延壽寇南樂。甲午，劉知遠爲幽州道行營招討使，括馬丙申，契丹寇黎陽。辛亞，劉知遠及契丹戰於秀容，敗之。博州刺史周儒叛降於契丹。二月戊申，前都虞候李守貞及契丹戰於馬家渡，敗之。癸丑，北面行營都虞候馬全節及契丹戰於戚城。契丹去。己丑，鎮州刺史白從暉及契丹戰於衡水，敗之。癸巳，錄民爲武定軍。又四月，契丹陷德州，沿河巡檢使梁進敗之。取德州。甲寅，至自澶州。己未，馬全節及契丹戰於定襄，敗之。辛酉，率借民財。又六月，克澶州。秋七月，辛未朔，大赦，改元。閏月，丙子，契丹寇遂城、樂壽。代州刺史白文珂及契丹戰於七里烽，敗之。冬十二月丁巳，楊承勳囚其父光遠以降，殺之。閏月乙酉，赦晉州。契丹陷鄆州。刺史沈斌死之。丁未，黎陽橫海軍節度使田武爲東北面行營都部署，以備契丹。三月戊戌，契丹陷鄆州。刺史沈斌死之。丁未，敗于戚城。庚戌，馬全節克泰州。辛亥，易州戍將孫方諫及契丹戰於狼山，敗之。甲寅，杜威克滿城。乙卯，克遂城。庚申，杜威及契丹戰於陽城，敗之。追奔至於衞邨。又敗之。又四月戊寅，勞旋於戚城。己卯，勞旋於王莽阿。甲申，至自鎮州。赦左右軍囚。庚寅，大賚軍功。五月丙申朔，大赦。丙申，御崇元殿。百官入閤。監修國史劉昫、史官張昭遠等以新修唐書紀志列傳并目錄凡二百三卷上之。賜器帛有差。丁卯，射於繁臺。幸杜威第。秋八月甲子朔，慶二舞。辛未，馬於茂澤。敗丁丑，括馬。九月己亥，閱馬於萬錐岡。幸李守貞第。冬十月庚午，遣使太子賓客羅周岳使副太子右庶子王延壽册南浙節度使鏐佐爲守太尉。十二月乙丑，以兩浙節度使吳越國王錢佐爲守太師、北京留守河東節度使、北平王。劉知遠加守太尉。八月辛酉，如南莊。召從臣宴樂。至卷過宮。九月辛丑，行營馬軍排陣使張彥澤及契丹戰於新興，敗之。癸卯，劉知遠及契丹戰於朔州，敗之。冬十一月，永靜軍節度使梁漢璋及契丹戰於渾州，敗績。契丹寇鎮、定。十二月己未，杜威軍於中渡，壬戌，奉國都虞候王清及契丹戰於滹沱，敗績。死之。壬申，杜威、李守貞、張彥澤以其軍叛降於契丹。張彥澤受契丹命，率先鋒二千人，自封邱門斬關而入。癸酉，彥澤頓兵於明德門外。京城大擾。大內都點檢康福全在宮仁門宿衞，登樓視城，彥澤呼而下之。乘輿奉表降於契丹。自稱孫臣某。甲戌，彥澤遷重貴及諸宮屬於開封府。遣控鶴指揮使李榮將吳鎰守。殺開封尹桑維翰及宰臣馮道、李崧、劉昫、趙瑩、竇貞固、劉溫叟、龍敏、張昭、徐台符、李濤、張昭遠、呂琦、李爚、盧重、張沆、李式、李澣、李浩、李涛、李涛、李涛

舉之。拜中書令。封太原王。幽州道行營招討使。又拜北面行營都統。保大三年。僞開運二年四月。封北平王。尋加守太尉。然知遠未嘗出兵。契丹遠遁。契丹入晉。進添都馬步軍都指揮使。知遠以木拐一木拐、扇之所貴。如中國儿杖。非重貴北遁。知遠遣牙將王峻奉表。契丹耶律德光呼之爲兒。賜以木拐一木拐、扇之所貴。如中國儿杖。非優大臣不得。峻持拐扇入。皆避道。峻逗留。爲知遠言。契丹必不能戚大事。乃議建國。二月戊辰。河東行軍司馬張彥威等上牋勸進。辛未。知遠猶位。稱天福十二年。磁州賊帥梁暉取相州。歸附。都將史宏肇取代州。殺北刺史王暐。晉州將樂可儔殺其守將駱從朗及括鐵使諫議大夫趙熙。歸附。辛巳。陝州留後王守恩歸附。三月丙戌朔。鎮河東雜稅。延州軍亂。逐其節度使周密。壬辰。丹州指揮使高奎詢以其州歸附。壬寅。契丹遣以其將蕃翰爲宣武軍節度使。守汴州。夏四月己未。右都押衙楊邠爲樞密使。蕃漢兵馬都孔目官郭威權樞密副使。契丹陷和州。殺梁暉。乙丑。侍衞親軍步軍都指揮使史宏肇取潞州。戊辰。奉承祐年少。政在大臣。郭威爲樞密使。有功。素與晏有隙。晏與閻恩鄭琪謀。乃能上供征賦。收豪傑。籍民丁。國指揮使武行德以河陽歸附。史宏肇取澤州。丙子。契丹耶律德光卒於欒城。趙延壽於鎮州自稱權知國事。五年甲午。太原尹劉崇爲北京留守。丙申。如東京。遣翰以自固。保大八年。僞乾祐三年。郭威起兵。承祐遇弒。晏乃謀舉兵。威反狀已白。而承祐諸臣不即推尊之。故未敢即立。遣請立晏子贇爲嗣。是時人皆知威非實意。而晏獨喜曰。吾兒爲帝矣。何暫乃能兵。遣人至京師。威少賤。踒其頸上爲兆。崔世穆之爲郭雀兒。至是見晏使者。具道所以立贇之意。因自指其頸曰。自古豈有雕青天子。幸公無以我爲疑。晏益喜。信以爲然。太原少尹李騭勸其以兵下太行。控孟津。俟變。晏大罵曰。雛奴雕川父子。命牽出斬之。并殺其妻。以其事白於母后。以明無他。已而威果篡位。降封湘陰公。晏遣牙將李睿奉書於威。求贇歸太原。而贇不得歸。晏始思自立。保大九年。僭帝位於晉陽。仍稱乾祐四年。所有者并、汾、忻、代、嵐、憲、隆、沁、遼、麟、石諸州之地。以次子承鈞爲太原尹。判官鄭珙、趙華爲宰相。都押衙陳光裕爲宣徽使。通事舍人李翥行使於契丹。契丹與晏約爲父子之國。晏乃遣宰相鄭珙致書。稱姪皇帝。以叔父事之而已。契丹遣使册命晏爲大漢神武皇帝。又以自愛黃鞚、九龍十二稍玉帶報聘。已而兀欲爲逃虵所弒。遣律德光。遣樞密使王峻中聘於遼。請兵攻周。遼律遣蕭禹厥率兵五萬助晏。晏出陰地攻晉州。爲王峻所敗。德辰因取晉州。保大十二年。僞乾祐七年春正月。郭威篡。養子榮立。晏聞之。喜。遣使乞兵於契丹。契丹遣楊袞將鐵馬萬騎。及諸奚部兵五六萬人。號稱十萬以助晏。晏以張元徽爲先鋒。自將騎兵三萬攻潞州。與契丹兵南出團柏。屯榮侯嶺。昭義軍節度使李筠遣將逆戰於太平驛。元徽斬其將穆令均。筠遁歸上黨。遂圍潞州。時柴榮新卽位。以謂晏率其有大喪。必不能出兵。宜自將以擊其不意。自率相馮道等。皆謂不可。榮意甚銳。遂行。與晏遇於高平。楊袞望其陣謂晏曰。勁敵也。未可輕動。晏不聽。王得中叩馬諫。又不聽。趣元徽進兵。會馬躓。爲榮兵所殺。晏遂大敗。日暮。收餘兵阻澗而守。榮將劉詞繼至。復乘勝追擊。晏又大敗。晏間道馳去。夜失道。得邨民爲鄉導。誤趨平陽。得他道以歸。榮收軍潞州。大宴軍士。斬敗將七十餘人。軍威大振。進攻太原。遣符彥卿、史彥超控忻口。以斷契丹援路。太原方四十里。榮兵去城三百步。圍之匝月。自四月至六月。攻之不克。而彥卿爲契丹所敗。彥超戰歿。榮乃班

師。晏不勝憤。發病。八月。郭從義殺前永興巡檢喬守溫。丙戌。郭威遣使獻俘。冬十月庚午。劉契丹寇趙、魏。榮臣進添都馬。癸未。監修國史蘇逞吉、史官賈緯以所譔實錄二十卷上之。丙戌。契丹陷內邱。己丑。郭威及宣徽南院

師。旻自敗高平。已而被創。旻憤成疾。冬十一月。薨。年六十。子鈞立。

鈞。旻次子也。初名承鈞。少好學工書。旻薨。鈞謂服喪以日易月。非禮也。始行三年之喪。奉表契丹。自稱男。契丹答詔呼爲兒。遣使册命嗣位。其儀鑾仍稱乾祐。不改元。保大十三年。僞乾祐八年。春二月庚申。遣使如契丹。請加上尊號。不許。保大十四年。僞乾祐九年。冬。改明年爲天會。保大十五年。僞天會元年。春正月乙丑朔。大赦。冬十一月。契丹遣高勳以兵助鈞。鈞遣李存璋與勳擊周。至潞州而還。保大十六年。僞天會二年。柴榮北伐。契丹下三關。契丹使告於鈞。將發兵而榮班師。乃已。中興三年。僞天會四年。春正月乙巳。周禪位於宋。宋改元建隆。夏四月。周昭義節度使李筠起兵拒宋。遣牙將劉繼沖、判官孫爭奉表稱臣。執其監軍周光遜、李廷玉。送於太原。乞兵爲援。鈞欲謀於契丹。繼沖遽筠意。請無用契丹兵。鈞卽率本國兵。自將出團柏谷。羣臣餞於汾水。僕射趙華獨言筠舉事輕易。未可爲恃。鈞至太平驛。封筠隴西郡王。筠見鈞儀衛不備。非如王者。心甚悔。因自陳受郭氏恩。不敢愛死而鈞與郭氏世仇。聞其言亦不悅。遂使宣徽使盧贊監其軍。筠心益不平。與贊多不協。筠遣宰相衛融和解之。已而筠敗死。融被執。宋祖以鐵鎚擊融首。不死。釋之。鈞懼。引師踰僞天會七年秋七月。宋師伐遼。冬十月丙申。遣使告契丹。以抱腹山入郭無爲參議國政。鈞自潞州之敗。日懼宋師。既召無爲同平章事。無爲文如契丹。契丹拘之不遣。先是旻凡舉事必稟契丹。及鈞立。禮文多略。契丹遣使賚鈞改元。拔李筠、殺段常不以告。鈞惶恐謝罪。使者至。契丹輒見留。鈞奉之愈謹。而契丹相待益薄。宋祖常因聆上諫者謂鈞曰。君家與周世讎。宜其不屈。今我與爾無所間。何爲因此一方民。若有志於中國。宜下太行以決勝負。鈞遣諫者復命曰。河東土地兵甲。不足以當中國之十一。然鈞家世非叛者。區區守此。蓋懼漢氏之不血食也。宋祖哀其言。笑謂諫者曰。爲我語鈞。開爾一路以爲生。故終其世不加兵。僞天會十二年秋七月。鈞以勢力窘蹙。疽發得疾。戊申。遂薨。年四十三。謚曰孝和。養子繼恩立。

繼恩、本姓薛。父劍爲卒。旻以女妻之。生繼恩。知遠以劍壻也。除其軍籍。置之門下。劍無才能。但衣食之而無用。妻以旻女。常居中劍罕得見。劍快快。一日乘醉拔佩刀僞未死。劍卽自裁。旻女後適何氏。生子繼元。而何及旻女皆卒。旻以鈞無子。乃以二子命鈞養爲子。鈞立。以繼恩爲太原尹。鈞嘗語郭無爲。繼恩非濟世才。無爲不對。鈞臥病。召無爲以後事付之。鈞卒。繼恩告哀於契丹而後立。繼恩衰服視事。皆居勤政閣。而鈞故執事百官宿衛者皆在太原府廨。九月己酉。繼恩會諸臣飲酒。既罷。卽閣中供奉官侯嘉榮率十餘人。挺刃入閤。閉戶而殺之。無爲使人梯屋入。殺侯嘉榮。并其黨。繼恩立。殺六十餘日。并人疑無爲授意於嘉榮殺之以滅口。而左右卒莫能明。無爲迎立繼元。

繼元、鈞養子也。初授檢校司徒。累遷金吾衛大將軍。充大內都點檢。繼恩時。進太師。兼太原尹。僞天會十二年冬十一月。既襲位。仍稱天會。不改元。復修好於契丹。天會十七年冬十二月。將改元。遣使稟命於契丹。僞廣運元年。春正月。改元。初。宋師引汾水灌城。井人大恐。會城中有積雨漂出塞之。得無害。郭無爲勸繼元出降。繼元恃契丹爲援。未之許也。一日。因宴其臣。無爲施架於庭曰。奈何以空城抗百萬師乎。蓋欲搖動井人。而井人守意益堅。太平興國四年。夏五月。宋師北征。繼元窮窘。而井人猶欲堅守。前樞密副使馬峯入見。流涕以興亡諭之。五月癸未夜。繼元乃遣客省使李勳奉表請降。宋以繼元爲右衛上將軍。封彭城公。淳化中。繼元薨。

續唐書卷三十四

周世家第十三

郭威、字文仲。邢州堯山人也。本常氏子。幼隨母適郭氏。故冒其姓。父簡。事石敬瑭爲順州刺史。劉仁恭破順州。簡見殺。威形神魁梧。負氣。好使酒。潞州留後李繼韜慕勇敢士。爲軍卒。威時年十八。以勇力應募。莊宗滅梁。繼韜伏誅。歷下牙兵悉隸從馬直。威年二十一。以通書算補爲軍吏。好讀閫外兵秋。略知兵法。後爲侍衛軍吏。劉知遠爲侍衛親軍都虞候。尤親愛之。臨鎮時以威從。契丹滅晉。知遠起兵太原。僭位。拜威樞密副使。保大六年。僞乾祐元年。春正月。知遠疾革。以承祐託威。承祐嗣位。拜威樞密使。河中李守貞據城反。承祐遣將討之。久皆無功。乃加威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使督諸將出覊。威大破之。守貞自焚死。僞乾祐二年。秋八月。威自河中班師。承祐賜賚優厚。旋議賜勳。欲兼方鎮。威辭之。乃止。九月。加威檢校太師。兼侍中。冬十月。契丹寇邊。威以樞密使北伐。至魏州。契丹遁。僞乾祐三年。春二月。師還。夏四月。授威鄴都留守。天雄軍節度使。仍以樞密使行。詔河北諸州皆稱威節度。承祐與李業等謀。已殺史宏肇。又使李宏義殺王殷。又使郭崇殺威及王峻於魏。詔書先至澶州。宏義恐事不果。反以詔書示殷。殷與宏義遣人告威。

而詔殺威、峻使者亦止。威匿詔書。召院吏魏仁浦謀之。仁浦勸威反。教其倒用留守印。更爲詔令。威誅諸將校以激怒之。將校皆憤然效用。十一月丁丑。威遂舉兵渡河。承祐遣開封尹侯益等率兵拒威。又遣內養閻朏、靚威所向。閻朏爲威所得。乃附朏奏。請縛李業等送軍中。承祐得威奏。以示業等。業等皆言威反狀已白。乃悉誅威家屬於京師。庚辰。威至滑州。宋延渥叛降。壬午。犯封邱。甲申。及嘉容、彥超戰於劉子陂。彥超敗績。奔於兗州。承祐遣郭崇威、丙戌。威入京師。縱火大掠。率百官朝承祐母后。請立嗣君。庚寅。威立秦王贇爲嗣。辛卯。請母后臨朝聽政。十二月甲戌朔。威北伐契丹軍於滑州。癸丑。至澶州而旋。壬峻遣郭崇以騎兵七百逆襲於宋州。殺之。庚申。母后制以威監國。保大九年。爲廣順元年。春正月丁卯。威篡帝位。大赦。改元。爲國號周。戊寅。劉旻自立於太原。二月丁巳。尚書左丞田敏使於契丹。三月甲戌。武寧軍節度使王彥超克徐州。冬十月丙午。劉旻起兵討威。攻自晉州。十一月壬峻及王彥超拒之。十二月。嘉容彥超反。保大十年。爲廣順二年。春二月庚寅。府州防禦使折德扆克岢嵐軍。癸亥。至晉州。赦流罪以下。乙亥。克兗州。壬午。赦兗州。又六月乙酉朔。詣曲阜祀孔子。庚子。至自兗州。秋九月乙丑。契丹寇邊。保大十一年。爲廣順三年。春三月甲申。封柴榮爲晉王。又六月。尚書左丞竇儼判國子監事田敏進印版九經五經文字。九經字樣各二部。保大十二年。爲顯德元年。春正月大赦。改元。壬辰。威薨。年五十一。遺令薄葬嬪於之義子。榮善騎射。略通書史。其老。威爲漢樞密使。榮爲左監門衛左軍。威篡位。累拜節度使檢校太傅同平章事。授開封尹。封晉王。爲顯德元年。春正月壬辰。威薨。祕不發喪。丙申。發喪。榮即位。仍稱顯德。不改元。三月辛巳。大赦。癸未。葬嗣聖皇帝於嵩陵。榮之養子也。本姓柴。邢州龍岡人。柴氏女適威。榮幼從姑長威家。威愛其謹厚。遂以爲子。榮善騎射。略

己巳。王朴留守東京。壬申。出師南征。十二月乙卯。泗州守將范再遇叛降。庚申。滁州圍練使郭廷謂叛降。丁亥。取泰州。中興元年。爲顯德五年。春正月丁亥。取海州。壬辰。取静海軍。丁未。克楚州。守將張彥卿、郭昭業死之。二月甲寅。取揚州。丁卯。如揚州。癸酉。如瓜州。三月壬午。朔。如泰州。丁酉。復如揚州。辛卯。如迎鑾鎮。己亥。克淮南十有四州。以江爲界。秋七月丁亥。詔均田圖。冬十月丁酉。括民租。十一月庚戌。作通禮正樂。十二月丙戌。罷州縣課戶傔戶。交泰二年。爲顯德六年。春三月甲戌。北征。夏四月壬寅。取乾寧軍。辛丑。取益津關以爲霸州。癸卯。取瓦橋以爲雄州。取淤口關。置寨。五月乙巳朔。取瀛州。甲戌。至自雄州。六月癸未。封子宗訓爲梁王。宗誼燕國公。癸巳。葬榮。年三十九。葬嶷陵。子宗訓立。

宗訓、榮第四子也。榮即位時。舉臣請封子爲王。榮誠抑久之。及北取三關。遇疾而還。始封宗訓梁王。爲顯德六年。夏六月癸巳。榮薨。甲午。宗訓即位。不改元。秋八月庚寅。封弟熙讓爲曾王。熙謹。紀王。熙誨。靳王。壬寅。高麗遣使朝貢。并獻別序孝經一卷、孝經雌圖一卷、越王孝經新義八卷、皇靈孝經一卷。九月丙寅。左驍衛大將軍戴交使於高麗。十一月壬寅。高麗遣使來。交泰二年。爲顯德七年。春正月辛丑朔。契丹入寇。河東。癸卯。宋祖率兵北征。夜宿陳橋驛。未署軍變。將士大譟呼萬歲。擐甲將刃。推戴宋祖即大位。扶策升馬。擁迫南行。是日。宋祖遂下詔詣崇元殿受命。封宗訓爲鄭王。奉周祀。開寶六年。春。宗訓薨於房陵。年十八。葬嶷陵。

述曰。知遠之臨終也。本以承祐託威。而威則陰據其位。填土未乾。覩孤安在哉。榮起自陵微。頗知政事。崇儒學。開異端。可謂令主。獨恨其專犯南朝。自忘後患。天降之咎。不永其年。暫傳幼子。而國隨亡。誠不足惜。況當時北漢尚存。與周犄角。不啻漢何帝周耶。

續唐書卷三十五

后妃傳第一

武皇帝貞簡皇后曹氏、莊宗之母也。太原人。以良家子嬪於武皇。姿質閒麗。性謙退而明辨。雅爲秦國夫人所重。從容謂武皇曰。妾觀曹姬。非常婦人。王其厚待之。武皇多內寵。乾寧初。平燕蓟。得李匡儁妻張氏。有姿色。嬖幸之。姬侍罅得進御。惟太后恩顧不衰。武皇性嚴急。左右有過。必帷於謹罰。無敢言者。惟太后救諫。卽爲解顏。及莊宗載誕。體貌奇。武皇異而憐之。太后益加貴。諸夫人成出其下。太后亦報勤內助。左右稱之。武皇薨。莊宗嗣晉王位。時李克寧、李存顒謀變。人情危懼。太后召監軍張承業。指莊宗謂之曰。先人把臂授公。此兒如明外謀。欲孤付託。公等但詔予母子有地。毋令乞發於沛。幸矣。承業因誅克寧、存顒。以清內難。莊宗善晉律。喜伶人謔浪。太后常提耳誡之。天祐七年。鎮定求援。莊宗促命治兵。太后曰。予豈以渭內難。莊宗善晉律。喜伶人謔浪。太后常提耳誡之。天祐七年。鎮定求援。莊宗促命治兵。太后曰。予豈以渭內難。莊宗善晉律。喜伶人謔浪。太后常提耳誡之。天祐七年。鎮定求援。莊宗促命治兵。太后曰。予豈以渭內難。莊宗善晉律。喜伶人謔浪。太后常提耳誡之。天祐七年。鎮定求援。莊宗促命治兵。太后曰。予豈

弟存渥、皇子繼岌就太原迎奉。莊宗親至懷州。迎歸長壽宮。太后素與劉太妃善。分訣之後。悒然不樂。俄聞太妃疾。尚醫中使。問訊結轍。既而聞莊宗曰。吾與太妃恩如伯仲。彼經年抱疾。但見吾而差。想中心。晉陽至晉陽旬朔。與之俱來。莊宗曰。時方暑毒。山路崎嶇。無煩往復。可令存渥與迎侍太妃乃止。及凶聞至。太后痛哭累旬。由是不豫。尋崩於長壽宮。開光三年冬十月。上謚曰貞簡皇太后。葬於壽安陵。

莊宗神閔敬皇后劉氏、魏州成安人也。莊宗正室曰衛國夫人韓氏。其次無國夫人伊氏。后又其次也。初封魏國夫人。后家世寒微。父劉瓌。黃嶺簿卜自號劉山人。后生五六歲。武皇攻魏州。取成安。裨將袁建豐得后。納之晉陽宮。貞簡太后教以笙及歌舞。及笄。姿色絕衆。辨彼指長。莊宗見而悅之。莊宗已爲晉王。太后幸其宮。置酒爲壽。自起歌舞。太后歎甚。命劉氏吹笙佐酒。酒罷。去留劉氏以賜莊宗。先是莊宗攻梁軍於夾城。得符道昭妻侯氏。寵專諸宮。宮中謂之夾寨夫人。莊宗出兵四方。常以侯氏從軍。其後劉氏生子繼岌。莊宗以爲類己。愛之。由是劉氏寵益專。自下魏、博。戰河上。十餘年。獨以劉氏從。劉氏多智。善迎意承旨。其他嬪御。莫得進見。其父閔劉氏已貴。謂魏宮上謁。莊宗召袁建豐問之。建豐曰。臣始得劉氏於威安北鄙。時有黃鬚丈人護之。乃出劉瓌示建豐曰。是也。然劉氏方與諸夫人爭寵。以門望相高。因大怒曰。妾去鄉時。略可記憶。妾父不幸死於亂兵。妾時璦戶痛哭而去。此田舍翁安得至此。因命笞於宮門。莊宗已卽皇帝位。欲立劉氏爲皇后。而韓夫人正室也。伊夫人位次在劉氏上。以故難其事而未發。宰相豆盧革、樞密使郭崇韜希旨。上章言劉氏當立。莊宗大悅。同光二年四月乙卯。皇帝御文明殿。遣使冊劉氏爲皇后。皇后受册。乘重翟車。鹵簿鼓吹。見於太廟。韓夫人等皆不平。乃封韓氏爲淑妃。伊氏爲德妃。莊宗自滅梁後。志意驕怠。宦官伶人亂政。后特用事於中。自以出於微賤。踰次得立。以爲佛力。又好聚斂。分遣人爲商賈至於市肆之間。新舊果茹。皆稱中宮所賣。四方貢獻。必分爲二。一以上天子。一以入中宮。宮中貨賄山積。惟寫佛書。僧貽尼。而莊宗由此佞佛。有司僧自于闐來。莊宗率皇后及諸子迎拜之。僧由五臺山道中使供頓。所至傾動城邑。又有僧誠惠。自言能降龍。將過鎮州。王鎔不爲之禮。誠惠怒曰。吾有毒龍五百。當道一龍揭片石。常山之人。皆魚鱉也。會明年。滹沱大水。壞鎮州關城。人皆以爲神。莊宗及后率諸子諸妃拜之。誠惠安坐不起。由是士無貴賤皆拜之。獨郭崇韜不拜也。是時皇太后及皇后交通藩鎮。太后稱誥令。皇后稱教命。兩宮使者。旁午於道。許州節度使溫韜以后佞佛。因請以私第爲佛寺。爲后父追福。莊宗數幸郭崇韜、元行欽等私第。常與后俱。其後幸張全義第。酒酣。命后拜全義曰。遺姬妾出入宮中。周道不絕。莊宗有愛妾。甚有色而生子。后心忌之。莊宗爲置新宅。其復取乎。吾助爾聘后。指愛姬請曰。帝憐行欽。何不賜之。莊宗不得已。佯諾之。后趣行欽拜謝。行欽再拜起。顧愛姬。月與已出宮矣。莊宗不樂。辭疾不食者累日。同光三年秋。大水。兩河之民。流徙道路。京師賦調不充。六軍之士。往往殍踣。乃預借明年夏秋租稅。百姓愁苦。號泣於路。莊宗方與后荒於畋

游。十二月己卯。獵畋於白沙。后率皇子後宮畢從。縣伊闕宿龍澗。癸未。乃還。是時大雪。軍士寒凍。金吾衛兵萬騎所至貢民供給。壞什器撤盧舍而焚之。縣吏甚恐。亡竄山谷。明年三月。客星犯天庫。有星流於天倉。古皇者言御前當有急兵。宜散積粟以賤之。幸相請出庫物以給軍。莊宗許之。后不肯曰。吾失婦得天下。雖因武功。蓋亦有天命。命既在天。人如我何。宰相論於延英殿。后於屏間耳屬之。因取敝盆及盌幼子滿喜於帝前曰。諸侯所貢給賜已盡。宮中所有惟此耳。請鬻以給軍。宰相恒恐而退。及趙在禮作亂。出兵討魏。始出物以給軍。軍士負而詬曰。吾妻子已餓死。得此何爲。莊宗東幸汴州。從溫兵二萬五千。及至萬勝。不得進而還。軍士離散。所失大半。至郾子谷。道路隘狹。莊宗見從官執兵仗者。皆以好言勞之曰。適報魏王平蜀。得蜀金銀五十萬。當悉給爾等。對曰。陛下與之太晚。得者亦不感恩。莊宗泣下。因頒內庫使張容哥柴袍帶以賜之。容哥對曰。盡矣。軍士叱容哥曰。致吾君至此。皆由爾輩。因抽刀逐之。左右救之而免。容哥曰。皇后惜物不以給軍。而歸罪於我。罪若不測。吾身萬段矣。乃投水而死。郭從謙反。莊宗中流矢。傷甚。臥絳霄殿廊下。渴欲得飲。后令宦者進殖酪。不自省視。莊宗崩。后與李存渥等焚嘉慶殿。擁百騎出師子門。后於馬上以袍蓋金器寶帶。欲於太原造寺爲尼。在道因與存渥姦。及至太原。乃削髮爲尼。明宗入立。遣人賜后死。皆天福五年。追謚曰神閔敬皇后。自唐末喪亂。后妃之制不備。至莊宗時。後宮之數尤多。有昭容、昭儀、昭媛、出使、御正、侍眞、德才、成一、瑤芳、懿德、宣一等。其餘名號。不可勝記。莊宗過私後宮。皆微走。朱守殷入宮。選得三十餘人。虢國夫人夏氏。以賢幸於莊宗。守殷不敢留。明宗立。悉放莊宗時宮人還其家。獨夏氏無所歸。乃以河陽節度使夏魯奇同姓也。因以歸之。後嫁契丹突厥李贊華。贊華性酷毒。喜殺人。婢妾微過。當加刲灼。夏氏懼。求離婚。乃削髮爲尼以卒。而韓淑妃、伊德妃皆居於太原。石敬瑭反時。爲契丹所虜。又有昭儀侯氏。封許國夫人。出使美宮鄧氏。封魏國夫人。御正楚眞張氏。封涼國夫人。司簿德美周氏。封宋國夫人。侍眞吳氏。封延陵郡夫人。懿才王氏。封太原郡夫人。成一韓氏。封昌黎郡夫人。瑤芳張氏。封清河郡夫人。懿德王氏。封琅琊郡夫人。宣一馬氏。封扶風郡夫人。並同光二年十二月敕。

明宗昭懿皇后又氏。生秦王從榮及閔帝。同光初。后以疾崩。明宗卽位。追封爲哲國夫人。長興中。明宗以秦、宋二王位望既隆。因思從貴之義。乃下制曰。故哲國夫人又氏。早見中興之義。子當御極。子並爲王。有鵲巢之高。無螽衣之貴。貞魂永逝。懿範常存。致本朝之文。沿追封之制。將慰懷於九族。贊叶慶於四星。宜追册爲皇后。兼定懿號。旣而有司上謚曰昭懿。

和武顯皇后曹氏。生哲國公主。天成三年正月。册爲淑妃。長興元年正月十四日。册爲皇后。應順元年正月。册爲皇太后。至清泰三年閏十二月。隨末帝崩於後樓。

宣憲皇后魏氏。鎭州平山人也。初適平山民王氏。中和末。明宗狗地山東。留戍平山。得后以歸。明宗爲神

將。性闊達。不能治生產。曹后亦疏於盡略。生計所資。惟宣憲而已。居數年而宣憲薨。柯是爲潞王。明宗時從柯已封王。乃追封魏氏爲魯國夫人。末帝清泰二年二月。中書門下奏。臣聞漢昭帝承雄御歷。奉尊謚於雲陽。魏明帝繼體守文。思外家於甄館。而皆追從徽號。祔饗廟庭。克隆敬本之文。式叶愛親之道。又覽國史。竊有見明皇帝母曰昭成皇后竇氏。代宗皇后母曰章敬太后吳氏。始嬪朱邸。俄閱幽宮。鴻圖旣啓。於明君。尊號成追於聖母。伏以魯國夫人發祥沙鏡。貽慶河州。三后最賢。周母允成於天統。四妃有子。唐室先興於帝基。仰惟嘗宁之情。彌軫寒泉之思。久虛殷薦。慙損墓猷。臣等謹上尊謚曰宣憲皇太后。請依昭成皇太后故事。擇日備禮册命。又臣等伏聞先太后祔陵。永附先祠。則都下雖崇別廟。旣追尊謚。合叅閨宮。按漢朝故事。園寢不在王畿。或就陵所便立寢祠。今商量上謚後。權立祠廟。以申告獻。配祀之禮。請俟他年。從之。時方議建陵寢。而太原石敬瑭反。乃於京師河東府東立寢宮。明宗時。內職德妃王氏。邠州餅家子也。有美色。號花見羞。少賣粟。故將劉鄩爲侍兒。鄩卒。王氏無所歸。是時。明宗又夫人已卒。方求別室。有言王氏子安重誨以告。明宗而納之。王氏素得鄩金甚多。悉以遺明宗左右及諸子婦人。人皆爲王氏稱譽。明宗益愛之。而夫人曹氏爲人簡質。常避事。由是王氏專寵。明宗卽位。議立皇后。而曹氏當立。曹氏謂王氏曰。我素多病。而性不耐煩。妹當代我。王氏曰。后帝匹也。至尊之位。誰敢干之。乃立曹氏爲皇后。王氏爲淑妃。妃事皇后亦甚謹。每帝晨起。盥櫛服御。皆妃執事左右。及罷朝。帝與皇后食。妃侍食。徹乃退。未嘗稍懈。皇后心亦益愛之。然宮中之事。皆主於妃。明宗病。妃與宦者孟漢瓊出納左右。遂專用事。敎安重誨、秦王從榮皆與焉。劉鄩諸子。皆以妃故拜官爵。閔帝卽位。册皇后爲皇太后。妃爲皇太妃。初明宗後宮有生子者。命妃母之。是爲許王從益。從益乳母司衣王氏。兒往來秦府。遂與從榮私通。從榮因使王氏伺察宮中動靜。從榮已死。司衣王氏以爲秦王質以兵衛天子而以反見誅。出怨言。閔帝聞之大怒。賜司衣王氏死。而事連太妃。由是心不悅。欲遷之至德宮。以太后食。妃侍食。徹乃退。未嘗稍懈。皇后心亦益愛之。然宮中之事。皆主於妃。明宗病。妃與宦者孟漢瓊出納左右。遂專用事。敎安重誨、秦王從榮皆與焉。劉鄩諸子。皆以妃故拜官爵。閔帝卽位。册皇后爲皇太后。妃爲皇太妃。初明宗後宮有生子者。命妃母之。是爲許王從益。從益乳母司衣王氏。見明宗已老。而秦王握兵。心欲自託爲後計。乃曰。兒思秦王。是時從益已四歲。又數教從益自言求見秦王。明宗遣乳媼將從益往

郡夫人。楠遠傳氏。封貊川郡夫人。知客張氏。賜號尚書。故江氏。追封濟陽郡夫人。以上皆長興三年九月敕。其名號皆中書門下按六典內職仿而行之。內人李氏。封隴西縣君。崔氏。封清河縣君。李氏。封成紀縣君。田氏。封成陽縣君。白氏。封南陽縣君。並長興四年二月敕。前代內職。皆無封君之禮。此一時之制。

閔帝哀皇后孔氏。父循。橫海軍節度使。循陰遣人結王德妃。求納其女。德妃諧娶循女為從厚妃。帝許之。庚寅。皇子從厚納孔循女為妃。有賢行。初封晉國夫人。生四子。及即位。立為皇后。未及册命而難作。閔帝出奔。后攜子幼皆不能從。應順元年四月。末帝入立。后及四子俱見殺。

末帝劉皇后。應州渾元人也。父茂威。后性強戾。末帝素憚之。天成中。封為渾國夫人。清泰初。百官三上表請立中宮。遂立為皇后。其弟延皓。為人柔謹厚及。昔而改節。以后故。用事。自夙翔牙校。環衛之間。歷樞密使。出為鄴都留守。及延皓為張令昭所逐。執政請行朝典。后力制之。止從能色而已。寇兵入洛。后與末帝俱就燔焉。

述曰。自古一代之興衰。固繫於乾綱。亦由於坤道。觀夫貞觀太后。明敏慈祥。誠恭順。洵無虧於懿範也哉。劉后黷貨擅權。致為屬階所謂亂匪降自天。生自婦人也。至於明宗夏后。魏后。降年不永。內政無聞。若曹太后及劉后。俱同末帝以崩。完貞全節。以視王淑妃之暫以身免。委顏受封。終歸見殺。蓋相去遠矣。

續唐書卷三十六

后妃傳第二

烈祖元敬皇后宋氏。小名福金。父韜。江夏人。后幼流亂兵中。幷州刺史王戎得后。烈祖娶戎女。后為媵。得幸。生元宗及楚王景遂。晉王景達。王氏早卒。義祖命烈祖以為繼室。封廣平郡君。皆國君治內有法。不苟言笑。雖姜媵之間。嚴如賓客。義祖弭於金陵。烈祖在東都。將葬喪。后從容諫曰。移孝為忠。臣子之常。況權重身危。而輒能所執。何異太阿倒持。柄不在我矣。烈祖大悟。因寢其行。而命周宗赴金陵。天祐三年。封齊王妃。烈祖受禪。册立為皇后。神贊內政。多所受益。烈祖嘗曰。吾思有未遂。后已悟矣。升元末。烈祖服金石藥。多暴怒。賴后以免。韶書甚衆。及崩。中書侍郎秦忌憚魏岑。嗎延己。延魯以東宮侍讀用事。欲稱遺詔奉后臨朝聽政。后不許曰。此武后故事。吾豈為之。元宗即位。至於治理。無一言及之。當曰。婦人預外事。非國之福也。保大三年十月。崩祔葬永陵。謚元敬。后有姪宋謂。為參軍。以國戚宦不顯。烈祖後宮种氏。名時光。江西良家女。性整悟。通書記。初入宮。年十六。久不得幸。宋后數數啟引。既承恩寵。服御穠亞於后。而諸宮罕得進御。生江王景遷。烈祖以受禪後所得子。甚愛之。种氏沒。景遷自幼養於宋后。后性嚴。景遷才過十歲。后每見。必正容。景遷亦不敢以常禮見。后沒。景遷哀慕。殆不勝喪。

昌郡公主孟氏。昭容吉氏。

後主昭惠后周氏。小字娥皇。司徒宗之女。十九歲來歸。通書史。善歌舞。尤工琵琶。嘗為齊元宗前。元宗歎其工。以所御燒槽琵琶賜之。燒槽者。御蔡邕焦桐之義。或謂焰材面頷之或謂因燃而存之后於采戲奏樂。皆拿弈后后寢疾。後主朝夕侍側。衣不解帶。藥必親嘗。乾德三年十月崩。是日雨沙於金陵。後主哀毀骨立。杖而後起。哀動左右。葬順陵。謚光穆。元宗後宮有淩氏。生韓王徙善。隨後主北遷。封吳國夫人。又有平昌郡公主孟氏。昭容吉氏。

後主昭惠后周氏。小字娥皇。司徒宗之女。十九歲來歸。通書史。善歌舞。尤工琵琶。嘗為齊元宗前。元宗歎其工。以所御燒槽琵琶賜之。燒槽者。御蔡邕焦桐之義。或謂焰材面頷之。或謂因燃而存之。后於采戲奏樂。供旄不妙。絕元宗南唐遺事。記晉存問。以介婦稱。後主即位。册立為后。寵愛專房。創為高髻纖裳。及首翹鬢朵之妝。人皆效之。嘗宴酣宴。舉杯請後主起舞。後主曰。汝能創為新聲。則可矣。后即命歌繞讖。嗳無滯音。筆無停思。俄頃成所謂邀醉舞破也。又有恨來遲破。亦后所製。故唐盛時。霓裳羽衣最為大曲。亂離之後。絕不復傳。後得殘譜。以琵琶奏之。樂工曹生亦善琵琶。按譜相得。其聲而未盡善。后輒變易訛謬。頗去泾滓。繁手新音。清越可聽。於是開元、天寶之遺音。復傳於世。內史舍人徐鉉聞霓裳羽衣曰。法曲終則緩。而此聲太急。何耶。曹生曰。舊譜實緩。宮中有人易之。非吉徵也。後主以后好音律。因亦吐嗜。廢政事。監察御史張雄切諫。賜帛三十匹。以旌敢言。然不為輟也。后生三子。皆秀慧。其季仲宣。儀容清峻。后尤鍾愛。自綉視之。后臥病。仲宣前四歲。保育於別院。忽遘暴疾。數日卒。后聞之。哀號顛仆。遂致大漸。後主朝夕侍膳。藥非親嘗不進。衣不解帶者累夕。后雖病亟。爽邁非常。謂後主曰。婢子多幸。託質君門。冒寵乘華。凡十載矣。女子之榮。莫過於是。所不足者。子殉身歿。無以報德。親取元宗所賜琵琶。及平時約臂玉環。為後主別。又自為書。請薄葬。越三日。沐浴正衣妝。口內含玉。殮於瑤光殿之西室。時後主四年十一月甲戌也。

年二十九。明年正月壬午。遷宮柩於園寢。後主哀苦。杖而後起。自爲誄曰。天長地久。嗟嗟蒸民。嗜欲紛紜。緣情攸宅。觸事來津。貴殷世逸。樂勝悲辛。既勝悲歎。紛緣情攸宅。觸事來津。貴殷世逸。樂勝悲辛。顧岸世閱川奔。外物變感。猶傷昔人。詭夢高唐。誕詩洛浦。情屈中腸。亦惻終古。況我心摧。興哀有地。昔昔何辜。纔予抗儷。窈窕難追。不祿於世。玉潤珠融。殞然破碎。柔德鯁德。孤映鮮雙。纖穠挺秀。婉戀開揚。豔不至冶。慧誠無傷。盤紳奚誡。恒慚惟當。環珮爰節。遊汝有章。含顰發笑。擢秀騰芳。曩塵留寵。眼采飛光。情濡眷蠲。愛語風香。環委窠巢。金冶昭祥。婉容無犯。均教多方。淑淑獨逝。捨我何鄉。昔我新婚。燕爾情婉。媒無勞辭。筮無遠報。歸妹邀終。成爻協兆。俛仰同心。綢繆自道。執子之手。與子偕老。今也如何。不終往告。嗚呼哀哉。志心既達。孝愛克全。殷勤采握。力訴危言。遺情盼盼。哀編絕豔。易流。實曰能容。壯心是酬。信美堪發。朝飢是媿。如何一旦。同心賸世。嗚呼哀哉。鬯才富藝。女也克脩。采蘋傳華。聚虬一舉。紅袖飛花。情馳天降。思接雲遊。發揚掩抑。纖繁洪奢。窮幽極致。莫得微瑕。審音者仰止。達樂者興嗟。曲演來遲。破傳邀舞。利撥迅手。吟商遣羽。制革常調。法移往度。翦遏繁態。商威新矩。覽衰落曲。韜音淪世。失味齊音。猶傷孔氏。故國遺聲。忽乎湮墜。我藉其美。爾揚其祕。程度餘律。重新雅製。非子而誰。誠音有類。今也則亡。永從遐逝。嗚呼哀哉。該茲碩美。鬱此芳風。事傳遐祓。人難與同。式瞻虛館。空尋所歷。追悼良時。心存日憶。景旭雞晨。風和蘭徑。燕燕交晉。馬成禮之翌日。大讌羣臣。韓熙載以下。皆爲詩以諷。而後主不之顧。后被寵過於昭惠。時後主於琴花間作亭。雕鏤華麗。而極迫小。僅容二人。每與后酣飲其中。國亡。從後主北遷。封鄧國夫人。宋太平興國三年病疽。絃盡其不主已議。嚴語人曰。周、孔亦能爲祟乎。將納采。後主先令校糾代白雁。被以文繡。使銜書。修雁不經類。如此。及親迎。庶民觀者。或登屋。至有壓瓦而斃者。后少以戚里出入宮掖。聖尊后甚愛之。故立瑤。成禮之翌日。大讌羣臣。韓熙載以下。皆爲詩以諷。而後主不之顧。后被寵過於昭惠。時後主於琴花間作亭。雕鏤華麗。而極迫小。僅容二人。每與后酣飲其中。國亡。從後主北遷。封鄧國夫人。宋太平興國三年病疽。絃盡其不主已議。嚴語人曰。周、孔亦能爲祟乎。將納采。後主先令校糾代白雁。被以文繡。使銜書。修雁不經類。如此。及親迎。庶民觀者。或登屋。至有壓瓦而斃者。后少以戚里出入宮掖。聖尊后甚愛之。故立

後主繼室后周氏、昭惠后妹也。警敏有才思。神采嫻靜。昭惠后感疾。后常出入宮內。而昭惠后未之知也。一日。因立帳前。昭惠后驚曰。妹在此邪。后幼未識嫌疑。即以實告。曰。既數日矣。昭惠后悲愧返臥。至死面不外向。后未勝禮服。待年宮中。明年。後主居聖尊后喪。故中宮位號久虛。至後主八年。始議立后爲繼室。南唐三世皆娶於潘邸。故皇帝婚禮。議者不一。乃命太常博士陳致雍致古今沿革。草具婚禮。又命學士徐鉉、史官潘佑參定。鉉曰。婚禮古不用樂。佑以爲古今不相沿襲。故請用樂。鉉曰。按古房樂無鐘鼓。佑曲引詩窈窕淑女鐘鼓樂之。則房樂宜有鐘鼓。后初見君。後魏嬪有后先拜後起。帝後拜先起之文。因此以爲夫婦之禮。人倫之本。承祖宗主祭祀。鬼神苔拜。佑以爲王者婚禮。不可與庶人同。詰不苔拜。又車服之制。互有矛盾。議久不決。後主令文安郡公徐游評其異同。時佑方寵用。游希旨奏佑爲是。遂施用之。既而游病疽。鉉憨其不主已議。嚴語人曰。周、孔亦能爲祟乎。將納采。後主先令校糾代白雁。被以文繡。使銜書。修雁不經類。如此。及親迎。庶民觀者。或登屋。至有壓瓦而斃者。后少以戚里出入宮掖。聖尊后甚愛之。故立瑤。成禮之翌日。大讌羣臣。韓熙載以下。皆爲詩以諷。而後主不之顧。后被寵過於昭惠。時後主於琴花間作亭。雕鏤華麗。而極迫小。僅容二人。每與后酣飲其中。國亡。從後主北遷。封鄧國夫人。宋太平興國三年病疽。絃盡其不主已議。嚴語人曰。周、孔亦能爲祟乎。將納采。後主先令校糾代白雁。被以文繡。使銜書。修雁不經類。如此。及親迎。庶民觀者。或登屋。至有壓瓦而斃者。后少以戚里出入宮掖。聖尊后甚愛之。故立

瑤。成禮之翌日。大讌羣臣。韓熙載以下。皆爲詩以諷。而後主不之顧。后被寵過於昭惠。時後主於琴花間作亭。雕鏤華麗。而極迫小。僅容二人。每與后酣飲其中。國亡。從後主北遷。封鄧國夫人。宋太平興國三年病疽。絃盡其不主已議。嚴語人曰。周、孔亦能爲祟乎。將納采。後主先令校糾代白雁。被以文繡。使銜書。修雁不經類。如此。及親迎。庶民觀者。或登屋。至有壓瓦而斃者。后少以戚里出入宮掖。聖尊后甚愛之。故立

瑤。成禮之翌日。大讌羣臣。韓熙載以下。皆爲詩以諷。而後主不之顧。后被寵過於昭惠。時後主於琴花間作亭。雕鏤華麗。而極迫小。僅容二人。每與后酣飲其中。國亡。從後主北遷。封鄧國夫人。宋太平興國三年病疽。絃盡其不主已議。嚴語人曰。周、孔亦能爲祟乎。將納采。後主先令校糾代白雁。被以文繡。使銜書。修雁不經類。如此。及親迎。庶民觀者。或登屋。至有壓瓦而斃者。后少以戚里出入宮掖。聖尊后甚愛之。故立

瑤。成禮之翌日。大讌羣臣。韓熙載以下。皆爲詩以諷。而後主不之顧。后被寵過於昭惠。時後主於琴花間作亭。雕鏤華麗。而極迫小。僅容二人。每與后酣飲其中。國亡。從後主北遷。封鄧國夫人。宋太平興國三年病疽。絃盡其不主已議。嚴語人曰。周、孔亦能爲祟乎。將納采。後主先令校糾代白雁。被以文繡。使銜書。修雁不經類。如此。及親迎。庶民觀者。或登屋。至有壓瓦而斃者。后少以戚里出入宮掖。聖尊后甚愛之。故立

瑤。成禮之翌日。大讌羣臣。韓熙載以下。皆爲詩以諷。而後主不之顧。后被寵過於昭惠。時後主於琴花間作亭。雕鏤華麗。而極迫小。僅容二人。每與后酣飲其中。國亡。從後主北遷。封鄧國夫人。宋太平興國三年病疽。絃盡其不主已議。嚴語人曰。周、孔亦能爲祟乎。將納采。後主先令校糾代白雁。被以文繡。使銜書。修雁不經類。如此。及親迎。庶民觀者。或登屋。至有壓瓦而斃者。后少以戚里出入宮掖。聖尊后甚愛之。故立

瑤。成禮之翌日。大讌羣臣。韓熙載以下。皆爲詩以諷。而後主不之顧。后被寵過於昭惠。時後主於琴花間作亭。雕鏤華麗。而極迫小。僅容二人。每與后酣飲其中。國亡。從後主北遷。封鄧國夫人。宋太平興國三年病疽。絃盡其不主已議。嚴語人曰。周、孔亦能爲祟乎。將納采。後主先令校糾代白雁。被以文繡。使銜書。修雁不經類。如此。及親迎。庶民觀者。或登屋。至有壓瓦而斃者。后少以戚里出入宮掖。聖尊后甚愛之。故立

續唐書卷三十七

宗室傳第三

克讓、武皇之仲弟。少善騎射。爲振武軍校。從討王仙芝。以功授金吾衛將軍。留宿衛。初李氏以部屬歸朝。遽宗賜宅於親仁坊。其後武皇起雲中。殺段文楚。天子發兵致討。遣巡使王處存夜圍親仁坊。捕克讓。詰旦兵合。克讓與其僕何相、溫文寬、石的縣十餘騎。彎弧躍馬。突圍而出。官軍追至渭橋。克讓等射殺百餘人。官兵乃止。克讓奔於雁門。明年。武皇昭雪。克讓復還宿衛。黃巢犯闕。克讓守潼關。爲賊所敗。伏於南山佛寺。寺僧殺之。

克修、字崇遠。武皇之從父弟。從討龐勛。以功授朔州刺史。武皇鎮雁門。以爲奉誠軍使。從入關討黃巢。爲先鋒。還左營軍使。潞州孟方立遷於邢州。武皇平潞州。乃表克修爲昭義軍節度使。數出山東擊方立。又與李罕之攻鄧、懷、孟之間。其後武皇自將伐邢、洺。還軍過潞。克修性儉嗇。供饋甚薄。武皇怒而笞之。克修懼。遂奔澤州。則史天祐十一年。契丹陷涿州。刺史劉守奇沒於虜。副使少矛酋略。從周德威數立戰功。爲馬步軍都虞候。李存審敗梁軍於胡壁。獲其將扈讓。梁兵圍蒲縣。副使從

存審救之。其兵解去。以功授蔚州刺史。雁門以北都知兵馬使。累遷澤、代二州刺史。新州刺史王郁叛入契丹。副使進兵定媯、儒三州。授山東北都團練使。同光元年。卒於官。年四十五。

克恭、武皇之諸弟。爲決勝軍使。克修卒。以克恭代爲昭義軍節度使。性驕橫不法。宋媯軍政。潞人諸使克修之簡正。以非罪暴卒。而憂克恭之縱恣。選後院勁兵五百人。獻於武皇。行至銅鞮。其將馮霸以其徒叛。武皇遣李元審討之。戰於沁水。元審大敗。奔入潞州。牙將安居受亦叛。殺克恭及元審使人召霸。霸不受命。居受懼。出奔。行至長子。爲野人所殺。傳首於霸。霸乃入潞州。自稱留後。以附梁。武皇令康君立討梁。獲霸等誅之。乃以君立爲昭義軍節度使。

克寧、武皇之季弟。爲人仁孝。居諸兄弟中最賢。事武皇甚謹。武皇與赫連鐸戰雲、蔚間。後從遂軍入破黃巢。米晉不從。武皇鎮太原。以爲內外都制置潞漢都知兵馬使。檢校太保。振武軍節度使。凡軍政皆決之。武皇疾篤。召莊宗侍。屬克寧、張承業曰。以亞子累公等。言終。薨。代。莊宗告克寧曰。兒年孤稚。未通庶政。雖承遺命。恐不足當大事。叔父勳德俱高。衆情推服。敢以軍府請。制以待兒之有立。克寧曰。亡兄之命。屬在我兒。孰敢異議。乘先拜賀。莊宗嗣位。政事一切委之。武皇養子李存顯陰計於克寧曰。兄亡弟及。古之道也。以叔拜姪。理豈妥乎。富貴功名。宜自取之。克寧曰。晉家三代父慈子孝。先王士地有歸。吾復何求。克寧妻孟夫人素剛悍。存顯等各遣其妻入說夫人。屬迫克寧。克寧惑之。會克寧因事殺都虞候李存質。而與張承業、李存璋有隙。又請籍領大同軍節度使。於是幸臣史敬鎔見太后告克寧與存顯叛。莊宗召承業、存璋謂曰。季父所爲如此。奈何。然骨肉不可自相魚肉。吾即避路。則禍亂可紓矣。承業等謀誅克寧。乃伏兵於府置酒大會。克寧與存顯既至。俱伏法。

存美、武皇子。莊宗第二弟。同光三年十二月辛亥。詔封邕王。莊宗敗。存美以病風得免。居於晉陽。其後不知所終。

存霸、武皇子。莊宗第三弟。與莊宗同母。同光三年。封永王。歷昭義、天平、河中三軍節度使。居京師食俸而已。趙在禮作亂。乃遣存霸於河中。李嗣源兵反。攻京師。莊宗再幸汜水。徙存霸北京。留守李紹榮欲奔河中就存霸。從兵稍散。存霸亦率衆千人。棄鎮奔晉陽。從兵逃散。惟使下康從弁不去。存霸遣超、顯爲山僧。率乘庇護。軍士爭欲殺之。遣超曰。六相公來。當取裘進止。軍士不聽。殺之於府門之碑下。

存禮、武皇子。莊宗第四弟。同光三年。封薛王。莊宗敗後。竟不知所終。

存渥、武皇子。莊宗第五弟。與莊宗同母。同光三年。封申王。莊宗敗。與劉皇后同奔晉陽。李嗣源不納。行至風谷。爲部下所殺。

存乂、武皇子。莊宗第六弟。同光三年。封睦王。歷建雄、保大二軍節度使。娶郭崇韜女。是時魏州妖人楊十

郎用事，自言有墨子術，能役使鬼神，帷下召食物果實之類，又蒲博必勝，人有舉握之物，以法必取之，又煉丹汞易人形，破扃鑰，莊宗頗神之，宮至尚書郎，賜紫，其妻出入宮禁，而士誠因之以求官爵，存乂及存渥等往往朋淫於其家，及崇韜被族，莊宗遣宦官陰察外議，以爲如何，而宦官因欲盡誅崇韜親黨，以絕後患，乃譖言存乂過十郎家酒酣，擁妓號泣，爲姊翁稱冤，言甚怨望，莊宗遂存乂而殺之，時朱友謙謀與存乂及存紀、武皇子莊宗第七弟，同光三年，封通王，莊宗敗後，爲霍彥威所殺。

存又爲郭氏報冤，莊宗遣朱守殷以兵圍其第而族之，幷誅十郎。

存確，武皇子，莊宗第七弟，同光三年，封通王，莊宗敗後，爲霍彥威所殺。

存紀，武皇子，莊宗第八弟，與莊宗同母，同光三年，封雅王，莊宗敗，亦爲霍彥威所殺。

莊宗又有弟存矩，莊宗攻范陽，盧文進以先降拜涿州刺史，莊宗以爲存矩，存矩爲新州團練使，統山後八軍，會兵擊劉鄩，後爲亂軍所殺。

繼岌、莊宗長子，莊宗五子，惟繼岌爲劉皇后所出，次繼澄、繼嵩、繼嶢、繼嵓不著其母姓名號，莊宗即位，以繼岌爲北都留守，同光三年九月，封魏王，是歲伐蜀，以繼岌爲都統，郭崇韜爲招討使，任圜爲翰林學士李愚參軍事，九月戊申，將兵六萬，自鳳翔入大散關，軍無十日之糧，而所至州鎮皆迎降，遂食其粟，至興州，獨將程奉璉以五百騎降，因以其兵修開道，以過唐軍，王衍將兵萬人屯利州，分其半，逆戰於三泉，爲先鋒康延孝所敗，衍懼，斷吉柏江浮橋，奔歸成都，唐軍自文州開道，以八十月己酉繼岌至綿州，衍上牋請降，丙辰，入成都，衍乘竹輿，至升仙橋，素衣牽羊，草索縛首，肉袒銜璧，輿櫬，軍門降，取璽綬，崇韜解縛焚櫬，自出師至降，衍凡七十五日，兵不血刃，自古用兵之易未有如此，然繼岌雖爲都統，而軍政號令，一出崇韜，初，莊宗遣宦者供奉官李從襲監中軍，高品李延安、呂知柔爲典謁，從襲等素惡崇韜，又見崇韜專任軍事，心益不平，及破蜀，蜀之貨財妓樂，奉崇韜，而魏王所得，匹馬束帛，壺漿柄而已，崇韜日決軍事，將吏賓客，趨走盈庭，而都統府唯大將昆謁，牙門闃然，由是崇韜等不勝其憤，已而宗弼率蜀人見繼岌，請留崇韜鎮蜀，從襲等因言崇韜有異志，勸繼岌爲備，繼岌謂崇韜曰，陛下倚侍中如衡、華，緯之廟堂之上，坰以一天下而制四夷，必不棄元老於蜀矣，崇韜曰，非予敢知也，莊宗聞崇韜欲留蜀，亦不悅，遣宦者向延嗣趣繼岌班師，延嗣趣繼岌班師，延嗣至成都，崇韜不出之地，此事非予敢知也，莊宗聞崇韜欲留蜀，亦不悅，遣宦者向延嗣趣繼岌班師，延嗣至成都，崇韜不出請誅之，詔曰，皇城使從襲，胶邀幸汴州，使譬大內，乃全乖委任，但恣遨游，於予行從之園，頻恣歌歎之會，及見詭益慢，延嗣怒，從襲等因告延嗣，崇韜有異志，恐危魏王，延嗣還，具言之，劉皇后銜泣請保全繼岌，莊宗遣宦官馬彥珪往視，崇韜去就，是時兩川新定，孟知祥未至，所在盜賊亡聚，山林，崇韜方遣任圜等分出招集，恐後生變，故師未即還，而彥珪將行，見劉皇后曰，臣見延嗣言蜀中事勢已不可遏，禍機之作，間不容髮，安能三千里往復稟命乎，后以彥珪語告莊宗，莊宗曰，傳言未審，豈便可果決，後不得辭，因自爲教與繼岌，使殺崇韜，明年正月，崇韜留任圜守蜀，以待知祥之至，崇韜期班師有日，彥珪至蜀，出皇后教示繼岌，繼岌曰，今大軍將發，未有聲問，豈可作此負心事，從襲等泣曰，今有密敕，王苟不行，使崇韜

知之，則吾屬無噍類矣，繼岌曰，上無詔書，徒以皇后手教，安能殺招討使，從襲等力爭，繼岌不得已而從之，詰旦，從襲以都統命召崇韜，繼岌登樓以避之，崇韜入升階，繼岌從者李環揣碎其首，繼岌遂班師，二月，軍至泥溪，先鋒康延孝叛據渝州，繼岌遣任圜討平之，四月，至興平，聞明宗反，兵至京師，欲馳救，行至渭南，師徒潰散，自縊死，繼澄、繼嵩、繼嶢皆爲光祿大夫檢校司徒，繼岌從者李環揣碎其首，繼岌遂班師，二著十有一人，明宗入立，其四人見殺，其餘不知所終，武皇之後遂絕。

從璟，明宗長子，初名從益，性忠勇沈厚，推堅陷陳，人望及焉，從莊宗於河上，累有戰功，爲金槍指揮使，明宗軍變於魏，莊宗謂從璟曰，衛父於國有大功，忠孝之心，朕自明信，今爲亂軍所迫，爾宜自往宣朕旨，無令有疑，從璟行至中途，爲元行欽所制，復與歸洛，莊宗赴汴州，將士多亡於道，獨從璟不去左右，咸勸其逃，不聽，時爲行欽所殺，天成初，贈太保。

從榮，明宗第二子，天成初，授鄴都留守，天雄軍節度使，三年，移北京留守，充河東節度使，四年，入爲河南尹，封秦王，一日，明宗謂安重誨曰，近聞從榮左右有詐宣朕旨，令勿接儒生，儒生多慮，恐鈍志相染，朕方知之，頗駭其事，比以從榮方幼，出臨大藩，故選儒雅，輔其裨左，今聞此姦險之言，豈朕之所望，夠其言者將戮之，重誨曰，若遽行刑，又慮實從難處，且豈殿誠，遂止，從榮爲詩與從事高益等更相唱和，自謂章句獨步一時，有詩千餘，自號曰紫府集，長興中，以本官充天下兵馬大元帥，從榮乃請以嚴衛捧聖步騎兩指揮爲秦府衙兵，每入朝，以數百騎從行，出則張弓挾矢，馳騁盈巷，既受元帥之命，即令其府屬僚佐及四方游士，各試檄淮南書一道，陳己將略，請宇內之意，初言事者請爲親王置師傅，明宗頗問近臣，執政以從榮名勢既隆，不敢忤旨，即奏云，王宜宣委從榮乃奏刑部侍郎爲王傅，又奏翰林學士崔稅爲元帥府判官，明宗曰，舉士代予詔令，不可擬議，從榮不悅，退謂左右曰，既付以元帥之任，而阻予請僚佐，又未諭制旨也，復奏刑部侍郎任贊，從之，後舉兵犯宮室，敗死，贊爲應人。

從璨、明宗諸子，性剛直好客，疏財意豁，如也，天成中，爲右衛大將軍，安重誨方秉事權，從璨亦不之屈，重誨嘗以此忌之，明宗奉汴，留從璨爲大內皇城使，一日，召賓友於會節園，酣酒之後，戲登御榻，安重誨奏請誅之，詔曰，皇城使從璨，朕邀幸汴州，使警大內，乃全乖委任，但恣遨游，於予行從之園，頻恣歌歎之會，仍施峻法，顯戮平人，致被喧譁，達於聞聽，方當立方，固不驚親，宜貶房州司戶參軍，仍令盡命，長興中，重誨得罪，令復舊官，仍贈太保。

從益、明宗之幼子，宮嬪所生，明宗命王淑妃母之，皆謂左右曰，惟此兒生於蟲宮，故尤所鍾愛，長興末，封許王，石敬瑭篡位，以從益爲二王後，改封鄫國公，其後與母歸洛陽，及契丹至汴，以從益遙領幷州節度使，復封許王，與王妃詩歸西京，劉知遠自太原起軍建號，從益召高行周、武行德欲拒之，行周等不從，且奏其事，知遠怒，命郭崇義先入京師，殺王淑妃與從益，淑妃臨刑號泣曰，吾母子何罪，吾既爲契丹所立，

非敢與人爭國。何不且留晉兒。每年寒食。使持一盂飯。灑明宗陵柩。聞者無不泣下。

重胄、閔帝子。授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工部尚書。

重吉、末帝長子。末帝一女爲尼。號幼澄。皆不知其所出。末帝鎮鳳翔。重吉爲控鶴都指揮使。與尼俱留京師。控鶴、親兵也。閔帝嗣位。不欲末帝子掌親兵。乃出爲亳州團練使。居幼澄於禁中。又徙末帝北京。末帝兵起。閔帝遣殿直楚光、匡維執重吉幽於宋州。捽捶重吉。籍其家財。既而殺之。幼澄亦死。

重美、末帝第二子。幼而明敏如成人。末帝即位。自左衛上將軍領威勝軍節度使。鎮河南尹。判六軍諸衛事。改領天雄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封雍王。其後聞兵敗。衆心大震。居人四出。逃散山谷。門者踣禁之。重美曰。國家多難。未能爲百姓主。徒增惡名耳。不若聽其自便。事寧自還。乃出令任從所適。衆心差安。皇后積薪欲燒宮室。重美誚曰。新主至。必不露居。他日重勢民力。死而遺怨。將安用之。乃止。卒與末帝俱自焚死。

遘曰。繼岌伐蜀成功。兵不血刃。蓽遭內難。殞命中途。誠堪惋惜。從璟臨陳有威名。面臨難無苟免。死於君側。克篤忠貞。從榮翻翻儒雅。自賞風流。皆禍之由。失之輕躁。從璨、從益。一害於權臣。一迫於強敵。收不得善終。哀哉。重美以童齔之年。遭國家之變。乃能救流亡之百姓。止宮室之一燔。身雖自焚。史則垂名。其賢明若是。於唐室有光矣。

續唐書卷三十八

宗室傳第四

景遷、烈祖第二子。宋皇后所生。幼警敏。讀書一覽不忘。及長。美姿儀。風度和雅。尚吳上饒公主。爲駙馬都尉。服用不尚華侈。歷衛內馬步軍都指揮使、海州團練使、左右軍都軍使。遂以左僕射參政事。留東都輔政。時甫成童。尋加同平章事。知左右軍使。寢疾。能歸金陵。爲諸道副都統。以景遷代輔政。景遷病逾年。竟卒。年十九。謚曰定。無子。初衛士皆謂景遷貴不可言。且壽最永。故烈祖愛之。至是始悟其妄。并元元年。追封高平郡王。保大初。追封楚王。

景遂、烈祖第三子。宋皇后所生。仕吳爲門下侍郎。烈祖受禪。自吉王進封齊王。除東都留守江都尹。性純厚恬淡。有士君子風。讓王之喪。景遂受命往護喪事。望柩哀慟。觀者聳歎。烈祖安都。元宗以位讓景遂。大臣固持之而止。徙封燕王。又改封齊王。加諸道兵馬元帥。明年。命景遂總庶政。已辭詔。不可。乃收所下詔。久之。立爲太弟。凡太子宮屬。皆改太弟宮屬。景遂固辭不得。乃取老子功成名遂身退之意。自字曰退身。以見志。平居好客。善屬文。燕集無虛日。賓客大夫張易、潘直、李建勳、徐鉉、常夢錫、韓熙載、湯悅、徐遘、徐鍇、張洎、盧絳、鍾謨、鄭元弼、李德誠、李德明、李德昭、李德仁、李德恭、李德儉、李德讓、李德休、李德光、李德輿、李德修、李德正、李德安、李德和、李德雅、向吳上饒公主。爲歸

宮商約兄弟相傳而出宏冀留守東都及扶遂爲太弟又徙鎮潤州封燕王宏冀爲人沈厚寡言周師陷
廣陵吳越亦攻常州元宗念宏慤尚少不習軍旅召還都部將趙鐸曰王雖宮於春秋然元帥之重兼心
所恃一郤足則部下搖矣宏冀乃裝多蟲之秋義無就逸乞效用以死報國元宗許之遣龍武都虞候崇
克宏右衞將軍陸孟俊救常州至潤州樞密副使李敬古以神衞統軍朱匡業代克宏歸宏冀察克宏有
才略謂曰君第前戰吾當拒守表言克宏決可破賊常州危在旦暮強敵易將兵家所忌臣請以身保其
功克宏亦感激思奮馳至常州果大破吳越兵斬首萬級獲其將佐數十人俘於潤州宏冀以時方艱危
悉縱出轅門斬之人壯其決然元宗以其事專殺不悅者久之及太弟薨遂力請歸藩景遂爲元帥又奔
潰南歸獨宏冀有功遂立爲太子參決政事元宗仁厚羣下多縱弛至是宏冀以剛斷濟紀綱頗振起而
元宗復慰其不遑法度一日以打毬杖笞之曰吾行召景遂矣宏冀大懼故吳遂遇賊死元宗既請盟於
周以在位久恥心降屈屢遣使如周欲傳位宏冀使爲大國附庸周致書止之曰皇帝致書敬問江南國
主莅睹來章備形縟旨叙此日傳讓之意述向來高尚之心仍以數載以來交兵不息炎陳追悔之事無
非克責之辭雖古者省答貢狀因冀致懃亦無以過也況君血氣方剛春秋鼎盛爲一方之英主得百姓
之歡心甘可高謝君臨輕辭世務與其暮希夷之道孰若懷匡濟之誠且天災流行國家代有昔之聖哲
所不能逃苟盛德之日新斯祚福之彌遠諒惟英明必照誠懷元宗乃已周遣使至亦別賜宏冀宏信以
爲常交泰二年七月宏冀屬疾數見景遂爲厲九月丙午卒有司謚曰宣武何容尉張泊上書言世子之
德在親賢問安今標顯武功非所以防微杜漸也元宗善之下其議改謚曰文獻泊由是進用

宏茂字子松元宗第二子幼穎異善吹詩容貌秀徹年十四爲侍衞諸軍都虞候封樂安公騎射擊劍皆
精習又領兵職然不喜戎事每與賓客朝士燕游惟以賦詩爲樂初宏冀剛嚴人多憚之故時望歸宏茂
保大九年七月卒追封慶王葬金陵城南五里命韓熙載作碑文以表之宏茂幼時有異僧言人壽禍福
多驗元宗使視宏茂僧手書九十一字以獻及卒年一十九

從慶元宗子長爲楚定王後主時封昭平郡公北遷授左監門衞大將軍神武左廂都指揮使

從善字子恩元宗第七子後主同母弟器度凝遠初封紀國公進封鄧王使周曾朱祖受禪厚其賂遺兪
林學士王著送之初從善與鍇誤相附結誤輒賄以從善爲嗣元宗雖不從然意亦愛從善其遷南都也
使主尼從諸軍元宗晏駕未御梓宮從善輒從徐游求遺詔游厲色拒之至金陵具以事聞後主素友愛
略不介意愈加親睦徙封韓王及貶侾度降南楚國公後主十一年遣朝於宋宋以從善爲泰寧軍節度
使留京師賜甲第汴陽坊後主聞命手疏來從善歸國來以統示從善加恩慰撫幕府將吏皆授常參官
以祖之而後主愈悲每澈高北望泣下沾襟由是歲時游燕多能不講常製御登高文曰玉樓寒酲金盌
可傷也已景達孝友性成疾惡從善終以隱忍自全在烈祖諸子中最純粹亦最永年景邊曾名教闢異
端又能從諫可謂賢王若元宗諸子亦多有才略而後主御登高文幾得與太宗鴈鴒頌並傳以視其所
作昭惠誄益不有神風教也乎

之得侶陌三秦之選晉邉珠聘妓組綵維艘破騶字以耗帛論邱山而委積年年不負登臨節歲歲何曾
舍逸遊小作花枝金鞘剪長裁羅破袈裟爲祀豈知徒輩乎性忘長夜之歡歡宴安其毒累大德於滔滔今
余之齒老矣心悽焉而忉忉館家難之如燬盈灘綿之鬱陶涉彼岡兮跋予足望復關兮瞰予目原有鴒
兮相從飛鯈子季兮不來歸容悲悲兮風淒淒心踟躕兮淚漣洏無一聽之可作有萬緒以輸悲於戲嘻
嘻爾之告我曾非所宜從善妃屢諫後主號泣後主聞其至樞避去妃憂憤而卒國人哀之國亡改授右
神武大將軍再遷右千牛衞上將軍又十年卒年四十八

從鎰元宗第八子警敏能文初封舒國公改封蔣國宋征李重進遣從鎰詣行在後主嗣位封鄧王已而
出鎮宣州後主宴餞綺筵開近臣俱賦詩後主自爲序及貶侾度降江南國公宋以不朝致討後主遣從
鎰貢帛二十萬匹白金二十萬斤宋兵悉已南渡從鎰留汴京館懷信驛捷奏至百僚稱賀開門趣隨班
入邸吏亦謂當有貢獻其介潘慎修以爲國破討源亡而使者旅賀非禮但奉方物以待罪秉顧嘉其知
禮爲易供帳加賜牲醴命知制誥李穆送從鎰歸國諭令後主面自陳啟仍命曹彬等緩攻以待之而後主
卒不行以致城陷從鎰從後主北歸撫何病卒

從謙元宗第九子後主同母弟數歲能奕棋詩有思致後主賞歎之歷封鄧國公宜春王進吉王出鎮江
州及貶侾度降鄂國公歸宋爲右神武大將軍改名從鵬又十九年以本官出爲安遠行軍司馬不知所
終

從慶元宗子長爲楚定王後主時封昭平郡公北遷授左監門衞大將軍神武左廂都指揮使

從信元宗少子後主時封文陽郡公北遷爲右監門衞大將軍元宗十子凡八人可見其二人遺其名

仲鴻字叔章後主長子有文藝初封清源郡公北遷授左千牛衞大將軍居後主喪哀毀逾制終喪賜積
珍坊一區久之自言族大家貧求治郡拜鄂州刺史在郡以寬簡爲治吏民安之國亡後十九年卒年三
十七子正言好學亦早卒後主之後遂絕

仲宣後主次子小字瑞保與仲鴻同日受封仲宣封宣城公三歲誦孝經不遺一字聞奏樂輒審音調宮
中燕侍合禮度出見士大夫改容顧揖有若成人昭惠后尤愛之後主三年仲宣纔四歲一日戲佛象前
有大琉璃燈爲貓觸墮地剨然作聲仲宣因慙媿得疾竟卒追封岐王謚曰懷獻時昭惠后先薨疾問仲
宣天悲哀更劇不數日而絕

遜回景遷早歲顯名而降年不永術士之言安足信哉景遂好學能文功成知退而卒破慳毒莫自奇究
可傷也已景達孝友性成疾惡從善終以隱忍自全在烈祖諸子中最純粹亦最永年景遷曾名教闢異
端又能從諫可謂賢王若元宗諸子亦多有才略而後主御登高文幾得與太宗鴈鴒頌並傳以視其所
作昭惠誄益不有神風教也乎

續唐書卷三十九

諸臣傳第五

李嗣昭、字益光、本姓韓、并州太谷民家子、武皇出獵、過其家、見林中鬱鬱有氣、怪而問之、適生兒、因遣以金帛取之、命其弟克柔養以爲子、初名進通、後改名嗣昭、爲人短小精悍、初嗜酒好樂、武皇微戒之、遂終身不飲、少從征伐、爲內衙指揮使、王珙與其兄珂爭帥於河中、遣嗣昭助珂取珙於猗氏、獲其三將、汴軍救珙、嗣昭又敗之於胡壁堡、執其將、以功加檢校僕射、光化元年、澤州李罕之襲潞州、嗣昭與汴將丁會戰於含山、斬首三千級、執其將、遂取澤州、二年、李君慶攻梁潞州、朱全忠自將攻之、嗣昭聞之、棄城而走、前遇伏兵、大敗、天復元年、梁破河中、舉兵圍太原、嗣昭日以精騎出擊、會大雨、梁軍解去、汾州刺史李瑭叛降於梁、嗣昭復取汾州、斬瑭、遂出陰地、取慈州、又取隰州、瑭降其刺史、是歲、梁兵西犯京師、圍鳳翔、嗣昭乘閒攻梁、戰於平陽、執其將、進攻浦縣、梁朱友寧、氏叔琮以兵十萬迎擊、嗣昭敗走、友寧追之、會李存信率兵迎嗣昭、存信又敗、遂圍太原、而慈、隰、汾州復入梁、武皇大恐、謀走雲州、存信等勸奔契丹、嗣昭力爭以爲不可、粗劍太妃亦言之、乃止、嗣昭壯夜出奇計擊

之、梁軍方解、嗣昭復取汾、慈、隰、是時鎮、定皆已附梁、仍歲之間、孤城再圍、此時力戰、嗣昭功多、天復六年、與周德威攻梁潞州、降丁會、以嗣昭爲昭義軍節度使、梁遣李思安將兵十萬攻潞州、築夾城以圍之、又遣人招降嗣昭、斬其使者、閉城拒守、踰年、莊宗始攻破夾城、嗣昭完緝兵民、撫養備切、胡柳之戰、爲梁所敗、德威戰死、莊宗憾欲收兵、嗣昭力諫、莊宗然之、時梁軍已登無石山、嗣昭轉擊山北、大敗之、德威既死、嗣昭權知幽州、後以李紹宏代之、嗣昭將去、幽州人號哭遮留、嗣昭夜遁、方得去、天祐十九年、從莊宗擊契丹於盧都、莊宗被圍數十重、嗣昭以三百騎突入圍、取莊宗以出、時遺闕資攻張文禮於鎮州、資爲鎮人所敗、乃以嗣昭代之、鎮兵出掠九門、嗣昭以奇兵擊之、鎮軍且盡、餘三人匿破垣中、嗣昭馳馬射之、反爲城射中膝、回顧簇中矢、遽拔矢於膝射殺一人、還營而卒、嗣昭節制澤、潞、自詞徒太保至侍中中書令、莊宗即位、贈太師、隴西郡公、子七人、繼儔長而慷、次弟繼韜、因之而自立焉、

繼韜、小字留得、少狡獪無賴、因兄之事、莊宗出兵河上、未暇深究、命繼韜爲昭義軍留後、繼韜委政於魏琢、申蒙、琢等常教其反、繼韜未決、莊宗在魏、以事召監軍張居翰、飾虔判官任圜、琢等以爲召居翰等問繼韜事、必見誅、因以語趣之、繼韜乃遣弟繼遠入梁、梁即授繼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居數月、莊宗滅梁、繼韜將走契丹、會敕至乃已、因隨其母朝於京師、繼遠諫曰、不如閉城、坐食積粟、以延歲月、繼韜不聽、其母楊氏善治財、平生居積行賈、至貲百萬、當嗣昭被圍夾城、軍用乏絕、楊氏之積、蓋有助焉、至是乃斥銀數十萬至京師、厚賂宦官伶人、爲言繼韜初無惡、緣奸人致誤、楊氏亦以賂謁劉皇后、爲言嗣昭功臣而蒙恩貸、莊宗乃釋繼韜、數召從獵、寵幸無間、李存渥尤切齒恨之、繼韜不自安、復賂宦官伶人求歸鎮、莊宗不許、繼韜潛使人諭繼遠起兵城翼天子、遣已安撫、事泄、斬於天津橋、其二子常留於梁、莊宗得之、撫其背曰、爾幼猶能佐父反、長復何爲、至是亦誅、即遣使斬繼遠、以繼儔知潞州事、繼達充軍城巡檢、未幾、召繼儔赴闕、繼儔悉取繼韜婢妾玩好而不即行、繼達慫曰、吾兄父子誅死、大兄利其所好、於心何安、乃服衰麻、引數百騎坐戟門、使人殺繼儔、副使李繼珂募市人千餘攻繼達、繼達自剄死、嗣昭七子、至天成初、繼能坐箸殺母婢、爲其家誣告謀反、與其弟繼襲皆見殺、惟繼忠一人僅免、繼忠家晉陽、楊氏積貲猶巨萬、嗣昭舊將婁約初事嗣昭在潞州、最親信、及繼韜之叛、約成潞州、召民泣諭、故使襲殺郎君、即背君親、余寧傷刃自殺、不能送死與人、乘肯咸泣、時梁以韋璋爲澤州刺史、率衆攻城、約拒守之、告急於莊宗、莊宗知其忠懇、謂諸將曰、婁約能分順逆、不附賊黨、先兄何不幸、生此賊乃顧李紹斌曰、爲我取婁約來、股不踏澤州彈丸之地、紹斌率騎赴之、未至城、已陷、約被害、時同光元年六月也、莊宗聞之、嗟嘉不已、

李嗣本、雁門人、本姓張、父準、銅冶鎮將、嗣本少事武皇爲帳中紀綱、漸立戰功、補軍校、因賜姓名、養爲子、從幸居庸關、以功爲義兒軍使、從破王行瑜、遷威遠軍使、從攻羅宏信、以先鋒破湯陰、從莊宗破潞州夾

城累遷振武軍節度使。號威信可汗。天祐十三年。從破劉鄩於故元城。收洺、磁、衞三郡。六月。還軍振武。契丹入代北。攻破蔚州。嗣本戰歿。

李嗣恩、吐谷渾部人。本姓駱。年十五。能騎射。侍武皇於振武。及鎮太原。補鐵林軍將。遷突陣指揮使。賜姓名。養爲子。從敗康懷英於河西。充左廂馬軍都將。從李嗣昭拔河中。與梁人力戰。矟中其口。戰不已。莊宗視其傷深。憂之。遷邠州刺史。從莊宗入魏。轉大雄軍都指揮使。劉鄩攻太原。兵趨樂平。嗣恩從後追之。自忙道先入。以守鄩兵道。李之戰。以功遷代州刺史。石嶺關以北都知兵馬使。振武節度使。天祐十五年。卒於太原。追贈太尉。

李存信、本姓張。父君政。回鶻部人也。存信少善騎射。能四夷語。通六蕃書。從武皇入關。破黃巢。補軍職。賜姓名。爲養子。累遷馬步都校。與李存孝交惡。存信每沮激之。存孝卒得罪死。而存信數從征。以功領郴州刺史。武皇將兵救朱宣。存信屯於李嶺。爲雒宏信所敗。武皇子落落從討劉仁恭。大敗於安塞。武皇大怒。顧存信曰。昨日我醉。公不能爲我戰耶。古人三敗。公已二矣。將殺之。存信泥首謝罪而免。由是常稱疾。天復二年。卒於晉陽。年四十一。

李存孝、代州飛狐人。本姓安。名敬思。武皇掠地代北。得之。給事帳中。賜姓名。爲養子。常從爲騎將。救陳、許。逐黃巢。無不克捷。張濬之加兵於太原也。潞州軍亂。殺其帥李克恭。以城叛。梁將朱崇節入潞州。遣李讜攻澤州。李罕之告急於武皇。乃遣存孝率騎五千救之。梁人呼罕之曰。相公常恃太原以爲命。今張相公圍太原。沙陀將無穴以自處。何恃不降。存孝選精騎五百。繞梁營呼曰。我沙陀求穴者。待爾肉饌軍。可令肥者出鬬。梁將鄧季筠引軍出戰。存孝詐擒之。李讜敗走。追擊至馬牢關。還攻潞州。時朝廷以孫揆爲潞州節度。揆懦者。以梁卒爲衙。裹衣先驅。引騎伏長子西崖谷間。存孝俟揆過。橫擊之。擒揆以歸。遂復取潞州。存孝猿臂善射。手舞鐵槊。以兩騎自從。戰酣。易騎上下如飛。其取潞州功爲多。而武皇別以康君立爲潞州留後。存孝怒。不食者累日。及走張濬。遷邠州刺史。徙邢州。留後。是時連歲攻趙。常山。存孝常爲先鋒下趙臨城。元氏。趙求救於幽州。李匡威兵至。存孝引去。存孝素與存信有隙。存信乃譖其有二心。遂趙不擊。存孝不自安。遂附梁。通趙。因與幽州不協。反以兵擊存孝。存孝嬰城自守。武皇自將兵。傅其城。掘塹圍之。存孝出兵衝擊。塹不得成。軍校袁奉韜使人說以武皇將去。徐非公敵。雖塹何爲。存孝然之。縱兵成塹。深溝高壘。離近。存孝遂窘。城中食盡。登城呼曰。兒受深恩。若非存信搆陷。曷爲舍父子而附仇敵。願生見王一言而死。武皇愍之。遣劉太妃入城。慰勞。引與俱來。存孝泥首請罪曰。兒有功無過。所以至此。山存信教耶。繫鎚太原。車裂於市。然武皇終惜其才。恨諸將之不能容。爲之廢事旬日。

李存進、字光嗣。振武人。本姓孫。名重進。父佺。世隸單于府。武皇破劉州。得之。賜以姓名。養爲子。從入關。破黃巢。以爲義兒軍使。從莊宗戰柏鄉。遷行營馬步軍都虞候。歷磁、洺二州刺史。莊宗初定魏、博。授天雄軍都部署。按治梁亂。皆一切以法。有犯者即梟磔於市。諸軍無不惕息。從戰河上。遷振武軍節度使。時王師據德勝渡。每以舟兵往返爲勞。而河北無竹石。存進以葦筰維大艦爲浮梁。莊宗大喜。解衣賜之。王師討張文禮於鎮州。史建瑭、閻寶、李嗣昭相次戰歿。乃以存進爲招討使。軍於東垣渡。沙土散惡。築壘難成。存進伐木爲柵。軍出爲牧。文禮子處球率兵犯柵。存進出戰橋上。殺之殆盡。而存進亦歿於陣。年六十六。追贈太尉。子漢韶。明宗時。復姓孫。爲洋州節度使。末帝起鳳翔。漢韶與張虔昭各帥會兵岐下。各軍皆降。惟漢韶與虔昭不降。俱舁蜀。歷授永平、興元、武信節度使。年七十餘。卒於蜀。

李存璋、字德瑄。雲中人。初與康君立、薛志勤等從武皇入關。破黃巢。累遷義兒軍使。武皇病革。存璋與張承業受顧命。立莊宗。莊宗以存璋爲河東馬步軍使。時軍士多犯法律。存璋一切繩之以法。境內爲之一清。從攻夾城。戰柏鄉。以功遷汾州刺史。莊宗與劉鄩戰於魏、博。梁乘虛襲太原。存璋以汾州兵入。拒守有功。遷大同軍防禦。遂爲節度使。天祐十九年。卒。追贈太尉。

李存賢、字子良。許州人。本姓王。名賢。少爲軍卒。善角觝。武皇擊黃巢於陳州。得之。賜以姓名。養爲兒軍副兵馬。權知蔚州刺史。遷沁州刺史。先是州當敵衝。徒其南百餘里。據險立柵寫居。存賢至州。乃復城故所。立廨舍。梁兵屢攻。存賢拒守。卒不能近。遷武州刺史。山北團練使。移刺磁州。天祐十八年。河中朱友謙來求援。命存賢帥師赴之。河中食少。人心多貳。諜者告曰。將士欲拘公降。宜亟去。存賢曰。死王事。固其所也。卒擊走梁兵。莊宗即位。授右武衞上將軍。莊宗常與王都角觝較勝。頗以自矜。顧存賢曰。爾能勝我。賞爾一鎮。存賢博勝之。同光二年春。幽州李存審病篤。莊宗方內宴。歎曰。創業故人。零落殆盡。所存者存審耳。今方病篤。北方事付何人。因目存賢曰。無以易卿。角觝之勝。吾不食言。即日以爲盧龍軍節度使。(是歲卒於幽州。年六十五。贈太傅。

史臣曰。人臣而蒙賜姓。自古有之。至唐而更多。及其季也。且養以爲子。號曰義兒軍。武皇之起并、汾。所依者皆英傑之徒。晉史所紀者九人。其一是爲明宗。追維佐創業之功。嗣昭爲烈。沒於王事。不愧完人。至於裴約以裨將而效命疆埸。不尤可謂忠乎。存孝勇敢無敵。惜其終爲叛臣。餘皆參再造之功。壯三軍之色。不負牧養之恩矣。

續唐書卷四十

諸臣傳第六

李建及、許州人。本姓王。父質。建及少事李罕之爲紀綱。罕之謁武皇於晉陽。選部下勇者百人以獻。建及在焉。後以功署牙將。典義兒軍。賜姓名。授匡衙軍都校。柏鄉之役。相距鄗邑野河上。鎮定兵扼河橋。梁兵急擊。莊宗登高而望。鎮定兵將敗。顧建及曰。如賊過橋。勢不可遏。奈何。建及選士二百馳擊之。梁兵敗走。從戰華野縣。故元城。皆先登陷陣。以功遷邠州刺史。將銀槍效節軍。從攻楊劉。建及躬負覆葦。塡壍先登。拔之。從戰胡柳。前軍逗撓。梁兵登土山。建及一戰奪之。以授檢校司空。魏博內外衙都將。梁攻德勝南城。以竹笮維戰船於河。扼斷軍路。建及以墜積薪。自上流縱火燒船。笮其竹笮。梁軍皆遁。遂解圍。建及慷慨不羣。常以家資散士卒。莊宗遣宦官韋令圖監其軍。令圖言其得士心。恐有異志。不可。令興牙兵。因改爲代州刺史。建及快快而卒。年五十七。

李紹文、鄆州人。本姓張。名從楚。少事朱瑄爲帳下小校。瑄敗。歸於梁。爲四鎮牙校。累典諸軍。天祐八年。從王汝仁戰。敗於柏鄉。紹文與別將曹仝收殘衆退保相州。王師之攻魏州也。紹文率衆自黎陽將渡河。時

梁人大恐。河無舟楫。紹文懼爲王師所逼。乃剽黎陽、臨河、內黃至魏州。歸於莊宗。莊宗嘉納之。賜姓名曰李紹文。分其兩將三千人爲左右匡衙軍。仍令紹文、曹儁分將之。從周德威討劉守光。進檢校司空。移將匡衙軍。十二年。授博州刺史。預破劉鄩於故元城。歷貝、魏、代三州刺史。領天雄軍馬步副都將。屯德勝。從圍寶討張文禮。爲馬步軍都虞候。從破王鎔章於中都。同光中。歷徐、汴二鎮副使。知府事。三年。從郭崇韜一討西川。爲洋州節度留後。領鎮江軍節度使。天成中。爲武信軍節度使。卒於鎮。

符存審、字德詳。陝州宛邱人。初名存。父楚本州牙將。存審少豪俠。多智算。言兵家事。嘗犯法當死。將就戮於郊外。臨刑。指堤垣謂主者曰。願就死於此。冀得垣土覆屍。主者哀之。爲徙垣下。故未加刑。因往就召。歌而悅之。得不死。乾符末。河南盜起。存審鳩率豪右。庇捍州里。會郡人李罕之起自羣盜。授光州刺史。因往依之。後罕之爲部將所逼。部下分散。存審乃歸武皇。賜姓李名存審。以爲義兒軍使。從擊李匡儔。爲前鋒。破居庸關。又從擊王行瑜。破龍泉寨。以功遷檢校左僕射。從李嗣昭攻汾州。執李瑭。遷左右廂步軍都指揮使。又從嗣昭攻潞州。降丁會。從周德威破梁夾城。遷忻州刺史。領蕃漢馬步軍都指揮使。梁攻葛縣。存審與史建瑭軍下博。擊走梁軍。以功遙領鄆、濮、磁、博練使。魏博歸款。莊宗遣存審率前鋒屯臨清。莊宗入魏博。存審殿軍魏縣。屈劉鄩於莘西。敗之於故元城。圍貝州。降乃授存審安國軍節度使。毛璋以滄州降。徙鎮橫海。就加平章事。契丹圍幽州。存審分兵擊走之。從戰胡柳陂。周德威陣亡。存審與其子彥圖力戰。敗梁軍於土山。遂取德勝。築南北城。遷內外蕃漢總管。梁將劉鄩攻同州。朱友謙求援。乃遣存審與李嗣昭等赴之。屯兵朝邑。按軍不動。會望氣者言西南有黑氣如鬬雞狀。存審決戰。盤鄩大敗之。圍寶、李嗣昭等討張文禮。相次戰殁。最後遣存審破之。加檢校太傅。無何。契丹犯燕、薊。授存審盧龍軍節度使。存審已病力辭。懇諭遣之。莊宗滅梁。入洛。存審以身爲大將。不得與收復中原之功。嗟疾愈作。堅求入覲。時郭崇韜權位已重。然名望素出存審下。不樂其來。加於己上。因沮其事。存審妻郭氏。泣訴崇韜曰。吾夫與國有功。而與公鄉里親舊。忍令死棄北方乎。崇韜益怒。存審累上章。輒不許。乃伏枕歎曰。老夫事二主四十年。今日天下一家。四夷遵俗。至於亡國之將。射鉤斬袪之人。皆得面覲彤墀。舉觴升陛。獨余蠹隔窮野。豈非命哉。崇韜度存審病亟。乃詐許入覲。徙存審宣武軍節度使。卒於幽州。年六十三。遺命葬太原。臨終。戒諸子曰。吾少提一劍。去鄉里。四十年間。位將相。履鋒冒刃。得至此。因出其平生身中矢鏃百餘示之。曰。爾其勉哉。存審五子。彥超、彥饒、彥卿、彥能、彥琳。彥超爲汾州刺史。明宗入洛陽。時彥超弈於太原。留守張遵欲納之。彥超不從。存霸遂見殺。明宗德之。以爲北京守。徙鎮昭義。改金吾上將軍。復爲泰寧軍節度使。移鎮安州。彥超家奴王希全小名佛留。盜其貨。因責之。奴憾。夜叩其門。言有急。彥超出見。殺賄太尉。次彥饒。爲汴州馬步軍都指揮使。歷曹、沂、饒三州刺史。清泰三年。拜忠正軍節度使。侍衛馬

步軍都指揮使後爲節士所殺。

夏侯奇、字邦傑、青州人。初事梁爲冠武軍校。與主將不協。遂歸於莊宗。以爲誼衙指揮使。賜姓名曰李紹奇。其後莊宗賜姓名者皆復其故。從周德威攻劉守光於幽州。守光將單廷珪、元行欽以驍勇自負。侯奇每與二將鬬輒不能解。兩軍皆釋兵而觀之。幽州平。侯奇功居多。梁將劉鄩軍於渭水。莊宗以百騎覘敵。過鄩伏兵圍之數重。幾不得脫。侯奇力戰。手殺百餘人。身被二十餘創。與莊宗決圍而出。山是益奇之。授磁州刺史。中都之戰。梁人大敗。侯奇見王彥章識之。單騎追及。槍擬其顙。彥章顧曰。爾非余故人乎。即擒之以獻。莊宗壯之。賜絹千匹。梁平。授鄭州防禦使。同光四年。澶河陽節度使。天成初。移鎮許州。加同平章事。侯奇性忠義。尤通吏道。撫民有術。及徙鎮時。河陽人遮留不得行。父老詣京師乞留。明宗遣中使往諭之。乃得去。頃之。移鎮遂州。董璋之叛。與孟知祥反攻遂州。侯奇閉城拒之。旬日。救兵不至。城中食盡。侯奇自刎而死。年三十九。贈太師齊國公。

元行欽、幽州人。爲劉守光裨將。天祐九年。周德威攻幽州。守光使募兵雲、朔。時明宗爲將。與之接戰於山北。矢及明宗中股。既而勢迫。乃降。明宗憐其勇。因養以爲子。從戰數立功。莊宗賜而收之。以爲散員都部署。賜姓名曰李紹榮。莊宗之營德勝也。與梁軍戰於潘張。師敗而潰。梁軍追及。攢矟攻之。事將不測。行欽謂其輩曰。富貴與卿共之。由是龜冠諸將。拜沂州刺史。遷武寧軍節度使。莊宗宴羣臣於內殿。酒酣。樂作。道平生戰陣事。顧左右曰。紹榮安在。所司奏曰。奉敕宴使相。紹榮不得與也。莊宗能會不樂。明日。即罷行欽同平章事。由是但宴武臣而已。趙在禮反於魏。莊宗方擇將。劉皇后曰。此小事。可趣紹榮指揮。乃以行欽爲鄴都行營招撫使。將二千人進討。攻不能下。退保滏州。莊宗復遣明宗討之。明宗至魏。軍城西。行欽軍城南。而明宗兵變入於魏。與趙在禮合。行欽退屯魏州。以明宗反聞。莊宗遣明宗子從璟馳召明宗計事。行至衞州。而明宗已反。行欽乃縱從璟於路。明日。自魏縣引兵而南。行欽率兵趨還京師。從莊宗幸汴。行至滎澤。聞明宗已渡黎陽。復遣從璟通問。行欽即殺從璟。明宗入汴。莊宗至萬勝鎮。不得進。與行欽相願泣下。行欽曰。臣本小人。蒙陛下撫養。位至將相。危難之時。不能報國。雖死無以塞責。因與諸將百餘人。解髮斷髮。置地。誓以死報。莊宗還洛陽數日。復幸汜水。莊宗崩。行欽出奔。行至鄧州。爲百姓所擒。縣令裴進折其足。檻車以獻。明宗見之。罵曰。我兒何負於爾。行欽瞋目直視曰。先皇帝何負於爾。乃斬於洛陽市。市人爲之流涕。

霍存、字子重。洺州曲周人也。少遊兵亂。梁將霍存掠得之。養以爲子。皆從存戰。中矢。眇其一目。後事梁。從鎮武寧。從明宗擊契丹。明宗甚親厚之。超在禮反。查威別討超太於那州。破之。還與明宗會兵鄴下。大軍夕亂。明宗爲其所逼。入魏州。部兵皆潰。獨查威所將兵五千人。銜灰勒明宗南向。莊宗崩。從入洛陽。首率羣臣勸進。內外機事。皆決於查威。乃擅收段凝、溫韜下獄。安重誨曰。溫韜之惡。天下所知。然內難方平。豈公報讎之時。乃止。徙鎮平盧。縣官至太尉兼中書令。天成三年冬。徙鎮武寧。從明宗擊契丹。明宗甚親厚之。超在禮反。查威別討超太於那州。破之。還與明宗會兵鄴下。大軍夕亂。明宗爲其所逼。入魏州。部兵皆潰。獨查威所將兵五千人。銜灰勒明宗南向。莊宗崩。從入洛陽。首率羣臣勸進。內外機事。皆決於查威。乃擅收段凝、溫韜下獄。安重誨曰。溫韜之惡。天下所知。然內難方平。豈公報讎之時。乃止。徙鎮平盧。縣官至太尉兼中書令。天成三年冬。

卒。年五十七。明宗輟朝。終月不舉樂。贈太師。謚忠武。

王晏球、字瑩之。洛陽人也。少遊亂爲盜所掠。許人杜氏養爲子。冒姓杜。梁選宮家子有材力者置帳下。號廳子都。晏球與選逐爲廳子都指揮使。遷龍驤第一指揮使。歷行營馬步軍都指揮使。莊宗入汴。晏球以兵入援。行至封邱。聞國瘞。即解甲來降。莊宗賜姓名曰李紹虔。後上章求還本姓名。鄭之亂。明宗入赴內難。時晏球在瓦橋關。遣人招之。明宗至汴。晏球從至京師。以功授宋州節度使。天成二年。授北面行營副招討使。以兵戍滿城。王都據定州。契丹遣禿餒率萬騎來援。晏球引軍保曲陽。都乘勝追之。晏球督軍士。令短兵擊賊。回顧者斬。容查卿以左軍攻其左。高行珪以右軍攻其右。中軍騎士。抱馬項馳入賊軍。都遂大敗。自曲陽至定州。橫尸棄甲六十餘里。都與禿餒不敢復出。契丹又遣惕隱以五千騎益都。晏球迎之唐河。追擊至滿城。俘獲二千騎而還。惕隱以餘衆北走幽州。趙德鈞以兵邀擊之。獲酋長七百餘人。幷惕隱送京師。契丹遂弱。晏球圍定州旣久。明宗數遣使督其破賊。晏球曰。賊壘堅峻。但入三州租稅。撫恤黎民。愛養軍士。自當魚潰。明宗然之。晏球能與將士同甘苦。所得祿賜施財。盡以分給。待軍士有禮。軍中無不敬服。是冬平賊。自初戰至於城拔。不戮一人。上下得歡心焉。以功授天平軍節度使。移鎮平盧。加檢校太尉兼中書令。天成三年冬。徙鎮武寧。從明宗擊契丹。明宗甚親厚之。超在禮反。查威別討超太於那州。破之。還與明宗會兵鄴下。大軍夕亂。明宗爲其所逼。入魏州。部兵皆潰。獨查威所將兵五千人。銜灰勒明宗南向。莊宗崩。從入洛陽。首率羣臣勸進。內外機事。皆決於查威。乃擅收段凝、溫韜下獄。安重誨曰。溫韜之惡。天下所知。然內難方平。豈公報讎之時。乃止。徙鎮平盧。縣官至太尉兼中書令。天成三年冬。

徙鎮武寧。從明宗擊契丹。明宗甚親厚之。超在禮反。查威別討超太於那州。破之。還與明宗會兵鄴下。大軍夕亂。明宗爲其所逼。入魏州。部兵皆潰。獨查威所將兵五千人。銜灰勒明宗南向。莊宗崩。從入洛陽。首率羣臣勸進。內外機事。皆決於查威。乃擅收段凝、溫韜下獄。安重誨曰。溫韜之惡。天下所知。然內難方平。豈公報讎之時。乃止。徙鎮平盧。縣官至太尉兼中書令。天成三年冬。徙鎮武寧。從明宗擊契丹。明宗甚親厚之。超在禮反。查威別討超太於那州。破之。還與明宗會兵鄴下。大軍夕亂。明宗爲其所逼。入魏州。部兵皆潰。獨查威所將兵五千人。銜灰勒明宗南向。莊宗崩。從入洛陽。首率羣臣勸進。內外機事。皆決於查威。乃擅收段凝、溫韜下獄。安重誨曰。溫韜之惡。天下所知。然內難方平。豈公報讎之時。乃止。徙鎮平盧。縣官至太尉兼中書令。天成三年冬。

遣使人詐爲疑書告繼麟反莊宗惑之乃徙友謙滑州節度使遣朱守殷以兵圍其館驅出徽安門外而殺之復其姓名詔魏王殺令德於遂州王思同殺令錫於許州及稅奇族其家屬於河中稅奇至其家北家張氏非家屬二百餘口出見曰請疏骨肉名字無及他人將刑張氏取鐵券示之曰此皇帝所賜也不知爲何言語稅奇亦爲變色天下哀之

康延孝代北人爲太原軍卒有罪亡命於梁朱友貞遣段凝軍於河上以延孝爲左右先鋒指揮使延孝見友貞任用皋小知其必亡乃率百騎來奔見莊宗於朝城莊宗解御衣金帶賜之以爲捧日軍使兼南面招討指揮使守博州刺史莊宗屢入閻梁兵機延孝備陳利害莊宗滅梁延孝頗有力焉以功授鄭州防禦使賜姓名曰李紹琛同光二年邈保義軍節度使三年討蜀以延孝爲先鋒排陣斬斫使破凡州取閬鎮降興州與王衍戰三泉衍敗走斷吉柏浮橋延孝謂招撫使李嚴曰吾遠軍千里入人之國利在速戰乘衍破膽之時但得百騎過鹿頭關彼將迎降不暇若整繕橋梁必留數日使衍得閉關爲備則勝負未可知也因與嚴乘馬浮江軍士隨之濟者千餘人遂入鹿頭關下漢州居三日後軍始至衍弟宗弼果以蜀降延孝屯漢州以俟魏王繼岌蜀平延孝功爲多右廂馬步軍都指揮使董璋位在延孝下然特見重於郭崇韜過有軍事獨召璋與計議而不問延孝延孝大怒責璋曰吾有平蜀之功公等僕遽相從反俛首郭公之門吾爲都將獨不能以軍法斬公耶璋訴於崇韜崇韜解諭軍職署爲東川節度使延孝愈怒曰吾冒刃犯險以定兩川璋有何功而得旄節因見崇韜言其不可崇韜曰紹琛反耶敢違我節度延孝慚而退未幾崇韜死延孝謂璋曰公復俛首何門耶璋哀求以免繼岌班師延孝以萬二千人爲殿行至武連詔以朱友謙有罪伏誅令繼岌殺其子遂州節度使令德延孝大懼及璋過延孝軍又不謁延孝大怒謂諸校曰南平梁西取蜀其謀盡出於郭公而汗馬之勞攻城陷敵者我也今郭公已死我豈得存而友謙與我俱背梁以歸者友謙之禍次及我矣延孝部下皆友謙舊將知友謙被族皆泣訴軍門曰朱公無罪二百口被誅舊將多從死我等死必矣延孝途擁兵每以爲不可遲甚勝軍節度使趙在禮反紹宏請以疑招討莊宗使疑倏奏方略所論裨將皆其故燕因自劍州返入蜀自稱西川節度三州觀察等使駐檄蜀人集衆至五萬繼岌遣任圜以七千騎追之及於漢州會孟知祥夾攻之延孝戰敗被擒載以檻車圜益酒軍中引檻車至坐上知祥酌酒飲之於車中而謂曰公自梁歸命遂擁節旄今復有平蜀之功何忠不富貴而入此檻車耶延孝曰郭崇韜佐命之臣功居第一兵不血刃而取兩川一旦無罪閽門受戮顧如延孝何保首領以此不敢歸朝耳任圜東還延孝檻車至鳳翔莊宗遣宦者向延嗣賫詔至遂殺之

袁象先宋州下邑人南陽王懋己之後父敬初梁太府卿騏馬都尉象先以梁甥爲宣武軍內外馬步軍都指揮使後歷平盧軍節度使徙鎮宣武象先初爲梁將未嘗有戰功徒以甥故並以誅友珪有功乃掌親軍判京尹拜平章事及在宋州十餘年蓄斂其民積貨千萬莊宗滅梁象先來朝洛陽盡其貨數十萬

賂權貴及劉皇后幷伶官宦者由是內外皆然稱其爲人莊宗待之甚厚賜姓名爲李紹安改宣武軍爲歸德軍因侍宴莊宗謂象先曰歸德之名無乃襲題否象先再拜謝面退即命歸鎮是歲卒於理所年六十一贈太師子正辭義倜儻

段凝開封人本名明遠爲澶衛主簿後棄官事梁又以其妹納梁爲美人遂得見用爲懷州刺史遷鄭州刺史使監兵於河上莊宗已下魏博與梁相距於河上梁以王彥章爲招討使以凝爲副是時梁室昏亂小人趙嚴張漢傑等用事凝依嚴等爲姦彥章用奇計破德勝南城而凝與彥章各上其功嚴等匿彥章功狀悉歸功於凝凝又納賂嚴等求代彥章遂以凝爲招討使時莊宗已下鄆州凝乃自酸棗決河東去鄆以相隔絕號護氾水莊宗自鄆趨汴汴兵悉已屬凝國中無備乃遣使馳騎召凝未及而梁亡凝率精兵五萬乞降莊宗賜以錦袍御馬賜姓名曰李紹欽以爲泰寧軍節度使居月餘用庫錢數十萬有司請責其償莊宗釋之契丹寇幽州命李紹宏監諸將以禦之凝軍瓦橋關諸事紹宏數焉凝可大用郭崇韜每以爲不可遲甚勝軍節度使趙在禮反紹宏請以凝招討莊宗使凝倏奏方略所論裨將皆其故燕因疑之乃止明宗卽位勒歸田里明年長流邊州賜死

溫韜華原人少爲盜據華原事李茂貞冒姓李名遵韜爲耀州刺史後以耀州降梁已而又叛歸岐再降梁復姓溫更名昭圖爲靜勝軍節度使唐諸陵在境內者悉發之取所藏金寶而昭陵最固悉藏前世圖書鍾王筆蹟紙墨如新皆取之遂傳入閩惟乾陵風雨不可發其後朱友謙叛梁取同州莊宗赴援趨華原韜懼求徙他鎮遂徙忠武莊宗滅梁韜自許來朝因伶人納賂劉皇后爲言之莊宗待韜甚厚賜姓名曰李紹沖郭崇韜曰此劫陵賊罪不當赦莊宗曰已宥之矣不可失信遂還鎮明宗入洛與段凝俱收下獄明年流於德州賜死

遙曰諸臣之善惡不同而溫韜則尤惡之大者以其俱賜姓名故以類列之云

續唐書卷四十一

諸臣傳第七

周德威、字鎮遠、小字揚五、朔州馬邑人。爲人勇而多智、狀貌雄美、笑不改容。初事武皇爲騎將、稍遷鐵林軍使、從討王行瑜有功、遷內衙指揮使。梁軍圍太原、令軍中曰、有生得周揚五者、賞以郡。驍將陳章者、號陳夜叉、常乘白馬被朱甲以自異、至是自言願檛之而得郡。武皇戒德威、而善備之。德威曰、陳章好大言耳、安知剌史非臣作邪。因戒其部曰、如見陳夜叉、當佯走以避之。德威微服挑戰、部下僞退、章縱追之、德威背揮鐵鎚、擊章墮馬、生獲以獻。由是知名、與李嗣昭合燕軍攻梁、取潞州、遷代州刺史。蕃漢都將、梁軍無敢攻潞、圍以夾城、嗣昭閉門拒守、德威與梁軍相持於外、嗣昭與德威素有隙、武皇疾亟、深以爲憂、既厝代、莊宗遣告德威以喪、且召其軍、德威卽日還軍、徒步入謁、伏梓宮前、慟哭盡哀、情釋然、遂從莊宗擊梁軍於河上、梁將王檀章接戰、敗之。德威之軍居右、而輜重次之。梁軍犯輜重、衆駭、弁入德威軍、因紛擾無行列。梁軍乘之、德威父子皆戰歿。莊宗慟哭謂諸將曰、吾不聽老將之言、使北父子至此、吾之咎也。同光初、追贈太師、天成中、詔與李嗣昭、存審配饗宗廟。石晉追封燕王、子光輔、官至刺史。

建瑭、字國寶、雁門人。父敬思、爲牙校、武皇節制雁門、授九府都督、從入蜀、定京師、撃秦宗權於汴、掌將騎兵爲先鋒、武皇東追黃巢於冤朐、還過梁、舍於上源驛、梁兵夜圍而攻之、武皇方醉、敬思登驛樓、射殺梁兵多人、會天大雨、左右扶武皇決圍而去、敬思後拒、血戰以歿。武皇開而流涕久之、建瑭少事軍中、爲裨校、自與李嗣昭攻汾州、率先登城、擒叛將李瑭以獻、授檢校工部尚書、梁將王檀章於柏鄉、建瑭與周德威先出井陘、高邑之戰、建瑭督部落精騎、陷陣夾攻、長驅追入柏鄉、大敗之、論功加檢討、左僕射、天祐九年、梁攻蒲縣、時王師併攻幽州、獨李存審與建瑭以三百騎屯趙州、梁軍已破鎭彊、存審梃下博橋、建瑭分屯下三百騎爲五軍、自將一軍深入、各命俘掠梁之芻牧者數百人、聚殺之、故縱數十人逸去、使告曰、沙陀軍至矣、梁人震恐、建瑭爲梁旗幟、與芻牧者相雜、暮叩梁營、殺其守門、縱火大譟、斬俘而去、梁軍燒營而遁、比至貝州、迷失道路、委棄兵仗、不可勝計、遂得併力以收燕者、建瑭之力也。後從莊宗入魏、博、敗劉鄩於故元城、累以功歷貝、相二州刺史、天祐十八年、

色阻、德威論衆曰、賊兵徒飾其外、一甲值數十千、得足爲吾資、當勉以往取也。退而告莊宗、兵宜少待、莊宗欲速戰、德威固請、莊宗不悅、退臥帳中、德威詣監軍張承業曰、所以請待者、非怯也、去賊咫尺、限此一水、彼得舟栰渡河、吾無類矣、若退軍部邑、誘敵出營、擾而勞之、可策勝矣。承業入言、莊宗遽起曰、晉方思之耳、已而德威獲降人、知景仁治舟數百、將爲浮橋、渠如所料、乃退軍部邑、德威遣騎挑戰、自以勁兵繼之、景仁怒、悉其軍以出、德威退而復戰、至於部南、兩軍皆陣、梁兵橫亙六七里、莊宗欲前進、德威持馬諫曰、梁軍來、必不暇舍、縱斫亦不暇食、不及日午、人馬俱飢、因其將退而擊之、必勝、諸將皆然之、至未申時、梁軍東偏座起、德威鼓噪而進、麾其西偏曰、梁軍走矣、梁陣不復整、乃皆走、遂大敗、景仁以十餘騎僅免、劉守光僭位於燕、遣德威將兵三萬出飛狐以擊之、遂取涿州、圍守光於幽州、破其外城、屢收諸郡、降者相繼、擒守光父子、幽州平、以功授盧龍軍節度使。莊宗與劉鄩相持於魏、鄩潛出軍擊太原、德威自幽州率千騎入土門以蹤之、鄩至樂平、遇雨、不得進而還、德威與之俱東、爭趨臨清、臨清有積粟且轉餉要道、德威先馳據之、故莊宗卒能困鄩軍而敗之。天祐十五年、德威將燕兵三萬、與鎭定等軍從莊宗於河上、自麻家渡進軍臨濮、以趨汴州、宿胡柳坡、詰旦、騎報曰、梁軍至矣、莊宗使問戰備、德威曰、此去汴信宿而近、賊之家屬盡在其間、家國繫此一舉、以吾深入之兵、抗彼激憤之衆、恐難力爭、請按軍無動、臣以騎軍援之、使彼不得下營、餉不暇給、因其勞乏而乘之、可以決勝。莊宗曰、吾軍河上、終日俟敵、今見敵不擊、更復何爲、乃率親軍成列、德威不得已從之、謂其子曰、吾不知死所矣。莊宗與梁將王彥章接戰、敗之、德威之軍居右、而輜重次之、梁軍犯輜重、衆駭、弁入德威軍、因紛擾無行列、梁軍乘之、德威父子皆戰歿。莊宗慟哭謂諸將曰、吾不聽老將之言、使北父子至此、吾之咎也。同光初、追贈太師、天成中、詔與李嗣昭、存審配饗宗廟。石晉追封燕王、子光輔、官至刺史。

建瑭、字國寶、雁門人。父敬思、爲牙校、武皇節制雁門、授九府都督、從入蜀、定京師、撃秦宗權於汴、掌將騎兵爲先鋒、武皇東追黃巢於冤朐、還過梁、舍於上源驛、梁兵夜圍而攻之、武皇方醉、敬思登驛樓、射殺梁兵多人、會天大雨、左右扶武皇決圍而去、敬思後拒、血戰以歿。武皇開而流涕久之、建瑭少事軍中、爲裨校、自與李嗣昭攻汾州、率先登城、擒叛將李瑭以獻、授檢校工部尚書、梁將王檀章於柏鄉、建瑭與周德威先出井陘、高邑之戰、建瑭督部落精騎、陷陣夾攻、長驅追入柏鄉、大敗之、論功加檢討、左僕射、天祐九年、梁攻蒲縣、時王師併攻幽州、獨李存審與建瑭以三百騎屯趙州、梁軍已破鎭彊、存審梃下博橋、建瑭分屯下三百騎爲五軍、自將一軍深入、各命俘掠梁之芻牧者數百人、聚殺之、故縱數十人逸去、使告曰、沙陀軍至矣、梁人震恐、建瑭爲梁旗幟、與芻牧者相雜、暮叩梁營、殺其守門、縱火大譟、斬俘而去、梁軍燒營而遁、比至貝州、迷失道路、委棄兵仗、不可勝計、遂得併力以收燕者、建瑭之力也。後從莊宗入魏、博、敗劉鄩於故元城、累以功歷貝、相二州刺史、天祐十八年、

與閻寶討服文禮於鎮州。建璋以先鋒兵下趙州。徙其刺史王鎕。進逼鎮州。中流矢卒。年四十六。子匡翰。
郭崇韜、字安時、代州雁門人。父宏正、崇韜初事武王爲典謁。署河東教練使。臨事機警。應對敏捷。莊宗嗣
位。尤器重之。天祐十四年、邠爲中門副使。與孟知祥、李紹宏俱參機要。先是中門使吳珙、張虔厚等相繼
獲罪。知祥懼。求外任。莊宗謂所以代者。知祥乃薦崇韜爲中門使。甚見親信。從張文禮於鎮州。時定州王
都引契丹入寇。至新樂。諸將懼。欲請退。莊宗未決。崇韜曰、契丹之來。非救文禮。爲王都以利誘之耳。況我
軍新破汴寇。宜乘勢前驅。不宜遽退。莊宗然之。果敗契丹。圍光元年。加崇韜兵部尚書。樞密使。梁將王建
章陷德勝。敵勢滋蔓。莊宗圍崇韜計安出。崇韜曰、敵兵志在鄆州。臣願得兵數千。據河築壘。以應鄆州爲
名。彼必來爭。既分其勢。然後可圖。但版築難於卒就。陛下且以精兵挑戰。使不得東。十日壘成矣。莊宗以
爲然。乃遣崇韜與毛璋將萬人夜趨博州。視矛戟之墟有光。崇韜曰、吾聞火出兵刃。破賊之兆也。及渡河。
版築垂夜不息。崇韜於馥葦間。據胡床假寐。覺衿間冷。左右視之。乃蛇也。其勵力如此。凡六日壘成。梁軍
果至。時方大雨。兵多熱死。又攻壘不克。所失又半。遁趨楊劉。莊宗悉衆逐擊。遂敗之。康延孝自梁來奔。崇韜延
之臥內。因言梁方召諸鎮兵欲大舉。莊宗患之。以問諸將。皆曰、盍棄鄆州。以河爲界。卻相使寇。莊宗不悅。
獨臥帳中。召崇韜出計。崇韜曰、臣不知。昔未能復比前古。請以時事言之。陛下十五年與兵仗義。將士苦
甲冑。黎民困挽輸。今纂崇大號。河朔士庶。日望蕩平。而息休息。今得一鄆州。不能守而棄之。猥欲盡河爲
界。將誰守之。且自失南城。保楊劉。道路轉徙。糧餉耗亡。而魏、博五州。秋稼不稔。賦斂僅支數月。此豈按兵
持久之時。願陛下分兵守魏。固楊劉。而自鄆、長騙擣其巢穴。不出半月。天下定矣。莊宗豁然興曰、此大丈
夫事也。卽日下令軍中家屬還魏。夜渡楊劉。自鄆州入襲汴州。八日而滅梁。崇功賜崇韜鐵券。拜侍中。成
德軍節度使。仍前樞密使。崇韜以謀議佐命。功居第一。位兼將相。途以天下爲己任。遇事無所顧忌。而宦
官伶人方用事。每多不便。宦者馬紹宏素忌崇韜。至是尤側目焉。崇韜頗懼。語故人子弟曰、吾佐天子取
天下。今大功已就。而基小交。吾欲避之。歸守鎮陽。庶幾免禍。可乎。皆對曰、公權位已隆。而下多嫉怨。俚
語云、騎虎者勢不得下。一失其勢。能自安乎。崇韜曰、然則奈何。又對曰、今中宮未立。而劉氏有寵。宜請立
爲皇后。而多建大下利害以便民者。然後退而乞身。朝廷必不聽公去。是外有避權之名。內有中宮之助。
又爲大下所仗。雖有讒間。其可動乎。崇韜以爲然。乃上書請立劉氏爲皇后。崇韜素廉。自入洛。始受四方
賂遺。左右以爲疑。崇韜曰、吾祿賜甚厚。豈少此邪。但僞梁時賄賂成風。今方面藩侯。皆梁舊臣。乃吾君射
鉤斬祛人也。若一切拒之。豈無反側。且藏予私室。何異公帑。明年天子有事南郊。乃悉獻所藏。以佐賞給。
莊宗既郊。遂立劉氏爲皇后。崇韜累表堅辭樞密之位。并辭鎮陽。優詔不許。崇韜曰、臣從陛下軍朝城。走
汴州。計破梁。陛下撫臣背。約曰、非了與卿一鎮。今天下一家。俊賢並進。臣傾矣。願乞身如約。莊宗曰、朝城之約。
許卿一鎮。不許卿去。欲捨欤安之乎。崇韜因建天下利害二十五事施行之。臨年征蜀。議擇大將時。明宗

爲總管。當行。而崇韜以讒見危。思立大功爲自安之計。乃曰、契丹爲北患。非總管不可。魏王國之儲副。
未著大功。宜依故事。以親王爲元帥。俾成其威望。莊宗曰、樞密小子。豈任大事。卿當擇其副。崇韜未奏。莊
宗曰、想無踰於卿者。乃以魏王爲都統。崇韜爲招討使。軍政皆決於崇韜。軍行入蜀。所過迎降。王衍弟宗
弼陰送款於崇韜。求爲西川兵馬留後。崇韜以節度使許之。軍至成都。宗弼遣衍於西宮。悉取衍嬪妓珍
寶奉崇韜及其子廷誨。又與蜀人列狀見魏王。請崇韜留鎮蜀。魏王疑之。崇韜無以自明。因以事聞。宗弼
及其弟宗澄、宗勳、沒其家財。蜀人大恐。崇韜素嫉宦者。當謂魏王曰、王有破蜀功。師旋必爲太子。俟主上
千秋萬歲後。當盡去宦者。至於屈馬。亦不可騎。魏王密以軍事。心已不平。及聞此
言。遂皆切齒。思有以圖之。莊宗聞破蜀。遣宦官向延嗣勞軍。崇韜不郊迎。延嗣大怒。因與從襲共搆之。延
嗣還。上蜀簿。得兵三十萬。馬九千五百匹。兵器七百萬。糧二百五十三萬石。錢一百九十二萬緡。金銀二
十二萬兩。珠玉犀象二萬。文錦綾羅五十萬匹。莊宗曰、人言蜀天下之富貴也。所得止於此耶。延嗣因言
蜀之貨財皆入崇韜。且誣其有異志。將危魏王。莊宗怒。遣宦官馬彥珪至蜀視崇韜去就。彥珪至蜀。
后。皇后教彥珪矯詔魏王殺之。崇韜有子五人。其二從死於蜀。餘皆見殺。其蜀中所得。皆藉沒。泥封尚滿。
明宗卽位。詔許歸葬。以太原故宅賜其一孫。當崇韜用事。自宰相豆盧革、韋說等。皆傾附之。崇韜父諱宏。
革等卽因他事奏改宏文館爲崇文館。以其姓郭。附會子儀之後。崇韜遂以爲然。其伐蜀也。遣子儀棠下

馬號慟而去。聞者笑之。

李襲吉、洛陽人。自言左相林甫之後。父圖。爲洛陽令。因家焉。乾符中。舉進士。河中節度使李都擢爲鹽鐵
判官。後去之太原。武皇署爲檢校令。遂爲掌書記。襲吉博學能文。尤諳國朝故事。遷節度副使。從討王行
瑜。拜諫議大夫。師還渭北。武皇不獲入覲。爲作述讓表。中有警句云、穴禽有巢。聽鷽樂以猶來。天路無梯。
望蕘雲而不到。昭宗覽之嘉歎。謂襲吉論之優賜特異。天復中。武皇議欲修好於朱全忠。命襲吉爲書諭
之。辭甚辨麗。全忠設之至壽手竪拳。交相於咨夜。金戈礙馬。蹀躞於明時。獻曰、李太原辭處一隅。有士如
此。使吾得之。傅虎以翼矣。願其從事敬翔曰、善爲我答之。及翔所答書。辭不工。而襲吉辭不已。而襲吉之名愈重。自唐明
亂後。方鎮割據。競延名士以掌書檄。汴有敬翔、燕有馬都、華州有李巨川、荊南有鄭準、汾州有王超、錢塘
有羅隱、魏博有李山甫。皆有文稱。與襲吉齊名。襲吉爲人恬淡。視事之暇。手不釋卷。好獎誘後進。天祐三
年卒。以盧汝弼代爲副使。汝弼、字子諧。景福中擢進士第。工書。尤而文辭不及襲吉。其祖綸、貞元中有詩
名。父簡求爲河東節度使。汝弼亦多知前故事。時承御封拜官爵。皆出其手。自超、魏平定。汝弼每請謁迎
勞。必陳說天命永保中興。朝中以宰輔期之。天祐十八年卒。同光二年。贈襲吉禮部尚書。汝弼兵部尚書。
遙曰、莊宗之成帝業。賴有熊羆之士。以佐不圖。有若周德威等。皆不愧開國元勳。惜乎崇韜望重而身危
也。若襲吉汝弼者。以書檄敏才。參謀帷幄。蓋亦一時之選焉。

續唐書卷四十二

諸臣傳第八

安重誨、鹽州人。父福遷、爲河東將。教兗、郓而歿。重誨爲中門使。郓城之變、佐命之功。獨居其右。明宗即位。領樞密使。俄進左領軍衞大將軍。累加侍中。兼中書令。昵出過御史臺門。殿直馬延諷衙其前導。重誨怒。即臺門斬延而後奏。是時隨駕子軍士桑宏遷、歐陽相、州錄事參軍親從兵馬司安度走馬衙宰相前導。宏遷罪死。虔決杖而已。重誨已嫉延。乃請降敕處分。明宗不得已。從之。由是御史諫官無可言者。宰相任圜判三司。以其職與重誨爭。不能得。圜怒。辭疾。退居於磁州。朱守殷以汴州反。重誨遣人矯詔馳至其家。殺圜而後白。誣圜與守殷通謀。明宗皆不能詰。重誨愈天下誠己。因取三司積欠二百餘萬請放之。冀以悅人而塞責。明宗雖寬厚。然果於殺人。馬牧軍使田令方所牧馬瘠而多斃。坐劾當死。重誨諫曰。使天下聞以馬故殺一軍使。是謂貴畜賤人。令方因得減死。明宗遣回。謂侯三傳曰。昭遇見鏐舞蹈稱旨。而以朝廷事私告鏐。昭遇坐死。御史獄乃下詔削奪鏐官爵。以太師致仕。於是錢氏不復朝矣。孟知祥鎮西川。董璋鎮東川。二人皆有異志。重誨每日裁抑務欲制其姦。二人益不自安。既而李嚴爲西川監軍。知祥大怒。即日斬嚴。又分閬州爲保寧軍。使李仁矩爲節度使以制璋。且削其地。璋以兵攻殺仁矩二人。遂皆反。精兵戍蜀者稍三萬人。其後知祥殺璋。遂據南川。而精兵皆陷。初明宗幸汴。重誨建議因以伐吳。明宗難之。後李鏻得吳諜者。言徐知誥欲奉其國稱藩。願得安令公一言爲信。鏻即引諜者見重誨。重誨大喜以爲然。乃以玉帶與諜者。使遺知誥爲信。其值千緡。初不以其事聞。其後知誥之聞不至。始奏貶鏻行軍司馬。已而有吏人李徽度揚言於衆云。重誨私募士卒。繕治甲兵。欲自伐吳。又與諜者交私。明宗以問重誨。重誨愕。恐詰究其事。明宗初疑之。大臣皆爲之辨。既而少解。重誨因求解職。明宗未許。重誨奏請不已。明宗怒曰。卿去不思無人。即令武德使孟漢瓊至中書與宰相商議。馮道言。諸君苟惜安令公。解職爲使。趙鳳以爲大臣不可輕動。遂令范延光爲樞密使。重誨如故。當璋等反。遣石敬瑭討之。而川路險阻。糧運甚艱。明宗憂之。而重誨請行。關西聞之。莫不惶恐。而重誨日馳數百里。所在料益督促。星夜催運。艱路道路者。不可勝計。重誨過鳳翔。節度使朱宏昭延之寢室。令妻子率事甚謹。重誨言及被讒幾危。賴主上得保全族。因泣下。重誨既去。宏昭遣騎上言。重誨怨望。不可令至行營生事。而宣徽使孟漢瓊自行營使還。亦言西人震駭之狀。重誨行至三泉。被召還。過鳳翔。宏昭拒而不納。重誨懼。馳趨京師。未至。授河中帥。既至鎮。心不自安。遂請致仕。制初下。其子崇贇、崇緒走歸河中。二子初至。重誨驚曰。渠安得來。已而曰。此非渠爲人所使耳。吾以一死報國。餘復何言。翌日。中使至。見重誨號泣。重誨問故。中使曰。人言令公據城有異志。朝廷遣人率兵至矣。重誨言。吾死未塞責。遲勞興師。以重明主之憂。時遣趙光鄴察重誨有異志。則誅之。既至。李從璋率兵圍其第。入拜於庭。重誨降而荅拜。從璋以檛擊其首。其妻攜走抱之曰。令公死未晚。何遽如此。又擊之。夫婦皆死。流血盈庭。從璋檢其家貲。不及數千緡而已。明宗下詔。以其絕餽鏐。致孟知祥、董璋反。及證伐吳以爲罪。并殺其二子。其餘子孫皆免。

安金全、代北人。世爲邊將。少驍勇善射。號能擒生踏伏。事武皇爲帳前親隨。皆有功。累官檢校右散騎常侍。兼北京馬步都指揮使。以病居於太原。天祐中。梁將王檀率師三萬。乘莊宗在鄴。來襲并州。時城無備兵。敵兵奄至。監軍張承業大恐。率諸師丁匠登陴拒禦。而外攻甚急。金全遽出謂承業曰。此王業根本之地。一旦不守。大事去矣。老夫雖憊。尚能爲公破賊。承業即授以甲兵。金全被甲跨馬。召率子弟。及退閒將吏。得數百人。夜出北門。擬橫於羊馬城。橫軍擊潰。俄而石君立自潞州至。梁軍退走。徵金全之力。城幾危矣。莊宗性矜伐。不時行賞。故未錄金全之功。明宗與之有舊。及登極。授金全振武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

事。在鎮二年。詔赴闕。以疾卒。

袁建豐、不知其家世。武皇討黃巢。至華陰。得之。方九歲。愛其俊爽。收養之。長習騎射。補鐵林都虞候。從擊鄧亭寺。覩皆有留題。及爲刺史。以廉平有聲。遷鄭州刺史。兼北面水陸轉運使。撥河北道副招討使。遙領王行瑜、李匡威。以功遷突陣指揮使。明宗爲內衙指揮使。建豐爲副使。從莊宗入魏。取衙、磁、洺三州。有功。加檢校司空。授洺州刺史。攀梁將王遷。斬首千餘級。生擒七十餘人。遷相州刺史。指揮使孟審據相州叛。建豐討平之。徙澤州刺史。病風廢。明宗嗣立。以副武之資。召還京師。親奉其第。撫慰甚厚。加檢校太傅。遙領鎮南軍節度使。俾食其俸。後卒於洛陽。年五十六。贈太尉。

西方鄴、定州滿城人。父再遇。爲州軍校。鄴以勇力聞。年二十。南渡河。游梁。不見用。復歸。以爲孝義軍指揮使。累從征伐。有功。同光中。爲曹州刺史。命以州兵屯汴州。明宗自魏反。兵南渡河。而莊宗東幸汴州。節度使孔循懷二志。使北門迎明宗。西門迎莊宗。凡委蛇如一。曰。先至者入之。鄴貴循曰。主上破梁於公有不殺之恩。奈何欲納總管。循不荅。鄴度不可爭。面石敬瑭、劉知俊、明宗女也。明宗在汴。鄴欲殺之以壓人心。循知之以威。天下之勢。不得不一也。光嗣曰。荊溯、吳越。非吾所知。若岐、則舅之姻親也。其人反覆。果可信否。乃其謀。取鑿於家。鄴撫如何。而明宗已及汴。乃將趨下五百騎。西迎莊宗於氾水。鳴咽泣下。莊宗亦爲之噓唏。使以兵爲先鋒。莊宗還洛陽。遇弒。明宗入洛。鄴請死於馬前。明宗遣人受王氏恩。故使暫以一劍授臣。使自效。自聞其應對。投而奇之。是時王衍失政。嚴自蜀襄州節度使劉訓等招討。而以東川節度使。拜鄴婁州刺史。副琮以兵出三峽。已而訓等在九州之內。自古王者。存而不論。蓋不欲窮兵黷武也。光嗣聞其應對。投而奇之。是時王衍失政。嚴自蜀還。具言可取之狀。初莊宗遣嚴以名馬入蜀市珍奇以充後宮。而蜀法嚴禁以奇貨出劍門。其非奇物而出者。名曰入草物。由是嚴無所得。惟金二百兩。地衣毛布之類。莊宗聞而怒曰。物歸中國。謂之入草。王衍其能免入草乎。於是決議伐蜀。郭崇韜起軍之日。以嚴爲三川招撫使。與先鋒康延孝、將兵五千先驅。所過州縣。皆迎降。延孝至漢州。衍告曰。得李嚴來。卽降。衆皆謂伐蜀之謀。自嚴始。而衍怨嚴深。不宜往。嚴聞之。喜。卽馳騎入益州。衍見嚴。以母妻爲託。卽日以蜀降。師還。明宗以嚴爲西川兵馬都監。將行。其母曰。汝前啓破蜀之謀。今行。其以死報蜀人矣。嚴不聽。初嚴與知祥同事莊宗。時知祥爲中門使。嚴有過。莊宗命斬之。知祥知祥偏强於蜀。安重誨稍裁抑之。思有以制知祥者。嚴乃求爲西川兵馬都監。將行。其母曰。汝前啓破蜀戒行刑者少緩。入白莊宗曰。嚴小過。不宜輕殺。乃命知祥監笞嚴二十而釋之。知祥雖與嚴有舊恩。而怨其來。蜀人亦皆惡之。嚴至。知祥置酒間曰。朝廷遣公來耶。抑自來耶。嚴曰。君命也。知祥怒曰。天下藩鎮。皆無監軍。安得獨來此。乃錮子焚惑朝廷。卽擒斬之。明宗不能詰。知祥由此途反。

遂曰。重誨得挾權而反。受其咎。金全未錄功而得保其身。是可知編編乘除之散矣。建豐被隆恩而獲考終。鄴失法度而招悔吝。習猶不忘故主。震乃不恤其親。諸人之賢否。豈不判然可見哉。若嚴之辭令優長。可以不辱君命。惜乎不聽母言。而卒爲人所戮也。

忍、震一慟而止。憤激奮身攻破鎮州。以功授深、趙二州刺史。震爲人純質好學。通左氏春秋。工詩善書。見鄧亭寺觀。皆有留題。及爲刺史。以廉平有聲。遷鄭州刺史。兼北面水陸轉運使。撥河北道副招討使。遙領峯國軍節度使。代房知溫戍於盧臺軍。始至而戍兵譁噬等作亂。見殺。贈太師。

李嚴、幽州人。初名讓坤。事劉守光爲刺史。後事莊宗爲客省使。性明敏多技能。涉獵書史。善騎射。有口辨。同光三年。使於蜀。與王衍相見。因於笏記中具述莊宗興復之功。有云。纔過汝水。縛王彥章於馬前。旋及夾門。斬朱友貞於樓上。晉靜清晏。衆人聽之皆竦動。衍粗審使來。光嗣名嚴。溫酒。從容問近事。嚴對曰。前年天子建大號於鄴宮。自鄴趨洋。定天下。不旬日而僞梁降。兵猶三十萬。謀臣猛將。解甲倒戈。東漸于海。西極甘、涼。北懾幽陵。南踰岡嶺。四方萬里。莫不臣妾。而淮南楊氏。承襲世之强。岐下李公。特先朝之舊。皆遣子入朝。稽首稱藩。至於荊湖、吳越。修貢賦。進奇珍。顧自比於列郡者。至無廬井。天子方懷之以德。而震之以威。天下之勢。不得不一也。光嗣曰。荊湖、吳越。非吾所知。若岐、則舅之姻親也。其人反覆。果可信否。乃聞契丹日益强盛。大國其無可慮乎。嚴曰。契丹之强。孰與僞梁。光嗣曰。比梁差劣耳。嚴曰。唐滅梁。如拉朽。況其不及。若契丹如蚤蝨耳。以其無害。不足抓搔。唐兵布天下。數一鎮可以滅。脅使無類。但天生四夷。不在九州之內。自古王者。存而不論。蓋不欲窮兵黷武也。光嗣聞其應對。投而奇之。是時王衍失政。嚴自蜀還。具言可取之狀。初莊宗遣嚴以名馬入蜀市珍奇以充後宮。而蜀法嚴禁以奇貨出劍門。其非奇物而出者。名曰入草物。由是嚴無所得。惟金二百兩。地衣毛布之類。莊宗聞而怒曰。物歸中國。謂之入草。王衍其能免入草乎。於是決議伐蜀。郭崇韜起軍之日。以嚴爲三川招撫使。與先鋒康延孝、將兵五千先驅。所過州縣。皆迎降。延孝至漢州。衍告曰。得李嚴來。卽降。衆皆謂伐蜀之謀。自嚴始。而衍怨嚴深。不宜往。嚴聞之。喜。卽馳騎入益州。衍見嚴。以母妻爲託。卽日以蜀降。師還。明宗以嚴爲西川兵馬都監。將行。其母曰。汝前啓破蜀之謀。今行。其以死報蜀人矣。嚴不聽。初嚴與知祥同事莊宗。時知祥爲中門使。嚴有過。莊宗命斬之。知祥知祥偏强於蜀。安重誨稍裁抑之。思有以制知祥者。嚴乃求爲西川兵馬都監。將行。其母曰。汝前啓破蜀戒行刑者少緩。入白莊宗曰。嚴小過。不宜輕殺。乃命知祥監笞嚴二十而釋之。知祥雖與嚴有舊恩。而怨其來。蜀人亦皆惡之。嚴至。知祥置酒間曰。朝廷遣公來耶。抑自來耶。嚴曰。君命也。知祥怒曰。天下藩鎮。皆無監軍。安得獨來此。乃錮子焚惑朝廷。卽擒斬之。明宗不能詰。知祥由此途反。

遂曰。重誨得挾權而反。受其咎。金全未錄功而得保其身。是可知編編乘除之散矣。建豐被隆恩而獲考終。鄴失法度而招悔吝。習猶不忘故主。震乃不恤其親。諸人之賢否。豈不判然可見哉。若嚴之辭令優長。可以不辱君命。惜乎不聽母言。而卒爲人所戮也。

續唐書卷四十三

諸臣傳第九

李琪、字台秀、河西燉煌人、父毅、爲王鐸都統判官、兄頲、唐末舉進士及第、爲監察御史、丁母艱、貧無以葬、乞食而營之、飢臥廬中、閭者哀之、琪少舉進士博學宏辭、累遷殿中侍御史、入梁、爲翰林學士、與修實錄、累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罷爲太子少保、莊宗滅梁、得琪、欲以爲相、而梁之舊臣多嫉之、乃以爲太常卿、遷吏部尚書、同光三年秋、天下大水、京師尤甚、莊宗朱書御札、詔百僚上封事、琪上疏千餘言、其意漫然無足取、莊宗獨稱重之、遂以爲國計使、方欲以爲相、迺諮用樞前即位故事、徵遣威、孔循等請改國號、絕土德、明宗武君、不曉其說、問曰、何謂改號、對曰、莊宗受唐錫姓、爲宗屬、繼昭宗以立、而國號曰唐、今天命已絕、宜改號曰新、明宗疑之、下其事羣臣、羣臣依違不決、琪議曰、殿下宗室之賢、立功三世、今興兵向闕、以赴難爲名、而欲更易統號、使先帝便爲路人、則焱然梓宮何所依俗、明宗以爲然、乃發喪成服而後即位、以琪爲御史中丞、自唐末喪亂、朝廷之禮墜、天子未嘗親事而入閤之制亦廢、常參之官、日至正衙者、傳聞不坐即退、獨大臣奏事、一見便殿、而侍從內諸司、日

再朝而已、明宗初即位、乃詔羣臣五日一隨宰相入見內殿、謂之起居、琪以謂非唐故事、請罷五日起居、而復朔望入閤、明宗曰、五日起居吾思所以數見羣臣也、不可罷、而朔望入閤可復、然唐故事、天子日御殿見羣臣、曰常參、朔望謂食諸陵寢有忌、蓋之心不能臨前殿、則御便殿見羣臣、曰入閤、宮政、前殿也、謂之衙、衙有仗、紫宸便殿也、謂之閤、其不御前殿而御紫宸也、乃自正衙喚仗由閤門而入、百官俟朝於衙者、因隨以入見、故謂之入閤、然衙、朝也、其義若閤、宴見也、其事殺自乾符已後、因亂禮闕、天子不能日見羣臣、而見朔望、故正衙常日廢仗、而朔望入閤有仗、其後習見遂以入閤爲重、至出御前殿、猶謂之入閤、其後亦廢、至是而復、然有司不能講正其事、凡羣臣五日一入見中興殿、便殿也、此入閤之遺制、而謂之起居、朔望一出御文明殿、前殿也、反謂之入閤、琪皆不能正也、琪又建言、入閤有待制次對官論事、而內殿起居、一見而退、欲有言者、無由自陳、非所以數見羣臣之意也、明宗乃詔起居日有言事者、許出行自陳、又詔百官以次轉對、是時樞密使安重誨專權用事、重誨前驅過御史臺門、殿直馬延誤衝之、重誨即臺門斬延而後奏、琪爲中丞、畏重誨不敢彈糾、又懼諫官論列、乃託宰相任圜先白重誨而後奏、然猶依違不敢正言其事、豆盧革能相、任圜議欲以琪爲相、而孔循、鄭珏沮之、乃止、遷尚書右僕射、琪以狀中中書言開元禮僕射上事日、中書門下率百官送上、中書下太常禮院、言無送上之文、而琪已落新授、復舉上儀、皆不可、明宗討王都、已破定州、自汴邀洛、琪當率百官自上東門、而請至偃師奉迎、其奏章言、敗哭丹之兒黨、破其定之逆城、坐謀以定州爲其定、制俾一月、翟進威卒、詔琪撰神道碑文、進威故梁將、而琪故梁相也、敍進威在梁事不曰僞、爲馮道所駁、琪少以文章知名、亦以自負、既貴、乃剗牙版爲金字、曰前鄭賓進士李琪、常置坐側、以在內署時所爲制詔、編爲十卷、曰金門集、行於世、琪重然諾、喜稱人薄、然少持重、不知進退、故每爲當時所沮、以太子少傅致仕、卒年六十、子貞、官縣令、

鄭珏、故相縈之諸孫、父徽、爲河南尹、張全義判官、珏少依全義、舉進士、數不中、全義以周有司、乃得及第、昭宗時、官監察御史、入梁、累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莊宗入汴、朱友貞閉兵至、惶恐不知所爲、召珏問計、珏曰、有一策不知能行否、問何策、珏曰、願得傳國寶、馳入唐軍、以綏其行、而待救兵之至、友貞曰、寶固不足惜、顧此行能了事否、珏俛首徐思曰、但恐不易了、於是左右皆大笑、及莊宗滅梁、珏迎謁道左、貶萊州司戶參軍、量移曹州司馬、張全義言於郭崇韜、復召爲太子賓客、明宗即位、欲用任圜爲相、爲安重誨所抑、孔循因言珏故梁相、性謹愼、美詞翰、乃拜珏平章事、珏在相位、既碌碌無所長、又病聾、亟求去、驟遷四上方允、乃以左僕射致仕、贈鄭州莊一阨、卒贈司空、初珏應進士十九人、越十九年爲宰相、又昆弟之次第十九人、時亦稱異之子遵、

李愚、字子晦、渤海無棣人、初嘉安嬰之爲人名安平、家世業儒、父贍、應舉不第、以詩書訓愚、愚寡言好學、爲文尙氣格、有韓、柳體、始事滄州節度盧龍盧龍威、署安陵簿、丁母憂、解去、游關中、以書說韓建、不用、去而之

洛陽舉進士宏詞，爲河南府參軍。白馬之禍，復去之山東，與李延光相善。延光仕梁爲侍講，乃薦愚於朱友貞，授爲左拾遺。崇政院直學士，坐言事，貶爲鄧州觀察判官。莊宗滅梁，愚朝京師，諸公卿素聞愚舉古重之，拜主客郎中、翰林學士。魏王伐蜀，辟愚都統判官。蜀道險阻，議者咸宜緩師待變而進。郭崇韜以決於愚，愚曰：王衍荒怠，人皆服之。乘其倉卒，擊其無備，利在速，不可緩也。崇韜以爲然。而所至迎降，遂滅蜀。初軍行至寶雞，招討判官陳乂稱疾請留。愚厲聲曰：陳乂見利則進，知難則止，今大軍涉險，人心易搖，正可斬之以徇。由是軍中無敢言留者。明宗即位，累遷兵部侍郎，承旨。過祕天南郊，愚爲渭道，趙鳳草加恩制，道鄙其辭。罷爲太常卿，任國能相，乃拜愚中書侍郎同平章事。愚有疾，明宗遣宦官視之。見其敗屋敝席，四壁蕭然，明宗嗟歎，命以供帳物賜之。洛王兵犯京師，閔帝出奔，愚與馮道至端門，閔帝已出，欲止中書，問太后進止。道曰：洛王已徧處彊牓招安，今即至矣，何暇俟太后旨。道侍御史，累官至兵部侍郎。梁亡，貶均州司馬。復用爲太子詹事，明宗時爲吏部侍郎，故事吏部文武官告身皆輸朱膠紙軸錢，然後給。其品高者則賜之，貧者不能輸錢，往往但得敕牒而無告身。兵亂之後，因以爲常。官卑者無復給告身，中書但錄其銜辭，臧任其材，或褒其行，或申以誡，而受官者既不給告身，皆不知受命之所以然。非王言所以詔告也。請一切賜之。由是百官皆賜告身。自愚始也。宰相馮道，世本田家，狀貌質野，朝士多笑其陋。道且入朝，兵部侍郎任贊與愚在其後，道行致反顧，贊問愚道反顧何爲。愚曰：道下兔園册爾。兔園册者，鄉校俚儒教田夫牧子之所誦也。故愚舉以相誚。道聞之大恕，徙愚鄜州。其後李愚爲相，還爲太常卿。初，鄭餘慶常采唐士庶吉凶書疏之式，雜以當時家人之禮，爲書儀二卷。明宗見其有起復冥婚之制，歎曰：儒者所以隆孝弟而敦風俗，且無金革之事，起復可乎？婚吉禮也，用於死者，可乎？乃詔愚遷文學通古今之士，共刪定之。愚與太常博士段顒、田敏等增損其書而其事出鄙俚，皆當時家人女子傳習所見，往往轉失其本，然猶時有禮之遺制，後晉亡失愈不可究其本末。其婚禮親迎有女坐壻鞍合巹之說，尤爲不經。公卿之家，頗遵用之，至其久也，又益訛謬可笑，斯類甚多。愚卒於官，年五十六。贈吏部尚書，子溫資。

馬縞，不知其家世。少舉明經，又舉宏詞，事梁爲太常卿。以知禮見稱於世。莊宗時，累遷中書舍人、刑部侍郎。兼判太常卿，明宗入立，雖唐太祖、莊宗而不立親廟，縞言漢諸侯王入繼統者，必別立親廟，光武皇帝立四親廟於南陽，諸如漢故事。立廟以中孝享明宗，下其議。禮部尚書蕭頃等請如縞議。宰相鄭珏等議，引漢桓、靈爲比，以爲桓帝尊其祖解瀆亭侯淑爲孝元皇，父萇爲孝仁皇，請下有司定祔四代祖考爲皇，置園陵如漢故事。事下太常博士王丕議，漢桓帝尊祖爲孝穆皇帝，父爲孝崇皇帝，縞以爲孝穆、孝崇有皇而無帝，惟吳孫皓尊其父和爲文皇帝，不可以爲法。右僕射李琪等議與縞同。明宗詔曰：五帝不相襲禮，三王不相沿。樂惟皇與帝異世殊稱，然皇極泰已兼威號。朕居九五之位，爲億兆之尊，奈何絕二名於紗紵。惜一字於先世，乃命宰相集百官於中書，各陳所見。李琪等稱爲皇帝，自高爲皇，宰相鄭珏合羣議

首謝罪，復命歸鎮，以爲節度使，徙鎮安遠。天成元年，以史敬鎔代之，玭還京師，卒於道。贈侍中。子師道。

周知裕，字好問，幽州人。少爲劉仁恭騎將，後奔於梁。梁特置歸化軍以知裕爲指揮使，凡軍士自晉歸梁者，皆隸於部下。與莊宗戰河上，擢至階銳。歸化一軍爲最。然歲將一紀，位不及郡守。莊宗入汴，知裕與段凝軍河上，聞梁已亡，欲自殺。爲賓客故人止之，乃降。莊宗尤優待之。諸將妒其寵，因獵射之。知裕走免。莊宗因敕射者，以知裕爲房州刺史。明宗時，歷絳、潤二州刺史，遷宿州團練使，安州留後。所至皆有善政。安州近淮，俗惡病者父母有疾，置之他室，以竹竿餌飲食委之，至死不近。知裕深忌之，加以教道，由是稍革。長興末，入爲右神武統軍。清泰初，卒於官。贈太傅。

劉岳，字昭輔，洛陽人。乾寧中，宰相崇望，其諸父也。岳名家子，好學，敏於文辭，善談論。舉進士，連舉爲左拾遺侍御史。累官至兵部侍郎。梁亡，貶均州司馬。復用爲太子詹事。明宗時，爲吏部侍郎，故事吏部文武官告身皆輸朱膠紙軸錢，然後給。其品高者則賜之，貧者不能輸錢，往往但得敕牒而無告身。兵亂之後，因以爲常。官卑者無復給告身，中書但錄其銜辭，臧任其材，或褒其行，或申以誡，而受官者既不給告身，皆不知受命之所以然。非王言所以詔告也。請一切賜之。由是百官皆賜告身。自岳始也。宰相馮道，世本田家，狀貌質野，朝士多笑其陋。道且入朝，兵部侍郎任贊與岳在其後，道行致反顧，贊問岳道反顧何爲。岳曰：道下兔園册爾。兔園册者，鄉校俚儒教田夫牧子之所誦也。故岳舉以相誚。道聞之大恕，徙岳鄜州。其後李愚爲相，還爲太常卿。初，鄭餘慶常采唐士庶吉凶書疏之式，雜以當時家人之禮，爲書儀二卷。明宗見其有起復冥婚之制，歎曰：儒者所以隆孝弟而敦風俗，且無金革之事，起復可乎？婚吉禮也，用於死者，可乎？乃詔岳遷文學通古今之士，共刪定之。岳與太常博士段顒、田敏等增損其書而其事出鄙俚，皆當時家人女子傳習所見，往往轉失其本，然猶時有禮之遺制，後晉亡失愈不可究其本末。其婚禮親迎有女坐壻鞍合巹之說，尤爲不經。公卿之家，頗遵用之，至其久也，又益訛謬可笑，斯類甚多。岳卒於官，年五十六。贈吏部尚書，子溫資。

馬縞，不知其家世。少舉明經，又舉宏詞，事梁爲太常卿。以知禮見稱於世。莊宗時，累遷中書舍人、刑部侍郎。兼判太常卿，明宗入立，雖唐太祖、莊宗而不立親廟，縞言漢諸侯王入繼統者，必別立親廟，光武皇帝立四親廟於南陽，諸如漢故事。立廟以中孝享明宗，下其議。禮部尚書蕭頃等請如縞議。宰相鄭珏等議，引漢桓、靈爲比，以爲桓帝尊其祖解瀆亭侯淑爲孝元皇，父萇爲孝仁皇，請下有司定祔四代祖考爲皇，置園陵如漢故事。事下太常博士王丕議，漢桓帝尊祖爲孝穆皇帝，父爲孝崇皇帝，縞以爲孝穆、孝崇有皇而無帝，惟吳孫皓尊其父和爲文皇帝，不可以爲法。右僕射李琪等議與縞同。明宗詔曰：五帝不相襲禮，三王不相沿。樂惟皇與帝異世殊稱，然皇極泰已兼威號。朕居九五之位，爲億兆之尊，奈何絕二名於紗紵。惜一字於先世，乃命宰相集百官於中書，各陳所見。李琪等稱爲皇帝，自高爲皇，宰相鄭珏合羣議

奏曰。禮非天降。而本人情。可止可行。有損有益。今議者引古以漢爲據。漢之所制。夫復何依。開元時。尊皇陶爲德明皇。涼武昭王爲興聖皇帝。皆立廟京師。詔可其加帝而立廟。應州劉伍修書儀。其所增損。皆決於縞。縞又言緦麻喪紀。所以別親疏。辨嫌疑。嬸叔嫂無服。推而遠之也。太宗時。有司議爲兄之妻服小功五月。今有司給假爲大功九月。非是。末帝下其議。太常博士段顒議。嫂功服給假以大功者。令文也。令與禮異者非一。而喪服之不同者五。禮、姨、舅皆服小功。令皆大功。妻父母壻外甥皆服緦。令皆小功。禮令之不可同如此。右贊善大夫趙成又議曰。據禮、令、格、式。輕重失其倫也。以名則兄子之妻疏。因名則嫂非卑。嫂服大功。其來已久。令、國之典。不可誠也。司封郎中曹躔請下其議。并以禮令之遠者定議。詔尚書省集百官議。左僕射劉昫等議曰。令於喪服無正文。而嫂服給大功假。乃假寧附令。而敕無年月。請凡喪服皆以開元禮爲定。下太常。具五服制度附於令。令有五服。自縞始。縞明宗時常坐貶獄。不當貶綏州司馬。復爲太子賓客。遷戶部、兵部侍郎。盧文紀作相。以其迂懦。部之改國子祭酒。卒年八十。贈兵部尚書。

續唐書卷四十四

諸臣傳第十

豆盧革、同州人。父瓚。舒州刺史。豆盧爲世名族。唐末兵亂。革避地中山。王處直辟於幕下。有奏記之譽。因牡丹會賦詩。諷處直以桑梓爲意。言甚古雅。漸加器仰。轉節度判官。莊宗在魏。講求輔相。盧質以名家子舉之。召爲行臺左丞相。同光初。拜平章事。及登廊廟。事多錯亂。除拜官吏。每失其序。常爲省郎。嘗若市廛正。革頗患之。時初滅梁。革乃諷革說爲相。以北能知前朝事故。引以佐己。而說亦無學術。徒以流品自高。是時朝廷紀綱未立。議者以爲宜革以漸。而崇韜扶還太甚。巢於必行。革說心知其未可。而不能有所諫言。二人各以其子爲拾遺。父子同省。爲人所刺。遂改他官。革請說子濤爲宏文館學士。說請革子昇爲集賢院學士。交致阿私。識者醜之。革自作相。不以朝政爲務。惟事修煉長生之術。常服丹砂。嘔血數日幾死。莊宗崩。革爲山陵使。及升祔畢。不出私第。專俟旋鎮。數日無耗。親故促令入朝。安重誨忌之。於朝曰。山陵使名銜尚在。不俟改命。遽履新朝。意謂武人可欺邪。諫官希旨上疏。誣革纖旭客殺人。說坐與鄰人爭井。遂俱搆。革貶辰州刺史。說澈州刺史。所在馳驛發遣。宰相任圜、鄭珏三上章請毋行。後命不報。革復坐請

俸私自入。說責官與選人。授革陵州。說合州。皆長流。天成二年。詔陵、合二州刺史監賜自盡。革子昇。說子溍。皆官至尚書郎。坐其父廢。

盧程唐朝右族。祖懿。父蘊。歷仕通顯。天復末。程舉進士。爲鹽鐵出使巡官。避亂燕、趙。衣道士服。游諸侯間。豆盧革依王處直。盧汝弼來太原。二人皆名族知舊。因其薦之。爲河東節度判官。莊宗嘗召程草文書。程辭不能。其後戰胡柳。掌書記王誠歿於陣。莊宗遽軍太原。置酒。謂張承業曰。吾以危酒辟一書記於坐。因舉厄屢遷官。馮道程位在道上。以嘗辭不能。故不用。而遷程支使。程大恨曰。用人不以門閥。而先田舍兒邪。莊宗登極。議擇相。而盧汝弼、蘇循已死矣。盧質嘗拜。而質不樂任事。乃言豆盧革與程。皆名族當相。乃以程爲中書侍郎。同平章事。時朝廷新造。百度未備。程、革拜命之日。即乘肩輿。騎道喧沸。莊宗聞其聲。詢左右。則曰。宰相擔子入門。莊宗登樓視之。笑曰。所謂假是而非者也。程奉皇太后册。自魏至太原。上下山險。所至州縣。驅役丁夫。官吏迎拜。程坐肩輿自若。少忤其意。必加笞辱。人有假盥夫於程者。程帖與唐府給之。府吏啓無例。程怒笞吏背。少尹任圜、莊宗姊壻也。詣程訴其不可。程戴華陽巾。衣鶴氅。據几決事。親閽罵曰。閽何蟲豸。特姊家方耶。宰相取給州縣。何事不可。閽不言而退。馳告莊宗。莊宗怒。謂郭崇韜曰。朕誤相此癡物。敢辱予九卿。趣令自盡。崇韜亦欲殺之。賴盧質力解。乃能爲右庶子。莊宗入洛。程於路墜馬

任圜、京兆三原人。父茂宏。爲西河令。有子五人。圜、圖、圍、圙、圌。皆有風采。武皇愛之。以宗女妻圜。歷代、憲二郡刺史。李嗣昭與兵晉陽。與圜游處甚洽。及鎮澤潞。請爲觀察支使。解褐。賜朱紱。梁兵築夾城。圍潞州。嗣昭危甚。問圜去就。圜勸其堅守以待。不可有二心。已而莊宗破梁夾城。圍圜爲盡守計。甚嘉之。其後嗣昭與莊宗有隙。圜奉使往來辨釋。得以相安。圜之力也。從戰胡柳。擊敗梁兵有功。莊宗勞之曰。儒士亦破體邪。仁者之勇。何其壯也。常山之役。嗣昭爲帥。歿於軍。圜代總其事。號令如一。後復以上黨之師攻常山。城中萬人突出。大將孫文進死之。大軍危迫。圜麾騎進攻。多所殺獲。晉以嘏褊諭其城中。鎮人信之。使乞降。及城潰。誅元惡之外。官吏咸保其家屬焉。其後以鎮州爲北京。拜圜工部尚書。兼真定尹。北京副留守。知留守事。明年。郭崇韜兼領成德。改行軍司馬。仍知府事。同光三年。歸朝。守工部尚書。崇韜伐蜀。奏令從征。蜀平。署圜鎮南節度使。懇辭不受。魏王班師。行及利州。康延孝叛。魏王遣圜將三千騎。會董璋、孟知祥等兵擊敗延孝於遂州。而魏王先至。渭南迴軍。圜懇將其軍以東。明宗嘉其功。拜平章事。兼判三司。是時新誅孔謙。圜進辟才俊。抑絕僥倖。公私給足。天下便之。是秋。豆盧革、韋說罷相。圜與安重誨、鄭珏、孔循議擇當爲相者。圜意屬李琪。而珏、循雅不欲琪。而推崔協。重誨亦然。他日明宗問誰可相。重誨即以協對。圜前爭曰。重誨素諳人物。爲人所賣。崔協不識文字。而虛有儀表。號爲沒字碑。陛下慎勿誤加採擇。相此不知書人。明宗曰。宰相重位。卿等再審。然晉誠易州刺史。韋嗣立。乃名家子。嗣成宋可。則禹書記先朝判官。稱爲

長者可以相奏謁書記者道也議未決重誨等休於殿廊孔循不捨拂衣去且罵曰天下事一則任國二則任國國乃何人國謂重誨書李琪才蘊可兼時翟百人而讒夫忌能巧沮若令琪而相協如栗蘇舍之陽幼子凝隨亦見殺

道希甫宋州人爲人有機辨多矯激少舉進士爲梁開封尹袁象先掌書記謁趙王王鎔鎔使爲參軍尤不樂居爲巡官希甫不樂乃棄其母妻變姓名亡之鎮州自稱菅州掌書記象先時爲節度使以希甫爲巡官希甫不樂乃棄其母妻變姓名亡之鎮州自稱菅州掌書記象先時爲節度使以希甫爲巡官希甫不樂乃棄其母妻變姓名亡之鎮州自稱菅州掌書記象先爲青州節度使以希甫

歲餘又亡之易州爲僧居百丈山莊宗將建國於魏設百官求天下隱士幽州李紹宏薦希甫爲魏州推官同光初詔定內宴儀問希甫樞密使得坐否希甫以爲不可張居翰聞之怒謂希甫曰老夫叨事三朝天子見內宴數百子本田舍兒安知宮禁事希甫不能對由是官用事者皆切齒宰相豆盧革等附居翰共排斥之以爲忽都郎中希甫失志尤快快莊宗滅梁遣希甫宣慰青齊希甫始知其母已死妻袁氏改嫁希甫乃發哀服喪居於魏州人有引漢李陵晉以譏之曰老母終堂生妻去室時皆傅以爲笑明宗即位召爲諫議大夫是時復置匭函以希甫爲使希甫建言自兵亂相乘王綱大壞侵欺凌奪有力者勝凡掠人妻女占人田宅姦贓之吏刑獄之冤者何可勝數而匭函一出投訴必多至於功臣貴戚有不得不理之以法者乃自天成元年四月二十八日昧爽已前大辟已上皆赦除之然後出匭函以示衆初明宗欲以希甫爲諫議大夫豆盧革革說晉沮之其後革說爲安重誨所惡希甫希旨誣奏革縱田客殺人說與鄰人爭井井有寶貨有司推勘催破斧而已革說卒坐貶死明宗賜希甫衆帛拜左散騎常侍希甫性褊而躁進晉遣人夜叩宮門上變言河壖牙官李筠告本軍謀反詰旦追問無狀斬筠軍士詣重誨求希甫市焉之是時朝廷將有事於南郊舉臣習儀於殿宰相馮道候班於月華門外希甫與兩省班先入道等坐廊下不起既出召堂頭直省朝堂驅使官責問宰相握密見兩省官何得不起因大詬罵託疾還第未幾二

子相繼而卒

張憲字允中晉陽人少沈靜好學能鼓琴弱冠通諸經尤精左傳莊宗素知其文辭以爲天雄軍節度掌書記及即位拜工部侍郎租庸使遷刑部侍郎判吏部銓東都副留守憲精於吏事甚有能政莊宗幸鄴定州王都來朝乃命憲治鞫場與都虞候初莊宗所以興亂漢汜水魏繁陽至今皆在不可毀乃別治宮西爲鞫場未成莊宗怒命毀撻以爲場憲退而歎曰此不祥之兆也郭崇韜伐蜀慮憲可任爲相而宦官伶人不欲憲在朝廷樞密承旨段徊曰宰相在天子面前事有非是尚可改作一方之任非其人則爲患不細憲才誠可用不如任以一方乃以爲太原尹北京留守趙在禮作亂憲家在魏州在禮善待其家遣人以書招憲憲斬其使不發其書而上之莊宗遇弒明宗入京師太原猶未知永王存監軍於太原左右告憲曰今魏兵南向主上存亡未可知存勗之來無詔書而所乘馬贏其鞦豈非覆敗者乎宜拘之以俟命憲曰吾本書生無尺寸之功而人主過我甚厚豈宜懷二心以俾變節可與之俱死爾憲從事張昭遠教憲率表明宗以勸進憲涕泣拒之已而存勗削髮見

曾查超願爲僧以求生遂超陛下兵大譟殺存霸憲開髮出奔忻州既而有司糾其委城之罪賜死於晉陽幼子凝隨亦見殺

道希甫宋州人爲人有機辨多矯激少舉進士爲梁開封尹袁象先掌書記謁趙王王鎔鎔使爲參軍尤不樂居爲巡官希甫不樂乃棄其母妻變姓名亡之鎮州自稱菅州掌書記象先時爲節度使以希甫爲巡官希甫不樂乃棄其母妻變姓名亡之鎮州自稱菅州掌書記象先時爲節度使以希甫爲巡官希甫不樂乃棄其母妻變姓名亡之鎮州自稱菅州掌書記象先爲青州節度使以希甫

歲餘又亡之易州爲僧居百丈山莊宗將建國於魏設百官求天下隱士幽州李紹宏薦希甫爲魏州推官同光初詔定內宴儀問希甫樞密使得坐否希甫以爲不可張居翰聞之怒謂希甫曰老夫叨事三朝天子見內宴數百子本田舍兒安知宮禁事希甫不能對由是官用事者皆切齒宰相豆盧革等附居翰共排斥之以爲忽都郎中希甫失志尤快快莊宗滅梁遣希甫宣慰青齊希甫始知其母已死妻袁氏改嫁希甫乃發哀服喪居於魏州人有引漢李陵晉以譏之曰老母終堂生妻去室時皆傅以爲笑明宗即位召爲諫議大夫是時復置匭函以希甫爲使希甫建言自兵亂相乘王綱大壞侵欺凌奪有力者勝凡掠人妻女占人田宅姦贓之吏刑獄之冤者何可勝數而匭函一出投訴必多至於功臣貴戚有不得不理之以法者乃自天成元年四月二十八日昧爽已前大辟已上皆赦除之然後出匭函以示衆初明宗欲以希甫爲諫議大夫豆盧革革說晉沮之其後革說爲安重誨所惡希甫希旨誣奏革縱田客殺人說與鄰人爭井井有寶貨有司推勘催破斧而已革說卒坐貶死明宗賜希甫衆帛拜左散騎常侍希甫性褊而躁進晉遣人夜叩宮門上變言河壖牙官李筠告本軍謀反詰旦追問無狀斬筠軍士詣重誨求希甫市焉之是時朝廷將有事於南郊舉臣習儀於殿宰相馮道候班於月華門外希甫與兩省班先入道等坐廊下不起既出召堂頭直省朝堂驅使官責問宰相握密見兩省官何得不起因大詬罵託疾還第未幾二

張憲字允中晉陽人少沈靜好學能鼓琴弱冠通諸經尤精左傳莊宗素知其文辭以爲天雄軍節度掌書記及即位拜工部侍郎租庸使遷刑部侍郎判吏部銓東都副留守憲精於吏事甚有能政莊宗幸鄴定州王都來朝乃命憲治鞫場與都虞候初莊宗所以興亂漢汜水魏繁陽至今皆在不可毀乃別治宮西爲鞫場未成莊宗怒命毀撻以爲場憲退而歎曰此不祥之兆也郭崇韜伐蜀慮憲可任爲相而宦官伶人不欲憲在朝廷樞密承旨段徊曰宰相在天子面前事有非是尚可改作一方之任非其人則爲患不細憲才誠可用不如任以一方乃以爲太原尹北京留守趙在禮作亂憲家在魏州在禮善待其家遣人以書招憲憲斬其使不發其書而上之莊宗遇弒明宗入京師太原猶未知永王存監軍於太原左右告憲曰今魏兵南向主上存亡未可知存勗之來無詔書而所乘馬贏其鞦豈非覆敗者乎宜拘之以俟命憲曰吾本書生無尺寸之功而人主過我甚厚豈宜懷二心以俾變節可與之俱死爾憲從事張昭遠教憲率表明宗以勸進憲涕泣拒之已而存勗削髮見

有舊。天成初。召還見於內殿。勞問久之。授西川節度副使。時孟知祥已有二志。以趙季良爲心腹。聞璋代之。即奏季良遂改行軍司馬。璋恥於自辭。不得已而往。明宗賜予甚厚。初知祥在北軍。而璋留守太原。知祥以軍禮事璋。璋繩之以法。知祥意不樂。及璋爲司馬。知祥勉待以禮。知祥反。能璋司馬。置之私第。璋欲恨而卒。

張全義。字國維。濮州臨濮人。初名言。昭宗賜名全義。梁改爲宗奭。莊宗定河南。復名全義。襲取河陽。全義以爲河南尹。由是德梁出己。盡心竭力。躬載酒食。勞罷畋畝之間。築南北二城以居之。民賴其利。朱全忠劫昭宗東遷。繕理府庫。皆全義助之。全忠兵敗德縣。道病還洛。過畏。避全義家。旬日。迫淫其妻女。其子繼祚慙恥。不自勝。欲刺全忠。全義戒之。以謂恩不可忘。乃止。嘗有言全義於全忠者。全忠召全義。其意不測。全義妻儲氏有口辨。遣入見。厲聲曰。宗謂種田叟耳。守河南三十年。開荒劇土。拮拾財賦。助創業。今衰朽已無能。而疑之。何也。全忠笑曰。我無惡意。嫗勿多言。全義事梁。累拜中書令。天下兵馬副元帥。封魏王。及莊宗滅梁。全義自洛來朝。泥首待罪。莊宗撫慰久之。以其年老。令人被面升殿。宴賜盡歡。命皇子等皆兄事之。全義因去梁時所名。復其故名。猶不自安。乃厚賂劉皇后以自固。先是天祐十五年。朱友貞自汴趨洛。將祀於南郊而不果。其儀仗法物猶在。全義因請祀洛陽。曰。向郊儀物已具。莊宗大悅。加全義太師尚書令。明年二月。郊禮禮畢。改封全義爲齊王。數幸其第。命皇后拜全義爲父。初莊宗欲掘朱全忠墓。剖棺戮尸。全義謂梁雖讎敵。今已屠滅其家。足以報怨。剖棺之戮。非王者以大度示天下。莊宗以爲然。鐘去墓闕而已。洛陽監軍當得李德裕平泉醒酒石。全義求之。監軍忿然曰。自黃巢亂後。洛陽園宅。無復能守。豈獨平泉一石哉。全義常在巢賊中。以爲識己。因大怒。奏等殺監軍者。其鄙詖。以先諫者爲直。百姓苦之。同光四年。趙在禮據魏州。諸軍進討無功。時明宗已爲羣小間諜。端居私第。以全義言。乃遣明宗討之。及聞變。以憂懼卒。年七十五。贈太師。謚忠肅。

逸曰。革程曰本舊族。名著新朝。論其生平。革較程爲勝。乃見嫉權臣。無所逃命。是可悯已。國有濟世之才。能直言極諫。遐及希甫。守正不阿。贊璋亦明通有識。可以謂之良臣。至若全義。乃無恥之徒。而實錄敘以爲名臣。諸史稱以爲良玉。何哉。

續唐書卷四十五

諸臣傳第十一

王思同、幽州人。父敬柔。娶劉仁恭女。生思同。思同事仁恭爲銀胡簶指揮使。仁恭以部下兵歸太原。年十六。武皇命爲飛騰指揮使。從莊宗平定山東。累典諸軍。遷神武十軍都指揮使。累遷鄭州防禦使。思同爲人。勇敢善騎射。好學。喜爲詩。與人唱和。自稱劍門劍客。魏王繼岌待之若子。時內養呂知柔用事。思同頗不平。呂爲終南山詩。末句有頭字。思同和之曰。料伊直擬沖霄漢。賴有青天壓著頭。所爲詩皆類此。性慷慨。輕財重義。多納文士。然未嘗立戰功。明宗時。以久次爲匡國軍節度使。徙鎮武。是時吐蕃數爲寇。而秦州無寧歲。思同列四十餘柵以禦之。居五年。來朝。明宗問以邊事。思同指畫山川。陳其利害。思同去。明宗顧左右曰。人言思同不營事。能若是耶。於是始知其材。以爲右武衛上將軍。京兆尹西京留守。石敬瑭討董璋。思同爲先鋒指揮使。兵入劍門。而後軍不繼。思同與璋戰。不勝而却。敬瑭兵罷。思同徙鎮山南西道。已而復爲京兆尹留守。應順元年二月。潞王從珂反。鳳翔。馳驛徵帥。晉高祖乘危帝疾病。謀害秦王而立幼嗣。陵弱宗室。勳搖藩方。陳己所以興兵討亂之狀。因譖倫奴安十十以玉弦

11A

158

技謂思同。欲因其懽以通意。是時諸鎮皆懷向背。所得潞王皆檄。纔已上囚。而不絕其使。獨思同執十十及所使都胡等送京師。閔帝嘉其忠。授鳳翔行營都部署。三月。會諸鎮兵圍鳳翔。破東西關城。城中兵弱。而守甚堅。外兵傷夷者衆。潞王登陴。泣諭於外。聞者悲之。張虔釗攻城西。督戰甚急。軍士齊諾。反攻虔釗。虔釗躍馬避之。時羽林指揮使楊思權引軍入西門先降。思同未之知。猶督戰。俄而蕆德指揮使尹暉呼曰。西城軍入城。受賞矣。何用戰邪。士卒解甲棄仗。聲聞數里。遂皆入城。降諸鎮之兵皆潰。思同挺身走至長安。西京副留守劉遂雍閉門不納。乃奔潼關。潞王引兵至昭應。前鋒執思同以獻。潞王責之曰。罪可逃乎。思同曰。非不知從王得生。恐終死不能見先帝於地下。潞王魏其言。乃殺之。

姚洪、本梁之小校。嘗事董璋。後歸莊宗。爲指揮使。長興中。遣洪將千人戍閬州。董璋反。遣人以書招洪。洪得書輒投廁中。及璋攻城。洪悉力拒守者三日。備禦既竭。城陷。被擒。璋謂洪曰。爾爲李七郎奴。婦馬糞。得一官殘炙。感恩不已。今天子用爾爲鎮帥。何苦反邪。何相負邪。洪厲曰。老賊。爾昔爲李七郎奴。婦馬糞。得一官殘炙。感恩不已。今天子用爾爲鎮帥。何苦反邪。吾能爲國家死。不能從人奴以生。璋怒。令軍士十人刳其肉。然後於前自取啗食。洪至死大罵不已。明宗聞之。泣下。錄其二子。而厚恤其家。

張敬達、字志通。代州人。父審素。有勇。事武皇爲廂直軍使。敬達少以騎射著名。莊宗召令繼父職。平河南有功。加檢校工部尚書。長興中。爲河東馬步軍都指揮使。領欽州刺史。累遷彰國、大同軍節度使。時契丹率族帳自黑榿林至云借漢界水草。敬達每聚兵塞下。以遏其衝。契丹不敢南牧。邊人賴之。石敬瑭反。詔以敬達爲太原四面招討使。六月。兵圍太原。敬達爲長城連柵。營梯衝以攻之。所爲城柵將成。輒有大風雨水暴至。以壞之。敬瑭求救於契丹。契丹入。敬瑭大敗。時爲所圍。末帝遣趙延壽、范延光等救之。延壽屯團柏谷。延光屯遼州。相去甚遠。而圍兵自皆安寨南長百餘里。闊五十里。布以毡帳。用毛索拼鉚爲營。縱犬往來。敬達營中有夜出者。輒爲契丹所得。由是閉壁不敢復出。延壽等皆有二心。無救之者。敬達猶以飼其馬。馬死者食之。已而馬盡。副將楊光遠勸敬達降敬瑭。敬達不可。促之不已。敬達曰。諸公何相迫邪。曷教我面降。光遠遂斬敬達以降。末帝聞其殺也。憫惻久之。廣思立、晉陽人。少善騎射。事武皇爲爪牙。署河東親騎軍使。莊宗嗣位。從攻夾城。戰柏鄉。累以功遷突騎指揮使。天成中。歷應、鳳二州刺史。宿州團練使。昭武軍節度使。徙鎮保義。皆有善政。潞王反於鳳翔。閔帝遣王思同等討之。思立有捧聖羽林屯兵千五百人。乃以羽林千人屬思同。至鳳翔。軍叛降。思立聞之。欲盡誅羽林家屬。未及而潞王兵已至。思立乃以捧聖兵城守。潞王前鋒至城下。呼曰。西兵七萬。已奉新帝。爾五百人。其能拒邪。徒陷陝人於死耳。捧聖兵皆解甲。思立亦出迎。末帝即位。以思立初無降意。頗不悅。徙安遠。又徙安國。以年老。能爲右神武統軍。有敬瑭反太原。末帝以思立爲北面行營馬軍都指揮使。及型幸懷州。遣思立將從龍騎兵出團柏谷。救張敬達。未至而敬達死。楊光遠降。思立因憤放以疾

卒。

康義誠、字信臣。代北三部落人。少以騎射事武皇。從莊宗入魏。補突騎使。累遷本軍都指揮使。從明宗討趙在禮。至魏而軍變。義誠前陳莊宗過失。勸明宗南轡。明宗即位。遷捧聖都指揮使。領汾州刺史。從破朱守殷。遷侍衛親軍馬步軍都指揮使。領河陽三城節度使。累加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秦王爲天下兵馬大元帥。大臣皆懼禍及。思自脫。獨義誠心結之。遣其子事秦王府。明宗病。秦王謀以兵入宮。朱宏昭、馮贇等皆謂不可。義誠獨持兩端。及秦王既誅。明宗晏駕。閔帝即位。加檢校太尉。判六軍諸衛事。未幾。鳳翔兵起。西軍不利。義誠擢乃請行。蓋欲盡率禁下諸軍送降於潞。以求免也。會與朱洪實謀。事不協。洪實因厲聲言義誠包藏之志。閔帝曖昧不能明辨。而誅洪實及義誠率軍至潞安。諸軍乖先趨陝。解甲迎降。義誠以都部下數十人見新王請罪。潞王難罪其姦回。未欲行法。清泰元年。斬於興教門外。夷其族。

朱宏昭、太原人。祖玫。父叔宗。皆爲本府牙將。宏昭少事明宗爲客將。明宗即位。故常使於外。荒璋爲東川節度使。乃以宏昭爲副使。西川孟知祥殺其監軍李嚴。宏昭擢求還京師。璋不許。遂相猜忌。宏昭益開懷待之。璋頗重其爲人。後璋有軍事。遣宏昭入朝。宏昭乃免。遷左侍衛大將軍、內客省使。宣徽內院使。鳳翔節度使。朝廷命石敬瑭帥師伐蜀。久未成功。安重誨自請西行。至鳳翔。宏昭迎謁甚恭。延至府署。使其妻妾侍飲。重誨酒酣。具言所以讒間之端。宏昭即奏重誨怨望。又陰遣人馳告敬瑭。使拒重誨。會敬瑭以糧餉不繼。燒營返軍。重誨亦以被讒召還。過鳳翔。宏昭閉門不納。及重誨得罪。宏昭入朝。授左武衛上將軍。充宣徽南院使。久之。爲山南東道節度使。時明宗已病。而秦王從榮禍起。大臣皆欲引避。樞密使范延光、趙延壽日夕更見。涕泣求去。明宗怒而不許。延壽使其妻興平公主入言於中。延光亦因孟漢瓊、王淑妃進說。故皆得免。未幾。延壽出鎮汴州。召宏昭於襄陽。代爲樞密使。加同平章事。延光出鎮常山。以三司使馮贇與宏昭對掌樞密。與康義誠、孟漢瓊同謀以殺秦王。閔帝即位。爲文思使。與安重誨有隙。由己得立。故於燕事高下在心。及赦後罷思。宏昭首自平章事超加中書令。素猜忌潞王。遂以覺際致禍。潞王至陝。閔帝懼。欲奔。魏手詔召宏昭計事。宏昭謂其客穆延暉曰。上召我急。將罪我也。吾兒婦、君之女也。可速歸毋令及禍。中使繼至。宏昭拔劍大哭。欲自裁。家人力止之。使促之急。宏昭曰。窮至此邪。乃自投於井。以死。安從進聞之。亦殺贇於家。幷殺其妻子。

藥彥稠、沙陀三部落人。初爲騎將。明宗即位。拜澄州刺史。從王宴球破王都於定州。遷侍衛步軍都虞候。領澤州節度使。安重誨矯詔遣河中指揮楊彥溫逐其節度使潞王。以彥稠爲招討使。明宗疑彥溫有所說。戒彥稠得彥溫毋殺。將訊之。彥稠希重誨旨。殺彥溫以滅口。明宗大怒。然不之罪也。長興中。爲靜難軍節度使。党項阿埋、屈悉保等族抄掠方渠、矯殺回鶻使者。明宗遣彥稠與康福會兵擊之。阿埋等亡竄山谷。明宗以謂党項知懼。可加約束而綏撫之。使者未至。彥稠等自牛兒族入白魚谷。盡誅其族。獲其大首

領連香等。遣人上捷。明宗論使者曰。吾討党項。非有所利也。凡軍中所獲。悉與士卒分之。毋以進奉爲名。重斂軍士。已而查稠以党項所掠回鶻進奉玉兩團。及遣泰王金裝胡祿等求獻。明宗曰。吾已語查稠矣。不可失信。因悉賜之。查稠又逐鹽州諸戎。取其所掠男女千餘。諸王反查稠爲招討副使。王思同兵潰。查稠與思同俱東走。爲軍士所擒以獻。時末帝已至華州。令拘於獄。已而殺之。

末令詢。不知何許人。閔帝在藩時。補爲客將。樂善知書。勤官由禮。長興中。閔帝連典大藩。遷爲都押衙。參輔閫政。甚有時譽。故深委之。及閔帝嗣位。朱瑪用事。不欲帝舊臣在於左右。乃出爲磁州刺史。閔帝震悼於衙。令詢日令人奔問。及聞帝遇害。大慟半日。自經而死。

李仁矩。不知其家世。少事明宗爲客將。明宗即位。以爲客省使左衞大將軍。明宗祔天南郊。東西川常進助禮錢。使仁矩趣之。仁矩恃恩驕恣。見藩臣不以禮。東川節度使董璋嘗酒以召之。仁矩在傳舍。與娼妓酣飲。日中不赴。爲璋所詬。自是深銜之。仁矩素見信於安重誨。自璋有異志。思有以制之。乃分東川之閬州爲保寧軍。以仁矩爲節度使。遣姚洪將兵戍之。璋以書告其子光業曰。朝廷割我支郡。分建節旄。又以兵戍之。是將殺我也。若復遣一騎入戍斜谷。吾必反矣。與汝從此而決。光業私以書示樞密使李虔徽。虔白重誨。重誨不省。仁矩至鎮。伺璋動靜。必以聞。璋益疑懼。遂決反。重誨又遣衙咸乂將兵益戍。光業嗤言兵來可用。而重誨不聽。咸乂未至而璋已反。攻閬州。仁矩召將校問策。皆曰。璋有二心久矣。常有利噬吾兵。兵來可用。而賊鋒方銳。宜堅壁以挫之。旬日。大軍必至。賊當自退。仁矩曰。蜀懦。安能當我精銳之師。即驅之出戰。兵未交而潰。仁矩死。

毛璋、涪州人。梁將戴思遠帥涪州。璋爲小校。莊宗下魏博。思遠棄州遁。璋據城歸降。以爲貝州刺史。璋有膽略。從征河上。屢有戰功。梁平。授華州節度使。王師討蜀。以璋爲行營左廂馬軍都指揮使。蜀平。璋功居多。明年。遙領武泰節度使。既至而驕。肯服緋袍。縱酒。令蜀妓使璋厭潘鎮。又得蜀貨。既富而驕。肯服緋袍。縱酒。令蜀妓爲王衍宮中之戲。明宗聞而惡之。召爲金吾上將軍。東川董璋上書言。毛璋子廷賓持書往西川。虛有陰事。明宗遣人追還廷賓。并璋下御史獄。廷賓款稱實璋假子。有叔在蜀。欲往省之。亦無私書。詔停任。令歸私第。初廷賓之蜀。與其客趙延祚俱。及召下獄。多招璋陰事。欲言之。璋許重賂以塞其口。既出。責賂不與。乃詣臺自言。并璋復下獄。鞫之無狀。中丞呂夢奇以璋前蒙昭雪。今延祚以責賂之故。復加維繫。故稍宕璋。及款狀上聞。有告夢奇受璋賂。所以獄不盡情。乃移軍巡獄。璋具伏許賂延祚而未與。又云。曾借馬與夢奇。而無行賂事。璋坐長流儋州。賜死於路。

遜曰。思同、洪、敬達皆死節之臣。足爲後唐生色。若思立、義誠一則憤疾而死。一則依違見殺。二康之賢否自見也。宏昭、彥稠均以死報國。死後其所犯猶未及令詢之穢慨激烈。此一死也。尚堪與日月爭光哉。仁矩雖被擒。不失爲義士。毛璋稍遲以滅其身。死猶晚矣。

續唐書卷四十六

諸臣傳第十二

孔謙、魏州人。爲魏州孔目。莊宗既下魏博。以謙爲度支使。謙爲人勤敏而傾巧。善事人。上下皆悅之。自少爲吏。工書算。諳錢穀事。莊宗拒梁於河上。大小百餘戰。謙調發供億。未嘗缺乏。所以成大功者。謙力居多。而民亦不勝其苦矣。莊宗初建大號。謙自謂當爲租庸使。而郭崇韜用魏博觀察判官張憲爲使。以謙爲副。謙已快快。莊宗滅梁。謙從入洛。謂崇韜曰。鄴、東都也。宜得重人鎮之。非張憲不可。崇韜以爲然。因以憲留守東都。而以豆盧革判租庸。謙益失望。乃陰求革過失。而革皆以手書假租庸錢十萬。謙因以書示崇韜。而微泄其事。使革聞之。革懼。遂求假職以讓。崇韜亦辭避。莊宗問誰可者。崇韜曰。孔謙雖長於金穀。而物議未當居大任。不若復用張憲。乃趣召憲。憲爲人明敏。人頗忌之。謙因乘閒謂革曰。租庸錢穀。悉在目前。委一小吏可辦。鄴都天下之重。不可輕以任人。革以語崇韜。遂不召憲。以與唐弁主正言爲租庸使。謙益憤憤。因求解職。莊宗怒其避事。欲寘之法。賴伶官景進救解之。乃止。已而正言病風不任事。景進數以爲言。乃罷正言。以謙爲租庸使。賜豐財贍國功臣。謙無他能。直以聚斂爲事。朝廷方推恩天下。除百姓田

租。放諸場務課利欠負者。懸悉遠詔督理。故事。觀察使所治州事。皆不得專達。上所賦調。亦下觀察使行之。而諏直以租庸帖調發諸州。不關觀察。觀察使交章論理。以謂制敕不下支郡。刺史不專奏事。唐制也。租庸直帖。沿偽梁之弊。不可謂法。今唐運中興。願還舊制。詔從其請。而諏不奉詔。率行直帖。又請減百官俸錢。省罷節度觀察判官推官等員數。以至隆寧天下山谷徑路。禁止行人。以收商旅征算。遣大程官放豬羊柴炭。占庇人戶。更置括田牢尺。盡率州使公廨錢。由是天下皆怨苦之。明宗立。下詔暴諏罪。斬於洛陽市。籍沒其家。遂罷租庸使額。分鹽鐵、度支、戶部爲三司。

張延朗、汴州開封人。事梁以租庸吏爲鄆州糧料使。明宗克鄆州。得延朗。復以爲糧料使。後徙鎮宣武、威德。以爲元從孔目官。明宗卽位。爲莊宅使。宣徽北院使忠武軍節度使。長興元年。拜三司使。唐制。戶部、度支、鹽鐵之官。莊宗滅梁。因而不改。明宗入立。誅租庸使孔謙而廢其職。以大臣一人判戶部、度支、鹽鐵。號曰判三司。延朗因請置三司使。事下中書。中書用唐故事。拜延朗特進工部尚書。充諸道鹽鐵、轉運等使。兼判戶部、度支事。詔以延朗兇狡有心計。委三司爲己任。而天下錢穀。亦無所建明。明宗嘗出游幸。召延朗共食。延朗不至。附使者報曰。三司事忙無暇。聞者笑之。歷秦、雄、武軍節度使。末帝以爲吏部尚書。兼中書門下平章事。判三司。石敬瑭有異志。三司財貨在太原者。延朗悉調取之。敬瑭深以爲恨。晉陽兵起。末帝議親征。然又采浮論。不能果決。延朗與劉延朗等。勸帝必行。延朗籍諸道民爲丁。及括其馬。丁馬未至。晉兵入京師。延朗被殺。

劉延朗、宋州虞城人。末帝鎮河中時。爲鄜城馬步軍都虞候。及鎮鳳翔。署爲孔目官。末帝將圖起義。與其事者五人。節度判官韓昭允、掌書記李專美、牙將宋審虔、客將房嵓。而延朗爲孔目官。計公私粟帛以贍其急。及西師納降。末帝赴洛。皆無所關焉。由是甚賞之。清泰初。除宣徽北院使。俄以劉延皓守鄴。故副樞密使。累官至檢校太傅。時房嵓爲樞密使。嵓本倡鬼神巫祝之說。至是但高枕閉眠。啓奏除授。一歸延朗。由是得志。凡藩侯牧郡自外入者。必先賂延朗。後議進官。賂厚者先居內地。賂薄者晚出邊藩。放諸將屢有怨詞。末帝不能禁之。及晉兵入延朗以一騎走南山。過其家。指而歎曰。吾積錢三十萬貫於此。不知爲何人所得。尋爲追兵捕而殺之。

張承業、字繼元。同州人。本姓康。幼閹。內常侍張泰養爲子。光啓中。主郃陽軍事。賜紫。入爲內供奉。武皇討王行瑜。承業累率使淮北賊平。改酒坊使。昭宗將幸太原。先遣承業道意。因除爲河東監軍。幸華州。就加左監門衞將軍。其後崔允誅宦官。凡宦官在外者。悉詔所在殺之。武皇僞戮罪人以應詔。匿承業於舟中。寺昭宗崩。乃出承業。復爲監軍。武皇病篤。屬承業曰。以吾兒累公等。莊宗常兄事承業。歲時升堂拜母。甚

親重之。莊宗爲晉王。承制授開府儀同三司左武衞上將軍燕國公。固辭不受。俱稱唐官終身。莊宗與梁戰河上十餘年。軍國之事。皆委之而承業亦盡心不懈。凡所以成莊宗大業者。承業之功居多。時貞簡太后、韓德妃、伊淑妃及諸王在晉陽者。承業一切繩之以法。權貴皆欽手。莊宗自魏歲時歸者。須錢滿博賞賜。伶人而承業主藏錢不可得。莊宗乃盜酒庫中酒。酯使子繼岌爲承業起舞。承業出資帛帑馬爲贈。莊宗指錢積呼繼岌小字語承業曰。和哥乏錢。七哥可與錢一積。何用帑馬爲邪。承業謝曰。國家錢非臣所得私也。莊宗以語佞之。承業怒曰。臣老敢使非爲子孫計。惜此庫錢。爲王基霸業耳。若欲用之。何必問臣。一財盡兵散。豈獨臣受負也。莊宗顧元行欽曰。取劍來。承業起持莊宗衣而泣曰。臣受先主顧命。誓雪國家之讎。今日爲國家惜庫物而死。不愧先主矣。閻寶從勞解承業手令去。承業罵寶曰。鼠朱溫逆賊。蒙晉厚恩。不能有一言効忠而反諂諛邪。指舉語之。太后聞之。使召莊宗。莊宗性至孝。聞召甚懼。乃酌兩巵謝承業曰。吾杯酒之失。忤於七哥。且得罪太后。願七哥飲此。爲吾分過。承業不飲。莊宗入內。太后使人謝承業曰。小兒忤特進。已笞之矣。翌日。太后與莊宗俱至承業第。慰勞之。是時盧質嗜酒傲忽。嘗呼諸王爲豚犬。莊宗深嫉之。承業乘閒諫曰。盧質多行無禮。臣請爲王殺之。莊宗曰。吾方招賢納才。以就功業。公何言之過也。承業起賀曰。王能如此。天下可平矣。天祐十八年。莊宗已受諸道勳進。將卽皇帝位。承業方臥病。聞之。自太原屑與至魏。諫曰。大王父子與梁血戰三十年。本欲雪國家之讎。而復唐之社稷。今元兇未滅。而遽以尊名自居。非王父子之初心。且失天下望。不可。莊宗曰。此諸將之所欲也。承業曰。讎賊而天下所共惡也。今能爲天下去大惡。復列聖之深讎。然後求唐後而立之。使唐無子孫。天下之士。誰可與王爭者。臣唐家一老奴耳。誠願大王之成功。然後退身田里。使百官送出洛東門。令路人指而歎曰。此本朝勳使。先主時監軍也。豈不臣主俱榮哉。莊宗不聽。承業知不可諫。乃仰天大哭曰。吾王自取之。恨老奴矣。仍歸太原。不食而卒。年七十七。同光元年。贈左武衞上將軍。謚曰貞憲。

張居翰、字德卿。故唐掖庭令張從玫養子。昭宗時。爲范陽監軍。與節度使劉仁恭相善。天復中。大誅宦者。仁恭給奏殺之。匿於大安山之北谿以免。梁攻滄州。仁恭遣居翰從武皇攻梁潞州。以居翰爲昭義監軍。莊宗卽位。與郭崇韜並爲樞密使。莊宗滅梁。宦官用事。郭崇韜又專任政。居翰歎默苟免而已。蜀王衍旣降。留還其族於洛陽。行及秦川。時園中已亂。莊宗虛衍爲變。遣人馳詔殺之。詔書已印畫。時居翰在密地。遙視詔云誅王衍一行。居翰以淵殺降不祥。卽就殿柱揩去行字。改爲一家。時蜀降人與衍俱東者千餘人。皆獲免。莊宗晏駕。居翰見明宗於至德宮。乞歸田里。天成三年。卒於長安。年七十一。居翰性和而靜。諳悉舊事。在潞州累年。每課人育疏種樹。敦本惠農。有仁者之風焉。

論曰。諫與二延朗俱聚斂之臣。而俱不得其死。積錢者究何補於生邪。承業以宦官而不忘唐室。終身以

敕使監軍自居。觀其對莊宗之言。堂堂正正。克篤忠貞。卒以死繼之。雖古之遺臣。何以加此。居翰於詔書改一字。存性命以千人。仁者舉筆。其利博哉。衙史及新修史記。敘承業官階多略。今從其神道碑加詳焉。

續唐書卷四十七

諸臣傳第十三

徐知證、義祖第五子。事吳。歷州刺史。至節度使。烈祖封拜徐氏。與本氏同。知證初封江王。改魏王。徐氏諸子。知證最長年。及元宗之世。尤見優禮。內宴飢用家人禮。擁觴起舞。拜賜爲壽。知證亦以叔父自處。無所讓。卒年四十三。

徐知誥、義祖第六子。吳時官太子中舍。累遷刺史。節度使。代兄知詢爲金陵尹。烈祖受禪。封僞王。遷封梁王。鎮潤州。寮中皆令知誥美委容。好奇玩。有蜀估持鳳首玉自言得之徼外。狀如雄雞。廣五寸。延上正平。可用爲枕。朱冠金距。文彩煥爛如生。人咸異之。一日。游蔣山。除地爲場。聯虎皮爲大幄。號虎帳。與賓僚會飲其中。忽暴風至。裂帳遮碎。如飛蝶。知誥憮而歎。屬疾。數日卒。年三十五。平時常語人曰。人生七十爲大限。吾生纔三十五。如此言。烈祖悲悼。廢朝七日。復詔諸老。以司徒致仕。未幾。周師起。踰延咎代爲留守。廣陵陷。自殞而逃。仍被執於周。僞免死。時人皆以宗有厚德。故有厚福。無何。病卒。年七十餘。宋齊邱撫其棺哭曰。君大點。來亦得時。去亦得時。元宗聞之。不平。宗繼室生二女。皆爲後主后。

李德誠、廣陵人。少事宣州節度使趙鍠爲給使。吳攻宣州。鍠出降。德誠與韓球俱從之。鍠死。事吳爲江南馬步軍使。以檢安仁義功。爲潤州刺史。歷撫、虔、洪三鎮節度使。平南大將軍。中書令。烈祖受禪。拜太師。封南平王。進封趙王。德誠事吳最久。至烈祖之興。又爲佐命。首與周本勸進。初無大勳勞。特以際會至高位。富貴壽考。世罕及者。然爲人謙慕沈厚。始終如一。自洪州入覲。百官班謁於都門。入對日。朝堂設次。以待

出入。宮省。與宮室營繕事。游雖家世貴。然頗尚文學。居恆與文士輩時相過從。元宗御清暉殿於北苑。命游與張泊爲學士。入直其中。後主嗣位。嘗爲文章。游以能文見昵。封文安郡公。遇宴飲。則流連酣咏。更相唱和。雖后妃在席。不避也。昭惠后好音律。時出新聲及故唐遺曲。游開從旁稱美。有狎客風。開居講論古今。得失。後主設間。游具以所聞對。或游有疑。以請後主。亦引經據古。稱論若之。君臣相矜。至國政廢弛。不悟也。游性多巧思。欹器之制。久不傳。以意創製。皆合古法。後以疾卒。

周宗字君太。廣陵人。少遇亂。孤窮。事烈祖爲給使。嗣於楚相辭令。時方艱難。每使四方。輒稱職。端敏過人。恩顧日洽。義祖殁於金陵。知詢語宗曰。僕射望高履危。無西渡。僕射謂烈祖也。宗堅諫。知詢手札示信。遣得故茗紙。世曰。不必奔赴。既而徐氏諸子果以不奔赴讓烈祖。烈祖因出所書茗帖示之。知詢語寒。及烈祖鎮金陵。宗爲都押牙。時因宋齊邱議迎吳讓皇都金陵。繕府治爲宮。馬步都虞候蔡宏業爲宮城營舉使。徙都統府於古臺城。令都教練使孔昌雍督之。都統府成。凡二千四百間。環一千五百步。烈祖已徙居。且迎讓皇矣。宗諫曰。若主上西巡。則公當東慰勞。貴方始。慫慂日聞。非便也。烈祖納之。託以歲不利而止。自是宗益預密議。齊邱漸忌之。一日。烈祖臨鏡。見白髭。太息曰。功業成而吾老矣。奈何。宗適侍側。悟其旨。乃請如廣陵。諷讓皇以禪代事。亦請論齊邱。齊邱心忌讒自宗發。及其將還。留與飲酒。而遣騎以手疏切諫。烈祖得之大悔懼。後數日。齊邱馳至金陵。爲險語勸烈祖。請斬宗以謝國人。烈祖將從之。馬仁裕、徐玠固爭。事乃已。但勸宗爲池州刺史。玠又與李建勳等肖天人之望已集。密定大計。復召宗還。衙職。俄而烈祖受禪。宗躍邁至內樞使閤平章事。邊侍中時以樞密爲內樞者。猶避吳武王諱也。烈祖常召宗及宋齊邱、馬仁裕宴於崇英院。歡飲道舊。他將相不得預。然待宗尤親厚。不甚以職務累之。宗亦能淳謹自守。居家節儉。俸賜皆散不用。故齊邱薨卒不能旬久之。能爲江州節度使。有能文貞者。早游烈祖幕府。宗及仁裕皆趨走執事左右。及宗出鎮。文貞仕宦倔蹇。猶爲其州巡官。方旅見。輒越次問曰。馬押衙亡恙。宗曰。馬相公已鎮廬州。文貞俛首曰。下官飲量局。令公素知也。聞者愕然。而宗不之罪。其寬厚如此。徒宣州節度使。入覲。賜宴元宗親爲摺襆頭。卻以裹殊禮。復出守東都。請老。以司徒致仕。未幾。周師起。踰延咎代爲留守。廣陵陷。自殞而逃。仍被執於周。僞免死。時人皆以宗有厚德。故有厚福。無何。病卒。年七十餘。宋齊邱撫其棺哭曰。君大點。來亦得時。去亦得時。元宗聞之。不平。宗繼室生二女。皆爲後主后。

李德誠、廣陵人。少事宣州節度使趙鍠爲給使。吳攻宣州。鍠出降。德誠與韓球俱從之。鍠死。事吳爲江南馬步軍使。以檢安仁義功。爲潤州刺史。歷撫、虔、洪三鎮節度使。平南大將軍。中書令。烈祖受禪。拜太師。封南平王。進封趙王。德誠事吳最久。至烈祖之興。又爲佐命。首與周本勸進。初無大勳勞。特以際會至高位。富貴壽考。世罕及者。然爲人謙慕沈厚。始終如一。自洪州入覲。百官班謁於都門。入對日。朝堂設次。以待

之。昇元四年卒。年七十八。廢朝五日。謚忠懿。子二十八。第四子建勳、字致堯。少好學。能屬文。尤工詩。德誠在潤州。常乘燭夜出候者以告。德祖疑有變。徙江州。德誠狼狽。盧謙間。遣建勳入謁。義祖見之。釋然。以女妻建勳。所謂廣德公主也。建勳家世將相。又娶於徐氏。爲國貴游。然杜門不預世事。所與交者。寒畯士裘馬取具而已。烈祖鎮金陵。用爲副使。預禪代之策。拜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加左僕射。監修國使。領潤州節度使。自開國至升元五年。猶輔政。視他相最久。烈祖暨吳之亡。山權在大臣。意頗忌之。而建勳無引退意。每建議政事。當更張者。且言事大體重。不可自臣下出。請以中旨行之。烈祖雖從之。未有命也。建勳遽召中書舍人草制。給事中常夢錫劾奏建勳擅造制書。歸怨於上。烈祖得奏。適會本意。乃降制放還私第。殿德公主入謂烈祖曰。吾父亡恙時。兄亦嘗來見。與李郎書。今何見負。烈祖曰。此自國事。吾與李郎骨肉之情。固無間也。召見慰勉。未幾復相。元宗嗣立。以開國勳勞。又聯姻戚。尊遇之。與宋齊邱埒。每謂爲史館而不名。聽朝之暇。多開延英殿。召公卿議當世事。皆欣然望治。建勳獨謂所親曰。上寬仁大度。優於先帝。但性智未定。宜得方正之士。朝夕獻替。不然。恐未必能守先朝基業也。出爲撫州節度使。建州之役。諸將無復紀律。建勳請官出金帛。賜俘掠還其家。見聽。及出師平湖南。國人相賀。建勳獨以爲憂曰。禍始此矣。召拜司空。稱疾乞懷骨。以司徒致仕。賜號鍾山公。營亭榭於山中。放意泉石。或謂之曰。公未老。又無大疾。遽有此舉。欲復爲九華先生邪。建勳曰。吾生平笑宋公輕出處。何至效之。自知不壽。欲求數年閒適耳。疾革。遺令曰。時事如此。吾得全歸幸矣。勿封樹立碑。貽他日毀斷之禍。保大十年五月卒。贈太保。謚曰靖。國亡時公卿堅城鮮不發者。惟建勳不知葬所。獲免。宋齊邱當國。深忌同列。少所推遜。獨稱建勳曰。李相清淡。不待潤色。自成文章。

徐玠、字蘊圭。彭城人。事郡帥崔洪爲軍吏。洪避朱全忠南奔。遣玠先見吳武王。因得事吳。累居右職。帥出江右。爲糧料使。江西平。授吉州刺史。時烈祖輔政。以玠治郡貪殘。罷之。而面義祖悅其善事人。引爲副使。遂見親狎。玠挾宿怨。且希義祖意。乘閒言居中輔政之重。不可假異姓。宜以嫡子知詢代之。事垂行而義祖殂。知詢繼立。玠本蔬議多智。善揣摩。非能爲徐氏計也。至是察知詢必敗。反持其長短。自結於烈祖。烈祖亦遂愛之。盡忘前事。鎮金陵。以爲行軍司馬。與周宗、李建勳、孫忌等參代吳秘計。遂以佐命拜右丞相。出爲宣州節度使。徙洪州。兼中書令。復召爲司徒右丞相。然徙崇以名位。不復預政。老而益貪鄙。所至人患苦之。好神仙之說。嘗以賤價市丹沙下者治丹。人以爲笑。保大元年五月卒。年七十六。贈高平郡王。

馬仁裕、字德寬。徐州人。故唐北平王燧裔孫。世爲武寧軍校。仁裕母方娠。夢傳呼北平王來歸。及生。器氣充庭。數歲。學兵法。通解若素習。遇亂南奔。事烈祖爲升州牙吏。烈祖領潤州。仁裕監採山渡。首開宋陵之徑。驛自封植。時烈祖權位日隆。中外皆知代謝之勢。烈祖盧襲下不協。陽爲退抑。以待副君。齊邱亦益贊其說。會都押牙周宗擢徵旨。請急至都。以禪代事告齊邱。齊邱疾其先己也。譖斬宗。以謝國人。烈祖將從興國公主禪代後。拜潤州節度使。徙廬州。爲政寬簡廉平。甚得民心。升元六年卒於鎮。年六十三。盛日匡

續唐書卷四十八

諸臣傳第十四

宋齊邱、字子喬。世爲廣陵人。父誠。爲洪州鍾傳副使。卒於官。遂家洪州。齊邱好學。工文。尤喜縱橫短長之說。烈祖爲升州刺史。齊邱因騎將姚克瞻往謁。暇日陪燕游。託風塵詩見志。烈祖奇其才。待以國士。從鎮京口。入定朱瑾之變。當參秘畫。因說烈祖講典禮。明賞罰。禮賢能。寬征賦。多見聽用。烈祖爲築小亭池中。以橋度。至則撤之。獨與齊邱議事。率至夜分。又爲高堂。不設扉隙。中置火爐。以鐵箸盡灰爲字。隨滅去。人以比劉穆之之佐宋高祖。然齊邱資性躁褊。或議不合。拂衣徑起。烈祖謝之乃已。義祖惡之。乃以爲殿直軍將。官凡十年。義祖殂。始擢右司員外郎。進右諫議大夫兵部侍郎。居中用事。行且爲相。齊邱自以資望尚淺。不爲國中所服。乃告歸洪州改葬。因入九華山。連徵不至。時元宗已爲大將軍。烈祖以吳主命令。委齊邱左右之。齊邱益樹朋黨。桂敦迫之。乃起。除中書侍郎。還右僕射平章事。烈祖出鎮金陵。以元宗輔政。

之。徐玠固爭。因勸宗爲池州副使。玠乃與李建勳等遂言宜從天人之望。復召。宗還舊職。齊邱由是見疏忌。留爲都統判官。加司空。無所關預。從容而已。俄而齊建國猶以勳舊爲左丞相。而不預事。李德誠等持草詔曰。嘉爾大於無君。罪莫深於賣國。於是賜覺、徵古死。而放齊邱於青陽。數鎮。其年七十三。溘醜經。無子。久之。元宗漸居齊邱爲屬。叱之不退。遂遷南都。後主立。召其家還金陵。禮詔至。百官詣金陵勸進。齊邱獨稱疾。以家不署表。烈祖心銜之。及即位。徐玠爲侍中。李建勳爲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周宗爲樞密使。齊邱但遷司徒。中懷不平。及宣制至布衣之交句。忽抗聲曰。臣布衣時。陛下之術居門下者。率數十遍。同官多布私黨。國家有善政。同黨輒言宋公爲之。或有不合者。則曰。不用宋公言也。其縱恣狂譎如此。有文集六卷。增補玉管照神經十卷。又化書六卷。本諱嵩所作。齊邱竊而有之。

譚唐書　卷四十八　諸臣傳　四三一

謀出齊邱。大衛之會。鍾謨使周還。歷陳齊邱乘國危殆。綢懷非望。且黨與衆。謀不可測。元宗遂命殷崇義草詔曰。罪莫大於無君。罪莫深於賣國。於是賜覺、徵古死。而放齊邱於青陽。數鎮。其年七十三。溘醜經。無子。久之。元宗漸居齊邱爲屬。叱之不退。遂遷南都。後主立。召其家還金陵。禮詔至。百官詣金陵勸進。齊邱獨稱疾。以家不署表。烈祖心銜之。及即位。徐玠爲侍中。李建勳爲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周宗爲樞密使。齊邱但遷司徒。中懷不平。及宣制至布衣之交句。忽抗聲曰。臣布衣時。陛下之術居門下者。率數十遍。同官多布私黨。國家有善政。同黨輒言宋公爲之。或有不合者。則曰。不用宋公言也。其縱恣狂譎如此。有文集六卷。增補玉管照神經十卷。又化書六卷。本諱嵩所作。齊邱竊而有之。

譚唐書　卷四十八　諸臣傳　四三二

謀出齊邱。大衛之會。鍾謨使周還。歷陳齊邱乘國危殆。綢懷非望。且黨與衆。謀不可測。元宗遂命殷崇義草詔曰。罪莫大於無君。罪莫深於賣國。於是賜覺、徵古死。而放齊邱於青陽。數鎮。其年七十三。溘醜經。無子。久之。元宗漸居齊邱爲屬。叱之不退。遂遷南都。後主立。召其家還金陵。禮詔至。百官詣金陵勸進。齊邱獨稱疾。以家不署表。烈祖心銜之。及即位。徐玠爲侍中。李建勳爲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周宗爲樞密使。齊邱但遷司徒。中懷不平。及宣制至布衣之交句。忽抗聲曰。臣布衣時。陛下之術居門下者。率數十遍。同官多布私黨。國家有善政。同黨輒言宋公爲之。或有不合者。則曰。不用宋公言也。其縱恣狂譎如此。有文集六卷。增補玉管照神經十卷。又化書六卷。本諱嵩所作。齊邱竊而有之。

疾已篤不及視事卒年五十七謚曰宣靖

王令嗣江人本名安少事吳武王爲親兵王嘗臨殿升高冢望敵會捧唾壺侍側左右皆注目前視忽有卒持矟徑趨王莫能禦者會岱遠於地引弓射之一發而殪徐納弓骰中夜捧壺立色不變王喜撫其背曰汝器度如此他日必富貴積功至袁州刺史烈祖代吳用爲百勝軍節度使虔州與嶺南地接南漢使者往來節度使當燕勞問道而會故名貊漢祖諱乃賜今名昇元五年卒年七十三

張居詠仕吳爲門下侍郎昇元元年烈祖以居詠爲中書侍郎與張延翰李建勳皆同平章事未幾表請烈祖復姓進左僕射兼門下侍郎同平章事居詠淳靜寡言爲人長厚於朝廷無所表見元宗立能爲鎮海軍節度使未幾卒贈號順天翊運功臣特贈太子太傅上柱國清河郡開國公謚曰懿

張延翰字德華宋州睢陽人故唐末仕陝州司馬從父愼思權徐州留後延翰往省之告以北方將亂欲避地江淮以存宗祀愼思是其言悵然道之入吳爲鹽城令有治績烈祖以平章事領江州表延翰爲江州觀察巡官通判軍府事烈祖代吳入爲侍御史判盜事張宣爲左衛使特功驕暴延翰廷勃之宣強屏息遷百勝軍節度使建州初平移鎮永安所在安輯民忘其亂福州之役雖爲大將然罪在陳覺元宗置崇文弗問頃之移鎮廬州入爲神武侍御統軍復出鎮鄂州治亦如初崇文自開國來三十年間出更藩任內典禁兵位兼將相終始富貴而平居敝衣博帶與士大夫談宴風度遒散時人重之臨武昌日方閱騎士於箱場傍古屋數十間崩塌聲震數里聞者莫知所爲崇文指揮使令訖事不失常度覓亦不問後主立上疏陳朝政或諫曰公名位既崇且屬勳舊盡言賈怨在古人不免況嗣君新立雖閒易生謂宜少默崇文不爲止後主亦賜書褒之加中書令未拜卒

王彥傑蔡州上蔡人少爲州軍校同光末諸郡多亂彥傑亦見衂思猶會同列六人者來與謀曰四郊恂恂能者得富貴我輩不可後人彥傑許諾紿曰今夕吾犯府中公等可持兵來吾亦裹甲爲內應既夜六

續唐書卷四十九

諸臣傳第十五

王崇文字光輔合肥人父瑨事吳爲百勝軍節度使崇文以門第選尚烈祖妹廣德公主爲人以重慥雅博綜經史出爲歙吉二州刺史蠲除民尚氣喜訟以先止爲怯崇文以法治之不少貸訟爲衰息遷百勝軍節度使建州初平移鎮永安所在安輯民忘其亂福州之役雖爲大將然罪在陳覺元宗置崇文弗問頃之移鎮廬州入爲神武侍御統軍復出鎮鄂州治亦如初崇文自開國來三十年間出更藩任內典禁兵位兼將相終始富貴而平居敝衣博帶與士大夫談宴風度遒散時人重之臨武昌日方閱騎士於箱場傍古屋數十間崩塌聲震數里聞者莫知所爲崇文指揮使令訖事不失常度覓亦不問後主立上疏陳朝政或諫曰公名位既崇且屬勳舊盡言賈怨在古人不免況嗣君新立雖閒易生謂宜少默崇文不爲止後主亦賜書褒之加中書令未拜卒

王彥傑蔡州上蔡人少爲州軍校同光末諸郡多亂彥傑亦見衂思猶會同列六人者來與謀曰四郊恂恂能者得富貴我輩不可後人彥傑許諾紿曰今夕吾犯府中公等可持兵來吾亦裹甲爲內應既夜六

人者如約至。查偉伏劒誅斬之。持其首叩帳門。告刺史曰。姦盜竊發。舉伏其罪矣。請公頒號令以安衆心。刺史從其言。即出。查偉自計不能守。匿妻子於郵舍。乘父舉於六人。自領州事。大兵來討。查偉有政績。善撫境內。以報最入拜天母南奔。烈祖輔吳。爲都押牙。歷和州刺史。始遣開使迎妻子南歸。查偉不敢。奉祝擲石階上碎之。聖旨。前祝毀詔主者。具以實對。即命擒之至。皆謂必死矣。前妻秦奇奇敬洙。匿之堂奧。旬日。簡謂已逃去。亦甚不問。會有鳥逐簡而噪。避之輒隨至。大怒曰。恨何敬洙不在此。敬洙善射。命中無所遺。故思之。語未畢。敬洙挾朱彈鐵丸。拜於前。起一發斃之。簡大喜。不復治毀祝事。有董紹顏者。善相術。簡使視諸子。曰。雖皆善。然無及公者。獨指敬洙曰。此奇相也。殆過公。簡由是益愛之。及長。用爲軍校。簡卒。事烈祖爲裨將。進天威軍都虞候。建州之役。爲行營招討步軍都指揮使。會查文徽進討。敬洙堅謂盩地僻陋。不足勞大兵。文徽開譬之。不得已而行。及平建州。功最諸將。然以功推王建封無客色。拜楚州團練使。敬洙自以初事李簡於是州。尤自感勵。常徵服游里巷。察民疾苦。有科調。輒先爲經畫。民不知勞。坐聽事與賓佐譚議。有訴事者。輒引入。親自剖析曲直。皆服而出。保大八年。楚即州節度使馬希蒙來附。且乞師。元宗命敬洙援之。遷武昌軍節度使。周保權降。命武安軍節度使王逵領所部州入江南境。逵奉周詔行。且遣部將潘叔嗣爲先鋒。取鄂州長山寨。殺三千人。元宗命敬洙濟野入保。敬洙格詔出城。除地爲戰場。曰。敵至吾與兵民俱死於此。丈夫豈能惴惴閉門自守邪。會叔嗣自長山回戈襲朗州。逵狼狽而去。人重其決。加鎮國將軍中書令。後主嗣位。以病足乞解官。授右衞上將軍。封芮國公。致仕。給全俸。列門戟。四年二月。卒。年七十七。贈朝三日。贈鄂州大都督。左衞上將軍。謚威烈。

劉彥貞。兗州中都人。父信。事吳。積功至鎮南軍節度使。莊宗滅梁。遣諫議大夫薛昭文使閩。假道洪州。信宴勞之。謂昭文曰。皇帝知有信否。昭文曰。主上新平河南。未知公名。信曰。漢有韓信。吳有劉信。一等人也。因指牙旗銀者。舉酒屬曰。幸而中此。願爲我飲。一發中之。烈祖受禪。以舊故。贈太師。第四子彥貞。以父任爲大理評事。遷屯田員外郎。父喪起服。將軍。連刺海、楚二州。善騎射。矢不虛發。軍中號曰劉一箭。吏事亦以強濟見稱。遷濠州節度使。移壽州。始置貨自殖。市肆不問貨客。概出資助之。而收其贏。州有安豐塘。溉田萬頃。以故無凶歲。彥貞託以浚城濠。決水入濠中。民田皆涸。而督賦益急。皆貴田去。彥貞擇其瘠腴以下價售之。乃復謀壅水如初。歲入不可勝計。時朝廷用事者多貪墨。彥貞廣賂遺以致聲譽。於是魏岑等雖然推其爲一面長城。在位久。疑當受代。輒妄造邊遽。以固其位。久之。入爲神武統軍。周師侵淮南。拜北

何敬洙、廣陵人。軀貌短陋。而趫捷有力。幼遇亂。吳楚州刺史李簡得之。給事左右。簡性殘忍。僕使有小過。輒笞之死。敬洙與其伍戲小巔下。有持簡所寶硯過者。顛曰。誰敢破此。敬洙時被洒。應曰。死生有命。何爲不敢。奪硯擲石階上碎之。聖旨。前硯毀詔主者。具以實對。即命擒之至。皆謂必死矣。簡妻秦奇奇敬洙匿之堂奧。旬日。簡謂已逃去。亦甚不問。會有鳥逐簡而噪。避之輒隨至。大怒曰。恨何敬洙不在此。敬洙善射。命中無所遺。故思之。語未畢。敬洙挾朱彈鐵丸。拜於前。起一發斃之。簡大喜。不復治毀硯事。有董紹顏者。善相術。簡使視諸子。曰。雖皆善。然無及公者。獨指敬洙曰。此奇相也。殆過公。簡由是益愛之。及長。用爲軍校。簡卒。事烈祖爲裨將。進天威軍都虞候。建州之役。爲行營招討步軍都指揮使。會查文徽進討。敬洙堅謂盩地僻陋。不足勞大兵。文徽開譬之。不得已而行。及平建州。功最諸將。然以功推王建封無客色。拜楚州團練使。敬洙自以初事李簡於是州。尤自感勵。常徵服游里巷。察民疾苦。有科調。輒先爲經畫。民不知勞。坐聽事與賓佐譚議。有訴事者。輒引入。親自剖析曲直。皆服而出。保大八年。楚即州節度使馬希蒙來附。且乞師。元宗命敬洙援之。遷武昌軍節度使。周保權降。命武安軍節度使王逵領所部州入江南境。逵奉周詔行。且遣部將潘叔嗣爲先鋒。取鄂州長山寨。殺三千人。元宗命敬洙濟野入保。敬洙格詔出城。除地爲戰場。曰。敵至吾與兵民俱死於此。丈夫豈能惴惴閉門自守邪。會叔嗣自長山回戈襲朗州。逵狼狽而去。人重其決。加鎮國將軍中書令。後主嗣位。以病足乞解官。授右衞上將軍。封芮國公。致仕。給全俸。列門戟。四年二月。卒。年七十七。贈朝三日。贈鄂州大都督。左衞上將軍。謚威烈。

劉彥貞。兗州中都人。父信。事吳。積功至鎮南軍節度使。莊宗滅梁。遣諫議大夫薛昭文使閩。假道洪州。信宴勞之。謂昭文曰。皇帝知有信否。昭文曰。主上新平河南。未知公名。信曰。漢有韓信。吳有劉信。一等人也。因指牙旗銀者。舉酒屬曰。幸而中此。願爲我飲。一發中之。烈祖受禪。以舊故。贈太師。第四子彥貞。以父任爲大理評事。遷屯田員外郎。父喪起服。將軍。連刺海、楚二州。善騎射。矢不虛發。軍中號曰劉一箭。吏事亦以強濟見稱。遷濠州節度使。移壽州。始置貨自殖。市肆不問貨客。概出資助之。而收其贏。州有安豐塘。溉田萬頃。以故無凶歲。彥貞託以浚城濠。決水入濠中。民田皆涸。而督賦益急。皆貴田去。彥貞擇其瘠腴以下價售之。乃復謀壅水如初。歲入不可勝計。時朝廷用事者多貪墨。彥貞廣賂遺以致聲譽。於是魏岑等雖然推其爲一面長城。在位久。疑當受代。輒妄造邊遽。以固其位。久之。入爲神武統軍。周師侵淮南。拜北

166

面行營都部署，帥三萬人援潭州，次來遠鎮，兵車旌幟，亘數百里，戰艦銜尾，緣淮而上。周將李袞盧師斯浮橋，腹背受敵，燒營退保正陽。彥貞雖名將子，生長富貴，不練兵事，裨將武彥暉、張延翰、成師朗皆鬬將，無謀略，見周師退，以爲怯，追之惟恐不速。戰士未及朝食，師督以進，遇周將李重進掠正陽東，彥貞散陳橫布，拒馬聯其以鐵繩維之，到木爲猛隊，擊狀飾以丹碧，立陳前，號鐵馬牌，又以革裝貯鐵蒺藜布於地，周兵望而知其怯，一鼓而戰，彥貞大敗，師朗等皆被擒，彥貞死焉。淮南喪地千里，其敗實自此始。彥貞雖死王事，識者不與也。爰泰元年，贈中書令。益曰壯，不錄其孤。

橫布拒馬聯其以鐵繩維之到木爲猛隊擊狀飾以丹碧立陳前號鐵馬牌又以革裝貯鐵蒺藜布於

地周兵望而知其怯一鼓而戰彥貞大敗師朗等皆被擒彥貞死焉淮南喪地千里其敗實自此始彥貞

雖死王事識者不與也爰泰元年贈中書令益曰壯不錄其孤

邊鎬，幷州人。少事烈祖爲通事舍人，以明敏稱。保大初，衛州張遇賢度鎬襲虔州，節度使賈浩閉門登陣不敢出。遇賢據白雲洞，衆十餘萬。元宗遣洪州營屯都虞候嚴思率所部討之。鎬爲監軍。虔有書生白昌裔沈密有謀，鎬引與定計。刊木開道，襲白雲洞，賊衆遂潰。其神將李台執之以降。策功，遷洪州營屯諸軍都虞候。保大二年，查文徽以樞密副使出師伐建州。詔鎬爲行營招討、洪、撫、饒、信、歙等州諸指揮都虞候，從文徽行。然衆才數千，戰敗退舍。元宗聞之，遣何敬洙、祁全恩、姚鳳來援。敬洙與鎬進兵奪其險要，自帥安進次赤嶺，與建兵方相持，爲背水陣。文徽使驍騎出建兵之後，與敬洙、鎬夾擊，大敗之，遂取劍州，降王延政。鎬又取鎮州，事平，諸將皆爭功，鎬獨無一言。七年，楚馬氏兄弟相攻，希萼雖勝而尤無道，元宗知楚難方殷，以鎬爲信州刺史，領屯營兵，兼湖南安撫使，駐袁州萍鄉，有警詐便宜從事。楚人果復廢立，鎬自萍鄉師師入潭州，還馬氏之族及文武將吏於金陵。遂拜潭州節度使，南漢將潘崇徹攻郴州，鎬出兵爭之，敗績，遂失郴州。朱幾而孫朗之亂作，朗、敬洙奉節軍校也。初，成師朗來歸，以其所部爲奉節軍，從鎬入楚，厲給薄於楚之降卒，偶語怨望。而糧料使王紹顏每給料，輒剋削之，朗欲殺紹顏，紹顏匿園下得免。官屬訴斬紹顏以謝將士，鎬不聽。朗乃謀殺鎬及紹顏。夜率所部焚府門，火輒不發，良久，佛漏者覺之，以告。鎬出牙兵與鬬，亟令吹角以亂之，朗等以爲將旦，斬關奔朗州，遂以潭州虛實告劉言。言久悔叛志，得朗言大喜，遣其將王逵、周行逢來攻長沙。時部下多稱言忠順，鎬不爲備，及言兵已拔益陽，遂夜遁，莧衆楚地遂削。官流饒州，他將棄城者皆斬。湘中諸言馬去不用糧至是而驗。十四年，周師入犯，齊王景遂爲元帥，出兵援潭州，起鎬爲大將，戰敗被執，周主命爲右千牛衛上將軍，及割淮南諸鎮，元宗留而不用，後卒於金陵。

鎬出牙兵與鬬亟令吹角以亂之朗等以爲將旦斬關奔朗州遂以潭州虛實告劉言言久悔叛志得朗

言大喜遣其將王逵周行逢來攻長沙時部下多稱言忠順鎬不爲備及言兵已拔益陽遂夜遁莧衆楚

地遂削官流饒州他將棄城者皆斬湘中諸言馬去不用糧至是而驗十四年周師入犯齊王景遂爲元

帥出兵援潭州起鎬爲大將戰敗被執周主命爲右千牛衛上將軍及割淮南諸鎮元宗留而不用後卒於金陵

朱匡業，廬州舒城人。父延壽，吳奉國節度使，以疑忌誘誅之。匡業時尚幼，稍長，嗜酒使氣，烈祖輔吳，拔爲軍校，積功至諸軍都虞候，幷元中出爲歙州刺史，有政績。改建州，留後，還朝，授神衛統軍，周侵淮南，中外震駭，盜多竊發，以匡業爲內外巡檢使，嚴而無私，犯令無所貸，因郊肅然，夜戶不閉。正陽喪師，朱元叛，元宗議親征，名匡業及統軍劉存中間方略。匡業對曰：運數之興，天地將助，大事將去，雖英雄亦無如之何。存中從旁贊之。元宗怒，貶匡業撫州副練使，流存中饒州。後主襲位，召拜神武統軍，加中書令，卒子祭後。

朱匡業廬州舒城人父延壽吳奉國節度使以疑忌誘誅之匡業時尚幼稍長嗜酒使氣烈祖輔吳拔爲

軍校積功至諸軍都虞候幷元中出爲歙州刺史有政績改建州留後還朝授神衛統軍周侵淮南中外

震駭盜多竊發以匡業爲內外巡檢使嚴而無私犯令無所貸因郊肅然夜戶不閉正陽喪師朱元叛元

宗議親征名匡業及統軍劉存中間方略匡業對曰運數之興天地將助大事將去雖英雄亦無如之何

存中從旁贊之元宗怒貶匡業撫州副練使流存中饒州後主襲位召拜神武統軍加中書令卒子祭後

續唐書卷五十

諸臣傳第十六

常夢錫，字孟陶，扶風人。岐王李茂貞不貴文士，故其俗以狗馬馳射博奕爲豪。夢錫少獨好學，善屬文，累爲秦、隨諸州從事。茂貞死，子從儼襲位，承制補寶雞令。長興初，從儼入朝，以夢錫從，及鎮汴，爲左右所譖，遂南奔。烈祖輔吳，召置門下，處爲大理司直，隨至金陵，改觀察推官，及受禪，擢殿中侍御史，禮部員外郎，奎見奬遇，遂直中書省，參掌制詔，進給事中。時以樞密院隸東省，故機事多委焉。夢錫重厚方雅，多識故事，數言朝廷因楊氏霸國之弊，尚法律，任俗吏，人主親決細事，繁碎失大體，宜修復舊典，爲後代法。烈祖納其言。元宗在潛邸，有過失，夢錫盡言規正，無所撓。始雖不悅，終以諒直多之。及即位，首召見，慰勉，欲用爲翰林學士，而以不附宋齊邱，故坐封駁制書，貶池州判官。及齊邱罷爲翰林學士，復嘗言政院於內庭，以夢錫專掌密命，而親冗已爲揆密副使，善迎合，外結馮延己等，和爲表裏，夢錫終日論諍不能勝，謂宜政院猶爲學士如故，乃稱疾縱酒，希復舊位。會以夢錫人望，言於元宗，求爲長史，以自重。除戶部尚書，知省事。夢錫恥爲小人所推薦，固辭不得，惟署

常夢錫字孟陶扶風人岐王李茂貞不貴文士故其俗以狗馬馳射博奕爲豪夢錫少獨好學善屬文累

爲秦隨諸州從事茂貞死子從儼襲位承制補寶雞令長興初從儼入朝以夢錫從及鎮汴爲左右所譖

遂南奔烈祖輔吳召置門下處爲大理司直隨至金陵改觀察推官及受禪擢殿中侍御史禮部員外郎

奎見奬遇遂直中書省參掌制詔進給事中時以樞密院隸東省故機事多委焉夢錫重厚方雅多識故

事數言朝廷因楊氏霸國之弊尚法律任俗吏人主親決細事繁碎失大體宜修復舊典爲後代法烈祖

納其言元宗在潛邸有過失夢錫盡言規正無所撓始雖不悅終以諒直多之及即位首召見慰勉欲用

爲翰林學士而以不附宋齊邱故坐封駁制書貶池州判官及齊邱罷爲翰林學士復嘗言政院於內庭以夢錫專掌密命而親冗已爲揆密副使善迎合外結馮延己等和爲

表裏夢錫終日論諍不能勝謂宜政院猶爲學士如故乃稱疾縱酒希復舊位會鍾謨李德明分掌兵吏諸

曹以夢錫人望言於元宗求爲長史以自重除戶部尚書知省事夢錫恥爲小人所推薦固辭不得惟署

隨尾。無所可否。延己卒文致其間門罪。貶德州刺史。棣副使。夢錫時以醉得疾。元宗憐之。留處東都。館守周
宗力勸夢錫止酒治疾。從之。得少痊。召爲衞尉卿。改吏部侍郎。復爲學士。交泰元年。方與客坐談。忽奄然
卒。年六十一。卒後才逾月。齊邱黜與俱敗。元宗歎曰。夢錫生平欲去齊邱。恨不使見之。肱右僕射。益曰。康
宣。欲招諭使。判宣州。前刺史方築州城。役徒數萬。一切罷遣之。曰。自牢者弱。遠圖者強。何以城爲。吳越聞
之。懾服不敢復犯。後主封吳王。召爲吳王司馬。東宮建。又爲左庶子。後主卽位。遷左諫議大夫。復判大
理寺。尋乞解大理。改勤政務學士。判御史臺。采武德至貞觀君臣問對及臣下論奏骨鯁者七十事。爲七
卷。曰謙奏集。上之。注太元未成。卒。年六十一。

張義方。不知其所以進。烈祖代吳。用爲侍御史。義方旣就職。卽上疏曰。右之任御史者。非止平獄訟。糾班
列也。有怙威侮法。棄忠賊義。樹朋黨。蔽聰明者。得以糾彈。至於人主好游畋。聲色。說奢侈。姬媚。貨非功。謁
非罪。得以諫諍。使諸侯不敢亂法。百司不得盜權。則御史爲不失職。今文武材行之士。固不爲乏。而貪墨
陵犯。傷風教。棄仁義者。猶未革心。臣欲奉陛下德音。先舉忠孝節廉。請頒爵賞。然後繩糾乖戾。以正典刑。
小則上疏論列。大則對仗彈奏。臣每痛國家之敗。非獨人君不明。蓋官卑者畏罪而不言。位尊者持祿而
不諫。上下苟且。至於淪亡。今臣誠不忍忘君親之義。有所不盡。惟陛下幸赦之。疏奏。烈祖大加稱賞。制曰。
孤始任義方。以風憲。乃能力振朝綱。靜皆讜切。可宣示朝野。賜義方衣一襲。以旌直言。義方始名元達。烈
祖方倚以遏正邪。愚取前朝王義方名以易之。故義方得盡忠焉。
遊儼。廬陵人。市十歲。以童子擢第。及長。授祕書省正字。烈祖初。歷大理寺除刑部郎中。以平允稱。升元格
造物直三緡者。處極刑。時豪民中曝衣簷庭中。俄失去衾服。直數十千。疑鄰民乙竊之。白邑令。諫服爲盜。
詰其贓。則云鬻市中。蓋不勝楚掠也。已將行刑。呼冤。長吏具以聞。烈祖命儼覆案之。儼受命。卒不得其要
領。因齋沐禱於神。翌日。忽雷雨自西北起。至甲家。震死一牛。剖腹得所失衾服。固牛所噉。猶未盡潰也。遂
赦乙。而儼聲大著。烈祖晚服金石藥。多暴怒。近臣數被譴。詔宣徽副使陳覺不自安。稱疾在告者數月。及
聞遣詔。卽以其日造朝。儼勸奏覺傾耳私室。以幸禍變。宜重置於法。不報。烈祖輔吳設法。禁以良人爲賤。
至是。嗣延已。延魯欲廢置妓妾。輒矯遺制。稱長官許置子女。儼駁曰。昔延魯爲東都判官。已有此請。大行
以訪臣臣對曰。陛下納旒之初。出庫金賑民。孰不感心。今實運中興。人仰德澤。奈何欲使謂子女資家。
役使乎。大行以臣言爲然。將罪延魯。臣曰。此但智識淺陋耳。非有他也。罪之且塞言路。大行乃斜封其奏。
抹三筆。持入宮。顧求之宮中。旣而果得延魯奏。會大臣方以豪侈相尚。利於廣聲色。因共謂遺制已宣行。
不當追改。遂已。元宗初。以國讓諸弟。羣下持不可。乃以齊王景遂爲諸道兵馬元帥。燕王景達副之。宣告
國中。以兄弟相傳之意。儼極諫。謂夏殷以來。天下爲家。父子相傳。不易之典也。景遂、景達亦固讓。不敢當。
然元宗意愈篤。不之聽。江文蔚、韓熙載與太常禮儀。議烈祖稱宗。儼獨建言。帝王已失之。已得之。謂之反

正。非己失之。自己復之。謂之中興。中興之君。廟宜稱祖。先帝興已墜之業。不宜屈而稱宗。文爵亦以儼議爲當。遂用之。保大二年。元宗欲傳位。景遂下詔命總庶政。惟魏岑、查文徽得奏事。餘非特召不得對。儼上疏曰。比景陽但少一井耳。元宗怒。貶爲舒州判官。孫晟爲節度使。遣州兵給儼。實防衛之。儼謂晟曰。僕以言獲罪耳。願命之曰君特異議。幾危社稷。君之罪不重於僕乎。反見防何也。晟慚。卽撤去。俄召還爲大理卿。後主嗣位。數與燮俥奕棋。儼入見。作色投局於地。後主大駭。詰之曰。汝欲效魏徵邪。儼曰。臣非魏徵。陛下亦非太宗矣。後主爲龍奚。及國亡。儼以老病歸鄉里。杜門數年卒。年七十五。

逸曰。夢錫才學俊長。緒性度嚴正。言論侃侃。不附私黨。中主業已深知。而屢加貶黜。使不得大展勳猷。何邪。二張與儼。皆直言骨鯁之臣。足爲朝廷生色矣。

續唐書卷五十一

諸臣傳第十七

江文蔚。字君章。博學工屬文。長興中。舉進士。爲河南府館驛巡官。舉秦王重榮事狀官。南奔。烈祖輔吳。用爲宣州觀察巡官。歷比部員外郎。知制誥。改主客郎中。拜中書舍人。時國家禮儀草創。文蔚議逃朝覲會同祭祀宴饗禮儀。遂爲一代紀綱。元宗嗣位。以文蔚知禮。宜董治山陵。命爲工部員外郎。判太常卿事。與韓熙載、潘儼共加討論。稱爲精練。保大初。遷御史中丞。持憲平直。無所阿枉。馮延己當國。與弟延魯、魏岑、陳覺竊弄威福。及伐閩敗績。詔斬覺及延魯以謝國人。而延己、岑猶不問。文蔚對仗彈曰。貴間者、帝王所重。賞以進君子。不自私恩。罰以退小人。不自私怒。陛下踐阼以來。所信重者。馮延己、延魯、魏岑、陳覺四人。皆擢自下僚。驟升高位。未嘗進一賢臣。成國家之美。陰狡國權。引用羣小。陛下初臨大政。當夢錫居對扆之職。正言讜論。首罹譴逐。此其始也。奸臣得計。欲擅威權。於是有保大二年正月八日敕。公卿庶僚。不得進見。權箝堅冰。言者恫瘝。再降御札。方釋羣疑。御史張綰論事。忤僞權要。其貶官敕曰。罔思職分。謗有奏聞。御史奏彈。尙爲越職。況非御史。孰敢正言。嚴綰國之戚里。備位大臣。不附奸險。尙遭排斥。張淡方上疏。

僅免嚴刑。自是守正者得罪。朋邪者信用。上之視聽。惟在數人。讒日接羣臣。總威孤立。陛下深思遠慮。始信終疑。復常夢錫宿衛。擅簉儼侍從。授張綰赤令。羣小疑懼。與酷吏司馬正華同惡相濟。迫脅忠臣。高越之於盧氏。義緣親故。受其寄託。痛於侯陵。訴於君父。乃敢蔽陛下聰明。枉法誅逐。羣凶勢力。可以回天。在外者據兵居中者當國。師克在和。而三凶邀利。迭爲前卻。天生五材。國之利器。一旦爲小人忿爭妄動之具。使精銳者奔北。饋運者死亡。殺吉甲戈。委而資寇。取辱鄰邦。貽譏海內。同列之中。有敢議論。則馮、魏毀之於中。正華持之於外。搆成罪狀。死而後已。今陳覺、延魯雖已伏辜。而魏岑猶在。本根未殄。枝幹復生。馮延己善柔其色。才業無聞。濫恃舊恩。遂階任用。蔽惑天聰。斂怨歸上。高審知累朝宿將。撰士未乾。遂其子孫。奪其居第。使與孟綸、譏將帥狐疑。陛下方以孝理天下。而延己母封縣太君。妻爲國夫人。與弟異居。捨棄其母。作爲威福。專任愛憎。咫尺天威。敢行欺罔。以至綱紀大壞。刑賞失中。風雨由是不時。陰陽以之失序。傷風敗俗。盜跖害人。蝕日月之明。眾乾坤之德。天生魏岑。道合延己。蛇豕成性。專利無厭。道逸歸國。鼠奸狐媚。設疾君子。交結小人。善事延己。遂當樞要。面欺人主。蔑視親王。侍燕喧譁。遠近驚駭。邁俳優以取容。作淫巧以求寵。親國用如私財。奪君恩爲己惠。上下相蒙。道路以目。征討之柄。在岑拆簡。帑藏取與。在岑一言。先帝卑官勤儉。陛下守之勿失。而岑營建大第。廣役丁夫。壞子之居。過於內殿。亭觀之侈。逾於上林。前年建州勞還。文徽入覲。面施會蠶。捨留策勳。岑拔猶無禮。狂悖妄言。與延己用意多私。行恩不當。偉軍士懷恨怒之志。受賞無威勵之心。將校爭功。誼動京邑。奸謀譎計。誣惑國朝。致漳州屠害使者。福州遣拒朝命。百姓肝腦塗地。國家幣藏空虛。福州之役。岑爲東南面應援使。而自焚營壁。縱兵入城。使窮寇堅心。大軍失勢。軍法逗留。畏懦者斬。律云。主將守城。爲賊所攻。不固守而棄去。及守備不設。爲賊掩襲者。皆斬。昨救救諸將。蓋以軍威政令。各非己出。岑與偉、延魯更相違戾。五肆威權。號令並行。理在無赦。烈祖孝高皇帝栖鳳沐雨。勤勞二紀。成此靈基。付之陛下。比諸鄰邦。我爲強國。奈何實捐大柄。肆奸宄之謀。軍國資儲。爲凶狡所散。昨天兵敗衄。統內震驚。將雪宗廟之羞。宜醢奸臣之肉。已誅二罪。未塞羣情。盍去四凶。方祛衆怒。今民多饑饉。政未和平。東有伺隙之鄰。北有窺強之國。市里訛言。遷遷危懼。陛下宜軫應殷殷。誅鉏魁蠹。延己不忠不孝。在法難原。魏岑同罪異誅。觀聽疑惑。請行典法。以謝四方。文爵將上疏。先具小舟。載老母。以待左降。元宗果怒。貶江州司士參軍。而岑、延魯以來齊邱救解。復皆不死。延己雖暫罷。旋復柄用。方宜延己。制百官在廷。當夢錫大言曰。白麻雖佳。要不如江中丞疏耳。是時文爵直聲震江左。傳寫彈文。爲之紙貴。逾年召還。昇元建國以來。言事遇合。卽隨材進用。不復設憲部員舉。至是始命文爵以輪林學士知貢舉。略用唐故事。放進士盧陵王克貞等三人及第。元宗問文爵。卿知舉取士。孰與北朝。文爵曰。北朝公薦私謁相半。臣一以至公取才。元宗嘉歎。中書舍人張綰、後唐應順中及第。大衛其言。執政者又皆不由科第進。相與排沮。貢舉遂復。保大十年卒。年五十二。謚曰簡。

李貽業廣陵人故唐平章事勉從曾孫父戴唐末第進士奔吳爲起居郎卒於官因家廣陵貽業其元中爲翰林學士烈祖晏駕大臣欲奉元敬皇后臨朝命中書侍郎孫晟草遺制貽業奮然曰此必婦人作爲者大行皇帝付謂婦人預政亂之本也安肯自爲屬階且嗣君春秋已長明德著聞今何忽有此言若果宣行貽業當對百官裂之會皇后亦不許於是臨朝之議遂寢元宗立語貽業曰疾風知勁草於卿見之奧祕有加焉保大中進兵部尚書卒謚曰簡初戴爲人簡率貽業又甚於父平居和然不言是非國有大議必首斷之尤好飲酒常折簡招親友曰今夕佳月能相過乎比客集貽業已大醉指壺尊曰本用相待酒興忽來自傾之矣其疏豁類此

歐陽廣吉州吉水人保大中薄游湖湘時邊鎖下湖南遂取桂州廣驟其必敗詣闕上書曰臣近游潭州伏見節度使邊鎬初非將材遇逢聖代加之任使措置乖刺大失人心致奉節兵士乘夜大呼共焚譙門會明而遁不然變至大變是仁不足惠下也朗陵近在肘腋付不爲虞乃圖桂林以取奔敗是智不足謀遠也與監軍使昌延深不相協和動輒疑阻是義不足和衆也堂堂幕府空無賢才是禮不足得士也軍中號令朝出暮更是信不足使人也五者無一長考之前古未或不敗請擇帥濟師以全境土書入不省及失湖南元宗思嚴言命授以官執政請召試廣言非人主尊賢待士之意不肯就試乃授本縣令亦辭不受而卒蓋無愧骨鯁臣云

齊匡舜字亞元高鄴人弱冠能屬文以與贈翰烈祖輔吳用爲秘書省正字及開國宋齊邱辭翌幕中十餘年歷大理評事屯田員外郎齊邱薨人謀已而匡舜特率異故雖賞其文藝未嘗薦拔烈祖獨知之常中號令朝出暮更是信不足使人也五者無一長考之前古未或不敗請擇帥濟師以全境土書入不省及失湖南元宗思嚴言命授以官執政請召試廣言非人主尊賢待士之意不肯就試乃授本縣令亦辭不受而卒蓋無愧骨鯁臣云

齊匡舜字亞元高鄴人弱冠能屬文以與贈翰烈祖輔吳用爲秘書省正字及開國宋齊邱辭翌幕中十餘年歷大理評事屯田員外郎齊邱薨人謀已而匡舜特率異故雖賞其文藝未嘗薦拔烈祖獨知之常

詔公卿舉可親民者遂齊邱且舉匡舜奏上覽不及烈祖嗣然謂常夢錫曰吾不意其舍匡舜也夢錫與韓熙載素惡齊邱每相語曰宋公誤識亞元正可怪也久之齊邱出鎮洪州始表爲節度掌書記保大中召爲祠部郎中知制誥進中書舍人周侵淮南諸將無功元宗議親率六軍拒之匡舜上疏諫元宗怒坐以沮國計動人心流撫州然亦卒不能親行也後主嗣位復起爲司農少卿歷殿中監修國史給事中兼獻納使知貢舉放及第樂史等五人多久滯名場者時稱得人而少年輕薄子嘲之謂之陳橘皮胘邊刑部侍郎老病乞骸骨歸後主憫其貧給俸終身後主十二年卒年七十五謚曰貞

張泌事元宗爲句容縣尉後主嗣位國事日非泌數上書數千言略云我大唐之有天下也造功自高祖重熙於太宗聖子神孫歷載三百丕祚中否烈祖紹興大勳來集肇我大行嗣之德則休明降年不永寢庭祚者棄陛下而誰臣惟國家今日之急務一曰舉備大以行君道二曰略繁小以責臣職三曰明賞罰以勸善懲惡四曰慎名器以杜作威揅權五曰詢言行以擇忠良六曰均賦役以恤黎庶七曰納諫諍以容正直八曰究毀譽以遠讒佞九曰節用以行克儉十曰克己以固哲好亦在審先代之治亂考前載之興廢識存亡之惡必去寔益之善必爲密取興之機濟宜猛之政進經學之士退掊克之吏察邇言以廣視聽好下問以開閉塞斥無用之物澤不急之務此而不治臣不信矣詩曰敬之敬之天惟顯思書曰儆戒無虞罔失法度易曰其亡其亡繫于苞桑言人君者必懼天之明威遊者之令典作事謀始居安思危也臣觀今日下民期陛下之致治如百穀之仰雨願陛下勉強行之臣死罪死罪謹言後主覽書大悅優詔慰荅然亦未竟用其言遂至於亡

逃曰文詞抗疏四凶直言不諱是以大快人心宜乎傳寫彈文一時紙貴也貽業力汲盛國匡舜極諫親征俱切中要害無愧名臣泌之指陳十事維磐千言幾於痛哭流涕即漢賈生之治安策何以異是其如後主之不用何哉

續唐書卷五十二

諸臣傳第十八

范陽人仕明宗至安州節度使石敬瑭起晉陽與契丹約爲父子文進少當事契丹婁契盧文進字大用范陽人仕明宗至安州節度使石敬瑭起晉陽與契丹約爲父子文進少當事契丹婁契丹女爲其平州刺史明宗時率衆數萬來歸至是不自安且本燕人尚氣不能屈於晉乃決計歸吳烈祖輔吳爲齊王將受禪乃遣將祖全恩以兵二千陳於安州近境佯文進出殿之而至拜天雄統軍宣潤節度使委任實佐政績甚美潤州市大火文進使馬步使救之益熾文進怒自出府門廝馬步使傳聲而火止人皆異之召還以左衙上將軍兼中書令范陽郡王奉朝請豹給潯鎮俸居無何卒冯延己惡文進亦以女妻高越越乃上書譖文進冤進亦以素貴不少下及卒乃誣以陰事盡收文進諸子欲籍其家文進以女妻高越越乃上書譖文進冤

文進在金陵爲客言昔陷契丹嘗獵於郊進壺餕如夜星象燦然大駭偶得一胡人問之曰此之謂箕日何足異頃自當復良久果如其言日方午也又嘗至無定河見人脛骨大如柱長可七尺皆爲異事云

李金全其先吐谷渾人事明宗爲厩養以戰積功至德武節度使能撫入皆樂爲用遠軍節度使金全素驍

直。不耐煩劇。中門使胡漢榮貪戾用事。失軍民心。石敬瑭疑金全有異志。乃以馬全節代之。召金全還。將有處分。金全懼。遣從事張緯奉表歸附。烈祖納之。命鄧州屯營使李承裕、段處恭帥兵三千仰金全。陳於城外。俟金全出。殿之。金全行之泌州。引領北望。號泣而訣。承裕等遣命。擲大掠城中。得金帛不可計。乃還。昔將安審琦追及於馬黃谷。處恭死於陳。承裕帥餘兵扼雲梯橋。復爲審師所敗。執而殺之。金全至。拜天威統軍。出爲潤州節度使。李守貞以河中叛。來乞師。魏岑、查文徽譖宣爲出師劉盧貞以攻取自任。元宗欲藉金全宿將威望。以爲北面行營招討使。救河中。盧貞副之。文徽爲監軍使。岑爲沿淮巡檢使。出師沐陽。次沂州。金全曰。諸君以河中在何處。而欲自此轉戰以前邪。勢必不相及。徒爲國生事耳。於是乃止。將擺兵淮上。與諸將會食帳中。候騎告北兵數百並澗。皆羸弱。諸將欲掩擊之。金全下令曰。敢言過澗者斬。及莫伏兵四起。旗幟蔽日。金鼓聲聞十餘里。諸將乃服金全善料敵。逾月。退保海州。遂引歸。金全曰。吾全師而還。不得爲無功矣。拜右衛聖統軍。領義成軍節度使。兼侍中。保大八年八月。卒於金陵。年六十。多內寵。子女凡三十二人。元宗命少府監王仲連持節册贈中書令。謚曰順。

皇甫暉、魏州人。初事明宗爲陳州刺史。入晉爲密州刺史。契丹入中原。暉與棣州刺史王建俱南奔。元宗道使具舟楫迎之。將至。念本亂卒。懼不爲人所容。欲赴秦淮河求死。舟人急援出之。自言如屬大石。入朝。曰順。

暉、歷歙州刺史。神衛軍都虞候。江州節度使。加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周師攻淮南。爲北面行營應援使。會劉盧貞、姚鳳兵以行。盧貞聚勁銳挑人。測其必敗。暉獨持重。部分甚整。士亦樂爲用。周人頗憚之。及盧貞敗死。暉、鳳退保清流關。周主親帥師臨鈐攻滁州。而分兵襲清流。暉陳山下。周兵出山後邀擊。暉大敗。納收城中多諸親故。方謀開使招之。文徽勒步騎繼至。福州僞迎文徽伺令入城。諸以所聞告。且曰。僕閩產也。豈不能料閩人之情。閩人篡信。未可速進。宜先立寨鑒衆。俟所招親故來。得其實。徐圖之。文徽曰。狐疑生變。乘機據城。上策也。鼈兵遽入。諸料其必敗。植旗鳴鼓。列兵江干以須之。文徽入。果被執。諸全軍逗劍州。歲馬先進於金陵。釋鄭查華。用爲將。福州兩交兵。皆大敗。塗地。諸在兵間。獨有功。號名將。遂遷建州節度使。兼侍中。訓兵積穀。隱然爲大鎮。常破福州兵於南盈江。軍聲大振。山是朝廷委以南方。而名其軍曰忠義。周師入淮。諸遣子德誠率鎮兵赴難。諸在鎮十餘年。多蓄舉懿學。甄升將校。時議多之。後主二年六月。諸引疾求罷。朝論難其代。乃以其弟誾爲留後。召諸還都。後主親臨其第。視問慰勞。是年七月。卒。封閩國公。謚忠烈。閩之亂。士民幾殘焉。惟諸之宗族孟盛。子弟悉至顯官。當世無不榮之。德誠少好學。才兼文武。有詩名。周師南侵。元宗遣潘承祐諷泉、建募驍勇。承祐奏言陳誨子德誠有才略。可用。因命德誠引卒數千赴急。將時諸將戰多不利。惟德誠出入堅敵。未嘗少挫銳。班師日。特進其軍曰百勝。以榮之。擢和州刺史。有政績。後與叔父諫繼領建州節旄。世稱其有父風云。

林仁肇、建陽人。閩毅多力。身長六尺餘。姿貌偉岸。文身爲虎。事閩爲裨將。軍中謂之林虎兒。與陳鐵齊名。齊有功。又破漳州水寨。擢澧南屯營應援使。時周人正陽浮橋初成。扼援師道路。仁肇率敢死士千人。以舟實薪芻。乘風舉火焚橋。周將張永德來爭。會風回。火不得施。勢少却。永德設疑乘之。遂敗。仁肇獨乘一馬爲殿。永德引弓射之。屢將中。仁肇輒格去。永德歎曰。此壯士不可逼也。遂舍之歸。及割地。元宗以爲淮

陰降焉。文徽即以兵付之。出奇應擊。所向有功。及鴻延魯攻福州。堅亦在軍中。吳越援兵自海道至。沮海不得登岸。延魯不知兵。急於破敵。欲斂兵誘而擊之。堅諫曰。吳越兵進退俱不能。使得平地。必致死力。豈復可勝。延魯曰。吾自擊之。無預君事。吳越兵得平地。果不可制。李宏義兵自城中出。盡銳夾擊。延魯大敗。棄軍遁。堅力戰以死。時有長劍都指揮使孫謙、金陵人。隨伐閩援兵不至。亦戰死。延魯雖貶。而其黨方盛。故死事多不錄。哀哉。

陳誨、字正訓。建安人。始生數月。即能匍匐走。父異之。因名之阿鐵。及長。矯捷有勇力。時人呼爲陳鐵。事閩王延政爲將。保大初。元宗遣將攻建州。傅其城。數出挑戰。先鋒橋道使王建封克外郭。擒誨將斬之。已解衣伏鋸。忽脫身絕馳。追者數十百騎。莫能及。自歸於大將查文徽。文徽縱異用爲戰掉指揮使。領故部曲。從攻福州。鴻延魯敗走。諸營皆潰。死者萬計。委軍資戎器不可勝數。誨獨殿後。收所棄金帛二十萬以歸。文徽鎮建州。誨爲建州刺史。諜者告吳越成兵棄福州遁歸。文徽瞋而貪功。即率誨俱進。誨與戰艦入閩江。適秋雨江水暴漲。一夕七百里。抵城下。與吳越水軍遇。遂戰於江中。誨素薄水。投入江。鑿吳越樓船沈之。仍以木作蛟龍形。潛於江面。吳越兵驚潰。乃大敗之。擒其將馬先進、葉仁安、鄭查華。始知福州未皆有變。城中多誨親故。方謀開使招之。文徽勒步騎繼至。福州僞迎文徽。伺令入城。誨以所聞告。且曰。僕閩產也。豈不能料閩人之情。閩人篡信。未可速進。宜先立寨鑒衆。俟所招親故來。得其實。徐圖之。文徽曰。狐疑生變。乘機據城。上策也。鼈兵遽入。諸料其必敗。植旗鳴鼓。列兵江干以須之。文徽入。果被執。諸全軍逗劍州。歲馬先進於金陵。釋鄭查華。用爲將。福州兩交兵。皆大敗。塗地。諸在兵間。獨有功。號名將。遂遷建州節度使。兼侍中。訓兵積穀。隱然爲大鎮。常破福州兵於南盈江。軍聲大振。山是朝廷委以南方。而名其軍曰忠義。周師入淮。諸遣子德誠率鎮兵赴難。諸在鎮十餘年。多蓄舉懿學。甄升將校。時議多之。後主二年六月。諸引疾求罷。朝論難其代。乃以其弟誾爲留後。召諸還都。後主親臨其第。視問慰勞。是年七月。卒。封閩國公。謚忠烈。閩之亂。士民幾殘焉。惟諸之宗族孟盛。子弟悉至顯官。當世無不榮之。德誠少好學。才兼文武。有詩名。周師南侵。元宗遣潘承祐諷泉、建募驍勇。承祐奏言陳誨子德誠有才略。可用。因命德誠引卒數千赴急。將時諸將戰多不利。惟德誠出入堅敵。未嘗少挫銳。班師日。特進其軍曰百勝。以榮之。擢和州刺史。有政績。後與叔父諫繼領建州節旄。世稱其有父風云。

林仁肇、建陽人。閩毅多力。身長六尺餘。姿貌偉岸。文身爲虎。事閩爲裨將。軍中謂之林虎兒。與陳鐵齊名。齊有功。又破漳州水寨。擢澧南屯營應援使。時周人正陽浮橋初成。扼援師道路。仁肇率敢死士千人。以舟實薪芻。乘風舉火焚橋。周將張永德來爭。會風回。火不得施。勢少却。永德設疑乘之。遂敗。仁肇獨乘一馬爲殿。永德引弓射之。屢將中。仁肇輒格去。永德歎曰。此壯士不可逼也。遂舍之歸。及割地。元宗以爲淮

州節度使徙鄂州又徙南都留守仁肇審言於後主曰宋滁南諸州成守單弱而連年出兵滅西蜀平荆湖又取嶺表往返數千里師旅罷敝此在兵家爲有可乘之勢請假臣兵數萬出峯春渡淝滁據正陽因其思德之民累年之粟復取淮甸勢如轉丸兵起日請以臣舉兵外叛爲名非成國家享其利不成族臣家以明陛下不預謀後主懼而不從時皇甫繼勳朱令贇家兵柄忌仁肇雄略謀有以中之會朝貢使自宋回擁使言仁肇密通於宋已爲築大第并縣其妻像以待其至後主聞之不知其行間也使人持酖往毒之仁肇少病風口氣常臭醫云腧掩不正及過酖家人怪其不臭俄卒初仁肇尤爲陳喬所器重至是喬歎曰國勢如此而殺忠臣吾不知所稅駕矣傷悼者累日

遂曰文進金全及陳以北人歸朝宜獻奏績而文進折節下士金全料敵全師陳舍生取義皆以忠蓋報國可謂完人矣堅誨仁肇皆國之故將先後來歸効功軍旅或以謀場効命或以忠義善終或以反間致死而全歸則一也陳子不肖誠爲可惜豈若誨子被堅陷隊克振家聲哉

續唐書卷五十三

諸臣傳第十九

陳喬字子喬盧陵玉笥人父溶事吳爲翰林學士烈祖代吳遷兵部尚書喬幼敏悟文辭清麗事親以孝聞溶歿收恤族黨均財給之親疏靡間以蔭授太常寺奉禮郎烈祖甚器重之遷屯田員外郎中書舍人保大末淮南兵興元宗憂鬱不知所爲陳覺李徵古請以宋齊邱攝政元宗乃召喬掌詔如舊徵徵古所請喬諸對排宮門入見泣曰陛下既署此則百官朝請皆歸齊邱尺地一民俱非陛下有陛下縱脫屣萬乘獨不念中興大業之艱難乎謂皇幽囚丹陽宮陛下所親見也他日垂涕求爲田舍翁不可得矣元宗愕然曰微卿幾落賊人彀中引喬入見后及諸子曰此忠臣也及齊邱黨與皆斥喬與齊邱素善獨得不坐遷都豫章以喬輔太子留金陵後主嗣位歷吏部侍郎翰林學士承旨樞密副使遂以門下侍郎兼樞密使貶制度改右內史侍郎兼光政院使輔政喬風度淹雅小心守法時譽歸之宋遣使徵後主入朝後主欲往以喬爲介喬曰往必見留如此稷何後主由是連年不朝皆喬爲之主也及兵圍金陵宋遣進奉使江國公從鎰授指欲後主自歸且命削彫緩攻以俟之喬堅

持不可劉澄以潤州降後主方惶惑欲置其家不問喬憤切曰人臣受重寄乃開門延敵此豈可容悉取其父母妻子斬之常語後主勢雖迫蹙臣節故不陷也及城將陷後主自爲降款命喬與潘原都公仲寓詣曹彬喬持款歸府投承德中復入見云自古無不亡之國降亦無由得全徒取辱耳臣請背城一戰而死後主握喬手涕泣不能從喬曰如此則不如降臣歸臣以拒命之罪後主又不從乃掣手去至政事堂召二親吏解所縛金帛與之曰善藏吾骨遂自縊二吏徹榻瘞之金陵平家人謀改葬求尸不獲或見一丈夫衣黃半臂舉手隔面及發瘞如所見咸以爲喬魂不泯云

潘佑幽州人祖貴事劉仁恭爲將守光殺之父處常脫身南奔事烈祖爲散騎常侍佑生而氣宇孤峻閉明苦學不交人事文章議論見推流輩陳喬韓熙載交薦於元宗起家祕書省正字後主在東宮開崇文館以招賢佑預其間及嗣位遷庶部員外郎史館修撰議納后禮授樓請博稱旨遷知制誥召草制南漢書文不加點後主善賞遷中書舍人每以潘卿稱之而不名佑喜老莊家言常作文一篇以擬莊周後主十二年更官名爲內史舍人初與張洎親厚及俱在西省所趨既異情好頓疎每歎曰堂堂乎張也難與並爲仁矣時朝廷日衰削用事者充位無所爲佑憤切上疏極論時政歷詆大臣將相詞甚激訐後主雖數賜手札嘉歎終無所施用佑七疏不止且請歸田廬乃命佑專修國史悉能他職而佑復上疏曰三軍可奪帥也匹夫不可奪志也臣乃者繼上表章凡數萬言詞窮理盡忠邪洞分陛下力蔽姦邪曲容諂僞使國家愔愔如日將莫古有桀紂猶能悔誅冀後主一悟家不及桀紂猶能遜矣臣終不能與姦臣雜處事亡國之主陛下必以臣爲罪則請賜誅戮以謝中外嗣既遒切張洎從而譖之後主遂發怒以佑素與李平善意佑之狂直多平激之而平又以建白造民籍爲諸臣所排乃先收平扃吏拜使收佑佑聞命自殺年三十六徙其家饒州處士劉涇賦詩弔之國中人人傳誦爲泣下

廖居素將樂人歷仕烈祖元宗爲人堅正不爲當國者所喜困校書郎二十年始得大理司直後主嗣位稍遷至瓊林光慶使檢校太保判三司後主孱昏面諛臣方富貴國益削居素獨慨然數諫後主一悟終不見聽乃閉門却食服朝衣冠立死井中已而得手書於篋曰吾之死不忍見國破也徐鍇爲文弔之以比伍員屈原時江李親爲之傳

孫晟高密人初名晟又名忌篤學善文辭尤工詩少舉進士如洛陽時進士類修邊幅尚名檢晟豪舉跌宕不蹈繩墨遂棄去渡河客趙魏間莊宗建號以豆盧革爲相革雅知晟辟爲判官遷著作佐郎天祐中復爲朱守殷判官守殷伏誅晟亡命至正陽未及渡追騎奄至疑其狀侔異貌之晟不顧坐淮安岸捫蝨衣褐縱追者乃舍之渡淮至壽春節度使劉金得之延與語晟佯喑不對授館累日忽謂漢淮南主安願金先使人伏神座下悉聞其所對送詣金陵時烈祖輔吳四方豪傑多至晟口吃造次不能道寒暄坐定

辨論風生上下令右聽者忘倦烈祖酷愛之使出教令輒令指遂領兩代秘計每入見移時乃出尤務謹密人莫窺其際烈祖受禪歷中書舍人翰林學士中書侍郎元宗立齊王景達排之出爲舒州節度使治軍嚴有師化二卒求殺晟不得遂刺死都押牙李建張而逸晟坐貶光祿卿元宗崇重之不以爲罪累遷左僕射與馮延己並相每部延己俾謂之卒先能保大十四年周師伐淮南圍海州分兵破滁州擒皇甫暉江左大震以晟爲司空使周奉表請得內附晟見延己曰此行當屬公然晟若辭是負先帝也既行中夜歎息謂其副曰吾王儻質曰吾行必不免然終不忍負永陵一坏土耳已而周人以樓車戰艦於淮州城下使招劉仁贍仁贍望見晟戎服拜城上晟遥詬之曰君受國恩不可開門納寇周主詰之晟曰晟爲唐大臣豈可教節度使外叛於是遣儻質歸而留晟會暑雨班師晟從至大梁館都亭驛過朝會使班東省官後每召見必飲以醇酒問江南事晟但言寂君實無二心周將張永德與李重進不相能偏言重進反金陵聞之以爲有間可乘遣蠟丸書招重進重進上其書多斥漬反間之言由是發怒時鍾謨亦寧使在館供召見賣讓晟正色詰死無撓辭又問江南虛實終不肯對比出命都承旨曹翰護至右軍巡院飲之酒數酌翰起曰相公得罪請自盡晟神色怡然整衣索筆東南望而拜曰臣受恩深謹以死報遂自盡從者二百人皆隨死於東廂國事元宗聞之流涕贈太傅追封魯國公謚文忠厚恤其家搬其子爲祠部郎中賜名魯嗣

劉仁贍字守惠淮陰洪澤人父金事吳爲滁州團練使長子仁規婁吳主女貴於其國仁贍其季子也性輕財重義略通儒術好兵書事烈祖歷黃袁二州刺史入爲龍衛軍都虞候拜武昌軍節度使元宗伐楚仁贍帥州師克巴陵撫納降附甚得人心未幾湖湘戍兵潰歸楚地復失上書者多謂周人有南侵之謀自盡從者二百人皆隨死於東廂國事元宗聞而惡之命斷其首時值亢旱長淮可涉民流入周城遏殺之不能禁由是增修淮上石偶作人言元宗聞而惡之命斷其首時值亢旱長淮可涉民流入周城遏殺之不能禁由是增修邊備以濠州城爲要害徙仁贍爲清淮軍節度使先是每歲淮水淺漲分兵屯守名曰把淺監軍吳廷紹以爲無事徒費糗糧罷之仁贍力爭不可未及報而周師猝至州人大恐仁贍神氣閒暇部分守禦有若平常衆情乃安是時率兵拒周帥李毅者爲神武統軍劉彥貞發戰敗退守正陽浮橋彥貞遣其怯摩兵而進仁贍以爲敵狃我也獨按兵城守而潛查貢勿遽戰彥貞不聽果敗死仁贍乃用周德計破城南大寨斬獲無算周主至壽州則圍之數匝徵丁夫數十萬備攻攻雲梯洞屋下臨城中數道進攻壞堞陷壁晝夜不少休如是者累月鼓角聲震驚聾皆動援兵隨敗仁贍意氣彌壯規周主在城下嬉弄攻城與兵馬都監郤昭業等千餘人皆死之無一人生降者周兵死傷亦甚衆周主怒盡屠城中諸民焚其室廬然得彥卿子光葆不殺也元宗嘉彥卿忠諂貶侍中天長縣時升爲雄州刺史建武軍使易文授亦固守開楚州陷乃降

張雄、或云姓李淮南人周侵淮南民自相結爲部伍以拒周師謂之義兵而雄所將最有功元宗命爲義軍首領及割地徙之江南歷袁、汀二州刺史後主嗣位淮爲統軍使仍守二州宋師入江南金陵危急雄謂諸子曰吾必死國難爾輩不從吾死非忠孝也諸子泣受命雄乃刺兵東下以救之至溧陽聞宋師

續唐書卷五十四

諸臣傳第二十

張彥卿不知其鄉里或以其名爲彥能保大末爲楚州防禦使周師南侵其鋒甚銳旬日間連破海泰二州及鎮海軍元宗下令命焚東都官寺民廬徙其民渡江周主親御旗鼓攻楚州自城以外皆已下發州民溺老稚河遺齊雲戰艦數百自淮入江聲如震霆烈焰亘卿猶不爲動及梯衝臨城整城爲煙室資薪而焚之城皆摧陷彥卿猶列陳城內督死者擊謂之巷鬬日暮轉至州廨長短兵皆盡彥卿取絕牀搏戰與兵馬都監郤昭業等千餘人皆死之無一人生降者周兵死傷亦甚衆周主怒盡屠城中諸民焚其室廬然得彥卿子光葆不殺也元宗嘉彥卿忠諂貶侍中天長縣時升爲雄州刺史建武軍使易文授亦固守開楚州陷乃降

張雄、或云姓李淮南人周侵淮南民自相結爲部伍以拒周師謂之義兵而雄所將最有功元宗命爲義軍首領及割地徙之江南歷袁、汀二州刺史後主嗣位淮爲統軍使仍守二州宋師入江南金陵危急雄謂諸子曰吾必死國難爾輩不從吾死非忠孝也諸子泣受命雄乃刺兵東下以救之至溧陽聞宋師

進兵力頗屈仁贍屢請乘機出戰景達不許山是憤惋成疾其少子俊泛小舟渡淮謀紓家禍爲軍校所執仁贍命腰斬之監軍使周延播哭於中門又求救於仁贍妻薛氏薛氏曰張諫幼子固所不忍然貸其死則劉氏爲不忠之門促命斬之由是士卒皆感泣皆以死守保大十五年周主復親征耀兵城北仁贍病甚已不知人副使孫羽遂詐爲仁贍書以降周主命舁仁贍至帳前撫勞嘉歎拜爲天平軍節度使兼中書令仁贍不受命而卒年五十八薛氏亦不食五日而卒時書晦雨沙如霧州人皆哭偏禱及士卒自到以徇者數十人元宗聞而哭之贈太師中書令謚曰忠諂加封衛王

遠曰喬以拒命投繯佑以抗節自盡居案以憂危沈井赴以使臣守節寧死不撓仁贍堅守危城効忠殉命皆合聖賢所謂成仁取義雖死而凜凜然有生氣也仁贍既爲忠臣其妻亦爲烈女足以愧當時人臣之務齊馬前甘事二姓者矣

遂與宋將田欽祚戰失利與其子力戰俱死不同行者亦死於他陳父子八人無生存者國人哀之

胡則不知其家世保大末爲軍校後主立進爲諸軍使末葉官江州指揮使金陵陷脅彬迫後主以手書命郡縣悉以城降皆至江州刺史謝彥卿集將佐視之謀納款則獨憤形於色亟出謂其下曰吾屬世受李氏恩安可負之且都城久受圍此書眞僞不可辨刺史不忠欲汚吾州誰能從我死忠義乎衆皆曰善乃率同列宋明德等大譟入攻彥卿彥卿踰垣逃匿塘壍中執而殺之衆推則爲刺史號令肅然莫敢不聽則常從劉仁贍爲海州神將累年監得其城守方略於是日夜閱丁壯勒部伍爲堅壁死守卦宋命南面行營招安巡檢使曹翰攻之城瀕江負山樓櫓高險不可破屢遣使招降則皆死不從圍城及三年翰軍死傷者無算詔書切責督戰會則疾革不能起一日則怒襲人餘魚不精欲殺之其妻遮止之曰士卒守城多年暴骨滿地奈何以一食殺士卒耶乃舍之是夜襲人縋城走投翰具言城中虛實先是城西南依險素不設備襲人引宋師攻之城遂陷衆猶巷鬬雪涕稽顙不少退翰軍猶多死則僵臥牀上翰執之數其違命之罪對曰犬吠非其主縱何怪也即舁置木壟上將磔之俄死腰斬其屍以徇幷殺宋德明而墮其城七尺使後不可守時宋右補闕張雍被命知江州與翰偕行既入城翰軍士掠民家民訴於雍雍按法誅軍士翰因發怒屠城死者數萬人取屍投江流及井坎皆滿因裒雍掠殺罪宋徙雍知饒州民聞貨貨鉅萬翰悉取之凡發大艦十餘艘悉載金帛歸所俘士女及圖籍羅漢象於上號曰押綱羅漢初宋祖以則壹忠所事開江州垂破遣使持詔諭壹赦拒命之人勿殺使者至獨樹浦大風晝渡數日比至已無噍類矣當翰攻城莫能破有善視地形者言於翰曰城形爲上水龜攻其腹脇則破矣至是陷從西南果城之脇云

申屠令堅山東人少無賴勇敢絕人曾漢閒常爲盜被獲州郡繫械入獄將至遂賂守吏曰吾不死則爲健卒君等皆吾州鄉之人吾與別可飲數甌以爲永訣時守者皆醉因夜亡歸會賊帥戚帥朗等掠淮北衆至千餘人令堅遂往與官軍戰殺傷無數衆皆勇之乃歸附金陵保大末領周師於壽春破城南大砦有功擢神武都虞候後主時遷吉州刺史吉州安福人劉茂忠者爲袁州刺史茂忠本名徹咸曰劉徹乃漢武帝也非人臣所得名乃改焉少亦爲羣盜會赦書羣盜爲兵茂忠出應募且請擒盜自滌洗乃詐亡命入盜中自言工風雲占盜信之乃密約吏爲內應悉擒戮無遺者惟盧陵鄢鴻洞賊帥吳先狡有謀且據嚴險不可捕茂忠鞭二卒使佯爲得罪奔先示以鞭創先乃納之月餘斬先其黨皆潰州里慶之呼爲小劉僕射積功爲吉州兵馬都押牙歷袁州刺史金陵既破令堅與茂忠南人者相約不以主存亡易節將死報國前二年令堅寢則夢與人鬬大呼而寤乃聚侍婢歌舞喧笑達旦始能寐至是若與人搏鬬於帳中者盜時而卒茂忠度不能獨留遂降將行悉燔州縣軍興科斂文籍所留田稅簿而已袁人德之茂忠微時常有所持鎖將欲鬬戰必宿面鵝卽至殺戮乃與譚帥戰親持矟將前無堅敵左右中者皆洞胸及賦準貢見緡民以髮直折閱爲苦元清奏請納帛一疋折錢一貫爲定制又常隨宜科率民甚便之藏

脇殆百餘瘡因敗其脚時遇陰雲師加痛楚至入宋後疾作嘗不能舉數日卒

周宏祚舒州宿松人父本仕吳爲德勝軍節度使宏祚其少子也烈祖受吳禪徐玠周宗鍾謇譚戶勘進本時已老又重念楊氏恩不復與事宏祚爲門戶計署名上表保大時累官舒州是時秦王從光諸州文武相繼降宏祚獨慟慨不已赴水死時人比之嵇紹死晉焉

李延鄴鄱陽人元宗時官撫州錄事參軍會周師大舉南侵攻城甚急閩將使郭廷謂謀送款令延鄴草降表延鄴責以忠孝不爲具草廷謂愧其言然業已降必欲得表以兵脅之延鄴投筆謂廷謂曰大丈夫死耳終不負國爲叛臣作降表遂遇害元宗聞之悼惜良久召見其子命以官

鍾謂字德林隨兄懷建家豫章屬辭敏行綽有時譽起家潘府從事與徐鉉、徐鍇兄弟游累登臺郎遷集賢殿學士保大九年爲東都少尹交泰時齊王景達都督撫州朝廷慎選僚佐除觀察判官檢校屯田郎中後主時官勤政殿學士宋師入金陵蒿朝服坐於家兵及門舉族死之蒿工詩有賦山、則知己與新鴻諸篇盛稱於世

畠彥不知其家世或云女媧氏之後去女爲姓也後主時官池州刺已面入爲將軍金陵陷百官多送款迎降彥獨與馬承信承俊率壯士數百巷戰力屈而死

廖澄、順昌人少負異才僞梁開元二年舉進士連還不順烈祖時南奔累官至大理寺評事宋齊彬圍金陵急校書郎林特勸澄同降澄歎曰吾久仕唐君臣之分何可廢也乃豫以身後事勸特首歸報城陷從容更衣仰藥而死

朱令賛、廬州舒城人大將軍匡業從子少從軍椎額應目趫捷善射軍中號爲朱深眼積功遷至鎮南軍節度使宋師圍金陵後主召令賛赴難軍至湖口與諸將謀曰今爲前進則北軍據我後上江阻隔進未破敵退絕餽餉奈何乃檄南部留守劉克貞赴軍欲俟其至使代拒湖口及發而後主危急飛書怵兵者接踵令賛不能守初議乃與戰權都虞候王暉乘流而前自潯陽湖編木爲大筏長百餘丈大艦至容千人將突下斷采石浮梁會江水漲舟栰艱阻而宋師密樹長木於州渚間著帆檣狀令賛疑有伏不即進比至虎踏州合戰令賛所乘艦尤大建大將旗鼓宋師舟小聚攻之先是令賛御巨舟實覆蓋沃之以膏名曰火油櫂至是以火油縱燒宋人不能支會北風反焰自焚水陸諸軍十五萬不戰皆潰令賛恒隊投火死穫米戈甲炬焚無子遺嬪焰不止者旬日自是金陵外援遂絕

李元清、濠州人周師侵淮南元清父聚鄉里義士裹紙爲鎧號白甲軍與官軍同守濠州水寨兵潰徙金陵元清趫捷善走能及奔馬嘗步入洋洛刺事後主嗣位以吉州永新與湖南聯境命元清爲永新制置使每數月一託疾不坐衙微服入湖南境人無知者敵人動息元清常預知之治境累年邊隙寧晏先是

總諸科物十餘萬數轉運入金陵國用賴以少濟南都失守以故官起入汴元清心疾不復仕二姓因爲
稱失明召驗之揮刀及頸目不瞬乃放歸溧州卒

趙仁澤仕元宗爲常州團練使周人南侵吳越乘閒出兵攻常州仁澤戰敗被執歸之杭州見吳越國主
不拜責之曰我烈祖皇帝中興首與先王結好質諸天地今王見利忘義將何面目入先王廟乎吳越王
怒以刀抉其口至耳其相元德昭諫仁澤之忠以良藥傅瘡獲愈後不知所終

段處常失其鄉里家世保大中爲兵部郎中周侵淮南元宗命處常浮海使契丹乞援處常爲契丹陳利
害甚辯契丹雖通本國徒持虛辭利南方珠貝茶藥而已至是了無出師意而留處常不遣處常怒其無
信誓死報國非數面詰契丹主契丹主亦愧其言優容之以病卒於其地

逯曰彥卿以孤城拒敵舍命不渝可與劉仁瞻爭烈乃昭宗等爲其副守并力同死尤難能也雄之父子
裘元則之全家殉難令堅之誓死守節皆可謂忠臣獨怪夫劉茂忠與令堅相約同死而不保其終耳宏
雅延翰、蒋彥卿皆能以一死報國元清亦不愧二心事君仁澤不懾服於強豬處常不辱命於絕域皆
所謂猶不顯身可感也已

續唐書卷五十五

諸臣傳第二十一

韓熙載字叔言潍州北海人少隱嵩山同光中擢進士第父光嗣平盧節度副使軍中逐其帥符習推光
副爲留後明宗即位討亂光嗣坐死熙載南奔時烈祖輔吳方修明法令熙載年少放蕩不拘名檢初補
校書郎出爲滁和常三州從事時人士自中原至者多不次擢用熙載在京洛早負才名乃獨落魄不偶
論焉延魯有罪無才人望至淺不當爲巡撫使重忤權要以祕書郎分司東都然元宗愛其才復召爲虞
部員外郎後主立遷屯田郎中知制誥集賢殿學士改官名拜右內史舍人賜金紫宿直光政殿兼兵、吏
部選事與兄鉉俱近侍號二徐初鍇久次當遷中書舍人游簡言當國每抑之鍇乃詣簡言簡言從容曰
以君才地何止一中書舍人然伯仲並居清要亦物忌太甚不若稍遲之鍇頗快快簡言徐出妓佐酒所
歌詞皆鍇作鍇大喜乃起謝曰丞相之言故鍇意也歸以告鉉鉉歎息曰汝擬絕人乎鍇凡四知貢舉號得人後主哀所製文命爲之序士以爲榮鍇酷嗜讀書隆冬烈暑未嘗少輟後主
嘗得周載齊職儀江東初無此書人無知者以訪鍇一一條對無所遺忘北博記如此既久處集賢書卷
不去手非莫不出少精小學故所讎書尤審譯每指其家語曰吾惟寓宿於此耳江南藏書之富爲天下
冠鍇力居多後主常歎曰華臣勤其官皆如徐鍇在集賢吾何憂哉宋李穆來使見鍇及鉉歎曰二陸之
流也嘗夜直召對論天下事因及用人才行孰先後主曰多難當先才鍇曰有人才如韓彥面無行陛下
敢以兵十萬付之乎後主稱善時國勢日削鍇憂憤發鬱成疾謂家人曰吾今乃免爲俘虜矣十四年七
月卒年五十五贈給部侍郎證曰文著說文解字繫傳四十卷說文韻譜十卷歷代年譜二卷方輿記一
百三十卷又古今國典賦苑歲時廣記及他文章凡數百卷

高越字沖遠幽州人少舉進士精詞賦有名燕趙間盧文進鎮上蔡具殿幣致之初以客從及文進鎮安

州。越又從之。遂爲其掌書記。文進次女有才色。屬文。號女學士。因以妻越。文進弊吳。亦與俱行。吳以爲祕書郎。烈祖受禪。遷水部員外郎。改祠部。浙西營田判官。與江文蔚俱以能賦擅名江表。時人謂之江、高。保大初。文進卒。有欲傾其家者。越上書訟之。詔爲鄱州司士參軍。就遷軍士判官。與隱士陳昭爲物外交。淡然不志榮利。久之。仍徙虞部令。遷判吏部銓事。御史知雜元伸府掌書記。起居郎。中書舍人。潍南交兵。書詔多出越手。援筆立成。詞采溫麗。元宗以爲稱職。尋待與二徐等不徙官者累年。後主始遷御史中丞。勤政殿學士。左諫議大夫。兼戶部侍郎。修國史。以疾卒。年六十二。益曰穆。貧不能葬。後主爲給葬費。世嘆其清。兄子遠。

遠字攸遠。父操。袁州別駕。遠少孤。爲人夷雅沖淡。而遇事有奇節。杜門力學。不交人事。烈祖受禪。招來四方秀傑。得遠以爲祕書省正字。保大初。遷校書郎。兼太常博士。潍南兵興。元宗召見。賜金紫。使與成府書檄。歷禮部員外郎。樞密判官。侍御史知雜。史館修讎。起居郎。知館事。遂爲勤政殿學士。國初命兵部尚書陳洎修吳史。未成而卒。其後領史職者多貴游。或新進少年。篡述殆盡。遠自保大中預史事。始諟烈祖實錄二十卷。敍事詳密。後主嗣位。遠猶在史館。與徐鉉、喬匡舜、潘佑共成吳錄二十卷。遠又自諟元宗實錄二十卷。未及上。會屬疾。取史稿及他所著書悉燔之。卒年五十七。贈給事中。益曰良。後主欲修國史。訪稿於其家。無復存者。遠有精識。方邊鎬入潯州。湖南悉平。百官入賀。遠獨曰。我乘楚亂取之。其先見。

東宮使卒於官。

廖凝、字熙績。衡山人。少隱居南嶽。時登祝融峯頂。觸思成韻語。一時名流屈服。元宗聞其名。數往聘之。初不赴詔。後江南賊起。凝曰。與其抱道而死。孰若就義。以存吾宗。遂出爲彭澤令。慕陶處士爲人。已而笑曰。淵明不爲五斗米折腰。吾寧久爲人役。即解印歸衡山。久之。復起爲連州刺史。與張居詠並爲詩友。未幾復辭。歸隱衡山。有詩集七卷。一云。凝即庾圖弟。楚亡。遷金陵。累官水部員外郎、建昌縣令、江州團練副使。未知孰是。

朱弼、字君佐。建州人。舉明經第一。授國子助教。知廬山國學。廬絳、崩騫、諸葛濤欽博不遷。忠著諸生。學官依違無敢問者。及弼至。一切繩以禮法。升堂講論。座下肅然。絳等亦愧服引去。生徒自四方來者。數倍平時。入宋。補衡山主簿。秩滿致仕。守嶽廟。令食本官俸。數年卒。

遠曰。熙載文章衛雅。氣度容容。雖略於小節。終無愧爲名臣。鉉博雅宏通。精深小學。與兄鉉競爽。而晚節克全。賢於其兄遠矣。越與兄子遠聯鑣。克勤史職。惜乎焚草無存。僅精理爲文。自安恬退。昭慶講求經濟。出言有章。乃鉉等匿其著作。是誠何心。喬嗜學而振奇。崇範汲古而守廉。凝工詩而知足。弼持正以興教。伍喬、處江人。性嗜學。以淮人無出己右者。遂渡江。居廬山國學。苦節自勵。力於學。詩調寒苦。每有題僧舍之嘆一夕。見人掌自牖隙入。署讀易二字。忽不見。喬大歎異。輒取易讀之。探索精微。越數年。由中浮屠夢仰視見一大星。芒色甚異。旁有人指曰。此伍喬星也。既覺。訪得喬。乃傾資奉之。使人金陵應舉進士及試。盡八卦賦。蕭後望鍾山詩。故事。中選者主司必延之升堂。酌酒。時有宋貞觀者。首就座。張泊結主司覽其文而賞之。指貞觀南坐。泊坐於西。酒數行。喬始上卷。主司歎爲傑作。乃徙貞觀處席北。泊處席南。而以喬居賓席。無復考牓出。喬果第一。泊、貞觀次之。時稱主司精於衡鑑焉。元宗大愛喬文。命勒石以爲永式。仕至考功員外郎。卒。有集一卷行世。

徐崇範、毘陵人。家故貧。鬻薪不暇。而讀書自若。九經子史。廣貯一室。甲乙丹黃。皆手自校定。會烈祖初建學校。典禮殘缺。下詔旁求於郡縣。吉州刺史賈皓就取崇範本進之。以私緡傭其直。崇範笑曰。墳典天下公器。世亂藏於家。世治藏於國。其實一也。吾非書肆。何酬價爲。皓赴闕。與崇範俱至金陵。表薦之。授太子洗馬。崇範復守廉儉。惟以月俸自給。凡四時錫賚。及非次優與。悉頒之親舊之貧者。元宗即位。尤重之。除東宮使卒於官。

廖凝、字熙績。衡山人。少隱居南嶽。時登祝融峯頂。觸思成韻語。一時名流屈服。元宗聞其名。數往聘之。初不赴詔。後江南賊起。凝曰。與其抱道而死。孰若就義。以存吾宗。遂出爲彭澤令。慕陶處士爲人。已而笑曰。淵明不爲五斗米折腰。吾寧久爲人役。即解印歸衡山。久之。復起爲連州刺史。與張居詠並爲詩友。未幾復辭。歸隱衡山。有詩集七卷。一云。凝即庾圖弟。楚亡。遷金陵。累官水部員外郎、建昌縣令、江州團練副使。未知孰是。

朱弼、字君佐。建州人。舉明經第一。授國子助教。知廬山國學。廬絳、崩騫、諸葛濤欽博不遷。忠著諸生。學官依違無敢問者。及弼至。一切繩以禮法。升堂講論。座下肅然。絳等亦愧服引去。生徒自四方來者。數倍平時。入宋。補衡山主簿。秩滿致仕。守嶽廟。令食本官俸。數年卒。

遠曰。熙載文章衛雅。氣度容容。雖略於小節。終無愧爲名臣。鉉博雅宏通。精深小學。與兄鉉競爽。而晚節克全。賢於其兄遠矣。越與兄子遠聯鑣。克勤史職。惜乎焚草無存。僅精理爲文。自安恬退。昭慶講求經濟。出言有章。乃鉉等匿其著作。是誠何心。喬嗜學而振奇。崇範汲古而守廉。凝工詩而知足。弼持正以興教。

續唐書卷五十六

諸臣傳第二十二

姚景、始事劉金爲牧卒。金暇日至牧中。見景遣覘。有二赤蛇蟠其面。少頃。入鼻竅而還。金由是奇之。引爲親信。俄遷裨將。金以女妻之。居數年。烈祖重其爲人。使與親兵。屢制置使、刺史。拜淸淮軍節度使。浮春爲江、淮重鎭。供億甚厚。而主將放率浮於他郡。民尤苦之。及至。一切能去。常俸不給。滌衣敝冠。漠然古風。初吏請家諱。景大譽於牖尾曰。歸賊吏。於是屬僚拱手。皆鵠廉隅。貪墨者稍知斂迹。諸子爲牙將。景登城。見其長子導從甚侈。過市。市人皆屏業辟路。景召其子杖之。未幾。卒於鎭江。淮人莫不惜之。

周彬、永川人。杜門讀書。不事生產。妻諫之曰。君家兄弟皆力田。畝致豐美。而獨玩故紙以自困。寧有益邪。彬笑曰。耕田不如耕道。非兒女子所知也。烈祖鎭金陵。招辟儒生。彬往依之。祖代後。制度草創。會有事於南郊。彬著郊望論數千言。廣陳前古得失上之。署諸衞巡官。元宗與晉王景遂貽齊交辟。從之。門下賜子優渥。俄告歸。以其所得金玉綵幣列庭中。顧其妻曰。伯叔田畝甚輕。至是有言及者。彬曰。昔魯人俚孔子爲東家某。況庸人乎。詔不問。久之。歷大理司直。出宰本縣。累遷尙書郎。卒於官。

胡元龜、世爲廬陵人。居永新。少有俊才。常謂本邑令。見其風貌瑰傑。因隙間給戲珠龍。屬元龜詠之。時邑令多所受賂。元龜題句曰。翻身騰白浪。探爪攫元珠。蓋諷之也。令爲設飲食。盡歡而罷。會有發其意者。令大怒。追捕之。元龜亡入金陵。館吏曹徐某家。爲其子作催妝詩。立就。而徐有同舍郎雅自用。欲以詞賦窘元龜。元龜袖箋檄案爲回文體嘲之。郎一辭莫措。謝去。由是知名。未幾。徐遷於宋齊邱射策入官。授文房院副使。居數年。以省親歸。天威都虞候張榮征桂林。班師。與元龜有舊。訪其第。登堂拜母。盤桓信宿。其爲榮所重如此。俄授臨川令。頗著政績。是時齊王景達出鎭撫州。而元龜朔望起居有慢色。又常廷辱王府公侯。元宗將代之。已而坐婪贓者婦免官。徙廣陵。久之。會赦求敍理。不報。遂撰怨詞三十篇。元宗聞而惡之。賜鴆卒。時年才四十。

康仁傑、泉州人。少祝髮爲僧。喜儒學。頗自勵。陳德誠爲池州刺史。仁傑適遊江、淮。以詩投之。德誠勉令就仕。謁於朝。仁傑乃易儒服。至金陵。會朝貴宴飲。并元閎仁傑。遊席和登閣詩。一座大慙。後主聞其名。召見。徧問風土民俗。仁傑對答無滯。詳言陳洪進據漳、泉本末。仍獻所業。授鄂州文學。補溧陽主簿。仁傑素性淸儉。力矯浮華。門無私謁。已而出吉州。括景范田。視肥磽以爲高下。人多允服。仁傑雖一行作吏。而吟哦終日。甘不少怠。晚年頗苦其志。常以詩召嘉禾峯僧云。只在此山寧有意。向來求佛本無心。時皆稱善。入授汾陽令。及金陵敗。仁傑亦卒。

陳保極、永春人。登天成三年進士。仕南唐爲大理評事。元武義軍節度掌書記。尙書左司員外郎。其論詞舍華葆光。吐蛇握鳳。與弟元亮同官於朝。俱以才學名。後主稱爲二英。

張惟彬、西昌令翊之弟也。幼以通誦二經中童子科。有能文之名。及長。授歙州黃梅尉。未幾。改武昌、崇陽

主簿俱著循績復入選除庶陵令既代未行而令陵陷惟彬憂時感疾而卒

鍾離瑾合肥人保大中爲縣令與鄰邑許令締姻瑾女將出嫁適置一媵婢偶使執箕帚治地至堂皇之窪處忽泫然淚下瑾見之請其故婢曰幼時妾父於此穴地爲毬窩遘妾戲歲久矣而窪處未改也瑾驚問曰而父何人婢曰妾父前南政縣令也身死家破妾遂落民間更役爲婢瑾遽呼牙儈及老吏質之具得其實是時許令子納采有日瑾急以書抵許曰吾買婢而得前令之女吾特憐之義不可久辱當以吾女皆裝先求壻以歸此女更俟閱歲別辦裝以遣吾女可乎許令荅書曰書遊伯玉恥獨爲君子君何必自專高義願以前令女配吾子然後君別求良家以嫁君女何如於是前令女遂歸許氏

許規高陽人祖愔義不食梁粟自雍州襁負東走隱江南山谷中終身不出愔生稠稠生規規好道家言爲人慷慨尚義嘗編於宣歙開閤旁舍生呻吟聲晚訊之曰我某郡人也寮君長者今我且死願以骸骨屬因指牀中黃金十斤曰以是交長者規許諾經紀其喪事舉負其骨千里并黃金置死者家死者有父母自內出慫問狀感規之義因獻金如亡兒言以爲許君壽規不顧竟去聞者以規誠長者云規子遜事後主爲監察御史

述曰古之稱循吏者莫貴乎廉若景之儉以養廉可以化民成俗矣起懲治妖言煥抵排佛法彬疏陳得失元稹才傲王侯仁傑居官清白保極惟彬弟兄濟美瑾之嫁婢先女規之尚義遜金皆古道照人千秋勝事故連類而及之云

舊唐書卷五十七

諸臣傳第二十三

史虛白字投名北海人隱居嵩少著書中原喪亂與韓愈南渡時烈祖輔吳方任用宋齊邱虛白誦言曰吾可代彼齊邱不平欲窮其技能召與宴飲設倡樂奕棋博戲酒數行使製書檄辭賦碑頌虛白方半酣命數人執紙口占筆不停輟俄而乘醉悉就詞采磊落坐客驚服因說齊邱以五可十不然之論多引湯武伊呂事齊邱謝曰子道大吾不能了此引見烈祖烈祖曰江南地如覆甌子何以教我虛白爲言中原方橫流獨江淮豐阜兵食俱足當長驅以定大業毋失事機爲他日悔烈祖喜其言而不能用擢爲校書郎聚州從事虛白恥其初言之失謝病去南游至九江落星磯因家焉常乘雙幢版輿掛酒壺車上山童總角負一琴一瓢以從往來廬山絕意世事保大初徵戴爲史館修撰虛白可用元宗召見訪以國事對曰草野之人漁釣而已安知國家大計賜宴便殿醉溺於殿陛元宗曰真隱者也賜田百頃放還山及淮甸不寧元宗割江北地行戚虛白爲割江賦以諷曰舟車有限沿汀島以供閒魚鳥無知尚浮游而不止已而遷都南昌次藍澤虛白鶴裘藜杖迎謁道旁元宗駐蹕勞問曰處士居山亦常有所賦乎曰近

得谿居詩一聯。使顧之。曰。風雨揭却屋。全家醉不知。元宗變色。厚頒粟帛。別賜御醞數斗。徐鉉、高越謂之曰。先生高不可屈。可使二子仕乎。盧白曰。野人有子。賢則立功業。以道事明主。愚則負薪捕鼠。以養其母。僕未嘗介意也。不敢以累公。鉉、越愧歎。卒年六十八。將終。謂其子曰。官賜吾美酒。飲之略盡。尚留一榼。吾死。設蓼杖及此酒於棺中。四時勿用祭享。無益死者。吾亦不欲。子皆從之。著有釣磯立談一卷。書江南事頗詳。又文集一卷。宋仁宗時。追號冲靖先生。

沈彬、字子文。洪州高安人。唐末應進士不第。浪遊衡、湘。隱雲陽山。好神仙。善賦詩。句法精美。烈祖輔吳。表授祕書郎。與元宗遊。俄乞還山。以吏部郎中致仕。元宗南遷。彬年八十餘。來見曰。臣久處山林。不預世事。豈無麟鳳。國家自遣之耳。陶博物通天文。保大末。有星孛于參、芒指東南。陶語人曰。國其幾亡乎。已而果失淮南。元宗遷南都。至落星潭。將訪以天象。恐陶不肯言。以其衆嗜鮮。使人僞賣鮮至門。陶出。嗤鮮喜甚。賣鮮者曰。官舟至落星潭矣。處士知之乎。陶笑曰。星落不還。元宗聞之不懌。既至南都。殿前得殘鼠一足。無有知其故者。遣使問陶。曰。是夜乃貪狼星直日故耳。元宗歎曰。真鴻儒也。將召見。會元宗晏駕。遂絕意仕進。偕其妻采藥西山。日餌之二子小字杷、藥。或問其優劣。答曰。味雖不同。皆可於口。已而變姓名去。不知所終。宋開寶中。南昌市有老翁。丁髻破褐。與老嫗賣藥。得錢則沽酒市鮮相飲啗。既醉。歌舞道上。其歌曰。藍采和。藍采和。盧世紛紛事更多。何如賣藥沽美酒。歸去青山拍手歌。或疑爲陶夫婦云。

陳況、閩人。性夷淡。孤貧力學。隱於廬山。幾四十年。慶弔人事。都未暫往。衣食乏絕。不以動心。有季父時領其資給。苦思於詩。得句未成章。已播遠近。學者多師事之。元宗聞其名。以幣帛往徵。況入見。幞巾絛帶。布裘鹿裘。進止閒雅有度。時方祁寒。元宗見其衣單薄。降手札曰。欲以綾綺衣賜卿。卿必不受。今賜朕自服綢縫衣三十事。卿其領之。況獻景陽宮懷古詩。元宗稱善。詔授江州士曹掾。固辭。乃賜粟帛遣還山。卒年七十五。

陳陶、嶺人。常舉進士。唐末避地淮南。寓居顯州山中。鄉人有會集或祭神。啗不待召而至。醉飽乃辭去。於是人多設盧壘陳酒肴以俟之。同日或至數家。舍中惟一榻。素書數卷。與蛇虎雜居。不設窗戶。雨雪滿室。亦自若。有乘其出往閾之者。暗必自外來。凡數十年。顏髮不改。烈祖聞而召之。使者未至。忽歎曰。吾老矣。何益於國。而枉見召。後元宗復命中書舍人高越召之。終不肯起。保大中。常至夜獨焚香於庭。仰天拜祝。退而慟哭。未幾。淮上興兵。人以爲預知也。後徙居鄂渚。邑人宰有見者。及卒數日。方棺斂。而猶髣發汗焉。

陳袞、江州德安人。元和中給事中京之後也。十世同居。長幼七百人。不置奴婢。日會食堂上。男女異席。未冠笄者別爲一席。畜犬百餘。共以一器貯食。倣之。一犬不至。則羣犬皆不食。築書樓延四方學者。鄉鄰化其德。獄訟爲之衰息。有彭李者。世爲其仇。父久喪明。常聞袞子弟言。舜至孝。延普曉目復明。李歸效之。不數日。父目開明。其感人有如此。升元初。州以聞。元宗詔復徭役。表門閭。同時見旌者尚數家。皆五世同居云。

述曰。晉范蔚宗作後漢書。有逸民傳。盧白諸人。其殆古逸民之流歟。彼蓋有慨於國之將亡。而絕人逃世。

其意何嘗忘天下哉。陳袞爲京之後。馬陸二書及徐鉉集皆作陳袞。以新唐書宰相世系表推之。京繼從子袞爲後。袞仕鹽官令生潛。潛生伯宣、伯黨、伯宣生旺。旺生機、伯黨生元史。元史生徽。然則袞固京子。京爲元和中人。袞令鹽官。當在穆宗、敬宗時。非南唐也。宋史孝義傳陳覺、德安人。陳宣都王叔明之後。叔明五世孫肇生京。無子。以從子袞爲嗣。袞至鹽官令。袞生潛。潛生伯宣。伯宣子崇爲江州長史。僖宗時。詔旌其門。南唐又爲之立義門。崇子袞。江州司戶云云。然則是袞非袞矣。崇既爲京之後。不應取遠祖之名以名其子。或因袞、袞二字形近而致誤歟。

續唐書卷五十八

諸臣傳第二十四

查文徽、字光慎。歙州休寧人。幼好學。能自刻苦。手寫經史數百卷。稍長。任氣好俠。聞人困乏。雖不識必賑之。家本富。至是窮空。不悔也。或遺以金帛。一夕盡入其家。盡取去。文徽不言。鄰鄉里莫知者。久之。盜敗於旁邑。移文信驗。人始知之。咸推其義。烈祖召與語。偉其論。宋齊邱亦稱薦之。徐知誥鎮浙西。以文徽爲判官。或獻玉杯。知誥喜。酬以錢百萬。趣開宴。出杯行酒。至文徽。偶墮地碎。一座皆驚。而文徽自若。烈祖受禪。入爲監察御史。元宗立。改諫議大夫。中書舍人。遷樞密副使。封王延義與其兄延政相攻。延政以建州建國稱殷。而延義爲其下所殺。推立大將朱文進。元宗欲討文進。文徽以爲延政首亂。當先致討。有翰林待詔喻仁者。與文徽同里巷。少常爲賈入閩。習知其山川險易。爲陳進兵之策。文徽本好言兵。遂請行。元宗乃以爲江西安撫使。命至境上審觀可否。文徽鋭於成功。至上饒復命。盛言必克。詔發洪州屯兵。以邊鎬爲將。從文徽攻建州。建人脈王氏之亂。伐木開道以迎師。行至蓋竹。過建州兵至。又閉漳、泉、汀州皆歸延政。恐懼退保建陽。時喻仁亦爲別將。屯邵武。延政製破之。獲仁。斬於建州。軍聲大劇。元

宗遣何敬洙等來援。敬洙、鎬與建州兵相持。文徽得建之降將孟堅。使潛師出其後擊之。建州潰。堅去。遂傳其城。建州雖下。然諸將無紀律。殺掠不禁。民始失望。有叛志矣。元宗知而不問。策功。遷撫州觀察使。又拜永安軍留後。由是文徽益自用。保大八年。吳越僞遣諜來告福州亂。文徽喜。遣劍州刺史陳誨、副之。誨將舟師至福州城下。擊敗其兵。執吳越將馬先進等三人。久之。文徽以步騎至吳越知威武軍吳程陽令數百人出迎。而設伏西門以待。誨以爲未可遽進。文徽曰。疑則生變。傳令竟入其城。陷伏中。大敗墜馬。被執送杭州。將士死者萬人。元宗遣使歸先進於吳越。而求文徽。吳越王遣還。將發。爲舉酒慰諭至金陵。責始作。元宗使醫視之。醫以珠盌口中。有頃。珠色變黑。盌曰。疾不可爲。然猶十年乃死。文徽遂病瘖。以工部尚書致仕。朱元北降。坐親黨安置宜州。卒。年七十。距遇毒之歲。正十年云。鑒曰宜。初元宗詔齊王總庶政。惟文徽與魏岑得晉事舉朝咸愕。而文徽以附宋齊邱。晏然嘗之。不辭也。其恣肆如此。子五人。元方、元規、元素、元範、元賞。

馮延己、字正中。一名延嗣。廣陵人。父分類。事烈祖至吏部尚書致仕。常爲歙州鹽鐵院判官。刺史滯言病篤。或言已死。人情詢詢。延己年十四。入問疾。出以言命謝將吏。外賴以安。及長。以文雅稱。白衣見烈祖。授秘書郎。元宗以吳王爲元帥。用延己掌書記。與陳覺善。因覺以附宋齊邱。同府位高者。悉以計出之。於是無居己右者。元宗亦頗悟其非端士。而不能去。延己負其才藝。狎侮朝士。常謂孫晟曰。君有何所解而爲丞郎。晟愕然答曰。僕山東書生。鴻筆麗藻。十不及君。詼諧歌酒。百不及君。諂佞奸詐。累劫不及君。然上所以留君於王邸者。欲君以道規益。非遣君爲狗馬聽色之友也。僕固無所解。君之所解者。適足以敗國家耳。延己慙不能對。給事中常夢錫屢言延己小人。不可使在王左右。烈祖感其言。將斥之。會晏駕。元宗立。延己喜形於色。宋齊邱政歸入白事。元宗方哀慕。顧之曰。書記自有常職。餘各有司存。何爲不憚煩也。乃少止。保大初。拜諫議大夫、翰林學士、遷戶部侍郎、翰林學士承旨。又進中書侍郎。與其弟延魯交結魏岑、陳覺、查文徽佞諛。時政時人謂之五鬼。四年。同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能爲太子少傅。頃之。拜撫州節度使。以母憂去鎮。起復冠軍大將軍。召爲太弟太保。領潞州節度。俄以左僕射同平章事。延己素居柄任。揣元宗不能察其奸。遂謂己之才略。經營天下有餘。而人主躬覽庶務。大臣備位。立足致理。元宗果悉委以政。凡事奏可而已。延己初以文藝進。質無他長。紀綱頹弛。更苛用事。軍旅一切因邊帥。無所可否。愈欲以大言嚇衆而盛人主。至譏笑烈祖戡兵以爲齪齪無遠略。常曰。安陸之敗。喪兵數千。輟食咨嗟者仍日。此田舍翁。安能成天下事。今上暴師數萬於外。宴樂擅毬。未嘗少止。此英雄主也。九年。湖南平。面加州劍言旋。勢張甚。元宗亦知用兵之難。謂延己與孫晟曰。湖湘之役。楚人求息肩。吾之出不得已耳。今若授劍言旋節使和其民。吾亦得休養衡湘之民。國其庶幾乎。晟卽欲奉行。延己方以克楚爲功。乃曰。本朝出偏師平一國。寓縣震動。今一旦三分棄二。爲威損重。非所以示天下。且諸將行奏功矣。持不下。又不欲緣軍興取

資內帑，乃遣使於長沙調兵賦，由是重失民心。言遂取長沙，盡據故楚地，周人亦伺釁而動。朝論猶籍籍，延己力求去。元宗特之如初。及周師大入，盡失江北地，始罷延己相位，猶爲太子少傅。數月復相，會疾，改太子太傅。交泰三年五月卒，年五十八，謚忠憲。延己工詩，雖貴且老不廢。如宮苑數行，曉日龍旗百尺，非風多暴，近臣多得謴。覺心懼，稱疾家居累月，迫實遣詔曰：入朝，判大理寺，蕭儼勸之。元宗不納。澧光政院，得如陛下小樓吹徹玉笙寒之句耶？時畏敗不支，苟安歲月而君臣相謔乃如此。

論者謂有元和氣格，尤喜爲樂府詞。元宗常因曲宴內殿，從容謂吹簫一池春水，何干卿事？延己對曰：安

副使太僕少卿覺與李徵古恠齊邱客，齊邱告歸九華，逾年不召。覺及徵古諷齊王景達言於元宗，齊邱乃得復起。益以心腹寄覺，欲使立功以取柄任。時唐兵初得建州，諸將請乘勝取福州，齊邱獨惠覺爲宣慰使，俾召李宏義入朝。可不勞寸刃，盡得閩地。元宗意方向覺，遂遣之。既至，宏義偕告覺氣折不敢言歸，至劍州，恥於無功，矯詔召宏義。自稱權知福州事，擅興汀、建、撫、信州兵及戍卒，命禡延魯將之，攻福州。大敗，衆潰而歸。死傷無算。朝論謂覺必死。元宗亦怒，欲寘軍法。齊邱上疏待罪，且援覺等甚力。禡延己復助之，於是貶靳州。逾年，復起任事。乃與徵古爲死黨，相倡和如出一口。淮南兵興，元宗度不可支，遣鍾謨、李德明、孫晟、王崇質使周，請獻壽、濠、泗、楚、光、海六州以罷兵。周主不許，乃遣德明、崇質先還。德明至金陵，盛稱北兵之強，請必割淮南地。元宗不悅。覺與李徵古素惡晟及德明，乃撓語崇質，使異其詞。覺、徵古因極言德明賣國。德明褊忿，知見排，盡肆言北師必克。元宗怒，斬德明於都市。覺、徵古勢焰益熏灼，道路以目。退使吳越兵至平地，盡勒之城立降矣。禪將孟堅曰：援兵已陷死地，將盡力與我戰，勝負未可知。延魯不聽。頃之，吳越兵至岸，鼓譟薄營而前，與城中夾擊延魯軍，延魯敗走。堅戰死，諸軍大潰，死者萬計。委軍資戎器數十萬，國帑爲之虛耗。延魯引佩刀自刺，人救之不死。朝廷議即軍中斬延魯及覺。既有命矣，會宋齊邱以常虨覺使福州自勦，乃詔械延魯、覺還金陵，圜東皆止流竄。延魯流舒州，過敖復少府監。元宗擇延臣爲巡撫使，分案諸州。延魯在焉。右拾遺徐鉉上疏，論其多罪無才，不足辱臨遣，不聽。使還，遷中書舍人，以工部侍郎出爲東都副留守，周師南伐，分兵下東都。延魯窮蹙自斃。衣僧服而逃，被執。周主釋之，給衣冠，授給事中，問江南事，專對詳明，留大梁累年，放還。爲戶部尚書，周淮南節度使李重進叛，宋祖親率之。元宗遣延魯如宋，宋祖威悟，遣延魯歸，遂寢南渡之議。後主嗣位，延魯頗自伐舉使之功，常宴內殿，後主親酌酒賜之。飲罷不盡，誦詩及案琴自鼓以侑之。延魯猶自若。後主優容不責也。楚國公從善如宋，宋祖授以旌節留之。後主復遣延魯入謝，挾作不能行禮。宋祖憐之，遣醫護視，放還金陵，卒於家。子五人：儇、侃、倓、伉、延魯內躁競，而喜言高退事。常早朝集漏院，歎曰：元宗場自以唐子孫，慨然欲定中原，復舊都，有司請行南郊禮，元宗曰：自天下爲一，然後告謝天地，岑遂興陳覺、禡延己，延魯更相唱和，爲拓境事。常侍燕，自言臣少遊元城，樂其風土，陛下還長安日，臣獨乞任魏博節度使，元宗欣然許之。岑趨下殿再拜謝。侍衛指竊笑。覺、延魯攻福州，岑爲監軍，應援使。三人者，情偽專恣如一，軍敗，元宗初欲按軍法誅覺、延魯而代岑，御史中丞江文蔚對仗彈奏，請并誅岑。於是貶太子洗馬。

續唐書卷五十九

諸臣傳第二十五

鍾謨、字仲益、會稽人。徙建安。保大中、與李德明俱爲尚書郎。敏於占對。而天姿性浮躁。反覆嶮巇。朝士側目。號爲鍾李。軍帥王建封既以謨、德明等見殺。謨益縱肆。勞若無人。元宗稱其有詞辨。以謨爲翰林學士戶部侍郎。德明邏工部侍郎文理院學士。周師南伐。淮右危急。元宗遣謨及德明率表至軍前。幷進服物。諸息兵。周主不許。復請割淮、壽等六州以求成。又不納。謨詣遣德明儲取表。壺獻江北郡縣。周始許之。德明還白。朝議以爲貢國。元宗怒。斬德明。遂不復議割地。謨因留周不得歸。孫晟之死。謨亦在召中。已而晟、字晉卿。宜春人。自言欲州刺史肇之後。初名家。慕晉魏絳。更焉。讀書稍通大旨。嘗論當世利病。然脫略繩檢。狎以博奕。負觚爲事。舉進士不中。爲吉州回運務計吏。盜庫金事覺。當伏法。乃更偏服。亡命江湖間。至新淦。客於士豪陳氏。與其子弟共學。絳好縱橫兵家言。日夜射獵。陳氏察其非士流。謂曰。朝廷方求賢豪。吾子其可久留此乎。因厚具裝遣行。絳將遵宜春。中途欲博盜費其裝中金。比至家。母及兄弟咸鄙諸之。絳乃入廬山白鹿洞書院。猶亡賴。以屠販爲事。多脅取同舍生金。又持擅貨擅於山中。持人短長。索賕謝人。皆患苦之。與諸葛濤、劇盜號廬山三害。朱弼爲國子助教。將捕治其罪。復亡去。往來金陵、丹陽間。遇大寒。平地躍起。折檻捆爲薪。以自濟。守倉吏召詰。更躍倉檻。自氣樓入倉中。盜米。一夕往返數十次。之乃上書論事。未報。詣樞密使陳裔口陳所上書。詞辨縱橫。裔聳然異之。用爲本院承旨。授沿江巡檢。慕亡命習水戰。使馬雄、王川等分將之。要吳越兵於海門。屢獲舟艦。以善戰聞。常密說後主曰。吳越仇讎。服心之疾也。他日必爲北兵羽翼以攻我。臣屢與之角。知其易與。不如先事出不意滅之。後主曰。然則北師且見討。奈何。絳曰。臣請詐以宣歙叛。陛下盛言討賊。且賂吳越乞兵。吳越之兵勢不得不出。俟其來拒擊

我復還故官。李守貞叛漢來乞師。岑力請出兵赴救。元宗從之。即以爲沿淮巡檢使。無功而返。岑自復進。姦諂彌甚。鍾謨、李德明亦用事。其趨與岑異。而謨國則均。戶部員外郎范沖敏懷不平。憤大將王建封上疏。請盡逐之。元宗寬沖敏、建封於死。岑益無忌憚。壽州節度使劉彥貞以貞卓結爲奧援。岑所得滋多。肆言彥貞御兵如韓白。治民如龔黃。其敢爲誕妄類此。一日見沖敏爲厲。請道士上章訴天。未幾卒。逃曰。宋齊邱之熹。文徽等爲最惡。當時所謂五鬼者也。攬權納賄。排斥正人。以至兵連禍結。國隨以亡。夫以祖宗創業之難。而覓喪於五鬼之手。可哀也哉。

又嘗請楷率帳下兵巡都城。給事中唐鎬與謨有隙。廉得謨與楷交構狀。因密言謨往來南北。挾周人以脅朝廷。今與典兵者交結。又請令巡徼益下。其心殆不可測。謨徼聞之。念無以爲計。謨弟當立而謨常與元宗愛子從善同使周。相善。乃言後主器輕忠放。無人君度。且或稱從善才。不知元宗建儲意已素決。以此怍旨。遂暴其交結服楷罪。貶國子司業。再貶著作佐郎。安置饒州。道中便領侍衛軍十人。即日督趣上道。謨時方病風眩。在途賦詩十章。語極悽愴。改貶宣州副使。交泰三年正月。遣使即所在賜死。謨拜曰。臣無負國。使者曰。詔問卿昔與孫晟同使。而卿獨得官。卒又生還。何也。謨頓首伏罪。遂縊殺之。楷亦坐誅。

李平、本姓楊、名訥。少爲嵩山道士。與汝陰布衣舒元輿舉數年業。成。同遊蒲。客於河中節度使李守貞。守貞叛漢。使兩人懷表間行乞師於金陵。元宗出師數萬。爲之聲援。而出境而守貞敗。兩人無所復命。且元宗遇之厚。因留事元宗而納始自稱李平。元亦易姓朱。皆以爲尚書郎。吳越侵常州。欲以平爲將。固辭。遷衞尉少卿。使領偏師巡江北。周兵取蘄州。不能有。復棄而歸。乃以平爲刺史。朱元叛元宗。以平本與元同至。慮其不自安。召還金陵。使者失指。械平以歸。元宗大懲。嗾勉之。拜建州節度使。召爲衞尉卿。初潛佑好老、莊。平爲道士時。習神仙修養之說。而動多怪妄。常言仙人神鬼。佑因與交好。平又言佑父處常今已爲仙官。而已與佑亦名在仙籍。家盩靜室。人莫能窺。後主時。佑既獲用。平亦上書請復井田法。豪民有買民戶田者。勒令還之。又依周禮造民籍。復造牛籍。課民種桑。後主本好古務農。甚悅其言。使判司農事。平急於成功。施設無漸。人不以爲便。後主亦中悔罷之。而佑力誣一時公卿。獨憑平可大用。請以判司會府。奪議益不平。會佑以直諫得罪。因坐與平淫祀鬼神事。繫平大理獄。縊死獄中。明年。宥其家。屬給之。

盧絳、字晉卿。宜春人。自言欲州刺史肇之後。初名家。慕晉魏絳。更焉。讀書稍通大旨。嘗論當世利病。然脫略繩檢。狎以博奕。負觚爲事。舉進士不中。爲吉州回運務計吏。盜庫金事覺。當伏法。乃更偏服。亡命江湖間。至新淦。客於士豪陳氏。與其子弟共學。絳好縱橫兵家言。日夜射獵。陳氏察其非士流。謂曰。朝廷方求賢豪。吾子其可久留此乎。因厚具裝遣行。絳將遵宜春。中途欲博盜費其裝中金。比至家。母及兄弟咸鄙諸之。絳乃入廬山白鹿洞書院。猶亡賴。以屠販爲事。多脅取同舍生金。又持擅貨擅於山中。持人短長。索賕謝人。皆患苦之。與諸葛濤、劇盜號廬山三害。朱弼爲國子助教。將捕治其罪。復亡去。往來金陵、丹陽間。遇大寒。平地躍起。折檻捆爲薪。以自濟。守倉吏召詰。更躍倉檻。自氣樓入倉中。盜米。一夕往返數十次。之乃上書論事。未報。詣樞密使陳裔口陳所上書。詞辨縱橫。裔聳然異之。用爲本院承旨。授沿江巡檢。慕亡命習水戰。使馬雄、王川等分將之。要吳越兵於海門。屢獲舟艦。以善戰聞。常密說後主曰。吳越仇讎。服心之疾也。他日必爲北兵羽翼以攻我。臣屢與之角。知其易與。不如先事出不意滅之。後主曰。然則北師且見討。奈何。絳曰。臣請詐以宣歙叛。陛下盛言討賊。且賂吳越乞兵。吳越之兵勢不得不出。俟其來拒擊

之而亟攝其後。國可復也。滅吳越則國威大振。北兵不敢動矣。後主不聽。及宋師南侵。絳爲淩波都虞候。沿江都部署。守秦淮水柵。城陷勝。諸將忌其能。共說後主。遣絳出授潤州。乃授昭武軍節度留後。帥八千人。陳於潤州城下。北軍不敢逼。入城拒守。而節度使劉澄謀因計事斬絳以城降。絳殺之。澄乃謂絳曰。都城危甚。萬一不守。守此何爲。絳曰。君爲守。不可棄城。宜赴難者。絳也。是夕。澄遣裨將山遙降。欵絳帥部下驟出。欲冒圍入金陵。圍堅不可入。乃走保宜州。金陵城陷。諸郡皆下。絳獨不降。募驍勇敢死千餘人。山宜州長驅而南。徇海泉兵。謀南據閩中。以圖興復。過歙州。怒刺史聾慎儀閉城堅拒。殺之而行。宋副使絳弟綬招絳。絳初欲殺綬以明不屈。已而卒降。至汴州。授賀州團練使。過慎儀兄子贄善大夫顯於朝。話絳曰。是殺我季父者。執至殿陛訴冤。詔屬吏。擬罪使曹彬言其才略可用。頗宥其死。宋祖曰。是貌類候霸榮。何可留也。命斬於西市。絳既出。呼延贄當覩行刑。絳曰。萬乘帝王斬一偽署節度使。可無既乎。贄使馳妻、河東將。常降而復叛。歸弒其主劉繼恩。遂踞而斬之。臨刑。大呼曰。陛下猶不記以鐵券誓書招臣乎。霸榮者。故深惡之。以爲比初絳未遇時。遘羔病彌日。且死。夜夢白衣女子。被珠衣。持熊膰一器。粥之飲。且歌詞以侑。又謂之曰。他日富貴。相見於固子坡。絳蓋飲寤而憶其玉京人去之闋。惟不測固子坡之說。至是適有婦人耿玉真者。以淫亂同斬。委貌宛如所夢。問其受刑之地。即固子坡云。

慎儀。仕後主爲給事中。後主十年。宋祖欲討南漢。未決。屢後主論其奉正朔。後主乃命潘佑讓書。遣慎儀持書使南漢。漢得書大怒。囚慎儀逾年不遣。後主以聞。宋祖遂決意興師討之。南漢平。乃得歸。江南之敗也。慎儀爲歙州刺史。會昭武軍留後盧絳聞國破。謀起義。提兵自宣州入福州。道經歙。慎儀閉城拒守。絳大怒曰。慎儀吾故人。何爲見拒。遣裨將馬雄攻之。慎儀朝服而出。爲雄所殺。

適有婦人耿玉真者。以淫亂同斬。委貌宛如所夢。問其受刑之地。即固子坡云。

劉承勳。不知其家世。以善心計事。烈祖爲縗料判官。遷德昌宮使。德昌宮者。內帑別藏也。自吳述國。撫有江、淮。饒山澤之利。歲入不貲。比他國爲最富。烈祖勵以節儉。一金寸物不妄費。其積如山。太子常欲一杉木作版牆。有司以聞。烈祖署奏後曰。杉木不乏。但欲作覩艦。以竹代可也。然德昌官簿煩委。不克盡句校。承勳獨任其事。盜用無算。保大後。實率日繁。愈得以爲姦利。又善於逢迎。每以寶貨遺賂權要。畜妓數十百人。每當一妓。價益數百緡。教以樂。又製數百緡面服飾珠犀金翠之屬。稱是。鑿宴歌舞。窮極奢豪。故雖江南朱門甲第。如李德誠、皇甫繼勳輩。最號富侈。未能過也。宋平荊湖。詔沿江具舟。濟其米入汴京。承勳欲自結於宋。爲異時地。乃請行。督巨艦自長沙抵迎鑾。千柁相銜。宋首自陳清米事。宋祖曰。此汝主勦王耳。汝安得有勞。叱出。特命弗敍用。久客無貲。袒裸乞食。不勝凍餒而死。

遙曰。鍾謨以幹躁而作奸。李平執左道以亂政。殺之固宜。盧絳欲起義而卒降。駙愼儀知起義而拒守。厥罪惟均。若劉承勳者。怙侈背君。靦顏受辱。狗彘不食其肉矣。

續唐書卷六十

諸國臣傳第二十六

李遵琦、本姓楊。與翔李茂貞委以心腹之任。易姓李氏。歷于諸子。後昭宗西幸。朱全忠迎拒。攻逼岐下者累年。及昭宗東還。長圍方解。大軍之後。府庫空竭。遵琦請使廿州以通回鶻。往復二載。美玉名馬。相繼而至。所獲萬計。茂貞賴之。

李繼徽、本姓楊。幼事李茂貞。養以爲子。冒姓李。名之曰繼徽。表爲靜難軍節度使。後朱全忠攻岐。來下。乃移兵攻邠州。繼徽迎降。全忠使復姓楊。命名崇本。遷其家於河中以爲質。繼徽妻有美色。全忠用兵往來河中。常姦之。繼徽妻頗愧恥。謂近人諸繼徽曰。丈夫不能庇其伉儷。我已爲朱公婦矣。無面視君。有刀繩而已。繼徽涕泣憤怒。其後全忠兵解岐圍。繼徽妻得歸。繼徽乃復背全忠歸茂貞。茂貞西連蜀兵。會繼徽攻雍、華。關西大震。全忠以兵西至河中。遣其子友裕遮之。友裕至永壽而卒。全忠兵乃旋。繼徽屯美原。全忠復遣劉知俊、康懷英等擊之。繼徽大敗。自此不復東。天祐八年。等其子遵皡所弒。繼徽養子李保衡殺

胡敬璋、爲李茂貞將。自王行瑜敗後，都邑皆爲茂貞所據。以敬璋爲節度使，命高萬興爲敬璋騎將。萬興、河西人。與其弟萬金俱有武幹，効用軍中。每立戰功，時李繼徽與西川王建之師會于岐陽，以圖興復。天祐五年冬，敬璋卒，繼徽以其愛將劉萬子爲鄜延帥。萬子以兇暴而失士心，又繼徽爲梁人所攻。天祐六年二月，萬子葬敬璋，將佐皆集于葬所。萬興、萬金因會縱兵攻萬子，殺之，歸葬于梁。

裴虔餘、江人。事吳爲廬州刺史。虔使策從軍。料事多中。嘗師鐸之攻廣陵也，呂用之詐爲高駢牒，署楊行密行軍司馬，徵兵入援。虔說行密曰：高公昏惑，用之姦邪，師鐸悖逆，凶德參合，而求兵于我，此天以淮南授明公也。行密遂帥廬州兵赴之，會師鐸殺高駢，行密入據揚州，而孫儒之亂復熾。行密閉塞城，不無內懼。虔曰：吾以新集之衆收孤城，而諸將多高氏舊臣，非有厚恩素信，力制而心服之也。今儒兵方盛，所攻必克，正諸將持彼此，因強弱，擇向背之時也。海陵鎮使高霸，駢之舊將，此必不爲吾用者。因勒行密以軍令召霸，霸所部兵來，行密欲遣其屯天長以拒儒。虔曰：霸常棲兩端，我勝則來，不勝則判，今處之天長，是自絕其歸路也。且吾能勝儒，無所用霸，不幸不勝，天長豈復吾有哉。公以疑霸而召之，其可復用乎。不如殺之以并其衆。行密因伏甲誅霸，得其兵數千。虔又言廣陵儀敏已甚，蔡賊復來，民必重困，莫如避之。行密但遣延陵宗、蔡倍將兵分屯，而身留揚州不發，明年儒果攻揚州，克其外郭，行密倉皇走，將奔海陵。虔曰：海陵難守，而廬州吾舊治也，城隍完實，可爲後圖。行密乃走廬州，久之，未知所向。問虔曰：吾欲卷甲倍道，西取洪州，可乎？虔曰：鍾傳定江西已久，兵强食足，勢未可圖。趙鍠新得宣州，怙亂殘暴，衆心不附，公宜卑辭厚幣，說和州孫端、上元張雄，使自采石濟師侵其境，彼必來逆戰。公自綱宮渡江會之，取鍠必矣。行密大悅，乃引諸將攻鍠，會孫端、張雄先爲鍠所敗，鍠將蘇塘、滁朗統兵二萬屯烏山，襲曰：公領兵急趨烏山，堅壁自守，彼求戰不得，詔我實怯，因其怠而乘之，可破也。行密用其言，塘等大敗，遂衛鍠入宣州。已而朱全忠因與鍠有舊，遣使來求鍠，行密謀于襲，襲曰：不如斬首遣之，以杜後患。鍠由是被殺，來幾，襲卒。行密哭之曰：天不欲成吾大功邪！何爲折吾股肱也！吾好寬而襲每勸吾以殺，此其所以不壽與。

高勛、舒城人。行密起淮南，辟掌書記。時軍興事繁，用度不足，行密以茶鹽易民布帛，勛諫曰：兵火之餘，十室九空，又漁利以困之，將復離叛，不若盡我所有，易鄰道所無，足以給軍。選賢守令，勸課農桑，數年之間，倉庫自實。行密以其言爲然，悉從之。由是聞之曰：仁人之言，其利溥矣！正勛之謂也。

李神福、沛州人。隸上黨軍籍。高駢爲諸道行營都統，神福隨州將成汭海，因投行密爲親校，從至廬州。會全忠攻舒州張翥，神福請多齎旗幟，開道入舒州，頃之，舒州兵建廬州旗幟而出，指畫地形，若布大陣狀，賊懼，皆解去。積功至都指揮使。大順中，孫儒盡舉淮、蔡兵，濟江至溧水，行密使神福拒之。神福陽退示弱，儒軍以爲實，怯不設備。神福夜襲之，俘斬千計。已而攻和、滁，降康唯。走安景思。神福功爲多。景福初，儒兵

復盛，引攻宣州。行密欲退保銅官，劉威以爲儒壘地遠來，利在速戰，宜堅壁以老其師，可坐禽也。未幾，蔡儒作亂，神福討之有功，遷舒州刺史。已復戰臨安，執浙將顧全武。其計臨安也，難猝拔，虛發錫截其歸路，乃遣人衛毀氏先壞以媚之，復多張旗鼓爲虛案以疑之，卒受和而還，轉昇州刺史。俄充鄂岳行營招討使，以紮杜洪兵次鄂州，望城中積秣纍纍，顧監軍尹建峯曰：令夕爲公發之。建峯嗤應之。時洪方求救于梁，神福遣部將秦裴至溫口舉炬于樹杪，洪以爲梁兵已至，焚秣以應之。其機略多類此。久之，荊南成汭及馬殷害彥威之兵，益至救洪，神福乘舟觇之，知戰艦雖多，而不相屬，明日，逆擊于君山，大破之，因風縱火，汭赴水死，衆軍皆引去，洪雖來，滅而諸鎮氣奪，兵聲大振。會田頵叛於宣州，行密召神福討之。神福恐洪邀其前，宣言奉命攻荊南，勒兵具舟楫及糗，沿江東下，始告將士以討頵之令。神福妻子故在金陵，頵聚破昇州，執其妻子以招神福。曰：公見機分地而王，不然，妻子無遺。神福曰：吾以卒伍從吳王起事，今爲上將，義不以妻子易志，願有老母，不顧而反，三綱且蔑，焉足與言乎！斬其使以自絕。頵遣將王壇、汪建將水師逆戰，執神福子承鼎示之。神福叱左右射子，已而陽敗，引舟沂流而上，壇、建追之。神福復順流擊其下，時壇、建樓船列火炬，神福令軍中望炬轟攻壇、建軍，滅火自匿。神福乘風揚火焚其艦，大敗之。頵聞敗，自將水軍來戰。神福遣使請發步兵斷其歸路，行密別遣盛濛擊頵，頵敗死，即命神福爲寧國軍節度使。神福以江西未平，固辭不拜。明年，復充招討使，將兵攻鄂州，未下，會疾發，還廣陵，薨卒。

張訓虔、陵人。祖昇，官清流令。遂家焉。訓勇悍有膽略，時人謂之大口張。行密據合肥，訓往見甚歡，授親兵，遷黃頭都虞候，討舒州盜吳迴等。知名，揚州之役，酇入城，滅徐火，得穀數十萬斛以賑饑民。明年，擊殺甘霖鎮使陳可言，遂取常州，復屯安吉，斷孫儒糧道，有功，授常州刺史。乾寧初，駐軍連水備北師。時梁將龐師古屯清河口，訓率舟師與戰，斬師古。梁軍遂亂，遷淮海都遊奕使。神福以江西未平，固辭不拜。明年，復充招討使，將兵攻鄂州，未下，會疾發，還廣陵，薨卒。

張訓虔、陵人。祖昇，官清流令。遂家焉。訓勇悍有膽略，時人謂之大口張。行密據合肥，訓往見甚歡，授親兵，遷黃頭都虞候，討舒州盜吳迴等。知名，揚州之役，酇入城，滅徐火，得穀數十萬斛以賑饑民。明年，擊殺甘霖鎮使陳可言，遂取常州，復屯安吉，斷孫儒糧道，有功，授常州刺史。乾寧初，駐軍連水備北師。時梁將龐師古屯清河口，訓率舟師與戰，斬師古。梁軍遂亂，遷淮海都遊奕使。海州戍將陳漢賓請降，訓以其心叵測，與戲下王綰等將兵直入其壘，漢賓張樂大宴，飲酣，訓忽拔劍叱曰：吾衆已布，欲歸即歸，無詒後悔！漢賓解甲聽命。轉尚書左僕射，拔山都指揮使。天復初，昭宗遣李儼封行密爲吳王，得承制封拜，訓以功擢司徒。未幾，王茂章破密州，以訓爲密州刺史。會茂章爲梁兵所追，解去，諸將請焚城大掠而歸，訓不可，乃封府庫，植旌旗于城上，遣羸弱居前，自以精兵殿後，頓之。梁將王壇來攻，遙望見旗幟，不敢逼，居數日，乃敢入，遂不復追。訓竟全軍而還。行密薨，訓謝病，再徙黃州刺史，卒。贈太傅，清河郡公，孫原泌。

陶雅、合肥人。與行密同邑，故用爲將。討定舒州盜吳迴等，命雅攝舒州刺史。未幾，爲許勍所襲，弃還廬州。已而擊趙乾之于九華，破之，授池州銅陵使。故團練使雅治池州有惠政，景福初，旦願攻歙州，久不下，歙人曰：得陶雅爲刺史，請聽命。行密即命雅刺歙州，歙人納之。雅盡禮故見刺史裴樞，送之還朝。久之，加檢校司空，海陽公。天祐末，遷觀察使，會李遇與徐溫不相能，雅懼，與劉威偕詣巖陵，布腹心，溫遇雅良厚，俾

遷歙州，累加都團練使。雅治歙凡二十年，卒。

184

周本舒州宿松人漢南郡太守瑜之後瑜葬宿松子孫遂家焉本少孤貧有勇力常獨格虎殺之初爲趙鏜將行密破鏜獲本即隸帳下爲牙將每衝躍先登攻堅摧鋒犯矢石身無完膚戰能輒自燒鐵烙其創言笑自若累遷淮南馬步軍使天祐六年行密已取江西撫州刺史危全諷率諸州兵十萬來寇洪州屯豫章灣楚人陰高安以援全諷江西守將劉威聲言至行密謀可將者判官嚴可求薦本時本從軍取蘇州不能下恥之稱疾臥家可求自往強起本本曰姑蘇之役非彼果強徒以將帥輕下皆專命故無功今必見迫勿用副貳乃可許之得精兵七千晨夜兼行行密初命其解高安圍本曰楚人非欲取高安第爲全諷聲援爾今先敗全諷楚人必棄高安走何足擊哉乃馳至豫章灣亦陰高安走

續唐書卷六十一

諸國臣傳第二十七

葛從周、字逋美、濮州鄄城人。少從黃巢、巢敗受降、從朱全忠攻蔡州。全忠壁馬、從周扶起復騎、自與敵步鬬、被傷。偏將張延霜從旁擊之、從周遂得與全忠俱去。全忠收餘衆、與從周及梁兵戰於焦夷、從周獲其將王涓。尋佐朱珍收兵淄青、遇東兵輒戰、珍得兵歸、從周功爲多、張全義襲李罕之於河陽、罕之以攻全義、全義乞兵於梁。全忠遣從周、丁會等救之、敗晉兵於沈河、潞州馮霸殺晉守將李克修以降梁。全忠遣從周入潞州。晉兵攻之、從周不能守、走河陽。全忠攻魏、從周與丁會先下黎陽、臨河。會全忠於內黃、敗魏兵於永定橋。從丁會攻宿州、以水浸其城、遂破之。全忠攻朱瑾於兗州、未下、留從周圍之。瑾固壁不出、從周詐言救兵至、陽避之高吳、夜半、潛還城下、瑾以謂從周已去、乃出兵收外壕。從周掩擊之、殺千餘人。晉攻魏、魏人求救。全忠遣侯言救魏、言築壘於亘水。全忠怒其不出戰、遣從周代之。從周擊敗晉兵、晉王自將擊從周。從周難大敗、而梁兵擒晉王子落落、送於魏橋之。遂從攻鄆州、擒朱宣於中都、又攻兗州、走朱瑾。全忠表從周兗州留後、以兗、鄆兵攻淮南、爲淮兵所敗。

是時晉兵出山東攻相、衛。全忠遣從周略地山東。下洺州、斬其刺史那善益。又下邢州、殺其刺史袁奉滔。五日而下三州。全忠乃表從周兼那州留後。劉仁恭攻魏、從周會全忠兵救魏、從周以五百騎出戰、破其八棚。仁恭兵走、追至於臨滑、擁之御河、溺死甚衆。全忠以之爲宣義行軍司馬、遣其攻劉守文於滄州。以將陣監其軍。守文求救於其父仁恭。仁恭救之、陣語諸將不可迎戰、宜縱其入城、聚食倉廩、使兩困而後取之。諸將頗以爲然。從周怒曰、兵在上將、壯將監軍所得言、且陣之言、乃常談耳。勝敗之機在吾心、陣豈足以知之。乃勒兵迎仁恭於乾寧、戰於老鴉陽。仁恭大敗、獲其將馬愼交等百餘人。是時守文亦求救於晉。晉攻那、洺以牽之。從周遊擊敗晉兵於青山、遂從全忠攻鎮州、下臨城。王鎔乞盟、全忠表從周泰寧軍節度使。從氏叔琮攻晉太原、不克。梁兵西攻鳳翔。青州王師範遣其將劉鄩襲兗州。從周家屬爲鄩所得。厚遇之而不殺。全忠還自鳳翔、乃遣從周攻鄩。從周卒招降鄩、以功授檢校太傅。從周梁疾、全忠命康懷英代之。授左金吾衛上將軍、以疾拜右衛上將軍。居於偃師亳邑鄉之別墅。友貞時拜昭義軍節度澤、潞等州觀察處置等使、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太師、兼侍中、守潞州大都督府長史、封陳留郡王。食北俸於家。卒、贈太尉。

敬翔、字子振、同州馮翊人。神龍中平陽王暉之後。少好學、工書檄。乾符中、舉進士不第。乃之梁、有汴州觀察支使王發者、翔里人。遂往依焉。久之、發無由薦引。翔計窘、爲人作牋刺。傳之軍中、朱全忠素不知書。翔所作書、淺近語。全忠愛之、謂發曰、聞公有鄉人可與俱來。翔見全忠、全忠問曰、子舉孝秉、所記何事。翔曰、兵者應變出奇以取勝。春秋古法、不可用於今。全忠大喜、補以軍職。非其所好、乃以爲館驛巡官。全忠與察人戰汴郊。翔時爲謀畫多中。昭宗自岐還長安、御延喜樓、勞問、授翔太府卿。初昭宗遷洛陽、宴崇勛殿、酒半起、使人召全忠入內殿。將有所託。全忠辭以疾。昭宗曰、可使敬翔來。全忠遣麾翔出。翔亦佯醉去。全忠已破趙匡凝、取荊、襄、遂攻淮南。翔切諫、以爲新勝之兵、宜持重以養威。全忠不聽。兵出光州、遇大雨、幾不得進。進攻壽州、不克而多所亡失。全忠始大悔恨、歸而忿躁、殺唐大臣幾盡。然益以翔可信、不軌之事、翔謀居多。全忠篡位、以唐樞密院故用宦者、乃改爲崇政院、以翔爲使、遷兵部尚書。金鑾殿大學士。翔從全忠用兵三十餘年、盡心勤勞、盡夜不寐。自言惟馬上乃得休息。友珪弒全忠、以翔素爲謀臣、懼其圖己、不欲與內職、乃以李振代爲崇政使。授翔中書侍郎、同平章事。翔稱疾未肯省事。友貞即位、趙巖等用事、頗離間舊臣。翔愈懼、懼不得志。其後王遂章收於中都。友貞懼、召段凝於河上。是時精兵悉在凝軍、凝有異志、不來。友貞遽呼翔曰、居常忽卿、今急矣。卿其教我。翔曰、臣受國恩將三紀、今雖爲相、實朱氏老奴爾。敢有所隱。初用段凝、臣已爭之。今凝不來、大勢已迫、欲爲之謀、則小人讒之、必不見聽。請先死、不忍見宗廟之亡。遂相向慟哭。非宗入汴、詔赦梁臣。李振喜謂翔曰、有詔洗滌、將朝新君。邀翔俱入。翔夜止高頭車坊、將旦、左右報曰、崇政李公入朝矣。翔歎曰、李振鼠輩爲丈夫矣。復何面目入梁國門

乎。乃縱而死。初史官李琪等修實錄三十卷。敍述非工。事多漏略。翔乃別纂咸三十卷。曰之曰大梁編遺錄。與實錄俱行。

霍存、洺州曲周人。少從黃巢。巢敗。歸梁。存素驍勇。善騎射。從攻王艾寨。壘成鐵林。並以善戰稱。時佐朱珍取滑亳。攻淄州。取博昌。皆預立戰功。蔡賊張晏在汴北。存以三千人夕犯其營。破之。用本部騎兵。敗秦賢軍。連破四寨。從討盧瑭、張晏。殘萬餘人。存功居多。梁軍圍潞。有賊升曉樓大語。存射之。矢一發而尸隕。復佐朱珍擒石璠。破魏師。敗徐戎。又佐鼂師古敗時溥。以是累遷官。梁得曹州。以存爲刺史。兼諸軍都指揮使。梁攻鄆州。朱瑾來救。諸將咸勸全忠縱瑾入鄆。全忠曰。瑾來必與時溥俱。不若遣存邀之。存伏兵道縣。已而瑾果與溥俱出迷離。存發伏擊之。遂敗瑾等於石佛山。存中流矢卒。後全忠圍騎兵於繁臺。顧諸將曰。使霍存在。豈勞吾親閱邪。他日語又如此。贈存太保。子彥威。

符道昭、蔡州人。爲秦宗權將。宗權敗。乃依鳳翔李茂貞。茂貞愛之。養以爲子。名繼遠。梁攻茂貞。道昭與梁兵戰屢敗。乃歸梁。全忠表道昭秦州節度使。以亂不果行。李周彝以鄜州降。全忠乃悉發魏兵使攻燕。而遣馬嗣勳助紹昭右司馬。維紹威將誅其牙兵。懇魏兵強。未敢發。求梁爲助。全忠威誅牙兵。牙兵已誅。魏兵在外者聞之。皆亂。魏將左行瑫據歷亭。史仁遇據高唐。以叛。道昭等從全忠悉破之。後與康懷英等攻潞州。築夾城爲蚰蜒塹以圍之。逾年不能下。唐兵攻破夾城。道昭戰死。

劉捍、開封人。父行仙。宣武軍大將。捍少爲牙職。明敏有威儀。善揣賛。全忠北攻鎮州。與王鎔和。遣捍見鎔。鎔軍未知梁意。方嚴兵。捍馳一騎入城中。諭鎔意。鎔乃聽命。又移師攻定州。降王處直。捍復單馬入州。安撫而還。全忠圍鳳翔。遣捍入見李茂貞計事。昭宗召見。問梁軍事。稱旨。賜以錦袍。拜登州刺史。賜號迎鑾敎勇功臣。梁兵攻淮南。遣捍先之淮口。築馬頭下浮橋以渡兵。全忠出光山攻蔣州。又使捍作浮橋於淮北。以渡歸師。授宋州刺史。全忠篡位。授左龍虎統軍。兼元從軍都虞候。出爲佑國軍留後。同州劉知俊反。以賂誘捍。將東執捍而去。知俊械之。送於李茂貞。見殺。全忠哀之。贈太傅。

寇彥卿、字俊臣。開封人。祖瑄。父脩。皆宣武軍牙校。全忠鎮汴。以彥卿爲通賛官。梁遷右長直都指揮使。領洺州刺史。維紹威將誅牙軍。全忠遣彥卿之魏密謀。悉誅牙軍。彥卿身長八尺。隆準方面。語音如鐘。工騎射。好書史。善伺主意。動皆如旨。全忠每曰。敬翔、劉捍、寇彥卿。皆天爲我生。其見愛如此。賜以所乘名馬一匹。全忠圍鳳翔。以彥卿爲都排陣使。乘烏馬馳突陣前。全忠目之曰。真神將也。初全忠謀遷都洛陽。昭宗不許。後昭宗奔鳳翔。全忠以兵圍之。昭宗既出。全忠以兵至河中。遣彥卿奉表迫請遷都。彥卿因悉驅徙長安居人以東。道路號哭。仰天大詬曰。國賊朱溫。使我至此。昭宗亦頗瞻陵廟。旁皇不忍去。謂其左右爲俚語云。紇于山頭凍死雀。何不飛去生處樂。相與泣下沾襟。昭宗行至華州。遣人告全忠。以何皇后有

孀。頗留華州待冬而行。全忠怒。願彥卿曰。汝往趣官家來。不可一日留也。彥卿復馳至華。卽日迫昭宗上道。全忠簒位。授彥卿感化軍節度使。歲餘。召爲左金吾衞大將軍。充衞仗使。一日過天津橋。老民梁現不避道。前馳捽現投橋死。爲御史所彈。全忠不得已。責授左衞中郎將。復授邢州防禦使。遷河陽節度使。友貞卽位。徙鎭威勝。卒。年五十七。

王彥章、字子明。鄆州壽張人。祖秀。父處宗。俱不仕。彥章少爲軍卒。隸全忠帳下。自開封府尹押牙左親從指揮使。授左龍驤軍使。友貞卽位。遷滑州刺史。又徙澶州刺史。彥章驍勇有力。能跳足擲棘針擿走數十步。持一鐵鎗。騎而馳突。他人莫能舉也。軍中號王鐵槍。梁分魏、相六州爲兩鎭。懼魏軍不從。遣彥章入魏。屯金波亭以虞變。魏軍果亂。首攻彥章於館舍。彥章南走。魏人降。皆攻破澶州。虜彥章妻子。歸之太原。賜以第宅。供給甚備。聞遣使者招之。彥章斬其使者以自絕。後數年。其家被害。自梁失魏、博。與忻、夾河而軍。彥章常爲先鋒。遷汝、鄭二州防禦使。匡國軍節度使。北面行營副招討使。徙宣義軍節度使。是時莊宗已盡有河北。以鐵鎖斷德勝口。築河南北爲兩城。號夾寨。而友貞昏亂。小人趙嚴、張漢傑等用事。彥章雖爲招討使。而謀不見用。莊宗取鄆州。梁人大恐。宰相敬翔顧事急。以繩內靴中。見友貞泣曰。先主取天下。不以臣爲不肖。所謀無不用。今棄忽臣言。臣不如死。乃引繩將自經。末帝使人止之。問所欲言。翔曰。事急矣。非彥章不可。友貞乃召彥章爲招討使。以段凝爲副。友貞問克捷之期。彥章受命出馳兩日至滑州。置酒大會。陰遣人具舟於楊邨。命甲士六百人。皆持巨斧。載冶者。具鞴炭。乘流而下。彥章飲酒方半。佯起更衣。引精兵數千。沿河以取德勝。舟兵舉鎖斷之。因以巨斧斬浮橋。斷南城。遂破。蓋三日矣。是時莊宗在魏。以朱守殷守夾寨。聞彥章驍勇。吾常避其鋒。非守殷敵也。然彥章兵少。利於速戰。必急攻我南城。卽馳騎救之。行二十里。而得夾寨報者曰。彥章兵已至。比至而南城破矣。莊宗徹北城爲柵。下楊劉。與彥章俱浮於河。各行一岸。每舟柵相及。輒戰。一日敗十接。彥章至楊劉。攻之不克。時段凝已有異志。與嚴、漢傑交通。彥章憤梁日削。而嫉嚴等所爲。每曰。俟我立功。還誅姦臣。以謝天下。嚴等聞之懼。與凝叶力傾之。及楊劉之敗。凝乃上書言彥章使酒玩忽致敗。嚴等從中毀之。章受命出馳兩日至滑州。置酒大會。陰遣人具舟於楊邨。命甲士六百人。皆持巨斧。載冶者。具鞴炭。乘流而下。彥章飲酒方半。佯起更衣。引精兵數千。沿河以取德勝。舟兵舉鎖斷之。因以巨斧斬浮橋。斷南城。遂破。蓋三日矣。是時莊宗在魏。以朱守殷守夾寨。聞彥章驍勇。吾常避其鋒。非守殷敵也。然彥章兵少。利於速戰。必急攻我南城。卽馳騎救之。行二十里。而得夾寨報者曰。彥章兵已至。比至而南城破矣。莊宗徹北城爲柵。下楊劉。與彥章俱浮於河。各行一岸。每舟柵相及。輒戰。一日敗十接。彥章至楊劉。攻之不克。時段凝已有異志。與嚴、漢傑交通。彥章憤梁日削。而嫉嚴等所爲。每曰。俟我立功。還誅姦臣。以謝天下。嚴等聞之懼。與凝叶力傾之。及楊劉之敗。凝乃上書言彥章使酒玩忽致敗。嚴等從中毀之。乃罷彥章。以凝爲招討使。彥章馳至京師。入見。以笏畫地。陳勝敗之迹。嚴等諷有司劾其不法。勒還第。唐攻兗州。友貞使彥章守捉東路。時精兵皆屬凝。惟有保鑾五百騎。皆新募不可用。力以屬彥章。而以漢傑監之。彥章至遞坊。戰敗。退保中都。又敗。唐將夏魯奇素與彥章善。識其語音。曰。王鐵槍也。舉稍刺之。彥章傷重。馬踏破擒。莊宗見之曰。爾常以偏子待我。今日服乎。又曰。爾善將。何不守兗州而守中都。此邑素無隍。何以自固。彥章對曰。大事已去。非人力所爲。莊宗惻然。賜藥以封其創。欲全活之。使人慰諭。彥章謝曰。臣與皇帝血戰十餘年。今兵敗力窮。非死不足報主。豈有朝事梁而暮事晉。負恩賣舊。臣所不爲。莊宗又遣明宗諭之。彥章病創不能起。仰顧明宗。呼其小字曰。汝非邈佶烈乎。我豈苟活者。遂見殺。年六

十一。遣章常曰。豹死留皮。人死留名。盍其忠義出天性也。

張源德、太原人。少事武皇。無所稱。從李罕之以潞州叛降於梁。罕之遣源德與劉鄩守潞。罕之還澤州。源德爲鄩守貝州。莊宗入魏。諸將欲先擊貝州。莊宗曰。貝城小而堅。攻之難卒下。且源德雖特劉鄩之兵。然與澤州相首尾。今德州居其中而無備。不如先取之。則澤、貝之勢分而易圖也。乃先襲破德州。然後以兵五千攻源德。源德堅守不下。大兵壅而圍之。已而劉鄩大敗於故元城。南走黎陽。大兵攻破滑州。而衞州刺史寨昭、邢州節度使閻寶皆以城降。磁州刺史靳昭、相州張筠、洺州戴思遠皆棄城走。當是時。莊宗兵已先下全燕。而鎮、定皆附。自河以北。山以東。四面千里。六鎮數十地之地。皆歸附。獨只一州。圍之踰年不可下。源德守既堅。而貝人聞莊宗已盡有河北。城中食且盡。乃勸源德出降。源德不從。遂見殺。源德已死。貝人謀曰。破圍已久。窮而後降。懼皆不免也。乃告於晉曰。吾欲被甲執兵而降。得赦而後釋之。如何。大兵許諾。貝人三千出降。已

逐凝、遂雍。

牛存節、字贊正。青州博昌人。初名禮。事諸葛爽於河陽。爽卒。歸梁。全忠愛之。賜之名字。以爲小校。張晅攻洴、存節破其二寨。梁攻濮州。戰南劉橋、范縣。存節功多。李罕之圍張全義於河陽。全忠遣存節赴之。破其軍。罕之遁。從全忠攻魏。大破魏軍。遷潞州牢城遊後指揮使。攻濮之役。領軍先登。遂拔其壘。從葛從周攻淮南。從周收潭河。存節收其散卒八千以歸。遷亳、宿二州刺史。朱瑄召吳兵攻徐、宿。存節使牢兵直趨彭門。吳兵震恐而退。諸將益服其能。遷潞州都指揮使。全忠簒位。拜右千牛衞上將軍。從康懷英攻潞州。爲行營排陣使。澤州被圍。存節入城助守。遇其穴地道以攻。存節亦穴地應之。戰於隧中。乃解圍。遷左龍虎統軍。充六軍都指揮使。絳州刺史。除鄜州留後。劉知俊以同州叛。奔鳳翔。乃遷匡國軍節度使。朱友謙叛附太原。西連鳳翔。存節東西受敵。同州水鹹而無井。存節鑿面擇地。鑿八十餘井。水皆甘可食。友謙卒不能下。友貞立。加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徙鎮天平。將殷反徐州。遣存節破之。加太尉。存節病消渴。謁河北用兵未瘳。言病及病革召歸。翼日而卒。臨終語其子知業曰。忠孝吾子也。不及其他。贈太師。

遇曰。從周以剛毅之才。事奸雄之主。能於焉上立功名。而卒於牖下。保首領。可謂難矣。翔本鄙夫。而佐霸業。不軌之事。實預其謀。及至國亡。乃殞命以明節。彼將懼死而美終以曉。蓋者邪。存之善射。道昭、捍之力戰。皆勇冠三軍。而奮卿迫請遷都。抑何悖逆至此。臺章援甲執兵。見危致命。源德雀掘鼠。效死孤城。皆死得其所哉。他如鄩之剖悉機宜。存節之不忘忠孝。亦一時之良也。

續唐書卷六十二

諸國臣傳第二十八

馮涓、字信之、婺州東陽人。唐吏部尚書宿之孫也。大中四年、宏辭科進士有聲。是歲、還罹風築高樓、遣使齎金寶奏諸謫記。時以爲祭補京兆府參軍、台宰相杜審權有江西之拜、制未下、密召涓、語以延胖之命、戒勿泄。涓漏其言於友人鄭寘、寘捧刺遐謁審權、審權鄙涓淺薄、不復與遷。臨發之日、涓候別溜橋、審權略不展分、惟長揖道勉旃而已。由是陰商山數年、昭宗時、官祠部郎中、擢眉州刺史。時四陳拒朝命、不令之任。涓於成都墨池、灌園自給、著懷秦賦及蜀賦引以見志。王建分據西川、表涓節度判官、天復中、兩川賦重、人多逋竄、不敢發。涓因獻生日頌、先述功德、繼言生民重征之苦、建愧謝曰、如君忠諫、功業何憂。賢金帛加等。時諸將多勸建乘岐王茂貞之衰、攻取鳳翔。涓曰、梁苞虎爭、勢不兩立、若并而爲一、舉兵向蜀、雖諸葛不能敵也。鳳翔、蜀之籓籬、不若與和親爲便。建善其言、竟與茂貞連和、朱全忠篡唐、將吏皆謂建勸進、謂天與不取、反受其咎。宜正皇帝位、以號令西土。涓獨獻議、請以蜀王稱制。曰、朝與則宋爽稱臣、賊在則不與爲惡。建卒自立爲帝、而見涓之辭嚴義正、亦無以難也。涓由是杜門不出。是後建屢興兵、涓上疏略云、今日土德云衰、朱梁還虐、雍都、洛邑、盡是荊榛、江南、山東、各有割據、欲以一方之強、舉萬全之策、恐憂不在於秦、雍而在於肘腋之下也。歷官至御史大夫、卒。所著有南廷集、龍吟集三卷、長樂集十卷、子棨玉。

韋莊、字端己、杜陵人。唐臣見素之後。廿祖少微、宣宗時中書舍人、莊疏曠不拘小節、幼工詩文、應舉時、黃巢犯闕、作秦婦吟、人稱爲秦婦吟秀才。乾寧中、登進士第、爲校書郎、王建爲西川節度副使、昭宗命莊與李洵宣諭兩川、遂留蜀、同馮涓草詔記、文不加點、而語多稱情、尋擢起居舍人、天復開、建遣莊入貢、亦修好於朱全忠、談言微中、頗得全忠心、隨使押牙王殷報聘、昭宗遇弒、全忠遣告哀使司馬卿宣諭蜀土、與元節度使王宗綰馳驛上白、建頗內懷興復、莊以兵者大事、不可倉卒而行、乃爲建答宗綰書曰、吾蒙主上恩有年矣、衣襟之上、宸翰如新、墨詔之中、淚痕猶在、犬馬尚能報主、而況人之臣乎、自去年三月東遷、連貢二十表、而絕無一使之報、天地阻隔、叫呼何及、聞上至殺水、臣僚及宮僚千餘人、皆爲汴州所害、至洛、果遭弒逆、自聞此詔、五內糜潰、方枕戈待旦、思爲主上報讎、今使來不知以何言告、且令使來不久、未幾、全忠篡唐改元、莊宗繼以此意論之、卿乃惶懼而返、明年、建立行益於蜀、承制封拜、以莊爲安撫使、未幾、全忠復通好於建、推建與諸將佐諮建勸進、曰、大王雖忠於唐、唐已亡矣、此所謂天與不取也、於是帥東民哭三日、擁建即皇帝位、進左散騎常侍、判中書門下事、凡開國制度、號令禮樂刑政、皆由莊所定、頃之、全忠復通好於建、推建爲兄、莊得書笑曰、此神堯驕李密之意也、其機敏多類此、累官至門下侍郎、東都尚書、同平章事、卒、謚文靖、有集二十卷、箋表一卷、蜀程記一卷、峽程記一卷、又浣花集五卷、乃莊弟衛所編、又常取唐人鼂句勒成又元集。

周庠、故龍州司倉也。建爲利州刺史、庠以客從、時楊守亮鎮山南西道、屢召建、建懼不往、謀於庠、庠曰、唐祚將終、藩鎮互相吞噬、公勇而有謀、得士卒心、立大功者、非公而誰、然蔽萌四戰之地、難以久安、閬州地僻人富、楊茂實、陳田之服心不修職貢、若表其罪、興兵討之、可一戰擒也。建從其言、乃遂茂實而據之、守亮不能制、已而建與陳敬瑄相攻、以成都尚強、退無所掠、欲能兵庠以爲不可、且曰、邛州城嶄完固、食支數年、足據以爲根本、建乃使庠草表、詣討敬瑄、以順罪、因求邛州、得報可、無何、僖宗命韋昭度討敬瑄、三年不能克、朝議以忌兵使、建見能兵制書曰、大功垂成、奈何棄之、庠遂勸建諸昭度遣朝、獨取成都而有之、則兩川不足平、由是昭度東還、而建得卷有兩川、庠之謀爲多、累官御史中丞、遷中書侍郎同平章事、王衍踐阼、內給事王廷綰等用事、庠切諫不聽、俄進司徒同平章事、領武平軍節度使、病卒、子仁矩、爲駙馬都尉。

周德權、許州人。有女兄配建、從建至西川、以戰功遷眉州刺史、乾寧中、建與顧彥暉攻東川、凡五十餘戰不決、德權言於建曰、公與彥陣爭東川三年、士卒能於矢石、百姓困於征輸、東川蓁盜、多據州縣爲外應、

查陣懦而無謀。欲爲偷安之計。昭以厚利。特其救援。故堅守不下。今著遣人論賊帥以禍福。來者資之以官。不服者威之以兵。則彼反爲我用矣。建從之。查陣勢遂孤而敗。久之。改眉州刺史。梁既篡位。德權上疏曰。案識文。李祕西王逵吉日。土德。兌與丹莫當。李祕者。唐亡也。西王者。王氏興於西方也。逵吉日者。逵字如殿下之名也。土德。坤維也。兌。兌。亦西方也。丹莫當者。丹。朱也。言朱梁不敢與殿下抗也。願稽合天命。仰膺寶錄。使天地有主。神人有依。建大悅曰。成我者叔貝也。及建即位。累遷太保中書令。卒贈太師。

張道古。一名貺。字子美。臨潼人。少有文辭。纂朱雲、梅福之節。乾符時。居王鉷幕府。景福中。舉進士。釋褐爲著作郎。遷右拾遺。播遷之後。方鎮阻兵。道古上疏言五危二亂七事。請施州司戶參軍。未幾。以左補闕徵。陳田之亂。西南路塞。復懼爲建所戮。乃變姓名。賈卜逍江青城市中。韋莊習其名。遽爲節度判官。道古又上建詩。敍五危二亂事。爲同僚所奏。道茂州安置。及建開國。召爲武部郎中。至玉壘關。謂所親曰。吾唐室諫臣。終不能拳踡與雞犬同食。雖召必再貶。死之日。當葬我於關東不毛之地。題曰唐左補闕張道古墓。入朝。果不爲時所容。復貶茂州。後卒於濛州。鄭雲叟在蜀。聞其死。作詩弔之。道古深於象。著易。題數卷行於世。

陳翔、博州人。建鎮西川。辟翔掌書記。已而出爲新井令。朱全忠既篡唐。建欲自立爲皇帝。翔反覆以順逆禍福譬之。不聽。遂棄官隱閬州之西水。終焉。

鄧元明、梓州人。以富雄於鄉。光啟中。建自閬來圍成都。軍食不繼。元明輸米助軍。建欲官之。元明辭曰。不願也。願公安輯一方。不然。兩川皆魚肉矣。建欣然納之。官其子宏忠州刺史。

趙季良、字德彰。濟陰人。初事莊宗爲魏州司錄。魏州稅多逋負。莊宗時爲晉王。過晉之。季良曰。殿下方謀攻取。而不愛百姓。一旦百姓離心。恐河北非殿下有矣。莊宗大加欽重。累遷巡鐵判官、太僕卿。明宗天成元年。盧質語拜孟知祥爲侍中。即以三川制置使督蜀軍餘錢送京師。且制置兩川征賦。是時知祥鎮西川。頗不奉詔。會與季良有隙。遂留之不遣。因請爲西川節度副使。事無大小。悉以參決。久之。明宗詔徙季良果州團練使。知祥得制。書匿之。表留季良。不可得。復遣使至京師論請。明宗不得已。曲從之。自是季良傾身事知祥。知祥心恨之。未許。季良以爲宜合從以拒唐使。良傾趙州刺史。遷奉國都指揮副使。加匡聖馬軍都指揮使。真拜武定節度使。周將王景、向訓攻鳳州。詔令查傳出兵解圍。未至。聞敗軍於唐倉。因潰歸。判官趙玭閉關不納。以城歸周。查傳遁歸。玭不之罪。以爲右奉鑾衙都指揮使。改功德使。已而出授峽江軍都巡檢制置招討使。加宣徽知院事。昭武軍節度使。及宋師至夔州。查傳謂副使趙崇濟、監軍武守謙曰。北軍遠來。宜堅壁待之。爲上策。守謙不從。其言。猶由是甚服其智。無何。知祥疑琼有異圖。遣季良探之。季良歸言。琼作兩川之患。甚已。而琼果與知祥交惡。興兵破白楊林。聲勢極盛。知祥有憂色。季良言琼不守巢穴。徑來野戰。用兵精銳。盡在前鋒。宜以疏兵誘之。以勁兵待之。又琼素負威名。故西川惶懼之。則人心自定。後悉如季良言。而琼遂敗。以季

良領武泰軍留後。衆之知祥以墨制署爲節度使。是時明宗卽下制以季良爲武泰軍節度使。知祥卽位。拜司空。兼門下侍郎同平章事。知祥病篤。召季良與李仁罕、王處回等同受顧命。及知祥薨。祕未發喪。處回夜過季良。涕泣不已。季良正色曰。今强侯握兵。專俟時變。當速立嗣君。豈可徒相泣邪。遂與處回立嗣而後發喪。以擁戴功。加司徒。進太保。與母昭裔、張業分判三司。皇子元振。

李知節等俱爲莊宗所執。已而隨知祥入西川。廷隱開封人。初事梁爲裨將。王彥章被擒。廷隱與張漢傑、李知節等俱爲莊宗所執。已而隨知祥入西川。廷隱驍勇有智略。諸將士無及者。積功至檢校司空、守漢州刺史。充左廂馬步軍都指揮使。未幾。與大兵戰於劍門。時天寒。士卒觀望不進。廷隱流涕論之曰。今北軍勢盛。汝曹不力戰卻敵。則妻子爲虜矣。衆心乃奮。俄唐將石敬瑭引步兵來襲。廷隱擇善射者五百人。伏敬瑭歸路以待。及矛楯相交。乃揚旗鼓譟。卒敗之。又副李仁罕攻遂州先登。會唐將李嗣琦乘利州走。遂廷隱爲昭武軍留後。廷隱因馳使白知祥曰。董璋多詐。必爲患。乘其王劍州勞軍而圖之。并兩川之衆。可以得志。知祥不許。廷隱歎曰。不從吾謀。禍未已也。久之。廷隱以昭武讓李肇。遂還成都。董璋入寇。命爲行營馬步軍都部署。將兵三萬拒之。璋造詐書。誣廷隱及趙季良等與璋相通。知祥以示廷隱。廷隱投諸地曰。不過爲閒。欲令殺副使與廷隱耳。未幾。將兵攻梓州。璋爲部將所殺。廷隱取其首以獻。知祥既據有兩川。復於閬州置保寧軍。以廷隱爲留後。旋以墨制授節度使。充左匡聖步軍都指揮使。知祥疾革。同季良等受遺昭輔政。卽位。加檢侍中。爲六軍副使。晉太傅。國有大事。就第問之。既而李仁罕、張業相繼以罪死。廷隱遂致仕。後官至太師中書令。封宋王。廣政十一年冬十二月。以疾卒。謚忠武。子崇韜。

趙崇濤不知其鄉里世系。廣政中。爲威武軍都監。時周將王昶等逐弊圍鳳州。而韓通復分兵城固鎮。以絕西川援兵。未幾。城陷。節度使王環既被執。而崇濤及將士五千。並爲周兵所屠。崇濤堅不肯降。餓數日而死。

高查傳、太原人。父暉。宣威軍使。查傳從知祥入蜀。歷軍校。爲昭武軍監押。加副位。遷邛州刺史。改爲步軍使。會漢兵入大散關。陷安都砦。查傳以所部先進。漢人燒絕閣道。查傳盡銳追之。復其砦而還。未幾。領趙州刺史。遷奉國都指揮副使。加匡聖馬軍都指揮使。真拜武定節度使。周將王景、向訓攻鳳州。詔令查傳出兵解圍。未至。聞敗軍於唐倉。因潰歸。判官趙玭閉關不納。以城歸周。查傳遁歸。玭不之罪。以爲右奉鑾衙都指揮使。改功德使。已而出授峽江軍都巡檢制置招討使。加宣徽知院事。昭武軍節度使。及宋師至夔州。查傳謂副使趙崇濟、監軍武守謙曰。北軍遠來。宜堅壁待之。爲上策。守謙不從。其言。猶領部下兵出戰。宋將劉光義、曹彬頓兵白帝廟西。遣騎將張廷翰等引兵與守謙戰豬頭鋪。守謙敗走。廷翰等乘勝登城。光義率軍繼至。查傳出拒戰。宋師已乘城而入。查傳怕懼失次。計無所出。判官羅濟勸令單騎歸成都。查傳曰。我昔已失天水。今復不能守夔州。縱人主不殺我。我何面目見蜀人哉。濟又勸其降。

190

孟佩曰、老幼百口在成都、若一人偷生、舉族何負、我今日止有死耳、即解符印授濟、具衣冠、望西北再拜、登樓縱火自焚死。

毋昭裔、河中龍門人、博學有才名、知祥鎮西川、辟掌書記、唐客省使李嚴來監知祥軍、昭裔請止嚴無內、不聽、知祥卒誅嚴、然亦奇昭裔才、思大用之、及即位、擢爲御史中丞、初嗣位之次年、拜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已又改門下侍郎、踰年、分判鹽鐵、久之、以次進僕射、時漢趙思綰據永興、王景崇據鳳翔反、密送款、剿滅之、思綰上疏曰、竊見莊宗皇帝志貧西顧、前蜀主意欲北行、凡在廷臣、皆貢諫疏、殊無聽納、有何所成、只此兩朝、可爲鑑戒、況不用其言、徒無功、後數年、以太子太師致仕、昭裔性嗜藏書、酷好古文、精經術、常案雍都舊本九經、命張德鈞書之、刻石於成都學宮、蜀士自唐末以來、學校廢絕、昭裔出私財、營學宮、立塾舍、且請刻鏤版印九經、由是文學復盛、又令門人句中正、孫逢吉書文選、初學記、白氏六帖、刻版行之、著有翰雅音略三卷。

遂曰、涓、莊皆命世之才、而躬遭喪亂、其在蜀也、一則諫以蜀王稱制、一則請以帝位抗梁、所見不同、而涓爲深遠矣、序與德權著勤勞之績、道古、翔元明、有高蹈之風、洵西蜀之良哉、季良、廷隱、運籌決勝、厥功甚鉅、崇溥、孟倚、死守不屈、忠義昭然、若昭裔之校刊經籍、文教聿興、其賢於世修降表之李家、何可以道里計哉。

續唐書卷六十三

諸國臣傳第二十九

趙光裔、字煥業、京兆華天人、僑居洛陽、父隱、唐尚書左僕射、光裔少力學修行、與兄光逢、弟光胤皆第進士、乾寧中、光逢以中書舍人爲翰林學士承旨、光裔累遷司勳郎中、宏文館學士、改膳部郎中知制誥、兄弟對掌內外制命、時論榮之、後俱仕蜀、會朱全忠敕劉隱爲清海、靜海節度使、命光裔以舊職充官誥使、隱遂留之不遣、辟置幕府、已奏爲節度副使、及隱子巖督位改元、進兵部尚書、改門下侍郎、與楊洞潛、李殷衡同平章事、居數年、楚勢益張、光裔言於巖曰、自馬后之喪、未嘗通使于楚、親鄰宿好、不可忘也、因遣諫議大夫李紓有使臣才、可以將命、巖從其言、楚亦隨道使報聘、光裔爲相二十餘年、府庫完實、政事清明、輯睦四鄰、邊境無恐、當時號稱賢相、又兄光逢相梁、弟光胤相唐、及子損相繼爲相、一家四相、當世莫不歆羨、初光裔自以中朝甲族、恥事新國、常快快思歸、巖乃習爲光裔手書、開道至洛陽、召其二子損、銛、井其家屬皆至、光裔驚喜出於不意、啟尤爲之盡心焉。

楊洞潛、字昭元、始興人、先世自唐祭酒涮生四、爲遂寧太守、回生勉、由蜀遂嶺、因家焉、勉生垂、垂生矜、矜生洞潛、幼好經史、開爽有政略、天復間、爲邕管巡官、秩滿、客南海、隱師事之、表薦試大理評事、清海節度判官、時爲隱委策取湖南容管、期爲楚人所懼、由是順名、隱繼立、洞潛首言刺史不宜用武流、當廣延中州人士、置之幕府、選爲判史、俾宣政教、則民受其福、從之、時鎮南將黎求殺其帥自立、無何、求暴死、牙將李瓊國代知留後事、洞潛力勸與嶺取韶州、刺史廖爽遂戰敗奔楚、已而馬殷又來爭嶺南西道、隱復用洞潛等謀、累戰俱捷、遂盡有五管諸地、以功表洞潛節度副使御史中丞、居二年、梁使至、徵來和楚、洞潛力勸罷聯姻楚國、以精選隣、隱僭位、擢兵部侍郎同平章事、洞潛以梁使趙光裔、故宰相光逢之弟、避使位居己上、慙嘉其意、從容洞潛遂乘閒陳古凶禍法、請立學校、開貢舉、設銓選、國家制度、粗有次序、襲作水獄以罪罪人、洞潛極諫不聽、又命子宏度募宿衛兵千人、中多市井無賴子弟、洞潛諫曰、國之家嬪、宜親端士、使治軍旅、已過突況、既羣小乎、隱曰、小兒誼教以戎事、乃過煩公慮、一日衙士掠商人金帛、商人不敢訴、洞潛見之、歎曰、政亂如此、安用宰相爲、乃謝病歸、久之不召、卒。

陳拙、字用拙、泗州人、以字行、少習禮樂、工詩歌、天祐元年、擢進士第、授著作郎、心慕朱全忠所爲、假使節南歸、加隱清海節度同平章事、隱留用之、未盡全忠篡位、改元開平、用拙力勸仍奉天祐年號、隱多其義而不能用、遂掌書記、攝觀察判官、比隱病革、用拙謀表請襲權知留後、既立、益信任之、奉使吳越、錢鏐與語、嘉其專對、貴以金帛甚厚、用拙遂謝歸、以獻謀、謀自立爲皇帝、擢用拙吏部郎中知制誥、久之、卒有詩集八卷傳世、尤精音律、著大唐正聲琴籍十卷、中載琴家論操名、及古來善琴者、又以古調俠徵音、補新徵音譜若干卷。

王定保、南昌人、光化三年、舉進士第、南遊湖湘、不爲馬氏所禮、已而爲唐容管巡官、道亂不得還、隱招諭之、將爲幕屬、及隱子巖督位而定保回、知其心未善也、預使倪曙迎勞之、且告以建國事、定保曰、建國當有制度、吾入南門、消海軍額猶在、其不見笑於四方乎、隱笑曰、吾偏定保久矣、而不思此、宜其識也、後定保官至節度使、又代趙損爲中書侍郎同平章事、不逾年、卒。

定保善文辭、雖常作南宮、僅士木之盛、定保獻南宮七奇賦以美之、一時稱爲絕倫、所著唐摭言十五卷、所載進士應舉登科事甚詳、定保婁吳氏、侍郎融女也、定保既無北歸意、吳遂編服終身、誓不改適。

周傑、精於歷算、開成中登進士、爲宏文館校書郎、權水部員外郎、遷司農少卿、常以大衍歷數有差、因歎衍其法、著極衍二十四篇、以究天地之數、時天下方亂、傑以天文占云、惟徙而可以避地、乃遣弟鼎求爲封州錄事參軍、天復中、傑擧家來南、隱習其名、招之幕府、待之上賓、數問天道異變、傑自以年老、常策名中朝、恥以星術事人、時戚稱疾不起、隱亦未之強也、及即位、強起之、令知司天監事、命占國祚享年、傑何以周易筮之、遇比之復、斷曰、卦有二土、土數生五、成於十二五相比、以成言之、當五百五十、蓋大衍賞賚有加、遂銀、錫降、適得五十五年、蓋傑舉成數以避忌、隱稱十爲百也、後遷太常少卿、卒年九十餘、子

茂元。

黃損字益之。連州人。少負大志。棲隱靜福山。舉與俗接。爲舉以該通拔長。尤工詩賦。遇佳山水。留題殆徧。自謂所舉未廣。乃撥貲遊洞庭諸名勝。結交天下士。益裕如也。常著三書。類陰符、鬼谷之言。名曰三要。已而登進士第。歸自京師。適嶺南與中士隔絕。遂家居不復入仕。隱阮嗣位。頗加親任。損獻十策。乞居幕府。自效中多指切權貴。乘皆疾之。踰年。授永州團練判官。累進尚書左僕射。襲取湖南諸州。其策皆自損出也。未幾。闔廷南薰殿。雕沈香爲龍柱。務極工巧。少不如意。輒誅工匠。前後十餘人。損極諫。致忤龍意。會率相缺。羣臣多推損。襲謂左右曰。我殊不喜此老狂。無何。舉足疾。退居永州北汾坡湖上。詩酒自娛。竟疾卒。損常與都官員外郎鄭谷、僧齊己定近體詩諸格。爲湖海騷人所宗。有桂香集若干卷。射法一卷。

補文會。南海人。時改南海爲咸寧、常康二縣。遂爲咸寧人。幼穎異工詩。性耿直。舉初開進士科。擢第一人及第。累官尚書右丞。晟嗣位。性暴酷。文會切諫之。晟大怒。脅頓州刺史。盡心民事。卒於官。所居里有簡狀元井。

鍾允章、番禺人。博學贍文辭。爲人侃直。不畏強禦。以進士及第。累遷中書舍人。凡誥敕碑記。多命允章爲草。後使楚求晉馬。希廣未許。晟怒。問允章。馬公復能經略南土乎。是時楚地兵起。湖南大亂。允章具言楚可取狀。晟於是毅然發兵。所向克捷。允章一言力也。已而永命輔導餘及餘嗣位。擢尚書左丞。參知政事。允章素疾宦官。請誅亂法者數人。銀不能從。後爲內侍許彥真等誣允章謀反。遂族誅。

姚彥章、汝南人。少沈勇有智略。累官湖南馬步都虞候。軍將節度使劉建鋒死。軍中推張佶爲帥。佶以馬傷左髀。可取狀。晟於是毅然發兵。所向克捷。允章一言力也。已而永命輔導餘及餘嗣位。擢尚書左丞。參知政事。允章素疾宦官。請誅亂法者數人。銀不能從。後爲內侍許彥真等誣允章謀反。遂族誅。

姚彥章、汝南人。少沈勇有智略。累官湖南馬步都虞候。軍將節度使劉建鋒死。軍中推張佶爲帥。佶以馬傷左髀。可取狀。晟於是毅然發兵。所向克捷。允章一言力也。已而永命輔導餘及餘嗣位。擢尚書左丞。參知政事。允章素疾宦官。請誅亂法者數人。銀不能從。後爲內侍許彥真等誣允章謀反。遂族誅。

姚彥章、汝南人。少沈勇有智略。累官湖南馬步都虞候。軍將節度使劉建鋒死。軍中推張佶爲帥。佶以馬傷左髀。可取狀。晟於是毅然發兵。所向克捷。允章一言力也。已而永命輔導餘及餘嗣位。擢尚書左丞。參知政事。允章素疾宦官。請誅亂法者數人。銀不能從。後爲內侍許彥真等誣允章謀反。遂族誅。

姚彥章、汝南人。少沈勇有智略。累官湖南馬步都虞候。軍將節度使劉建鋒死。軍中推張佶爲帥。佶以馬傷左髀。可取狀。晟於是毅然發兵。所向克捷。允章一言力也。已而永命輔導餘及餘嗣位。擢尚書左丞。參知政事。允章素疾宦官。請誅亂法者數人。銀不能從。後爲內侍許彥真等誣允章謀反。遂族誅。

姚彥章、汝南人。少沈勇有智略。累官湖南馬步都虞候。軍將節度使劉建鋒死。軍中推張佶爲帥。佶以馬傷左髀。可取狀。晟於是毅然發兵。所向克捷。允章一言力也。已而永命輔導餘及餘嗣位。擢尚書左丞。參知政事。允章素疾宦官。請誅亂法者數人。銀不能從。後爲內侍許彥真等誣允章謀反。遂族誅。

姚彥章、汝南人。少沈勇有智略。累官湖南馬步都虞候。軍將節度使劉建鋒死。軍中推張佶爲帥。佶以馬傷左髀。可取狀。晟於是毅然發兵。所向克捷。允章一言力也。已而永命輔導餘及餘嗣位。擢尚書左丞。參知政事。允章素疾宦官。請誅亂法者數人。銀不能從。後爲內侍許彥真等誣允章謀反。遂族誅。

姚彥章、汝南人。少沈勇有智略。累官湖南馬步都虞候。軍將節度使劉建鋒死。軍中推張佶爲帥。佶以馬傷左髀。可取狀。晟於是毅然發兵。所向克捷。允章一言力也。已而永命輔導餘及餘嗣位。擢尚書左丞。參知政事。允章素疾宦官。請誅亂法者數人。銀不能從。後爲內侍許彥真等誣允章謀反。遂族誅。

朱溫度、青州人。家多藏書。周覽略偏。時稱爲朱萬卷。避耶律德光之名。改妻子。撰書雜商賈事。楚。希範待之甚薄。溫度杜門卻埽。諸學士仰爲文章。先問古今首末于邊度。國人號爲書廚。後徙金陵。高尚不仕。著鴻漸舉記一千卷。舉書魔錄一千卷。採經若干卷。

逸曰。光啓安墳輯隱。洞潛設科立舉。當時號稱賢相。搢與定保。皆心不忘。牒恥以墓術事人。損能以極諫忤意。文會亦以諫諍。允章更以讒誅。孟章皆略通人。仲雅才矣。退遜昭丐。文德均工險躁。進度獨好藏書。諸人踪迹雖有幸不幸。要皆一時之俊也。若夫匡國一家忠義。尤所難能。豈謂偏勤無人哉。

續唐書卷六十四

諸國臣傳第三十

羅隱、字昭諫。新城人。祖知微。禍唐縣令。父修古。廣明元歲。隱本名橫。少英敏。善屬文。而貌寢陋。乾符初。舉進士。凡十上不第。遂更名隱。能詩。與族人虬、鄴齊名。時謂之三羅。初寓池州梅根浦。刺史賈搖。嘗聚居之。因自號江東生。搖爲宰相鄭畋、李蔚所知。會天旱。詔大京兆作法祈雨。隱上疏切諫。詞涉規諷。覽不用。已而從事湖南。歷澧、潤諸鎮。復多不合。時招討使宋威征賊不時進。隱諷軍門上書。大略言其優游不翦寇。威甚病其言。久之。歸杭州。謁錢鏐。懼北不納。以所爲艾日詩標卷首。鏐覽詩大笑。加殊遇。詰以書曰。仲宣遠託婁荊州。都緣亂世。夫子樂爲魯司寇。祇爲故鄉。隱曰。是不可去矣。鏐初授鎮海軍節度使。命沈崧草謝表。盛言浙西繁富。咸以示隱。隱曰。今浙西兵火之餘。日不暇給。朝廷執政。方切于賄賂。此表入奏。執政豈無意要求邪。乃請更之。有云。天寒而雖鹿常遊。日暮而牛羊不下。朝廷見之。曰。必羅隱輩也。又爲賀昭宗改名表云。左則姬昌之半字。右爲虞舜之全文。京師稱爲極精。梁既篡唐。欲以虛慢廢強藩。進鏐吳越兩國。且以諫議大夫召。隱隱不行。諸舉兵討梁曰。王唐臣義當稱戈北向。縱無成功。猶可退保杭越。自爲

東帝。奈何交臂事賊。爲終古羞乎。鏐始以隱不遇于唐。有殷盼心。及聞北音。雖不能用。而心竊義之。相待甚殷。時西湖日納魚數斤。號使宅魚。會召題磻谿垂釣圖。隱借詩寓意。遂獨其征。初鏐成西府。命錢傚巡覽顧左右曰。百步一敵樓。是備金湯之固。隱徐曰。敵樓不若內向爲佳。及武勇都之變。拔兵多自外攻內。人皆以爲先見。累官錢唐縣令。授鎮海軍掌書記。節度判官。鹽鐵發運副使。除著作佐郎。司勳郎中。遷諫議大夫。給事中。發運使。天寶三年卒。年七十七。著有讒書五卷、淮海寓言七卷、鑒誡子兩同書十篇、吳越掌記集三卷、江南甲乙集十卷、江東後集三卷、湘南應用三卷。

顧全武、餘姚人。從鏐爲親校。與杜棱、阮結等常侍左右。久之。授武勇食知兵馬使。董昌作亂。昌將徐溫自淮南將魏約。共圖嘉興。全武將兵往救。破烏墩、光福二寨。有功。遷守西陵。以遏淮南安仁義之師。已而敗昌將游簿於石城。復攻餘杭。憍昌將徐章。又降袁郢。圖越州。昌嬰城自守。遂去帝號。會蘇州陷。成及爲淮南所虜。鏐徵全武越西陵。使備淮南。全武曰。越州賊之根本。何垂克棄之。請先取越。後復姑蘇爲便。而是時昌有兄子眞者。驍勇善戰。全武攻之。踰年不能下。眞與其裨將劇羽有隙。羽潛殺眞。昌兵乃敗。全武執昌殺之。是役也。先登陷陣。設伏捕虜。圍城降敵。全武之功居多。於是復山海道至嘉興。破淮南十八營。擒其將魏約。頃之。拔松江。破無錫。運取常熟、華亭。逐海寇王臨。又攻蘇州。走臺濛。敗周本。所向無敵。遂克蘇州。陷崑山。降其將秦裴。裴之守崑山也。全武帥萬人圍之。裴屢出戰。使弱者披甲執矛。壯者被弓弩。全武每爲之卻。至是勢迫降。鏐命設千人饌爲餌。裴出鼠兵。不滿百人。鏐怒曰。軍弱如此。何敢久拒。對曰。裴義不負楊公。今力屈而降。非心降也。全武力勸鏐宥之。人皆稱其長厚。天復元年。有傳鏐爲盜所殺。吳遣李神福帥師取杭州。全武列八寨以待。而神福與全武相持久。縱杭俘使出入臥內。佯爲諸將曰。杭兵尚強。我師且當夜遁。杭俘走告。全武不意其詐也。薄暮。神福放舍鼠兵先行。而使都將呂師造伏兵于青山下。神福親殿其後。全武察輕神福。引兵追之。伏發。爲其所掩。鏐聞之。泣曰。喪我良將。隱武來易。由是全武得歸。而武勇都之變作。初徐綰叛鏐。使全武備東府。全武曰。東府無慮。所慮者吳耳。綰急。必召吳兵。至患不細矣。楊公大丈夫。今以難告。必見閔。鏐以爲然。全武曰。獨行不濟。擇諸公子可與俱行者。鏐曰。吾常欲傳璟婚楊氏。乃使借往廣陵。綰果召回。顧于宣州。全武等至廣陵。顧顧快快而還。是時徵全武力爲聯姻。杭越幾殆。朱幾陳詢判睦州。吳遣陶雅助兵。全武與王球共禦雅。失利。居數年卒。

杜棱、字隱雲。新城人。父仲明。乾符間。盜賊充斥。兩浙時遣寇掠。杭州練諸縣鄉兵討之。棱時爲東安都將。更號武安營。與董昌徐及凌文舉等稱杭州八都。推昌爲長。而以鏐副之。鏐功業日盛。僖宗以爲杭州刺史。棱謂諸子曰。成大事者。必此人也。遂傾心事之。潤州牙將劉浩逐其帥周寶。寶奔常州。鏐命棱等討之。取常州。即奏除棱常州制置使。棱屆其兵于諸子。皆以武藝稱焉。乃起元年。宣州將田頵、李友來攻。穿地

道。甲兵從土中夜入棱寢室。執棱于臥榻而去。已而縱歸。大順二年。鏐以淮南數侵邊境。令棱築東安城自固。棱相險易。度費用。越十月而訖事。昭宗以鏐領鎮海軍節度使。即以棱充副使。乾寧二年。鏐奉命討董昌。乞師淮南。淮南將田頵、安仁義率衆攻東安。棱懇城自守。會乏水。穿井不得泉。棱默禱于神。泉即湧出。是時矢石交進。棱隨機拒之。殺敵無算。敵兵百端攻之不下。由是紫綬、保城、建寧、錦江四鎮。皆聚保東安。民懷其恩。因相與井曰杜公井。明年。董昌伏誅。改威勝軍曰鎮東。拜鏐鎮海、鎮東節度使。進棱兩浙諸軍都指揮使。行軍司馬。又明年。安仁義來攻婺州。鏐遣棱將兵救之。仁義移兵攻睦州。竟不克。棱累官檢校太尉、同平章事。兼侍中。

東南行營都統。封彭城郡王。食邑萬戶。鐵券恕十死。子孫三代無罪。

鏐子傳瑛、傳瑫、傳球、傳瑛、傳瑨、傳瑄、傳瑋、傳瑤、傳瓘、傳瓌、傳璟、傳瑫、傳瑨、傳瑄、傳瑋、傳瑤、傳瓘、傳瓌、傳璟。

傳瑛、字德光。少驍勇。善騎射。鏐愛其才。常令從軍。累授衢州刺史。

傳瑫、字德輿。少好學。善屬文。鏐愛其才。常令從軍。累授衢州刺史。

傳瑨、字德潤。少好學。善屬文。鏐愛其才。常令從軍。累授衢州刺史。

傳瑄、字德潤。少好學。善屬文。鏐愛其才。常令從軍。累授衢州刺史。

傳瑋、字德潤。少好學。善屬文。鏐愛其才。常令從軍。累授衢州刺史。

傳瑤、字德潤。少好學。善屬文。鏐愛其才。常令從軍。累授衢州刺史。

傳瓘、字德潤。少好學。善屬文。鏐愛其才。常令從軍。累授衢州刺史。

傳瓌、字德潤。少好學。善屬文。鏐愛其才。常令從軍。累授衢州刺史。

傳璟、字德潤。少好學。善屬文。鏐愛其才。常令從軍。累授衢州刺史。

傳瑫、字德輿。少好學。善屬文。鏐愛其才。常令從軍。累授衢州刺史。

傳瑨、字德潤。少好學。善屬文。鏐愛其才。常令從軍。累授衢州刺史。

傳瑄、字德潤。少好學。善屬文。鏐愛其才。常令從軍。累授衢州刺史。

傳瑋、字德潤。少好學。善屬文。鏐愛其才。常令從軍。累授衢州刺史。

傳瑤、字德潤。少好學。善屬文。鏐愛其才。常令從軍。累授衢州刺史。

傳瓘、字德潤。少好學。善屬文。鏐愛其才。常令從軍。累授衢州刺史。

傳瓌、字德潤。少好學。善屬文。鏐愛其才。常令從軍。累授衢州刺史。

傳璟、字德潤。少好學。善屬文。鏐愛其才。常令從軍。累授衢州刺史。

傳瑫、字德輿。少好學。善屬文。鏐愛其才。常令從軍。累授衢州刺史。

傳瑨、字德潤。少好學。善屬文。鏐愛其才。常令從軍。累授衢州刺史。

傳瑄、字德潤。少好學。善屬文。鏐愛其才。常令從軍。累授衢州刺史。

傳瑋、字德潤。少好學。善屬文。鏐愛其才。常令從軍。累授衢州刺史。

傳瑤、字德潤。少好學。善屬文。鏐愛其才。常令從軍。累授衢州刺史。

傳瓘、字德潤。少好學。善屬文。鏐愛其才。常令從軍。累授衢州刺史。

傳瓌、字德潤。少好學。善屬文。鏐愛其才。常令從軍。累授衢州刺史。

傳璟、字德潤。少好學。善屬文。鏐愛其才。常令從軍。累授衢州刺史。

參幕府。宣昌僭號。瑫智首勸討之。昌誅。以功授指揮使。乾寧四年。同顧全武等自海道救嘉興。生擒賊將楊勝、頓金等二十餘人。計功遷領常州刺史。再遷越州指揮使。光化元年。衢州刺史陳岌叛。瑫智又同全武等討平之。調守湖州。天復二年。徐綰、許再思作亂。刺史高渾遣其子滔與瑫智入援。滔曰。今日不利。渾曰。赴急難。何以吉辰爲瑫智排案起曰。逆主不忠。長縮無勇。死忠死勇。丈夫分也。偕滔直抵巉隘山。賊勢甚張。合圍數匝。二人自朝至暮。鬬戰數里。身創百處。時或發刀一呼。手搏賊魁數人。即上馬刀之。矢盡援絕。同爲伏兵所害。瑫智時年五十有二。瑫閎其忠命。以衣冠招魂歸葬。贈武康節度使。檢校尚書右僕射開府儀同三司。子龍驤、激水鎮遏使。昱節度使。咸、湖州判官。

吳公約、字處仁。餘杭人。黃巢之亂。杭州既陷八都。已又析爲十三都。公約其一也。素以智勇爲縣豪。會朱直起兵應募西討。以功署西街鎮遏使。未幾。從董昌鎮黃巢。加御史中丞。奏授都頭。改峽石戍訓兵所。摧鋒破銳。日有聲稱。繆破越州。公約驍勇先登。兵罷。拜千牛衞將軍。劍浩卒。鎮功擢散騎常侍。已而徐約陷蘇州。委公約專征。授北面諸軍行營招討使。既克蘇州。竟讓軍功。以本都歸。繆益嘉其忠。授義和鎮遏使。兼本軍水陸都遊奕使。淮人侵掠。公約扞禦疆域。屢挫敵鋒。遷工部尚書。乾寧四年。卒於峽石私第。公約澹於嗜欲。所得軍賞。率分賚戲下。爲將數十年。家無長物。出則督勵將士。入則訓誨子弟。一時稱賢將焉。

子重裕。

許俊、鹽官人。年十八。從繆以驍勇稱。屢積戰功。官至節度使。都押牙。兼御史中丞。寶正三年卒。

皮光業、字文通。襄陽人。父日休。有盛名。爲蘇州軍事判官。因家焉。光業生于姑蘇。十歲能文。及長。以所業謁繆。與沈崧、林鼎同辟幕府。累署浙西節度推官。繆欲通誠于梁。而難其人。且中隔淮南。繞道爲苦。于是以光業爲才。使自建、汀逾虔、柳越潭、鄂、荊而入貢。朱友貞大喜。加繆天下兵馬大元帥。開府置官屬。特賜光業進士及第。賜緋衣。郎授右補闕內供奉。未幾。淮南來求好。繆以光業報聘。及還。贈錢三百萬。復禁其出。且曰。可以市易。光業曰。我使介也。豈賈豎也。委置而去。淮人亟載隨之。尋兼浙觀察使。及建國。拜丞相。凡教令儀注。多所考定。光業美容儀。善談論。見者以爲神仙中人。性嗜茗。常作詩以茗爲苦口師。浙人多傳其辭。卒年六十七。蓋貞敬。所譔皮氏見聞錄十三卷。子璨。官元帥府判官。著有鹿門家鈔。世以文顯。

逸曰。隱久困苦名場。幸逢霸主。其勳與師誅無道梁。詞嚴義正。肝膽照人。與司空圖出處雖不同。而不忘唐室。則一也。全武驍勇多智。棱果決善謀。及有守有爲。如虎如羆。圭能發能收。蓋允文允武。瑫智死忠死勇。公約克儉克勤。後光業全名全節。而棱等有子承恩。世濟其美。嗚呼盛哉。

續唐書卷六十五

諸國臣傳第三十一

韓偓、字致堯。京兆人。龍紀元年。進士第。累遷諫議大夫、翰林學士。昭宗幸鳳翔。進兵部侍郎承旨。常與崔胤定策誅劉季述。昭宗反正。論爲功臣。每疾宦人橫暴。欲去之。偓盡策稱旨。昭宗前膝曰。此一事終始屬卿。偓因遮座主御史大夫趙崇時稱能讓。李溪卿、偓甚。因譖偓漏禁省語。昭宗怒曰。卿有官房。日夕議事。奈何不欲我見韓學士邪。昭宗勵精政事。偓處分機密。率與意合。欲相之。屢讓不受。朱全忠忌之。搆豎貶濮州司馬。昭宗執偓手流涕曰。左右無人矣。再貶榮經尉。徙鄧州司馬。昭宗被弒。昭宣帝復召爲學士。遷故官。偓不敢入朝。挈族南依王審知。居南安。自號玉山樵人。天祐三年。復有前命。偓又辭。爲詩曰。豈獨鳳夾解陸去。五湖漁艇且舖糟。已而全忠篡位。復召。亦堅辭不往。同光元年卒於南安。龍興寺。所著有金鑾密記五卷、內庭集一卷、香奩集一卷。自貶後。以甲子歷歷自記所在。其詩皆手寫成帙。歿之日。家無餘財。惟燒殘龍鳳燭一器、金縷紅巾百餘條而已。蓋爲學士時所得也。子寅亮。終於閩。

陳嶠、字延封。莆田人。父齊生九子。嶠其長也。弱冠能文。與高陽詐龜圖、江夏黃滔經居莆田北嚴精舍。未

幾復居北平山讀書。光啟三年登進士第。釋褐攝京兆府參軍。審知兄弟入閩。辟爲大從事。遷大理評事。兼監察御史。巳又奏授大理司直。兼殿中侍御史。光化三年十月卒。年七十五。所著裴記奏牘凡三百篇。鄉人稱之。

黃滔字文江。泉州莆田人。乾寧二年。擅疑知貢舉。得及第進士張貽逖等二十五人。昭宗覆試於武德殿。章仔鈞、浦城人。父修。福州軍事判官。仔鈞深沈有大度。年踰四十。晦迹不仕。乾寧時。薄知代司空鎮閩。奉表修貢。仔鈞以審知尚知有唐。乃詣軍門上謁。投戰攻守三策。先是獻策時。仔鈞登嶺上卜天。其夕。地沙神濕。既至。審知果大喜。館爲上賓。執仔鈞手曰。何相見之晚邪。奏授高州刺史。檢校太傅。西北面行營招討使。遷步騎五千。命屯戍浦城西巖山。會南唐將盧某假道過山下。忽鼓譟攻壘。仔鈞堅守弗與戰。遣二校乞援師于建安。及兵退。二校失期不至。將斬之。妻練氏止之曰。時危未靖。公奈何殺壯士。仔鈞曰。如廢法何。練曰。法固不可廢。不若縱之使自逸耳。仔鈞悟。皆不問。或云二校者、邊鎬與王建封也。仔鈞累加光祿大夫、持節高州諸軍事。卒。練氏、名禧。生而肉髮。深沈端毅。知識過人。終日不苟言笑。仔鈞以獷言釋二校。是時禧使諸子諭二校曰。宜亟去。撫受戮于市。且泣以金跳脫遺其行。二校望拜且泣。仰天誓。夫人之恩。苟不報。有如日。遂奔南唐。久之。仔鈞死。禧居建州城。建州之破也。二校實在行間。一爲行軍招討使。一爲先鋒橋道使。私念練夫人再生恩。遣使持金帛賂禧。授以白旗曰。吾出城。此城矣。夫人宜植旗于門。已戒士卒勿犯矣。禧卻金帛。反其旗曰。公今見報。獨活我家耳。豈足爲義邪。閩城之人。不下十萬。未必皆有罪也。公若思舊德。願全此城。必欲屠之。吾家與衆俱死。不獨生也。二校感其言。遂止。曰。夫人之仁。使鬼爲人。豈不復屠城。禧後累封渤海郡賢德越國夫人。有子十五人。孫六十八人。皆驎顯貴。長子仁坦、仕南唐至檢校太傅、武都郡開國伯。三子仁遐、仕南唐至檢校司空、建州刺史。未留從效、泉州永春人。父璋、蚤死。幼孤事母兄以孝弟聞。略知書。好兵法。朱文進之僭立也。從效時爲泉州散指揮使。與其黨王忠順、董思安及所親蘇光諤、相與圖議復興。一日謂同列曰。朱文進屠滅王氏。遺腹心分據諸州。吾屬死有餘媿。衆以爲然。頃之。從效引軍中所善壯士夜飲於家。給之曰。富沙王已平福州。密指令吾屬討僞刺史黃紹頗。諸君狀貌皆非久處貧賤者。從吾言。富貴可圖。不然。禍且至。於是慕勇敢士得兩兵馬使陳洪進等五十二人。夜持白梃踰城而入。擒紹頗斬之。泉州有繼勳者。素知從孫也。即持印詣之。請主軍府。從效等三人自署平賊統軍使。洪進等皆爲指揮使。是時元宗遣將討王氏之亂。圍福州。會吳越發兵援文進。於是唐將俱克汀、建而歸。福州遂爲吳越所有。從效乘機緝其地。乃以兵御繼勳。逐江南自領漳、泉二州。留後元宗卽以泉州爲清源軍。授從效節度使。泉等州觀察使。閩中五州之分。自此始也。累授同平章事。兼侍中。中書令。封鄂國公。進封晉江王。從效在郡。專以勤儉養民爲務。衣布素。置公服於中門。出視事則服之。入則復衣布。自言素貧賤。不可忘本也。民甚愛之。延政有二女在郡。從效因與吳越奉表於周。周以割地故不納。事之如故。資給甚厚。每歲取進士明經。謂之秋堂。唐淮甸失守。從效因遣人臣將命。無狀。願伏斧鉞。以贖利罪。敬瑫奇之。貢品遣歸。未幾。利遇害。義立。授元鉤諫議大夫、中丞。儀型百僚。不宜加笞楚。義正義常因事欲杖御史中丞劉贊。贊將自殺。元鉤諫曰。古者刑不上大夫。中丞儀型百僚。不宜加笞楚。義正色曰。卿何如魏鄭公。乃敢強諫。元鉤曰。陛下假唐太宗臣爲魏鄭公。可矣。義喜。釋贊不笞。居無何。元鉤遷禮部尚書。判三司。朱文進弒君自立。元鉤抗辭不屈。歸歸田里。將奔建州。爲文進所殺。

章仔鈞、浦城人。父修。福州軍事判官。仔鈞深沈有大度。年踰四十。晦迹不仕。乾寧時。薄知代司空鎮閩。奉表修貢。仔鈞以審知尚知有唐。乃詣軍門上謁。投戰攻守三策。先是獻策時。仔鈞登嶺上卜天。其夕。地沙神濕。既至。審知果大喜。館爲上賓。執仔鈞手曰。何相見之晚邪。奏授高州刺史。檢校太傅。西北面行營招討使。遷步騎五千。命屯戍浦城西巖山。會南唐將盧某假道過山下。忽鼓譟攻壘。仔鈞堅守弗與戰。遣二校乞援師于建安。及兵退。二校失期不至。將斬之。妻練氏止之曰。時危未靖。公奈何殺壯士。仔鈞曰。如廢法何。練曰。法固不可廢。不若縱之使自逸耳。仔鈞悟。皆不問。或云二校者、邊鎬與王建封也。仔鈞累加光祿大夫、持節高州諸軍事。卒。練氏、名禧。生而肉髮。深沈端毅。知識過人。終日不苟言笑。仔鈞以獷言釋二校。是時禧使諸子諭二校曰。宜亟去。撫受戮于市。且泣以金跳脫遺其行。二校望拜且泣。仰天誓。夫人之恩。苟不報。有如日。遂奔南唐。久之。仔鈞死。禧居建州城。建州之破也。二校實在行間。一爲行軍招討使。一爲先鋒橋道使。私念練夫人再生恩。遣使持金帛賂禧。授以白旗曰。吾出城。此城矣。夫人宜植旗于門。已戒士卒勿犯矣。禧卻金帛。反其旗曰。公今見報。獨活我家耳。豈足爲義邪。閩城之人。不下十萬。未必皆有罪也。公若思舊德。願全此城。必欲屠之。吾家與衆俱死。不獨生也。二校感其言。遂止。曰。夫人之仁。使鬼爲人。豈不復屠城。禧後累封渤海郡賢德越國夫人。有子十五人。孫六十八人。皆驎顯貴。長子仁坦、仕南唐至檢校太傅、武都郡開國伯。三子仁遐、仕南唐至檢校司空、建州刺史。未留從效、泉州永春人。父璋、蚤死。幼孤事母兄以孝弟聞。略知書。好兵法。朱文進之僭立也。從效時爲泉州散指揮使。與其黨王忠順、董思安及所親蘇光諤、相與圖議復興。一日謂同列曰。朱文進屠滅王氏。遺腹心分據諸州。吾屬死有餘媿。衆以爲然。頃之。從效引軍中所善壯士夜飲於家。給之曰。富沙王已平福州。密指令吾屬討僞刺史黃紹頗。諸君狀貌皆非久處貧賤者。從吾言。富貴可圖。不然。禍且至。於是慕勇敢士得兩兵馬使陳洪進等五十二人。夜持白梃踰城而入。擒紹頗斬之。泉州有繼勳者。素知從孫也。即持印詣之。請主軍府。從效等三人自署平賊統軍使。洪進等皆爲指揮使。是時元宗遣將討王氏之亂。圍福州。會吳越發兵援文進。於是唐將俱克汀、建而歸。福州遂爲吳越所有。從效乘機緝其地。乃以兵御繼勳。逐江南自領漳、泉二州。留後元宗卽以泉州爲清源軍。授從效節度使。泉等州觀察使。閩中五州之分。自此始也。累授同平章事。兼侍中。中書令。封鄂國公。進封晉江王。從效在郡。專以勤儉養民爲務。衣布素。置公服於中門。出視事則服之。入則復衣布。自言素貧賤。不可忘本也。民甚愛之。延政有二女在郡。從效因與吳越奉表於周。周以割地故不納。事之如故。資給甚厚。每歲取進士明經。謂之秋堂。唐淮甸失守。從效因遣人臣將命。無狀。願伏斧鉞。以贖利罪。敬瑫奇之。貢品遣歸。未幾。利遇害。義立。授元鉤諫議大夫、中丞。儀型百僚。不宜加笞楚。義正

元宗還都南昌。從效大憝。以爲見討。乃遣子紹基貢唐。又遣使假道吳越入貢於宋。宋特命使厚賜以撫之。使未至而從效發疽卒。年五十七。無子。以兄子紹基、紹鎰爲嗣。

梁震、邛州依政人。初名謙。會郎中劉象隨僖宗入蜀。震以所業詩詣象。象曰。君才思明敏。定成大器。若不更名。將蹙小阻。緣名兩下從謁。以兩謁人未得覲見。請易震字。震從辰。辰者龍也。龍過雨變化必矣。因改名。震未幾。登進士第。流寓京師。天祐四年。歸蜀。道過金陵。高季興喜其才識。留之不遣。欲奏爲判官。震自以唐臣。恥爲強藩屈吏。即亡去。又恐及禍。乃曰。震梁不慕榮官。明公不以震爲患。必欲使參謀議。但以白衣侍榻。足也。季興心重之。俾與司空薰、王保義同爲賓客。而震獨不受辟署。稱前進士。季興亦呼爲先生。莊宗滅梁。薰等咸從興季興朝京師。震堅沮以爲不可。曰。唐有幷天下之志。嚴兵守險。猶恐不自保。況數千里入覲乎。且曾爲梁將。安知不以讎敵相遇。行當爲虜耳。季興不從。而東身入朝。卒斬關始得出。歸謂震曰。不用君言。幾不免虎口。及唐師滅蜀。季興方貪。落箸歎曰。老夫過也。震曰。唐主得蜀益驕。亡無日矣。未必不爲我福。已而莊宗果罹鄴都之禍。由是益加親信。明宗時。遣房知溫致討。季興伺其兵少。欲閉城盜糧之。震諫曰。朝廷禮樂征伐所出。兵雖少而勢甚大。加四方謀侯各以吞噬爲志。若不幸得戰勝。則中朝徵兵四方。其誰不欲仗順而取我土地邪。莫若致書主帥。且以牛酒爲獻。然後上表自劾。庶幾可保。會季興寢疾不起。子從誨繼立。尤委任震。以兄禮事之。震常謂從誨爲郎君。一日從誨語震曰。吾念念生平奉養已過。今欲捐一切玩好。以經史自娛。省刑薄賦。境內以安。是吾願也。震知其克勝厥任。因曰。先王待我如布衣交。以嗣王屬我。今幸不墜先業。我老矣。不復事人矣。固請退居盥利。從誨爲之築室於土洲上。震披褐荷笠。逍遙若仙。自稱荊壺隱士。每詣府。輒跨黃牛至聽事。以爲常。從誨亦時過其家。斗酒相勞。歎敘平生。四時賜予甚厚。遂以壽卒。所著文集一卷行世。

孫光憲、字孟文。宮春人。家世業農。至光憲。讀書好學。仕唐爲陵州判官。有聲。天祐初。避地江陵。季興奄有荊土。致招四方之士。用梁震薦。入掌書記。季興方大治戰艦。欲與楚角。光憲諫曰。荊南亂離之後。賴公休息。士民始有生意。若又交惡於楚。一旦他國乘吾弊。良足憂也。乃止。及從誨立。梁震乞休。悉以政事委光憲。從誨居恆談馬氏兼併。謂僚佐曰。如馬王可謂大丈夫矣。光憲曰。天子諸侯。禮有等差。彼乳臭子。驕侈僭汰。取快一時。亡無日矣。又何足慕。從誨悟曰。公言是也。悔謝久之。光憲事南平三世。皆處幕中。累官荊南節度副使、檢校祕書少監。試御史中丞。繼沖時。宋使慕容延釗等平湖南。假道於荊。約以兵過城外。親校李景威勸以嚴兵備之。光憲叱之曰。汝峽江一民爾。安識成敗。中國自周已有混一之志。況宋受命。宋易當也。因教其去斥堠。封府庫。悉獻三州地。宋嘉其功。授光憲貢州刺史。在郡卒。光憲素以文學自負。處荊南不得志。常慕史氏之作。頗恨居諸侯幕府。不足展其才。每謂知交曰。寧知獲麟之筆。反爲倚馬之用。性嗜經籍。聚書凡數千卷。或自鈔寫。孜孜校讎。老而不廢。自號橐光子。著有北夢瑣言二十卷。又撰續通

歷紀事、委曹、荊臺集、橘齋集、玩筆錄、集梁湖編玩若干卷。

李景威、長陽人。仕保融爲水手都指揮使。繼沖伐保勗簡鎮。景威時爲帳下親校。會湖南張文表之亂。周保權求救於宋。宋命慕容延釗等往討。復詔江陵發水軍赴潭州。繼沖遣景威將兵三千人以待。未幾。宋師假道荊南。聲言兵過城外。景威曰。兵倚權詐。城外之約。其可信乎。以臣觀之。直欲乘虛伐我耳。方今精卒數萬。訓練甚備。莫若嚴兵整旅以禦之。臣雖不才。願盡力以赴。少監孫光憲固謂不可。景威出而歎曰。吾言不用。大事去矣。何用生爲。因絕吭而死。

逯曰。閩中建國。賢士多歸。偃以唐之文學侍從。爲逆臣姻疾。舉族南依。而悟退自高。不染濁穢。垂死猶不忘舊君。蓋陶潛之流亞也。嶼、滔、蠙、承贊、良士、仔鈞皆閩產。咸以嫻雅垂名。或以獻策知遇。大有造於閩邦。至練氏智釋二校。功保全城。尤爲女中豪傑矣。從効削平忠難。再造邦家。其功業抑何烈哉。南平起家寒微。顧能尊崇賢士。震之謀略。光憲之文章。景威之忠義。誰謂偏隅無良佐邪。

續唐書卷六十六

諸國臣傳第三十二

桑維翰、字國僑。洛陽人。父珙。事河南尹張全義爲客將。維翰身短面長。每對鑑自歎曰。七尺之身。不如一尺之面。恍然有志於公輔。初舉進士。主司惡其姓。以爲喪桑同音。有勸其不必舉進士者。維翰持鑱視示之曰。視穿則改從他仕。因著日出扶桑賦以見志。卒以進士及第。石敬瑭辟爲河陽掌書記。其後常以自從。敬瑭有異謀。以問將佐。皆懼不敢言。獨維翰與劉知遠贊成之。因使維翰爲書求援於契丹。德光已許諾。俄而趙德鈞以重賂啖契丹求助。敬瑭懼其改謀。命維翰詣幕帳陳利害甚辯。其約乃定。敬瑭篡位。以維翰爲翰林學士、禮部侍郎、知樞密院事。遷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樞密使。出爲相州節度使。徙鎮泰寧。吐渾白承福爲契丹所迫。附鎮州安重榮。以歸晉。重榮因請與契丹絕好。用吐渾以攻之。敬瑭重違重榮意。未決。維翰上疏言。契丹未可與爭者七。敬瑭召翰使者至臥內。謂曰。北面之事。方揆吾胸中。尚卿此疏。計已決矣。可無疑也。維翰又勸敬瑭詣鄴都。敬瑭在鄴。維翰往見。徙鎮晉昌。重貴即位。召拜中書令。廷用事。與契丹敗盟。維翰言不能入。乃陰使人說重貴曰。制契丹以安天下。非用維翰不可。乃

出延廣於湖南。以維翰守中書令。再爲樞密使。封魏國公。事無巨細。悉以委之。數月之間。百度寖理。初李翰爲翰林學士。好飲多過。敬瑭以爲浮薄。遂廢翰林學士。案唐六典。歸其職於中書舍人。而端明殿學士、樞密院學士皆廢。及維翰爲樞密使。復奏置學士。而悉用親舊爲之。維翰權勢既盛。四方賂遺。歲積鉅萬。內客省使李彥韜、端明殿學士馮玉用事。共譖之。重貴欲疎出維翰。大臣劉昫、李崧皆以爲不可。卒以玉爲樞密使。既而以爲相。維翰益見疏。重貴漸飲得疾。維翰遣人陰白其母后。請爲重貴置師傅。重貴疾愈知之。怒。乃能維翰爲開封尹。維翰遂稱足疾。稍復朝見。契丹屯中渡。破繼城。杜重威等大軍隔絕。維翰曰。事急矣。乃見馮玉等計事。而謀不合。又求見重貴。重貴方調鷹於苑中。不暇見。維翰退而歎曰。皆不血食矣。契丹陷都城。遣張彥澤遣母后書云。可使桑維翰、景延廣先來。維翰時在府署。左右勸使逃避。維翰曰。國史。初末帝入問三司使王玫。帑廩之數幾何。玫言數百萬。及貴以質軍而無十一。帝怒。能攻。命昫籍判三司。昫性察而嫉。三司盡歛尤甚。乃旬計文簿。皺其眉。質幾秏積負。悉蠲除之。往時吏幸積年之負。蓋而不發。因以把持州縣求賂。及昫一切蠲除。民間歡然。而吏皆沮。怨。皆時張從賓反於洛陽。殺敬瑭子重乂。乃以昫爲東都留守。判鹽鐵。未避拜。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復判三司。監修唐書二百二十卷。契丹入寇。昫以目疾。能爲太保。卒年六十。

崔梲、字子文。深州安平人。父涿。刑部郎中。梲少好學。頗涉經史。工文辭。舉進士甲科。爲開封尹王瓚從事。梲性至孝。其父病。不肯服藥。曰。死生有命。何用藥爲。梲事之。衣不解帶。有賓客。必拜泣告於門外。請勸進藥。父終。不服藥而卒。服除。明宗以爲監察御史。不拜。踰年。再命。乃拜。累遷都官郎中、翰林學士。入皆以戶部侍郎爲學士承旨。權知貢舉。常草制。爲宰相桑維翰所改。梲以唐故事。學士草制。有所改者。當能職。乃引經據事。維翰不能詰。命權知貢舉。時有進士孔英者。素有醜行。爲時所惡。梲既受命。往見維翰。維翰語本節。謂梲曰。孔英來矣。梲不論其意。疑以孔英爲言。乃考英及第。物議大以爲非。遂能學士。拜尚書左丞。遷太常卿。敬瑭詔太常復文武二舞。詳定正東朝位。禮及樂章。自唐季之亂。禮樂制度。亡失已久。梲與御史中丞竇貞固、刑部侍郎呂琦、禮部侍郎張允等草定之。其年冬至。敬瑭會朝崇元殿。廷設宮縣二舞。在北。登歌在上。禮畢。大悅。賜梲金帛。羣臣左右視者。皆嗟歎之。然禮樂廢久。而制作簡繹。又緣以偏霸部、覓裘法曲。參亂雅音。其樂工舞郎。多教坊伶人。工賈避役者。又無良工教習。發聲悲離。如庶殘之音。舞者皆不應節。明之悲憤。其年。敬瑭卒。梲以風痺。改太子賓客。分司西京。以卒。其後太常少卿陶穀奏廢二舞。未幾。契丹滅晉。太常請備法駕奉迎樂工。教習鹵部鼓吹。都人觀之。爲之流涕焉。

沈斌、字安時。徐州下邳人。初事梁。爲小校。天祐三年。補同州左崇勇馬軍指揮使。入興衙兵。歷供奉都指揮使。後事唐。從魏王繼岌破蜀。平康延孝。以功爲虢州刺史。歷趙、隨等八州刺史。入晉。爲祁州刺史。契丹入寇。至於檢林。過祁州。斌以契丹深入晉地。而歸兵扈之。可擊。即以州兵邀之。契丹以精兵劉門。斌兵多死。城中無備。賊將趙延壽留兵急攻之。延壽招斌降。斌從城上罵之曰。侍中父子無計。陷於腥膻。忍以犬

羊之性。事於人。我不能。即死。何降爲。遂被害。

劉昫、字耀遠。涿州歸義人。風儀秀美。文學優長。與兄晅、弟皞皆以好學知名。燕、薊之間。後爲定州王處直觀察推官。處直爲其子都所囚。晅亦爲總家所殺。昫乃避之滄州。莊宗即位。拜昫太常博士。尋擢翰林學士。明宗時。累遷兵部侍郎、端明殿學士。拜中書侍郎、兼刑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昫謙中興殿門謝。是日大雨。不坐。乃入謝端明殿。昫自端明殿學士拜相。時以爲榮。末帝入立。遷吏部尚書、門下侍郎、監修國史。初末帝入問三司使王玫。帑廩之數幾何。玫言數百萬。及貴以質軍而無十一。帝怒。能攻。命昫兼判三司。昫性察而嫉。三司盡歛尤甚。乃旬計文簿。皺其眉。質幾秏積。悉蠲除之。往時吏幸積年之負。蓋而不發。因以把持州縣。求賂。及昫一切蠲除。民間歡然。而吏皆沮。怨。皆時張從賓反於洛陽。殺敬瑭子重乂。乃以昫爲東都留守。判鹽鐵。未避拜。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復判三司。監修唐書二百二十卷。契丹入寇。昫以目疾。能爲太保。卒年六十。

崔梲、字子文。深州安平人。父涿。刑部郎中。梲少好學。頗涉經史。工文辭。舉進士甲科。爲開封尹王瓚從事。梲性至孝。其父病。不肯服藥。曰。死生有命。何用藥爲。梲事之。衣不解帶。有賓客。必拜泣告於門外。請勸進藥。父終。不服藥而卒。服除。明宗以爲監察御史。不拜。踰年。再命。乃拜。累遷都官郎中、翰林學士。入皆以戶部侍郎爲學士承旨。權知貢舉。常草制。爲宰相桑維翰所改。梲以唐故事。學士草制。有所改者。當能職。乃引經據事。維翰不能詰。命權知貢舉。時有進士孔英者。素有醜行。爲時所惡。梲既受命。往見維翰。維翰語本節。謂梲曰。孔英來矣。梲不論其意。疑以孔英爲言。乃考英及第。物議大以爲非。遂能學士。拜尚書左丞。遷太常卿。敬瑭詔太常復文武二舞。詳定正東朝位。禮及樂章。自唐季之亂。禮樂制度。亡失已久。梲與御史中丞竇貞固、刑部侍郎呂琦、禮部侍郎張允等草定之。其年冬至。敬瑭會朝崇元殿。廷設宮縣二舞。在北。登歌在上。禮畢。大悅。賜梲金帛。羣臣左右視者。皆嗟歎之。然禮樂廢久。而制作簡繹。又緣以偏霸部、覓裘法曲。參亂雅音。其樂工舞郎。多教坊伶人。工賈避役者。又無良工教習。發聲悲離。如庶殘之音。舞者皆不應節。明之悲憤。其年。敬瑭卒。梲以風痺。改太子賓客。分司西京。以卒。其後太常少卿陶穀奏廢二舞。未幾。契丹滅晉。太常請備法駕奉迎樂工。教習鹵部鼓吹。都人觀之。爲之流涕焉。

沈斌、字安時。徐州下邳人。初事梁。爲小校。天祐三年。補同州左崇勇馬軍指揮使。入興衙兵。歷供奉都指揮使。後事唐。從魏王繼岌破蜀。平康延孝。以功爲虢州刺史。歷趙、隨等八州刺史。入晉。爲祁州刺史。契丹入寇。至於檢林。過祁州。斌以契丹深入晉地。而歸兵扈之。可擊。即以州兵邀之。契丹以精兵劉門。斌兵多死。城中無備。賊將趙延壽留兵急攻之。延壽招斌降。斌從城上罵之曰。侍中父子無計。陷於腥膻。忍以犬

羊之衆、殺賊父母之邦、斌能爲國死、不效汝所爲也。已而城陷、斌自剄而卒。家屬皆爲敵所擄。

王清字去瑕、洺州曲周人。初事庶爲事衙指揮使。入晉爲率圍都虞候、襄州安從進叛、從爲行周討之。踰年不能下、清請先登、諸軍繼其後、遂破之。從杜重威戰陽城、功爲步軍之最。加檢校司徒、重威軍檀南契丹軍其北、以相拒。時契丹率精騎擊鎮城斷首餉路、公率諸軍繼之、必潰矣。重威許之。遣與宋青爲俱前。清一擊敗之、奪其橋。是時重威已有二心、猶豫不肯走。青亦逸走。清曰、我獨死於此矣。因力戰而死。年五十三。

吳巒字資川、鄆州盧縣人。少舉明經不中。清泰中爲大同沙陀節度判官。敬瑭起太原、召契丹爲援。契丹過雲州、巒即開門拒守。契丹以兵圍之。敬瑭僭位、以雲州入契丹、而巒猶守城不下。凡七月、敬瑭義巒所爲、以書告契丹、使解兵去。乃召巒爲武寧軍節度副使。諫議大夫復州防禦使。重貴嗣位、與契丹絕盟、河北諸軍皆發、以調貝州水陸之衝、緩急可以轉餉。乃稍招要數十萬、以王令溫爲永清軍節度使。令溫牙將郎珂、素驍狠難制。令溫郤其職、珂開居無聊、乃陰使人亡入契丹、言貝州積儲多、而無兵守。可取。令溫以事入朝、心頗疑珂。乃質其子崇範以自隨。皆大臣以巒前守雲中七日、契丹不能下、乃遣巒馳驛代令溫守貝州。巒善撫士卒、遇天寒、裂帷幄衣之。士卒皆感。珂因求見、顧自效。巒推心信之。契丹圍貝州、巒命珂守南門。被圍三日、四面急攻。巒從城上投書、贊其倜儻非虛。巳而珂自南門引契丹入。巒守東門、方戰而左右報珂反。巒顧城中已亂、即投井死。令溫家屬爲契丹所擄。令溫、瀛州河間人也。

尹玉羽、京兆長安人。天復中、隨計京師、甚有文稱。會有直杖之喪、累歲風疾、多不釋杖。期不變倚廬、制斷、醴居杜門。無仕宦之意。梁劉鄩辟爲保大軍節度判官。雅愛其才。及鄩守長安、玉羽謝絕入城。鄩謂非急務。玉羽泊曰、一旦敵兵臨城、碎爲矢石、亦足以助戰。鄩然之。移至岡書招省。清泰中爲光祿少卿、退歸秦中、以林泉詩酒自樂。號曰自然先生。宰臣弘延朝手書召之。高臥不從。曰、應聖代宗、不可仕也。及敬瑭入洛、以所著自然經五卷獻之。且告以老。即日還書褒美、賜其器幣。授少府監致仕。月給俸錢衣服。未幾卒。有武庫集五十卷行世。

鄭遨字雲叟、滑州白馬人。避明宗廟諱、以字行。少好學。敏於文辭。見天下亂、攜妻子俱隱。其妻不從、乃入少室山爲道士。其妻數以書勸其還家。輒投之以火。後聞其妻子本一醮而止。雲叟與李振故善。振後事梁貴顯、欲引之。不顧。後振得罪而窺雲叟徒步千里視之。不顧。後振得罪而窺雲叟徒步千里視之。羅隱之友善。世目爲三高士。雲叟種田隱之資。樂道殷釣魚而不餌。又能化石爲金。雲叟驗其信然。不之求也。天成中、召拜左拾遺、不起。敬瑭聞其名、徵爲諫議大夫。

續唐書卷六十七

諸國臣傳第三十三

王周、魏州人。少以勇力從軍。事莊宗、明宗爲裨校。以戰功拜刺史。入晉、從楊光遠討范延光於魏州。又從杜重威討安重榮於鎮州。皆有功。歷貴州、涇州節度使。涇州張晝澤爲政苛虐。民多流亡。周乃更爲寬恕。問民疾苦。去其苛弊二十餘事。民皆復歸。歷遷武勝、保義、義武、成德四鎮。皆有善政。定州橋壞、覆民租車。周曰、橋梁不修、刺史過也。乃假民粟爲治其橋。杜重威降契丹。契丹兵過鎮州。臨城呼周使出降。周泣曰、受國之恩、不能死戰、而以城降、何面目南行見人主與士大夫乎。乃剔飲。求刀欲自引決。家人止之。事不獲已。乃見契丹。授武勝軍節度使。劉知遠入立。移鎮武寧。加同平章事。卒於鎮。贈中書令。

劉審交字求益、幽州文安人。少略知書。通吏事。爲與唐令。補范陽牙校。劉守光敗。歸於太原。莊宗以爲從事。其後趙德鈞鎮范陽。北面轉運使。馬紹宏辟審交爲判官。歷慈州刺史。以母老去官。母喪哀毀過禮。不出累年。石敬瑭僭位。楊光遠討范延光於魏州。審交復爲供軍使。是時敬瑭分戶部度支、鹽鐵爲三使。歲餘、三司益煩。乃復合爲一。拜審交三司使。議者謂檢天下民田、宜得益租。

書交曰租有定額而天下比年無閒田民之苦樂不可等也遂止不檢而民粮以不擾遷右衛上將軍陳州防禦出視民田見耕器薄陋乃取河北農具爲範爲民更鉛徙滄州又徙青州皆有善政契丹破晉前輸在都復用爲三司使已而輸召李從益守京師聞知遠起義於太原從益召高行周拒之而行周不至走守恩以城歸漢而河陽武行德等皆迎宏肇自歸宏肇入河陽知遠從後至遂入京師宏肇爲將嚴毅寡言歷下常少忤意立撻殺之軍中爲之股慄以故知遠起義之初宏肇出兵警察務行殺戮時太白晝見民有仰觀者輒腰斬於市凡民抵罪吏有白者宏肇俱以三指示之吏即腰斬又爲斷舌決口斬筋折足之刑李崧坐奴告變族誅宏肇取其幼女爲婢自是什官家畜僕隸者皆倘姑息而厮養往往脅制其主因緣爲姦民抵罪者莫敢告訴燕人何福進有玉枕直錢十四萬遺僮賢之淮南以鬻茶億隱其錢福進答貲之億乃譖告福進得趙延壽玉枕以遺吳人宏肇捕治福進棄市帳下分取其妻子而籍其家財宏肇不喜賓客常言文人難耐呼我爲卒郭威平李守貞推功宰臣拜宏肇中書令自閤西罷兵承祐漸近小人與後贊李業等嬉游無度而外戚頗行干託宏肇與楊邠稍裁抑之有外戚求補軍職輒斬之承祐始隨樂賜教坊使等玉帶錦袍往謝宏肇宏肇怒曰健兒爲國征行者未有偏賜爾曹何功當此悉取所賜遷官威出鎮魏州讖帶極密以行遂吉邠以爲不可宏肇恨之一日會飲竇貞固第宏肇厲聲舉爵屬威曰昨廷論何異同今與公飲此遂吉與邠亦舉爵曰此國家事何必介意遂俱飲酣宏肇曰安朝廷定禍亂直須長槍大劍若毛椎子安足用哉三司使毛章曰無毛椎子軍賦何從集乎毛椎子蓋言雖也宏肇默然他日會飲章第酒酣爲手勢令宏肇不能爲客省使閻晉卿屢教之遂吉戲曰坐有姓閻人何憂劉爵宏肇妻閻氏本酒家倡以爲證己大怒以醜語詬遂吉遂吉不校宏肇欲毆之遂吉先出宏肇起索劍欲追之邠泣曰若殺宰相誰君何地宏肇馳馬去邠送至第而還由是將相如水火承祐遣王峻置酒公子亭和解之時李業等用事不喜執政承祐漸長爲大臣所制數有忿言業等乘間譖之謂宏肇威震人主不除必爲亂承祐頗欲除之夜聞作坊鍛甲聲以爲兵至達旦不寐乃與業等密謀禁中會宏肇與邠章入朝坐廣政殿東廡甲士自內出擒宏肇邠章斬之并族其三家

楊邠魏州冠氏人少以吏給事司府孔謙領度支補爲句押官歷孟華郭三州料糧院使事知遠爲右都押衙及知遠建號拜樞密使承祐即位宰臣李濤上疏請出邠與郭威樞密使邠等泣訴母后遂能調相加邠中書侍郎兼吏部尚書同平章事邠雖長於吏事不知大體以謂爲國家者務廉質甲兵完而已禮樂文物皆虛器也以故聚大政而務苛細凡前資官不得居外而天下行旅皆給過所然後得行旬日之閒人情大擾邠度不可行而止常與王章論事承祐前承祐曰事行之後勿使有言也邠遽曰陛下但禁

卽寇被刑處

聲有臣在閫者爲之戰慄承祐欲立所愛耿夫人爲后郁以爲不可夫人死將以后禮葬之郁又以爲不可由是承祐大怒而左右乘閒構之與史宏肇等同日見殺郁爲人頗儉靜四方之賂雖不卻然往往獻於承祐居家謝絕賓客晚節稍通紳緒延客門下知吏傳有功乃課吏傳寫未幾及於禍

王章魏州南樂人同光初爲州孔目官滑奏來事張令昭敗章觸猶白文珂託副招討李周匿章褚中以橐駝負之洛陽藏周鎮事定乃出爲河陽糧料使知遠興禁兵補爲都孔目官從至太原知遠建號拜三司使檢校太尉承祐卽位加太尉閫中書門下平章事時國用窘乏而關西三叛作郭威用兵西方章供饋軍旅未嘗乏絕然征利剝下民甚苦之往時民租一石輸二斗爲省耗繼發出入皆以八十爲陌章減其出者以七十七爲陌州縣民訴田者必令州縣複之以括其隱田天下由此重困尤不喜文士常語人曰此輩與一把算子求如額倒何益於國邪百官俸廩皆取供軍之餘不堪命者命有司高估其價估定又增削之搉估意不滿復增之民有犯鬻蓼酒麴者皆抵死吏緣爲奸民不堪命已而與史宏肇等同見殺

李壞貞定人爲河東幕僚慷慨善談兵知遠以母弟妻爲太原尹擢壞少尹以佐之無何承祐遇害侍中郭威遣竭道等迎湘陰公贊於徐州時人皆知威非誓意妻心獨喜以爲吾兒爲帝夫何患壞陰說妻曰知變其神時不可失郭公舉兵犯順其勢不能爲漢臣并必不爲劉氏立後不如疾引兵趨太行據孟津俟徐州相公卽位然後逗鎮則郭公不敢動矣不然且爲所賣妻大罵曰壞腐儒欲離間我父子命左右率出斬之壞呼曰吾負經濟才而爲愚人盡計死誠宜矣然吾妻病不可獨存願與俱死卽幷戮其妻已而威果自立爲皇帝弒湘陰公於宋州妻大哭曰吾不用忠臣之言至於此爲壞立祠太原

趙華滎陽人承祐時爲河東觀察判官妻卽位擢戶部侍郎同平章事已又加僕射妻子鈞立李筠奉表稱臣乞師於鈞鈞自將出團柏谷羣臣餞之汾水上華曰李筠梟事輕易陛下空國與師臣實憂之不聽已而監軍盧贊宰相衞融率先後不逗鈞謂華曰不聽公言幾至於敗然失融贊二人殊以爲恨耳由是益重儒者

李光美河南人晏自立於太原畧光美客省使光美常爲直省者諸前後典故至是庶事草創朝廷制度儀注一出於光美之手綱舉目張頗得大體時人比於晉王彪之唐裴冕云

逸曰自中原多故黎首受殃求其嘉惠閭閻者無幾矣惟周之善政審交之惠民誠庶幾焉逢吉廼蜀爲心宏肇財狼成性郁章剝薄爲能以此輔政欲保其國家其能久乎顯華光美尚知禮義廉恥爲漢之後勳可也

續唐書卷六十八

諸國臣傳第三十四

鄭仁誨字日新太原晉陽人初事唐將陳紹光其人特勇使酒常乘醉拔劍將殺仁誨左右皆奔走仁誨端立無懼容紹光拽劍於地撫仁誨曰汝有器度必富貴非吾及也仁誨後棄紹光去還里事母以孝聞劉知遠鎮河東郭威居帳下時往過仁誨與語甚懽每有疑事相質所對不阿威益奇之及威爲樞密使卽召用之累官至內客省使從討李守貞多所參決威建號以仁誨爲大內都檢點忽州團練使樞密副使累遷宣徽北院使出爲鎮寧軍節度使柴榮卽位拜樞密使榮攻河東仁誨留守東都未幾疾卒榮親臨其喪仁誨謙謹守禮不自矜伐爲士大夫所稱贈中書令追封韓國公謚忠正

王朴字文伯東平人少舉進士爲校書郎依漢樞密使楊邠後邠恃權與將相交惡知其必亂乃去而東歸未幾邠與王章史宏肇皆見殺三家之客多及而朴獨免榮鎮澶州朴爲節度掌書記榮徙開封尹拜朴右拾遺爲推官及榮卽位遷比部郎中獻平邊策榮覽之益重其器識遷左諫議大夫知開封府事尋拜左散騎常侍充端明殿學士時榮銳意征伐已揆羣議敗劉旻於高平師面益治兵慨然有平一天下

之志。數顧大臣問治道。還文學之士徐台符等二十人。使作爲若難爲臣不易論。朴在邊中。而當時文士。皆不欲急於用兵。朴言用兵之策。以江淮可先取。榮引與計議。事無不合。榮征淮南。以朴爲東京副留守。遷拜戶部侍郎。樞密副使。還樞密使。及再征淮南。以朴留守京師。葺新城。通道路。壯偉宏闊。多所規爲。朴有材智。非獨當世之務。至於陰陽厭算。無不通曉。奉詔校定大曆。卻去流俗不經之說。設通經統三法。以校定大曆。頒行天下。又詔其考正雅樂。以謂十二律管難得其眞。乃依京房爲律。準以九尺之絃十三。依管長短。寸分設柱。用七聲爲均。樂成而和。凡其所爲。當時無敢難者。朴奉命行視汴口築斗門。還過故相李穀第。疾作。仆於坐上。舁歸而卒。年五十四。榮親臨其喪。大慟。贈侍中。

愚戇。字仲熙。北燕人。少好學。善屬文。舉進士高第。擢校書郎。直史館。遷監察御史。爲文以辭多自喜。常次歷代有國盛興治亂之迹。爲運原賦甚詳。又因游相國寺。見庭竹可愛。作碧鮮賦題其壁。榮聞之。遣小黃門就壁錄進。覽而稱善。因拜水部員外郎。知制誥。遷翰林學士。載已病不能謝。居百餘日。乃力疾入直。榮憐之。賜告還第。初載以文知名一時。樞密使王朴尤重其才。薦於宰相李穀。久而不用。朴以問穀。曰。非不知其才。然命薄。恐不能勝。朴曰。宰相以進賢爲職。何言命邪。已而召拜知制誥。及爲學士。歲餘疾卒。年三十六。

萬行周、字尚質。媯州人。父思繼。兄弟三人。皆以雄武稱。劉仁恭守幽州。以思繼兄弟分掌燕兵。其後盧龍武皇所誅。仁恭以思繼兄子行珪爲牙將。行周時年十餘歲。亦收養之。行珪在武州。即夜起行周馳入見。莊宗因遣明宗救武州。行珪乃降。行周隸明宗帳下。初爲裨將。從明宗鎮鄴。以功領媯州刺史。遷鎮州。明宗時。從平朱守殷。克王都。遷領州團練使。鎮武軍節度使。歷鎮彰武、昭義、入朝。爲西京留守。進鎮天雄。安從進叛。以行周爲襄州行營都部署。討平之。徙鎮歸德。契丹滅晉。留蕃輔守汴。又乘去。召許王從益入汴。而留知遠起太原。從益召行周。將以拒漢。行周歎曰。衰世難輔。況兒戲乎。乃不從。知遠入京師。加行周守中書令。徙鎮天平。封臨淄王。入周。封齊王。卒年六十八。贈尚書令。追封秦王。謚武懿。子懷德。

史彥超、雲州人。性驍彊有膽氣。威起魏時。彥超爲馬捷都指揮使。以兵從。戚入立。遷虎捷都指揮使。戍於忻州。劉旻攻晉州。州無主帥。知州王萬敢不能拒。彥超以戍兵堅守月餘。威遣王峻救之。旻兵解去。以功及。疑忌之不止。即引弓射殺之。瑗遂得免。瑗歸戒其諸子曰。和生義士。後必富貴。爾輩謹事焉。因妻之以女。天成中。拜疑殿中侍御史。累遷主客員外郎、知制誥、翰林學士、知貢舉。時進士多浮薄。喜爲喧譁。主司每放榜。則鎖之以棘。閉省門。絕人出入。以爲常。疑撤棘開門。而士皆翛然。所取皆一時之秀。稱爲得人。晉初。拜端明殿學士。兼判度支。權翰林學士承旨。旋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石敬瑭將如鄴都。而襄州安從進反迹已見。疑曰。車駕離闕。安從進或反。奈何。敬瑭曰。卿意如何。疑曰。先人有奪人之心。語爲

貢數十餘通。密付開封尹。有急則命將擊之。敬瑄從之。及聞唐、鄧奏報。開封尹如所教。道將李建勳等討之。從進出於不意。遂敗走。重貴即位。加右僕射。遙除。能平章事。遷左僕射。入漢。拜太子太傅。封祁國公。入周。卒。年五十八。贈侍中。有集百卷。自敘於版。葬印行世。人多非之。然性樂善。好稱道後進之士。亦可取焉。

王仁裕、字德輦。天水人。少孤。不從師訓。年二十五。始就學。遂以文辭知名。秦帥辟爲秦州節度判官。秦州入於蜀。仁裕因事蜀。爲中書舍人。翰林學士。莊宗平蜀。復以仁裕爲秦州節度判官。王思同鎮鳳元。辟爲從事。思同留守西京。以爲判官。末帝舉兵鳳翔。思同戰敗。末帝監仁裕軍中。自起事至入立。馳驛諮訪。常也。明宗曰。天下雖豐。百姓濟否。道曰。穀貴傷農。穀賤傷農。因誦孟左右錄其詩。常以自誦。有獻玉杯。其文曰。傳國寶萬歲杯。明宗愛之。以示道。道曰。此有形之寶耳。王者固有無形之寶也。明宗問之。道曰。仁義者。帝王之寶也。故曰。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仁。明宗武君。不曉其言。道已去。召侍臣講說其言。嘉納之。時以諸經舛謬。與同列李愚委學官田敏等。取西京所刊石經。雕版流布天下。明宗崩。相閔帝復相。末帝出鎮同州。旋拜司空。又事忻爲首相。敬瑭封道晉國公。重貴即位。加太尉。封燕國公。能爲同州節度使。移鎮南陽。契丹滅忻。道又事契丹。契丹責其事忻無狀。道不能對。又問何以來朝。對曰。無城無兵。安敢不來。又詢之曰。翁是何等老子。對曰。無才無德。癡頑老子。契丹喜。以道爲太傅。契丹北歸。從至常山。漢建號。乃歸漢。以太師奉朝請。周滅漢。道又事周。拜太師。兼中書令。道能爲行以取稱譽。凡四姓十君。以舊德自處。當世無賢愚。皆仰之爲元老。契丹常問道曰。天下百姓如何救得。道曰。此時佛出救不得。惟皇帝救得。人謂衣冠不至傷夷者。賴一言之力也。方周師之入。立劉崇爲漢嗣。道道往迎於徐州。實未至而周兵北至潼州。擁兵而返。遂伐漢。蓋道雖阻其謀而緩之。而漢終爲道所賣也。道親喪君亡國。宋晉屑意。方自號長樂老。著敘一篇以爲榮。道前事九君。未嘗諫諍。及劉晏攻周上黨。周將擊之。道切諫不聽。果敗。晏於高平。卻道不從行。以爲山陵使。葬畢而道卒。年七十三。謚文懿。追封瀛王。

楊凝式、字景度。華陰人。父涉。仕唐。歷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朱全忠篡位。涉常送傳國璽。凝式諫曰。大人爲宰相。而國家至此。不可謂之無過。而更手持天子印綬。以付他人。保富貴。其如千載之後云云何。宜辭免之。時全忠往往陰探羣議。及聞凝式恐事泄。即日作狂。後爲張全義留守巡官。僞相趙光允奏爲集賢殿直學士。改考功員外郎。同光初。授比部郎中。知制誥。尋以心疾罷去。改給事中。史館修撰。天成初。拜中書舍人。復以心疾不朝而罷。長興中。歷右常侍、戶、工二部侍郎。以舊疾免。改祕書監。清泰初。遷兵部侍郎。仍從末帝於衛。愾以心疾謁辭。末帝優容之。不強。惟凝式幹蠱伴狂。有足取焉。若道者。阿附卑庸。厥聰喪鑒。又何論其他乎。

馮道、字可道。瀛州景城人。事劉守光爲參軍。守光敗去。事晉張承業爲巡官。以其文學薦爲河東節度

掌書記。莊宗即位。拜戶部侍郎充翰林學士。道能自刻苦。爲儉約。冬夜嚴寒。常衣布裘。與僕厮同器飲食。恬如也。諸將有掠得美女以遺道。道不能卻。置之別室。訪其主而還之。其解驗。居父喪於景城。遇歲饑。悉出所有以賑鄉里。而退耕於野。躬自負薪。有荒其田不耕者。與力不能耕者。道夜往潛爲之耕。其人後來愧謝。道殊不以爲德。服除。復召爲翰林學士。行至汴州。遇亂。孔循勸道少留以待道。曰。奉詔赴闕。豈可自留。遂趨至京師。明宗即位。拜道端明殿學士。遷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天成、長興之間。歲屢登熟。中國無事。道戒明宗曰。凡蹈危者。慮深而獲全。居安者。忠生於所忽。此人情之常也。明宗曰。天下雖豐。百姓濟否。道曰。穀貴傷農。穀賤傷農。因誦孟左右錄其詩。常以自誦。有獻玉杯。其文曰。傳國寶萬歲杯。明宗愛之。以示道。道曰。此有形之寶耳。王者固有無形之寶也。明宗問之。道曰。仁義者。帝王之寶也。故曰。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仁。明宗武君。不曉其言。道已去。召侍臣講說其言。嘉納之。時以諸經舛謬。與同列李愚委學官田敏等。取西京所刊石經。雕版流布天下。明宗崩。相閔帝復相。末帝出鎮同州。旋拜司空。又事忻爲首相。敬瑭封道晉國公。重貴即位。加太尉。封燕國公。能爲同州節度使。移鎮南陽。契丹滅忻。道又事契丹。契丹責其事忻無狀。道不能對。又問何以來朝。對曰。無城無兵。安敢不來。又詢之曰。翁是何等老子。對曰。無才無德。癡頑老子。契丹喜。以道爲太傅。契丹北歸。從至常山。漢建號。乃歸漢。以太師奉朝請。周滅漢。道又事周。拜太師。兼中書令。道能爲行以取稱譽。凡四姓十君。以舊德自處。當世無賢愚。皆仰之爲元老。契丹常問道曰。天下百姓如何救得。道曰。此時佛出救不得。惟皇帝救得。人謂衣冠不至傷夷者。賴一言之力也。方周師之入。立劉崇爲漢嗣。道道往迎於徐州。實未至而周兵北至潼州。擁兵而返。遂伐漢。蓋道雖阻其謀而緩之。而漢終爲道所賣也。道親喪君亡國。宋晉屑意。方自號長樂老。著敘一篇以爲榮。道前事九君。未嘗諫諍。及劉晏攻周上黨。周將擊之。道切諫不聽。果敗。晏於高平。卻道不從行。以爲山陵使。葬畢而道卒。年七十三。謚文懿。追封瀛王。

楊凝式、字景度。華陰人。父涉。仕唐。歷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朱全忠篡位。涉常送傳國璽。凝式諫曰。大人爲宰相。而國家至此。不可謂之無過。而更手持天子印綬。以付他人。保富貴。其如千載之後云云何。宜辭免之。時全忠往往陰探羣議。及聞凝式恐事泄。即日作狂。後爲張全義留守巡官。僞相趙光允奏爲集賢殿直學士。改考功員外郎。同光初。授比部郎中。知制誥。尋以心疾罷去。改給事中。史館修撰。天成初。拜中書舍人。復以心疾不朝而罷。長興中。歷右常侍、戶、工二部侍郎。以舊疾免。改祕書監。清泰初。遷兵部侍郎。仍從末帝於衛。愾以心疾謁辭。末帝優容之。不強。惟凝式幹蠱伴狂。有足取焉。若道者。阿附卑庸。厥聰喪鑒。又何論其他乎。

續唐書卷六十九

外國傳第三十五

契丹、古匈奴之種。其風土人物、世代君長、載前史詳矣。乾寧中、其部長遙輦次立。時劉仁恭鎮幽州、數出兵擾星嶺攻之。每歲秋霜降、則燒其野草以困之。馬多緻死。卽以良馬賂仁恭、求市牧地。請聘盟約甚謹。諸部以遙輦不任事、選於其衆、以耶律阿保機代之。是時仁恭子守光暴虐、幽涿之人多亡入契丹。契丹閒入寨、攻陷城邑。俘其人民、依唐州縣置城以居之。自稱國主、天祐四年、大寇雲中、武皇遣使連和、因與之面會於雲中東城、置酒酒酣、約爲兄弟、期共擧兵擊梁。既歸而背約、遣使聘梁、又奉表稱臣、以求封册。梁復遣使以詔書報勞、別以記事賜之、約共擧兵滅晉、然後封册爲甥舅之國。又使以子弟三百騎入衛京師、武皇聞之大恨、會疾革、臨終、以一箭屬莊宗、必滅契丹、然終梁之世、未嘗封册。天祐十三年、契丹攻薊州、莊宗赴援於代、其衆方退。十四年、新州大將盧文進叛新州、團練使李存審、閻寶救之、遂解其圍。十七年、莊宗遣明宗與李存審、閻寶救之、遂解其圍。十八年、莊宗討張文禮、圍鎭州、時定州王處直合謀遣威塞軍使王郁引契丹爲援。契丹入攻、圍幽州不克、又攻涿州、陷之、聞處直廢而郁立、遂攻中山、渡沙河、郁告急於莊宗。莊宗親御鐵騎五千至新城、北遇契丹前鋒萬騎、莊宗自桑林驍出入馬精甲光明照日、諸部愕然退卻。莊宗分二廣以乘之、諸部散走沙河冰薄、其馬多陷、乃退保望都。會天大雪、契丹人馬饑寒多死。契丹願盟文進以手指天曰、天未使我至此。乃引兵去。莊宗躡其後、見其宿處布稭在地、雖去不亂。歎曰、彼法令嚴蓋如此也。契丹雖無所得而還、然自此有窺伺意。思女眞、渤海等在其後、欲蹙渤海、乘其虛、乃遣使聘唐以通好。同光閒、使者再至。莊宗前明宗遣供奉官姚坤告哀於契丹。坤至西樓、而契丹方東攻渤海、坤追至忽汗州見之。契丹錮袍大帽垂後、與其妻對坐穹廬中。延坤入、問之曰、聞爾河南北有兩天子、信乎。坤曰、天子以魏州軍亂、命總管令公將兵討之、而變起洛陽。因間令至矣。總管還兵河北、赴難京師、爲衆所推、已副人望。契丹仰天大笑曰、甘王與我約爲兄弟、河南天子、卽吾兒也。昨聞中國亂、欲以甲兵五萬往助而勦之。天子既殂、當合取我商量、安得自使坤曰、新天子將兵二十萬、位至大總管、所領精兵三十萬、天時人事、得其可違。其子突欲在側曰、使者無多言。蹊田奪牛、豈不爲過。坤曰、應天順人、豈比匹夫之非。臧如大王初領國事、豈強取之邪。契丹卽慙之曰、理當如是爾。又曰、吾聞此兒有宮婢二千人、樂官千人、放鷹走狗、嗜酒好色、任用不肖、不惜人民、所以敗也。我自聞此禍、卽舉家斷酒、解放鷹犬、能散樂官、我亦有諸部家樂千人、非公宴不用。我若所爲類吾兒、亦安能持久。又曰、吾能漢語、然絕口不道於部人、懼其效漢而性弱也。爾當先歸、吾以甲馬三萬、會新天子幽鎭之閒。其爲盟約、與我幽州、則不復侵汝矣。契丹攻渤海、取扶餘一城以爲東丹國、立其長子突欲爲東丹王。已而阿保機病死。其妻述律秉謹其喪歸西樓、坤亦從行、得報而還。其妻立次子德光爲渠帥、以總國事。尋遣使告哀。明宗爲之輟朝。阿保機葬木葉山、謚曰大聖皇帝。遣使者以名馬聘唐、幷求碑銘。明宗厚禮之、遣飛勝指揮使安重德報聘、定州王都反。明宗遣王安球討之、都以蠟丸書走契丹求援。德光遣悉鉢墨姿球於曲陽爲安球所收。德光又遣惕隱益騎七千、安球又敗之於唐河。幽州趙德鈞以生兵接於娶路、生擒惕隱等首領五千餘人、獻闕下。明宗斬悉鉢等六百餘人、由是契丹大挫。數年不敢窺邊。初阿保機死、長子東丹王突欲當立、其母述律遣其幼子安端少君之扶餘代之、將立爲嗣。然述律尤愛德光、德光有智勇、素已服其諸部。安端已去、而諸部希述律意、共立德光。突欲不得立、長興元年、自扶餘泛海奔唐。明宗賜其姓名曰慕華、以其來自遼東、乃以瑞州爲懷化軍、拜慕華懷化軍節度壻、順等州觀察處置等使。其部曲五人、皆賜姓名。李只曰翠友通、穆爲曰穆順義、撒離曰離資德、易密曰易師仁、蓋魯曰蓋來賓、以爲歸化、歸德將軍。郎將又賜前所獲赫邏姓名曰狄懷惠、揑列曰列知忠、前蔚曰原知感、褊郎曰服懷造。錫失訖曰訖懷光。二年、更賜突欲姓李、更名贊華。三年、以贊華爲義成軍節度使。契丹自失其名將而述律尤念突欲、數遣使聘中國、求騎諸人。唐輒斬其使不報。此時中國之威聲振詘幽州北七百里、有檢關、東臨海、北

有兔耳、狐舟山，皆斗絕，有狹路僅通車，旁地可耕，唐時徙東西狹石等戍，以扼契丹。自幽、薊割據，戍兵廢散，契丹因得出陷平、營而幽、薊歲苦鈔。自破赫邏等，又徙三河縣於盧溝之東，始得耕牧，而輸備可通。德光乃西徙橫帳，居接剌泊，出入雲、朔之間，明宗患之，以石敬瑭鎮守河東，總大同、彰國、振武、威塞等軍，禦之。應順、清泰之間，數犯邊，德光非其母甚謹，常侍立其側，國事必告而後行。石敬瑭反，唐道張敬達等討之，敬瑭遣使求救於契丹，德光自其母曰：吾常夢石郎召我，而使者果至，豈非天邪！母召劍客田英得之，給賞如約，令扈人語之曰：能得江南番使頭，賞三千緡。英果得之，自是唐與契丹遂絕。及柴榮兵出淮南，所暴罪狀非一，然首以通契丹為興師之名。方石晉以父事契丹，而契丹每以兄事南唐，蓋智見唐之威強，故卑後爲在江南，猶待之不敢與他國敵。南唐亦頗特以自驕，其實相結約撓中原，皆虛辭，非能爲助也。

述曰：契丹之強，實自石敬瑭割地稱臣稱子而始。及至南唐，頗能禮儀相交，其意氣固有足多者焉。

是契丹信爲驍死出於晉人，保大十二年，述律遣其男來，使宴清風驛，起更衣，忽仆於地，視之，失其首矣。厚賞捕賊不獲，久乃知周將荊罕儁知契丹使至，遣客刺之，以則唐乃下令，能得晉枕者，賞三百緡。俄有劍客田英得之，給賞如約，令扈人語之曰：能得江南番使頭，賞三千緡。英果得之，自是唐與契丹遂絕。及柴榮兵出淮南，所暴罪狀非一，然首以通契丹爲興師之名。方石晉以父事契丹，而契丹每以兄事南唐，蓋智見唐之威強，故卑後爲在江南，猶待之不敢與他國敵。南唐亦頗特以自驕，其實相結約撓中原，皆虛辭，非能爲助也。

述曰：契丹之強，實自石敬瑭割地稱臣稱子而始。及至南唐，頗能禮儀相交，其意氣固有足多者焉。

有兔耳、狐舟山，皆斗絕，有狹路僅通車，旁地可耕，唐時徙東西狹石等戍，以扼契丹。自幽、薊割據，戍兵廢散，契丹因得出陷平、營而幽、薊歲苦鈔。自破赫邏等，又徙三河縣於盧溝之東，始得耕牧，而輸備可通。德光乃西徙橫帳，居接剌泊，出入雲、朔之間，明宗患之，以石敬瑭鎮守河東，總大同、彰國、振武、威塞等軍，禦之。應順、清泰之間，數犯邊，德光非其母甚謹，常侍立其側，國事必告而後行。石敬瑭反，唐道張敬達等討之，敬瑭遣使求救於契丹，德光自其母曰：吾常夢石郎召我，而使者果至，豈非天邪！母召劍客田英得之，給賞如約，令扈人語之曰：能得江南番使頭，賞三千緡。英果得之，自是唐與契丹遂絕。及柴榮兵出淮南，所暴罪狀非一，然首以通契丹爲興師之名。方石晉以父事契丹，而契丹每以兄事南唐，蓋智見唐之威強，故卑後爲在江南，猶待之不敢與他國敵。南唐亦頗特以自驕，其實相結約撓中原，皆虛辭，非能爲助也。

述曰：契丹之強，實自石敬瑭割地稱臣稱子而始。及至南唐，頗能禮儀相交，其意氣固有足多者焉。

續唐書卷七十

外國傳第三十六

奚、本匈奴別種，當唐之季，居陰涼川，在營府之西，幽州之西南，皆數百里。有人馬二萬騎，分爲五部，一曰阿會，二曰駁米，三曰奴勃賀，四曰奴皆，五曰黑訖支。後徙居琵琶川，在幽州東北數百里，地多鹽，羊馬趨前蹄堅善走，其登山逐獸，上下如飛。契丹阿保機弘益，室韋、奚、霫皆服屬之。奚人常爲契丹守界上，而苦其背叛。奚主去諸猶叛，以別部西徙嫗州，依北山射獵，常采北山麝香仁參，路劉守光以自託，其族至數千帳，始分爲東西奚。去諸之族，頗知耕種，歲借邊民荒地種穄，秋熟則來穫，寄之山下。人莫知其處。發以平底瓦鼎煮穄爲粥，以寒水解之而飲。去諸卒，子堝剌立，莊宗破劉守光，賜堝剌姓李，更其名紹威，紹威卒，子拽剌立，同光以後，紹威父子，數遣使朝貢。初紹威娶契丹女舍利，逐不魯之姊爲妻，後逐不魯叛亡入西奚，紹威納之。石敬瑭割幽州雁門以北入於契丹，時紹威與逐不魯皆已死，德光已立，皆北貼拽剌迎謁馬前，德光曰：非爾罪也，負我者堝剌與逐不魯爾，乃發其墓，粉其骨而殿之。

吐渾、本號吐谷渾，居青海上，至德中爲吐蕃所攻，部族分散，其內附者，唐處之河西，其大姓有慕容、拓跋、

赫連等族。懿宗時。首領赫連鐸爲陰山府都督。從討龐勛。以功拜大同軍節度使。爲武皇所破。其部族益衰。至豬嗜中國爲貝中國答以詔書。亦呼爲甥。莊宗時。王仁美遣使者來貢玉馬。自稱楞知可汗。莊宗爲設宴。命左右射柳。仁美發矢皆中。莊宗爲置酒。舉巵屬仁美曰。吾與爾俱出塞。約爲兄弟。今日之事。爾勿以我爲主人。我勿以爾爲客使。爾我一心。事中國。無相猜貳。仁美再拜。受命而去。

達靼。靺鞨之遺種。本在粟末。契丹之東北。後爲契丹所攻。而部族分散。居陰山者。自號達靼。自唐季以名見中國。有每相溫於越相溫從朱邪赤心討龐勛。其後武皇爲赫連鐸等所敗。皆亡入達靼。旋從武皇入關。高麗本扶餘。其國地君世見於唐。當唐之晚年。其王姓高名躬义。同光元年。權知國事王仁裕遣李阿山等來朝。明宗遣使者册仁裕爲順化可汗。

達靼。靺鞨之遺種。本在粟末。契丹之東北。後爲契丹所攻。而部族分散。居陰山者。自號達靼。自唐季以名見中國。有每相溫於越相溫從朱邪赤心討龐勛。其後武皇爲赫連鐸等所敗。皆亡入達靼。旋從武皇入關。高麗本扶餘。其國地君世見於唐。當唐之晚年。其王姓高名躬义。同光元年。權知國事王仁裕遣李阿山等來朝。明宗遣使者册仁裕爲順化可汗。

農卿鄭絪持節册仁美爲懷德可汗。仁美卒。其弟狄銀立。遣都督安于想來。同光四年。狄銀卒。阿咄欲立。

農卿鄭絪持節册仁美爲懷德可汗。仁美卒。其弟狄銀立。遣都督安于想來。同光四年。狄銀卒。阿咄欲立。

督。賜其姓名爲李紹魯。終唐時。常遣使朝貢中國。

督。賜其姓名爲李紹魯。終唐時。常遣使朝貢中國。

天成二年。權知國事王仁裕遣李阿山等來朝。明宗遣使者册仁裕爲順化可汗。

天成二年。權知國事王仁裕遣李阿山等來朝。明宗遣使者册仁裕爲順化可汗。

中國。有每相溫於越相溫從朱邪赤心討龐勛。其後武皇爲赫連鐸等所敗。皆亡入達靼。旋從武皇入關。

中國。有每相溫於越相溫從朱邪赤心討龐勛。其後武皇爲赫連鐸等所敗。皆亡入達靼。旋從武皇入關。

高麗。本扶餘。其國地君世見於唐。當唐之晚年。其王姓高名躬义。同光元年。遣使來貢玉馬。自稱楞知可汗。莊宗遣司

高麗。本扶餘。其國地君世見於唐。當唐之晚年。其王姓高名躬义。同光元年。遣使來貢玉馬。自稱楞知可汗。莊宗遣司

農卿鄭絪持節册仁美爲懷德可汗。仁美卒。其弟狄銀立。遣都督安于想來。同光四年。狄銀卒。阿咄欲立。

農卿鄭絪持節册仁美爲懷德可汗。仁美卒。其弟狄銀立。遣都督安于想來。同光四年。狄銀卒。阿咄欲立。

督。賜其姓名爲李紹魯。終唐時。常遣使朝貢中國。

督。賜其姓名爲李紹魯。終唐時。常遣使朝貢中國。

達靼。靺鞨之遺種。本在粟末。契丹之東北。後爲契丹所攻。而部族分散。居陰山者。自號達靼。自唐季以名見

達靼。靺鞨之遺種。本在粟末。契丹之東北。後爲契丹所攻。而部族分散。居陰山者。自號達靼。自唐季以名見

六姓擧鬼主沛安郡王勿定撫涉爲定遠將軍次年遣左金吾衞將軍馬昭遠爲入蕃國信使昭遠不能達而還。

拜訥盤、在辰州西千五百里。以耕植爲生。而無城郭聚落。所有攻擊。則相屯聚。剗木爲契。其首領姓謝。其名見於唐。垂天成二年。昏一至。其使者曰溆州八郡刺史宋朝化。冠帶如中國。貢草豆蔻二萬個、朱沙五百兩、蠟二百斤。

昆明、在黔州西南三千里。地產羊馬。其人椎髻跣足披氈。其首領被虎皮。天成二年。昏一至。其首領號昆明大鬼主羅殿王、普露部王。九部落各遣使者來。使者號若士。附拜恫以來。

論曰。諸國中。以高麗爲聲明文物之邦。觀其所上書表。何以加此。遂致邊順。梁宋紛紛。華中華才士手筆。

自題續唐書後

唐祚延年六十餘。舊名五代悉删除。河東自可共和比。江左還應季漢如。不羨子京添半臂。漫教無黨注新書。快哉此日翻成案。多少清流怨氣舒。

嘉慶十九年秋七月己丑前紫微外史陳鱣作。

江表志

鄭文寶 撰

南唐高祖姓李諱知誥生於徐州有唐鄭王疏屬之枝孤父志祖榮俱不仕帝少孤有姊出家爲尼出入徐溫家帝亦隨姊往來溫妻李氏以其同姓憐其明慧收爲養子居諸子之上名曰知誥累典郡符溫爲丞相封齊王出鎮金陵暱帝在都執楊氏政事帝沈機遠略莫知其際折節謙下中外所瞻繼及弱冠即秉大權楊都浩繁之地海內所聞率由儉素無所眩溺內輔幼主外弼

義父延楊祚十餘年帝之力也幼主即帝位而丞相溫總其兵實以議詞有東海鯉魚飛上天之語由是懷遁主禪位之心矣帝加九錫封齊王丙申受禪烈祖不可違以國稱唐改元昇元始更李氏名昇追尊丞相溫爲義祖皇帝吳帝爲讓皇帝在位七年年五十六廟號烈祖謚曰孝高陵曰永陵元恭皇后宋氏耐焉子璟立卽元宗也

皇子

元宗晉王景遂改封鄂王 齊王景達改封吳王 楚王太子 江王景

宰相

宋齊丘 王令謀 張延翰 李建勳 周宗 嚴球

張居詠 孫晟

使相

李德誠 張崇 張宣 周本 李簡 王輿 劉威 劉信 王綰 柴再用 劉金 徐份 馬仁裕

樞密使

杜光鄴 陳褒

將帥

崔太初 王輿 姚景 祖重恩 李鐇

文臣

楊彥伯 高弼 孫晟 李正明 駱凜 譙儼 成幼文 賈潭

嚴球爲相是年王愼辭奉使北朝球在病請告烈祖授以論答凡百事皆中機務球欲一見就宅訪之球覽畢尤所深美請更添一二事北朝若問黑雲長劍多少及五十指揮皆在部下柴再用不曾赴任將何以對愼辭既到北朝一無所問首問黑雲長劍并柴再用所之愼辭依前致對梁太祖銳意南征卽時罷兵愼辭還朝夜宿金山嘗有詩云淮船分蟻點江市聚蠅聲烈祖性多猜忌聞之宋齊丘因而興謗收愼辭以竹籠盛之沈於江口

魏王知訓徐溫之子也烈祖卽安引金觴賜酒曰願與陛下各享五百歲烈祖不飲中漸高乘談諧竝而飲之納弟百年長壽魏王意烈祖寘毒引他器均之曰願與陛金鍾於懷袖亟趨而去到家腦潰而終

宋齊丘鎮鍾陵有布衣李匡蕘累贄謁於宋宋知其忤物託以他故終不與之見一日宋公喪子匡蕘隨弔客造謁賓司復之乃就賓次大署二十八字安排唐衲挫強吳盡是先生說崩謀今日喪雛猶自哭讓王宮苻合何如

讓皇遷於泰州永甯宮數年未卒每有枯楊生枝葉延及五歲卽有中使賜袍笏加冠卽日而終

讓皇居泰州永甯宮賦詩云江南江北舊家鄉三十年來夢一場吳苑宮門今冷落廣陵臺殿已荒涼雲籠遠岫愁千片雨滴孤舟淚萬行兄弟四人三百口不堪回首細思量

中漸高嘗因曲宴大久無雨烈祖曰四郊之外皆言雨足惟都城百里之地亢旱何也漸高云雨怕抽稅不敢入京整日市征之令得蠲除

种氏者樂部中之官妓也有寵於永陵生江王景遂烈祖矜畧整有雅犯之色當作愁數聲金鈿振動种夫人左手擊鼓右手捧匙安詳而進之雷電爲少霽後封越國太妃

柴再用按家樂於後園有左右人竊於其門隙觀之柴知乃召至後園使觀按習曰隙風恐傷尊眸子

江表志卷上終

宋 鄭文寶 著

元宗名璟父烈祖母曰宋太后璟謙和明睿奢儉得中搜訪賢良訓齊師旅政無大小咸必躬親又善曉音律不至耽溺知理體洞明物理盛德聞於鄰國矣在哭朝爲太子諭德後累居丞相嘗於廬山搆書堂有物外之意烈祖卽位爲皇太子烈祖崩於柩前卽位年四十六在位十九年崩廟號元宗謚曰明道景德文宣孝皇帝陵曰順陵后光穆鍾氏號二保大交泰

皇子

太子冀少亡　陳王少亡　保寧王少亡　慶王宏茂少亡　後主從儒　韓王從善改封楚國公　鄧王從益改封江國公　吉王從謙降封鄧國公　邵平郡公從度　文陽郡公從信

宰相

宋齊丘　李建勳　馮延己　徐遊　孫晟　嚴續　陶潛

使相

李德成　王崇文　郭崇　柴克寵　謝匡　朱業　孫漢威　皇甫暉　劉彥眞　劉仁贍

樞密使

嚴續　湯悅　李徵古　陳覺　唐鎬　陳處堯　魏岑

僞主

楚王馬希萼　閩王王延政

將帥

馬先進　陳誨　魏韶　何洙　林仁肇　張漢卿　郭彥華　兵仁詡　陸孟俊　王建封　祖重恩　馬

存貴　鄒再誠　張彥卿　劉崇進　張金約　時厚　武彥暉　成師朝　查文徽　許文蕡　邊鎬　陳承昭　高弼

文臣

江文蔚　王仲連　李夷業　游閩言　湯悅　常夢錫　朱崇　陳元澡　馮延魯　潘承祐　高遠　張義方　田霖　高越　賈淳　張緯　鍾謨　李正明　張易　趙宣　陳繼善

元宗爲太子日嘗問安寢門會烈祖酣寢未解夢便殿有龍據檻蜿蜒可懼烈祖旣寤命左右觀之卽太子也

蘇洪至揚州脫築發一冢不題姓名刊石爲銘曰日爲箭兮月爲弓射四方兮無終窮但兒天將明月在不見人隨流水空南山石兮高穹隆大人墓兮在其中猿啼馬叫煙濛濛千年萬歲松柏風

右散騎常侍王仲連北土人事元宗元宗嘗謂曰自古及今江北文人不及江南才子之多仲連對曰誠如聖旨陛下聖祖元武皇帝降爲亳州眞源縣文宣王出於

兗州曲阜縣亦不爲少矣嗣主有姚色

兩浙錢氏偏霸一方詩慘急徵科賦凡欠一斗者多至徒罪徐瑒嘗使越云三更已聞鼕鼕號達曙聞於驛吏曰乃縣司徵科也鄉民多赤體有被葛者多用竹篾繫腰捆執事者非利不行貧者亦累千家

元宗對江南之後金陵對岸卽爲敵境因遷都豫章舟車之盛旌旗絡繹凡數千里百司儀衛禁校森嚴不絕者僅一載上每北顧忽忽不樂澄心堂承旨秦裕載多引屏風障之吟御製詩曰靈槎思浩渺老鶴憶崆峒

元宗友愛之分備極天倫登位之初太弟景遂江王景遷齊王景達出處遊宴未嘗相捨軍國之政同爲參決保大五年元日天忽大雪上召太弟以下登樓展宴咸命賦詩令中使第賜進士李建勳建勳方會中書徐鉉勤政殿學士張義方於溪亭卽時和進元宗乃召建勳鉉義方同入夜分方散侍臣皆有興詠徐鉉爲前後序太弟合爲一圖集名公圖繪曲盡一時之妙御容高冲古主太弟以下侍臣法部絲竹周文矩主之樓閣宮殿朱澄主之雪竹寒林董元主之池沼禽魚徐崇嗣主之

圖成無非絕筆侍宴詩繼記數篇而已御製詩云珠簾高捲莫輕遮往往相逢隔歲華春氣昨宵飄律管東風今日放梅花素姿好把芳尊掩落勢還同舞勢斜坐有賓朋傳有酒可憐清味屬儂家建勳詩云紛紛忽降當更依宮舞轉入樓偏向御衣斜嚴徐更侍金門詔願布堯言賀萬家義方詩云恰當歲日紛紛落天寶搖花助物華自古最先標瑞牒有誰輕擬比楊花密飄粉署光同冷靜壓青松勢欲斜豈但小臣添興詠狂歌醉舞一家家

陳覺李徵古少日依託鎭南楚公宋齊丘援引至樞密使保大之末王室多故覺及徵古屢上變言天命已改請元宗深居後苑委國老攝國事令陳喬草勅喬袖勅上前曰陛下旣委重勅臣不復見陛下矣元宗使鍾謨言於周世宗曰罪大臣理合奏啓世宗曰自國家事

我國何預元宗乃命湯悅草制曰忠莫大於事君罪莫
重於資國宋齊丘本一布衣遭遇先帝不二十年窮極
富貴陳覺李徵古言齊丘是造國之手理當居攝云云
即日徙齊丘青陽安置覺徵古各賜自盡齊丘至青陽
絕食數日後命至家人亦皆菜色中使云令公捐館方
始共食家人以絮掩口而卒有黑色一道舟中起至貫
九華

宋尊度本青州書生好藏書高尚其事閑居金陵著鴻
漸学記一千卷墓書麁藻一千卷漆書數卷皆行於世
大平縣聶氏女方十三隨母採薪母爲暴虎搏去跨之
將食女持刀自後跳上虎背用手交運割其頸虎乃擲
不脫遂自困死女捨之歸告鄉人共收母屍

元宗嗣位李建勳出師臨川謂所親曰今主上寬大之
度比於先帝遠矣但性習未定左右獻納須得方正之
士若日前所覩終恐不守舊業及馮延魯陳覺出討閩
中徵督軍糧急於星火建勳以詩寄延魯曰粟多未覺
爲全計師老須防有援兵既而福州之軍果爲越人所
敗歸并司空累表致政自稱爲鍾山公詔授司徒不起

時學士湯悅致狀賀之建勳以詩答曰司空猶不受那
敢作司徒幸有山公號如何不見呼先是宋齊丘自京
口來退歸於青陽號九華先生未周歲一徵而起時論
薄之建勳年德未衰時望方重或有以宋公比之因爲
之詩云桃花流水須相信不學劉郎去又來捐館之夕
告門人曰時事如此吾得保全爲幸已甚吾死不須封
樹立碑冢土任民耕鑿無延他日毀壞之歲公卿塋域爲兵發殆徧獨建勳葬所訖不及祸

魏王知訓爲宣州帥苛暴斂下百姓苦之因入覲侍宴
伶人戲作綠衣大面胡人若鬼神狀旁一人問曰何綠
衣對曰吾宣州土地神今入覲和土皮掠來因至於此
張崇帥廬江好爲不法士庶苦之嘗入覲江都廬人幸
其改任皆相謂曰渠伊必不復來矣崇歸聞之計口徵
罔親於好弄杏墳槐里甫不倦於修身但勵志以爲文
渠伊錢每年再入覲盛有罷府之耗人不敢指貳皆道
每棲心而學武得麟經於泗水甯忘義圖受豹略於邳
路相目將類相慶崇歸又徵將類錢嘗爲憍
圯方酣勇戰占惟奇骨夢以生桉敢期隆印之文緬愧
擔簦之路於是擾龍編虎翦繕獻捷之師徙築受降
之城壘爭雄筆陣決勝詞鋒運陳平之六奇飛魯連之
一箭場中就敵不攻而自立降旗天下鴻儒遙望而進
摧堅巖橫行四海高步出羣姓名遂列於煙霄行止遂
離於塵俗且口有舌而手有指腰有劍而袖有錐時方
亂離迹猶諶泛徒以術探韜略氣激雲霓覽鏡目張而閃
電搖怒吻發而驚雷動神區鬼甸天蓋地車蹴霹靂於
山中來爲蹻捷唱樗蒲於筵上不是貪豪蓋機謀而自
有英雄伏勁節而豈甘貧賤但攘袂吒咤拔劍長嗟不
偶良時孰能言志既逢昭代合展壯圖伏聞大興隆基
聿齊文教聯顯異於中土走明思於外夷孤邦咸貞四

文憲太子冀既正儲闈頗專國而又率多不法元宗一
日甚怒撻之以毬杖且曰當命太弟景遂代之冀有慙
色他日密使人持酖付昭慶宮使元從範從範從太弟
在金陵未幾承範子從乾爲景遂嬖臣宋何九讒搆遂
寘之法從範懼而且怨會景遂擊鞠暑渴從範進漿遇
酖卽日薨未殯而體已潰矣

元宗誅戮大臣之後暮年於禁中往往見宋齊丘陳覺
李徵古如生叱之不去甚惡之因而南幸太子冀既病
數見太弟景遂爲祟於昭慶宮中

前進士韓熙載行止狀云熙載本貫齊州隱居嵩嵎雖
叨科第且晦姓名今則暴義來朝假身爲僧既及疆境
孤遙終赴於天池星遠須還於帝座是攜長策來詣大

朝伏惟司空楚劍倚天秦松發地言雄武則平寇絳灌
語兵機則高拖孫吳經授素王書傳元女莫不鞭撻宇
宙驅役風雲牢愁積而脾肉消順氣激而腕臂扼一怒
而豺狼竄匿再呼而神鬼愁驚撻鞳鼓而鼓朱旗亂舞
電走掉燕鋌而揮白刃月落星飛命將拉虜使兵擒虎
可以力平鯨海可以拳擊鰲山破堅每事於先登敵無
不克策馬常居於後殿功乃非矜國家付以肺肝用爲
保障勳藏盟府名鏤景鍾今則政舉六條地方千里示
之以寬猛化之以溫恭繕甲兵而耀武威綏戶口而卹

學海編類 二八 江表志中

農事謹酒臨車之兩審沃民田輕搖逐扇之風吹滿疹
氣可謂仁而有斷謙而愈光賢豪向義以歸心奸宄望
風而屏迹行見秉旄仗鉞列土分茅修職貢以勤王控
臨四海率諸侯而定霸彈壓八方遐邇具瞻威名洽著
況復臨廣庭以待士開上宮以禮賢前席請論其韜鈐
危坐願聞於典故古今英傑孰可比論某方越通津已
觀至化及來上謁罔棄詢才是敢輒迹行藏盡鋪奢幅
況聞鳥有鳳魚有龍草有芝泉有醴斯皆佳瑞出應昌
期集幸處士謬知人理足以副明君之獎善恢聖代之
樂賢昔裘敬布衣上言於漢祖曹劌草澤陳謀於魯公
失范增而項氏不興得呂望而周朝遂霸使遠人之來
格實正德之克昭謹具行止如前請準式順義六年七
月結朝進士韓熙載狀

江表志卷中終

學海編類 二八 江表志中　十一　史參

江表志卷下

宋　鄭　文寶　著

後主諱煜字重光母曰鍾太后太子冀嶷後主當立鍾
謀以其德輕志放請立其弟從謙元宗不可遂立煜爲
太子以總百揆元宗初幸洪都留後主居守金陵數月
元宗殂遺詔煜就金陵卽位稱北朝正朔建隆壬戌歲
也後主天性純孝孜孜儒學虛懷接下審對大臣傾奉
中國惟恐不及但以著述勤於政事至於書畫皆盡精
妙然頗耽竺乾之教果於自信所以奸邪得計排斥忠

學海類編 二八 江表志下

讜土地日削貢舉不充越人肆謀遂爲敵國又求援於
北虜行人設謀兵遂不解矣二十六卽位十四年己亥
國亡封隴西公贈吳王葬北邙鄭國夫人周氏祔起建
隆二年終開寶八年

皇子

清源郡公仲禹　岐王仲宣　少亡

宰相

嚴續　徐游　游簡言　湯悅

使相

林仁肇　王崇文　何洙　湯悅　朱業　景誨　黃
延濛　嚴績　柴克貞　皇甫繼勳　鄭彥華

將帥

陳諫　陳德誠　孫彥祥　李彥虼　沙萬金　劉存
忠　胡則　朱克明　邵彥　林益　張粲　張遇
馬信仁　蔡振　穆堅　譚宗　張進勍　張仁照
李雄　吳翰　龍愼儀　羅延原　馬承俊　謝彥質

謝文節

樞密使

嚴續　朱崇　陳喬
文臣
徐鉉　徐鍇　韓熙載　王見貞　張洎　龔慤　張
密　湯靜　朱鐃　喬舜　潘祐　湯澥　湯濛　郭
昭慶　孫舉　伍喬　孟拱臣　高遠　高越　馮謐
李平　張紹　賈彬　田霖　顧彝　趙宣輔
後主嗣位之初夜夢有羊昇　德殿御榻而坐甚惡之
洎乙亥冬太祖弔伐之初首命吏部郎中楊克讓知府
事故以陰數定也
柳宣爲監察御史居韓熙載門下韓以帷簿不修責授
太子右庶子分司南都議者疑柳宣上言宣爲白明乃
上章雪熙載事後主叱曰爾不是魏徵頗好直言宣曰
臣非魏徵陛下亦非太宗韓熙載上表其略云無漢章
之功可稱於國有滔天之罪自累其身又老妻伏枕以
呻吟雅子環牀而號泣三千里外送孤客以何之一葉
舟中泛病身而前去遂免南行後臥疾終於城南戚家
山南後主賜衾被以殮賜同平章事所司以爲無贈寧
相之故事後主曰當自我始徐鉉祭文所謂黔婁之衾

賜從御府季子之印佩入泉扃
後主奉竺乾之教多不茹葷常買鯊魚爲放生
北苑水心西有清輝殿學上事太子少傅徐遵太子
太保文安郡公徐游別置一院於後謂之澄心堂以皇
姪元楊元機元檜元樞爲員外郎及秘書郎皆在其內
出入內庭密畫中旨多出其間中書密院皆同散地用
兵之際降御札移易兵士密院不知皇甫繼勳伏誅之
後夜出萬人斫案招討分兵署字不知何往皆出澄心
堂直承宣命者謂之澄心堂旨政出多門皆倣此也

宋齊丘爲僞日修啓投姚洞其大略云城上之鳴鳴曉角吹入愁腸樹頭之颯颯秋風結成離恨又曰其如千恕萬端無奈飢寒兩字識者云當須殍死果如其言

胡則守江州堅壁不下曹翰攻之危急忽有旋風吹文字一紙墜於地中其詞曰由來秉節世無雙獨守孤城死不降何似知機蚤回顧免教流血滿長江翰攻陷江州殺戮殆盡謂之洗城焉

開寶中將興兵吉州城頭有一人大面皃目多髮狀如方相自旦至申酉時郡人觀之眾所驚異明年國亡

之應也

霓裳羽衣曲自兵興之後絕無傳者周后按譜尋之盡得其聲

二朝父子爲相者嚴何爲嚴續父子爲將者劉信劉彥直王綰王崇文周本周業陳誨陳德誠皇甫暉皇甫繼勳弟兄與彥貞姪存忠亦爲將兄弟承恩遇者馮延巳延魯兄弟有大名者徐鉉徐鍇二人連呼文章則韓熙載伍喬正直則蕭儼常夢錫權勢則鍾謨李德明

建康受圍二歲斗米數千死者相籍死無叛心後主殂於大梁江左聞之皆巷哭爲齋

國中至冤者多立於御橋之下謂之幷橋甚有操長釘擔斧而釘腳者又有進立於顯殿庭之下拜者爲拜殿進士曹覲南省下第其實釘足謝泌不第立殿柱冤聲人之風掃地矣

後主即位之初張泌上言建隆二年七月二十八日將仕郎守江寧句容縣尉張某言頓首頓首死罪死罪謹上書陛下行潦之水言徒善而不廣斗筲之器國無容而無補雖欲强其不能亦不自知其量也茲當陛下繼

服不同光臨寶位百姓凝視仰徽猷而注目四方傾聽望德音而疏耳是陛下虛心側席克己納諫將敬迓人恩以布新命慰凡民驅驅之日非有朴直之士不能貢于慮一得之言於視聽也我國家積德累世重華承聖雖疆宇褊小而基構宏大矧賢智前後左右比肩繼踵以導揚休命致廉故之化猶反掌耳又何以規規然如晉公之聽重人齊侯之用老馬豈重人遺百宗之哉老馬過管仲之智蓋尺有所短寸有所長此之謂也臣是以待旦不寐齋戒佇思以聞庶裨陛下惟新之政萬分之一也伏惟我唐之有天下也造功自高祖重熙於太宗聖子神孫歷載三百丕祚中興烈祖紹復大業未集肆我大行嗣之治教休明降年不永焦勞腥瘠奄棄萬民戶既歸仁天亦輔德襲唐祚者非陛下而誰陛下居吳邸庶事康而宗乘睦升儲位總百揆而黎民變當大行齊巡狩之禮陛下膺監國之任兢兢業業神人咸和令若秋霜澤如時雨洎宅夏深室而民無異望臣聞漢文帝承高祖之後天下一家僅三十年德教被於物也久矣而又封建子弟委用將相其朱虛東牟之力陳平

周勃之謀宋昌之忠諸侯之助由長子而立可謂宜矣及即位戒愼謙讓服勤政事躬行節約思治舉賢良賑餧寡除收妻孥相坐之法去誹謗妖言之令不貴難得之貨不作無益之費其屈己愛人也如此然而晁錯賈誼賈山馮唐之徒上書進諫必激切至痛哭流涕之詞者蓋懼靡不有初鮮克有終也而文帝優容不咈聖德允塞幾致刑措王業鞏固千載之下風聲不泯皆勤勉强而臻於此也今陛下當數歲大兵之後鄰封襲利之日國困民匱力竭疲勞而內無劉章興居之親朝無絳

侯曲逆之佐可謂危矣非陛下聰明睿智視險若夷豈能如是乎設使漢文帝之才處今日之勢何止於褰心消志而已陛下以天未厭德民方戴舊則可矣若欲駕遠近之聽懋億兆之思臣敢冒死言之夫人君即位之初必在於發號施令行人之所難行者非率漢文帝之心以希政則臣不知其可也臣以國家今日之急務略陳其綱要伏惟陛下留聽幸甚一曰舉綱大以行君道二曰略繁小以責臣職三曰明賞罰以彰勸善懲惡四曰愼名器以杜作威擅權五曰詢言行以擇忠良六曰

均賦役以綏黎庶七曰納諫諍以容正直八曰究冤辱以達讒佞九曰節用以行克儉十曰屈己以固舊好亦在審先代之治亂考前載之褒貶纖芥之惡必去毫釐之善必爲兼取與之機濟寬猛之政進經學之士退掊克之吏察邇言以廣視聽好下問以開蔽塞斥無用之物罷不急之務此而不治臣不信矣臣又聞之詩曰敬之敬之天惟顯思書曰儆戒無虞罔失法度易曰其亡其亡繫於苞桑言君人者必懼天之明威遵古之令典作事謀始居安慮危也臣旋觀今日下民期陛下之致治雖百穀之仰甘雨不足以喻焉願陛下勉强行之無俾文帝專美西漢臣幸承聖績忝逢昭代書曰能於鄉老第甲乙於宗伯由文章而進位待詔命於金門比八年於茲矣沐大行育材之化聖監不遺當陛下御極之辰王猷未洽若爲優游義府默然無詞則赧然羞而有靦面目矣塵瀆宸聽伏切兢憂臣某誠惶誠恐死罪謹言御批云讀書不祇謂詞賦口舌也委質事人忠言無隱斯可謂不辱士君子之風矣況股纂承之始正德未

敷哀毀之中智慮荒散深虞布政設教有不足俾嗣先

皇下副民望卿居下位而首進讜謀觀詞氣激揚快於披覽十事煥矣可舉而行脫必善始而思終卿無令直而後佞其中事件亦有已於救書處分者二十八批

江表志卷下終

義祖徐氏諱溫烈祖之養父也剛毅寡言罕與人交眾中凜然可畏目爲徐嗩吳武王時淮南勁兵數萬號黑雲長劍義祖爲其裨將累以功遷右職與張顥同爲衙內列校吳武王疾亟召左右謀後事判官周隱曰王之子未必能控禦諸將劉威長者必不負人可授以軍政使待諸子長也吳武王不答顥與義祖白王親犯矢石而創基業安可使外人爲王儻楊氏無兒有女亦可況

未至此吳武王曰爾能如是吾死且瞑目矣武王卒子渥嗣立是爲景王景王所爲不道居父喪中擁地爲室以作音樂夜然燭擊毬燭大者十圍一燭之費數萬或單馬出遊從者不知所詣奔走道路義祖與顥承閒泣諫景王怒曰爾謂我不中何不殺我自爲顥對曰某曾受先王恩安敢興此心又景王親吏皆恃勢凌顥等顥不平遂有爲亂之意景王晨興視事顥擁百餘人持長刀直進景王驚曰爾等果殺我耶顥曰非敢殺王殺王之左右不忠良者殺數十人而止諸將非其黨者相次

被誅月餘殺景王聲言暴卒立其母弟隆演是爲宣王

初顥與義祖約祕渥面以其地臣於梁至是顥欲背約自立義祖之乃止顥既得志又欲害義祖義祖用嚴可求鍾泰章謀誅顥自爲淮南行軍司馬專軍政時藩郡守將皆武王舊謂爲所制心不能服宣州李遇謂人曰吾始不記有此人今日何忽乃爾遇不自安遂反及敗良賤百口皆死啟是諸將屏氣矣李德誠爲潤州秉燭夜出揚州遙見謂有變立命親兵千餘人渡江比明德誠盥漱兵已入城除德誠爲江州德誠惶怖即路帷幙皆不及取至江州懼禍未已令

子繼勳來謁義祖見之歎曰有子如此非爲惡人也以女妻繼勳移德誠於信州後數歲義祖出鎮建康以親子知訓代知淮南軍政知訓驕暴不奉法與宣王泛舟濁河酒酣宣王先起隨以彈丸擊之李德誠有女樂數十人遣使求之德誠報曰此等皆有所主又且年長不足以接貴人俟求少妙者進之知訓對德誠使者曰吾殺德誠并其妻取之亦易耳初學兵於朱瑾瑾悉心教之後與瑾有隙夜遣壯士殺瑾瑾手刃數人埋於舍後瑾出鎮泗州往辭知訓知訓約至瑾家爲別及至瑾令妻出見知訓方拜瑾以笏擊踣斬其首入謁宣王曰爲國去賊爲民去害在今日矣時强兵皆在建鄴宣王恐事不濟以衣障面曰此事阿舅自爲勿累於我退走入內宣王出於朱氏故舅呼瑾瑾怒曰妾子不足與語誤我大事遂自殺烈祖自京口入代知訓掌政自是中外肅謐時楊氏猶以東南道都統吳王承制行事義祖權柄雖重而名數猶卑遂請建國改號自爲都統封齊王未幾隆演卒弟溥立是爲讓皇三年莊宗克梁遣使來告義祖曰沙陀自稱中興來者必詔命逆告之曰若敢

國之書乃可餘則不奉命時果猶詔來使者盤桓果具驛書上聞莊宗初平大敵意務懷柔遂用敵國之禮書曰唐皇帝謹命書與吳國主吳遣司農卿盧藏北聘李德誠自信州來朝賜宴至夕而罷是夜宣王殂宮中以德誠進毒幽於殿內德誠親吏走告義祖以朝使不至慮有他變引親吏百餘人夜渡江斬關而入明日釋德誠立讓皇溥宣王之弟也義祖雖總大兵而身在外朝政皆遙稟烈祖居中任事徐玠數勸義祖除烈祖以次子知詢代之義祖亦知烈祖終爲己害而烈祖勤於侍養又自幼畜之故不忍陳夫人於烈祖鍾愛尤切常曰我家貧賤養此兒今日富貴負之非人理也知詢又死知詢尚少因以大政委焉及聞玠之謀深以爲不宜烈祖亦不自安求爲江西義祖令知詢入覲明日詔下以知詢爲相其夕宋齊丘與術士劉通微同宿聞鼓聲通微曰事必中變且有大喪書至而義祖殂義祖晚有氣疾歲中數發發則困躓將殂之夕氣暴作醫者進藥無效而絕知詢自淮南奔喪翌日起爲副都統威權同義祖而知詢暗懦待諸弟不厚徐玠知其終敗輸誠於烈

祖知詢內爲諸弟所搆外爲徐玠所竇而不知也意以己控强兵居重地烈祖難管大政而無兵士制之甚易義祖喪將終遣使請烈祖至金陵烈祖十餘表而讓皇不允頃之知詢入朝烈祖疏其罪以讓皇之命黜爲左都統軍盡奪其兵知詢面數烈祖曰先王之喪兄爲人子而不親臨喪反罪我邪烈祖曰聞爾爲人臣而畜乘輿物非不憚猶迫於君命不得往耳爾爲吳功臣呂師造之女非正嫡所出知誨常切齒因醉刺殺後頻兄呂氏爲祟請僧

誦經亦見之僧爲賊因果呂曰吾不解此志在報冤知詢之敗知誨有力焉烈祖德之以爲江西至鎭歲餘不見呂氏心中甚喜有家人自淮南歸於江心遇綵舟有婦人乃呂氏也招家人曰爲我謝相公善自愛我今他適矣又以繡履授之曰恐相公不信謂爾詐此寔時物用以爲信家人至江西以履進知誨黜親之未畢呂氏已在側曰爾謂我的不來也少時知誨卒知詢代之遇其喪於中途攜棺而哭曰弟用心如此吾亦不怨但何以見先王於地下聞者傷之烈祖受吳禪追上義祖尊號徐氏諸子封拜與李氏同而知誨之後特盛子景遂景遊皆出入宮禁預握密專掌浮屠修造之任當時言寵政者以二人爲首

烈祖諱昇唐之宗室也舊名知誥少孤爲義祖所養有相者謂義祖曰君相至貴且有貴子然非君家所生又夢爲人引臨大水中黃龍數十令義祖捉之義祖獲一龍而寤明旦乃得烈祖烈祖奉義祖以孝聞嘗從義祖征伐有不如意杖而逐之及歸拜遊門外義祖驚曰爾在此邪烈祖泣曰爲人子者舍父母何適父怒而逐之常也義祖由是益憐惜長善書計性嚴明不可以非理犯累爲樓船指揮使宋齊丘者父爲江西鍾傳副使父卒羈旅淮南欲上書干謁而無紙墨行歎道中有倡婦遇之問曰少年子何不樂如此齊丘以情告召歸置食贈錢數千因曰侍郎至此不遣郎有所闕也齊丘感之及貴納爲正室騎將姚洞天薦於烈祖烈祖奇其才與爲布衣交動靜皆與之謀後烈祖除昇州刺史辟齊丘爲判官義祖出鎭建鄴改烈祖爲潤州烈祖盡求宣州閫命不樂宋齊丘曰今三郎政亂敗在朝夕京口

去淮南隔一水若有變必先知之是天贊我也三郎知訓也未幾果有朱瑾之事烈祖輕舟渡江鎭定內外以待義祖之至義祖以己子既弗克負荷用祖烈猶愈於他人因留輔政先是知訓待烈祖甚悖每呼爲乞子與諸弟夜飲遣召烈祖烈祖不至知訓怒曰不喫酒喫劍乎餘皆類此及敗知訓宅上有土室封固甚固烈祖請義祖開視其中絹圖義祖之形而身荷五木烈祖及諸弟執縛如就刑之狀已被衮冕南面視朝義祖唾曰狗死遲矣烈祖因疏其罪惡事悉遂少解死者猶數家烈祖得政以愛民節用爲本甚得當時之譽吳宣王卽尊位烈祖當相而歎舊有未登三事者烈祖不欲自尊大乃以左僕射參政事時諸國交兵江淮爲強盛烈祖增修法度人獲又安識者歸心焉義祖殂知詢以罪廢大政由己矣數歲出鎭建鄴封齊王制度如義祖以長子景通居中輔政宋齊丘王謨皆爲相孫晟自中原來奔與語大奇之引居門下徐知詢卒李建勳來歸幕府遂與大將周宗等進禪代之議受禪之日白雀見於庭江西楊化爲李信州李生連理詔遣李姓國號唐立高祖以元宗居中輔政甚得時譽烈祖卽位爲大元帥總百揆烈祖遜於諸弟詞旨堅固中書令徐玠以袞冕衣之曰大行陛下以神器之重昇陛下陛下固守小節非所以尊先旨承孝道也乃嗣位改元保大太常博士韓熙載上疏曰適年改元古之制也事不師古何以訓人時制書已行遂不改詔立皇弟景遂爲皇太弟馮延己自元帥掌書記爲翰林學士承旨延魯自水部員外郎爲中書舍人延魯急於趨進欲以功名圖重位乃與建州之役延己曰士以文行飾身忠信事上何用行險以要祿延魯曰兄自能如此弟不能憧憧待徵資宰相也

始王氏政亂閩人聞我師之至皆伐木開道臺槳奉迎既下建州軍無節制大掠數日民不堪其苦思効順者解體矣陳覺爲招討使矯制進圍福州表言朝夕可剋元宗以爲實令王崇文爲統帥馮延魯亦往諸將爭功自相違貳崇文不能制會錢唐以兵數千來救我師不戰而潰詔鎖覺及延魯赴建鄴既至尋赦其罪始馬殷據湖南幷桂管之地馬希範卒弟希廣立庶兄希萼自永州赴喪判官李愿皋知欲爲變未至以爲朗州節度歲餘舉兵殺希廣代其位少弟希崇又廢希萼自立幽希萼送衡州將殺之大姓廖偃與叔匡凝以部曲數百人刼希萼於道奉爲衡山王以伐希崇數日有眾萬人希崇遣使求救於我元宗命袁州刺史邊鎬督兵赴援其實襲之也時長沙童謠曰鞭打馬馬須走兵至希崇希萼皆降餘郡相次歸附乘亂取廣南桂管之地朗州劉言亦自爲刺史命將軍李建期屯益陽以圖朗州將軍張貫屯零陵以圖桂州鎬以偏兵不百日而下一國四方聞之以爲神鎬性輕信自朗州至者皆陳言之忠順鎬不爲備歲餘朗州土豪王逵襲殺建期進逼長沙

奉言爲主言不能制鎬乘城遁歸諸郡皆沒憚全軍而迴周師南伐進逼壽州劉彥貞督兵北征戰敗於正陽死於陣淮上方用兵錢唐乘虛圍我常州命將軍柴克宏往救常州有隋將陳仁杲祠克宏將戰夜夢仁杲曰吾遣陰兵助爾及戰有黑牛二頭衝錢唐之陣我師繼之乃大破之斬首萬餘遂解常州之圍以克宏爲江州節度使冊仁杲常號謚武烈右僕射孫晟使周還言周師南伐進退有度使冊仁杲常號謚武烈右僕射孫晟使周還言中王崇質爲介晟至汴京謂崇質曰吾觀事勢不生還矣君家百口當別爲謀乃白世宗遣崇質歸計事會鍾謨李德明亦至世宗又遣德明至建鄴盛陳世宗威德請割地求和宋齊丘深惡德明使崇質異其言乃以貴國誅德明世宗召晟責之因曰諸將圍壽州久未剋汝能降之朕赦汝罪晟至城下見劉仁贍遙呼曰君受國家旌旄臣節不可喪也且援兵至世宗大怒囚至汴京斬之晟臨刑神色不變南望再拜曰死不負陛下矣既而泗州降北諸軍繼敗乃遣陳覺奉表割江北之地求成世宗許之遂去尊號稱國主用周正朔太弟景遂固請歸藩立長子冀爲太子時丹徒得古銘曰天子冀州

人眾以冀應之未幾冀卒識者謂冀州趙地也陳覺乘開言社稷禍在朝暮請陛下宴居宮中國政盡付宋齊丘以紓喪亂元宗以戎事未甯隱忍不發鍾謨自汴京歸理德明之怨乃言人臣窺國禍理不可容遂誅覺幽齊丘於青陽尋亦卒證醜謬謨使回爲禮部侍郎任用楷傾中外與信州刺史張楷有舊楷入爲天德軍使薦詣謨第常屏人獨語中夜乃止給事中唐鎬密言恐有他變宜先圖之會太子冀薨謨因請較嬖以所部兵馬爲京城巡徼元宗乃下詔數謨侵官之罪貶於饒州縊死楊亦黜爲宣州副使元宗殂於南都南都豫章也太子即位於建鄴梓宮至日南都羣臣表請殯於別宮後主下詔不許哭甚哀切乃殯於萬壽殿元宗神彩精粹辭旨清暢湖南使至歸與親友言曰爾識東朝官家南獄帑不來歸天朝使中書舍人盧多遜來聘南伐之謀兆於此矣後主微知之遣使願受封策太祖不許甲戌歲夏梁迥來聘從容謂後主曰今冬有柴燎之禮國主當來助祭後主唯唯不容秋初中書舍人李穆齎詔來曰朕以仲冬有事於圜丘思與卿同聞犧牲後主辭以疾鄴臨事明允甚得時譽元宗崩哀毀過禮卽位立妃周

氏爲后句容尉張佖上書言爲政之要詞甚激切後主手詔慰諭徵爲監察御史周后疾後主朝夕臨視藥非親嘗不進衣不解帶者逾月及殂哀毀骨立杖然後起立后妹爲后王者婚禮歷代少有詔中書舍人徐鉉知制誥潘佑與禮官參議互有矛楯議久不決後令文安郡公徐遊評其是非時佑方寵用遊希旨奏佑爲長月餘遊病疽鉉嚴謂人曰周孔亦能爲祟乎佑既居親密欲盡去舊人獨當國政後主亦惡之俄以本官專知國史佑彌不樂乃非詆公卿與戶部侍郎李平親狎上表請歸藩立長子冀爲太子時丹徒得古銘曰天子冀州

言左右皆姦邪不誅爲亂在卽後主手書敦諭七表不止因請休官遠去李平初與宋元自北來元已叛去平深厚難測後主慮其同搆大姦乃暴其罪而誅之後謂左右曰吾誅佑平逾月不決蓋不獲已也烈祖初立庶事草創未有貢舉至元宗始議與置時韓熙載徐鉉兄弟爲當代文宗繼以潘佑張洎以才名顯後主尤好儒學故江左三十年文物有貞元元和之風元宗稱臣於周惟去尊號用周正朔其諸制度猶未全改後主卽位始制紫袍王師屯漢陽鄂州楊守中以聞人心大恟乃

下制貶損皇省名號並皆改易王皆降封公遣長弟從善入貢因留質後主天性友愛白從善不還歲時宴會卽位於建鄴梓宮至日南都舉哀皆罷惟作登高賦以見意曰原有鴒兮相從飛嗟我季兮不來歸天朝使中書舍人盧多遜來聘南伐之謀兆於此矣後主微知之遣使願受封策太祖不許甲戌歲夏梁迥來聘從容謂後主曰今冬有柴燎之禮國主當來助祭後主唯唯不容秋初中書舍人李穆齎詔來曰朕以仲冬有事於圜丘思與卿同聞犧牲後主辭以疾時大兵已在荊湖惟決穆之反命後主既不赴召遂決

進取九月舟師自大江直趨池州中外奮氣樊若水父保大末爲溧陽縣令父卒家池州累舉進士不第至汴京上書太祖謂之有才術累遷資善大夫平南之策多所參預時雖得池州及姑熟餘郡皆未奉命糧道艱阻若水請於采石繫橋以利輸輓每歲大江春夏暴漲謂之黃花水及天兵至水皆退小識者知天命焉錢唐悉兵來圍常州主將禹萬誠固守大將金成禮刦萬誠以降而天兵已屯於建鄴城南十餘里錢唐又進圍潤州兵初興議者以京口要害當得良將侍衛馬軍都虞候劉澄

薄事藩邸後主尤親任之乃擢爲潤州留後臨行謂曰卿本未合離孤孤亦難與卿別但此非卿不可勉副心澄泣涕奉別歸家盡鬻金玉以往謂人曰此皆前後所賜今國家有難當散此以圖報業後主聞之益喜及錢唐兵初至營構未成左右請出兵掩之時澄已懷向背堅曰兵出勝則可不勝則立爲虜矣救至然後圖戰後主又命盧絳爲援絳至錢唐兵少退絳方入城圍又合矣固守累月自相猜忌初絳怒一裨將將議殺之未決澄私謂曰盧公恕爾碌碌不生矣裨將泣涕請命澄曰吾有一言告爾非徒免死且富貴因諭以降事令先出導意裨將曰奈緣某家在都城何澄曰事急矣當且爲身謀我家百口亦不暇顧矣是夜裨將赴城而出明日澄偏召將卒告曰澄守數旬志不負國事勢如此爲生計諸君以爲何如將卒皆發聲大哭澄懼有變亦泣曰澄受恩固深於諸君且有父母在都城常不知忠孝乎但力不能抗耳於是率將吏開門請降建鄴初圍後主遣使徵上江兵入援以建昌軍制置使朱令昭爲統將時勝兵數萬屯於湖口不進後主累促之至皖口

方交戰船爲天兵所圍令昭自救之被執餘兵皆潰建鄴受圍經歲城中斗米十千死者相藉惟特此救自潤州降後不聞外信出降者相繼或云斌已敗死後主猶謂不實城陷後主欲自殺左右泣涕固諫得止元宗後主皆妙於筆札好求古迹宮中圖籍萬卷鍾王墨跡尤多城將陷謂所幸窅儀黃氏曰此皆吾實惜城若不守爾可焚之無使散逸及城陷黃氏皆焚時乙亥歲十一月也後主至汴京二歲殂南人聞之巷哭設齋後主初卽位中使趙希操自建鄴奉使江西夜宿姑熟中宵忽聞二人相語曰君自金陵來新王何以爲理一曰吾聞新王以仁孝爲理又曰如是則明王也久之又聞一人曰然則水木之歲當至汴梁希操心喜以後主終得中原果以乙亥歲除入天朝後主妙於音律樂曲有念家山親演其聲爲念家山破識者知其不祥至甲戌歲有衛兵秦福自毀其鞋跣足升正殿御座論者以鞋者履也殿與李同言李氏將敗此殿爲秦人所得也秦趙古同姓焉後主酷好著述有雜說百篇行於代時人以爲可繼典論江南大臣至中朝名最顯著者徐鉉字鼎臣

與弟鍇同有大名於江左方之士衡士龍焉鍇字楚金先城陷而卒著書甚多謹爲文集錯爲之序新說又鉉爲序鉉著質論十餘篇後主宸筆冠篇儲者榮之

江南別錄終

提要

臣等謹案江南野史十卷宋龍袞撰其書皆紀南唐事用紀傳之體而不立紀傳之名第一卷為先主昇第二卷為嗣主璟第三卷為後主煜而附以宜春王從謙及小周后第四卷以下載宋齊丘以下僅三十人陳陶孟賓于諸人有傳而查文徽韓熙載諸人乃悉載攻媿集趙志皋載此書原二十卷此本僅十卷殆佚其半數叙次先後頗亦史體然其中如孫晟林文肇諸傳頗有異同可資考証馬令作南唐書亦多采之流傳既久固亦未可廢也乾隆四十五年八月恭校上

總校官臣陸費墀　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先主

江南先主姓李名昇字正倫其先唐宗室宣宗之子建王恪之後祖志授署馬徐州判官卒於任所父榮有器度不事產業每語及家儲以任俠為事屬時亂離羣盜蜂起朱梁統御天下而楊行密專據淮南榮乃感憤欲圖興復之志然無少衆一旅之衆數區十里之地久之聞賊夏侯之衆甚盛欲因之以成大事既往而說韶曰僕太唐之後少失怙恃遭世多難先祖基業蕩然橫流為人所有自料以高祖太宗之遺德宗祧社稷未必杜絕其間子孫必有興者吾雖不調風益壯志聞公英雄士卒勁勇吾欲因公立事共取富貴苟成霸業古言魚水未足為喻韶感其言於是從之遂率衆自海入淮轉掠沿岸郡邑至濠梁間衆至數千人軍勢頗盛郡邑與戰多為所敗行密聞之因自帥師攻之數敗乃招降其衆盡誅之時先主方數歲且異常兒濠上一条門與行密有故乞收養以為徒弟後行密部下大將徐溫出師濠上見先主方額豐顧隆上短下乃撫歸為己子先主雖少而天性穎悟風敦乎通朝夕起居溫清左右承顏侍膳過若成人及遭溫戚屬皆能俯躬迎奉溫婦見之而頗鍾愛撫養無異述十餘歲溫知其必能幹事遂試之以家務令主領之自是溫家生計食邑采地及秋所入及月俸料或頒賜物段出納府庫雖有專吏主職

然能於晦朔總其大要存留自緡足之數無不知其多少及四時伏臘薦祀特腊饋餽珍脩賓客從吏之費榮量皆中其度遠嫗婢嬖妓寒煖衣御紈綺幣帛高下之等皆取其給家人之屬且亡問言溫之嫡子皆好騁田獵先主唯習書計暇則肆射所志必精遂用徐姓名知諸既長溫為娶其婦亦能奉藾蘩致柔順之美溫嘗卧疾唯先主躬侍左右至於煮溲皆親執鼏動至連月踰時扶掖出入或通宵達曙曾不解帶或夜閉營門教舁乃臥之志雖少康一旅之衆數區十里之地久之聞賊率婦同往者數四溫於帷閒聞人至則問曰汝為誰耶對曰知諸在斯又問曰彼更何人對曰知諸之婦溫見其篤於孝養而復能幹家知非常品而諸子難及乃曰吁汝雖異族然吾無親疎先主聞之侍奉愈謹未幾溫起先主婦卒溫知其篤孝為之感嘆久之溫指侍右一姬謂先主曰此必有福自歸吾家而門戶長溢不啻數倍汝可婦之奉汝箕帚遂生嗣主及諸王後溫凡出征討而竟其帳下故先主常得奉侍遂習熟武事固能騎射起家為偏將會宣州叛亂時溫已秉軍政遂命大將柴再用討之以先主監軍事既至乃帥部下先擊之賊平先主專尚文儒延納多士未幾會親信饒洞天薦南昌人宋齊丘一見與語終日館於門下朝夕諮訪政治齊丘遂說宜頒布六條以革虐政禁止非像在任十餘年民庶豐實郡邑安堵裡律修舉庶佐公廉城郭溝池軍器充積兵士輯睦人樂

為用義父温聞其完葬乃以嫡子知訓居廣陵輔政來自領之遂移先主剌守京口未逾期而知訓為大將朱瑾所殺初知訓秉政朝廷譽之為昌華相公因是輕肆驕傲辟命卿將鎮戍藩翰多所不道瑾為人悍毅勇敢決烈獨任唐末屬朱梁篡逆瑾為郡守拒命不從梁師累征不克會其兄珙以別郡先降梁祖親討瑾乃遣珙於城下諭令歸順瑾大怒乃偽開壁請與兄面語遂飛刀剌殺兄梁祖惋嘆攻圍愈急遂亡歸淮南

時人壯之呼其小字為朱熊哥瑾既殺知訓乃持其首詣吳主主曰他有父在非孤敢開卿善自為謀瑾乃大呼於市朝因欲作亂時無附之者遂自剄先主乃即部下渡江以定亂瑾已死吳主遂委政先主遷左僕射參政權兵權軍中之事莫不已出越人寇毘陵先主以府兵拒之大戰於無錫越人奔潰隣境之內唯錢氏為仇因是與之和好兵甲遂弭乃傾意折節奉上接下禮待將校推其恩惠致之腹心以寬簡優柔存恤驍勇凡將元寮素所跋扈者無不樂從五典歡飲士民富實稱數不聞朝廷頹綱以禮振舉上下既又遠通樂推呼之為政事僕射大江南北封境之間二十餘年治平如砥乃治府署之內立亭號之曰延賓命宋齊丘為記以待多士於是四方豪傑翕然歸之或因退休沐之暇親與賓飲諮訪闕失問民疾苦夜央而罷時中原多故名賢

使通好契丹遂以宮女綿綵珠璣遣泛海而行明年蕃使亦至於是交聘往來者不絕是時江淮無事累歲豐稔兵食益積而梁宋屢亂而羣臣咸言主運中興宜復先代疆宇之舊其歲吳越災焚其宮室府庫兵甲殆盡羣議請乘其敝諸將咸勇者願衆先主不納遣使唁之以將禄故北土士人鄉風而至者殆數千人羽翼大成

禪位殲衆或人諂先主於義父温曰軍國大政請以嫡子知訓居廣陵輔政來自領之遂移先主剌守京口未逾期而知訓為大將朱瑾所殺初知訓秉政朝廷譽之為昌華相公因是輕肆驕傲辟命卿將鎮戍藩翰多所不道瑾為人悍毅勇敢決烈獨任唐末屬朱梁篡逆瑾為郡守拒命不從梁師累征不克會其兄珙以別郡先降梁祖親討瑾乃遣珙於城下諭令歸順瑾大怒乃偽開壁請與兄面語遂飛刀剌殺兄梁祖惋嘆攻圍愈急遂亡歸淮南時人壯之呼其小字為朱熊哥瑾既殺知訓乃持其首詣吳主主曰他有父在非孤敢開卿善自為謀瑾乃大呼於市朝因欲作亂時無附之者遂自剄先主乃即部下渡江以定亂瑾已死吳主遂委政先主遷左僕射參政權兵權軍中之事莫不已出越人寇毘陵先主以府兵拒之大戰於無錫越人奔潰隣境之內唯錢氏為仇因是與之和好兵甲遂弭乃傾意折節奉上接下禮待將校推其恩惠致之腹心以寬簡優柔存恤驍勇凡將元寮素所跋扈者無不樂從五典歡飲士民富實稱數不聞朝廷頹綱以禮振舉上下既又遠通樂推呼之為政事僕射大江南北封境之間二十餘年治平如砥乃治府署之內立亭號之曰延賓命宋齊丘為記以待多士於是四方豪傑翕然歸之或因退休沐之暇親與賓飲諮訪闕失問民疾苦夜央而罷時中原多故名賢羣議請乘其敝諸將咸勇者願衆先主不納遣使唁之以將禄故北土士人鄉風而至者殆數千人羽翼大成

高廟號烈祖先主身長七尺姿貌瑰特目瞬如電語音厚重望之憚人與語可愛少遭迍難長罹兵革民間疾苦無細大皆知之剌建康有處士汪名符上書陳九患利害之說皆親閱覽窮究臧否不恥下問稟而行之自登位之後遣官大定檢校民田高下肥磽皆獲允當人是先主始獲專任朝野歸附位望日隆遷侍中中書令守太尉諸郡軍事遂襲温故事出鎮建康以長子璟參政進封先主為齊王加禮建齊國置百官以宋齊丘徐玠為左右丞相遂受吳禪奉吳主為讓皇徙居丹陽宮改吳年號為昇元元年尊義父温為武皇後為義弟知詢等請歸姓先主猶懷徐氏鞠養之惠不忍改之百官堅請於是復姓李氏立大唐宗廟祀高祖太宗而降追尊四世祖恪為孝靜王奉考榮為義祖封徐氏二子復為王諸孫男女各為郡縣主百官進位有差乃郊祀圜丘禮畢羣臣皆賀復上尊號還而不行郡邑報符瑞數十亦止而不書以丞相宋齊丘為洪州節度使將行請

手墜地其子怒拔刀斫之刃且未及自腰而下忽陷於地先主遂命作閻刀鏇之又吉州豪民龍氏黨輕而不信上神閔禱廟求卓為暴雷震死迫末年慈敦愈怨山林藪澤禁止以時恩澤涣汗及被吾民曰民各生父母安用爭城廣地使之膏血塗於草野乎自握王權至禪位凡歷十年止一拒越師蓋不得已而為之將終乃謂嗣主曰德昌宮凡積兵器緡帛七百餘萬吾死之後善和好鄰境以安宗社不可襲煬皇之跡特食阻兵自取覆亡苟能守吾言汝為孝子百姓謂汝為賢君矣殂落之日四方黔首嘆息淚泣而輟其食初有禪代之志忽夜半寺僧撞鐘滿城皆驚遽旦召問將斬之云夜來偶得月詩先主令曰乃曰徐徐東海出漸漸入天衢此夕一輪滿清光何處無先主聞之私喜而釋之人天祐中諸郡童謠云東海鯉魚飛上天東海徐氏之望鯉與李姓音同也天時人事冥符有如此者也

江南野史卷一

欽定四庫全書

江南野史卷二

宋　龍袞　撰

嗣主

嗣主名璟字伯玉先主長子年始十歲出為郎遷諸衛將軍典領軍事先主出鎮金陵以國政付之轉兵部尚書參政事明年亦赴建康拜司徒平章事知中外諸軍副都統先主受禪封吳王諸道元帥改封齊王尋嗣位乃改元為保大尊母宋氏為皇太后妃鍾氏為皇后以太保宋齊丘為相封三弟景達為王未幾告將禪位於東都留守景達固讓不許給事蕭儼極諫不聽封長子冀為南昌王是歲虔州妖賊張遇賢作亂皆縛其衣時謂之赤軍字襲取南康衆至十萬餘虔守輕之帥兵屢擊皆失利衆在至空山去城十餘里為營嗣主遣將討之連破賊衆遇賢懼衆而走獲其副黃伯雄斬之是歲下令中外庶政並委齊王景達參決唯樞密使魏岑查文徹得入白事餘非召對不見宰相宋齊丘上疏極諫不聽其略云臣事先朝逾三十年每議論之際常恐朝廷百官之中有忠赤苦口之人壅蔽不得達其意思令始即位而不與羣臣相見是陛下偏專獨任是聖特賢而已是以古之帝王一人不能獨聽故假天下耳以聽一人不能獨明故假天下目以視故無遠邇情世態不必親見躬聞而可得而知之蓋能延接疏越異方之人未嘗隔絕也今深居邃處而欲聞民間疾疹艱苦猶忽陰而入乎隧道也然臣老矣墓木亦既拱矣桑榆之景而可得以旦乎於是默齊丘為潤州節度使既行朝廷有位者咸竊排毀言與親信陳覺等樹朋黨嫉陳自此始矣齊丘因乞歸九華舊隱遂封為九華先生議征建州王延政與福州兄延羲有隙遂谷稱帝改正朔更相為亂嗣主使諭以禍福各不從阻兵相殘復會查文徹素知閩建山路險易遂以邊鎬與文徹帥師討之復遣祖全恩將兵至建陽建州兵亦陽水而陣因以建州降將孟堅引師自後攻之建人大敗退保其城時福州民李義殺延政之子自稱留後遣使納款降嗣主使以義為福州刺史延政由是師益失援遂平建州執延政以歸封鄱陽王鎮饒州自是汀泉漳等州皆降是歲改建州延平津為劍州以建州裨將陳誨為劍州刺史遣齊王景達徵九華先生宋齊丘與之俱還崇奉朝請而已是時福州李義專據其地叛乃詔建州防戍討之及命信州節度使王建封同國福州義初求援於越越以舟師浮海而至馮延魯啟之登岸而不能禦越人乃出李義家族將棄其城會王建封先投言曰吾軍敗矣燒營而遁諸軍相顧而潰嗣主歸罪延魯使鎮至建康遂流於舒州是時遂王耶律德光再寇河北命守貞副杜重威帥衆救之至中渡橋為遂主所圍遂降之德光怒守貞重威因叛高祖征之出師不利守貞自殺重威出降高祖自河東入踐阼重威復叛遂誅之守貞乃重威之子高祖征之出師不利守貞自殺重威出降高祖自河東入踐阼重威復叛遂誅之守貞乃重威之子世寇北郡為從事昔後唐清泰主失御晉高祖以太原叛與契丹通好結為父子事之為君臣晉祖既固遂兵入洛陽登極割幽州五城之地入蕃以奉朝貢故令臣事於遂主守職為郎為嗣主曰契丹為治何如對曰蕃不治漢漢不治蕃蕃漢不同治自古而然嗣主曰朝見何如對曰詔則呼漢兒蕃家既無斡鑒何以徵賦對曰蕃地不產穀故無徵賦然臣仕單于造方數歲亦未嘗覩遂廷之事或傳徵兵適以箭為號每一部落俾箭一雙何以限多曰以皮為約何謂皮約曰築隘巷以一皮籍之兵騎踐而過焉以糜壞為度徵多則以駱駝次以羊以兔為準卿主所以命狐者將奚為對曰晉少主遂命背約既遣入蕃遂主欲與君繼先君之好將冊君為中原之主奚嗣主曰狐守江南社稷系嗣與梁宋阻修若契丹不忘先好惠錫行人狐受賜多矣其他不敢拜命之辱蕃使聞之遂行是時中原無主寇盜縱橫嗣主乃歎曰狐不能因其厄運命將出師抗行中國恢復高祖太宗之土宇而乃勞師於海陽狐實先代之罪人也至於悔恨百端不能自弭時秦州刺史皇甫暉王建及沿淮羣盜皆來降至明年命兵部尚書賈談入契丹報聘以太傅宋齊丘為洪州節度使漢中州節度使守貞為漢師所圍遣從事朱元李平來乞師初晉少主世遂耶律德光再寇河北命守貞副杜重威帥衆救之至中渡橋為遂主所圍遂降之德光怒守貞重威因叛高祖征之出師不利守貞自殺重威出降高祖自河東入踐阼重威復叛遂誅之守貞乃重威之子世寇北郡為從事昔後唐清泰主失御晉高祖以太原叛與契丹通好結為父子事之為君臣晉祖既固遂兵入洛陽登極割幽州五城之地入蕃以奉朝貢故令臣事於遂主守職為郎為嗣主曰契丹為治何如對曰蕃不治漢漢不治蕃蕃漢不同治自古而然嗣主曰朝見何如對曰詔則呼漢兒蕃家既無斡鑒何以徵賦對曰蕃地不產穀故無徵賦然臣仕單于造方數歲亦未嘗覩遂廷之事或傳徵兵適以箭為號每一部落俾箭一雙何以限多曰以皮為約何謂皮約曰築隘巷以一皮籍之兵騎踐而過焉以糜壞為度徵多則以駱駝次以羊以兔為準卿主所以命狐者將奚為對曰晉少主遂命背約既遣入蕃遂主欲與君繼先君之好將冊君

寇犯闕僖昭失御宗社板蕩為人所有臣雖生於梁末
幼失怙恃零丁孤苦遭世多難迫能執戈捐身事晉征
討攻伐粗立戰功為高祖見擢伴輿禁衛頗著勞績舉
屬顧命出守蒲津洎少主厄運遂沒北蕃晉鼎覆餗天
下橫流疆宇無主臣不勝忿悵痛心疾首欲效愚忠誅
鋤姦慝恢復先業庶安宇內功未及立究竟俄臨衆寡
不敵遂罹圍逼臣雖朽當矢石以帥羣下悉力固守冀
珍犬羊殲首不顧臣之分也然預備不虞有備不敗古
之善教也臣遠聞君王霸有江左雄跨淮甸禁暴弭亂
推亡固存有王者之風將繼臣唐有土者非君而誰況
臣忝宗盟敢祭識款苟君王祭臣忠勇憚顧本枝救患
鄰郡過強捐順爰遣偏將出為東援則君有五霸之功
不讓於桓文之主苟獲全濟實君之惠云云嗣主覽表
遂遣潤州節度使李金全為北面行營招討使帥諸軍
並進至淮甸開河中城已陷守貞勢屈遂與妻子酣醼
於樓上使下舉火自焚於是班師而元等蕃江南誅節
度使王建封初招討使王榮文圍福州命建封分兵攻
其東城垂陷嗣主因其失機先詔榮文為福州節度使
建封聞之心不平遂受李義摩賂先燒營而遁國家以
前功未即加誅例轉同平章事建封不識大體求館中
書政事嗣主曰卿乃一使相耳安可亂常僭於台輔汝
無慈閑自是人號之為王慈閑日恣跋扈累表逃求發
言不遜嗣主震怒發其前後罪犯殺之尚州節度使馬
希萼遣使來乞師希萼乃楚武穆王之子其家決兄弟

傳國兄希旺遣命越次立同母弟希廣初希萼授桂林
節度使自鈐來奔喪未至希廣憚將害已使以舟師自
上流迎衛送至潭州既而將隊欲誅希萼故來乞師為
拔其表略曰昔先主早有勳業基有楚國不幸即世顧
命之夕顧令兄弟以天倫紹立庶奉宗廟以享國祚無
何嗣主不延永命奉葉社稷訃告至日臣不勝痛切膚
骨泣血顧睫即時奔走來庭冀處苫塊用竭臣子之孝
不圖天未珍禍孽啓將隊離間我戚屬泪亂我先序潛
阻兵戈將謀勦絕苟不更圖殆在朝夕故臣敢遠遣行
介殫布腹心惟君存先主之昔好振大國之威武許出
兵援以附不腆庶俾盜賞免弄鹵鉏云云嗣主乃遣將
何洙應之會希廣攻之不克希萼遂帥州兵及五溪蠻
攻殺希廣遂遣右僕射孫忌持節立希萼為楚王既立
荒淫驕恣不恤國政其將徐威等作亂乃因希萼出降
弟希崇嗣主聞之遣邊鎬討之希崇出降遂入長沙迎
希萼希崇歸以為王初南漢王劉氏之子嗣立開馬氏
兄弟敗亂從江南遂遣將進取桂林侯至桂陽界嗣主
遣大將張顥至郴連問復歸禪將楊勝侯忠帥衆吉二
郡鄉師合數千人分道而進至臨賀與廣人戰於城下
廣人敗績城守使奎上流以誘我忠等見水淺乘勝破
木柵而入因各爭功縱兵亂掠廣人伏兵拒之忠等失
利退過水泛溢士卒溺死者大半餘衆宵遁懼未至桂
林聞忠等敗於是盡班師秋分洪州高安縣為筠州以
右僕射孫忌為相尚州劉言叛襲長沙邊鎬棄城走鎬

鎬平馬氏例俘於江南嗣主因而引對慰撫勞遂以上若
萬斤備人船遣之自夏口轉令入江陵而還是歲周世
宗嗣位明年夏罷天威軍都虞侯劉仁贍為壽州節度
使冬周師入淮甸命神衛統軍劉彥貞帥師向壽春以
禦之遣江州節度使皇甫暉將兵為援時周師秦營退
據浮橋以俟我師彥貞議追之仁贍以為周師姦謀恐
其設伏不如養銳以俟其隙彥貞將家子少長富貴惟
貪慘聚斂為務莫知兵法不經戰鬬多喜虛譽能射帖

子俗謂之劉一箭乃曰敵知吾至乃先遁之不追何待
神將臧師朗等恃勇寡謀貪功輕敵不顧兵騎夜發晨
食至正陽爭據其橋數戰不利為周師所敗諸將皆沒
凡喪師計已七萬時江淮寧久民不知兵大軍既敗莫
不惶怖諸郡無備皆棄城而北於是遣宰臣孫忌及鍾
謨李德明相次奉表請稱藩以和周世宗使德明復命
議盡割淮南之地為和好德明既還盛稱世宗英敏德
明固請割地為便陳覺尤忌德明因是固執割地無益
且言德明背國圖利然德明素無行義言多過謬舉朝
不信德明知其說之不見用乃大呼於衆曰周師渡江
國必亡矣嗣主怒乃斬德明使齊王景達與陳覺帥師
向壽春為援先是諜皇一族徙居泰州至景達是命圍苑使
尹延範迎置京口時道路已亂延範慮有變取其二弟
六十餘人殺之以其婦女渡江嗣主大怒縛斬延範楊
氏遂絕既而嗣主泣謂左右曰延範之死乃成濟之徒
與狐非不知之不得已矣初江北諸郡與北田執事者

虜用民力人多怨之及周師至皆以牛酒迎之而周師
不能安撫皆奴隸俘虜視之猶如草芥民乃不懷相與
起義治農罷為兵製紙為鎧處處保聚謂之白甲子
周師討之每為所禦劉仁贍厲志堅守遂襲城南大寨
脅殺忠臣矣誤既反命嗣主乃下令盡發其前後罪惡
遣使監守宋齊丘因自縊而死貶陳覺李徵古皆殺之
初既使孫忌奉表稱藩而世宗遣李德明反命議割淮
南以和而不聽德明見殺復使景達出師世宗聞之怒
先面以世宗之命告嗣主曰江南連年拒命知是舉相
嚴續所為可殺以謝過鍾謨聞之不信白嗣主固請北
使覘實具事乃遣謨告謝自責言非續之罪此乃本國
之過也世宗曰必使續如是乃忠臣矣朕為天下之主
肯殺忠臣乎謨既反命嗣主乃下令盡發其前後罪惡
停斬數千級裨將張全約周饒皆決以死誓時諸路迎
攻朱元復舒州李平克靳州唐進克泰州周師在諸郡
者皆退舍壽春元帥景達與陳覺李徵古濠州聚兵五萬無
決戰之計築甬道欲過壽春張全約與周饒不和仁贍
乃斬全約而周饒病死仁贍亦發疾時朱元陳覺有隙
將戰遂與部下叛裨將時厚卿止之元殺之而行於是
諸軍大潰遂鎬等為之擒景達陳覺奔還劉仁贍趁降忌乃反
不能視事副使孫羽以城降唯楚州守將張彥卿不下
周師圍之矢石如雨民雖死困守益堅迫一年食盡方
陷彥卿猶之後善撫師旅共啗甘苦城破之日與軍
一萬戰而沒無一生降者遂屠其城世宗召江南之俘
十萬世宗聞而惡之乃載忌使諭劉仁贍趁降忌乃反
其辭會左右譖忌於世宗云昔誅朱守殷以汴州叛尋
殺忌後使鍾謨還命曰朕與江南大義雖定然宋齊丘
不死殆難保和好尋齊丘之死亦由是焉時基守頻見
斗牛之分乃議遷都以避之嗣主以建康與敵隔境而江又
在下流敵騎若至則嬰城自固苟令外郡守節能救其
難乃為劉禪陳叔寶耳今吾移都豫章據其上流而制
其根本此為上策羣議未決唯樞密唐鎬贊成其議乃
使修葺洪州為定都之計討次子從嘉為吳王居東宮
聿舍人陳喬具詔將行會喬私諫其議遂止陳覺自奉
禮部停部鍾謨舉殺之既天威軍張巒於宣州殺之

與鍾謨謀逆故也改豫章郡為南都是歲宋太祖登極
建隆二年春嗣主如南都立吳王從嘉為太子監國所
過郡邑慰勞守宰存問高年疾苦次于廬山與從臣遊
於山中寺觀徧覽勝景賦詩談宴旬日而行三月至南
都洪州刀藩鎮之地及為王都則湫隘尤劇宮府營署
十不容其一二自公卿以下軍士皂隸日夕思歸嗣主
恐生變憂怨頌悖此因唐鎮阿旨欲置極法鎮懼繇死
嗣主方議東還未幾而疾作殂於洪州年四十六歸葬
建康嗣主音容閑雅眉目若畫趣向清潔好學而能詩
然天性懦懦素昧戚武自嗣立以來嘗欲脫去機務以
游泳澹寂而社稷所係不獲其已而聰悟迷惑潤於聽
斷政事多為左右所沮東征西討出不由衷刑辜戮姦
於怒是致號令無法長惡稔惡喪師虛國自己而作及
周師俄至頹然無備神情晏懾若無所措先主顧命之
辭徒虛語爾孝子賢君不亦遠乎於是卹於割地愧作
藩臣情慮荒憊不能自懋遂議遷都遑張超蜀赤叔世
季年實可嗟悼既至南都常不自安將宴百察於殿上
見故太傅宋齊丘自陛而趨進心惡之入而得疾數日
而殂識者謂信讒而害于賢良之故矣初先主既封齊
王將受吳禪有善相者至先主遂列諸子見之相者因
指齊王景達曰此雖不及於公然善持守者也先主復
問嗣主相者曰只恐不了公家事先主不從及嗣主繼
立嘗欲禪位景達與宋齊丘既不獲後果喪淮甸而國
幾亡矣後景達出鎮臨川開寶中以壽終

欽定四庫全書

江南野史卷三

宋 龍袞 撰

後主 宜春王 後主后周氏

後主名煜字重光本名從嘉及嗣立改為嗣主第六子
太子冀同母弟初封安定郡公周師入淮甸遣神武都
虞候沿淮巡撫使囿獵於野時周世宗怒不割淮南地師
泉將渡江征建康見白氣貫空使覘之乃後主與衆獵
馬噗曰彼有人焉未可圖也遂止嗣主開之因立為後
嗣主方議東還未幾而疾作殂於洪州年四十六歸葬
建康嗣主音容閑雅眉目若畫趣向清潔好學而能詩
然天性懦懦素昧戚武自嗣立以來嘗欲脫去機務以
游泳澹寂而社稷所係不獲其已而聰悟迷惑潤於聽
斷政事多為左右所沮東征西討出不由衷刑辜戮姦
於怒是致號令無法長惡稔惡喪師虛國自己而作及
周師俄至頹然無備神情晏懾若無所措先主顧命之
辭徒虛語爾孝子賢君不亦遠乎於是卹於割地愧作
藩臣情慮荒憊不能自懋遂議遷都遑張超蜀赤叔世
季年實可嗟悼既至南都常不自安將宴百察於殿上
見故太傅宋齊丘自陛而趨進心惡之入而得疾數日
而殂識者謂信讒而害于賢良之故矣初先主既封齊
王將受吳禪有善相者至先主遂列諸子見之相者因
指齊王景達曰此雖不及於公然善持守者也先主復
問嗣主相者曰只恐不了公家事先主不從及嗣主繼
立嘗欲禪位景達與宋齊丘既不獲後果喪淮甸而國
幾亡矣後景達出鎮臨川開寶中以壽終

欽定四庫全書

江南野史卷二

欽定四庫全書

江南野史卷三

後主名煜字重光本名從嘉及嗣立改為嗣主第六子
太子冀同母弟初封安定郡公周師入淮甸遣神武都
虞候沿淮巡撫使囿獵於野時周世宗怒不割淮南地師
泉將渡江征建康見白氣貫空使覘之乃後主與衆獵
馬噗曰彼有人焉未可圖也遂止嗣主開之因立為後
吳王參政嗣主南遷洪州遂立為太子監國嗣主殂遂
即位尊母鍾氏為太后立妃周氏為皇后封諸弟為王
百官皆加職罷諸郡屯田歸州縣委所屬宰簿與常賦
俱徵隨所租入十分錫一謂之耆分以為祿廩諸朱膠
即位征伐頻起先主德昌泉布既竭遂議鑄唐國錢其
眉曰唐國通寶約一千重三斤十二兩至數年而弊作
百姓盜鑄幾至一勑餘以一文置之水上浮而不沉雖
嚴禁不止至是有鐵錢之議既行至數年物價漸增諸
郡之民復盜鑄者頗多而輕小環外芒刺不及官場圜
淨國家雖以法繩之犯者配遠郡民罹之者益衆而不
止又先主世不縈括定民產自正斛上別輸三斗於官
康愛豎二勑謂之鹽米百姓便之及世宗克淮南鹽貨
遂歸官無可支至今輸之猶為定制以林仁肇為南都
留守守南昌尹冬建州節度使陳誨卒時後主不恤政

務清曉於禁中卧内聽道場鐘聲行撞鐘有節數喜而召之與剃度為僧而童子奸猶對曰不敢獨受恩澤願陛下如佛慈悲廣覃諸郡於是普度為十萬餘人開寶三年冬後主因校獵於青龍山還大理寺親錄囚繫多獲原宥給事中蕭儼中書侍郎韓熙載等彈奏獄訟必申有司國之中非車駕所宜至請省司罰內幣錢三十萬充軍資庫用三年夏太白日見至秋方沒又兩日相觸時人以規見之是年韓熙載卒天王使至諷後主入朝堤不應詔勃流言共謂北使竊同後主出餞至船必載之北渡自是後主懼不復發使者舟秋檢州齊王景達卒遣弟宜春王從謙入朝京師冬有商人上寨事請竊往江陵焚燒北朝所造樓船戰艦數千艘乞剳符驗後主懼事泄不敢聽於是商人遁去下令賦損制度下書稱教改中書省為左右內史府尚書為會府御史臺為司憲府翰林為弘文館樞密院為光政院降諸王為郡公初臺閣嚴各有蠕吻自乾德後天王使至則去之使還復用至是遂除四年冬南都留守南昌尹林仁肇卒過鴈也誅內史舍人潘佑戶部侍郎李平以侍衛親軍都虞候申屠令堅為吉州刺史六年遣次弟鄧王從益朝京師尋遣回諭令後主入朝六年冬王師濟江克池州以天德軍都虞候杜真率師禦之敗績於當塗遂戒嚴城守下令去開寶之號公私牒籍稱甲戌歲募民獻納緡粟以裨國用而署之以爵秩時獻者頗多乘州萍鄉割置使劉茂忠破潭師於境內八年春有彗星孛於東方初亘中天其末曲向北時謂之帚星迫曉幾亭午短如帚馬城將陷越人攻丹徒命問德軍都虞候盧絳督舟師出援之是歲閏民為司徒初先主之世既為重民田以奠科賦自二緡而上家出一卒謂之義師中有別籍分居亦出一卒謂之新生擬軍至民間有新置物產者亦出一卒謂之新擬軍又於客戶內有三丁者抽一卒謂之團軍後改為拔山軍使物力戶為之將校董之又嗣主之世許諸郡民划鏡渡船每至端午官給綵帛俾兩兩較其戲最勝者加以銀椀謂之打

陷逢屠其城王師既入建康惟後主宮門不入時昇元寺閣數層高可十餘丈梁時為兵官閣豪民富商之家虞候盧絳督舟師出援之是歲閏民為司徒初先主之避難於上迫千餘人為越人所焚一炬而燼彬乃使監守後主與二弟太子而下登舟赴闕百司官屬僅千艘將發號泣之聲滿於水陸既行後主於舟中時泣數行下因命筆自賦詩云江南江北舊家鄉三十年來夢一場吳苑宮閒今冷落廣陵臺閣已荒涼雲籠遠岫愁千片雨打孤舟淚萬行兄弟四人三百口不堪閒坐細思量既至汴口欲登禮普光寺左右猶諫止後主怒而大罵曰吾自少被汝輩禁制都不自由今日家國俱亡尚如此耶遂登禮拳拳嘆息久之散施衣物緡帛至京師乃面縛銜璧羣臣輿櫬以見太祖太祖以後主拒命勞師怒之然念稱藩入貢二十餘年乃赦之後主與臣僚素服徒步太祖御乾元樓乃告曰汝為江南國主已乎煜見左右班列儀衛嚴肅股栗久之不能對尋命赦罪賜冠帶遣就館封違命侯授左千牛衛上將軍

太宗登極改封隴西公太平興國三年秋後主因疾作上宣翰林醫視服藥遣中使慰諭者數四翼日而殂在江南臨蒞十五年年四十二贈太師追封吳王給賜合槥彌厚遣中使護喪事初後主既違朝旨拒命不行嘗士卒之食俾陳喬作降款與太宇出降使行人與約詰旦至午未決尋城陷都招討使曹彬既入後主出拜於宮門彬曰何故負約後主無辭唯言人心不一故也遂令左右奉璽綬上彬彬復令後主作書委諭諸郡令以一戰以存社稷如其不獲乃聚室自焚終不作他國之鬼太祖聞之謂左右曰此措大兒語耳徒有其口必無城歸順唯江州不從其裨將胡則殺刺史監軍使遂據城叛先鋒曹翰率衆攻之師老而疲至明年冬食盡方其志果能如是孫皓叔寶不為降虜矣至是果然後主

自少俊邁喜肆儒學工詩能屬文曉悟音律姿儀風雅舉止行措宛若士人酷信浮圖之法垂死不悟常於禁中聚僧尼署寺宇于中所聚逾數百人朝退與后頂僧伽帽衣袈裟專誦佛書手不暫釋拜跪頻頷至為疣贅親為桑門剃作剪髮之腦類有少滋滯者再為治之其手常抄乃學佛握印而行百官士庶則而效之由是建康城中寺院僧徒逾至萬餘親給廩米布帛歲時賜以供之常召募有道士為僧者與之二金往往有會苟而為之者僧犯姦有司具牘還俗後主不聽曰僧人姦淫本圖還俗令若從之是縱其欲勒令禮佛三百拜免其刑北朝聞之陰選少年有經業口辨者往化之後主崇奉謂之一佛出世號為小長老朝夕與論六根四諦天堂地獄循環果報又勸說令廣施剎材營造塔像身被紅羅銷金三事後主讓其太奢乃曰陛下不讀華嚴經爭知佛富貴自是檇懷慳恡悋悋之謀茫然而弛國虜漸虛財用益竭又使寺僧於牛頭山大起蘭若僅千間聚徒千衆旦暮設廩食無非異方珍饌一日食之不盡明旦再具謂之折倒時讓謂折倒為煜自識及天兵至斬倒下草庵自云少而草衣木食後主使為獻供佯為不受乃陰鑿穴及壁石為塔測數圍高逾數丈而夜量水面及王師赴池州而浮梁遂至繫於塔穴且度南北不差寸尺蘆師徒合圍有小長老議其拒守對曰臣僧當遣退之於是登城大呼而周慶兵乃小却後主喜令僧俗兵民念誦救苦觀音菩薩滿城沸湧未幾四面矢石雨下士民傷死者衆後主復使言之記疾不起及誅皇甫繼勳之後方疑無驗乃鴆而殺之時城中有僧數千秉乞披堅執銳出城鬬戰後主不從曰不可毀他教法宰相湯說吏部尚書徐鉉之徒但順非文過尸祿希旨曾不一言諫諍坐待王師陰伺敗亡隨作繫虜韓熙載諫佞苟容嘗上疏云諸佛慈悲尚容悔過言多此類釀成禍胎見危是幸迫虛絳出水戰生獲裨校及甲士百人其校身狀容貌魁岸甚武將見後主或告之曰若對官家善為詞說必免其禍校乃抗聲彼則一國主何官家之有既見喏而不拜後主喜而且懼因問北師中似汝輩者幾何對曰國主若悟誠宜趣降為一城生民延命苟不如是旦夕之中適為魚肉如吾輩者幾萬何足問之後主默然無斷久之令出為閽人所刺乃大呼曰我恨死不得其地矣餘甲士皆重傷後主哀之給飲食藥餌治之迨愈引見各給曰官家如佛慈悲好生惡殺臣等無以為報答顧踰城竊斬北師以謝生成乃夜縱之迫旦皆割馘而至後主喜之賞賜有加於是再遣之而不復至矣後主不知賊則城外百姓耳獻馬故城中虛實之狀皆被測之諸郡有斷死獄者當先奏牘既詳覆無疑乃於佛前灶香燃燈以達旦為驗若火滅則從之如燃則貸死富商大賈有犯法者乃賂左右竊續之而致獲宥者多矣其為人茫昧如此不亡何俟初北朝兵將興吉州子城上有神現頭如車輪額上有珠光燁于月軍民皆見數日而沒令俗呼為天王樓又建康城外沿江排大樓航皆有將軍之封忽一艘且吼如人聲聞於十數里後主乃降杖決之又見鳧自北而飛迫千羣至城側叫嘯悲鳴遺糞於城屋及女牆上皆白而臭月餘乃止城中士庶求碧服染時須經宿露則愈鮮妍時謂之天水碧盧陵曾氏將娶婦忽化為女後嫁之生子焉又有海鱘形如大堤長數十丈至於潯陽值冬水涸不能轉掉每每唆喝水自臍而出或云海神取其珠矣迫死人食其肉者至多或以脅骨為橋栿

從謙為書使至建康喻以上意而後主為陳喬等所制乃不從及平建康後主繫閽太祖詰以不從從謙之旨拒命勞師後主懼乃偽對以不聞其命太祖怒遂降從謙於南班既以家國喪亡齒秩貶損妃御不存默默不自安遂臥疾不數日而卒初從謙奉使入閩質而不返其妃每哭詣後主無以為計每聞使至必避之而已兵未起以思慕不已而成疾卒

後主后周氏司徒宗之少女前后之妹少以姻戚住來宮中後主見其美姿容乃納之前后疾將亟忽見后入乃問妹妹幾時至宮來后時年幼不知嫌疑即以實對曰既數日矣后怒遂面壁而臥至死不顧后既殂嘗入禁中至納為后乃成禮而已將納采後主令交鵝被以繒綵使街書極於侈靡及親迎民庶觀者或登於屋有墜死而死者其夕燕羣臣韓熙載降階為詩以諷焉而後主不之譴自是士庶婚姻寖成風俗及後主封違命侯后封妃太平興國三年後主殂未幾后亦卒

江南野史卷三

江南野史卷四　宋　龍袞　撰

宋齊丘

宋齊丘字子嵩世為廬陵淦陽閭阜山人父誠因巢寇之亂與南昌人鍾傳同起於草野唐王不能制時高駢鎮淮南遂表傳為洪州節度使尋封南平王以誠為副使卒於任所齊丘因是以為故里焉齊丘少孤好學為文其體頗質樸而無師授投業貧寒遊學於諸郡自以大夫孫忌韓熙載等數十人皆以仁愛恩義致之推以心腹故得人莫不樂為之用齊丘自揆以草野之人遭逢英傑言聽謀從身居顯位儒家之榮於斯為盛遂告歸豫章改葬既退身卜居九華山下表乞致仕吳主累召乃數上表固辭其略曰昔高宗之夢得說西伯之獲非熊是皆天錫之英傑況臣非築巖之相釣渭之賢祿位彌重才力莫稱宜居山野云云時嗣主已為大將軍先主使齎吳主詔親往慰諭優辭敦勉彌篤旬月然後乃起方舟並濟好狎如友既至先主喜分約父子授中書侍郎遷僕射平章事先主位望崇重基構彌隆因謀為禪代乃請先主移鎮金陵以基王業交結鄰好綏悅守宰廣卑惠施撫輯遠邇吾輔元子觀其間隙以待乎時而往而自鎮之乃遷先主刺宋潤州未幾溫嬪子知訓為朱瑾所殺齊丘乃勉先主帥兵渡江以平其亂冀衛社稷潛立大勳代秉其政若握重兵制槃牙可成洪業既至遂果代之時吳主既弱政出多門君臣綱紀弛而不振乃修復政理動據禮法務輯民庶罷其不經總輔宋主無以過之吳主忽謂左右曰孤克己雖勤為下所奉然為徐氏制馭名存實喪今欲求為一田舍翁將以要務寬省征賦農有定制官無虛祿輯睦公族撫安所歸乎遂泣數行下齊丘聞之乃遷建康議遷都金

陵吳主既平渡遂引至潤州安置號丹陽宮未幾使諷吳主禪位先主既膺禪位齊丘復請歸姓以紹唐統冀以德威四方遂遷左丞相司馬元勳乃就國步既安因表罷相庶崇止足以避賢能遂除洪州節度使既至州乃召故老親屬相與敘情舊飲宴彌厚溥霑饋遺乃改舊里受親坊為衣錦坊更易弊政補緝郡條庶民便利莫不榮之迨先主疾篤詔還受顧命託以後事嗣主立加太傅以前官相之嗣主襁負仁懦言幾玩狎恭已無法大失統御或深居宮禁全忘宵旰齊丘每犯顏諫正陳以昧旦之道馭朽之危又欲捐社稷傳位於太弟於是上疏論及先主創立之艱憂勤之重極諫不從未幾以齊丘為潤州節度使自是左右侍從皆東宮白面少年儒流雅士韓熙載之徒多肆排毀以先朝老臣終不為少主所用嗣主顧盼頗見慢色齊丘知之求罷其政但奉朝請而已年既衰暮自負勳舊不能折節降身隨時容衆為鍾謨常夢錫江文蔚龐儼等承非順旨尤生謗讟乃嘆曰烏盡兔死則弓藏犬亨尖固表乞歸九華舊居嗣主與左右皆以為詐激要君上乃賜號先華主對青陽縣公食一縣之賦至四年嗣主命齊丘就詔與俱還建康亦奉朝請而已至六年又出鎮洪州九年復詔還拜太師固讓十一年復往南昌十三年周師入淮甸詔還謀難始齊丘賜號歸九華朝廷多用文儒以年長為戲屢征閩建復討湘沅外之師旅內竭部藏國用軍旅蕩然虛匱淮甸疆境蹙如未齊丘言多此之類齊丘嘗與先主議選宮嬪雜以珠貝羅綺使以為迂典諮議詢謀恥而不行國師暴至遂失備禦方詔還議軍事未至以劉彥貞為都統出援壽春齊丘聞之狠愎而行師必是行矣既至固表乞急詔還彥貞聞之

欽定四庫全書

江南野史卷五　　宋　龍袞　撰

孫忌　劉仁贍　陳誨　鍾謨　朱元

孫忌者本名晟山東齊郡人少家貧力學能屬文朱梁主舉進士會莊宗立號河北招募河南仕人忌因亡之莊宗蕃漢馬步使朱守殷出鎮沐州辟忌為判官遷節度副使守殷猜之懼不能自安忌因說之叛明宗使安重誨攻之城陷守殷伏誅忌乃窘迫落髮為桑門將亡淮南時圖像索之頗急至正陽未濟追騎適至疑之乃跣岸偽捫蝨囓蝨逸者睥睨久之乃去忌方獲渡至於郢郡翹坐先主常使親信於淮頭竊覘過客見忌姿儀偉重有異常僧乃走庭下喏之忌端然不答逆者知之乃聞先主使人迎置門下優容禮問忌以實對遂令畜髮冠帶後從先主渡江著節度巡官彌見親寵每至宴談追旦達夕與徐玠同預禪代擢拜翰林學士知制誥文辭敏順優婉而古奇遷中書侍郎才宏口辯詞說泛濫嘗為宋齊丘所忌憚逼嗣主即位素所畏重累遷右僕射平章事與馮延巳俱相頗有志於重熙當庶變育戚民時已下湖南忌白嗣主楚國兄弟自取敗亂其民何罪使之困瘁且解桂林益陽之師以節鉞授劉言使自安輯冀惠有衡湓之地則二藩在吾彀中爾延巳狠愎不識大體不然其議未幾劉言果襲取長沙邊鎬棄城而走忌鄙延巳謂人曰玉卮象牋內盛狗矢雖樹風池

樓集仁未崔遂求罷相嗣主許之未幾會周師攻淮甸劉彥貞等全軍陷沒劉仁贍固守壽春嗣主懼遣忌與王崇質鍾謨李德明相次奉表稱藩請和周世宗蕃忌等使德明反命請割淮南十四郡以江為界朝議不從欲德明遣齎王景達陳覺朱元等救援壽春與周人屢戰敗自是羣下咸服其料敵各廹死力以聽任使周世宗怒江南失約會朱元叛軍遂通惟仁贍堅守不下世宗怒江南事實忌對以兵甲尚強宋齊丘良相也乃致忌於樓車令呼仁贍趣降忌知終無生還之理不忍負國家恩顧至城下乃反其辭大呼曰劉仁贍汝固守城池江南救援即至我遇強暴死在旦夕汝可効死立忠無為降虜使我羞於泉下左右交擊其口忌顏色自若世宗怒將殺之臨刑整衣冠望南而拜曰臣不忘主恩謹以死謝遂斬之忌家先為明宗所誅過慶嗣主優秩以慰之追封中書令魯國公

將性淳謹蹈度偉重喜怒不形於色總領兵士嚴而不殘有良將之才出典郡符刺治無滯有政績能名軍民樂其仁信詔入為天威軍都虞候常直宿衛復出江夏作鎮長沙之役師舟刺安撫邵邑士民服從入典禁兵甚見親任保大十三年出鎮壽春未數月會前監軍使奏罷冬月沿淮把淺屯成饋糧仁贍奏以邊境備禦廢乞分重兵以防不虞未報周師在至城中將校軍吏皆挽懼不知所措仁贍按行城壘分兵指授守據要衝

視如閑隙衆心遂定劉彥貞援軍既至將退周師仁贍固止之曰北人姦詐恐其設伏故宜按甲養銳以俟其隙彥貞性本佻佞不習兵術乃曰賊聞吾至必先遁走所謂縱敵武士之恥也不追則始患於是奮行果為所敗自是羣下咸服其料敵各廹死力以聽任使周世宗師衆四面攻擊仁贍支吾拒守經年不能下遂與裨將破城南大寨斬獲數千級北人大懾又表邊鎬代己守城自帥兵決戰冀定得表嗣主畏憚惟加撫諭不從其表固憤而疾其子謀叛遂命立斬監軍使周廷構哭而救之亦令幷誅之及周世宗以樓車載孫忌於城下趣令仁贍納降而孫忌反其辭大呼仁贍趣殺己勿降虜劾死立忠無為降虜等語士卒聞之益勵志奮勇心堅鐵石仁贍猿臂善射發無不中一旦世宗親臨城下坐帷中觀戰士攻城仁贍自上城射之矢去御座數尺輒墜左右驚愕咸諫請少避之世宗乃曰一箭射殺一天子天下寧復有天子乎遂命左右進牀坐于墜箭之上甫坐矢復至入遠數步而墜仁贍知之因捐弓投矢謂左右曰斯乃天也非吾不能中之吾世受國恩兄弟門列榮戟數人然不能治危扞敵寧靜邊境貽憂君父吾且恥之今雖病猶能奮力執戈與諸君背城血戰死於旗鼓之下乃吾之分終不以大夫之節屈身以事二姓矣久之世宗駕亦起仁贍疾彌加不能視事副使孫羽等懼不能誅遂以城降世宗嘉其忠果使昇至親自慰諭授以節鎮之任仁贍不起以手指口而卒時日

陰噎天雨黃沙士卒聞之人人莫不銜泣而哭之曰上天不仁而使吾父死也何用生為自到者數十人初仁贍愚戇久周師攻之不克世宗城淮北為壽州追仁贍死乃以故城為壽春縣君子曰以周世宗之神武雄斷當矢石而不懼歷觀古帝王之達者一人而已況太祖太宗躬總元戎而蕞爾彥貞可槩諸乎仁贍死未逾月而淮上兵起其能得士卒之心故樂為之用命若非良將又焉致之

陳誨者建陽人生而期月足動能履父母異之小字阿鐵為人勇敢足膂力長而任俠仕至郎裨將軍中壯之呼為陳鐵諸軍圍建州誨每出戰前鋒懼之難與為敵及城陷為王建封之衆所獲將釋縛斬之自踴出於衆執者不能制追之不及乃奔查文徽軍中文徽素已知其驍壯遂以為小將俾領其舊部招集亡叛復與浦承佶薦於嗣主以為饒州刺史及征福州李義誨為前鋒大破之獲其將馬先進遂進建州節度使委鎮邊境復有吏幹兼治農戰軍民化服及周師入淮甸誨子德誠引卒數千赴難於壽春諸將戰多不利喪失師徒惟德誠出入堅敵未嘗少挫鋒銳班師之日獨嘗其軍旌之為百勝授以和州刺史德誠自少好學才兼文武有能詩名儉累刺池虔為郡有政績故誨之爵位累至同平章事在鎮數年多薦儒者甄升將校時議多之

鍾謨會稽人從居建安博學善為文章嗣主愛之遷自末品寵任異常轉至吏部侍郎謨為人諂諛佞媚反覆難信復多妬忌及奉使使閩為閩世宗所善使歸諭旨乃擅自益加諸潤色常以邁除為陳覺所排少與李德明親友頗恕覺等樹黨攻之固求北使覆驗覺言嚴續之事往來數四嗣主不能揣悟事理獨任偏辭賜殺覺等鬱加元老自謨始之也時議以嗣主使鍾謨覆實而殺覺若使覺覆驗必救鍾謨也及遷禮部侍郎知當事主者之在多換其穀權勢翕赫剝削從官百司之務多出於己李德明之死唐鎬輔其謀至是鎬懼不自安會齊優狎頗相稱譽因白嗣主言從嘉志德俱涼非社稷之寄盛稱從善器度崇偉真神人之主嗣主由是積怒不已遂於饒州尋殺之謨始殺陳覺追唐鎬除謨罪亦見誅不亦宜乎

朱元者蒲津人在本府節度使李守貞為從事周太祖輔少主將稗代守貞不從太祖師圍之急乃使元泊李平奉表來乞師嗣主以潤州節度使李金全為北面行營招討使與劉彥貞查文徽魏本等將兵救之聞其城陷而守貞自焚乃班師因是著以文資與平累遷至尚書郎及周伐淮南諸郡守將皆通時元帥眾萬餘克平舒州會元帥齊王景達與監軍陳覺有隙疑其將叛

遂密表請遣元詣滁州議事元聞命恐為覺所害將叛其神將時厚卿不從元殺之至紫金山將戰遂以所部降於世宗於是諸軍大潰景達陳覺亦幷還嗣主怒議斬元妻子元妻乃查文徽之女文徽屢表雪之滅族怨切嗣主署五表由只斬朱元妻不殺查家女文徽乃無詞世宗以所叛之衆別作一營以元為蔡州刺史

欽定四庫全書

江南野史卷六

宋 龍袞 撰

彭昌 尹琳 彭玕 陳貺 沈彬

彭昌者其先隴西人世習儒學為鄉里所推初唐相牛僧孺其祖遠仕交廣罷秩還至郴衡間為山賊所掠掠惟曾孫女子推存遂亡入江南止於廬陵禾川馬迫長為母所訓漸習先業縣之北有山名絮羊源下有古堂古老傳為聰明堂其下有漢水曰聰明泉古今學者多此成業僧孺乃舍其上而肆業焉逮十數年博有文學會母死遂葬於縣之西南才德鄉大學里既隨計入長安遂以文投吏部韓退之與皇甫湜大為知遇使候其出乃往署門以謁之凡自拾遺補闕而下追百人皆刺謁焉由是聲華蔚然擢上第不數年累秩相輔時昌四世居於僧孺母墓之側應諸科舉至京僧孺聞而引與見問其墳陵彭氏幼而不能知默不能對及歸為修其墳未曾得封塋會僧孺罷相出鎮襄陽未幾暴薨故其墳至今本縣圖經具載聰明泉側有牛相讀書堂餘址尚存其墓所左右前後峯巒絕秀宛如侍衛曲澗流波迂迴而旋統頗為人所欽慕而昌之子若孫者或農或儒世不絕人焉

尹琳者其先世名濯者為晉平南將軍廣州刺史封鄱陽侯濯死葬於廬陵永新縣積慶鄉今墳猶在也而諸尹僅數百家皆其子孫也唐開元中尹氏一女姿容頗麗性識敏慧不由保母而盡歌唱之妙固重陽與羣女戲登南山之文峯而同輩命之歌乃擊層緩頰怡然一曲聲逗數十里故俗耆舊云尹氏之歌聞於長安時刺史因行部至邑聞而問之左右或對以尹氏之女乃使召之見其容質婉婷年方及笄因表進入宮封為唱歌供奉日受恩寵候音妙絕為天下第一於時海內樂人及王公貴戚至共以邑名呼為尹氏焉尹永新僉曰自秦青娥而後一人而已後改元大會燕於含光殿盡許長安百姓及戎狄之長入大內觀之時燕樂方酣百戲頻劇而羣音喧囂無由遏禦聖情煩撓左右計無所出高力士因推永新出纔歌一聲羣噪皆默於是皇襟洞豁至夕而終今存始歌之處後人號為玉女峯為立廟祠四時祭祀或雨暘愆期禱之能應及唐末有仕翰林大學士者改其才德鄉為大學里今尹氏子孫琳亦其後焉

彭玕者譜為廬陵人少好學通經傳唐梁之際天下阻兵遂以門蔭率郡胥有大志常怏怏不樂於吏事每日聚兵下攻方進取江州行密已遣大將周本征之玕等逆戰於象牙潭為本所敗退走乃使兄弟立寨於新淦二十里風岡拒之時寨中得五等山道士劉守真能驅遣神鬼每吳兵掠寨劉則噀水調角風雨雷電倏忽而起吳不能進攻相持數年一旦劉道死遂戰不利棄寨而還玕夙將既先誅戮無以禦敵乃拋郡退保禾川遂連馬氏因盡掠百姓戶口幾千餘家入郴衛馬氏以玕為郴州刺史兄弟皆蒞縣邑追十年而玕死因鄉首龍於諸君請自此決退耕於農矣既歸鄉里有山名王嶺寶光裂裳為旗夜呼內外曰欲有返江南者請從此行遂破家蕩產治鐵為兵率牛練楮為甲冑與兄弟偕及義師以自衛鄉黨為名得勇力無賴五百餘人玕乃建立偏裨與約號令聞於郡縣守宰不能禁未幾會羣盜數千攻剽撫州雖鍾傳都督江西八郡不能制禦時南城人危全諷兄弟亦起義師結連玕併力攻之斬其賊帥賊衆奔潰傳聞其勇敢不復制之遂表全諷為撫州刺史玕為吉州刺史玕歸本郡乃廣城池務農訓兵禁約賭博時有數卒竊為之者玕乃斬之於市以令衆庶玕欲報李使人誘之博於其家李未之知遂圍之盡誅其妻孥數十口其偏裨將校衆大蠱等數十輩因私言曰使君今已位重吾等皆力成其功而諸將並無分祿而終今存始歌之處後人號為玉女峯為立廟祠四時祭祀或雨暘愆期禱之能應及唐末有仕翰林大學士者改其才德鄉為大學里今尹氏子孫琳亦其後焉

彭玕者譜為廬陵人少好學通經傳唐梁之際天下阻兵遂以門蔭率郡胥有大志常怏怏不樂於吏事每日聚兵下攻方進取江州行密已遣大將周本征之玕等逆戰於象牙潭為本所敗退走乃使兄弟立寨於新淦二十里風岡拒之時寨中得五等山道士劉守真能驅遣神鬼每吳兵掠寨劉則噀水調角風雨雷電倏忽而起吳不能進攻相持數年一旦劉道死遂戰不利棄寨而還玕夙將既先誅戮無以禦敵乃拋郡退保禾川遂連馬氏因盡掠百姓戶口幾千餘家入郴衛馬氏以玕為郴州刺史兄弟皆蒞縣邑追十年而玕死因鄉首龍於諸君請自此決退耕於農矣既歸鄉里有山名王嶺寶光裂裳為旗夜呼內外曰欲有返江南者請從此行遂破家蕩產治鐵為兵率牛練楮為甲冑與兄弟偕及義師以自衛鄉黨為名得勇力無賴五百餘人玕乃建立偏裨與約號令聞於郡縣守宰不能禁未幾會羣盜數千攻剽撫州雖鍾傳都督江西八郡不能制禦時南城人危全諷兄弟亦起義師結連玕併力攻之斬其賊帥賊衆奔潰傳聞其勇敢不復制之遂表全諷為撫州刺史玕為吉州刺史玕歸本郡乃廣城池務農訓兵禁約賭博時有數卒竊為之者玕乃斬之於市以令衆庶玕欲報李使人誘之博於其家李未之知遂圍之盡誅其妻孥數十口其偏裨將校衆大蠱等數十輩因私言曰使君今已位重吾等皆力成其功而諸將並無分祿而終今存始歌之處後人號為玉女峯為立廟祠四時祭祀或雨暘愆期禱之能應及唐末有仕翰林大學士者改其才德鄉為大學里今尹氏子孫琳亦其後焉

光乃帥丁壯列大斧長刀臨水拒之相與戰退追兵而還至今王嶺風岡寨址存焉及馬氏歸順江南餘民皆至惟玕之子孫恥而不返初玕既入湖南行營使掘其墳墓而墓上但見大蛇長二丈許目未開遂殺之玕亦死

處士陳昭者閩中人少孤貧好學遊廬山刻苦進修詩書數千卷有詩名聞於四方慊於取仕隱於山麓歲時伏臘慶弔人事都不暫往時輩多師事之有李父為桑門每賴其給有詩數百首務強骨鯁超出常態頗有閭仙之致膾炙人口其咏景陽臺懷古有云景陽六朝地運極自依依一會守同是到頭誰論非酒濃沈遠處花好失前機見此尤宜戒正當家國肥嗣主聞之以幣帛徵之乃幞巾絛帶布裘鹿蒋引見宴語因授以官昭苦辭不受嗣主見其言語樸野翔集疏遠不卹其志因錫以粟帛放還舊居又十餘年而卒時及七十矣昭年五十方娶有慶之者曰處士新郎燕爾安乎昭答曰呵呵僕少處山谷莫預世事不知衣裾之下有此珍美乃更哈及就徵或問處士細君置之何所對曰暫寄寺中或曰婦人年少為德不一何不防閑答曰鎖之矣或曰其如水火何昭曰鑰匙亦付之矣其淳質如此名士過其故居多著詠焉

沈彬者錢陽高安人少好學讀書有能詩之譽屢舉不第亂離隨計不捷南遊湖湘隱居雲陽山十年許與浮屠華虛中齊已以詩名互相吹噓為流輩所慕尋歸鄉里就桑而書曰何須問我道成時紫府清都自有期手握藥苗人不識體含仙骨俗爭知云云宰乃慚謝常衣褐單鞚稍費其體雖至窮冬凝沍風雪凜冽不加纊帛而

訪名山洞府與學神仙慕喬松虛無之道往來多之玉笥閶阜二山人遊息焉先主移鎮金陵旁雜隱逸名儒老宿命郡縣起之彬赴辟命彬知其欲取楊氏因獻觀畫山水圖詩有云須知手筆安排定不怕山河整頓難先主夙聞其名覽之而喜遂授秘書郎入贊世子未幾以老乞骸骨歸乃授吏曹郎致仕年將八十修養不怠嗣主至南昌彬乃撐舟往見嗣主以疇昔師授令免拜跪嗣主顧問對曰老臣自處山野不知老之將至世事不與因山妻謂老臣曰汝主人即君今為天子何不往拜冀免飢寒以畢殘齡老臣不覺歡忭忘老嗣主聞之甚加哀憫問其子息對曰臣垂老有子今尚幼遂署秘書省正字厚賜粟帛鹽貨放還尋卒彬生平虛懷好道積有年歲觀其出處未見功效然彬近居阜上有一大樹可數拱未俎前嘗指之謂家人曰吾死可葬於是處既葬穴其處乃古塚耳觀其間儼然且絕朽腐之物復見一石燈臺上設一漆盆壙頭獲一銅牌上鐫篆文云佳城今已開雖開不葬埋漆燈猶未熄是瘞之其次子廷瑞亦為道士性嗜酒酷於風雅嘗遊守宰之門皆貴之呼為沈道者然坦率不由刺候每直造階署而坐如是者數數矣會宰治獄煩劇廷瑞輒醉至或曰其如水火何昭曰鑰匙亦付之矣其淳質如此名因忌而戲之曰沈道者何日道成時廷瑞乃應聲奮筆就案而書曰何須問我道成時紫府清都自有期手握藥苗人不識體含仙骨俗爭知云云宰乃慚謝常衣褐單鞚稍費其體雖至窮冬凝沍風雪凜冽不加纊帛而

江南野史卷七

宋 龍袞 撰

陳省躬 周彬 孫觌 鄧洵美 李家明

潁川陳省躬者南昌人（或作南安）少負詞學與徐鉉兄弟友善先主輔政射策入仕累官至廬陵永新令在任明察治理吏不敢欺敏於判剖部民交訟不下吏議面訊其由窮省情愫立分當否不勞案驗兩造甘愜其訟自弭復恃其才幹往往判還郡符時郴衡之盜入境暴掠民有防戍健卒扞禦者多為其所殺省躬遂給府緡市棺殯葬郡守下符讓其專輒令認其德尤省躬怒遂判符後云開官庫使官緡買棺本葬官軍何過之有繼而遣之郡守覽而不能屈部有教人者引及知見郡吏贊符命之其人竄逐遂恐迫其婦婦懼乃自縊省躬械繫郡吏仍致辭於上曰一夫抱恨六月降霜一婦深冤三年大旱本為教人卻致殺人請加明罰由是抵罪然有過誤陷於刑者理之可憫當哀而出之其佐有蕭某者執法不回捐牒不署蹈禮不迨而與令爭令欲毆之大罵曰臭下輩薄對曰啞又手者即是下輩行拳部是上輩令慚謝時太守武士也聞之怒其侮慢乃使名之既至下吏按驗省躬乃寫籀文答之吏稱不辨省躬背曰何不使倅拭瞎讀之吏示倅亦不辨於是遣還省躬謂人曰今朝廷識字者惟僕與徐家兄弟昆耳餘案足筭哉初南越王劉隱之子跨據交廣絶朝貢之禮李太保使諷後主俾以檄書諭以禍福朝議以省躬才辯遂任為价既逾嶺至韶廣後主使水道而進既登舟遂以重幕幕之舟中之人畧可相視逾數日又重幕圍之使登岸跬步纔十許里至館中供帳頗異常物其主使勞慰燕飲累日忽舁饋臨之物并報函復圍而遣之至水濱登前所幕舟日夕惟聞牽駕之聲然不知其泝浙七八日復至韶而還死於舟中者幾數人省躬在治產二子逾月將名之問廳吏蕭德之曰汝育幾子對曰有男五人省躬遂命子小名為蕭六省躬為人雖醜忌疾邪惡然利於貨賂邑豪龍氏誘殺郴衡歸明人户迨百口取其貨并婦女事露後主遣尚書郎張佖就案之私使詢於省躬驗其謬實龍氏竊知之饋白金殆百千省躬受而偽諾之乃報佖曰彼固殺之矣故時以是不多其為人入中朝而位終不顯達者良由此類也故參政彭年嘗謂其子蕭六也彭年於大中祥符初與內翰晁公咸相王君四人同知貢舉省榜將出入奏試卷天下舉人中放他權勢欺明主落郎親情書至公千百孤寒齊灑淚斯言無路入兗聰彭年一見怒不獲已遂抱劾入奏真宗見而悅之因釋其罪彭年好勢附龍嘗與丁相公謂黃門

之名向與沈彬及皋門齊已虛中之徒為唱和傳侶屬
吳王行密據有江淮遂歸射策授州郡從事與沈彬嘗
遊於李建勳為詩社彬為人口辯每好較人詩句時紡
有夜坐句美於時輩建勳因試之先匿紡於齋中候彬
至乃問紡之為詩何如彬答曰人言紡非有國風雅頌
之體實得田舍翁火爐頭之作何足稱哉紡聞之大怒
突然而出乃讓彬曰君何誹謗之甚而比之田舍翁言
無乃太過乎彬答曰子夜坐句云劃多灰漸冷坐久席
成痕此非田舍翁爐上作而何閭座大笑善彬能近取
譬也及題金山寺詩云萬古波心寺金山名目新天多
剩得月地少不生塵過檐妨僧定簾濤洛佛身誰言張
天祐中與連人孟賓于共為廉使李侍郎所薦入洛陽
與故李司昉同年擢進士第以天下喪亂諸道割據遂
正郎後卒

鄧洵美世為湖郴郡人少有敏才長而工詩長於賦頌
還鄉里為潭州節度使馬氏所辟署職郡縣心常怏怏
不愜僅十年間昉奉使湖南求訪洵美既見情好歡洽
不替曩昔且惜其才富位卑滯於侯國昉既行因請齎
致京師馬氏餞之為鴆而卒洵美晚娶無子有三女貧
瘁流落風塵澧陵人盧氏聞洵美名憐而購之歸以其
女妻於儒家光是太常寺丞陳度有薛孤延關雷賦頗
為時彥所推尚而洵美集中亦有此作前後語句皆同
惟首末小異未識誰氏之述也

李家明世為廬州西昌人嗣主時為樂部頭有學解滑
稽善諷誦為時所推從嗣主遊後苑登於臺觀臨望鍾
山雨曰其勢即至矣家明對曰雨雖來必不敢入城嗣
主怪而問之家明曰懼陛下重稅嗣主曰不因卿言朕
幾不之知遂令權務降半而征之及見牛晚臥樹陰嗣
主曰牛且熱矣家明曰臣不調敢上絕句曰曾遭寒戚
鞭敲角又被田單火燎身閒背夕陽嚼枯草近來閒喘
更無人時左右宰臣皆慚免冠謝宋齊丘晚得一子輒
死齊丘哭之慟逾月自親王宰察勉之不止家明謂主
曰臣能止之矣大王當復厚賜主許諾家明遂作一大
紙為上書云欲與唐祚草強吳盡是先生設計誤一個
孩兒拚不得讓皇百口合如何乘風鼓之至齊丘見之慚感而止
遂絕其纓使之墜下齊丘見之慚感而止家明乃入末作二翁婦而出列坐令其新婦每進一飲
賞緡帛後嗣主於苑中命百寮臨池而釣諸臣皆屢引
一食皆虧拜獻而禮頗煩劇翁婦怒而責之曰新婦自
其鱗惟嗣主無所獲家明見其猶豫乃曰臣昧死敢上
家官自家何用煩拜耶嗣主聞之曰孤為一方之主而
豎不尊於外孤之過也家明之言不亦宜乎因厚賜之
而加百官焉先是建州王延政與閩州兄延羲有隙遂
各稱帝嗣主遣將平之俘延政及百官入建康尋封王
惟首末小異未識誰氏之述也

江南野史卷七

欽定四庫全書

江南野史卷八　　宋　龍袞　撰

江夢孫　陳陶　史虛白　孟賓于　孟貫

江為

江夢孫字聿修九江湓城人祖禰不仕以儒道自高夢孫少傳先業頗尋經義安貧讀書籍籍聲譽遠近崇仰諸生弟子不遠數郡而至者百人春誦夏絃以時開講鼓篋盈丈庠序常盈先主輔政欲廣賢良之業聞其學術遂以幣帛聘之數四不得已乃起既至為芸閣郎甚被親禮委之為進時為得人追數年忽自陳曰僕少長白屋頗知民間利病邑宰之政可以存革深槩頗効一縣庶竭愚鄙先主固留不止既還故山築室居西山之濱清要不同夢孫曰苟獲所請無憚勤匱先主見其懇迫求且不已遂授近畿天長令既至縣吏告不寢大小廳妖怪所憑前令居之不久而死請止便室以避其凶夢孫不從謂曰苟如是我自當之遂居焉既夜半果聞呼嘯而至漸逼近則掀投床几復扣門戶且召令出夢孫卧聞答之曰諾乃整朝服秉燭出戶熱爐莫爵而祝曰不知何人輒敢名令令為民長必有正廳以御羣吏汝或為神必當受民祭祀理合聽明正直與百姓為福何乃非禮與王者之宰爭居其地驚挽正人況吾以忠事主以信示人所為不二寧畏於汝汝若不悛其過乃更為厲則日月星辰昭晰於天吾當具奏請行誅戮雖遠悔不亦晚乎由是聞然其怪遂絕於是召鄉里高年存問疾苦繼其非征任其便利有害於政者必表罷之見官槽有馬因問之左右對曰昔部民競之窮按道理各有所據前令未能區別遂繫於官且二年矣夢孫曰今固亦爾吾聞管仲之馬識道王恢之馬知其故第遂命縱二馬於郊外任其所如隨之以覘焉馬於郊外任其所如隨之以覘焉馬久慶棧阜得解羈束遂奔逸數十里果入一主之家其訟遂息先主聞之彌加優奬未幾稱疾而罷先主曰夢孫果賤宰邑之卑不能久居乃命代還邑之老幼遮道乞留殆十數里至都一見即辭歸鄉里先主固留不止既還家門生弟子復至乃率身耕稼躬事繼母母卒則冠帶入問温清親饋飲饌退更常服力操耒耜侍膳畢然後就庠序集門生弟子説釋經義一如往時有生徒請之曰吾聞三百篇經聖人所刪定致遠而泥然其間何謂兄弟鬩于牆如是則聖人使人閒於內而後禦止於外也夢孫徐應之曰大哉子之問乎此疑為閒字似乎非閒當時竹簡訛闕傳之者悞亦猶春秋書閏月者之義也又拱而立曰夢孫昧學不敢輕議其皆諸生宜自取其長焉為人敦上諭下有如是者時號為搢紳先生一門百口敦睦如一子孫學業各授一經孝禮無持江左稱之為最卒年八十有五葬之日自遠方至者幾千人而服縗絰徒跣者百許嗣主聞之美其才茂德逸故贈國子司業優賜葬物其後門人弟子仕逢强半通顯者初夢孫解職而歸有羣盜謂有資鏹遽掠其家夢孫聞其至巾帶迎候使烹犬豕為設飲食於盆盎中疑其懼鴆不食乃對之先飲已而更啗數臠然後與之食畢遂罄所有寒燠衣襦襴袍器皿之類盡致之既行見一鼎蓋尚在夢孫曰彼若遺此乃為不具之器遂遺與之羣盜皆驚歎曰吾輩小人實輕瀆君子是夜還置其所剽之物於門外而去夢孫啟戶見之一無所失焉

陳陶者世為嶺表劍浦人幼業儒素長好遊學善解天文頗長於雅頌自負台鉉之器不為干託既至南昌謀往建康聞宋齊丘秉政凡所進擢才彦名非顯達自計與齊丘鑿枘終不克納必為所屈乃慨然築室居西山之濱以吟咏自資會齊丘出鎮南昌有蒲輪之覩乃自詠曰中原莫道無麟鳳自是皇家結網疎陶少與水曹任曉相善又寓之詩云好向明時薦遺逸莫教千古弔靈均嗣主知而未及辟之會彗孛且見陶乃數曰國家其幾亡乎遂失淮甸嗣主南幸以異苟免迨至落星灣諸將欲往閩而陶所居不與俗接惟嗜鮓一嚼或至千窻遂使夜商賈之服齎鮓往見既至陶即時而出乃問官家龍舟將抵何處對曰已達落星矣因問陶陶曰星可避耶對曰星落不遷何俟嗣主躁急不俟及命已至南都既數日詰旦忽殿庭見殘俾一脚視之乃獸食之餘詢宿衛莫知攸底遂往詢於陶陶曰昨夜乃狼星所直故爾嗣主歎曰真鴻儒矣將召見會嗣主殂後主即位知其運祚亨替遂絕搢紳之望以修養煉還丹為事有詩云乾坤見了文章懶龍虎成來印綬疎又云磻溪老叟無

人用閒列查黎校六韜又曰近來世上無徐熙誰向桑麻識卧龍陶所遁西山先産藥物僅數十種開寶中嘗見一叟角髮被褐與一老嫗昇藥入城鬻之獲資則市酤就爐二人對飲且咱旁若無人既醉且舞乃歌曰藍采采塵世紛紛事更多爭如賣藥沽酒飲歸去深崖拍手歌時人見其縱逸婆貌非常每飲酒食輒疑為陶之夫婦焉竟不知其所終或云得仙矣

史虛白者山東人世習儒業長而富於文與昌黎韓熙載友善唐晉之間中原多事遂相與渡淮會先主輔政偕詣建康聞宋齊丘總相府事虛白乃放言謂人曰彼可代而相矣齊丘聞而俚之然欲窮其使乃命寮屬宴之以倡樂賦之以戰斡使女奴玩肆多方擾之虛白談笑獻酬筆不停綴口手應接曾未暫滯衆不能屈乃延入與語政治多引伊呂湯武之說齊丘以為虛白迂畧機務乃引見先主說之曰今君據有江淮擁山煮海人庶豐阜京洛之地君家先業今且亂離人思舊德君苟復之易若屈指先主雖喜其說然以初基方輯睦隣境未暇他顧與韓熙載並署州郡從事聊以羈縻俟更大用而虛白意頗不平趾其前言之失因褒博衣冠縱橫南遊至廬山與佛老之徒玩泉石以詩酒自娛不干世務久之嗣主即位韓熙載薦之詔至金陵命登便殿宴飲與之計事虛白曰臣草野之人漁釣而已邦國大計不敢預知因醉溺於階側嗣主曰真處士也遂賜田五百畝遣還追十年嗣主幸南昌既至星子渚復使召至問曰處士隱居必有所得乎對曰近得漁父一聯乃命誦之虛白曰風雨揭却屋全家醉不知嗣主聞之為之變色賜粟帛遣還未幾而卒有二子次舉進士長早喪孫溫咸平中權發進士第

孟賁世居嶺表為建陽人少好學出遊廬山與江洎大諫楊徽之同學友善故徽之詩集中多與賁為者顯德中周世宗征淮南幸廣陵賁潛渡江以所業詩一集於駕前獻之世宗覽其卷首貽樓隱洞諱先生詩至不伐有巢樹多移無主花乃宣賁曰朕以元戎問罪伐叛弔民非懼強凌弱何有巢無主之有然獻朕則可若他人卿應不免矣遂釋褐授官後不知其所終焉

江為者宋世淹之後先祖仕於建陽因家焉世習儒業少遊廬山白鹿洞師事處士陳昭酷於詩句二十餘年有風雅清麗之度時已誦之時金陵初擬唐風場屋懸進士科以羅英造為遂入求應然獨能於篇什詞賦策論一辭不措屢為有司黜為因是快快不能自已乃還鄉里與同黨數十家結連欲叛入錢塘會其同謀上告郡縣按捕得其逆狀盡誅之將死猶能吟詩以貽行刃者初嗣主南幸落星灣遂遊白鹿國庠見壁上題一聯云吟登蕭寺旃檀閣醉倚王家琥珀床乃顧左右曰吟此詩者大是貴族矣於是為之集時輩葬重固此騎縱謂可俯拾青紫矣

欽定四庫全書

江南野史卷九　　宋　龍袞　撰

汪召符　胡元龜　張翊　劉洞　林仁肇

汪召符者歙郡人少好學博貫經籍善為文章不趨浮末有王佐雜霸之才見唐末天下苦於兵戰遂居鄉里執耒耜力於田穡先主輔政移鎮金陵遂詣上書陳民間利害之說有九患書上為宋齊丘所沮每議論私詆譬召符謂雖有其言必無其行先主猶豫未之果信齊丘始守趙回召符貽書詰之曰聞足下齊先聖以立名超亞聖而稱字齊丘慚而改之為子嵩後使人誘召符乘舟痛飲推沈於石城下先主聞而吁歎良久頗憾焉泊昇元年中更定民田諸般物產高下各為三等私額民獲均輸令為田定制及使民入米請鹽罷其科徵別藉簿征商旅貨鬻則收否則聽往舟無力勝郡縣窘督降而有限以致民生數十年小康者賴由召符之言也

胡元龜世為廬陵人居永新有俊才嘗候本邑宰宋齊丘其風貌瓌傑而禮趨生獷欲窮其學藝因以屏上新畫戲珠龍乃謂元龜曰子試詠之元龜執筆造次而成因諷宰受賂曰翻身騰白浪探爪攫明珠宰為設飲饌盡歡而罷後有人為宰發之宰怒使人追捕欲苦之元龜亡入金陵會吏曹徐郎之賓館焉未幾郎為子娶親迎之夕畢命寮屬設牋管徐有同舍郎在座問曰今夕詩相為誰答曰有螺江胡造士馬郎大咍以題試之元受毫製牋不刻而成郎覽之頷之而已元龜以迴文詩

朝之郎辭以賦題又連飛數章識切皆以迴文體郎一辭不措伴醉而去由是衆慕之徐薦於宋齊丘遂射策入官授文房院副使迨數年歸家省親天威軍都虞候張巒征桂林班師回與元龜有故過訪其第親拜其母留數日飲餞而別入授撫州臨川令頗著政績時齊王景達出鎮是邦而元龜朔望起居頗有慢色又嘗凌辱王府公僕嗣主知之將代之有訟其婦者元龜目之乃曲道而離之自毀而與其金訟主去詣金陵發之按窮其事免官徙廣陵數年會赦求敘理不報遂著叛詞三十首皆傳誦時俗國家聞而鴆之死之日方迫強仕矣

張翊其先京兆人世綿官緒唐末受任番禺屬劉隱將據交廣棄官北還至潭衡間馬氏據有潭澧遂挈家七入江南至廬陵禾川見廬陵沃壤乃探貨囊以易產畝而居焉及翊兄弟長力先業能屬文入廣陵先主輔政以射策中第授武騎尉先主移鎮金陵隨渡江見知於義內兄謂之南廊承旨先是福州連重遇殺延義立朱文進為主以拒建州王延政時仁翰殺重遇與文進以城降仁肇少勇毅智力絕人與陳鐵齊名身長六尺餘姿貌壯偉在建州立戰功建州陷歸金陵嗣主見而奇之署為將周師攻淮向仁肇出援壽春與劉仁贍相應攻襲大寨斬俘甚衆及復濠州水柵累有戰功授淮南行營屯應援使周師於正陽具浮橋而渡仁肇帥勇敢之士載芻藁乘風潛至將燒絕橋道為返風所拒火不及發合戰敗退惟仁肇單騎而殿後周人駙馬都尉張永德猿臂善射發無不斃人皆神之自岸見仁肇而射之

親乃喝曰這漢中口吳仁肇格却之永德曰不知何良將也未易可圖及割地以前官鎮潤州頗有功能善撫養士卒復鎮武昌追世宗朝李重進據揚州不順宋太祖征平之既而淮南無屯戍諸郡所守不過千人仁肇密疏曰今宋朝前年征蜀今取交廣往還數千里師必困罷請假以兵數萬北渡直抵壽春分據正陽因其恩舊之民累年之衆取復淮甸勢如轉丸縱彼求救亦一二矣臣當據淮對壘而禦之復請臣起兵之日聞於北朝言臣據兵竊叛苟事成功濟國家受利如其不利則請誅滅臣家以明陛下之不二後主懼其無功徒勞師旅乃不從開寶中以仁肇為南都留守尹南昌宋太祖欲平江南患仁肇勇略私於仁肇左右竊取其存神侯江南朝貢至以示其使曰汝以斯圖何似對曰此神似本國林仁肇因曰仁肇且將至矣又使微指其空館曰斯仁肇之第也後主聞之不察其權詐遽使鴆殺之不二年王師乃渡仁肇少有風疾其息氣顏穢時謂之肺掩不正及遇鴆而家人怪其不臭俄卒

江南野史卷九

江南野史卷十 宋 龍袞 撰

盧絳 朱令贊 申屠令堅 劉茂忠

盧絳字晉卿世為南昌人其父唐末仕南平王鍾傳署館驛巡官有子七人絳乃其仲子也少好學書理無不研精頗通大義不治產業每縱俠與博徒游初西京作坊副使尹承謂少於後主世獻利便歸吉州興軍迴務以資國用路過南昌絳能書計辟為本務吏暇則從博徒奕角觚輩飲食無何貧困乃欺竊官緡罪當棄市永謂且發絳懼易儒服逃於淦陽土豪陳氏家尋會赦獲免旦夕與陳氏諸子乃雜錄六韜之屬陳知其識度狀貌非儒家者流乃謂絳曰吾竊知子頗有謀畧今國家方急賢豪非子窮委之時也遂厚資贐以遣之絳不已而行至豐城為叢昔交遊無賴相率飲博數日之間囊裹皆罄遂無聊入南昌兄及母弟皆嗤鄙憤懣聞廬山有白鹿洞書院遂詣國學與諸高溝奇之因表署為本院承旨使督百卒於任所陳利便經營制度頗見幹績尋就轉泌江諸屯兵馬監押兼巡檢有盜於宮道者乃陰持禁物誣之俾出緡帛以為三害及朱弼新除國子助教欲疏理其罪絳遂亡號為三害及朱弼新除國子助教欲疏理其罪絳遂亡入金陵既至堀然旅邸素無知舊裂裳既罄遂薄遊京口往來壁澗寒雪新炭若桂少有瞽力乃踊折簏桶而賃時有守囷吏見而壯之延歸既久遣歲饑吏無以給囷俾絳夜躍囷窖自氣樓間入竊官粟數十又一夕往入見長人先立囷中絳於是奮搏而束之乃為一柱冷若冰鐵頃之夫所據乃懼而出遂中瘧疾逾月既乏資給疲瘵且極忽夢一白衣婦人顏姿態謂之曰子之疾當食蕨即愈詰朝見鬻蕨者絳揣囊中半朐乏一錢惟有唐韻一冊遂指易之其人曰吾輩乃小販鬻將出安用哀君欲之忘切遂酤數提絳喜而食之至旦疾捐但資用窘迫嘗默默不自持迨數夕又夢前白衣婦人謂絳曰妾乃王真也太尉富貴時可往詣都城妾有一詩一緡以助行旅十年之後於孟家陂上自當會見言畢乃歌其詩曰清風良月夜深時箕帚盧郎恨尚遲他日孟家陂上約再來相見是佳期言訖而去絳驚覺因思其語呼已為太尉乃惘然又不測孟家陂在何所展轉反側忽於卧旁果獲其緡由是自負襟懷豁然入金陵畫策詣後主上疏陳京口至壁澗數處要衝之地宜立柵屯戍廣設備禦并條利害數十事絳素有口辯敏捷候數日不報復為書詣光政陳喬見之與語數日遂大奇之表署為本院承旨使督百卒於任所陳利便經營制度頗見幹績尋就轉泌江諸屯兵馬監押兼巡檢於是名慕亡賴少年便於舟檝伺習水道者得馬雄王號為三害及朱弼新除國子助教欲疏理其罪絳遂亡川軍張三十四等數十人立為偏裨將校俾督卒伍號令日嚴操練水戰金益使知前却示以旌旗指麾行列部分次序進退遲速有法轉運如飛時有一艘應命稍遲絳時有守囷吏見而壯之延歸既久遣歲饑吏無以給囷俾絳夜躍囷窖自氣樓間入竊官粟數十又一夕往船舫百餘艘鹽數萬石獻之後主賞其功遂封爵壯國

及王師渡江尅池州急召還授凌波軍都虞候城外沿江都部署王師累攻秦淮口水柵絳率舟師往援之前後興都統軍皇甫繼勳與鄭彥華忌絳功出己上說後主遣之出援丹陽絳因率大部舟百艘列之為八字陣而行曹彬等識所部開圍出之既至京口舍舟登岸與之三戰越人三北其圍乃解乃以為潤州節度使守大部自絳出建康水陸之攻愈急後主數詔遣還為左右所沮未幾宣州叛乃授絳節度使討之遂平其城金陵陷諸城皆下惟絳等不順謀劃據嶺表使建州刺史陳德誠等往諭之過歙州龔慎儀閉門不納絳怒曰慎儀乃吾故人何故見拒使馬雄攻之城陷慎儀朝服而出為雄所殺既而絳弟奔宋太宗詔旨委諭罷兵入朝絳遂聚將校議之王川軍之徒皆厲聲拒命不從絳欲殺弟而行弟乃私謂之曰兄今不順詔命乃獨善一身其如老母并一族三百口何絳猶豫會先鋒曹翰使賫鐵券至絳乃與馬雄張三十四等數十人脫身夜七餘衆亦潰曹翰使衛送京師既見上問絳曰卿何不早歸朝廷勞朕詔命對曰臣受李煜厚恩忝知事李煜未知事陛下上曰李煜已臣妾於朕卿於草野何侯曰臣聞李煜歸命未受王爵臣故不敢歸上聞其言頗近忠赤乃賜之授冀州團練使既數日入授 命曹翰亦 入馬雄方侯恩於外時龔慎儀猶 等以手 版擊之遂闌入殿門顙猶稱臣 閽 殺上上怒方詰絳等曹翰先鋒被宣歙二郎 閽 略

之因入奏曰盧絳乃一姦賊陛下存之為國家日後之患矣況冀州乃邊境之郡而使有重權不可上命皆斬之絳呼曰陛下以鐵券詔臣恕之以死今以微罪一旦見殺千古而下且彰陛下之無信上曰朕為亂賊慎儀殺數郡以為永訣時守者皆醉因夜亡歸會賊帥咸師朗等掠淮北衆至千餘人令堅因往與官軍轉戰殺傷頗衆羣賊勇之後從咸帥朗出援壽春與林仁肇應援劉仁贍同破城南大寨及復濠州大柵時勇冠軍中左右將斬之絳曰萬乘帝王斬一偽署節度使可無慙褐乎贊使馳奏上遂賜之絳復問孟家陂持刀者曰斯場是矣因屈指追今果十年歎曰昔日之夢今果驗矣死復何恨王真姓耿氏其夫死與前婦之子通當極法與絳同場斬馬絳孫器有文學今登進士第矣

朱令贇不知其先何許人乃大將朱業之從子幼隨業征討初署為小校趫捷善射膺目軍中號為朱深眼後以軍功累遷為神衛軍都虞候開寶中林仁肇鎮南昌數年卒遂以令贇領其部王師攻金陵令贇於潯陽湖口縛大筏萬艘載粮併軍器數十萬戰艘上具爐炭將斷采石磯浮橋以援金陵既成或說之可乘盛夏江流泛溢時風便其勢迅急可以成之令贇不從至冬遂率水陸數萬進行數日至虎蹲州與王師遇令贇於機將戰獨乘大航高數十重危簪盛親信數千人共載上建大將旗旛指麾而進王師見之聚舟併兵而攻之令贇麾遂將火油機以禦之屬北風急迴焰逆星條忽自焚燎及大筏於是水陸諸軍不戰自潰令贇力窮投火而死

申屠令堅山東人自少無賴好博賭力紀人晉漢間嘗為盜犯法州郡械繫入京將至邊賂守曰吾令見捷不死則為一健卒君等皆吾州鄉之人吾與君等別可飲數甌以為永訣時守者皆醉因夜亡歸會賊帥咸師朗等掠淮北衆至千餘人令堅因往與官軍轉戰殺傷頗衆羣賊勇之後從咸帥朗出援壽春與林仁肇應援劉仁贍同破城南大寨及復濠州大柵時勇冠軍中左右將斬之絳曰萬乘帝王斬一偽署節度使可無慙褐乎贊使馳奏上遂賜之絳復問孟家陂持刀者曰斯場是矣因屈指追今果十年歎曰昔日之夢今果驗矣死復何恨王真姓耿氏其夫死與前婦之子通當極法與絳同場斬馬絳孫器有文學今登進士第矣

朱令贇不知其先何許人乃大將朱業之從子幼隨業征討初署為小校趫捷善射膺目軍中號為朱深眼後以軍功累遷為神衛軍都虞候開寶中林仁肇鎮南昌數年卒遂以令贇領其部王師攻金陵令贇於潯陽湖口縛大筏萬艘載粮併軍器數十萬戰艘上具爐炭將斷采石磯浮橋以援金陵既成或說之可乘盛夏江流泛溢時風便其勢迅急可以成之令贇不從至冬遂率水陸數萬進行數日至虎蹲州與王師遇令贇於機將戰獨乘大航高數十重危簪盛親信數千人共載上建大將旗旛指麾而進王師見之聚舟併兵而攻之令贇麾遂將火油機以禦之屬北風急迴焰逆星條忽自焚燎及大筏於是水陸諸軍不戰自潰令贇力窮投火而死

申屠令堅山東人自少無賴好博賭力紀人晉漢間嘗為盜犯法州郡械繫入京將至邊賂守曰吾令見捷不死則為一健卒君等皆吾州鄉之人吾與君等別可飲數甌以為永訣時守者皆醉因夜亡歸會賊帥咸師朗等掠淮北衆至千餘人令堅因往與官軍轉戰殺傷頗衆羣賊勇之後從咸帥朗出援壽春與林仁肇應援劉仁贍同破城南大寨及復濠州大柵時勇冠軍中左右將斬之絳曰萬乘帝王斬一偽署節度使可無慙褐乎贊使馳奏上遂賜之絳復問孟家陂持刀者曰斯場是矣因屈指追今果十年歎曰昔日之夢今果驗矣死復何恨王真姓耿氏其夫死與前婦之子通當極法與絳同場斬馬絳孫器有文學今登進士第矣

不復茂忠乃上言乞就擒以自贖因許之遂亡入嶽窯為先倡掠得財帛多推分與之又得衛士孤虛王遊星禽占候風角之書遂伏而習之皆驗衆愈信之因熟往還與捕吏為內應討平之時廬陵鵝鴨洞有盜兵先者招集亡命剽掠四出郡不能制茂忠用計掩擊殆盡遂斬先持其首詣郡參授吉州兵馬監押錫賚優厚遣還與郡守繕理城隍戍事整肅復詣入授袁州萍鄉制置使委以扞湘潭之境既至撫輯士庶條明法令精練步騎若指諸掌王師初圍金陵茂忠撫巡界上因與兵縱獵無何逐獸出界而潭人拒之茂忠怒乘勢掠至潭陵而還時潭衡巡撫使祖洎怒其犯境欲襲取之會冬至日意茂忠必醺會乃率步騎及白面潭民數千而至緣邊營柵皆遁望樓烽烟驟起報騎亦至茂忠乃會郡吏議衆洶洶不能謀惟茂忠顏色自若因命酒既數行報騎又至衆請行茂忠笑謂之曰今日將吁如出師於主將不利逐伏間道往設伏兵焚絕橋梁然後躬擐甲冑去寨十里許與潭師遇遂合戰迫晡勝負未決茂忠乃會騎持大稍深入敵陣所向無前因乘勝急擊衆大奔潰而退過伏兵橋道既絕赴水溺死殆盡逐執其副使以軍禮相見後主嘉茂忠功績遷袁州刺史其餘軍佐僚屬進職有差尋以金陵不守後主為虜時吉州刺史申屠令堅結之以抗令堅死茂忠遂降舟次淮口修謁自稱遠州刺史時主歲者為朱供奉見乃擲刺于地大罵曰亡國之俘何刺史為令具勝帖替見將上階廳署

史復叱之令閽衣執仗庭參既至京師上曰江南被陷國已亡矣爾何相持之深茂忠對曰臣受李氏國恩惟忠勇是奮雖陛下親征臣亦當殞身不顧太祖見其誠慤待之頗厚乃授登州刺史之任既至未幾會前主歲朱供奉抵罪貶為郡將公見其來亦不之懟令就職日兩衙俾立廡下供奉逾月慚死在郡廉幹頗有政理迫太宗即位枉賭博事露左遷分司西京未幾會赦復資任閑昔茂忠微時其常所持鎚將有事戰鬬必於宿而鳴即至殺戮乃與潭戰親操奮擊前無堅敵左右中者皆洞胸脇迫百餘革其腑亦因是負創傷時過陰雨即加痛楚至是疾作臂不能舉病數日卒追封某官茂忠本名武後改徹以犯漢武諱因改焉在江南日雖軍戎繁劇處置無滯然延接下士不憚儒術皆揖讓周旋詢訪時務無不盡禮門館常盈或時飲宴武傑相侍處衆日郡君生一女居金陵城陷為兵人所掠在師中茂忠使女人入諸營部托鬻衣而竊求之遂表聞取還既至皆喜因著夕與庭下敷坐茂忠據拐忽見一人自外躍劍刺之茂忠以拐自扞連舉數四拐迫絕刀不能中會左右執之送軍巡司按訊斬之乃昔掠女兵人也初潭師興其間有貪佞好勇者皆先授祖梁署以萍鄉令薄之秩及敗溺不還至今孤幼猶哭且怨茂忠焉

總校官進士臣朱 鈐
校對官助教臣胡予襄
謄錄監生臣崔 堂

南唐書

馬令 著

南唐書提要

南唐書三十卷。宋馬令撰。令、宜興人。陳振孫書錄解題載令自序。稱其祖太博元康。世家金陵。多知南唐故事。未及撰次。今繕先志而成之。實崇寧乙酉云云。則令乃北宋末人。此本不載令自序。蓋偶佚也。元趙世延所作陸游重修南唐書序。稱馬元康、胡恢等逃有所遇。令復罕見。竟以爲令祖元康所作。殆當時未睹其本。故傳聞致誤歟。其書首爲先主書一卷。蓋用蜀志稱主之例。次女憲傳一卷。列后妃公主。而附錄列女二人。次宗室傳一卷。列楚王景遷等十二人。而從度從信二人有錄無書。次義死傳二卷。次叛臣傳一卷。列徐溫及其子六人。附錄二人。次僭僞傳四卷。次儒者傳二卷。次隱者傳一卷。次義死傳二卷。次雜傳二卷。次黨與傳二卷。次浮屠傳一卷。次妖賊傳一卷。次方術傳一卷。談諧傳一卷。皆雜人也。而附以汪儒彭利用。次世系譜二卷。次建國譜。次世系譜。共一卷。建國譜者。即地理志。世系譜者。敘李氏所自出也。每序贊之首。必以嗚呼發端。蓋欲規彷五代史記。頗類效顰。於時話小說。不能削愛。亦不免蕪雜瑣碎。自稽其書。又如建國譜之敘地理。僅有軍州而無縣。則省不書省。

自序

傳曰。太熙之後。述史者幾乎鳥矣。唐季五代。大率剿據。各亦有史。而太熙之風。往往有之。南唐寖滅。史官高遠。庶始後悔。悉取史草焚之而死。徐鉉、湯悅、舉太宗皇帝敕。追錄所聞。而忘遵取近。率皆疎略。先祖太博元康。世家金陵。多知南唐故事。旁搜猶史遺文。并集諸朝野之能道其事者。未及讀次。遽捐館舍。今輒一不自料。斟先志而成之。列爲三十卷。雖有媿於筆削。而訛亂紛壬。亦庶幾焉。崇寧乙酉春正月。陽羨馬令序。

南唐書目錄

卷一　先主書
卷二　嗣主書
卷三　嗣主書
卷四　嗣主書
卷五　後主書
卷六

卷七　女遊傳　元悲宋后　光穆鍾后　周后　徐主　余洪妻鄭氏附
宗室傳　楚王景遷　齊王景達　太子寶　岳王從善　吉王從謚　從信傳亡　種氏　昭惠周后　保儀黃氏　永興公主　渤海吳娘附
卷八　義衛傳　徐知訓　徐知詢　徐知諫　徐知誥　晉王景遂　江王景遷　慶王茂　鄧王從益　從慶傳亡　宣城公仲宣　徐宣胤　徐知詢　徐知諫　徐知誥　子景遂　子景遷
卷九　列傳　周本　王輿　王安　高審思　李德誠　李韋　拿建
卷十　列傳

李建勳　常夢錫
殷繇　潘承祐
游簡言　張延翰
徐玠、　李夷簡

卷十一
列傳
刁彥能　周宗
馬仁裕　何敬洙
柴克宏　劉崇俊
王崇文　邊鎬

卷十二
列傳
盧文進　李金全
王建俊　林仁肇
陳誨　申屠令璠

卷十三
僞者傳
韓熙載　江文蔚
高越　孫魴

卷十四
僞者傳
劉洞　江爲
汪台符　史虛白
郭昭慶　康仁儀
伍喬　周彬
刁衍松　徐鍇

卷十五
隱者傳

江夢孫　沈彬
陳貺　陳陶
許堅　毛炳
顏胡　鄭元素

卷十六
義死傳
劉仁贍　孫晟
張彥能　鄧昭濟附

卷十七
義死傳
盧詔暉　孟堅
陳喬　劉彥貞
朱令賓　胡則

卷十八
廉隅傳
姚景　魯崇範
馬文義　許規
苛政傳、

卷十九
張宣　李德柔
誅死傳
豬仁規　王延封范仲熊附
李德明　盧詔勳
鍾謨　張紹傳亡錄附鍾謨
潘佑　李平

卷二十
黨與傳
宋齊邱

卷二十一
黨與傳
陳 覺 李徵古
馮延己 馮延魯
魏 岑 查文徽
卷二十二
歸明傳
蕭 儼 劉承勳
鄧 拙 舒 雅
盧 絳 劉茂忠
李元清 陸昭符
卷二十三
歸明傳
朱 弼 孟賓于子婦附
楊 賓 閻 蒼
羅 紹 盧 郢
邱 旭 賈 戚
湯悅附 張 洎附
徐鉉附
卷二十四
方術傳
吳廷紹 木平和尚
李 冠 道士譚紫霄
潘 扆 女冠耿先生
卷二十五
談諧傳
申漸高 李家明
楊名高 王感化

彭利用附
卷二十六
浮屠傳
小長老 北僧惠之
元 寂
妖賊傳
張遇賢 諸葛貽
卷二十七
叛臣傳
劉 澄 朱元
劉從效附
卷二十八
滅國傳
閩王氏 殷
卷二十九
滅國傳
楚馬氏
卷三十
建國譜
世系附

南唐書卷一

宋 馬 令撰

先主書第一

主諱中紀。諸侯殺之。葬楊台吳。紹于唐祚。作先主書。

先主姓李。唐宗室裔也。小字彭奴。其父榮。榮之父志。志之父超。超早卒。志爲徐州判司。因家焉。榮性謹厚。適丁世亂。晦迹民間。號李道者。彭奴以光啓四年生於彭城。（彭城。今名故小字。）流寓濠泗。吳武王楊行密克濠州。得之。奇其狀貌。養以爲子。而楊氏諸子不能容。行密以乞徐溫。乃姓徐。名知誥。溫嘗夢水中黃龍十數。溫獲一龍而寤。翌日得知誥。知誥幼時。溫以孝聞。從溫出。不如意。杖而逐之。及歸。拜迎門。溫撫曰。爾在此也。知誥泣曰。爲人子。捨父母。何適。父怒而歸母。子之常也。溫由是奇之。遂身長七尺。庶顙。隆準。植彩鑾人。語聲洪暢。常緩行。從者闊步不能及。相工云。此龍行虎步也。從溫攻伐。身先士卒。爲樓船軍使。以舟兵屯金陵。

梁再用攻宣州。用其兵殺李遇。以功拜昇州刺史。時江淮初定。州縣吏多武夫。務賦斂。爲戰守。知誥獨好學。接禮儒者。能自勵爲勤儉。以寬仁爲政。遠近懷風。郡政大治。徐溫鎮潤州。以昇、宣、常、池、貢爲屬。溫聞知誥理昇州有善政。往視之。見其府庫充實。城壁修整。乃徙治之。而遷知誥潤州刺史。知誥初不欲往。屢求宣州。溫不與。時溫嫡子知訓爲淮南節度副使。溫至以次子知詢等。屯廣陵。知誥居潤州。近廣陵。得先聞。即日以州兵渡江定亂。遂爲淮南節度副使。溫至以次子知詢等。皆少。用知誥猶愈於他人。因留輔政。宋齊邱曰。潤州之命。實天賚也。初。徐氏諸子不睦。知誥而知訓尤悍。皆召知誥飲酒。伏劍士。欲害之。行酒走刁彥能酒至。知誥以手爪掐之。知誥悟。起走。乃免。後知誥自潤州入覲。知訓與飲於山光寺。又欲害之。徐知諫以謀告知誥。知誥起道去。知訓以劍授刁彥能。使追殺之。及於中途而還。結以不及。由是得免。及知訓死。溫宣潤州預謀。就知訓所有士室。紿審溫保。身被五木。諸弟皆執縛受刑。而實知訓盜冤正座。皆署其名。溫見之。唾曰。狗死遲矣。知誥因得疏其罪惡。由是內外全活者甚衆。而死者猶數家。知諷與僧修睦親狎。得僞讖數紙。皆修睦手書。溫求修睦殺之。越人寇毘陵。溫伐越。知誥以王府兵會戰於無錫。前軍敗。賊乘之甚急。溫纂得勢疾。不能治軍。知誥率所領疾戰。大破之。斬首數千級。越人乘輿重夜遁。時四境底定。惟越人爲梗。因此請平。而兵甲遂戢。知訓之用事也。常陵弱楊氏。而驕侮諸將。遂以見殺。及知誥秉政。乃寬刑法。推恩信。起延賓亭。以待四方之士。引宋齊邱、陸知詳、王令謀爲館客。士有羈旅於吳者。皆藉用之。常陰使人察視民間。有囚荒盜乏者。則給之。盛裝宋簪張蓋操左右進。必卻之曰。士衆何多暴露。我何用此。以故溫雖逸乘大政。而吳人類歸知誥。武義元年。拜左僕射知政事。漸復朝廷紀綱。修典禮。舉法律。以抑強暴。中外謂之政事僕射。溫還金陵。副溫爲節度使。諸道都統。所爲多不法。常謀知誥。知誥使論之入朝。遂留爲左統軍。吳主僭帝號。改元乾貞。（知誥自欲尊大。故本楊溥稱帝。則前唐之諱著。）知誥累讓侍中、中書令、太尉、都督中外諸軍事、封齊陽公。改封豫章公。太和三年。公出鎮金陵。如溫之制。以長子景通爲司徒、平章事。居中輔政。以王令謀、宋齊邱爲左右僕射。同平章事。四年。封公爲東海郡王。五年。進封齊王。（始書小字。卽名。既而書公。齊王。以見其漸。）六年。召景通還金陵。爲鎮海軍節度副使。以其次子景遂爲太保平章事。與令謀等秉國政。天祚元年。王進位太師、天下兵馬大元帥。二年。景遷病。以次子景遂爲門下侍郎。參知政事。冬。安遠軍盧文進來降。三年。閩越諸國皆遣使勸進。人謀已歸。於是加殊禮。建齊國。置宗廟。以宋齊邱爲左丞相。徐玠爲右丞相。冬十月。受吳禪。攝太尉。楊墀。秦上皇帝璽綬。國號大齊。改元昇元。策吳主曰。受禪老臣知誥謹上玉冊皇帝爲高尚思元宏古讓皇帝。景通吳王。景遂齊王。景達信王。弟知證江王。知謙饒王。以建康爲西都。廣陵爲東都。十有二月己卯朔。日有白虹二。以揚州海陵縣爲泰州。翻泰興、鹽城、興化、如皐、四縣屬焉。以海陵制置使褚仁規爲刺史。遷州周本卒。（凡書某州某人卒。皆其僭稱。）帝惻親朝一日。食不舉樂。（書帝者。以見其僭稱。甲午。皇后宋氏受寶冊。是歲。閩王昶貢方物于京師。天子使散騎常侍盧損如閩。册昶王。不受。（昶不受王冊。凡書京師者。中原也。）

（書天子單正統，以其僭竊國號，故書。）二年春三月壬子朔，日有白虹二。壬申，大星流于東方。夏四月，遷讓皇于丹陽，以王興爲浙西節度使留後。馬思讓爲丹陽宮使，以嚴兵守之。徐氏諸子服謂帝復姓，帝謙抑不忍忘徐氏恩，下其議百官。百官皆請及其兵五百人被執，天子厚賜之，遣還。帝致書于晉，復返光鄴等，請以敗軍行法。天子又遣之。帝以甲士臨淮拒之，乃止。（天子，晉高祖也，晉帝致書于晉，還其抗也，以金爲宣威統軍，洪州李德誠卒，以宣州徐玠代，以江州徐知證爲舉國軍節度使，梁王徐知誥卒，秋八月，廬州李璋卒，以泗州馬仁裕代，以天威統軍盧文進爲鎮海軍節度使。冬十月，幸東都，存省故老，宴于舊宅。踰月還。十有二月，葬吳越文穆王。（凡他國戰立，卒葬，試殺，皆同通則書。）五年春正月，虔州王安卒，以統軍貫浩爲百勝軍節度使。三月，誅泰州刺史褚仁規。夏四月，秋九月，壬子，有星孛于天市。錢元瓘卒，佐嗣位。冬十有二月，葬吳越文穆王。

六年春三月，廬州馬仁裕卒，以滁州刺史周鄴爲保信軍節度使留後。夏四月，南漢劉巖卒，玢嗣位。葬劉巖。僭設天皇大帝（以其僭稱帝，故書與吳越、閩、劉氏、遷諱皇子孫於海陵，號永寧宮。嚴兵守之，遷諱皇子孫，謂

徐鉉曰。烈祖少長喪亂。知人艱苦。故不以富貴自處。唯務節儉。身爲宰相。事養父母如禮。飲食皆親侍。或遇疾。不解帶。溫常責諸子曰。汝輩能如是乎。及建號。卽金陵使府爲宮。唯加隅屋棚檻而已。終不改作。接見親族。如家人禮。尊長者。親拜之。晚年服金石藥。性多躁怒。百司奏事。必至厲聲詬責。羣臣咸正色抗辭以對。事理明白。必斂容慙勉之。旬日之後。多有恩澤。故人思盡力。決死刑。用三覆三奏之法。文武亡歿。子孫隨才以敍。不限資格。或營其婚嫁。幼未堪任。與其撫育者。內帑以給之。有親老者。倍其數。死王事者。下至卒伍。皆三年給其全俸。故士無貴賤。悉亡身外之憂。

嗚呼。積厚者流澤遠。積薄者流澤狹。不其然乎。舜之後。千餘年而有杞。杞削而句踐得志於越。後世之君。違大義於一時。而德不若舜禹者。亦隨其澤之遠近而興起焉。故晉以天下喪於狄人。而卜琅繼之。唐以天下篡於朱梁。而烈祖紹之。然則盜名器。操生殺。制一方之命。抗萬乘之勢者。豈非天與。烈祖之起。雖無雄才大略。而深沈寬裕。本於天性。幸而適丁中原擾攘之際。故數年之間。有足觀者。

南唐書卷二

烈主書第二

烈帝有定。諱其冀之。襲師圖楚。命委與尸。作烈主書。

烈主、諱璟。字伯玉。初名景通。烈祖元子也。美容止。器宇高邁。性寬仁。有文學。年十歲。吟新竹詩云。棲鳳枝猶軟。化龍形狀已依稀。人皆奇之。馮家婦尙書郎。吳讓皇見之曰。吾諸子皆不及也。累遷諸衞大將軍。典治軍旅。撫納將校。烈祖出鎭金陵。拜璟司徒、平章事。知內外諸軍事。加諸道副都統。烈祖受禪。封吳王。累遷太尉、中書令。諸道元帥。錄尙書事。改封齊王。既當儲副之地。而固讓再三。讓虛下士。常若弗及。烈祖受顧命。猶讓諸弟。辭益堅。侍中徐玠以冕旒被之曰。大行付殿下以神器之重。殿下固守小節。非所以遵先旨。崇孝道也。乃嗣位。改元保大。太常博士韓熙載上疏曰。踰年改元。古之制也。事不師古。非可以訓。時雖可其奏。而制書已行。遂改元。册尊宋氏爲皇太后。妃鍾氏爲皇后。弟景遂改封燕王。弟景遷改封保寧王。長子冀爲南昌王。文武進位有差。洪州宋齊邱入爲左丞相。江州周宗入爲右丞相。以元帥府掌書記馮延己爲諫議大夫、翰林學士。又四月戊申朔。日有食之。中書侍郎平章事李建勳

罷爲昭武軍節度使。南澳劉龔弒其君玢。龔自立爲帝。（不書僭者。玢前已僭也。）五月。司徒兼侍中徐玠卒。秋七月。遷王景遂改封齊王。拜副元帥。宣告中外。以兄弟相傳之意。以元子南昌王冀爲江都尹、東都留守。（書元子以見景遂之不得立也。）景遂固讓。不許。顧儼上疏。其略曰。夏商之後。父子相傳。不易之典。惟仰循古道。以裕後昆。疏奏不報。冬十月庚戌。有星孛于東方。妖賊張遇賢聚衆十餘萬。陷虔州諸縣。（諸縣名。）虔州城守馮賢據白鹿洞。命洪州營屯都虞候嚴思禮、通事舍人邊鎬、討之。思禮、鎬遇賢及賊副黃伯雄。謀主僧智嵩。全斬於越康市。以嚴思禮爲海州刺史。邊鎬爲洪州營屯都虞候。貶百勝軍節度使。貿浩爲監門衞將軍。（加貶故官也。）池州安靖。以鎭州刺史李瑭爲百勝軍節度使。留後。十有二月。下令。中外庶政。並委齊王景遂參決。文武百司。唯樞密副使魏岑、查文徽、得白事。餘非召對。不得見。齋閤上書極論曰。元帥開府。人猶駭駿。況委之大政。而羣臣不得時見。臣恐中外隔絕。姦人得志。非陛下之利也。書奏不報。侍衞軍都虞候冀崇詣閤求見。曰。臣事先朝二十餘年。每見延接疎遠。未嘗遽隔羣下之情。固有不達。今陛下始卽位。所委任者何人。而頓與羣臣謝絕。深居遠處。而欲聞民瘼。猶懸險而入乎。堯道也。臣老矣。長不復奉顏色。因涕泗嗚咽。帝深爲感動。引與之坐。賜食而出。始以手札批諭。儼等曰。晏天不明。降此鞫凶。越予小子。常恐非類。于厥躬。用災于厥躬。故退處悲默。思底于道。而察隔之弊。以爲卿憂。惟予小子。實生厥階。由是所下之令。遂疑。時宋齊邱、周宗爲左右丞相。齊邱專執。而宗持議自守。及上心旣悟。齊邱乃言其非便。帝曰。公何不早諫我。遂能奪齊邱爲浙西節度使。齊邱寬與隆爀。造作飛語。以譖宗。宗泣而上訴。帝知之。弗問。（此爲明年宋齊邱上表乞歸九華張本。）

青陽公食青陽一縣。

二年。春正月。右丞相周宗罷除江西節度使。門下侍郎、平章事張居詠。能除浙西節度使。二月辛卯。日有白虹二三月。左衞上將軍盧文進卒。夏。閩人朱文進連重遇、弒其君曦。重遇立文進。使來告亂。因其使。議伐閩。以民疫。抑閩便。道之。夏四月。秋七月。鄂州王與卒。以神武統軍韋建爲武清軍節度使。（鄂州某人代者。移鎭也。）海州姚景卒。以滁州劉仁贍代。以楚州刺史劉彥貞爲滁州觀察使。九月庚午朔。日有食之。多十有二月。馮延己爲翰林學士承旨。水部員外郎馮延魯爲中書舍人。延魯銳於功名。欲興建州之役。乃賀中書舍人查文徽爲江西安撫使。翰林待詔嚴衞者。皆賈於閩。具知山川險易。爲文徽陳進兵之計。文徽因是請伐閩。乃命邊鎬率洪州屯兵。與文徽俱行。遂入建陽。王延政遣統軍使吳承赴以遊兵巡福州境。紿曰。唐助我討賊。大軍至矣。福州信之。連重遇殺朱文進。裨將林仁翰殺重遇。函其首。歸承赴。延政以其子繼昌守福州。親率衆以拒我師。五郡之兵大集。勢甚盛。文徽等次于蓋竹。退復屯建陽。啓求濟師。三年。春二月。淮南金恩、何敬洙、率萬人以應文徽。與延政陣陽水。金將武彥琳、馬存貴、以輕銳繼之。服背夾擊。延政大敗。以餘兵守城。閩人李仁達殺其君之子繼昌。（兩年以閩州降

（建威、威以建威將軍及其統軍吳承勛、立將軍俗呼徐明無統御之略、仁達又殺之而自稱留後、遣使來降、即以仁達爲威武軍節度使、延政益不振、建州之險要曰西嶺、延平津、相繼而平、夏四月、庚辰、星見而風雨、八月甲子朔、日有食之、遂克建州、執王延政、歸于建康、授羽林大將軍、安化軍節度使、封鄱陽王、泉州刺史王繼勳、漳州刺史王繼成、汀州刺史許文稹、皆請降、因而鎮撫之、諸將下建州、兵無留刻、剽掠若乘、閩人失望、帝以出師有功、不錄其過、升建州爲永安軍、以組全恩爲節度使、查文徽爲撫州刺史、何敬洙爲楚州刺史、偏將王建封先登、功第一、爲信州刺史、全恩未拜而卒、以鎮州王崇文鎮建州、泉州神將留從效劫刺史王繼勳、從效自領州事、於是王繼成、許文稹皆至建康、以繼勳爲池州團練使、繼成爲和州刺史、文稹爲蘄州刺史、即以劉從效爲泉州刺史、多十月、皇太后宋氏殂、以延平津爲劍州、割建州之劍浦、汀州之沙縣、尤溪、以建州裨將陳誨爲劍州刺史、以指揮都虞候郭金城爲汀州刺史、以劉從效爲節度使、升泉州爲清源軍、以泉州刺史劉從效爲節度使、留後、葬元恭皇后于永陵、六月、秦州劉崇俊卒、四年、春正月、陳覺逼齊王放遜官、宋齊邱、先朝布衣之舊、委諸山林、不允中外之望、帝使景遂至揚、召之起、拜太傅、參朝謀而已、以撫州李建勳爲左僕射、門下侍郎、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建州製的乳茶、號曰京挺、騰茶之貢自此始、罷貢、徇書徐遘爲鎮海軍節度使、二月壬戌朔、日有食之、命建州刺史留後、葬元恭皇后于永陵、六月、秦州劉崇俊卒、湯悅茶、夏四月、侍衛諸軍都虞候賈崇爲寧化軍節度使、留後、帝大怒、馮延己等言兵業行、不可止、乃以王崇文爲招討使、王建封爲副使、益兵以會之、馮延魯爲南面監軍使、魏岑爲東面監軍使、陳覺爲諸軍監軍使、仁達送款於吳越、吳越以兵三萬應之、覺等爭功、進退不相應、延魯及吳越戰、延魯敗績、諸軍皆潰、帝以漳州觀察使劉彥貞爲清淮軍節度使、侍衛諸軍都虞候郭金城出爲漳州觀察使、以劉崇俊子範爲漳州刺史、建州之役、府邸中耗、民不堪命、故李仁達、劉從效、皆編糜而已、至是諸將請討之、不許、宋齊邱、陳覺爲禍建路、實論使說仁達入覲、不從、覺還至建安、矯制發建、汀、撫、信之師、及防戍之兵、掩其不意、徑至城下、時魏岑安撫漳泉、聞覺起兵、亦擅發兵應覺、帝大怒、馮延己等言兵業行、不可止、乃以王崇文爲招討使、王建封爲副使、益兵以會之、馮延魯爲南面監軍使、魏岑爲東面監軍使、陳覺爲諸軍監軍使、仁達送款於吳越、吳越以兵三萬應之、覺等爭功、進退不相應、延魯及吳越戰、延魯敗績、諸軍皆潰、帝怒、貶延魯爲池州副使、仁達封鎮海軍節度使、同平章事、賜姓名曰李仁達、劉從效、檢校太尉、封鄭王、陳覺爲福建路宣論使、

佐卒。餘襲位。冬十有一月壬子。雨木冰。辛酉。雨木冰。癸酉。雨木冰。十有二月。越人胡進思廢其君倢。因於義和院。殺僞人是歲。馬希範卒。希廣襲位。

六年。春正月。越人立僞遵倢于東府。丁丑。天子崩。（漢高祖）以太子少傅馮延己爲昭武軍節度使。夏四月。盧州周鄰卒。五月。雅楚文昭王。（楚武王）葬吳越忠獻王。（錢鏐）六月庚寅朝日有食之。秋。漢伐河中。圍李守貞。守貞遣其將劉詣爲西面行營招撫使。諸州劉遵貞爲副。諫議大夫查文徽爲監軍使。兵部侍郎魏岑爲沿淮巡撫使。即河中平。遷亞師。冬十有一月。高從誨卒。保庸嗣位。非南平文獻王。

七年。春正月。淮北諸盜來附。以神武都虞候盧詡、裨將張愔、崔處棐、帥師出海泗諸郡。以右散騎常侍張義方爲監軍使。納賊帥成師朗以歸。二月。以中書舍人嚴續爲奉化軍節度使。以江州賈崇爲神武統軍侍衛諸軍都指揮使。夏四月壬申。太白晝見。贈故廬山江夢孫國子司業。六月癸酉朔。日有食之。秋七月。殺天威統軍都虞候王建封。八月。以建州王崇文鎮廬州。以諫議大夫查文徽爲永安軍節度使留後。冬十有二月己巳。

八年。春正月。詔曰。春秋日食、地震、星孛、木冰。可謂甚矣。比者災異仍多。豈人君不德以召之耶。抑亦天心之仁。愛而戒告之也。朕基惕焉。蠻酋兵逸岡粵。武夫悍將。不喻朕意。而務爲窮黷。以至父征子鉤。上遂天意。下察農時。咨將誰執。在予一人。其大赦境內。殆民脈告者。大賜粟帛。二月。以東都留守燕王冀爲潤。宣。二州大都督。鎮京口。宣州周宗爲東都留守。鎮州。詐言吳越成兵亂。殺李仁達而遁。遣人告急于境。建州節度使查文徽。（以與兵討故也）劍州刺史陳誨。以舟師應之。文徽留誨屯江口。進至西門。伏兵發。文徽被執。誨與越人戰。大敗之。獲其將馬先進、葉仁安等。歸于建康。帝送先進等還越。越亦歸文徽。夏四月。以劍州刺史陳誨爲永安軍節度使。秋七月。冬十有一月。甲子朔。日有食之。乙酉。天子崩。（唐明宗）楚朗州節度使馬希萼遣使來乞師。以討其弟。希萼自稱楚王。邊鎬亦悔之。漢末。遣使潭州市茶。會邊鎬平馬氏。列俘于金陵。山是引對堤勢。以上若萬斤。遣之。壬辰。天子崩。（周太祖）自前年八月不雨。至于三月。民大饑。疫。死者大半。下令郡縣賚粥以食之。劉晏乞師于契丹。以寇潞州。天子親征。大敗之。休兵潞州。大舉將士。斬收將樊愛能等七十餘人。軍威大振。進圍太原。遣符彥卿史彥超等。北控忻口。以斷契丹援路。彥卿等敗績。彥超戰沒。天子還班師。（周世宗威略。本傳）夏五月丁亥。月重輪。秋七月。契丹使其舅來聘。昇元中。宋齊邱選宮嬪雜以珠貝。羅綺、泛海北通契丹。欲賴之以復中原。而戎使至則厚幣遣還。迨至淮北。輒使入刺之。復遣使沿海齎璨寶以報聘。戎意望是館戎使於清風驛。夜醴更衣。盜斬其首。契丹自此不至。盜中原間之也。冬十月。立王子希崇爲楚王。楚國大亂。邊鎬以信州屯兵出宜春。討十有三年。春二月。以門下侍郎嚴續守本官平章事。夏四月。以壽州劉彥貞爲神武統軍侍衛諸軍都指揮使。以劉仁贍爲清淮軍節度使。三月。周伐蜀。秋七月。蜀使來聘。冬十月。東都留守周宗乞罷鎮。詔曰。嘉

都督。封楚王。希崇爲舒州節度使。以邊鎬爲湖南節度使。鄂州劉仁贍以舟師趨岳州。岳州降。以將軍宋德權爲岳州刺史。以客省引進使任鐬爲監軍使。以馬光惠爲朗州節度使留後。宋齊邱拜太師。固辭。復爲太傅。

十年。春正月。分洪州高安縣置筠州。割清江、高戚、上皇、崗焉。以湖南行營糧料使王紹顏爲刺史。三月。以撫州馮延己爲左僕射。平章事。右僕射孫晟守本官。平章事。潤州徐遠中書侍郎、平章事。夏四月丙戌。日有食之。五月。司徒致仕李建勳卒。秋。劉晟取桂管。將軍張禕爭之。不克。朗州裨將劉言執留後馬光惠。送建康。言自領州事。遣李建期屯益陽。將討劉言。而楚地新定。府庫空虛。宰相馮延己以克楚爲功。不欲取戰於國。乃重斂其民。以給軍。邊鎬不能鎮撫。楚人皆怨。帝亦惡之。謂馮延己、孫晟曰。湖湘之役。楚民厭亂。求息肩於我。今欲能柱陽之師。解益陽之戍。即授劉言以節鉞。使自安輯其民。吾亦得惠養湘衡之地。如是則遠邇完實。二蕃在吾度內爾。公等亟行之。無爲後悔。孫晟即欲奉行。延己曰。吾以偏師克叅楚。天下驚動。今三分喪二。何以爲功。遂稽其命。未幾。劉言遣王進逸破益陽。殺建期等。乘勝攻長沙。邊鎬遁歸。所在屯戍相繼散走。獨張禕全師而還。且戰且行。取資於道。岳州刺史宋德權監軍使任鐬。告棄城走。帝大怒。削邊鎬官。流饒州。戮宋德權、任鐬于大市。斬裨將申洪泰、尹建于都門外。以張禕爲信州刺史。延己等自劾。起之。孫晟請罪不已。乃罷爲右僕射。冬十有二月。洪州大都督馬希萼入覲。留建康。弗遣。

十有二年。春二月。周行馮據潭州。三月。建康大火。癸丑。廬舍�almost盡。夏五月。以太傅宋齊邱爲鎮南軍節度使。秋七月。以鄂州劉仁贍爲神武統軍侍衛都指揮使。以澧州觀察使何敬洙爲武清軍節度使。大蝗。八月。不雨。冬十月。築楚州白水塘。以溉田。命州縣陂塘堰廢者。修復之。十有二月。木冰。

十有二年。春正月。大昌。（不書特赦。因史之爲周師所敗。俘其將校于京師。天子平之。）超釋居俘。論之曰。歸語爾主。殷誅逆命。何苦來拒。帝亦悔之。漢末。遣使潭州市茶。會邊鎬平馬氏。列俘于金陵。山是引對堤勢。以上若萬斤。遣之。壬辰。天子崩。（周太祖）自前年八月不雨。至于三月。民大饑。疫。死者大半。下令郡縣賚粥以食之。劉晏乞師于契丹。以寇潞州。天子親征。大敗之。休兵潞州。大舉將士。斬收將樊愛能等七十餘人。軍威大振。進圍太原。遣符彥卿史彥超等。北控忻口。以斷契丹援路。彥卿等敗績。彥超戰沒。天子還班師。（周世宗威略。本傳）夏五月丁亥。月重輪。秋七月。契丹使其舅來聘。昇元中。宋齊邱選宮嬪雜以珠貝。羅綺、泛海北通契丹。欲賴之以復中原。而戎使至則厚幣遣還。迨至淮北。輒使入刺之。復遣使沿海齎璨寶以報聘。戎意望是館戎使於清風驛。夜醴更衣。盜斬其首。契丹自此不至。盜中原間之也。冬十月。立王子希崇爲楚王。楚國大亂。邊鎬以信州屯兵出宜春。討十有三年。春二月。以門下侍郎嚴續守本官平章事。夏四月。以壽州劉彥貞爲神武統軍侍衛諸軍都指揮使。以劉仁贍爲清淮軍節度使。三月。周伐蜀。秋七月。蜀使來聘。冬十月。東都留守周宗乞罷鎮。詔曰。嘉

隆靈。誕生良弼。佐我先朝。施及朕躬。尚賴保釐。底于成績。而遽聞訃音。朕不能慭遹哀。而致然也。昔嘗何守巴蜀。而高祖無西顧之患。寇恂守河內。而光武無分民之嫌。今任公以何恤之事。宜強飯扶力。以副朕意。於嗚國之安危。惟茲淮甸。慎始成終。非公而誰。所請宜不允。宗以老病三表。乃許守司徒致仕。以中書舍人潘延皓爲工部侍郎、東都留守。以侍御諸軍都虞候曹張爲東都屯營使。十有一月。周師來伐。李殷爲都部署。攻海州。帝召洪州宋齊邱還都。齊邱請徵諸郡兵屯於淮泗。以禦將有才略者主之。齊言偏師敵人不測其實。必難輕進。泰水時至。糧道阻隔。懸軍日久。自當遁去。然後遣使請平。彼必樂從。議者不同。遂止。劉彥貞督兵以抗周師。江州刺史周行逢、盧州刺史甯師魯授李殷退屯正陽。天子命李重進爲奇兵。以要彥貞。彥貞退保至正陽。重進與殷腹背擊之。彥貞大敗。死于陣。諸軍皆潰。張全約以其衆奔壽春。自楊氏王吳、淮甸之人不識干戈者。二十餘年。及彥貞敗。民皆恫惶。帝欲親拒周師。中書舍人喬匡舜極諫。及匡舜臨川。親行之。議亦寢。天子先詔錢俶攻常州。刺史趙仁澤被執。將軍柴克宏救常州。大敗。退入。斬首千餘級。獲其將吏數十人。皆斬于京口。拜克宏奉化軍節度使。天子禦于淝水之陽。徙正陽橋于下蔡。林仁肇、皇甫暉、華之不勝。暉走滁州。大兵追殺之。以周師爲天兵、太祖主兵故也。遂下滁州。帝惡之。遣泗州牙將王知朗至滁州。稱唐皇帝奉書。願效貢賦。陳兄弟之禮。天子不答。東都留守潘延皓、光州刺史張紹、舒州刺史周茂、泰州刺史方訥、皆棄城走。延皓削髮僞爲僧。遁歸。周人執之。靳州神將李福殺其刺史王承雋降周。帝徙謚之。始改名景。以避周廟諱。遣翰林學士鍾謨、文理院學士李德明、舍裴稱臣。獻犒軍牛五百頭、酒二千石、金銀羅綺數千。請割壽、濠、泗、楚、光、海、六州。以求罷兵。天子不報。謨等皆留行在。分兵襲下楊、泰。帝遣人懷蠟丸書。走契丹求救。爲邊將所執。光州刺史張承翰降周。天子至淮南。下詔撫安楊氏之後。帝聞之。命國苑使尹延範自泰州徙謨皇一族于京口。延範殺其子弟六十餘人。以其姊女渡江。周先鋒便劉重進得其玉硯、瑪瑙碗、翡翠瓶、以獻周。楊氏遂絕。帝罵曰。小人以不義之名累我。腰斬延範。歸之以專殺之罪。

南唐書卷四

十有四年春正月。遣司空孫晟、禮部侍郎王崇質、奉表于周。辭益卑服。削去帝號。天子猶不答。留晟等弗遣。鍾謨請歸取裘。盛獻江北之地。天子許之。遣崇質、德明、還。始賜江南書曰。自有唐失御。天步多艱。六紀于茲。瓜分鼎峙。自爲聲教。各擅蒸黎。交結四夷。憑陵上國。華風不競。否運所鍾。凡百有心。孰不興憤。朕撫一百州之富庶。握三十萬之甲兵。農戰交修。士卒樂用。苟不能恢復內地。申誓邊疆。便議班旋。直同戲劇。至於削去尊號。顯輸臣節。孫權事魏。猶曾稱周。古也雖然。今則不取。但存帝號。何爽藏羞。儻堅事大之心。必不迫人于險。德明等歸。盛稱周天子英武。帝尤惡之。朱齊邱、陳覺等皆以割地無益。而德明實國以圖利。帝怒。斬德明。二月。遣元帥景達帥師應淮。陳覺爲監軍使。拜邊鎬爲大將。許文稹副之。中書舍人韓熙載上疏。請能監軍使。不報。司徒致仕周宗卒。三月。江州柴克宏卒。諸郡屯田和州趙義以農器爲兵。襲紙爲鎧。處處保聚。號白甲軍。周師苦之。景達等趨海州。其將朱元、李平、唐進、克復舒、蘄、黃、三州。夏。大雨。周師在揚、滁、和者。皆卻。諸將請要其險阨擊之。宋齊邱曰。擊之怨深。不如縱之以資德。誠諸將附鍵。不得要

戰。周師皆集於滁州。故諸州雖復。而滁州之圍益固。天子駐于渦口。猶欲再舉揚州。宰相范質以師老泣諫。乃班師。以李重進攻廬州。向訓守揚州。訓請乘揚州併力以攻滁。乃封府庫。付主者。遣淮南循將按巡城中。秋毫不犯而去。淮人大悅。皆負粮糧以送周師。秋七月。揚、光、濠、和、復歸于我。冬十有一月。周殺我行人孫晟。

十有五年春。元帥景達命北將朱元等屯紫金山。鎮淮軍。築二城以夾淮。周師連破紫金山諸寨。獲軍糧二城以夾淮。周師連破紫金山諸寨。獲軍糧。憤怒。叛降周。諸軍皆潰。許文紹、邊鎬被擒。景達以州兵奔還金陵。三月丁未。劉仁贍病且死。其副孫羽等以海州降。仁贍病卒。夏四月己巳。天子班師。亂兵焚揚州。民皆徙江南。秋七月。冬十月。天子復來伐。圍滁州。滁州刺史郭廷謂降周。泗州守將范再遇叛降周。（旧抓不審叛人其後駐等皆力不支也）泰州亦潰。周師步騎數萬。水陸齊進。軍士作幟來之歟。壘即數十里。（幟來者插來山上人田首）十有二月。天子駐于楚州城北。

十有六年春正月。大赦。改元交泰。周師攻楚州。守將張彥能、鄭昭業、城守益堅。城壞。彥能、昭業、戰死。周人居其城而戍之。丁未。海州潰。壬辰。靜海軍潰。周人取海州。癸酉。次瓜州。三月壬午。朔。次泰州。丁亥。復次揚州。辛卯。遂幸迎鑾。以臨大江。（因自陷楚州及諸人其後駐等皆不泯其實也時揚泰、滁、和、泰、滁、泗、光、海、等州已爲周得。迺遣陳覺奉表獻廬、舒、蘄、黃、江以爲界。天子許之。賜書曰。皇帝恭問江南國主。）

南國主。勞其良苦而已。（國華而後克已國主傳位不曰傳子手札未即位也見後主）夏五月。下令去帝號。稱國主。奉周正朔。以交泰元年爲顯德五年。鑄讖、謂延祚至自京師。國主復遣韓熙等奉表拜成。且請傳位之。使逾止。以讖爲禮部侍郎。延祚戶部侍郎。以行營應援使林仁肇爲浙西節度使。前鎮州孫渥爲寧化軍節度使。贈劉仁贍太師。追封衛國公。劉彥貞中書令。張彥能侍中。其餘將士死國難者。追贈有差。秋。泉州劉從效率表貢于京師。天子不納。冬十月。禮部侍郎竇夢徵卒。十有二月。流陳覺于饒州。流李徽古于洪州。皆殺之。放宋齊邱于青陽。太弟景遏固請歸藩。於是以長子弘冀爲太子。以景遏爲洪州大都督。封晉王。齊王景遂爲百勝軍節度使。升元初。指定民賦。每正苗一斛。別輸三斗於官廩。授鹽二斤。謂之鹽米。亟是淮甸鹽場皆入於周。遂不支鹽。而輸米如初。以爲定式。

顯德六年春正月。宋齊邱縊死于青陽。夏。晉王景遂卒。秋七月。鉅鐸請鑄大錢。以一當十。文曰永通泉貨。以信州刺史張裕爲天德軍使。九月。太子弘冀卒。初。丹陽古銘曰。天子冀州人。以冀應之。未幾卒。識者謂冀州超地也。明年皇朝受命之符禪。次子從嘉封吳王。居東宮。鍾謨曰。從嘉輕肆。請立紀國公。從齊國主怒。貶謀爲國子司業。立從嘉爲太子。天子使人謂國主曰。吾與汝大義已定。終盧後世不汝容。可及吾世。修城隍。治要害。爲子孫計。國主因營緝諸城。謀遷都于洪州。曰。建康與敵境隔江而已。又在下流。敵兵若至。

閉門自守。借使列諸侯能救國難。即爲劉裕、陳霸先爾。今吾徒豫章。據上流。而制根本。上策也。羣臣多不欲。惟樞密使唐鎬贊成之。夏六月。癸亥。天子前（四世宗）秋七月。升洪州爲南昌。建南都。多十月。流鈕謨于饒州。賜死。貶張佖爲宜州副使。殺之。十有二月。遷鎬大鑄。明年。周亡。

論曰。南唐之初。李氏之微。而能自振。至於三主。幅員數千里。帶甲數十萬。而不能保。豈其數之窮耶。抑其勢之不可爲耶。蓋嘗觀其興亡之迹。而得其所以興。所以亡。而後知其興也。有自來。其亡也。有由致。非偶然而已。

烈祖之興。以其有淮南之地。而又有江南。江南者。楊氏之舊。而烈祖之所因也。楊氏之初。有淮南。而無江南。其後有江南。而淮南不守。

南唐書卷五

後主昏第五

嗚呼。非秋之時。君薨。明年正月公卽位。自桓公始。實成而下。未嘗革也。昭公薨于乾侯。定公於明年夏六月戊辰卽位者。其故何哉。蓋非常之變。起於不可測。非常之禮。行於不得已。古之人觀會通以應世。則處非常之變。用非常之禮者。皆禮經之所不得而考也。義起於情而已矣。且諸侯薨于路寢。而昭公客死於乾侯者。非常之變。起於不測也。嗣君稱冤反喪。而定公卽位於明年六月者。非常之禮。行於不得已也。元宗殂於豫章。後主留守建康。必待喪還。既殯而後卽位。其偶合於定昭之事乎。且聖人制禮。立天下之大經。爲天下之大防也。情僞之變無窮。而禮之所載有常。以有常之禮。御無窮之變。則亦隨其宜而已矣。故禮不盡而義有餘。則禮以義起。義不足而禮有餘。則義以禮達。君子遭變亂而無憾於禮者。在審其義爾。夫喪禮之大典。禮經載之詳矣。而曾子之所問者。禮經有所不及也。變禮之不測。曾子問載之詳矣。而國君薨于外。世子立于內者。曾子問有所不及也。非趨時而合義。其孰能與於此哉。

後主、名煜。字重光。初名從嘉。元宗第六子也。少而聰慧。善屬文。工書。初封安定郡公。淮上兵起。爲神武軍都虞候。沿淮巡撫使。累遷諸衛大將軍。諸道副元帥。封鄭王。太子冀卒。四兄皆早亡。以次爲嗣。改封吳王。拜尚書令。知政事。建隆二年。元宗南遷。立煜爲太子。監國。六月。元宗殂於豫章。七月。喪還。建康。太子卽位。尊母鍾氏爲太后。太后父名太章。故改號宋齊后。妃周氏爲國后。封弟從善爲韓王。南都留守。從鎰爲鄂王。從謙宜春王。從度昭平郡公。從信文陽郡公。以右僕射嚴續爲司空。侍前平章事。大赦境內。文武進位有差。罷諸路屯田使。委所屬令佐。與常賦俱征。（初南唐屯田軍營至曲赦八月。鄂州王崇文卒。以南郊巡檢使貴遜權爲武清軍節度使。留後。冬十月。以南都留守韓王從善爲司徒、兼侍中。請道兵馬副元帥。以鄂王從鎰爲司空、南都留守。下令諸司。無職事官四品以下至九品。日二員待制於內殿。泉州劉從效遣其子紹基來貢。

三年。劉從效卒。州人立其次子紹鎰爲留後。紹基來還。統軍使陳洪進執紹鎰。并其族。送于金陵。推立其副張漢思。漢思老不任事。洪進逐之。自稱留後。國主卽以洪進爲清源軍節度使。以紹基爲殿直軍都虞候。紹鎰爲監門衛中郎將。句容尉張秘上言。爲理之要。詞甚激切。國主手批慰諭。召爲監察御史。以神武統軍朱業爲鎭國軍節度使。以潤州林仁肇爲神武統軍。秋七月。建州陳誨卒。禮部尚書潘承祐卒。以江州何洙爲左武衛上將軍。封芮國公。以宣州朱業鎭江州。以神武統軍林仁肇爲鎭國軍節度使。

乾德元年。夏。左武衛上將軍何洙卒。秋七月。以兵部尚書游簡言知尚書省。遷右僕射。是歲。南平高繼沖歸于京師。除國除。初。金陵置關殿庭。皆用鵝吻。自乾德後。朝廷使至。則去之。使還。復用。

二年。春正月。始用鐵錢。以鐵錢使戶部侍郎韓熙載爲兵部侍郎、勤政殿學士。初。烈祖將殂。謂元宗曰。昌宮泉布。儘萬緡。以給軍用。吾死。善修鄰好。北方有事。不可失也。及元宗卽位。兵屢起。德昌泉布。旣竭。遂鑄唐國錢。其文曰唐國通寶。又鑄大唐通寶。與唐國錢通用。數年。漸弊。百姓盜鑄。極爲輕小。保大末。兵窘財乏。錢謀改鑄大錢。以一當十。文曰永通泉貨。徑寸七分。重十八銖。字八分書。背面肉好。皆有周郭。謀諸遂殿至是有鐵錢之議。每十錢。以鐵錢六。雜銅錢四。既而不用銅錢。民間但以鐵錢貿易。物價增涌。民復益鑄。頗多苦窳。不及官場圓淨。雖重其法。犯者益衆。至末年。銅錢一當鐵錢十。禮部侍郎潘悅上言。泉布興廢。亂之招也。且啓民富商不保其貲。則日益思亂。累數百言。不報。夏。鄂州黃延誨卒。以宣州林仁肇代。

九月。封長子仲寓清源公。次子仲宣宣城公。冬十月。仲宣卒。追封岐王。十有一月。國后周氏殂。

三年。春。葬昭惠后于懿陵。蜀孟昶俘于京師。國除。以江州朱業爲神武統軍。侍衛都虞候。以虔州留後柴克貞爲率化軍節度使。夏。以司空平章事嚴續鎭潤州。秋九月。聖穆后鍾氏殂。召南都留守鄂王從鎰還都。以鄂州林仁肇爲南都留守。南昌尹彭先進兵后于順陵。（朝廷葬元宗追復帝號。故稱后。）冬十有二月。潤州嚴續卒。

四年。夏五月。以吉州刺史楊守忠爲武清軍節度使。留後。多十月。神武統軍朱業卒。十有二月。潤州嚴續

卒。

五年春。命洲省侍郎諫議大夫、給事中中書舍人、集賢勘政殿學士。分夕於光政殿宿直。國主引與問論。或至夜分。

開寶元年。夏。江王景遷卒。冬十有一月。納后周氏。昭惠之母弟也。

二年春。以左僕射游簡言兼門下侍郎平章事。如制。

張泊上疏曰。悅非經綸之才。不宜處鈞衡之地。國主以悅文學舊臣。特加獎用。乃能泊職。冬。校獵于青龍山還。趣大理寺。親錄囚徒。原貸甚衆。韓熙載奏。獄訟有司之事。剛固之中。非專獨所宜。請捐內帑錢三百萬。充軍資庫用。國主從之。曰。繩愆糾繆。其熙載之謂乎。天子詔國主論南漢稱臣。劉鋹怒。執我行人。甚憤懺。

三年。中書侍郎韓熙載卒。贈平章事。命境內崇修佛寺。又於禁中廣署僧尼精舍。多聚徒衆。國主與后頂僧伽帽。衣袈裟。誦佛經。拜跪頓顙。至爲瘡潰。由是建康城中僧徒造至數千。給廩米緡帛以供之。

四年春。劉鋹俘于京師。國除。夏四月。齊王景達卒。遺弟韓王從善入朝。留于京師。授泰寧軍節度使。國主表求從善還國。不許。自從善不還。四時宴會皆罷。登高賦文以見意。曰。原有鴒分相從飛。嗟嗟季令不來歸。常怏怏以國蹙爲憂。冬。有商人上密事。請往江陵縱燒皇朝戰艦。國主懼事泄。不聽。商人遁去。

五年春。皇朝屯師漢陽。鄂州楊守忠以郡入。必大恫。乃貶損制度。下書稱教。改中書門下省爲左右內侍府。尚書省爲司會府。御史臺爲司憲府。翰林爲文館。樞密院爲光政院。降封韓王從善爲南楚國公。鄧王從益爲江國公。吉王從謙爲鄂國公。其餘官號多有改易。殿庭始去鴟吻。每遇皇朝使至。國主衣紫袍。備儀。

六年春。皇朝使中書舍人盧多遜來聘。國主願受封拜。不許。洪州林仁肇卒。冬。中書舍人潘佑薦衡尉卿李平判司農寺。又薦平知司會府。羣情紛紛。以爲朋黨。佑上書極言時政。凡七章。不止。右家國陰陰。如日將暮之時。國主惡之。乃收平下大理。自經。妻子徙饒州。次收佑。佑自剄。母及妻子徙慶州。

七年。皇朝使閤門使梁迥來聘。從容謂國主曰。今歲國家有柴燎之禮。當入助祭。國主唯唯不答。秋。中書舍人李穆還。詔曰。朕以仲冬有事于圜丘。思與卿同閱犧牲。國主辭以疾。穆反命。遂決進取。九月。王師自舍人李穆還。詔曰。朕以仲冬有事于圜丘。思與卿同閱犧牲。國主辭以疾。穆反命。遂決進取。九月。王師自荊湖直趨池州。池州主將戈建乘城走。遂克池州。進軍當塗。鄭彥華、杜真、柏繼勛敗績。下教去開寶年號。公私牘稱。稱甲戌歲。江南自周世宗後。不復用兵。僅二十年。老將已死。主兵者皆新進少年。以功名自負。輒抗王師。聞兵興。顛蹶喜利害者。日有十數。及遇輒敗北。中外氣沮。戒嚴城守。國主遣徐鉉、周惟簡奉表乞緩師。不答。王師進屯建業城南十里。時雖下池州及姑熟。餘郡皆未奉命。糧道阻隔。樊若水請於采石緊浮橋。以利轉輸。而歲大江春夏暴漲。謂之霉花水。及主帥至水皆退。小故識者知其有天命焉。

背光寺。鑿參鼎念。久之。散施緡帛甚衆。

九年春。俘至京師。封違命侯。授左千牛衛上將軍。太宗嗣帝登極。改封隴西公。太平興國三年。公病。輟朝所也。命翰林醫官視疾。中使墟。論者數四。是日。薨。在僞位十有五年。年四十二。追封吳王。以王禮葬洛京。

之北郊山江南人聞之巷哭設齋王著雜說百篇時人以爲可繼典論又妙於音律留山有念家山王親演爲念家山破其聲悲殺而其名不祥乃改徵也（復齊王者皇朝追封也）

徐鉉曰嗣主諸子皆孝而後主特甚救陷親族亦無不至唯以好生富民爲務常欲裁臣和于朝不欲聞人過章疏有糾譴稍詆者皆寢不報酷好古道而國削勢弱羣臣多守常充位不克如意歎曰天下無周公仲尼吾道不可行也已刑法大寬亦無過此及大兵之際上下感恩故人無異志威令不素著故莫盡死力蓋亦天授大宋非人謀所及也

嗚呼隋文帝初輔政于周內有五王之難外摧尉遲迥司馬消難王謙之亂方是時指鹿逐兔未知適征武夫悍將誰無覬覦蕭歸承武益草國之長有席卷山南之勢而區區敬慎不敢違衡遏策者信其臣柳莊之言預知隋公之必興故也矧迺蕞爾江南獲覩眞人之作而不爲之退聽其罪當如何哉李氏有國肇於天啓盛於開運削於顯德亡於開寶豈非有幸於亂世而不容於治世歟以周世宗之時削國降號稽首稱藩其勢固已蹙矣及屬皇朝膺天之下莫不翹首稱太平而猶縞士賊民十有六年外示柔服內懷僭僞豈非所謂遘命者哉及其計窮勢迫身爲亡虜猶有故國之思何大慈之不鑒也著此（後主樂府詞云故國夢初歸夢覺來雙淚落又云小園昨夜又四風故國不堪翹首月明中皆思故國者也）

南唐書卷六

女憲傳第一

嗚呼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毋傾城之哲也毋索家之言也究德性之厚原道化之本不過於以順爲事以貞爲節而已順貞以化天下何往不格哉是故觀刑二女嬪舜惟帝徵傅太姒西伯惟王帝王之德配天地而推其本始以言之必自於閨閫之近者凡以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故也易曰夫夫婦婦而家道正正家而天下定作女憲傳

元恭宋后

先主元恭皇后宋氏不知其世系也幼爲亂兵略取義祖得之常從帳下會先主喪其正室義祖指宋氏謂先主曰是必有福今以乞女先主御之（不書諡之者生嗣主及炅遷位遂不追立爲繼室治內有法）不苟言笑常以嬪職自持雖妾媵之間儼如賓客義祖死于建業知詢等督先主奔赴先主欲往宋氏從容諫曰移孝爲忠臣子之常況權重身危而輒能所執何異太阿倒持柄不在我矣先主大悟因疑其行

而命周宗赴金陵天祚二年封齊王妃先主受禪册命爲皇后升元末先主服餌金石性多暴怒左右賴后以茂者甚衆嗣主即位上册爲皇太后每元宗朝太后嘗推勢其良苦而已至於治理抵一言及之常曰婦人預外事非國之福也保大三年殂葬永陵謚元恭

种氏

先主种氏不知其品秩也江西良家女性辯悟通曉計當覘粧去餙而態度閑雅宛若神仙初選入宮年甫十六久不得幸宋后數數薦引既承恩寵服御輒亞於后而得宮聲得進御及生江王景遷僭侈尤甚一日先主幸元子齊王宮謂其親理樂器先主大慈切貴數日种氏乘間言景遷才過齊王先主作色曰子之過父戚之常理也國家大計女子何預遂叱內臣捽庭下去發珥幽于別宮數月命削髮爲尼先主殂种氏泣曰人窺骨醉復見於此矣其後歸於嶺宮宋太后屢欲甘心賴元宗保全之竟以壽終（每於后前稱宋后之德不置口焉）

光穆鍾后

嗣主光穆皇后鍾氏虔州刺史太章之女太章初爲裨將義祖用之以殺張顥既而自大先主欲祖之義祖曰昔無太章吾族亦矣汝曹安所託乎今日富貴太章力也背之不可乃命以太章女配嗣主義祖初見歎曰非此兒不敢此女嗣主起家自侗曹郎至于將相鍾氏始封縣君累加國夫人昇元中封齊王妃嗣主即位册爲皇后后少長富貴不事玩好副笄大練淡如也既居大位歲時賜予必先諸姒然後及中宮以故嗣主榮推諸弟而終無間言者后勉之爲多淮上兵起國步多艱后亦恒常膳不舉樂者數月後主即位册爲太后以父爲太章赦號聖尊后乾德三年聖尊后殂葬順陵謚光穆

嗚呼南唐建國始僭嗣后之號及其衰削猶有國后之稱至於六宮品秩雖無所考而內夫人之品保儀之秩各因事見其餘名號僭擬天子亦可知矣

昭惠周后

後主昭惠后周氏小字娥皇大司徒宗之女也十九歲歸于王宮通書史善音律尤工琵琶元宗賞其藝取所御琵琶時謂之燒槽者（燒槽之說即蔡邕焦桐之義或謂烙材而斷之或謂因燒而存之元宗南宰豫章紹齊存問以合姊稱後主即位册爲國后后雖在妙齡婦順母儀宛如老成唐之磁睦覓裘羽衣最爲大曲權亂暫師嘯職其音遂絕後主獨得其譜樂工曹生亦善琵琶按譜粗得其聲而未盡善也后輒變易訛謬頗去泛濫繁手新音清越可聽後主嘗演念家山衙曲后復作邀醉舞恨來遲新破指行于時中書舍人徐鉉即覓裘羽衣曰法曲緩慢而此聲太急何耶曹生曰其本質慢而宮中有人易之然非音徽也歲餘周后子母相繼死後主國步浸微音之所起實由人心而聲緩雖殺治亂應之豈虛言乎后生三子皆秀慧其季仲宣保寧清峻后尤鍾愛自鞠視之后既病仲宣甫四歲保育於別院忽遘暴疾數

日卒后聞之哀號頓仆遂致大漸後主朝夕視食藥非親嘗不進衣不解帶者累夕后雖病甚奭遇如常謂後主曰婢子多幸託質君門冒寵乘華凡十載矣女子之榮莫過於此所不足者子殉身歿無以報德遂以元宗所賜琵琶及常所玉環親遺後主又自爲哀詞薄葬越三日沐浴正衣粧自內含玉殞于瑤光殿之西室時乾德二年十一月甲戌也享年二十九明年正月壬午遷窆樞于園寢後主哀慟亦立杖而後起（馬之也何須斯杖后在故也）自爲誄曰天長地久嗟嗟蒸民嗜欲既勝悲歡糾紛緣情攸宅觸事來津貴盈世逸嗚呼哀哉香香魂茫茫天步拔血撫機靈寸何所苟靈路之可窮哉傳情於方士嗚呼哀哉徘於花朝月夕孤不偶慷如又見梅花發蒂枝一樓烟雨暮淒淒凭欄惆悵人誰會不覺潸然淚眼低屏城無復見嬪姿佳節觸哀不自持空有當年俗烟月芙蓉池上哭蛾眉皆因后作又皆與后栽植梅花于瑤光殿之西及花時而后已殞因成詩見意曰殷勤移植地曲檻小欄邊共約重芳日還憂不滿妍風開步障乘月泛寒泉誰料花前後蛾眉卻不全此不特銘其幽思且以興內助之靚雖而不得與之同樂又云失卻烟花主東君自不知清香更何用猶發去年枝此足以見光景於人無情而人於萬物不可認而有之也悲夫至於哲嬪逢手巾云浮生苦憔悴壯歲失嬋娟汗手遺香潰痕眉染黛烟書錄芭蕉云佞自屏如削難勝數綠條天香留鳳尾餘媛在檀槽觸物寓意類如此初烈祖爲刺史時后父宗給使左右及登禪代尤爲親信元宗以宗爲赴稷元老故聘其女爲吳王妃克和其夫顯於諸子而身居國母可謂賢也陵曰懿陵謚昭惠方是時南唐雖去帝號而其餘制度尚未減損如元宗之葬猶稱皇帝故昭惠雖謚之國后而羣臣國人皆稱曰皇后焉

繼室周后

後主繼室周后昭惠之母弟也警敏有才思神彩端靜（二后之貌見周宗傳昭惠盛疾后常出入臥內而昭惠未知也一日因立帳前昭惠驚曰妹在此耶后幼未識嫌疑即以實告曰既數日矣昭惠殂后未勝禮服侍年宮中明年適太后殂後主服斬故中宮位號久而未正至開寶元年始議立后爲國后南唐享國日淺而三世皆娶于潘邸故國主婚禮議者不一紹中書舍人徐鉉知制誥湍佑與禮官參議鉉曰婚禮古不用樂佑以爲今古不相沿襲周請用樂鉉曰案古房樂無鐘鼓佑曲引詩窈窕淑女鐘鼓樂之則房樂宜有鐘鼓后初見君後魏禪有后先拜後起帝後拜先起之文鉉因此以爲夫婦之禮人倫之本承祖宗主祭祀請答拜佑以爲王者婚禮不可與庶人同請不答拜又車服之制互有矛盾議久不決後主令文安郡公徐遊評其是非時佑方寵用遊希旨奏佑爲是既而遊病疽鉉戲謂人曰周孔亦有患乎將納采後主先令校勘代白雁被以文繡使衛尉侈陳不經類如此及親迎民庶觀者城堵屬目有賜瓦面粉者后自昭惠殂常在禁中後主樂府副有杖鞴步香堦手提金縷鞋之類多傳于外至納后乃成禮而已翌日大饗羣臣韓熙載以下皆爲詩以諷焉而後主不之省焉太平興國三年隨西公薨周氏亦薨

保儀黃氏

後主保儀黃氏世爲江夏人父守忠遇亂流徙湘湖事馬氏爲神將馬希萼之難守忠死之遺孤下湖南

一猶兮雛來幃金屋千秋兮永無主嗚呼哀哉木交枸兮風索索鳥相鳴兮飛翼翼弔孤嫠兮孰我哀私自怜兮痛無極嗚呼哀哉應婚皆盛兮何嬰不哀窮求弗獲兮此心恩徵城無堙兮何極神永逝兮長乖嗚呼哀哉香香魂茫茫天步拔血撫機靈寸何所苟靈路之可窮哉傳情於方士嗚呼哀哉徘於花朝月夕孤不偶慷如又見梅花發蒂枝一樓烟雨暮淒淒凭欄惆悵人誰會不覺潸然淚眼低屏城無復見嬪姿佳節觸哀不自持空有當年俗烟月芙蓉池上哭蛾眉皆因后作又皆與后栽植梅花于瑤光殿之西及花時而后已殞因成詩見意曰殷勤移植地曲檻小欄邊共約重芳日還憂不滿妍風開步障乘月泛寒泉誰料花前後蛾眉卻不全此不特銘其幽思且以興內助之靚雖而不得與之同樂又云失卻烟花主東君自不知清香更何用猶發去年枝此足以見光景於人無情而人於萬物不可認而有之也悲夫至於哲嬪逢手巾云浮生苦憔悴壯歲失嬋娟汗手遺香潰痕眉染黛烟書錄芭蕉云佞自屏如削難勝數綠條天香留鳳尾餘媛在檀槽觸物寓意類如此初烈祖爲刺史時后父宗給使左右及登禪代尤爲親信元宗以宗爲赴稷元老故聘其女爲吳王妃克和其夫顯於諸子而身居國母可謂賢也陵曰懿陵謚昭惠方是時南唐雖去帝號而其餘制度尚未減損如元宗之葬猶稱皇帝故昭惠雖謚之國后而羣臣國人皆稱曰皇后焉

繼室周后

後主繼室周后昭惠之母弟也警敏有才思神彩端靜（二后之貌見周宗傳昭惠盛疾后常出入臥內而昭惠未知也一日因立帳前昭惠驚曰妹在此耶后幼未識嫌疑即以實告曰既數日矣昭惠殂后未勝禮服侍年宮中明年適太后殂後主服斬故中宮位號久而未正至開寶元年始議立后爲國后南唐享國日淺而三世皆娶于潘邸故國主婚禮議者不一紹中書舍人徐鉉知制誥湍佑與禮官參議鉉曰婚禮古不用樂佑以爲今古不相沿襲周請用樂鉉曰案古房樂無鐘鼓佑曲引詩窈窕淑女鐘鼓樂之則房樂宜有鐘鼓后初見君後魏禪有后先拜後起帝後拜先起之文鉉因此以爲夫婦之禮人倫之本承祖宗主祭祀請答拜佑以爲王者婚禮不可與庶人同請不答拜又車服之制互有矛盾議久不決後主令文安郡公徐遊評其是非時佑方寵用遊希旨奏佑爲是既而遊病疽鉉戲謂人曰周孔亦有患乎將納采後主先令校勘代白雁被以文繡使衛尉侈陳不經類如此及親迎民庶觀者城堵屬目有賜瓦面粉者后自昭惠殂常在禁中後主樂府副有杖鞴步香堦手提金縷鞋之類多傳于外至納后乃成禮而已翌日大饗羣臣韓熙載以下皆爲詩以諷焉而後主不之省焉太平興國三年隨西公薨周氏亦薨

保儀黃氏

後主保儀黃氏世爲江夏人父守忠遇亂流徙湘湖事馬氏爲神將馬希萼之難守忠死之遺孤下湖南

得黃氏。甫數歲。奇其貌。內後宮。後主卽位。選爲保儀。容態華麗。冠絕當世。顧盼嫣笑。無不妍媚。其嬪御稀。而品秩不加。算以寡愚胥而已。黃氏服勤之勞。黃氏服勤降體。以事小周。故同時美女。率多遇害。而黃氏獨不遭讒。以其事之愚也。初元宗後主皆妙於筆札。博收古蹟。有獻者。厚賞之。宮中圖籍萬卷。尤多鍾王墨蹟。皆繫保儀所掌。都城將陷。後主謂黃氏曰。此皆吾所寶惜。城若不守。卽焚之。無使散逸。及城陷。圖籍俱煬。惟有遺者。黃氏隨後主俘至京師。卒。

嗚呼。得文公成謂手殺。蒼秋誡之。謂其非婚姻之正也。翔周氏御於宮中。若數年。然後以迎禮歸之。吁可怪哉。周官九嬪。世婦女御。有德則充。否則黜焉。故無常數。而又掌于家宰。則知先王之所以治內。至正而盡禮也。後世德不勝色。卑情敗度。怨女以千數。淫昏以萬計。況亂世乎。以烈祖之英傑。尚困於种氏。牝雞之微。幾致家索。元宗適丁兵革擾攘。女謁之嬖。荀史不載。覩其樂府豔麗。則天機亦淺矣。後主二周。抑又甚焉。故予悉書之。皆不免爲蒼秋之罪人也。

徐主

徐主義祖長女也。性淸睦。動循禮法。皆偉蓽擇配。初。義祖疑李德誠有貳志。德誠不自安。因使其子建勳入謁。義祖見之。大驚曰。有子如此。非惡人也。以主妻之。烈祖受禪。徐爲郡公主。建勳爲宰相。上章改時政。許之。建勳密表曰。制置大事。若可以臣下請。是以善歸己。以過歸君也。請貸中旨行之。裴未報。而建勳命中書舍人草制。給事中常夢錫奏建勳專造制書。烈祖大怒。欲能建勳。徐主入謂烈祖曰。吾父在日。兄不肯求兒與李郎耶。何棄之速。烈祖曰。此國事也。吾與李郎親猶如故。召入禁中。慙愉久之。建勳致政。賜號鍾山公。徐主四時拜謁。自稱鍾山老嫗。而不稱所封郡國。蓋將有所激也。元宗優容之。先建勳卒。

永興公主

永興公主。烈祖女也。烈祖爲吳相。秉政。以女爲吳世子璉妃。及禪代。宋齊邱請離其婚。烈祖不許。封永興公主。人每稱焉。公主則流涕憤惋。或問其故。曰。吾爲家婦而廟不血食。可不悲乎。諸兄憐之。烈祖曰。內夫家而外父家。婦人之德也。何罪之有。乃以吳世子爲中書令。池州節度使。璉卒。主亦繼卒。吳人哀之。嗚呼。三代而下。彤史詳矣。南唐敘錄疎脫。婦順女德。不可得而書也。老嫗之稱。流涕之感。其旨微哉。

余洪要鄭氏

余洪要、鄭氏。洪事王延政。爲大將。會南唐平建州。鄭氏有殊色。爲亂兵略取。神將王建封逼之。鄭氏志不可奪。劫以利刃。亦不爲屈。建封啗人肉而略婦人。百許人。日殺一人以食。引鄭示之曰。汝懼乎。鄭曰。願早充庖。爲幸多矣。建封終不忍殺。以獻查文徽。文徽見之曰。國色也。將以薦琳庶。鄭大罵曰。王師弔伐。凡婦夫婦。宜加旌賞。以勵風俗。王司徒出於卒伍。不識禮義。且無足怪。君侯知書。爲國大將。當有裘率羣下。風化遠方。乃欲加非禮於一婦人。以遏其欲。妾有死而已。速殺爲惠。文徽大慙。下令城中。召其夫付之。

吳嫂

吳嫂、其先仕州淩儀人。唐史臣虬之後也。父志野。饑不食粱粟。僑廬陵。務儉不曜。嫂生數歲。口無戲言。順率姆教。宛如夙授。豪民段生、五十而無子。因以禮聘之。歸段氏爲繼室。生子莽月。段生卒。父母以其少而美。傳移所天。嫂矯面自毀。志不可奪。抱孤嬰以奉舅姑。匿蠶溫衣。皆躬爲之。教其子爲成人。而生業益厚。

韓熙載使江西。錄其清節云。

南唐書卷七

宗室傳第二

嗚呼。性有善惡。法有賞刑。弗可槩論也。漢鑒秦之弊。而宗戚子弟。茅土過制。魏規漢之失。而黃初之後。咸虛封爵。漢則善惡兼容。治魏則賢否并棄。賞刑罔得而措哉。唐有天下。子弟得預外任。格則屏。否則威。故入爲尚書九卿。出爲都督刺史。間有人焉。南唐宗室。委任尤重。豈治唐之術歟。抑亦盡之得其道歟。蓋天下分裂。君臣世定。主委任宗室。猶愈於他人故也。作宗室傳。

楚王

楚王景遷、烈祖第二子。元宗母弟也。幼警悟。讀書一覽輒不忘。及長。美姿儀。風度和雅。尚吳公主。爲駙馬都尉。而服用素儉。不事華侈。烈祖愛其純謹。大和三年。烈祖出鎮金陵。以元宗爲司徒平章事。居中輔政。宋齊邱每忌元宗。欲自結於景遷。乃薦陳覺爲景遷教授。以貿其聲聞。齊邱參決時政。多爲不法。輒使過於元宗。而盛稱景遷之美。烈祖於是召元宗至金陵。授鎮海軍節度副使。卿以景遷爲太保平章事。代乘國政。有奪嫡之漸。此齊邱謀也。所以然者。以景遷幼懦。他日得國。授之己爲元老。易於製縛。烈祖覺之。遂

能齊邱。以爲己副。景遷猶總大政。天祚二年。景遷病。謂以兄弟自代。乃并其弟景遂爲門下侍郎參政事。景遷卒。葬飲馬池之陽。禪代之後。諸子例封王爵。保大初。元宗改封諸弟。追贈景遷楚王。命江文蔚爲碑。以表其墓。以其早死無子。故後主亡國詩云。兄弟四人三百日。謂元宗、景遂、景達、景遷也。景遷不與焉。

晉王

晉王景遂、烈祖第三子。元宗母弟也。制行雅循。有君子之風。天祚二年。景遷病。不能輔政。即以景遂爲門下侍郎。參政事。交子四人。造輔矣。烈祖受禪。封晉王。讓皇列於丹陽。景遂往督喪事。望柩哀慟。觀者悅之。元宗即位。改王燕俄以景遂代儲副。固讓不許。遂立爲太弟。景遂因易字曰沛身。以示不處之志。參總政事。時有獻粹。間與朝士宴飲。宴賦詩。晉以玉杯行酒。座客傳翫。以爲寶。晉善張易乘醉擲之。曰。貴寶輕士。殿下得無累乎。盧哲失色。而景遂敬容謝之。由是待易愈謹。易遷工部侍郎。泛海使契丹。景遂手疏曰。朝臣如張易者。宜置諸左右。不宜使之泛不測之淵。投足遠夷。元宗答以此行非易不可。遂行。顯德五年。累表讓儲副。乞守藩封。授江西道兵馬大元帥。副之。以徵古儉狠專恣。陵忽晉王。景遂欲斬徵古而自拘於有司。察吏諫止。一日暴疾。矯容顯拙。退謂左右曰。上帝命我代許旌陽。遂卒。年三十七。復贈太弟。謚文成。

齊王

齊王景達、字子通。烈祖第四子。元宗之母弟也。順義四年。早。七月既望。雩祀得雨。景達以是日生。因小字雨師。咸雍爽悟。與卒兒異。烈祖器之。初封信王。元宗即位。改封鄂王。景遂侍中。進封燕王。及景遂爲太弟。以景達爲元帥。中書令。徙王齊。爲珊嚴察。人多憚之。好神仙修鍊之事。記室徐鍇獻遊仙賦以諷。遂絕所好。晉從元宗遊苑中。乘小舟而覆。左右恒駭。景達入水。負元宗出。性非善水。而能泝之者。忠誠之至也。元宗多與宗戚近臣曲宴。如馮延巳、陳覺、魏岑之徒。喧笑無度。景達每呵責之。晉與延巳曾飲。延巳欲以虢侯資恩。佯醉撫景達背曰。爾不得忘我。景達大怒。入白元宗。請致之死。元宗慰諭而已。出謂所親曰。吾侮不先斬以聞。太子豈善哉。易從容謂景達曰。羣小構扇。其禍不細。大王力未能去。自宜隱忍。景達由是罕迫暱。後主憂之。從容自請朝京師。以紓國難。乃奉表朝貢。太祖悅之。留授泰寧軍節度使。錫賚頗優。因命從善始晉後主。督之入覲。從善曰。臣兄以庸非之才。副守宗廟。陛下乘舊恩。敢不奉詔。從善遂爲書。喻以上意。而後主不從。王師之討。兆於此也。金陵平。從善病卒。初從善與鍾謨親。敢有改立之請。謨亦由此得罪。元宗殂於豫章。獨從善扈從。因懷非望。就徐遊求遺詔。遊正色不與。至建業。具其事以聞。後主不問。待之愈厚。從善奉使不返。其妻泣謂後主。後主無以爲辭。每開其至。輒避之。妻憂思卒。國人哀之。

江王

江王景遷、字宣遠。烈祖第五子也。烈祖初受禪。以十二月二日爲仁誥節。（唐諱誕節。唯此一見。因事而書。以示其恩。）景遷以是日生。故小字仁壽。烈祖愛其母种氏。而景遷爲季。由是愛遇之寵。過於諸子。及种氏得罪。景遷尚幼。元悲

皇后鞫之如己出。烈祖以其母嘗有改立之謂。故封爵不加。以遷嫡也。至元宗即位。始封保寧王。改封信王。出爲虔州節度使。簡易飾儉。虔人安之。時諸王大臣皆恣浮侈。而獨於景遷非毀佛老。專以六經名教爲事。贛縣令卒。成喪之日。其前部縗良張樂飲酒。於邊立泰誄之。世記孫峴每能述其過失。於景遷爲之加禮。及峴卒。厚給其家。時人以此美之。後主即位。徙王江。就拜侍中。開寶元年卒。年三十二。贈中書令。謚昭順。

太子

太子璟、元宗元子。初封東平郡公。元宗即位。徙王南昌。避儲副之位。留守東都。保大三年。立景遂爲太弟。以冀爲嗣王。依南唐都留守八年。移鎮潤州。周師至廣陵。趙人寇常州。元宗以冀尚少。不習軍事。召還都。冀會將吏問之。禪將趙鐸曰。大王爲元帥之重。乘心所恃。一卻是。則部下搖矣。冀乃委多壘之秋。養無就逸。乞效用以死報國。元宗許之。乃命柴克宏將兵爲援。以救常州。克宏未至。樞密副使李徵古遣使追而代之。冀委克宏可用。果敗越師。擒獲甚衆。先是。有吳以來。戰獲將士皆不殺。至是。冀盡殺之。越人不敢西嚮者二十年。顯德五年。始還儲副之地。參決國事。澄下有法。未幾。卒。有司以其靖難之功。謚宣武。何容尉張洎、冀所薦進士也。上書論之。以太子之德。承順孝愛而已。不當標顯武功。以垂後世。非防徵杜漸之旨也。其言甚切。元宗善之。下其議有司。改謚文獻。洎由是知名。改上元尉。遷監察御史。冀之門人若是。亦可想見其爲人也。

慶王

慶王宏、字子松。元宗第二子。甫數歲。容貌秀澈。有成人風。封安樂公。拜侍衛諸軍都虞候。時有木平和尚者。言人禍福。謂天輒驗。元宗以茂見之。曰。其驗不足問。所欲知者。壽數爾。木平爲書九十乙字。後至十九歲卒。追贈慶王。葬建業城南五里。命韓熙載碑以表之。

韓王

韓王從善、元宗第七子。後主之母弟也。初封紀國公。後主即位。進王。韓器識沈邃。尤喜武略。開寶中。江南迫蹙。後主憂之。從善自請朝京師。以紓國難。乃奉表朝貢。太祖悅之。留授泰寧軍節度使。錫賚頗優。因命從善始晉後主。督之入覲。從善曰。臣兄以庸非之才。副守宗廟。陛下乘舊恩。敢不奉詔。從善遂爲書。喻以上意。而後主不從。王師之討。兆於此也。金陵平。從善病卒。初從善與鍾謨親。謨有改立之請。謨亦由此得罪。元宗殂於豫章。獨從善扈從。因懷非望。就徐遊求遺詔。遊正色不與。至建業。具其事以聞。後主不問。待之愈厚。從善奉使不返。其妻泣謂後主。後主無以爲辭。每開其至。輒避之。

鄧王

鄧王從鎰、元宗第八子也。善敏有文。初封舒公。進王鄧。開寶初。出鎮宜州。後主率近臣餞綺霞閣。自爲詩

序以送之其略云秋山滴翠暮靄澄空愛公此行暢乎遊覽其詩有咫尺煙江幾多地不須懷抱更淒淒之句君臣賡賦可爲盛事徐鉉詩云禁署揚光似水清林煙池影共離情暫移黃閣只三載御筵紫垣都數程滿坐清風天子送隨車甘雨郡人迎蓂莢應有新聲入律波關上詩題在從此還應有續聲最爲警策五年南唐貶損制度從叁去王僭封江國公。（缺事）

吉王

吉王從謹元宗第九子後主母弟也風采閑整喜爲律詩動有規誨後主嫌開警與侍臣弈從謹甫數局侍側後主命賦觀棊詩曰忙林二君子盡日坐沈吟相對終無語爭先各有心特強斯有失守分固無侵若算機窮處沿沿海未深後主賞歎久之始封鄂公俄王宜春徙封吉開寶五年損制度降封鄂國公。（缺事）

從鎰傳亡

從信傳亡

宣城公

宣城公仲宣後主子也小字瑞保三歲讀孝經若成誦然開奏樂輒審音調宮中燕侍頗合禮度出見士大夫改容順揖如成人禮乾德二年卒年四歲始封宣城公追贈敍王證懷獻毋昭惠先病聞仲宣死哀苦增劇遂至於殂故後主挽辭曰珠碎眼前珍花凋世外春未銷心裏恨又失掌中身玉閣餘殘夢香奩已染塵前哀將後喪無淚可沾巾又曰雙同芳樹浮泛道路同正悲春落實又苦雨傷薤殞麗今何在顯霽事已空沈沈無間處千載謝東風皆幷其子毋悼之初仲宣卒後主哀甚然恐重傷昭惠常默坐飲泣而已因爲詩以寫志云永念難消釋孤懷痛自嗟雨深秋寂寞愁引病增加阻絕風前思悽愴眼上花空王應念我筋子正迷家吟詠數四左右爲之泣下。

嗚呼春秋魯君未踰年而卒者卅子卒以其不全乎君也先君未葬而謁君卒者卅子某卒辭云父前子名也皆不作證太子裳有證固非春秋之法至於仲宣幼孺則又甚矣東晉揚那世子卒而哲猶以爲不可作證君子謂其知證。

南唐書卷八

義養傳第三

嗚呼大亂之世三綱五常掃地盡矣故動干戈於骨肉假父子於異類皆滅天性之厚而反人倫之正也烈祖之李徐溫翦篡於諸子者豈得已哉抑爲之而已傳曰踴市人之足則辭以放鼂兄則以喙大觀則已矣由是觀之親疎恩義不亦遠乎作義養傳。

徐宣組

徐溫字敏求海州朐山人烈祖之養父也剛毅寡言笑與人交衆中嘿然可畏自爲徐溫矣海州朐山人烈祖之養父也剛毅寡言笑與人交衆中嘿然可畏自爲大夫改容順揖如成人禮乾德二年卒年四歲始封宣城公追贈敍王證懷獻毋昭惠先病聞仲宣死哀苦增劇遂至於殂故後主挽辭曰珠碎眼前珍花凋世外春未銷心裏恨又失掌中身玉閣餘殘夢香奩已染塵前哀將後喪無淚可沾巾又曰雙同芳樹浮泛道路同正悲春落實又苦雨傷薤殞麗今何在顯霽事已空沈沈無間處千載謝東風皆幷其子毋悼之初仲宣卒後主哀甚然恐重傷昭惠常默坐飲泣而已因爲詩以寫志云永念難消釋孤懷痛自嗟雨深秋寂寞愁引病增加阻絕風前思悽愴眼上花空王應念我筋子正迷家吟詠數四左右爲之泣下。

嗚呼春秋魯君未踰年而卒者卅子卒以其不全乎君也先君未葬而謁君卒者卅子某卒辭云父前子名也皆不作證太子裳有證固非春秋之法至於仲宣幼孺則又甚矣東晉揚那世子卒而哲猶以爲不可作證君子謂其知證。

召符猶在案上。急收道之。渥見温使者。乃行。行密卒。渥嗣立。召隱罵曰。汝欲賣吾國者。復何面目見楊氏乎。遂殺之。渥之入廣陵也。留帳下兵三千於宣州。以其腹心陳瑤、范遇將之。既入立。惡温與張顥典衙兵。召瑤等爲東院馬軍以自備。而温、顥、其惡瑤等侵權。因擁衙兵。入拽瑤等斬之。渥由是失政。而心愧未能發。温、顥、益不自安。共道秦盛入寢中。弒渥。渥說秦盛。能反殺温等者。皆爲刺史。秦盛皆諾。唯紀詳不從。執渥絕殺之。初。温、顥之謀弒渥。約分其地。以臣於梁。及渥死。顥欲背約自立。温患之。問其客嚴可求。可求曰。顥雖剛愎。而闇於政事。此易爲也。明日。顥列劍戟府中。召諸將議事。自大將朱瑾而下。皆去衛從。然後入。顥問諸將。誰當立者。諸將莫敢對。顥三問。可求前答曰。方今四境多虞。非公主之不可。然恐爲之太速。且今外有劉威、陶雅、李簡、李遇。皆先王一等人也。公雖自立。未知此輩能降心以事公否。不若輔立幼主。漸以歲時。待其歸心。然後可也。顥不能對。可求因趨出。皆一救內禍中。率諸將入賀。諸將莫知所爲。及出。敕宣之。乃渥母史氏敕言。楊氏創業艱難。而嗣主不幸。隆演以次當立。告諸將以無負楊氏而善事之。辭旨激切。聞者感動。顥氣色皆沮。卒無能爲。隆演乃得立。顥由此與温有隙。隆演出温潤州。可求謂温曰。今捨衙兵而出外郡。禍將至矣。温亦疑之。可求因說顥曰。公與徐温同受顧托。議者謂公奪其衙兵。是將殺之。信乎。顥曰。事已行矣。安可止。可求曰。甚易也。明日。從顥與諸將造温。可求陽責温曰。古人不忘一飯之恩。況公楊氏二世將。今幼嗣新立。多事之時。乃求居外以苟安乎。温亦徘謝曰。公等見留。不顧去也。由是不行。顥覺可求有附温意。將殺之。可求謂温。謀先殺顥。陰使鍾太章選壯士三十人。就衙堂斬顥。太章爲民除害。在今日矣。吳主驚曰。彼有父在。吾不敢預聞。瑾怒曰。豎子不足與謀。徐温知之。而温猶疑其不果。夜半往約曰。吾有老母。懼事不成。且止。太章曰。言已出口。寧可已乎。明日。遂殺顥及紀祥等。歸以弒渥之罪。入白渥母史氏。史氏泣曰。吾兒年幼。禍亂若此。得保百口。以歸合淝。公之惠也。温遂專政。隆演僞位而已。宣州節度使李遇心尤不平。温乃遣徐玠使越。而道過宣州。因說遇入覲。遇初許之。玠乘酒呼曰。君言入覲。是良圖也。不爾則爲反矣。遇怒曰。君言遇反。且殺我王者誰也。温乃使柴再用族遇於宣州。行密從將。人人自疑。温因僞下之。悉誅如見行密。諸將乃安。八年。温遣行軍司馬、潤州刺史、鎮海軍節度使、同平章事十年。道招討使季述攻越。戰于陸安。裨將曹筠奔于越。述敗。被執。温聞。遣人以親子代之。温即遣知詢入覲。謀代烈祖輔政。而温暴卒。知詢奔還金陵。發喪。語筠曰。吾用汝爲將。汝軍有求。吾不能給。是吾過也。救筠妻子不誅。厚遇之。秋。越人攻毘陵。温戰于無錫。不利。徐玠知其終敗。乃輸誠於烈祖。知詢內爲諸弟所構。外爲徐玠所窘。而不知也。意以己控強兵。居重地。烈祖雖管大政而無兵。去之甚易。温喪未終。陳誥烈祖至金陵。烈祖反使人諭之入朝。因疏其罪狀。請授左牧軍。知詢面數烈祖曰。先王之喪。衛爲人子。而不親臨。反罪我耶。烈祖曰。聞爾懷劍待我。我亦不懼。獨迫於君命。不得往爾。爲人臣而畜乘輿。非反而何。周廷望者。知詢之親吏。嘗僞貢款於烈祖。時得烈祖之陰謀。以告知詢。將入朝。廷望諫止。不從。知詢既行。廷望曰。公之此行。有往日而無還日。泣送之至是。知詢以廷望之言質烈祖。烈祖曰。以爾所爲告我者。亦廷望也。遂斬廷望。知詢復起爲潤州節度使。往時幕府皆去。獨李建勳隨之。知詢至鎮。常令資佐。讀宴終日。遂絕願望。移鎮

徐知訓

知訓、温長子也。少學兵法。不能竟。尤喜劍士角觝之戲。恬温權勢多爲不法。温出鎮潤州。留知訓輔政。常陵侮諸將。而對吳主隆演無君臣禮。隆演幼懦。嘗飲酒樓上。命優人高貴卿侍酒。知訓爲參軍。隆演鄭衣鼈鬱爲其儕。知訓因使酒罵座。語侵隆演。隆演愧恥泣涕。而知訓愈凌辱之。左右扶隆演起去。知訓殺一庶乃止。李德誠有女樂。知訓求之。德誠曰。此輩皆有所生。且復年長。不足以接貴人。侯求少妙者進之。知訓對德誠使者罵曰。吾殺德誠。并取其妻。亦易爾。初學兵於朱瑾。瑾力教之。後因求馬於瑾。瑾不與。遂有隙。夜遣壯士殺瑾。瑾手刃數人。踰舍後。知訓知曲在己。隱而不聞。俄出瑾爲靜淮節度使。瑾詣知訓別。且顧獻前馬。知訓喜。往謁瑾家。瑾妻出拜。知訓答拜。瑾以笏擊踣。遂斬知訓。提其首。入告吳主曰。爲國去賊。

徐知詢

知詢、温第二子也。烈祖秉吳政。威權浸盛。金陵行軍司馬徐玠諷温曰。居中輔政之重。不宜假於他人。宜以親子代之。温即遣知詢入覲。謀代烈祖輔政。而温暴卒。知詢奔還金陵。嗣位如温。而知詢暗懦。待諸弟不厚。徐玠知其終敗。乃輸誠於烈祖。知詢內爲諸弟所構。外爲徐玠所窘。而不知也。意以己控強兵。居重地。烈祖雖管大政而無兵。去之甚易。温喪未終。陳誥烈祖至金陵。烈祖反使人諭之入朝。因疏其罪狀。請授左牧軍。知詢面數烈祖曰。先王之喪。衛爲人子。而不親臨。反罪我耶。烈祖曰。聞爾懷劍待我。我亦不懼。獨迫於君命。不得往爾。爲人臣而畜乘輿。非反而何。周廷望者。知詢之親吏。嘗僞貢款於烈祖。時得烈祖之陰謀。以告知詢。將入朝。廷望諫止。不從。知詢既行。廷望曰。公之此行。有往日而無還日。泣送之至是。知詢以廷望之言質烈祖。烈祖曰。以爾所爲告我者。亦廷望也。遂斬廷望。知詢復起爲潤州節度使。往時幕府皆去。獨李建勳隨之。知詢至鎮。常令資佐。讀宴終日。遂絕願望。移鎮

江西卒於任。

徐知海子景遂景遊

知誨、温第三子也。温卒、知詢守金陵、所爲多不法。知誨每得其陰謀、以告烈祖。知詢之敗、知誨構之爲多。烈祖憐之、以爲江西節度使。知誨先娶吳功臣呂師道女、非嫡出。知誨常切齒、因醉刺殺之。後呂氏數爲厲、知誨殺之。踰僧誦經、爲陳因果。僧亦見呂氏曰、吾不解此。志在報冤爾。及鎮江西、歲餘、呂氏不復見。知誨晷甚、有家人自淮南還、於江心遇諜舟、有婦人漸逼視之、乃呂氏也。招家人曰、爲我謝相公、毒自愛。我今宅適矣。因遺繡履曰、相公謂爾不信、以此示之。家人至江西、首語其事、以履示知誨。知誨驚視、宋舉輒見呂氏在側、曰、爾謂我眞不來耶。頃刻、知誨暴卒。以知詢代鎮江西。遇其喪於中塗。知詢撫棺哭曰、弟用心如此、吾亦不忍。但何面目見先王於地下。聞者僞之。烈祖受禪、追尊温爲襄祖、徐氏諸子、封拜與李氏同。而知誨之後特優。子景遂、景遊、出入宮禁、預聞機務、專掌浮屠修造之事。當時言盛政者、以二人爲首。

（景遊後避元宗諱、改名遵、及事後主、封文安郡公、尤信任焉。）

徐知諫

知諫、温第四子也。爽悟喜文。徐氏諸子、知諫最爲雅循。初、知詢輔政、無所禮藉。温留知諫陰助之。諸將常惡知詢陵己、而以知諫爲長者。烈祖自潤州入覲、知詢會飲山光寺。是日、知詢大沈酣、決欲害烈祖、知諫以謀告。烈祖烈祖獲免。（後事亡、其不書封、書者皆本于吳也。）

徐知證

魏王徐知證、温第五子也。在吳歷刺史、節度使。烈祖受禪、封江王、改王魏。徐氏諸子、知證最爲長年、及元宗之世、尤見優禮。每入宮、元宗輒以家人禮之。親捧觴爲壽。自起舞以祝之。知證亦以叔父自處。卒年四十三。

徐知諤

梁王徐知諤、温第六子也。起家爲太子中舍。累遷刺史、節度使。使知詢敗、以知諤爲金陵尹。烈祖受禪、封饒王。進王梁。知諤博采奇物寶貨、充牣其家。有蜀客持鳳頭至、自言得於南蠻賈者。知諤以錢五十萬易之。其頭正類雄雞、質可五寸。冠上正平、可以爲枕。朱冠、紺毛、金喙、巢眼、飛禽之枯首也。來自萬里、而毛羽不脫、文彩如生。人成異之。嘗遊秣山、除地爲廣場、編虎皮爲大幛、率賓屬會于下。號曰虎帳。忽迅暴風、飄虎帳碎如飛蝶。知諤驚遽、棄歸、數日病卒。

嗚呼、惟屬與黑、君子難言。存而勿論、可也。呂氏之事、載于別錄。陳公彭年作也。其辭典雅、頗有史法。而公歸皇朝、參大政、爲名臣。顧其言可不謹耶。

南唐書卷九

列傳第四

周本

周本、舒州宿松人。漢南郡太守瑜之後。嗣廢隴畝、皆在子孫。守故土者、猶數十戶。本少孤貧、耕在田里。獨格猛虎。唐末大亂、投揚行密軍中、以勇敢聞。常先登、深入蒙犯矢石、身無完肌。及歸營、自燒鐵烙其創、飲噱言笑自若。軍中猛將皆服之。累遷淮南馬步軍使。天祐五年、楊氏始得江西。撫州刺史危全諷舉諸郡兵十萬來爭其地、屯於象牙潭。楚人取高安、爲之援。江南守將劉威告急。判官殿可求謀本可用。時本從軍圍虔州、不克。恥之、稱疾不出。可求即臥內強起之。本曰、虔州之役、非彼強我弱也。蓋上將權輕、下皆專命。故爾。今必見用、願無任偏裨。可求爲言楊氏。許之。得選兵七千、便救高安。本曰、楚人非欲取高安也。爲全諷避援爾。若先敗全諷、楚人必走。乃疾趨象牙潭、劉威要之、宴犒不留。或曰、賊勢甚盛、宜審觀形勝、計定而後進。何其遽也。本曰、賊有十倍之衆、便吾軍知之、必將奪氣。須乘其銳而用之。既至、指授諸將、戮力急攻。大破其軍、擒全諷。諸郡之兵皆潰。楚人果遁。吉州刺史彭玕、信州刺史危仔昌、棄城走。於是江西之

地始定。以本爲信州刺史。遷將陳璋據衢州。鎰永。越人圍之。本受命以兵迎璋。既至。越人解圍。陣於城下。璋以其衆來奔。稗將呂師道曰。敵去我。思尺而陣不動。是輕我也。必擊之。本曰。吾受命迎陳使君。陳君今在此。吾事訖矣。何爲復戰。且彼近而不動。必有以待我也。擊可勝乎。待其先動。擊未晚也。璋亦以爲然。乃是也。由此自負。終爲使相。卒年七十四。兄綰爲虔州節度使。先卒。

李章

李章、盧江人。從吳武王爲騎將。與朱瑄相悅。瑄殺徐知訓。自剄。烈祖入誅瑄黨。章與同事六人當斬。五人已斬。次至章。瀉聲曰。四郎多壘。而斬壯士耶。時馬仁裕監斬。壯其言。聞於烈祖。釋之。隸洪州。爲軍校。累遷武統軍。出爲壽州節度使。移鎮盧州。拜太尉、中書令。封西平王。本不知書。而愛重儒士。賓禮寮屬。不擾其權。東民愛之。性純朴。技藝無能者。唯軍旅之事。則如風如雨。烈祖將受禪。徐玠、周宗等以本及李德誠皆位望隆重。故諷之以爲推戴之首。本已眷衰。仍不知時變。皆少子祚左右其事。時吳宗室臨川王濛監處證察。屬會周本卒。移鎮廣州。加中書令。卒年九十。

王安

王安、盧江人也。少投吳武王。爲親兵。武王昏升高塚望敵。安捧匜器侍側。左右皆注目前視。陣旁有執槊者。疾走徑趨王所。左右驚惕失措。安置匜器於地。取弓射之。一發而殪。徐內弓弢中。復捧器如初。顏色不變。武王奇之曰。汝有器度。當至富貴。因加獎拔。累遷袁州刺史。歷典數郡。皆以沈默寬厚爲理。事烈祖。爲神武統軍。代李章爲虔州節度使。卒年七十三。

章建

章建、少居吳武王軍中。嘗從征討。以膂力聞。後隸虔州王綰。爲裨將。郡境曠遠。旁接谿洞。羣盜充斥。建率勵勇士。所至克獲。百姓賴之。累遷諸軍都虞候。爲左衞使。出爲袁州刺史。建不知書。而性淳厚。清靜自處。無所侵撓。郡中大治。數年入爲統軍。以劉仁贍代之。仁贍敏悟。親綜簿書。時有蠹革。郡政益治。而百姓猶及有子二十人。建勤爲相。而建封爲將。相無阿黨。將死國事。君子善之。其餘皆任右職。建勳別傳。

王輿

王輿、少與兄綰俱事吳武王。輿始爲小校。從周本伐危全諷。將戰。本親臨賊水柵。分命諸將。指山頭一小營謂輿曰。往攻彼。以撓賊。輿唯唯不行。本曰。爾憚往耶。輿曰。公必若以輿爲可使。願得此柵攻之。往彼何爲。本大喜曰。亦知此爲賊要害耶。乃命之。輿率輕舟先進。破其前鋒。因排柵而入。諸軍乘之。遂擒全諷。累遷諸軍都虞候。讓盧之世。祿去公室。羣禁兵者。尤難其人。烈祖以輿爲控鶴都虞候。持重有法。出爲光州刺史。先是。輿兄子搖爲海州副使。叛入北方。以爲刺史。朗與在光州。朗沿親信通誓。輿執之以聞。因求能郡。復爲控鶴都虞候。還左金吾大將軍。除浙西節度使。從讓盧至潤州。移鎮鄂州。監軍頗庭堅與輿不協。或告庭堅交通境外。烈祖使中使繫庭堅下大理。輿先知之。密見庭堅曰。可乘輕舟自歸闕庭。無與中

高審思

高審思、少事楊行密。以驍勇聞於軍中。劉信平虔州。審思爲裨將。屢立戰功。審思爲人。重厚寡言。烈祖奇之。嘗使總領親兵。拜海州節度使。增修城隍。守備甚嚴。或謂之曰。以公威略。守此堅城。何憚而過爲畏愞也。審思曰。兵機多變。不可不慮。過爲之防。上策也。顯德之役。海州城隍最堅。亦審思之遺績爾。（後事缺亡。）

南唐書卷十

列傳第五

嗚呼。論其時。則南唐號爲文獻之地。繩以法。則可嘉之士無幾。幸而獲全始終者。孤蘆之才。信有之矣。

李建勳

李建勳、字致堯。南平王德誠之子。初。德誠守潤州。乘燭夜出。候者以聞。而徐溫疑其有變。徙鎭江州。德誠猶不自安。乃遣建勳入謁溫。溫見之。歎曰。有子如是。非凡人也。卽以女妻建勳。起家爲金陵巡官。徐溫卒。知詢代鎭。而建勳仍佐幕府。及知詢被徵。衆屬皆受譖。獨建勳自全。烈祖出鎭金陵。以爲副使。預禪代之計。拜中書侍郎、平章事。元宗卽位。東宮官屬稍稍侵權。能建勳爲撫州節度使。召拜司空。乃營亭榭於鍾山。適意泉石。累表乞骸骨。以司徒致仕。賜號鍾山公。先是。宋齊邱退居許陽。號九華先生。未幾。一徵而起。時論薄之。建勳年齒未衰。時望方重。咸謂曰。公未及老。無大疾苦。遽有是命。欲復爲九華先生耶。建勳曰。平生常笑宋公輕出處。吾豈敢違素心。自知非耆考者。欲求數年閑適。稱因爲詩以見志曰。桃花流水須相信。不學劉郎去又來。建勳博覽經史。民情政體。無不詳練。惜乎怯而無斷。未嘗作旨。故雖有遮難而卒不得行。其爲詩少時猶浮艷。晚年頗清淡平易。見稱於時。保大十年卒。臨卒。題詩門人曰。吾死。斂以布衾。曠野深瘞。任民耕鬬。不須封樹。竪中戎之役。公卿墓域。越人發掘殆盡。而獨建勳以不知葬所獲免。

常夢錫

常夢錫、字孟圖。少警悟。通書記。事岐王李茂貞。爲秦隴判官。茂貞卒。從儀襲位。補實難令。從儀左右有忌之者。夢錫渡淮。詣廣陵。烈祖辟致門下。爲大理司直。從至金陵。爲觀察推官。烈祖受禪。拜殿中侍御史、禮部員外郎。每從容奏事。烈祖以爲有識。益命直中書省。參算詔命。夢錫重厚。詞氣方直。多知故事。除給事中。時以樞密院謀門下機務多委焉。夢錫數言時政紊碎。宜催復舊典。爲後代法。又言宋齊邱、陳覺、查邪馮延巳、魏岑、並小人。不宜左右春宮。元宗卽位。許以翰林學士待之。而以齊邱故。黜爲池州節度判官。及齊邱罷。召爲戶部郎中。遷諫議大夫、翰林學士。時特詔宣政院於內庭。命夢錫專草。逾年。罷宣政院。爲學士如初。既而姦黨愈熾。夢錫終不能勝。遂稱病縱酒。希復朝謁。會饋誤、李德明、分宰庶、兵二部。以夢錫人望。求爲長吏以自重。乃除戶部尚書、知省事。固辭不獲。署紙尾而已。夢錫無子。以其壻王紹沂掌家務。或言紹沂亂內。夢錫盡出妻妾室爲之一空。奏黜紹沂于虔州。時獨延巳爲相。勁夢錫貶饒州團練副使。病留廣陵。東都留守周宗言救喻之。明年。牽復。尋改吏部侍郎、轉禮部尚書。劃地之後。公卿在廬。有言及大朝者。夢錫笑曰。羣公常欲致君爲堯舜。何故今日自爲小朝耶。座皆失色。每公集。往往嗢噱大咤。以故不爲士大夫景慕。然其循公忘私。固亦古之遺直也。顯德五年卒。年六十一。踰月。宋齊邱敗。元宗歎曰。夢錫生平欲殺齊邱。恨不使見之。嗜左僕射。

嚴續

嚴續、字奉宗。父可求。善篆書。爲吳相。續以父廕。補千牛備身。遷祕書郎。烈祖以女妻之。少長貴勢。性恭恪。恂恂如也。烈祖受禪。爲兵部侍郎、尚書左丞。元宗卽位。改禮部尚書、中書侍郎、方宋齊邱用事。續常守正。不爲蕪附。常夢錫屢言齊邱姦蠹。元宗謂夢錫曰。吾觀大臣中。唯嚴續能中立。雖然。無與援者。卿可助之。夢錫因喻旨於續。續亦善遇之。不盡用其言也。及夢錫能宣政院。續亦出爲池州刺史。頃之。復爲中書侍郎、兼三司使。出守江西。久而不召。數歲。入爲中書侍郎、知尚書省。尋拜門下侍郎平章事。割地之後。能爲少傅。元宗南遷。拜左僕射。使輔太子居守。後主卽位。改司空平章事。其後機務歸樞密院。續亦與羣臣不協。遂出鎭浙西。逾年。稱疾能歸。卒于私第。晚藏尤加身下土。庭別善惡。譯吾人劉奐有學識。性方直。動多忤物。續遇之爲監察御史。起居舍人。時論善之。續自以少貴倦學。命羣從子弟皆嗤以惰業。諸子及孫舉進士者十餘人。續疾病不亂。與賓客談論如平常。後主使內夫人問之。續遺託國事。言不及私。又極陳羣臣所宜用捨者。辭氣慷慨。翌日卒。

潘承祐

潘承祐、晉安人。仕吳爲光州司法參軍。郡有大獄。參吏不直。承祐固爭之。不得。因棄官歸閩。及王氏據閩。仕至大理少卿。王延政鎮建州。辟爲度支判官。延政與福州構隙。承祐極諫。不納。會晉安使至。延政大閱以誇示之。辟氣益悖。承祐長跪固諫。其言甚切。延政大怒。謂軍士曰。汝可爲我食判官肉。承祐曰。與其知而退食金陵。拜昇州節度使。如溫之制。所爲多不法。玠知其必敗。反自結於烈祖。烈祖出鎮金陵。仍以玠爲行軍司馬。典周宗、李建勳、孫晟、首贊禪代。遂拜右丞相。出鎮宣州。玠婁、楊吳武王女也。先適宣州節度使李遇之子。襲封攻宣州。族誅。遇。楊以王女免。更適玠。至是玠得宣州。楊感憤卒。玠連鎮宣、洪二郡。皆以貪濁爲理。營求百端。人多鄙之。能鎮復相位。拜司徒。兼侍中。特以舊人崇其虛名。實不與政。好修袞服飾。常以賤價市丹砂之最下者。其鄙嗇如此。保大元年卒。

李夷簡

李夷簡、不知何許人也。昇元中爲翰林學士。烈祖孤。大臣欲以宋后監國。命中書侍郎孫晟草遺詔。夷簡曰。此非先旨。必姦人詐爲。大行嘗云。婦人預政。亂之本也。安肯自作禍階。且當君明德。聞於天下。汝曹何遽爲亡國之事乎。若遂宣行。吾對百姓裂之。必矣。於是監國之議遂寢。元宗即位。語夷簡曰。疾風勁草。於卿見之。夷簡性率易。好飲酒。不拘小節。嘗退朝友曹曰。今宵好月。能相過乎。赴召者甚衆。夷簡已醉。指酒壺曰。本用相待。酒與輒來。自倒之矣。其疎節多類此。

嗚呼。士之可貴者。信義而已。履信抱義。而不奪於勢利。則終始一節。尚何渝哉。徐玠始甚構先主。既而附之以閩知詢。與夫崔渥反覆於孟範、三思之間者。何異。初。徐溫忌李遇功。使玠伺隙。旋覆遇宗。楊氏遂以讎人爲所天。及觀治。遁歐慎卒。猶也不能即死以全其節。既又貳於新人而懷其舊。與夫從一而終者異矣。

徐玠

徐玠、字蘊珪。彭城人也。敏幹有辭辨。事郡帥崔洪爲軍吏。與洪同歸于吳。吳武王署玠爲糧料使。拜吉州

張延翰

張延翰、字德華。宋州碭山人。少遊長安。後避亂江淮。事吳爲鹽城令。有治績。遷楚州行軍司馬。烈祖輔政。以溧陽爲封邑。乃以延翰爲工部郎中。判江州。入爲知雜侍御史。張宣以功臣爲左街使。舉薦騶牙。延翰劾之。由是豪猾屏跡。遷禮部侍郎。時貢院未備士有獻書可采者。隨即考試。公平詳審。士論美之。兼知選事。吏不容姦。提之如神明。進擢孤寒。不附貴勢。元宗輔政。大臣中唯重延翰。謂左右曰。張君凡所議論。必盡公正。成有條理。至於簿領。無不明白。吾得領心信之。由是六司總領殆遍。及即位。拜中書侍郎平章事。延翰有時望。當其作相。人以爲晚。既而多病。機務靡闕。烈祖素以國器推重。不許免相。醫藥勞問。不絕于道。卒年五十七。士大夫歎惜之。贈太傅。

南唐書卷十一

列傳第六

刁彥能

刁彥能、上蔡人也。父禮、避亂、徙居宣城。彥能少孤貧、事母以孝聞。初隸節度使王茂章、爲親兵。茂章叛入越、彥能當從。使家人扶其母、俟於路。彥能至、抱母泣告茂章曰、老母在此、不能從公。茂章許之。乃馳入宣州。城中已亂。彥能登城、以劍招之、結曰、我從王府來、爾豈無勳。大軍且至矣。衆信之、稍定。襲取而斬之。以爲軍事校使。屬徐知訓、知訓恣慢。彥能每以苦切諫。雖不見納、亦嘗規避。牙將馬謨帥衆劫吳主登門、欲誅知訓。朱瑾壁兵御之。彥能手劍斬謨。知訓忌烈祖。每欲加害。嘗召烈祖飲。伏劍士於室中。彥能飲酒、以手摺烈祖而推之。烈祖悟、起去。又嘗從知訓會烈祖于山光寺。是日、知訓大沈酣、決欲害烈祖。徐知謀以謀告烈祖。烈祖乃奔。知訓授彥能劍、使追殺之。及於中渡。彥能舉劍揚袖、以示烈祖。逕紿以弗及。既而朱瑾殺知訓。義祖稍知其謀惡。將東多被盛貴。見彥能諫衛、善之。復使卑知諫於潤州。烈祖受禪、召入禁衛。敍其舊恩。遷天威軍都虞候、左衛使。元宗卽位、出爲饒信二州刺史、建州留後、撫州節度使。彥能晉閥閱世。委任文吏。郡政修理。亦好篇詠。嘗與李建勳賀答建勳奏之。元宗笑曰、吾不知彥能乃西班學士也。性修飾。所居雖傳舍一日、必葺周宗、何敬洙、皆故人也。每飲酒、當蓬首裸袒、彥能在座、則皆儼然。卒年六十有八。

周宗

周宗、字君太。秣陵人也。常給使烈祖左右。署爲牙吏。多使喻旨四方。敏於事任。恩寵日洽。義祖卒于金陵。知詢謂宗曰、僕射望高履危。無西渡。宗堅請知詢手札示信。遽得放若帖。書曰、不必奔赴。既而徐氏諸子果以不奔赴讓烈祖。烈祖因出所書若紙示之。知詢覩顏而已。及烈祖鎭金陵、宗爲都押衙。烈祖位望已重。常屬嫌疑。因理白冤。歎曰、國家安而吾老矣。宗稱類其意。請如廣陵告宋齊邱以禪代之事。齊邱手疏天時人事未可。請斬宗以塞口。烈祖懼。欲斬宗。而行軍司馬徐玠固爭。得免。黥于池州。數月、復召如初。既貴禪代。累遷樞密使。宗亦淳謹自守而已。初、僉文正爲烈祖幕賓。而宗及馬仁裕皆從給使。至是、宗出鎭江州。文正猶爲九江巡官。輒問宗曰、馬押衙何在。宗知其涼德。笑曰、馬相公出鎭浙西久矣。文正皆預公宴。僉首咋曰、下官飲益趨局。令公素知之。座皆愕然。而宗不之罪。其寬厚類如此。連歷將相。奉法循理。然貨產巨億。斂裔愈甚。論者鄙之。留守東都。以老病乞骸骨。乃以司徒致仕。周兵初起。而宗卒。宋齊邱撫棺哭曰、君太能黠。來亦得時。去亦得時。元宗聞之。不平。宗娶繼室生二女。皆國色。繼爲國后。侈靡之盛。冠于當時。

馬仁裕

馬仁裕、字德寬。北平王殷之後。遇亂、徙居彭城。世爲將。仁裕母方娠。夢人謂曰、老平來歸。及生、有紫氣滿庭。數歲、舉兵誓若成語。然初同周宗給使烈祖左右。小心敏幹。署爲右職。烈祖移鎭潤州。仁裕監蒜山渡。首聞朱瑾之亂。馳白烈祖。卽日以州兵渡江定亂。烈祖得政。基於此也。以功拜左領軍將軍。烈祖以女妻之。是爲興國公主。出爲楚州刺史。入爲左金吾大將軍。烈祖受禪。遷潤州節度使。明年移鎭廬州。爲理寬簡。吏民便之。烈祖左右小臣貴達者。唯仁裕與周宗爲親信。周宗後富而仁裕常貧。宗力贊禪代之事。仁裕多戍外任。撫所關領。時人稱其長者。享年三十九。子文蔚別傳。

嗚呼、貴賤、時也。上下、分也。君子知時之無止。知分之無常。則貴賤上下。吾何相焉。況生亂世。非偏國。易生衣以盡。窮起徒步。爲朱輪。達者觀之。特戲事爾。文正之抗周宗。豈足以識此哉。

何敬洙

何敬洙、幼爲吳將李簡所斂。簡性殘忍。左右過差。鮮獲全活。敬洙養與蔡兒戲。庭下有苔。頭取簡所愛端硯。誡諸僮曰、謹收破此。幕僚聞之。馳告簡曰、有命。乃一擲破之。明日、簡責破硯之由。敬洙自陳。因壯其果敢。捨之勿殺。簡鎭鄂州。令相衛盡紹顏倒諸子。紹顏曰、諸郎皆善鼓鼙舞及公者。

時敬洙侍側。指敬洙曰。此奇相也。可與公齊。節由是益奇之。視如己子。及長。用爲軍校。破洙驅視短陋。而趫捷有力。節卒。烈祖以爲金陵禪將。累遷天威軍都虞候。建州之役。爲應援使。初至。以爲僻陋山郡。不當勞師。辭氣甚愎。查文徽開喻之。勢不可止。乃與邊鎬協心戮力。破西嚴。延平。軍威大振。遂下建州。敬洙顧受上賞。王建封爵之。以爲己功。敬洙於是推建封功第一。除敬深楚州刺史。皆從數人親出里巷。察民疾苦。吏之奇刻。無不知之。每坐廳事。與賓客談宴。民有白事者。隨其所言。親加剖析。無不服。會連歲出師。楚州當供億之地。民不知勞。亦敬洙爲之節制也。及移鎮鄂州。稍自矜驕。周師伐淮南。元宗使敬洙移鄂外居人入城爲備。敬洙不從。乃背城除地爲戰場。曰。職當效死於此。安能閉門自困也。元宗善之。未幾。召還都。年老有足疾。後主以其勳舊。優禮之。拜上將軍。奉以上公之秩。列門戟。卒年七十七。

柴克宏

柴克宏、吳功臣再用之子。疏爽任義。不拘小行。以父廕爲郎將。累遷龍武軍都虞候。常與賓客博弈。以聲酒爲務。雖職當偏將。而未嘗言兵。時嘗以爲非才。故久不遷。亦不屑意。淮甸兵起。越人寇常州。以克宏爲撫州刺史。克宏上書。乞從軍效用。元宗善之。使帥師救常州。時精兵皆在江北。克宏將老弱數千。介肯朽鈍。入白樞密副使李徵古曰。今以疲兵赴難。器甲當得堅利者。此色何用。徵古素輕其爲人。因慢罵遣之。衆皆憤怒。而克宏怡然。進及京口。徵古使召還。以朱業代將。克宏不從。至常州。徵古又使召之。克宏曰。吾到日破敵。徵來召我。必姦人也。命斬之。使者告以李樞密之命。克宏曰。李樞密親來。軍容在我。況其使乎。遂斬以徇。當州有隋末陳果仁祠。果仁見夢於克宏曰。吾與陰兵助爾。及戰。有黑牛二頭衝突越兵。克宏繼之。大敗越人。俘馘甚衆。克宏奏封果仁爲武烈大帝。賊走。朱業方至。克宏善遇之。以功拜江州節度使。復請北出。命未下。而發塌卒。克宏嘗爲宣州巡檢使。宣州城隍不修。戰守無備。問其故吏。云自吳年田賦、丁鹽、雞皷。後爲宣州者。無復爲兵備。克宏大笑曰。時移事異。安有此理。即善修守禦之備。不日完緝。明年。越寇至。郡人安之。

劉崇俊

劉崇俊、字德修。楚州山陽人。祖金、事吳有功。爲滁州刺史。振威名於境上。世典滁梁。崇俊弱冠。嗣父仁規、仁矩爲新州團練使。統山後八軍。莊宗與劉鄩相拒于莘。召存矩會兵擊鄩。存矩募山後勁兵數千人。課民出馬。民以十牛最一馬。山後之人皆怨。而兵又不樂南行。至鄆溝關聚而謀爲亂。文進以其大將不敢拒。雖與心常歡之也。因與亂軍殺存矩。反攻新州。不剋。攻武州。又不剋。遂奔于契丹。契丹使守平州。明宗即位。文進自平州率衆數萬歸唐。明宗得之喜甚。以爲義成軍節度使。居歲餘。徙鎮威勝。加同平章事。入爲上將軍。出鎮昭義。徙安遠。晉高祖立。與契丹約爲父子。文進懼不能自安。天福元年冬。殺其行軍司馬姚知兆。副使杜重貴。送款于烈祖。烈祖遣屬全恩以兵二千陣于安陸。佞文進出殿之而至。文進居數鎮。頗有善政。兵民愛之。其將行也。從數騎至營中。別其裨將李廣機等。告以避契丹之意。將士皆拜爲訣。烈祖以文進爲天雄統軍。宜潤節度使。文進身長七尺。狀貌偉然。自其奔契

王崇文

王崇文、字光輔。吳功臣鎔之子。性重厚儒雅。博綜經史。少爲軍校。小心敏幹。尚烈祖妹廣德公主。出爲徽、

吉、二州刺史。吉州民多爭訟。古稱難治。崇文率法循理。聽所使攜吏民使之。邊虐文鎮之。即日安輯。人忘其亂。三十年間。出領潘鎮。入掌禁兵。宣至使相。常夜衣博帶。與士大夫論說。風度爽曠。時人艱重之。潤州之役。迫於君命。雖爲大將。上則陳愷遲專恣。下則王建封、劉從效、殷厲。崇文不能制。及師潰。元宗歸罪於陳覺、潤延魯。而崇文及諸將皆不問。頃之。移鎮廬州。入爲神武侍御統軍。復出爲口。其治皆如初。後主即位。崇文手疏時宜政體。備陳箴誨。加中書令。未拜而卒。

邊鎬

邊鎬、不知何許人也。事烈祖。累遷通事舍人。保大初年。張遇賢爲營屯諸軍都虞候。查文徽出師越州。鎬率洪州屯兵與之俱行。遂下建陽。剋建泉、汀、漳等州。諸將皆爭功。而鎬獨不言。人以此多之。拜鎬信州刺史。八年。馬希萼入潭州。楚圖大亂。命鎬以州兵如界上。靖楚。九年。鎬率所領出宜春。遂討長沙。破其軍於龍回關。希萼、希崇相繼送款。鎬盡遷馬氏之族。歸于金陵。以功拜湖南節度使。鎬性柔緩。御下無法。初平建州。民所、剋獲。唯以全活爲務。閩人德之。號邊羅漢。及剋湘潭。市不改肆。楚人益喜。號邊菩薩。既而政出多門。莅苒無斷。人皆失望。遂號爲邊和尚。由是用事者以剋楚爲功。不欲取費於國。乃重斂於楚。鎬不能振撫。楚人多怨。及劉言破益陽。乘勝攻長沙。鎬不能守。挺身宵遁。將吏皆奔潰。元宗削鎬官。流饒州。未幾。復用。世宗伐淮南。遣鎬帥師出拒周兵。及朱元叛。鎬與許文稹皆被擒。

南唐書卷十二

列傳第七

盧文進

盧文進、字大用。范陽人也。爲劉守光騎將。唐莊宗攻范陽。文進先降。拜蔚州刺史。莊宗以屬其弟存矩。存矩爲新州團練使。統山後八軍。莊宗與劉鄩相拒于莘。召存矩會兵擊鄩。存矩募山後勁兵數千人。課民出馬。民以十牛最一馬。山後之人皆怨。而兵又不樂南行。至鄆溝關聚而謀爲亂。文進有女少而美。存矩求爲側室。文進以其大將不敢拒。雖與心常歡之也。因與亂軍殺存矩。反攻新州。不剋。攻武州。又不剋。遂奔于契丹。契丹使守平州。明宗即位。文進自平州率衆數萬歸唐。明宗得之喜甚。以爲義成軍節度使。居歲餘。徙鎮威勝。加同平章事。入爲上將軍。出鎮昭義。徙安遠。晉高祖立。與契丹約爲父子。文進懼不能自安。天福元年冬。殺其行軍司馬姚知兆。副使杜重貴。送款于烈祖。烈祖遣屬全恩以兵二千陣于安陸。佞文進出殿之而至。文進居數鎮。頗有善政。兵民愛之。其將行也。從數騎至營中。別其裨將李廣機等。告以避契丹之意。將士皆拜爲訣。烈祖以文進爲天雄統軍。宜潤節度使。文進身長七尺。狀貌偉然。自其奔契

丹也。數引契丹攻掠幽薊。虜其人民。教契丹以中國織紝工作。無不備。契丹由此益強。周光中。契丹數以輕騎出入塞上。攻掠幽趙。人無寧歲。唐兵屯涿州。歲時饋運。自瓦橋關至幽州。嚴斥堠。常苦抄奪。爲唐患。僞巡警無狀。姦盜竊發。幸伏其畀矣。請公親出以安衆。刺史出。壹僞又斬之。自領州事。衆不附。遂來奔于吳。烈祖以爲都押衙。累遷和州刺史。入爲天威統軍。壹僞自以發迹凶亂。于是小心勤恪。烈祖善之。親至其家。拜其父及烈祖受禪。拜池和節度使。時給事中常夢錫左遷池州幕府。壹僞待之益禮。人稱其有識。最焉。

林仁肇

林仁肇、建陽人也。剛毅有膂力。善騎射。常從戰伐。以功爲刺史。天成中。爲龍武軍校。周世宗征淮甸。仁肇將偏師出撓壽州。攻城南大寨。斬獲甚衆。遂破濠州水柵。以功授淮南屯營應援使。周人據正陽浮橋。以爲糧道。仁肇率敢死士。載芻糞舉火焚橋。遡流逆風。火弗及熾。合戰不克。仁肇殿而退。周駙馬都尉張永德嘗臂善射。見無不斃。追仁肇射之。矢至。仁肇輒落去。永德驚曰。彼有人焉。未可逼也。及割地。拜潤州節度使。移鎮武昌。會李重進以揚州叛。朝廷討平之。而淮南諸郡所守。各不過千人。仁肇密說後主曰。中原承亂之後。前年征蜀。今取交廣。遷往數千里。兵必能弊。請假臣兵數萬。北渡直抵壽春。分據正陽。因其思舊之民。累年之粟。復取淮甸。勢如轉丸。仍乞臣起兵之日。聞于北朝。言臣據兵籍叛。事成歸國。否則請族臣家。以明陛下之無貳。後主驚曰。爾無妄言。宗社危矣。乾德三年。以仁肇爲洪州節度使。留守南都。仁肇素出于偏伍。雖在將帥之位。常與士卒均食同服。以故多得士心。又與皇甫繼勳、朱令贇輩不協。因構仁肇求援盧朝。欲自王江西。後主滯使人鴆之。仁肇少有風疾。口氣頗臭。醫工云肺拖不正。及遇鴆。而家人訝其不臭。翌日卒。初。仁肇見知于陳喬。喬曰。令仁肇將外。吾掌機務。國雖迫蹙。未易圖也。及仁肇死。喬歎曰。事勢如此。而殺忠臣。吾不知其死所矣。（此爲喬死張本。）

陳誨

陳誨、建安人也。始生數月。足勁能履。其父異之。因小字阿鐵。及長。趫捷有勇。又呼爲陳鐵。事王氏。有戰功。建州被圍。誨數出挑戰。唐兵多苦之。及城陷。爲王建封所獲。將殺之。誨走自歸。查文徽、文徽素知誨。奔行至泌川。引領北望。涕泣而訣。承裕入安州。大掠而還。爲晉兵所躡。大敗我師于馬黃谷。承裕戰死。烈祖以金全爲天威杭軍。遷潤州節度使。漢隱帝時。李守貞以河中反。乞兵于金陵。金全與查文徽等出師以南方之事。誨攝修守備。郡政無敝。周師伐淮甸。誨遣其子德鼒率師赴難。壽春之役。諸將多逗撓。唯德鼒力戰。未嘗挫衄。師還。拜德鼒和州刺史。誨由是恩寵日加。改其軍名忠義以旌之。諸子皆至顯職。在鎮十年。以疾求罷。乃以其弟創州刺史謙爲留後。召誨還都。疾甚。後主親往視之。未幾卒。

申屠令堅

申屠令堅、山東人也。無賴好博。膂力絕人。晉漢之間。爲盜犯法。械送京師。未至。請守吏曰。吾不死。則爲健卒。因市酒爲訣。守者皆醉。令堅破械逸去。保大七年。附賊帥咸師明來歸。起卒伍。累遷偏將。淮甸兵起。

擒齊藩與林仁肇同破城南大寨左右奮擊前無勁敵遂復滁州以功授神衛軍都虞候後主即位常單
親兵開寶五年除吉州刺史委以邊務頗有節制後主歸于京師委諭順命令堅私約袁州刺史劉茂忠
不降未發而令堅卒

南唐書卷十三

儒者傳上第八

嗚呼西晉之亡也左衽比屑雖超接武而衣冠典禮會于南史五代之亂也禮樂崩壞文獻俱亡而儒衣
書服盛于兩唐豈斯文之未喪而天將有所寓歟不然則聖王之大典掃地盡矣南唐累世好儒而儒者
之盛見于載籍燦然可觀如韓熙載之不羈江文蔚之高才徐鉉之典瞻高越之華藻潘佑之清逸皆能
擅價于一時而徐鉉湯悅張洎之徒又足以爭名于天下其餘落落不可勝數故曰江左三十年間文物
有元和之風豈虛言乎作儒者傳

韓熙載

韓熙載字叔言北海人也弱冠擢進士第同光末北海軍亂推熙載父光嗣爲留後明宗即位平北海光
嗣見殺熙載來奔于吳放蕩嬉戲不拘名節里民趙氏女有美色熙載雲爲正室遷補和州滁三州從事
表上未報于是盡出羣婢使之即散後主乃喜遂以爲秘書監摯婢俄集如初後主笑曰吾于今乃知卿
之心矣復上書極陳時政論古今之得失書曰皇極要覽進中書侍郎開寶三年病卒年六十三後主深
痛惜之以爲不得熙載爲相欲追贈之前代有此否潘佑以謂昔劉穆之贈開府儀同三司即其事也乃
贈熙載平章事臨文嗟葬梅頤歸謝安墓側命集賢殿學士徐鉉集其遺文藏之書殿熙載才高氣逸無
所卑屈舉朝未嘗拜一人初嚴續請熙載撰其父可求神道碑欲苟稱譽遺珍貨巨萬仍輸宋勝衣歌妓
委色藝妙者歸焉熙載受之文既成但敍其譜諜品秩而已續慊之封還熙載熙載亦卻其贈上寫一隙
千泥金帶云風柳搖搖無定枝陽臺雲雨夢中歸他年蓬島音塵斷留取樽前舊舞衣宋齊邱自著碑碣
每求熙載寫之熙載以紙塞鼻或問之對曰文臭而穢喜提奬後進每見一文可採者輒自繕寫仍爲揚

之黨大忌之烈祖山陵元宗以熙載知禮遂策太常博士時江文蔚判寺所議畧同而證法剛毅皆成于
熙載之手既葬遷知制誥熙載性頗朝直多闕爲馮延巳勁奏罷其職陳覺等喪師南關特赦不誅熙載
上疏請置于法元宗手札敎諭而宋齊邱大怒乃經以醉酒披猖熙載和州司馬其實熙載生平不能飲
久之徵爲廣都卿中史館修撰拜中書舍人制誥典雅有元和之風建儲之議遷兵部尚書既而錢貨
漸弊頗亦自悔奉使中原爲感懷詩三章署于館壁云未到故鄉時將爲故鄉好及至親得歸爭如身不
到日前相識無一人出入空傷我懷抱風雨蕭蕭旅館秋歸來戀下和衣倒夢中忽到江南路驀得花中
舊居處桃臉蛾眉笑出門爭向前頭擁將去又疑本江北人今作江南客再去江北道舉目無相識金風
吹我寒秋月爲誰白不如歸去來江南有人憶或問江南何不食剝皮羊熙載對曰江南地產羅紈故閨
時皆不喫迫熙載去乃悟使追之不及中原使至熙載接伴結曰老夫瘋觀吾子齊容氣貌一若先德況
忝世舊故不可跪使者因拜之熙載才名遠布四方建碑表者皆載金帛求爲之文而常俸賜賚月不下
數千緡廣納儒生苟有才藝必延致門下以舒雅之徒爲門生高第凡數十輩由是所用之賚月入不供
及奉使臨川借官錢三十萬所司以月俸預納熙載上書訴之云家無盈日之廚野乏百金之產累數百
書後主批其奏云書僞而辯古人惡之熙載俸有常秩賜賚尚優而謂廚無盈日無乃過歟命有司放免
逐月所剋料錢仍賜內庫綃百匹綿千兩以充時服熙載上謝御批其略曰水火相濟日月無私既示其
瑕疵又憐其憔悴免遣欠使賚于晉旦賜綿絹令襲其風韻神造驟洪盼身未報熙載畜女樂四十餘人
不加檢束恣其出入與賓客聚雜後主累欲相之而惡其如此乃左授右庶子分司于外入朝辭復上表
乞住關下其略曰朽作無生之骨豁恩仰塞于聖賢生爲萬物之靈事使困窮于終老魂凝象闕心滯金
門程限至終炎蒸漸熾重念臣向化將踰于四紀抒誠已歷于三朝無橫草之功可晉于國有滔天之罪
見絕于時陛下以無爲之心示好生之德雖一命已寬于時宥叨厥已重于身形愈憊壯志全消老婁對面而呻吟稚子環牀而號哭勁風振樹豈得長寧逝水朝宗不堪永訣
今則羸形愈憊壯志全消老婁對面而呻吟稚子環牀而號哭勁風振樹豈得長寧逝水朝宗不堪永訣
表上未報于是盡出羣婢使之即散後主笑曰吾于今乃知卿
之心矣復上書極陳時政論古今之得失書曰皇極要覽進中書侍郎開寶三年病卒年六十三後主深
痛惜之以爲不得熙載爲相欲追贈之前代有此否潘佑以謂昔劉穆之贈開府儀同三司即其事也乃
贈熙載平章事臨文嗟葬梅頤歸謝安墓側命集賢殿學士徐鉉集其遺文藏之書殿熙載才高氣逸無
所卑屈舉朝未嘗拜一人初嚴續請熙載撰其父可求神道碑欲苟稱譽遺珍貨巨萬仍輸宋勝衣歌妓
委色藝妙者歸焉熙載受之文既成但敍其譜諜品秩而已續慊之封還熙載熙載亦卻其贈上寫一隙
千泥金帶云風柳搖搖無定枝陽臺雲雨夢中歸他年蓬島音塵斷留取樽前舊舞衣宋齊邱自著碑碣
每求熙載寫之熙載以紙塞鼻或問之對曰文臭而穢喜提奬後進每見一文可採者輒自繕寫仍爲揚

其聲名。皆師論。聽者忘倦。善音能舞。分書及棋。名重當時。見者以爲神仙中人。

江文蔚

江文蔚字君章。許人也。長興中。舉進士。爲河南府巡官。避權勢。有高才。與韓熙載名相上下。而熙載不持檢操。文蔚既擅價一時。又勵行義。白爲郎時。南唐禮儀草創。文蔚撰述朝覲、會同、祭祀、宴饗、禮儀、上下遂正。朝廷紀綱。烈祖、元宗以文蔚知禮。宜董治山陵事。除文蔚工部員外郎。判太常寺。以議葬禮于是勿罷山陵制度。皆文蔚等裁定。既葬。以文蔚遷居諫職。以熙載遷知制誥。論者美之。以爲各當其任。文蔚及宋齊邱、陳覺、潘延已、魏岑皆以容悅得用。人情不平。居諫職。乘心貞亮。不容阿順。每將言事。必多左遷。時宋齊邱拜爲諫議大夫。而延已亦罷相。出鎮臨川。岑猶在職。未幾。延已自臨川及宋齊邱上表。其言曰。二公移去。未稱民情。四鄰盜除。方明愧與。表既上。而元宗惡其大言。黜爲江州司士。延已自臨川再入相。宣內制畢。拜恩闕下。百寮皆言曰。白麻甚嘉。猶不稱文蔚裘爾。其直言見重于時者如此。（陸史亡）

高越

高越、燕人也。少舉進士。清警有才思。文僞臨于北土。時威武軍節度使盧文進有女美而慧。善屬文。時稱女學士。越聞而慕焉。往謁文進。文進以妻之。晉高祖即位。文進南奔。越與之俱來。初投郭帥張宣。久不見知。越以麗詞誚之曰。晴空不礙摩天翮。未肯平原淺草飛。遂至廣陵。烈祖愛其詞學。時齊圖立制。凡嶸嗣燕薊之文。越多爲撰之。烈祖受禪。累遷禮部員外、中書舍人。保大中。諸將取潭、衡。舉朝稱慶。越誚潭、衡、一時之凶亂。取之甚易。觀諸將之才。善守爲難。既而進兵于衡。遂殺李建勳。進攻潭州。逾鎮遂歸。諸郡皆降。舉無遺策。是時越與江文蔚俱以辭賦知名。故江淮士者品論人物。皆以越爲首稱。（陸史多亡）

孫魴

孫魴、字伯魚。性聰敏。好學。唐末。都官員外郎鄭谷避亂歸江淮。魴從之遊。故其所吟詩。頗有鄭體。及吳武王據有江淮。文雅之士駢集。遂與沈彬、李建勳、爲詩社。彬好評詩。建勳嘗與彬議時魴不在席。以魴詩詰之。彬曰。此非有風雅製度。但得人間煙火氣多爾。魴遂出讓彬曰。非有風雅因然。而謂得人間煙火氣。何邪。彬笑曰。子夜坐句云。劃多灰雜蒼虬蹟。坐久煙消寶鴨香。非鉶上作而何。固坐大笑。金山寺題詠。衆因稱道唐張祜有僧歸夜船月。龍出曉堂雲之句。欲和。衆皆闕筆。魴復吟云。山戴江心寺。魚龍是四鄰。樓疊影。鐘磬晤叢塵。過橋妨僧定。驚落滅佛身。雖言題詠處。流響更無人。時人號爲絕唱。有詩百篇行于世。

南唐書卷十四

儒者傳下第九

劉洞

劉洞、廬陵人也。少遊廬山。學詩於陳貺。精思不懈。至旰日不豐。貺卒。洞居二十年。詩長於五言。自號五言金城。後主卽位。詣金陵獻詩百篇。後主覽其首篇石城懷古云。石城古岸頭。一望思悠悠。歲許六朝事。不禁江水流。後主掩卷爲之改容。不復讀其餘者。洞羈旅二年。俟召。不報。遂還廬陵。與同門夏寶松相善。陳貺嘗謂己詩壻賈島。洞亦自言有浪仙之體。但不得與之同時言詩也。虔州陳德誠尤重其詞學。及金陵受圍。洞爲詩署于路旁云。千里長江皆渡馬。十年養士得何人。又云。獻德潘郎事委內。險陰日暮淚沾巾。初。潘佑表云。家國陰險。卽日將暮。洞以識之。開寶八年卒。其遺集行于世。

江爲

江爲、其先宋州人。避亂建陽。遂爲建陽人。遊廬山白鹿洞。師事處士陳貺。居二十年。有風人之體。時金陵初復唐制。以進士取人。爲有題白鹿寺詩云。吟登蕭寺旅懷開。醉倚王家玳瑁筵。元宗南遷。駐于寺。見其

時稱善久之。寫由是徹肆。自謂俯拾青紫。乃詣金陵求舉。屢踟于有司。爲快快不能自已。欲束書亡越。而會同謀者上變。按得其狀。伏罪。爲警吟隋堤柳詩云。錦纜龍舟萬里來。醉鄉繁盛忽塵埃。空餘兩岸千株柳。雨葉風花作恨媒。蓋傳于時。

汪台符

汪台符、徽州人也。能文章。通古今。有王佐才。聞烈祖移鎮金陵。台符上書陳民間利害十餘條。大率以富國阜民爲務。烈祖善之。而宋齊邱疾其才高。能爲己累。間足下齊大聖以爲名。超亞聖以稱字。齊邱大慚。改字子嵩。因使親信誘台符乘舟痛飲。推沈石城河城磯下。昇元中。限民田物畜高下爲三等。科其均輸。以爲定制。又使民入米諸鹽。貨鬻有征稅。舟行有力勝者用台符之言。

史虛白

史虛白、山東人。世儒學。與韓熙載友善。唐晉之間。中原多事。遂因熙載渡淮。聞宋齊邱綰相府事。虛白放言曰。彼可代而相矣。齊邱欲窮其伎。因宴賓屬而致虛白。酒數行。出詩百韻。俾賦。妾女奴玩肆多方撓之。虛白談笑賦酬。筆不停綴。衆方大驚。及見烈祖。說之曰。今據江淮。擁袤山海。人民豐阜。咸洛之地。陛下之先業。世亂久矣。人思舊德。反掌長驅。易若風指。烈祖歸善其說。然以初基方輯睦鄰境。未暇北顧。乃署鄴從事。虛白恥其初言之失。意頗不平。遂南遊廬山。以詩酒自娛。元宗卽位。韓熙載薦之。召見。問爲治之理。虛白曰。臣草野之人。漁釣而已。邦國大計。不敢預知。因醉溺于殿陛。元宗曰。眞處士也。賜田五頃。遣還。及晝江爲界。虛白爲割江賦以謝云。舟車有限。沿汀島以俱閑。魚鼈無知。尙浮游而不止。元宗南遷至星子。洛。復召至。問處士隱居。有所得乎。對曰。臣得漁父一聯云。風雨掇卻屋。全家醉不知。元宗變色久之。復賜粟帛遣歸。卒于家。年六十七。

郭昭慶

郭昭慶、其先爲廬陵禾川人。父鵬、保大初進士。官至大理司直。或告故南平王鍾鎛夫人與僧通姦。大理卿蕭儼按法議徙。鵬曰。法之行。自貴者始。遂曲法誅之。人皆以爲冤。會宋齊邱得罪。鵬坐黨免官。卒。昭慶博通經史。擬元經作唐春秋三十卷。著治書五十篇。皆引古以勵今。獻之爲左右所沮。俾成舉進士。昭慶不平。復上書曰。臣所述皆先聖之遺旨。以懲勸褒貶爲任。其餘摘裂章句。補綴巾履。臣自少恥而不爲。因得召對。補楊子尉。不受。復歸禾川。邑宰賢之。修謁往候。昭慶不與之見。宰銜之。會閱編戶。乃錯昭慶爲新淦軍。昭慶復走金陵。再獻經國治民論各十餘篇。大抵皆指斥池州、采石、露要害備禦之處。及東海隅可以拓之之略。後主覽而悅之。遂署爲著作郎。常以才名自居。然朝無引援。久之不遷。開寶末。貢方物。陛表及使命、廷勞、燕餞之辭。一出於昭慶。皇朝蕭公亦推其辭藻。徐鉉、徐鍇、尤嫉之。鍇前通謁而不署名銜。昭

慶怒。乃詬而鄉之。由是有隙。昭慶之居。與客將李師義爲鄰。而師義與錯爲姻婭。錯因令師義召昭慶飲。潛置鴆于酒。昭慶飲之不疑。詰旦入朝。及階而仆。扶出。遂絕。鍇皆出血。昭慶前所獻治書。內有禁絕三篇。多天文孫吳之術。及經國論等。皆行于世。唯唐春秋爲鉉、鍇所匿。

康仁傑

康仁傑、泉州人也。少祝髮爲僧。喜儒學。頗自勵。因遊江淮。會陳德誠出爲池陽。仁傑以詩投之。有紅旆渡江霞艷艷。畫船載酒雪溟溟。衣之句。德誠勉令就仕。乃薦仁傑于執政者。仁傑易儒服。至金陵。會羣公旬沐。宴昇元閣。仁傑造席。和登閣詩。有雲散便疑千里望。日斜長占半城陰之句。座皆大驚。後主聞之。問左右曰。仁傑如何人。或對曰。亦詩中苦吟者也。然其遠人慕化而至。宜姑息而已。時陳洪進據漳泉。遂召問其風土民俗。仁傑對答無滯。仍獻所業。授鄱州文學。補漂陽簿。考滿出吉州。括盧屯田。仁傑視肥磽。稽田畸。無不允當。性循素儉。門無私謁。其所進待。乃儒生名士。吟嘯終日。曾不少怠。晚年彌苦其志。嘗以詩召鄰禾堂僧云。只在此山事有意。向來求佛本無心。時皆稱善。入授汾陽令。及金陵敗。仁傑亦卒。

伍喬

伍喬、廬江人也。性嗜學。以淮人無出己右者。遂渡江。入廬山國學。苦節自勵。一夕。見人掌自燭簷入。中有詩易二字。終爾而卻。喬默審其詳。取易驗之。探索精微。逾數年。山下有僧夜夢人指大皋曰。此伍喬皋也。僧與喬初不相知。逢旦入國學。訪問得喬。喜甚。勉之進取。喬以匱乏告。僧贈喬詩。令就舉。喬試輒八卦賦。奮筆而就。後望鍾山詩。是歲同試數百人。初中有司之選者。必延之堂廡而加慰飲焉。先是。宋貞觀登坐。張洎攜至。主司覽程文。遂揖貞觀南坐。而引洎西首。酒數行。喬始上卷。主司讀之驚嘆。乃以貞觀處席北辟。洎居南。登喬爲賓首。覆考。勝出喬果第一。洎第二。貞觀第三。時稱主司精於衡鑑。元宗命勒喬程于石。以爲永式。署宣州幕府。考滿遷考工郎。卒于官。

周彬

周彬、禾川人也。杜門讀書。不治產業。其妻譙曰。君家兄弟皆力田畝。以致豐羨。而獨不謂。玩故紙以自困。事有叅耶。彬笑曰。耕田不如耕道。非兒女子所知也。聞烈祖鎮金陵。招辟儒生。彬因獻所習。烈祖善之。薦博通經史。擬元經作唐春秋三十卷。著治書五十篇。皆引古以勵今。獻之爲左右所沮。俾成舉進士。昭慶代之後。制度草創。無取士之科。會有事于南郊。彬著郊望論數千言。廣陳前古得失。上之。署諸衙巡官。元宗與壽王景遂貽書交辟。置之門下。屢予陋優。告歸省母。以所得金玉綵幣陳列于庭。彬顧其妻曰。伯叔田畝執爨。妻曰。此男子之事。非婦人所能知。彬素鄙於鄉里。至是猶有嫂晉者。親友以告。彬笑曰。昔魯人俚孔子。謂之東家邱。況庸人乎。授大理司直。以母憂歸葬。鍇禾川令。直造其廳署。令詰之曰。君雖朝省直寮。其如桑梓何。彬怒。因自誓曰。吾不歸令于茲。有如白日。遂闔門。詣建康。以前官出宰禾川。前令觀顏而去。爲政廉平。鄉里率化。有爭訟者。以理和解之。秩滿。邑人詣郡乞留。遷任七考。累遷尙書郎。卒于官。

夏寶松

夏寶松、廬陵吉陽人也。少學詩於建陽江爲。爲羈旅臥病。寶松躬營藥餌。夜不解帶。爲傳之。與處數年。終就其業。與詩人劉洞俱顯名于當世。百勝軍節度使陳傳誠以詩美之曰。建水舊傳劉夜坐。螺川新有夏江城。蓋劉洞嘗有夜坐詩最爲警策。而寶松有宿江城詩云。雁飛南浦砧初斷。月滿西樓酒半醒。又曉來一憲分險囮。授校書郎。入輔吳世子璉於東宮。未幾。乞罷以尚書郎致仕。禪代之後。絕不求進。高安士人多爲給其粟帛。元宗南遷。彬年踰八十。詣南昌求見。曰臣自處山野。世事不預。臣妻謂臣曰。汝主人郎君今爲天子。冀接清光。死且不朽。元宗優禮待之。賜粟帛。遣還。屢其子元爲。貽書省正字。彬尤工詩。而未嘗名。如再過金陵詩云。玉樹歌終王氣收。鵬行高送石城秋。江山不管興亡事。一任斜陽伴客愁。又都門送客詩云。岸柳蕭疎野荻秋。都門行客莫回頭。一條瀟水清如鑑。不爲離人斷斷愁。皆盛稱於士大夫。惜乎簡編散失。不得見其全集。彬學方外之術。迄無所異。唯手植一樹。命諸子曰。吾死葬此。及彬卒。發之。得石槨一。上有篆刻八字云。開成二年。蓋槨一所。因就葬焉。

徐鍇

徐鍇、字楚金。與兄鉉同有大名於江左。鍇第進士。累遷屯田郎中知制誥。集賢殿學士。鉉、鍇、兄弟俱參近侍。而其文相軋。議者方晉之二陸云。鍇著質論十餘篇。後主札批其首。後主文集。領命鍇爲序。君臣上下。互爲賓師。儒者榮之。鍇以開寶八年。卒于金陵圍城中。卒之踰月。南唐亡。（紘略所錄。）

南唐書卷十五

隱者傳第十

嗚呼。古之所謂隱士者。道德足乎己。而時命大謬。則泊然自適於性命之眞。而非遺物離人以爲高也。物與人莫爲之累而已矣。此伯夷、叔齊、朱張、柳下惠之徒。所以有傳於天下後世也。自秦漢而下。士之隱者。雖不足以語此。而前史載之詳矣。南唐之士。值可觀者。敍次于左。作隱者傳。

江夢孫

江夢孫、字章修。潯陽人也。博綜經史。儒行高潔。烈祖輔政。辟置門下。爲記室郎。久之。夢孫自陳迂儒無所裨益。且平生讀書。素在施惠於民而後己。因求一縣以自效。烈祖曰。縣邑非所以優賢者。不許。固求之。乃補天長令。烈祖召之。從容示以誡。指庭下地曰。今日受此。明日即趨走於彼矣。如何。夢孫曰。苟遂素志。雖不足以語此。而前史載之詳矣。南唐之士。值可觀者。敍次于左。作隱者傳。

江夢孫

江夢孫、字章修。潯陽人也。博綜經史。儒行高潔。烈祖輔政。辟置門下。爲記室郎。久之。夢孫自陳迂儒無所裨益。且平生讀書。素在施惠於民而後己。因求一縣以自效。烈祖曰。縣邑非所以優賢者。不許。固求之。乃補天長令。烈祖召之。從容示以誡。指庭下地曰。今日受此。明日即趨走於彼矣。如何。夢孫曰。苟遂素志。無恤其他。乃授之。至縣。吏告曰。正廳甚凶。前令居之。鬼怪輒見。謝隱皆便廳。夢孫固不可。曰。長吏不居正廳。非禮也。禮上之夕。若數十人傾倒几案。叫囂甚喧。夢孫從容整衣冠。呪曰。夢孫爲縣令。合居此廳。爾爲鬼神。廳有洞宇邱墓。安得爭此。即命復隱。如初。自此寂然無患。後人安之。其治以簡易仁恕爲舉邑人

大悅。踰年稱疾。求歸田里。躬勤耒耜。舉糧母甚篤。每晨夜具深服。問安侍膳乞。乃集諸生講禮。朝廷累召。不起。保大中卒。年八十五。贈國子司業。

沈彬

沈彬、筠陽高安人。讀書能詩。屬唐末亂離。南游湘湖。隱于雲陽山。十年餘。與僧虛中齊己爲詩侶。泛不遇世。乃歷名山。治方術。烈祖鎭金陵。命所屬郡縣辟致之。彬知其欲取吳國。因獻書山水詩云。尺素縑清輝。一毫分險囮。授校書郎。入輔吳世子璉於東宮。未幾。乞罷以尚書郎致仕。禪代之後。絕不求進。高安士人多爲給其粟帛。元宗南遷。彬年踰八十。詣南昌求見。曰臣自處山野。世事不預。臣妻謂臣曰。汝主人郎君今爲天子。冀接清光。死且不朽。元宗優禮待之。賜粟帛。遣還。屢其子元爲。貽書省正字。彬尤工詩。而未嘗名。如再過金陵詩云。玉樹歌終王氣收。鵬行高送石城秋。江山不管興亡事。一任斜陽伴客愁。又都門送客詩云。岸柳蕭疎野荻秋。都門行客莫回頭。一條瀟水清如鑑。不爲離人斷斷愁。皆盛稱於士大夫。惜乎簡編散失。不得見其全集。彬學方外之術。迄無所異。唯手植一樹。命諸子曰。吾死葬此。及彬卒。發之。得石槨一。上有篆刻八字云。開成二年。蓋槨一所。因就葬焉。

陳貺

陳貺、南閭人。性沉潛。志操古朴。而不苟於仕進。一臥廬山三十年。學者多師事焉。元宗以幣致之。布裘麤幘。進止閑肆。因獻景陽臺懷古詩云。景陽六朝地。運極自依依。一會皆同是。到頭誰論非。酒濃沉遠慮。花好失前機。見此尤宜戒。正當家國肥。元宗稱善。欲授以官。貺固不受。賜粟帛。遣還舊隱。卒年七十。

陳陶

陳陶、世居嶺表。以儒業名家。陶挾册長安。擊詩歷象。無不精究。常以台鉉之器自負。慨世亂不得逞。昇元中。至南昌。將詣建康。聞宋齊邱秉政。凡所進擢。不愜士論。自料與齊邱不合。乃築室於西山。日以詩酒爲事。會宋齊邱出鎭南昌。陶志不屈。而齊邱亦不爲之薦辟。陶作詩自詠曰。一顧成周力有餘。白雲閑釣五溪魚。中原莫道無麟鳳。自是皇家結網疎。陶少與水部員外郎任畹相善。嘗以詩貽之云。好向明朝覔道逸。莫教千古弔靈均。元宗雖聞其詩名。而未及召之。會有星孛陶歎曰。國家其幾亡乎。飭而果失淮甸。陶所居幽邃。性尤嗜鮓。元宗南遷至落星灣。欲有所問。而恐陶不善。不盡言。因僞使人賣鮓至陶門。陶果出略鮓。嘗甚。賈者曰。官舟抵落星矣。翁知之乎。陶笑曰。星落不還。元宗至南都未幾殂。不還之說果驗。陶後以修養煉丹爲事。有詩云。乾坤見了文章懶。龍虎成來印綬疎。又云。長愛眞人王子喬。五松山月伴吹簫。任他浮世悤生死。儞視蒼龍入九霄。又題徐穉亭詩云。伏龍山嶺洲渚地。人如白鶴自生死。洪崖成道二千年。唯有徐君播青史。陶所遁西山。先產藥物數十種。陶採而餌之。開寶中。嘗見一叟角髮被褐。與老媼貨藥於市。後錢則市鮮對飲。旁若無人。既醉。行歌而歌曰。藍採禾。塵世紛紛事更多。爭如賈藥沽酒飲。

歸去深屋拍手歌或疑爲陶之夫婦云

許堅

許堅、不知其家世或曰晉長史穆之裔形貌而怪或寓廬阜白鹿洞棄門道館行吟自若幅巾芒屨短褐至肝亦無齎裝唯自負布囊常括不解每沐浴不脫衣就溪澗出而曝之或問其故則言天象昭布衣白囊亦常參列人自昧之爾其可操瓢乎堅擘嗜魚或得大魚則全體而烹不加醯鹽熟卽啗之遊溧陽下山寺吟詩曰地杖吳溪與越峰前朝恩賜雲衆顧（南唐以大卿爲鄉卿）竹林層建鴈塔高石室幽棲幾嗣伯荒榛集汲蒼苔深古池香泛荷花白客有經年說二林暮日猿啼情脈脈晚風鷗宿夢沈沈能測蒼與樊若水相善若水北度後因轉鬳于江南過堅于簡寂觀勉之以仕則辭鬳不答堅嘗至陽羨人不之識一日涉西津凌波閣步若平地然衆訪神之不知其所在云

毛炳

毛炳、豐城人也好學不能自給因隨里人入廬山每與諸生曲飲苟獲貨錢卽市酒盡醉時彭會好茶而炳好酒或嘲之曰彭生設賦茶三斤毛氏傳經酒半升炳聞之小哂而已自後或遊螺川踏邑過酒卽飲不醉不止嘗宿于酒家大醉誤坐爐炭主人出之翌日尻痛炳疑因酒乖忤遣其管擡訊之乃知又嘗醉于道旁有里首張谷救之而起炳瞑目曰起予者爲誰對曰張谷也炳罵之曰毛炳不干於張谷張谷不學於毛炳醉者自醉醒者自醒醉醒之道兩者固殊安用救爲誰對曰張谷也炳罵之曰毛炳不干於張谷張谷不重之是眞全於酒者也後棄生徒數十隱廬於廬山追數年自署于瘴蠻云先生不在此千載只空山因大醉一夕卒有詩集傳于世

顏翊

顏翊、會稽公眞卿之後唐末徙居木川翊少孤兄弟數人事繼母以孝聞雅辭輸讓禮法多循先業迨末年一門百口家法嚴肅男女異序少長敎睦子姪二十餘人皆服儒業每延賓侶寓門下者常十數翊最幕延揖飲饌燕笑未嘗不躬自接對雖遇姻戚沖孺亦爲之冠帶盡禮就所居第依泉石築庭榭開軒四敞則碧鮮叢邊翠微環列鬱爽之極杜絕塵囂水部員外郎孟賓于嘗以詩美之云園林蕭爽聞來久欲訪貝循二十秋此日開襟吟不盡碧山重疊水長流又司農卿何蒙殿中丞嗣薰史館孫伯純各爲詩序以述其幽隱翊聞子弟有與賓客戲者未嘗面責手寫韋昭博弈論署于屋壁使之自扐家人未嘗見其喜慍初季父弗理據鄉人桑諮邑求治令尹下車訐之翊愧以己絕其訟遂止卒年七十餘

鄭元素

鄭元素、京兆華原人也少習詩禮避亂南遊隱居于廬山青牛谷高臥四十餘年採薇食獻歌自若構綠篁於舍後會集古書殆至千餘卷元素溫韜之甥也自言韜發昭陵從斁道下見宮室制度閎麗不

異人間中興正襲東西廂列石牀牀上石函中有鐵匣悉藏前世圖書鐘王墨跡紙墨如新韜悉取之韜死元素得之爲多

嗚呼業不素修自羣鹿豕猶謂之隱者樵夫牧子之事爾非吾所謂隱也故隱士儒術出處雖異易地則皆然或曰江涉孫沈彬晉仕矣而列于隱士劉洞史虛白皆隱矣而列于儒術何故曰彬與夢孫志於隱而仕不得已焉洞與虛白志於仕而隱不得已焉于何谷必乎亦各成其志而已至如陳陶默然有改而所得多矣志不足言之也

南唐書卷十六

義死傳上第十一

嗚呼大哉君乎猶天之覆焉猶地之載焉天地以爲能而東西南北鬼方殊域無出於天地之度內則君臣之義執可逃哉此事君者無適而非君也且人情莫不喜安存而惡危亡也及以身事人而與君同咸則由是而循義由是而死節將以終吾身而已又豈儉生忍恥以獲罪於天下後世歟禮曰大夫死衆士死制子思曰如伋去君誰與守此君臣之義盡矣雖然仕以行道而致君爲堯舜時爲太平者君子之所欲也所欲者不可必得則不擇地而安之不臨難而免之者亦所以行吾道也故唐虞之際君臣都俞於廟堂之上則所謂守節循義者存之而弗試不幸罹於亂世而人君感戚於憂勞之地則上焉學士大夫下焉武夫悍卒披肝瀝膽夷險一節忠義皎然貫諸白日之上是亦衰世之意也魏鄭公所以願爲良臣而不願爲忠臣者可謂有意於致君矣嗚呼三代而下稽紳先生多能言之五代之際勳據角立君無世臣臣無定主而獨神器爲避廬則士之全節者無幾劉仁贍之守孤城孫晟之不負永陵一抔土冀夫張遵能扈南暉孟堅陳喬劉彥貞朱令賓胡則之徒雖非蹈道有足稱者作義死傳

劉仁贍

劉仁贍、字守惠、彭城人也。父金、事吳武王爲濠、滁二州刺史。以驍勇知名。仁贍爲將、輕財重士、法令嚴肅、頗通兵法。事烈祖爲左監門衛將軍、壽、宣二州刺史。拜武昌軍節度使、平楚之役、仁贍以舟師克巴陵、撫綏降附、人皆悅集。入覲親軍出鎮壽州。先是、每歲淮水淺涸、分兵屯守、謂之把淺、監軍吳廷紹以爲境上無事、虛費糧用、悉能之。仁贍以爲不可。未及報、而周師猥至、郡人皆恐。仁贍神氣閑暇、部分守禦、有若平常。羣情乃安。（五代史、馬師先至、而後以仁贍守壽州、此先除仁贍、而後周與此同、當以此書爲是。）虛貞觀不用其言、以至喪敗、故留德明等既還、元宗悔不肯割地。世宗亦以譽兩班師、留李重進、張永德等分攻廬、濠州。兵所得揚、泰、諸州、皆不能守。唐兵復振、重進與永德兩軍相疑有隙。永德乃上書言重進反。世宗不聽。初、晟之奉使也、歸崇質曰、吾行、必不免。然吾終不忍負永陵一坏土、及崇質還而晟留、與鍾謨俱至京師、館于都亭驛、待之甚厚。每朝會入閤、使班東省官後。召見必飲以醇酒、已而周兵數敗、盡失所得諸州。世宗憂之、召晟問江南事。晟不對。世宗怒、頻召侍衛軍廣候韓通、收晟下獄、及其從者二百餘人、皆殺之。晟臨刑、世宗猶遣近臣問之。晟終不對、神色恬然、正其衣冠、南望而拜曰、臣以死報國、乃就刑。其後世宗頗憐晟忠、悔殺之。元宗聞晟死、贈魯國公。

張彥能鄭昭業附

張彥能、爲楚州守將。周師伐淮南、諸郡皆降、獨楚州不可下。周人圍之數月、城中兵食殆盡、而彥能與其副鄭昭業城守益堅。世宗親將兵洞屋穿穴而焚之。彥能昭業戰死、餘衆皆死、皆無降者。世宗屠其城、斃兵以戍之。元宗嘉彥能忠、贈侍中。

孫晟

孫晟、初名覃、又名忌、密州人也。好學有文辭。尤工於詩。少爲道士、居廬山簡寂宮。嘗畫唐詩人賈島像、服于屋壁。晨夕事之。簡寂宮道士惡晟爲妖、以杖驅出之。晟儒服北之趙、魏。謁唐莊宗于鎮州。莊宗以晟爲著作佐郎。天成中、朱守殷鎮沂州、辟爲判官。守殷反、伏誅。晟乃棄其妻子、亡命陳、宋之間。安重誨惡晟、以謂教守殷反者晟也。盡其家貲之。不可得。遂族其家。晟來奔于吳。時烈祖輔政、多招四方之士。得晟、甚喜。晟爲人口喫。遇人不能道寒暄。已而坐定。談辯風生。聽者忘倦。烈祖尤愛之。引與計議。多合意。以爲右僕射。與馮延己並相元宗。晟輕延己。爲人嘗曰、金甌玉杯而盛狗屎。可乎。晟事烈祖、元宗二十餘年。官至司

南唐書卷十七

義死傳下第十二

皇甫暉

皇甫暉、山東人也。事石晉爲密州刺史。契丹陷中原。暉與秦州刺史王建來歸。授神衞軍都虞候。俄拜江州節度使。周師伐淮南。暉率江州屯兵會劉彥貞等。以拒周師。彥貞舉止躁擾。失大將體。而暉獨持重。軍陣整肅。士樂用命。雖中原名將。往往憚之。及彥貞敗死。天子徙正陽橋于下蔡。暉與林仁肇爭之。不勝。周有神將。操鉞一麾。暉衆大敗。收兵返走。且戰且行。欲退保滁州。時滁州守將王紹顏先逃去。城中已亂。暉力戰創重。死于天兵。子繼勳別有傳。（貴訓曰。太祖攻金陵。皇甫暉於滁州。是受命之峻也。國光聞話曰。太祖攻金陵。皇甫暉力戰。劍血服鞘。戰而擁暉。）

孟堅

孟堅、初事王昶。爲建州裨將。延政與昶有隙。堅知其必敗。會邊鎬伐建陽。堅以其衆先降。鎬等賞其策。以取南閩。及陳覺矯命攻晉安。堅隸馮延魯軍中。李仁達先求救於越。越以兵數千人入城助守。而江淮諸軍大集。四面合勢。晉安窮甚。越人沿海濟師。旁岸阻淺。耕篙乃可登。南面諸軍聚而射之。矢不得施。久之。

延魯曰。城所以不下者。恃此爲援也。却吾軍以誘之登岸。殲其援。城必降矣。堅曰。敵至此已久。進退不可。求一戰而死。無路爾。今與之戰。必致死力。可盡殺乎。不若堅壁以拒之。援兵遠涉大海。不戰而困。城可圖也。延魯不聽。援兵少卻。越人登岸未定。堅曰。可擊矣。延魯又不聽。既而合戰。延魯敗走。堅死之。諸軍皆潰。

陳喬

陳喬、字子喬。世爲廬陵玉笥人。祖岳。仕大唐爲南昌觀察判官。著唐書。自高祖訖于穆宗。爲統紀一百卷。行于世。父濬。仕吳爲中書舍人、翰林學士。撰吳錄二十卷。喬幼敏悟。魴甫阮文史。以應授太常寺奉禮郎。烈厲卽位。顧器重之。遷尚書郎。拜中書舍人。元宗旣失淮甸。恥其降號。欲授機務于太弟。而陳覺之徒。因有窺竊之計。輒謂元宗曰。宋齊邱管賛烈祖變家爲國。終成大業。是社稷之臣也。今若委以國事。熙事邊鄙。而陛下優游遂處。以養喬松之壽。遵鼎湖之躅。亦千載一遇也。元宗由是欲傳位。而以齊邱輔政。喬聞之。排閤而入。諫曰。臣聞社稷之重。焉可假之他人。今且授之。則百官朝謁。皆歸齊邱。一民尺土。非陛下所有。尚能制齊邱而再有之乎。臣見淖齒、李兌、復作。而讓皇幽囚于丹陽。亦陛下之所親見。一日垂涕泣。求爲田舍翁。不可得矣。元宗愕然曰。微卿。幾落賊人彀中。於是引喬入見后及諸子。指喬曰。此忠臣也。他日國家急難。汝母子可託之。我死無恨矣。傳位之意遂止。而齊邱黨與亦由此以敗。及元宗南遷。留喬輔太子監國。後主卽位。遷吏部侍郎、翰林學士承旨、門下侍郎、兼樞密使。遂總軍國事。政由己出。李平、潘佑之死。亦因喬開焉。開寶中。太祖皇帝遣使召後主入朝。後主欲往。以喬爲介。喬曰。陛下與臣俱受先帝顧命。委以社稷大計。今往而見留。則國非己有。悔將何及。臣雖死。實靦面於先帝。後主曰。苟不得已而入。其如稽緩之讓何。喬曰。臣請坐之。後主由是連年拒命。皆喬爲之謀也。及王師問罪。喬奮以死守。時降樞密院爲光政院。喬爲光政使。而張洎爲副。同掌機密。嘗語後主。勢雖迫蹙。二臣之節不隳也。及城將陷。後主自爲降款。俾喬與世子仲寓開城門納之。喬遽歸府。以款投於承鑑。後主促之愈急。喬入見曰。自古豈有不亡之國乎。降無益也。（喬意欲與城俱死而不忍言。）臣請城下一戰而死。後主執其手泣曰。盡與我北歸。喬曰。臣嘗大政。而致國家如此。非死無以報。臣死而歸之以逆命之罪。則陛下保無恙也。擊其手去。入視舉堂。召二親吏。解所服金帶遺之。曰。吾死。掩屍。無泄。遂自縊。二吏徹梯瘞之。後主求喬不得。張洎曰。已死北軍矣。語未畢。而王師遽入。後主俘于京師。太祖皇帝賞其拒命勞師。果以陳喬固執爲對。喬爲人孝悌敦睦。宗族之貧者。分祿以給之。雖居權要。家無餘貲。先喪其妻。後主爲娶國戚。喬曰。臣家素貧。窶不能成禮。後主賢之。俾就婚焉。惜乎不知時變。死非其所。然亦忠於所事者也。金陵旣平。改葬喬。初求喬屍。不得。或見丈夫衣黃半

劉彥貞、吳功臣信之子也。授大理評事。累遷屯田員外郎。父喪免。起爲將軍。遂歷武驤、連剌海、楚二州。長

於史事。聲績日治。拜濠州節度使。承劉崇後虎政之後。裁以法度。吏民順服。及移鎮壽春。漸自矜大。務爲聚斂。以奪民利。壽春有安豐塘。溉田萬頃。彥貞託以修城隍。大興工役。決水城下。而田畝皆涸。因急其徵。貧民皆鬻田而去。彥貞取上腴者賤價買之。於是復振塘水。歲籍巨億。賂遺權要。以沽聲名。魏岑受賄尤劇。舉識雖然推唱。以謂彥貞用兵如韓、彭。理民如龔、黃。倘之若長城。及周世宗征淮甸。命大將李穀攻自壽州。元宗使彥貞督諸路兵出拒周師。以江州皇甫暉爲援。李穀曰。吾無水戰之具。而使唐兵斷正陽浮橋。則我背腹受敵。乃焚其芻糧。退屯正陽。是時世宗親征。行至圍鎮。聞穀軍却。意唐兵必追之。遣李重進急趨正陽。曰。唐兵且至。宜急擊之。彥貞等聞穀退軍。皆以爲怯。裨將戚師朗曰。追之。可大獲。劉仁贍使人紿之曰。君來赴援。未交戰而敵人退。不可測也。愼勿追逐。君爲大將。安危以之。脫有不利。大事去矣。前軍聽全約亦曰。不可追。彥貞曰。軍容在我。汝輩何知。沮吾事者斬。其舉止躁撓。貪功自任。類如此。比至正陽。而重造先至。未及食而戰。彥貞施利刃於拒馬。維以鐵索。又剉木爲獸。號捷馬牌。以皮囊布纖蔽覆于地。周兵見而知其怯。一鼓敗之。彥貞死于陣。初。彥貞鼓行。劉仁贍曰。未戰而奔。必有伏兵。我師遇之。無遺類也。乃號令軍中。爲城守之備。既而彥貞果敗。諸軍皆潰。惟張全約帥所領奔壽州。以其衆軍喪地。自彥貞始。故恩不及其子孫。交泰元年。贈彥貞中書令而已。

朱令賓

朱令賓、大將軍業從子也。常從業軍。初爲小校。趫捷善射。推首麾旦。軍中號朱深眼。累遷神衛都虞候。會林仁肇卒。以令賓爲鎮南軍節度使。王師問罪。後主召令賓赴難。令賓至湖口。與諸將謀曰。今若前進。而王師據我後。則上江阻隔。退乏糧道。返爲虜矣。乃以書招南郡留守劉克貞、代鎮湖口。克貞病不能舉。令賓遲之。後主命益急。使者旁午。令賓不得已。自潯陽湖縛大筏。載軍糧、器用、戰艦數百艘。欲斷采石浮橋。直趨金陵。或說令賓曰。江水漫澀。不利舟筏。可俟盛夏大江汎溢。順流而下。勢不可禦。令賓曰。業已進俟盛夏乎。遂帥水陸一十五萬。至虎蹲洲。與王師遇。令賓不識兵機。自乘大航。危檣重樓。建大將旗幟。中流指麾。王師聚攻之。令賓先鑿巨舟實葭葦。灑膏油。欲順風縱火。鼓之火油機至。此勢蹙。乃以火油機前拒。而反風迴煽。自焚大筏。水陸諸軍。不戰而潰。令賓投火死。糧器俱焚。煙焰不絕者浹日。自是金陵絕無外援。以至于亡。

胡則

胡則、爲江州副使。金陵既下。後主錄于京師。諸郡皆送款。則聞所部曰。吾等世受主恩。忍負之。遂教謀阻者。嬰城固守。朝廷遣使論旨。遷不奉命。將軍曹翰帥師圍城三年。則晉以死守。城將陷。太宗皇帝嘉其節於所事。遣使喻翰。城下日。拒命之人。盡敕之。使人至。偏木渡。大風數日不可濟。及風定而濟。則翰已屠江州無遺類。遷一日矣。

嗚呼。甚哉死之難也。非死之難。而處死者爲難也。非處死之難。而擇其所處爲尤難。是故或輕鴻毛。或重太山。其死雖一。而輕重之異者。在得其所與不得其所爾。劉仁贍翟于死生之際。亦庶幾焉。

南唐書卷十八

廉隅傳第十三

嗚呼。崇高富有。人之所欲也。其崇高乎天地之間者。若鷦鷯巢於一枝。一枝之外。無所居也。其富有於萬物之上者。若偃鼠飲於長河。滿腹之外。無所容也。天地亦大矣。萬物亦衆矣。一身之所寓。曾未得其萬萬之一。而固已厭足。則一身之外。我何與焉。古之人。其志有在於是者。許由聞其風而悅之。其無待於外而傲睨於萬物之上。則在我者皆道之眞。而在彼者皆物之粗。道者吾之所因有。而物者時之所儲來。故雖題數尺。後車數十乘。不足以望吾泰山巖巖之安也。食簞方丈。侍妾數百人。不足以易吾飲水曲肱之樂也。古之人。其志有在於是者。王子搜聞其風而悅之。大而天下。重而一國。有所不受。則蹤吾身。以標準於天下。不亦貴乎。馴致後世。喪己於物。忘眞於利。則清風不競。而廉隅遂喪。如姚景之取予有節。魯崇範之一介不受。焉文義之不入府庫。許規之不顧遺金。皆後世之難能者。作廉隅傳。

姚景

姚景、始事劉金。爲廄卒。金暇日至廄中。見景晝暝。有二赤蛇悠揚景面。少頃入鼻竅而寤。金由是奇之。引

爲親信。俄遷裨將。金以女妻之。烈祖亦重其爲人。使典親兵。歷制置、刺史。拜清淮軍節度使。蓄睿望。鎮供儉滋厚。而主將斂率浮於他郡。民尤苦之。景至一切供億悉能去。常体不給。刓衣弊冠。漠然古風。初。吏謁家諱。景大署于紙尾曰。諱賊吏。於是屬吏拱手稱知。廬隅諸子爲牙將。景登城見其長子遊從甚盛。過市。市人皆廢業辟路。景召其子杖之。

魯崇範

魯崇範、廬陵人也。竈薪不屬。而誦書自若。烈祖初建學校。丁亂世。典籍多闕。旁求諸郡。崇範雖望九緎子史。世藏于家。刺史賈皓就取進之。薦其名。不報。皓以己緡償其直。崇範笑曰。墳典天下公器。世亂藏于家。世治藏于國。其實一也。吾非書肆。何估直以憤邪。卻之。皓謝曰。俗吏涴濁。以遺先生羞。不然。何以見高義。會皓赴闕。與崇範俱至金陵。表薦之。召試東宮。授太子洗馬。復守廉使。唯食月俸。其餘四時錫賚。非次優與。拜而弗取。悉班諸親舊之貧者。元宗卽位。尤重之。除東宮使卒于仕。

馬文義

馬文義、彭城人也。父仁裕。事烈祖爲使相。文義以廕授千牛備身。補浙西支使。建州之役。隸祖全恩爲判官。既下建州。將吏皆入府庫爭取金貝。文義獨收民籍歸幕。故建雖經亂。而民皆安堵。文義與有力焉。遷贊善大夫卒。子禹昌、甫二歲。妻朱氏、大將軍業女也。賻贈一無所受。蓋其廉如此。故能率其妻如此。

許規

許規、高陽人。祖儒、義不食粟。粟自雍州徙負東走。隱江南山谷中。終身不出。儒生稠。稠生規。規好道家言。故不事事。嘗羇旅宜歙間。聞旁舍呻呼。就訊之。曰。我某郡人也。察君長者。且死。願以骸骨屬。因指藏中黃金十斤。曰。以是交長者。規許諾。敬負其骨千里。幷黃金。置死者家。父驚愧之。因獻金。如亡兒言。以爲許君書。規不顧。竟去。聞者以規爲長者云。子遜、事後主。爲監察御史。亦有清節。後仕皇朝。

苛政傳第十四

嗚呼。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剛與柔。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夫陰陽和同。剛柔相濟。然後交通成和。而物生焉。人位其中。戴仁抱義。所以贊天地之化育也。苛忍戾殘忽。而不全乎仁義。則猶天之獨陽而無陰。地之獨剛而無柔。其於生成也殆矣。古之聖人。所以德刑並用。而治于民心者。凡以知此而已。循致史所以直筆書之。使後世爲臣者知法之不可犯。爲君者知刑之不可濫。如陳蕃、李固之死。君子觀之。未嘗不撫腕而歎之。董卓、王甫之死。君子觀之。未嘗不慨然而快之。是其刑之當否。雖千載之後。猶足以感發人之喜怒也。南唐享國日淺。可名之士無幾。而誅死大半。如宋齊邱、陳覺、李徽古、李德明、鄧謨、張顥、褚仁規、王建封、范沖、敬皇甫繼勳、林仁肇、潘佑、李平、皆死於非命。就其未死之行以考之。則知其所死者。不能無當否矣。然則南唐之亡。非人亡之。亦自亡也。爲國而自去其股肱。嘗諸掃空之鳥而自拆其羽翮。孰有不困者哉。昔孔子適晉。至河而還者。聞晉殺賢鳴犢、舜華也。故曰。刳胎而麟不至。覆巢而鳳不翔。君子

州。虔人乞師於楚。信遣宣及高審思分兵襲之。大敗楚師。累遷諸軍都虞候。徙爲左街使。皆以嚴酷爲理。及鎮鄂州。置地室以幽罪人。罪無問大小。入之則無全活。未幾。境內大治。道不拾遺。會雪中炭肆有鬬者。錄問之。旨市炭一秤。而輕不及數。宣使秤之。信然。乃斬賣炭者。梟首懸炭于市。自是賣炭者率以十五斤爲秤。無敢輕重。

李德柔

李德柔、字子愼。鄱陽人也。始爲小吏。善伺人之私。捕獲亡命。所至必得。時目爲李貓兒。累遷大理卿。持法苛峻。獄有未成。則以廬席卷囚而倒置之。死者甚衆。德柔本無學術。妄稱博學。每呼馬爲韓盧。染工爲伶倫。雖然。不附姦佞。善守職分。故終其天年。初元宗欲置北寺獄。德柔諫曰。世豈乏士。而俾閹豎得以弄其文墨邪。其議遂寢。論者韙之。

嗚呼。唐末大亂。方鎮僭擬。悉以宦官給事。考諸前史。吳越最多。唯南唐載籍脫略。閹人內侍。用否輕重。不可悉考。案浮屠傳。後主對佛像。燃命燈以決大辟。自夕至旦。火滅則誅之。不滅則貰之。由是富商大賈。遣賂內官。俾給燈。獲免者甚衆。而此又有罷獄北寺之說。則閹豎之職。雖無考焉。而伺隙抵巇。竊弄威福。亦已甚矣。幸而國君儒雅。宋實嬖倖。故不見斥於當時。

南唐書卷十九

誅死傳第十五

嗚呼。三代之際。刑不上大夫。而霸者之命。亦曰。無專殺大夫。則古之所以任大夫者。未嘗不以賢。而所以待大夫者。未嘗不以禮。及其世亂。刑濫。故殺之甚。有見於春秋者。書人以殺。殺以罪也。稱國以殺。殺不以其罪也。是以爲人君而不通春秋之義者。必蒙首惡之名。爲人臣而不通春秋之義者。必陷誅死之罪。後世君子。恥於自明。而爲小人之所誣。則賢不肖靡死於市朝。而陷其君於首惡之名者。無世無之。良史所以直筆書之。使後世爲臣者知法之不可犯。爲君者知刑之不可濫。如陳蕃、李固之死。君子觀之。未嘗不扼腕而歎之。董卓、王甫之死。君子觀之。未嘗不慨然而快之。是其刑之當否。雖千載之後。猶足以感發人之喜怒也。南唐享國日淺。可名之士無幾。而誅死大半。如宋齊邱、陳覺、李徽古、李德明、鄧謨、張顥、褚仁規、王建封、范沖、敬皇甫繼勳、林仁肇、潘佑、李平、皆死於非命。就其未死之行以考之。則知其所死者。不能無當否矣。然則南唐之亡。非人亡之。亦自亡也。爲國而自去其股肱。嘗諸掃空之鳥而自拆其羽翮。孰有不困者哉。昔孔子適晉。至河而還者。聞晉殺賢鳴犢、舜華也。故曰。刳胎而麟不至。覆巢而鳳不翔。君子

悪傷其類也作誅死傳。

楮仁規

楮仁規、字可則、廣陵人也。始爲軍中小吏、勤幹敏給、可被繁使、累除右職、出爲海陵鹽監使。海陵民好爭鹽、吏多不能直、乃以仁規兼縣事、所部魚鹽竹葦之地、財用所出、國家每有大役、常賦不能給、仁規使行視民家所有、舉籍取之、事訖則以次償備、罔有遺遺、以故民不甚怨、而供億公費、不知限極。烈祖喜之、及以海陵爲泰州、遷仁規爲刺史、不移治所、政亦如故。晚年國家少事、仁規掊克不已、多入私門、利聞滋暴、加以奢縱、宜徽使陳覺有宿嫌、密啓其狀、侍御史王仲連亦劾之、烈祖陽不聞、而陰欲罷其郡、會將東巡、乃召以爲靜江軍都虞候、督舟師以從、及還都、遂留不遣。仁規方承恩遇、猥被擯斥、不勝忿恚、乃上書自陳無過、而爲讒佞所間、辭甚詆烈祖下其事、命陳覺究奏。泰州按鞫使仁規閉艦往按、歎曰、吾嘗孤立、所知者主上而已、陳覺首構吾事、而今以屬之、何以自明、遂自勒、卽日收付大理、賜死、妻子徙和州。

王建封

王建封、少爲軍校、驍勇任俠、卒建州、功冠諸將、拜信州刺史、爲人剛愎、無所忌憚、及陳覺等矯命討李仁達、建封帥師圍洪州、與諸將爭功、城垂拔而先退、誅軍由此潰散、遂失晉安。元宗大怒、陳覺、潘延邿、皆被誅、而建封不自安、元宗召還、慰撫之、使掌親兵、建封怙罪、愈多僭侈、時魏岑、鍾謨、李德明、皆當消要、而岑驍佞尤甚、謨及德明、亦輕脫俱不協、衆忌、戶部員外郎范沖、敏顯耿介負氣、深疾岑等、而與建封相善、以建封方被寵任、可去羣黨、因勸建封上書、歷詆用事者、請悉去羣小、進用正人、元宗大怒、以其武臣、擅禁兵、不當干預國政、流建封池州、賜死于路、沖敏乘市。

李德明

李德明、不知何許人也。落魄負大節、累遷兵部員外郎、文理院學士、周世宗伐淮甸、下滁州、元宗懼、先遣牙將王知朗奉書于世宗、不答、未幾、揚光、舒、泰、斬、相次潰、元宗益懼、乃遣德明與鍾謨皆留行在、明年、元宗復使孫晟、王崇質、劉去帝號、稱效貢賦、世宗猶不答、於是鍾謨等見世宗英武、而師甚盛、乃曰、願陛下覽臣五日之誅、返取江南表、獻江北諸州、世宗許之、遣供奉官安宏道押德明、崇質、還江南、而謨、晟皆見留、德明等歸、盛稱世宗英武、元宗惡之、宋齊邱、陳覺等皆以割地無益、德明實國以圖利、元宗大怒、命斬德明于市、而益矣以拒周初、德明與鍾謨皆以尚書郎待制、特恩用事、百官側目、號爲鍾李、及謨還、因覆奏齊邱黨與、追贈德明袁州刺史。

皇甫繼勳

皇甫繼勳、江州節度使暉之子、少以父廕爲軍校、常從暉軍中、滁州之役、暉力戰甚急、繼勳欲逼暉操戈

擊之、弗及、遂逸、以暉死事、故繼勳恩澤優渥、累遷將軍、池、饒二州刺史、性謹厚、勤於爲理、吏民安輯、入爲諸軍都虞候、數年、南唐老將亡殁殆盡、繼勳雖少、遂拜大將軍、貨產優贍、而錫賚頗優、於是營第宅、修車服、畜妓樂、備珍美、擇近郊之地、植花橘亭、珠翠琅列、擬於王室、及王師來伐、繼勳保惜貲富、無效死之志、欲後主速降、而口不敢發、每於衆中、但言國數窮促而已、或聞敗績、則怡愉竊喜、或有敢死之士、請出效命、則杖而拘之、由是軍情忿恚、百姓切齒、近侍屢以爲言、後主優容之、後託以軍旅、稍復朝見、召之亦不至、後主於是不能容、乃親巡城勞軍、還誘繼勳入宮、責其流言不用命之狀、收付大理、始出門、而衆軍之士羣集、繼割繼勳、頃刻而盡。

嗚呼、天屬之厚、不可薄也、於其所厚而薄之、則其他無不薄矣、皇甫繼勳叛父於垂死之際、及其事君、又可知也、忠孝人之大倫、而不忠不孝者、無容於天地之度內、然則繼勳之死、豈特人怨哉。

鍾謨

鍾謨、字仲益、會稽人也、僑建康、少爽悟、博學屬文、穎脫時輩、元宗聞用之、拔自下位、累遷吏部郎中、顯德中、周師下揚、光等州、元宗遣謨與李德明奉表於世宗、未報、而孫晟、王崇質繼至、謨等謂世宗曰、唐畏陛下神武、保無二心、願歸取表、盡獻淮甸之地、世宗許之、遣德明、崇質還江南、而晟與謨皆留行在、既而江南拒命、世宗大怒、案誅晟及館中二百餘人同死、獨赦謨、以爲耀州司馬、謨在耀州、以其詩貽州將、其略云、翩翩歸盛塞垣鴻、殷殷驚聞蟄戶蟲、渭北離愁春色裏、江南家事戰塵中、江南叠周平、世宗召謨、授衞尉卿、放還國、謨作詩以獻、其略云、三年鄰武羣侯服、一日迴鑾萬國春、南北通歡永無事、謝恩歸去老陪臣、世宗覽而悅之、賜黃金五百兩、意將以聞其君臣也、元宗果衡之、謨歸爲禮部侍郎、判尚書省、國政悉秉於中書、相府但糾辭而已、謨既秉權、矯大弊、改制度、特其才能、挾中朝之勢、尤橫恣不法、世宗每遣使至、必賜詔存問、時太子冀參摠庶政、謨薦其所知閻式爲太子司議郎、百司關啓、多由之、初、李德明與謨善、德明之死、給事中唐鎬與宋齊邱同議、至是、鎬不自安、又頗納賄、謨知之、面詰其狀、鎬大懼、及謨復使周、以世宗之言、覆按齊邱、黨與陳覺、李徽古以下、皆伏誅、鎬益懼、會信州刺史張禮入爲天威軍都虞候、言謨第相獻、或至夜分、鎬時掌樞要、因揚謨與禮謀爲不軌、元宗疑之、太子冀卒、從嘉以次當立、而謨曰、從嘉輕肆、請立紀國公從善、元宗大怒、尚以世宗之故、未卽加誅、乃罷其職、爲國子司業、及世宗崩、遂貶謨著作佐郎、饒州安置、遣中使領侍衞軍十人、卽日監督上道、馳驛發遣、家屬自後而去、謨時病風眩作、絕句十餘章、其辭皆悽愴、至郡月餘、遣人就縊殺之、謨尤好古碑、奉使中原、每道旁碑碣、必駐馬懸鞚、審見碑趺大碣半沒水中、謨欣然解衣、以手捫揣、默記其文、他日水涸、以所錄本就證之、無差、其爽邁如此、初使者至、謨望拜曰、臣無負國、使者曰、詔問孫晟獨死狀、謨復拜曰、臣聞命矣、遂就縊、鎬亦賜死于宜州。

潘佑

潘佑、散騎常侍處常之子。氣宇孤峻。閉門讀書。不營貲產。文章贍逸。尤敏於議論。時譽藹然。中書舍人陳喬、戶部侍郎韓熙載薦之。以秘書省正字釋褐。俄直崇文館。輔後主於東宮。後主卽位。遷虞部員外郎。史館修撰。後主納后。歷代久無其禮。開元禮亦多闕。博士陳致雍習知沿革。隨事補正。後主使徐鉉與佑參議。佑立論以沮之。文采可觀。後主奇其議。顧見施用。由是恩寵日洽。改知制誥。明年。居中用事。極論時政無所迴避。後主手札敦喻。佑七表不止。因請休官遠去。乃徙佑專知國史。悉能其職。時江南衰弊。國步多艱。佑所上諫疏。有案國陰陰如日將暮之辭。後主惡之。又其所薦引。與時鑿不協。因證以他事。勁佑。佑自到。母及妻子徙饒州。佑自言其母方娠。夢古衣冠人告曰。我顏延之也。與夫人爲子。及生七歲。始能語。曰。兒誤傷白龍。爲上帝所罰也。因吟詩曰。只因騎折玉龍鼻。謫在人間三十六。至是。果以三十六歲卒。

李平

李平、初爲河中李守貞從事。漢隱帝立。守貞據城叛。隱帝命周太祖討之。守貞遣平與朱元事表來乞師。未返而河中平。遂留江南。越人寇毘陵。平自言有武略。因以爲將。固辭。乃遷衞尉少卿。使領偏師。巡江北。進逼新州。周師先遁。平入保其城。卽以爲新州刺史。會朱元叛。元宗恐其不自安。召之還都。使者尖旨。銷平逆建康。元宗慰勉之。拜建州節度副使。檄爲衞尉卿。平本好神僊。性簡。而動多怪妄。自言僊人神鬼常與通接。潘佑亦好僊。平因與親善之。言佑父處常今已爲僊官。而已與佑亦僊官也。家置靜室。人莫能窺。佑既獲用。請復井田法。深抑豪民。有買貧戶田者。使卽還之。又依周禮。逸民籍。復造牛耕。曠土盡令墾。桑麻平判司農寺以督之。命行于下。急如火星。州縣走省。因以爲姦。百姓大擾。聚而爲亂。後主知立法之病。卽罷之。佑復薦平知尚書省。由是導議紛紛。以爲壞法。殃民。皆由平始。乃先收平下大理。使收佑。佑自到。平縊于獄。妻子徙虔州。明年。宥其家。廩給之。

南唐書卷二十

黨與傳上第十六

嗚呼。漢以黨錮衰。唐以朋黨滅。漢唐之亂。雖愚者與知焉。迫乎利害相攻。則爲之而不知其非。蓋亦蔽於好惡之情而已。南唐之士。亦各有黨。智者觀之。君子小人見矣。或曰。宋齊邱、陳覺、李徵古、馮延巳、延魯、魏岑、孟文徹、爲一黨。孫晟、常夢錫、蕭儼、韓熙載、江文蔚、鍾謨、李德明、爲一黨。而或列爲黨與。或書敍於傳者。何哉。蓋世衰道喪。小人阿附。以消君子。而君子小人。反類不合。故自小人說之。因謂之黨與。而君子未嘗有黨也。予之所論。一入于黨與。則宜無君子。而各著于篇者。末必皆小人。嗚呼。弗可不察也。作黨與傳。

宋齊邱

宋齊邱、豫章人也。其父誠。爲江西鎭傳副使。卒於任。時天下已亂。經歷道塗。齊邱獨好學。有大志。及僖傳敗。齊邱益窮。隨衆東下。餬口於倡優魏氏。然組時爲昇州刺史。延四方之士。齊邱依焉。因以鳳皇臺詩見志。曰。夢餓壓洪泉。岩岩掛碧落。宜哉秦始皇。不騙亦不鑿。上有布穀鳥。八翮背城郭。山墜龍虎健。水黑蛟鼉作。白虹欲吞人。赤鱗相鉤連。畫棟泥金碧。石路盤磽确。鵝掛哭月猿。危立思天鶴。鑿池養鮫龍。栽松接

駕鶴梁間燕教雛石罅蛇懸殼養花如養賢去草如去惡日晚嚴城鼓風來蕭寺鐘掃地壓塵埃翦蕙除鳥雀金挑帶葉摘綠李和衣嚼貞竹無盛衰煙柳先搖落塵飛景陽井草舍臨春閣芙蓉如佳人迴首似不同者必被排擯酷好術數凡天文地理占相卜祝之徒在門下者數十人厚祿以給之相傳言齊邱少時曾夢乘龍上天凡文武百司皆布朋黨每國家有善政其黨輒但言宋公之爲也事有不合羣望者則曰不用宋公之言也每舉一事必知物議不可則羣黨競以巧詞先爲之地及有議論者皆以堙其計中羣臣敢言者常夢錫、嚴儼、江文蔚、韓熙載等十數人而常顧尤甚夢錫性褊而簡言儼無文而辭繁辭故皆不能勝然歷正人切齒而流俗疏遠之人猶瞻仰以爲元老故趨附者益多及國家多難因欲逸其寇竊之計卒以此敗元宗謂近臣曰齊邱之才安能當此大難不過奉國中以降自爲功爾大難之事具陳雖及放歸青陽卽舊第之外別院處之重門外鎖穴牆以給食明年自縊死年七十三謚醜齒齊邱初館于倡妓魏氏精其資給遂以爲正室亦封國夫人無子以從子蒙詰爲嗣及後主卽位召其妻子還建康館給之運坐者皆宥齊邱爲文有天才而寡學不經師友議論詞尙詭誕多違戾先王之旨自以古今獨步書札不工亦自矜衒而嗤鄙歐虞之徒僞延己亦工書遠勝齊邱而佯爲師授以求絹素齊邱謝之曰子書非不善然不能精意往往似虞世南其何堪也其狂誕如此承二君不世之恩而自貽刑辟論者知其有天道焉

嗚呼俗說江南堅甲精兵雄數十萬而長江天塹險過湯池可當十萬國老宋齊邱機變如神可當十萬周世宗欲取江表故齊邱以反間死斯言殆非君子之說聞卷小人之語也龍袞因是著于野錄以掀慰後世而後世之人亦頗信之且民之至愚欺之則易信況齊邱盜樹朋黨以買譽於當時自非特立獨行之士安能知其妄僞說孔子嘗以鄉人皆好之爲未可蓋鄉人之情未必公也不如鄉人之善者好之則信等矣嗚呼善人吾不得見則齊邱之事安所考信說蓋亦考其所言與其所行而已觀其著書云書者不敢易圖像苟易之必有咎到者不敢悔木偶苟悔之必貽禍始制作於我又要敢於我又廣禍於我此意以赴稷之功自任而無復君臣之禮也又云見食象者食牛不足見戴冕者戴冠不足則窺竊之計於是乎萌矣予以是知齊邱之所言也伐南閩攻仁達以空其國用運常夢錫韓熙載、江文蔚以間其忠言予以是知齊邱之所行也然則齊邱之死自速奉爾謂之反間者妄也

齊邱臥疾不出烈祖遣齊王景遂往問之許其出鎮本州旬日遽起拜洪州節度使委任羣小政事不治齊邱居舊里愛親坊改爲錦衣坊大啓第宅窮奢宏壯居坊中人皆使修飾牆屋門巷極備華潔民不堪命

南唐書卷二十一

黨與傳下第十七

陳覺

陳覺、宋齊邱之客也。齊邱薦爲楚王景遷教授。累遷兵部侍郎。宣徽使。覺在外。姦佞苛酷。及居家。不能制義於一妻。其妻李氏。妬悍。親執庖爨。不置妾媵。宋齊邱嘗選三婢予之。頗有容質。李氏亦無懽色。舉動三婢。體如胴姑。晨夕承侍。未嘗輒離左右。人問其故。則曰。此令公寵倖之人。見之若面令公。敢倨慢邪。三婢不自安。求還宋第。覺唯唯聽從而已。李仁達據福州。齊邱因薦覺有智略。可使喻旨於仁達。必不勞寸刃。坐致闕下。元宗許之。乃以覺爲福州宣喻使。既至。說仁達入覲。仁達曰。安撫未定。請俟他年入覲。覺還至建安。恥說之不行。乃矯制發建、汀、撫、信之兵。往討之。既而諸軍皆潰。士之戰死者無�。國用遂爲一空。於是銷覺送建康。中外皆謂其必誅。而齊邱上表爲請。乃赦之。沈覺於新州。未幾。復用如初。及教喪還。又與朱元有私隙。而窘之太甚。卒致元叛。淮甸既陷。舉國震恐。齊邱等因之以圖變。覺與李徵古俱爲樞密副使。徵古每於宮殿。無復臣禮。覺請元宗深居後宮。委國事於宋公。臣時得入奏。從容諫釋老而已。元宗以

羣情方撓。不欲暴其事。及使中原回。乃罷近職。覺以世宗之命告元宗曰。江南連年拒命。知是宰相嚴續所爲。可殺以謝過。元宗知其與續有宿嫌也。不信。經讓請覆實其事。乃遣讓告謝實己。言非讓之罪。世宗大驚曰。續果能如是。乃忠於所事也。何罪之有。朕爲天下主。肯教人殺忠臣乎。讓還。報元宗。乃下令。數覺前後罪惡。貶饒州安置。使殺于路。

李徵古

李徵古、宜春人也。昇元末。第進士。時宋齊邱廣樹黨與。以張聲勢。徵古常出入門下。保大中。與陳覺同掌機密。淮甸兵起。劉彥貞敗死。人心懼。元宗歎曰。吾家國一至於此。因泣下。數古曰。陛下嘗以兵力拒敵。泣有何益。杯酒過量。邪乳保不至。邪元宗變色。左右皆戰慄。徵古亦自若。又與陳覺乘間言。社稷禍存。朝夕。陛下燕居深宮。國事盡付宋齊邱。以紓喪亂。元宗以戎事未戢。隱忍不發。及渡江。能兵鋤讓至。自京師。判三省之敕。權勢特甚。尤切齒齊邱。黨與常曰。人臣竊國理不可容。及陳覺奉使中原。欲鬻世宗之命殺嚴續。誤乞復使周覆實其事。齊邱黨與遂敗。貶徵古洪州。殺之。

馮延己　馮延魯

馮延己、字正中。廣陵人也。父令頵、事本郡爲軍吏。烈祖署爲歙州鹽鐵院判官。裨將樊想作亂。燒營而走。及令頵第。殺卒皆釋兵救火。其得人心如此。時刺史清官病甚。中外不知存否。人心恟恟。延己年十四。徒步入見。言復傳言教出謝將吏。人情乃安。及長有辭學。多伎藝。烈祖以爲秘書郎。使與元宗遊處。累遷駕部郎中。元帥府掌書記。與陳覺友善。自結於宋齊邱。以固恩寵。同府在己上者。稍以計遷出之。元宗愛其多能。而嫌其輕脫貪求。特以荷人不能離也。孫晟面數之曰。君常郁晟。晟知之矣。晟文筆不如君也。技藝不如君也。談諧不如君也。諛佞不如君也。然上置君於親賢門下者。期以道藝相輔。不可誤邦國大計也。聞者韙其言。烈祖季年亦惡之。復爲常夢錫彈劾。必欲斥去。未果。而烈祖殂。元宗即位。延己喜形於色。未聽政。廣人白事。一日數見。元宗不悅曰。書記自有常職。此各有所司。何其繁也。由是少止。遂與朱齊邱更相推唱。拜諛讒大夫、翰林學士。復興其弟延魯交結魏岑、陳覺、查文徽。侵損時政。時人謂之五鬼。保大四年。自中書侍郎拜平章事。時論不平。出鎮撫州。亦無善政。延己無才。而好大言。及再入相。乃言己之智略足以經營天下。而人主躬親庶務。宰相備位。何以致理。於是元宗悉以庶政委之。奏可而已。延己遲疑顧望。黃成胥史之手。又常笑烈祖城兵以爲齷齪無大略。安陸之役。喪兵數千。而輟食咨嗟者旬日。此田舍翁安能成大事。如今上暴師數萬於外。而宴樂擊鞠不輟。此則真英雄主也。故君國殃民。實此之由。爲相之後。勵多徇私。而故人親戚。殆於謝絕。與弟延魯如仇讐。延魯所生。乃延己之繼母也。亦至疎隔。既失湖湘。人皆歸咎。延己自勁。元宗復使親政。割地之後。始乞罷相。乃遷爲宮傅。遂年卒。年五十七。著樂章百餘闋。其鷓鴣冲天詞云。曉月墜。宿雲披。衆燭銷屏圍。建章鐘動玉繩低。宮漏出花遲。又歸國謠詞云。江水碧。

江上何人吹玉笛扁舟遠趁瀟湘客廬花千里緒月白傷行色明朝便是關山隔見稀於世元宗樂府詞云小樓吹徹玉笙寒延已有風乍起吹皺一池春水之句皆爲警策元宗嘗戲延已曰吹皺一池春水干卿何事延已曰未如陛下小樓吹徹玉笙寒元宗悅初嚴深惡延已常延作之及嚴爲大理卿斷獄失入舉朝皆欲誅嚴獨延已力爭以爲赦前失入罪不當死嚴終獲免人皆德之以問嚴嚴指延已無以加此延魯延已異母弟也初爲江都判官累遷水部員外郎中書舍人延魯說於進取嘗欲用事四方以要功名延已詰曰士以文行飾身勤恪居職則寵光至矣何用行險以僥幸爲哉延魯實慙之閩人先苦王氏亂政則唐師至皆伐木開道入爲兵部侍郎拜樞密副使後事

查文徽

查文徽不知何許人也用宋齊邱薦授元帥府掌書記遷祕書郎元宗即位拜中書舍人保大中閩人連遭兵助守既而延魯魏岑王崇文等各領兵萬數四面俱至圍城數匝聲動天地有國以來出師之盛未之有也延魯等各務爲己功持角不相應諸將皆怠惰莫肯用命故兵勢雖盛而城久不下越之救兵無所施力欲出不可越人復以舟師浮海而至勞岸阻淖不可登延魯軍中集射之舟人戢矢如蝟延魯曰城所以不下者恃此救也今不與之戰則裹糧坐甲何時已窮堅謀曰城勢已窮堅壁困之功在漏刻延魯不聽越人遣使告急於起起人遣

南唐書卷二十二

歸明傳上第十八

嗚呼。生草昧之世。事僞據之國。君臣上下。冥行而已矣。及其一覩聖人之化。而得其所歸。則何異於離蓐屋之幽。即天日之鑒哉。故南唐之士及事皇朝者。皆謂之歸明。而歸明之士。未必皆善也。作歸明傳。

蕭儼

蕭儼、廬陵人也。甫十歲。謂廣陵。以重子稚第。及長。志量穩正。交不苟合。授祕書省正字。烈祖受譚。遷大理司直。奉刑部郎中。明清平恕。號稱職。烈祖季年。性卞急。羣臣多貽訶責。陳覺居近職。不自安。請告數月。烈祖覺以言遣詔日出。儼劾曰。陳覺側聆私室。以俟升遐。請集其罪。不許。元宗即位。委政齊王景遂。馮延己、魏岑之徒。因以隔絕中外。儼上書極論。遂出聽政。昇元之法。禁以良人爲雌。賣奴婢者。通官作券。至是馮延魯等欲廣貨鼓姦。因矯遺制。許民私賣己子。儼駁曰。此非大行之命。延魯等欲廣貨鼓姦。因矯遺制。許民私賣己子。儼駁曰。此非大行之命。延魯矯爲之爾。昔延魯爲東都判官。上疏。貧民不自給者。聽鬻己子。大行問臣。臣曰。往者陛下出府金以贖民子。故得天下歸心。大實自至。今乃許民賣子。以資豪民。非防徼之道也。由是延魯之請不行。今復行之。故知其矯先旨也。議者以

遺詔已出。不可改。遂行。烈祖山陵。儼與韓熙載、江文蔚、同定禮儀法。遷大理卿。兼給事中。因斷獄失入。用事者欲誅之。賴宰相馮延己固爭。以謂敕前失入。罪不當死。遂貶南昌令。因歸葬廬陵。機巾素裾。詣郡廳設拜。敬守桑梓言。談服御。不改鄉俗。會讌故老。姻婭語笑。雜程俄復舊官。後主初嗣位。屢與叔侍對弈。儼入白事。畢。輒投于地。後主大怒曰。汝與魏徵孰愈。儼從容曰。臣若非魏徵。陛下亦非太宗矣。後主默然。罷弈。儼乘身方直。彈奏不阿。百官貴戚。斂衽避之。歸皇朝。以老病居鄉里。因謁至郡。言辭舛錯。郡倅不知其疾。以爲憨謬。乃詰之曰。江南用汝輩爲正卿。不亡何待。卒年七十。至無一金。

劉承勳

劉承勳、不知何許人也。美風度。善數計。事烈祖。爲郡從事。改糧料判官。出納無弊。號爲稱職。遷德昌宮使。南唐自吳建國。保有江淮。鹽山葦之利。帑藏頗登。德昌宮、其外府也。金帛泉貨多在焉。禪代之後。邦國新造。而典籍訛亂。鉤校不明。承勳由是多入私家。盜用無算。家畜妓樂。迫百數人。每置一妓。費數百緡。而珠金服飾。亦名稱此。承勳善爲說侯。常以寶貨遺賂權要。故雖朱門甲第。鬱極富奢。而久弗之逐。太祖皇帝既平荊湖。詔江南具舟運湖中米。承勳詰行。乃帥巨艘數百艘。自長沙抵迎鑾。本以姦心預自結於皇朝。爲異時計。及金陵平。承勳歸于京師。首陳運米事。以爲己績。太祖曰。此李煜勤王之戰。豈汝功邪。特弗叙用。既而窮困。裸袒丐食於路。不勝其苦。凍餒而卒。

鄒拙

鄒拙、宣城人也。孤貧不檢。博通經史。飲酒常至百盞。偶沉醉。遂絕飲。雖筵宴終日。唯茶漿而已。著書埒韓柳。有詩三百篇。尚書郎孫邁爲之序。命曰麋獻集。曾鄭趙盧以詩貽之云。邁古文章金鼎鬱。出聲行止玉麒麟。歸皇朝。就應制科。有司以開未詔而卒。郡將哀之。籍其裝。得拙手書史傳文集三百卷。藏于官府。時悼其苦學能文而不得達于名位。或議其詩有蒿岡未得南孤雲猶在山之句。斯爲應矣。門人袁氏。貧地葬之。

舒雅

舒雅、世爲宣城人。姿容秀發。以才思自命。因隨計金陵。以所學獻于吏部侍郎韓熙載。熙載一見如時昔館給之。雅性巧黠。應答如流。熙載待之爲忘年之交。出入臥內。曾無間然。熙載性懶。不拘禮法。常與雅易服。燕戲。猥褻侍婢。入末念酸以爲笑樂。或云。熙載所著格言半雅之辭。迨數年。會熙載知貢舉。以雅爲第一。朝野無聞者。以雅之才爲當也。歸皇朝。守舒州。出見山水奇秀。田畴沃壤。遂有終焉之志。考滿。以本官掌靈仙觀卒。

盧絳

盧絳、字晉卿。南昌人也。讀書略通大義。不事事。常以博弈角勝爲務。鄉里鄙之。絳慨然入廬山國學。與諸

280

葛琪、劉鷟相善。鷟生監筠稍豐。偪強取之。山下桑門亦苦其無賴。號爲盧山三害。會朱矧爲國子助教。規其過。遂亡去。住遠澗。鷟遇大雪乏薪。絳特荷力。踵折薪以燒之。病疝且死。夜夢白衣婦人。顏有憂色。歌菩薩蠻。覺而聞其家于都城。茂忠守袁州。金陵城破而亡。其妻女。茂忠憲爲軍士所略。及師京師。潛使女奴賫衣於諸營。得其狀。以聞。遂取還之。後因據拐夜坐庭下。忽一人自外躍劍刺茂忠。茂忠以拐自捍。連擊數四。而拐造絕。刃不能中。會左右執廷軍巡按斬之。乃略女兵也。茂忠徹時所持大拐。後將有變。則夜磨。瞥與源人挑戰。親持牽擊。前無堅敵。左右中者。皆洞胷脅。茂忠因敗其脚。至是疾作。臂不能舉。數日卒。

李元清

李元清、滁州人也。周世宗征淮南。其父聚鄉里義士。壁紙爲鎧。號白甲軍。與官軍同守滁州水寨。周人臨略地爲副帥。滁人驍勇。不戰而潰。元清渡江。居建業。趫捷有勇。走及奔馬。常入梁宋。伺周人情狀。即馳歸。以告州。永新與源衝接境。因改永新爲劇。以元清充使。每數月一託病。不坐衙。潛入源部。人不之知。先是。裏賦華而見絹。民苦之。元清委歸納帛一疋。折錢一千。以爲定制。常以便宜科率。民無怨望。總諸科物十餘萬。數艘運入金陵。以濟國用。金陵平。例歸京師。元清僞爲目疾。召驗之。揮刃而目不瞬。遂放歸滁上。卒。

陸昭符

陸昭符、金陵秣陵人。開寶末。朝廷問罪。江南犒師。後主遣潘慎修入貢。且求緩師。昭符時爲進奏使。以其物數難辦。請市於富民石守信家。得絹十萬疋。後主以昭符善計度。裂加任使。金陵平。唐棣入歙州。劫則據江州。昭符集逃民。欲臨棣、則朝廷遣使宣諭。示以恩信。昭符送款。朝廷錄之。昭符常爲常州刺史。常州當吳越之衝。城邑荒廬。戶不滿千數。昭符爲理寬簡。招納散亡。未幾。戶口蕃庶如初。一日坐郡廳。忽遇旨。荒逸庭。官吏震慴。昭符撫案叱之。雷霆頓止。及舉案。韓得大鐵案。重數百斤。人丈賅之。而昭符神色自若。命收鐵案。付官庫。以示後人。

杖庭參。至京師。授登州刺史。數月。遽抵罪。編管。遷蘇登州。茂忠令日南衙。立於庭下。吏甚愧。死。兩唐季世。每除節度刺史。皆質其家于都城。茂忠守袁州。金陵城破而亡。其妻女。茂忠憲爲軍士所略。及師京師。潛使女奴賫衣於諸營。得其狀。以聞。遂取還之。後因據拐夜坐庭下。忽一人自外躍劍刺茂忠。茂忠以拐自捍。連擊數四。而拐造絕。刃不能中。會左右執廷軍巡按斬之。乃略女兵也。茂忠徹時所持大拐。後將有變。則夜磨。瞥與源人挑戰。親持牽擊。前無堅敵。左右中者。皆洞胷脅。茂忠因敗其脚。至是疾作。臂不能舉。數日卒。

李元清

李元清、滁州人也。周世宗征淮南。其父聚鄉里義士。壁紙爲鎧。號白甲軍。與官軍同守滁州水寨。周人臨略地爲副帥。滁人驍勇。不戰而潰。元清渡江。居建業。趫捷有勇。走及奔馬。常入梁宋。伺周人情狀。即馳歸。以告州。永新與源衝接境。因改永新爲劇。以元清充使。每數月一託病。不坐衙。潛入源部。人不之知。先是。裏賦華而見絹。民苦之。元清委歸納帛一疋。折錢一千。以爲定制。常以便宜科率。民無怨望。總諸科物十餘萬。數艘運入金陵。以濟國用。金陵平。例歸京師。元清僞爲目疾。召驗之。揮刃而目不瞬。遂放歸滁上。卒。

陸昭符

陸昭符、金陵秣陵人。開寶末。朝廷問罪。江南犒師。後主遣潘慎修入貢。且求緩師。昭符時爲進奏使。以其物數難辦。請市於富民石守信家。得絹十萬疋。後主以昭符善計度。裂加任使。金陵平。唐棣入歙州。劫則據江州。昭符集逃民。欲臨棣、則朝廷遣使宣諭。示以恩信。昭符送款。朝廷錄之。昭符常爲常州刺史。常州當吳越之衝。城邑荒廬。戶不滿千數。昭符爲理寬簡。招納散亡。未幾。戶口蕃庶如初。一日坐郡廳。忽遇旨。荒逸庭。官吏震慴。昭符撫案叱之。雷霆頓止。及舉案。韓得大鐵案。重數百斤。人丈賅之。而昭符神色自若。命收鐵案。付官庫。以示後人。

南唐書卷二十三

歸明傳下第十九

朱弼

朱弼、字君佐、建安人也、精究五傳、旁貫數經、開寶中、詣金陵、一舉以鬬頭中第、授國子助教、知廬山國學、生徒數百、苦無糧、弼如盧絳、諸葛蕭、劉鬻之徒事歛博、多橫逆、學官曠職、循緣而已、及弼至、性本嚴重、動持禮法、每升堂講釋、生徒環立、各執疑難、問辯蜂起、弼遜聲解說、莫不造理、雖趙非己出、而事實聯綴、宛若宿構、以故諸生誠服、恪循規範、絳等稍稍引去、四方肄業者多遄焉、弼短一足、時謂之跛子先生、及建康平、例入京師、授衡山簿、居官廉潔、事上撫諸、每俸給不充、則虛頒度日、妻子服御、寒暄不繼、時皆歎服、出見衡嶽崇峻、遂有終老之志、秩滿致仕、守歲願令、食本官俸、數年卒、四壁蕭然、衣衾棺斂、皆賚于故人、君子以爲清、

馬呼、學校者、國家之矩範、人倫之大本也、唐末大亂、干戈相尋、而橋門壁水、鞠爲茂草、朝至五代、儒風不競、其來久矣、南唐跨有江淮、場集典墳、特置學官、澄汰淮、開國子監、復有廬山國學、其徒各不下數百、所

統州縣、往往有學、方是時、廣君如吳越、弘主如南漢、抗衡如閩、楚、亂臣賊子、無國無之、唯南唐兄弟輔睦、君臣奠位、監於他國、最爲無事、此亦好儒之效也、皇朝初離五代之後、詔學官訓校九經、而祭酒孔維、尉杜鎬、苦於訛舛、及得金陵藏書十餘萬卷、分布三館及學士舍人院、其書多譬校精審、編秩完具、與諸國本不類、昔韓宣子適魯而知周禮之所在、且周之典禮、固非魯可存、而魯果能存其舊、亦爲近於道矣、南唐之藏書何以異此、

孟寬于

孟寬于、湖湘逸士、少孤力學、事母以孝聞、天祐末、工部侍郎李若虛廉察沅湘、寬于以詩數百篇自命爲金龍集、獻之、若虛稱善、探籌館數聯、夢謝朝廷、由是詩名益振、明年春、擢進士第、未幾、以離亂還鄉、會鄱陽帥貴死、時李昉、韓熙載、陳喬、徐鉉、潘佑、李建勳、張洎、盧絳、徐游、湯悅、鍾謨、徐鍇、張義方、高越、李德明、李家明、李平、李夢符、李夢英、李夢奇、李夢徵、李夢周、李夢篆、李夢弼、李夢祥、李夢錫

羅顧、南昌人也。經傳涉獵。與里人彭會友善。皆以詞賦稱。開寶中。詣金陵。舉進士第。例以黃衣守選。及王師問罪。後主衙璧。顧再應鄉舉下第。道經漢高祖廟。題題詩。其落句云。長槍拳豪時大度。可憐容得辟閭侯。少頃。顧自免冠。匍伏廟庭。口陳自咎之言。掖而去。數日卒。顧初就舉金陵。試錦荊非賦。儒術之本論。有出之。

盧郢

盧郢、金陵人也。好學、有才藝。而荷力過人。善吹鐵笛。乾德中。後主以韓德霸爲在城烽火使。常懼無糧。盧郢、金陵人也。好學、有才藝。而荷力過人。善吹鐵笛。乾德中。後主以韓德霸爲在城烽火使。常懼無糧。盧郢、金陵人也。好學、有才藝。而荷力過人。善吹鐵笛。乾德中。後主以韓德霸爲在城烽火使。常懼無糧。

曰臣此行未必能紓國難但置之度外爾後主泣下授鉉左僕射參知左右內史事鉉固辭乃以隱士周惟簡假給事中爲鉉副鉉等至京師對於便殿鉉懇述江南事大之禮甚恭且無王無不共之辭徒以被病未任朝謁非敢拒詔乞罷兵以全一邦之命其言甚切太祖皇帝與語反覆數四鉉辭氣愈壯曰李煜無罪陛下出師無名太祖大怒詰舉其說鉉曰煜效貢賦二十餘年以小事大如子事父未有過失奈何見伐太祖曰爾謂父子者爲兩家可乎鉉等無以對而退後仕皇朝與湯悅同奉敕撰江南錄至於李氏亡國之際不言其君之過但以歷數存亡論之君子有取焉

南唐書卷二十四

方術傳第二十

嗚呼天下之治方術者多矣寧能備神明之德而徒駭天下之觀聽莊爲怪誕譸張而已聖人中其身以爲天下之標準則制行於外者莫非可行之常也人之所不可行者聖人能之而弗爲故六合之外存而不論六合之內論而弗議斯道甚夷而後世猶有詭辭抗說高出於天地之外者是豈聖人之罪歟嗚呼甚哉民之好怪也久矣其徒紛紛其說囂囂縱橫譎衍未始不自以聖人之道攻之孰知其非聖人之道哉是故由堯、舜、禹、湯、文王、周公、孔子、孟軻者吾知其爲正道反是者吾知其爲他道君子正而不他作方術傳

吳廷紹

吳廷紹爲太醫令不甚知名烈顯喉中痒澀進藥無驗廷紹進楮實湯服之頓愈宰相喝延已昔病腦痛醫工旁午累日不痊及廷紹至先詰其家人曰相公酷嗜何物對曰每食山鷄、鵪鶉廷紹進薑豆湯一服立差筆錄數志其方他日以楮實治喉痺以薑豆治腦痛皆無效或問其故廷紹曰烈顯常服餌金石吾

故以木之陽氣勝之木王則金絕矣郡公嗜山鷄、鵪鶉二鳥皆食鳥頭半夏薑豆乃解其毒爾羣醫大服

木平和尚

木平和尚保大中至金陵知人禍福死生所言輒驗傾都瞻禮塡塞街巷金帛之遺日積萬數元宗召見于百尺樓百尺樓元宗新建以備登覽制度宏壯木平指曰此宜鎔火初不喻其意後數載淮甸兵起龍安山舉烽候以應江北常登此樓以觀動靜又慶王尚幼元宗問壽命幾何木平曰郎君聰明智哲頗知九十年事遂書九十乙字予之保大九年慶王卒年十九其書九十而裁之以乙字者乃乙其九十而爲十九也

李冠

李冠善吹中管嘗預宋齊邱夕宴當坐吹噓聲韻悠揚清入雪漠元宗聞其名屢圖延多故冗務日繁不獲召見大司徒李建勳以詩送之曰勻如春潤長流水怨似秋枝欲斷蟬可惜人間容易聽清聲不到御樓前見神於士大夫類如此周世宗時多遊梁宋每乘醉長嘯於市人罕知者

譚紫霄

道士譚紫霄泉州人也與豫守元相善事王昶封正一先生閩亡嘗廬山棲隱洞其徒百餘人有道術離羣獨處紫霄端默神君禹步魁罡禁沮鬼魅離祟禍顛知人之壽夭武昌軍節度使何敬洙艱嬖猜怒嘗非中死人無知者建隆初敬洙遘疾召紫霄中夜被髮燃燈靜室見女厲自訴爲崇之由紫霄詰旦具言之敬洙曰信然乃丹書符送之敬洙創愈有憎於溪澗瓶亭苦大石橫直累工不能平紫霄往見曰斯固易也因以指抶趺含水噀之命鑿其石應手如粉後主聞之召至建康賜之道號階以紫金比蜀之杜光庭背譏而不受凡所獲醮祭之施轉以給四方賓旅金陵既下紫霄無疾卒人謂之尸解莫知其壽算歸葬之日石祥雲白鶴盤繞送之

潘扆

潘扆常遊江淮間自稱野客落托有大志鄱匡國爲海州刺史扆往謁之匡國不甚禮遇館於外廄一日從匡國獵匡國之妻因酣農中戲扆栖泊之所弊榻莞席竹籠而已籠中有錫彈丸二顆餘無所有扆遊娶龍親之大驚曰定爲婦人所觸幸吾婿其光鏗不謝斷婦人顙矣龍曰先生其有劍術乎扆曰素所習也匡國曰可一觀乎扆曰可當齋戒三日趨近郊平曠之地請試之匡國如期召扆俱至東城扆自懷中出二錫丸留掌中俄有氣二條如白虹徹出指端須臾旋轉逾匡國數其勢奔擊其聲錚鏘匡國據鞍危坐神魄俱喪謝曰先生神術固已知之幸收其威鋩扆笑舉一手二白氣復貫掌中少頃復爲二錫丸匡國自此禮遇逾厚表薦于烈祖扆居紫極宮逾數年遂失其術不復能劍矣臨死上言乞棡棺葬近地後當尸解烈祖命中貴人護葬于金波園保大中發塚視之骸骨尚在迄

無異焉。

耿先生

女冠耿先生。鳥爪玉貌。宛然神僊。保大中。遊金陵。以道術修鍊爲事。元宗召見。悅之。常止於臥內。先是。大食國進龍腦油二器。其味辛烈。服之竭疾。元宗祕惜。先生見之曰。此非嘉者。當爲陛下致之。乃以細蠶懸龍腦於屋棟。頃刻滴液如注。香味遙所進者。皆擲蠶爲鋌。燕之成金。指痕隱然猶在。又因宮人掃除。取筭中掇壞。燒爲白銀。開寶中。金陵內庫猶有耿先生掇壞銀。元宗嘗購眞珠數升。欲得圓者。先生曰。易致也。庫支錢二百緡。付李家明葬母。元宗大笑。因以賜焉。鄧州王延政僭號。元宗遣將平之。俘延政于建康。封都陽王。命公卿宴其第。延政各子賜予。家明謚之曰。賊工無伎。優賜巨富。然告大王。乞取一物。延政曰。汝何求。家明曰。大殿平天冠。今已無用。家明敢取爲優服。延政默然。甚恨而罷。自是快快病卒。元宗賞花後苑。率近臣臨池垂釣。臣下皆登魚。唯元宗獨無所獲。家明因進詩曰。玉墜垂鉤興正濃。碧池春暖水溶溶。凡鱗不敢吞香餌。知是君王合釣龍。元宗大喜。賜宴極歡。嘗見牛晚臥。美蔭。元宗曰。牛且熱矣。家明乘謔曰。曾遭庸蜀鞭敲角。又被田單火燎身。閑向斜陽嚼枯草。近來問喘爲無人。相輔昔慙。宋齊邱無子。晚年一子甕死。遙月猶哭。齊王景遂勉之。不止。家明曰。臣能止之矣。乃作大紙鳶。署其上云。欲與唐庵革弦。吳壘是先生起廟諱。一個孩兒拼不得。讓皇百口合何如。尹延範族吳氏。齊邱爲謀。因以謔焉。乘風放之。故墜齊邱中庭。齊邱見之。哭亦止。從元宗遷南都。時已失江北十四郡。舟楫多行南岸。至超屯。因設樂停觴。北望皖公山。謂家明曰。好青峭數峯。不知何名也。家明應聲對曰。維舟憩歙錦帆風。正值宸遊望遠空。遷首皖公山色翠。影斜不到壽盃中。元宗歎之。俛首而遜。後主卽位。家明老而無罷。

南唐書卷二十五

談諧傳第二十一

嗚呼。談諧之說。其來尙矣。秦漢之滑稽。後世因爲談諧。而爲之者多出乎樂工優人。其爲人主之褻心。設當時之弊政。必先順其所好。以攻其所蔽。雖非君子之事。而有足書者。作談諧傳。

申漸高

申漸高。不知何許人也。在吳爲樂工。吳多內難。倫人不得志。漸高常吹三孔笛。賈樂於橫陵市。昇元初。紫籍括。漸高以善音律爲部長。時開司斂率尤繁。商人苦之。屬近甸亢旱。一日宴于北苑。烈祖謂侍臣曰。歲旬雨。都城不雨。何也。得非獄市之間。違天意歟。漸高乘談諧進曰。雨懼抽稅。不敢入京。烈祖大笑。卽下令除一切額外稅。信宿之間。寓澤告足。當時以謂優旃漆城。優孟葬馬。無以過也。烈祖受禪。吳朝老將唯周本爲元勳。烈祖思其難制。因其勸進。至金陵。曲宴便殿。引鴆賜本。本疑之。旁取一卮。均酒之半。鏡進曰。臣與陛下千載一遇。陛下不飲此酒。殆非君臣同德也。烈祖變色。左右裹知所從。漸高鉢袖升殿。併飲之。內金盞於懷。趨出。烈祖密使親信詣漸高第。賜藥解之。不及。是夕。漸高腦潰而卒。

李家明

李家明、鄧州西昌人。談諧敏給。善爲諷辭。元宗好遊。家明常從。初景遂、景遷、皆以皇弟加爵。而恩未及臣下。因置酒殿中。家明俳戲爲翁媼。列坐。諸婦進飲食。拜禮頗繁。翁媼怒曰。自家官自家家。何用多拜。耶。江淮間呼爲家。元宗笑曰。吾爲國主。恩不外覃。於是百官進秩有差。家明母死。未葬。會元宗乘閒。嘗草字上謁曰。宣州上供於使殿。家明紿曰。臣竊署字。與之不疑。元宗以麻紙大押字。命試學焉。家明偽庫支錢二百緡。付李家明葬母。元宗大笑。因以賜焉。鄧州王延政僭號。元宗遣將平之。俘延政于建康。封都陽王。命公卿宴其第。延政各子賜予。家明謔之曰。賊工無伎。優賜巨富。然告大王。乞取一物。延政曰。汝何求。家明曰。大殿平天冠。今已無用。家明敢取爲優服。延政默然。甚恨而罷。自是快快病卒。元宗賞花後苑。率近臣臨池垂釣。臣下皆登魚。唯元宗獨無所獲。家明因進詩曰。玉墜垂鉤興正濃。碧池春暖水溶溶。凡鱗不敢吞香餌。知是君王合釣龍。元宗大喜。賜宴極歡。嘗見牛晚臥。美蔭。元宗曰。牛且熱矣。家明乘謔曰。曾遭庸蜀鞭敲角。又被田單火燎身。閑向斜陽嚼枯草。近來問喘爲無人。相輔昔慙。宋齊邱無子。晚年一子甕死。遙月猶哭。齊王景遂勉之。不止。家明曰。臣能止之矣。乃作大紙鳶。署其上云。欲與唐庵革弦。吳壘是先生起廟諱。一個孩兒拼不得。讓皇百口合何如。尹延範族吳氏。齊邱爲謀。因以謔焉。乘風放之。故墜齊邱中庭。齊邱見之。哭亦止。從元宗遷南都。時已失江北十四郡。舟楫多行南岸。至超屯。因設樂停觴。北望皖公山。謂家明曰。好青峭數峯。不知何名也。家明應聲對曰。維舟憩歙錦帆風。正值宸遊望遠空。遷首皖公山色翠。影斜不到壽盃中。元宗歎之。俛首而遜。後主卽位。家明老而無罷。

王感化

王感化、善謳歌。聲韻悠揚。清振林木。繫樂部。爲歇板色。元宗嗣位。宴樂擊鞠。詞感化唯歌南朝天子愛風流一句。如是者數四。元宗輒悟。覆盃歎曰。使孫、璧之辱也。感化由是有寵。元宗嘗作浣溪沙二闋。手寫賜感化。曰。薝蔔香銷翠葉殘。西風愁起碧波間。還與容光共憔悴。不堪看。細雨夢回清漏永。小樓吹徹玉笙寒。鴛鴦泪。珠多少恨。倚欄干。手捲珠簾上玉鉤。依前春恨鎖重樓。風裏落花誰見主。思悠悠。青鳥不傳雲外信。丁香空結雨中愁。迴首綠波春色暮。接天流。後主卽位。感化以其詞札上之。後主感。賞賜感化甚優。

彭利用附

彭利用、廣陵人也。顯德中。周師下淮南。遂奔建康。僑寓陵。利用性朴鄙。顏拘古禮。雖燕居。常拱手正坐。對家人稚子。下逮奴隸。言必據書史。斷章破句。以代常談。俗謂之掉書袋。因自爲彭書袋。每出遠塗。雖盲由

285

雪不徹冠幘或喻之曰跋涉勞頓當從簡易利用對曰有禮則安無禮則危焉可悖之以爲先聖之罪人哉或問其高姓對曰隴西之遺苗昌邑之餘胄又問其居處對曰生自廣陵長僑蜾蠃其僕嘗有過利用責之曰始予以爲紀綱之僕人百其身賴爾同心同德左之右之今乃中道而廢悔慢自賢故勞心勞力昔造塔像自是國家捨財用耗斁又請於中飯山大起閣若干餘間聚僧徒日設齋供食有不盡者明日再具謂之折倒識者謂折倒乃敗徵也及王師渡江卽其寺爲營署又有北僧就采石磯建石塔且云自幼草衣蔬食不渥凡俗後主遣之齋供一無所受王師攻池州繫浮橋於石塔金陵受圍後主召小長老問禍福對曰臣嘗以佛力禦之乃登城大呼周廻數四後主令僧俗軍士念救菩薩滿城沸湧未幾四面矢石俱下須臾小長老麾之稱疾不起始疑其誕遂殺之淨德尼院凡八十餘衆皆宮中人出家者也諸王公卿處子往往在焉都城將陷亦積薪於院庭後主與之約曰如有不虞宮中舉火爲應吾與汝輩當俱焚死是日保儀黃氏焚積薪於宮中淨德遙觀其煙燄遂縱積薪皆赴火死無一人脫者城中有僧千數裹乞被堅執銳以死國難後主不許

元寂

僧元寂姓高自言高駢族人昇元中受業昇元寺性爽悟博通經藏保大中詔講法華經授左街僧錄內供奉諸經論明教大師賜紫時法禁寬弛僧尼壞戒律者甚衆元寂隻干憲法有司惜其才輒貰之後主召入問華嚴經元寂口說梵行一品多賜金帛由是益自恣日以狂飲爲事大醉則十數小兒隨之元寂行歌於路曰酒禿酒禿何榮何辱但見衣冠成古邱不見江河變陵谷與萃兒互相應和旁若無人坐是落僧職出居長干寺常與狂生縉地酣飲醉死於石子崗

應之

僧應之姓王其先南閩人能文章習柳氏筆法以善書冠江左初舉進士一黜於有司投册罵曰吾不能以區區章句取程於唐人遂學爲浮屠保大中授文章應制大德賜紫凡贈祠章疏一筆卽就意如宿構元宗喜楞嚴經命左僕射馮延己爲序其略曰首楞嚴經者自爲菩薩密因始破阿難之迷終證菩提之悟然則阿難古佛也豈有迷哉迷者悟之對也迷苟不立悟亦何取是故因迷以設問憑悟而明解皇上聰明文思探賾索隱靈散日朗塵開鏡明以爲六寶四方未爲盛德善濟一世始曰至仁或啓佛乘必歸法要敕應之書鏤版既成上之元宗歎曰是深得公權之法者也吾聞公權嘗以筆諫穆宗爲之改容今效其法尚可想見其風采應之書名由是益振還右街僧錄固辭求居奉先西菴許之應之多著述尤善音律嘗以讀禮之文寓諸樂譜其聲少下而終歸於梵音謂念協律自應之始

嗚呼予聞故老說南唐好釋而吳越亦然南唐每建闍梨必均其土田謂之常住產餘氏則廣造堂宇修飾塑像而已曰桑門取給十方何以產爲至今建康寺院跨州隔縣地過豪右浙僧歲出遠近斂率於民

南唐書卷二十六

浮屠傳第二十二

嗚呼浮屠之道我知之矣合萬法於一心而虛不失照起一心爲萬法而照不失虛登爲淺見道哉昧者不知此而毀形骸糜金帛說因果以爲法飾土偶以爲佛將以順禍福利邪而妖孽滋焉將以順超脫邪而愚執大焉此梁武齊襄之徒所以得罪於天下後世也作浮屠傳曰齊戒修而梁國亡非釋迦之罪也然則浮屠之法豈固爲後世患哉衰亂之君迷惑而不反則壞法易紀常由於此南唐有國踰若積舍漸盛於烈祖元宗之世而後主卽位好之彌篤輒於禁中崇建寺宇延集僧尼後主與周后頂僧伽帽披袈裟課誦佛經跪拜頃頴至爲瘡潰親削僧徒腳筋試之以類少有芒刺則再加修治其手不抄常作佛印而行百官士庶稍稍效之慕道士顧爲僧者予二命僧人犯姦有司具牘則曰僧尼姦淫本嗣婚嫁若論如法是從其欲但勒令還俗止謫郡斷死刑必先奏聞詳覆無疑適幸遇其齋日則於宮中對佛像燃燈以達旦爲驗謂之命燈若火滅則依法不滅則貸死富商大賈犯法者往往厚賂左右內官竊給其燈而獲免者甚衆

雖然田業頗厚而貨不加多飲卑常勞而用不加乏豈各因其俗歟

妖賊傳第二十三

嗚呼神惟烝烝若存若亡而仲尼不語吾何考信焉若張遇賢諸葛之事姑存而不削者非好爲神惟也將以戒妖妄於後世爾春秋之法雖五石六鷁之徵皆不泯其實傳曰五石六鷁之辭不設則王道不亢況遇賢聚動阡陌之兵駭衆人之耳目者其可泯哉作妖賊傳

張遇賢

張遇賢、棗州羅縣小吏也縣之劉杉鎮有神降於民家所言禍福輒驗遇賢往謁之因留事事甚恭會翠盖大起各擁數百衆相與聽於神求爲主者神曰張遇賢是第十六羅漢當爲汝主於是共推遇賢爲中天八國王改元永樂署置百官皆衣緋衣遇賢庸懦無統御之略賊帥各以便宜攻剽州縣告其進退而已屢爲州兵所窘復告於神神曰可過嶺取虔州虔州富成大事遇賢遂襲南康百勝軍節度使賈浩始輕之不設備賊衆遂陷諸縣州兵擊之不勝浩戒嚴守城遇賢據白雲洞造宮室營署皆盖四出攻劫宋齊間事舍人邊鎬洪州南營都虞候歐思禮各帥師數千出援虔州賊衆大敗焚其營署走數十里又敗之遇賢因窘復告於神神不復語遂棄營潛遁賊帥李台知其無神也執遇賢及其副黃伯雄謀主僧景全皆斬於建康市

嗚呼許嵩云龍陽有神自稱王衰言語飲食與人無異而不見其形予始觀之以爲妄誕及得遇賢之事然後知嵩言無足怪也古者以鬼無形聲物無死病爲至德之世則衰世大亂神怪衰出固其所也且以察權之奇英猶不能無惑況遇賢乎

諸葛

諸葛、諸音葛歙州獨木人自言不茹葷者數世能使蚕者富富者貧俚民稍稍效之其徒十數男女雜處互易匹配謂之忍辱生子不知其父行之數年積數百衆夜行晝息取貲於蚕號相推唱云葛術能升虛空入水火妄造民讖潛使致之而民弗覺也先陳起僑靳春惡其妖幷元中起第進士授黃梅令到官之日里倚舉觴葛偏不至數日起命縶葛爲里長不服葛嫚言曰吾取令頭殺豎子爾起聞大怒會周郢爲巡撫使師次黃梅起藉其兵以執葛等幷其婦人幼稚皆縛沃以豕血葛迄不能神因衆其家得與服器用皆塗金玉以徇謂人曰此皆僭亂人倫去無道類遂幷斬之起由是知名遷監察御史卒

南唐書卷二十七

叛臣傳第二十四

嗚呼諸侯死社稷大夫死衆士死制又曰道以亡其國乎五代之際憂起蕭牆禍生天屬而大夫不能死宗廟士不能死邱墓者無國無之且爲人臣者身非我有死君之難而已職非我有任君之事而已富貴非我有享君之祿爵而已又況土地人民我何有焉而專以予人其獲罪於天下後世當如何哉春秋之法竊君之土而致於人則曰以某地來奔若鄰庶其舊夷牟之類是也據君之地以專於己則曰入某

之。釜喜。及越兵初至。營柵未成。左右請出兵擊之。時澄已懷向背。乃曰。出兵不勝。則立爲虜矣。當俟應援。然後鬬戰。未甚。盧絳率師爲援。絳至。越兵屢卻。絳訪入城。圍復合矣。澄與絳固守累月。自相猜忌。絳怒一裨將殺之未決。澄私謂曰。盧公怒爾。爾不生矣。裨將泣涕請命。澄曰。吾有一言告爾。非徒免死。且得富貴。裨將泣涕請命。澄曰。吾有一言告爾。非徒免死。且得富貴。因論以降事。令先出道意。裨將曰。奈家口在都城何。澄曰。事急。當爲身謀。我家百口。亦不暇顧矣。是夜。裨將縋城出。絳猶未知。明日。澄與絳同食。與軍者來告。澄僞作色曰。吾謂公已斬之。何得令走。徐謂絳曰。聞宣都城受圍日急。若都城不守。守此何爲。絳亦知金陵終陷。乃曰。君爲守將。不可棄城。宜赴難者。唯絳爾。澄僞爲歎色。久之曰。君言是也。絳潰圍出。澄遣召將卒。告曰。澄守城數旬。志不負國。事勢如此。須求生計。諸君以爲如何。將卒皆發聲大哭。澄僞愛亦泣曰。澄受恩深於諸君。且有父母在都城。事不知忠孝乎。但力不能抗爾。諸君不聞楚州邪。初。世宗圍楚州。久不下。既剋。遂屠之。故澄以此脅焉。於是率將吏開門請降。後主聞澄已降。猶欲赦其家屬。光政使隊長收澄父母妻子。皆斬於市。澄女許嫁未適。奚血誓。喬欲活之。女曰。叛逆之餘。義不求生。遂斬之。

朱元

朱元、晉陵人也。事本郡節度使李守貞爲從事。漢高祖崩。守貞謂漢室新造。人心未一。天下易以圖。乃以河中反。漢命周太祖討之。元與李平事守貞表。來乞師。未復而守貞敗。元遂留金陵。累遷尚書郎。或言元有反相。不可委以外任。及淮甸兵興。諸郡相繼陷。劉仁贍堅守壽州。元宗命齊王景達帥師趣之。元雖景逐軍中善撫士卒。甘苦共之。遂率所領克舒州。斬秦、楊光濬、亦相繼而復。元自繫金山。築甬道以餉薪春。兵勢甚盛。會景遠監軍使陳覺先與元有私隙。召元至濠州計事。且欲害之。元不往。覺因奏元不受節制。元宗遣楊守忠代元。且召還都。元憤怒。以其衆降周。諸軍皆潰。元宗怒。命斬元妻子。元妻乃宣徽使查文徽女。年少有國色。文徽眾奏救之。帝款恕切。元宗署其奏曰。只斬朱元妻。不殺查家女。文徽辭窮。遂斬元妻尸於市。文徽以珠髢覆尸。哭之大慟。市人爲之泣下。世宗以降崩別作一瞥。授元蔡州刺史。亦不顯用。

劉從效

劉從效、泉州人也。仕本郡爲統軍使。閩亡。從效殺其刺史王建勳入朝。而自領州事。元宗即以從效爲泉州刺史。從效出自寒微。知人疾苦。及得郡。以勤儉爲務。衆所不便者。皆除去之。常衣布素。盜公服於中門。出視事。則服之。入則復衣弊布。自言我素貧賤。不可忘本也。由是大得民情。據有漳泉之地。閩主王氏遣二女在郡。從效事之如故。資給甚厚。陸泉州爲清源軍。拜從效節度使。加中書令。封鄧國公。及淮甸失守。從效因越人奉表貢於世宗。世宗以嶺地之故。不納。建隆初。元宗遷都南昌。從效大懼。以爲見討。乃遣其子紹基來貢。會元宗殂。因至建康。後主善待之。紹基未還。從效病卒。州人立其次子紹鎤。未幾。統軍陳洪進執紹鎤。歸於建康。言其將召越人爲叛。推立副使張漢思爲留後。洪進爲副使。漢思老而憃。事無巨細。

皆決於洪進。漢思諸子爲牙將。伏劍士殺洪進。不克。洪進遂逐漢思。自稱留後。後主卽以洪進爲泉州節度使。紹鎤至建康。釋之。以爲監門衞中郎將。紹基爲殿直軍都虞候。嗚呼。附劉從效於叛臣之後者。豈無意哉。蓋亂臣賊子。皆春秋之所誅也。臣於人而反覆不常。是亦春秋之罪人。閩從效始事閩而閩亡。幸家國之亂。遂劫其使君而自領州事。元宗因而予之。亦已厚矣。及淮甸失地。國步多艱。從效伺多壘之秋。而附越人以貢於上國。其意之所圖者。固可知也。故洪進之徒。相繼作亂。蓋從效所圖不軌。則不軌之耶應之。曾子曰。出乎爾。反乎爾。爲人臣者。可不戒哉。

南唐書卷二十八

滅國傳上第二十五

嗚呼。閩變之捷。不償於殫殘。而淮甸之役。輒喪其膏腴。易曰。智小而謀大。鮮不及矣。戒之哉。戒之哉。作滅國傳。

閩國

王氏

王審知、字信通。光州固始人也。世爲農。唐末。羣盜起。審知與兄潮、俱起草莽。衆推潮爲主。略地至泉州。軍中反。潮爲亂兵所殺。衆復推審知爲主。攻陷泉州。自稱刺史。景福二年。福州觀察使陳巖表潮泉州刺史。景福元年。巖卒。其壻范暉自稱留後。潮道審知攻暉。殺之。唐卽以潮爲福州觀察使。潮以審知爲副使。審知爲人狀貌雄偉。常乘白馬。軍中號白馬三郎。乾寧四年。潮卒。審知代立。唐以福州爲威武軍。拜審知節度使。累遷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封瑯琊王。唐亡。梁太祖加拜審知中書令。封閩王。陞福州爲大都督府。審知儉約好禮。王侯、楊沂、徐寅之徒。皆依焉。又建學四門。以教閩士之秀者。歲遣使泛海入貢于梁。

稽唐同光三年，審知卒，陵忠懿長子延鈞立，建國稱王，而納裏唐正朔。延鈞長大，美皙如玉，其妻崔氏，陋而淫。延鈞不能制，審知喪未期，徹其几筵，又多選良家子爲妾。崔氏性妒，良家子之美者，輒幽之于別室，繫以大械，剉木爲人手，以擊其頰，又以鐵錐刺之。一歲之中，死者八十四人。崔氏後病，見祟而卒。十有二月，延鈞弟泉州刺史延稟，同以兵入執延鈞，殺之而延鈞立，更名鏻。鏻審知次子也。莊宗即拜鏻節度使，累加檢校太師、中書令，封閩王。鏻既立，延稟還建州，鏻錢于郊，延稟臨訣，謂鏻曰：善繼先志，無煩老兄復來。鏻銜之。長興二年，延稟率兵擊鏻，鏻遣王仁達敗之，執延稟，謂之曰：予不能繼先志，果煩老兄復來，延稟不能對，遂殺之。三年，鏻上書求爲尚書令，唐不報，鏻遂絕朝貢，即皇帝位，改元龍啓，國號閩，追謚審知爲昭武孝皇帝，廟號太祖，立五廟，設百官，龍啓三年，改元永和，王仁達爲鏻殺延稟而有功，典親兵，鏻心忌之。鏻謂人曰：仁達智略，在吾世可用，不可遺後世患，因誣以罪殺之。鏻妻早卒，繼室金氏，賢而不妒，審知婢金鳳陳氏，鏻壁之。遂立之以爲后。初，鏻有嬖吏歸守明者，以色見倖，號歸郎。鏻後得風疾，陳氏與歸郎姦，又有百工院使李可殷，因歸郎以通陳氏。鏻命工作九龍帳，國人歌曰：誰謂九龍帳，惟貯一歸郎。鏻婢春蕤有色，其子繼鵬蒸之。鏻已病，繼鵬因陳氏以求春蕤，鏻快快與之。其次子繼韜怒，謀殺繼鵬。繼鵬懼，與皇城使李仿弼鼓噪，舉走匿九龍帳中。衛士刺之不死，宮人不忍其苦，爲絕之。繼韜及陳后、歸郎、皆爲仿弼所殺。鏻立十年，見殺。謚曰惠皇帝，廟號太宗。繼鵬、鏻長子也。既立，更名昶。改元通文，昏天黑地二年，昶遣使貢于京師。高祖遣散騎常侍盧損册昶爲閩王。拜其子繼恭臨海郡王，指至閩，昶稱疾不見。令繼恭主之。又遣中書舍人劉乙勞損于館。乙衣冠偉然，騁重甚盛。他日，損遇乙于塗，布衣芒屨而已。損使人謂之曰：鼠竊舍人，何逼仄之甚也。乙甚媿，以手掩面而走。昶好巫，妖人林興以巫見倖。三年夏，虹見宮中。林興傳神言：此宗室將爲亂之兆也。乃命興帥壯士殺審知子延武、延望及其子五人。後興事敗，亦被殺。而昶愈惑亂，立父婢秦氏爲淑妃。後立以爲皇后。昶募勇士爲宸衛都，將以自衛。其賜予給賞，獨厚於他軍。控鶴都將連重遇、拱宸都將朱文進皆以此怨。重遇等夜帥衛士，縱火焚南宮，昶執之。延羲令其子繼業率兵襲昶及之，射殺數人。昶知不免，鄉弓于地，繼業執而殺之，及其妻子皆死。無遺類。延羲立，謚昶曰康宗。延羲、審知少子也。既立，更名曦。遣使朝貢于晉，改元永隆。編大儀鑾，以一當十。曦自昶世，偪強難制。昶相王倏每抑折之。曦立而倏已死，命發塚戮尸，面如生。血流被體。泉州刺史余延英嬌命掠取良家子。曦怒，詔下御史勃之。延英進貿宴錢千萬。曦曰：皇后士貢何在？延英又獻皇后錢千萬，乃得不勃。曦嘗嫁女，朝士有不賀者，笞之。御史中丞劉贊坐不糾，舉將加罪。諫議大夫鄭元弼切諫，乃止。曦弟延政爲建州節度使，封富沙王。自曦立，不協。數舉兵相攻。曦由此惡其宗室，多以事誅之。諫議大夫黃峻昇檻詣朝堂，極諫。曦怒，貶崖州司戶參軍，校書郎陳光逸上書，疏曦過惡五十餘事，曦命衛

士縊之百而不死，以繩係頸，掛于木，久而乃絕。國計使陳匡範增算商之法以獻。曦曰：匡範、人中之寶也，已而歲入不登其數，乃借於民以足之。匡範以憂死。其後知其借於民也，削匡範棺，斷尸，棄之水中。曦性淫虐，而妻李氏悍，而酗酒。貴妃尚氏有色而孺。（諸國皆僭后妃之號。）李仁遇、繼勳也，以色嬖之。用以爲相。曦等爲牛飲。羣臣侍酒，有詐及私棄酒者，輒殺之，并殺其誉者。連重遇飢殺，祀常懼，爲國人所討。曦心疑之，以語謂重遇等。重遇等流涕自辯。李氏妬尚妃之寵，欲圖曦而立其子亞啚。乃使人謂重遇等曰：上心不平於二公，奈何？重遇等懼。六年三月，曦出遊，醉歸。重遇等遣壯士拉於馬上，殺之。謚曰景宗。

殷

延政，審知子也。曦立爲淫虐，延政數貽書諫之。曦怒，遣杜建崇監其軍。延政逐之。曦乃舉兵攻延政。爲延政所敗。延政乃以建州建國，稱殷，改元天德。明年，連重遇已弒曦，集閩羣臣告曰：昔太祖武皇帝親冒矢石，遂啓有閩，及其子孫淫虐不道，天厭王氏，當求有德以安此土。乃按朱文進墜殿，率百官北面而臣之。文進以重遇判六軍諸衛事。王氏子弟在福州者，撫少長，皆殺之。以責紹顏守泉州，程賁守泳州，許文稹守汀州，用晉正朔，稱開運元年。泉州軍將劉從效詐其州人曰：富沙王取福州矣，吾屬世爲王氏臣，安能變事賊乎？州人共殺紹顏，迎王繼勳爲刺史。泳州聞之，亦殺賁，迎王繼成爲刺史。皆王氏之諸子也。文稹懼，以汀州降于延政。南唐聞亂，命查文徽等帥師伐之。遂下建陽。延政遣弟延喜統軍，吳承勛往給福州曰：唐兵方急攻建州，延政乃遣其子繼昌守福州，而自拒唐兵。福州軍將李仁達謀迎延政都福州。延政乃遣其子繼昌守福州，富沙王不能自保，其能有此土耶？乃擒繼昌及吳承勛殺之，欲自立。懼衆不附，以雪峯僧卓儼明示衆曰：此非常人也。被以袞冕，率諸將吏北面而臣之。已而又殺儼，明乃自立。遂款于南唐。南唐以仁達爲威武軍節度使，文徽等下建州，俘延政于金陵，封延政鄱陽王，閩主。劉從效自領泉州，李仁達自領福州，竊歷而已。明年，福州附于吳越。

南唐書卷二十九

載記傳下第二十六

楚國

馬殷

馬殷、字霸圖、許州鄢陵人也。唐中和三年、蔡州秦宗權遣孫儒、劉建鋒、將兵萬人、屬其弟宗衡、略地淮南、殷初爲儒裨將、儒殺宗衡、自將其兵、取高郵、逐楊行密、行密走宣州、儒以兵圍之、久不剋、遣殷與建鋒掠食旁縣、儒戰敗死、殷乃推建鋒爲帥、殷爲先鋒、轉攻豫章、略虔、吉有衆數萬、趨潭州、殺其刺史鄧處納、自稱留後、唐僖宗授建鋒湖南節度使、殷爲馬步軍都指揮使、出攻邵州、建鋒庸人、不能率其下、常與步曲將飲酒謔呼、軍卒陳贍妻有色、建鋒私之、贍怒、以鐵槌擊殺建鋒、軍中推行軍司馬張吉爲帥、吉乘馬傷髀、臥病、語諸將曰、吾非汝主也、馬公英勇、可共立之、諸將乃共殺贍、祭其尸、遣姚臺章迎殷於邵州、殷至、吉屑輿入府、殷拜謁於庭中、吉召殷上、乃率將吏下、北面再拜、以位與之、時乾寧三年也、唐拜殷潭州刺史、殷遣其將秦彥暉、李瓊、攻連、郴、衡、道、永、六州、皆下之、桂管刺史裴虔餘、遣其將陳可璠、王建武等、率兵守

義全嶺、殷遣使聘于士敦至境上、可璠等不納、殷怒、遣李瓊等以兵七千攻之、擒可璠等、及其兵二千餘人、悉坑之、遂圍桂管、虔士敦、盡取其屬州、殷表瓊桂管觀察使、四年、拜殷武安軍節度使、梁太祖即位、拜殷檢校兵書、殷聞師周至、大喜曰、吾殷家侍中、中書令、封楚王、樓行密將呂師周來奔、師周勇健、泰侯顯通緯候兵書、殷聞師周至、大喜曰、吾方南嶺表而得此人、足矣、以爲馬步軍都指揮使、率兵攻嶺南、取昭、賀、梧、蒙、龔、富、等州、殷表師周昭州刺史、於是澧、辰、溆、并溪洞諸蠻、皆附于殷、殷請隸朗州爲永順軍、表張吉節度使、殷乃請依唐太宗故事、開天册府、置官屬、太祖拜殷天册上將軍、殷以其弟璠爲左相、弟存爲右相、廖光圖等十八人爲學士、未幾、加殷武安、武昌、靜江、寧遠等軍節度使、洪、鄂、四面行營都統、唐莊宗滅梁、殷遣其子義範修貢京師、上梁所授都統印、莊宗問洞庭廣狹、義範曰、車駕南巡、纔塡欽馬關、莊宗嘉之、莊宗平蜀、殷大懼、表求致仕、莊宗下璽書慰勞之、殷初兵力尚寡、與楊行密、成汭、劉隱等爲敵國、殷患之、問策於其將高郁、郁教殷脅王使順、外跨鄰敵、然後退修兵農、又觀殷自京師至襄、唐、鄂、復、等州、置邸務以賣茶、其利十倍、又鑄鉛鐵錢、以十當銅錢一、又令民自造茶、以通商旅、而收其算、歲入萬計、由是地大力完、數要封爵、天成二年、請建行臺、明宗封殷楚國王、用竹册、如三公禮、殷以潭州爲長沙府、建國承制、自置官屬、以姚彥章爲左相、許德勳爲右相、李鐸爲司徒、崔穎爲司空、拓拔常爲侯射、馬拱爲尚書、子弟皆出爲節度使、文武皆進位檢校其官、加正曰鼎、鼎正曰鼐、鼐父元豐曰景、莊立三廟于長沙、長興元年、殷卒、年七十九、謚武穆、子義聲立、義聲字若訥、殷次子也、殷建國、以義聲判內外諸軍事、荊南高季昌聞殷將高郁、素敎殷以計策、請建行臺、明宗封殷楚國王、用竹册、如三公禮、殷以潭州爲長沙府、建國承制、自置官屬、以姚彥章爲左相、許德勳爲右相、李鐸爲司徒、崔穎爲司空、拓拔常爲侯射、馬拱爲尚書、子弟皆出爲節度使、文武皆進位檢校其官、加正曰鼎、鼐父元豐曰景、莊立三廟于長沙、長興元年、殷卒、年七十九、謚武穆、子義聲立、義聲字若訥、殷次子也、殷建國、以義聲判內外諸軍事、荊南高季昌聞殷將高郁、素敎殷以計策、而楚以彊患之、嘗使謀者間殷、殷不聽、義聲用事、譖云、季昌聞楚用高郁、大喜、以爲亡馬氏者必郁也、義聲素忌、以爲然、遣奪郁兵職、矮殷令殺之、明日、庶以狀白、殷拊膺大哭曰、吾老荒如此、而殺吾勳舊、殷語左右曰、吾亦不久於此矣、明年殷卒、義聲立、授武安、靜江、等軍節度使、義聲嘗聞梁太祖好食鷄、嘆之曰、烹五十鷄以供膳、畢、殷義聲不泣、頓食鷄肉數器而起、其禮部侍郎潘起譏之曰、昔阮籍居喪而食蒸豚、世豈乏賢耶、長興三年、義聲卒、遺封衡陽王、弟義範立、義範字寶規、殷第四子也、殷子十餘人、嫡子義振、長而賢、其次義聲、義範、同日而生、義聲母袁夫人有美色、義聲以母寵得立、而義振棄官爲道士、居于家、故義聲卒而義範以次立、襲殷官爵、封楚王、清泰二年、賜弓矢冠劍、天福四年、加天册上將軍、開府承制、如殷故事、義範好學、善詩文、士趨光圖、徐仲雅、李皐、拓拔常等十八人、皆故殷時學士、義範性奢侈、光圖等皆博徒、飲博懽呼、獨常沉厚長者、上書切諫、光圖等惡之、襄州安從進、安州李金全叛晉、高祖詔義範出兵、義範遣張少敵以舟兵趨漢陽、潤米五萬斛、以饋軍、金全等敗、少敵乃旋、溪州刺史彭士然率錦、奨、誅、等攻沅州、義範遣劉勍等擊之、士然大敗、勍等攻溪州、士然走奨州、遣其子師暠率諸蠻酋降于勍、溪州西接黔柯、南通桂林、象郡、義範乃立銅柱以爲表、命學士李皐銘之、於是南事等十八州、夷播等七州、昆明等十二部、皆附于義範、義範作會春園、嘉宴堂、其費鉅萬、始加賦於國中、拓拔常切諫、以爲不可、義

龍又作九龍殿。以八龍繞柱。自言身一龍也。是時契丹滅晉。中國大亂。義能牙將丁思覩廷誅義能曰。先王起卒伍。以攻戰而得此州。倚朝廷以制鄰敵。傳國三世。有地數千里。養兵十萬。今天子蒙塵中國無主。其諸侯立功之時。誠能悉國之兵。出荊襄以趨京師。倡義於天下。此桓文之業也。奈何耗國用而窮士木。爲兒女之樂乎。義能謝之。思覩瞋目銀義能曰。豎子終不可教也。乃扼喉而死。開運四年。義能卒。年四十九。陰文昭。義廣立。義廣字德丕。義能母弟也。義能平生惡拓拔常諫。靜嘗謝絕之。及臥病始思常言。以爲忠。召之託以義廣。義能卒。常數勸義廣以位奉其兄。朗州節度使義萼。義萼不從。義萼來奔喪。義廣將劉壹瑤曰。武陵之來。其意不善。宜出兵迎之。以備非常。使其解甲釋兵而後入。張少敵、周廷誨曰。王能予之。則已。不然。宜早除之。義廣泣曰。吾兄也。焉忍殺之。分國而治可也。遂以兵迎義萼於矾邱。止之於碧湘宮。厚賂以遣之。義萼憤然而去。乃遣使詣京師求封爵。請蠲邱稱藩。澳隱帝不許。降詔慰勞之。義萼怒。遂送款於南唐。乞師攻長沙。義廣遣劉壹瑤、許可瓊等禦之。壹瑤敗義萼。壹瑤敗於湘州。義廣大懼。遣使請兵京師。益陽。義廣遣崔洪璉以過諸蠻。劉彥瑤以舟兵趨武陵。攻義萼。漢隱帝不能出師。義萼率舟兵泝江而下。自號順天將軍。趨長沙。攻長樂門。長沙陷。義廣率妻子匿于慈堂。明日擒之。遂斬義廣。杖其妻。死于市。左右用事者。皆僭割之。乾祐三年。義萼自立。明年。遂臣於南唐。唐册封義萼楚王。義萼悉以軍政屬其弟義崇。義崇與楚舊將徐威、陸孟俊、魯館、譚作亂。義萼置酒端陽門。義崇辭以疾。威等縱噐馬十餘匹以壯士執鞚隨之突入其府。劫庫兵。縛義萼。迎義崇以立之。義崇遣彭師暠、廖偃、因義萼於衡山。師暠奉義萼爲衡山王。臣於南唐。義崇懼。亦遣使詣南唐慫慂。唐遣邊鎬等帥師入楚。盡遷馬氏之族于金陵。封義萼楚王。居洪州。義崇領舒州節度使。居揚州。周世宗下淮南。詔撫安馬氏子孫。義崇率其子弟十七人歸京師。

南唐書卷三十

建國譜第二十七

嗚呼。唐之盛時。制天下爲十道。統之以都督。而還荒四遠。合爲一家。中世多故。始立方鎮。大者連城十數。小者猶彙三四。雖稟爵命。而其勢已分。僖昭之世。則又甚焉。盜舍強卒。相與爲亂。而一旦破城殺帥者。即以其鎮予之。於是下竊土地。上稟封册。終以亡唐。而大者稱帝。小者稱王。故自江以南。昇、潤、常、歙、宣、鄂、池、饒、信、江、洪、撫、袁、吉、虔、一十五州。自江以北。楊、楚、泗、和、滁、光、黃、舒、蘄、廬、壽、海、濠、一十三州。合二十八州。楊行密專據以建吳國。南唐因之。徙泰州、筠州。又取汀、建、漳、泉四州。復霸劍州。共三十五州之地。號爲大國。造乎顯德。世宗出師。而遂取淮南一十四州。南唐君臣相顧。猶懼其不免。乃率表稱貢。趨走不暇。削國降號。何其速哉。大抵僭服興亡。不在於強弱存亡。而在乎世之治亂。世苟治矣。偏據之國。雖大必亡。肆德下衰。一夫倡亂。遂爲敵國。爲天下者。可不戒哉。可不戒哉。作建國譜。

州三十有五

〔昇州都〕　吳因唐爲昇州。後遷廬節。經遷康軍。南唐建都。置江寧府。

〔潤州鎮海軍〕　置丹陽宣潤。

〔常州〕　以江陰縣別置軍。

〔歙州〕

〔宣州寧國軍〕

〔江州奉化軍〕

〔洪州鎮南軍〕　顯德五年，東部入于周，以州建南都。

〔撫州昭武軍〕　以東南境別置撫武軍。

〔袁州〕

〔吉州〕

〔虔州百勝軍〕

〔鄂州〕　保大十年置。

〔揚州淮南建東都〕以六合置雄州，戲置，復來歸，以天長置永貞軍。

〔鄂池饒信四州〕　顯德五年入于周。

〔楚州順化軍〕　顯德五年入于周。

〔泗州靜淮軍〕　顯德五年入于周。

〔滁州〕　顯德五年入于周。

〔和州〕　顯德五年入于周。

〔光州〕　顯德五年入于周。

〔黃州〕　顯德五年入于周。

〔舒州〕　顯德五年入于周。

〔蘄州〕　顯德五年入于周。

〔廬州保信軍〕　顯德五年入于周。

〔壽州清淮軍〕　顯德五年入于周。

〔海州〕　顯德五年入于周。

〔泰州〕　昇元元年置，顯德五年入于周。

〔漆州定遠軍〕　顯德五年入于周。

〔建州忠義軍〕　保大三年取，開永安軍節度，後改忠義，後廢軍事。

〔汀州〕　保大三年取。

〔劍州〕　保大三年置。

〔彰州〕　保大三年取，後廢南州，後復置。

〔泉州清源軍〕　保大三年取，清源軍節度。

取之而復失者，十有一州。

〔福州〕保大三年取，屢廢而已，四年入吳越。

〔漳州〕保大九年取，十年失。

〔汀州〕保大九年取，十年失。

〔衡州〕保大九年取，十年失。

〔潭州〕保大九年取，十年失。

〔朗州〕保大九年取，十年失。

〔岳州〕保大九年取，十年失。

〔道州〕保大九年取，十年失。

〔永州〕保大九年取，十年失。

〔邵州〕保大九年取，十年失。

〔全州〕保大九年取，十年失。

〔辰州〕保大九年取，十年失。

嗚呼，乘寇以鬬，捷者勝之固易，地來而民去者，守之極難，南唐之克楚，始雖因其內閧而終以任用匪人，不能振撫，故劉言之徒得以復張，嗣主初欲襲桂陽之師，解岳陽之戍，即授言以節鉞，與夫曹公之應二袁者，可同論乎。

世裔譜第二十八

嗚呼，春秋之法，疑以傳疑，信以傳信，可不愼乎。先主以幼稚轉徙民間，故其所祖，難於考究，案徐鉉江南錄，承建王恪後，而五代史著南唐世家，亦以恪係四親廟，是亦傳疑之意歟，作世裔譜。

皐陶爲士師，期于無刑，而治其好生之德，於天下，則盧德之流光，宜垂祀於百世矣，故歷虞、夏、商、世爲大理，以官命族爲理氏，至紂之時，有理徵者，爲賓臣中吳伯，弗合於紂，抱道而死，其妻陳國奚和氏，與子利貞，避亂於伊侯之墟，食木子得生，遂改理爲李氏，利貞亦娶奚和氏女生昌祖，爲陳大夫，家於苦縣，生彤德，彤德曾孫碩，宗周康王時，賜采邑於苦縣，五世孫乾，字元果，爲周上御史大夫，娶益壽氏女嬰敖，生耳，字伯陽，一字聃，周平王時，爲太史，著書九篇，以明道德，至唐祖之，以爲元元皇帝，其後有李宗，字脩祖，魏封於段，爲干木大夫，守道不屈，生同，爲趙大將軍，生免，爲趙相，生牧，趙陽安君，二子，曰崇、曰恪，恪生洪，秦太子太傅，生興族，字育神，秦將軍，生景，字貴遠，趙柏人侯，入秦，爲御史大夫，葬柏人，西生四子，崇、辨、昭、璲，

崇字伯祐。隴西狄道人。南鄭公生二子。長曰平泰。次曰瑤。字內德。南郡守。狄道侯生信。字有成。大將軍。隴西侯生超。一名伉。字仁高。漢大將軍。滎陽太守。生二子。長曰元顯。侍中。次曰仲翔。河東太守。征西將軍。討叛羌于秦昌。戰沒。贈太尉。葬隴西狄道東川。因家焉。生柏考。隴西河都二郡太守。生二子。曰尚。曰向。尚。成紀令。因居成紀。生廣。前將軍。與匈奴大小七十餘戰。匈奴畏之。二子。長曰當戶。生陵。字少卿。慷慨有大志。爲騎都尉。陷匈奴。次曰敢。字幼卿。郎中令。關內侯。生禹。字子通。弟忠。禹生丞公。河南太守。生先。字敬宗。蜀郡北平、太守。生長宗。字伯禮。漁陽丞。生君況。字子期。博士。議郎。太中大夫。生本。字上明。郎中。侍御史。生次公。字仲君。巴郡太守。西夷校尉。弟恬。次公生軌。字文逸。魏臨淮太守。司農卿。弟潛。亂。生隆。字孝緒。長安令。裕弟將軍。生艾。字世續。晉驍騎將軍。魏郡太守。生二子。長曰倫。次曰柔。字德嗣。北地太守。柔生弈。字季子。前涼張駿天水太守。武衞將軍。安西亭侯。生純。字伯堅。涼太子侍講。生暠。字元盛。西涼武昭王。與聖皇帝十子。諒、歆、讓、愔、愉、懿、豫、宏、眺、亮、愔曾孫系。歆孫三人。曰丞。曰茂。曰冲。曾孫曰成。諡豫元。孫曰剛。歆字士業。西涼後主八子。勗紹重耳、寶之崇明。崇產崇。虨崇。鮪重耳字景順。以國亡。奔宋。爲汝南太守。後魏克豫州。以地歸之。拜恒農太守。復爲宋將薛安都所陷。後魏安南將軍。豫州刺史。生獻祖諱熙。字孟良。後魏金門鎮將。生懿祖諱天賜。字德真。三子。長曰起頭。長安侯。生達摩。後魏羽林監。太子洗馬。長安縣伯。其後無聞。次曰朱龍。諱虎。次乞豆。虎西魏時。賜姓大野氏。與李弼等八人。號八柱國。周閔帝受魏禪。虎已卒。乃追像其功。封唐國公。虎生世勣。諱曦。襲封唐公。曦生高祖於長安。體有三乳。性寬仁。襲封唐公。隋文帝相周。復高祖姓李氏。煬帝雨遊天下。盜起。高祖兵二萬。起自太原。敗宋老生于霍邑。有衆二十萬。遂入京城。立代王侑爲皇帝。禪遜于位。高祖即位。是爲大唐。憲宗子、建王恪。先主之始祖也。恪元和元年始封。時編青節度使李師古死。其弟師道丐符節。故恪爲鄆州大都督、平盧軍編青等節度大使。長慶元年薨。無子。以宗室子爲嗣。史亡其名。其後有李超者。或以爲建王後。懿、僖之時。宗室世遠。遂與異姓之臣雜而仕宦。重或流落民間。超之子志爲徐州判司。志生榮。號李道者。榮生先主。先主即位。是爲南唐。

嗚呼。春秋之時。天子失政。而諸侯擅之。自平王始。諸侯失政。而大夫擅之。自溴梁始。蓋陵夷之勢。不可復振。而覬覦之心。無所屈足。則亂臣賊子。效尤爲之者。豈特春秋之時乎。有唐失御。方鎮之帥。或浸長於健卒。或崛起於羣盜。而楊行密以江淮二十八州。輒建吳國。則是春秋諸侯之罪人也。行密既死。諸子庸懦。而弒湜。暮溥。祿去楊氏。則又溴梁大夫之罪人。且楊氏建國未久。政在徐溫。而知訓、知誥、爰通、景遷、景遂、繼乘國政者三十餘年。隆衍與溥、位號空存而已。故實崇謂嗣主曰。臣事先朝二十餘年。韓熙載謂後主曰。衞化陵於四紀。胡則曰。我等世受主恩。由是觀之。先主雖以季年得位。享國六年。而擅命專制。其來尚矣。

南唐書

附音釋

陸游撰

南唐書題辭

按陸游新修南唐書止十五卷今合三紀得十以卷又戚光音釋一卷而光注謂游亦不著名汝他書考而知之不知劉仁贍傳論甚明更無沒者何必他書然以陸視馬今書雖少十餘卷新茭雉稗穢折衷諸家炊得史氏家法如三主直稱曰紀不必如馬以書字寓貶其列傳若宋太后不許臨朝聽政亦一賢后故以奔通道流一事潛置耿先生傳宋齊丘老而無子馬謂其有窺竊之計因斷其嗇之太過周后誄詞馬書全載從善傳馬不錄登高文陸則兩錄附文蓋重友于戒佚思也孫忌死于使周馬有肉臺盤事本元清不二心之臣馬有科歛事陸皆棄而不載蓋重其節略其微也至若馬之所有如柴克宏有陳果仁功陣潘佑是顏延之後身盧絳蒙耿玉真後與同刑伍喬竄中人掌孫忌謁淮南王廟事俱以怪誕斥而馬之所無如劉仁贍無夫人五日不食死江文蔚不載奏疏景進

無弘冀行鴆刁彥能無子衍孫約徐鉉傳寥寥數語陸皆考補無遺其他若申屠令堅之誓死報國廖居素之立死井中李鄴延之不苟降書見殺段處常之面諭契丹死虜中趙仁澤之不拜吳越王張雄之滿門死難喬匡舜之極諫親征張義方之力振紀綱歐陽廣之疏劾邊鎬高遠之料楚難守陳褒之十世同居此皆馬書所無賴務觀以顯則馬之疎陋可見而陸之史筆足貴矣沈士龍題

余始得馬令南唐書以爲政可作酒後談資耳及得陸游新修南唐書讀之乃知正史稱官逸自隱別未可以僞史忽之因以二書相較則馬視陸書凡益徐溫徐知訓知誨知諫徐主李韋韋建孫鮑康仁傑周彬夏寶松許賢頵謝鄭元素姚景崇範馬文義許規張宣李德明李徵古邵拙舒雅劉茂忠孟宥褚仁規李德明李徵古邵拙舒雅劉茂忠孟宥于游貢羅頵丘旭黃臧湯悅張洎徐鉉木平和尚李家明楊名高王感化彭利用應之小長老

習氏明晉詔漢比宋論乃竟漢軍失於陳志唐尚有是書戚光既校之幷音釋

本紀一之三　南唐書一之三

烈祖第一昇音升日光明貌也又喜樂貌或作作寇宗第八子寇凡二十子見唐書宗室世縣表城昇州古金陵唐稱昇州城如東後東泉傳蒜山在鎮江城西三里抑閼抑通作擪開也畧子有擪閼蒟蒻奏擪閼銅馳橋即今金陵城東十里銅橋據據摩劍馳橋五代史及金陵志驗行文草多也詩菶萋菶萋雨雪載途菶萋盛貌豐草南郊傳牛頭山有廢宮比相幷厥豐草傳為是山見浮屠傳太廟金志今陵

郭明危寺是其地玄武湖見馮延巳傳鍾山在城東北十五里即蔣山陳之鎮名迎鑾鎮見楊州馬元康胡恢宋陽矣通鑑太學博士山也元康世家金陵多記唐事未成而卒令於崇寧間繼成南唐書三十卷恢金陵人宋莘州縣皆傳太學石經博物強記臧否人物能詩○案南唐諸書有烈祖開基誌十卷唐除州刺史王顏撰起天祐己丑止昇元癸卯烈祖實錄十卷內閣二卷吳錄二十卷金陵高遠撰遠傳書未成奉焚其草故多遺落江南錄六十卷宋太以徐鉉沸悅皆唐舊臣命撰之最無咎曰王太宗王安石言鉉書至亡國之際不言其君之過但以數存亡論之於春秋其子之義為得也然遂以直見殺而鉉書佈於以美意惟厚誣忠臣其敷君亦甚世多以此言焉然獨劉道源得佑

七年丁卯開寶元年後主八年戊辰二年後主九年己巳三年庚午四年後主十年辛未五年後主十一年壬申六年後主十二年癸酉○甲戌歲後主十三年○宋開寶七年○乙亥歲後主十四年○宋開寶八年後主城陷被執唐亡○自烈祖至是凡三百五十九年自高祖至是凡三百五十九年殷周革命而祀宋网隨之世梁猶祀馬宋之君度不建世宗決

州軍總音釋凡州軍三十八

昇都金陵府以宣之當塗廣信升置蕪湖銅陵繁昌木屬及當塗爲雄遠軍復以池之青陽來屬與舊領上元江寧句容溧水溧陽爲十縣也興化屬泰以天長置軍尋改曰建武軍改揚子曰永貞以其自沙鎮爲迎鑾鎮今天長置楚以鹽城屬泰泰長興化軍宋淮安順化軍宋淮安

光黃舒蘄廬昭順壽清順軍海泰以楊之海陵監領楊之興化楚之鹽城置泰興如皋濠定遠通靜海雄遠軍并潤鎮海軍常宣見昇州揚池康化軍置鎮江軍豐德安順昌湖口建德宜銅陵吳改至德爲建德永平軍信置鉛山化軍洪南都南昌府置爲奉鄂武昌置靖安鎮高安置饒置德興

戴古泉昭言軍上虔龍昭言軍上汀劍割建寧置南漳名以泉清源泰屬泉清源軍

柴克宏第三都醮又音贊頭大也王會跋音切弓衣也游簡言舉刀示先主蓋舊云鍾謨第四沿沿自衒沿音曉衒音縣自喜也朱匡業第五朱元叛元宗議親征元本作烈祖今按其事正之馮延巳第八君貞見上柴克宏傳延魯去聲江文蔚第七梓爵策勳上同舍去聲朱令贇見元宗紀

魏岑怵見上元宗親作詠繁縟切詩憂心悄悄蓋象細絇損委之義雜藝方吉吳廷絢第三唐唐近事宋後欲傳其法於人安具師悫招沒還將傳非其人後能劍云尋病終紫極宮臨終遺地後當尸解上從之使中貴人視棺大中元宗命親馬

列傳一之十五　南唐書四十之八

宋齊丘第一詩凡三十四韻有曰山慶龍虎劍水鑄金　葉摘緣李和衣臂塵飛景陽井合臨春閣一日賢太守與我觀棄簪乃階烈祖登金陵城中鳳凰臺作金列王紹顏奉救書貞竹無盛衰娼柳先搓落　聰小異昇元中救立烈祖因築今在冷望臣內北志謂之舊子城羣臣亦烈祖築子城郡城北古城潛延南爾見李建勳等畫影皆轅裹公服一如盛唐也

徐鍇錯音楷又音皆諦音帝九江謂鈇爲鍇諦審也

邊鎬鎬音好郎見元宗紀

戰爰鞫罟網之利不下教千云案溯宋王安石吉開爲田今成平陸矣

孫忌　見盧姓出滄地

潘佑　見上馬

彭師暠暠字通作皓

韓熙載第九梅嶺岡在城南郡志謝公愛上有梅嶺岡今皆失其處

慕容紹宗案北史紹宗祖事爾朱歸高歡歡命之故曰神武遺言實求知人之鑒

劉仁贍第十壽州本漢壽春周世宗得壽州徙其仁贍之節復以壽州故治立壽春縣隸忠正軍以旌正軍宋置安豐軍於壽春縣今安豐路也

嚴續汗肺附見漢書劉向衛尉傳附注也附通作跗音副

張易　巍戟鄉舉貢也音嗤　嗤惡史記韓信傳嗤嗤笑貌吐吒索隱曰嗤於

馬切嗤鳥路切懥怒貌也漢書作詆

郭廷謂第十筦通作管音作以竹索爲

林仁肇　適音剔挑也字人音宰而義異也發也漢趙廣漢使姦吏伏閭候人適埴索拴守人通作擿

盧絳　新淦漢縣隋以屬吉州宋以屬臨江軍淦水出爲淦貢水金聲古暗切

陳喬　脫鵲展音徙孟子猶乘騏驥也人踵所寄也

李元鴻第十二趫音驕舊走也從也

元宗子從鶚第十三恰音洽　恰偶也

南唐近事宋後欲傳其法於人安具師悫招沒還將傳非其人後能劍云尋病終紫極宮臨終遺地後當尸解上從之使中貴人視棺大中元宗命親馬

方山南城東南三十里載也亦外吳蔣仙公所居有丹井一名天印山經大止當井處故老云當時印決之也

吳媛姓音援女賢也宰文通作婉

浮屠第十五身毒身音捐毒音篤天竺爲浮屠又作浮圖又轉爲佛陀西域傳天竺在大夏東南今呼天竺蓋舍衛聲轉爲浮屠也

郭丹　旃僖作憙音丘慈○巳上音釋據所知亦有脫略者加許者幸觀

南唐書音釋終

本紀一 烈祖
本紀二 元宗
本紀三 後主
列傳一 朱齊丘
列傳二 周宗 徐鉉 查文徽
列傳三 周本 柴克宏 何敬洙 鍾謨
王會 張延翰 馬仁裕 沈彬
游簡 刁彥能 陳陶
列傳四 徐玠 高審 常夢錫 史虛白 陳貺 陳曙 江夢孫 毛炳
列傳五 徐知證 徐知諤 徐遊 王建封 王彥儔 朱匡業
朱令贇 王崇文 胡則
申屠令堅 喬匡舜 陸昭
列傳六 劉彥貞 高越遠 盧文進
陳覺 李德誠子建勳 廖居素
列傳七 張義方 李金全
列傳八 江文蔚 歐陽廣 皇甫暉 繼勳
馮延巳 延魯 孫忌
彭師暠
列傳九 孟堅 陳誨
朱元
列傳十 韓熙載
劉仁贍 潘佑 李平
嚴續 張易 龔慎儀
列傳十一 郭廷謂 張彥卿 林仁肇
盧絳 刪鼇 陳喬
陳起
列傳十二 周惟簡 鄭彥華 李貽業
劉崇俊 劉洞 江爲
汪台符 郭昭慶 伍喬
簫儼 劉承勳 李元清
盧郢 朱弼 王與
魏岑
列傳十三 烈祖后宋氏 後宮种氏
元宗后鍾氏
後主國后周氏 周氏 保儀黃氏
烈祖五子 景遹 景遂 景達
景遷 景遂
元宗十子 景達
弘冀 弘茂 從善
從鎰 從謙 從慶
從信
後主二子 仲寓 仲宣
列傳十四 吳延紹 潘扆 李冠
御厨 申漸高 譚紫霄
史守冲 段處常 趙仁澤
張雄 陳褒
鄭氏 吳嫒 永興公主
列傳十五 浮圖 契丹 高麗

烈祖本紀第一　南唐書

宋陸游撰　明沈士龍胡震亨同校

烈祖光文肅武孝高皇帝名昇字正倫小字彭奴徐州人姓李氏唐憲宗第八子建王恪之玄孫恪生趙早卒趙生志仕爲徐州判司卒官因家焉志生榮榮性謹厚喜從浮屠遊多聚財積舍時號李道者帝以光啓四年十二月二日生于彭城六歲而孤遇亂伯父球携帝及母劉氏避地淮泗至濠州乾寧二年淮南節度使楊行密見而奇之養以爲子行密長子渥惡帝不以爲兄弟行密乃以與大將徐溫曰是兒狀貌非常吾度渥終不能容故以乞汝遂月姓徐氏名知誥帝事溫盡子道溫妻李氏以共同姓鞠養甚至及長身七尺方額隆準脩上短下語聲如鍾精采鑠人常緩步而從者疾行莫能及溫有疾與其姊晨夜侍旁不去溫益愛之行密亦謂溫曰知誥儁傑諸將子皆不遠也天祐六年六月自元從指揮使遷昇州防遏使兼樓船軍使治戰艦于昇七年五月授昇州副使知州事九年副柴再用平宣州以功遷昇州刺史時江淮初定守令皆武夫專事軍旅帝獨褒廉吏課農桑求遺書招延四方士大夫傾身下之雖以節儉自勵而輕財好施無所愛吝以宋齊丘王令謀王朔王諭議曾禹張洽孫儔徐融爲賓客馬仁裕周宗曹悰爲親吏十一年加檢校司徒始城昇州十四年五月城成溫來觀喜其制度壯麗徙治焉而以帝爲檢校太保潤州團練使帝

本意在宣州不悅時溫子知訓以內外馬步都軍副使專制揚州驕溢失衆宋齊丘納說曰知訓且暮且敗是行天所資也十五年朱瑾殺知訓馬仁裕自蒜山渡馳告帝帝即日帥師入廣陵定亂遂代知訓爲淮南節度行軍副使內外馬步都軍副使勸儉寬簡盡反知訓之政上下悅服吳王建國以帝爲左僕射參政事國人謂之政事僕射乘亂之後會未期歲紀綱憲度紊然並舉溫雖遥執國政而人情頗已歸屬于帝有徐玠者事溫爲金陵行軍司馬工揣摩押闔密說溫曰居中輔政豈宜假之它姓請更用嫡子知詢帝刺知皇恐表乞罷政事出鎮江西表未上而溫疾亟遂止溫卒知詢嗣爲金陵節度使諸道副都統數與帝爭權帝好使人誘之來朝留爲左統軍悉奪其兵而帝以太尉中書令出鎮金陵如溫故事吳帝命開大元帥府置僚屬進封齊王用天子制度改名諳皇帝之已已吳越王使將軍袁韜來賀卽位乙亥追封故高平王景遷爲高平郡王長女爲豐城公主改辭狀司爲清訟院立姪景遂爲上饒郡公景遂爲東都留守江都尹赴東都已未陞東都海陵縣爲泰州割鹽城泰興如皐興化縣屬焉丁卯高從誨表請置邸建康從之已巳吳越王使將軍袁韜來賀卽位乙亥追封故高平王景遷妃吳上饒公主爲燕國君謚貞莊十二月庚寅上太祖武皇帝改曰定陵追尊高祖以下皆爲公王而稱宗配皆稱國君及妃墓皆稱陵惟武皇帝之配李改曰明德皇后丙午有星孛北方

位改吳天祚二年爲昇元元年國號齊以十二月二日爲仁壽節尊吳帝爲高尚尚思玄弘古讓皇帝上冊稱受禪老臣誥追尊考溫爲太祖武皇帝廟曰義祖妣曰義祖皇后丙申以平章事張延翰爲右僕射兼門下侍郎同平章事門下侍郎張居詠中書侍郎同平章事以建康爲西都廣陵爲東都改尚書省爲尚書都省東都尚書省爲留守院丙戌改齊明門爲朝元門丁亥封弟知證爲江王知誥饒王戊子降吳太子璉爲弘農郡公辛卯降吳建安王珙江夏王璿等十一人爵一等而加官增戶邑詔獄訟未經本處論決者毋得請詔詣乙未降吳公主爲國君甲午立王后宋氏爲皇后丙申封女弟仁國君爲廣德長公主庚子遣使如漢冊吳越擯南告卽位辛丑追封吳歷陽公濛爲臨川王謚曰靈以禮改葬戊申封子景通爲吳王諸道副元帥判六軍諸衛事十一月庚戌卽改東都舊第爲景德宮癸丑改承宣院爲宣徽院丙辰追冊故妃魏國君楊氏爲順妃丁巳追封長子景遷爲高平郡王長女爲豐城公主改辭狀司爲清訟院立姪景遂爲晉陵郡公景遂爲平陽郡公封女五人爲盛唐太和永興建昌玉山公主戊午立子景遂爲吉王景達爲壽陽郡公以景遂爲東都留守江都尹赴東都已未陞東都海陵縣爲泰州割鹽城泰興如皐興化縣屬焉丁卯高從誨表請置邸建康從之已巳吳越王使將軍袁韜來賀卽位乙亥追封故高平王景遷妃吳上饒公主爲燕國君謚貞莊十二月庚寅上太祖武皇帝改曰定陵追尊高祖以下皆爲公王而稱宗配皆稱國君及妃墓皆稱陵惟武皇帝之配李改曰明德皇后丙午有星孛北方

昇元二年春正月己酉朔日有食之避殿停朝賀甲子高從誨使屬守規來賀卽位甲戌詔臣僚三品以上追贈父母將相贈三世二月壬戌閩使內客省使朱文進來賀卽位夏五月讓皇

屢請徙居南平王李德誠等亦引漢隋故事有請戊午改潤州州治爲丹陽宮以平章事李建勳充迎奉讓皇使已未漢使集賢殿學士鄭禹誤來賀卽位甲寅徙讓皇居丹陽宮丁卯廣濟倉災災二十萬石作渾天儀六月庚辰日入太微西華門犯右執法辛巳犯東垣上相甲申陞池州爲康化軍是月高麗使正朝廣評侍郎柳勳律來朝貢秋七月壬申以左丞相宋齊丘爲平章事八月戊寅陞洪州淵灘鎮爲靖江縣不隸州丁亥契丹使梅里祿盧古來聘冬十月丙子立太學命刑定禮樂癸未新羅使來朝貢壬辰命吳王璟勒步騎八萬講武銅驗橋十二月辛丑讓皇殂詔不視朝二十七日帝率百官素服舉哀是歲徙吳王璟爲齊王

昇元三年春正月庚戌江王知證僭王知誨表請帝復姓李氏不許癸亥右丞相齊丘平章事居詠建勳德密使同平章事宗等表請復姓甲子御札詳議復姓乙丑齊丘等議宜如所請從之丙寅至壬申齊王璟等三上尊號曰應乾紹聖文武孝明皇帝不許詔曰廼者干戈相尋地不藝桑殞而弗蠶未食日耗朕甚閔之民有嚮風來歸者授之土田仍給復三歲二月乙亥改太祖武皇帝廟號義祖已卯帝御興祥殿復姓爲考妣癸哀與皇后皆服斬縗居廬如始喪禮服考妣喪各二十七日凡五十四日不視朝旦暮臨詔國事委宋齊丘惟軍旅以聞羣臣固諫詔以墨縗聽政帝初欲更名昪以犯文宗

諱乃名昪或云朱全忠名也又更名坦御史王鵠言字從旦犯睿宗諱庚寅詔更名昇甲午月犯南斗第六星乙未契丹使梅里祿來以兄禮事帝閼使來賀卽位追尊高祖建王烙曰定宗孝靜皇帝貞妃程氏曰貞靜皇后曾祖超曰成宗考平王配崔氏曰平貞妃祖志曰惠宗孝安王配盧氏曰安莊妃考榮曰慶宗孝德皇帝配劉氏曰德恭皇后庚午作南郊行宮于閶夏四月庚辰朝享于太廟辛巳有事于南郊以高祖神

尭皇帝配用上辛也大赦賀官進位將士勞賜有差民三年蠶桑及三千本者賜錢二萬貫丁壑田及八十畝者賜錢二萬貫五十疋每稅詔曰朕以玆船託于民上常懼弗類以羞高祖太宗之遺業羣公卿士顧欲舉上尊號之禮朕甚不取其勿復以聞戊子進封李德誠趙王徐知證韓王知誨梁王辛亥進封景遂壽王景達宣城王丙寅以齊王璟爲諸道兵馬大元帥丁未吳越王使左武衛上將軍沈韜文期南高

書令趙王李德誠卒秋八月立齊王璟爲皇太子仍兼大元帥錄尚書事璟固讓從之丁卯月犯歲星九月戊辰契丹使梅里掠姑米里來聘獻狐白裘冬十月癸巳朔月熒惑填歲星聚于南斗壬寅以齊王璟讓儲貳赦殊死以下京師賜酺內外諸軍給優賜禁表奏言聖睿二字違者以大不敬論乙巳詔幸東都命齊王璟監國庚戌帝自保德門御舟幸亥次迎鑾鎮甲寅至東都入建元門帝感念疇昔泫然流涕不已遣使問東畿士民不能自存者已未高麗使廣評侍郎柳兢賀來貢方物十一月乙丑冥壁臣于崇德宮故第也以廳事爲光慶殿庚辰改東都文明殿爲乾元殿英武殿爲明光殿應乾殿爲垂拱殿朝陽殿爲福昌殿積慶宮爲崇道宮西都崇英殿爲延英殿宣政殿爲昭德殿積慶殿爲穆清殿爲雍和殿興祥殿爲昭德殿乙酉賜東畿高年疾苦惸獨米人二石漢使都官郎中鄭圖使客省使葛祥吳越使刑部尚

從誨使王崇嗣來賀南郊作北郊于玄武湖西書楊嚴來賀仁壽節十二月丙申帝至自東都

昇元五年春二月己未發泰州刺史褚仁規五月戊辰契丹使來秋七月詔曰右僕射兼中書侍郎同平章事監脩國史李建勳幸處台司且聯戚里雁鴻紀律政潰誠肅兼共罷歸私第八月有星孛于大市長數尺七十日沒遣使振貸貧州里傷戶口是歲大饑人闔人來聘及五月晉安州節度副使李金全叛安集之

昇元六年春正月甲子朔日犯旗星退行在星閒

月甲申明改天長制置使爲建武軍庚寅漢使
屭延保來以癸巳閩使尚食使林弘嗣來聘都
下大水泰淮溢東都火焚數千家二月己丑以
左丞相太保宋齊丘知尚書省事初齊丘累求
聘政帝許中書視事又以西省事多委給事舍
入劇務多在尚書省又察知省事許之夏五月
左丞相太保宋齊丘罷爲鎮南軍節度使六月
常宜歙三州大雨漲溢漢使請規來告衰廢朝
三日庚午契丹使掠姑米里來聘獻馬五騂大

蝗自淮北蔽空而至辛巳命州縣捕蝗瘞之庚
辰熒惑犯房次將辛未禁節度刺史給攝署牒
秋八月甲申漢使法物使公孫惠來謝襲位九
月庚寅頒昇元刪定條令冬十月詔曰前朝失御
四方蝟起者衆武人用事德化壅而不宣朕甚
悼焉三事大夫其爲朕舉用儒者罷去苛政與
吾民更始十二月閩使徐弘績漢使滕紹英吳
越使右武衡大將軍蔣垓來賀仁壽節

昇元七年春正月契丹使達羅干等二十七人
來聘獻馬三百羊三萬五千二月庚午帝崩于
昇元殿年五十六十一月壬寅葬永陵帝臨崩
謂齊王璟曰德昌宮儲戎器金帛七百萬汝守
成業宜善交鄰國以保社稷吾服金石欲延年
反以速死汝宜視以爲戒帝生長兵間知民厭
亂在位七年兵不妄動境內賴以休息性節儉
常踐蒲履用鐵盆盥手暑月寢殿施青葛帷左右
官婢裁數人服飾樸陋建國始即金陵治所爲
宮惟加鴟尾設闌檻而已終不改作元宗爲太

子欲得杉木作板障有司以聞帝曰杉木固有
之但欲作戰艦以竹作障可也江淮間連年豐
穰兵食盈溢群臣多請恢拓境土帝歎息曰吾
少在軍旅見兵之爲民害深矣誠不忍復言使
彼民安吾民亦安矣吳越國大火焚其宮室帑
藏甲兵幾盡將帥皆言乘其弊可以得志帝一
切不聽遣使厚持金幣唁之仁厚恭儉務在養
民有古賢主之風焉

論曰昔焉元庾胡恢皆嘗作南唐書自烈祖以
下元康謂之書恢謂之載記蘇丞相頌得恢書
而非之曰夫所謂紀者蓋摘其事之綱要繫於
歲月屬於時君泰莊襄王而上與項羽皆未嘗
有天下而史遷著於本紀范曄漢書又有皇后
紀以是質之言紀者不足以別正閏陳壽三國
志吳蜀不稱紀是又非可法者也蘇丞相之言
天下之公言也今取之自烈祖而下皆爲紀而
用史遷法總謂之南唐紀云

元宗本紀第二

宋陸游撰　明沈士龍胡震亨同校

元宗明道崇德文宣孝皇帝名璟字伯玉烈祖
長子母曰宋皇后初名景通風度高秀幼工屬
文起家爲部郎中累進諸衛大將軍烈祖爲齊
王立爲王太子固讓昇元初烈祖受禪封吳王
徙齊王四年八月立爲皇太子復固讓曰前世
以嫡廢不明故早建元良示之定分如臣兄弟
交愛尚何待此烈祖爲下詔稱其守雅退之風

師忠貞之節有子如此予復何憂赦殊死以下
臣民泰晟齊王如太子禮七年二月烈祖病亟
秘之人皆莫知庚午疾亟大臣入延紹寢遣人
告帝帝馳入宮侍疾於東閤是夕烈祖崩秘不
發喪而下詔命帝監國大赦頒昇元不待逾年遽改元
宣遺詔

保大元年春三月己卯烈祖祖己卯朔日帝猶
未嗣位方流讓諸弟泰化節度使周宗手取泰
冕衣帝曰天行付陛下神器之重豈得固守小
節是日即皇帝位大赦改元不待逾年遽改元
誡者非之百官進位二等將士皆有賜蠲民逋
負租稅賜鰥寡孤獨粟帛尊皇后爲皇太后立
妃鍾氏爲皇后以鎮南軍節度使宋齊丘爲太
保兼中書令奉祀軍節度使周宗爲侍中徙封
壽王景遂爲燕王宣城王景達爲鄂王圖使來
弔祭升濠州爲定遠軍秋七月徙燕王景遂爲
齊王鄂王景達爲燕王仍以景遂爲諸道兵馬
元帥居東宮景達爲副元帥仍詔中外以兄弟

傳國之意八月乙卯立弟景遷爲保寧王冬十月庚戌有星孛于東方南南妖賊張遇賢犯虔州詔遣洪州營地都虞候嚴恩帥師討之以通事舍人邊鎬監其軍其後擒遇賢及其黨黃伯雄曹景全斬于金陵市十二月以太保中書令宋齊丘爲鎮海軍節度使

宋齊丘爲鎮海軍節度使

保大二年春正月侍中周宗罷爲鎮南軍節度使左僕射兼門下侍郎平章事張居詠罷爲鎮海軍節度使辛巳詔齊王景遂總庶政惟樞密副使魏岑查文徽得奏事餘非召對不得見初烈祖尤愛景遂帝奉先志欲傳以位故有是詔宋齊丘蕭儼皆上書切諫未見聽侍衛都虞候冀崇咄閻請見曰臣事先帝三十年政政詢察下情猶患壅隔陛下始即位所委何人而頻與臣下疎絕如此因嗚咽流涕帝感悟命坐賜食遂收所下詔夏五月閩將朱文進弒其君曦自稱閩王遣使來告帝囚其使將討之議者謂閩亂由王延政當先討乃釋閩使遣還秋九月庚午朔日有食之冬十二月樞密院使查文徽請討王延政詔以文徽爲江西安撫使往視建州文徽固請乃以邊鎬爲行營招討其攻延政績于益竹

保大三年春二月以何敬洙爲福建道行營招討使姚鳳爲諸軍都監會查文徽進討秋七月星見而風雨八月甲子朔日有食之克建州執王延政歸于金陵拜羽林大將軍升建州爲永安軍冬十月皇太后宋氏殂是歲升建州延平津爲劍州以建州之劍浦汀州之沙縣隸焉

保大四年春正月以青陽公宋齊丘爲太傅兼中書令昭武節度使李建勳爲右僕射兼門下侍郎及中書侍郎馮延巳皆平章事夏五月以樞密使陳覺爲福建宣諭使使諭李弘義入朝不克覺擅發汀建撫信州兵趨福州帝遂命王崇文魏岑馮延魯會攻福州秋九月淮南蝗食稼除民田稅冬十月庚辰圍福州改漳州爲南州

保大五年春正月立齊王景遂爲皇太弟徙燕王景達爲

未有星大如五升器自西南流墜西北光燭地
聲如雷六月楚靜江軍指揮使王達執朗州節
度使馬光惠歸于金陵推辰州刺史劉言爲朗
州留後來請命秋九月楚將徐威等廢其君希
希命邊鎬出萍鄉以討楚亂冬十月壬寅武安
留後馬希崇請降鎬入潭州癸丑武昌節度使
劉仁贍帥舟師取岳州湖南遂舉南漢來攻郴
州陷之周兗州節度使慕容彥超來乞援師從
之

保大十年春正月陞洪州高安縣爲筠州以清
江萬載上高三縣隸焉援兗州之師敗績于沐
陽周人執我指揮使燕敬權二月周人歸敬權
使來言曰吾賊臣背畔爾國劻之豈長計哉且
使潁州郭瓊遣我壽州劉彥貞書其詞曰大周
潁州團練使郭瓊致書于淮南壽州節度使麾
下自古有國皆惡叛臣貴邦何爲常事招誘吳
中多士無乃淺闔帝頗惜其言以翰林學士江
文蔚知禮部貢舉放進士王克貞等三人及第
旋復停貢舉三月以太弟太保馮延巳爲太僕
射前鎮海節度使徐景運爲中書侍郎及右僕
射孫忌並同平章事帝以南漢乘楚亂據桂宜
等州將取之以知全州張奇兼桂州招討使夏
四月丙戌朔日有食之命統軍侯訓帥五千人
會張奇攻桂州敗績于城下訓死之奇收餘衆
保全州周興順指揮使白進福以族來歸秋九
月召朗州劉言入朝冬十月劉言將王達周行
逢攻潭州壬辰拔益陽寨戍將李建期死之丙

申灌州節度使邊鎬棄城遁辛丑劉言將蒲公
益攻岳州刺史宋德權監軍任鎬棄城遁十一
月劉言盡掠故楚地詔流邊鎬于饒州斬朱德
權任鎬于太社斬神將申洪泰尹建于都門外
平章事馮延巳孫忌皆罷延巳左僕射忌右僕
射十二月雩都令趙鼎周洪州大都督楚王
馬希萼來朝留不遣是歲大旱
保大十一年春三月以左僕射馮延巳同平章
事金陵火逾月焚官寺民廬數千間復設貢舉
夏六月不雨井泉竭淵淮流可涉旱蝗民饑流
入周境冬十月築楚州白水塘以溉屯田遂詔
州縣陂塘湮廢者皆修復之於是力役暴興楚
州常州爲甚帝使親吏車延規董其役發洪饒
青鎗州民牛以往吏緣爲姦強奪民田爲屯田
江淮騷然百姓以數丈竹去節焚香於中仰天
訴冤者不可勝數知制誥徐鉉因奏事白之帝
曰吾國兵數十萬安肯不食捍邊事有大利則
舉國排之奈何鉉又力陳其弊帝乃遣鉉行視
利害鉉至楚州悉取所奪田還民詰責車延規
欲榜之百姓感悅而帝左右交諫以爲擅作威
福帝大怒趣歸將沉之江中既至怒少解流舒
州而白水塘等役亦頓以止
保大十二年春正月有大星實于西北聲如雷
二月命吏部侍郎朱弼知禮部貢舉自十一年
六月至于今年三月大饑疫命州縣賑粥食餓
者秋七月契丹使其舅來聘夜宴清風驛盜斬
契丹使亡去捕之不得或以爲周人也自是契

丹遂不至
保大十三年春二月以中書侍郎知尚書省嚴
續爲門下侍郎平章事夏六月周攻秦鳳鄜延
周使來告難周下詔罪狀我遣將李穀王彥超
韓令坤等侯我淮南攻白壽州帝乃以神武統
軍劉彥貞爲北面行營都部署帥師三萬赴壽
州奉化節度使姚鳳爲應援都監帥師三
萬屯定遠縣召鎮南節度使宋齊丘入朝謀難

吳越侵常州宣州靜海制置使姚彥洪奔吳越
三月遣司空孫晟及禮部尚書王崇質使周削
去帝號奉表請爲外臣猶不許光州兵馬都監
張延翰以城降于周刺史張紹遁還丁酉周師
陷舒州刺史周弘祚赴水死靳州將李福救知
州王承禹降于周戊戌天成軍使蔡暉白壽州
奔周周師陷和州詔斬李德明於都市坐奉使
請割地也吳越陷常州之郛執團練使趙仁澤
燕王弘益遣龍武都虞候柴克宏救常州壬子
大敗吳越兵于常州斬獲萬計俘其將數十至
泗州弘冀悉斬之壬戌壽州軍校陳延貞等十
三人奔周是月命諸道兵馬元帥齊王景達拒
周夏四月復泰州五月周帝北還秋七月復取
都舒靳光和滁州惟壽州之圍急冬十月周帝
入淮我行人孫晟從者二百人皆死獨仔鍾被
以爲雄州司馬是歲韶省淮南也田之害民者
保大十五年春二月乙亥周帝親征齊王景達
自滁州遣邊鎬許文稹朱元帥兵數萬援壽州

景達用監軍使陳覺言謀奪朱元兵以楊守忠
代之元遂舉寨降周禪將時厚卿獨不從見殺
壬辰周師盡破我諸寨乾邊鎬許文稹楊守忠
餘衆悉奔清景達亦遁歸金陵是役也所喪四
萬人三月誅朱元妻子丁未壽州劉仁瞻病革
副使孫羽等代仁贍署表降于周辛亥晝晦日
沙如霧夏四月周帝北還冬十一月周帝復親
征十二月滁州刺史郭廷謂泗州刺史范再遇
皆舉城降帝知東都必不守遣使焚其官私廬

舍徙其民于江南周師入揚州丁丑周師攻陷
泰州都城大火一日數發
交泰元年春正月改元中興丙戌周師陷海州
壬辰周師陷靜海軍丁未陷楚州防禦使張彥
卿兵馬都監鄭昭業死之周師屠其城焚廬舍
殆盡周師次雄州刺史易文贇舉城降州天長
縣也三月大赦改元交泰以皇太弟景遂爲天
策上將軍晉王立燕王弘冀爲皇太子參治朝
政丁亥周帝次揚州辛卯至迎鑾鎮壬辰耀

兵江口帝懼周師南渡遣偏裨使陳覺奉表貢
方物請傳位太子弘冀以國爲附庸周帝始采
唐報回統可汗故事答帝御書稱皇帝致書敬
問江南國主帝遣閤門承旨劉承遇上表稱唐
國主盡獻江北郡縣之未陷者鄂州漢陽漢川
二縣在江北亦獻焉歲輸土貢數十萬而乞海
陵鹽以爲不許後歲給贍軍鹽三十萬石庚子
周帝賜書許帝奉正朔罷兵而不許傳位太子
甲辰遣平章事馮延巳等使周稿軍及買宴夏
五月下令去帝號稱國主去交泰年號稱顯德
五年置進奏邸于汴都凡帝者儀制皆從貶損
改名景以避周信祖諱告于太廟告廟之日金
陵大霧通夕不解左僕射平章事馮延巳罷爲
太子太傅門下侍郎平章事嚴續罷爲太子少
傅已酉周帝遣太府卿馮延魯衛尉少卿鍾謨
賜國主御衣金玉帶錦袍羊馬及犒軍帛十萬
凡士卒俘于周者皆遣還丁巳周帝復親征
冬十月甲午周帝歸我臣焉延魯許文稹邊鎬

周廷構國主皆不復用十一月己亥暴宋齊丘
陳覺李徵古罪放齊丘歸九華山覺安置饒州
徵古削官爵賜徵古詩皆賜自盡齊丘明年正
月亦幽死
顯德六年秋七月鑄大錢文曰永通泉貨一當
十與舊錢並行又鑄唐國通寶錢二當開通錢
之一九月丙午太子弘冀卒冬十一月建洪州
爲南都南昌府
建隆元年春正月遣何莊誅鍾謨于饒州誅張

百司凡千餘里不絕所過勞問高年疾苦大宴
千當釜至宋家汊暴風飄國主舟幾至北岸翼
日從官皆乘輕舟幷岡三日國主至南都太祖
以國主遷都遣通事舍人王午貞來勞問南都
迫隘群下皆思歸國主亦懇遷北望金陵輒七
不樂澄心堂承旨秦承祚常引屏風障之復議
東遷未及行國主寢疾不復進膳惟啜蔗漿嘔
藥華六月己未疾革親書遺令留葬西山累土
數尺爲墳且曰違吾言非忠臣孝子夕有大星

雪于南都庚申祖于長春殿年四十六後主不忍從遺令迎喪還秋八月至金陵丁未殯于宮中萬壽殿是哀于京師且請追復帝號太祖許之

三年正月戊寅葬順陵元宗多才藝好讀書便騎善射在位幾二十年慈仁恭儉禮賢睦族愛民字孤裕然有人君之度少喜棲隱築館於廬山瀑布前蓋將終焉追於紹襲而止然自以唐室苗裔詠於斥大境土之說及禍州湖南再喪師知攻取之難始議弭兵務農或曰願陛下十數年勿復用兵元宗曰兵可終身不用何十數年之有會尚師大舉寄任多非其人折北不至於蹙國降號憂悔而殂悲夫

論曰元宗舉圖楚之師境內虛耗及契丹滅晉中原有隙可乘而南唐兵力國用既已弗支熟視而不能出世以爲恨予謂不然唐有江淮比同時割據諸國地大力強人材衆多且據長江之險隱然大邦也若用得其人乘闖楚昏亂舉而平之然後東取吳越南下五嶺成南北之勢中原雖欲睥睨豈易動哉不幸諸將失律倉功輕舉大事弗成國勢遂弱非始謀之失所以行之者非也且陳覺爲延魯謀用師闖楚猶喪敗若此若北鄉而爭天下與秦晉超魏之師戰于中原角一旦勝負其禍可勝言哉故予具論其實如此後之覽者得以考觀焉

後主本紀第三　　南唐書三

宋陸游撰　明沈士龍胡震亨同校

後主名煜字重光元宗第六子初名從嘉母曰光穆皇后鍾氏從嘉廣額豐頰斷齒一目重瞳子文獻太子惡其有奇表從嘉避祇惟覃思經籍歷封安定郡公鄭王文獻太子卒徙吳王以尚書令知政事居東宮建隆二年遂立爲太子元宗南巡太子留金陵監國以嚴續殿崇義輔之張泊主牋奏六月元宗殂太子嗣立于金陵更名煜居哀毀幾不勝教境內尊鍾后曰聖尊后以后父名太章也立妃周氏爲國后徙信王景遂爲江王鄧王從善爲韓王立弟從鐬爲鄧王從謙爲宜春王從信爲文陽郡公從度爲昭平郡公從度景遷子也令諸司四品至九品撫職事者曰二員待制於內殿以右僕射嚴續爲司空平章事餘進位有差遣中書侍郎馮延魯于京師奉表陳襲位太祖賜詔荅之自是始稱詔秋九月太祖遣鞍轡庫使梁義來弔祭冬十月太祖遣樞密承旨王文寶賀襲位初元宗雖臣于周惟去帝號他猶用王者禮至是國主始易紫袍見使者作退如初服十二月置龍翔軍以教水戰

建隆三年春三月遣馮延魯入貢京師泉州節度使中書令晉江王劉從効卒子紹鐬自稱留後夏四月泉州將陳洪進執紹鐬推金陵副使張漢思爲留後六月遣客省使翟如璧入貢京師太祖放降卒千人南還冬十一月遣水部郎中顧彝入貢京師

乾德元年春正月太祖遣使來賜羊馬橐駝三月太祖出師平荊湖國主遣使犒軍夏四月泉州副使陳洪進廢張漢思自稱權知軍府來告國主即以洪進爲節度使秋七月太祖詔國主遣還顯德以來中朝將士在江南者及令楊州民遷江南者還其故土十二月國主表乞罷詔書不名之禮不從

乾德二年春三月行鐵錢每十錢以鐵錢六權銅錢四而行其後銅錢遂廢民間止用鐵錢未年銅錢一直鐵錢十比國亡諸郡所積銅錢六十七萬緡命吏部侍郎修國史韓熙載知貢舉放進士王崇古等九人國主命中書舍人徐鉉覆試舒雅等五人雅等不就國主乃自命詩賦題以中書官莅其事五人皆見黜秋八月太祖於江北置折博務禁商旅過江九月立子仲寓爲清源郡公仲宣宣城郡公十月甲辰仲寓卒國后周氏已寢疾哀傷增劇遂亦卒十一月太祖遣作坊副使魏丕來弔祭

乾德三年夏五月司空平章事嚴續罷爲鎮海軍節度使秋九月雨沙聖會后鍾氏殂冬十月太祖遣樂院使李光圖來弔祭

乾德四年秋八月國主遣龔慎儀持書使南漢約與俱事中朝九月慎儀至番禺被執

乾德五年春命兩省侍郎諫議給事中中書舍人集賢勤政殿學士更直光政殿詔對咨訪率至夜分

開寶元年春三月戊申以樞密使右僕射殿宗義爲左僕射同平章事境內旱太祖賜米麥十萬石冬十一月立國后周氏

開寶二年三月以游簡言爲左僕射非門下侍郎同平章事夏五月簡言卒是歲右僕射同平章事殷崇義罷爲潤州節度使同平章事

開寶三年夏太白晝見二日相觸

開寶四年冬十月國主聞太祖狩南漢也兵於漢陽大懼遣太尉中書令鄭王從善朝貢稱江南國主請罷詔書不名從之有商人來告中朝造戰艦數千艘在荊南請密往焚之國主懼不敢從

開寶五年春正月國主下令貶損儀制改詔爲教中書門下省爲左右內史府尚書省爲司會府御史臺爲司憲府翰林院爲文館樞密院爲光政院大理寺爲詳刑院客省爲延賓院宮號亦從改易以避中朝初金陵臺殿皆設鴟吻元宗雖臣于周猶如故乾德後遇中朝使至則去之使還復設至是遂去不復用降諸弟封王者皆爲公從善楚国從鎰江国從謙鄂国內史令人張佖知礼部貢舉放進士楊遂等三人清耀殿學士張洎言佖多遺才国主命洎考覆遺不中第者於是又放王倫等五人閏月癸巳太祖命進奉使楚国公從善爲泰寧軍節度使留京師賜第汴陽坊示欲召国主入朝也国主遣戶部尚書馮延魯謝從善爵命延魯至京師疾病不能朝而歸

開寶六年夏太祖遣翰林院學士盧多遜來国主問太祖欲興師上表願受爵命不許以司空殷崇義知左右內史事冬十月內史舍人潘佑上書切諫佑素與戶部侍郎李平交厚国主以爲事皆由平始先以平屬吏遣使收佑佑自殺平縊死獄中皆徙其家外郡

甲戌歲秋国主上表求從善歸国不許太祖已遣頴州團練使曹翰率師先出江陵宣徽南院使曹彬知制誥李穆爲国信使持詔來曰賜有事丘思與卿同閱戰牲且諭以將出師宜早入朝之意国主辭以疾且曰臣事大朝冀全宗祀不意如是今有死而已時

者相枕籍國主兩遣徐鉉等厚賚方物求緩兵
守祭祀皆不報冬十一月白虹貫日晝晦乙未
城陷將軍尚彥馬承信及弟承俊帥壯士數百
力戰而死勤政殿學士鍾謨朝服坐於家亂兵
至舉族就死不去光政使右內史侍郎陳喬請
死不許自縊死國主帥司空知左右內史事殷
崇義等肉袒降于軍門明年正月辛未至京師
乙亥授右千牛衛上將軍封違命侯太宗即位
加特進改封隴西公太平興國三年六月辛卯
殂年四十二是日七夕也後主蓋以是日生贈
太師追封吳王葬洛陽北邙山後主天資純孝
事元宗盡子道居喪哀毀杖而後起嗣位之初
屬保大軍興之後國削勢弱帑庾空竭專以愛
民爲急獨賦息役以裕民力尊事中原不憚卑
屈境內賴以少安者十有五年寇司並疏有緩
斜過訐皆寢不下論決死刑多從末減有司固
爭乃得少正猶垂泣而後許之常佩于青山還
如大理寺親錄繫囚多所原釋中書侍郎韓熙

載奏獄訟有司之事囚圄非車駕所宜臨幸請
罰內庫錢三百萬以資國用雖不聽亦不怒也
殂問至江南父老有巷哭者然酷好浮屠崇塔
廟度僧尼不可勝算罷朝輒造佛屋易服膜拜
以故頗廢政事又置澄心堂於內苑引能文士
及徐元機元楫兄弟居其間中旨由之而出中書密院乃同散地兵興之際隆御札移易
將帥大臣無知者皇甫繼勳誅死之後夜出萬
人所誉招討使但署牒遣兵竟不知何往蓋皆

澡心堂直承宣命也長圍既合內外隔絕城中
之人惶怖無死所後主方幸淨居室聽沙門德
明雲真義倫崇節講楞嚴圓覺經用郗陽隱士
周惟簡爲文館詩易侍講學士延入後苑講易
否卦惟簡金紫羣臣皆知國亡在旦暮慕而泣
泪猶謂北師已老將自遁去後主益其言暴
然自安命戶部員外郎伍喬於圍城中放進士
孫確等三十八人及第共所施爲大抵類此故
雖仁愛足以感其遺民而卒不能保社稷云

宋齊丘列傳第四

宋陸游撰　明沈士龍胡震亨同校

宋齊丘字子嵩世爲廬陵人父誠與鍾傳同起
兵高駢表傳爲洪州節度使以誠副之牽官因
家洪州齊丘好學工爲文尤喜縱橫長短之說
烈祖爲昇州刺史齊丘因駙將姚克瞻得見嘏
日陪燕游嘏試以獻曰養花如養賢去草如去
惡松竹無時菉蒲柳先秋落烈祖奇其志待以
國士從鎮京口入定朱瑾之難常參祕畫因說

議合已而都押衙周宗揣微指請急至都以禪代事告齊丘齊丘默計大議本自己出今若遽行則功歸周宗欲因以釣名乃留與夜飲亟遣使手書切諫以爲時事未可後數日馳至金陵請斬宗以謝國人烈祖亦悔將從之徐玠固爭財黜宗爲池州副使玠乃與李建勳等遂極言宜從天人之望復召宗還舊職齊丘由是頗見疎忌留爲諸道都統判官加司空無所關預從容而已數請退烈祖以南國給之俄而齊國建猶以勳舊爲左丞相而不預事李德誠周本自廣陵持吳帝詔來行傳禪齊丘謂德誠子建勳曰尊公吳室元勳今日掃地矣獨稱疾卧家不預勸進烈祖既受禪徐玠爲侍中李建勳爲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周宗爲樞密使齊丘但遷司徒中懷不平及宣徽至布衣之交忽抗聲曰臣爲布衣時陛下亦一刺史耳今爲天子可不用老臣矣烈祖優容之嘗夜燕天泉閣李德誠曰陛下應天順人惟宋齊丘不悅固出齊丘諷止勸進書烈祖却之曰予嵩三十年故人豈負我哉齊丘頓首謝自是爲求媚計更請降讓皇爲公侯絕吳太子連婚久之表言備位丞相不當不問國政又自陳爲人所間烈祖大怒齊丘歸第白衣待罪而烈祖怒已解謂左右曰宋公布才特不識大體爾孤皇忘舊臣者命吳王璟持手詔召見遂以丞相同平章事寢復委任兼知尚書省事與張居詠李建勳更日入閤議政勢振晉

人相攻則江淮益安寢請厚其原幣遣還至淮北滯令人刺殺之契丹與晉人果成嫌隙齊丘親吏夏昌圖盜庫金數百萬時判傳檄與烈祖命斬昌圖齊丘愬稱疾求罷省事許之遂不復朝謁帝遣壽王景遂勞問許鎮故鄉始入朝因召與宴飲齊丘酒酣輒曰陛下中興實老臣之力乃忘老臣可乎烈祖怒曰太保始以游客干朕今爲三公足矣齊丘詞色愈厲曰臣爲游客時陛下亦偏裨耳今不過殺老臣遂引去烈祖頗悔明日手詔曰朕之性于尚所知少相親老相怨可乎拜鎮南節度使至鎮起大第窮極宏麗坊中居人皆使修飾垣屋民不堪其擾有逃去者初赴鎮烈祖曰衣錦衣親爲著之遂服錦袍視事元宗即位召拜太保中書令與周宗並相齊丘之客最親厚者陳覺元宗亦以爲才馮延巳延魯魏岑查文徽與覺深相附結內主齊丘時人謂之五鬼相與造飛語傾周宗宗泣訴於元宗而岑覺又更相攻於是出齊丘爲鎮海軍節度使齊丘快快力請歸九華舊隱從之賜號九華先生封青陽公食青陽一縣租稅元宗欲傳位齊王景遂詔景遂總庶政惟魏岑查文徵得奏事餘非時召不得見國人大駭齊丘自九華上疏極論不可會言者衆元宗乃收所下詔或謂齊丘先帝勳舊不宜久弃山澤遣馮延巳召之不起遣燕王景達再持詔往乃起拜太傅中書令封衛國公賜號國老奉朝請然不得預政益輕財好客識與

不識皆附之薦陳覺使福州諭李弘義入朝覺至福州不敢言而還命出兵敗事益謂必坐誅齊丘上表待罪置不問覺亦不死齊丘方且怒韓熙載議其黨與黜之元宗不悅復使鎮洪州周侵淮北起齊丘爲太師領劒南東川節度使進封楚國公共謀難齊丘固讓仍爲太傅建議發諸州兵屯淮泗擇偏裨可任者將之周人未能測虛實勢不敢輕進及春水生轉饟道阻彼師老食匱自當北歸然後遣使乞盟度可無大喪敗元宗惶惑不能用又力陳割地無益與朝論頗異及明年暑雨周弃所得淮南地北歸議者謂扼險要擊可以有功且懲後齊丘乃謂擊之怠益深不如縱其歸以爲德由是周兵皆聚於正陽而壽州之圍遂不可解終失淮南方是時陳覺李徵古同爲樞密副使皆齊丘之黨踈妄專肆無人臣禮自度事定必不爲群臣所容若齊丘專大柄則可以無患覺乃乘間言宋公宗意謀出齊丘大衙之會鍾謨使還齊周以爲已重所言率見聽而謨本善李德明欲爲報仇屢陳齊丘乘國危殆竊懷非望且黨與衆謀不可測元宗遂命殿崇義草詔曰惡莫甚於無君罪莫深於賣國放歸九華山而不奪其官爵初命穴墻給食俄又絕之以餓卒諡醜纔覺徵古將誅死未幾元宗燕居見齊丘爲厲叱之不退遂遷南都後主立召其家還金陵廩給甚厚方齊丘敗時年七十三且無子若謂寇伺謀篡竊

則過也特好權利尚詭誦造虛譽植朋黨矜功忌能飾詐護前富貴滿溢猶不知懼徵於要君闇於知人釁隙遂成蒙大惡以死悲夫

論曰世言江南精兵十萬而長江天塹可當十萬國老宋齊丘機變如神可當十萬周世宗欲取江南故齊丘以反間死方五代之際天下分裂大亂賢人君子皆自引於深山大澤之間以不仕爲得而馮道有重名於中原齊丘擅衆譽於江表觀其人可以知其時之治亂矣周師臨江齊丘始忘之一日烈祖納之託以歲不利

周徐查選列傳第二

宋陸游撰 明沈士龍胡震亨同校

周宗字君太廣陵人少遇亂孤窮事烈祖爲給使間於揆相辭令方時艱難每使四方輒稱職端敏可使恩顧日洽烈祖鎮金陵爲都押衙時用宋齊丘議迎吳讓皇都金陵繕府治爲宮馬步都虞候蔡弘業爲宮城營奉使徙都統府於古臺城使都敘練使孔昌胙營之都統府成凡二千四百間環一千五百步烈祖已徙居且迎

讓皇矣宗請問曰若王上西遷則公當東駕勞費方始怨嗟將日聞矣烈祖納之託以歲不利而止自是宗益預議論齊丘始忘之一日烈祖臨鏡理白鬚太息曰功業成而吾老矣奈何宗迺侍側悟微指乃請如廣陵諷讓皇以禪代事亦請諭齊丘齊丘心忌大議自宗發及其將還留與飲酒而遣騎以手疏切諫烈祖得之大悔懼後數日齊丘馳至金陵爲險語動烈祖請斬宗以謝國人烈祖將從之徐玠固爭事乃已但

黜宗爲池州副使玠乃與李建勳等言天人之望已集容定大計復召宗還禮職烈祖受禪宗趨進至內樞使同平章事遷侍中時以樞密爲內樞者猶避吳武王諱也烈祖常召宗及宋齊丘馬仁裕宴於崇英院獻燕道舊爲樂他將相莫預然待宗尤親厚不甚以職務裂之宗亦能

趨走執事左右及宗出鎮文貞往往附證猶爲其州巡官方旅見輒趣次問曰馬相公已鎮廬州文貞頷之列匿笑而退他日頷公說宗勸以酒文貞俛首曰平官小戶令公所熟知也聞者大駭而宗怡然不動其寬厚如此徙宣州節度使入覲賜宴元宗親爲摺襆頭腳以表殊禮復出留守東都請老以司徒致仕歸金陵馮延魯代爲留守會周師陷廣陵延魯自死而迓見執於周人束縛桎梏僅得免久時人益以宗享福終始爲異俄而宗病卒年七十餘宋齊丘時以太傅奉朝請撫其棺哭曰君休來調官適在旁近迓旅左右言其工文辭即召見命視草昭宗善之及還長安不得用梁蔣玄暉辟爲其佐延休棄去依鍾傳於洪州吳取

江西得延休仕至光祿卿江都少尹卒二子鉉鍇鍇遂家廣陵鍇四歲而孤母方教鉉就學未暇及鍇自能知書稍長文詞與鉉齊名昇元中議者以文人浮薄多川經義法律取士鍇恥之杜門不求仕進欽與常夢錫同直門下省出鍇文元之夢錫賞愛不已薦於烈祖未及用而烈祖元宗嗣位起家秘書郎齊王景達奏授記室時廢崇義爲學士草冊書用事謬誤鍇竊議之崇義方得君誣奏鍇泄禁省語貶烏江尉歲

餘召還授古命遺集賢殿直學士論馮延魯有罪無才人望至淺不當爲巡撫使重忤權要以秘書郎分司東都然元宗愛其才復召爲虞部員外郎後主立遷屯田郎中知制誥集賢殿學士改官名拜右內史舍人賜金紫宿直光政殿兼兵吏部遺事與兄鉉俱在近侍號二徐初鍇乃久次當遷中書舍人游簡言當國每抑之鍇乃詣簡言簡言從容曰以君才地何止一中書舍人然伯仲並居清要亦物忘太盛不若少違之

鍇頗怏怏簡言徐出故佐酒所歌詞皆鍇所爲鍇大喜乃起謝曰丞相所言乃鍇意也歸以告鉉鉉歎息曰汝癡絕乃爲數闋歌換中書舍人耶鍇比四知貢舉號得人後主泉所製文命爲之序士以爲榮鍇嗜諧謔嘗隆寒烈暑未嘗少輟後主嘗得周載齋職儀江東初無此書人無知者以訪鍇一一條對無所遺忘其博記如此既久處集賢朱黃不去手非暮不出少精小學故所讎書尤審諦每指其家語人曰吾惟窩窟於此耳江南藏書之盛爲天下冠鍇力居多後主嘗歎曰羣臣勤其官皆如徐鍇在集賢吾何憂哉李穆來使見鍇及鉉歎曰二陸之流也嘗夜直召對論天下事因及用人才行孰先後主曰多難嘗先才鍇曰有人才如韓彭而無行陛下敢以兵十萬付之乎後主稱善時國勢日削鍇憂憤鬱七得疾謂家人曰吾今乃免爲俘虜矣開寶七年七月卒年五十五贈禮部侍郎諡曰文著說文通釋方輿記古今國典職

廣記及他文章凡數百卷鍇平逾年江南見討比國破其遺文多散逸者

盧文徽歙州休寧人幼好學能自刻苦手寫經史數百卷稍長任氣好俠聞人困乏雖不識必濟之家本富坐是窮空不悔也或遺以金帛一夕盡入其家盡取去文徽不言雖隣里莫知者久之盜敗於旁邑移文訊驗人始知之咸推其量烈祖輔政初入謁烈祖召與語偉其論宋齊丘亦稱薦之徐知誥領浙西以文徽爲其判官武獻王杯知誥嘗酬以錢百萬觥面文徽自若烈酒至文徽偶墮地碎一坐皆驚而文徽顧地碎一坐皆驚而文徽自若烈祖受禪入爲監察御史元宗立進諫議大夫中書舍人樞密副使閩王延羲與其兄延政相攻延政以建州建國稱殷而延羲爲其下所殺推立大將朱文進元宗欲討文進文徽以爲延政首亂當先致討有翰林待詔臧循者與文徽同里巷少嘗爲賈入閩習知其山川險易爲陳進兵之策文徽本好言兵遂請行元宗乃以爲江西安撫使令至境上密視可否文徽銳於成功至上饒復命盛言必克部發洪州屯兵以邊鎬爲將從文徽攻建州建人厭王氏之亂伐木開道迎我師行次蓁竹遇建州兵至又聞泉漳汀州皆歸延政恐懼退保建陽時臧循亦爲別將屯郤武延政襲破之獲循斬於城下敢以兵十萬付之乎後主稱善時國勢日削鍇憂憤鬱七得疾謂家人曰吾今乃免爲俘虜矣開寶七年七月卒年五十五贈禮部侍郎諡曰文徽得建之降將孟堅使潛師出其後擊之建州兵大敗潰去遂傳其城雖下建州諸軍無紀

律殺掠不禁民始失望有叛志矣元宗知而置不問策功遷撫州觀察使又拜建州留後出是文徽益自用非李弘義挾吳越兵據福州僞遣謀來告福州亂文徽喜率劍州刺使陳誨赴之海將舟師至福州城下擊敗其兵執吳越將馬先進等三人文徽以步騎繼至弘義踰遁卒數百人出迎而設伏西門以待文徽傳令徑入其城陷伏中大敗墜馬被執送錢塘將士死者萬人元宗遣使歸馬先進於吳越而求文徽吳越

王遣還將發爲置酒遇毒歸至金陵毒始作元宗使醫視之醫以珠置口中有頃珠色變黑醫曰疾不可爲然猶十年乃死文徽遂病瘖以工部尚書致仕朱元降周坐親黨安置宣州卒年七十距遇毒之歲正十年云謚曰宣子元方元規元素元範元賞元方事後主爲水部員外郎吉王從諫掌書記從謙朝京師太祖命知制誥盧多遜燕從謙於館多遜奕棋次額元方曰江南竟何如元方歛衽曰江南事大朝十餘年極君臣之禮不知其他多遜推枰婉謝曰勿謂江南無人使還通判建州盧絳據歙州傳檄至建元方立斬其使及絳平太祖問元方所爲大悅擢殿中侍御史知泉州卒官元方子道龍圖閣待制始徙家海陵純厚長者以文行稱於時道從兄閬及事後主国亡入朝仕至秘書少監知客刑院與道尤極友愛自金陵破士族流離多貧困失職惟道兄弟盡力收恤聚食常數十百人得任子恩皆以讓族人以少長爲先後無訟

疎之間異姓亦分俸給之時其婚姻由是常苦貧而查氏至今爲海陵望族許國籍皆其後也

邊鎬金陵人少事烈祖爲通事舍人以通敏稱保大初鎬州人張遇賢本羅縣小吏有神降於縣之刻杉鎮語人曰張遇賢非常人當事我遇賢往視之會州境羣盜起各擁衆數百無所統相與禱於神神又大言曰張遇賢汝主也遇賢汝主也遂稱王改元置百官度嶺襲虔州節度使賈浩閉門登陴不敢出遇賢據白雲洞衆十餘萬元宗遣洪州營屯都虞候嚴恩率所部討之鎬爲監軍虔有書生白昌裕沈密有謀鎬引與定計刋木開道襲曰雲洞會遇賢所事神棄去不復降語賊衆遂潰其禪將率台執之以降策功遷洪州營屯都虞候二年查文徽以樞密副使出師伐建州部鎬爲行營招討洪撫饒信歙等州諸指揮都虞候從文徽行然衆纔數千戰敗退舍元宗聞之遣何敬洙祖全恩魏來援敬洙與鎬進兵奪其險要自崇安進次赤嶺與建兵方相持爲背水陣文徽使騎繞出建兵之後與敬洙鎬夾擊大破之遂取建州降王延政復取漳州事平諸將皆爭功鎬獨無一言七年楚馬氏兄弟相攻希萼雖勝而尤無道元宗知楚難方殷以鎬爲信州刺史領屯營兵兼湖南安撫使駐衣州萍鄉有警許便宜從事楚人果復廢立鎬自萍鄉帥師入潭州遷馬氏之族及文武將吏于金陵遂拜潭州節度使南漢將潘崇徹攻桂州鎬出兵爭之敗績遂失桂州鎬懼

南漢寇邊未已請除道全二州刺史詔以廖偁爲道州刺史張巒權知全州然湖湘之憂實不在南漢也自馬氏廢立以來貢藏空竭土地既歸我馮延巳爲相矜平楚之功不欲取貴於國專掊斂楚人以給經費人心已離鎬柔而無斷勇冠三軍每奮躍先登攻堅摧鋒蒙犯矢石身無完膚戰罷輒自燒鐵烙其創食飲言咲自如累遷至淮南馬步使武王取江西撫州刺史危全諷率諸州兵十萬來爭其地屯象牙潭楚人之降卒偶語怨望而糧料使王紹顏紹顏每給奉節糧輒刻削之軍校孫朗欲殺紹顏紹顏匿囷下

得免官屬請斬紹顏以謝將士鎬不聽朗乃謀殺鎬及紹顏據湖南歸中原夜率所部取草燒府門火輒不發良久傳湘者覺之以告鎬出衙兵與鬬勝負未決鎬命吹角亂兵少以爲將旦命故無功今必見殺起勿用偏裨乃可許之得精卒七千晨夜乘行武王初命之解高安圍本曰賊衆楚人非欲下高安第爲全諷聲援爾今先敗全諷楚人必棄高安走何足擊哉乃馳至象牙潭急擊之大破其軍擒全諷楚人亦遁吉州刺史圍高安以援全諷江西守將劉威警書至武王謀可將者列官嚴可求薦本時本從軍取蘇州不能下恥之稱疾臥家可求自往強起本本曰吳門之役非賊果強徒以我將帥權輕下皆專命故無功今必見起勿用偏裨乃可許之得精卒七千晨夜乘行武王初命之解高安圍本曰楚人非欲下高安第爲全諷聲援爾今先敗全諷楚人必棄高安走何足擊哉乃馳至象牙潭急擊之大破其軍擒全諷楚人亦遁吉州刺史彭玕信州刺史危仔昌皆棄城去江西之地始定本之初至也即揮兵進劉威欲留宴擒不許或曰敵兵盛宜審觀形勢苟遽如此本曰賊衆加我十倍使我兵知之戰先奪氣矣急乘其鋒用之乃可有功已而果如所料武王奇其能遂用爲信州刺史吳越將陳璋據衢州歸款越人圍之武王遣本逆璋越人解圍出璋而列兵不動本遂以璋還禪將呂師造曰越有輕我心必急請擊之本不可越人踵我軍至中道宿夜半

周徐鐈盧絿傳第二

宋陸游撰

周本舒州宿松人漢南郡太守瑜之後瑜葬宿松即墓爲祠子孫居其旁者猶數十家本少孤羈貧有勇力嘗獨格虎殺之吳武王起義帳下勇冠三軍每奮躍先登攻堅摧鋒蒙犯矢石身無完膚戰罷輒自燒鐵烙其創食飲言咲自如累遷至淮南馬步使武王取江西撫州刺史危全諷率諸州兵十萬來爭其地屯象牙潭楚人之降卒偶語怨望而糧料使王紹顏紹顏每給奉節糧輒刻削之軍校孫朗欲殺紹顏紹顏匿囷下

周柴何王張馬游刁列 第三 南唐書六

宋陸游撰 明沈士龍胡震亨同校

周本舒州宿松人漢南郡太守瑜之後瑜葬宿松即墓爲祠子孫居其旁者猶數十家本少孤羈貧有勇力嘗獨格虎殺之吳武王起義帳下勇冠三軍每奮躍先登攻堅摧鋒蒙犯矢石身無完膚戰罷輒自燒鐵烙其創食飲言咲自如累遷至淮南馬步使武王取江西撫州刺史危全諷率諸州兵十萬來爭其地屯象牙潭楚人之降卒偶語怨望而糧料使王紹顏紹顏每給奉節糧輒刻削之軍校孫朗欲殺紹顏紹顏匿囷下

本陽驚棄輜重走而設伏於旁越人果急追伏發前後夾擊盡殲其衆唐莊宗入洛吳遣司農卿盧絳往聘還言莊宗知本名由是召爲雄武統軍俄出鎮壽州改廬州加安西大將軍太尉中書令西平王本不知書然能尊禮儒士過僚屬以禮士民愛之性朴拙無他才惟軍旅之事若生知者烈祖將受吳禪徐玠周宗等以本及李德誠名位隆重諷之使率羣臣勸進本已昏老其子祚懼家禍代署表上之本初不知猶謂所親曰我受吳室厚恩老矣復能推戴異姓乎吳宗室臨川王濛廢居歷陽聞將傳禪乃殺監守者與親信兩人走詣本本即欲出見之祚固執不可本怒曰我家郎君也柰何不使我一見祚拒閉中門令外人執濛告之濛遂誅效本愧恨屬疾數月卒年七十七本晚好飲酒樂施予或曰公春秋已高宜少儲積爲子孫計本曰吾計日繫苦爲事吳武王位至將相何人所遺乎既卒太常言準令廢朝三日烈祖以本舊將命有司講求優典禮官言前朝嘗爲汾陽王郭子儀廢朝五日詔用之謚恭烈葬給鹵簿于鄴

紹本長子也少驍勇每從其父征討本爲信州刺史略地至建州道經險阨被圍垂困鄴躍馬救之手殺數十人翼本而出建人駭懼潰去事烈祖典親軍出爲滁州刺史悉猛狼戾常蓄飛揚之志烈祖以本故優容之聞歷陽公楊濛被執歎愼逾月國人亦以此稱其好義本卒後仕至廬州節度使昇元六年卒

柴克宏父再用事吳有功至德勝軍節度使克宏以父仕爲郎將嘗爲宣州巡檢使初至城塹皆堙圮不治吏云自田頵王茂章李遇相繼叛以折辱克宏爲言云

無敢爲守備者克宏嘻笑曰豈有是哉大加營繕後吳越兵至賴以得全積遷泗州刺史能歸之給事左右簡酷暴僕使有小過率置之死不爲龍武軍都虞候好施予不事產業故家常窮空然性豪舉博奕縱酒自若也時元宗自謂唐馬禳曰孰敢殺此者敬洙時被酒奮曰丈生有命何不敢之有拳硯擲石階上碎之麗旦簡視事退閱硯毀詰主者具以實對即命捕至皆謂

以故不遷久之出爲撫州刺史時淮南交兵吳越伺間來寇克宏乃請効死行陣元宗嘉之授右衛將軍遣與右衛將軍袁州刺史陸孟俊同救常州精兵悉在江北克宏所將財裹數百人而已敵衆我寡克宏獨未嘗一語及軍旅人亦不以爲知兵意克宏獨以爲克宏可任卒遣行克宏帥師至常州徵古猶遣使趣其歸克宏曰吾計日破寇爾何爲者必餞氏所遣姦人也命斬之使者曰受李樞密命來克宏曰李樞密來吾亦斬之遂斬使者以徇然後勒兵進大破吳越兵於常州斬萬級獲其將數十人自保大來邊事大起克敵之功莫先克宏者拜奉化軍節度使復上疏請援壽春行至泰興發瘍數日卒國人莫不痛惜謚威烈或云初克宏母自表其子可爲

將徵古抑之母又言克宏有父風苟不勝任分甘拏戮元宗矜川馬及徵古誅必部暴其罪亦以折辱克宏爲言云

何敬洙廣陵人幼遇亂吳將楚州刺史李簡得之給事左右簡酷暴僕使有小過率置之死不少貸敬洙與其伍戲小廳下有持簡所寶硯過馬礪曰孰敢殺此者敬洙時被酒奮曰丈生有命何不敢之有拳硯擲石階上碎之麗旦簡視事退閱硯毀詰主者具以實對即命捕至皆謂必死矣簡妻素知敬洙匪之堂與白簡謂已逃去亦置不問會有烏逐簡而噪避之亦隨至大怒曰恨何敬洙不在此敬洙若射命中無所遺故思之語未畢敬洙挾朱彈鐵丸升於簷拜起一發斃之簡大喜不復詰毀硯事有善相者簡使相諸子曰誰皆善然無及公者獨指敬洙曰此人殆過公簡曰是益愛之及長用爲軍校簡卒事烈祖爲裨將進天成軍都虞候建州之役爲行營招討長步軍都指揮使會查文徽進

討敬洙堅謂陶地僻陋不足勞大兵文徽開壁出之不得已而行及平建州破洙功最諸將然以功推王建封無衣色拜楚州團練使敬洙自以初事李簡於是州尤自感厲常徵服遊里巷察民疾苦有科調輒先爲經畫民不知勞坐聽事與賓佐譚讌民有訴事者立引入親自剖折曲直皆祇服而出保大八年楚朗州節度使馬希萼來附且乞師元宗命敬洙援之還武昌軍節度使王進逵領

所部州師入江南境進逐奉詔行且遣部將潘叔嗣爲先鋒取鄂州長山寨殺三千人元宗命敬洙清野入保敬洙格詔出城除地爲戰場曰敵至吾與立民俱死於此大夫豈能惴惴閉門自守邪會叔嗣自長山回大發朗州進逼浪湖而夫人重其決加鎮國將軍中書令後王嗣位以病足乞解官授右衛上將軍兩國公致仕給全俸第門列戟乾德二年二月卒年七十七廢朝三日命樞密使中書侍郎朱崇持節册贈鄂州大都督左衛上將軍謚威烈

王會廬州廬江人本名安少事吳武王王嘗臨戰升高冢望敵安捧唾壺侍側左右皆汗目前視忽有卒持矛徑趨王莫能禦者會壺於地引弓射之一發而殪徐紳弓弢中復捧壺立色不變王喜撫其背曰汝器度如此他日必富貴積功至袁州刺史烈祖代吳用爲百勝軍節度使使虞州與嶺南地接南漢使者往來節度使當擯勞問遷而會故名犯漢王祖諱乃賜今名昇元五年卒七十三

張延翰字德華宋州睢陽人故唐之末仕爲陝州司馬從父愼思擢徐州猶後延翰往省之告以北方將亂欲避地江淮以全家祀愼思是其言慨然遣之入吳爲鹽城令有治績烈祖以平章事領江州封潯陽侯表延翰爲江州觀察巡官通判軍府事烈祖代吳入爲侍御史判臺事張官爲左衛使持功驕暴延翰廷劾之强豪屏跡進禮部侍郎自以起疏遠遭時被知得盡已才盡竭自盡時未設貢舉士有獻書論事者第其優劣選用烈祖悉以委延翰號爲精覆稱職乘選事務進孤貧吏不敢爲姦利元宗輔政謂人曰張君議論公正處事悉有條理吾得傾心咨訪與立民俱死於此大夫豈能惴惴閉門聽之由是六司綜領殆過時望歸重拜中書侍郎同平章事時年財五十餘人猶以爲柄用晚屬疾益侵不復能治事烈祖以爲國器方一意任之不許其去遣使勞問賜良藥旁午於道卒年五十七贈太傅

馬仁裕徐州人唐北平王燧裔孫世爲武寧軍校仁裕毋方娠夢傳呼北平王來歸及生紫氣充庭數歲學兵法通解若素習遇亂徙家宣州彥祖爲昇州牙吏烈祖領潤州刺史右金吾衛大將軍烈祖代吳拜潤州節度使徙廬州爲政寬簡開朱瑾之亂馳入白之烈祖即日渡江定亂以功遷左領軍將軍歷楚

能警敏觀知訓必敗而入望在烈祖心常附焉
知訓忌烈祖數欲害之嘗與烈祖飲酒而伏劍
士室中彥能行酒以爪語烈祖烈祖悟亟起去
又嘗從知訓宴烈祖於山光寺復欲加害牢知
諫摘語烈祖烈祖亦驟去知訓取佩刀授彥能
使追殺之及於途舉刀示先主乃還以不及告
及知訓劾義祖見彥能諫書歎異復使事知諫
於潤州遷裨將烈祖代吳入爲瑯衛遷至天威
軍都虞候左衛使金陵數大水秦淮溢東關尤
被害彥能請築隄爲斗門疏導之水患稍息元
宗嗣立出爲饒州節度使徙信州文徒建州留
後撫州節度使彥能好讀書在鎮委任文吏頗
有治稱好作詩嘗與李建勳相酬贈建勳因燕
見及之元宗咲曰殊不知彥能乃西班學士也
性矜莊燕居客服不少惰時貴宴飲或蓬首裸
袒彥能在坐則皆肅然保大末卒年六十八子
衍事後主爲祕書郎集賢校理以文翰見知擢
直清輝殿閣中外章奏國公入朝仕至兵部郎
中直祕閣崇文院檢討淳淡夷粹恬於仕進假
日鼓琴圍碁不交人事衍孫約亦名士久在三
館晚築室潤州號藏春塢王安石蘇軾皆尊愛
之

徐高鍾常史沈三陳江毛列傳第四 南唐書七
宋陸游撰 明沈士龍胡震亨同校
徐玠字蘊圭彭城人事帥崔洪爲軍吏洪避朱
全忠南奔遣玠先見吳武王因得事吳累居右
職師出江西爲糧料使江西平授吉州刺史玠
初爲小校以幹敏稱及治郡貪猥不治烈祖輔
政罷之而義祖恍其善事人引以爲副使遂見
親狎玠挾宿怨且希義祖意每與嚴可求言烈
祖跡財結士不宜久執國權請以嫡子知詢代

之事垂行而義祖殂知詢繼立玠本詭誕多智
善揣摩非能爲徐氏計也至是察知詢必敗反
持其長短自結於烈祖烈祖亦遂愛之盡總前
事鎮金陵以爲行軍司馬與周宗李建勳孫忌
等參代吳秘計遂以佐命拜右丞相出爲宣州
節度使徙洪州兼中書令復召爲司徒右丞相
然徙崇以名位不復預政老而益貪鄙所至人
患苦之好神仙之說嘗以丁價市丹砂惡者治
丹人以爲笑保太元年五月卒年七十六高
平郡王
高審思失其家世鄉里少以驍勇事吳武王從
劉信平處州有功爲人重厚沉默烈祖愛之用
爲神武統軍出鎮壽州兼侍中在鎮治守備常
如有警或曰以公威略守堅城何太懼邪審思
曰事變無常不可不過爲之備及保太末周人
來侵諸郡往往一鼓而下惟壽州能堅守以世
宗英武將士皆精練然逾年極兵力不可取雖
劉仁贍善守亦審思之遺績也卒於鎮年七十

五贈朝三日贈太師謚曰忠初術者悉言審思
位不至刺史嘗受命刺常州固辭不敢行而其
後位兼將相終始富貴術之不足信有如此
鍾謀字仲益會稽人徙建安李德明失其家世
鄉里保大中俱爲尚書郎敏於占對元宗愛之
而天資浮躁沾沾自衒反覆矜嶽朝士側目
號爲鍾李時魏岑已斥復用姦諛彌甚謀德明
雖與岑若不同至爲惡則合若符黎戶部員外
郎范沖敏撓使軍帥王建封上書歷詆之請選
用正人元宗[redacted]
國政流建封池州未至殺之沖敏棄市謀德明
自謂君寵可怙愈縱肆旁若無人德明嘗奏事
別殿取元宗所御筆記事元宗不能堪曰卿宅
日自可持筆來德明亦自若謀遷翰林學士戶
部侍郎德明遷工部侍郎大理院學士元宗雅
稱兩人有詞辯欲令論周罷兵遣如壽州城下
貢御服及犒軍牛酒世宗前知其欲以口舌游
說大陳兵衛戈戟以見之謂曰江南自謂唐室

苗裔承祖禮樂興於宅國與朕隔一水未嘗遣
使修好惟航海通北虜此何禮也今人比朕六
國愚主謂可說使罷兵何其不知朕也歸語若
主必臣事我則兵可罷不然徑往金陵借府庫
犒軍若君臣得無悔乎兩人股栗不敢出言惟
曰寡君震畏天威願獻壽濠泗楚光海六州及
歲輸方物世宗以淮南諸州繼陷欲盡取江北
地不許德明見周師急攻壽州度且暮且下乃
曰寡君未能知大國兵力乃爾願寬臣數日之

誅歸國取表盡獻江北郡縣世宗遣德明歸以書諭江南君臣語多詆讓陵肆國人已不堪而德明方盛稱世宗威德請必割地元宗惡其言宋齊丘力詆割地爲亾益陳覺言德明貴國以悅敵不可救德明佻薄語多過實知割地之說不行攘袂大言謂周師必克元宗益怒遂斬德明於都市不復議割地謨因留不得歸及孫忌之亦也謨亦在召中得不死貶爲權州司馬及元宗割地稱臣如謨德明初議世宗乃召謨至京師授衛尉卿賜黃金五百兩遣諭指於元宗往復數四謨既矜肆以爲世宗聽其言江左可籍以無忌元宗亦方賴其力心雖慊之憚親皆出厚以爲禮部侍郎判尚書省而三省之事靡不預之勢焰赫然宋齊丘陳覺李徵古之屬皆出其計又白請雪德明之罪贈光祿卿謚曰忠太子弘冀總庶政謨薦其客聞式爲司議郎百司關啓必由之俄而世宗崩謨自憑無所特頗若有失元宗失之亦寢薄初李德明被誅唐鎬預其事至是鎬懼修怨不自安會鎬以納賄聞謨面詰其狀鎬愈懼信州刺史張緪入爲天威軍都虞候謨素與之善每屏人共語或至中夜又嘗請使緪帥帳下兵巡都城鎬庶得之因密言謨往來兩國挾周人以脅制朝廷令與兵者交結又請令巡徼輦下其包藏殆不可測謨微聞之念無以爲奇貨會弘冀卒後主以母弟當立而謨嘗與元宗愛子從善同使周相與親厚乃言後主器輕志放無人君之度因盛稱從善才不知元宗建儲之意已決更以此忤指乃暴其交結張緪等罪敗國子司業又敗著作佐郎安置饒州遣中使領侍衛軍十人即日督促乘驛而去謨時方病風眩在途賦詩十章語皆悽愴纏出爲宜州副使建隆元年正月元宗聞太祖受周禪乃遣使如饒州賜謨死而卿獨生還何也謨與孫忌使周忌死而卿獨生還何也謨與孫忌使周忌死而卿獨生還何也謨有女感家禍不嫁一心事父母及謨貶所遂繼殺之繼亦坐誅

紙口書筆不停綴俄而衆篇悉就詞采磊落坐客驚服虛白數爲烈祖言中原方橫流獨江淮豐阜兵食俱足當長驅以定大業毋失事機爲他日悔烈祖不能從虛白乃謝病去南遊至九江落星灣因家焉常乘雙犢版轅掛酒壺車上山童總角負一琴一酒瓢以從往來廬山絕意世事保大初熙載爲史館修撰薦虛白可用元宗召見訪以國事對曰草野之人漁釣而已安知國家大計賜宴保厘醉溺於殿陛元宗駐蹕勞問隱者也賜田五頃放還山及元宗南遷豫章次鬱澤虛白鶴衆蔡杖迎謁道旁元宗駐蹕勞問曰處士居山亦嘗有所賦乎曰近得絕句聊使誦之曰風雨揭邨屋渾家醉不知元宗變色厚賜衆留上樽酒徐鉉高越謂之曰先生高不可扃肯使二子仕乎虛白曰野人有子賢則立功業以道事明主愚則負薪補廩以養其母僕未嘗介意也不敢以累公鉉越媿歎卒年六十八將終謂其子曰官賜吾美酒飲之略盡尚

留一榼吾欲置蔡杖及此酒於棺中四時勿用祭享無益欤者吾亦不散于皆從之孫溫天聖中仕爲虞部員外郎獻虛白文集仁宗皇帝愛之追號虛白冲靖先生

沈彬洪州高安人唐末浪迹湖湘隱雲陽山好神僊喜賦詩句法清奥烈祖輔吳表授秘書郎與元宗遊俄懇求還山以吏部郎中致仕元宗遷南都彬年八十餘來見曰臣久處山林不預世事臣妻曰君主人郎君今爲天子何不一往

臣遂忘衰老而來元宗命毋拜厚賜粟帛以其子爲秘書省正字彬先歲嘗築杖郊原手植一樹議之語其子曰吾當藏骨於此及卒伐樹揣地至丈餘得一石槨製作精麗光潔可鑑益上有篆云開成二年壽槨舉棺就之廣袤中度次子廷瑞有道術嗜酒却粒餐霞不易跣行日數百里林棲路宿多在玉笥浮雲上其歌曰藍采和藍采和塵世紛紛事更多何如賣藥沽美酒歸去青崖相手歌或疑爲陶夫

不以動心苦思於詩得句未成章已揣遠近元宗聞其名召見時方祁寒元宗見其衣單薄降手札曰欲以綾綺衣賜卿卿必不受今賜朕自服紬繒衣三十事俄授江州士曹掾固辭歸卒於山中年七十餘

陳曙閩人嘗舉進士唐末避地淮南多遊於蘄州山中鄉人同會集或祭神曙不行召而至醉飽乃辭去由是人多設虛座陳酒肴以俟之同日或至數家舍中惟一榻素書數卷與鴟虎雜

素嗜鮮乃使人僞言賣鮮至門陶果出啗鮮喜甚賣鮮者曰官舟至落星矣處士知之乎陶笑曰星落不還元宗聞之不懌遂不復問是歲果晏駕西山產靈藥陶與妻日斷而餌之不知所終開寶中南昌市有一老翁丁結被褐與老嫗賣藥得錢則沽酒市鮮相對飲啗既醉歌舞道上其歌曰藍采和藍采和塵世紛紛事更多何如賣藥沽美酒歸去青崖相手歌或疑爲陶夫

江夢孫宇聿修潯陽人烈祖輔吳表爲秘書郎夢孫數自言迂儒無禪益平生讀書欲小試於治民求爲縣令方是時士之客於烈祖者率以功名富貴自許而夢孫言獨如此烈祖以爲不情不之許也求不已乃補天長令烈祖先持告身示之曰今日受此明日趨走庭下矣曰此素志矣庸何傷乃授之至天長吏白縣署正寢有湢厠不可居夢孫不從是夕果有怪並出夢孫起焚香曰夢孫受命爲合常治事於此鬼神有

祠廟丘壟胡不各歸其所吾行不欺暗室矣畏君等語訖皆斂迹夢孫治縣寬簡吏民安之逾年棄官去縣人號泣送之數十里還家事繼母盡孝早暮潔衣冠視膳羞毋食既徹爲諸生講禮凡至疑義輒斂衽曰此私先儒猶多異同夔孫安敢輕言諸君自擇所長可也保大中卒年八十五贈國子司業

毛炳洪州豐城人隱居廬山時爲諸生講得錢即沽酒嘗醉臥道旁有里正被起之炳瞋目呵

之曰醉者自醉醒者自醒亟去毋撓予睡後徙居南臺山數年忽書齋壁曰先生不住此千載惟空山因大醉一夕卒與烱同時又有酒禿者焉酒禿姓高氏騈族子棄家祝髮博極羣書善講說而晚略跌宕無日不醉後主召講華嚴梵行一品資金帛甚厚玄寂即日盡送酒家日夜劇飲醉則從小兒數十浩歌道中歌曰酒禿酒禿何榮何辱但見衣冠成古丘不見江河變陵谷一日醉死石子岡

三徐三王二朱胡申屠喬睦列傳第五 南唐書八

宋陸游撰 明沈士龍胡震亨同校

義祖生六子知訓知詢知諫知諤知謙知證知謩及烈祖開國惟知證知諤在餘皆前卒

徐知證義祖第五子也事吳歷州刺史至節度使烈祖初尊義祖爲太祖復姓改義祖封拜徐氏與李氏同知證王江改王魏元宗嗣位尤見尊禮內宴用家人禮起舞拜跪爲壽知證亦以叔父自處無所讓卒年四十二

徐知諤義祖第六子在吳亦爲節鎮代知詢爲金陵尹烈祖初封饒王進王梁鎮潤州兼中書令好奇寶惟物所蓄不可計有獨佔持鳳首至自言得之徼外蠻夷狀如雄雞廣五寸冠上正平可用爲枕朱冠金喙文彩煥爛如生人咸異之一日遊蒜山除地爲場連虎皮爲大幄號虎帳與賓僚會飲其中忽暴風至裂帳盡碎如飛蝶知諤懼而歸屬疾數日卒平生常語客曰人生七十爲大限吾生長王家煩極懽樂一日可敵世人二日年三十五其死乎至是如其言慶朝七日烈祖悲悼復詔不視朝者七日欽以哀冕及上方秘器謚曰懷十子皆貴顯國中所著文賦歌詩十卷號閬中集

徐遊知誨于也初名景遊避元宗名去景字知誨於元宗有舊恩故元宗待遊及兄汝南郡公遼尤親厚出入官省備顧問讌譽寵與宮室營繕及浮屠事當時言蠹政者以兩人爲首後主嗣位好爲文章遊復以能屬文見昵封文安

郡公燕飲則流連酣咏更相倡和雖后妃在席不避也昭惠后好音時出新聲或得唐盛時遺曲遊輒從旁稱美有三閭狎客之風閒居講論古今得失後主設問遊具以所聞對或遊有疑以請後主亦引經義或古事稱制荅之君臣相矜至國亡不悟也遊有巧思歌器之制久不傳人無知者遊獨以意創製皆合古法太平興國中蘇易簡爲學士得之暇日試於玉堂太宗皇帝聞而取視之歎賞不已方金陵之將亡也徐鍇屬疾忽夢巨人持大鐵縋取已及兄鉉幷遊同納袵中縋之錯與遊皆墜地而鉉獨否俄錯遊皆以疾卒云

王建封上元人少從軍以任俠驍勇知名元宗取建州建封爲先鋒橋道使焚建州外郛克之王延政降何敬洙功冠諸將建封忿曰我縱火先登克城諸軍乃能入我功當第一敬洙因推之曰君言是也具以聞諸朝第賞拜信州刺史人皆多敬洙而薄建封陳覺漏延魯魏岑攻福

州李弘義圍之敗吳越援兵福州援絕危蹙且挾矣而覺延魯岑各欲功在己不相應接偏裨莫肯用命故未能克覺奏請建封濟師建封率五千人會之破福州版寨入東武門而建封亦與諸將爭功遽欵兵先退弘義乘之我軍復敗遂潰而歸元宗深銜建封顧方治覺等擅興未及治也建封內不自安元宗懼其作亂召爲天威軍都虞候付以親軍建封遂泰然特恩僭侈無復顧憚尸部員外郎范冲敏疾魏岑鍾謨李

德明用事怵建封上書歷詆岑等請更用正人元宗遂發怒謂建封武臣握精兵敢干國政謀進退柄臣其漸不可長流池州未至殺之沖敏恭而未幾岑見沖敏爲厲請道士上章訴天數月見从云

王彥儔蔡州上蔡人少爲州軍校唐同光末諸郡多亂彥儔亦樂禍思奮會同列六人者來與謀四郊恟恟能者得富貴我輩不可後人彥儔許諾且曰今夕吾直府中公等可持兵來吾亦衆甲爲內應既夜六人者如約俱至彥儔伏壯士盡捕斬之持其首叩帳門告刺史曰姦盜竊發幸已伏誅懼有佚黨爲變願公亟號令以安衆心刺史驚喜而出彥儔即斬之歸其罪於六人者翼日悉族六家據蔡州無敢動唐兵來討彥儔自計不能守匿其妻子於村舍奉父母來奔烈祖軫吳以爲都押衙歷和州刺史始遣間使迎妻子南歸彥儔有政績善撫境內和遂爲富州入拜統軍自以發迹兇亂於是務爲恭謹烈祖嘉之嘗陞堂拜其父開國以爲池州節度使常賚錫自給事中以直諫貶判官彥儔事之如在朝廷人士稱之卒於鎮

朱匡業廬州舒城人父延壽以姊爲吳武王夫人姑自少得幸從征討摧堅陷陣功冠諸將好以寡擊衆不勝而返者必盡戮之嘗與梁戰遣二百人持大劍斫陣將行指一卒留之卒請行延壽以違命立斬之其令出必行皆類此然每得賞賜悉分賚其下無以入家者唐昭宗在岐下問其名遣使問道授延壽蔡州節度使武王疑其難制誘殺之出夫人使史嫁然猶以舊功貸其妻子時匡業尚幼稍長授以官烈祖軫吳拔爲軍校積功至諸軍都虞候嗜酒使氣烈祖優容之出爲欽州刺史有政績改建州猶後還朝授神衛統軍周侵淮南中外震駭盜投鐸多竊發以匡業爲內外巡檢使嚴而無私犯令無所貸中外肅然夜戶不閉正陽喪師朱元叛元宗議親征召匡業及統軍劉存中問以方略匡業輒對曰運數之興天地皆助大事若去雖英雄亦無如之何存中從旁贊之元宗怒貶匡業壯士盡捕斬之持其首叩帳門告刺史曰姦盜竊發幸已伏誅懼有佚黨爲變願公亟號令以安衆心刺史驚喜而出彥儔即斬之歸其罪於六人者翼日悉族六家據蔡州無敢動唐兵來討彥儔自計不能守匿其妻子於村舍奉父母來奔烈祖軫吳以爲都押衙歷和州刺史始遣間使迎妻子南歸彥儔有政績善撫境內和遂爲富州入拜統軍自以發迹兇亂於是務爲恭謹烈祖嘉之嘗陞堂拜其父開國以爲池州節度使常賚錫自給事中以直諫貶判官彥儔事之如在朝廷人士稱之卒於鎮

朱匡業廬州舒城人父延壽以姊爲吳武王夫人姑自少得幸從征討摧堅陷陣功冠諸將好以寡擊衆不勝而返者必盡戮之嘗與梁戰遣二百人持大劍斫陣將行指一卒留之卒請行延壽以違命立斬之其令出必行皆類此然每得賞賜悉分賚其下無以入家者唐昭宗在岐下問其名遣使問道授延壽蔡州節度使武王疑其難制誘殺之出夫人使史嫁然猶以舊功貸其妻子時匡業尚幼稍長授以官烈祖軫吳拔爲軍校積功至諸軍都虞候嗜酒使氣烈祖優容之出爲欽州刺史有政績改建州猶後還朝授神衛統軍周侵淮南中外震駭盜投鐸多竊發以匡業爲內外巡檢使嚴而無私犯令無所貸中外肅然夜戶不閉正陽喪師朱元叛元宗議親征召匡業及統軍劉存中問以方略匡業輒對曰運數之興天地皆助大事若去雖英雄亦無如之何存中從旁贊之元宗怒貶匡業壯士盡捕斬之持其首叩帳門告刺史曰姦盜竊發幸已伏誅懼有佚黨爲變願公亟號令以安衆心刺史驚喜而出彥儔即斬之歸其罪於六人者翼日悉族六家據蔡州無敢動唐兵來討彥儔自計不能守匿其妻子於村舍奉父母來奔烈祖軫吳以爲都押衙歷和州刺史始遣間使迎妻子南歸彥儔有政績善撫境內和遂爲富州入拜統軍自以發迹兇亂於是務爲恭謹烈祖嘉之嘗陞堂拜其父開國以爲池州節度使常賚錫自給事中以直諫貶判官彥儔事之如在朝廷人士稱之卒於鎮

朱匡業廬州舒城人父延壽以姊爲吳武王夫人姑自少得幸從征討摧堅陷陣功冠諸將好以寡擊衆不勝而返者必盡戮之嘗與梁戰遣二百人持大劍斫陣將行指一卒留之卒請行延壽以違命立斬之其令出必行皆類此然每得賞賜悉分賚其下無以入家者唐昭宗在岐下問其名遣使問道授延壽蔡州節度使武王疑其難制誘殺之出夫人使史嫁然猶以舊功貸其妻子時匡業尚幼稍長授以官烈祖軫吳拔爲軍校積功至諸軍都虞候嗜酒使氣烈祖優容之出爲欽州刺史有政績改建州猶後還朝授神衛統軍周侵淮南中外震駭盜投鐸多竊發以匡業爲內外巡檢使嚴而無私犯令無所貸中外肅然夜戶不閉正陽喪師朱元叛元宗議親征召匡業及統軍劉存中問以方略匡業輒對曰運數之興天地皆助大事若去雖英雄亦無如之何存中從旁贊之元宗怒貶匡業壯士盡捕斬之持其首叩帳門告刺史曰姦盜竊發幸已伏誅懼有佚黨爲變願公亟號令以安衆心刺史驚喜而出彥儔即斬之歸其罪於六人者翼日悉族六家據蔡州無敢動唐兵來討彥儔自計不能守匿其妻子於村舍奉父母來奔烈祖軫吳以爲都押衙歷和州刺史始遣間使迎妻子南歸彥儔有政績善撫境內和遂爲富州入拜統軍自以發迹兇亂於是務爲恭謹烈祖嘉之嘗陞堂拜其父開國以爲池州節度使常賚錫自給事中以直諫貶判官彥儔事之如在朝廷人士稱之卒於鎮

朱匡業廬州舒城人父延壽以姊爲吳武王夫人姑自少得幸從征討摧堅陷陣功冠諸將好以寡擊衆不勝而返者必盡戮之嘗與梁戰遣二百人持大劍斫陣將行指一卒留之卒請行延壽以違命立斬之其令出必行皆類此然每得賞賜悉分賚其下無以入家者唐昭宗在岐

下問其名遣使問道授延壽蔡州節度使武王疑其難制誘殺之出夫人使史嫁然猶以舊功貸其妻子時匡業尚幼稍長授以官烈祖軫吳拔爲軍校積功至諸軍都虞候嗜酒使氣烈祖優容之出爲欽州刺史有政績改建州猶後還朝授神衛統軍周侵淮南中外震駭盜投鐸多竊發以匡業爲內外巡檢使嚴而無私犯令無所貸中外肅然夜戶不閉正陽喪師朱元叛元宗議親征召匡業及統軍劉存中問以方略匡業輒對曰運數之興天地皆助大事若去雖英雄亦無如之何存中從旁贊之元宗怒貶匡業壯士盡捕斬之持其首叩帳門告刺史曰姦盜竊發幸已伏誅懼有佚黨爲變願公亟號令以安衆心刺史驚喜而出彥儔即斬之歸其罪於六人者翼日悉族六家據蔡州無敢動唐兵來討彥儔自計不能守匿其妻子於村舍奉父母來奔烈祖軫吳以爲都押衙歷和州刺史始遣間使迎妻子南歸彥儔有政績善撫境內和遂爲富州入拜統軍自以發迹兇亂於是務爲恭謹烈祖嘉之嘗陞堂拜其父開國以爲池州節度使常賚錫自給事中以直諫貶判官彥儔事之如在朝廷人士稱之卒於鎮

朱匡業廬州舒城人父延壽以姊爲吳武王夫人姑自少得幸從征討摧堅陷陣功冠諸將好以寡擊衆不勝而返者必盡戮之嘗與梁戰遣二百人持大劍斫陣將行指一卒留之卒請行延壽以違命立斬之其令出必行皆類此然每得賞賜悉分賚其下無以入家者唐昭宗在岐下問其名遣使問道授延壽蔡州節度使武王疑其難制誘殺之出夫人使史嫁然猶以舊功貸其妻子時匡業尚幼稍長授以官烈祖軫吳拔爲軍校積功至諸軍都虞候嗜酒使氣烈祖優容之出爲欽州刺史有政績改建州猶後還朝授神衛統軍周侵淮南中外震駭盜投鐸多竊發以匡業爲內外巡檢使嚴而無私犯令無所貸中外肅然夜戶不閉正陽喪師朱元叛元宗議親征召匡業及統軍劉存中問以方略匡業輒對曰運數之興天地皆助大事若去雖英雄亦無如之何存中從旁贊之元宗怒貶匡業壯士盡捕斬之持其首叩帳門告刺史曰姦盜竊發幸已伏誅懼有佚黨爲變願公亟號令以安衆心刺史驚喜而出彥儔即斬之歸其罪於六人者翼日悉族六家據蔡州無敢動唐兵來討彥儔自計不能守匿其妻子於村舍奉父母來奔烈祖軫吳以爲都押衙歷和州刺史始遣間使迎妻子南歸彥儔有政績善撫境內和遂爲富州入拜統軍自以發迹兇亂於是務爲恭謹烈祖嘉之嘗陞堂拜其父開國以爲池州節度使常賚錫自給事中以直諫貶判官彥儔事之如在朝廷人士稱之卒於鎮

朱匡業廬州舒城人父延壽以姊爲吳武王夫人姑自少得幸從征討摧堅陷陣功冠諸將好以寡擊衆不勝而返者必盡戮之嘗與梁戰遣二百人持大劍斫陣將行指一卒留之卒請行延壽以違命立斬之其令出必行皆類此然每得賞賜悉分賚其下無以入家者唐昭宗在岐

赴火收糧米戈甲俱焚無孑遺烟焰不止者旬日自是金陵外援遂絕以至於亡是時王師上露布稱生獲令贊則非也

論曰金陵之被圍也以守備任皇甫繼勳以外援付朱令贊繼勳既懷武心而令贊孺子復非大將才其亡宜矣使林仁肇不以間死廬絳得當攻守之任胡則申屠令堅輩宣力圍城中雖天威臨之豈易遽亡哉然則江南雖弱曹彬等所以成功者獨乘其任人乖刺而已吾以此知伐國之難也

王崇文父綰吳大將崇文以門地選尚烈祖妹廣德公主歷百勝永安二鎮廬陵民尚氣喜訟以先止爲佐素號難治崇文一以法治之不少貸訟爲衰息建州初平崇文安集之民忘其亂又涉武昌自南唐興崇文內典禁兵出更蒲任位無將相終始富貴而平居被服儒雅風度夷曠在武昌方閱騎士於鞠場傍古屋數十間崩壞盤震數里聞者莫知所爲崇文指揮使令訖事不失常度竟亦不問後主初立上疏歷陳朝政賜書褒之加中書令卒

胡則不知其世家後主末爲江州指揮使金陵陷曹彬羣後主以手書命郡縣悉以城降書至江州刺史謝彥賓集將佐視之謀納款則憤形於色亟出謂其下曰吾屬世受李氏恩安可負之且都城久受圍此書真僞不可知則史不忠欲污吾州爾輩能從我效忠義乎衆皆曰善乃攻之令贊以火油縱燒王師不能支會北風反焰自焚水陸諸軍十五萬不戰皆潰令贊檀

帥中軍而殺之衆推則爲刺史號令肅然莫敢不聽則嘗爲壽州裨將從劉仁贍城守累年盡得其方略乃日夜閱丁壯勒部伍爲堅壁久守計太祖命南面行營招安巡檢使曹翰攻之城帶江負山樓櫓高險堅不可破屢遣使論降則誓死不從翰軍死傷者衆詬詈切責督戰會則疾革不能起城始陷衆猶巷鬬雪涕奮擊不少退翰軍亡多死則臥床上翰執之數其違命之罪對曰犬吠非其主爾何怪也即舁置木驢上將磔之俄死腰斬其屍以狗并殺宋德明而醢其城七尺使後不可守時右補闕張霽被命知江州與翰借行既入城翰軍士掠民家民訴於霽霽按誅軍士翰因發怒屠城死者數萬人取其屍投井坎皆滿溢餘悉投江流因誣奏霽太祖薄霽罪徙知饒州民家貨貲鉅萬翰悉取之初太祖聞江州城垂破遣使持詔賜翰使勿多殺使者至獨樹浦大風斷渡比至已無噍類矣申屠令堅山東人少無賴勇敢絕人晉漢間嘗爲盜被獲以計脫來歸保大末槃周師於壽春破城南大砦有功擢神武都虞候劉茂忠吉州安福人本名徹或謂之曰劉徹乃漢武帝也非人臣所能名乃改焉少亦爲羣盜會赦書募盜爲兵茂忠出應募且請擒盜自洗滿乃詐亡命入盜中自言工風雲占盜信之乃密約吏爲內應悉擒戮無遺者惟盧陵鷓鴣洞賊帥吳先狡有謀且據巖險不可捕茂忠鞭二卒使佯爲得罪奔先示以鞭創先乃納之月餘斬先其黨皆

濮積功爲吉州兵馬都押衙開寶中令堅爲吉州刺史茂忠爲袁州刺史金陵破後主歸京師兩人者相約不以主存亡易節誓死報國前二年令堅寐則夢與人鬬大呼而寤乃聚侍婢歌舞喧笑達旦始能寐至是若與人搏擊於帳中者踰時而卒茂忠度不能獨奮遂降將行悉燔州縣軍與料欵文籍所掠田稅簿而已衆人德之入朝舟次淮口謁闕吏稱袁州刺史吏卒皆震仆昭符不知所以進保大中爲常州縣於地曰此亡國之俘何刺史也叱令執杖庭叅成牓遷刑部侍郎老病乞骸骨後主憫其貧給俸終身開寶五年卒年七十五謚曰貞

睦昭符金陵人不知所以進保大中爲常州縣寬簡招納逋亡未幾遂富實一日坐廳事雷雨晝至電光如金蛇遶案吏卒皆震仆昭符不栖按撫叱之雷電遽散及舉案惟得鐵索重百斤昭符亦不變色徐命舉案納庫中顯德五年元宗既稱藩於周秋八月命昭符爲進奏使置邸大梁太祖受周禪昭符乃更名後主嗣位御宮門立金雞竿降赦如天子禮太祖聞而怒召昭符詰之色甚厲昭符徐以鄙語對太祖爲笑因置不問然昭符常往來金陵時後主數貢奉帑藏空竭昭符市於富民石守信家得絹十萬後主大悅太祖已遣李穆召後主入朝因問昭符曰汝度汝主來否對曰君命召不俟駕安有不來及後主稱疾王師致討昭符又言於太祖曰臣主必死社稷已而後主降罷奏即不得調卒

至京師授登州刺史嗣主抵罪適編管登州茂忠兒之曰乃汝即日責拜謁兩衙必令植立庭下吏慚憤死茂忠還朝病金瘍卒

喬匡舜字亞元高郵人弱冠能屬文以典贍稱烈祖軸異用爲秘書省正字開國來齊丘辟置幕中十餘年歷大理評事屯田員外郎齊丘喜人諛已而匡舜眞率故雖賞其文藝未嘗薦拔烈祖獨知之嘗詔公卿衆可親民者意齊丘以匡舜也夢錫與韓熙載素惡齊丘每相語曰宋公諛諶亞元正可惟也久之齊丘出鎮豫章始表爲節度掌書記保大中召爲駕部郎中知制誥進中書舍人周侵淮南諸將無功元宗議親率六軍拒之匡舜上疏切諫帝怒坐以沮國動人心流撫州然亦率不能親行也後主嗣位復起爲司農少卿歷殿中監修國史給事中兼獻納使知貢舉放及第樂史輩五人多久滯名場者時稱得人而少年輕薄子弟之謂之陳橘

劉高盧陳李廖列傳第六　南唐書九

宋陸游撰　明沈士龍胡震亨同校

劉彥貞兗州中都人父信初爲羣盜職敗奔吳事武王數有功王遇之厚嘗召信計事醉不能言王嫚罵之信卽俠一劍棄去左右請追之王曰信醉耳醒當復來明日果至積功至鎮南節度使宣王建國加征南大將軍唐莊宗滅梁遣諫議大夫薛昭文使閩假道洪州信燕勞之謂昭文曰皇帝知有信否昭文曰主上新平河南未知公之名信曰漢有韓信吳有劉信一等人也因指牙旗銀首舉酒屬昭文曰幸而中此顧爲我飲一盞中之烈祖受禪以舊故贈太師彥貞信第四子以父任爲大理評事遷屯田員外郎父喪起復將軍連刺海楚二州善騎射矢不虛發軍中號曰劉一箭吏事亦以强濟見稱遷濠州節度使移壽州始黷貨自殖市肆不問貧富槩出資助之而收其贏州有安豐塘溉田萬頃以故無凶歲彥貞託以浚城濠決水入濠中民田皆涸而督賦益急皆賣田去彥貞擇尤膏腴者以下價售之乃復瀦塘水如初歲入不可勝計時南唐政衰用事者多貪墨彥貞廣賂遺以致聲譽於是魏岑等雖然推倡其用兵治民之能以爲一面長城在鎮久疑當受代輒妄造邊遽以固其位久之乃入爲神武統軍及周師侵淮南拜北面行營都部署帥三萬人援壽州次來遠鎮兵軍旗幟亘數百里戰艦街尾蔽淮而上周將李穀慮我師斷浮橋腹背受敵燒營退保正陽彥貞雖名將家子生長富貴初不練兵事裨將武彥暉張延翰成師朗皆閫將無籌略見周師退以爲快惟恐不得速戰士未及朝食卽督以追遇同將李重進於正陽東彥貞置陣橫布拒馬聯冑利刃以鐵繩維之剚木爲猛獸攫拏狀飾以丹碧立陣前號搥馬牌又以革囊貯鐵蒺藜布於地周兵望而笑其怯銳氣已增一戰我師大敗師朗等皆被擒彥貞始雖奴事王事議者不與也後數年贈中書令謚曰壯亦不復錄其孤云

高越字沖遠幽州人精詞賦有名燕趙間盧文進鎮上黨具禮幣致之初以客從及文進仲女有才色能屬文號女學士因以妻越文進奔吳亦與俱行吳以爲秘書郎烈祖受禪遷水部員外郎改祠部浙西營田判官與江文蔚俱以能賦擅名百官入賀遠獨曰我乘楚亂取之甚易觀諸君之才守之實難聞者愧然以爲過及後如所料乃皆服其先見

盛文進字大用幽州人事後唐明宗至安州節度使事具五代史晉高祖起晉陽與契丹耶律德光約爲父子文進少嘗事契丹吳虜公主爲其平州刺史明宗時率衆數萬來歸至是不自安且本燕人尚氣不能屈於晉乃決計歸吳時烈祖輔吳爲齊王將受禪吳遣將祖令恩以兵二千陣於安州近境俟文進出殿之而至拜天雄統軍宣潤節度使委任寘佐政績甚美潤州市大火文進使馬步使救之益熾文進怒自出家者越上書訟之出爲蘄州司士參軍語在文進傳就遷軍事判官與隱士陳曙爲物外交淡然不志榮利久之仍徙廣陵令還判吏部歷事御史知雜元帥府掌書記起居郎中書舍人淮南交兵書詔多出越手援筆立成詞采溫麗元宗以爲稱職不徙官者累年後主立始遷御史中丞勤正殿學士左諫議大夫兼戶部侍郎修國史卒年六十二謚曰穆貧不能葬後主爲給葬費世歎其清

撰烈祖實錄二十卷敘事詳密後主嗣位遠猶在史館與徐鉉喬匡舜潘佑共成吳錄二十卷遠又自撰元宗實錄十卷未及上會扁疾取史藁及他所著書凡百餘卷悉燔之卒年五十七贈給事中謚曰良後主欲修國史訪蒐於其家無復在者藁有精識方邊鎬入潭州湖南悉平祠部浙西營田判官與江文蔚俱以能賦擅名百官入賀遠獨曰我乘楚亂取之甚易觀諸君之才守之實難聞者愧然以爲過及後如所料乃皆服其先見

遠字攸遠父操泉州別駕遠少孤爲人喪雅冲淡而遇事有奇節杜門力學不交人事烈祖受禪招來四方秀傑得遠以爲秘書省正字保大初遷校書郎兼太常修撰遂爲太常博士淮南兵興元宗召見賜金紫使典戎府書檄歷禮部員外郎樞密判官侍御史知雜史館修撰起居郎知館事遂爲勤政殿學士國初命兵部尚書陳喬修吳史未成而卒其後頒史職者多貴游或新進少年纂述殆廢遠日保大中預史事始

府門斬馬步使傳聲而火止人皆異之召還以左衛上將軍兼中書令范陽郡王奉朝請猶給藩鎮俸卒馮延巳惡文進文進亦以素貴不少下及卒乃誣以陰事盡收文進諸子欲籍其家文進以女妻高越越乃上書訟文進冤指延巳過惡詞氣甚厲時延巳方用事人頗壯之元宗怒以越屬吏貶蘄州司士參軍而盧氏亦賴以得全文進在金陵爲客言昔隋羽猟於郊遇晝晦如夜星緯燦然大駭偶得一胡成問之曰此謂之筮日何足異頃自當復良久果如其言曰方午也又嘗至無定河見人脛骨大如柱長可七尺云

陳覺揚州海陵人烈祖以東海王輔吳作禮賢院聚圖書萬卷及琴奕游戲之具以延四方賢士政事之暇多與之講評古今覺亦頗馬烈祖居金陵以次子景遷留東都爲同平章事知左右軍使輔政命覺爲之佐謂曰吾叅暮與賢相接今老矣尚未達天下事景遷年少當國故屈君子無憚也景遷卒還朝爲宣徽副使烈祖晚多暴怒近臣多得譴罰覺心懼稱疾家居累月以宣遺詔日入朝判大理寺蕭儼劾之元宗不從遷光政院副使太僕少卿覺有兄居鄉里時海陵已爲泰州覺兄犯法刺史稽仁規笞之覺挾私怨密諧仁規貪殘侍御史王仲璉亦劾之元宗薄其罪止罷刺史仁規忿上章自訴元宗命覺馳往鞫之仁規皇恐伏罪覺還條其罪狀甚衆詔賜死覺之寤弄威福蓋始於此覺與

李徵古皆宋齊丘客徵古者泰州宣泰人於齊丘有申外事齊丘屢達爲宮宣誠景達言於元遹年不召徵古使其僚謝仲宣說齊丘爲耐久計議事元宗前橫甚宗曰齊丘先帝布衣之舊雖不用不當棄之齊丘既召歸益以殄心寄覺欲使立功以取柄任時唐兵初得建州諸將請用其鋒攻取福州齊丘獨薦覺爲宣諭使召節度使李弘義俾甚覺氣折不敢言歸至劍州恥於無功矯部召弘義自稱權福州事擅興汀建撫信州兵及戍卒命馮延魯將之攻福州取績衆潰而歸效老萬計亡失金帛戈甲之類不可勝數朝論謂必以元宗亦怒欲貰軍法齊丘上表待罪實營救覺等馮延巳助之於是財貶漸州逾年復起任事始與徵古爲效宣和相倡如出一口淮南兵與我師屢北度不可復交元宗遣鍾謨李德明孫忌王崇質使周世宗請獻壽濠泗六州以罷兵世宗不許而壽州日危蹙德明懼乃白世宗言願寬臣數日之誅歸白寡君盡獻淮南地周乃遣德明王崇質至金陵臧稱周兵之彊請必割地元宗不悅齊丘覺徵古素惡忌及德明摘語王崇質使與其詞覺徵古因極言德明賣國德明既誅不復議攘袂大言周師必克元宗遂斬德明於都市覺徵古勢焰益熏灼道路以目德明既誅乃白世宗言願寬臣數日之誅歸白寡君盡獻淮南地周乃遣德明王崇質至金陵臧稱周兵之彊請必割地元宗不悅齊丘覺徵古素惡忌及德明摘語王崇質使與其詞覺徵古因極言德明賣國德明既誅不復議攘袂大言周師必克元宗遂斬德明於都市覺徵古勢焰益熏灼道路以目

有功覺忌之奏其兵元遹叛降周諸軍懸潰覺歸爲樞密使如故而徵古爲副使不以敗事自咎方相與挾齊丘爲耐久計議事元宗前橫甚元宗嘗言及家國感慨泣下徵古輒曰陛下當以兵力拒敵渭泣何爲飲酒過益耶乳保不至耶帝色變左右股栗而徵古翛然自若司天言天文度與人主宜避位祈禳元宗曰此固吾意第不知孰可付耳覺徵古遽以爲誠言輒曰天命如此宜使宋公撫政陛下深居禁中俟國事定歸政未晚元宗垂泣召中書令人陳喬草詔實出於憤怒喬固陳不可元宗嗤笑而止周師益進世宗駐迎鑾鎮元宗遣覺奉表貢方物覺至迎鑾見周之戰艦陳列江津且南渡矣大懼請遣人取本國畫江爲界表世宗可之覺頓首謝退遣其屬劉承逼南還以告盡江稱藩奉正朔之議遂決周亦班師遣覺還錫賚豐渥覺將發日淮南兵與我師屢北度不可復交元宗遣鍾謨李德明孫忌王崇質使周世宗請獻壽濠泗六州以罷兵世宗不許而壽州日危蹙德明懼乃白世宗言願寬臣數日之誅歸白寡君盡獻淮南地周乃遣德明王崇質至金陵臧稱周兵之彊請必割地元宗不悅齊丘覺徵古素惡忌及德明摘語王崇質使與其詞覺徵古因極言德明賣國德明既誅不復議攘袂大言周師必克元宗遂斬德明於都市覺徵古勢焰益熏灼道路以目德明既誅乃白世宗言願寬臣數日之誅歸白寡君盡獻淮南地周乃遣德明王崇質至金陵臧稱周兵之彊請必割地元宗不悅齊丘覺徵古素惡忌及德明摘語王崇質使與其詞覺徵古因極言德明賣國德明既誅不復議攘袂大言周師必克元宗遂斬德明於都市覺徵古勢焰益熏灼道路以目

以兵部尚書致仕徵古先出爲洪州節度副使時晉王景遂爲帥不堪徵古之倣狠常欲斬之自拘於有司左右力諫乃已鍾謨自周還屢言齊丘覺徵古之罪不可容覺嘗傳世宗之語告元宗曰聞江南拒命誅出其相嚴續當殺續以謝我元宗知覺與續有宿怨疑之謨請至周覆實其事元宗遣謨行以手表引咎且言非續之罪世宗省表大驚曰嚴續能拒命乃忠臣朕爲天下主其肯教人殺忠臣乎謨還具奏之元宗

大怒齊丘既斥覺亦貶授國子博士饒州安置遣殺之徵古削奪官爵賜自盡於洪州

李德誠廣陵人少事宣州節度使趙鍠爲給使吳攻宣州鍠出降德誠與韓球俱從之不去城中復推立裨將周進思以拒吳鍠使德誠入城說進思降將行暴得疫疾委頓不克往乃改命球球既至進思斬之擲其首城外德誠是日即愈人皆異之錦效事吳武王常從征討積功爲江南馬步軍使與諸將圍潤州安仁義諸將每

見仁義臨城督戰必媿罵之德誠獨否及城破仁義操弓矢坐城上衆莫敢近德誠至仁義忽顧曰汝見我獨不失禮且有奇相他日將大貴吾以爲汝功即擲弓矢就執武王即拜德誠潤州刺史歷撫虔洪三鎮節度使平南大將軍中書令烈祖受禪拜太師封南平王進封趙王德誠事吳最久至南唐之興又爲佐命首與周本勸進初無大勳勞特以際會至高位富貴壽考世罕及者然爲人謙恭沈厚終始如一自洪州入覲烈祖命官人逆勞於途百官班謁於都門入對日朝堂設次以待之昇元四年卒年七十八廢朝五日謚忠懿子二十八人第四子建勳建勳字致堯少好學能屬文尤工詩德誠在潤州嘗秉燭夜出候者以告義祖姊有一徙江州德誠猶處讒閒遣建勳入謁義祖見之釋然妻建勳以女所謂廣德公主也建勳家世將相又娶於徐氏爲其國貴游然杜門不預世事所與交皆寒畯裘馬取具而已烈祖鎮金陵用爲副

使預禪代之策拜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加左僕射監修國史領滑州節度使自開國至昇元五年猶輔政比他相寀久烈祖鑒吳之亡由權在大臣意頗忌之而建勳無引退意會建議政事當更張者且言事大體重不可自臣下出請以中肯行之烈祖雖從之未有命也建勳遽令舍人草制給事中常夢錫劾奏建勳擅造制書歸怨於上烈祖得奏適會本意乃降制放還私第廣德公主剛果有智入謂烈祖曰吾父亡慈時兄亦嘗求見與李郎書令何見負烈祖元宗之間爲人壓正不

不知葵所宋齊丘當國深忌同列少所推遜然獨稱建勳曰李相清談不待泗色自成文章論曰李建勳非不智也知湖南之師必敗知其國且亾皆如著龜然其智獨施之一已故生則保富貴效猶能全其脹於地下至立於羣枉間一切無所可否唯諸而已視覆軍亾國君父憂辱若已無與者方區區請出金帛以贈俘虜其

還其家見聽及出師平湖南國人相賀建勳獨以爲憂曰禍始於此矣召拜司空稱疾乞骸骨以司徒致仕賜號鍾山公營別墅於山中放意泉石或謂之曰公未老又無大疾遽遯爲此舉欲復爲九華先生耶建勳曰吾平生笑宋公輕出處何至教之自知不壽欲求數年閒適爾疾革遣令曰時事如此吾得全歸幸矣勿封樹立碑即他日毀斷之慨保大十年五月辛酉太保謚曰靖及南唐亡公卿冢墓鮮不發者惟建勳

爲當國者所喜困校書郎二十年始得大理司直後主嗣位稍遷至瑣林光慶使檢校太保判三司後主孱昏而羣臣方充位保富貴國益削尊遏之與宋齊丘埒每謂爲史館而不名聽朝之暇多開延英殿召公卿議當世事人皆欣然聖治建勳獨謂所親曰上寬仁大度優於先帝但性習未定宜得方正之士朝夕獻替不然恐未必能守先朝基業也出爲撫州節度使建州之役諸將無復紀律建勳請官出金帛贖俘虜

張李皇甫江歐列傳第七　南唐書十

宋陸游撰　明沈士龍胡震亨同校

張義方不知其所以進烈祖代吳用爲侍御史義方既就職卽上疏曰古之任御史者非止平獄訟肅班列也有怙威侮法棄忠賊義樹朋黨蔽聰明者得以糾彈至於人主好遊畋聲色說奢侈佞媚賞非功罰非罪得以論爭使諸侯不敢亂法百司不得盜權則御史爲不失職今文武材行之士固不爲乏而貪墨陵犯傷風敎棄仁義者猶未革心臣欲奉陛下德音先舉忠孝潔廉請頒爵賞然後繩糾乖戾以正典刑小則上疏論列大則對仗彈奏臣每痛國家之敗非獨人君不明蓋官卑者畏罪而不言位尊者持祿而不諫上下苟且至於淪亡今臣誠不忍君親之義有所不盡惟陛下幸赦之疏奏烈祖親禮日孤始受禪任義方以風憲乃能力振朝綱詞皆讜切可宣示朝野賜義方衣一襲以旌直言義方始名元達烈祖方倚以肅正邪慝取前朝王義方名以易之故義方得盡忠焉後之議者謂義方爲御史彈劾姦邪諫正過失則可若請舉善頒爵賞則爲奪輔相權矣然所言凜然守正有漢唐名臣之風惜其事迹散落不得盡載云

李金全其先吐谷渾人事唐明宗爲厮養以戰功貴事具五代史晉高祖時爲安州節度使任中門使胡漢榮漢榮貪戾專政失軍民心高祖遣賈仁沼代歸京師金全奏漢榮病不任行仁沼至酖殺之事聞高祖乃以馬全節代金全鎭安州漢榮懼詣告日邸吏劉珂密遣人馳報朝廷召公有異處分金全懼使其從事張緯奉表請金陵請降烈祖命鄂州屯營使李承裕段處恭承裕等至之夕金全帥數百人來奔而東承裕等至之夕金全帥數百人來奔而東承裕遣命輒大掠城中得金帛不可計數乃還晉將安審輝追敗之於馬黃谷處恭承裕帥餘兵柘雲夢橋復爲審輝所敗執而殺之及彥貞敗烈祖退保清流關周世宗親帥衆盡銳攻壽州而分兵襲清流山後要擊暉大敗猶收兵出山後要擊暉大敗猶收兵爲出師劉彥貞以攻取自任元宗欲藉金全宿將威望以爲北面行營招討使救河中彥貞副之文徽爲監軍使李爲沿淮巡檢使師出沐陽次沂州金全曰諸君以河中在何處而欲自此轉戰以前耶勢必不相及徒爲國生事爾宵會食帳中候騎告北兵數百並澗皆羸弱諸將欲掩擊之金全下令曰敢言過澗者斬及暮伏兵四起旗幟蔽日金鼓聲聞十餘里諸將乃復金全善料敵逾月退保海州遂引歸金全曰吾全軍而還不得爲無功矣拜右衛聖統軍領義成軍節度使燕侍中保大八年八月卒於金陵年六十餘內寵子男女凡三十二人元宗命少府監王仲連持節冊贈中書令謚曰順金全卒後閻楚之役興用事者皆少年不更軍旅覆敗相踵周人乘我罷弊攻取淮南國遂衰削不復能振人始思金全恨其已卒云

皇甫暉魏州人事唐晉事具五代史契丹入中原暉時爲密州刺史與棣州刺史王建俱來奔元宗遣使具舟檝迎之將至暉念本起盜賊不自安至秦淮赴水不死舟人援出之自言如履大石入朝歷歙州刺史神衛軍都虞候江州節度使加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周師攻淮南爲北面行營應援使會劉彥貞姚鳳兵以行彥貞舉動踈撓人測其必敗暉獨持重部分甚整士亦樂爲用周人頗懼之及彥貞敗死暉鳳退保清流關周世宗親帥衆盡銳攻壽州而分兵襲清流山後要擊暉大敗猶收兵出山後要擊暉大敗猶收兵爲出師劉彥貞以攻取自任元宗欲藉金全宿將威望以爲北面行營招討使救河中彥貞副之文徽爲監軍使李爲沿淮巡檢使師出沐陽次沂州金全曰諸君以河中在何處而欲自此轉戰以前耶勢必不相及徒爲國生事爾宵會食帳中候騎告北兵數百並澗皆羸弱諸將欲掩擊之金全下令曰敢言過澗者斬及暮伏兵四起旗幟蔽日金鼓聲聞十餘里諸將乃復金全善料敵逾月退保海州遂引歸金全曰吾全軍而還不得爲無功矣拜右衛聖統軍領義成軍節度使燕侍中保大八年八月卒於金陵年六十餘內寵子男女凡三十二人元宗命少府監王仲連持節冊贈中書令謚曰順金全卒後閻楚之役興用事者皆少年不更軍旅覆敗相踵周人乘我罷弊攻取淮南國遂衰削不復能振人始思金全恨其已卒云

流關周世宗親帥衆盡銳攻壽州而分兵襲清流山後要擊暉大敗猶收兵出山後要擊暉大敗猶收兵且戰且行入滁州滁州刺史王紹顏已委城遁暉無所歸方斷橋自守周兵涉水踰城而入執暉鳳送壽州行在見世宗曰臣力憊欲暫坐及坐曰欲轄臥不俟命而臥神色自若曰臣非不盡力國事南北勇怯不敵臣在晉屢與契丹戰安能如今日大朝兵甲之盛昨退保滁州城不意大軍攀堞如飛而入臣智力俱殫故被擒耳世宗賜之馬及衣帶數日創甚暉不肯治而死子繼勳繼勳少從暉兵間爲軍校以父死難擢將軍歷池饒二州刺史頗以吏事稱入爲神衛統軍都指揮使諸老將繼死繼勳雖尚少且無戰功徒以家世遂爲大將資產優贍名園甲第冠於金陵多蓄聲妓厚自奉養及開寶中大兵傳城繼閻楚之役興用事者皆少年不更軍旅覆敗相踵周人乘我罷弊攻取淮南國遂衰削不復能振人始思金全恨其已卒云

出奮擊者輒鞭而囚之自度罪惡日聞稍復朝請後主召議事亦辭以軍務不至內結傳詔使一切蔽塞及後主登城見王師旌旗壘柵彌徧四郊始大駭失色繼勳從還至宮乃以屬吏始出宮門軍士雲集欲之斯須皆盡

江文蔚字君章建安人博學工屬文後唐明宗時擢第爲河南府館驛巡官坐秦王重榮事奪官南奔烈祖輔吳用爲宣州觀察巡官歷比部員外郎知制誥國初改主客郎中拜中書舍人烈祖殂元宗以喪亂之後因恤舊典故文蔚以給事中判太常卿事與韓熙載蕭儼共加討論時稱其精練保大初遷御史中丞持憲平直無所阿枉馮延巳當國與弟延魯魏岑陳覺延魯以謝國寵弄威福及伐閩敗績詔斬覺及延魯以人而延巳岑置不問文蔚對仗彈奏曰賞罰者帝王所重賞以進君子不自私恩罰以退小人不由私怒陛下踐祚以來所信重者馮延巳延魯魏岑陳覺四人皆擢自下僚驟升高位未嘗進一賢臣成國家之美陰狡圖權引用羣小陛下初臨大政常夢錫居封駁之職正言讜論首擢讜逐棄忠拒諫此其始也姦臣得計欲擅威權於是有保大二年正月八日敕公卿庶僚不得進見履霜堅氷言者悔悟再降御札方釋羣疑御史張緯論事忤傷權要其貶官敕曰罔思職分傍有奏論御史奏彈尚爲越職況非御史孰敢正言嚴續國之戚里備位大臣不附姦憸尚遭排斥張義方上疏僅免嚴刑自是守正者得罪朋邪者信用上之視聽惟在數人雖日接羣臣終成孤立陛下深思遠慮始信終疑後常蒙錫宥密擢蕭儼侍從授張緯赤令羣小疑懼與酷吏司馬正彝同惡相濟迫脅忠臣高越之於虞氏義兼親故受其寄托痛其侵陵訴於君父乃敢蔽陛下聰明枉法亂逐憂凶勢力可以回天在外者擅兵居中者當國師克在和而三軍之利器一旦爲凶邀利迭爲前却天生五材國之利器一旦爲凶饋運者亦小人忿爭妄動之具使精銳者奔北饋運者亦亡穀帛戈甲委而資寇取弱鄰邦貽譏海內同列之中有敢議論則馮魏毀之於中正彝持之於外構成罪狀而後已今陳覺延魯雖已伏辜而魏岑猶在本根未殄枝幹復生馮延巳善柔其色才業無聞憑恃舊恩遂階任用蔽惑天聰欲怨歸上高審知累朝宿將墳土未乾遂其凶謀統內震黷將臺宗社之羞宜以孝理天下而延巳毋對縣太君妻爲國夫人與弟異居捨棄其母作爲威福專任愛憎悖天威敢行欺罔以至綱紀大壞刑賞失中風雨由是不時陰陽以之失序傷風敗俗蠹政害人餞日月之明累乾坤之德天生魏岑道合延巳蛇豕成性專利無厭遷延歸國鼠姦狐媚讒疾君子交結小人善事延巳遂當樞要而欺人主孩視親王侍燕譆譆遠近驚駭謠言滋興作搖巧以來寵視國用如私財奪君恩爲己惠取與繫於一言先帝早宮勤儉陛下守之勿失而岑營建大第廣役丁夫睦子之居過於內殿亭觀之侈踰於上林前年建州勞還文徽入覲西苑會燕捨爵策勳岑被猶無禮狂悖妄言與延巳用意多私行恩不當俾軍士懷恨怒之志受貸無感勵之心將校爭功誼動京邑姦謀詭計誑惑國朝致漳州屠害使者福州違拒朝命百姓肝腦塗地國家帑藏空虛福州之役岑爲東南面應接使而自焚營壁縱兵入城使窮寇堅心大軍失勢軍法逗遛畏懦者斬律云主將守城爲賊所攻不固守而棄去及守備不設爲賊掩襲者皆斬昨勅赦諸將蓋以軍威政令各非已出岑與覺延魯更相違戾互肆威權號令並行理在無赦烈祖孝高皇帝楙風沐雨勤勞二紀成此慶基付之陛下比諸鄰邦我爲強國奈何賞罰大柄肆姦宄之謀軍國資儲爲凶狡所散昨天兵敗衄統內震驚將臺宗社之羞宜醢姦臣之肉已誅二罪未塞羣情盡去四凶方祛衆怒今民多饑饉政未和平東有伺隙之鄰北有覬覦之國市里說言遐邇危懼陛下宜軫慮殷憂詠勰恤蚊延巳不忠不孝在法難原魏岑同罪異詠觀聽疑惑請行典法以謝四方文蔚既耳逾年召還南唐建國以來寬度草創尚遵排斥張義方上疏懃免嚴刑自是守正者言事遇合即隨材進用不復設禮部貢舉至是

始命文蔚以翰林學士知舉略用唐故事放進士盧陵王克貞等三人及第元宗問文蔚卿知舉取士孰與北朝文蔚曰北朝公薦私謁相半臣一以至公取才元宗嘉歎中書舍人張緯後唐應順中及第大衛其言執政又皆不由科第進相與排沮貢舉遂復罷矣保大十年辛卯五十二誌曰餘

歐陽廣吉州吉水人保大中詣闕上書曰臣近遊潭州伏見節度使邊鎬偶逢聖代初非將才措置乖刺大失人心致奉節兵乘夜呼噪共焚譙門會明而遁不然幾致大變是仁不足惠下也朗陵近在肘腋曾不爲虞乃圖桂林以取奔敗是智不足謀遠也與監軍使昌延恭不相協和動輒疑阻是義不足和衆也幕府無賢才是禮不足得士也號令朝出夕改是信不足使人也五者無一長考之前古未或不敗請擇帥澤師以全境土書入不省及失湖南元宗思廣言命授以官執政請召試廣言非人主尊賢待士之意不肯就試乃授本縣令亦辭不受而卒

張李皇甫江歐列傳第七　南唐書十一

馮孫廖彭列傳第八　南唐書十一

宋陸游撰　明沈士龍胡震亨同校

馮延巳字正中一名延嗣廣陵人父令頵事烈祖至吏部尚書致仕嘗爲歙州鹽鐵院判官刺史滑言病篤或言巳久人情頗詢詢延巳年十四入問疾出以言命謝將吏外賴以安及長以文雅稱白衣見烈祖起家授秘書郎元宗以吳王爲元帥用延巳掌書記與陳覺善因覺以附宋齊丘同府位高者悉以計出之於是無居巳右者元宗亦頗悟其非端士而不能去延巳頗其材藝狎侮朝士嘗誚孫忌曰君有何所解而爲丞郎忌憤然答曰僕山東書生鴻筆藻麗十生不及君誠諧歌酒百生不及君然上所以寘君於王邸者欲君以道義規益非遣君爲聲色狗馬之友也僕固無所解君之所解者適足以敗國家耳延巳慙不能對給事中常夢錫屢言延巳小人不可使在王左右烈祖感其言將斥之會晏駕元宗方哀慕厭之喜形於色未聽政屢入白事元宗待之如初及周師大入盡失江北地始罷延巳猶爲太子少傅數月復相謂曰書記自有常職餘各有司存何爲不憚煩也乃少止保大初拜諫議大夫翰林學士遷戶部侍郎翰林學士承旨又進中書侍郎四年同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罷爲太子少傅頃之拜撫州節度使以母憂去鎮起復冠軍大將軍召爲太弟太保領潞州節俄以左僕射同平章事延巳數居柄任揣元宗不能察其姦遂肆爲大言謂巳之才略經營天下有餘而人主躬覽庶務大臣備位安足致理元宗果謂然悉委以政事奏可而已延巳初以文藝進實無他長紀綱頹弛吏胥用事軍旅一切以委邊帥無所可否愈欲以大言蓋衆而惑人主至譏笑烈祖哉兵以爲離覩無大略嘗曰安陸之役喪兵數千輟食咨嗟者旬日此田舍翁安能成天下事今上暴師數萬於外宴樂擊鞠未嘗少輟此眞英雄主也九年湖南平而朗州劉言叛勢張甚元宗亦知用兵之難謂延巳與孫忌曰湖湘之役旄節使和其民吾亦得休養衛湘之民國其庶幾乎忌即欲奉行延巳方以克楚爲功乃曰本朝出偏帥平一國寓縣震動今一旦三分棄其二傷威毀重非所以示天下且諸將行奏功矣持不下又不欲緣軍興取資於國以損其功遣使於長沙調兵賦苛征暴欲重失民心言遂取長沙盡據故楚地周人亦伺釁而動朝論籍籍延巳力求去而元宗待之如初及周師大入盡失江北地始罷延巳猶爲太子少傅數月復相會疾改太子太傅建隆元年五月乙丑卒年五十八誌忠簡延巳工詩雖貴且老不廢如宮丸數行曉日龍旗百尺春風識者謂有元和詞人氣格尤喜爲樂府詞元宗嘗因曲宴內殿從容謂曰吹簫一池春水何干卿事延巳對曰安得如陛下小樓吹徹玉笙寒之句時喪敗不支國幾亡稽首稱臣於敵奉其正朔以苟歲月而君臣相謔乃如此延巳晚稍自厲爲平恕簡儉嘗

廷斤其罪及爲大理卿斷軍使李甲妻獄失入
坐死議者皆以爲當死延已獨揚言曰儼爲正
卿誤殺一婦人卽當以死君等令議殺正卿他
日孰任其責乃建議儼素有直聲今所坐已更
赦宥宜加弘貸儼遂免人士尤稱之弟延魯
延魯字叔文一名謐少負才名烈祖時與兄延
已俱事元帥府元宗立自禮部員外郎爲中書
舍人勤政殿學士有江州觀察使杜昌業者聞
之歎曰封疆多難駕御賢才必以爵祿延魯一
言合指遽寘高位後有立大功者當以何官賞
之然元宗愛其才不以爲躐進嘗內宴出寶器
貯龍腦數斤賜羣臣延魯曰臣請効陳平均分
之比遍賜猶餘其半輒曰救賜錄事馮延魯拜
舞懷之元宗爲雖笑而罷保大中師出平建州
以延魯爲監軍使諸將欲乘勝遂取福州樞密
使陳覺欲自爲功乃請銜命宣慰召李弘義入
朝既見弘義不敢發還至劍州矯詔起邊兵命
延魯將之元宗雖怒覺之專兵業已行因命延
魯爲南面監軍使覺及王崇文魏岑會攻福
州取其外郛會吳越將余安援兵自海道至白
蝦浦將捨舟而淳淖不可行方布竹簀登岸我
軍曹射之簀不得施延魯曰弘義不降特此援
耳若塵我軍稍退使吳越兵至半地盡勦之城
立降矣禪將孟堅爭曰援兵已陷必地將盡力
與我戰勝負殆未可知延魯不聽頃之吳越兵
至岸鼓噪奮躍而前與城中夾擊我延魯敗走
俘戮五千人孟堅戰必諸軍遂大潰必者萬計

委軍實戎器數十萬國帑爲之虛耗延魯曰佩
刀自刺人救之不殊朝廷議卽軍中斬延魯及
覺既有命矣會宋齊丘以嘗薦覺使福州自劾
乃詔械延魯覺還金陵屬吏皆江流竄延魯流
舒州會赦復少府監元宗擇廷臣爲巡撫使分
按諸州延魯在焉右拾遺徐鍇上疏論其多罪
無才不足辱臨遣不聽使還遷中書舍人以工
部侍郎出爲東都副留守周師南侵分兵下東
都延魯簪履自攽衣僧服而逆被執世宗釋之
賜衣冠授給事中問江南事占奏詳華賜予加
厚習大梁累年遷刑部侍郎得還拜戶部尚書
宋興楊州節度使李重進叛伏誅元宗遣延魯
詳也重進之使館於臣家國主令臣語之曰大
丈夫失意而反世亦有之但時不可耳方宋受
禪之初人心未定上嘗作亂大兵北征君不以
此時反今內外無事乃欲以數千烏合之衆抗
天下精兵吾寧能相助乎太祖初意延魯必恐
懼失次及聞其言乃大喜因復問曰諸將力請
渡江卿以爲何如延魯曰重進自謂雄傑無與
敵者神武一臨敗不旋踵況小國其能抗天威
乎然亦有可慮者本國侍衛數萬皆先主親兵
譽同死生固無降理大國亦損數萬人乃可況
大江天塹風濤無常若攻城未下饋道不一事
亦可虞太祖因大笑曰朕本輿卿戚耳豈聽卿

遊說哉會捕重進叛卒日殺數十人延魯因奏
事言曰叛者獨一重進乎亦衆人乎謂衆人則
陛下應天順人烏有此理獨一重進則脅從者
何罪太祖感悟後獲者皆貸不誅厚賜遣延魯
歸南渡之師由是亦輟後主嗣位延魯頗自伐
奉使之功嘗晏內殿後主親酌酒賜之飲罔不
盡誦詩及索琴自鼓以侑之延魯猶自若後主
優容不責也楚國公從善入朝太祖受旄節留
之闕下後主復遣延魯入謝疾作不能朝太祖
待之素厚至是尤憐之遣使挾太醫護視詔放
還金陵卒於家子偰韓熙載知貢舉放及第褒
試被黜後與其弟侃儀仗入宋繼取名第南
唐公卿家莫能及者仕至殿中丞知福州至
道咸平間歷典藩郡以政績聞延魯鉞於仕進
然喜言高退事嘗早朝集漏舍歎曰玄宗賜賀
監三百里鏡湖非僕所敢望得賜玄武湖亦遂
素意徐鉉笑答曰上於近臣豈惜一玄武湖恨
無知章爾延魯不能對
孫忌高密人一名鳳又名晟少舉進士始濟陽
爲進士者倒修邊幅尚名檢忌豪舉跌宕不能
蹈繩墨遂亡去渡河客趙魏間唐莊宗建號以
亘盧革爲相革雅知忌辟爲判官遷著作郎明
宗天成中與高輦同事秦王從榮從榮敗忌亡
命至正陽未及渡追騎奄至亦疑其狀偉異眄
之忌不顧坐淮岸捫蝨衣褐蝨追者乃捨去渡
淮至壽春節度使劉金得之延與語忌陽瘖不
對授館累日忽謁漢淮南王安廟金先使人伏

神座下悉聞其所禱乃送詣金陵時烈祖輔吳四方豪傑多至忌口吃初與人接不能道寒暄坐定辭辯鋒起人多憎嫉之而烈祖獨喜其文辭使出教令輒合指遂預禪代祕計每入見必移時乃出尤務謹密人莫窺其際烈祖受禪歷中書舍人翰林學士中書侍郎元宗立齊王景遂排之出爲舒州節度使治軍嚴有歸化卒二人正晝提白刃入府求忌殺之入自西門吏士倉卒莫能禦適忌閒行在東門聞亂得民家馬乘之奔桐城叛卒不得忌乃殺都押衙李建崇而逸忌坐貶光祿卿元宗素重之不以爲罪累遷左僕射與馮延巳並相每鄙延巳侮之延巳先寵保大十四年周師侵淮南圍壽州分兵破滁州擒皇甫暉江左大震以忌爲司空使周奉表請爲外臣忌見延巳曰此行當屬公然忌若辭則是負先帝也既行知不免中夜歎息語其副禮部尚書王崇質曰吾思之熟矣終不忍負永陵一杯土周世宗以樓車載忌於壽州城下使招仁贍仁贍望見忌戎服拜城上忌遥語之曰君受國恩不可開門納寇世宗詰之忌謝曰臣爲唐大臣豈可教節度使外叛於是遣王崇質歸而留忌會署兩班師忌亦從至大梁館都亭驛遇入閤使班東省官後屢召見飲以醇酒問江南事忌但言寡君實北面無二心周將張永德與李重進不相能倡言重進且反唐人聞之以爲有間可乘遣蜡丸書招重進重進表其書於世宗皆斥潰反間之言世宗遂發怒時鍾謨亦奉使在館俱召見責讓忌正色請死無挫辭又問江左虛實終不肯對比出命都承旨曹翰護至右軍巡院猶飲之酒數酌翰起曰相公得罪賜自盡忌怡然整衣索筆東南望再拜曰臣受恩深讎以死謝從者二百人亦皆誅死於東相國寺世宗性暴急莫敢救者忌已追悔元宗聞之流涕贈太傅追封魯國公謚文忠厚恤其家擢其子爲祠部郎中賜名魯嗣完

論曰南唐之衰劍仁瞻效於封疆孫忌效於奉使皆天下偉丈夫事雖敵讐不敢議也區區江淮之地有國僅四十年覆亡不服而後世追考猶爲國有人焉益自烈祖以來傾心下士士之避亂失職者以唐爲歸烈祖於宋齊丘宇之而不敢名齊丘一語不合則挈衣笥望秦淮門欲去追謝之乃已元宗接羣臣如布衣交間御小殿以燕服見學士必先遣中使謝曰少疾不能首幘欲冠帽可乎於虖是誠足以得士矣夔廖偃彭師暠之事可謂血氣名人類者烏得不以必報之耶使視臣如手足則臣視君如腹心詎不信夫

廖偃彭師暠皆楚馬殷之臣偃度州處化人祖爽父臣圖仕皆至刺史偃少倜儻喜奇節通左氏春秋班固漢書馬殷有國自秘書郎爲裨將戍衡山嶚殷子希萼與弟希崇爭國希萼敗見執師暠不知其世家自殷時爲將與希萼有舊怨希崇避殺兄名於是命師暠幽希萼於衡山使甘心焉師暠歎曰嗟後欲使我弒君耶吾豈爲是哉至衡山偃在焉相與護視希萼甚謹未嘗失人臣禮希崇意不快復遣召希萼歸長沙終欲加害偃擇勇士百人執兵衛希萼晝夜擊柝以警非常遂築行府與師暠奉希萼爲衡山王請命於金陵元宗爲出師定楚亂希萼遂入朝偃師暠俱從行而偃爲部署輜重指揮使尤勤瘁希萼流涕曰吾逐於逆豎非偃盡忠豈能免禍至金陵元宗召見兩人嘆奬之授偃左殿直軍使萊州刺史師暠殿直都虞候而使偃守道州以倚南漢會朗州叛澧州亦潰偃所部多澧人中夜作亂偃率親卒力戰不能支極罵而死元宗下制哀悼贈右領衛大將軍寧州刺史謚曰節而師暠不見用卒於金陵後主時徐鉉爲史官有豐城令劉虛已移書明偃大節云

論曰史之失傳者多矣廖偃彭師暠之事可謂盡忠所事者而五代史則以爲馬希崇遣師暠偃囚希萼而師暠奉希萼爲衡山王是偃亦屬受囚希萼之指而師暠獨能全之也江表志則以爲師暠且從希崇害希萼偃百計誘諭而寢其謀及衛希萼也師暠之計乃無所施是師暠實欲害希萼獨賴偃以全耳嗚呼何其異也惟十國紀年言兩人者俱有功差可考信故多采之大抵忠於故君兩人實同而偃功爲多不可誣也張巡許遠之事著若日星兩家子弟猶有異論況偃師暠耶

爲孫廖鼓列傳第八

孟陳韓朱列傳第九

宋陸游撰　明沈士龍胡震亨同校

孟堅始事建州王延政爲將保大初查文徽討王氏之亂堅來降文徽即以兵付之出奇屢擊有功及馮延魯之攻福州也堅亦在兵閒吳越援兵自海道至阻淖不得登岸延魯不知兵意於破敵欲欲兵誘而斃之堅諫曰吳越兵進退俱不能方致死於我使得至平地未見可勝也延魯大言曰吾自擊之無預君事吳越兵得平地果不可制李弘義兵自城中出蓋銳突擊延魯大敗棄軍遁堅力戰以死延魯雖敗而其黨方盛故堅之死事不見錄國人哀之

陳誨建州人生數月趙健能馳走其父異之名之曰阿鐵長事王延政爲將唐師攻建州傳其城誨數出挑戰先鋒橋道使王建封克外邪擒誨將斬之已解衣伏鎖忽脫身絕馳追者數十百輩莫能及自歸大將查文徽駭異用爲戰棹指揮使領故部曲從攻福州馮延魯敗走諸營皆潰死者萬計委軍實戎器不可勝計獨殿後收所棄金帛二十萬以歸文徽鎮建州誨爲劍州刺史諜者告吳越戊兵棄福州遁又徽暗而貪功即率誨俱進誨以戰艦入閩江遡春雨江水暴漲一夕七百里抵城下擊敗福州兵獲其將馬先進葉仁安鄭彥華始知福州未嘗有變誨親故多在城中方遣間使招之文徽勒步騎亦至福州來迎文徽傳令入城誨以所閱告且曰僕閩人也豈不能料閩人之情宜先立寨盡無所回隱宋齊丘馮延巳等皆側目元宗意獨嘉之命權知制誥書命典雅有元和之風與徐鉉齊名時號韓徐契丹入汴晉少帝北遷冊載上疏曰陛下有經營天下之志今其時以若戎主遁歸中原有主則不可圖矣不省陳覺馮延魯福州喪師初議宜軍法齊丘誣以酒狂貶削官遷外郡冊載上疏請無赦又數言齊丘黨與必基禍亂冊載不能飲酒齊丘誣以酒狂貶和州司士參軍徙宣州節度推官復入爲虞部郎中史館修撰遷中書舍人周太祖有天下用事者猶議北伐冊載曰北伐吾本意也但今已不可耳郭氏姦雄曹馬之流雖有國日淺守境已固我兵妄動豈止無功耶言雖切而朝廷闇於機會經營中原之意終不已周人果以籍口兵入淮南齊王景達以兵馬元帥臨邊陳覺爲監軍使冊載言出師大事也當先正名莫信於親王莫重於元帥安用監軍使哉亦不從冊載才氣逸發多藝能善談笑爲當時風流之冠尤長於碑碣他國人不遠數千里攜其出與客性忽細謹老而益甚畜妓四十輩皆出良家雜居物議閔然冊載密語所親曰吾爲此以自污避入相爾老矣不能爲千古笑端坐託疾不朝貶右庶子分司南都冊載書盡斥諸妓後主喜曰冊載秘書監俄復故官欲遂大用之而去妓悉還後主數曰孤亦無如之何矣宿直官中賜對多所弘益後主手敕褒之進中書侍郎卒年六十九後主謂侍臣曰吾竟不得相冊載欲贈平

章事右有是否或對曰晉劉穆之贈開府儀同三司卽故事也乃贈右僕射同平章事發朝一日謚文靖命葬梅嶺岡謝安故基側著格言及張述三卷擬議集十五卷定居集二卷初熙載曰趙點嘗使周及歸元宗歷問周之將相熙載曰趙檢頗視非常殆難測也及太祖受禪人服其識朱元頴州沈丘人本姓舒少倜儻通左氏春秋與揚訥同爲河中李守貞客守貞叛俱來乞兵楊訥者李平也語在平傳元既省事南唐以爲部員外郎待詔文理院數上書論事言今幸中原多故荷支歲月非所以爲國當取湖湘閩越錢塘以固基本且請專任軍旅以次討定用事者嫉其言共譖之以爲遠人謀握兵包藏莫測遂罷待詔元失意縱酒不事事朝廷亦優容之保大末周師入淮南元請對言兵事元宗大悅命從齊王景達救壽州元善撫士卒與之同甘苦每臨戰誓衆詞情慷慨流涕被面聞者皆有効欵赴敵之意破舒和二州以功加淮南西北面行營應援都監與邊鎬許文縝柵紫金山軍聲頗振益柵且及壽州元恃功時或違景達節制監軍使陳覺與元素有隙且嫉其能屢表元本學縱橫不可信不宜付以兵柄元宗乃命楊守忠代之守忠至元帥府景達撤元計事元憤怒欲自殺其客宋均曰丈夫何往不可乃爲妻子欤耶遂舉寨萬餘人降周由是諸軍皆潰邊鎬許文縝楊守忠皆被擒壽州不守遂盡矣元在江南娶查氏文徽女至是伏誅文徽累表乞貸亦不從以珠裹尸於市哭之隕絕觀者皆爲垂泣元踰周復妊舒世宗愛其驍果以爲蔡州團練使其母猶在沈丘遂迎養焉太祖受禪遷汀州防禦使太平興國初卒

論曰亡國之君必先壞其紀綱而後其國從焉方是時疆埸之臣非皆不才也敗於敵未必誅一有成功讒先殺之故強者玩弱者降敵自古非一世也南唐如陳覺馮延魯查文徽邊鎬輩喪敗塗地未嘗少正典刑朱元取潁州於周兵將遁之時固未爲偽功而陳覺已不能容此元之所以降也元降諸將束手無策相與爲俘縲以去而唐遂失淮南臣事於周雖未卽亡而亡形成矣欲知南唐之亡者當於是觀之

劉澔李嚴張襲列傳第十 南唐書十三

宋陸游撰 明沈士龍胡震亨同校

劉仁贍字守惠淮陰洪澤人父金事吳武王有戰功至濠州團練使長于仁規娶武王女貴於其國嘗爲清淮軍節度使仁贍略通儒術好兵書有名於國中事烈祖歷黃袁二州刺史入爲龍衛軍都虞候拜鄂州節度使元宗伐楚仁贍帥州師克巴陵撫納降附甚得人心保大中湖湘戍兵潰歸復失故楚地上書者多謂周人有南侵之謀淮上石偶人言元宗聞而惡之斷其首自六月至冬不雨長淮可涉民流入周邊城遮殺之不能禁唐亦與屯田修邊備以壽州宼爲要地十三年徙仁贍爲清淮軍節度使自楊氏有吳歲暮淮泗輒增戍以備侵軼謂之把淺監軍吳廷紹以爲無事徒費糧糗罷之仁贍表陳不可罷未及行周已遣將李穀王彥超韓令坤等帥師大入詔書暴我納李金全援李守貞慕容彥超結契丹太原之罪報至上下失色仁贍獨部分號令宴勞吏士開喉如平時十一月出兵破城南大柵殺周兵數千人元宗遣神武統軍劉彥貞將三萬人救壽州十四年正月彥貞至來逺鎮距壽州二百里軍容甚盛李穀燒營夜遁保正陽彥貞率戰艦數百艘沂淮而上仁贍曰敵已畏君矣當持重養盛以俟間若遽求戰而不能勝則大事去矣彥貞不從仁贍曰周人逐必設伏遇之將敗績乃率厲其下益兵固守彥貞果大敗沒於陣伏尸三十餘里士戈

甲三十萬周世宗自將攻城屯於城西北淝水之陽徵宋亳陳賴許秦徐宿州丁夫數十萬備攻城雲梯洞屋下臨城中數道同時進攻塡塹陷壁晝夜不少休如是者累月每鼓角四發聲震墻壁皆動我援兵在外者見利輒進常陷伏中以故屢敗而終不悟仁贍雖知外援之敗意氣益壯覩世宗在城下據胡牀督攻城仁贍素善射自引弓射之箭去胡牀數步輒墮世宗命進胡牀於箭墮處後箭復遠數步而墮仁贍知之投弓於地曰若天果不佑唐耶吾有死於城下耳終不失節於是世宗遣中使來諭曰知卿忠義然士民何罪又親駕臨城招之皆不從自正月至四月不可下世宗還京師楊泰滁和舒靳諸州皆復爲唐守渦口定遠周兵成守者亦皆爲我師襲破江左義復叛而壽州之圍獨不解元宗遣元帥齊王景達以兵數萬來援分重兵據紫金山列寨十餘處與城中傳烽相應築甬道抵城通餽餘六月仁贍出兵殺周兵數百

焚攻城洞屋甚衆周將李重進等兵力頗屈仁贍因請乘世宗之歸以邊鎬守城自出決戰景達畏懦又方任陳覺固不許仁贍憤鬱得疾少子崇諫夜泛小舟渡淮謀紓家禍爲軍校所執仁贍命腰斬之監軍使文德殿使周廷構哭於中門又求救於仁贍妻薛氏薛氏曰崇諫幼子固所不忍然貸其死則刘氏爲不忠之門促命斬之然後成喪聞者皆爲出涕十五年二月世宗復親征屢戰皆克唐軍被俘誠者四萬人餘

衆不能復整朱元朱仁裕孫璘皆降周仁贍聞之扼吭憤難世宗知壽州且下心獨嘉仁贍之忠恐城破殺之乃下詔諭使自擇福三月甲辰又擲兵城北而仁贍已囚篤不知人監軍周廷構營田副使孫朔等爲仁贍表請降戊申世宗次城北受之舁仁贍至幄前撫勞嘉歎拜天平軍節度使兼中書令命還城養疾辛亥晝晦雨黃沙如霧世宗在下蔡疑有變馳騎覘之乃仁贍卒年五十八州人皆哭偏裨及士卒自剄

以徇者數十人世宗遣使弔祭追封彭城郡王錄其子崇讚爲懷州刺史賜莊宅各一區元宗聞仁贍死哭之慟贈太師中書令謚忠肅嗟曰仁贍有知其肯捨我而受周命耶是夕夢仁贍若拜謝庭中加封衛王後主立進封越王開寶中仁贍子崇諒爲進奉使太祖嘉其忠臣之後特命爲都官郎中仁贍至今廟食壽春不絕諭曰政和中先君會稽公爲淮西常平使者實請於朝刻仁贍於典祀且名其廟曰忠顯後又嘗寓家壽[redacted]宗攻下壽州廢爲壽春縣而徙壽州於下蔡故壽春父老喜言仁贍事烈祖嘉其忠義常侍佑生而狷介高潔閉門苦學不交人事文章議論見推流輩陳喬韓熙載共薦於元宗起家祕書省正字後王在東宮開崇文

幾人可比予之南伐得汝爲多蓋摘取制中語載之本不相聯屬又頗有潤色也以仁贍之忠天報之宜如何而其後於今遂絕天理之難知如此可悲也夫

潘佑幽州人祖貴事劉仁恭爲將守光殺之父處常脫身南奔事烈祖爲散騎常侍佑生而狷介高潔閉門苦學不交人事文章議論見推流輩陳喬韓熙載共薦於元宗起家祕書省正字後王在東宮開崇文

如列禦寇莊周者焚天下之轅轡天下之駒安得
浩平復歸於無物歟此吾平昔所言也足下之
行書以贈別開寶五年更官名改內史舍人初
與張洎親厚及俱在西省所趨既異情好頗衰
每歎曰堂堂平張也難與並爲仁矣時南唐日

衆削用事者充位無所爲佑憤切上疏極論時
政歷詆大臣將相詞甚激訐後主雖數賜手札
嘉歎終無所施用佑七疏不止且請歸田廬乃
命佑專修國史悉罷他職而佑復上疏曰三軍
可奪帥也匹夫不可奪志也臣乃者繼上表章
凡數萬言詞窮理盡忠邪洞分陛下力蔽姦邪
曲容謟僞遂使家國惜惜如日將暮古有桀紂
孫皓者破國亡家自已而作尚爲千古所笑今
陛下取則姦回敗亂國家不及桀紂孫皓遠矣

臣終不能與姦臣雜處事亡國之主陛下必以
臣爲罪則請賜誅戮以謝中外詞既過切張洎
從而構之後主遂發怒以潘佑素與李平善意
佑之狂直多平激之而平又以建白造民籍爲
所排乃先收平屬吏併使收佑佑聞命自剄年
三十六徙其家饒州處士劉洞賦詩弔之國中
人人傳誦爲泣下及王師南征下詔數後主殺
忠臣蓋謂佑也于華仕宋至屯田員外郎以疾
致仕景德中眞宗皇帝憐佑之忠趣華於家授

故官

論曰佑學老莊齊死生輕富貴故其上疏縱言
詆訐若惟恐不得死者雖激於一時忠憤亦少
過矣後主非強悍雄猜之君而陷之於殺諫臣
使佑學聖人之道知事君之義豈至是哉不幸
既死同時諸臣已默默爲降虜矣猶醜正嫉言
覩之如佑誣以狂愚感潮溫祀左道之罪至斥
爲人妖雖後之良史有不能盡察其說者於戲
悲夫

李平本姓名曰楊訥少爲嵩山道士與汝陰布
衣舒元芙李數年業成同游蕲中客於節度使
李守貞守貞叛漢使兩人懷表間行乞師於金
陵元宗爲出師數萬爲之聲援甫出境而守貞
叛兩人無所復命且唐遇之厚曰報事唐而訥
始自稱李平元亦易姓朱元宗皆以爲尚書郎
吳越侵常州欲以平爲將固辭迂衛尉少卿周
兵取蘄州不能有復棄而歸乃以平爲刺史朱
元叛元宗以平本與元同歸唐廬其不自安召

還金陵使者失指械平以歸元宗大驚慰勉之
拜達州節度使召爲衛尉卿潛佑好老莊平少
爲道士習其說因相與遊平請復井田法造民
籍復造年籍課命種桑後主本好古務農甚悅
其言使判司農寺平急於成功施設無漸人不
以爲便後主亦中悔罷之而佑歷詆一時公卿
獨稱薦平請以判司會府羣議益不平會佑以
直諫得罪囚坐以與平淫祀鬼神事繫平大理
獄縊死獄中

嚴續字畏宗馮翊人祖賞仕故唐爲江淮水陸
轉運判官徙家廣陵父可求爲吳武王謀臣及
吳王宣王嗣立又皆有功宣王建國可求爲尚
書左僕射同平章事大和二年卒續十餘歲以
父蔭補千牛備身迁秘書郎尚烈祖女生長富
貴而性恭謹歷兵部侍郎尚書左丞元宗即位
進禮部尚書中書侍郎出牧池州復拜中書侍
郎無三司使又出爲江州節度使數年復入知
尚書省遂爲門下侍郎同平章事初續之未出

池州也宋齊丘專国公卿多附之惟續持正不
爲屈翰林李士常夢錫嘗指言齊丘過咎元宗
語之曰大臣惟嚴續能自立然才短恐不能勝
其黨卿宜助之夢錫退諭指於續七因與夢錫
親厚然不能盡用其言也卒爲黨人所排與夢
錫俱補外及爲相雖自以肺腑盡忠不二然寡
孚譏聽用多非其人不能稱職或作螃蟹賦以
譏切之是時以軍興百司政事往往歸樞密院
續言多不見用求罷拜鎮海軍節度使屬疾還
都已革猶不亂與客言請如平時後主使內夫
人問之歷陳羣臣邪正其當進某當退辭氣慷
慨不及其私翼日卒年五十七謚曰懿初續以
不學見輕同列遂力敎子弟諸子及孫卒進士
者十餘人

張易字簡能魏州元城人高祖萬福故唐金吾
將軍後徙萊州掖縣易性豪爽尚氣少讀書於
長白山又徙王屋及嵩山苦孝自厲食無鹽酪
者五歲齊有高士王達靈居海上博孝精識少

許可易從之遊數年入洛舉進士不中以丹元三年南歸授校書郎大理評事時方重赤縣拜上元令元宗立以水部員外郎通判歙州刺史朱匡業平居甚謹然醉則使酒陵人果於誅殺無敢犯者易至赴其宴先已飲酔就席酒甫一再行擲杯推案攘袂大呼詰責鋒起匡業尚醒愕然不敢對惟曰通判醉甚不可當也易魏我暗鴟自若俄引去匡業使吏掖就馬自是見易加敬不敢復使酒郡事亦賴以濟太弟景遂初立高選官僚召爲贊善大夫景遂召飲以王杯行酒因與坐客傳玩至易忽大言曰殿下有重寶輕士之意何耶抵於柱礎碎之坐皆失色其他規正皆類此景遂不爲忤待易益厚遷刑部郎中判大理寺周人南侵時江淮久安人不知戰我師屢北上下震恐易獨揚言朝路曰被山帶海守奕世之業昔者夫差以無道之兵威陵齊晉孫權以草創之国勢遏曹劉今者上下併力敵何足畏哉元宗聞而異之召使宿直禁中議事然亦不能用也陳覺字徽古方用事朝野側目易一日朝退歎曰吾參延尉職誅邪孽當手數二豎以謝蠧官俄以吳越犯邊出爲宣歙招諭使判宣州前刺史方策州城役徒數萬一切罷遣之曰自守者弱遠圖者強何以城爲吳越闖之懾服不敢復犯後主封吳王召易爲吳王司馬東官建又爲左庶子後主即位遷右諫議大夫復判大理寺尋乞解大理改勤政殿學士判御史臺集武德至寶曆君臣問對及

臣下論奏骨鯁者七十事爲七卷曰諫奏集上之註太玄未成卒年六十一

龔慎儀後主時爲給事中開寶三年高祖欲封南漢未決詔後主論劉鋹令奉正朔後主乃遣慎儀持書使南漢書曰僕與足下叨累世之盟雖疆畛阻闊休戚實同敢奉尺書敬布腹心惟大朝伐楚足下疆吏弗靖遂成釁隙初爲足下危之今弊邑使臣入貢皇帝幸以此宣示曰彼若能惕然改圖單車之使造廷則百萬之師不復出矣不然時有不得已者僕料大朝之心非貪土地也怒人不賓而已且古之用武不計强弱小大而必戰者有四父母宗廟之讐一也彼此爲合民無定心二也敵人進不捨我退無守路戰亦亡退亦亡三也彼有敗亡之勢我乘進取之機四也今足下與大朝無是四者而坐受天下之兵決一旦之命有國家利社稷者固如是乎夫彊則南面而王弱則王鼎事大屈伸在我何常之有違天不祥好戰危事天方相楚尚未可爭而況今日之事耶地莫險於劍閣而蜀亡矣兵莫強於上黨而李鴞失守矣竊意足下國中必有矜智好謀之臣獻尊王強國之策以謂五嶺之險非可遽前堅壁清野絶其饋道依山阻水射以強弩彼雖百萬之兵安能成功不幸而敗則輕舟浮海猶足自全豈能以萬乘之主而屈於人哉此說士之常談可言而不可用異時王師南伐水陸並舉百道俱進豈暇其饋道盡保其壁壘或用吳越舟師自泉州航

海不數日至足下國都矣人情恟恟則舟中皆爲敵國忠義效死之士未易可見雖有巨海孰與足下俱行乎敢布腹心惟與大臣熟計之史館修撰潘佑之辭也鋹得書怒囚慎儀不遣後主表聞太祖遂決興師南漢平乃得歸後主之亾也慎儀爲徽州刺史會昭武留後盧絳閉國破提兵自宣州欲入福建過歙慎儀閉城拒守絳怒曰慎儀吾故人何爲見拒遣裨將馬雄攻之慎儀朝服而出爲雄所害

劉澥李畯張龔列傳第十

郭張林盧蒯二陳列傳第十一　南唐書十四

宋陸游撰　明沈士龍胡震亨同校

郭廷謂字信臣彭城人父全義仕爲濠州觀察使廷謂幼好學善書札騎射補殿前承旨出爲濠州中門使全義卒擢莊宅使卽爲州監軍周侵淮南廷謂與州將黃仁謹約以死守籍州民不逞者聚於僧寺嚴兵守之日給食隨所能使造守具故周師終不知城中虛實久不可下元宗歎其忠因大發戰櫂命與林仁肇援壽州周世宗聞之徙下蔡浮橋於渦口築壘夾淮東西以護橋扼濠壽之衝暑雨淮漲廷謂擁不備輕舟泝流急趨渦口將麾兵斷笮周人覘知設伏待之廷謂將至揣得其情駐軍不進襲敗周將武行德周務勅於定遠斬首數百行德挺身遁卒焚浮橋周兵死者不可計遂盡焚軍資取良馬數百進武功殿使就遷州刺史猶以爲賞薄又遷團練使蕪上淮水陸應援使及紫金山戰唐將帥多降於周廷謂獨還軍守濠州治壁壘繕戈甲爲守備世宗復南征廷謂表金陵請援且言周師日張願早辭請和以俟機會夜出敢死士千餘襲破周營焚雲梯洞屋周人太驚相踐死者甚衆然援師不至世宗親攻城焚戰艦數百艘殺二千人進攻羊馬城又殺數百人遣諜持詔諭降廷謂廷謂度不能支奉表於周懇言世受本國爵命家在江南欲遣使稟命國主世宗許之爲緩攻及廷謂使還知金陵卒不能救集將士於壘門南嚮慟哭再拜乃降世宗見廷謂賜賚甚厚以爲濠州團練使

張林字茂實廬州合肥人父全義仕爲濠州觀察使林幼好學善書札騎射補殿前承旨出爲濠州中門使全義卒擢莊宅使卽爲州監軍周侵淮南廷謂與州將黃仁謹約以死守籍州民不逞者聚於僧寺嚴兵守之日給食隨所能使造守具故周師終不知城中虛實久不可下元宗歎其忠因大發戰櫂命與林仁肇援壽州周見廷謂賜宴勞之曰兵興以來江南敗亡相踵惟卿能犯渦口浮橋破定遠寨足報國矣濠州小城使汝王自守豈能固哉賜襲衣金帶良馬及器皿萬餘拜亳州防禦使以其弟廷讚爲和州刺史因命帥濠州兵東攻天長下之遷樓櫓戰櫂左右廂都監入朝官至靜江軍節度觀察留後知梓州代歸賜第東都卒年五十四廷謂事母孝朝夕束帶立侍寒暑不變爲政亦有惠愛方廷謂降周時令其錄事參軍鄱陽李延邺草降表延邺責以忠義不爲具草廷謂愧然棄已降必欲得表以兵脅之延邺投筆曰大丈夫終不負國爲叛臣作降表遂遇害元宗聞之召見延邺子命以官

張彥卿史失其鄉里世家保大末周世宗南侵彥卿爲楚州防禦使周師銳甚旬日間海泰州靜海軍皆破元宗亦命焚東都官寺民廬徙其民渡江世宗親御旗鼓攻楚州自城以外皆已下發州民濬老鶴河遣齊雲戰艦數百自淮入江勢如震霆烈焰彥卿獨不爲動及梯衝臨城鑿城爲窟室貯薪而焚之城皆摧地遂陷彥卿猶列陣城內誓死奮擊謂之巷鬬日暮轉至州廨長短兵皆盡彥卿取繩床搏戰及兵馬都監鄭昭業等千餘人皆死之無一人生降者周兵死傷亦甚衆世宗怒盡屠城中諸民焚其室廬然得彥卿子光祐不殺也元宗下詔贈彥卿中天長縣時陞爲雄州刺史建武軍使易[illegible]贊同圖守鬬楚州陷遂降彥卿馬元康書以爲彥能亦莫知孰是也

論曰彥卿守楚州孤壘無援當百倍之師身可碎志不可踰雖劉仁贍殆不能過而史家傳載獨略至其名亦或不同於虖何其重不幸也

云肺腑不正及遇酗家人惟其不
肇尤爲陳喬所知至是喬歎曰國勢如此而殺
忠臣吾不知所梲駕也然不能自誣仁肇卒
逾年後主遂見討又逾年國爲墟矣

盧絳字晉卿宜春人自言唐中書令人欽州刺
史肇之後初名充慕晉魏絳更爲讀書略通大
指喜論當世利病然脫略繩檢每以博奕角勝
爲事舉進士不中爲吉州回運務計吏盜庫金
事覺當伏危法乃更儒服亡去至新淦客於土
豪陳氏與其子弟共學絳好縱橫兵書日夜讀
之陳氏察其非士流謂曰朝廷方求賢豪吾子
其可久留此乎因厚具裝遣行絳將還宜春中
途飲博盡費其裝比至家母及兄弟皆鄙謁之
絳乃入廬山白鹿洞書院猶亡賴以屢不出迎
多脅取同舍生金又持摧貨誣山中浮屠以邀
賄謝人皆患苦之與諸葛濟副鬱號廬山三害
朱弼爲國子助敎將捕治其罪復去已往來金
陵丹陽間遇大寒平地躍起折簷楠爲薪以自

濟守倉吏召歸使躍倉簷自氣樓入倉中盜米
一夕往返數十久之乃上書論事未報詣樞密
使陳喬口陳所上書詞辨從橫喬聳然異之用
爲本院承旨授沿江巡檢募亡命習水戰使馬
雄王川軍等分將之要吳越兵於海門屬覆舟
艦以善戰聞開寶中密說後主曰吳越仇讐腹
心之疾也他日必爲北兵鄉導以攻我臣屢與
之角知其易與不如先事出不意滅之後主曰
然則大朝且見討奈何絳曰臣請詐以宣歙叛

陛下聲言伐叛且賂吳越乞兵吳越之兵勢不
得不出俟其來拒擊之而臣躡其後國可覆也
滅吳越則國威大振北兵不敢動矣後主不聽
及王師來討以絳爲凌波都虞候沿江都郡署
守秦淮水柵戰屢勝諸將忌其能共說後主遣
絳出援潤州乃授邪武軍節度留後帥八千人
陣於潤州城下北軍不敢逼入城拒守而節度
使劉澄謀因計事斬絳以城降絳覺之澄乃謂
絳曰都城危甚萬一不守守此何爲絳曰君爲

守不可棄城宜赴難者絳也是夕澄遣裨將出
送降款絳帥部下馳出欲冒圍入金陵圍堅不
可入乃走保宣州金陵城陷諸郡皆下絳獨不
降謀南據閩中過歙州怒刺史龔慎儀不出迎
殺之而行太祖使絳弟襲招絳絳初欲殺襲以
明不屈已而卒降至京師授冀州團練使遇襲
愼儀兄子贊善大夫頼於朝訴絳曰是殺我叔
父者執至殿陛訴冤詔屬吏樞密使曹彬言其
才略可用願宥其死使自効太祖曰是貌類侯
霸榮何可留也斬於西市絳臨刑大呼曰陛下
不記以鐵券誓書招臣乎霸榮河東將嘗來降
已而復叛歸弒其主劉繼恩者故太祖深惡之
前鑒宣城人善屬文南唐承唐末文體纖麗之
弊士率不能自振鑒獨不事華藻以理趣爲本
有承平餘風然居鄉飲博無行不爲人士所容

告而歸鑒悔恨徒步數百里追及按視而還猶
以素行爲有司所損終國亡不仕久之遊京師
擢進士第仕至殿中丞樊若水欲薦於朝鑒恥
之亟致仕歸隱廬山數年卒

陳喬字子喬廬陵王筒人父睿事吳爲翰林學
士烈祖時以兵部尚書卒喬幼敏悟文辭清麗
事親以孝聞睿死撫恤族黨均財給之親疎無
間恕家爲太常寺奉禮郎歷屯田員外郎中書
舍人淮南兵興元宗愛歷不知所爲陳覺李徵
古請以宋齊丘攝政元宗怒度臺臣必持不可
乃促召喬草詔如覺徵古言喬請對未報排宮
門入頓首曰陛下既署此則百官朝請皆歸齊
丘尺地一民非陛下有陛下縱脫屣萬乘獨不
念先帝中興大業之艱難乎讓皇幽囚丹陽官
陛下所親見也他日番禺求爲田舍翁不可得
矣元宗笑而止引喬入見后及諸子曰此忠臣
也及齊丘黨與皆斥喬與齊丘尤親厚獨得不
坐遷都豫章以喬輔太子留金陵後主嗣位歷

吏部侍郎翰林學士承旨樞密副使遂以門下
侍郎兼樞密使既制度改右內史侍郎兼光政
院使輔政喬風度淹雅小心守法度然短於才
略吏胥多交通權倖侮文法不能察也太祖遣
使召後主入朝後主欲往以喬爲介喬曰往必
見留如社稷何後主懼見討喬曰陛下不得已
當以臣爲解及兵圍金陵太祖又遣進奉使江
國公從鎰諭指欲後主自歸且命曹彬緩攻以
俟之而喬堅持不可劉澄以潤州降後主方惶

惑欲置其家不問喬憤切曰人臣受重寄一旦開門迎敵此豈可容悉取其父母妻子斬之於是人皆知喬必效國事矣及城將陷後主降款命喬與清源郡公仲寓詣曹彬喬持款歸府投承霤中復入見云自古無不亡之國降亦無由得全徒取辱耳請背城一戰而死後主喬手泮泣不能從喬曰如此則不如誅臣歸臣以拒命之罪後主又不從乃掣手而去至政事堂召二親吏解所服金帶與之曰善藏吾骨遂自縊二吏徹梯痤之金陵平家人謀改葬求尸不獲惑見一丈夫衣黃半臂舉手障面及廢痤如所見云

陳起蘄州人性剛硬尤惡妖異昇元中以進士起家爲黃梅令時縣境獨木村有妖人諸佑挾左道自言數世不食肉能使富者貧貧者富俚民稍稍從之初有徒數十人積數年從者至數百男女無別號曰忍辱夜行晝伏取資於盜相與倡言佑有神術能升虛空入水火州縣亦憚之不敢問起到官邑人畢賀佑獨偃蹇不至起怒奏不已惟簡惶恐反言曰臣本野人未嘗仕宦李煜強遣來未嘗預聞使指伏聞終南山多靈藥願得棲隱太祖許之金陵平命爲國子周易博士判監事或謂曰終南之言不訓且得罪左道自言數世不食肉能使富者貧貧者富俚民稍稍從之初有徒數十人積數年從者至數百男女無別號曰忍辱夜行晝伏取資於盜相與倡言佑有神術能升虛空入水火州縣亦憚之不敢問起到官邑人畢賀佑獨偃蹇不至起怒奏不已惟簡惶恐反言曰臣本野人未嘗仕宦李煜強遣來未嘗預聞使指伏聞終南山多靈藥願得棲隱太祖許之金陵平命爲國子周易博士判監事或謂曰終南之言不訓且得罪

周鄭李三劉江汪郭伍蕭李盧朱王魏列傳第二

南唐書十五

宋陸游撰　明沈士龍胡震亨同校

周惟簡鄱陽人隱居明易後主聞其名召至金陵起布衣爲集賢殿侍頃之以虞部郎致仕還山金陵受圍間道召還入後殿講否卦後主思得奇士能使兵間者張洎薦惟簡可以譚笑和解乃授給事中副徐鉉使京師後主手疏言惟簡託志妙門存心道典伴臣修養不預公途蓋爲之聲價冀動朝聽比至太祖召見詰責鉉猶懇奏不已惟簡惶恐反言曰臣本野人未嘗仕宦李煜強遣來未嘗預聞使指伏聞終南山多靈藥願得棲隱太祖許之金陵平命爲國子周易博士判監事或謂曰終南之言不訓且得罪左道自言數世不食肉能使富者貧貧者富俚民稍稍從之初有徒數十人積數年從者至數百男女無別號曰忍辱夜行晝伏取資於盜相與倡言佑有神術能升虛空入水火州縣亦憚之不敢問起到官邑人畢賀佑獨偃蹇不至起怒奏不已惟簡惶恐反言曰臣本野人未嘗仕宦李煜強遣來未嘗預聞使指伏聞終南山多靈藥願得棲隱太祖許之金陵平命爲國子周易博士判監事或謂曰終南之言不訓且得罪

華大小百餘戰身被五十餘創累遷至鎮海軍節度使加同平章事後主見討王師自采石作浮梁渡江後主命彥華督舟師萬人又遣別將杜貞率步兵萬人同逆戰後主親遣行戒之曰水陸兩軍相表裏則吾事濟矣比與王師遇貞以所部力戰彥華擁兵不救貞敗而潰金陵聞之喪氣遂閉壘自守以至國破亦不能正彥華之罪矣彥華從後主入朝爲右千牛衛將軍太宗征大原及幽州用彥華爲將無功猶歷諸衛將軍至左千牛衛大將軍卒年七十三子文寶初仕後主以文學選爲清源公仲寓掌書記遷校書郎歸朝南唐故臣皆許錄用文寶獨不自言後主以璟衛奉朝請不納客謁令寶乃被褐荷笠作漁者以見竟聲久之後主嘆其忠後中進士第仕至兵部員外郎國史有傳

李貽業故唐時平章事蔚從曾孫父戴唐末第進士奔吳爲起居郎貽業事烈祖至翰林學士烈祖晏駕大臣欲奉宋后臨朝命中書侍郎孫忌草遺制貽業獨奮曰此姦人所爲也大行常謂婦人預政亂之本也安肯自爲此若果宣行貽業當對百官裂之會宋后亦不許於是臨朝之議遂寢元宗語貽業曰疾風知勁草於卿見之保大中以兵部侍郎卒謚曰簡初戴爲人簡率無威儀貽業又甚於父平居頹然不言是非甘心焉崇文不能下城遁去歲餘劍州刺史陳誨以水軍來攻彥華遣出屯候官以所部降誨與周師相拒淮南彥華大小百餘戰身被五十餘創累遷至鎮海軍節度使加同平章事後主見討王師自采石作浮梁渡江後主命彥華督舟師萬人又遣別將杜貞率步兵萬人同逆戰後主親遣行戒之曰水陸兩軍相表裏則吾事濟矣比與王師遇貞以所部力戰彥華擁兵不救貞敗而潰金陵聞之喪氣遂閉壘自守以至國破亦不能正彥華之罪矣彥華從後主入朝爲右千牛衛將軍太宗征大原及幽州用彥華爲將無功猶歷諸衛將軍至左千牛衛大將軍卒年七十三子文寶初仕後主以文學選爲清源公仲寓掌書記遷校書郎歸朝南唐故臣皆許錄用文寶獨不自言後主以璟衛奉朝請不納客謁令寶乃被褐荷笠作漁者以見竟聲久之後主嘆其忠後中進士第仕至兵部員外郎國史有傳

李貽業故唐時平章事蔚從曾孫父戴唐末第進士奔吳爲起居郎貽業事烈祖至翰林學士烈祖晏駕大臣欲奉宋后臨朝命中書侍郎孫忌草遺制貽業獨奮曰此姦人所爲也大行常謂婦人預政亂之本也安肯自爲此若果宣行貽業當對百官裂之會宋后亦不許於是臨朝之議遂寢元宗語貽業曰疾風知勁草於卿見之保大中以兵部侍郎卒謚曰簡初戴爲人簡率無威儀貽業又甚於父平居頹然不言是非甘心焉崇文不能下城遁去歲餘劍州刺史陳誨以水軍來攻彥華遣出屯候官以所部降誨與周師相拒淮南彥華

郭張林盧荊二陳列傳第十一

南唐書十四

大抵如此

劉崇俊字德修楚州山陽人祖全以功臣爲濠州刺史有威名全卒子仁規繼其任爲政苛虐及卒崇俊繼之盡反仁規之政人懷其惠數年漸專恣不法多畜不逞使過淮剽掠獲美女良馬以自奉元宗陰濠州爲定遠軍因拜崇俊節度使以其子節尚太寧公主然元宗亦惡其爲人會壽州姚景卒崇俊厚賂權貴求兼領壽州元宗乃陽若不解其意命移鎮壽州而遣楚州刺史劉彥貞馳入濠州代之崇俊自悼失計頗華心徜法度未幾得疾卒年四十贈太尉謚曰威

劉洞廬陵人隱居廬山二十年能詩長於五字唐律自言得賈島法後主嗣位尤屬意詩文或以洞言者洞遂獻詩百篇卷首石城篇其詞石城古渡頭一望思悠悠幾許六朝事不禁江水流後主讀之感愴不怡者久之因棄不復觀洞亦不復見省金陵受圖洞猶在廬中國亡洞過故宮闕徘徊賦詩多感慨悲傷不以不遇故有慁懟語未幾卒與洞同時有夏寶松者亦隱廬山相與爲詩友洞有夜坐詩寶松有宿江城詩皆見稱一時號劉夜坐夏江城云

江爲宋人避亂徙閩元宗初設貢舉爲屢爲有司所黜嘗有題白鹿寺詩元宗南遷過而愛之爲由是愈自負傲睨一時卒無爲引者居悵憤憤東書欲東走吳越爲同謀者所發按得其狀伏誅

汪召符歙人能屬文烈祖初嘗上書論事合指宋齊丘頗抑之台符與丘書詰其疾已才齊丘大怒密使人誘台符乘舟痛飲至石頭坷蛾磯下沉殺之

郭昭慶廬陵人博學能自力嘗著唐春秋三十卷保大中獻所著治書補楊子尉辭不受後主時復獻經國治民論擢著作郎時方奉中朝凡歲慶賀貢方物牋表及廷勞宴餞之辭率命昭爲之一日方晨起造朝暴卒

伍喬廬江人居廬山國學數年力於學詩調寒苦每有瘦童羸馬之歎山中浮屠夢仰視見一大星芒色甚異旁有人指之曰此伍喬也既覺訪得喬乃傾資奉之使入金陵舉進士及試畫八卦霧後望鍾山詩故事中選者主司必延之陞堂置酒時有宋貞觀者首就坐張洎繼至主司覽其文揖貞觀南坐引洎坐於西酒至數行喬始上卷主司歎其傑作乃徙貞觀處席北洎處席南以喬居賓席及覆考牓出喬果爲首洎貞觀次之時稱主司精於衡鑑元宗亦大愛喬程文命勒石以爲永式仕至考功員外卒

蕭儼廬陵人幼舉童子中其科稍長命爲秘書省正字烈祖初歷大理司直刑部郎中以平恕稱烈祖晚服金石藥多暴怒近臣數被譴罰宜徽副使陳覺不自安稱疾在告者數月及聞遷部即以其日造朝儼劾奏覺傾耳私室以幸禍實防衛之儼謂忌曰僕以言獲罪耳顧命之日變宜重置於法不報烈祖輔吳設法禁以良人爲賤至是馮延巳延魯欲廣置妓妾輒矯遺制託稱民貧許賣子女儼駁曰昔延魯爲東都判官已有此請大行以訪臣臣對曰陛下納麓之初出庫金贖民孰不歸心今寧運中興人仰德澤奈何欲使鬻子資豪家役使乎大行以臣言爲然將罪延魯臣曰此但智識淺陋耳非有他也罪之且塞言路大行乃斜封其奏抹三筆持入宮願求之宮中既而果得賀中章奏千餘皆斜封有一抹至三抹者遂得延魯奏然大臣亦方以豪侈相高利於廣聲色因共謂遺制已宣

與嬖倖奕棋儼入見作色投局於地後主大駭詰之曰汝欲效魏徵耶儼曰臣非魏徵徵則陛下亦非太宗矣後主爲罷奕南唐亡儼以老病歸鄉里杜門數年卒年七十餘

劉承勳失其鄉里以善心計事烈祖爲糧料判官遷德昌宮使德昌宮者蓋南唐內帑別藏也自吳建國有江淮之地比他國家爲富饒山澤之利歲入不貲烈祖勵以節儉一金不妄用其積如山太子嘗欲一杉木作版障有司以聞烈祖書奏後曰杉木不乏但欲作戰艦以竹代之可也然德昌宮簿頗委無由勾校承勳獨任其事益用無窮保大後貢奉事興倉猝取辦愈得以爲姦利畜妓樂數十百人每置一妓價數十萬緡以藝又數十萬而服飾珠犀金翠稱之又厚以寶貨賂遺權要故終無發其罪者太祖平荊湖詔江南具舟漕其米入京師承勳狡黠計後主終不能有其國欲預自結中朝爲異時計乃請行督巨艦自長沙抵迎鑾千柁相銜太

祖覺其意而惡之及國亡承勳歸京師首自陳清米事太祖曰此汝主勸王耳汝安得有勞叱出特命勿敘用久客無資祿祖乞食不勝凍餒而死

李元清濠州人徙金陵趫健善走能及奔馬常步入梁宋刺事開寶中後主以吉州永新與湖南隣命元清爲永新制置使每數月一託疾不坐衙亂微服入湖南境人無知者以故敵人動息皆知之累年邊障晏然國亡歸京師元清心不欲仕二國僞稱失明召驗之揮刀將及頸而目不瞬乃放歸濠州卒

盧郢金陵人工屬文有勇力好吹鐵笛乾德中後主命韓德霸爲都城烽火使警察非常怙權暴橫國人望其前驅莫不奔避郢嘗遇之調笛自若德霸叱左右捕執郢蒼臂擊十餘人皆顛躓乃直前捽德霸墜馬毆之敗而傷目德霸入訴後主叱之出顧近侍笑曰我帥遇一措大不能自全面目尚敢訴耶遂罷其職後郢舉進士

試王度如金王賦擢第一徐鉉娶郢姊嘗受後主命撰文累日未就郢曰當試爲君杼思適庭下有石千夫不得舉郢戲取夫之有頃索酒頻飲數升復弄如初忽顧筆吏口占使書不罷易一字鉉伏其工後主亦以爲道後可愛國亡歸朝知金州卒

朱弼字君佐建州人舉明經第一授國子助教知廬山國學盧絳削籍諸葛濤飲博不逞思苦計乃請行督巨艦自長沙抵迎鑾千柁相銜太

諸生學官依違無敢問者及弼至一切繩以禮法每升堂講說座下肅然維等亦愧服引去徒自四方來者數倍平時國亡補衡山縣主簿秩滿求爲南嶽廟令卒

王輿合淝人少與兄綰俱事吳武王輿初爲小校從周本攻危全諷臨戰本視賊水柵部分諸將指旁山頭一小嘗謂輿曰爾往爲我取彼輿唯唯而色不欲行本曰爾懦往耶輿曰公必不以輿爲不武請得此柵破之捨而趨彼何爲本大喜曰爾亦知此爲必爭之地耶吾本自行今爲爾功勞而遣之輿乘輕舟襲破其前鋒遂排柵入諸軍繼進賊大潰積功遷至諸軍都虞候烈祖輔吳以腹心所寄進控鶴都虞候持重有謀甚見倚任久乃出爲光州刺史初輿兄子爲海州刺史叛附梁聞輿在光山遣間使通問輿執以歸金陵因求罷郡入爲左宣威統軍屢鎮海節度留後金吾衛大將軍武昌節度使與監軍艱交代軍政廷堅不相得會廷堅被誣告有貳志烈祖遣使械廷堅屬吏未至輿刺知之密告廷堅因爲謀曰今獨可即日乘輕舟歸闕待罪毋與中使遇廷堅恐懼不服爲他謀即從其計至金陵過赦且以其先自歸得免入推其長者元宗嗣位加同平章事保大二年卒年七十四輿少從軍攻潤州爲巨弩所射中右耳矢自左耳出又中旁一人猶立不仆輿扶歸營臥百餘日復起耳至老不曉亦無瘢疾攻潁州倚營門仗劍驅士卒登城城上機石發中營門及鎧之半皆糜碎

魏岑字景山鄆州須城人善謳諛學揣摩尤爲宋齊丘所知薦授校書郎保大中驟進至諫議大夫元宗自以唐子孫慨然有定中原復舊都之意有司請行南郊禮元宗曰俟天下爲一然後告謝天地岑遂與陳覺馮延巳延魯更相倡和爲拓境事嘗侍燕自言臣少遊元城樂其風土陛下還長安日乞爲魏博節度使元宗欣然許之岑趨下殿再拜謝侍衛皆竊笑覺延魯攻福州岑爲監軍應援使三人者暗懦專恣如一

軍敗元宗初欲按軍法誅覺延魯而貸岑御史中丞江文蔚劉仗彈奏請幷岑誅之於是貶太子洗馬俄復還故官李守貞叛漢來乞師岑乃力請出兵赴救於是元宗從之因以岑爲泌淮巡檢使無功而還岑自復進姦諂甚鍾謨李德明亦用事其趨向與岑雖異而迷國則均戶部員外郎范沖敏懷不平怵大將王建封上疏請盡逐之更用正人元宗怒并置沖敏建封於死岑自謂得主眷愈無所憚壽州節度使劉彥貞以厚賂結岑爲奧援岑所得不可數知遂肆言稱彥貞爲將如韓白治民如龔黃其敢爲誕欺如此元宗方倚以柄任會見冲敏爲厲召還士上章訴天未悉卒

周鄭李三劉江汪郭伍蕭李盧朱王魏列傳第十二

南唐書十五

后妃諸王第十三

宋陸游撰 明沈士龍胡震亨同校

烈祖元敬皇后宋氏小名福金父韜江夏人后幼流離亂兵中昇州刺史王戎得后烈祖娶戎女后爲媵得幸生元宗王氏早卒義祖命烈祖以爲繼室封廣平郡君旹國君治內有法不妄言笑義祖烜於金陵烈祖在東都將奔喪后密以大計諫止焉烈祖爲齊王封正妃及受禪立爲后從容禪賢多所弘益烈祖嘗曰吾思有未達后已悟矣昇元末烈祖服金石藥多暴怒賴后以免譴者甚衆及烜中書侍郎孫忌懼魏岑馮延巳延魯以東宮舊僚用事欲稱遺詔奉后臨朝聽政后不許曰此武后故事吾豈爲之元宗卽位尊后爲皇太后保大三年十月卒祔葬永陵

烈祖後官种氏名時光性警惠年十六入官列樂部中俄得幸生景遼烈祖以受禪後所得子甚愛之种氏寵日盛烈祖性嚴整嘗大怒聲如乳虎殿門環爲震動左右皆喪魂魄种氏左手持食右手進匕從容如平時烈祖怒亦頓解他日烈祖幸齊王官遇王親理樂器大怒數曰未解种氏負寵輒乘閒言景遼才過齊王烈祖正色曰千有過父教之常禮也若何敢爾叱下殿去簪珥幽於別宮數月命度爲尼景遼愛亦弛終烈祖世獨不加封爵元宗卽位始封景遼保寧王許种氏就養於景遼宮中封王太妃宋后元宗光穆皇后鍾氏父太章事吳爲義祖禪將義祖謀誅張灝令嚴可求聆太章伏灝士二十輩斬灝於府太章許諾義祖疑其怯夜半往止之曰僕母老懼事不成欲徐圖之如何太章勃然曰言已出口豈有可已之理明日遂誅灝後頗恃功頑烈祖疑其難制義祖曰昔者吾赤族之禍間不容髮使無太章豈有今日富貴耶李何以薄物細故疑之乃命以太章次女配元宗卽后也昇元中封齊王妃元宗卽位立爲皇后後主卽位爲太后以父名改稱聖尊后寢疾後主朝夕侍側衣不解帶藥必親嘗乃進乾德三年十月卒是日雨沙於金陵後主哭瘠骨立扶而後能起哀動左右葬順陵

後主昭惠國后周氏小名娥皇司徒宗之女十九歲來歸通書史善歌舞尤工琵琶嘗爲壽元宗前元宗歎其工以燒槽琵琶賜之至於采戲奕棋靡不妙絕後主嗣位立爲后寵嬖專房創爲高髻纖裳及首翹鬢朵之教人皆効之 雪夜酺燕舉杯請後主起舞後主曰汝能創爲新聲則可矣后卽命牋綴譜喉無滯音筆無停思俄頃譜成所謂邀醉舞破也又有恨來遲破亦后所製故唐盛時霓裳羽衣最爲大曲亂離之後絕不復傳后得殘譜以琵琶奏之於是開元天寶之遺音復傳於世內史舍人徐鉉聞之於國工曹生鉉亦知音問曰法曲終則緩此聲乃反急何也曹生曰舊譜實綴宮中有人易之非吉徵也後主以后好音律因亦躭嗜廢政事監

察御史張憲切諫賜帛三十疋以旌敢言然不爲輟也未幾后臥疾已革猶不亂親取元宗所賜燒糟琵琶及平時約臂玉環爲後主別乃沐浴粧澤自內舍王卒於瑤光殿年二十九葬懿陵後主哀甚自製誄刻之石與后所愛金屑檀槽琵琶同葬又作書燔之與訣自稱鰥夫燄其辭數千言皆極酸楚或謂后寢疾小周后已入宮中后偶寤慢見之驚曰汝何日來小周后尚幼未知嫌疑對曰既數日矣后恚怒至欲而不

外向故後主過哀以掩其迹云

後主國后周氏昭惠后妹也昭惠卒未幾後主居聖尊后喪故中宮久虛開寶元年始議立后爲繼室命太常博士陳致雍攷古今沿革草具婚禮又命學士徐鉉史官潘佑參定文安郡公徐遊評其異同遊多是佑議遂施用之逾月遊病疽鉉慰其不主已議戲語人曰周孔亦能爲屬乎后少以戚里聞入宮被聖尊后甚愛之故立爲被寵過於昭惠時後主於羣花間作亭雕鏤華麗而極迫小僅容二人每與后酣飲其中國亡從后北遷封鄧國夫人太平興國二年後主殂后悲哀不自勝亦卒

後主保儀黃氏江夏人父守忠事湖南馬氏爲偏裨邊鎬入長沙得黃氏納後宮後主見其美遂爲保儀以工書札使專掌宮中書籍二周后相繼專房燕曜故保儀雖見賞識終不得數御幸也元宗後主俱善書法元宗學欠欣後主學柳公權皆得十九騰藏鍾王以來墨帖至多保

儀實掌之城將陷後主謂之曰此皆先帝所寶城若不守汝即焚之無爲他人得及城陷悉焚無遺者保儀亦從北遷卒於大梁又有宮人流珠者性通慧工琵琶後主演念家山破及昭惠后所作邀醉舞恨來遲二破久而忘之後主追念昭惠問左右無知者流珠獨能追憶無所忘失後主大喜後不知所終

烈祖五子宋皇后生元宗楚王景遷齊王景達种氏生江王景遠

景遷字子通幼警敏讀書一覽輒不忘烈祖輔吳景遷尚吳公主爲駙馬都尉歷衙內馬步軍都指揮使海州團練使左右軍都軍使遂以左僕射參政事留東都輔政時甫成童喜加同平章事知左右軍使寢疾罷歸金陵爲諸道副都統以景遂代輔政景遷病逾年竟卒年十九謚曰定無子初術士皆謂景遷貴不可言故烈祖在諸子中尤愛之及是始悟術士之妄

景遂仕吳爲門下侍郎烈祖受禪封壽王純厚

夷淡有士君子之操讓皇之喪景遂受命往護喪事望柩哀慟觀者聳歎烈祖祖元宗以位讓景遂大臣固持之而止明年又命景遂總庶政已降詔僉謂不可乃收所下詔久之又以爲太弟凡太子官屬皆改爲太弟官屬景遂固辭雖不得命終恐懼不敢安處乃取老子功成者遂身退之意自爲字曰退身以見志平居好客善屬文燕集無虛日賛善大夫張易峭直喜盡言景遂嘗賦詩顧織屨易面規之景遂敬納又嘗

怒碎王杯於坐景遂亟推謝無迕色及易出使契丹景遂上言力諫以爲易國士也宜風夜納誨今使航不測之淵報聘遠夷非國之利元宗報之曰易固奇士海神當畏之竟遣行景遂在東宮十三年屢乞歸藩交泰元年三月始改授天策上將軍江南西道兵馬元帥洪州大都督太尉尚書令晉王以樞密副使李徵古爲鎮南節度副使佐之徵古習騎媵至鎮專恣尤甚景遂積久不能堪欲斬之而自拘有司左右諫止

初景遂之出鎮也弘冀爲太子弘冀嘗被譴於元宗有復立景遂之意景遂在鎮亦頗忽忽多怨譟嘗以忤意殺都押衙袁從範之子弘冀刺知之乃使親吏持酖遣從範使毒景遂景遂擊韌而渴索漿從範毒漿以進之暴卒年三十九未斂體已潰元宗素友愛聞訃悲悼左右欲少慰釋之因妄曰太弟初得疾忽語人曰上帝命我代許旌陽元宗始少解故被酖之事竟不之知廢朝七日贈太弟謚文

景達生於吳順義四年是歲大旱烈祖方輔政極於焦勞七月既望雩而得雨景達以是日生烈祖喜故小名雨師稍長神觀爽邁異於他兒烈祖深器之受禪封信王烈祖欲以爲嗣難於越次故不果烈祖殂景遂已前死元宗稱疾固讓景遂欲以次及景達承先帝遺意既迫於羣下之議不得行乃立景遂爲太弟景達自燕王徙封齊王爲諸道兵馬元帥中書令景達孚友純至嘗從遊後苑泛舟池中元宗舟覆景達在

他舟初不善泅遽躍入水中負元宗出入以爲精誠所感性剛正疾惡朝廷嚴憚之帝每召宗室近臣曲宴馮延巳延魯魏岑陳覺竇馮寵笑呼旁若無人景達屢訶詰之復極諫元宗他日宴於東宮延巳愧二弟之命不出於己欲以虛辭爲德湯酣撫景達背曰爾勿忘我景達不勝其忿拂衣入奏請斬延巳元宗諭解久之乃已張易語景達曰殿下力未能去羣小而數面折之使之懼而自謀豈易測哉景達悟自是畏禍遇曲燕輒以疾辭保大末淮南交兵景達以元帥督師陳覺爲監軍使軍政皆決於覺景達署牘尾而已朱元叛壽州陷皆覺爲之景達亦不能詰初出師五萬而俘亡叛者四萬景達及覺引殘兵歸金陵上還印綬元宗恐其無功自愧乃拜天策上將軍浙西節度使景達不敢當要鎮力辭改撫州大都督臨川牧在鎮十餘年後主嗣位加太師尚書令甚尊禮之卒於鎮年四十八在烈祖諸子中最爲壽矣贈大弟諡昭

孝遺命附葬江州廬山初景達好神仙道家之說記室徐鉉獻述仙賦以諷行於世

景邊字宣遠烈祖初受禪以十二月一日爲仁壽節景邊以是日生故小名仁壽烈祖甚愛之母种氏得譴宋皇后鞫養景邊如已出元宗嗣位封保寧王徙封信王出爲虔州節度使簡易節儉虔人安其政韓令卒尉邵繼良攝令以令成喪日張樂宴飲景邊立奏黜之每有小過掌書記孫峴苦言規正之景邊大重之峴卒言及

必流涕厚卹其孤後主立進封江王加兼中書令元宗後主皆酷好浮屠羣臣化之政事日弛景邊獨尊六經名教排斥浮屠不少撓在鎮十一年卒年三十一贈中書令謚昭順

元宗十子弘冀弘茂後主從善從謙從慶從信凡八人可見而從慶從信失其官封又二人幷逸其名鍾皇后生弘冀後主從善從謙自弘茂以下皆不知其母

弘冀元宗長子故唐之末民間相傳讖曰東海

鯉魚飛上天而烈祖果育於徐氏因信符讖又有讖曰有一眞人在冀川開口持弓向在邊元宗欲其子應之乃名之曰弘冀初封東平公徙王南昌元宗嗣位以弟景遂爲兵馬元帥景達爲副元帥誓於烈祖梓宮前約兄弟相傳而出弘冀留守東都及景遂爲太弟又徙鎮潤州封燕王弘冀爲人沉厚寡言周師陷廣陵吳越亦攻我常州元宗念弘冀尚少不習軍旅事遣使召還都部將趙鍔曰王雖富於春秋然元帥之重衆心所恃忽棄其師而歸則部下必亂歸欲何之弘冀善其言聞於元宗即日大爲戰守之備部分諸將皆愜服士心元宗使能武都虞候柴克宏右衛將軍陸孟俊救常州至潤州樞密副使李徵古以神衛統軍朱匡業代克宏歸弘冀察克宏有才略謂曰君第前戰吾當拒守表言克宏決可破賊常州危在旦暮臨敵易將兵家所忌臣請以身保其功克宏亦感激思奮馳至常州果大破吳越兵斬首萬級獲其將佐

數十人俘於潤州弘冀以時方艱危恐驅出輒門斬之人壯其決然元宗以其專誅殺不悅者久之及太弟景遂力請歸藩而景達爲元帥奔潰南歸獨弘冀有功遂立爲太子參決政事元宗仁厚羣下多縱弛至是弘冀以剛斷濟之紀綱頗振起而元宗復怒其不遵法度一日怒甚以打毬杖笞之曰吾行召景遂矣弘冀大懼故景遂過酖語在其傳元宗既請盟於周以在位久耻於降屈屢遣使請於世宗欲傳位弘冀使爲大國附庸世宗賜書力止之其詞曰皇帝致書敬問江南國主茲覩來章倘刑緘旨敘此日傳讓之意遥向來高尚之心仍以數載以來交兵不息倘陳追悔之事無非克責之辭雖古者省咎責躬因災致懼亦無以過也況君血氣方剛春秋鼎盛爲一方之英主得百姓之驩心豈可高謝君臨輕辭世務與其慕希夷之道孰若懷康濟之誠且天災流行國家代有昔之聖哲所不能逃苟盛德之日新則景福之彌遠諒惟

英敏必照誠懷書詞温潤略似敵國元宗每已世宗遣使至亦別賜弘冀國信以爲當[illegible]德六年七月弘冀屬疾數見景遂爲厲九月丙午卒有司謚曰宣武旬容尉張洎上書謂世子之德在侍饍問安今標顯武功垂示後世非所以防微杜漸也洎知元宗猶銜弘冀專殺事其說蓋出於揣摩元宗果大以爲然改謚曰文獻而洎

弘茂字子松元宗第二子幼頴異善歌詩格調

清右年十四爲侍衛諸軍都虞候封樂安公騎射擊刺皆精習久領兵職然不喜戎事每與賓客朝士燕遊惟以賦詩爲樂初弘冀剛嚴人多憚之故時望歸弘茂保大九年七月卒追封慶王弘茂之幼有異僧言人壽夭禍福多驗元宗使視弘茂僧書九十一字以獻及卒年十九從善字子師元宗第七子器度凝遠封紀國公使周會帝即位厚其禮遣翰林學士王著送之初從善與鍾謨相附結謨輸請以從善爲嗣元宗雖不從然意亦自愛從善其遷南都也使主扈從諸軍元宗祖未御梓宮從善輒從徐遊求遺詔遊厲色柜之至金陵具以事聞後主素友愛略不以介意愈加輯睦進封韓王及貶制度降南楚國公開寶四年遣朝京師太祖已有意召後主歸闕即拜從善秦寧軍節度使留京師賜甲第汴陽坊封其母凌氏吳國太夫人後主聞命手疏求從善歸國太祖不許以疏示從善加恩慰撫慎府將吏皆授常參官以寵之而後主愈悲思每憑高北望泣下霑襟左右不敢仰視由是歲時遊燕多罷不講常製郝登高文曰王孫澄醪金盤繡饌茱房氣烈菊蕊香豪左右進而言曰惟芳時之令月可藉野以登高矧上林之侗幸而秋光之待褒乎子告之曰昔子之得侶陋三壯也意如馬心如猱情樂樂忘驪賞忘勞悄心志於金石泥花月於詩騷輕五陵之秦之選曹量珠聘妓紛綵維艘被墻宇以栽帛論丘山而委精年年不負登臨節歲歲何曾捨

逸遨小作花枝金剪菊長裁羅被製爲袍豈知萑葦平性忘長夜之靡靡宴安其毒累大德於滔滔今予之齒老矣心悽焉而忉忉愴家難之如燬縈離緒之鬱陶陟彼岡兮跂子足望復關兮睇予目原有鴒兮相從飛嗟子季兮不來歸空蒼蒼兮風淒淒心躑躅兮淚連洏無一聲之可作有萬緒以纏悲矧戲噫嘻爾之告我曾非所宜從善妃屢諫後主號泣後主聞其至輒避去妃憂憤而卒國人哀憐之國亡改授右神武大將軍太平興國初改右千牛衛上將軍雍熙四年卒年四十八

從鎰元宗第八子初封舒國公改封蔣太祖親征楊州李重進遣從鎰朝行在進封鄧王出鎮宣州後主宴餞綺霞閣與近臣俱賦詩而後主自爲序及貶制度降江國公太祖以不朝來討後主遣從鎰貢帛二十萬疋白金二十萬斤大兵悉已南渡從鎰留京師館懷信驛捷奏至百僚稱賀閤門趣隨班入郎吏亦謂當有貢獻其介潘愼修以爲國被討且亡而使者旅賀非禮但奉方物待罪太祖嘉其知禮爲易供帳加賜牲餼上樽命知制誥李穆送從鎰歸國諭指令後主自歸仍命曹彬等緩攻以俟之而後主卒不行以里城陷從鎰從後主北歸改名從浦卒從諫元宗第九子數歲爲奕棋詩有思致後主賞歎之歷封鄂國公宜春王吉王及聚制度降鄂國公歸朝爲右神武大將軍淳化五年九月以本官出爲安遠行軍司馬後失其所終

從慶失其官封

從信邈其行實

後主二子仲寓仲宣皆昭惠周后所生一

仲寓字叔章初封清源郡公國亡北遷宋授右千牛衛大將軍居後主喪哀毀逾制太宗臨之遣使勞問終喪賜積珍坊第一區久之自言族大家貧求治郡拜鄧州刺史在郡以寬簡爲治吏民安之淳化五年八月卒年三十七子正言好學亦早卒於是後主之後遂絕初江南聞後主之國亡改授右神武

仲宣小字瑞保與仲寓同日受封仲宣封宣城公三歲誦孝經不遺一字宮中燕侍合禮如在朝廷昭惠后尤愛之宋乾德二年仲宣纔四歲一日戲佛像前有大琉璃燈爲猫觸墮地劃然作聲仲宣因驚癇得疾竟卒追封岐王謚懷獻時昭惠后已疾甚聞仲宣夭悲哀更遽數日而絕

后妃諸王第十三

雜藝方士節義列傳第十四　南唐書十七

宋陸游撰　明沈士龍胡震亨同校

吳廷紹爲太醫命烈祖因食飴喉中噎國醫皆莫能愈廷紹尚未知名獨謂當進楮實湯一服疾失去焉廷紹已苦腦中痛累日不減廷紹密詰厨人日相公平日嗜何等對曰多食山雞鷓鴣廷紹曰吾得之矣投以芣苢湯亦愈羣醫默識之他日取用皆不驗或扣之答曰噎因芣苢故以楮實湯治之山雞鷓鴣皆食烏頭半夏故以芣苢耳聞者大服

潘扆往來江淮間自稱野客嘗依海州刺史鄭匡國不甚見禮館之馬廐旁一日從匡國獵近郊匡國妻行至廐中因視扆所居四壁蕭然葦席竹筒而已發筒覩二錫丸亦頗惟之扆歸大驚曰何物婦人觸吾劍賴吾攝其光芒不然身首殊矣或以告匡國匡國竦然曰殆劍客也求學其術扆曰先生之術神錫丸置掌中俄而氣出指端如二白虹旋繞匡國頸有聲錚然匡國汗下如雨曰先生之術止元宗失江北遷豫章矣親止矣扆笑引手收之復爲錫丸匡國拜謝扆曰好青峭數峰不於烈祖召居紫極宮數年卒

李冠善吹洞簫悲壯入雲元宗將石之會軍旅事興不暇司徒李建勳亦知音絕歎賞之冠輒不遇周顯德中北遊梁宋每醉輒登市樓長嘯後不知所終

其御厨者失其姓名唐長安舊人也從中使至江表未還聞崔胤誅北司遂亡命而某猶事吳

及烈祖受禪御膳宴設頗之略有中朝承平遺風長食味有鷺鷥餅天喜餅馳蹄餕春分餕寒雲餅錯糟炙瓏璁餡餅紅頭簽五色餛飩子毋餲餃舊法具存

申漸高優人開元中爲教坊部數時謁征菁急屬畿內旱一日宴北苑烈祖顧侍臣曰近郊頗得雨獨都城未雨何也得非刑獄有寃乎漸高遽進曰大家何恠此乃雨畏抽稅故不敢入京爾烈祖大笑明日下詔弛稅額信宿大雨霑合

周本自吳時有威望烈祖虞其難制因內宴引鴆酒賜本先覺之輒取御杯均酒之半以進曰願以此上千萬壽爲明君臣一心烈祖失色左右莫知所爲漸高併飲之納杯懷中而出烈祖皆神之以爲倦人使藥解之不及腦裂而卒至元宗時又有李家明亦優人宋齊丘止一子輒收悲哭踰月齊丘景達勉之不從家明曰是易耳爲作紙鳶大書其上曰一子不能拾如諫皇百口何縱之墜其第

中齊丘取觀爲收淚而止元宗失江北遷豫章嘗見宮婢持糞埽謂元宗曰此物可惜勿令棄之取置鎗中烹煉良久皆成白金嘗過雪擁鑪索金盆貯雪令宮人握雪成錠投火中徐舉出之皆成白金指痕猶在又能煬麥粒成圓珠光彩燦然奪真大食國進龍腦油元宗祕愛取視之曰此未爲佳者以夾縑囊貯白龍腦數斤貽篆朱墨如新藏去而不能用以授紫霄紫霄盡能通之遂自言得道陵天心正法劾鬼賾治疾病多效閩王王昶等事之號金門羽客正一先

生閩亡遁居廬山棲隱洞學者百餘人武昌節度使何敬洙嘗殺女奴投尸井中人無知者遇疾召紫霄中夜被髮仗劍考治見女厲自訴詰旦屏人以語敬洙乃丹篆符遣之疾即愈廬山僧闢路有大石堅不可鑿紫霄往視曰此固易爾索杯水噀之命工施鑿應手如粉後主聞其名召見賜官階辭不受俄無疾卒年百餘歲今言天心法者皆祖紫霄

史守冲潘扆皆不知何許人烈祖嘗夢得神丹既覺語左右欲物色訪求而守冲適詣宮門獻丹方扆亦以方繼進烈祖皆神之以爲倦人使鍊金石爲丹服之多暴怒羣臣奏事往往厲聲色詰讓嘗以其藥賜李建勳建勳乘間言曰臣服用數日已覺炎躁此豈可常進哉烈祖笑曰孤服之已久寧有是事諫者皆不從俄而疽發遂至大漸臨終謂元宗曰吾服金石求長年今反若此汝宜以爲戒也

耿先生者父雲軍大校取少爲女道士王貌鳥爪常著碧霞帔自稱比丘先生始因宋齊丘進龍舟至趙屯舉酒望皖公山曰好青峭數峰不知何名家明對曰此舒州皖公山也因獻詩曰皖公山縱好不落御觴中元宗太息罷酒去

譚紫霄泉州人幼爲道士初有陳守元者亦道士刷地得木札數十貯銅盎中皆漢張道陵符籙朱墨如新藏去而不能用以授紫霄紫霄盡能用之有頃瀝液如注香味逾於所進遂得幸於元宗有娠將產之夕雷雨震電及霽娠已失矣久

之官中忽失元敬宋太后所在耿亦隱去幾月餘中外大駭有告者云在都城外二十里方山寶華宮元宗亟命齊王景遂往迎太后見與敬道士方酣飲乃迎還宮道士皆誅敬耿亦不得入宮中然猶往來江淮後不知所終金陵好事家至今猶有耿先生寫眞云

古史官書忠義考行列女各爲傳南唐偏方短世又史牒放逸不能盡見檢其僅可書者合爲節義傳

段處常失其鄉里家世保大中爲兵部郎中周侵淮南元宗命處常浮海使契丹乞援處常爰契丹陳利害甚辨契丹本通南唐徒持虛辭利南方茶藥珠貝而已至是了無出師意而猶虛常不遣處常愍其無信誓死國事數面詰虜主虜主亦媿其言優容之以病卒於虜

趙仁澤失其鄉里家世保大中爲常州團練使周人來侵吳越乘間出兵攻常州仁澤戰敗被執歸之錢唐仁澤見吳越王不拜責之曰我烈祖皇帝中興首與先王結好膺諸天地王今見利忘義將何面目入先王廟乎吳越王怒以刀抉其口至耳丞相元德昭嘉仁澤之忠以良藥傳瘡獲愈後不知所終

張雄失其鄉里家世周人來侵淮南民自相結爲部伍以拒周師謂之義軍而雄所將最有功元宗命爲義軍首領及割地徙之江南歷袁州刺史後主見計保大中舊將無在者乃權雄統軍使雄謂諸子曰吾必欲國難爾輩不從吾

死非忠孝也諸子泣受命與田飲柞戰於溧水敗績他將皆遁士卒死者萬餘人雄與其子力戰俱死不同行者亦死於宅陳父子八人無生存者時金陵已危慶不復議贈鄭國人哀之

陳衮江州德安縣人唐元和中給事中京之後十世同居長幼七百人不置奴婢日會食堂上男女異席未冠笄者別又爲一席畜犬百餘共以一船貯食飼之一犬不至則羣犬皆不食築書樓延四方學者鄉隣化其德獄訟爲之衰息

浮屠契丹高麗列傳第十五

南唐書十八

宋陸游撰 明沈士龍胡震亨同校

嗚呼南唐偏國短世無大滛虐徒以寖衰而已要其最可爲後世監者酷好浮屠也初烈祖輔吳吳都廣陵而烈祖居建業大築其居窮極土木之工既成用浮屠說作無遮大齋七會爲工匠役夫死者薦福俄有胡僧自身毒中印土來以貝葉旁行及所謂舍利者爲贊烈祖召豫章龍興寺僧智玄譯其旁行之書又命文房書華嚴論四十部奩帙副爲并圖寫製論李長者像班之境內此事佛之權輿也然烈祖未甚惑後胡僧爲姦刺遂出之國人則寖已成俗矣及其末年溧水大興寺桑生木人長六十如僧狀右祖而左跪衣械皆備其色如純漆可鑑謂之須菩提縣提置龕中以仁壽節日來獻烈祖始大驚異迎置宮中奉事甚謹其徒因奉以爲感應而識者按蕭氏五行書知且有大喪不三月烈祖殂及元宗後主之世好之遂篤奉臣徐遊專

主齊嗣事羣臣和附惟恐居後宮中造佛寺十餘出餘錢募民及道士爲僧都城至萬僧悉取給縣官後主退朝與后頂僧伽帽服袈裟課誦佛經胡跪稽顙至爲瘡贅手常屈指作佛印僧尼犯姦淫獄成後主每曰此等毀戒本圖婚嫁若冠笄之是中其所欲命禮佛百而捨之奏狀刑日適遇其齋則於宮中佛前燃燈以達旦爲驗謂之命燈未旦而滅則論如律不然率貸狀富人賂官官竊續膏油往往獲免上下狂惑不恤政事有誅者輒被罪歙州進士汪渙上封事言梁武惑浮屠而亡陛下所知也奈何効之後主雖擢渙爲校書郎終不能用其言開寶初有北僧號小長老自言募化而至多持琛寶恠物賂貴要爲與耶朝夕入論天官地獄果報之說後主大悅謂之一佛出世服飾皆綴金絳羅後主疑其非法荅曰陛下不讀華嚴經安知佛富貴因說後主多造塔像以耗其帑庾又請於牛頭山造寺千餘間聚徒千人日給盛饌有食不能盡者明旦再具謂之折俎蓋故造不祥語以摧人心及王師渡江即其寺爲營又有北增立石塔於采石磯草衣糞食後主及國人施遺之皆拒不取及王師下池州繫浮橋於石塔然後知其爲間也金陵受圍後主召小長老求助對曰北兵雖強豈能當我佛力登城一麾圍城之師爲小却後主真以爲佛力合掌歎異厚賜之下城軍民皆誦汝苦菩薩聲如江濤未幾梯衝環城矢石亂下如雨倉皇復召小長老稱疾不

至始悟其姦後之羣僧懼併坐誅乃共乞受甲於是烈祖遣通事舍人副四方館事歐陽遇借出閩疫國難後主曰敖法其可廢乎許及國亡後主入朝過臨淮往禮普光王塔施金帛猶以千計其後弟從鎰之子祝髮爲僧名惟淨景德祥符中天下治安西域獻佛書甚衆惟淨搏而復元宗嗣位遣使者公乘鎰航海繼好既至聞通梵學繙譯精審莫能及者積官試光祿卿譯經三藏亦南唐之餘習云

契丹事見唐書本傳及五代史四夷附錄今取其事之繫南唐者爲傳

烈祖昇元二年契丹主耶律德光及其弟東丹王各遣使以羊馬入貢別持羊三萬口馬二百匹來鬻以其價市羅紈茶藥烈祖從之於是輸林院進二丹入貢圖詔中書舍人江文蔚作贊其詞曰皇帝建西都之歲神功遘於三古皇風格於四裔華夷咸若駿奔結轍粵六月契丹使梅里捺盧古東丹使兵部卿燕尹邽手稽首稱賀以爲致貢咸集都邑公卿燕尹邽手稽首稱賀以爲文德所服受命之符也若廼鴻荒以降驟步相伴糧武以信威有所不及任算以御物有所不從詩頌太原之師則用伐矣漢開朔方之地則崇力矣若我宣猷大麓儼德無私刑于朝廷以及千荒服旃來左衽捧日分光殊方異産充庭納貢曰番衣裳而天下治斯之謂矣有司紀美烈於續事傳曰主上明聖而德不聞有司之過也臣職在翰墨親覩隆平敢獻贊曰赫矣聖武纂堯之緒要荒之長駿奔臣附伏波之柱單于之臺遺鏃徙費獻琛靡來我后穆穆我綱愜恢

重譯日貢皇哉唐哉四年德光遣使獻馬百匹於是烈祖遣通事舍人副四方館事歐陽遇借鴻臚少卿使契丹假道於晉高祖不可遇及境而復元宗嗣位遣使者公乘鎰航海繼好既至而契丹王元欲被殺弟述津遣元宗書曰大契丹天順皇帝謹致書大唐皇帝閣下貴朝使公乘鎰等自去秋以達東京海岸適遭國耻今年二月二十六日部署一行并諸儀物兵鎧已至燕京茲蒙敦念先朝踐修舊好既增摧痛又切

感銘貴國長直官王朗陳象取間道先回用附容報公乘鎰等已遣伴送使陳植等同回止俟便風即今引道而公乘鎰亦以螺封書其詞曰臣鎰自去年六月離翼油七月至鎮東閫遣王朗奉表聘丹九月乃有番官夷離畢部牛車百餘乘及鞍馬治路置頓十月至東京留三日契丹主遣閤底使王延秀稱詔勞問兼述泰寧王燕王九月同行大事兀欲郡世母妻併命又遼東以西水潦壞道數百里車馬不通今年正月方至幽州館於懋忠寺先迎御容入宮言兀欲識唐皇帝面乃引見放舊儀問國書中機事從詩頌太原之師則用伐矣漢開朔方之地則崇力矣若我宣猷大麓儼德無私刑于朝廷以及千荒服旃來左衽捧日分光殊方異産充庭納貢曰番衣裳而天下治斯之謂矣有司紀美烈於續事傳曰主上明聖而德不聞有司之過也臣職在翰墨親覩隆平敢獻贊曰赫矣聖武纂堯之緒要荒之長駿奔臣附伏波之柱單于之臺遺鏃徙費獻琛靡來我后穆穆我綱愜恢

子歸聞奏殺號子不知何等語也初宋齊丘謀間晉會契丹使燕人高勳來聘歸至淮北唐陰遣人刺殺之覇有子亟從行匿之滄州於是契丹頗信以爲覇之死出於晉人保大十二年述律遣其舅來夜宴清風驛起更衣忽仆於地視之失其首矣厚賞捕賊不得久乃知周大將荊罕憐知契丹伐至思遣客剌之以間唐乃下令能得吾柩者賞三百緡俄有劍客田英得之即給賞如約仍屏人語之曰能得江南耆使頭賞三千緡英果得之自是唐與契丹遂絕及世宗兵出淮南勃暴我罪曰奏爾淮甸敢拒大邦跋扈飛揚垂六十載幸累朝多事與北虜交通厚起戎心誘爲邊患所罪狀我雖非一然首以通契丹爲興師之名方石晉以父事契丹而契丹每以兄事南唐蓋戎狄習見唐之威靈故聞後裔在江南猶尊之不敢與他國齒南唐亦頗恃以自驕其實相結約撓中原皆虛辭非能爲南唐助也

高麗事具唐書及五代史四夷附錄今書南唐所載異聞及高麗通南唐之見於傳記者高麗至五代初國名曰大封其王高氏名躬又晚年果於誅殺吳順義二年當梁之龍德二年爲海軍統帥王建所殺建自立去大封之名復稱高麗以開州爲東京平壤爲西京吳天祚二年當晉之天福元年敗新羅百濟於是倭靺浮囉於羅鐵勒東夷諸國皆附之有二京六府九節度百二十郡內列十省四部官朝服紫

丹緋綠青碧青碧以年序遷綠以上選才能賜之俸祿賦以田租尚冠禮略如古制婚姻男女執手自相媒許儀重區頭生男旦旦校歷其首惟恐不區也昇元二年遣使來貢方物所上書稱牋大略云今年六月內當國中厚府入吳越國使張訓等回伏聞大吳皇帝已行禪禮中外推戴即登大寶者伏惟皇帝陛下道契三無恩涵九有堯知天命已去即禪瑾圖舜念歷數在躬遂傳玉璽建鳳惟庸陋獲託生成所恨沃日

波遥浮天浪闊幸遇龍飛之旦阻申燕賀之儀無任歸仁戴聖鼓舞激切之至儀式如表而不稱臣烈祖御武功殿設儀仗見其使自言代主朝覲拜舞甚恭宴於崇英殿出龜茲樂作番戲召學士承旨孫忌侍宴三年又遣其廣評侍郎柳勳律來貢方物其後史冊殘缺來與否不可攷矣

浮屠契丹高麗列傳第十五　南唐書十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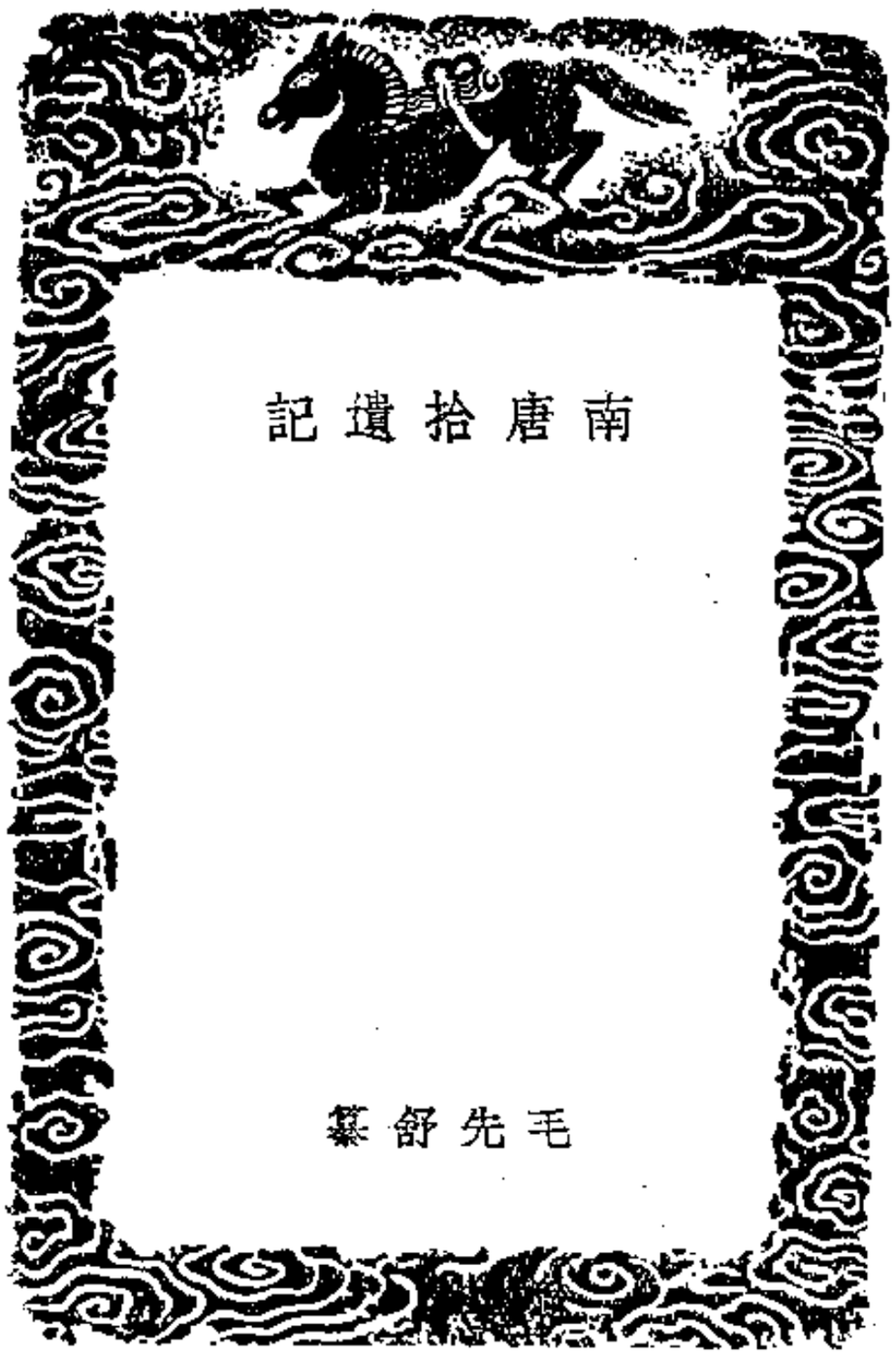
南唐書附錄

祕册本卷十三第五葉後九行開崇文下至第七葉前四行若輞下駒何原係墨釘凡缺四百字按汲古閣本祇三百六十九字惟錢叔寶鈔本字數與之合誰據錢鈔本補錄於後並附趙世延序

館以招賢士佑領其間後主嗣位濫置部員外郎史館修撰議納后禮援據精博合指遷知制誥召草南漢主謚文不加點後主嘗賞遷中書舍人每以潘卿稱之而不名佑酷嗜老莊之言嘗作文一篇名曰贈別其辭曰非周有言得者時也失者順也安時處順哀樂不能入也僕佩斯言久矣夫得者如人之生自一歲至百歲自少得壯自壯得老歲運之來不可却也此所謂得之者時也失之者亦如一歲至百歲暮則失早今則失昔壯則失少老則失壯行年之去不可留也此所謂失之者順也凡天下之事皆然也達者知我無奈物何物亦無奈物何兩不相干故泛然之也故浩然之也其視天下之事如奔車之駭蟻垤也值之非得也去之非失也燕之而越之北日月所生是爲中國其間含齒戴髮征棄衣帛者是爲人蠕柔動植林林而無窮者是爲物以群相命是爲名倍物相聚是爲利彙首而芸芸是爲事事往而記之於心爲容爲患爲怨爲恩其名雖衆實一心之變也始則無物終復何有而於是強分彼我彼謂我爲彼我亦謂彼爲彼彼自謂爲我我亦自謂爲我終不知孰爲彼耶孰爲我耶而世方狗欲啫利鑿心於物局促

序

天曆改元余待罪中執法監察御史王主敬謂余曰公向在南臺嘗蓋菅命鄱士臧光纂輯金陵志始訪得南唐書其於文獻遺缺大有所考證神助良多且爲之音釋焉因屬博士程鵬等就加校訂鋟板與諸史並行之越明年余得告還金陵書適就光來請序按南唐本紀李昇系出漢宗四世間關困阨幾有江淮之地僅餘三十年卒不復振而宋滅之雖爲國禍小觀其文物當時諸國莫與之敵其賢才頓輔固不逮蜀漢武侯而張延翰劉仁贍潘佑韓熙載孫忌徐鉉之徒文武才業忠節聲華炳耀一時有不可揜矧其間政化得失興衰治亂之蹟有可爲世鑒戒者尤不可泯也稱謂唐末契丹雄盛虎視中原晉漢之君以臣子事之惟謹顧乃獨舉舉於江淮小國聘使不絕菅獻橐駝并羊馬千計高麗亦歲貢方物意者久服唐之恩信尊唐餘風以唐爲猶未亡也邪宋承五季周統目爲僭僞故其國亡而史錄散佚不彰然則馬元康胡侯等迭有所述今復罕見至山陰陸游著成此書最號有法傳者亦罕後世有能秉春秋直筆究明綱目統緒之旨者或有所考而辨之姑識其端以俟君子余前忝史館朝廷嘗議修宋遼金三史而未暇他日太史氏復申前議必將有取於是書焉集賢大學士奎章閣大學士光祿大夫知經筵事趙世延



南唐拾遺記

明 錢塘毛先舒稚黃纂

敘曰。予觀李後主雖好儒學。善文章。繼統江南。屢有美政。惜其智略不優。而喜游宴。又湎于酒。遂以亡國。然非有吳主皓、東昏侯之酷虐淫酗亡度也。歸命之後。謂宜優饒。小詞何罪。致慘禍以死。無乃宋人實甚。予讀馬令、陸游諸公所撰著。及他外紀所載。竊悲之。嗟乎。煜宋爲太子時。以兄冀性嚴忌。獨遠嫌避跡。執喪哀過其禮。可不謂孝友出天性者哉。太宗號宋英主。然太祖十月崩。十二月即改元。傳位後。致弟姪俱不得其死。開寶皇后崩。羣臣不成服。天倫之際。慙德實多。故迹成收以議。而賢否繫之。非篇論也。予故略采江南遺事。諸不見正史者。附於馬、陸二書之後。名曰南唐拾遺記。以備覽古者之萬擇。且以懲喪失家國者。不必盡極亂之主。而不能自強于爲政。雖才華明敏。爲守文令辟。亦終不免蜉於衡璧云。

宋藝祖事周世宗。功業初未大顯。會世宗征淮南。駐蹕正陽。偏壽州。時劉仁贍未下。而藝祖分兵略滁州。滁四面皆大山。去州三十里。爲清流關。則平川。而又有西澗在滁城西。是時江南李璟據一方。國力全盛。聞世宗親至淮。而滁州其控扼地。且欲援壽州。命大將皇甫暉、將兵十萬扼其地。藝祖以周軍數千。與暉遇於清流關隘路。周師大敗。暉整師入保滁州。藝祖兵聚關下。且虞暉再至。問鄉人云鎮州趙學究。在鄉教學。多智計。鄉民有爭訟者。多詣以決曲直。太祖微服往訪之。學究者。固知爲再三叩之。學究曰。皇甫暉威名冠南北。太尉以其與己如何。曰。非敵也。學究曰。然彼兵勢與公如何。曰。非其比也。曰。然兩軍之勝負如何。曰。彼勝我敗。吾其出兵。所以問計于君也。曰。然則使彼整軍再來。吾師絕歸路。無復有遺類矣。藝祖曰。當復奈何。學究曰。我有奇計。所謂轉敗爲勝者也。今關下有徑路。人無行者。雖牌軍亦不知之。乃山之背也。可直抵城下。方阻兩澗水大漲之時。彼必謂公既敗。無敢踰其後者。公能由山背小路。率兵浮西澗水至城下。斬關而入。彼方戰勝而驕。解甲休衆。不虞公來。公可以得志。所謂兵貴神速。出其不意者也。藝祖大喜。且要學究爲導。學究亦不辭。遣人導之。即夜出小路行軍。背踏馬浮西澗以迫城。暉果不爲備。舉門而入。既入。暉始聞之。率親兵擐甲與藝祖巷戰。三縱而三擒之。帥候被擒。或謂周帥且大至。城中亂。自相蹂踐。死亡不可計數。遂下滁州。即國史所載。太祖曰。除人非我敵。須卻輸皇甫暉頭者。此時也。滁州既破。則壽爲孤軍。故周人得以擒仁贍。自破滁州始也。暉擒送正陽御寨。世宗大喜。見暉於賀中。金創被體。自撫視之。暉仰面言。我自具州卒伍起兵。佐李關源。逐成唐莊宗之禍。後率衆投江南。位兼將相。前後南北二朝。大小數十戰。未嘗敗。而今日見擒於趙匡允者。乃天賢匡允也。因盛稱藝祖神武。遂不治創。不食而死。至今滁人一日五時鳴鐘以賀。蓋淮南無山。惟滁州有高山大川。爲淮南屏蔽。去金陵才一水隔耳。既失滁州。則不惟中斷劉李相接之勢。而淮南盡爲平地。無復阻險。自是世宗得以乘勝勢。而盡收淮南。使李璟割地稱臣者。由藝祖擒皇甫暉首得滁州之地故也。此皇甫暉所以稱藝祖爲神武者。蓋暉非常人。知其天授。非人力也。其後眞宗建原廟於滁。而殿名曰端命。以太祖歷試於周。王業自此而始。故號曰端命。蓋宋之鎬沛也。趙學究卽韓王普也。實與太祖定交於滁。引爲上介。歸德軍節度巡官。以至太祖受命。爲宗臣。比跡于蕭曹者。蓋建策自滁州始也。

江南李昇間道士王棲霞何道可致太平。棲霞對曰。王者治心治身。乃治家國。今陛下尚未能去儉嗇飽喜。何論太平。宋后自釀中稱嘆。以爲至言。

韓熙載在南唐。多置女僕。晝夜歌舞。客至雜坐。熙載語僧德明云。吾爲此行。正欲避國家入相之命。僧問何故避之。曰。中原常虎視於此。一旦眞主出。江南乘甲不暇。吾不能爲千古笑端。

韓熙載字叔言。本青社人。事江南三主。時謂之神仙中人。風采照物。每縱轡青城秋苑。人皆隨觀。談笑則聽者忘倦。審音能辨。善八分及隸筆。背冠絕于時。簡介不屈。舉朝未嘗拜一人。不如式者。隨事糾正。制誥典雅。有元和之風。欲爲相者屢矣。爲宋齊丘深忌之。韓熙載好謔浪。有投瓦太尉惡者。熙載使妓灶艾塗之。俟其入來。乃故出嗾之。周世宗時。陶尚書奉使江南。韓熙載遣家妓奉盥匜。及旦以婢來謝。有云來山之麗質初臨。波似爲道。洛浦之妖姿自至。月滿鴻濛。舉朝不能會其辭。熙載召家妓訊之。云是夕忽當流澌。江南徐鍇、賈奉命撰文與北兒錢。其論貓事。鍇疏得二十事。鍇曰。未也。適已憶七十餘事。鍇曰。楚金大能記。明旦云。夜來復得數事。鍇撫掌稱美。楚金、鍇字也。

孫晟爲南唐尚書郎，國主賜一宅，在鳳臺山西，圖趨之日，韋公卓止，韓熙載見其門巷卑陋，謂孫曰：滁隘若此，豈稱相第耶？舉牀榻其旨，明年，晟拜御史大夫，旬日果正台席。

江南孫晟使周，世宗待之甚厚，召見便以醇酒，至問唐事，晟但言唐主鑠哲誘邊將李重進，背謗毀反間之詞，帝大怒，貴晟以所對不實，晟正色抗辭，後問唐臣貴文默然不對，送軍巡院，更使曹韓從容問之，終不言，韓乃曰：有勅賜相公死，晟神色怡然，索袍笏整衣冠，南向拜曰：臣謹以死報，乃就刑。

江南李氏時有縣令鍾離君奧，鄰縣許令爲婚姻，女將出適，買一婢從嫁，一日婢執管堂前治地，熟視良久，辱當輟遊簾，先求嫁之，更一年，別爲吾女處，黯然淚流，鍾離君怪問之，婢泣曰：幼時我父於此穴地爲毬窩，未改也，鍾離君甚問其父，婢曰：我父乃兩政前縣令，身死家破，我遂落民間，更貢爲婢，鍾離君呼牙儈問之，復咨於老吏，具得其實，遽以書抵許氏，曰：吾買得前令之女，義不可久辱，當輟遊簾，先求嫁之，更一年，別爲吾女辦具，遂遣許答書曰：遽伯玉恥獨爲君子，君何自專仁義，願以前令之女配吾子，君女當別求良配，於是前令之女遂歸許氏。

先舒按：是條語林德行之科也，然鍾許兩家自爲婚，前令之女，不患無匹，輕施爲賢，可謂慕義，何綠易婚予人，致女改行，是鍾離之女無罪而見擇于夫，許氏之子，無故而棄離其婦，若二令者，蓋貪讓立之小名，忘人綱之篤，直何氏不列於祖龕而踐之德行，昧鑑裁矣。

江南徐鍇得獲牛，盡齧草闌外，夜則歸臥闌中，持以見後主煜，煜獻闕下，太宗問羣臣，俱無知者，惟僧贊寧曰：南倭海水或減，則徵露灘磧，倭人拾方諸蚌殼中有徐淚數滴，得之和色著物，則盡隱而夜顯，沃焦山時或風燒飄聲，忽有石落海岸，得之滴水磨色染物，則盡顯而夜晦，衆皆奇之。

先舒案：此事見清波雜志，又見語林，作徐知諤，又稱贊寧云云，諸學士皆以爲無稽，贊寧曰：見海外異物記，後杜鎬檢三館書目，果見于六朝舊本書中載之。

李煜在國，微行倡家，過一僧寢席中，煜遂踐不速之客，僧酒令酬吟，吹彈，莫不高了，見煜明俊醞藉，契合相愛重，煜乘醉大書石壁曰：淺斟低唱，慢紅倚翠，大師鶯鶯寺主，傳持風流教法，久之，僧擁妓之屏帷，煜徐步而去，僧妓竟不知是煜，煜嘗密語徐鉉，鉉言於所親焉。

先舒按：此事見清異錄，是錄所載，又有相國寺比丘澄暉事，宋建隆中，剪彬、潘美、伐江南，城既破，李煜白衣紗帽先見美，設拜，美答之，實見彬，設拜，美答拜不及，答識者善之，彬美先登舟，召煜飲茶舟前，獨設一木脚道，煜躡儀衛甚盛，時獨登舟，併衛不能進，彬命左右掖而登焉，既一啜茶，彬謂煜趣歸辦裝，詰旦會此，同赴京師，未曉，如期而赴焉，美始甚遇之，曰：臣可放歸，彬曰：適來獨未敢前，恐死甚也，既許其生赴中國矣，焉能復死，衆皆服其識量云。

太祖性不好殺，其取江南也，戒曹彬、潘鄭王美曰：江南本無罪，但朕欲大一統，容他不得，卿等勿妄殺人，彬、美兵臨其國城，久不下，乃奏曰：兵久無功，不殺無以立威，太祖覽之怒，批其所奏曰：朕寧不得江南，不可妄殺，詔至城已破，計城破日，乃批狀時也，天人之相感如此。

江南李氏時有縣令鍾離君奧，鄰縣許令爲婚姻，女將出適，買一婢從嫁，一日婢執管堂前治地，熟視良久，辱當輟遊簾，先求嫁之，更一年，別爲吾女處，黯然淚流，鍾離君怪問之，婢泣曰：幼時我父於此穴地爲毬窩，未改也，鍾離君呼牙儈問之，復咨於老吏，具得其實，遽以書抵許氏，曰：吾買得前令之女，義不可久辱，當輟遊簾，先求嫁之，更一年，別爲吾女辦具，遂遣許答書曰：遽伯玉恥獨爲君子，君何自專仁義，願以前令之女配吾子，君女當別求良配，於是前令之女遂歸許氏。

先舒按：是條語林德行之科也，然鍾許兩家自爲婚，前令之女，不患無匹，輕施爲賢，可謂慕義，何綠易婚予人，致女改行，是鍾離之女無罪而見擇于夫，許氏之子，無故而棄離其婦，若二令者，蓋貪讓立之小名，忘人綱之篤，直何氏不列於祖龕而踐之德行，昧鑑裁矣。

江南徐鍇得獲牛，盡齧草闌外，夜則歸臥闌中，持以見後主煜，煜獻闕下，太宗問羣臣，俱無知者，惟僧贊寧曰：南倭海水或減，則徵露灘磧，倭人拾方諸蚌殼中有徐淚數滴，得之和色著物，則盡隱而夜顯，沃焦山時或風燒飄聲，忽有石落海岸，得之滴水磨色染物，則盡顯而夜晦，衆皆奇之。

先舒案：此事見清波雜志，又見語林，作徐知諤，又稱贊寧云云，諸學士皆以爲無稽，贊寧曰：見海外異物記，後杜鎬檢三館書目，果見于六朝舊本書中載之。

李煜在國，微行倡家，過一僧寢席中，煜遂踐不速之客，僧酒令酬吟，吹彈，莫不高了，見煜明俊醞藉，契合相愛重，煜乘醉大書石壁曰：淺斟低唱，慢紅倚翠，大師鶯鶯寺主，傳持風流教法，久之，僧擁妓之屏帷，煜徐步而去，僧妓竟不知是煜，煜嘗密語徐鉉，鉉言於所親焉。

先舒按：此事見清異錄，是錄所載，又有相國寺比丘澄暉事，宋建隆中，剪彬、潘美、伐江南，城既破，李煜白衣紗帽先見美，設拜，美答拜不及，答識者善之，彬美先登舟，召煜飲茶舟前，獨設一木脚道，煜躡儀衛甚盛，時獨登舟，併衛不能進，彬命左右掖而登焉，既一啜茶，彬謂煜趣歸辦裝，詰旦會此，同赴京師，未曉，如期而赴焉，美始甚遇之，曰：臣可放歸，彬曰：適來獨未敢前，恐死甚也，既許其生赴中國矣，焉能復死，衆皆服其識量云。

太祖性不好殺，其取江南也，戒曹彬、潘鄭王美曰：江南本無罪，但朕欲大一統，容他不得，卿等勿妄殺人，彬、美兵臨其國城，久不下，乃奏曰：兵久無功，不殺無以立威，太祖覽之怒，批其所奏曰：朕寧不得江南，不可妄殺，詔至城已破，計城破日，乃批狀時也，天人之相感如此。

江南孫晟使周，世宗待之甚厚，召見便以醇酒，至問唐事，晟但言唐主鑠哲誘邊將李重進，背謗毀反間之詞，帝大怒，貴晟以所對不實，晟正色抗辭，後問唐臣貴文默然不對，送軍巡院，更使曹韓從容問之，終不言，韓乃曰：有勅賜相公死，晟神色怡然，索袍笏整衣冠，南向拜曰：臣謹以死報，乃就刑

宋伐江南時大將獲李後主寵姬夜見燈輒閉目云煙氣熏人易以蠟燈亦閉目云煙氣愈甚曰然則宮中未點燭耶云宮中本閣每至夜懸大寶珠光照一室如日中也

李後主手書金字心經一卷賜宮人喬氏喬氏後入宋太宗禁中圍後主薨自內庭出經恰相國寺西塔寺西塔院伏願彌勒尊前持一花而見佛云後江南僧持歸故國置天慶寺塔相輪中寺後火相輪自火中墮落而經不損爲金陵守王君玉得之君玉卒子孫不能保歸宮鳳子儀家喬氏書在經後字整潔而詞愴惋所記止此徐鉉集南唐制誥有宮人喬氏出家誥豈斯人耶

徐常侍鉉自江南歸朝歷右散騎常侍貶靖難軍行軍司馬而卒於邠州鉉無子其弟鍇有後居金陵擬山前開茶肆號徐十郎有鉉鍇誥勅備存甚多客皆過求觀之有自江南入宋初授官誥云歸明人僞銀青光祿大夫守太子率更令云云

李後主皆買一硯山徑長纔逾尺前登三十六峯峯皆大猶手指左右則引兩旁坡陀而中整窪硯及江南國破硯山流轉數十家爲米老元章得後米老之寶之歸丹陽也念將卜宅久未就而蘇仲恭學士之弟雅稱好事甘露寺下臨江一古基多喬木昔唐人所居蘇有宅焉米欲得宅而蘇諷得硯於是王齊昭侍郎兄弟與登北固爲之和會蘇米竟相易後號海岳庵者是也硯山藏蘇氏未幾索入九禁矣

江南李重光染鬚多爲天水碧天水碧國姓也是時藝祖方授命言天水碧者時謂逼迫之兆已宋師果下建業及政和末復爲天水碧時爭襲慕江南風流有識者猶懼之未幾大戎塞盟亦逼迫之兆也

世謂韓退之小面而美髯著紗帽此乃江南韓熙載耳尚有當時所畫題志甚明熙載謚文靖江南人謂之韓文公因此遂謬以爲退之退之肥面窄髯元豐中以退之從享文宣王廟郡縣所畫皆是熙載後世不復辨之遂爲熙載矣

宋陶穀使江南甚欲假書韓熙載令館伴驛中腎六朝書半年乃畢穀見秦蒨顧盼遂敗憤獨之戒作長短句贈之明日中主燕穀穀然不可犯中主持觥立使秦蒨歌出歌終斷絃之曲侑觴穀大慚而罷詞名風光好云好姻緣惡姻緣祇得鄰亭一夜眠別神仙髣髴在雲煙

李煜既降宋太祖嘗因燕煜顧近臣曰當不忝作一南唐張迥苦吟夢吞五色雲遂精雅道

韓熙載在江南造輕紗帽謂爲韓君輕格

江南晚祀建陽進茶油花子大小形製各別宮嬪緩金於面皆澆粧以此花餅施額上時號北苑粧

李後主長秋周氏居采饑殿有主香宮女其焚香之器曰把子蓮三雲鳳折腰獅子小山神口字金鳳口嬰王太古容華鼎凡數十種金玉爲之徐鉉兄弟工翰染嘗侍書具嘗出一月團墨云價值兩金宜春王從謙喜香札舉昔二王楷法用宣城諸葛筆一枝酬十金勁妙甲於當時從謙號爲翹軒寶帝

韓熙載工翰墨四方膠煤多不協意延歙工朱逢造墨命其所曰化松堂墨曰元中子又曰名齋香月牕

而寶之後熙載歿俱爲諸妓妾攜去無復存矣

李瑞保大七年召大臣宗室赴內香宴凡中國外夷所產以至和合煎飲佩帶粉澤之類九十二種江南素所無也

李後主坐碧落宮名謁延己論事至宮門遂巡不敢進後主使促之延己云有宮娥著青紅錦袍當門而立故不敢竟進使隨其語視之乃八尺琉璃屏障夷光也蓋畫源之筆與孫權彈蠅事絕相類

詞女紫竹愛綴詞一日手李後主集其父問曰後主詞中何處最佳答曰問君能有幾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東流

張泌江南人字子澄仕南唐爲內史舍人初與鄰女浣衣相善經年不復覩面精神凝至夜必夢之嘗寄詩云別夢依依到謝家小廊迴合曲欄斜多情只有春庭月猶爲情人照落花

李後主獵青山一牝狐觸網見後主兩淚稽顙自指其腹後主憫之戒庶人守之是夕生二狐

俗人王感化少聰慧宋齊執卷而多識故事發口講捷滑稽無窮會中主引李建勳嚴續二相蒞中游覩見繫牛于株椿令感化賦詩詩有獨向殘陽嚼枯草近來聞喘更何人之句蓋譏二相也

中主徙豫章潯陽遇大風甚不悅因命酒獨飲指北岸山間舟子云皖公山意愈不懌王感化獨前獻詩云龍舟萬里駕長風漢武潯陽事正同珍重皖公山色好澆斜不落謝杯中中主大悅以東帛贈之

先舒按此事見綴素雜記又江南野錄亦載其事與此小異王感化作李家明中主作嗣主未審孰是也

對花焚香有風味味相和者其旨殊妙木犀宜龍腦酴釄宜沈水蘭宜四絕合笑宜麝蔥薤宜五宣說

李先主初有禪代之意忽夜半寺僧撞鐘滿城皆驚詰旦將斬之僧云夜憩得月詩自喜故耳因誦云園圃雖海嶠漸漸出雲衢此夜一輪滿清光何處無先主大喜遽釋之

李先主昇潞受禪欲諷動察處事天大會出一合借事取古人名仍詞理通貫昇舉觴勸酒至酣投於江便是白起宋齊丘曰著屐過街必須雍齒時徐融在坐意欲挫昇等遽曰明朝日出爭奈霜何昇大怒是夜收融投於江

李後主天性友愛初卽位遣長弟從善入貢于宋宋因留質不還每歲時宴會皆罷原有鴒兮相從飛嗟哉季兮不來歸

賈魏公尹京師日忽有人來展刺謁曰江南國主李煜相見則清瘦道人也公曰某幼探釋氏未誤有所見今爲獅子國王偶思鍾山故來耳懷中取一詩授公公讀之隨聲灰滅

南唐王建封不識文義其族子作勳植蔬建封俾吏錄之中載鵝事傳寫謬誤分一字爲三作人日鳥故建封每人日必進此味

李後主歌樓上春寒水四面學士刁衎起奏陛下來視大者遠者人疑其有風護之云風乍起吹皺一池

春水又作紅羅夢子四面栽紅梅花作隴曲歌之辭照杼和云秋李不須誇爛漫已愜了春風一年時已醒淮南興周矣

江南後主思清暑閣前草生徐鍇令以桂屑布砌縫中宿草盡死呂氏春秋云桂枝之下無雜木蓋其味辛螫故也

江南徐鉉善小篆映日視之畫中心有一縷濃墨至屈折處亦然無稍偏側乃筆鋒直下不倒側故鋒常在畫中此用筆法也鉉嘗自謂晚年始得蠅腳之法凡小篆喜瘦而長蠅腳之法非老筆不能也

江南中主時北苑使董源善畫尤工秋嵐遠景多寫江南岡山不爲奇峭之筆後建業僧巨然祖述源法皆發妙理大抵源及巨然筆皆宜遠觀其用筆甚草草近視之幾不類物象遠觀則景物鬱然幽情遠思如覩異境如源獲落照圖近視無功遠觀郁落杳然深遠悉是晚景遠峯之頂宛然反照之色此妙處也

宋齊丘智謀之士也自謂江南有精兵三十萬士卒十萬大江當十萬而已當十萬江南初主本徐溫養子及僭號遷徐氏於海陵中主繼統用齊丘謀徐氏無男女少長皆殺之後齊丘皆有小兒病閉閣謝客中主潛燕召之亦不肯出有老樂工且雙管作一詩寄于紙鳶放入齊丘第中讀之海陵州宅東有小兒墳數十至今纍纍皆當時所殺徐氏族也

李後主宮嬪窅娘纖麗善舞後主作金蓮高六尺飾以寶物細帶纏絡蓮中作品色瑞蓮令窅娘以帛繞脚令纖小屈上作新月狀素襪舞蓮花中回旋有凌雲之態唐鎬詩曰蓮中花更好雲裏月長新由是人皆效之婦人足以纖弓爲妙以此知纏脚自五代以來方爲之

南唐李煜化善謳歌聲韻悠揚清振林木元帝嘗作浣溪紗詞二闋手寫賜煜化齒著香銷翠葉殘與手捲珠簾上玉鉤是也後主即位煜化上其詞後主感動乃優賞之

李後主詞云三十餘年家國數千里地山河幾許愁千戈一旦歸爲臣虜沈腰潘鬢消磨最是倉皇辭廟日教坊猶奏別離歌揮淚對宮娥蘇子瞻云後主既爲樊若水所賣舉國與人固當痛哭九廟而後行顧乃揮淚宮娥聽教坊離曲哉

先舒按此詞誠是遣賦倘煜是時猶作詞則全無心肝矣至若揮淚蔭歌特詞人偶然語且據煜詞則揮淚本爲哭廟而離歌乃伶人目煜辭廟而自奏耳笑必果如項籍之飲帳中□□之別華容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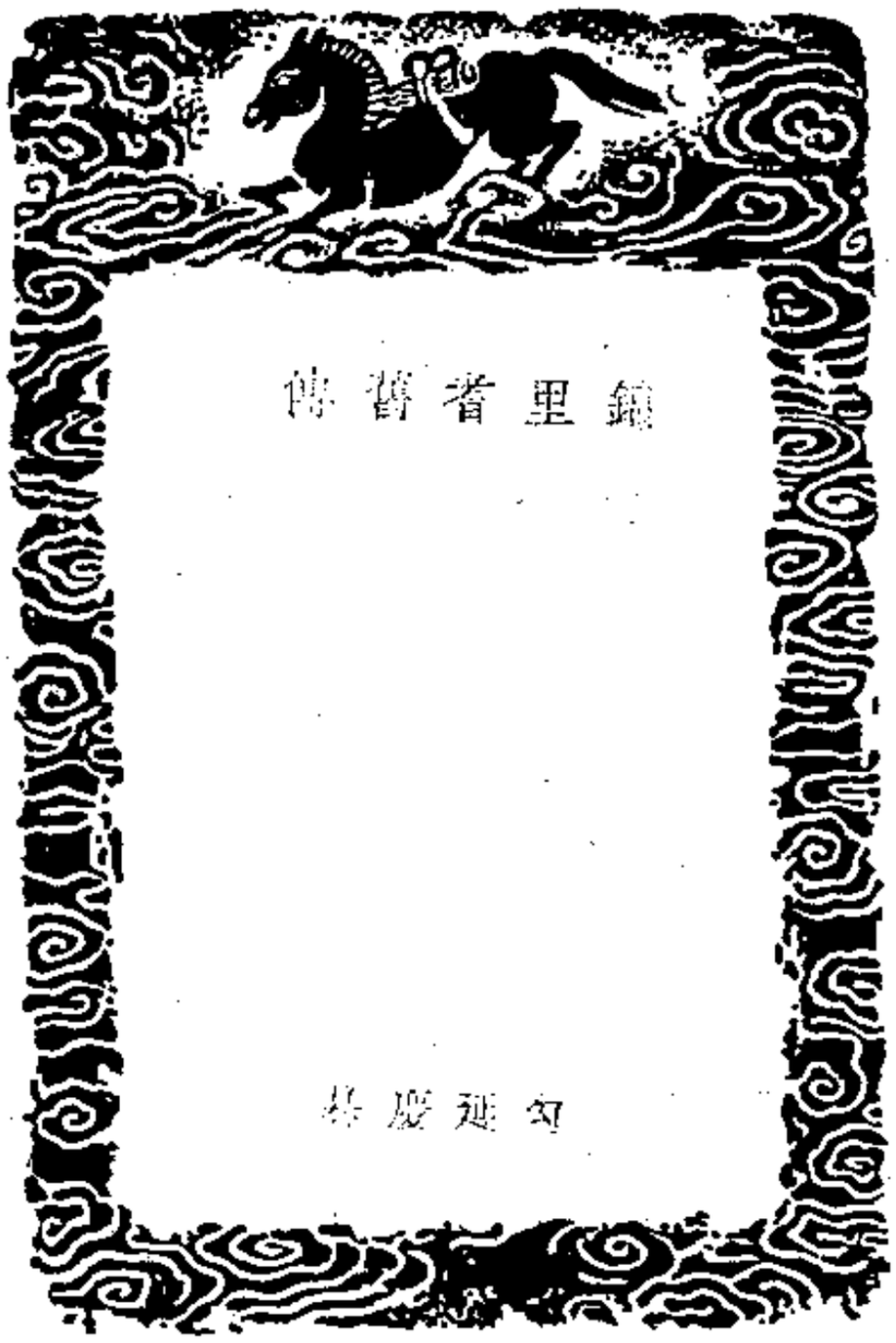
宋師圍江南後主在圍城中作長短句未就而城破櫻桃落盡春歸去蝶翻金粉雙飛子規啼月小樓西曲欄金箔閒愁捲金泥門巷寂寥人去後望殘烟草低迷後有人見其殘藁點染數味心方危答不在書耳蓋追云李煜若以詩詞工夫治國豈爲吾虜耶

先舒案櫻桃一闋蓋未完臨江仙詞也後有爲補之者然又有人親見後主梵業書塗著數字未嘗不完烟草低迷後云爐烟裊裊鳳凰兒空持羅帶回首恨依依蘇子由題詞後云淒涼怨慕眞亡國之音也

後主煜三年二日相國畤人見之

釋妙空名守訥嗣法於雪峯卯一齋住嘉佑禪院江南李氏三詔不起

南唐傳國三葉僭歷三十七歲而亡然疫癘臣民之患典章文采至今可想先舒按正史而外諸家紀江南事實多同特小有牴牾蓋記悉載凡若干條然是率爾就編故不必該備其複者則徑刪之至江南臣僚北歸以後之事與故國無預者亦所不錄宋元人載筆辭多冗弱閒亦稍加撝節不以爲僭也稚黃子文識



錦里耆舊傳卷第五

蜀中指五華正月，至蜀武成元年。

宋　前榮州應靈縣令勾延慶纂

五月，除授顯彥朗東川節度使。

二年，東川遣鄭君雄舉衆侵略至德陽縣，殺破，斬鄭君雄，又常厚自峽中率兵據左緜，偉宗嘉帝到京後，天下十道兵修京闕之次，胡巻子反，燒燔盡，駕幸寶雞，又幸山南，干戈復起，四海不寧。

三年，冬十月，十軍軍容使田令孜除授西軍監軍使，十一月到府。

昭宗皇帝即位，改元文德元年　秋八月，除授韋太尉（罷鎮）劍南西川節度使，陳太師知之，乃治兵講武，更徵黃頭軍三都監軍使，以備召闕，州王司徒建，計其過緜水，即出兵拒之，將激其怒，必攻諸州，所在發兵交戰，冀韋太尉來，以兵福之，則難以王司徒起兵侵境　九月，王司徒大軍屯閉城門不納　冬十月，丁卯，川軍與王司徒戰，川軍敗退入城，是日天色陰慘，先主廟上黑氣起至晉，王司徒抽軍回七里亭，丙子，王司徒引軍入漢州界，攻剽四面州縣，東西兩川皆懼之。

龍紀元年，春二月，分兵攻邛州，都知兵馬使任可知殺刺史毛湘以城降，又東川助兵三千人，城外置牢，大順元年，春正月，分兵攻邛州，都知兵馬使任可知殺刺史毛湘以城降，又東川助兵三千人，城外置牢，行府，徵科諸州稅賦，嘉眉州運糧供軍，內飢乏死者，不可勝數，父母委棄，雖雅，不相保養，居人多以裹簞，充濟，皆有菜色，殍仆者甚衆，軍人多偷刈新麥，每一斗直二千餘金，亦潛於韋太尉，市易驢騾相次，人數稍多，途成隊，有聞於陳太師，太師云，吾尚恨無計救卹，一任逐便，以此稍有市非　夏五月，城內乏食，民俗惶惶，遞相掠凌，無所怕懼，所在斬殺，處處暴尸，其有軍都處則稍靜，別街巷則殺鬬，是月資雅黎雲州，相次歸降，時以攻圍日久，其城未拔，王司徒自韋太尉已令衙數萬之衆，勞師以事攻，近聞洛陽以來，藩鎮相噬，朝廷姑息不暇，主上憂勞，不如以兵威靜中原，是國之本，相公盍歸視，面奏此事，韋公然之，翌日，又諷三軍於行府門告糧，鬬乃執韋公親吏駱別鴞，縛而食之，韋公益懼，因召王司徒謂曰，某年衰風悪，恐不任持，已具奏聞，即便離任，今表車奏，累授司徒，節度留後，行營招討使，候至闕庭，奏聞，請降西川旌節，在後更保功業，以慰民望，乃以牌印授之　六月，己卯，進發，王司徒離成，淚至新都，韋公謂回，無更遠離幅幛，韋太尉發後，王司徒移居中軍，寨城內百姓往來交易，販米入城，以竹筒量賣，截筒深一寸，圓一寸，二百文，須三五人共買，一人接錢，兩人把手，定則以米寫衣袖中，將歸研之，煮湯共喫，老弱者雖貿，或聚或散，固無行鋪，（街巷飢人死者無數，或一夜風雨，來日便成白骨）

多十月，發兵圍彭州。

大順二年，秋，城內糧盡　八月，庚寅，陳敬瑄出令孜開城門，擂牌印出降，王司徒與之，並轡入城，安撫軍人百姓，放陳太師歸花林坊本宅，田令孜歸碧雞坊宅，時克定川府之後，以萬民久罹塗炭，初見鄉情行滌蕩之恩，布寬仁之政。

景福元年，春，有詔貶田令孜授湖南監軍，陳敬瑄於雅州安置，王司徒盡其生殺，編令孜於府城，斬敬瑄於新津，具表疏其惡也。

三年，夏，彭城內窘蹙，初年米每斛五千，第二年十千，三年糧盡，百姓遞相啗食，

門開，自景福元年五月二十日圍城，至三年五月二十三日，首尾三年，蓋楊晟不識天時，致害民旌　秋，

七月，與東川顧相公修好，結秦晉之姻，是歲改為乾寧元年。

二年，春三月，創徵雜稅，綾一匹一百文，絹一匹七十文，布一匹四十文，豬每頭一百文，時修智感寺，有僧智殷，俗姓宿氏，善救病，以竹片為杖，拍其痛處，決之，無不立愈，疑者便伸，跛者能行，川主司徒崇重之，請於資感寺為人療病，所得錢物，回用修造，遂於寺內右次夫人（伸本在雅州開元，今移此）說，來皆得痊愈，日獲三五千告，諸貧者不用施錢，時號聖僧（楊常神童內傳）。

三年起軍收東川。
四年秋九月平定東川。
五年秋九月改爲光化元年。江濱池魚無數皆死。浮出水面。長尺餘。以車般之。送於城外。
二年秋八月。差發決事軍使田師儔統押兵士三指揮。收獲閬州。次克巴蓬壁三州。
三年春三月。田師儔移軍收逾州。
四年改元天復元年。封蜀王。
二年春三月。發舟師一萬五千人鎮峽。是歲大水。嘉州漂溺尤甚。時有呪士僧念稱勝。能淨衆寺。
三年三川晏寧。五稼豐稔。梁漢巖峽東西五千餘里。山河寧靜。
六年昭宗皇帝淵害。少帝禪位梁時。三軍縞素舉哀。
七年秋九月。文武勳進。羣議云云。蜀主即皇帝位。改唐天復七年爲武成元年。郊祀天地。大赦境內。赦文曰。圖畫方輿。萬鎰共貫。其獲祓春生夏長。四時不息。於推遷。所以茂成歲功。寧遑物性。帝王取象。文質遞興。道革故之令猷。順新之至理。朕上膺睠命。俯徇輿推。宗廟告虔。孝思既展。郊丘備禮。嚴配式遵。欽承享國之符。允叶奉天之道。覩羣成秋。有威必通。雲龍方覩於在天。雷雨須開於作解。且湯開三面。延景葛後。淪溢尤多。附勢力者。未必有材。抱孤直者。或聞無位。自今以後。委有司博求幹濟。慎擇端良。詣銓衡之精選。或有飾虛。詳明法律。先能潔己。然可理人。就中令錄之尤難。切在

與。諜續有聞。或就轉官資。或超加任用。竝舉勸懲之命。以彰悔過之名。太倉及諸州縣受納斛斗。竝仰太府寺准舊例校勘。逐年給付所司。除本分耗剩外。不得加一勝一合致百姓積累。逋縣如有闕遠。必行朝典。其有外州遠縣官吏。輒徵佔僧道百姓錢物。及非理科差。在京百司禁因徒推勘案成。皆招本罪。本官詳斷。只據所申。倘陷深文。便行極法。或恐推司人吏。抑退代書。既不坐其本情。實虛證其枉法。自今後委御史臺常加覺察。若有冤濫。便具奏聞。必當別選推鞫。重行懲斷。致理之源。無先養老。化民之本。尤在恤孤。或矜黃耋之年。或念白華之節。其老者宜加□卹。孤惸者亦在撫安。應國內有耆老年八十已上。賜米二石。九十已上。賜米三石。一百歲已上。賜米五石。裛綿絹酒肉有差。竝仰所在長吏。切加安存。其有不孝者。量與決遣。竝加旌表門閭。終身優假。國之教化。庠序爲先。民之威儀。禮樂爲本。曆之則道昇。景之則化行。其國子監。直令有司約故事選其修之。兼諸州應有祠文宣王廟。各仰景飾。以時釋奠。應是前朝僭制或有開國新規。制勅之所未該。教化之所未備。或刑法不中。或倫序有乖。則諫臣不可不言。宰執不可不奏。且詡木之設。本俟諍臣。頗函所牧。先寬宪狱。所以凡關利病。悉要聞知。自今已後。或事有便宜。理非允當。竝須旋具論奏。其議改更。必當留折檻以旌賢。無或憚觸鱗而避事。應南郊行事。亞獻終獻。攝事行禮官吏等。改轉優賜。竝候繒勅處分。應飛龍閑殿內作器仗。諸雜工巧。黃衣三衙四色細仗。羣扇黃鎖典彭等。亦各委所司。分析姓名申奏。當議漫賞。騎馬都尉普恩之後。仍各賜一子八品正員官。敕內有未該恩例。及合條流事件。各仰所司起請施行。開國之初。既勤行於德惠。改元之後。尤企臻於樂推。惟是革弊從新。去華務實。有利於民者。不得不用。有害於政者。不得不除。公平必致於民安。富庶自成於國勁。恩雖不怪。法且無私。被宥者各仰自新。蠲革者皆宜共守。俾從蕩蕩。永致清平。敢以赦前該恩事相告者。以其罪罪之。挾讎軍器。亡命山澤。百日不首。復罪如初。敕書日行五百里。仍付所司。牒至准勅故牒。

錦里耆舊傳卷第六 起武成三年，盡光四年卷。

三年。大梁道使通聘。蜀曰。夫唐虞致治。遵禪讓之明文。湯武開基。元神人之至願。必有神器。是膺皇圖。況古今迭代之期。英豪興廢之數。莫不上關天命。下順人心。啓王霸之宏機。爲子孫之大計。成遵軌轍。豈敢僭越。且念與皇帝八兄。頃在前朝。各封異姓。土茅分裂。皆超將相之尊。魚腸往來。久約弟兄之契。歃盟甚固。功業相推。俄阻絕於晉鹿。止圖線於閒諜。以至時哀土德。運應金行。蘧手足胼胝。初平多難。而星辰符瑞。謬付威躬。當百辟之羣情。極四方之稽首。發都河洛。用荅乾坤。尋聞皇帝八兄。奄有西陲。盡朝三蜀。別尊位號。復統高深。一時皆賀於推崇。兩國願通於情好。徵曹劉之往制。各有君臣。追楚漢之前蹤。常分疆字。所冀同清夷夏。俱活生靈。戢籍具存。恢張無爽。去歲密聞風旨。遐慰殷懃。思愷岐隰之猶狂。通褒斜之封。徼欲賚乘制用速翦除。遂委永平軍節度使劉鄴。特遣行人。先導深意。旋已經差精甲。將殲妖巢。念數鎮之驍雄。鼓六師之威勢。尋聞退遁。殆至滅亡。尤懷掎角之謀。尤得輔車之利。近併覽岡華奏報。皆進星褒。祥告題。具悉事機。良多歎沃。今專馳卿劍。備遂夷懷。重論金石之交。別卜增兇之分。山河共永。日月長懸。暖佇好音。言不盡意。今遣光祿卿盧玭、閣門副使少府少監李元。卿馳世幣。專戒道途。兼有徽禮。具在別

紅可叱驎馬一匹、金玉鬧裝四垂鞍轡一副、
紫叱驎馬一匹、白玉裝鞍轡一副、
白驄馬一匹、金鍍鬧裝鞍轡一副、
烏叱驎馬一匹、金鏤龍鳳五垂銀鞍轡一副、
烏叱驎馬一匹、金鍍銀鬧裝鞍轡一副、
白驄馬一匹、金鍍銀鬧裝鞍轡一副、
青叱驎馬一匹、裹花五垂銀鞍轡一副、
青叱驎馬一匹、陷金玉五垂鞍轡一副、
騮叱驎馬一匹、金鍍鬧裝五垂銀鞍轡一副、
紅耳叱驎馬一匹、金鍍五垂鬧裝銀鞍轡一副、
玉犀腰帶二條、并雜物等、
貢排方瑇瑁腰帶一條、頭尾順鉄十二事、
通牡丹犀排方腰帶一條、頭尾順鉄十二事、
金香一十斤、
犀一十株、
玳瑁二百斤、
銀稜緋色鈔羅二百、
金花渾銀裹龍鳳儀注槍四條、并銷子筆中紅子金、
金花銀裹龍鳳儀注槍四條、副級、
金銅甲二副并副脚兜鍪全、
雜物一十三味、
茯苓一十斤、
酸棗仁五十斤、
新羅人參一十斤、
枳殼一十斤、
赤箔一十斤、
顒砠一千枚、
牛黃一百綵、
右件藥物等、或來從燕市、或貿自炎方、或彈香館助於蔵盧、或華妙可資於寶玩、至於劍插星斗、藥有君臣、願仲南國之情、重固千年之約、愧非將禮、粗達深衷、特希檢留、幸甚謹白、

麝香五十劑、
琥珀二十斤、
金鋺琉璃椀十隻、
金花銀裝廚子一對、
茯神一十斤、
玉磬五斤、
牛膝一十斤、
五味子五斤、
鹿茸一十對、
羚羊角五對、

謝信物等、
右件鞍馬、及腰帶甲冑槍劍、麟麟琥珀飛黃、金稜椀、越瓷器、并諸色藥物等、皆大梁皇帝降使賜況、雖鞍馬玉壁甲鎧金、十圍希世之珍、六轡絕塵之用、槍森蛇櫛、劍耀龍鋒、金稜含寶椀之光、移色恒青瓷之響、上藥非蜀都所紀、名香從外國稱奇、遠有珍華、貢由恩好、顯酬謝而增愧、仰渥澤以難勝、捧閱品名、實慙延受、

晉時、大蜀皇帝、謹致書于大梁皇帝閣下、緬念早歲與皇帝共逐昌運、同事前朝、俱榮倚注之恩、竝受安危之寄、豈期王室如燬、大軍莫追、模流泛濫於八方、衣盤凌夷於九廟、此際與皇帝同分茅土、共統邦家、扶危者力既不宜、握兵者計無所出、某忝列同盟之分、幸居平蜀之功、所宜治兵甲以固封疆、梁征賦以修進貢、盟星使而經年不至、指裳鄉而就日無期、遠開皇帝應天順人、開基立極、拯生靈於塗炭、示恩信於豚魚、東南之王氣咸歸、河洛之殊祥畢至、四門壅闢、百度唯貞、□無競於興邦、止施仁而濟衆、以此內盡分限、不在經綸、七十州自可指揮、八千里半因開拓、遂至萬民叶議、八國言朝、爰徵史册之文、亦有變通之說、且東漢亂離之後、三國齊興、西周微弱之時、六雄競起、俱非特強、還稱揖讓之前、輕重於英雄之內、況西蜀開山立國、燒棧爲謀、稱雄雖處於一隅、避狄曾安於二帝、鼎峙之規模尚在、山呼之氣象猶存、永言梁蜀之懷、合認弟兄之國、今蒙皇帝遠尊蓓好、專降嘉音、俱無間諜之嫌、再敍始終之約、疑慮則奉冰共炭、開通則東海可歸、光榮遠被於子孫、暢遂威懷於□已、用檢勉以師資、膏瞆僵草之風、以繼用天之道、又蒙厚加賜貺、別降珍奇、十襲連鐶六龍並駕、稱德曾參於萬乘、量才皆過於千金、載覩總圭之心、益勵領思之志、寶帶輕異方之貢、名香加遠國之珍、奇錄利過於犀象、雅器價齊於金玉、入用多慙於未識、捧持方喜於初覩、望恩而一日三秋、仰德而跬步千里、自此榮邀天路、繼道星槎、緘筆不俟於飛鳶、裂帛豈勞於繫鴈、欣榮嫩喜、併集此時、敬以專使虞卿等回、略陳所志、幸望開懷、謹白、

二年、春、册皇太子、
永平元年、秋九月、築柳堤、
二年、秋七月、皇太子元爵作亂、構害使者、道襲等率兵敗之、至翌日、擒庶、殺之於慶詞祖畔、初五月二十三日丑時、天上忽聞一聲、有氣光飛數丈、或明或滅、皆云天狗也、占云、其下殺萬人、至是勛戮之數也、斯驗矣、
三年、冬十二月、雲南僰寇邊、大渡河至沈黎、
四年、春正月、遣干將兵討之、殺退溺河者、不知其數、餘降者三千餘人、斬獲坦綽布、焚渦平官等、收奪器甲馬牛軍資財用五千餘事、凱歌而還、是月、荆南高令公發兵攻峽路、嘉王率衆、且戰且退、沿流下峽、未至、

光天元年。春三月。西域胡僧滿多三藏、來游峨嵋山。却歸西國。夏六月。帝崩。太子柷即皇帝位。改元乾德。秋八月。先皇□陵。（句有脫）

二年。春正月。有事於南郊大赦國內。二月。蜀南道使來貢。夏六月。雙虹頭入福感寺後窒內。光輝照徹。恒懼戰慄。越死罪之至。發表後。魏王東還至漢州。乙巳。王宗弼領兵先入城。是夜王宗弼邀帝於西宮。溫恭寡言。動遵法度。宮人有過。未嘗加譴。左右或因以微罪受誅。帝每為之惻然。

三年。春三月。築子城西北夾羅堤。引水入大內御溝。水出東流仁政樓。

五年。春二月。丙午日有食之。

六年。春。蜀南通江豬。夏四月。於大內造村坊。立市肆。令宮娥著青布衫裙。開酒肆食店。雜男女之飾。貨柴麩。一如民間叫噪爭打。男女混雜。交易而退。帝與諸妃后以為笑樂。

咸康元年。夏六月。頴添聞十二月曆日一紙。印造施行。奉初頒曆。只以十二月。竪至夏方知唐朝曆日閏月。伏自添之也。是歲。道翰林學士歐陽彬通聘洛京。回。莊宗皇帝遣客省使李嚴來修好。嚴朝見笏記曰。伏自朱溫肆逆。誅殘兩地。焚燬宮闕。雞刻鑾輿。是於唐臣。無一處不從其偽命。縱是大唐中興皇帝。念高祖太宗之業。修綱整張。恬朱溫荒亂之徒。同謀篡弒。遂乃神機久從喫陷。常服倚慢。宜知乃睦之恩。各勵歸誠之款。今以降救命。誡約諸道兵帥。如西州梁決歸明。到城內不得遽擾。但思効順。勿至懷疑。己酉。齊王宗弼斬東院開府宋光嗣、西院開府歐陽晃、成都尹韓昭。出降。表魏王教令。宋光嗣等久居內庭。恣行權柄。幼惑小主。誅削三軍。仰處斬訖。發。甲寅。蜀主與宰臣王楷、文武百官。素服銜璧。牽羊輿櫬。出城降。魏王太子於是焚櫬釋縛。望北拜恩。却歸入城。魏王遣李嚴於三市。慰諭軍人百姓。丁巳。魏王與勝太子入城。閏十二月。己丑朔。斬偽齊王宗弼。并男駙馬都尉承班等。赦曰。竊以前件人等。擅廢本主。專殺內臣。潛取資財。將為己物。爰自收降城邑。又無犒賞三軍。俱是元兇。須加顯戮。初王宗弼多收內庫并諸節將宅會貨於城外。欲魏王及招討郭令公。魏王曰。蜀之山河。皆我家之有。方欲普施惠化。何用寶貨而為。遂不受。至是誅之。又斬秦州節度使王宗佶。以其修行宮迎蜀主。又引軍收蜀。竊以王宗佶食人之祿。於國不忠。貴擁節旄。位居屏翰。宮室以誤主。引師旅而收城。悖逆之深。莫甚於此。豈可容恕。臣在國改家存。顯示忠貞。人神歡快。

同光四年。春正月。戊午朔。前戎州刺史潘慎武、眉州刺史鮮于梁作亂。擒獻。興從幷伏誅。庚申。蜀主及太后嬪妃、宰臣王楷、唐傳素、張格、許寂等。進發入洛。歸朝。甲子。走馬使到。宣敕斬招討使郭崇韜父子四人。為到蜀取豪富家金銀。馱載歸京闕。戊申。奏。遂降敕誅之。甲戌。北都留守孟知祥除授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充劍南西川節度使到府。戊寅。魏王以孟公至大慈寺。拜倩宗御容。又至延祥院。見偽蜀少主真容。亦令捕抹。盥北方天王一身。至今存焉。庚寅。魏王發離成都歸京。至綿州。康延孝以殿後軍作亂。圍趨成都。屯於漢川。主帥有憂色。謐軍焦彥賓拒討伐。興東川節度使董璋會軍。擒康延孝。送至利州。魏王斬之。於是兩川平定。夏四月。丁亥朔。己丑。蜀主與母徐氏、太后諸王公嬪妃至雍州。時莊宗出征。王皇后矯詔就秦川驛害之。至明宗朝。追封順正公。葬於京兆府三趙村。是月。明宗即位改元。天成元年。甲午。魏王平蜀回。至渭南。諸軍潛散。為帳下親事所縊。加一二傳。陛下好生之旨。闡發天□。惡之文。釋殺生於蟻蚔之旨。全必死於魚鼈之鼎。使肌骨重生於蟲

錦里耆舊傳卷第七 起天祐二甲・盡明德二十五年・

二年春二月壬午朔己亥、川主斬南川監軍使李嚴。時明宗篡位。川主以前朝德戚。心不自安。垂是內審省李嚴。承樞密使安重誨密旨。貯國謀之意。添降部網羅於西川。乃斬之聞奏。自是方思翦據扼兵秣馬。與東川董相公書、論蓼晉之親。結舟齊之約。

三年冬、築羊馬城。

明年、飛蝗死米豆四百文。

長興元年秋、南川起兵討遂府利閬、并黔南義萬等州。牓示曰。

君猜忌生而權變固不可刻席而忍恥。膠柱□移。昔開戶牖以啓式。長根芽而稔患。以垂舉戈問罪。哥衆冒征。旁庇齊民。式求多福。某國朝懿戚。受命莊宗。自節制於西川。遇鼎移於東洛。且以時變則變。喪君有君。因蓋節而傾覆。遂梯航而入貢。五年之內。發運無虛。積數五十萬緡。纖給中朝之費。此則勵勤蕊於天子。欲裝率於諸侯。宇內皆知。人誰不見。至於屢加官秩。亦荷寵光。不幸閒諜潛興。窺覦垣墉。於閬中而立節。就列旗而發兵。搖動我軍民。挖掘我嘯背。頻將爲議。累具上聞。冀蠢軫之懷柔。希稍安於方面。而朝廷不以爲德。轉深其疑。竟乖魚水之歡。自絕蜜誼之契。某與東川相公。已聯姻好。況密對圻。朝聞雞犬之聲。暮接鄰壘之夢。地里緣分於兩鎮。人心何異於一家。勢比同舟。事資共濟。今與東川點檢馬步軍十五萬人騎。分路往武信利閬路黔蓼等州。問逐制誅之由。屯集之衆。其行師法令。別載條章。務□晏寧。必無侵虐。況王氏開國。久歷成都。東則鎖鎖於瞿唐。北則泥封於大散。自是子孫失守。將相離心。全在蜀之孫人。固未忘於霸主。某因乘多之破德。窃武旅以開疆。佇道四民。各安其業。然後花林步月。錦水行春。繁華何謂於往年。得融重新於此日。凡百士庶。宜體端倪。

秋九月辛酉朔、內辰收下閬州。牓曰、昨者兩川以朝廷自生疑貳。不體忠良。信讒賊之間言。致諸侯之離德。始興閬州節度使李仁矩。兩來奉使。頻此規窺。謂於巢閬之間。便是控臨之地。妄興謀逆。潛飾旌及姦計之途。心猶陰邪。面來已斃。聞奏報。背請兵師。欲結鄰階。自爲戎首。所以東川相公。爰其稔惡。須議摧兇。連興窮武之師。共殲豺狼之窟。自今月二十九日酉時。得東川相公來書云。二十五日夜三更三點。親領兩川大軍。四面圍襄。攻打閬州城池。至其日平明。打破衙到李仁矩首級。并活捉到都指揮使姚洪、馬軍指揮使王昇、步軍指揮使賈師雄訖。餘城下見機來投。指揮使都頭已下。使與官給安存。兼本城軍人百姓。竟不傷動。外餘拒敵黨類。殺戮無餘。此則天贊兵威。人叶勇力。遂至元兇。斬在同惡就擒。我師四合以環圍。逆壘一攻而瓦解。捷書迅至。喜氣山橫。想與士民。同多慶快。見便乘勝前進。攻收利州。以期反掌之間。更俟克敵之捷。冬十月辛卯朔、辛亥、左廂馬步都指揮使張業、收下蓬州并黔南。牓示曰、今月二十一日、巫峽路行討伐招收使狀報。黔南節度使去今月二十七日將手下元戎兵士、拋本州下水。并竊蒋差衙隊指揮使朱健、部領左右、飛掉、并諸指揮兵士、乘戰船十五隻、往黔南安撫。至今月二日午時、回其黔南節度使、今見在渠溪、團點元隨兵士、及旋添水軍、卻有五百餘人、排比小戰船、候寧江應接兵士到、卻欲歸復本州。其朱健當日反時、部領戰船、往渠溪、襲逐至午時與賊軍相見交戰。趁下水約百餘里、至縣都坝頭、殺獲賊軍一百餘人。斬黔南內外都指揮使郭太尉、吳近思、張瓊等三十餘人。奪得衣甲器械不少。收獲牌印四副。其黔南節度使、則棄餘黨、乘小舟、沿流直下忠州者。竊以大舉舟師、遠征峽路。舊故纔聞其下瀨。寇橋蒋指於上游。連降都城。樞收管監。勢且疾於破竹。聲有類於焚蓬。今則重隄捷書。屢聞勝策。況寧江軍以黔南爲肘臂之地。以險合爲犄角之勢。我已斷之。彼何望矣。節帥弃城而竄遁。神將棄隊而追擒。敬俘馘以既多。收鎧甲而亦衆。指期蕩定。以固封隅。凡曰軍民。俾同快慰。十一月左廂馬步都指揮使趙廷隱、收下利州。十二月、左右廂馬步都指揮使李仁罕、打破遂州。殺節度使夏魯奇。於是朝廷決東川董相公一族。

二年、天子歸雒安重誨後、川主卻修職貢。

三年夏四月辛巳、東川董相公擁兵來襲我。至漢州。昭武軍節度使趙廷隱討平之。牓示曰、蓋聞皇天無親、唯德是輔。明神不昧、惡則亡。逆賊東川節度使董璋、包藏禍心。良背盟約。濤興士馬。急寇封圻。迎鋒而尋復金軍。單馬而竄歸本府。昭武司徒統領大衆。追襲餘妖。則有前陵州刺史王暉。視其將亡。因圖轉禍。爲斬董璋父子。雙梟其首。[保軍城待余施恩。忘其智勇。足可嘉稱。且謀不自於衆人。罪止歸於元惡。既除心腹之患。永固鄰國之基。某見親往東川。慰諭軍民。次六月。軍府將吏等詣衙陳狀。請川主令

公通押兩川公事。

四年春觀察判官元溥上疏。請行墨制曰。伏以我蜀破山帶江。是食是兵。實天下之強國也。我公本仁祖義。允武允文。乃天下之賢主也。以我公之賢。拓土開封。取威定霸。固得其宜矣。而況內則有紅蓮上客。參幃幄之謀。外則仗細柳將軍。專斧鉞之任。率土之內。是可保磐石之固。太山之安。顧惟宂眛。何補高明。但念智者百慮。必有一失。愚者百慮。必有一得。狂夫之言。聖人擇之。樵蕘之歌。哲士聽之。敢罄芻詞。誠慙次諸司。參職。應史推誠。咸著勳勞。豈忘奬荅。一昨聖上以顯分忠佞。遂降册封。礪帶河銘。大君之異龍。幣車珠冕。表列國之殊榮。仍示優崇。俾行墨制。上自潘方之任。下及州縣之官。凡涉幽明。許先乚而後奏。自可保不僭不濫之典。豈立功立事之人。必無患於不均。應有觀於允當。布告遐邇。咸使聞知。

長興五年。夏四月。文武獨進即皇帝位。大赦國內。改唐長興五年爲明德元年。以副使趙季良爲相。掌書記毋昭裔爲御使中丞。掌誥記。李昊、觀察判官徐光溥爲翰林學士。左右馬步軍都指揮使李仁罕、趙廷隱、張業、侯洪實、分掌軍權。夏四月庚午朔。地震。興元節度使張虔劉、武定節度使孫漢韶。率部來歸。由是盡得山南土宇兵甲。秋七月己亥朔。甲子。帝寢疾而崩。裴和陵廟號高祖。遵制册元子昶於柩前即皇帝位。年十四。壬日。殺李仁罕、幷其左右佞者宋謙等數人。初仁罕入蜀後。充馬步軍都指揮使。恣爲奢蒙。前蜀主元妃有國色。欲娶之。又慮高祖至是乃有殺屈之意。樞密使王處回、左廂馬步都指揮使趙廷隱。盡其難作。遂請殺之。

三年。春三月。地震。

四年。晉高祖發兵侵昭武。至劍門。保寧軍節度使趙廷隱領兵拒退之。是歲改啓政元年。秋八月大水。

二年三月。邊陲無擾。百姓豐肥。以輔相得人也。

四年。夏四月。蝗。

五年。春閏三月甲申。西域胡僧來朝。

六年至九年。大有。

十年。秋七月。殺宰臣張業。以其判度支。虐徵商稅。於是籍沒其家。樞密使侍中王處回免官致仕。上以翰林學士李昊、徐光溥爲相。伊維徵爲通泰使。知樞密院事。上始親臨庶政。是月。秦州節度使何重建、鳳州刺史石奉璋率所部來歸。

十一年十二年。時平俗阜。

十三年。春始貢舉。

十五年。夏六月。大水入京城。漂蕩五門。以其城內溺死者衆。於是大赦境內。　秋九月。東川兵馬都監王承丕反。殺知府刑部侍郎郭延鈞并家族。於是都指揮使孫汉、率手下兵士。斬王承丕。普級泰送。宣慰客省使趙季札往梓州安撫。東川節度使管內營田觀察處置統押近界諸營。東西山八國。皆南安撫制置等使。仍封蜀王加食邑一千五百戶。實封二百戶。改賜忠貞匡國保大功臣。散官勳如故。仍令所司擇日備禮册命。主者施行。　秋八月下教曰。　取威定霸。乃諸侯

權變之方。捨尚策勳。乃是王者酬之典。其或兵屯高旅。地廣三川。周環列國之山河。他有全蜀之封部。儻不從權而徇衆。則稽錄勞以報功。今宜命於中樞。得專制面行賞。但念承世家之餘慶。受旄鉞之殊榮。將奉極修。固斷意而不爲。請武教民。在安邊而有作。往歲方勤連職。務保永圖。不幸諸藩。構成深隙。此際主兵將帥。爭陳排難之功。運策資謀。成展出奇之略。因興武旅。分滿巢魁。累破竹以摧枯。連開疆而拓土。其次諸司奉職。應史推誠。咸著勳勞。豈忘奬荅。一昨聖上以顯分忠佞。遂降册封。礪帶河銘。大君之異龍。幣車珠冕。表列國之殊榮。仍示優崇。俾行墨制。上自潘方之任。下及州縣之官。凡涉幽明。許先乚而後奏。自可保不僭不濫之典。豈立功立事之人。必無患於不均。應有觀於允當。布告遐邇。咸使聞知。

長興五年。夏四月。文武獨進即皇帝位。大赦國內。改唐長興五年爲明德元年。以副使趙季良爲相。掌書記毋昭裔爲御使中丞。掌誥記。李昊、觀察判官徐光溥爲翰林學士。左右馬步軍都指揮使李仁罕、趙廷隱、張業、侯洪實、分掌軍權。夏四月庚午朔。地震。興元節度使張虔劉、武定節度使孫漢韶。率部來歸。由是盡得山南土宇兵甲。秋七月己亥朔。甲子。帝寢疾而崩。裴和陵廟號高祖。遵制册元子昶於柩前即皇帝位。年十四。壬日。殺李仁罕、幷其左右佞者宋謙等數人。初仁罕入蜀後。充馬步軍都指揮使。恣爲奢蒙。前蜀主元妃有國色。欲娶之。又慮高祖至是乃有殺屈之意。樞密使王處回、左廂馬步都指揮使趙廷隱。盡其難作。遂請殺之。

三年。春三月。地震。

四年。晉高祖發兵侵昭武。至劍門。保寧軍節度使趙廷隱領兵拒退之。是歲改啓政元年。秋八月大水。

二年三月。邊陲無擾。百姓豐肥。以輔相得人也。

四年。夏四月。蝗。

五年。春閏三月甲申。西域胡僧來朝。

六年至九年。大有。

十年。秋七月。殺宰臣張業。以其判度支。虐徵商稅。於是籍沒其家。樞密使侍中王處回免官致仕。上以翰林學士李昊、徐光溥爲相。伊維徵爲通泰使。知樞密院事。上始親臨庶政。是月。秦州節度使何重建、鳳州刺史石奉璋率所部來歸。

十一年十二年。時平俗阜。

十三年。春始貢舉。

十五年。夏六月。大水入京城。漂蕩五門。以其城內溺死者衆。於是大赦境內。　秋九月。東川兵馬都監王承丕反。殺知府刑部侍郎郭延鈞并家族。於是都指揮使孫汉、率手下兵士。斬王承丕。普級泰送。宣慰客省使趙季札往梓州安撫。東川節度使管內營田觀察處置統押近界諸營。東西山八國。皆南安撫制置等使。仍封蜀王加食邑一千五百戶。實封二百戶。改賜忠貞匡國保大功臣。散官勳如故。仍令所司擇日備禮册命。主者施行。　秋八月下教曰。　取威定霸。乃諸侯

二十一年，昌州猺反，殺巡檢使趙漢璉等，於是左界巡檢使申森討平之。

二十四年，册皇太子。

二十五年，行用鐵錢。

錦里耆舊傳卷第八

起僖宗廣明庚子二十八年冬，訖後唐天成四年春。

圖明收蜀。十二月，癸亥，僞蜀太子琰王元喆、統領兵士至劍門，時昭武諸路兵馬，皆已奔退，遂回入城。正月，癸酉，□路前軍都部署王太傅全斌、統領大軍至漢州界。蜀主差僞通奏使伊審徵、走馬送降款。十九日，大軍至升遷。蜀主具禮降。二月四日，十七日，押軍都署諱請先鋒都監康延澤入城安撫。十九日，大軍至成都。水路下峽朝天，先差弟僞雅王仁贄、北路走馬奉表曰：臣誠南路戰棹都部署劉太傅光乂，收峽路至府，是歲大宋乾德三年也。十七日，蜀主與僞太后妃嬪離農，六合順無窮之化，其或未知歷數，猶昧存亡，致與天討之師，實儀靈臨之誅，敢祈英容，俯鑒衰暮，臣誠懼，頓首伏念生自井門，長於蜀地，幸以先君之基構，得從幼歲以承，只知四序以推遷，不識三靈之改卜，伏自皇帝陛下，大明出震，睿德居乾，聲教被於遐荒，澤流於中夏，當遜旒玉殿之始，闕以小事大之儀，洎告類圜丘已來，稽執玉持帛之敬，蓋屬四途遐隔，徼獻已愆，先見之明，冀有後時之責，今則皇威赫怒，聖略風行，干戈所指而無前，鼓鼙纔施而自敗，山河郡縣，半入於幕封，將卒倉儲，幸歸於文籍，但念臣中外二百餘口，慈母七十餘年，日承訓撫之恩，蠢効孝愛之道，實願克終甘旨，冀保餘年，北攻則□子孫之國，圖守血食之祭祀，伏乞皇帝陛下容之若地，蓋之如天，特憐仁慈，以寬危辱，臣輒敢徼其故實，上瀆宸聽，痛念劉禪有安樂之封，叔寶有長城之號，皆恩詔款，得獲生全，顯眇昧之餘魂，得保

全而爲幸，庶使先君寢廟，不爲樵採之場，老母庭除，且有問安之便，見今保全府庫，遮邊軍城，不使毀傷，終期臨照，軍書混雜，文執正朔，奉於鎖甕，敢布腹心，恭聽敕旨，臣誠幸又武見住城良臣，關拜首，上表歸命，披瀝肝膈以聞。又上宰臣樞密使狀，竊念臣自北京，即西先父，洎臨西蜀，鎮守鉗基，自最小國之封，疆常隨大朝之正朔，伏自皇帝位登宸極，禮盛郊禋，令頒楙賞，頗同臨照，而以西蜀，障險稍易藏時，今則遠勞王師，恭行天討，有征無戰，詎可抗威，乘甲倒戈，卒皆效順，具陳降款，上達冕旒，所希者存濟活於昔生，報劬勞於老母，忠惟奉主，孝則資親，固於生平，無所覬望，詎期衙壁，已蒙解釋之儀，庶舜垂衣，存保安全之望，丹誠備寫，霄漢難勝，伏惟某官叶贊萬機，懷柔八表，遍敷恩信，及幽遐，願垂前席之言，特加敷奏，冀遂保家之懇，終養晨昏，烏反哺以知恩，鶴將比喻，雀銜環而報德，以荷生成，倍賴慈銘，陳詞罔極。

退嚥德宇，但懼虔誠，今卒遣親弟仁贄、詣闕上表，待罪，敕蜀主，省上表，卒文武見任官，寧、盧、閬、遂、懇歸命事，具悉，脫自皇天眷命，卒士樂推，將期德服萬方，不恃威加四海，乃睠益部，僻處一隅，苟黎庶之猶安，非經營之在意，一昨冥纔蜀地，壁自井門，既興王者之師，遂授將軍之鉞，事非獲已，須用至兵，我具其詞，彼衆自敗，下劍門而賈勇，指井絡以長驅，甲胄火然，兆庶何罪，徑馳馹騎，嚴戒前鋒，廣宣來者之撫獨，諭弔民之意，果能率官屬而效順，并表疏以祈恩，託我慈親，連乃寇雠，封府庫而待罪，保生衆以輸誠，脫方示信，懷來不逼人險，保撫他邦，當體優隆，國有舊章，不遽來請，所宜悉也，春寒，想比清休，皆旨不多及。四月一日，敕西川兵士三萬人，初，前軍都部署琅琊公受降入城後，應是西川錦降，擬要起發赴京，兼軍動搖，將謀作亂，乃引就夾城內點揀，俾其不意，遂誅殺之。參政昌侍郎鉴，嘗知成都府，軍府事，僞蜀指揮使全師雄反，自稱王，據漢州金堂縣三學山，聚徒數萬人，攻成都并諸縣，與官軍格鬬，又陵州賊袁廷裕反，資州黃承誨、普州劉澤，時人號之劉便弓，昌州趙令等反，各據本州，與全師雄應接，所在州郡道路不通，又嘉州馬承逸反，屯犍爲山，進攻州城，前軍戰棹副部署武懷節擊破之，盡殺徒黨。夏五月十六日，蜀主到京朝見，皇帝卯時，御大明殿，蜀主見左右金吾六軍儀仗，殿前卓立三軍，於明德門外，著隊排立，蜀主并弟仁贄、男元喆等，宰臣李昊已下三十二人，五更三點，自玉津園乘馬，到明德門西廊，於幕次下馬，至寅時，著白衫小帽子，勒帛，請明德門立班，閤門立三軍儀仗，殿前卓立，閤門使李廷遠，至，蜀主遣官園一員，持表侍罪，將入大內，奉傳宣旨，釋放，收示論，蜀主俯伏於地，合通事舍人持起，有敕取法上天，慶復下土，既叶混同之處，永乘臨照之光，方喜來朝，何勞俟罪，體茲睠待，撫至兢憂，蜀主以下謝恩訖，奉宣賜衣服，幞頭，鞾笏等，謝恩，却歸幕次，換衣服，冠帶，各乘馬入厚載門，右銀臺門下馬，閤門使李廷遠，引蜀主入明德殿外幕次，祗候，見蜀主進

金器八百兩。　玉腰帶二條。

銀鋌一萬兩。

衆賢相公參知政事侍郎、及文武官已下，江南兩浙進奉使，並立班陪位，賜賀，賞，徵便承旨奉謝畢，索引下殿，皇帝歸內，皇帝自大內乘道遊子，上明德樓宣詔，蜀主已下上樓，立班，奉宣慰論，

安陽營後却來道遙子赴大明殿宴宰臣蜀主已下皆赴宴勳教坊樂蜀主進
金酒器一副直一百六十兩
宰臣節相已下進賀
通謝加恩勞都一條
蜀主朝見宣賜蜀主
衣一副六件
金鞍轡馬一匹
綿五千匹
錢三千貫文
銀稜漆器一千六百事
錦繡被褥二副
錦綉被褥二副
錦綉衾褥用什物全
又賜國母李氏
衣一對
綿一千匹
錦被褥錦綉全
蜀主弟仁贄仁裕仁操男元喆元珏各賜
衣一襲
玉腰帶
衣著各五百匹
馬各一匹
錦被褥錦綉全
雅王孟仁贄別宣賜
玉腰帶一條
散馬五匹
錦綺綾羅紗縠衣著一千匹
金鍍銀稜瓷器四百事
漆器五百事
宅一院四百八十間
金器三百兩
舊用銀器一千兩
幢頭鞓笏等
銀器各七百五十兩
綿各一百匹
金鍍銀鞍轡馬各一匹
交倚水鋪子銀大燈燭井銀器二百五十兩
等有除目
李昊工部尚書
張元傚工部郎中
胡韜司天少監
韓保升殿中監
尹文舉御部郎中
劉嶠少府少監
歐陽炯左散騎常侍
毋守素工部侍郎
郭微膳部郎中
高諤太府卿
范禹偁鹽鐵判官
韓繪庫部郎中

鮮于樞祠部員外郎
丘世隆比部員外郎
孟仁操左監門衛上將軍
孟元珏左千牛衛上將軍
李進右千牛衛大將軍
袁可鈞左屯衛大將軍
蘇廷超清道率府率
趙元拱虞部員外郎
孟仁贄右神武軍統軍
孟仁裕右監門衛上將軍
王昭遠右千牛衛上將軍
景處璠左羽林衛大將軍
高延昭左驍銳大將軍
李遵皓左監門率府率
授蜀王秦國公制
門下伯禹導川鑿水本梁州之城河圖括象載山眞非絡之地考職方之地圖比劍南之微道扃中原多事遠服未賓山河既限於侯封車服遂殊於王制朕削平屬縣重正皇綱復周漢之彼疆恢秦之大訓協和萬邦六載于茲百揆時敘禮樂征伐之柄出自朕躬聲教我狄之鄉咸修職貢一昨順先庶而受律法時雨以興師舜于斯舞於兩階湯網猶開於三面弔民之罪朕無愧焉善俾爲蜀王孟昶挺生公族寔隸侯門值屆朝將季之辰襲蜀士已成之業撫夜郡邑久歷歲華而能察天地之惡盈知人神之助順遽率羣吏來降大君望北闕以拜章指南陬而請命得不開懷禮遇撫綏流恩官班特越於恒章保護彌光於大信豈比夫魏封劉禪秩升驃騎之班隋待蕭琮惟列莒公之寵今茲示寵以欲從人命作帝師俾榮開府儀漢相專車之貴列秦川萬戶之封併而授之斯爲異數仍加祿俸用表優隆嗣宜思前代之命官體我朝之加寵勉何非常之澤無忘匪懈之心佩服恩光往踐厥位可封蜀國公
授孟元喆兗州節度使制
門下朕聞魏將降蜀君臣俱列於散官隋帝平陳子弟不聞於封爵皇家順景風而行賞同時雨以濟物當敵境未賓遵下戒殿之令賢佐邦請命宏垂利澤之恩刻復降婁古封章武紫秋卿阜是伯禽之國太尉乃周物之官山河距九州之雄綏冕冠三公之貴舉爲實典斯實異恩僞國長子孟元喆禮法矜莊神彩英秀峻桥途於早歲播令聞於蜀川正朔未同於列國而人稱世子車書既混於大朝而自是良臣以爾昔在三川常居二職贊厥父之教順保祖母之高年予嘉乃心豈限疏制是命陟將壇於東夏整武事於西宮憲秩封侯用光殊遇將表臨戎之寄更增光啟之勳爾其分天子之憂勤弦而易調不若從容以安民布政頒條予誠有望榮家奉國爾宜勉之
夏六月蜀主薨遣表曰
臣聞大教有限萬化無窮歷觀今古以仪同在賢愚而不免將啓手而歸土再潸懇而聞天臣誠悲誠戀頓首頓首伏念臣繼承父業纔餘坤維數千里之山河四十年之統攝雖有臨深之懼且無事大之規是以遠勞王師恭行天討上思老母下念生民潛收拒轍之心旋露投戈之請伏惟皇帝陛下納汗道廣來遠恩寬追頒彩鳳之書遠釋牽羊之罪伏自遠齡鍾聖獲覩瑤墀帝澤天恩曾無虛日皇華馳騎長是奄

門。仍賜官勳。方謝朝辭。不謂偶嬰疾疹。遽告沈綿。伏俟皇帝陛下矜容念以殊深。降國醫而莅至。比藥稍瘳。即遣使以聞。一息纔存。命易營於窀穸。已葬伏惟皇帝陛下長新鳳詔。永篤鴻恩。鎮居四海之尊。永作兆民之盛。臣之老母臣之孤遺仰荷聖恩。復何憂盼。臣無任感天戀聖。涕泗悲哽。激切屏營之至。

夏六月十九日。榮州賊楊德晖等反。陵州袁廷裕助五千餘人。圍逼州城。是月二十六日。西路都部署彭城公討平陵州賊袁廷裕。二十九日。楊德晖潰散所作縣鎮。遏截梁口路並　秋九月。嘉州指揮使呂翰反。殺前軍戰棹副部署武懷節。據州城自稱相府。是月。漢州山賊金師雄死。徒黨潰散　冬十一月。彭城公擊呂翰破之。收下嘉州。

四年春三月。資州賊黃承甫。榮州賊雷德晖等。歸投起證上京。自楊德晖趙令等脇從夷獠。依附山林。擁衆叛離。不順朝化。南路都部署彭城公命偏將討平之。今則汚萊之因。盡開進荐之盜。漸除。萬民知歸。兩蜀寧靜。覩堯湯之代。懷億兆之心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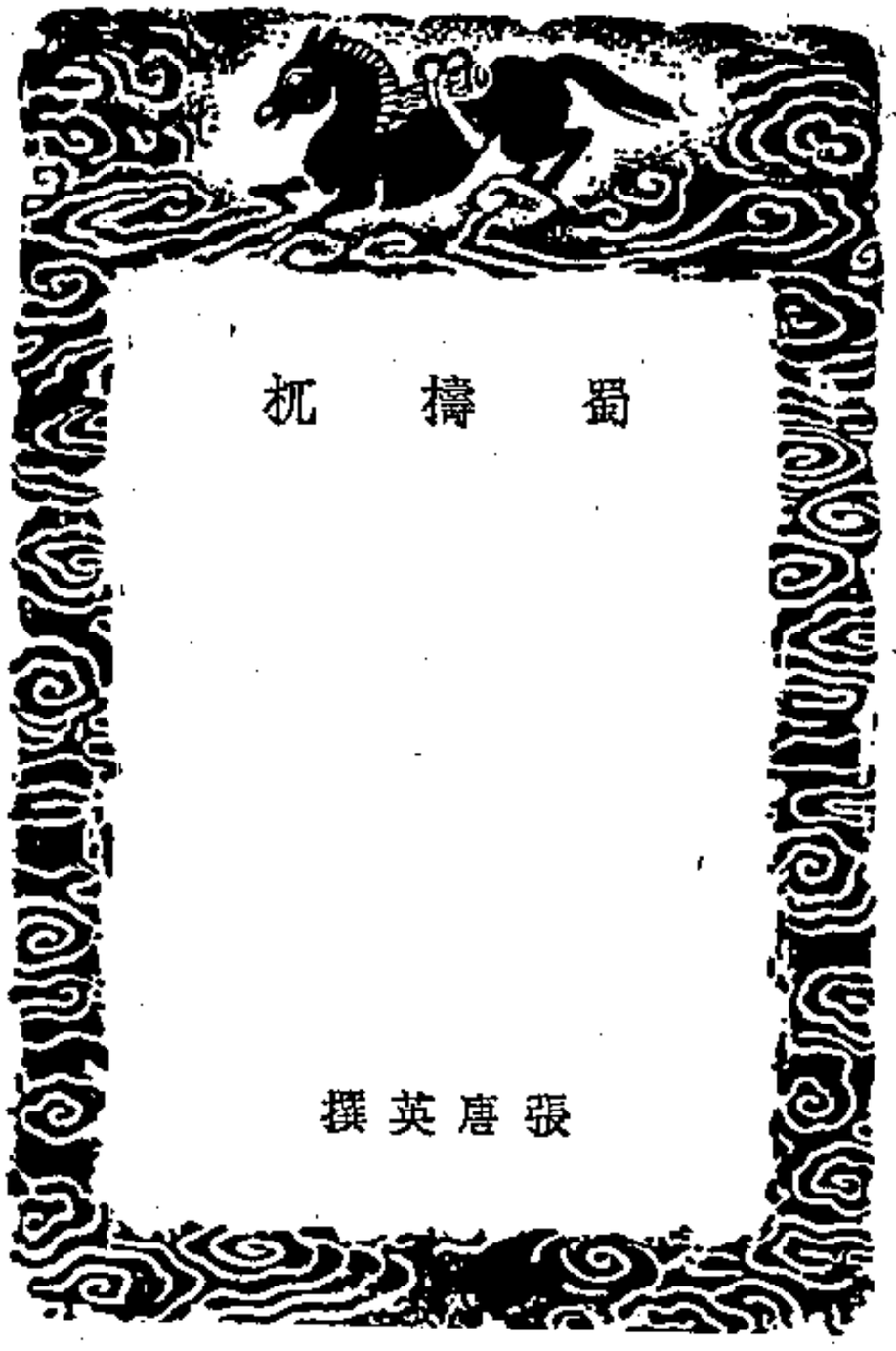
錦里耆舊傳八卷。自洪武五年壬子歲秋七月十五日庚申寫起。至廿八日癸酉。錄畢於華亭集賢泗北村居之映雪齋。且喫茶處在家道人誌。七十有六。

馬嶠臨文獻通考經籍攷云。陳直齋書錄解題曰。前顧靈縣令平陽勾延慶昌齡撰。開寶三年歲癸丞。劉蔚知榮州。得此傳。其詞龍蹤。請延慶忻之。故曰成都理亂記。天成之後。別加編次。起咸通九載。迄乾德四年。百餘年蜀事大略具矣。納傳蜀人張緒所撰。起乾德乙丑。迄祥符己酉。自平蜀之後。朝廷命令官僚姓名。及政事因革。以至李順王均劉旰作亂之迹。皆略載之。知新繁縣太常博士張約爲之序。七月廿九日甲戌。白鶴節記。

是編得之沈舜之氏。憎乎紙後四卷闕前四卷。未得爲全書。大抵古書之存於世者。多殘缺不全。先達佛文莊公嘗云。鱗角鳳毛。奚以多爲。慰於是編亦云。

嘉靖戊午冬十一月月蹤望。勾吳盧山人姚咨舜咨甫識。時年六十有四。

自序



嘗觀自古姦雄竊據成都者，皆因中原多故，而閉關恃險，以苟偷一時之安，譬夫穿窬之人，利於昏暝之夕，至於白晝峻然，則無能爲也。且拿卓守蜀二十餘年，其材智機權，過于王孟遠矣，止欲求兼兩川節鉞而不能得。劉闢惑術士之言，自謂才過項羽，不數月就檻車之縛。蓋是時朝廷清明，刑政修舉，賢者在位，紀綱整齊，彼雖欲不臣，勢不能爲也。便值朝廷治，則蜀不能亂；朝廷不治，則不惟蜀爲不順，其四方藩鎮之不順，亦有不下於蜀者。當王衍之入洛也，三蜀之人，盡喜中國之有聖人，而莊宗總制失馭，中外繼叛，滿禹卿慟哭曰：「觀天下事勢如此，蜀人豈有安泰之期耶！必重不幸爾。」洎知祥入蜀之後，明宗頗以蜀人爲疑。凡高貲有力者，盡令東徙。張仝亮歎曰：「蜀中之叛，非蜀人爲之也，皆朝廷所委用之臣所爲也。其言蓋有激而云爾。」潛乎田龍游之論曰：「僭僞之主，改應聖爲宮殿，改紫綬爲赭袍，改僕佐爲卿相，改前驅爲綽旛，改妻妾爲后妃，何如常稱成都尹，永無滅族之禍耶！」茲可謂至言也。王孟父子四世，九八十年，比之公孫述，最爲久遠。北間卓憲之跡，亦可爲世之鑒戒。然編錄者，如耆舊傳、鑑戒錄、野人閑話之類，皆本末顛倒，鄙俗無取。貞宗時，知制誥路公振修九國誌，有前蜀後蜀世家，刻傳，然而頗簡失當，尚多疎略。如張扶馮涓、張士喬、段融、蒲禹卿、張雲、陳友、田淳之徒，謀草草疏，皆有益于世教，靈藥而不錄，此觀者所以惜其有未備也。予家僻巖，頗閒國記，後蜀實

蜀檮杌卷上

宋　張唐英纂

王建字光圖，其先潁川鄢城人，後徙居項城。隆眉廣顙，身長七尺，與晉陽（廣英字汝功，宋史作次功，自號黃松子，蜀州新津人，宋丞相商英之兄，第進士，嘗試賢良方正不就，調幸城令，神宗即位，擢殿中侍御史，入對帝問何如，商英對曰：願陛下父帝嘉其孝，賜五品服，事英有史材，嘗著仁宗政要，宋名臣傳）

錄，凡三十六卷，寧欲焚棗而不忍，今因檢閱始終，削去煩冗，編年敍事，分爲二卷，其間事實未顯，如擒頊肥遁，遠望紹長焉，糊塗驍之類，各爲解之，失誤凡五代史及皇朝日曆所載者，皆略而不書，名曰蜀檮杌，蓋取楚史之名，以爲記惡之戒，非徒衒其小說，亦使亂臣賊子觀而恐懼云耳。張唐英汝功撰。

遂與建書曰中原多故惟三蜀可以偷安陳公恢廓無疑同建大事吾父子輔之無不可也建大喜領兵趨成都敬瑄參謀李乂謂曰建今之奸雄狠愎頗久矣必不爲人下若爲將校亦非公之利建至東川敬瑄遣人止之建怒進攻破鹿頭入據漢州進攻成都頗彥朗亦懼建反戈相襲上表雪其罪建亦奏請擇大臣伸蜀乃召宰相韋昭度爲成都尹劍南西川節度使建發兵迎昭度于劍門敬瑄不受代昭度於城東設行府以建爲衙內都指揮使大順元年十月建度敬瑄垂敗必襲金蜀乃紿謂昭度曰相公與數萬之衆來守討賊之效而僧運不繼大衆習然今關東藩鎮相噬國家社稷朝廷姑息不眠相公爲國大臣其心安忍不如東還以清中原此根本之策也劍外之事願以相委必不負朝策昭度猶豫未決建陰令軍士擒昭度幄下吏駱保薛頭保殺嚼食之昭度大懼乃以符節付建即日東還詔復敬瑄官令建龍兵歸邛州建不從急攻成都令孜懼登城與建語曰老夫與八哥素厚何爲相扼如此建曰建與軍容有父子之恩何心敢忘但太師負國而朝廷使建討之苟太師改心匪可釋憾令孜與敬瑄誠以勢不可敵其父令孜持符印即建營授之翌日以成都讓建自稱留後表成其事龍紀元年春制授成都尹西川節度副使仍知節度事管內觀察處置等使敬瑄雖處雅州以其子爲刺史既行建遣殺于三江令孜仍監其軍四月以令孜陰附鳳翔擒下獄餓死光化三年詔建私門立戟加中書令封琅琊王四年封建西平王

三年昭宗還長安建奉表貢茶布等十萬八月封建司徒蜀王四年八月朱全忠弒昭宗建率將吏百姓舉哀制服七年全忠簒位改元開平巨人見青城山鳳皇見萬歲縣左右勸進三讓而後從九月僭即僞位號大蜀改元武成以王宗佶爲中書令韋莊爲散騎常侍判中書門下事唐道襲爲樞密使任知元潛爲宣徽南北院使王宗裕爲太傅兼侍中以唐柳軍容嚴遵美爲內侍監授唐室舊臣王溥等三十二人官階有差十月下僞詔改堂宇臨館爲宮殿其略曰帝君之居上應神象朝貢輳集華夷會同宮闕殿閣之深嚴衮省府寺之宏壯頒分名號以正觀瞻況我肇啓丕圖數有嘉瑞允協上元之規式光萬世之基至于廚廄之標題倉庫之典列並宜從革用永維新

大衙門爲宣德門獅子門爲神猷門大廳爲會同殿毬場門爲神武門毬場廳爲神武殿蜀王殿爲承乾殿清風樓爲延光閣西亭子廳爲咸宜殿九頂堂爲承乾殿會仙樓爲龍飛閣西亭門爲東上閣門亭子西門爲西上閣門節堂南門爲日華門行廊角門爲月華門萬里橋門爲光夏門笮橋門爲坤德門大東門爲萬春門小東門爲瑞鼎門大西門爲乾正門小西門爲延秋門北門依舊大元門子城南門爲崇禮門中隔爲神祇門東門爲神政門西門爲興義門鼓角樓爲大定門北門爲大安門中隔爲元武門昌樂樓爲應聖樓舊宅爲昭聖宮堂爲金華殿廢阿池爲龍躍池設廳爲詔光殿軍資庫爲國計庫衙庫爲內藏庫衙內麴佑庫爲齊天庫衙內雜庫爲廣潤庫實設庫爲常儉庫實設行庫爲殿前庫南倉爲天富倉贍軍東庫爲左金藏庫北倉爲大倉甲仗庫爲天武庫舊三使院爲彰信門倘書省千牛院爲御史臺于府司設府城爲皇城使防城使司依舊兩馬步使爲左右街使廂廳候爲街巡使

後梢爲飛龍廄客司爲客省使樂營爲教坊使廚爲御食廚戟門添設三十六戟神策營爲糧料司六軍爲支計院成都府移在子城外遂穩便處署立府所司新西宅爲天啓宮宮爲玉華殿

武成二年正月亂兩郊御樓肆赦以韋莊爲吏部侍郎張格爲中書侍郎並平章事因謂曰不特權不行私推正是守此宰相之任也三月潞州裴武部郎中張道古卒道古臨潞人少有文詞忠朱裳梅顏之節景福中舉進士釋褐爲著作郎進右拾遺時播遷之後方鎮擁兵道古上疏言五危二亂七事貴授施州司戶參軍未幾以補闕徵由蜀赴闕除田之變乃變姓名間行于溫江建聞其名奏爲節度判官又上建詩序二亂五危七事爲同僚所嫉遂茂州安置開國召爲武部郎中至玉壘關謂所親曰吾唐室諫臣終不能挽鼎與雖犬同食今須召還必須再貶于此死之日葬吾于關東不毛之地題曰唐左補闕張道古墓垂蜀果不爲時所容復貶茂州卒于路五月立周氏爲皇后宗懿爲太子十月謚武皇祔山步騎三十萬遂宴于行宮謂左右曰得一二人如韓信而將之中原不足平也宗佶跪曰臣雖不才自願可驅衆兵部郎中張扶進曰陛下雄才大略尚不能得岐隴尺寸之土宗佶小子狂妄願陛下無以中原爲意宗佶敬之論庖人煮藥而殺之扶字子持成都人博學善文凡詐奏牋檄皆屬之贈諫議大夫制封諸子爲王王建十一子馬姬生宗仁白姬生宗懿宋姬生宗轅陳姬生宗智宗時喬姬生宗傑褚姬生宗鼎宗平宗澤徐姬生宗衍摸殺晉國公王宗佶宗佶本姓廿氏建未有子錄爲養子以戰功累遷中書令特位降功高所爲不法連上表求爲太子建勉諭令出而不肯去言詞甚悖因叱衙士撲殺之

三年六月下詔勸農桑曰昔劉先主入蜀武侯勸其閉關息民十年而後舉兵震褫關內朕以猥眇托于人上爰念蒸民久罹干戈之苦而不暇力于農桑之業今國家漸寧民用休息其郡守縣令務在惠綏無使撓擾使吾赤子樂于耕蔵而有臨風七月之詠焉八月吏部侍郎平章事韋莊卒莊字端己杜陵人見素之後乾寧中舉進士建奏爲掌書記昭宗遇弒梁祖即位遣使宣諭興元節度王宗綰馳驛白建建謀興復莊以兵者不可倉卒而行乃爲建答宗綰教其略曰吾家受主上恩有年矣卒矜之上冀衛如新罷詔之由猶痛在大馬猶能報主而況人之臣子乎自去年二月車駕東還連貢二十表而絕無一使之報天地阻隔叫呼何及聞上至谷水臣僚及宮妃于除人皆爲汴州所害及至洛果遭弒逆自聞此詔五內凝潰今補川錢旅皆望國恥不知來使何以賞論示此告勅令自決進退梁使遂還梁祖遣使通好以建爲兄莊得書笑曰此神堯驅季密之意也建之開國制度號令刑政禮樂皆莊所定拜平章事卒有完花集二十卷十二月大赦改元永平

永平元年十一月周德權卒德權汝南人建之妻弟從建入蜀以戰功累遷眉州刺史梁祖既篡德權上表曰按讖文李氏合興王建兄弟從建入蜀以戰功累遷眉州刺史梁祖既篡德權上之名也土德坤維也兌興亦西方也丹朱也言朱梁不敢與殿下抗也願稽合天命仰膺寶錄使天地有主神人有依建大悅曰彼我者叔別也建卽位累遷太保中書令卒贈太師

二年正月贈張魯扶義公諱公亮安國王二月劉遊祖華禪院召僧賈休坐賜茶藥綵段仍令口誦近詩

時諸王貴戚皆賜坐貫休欲諷固作公子行曰錦衣鮮華手聲悲開行氣貌多幅忽雖稼穡皆不知五帝三王爲何物建稱善貴俸皆怨之貫休本蘭溪人善詩與齊己齊名有西岳集十卷三月詔平章事張格專編纂開國以來實錄獲玉璞于田爺孜之故第以爲國寶其文曰有德承天其祚永昌八月什邡縣改太子名爲元膺

獲劍碑石記有膺昌之文改什邡爲通計縣改太子名爲元膺

三年七月大昌軍使徐瑤等脅太子元膺舉宮中以叛諸軍討之斬元膺瑤伏誅以衍爲太子瑤字伯玉長葛人從建入蜀勇猛善格鬬建初在鄴昭度募府其兵皆文身黥黑衣裝詭異衆皆畏稱瑤爲鬼兵稱瑤爲鬼魁建克成都瑤多污辱衣冠士女富人李希雯愈氏有美色瑤所面逼之愈氏曰吾夫夙皆爲鄉貢進士風流儒雅人比之和如吾尚以非吾匹偶健皃也焉得無禮于吾瑤杖劍謂曰爾豎此乎愈氏曰吾寧死必不受辱瑤欲殺之左右諫曰城中婦人無限何必逆暴釋之

四年二月太子衍判內外六軍事詔以東宮爲崇賢府凡文學道德之士得延納訪問重陽建出游寶歷寺妃后皆從其日宮女四人逃匿搜尋不獲明日得之乃寺僧誘之藏于民家與僧二十二人同斬于龜化橋十月內樞密使潘炕卒炕字疑夢其先河南人有器量家人未嘗見其喜怒一旦嬖于美妾解慈途夙嘉成疾解慈姓趙氏其舟夢吞海紫花蓮而生有國色善爲新聲及工小楷建皆至炕第見之而曰朕宮無如此人意欲取之炕曰此臣下賤人不敢以瀆于君其哲斬之弟婿謂曰錄珠之禍可不戒耶炕曰人生貴于適意豈能愛死而自不足于心耶人皆服其有守十二月御大安門受秦鳳階成之信大赦改元

通正時大寨雨禱于奇相之祠

唐英撰古史震豪氏之女嬪黃帝元珠沉江而死化爲此神即今江濱廟是也

通正二年正月梁遣使來聘二月翰林學士庾博昌卒博昌後周義成侯信之後當文藻著金行齋運錄二十卷青字載筆記十五卷玉堂集二十卷三月宏農郡王哲暉卒暉許州人少有膽勇初與建爲盜夜泊武陽古墓中聞人呼墓中鬼曰潁州設無遮會可同行否墓中應曰蜀王在此不得相從二人相會曰蜀王誰是也暉曰八哥狀貌有異于人必有非常之事建許與飲酒暉曰武陽墓中言果不誣耳建笑曰始望不及此卒建親往臨弔十一月大赦改元天漢元年國號改大漢以唐成先生杜光庭爲戶部侍郎

天漢元年正月封張飛爲巖應王、鄧艾爲彰順王、張儀爲昌化王五月祀黃帝于南郊璽曰祀地祇于方丘六月賜百官飛雪丸十一月祀昊天上帝于圜丘大風拔木幕輦皆裂改元光天依舊稱大蜀國

光天二年四月有狐嗥于殿室鵂鶹鳴于帳中鵂鶹集于廄訶池建因感疾甚篤召大臣賜坐示手書曰朕比遭亂離以干戈定秦蜀賴卿等忠勤夾輔遠正名號撫有神器兢兢業業恒不克負荷幸托天地之靈扇祉之貺方隅底定民黎樂康二氣叶暢五穀豐登然以萬機之大不免勤勞于夙夜感此疾恙藥石弗救太子雖幼有賢德然次不當立卿等固請于外后妃亦甚篤愛朕不能違立爲儲貳勉力輔戴無負吾邦家之休又謂曰太子若不克荷但當之別宮選立賢者慎勿害之徐氏兄弟但優與俸祿以豐其家勿令掌兵以速其禍詔太子入侍疾六月建薨年七十二僞謚神武聖文孝德明惠皇帝廟號高祖葬永陵

黃松子曰唐自廣明之亂天下凌遲奸猾亡命之徒擾袂晉衆于霍蒲之下而所在橫潰建于此時乃興晉陽資攘竊于許蔡之郊滅匿于墟墓之間其暴不足以撓郡縣及抵罪被誅死在旦夕而孟彥障縱之使去此最獄吏知其必貴而佑之耶挫天爲之耶遂能奮跡士伍奔赴行在忠義感激誠貫白日執戈披銳冒德乘釁于烟焰之中北勤至奏臣閣猶忌自墜遷利遂舉兵檻闕止誅曰全之計泊陳田召而不納遂抗表請師猶有勤王之節草昭慶草句曾生柔雅醴精非有將帥之才覩敗之術建察其可取而代中以機智奪其符印遂摧敵克城節制全蜀而納官逋賦道不絕使及梁顧受禪非有誅武高光之德建皆師宰恥而爲帳所凡自視才略不在梁下其肯甘俯首而爲之臣耶因僭竊位號亦時使之然也觀其委任將佐擢用才智撫養士卒惠綏黎庶勤課農桑輕省徭賦臨終顧託至誠無疑前規劉備可以無愧予嘗始終考究建之誠心使全忠不篡昭宗尚克享國必不忍爲鼎足之勢此予所以不深罪之也

衍字化源建幼子舊名宗衍八歲封鄭王爲左奉聖軍使元膺死建以淮王宗略類己信王宗傑明敏有才欲遷立之衍母徐氏有寵密以金百鎰貨宰相張格言上已許衍爲太子顧相公助之格遂抗表言衍才器英武實堪社稷之托遂得立開崇賢府置僚屬頗好經詩賦即位年十八時梁貞明五年也立妃周氏爲皇后十月詔選良家女二十人備後宮十二月尹永陵詔以來年正月有事于南郊改明年爲乾德元年以龍躍池爲宣華池即廢訶池也

二年八月衍北巡以宰相王鍇判六軍諸衛事旌旗戈甲百里不絕衍戎裝披金甲珠帽錦袖執弓挾矢百姓望之謂如潘安仁后妃僊于昇仙橋以宮人二十人從至汶州駐西湖與宮人泛舟奏樂飲宴彌日九月駐軍西縣自西縣還至益昌泛舟巡閬中舟子皆衣錦綃衍自製水調銀漢曲命樂工歌之郡民何厥女有美色將嫁衍取之賜其夫家百練其夫一慟而卒

三年三月衍還成都五月宣華苑成延袤十里有重光、太清、延昌、會真之殿滑和、迎仙之宮降真、蓬萊、升霞之亭土木之功窮極奢巧衍數于其中爲長夜之飲嬪御雜坐爲風變錯衍召嘉王宗壽赴宴宗壽因持杯諫衍宣以此稷爲念少節宴飲其言慷慨激切流涕衍有愧色俟臣潘在迎顧而韓昭出奏曰嘉王從來酒悲不足惟也乃相與踏謔戲笑衍命宮人李玉簫歌衍所撰宮詞送宗壽酒宗壽懼飲乃盡飲之在迎曰嘉王聞玉簫歌即飲請以玉簫賜之衍曰王必不納衍宮詞曰細雨亦亦浮五雲宜華池上月華新月華如水浸宮殿有酒不醉眞癡人宗壽字永年王建之族子八月衍受道籙于苑中以杜光庭爲傳眞天師崇眞館大學士光庭字寶聖京兆杜陵人寓居高州方干見之謂曰此宗廟中實玉大圭也與鄭實夏應百錢舉不中入天台爲道士僖宗召見賜紫衣出入禁中上表乞游成都隱青城山白雲溪卒于蜀年八十五顏貌如生衆以爲尸解著文十餘卷皆本無爲之旨九月詔徵賢良方正博通經史明達吏

理、識洞兵機、洊歷耶園五科。令黃衣選人白衣舉人投策就試。吏部考較。十月。以韓昭爲吏部侍郎。判三銓。昭受賂徇私。選人謂鼓院訴之。又嘲曰。嘉眉邛蜀。侍郎竹肉。導江青城。侍郎親情。渠閬二州。侍郎自留。巴遂渠劍。侍郎不惜。衍召而詰之。昭曰。此皆太后太妃國舅之親。非臣之親。衍默然。昭字德華。長安人。衍北巡以爲文思殿學士。京城留守。判官李肖瑕完。韓公凡事如僧。鬚無有寸長。昭以便佞恩顧一時。出入宮掖。太妃愛其美風姿。而專有辟陽之寵。唐兵入蜀。王宗弼與之有隙。先捕而殺。梟其首。命馬坊百姓皆溺之。

四年二月。文明殿試制科。白衣蒲禹卿對策。其略曰。今朝廷所行者。皆一朝一夕之事。公卿所陳者。非乃子乃孫之謀。智愚目前之安。不爲身後之慮。衣朱紫者。皆盜跖之輩。在郡縣者。皆虎狼之人。奸諛滿朝。貪淫如市。以斯求治。是謂倒行。執政皆切齒欲誅之。衍以其言有益。擢爲右補闕。三月。禁百姓不得戴小帽。滿于貧心。有徐延璋在出爲留守。入掌樞機。無謂以佐君。但唯唯而徇旨。有景潤澄在。搜求女色。取悅宸襟。常明不次之恩。每冒無狀之罪。敷對惟誇于便捷。佐時不識于經綸。系非忠勤。實爲奸黠。有嚴凝月在。咱亡國之音。衒趨時之侈。每爲巫覡。以玩聖明。致君爲桀紂之主。使上之唐虞之化。有臣在陛下任臣如此。何憂社稷不安。衍賢之大笑。賜在珣綵五百段。加封開府。在珣以綵之半遣舉。舉字仲緘。溫江人。博通經史。獻直猶遑。都賦除溫江主簿。遷太子洗馬。落托不羈。文多譏刺。執政惡之。故不得大用而卒。四月。唐遣容省使李嚴來聘。以覘虛實。筮書記敍興亡。其略曰。伏自朱溫肆逆。連陽昭宗。三年痛別于西秦。一旦遷遷于東洛。誅裹宗室。焚燬宮闈。雖列藩悉是唐臣。無一處不從僞命。由是大唐中興。皇帝念高祖太宗之業。倏爾墮損。憤朱溫崔胤之徒。同謀篡弒。遂乃神機迅發。心膽獨然。竭渝溟而誓殲。麾鯨鯨而靜。掃決除虎兕。十年對壘。高陣突鋒。旗久困于生蟊。乃選練其死士。殺過汶水。縛王彥章于馬前。旋及夷門。斬朱友貞于樓上。劍霜未晞。槍雪猶揮。段凝八萬雄兵。倒戈伏死。趙嵓一人應運。引領待誅。遂使賊將寒心。謀夫拱手。取乾坤。具勢八日。救涂炭。遂定四維。備闡王猷。成遷帝力。今則三秦貢賦。兩浙稱臣。淮南陳誠。職之儀。回紇備朝天之禮。才安宇宙。便息干戈。未順鳥兒。方議除翦。豈謂獨國皇帝。柔遠懷邇。居安慮危。嘉吾帝葬中興。殄妖悉滅。特遣藩張之士。將追唐蜀之獻。吾王迴戚于蜀王國禮。遠酬于厚禮。宜徹使宋光葆召嚴宴飲。與語終日。伏其機辨。料嚴東還。必有鄧艾之謀。乃謂衍曰。吾先皇承天正命。惠養全蜀。有鼎足勢。今以奸雄相吮。是鄙吾也。可斬其使。以威天下。衍不從。既還。言衍荒淫失政。可一鼓而下。光葆聞之。又上疏。時衍荒于游宴。不能悉用其策。光葆字孝正。內擢密使。光嗣之從弟。隨光嗣爲閣給事黃門。累遷東川節度使。及衍敗。托疾留閬中。爲刺史安重霸所殺。七月丙午。衍應聖節。列山棚于得賢門。是日有暴風摧之。翌日雷震應聖堂。摧二柱。太常少卿楊玢上言。其略曰。陛下調聖之日。而山摧者。非不慶不勝之義也。在于得賢門者。示陛下所用不得賢也。應聖摧者。示陛下柱石非材也。衍不以爲意。九月。衍與母周太后。及諸王妃。百官。宗室。自綿竹。東出劍門。至利州。衍自製甘州詞。令宮人歌之。其詞哀怨。聞者悽愴。衍至青城。道服。蓮花冠。鬢髻爲樂。夾臉連鬢。混以朱紛。曰醉妝。國人皆效之。四月。朔。從官皆至。臣僚不欲容色不悅。特過細。在坰曰。臣聞主憂臣辱。今陛下臨軒不樂。臣願請罪。衍曰。北有後唐。南有盜詔。既不能弔伐。又不

爲臣子。此所以憂也。在珣曰。朝廷有十臣在。陛下何憂。退而令太子洗馬林罕著十臣文以進。曰。只如興土木于禁中。遷德雄于樞密。陛下爭之。固持不鉞。出鎮潛離。師宮殿于遷方。命變興而遠幸。皆陛之謀爲。禍之原。有王承休在。擢性英雄。吹揚俊媚。全無才智。縱處腹心。斷性命于咸玩之間。戮仇讎于樞機之下。有功勞而皆棄。非賄賂而不行。有宋光嗣在。受先皇之付囑。爲大國之棟梁。既不輸忠。又不知退。恣一門之奢侈。任勢力之驕行。徒爲貪鬻之人。實非社稷之器。有王宗弼在。譖陟烟寄。殊非臺諫。興亂本圖。還章趨之妙。恣奸謀。則事類吞之能。心口傾危。尚居左右。有韓昭在。性懷慘毒。心悉貪婪。焚爲巢窟。要覓私第。不顧喧騰于衆口。惟思自任于恣懷。有歐陽晃在。酷毒害民。市非粜貨。明爲郡守。實負天恩。斯狽已徧于陽安。蠹蔽尚憑于密勿。有田彝僧在。爲君王之元弼。受保傅之尊官。但務奢華。不思輔弼。第宅過同于上苑。金珠求滿于貧心。有徐延璋在。出爲留守。入掌樞機。無謂以佐君。但唯唯而徇旨。有景潤澄在。搜求女色。取悅宸襟。常明不次之恩。每冒無狀之罪。敷對惟誇于便捷。佐時不識于經綸。系非忠勤。實爲奸黠。有嚴凝月在。咱亡國之音。衒趨時之侈。每爲巫覡。以玩聖明。致君爲桀紂之主。使上之唐虞之化。有臣在。陛下任臣如此。何憂社稷不安。衍賢之大笑。賜在珣綵五百段。加封開府。在珣以綵之半遣舉。舉字仲緘。溫江人。博通經史。獻直猶遑。都賦除溫江主簿。遷太子洗馬。落托不羈。文多譏刺。執政惡之。故不得大用而卒。四月。唐遣容省使李嚴來聘。以覘虛實。筮書記敍興亡。其略曰。伏自朱溫肆逆。連陽昭宗。三年痛別于西秦。一旦遷遷于東洛。誅裹宗室。焚燬宮闈。雖列藩悉是唐臣。無一處不從僞命。由是大唐中興。皇帝念高祖太宗之業。倏爾墮損。憤朱溫崔胤之徒。同謀篡弒。遂乃神機迅發。心膽獨然。竭渝溟而誓殲。麾鯨鯨而靜。掃決除虎兕。十年對壘。高陣突鋒。旗久困于生蟊。乃選練其死士。殺過汶水。縛王彥章于馬前。旋及夷門。斬朱友貞于樓上。劍霜未晞。槍雪猶揮。段凝八萬雄兵。倒戈伏死。趙嵓一人應運。引領待誅。遂使賊將寒心。謀夫拱手。取乾坤。具勢八日。救涂炭。遂定四維。備闡王猷。成遷帝力。今則三秦貢賦。兩浙稱臣。淮南陳誠。職之儀。回紇備朝天之禮。才安宇宙。便息干戈。未順鳥兒。方議除翦。豈謂獨國皇帝。柔遠懷邇。居安慮危。嘉吾帝葬中興。殄妖悉滅。特遣藩張之士。將追唐蜀之獻。吾王迴戚于蜀王國禮。遠酬于厚禮。宜徹使宋光葆召嚴宴飲。與語終日。伏其機辨。料嚴東還。必有鄧艾之謀。乃謂衍曰。吾先皇承天正命。惠養全蜀。有鼎足勢。今以奸雄相吮。是鄙吾也。可斬其使。以威天下。衍不從。既還。言衍荒淫失政。可一鼓而下。光葆聞之。又上疏。時衍荒于游宴。不能悉用其策。光葆字孝正。內擢密使。光嗣之從弟。隨光嗣爲閣給事黃門。累遷東川節度使。及衍敗。托疾留閬中。爲刺史安重霸所殺。七月丙午。衍應聖節。列山棚于得賢門。是日有暴風摧之。翌日雷震應聖堂。摧二柱。太常少卿楊玢上言。其略曰。陛下調聖之日。而山摧者。非不慶不勝之義也。在于得賢門者。示陛下所用不得賢也。應聖摧者。示陛下柱石非材也。衍不以爲意。九月。衍與母周太后。及諸王妃。百官。宗室。自綿竹。東出劍門。至利州。衍自製甘州詞。令宮人歌之。其詞哀怨。聞者悽愴。衍至青城。道服。蓮花冠。鬢髻爲樂。夾臉連鬢。混以朱紛。曰醉妝。國人皆效之。四月。朔。從官皆至。臣僚不欲容色不悅。特過細。在珣曰。臣聞主憂臣辱。今陛下臨軒不樂。臣願請罪。衍曰。北有後唐。南有盜詔。既不能弔伐。又不

至彭州。幸陽平化。漢州三學山夜沿聖燈。亦各賦詩。回至天回驛。各又賦詩。太后詩曰。周游蜀境散幽情。

千里江山喜得行。所恨風光沿未足。却驅金翠入龜城。太妃詩曰。是驛江亭近蜀京。夢魂猶是在青城。此來出沿江山景。却被江山沿出行。徐氏父名耕。成都人。生二女。皆有國色。耕教爲詩。有燕思。耕家甚貧。有相者謂之曰。公非久貧。當大富貴。耕因使相其二女。相者曰。青城山有王氣。每夜徹天者一紀矣。不十年後。有眞人乘運。此二子當作妃后。若之貴由二女致也。及建入城。聞有妻色。納于後房。姊生彭王。妹生衍。建即位。姊爲淑妃。妹爲貴妃。耕爲驃騎大將軍。衍即位。册貴妃爲順聖太后。淑妃爲聖太妃。兄延璋。弟延珪。皆致位太師侍中。衍既荒于酒色。而徐氏姊妹亦各有俾臣。不能相規正。至于失國。皆其致也。十月。衍還成都。是月莊宗遣興聖宮使魏王繼岌。樞密使郭崇韜。率衆伐中外皇駭。衍有所私蜀州節度使王承休妻嚴氏。至是自統精兵入秦州。以邀邀爲名。左右切諫皆不聽。補闕甯卿上疏。衍不納。甯卿。成都人。從衍入洛。及衍被誅。乃慟哭曰。蜀人自此重不幸也。乃題詩于驛門而逃。不知所終。衍離成都日。天地冥晦。兵不血刃。有翠鵑泊于旗杆上。其鳴甚哀。次梓。大風暴起。發屋拔木。知星者趙廷乂言曰。此貪狼風。子里外必有破軍殺將之凶。衍親耕張惡子廟。抽簽得逆天者殃四字。不悅。次綿谷。唐將李嗣源。圍鳳州。刺史王承捷以城降。衍乃以王宗勗。宗昱。宗儼爲三招討以禦之。唐師至三泉。諸將皆棄城寨遁還。衍令斷棧閣。北梁自綿谷還。留王宗弼以兵固守。仍令斬宗勗等三將。俄而宗弼亦棄綿谷奔白芬。與三將同謀。納款于魏王。十一月。衍至成都。宮人及百官迎謁于七里亭。衍入鼓妾中。作回紇隊以趨城中。知唐師已逼。但俛伏泣下。既而宗弼擁兵還成都。遂劫衍及母妻諸子。遷于天啓宮。收其璽綬金寶。後魏王至德陽。衍報曰。比與將校謀歸朝廷。爲韜密使宋光嗣。景潤澄。宣徽使周格。歐陽晃等。義謀葵惑。各已處斬。謹函首以獻。又邀李嚴相見。以母妻爲托。因上表曰。臣先人受鉞坤維。作藩唐室。一開土宇。垂四十年。屬梁室梗宋。皇綱解紐。不能助逮。遂至從權。勉徇輿情。止王三蜀。逮臣慕紹。罔敢怠遑。自保土疆。以休生聚。皇帝陛下嗣唐虞之業。興湯武之師。鄰定中區。奄征下國。梯航畢集。文軌大同。臣方議改圖。便期納款。邊聞致討。驚拘懼危。今則委千里封疆。盡爲王土。冀萬家臣妾。皆沐皇恩。與銀有歸。負荊俟罪。望回日月之照。特寬斧鉞之誅。願行德音。以安反側。謹奉表歸命。璽日。魏王至七里亭。衍備亡國禮以降。魏王入居東內。崇韜止天府。十二月。魏王嗣宗弼。宗勗。宗儼於東內。夷其族。宗弼姓魏。名洪夫。隸忠武軍。隨建有功。賜姓名。莊宗下詔撫勞衍曰。固當裂土而封。必不薄人于險。三辰在上。一言不欺。衍捧詔忻然曰。不失爲安樂公。乃率其宗屬及僞宰相王鍇等將佐家族上下及數千人。東赴洛陽。四年二月。至鳳翔。是時關東危急。蜀中未寧。莊宗令宦者向延嗣往中路誅之。四月。衍至長安。延嗣至興。留守張筠誅衍于秦州驛。夷其族。時年二十八。母徐氏臨刑呼曰。冤哉。吾兒以一國迎降。反以爲戮。信義俱棄。吾知禍不旋踵矣。建自唐光啓三年冬入蜀。父子相承。凡四十年而亡。天成三年。衍僞臣王宗濤上表乞改葬。明宗下詔追封爲順正公。以諸侯禮葬于長安南三趙村。

黃松子曰。衍幼無英特之質。長于婦執富貴之中。及元膂被誅。次當以幹傑爲嗣。而衍母專寵。大臣表裏叶謀。遂得嗣立。襲位之後。不能委任忠賢。躬決刑政。惟宮苑是務。惟宴遊是好。惟儉巧是近。惟嬖色

是尚。閹官執政于外。母后司晨于內。張士喬輩以諫諍而得罪。王宗濤輩以鯁忠而見侮。既不卑詞厚禮以睦鄰。又不撰將練武而守國。唐師屢境。尚謀宴安于落日之家。而不采光葆之衰。其滅亡也宜哉。然予觀莊宗之才。非司馬文王之比。崇韜、繼岌。唐晃。繆肖。非鍾會。鄧艾之比。是天下郡國。十未得五六。落魄跋扈。絕略未暇。雖意在伐蜀。亦未有必然之計。止于求金帛錦繡以自足其所欲。衍誠能喟之以利。結之以好。勤于爲治。尚可延數十年。俟其主德運納土歸命。不失爲賢融。而以郡客招禍。不免面縛。及拜裂土之詔。忻然自得。以不失爲劉禪。嗚呼。天未厭亂。中外有變。非孽弭命。可哀也哉。

蜀檮杌卷下

張唐英纂

孟知祥字保胤。荊州陵岡人。爲郡衙虞。以咸通十五年甲午歲四月二十一日生。有火光照室。鄰里皆異之。有僧見而撫曰。此五臺山靈也。翦冠補太原衙內都指揮使。李克用鎮太原。婁以其弟克讓之女。嫁遷親衛軍使。天祐五年。莊宗嗣晉王位。改馬步軍教練使。出知嵐州。召爲中門使。莊宗與梁相夾河頓兵。知祥參謀應變。事無留滯。中官屢以罪被誅。知祥懼禍。乃慮郭崇韜爲副而辭疾。補馬步軍都虞候。莊宗即位于鄴。除太原尹。知留守事。同光三年十二月。魏王繼岌與崇韜伐蜀。崇韜素德于知祥。臨行奏曰。西川卒陛下擇帥。無如知祥。因以知祥爲成都尹。劍南西川節度副大使。朝于洛陽。有司出內府幃幔珍玩。館于宮中。莊宗既疑崇韜有異志。戒知祥誅之。知祥曰。崇韜、國之勳舊。必無二心。侯臣至蜀。觀之。如無他志。即遣歸闕。知祥之石壕中。使馬彥圭至。言崔誅崇韜。知祥自洛至蜀。凡十七日。時天成元年正月。則崇韜已被誅。諸將憤惋。知祥承制宣慰。人心稍定。初。蜀人謹愿。以初入爲孟。又王氏宮殿皆題匾人。孟德姓名。及知祥至。人以爲先兆。時魏王尚駐于府舍。知祥乃館于徐延璠之第。延璠即衍之舅。衍客華其第。悅非華麗。子壁上書孟字。以戲之。蓋蜀中以孟爲不佳。故也。延璠以紅紗籠之。知祥見而笑曰。疎狂新豎。亦預知吳戕。殆知吾居此耶。四月。明宗即位。十月。加知祥檢校大傅。兼侍中。長興元年二月。南郊。知祥加中

審令改封其婁琅華公主爲福慶長公主三年長公主薨朝廷遣使來臨賻並贈晉國雍順長公主六月進封蜀王承制行賞諸將進秩有差九月罷長公主于星宿山四年二月命修王建墓禁樵採三月宴府僚于王氏宜華苑因謂左右曰使衛不荒于政有賢臣輔之繼及小子豈能遽取耶趙季良曰亦天時也五月教坊部頭孫延嚴王承洪等謀爲逆廷應趙廷隱之優人以能選入教坊有龍幸賞賚不可言至是謂其徒曰今菩竹開花候侍中家馬作人言銀槍軍中井水湧出地又數震此叛亂之兆也搆得十二人期以宴日因持使爲俳優戲殺諸將而奪其兵爲其黨趙廷規所告獄摘而誅之九月眉州刺史申貴責授維州司戶貴潞州人幾占聚斂論獄吏令賊徒引富民爲黨以納其賂當指獄問曰此吾家錢堰被訴下獄貴于維州至峯浦賜死民家相賀十月地震從西北來聲如暴風急雨之狀

四年五月昶諱宵衣旰食于郡國曰朕念亦子旰食宵衣託之令長撫養安綏政在三異道在七絲驅雞理留犢爲期寬猛得所風俗可移無令佼猾毋使疲羸上天難欺賦與是切軍國是資朕之御賞固不踰時爾俸爾祿民脂爲人父母罔不仁慈特爲耐戾體朕深思昶好學凡爲文皆本于理嘗謂李昊徐光溥曰王衍浮薄而好輕艷之辭朕不爲也

五年正月地震二月湖南遣使來聘三月宴後苑賞瑞牡丹其花雙開者十黃者三白者三紅白相間者四從官皆賦詩十月地震摧民房者數百

六年春大選良家子以備後宮限年十五歲以上二十以下州縣騷然新津縣令陳及之疏陳昶嘉其言賜白金百兩然采擇不止于是後宮位號十有四品

昭儀昭容昭華保芳保香保衣安寢安婉修容修媛修娟等秩比公卿大夫士

八年九月保寧軍節度使張公鐸卒鐸太原平樂人涉獵文史爲政揣嚴民受其賜及卒昶哭曰嚴而不猛清而不虐張公而已

九年八月司徒趙季良卒季良字德彰濟陰人證文肅十年八月諸王宮侍讀劉保乂卒乂青州人治尚書左氏性嚴急日施檀楚于潘王及昶諸子乳媪密令諭之保乂曰昔梁之性不撻之則他日爲豚犬耳而去賜羊酒東帛以旌之是歲漢高祖即位改元天福

八月漢州奏西水縣令范義死其子文通居喪以孝聞有盜殺義家牝虎逐之文通廬于墓側虎見之輒銜其廬蓬乃銜土置于墳上賜帛三十段及米酒仍付史館編錄七月閬州大雨雹如雞子烏雀皆死

十一年十二月宋王趙廷隱卒廷隱開封人

十二年八月昶遊浣花溪是時蜀中百姓富庶爽江皆舫亭榭游賞之盛都人士女傾城游玩珠翠綺羅名花異香馥郁森列昶御龍舟觀水嬉上下十里人望之如神仙之境昶曰曲江金殿鎖千門殆未及此兵部尚書王廷珪賦曰十字水中分島嶼數重花外見樓臺昶稱善久之十月召百官宴芳林園官紅槿花此花青城山中進三粒子種之而成其花六出而紅清香如梅當時最重之十一月漢兵陷鳳翔王景崇自焚死

十三年五月昶第三子元資卒年七歲昶因此乃封弟仁贄爲雅王仁裕爲彭王仁操爲嘉

王子元喆爲秦王判六軍諸衛事。元珏爲侯王。元寶幼而奇異。既亂。師詩寄萬言。昶悲悼不已。乃下詔封爲遂王。贈青城大都督。九月。令城上植芙蓉。蓋以帷幙遮護。是時蜀中久安。賦役俱省。斗米三錢。城中之人子弟不識稻麥之苗。以鄰竿倶生于林木之上。蓋未嘗出室郊外也。村落間巷之間。絃管歌聲合奏。閭閻之昊字穹蒼。既亂。師詩寄萬言。昶悲悼不已。乃下詔封爲遂王。贈青城大都督。九月。令城上植芙蓉。蓋以帷幙遮護。是時蜀中久安。賦役俱省。斗米三錢。城中之人子弟不識稻麥之苗。以鄰竿倶生于林木之上。蓋未嘗出室郊外也。村落間巷之間。絃管歌聲合奏。閭閻之昊字穹蒼。

會昼夜相接。府庫之積。無一絲一粒入于中原。所以財幣充實。城上盡種芙蓉。九月間。霜開。望之若如錦繡。昶謂左右曰。自古以蜀爲錦城。今日觀之。眞錦城也。十一月。左丞歐陽彬卒。彬字斌美。衡山人。博學能文。昶以爲嘉州刺史。喜曰。青山綠水中爲二千石。作詩飲酒。爲風月主人。豈不嘉哉。會昼夜相接。府庫之積。無一絲一粒入于中原。所以財幣充實。城上盡種芙蓉。九月間。霜開。望之若如錦繡。昶謂左右曰。自古以蜀爲錦城。今日觀之。眞錦城也。十一月。左丞歐陽彬卒。彬字斌美。衡山人。博學能文。昶以爲嘉州刺史。喜曰。青山綠水中爲二千石。作詩飲酒。爲風月主人。豈不嘉哉。

十四年春。周高祖卽位。改元廣順。三月。宴後苑。放士鷹人觀。時俳優有唱鹿老子者。昶問李昊等其曲所出。昊不能對。徐光溥曰。康老而無子。故制此曲。十四年春。周高祖卽位。改元廣順。三月。宴後苑。放士鷹人觀。時俳優有唱鹿老子者。昶問李昊等其曲所出。昊不能對。徐光溥曰。康老而無子。故制此曲。

唐英按。老子卽長安富家子。開元中。落拓不事生業。好與梨園樂工游。一旦家資蕩盡。窮悴而卒。樂工歎之。因爲此曲。又一名曰得至寶。光溥不知而妄對。唐英按。老子卽長安富家子。開元中。落拓不事生業。好與梨園樂工游。一旦家資蕩盡。窮悴而卒。樂工歎之。因爲此曲。又一名曰得至寶。光溥不知而妄對。

四月。太子太傅致仕王處回卒。回字亞賢。彭城人。初有道士朱桃椎謁之于塔前。以劍撥土。取花子三粒種之。須臾成花三朵。謂處回曰。此仙人旌節花。公宮貴之兆。處回後歷三鎮。果如其言。性寬厚。愛發士家四月。太子太傅致仕王處回卒。回字亞賢。彭城人。初有道士朱桃椎謁之于塔前。以劍撥土。取花子三粒種之。須臾成花三朵。謂處回曰。此仙人旌節花。公宮貴之兆。處回後歷三鎮。果如其言。性寬厚。愛發士家

資巨萬。故處回稍鑑比內藏三之二。資巨萬。故處回稍鑑比內藏三之二。

十五年正月。下詔勸農。三月。以趙廷隱別墅爲崇勳園。幅幀十餘里。蓋樹亭沼。逶迤參侈。六月。朔。宴教坊倡優。作灌口神隊二龍戰鬬之象。須臾天地昏暗。大雨霆。明日。滿口奏岷江大漲。鎖塞龍處。鑿柱類城。其十五年正月。下詔勸農。三月。以趙廷隱別墅爲崇勳園。幅幀十餘里。蓋樹亭沼。逶迤參侈。六月。朔。宴教坊倡優。作灌口神隊二龍戰鬬之象。須臾天地昏暗。大雨霆。明日。滿口奏岷江大漲。鎖塞龍處。鑿柱類城。其

夕大水漂城。壞延秋門。深丈餘。溺數千家。摧司天監及太廟。令宰相范仁恕禱青羊觀。又遣使往灌州下詔罪己。十一月。地震。十二月。天雨毛。夕大水漂城。壞延秋門。深丈餘。溺數千家。摧司天監及太廟。令宰相范仁恕禱青羊觀。又遣使往灌州下詔罪己。十一月。地震。十二月。天雨毛。

十六年三月。地震。五月。端午。昶侍其僕游凌波殿。競渡。前一日宣。後一日也。八月。以翰林學士范禹偁兼簡州刺史。禹偁九隱人。文虔爲衙吏。禹偁少落拓。鬬雞走狗。隨母改適張氏。因冒姓張。有道士謂曰。子骨法異常。若讀書。十六年三月。地震。五月。端午。昶侍其僕游凌波殿。競渡。前一日宣。後一日也。八月。以翰林學士范禹偁兼簡州刺史。禹偁九隱人。文虔爲衙吏。禹偁少落拓。鬬雞走狗。隨母改適張氏。因冒姓張。有道士謂曰。子骨法異常。若讀書。

他日必大貴。遂入丹景山。從師苦學。天成中。登第。始復姓。上郡守啓曰。昔年上帝慢標張融之名。今日故園。復值范雎之辱。知祥以爲榮。陽令召人侍太子。昶圖位。累遷翰林學士。性吝嗇。好聚財。求守外郡。昶不他日必大貴。遂入丹景山。從師苦學。天成中。登第。始復姓。上郡守啓曰。昔年上帝慢標張融之名。今日故園。復值范雎之辱。知祥以爲榮。陽令召人侍太子。昶圖位。累遷翰林學士。性吝嗇。好聚財。求守外郡。昶不

欲其出。令兼簡州刺史。乃召陽安白直至成都。歲令輸錢。數千緡。三年貢果。賄厚者登高科。而薄其直。無欲其出。令兼簡州刺史。乃召陽安白直至成都。歲令輸錢。數千緡。三年貢果。賄厚者登高科。而薄其直。無

有憾色。馮贄云。爲布衣交。家有無。貧終不放登第。後從昶歸朝。爲鴻臚卿。有門生白陽城至。相見甚歡。延有憾色。馮贄云。爲布衣交。家有無。貧終不放登第。後從昶歸朝。爲鴻臚卿。有門生白陽城至。相見甚歡。延

話終日。乃曰。吾近鑿一井。水甚甘。乃各飲一杯。竟不設具。其鄙嗇如此。九月。有鵂鶹集瑞鼎門觀者以爲話終日。乃曰。吾近鑿一井。水甚甘。乃各飲一杯。竟不設具。其鄙嗇如此。九月。有鵂鶹集瑞鼎門觀者以爲不祥。

十七年。周世宗卽位。改元顯德。十九年正月。大赦。賜民今年夏租。以周師出境也。不祥。

二十年六月。周世宗歸吾秦風之俘。昶遣使致書謝。稱大蜀皇帝。世宗不答。昶曰。朕郊祀天地。稱天子。時。爾方鼠竊作賊。何得相薄耶。十二月。旌裴蓬州孝子程張。雅門。以割股啗父。及泣竹林而得冬筍。以撫母疾也。二十年六月。周世宗歸吾秦風之俘。昶遣使致書謝。稱大蜀皇帝。世宗不答。昶曰。朕郊祀天地。稱天子。時。爾方鼠竊作賊。何得相薄耶。十二月。旌裴蓬州孝子程張。雅門。以割股啗父。及泣竹林而得冬筍。以撫母疾也。

二十一年十二月。天雨血。二十一年十二月。天雨血。

二十三年正月八日。昶謁和陵。正月。龍見玉壘關。時幕祖皇帝建隆元年也。十一月。左丞歐陽彬卒。彬字斌美。衡山人。博學能文。昶以爲嘉州刺史。喜曰。青山綠水中爲二千石。作詩飲酒。爲風月主人。豈不嘉哉。二十三年正月八日。昶謁和陵。正月。龍見玉壘關。時幕祖皇帝建隆元年也。十一月。左丞歐陽彬卒。彬字斌美。衡山人。博學能文。昶以爲嘉州刺史。喜曰。青山綠水中爲二千石。作詩飲酒。爲風月主人。豈不嘉哉。

原觀大宋啓運。不類漢周。天厭亂久矣。一統天下。其在此乎。若通職貢。亦保安三蜀之長策也。昶曰。卿且去。朕徐自圖之。昊字穹蒼。唐相紳後。王師來伐。昊棄封府庫以降。太祖知其始有歸國之謀。拜工部尚書。原觀大宋啓運。不類漢周。天厭亂久矣。一統天下。其在此乎。若通職貢。亦保安三蜀之長策也。昶曰。卿且去。朕徐自圖之。昊字穹蒼。唐相紳後。王師來伐。昊棄封府庫以降。太祖知其始有歸國之謀。拜工部尚書。

賜宅一區。北妻劉氏。秦夷陵卒。昊追感亦卒。年七十二。贈左僕射。昊事前後蜀五十年。資貨巨萬。奢侈踰度。妓妾數百。皆讀王儉右崇博。笑曰。窮儉乞兒。以此爲富。可笑可笑。王衍及昶降表皆昊爲之。蜀人部賜宅一區。北妻劉氏。秦夷陵卒。昊追感亦卒。年七十二。贈左僕射。昊事前後蜀五十年。資貨巨萬。奢侈踰度。妓妾數百。皆讀王儉右崇博。笑曰。窮儉乞兒。以此爲富。可笑可笑。王衍及昶降表皆昊爲之。蜀人部

其所爲。夜衙其門曰。世修降表李家。其所爲。夜衙其門曰。世修降表李家。

十二月。太后夢青衣神言是宮中梅聖龍神。乞出居于外。乃于招覺寺旛下建堂。自內引出。置于寺中。證者以爲不祥。十二月。太后夢青衣神言是宮中梅聖龍神。乞出居于外。乃于招覺寺旛下建堂。自內引出。置于寺中。證者以爲不祥。

二十四年十月。漢州什邡縣井中有火龍騰空而去。昶嘗兆民賴之四字。惧以兆爲趙。十一月。民訛言國家東遷于天水。皆不祥也。二十四年十月。漢州什邡縣井中有火龍騰空而去。昶嘗兆民賴之四字。惧以兆爲趙。十一月。民訛言國家東遷于天水。皆不祥也。

二十五年正月。以元喆爲太子。元喆字道聖。昶長子。歸朝受秦寧節度。知貝州。封滕國公。知滄州。滁州卒。二十五年正月。以元喆爲太子。元喆字道聖。昶長子。歸朝受秦寧節度。知貝州。封滕國公。知滄州。滁州卒。

年二十九。弟元珏入朝爲統軍。卒。二月。壁州白石縣巨蛇見。長百丈餘。徑八九尺。三月。王師平劍洲。昶懼。年二十九。弟元珏入朝爲統軍。卒。二月。壁州白石縣巨蛇見。長百丈餘。徑八九尺。三月。王師平劍洲。昶懼。

將發使朝貢。樞密使王昭遠固止之。將發使朝貢。樞密使王昭遠固止之。

二十六年四月。遂州方義縣雨雹。大如斗。五十里內飛鳥六畜皆死。二十六年四月。遂州方義縣雨雹。大如斗。五十里內飛鳥六畜皆死。

二十七年春。昶遣使賫帛書通好于太原。尊劉鈞爲天子。至境上。爲疆吏所獲。太祖命王全斌、曹彬等六將由鳳州路。劉光乂等二將由夔州路。領兵來討。遣昭遠、超崇韜、韓保正、李廷珪、率兵拒戰。昶謂昭遠曰。二十七年春。昶遣使賫帛書通好于太原。尊劉鈞爲天子。至境上。爲疆吏所獲。太祖命王全斌、曹彬等六將由鳳州路。劉光乂等二將由夔州路。領兵來討。遣昭遠、超崇韜、韓保正、李廷珪、率兵拒戰。昶謂昭遠曰。

今日之師。皆卿所召。勉力爲朕立功。命宰相李昊等餞于城外。昭遠酒酣。擲盞言曰。此行非止克敵。當領此雖而忍少數萬人。取中原如反掌。及行。執鞭如意。指揮諸將。自比孔明入窴笑之。十二月。王師至興州。今日之師。皆卿所召。勉力爲朕立功。命宰相李昊等餞于城外。昭遠酒酣。擲盞言曰。此行非止克敵。當領此雖而忍少數萬人。取中原如反掌。及行。執鞭如意。指揮諸將。自比孔明入窴笑之。十二月。王師至興州。

所在不戰而下。遂拔利州。崇韜布陣將戰。昭遠懷刖脈不能起。免胄而逃。爲追騎所獲。昶大懼。出金帛募所在不戰而下。遂拔利州。崇韜布陣將戰。昭遠懷刖脈不能起。免胄而逃。爲追騎所獲。昶大懼。出金帛募

兵。令元喆統之。守劍門。成都震恐。皆怨昭遠召釁。而恨誅之不速也。昭遠、成都人。坡東郭院僧。爲小沙彌。兵。令元喆統之。守劍門。成都震恐。皆怨昭遠召釁。而恨誅之不速也。昭遠、成都人。坡東郭院僧。爲小沙彌。

知祥倣僧。見其面點。留給侍昶左右。累遷樞密院。未幾。卽至山南巡邊。至汶州。見古冢知祥倣僧。見其面點。留給侍昶左右。累遷樞密院。未幾。卽至山南巡邊。至汶州。見古冢

有屍。如生。誌云。大中年汶州步軍都虞候文和之墓。命判官文谷作文重葬之。夢人侍者。子當有兵刀之厄。既能葬吾。可以免。至是。爲王師所獲。至闕下。太祖詰曰。有屍。如生。誌云。大中年汶州步軍都虞候文和之墓。命判官文谷作文重葬之。夢人侍者。子當有兵刀之厄。既能葬吾。可以免。至是。爲王師所獲。至闕下。太祖詰曰。

卿昭遠曰。臣愚無知。但忠于本國耳。太祖釋之。以爲領軍大將軍。開寶中卒。卿昭遠曰。臣愚無知。但忠于本國耳。太祖釋之。以爲領軍大將軍。開寶中卒。

二十八年正月。王師陷夔州。節度使高彥儔自焚死。彥儔。太原人。是月。劍門不守。元喆奔還。問計于左右。二十八年正月。王師陷夔州。節度使高彥儔自焚死。彥儔。太原人。是月。劍門不守。元喆奔還。問計于左右。

老將石賛曰。北軍遠來。勢不能久。可堅壁以老之。昶沉吟久之。乃彈指歎曰。吾父以豐衣美食。養兵四十老將石賛曰。北軍遠來。勢不能久。可堅壁以老之。昶沉吟久之。乃彈指歎曰。吾父以豐衣美食。養兵四十

年。無一人爲吾東向發一箭。今若閉壁。誰肯效命。乃遣通奏使伊審徵賫表詣魏城乞降。其表略曰。臣生年。無一人爲吾東向發一箭。今若閉壁。誰肯效命。乃遣通奏使伊審徵賫表詣魏城乞降。其表略曰。臣生

自井州長于蜀土。幸以先人之基搆。得從幼歲以纂承。只知四序之推移。不識三靈之改卜。伏自皇帝陛自井州長于蜀土。幸以先人之基搆。得從幼歲以纂承。只知四序之推移。不識三靈之改卜。伏自皇帝陛

下。大明出震。聖德居乾。察教被于遐荒。睿澤流于中夏。嘗疑蜀正殿。蔚以小事大之儀。及告類圓丘。職執下。大明出震。聖德居乾。察教被于遐荒。睿澤流于中夏。嘗疑蜀正殿。蔚以小事大之儀。及告類圓丘。職執

24A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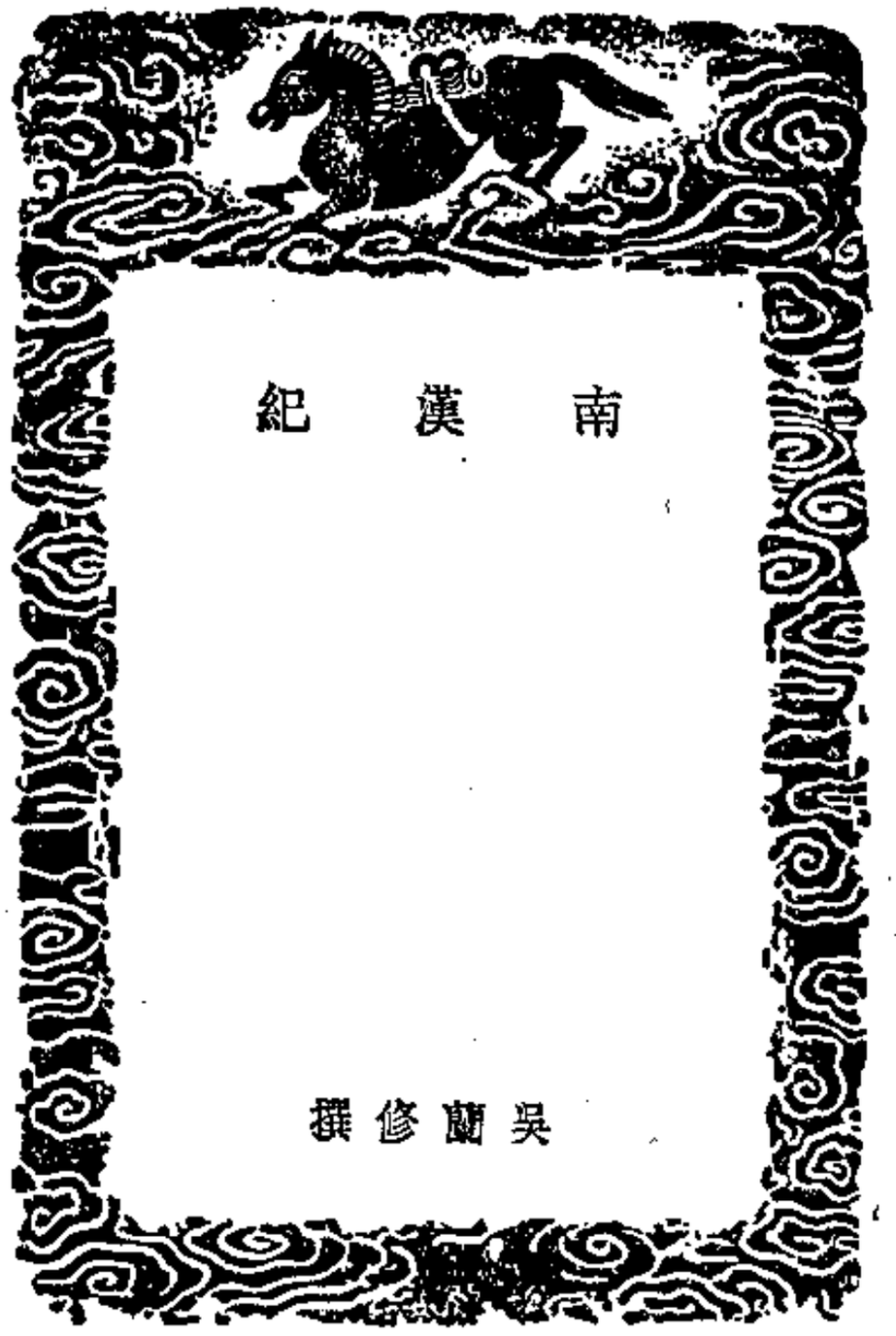
貴奉璋之禮。蓋蜀地居遐僻。路阻闕庭。已慚先見之明。固有後時之責。今則皇威亟赫。聖略風馳。干戈所指而無前。鼙鼓纔臨而自潰。山河郡縣。半入于提封。將卒倉儲。盡歸于圖籍。但念臣中外骨肉二百餘人。高堂有親七十非遠。弱齡侍奉。只在庭闈。日承訓撫之恩。粗勤孝養之道。實願克終甘旨。保此衰年。其次得子孫之團圓。守血食之祭祀。伏乞皇帝陛下容之如山。蓋之如天。特矜仁慈。以寬危蹙。臣敢竭微故事。上潰聰聽。竊念劉禪有安樂之封。叔寶有長城之號。皆因歸款。盡獲全生。顧眇昧之餘魂。待保家而爲等。庶使先人疑廟。不爲樵採之場。老母庭除。尚有問安之所。見今保全府庫。巡邊軍城。不使毀傷。將期隨照。臣親謹率文武見任官。望闕上表歸命。金贄至昇仙橋。候備亡國之禮。見于軍門。金贄承制釋罪。塑日舉族并其官屬。詣闕自縛。乘舟至荊州。出安陸。太祖遣使迎勞。并道其母湯藥。五月至京。素服待罪。赦之。封蜀國公。時乾德三年也。錄其子弟舊臣僅百人。頒皇朝日曆。是歲卒年四十七。追封楚王。謚悲愍。葬洛陽。趙幼聰悟材辨。自婁位頗勤于政。邊境不發。國內阜安。其後用王昭遠、韓保正掌軍國事。其母諫曰。如昭遠者。始以微賤。爭汝左右。保正世祿。素不知兵。一旦邊境有急。此輩制敵必先。敗衄。惟高齊倚是汝父故人。可以委任。汝不能用。及卒。其母不哭。以酒酹地曰。汝不用吾言。不死社稷。貧生以至今日。吾所以不死者。以汝在。汝既死。吾何用生爲。因不食。亦卒。先是蜀人有錢取息者。將徙居。必祭其門曰。召主收贖。周世宗先欲平蜀。而不果。至太祖始克之。蜀未亡前一年。歲除日。祕令學士竇儀草詔。桃符板于寢門。以其詞工。祕命筆自題云。新年納餘慶。佳節賀長春。蜀主以鉄掩面而哭。自二江至眉州。沿路百姓慟絕者數百人。蓋與符合如此。祕之行。萬民擁道。哭聲動地。祕以故王衍不同耳。

黃松子曰。知祥以戚里之親。領三蜀之寄。館留宮中。宴居臥內。其恩可謂隆矣。及明宗即位。重誨專政。始搆疑武。遂變誠節。揖誅李嚴。專留季良。達結蕃塞。攻逐閬其踐屐之心。蓄奪義者以王孟偪。其惡均一。予以建之不臣。猶有可恕。昔論之于前矣。知祥使來臣于後唐。托覆掌之援。陪將相之貴。故常勤王。竭力爲國藩輔。而乃偃然自帝。不復顧忌。謂其素心。有亂臣賊子也。視戒王衍。驅淫荒佚之失。孜孜求治。與民休息。雖利闢精峻。而不以酷虐人。頗安之。然不識天時。用肅臣之謀。結并州之援。此至愚極昏者之所不爲。而視爲之固宜。誅之無赦。及王師弔伐。能翻然東手歸命。生享大國之封。死有異王之辭。子孫俱享貴祿。太祖豈帝其有意于降廣哉。

後序

治平四年夏六月。雨當縣鄧君惟良顧市自京師歸。傳殿中侍御史裏行張唐英汝功、前在閬中監征時所編蜀檮杌二卷。予得而觀之。其編年紀事之體。若荀悅漢紀之例。至於褒貶善惡。本末貫穿。駸駸乎馳於遷、魏作者之間。有古良史風。英召試祕閣。在仁宗時上大水災異書時政十四事。又在英宗朝上禎始宗水災封事二道。皆究極乎治亂之變。而探索乎天人之際。今天子特排羣議。而擢爲御史。以其勇於敢言也。汝功蓄有國體論十卷、唐史誅姦發潛論五卷、總要監今論五卷、瀟南集十卷、補楚辭十三篇、樂府歌詩千餘篇。皆祕而不傳於人。而是編後出。頗甚好事。密購以歸。予因以刊行之。昔人得王充論衡、鄭之以自衛。其猶豈予之志哉。陸昭迴。（據學海類編本補）

唐之末造。亂賊竊據。隨地蠭涌。大抵莫正於北漢。莫強於南唐。莫篡於吳越。餘皆瑣細不足數。而莫橫於南漢。劉氏建國。非有恩德要結斯民也。非有奇功偉略震動一時也。其臣盧膚。雖文學士避地廣南者多有。徒文詞相拾爲夸美而已。襲、襲、繼踵。奮僭滋淫。刑無藝。危人之禍。互古所無。敘此一方。宋祖以之與歎。牲牢視民。歐陽所爲深尤也。地僻朝陋。私史闕如。宋人紀載。則有新舊五代史、九國志、隆平集、東都事略。皆臨所聞見。不能賅備。彼此乖午。旅所折衷。國朝吳志伊十國春秋。則又徒爲稗販。都無別擇。治絲而棼。抑又甚焉。吾友石華博士。自以桑梓之邦。數典宜既。乃博綜諸家。尋其條貫。銘裁就理。識鑒居宗。義必深啟。事求翔實。勒成五卷。體雖約少。亦苟哀兩漢之倫矣。爲附錄考異注其下。以期賅括無遺。庶當不漏。別爲地理志以補諸家之遺舛。爲金石志以搜當時之軼聞。皆詳而有體。核而不華。夫珍裘以集腋而成。大廈以羣材合構。雖財用資於都料。而良苦辨於國能。徒以博聚爲工。孟浪勦說。虛張卷軸。閎肆乖濫。則亦何關典則。爰取重修。至乃因文成格。無所抒其跌宕之辭。述事省煩。不足見其恢奇之美。是則劉子元所云言端者史亦拙。事美者審亦工。時無奇卓人之英雄。區區碌碌。抑推挽理者也。其爲之也。十年乃成。其成之也。諸家可廢。於心彌苦。於義抑甘。兆洛蟄在番禺。與聞商榷。今視殺青。曠若發睡矣。道光十五年十一月。武進李兆洛序。



南漢紀卷一

清 嘉應吳蘭修石華撰

烈宗紀

烈宗、姓劉名隱。（據九國志）其先蔡州上蔡人。（王禹偁東都事略）劉巖傳。宋史、南漢世家同。（考異）唐書劉知謙傳云、蔡州上蔡人。隋修按唐書地理志上蔡屬蔡州。屬河南道。下蔡屬壽州。屬淮南道。傳說也。酈元注五代史、册府元龜、並云彭城人。蓋稱族望耳。祖安仁。歐陽修五代史、南漢世家同。馬端臨文獻通考、王象之輿地紀勝同。（考異）薛史、册府元龜、宋史、並作仁安。仕唐爲潮州長史。因家嶺表。薛史劉陟傳、册府元龜二百一十九同。（考異）東都事略、隆平集、宋史、並作潮州刺史。歐史、通考、上蔡人後徙閩中。南異南海。因家焉。五國故事、上蔡人徙閩之仙遊。復遷番禺。因家焉。輿地紀勝、泉州下引清源志云、劉王墓在南安縣地名劉店。烏頭之西。即廣州錫渙劉龔之祖葬於此。吳任臣十國春秋、上蔡人。後徙閩中。南異南海。因家焉。（考異）唐書本傳作劉知謙。事詳

孫託之。（考異）圖修按唐書卓行傳，以此等卓絕語，疑出之弟也。所傳不盡五異，又按東都事略云：章出其兄之子，生淑，淑生隱，上生字當是誤衍，與碩皆不合。乾符六年，黃巢自嶺表北還，陷賀州，刺史盧瑰棄城走，隱發兵擊走之，乘勝進攻韶州，隱弟嚴以爲萬花谷前集十五同。擒其首將鄭雄，遂從光睦圍潮州。（九國志、全播傳）隱發兵擊走之。（胡三省注）自廣州憲檢以魏部州行營當冲要而上江漲則水湍急，不可以泝，轍運由此不繼。延昌有虔州之捉，宋可遽取，隱不從，遂圍韶州，會江漲，饋運不繼。（考異）唐書云，知謙封州，今不從。中和三年六月辛酉也。讓據之，隱有功。（考異）唐書云，知謙因鎮封州，今不從。

光稠自虔州引兵救之，遇隱與戰，屢敗。（九國志、蘇章傳，（附錄）（九國志）蘇章、封州人，少事隱爲牙將，性忠敢有勇力，從征虔、韶、嶺、春功，爲王委以領內馬步軍都指揮使，從隱討盧延昌於韶州，隱每臨陣，章必被甲執旗，麾軍先進，所向無前，隱以此重之。）章勸隱出擊石骨寇，以絕糧餉之路，隱以爲然，留人四出以燒糧等，民洞徼隱壁中士卒，餘悉章引弓射殺數人，以巨斧擊鉤，鉤皆斷折，體不能施，韶人乃退。翌日，泝遡其城，城上望樓中有人，爲隱士所識，隱整兵不敢視左右，章伏能樓中引弓，射殺者應弦而墜，乘中皆膽落，時江水漲溢，自清遠峽以北，溪澗充盈，樓運不繼，會乘而徙，士卒不減，列隱馬鞍，章以所乘馬授隱，因徒行爲後殿，顧人不敢逼，以功遷封州刺史，充左右衙使。）乃令嚴以兵數萬攻虔州，光稠大懼，謂全播曰：虔、韶皆公取之，今日非公不能守也。全播曰：吾知劉嚴易與爾，乃選精兵萬人伏山谷中，陽治戰地於城南，告嚴戰期，以老弱五千出戰，戰酣，僞北，嚴急追之，伏兵發，嚴遂大敗。（歐史虛光稠傳，單騎遁免。九國志蘇章傳，（考異）圖修按唐書劉知謙傳，九國志蘇章傳，及歐史虛光稠傳，皆以嚴敗爲韶州，無攻虔州事，疑也。又按唐書云，隱攻虔州，與歐史小異。）

天祐元年正月己亥，以崔遠爲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劉昫舊唐書昭宗紀，（考異）唐書宰相表作正月乙巳。）初，徐彥若臨薨，表隱爲南康節度使，遠與彥若不協，故出之。（考異）十國紀年、九國志、全播傳，皆以隱爲清海節度使在天祐二年，今從實錄。）

十二月，薛王知柔爲清海節度使，行至湖南，廣州牙將盧琚、譚宏玘、（考異）薛史盧琚傳作盧琚，舊傳作二年九月，實錄作二年十二月，今從之。）謀殺節度使劉崇龜，崇龜知之，使宏玘守端州，宏玘結隱，詐委以女，隱僞許之，宏玘言親迎，伏甲舟中，夜入端州，斬宏玘，遂襲廣州，斬琚。（胡三省注）按元和郡縣志，自封州東南，緣水路至端州，自端州東至廣州二百四十里。）具軍容迎知柔入視事。（通鑑）知柔至，深德之，辟爲行軍司馬，委以兵賦。

二年七月，以薛王知柔爲清海節度使。（胡三省注）是年正月，以同平章事仍權京兆尹，俟反正日赴鎮，三年正月，知柔猶在廣州，今從實錄。）

十二月，薛王知柔行至湖南，廣州牙將盧琚、譚宏玘、（考異）唐實錄作盧琚，舊傳作二年九月，實錄在十二月，今從之。）謀殺節度使劉崇龜，崇龜知之，使宏玘守端州，宏玘結隱，詐委以女，隱僞許之，宏玘言親迎，伏甲舟中，夜入端州，斬宏玘，遂襲廣州，斬琚。（胡三省注）按元和郡縣志，自封州東南，緣水路至端州，自端州東至廣州二百四十里。）具軍容迎知柔入視事。（通鑑）知柔至，深德之，辟爲行軍司馬，委以兵賦。

天祐元年正月己亥，以崔遠爲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劉昫舊唐書昭宗紀，（考異）唐實錄宰相表作正月乙巳。）初，徐彥若臨薨，表隱爲南康節度使，遠與彥若不協，故出之。（考異）十國紀年、九國志、全播傳，皆以隱爲清海節度使在天祐二年，今從實錄。）

使節後昭宗未許，命宰相崔遠爲節度使，遠行及江陵，聞嚴多姿儀，隱遣

蒼梧郡記、攝觀察推官。（據廣東通志）陳襲字用拙，以字顯，連州人。唐天祐元年，謁選十
事秩作觀
察判官。是月，改潘州茂名縣爲越裳縣。（考異）王溥五代會
（附錄）王溥五代會要作乾和元年，蓋近之誤。隱連奇寶名藥。十月，獻助軍錢二十萬。又進龍
腦樹珍珠枕瑞坦香藥等。十一月，連雄形通犀腰帶金托裏合棱玳瑁器百餘副，香藥珍巧甚多。（薛史
劉紀、舊府元龜、冊府元龜三百二同。（附錄）（薛史梁太祖紀）按符
一百九十七同。又獲白鹿，並圖形獻之。耳有兩缺。（薛史梁太祖紀）按符
端圖，鹿蓋十歲變白，耳一缺，今驗此鹿耳有二缺，其歲與色皆應。金行，實長
嵩端。（考異）十國春秋，以隱
獻白鹿爲乾化元年事，誤也。二年九月，楚王馬殷遣步軍都指揮使呂師周將兵侵嶺南，與隱十餘戰，陷昭、
賀、梧、蒙、賔、富六州。（考異）歐史楚世家云，馬殷遣呂師周將兵攻嶺南，取昭、賀、梧、蒙、賔、富等州，廣帥劉隱患之。按師周將兵攻嶺南，與隱連合，九
年席捲之勢，必來侵我，何策以禦之？裨將莫彥昭對曰：殷軍遠來，士卒疲乏，請牽
國志呂師周傳云：師周將兵攻昭、賀、梧、蒙、賔等州，與劉隱連合，九
年席捲之勢，必來侵我，何策以禦之？裨將莫彥昭對曰：殷軍遠來，士卒疲乏，請牽
制州與隱虛延昌所陷，與隱無涉，蓋作昭、梧、蒙、賔等州，與隱連合之誤。十月辛酉，以隱爲清海、靜海、節度使。（胡三省注）肇慶、端二鎮也，然劉氏終不能有安南。
薛史、舊府元龜、安南都
護在部檢校太師之後。（考異）歐史四年二月庚辰，靜海軍節度安南都護，
以滕部郎中趙光裔、右補闕李殷衡、充官告使，隱皆留之。（胡三省注）二史皆稱
劉隱各收拾衣冠之資以爲用。
（考異）馬令南唐書趙光裔送隱之後，光裔候遊江表以
遊忠懿，南劉隱深喜之，爲翰林使，因家閩外，與通不合。三年正月，郊禮畢，加隱檢校太師，兼中書令。（薛史梁
舊府元龜二
百二十三同。（考異）歐史梁本紀不書月日，今據
薛史、舊府元龜、冊府元龜三百二同。（附錄）（薛史梁太祖紀）按符
薛史繫於正月，十國春秋，加中書令在乾化元年，誤也。四月甲寅，封南平王。（薛史梁太祖紀）
南海王。五代會要、（考異）開運按宋史云，開平初，封南海王，無
封大彭南海事，誤。開平元年五月，封大彭王；三年四月，封南平王，無封南海王事。五代會要云，開平三年四月，封南平王，四年四月，封南海王，
遂封南海王，無封南平事。歐史開平三年，封南平王，乾化元年，封南海王，
封大彭事，惟九國志開平元年，封大彭王；三年，改封南平王；四年，遂封南海王，
開平三年四月甲寅，封南平王，據五開平初，封大彭郡王，按五郡總稱
嶺中遣令又命加領安南都護，充清海、靜海、南軍節度使，遂封南海王，始詳略互見矣。（考異）薛史作鎮巨，據唐書
唐書元龜一
百九十七同。黃巢之寇嶺南也，鎮巨昭爲容管觀察使。（胡三省注）按通鑑，懿宗咸
通四年，容管蠻反，命安南都護蔡襲討之，襲不能平，以李克
用大將義武節度使，考之張蕃方鎮表，義武
節鎮亦在是年，鎮巨昭蓋當在是年之後。以昌魯爲高州防禦使，及隱據嶺南二州，不從，隱遣弟嚴攻高州，昌
魯大破之，又攻容州，亦不克。（考異）十國
春秋作二月事。昌魯自虔終非隱敵，是歲致書請自鎮於楚，楚王殷大喜，遣橫
州刺史姚彥章領節度使，考之張蕃方鎮表，容州
表

天子方欲伸其威福，資金帛以懷來四方之志，猶三隅之反，舉一廉而三隅之反，胡二廉之不舉，豈非國家之不幸，實藩鎮之不幸耶！知卓識興國，捐忘陵邑，如張仁愿之守中城，則邊患何由興，國威何由損！觀其所以處此，則知其所以取彼，故特載筆征應，附于卷末，庶幾後之人事之有變，知所痛懲而何極，然則苟置貿貿，而不知所以處之，其為患豈可勝言哉！（考異）原作李衡，編修按唐書宰相世系表，衡作嶠，今改從本書。誰婁氏柔妬，聞之怒，拔劍出命持嚴至將殺之，及見而悖，劍輒墮地，良久曰：此非常兒也，後三日卒殺段氏，養嚴為己子。（考異）歐史雜五國故事云，嚴之正世卓，而修按唐書宰相世系表，嚴乃段子，非卓子也，且段氏生嚴於外舍，（考異）歐史皆同

修德陵史虛光擊降，遣其弟光勍攻潮州取之。是時劉龑北南海，擊走光勍，九國志謂令指傳從光收圍潮州，番禺救之，乃引還。並與通鑑合。無由潮州事今附。其子延昌據韶州，高州刺史劉昌裔、新州刺史劉潛及江東七十餘寨皆不能制。隱攻韶州，嚴曰：韶州所賴者光侗，擊之虔人必應，應則首尾受敵，此不宜直攻，而可以計取。隱不聽，果敗而歸。（考異）通鑑係事在天復二年，已見烈宗紀。因遣以兵事付嚴，嚴悉平諸寨。歐史南漢世家、乾

宿衛將趙嚴等殺友珪，即帝位，（即高光稽古錄。）三月丁未，梁帝更名鍠，久之，又更名玭。通鑑考異曰：薛史梁太祖紀、（考異）

海王。歐史南漢世家、（考異）薛史劉隱傳云：末帝嗣位，盡以隱之官爵授隱，與歐史合。九國志：梁正月封南平王，朔先封南平王，而末帝遷封南海王也。今非者之。十月，嚴求昏於楚，楚王許以女妻之。

化元年五月甲申朔，梁大赦改元。歐史梁太祖紀、詔隱賜一子六品正員官。薛史梁太祖紀、（考異）

度使。（考異）通鑑考異云：胡寅王制氏典仁錄，高祖踐祚事，薛段氏稍右版，有簽文曰：隱、台、嚴因名其三子，是先名嚴，後名陟也。十月以清海節度使劉陟為節度使，二年四月以章嶽為潭

通鑑。四年五月，嚴遣供軍巡官陳用拙使吳越，吳越備史、（考異）通鑑按吳越備史書至於七月，約計遣使當在五月，今

志。）吳越王錢鏐與用拙語，稱其幕對養以命，用拙遍謝賓從。迎冊圭洞石室中玉寢道君及為真人石像至南海，

海之虺，薛史劉陟傳、（考異）通鑑嚴以吳越王鏐為國王，而已獨役南平王云云，蓋修按吳錄云天祐十四年南海王劉巖自立為漢興，薛史正合，今從之。吳越國王、南海郡王，是以恥之，表求封南越王，及加都統、

楚。楚王殷遣永順節度使存送之。十一月乙丑，梁改元。通鑑、（胡三省注）此書梁改元貞明也。嚴聞鍠僭

貞明元年八月，嚴遣婿於

乾亨元年，（唐末帝貞明三年，蜀天漢元年。）八月癸巳，九國志。嚴即皇帝位於番禺，國號大越，大赦，改元乾亨。（考異）通鑑敘於是年八月，不著日，今據九國志

補。吳越備史云：貞明四年夏四月，廣陳劉巖僭稱大漢皇帝，年號大有。又云：進士王翊之在南海，著賦數賦，序曰：皇帝其機乾坤，十有八載矣。甲子春始作寶殿，計其甲子，則巖本年僭號，誠云前年丁丑僭號，正誤明矣。云云。蓋修按甲子春始作寶殿，計其甲子春當作甲午春，以甲午上推之，實

梁帝不許，嚴謂僚屬曰：今中國紛紛，孰為天子，安能梯航萬里，遠事僞庭乎。自是貢使遂絕。通鑑。

乾亨元年，（唐末帝貞明三年，蜀天漢元年。）八月癸巳，九國志。嚴即皇帝位於番禺，國號大越，大赦，改元乾亨。（考異）通鑑敘於是年八月，不著日，今據九國志補。吳越備史云：貞明四年夏四月，廣陳劉巖僭稱大漢皇帝，年號大有。又云：進士王翊之在南海，著賦數賦，序曰：皇帝其機乾坤，十有八載矣。甲子春始作寶殿，計其甲子，則巖本年僭號，誠云前年丁丑僭號，正誤明矣。云云。蓋修按甲子春當作甲午春，以甲午上推之，實貞明三年丁丑，與諸書正合。備史及以為四年何也。其云僭稱大漢，及帝年號大有，並誤。以梁使趙光裔為兵部尚書。（考異）歐史作趙光胤誤。節度判官李殷衡，

為禮部侍郎，兼同平章事。通鑑。陳用拙為吏部郎中知制誥。嘉靖廣東通志、（附錄）（嘉靖廣東通志、（附錄）用拙明悟善律，著大唐正聲琴品十卷，為琴家論譜操名，及古帝王名士善琴者，古調無徵音，又補所徵音譜，其法以四起中徵，統會樞極，黃鍾正宮合南呂宮應卦頌，仲徵音也，知音者皆祕之，其音遂不傳。（唐書藝文志）陳用拙大唐正聲新徵操譜十卷（考異）嘉靖志以新徵譜別為一書，未知何據。

建三廟，追尊祖安仁曰太祖文皇帝，父誰曰代祖聖武皇帝，兄隱曰烈宗襄皇帝，以廣州為興王府，通鑑。祈

估五百餘萬。唐南元龜一百九十七。六月，鄧王友珪弒其主兄而自立，（歐史梁本紀、薛史梁太祖紀、通鑑考異引梁太祖實錄、（七朝）歐史作三年事，十

南海爲常康、咸寧二縣。（梁史太平寰宇記）以擬長安。（郭棐廣東通志）（附錄）永樂大典引宋會要劉氏割據嶺表建都於廣州乃分南海縣地爲常康咸寧二縣環爲京邑且改美名）移循州於雷鄉縣，分循州之歸善、博羅、海豐、河源四縣爲循州。（輿地紀勝）（輿地紀勝）析合浦設常樂州，兼管博白、容縣、鹽場三縣。（輿地紀勝）南漢置官宮在賀州城朝天門外三十五里橘山之上。（粵西文載二張鎬地廣記）境內置五嶽。（輿地紀勝）（輿地紀勝）內置五嶽此其一也。（又）唐李衛公刷在高州。（粵西文載二張鎬漢封湞陽公、（又）三王刷在龍川縣北八十里。羅山記處陽縣云。猶山有神號羅王、魏王、猶王。甘粗文殊愛記。祭以黃金。（粵西文載二張鎬劉時封國清公。徙封昌國。肅化、永清王。（粵西文載二張鎬劉時封國）置山有神號三郎。（粵西文載二張鎬劉時封國人號先鋒將軍。（粵西文載二張鎬劉時封國）置山有神號三郎。（粵西文載二張鎬劉時封國）其號雄。而毅荒草不紀。帝號無稱。始末都號曰都。後晉封王南越。會要新其義。（粵西文載二張鎬劉時封國）止足爲慈兒狂妄稱漢室。（粵西文載二張鎬劉時封國）遂亂。爾天下兵馬都元帥錢鏐。忘君棄祖。任越兵師。每稱惰激之辭。（粵西文載二張鎬劉時封國）之與其劉巖在身官爵。並宜削奪。仍委指揮征討。於越將相重任子孫。（粵西文載二張鎬劉時封國）以將新。非我無終始之恩。蓋彼有盜竊之罪。凡百參軍悉體。（粵西文載二張鎬劉時封國）紀。貞明五年九月丙寅。制削奪廣州節度使南平王劉巖在身官爵。以其將謀僭號。故也。（粵西文載二張鎬劉時封國）

四年　梁末帝貞明六年　三月。楊洞潛請立學校。開貢舉。設銓選。從之。（通鑑）放進士明經十餘人。如唐故事。歲以爲常。（歐史南漢世家）十二月。遣使通好於蜀。（通鑑）是歲文德殿成。著作郎陳光乂獻賦。賜珠數升。（萬歷廣東通志）求香。以清遠公主妻之。（通鑑）（考異）（歐史乾亨元年以清遠公主女而於清遠二年稱清遠公主今補又按孫鎬後改名晟於唐昌與六年晉敗歐史閩世家云鎬妻早死繼室金氏賢而不見容香知神錄金風楊璧之流亡爲后所去者即清遠公主也（附錄）（後晉薛居正舊五代史）（考異）李華美錢譜此錄文曰貳拾文重三錢六參。（洪邁泉志）

五年　梁末帝龍德元年　吳順義元年　以尚書左丞倪曙同平章事。（通鑑）（考異）（歐史乾亨元年以倪曙爲工部侍郎同平章事）（錢易南部新書）劉氏僭號以曙爲翰林學士兼與通鑑合）使來聘。（梁開安南志略、大越史記）（考異）二書並云遣承美至閩州親盧貢是年頒卒承美歸立閩怪倪讓皆不敢此事太平御覽九百二十四引南方異物志云余寓番禺甘遊新會遇安南獻好使翻將軍自注云名承美見代交趾歸也與二書合）

六年　梁末帝龍德二年　四月。漢主用術者言。避梅口鎮避災。其地近閩之西部。（通鑑）（胡三省注）九域志梅州程鄉縣有梅口鎮。與閩之打樟接境。（考異）（歐陽修梅口銅柱記）在梅州東南百里。與閩之汀州接境。梅溪所經松江合之今稱松口鎮矣）閩將王延美將兵襲之。未至數十里。偵者告之。漢王遁逃僥免。（通鑑）乃作平頂帽自冠之。由是風俗一變。皆以安豐頂爲尚。（陶穀清異錄）是歲改雷鄉縣爲龍川縣。（太平寰宇記）

七年　唐莊宗同光元年　四月。晉王李存勗稱尊帝於魏州。國號唐。（編年）十月戊寅。唐滅梁。（五代春秋）是歲漢主長和縣信鄭文。（考異）

（歐陽修按本紀雲南通信錄通鑑文。胡三省通鑑音義辨誤云唐末南部改國號曰長和。其君曰縣信。王溥唐會要云縣信、乘信君上也。南詔野史云蒙舜化貞生。鄭貞開爲相。舜化貞卒。貞開賜縣。殺其子龍圖。於唐天祐二年即位。國號大長和。僭都大理。梁貞明四年卒。子仁交立。年二十一歲。後唐天成元年。獻金并幕卒子隆亶立。天成三年。遣使致朱漆白馬以求婚。使者自稱皇親母弟南容楊干貞所誅。傳三世二十六年。通鑑綱目續編載紀。或作鄭文。）遣使致朱漆白馬以求婚。使者自稱皇親母弟南容布燮。被理賜金錦袍虎綾紋犀金裝刀。（考異）（歐陽修唐書南詔傳。布燮。酋之謂之清平官。所以決國事輕重。猶唐宰相也。）封歸仁義侯。食邑一千戶。持節

鄭昭淳。昭淳好學有文辭。漢主與游燕賦詩。漢主及羣臣皆不能遜。遂以殺宗女增城縣主妻之。（歐史南漢世家）

三年　梁末帝貞明五年　吳武義元年　楊乾德元年　正月。立越國夫人馬氏爲皇后。殷之女也。九月丙寅。（通鑑）梁以南海僭號。（吳越備史）命吳越王鏐討之。（胡三省注）受命者不逆臣之意。不行者。不肯自解其力以伐與國。情大義而順其心也。（附錄）（吳越備史）九月朝廷以南海僭號。若此默契者之稱計也。（附錄）鏐雖受命。不行。（通鑑）（胡三省注）以劉隱僭位之初。欲附梁以自固。故梁亦以此羈縻之。非眞以爲藩臣也。（附錄）（吳越備史）九月朝廷以南海僭號。

其僭稱大號。改元稱制。（通鑑）（胡三省注）九國志。隱初稱閩王。後稱閩國王。（考異）（歐史閩世家）隱稱閩王。（薛居正舊五代史）（考異）（歐史閩世家）隱稱閩王。（薛居正舊五代史）（考異）（歐史閩世家）

四年　梁末帝貞明六年　三月。楊洞潛請立學校。開貢舉。設銓選。從之。（通鑑）放進士明經十餘人。如唐故事。歲以爲常。（歐史南漢世家）十二月。遣使通好於蜀。（通鑑）是歲文德殿成。著作郎陳光乂獻賦。賜珠數升。（萬歷廣東通志）

求香。以清遠公主妻之。（通鑑）（考異）（歐史乾亨元年以倪曙爲工部侍郎同平章事）（錢易南部新書）劉氏僭號以曙爲翰林學士兼與通鑑合）清遠公主女而於清遠二年稱清遠公主今補又按孫鎬後改名晟於唐昌與六年晉敗歐史閩世家云鎬妻早死繼室金氏賢而不見容香知神錄金風楊璧之流亡爲后所去者即清遠公主也（附錄）（後晉薛居正舊五代史）（考異）李華美錢譜此錄文曰貳拾文重三錢六參。（洪邁泉志）

五年　梁末帝龍德元年　吳順義元年　以尚書左丞倪曙同平章事。（通鑑）（考異）（歐史乾亨元年以倪曙爲工部侍郎同平章事）（錢易南部新書）劉氏僭號以曙爲翰林學士兼與通鑑合）使來聘。（梁開安南志略、大越史記）（考異）二書並云遣承美至閩州親盧貢是年頒卒承美歸立閩怪倪讓皆不敢此事太平御覽九百二十四引南方異物志云余寓番禺甘遊新會遇安南獻好使翻將軍自注云名承美見代交趾歸也與二書合）

六年　梁末帝龍德二年　四月。漢主用術者言。避梅口鎮避災。其地近閩之西部。（通鑑）（胡三省注）九域志梅州程鄉縣有梅口鎮。與閩之打樟接境。（考異）（歐陽修梅口銅柱記）在梅州東南百里。與閩之汀州接境。梅溪所經松江合之今稱松口鎮矣）閩將王延美將兵襲之。未至數十里。偵者告之。漢王遁逃僥免。（通鑑）乃作平頂帽自冠之。由是風俗一變。皆以安豐頂爲尚。（陶穀清異錄）是歲改雷鄉縣爲龍川縣。（太平寰宇記）

七年　唐莊宗同光元年　四月。晉王李存勗稱尊帝於魏州。國號唐。（編年）十月戊寅。唐滅梁。（五代春秋）是歲長和縣信鄭文。（考異）

（歐陽修按本紀雲南通信錄通鑑文。胡三省通鑑音義辨誤云唐末南部改國號曰長和。其君曰縣信。王溥唐會要云縣信、乘信君上也。南詔野史云蒙舜化貞生。鄭貞開爲相。舜化貞卒。貞開賜縣。殺其子龍圖。於唐天祐二年即位。國號大長和。僭都大理。梁貞明四年卒。子仁交立。年二十一歲。後唐天成元年。獻金并幕卒子隆亶立。天成三年。遣使致朱漆白馬以求婚。使者自稱皇親母弟南容楊干貞所誅。傳三世二十六年。通鑑綱目續編載紀。或作鄭文。）遣使致朱漆白馬以求婚。使者自稱皇親母弟南容布燮。被理賜金錦袍虎綾紋犀金裝刀。（考異）（歐陽修唐書南詔傳。布燮。酋之謂之清平官。所以決國事輕重。猶唐宰相也。）封歸仁義侯。食邑一千戶。持節

鄭昭淳。昭淳好學有文辭。漢主與游燕賦詩。漢主及羣臣皆不能遜。遂以殺宗女增城縣主妻之。（歐史南漢世家）

（考異）通鑑距九年亦又云漢主以女增城公主妻之南越野史亦云同光三年文以朱鴻白馬求婚於南漢錫號襲以增城公主妻之並與歐史異（附錄）（孫逢吉職官分紀）南越順朱鴻馬中書舍人王翊撰改越裳縣復爲蒼梧名縣太平寰宇記

八年　唐莊宗同光二年　四月漢主引兵侵岡屯於汀、漳境上（胡三省注）閩之汀、漳、泉三州皆與漢之潮州接壤岡人襲之漢主敗歸通鑑作南宮王

定保獻南宮七奇賦以美之歐史南漢世家（通志初稿）宮在仙湖其前有紫洲

九年　唐莊宗同光三年　漢主聞莊宗平梁遣宮苑使何詞通聘薛史劉陟傳、册府元龜二百三十二同（考異）詞僚按書詞用敵國初未具貢物通鑑云入貢誤也且覘中國強弱二月甲申詞至魏通鑑梅大漢國主（考異）本作國王據歐史改致書上大唐皇帝非宗召見於鄴宮問南海事狀薛史劉陟傳及還言帝驕淫無政不足畏也漢主大悅自是不復且言本國已發使臣大陳物貨期今秋即至（考異）國已丁亥年降疑是丁水同宮也於文耳口王爲聖尹口爲君重山爲出蓋丁亥年聖君出也（考異）以獻有綵文曰丁與水同宮王將耳口同尹來居口上山岫謎重重文獻通考（附錄）（嘉靖廣東通志）初通中國（通鑑（胡三省注）無論國外忠孝國運亡漢主既已知唐之不足畏爲亦由是猶矣（考異）唐莊宗實錄同光三年冬南劉陟還何詞來使與通鑑同都乾等九年歐史作乾亨七年八月白虹入三清殿名宴京後人以形似嘉州羅浮赦改陳權仁裏州羅浮山志宋晃撰混（考異）

二年　唐明宗天成四年吳太和元年

三年　唐明宗長興元年　九月道將梁克貞、李守鄘、（考異）歐史職官記與通鑑同薛史宋史作李知順通鑑作李和順安南志略作梁克正趙史記作李克正攻交州拔之執靜海節度使曲承美以歸至京美面縛伏罪乃赦之歐史南漢世家（考異）南怪按通鑑交州曰承裕子嶺嗣十年卒子曰承美凡三世皆爲靜海節度使趙史記云曲氏洪州人世爲巨族其先承裕覓和愛人爲崇所服唐書襲號承美二世誤也以李進爲交今反面縛何也承美頓首伏罪乃赦之歐史南漢世家（考異）南怪按通鑑交州曰承裕子嶺嗣十年卒凡三世皆爲靜海節度使趙史記云曲氏洪州人世爲巨族其先承裕覓和愛人爲崇所服唐書襲號承美二世誤也以李進爲交州刺史漢主謂左右曰交趾民好亂但可羈縻而已安南志略趙史記同（考異）安南志略作大有三年事與歐史通鑑合薛史作劉陟未嘗赦以前事誤也十月克貢入占城取其寶貨而歸通鑑（胡三省注）占城據在南海上其地方千里東至海西至河南鄧訊臘北抵緬州其人俗與大食同其衆最黑此見此心終未已漢主乃

四年　唐明宗長興二年　愛州將楊廷藝發假子三千人圍復交州交州刺史李進知之（考異）志略越史記並作交州刺史令據改受其賂不以聞是歲廷藝舉兵圍交州（胡三省注）南唐置地理志交州西至愛州界小黃江口水路四百一十六里漢主遣承旨程寶救之（考異）本作交州守將歐史安南志略越史記並作交州刺史今據改陳米至城陷進退無所漢主殺之寶圍交州廷藝出戰寶敗死（通鑑（胡三省注）去寶卑溪取交州今復失之

白龍二年　唐明宗天成元年　吳順義正元年

三年　唐明宗天成二年吳乾貞元年　十二月漢主如康州（通鑑（胡三省注）九域志康州南至廣州一百九十里

大有元年　唐明宗天成三年　非行籍田禮薛史劉陟傳三月楚大舉水軍圍封州（通鑑封州兵敗於賀江（劉陟傳）敗我師於賀江溺死者千人漢主懼以周易筮之遇大有遂被境內改元大有遣左右街使蘇章（考異）本作道將蘇章明通鑑補（附錄）（胡三省注）漢都番禺（嘉靖廣東通志）章在南宮王上京盜左右街使以兩鐵索沈賀江中爲巨輪於岸上築隄障之輕舟迎戰陽敗而奔楚人逐之竟舉輪挽索鎖楚舟以彊弩夾江射之盡殺楚人歐史南漢世家（考異）通鑑云楚兵大敗薛劉陟傳通鑑云入貢誤也且靚中國強弱欽州羅浮山民掘得古劍以獻有綵文曰丁與水同宮王將耳口同尹來居口上山岫謎重重文獻通考（附錄）（嘉靖廣東通志）初國人莫之辨及平居南戰博其言知者云宋太

五年。唐明宗長興三年。漢主立其子耀樞爲雍王。龔爲康王。洪熙爲齊王。洪熙爲資王。洪雅爲韶王。洪澤爲鎮王。洪操爲西王。洪杲爲循王。洪暐爲恩王。洪邁爲高王。洪簡爲同王。洪建爲益王。洪濟爲邢王。洪道爲貴王。洪照爲宜王。洪政爲通王。洪壹爲定王。未授。徙洪度爲秦王。（通鑑胡三省注）漢諸王皆以州爲名。（考異）（吳）國修陵誌名通鑑本作宏。誤。九國志、南漢書皆作洪。今改從之。歐史封耀魏國爲吳王。洪熙爲息王。與通鑑異。又按歐史通鑑俱封十九人。五國故事封其子十有八人。誤也。

六年。唐明宗長興四年。閩龍啓元年。五月。遣左僕射何瑀致祭吳越王。吳越備史。（考異）五國故事無年月。據王弟傳。瑀以是年四月至閩。閩改元清泰。蓋明德元年。

七年。唐愍帝應順元年。四月。唐廢帝改元清泰。蓋明德元年。作昭陽殿。（考異）一本作陽殿。賦序當在此年。然以見乾亨元年注。以金玉仰陽。銀爲地面。砑磨瑩潔。皆飾之以銀。殿下設水渠。陂以眞珠。又琢水精琥珀爲日月。列於東西玉柱之上。（考異）一本作東西二楹之上。漢主親審其勝。（考異）五國故事。（原注）已上見漢士王宏昭陽殿賦。詞之越人皆善。（附錄）（五國故事）其餘宮室殿宇悉同之。進士王翊之上昭陽殿賦。吳越備史作進士王翊之。五國故事作進士王宏。即上自雒見賦。看詞條按謝雅。宏。大也。說文。翊。大言也。喪參相因。當是王宏字翊之。宋人避諱或稱字耳。十國春秋以王翊之爲王翊。與五宏爲二人矣。又職官分紀故中書舍人王翊。歐陽永叔集同。與陽彤近。亦疑是一人。十國春秋云。王翊一作翊。乾亨初舉進士。拜中書舍人是也。十二月辛巳。皇后馬氏殂。漢主命判六軍秦王洪度監護喪事。楊洞潛諫曰。秦王國之冢嫡。宜親端士。使之治軍。已過矣。況睨棄小乎。漢主曰。小兒教以戎事。過煩公憂。終不戒洪度。洞潛出見衙士掠商人金帛。商人不敢訴。嘆曰。政亂如此。安用宰相。因謝病歸節。久之不名。途卒。通鑑。（附錄）（通鑑注引九國志）南漢楊洞潛爲相。游水令梁盤堂避洞潛見之。訶問列曰。盤血貢睥子。行步蹣跚。類能腐當有風眩之厄。及盤至。驟荐之。漢主敗餘衆而還。（歐史）南漢楊洞潛諫。以宦官不可典兵。及盤至驟荐之。其數佞多矣。從永樂大典一萬八千一百三十四至三十七卷內錄出。殘缺不全。南漢止有劉洪操、洪熙、洪道、洪邁、洪簡、洪建、洪濟、洪照、洪政、洪壹、洪度十一人。吳國陳道庠部。通鑑胡注。引薛史。宋齊邱傳。郭崇岳八錄。此條當是楊洞潛傳中語。今本無之。其數佞多矣。

八年。唐愍帝清泰二年。吳天祐元年。閩永和元年。

九年。唐愍帝清泰三年。晉高祖天福元年。閩通文元年。四月。遣將孫德威侵蒙、桂二州。（考異）歐史云。遣將軍孫德威攻蒙州。楚王希範自將步騎五千如桂州。漢兵自蒙州引還。（附錄）（通鑑）希範命其弟武安節度副使希廣權知軍府事。自將步騎五千如桂州。希杲懼其世襲。夫人逆希範於全義嶺。副曰。希杲爲治無狀。致寇攻入。是以願希杲罪。希範曰。潛久不見希杲。固其治行尤異。故來者之無它也。決兵自蒙州引去。徙希杲知潯州。十月。以宗正卿兼工部侍郎劉濬爲中書侍郎同平章事。（通鑑）十一年。晉高祖天福三年。閩永隆元年。三月。遣集賢殿學士鄧禹謨如南唐。賀卽位。（陸游南唐書。（考異）原書遣使在十月庚子。十國春秋書使至於十月誤也。）封州團練使薛章卒。章子五人。俱並作矯公。誤也。十二月。南唐遣使來告卽位。（陸游南唐書。（考異）歐陽修薛氏五代史。章卒於天福四年七月。）

十二年。晉高祖天福四年。閩永隆元年。門下侍郎同平章事趙光裔言於漢主曰。自馬后崩。朱皆通便於楚。親鄰修好。不可忘也。（胡三省注）劉、馬、通婚故曰親鄰。接境故曰鄰好。因薦諫議大夫李紓可以將命。漢主從之。楚亦遣使報聘。（通鑑）初。光裔自以唐甲族。（考異）本作光胤。今依宋紀注改正。設見鄙宗紀注。恥事僞國。常快快思歸。漢主乃習爲光裔手書。遣使間道至洛陽。召其二子韜、益、

幷其家屬皆至。光齊感喜。爲竭心焉。（晉史南唐世家、相漢二十餘年。府庫充實。邊境無虞。及卒。復以其子翰林學士承旨尙書左丞損爲門下侍郎同平章事。通鑑）

（考異）原書至於三月四日。九月。遣都官郎中鄭翔如南唐。冊命南唐嗣主。（考異）原書至於十一月。是歲。門下侍郎同平章事趙損卒。以舉遠節度使王定保爲中書侍郎同平章事。通鑑。建州蕭殿。雕沈香爲龍柱。務極工巧。少不如意。輒誅匠者。前後十餘人。尙書左僕射黃損諫曰。陛下之國。東抵閩越。西連荊楚。北阻彭蠡之波。南負滄溟之險。蓋皐五嶺而有之。犀玉珠貝。果布之富。甲於天下。所謂金城湯池。用武之地也。今民庶窮落。而工役繁興。天災人怨。兵家所忌。苟或不虞。其何所恃。以爲戰。且汰侈未平。荊吳猶狡。正宜務農息民。以宏圖基。庶遏強敵。乃縱斗目之好。盡生民之貲。興土木之工。傷侯羿之化。僭一已（附錄）（清異錄）盛唐年益事者。僅南藏殿柱皆通透刻鏤。堦石各長丈餘。然香有氣無形。廻刻左右曰。陛下宮論重燒沈水香。即成粗疏。事倍功半。陛下之國。東抵閩越。西連荊楚。北阻彭蠡之波。南負滄溟之險。蓋皐五嶺而有之。犀玉珠貝。果布之富。甲於天下。所謂金城湯池。用武之地也。今民庶窮落。而工役繁興。天災人怨。兵家所忌。苟或不虞。其何所恃。以爲戰。且汰侈未平。荊吳猶狡。正宜務農息民。以宏圖基。庶遏強敵。乃縱斗目之好。盡生民之貲。興土木之工。傷侯羿之化。僭一已之逸欲。而失天下心。臣竊爲陛下不取也。

宣風縣及番禺黃陂新會上邊玉壁丫諸山等皆有之惟此則學者所見在郡東北非老坑之產
矣可知且其文淺山皆基于樹爲句十月春秋期年陵在樊王所城東二十里之漫山尤誤也　高祖初生時有日者視之謂
代祖曰公諸子惟少者貴耳五國故事爲人排擠多權數通鑑僭位之後廣聚南海珠璣西通黔蜀得其珍玩窮
奢極侈（薛史劉隱傳）城中番禺、南山相屬命鑿平之就番山積石爲朝元洞後更名清暉洞而以沈香爲臺觀
於其上（南海百詠）（附錄）（南海百詠）兼洲在子城之西址浸瀦之北界猶居水中性石如林今西湖塡塞
水向繞其東過百餘丈大城而環於海綠淨如染圖經云昔劉龔方士習丹鼎之地（又）九曜石在兼洲水中圖經云石大
如也傳劉時有富民張澤者每運貨此以自隱遂成勝景矣（鄭熊番禺縣志）
粵秀山半刻費時壁石爲呼望遠折而北有峽拜岡劉時夾道栽菊越權觀於其上　作昭陽諸殿秀華諸宮皆極瑰麗五國故事
（附錄）（南海百詠）甘溪在都東北五里北山腳下東晉太守陸詡所鑿引泉以給廣民赤崎甘泉唐會昌間節度盧公遷疏導
其流以濟舟楫更飾廣屋爲游衍遨者之地爲劉時復壅山爲甘泉苑中有芰荷洲延祚堂之類其下流爲甘溪夾溪三四里皆
植劉根木棉勞則坦平大道側經及番禺志云甘溪即馬援水也水在北山腳岸高水自石面下其聲潺潺然故以爲名（又）越臺非
在州北越王臺下深百尺趙佗所築木味清甘劉氏呼爲玉龍泉兵興得泯譚莫克平後方興崇其之今在悟性寺前（黃佛頤廣州府志）
登粵秀山轉面西行崩悟性寺中東廂一井鑿九眼井疏勝爲劉玉龍泉也（輿地紀勝）昌支洲在南海東四十五里周迴五十里劉
氏劍昌樂苑於其上（考異）圖經按通鑑云乾和二年會越王洪昌謀殺宗殺於海曲至昌舉宮使蠻殺之則昌葬爲劉龔所作南海
東當從海鎮碑事作番禺東耳廣語以今城西六里墓支離疑是葬處址非是　嶺北商賈至南海者多召之使升宮殿示以珠玉之富自言家本咸秦恥
王猶喪呼庶天子爲洛州刺史（薛史南漢世家）其妄自尊大皆此類也（薛史劉隱傳唐乾寧元年二百三十三國（考
異）五國故事以洛州刺史爲劉謙誤語）　素性嚴酷果於殺戮每視事則垂簾於便殿使有司引罪人於殿下設其非法之具而屠脍之五國
故事有漏鼻割舌支解剁腳炮炙烹蒸之法（通鑑）（附錄）（通鑑）或裝以竹籠沈水中以罪人投之謂之水獄同平章事劉潛諫不
聽（五國故事）又有投湯鑊之後更加目膠沃以銅酷肌膚腐爛銜銜行立久之乃死　鑄鏡五
作血肉交飛腥穢之氣蒐痂之聲充滿庭廡而其后吻必垂涎及頤頷若嗜膏血之氣者久之方復常態
有司係其復常乃引罪人而選益妖盛毒龍之類殆不可復以人論也五國故事末年尤猜忌以士人多爲子孫
計故專任宦者由是國中宦者大橫（通鑑）

南漢紀卷三

殤帝紀

殤帝名玢高祖第三子九國志（考異）開寶按種古錄天福七年夏漢主殺弟故殺弟子昌圖八年漢主弟故殺弟自立
是玢亦名昌也又按歐史云殤子幼嗣八年漢主弟故殺弟自立殤子疑史云長子誤也初名
洪度歐史南漢世家九國志同封賓王又封滎王薛史劉玢傳四月即皇帝位更名玢以洪熙輔政改元光天尊母趙昭儀
曰皇太妃（通鑑）（考異）十國春秋作三月非蓋誤以高祖爲三月殂也　遵使遊規如南唐告哀陸游南唐書（考異）原
帝於康陵（盧惠唐陸碑（考異）原書葬於八月甲申十國春秋作孫墓誤也　有神降於
博羅縣民家（胡三省注）博羅漢古縣唐屬循州時爲漢土羅國志稱州有羅浮山浮海而來傳著羅山故名博羅宋朝博
羅縣屬惠州九域志在州北四十五里宋白曰博羅縣接於羅山故曰博羅東林龍州諸指西平西接增城界　與人
言而不見其形問閱人柱占吉凶多驗縣吏張遇賢非之甚謹（考異）馬令南唐書張遇賢傳遇賢本羅縣小吏事跡
小異蓋事近又說博字也陸游南唐書遇賢傳云循州人誤遇賢本羅縣小吏事跡小異蓋事近又說博字也陸游南唐書遇賢傳云循州人誤
博字又按輿地紀勝乾亨初移循州於歸善縣即博羅已屬循州二書並沿舊稱也　時循州盜賊羣起莫相統一賊陣共

歸於神。神大言曰。張遇賢當爲汝主。於是共奉遇賢稱中天八國王。改元永樂。設百官。攻掠海隅。遇賢年少。無他方略。請將但作進退而已。漢主以越王洪昌爲都統。循王洪杲爲副以討之。通鑑（附錄）（九國志劉洪杲傳）洪杲字曰寬。第十子。性倜儻。諸兄皆倚據。或勸令讀書。洪杲曰。我家立功立事。於馬上猶使我老一經乎。願以兵書教之。遂略通大義。光天初。循州賊張遇賢自稱中天八國王。攻下郡邑。洪杲率親信數百人介甲跳馬。徑入賊中。殺賊數十人。賊爲少却。俄而越王領衆繼至。與賊大戰。自辰及午。賊衆益集。圍我師數重。矢下如雨。軍士多死。洪杲矢盡。挺劍力戰。流血滿袖。指揮使陳道庠、（考異）此六字據通鑑補。裨將萬景忻等。蒙以大楯。翼二王以出。九國志劉洪杲傳。（附錄）（九國志陳道庠傳）道庠韶州人。父瑤。唐末避亂於封州。勇力絕人。隨其帥馮崇勇召至幄下。問隊入廣州。還雄虎將軍。卓述庠功擢爲虎賁郎。頗果有文武大才。末給事皇王府。襲疾。遘命以道庠爲元帥府馬步軍都指揮使。光天初。張遇賢起循州。大掠郡邑。道庠與萬景忻從越王循王東征。遇賢據鎮帥館。閉關自守。我師州壘。道庠與景忻嘗劍大呼。殺十餘人。賊衆披靡。於是擁二王而出。（考異）陳修按九國志洪杲以戰功授桂州觀察使。諸史未見。今不取。又按通鑑道庠爲韶州人。當是洪杲北面後遷居端州也。十月丙子。張遇賢陷循州。殺刺史劉傳。通鑑。使滕紹英如南唐。賀仁寶節。（考異）南唐書。（零陵）隨講南唐書。（零陵）原書至於十二月。二年　晉出帝開天福八年。南唐保大元年。周天德元年。三月丙戌。漢主遇弒。九國志。（考異）唐書作四月。據陶赴之日也。漢主性庸昧。即位之後。大恣荒淫。薛此劉晟傳。高祖在殯。召伶人作樂。飲酒宮中。裸男女以爲樂。或衣墨綠與娼女夜行。歐史南漢世家。綠六帖同。東西南教坊僧傳。宮千餘人。常盛夜出入宮中。內常侍吳懷恩屢言於漢主曰。禁中通詔府內樂百餘人。皆善伎。夜宴用此足矣。將用敎坊。若夜雜入禁中。不拘閹籍。恐姦人竊發。不可不愼。漢主不聽。九國志吳懷恩傳。（附錄）（通鑑）左右共怠。竟死。無敢諫者。惟越王洪昌及內常侍吳懷恩屢諫。不聽。（考異）劉侯按王國之竭。水旱諫。閉於敎坊。樂名籍部。政日盛。部內無則用之云云。籍部部即前所謂籍通考。詔媚名籍。籍部部。雖無初改曰盛。部部。誤也。常猜忌諸受賞賜甚厚。（考異）歐史劉思潮等封功臣。九國志猶立。以道庠爲功臣領英州刺史。出入宮中。賞賜優厚。漢主既立。國中議論詢詢。循王洪杲請斬思潮等以謝中外。漢主不從。思潮等聞之。譖洪杲謀反。漢主令思潮等伺之。洪杲方宴客。思潮與諫令醯帥衛兵突入。斬洪杲。（考異）歐史云洪熙、洪杲、洪昌、陰遣陳道庠誉勇士悅其意。以成其惡。漢主好手搏。洪熙命指揮使陳道庠引力士劉思潮、諫令醯、林少強、林少良、何昌廷、等五人習手搏於晉府。（胡三省注）晉所。洪熙所遊第也。（考異）歐史云洪熙、洪杲、洪昌、陰遣陳道庠誉勇士作昌廷。劉思潮諫令醯爲角觝。歐史云故與其弟越王洪昌等同謀弒殺。陳修按通鑑云洪昌誉陳不聽。

又云洪杲請斬思潮等。則謀逆之事。洪杲、洪昌必不與聞矣。今從通鑑。漢主聞而悅之。丙戌。與諸王宴於長春宮。親手搏至夕。罷宴。漢主大醉。洪熙、（考異）九國志劉洪杲傳。洪杲字曰寬。立二年。年二十四。謚曰殤。使道庠、思潮等掖漢主。因拉殺之。（胡三省注）因扶掖而拉其脅殺之。盡殺其左右。通鑑。（考異）九國志左右皆散走。

南漢紀卷四

中宗紀

中宗名晟。九國志。（考異）十國紀年從注云。五國故事。誤本二名。上一字犯宣祖諱。去之。遂此期名宏義矣。陳修按五國故事。蓋據晟本名宏熙。以上一字犯宣祖諱。故去之。而不書其所去之字。不書無去上一字而祇單名者可證也。若謂宏義。初名洪熙。封晉王。（考異）薛史云。初封勤王。又封晉王。與諸書異。又云。時第二子。陳修按晉王第四子。既弒殤帝。歐史南漢世家、九國志同。明旦。百官諸王。莫敢入宮。越王洪昌帥諸弟臨於凝殿。迎洪熙即皇帝位。更名晟。改元應乾。以洪昌爲太尉兼中書令。諸道兵馬都元帥。知政事。（考異）歐史云。以洪昌爲兵馬元帥知政事。無太尉兼中書令。循王洪杲爲副元帥。參預政事。陳道庠及劉思潮等。皆受賞賜甚厚。（考異）歐史劉思潮等封功臣。九國志猶立。以道庠爲功臣。領英州刺史。出入宮中。賞賜優厚。漢主既立。國中議論詢詢。循王洪杲請斬思潮等以謝中外。漢主不從。思潮等聞之。譖洪杲謀反。漢主令思潮等伺之。洪杲方宴客。思潮與諫令醯帥衛兵突入。斬洪杲。（考異）九國志劉洪杲傳。洪杲與親信飲酒。第申思潮與諫令醯領衛兵排閤而入。斬其首以徇。與通鑑合。歐史云洪熙使者夜召洪杲。洪杲知不免。乃留使者入具沐浴。飾而祝曰。洪杲釁多。來生王宮。今見殺矣。後世當生民家。以免

屠害因潛波與家人訣別，將
後赴召王則殺之今不從。於是漢主謀盡誅諸弟以越王洪昌賢而得衆，尤忌之，建武節度使（考異）本作雄武節三省云當作
越武是也今據改越武軍、邕州。齊王洪弼自以居大鎮，懼禍，求入朝，許之。七月，指揮使馬思廉殺其
帥，帥曰：收廣州則大事可成，遇賢率衆踵發，趣廣州。（附錄）（馬令南唐書張遇賢傳）遇賢聞南康百粵軍節度使
賈浩始輕之，不設備，賊衆遂陷南海縣兵七千，浩嬰城固守，城遇
賢據白雲洞，遣客盧婆潛襲西出攻劫，未遂，還，亦舍人潘鎬說洪州屯營都虞候顧思咸等，師數千，出擊盧州，賊衆大敗，棄其輜重，走
數十里，又敗之，遇賢困窘，復告於帥，帥不復謂，遂聚營潛還，賊帥李古知其無備也，執遇賢及其副黃伯超，以主帥發，金吾斬於越市，
十月，命韶王洪雅致仕。十一月丁亥，祀南郊，大赦，改元乾和，漏
鼓。（考異）歐史武大明至道大光等
大赦，蓋帝。（附錄）（考異）歐史南漢世家作大寶文武大明至道大光等，皇帝臨軒，按以冊山碑後主謚號在之，仍據舊例，蓋可信也。
乾和二年，晉出帝開運元年。三月，命中書令都元帥越王洪昌謁烈宗陵於海曲，至昌勝宮，使盜殺之。（考異）歐史作是歲事，以
戶部侍郎陳偓同平章事。六月乙巳，幽齊王洪弼於私第。十月丙午，誅殺鎮王洪濟於邕州。（考異）鍋王居邕
州有善政，是歲風，風見邕州，漢主怒，故使人就殺之。（附錄）歐史南漢世家（考異）南漢時，梧州有六纛風，高五
丈，金冠五彩，飛入城中，集鳥翅之，文若布圖，其鳴節節足足（考異）
知新等將兵五千救之，未至，懷恩已拔賀州，鑿大穿於城外，復以竹箔加土，下施機軸，自壁中穿穴通穿
中，知新等至，引兵攻城，道人自穴中發機，楚兵悉陷，從而擊之，楚兵死者以千數，知新等將兵擊楚，攻賀州，楚王希廣不許，漢王怒，問允章馬公復能
漢兵復取昭州。（考異）歐史云，殺劉思潮等五
人，而實錄不及，通令證，始誤脫也。
六州之地，皆
入於漢。

七年，漢隱帝乾祐二年。十二月，漢主如英州。（考異）南漢以唐廣州湞陽縣之
地置英州，九城志：廣州北至英州四百二十里。受神丹於野人，隨御輦舉石室以
藏焉。（胡三省注

八年。漢隱帝乾祐二年。以宮人盛瓊仙、黃瓊芝、爲女侍中。朝服冠劍。參決政事。宗室勳爵。謀殺殆盡。惟宦官林延遇等用事。通鑑。（胡三省注）此古南漢將以宦官女寵亡國而傳漢主所以能終其世者以御嶺海隅而中國未有漢主耳。十一月。漢郭威弒其主承祐。朝日編。

九年。周太祖廣順元年。北漢睿乾神武四年。正月。郭威稱皇帝。制曰。國號曰周。楚靜江節度副使知桂州馬希廣。武穆王殷之少子也。懷恩。（考異）本作以內侍吳懷恩爲西北面招討使。將兵云云。蓋作按通鑑乾祐元年十二月。漢主以內侍吳懷恩爲西北面招討使。將兵屯境上。伺間密謀進取。希廣遣指揮使彭彥暉將兵屯龍峒以備之。（胡三省注）桂州溪南有白龍洞。在平地半山上。（考異）國條按希廣於上年十二月爲衡所殺。此云希廣潰影屯峒。編附溪者。追敘之辭也。又按寰宇記南溪山在臨桂縣南五里。范成大桂海虞衡志。白龍洞在南溪平地半山。胡注溪南二字倒耳。希夢自衡山遣使以達。歸爲桂州都監。在城外內巡檢使。判平府事。與查桂林去四百餘里。

希隱惡之。潛遣人告蒙州刺史許可瓊。可瓊方畏南漢之逼。卽棄蒙州。進兵侵掠。桂管大擾。希隱、可瓊、不知所爲。但驅戰於城中。彥暉敗奔衡山。可瓊留屯桂州。吳懷恩據蒙州。進兵侵掠。桂管大擾。希隱、可瓊、不知所爲。但相與飲酒對泣。漢主遣希隱書。言武穆王爺有全楚。富强安靖五十餘年。正由三十五國。三十勇。兄弟藉戈。自相魚肉。（胡三省注）三十五國謂希崇。三十勇謂希崇、希廣、漢主與裴楚王殷女故呼希崇等爲勇。舉先人基業。北面仇讎。（胡三省注）言舉國臣唐也。今朗唐兵已舉長沙。竊計桂林。繼爲所取。當朝此爲與國。宜以婚姻。視蕞傾危。忍不赴救。已發大軍。水陸俱進。當令相公與永擁節旄。常居方面。希隱得書。與僚佐議降之。支使潘允珪以爲不可。十一月丙寅。吳懷恩引兵奄至城下。希隱、可瓊、帥其衆夜斬關奔全州。（胡三省注）九域志桂州北至全州一百六十三里。桂州遂拔。懷恩因以兵略定宜、連、梧、蕺、富、柳、象、等州。始盡有嶺南之地。通鑑。（考異）本作宜、潘、梧、蕺、富、昭、柳、龔、象、等州。蓋作按道德於前三年已取昭州。此處重出今刪。加懷恩檢陽縣公。九國志吳懷恩傳。十二月。道士葉法善自衡山還。上迎問曰。（附錄）通鑑攷異、全璋、二人至長沙。王遣出郊。迎塞飲連日。多以美妓餉之。敬眞因淹留不遣。遽乘敬眞醉使人詐爲言使者實敬眞不豫。將舉國收掠。敬眞不覺。將舉兵攻之。全璋及其黨十餘人皆斬之。（考異）國條按敬眞與遠不協。與全璋共作亂。故遠以計殺之。通鑑不言漢兵下將帥。蓋兵已出遠引還矣。

十一年。周太祖廣順三年。正月。遣兵侵全道永州。朗州劉言以何敬眞爲南面行營招討使。朱全璋爲先鋒。使將牙兵百餘人。會潭州兵以襲之。（附錄）通鑑攷異、全璋、二人至長沙。王遣出郊。迎塞飲連日。多以美妓餉之。敬眞因淹留不遣。遽乘敬眞醉使人詐爲言使者實敬眞不豫。將舉國收掠。全璋遂去二月。辛亥。襲執敬眞以徇。宋攽據全璋及其黨十餘人皆斬之。（考異）國條按敬眞與遠不協。與全璋共作亂。故遠以計殺之。通鑑不言漢兵下將帥。蓋兵已出遠引還矣。九月。漢主立其子繼興爲衡王。璇興爲桂王。繼興爲荊王。保興爲績王。崇興爲梅王。（考異）國條按歐史以績王爲莽王。避宋仁宗諱也。

十二年。周世宗顯德元年。春。漢主親耕籍田。歐史南漢世家。初。靜海節度使吳權卒。子昌岌立。昌岌卒。弟昌文立。昌文卒。弟昌熙立。昌熙卒。弟昌熙卒。弟昌文立。凡四世。恐誤也。通鑑。（考異）國條按吳權卒子昌岌立。昌岌卒。弟昌文立。昌文卒。弟昌熙立。昌熙卒。弟昌文立。凡四世。恐誤也。通鑑。（考異）國條按歐史以績王爲莽王。避宋仁宗諱也。命於漢主以昌文爲靜海節度使。兼安南都護。通鑑。（考異）國條按吳權卒子昌岌立。昌岌卒。弟昌文立。昌文卒。弟昌熙立。昌熙卒。弟昌文立。凡四世。恐誤也。通鑑。（考異）國條按歐史以績王爲莽王。避宋仁宗諱也。道路不通。璵不果行。歐史南漢世家。四月。以高王洪邁爲建武節度使。（考異）本作鎮邕州。洪邁以齊、鎮、二王相繼死於邕州。固辭求宿衛。不許。至鎮委政僚佐。日依酒鬼神。或土音譌洪邁。謀作亂。戊午。遣甘泉宮使林延遇賜酖殺之。通鑑。

十三年。周世宗顯德二年。六月戊午。殺順州節度使通王洪政。於是高祖之諸子盡矣。通鑑。（考異）國條按洪政爲節度年月無考。十國春秋洪政傳云。乾

和十三年爲靜州
節度使治邕州也

十四年（周世宗顯德三年）三月乙未，廿泉宮使林延遇卒。初，閩惠宗娶烈宗女清遠公主，使宦者閩浦林延遇詣邸於番禺，請納女爲王妃。王許之，延遇不對，退謂人曰：「去閩語閩，去越語越，處人於番禺，其誰信之？」王聞而惡之，以瓜酒賜令自盡。（考異）通鑑載在後唐清泰二年十月，即高祖大有八年，今併入。延遇陰險多計數，漢主倚信之，謀滅諸弟，曾延遇之謀也。及卒，國人相賀。延遇狡甚，鄧內給事飛澄樞自代，漢主即日擢澄樞知承宣院及內侍省。（胡三省注）飛澄樞，閩林延遇用事，南漢逐亡矣。是歲，周遣使來聘。（十國春秋）（附錄）（清異錄）南漢地狹力貧，不自揣度，有數四方僧中國之逋逃者見北人，使詩偈海之狀，世宗還使度說，留接者誤以素飯，文其名曰小南強，及本朝幾主而總臨臣到閩，見洛陽牡丹大賤嘆，有詩紳期曰：此名大北語。

十五年（周世宗顯德四年，北漢天會元年）漢主聞南唐屢敗，憂形於色，遣使入貢於周，爲湖南所閉，乃治戰艦，修武備。既而縱酒憎飲，曰：「吾身得免幸矣，何暇慮後世哉！」（胡三省注）此所謂坐而待亡者也，又古語云民主論必死，南漢主將死之徵也。（考異）歐史作上年事。十二月，中貴侍郎閩平章事，監臨將卒。（通鑑）

十六年（周世宗顯德五年，南唐中興元年，三月改元交泰）六月望夜，宴於甘泉宮，是夕月有食之，測在牛女之度。漢主自覽占書，既而投之於地曰：「自古豈有長存者乎？因縱長夜之飲。（薛史劉鋹傳、十國春秋作十五年事。）（考異）卜葬城於城北，延壁爲墉，親臨視之。（通鑑九國志同。（考異）吳越備史作十月，蓋赴弔之日也。）年三十九。（歐史南漢世家、九國志同。）謚曰文武光聖明孝皇帝，廟號中宗，陵曰昭陵。（薛史劉鋹傳、歐史南漢世家、通鑑考異、九國志同。）中宗率性荒暴，（薛史劉鋹傳。）既弒兄不順，權衆不服，（薛史劉鋹傳、明皇雜錄、甘泉宮玩華、秀華、玉清、太微、諸宮皆侯宮使領之。）及女侍中盧瓊仙等，（考異）宋史作才人盧瓊仙。）益省官備位而已。

南漢紀卷五

後主紀

後主名鑠，九國志。初名繼興，封衛王。（歐史南漢世家、宋史南漢世家、九國志同。）中宗長子也。（薛史劉鋹傳、九國志同。）八月辛巳，即帝位，更名銀，改元大寶，通鑑。時年十七。（薛史劉鋹傳、五國故事同。）（考異）通鑑宋會要編、宋史並作年十六，誤。後主卒於太平興國五年庚辰，年三十九，推至大寶元年戊午，十七是也。國事皆決於宦官玉潛宮使龍浮權。（胡三省注）歐史曰：劉氏世襲宮以避獵，右南宮、大明、昌華、甘泉、玩華、秀華、玉清、太微、諸宮，大明、昌華、甘泉、玩華、秀華、玉清、太微、諸宮皆侯宮使領之。（考異）本作文武光孝皇帝，據薛史、歐史補。

十一月辛亥，葬文武光聖明孝皇帝於昭陵。通鑑。（考異）宋史、廣州人物傳、蕃坡左丞。參政事，甚委任之。尤善譜諜亂法者數人，以正綱紀。漢主不能從，宦官則面惡之。十一月，漢主將祀圜丘，前三日，尤章帥禮官登壇，四顧指揮設神位，內侍監許彥眞望之曰：此謀反也，即帶劒登壇，尤章叱之，彥眞馳入宮，告尤章欲

上，引弓射之。南勞戈殺競進，擊乃斃。其爲樂皆類此。（五國故事）嘗夜飲大醉，以瓜澆伶人面，以試劍。因并斬其首。明日酒醒，復召王樓侍飲，左右白既殺之，嗟息而已。（歐史南漢世家）

於郊祀日作亂。漢主曰。朕待允章厚。豈有此邪。玉清宮使張澄樞內侍監李托等共證之。以逆眞言爲然。乃收允章繫含章樓下。命宦者與禮部尚書薛用丞維治之。用丞素與允章善。告以必不免。允章執用丞手泣曰。老夫今日猶机上肉耳。分爲仇人所烹。但恨爲昏幼。不知吾冤。及其長也。公爲我語之。逆眞叩之。曰。反賊欲使其子報仇邪。復白漢主曰。允章與二子非登堤。渭有所結。俱斬之。（附錄）（廣州人物傳）鍾允章番禺人博學能文辭。

劉隱設科取士。允章以進士及第。累遷至中書舍人。尤見知於隱。隱喜其文思敏捷。嘗謂允章曰。昌山是名聞於諸國。使遊羅浮山。賦詩爲詩文多稱旨。每曰。允章倚馬才也。歷工部郎中。知制誥。被殺之日。天色晴霽。道路以允章忠鯁。皆爲之嗟歎。（考異）宋庠云。羅紹威進表。稱隱之遇害。在天祐十六年。而允章以天祐十七年被殺。則隱之遇害。在十七年也。薛史隱傳。稱隱以天祐十六年卒。誤。

其裔因於閩。家雖貧。脩章浮沈。漢世猶有聞焉。（考異）宋庠云。羅紹威進表。稱隱之遇害。在天祐十六年。而允章以天祐十七年被殺。則隱之遇害。在十七年也。薛史隱傳。稱隱以天祐十六年卒。誤。

裴牢氏有賢行。允章嘗賦詩。而性香潔。惡腥羶。其兄每漁。輒以其厚者分遺允章。允章一無所受。（考異）薛君子家無香潔。只用一錢。猶且欺人。今資儉德。豈可以此富貴爲也。乃出姚示允章。允章大慙。自是稍稍分散矣。（考異）薛史允章宣化人。廣州輝縣傳。其先遷州人。徙家番禺。歐陽修按諸書。

地理志。宣化屬遷州。自是宦官益橫。辛亥祀圜丘。大赦。（考異）薛史南漢世家。（附錄）（宋史南漢世家）

陳守中登門山。見聖宏明大師碑。（考異）歐陽修按登門山碑。立於大寶七年。所稱尊號。上於何年。諸書皆

帝。無考。以中宗乾和元年南郊大赦。上尊號例之。大寶之初。惟是年郊祀大赦。上尊號。當在此時。今著之。朱熹以飛澄樞爲

左龍虎親軍容使。內太師。軍國之事。皆取決焉。（通鑑）謂羣臣皆自有家室。顧子孫。不能盡忠。惟宦者親近可

任。（歐史南漢世家）凡羣臣有才能及進士狀頭或僧道可與談者。皆先下置室。然後得進。亦有自宮以求進者。亦

有免死而宮者。（通鑑）初高祖雖留任中官。其數裁三百餘。位不過掖庭諸局令丞。至中宗時千餘人。稍增內

常侍諸謁者之稱。至是暢至七千餘。（考異）通鑑云。宦官近三萬人。有爲三師三公者。但其上加內字。諸使名不翅二百。

女官亦有師傅令僕之號。目百官爲門外人。宋史南漢世家。（附錄）（南越志）（南越記）（南越紀）（南越錄）（南越傳）（南越世家）（南越國）（南越國史）（南越國記）（南越國傳）（南越國世家）（南越國志）（南越國紀）（南越國錄）（南越國傳）（南越國世家

顯爲宮使。漢主從之。而令典兵如故。廷瑫以諸戎器不甚犀利。弓弩不能及遠。甲鎧銷薄。不可以禦大敵。乃爲武親仟工匠造之。九國志郡廷瑫傳（附錄）（九國志）廷瑫有文武材幹。博覽書史。尤善騎射。扮編位爲內謁者。遷內府局令。總宿衛兵。事務皆監。尤重誅士。有自遠方來者。廷瑫必先見之。爲具資糧而後引薦。多被任用。（考異）長編云廷瑫循州人。幼爲黃門。給事漢中。言識明直。與羣閹異。及長。循州人物傳云。東莞人。始因廷瑫道東莞。覩梁塔而識屈也。輿地紀勝五一作奚廷瑫。

四年。宋太祖建隆二年。芝蘭生宮中。野獸觸寢門。苑中羊吐珠。非勞石自立。行百餘步而仆。樊胡子皆以爲符瑞。諛奏宮門外。（考異）舊錄按通考所載妖異與諸書同。五國故事云。野蒲生於宮殿御井石自行百餘步。羣鬼哭。妖怪日作。

五年。宋太祖建隆三年。十二月。漢主納李托二女。長爲貴妃。次爲美人。皆有寵。拜托爲內太師。（考異）錢大昕二十一史考異云按韶州乳源縣雲門山匡聖宏明大師碑。大寶七年建。其文云。列聖當使甘泉宮使。簡華宮使。開府儀同三司。行內侍監上柱國李托。不見有內太師之名。政事必先稟托。而後行。許彥瑁既殺鍾允章。益恣橫。惡狼澄樞等居己上。頗疑其權。澄樞怒。會有告彥瑁與先主麗妃私通者。（考異）十國春秋作嬪妃。澄樞發其事。彥瑁懼。與其子謀殺澄樞。澄樞遣西班將軍王仁遇告彥瑁父子謀反。下獄族誅之。長編乾和後多聚銅鏡。城內用鉛。城外用銅。禁其出入。犯者抵死。俸祿非特恩不給銅錢。十國紀年引漢史（附錄）（清異錄）南漢中書侍郎兼門下侍郎同三司。行內侍監上柱國李托。力弼事例。見韶州縣時會錄。不設位而分位阿堵。案

國宋紀

六年。宋太祖乾德元年。八月。宋以秦州團練使潘美爲澄州防禦使。漢兵數侵桂陽及江華。爲美所敗。長編（考異）閻修按宋史潘美傳無月日。長編併載於授官時也。十月甲午。贈韶州雲門山證眞寺僧文偃爲大慈雲匡聖宏明大師。以寺國春秋作大寶七年正月事。未知何據。

十月。漢主納李托二女。長爲貴妃。次爲美人。皆有寵。拜托爲內太師。（考異）長編雲門山匡聖宏明大師碑。大寶七年建。其文云。列聖當使甘泉宮使。簡華宮使。開府儀同三司。行內侍監上柱國李托。不見有內太師之名。政事必先稟托。而後行。許彥瑁既殺鍾允章。益恣橫。惡狼澄樞等居己上。頗疑其權。澄樞怒。會有告彥瑁與先主麗妃私通者。（考異）十國春秋作嬪妃。澄樞發其事。彥瑁懼。與其子謀殺澄樞。澄樞遣西班將軍王仁遇告彥瑁父子謀反。下獄族誅之。長編乾和後多聚銅鏡。城內用鉛。城外用銅。禁其出入。犯者抵死。俸祿非特恩不給銅錢。十國紀年引漢史（附錄）（清異錄）南漢中書侍郎兼門下侍郎

祖東昇爲劉陟押赴寧嶺州，及事北國，累遷兵部侍郎、交吊使、桂州刺史、領靜江軍節度使。光國生長嶺曾，識書知大義，止羊圍門劉使劉錢時，文武百官多入知內侍省光國率來外郡，遂出爲郴州刺史，生督愚以郴爲極邊惡地，故徙任之。光國羊郴，周旋與民招輯長士，郡境以寧。遷長峰隊安大將軍十三年，宋師來復，光國與大將李順溫破其樁，遂取郴州。光國與大將李順溫破其樁，遂取郴州。光國與大將李順溫破其樁，遂取郴州。

主論意令漢主先歸湖南偪地。九月。南唐主遣使致誥。漢主不從。（編）高州大風雨。壞廨宇及舍五百區。十月。瓊州颶風。壞城門州屋民舍殆盡。（宋史五行志）漢主及二子各範銅為象。少不肖似。即殺冶工。凡再三乃成。

盜天慶觀中。（南海百縣、輿地紀勝、圖經、（廣東通志）（廣清廣東通志）天慶觀、今元妙觀也。人以錢置殿中。用物頗多。不敢竊。視其錢高時。提學僉校銷毀為鎮以歸。）命鑿增江水口。欲通舟道入羅浮山。不果。（方輿紀要、（考異）東坡集云。本朝革命。四方偪叛。以父來服。劉氏為資官於山間。無事則為盜賞之路。智急則為盜逃之所。其計算奚勔修接羅浮。非可專之地。而為遊玩計耳。蘇氏所論。誤也。羅浮舊有羅陽水北流。可接面不可舟。南漢開鑿於增江水口。舟即達羅浮。惜其未成。此指成則北從增城舟入羅浮之陰。無不可矣。）

十二年。宋太祖開寶二年。六月癸未。宋以右補闕王明為荊湖轉運使。將用兵於嶺南也。（編）有兵過蒙州。黎明遇獵師。驅黃犬逐鹿過前。兵以鎗刺鹿。視之一耳存也。已而人犬皆化為石。（輿地紀勝）

十三年。宋太祖開寶三年。八月。南唐主復令知制誥潘佑作書數千言。勸漢主歸款於宋。遣給事中鄧懷儀來使。（編）（考異）吳處厚青箱雜記作尚書禮部侍郎。與南唐書不合。蓋部事略作禮正惟避今宗諱也。其書曰。煜與足下切累世之睦。繼祖考之盟。情若弟兄。義敦交契。憂戚之患。禍皆不同。每思會面而論此懷。抵掌而談此事。交議其所短。各陳其所長。使中心釋然。利害不盛。而相去萬里。斯願莫伸。凡於事機。不得款會。屢遣誠素。冀明此心。而足下視之。謂詐敵一時之儀。近國使慊之事。外貌而待之。汎濫而觀之。使忠告確論。如水投石。若此則又何必事虛詞而勞往復哉。殊非宿心之所望也。今則復遣人使。諮仲謀懷。又慮行人失辭。不盡深索。是以再寄翰墨。重布腹心。以代會面之談。與抵掌之議也。足下誠聽其言。如交友誅爭之言。視其心。如親戚急難之心。然後三復其言。三思其心。則忠乎不忠。斯可見矣。從乎不從。斯可決矣。昨以大朝南伐。嗣復楚疆。交兵已來。遂成霆隙。詳觀事勢。深切憂懷。蓋恐大朝之兵。永契親仁之願。引領南望。於今累年。昨命使臣入貢大朝。大朝皇帝果以此事宣示。曰。彼若以事大之禮而事我。則何苦而伐之。若欲與戎而爭。我則以必取為度矣。見今點閱大衆。仍以上秋為期。令敵邑以書復敍前意。是用弭走人使。遽貢直言。深料大朝之心。非有惟利之貪。蓋怒人之不廟社稷無損也。玉帛朝聘之禮繼出於境。而天下之兵已息矣。豈不易如反掌。固如泰山哉。何必扼腕肝衝。腸蹀血。然後為勇也。故曰。德輶如毛。民鮮克舉之。我儀圖之。又曰。知止不殆。可以長久。又曰。沈潛剛克。高明柔克。此聖賢之事業。何恥而不為哉。況大朝皇帝以命世之英。光宅中夏。承五運而乃當正統。度必不捨我求和不得。退守無路。戰亦亡。不戰亦亡。寧不即命。此必戰也。彼有天亡之兆。我懷遄取之機。此必戰也。今足下與大朝。非有父母宗廟之譬也。非同烏合存亡之際也。既殊進退不捨奮不顧命也。又異乘機進取之時也。無故而坐受天下之兵。將決一旦之命。既大朝許以通好。又拒而不從。有國家利社稷可也。有利於天下可也。有利於身可也。凡是四者。無一利焉。何用棄德修怨。自生仇敵。使赫赫南國。將成煨燼。炎炎奈何。其可懵遏幸而小勝也。莫保其後焉。不幸而遂心。則大事去矣。復念頃者淮、泗交兵。圖隆

息。取與翕張。屈伸萬端。在我而已。何必膠柱而用兵。幡然而舉旌哉。且足下以英明之姿。撫百越之衆。北距五嶺。南負重溟。積累世之基。有及民之澤。衆數十萬。表裏山川。此足下所以慨然而自負也。然逆天不祥。好戰危事。天方相楚。尚未可爭。兼以大朝師武臣力。實謂天贊也。登太行而伐上黨。而梁唐蜀役不淹時。是知大朝之力難測也。萬里之境難保也。十戰而九勝。亦一敗可憂。六奇而五中。則一失何補。況人自以我國險家自以我兵強。蓋擯於此而不擯於彼。輕其成而未經其敗也。何則。國莫險於劍閣。而庸蜀已亡矣。兵莫強於上黨。而太行不守矣。人之情。偏坐而思之。豈沿海可涉也。及風濤驟興。舟失駭與。夫坐思之時。蓋有殊矣。是以知者慮於未萌。機者重其先見。固難於其易。居存不忘亡。故曰計臨不及。慮臨過之。良以福者人之所樂。心樂之。故其望也過。禍者人之所惡。心惡之。故其思也忽。是以禍或修於慊望。禍多出於不期。又或慮回於功好。名之臣。獻替主強國之議者。必曰憤無和也。吞嶺之險。山高水深。轅軍不並行。士卒不成列。高壘清野而絕其運糧。依山阻水而別以強弩。使進無所得。退無所歸。此其一也。又或曰。彼所長者利在平地。今捨其所長。就其所短。雖有百萬之衆。無若我何。此其二也。其次或曰。戰而勝則霸業可成。戰而不勝。則泛巨舟而浮滄海。終不為人下。此大約皆說士孟浪之談。謀臣捭闔之策。坐而論之也則易。行之如意也則難。何則。今荊湘以南。庸蜀之地。皆是便山水習險阻之民。不勗中國之兵。精卒已逾於十萬矣。況足下與大朝封疆接畛。水陸同途。殆難犬之相聞。豈馬牛之不及。一旦緣邊悉舉。請道進攻。豈可俱絕其運糧。盡保其城壁。著諸險悉固。誠善莫加焉。苟尺水橫流。則長堤虛設矣。其次或大朝用吳越之衆。自泉州泛海以趣國都。則不數日至城下矣。當其人心疑惑。兵勢動搖。岸上舟中。皆為敵國。忠臣義士。能復幾人。懷進退者。步步生心。顧妻子者。涓涓皆是。鬥志既故。難測。須臾萬端。非惟暫乖始圖。實恐有誤壯志。又非巨舟之可及。滄海之可遊也。然此等。皆戰伐之常事。兵家之預謀。雖勝負未知。成敗相半。苟不得已而為也。固斷在不疑。若無大故。而思之又深。可痛惜。且小之事大。埋固然也。遠古之例。不能備談。本朝當楊氏之末。吳也。亦入貢北宗。恭自烈祖開基。中原多故。事大之禮。因循未遑。以至交兵。幾成危殆。非不欲慨大江之險。恃衆多之力。尋悟知難則退。遂修出境之盟。一介之使。纔行萬里之兵。頓息。黎民和衆。于今賴之。自足下祖德之開基。亦通好中國。以開霸圖。顧修祖宗之好。為無益之忿。棄不急之爭。知存知亡。能強能弱。屈已以濟健兆。談笑而定國家。至德大業。無虧也。宗廟社稷無損也。玉帛朝聘之禮繼出於境。而天下之兵已息矣。豈不易如反掌。固如泰山哉。何必扼腕肝衝。腸蹀血。然後為勇也。故曰。德輶如毛。民鮮克舉之。我儀圖之。又曰。知止不殆。可以長久。又曰。沈潛剛克。高明柔克。此聖賢之事業。何恥而不為哉。況大朝皇帝以命世之英。光宅中夏。承五運而乃當正統。度四方則成偃下風。儉犹太原。固不勞於薄伐。南轅遄旆。更屬在於何人。又方且遏天下之兵鋒。俟貴國之嘉問。則大國之義。斯亦以善矣。足下之忿。亦可以息矣。若介然不移。有利於宗廟社稷可也。有利於天下可也。有利於身可也。凡是四者。無一利焉。何用棄德修怨。自生仇敵。使赫赫南國。將成煨燼。炎炎奈何。其可懵遏。幸而小勝也。莫保其後焉。不幸而遂心。則大事去矣。復念頃者淮、泗交兵。圖隆以通好。玉帛以事人。亦今古之常事也。豈慮消

多壘。吳越以累世之好。遂首爲脣齒。惟有貴國。情分通親。獻盟憲篤。在先朝盛義。情實慨然。下走承基。理難負德。不能自已。又馳此檄。近奉大朝論旨。以爲足下無通好之心。必舉上秋之役。即命敝邑速絕連盟。雖善鄰之心。期於永保。而事大之節。焉敢固違。恐煨之不得。事足下也。是以惻惻之意。所不能云。區區之誠。於是乎在。又念臣子之情。固不過於三諫。煨之極言。於此三矣。是爲臣者可以逃。爲子者可以泣。爲交友者亦惻恨而遂絕矣。（宋史南漢世家。〔附錄〕東都事略。陸游南唐書所載。詳略不同。今並錄之。〔東都事略〕頃者大朝南伐。圖復疆宇。兵以衆逐。威聲振詐。利之貪。蓋恐人之不賀。而足下非有不得已之事。與不可易之謀。殫一時之忿。而已。況夫古之用武。而必戢者有四。父母宗廟之讎。此必戰也。彼此鳥合。兵無定心。存亡之機。以戰爲命。此必戰也。敵人有逆。必不捨我求和。不得退守無路。戰亦亡。不戰亦亡。誓不顧命。此必戰也。彼有天亡之兆。我懷進取之機。此必戰也。今足下與大朝非有父母宗廟之讎也。非同鳥合存亡之際也。既休進退不捨。誓不顧命也。又兵衆機逆取之時也。既大朝許以通好。又棄而不從。有國家利社稷者。豈若是乎。況大朝皇帝以命世之英。光宅中夏。方且過天下之兵。鋒俟貴國之盈。間則大國之義。斯亦幸矣。足下之慾。亦可息矣。若介鱗之慾而已。誠

面受敵，非計也。及昭、桂遞、賀已克，并力攻融州，（考異）關係按圖富州縣取雄州由貴江來援融下如按誤中物矣。七月，宋師陷富州，（考異）宋史本紀在是月之初今移入。昭州刺史山行稠棄城遁，桂州刺史李承進亦棄邕，遂陷昭州、桂州。（原注）十一月初四日壬寅，昭、桂、邕三州皆陷，乾和中爲內侍監領鎮使，邕內侍中太監宮使。（考異）關係據宋史本紀實錄之日世家十月陷昭州，桂州則據克城之月。潘美傳云十月下昭、桂、邕三州，誤也。玉海云十二月壬寅下桂昭邕三州，邕下桂昭邕三州，邕下融州尤誤。十一月，宋師陷建寨，殺數千人。（考異）宋史殺掠數百。擒梁將靳暉，（原注）靳暉事迹紀於十一月初書克昭、桂二州，月末又將潘美破潯將軍二千於封州開建關，何暫暉，據九國志十國紀年及劉鋹傳，則先破開建，斬靳暉，繼後克昭、桂，今從志傳及紀年。（考異）關係按長編注所引開史本紀是也。今宋史本紀失載開建在賀州東南，昭州在賀州西南二百二十里，蓋先取雄州，乘勝而下復取莫州也。宋史太祖紀，玉海，並云正月發兵取莫州，雄州，正據發到之日王崇沐宋元通鑑載於二月，誤也。（附錄）（宋史潘崇徹傳）潯徹至京，上嘉特敕之，授汝州別駕卒。進攻連州，（考異）招討使盧收（考異）崇徹傳）潯徹至京，上嘉特敕之，授汝州別駕卒。進攻連州，（考異）招討使盧收（考異）據作盧技誤，長編、宋史改。戊騎田嶺，宋師敗績，叛將李廷珙引兵出春陵屯平陽，去收屯百餘里，聞收堅壘以拒潘美，疑形於色，廷珙進曰：收眾皆廷珙故部曲，願輸忠久矣，招之必下，乃單騎揚旌麾之，果譎誤面降，收嬰壘遁，速度諸險，甲子至柵口，乙丑至馬遲，（原注）甲子，正月二十七日，此據馬所言，但郭崇岳列柵處也，何云去賀州十里，蓋誤。九國志言柵口去賀州才百里，王師所次，去柵口又十里，新布言去賀州只一程，又言入十里橫旗誤，當得其實也。（考異）關係按通鑑四在英州南十里，與馬合，山此下直陽中宿臨溪諸峽以至橋口，約五百餘里，又按長編宋史並作馬遲，九國志作馬遲，周去非嶺外代答云，南人船水一折爲遲，故有七十二遲之名，又歐天蔵遺碑云，陸有川遲，石壁險，據此則馬遲、馬遲、馬遲皆同，雙女山在南海縣西十五里，俗呼鳳山，直瞰郭崇岳柵，游騎數出挑戰，崇岳本無將才，所將多韶、英敗卒，鬬志皆盡，植廷曉欲戰，崇岳不從，但堅壁自守，並夜縛祠鬼神面已，漢主取船十餘艘，載金寶妃嬪欲入海，未及發，宦官樂範與衙兵千餘盜其船而去，漢主懼，乃遣右僕射嚴潤，（考異）宋史世家作右僕射，太祖紀潘美傳並作左僕射，又歐史、東都事略、宋會要、宋史潘美傳，並作嚴潤，是也。十國春秋作嚴潤，惟傳寫之誤。又歐史世家潘美傳，（附錄）（宋史潘美傳）二月，遣其臣王珪詣軍門求通好，又遣其左僕射嚴潤，中書舍人卓惟休、奉裘乞降，美因論以上意，以爲後戰則與之戰，不能戰則勸之守，不能守則論之降，不能降則死，不能死則亡，非此五者，他不得受，美即令駐兵原地，俟命，潤等不反，漢主益懼，復令崇岳戒嚴，二月丁卯朔，又遣其弟判六軍十二衛植王保興率國內兵拒宋師。（原注）此條諸布追書，五代史、九國志、言保興事文武官屬來降，王師不納，與諸布異，國史錄潘又言保興來降，爲郭崇岳所退，按崇岳本無關志，設使更遣保興令不降也，惟又言王師逆攻崇岳，保興領衆拒戰，然則保興必不以降，固今止從諸布，十國紀年亦云保興帥百官迎王師，潘美以南漢主不至，不納，二月一日，南漢主乃使保興拒戰。（考異）關係按諸布云，劉鋹初則稱臣上表，具陳歸化之心，後乃設詐親征，調作款兵之計，值與將士仰本皆言不敢逼，於正月二十七日已到柵口，劉鋹又因欲誘延，使於諸處收到物出文榜，皆是令逆黨，振敵王師，至二月四日，果遣其弟保興率部領舉國事兵，併來決戰云云，據此則逆使在宋至柵口之前，而延在柵至柵口之後，復領舉國軍兵，併力決戰也，長編馬端布合今從之，宋史劉鋹傳、潘美傳、東都事略、亦與諸布異。植廷曉謂郭崇岳曰：北軍乘席捲之勢，其鋒不可當也，吾士旅雖衆，然皆偽境之餘，今不臨策而

軍觀軍容使李托深阻其議，國中遑恐。漢主始命塹東濠爲拒守計，頒諸將帥可使者，宮嬪梁慧嬪其處養子郭崇岳可用，乃以爲招討使，（附錄）（九國志郭崇岳傳）崇岳，番禺人，宮嬪梁慧嬪其處養子也。幼爲閹人，以慧點聞，乾和中爲內侍監，領鎮使，邕內侍中太監宮使。與大將植廷曉統衆六萬屯馬遲，列柵以拒宋師，距番禺纔百餘里。長編。（考異）宋史潘美傳云：王師過馬徑乃降，今從國史劉鋹傳及九國志，並云鎮兵十五萬屯山險谷堅壁以待。十四年　宋太祖開寶四年　正月，宋師陷英、雄二州，都統潘崇徹降。（原注）崇徹事迹紀於十一月初書克昭、桂二州，月末又將潘美破潯將軍二千於封州開建關，何暫暉，據九國志十國紀年及劉鋹傳，則先破開建，斬靳暉，繼後克昭、桂，今從志傳及紀年。（考異）關係按長編注所引開史本紀是也。今宋史本紀失載開建在賀州東南，昭州在賀州西南二百二十里，蓋先取雄州，乘勝而下復取英州也。宋史太祖紀，玉海，並云正月發兵取英州，雄州，正據發到之日王崇沐宋元通鑑載於二月，誤也。（附錄）（宋史潘崇徹傳）崇徹至京，上嘉特敕之，授汝州別駕卒。宋師次瀧頭，漢主遣使請和，且求緩師。瀧頭山水險惡，潘美等疑有伏兵，乃挾使者，先入十里，見無伏，然後進。美等入，漢主肉袒銜璧，降於軍門，美等解縛受璧，焚其櫬，漢主素服待罪。美等入城，撫慰如禮，收其圖籍，上之。漢主及其宗戚、官屬、將吏，凡二百餘人，北遷，至京師，授漢主檢校太保，右千牛衛上將軍，封恩赦侯，食邑三千戶，賜甲第一區，錢五萬緡，絹五萬匹，銀五萬兩，他賞賚稱是。漢主既入朝，太祖賜宴，慰勞之，因問曰：卿在國中，日視朝乎？漢主對曰：臣僭竊一方，日不暇給，何暇視朝？太祖曰：卿不視朝，何由知國事？漢主慚不能對。太祖又問曰：卿國中用刑太慘，何也？漢主對曰：臣不幸生長深宮，不知稼穡艱難，又不習文字，不知古今治亂，惟以刑罰禁人爲非，冀以保全祖宗基業耳。太祖曰：帝王之道，在乎寬仁，卿之所爲，豈能保國？漢主慚謝。太祖又問曰：卿在國中，多積金寶，何也？漢主對曰：臣生長海隅，不習武事，每聞中國有兵，即以金寶募人禦之，冀其成功，以保境土耳。太祖曰：卿不習武事，何以募人？漢主又對曰：臣知其必亡，以貪愛不忍棄，是以至此。太祖大笑，以爲然。（考異）宋史世家作開寶四年四月，歐陽修五代史作開寶三年，紹興潘美爲桂州行營都部署，以兵攻漢，漢主劉鋹降，送京師，授檢校太保，右千牛衛上將軍，封恩赦侯，食邑三千戶，賜甲第一區，錢五萬緡，絹五萬匹，銀五萬兩，他賞賚稱是。鋹既入朝，太祖賜宴，慰勞之，因問曰：卿在國中，日視朝乎？鋹對曰：臣僭竊一方，日不暇給，何暇視朝？太祖曰：卿不視朝，何由知國事？鋹慚不能對。太祖又問曰：卿國中用刑太慘，何也？鋹對曰：臣不幸生長深宮，不知稼穡艱難，又不習文字，不知古今治亂，惟以刑罰禁人爲非，冀以保全祖宗基業耳。太祖曰：帝王之道，在乎寬仁，卿之所爲，豈能保國？鋹慚謝。太祖又問曰：卿在國中，多積金寶，何也？鋹對曰：臣生長海隅，不習武事，每聞中國有兵，即以金寶募人禦之，冀其成功，以保境土耳。太祖曰：卿不習武事，何以募人？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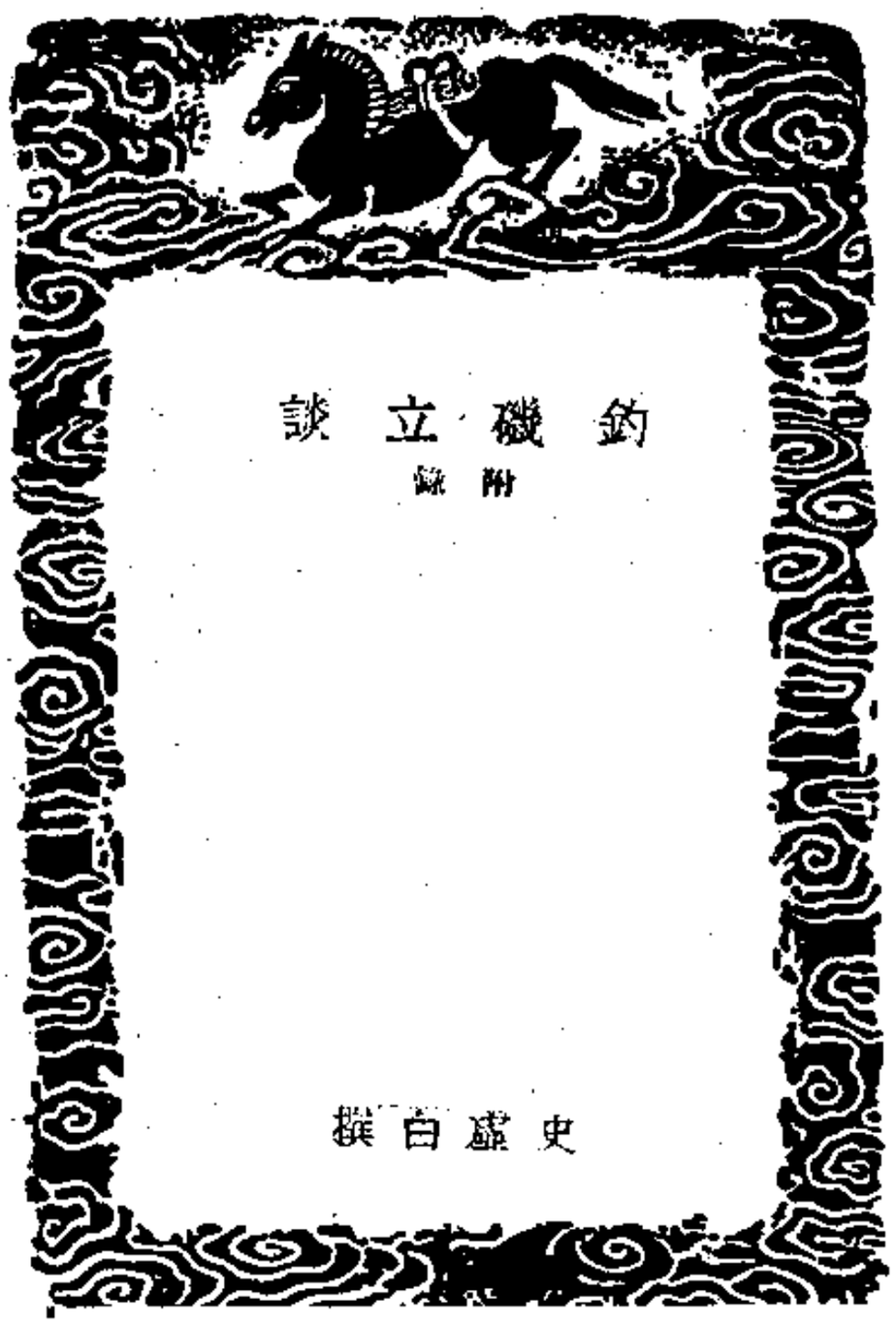
前，亦坐受其斃矣。庚午，廷譚乃領前鋒艦水而陳，令崇岳殿後，縱其奔衝，既而宋師濟水，廷曉力戰不勝，遂死之。（附錄）（道光廣東通志）植廷曉，字明伯，東莞人。南漢之亡，以職而死，獨於廷曉有取焉，夫當宋受命大小都凡以次削平其間竭忠效節之臣不可多見，而廷曉臨陣不遑，國亡與亡，誼事非其主，君子不沒其節焉。崇岳奔還其柵，潘美謂王明曰：彼編竹木為柵，若鑽火焚之，必擾亂，因其擾亂夾擊之，此萬全策也。遂分遣丁夫人持二炬，間道詣其柵，會暮夜，萬炬俱發，天大風，烟焰瓮起，而漢軍大敗。（考異）宋史王明傳，是夕大風，營屋折木，崇乃猶懼明與潘美等誤，命丁夫數千人人持二炬，間道詣其柵，會暮夜，萬炬俱發，天大風，烟焰瓮起，而漢軍大敗。（考異）宋史王明傳，是夕大風，營屋折木，崇乃猶懼明與潘美等誤，命丁夫數千人人持二炬，間道詣其柵，會暮夜，萬炬俱發，天大風，烟焰瓮起，而漢軍大敗。（考異）宋史王明傳，是夕大風，營屋折木，崇乃猶懼明與潘美等誤，命丁夫數千人人

也。因泣下久之。既至。舍於玉津園。宋太祖遣參知政事呂餘慶勞問。翻復及焚府庫之罪。後主歸罪於張
澄樞、李托、薛崇矩。太祖復遣使問澄樞等此誰之謀。皆俛首不對。（考異）宋史李托傳云。及就擒至許
田。太祖詰托等云云與長編異。謀議大
夫王珪謂托曰。背在廣州。機務並爾。豈所專。火又自內中起。今但欲加過何人。遂睡而批其頰。澄樞等乃
引伏。五月乙未朔。（考異）玉海作
己未。傳寫之誤。有司以昏係後主及其官屬。先獻太廟太祉。太廟御明德門。遣權刑部
尚書盧多遜宣詔詰責後主。後主對曰。臣年十七。僭偽號。（考異）劉恂嶺表錄作十六。
事臣不得自由。在國時臣卽是臣下。澄樞等卽是國主。對訖。伏地待罪。太廟命攝大理卿高防申引澄樞、
托、崇矩、斬於千秋門外。（附錄）（宋史曹彬傳）澄樞、廣州南海人。性康謹。不妄交遊。幼事僞為內供奉官。累遷內給事。後
改上將軍。左龍虎軍副軍容使。內大師。軍國之務。皆決於澄樞與李托、薛崇矩。澄樞傳）托、封州封川人。少
嘗躡射以爲服玩。爲內府局令。長縣位遷內侍省內侍。充宮闕都巡檢使。領兵三千。崇矩、韶州曲江人。善騎射。千五百算。長編爲內門使。兼太府卿。領兵二百。使
持節都督廣南諸州諸軍事。廣州刺史。兼御史大夫。充嶺南節度使。封南平王。食邑萬三千戶。食實封一千戶。
開府儀同三司。甘泉宮使。領六軍觀軍容使。行內中尚書事。加特進。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太尉。兼中書令。封楚王。食邑萬三千戶。食實封一千戶。
加特進。開府儀同三司。甘泉宮使。領六軍觀軍容使。行內中尚書事。加特進。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太尉。兼中書令。封楚王。食邑萬三千戶。食實封一千戶。
門外。北向西上立。監押將校。次南立。俟行告禮畢。於西南門出。來馬又押至明德樓前。俟赦之。西下馬立。俟皇帝將
坐。引至位。其日文武常參官並常服。獻俘將校。戎服帶刀。攝侍中孟仁搢笏。奏請中嚴。百官就位。定。獻俘至。攝侍中孟元珏版奏。外辦所
司承旨。乘輿。皇帝常服。御座。南向。臨門。宰臣合班。再拜。舞蹈。三稱萬歲。起居訖。分東西班序立。通事舍人引鎖就獻俘位。將校解縛。攝
納笏。舞蹈。起居訖。次引露布。宋敏求春明退朝錄。露布。次引樂部。奏樂。樂工歌。次引俘囚。
周保權作五百五十
五。李錫周克明傳。次。及後主之敗。果五十五年。蓋傑舉成數。以避一時之害耳。宋史南漢世家。（附錄）（宋會要）五月一日。帝御明德門樓。所司陳列伏獲及馬步諸軍分於天街
兩廂。持鹵簿布前引。原注。露布。具書告上將校押入自景風門。次獻風門。原注。並由東偏門入。皆於御路下行。至大廟西南門下馬。入至南神
門外。北向西上立。監押將校。次南立俟。行告禮畢。於西南門出。來馬又押至明德樓前。俟赦之。西下馬立俟。

之兆也。（宋史南漢世家）（考異）文獻通考云開寶三年九月庚午廣州民見衆星皆北流知星者言劉氏當舉國以歸中原明年當南平編修按宋史太祖紀九月己亥朔則是月無庚午據南漢世家九月八日推之當爲丙午之誤也十國春秋作太寧十一年事誤（南錄）（稗海雜記）大寶末有稍田白海中浮來止魚藤四外民聚觀之有蒼鳥色衣林逕林見而呼曰水魚水魚漱漱令當時好治或有記其事者治宋師平添美爲部署方悟爲潘字（閩雅按）水魚一作水急。嶺南既平，漢范旻知邕州，兼水陸轉運使。（宋史范旻傳）是年十月，南漢知州恒官鄧存忠（考異）長編云知州恒官宋史范旻傳云知橫州梁也尹崇珂傳又云崇珂都指揮使）劫土人二萬衆，攻圍州城七十餘日，旻屢出與戰，矢集於胸，猶力疾作戰，衆遂少卻，旻創甚，乃堅壁固守，遣使間道求援於廣州。前後十五輩，始得達。援兵至，圍解。（長編）賜璽書獎之。（宋史范旻傳）時存忠與南漢副將樂範、韶州帥周思瓊、春恩道都指揮使裘漢瓊等據五州之地以叛，尹崇珂討之，數月盡平其黨。（宋史尹崇珂傳）八年十二月己未，遷後主左監門衛上將軍，封彭城郡公。九年十一月，進封衞國公。（長編）（考異）宋史世家云太平興國初，進衞國公，開寶按是時太宗即位，至十二月甲寅始改元，長編仍稱開寶九年是也。太平興國五年三月己丑卒。（宋史太宗紀）年三十九。太宗廢朝三日，贈太師，追封南越王。（宋史南漢世家）餘詳於韶州。（九國志）（附錄）（輿地紀勝）南漢劉龔在曲江縣北獅子岡，（嘉靖廣東通志）獅子岡，即今白虎寺甚王山也（太平寰宇記）王山俗名越王山二千石初到皆致疲岡水旱祈請多有驗焉。後主僭竇豐碩，眉目俱偉，有口辨，性絕巧，嘗以真珠結鞍鞚爲戲龍之狀。（考異）五國故事，張敬瑫盛府庫寶貨之外，其珍珠室美者尚四十有六櫃，珠及玉瑟數乃自結珠龍九五幅獻閩王，宋史世家與此同。尤爲精妙，以獻太祖。太祖詔示尚方諸工官。（考異）宋史作諸宮官。皆駭伏，給錢百五十萬，慠其直，因謂左右曰：鏤好工巧，遂智以成性，儻能移以治國，豈至滅亡哉。（原注）張獻鞍轡，實錄在五年五月今移入。（考異）國修按宋史太祖紀五年五月庚申，鞫恩被侯劉鏤錢一百五十萬，卽此事。後主在國時，多置優伎，以非臣下。一日，太祖乘肩輿從十數騎幸講武池，從官未集，後主先至，詔賜巵酒。後主疑之，奉杯泣曰：臣承祖父基業，拒違朝廷，勞王師致討，罪在當死，陛下不殺臣，今見太平爲大梁布衣足矣，願延旦夕之命，以全陛下生成之恩。臣未敢飲此酒，太祖笑曰：族推心置人腹，安有此舉，命取酒自飲之，別酌以賜後主。後主大慙，頓首謝。太平興國四年正月乙未，宴潘美等於長春殿，後主及淮海王俶、武定節度使陳洪進等皆與。（附錄）（宋史南漢世家）太宗將討參知政事呂蒙正等曰：劉鋹僭竊嶺表，虐用其民，今及遣兵四方僭竊之主，今日猶在坐中，旦夕平太原，劉繼元又至，臣舉先來朝，願得執縶諸闕，降王義太宗大笑，賞賜甚厚，其誅諸類此。（編）子守節、守正、守恭皆至崇儀副使，守正卒，太宗聞其家貧，詔月給萬錢，守素、

咸平中爲侍禁，亦貧，眞宗賜白金百兩，語宰相曰：諸僞主子孫，率多窮迫，蓋僭侈之後，不知稼穡艱難所致也。後至內殿崇班，天聖中又錄爲閤門祗候，守道、供奉官守正子克昌爲三班奉職，國昌爲借職。（宋史南漢世家）（附錄）（宋史眞宗紀）大中祥符三年九月，詔廣南劉氏子孫來貢藝者聽就用（仁宗紀）明道二年六月壬寅，錄劉鋹後。

右南漢紀五卷，國朝嘉應吳蘭修石華撰。按亡友吳君石華，嘉慶戊辰舉人，官信宜訓導，工倚聲，著有荔村吟草、桐華閣詞。補書集於粵秀諸院，藏書數萬卷，枕經葄史，自云，喚作詞人，死不瞑目。竭十年精力，以成是書。考南漢紀事之書，惟胡賓王劉氏興亡錄最古，賓王，曲江人，二十七松堂集所稱關係國家治亂興亡制作諸大典，故今不傳，豈不尤爲可惜者也。廣州人物傳稱諸僭國皆有纂錄，獨嶺南缺焉，惟胡賓王、胡元興二家纂錄皆不詳。周克明、南海人，訪耆舊，採碑誌，攷攷著撰，裁成十數卷，書未成而卒，胡元興、不知何許人，克明書本未成，其不傳宜矣。至如近人劉應麟南漢春秋十三卷，阮通志已著錄，而義例未諳，等之自郛，摭識可耳，是書搜拾猶富，考證尤精，每條必註出典，以矯吳志伊十國春秋之失，爲附錄考異於各條之下，見搜羅之已遍，決擇之特嚴，正史紀傳，或遊其詳，明簡當，而奚論於新史也。李中者，序稱唐之末造，亂賊竊據，莫正於北漢，莫強於南唐，莫狡於吳越，而莫穢於南漢，竊謂是書實爲十國紀事之冠，爲劉何幸得此於廣文哉。道光庚戌中伏後，南海伍崇曜謹跋。



釣磯立談序

叟山東一無聞人也。清泰年中。隨先校書避地江表。始營釣磯於江滸。先校書意薄簪紱。必許泉石。每乘雙犢版輿。車後挂酒壺。山壺三五人。例各總角。負瓢抨席。具以自隨。遇景物勝槩。則取酒經醉。或篇歌時。自號釣磯閒客。割江之後。先校書不祿。叟翫守墳廬。顧視先志。不復以進取爲念。會王師弔伐。李氏舉宗以朝。湖海表裏俱爲王人。大同之處。有識之所共。成以爲百生不可逢之盛際。叟獨何省而私自怫鬱。如有懷慕之思。追惟江表自建國以來。烈祖元宗。其所以撫奄斯人。蓋有不可忘者。時移事往。將就窮沒。叟身非朝行。口不食祿。固無預於史事。顧耳目之所及。非網罟之至議。則波瀾之寬語也。隨意所商。聊復疏之於紙。僅得百二十許條。總而題之曰釣磯立談。使小子溫成誦於口。相以存其梗概云。吁。文慚子山之賦。興哀則有之。才愧士衡之多。辨亡亦幾矣。

白楊氏奄有江淮。其牧守多武夫悍人。類以威驚相高。平居賓客之間。往往以斬伐爲事。至有位居侯伯而目不識點畫。手不能提筆者。及烈祖以軍功牧昇州。初以文藝自好。招徠儒俊。其論治體。總管廉吏。勤恤民隱。由是遠邇宅心。以爲己歸。義祖聞之。自京口往覩其所爲。見其城隍陵墊。樓堞完固。府署中外通衢成有條理。蓋自徙治而居之。更以京口付烈祖。時金陵之民。顧懷其惠。莫不心折氣沮。但逼迫義祖之威而無敢違者。初烈祖雅不欲朱方之行。苟爲宣城。而義祖不之許。尚遲遲若有所待。客有宋齊邱者。私勸烈祖曰。昔項羽叛約。王沛公以漢中之地。時皆以爲失職左遷。唯蕭何贊之。以爲語有天漢。其稱甚美。今明使君中有大志。而忽得京口。其名殆不可失也。且西朝拱己。知訓童昏。老臣宿將。不甘詘辱。度其勢亂在旦暮。蒜山之津。什不一眚。而可以定鄴。更捨此利而求入宣城山中。卒卒度歲月。其亡聊耍何。烈祖蹙起執其手曰。善哉子嵩。非吾子。吾無所聞之。中夕促裾而之官。其在京口。政猶金陵也。居無何。朱瑄殺知訓。廣陵大亂。烈祖以兵背濟。朝不易位而中外晏如。遂代知訓執政柄。顧圖兆於此矣。

叟曰。嗣襲之來。雖各象德。而事有機會。皆相襲耕。是以風旋而上升。水激則漏悍。有情之所忘。每爲無情之所轉。大空之中。夫時覺之設。譬若義祖本無欲美金陵之心。則烈祖不得徙鎮矣。又烈祖以梅治

自乞。誠如其欲。則亦無因而至京口矣。京口之不至。則廣陵之亂孰恃而弭。廣陵之功不在烈祖。則霸圖亦無自而託業矣。吁。夫豈人謀之所及也。邪非人謀之所及。然後有以知天命之至。不可以幸而冀也。昔者伊摯以媵女而相成湯。百里奚鬻羊而見知於秦。寧嫗行號而母漢室。袁婦伏膝而嫗曹宗。是故非意之遘。皆爲事之基胎。一日之漫落。君子不以爲病焉。知卒業之有所在故也。

趙王李德誠有客能言天文。以之占測時事。十有七八。一旦謂德誠曰。昨夕元象大異。揚州當流血無限。德誠受禪。其日白帶翔於庭。都國以符瑞言者不絕。可以數計。其尤最著者。江西楊化爲李臨川李樹生連璋於是始乃下遜宗之議。初立唐宗廟。定郊堂之位。圜丘瘞祀之夕。迺孟夏上旬月。至三鼓當沒。而升壇之際。皎然如晝。柴燎畢。乃改。太史奏言月延三刻。遠近歎以爲異事。

叟嘗見長老相與言。頗有疑以爲未必然者。其意蓋以謂兩唐在六合間才數州之境。詎得天應以祥告。如是之審也。叟辯之曰。人之精誠上下感假。且遠之所接。精祲之所變。亦何所不有。昔衛先生遭長平之策。而太白襲昴。月燕丹謀秦。而白虹貫日。魯陽揮戈而羲輪駐。宋景有公字。感有字。一言之善。而沙星退舍。以至柳起上林。石立太山。赤伏登漢。金雞識晉。咸曲爲一姓。或海鼈一人。亦有應女舍冤。而赤地千里。阻粮殺寇。匹夫致孝。而魚躍冰開。冬竹生萌。近世馬仁人。諸之生也。紫氣充庭。蟲文進出。軍失律。而黑蟒擁藤。及其致咲也。赤氣貫虹。曾騰有星落如杯。姚誤。景遇寢而丹蛇游於額。準之閒。王與夢有流星之警。流二字。齊位不過節將。將作綿。而難鏡於飛石。凡此數子子字。齊位不過節將。將作綿。而難鏡於飛石。凡此數子

讖。魚人大舉。曹刻其作。如此意者凡數十篇。時人莫能曉。歲餘忽不知所之。其後武義年中。江南謠言又有東海鯉魚飛上天之語。及烈祖受命。復姓李氏。立唐社稷。其言方驗。

叟曰。鯉之。曹刻鯉誤作魚。無之字。與李聲相通也。魚而肉角。則龍矣。曹刻止此。無以下云云。魚之象也。頃嘗讀西天竺諸說。比丘。曹刻誤作北。諸侯最廣兵力雄。曹刻誤作強。盛氣可以吞噬。謀臣策將。方有建立功名之意。一月內謀中。曹刻誤作中字。坐有韶曰。知是不辱道。道之至。戒革靡則裂。前哲之元龜。予嘉。曹刻無嘉字。與一二卿士大夫。共斯服箴。討伐之議。願勿復關白也。其後錢塘大火。宮室器械。悉爲煨燼。然猶胙璽昭彰。又況昨士開國五十年中。江表無事。曹刻云五十年中起江表。爲人神主。以以字。對越上下者。豈一二卿士大夫之一室。曹刻誤室。宋齊邱乘閒進言曰。夫遷與我唇齒之國也。我有大施而越人背之。度劉我邊陲。汚濁我原泉。殷不附牌。終非我用。今天賚乘之。我師最出而蒼鼠其庭。願勿失機。爲後世憂。烈祖愀然久之曰。耶。曹刻無下云云。說者乃以陷志日行上道。遂疑往事無準。固不可以執一而廢百也。

烈祖每書百姓皆父母所生。安用爭城廣地。使之。曹刻人。肝腦異處。曹刻誤。戮。朕所弗忍。且救災恤鄰。治古之道。朕皆以後世才一拒。越師。所謂不得已而用之。大受嘗年。兩江士窳。曹刻誤。比北。曹刻誤。諸侯最廣兵力雄。曹刻誤

得解矣。未及十年。國用耗半。有杜昌鄭者。幄事永陵。還自外鎮。復領計司。撫按大驚曰。國事去矣。夫鴻猷
裕謨六關。將致千里。今拔取之以傅辰谿。寧不使人慨恨也。
叟昔答諸葛孔明號稱王佐才。然不知地小人單。兵不休。兩川之人。坐是不聊生。忠則忠矣。安所事
智。今江南壤（曹刻誤下地字。）毛猾薄士。泉不深。（曹刻誤。）其人輕佻。悍不能耐久。非中國之敵矣。（非所敵也。自曹刻云。中論
有由。）宇宙以來。未有偏據而可以成大功者。稽考永陵之心。夫豈不欲以并包席卷爲事耶。（曹刻誤。）
顧其所處。勢有未便故也。有如孫陳之拳。皆區區不度以主魚爛。由是言之。江表五十年間。父不哭子。
兄不喪弟。四封之內。安恬舒豫。雖流離僑寓之人。亦獲棲塔。（曹刻亦據其安堵也。）弗天弗橫。以得及眞人之期。吁。
烈祖爲有大造於斯土也明矣。
周世宗伐淮之歲。建陽孟賁。於衆前獻所築。其首謂貼梗盤蜿章先生。有不伐有巢樹。多移無主花之句。
世宗實見問賁曰。朕伐叛弔民。何有巢無主之有。然獻狀則可。他人應不汝容矣。
叟以謂孟賁小生。不知所以邀說萬乘之道。而世宗亦不得不爲失辭。古訓有之。師以直爲壯。曲
爲老。又魏絳之辭曰。師衆以順爲武。王者之師。有不出則已矣。其舉事也。沛如時雨之將至。百姓仰之
以生焉。夫人皆仰之以生。則執肯爲敵而輸死。江南初未有失德也。徒以連叛臣而致討。且頓場之故。
一彼一此。亦胡可勝言。適如周之本謀。但規取淮揚而借此以爲之辭。詩云。鼓鐘于宮。聲聞于外。聲之
所馳。無翼而能飛。方將幸人之不之（曹刻無之字。）知。弗可得也。頃見故老猶能言淮上事。周師之出也。獻無
君臣失謀。橫生嫌隙。（曹刻誤據代。）不標異以獎薄俗。而（曹刻誤。）不能得。自立而
待客之地。其敬我者更將致憎。故君子之所以自立。不可不愼。
唐祚中興。大臣讓廣士宇。往往皆以爲當自淳越始。烈祖不以爲是。一旦召宋齊邱、馮延己等數人俱入。
元宗侍側。上曰。天下之勢。低昂如權衡。要當以河山爲腹背。腹背翼然後手足有所運。朕稍揚（曹刻誤揚。）徐
遺業。撫（曹刻誤。）有東夏。地勢未便。猶如拾事。寄於邊幅。雖有手筆。無所縱放。毛遂云。錐（曹刻誤。）處
囊中。其末（曹刻誤。）見於兆矣。古
曰。是憤憤（曹刻誤。）二字。者。無寧其洩我也。
叟曰。夫愛憎之實。既習於區中。則毀譽之形。必遷於外。次憎之龜焉。灼其中者。文（曹刻誤。）
語云。愛其人者。愛其屋上烏。憎其人者。憎其儲衍。夫烏之所集。其屋必潤。儲衍者。主人儲（曹刻誤。）意以
待客之地。其敬我者更將致憎。故君子之所以自立。不可不愼。
唐祚中興。大臣讓廣士宇。往往皆以爲當自淳越始。烈祖不以爲是。一旦召宋齊邱、馮延己等數人俱入。
元宗侍側。上曰。天下之勢。低昂如權衡。要當以河山爲腹背。腹背翼然後手足有所運。朕稍揚（曹刻誤揚。）徐
遺業。撫（曹刻誤。）有東夏。地勢未便。猶如拾事。寄於邊幅。雖有手筆。無所縱放。毛遂云。錐（曹刻誤。）處囊中。其末（曹刻誤。）見於兆矣。古
曰。是憤憤（曹刻誤。）二字。者。無寧其洩我也。
叟曰。夫愛憎之實。既習於區中。則毀譽之形。必遷於外。次憎之龜焉。灼其中者。文（曹刻誤。）見於兆矣。古
語云。愛其人者。愛其屋上烏。憎其人者。憎其儲衍。夫烏之所集。其屋必潤。儲衍者。主人儲（曹刻誤。）意以
待客之地。其敬我者更將致憎。故君子之所以自立。不可不愼。
唐祚中興。大臣讓廣士宇。往往皆以爲當自淳越始。烈祖不以爲是。一旦召宋齊邱、馮延己等數人俱入。
元宗侍側。上曰。天下之勢。低昂如權衡。要當以河山爲腹背。腹背翼然後手足有所運。朕稍揚（曹刻誤揚。）徐
遺業。撫（曹刻誤。）有東夏。地勢未便。猶如拾事。寄於邊幅。雖有手筆。無所縱放。毛遂云。錐（曹刻誤。）處囊中。其末（曹刻誤。）見於兆矣。古
曰。是憤憤（曹刻誤。）二字。者。無寧其洩我也。
叟曰。夫愛憎之實。既習於區中。則毀譽之形。必遷於外。次憎之龜焉。灼其中者。文（曹刻誤。）見於兆矣。古
語云。愛其人者。愛其屋上烏。憎其人者。憎其儲衍。夫烏之所集。其屋必潤。儲衍者。主人儲（曹刻誤。）意以
待客之地。其敬我者更將致憎。故君子之所以自立。不可不愼。
唐祚中興。大臣讓廣士宇。往往皆以爲當自淳越始。烈祖不以爲是。一旦召宋齊邱、馮延己等數人俱入。
元宗侍側。上曰。天下之勢。低昂如權衡。要當以河山爲腹背。腹背翼然後手足有所運。朕稍揚（曹刻誤揚。）徐
遺業。撫（曹刻誤。）有東夏。地勢未便。猶如拾事。寄於邊幅。雖有手筆。無所縱放。毛遂云。錐（曹刻誤。）處囊中。其末（曹刻誤。）見於兆矣。古

豁冬也。爲戰圖危事。所以皆其惟（曹刻誤。）怯也。人君倘不自儆。知未有不墮其計中者。竊嘗譬之一國之
有君。猶心之宅百體也。苟一體之不密。則腠腠受邪而病氣乎其正矣。病氣干其正日以淅爛。而曾不
知儆。納且長表白喜以爲完人。其可復覬（曹刻誤復。）覭二字。也耶。有如子嵩者。其生平志藥。蓋以孔明、茂宏爲不
是法。至其晚節末路。乃乘人主腠腠（曹刻誤腠腠字。）之隙。而危爲一發之邪。鄧哉斯人也。（曹刻脫仙。）古
語不云乎。棟折榱崩。僑將壓焉。抑謂是也夫。
邊南院之始爲將也。愛惜（曹刻脫其。）士卒。分甘絕苦。其所過之地。秋毫不犯。出入城邑。整齊而有容。時人從
而目之曰。漢唐薩。覩其施爲之所指舉。欣欣（曹刻誤一欣字。）然相告曰。是庶幾其悛理我也。及其既悉。則威不克
愛。綱紀紊亂。玩侮變（曹刻誤變字。）滋。然約不勝。時人又從而目之曰。邊和尚。覩其施爲之所指舉。疾視而相告
曰。是憤憤（曹刻誤二字。）者。無寧其洩我也。
叟曰。夫愛憎之實。既習於區中。則毀譽之形。必遷於外。次憎之龜焉。灼其中者。文（曹刻誤。）見於兆矣。古
語云。愛其人者。愛其屋上烏。憎其人者。憎其儲衍。夫烏之所集。其屋必潤。儲衍者。主人儲（曹刻誤。）意以
待客之地。其敬我者更將致憎。故君子之所以自立。不可不愼。
唐祚中興。大臣讓廣士宇。往往皆以爲當自淳越始。烈祖不以爲是。一旦召宋齊邱、馮延己等數人俱入。
元宗侍側。上曰。天下之勢。低昂如權衡。要當以河山爲腹背。腹背翼然後手足有所運。朕稍揚（曹刻誤揚。）徐
遺業。撫（曹刻誤。）有東夏。地勢未便。猶如拾事。寄於邊幅。雖有手筆。無所縱放。毛遂云。錐（曹刻誤。）處囊中。其末（曹刻誤。）見於兆矣。古
曰。是憤憤（曹刻誤。）二字。者。無寧其洩我也。
叟曰。夫愛憎之實。既習於區中。則毀譽之形。必遷於外。次憎之龜焉。灼其中者。文（曹刻誤。）見於兆矣。古
語云。愛其人者。愛其屋上烏。憎其人者。憎其儲衍。夫烏之所集。其屋必潤。儲衍者。主人儲（曹刻誤。）意以
待客之地。其敬我者更將致憎。故君子之所以自立。不可不愼。
唐祚中興。大臣讓廣士宇。往往皆以爲當自淳越始。烈祖不以爲是。一旦召宋齊邱、馮延己等數人俱入。
元宗侍側。上曰。天下之勢。低昂如權衡。要當以河山爲腹背。腹背翼然後手足有所運。朕稍揚（曹刻誤揚。）徐
遺業。撫（曹刻誤。）有東夏。地勢未便。猶如拾事。寄於邊幅。雖有手筆。無所縱放。毛遂云。錐（曹刻誤。）處囊中。其末（曹刻誤。）見於兆矣。古

故也。如得處囊中。則必穎脫而出矣。（毛本云而出矣。）我之所志。大有以似此。每思高祖太宗之基緒。若陞冰（曹刻
誤耶。）谷。恣人不忘起宿人不忘覩。以方我心。未足以訓其勤。然所以不能躬執于戈爲士卒先者。非有所
顧慳也。未得處囊中故也。焉延己越次而對曰。河山居中。以制四極。誠如聖旨。然臣愚以謂羽毛不備。不
可以遠舉。旌旆黯闇。不可以號召。輿賦不充。不可以興事。陛下撫封境之內。其已靜默。所以自守者足矣。
如將有所志。必從跬步始。今王澍餘孽。負固閩徼。井蛙跳梁。人不堪命。錢塘君臣。屠燔其墟。接地連風。馬相及。臣愚
又刮（曹刻誤。）地重斂。下戶斃踣。荊楚之君。國小而夸。以法論之。皆將肇亂。故其壞接地連風。馬相及。臣愚
以爲興王之功。當先事於三國。上曰不然。士德中否。日失其序。倘天人之望。或未之改。朕何庶幾從一二
殷監之後。如得一拜陵寢。死必目瞑。然皆觀劉德與乘累捷之威。幕胡敗衂之際。不得據有中原。乃留弱
子而狠狽東歸。朕甚陋之。及聞李密勸元感起行入關。甚壯其言。至密自王。亦不能決意以西也。近徐（曹刻
誤徐字。）敬業起江淮之衆。鋒銳不可當。不能因人之心。直趨河雒。而返游兵南渡。自營割據。識者知其不能
成事矣。此皆已事之驗也。朕每傷之。錢氏父子。勤以奉事中國。爲附卒然犯之。其名不祥。國士險狹。若連
之以兵。必半歲乃能下。恐所得不能（曹刻脫得不能二字。）償所失也。況其俗佔強喜亂。既平之後。彌須經防。唯諸
馬在湖湘間。慈爲不法。兵若南指。（曹刻誤作指揮。）易如拾芥。孟子謂齊人取燕。恐動四鄰之兵。徒得尺寸地而享
天下之惡名。我不願也。執若悉輿稅之人。君臣共爲簡儉。惟是不臙之圭幣。以泰四鄰之兵。結之以盟誓。
爲爲（曹刻脫爲字。）女胤婦謁所以游其情也。爲（曹刻脫爲字。）旨獵（曹刻脫獵字。）游所以耗其志也。爲（曹刻作明證。毛本作
盟誓。今從毛本。）要之以神明。四封之外。俾人自爲守。是我之存三國。逖外以爲蔽障者也。蜩螗之歲。不

整於外（曹劇脫外字）廷則覽刑平政，得以施之於統內，男不失乘耒，女無廢機織，如此數年，國必殷足，兵旅訓練，積日而不試，則其氣必倍，有如天啓其衷，而中原忽有變故，朕將投袂而起，爲天下倡，倘得逐北平潛，寧又奚都然後拱揖以招諸國，意雖折節可致也，亦何以兵爲哉，於是係忘及宋齊邱同辭以對曰，聖志遠大，誠非愚臣等所及也，爲（曹劇以下則）上醫服金石藥，宜剛將拗呼元宗登御榻，嚙其指至血出，戒之曰，他日北方當有事，勿忘吾言，保大中，查文徽、馮延魯、陳覺等爭爲討閩之役，馮延己因侍宴爲蹙言曰，先舉太山以壓朽撻，設定之期，指日可俟，會閩荊兄弟爭國，有釁可乘，上亦昧（曹劇昧作未嘗）於幾先，營惑利口，於是連兵十許年（曹劇脫年字），國削民乏，澌然視太平之象，更若捕風繫影，初惠昭（曹劇脫昭字）會稽，太子語往往褫下交頤，自譏南渚不知息兵養民，不蒙聽納，忽忽自失，以至暴亡，至是上痛自懲艾，復思太子（曹劇誤道）豫章百不如意，邑邑無聊，以至捐棄服御。

聖齋記漢昔見班固贊元帝優柔大率類似元宗，古今異世，而乃適同符號，西都坐是不振，而南國亦復陰陰如日就暮，因或揚雄論魯不用眞儒（曹劇如）之說，又傳稱是儀也，非禮也，唯禮爲能定國，吁，非眞儒不足以救國之危，創非明禮不足以權國之安，榮（曹劇誤榮）元宗之字（曹劇有字）君臣殆亦（曹劇有亦字）有證恨於此。

西平王周本，總事諸楊，最爲純臣，雖不知書，而愛重儒士，資禮賓屬，不撓非權，故所至稱治，後唐莊宗初入洛，吳遣盧絳致賀（曹劇誤作邀）帝歷數兩朝大臣，尤多本以爲忠勇，聖齋記危全諷以十萬衆，據象牙潭，楚人爲圍高安，以爲之聲援，朝廷旰食，嚴可求戮本可以爲將，本堅辭不肯，起徐自建白曰，往年長洲之戰，非不敵也，特以上將權輕，下皆專命，互相觀望（曹劇脫望字），以至軍不克振，今必見委，倘不設偏裨，老臣願出死力，以報厚恩，朝廷許之，本（曹劇誤方）乃具選兵七千人，計日齎糧，晨夕兼馳，朝貴或有追送者，不肯少留，且曰，兵事神速，停營信宿，衆寡情見，則不可用也，吾欲及其設而使之，是時高安危急，人皆謂當先策援，本曰，不然，楚人非有戰心也，姑欲牽綴我師，使全諷（曹劇誤詐）得舉力爾，我必先擒此賊，彼自當解，遂直搗象牙潭，突（曹劇有字）其壘，疾攻之，全諷（曹劇誤猛）少猛，其衆且笑本率易，殊不顧荅，本先遣勁卒，穿出其後，乘高疾呼，撫人大叫，矢石未及，接爭赴水，以死，本建大將旗鼓，徐趨而薄之，全諷據胡牀瞪視，不及指揮而就擒，我軍大譟，楚人果皆遁矣。

聖齋北西平此舉，以爲近世未有成功之速如此比者，嘗見中朝常丞相袁有言曰，自二漢以來，每有兵戎，必趣專征之帥，衝背、衽去病、專統五道，連率九郡之師，遂薄漠北，賢有如脂瓠其入人肌理也，習久而不自覺，卒使烈祖之業，委靡而不立，夫然後知孫丞相可謂有先知之明，世之議者，乃指以爲由忮心而發，豈其然耶。

二郡騎及羌胡匈奴，兵卒勒燕然，魏命夏侯惇都督二十六軍，留鎮於巢，終成帝業，晉命王濬杜預等七軍都督二十萬衆，卒平東吳，後周時，奚胡雜種，叛於故（曹劇誤），夏州一城之難，賊衆至少，猶命于謹（曹劇誤于字）·岱大行臺，統五州軍事以討平之，隋五原部落雜叛，敵甚易取，亦使高頻（曹劇誤頻），領行軍元帥以出征，及國初，輔公祏（曹劇誤祏），反丹陽，命李靖爲副元帥，統李勣（曹劇誤），等七總管以擒之，吐谷渾（曹劇誤），寇邊，命任城（曹劇誤），王道宗等五軍（曹劇誤），擾之，降之，開元以後，天下無事，戎鎮玩安，沒案經制，然至德以來，倘有統帥也，唯郡（曹劇誤），將（曹劇誤），城之役，九節度之師，逡巡而沿，以無統帥，無所制命故也，吁，繼（曹劇誤），繼（曹劇誤），亟（曹劇誤），則

顯嶷分俟騎服共從間輪輿必奔（曾刻誤命）執謂西平不知許耶蓋與兵法可謂闇合者矣

高審思守潞春大爲儆敵（曾刻誤）備晨夕出號刁斗相屬躬率士卒繕完城隍樓櫓渠荅色色整飭（曾刻誤）成諭以爲選擇大不何（曾刻脫可字）以示敵也據史閱而恥之因開入白曰此城天險號曰金湯今以明將軍之威士卒莫不效命亦安用曉晉孜孜勞苦神算者耶審思笑而荅曰君以老兵爲怯耶夫兵固多變不可以不懼（曾刻誤）過而防之策之上者君但治曹事沼老兵格鬭如何謝一旦北兵奄至城下先使水工奪城中水道穿潛所從入徐礮於角勒不得進又爲（曾刻誤）棚車蔽兵以臨城上城中飛竿起火隨方而焚之立盡又爲地道潛攻向城而隧之所出適與金鼓相值北兵相顧失色曰此眞守邊將軍也解圍而去行未數里而審思先爲潛機蔽勁卒行地中遂出北兵之前鬼薪揚塵岔埃漲天鼙鼓疾呼而至北兵驚跕皆以爲從天降也審思又發懸門出衆突而攻之北兵殲焉由是終審思之世晉春不受圍向日揆史（曾刻誤）拜而言曰將軍天也邀不能及矣（曾刻誤）也

曼曰古之善將兵者能勇能怯能弱能強高審思其有焉

徐丞相玠反覆於楊李之際竟（曾刻誤）以恩澤自固累臨方鎮率以貪濁聞其性本好神仙（曾刻無其本二字）頗修服餌之術然乃以賤價市丹砂之下者以充其用

曼曰彼甘心以營服食蓋至誠以愛其軀命者也尚猶顯怪若是求其治官政處國事夫又何觀吁充徐侯（曾刻脫侯字）之操其所謂膏肓之疾歟

烈祖初造唐勞心五十餘年須髮爲之早白其所以側席傾遲天下之士蓋可（曾刻所）謂撫所不至者矣然僅得宋齊邱、孫忌、李建勳等數人而已就數人中孫與宋不能善終而鍾山公又雅尚廉退是以三世開國而譜傳所錄無大可紀者當是時天下瓜裂中國衣冠多依齊魯（曾刻誤當）以故江南稱爲文物最盛處然其濕濕如此云術及朱子嘗用意一變（曾刻誤）搴愉（曾刻誤）人乘脊以鳴二三（曾刻誤）鴞查陳遂有五鬼之目望風而投款者至不可以數計彼正人端士雖敗路賤取勞讒迎久而不可以多得翕訛詭隨之黨順風一呼而厲燄決唯恐其不容天意之不齊乃至於是

曼曰昔漢武帝營甘泉宮度爲千門萬戶以致神靈是時南山山字（曾刻脫）中有所謂卷舌柏者（曾刻脫者字）一名側柏一名珠子松帝愛其欐編下垂如建翠鳳之旗如仙女委珮其色相照耀有如奪人之目因詔凡旁南山諸縣如藍田等處（曾刻無縣如二字）率歲致三十本列植于階廡之閒考漢之諸帝唯孝武長年以歲計其所致不知其爲數幾何其後孝元帝用諸儒之說盡廢諸祕祝之祠自武至元爲日亦未幾也嗣官長陵議可宗按行故宮求識所謂珠子松者漫不可復得毀垣斷斬但有胡卉等蒙密充牣乎其中彼諸國時有貢羊馬之獻者胡耳之實偶綴於毛端所謂胡耳者本西域植物中國故無有也自張騫通諸國（曾刻誤）始有之（曾刻誤）因得遠種五陵人所謂蒲桃（曾刻誤）以爲下材者（曾刻誤）耳而過爲高乘之所愛錄又率歲以致之側柏顯不能存之於數十年閒遠如西域特因（曾刻誤如）羊馬之殘忝而嬌奇邸賤之餘未有如胡耳者而乃延蔓彌滿至不可勝除然則是果天意歟是果非天意歟

千世之下而士之多感激者必將潛然於曼之斯言

太祖討李重進於揚州南唐遣馮延己受命太祖召對謂延己曰凡舉事不欲再慮我遂欲朝服濟江汝主何以相待延己對曰重進姦雄聞於一時倘且一戰就擒易如拉朽蓋緜小國誠不足仰（曾刻誤）仰（曾刻誤）如神虛但江南士庶眷戀主恩各有必死之志若天威（曾刻脫威字）暴臨（曾刻脫）恐須少延暮刻大朝儻肯捐棄數十萬卒與之血戰何慮而不可太祖笑曰吾與汝主大義已定前言聊以戲卿耳

曼曰江南於虔外是以延己小夫（曾刻誤失）失）有忮心以陷文則延己之斯言乃爲致禍之媒耳

曼嘗謂延己此言可以塞心遺逢太祖聖德宏達馳緒宇宙方且當江南於虔外是以延己小夫（曾刻誤失）失）有忮心以陷文則延己之斯言乃爲致字（曾刻脫）奉使失辭竹不加質言聊荅之以一笑也向使稽揆益如魏祖討之因矣嘗憶春秋時齊魯構兵齊侯謂魯之行人曰魯人恐乎對曰不和則有之恐則未也齊侯曰野無青草室如懸磬何恃而不恐對曰其小人菑其父兄之讎不能茹虔而顧致其死力何有於恐君子則更悼失言以致君討且曰先公僖桓（曾刻脫）伯（曾刻脫）以來世尋載盟（曾刻誤）盟（曾刻誤）祖宗之言明神實聞無寧及君之世而背復其成唯此之恃亦何有於恐齊侯曰善解兵而加聘焉是故小之所以事大信不論焉將託傳於說辭忠信以守之說辭以行之猶恐不免焉故曰延己此言可爲塞心

義祖嘗夢踐大水水中有黃龍無數勞有一古丈夫冠服如三禮圖所畫節服氏之形荷一大戟而立語義祖曰汝可隨意提之義祖祖身而入提得一龍而出驚悸而覺朱幾掠得烈祖登以爲子又烈祖一日晝寢夢一黃龍出殿之西楹（曾刻誤楹）矯首內向如窺伺狀烈祖驚起使人偵之顧（曾刻脫顧字）見元宗方倚檻（曾刻誤檻）而立遣人候上動靜於是立嫡之意遂決後主時韓陽潮退有一大鼈環體於洲上時時舉首噏吸水自鼈面出數日乃死瀕江之人鬻食其肉世說以爲海神鑿腦取珠因以致號

曼時不悅知江南國將除矣何則受命之初黃龍入夢今龍之弗兆而海鼈見形夫鼈之不可以爲龍也顧其躰雖大亦何所益然且不容於其藏而暴露於江湄骨節解而膏肉分非亡徵而何

後主天性喜學問嘗命兩省丞郎給諫詞掖集賢勤政殿學士分夕於光政殿閤之對坐與相劇談至夜分（曾刻脫分字）酒能（曾刻誤）耳（曾刻脫）論國事每以富何爲務好生戒殺本其天性承嗣國之後宰臣又皆持常充位之人論論率不如旨嘗一日歎曰周公仲尼忽去人遠吾道窮塞其誰與明乃著爲雜說數千萬言曰特垂此空文庶幾百世之下有以知吾心耳

曼昔於江表民家見摹寫真容觀其廣顙隆準風神瀟落居然自有塵外意會大明在天燄火不約而銷滅興王撫運四海居然面面內加之保大以來國蹙類錯民困財匱百度隳紊後主適當艱年勢不能支久蓋亦天時人事（曾刻誤天時人事）（曾刻誤一時）互備於斯焉（毛本無焉字）

徐鉉與其弟鍇久被眷顧家素（曾刻誤業）富貴多收（曾刻誤藏字）奇玩弟兄皆力學以儒術名一時是以後進晚生莫不宗尚唯張泊潘佑每每詆譏蓋二人負其才調（曾刻誤）漢不肯少自低下故也及鍇早卒鉉後遂當國泊因詭與之合（曾刻誤因詭誤作因說）遂出力共擠佑佑以故多不下（曾刻誤）調世出（毛本出）指徐爲少窘而恨潘以不讓交以爲失馬及潘以直諫死士大夫卿高其德名爲爭作詩誄以哀之是時鉉方從容持祿與國俱亡故主公論者

少貶其所爲。

叟比（曹刻脫比字）北宇。聞鉉及湯悅本詔再江南事。居處獵獸。夫及見其成許。然妄意深延徐倘有忮心。或將幸潘之致而厚誣潘於泉下。夫佑實疏傷。爲人少法度。譬如長松古梧。固自磊砢多節目。乃若趣操（曹刻脫若趣操四字）。必不苟忠爲非。義也。平居一言之不酬。雖即刻決面不顧。及其當大事。立危議。（曹刻云立危議爲議二字）。提然不回。去古人亦何遠之有。後主既已深佑而察其無他腸。意甚悔之。是以厚撫其家。語及佑事。則往往投筆而歎。作誡傷之文。此兩州士大夫所共知也。叟誠逆詐貪奢。其事以還後之人。使正吏誠出。不能傳其譎怒。是亦仁人之用心也。

盧多遜來聘。而伐之形見矣。後主亦微知之。因遣使乞受封册。不報。甲戌。誠季穆衛。（曹刻脫衛字）。因與之爭言氣。白後主遣率所領援南果國。震恐。後主愜憂。辭疾不敢赴。九月。王師屯池州。先是江南風將並以殆致。主兵者多新進。後主大臣皆嬉娛取容。轅轅鐸議。自相矛盾。其間輕佞（曹刻脫佞字）者。日率兵戈之與。以爲功名可圖。張遇。鄭彥華不請於朝。遽以輕兵北襲建安軍。又欲火滁州之郭。皆不克而返。上流鎮守。迎旗奔潰。王師不血刃而薄城下。先是光政使門下侍郎陳喬。自以爲忠義可以（曹刻譏與）謀國。後主亦雅信之。於是誅皇甫繼勳。定爲城守之計。城中有盧絳者。粗名驍勇。從經征戰。人心倚以爲固。喬（曹刻脫喬字）因與之爭言氣。白後主遣率所領援南徐（曹刻譏）絳受命。鳴鼓整旗。由水道方舟而出。王師知其必死。爲開圍而縱之。自是孤城坐守。無復方略。會劉澄以京口降於（曹刻脫以）。越。盧絳轉入宣歙山間。中外喪沮。始有請降之議。其日後主悉坐羣臣於殿下。問計所從出。丞相徐鉉等皆唯唯不得對。陳喬建白。欲遣人冒圍。悉起上流之兵。背城一戰。降固未晚也。衛尉卿陳大雅舉笏而言曰。侍郎平日自謂赤心許國。是以陛下悉心相待。名位高矣。（曹刻脫矣字）。流輩所不敢望。今都城受圍。復欲遣何人犯難者耶。後主字大雅而謂之曰。審己。慊者（曹刻脫）人也。平時尚欲急人之急。能強（曹刻脫強字）。爲孤一行。所謂疾風知勁草。板蕩識誠臣也。大雅再拜而言曰。陛下十許年來。焦心養士。蓄臣不能報稱萬分之一。今倉卒之際。至煩玉音反覆如此。臣罪合萬死。然臣愚以謂覆水之勢。殆於難圖。臣雖竊承威靈。恐不克辦。後主曰。我平生喜此佛學。其於世味澹如也。先帝棄代。家嫡不天。越升非次。（曹刻云。家嫡不矢矣越俾非次。當誤）。誠非本心。自割江以來。亡形已見。旭身以率中朝。唯恐獲罪。嘗思脫屣。廁無計耳。竟煩天討。蹙迫如是。孤亦安能惜一日之辱。正以城圍淹時。旅拒既久。纔輸降款。將不見納。是以欲起上江征戍。共相影荅。然後投誠請命。於是亦誠爲允。（曹刻見）。大雅曰。陛下之使令。不以下臣爲不佞。臣請死生以之。然敢問上江主帥。誰可委以集事。後主曰。洪州朱令贇。忠荅貴之。爲人。雖斷斷頗國。而無遠謀。頗恢諫而自用。臣懼非解紛之才也。後主曰。古人有言。中流失舵。一壺千金。今日之急。還暇於擇大雅曰。臣請得率將明命。都護諸軍進止。臣雖不武。願竭駑鈍。誠有千慮之一得。若與令贇共事。必無益也。後主色不懌曰。諸人平時高議高機。眼前俱欲爲任。憤奴計。孤亦何（曹刻脫何字）。所託命也。因歎欷而起。曉出詔。付大雅。發令贇等軍。督促即行。大雅不敢復辭。以其夜三鼓。犯圍馳出。時令贇亦以圍聚江西軍馬。欲絡繹赴難。大雅至。勸令贇倍道星行。令贇不能用。乃於禄陽

口紲（曹刻脫）舉。大筏。載糗糧軍資數十萬計。（曹刻脫）行至石牌。營於新開河口。是日苦霧晝集。如帝幕龍翔營上。雖對面人顏不見其容（曹刻脫）。自在（曹刻）。外來者。言有白氣如虹。上亙於天。大雅謂令贇曰。吾輩爲勤王之舉。而奇祥若斯。公宜審度。不可忽也。令贇亦畏懼不悅。斬有罪者數人。引軍以行。次日至虎嶼洲。軍士望見王師上有氣。皆如鸞翔鳳舞狀（曹刻脫狀字讀此狀字屬上二字）。咸知不敵。令贇謂大雅曰。僕此頭顱。決爲國家效一死。念與卿俱沒無益也。如卿爲先事入白可乎。大雅曰。入城易爾。北兵氣象如此。顯明將軍。明算審數。勿輕舉動也。於是大雅馳還盛城。率勤官矢石。纔得潛入。初臣相持暗嗚泣下。大雅曰。令贇軍必無成。於是使喬草降表焉。其日令贇獨乘大航。高數十重。上設旗鼓。蔽江而下。王師聚而攻之。矢集如蝟。令贇竟不知所爲。乃發急火油以禦之。北風暴起。燔焰漲空。軍途大潰。令贇死之。自旦至申。約降未定。而城北角陷。王師入城矣。陳喬差怍。雖經於閤下。大雅拜辭後主。出投殿角非中。衣挂井幹。不得促決。（曹刻云不得入。兵入引而出之。）統帥曹公義其事。下令旌喬以其品。又錄大雅。使與後主自隨入朝。拜太子洗馬。歲餘忽忽而卒。

叟嘗開此三人者。皆孤介特立。無游談之助。故致位（曹刻仕）不甚通顯。及臨危效命。獨先於衆人。乃知忠義激發。見於臨事。有如此者。叟嘗（曹刻每）。欲爲之作傳。苦不知其譜系。今行且老矣。私念不腆之文。不足以表襮。況復（曹刻脫復字）。國亡之際。舉朝持祿。相爲洗滌。往往爭言其君之短長。以自媒衒。甚可醜也。彼其視朱陳死事。大雅忘身。宜其媚忌而橫相譖訾。必欲其無傳而後止。吁。此叟所以執筆掩下浪浪而不自禁者也。

丞相孫侯忌之在重位也。介獨自守。不接見賓客。生平所不喜者。惡之不能忘。其畏宋齊邱馮延己輩。如不同天之讎。及將命周朝。自知不免。私謂副使王崇質曰。吾思之熟矣。終不忍負永陵一抔土。除非所知也。是時（曹刻脫時字）。鍾謨亦拔自下位。預聞國事。銳意有爲。而不肯比數時輩。朝臣嫉之。上下側目。及北使還朝。爲庾鎬所撏。卒以窴死。

叟嘗謂此二人者。志業不同。雖俱負許國之志。至死而不變。乃如經濟庶務。位在百工之上。則似非叟之所聞。何以言之。夫宰相者（曹刻無者字）。大官也。處大官者不務小察。不規小智。故曰。大匠不斲。大勇不鬬。大兵不寇。齊桓公問相於管仲矣。管仲對曰。鮑叔之爲人。清廉潔直。視人不己若者。不以比之於人。聞人之不善。入耳而不能忘。無已則隘朋其可。其爲人也。上志而下求。醜不若黃帝。而哀不己若者。其於國也。有不聞也。其於物也。有不知也。其於人也。有不見也。然敢問上江主帥。誰可委以集事。後主曰。洪州朱令贇。忠荅貴之。爲人。雖斷斷頗國。而無遠謀。頗恢諫而自用。臣懼非解紛之才也。後主曰。古人有言。中流失舵。一壺千金。今日之急。還暇於擇大雅曰。臣請得率將明命。都護諸軍進止。臣雖不武。願竭駑鈍。誠有千慮之一得。若與令贇共事。必無益也。後主色不懌曰。諸人平時高議高機。眼前俱欲爲任。憤奴計。孤亦何（曹刻脫何字）。所託命也。因歎欷而起。曉出詔。付大雅。發令贇等軍。督促即行。大雅不敢復辭。以其夜三鼓。犯圍馳出。時令贇亦以圍聚江西軍馬。欲絡繹赴難。大雅至。勸令贇倍道星行。令贇不能用。乃於禄陽

口紲（曹刻脫）舉。大筏。載糗糧軍資數十萬計。（曹刻脫）行至石牌。營於新開河口。是日苦霧晝集。如帝幕龍翔營上。雖對面人顏不見其容（曹刻脫）。自在（曹刻）。外來者。言有白氣如虹。上亙於天。大雅謂令贇曰。吾輩爲勤王之舉。而奇祥若斯。公宜審度。不可忽也。令贇亦畏懼不悅。斬有罪者數人。引軍以行。次日至虎嶼洲。軍士望見王師上有氣。皆如鸞翔鳳舞狀（曹刻脫狀字讀此狀字屬上二字）。咸知不敵。令贇謂大雅曰。僕此頭顱。決爲國家效一死。念與卿俱沒無益也。如卿爲先事入白可乎。大雅曰。入城易爾。北兵氣象如此。顯明將軍。明算審數。勿輕舉動也。於是大雅馳還盛城。率勤官矢石。纔得潛入。初臣相持暗嗚泣下。大雅曰。令贇軍必無成。於是使喬草降表焉。其日令贇獨乘大航。高數十重。上設旗鼓。蔽江而下。王師聚而攻之。矢集如蝟。令贇竟不知所爲。乃發急火油以禦之。北風暴起。燔焰漲空。軍途大潰。令贇死之。自旦至申。約降未定。而城北角陷。王師入城矣。陳喬差怍。雖經於閤下。大雅拜辭後主。出投殿角非中。衣挂井幹。不得促決。（曹刻云不得入。兵入引而出之。）統帥曹公義其事。下令旌喬以其品。又錄大雅。使與後主自隨入朝。拜太子洗馬。歲餘忽忽而卒。

叟嘗開此三人者。皆孤介特立。無游談之助。故致位（曹刻仕）不甚通顯。及臨危效命。獨先於衆人。乃知忠義激發。見於臨事。有如此者。叟嘗（曹刻每）。欲爲之作傳。苦不知其譜系。今行且老矣。私念不腆之文。不足以表襮。況復（曹刻脫復字）。國亡之際。舉朝持祿。相爲洗滌。往往爭言其君之短長。以自媒衒。甚可醜也。彼其視朱陳死事。大雅忘身。宜其媚忌而橫相譖訾。必欲其無傳而後止。吁。此叟所以執筆掩下浪浪而不自禁者也。

丞相孫侯忌之在重位也。介獨自守。不接見賓客。生平所不喜者。惡之不能忘。其畏宋齊邱馮延己輩。如不同天之讎。及將命周朝。自知不免。私謂副使王崇質曰。吾思之熟矣。終不忍負永陵一抔土。除非所知也。是時（曹刻脫時字）。鍾謨亦拔自下位。預聞國事。銳意有爲。而不肯比數時輩。朝臣嫉之。上下側目。及北使還朝。爲庾鎬所撏。卒以窴死。

叟嘗謂此二人者。志業不同。雖俱負許國之志。至死而不變。乃如經濟庶務。位在百工之上。則似非叟之所聞。何以言之。夫宰相者（曹刻無者字）。大官也。處大官者不務小察。不規小智。故曰。大匠不斲。大勇不鬬。大兵不寇。齊桓公問相於管仲矣。管仲對曰。鮑叔之爲人。清廉潔直。視人不己若者。不以比之於人。聞人之不善。入耳而不能忘。無已則隘朋其可。其爲人也。上志而下求。醜不若黃帝。而哀不己若者。其於國也。有不聞也。其於物也。有不知也。其於人也。有不見也。然敢問上江主帥。誰可委以集事。後主曰。洪州朱令贇。忠荅貴之。爲人。雖斷斷頗國。而無遠謀。頗恢諫而自用。臣懼非解紛之才也。後主曰。古人有言。中流失舵。一壺千金。今日之急。還暇於擇大雅曰。臣請得率將明命。都護諸軍進止。臣雖不武。願竭駑鈍。誠有千慮之一得。若與令贇共事。必無益也。後主色不懌曰。諸人平時高議高機。眼前俱欲爲任。憤奴計。孤亦何（曹刻脫何字）。所託命也。因歎欷而起。曉出詔。付大雅。發令贇等軍。督促即行。大雅不敢復辭。以其夜三鼓。犯圍馳出。時令贇亦以圍聚江西軍馬。欲絡繹赴難。大雅至。勸令贇倍道星行。令贇不能用。乃於禄陽

非命者非不幸也（曹刻云非所謂不幸也）常夢錫性獷直初陞（曹刻誤陛）朝見黨人互相推挽日以譖悠寧試之說聲譽朝聞夢錫大慙因發狂歸杜門匈外補又數年復還朝列會士已日朝貴出秦淮遊讌坐中有詆大朝事者夢錫瞪目戟手曰諸君平時每言致君如堯舜今返自爲小朝耶衆莫之對夢錫歸遂上表歷指權要明私賣國及發宰執狼籍數事（曹刻作述）後主時方進加甄贈非朝廷所以待忠臣義士之意也（曹刻無所字）

夢錫謂言（曹刻）上古之時人僞未熾（曹刻也字）有所謂指邪戒佞之草非能切摘於人也然其芒韡之所（曹刻無所字）傷（疑是衛）有蟄氣也而其頭角之所取亦足以判曲直明是非德又下衰混沿而區處以智力相軋爭（毛本作衡）決矣迺有悻悻憤怒之氣鬱於中不能消忘乃如塞箸之序而冀得其端倪不可復以衡（曹刻從）之節士（句假有誤或是不論中節之士）叫號疾呼陵等（曹刻誤）侮犯分不惜其軀命而貪以其不智之孤力思有以拔山之根蒂雖且不格以死亡猶（曹刻誤有）將使後世之下粗有操者亦皆爲之毛髮森懼有如夢錫者眞其人歟吁自草而獻自獻而人至於人亦極矣而又且不勝焉吾不知繼其後者又將孰特以寄其直耶冥冥之上不曰有天乎借或天且恕然而不以爲事則吾知其末如之何矣

晉王敾遂性好寶玉嘗以玉杯行酒坐客傳玩以爲希世之奇贊善張易佯醉抵之地曰貧賓隆士大（曹刻脫大字）王不當如是坐上客皆瞿跼失色王斂容謝之自是每繼鷹易及易當使海東王驚促入白上以爲朝臣如張易不可多得柰何遽使使之冒犯風濤也上曰然爰（曹刻）之爲人海神豈敢侮哉（曹刻之爲人海神豈敢侮哉四字脫）

叟嘗謂人之常情甘於耳目之近玩而嗤於左右之諛言（曹刻脫言字）非聖人不能受人盡言張易輕以胸臆而過宗器之曙（曹刻）非能不加悋惜而更得褒敬焉故張易言之無難也晉王受之爲難過視坐上逢遠而賢奇之人何啻奴顏婢膝乞匄者之所爲夫彼既忽於是能矣卒（曹刻誤）然而正直之言橫出於其所不意求其不沾沾巧讒以媚嫉正士者幸矣則其瞬眩瑟縮顏色不能自主亦無足怪也今晉王乃能超然出於流俗尋常之見而危受國士之言於羣枉之中至爲之終身愛惜惟恐其不至以是而遊王之所存其有以大過人者世之人連連於形迹之僞而促爲斂容以謝者蓋有之矣然未必由衷也未必由衷則不能如王之慰鷹易者矣嗚呼九泉而可作也叟其（曹刻）攀轅於管邸之門

天長令江夢孫初至官迺白大廳妖怪不可居請止便（曹刻誤使）宅夢孫曰勿卹吾自當之旣夕果有魅呼笑而至掀牀几叫寢室疾呼曰江夢孫速出夢孫臥牀不動魅又呼曰江夢孫速出夢孫臥牀不動魅乃整服朝服秉執出戶燕踞冥漠而待之以晡（曹刻缺）魅又呼曰江夢孫速出夢孫臥牀不動魅乃整服朝服秉執出戶燕踞冥漠而待之以晡乃整服朝服秉執出戶燕踞冥漠而待之以晡魅又呼曰江夢孫速出夢孫臥牀不動魅

叟曰。險猶之移人也。顧不怪哉。宋子嘗心知其故而且不免焉。古詩有之。當路莫栽荊棘樹。他時免挂子孫衣。乃如子嘗。則身罹其難。由其用智之不明故也。惜夫。（曹刻無夫字）

叟又言。初以說于宋齊邱。爲五可十必然之論。山東有隱君子者。素負傑（曹刻出）人之材。與昌黎韓熙載同時而渡。熙載同時南渡。齊邱謝曰。子之道大。吾懼不能了此。因引以（曹刻誤引）見烈祖。烈祖曰。江南之埒（曹刻地）也。大抵多指湯武伊呂事。齊邱謝曰。子之道大。吾懼不能了此。因引以（曹刻誤引）見烈祖。烈祖曰。江南之埒（曹刻地）也。如獲瓠子幸何以教我。對曰。昔關中父老語劉德與曰云。（曹刻）長安千門萬戶。是公家百姓。五陵聯絡。是公家墳墓。捨此將欲何之。故小人亦以是爲明使君願。願（曹刻脫）使君願。猶不能拓定中土。王有京雒。終不是言也。烈祖頗器其言。然以南國初基。未能用也。（曹刻之）逢掖爲校書郎。歷以羣從事雅非其所欲也。於是放意泉石。以（曹刻以字）詩酒自娛。及嗣主登位。韓叔言表薦其名。召將用之。所能知。嗣主賜之以酒。飲即徑醉。溺於殿陛之（曹刻無之字）下。上笑曰。眞隱士也。賜田五畝以遣之。遂卒不仕。（博按此亦叟父遺事也。賜田五畝。此隱南唐書俱作五頃。十國春秋作百畝。後此悉然。南唐書所載似爲近之。○又按毛本作五百畝。與馬陸書五頃合。）

叟嘗聞帝者得其根荄。王者得其英華。霸者得其附枝。小之不可以爲大。猶東之不可以爲西也。有如之人者。邈說烈祖以王者之事而不合。則有卷之而已矣。夫豈肯斲而小之也哉。

昌黎韓熙載。字叔言。慷慨有才學。嘗著書號格言。傳於世。家故富豪。頗好修飾。不爲烈祖所禮。元宗愛其詞章。且東宮官僚也。故驟見任用。在朝挺挺諒直。不爲權勢所撓。至誣以縱酒黷貨。和州司馬。其實熙載酒量。涓滴而已。久之。復入綸掖。諳令典雅。有元和風采。江表碑碣大手筆。成出其手。初熙載自以羈旅被（曹刻羈旅二字）遇。（曹刻）思展布文德。以報人主。內念報國之意。莫急於人材。於是大開門館。延納雋彥。凡占一伎一能之士。無不加意收采。唯恐不及。雖久病疲苶。亦不廢接對。至誠奬進後輩。乃其天性。每得一文筆。手自寫繕。展轉愛玩。至其紙生毛。猶不忍遽捨。後房嗜聲妓。皆天下妙絕。彈絲吹竹。清歌豔舞之觀。所以娛侑賓客者。皆曲盡其極。是以一時豪傑。如蕭儼。江文蔚。常夢錫。馮延己。馮延魯。徐鉉。徐鍇。潘佑。舒雅。張洎之徒。舉集其門。熙載又長於劇談。與相反覆論難。多深切當世之務。故熙載每有表疏論列。開悟（曹刻無）人主。（曹刻）爲當慊。（曹刻慊）後主卽位。適何朱元反反（曹刻誤反字）。叛。頗有疑北客之意。唯待熙載不衰。又熙載曾將命大朝。留不得還。有詩題館中曰。我本江北人。去作江南客。還至江北時。舉目無相識。清風吹我塞。明月爲誰白。不如歸去來。江南有人憶。時宰見而惡之。爲白天子遣還。以此之故。嫌疑不及。然及（曹刻脫嫌疑不及然及四字）。熙載內亦不自安。因罹事荒謬。始於廢日。（曹刻始於廢日作討日。俾礙之數。不得充其用。及身沒之日。後主痛惜曰。天奪吾良臣何速也。遂不爰立。（曹刻脫遂不爰立句。）顧左右曰。今將誰熙載以平章事。追證曰文靖。葬於梅嶺岡。謝安墓側。江南人臣思禮。同三司。卽其例也。後主卽日出手詔。賜以平章事。追證曰文靖。葬於梅嶺岡。謝安墓側。江南人臣思禮。少有其比。

叟嘗謂進賢受上賞。蔽賢蒙顯戮。此與王之命典也。及讀虞書。稱天秩五禮。天討五罪。又大易之辭曰。君子以遏惡揚善。順天休命。乃知與王之所（曹刻誤）同。（曹刻）柄以賞罰者。是乃天意也。宋子嘗。孫無忌以才名高於兩唐。子嘗在位三十許年。歷處權任。然睚眦自大。而尤恨人之不同己者。無忌鐵心石腸。落落以

忠赤自許。至其論人材則門下蓋如捕鳥。二丞相之死。雖其事不同。而皆權非命。幷其孫子殄瘁無遺。叟意其爲天之所殛故（曹刻無故字。）也。韓叔言雖不養過膜。動罣譏議。處世迫迫。略無好悰。然身死之日。備享哀榮。蓋其平生特以愛禮人士爲稱而已矣。（曹刻云時以禮下士爲稱矣。）叟又意其爲天之所佑故也。夫天之所爲。人莫之知。雖勇如若。（曹刻）賁育者。（曹刻者字。）不能支。亦不能移也。（曹刻云亦所不能移者也。）後之有位之君子。其戒之哉。

劍溝人陳陶。學通天人。自負白鉞之器。不肯宴于託乞。（曹刻）及聞宋子當乘政。凡所薦擢。率浮雅（曹刻誤）士。儉佞。陶自知決不能入。因築室南都之西山。以吟詠自放。及齊邱出鎮。陶更有蒲輪之望。仍自誤曰。中原莫道無鸞鳳。自是皇家結網疎。故與水曹郎任畹相善。以詩寄之云。好向明時薦遺逸。莫教千古弔鹽均。朝廷亦自知其名。欲加召用。會湖江多故。未暇也。是時江南多妖孽。疾疫連祚。衰替不可扶持。遂絕意於薦紳。專以服食鍊（曹刻脫食字。）氣爲事。又詩有云。乾坤見了文章懶。龍虎成來印語疎。又云。近來世上無徐庶。（曹刻無徐庶二字。）誰向桑麻識臥龍。又云。蟾溪老叟無人問。閒刻柤梨教論。（曹刻）六箱。柤梨其二子小字也。或問其優劣。陶荅曰。味雖不同。梨（曹刻云柂）不同。皆可於口。

叟嘗謂明王取世。哲匠宰物。要當使一世之士。（曹刻云衆使一世之中。）相爲低昂。（曹刻無相爲低昂句。）無有靡志。遺恨者。夫然後物物得其（曹刻無得其二字。）平。夫是之謂太平。昔應侯與賈子坐於堂上。（曹刻）開門。（曹刻誤）有跋琴聲。（曹刻）之聲。應侯曰。一何悲耶。賈子曰。張急調下。故使之悲耳。夫張急者。良材也。調下者。卑處也。取彼良材而卑處之。能勿悲乎。（曹刻乎字。）是故瞿曜不遑。能於良樂。良冶不藏。罹於陷隨。（曹刻陷隨字。）鄧蓋其禍（曹刻誤）也。（曹刻）光夜射。則僧高秦趙。飛騰滅沒。沒字。（曹刻無）則則字。豈論燕越。物尚有之。士亦宜然。庾陽有云。（曹刻陳陽有云四字。）桂林生於五嶺。杞梓出於南郡。夫以卉木之盛。猶載在方志。（曹刻云夫以卉木之盛。）況于里之朝。慨其良彥。而俾之淪於常流。（曹刻脫於常流六字。）莫登於祖津者乎。故叟以陳陶之志業考之。（曹刻誤作故之。）有以知唐室之不競。

錢遵王讀書敏求記。稱叟爲山東人。不著名氏。清泰中。避地江表。暮於釣磯。以自隱。李氏亡國。追記南唐興廢事。得百二十餘條。確乎此書。今本直刊爲史。虛白僕。不知何所據也。叟之才。愧士衡之多。辨亡亦幾矣。今無此序。而事亦止二十九條。知所刻非全本也。乾隆丙申重九。枚菴漫士吳嬰鳳記。

明年丁酉九月十日。借滋蘭堂朱氏所藏汲古閣舊抄本。校正誤闕。補錄卷首脫簡。略成善本矣。何小山一跋。并附于左方。漫士又書。

釣磯立談。往見崑山徐司寇大宇宋本。紙刻精好。迄今猶在目中。昨于殘賸。買得此本。頗以舊抄描劣。爲弆。頃偶將世氏新刻粗較。曹刻脫誤。不勝其多。開册便缺二版兩行。又少一序。後此脫誤。版版皆是。不可枚數云。康熙乙未秋末。小山記。

右釣磯立談一卷。作者自稱曰叟。不著姓名。據十國春秋。以爲南唐史虛白撰。棟亭曹氏刻于維揚。遂以其名列之首簡。予以自序及他書考之。蓋虛白仲子之筆也。虛白在烈祖時。竹爲校書郎。故序稱先

校讎。又泛舟江南野史云。盧白二子。長早卒。次舉進士。孫溫。咸平中擢第。今序有云。使小子溫成誦于口。知其出于仲氏矣。卷中述盧白事。曰隱士。曰山東隱君子。並諱先校官之稱。或者疑之。考盧白初以說干烈祖。度不能用。遂絕意世事。嘯吏戲酒。山童負甕。超然塵埃之外。身隱焉文。此固其先志也。元本凡百二十條。已亡佚過半。棟亭刊本。復多殘闕。枚菴漫士得汲古閣鈔。凡殷微楨楊惇鄰等字。俱諱末筆。一仍宋刻之舊。頗稱完善。因就曾本詳加讎勘。補錄自序一首。脫簡二。釐訂其缺譌。復數百字。頗還舊觀矣。丁酉孟冬。予訪舊吳閶。獲從枚菴借錄。既竣毛本之佳。益惜曾刻之陋。遂命梓氏亟刊正之。且以酬枚菴校錄之勤也。乾隆戊戌二月上浣。得閒居士鮑廷博識。

附錄

處士史虛白。北海人也。游秦中。客遊江表。卜居于潯陽落星灣。遂有終焉之志。容貌俠鄙。高尚不仕。嗜奕棋。旁令學徒四五輩。各乘紙鳶。先定題目。或詠書啓表章。或詩賦碑頌。隨口而書。握管者略不停綴。數食之間。兼製皆就。雖不精絕。然詞彩磊落。旨趣流暢。亦一代不羈之才也。晚節放達。好乘雙犢版輿。挂酒壺於車上。山童總角。負瓢以隨。往來廬阜之間。任意所適。當時朝士。咸所推仰。保大末。淮甸未寧。避江之際。虛白乃爲劃江賦以諷曰。舟車有限。浹江爲以供。魚鼈無知。尚交游而不止。又賦隱士詩云。風雨橫流。獨江淮豐阜。兵食俱足。當長驅以定大業。毋失事機。爲他日悔。烈祖不能從。虛白乃謝病去。南遊至九江。落星灣。因家焉。常乘雙犢版輿。挂酒壺車上。山童總角。負一琴一酒瓢以從。往來廬山。絕意世事。保大初。熙載爲史館修撰。薦虛白可用。元宗召見。訪以國事。對曰。草野之人。漁釣而已。安知國家大計。賜宴便殿。醉酣於殿陛。元宗曰。真隱者也。賜田五頃。放歸山。及元宗南遷豫章。次蘆潭。虛白鶴氅杖。迎謁道旁。元宗駐蹕勞問曰。處士居山。亦嘗有所賦乎。曰。風雨揭御屋。渾家醉不知。元宗變色。厚賜粟帛。上樽酒。徐鉉高越謂之曰。先生高不可屈。肯使二子仕乎。虛白曰。野人有子。賢則立功業。以道事明主。愚則負薪捕鯊。以養其母。僕未嘗介意也。不敢以累公。鉉越愧歎。卒年六十八。將終。謂其子曰。官賜吾美酒。飲之略盡。尚留一榼。吾死。盛藜杖及此酒於棺中。四時勿用祭享。無益死者。吾亦不歆子嘗從之孫溫。天聖中仕。爲虞部員外郎。獻虛白文集。仁宗皇帝愛之。追號盧白山東人。世儲學。與韓熙載友善。唐昏之間。中原多事。遂因熙載渡淮。聞宋齊邱總相府事。盧白放言曰。彼可代而相矣。齊邱欲窮其技。因宴察屬而致盧白。酒數行。出詩百詠。俾席賦之。盧白談笑成酬。筆不停綴。衆方大驚。及見烈祖。說之曰。今據江淮。擁衆山海。人民豐阜。咸洛之地。陛下之先業。世亂久矣。人思舊德。反旆長驅。易若屈指。烈祖雖善其說。然以初基方輯。睦隣境。未暇北顧。乃署郡從事。盧白恥其初言之失。意頗不平。遂南遊廬山。以詩酒自娛。元宗即位。韓熙載薦之。白見問爲治之理。盧白曰。臣草野之人。漁釣而已。邦國大計。不敢預知。因醉溺于殿陛。元宗曰。真處士也。賜田五頃。遣還。及遊江爲界。盧白爲劃江賦以獻云。舟車有限。浹汀島以供。魚鼈無知。尚浮游而不止。元宗南遷。至星子。諮復召至。問曰。處士隱居有所得乎。對曰。臣得漁父一聯云。風雨掀卻屋。全家醉不知。元宗變色。久之。復賜粟帛遣歸。卒于家。年六十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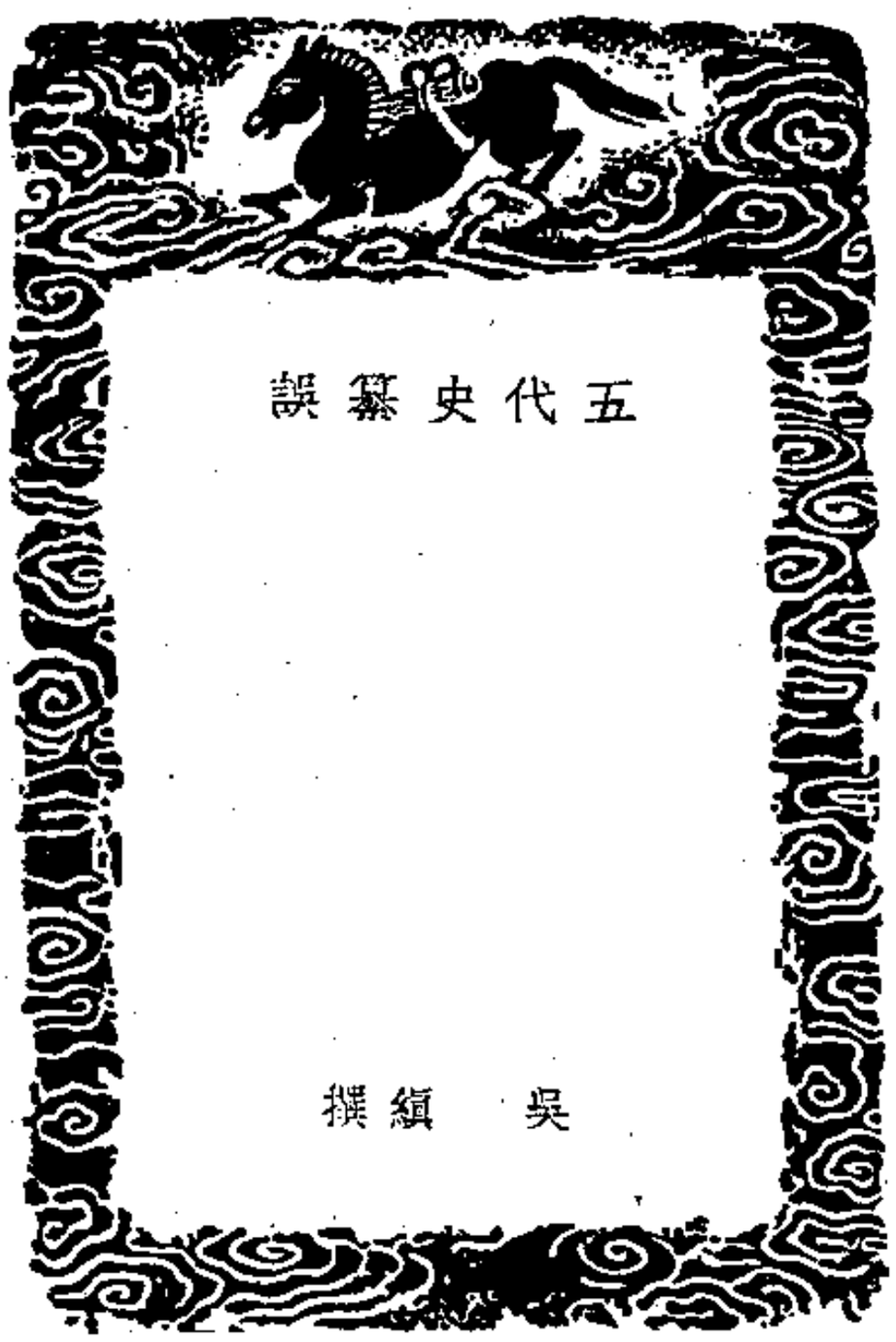
史盧白字畏名。世家齊魯。盧白隱居嵩少著書。中原喪亂。與韓熙載南渡。時烈祖輔吳。方任用宋齊邱。盧

白誦言曰．吾可代彼齊邸不平．欲窮其技能．召與宴飲．設倡樂奕棊博戲．酒數行．使製書檄詩賦碑頌．盧白方半醉．命數人執紙．口占筆不停綴．俄而衆篇遝就．詞采磊落．坐客驚服．因說齊邸以五可十必然之論．多引游武伊呂事．齊邸謝曰．子道大．吾不能了．此引見烈祖．烈祖曰．江南地如搜風．子何以救我．盧白爲言中原方橫流．獨江淮豐阜．兵食俱足．當長驅以定大業．毋失事機．爲他日悔．烈祖喜其言而不能用．徐校書鉉．稍遷州從事．以縗麻之盧白恥初言失．謝病去．而遊至九江落星灣．因家焉．常乘雙幢版幀．挂酒壺車上．山巔總角一奚一酒瓢以從．往來盧山．絕意世事．保大初．熙載爲史館修撰．憲盧白可用．元宗召見．訪以國事．對曰．草野之人．漁釣而已．安知國家大計．賜宴便殿．醉溺子殿陛．元宗曰．眞隱者也．賜田百頃．放還山．及淮甸不守．元宗獻江北地求成．盧白乃爲割江賦以諷曰．舟車有限．淫汀島以供川．魚鼈無知．尙交游而不止．已而遷都南昌．元宗舟次蠡澤．盧白鶴氅蒙杜．迎謁道旁．元宗駐蹕勞問曰．處士居山．亦曾有所賦乎．曰．近得絕句．元宗變色．厚加賞帛．又知其嗜酒．別賜御醞數壺．徐鉉、高越謂之曰．先生高不可屈．可使二子仕乎．盧白曰．野人有子．賢則立功業．以道事明主．愚則負薪捕鼠．以養其母．僕未嘗介意也．不敢以累公．鉉越媿嘆．卒年六十八．將終．謂其子曰．官賜吾美酒．飲之略盡．尙留一榼．吾死．置杖棺及此酒于棺中．四時勿用祭享．無益死者．吾亦不敢．子皆從之．著有釣磯立談一卷．言江南廢興事頗備．吳任臣十國春秋

刊誤

舜染於許由．（墨子作許山．）伯陽禹染於皐陶、伯益．湯染於伊尹、仲虺．武王染於太公望、周公旦．此四王者所以染當．（墨子無以字．）故王天下．夏桀染於羊辛岐踵之戎．（墨子云．夏桀染於干辛推哆．）紂染於崇侯、惡來．厲王染於虢公長父、榮夷終．（墨子云．厲王染於榮夷終．）幽王染於虢公鼓、祭敦．（墨子云．幽王染於虢公鼓、祭敦．）○踵之戎．（呂氏春秋云踵之字．）祭敦．（呂氏春秋云祭公敦．）

右臆補宋子嵓初佐烈祖一條內．



五代史纂誤一卷 吳縝撰

縝有新唐書糾繆已著於錄此則專糾歐陽修等歐五代史之失其書成於元豐三年縝自序稱修等所撰五代史文章法度是亞史漢而敘證則往往踳駁如司馬光通鑑敘吳所辨晉王三矢付莊宗等事洪邁容齋三筆所摘失載朱梁輕賦等事皆爲訛漏之甚者至徐無黨注不知參校事蹟寥寥數語尤屬牴牾無當縝爲扶其缺誤一一臚敘而折衷之雖其間如周太祖紀甲辰之當作甲申今歐史不誤乃縝所見刊本偶譌而亦執以攻修之短頗不免於吹毛求疵然其校勘實爲精審凡修輕改舊文首尾失檢之處無不疏通剖析切中癥結故宋代頗推重之韋如愚山堂攷索亦具列紀傳不同各條以明此書之不可以不作至如所稱唐明宗紀趙鳳能條徐無黨注中忘其曰三字檢今本無之又晉出帝紀射鵰於繁臺句今本亦無鵰字足見後來行世之本其文視昔已復多所脫遺此類尤足以存古本之舊五代向惟歐史孤行舉者每病其太簡今薛居正舊史既已昔稱咸

五代史纂誤目錄

卷上
梁本紀三條
晉本紀七條
唐家人傳四條
漢家人傳二條
梁臣傳八條
卷中
唐臣傳九條
周臣傳一條
唐六臣傳五條
雜傳十三條
卷下
雜傳十八條
唐本紀十六條
周本紀五條
晉家人傳一條
周家人傳二條
漢臣傳二條
死事傳二條
義兒傳四條
司天攷一條

後蜀世家五條
東漢世家二條
南唐世家二條

五代史纂誤卷上

宋　吳縝撰

梁本紀（案章如愚山堂考索云，歐陽史略後晉誤，如環太祖紀作朱友謙而列傳作友諒，此吳縝纂誤所爲作也，則纂誤宜有末帝以前事，而永樂大典闕之。）

末帝三事

帝與趙巖謀討友珪。自始謀以至卽位事二百餘字。文多不錄。

今按此事既見于此紀。而袁象先楊師厚趙巖傳又三見之。象先傳亦二百餘字。大旨習與此紀同。頗爲重複。師厚巖傳比象先傳稍減。然亦有繁詞。此宜刊定從一。或見于此紀。或象先傳。餘人則取當記之要事。約略敘之可也。如是則省文多矣。

貞明二年春二月丙申楊涉罷。

今按楊涉之相及罷。以本紀及傳攷之。頗有異同。列之如左。

太祖紀。開平元年歲次丁卯四月。皇帝卽位。五月以唐相楊涉爲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梁本紀。開平元年五月。正以涉爲門下侍郎未嘗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二年歲次戊辰四月。楊涉罷。十一月。左僕射楊涉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三年歲次己巳九月。楊涉罷。

末帝紀。貞明二年歲次丙子二月丙申。楊涉罷。

涉本傳云。唐亡事梁。爲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在位三年。俛首無所施爲。罷爲左僕射知貢舉。後數年卒。

以上涉之再入再罷。紀傳既已不同。至于貞明二年二月丙申。但書涉罷。而不見其入之年月。此尤爲可疑。無乃史遺其入歟。或誤書其罷歟。注者亦不述其因。莫知其說也。

貞明四年。泰寧軍節度使張守進叛。附于晉。亳州圍練使劉鄩攻兗州。安撫制置以討之。五年冬十月。劉鄩克兗州。張守進伏誅。

今按劉鄩劉遵讓傳。皆爲張萬進。紀傳不同。未知孰是。（案薛史梁本紀及張萬進傳。俱云萬進降於梁。名守進。歐陽史倒去。疑事本一事。故紀傳不同。）

莊宗一事

存勗年十一。從克用破王行瑜。遣獻捷于京師。

今按唐昏本紀。幷王行瑜傳。克用以昭宗乾寧二年冬破斬王行瑜。是年歲在乙卯。若是時莊宗年十一。則當以乙巳生。然莊宗紀末云。同光四年四月。莊宗崩。其注云。年四十三。是歲丙戌。推其生年。則莊宗合以甲辰生。此其證一也。又唐廢帝紀云。莊宗呼帝小字曰阿三。不徒與我同年。其敢戰亦類我。按廢帝崩時。年五十三。是歲丙申。推其生年。亦合是甲辰生。此其二證也。又按莊宗紀。克用破孟方立于邢州。還軍上黨。置酒三蛋岡時。莊宗在側方五歲。而孟方立傳云。文德元年。方立乞兵于王鎔以攻晉。乃遣將樊忠信攻晉遼州。忠信大敗。晉兵乘勝攻之。文德元年。歲在戊申。時莊宗方五歲。推其生年。則亦合是甲辰生。此其證三也。由此言之。則莊宗從破王行瑜獻捷時。當爲年十二也。（案五代會要及薛史莊宗紀。以乙巳生。年四十二。是歐陽史本不誤。惟後晉修薛史。誤以乙巳爲丙午。遂致前後參差。附訂于此。）

明宗九事

三月壬子。嗣源至魏。

今按莊宗紀。四月丁亥朔。莊宗崩。則三月內不當有壬子日。當爲二月壬子也。（案三月壬子。嗣源至魏。歐陽史本于薛史誤薛史莊宗紀。同光四年三月丁未朔。四月丁丑朔。是三月內當有壬子日。而明宗紀又作四月丁亥朔。以正月戊午朔。五月丙辰朔推之。則莊宗紀之三四兩月朔實誤。歐陽史分采兩紀之文。未嘗推核月日。遂致前後參差。附訂于此。）

甲寅軍變。嗣源入于魏。與在禮合。夕出止魏縣。

今按張昭遠威傳云。明宗入城。與趙在禮登酒大會。而部兵在外者。剽明宗反。皆潛去。獨查威所將五千人。營城西北隅不動。居二日。明宗復出。得查威兵。乃之魏縣。今此乃云甲寅軍變。與魏叛兵合。夕出魏縣。二說不同。未知孰是。

壬寅。左驍衛大將軍孔循爲樞密使。

今按孔循傳。止自左衛大將軍爲樞密使。與此不同。未知孰是。

甲寅端明殿學士尚書兵部侍郎趙鳳爲門下侍郎兼工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今按趙鳳傳。鳳以端明殿學士禮部侍郎拜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無以兵部侍郎拜平章事及工部尚書之事。況本傳敍事自宣比帝紀加詳。而此乃不然。何也。

壬寅殺捧聖都軍使李行德。十將張儉。滅其族。

今按凡紀所書當殺與不當殺者。其辭不同。如梁開平二年六月己酉。殺右金吾衞上將軍王師範。滅其族。其注曰當殺。曰伏誅。不當殺者。以兩相殺爲文。此王師範不當殺者也。故其辭如是。又開平三年七月。襄州軍亂。殺其留後王班。九月行營招討使陳暉克襄州。執其首惡李洪。辛酉。李洪伏誅。此李洪當殺者也。故其辭如此。蓋一吏之例也。今此李行德張儉二人。以安重誨及趙鳳傳攷之。乃以讒告搆害而被誅。是其當殺者也。而其辭乃與無罪不當殺者同。使後世不知者。則反以爲無罪被殺。此所未論者一也。又按重誨及鳳傳。此一時而族誅者三人。謂李行德張儉邊彥温也。而此紀止書行德儉。不述彥温。此所未論者二也。

長興二年三月。趙鳳罷。注云忘其日。（案今本五代史。此注疑有殘闕。）

今按謂之亡或失其日可也。忘則未可也。

四年春正月庚寅。端明殿學士兵部侍郎劉昫爲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今按劉昫傳。乃是長興三年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非四年也。而紀又不載筆官。未知孰是。

壬申幸上和亭。得疾。十一月壬辰。秦王從榮以兵入興聖宮。不克伏誅。

今按秦王從榮傳云。十一月戊子雪。明宗幸宮西上和亭。得傷寒疾。己丑。從榮與朱弘昭入問起居。帝不能知人。從榮等去。宮中皆哭。至夜半後。帝瘳然自興。因進粥一器。至旦疾小愈。此即庚寅日也。而從榮稱疾不朝。乃謀以兵入宮。使押衙馬處鈞告弘昭。弘昭大懼。明日從榮泣馬處鈞告媽賀曰。吾今日入居興聖宮。此即辛卯日也。是日從榮自河南府擁兵千人以出。至天津橋。陳兵橋北。端門已閉。見朱弘昭孫馮云。廢帝入立。以爲戶部郎中翰林學士。久之。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令按馮孫傳。乃是長興三年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非四年也。而紀又不載筆官。未知孰是。

雄武軍節度使張延朗爲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自禮部侍郎拜平章事也。

今按延朗傳云。延朗歷秦雍雄武軍節度使。廢帝以爲吏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其爲中書侍郎也。

翰林學士禮部侍郎馬胤孫爲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三月。河東節度使石敬瑭反。夏五月乙卯。建雄軍節度使石敬達爲太原四面都招討使。

今按晉高祖紀云。天福元年。卽清泰三年也。五月徙鎮天平。敬瑭果不受命。今此乃書敬瑭反于三月。

馬胤孫爲平章事之下。然後書五月乙卯。命張敬達討之。此二紀不同。必有誤者。

晉本紀

高祖六事

晉高祖聖文章武明德孝皇帝。

今按出帝紀。止云聖文章武孝皇帝。二者不同。未知孰是。

愍帝卽位。加中書令。三月徙鎮成德。清泰元年五月。復鎮太原。來朝京師。潞王從珂反于鳳翔。愍帝出奔。遇敬瑭於道。

今按愍帝紀。潞王以愍帝應順元年二月庚寅反于鳳翔。三月丁巳。以兵東。四月壬申入京師。其初蓋因是年正月中孟漢瓊自魏詣入朝。乃議徙成德范延光代漢瓊。而北京留守太原也。石敬瑭代延光。鳳翔潞王從珂代敬瑭。三人者。皆唐大臣。以漢瓊故。輕易其地。又不降制書。節遣使者監其上道。從珂由此遂反。以上見朱弘昭傳。然則從珂正與敬瑭同時易地。從珂既以二月反。何緣敬瑭却以三月徙

愍皇帝明宗第五子從厚也。

今按明宗家人傳。明宗凡四子。而愍帝第三。今此乃謂之第五。未知其說。（案五代會要及薛史俱作第三子。）

廢帝五事

邢魏氏少寡。明宗爲騎將過平山掠得之。魏氏有子阿三。已十餘歲。明宗爲騎將掠平山。得其子母以歸。又唐太祖紀云。梁龍二年。歲在癸丑。又廢帝紀載莊宗之言曰。阿三不徒與我同年。蓋莊宗亦甲辰歲生。而又徐氏注。廢帝崩時年五十三。推其生年。亦是甲辰。至癸丑正十年。明宗掠平山。得從珂時年十歲者。明矣。而紀云十餘歲者。誤也。

己巳次陝州。康義誠叛于唐來降。

今按愍帝紀。愍帝以三月戊辰如衞州。而此乃書己巳日事訖。方書愍帝之出。又傳義誠行至新安而降從珂。今乃書云降于陝。皆誤也。

雄武軍節度使張延朗爲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今按延朗傳云。延朗歷秦雍雄武軍節度使。廢帝以爲吏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其爲中書侍郎也。

翰林學士禮部侍郎馬胤孫爲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令按胤孫傳云。廢帝入立。以爲戶部郎中翰林學士。久之。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自禮部侍郎拜平章事也。

三月。河東節度使石敬瑭反。夏五月乙卯。建雄軍節度使石敬達爲太原四面都招討使。

今按晉高祖紀云。天福元年。卽清泰三年也。五月徙鎮天平。敬瑭果不受命。今此乃書敬瑭反于三月。

馬胤孫爲平章事之下。然後書五月乙卯。命張敬達討之。此二紀不同。必有誤者。

晉本紀

高祖六事

晉高祖聖文章武明德孝皇帝。

今按出帝紀。止云聖文章武孝皇帝。二者不同。未知孰是。

愍帝卽位。加中書令。三月徙鎮成德。清泰元年五月。復鎮太原。來朝京師。潞王從珂反于鳳翔。愍帝出奔。遇敬瑭於道。

今按愍帝紀。潞王以愍帝應順元年二月庚寅反于鳳翔。三月丁巳。以兵東。四月壬申入京師。其初蓋因是年正月中孟漢瓊自魏詣入朝。乃議徙成德范延光代漢瓊。而北京留守太原也。石敬瑭代延光。鳳翔潞王從珂代敬瑭。三人者。皆唐大臣。以漢瓊故。輕易其地。又不降制書。節遣使者監其上道。從珂由此遂反。以上見朱弘昭傳。然則從珂正與敬瑭同時易地。從珂既以二月反。何緣敬瑭却以三月徙

鎮成德乎此其誤一也且潞王既以三月丁巳東來而愍帝以是月戊辰出如衞州潞王以四月壬申入京師乙亥即皇帝位愍帝以戊寅遇弒矣安得有五月復鎮太原來朝京師與愍帝相遇干道之事乎其事皆顛倒交互此其誤二也此徙鎮成德事當具於正月其次當三月中入朝京師與愍帝相遇事然後書廢帝即位清泰元年五月復鎮太原如此方得其序（案薛史作三月按通鑑亦然歐史從之）

廢帝即位疑敬瑭必反天福元年五月徙鎮天平敬瑭果不受命

今按劉延朗傳云帝既入立高祖不得已來朝而心頗自疑欲求歸鎮且難言之乃陽爲鼠疾灸灼滿身藥帝憐而遣之延朗等多言敬瑭可留京師韓昭胤李專美曰敬瑭與趙延壽皆尚唐公主不可獨留復授高祖河東而遣之是時契丹數寇北邊以高祖爲大同振武威塞彰國等軍蕃漢馬步軍都總管屯于忻州而屯兵忽變擁高祖呼萬歲高祖懼斬三十餘人而後止于是帝益疑之能高祖總管徙鎮鄆州又張敬達傳云清泰二年契丹數犯邊境帝以河東節度使石敬瑭兼大同彰國振武威塞等軍蕃漢馬步軍總管屯於忻州明年夏徙敬瑭鎮天平敬瑭遂反廢帝紀清泰元年九月契丹寇邊十二月契丹寇雲州二年五月契丹遂逼此即契丹數寇之驗也由此言之則晉高祖自廢帝即位之初即已入朝是年五月復得鎮太原至清泰二年以契丹數寇遷始兼大同振武等都總管既而有軍變之事至清泰三年五月徙鎮天平遂不受命其事之次序當如此而紀傳中皆參錯互見不能明了故

次第之

從資寇河陽殺皇子重乂寇河南殺皇子重信

今按晉家人傳云重信天福二年二月拜河陽三城節度使是歲范延光反詔前靈武節度使張從賓發河陽兵討延光從賓亦反重信見殺又云重乂高祖幸汴州以爲東都留守張從賓反攻河南見殺又劉昫傳亦云從賓殺重乂于洛以此三傳而攷于紀則正相違舛疑紀之誤也（案舊史晉高祖本紀河陽節度使重信皇子東都留守重乂與列傳同）

次第之

從資寇河陽殺皇子重乂寇河南殺皇子重信

今按晉家人傳云重信天福二年二月拜河陽三城節度使是歲范延光反詔前靈武節度使張從賓發河陽兵討延光從賓亦反重信見殺又云重乂高祖幸汴州以爲東都留守張從賓反攻河南見殺又劉昫傳亦云從賓殺重乂于洛以此三傳而攷于紀則正相違舛疑紀之誤也（案舊史晉高祖本紀河陽節度使重信皇子東都留守重乂與列傳同）

西京留守楊光遠殺太子太師范延光

今按范延光傳延光時已致仕而紀不書蓋脫漏也（案舊史作太子太師致仕范延光）

山南東道節度使安從進反十一月丁丑西京留守高行周爲南面軍前都部署以討之十二月丙戌朔鄭王重貴爲廣晉尹徙封齊王先鋒都指揮使郭金海及安從進戰于唐州敗之

今按安從進傳云從進反鄭王以空名刺授李建崇郭金海等討之從進引兵攻鄧州不克進至湖陽遇建崇等大駭以爲神速復爲野火所燒遂大敗從進以數十騎奔還襄陽高祖遣高行周圍之踰年糧盡從進自焚和凝傳云從進以高祖方幸鄴不意晉兵之速也行至花山遇建崇等兵以爲神遂敗走以本紀言之則是從進既反先命高行周討之次即先鋒郭金海李建崇于湖陽戰敗而後遣高行周圍之踰年而破死事王清傳亦云踰年二者各有不同且和凝傳又參都部署亦與本紀及從進傳不同皆未知孰是其郭海金金海之類覽者自見不復云也（案薛史晉高祖本紀從進舉兵叛以四月癸未圍襄州安從進傳同高行周爲南面行營都部署事兵數以四萬人圍襄州時郭金海爲從進先鋒使有從進初叛已命行周進討之以及詐言事平及詐言事平又放降卒還鄉里以行周恐其還襄州事變亦縱之還鄉里紀傳皆云行周進討破從進於襄州城下不載郭金海之事）

出帝一事

六月丁卯射雁于繁臺

今按前後文皆作射虢此蓋亦虢字也（案今本歐陽史作射于繁臺無雁字）

周本紀

太祖二事

太祖聖神恭肅文武孝皇帝

今按世宗紀云聖神文武恭肅孝皇帝二者不同未知孰是

甲辰及秦寧軍節度使慕容超戰于劉子陂

今按愍帝紀乃是甲申其辰字誤也（案今本歐陽史作甲申疑歐陽史本紀及慕容超傳皆本吳氏所見非舊時善本也）

世宗三事

顯德元年三月癸巳及劉旻戰于高原敗之追及于高平又敗之

今按劉旻世家止云顯德元年三月親征甲戌戰于高平而已顯德元年五月丙子代州守將鄭處謙叛于澤來附

今按劉旻世家云旻道王得中送楊袞歸契丹至代州將桑珪殺防禦使鄭處謙以城降周并送得中于周今本紀止書鄭處謙叛澤而來附二者不同未知孰是

顯德六年六月封子宗誼燕國公

今按家人傳乃是封宗諒其名誼者雖亦世宗子然已先亡矣

唐家人傳

莊宗劉皇后四事

自下魏博戰河上十餘年獨以劉氏從

今按本紀梁末帝貞明元年乙亥魏博諸州入於晉至龍德三年癸未梁亡首尾共九年不得爲十餘年也

同光二年四月己卯皇帝御文明殿遣使册劉氏爲皇后

今按莊宗紀乃是同光二年二月癸未立皇后劉氏與此不同未知孰是

明年三月（同光四年）客星犯天庫有星流于天棓占星者言御前當有急兵宜散積聚以禳之宰相請出庫物以給軍莊宗許之后不肯宰相諭于延英慟恐而退及趙在禮作亂出兵討魏始出物以賚軍

今按莊宗紀趙在禮以同光四年二月癸巳反于貝州甲午陷鄴都甲辰李嗣源討在禮三月嗣源反然則趙在禮反及嗣源討之皆在一月而星變在三月今此先敍三月星變之事而後乃及趙在禮作亂則顛倒失序矣

莊宗東幸汴州從駕兵二萬五千及至萬勝不得進而逗軍士離散所亡太半

今按郭從謙傳云李嗣源兵反嚮京師莊宗東幸汴州而嗣源先入莊宗至萬勝不進而逗軍士離散尙有二萬餘人且古人每謂三分之二爲太半今東幸從兵二萬五千去其大半則有八九千人耳假令尙及萬人而從謙傳乃云尙及二萬餘人則二說自不相合也

晉家人傳

李太后一事

開運三年十二月耶律德光犯闕等事數百字文多不錄

今按其事既見於此傳又見於張彥澤傳及契丹附錄皆數百字其開亦有異同如此傳云四年正月丁亥朔德光入京師帝與太后肩輿至郊外德光不見館于封禪寺而附錄亦云出帝與太后出郊奉迎德光辭不見曰豈有兩天子相見於道路耶四年正月丁亥朔旦晉文武百官班于都城北望帝拜辭素服紗帽以待德光德光入自封丘門此則是帝與太后皆出北郊迎之而不得見也而張彥澤傳云德光道彥澤以二千騎先入京師壬申夜五鼓自封丘門斬關而入明日遷帝于開封府以兵監守內外不通帝與太后所上德光表章皆先示彥澤乃敢遣德光滹河帝欲郊迎彥澤不聽遣白德光德光報曰天無二日豈有兩天子相見於道路耶乃止則是帝與太后未嘗出郊以迎之也又如出帝與太后奉表謝罪而德光報使勿疑之語此傳與附錄皆載既重複而又不同又封出帝爲負義侯遷黃龍府之事亦皆兩載如此之類傷能刊定從一則其繁冗之辭省去多矣非惟簡要且免異同之惑也

漢家人傳

李皇后二事

周高祖起兵嚮京師慕容彥超敗于劉子陂帝欲出自臨兵太后止之曰郭威本晉家人非其危疑何嘗至此今若按兵撫勳以詔諭威威必有說則君臣之際庶幾可全帝不從以出遂及於難

今按漢隱帝紀乾祐三年十一月壬午郭威犯封丘泰寧軍節度使慕容彥超軍于七里店癸未勞軍于北郊甲申勞軍于劉子陂慕容彥超及郭威戰敗績則是帝先出勞軍而後慕容彥超戰敗之次日帝崩矣今此乃先云彥超敗于劉子陂而帝欲出自臨兵失其序矣況李后所言皆未戰前之意也

周高祖起兵嚮京師

今按周本紀郭威廢太祖今呼高祖誤

周家人傳

德妃一事

太祖卽位詔故第二子青哥贈太尉陽名侗

今按其後顯德四年四月詔故皇弟贈太保侗贈太傅則此處似誤矣

世宗子一事

晉臣請封宗室世宗以謂爲國日淺恩信未及于人須功臣大臣盡流于世而後議之可也

今按功德大臣未曉其語無乃功德大成之誤耶

梁臣傳

敬翔二事

太祖取荊襄逐攻淮南翔棣不聽兵出光州攻潼州不克太祖始大悔恨歸而忿躁殺唐大臣幾盡

今按此傳稱殺唐大臣幾盡所殺果何人耶以爲裴樞等耶則殺樞等乃天祐二年六月中而全忠攻淮南日是其年九月後與裴樞等事不相連屬以爲別有大臣耶則歐陽五代史本紀及唐本紀各不略載既云大臣則名字必有著者無容漫無姓名況其年六月方殺裴樞等而貶死者數百人朝廷爲之一空見唐本傳豈有九月又以用兵失利歸而忿躁又殺大臣幾至于盡雖全忠因賊悖戾亦當不至于此忿躁殺大臣事無所指歸蓋誤書也

從太祖用兵三十餘年

今按朱全忠以中和三年癸卯歲爲汴州節度使至建國受禪迄于乾化二年壬申歲弒昭正三十年不得云三十餘年也

楊師厚二事

劉知俊叛晉周德威攻晉州以應知俊師厚敗之于蒙坑

今按唐本紀莊宗天祐六年劉知俊自梁來乞師王自將至陰地關遣周德威攻晉州此一事在梁臣傳則稱敗晉軍在唐紀則稱敗梁軍二者不同未知孰是

晉軍攻燕燕王劉守光求援于梁太祖爲之聲趙以牽晉屯于龍花遣師厚攻邢強三日不能下太祖怒自往督戰乃破邢之進圍務縣晉史建瑭以輕兵夜擊梁軍梁軍大擾太祖與師厚皆乘輜重南走太祖遁東都師厚留屯魏州明年太祖遇弒

今按梁太祖本紀乾化二年三月丙戌屠邢強是年王申卽唐莊宗天祐九年也六月郢王友珪反太祖崩同是一年之事此傳言明年誤也梁薛史無明年二字

王珙仁三事

梁太祖遣子友寧攻王師範于青州是時梁太祖方攻晉州卽子友寧死

今按家人傳友寧乃梁祖兄存之子其後中書上議亦皆謂之皇姪今此乃以子名之誤也

乾化元年正月庚寅日有食之崇政使敬翔白太祖曰兵可憂矣太祖爲之吁食是日景仁及晉人戰大敗于柏鄉

今按梁太祖紀云乾化元年春正月丁亥王景仁及晉人戰于柏鄉敗績。又司天致云乾化元年春正月丙戌朔日有食之。然則史之所紀者二事。日食與戰敗也。今司天致則云正月丙戌朔日食。本紀則書正月丁亥戰敗。而景仁傳則書正月庚寅日食。是日戰敗。三者所書皆不同。未知何者爲是。再其間丙戌庚寅相距五日。而皆書日食。此爲甚誤也。

末帝命景仁伐淮南。戰于霍山。景仁敗。

今按楊隆演世家。乃是徐溫與景仁戰于霍丘。非霍山也。（案薛史及通鑑並作霍丘。）

王處直一事

太祖遣處直以精兵百人疾馳夜破晉閤入鄆州。

今按孟遷傳云梁太祖遣處直將騎兵三百助遷守二者不同。未知孰是。

劉延朗三事

初帝與晉高祖俱事明宗。而心不相悅。帝既立。高祖不得已來朝。

今按唐愍帝及晉高祖漢高祖紀。王弘贊朱弘昭傳。其高祖入朝事。始因應順元年正月中。孟漢瓊自魏來還朝。遂徙范延光自德成鎮。魏石敬瑭自河東往成德。而徙潞王從珂自鳳翔往河東。二月從珂反。三月戊辰。愍帝出如衛州。遂與敬瑭相遇于衛州之東。是時敬瑭已自稱成德軍節度使。則是受命移鎮後入朝邂逅與愍帝相遇也。既而敬瑭盡殺愍帝從者。留之衛州。而身自入朝。適會廢帝入洛。即位而留駐耳。非爲廢帝既入立。不得已而來朝。此甚非其實也。

司天趙延義

今按雜傳。乃是趙延乂也。

敬瑭上書言帝非明宗子。而許王從益次當立。帝得書大怒。手壞而投之。召學士馬胤孫爲答詔。曰宜以惡語詆之。

今按廢帝紀。清泰三年三月丙午。翰林學士馬胤孫爲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河東節度使石敬瑭反。夏五月乙卯。建雄軍節度使張敬達爲太原四面都招討使。晉高祖紀云。天福元年。卽清泰三年也。五月徙鎮天平。敬瑭果不受命。今若以廢帝紀言之。則馬胤孫以三月丙午爲相。而敬瑭繼反。至五月乃命張敬達討之。依此傳則敬瑭反後。胤孫尙爲學士。草答詔三說（案三說疑二說）參致。互不相合。是必有誤者矣。

趙鳳二事

晉取鄜州。莊宗聞鳳名。得之喜。以爲屯田學士。莊宗卽位。拜鳳中書舍人翰林學士。

今按莊宗紀云。同光元年四月己巳。卽帝卽位。閏月壬寅。李嗣源取鄜州。今鳳傳乃先得鄜州。而後卽位。誤也。

五代史纂誤卷中

唐臣傳

周德威一事

天祐七年秋。梁遣王景仁攻趙。

今按天祐七年。卽梁開平四年也。以梁太祖紀、唐莊宗紀、王景仁王鎔傳校之。皆是開平四年冬十一月。獨此傳以爲秋。誤也。

史建瑭一事

晉王東追黃巢於冤句。還過梁軍其城北。梁王置酒上源驛。

今按本紀。李克用追討黃巢於冤句而還。是時卽中和四年也。五月徙鎮天平。敬瑭果不受命。今若以廢帝紀言之。則馬胤孫以三月丙午爲相。而敬瑭繼反。至五月乃命張敬達討之。依此傳則敬瑭反後。胤孫尙爲學士。草答詔三說（案三說疑二說）參致。互不相合。是必有誤者矣。

趙鳳二事

晉取鄜州。莊宗聞鳳名。得之喜。以爲屯田學士。莊宗卽位。拜鳳中書舍人翰林學士。

今按莊宗紀云。同光元年四月己巳。卽帝卽位。閏月壬寅。李嗣源取鄜州。今鳳傳乃先得鄜州。而後卽位。誤也。

又云任圜爲安重誨所殺。而趙鳳突之。次乃述周玄豹事。然後述朱守殷反事。

今按明宗紀。天成二年十月。朱守殷反。己丑自殺。乙未殺太子少保致仕任圜。傳云。朱守殷反於汴州。重誨誅圜與守殷連謀。遣人矯制殺之。而重誨傳亦同。今趙鳳傳乃先述殺圜。而後敍守殷反事。失先後之序矣。（案薛史趙鳳傳先述朱守殷反。後載安重誨殺任圜與守殷連謀。）

漢臣傳

蘇逢吉一事

鳳翔李永吉初朝京師。逢吉以永吉故秦王從曮子。家世王侯。

今按李茂貞雖載其晉封秦王。至從曮嗣位。則不言其襲封。今逢吉傳稱其王僭。蓋晉襲封。而本傳闕書也。且又本傳止敍至從曮之卒。而不及永吉。以至于入朝之事皆不載。亦闕文也。（案從曮襲封秦王。見薛史世襲傳。）

史弘肇一事

乾祐元年冬十月十三日。弘肇與楊邠王章等入朝。坐廣政殿東廡。甲士數十人自內出。擒弘肇邠章斬之。并族其三家。

今按漢隱帝紀。是年冬十一月丙子。殺楊邠及侍衛親軍都指揮使史弘肇三司使王章。皆滅族。周太祖紀云。十一月丁丑。威遂舉兵渡河。然則史弘肇傳以爲十月十三日者誤。當爲十一月也。（案薛史史弘肇傳作十一月。與本紀同。）

周臣傳

王朴一事

治君之川。能澤賢知于近。

今按其上下文意。此治君之用。當是治國之君。傳寫之誤爾。

死事傳

張源德二事

梁貞明三年。魏博節度使楊師厚卒。末帝分魏相等六州爲兩鎮。

今按梁本紀唐本紀賀德倫傳。其分魏相六州爲兩鎮。乃貞明元年事。（是歲乙亥。即莊宗天祐十一年也。）此傳以爲三年者誤也。（案通鑑攷異辨歐陽史與此書同。）

進劉鄩將兵萬人屯于魏以禦變。

今按賀德倫傳云六萬。未知孰是。

唐六臣傳

楊涉一事

租收唐懿宗時宰相。父鐸。

今按唐書楊收傳并宰相世系表。收父遘直生四子。名發、假、收、嚴。蓋取四時爲義。四人所生子。其名亦

然。故發子名皆從木。收子名皆從金。嚴子名從水。惟假之子傳中表中皆不載。然亦推而可知。（案薛史楊收之子名皆從木。以是言之。則收與嚴乃兄弟。非父子。今皆爲涉祖。則誤矣。）

趙光逢一事

事梁爲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梁遷左僕射。以太子太保致仕。末帝卽位。起爲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復以司徒致仕。

今按梁本紀開平三年九月。太常卿趙光逢爲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至末帝貞明元年三月丁卯。龍二年八月丁酉。太子太保致仕趙光逢爲司空兼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四年四月龍。與傳不同。未知孰是。

蘇循一事

梁兵攻楊行密。大敗于淝河。明年梁太祖卽位。

按唐以天祐四年丁卯歲四月。禪位于梁。今此傳云明年梁太祖卽位。則梁攻楊行密而敗于淝河。是天祐三年丙寅歲也。徧攷唐書紀及行密傳并歐陽史梁本紀楊行密世家。皆無天祐三年梁兵攻行密敗于淝河之事。且行密以天祐二年十一月已卒矣。安得有三年敗梁兵之事耶。此甚誤矣。按梁太祖凡四出兵攻淮南。而皆敗。其初以大順元年遣龐師古攻孫儒于淮南。大敗而還。（是歲庚戌。）次以乾寧四年遣龐師古葛從周往攻楊行密。而大敗于清口淝河。（是歲丁巳。）次以天祐元年甲子十一月又攻淮南。取光州攻壽州。不克而旋。（此三敗皆見梁太祖紀及龐師古葛從周傳。）其次以天祐二年乙丑九月又出光州攻壽州。不克。大敗而歸。（見梁太祖紀及歐陽傳。）而歐陽公以天祐二年壽州之敗爲淝河之敗。故有是說。殊不知淝河之敗。去此已九年矣。其實天祐二年攻壽州敗歸。至天祐四年。唐始遜位。其所謂明年梁太祖卽位者。亦誤也。

杜曉二事

父讓能爲唐相。昭宗時。王行瑜李茂貞兵犯京師。昭宗殺讓能於臨皋以自解。曉以父死撫罪。居喪哀毀。服除。布衣幅巾。自燔十餘年。崔胤判鹽鐵。辟巡官。除畿縣尉。直昭文館。皆不起。崔遠判戶部。又辟巡官。按唐本紀。杜讓能以景福二年死。是後推曉服除及宰相表崔胤與此傳不相應。其杜曉布衣幅巾自燔。顯無十餘年。蓋此誤記。今各依年次編列之。庶覽者易悟。

癸丑景福二年十月。讓能死。（九月壬寅。自御史中丞爲戶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甲寅乾寧元年。中書侍郎（六月壬辰。檢校左僕射同平章事。護國軍節度使。七月。）

乙卯二年。（三月。爲中書侍郎戶部尚書同平章事。九月。判戶部。）

丙辰三年。（此年春。曉富除服。七月。檢校禮部尚書平章事。九月。罷。白鹿山隱。）

丁巳四年。（六月。復相。檢校戶部尚書。三月。罷。遷判戶部。四月。爲兵部尚書。六月。爲中書侍郎。）

戊午光化元年。（正月。罷。檢校吏部尚書。）

己未二年。（正月。罷。檢校工部尚書。）

庚申三年六月崔胤爲左僕射兼門下侍郎平章事諸道鹽鐵轉運等使四月崔遠爲吏部尚書九月崔胤爲司空十辛酉天復元年正月崔胤爲司空兼門下侍郎平章事閏四月朱全忠所殺正月崔遠爲兵部尚書壬戌二年正月崔胤守司空兼門下侍郎平章事判使如故癸亥三年二月丙子崔胤守司空兼門下侍中庚辰守司空正月崔胤罷爲太子少傅分司東都是月爲朱全忠所殺正月甲子天祐元年正月崔遠自兵部尚書爲中書侍郎平章事閏四月崔遠爲右僕射乙丑二年三月崔遠爲朱全忠所殺

開平二年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今按本紀開平三年九月辛亥翰林學士承旨工部侍郎杜曉爲戶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與傳不同未知孰是

義兒傳

李嗣昭一事

嗣昭初喜嗜酒

今按嘉卽嗜也嗜喜字案薛史作嗜酒好樂

存孝二事

求救于幽州李斯威斯威兵至

今按王鎔傳乃是李匡威作斯則非也案匡當是斯之誤

兒蒙主恩位至將相

今按本傳存孝止是爲邢州留後又未嘗爲平章事何故云位至將相耶豈謂傳敍其所歷之官必有脫漏者矣案薛史作位至將帥歐陽史誤作將相非存孝所歷之官有脫漏也

存賢一事

天祐十八年梁兵攻朱友謙于河中莊宗遣存賢援友謙是時友謙新叛梁歸晉而河中食少人心多貳諜者因謂存賢曰河中人欲殺子以歸梁宜亟去存賢曰死王事吾志也復何恨哉卒擊走梁兵天祐十八年辛已卽梁末帝卽位之年也

今按梁末帝紀貞明六年夏河中節度使朱友謙襲同州殺其節度使程全暉振附于晉泰寧軍節度使劉鄩討之貞明六年庚辰卽天祐十七年也又唐莊宗紀天祐十七年朱友謙襲同州梁遣劉鄩擊友謙李存審敗梁軍于同州存賢傳以爲十八年者誤也案薛史作十八年與歐陽史同又按朱梁紀與唐紀皆云十七年而存賢傳止作十八年蓋存賢當時止是別將一兵其事始末甚明卽無存賢擊走梁兵之事況大將友謙符存審劉鄩傳皆謂存審救之而鄩敗退梁軍案薛史存賢傳止作擊退梁軍自是存審安得隱其姓名而存賢獨有其功乎案薛史不言其擊退梁軍不言其協力同破劉鄩史氏欲多存賢之功故於其助守河中是以有諜者勸其亟去之事而存賢能與存審協力同破劉鄩史氏欲多存賢之功故於其傳言之如其自能破敵然其實擊走梁兵者乃符存審其功非存賢所得專有也

雜傳

羅紹威二事

魏博自田承嗣始有牙軍牙軍歲久益驕至紹威時已二百年父子世相婚姻以自固結紹威乃卽遣使告梁乞兵欲盡誅牙軍梁太祖許之

今按梁本紀紹威與太祖謀誅牙軍時天祐三年丙寅歲也又按唐本紀代宗廣德元年正月承嗣以魏州降自後田氏據有魏博者累世廣德元年歲在癸卯至天祐三年實一百四十四年爾謂之二百年卽誤也

燕王劉守光囚其父仁恭與其弟守文有隙

今按守光傳守文乃其兄也

李茂貞二事

傳中載茂貞犯京師屯于三橋昭宗殺杜讓能茂貞乃罷兵等事且云明年河中節度使王重盈卒其子珂琪爭立

今按本紀此茂貞犯京師殺杜讓能乃景福二年癸丑事次年改乾寧元年甲寅今旣述景福二年事訖便云明年王重盈卒則是乾寧元年重盈卒也然據本史李克用紀云乾寧二年河中王重盈卒其諸子珂琪爭立而又唐昭宗本紀亦云乾寧二年乙卯正月壬申詔鎭國軍節度使王重盈卒其子珂自稱留後正與克用紀相符則茂貞傳所謂明年者誤也當爲乾寧二年

又云昭宗自石門還益募安聖捧宸等軍萬餘人以諸王將之茂貞謂唐將討己遂犯京師昭宗遣覃王拒之覃王至三橋軍潰昭宗出居于華州

今按韓建傳云乾寧三年李茂貞復犯京師昭宗將奔太原次渭北建遣子允請幸華州又唐昭宗本紀云乾寧三年六月庚戌李茂貞犯京師圍延王戒丕禦之丙寅及茂貞戰于娄館敗績七月癸巳行在渭北甲午韓建來朝次華州以是言之則茂貞犯京師而唐使拒之者延王戒丕而其敗在娄館昭宗因而幸華州者也歐陽史謂覃王拒之而潰於三橋者誤也考唐書茂貞王師戰前後共五至其初景福二年則圍覃王圍周爲招討使戰于興平敗績茂貞遂犯京師一也歐陽史所謂戰于盩厔屯于三橋者是也乾寧元年正月以兵來朝二也乾寧二年與王行瑜韓建同犯京師圍李克用起兵乃去三也乾寧三年疑唐慕兵討己治兵請覘遂犯京師四也乾寧四年以茂貞爲西川節度使圍覃王圍周爲飛翔陳右節度使茂貞不受命圍周及茂貞戰于奉天敗績五也此唐本紀具載甚明而歐陽史茂貞本傳止書其三而其所謂親王及戰之地又皆交錯不明此其誤也

李仁福一事

當僖宗時有拓拔思恭者爲夏州偏將後以與破黃巢功賜姓李氏拜夏州節度使思恭卒乾寧二年以

其弟思諫爲節度使自唐末天下大亂史官實錄多闕朱攻之亂思恭與鄆州李思孝皆以兵屯渭橋其後黃巢陷京師思恭與復京師然皆未嘗有所可稱故思恭之世次功過不顯而無傳梁開平二年思恭卒

今按唐本紀黃巢以廣明元年庚子十一月入京師中和三年癸卯四月復京師四年甲辰七月巢伏誅光啓二年丙午正月朱攻叛乾寧二年乙卯李克用討王行瑜時保大軍節度使李思孝爲北面招討使定難軍節度使李思諫爲東北面招討使二人姓名至此方見于紀其次第如是今此傳所敍如朱攻黃巢之類先後錯亂年時交互殆不可攷且又按王建世家天祐中有武信軍節度使洋州招拔思敬以施降於建建遂有山南道豈亦思恭之族耶而唐書昭宗紀則亦皆爲思恭此又何耶豈本是一人而所從昏之異耶案謝攷作華實是一人

朱宣一事

宣瑾既逼乃馳檄兗鄆言宣瑾多誘宣武軍卒亡以東乃發兵收亡卒因攻之

今按梁本紀云朱宣朱瑾兵助汴以破宗權東師王移檄兗鄆誣其誘汴亡卒以東乃發兵攻之然則宣傳所謂卒亡以東乃誤也當爲亡卒以東

李振一事

振奏事長安舍梁邸宦官劉季述謀廢昭宗因邸吏程嚴見振謀之振駭然曰百歲奴事三歲主而敢爾耶今梁王百萬之師方仗大義尊天子君等無爲此不祥也振還季述卒廢昭帝

今按李振乃全忠逆黨全忠之篡與敬翔爲謀主昭宗被弒實振同謀故當時有鴟梟之名蓋其好亂樂禍之心著于世久矣方幸王室之災變得以遂其凶志安有如是之言哉今傳中所載決非振之辭也何哉蓋季述被誅之後全忠方封梁王當其議廢立之際安得先有梁王之稱耶斯言誣妄實此可以具見此蓋振在梁貴顯之日史官畏其權勢及凶險之素爲撰此言欲文掩其惡以佞之而歐陽公亦從而誤載之爾案歐陽史本於薛史通攷致異亦疑薛史爲誤

劉知俊一事

知俊奔蜀王建以爲武信軍節度使返攻茂貞取秦鳳階成四州

今按王建世家云永平五年遣王宗侃攻岐取其秦鳳階成四州至大散關梁叛將劉知俊在岐子是以其族來由此言之則是王建先已得秦鳳階成四州而後知俊來奔其說與知俊本傳不同必有誤者也

張全義一事

梁亡莊宗入汴全義自洛來朝泥首待罪莊宗勞之全義因請幸洛陽曰南郊儀物已具莊宗大悅加拜全義太師尚書令明年十二月然不以前語責全義

今按本紀莊宗以同光元年四月即皇帝位是歲癸未十月己卯滅梁十一月甲子如洛陽十二月庚午朔至自汴州二年是歲甲申二月己巳朔有事南郊由此觀之則莊宗以元年十月滅梁入汴十一月入洛次年二月即南郊也而全義傳乃云莊宗入汴全義來朝明年十一月幸洛陽而又改用來年二月南郊顯差一年蓋傳內脫明年二字致此誤也案薛史無明年二字

朱友謙二事

徙鎮河中累遷中書令封冀王太祖遇弒友珪立加友謙侍中

今按友珪傳云既即位以河中朱友謙爲中書令友謙不受命即無加侍中之事友謙本傳則友謙當太祖時先爲中書令矣二說不同未知孰是

莊宗既殺友謙又殺其子令德令錫

今按伶官史彥瓊傳則友謙仍有子建徽被殺今傳內止述二子亦闕文也

朱漢賓一事

父元禮爲軍校從梁軍戰歿于清口梁太祖以其父死戰憐之以爲養子是時梁方東攻兗鄆州朱瑾其軍中驍勇者號雁子都太祖聞之乃更選勇士數百人號落雁都以朱漢賓爲指揮使漢賓貴人猶以爲朱落雁

今按梁太祖紀及朱宣朱瑾傳攻之則此節盡皆參錯按太祖紀乾寧四年正月克鄆斬朱宣又克兗州朱瑾奔淮南至九月梁兵方敗于清口蓋稍行密用朱瑾而敗梁兵也若元禮以此時戰歿則兗鄆先已破亡久矣與此傳全不相符況兗是朱瑾鄆是朱宣今則云鄆州朱瑾又甚誤矣案薛史朱漢賓傳本言初梁太祖之攻兗鄆也朱瑾驍勇士爲落雁都鄆人更選勇士爲落雁都既陽史改用是時二字遂有此誤

周知裕一事

卒劉守光兄守文守光攻殺守文

今按守光傳守文因討守光戰而被殺非被攻也

五代史纂誤卷下

雜傳

王晏球一事

定州王都反。以晏球爲招討使討之。契丹遣塔納（舊作禿餒今改正）將高騎救都。

今按契丹附錄云。定州王都反。唐遣王晏球討之。契丹遣塔納等以騎五千救都。與晏球傳不同。未知孰是。

王建立一事

建立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判三司事。居歲餘。自言不識文字。願解三司。明宗不許。久之。建立稱疾。乃出爲平盧軍節度使。

今按明宗本紀。天成三年三月癸亥。成德軍節度使王建立爲尚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十一月甲午。王建立罷。自三月至是止八九月爾。而傳中云歲餘。誤也。

劉處讓二事

延光有降意而遲疑。處讓入城。譬以禍福。延光乃出降。

今按延光傳云。延光反。高祖決意討之。延光初無必反意。及孫銳等敗。延光遣牙將齎表自劾。高祖不

見。又附楊光遠請降。不報。延光遂堅守攻之。遠年不克。帥老糧匱。宗正丞石昂上書極諫。請赦延光。顯以罪事不說而降之。高祖亦悔悟。三年九月。使謂者入魏救延光。乃降。其說與處讓傳不同。未知孰是。

唐制樞密使。常以宦者爲之。自梁用敬翔李振。至莊宗始用武臣。而權重將相。時以宰相桑維翰李崧兼樞密使。處讓與諸宦者心不平之。光遠之討延光也。以晉重兵在己。舉動多驕恣。其所求請。高祖頗裁抑之。處讓爲光遠言此非上意。皆維翰崧等嫉公耳。光遠大怒。及兵罷。光遠見高祖。訴以維翰等沮己。高祖不得已罷維翰等。以處讓爲樞密使。處讓在職。凡所陳述。多不稱旨。處讓丁母憂。高祖遂不復拜樞密使。以其印付中書。而廢其職。

今按楊光遠傳云。范延光反。以爲魏府都招討使。延光降。而光遠自以握重兵在外。始爲恣橫。高祖每優容之。樞密使桑維翰患之。數以爲言。光遠自魏來朝。屢指維翰擅權難制。高祖不得已罷出維翰於相州。亦徙光遠西京留守。奪其兵職。又桑維翰傳云。高祖即位。以維翰爲翰林學士禮部侍郎知樞密院事。遷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樞密使。天福四年。出爲相州節度使。李崧傳云。晉高祖入京師。爲戶部侍郎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樞密使。丁外艱起復。出帝即位。以崧兼判三司。與馮玉對掌樞密。又高祖紀云。天福元年十一月。皇帝即位。掌書記桑維翰爲樞密使事。閏月丙寅。爲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樞密使。二年正月。兵部侍郎李崧爲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樞密使。六月。天雄軍節度使范延光反。楊光遠爲魏府行營都招討使。三年九月。救延光。是月宣徽南院使劉處讓爲樞密使。四年四月。廢樞密使。閏月壬申。桑維翰罷。以楊光遠傳及處讓傳攷之。大意皆同。止徵有小異。然處讓傳云。兵罷。光遠訴高祖。高祖高祖紀維翰以處讓爲樞密使。而高祖紀云。二年九月。敕范延光。是月劉處讓爲樞密使。四年閏四月。桑維翰方罷。即與處讓傳所述不同。此其一也。處讓傳云。維翰李崧兼樞密使。處讓爲光遠言。皆維翰崧等嫉公耳。及兵罷。光遠訴維翰等。高祖不得已罷維翰等。今以紀傳校之。自罷兵之後。止有維翰一人罷。即不知所謂罷維翰等。復指何人。此其二也。樞密使之廢。處讓傳則在維翰罷之後。本紀則在維翰罷之前。二說未知孰是。此其三也。

張廷蘊一事

李繼韜叛于潞州。莊宗遣明宗爲招討使。元行欽爲都部署。廷蘊爲馬步軍都指揮使。將兵爲前鋒。廷蘊至潞日。已暮。即率兵百餘。踰濠登城。城守者不能禦。遂破潞州。明旦。明宗與行欽至。明宗心頗懼之。

今按梁本紀。末帝貞德三年。即唐莊宗同光元年癸未歲也。三月。潞州李繼韜叛于晉。來附。閏四月。入取鄆州。十月。梁亡。又按唐莊宗紀云。同光元年三月。李繼韜以潞州叛。附于梁。四月。皇帝即位。閏四月壬寅。李嗣源取鄆州。十月。如鄆州。以襲梁。己卯。滅梁。明宗紀云。同光元年。梁末帝貞德三年。即唐莊宗同光元年。李繼韜叛于晉。來附。閏四月。唐以潞州叛降梁。莊宗有憂色。召嗣源帳中謂曰。繼韜以上黨降梁。而梁方急攻潞州。晉出不意攻其鄆州。以斷梁右臂。可乎。嗣源曰。夾河之兵久矣。苟非出奇。則大計不決。臣請獨當之。乃以步騎五千。涉濟

至鄆州人無備遂襲破之即拜天平軍節度使王彥章急攻鄆州莊宗救之圍源為前鋒敗梁軍追至中都擒彥章自後至有謀自鄆襲汴之事以至梁滅並無為潞州招討使之行此其一也元行欽傳亦並無此行此其二也繼韜傳云繼韜反遣其弟繼遠入梁末帝即拜繼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居數月莊宗滅梁繼韜將走契丹會敎至乃已因隨其母朝于京師劉昫唐書宜據恩貸由是莊宗釋繼韜此則繼韜之叛始末甚明並無明宗元行欽張廷蘊攻潞州破城之事此其三也以是觀之則廷蘊傳中所載殆皆虛也（案薛史張廷蘊傳推李繼韜叛也歐陽史非討李繼韜叛也歐陽史刪去叛將出立叛逆之破潞州語討繼韜立四字遂有此誤）

馮暉一事

是時隱帝昏亂馮玉李彥韜等用事暉曲意事之

今按五代之君惟漢有隱帝而馮玉李彥韜用事乃在晉出帝之世其出帝在薛史謂之少帝歐陽史改為出帝未嘗有隱帝之號況方敘馮暉仕晉世之事則當為出帝其隱帝字誤也

王峻一事

漢宗室蔡王信在許州潞州軍變太祖入京師峻遣馬鐸率兵之許州伺變遂殺信

今按漢家人傳云信自殺與信傳不同疑家人傳誤也（案通鑑從王岐傳）

劉詞一事

從破張從賓楊光遠以功遷率國第一軍都虞候從焉全節破安州以功遷指揮使從杜重威破鎮州以先登功拜沁州刺史晉軍討安從進為襄州行營都虞候以功遷沁州團練使

今按張從賓以晉高祖天福二年六月反是年為丁酉楊光遠以出帝天福八年十二月反是年為癸卯去丁酉七年矣焉得以高祖天福五年破安州是年為庚子杜重威以高祖天福七年正月破鎮州是年為壬寅安從進以高祖天福六年十月反是年為辛丑至出帝天福七年八月死是年為壬寅以是推敎年月前後無復倫次其差誤多矣

王環一事

孟把遣其秦州節度使高處侔以兵援環

今按本史世家止有高彥侔無處侔王環傳數處招誤也（案薛史及通鑑俱作高彥侔）

范延光一事

安重誨死復召延光與趙延壽並為樞密使

按明宗紀長興元年九月甲申成德軍節度使范延光為樞密使是時安重誨尚在十二月安重誨討董璋二年二月辛丑安重誨罷四月甲辰實徽北院使趙延壽為樞密使五月殺安重誨又安重誨傳云重誨因求解職趙鳳以為大臣不可輕動遂以范延光為樞密使而重誨居職如故由此言之則召范延光為樞密使之時安重誨未死今延光本傳以為重誨死後乃召為樞密使者誤也

楊光遠一事

召夷狄為天下首禍李滅晉氏皆據中國者三十餘年皆光遠降契丹為首禍則當日乃石敬瑭召之也

今按此說不如以召夷狄首禍自何時為始若以晉安塞光遠降契丹為首禍自建隆以後契丹自非因光遠又是年歲在丙申至本朝太祖受禪建隆元年庚申歲止二十五年爾自建隆以後契丹自是威屢迹無復侵軼可以為中國患者非五代之末時有陵犯猶夏之畏也若以光遠在晉州反日召契丹入寇為首禍則是歲在癸卯至建隆元年止是十八年爾不知定起何時為三十餘年疑是誤計也其子承雄為單州刺史福州刺史今按本紀晉天福八年十一月許州刺史楊承雄棄晉州紀傳不同未知孰是

李愚二事

任圜罷相乃拜愚中書侍郎同平章事

今按明宗紀天成元年丙戌五月工部尚書任圜為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自任圜罷至此已五龍十月被殺長興二年辛卯三月太常卿李愚為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自任圜罷至此已五年矣歐陽與愚入相年月太相遠按是年三月失其日趙鳳罷相而丁亥愚即拜命蓋史之所書本謂趙鳳而誤為任圜也（案薛史李愚傳長興初除太常卿遷工部尚書乃拜中書侍郎平章事歐陽史誤出鎮耶州入在中書誤為出鎮耶州不知要益辜者對亡不定與歐陽史異）

廢帝入立罷馮道出鎮同州以劉昫為相

今按明宗紀長興四年正月庚寅端明殿學士兵部侍郎劉昫為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明宗崩是時宰相則馮道李愚劉昫也愚愍帝至廢帝清泰元年五月道罷七月太常卿盧文紀為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劉昫傳云馮道與昫同為相然則馮道相與李愚劉昫同列久矣道既出而盧文紀入今愚傳謂廢帝罷道出鎮而以昫為相則誤也（案薛史馮道出鎮耶州墨加特進太傅不知要益辜者對亡不定與歐陽史異）

劉昫一事

馮道與昫為姻家而同為相道能李愚代之

今按廢帝以清泰元年四月即位是時宰相則馮道李愚劉昫也至五月而道罷七月太常卿盧文紀為相今此傳謂道能李愚代之則誤也

崔梲二事

晉高祖時以戶部侍郎為翰林學士承旨權知天福二年貢舉維翰素貴盛負而語簡

今按桑維翰父琪侍事張全義而威其有恩維翰止以進士及第節度使幕賓偶因晉祖開國為相天福二年晉祖方即位之二年而維翰為相僅一年許閱皆宋可云素貴況宰相之重人皆尊之非獨維翰自負而後尊也何不曰維翰素矜嚴而語簡蓋維翰本傳云維翰素以威嚴自持故也（案薛史梲傳作維翰語簡）

天福八年高祖崩太常復文武二舞詳定正冬朝會禮及樂章梲等草定之其年冬至高祖行朝獻禮

廷設宮縣二舞在北登歌在南王公上壽禮畢高祖大悅賜優金帛明年正旦復奏于廷聞者皆悲憤其年高祖崩

今按晉本紀天福七年六月高祖崩安得有八年詔復二舞之事此其一也又按本紀天福五年庚子十一月內子冬至始用二舞至七年壬寅六月高祖崩今此傳乃云其年冬至升朝殿廷設宮縣二舞明年高祖崩其說又與紀不同此其二也此紀傳必有誤者

實緯一事

宰相王峻言之高祖貶緯爲虛軍行軍司馬

今按王峻爲相正周太祖時今呼爲高祖者誤也

王松一事

守貞反松以子故上書自陳高祖怡之但使解職而已

今按漢本紀云乾祐元年正月丁丑皇帝即位（高祖也）二月辛巳皇帝初立天下易以固乃決計而反由此言之傳云高祖崩杜重威死守貞懼不自安以謂漢室新造隱帝初立天下易以固乃決計而反由此言之李守貞反時高祖已崩王松傳所云誤矣

司天致一事

三年春正月壬申金火合于奎九月庚辰土木合于箕辛巳金火合于軫十二月壬寅朔金木相犯于斗四年二月辛酉月及火土合于斗乾祐三年十月辛酉太白犯木

今按司天致書星皆謂之歲鎮熒惑太白辰星然于其間又復于此類書之豈土木火金水星與歲鎮熒惑太白辰星各異乎其別有書錄或史之脫文乎

後蜀世家

孟知祥四事

先鋒康延孝反攻破漢州

今按延孝乃後蜀非先鋒其誤已在唐家人傳第十四解訖

天成二年正月李嚴至成都知祥設酒召嚴執嚴下斬之三年唐徙趙季良爲果州團練使（云云是歲唐師伐荊南）

今按明宗本紀天成二年二月西川節度使孟知祥殺其兵馬都監李嚴戊戌山南東道節度使劉訓爲南面招討使以伐荊南又西方鄴傳云明宗入洛明年高季興叛明宗澄襄州節度使劉訓等招討由此言之則明宗以天成二年伐荊南明矣而世家以爲三年則誤也

敬瑭軍既旋所在守將又棄城走明宗疑之以責安重誨重誨懼自請行

今按安重誨傳云盧璋等反遣石敬瑭討之西川路險阻糧運甚艱誨發一石而致一斗自關以西民苦輸送往往亡棄山林爲盜賊明宗謂重誨曰事勢如此吾當自行重誨曰此臣之責也乃請行重誨

行至三泉被召還又朱弘昭傳云石敬瑭伐蜀久無功明宗遣安重誨督軍重誨至鳳翔弘昭即奏言重誨怨望又陰遣人馳告敬瑭使拒重誨令敬瑭以糧餉不繼遂燒營返軍重誨亦以被譴召還得罪由是言之則是非敬瑭軍既旋而後重誨請行也世家之說誤矣

遣工部尚書盧文紀册封知祥爲蜀王

今按盧文紀傳文紀雖皆爲工部尚書自後左遷營使蜀時乃太常卿耳

孟昶一事

李昊云唐德宗皇子訢生四歲而卒贈揚州大都督封蔣王此故事也

今按唐蔣王名詢非訢字也此蓋李昊以犯知祥嫌名故易之爲訢耳今史記不明述其因而註者又不解之讀者何從而知也

南唐世家

李煜二事

楚王馬希廣爲其弟希萼所弒希萼自立

今按馬希廣世家希萼乃希廣之兄也

十年分洪州高安清江萬載上高四縣置筠州

今按職方攷中已具言之矣今此又皆顯爲重複也

東漢世家

劉旻二事

旻出陰地攻晉州爲王峻所敗

今按王峻傳旻聞周兵大至卽解去未嘗與峻交鋒安得云爲峻所敗也

旻自敗于高平已而被圍以旻得疾明年十一月卒

今按本紀周太祖以廣順四年甲寅歲正月丙子朔有事于南郊大赦改元爲顯德元年是月壬辰太祖崩丙申世宗卽位二月漢人來討攻自潞州三月乙酉如潞州癸巳及劉旻戰于高平敗之六月乙巳班師又按十國年譜甲寅世宗顯德元年正月卽位卽劉旻之乾祐七年乃注云是歲承鈞立以此推之則是世宗以顯德元年甲寅歲圍太原至六月班師是歲旻卒承鈞立也今世家乃云明年十一月卒則與本紀年譜不相應蓋世家誤有明年二字也

五代史記纂誤補

吳蘭庭撰

有宋朝請大夫吾家延珍氏續所作五代史記纂誤。其書久佚。今武英殿聚珍版所采集者。以晁氏讀書志校之。約存原書之十五六。則其亡失者爲可惜也。今年秋。校武英殿本五代史。點定之餘。不揣管見。輒錄而次之。益以嘗賢緒論并近時人訂正所及。因名之爲五代史記纂誤補。其薛氏舊史及新舊唐諸書有及五代時事而語或岐出者。別爲考異之書。不在此數。夫末學膚見。敢謂有裨前哲。然徵類以稽。則疑所滋也。緣隙以求。則徑所通也。衆蹤弋獲。庶千慮之一得乎。殿本向有考證。係今上初詞臣所輯。附載各卷。業已布諸學宮。無庸贅錄。即事證離合。其已具薛史考證及通鑑考異者。概不復著。若夫十國四夷。歐史本多不備。且有遂史采史及吾家志伊氏任臣之十國春秋在。茲亦別爲標舉。不欲繩所本無也。又朝請所著新唐書糾繆。有字書非是一例。勘校精審。然點畫小疵。或屬刊本偶譌。茲既經校正。亦略不著。第薛氏書名五代史。歐陽氏書則名五代史記。今行本並作五代史。而纂誤標名亦無記字。均係傳刻之譌云。

乾隆四十三年冬十月歸安吳蘭庭識。

梁本紀

太祖

徐州時溥注云。凡稱某州某人者。皆其節度。

謹按此注舉例未誦。如晉高祖紀所稱亳州李鄴、晉州安崇阮等。高萬興傳之坊州李彥昱。不必皆節度也。

十二月。徙封吳興郡王。

謹按此本薛氏舊史。若新舊唐書及通鑑。則皆無其文。考舊唐昭宗紀。龍紀元年四月。朱全忠以沛郡王進封東平王。卽薛史于光啓二年已皆改封吳興矣。而文德元年五月。乃云改帝鄉里爲沛王里。則何也。

至是張濬私與汴交。

謹按此首見張濬而不著其官非也。據汪文盛本。張濬上有宰相二字。

河東飯將馮霸殺潞州守將李克恭來降。

謹按唐家人傳作潞州牙將安居受殺克恭與此異。

十一月曹州將郭紹賓殺其刺史郭師儒來降。

謹按新唐書朱瑄傳云瑄復取曹以郭詡爲刺史。通鑑係之光啓三年十月。此脫去瑄復取曹一節。則前此全忠已取曹州。此復言來降。語失據矣。

冬。友裕取濮州。

謹按紀前於光啓三年十月言取濮州。以後不言復失。惟通鑑於光啓三年十一月書朱全忠遣朱珍還濮州。而友裕傳于景龐元年云是時朱宣在濮州。張歸霸傳亦云友裕攻鄆。屯濮州。則朱宣于斗門再勝之時。當復取濮州。而史略之也。

十一月。保義軍亂。殺其節度使王珙。推其牙將李璠爲留後。其將朱簡殺璠來降。

謹按朱友謙傳云。璠立。友謙復以兵攻之。璠得逃去。與此異。蓋此紀傳俱本薛史。而薛史記傳自各異也。

四月甲辰。天子至自西都。

謹按新舊唐書昭宗紀俱作閏四月甲辰。此脫閏字。

以宣武、宣義、天平、護國、天雄、武順、佑國、河陽、義武、昭義、武寧、保義、忠義、武昭、武定、泰寧、平盧、匡國、鎮國、荊南、忠武、二十一軍爲魏國。

謹按舊唐書哀帝紀。武昭作戎昭。通鑑司注云戎昭領金均房。此仍薛史之誤。

弒濟陰王。

謹按此事。舊唐書哀帝紀作二月二十二日。新紀亦係二月。通鑑作二月癸卯。癸卯正二月二十二日也。此則上係正月。與新紀如出二手。恐誤。

戊寅封鴻臚卿李嶠介國公爲二王後。

謹按薛史。嶠作嶠。又五代何要梁開平二年三月。以唐宗子李嶠封萊國公爲二王後。其年十二月。禮儀使唐朝以魏元氏子孫封韓國公爲三恪。周宇文氏子孫封酅國公爲二王後。今國家封唐李氏宗子李嶠爲萊國公。請以介國公爲三恪。酅國公萊國公爲二王後之文。知此嶠字介字並誤。

癸巳天雄軍節度使楊師厚爲北面行營招討使。

謹按本傳師厚爲山南東道節度使。以克劉知俊功。遷保義。又徙宣義。已而從太祖擊趙。明年留屯魏州。明年師厚逐節度使羅周翰。友珪因以師厚爲天雄節度使。羅紹威傳亦云子周翰。乾化二年爲楊師厚所逐。考通鑑乾化元年正月。以楊師厚爲北面招討使。將兵屯河陽。二月師厚引兵救那魏。留屯魏州。二年七月。招討使宣義節度使楊師厚於魏州引兵入牙城。據位視事。則當師厚初爲招討時。羅周翰尚在天雄。師厚幷未即屯魏州也。此云天雄軍節度使者誤。

宋帝

謹按盜本卜上有汝字。

翰林學士承旨禮部侍郎張策爲刑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謹按唐六臣傳策以工部侍郎承旨拜刑部侍郎。不言自禮部侍郎者升三曹。爲尚書者雙轉。如工侍轉戶侍。禮宮六侍郎。則升洲曹。以工禮刑戶兵吏爲銓等相爲侍郎。侍轉兵侍。爲意宋制故有所本。而微不同。此張策當以工侍轉刑侍爲升南曹也。又梁改承旨爲率旨。

故策與杜曉傳俱作率旨。而紀俱仍作承旨。亦是紀誤。

三年春正月甲戌。如西都。

謹按世多以梁爲都汴州。其實不然。考通鑑於開平二年云。是歲帝將遷都洛陽。語蓋本薛史。薛史云。三年正月己巳。遷太廟神主赴西京。甲戌發東都。己卯入西都。是梁此時實自東都遷於西都。而此僅以如西都爲文。非也。然不特此也。薛史開平元年十月。帝以用軍未暇西幸。文武百官。久居東京。漸及疑阻。令宰臣張文蔚已下。並先於西京祗候云云。又乾化元年二月壬戌。詔曰。東京舊邦。久不巡幸。宜以今月九日幸東都云云。似是梁固乎唐本以洛陽爲都。特以襲位伊始。未遑議遷。且制置東方。利於便近。故於受命之邦。並建東都。而郊禮大體。仍就西都行事。厥後均王定亂。袁象先還趙嚴齋傳國寶至東都。請王即位於洛陽。而王報之曰。大梁國家創業之地。何必洛陽。（通鑑見）可知洛陽自爲上都。而東都則止是唐東都之比。故晉張昭遠所奏。亦僅云汴州在朱氏稱制之年。有京都之號。（見薛史晉高祖紀）則知此下乾化二年所謂四月己巳至自魏州。戊寅如西都。其內開封而外洛陽者。語亦不合也。

夏四月丙午。知俊克延鄜坊三州。

謹按紀前於天復二年云鄜坊李周歸降以後。不言鄜坊復附於岐。考新唐書九月乙亥匡國軍節度使劉知俊陷坊州。十月辛巳。楊崇本會鳳翔遣原鄜延秦隴兵以討朱全忠。蓋鄜坊之地。岐汴得失不常。而史亦不備著也。

秋七月甲申。襄州軍亂。殺其留後王班。

謹按劉玭傳作山南節度使王班。

辛未。證國軍節度使楊師厚爲西路行營招討使以伐岐。

謹按師厚傳。無徙鎮河中事。此時鎮河中者爲朱友謙。師厚無由爲護國節度也。通鑑作鎮國節度使。此護國當是鎮國之誤。

癸巳天雄軍節度使楊師厚爲北面行營招討使。

謹按本傳師厚爲山南東道節度使。以克劉知俊功。遷保義。又徙宣義。已而從太祖擊趙。明年留屯魏州。明年師厚逐節度使羅周翰。友珪因以師厚爲天雄節度使。羅紹威傳亦云子周翰。乾化二年爲楊師厚所逐。考通鑑乾化元年正月。以楊師厚爲北面招討使。將兵屯河陽。二月師厚引兵救那魏。留屯魏州。二年七月。招討使宣義節度使楊師厚於魏州引兵入牙城。據位視事。則當師厚初爲招討時。羅周翰尚在天雄。師厚幷未即屯魏州也。此云天雄軍節度使者誤。

武寧軍節度使將殷反。天平軍節度使牛存節討之。

謹按此事。薛史統係九月。通鑑先書殷叛。繼書九月命將討之。此不具時月。直屬之四月丁丑之後。誤矣。

三月鎮南軍節度使劉鄩友昌入戰於故元城敗績。
謹按唐紀昌圍上黨正月通鑑則在二月此據薛史。
秋七月昌入取相州張鎬奔於京師安國軍節度使閻寶叛附於昌。
謹按唐紀昌入取相州那州梁爲保義軍莊宗改曰安國此安國軍當作保義軍。
橫海軍節度使戴思遠奔於京師。
謹按唐書方鎮表太和五年齊德滄節度賜號義昌軍通鑑乾化二年改義昌爲順化軍此橫海軍當作順化軍。
四年正月。
謹按此脫春字。
是歲秦寧軍節度使張守進叛附於昌。岐州團練使劉鄩爲兗州安撫制置以討之。注云薛史不書亡其月日故書於歲末。
謹按監本制置下有使字此脫誤又按薛史張守進歸昌本紀繫於五年三月。五代春秋同。張萬進傳作四年七月劉鄩傳仍作五年通鑑考異晉並舉紀傳之互文以明薛史之難據因定從莊宗實錄作四年八月此書於四年之末亦有不敢徵實之意然則非薛史不書而亡其月日也。
河中節度使朱友謙叛同州。殺其節度使程全暉。叛附於晉。
謹按朱友謙傳作逐程全暉諸本薛史與此異。

唐本紀

莊宗

唐以太僕卿盧簡方爲振武節度使會幽并兵討之。簡方行至鳳州軍潰。
謹按舊唐書懿宗紀咸通十四年三月以盧簡方爲振武節度使至鳳州而卒此鳳字當作鳳字又軍潰上亦當有卒字此脫誤。
六州三部落使。
謹按六州即六胡州謂魯麗舍塞依契也舊唐書李吉甫傳云元和九年於經略軍故城置宥州六胡州通鑑德宗貞元二年河曲六胡州注云六州時已爲宥州蓋諸部酋長各以從州名帶刺史故於時猶有六胡州之名三部落謂沙陀薩葛安慶三部此注云六州三部落皆不見其名處失考也。
明年孟方立死其弟邈立。
謹按新舊唐書昭宗紀方立之死俱在龍紀元年上距詔召克用討朱玫中間已隔二年此明年二字誤。
是時晉軍滑北過雨六十日。
謹按新舊唐書昭宗紀方立之死俱在龍紀元年上距詔召克用討朱玫中間已隔二年此明年二字誤。

嗣源行過鉅鹿掠小坊馬二千匹以益軍。
謹按嗣源下當仍有嗣源二字文義始明。

明宗

謹按嗣源指揮使姚彥溫以前鋒軍叛降於李嗣源入於汴州。
誰按嗣源下當仍有嗣源二字文義始明。
此御從明宗紀不誤。

讓按鉅鹿在那州東北。正在魏州之北。蓋源自魏南行不得。道出鉅鹿也。據康福傳。明宗自魏過相州。福以小坊馬二千匹歸命。則鉅鹿當是相州之誤。又別本於紀之二千有作三千者。與康傳不合。當從二爲是。

雲南山後雨林百蠻都鬼主石武衞大將軍李畢晚。

謹按雨林四夷附錄作兩林。考薛史亦作兩林。此誤。

秋七月甲子。隨州刺史阿方鄰取夔忠萬州。

謹按鄰傳。作夔州刺史。薛史紀傳並同。此隨字誤。

三年春正月丁巳。契丹陷平州。

謹按此本薛史明宗紀及契丹傳。通鑑此條下注云元年冬。盧文進來奔。唐得平州。至是復爲契丹所陷。四夷附錄亦云契丹當莊宗明宗時。攻陷營平二州。考薛史劉守光傳。守光僭號之日。契丹陷平州。其年爲晉之天福八年。又遼史太祖紀。天贊二年正月。克平州。二月以平州盧龍軍節度使。遼之天贊二年。乃唐莊宗同光元年。即四夷附錄圈已云自唐末。幽薊割據。戎兵撤散。契丹因得出陷平營。而于下方紀莊宗之末。趙德鈞鎮幽州云云。如契丹之陷平州。實在明宗之前。再考張希崇傳云。明宗時。盧文進自平州亡歸。契丹以希崇代爲平州節度使。通鑑所記亦同。是文進歸唐。未嘗棄平州以來。此正如張希崇代鎮平州。後亦率其庭下而歸。而平州之屬契丹者如故也。則明宗時。不當復有契丹陷平州之事。疑不能明。

壬寅殺捧聖都軍使李行德、大將張儉。

謹案安重誨傳。作十將張儉。此大字誤。

甲寅盧龍陷遂州。武信軍節度使夏魯奇死之。

謹按夏魯奇傳。作盧龍攻遂州。城中食盡。魯奇自刎死。與此同。而盧琰傳則云孟知祥攻陷遂州。後蜀世家亦云李仁罕克遂州。夏魯奇死之。語各異。又薛史考證曰。考通鑑正月庚午。李仁罕陷遂州。夏魯奇自殺。薛史云四月甲寅。以遂州節度使夏魯奇發於王事。慶朝。則遂州之陷。自在正月。而歐史誤以癸卯之日爲城陷之日也。愚案歐紀誠誤。然蜀世家于李仁罕克遂州係之二年正月。卻又不誤。

壬申幸士和亭。

謹按各本俱作士和亭。通鑑注引此亦同。而篆誤所錄此紀及從榮傳文。士字俱作上字。疑當以上字爲正。

愍帝

整帝

左僕射權判河南府盧質爲楊遘副使。

謹按質傳作右僕射。薛史紀傳並同。此誤。

愍帝

明宗入立。并從河中節度使。封潞王。

謹按從珂封王。在長興四年。已在鎮鳳翔之後。此先書封潞王。而下以是時遘事。且方紀長興三年。非也。

西京副留守劉遂雍叛於唐來降。

謹按潞王雖自爲一家。然其號猶是唐也。此專以唐字屬愍帝言之。非矣。下並同。

慈州刺史朱令詮死之。

謹按薛史。慈州作磁州。此誤。

三月辛丑。忠武軍節度使趙延壽爲樞密使。

謹按薛史作以前汴州節度使趙延壽爲許州節度使兼樞密使。而此乃云云。則似延壽自許州入爲樞密使矣。語未詳。

夏五月辛卯。宣徽南院使劉延皓爲樞密使。

謹按是年正月丙申朔。二月丙寅朔。則五月不得有辛卯。薛史作四月辛卯者得之。

夏五月乙卯。建雄軍節度使張敬達爲太原四面都招討使。義武軍節度使楊光遠爲副。

謹按此本薛史考此下有戊申己酉壬子等日。則五月中不應先有乙卯。通鑑以此係之六月甲戌范延光爲天雄四面招討使之下者得之。

晉本紀

高祖

以幽涿薊檀順瀛莫涿劉雲應新嬀儒武寰州入於契丹。

謹按漢當作莫。後並同。

丙子。安州屯防指揮使王暐殺其節度使周環。右衛上將軍李金全討之。

謹按李金全傳。周環作周瓊。此誤。

十一月辛亥。升廣晉府爲鄴都。

謹按薛史。唐天成四年六月。詔鄴都仍舊爲魏府。今職方考既略之。明宗紀亦不著其語。則莊宗紀同光三年已云改東京爲鄴都。而此復云升爲鄴都。語失據矣。

出帝

如京師。使李仁罕使于契丹。

謹按如京使。官名也。此衍師字。若云此帝自鄴都如京師。無論無此書法。即下八年正月。明有如東京之文。誤又顯然。

二年春正月。契丹陷泰州。三月庚戌。馬全節克泰州。

謹按馬全節傳。泰州作秦州。遼史太宗紀同。考五代會要。唐天成三年。升奉化軍爲泰州。以清苑縣爲

理所。晉開運二年九月。移治滿城。周廣順二年廢州。其滿城縣割隸易州。此秦字並當是泰字之誤。杜重威李守貞張彥澤傳同。

丙寅契丹寇邊。已丑。李守貞爲行營都部署。義成軍節度使盧甸遇爲副。

謹按契丹以丙寅寇邊。而此以己丑命將。相去凡二十四日。疑太遲。考通鑑作己丑定州言契丹勒兵應境。蓋以李守貞爲北面行營云云者。假爲得之。

十一月永靜軍節度使梁漢璋及契丹戰於滿城。敗績。

謹按九城志。永靜軍唐於州。周爲定遠軍。宋改永靜。考薛史於此作貝州節度使梁漢璋。通鑑正作永靜。節度使。此靜字當是清字之誤。

漢本紀

高祖

與晉高祖俱事明宗。

謹按明宗上當有唐字。

六月丙辰。次河陽。

謹按薛史作丙辰車駕至洛。此河陽當是洛陽之誤。

隱帝

二年注云。帝名承祐。年名乾祐。舉國臣民共稱而不改避。當時莫大之失。

謹按何焯曰。承天之祐。禮運語也。（謹本士）帝名當是祐字。五代雖不知禮。何至并此昧之。祐字傳寫誤耳。

周本紀

太祖

思綰景崇相次降。

謹按王景崇使其將僞降。而自焚以死。固未嘗降也。此語未合。

加貞固司空。逢吉司徒。

謹按漢紀天福十二年。貞固已守司空。蘇逢吉傳。乾祐二年加拜司空。不言又加司徒。薛史於此作加貞固司徒。逢吉司空者得之。

詔立秦寧軍節度使營爲圖。

謹按秦寧係鎮州軍號。若徐州則武寧軍也。此誤。

冬十月丙午。漢人來討。攻自晉州。注云。自晉州者。見漢兵嘗誅罪人於京師。自晉州而入耳。攻城無得失不書。此將者。許漢來討。

謹按薛史廣順元年二月。晉州王公泰河東步騎萬餘人來攻州城。以今月五日五道齊攻。然則漢之

攻晉州。已前此矣。前不書而此書者。前祇州將拒戰。而此則朝廷特遣大將也。注語似密實疎。

世宗

本姓柴氏。邢州龍岡人也。柴氏女適太祖。是爲聖穆皇后。

謹按周家人傳。太祖后柴氏。邢州堯山人。與太祖同里。薛史則云后龍岡人。龍川別志又云周柴后。魏成安人。宋史張永德傳。柴后父亦稱魏人。柴翁語各異。

榮爲左監門衛將軍。

謹按汪本。將軍上有大字。

三月辛亥。李景來貢宴。

謹按上云三月壬午朔。則辛亥乃三月三十日也。是年閏在七月。而四月有癸丑。見薛庚申等日。則此三月二字衍也。

丁酉。括民租。

謹按薛史云。遣左散騎常侍艾穎等均定河南六十州稅賦。通鑑亦云艾穎等三十四人分行諸州。均定田租。而此乃以括民租爲文。似失之矣。

晉夜讀書。見唐元稹均田圖。慨然歎曰。此致治之本也。王者之政自此始。乃詔頒其圖法。

謹按困學紀聞目考之曾要。世宗見元稹在同州時所上均田表。因製柴爲圖。賜諸道。崔頲傳云。世宗覽元稹均田疏。命頲寫爲圖。賜近臣。遣使均諸道租賦。史謂元稹圖誤也。

五代史記纂誤補卷第二

梁家人傳

然原其本。

謹按汪本句下有末字。

梁太祖妣曰文惠皇后王氏。單州單父人也。

謹按職方考。單州唐末以宋州之碭山置輝州。已而徙治單父。後唐改輝州爲單州。此單父若據唐言當稱宋州。據梁言當稱輝州。不得據後唐稱單州也。下張皇后傳之單州碭山縣同。

然行義未必如先人也。

謹按汪本如上有得字。

太祖少以婦聘之。

謹按北夢瑣言云。張氏父曾爲宋州刺史。溫在同州。得張於兵間。因以婚禮納之。考后既富家子。又爲溫同縣人。則素知溫者也。溫少時方偏食作賊。未必能聘婦者。且作賊後。尚不知在殺。則后又當以何時歸溫乎。假瑣言之云爲可信也。

梆王友裕攻徐州。

謹接友裕之王。係梁祖即位後追封者。史家從後稱之也。張歸霸楊彥本傳並同。

天祐元年。

謹按通鑑注云。張后殂於唐昭宗天祐元年。然考通鑑天復元年二月云。金忠聞張夫人疾亟。遣白河五代會要。少帝妃張氏。乾化五年九月二十四日。册爲德妃。通鑑作貞明元年。即貞明元年也。此云貞明五年誤矣。

中東歸。

謹按汪本。東宗上有唐字。宮作汴。

真明五年。

謹按五年妃病甚。帝遣册爲德妃。

非宗人宮。

謹按汪本。非宗上有唐字。宮作汴。

天祐元年。

謹按通鑑注云。張后殂於唐昭宗天祐元年。然考通鑑天復元年二月云。金忠聞張夫人疾亟。遣白河中東歸。似后當以其時卒也。今汪本正作天復。若天祐爲石晉年號。其誤不辨可知。

五代史記纂誤補卷第二

梁家人傳

來帝時。爲忠武軍節度使。徙鎮武寧。

謹按河南許州龍興寺佛頂尊勝陀羅尼石幢。有梁貞明三年十一月丁丑榮陽鄭義記。記言義爲武寧軍親王元徵家寄服亞主。當許下云云。武寧親王。即謂友璋。知友璋實自許遷徐也。許州軍號。唐及後唐稱忠武。而梁則稱匡國。此云忠武者誤。

妖人毋乙。

謹按本紀。陳州妖賊作亂。在貞明六年。友能反在龍德元年。與此異。

太祖衆鎮護國軍。以友裕爲留後。遷忠武軍節度使。

謹按本紀。天復元年五月。以玄暐護國節度使。通鑑天復元年十一月。以韓建爲忠武節度使。以前商州刺史李存儉知華州。徙忠武節度使。趙瑯爲匡國節度使。是梁祖之兼護國。下距韓建之徙忠武。僅數月耳。考趙犨傳。犨爲忠武節度使。弟昶瑯代立。兄弟居陳二十餘年。梁太祖已降韓建。徙瑯爲同州留後。則是瑯去而韓建代之。其間不應有友裕又鎮忠武也。薛史宗寔傳云。太祖衆鎮護國軍。以友裕爲留後。遷忠武節度使。天祐元年十月云云。以朱友裕爲鎮國節度使。天祐元年。友裕薨於梁園。蓋李存儉知華州。而友裕權置鎮其地。傳中無此一節。則此忠武當是鎮國之誤。

邠韓勍忠武軍節度使。

謹按韓建傳云。建鎮許州。太祖崩。許州軍亂。見殺。牛存節傳云。遷匡國軍（當作忠武軍。見牛存節傳下。）節度使。末帝立。徙鎮天平。考職方考。許州唐故曰忠武。梁改匡國。同州唐故曰匡國。梁改忠武。（梁更同許軍號。在開平二年五月。故太祖時牛存節方在同州。而許州無帥。則韓勍自是領許州也。此忠武軍當作匡國軍。）以來帝爲沛州留後。

謹按梁以沛州爲東都。故末帝紀云。以玉爲東京留守開封尹。此云沛州留後。非也。

唐家人傳

謹館從公。

謹按汪本館作昔。

後嫁突厥李賀華。

謹按李賀華本名突欲。非突厥也。此誤。

太祖四弟曰克讓、克脩、克恭、克寧。皆不知非父母名號。

謹按薛史云。克脩武皇從父弟。父德威。則非父未嘗撫名號也。又云克恭武皇之諸弟。考唐宰相世系表。國昌子克非、克儉、克恂、克柔四人。則克恭乃太祖之兄。且同父也。克柔亦見義兒傳。薛史李嗣昭傳亦云武皇母弟克柔。唐書沙陀傳。武皇又有弟克勤。此俱不著何也。

明年太祖復歸唐。克讓還宿衛京師。黃巢犯長安。克讓守潼關。

謹按此節語俱本薛史。薛史明年武皇昭雪云云。通鑑考異。謂國昌以乾符五年拒命。六年。克用未嘗昭雪。克讓何從得入宿衛。廣明元年。國昌父子逃入韃靼。其冬黃巢陷長安。克讓何嘗守潼關。考薛史武皇紀。從莊宗功臣列傳及舊唐書懿宗紀。係咸通十三年。則唐紀固云明年僖宗即位。招輯克用拜大同軍防禦使。亦得以昭雪言之。第唐紀於招輯之後。復備著沙陀侵叛。朝廷命將討擊之罪。其時克讓何緣得留宿衛也。此傳語明與紀不符。

入說孟氏。數以迫克寧。

謹按汪本。孟氏下仍有孟氏二字。

太祖子八人。

謹按本紀云。克用戰渾水。亡其子落落。薛史武皇紀云。落落武皇長子也。而莊宗紀、梁紀葛從周張歸霸亦云莊宗武皇帝之長子也。語亦矛盾。薛史唐紀、存矩。薛史唐紀存矩莊宗帝之諸弟也。薛史梁紀有克用男廷鑾。此皆不載。又通鑑考異引實錄。謂克用遣子存貞詣行在。嘗即是存勗之誤。而鑑於中和四年書克用將李存貞敗黃揆於沙苑。乾寧二年書克用遣其將李存貞爲前鋒及敗邠寧。據薛史則敗邠寧軍於梨園者。自爲李存信。又不可解也。

同光三年十二月辛亥。詔封存美等七人爲王。

謹按五代會要。存美等並同光三年閏十二月封。通鑑亦作閏月辛亥。蓋閏十二月二十三日也。此脫閏字。

存霸嗣昭義天平河中三軍節度使。

謹按職方考。潞州唐故曰昭義。梁曰匡義。唐改安義。此昭義當作安義。餘倣此。

存美素病風。居太原。與存禮皆不知其所終。

謹按閻書云。唐莊宗弟薛王存禮。值郭從謙之亂。匿名避難。樂延平山水留居焉。

十月己酉。繼岌至鄜州。留上箋請降。

謹按本紀。作十一月己酉。此十下脫一字。

先鋒康延孝叛據漢州。

謹按是誤。於後蜀世家先鋒康延孝條下云。延孝乃後殿。非先鋒。其誤已在唐家人傳解訖。今檢纂誤。於此無其文。蓋采組時所闕者也。

乃并從益爲節信軍節度使。

謹按職方考。普州。管開連二年置威信軍。漢廣周廣順二年。置彰信軍。通鑑於此正作威信節度使。此誤。

明宗四子。曰從璟、從榮、從厚、從益。

謹按明宗有子從諫。見薛史本紀天成三年。此不著。

三年。徙鎮河東。長興元年。拜河南尹。兼判六軍諸衛事。

謹按愍帝紀云。三年出爲宣武節度使。明年徙鎮河東。薛史云。天成四年四月壬子。以皇子從榮爲河南尹。從厚爲北京留守。明是從榮去河東而愍帝代之也。此云長興元年。誤。

見者震慄。

謹按汪本。震上有皆字。

宏哲騎兵五百。自左掖門出。方渡河。

謹按大業雜記云。東都城南臨洛水。出端門百步。有黃道渠。過渠二百步至洛水。有天津浮橋。過洛二百步。又疏洛水爲重津渠。宋會要亦云。唐洛陽圖。端門前衛有四橋。曰穀水。曰黃道。在天津橋之北。曰重津。在南。並爲疏導洛水。據此上云從榮行至天津橋。因陳兵橋北。而端門已閉。則朱宏哲自左掖門出。所渡乃洛水也。史他處如汎河淨河之類甚多。然尚係以本名。此徑從土俗語作渡河者。更誤。

有姪四人。曰從璨、從璋、從溫、從敏。

謹按薛史明宗紀。有李從璨爲明宗諸子。此不載。

出鎮保義。徙河中。長興四年夏。封洋王。晉高祖立。徙鎮威勝。

謹按愍帝紀。帝爲鳳翔節度使。徙北京留守。以李從璋爲代。蓋帝旋以鳳翔反。而從璋亦未赴鎮也。考薛史愍帝紀。帝爲鳳翔節度使。徙鎮威勝。洋王從璋權知鳳翔軍府事。本傳不可以言徙鎮矣。此傳不具。且未核也。

明宗愍帝爲一家。

謹按薛史愍帝有子重哲。授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工部尙書。見明宗紀。此闕不著。

晉家人傳

后初號永寧公主。清泰二年封魏國長公主。

謹按薛史唐明宗紀。長興四年九月。永寧公主石氏進封魏國公主。末帝紀。清泰二年三月。皇妹魏國夫人石氏封晉國長公主。蓋薛史本五代會要。會要惟魏國公主作魏國長公主。清泰二年三月作四月。爲少異耳。此叫語有脫誤。

子曰重貴、重信、重義、重英、重允、重睿、重杲。

謹按監本重允作重進。若重允則固在六弟之數矣。

重允鄭王。

謹按五代會要。高祖第三子重允刻王。刻當是鄭。知此鄭字當亦鄭字之誤。

三年五月。遣宗正卿石光賛云云。

謹按上已書三年。此爲複出。

漢家人傳

注云隱帝舊史實錄。皆無皇后。帝立三年崩。時年二十。蓋未嘗立后也。

謹按楊鄴傳。帝欲立耿夫人爲后。鄴以爲不可。薛史作鄴以爲太速。蓋謂甫除三年喪也。會耿夫人亦卒。自是遂不及立后矣。注語贅甚。又未悉也。

周家人傳

瑨官至太子左贊善大夫。

謹按汪本左作右。

梁臣傳

龐師古

師古營清口。地勢卑。或請就高爲柵。不聽。淮人決水沒之。謂者告曰。淮南決河。上流水至矣。

謹按淮人當作淮南人。蓋淮特水名。若淮南人可稱淮人。則河南江南之人。亦可稱河人江人乎。別本下淮南并作淮人。謬甚。史他處如淮人淮兵之類甚多。不欲枚舉也。（鳥甫暉傳之叫郾征淮亦同。）又清口即今之清河。淮南人所決之水。即淮水也。此從俗作河者亦誤。

葛從周

秦宗權掠地潁亳。及梁兵戰於焦夷。

謹按此事在唐光啓元年。考新唐書地里志。亳州城父。天祐二年更名焦夷。此從後稱焦夷。非也。

以蔣暉監其軍。

謹按薛史作都監。蔣元暉。此當以諱去元字。然太祖紀及蔣殷傳。俱作蔣元暉。宜刊定從一。

牛存節

同州劉知俊叛。奔鳳翔。乃遷存節匡國軍節度使。

謹按此以存節鎮同州也。下云同州水鹹而無井。高萬興傳亦云劉知俊叛。徙牛存節守同州。此匡國軍當作忠武軍。

康懷英

謹按懷英本名懷貞。傳不著避諱更名事。疎也。

因取其翟州而還。

謹按太平寰宇記。鄢城縣。李茂貞建爲翟州。梁改潁州。宋已廢州。故職方考不著。然徐氏於此不注。疎矣。

劉知俊叛。奔於岐。以懷英爲保義軍節度使西路副招討使。

謹按懷英陝帥也。職方考。陝州。梁曰鎮國。唐曰保義。若梁之保義。自在邢州。考王檜傳。太祖即位。遷保義軍節度使。力戰全邢州。紀於開平三年。先書保義軍節度使王檜爲潞州招討使。繼書鎮國軍節度使康懷英伐岐。可見命將致討。各就近鎮。此處之保義。當依紀作鎮國。固在陝而不在邢也。又按紀於三年十一月。書康懷英伐岐。當是懷英主兵。而非副人以行者。四年八月。書楊師厚爲西路行營招討使以伐岐。通鑑作師厚爲招討使。而以會成化節度使康懷貞爲文。疑懷英於四年徙感化後。乃爲副招討耳。此從薛史本傳。

劉鄩

鄩大敗而奔。自鄆陽濟河。保澶州。末帝以爲義成軍節度使。明年河朔皆入於晉。

謹按梁唐本紀。劉鄩故元城之敗。在梁貞明二年。而衛磁相洺邢沧貝諸州。即相繼入晉。故通鑑於是年九月即云於是河北皆入於晉。惟黎陽猶爲梁守。然則此所云明年入晉者。豈據黎陽言之乎。考郭崇韜傳。諸將曰。鄆州隔河雖守。不若棄鄆與梁。而西取衛州。黎陽以河爲界。其語已當龍德三年。可知黎陽又終爲梁守。而貞明中並未入晉也。此明年二字誤。

牛存節

同州劉知俊叛。奔鳳翔。乃遷存節匡國軍節度使。

謹按此以存節鎮同州也。下云同州水鹹而無井。高萬興傳亦云劉知俊叛。徙牛存節守同州。此匡國軍當作忠武軍。

徐懷玉

拜保大軍節度使友珪立朱友謙附於晉以鄜州執懷玉殺之。

謹按此本薛史本傳據云懷玉以開平三年授鄜坊節度使乾化二年爲朱友謙所害然考本史高萬興傳劉知俊叛以萬金爲保大軍節度使貞明四年萬金卒乃以萬興爲鄜延節度使劉知俊之叛在開平三年高萬金即以其時鎮鄜州至貞明四年而死則於中不應又有徐懷玉在鄜州也再考朱友謙傳本史及薛史俱並無屬鄜州之事疑有誤也。

楊師厚

楊師厚潁州斤溝人也。

謹按通鑑注九域志萬壽縣有斤溝鎮萬壽唐汝陰之百尺鎮也此仍薛史之文然溝字下當有里字拜山南東道節度使。

謹按薛史師厚以徐州節度遷襄州節度也此略不具又舊唐書哀帝紀天祐三年六月甲申敕襄州忠義軍額宜停廢依舊爲山南東道節度使此當天祐二年而云山南東道非也。

以功遷保義軍節度使。

謹按薛史梁紀作開平四年二月楊師厚赴鎮於陝師厚傳亦作四年二月移陝州節度使陝州梁爲鎮國軍本紀開平三年鎮國軍節度使康懷英伐岐而康傳誤從唐軍號作保義此則懷英敗後師厚繼爲節度招討故與康傳之誤同也。

師厚遂逐其帥。

謹按師厚以宣義軍節度使兼北面都招討使軍於魏州而羅周翰自爲天雄軍節度使此上云師厚悉領梁之勁兵而於逐羅周翰直云遂逐其帥非也。

賀瓌

貝衞洺磁諸州皆入於晉。

謹按職方考磁州梁改曰惠州唐復曰磁州此磁字當作惠字張源德朱漢賢傳並同又按新唐書地里志惠州本磁州天祐三年更名然則磁之更惠尚在唐時職方考之徑作梁改惠州者亦誤。

晉軍取楊劉來帝乃以瓌爲招討使。

謹按本紀貞明三年十二月宣義軍節度使賀瓌爲北面行營招討使己巳如西都卜郊晉人取楊劉語與此異考薛史本紀於三年十二月丁卯云以賀瓌充宣義軍節度使而不言爲招討使於下云是月晉人陷楊劉賀瓌傳瓌授招討使在三年十二月晉取楊劉在四年春通鑑則云十二月丁卯以賀瓌爲北面行營招討使戊辰晉取楊劉語又各異。

唐臣傳

郭崇韜

李嗣源爲成德軍節度使徙鎮鎮州。

謹按薛史莊宗紀帝欲以李嗣源爲鎮帥移郭崇韜兼領汴州又册府元龜載同光中崇韜再表辭鎮批答曰卿始納常陽請歸上將又相梁苑不可兼權其再讓汴州所宜依允蓋嗣源先鎮宣武崇韜嘗領成德茲欲州易其處也此忠武當是宣武之誤。

安重誨

我固當死但恨不與國家除去潞王。

謹按重誨死於長興二年而從珂於四年始封潞王此重誨口稱潞王蓋仍五代史閔文之誤。

周德威

贈德威太師明宗時加贈太尉配享莊宗廟。

謹按太尉卑於太師德威以太師而加太尉乃事之必不然者薛史惟言天成中詔配享莊宗廟庭而已此疑有衍文。

符存審

存審三子彥超、彥饒、彥卿。

謹按薛史存審子尚有彥圖、彥能、彥琳此止云三子何也。

西方鄴

西方鄴定州滿城人也。

謹按新舊唐書地里志滿城屬易州九域志化外州下亦云易州領滿城此仍薛史之誤。

符習

明宗乃以房知溫代習鎮平盧拜公儼登州刺史公儼不時承命知溫擒而殺之。

謹按本紀天成元年八月平盧軍節度使霍彥威殺其登州刺史王公儼語同薛史考薛史明宗紀天成三年十一月青州節度使霍彥威卒以王建立爲青州節度使長興元年三月鄆州節度使王晏球移鎮青州三年八月晏球卒鄆州節度使房知溫移鎮青州明是彥威卒於青建立代之建立去後晏球代之而知溫又承晏球之後也再考本史房知溫傳天成元年拜秦寧軍節度使屯於盧臺效節軍亂知溫以騎軍盡殺亂者是知溫於天成元年間不得在青州而殺王公儼者固霍彥威也此云房知溫乃因盧臺誅亂事相類而誤耳。

孔謙

晉與梁相拒河上十餘年大小百餘戰。

謹按晉與梁相拒河上在收魏博後而魏博入晉在梁貞明元年距梁亡首尾僅九年通鑑所云戰於河上殆將十年者是也此云十餘年誤宦者傳莊宗在魏與梁戰河上十餘年其誤並同纂誤說在唐劉皇后傳

開崇韜曰、鄆北都也、宜得重人鎮之、非張遵不可、崇韜以爲然、因以遵留守北都、

謹按本紀、同光元年四月、以魏州爲東京、鎮州爲北都、十一月、復北都爲鎮州、以太原爲北都、此以北都稱鄆誤、

李仁矩

光業私以書示樞密承旨李虔徵、

謹按薛史莊宗傳、徵作徽、此誤、

毛璋

莊宗滅梁、拜璋華州節度使、在鎮多不法、識者疑其有異志、乃徙璋鎮昭義、

謹按李承約傳、天成中、邠州節度使毛璋有異志、明宗拜承約邠州節度副使、伺璋動靜、後遣人代璋、璋即時受代、薛史毛璋傳、梁平、授華州節度使、明宗嗣位、授邠州節度使、動多不法、移授昭義、（薛史莊宗紀同光三年十二月壬戌、以華州節度使毛璋爲邠州節度使、與傳不同、）是其所爲不法、自在邠州、而此以在鎮不法、誤、即係華州節度之下、又不言當明宗時、殊非事實、

劉延朗

延朗等請帝親征、乃行至懷州、契丹已立敬瑭爲天子、以兵而南、帝惶惑不知所之、遣審虔將千騎至白司馬坡踏戰地、審虔曰、何地不堪戰、雖有其地、何人肯立於此、不如還也、帝遂還、

謹按唐帝紀、九月戊申如河陽、閏十一月丁丑、至自河陽、若自司馬坡、乃在洛陽之北、河陽之南、故薛史於踏戰地之日係之己卯、明是帝還洛陽後事、此於帝不知所之之下、便接至白司馬坡、而以帝遂還之語終之、則似帝此時始自懷州還者、疎矣、

廢帝以昭允爲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出爲河陽節度使、與審虔文遇、皆不知其所終、

謹按薛史乾祐元年三月、改晉昌軍爲永興軍、此及王景崇、趙思綰傳之永興、史皆從後書之、

周臣傳

王朴

王朴字文伯、東平人也、

謹按史言唐地、每州郡互舉、然自乾元以後、改郡爲州、則此東平當作鄆州、（趙文通聊琊臨沂縣、王庭藻常山真定、皇甫遇常山石邑、史並同、）他傳如靜謹郡、（汲古本存破）范陽

鄭仁誨

親軍之號、始於明宗、其後又有殿前都指揮使、亦親軍也、皆不見其更置之始、

謹按石林燕語云、殿前軍起於周世宗、是時太祖爲殿前司都虞候、初紹天下選募壯士、遂京師、命太祖擇其武藝精高者爲殿前諸班、而沿都點檢、位都指揮上、太祖實由此受禪、見於國史、歐公五代史乃云不知所始、蓋考之未詳也、

慕容彥超

拜澄州刺史、

恩州字仲熙、北燕人也、

謹按幽燕之地，在春秋時稱北燕，若唐之北燕州，則在隋涿郡之懷戎縣。武德七年，因北齊舊名，置燕州，是唐初雖有北燕州，而此時則已久名媯州矣。據東都事略，趙孚之兄晏，係幽州安次人，則此皆作幽州人也。

五代史記纂誤補卷第三

死節傳

王彥章

王彥章，字子明，鄆州壽昌人也。

謹按唐書地理志，鄆州有壽張縣，無壽昌縣，歐陽公王彥章畫像記亦作壽張人，此誤。

是時晉已蓋有河北。

謹按時黎陽尚爲梁守，晉未能盡有河北，此語未核。

裴約

顧符存審曰：

謹按薛史莊宗紀，是年三月，以李存審（卽符存審）爲幽州節度使，八月梁人陷澤州，而遣救澤州者，則李紹斌也。裴約傳同，此作符存審誤。

死事傳

張源德

晉軍攻破滄州，而衙州刺史來昭、邢州節度使圖賢皆以城降晉。

謹按唐紀，來昭作米昭，薛史同，此誤。

張敬達

徙鎮武信節昌。

謹按通鑑注云，明宗置武信軍於遂寧，蓋孟知祥所陷，晉始改長安爲晉昌軍，通鑑前書敬達自建雄節度代敬瑭，建雄軍，晉州也，薛史誤以爲晉昌，又不知武信緣何而誤，致薛史本傳，請奏中自彭門移鎮平陽，彭門、武寧軍也，此傳不言鎮武寧，則武信當是武寧之誤，若敬達之爲建雄節度，已見唐紀清泰三年，固顯以晉州誤晉昌也。

王清

開運二年，從杜重威戰陽城，清以力戰功，爲步軍之最，加檢校司徒，是冬重威軍中渡橋南，

謹按本紀，杜重威戰陽城，在二年三月，又紀及杜重威盧順張彥澤等傳，重威軍中渡，在開運三年，此俱誤。

史彥超

周漢戰高平，彥超爲前鋒，先登陷陣，以功拜威德軍節度使。

謹按馬氏南唐書劉仁贍傳、陸氏南唐書孫忌（卽孫晟）傳，俱載晟於滁州城下呼仁贍以死守語，此大事也，此闕不著，而仁贍傳亦略之何也。

一行傳

鄭遨

遨與李振故善，振後事梁貴顯，欲以祿遨，遨不顧，後振得罪南竄，遨徙步千里往視之。

謹按全祖望曰，據李振傳，在唐時嘗自金吾將軍出爲台州刺史，非以罪竄，然亦未嘗之任，而卽以其時去投梁，今云仕梁，後南竄耶，愚按此本薛史傳，薛史自誤。

唐六臣傳

謹按張柬云六人者，爲唐大臣，挈國而輸之賊，北面而事之，爲史者從而正其罪，何所不可，但其書謂之五代史記，而中有一卷，忽謂之唐，唐非五代也，雖不云僞，尙可以貶辭也，班書有後漢事，范史有前漢事，來以爲若因及之，雖越數代，猶爲無害，但立名標卷，事似難行，何焯謂此論頗當，惟宋史書周三臣，則得褒貶之道，又當通其例之變也。

唐天祐三年，梁王欲以嬖臣張廷範爲太常卿，

謹按新舊唐書裴贄等之貶死，俱在天祐二年，此誤作三年，下云明年唐帝遜位于梁，則又越此而誤

也。

張文蔚

昭宗遷洛。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誌按通鑑云。漢順玉龍池西路王命斬于路隅。此路字當是路字之誤。

雜傳

王鎔

及編元年乃大舉擊趙。下臨城。明年晉會王處存攻鎔。堅固新市。

誌按唐紀。晉取臨城。在大順二年。其明年晉會王處存攻鎔。乃爲景福元年。舊唐書昭宗紀宰相表及張禕傳。文意入相。在天祐二年。惟薛史本傳作天祐元年。而此仍之。疑同。此疑誤。

館于梅子園。

誌按夢溪筆談云。鎮陽池苑之盛。甲于諸鎮。乃王鎔時海子園也。鎮人矜大其池。謂之漂園。蓋不知晉謂之海子。知此梅字誤也。

開平四年冬。遣供奉官杜廷隱盧魏博將夏諲以兵三千襲深冀二州。以王景仁爲北面行營招討使。鎔懼乞兵於晉。晉人擊敗景仁於柏鄉。梁遂失鎮定。鎔德晉甚。明年會莊宗於承天軍。

誌按唐紀。天祐八年正月。敗梁軍於柏鄉。七月會趙王鎔於承天軍。梁紀亦書乾化元年正月。王景仁及晉人戰於柏鄉。蓋乾化元年。即開平四年之明年。而晉之天祐八年也。此誤。

天祐十八年冬。鎔自西山宿鴈營莊。將還府。文多不載。親軍皆懼。文禮誘以爲亂。夜半。親軍千餘人。踰垣而入。

斬鎔首祕之而出。

誌按唐紀。張文禮殺王鎔。在十八年正月。梁紀亦作龍德元年春。薛史梁唐紀俱作十八年二月。而鎔傳作冬十二月。此仍其誤。

羅紹威

魏州劉仁恭以兵六十萬攻魏。屠其城。

誌按劉守光傳。仁恭父子率兩鎮兵十萬。號稱三十萬。以擊魏。屠貝州。（葛從周傳。從周屠貝州。）舊唐書羅紹威傳。劉仁恭傳並同。此六字衍。而攻魏下又脫貝州二字。

王處直

後徙鎮海而卒。

誌按鎮海軍在杭州。考薛史王庭凑傳。作改滄州節度使。此鎮海當是橫海之誤。

劉守光

昭宗卒。以守文爲橫海軍節度使。

誌按橫海軍當作義昌軍。呂琦傳同。

李茂貞

及梁太祖即位。諸侯之強者。相次稱帝。獨茂貞不能。但稱岐王。莊宗已破梁。茂貞稱岐王。上疏以季父行

漢壤西迎廢帝于路。

誌按通鑑云。漢順玉龍池西路王命斬于路隅。此路字當是路字之誤。

雜傳

王鎔

及編元年乃大舉擊趙。下臨城。明年晉會王處存攻鎔。堅固新市。

誌按唐紀。晉取臨城。在大順二年。其明年晉會王處存攻鎔。乃爲景福元年。舊唐書昭宗紀宰相表及張禕傳。文意入相。在天祐二年。惟薛史本傳作天祐元年。而此仍之。疑同。此疑誤。

館于梅子園。

誌按夢溪筆談云。鎮陽池苑之盛。甲于諸鎮。乃王鎔時海子園也。鎮人矜大其池。謂之漂園。蓋不知晉謂之海子。知此梅字誤也。

開平四年冬。遣供奉官杜廷隱盧魏博將夏諲以兵三千襲深冀二州。以王景仁爲北面行營招討使。鎔懼乞兵於晉。晉人擊敗景仁於柏鄉。梁遂失鎮定。鎔德晉甚。明年會莊宗於承天軍。

誌按唐紀。天祐八年正月。敗梁軍於柏鄉。七月會趙王鎔於承天軍。梁紀亦書乾化元年正月。王景仁及晉人戰於柏鄉。蓋乾化元年。即開平四年之明年。而晉之天祐八年也。此誤。

天祐十八年冬。鎔自西山宿鴈營莊。將還府。文多不載。親軍皆懼。文禮誘以爲亂。夜半。親軍千餘人。踰垣而入。

斬鎔首祕之而出。

誌按唐紀。張文禮殺王鎔。在十八年正月。梁紀亦作龍德元年春。薛史梁唐紀俱作十八年二月。而鎔傳作冬十二月。此仍其誤。

羅紹威

魏州劉仁恭以兵六十萬攻魏。屠其城。

誌按劉守光傳。仁恭父子率兩鎮兵十萬。號稱三十萬。以擊魏。屠貝州。（葛從周傳。從周屠貝州。）舊唐書羅紹威傳。劉仁恭傳並同。此六字衍。而攻魏下又脫貝州二字。

王處直

後徙鎮海而卒。

誌按鎮海軍在杭州。考薛史王庭凑傳。作改滄州節度使。此鎮海當是橫海之誤。

劉守光

昭宗卒。以守文爲橫海軍節度使。

誌按橫海軍當作義昌軍。呂琦傳同。

李茂貞

及梁太祖即位。諸侯之強者。相次稱帝。獨茂貞不能。但稱岐王。莊宗已破梁。茂貞稱岐王。上疏以季父行

自處。及開入洛。乃上表稱臣。莊宗甚禮之。改封秦王。

謹按舊唐書昭宗紀。景福二年七月。以岐王李茂貞爲山南西道節度使。十一月李茂貞進封秦王。是歲編中茂貞已由岐而進王秦。通鑑考異引實錄同。光化元年。茂貞已稱秦王。知此所云莊宗入洛。始自岐王封秦王者非也。誠曰大唐秦王重脩法門寺塔廟碑記。是壬午年立在莊宗滅梁之前一年。而已稱秦王。知茂貞當諸侯稱帝時。已自稱秦王。及莊宗破梁。復仍稱岐王。至同光二年。乃即其所自號者封之。則疑史之但稱岐王。其岐字或是秦字之誤也。又鴈班曰。法門寺碑稱天復十九年二十年。至壬午忽稱天祐。蓋白天祐四年丁卯。梁改元開平。晉人則稱天祐。岐人自稱天復。及莊宗破梁。更稱天祐。不敢自異于晉也。史之不詳乃如此。

遣其子從曮來朝。

謹按薛史唐明宗紀。天成元年九月。詔鳳翔節度使李曮。宜於本名上加從字。此從後晉之又薛史茂貞傳。作澄子繼曦。蓋茂貞諸子。俱從繼字。而入通於唐。則又避莊宗子行之繼字。故單稱曦耳。若馬陵南唐世俱作從嚴。以曮弟昶照。見薛史本傳之名例之。知更誤也。

廢帝入立。復以從曮爲鳳翔節度使。卒年四十九。

謹按薛史本傳云。開運三年多卒于鎮。是從曮至晉末始卒也。此直屬之唐廢帝入立之下。疎矣。

韓建

行至興元。遂牛藍。據山南。

謹按舊唐書僖宗紀。牛藍作牛藍。新紀作牛勗。宣者傳。考藍與藍。勗與藍。俱牛偏旁之誤也。新書藍傳。不言鎮興元。藍傳惟言爲山南西道節度使。以吳行魯代還。亦不言爲韓建等所逐也。通鑑從新紀作勗。此疑仍薛史王建傳之誤。前蜀世家同。文多不錄。太祖以故尤德之。表建平盧節度使。

建出降。太祖以建從行。昭宗東遷。以建爲佑國軍節度使京兆尹。軍鎮三輔。

謹按薛史本傳。天復元年。建乞降。表爲許州節度使。昭宗東遷。以建爲佑國軍節度使京兆尹。軍鎮三輔。至陝。召太祖與建侍宴云云。天祐三年。改晉州節度使。此於建之鎮許鎮雍。俱略不著。直似自華出降。後失職從行。又至洛。久之。而始得晉州者。殊爲失實。又據薛史。太祖以故尤德之。表建平盧節度使。文多不錄。建從至洛。亦誤。

李仁福

當唐僖宗時。有拓拔思敬者。爲夏州偏將。後以與破黃巢功。賜姓李氏。拜夏州節度使。

謹按後山談叢云。拓拔思恭。思敬兄弟也。而五代史誤作一人。考舊唐書舊五代史及通鑑。其與破黃巢者。俱作拓拔思恭。或作李思恭。而拓拔思敬。又見於本史前蜀世家。爲武定節度使。文苑英華亦載有張元晏授李思敬武定軍節度使制文。據此傳思敬卒而思諫立。已當乾寧二年。固不應至天

復二年。而思敬尚在洋州也。然據纂誤所錄李仁福傳文。凡今之作思敬者。俱作思恭。且意洋州之思敬。爲其族人。則知吳氏時史本本是思恭。而後人以宋諱敬字。展轉改寫。遂誤混兩人爲一人也。餘具通鑑考異。

韓遜

天成四年誅卒。即以誅子澄爲朔方軍留後。

謹按康福傳。作韓誅死。弟澄立。考薛史韓遜傳。亦作誅弟澄。薛史康福傳。澄作瀅。而明宗紀又云。天成三年七月壬子。以權知朔方節度使瀅爲朔州。八月辛卯。以留後留撲爲朔方節度使。瀅名異。知此誤也。

高萬興

是時周密爲彰信軍節度使。

謹按職方考。延州唐曰彰武。是時周密鎮延州。觀下文及晉紀與劉景巖傳自明。此信字當是武字之誤。

溫韜

其後朱友謙叛梁。取同州。晉王以兵援友謙。而遣華原。韜懼。求徙他鎮。遂徙忠武。

謹按此溫韜以崇州徙許州也。許州自梁言之。當爲匡國。而忠武則同州也。此作忠武誤。

盧光稠

開平五年。光稠病。以符印屬全播。全播不受。光稠卒。全播立其子延昌而事之。

謹按開平五年。即乾化元年。是年五月改元。考通鑑於開平四年。光稠卒。即本傳下又紀乾化元年。疑五年當是四年之誤。然據通鑑考異引此及十國紀年。俱云開平五年方卒。不可解也。

雷滿

天祐中滿卒。子彥恭自立。

謹按新唐書。滿以天復元年卒。子彥威自立。弟彥恭逐之。此據薛史。然薛亦不言天祐中滿卒也。又威洪之死。在天復三年。此滿卒於天祐中。故駁破江陵。亦係滿事。然趙匡凝傳又云。雷彥恭襲取荊南。則何也。

王師範

同光三年。贈師範太尉。

謹按同光上當有唐字。

李罕之

澤子順迺子榮。

謹按薛史順作順。考下云罕之結梁。其子順得莊宗駿馬。弃于梁。則此迺晉守將于梁者。當是順。非順也。

孟方立

軍於淦水之西。

謹按此安金俊攻磁州。而軍于水西也。考元和郡縣志。磁州理滏陽。以在滏水之陽。故曰滏陽。此淦字當是滏字之誤。

王瓚

貞明五年。代賀瓌爲北面行營招討使。與晉人相持經年。大小百餘戰。瓚卒無功。末帝遣戴思遠代瓚。

謹按梁末帝紀。貞明五年八月。開封尹王瓚爲北面行營招討使。十二月天平節度使崔鋹爲北面行營招討使。龍德元年秋。天平節度使戴思遠爲北面行營招討使。崔鋹威傳亦云徙天平。兼北面行營招討使。明是王瓚召還。代以崔鋹。鋹一年而戴思遠又代之也。此經作以思遠代王瓚。蓋從薛史瓚傳。與紀及鋹威傳不符。據通鑑思遠代瓚。卽在貞明五年。是瓚於八月受招討之命。十二月代還。未及半年。卽薛史亦無相持經年語也。再考薛史崔鋹威傳語同。歐史本與王瓚傳參錯。歐史又兩仍之。故多不合。

馮行襲

行襲爲州校。乃陰選勇士伏江南。

謹按南人得水。皆謂之江。北人得水。皆謂之河。然江河自是定名。考元和郡縣志。均州理武當縣。漢水去縣北四十里。則均州所阻漢也。漢水與江水會。始有北江之目。其先不得稱江也。此從薛史稱江者誤。下並同。安從進傳之恃江爲險。及云移青州在漢江南者。其誤亦同。

以功澶匡國節度使。

謹按此時廢戎昭軍。故行襲自均州徙許州也。許州在梁。固爲匡國軍。第行襲徙鎮。在唐天祐三年。其時匡國軍號。尙在同州。此從薛史據更號後稱之。則疑于同州矣。（通鑑注云。行襲自均州徙同州。義又見薛史行襲傳。云天祐元年兼領洋州節度使。通鑑此時領同州者爲劉知俊也。）

又仍薛史傳中所云如是者十餘年之語。而益之誤也。（通鑑天祐二年十二月戎昭軍移理所于均州。戎昭軍卽洋州節度軍也。）

李彥威

是時昭宗改元天祐。遷於東都。爲梁所迫。而晉人蜀人。以爲天祐之號。非唐所建。不復稱之。但稱天復。王建亦僭稱天下。舉兵誅梁。

謹按潘末曰。前蜀世家云。建與唐隔絕而不知。故仍稱天復。其說不同。思謙據法門寺碑則獨字疑是岐字之誤。觀下王建別自爲文可見。

綽殷

以編王友璋代殷。殷不受代。

謹按監本不上有懼字。

劉知俊

敗郍畋兵於幕谷。

謹按梁紀幕谷作漠谷。宣判定從一考通鑑作莫。注云莫谷卽漠谷。

丁斿

光啓四年。東都張全義襲破河陽。

謹按光啓四年卽文德元年。是年以二月改元。而張全義襲河陽。在四月乙亥。見唐書昭宗紀。則不得仍稱光啓也。

閻寶

貞明三年。賀德倫以魏博降晉。晉軍攻下洺磁相衞。移兵圍邢州。寶遂降晉。

謹按魏博入晉。在貞明元年。而洺磁相衞及邢州之降。俱在二年。此以三年起事誤也。又誤說在張源德傳。

十八年晉軍討張文禮於鎭州。

謹按上云貞明三年就梁言之也。此自晉言之。則爲天祐十八年。此省去天祐二字。于義未協。

張全義

命皇后拜全義爲父。改封濟王。

謹按濟當作齊。此時無濟州。濟又非古國名。考五代會要薛史本傳唐莊宗紀及周劉皡傳。俱作齊王。則此誤也。陸游樊子蓋傳。進爵爲濟公。言其功濟天下。特爲立名。無此郡國也。胡三省曰。濟讀當如字。

袁象先

在宋州十餘年。

謹按薛史本傳云。象先在宋凡十年。考象先先於梁開平四年。權知宋州留後。僅得五月。後于貞明四年鎭宋州。至唐同光二年而卒。統計不過八年。薛云十年已誤。此既不著先知宋州語。而云十餘年。則又仍薛史傳中所云如是者十餘年之語。而益之誤也。

遣之還鎭。是歲卒。

謹按薛史本傳。莊宗初定河南。象先率先入朝。明年復來朝。卽命歸鎭。其又卒。考莊宗紀。象先卒於同光二年六月。此上云莊宗滅梁。象先來朝洛陽。於下不言明年復朝。而節云是歲卒。似爲卒於同光元年者殊誤。

拜雄州刺史。州在蔚武之西北。蕃界中。

謹按職方考。有三雄州。而此蕃界中之雄州不與焉。考新唐書地理志。雄州在鹽州西南百八十里。中和元年徙治承天堡。爲行州。

朱漢賓

漢賓事梁歷安遠軍節度使。

謹按職方考安州梁設宣威軍唐改曰安遠此安遠軍當作宣威軍。

趙在禮

乃求徙鎮橫海歷鎮泰寧匡國天平忠武武寧歸德晉昌在禮在宋州已而罷去既復受詔居職契丹入汴在禮自宋馳至洛陽遇伊喇等共侵辱之行至鄭州中夜自經而卒。

謹按薛史在禮鎮匡國後以長興四年移鎮襄州清泰三年移鎮歸德晉昇極從天平天福六年又徙忠武八年徙武寧開運二年再移泰寧三年授晉昌軍節度及契丹入汴自鎮赴闕此于在禮所歷節鎮脫略失次至謂契丹入汴在禮自宋馳至洛陽則又大誤考通鑑天福十二年正月晉晉昌節度使趙在禮入朝注云自長安入朝於大梁本史晉紀於開運元年晉武寧軍節度使趙在禮高行周傳云行周鎮鄧德出帝時代景延廣爲侍衛親軍都指使求歸鎮唐許王從益入汴遣人召行周通鑑亦作從益召行周於宋州然則自晉出帝之末立以迄漢祖入京師其間鎮歸德者俱爲高行周而在禮之鎮歸德自在唐時繼此而天平忠武而武寧而又泰寧而晉昌至契丹入汴時實自雍赴汴故至洛陽而遇侵辱又行至鄭州而自經也若謂自宋至洛爲赴鎮晉昌則已至洛陽亦不應轉而至鄭州矣蓋五代史補云在禮在宋制移永興（舊作晉昌上表更求宋州一年似是歐公所據然初移雍州而不赴不必一年之後定移雍州也此似多誤

張彥威

徙鎮義成。

謹按職方考齊州唐故曰濟成以避梁王父諱故曰宣義此當作宣義和凝傳同。

王晏球

又徙平盧累官至兼中書令是歲卒年六十二。

謹按薛史明宗紀王晏球于長興元年三月鎮青州三年八月卒本傳亦云鎮青州就加兼中書令長興三年卒時年六十此多不合。

郭延魯

當是時諸史皆以軍功拜而延魯父子特以奏薦焉。

謹按監本汲古閣本皆下有敘字著下有聞字。

楊彥洵

明年拜威德軍節度使。

謹按威德監本作威德考宋史地理志威德軍在保安軍之北威德軍在延州若五代則此二軍俱無之考薛史本傳天福二年出爲鄧州節度使鄧州于時爲威勝軍此當是威勝之誤。

李周

明宗時拜武信軍節度使徙鎮靜難歷武寧安遠永興宣武四鎮。

謹按薛史本傳長興清泰中歷徐安雍汴四鎮考雍州漢曰永興此於唐時稱永興誤。

相里金

相里金字奉金云天福五年卒贈太師。

謹按此傳大略本薛史宋縣登曰相里金墓碑雖與五代史傳略同惟史稱字奉金而碑云字國寶史稱贈太師而碑云贈太子太師則碑爲可信已。

張延蘊

元行欽爲都部署。

謹按此語本薛史考通鑑作以武寧節度使李紹榮（舊作元行欽）爲部署注云部署之官始見於通鑑本在招討使之下非後有都部署遂爲專征主帥之任然則似本無都字也。

盧文進

所莊宗攻范陽文進以先降拜薊州刺史。

謹按通鑑注云薊州屬吳盧文進遙領刺史蓋薛史本傳闕云遙授薊州刺史也愚考馬氏南唐書諸州作薊州似爲可據。

李金全

天成中爲彰武軍節度使。

謹按職方考延州彰武滭州彰義此傳下云卿在滭州則彰武當是彰義之誤。

金全遂南奔行至泌川。

謹按泌川別本作泌州汪本作汶州據金全自安州南奔必無走泌州之理而汶州則又無是州也此泌川當是汶川蓋汶川此時屬鄂州爲南唐北界安州南出界首即爲汶川故金全至此引頸北望涕泣而去也其字從水旁又音又宋以太宗嫌名故汶川縣改爲渓川即今縣也俗本多譌作汝而此又轉譌爲泌耳。

不知其所終。

謹按陸氏南唐書金全於保大八年卒贈中書令謚曰順。

王周

歷遷武勝保義義武成德四鎮。

謹按自安重榮死晉改成德軍爲順德軍（當作順國軍見職方考鎮州爲恆州鎮州爲恆州此）史多以晉軍州名書之餘倣

高行周

晉高祖時爲西京留守。徙鎮天雄。安從進叛。以行周爲襄州都部署討平之。

謹按晉紀。安從進反。西京留守高行周爲南面都部署。薛史晉紀與傳。故自不同。考紀云。天福三年十一月。以西京留守高行周爲鄧都留守。六年七月。以前鄧都留守高行周爲西京留守。（行周之去鄧都。于紀無文。惟五年三月。書歸德軍節度使劉知遠爲鄧州節度使。知遠十一月已去鄧都。而此則稱前鄧都留守也。）月安從進叛。以西京留守高行周爲南面行營都部署以討之。是行周自西京徙天雄。後復留守西京。面討安從進時。則固西京留守也。傳略不具。

徙鎮歸德。出帝時。代景延廣爲侍衛親軍都指揮使。是時李彥韜潤玉用事。乃求歸鎮。

謹按薛史本傳。晉少帝嗣位。行周以鄧都留守移鎮雎陽。代景延廣爲侍衛親軍都指揮使。移鄆州節度使。薛改歸德。以李守貞代掌兵柄。許行周歸潛。故宋史高懷德傳。固云行周再鎮宋州也。此脫去移鄆州一節。而以前後之兩鎮歸德。混而爲一。疎矣。

漢高祖入京師。加行周守中書令。徙鎮天平。

謹按慕容彥超傳。杜重威反。以天平節度使高行周討之。後重威出降。以行周爲天雄軍節度使。薛史本傳。漢祖入汴。代李守貞爲天平節度使。鄴平。授鄴都留守。乾祐中。復授天平節鉞。此多不具。又考薛傳。行周以漢初自宋州徙鄆州。而高祖紀則云以鄴都留守杜重威爲宋州節度使。徙行周爲鄴都留守。而其代李守貞爲天平節度者。則白文珂也。蓋紀傳又復互異云。

五代史記纂誤補卷第四

雜傳

竇璋

長興元年九月。知祥攻陷遂州。璋攻陷閬州。

謹按唐紀。長興元年十月乙巳。竇璋陷閬州。（薛本薛史。後蜀世家。長興二年正月。通鑑作正月庚午。）李仁罕陷遂州。此概屬之長興元年九月者。誤。

范延光

延光復鎮成德。而用朱宏昭馮贇爲樞密使。已而宏昭贇皆及禍以死。末帝復召延光爲樞密使。

謹按唐紀。清泰元年。天雄軍節度使范延光爲樞密使。朱宏昭傳云。孟漢瓊至魏。召愍帝入立。漢瓊權知後事。明年乃徙成德范延光代漢瓊。考薛史唐紀。應順元年二月。以鎮州范延光權知鄴都留守事。清泰元年（薛紀應順元年）五月。以天雄節度范延光爲樞密使。此傳脫去自鎮徙魏一節。蓋薛史延光傳本與

徙鎮宣義、保義、靜難三鎮。

謹按職方考。滑州、唐故曰義成。梁改宣義。唐滅梁。復其故。此宣義當作義成。

謹按晉紀天福六年十月安從進反十二月安重榮反此云從進最後反者誤

東平王建立來朝

謹按東平係鄆州郡名王建立固皆鎮鄆州今方由諸徙潞則東平疑當作平盧考薛史王建立傳天福三年封東平王此當以封爵稱之然本史于建立傳不著此封號而此則云東平王顯爲未易了了也

李守貞

領天平軍節度使又領陝德契丹以守貞爲司徒拜天平軍節度使

謹按薛史晉少帝紀開運二年四月移鎮宋州李守貞傳爲兗州節度使開運二年四月移鎮宋州三年移鎮鄆州契丹授守貞司徒依前鄆州節度使此以守貞之領鄆州係之領宋州之前而謂契丹時復改領鄆州者恐誤

張彥澤

拜彰國軍節度使

謹按薛史晉高祖紀天福七年十月戊寅劉晌龍相守右僕射二年十二月己丑晉高祖崩少帝即位彥澤出鎮安陽此彰國當是彰德之誤

又使求酒於李崧

謹按汪本程作陳

崧容彥超

而彥超徙鎮秦事

謹按薛史漢紀天福十二年十一月以涇州節度使慕容彥超徙鎮兗州則彥超非卽以鎮秦徙兗也此誤

馮道

以貝爲御史中丞

謹按五代會要天成元年六月以李貝爲特進御史大夫自後不除據通鑑于是月亦見御史大夫李貝此疑有誤

李愚

李愚字子晦渤海無棣人也

謹按舊唐書地理志滄州渤海郡天寶元年改爲景城郡乾元元年復爲滄州此渤海當作滄州并不得作景城也

劉昫

是時馮道龍相爲司空至昫爲僕射自以由宰相罷與道同乃隨道出入

謹按此本薛史職官志考薛史唐末帝紀清泰元年十月戊寅劉昫龍相守右僕射二年十二月己丑通鑑作乙酉以前同州節度使馮道爲司空以尚書右僕射劉昫爲左僕射薛史職官志及通鑑道傳略同然則道未爲司空時昫已先爲僕射也與志語不合

劉恒

兗圖册者鄉校俚儒教田夫牧子之所誦也

謹按薛史馮道傳曰兗圖册皆名儒所集考困學紀聞云兗圖册府三十卷唐蔣王暉令倣佐杜嗣先倣應科目策自設問答引經史爲訓注兗公武以爲唐世南作暉太宗子故用梁王兗圖名其書又北夢瑣言云北中村野多以兗圖册教童蒙然此乃徐庾文體非鄙朴之談但家藏一本人多賤之其說不同要皆非田夫牧子之所誦也此所云不知何據

馬縞

請凡喪服皆以開元禮爲定下太常具五服制度附於令令有五服自縞始也

謹按薛史漢紀天福十二年十一月以涇州節度使慕容彥超爲鄆州節度使乾祐三年三月鄆州慕容彥超徙鎮秦州則彥超非卽以鎮秦徙兗也此誤

後唐始又曰錄馬縞後有損削而此無其傳何也

和凝

和凝字成績鄆州須昌人也

謹按須昌後唐避諱改爲須城此本舊名書之

陛下幸鄴從進必因此時反云云

謹按此節事已具安從進傳存此去彼可也

凝舉進士及第時第五後知貢舉選范質爲第五

謹按容齋四筆云和凝以唐長興四年知貢舉取范質爲第十三人蓋凝在梁貞明中及此級故以處質云三朝史質本傳亦書之而新史凝傳誤爲第五以登科記考之而非也愚按東都事略及鄧氏聞

見錄西溪叢語等書俱作凝第十三登第云

盧質

盧質、字子徵。

謹按汪本徵作徵。考薛史作字子貞。知此徵字誤。

莊宗卽位、拜太原尹北京留守。

謹按同光元年四月、以太原爲西京、鎭州爲北都、其復太原爲北都、則在十月滅梁之後、此下方云從平梁而於太原則稱北京、蓋仍薛史本傳之誤、前唐臣何瑭傳及後後蜀世家、其失並同。

龍敏

敏父盛式。

謹按盛、監本作成、汪本作威。

又謂李懿曰。

謹按薛史作帝親將李懿、通鑑作前鄭州防禦使李懿、周震桑曰、五代史無懿傳、而此處不著其官、非也。

李嶧

嶧謂掌書記呂琦曰、魏王皇子、天下之望。

謹按唐家人傳繼岌、同光三年封魏王、則當領鎭州時、尙未封王、此已稱魏王、非也、又家人傳繼岌征獨時、有高品宮呂知柔爲典謁、未知卽此呂柔否耶。

今遠軍五千里。

謹按此謂自洛陽距蜀之路也、語本薛史、然唐家人傳、馬彥珪止言三千里、與此有二千里之差、考唐書地理志、成都至東都三千二百一十六里、元和郡縣志作二千八百七十里、太平寰宇記亦作二千八百七十里、據今時路程、實三千一百餘里、此五千里、當是三千里之誤。

晉高祖召爲戶部侍郎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謹按晉紀、戶部作兵部、考通鑑云、嶧爲兵部侍郎判戶部、此宜刊定從一。

王仁裕

以文辭知名。

謹按汪本句下有秦隴開三字。

司天考

明九道以步月。

謹按步月、汪本作合宿。

統法通朔交定日。

謹按監本統上有經字。

天福二年七月丙寅日有食之、五年十一月丁丑日有食之、開運元年三月戊子日有食之、九月丙戌日有食之、順德三年十二月癸酉日有食之、

謹按以上凡五日食、薛史及通鑑皆無其文、考薛史天福二年五月壬子朔、則丙寅七月十五或十六日也、五年十二月壬辰朔、則丁丑十一月十六日也、開運元年三月癸酉朔、則戊子十六日也、九月庚午朔、則丙戌十七日也、順德三年十二月己未朔、則癸酉十五日也、此五日字、俱係月字之誤、又通鑑開平三年二月丁酉朔、龍德元年六月乙卯朔、天福三年正月己酉朔、順德二年二月庚子朔、五年五月辛巳朔、俱書日有食之、其龍德元年順德二年者、亦見遼史太祖及穆宗紀、而新舊史皆不載、并識于此。

職方考

兗梁有秦鄆。

謹按秦當作泰。

青平盧晉有襄山南東道晉有。

謹按通鑑、天福十二年、復晉襄節度使、注云晉以楊光遠反、廢平盧軍、以安從進反、廢山南東道也、考降襄陽爲防禦、見安從進傳、而此俱不著。

同邑國周有。

謹按薛史順德五年正月、廢邑國軍、此闕不著。

慶岐有。

謹按九域志、慶州唐定安軍節度使、後唐降軍事、文獻通考、慶州、李茂貞建安定軍、梁爲武靜軍、當以安定爲是、考唐書方鎭表、不見慶州軍號、而此亦不著。

秦漢有成漢有階漢有鳳漢有。

謹按前明云劉氏之初、秦鳳階成、復入于蜀、此四有字、俱當作蜀字。

乾岐李茂貞置

謹按新唐書地理志、乾寧二年、以奉天縣置乾州、方鎭表則云乾寧元年、以乾州置威勝軍節度、語既不合、而威勝之號、此亦不著。

貝永清周有。

謹按薛史顯德元年十月、廢永清軍、此不著。

定梁有義成。

謹按成當作武。

楚周有。

謹按九域志楚州後唐順化軍節度周降防禦此不著

緱國武威

謹按唐書方鎮表宋九域志武威俱作威武此誤下五代之際外鎮之州條及閩世家並同

惠南漢

謹按九域志惠州僞漢州名同仁宗廟諱天禧五年改惠州通鑑注南漢改唐之河源縣爲龍川徙循州治焉以循之龍治縣置循州此于南漢之禎州徑作惠州似失實也

梁初改京兆府曰大安佑國軍曰永平

謹按劉鄩傳劉知俊走鳳翔太祖乃以長安爲永平軍考劉知俊叛在開平三年六月故前此梁紀及王重師劉捍傳俱書佑國軍而劉鄩及康懷英張鴻傳俱稱永平軍也此初字宋譌

渭州晉天福九年置鎮寧軍

謹按薛史開運元年八月癸亥置鎮寧軍於渭州考開運元年卽天福九年然是年于七月改元此稱天福九年誤

鎮州故曰成德軍梁初以成音犯廟諱改曰武順唐復曰成德晉又改曰順德

謹按唐書方鎮表天祐二年更成德軍號武順軍是時藩政出朱氏然唐室尙存此不得徑云梁初也又按晉紀開運元年八月順德軍節度杜威爲都招討使考薛史天福七年正月癸亥改鎮州爲恆州成德軍爲順國軍丙寅以杜重威爲恆州順國軍節度使本史馬全節傳亦云開運二年徙鎮順國知此失書恆州與所云晉改順德及紀所書順德節度者誤也若杜重威傳云拜成德軍節度使則又沿而不改者爾

應州故屬大同軍節度

謹按胡三省曰唐書地理志未有應州歐史不載其建置之始蓋晉王克用分雲州置應州也

潞州唐故曰昭義梁末帝時屬梁改曰匡義蓋餘唐滅梁改曰安義晉復曰昭義

謹按唐紀同光元年三月潞州附於梁十月滅梁義兒傳云居數月莊宗滅梁此云歲餘者誤又五代會要潞州唐同光元年爲安義軍長興元年三月復舊名昭義是昭義之復故不始于晉也

益州梓州曰劍南東西川

謹按益州當作成都纂誤說在李嚴傳

耀州李茂貞置治華原縣梁初改曰崇州唐同光元年復爲耀州

謹按此節語已全見前耀州本華原縣條此爲複出

潼州之方渠寧州之末波烏嵓三鎮爲屬

謹按九域志末作本烏作馬此誤又考漢書地理志北地郡馬領縣師古曰以川形似馬領故名元和郡縣志云隋開皇十六年於慶州置合水縣在馬領白馬二水口大業元年分置馬領縣復漢縣舊名

也其字作領不作嵓此與隋志新舊唐志及通典寰通典通鑑九域志等皆誤

鄜州周顯德六年克秦津關置治永清制漢州之文安瀛州之大城爲屬

謹按漢當作莫又按寰通典大城本漢東平舒縣北齊爲平舒縣五季改大城縣此略不著

汶川故屬河州

謹按五代時無河州唐之河州已廢於寶歷二年所屬漢陽汶川二縣往屬鄯州南唐割淮南十四州與周又以鄯州之漢陽汶川二縣地在江北亦并歸之是卽汶川亦屬鄯州此於漢陽云故屬鄯州而汶川則云故屬河州何也

吳世家

楊行密

五年發鄂攻蘇州及周本戰於白方湖本敗蘇州復入於越

謹按乾寧五年卽光化元年是年以八月改元考發兵攻蘇州固在未改元之前而蘇州之入發兵已在九月此五年固當作光化元年爲是

友寧、梁太祖子也

謹按友寧乃梁祖兄子纂誤說在王景仁傳

楊隆演

八年徐溫領昇州刺史治舟師於金陵

謹按昇州唐初雖有金陵之縣尋卽改爲白下爲江寧又爲上元矣楊溥於武義二年七月始改升州大都督府爲金陵府此處已稱金陵非也下及南唐世家並同

楊溥

十一月庚戌御文明殿卽皇帝位改元曰乾貞

謹按容齋四筆云鄂州南樓磨崖碑其文曰乾正元年按楊溥改元乾貞紀年通譜皆爲乾正云避仁宗嫌名而此直以爲乾正一時所立不應有誤也

南唐世家

李昪

遇賢自號中天八國王

謹按何焯曰寧獻王天運紹統八作大疑此誤

世宗至楚州北神堰齊雲舟大不能過乃開老鵶河以通之

謹按通鑑鵶作鴉注云今楚州城西老鴉河也此誤

李璟

封弟從善鍾王從益鄭王

謹按徐鼎臣騎省集有太尉中書令鄭王從善詩又有鄭王加元帥江軍尹制詞又馬氏南唐書作鄭王從益紀傳並同後主亦有送鄭王二十弟從益詩然則是從善鄭王而從益鄧王也陸氏書亦作鄧王而益作益

按五代舊史及世宗實錄顯德四年十月壬申世宗方復南征五年正月丙午始克楚州二月己亥景始盡獻淮南諸州壹江爲界皆是保大十五年也

謹按監本汲古閣本十五作十六此誤

但江南錄誤于景立之年改元保大所以當差一年也

謹按監本汲古閣本皆作常此誤

而悅等書滅王氏割淮南自各差二年爾

謹按二當作一

前蜀世家

王建

敬瑄遣將句維立逆建建擊敗之遂攻彭州敬瑄發兵七萬益行章與建相持濛陽新都百餘日

謹按通鑑王建攻彭州山行章壁新繁供在文德元年十二月而本史此下方紀文德元年正月而本史此下方紀文德元年六月疑有誤

昭宗遣左諫議大夫李珣爲兩川宣諭和協使

謹按舊唐書僖宗紀光啓四年陳敬瑄告難於朝詔中使諭之則是僖宗而非昭宗也本史此下方紀文德元年此當因下昭宗遣諫議大夫李珣宣諭兩川之文衍出而又訛珣爲珝也

辰州刺史常厚執道弼以攻梓州

謹按延綏鎮志云考辰州刺史爲楊守厚通鑑與唐書同而五代史名之爲常厚豈別有所據歟余又得蜀檮杌考之亦無常厚名字乾寧元年守厚卒於辰州而復非守亮守信皆輔於獨柳蓋守亮守信守厚皆復非子也按新唐書宗室傳復非作復非見宰相世系表豈十國紀年所載諸書猶有遺而未備歟愚考常厚之名見新唐書成汭傳通鑑則在文德元年爲秦宗權餘黨也

以郭王爲鳳翔節度使

謹按通鑑考異曰順宗子經封郭王嗣周當是其後後避武宗諱改郭作虢則此當作虢別本或作刻更誤

予謂爲至于龜龍麟鳳鱗鳳之類世道所謂王者之嘉瑞莫不舉出於其國

謹按監本蜀下有書字世下無道字此脫衍龜元物也

南漢世家

劉巖

乾化三年加檢校太傅末帝卽位悉以隱官僧授巖巖對南海王

謹按監本巖并作嚴封此誤又按梁紀末帝卽位復稱乾化三年此先言三年後言卽位誤也

劉晟

十一年晟病甚封其子繼興衡王璇興桂王

謹按下文作桂王璇興通鑑于此則亦作璇字疑此誤

劉鋹

十三年詔潭州防禦使潘美出師師次白霫鋹遣僞澄樞守賀州郭崇岳守桂州潘美平賀州十月平韶州又平桂州十一月平連州鋹喜曰韶桂連賀本屬湖南今北師取之是表其不復南也其慮如此十二月平韶州

謹按十月平韶州十二月又云平韶州語複出考東都事略太祖紀作十月克賀州十一月克連州韶州劉鋹傳作鋹遣僞澄樞守賀州薛崇儼守桂州李託守韶州是歲平昭桂連賀等州又平韶州潘美傳同宋史南漢世家作十月昭州陷十二月韶州陷潘美傳同此十月平韶州及韶桂連賀二韶字俱係昭字之誤

鋹遣其弟祥王保興舉文武詣美軍降

謹按通鑑周廣順三年南漢立其子保興爲禎王此作祥王史避諱也

楚世家

馬殷

乾寧元年入湖南次澄陵

謹按通鑑注曰澄當作醴

周行逢

顯德元年拜行逢武清軍節度使權知潭州軍府事

謹按東都事略世宗授行逢武平軍節度使宋史湖南世家授行逢朗州大都督武平軍節度使此清字當是平字之誤

注云殷自唐乾寧二年入湖南至周廣順元年凡五十七年

謹按馬殷以乾寧元年入湖南以三年自立其載於本史者甚明徐氏獨斷自乾寧二年而計之爲五十七年不可解也

閩世家

王審知

王淡、唐相溥之子。

謹按唐書宰相世系表、王溥出太原房、不言有子、王搏出琅邪房、有子曰俊、爲河南府文學、與此俱不合。此下有紀相王俊疑此淡字當是俊字之誤、而其父亦不知是溥與否也。

王延羲

羣臣侍酒醉而不勝、有訴乃私乘酒者、輒殺之。

謹按馬氏南唐書、訴作詐、乃作及、此誤。

東漢世家

劉承鈞

承鈞立十三年、病卒。

謹按十國世家譜、承鈞之立、在顯德元年甲寅、考東都事略、承鈞死於開寶元年、是年爲戊辰、則上距甲寅爲十五年、卽據周世宗實錄、薛史周世宗紀、遼史穆宗紀等書、謂劉旻卒于顯德二年、而承鈞之立已得十四年矣、此誤。

十國世家年譜

予聞於故老、謂吳越亦常稱帝改元、而求其事迹、竟得其封落是石爲寶石山、制書辭寶正六年辛卯、則知其嘗改元矣。

謹按容齋四筆云、錢武肅三改元、有天寶、寶大、寶正三名、歐陽但知其一耳。

四夷附錄

契丹

是謂黃水之南、黃龍之北。

謹按此語本於唐書、考薛史作契丹居潢水南岸、據通鑑晉紀注、黃水、卽潢水也。

爲人多智勇而善騎射。

謹按一本智下有略字。

德光立三年、改元曰天顯。

謹按遼史、太祖以天贊五年改元天顯、其年崩、太宗紀則云帝卽位、有司請改元不許、知此所云誤也。

於薊溝置良鄉縣云云、又於其東置三河縣。

謹按後唐置良鄉三河兩縣、而薊方考不書、蓋在宋已屬化外州也、然唐地志故皆有此兩縣、與此不合。

德光頒其通事高唐英曰云云、因答唐英一百。

謹按遼史張礪傳、高唐英作高逢英、考太宗紀大同元年、以高唐英爲昭德軍（通鑑作彰德軍、此誤）節度使、當別

爲一人、此疑誤。

漢乾祐元年、兀欲率萬騎攻邢州、陷內丘。

謹按五代會要、契丹陷內丘、在漢乾祐三年十一月、考遼史世宗紀、在天祿四年十月、正漢之乾祐三年也、此作元年誤。

吐蕃

涼州人逐出文譔、鑒武遏留牙將吳維岳代文譔爲留後、是時晉天福七年、明年晉高祖遣涇州押牙陳延暉齎詔將安撫涼州。

謹按此襲薛史外國傳文也、考晉高祖崩於天福七年六月、明年爲天福八年、然已非高祖矣、薛史高祖紀、天福六年七月、涇州奏西涼府留後李文譔以今年二月四日閉宅自焚、七年二月、涇州奏差押牙陳延暉往西涼府、與傳不同、則傳所云是時天福七年者誤也、又紀云李文譔自焚、而傳作涼州人逐出文譔、語亦各異。

沙州

天福七年、沙州曹元忠、瓜州曹元深、皆遣使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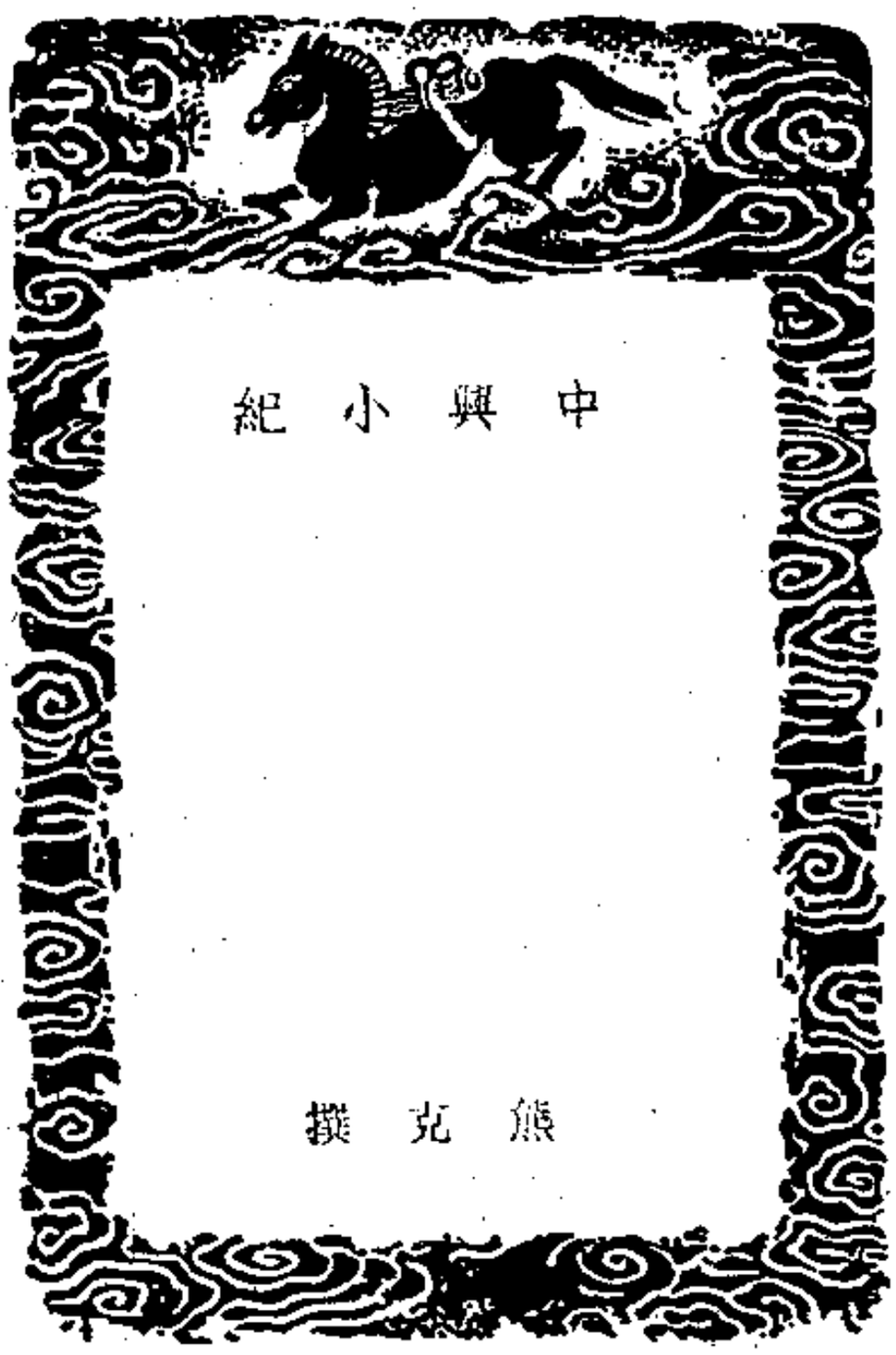
謹按晉紀作沙州曹元深、瓜州曹元忠、宋史太祖紀、作沙州曹元忠、又作瓜沙歸義節度使曹元忠、未知孰是。

回鶻

莊宗遣司農卿鄭續持節册仁美爲英義可汗、是歲卒云云、天成二年、權知國事王仁裕遣李阿山等來朝云云、而仁裕乾五代常來朝貢。

謹按據此則唐天成以後、回鶻之名仁美者、其死已久矣、然唐紀應順元年、清泰二年、晉紀天福三年四年、俱書有回鶻可汗王仁美、則又何也、又鄭續、五代會要作鄭賀、監本作鄭紹、又唐紀李阿山等來、在天成三年二月、會要亦作三年、此云二年、蓋傳寫誤。

伯兄許石氏爲古格者多所著述其詩載已出而周世宗亦頗有知之者然兄未遑於見聞詩固其餘事也余今年夏自河南來京師乘公餘以五代此紀纂誤補益其遺心於此者已歷有年所嗟日銷敗紙未見所止終余一無所傳者也乃發在篋笥之中檢之如此外尚有考異四卷當後稿出此時力又未必及也乾隆四十八年秋八月晉弟謂此識跋



中興小紀目錄

卷一
起建炎元年五月盡六月
卷二
起建炎元年七月盡十二月
卷三
起建炎二年正月盡六月
卷四
起建炎二年七月盡十二月
卷五
起建炎三年正月盡三月
卷六
起建炎三年四月盡八月
卷七
起建炎三年閏八月盡十二月
卷八
起建炎四年正月盡六月
卷九
起建炎四年七月盡十二月
卷十
起紹興元年正月盡六月
卷十一
起紹興元年七月盡十二月
卷十二
起紹興二年正月盡六月
卷十三
起紹興二年七月盡十二月
卷十四
起紹興三年正月盡六月
卷十五
起紹興三年七月盡十二月
卷十六
起紹興四年正月盡八月
卷十七
起紹興四年九月盡十二月
卷十八
起紹興五年正月盡六月
卷十九
起紹興五年七月盡十二月
卷二十
起紹興六年正月盡十二月
卷二十一
起紹興七年正月盡六月
卷二十二

起紹興七年七月盡九月
卷二十三
起紹興七年十月盡十二月
卷二十四
起紹興八年正月盡六月
卷二十五
起紹興八年七月盡十二月
卷二十六
起紹興八年正月盡六月
卷二十七
起紹興九年七月盡十二月
卷二十八
起紹興十年正月盡十二月
卷二十九
起紹興十一年正月盡十二月
卷三十
起紹興十二年正月盡十二月
卷三十一
起紹興十三年正月盡十四年十二月
卷三十二
起紹興十五年正月盡十六年十二月
卷三十三
起紹興十七年正月盡十八年十二月
卷三十四
起紹興十九年正月盡二十年十二月
卷三十五
起紹興二十一年正月盡二十三年十二月
卷三十六
起紹興二十四年正月盡二十五年十二月
卷三十七

起紹興二十六年正月盡二十七年十二月
卷三十八
起紹興二十八年正月盡二十九年十二月
卷三十九
起紹興三十年正月盡十二月
卷四十
起紹興三十一年正月盡三十二年六月

中興小紀卷一

宋　建陽熊克撰

建炎元年丁未夏五月庚寅朔。大元帥康王即皇帝位於南京。上、道君皇帝之第九子。母曰賢妃韋氏。以大觀元年五月乙巳夜。生於宮中。紅光照室。初賜名。授武定軍節度。封蜀國公。二年。進封魏平郡王。宣和四年正月。冠於文德殿。賜字德基。三月。出外第。拜太保。建安郡源南鎮節度。封康王。上博涉經史。道君問以古事。及應詔制述。率皆稱旨。五年。娶那換次女。封嘉國夫人。嘗侍道君習射於鄆王府。上挽弓至一石五斗。貫和末。金人內侵。淵聖皇帝方受內禪。敵騎抵城下。遣燕人吳孝民齎書請和。欲得親王宰相爲質。時諸王皆從道君南幸。惟上與肅王留京師。淵聖召上。具言孝民所陳。上毅然請行。遂命少宰張邦昌副上。使於金寨。時敵兵四逸。上意氣開暇。如平日。數與大將沃哩布（原名曾嘉不改正下同）觀蹴踘雜伎。閒暇中經月。會都統制姚平仲以所部兵劫寨。平仲、古子也。金人以用兵責使者。邦昌擯而泣。上止曰。爲國家何愛身。沃哩布由是憚之。不欲上留。更請肅王。淵聖嘉上忠勤。遣拜太傅。靖康改元冬。金人再入寇。刑部尚書江都王雲來使至金寨。先遣親吏李裕回。道沃哩布語。須康王親到。議乃可成。於是上奉詔使沃哩布軍。肅穆師雲副之。上請門下侍郎開封耿南仲偕行。淵聖曰。南仲老矣。乃令其子中書舍人延禧與觀察使高世則爲參議官。世則、瓊孫也。以十一月丁丑發京師。晝夜行。庚辰。至相州。長驅道曰。肅王已不反。乞大

王趫兵拒敵不宜北去辛巳至磁州初王雲使金師遏磁相糧二郡爲清野計二郡從之悉徹近城民居運粟入城洎金人再至果以磁相無糧由他路入二郡人無所得乃東渡之崔子玉也封嘉應侯號曰應王上至州人攖神馬謂應王出迎帝臣祕閣脩撰襄烏宗澤啓上宜謁其廟雲從上入上既出雲爲百姓所害上檄澤捕得害雲者斬之乃定磁人力請上毋北去謂雖北門五六十里卽有敵兵知相州直龍圖閣鄜門汪伯彥蠟書至亦言金遣五百餘騎沿路問上所在於是延慶等皆勸上回相州閏十一月朝廷議設河遣僉書樞密院臨川吳敏之河東耿南仲之河北皆爲割地使昌脩金使至絳州絳人殺之南仲僭金使王汭至衛州衛人殺汭南仲遂如相見上乃與南仲連銜揭榜召募勤王人情大悅戊申上登郡圃飛仙亭因持弓矢咒之曰若次第中此牌字則必開京師晉秦三中左右動色相賀己酉上與幕府從容語曰夜來夢皇帝脫所御袍賜吾吾解衣而服所賜此何祥也頃之報京師使臣來乃武學生借閤門祇候秦仔齎蠟詔命上爲大元帥陳亭伯元帥汪伯彥宗澤副元帥速領兵入衛上捧詔嗚咽軍民感動上乃命耿南仲同預軍謀十二月壬戌朔大元帥開府除汪伯彥宗澤副元帥而黃潛善爲副元帥癸亥耿南仲等率文武官吏勸進皆再上上流涕不受諸路率守監司推戴無虛月使臣鄭安自京回傳到少帝鬻血書襟詔上聞之慟哭南仲以下又言帝王之興必有受命之符大王陛辭皇帝賜以袍異夢四方申呈或曰靖王今始悟靖之爲字皇帝立十有二月而元帥府建則靖康紀元實爲符兆願大王亟卽位以應天心上不納丙寅張邦昌以諸目至大略言國禍之酷權以濟事故寧忍死而報之於殿下上答邦昌書亦曰九廟不毀生靈獲全皆相公之功邦昌又遣上員忠州防禦使韋淵齎稱臣且言封府庫以待又曰臣之所以不死者以君王之在外也丁卯吏部侍郎汝陽謝克家以邦昌命齎玉璽至文曰大宋受命之寶克家跪進上慟哭命汪伯彥司之皇太后遣左丞安岳馬瀛權右丞相李回來率迎瀛康邸舊人也又令姪權衛尉卿孟忠厚齎書詣上路曰玉其還駕與衛入處宸居上以安九廟之靈下以弭四方之變上覽書乃命移檄諸道具言邦昌裴順之意約束不得亂入京城於是濟之父老請上卽位於濟宗室仲琮議用晉武陵王遵承制故事幕屬難之謂宜如唐肅宗卽位以定天下又宗澤言恐邦昌等陰與金結毋或深信且開封於南京乃祖宗受命之地取四方申汴酒尤易旌爲萬金時使臣曹勛自河北竄歸進道若御劄曰便可卽真來救父母士人自磁州先諸軍至士大悅癸未知信德府直徽猷閣梁揚祖兵萬人馬千匹繼至諸將兵官如張俊、苗傅、楊沂中、田師中皆在麾下揚祖子美子傅授子俊、成紀人沂中、孝純人師中秀容人上問揚祖孰優揚祖以俊對上亦喜俊自此常在左右上酌揚祖爲隨軍轉運使甲申始聞金人登城斂兵不下淵聖詔見也僉書樞密院沙縣曹輔來癸未上至應天府甲申皇太后遣吏部尚書仙芝、黃潛善、爲雜學士於是吠南陌和卿等兵未可動上涕泣知詔書爲敵人所迫宗澤請進師直趨開德解京城之圍汪伯彥執請和之說且言敵兵十萬吾軍纔一萬三千人如何解圍合使大王安居更徽宣總司陝西江淮勤王之師約日俱進乃可破敵時北道總管趙野至南京與宣撫使范訥合軍自號宣總故也野訥並開封人伯彥請上移軍東平則措身於安地身安國難可圖上問耿南仲亦以爲然遂決東去澤請自領兵至都城詐之戊戌、李綱、樂師顏、譚正及其子孫見流竄者更不復敍民貨當平錢穀悉與蠲放久法弊反爲大患亦令能去祖宗上供自有常數後緣歲增不勝其弊當裁損租稅務加寬益以規出耗可令悉止應臨難死節及不受辱出使罪前及因守戰歿於王事許其家自陳

優與褒賞。應違法賦斂。興民間疾苦。許臣庶具陳。言雖譴訐。亦不加罪。初。唯陽當五代之末。有狂僧日呼於市曰。此地將有聖人出世。及我太祖以歸德之節。受周禪而國號宋。人以爲應矣。至是乃正應其語。上之將卽位也。門下侍郎耿南仲等。請川漢光武故事。爲壇於宋之陽。先告天地。北望二聖。然後受命。及上登壇受衰。涕泗交流。百官環侍。無不感動。因名其壇曰中興受命之壇。初。靖康以金人入寇。置四道都總管。分制諸路。以衛京師。有詔。事得專決。財得通用。官得辟置兵。得調發。有警則聽其副以守。而都帥自將入援。既而兩道都總管張叔夜統兵三萬。至京城下。與金戰。遂除僉書樞密院。從二聖北狩。兩道都總管胡直儒。亦統兵勤王。戰敗。爲金所獲。後遣之還。惟副總管直龍圖閣朱勝非。留治應天府事。勝非頗能均節調度。軍藏得以不空。至是上卽位。犒賜半出於此。叔夜、著之孫。直儒、開封人。勝非、上蔡人也。　辛卯。上謂宰執曰。少帝事上皇。仁孝升聞。爰自臨御。沈機淵斷。聖不可測。乃遣尼連。誓爲北狩。朕念手足之恩。誓若神旨。太后當二聖北轅。以聖德起於宮闈。乃眷朕躬。應天歷數。纂臻勤進。於國有功。靖康皇后宣上尊號曰孝德淵聖元祐皇后。册爲隆祐太后。　壬辰。宰執奏事。張邦昌先退。上問黃潛善等曰。朕何以處邦昌。潛善等曰。邦昌僭號。罪在不赦。然爲金人所脅。不得已而從權。惟陛下審斷處之。上曰。邦昌小心。不幸逢此。雖不能死。然遭變從權。使宗廟不墜。社稷不墟。一城生靈。獲全肝腦。金人幾退。遣人斬害赴愬。及歸寶璽。曉奔來朝。北面事朕。既貸其初。欲取以王爵。異時金人有詞。使邦昌其書報之。曰。中國不忘趙氏。彼師不旋踵。而天下勤王之師皆左袒歸宋。故邦昌懼。不待問罪。幸保首領。而反籍於朕。使金人知天下之歸。出於自然。卿等以爲何如。潛善等曰。陛下聖意高遠。非臣等所及。於是邦昌罷爲太保、奉國軍節度使同安郡王。五日一赴都堂。參決大事。上卽命潛善等募忠信能專對之士。奉使通問。除作國書。命邦昌更作金人書。早遣使行。尋詔加邦昌太傅。依文彥博故事。每月兩赴都堂。以稱朕優禮之意。　册賢妃韋氏宣和皇后、立嘉國夫人邢氏爲皇后。　侍御史綿溪胡舜陟言。今日措置中原。宜法藝祖命郭進、李漢超、戍遼海等守邊之術。以三京關陝、析爲四鎮。擇猛將領昌棣東京。鄭汝河陽棣西京。恩濮開德棣北京。而同華陝隸京兆。擇人爲節帥。使各以地產之賦。養兵自衛。且援鄰鎮。如犬牙相錯。又京畿積錢千餘萬緡。宜給四鎮爲糴本。若四帥得人。則隱然爲國長城。庶幾中原不失。江左可居。詔付三省。未幾。言者謂舜陟爲臺官而事爲庭。遂除祕閣修撰。知虞州。其議遂寢。　門下侍郎耿南仲告老。癸巳。除觀文殿學士。提舉洞霄宮。而大元帥府參議官耿延禧、高世則、亦皆以宮觀去。　上欲命相而難其人。黃潛善、汪伯彥、皆尾大不掉之患。中國失其柄。必有外國交侵之患。國家與北敵結好一百二十餘年。彼既亂弱。乃違安金人爲夾攻之計。天命匪於近憑。違使指蹤。仝金人取之。且露章稱賀。是中國失其柄矣。金人內侵。每以渝盟失信爲辭。此皆無人之語。恐我背契丹之約也。不然。金人通好以來。何嘗違其違哉。願容聖務思其本。凡進退人才。弛張法度。禮樂征伐。慶賞刑威。一語言。一嘿笑。必加詳審。合於仁義者行之。不合於仁義者置之。則可以弭兵保民。綿復大業。迎還兩宮矣。上嘉之。　時在京權貨物。鬻鹽鈔茶引。而道梗未通。資運使梁揚祖。請權於眞州置司。詔揚祖兼領其事。於是歲入六百萬緡。上之相李綱也。御史中丞顏岐言。張邦昌爲金人所喜。雖已位三公。宜增其禮。綱爲金人所惡。宜置閑地。六月己未朔。綱至行

賢。無連衡合縱之勢。又金兵方盛。非一州之力所能敵。故令得併兵。既破一州。又攻一州。至是女真副統蒙克（原名蒙可。改正。）進據磁相。詔遣統制官馬忠、張換、將所部各五千人。自恩冀趨河間以與之。時靖康執政皆去。而僉書樞密院曹輔、已被病。丙申卒。　丁酉。詔。宣仁聖烈皇后保佑哲廟。有大功。而奸臣造言。仰違盛德。著於史牒。以垂後世。可令國史院據實面脩。播告天下。於是蔡卞、那怨、皆追貶之。　詔遣統制官薛廣、張瓊、將所部各三千人。廣自內黃瓊自開德。過河北山水寨義兵二萬同復磁相。時以宣教郎臨江傅雱、借工部侍郎爲祈請使。又令廣瓊等且駐河南戊戌。以吏部侍郎謝克家爲翰林學士徽猷閣待制。北道副總管顏岐爲御史中丞。翰林學士莫儔除述古殿學士。承旨吳幵除龍圖閣學士。皆奉祠而去。儔、岐安人。幵、滑流人也。　知揚州許份言。濟郡與遠爲鄰。南京雖興王之邦。而遠騎屢至。惟揚州前江後淮。有險可恃。願駐蹕於此。是日詔略曰。屢方勤於北顧。難遽議於東巡。份侯官人。將子也。　初。江寧府禁卒周德等叛。執知府宇文粹中。殺官吏。嬰城自守。會經制官劇官鮑貽遜統勤王兵七千。至城下。發連弩射官方孟卿。檄貽遜進兵逼城。德等乃受招安。粹中、華陽人。靖康初。自右丞出帥貽遜、龍泉人。孟卿、鄱陽人也。時詐號曰孝德淵聖元祐皇后。册爲隆祐太后。　壬辰。宰執奏事。張邦昌先退。上問黃潛善等曰。朕何以處邦昌。潛善等曰。邦昌僭號。罪在不赦。然爲金人所脅。不得已而從權。惟陛下審斷處之。上曰。邦昌小心。不幸逢此。雖不能死。然遭變從權。使宗廟不墜。社稷不墟。一城生靈。獲全肝腦。金人幾退。遣人斬害赴愬。及歸寶璽。曉奔來朝。北面事朕。既貸其初。欲取以王爵。異時金人有詞。使邦昌其書報之。曰。中國不忘趙氏。彼師不旋踵。而天下勤王之師皆左袒歸宋。故邦昌懼。不待問罪。幸保首領。而反籍於朕。使金人知天下之歸。出於自然。卿等以爲何如。潛善等曰。陛下聖意高遠。非臣等所及。於是邦昌罷爲太保、奉國軍節度使同安郡王。五日一赴都堂。參決大事。上卽命潛善等募忠信能專對之士。奉使通問。除作國書。命邦昌更作金人書。早遣使行。尋詔加邦昌太傅。依文彥博故事。每月兩赴都堂。以稱朕優禮之意。　册賢妃韋氏宣和皇后、立嘉國夫人邢氏爲皇后。　侍御史綿溪胡舜陟言。今日措置中原。宜法藝祖命郭進、李漢超、戍遼海等守邊之術。以三京關陝、析爲四鎮。擇猛將領昌棣東京。鄭汝河陽棣西京。恩濮開德棣北京。而同華陝隸京兆。擇人爲節帥。使各以地產之賦。養兵自衛。且援鄰鎮。如犬牙相錯。又京畿積錢千餘萬緡。宜給四鎮爲糴本。若四帥得人。則隱然爲國長城。庶幾中原不失。江左可居。詔付三省。未幾。言者謂舜陟爲臺官而事爲庭。遂除祕閣修撰。知虞州。其議遂寢。　門下侍郎耿南仲告老。癸巳。除觀文殿學士。提舉洞霄宮。而大元帥府參議官耿延禧、高世則、亦皆以宮觀去。　上欲命相而難其人。黃潛善、汪伯彥、皆尾大不掉之患。中國失其柄。必有外國交侵之患。國家與北敵結好一百二十餘年。彼既亂弱。乃違安金人爲夾攻之計。天命匪於近憑。違使指蹤。仝金人取之。且露章稱賀。是中國失其柄矣。金人內侵。每以渝盟失信爲辭。此皆無人之語。恐我背契丹之約也。不然。金人通好以來。何嘗違其違哉。願容聖務思其本。凡進退人才。弛張法度。禮樂征伐。慶賞刑威。一語言。一嘿笑。必加詳審。合於仁義者行之。不合於仁義者置之。則可以弭兵保民。綿復大業。迎還兩宮矣。上嘉之。　時在京權貨物。鬻鹽鈔茶引。而道梗未通。資運使梁揚祖。請權於眞州置司。詔揚祖兼領其事。於是歲入六百萬緡。上之相李綱也。御史中丞顏岐言。張邦昌爲金人所喜。雖已位三公。宜增其禮。綱爲金人所惡。宜置閑地。六月己未朔。綱至行

在人見首言陛下用臣爲相而外廷之論如此臣願歸田里至如命相於金人所甚惡之間更望聖心審處上曰鼓昏有此言朕告以如朕之立恐亦非金人所喜者上曰卿名升陽宮　先是圍城百官中有余大鈞陳沖王及之排己事發送御史臺鞫治壬戌李綱再論圍城中受僞命者上曰國家顛覆士大夫不聞死節往往因以爲利如余大鈞洪彛誘宮嬪爲妻王及之坐蕃衛門諂諸王卿知否曰見鞫之必得其情綱又曰靖康之禍在內惟宰若水在外惟崔安國死節甚著而吳幵龔傳王時雍徐秉哲曾孝序金人指立張邦昌及抽宗室康里又受僞命爲執政此爲罪首先是若水已贈觀文殿學士時雍高州幵永州傳全州並安置案上文吳幵龔傳王時雍徐秉哲四人並官盡安置不及王哲蹟案哲實由是綱不悅即使言者中好問上深以爲非然好問亦不敢留綱亦旋還去山　癸亥詔略曰朕惟祖宗涵養士類至矣靖康之變仕於中都者曾無仗節死難而多儉生取容甚者乘時爲奸歷所不齒爲中國羞姑取其尤揖逐竄以爲臣子之戒至於辛伍理當闕略以責後效既而臺獄具余大鈞等皆當重市上曰有司之法如此新政重於殺士大夫李綱等亦言天地之大德曰生於是詔流余大鈞與陳沖洪芻於沙門島王及之與張翊才李棠周懋文胡思皆歲而貸之以爲利君辱而攘之以爲榮知陛下總師於外天人所歸乃始退衛班遣使奉迎今日處王侍坐大政方且偃然自得倘或逃誅何以立國臣請以春秋之法斷之若都城人則謂之元帥府總之私也天下憤之公也春秋之法人臣無將將則必誅今陛下欲中興當先正朝廷乃崇憎逆之臣以示四方其誰不解體若執政中有議不同者臣乞與之俱辭上從好問曰卿在城中知其詳謂當何如好問曰邦昌僭位人所共知既已自歸惟陛下裁處綱又曰邦昌罪當誅陛下以其自歸則貸死面遠竄之瘴鄉豈不重於誅乎好問曰不如在近是日詔邦昌以散官潭州安置　初知陳州趙子崧知汝州趙汝愚知蔡州閻孝忠皆密通寇兵能保全境內知襄陽府黃叔敖知漢陽軍李彥卿通判鄂州陳規皆捍禦有勞又前南府伸堅壁雍棄城而去敵欲乘勢破公安縣知縣程千秋率民縱之敵不敢犯是日詔子崧陞二秩汝愚寶文閣直學士叔敖祕閣脩撰孝忠彥卿皆直祕閣千秋陞一秩就除本府通判叔敖公寧人雍開封人規臨沂人時詔雍爲禁從敵來先遣落職降充盛當　甲子召通泰大夫傅墨卿爲禮部尚書龍圖閣學士知潭州郭三益爲刑部尚書墨卿山陰人前知舒州以武昌寇作遣其孥還越道由江寧遇周德之變一家盡死墨卿方遣忠不及就職三益嘉興人也　初上論宰執令監登聞檢鼓院以通下情至是監於行宮門外　李綱言今日中興規模有先後之序當脩軍政選士風裕邦財寬民力改弊法省冗費誠號令信賞罰擇帥臣選監司使吾政事已脩然後可議興師上曰誰可任此者綱因薦前監察御史張所於河北直祕閣傅亮於河東乃詔借所直龍圖閣招撫河北又以樞密副承旨王孝迪經制河東而亮副之皆賜錢百萬緡以備募兵又給半歲糧及空名告予便道用京畿兵千人爲衛遣之孝迪成紀人所益都人靖康末脅至河北募兵時因論黃潛善坐貶亮馮翊人號知兵初以布衣得召權京西統制官將兵數千直至汴京城外與金戰至是綱皆引用之　丁卯詔曰行在將士遞當隆暑暴露之久尤軫朕懷又賦斂之繁當謀蠲減法令之弊當議改更潰兵爲盜因而掠殘破郡縣已降救令當遣使招集許令自新臧庶爲姦乘時掊克重困吾民罪不可貸當遣使案治眞於典憲靖康間收言事已能天下神器宮是日又詔本宮錢穀並付轉運司以充省計既又詔道士林靈素鄭知微傅希烈家傳墨卿之孫也墨卿既相復以國城中事中藏之以邦昌僭號振遂凡在國城中皆次第論罪呂好問獨無所逃罪奏然其間命有幽析若事以振遂罪之則後必有討奏御之日好問亦不敢留綱亦旋還去山　癸亥詔略曰朕惟祖宗涵養士類至矣靖康之變仕於中都者曾無仗節死難而多儉生取容甚者乘時爲奸歷所不齒爲中國羞姑取其尤揖逐竄以爲臣子之戒至於辛伍理當闕略以責後效既而臺獄具余大鈞等皆當重市上曰有司之法如此新政重於殺士大夫李綱等亦言天地之大德曰生於是詔流余大鈞與陳沖洪芻於沙門島王及之與張翊才李棠周懋文胡思皆歲而貸之以爲利君辱而攘之以爲榮知陛下總師於外天人所歸乃始退衛班遣使奉迎今日處王侍坐大政方且偃然自得倘或逃誅何以立國臣請以春秋之法斷之若都城人則謂之元帥府總之私也天下憤之公也春秋之法人臣無將將則必誅今陛下欲中興當先正朝廷乃崇憎逆之臣以示四方其誰不解體若執政中有議不同者臣乞與之俱辭上從好問曰卿在城中知其詳謂當何如好問曰邦昌僭位人所共知既已自歸惟陛下裁處綱又曰邦昌罪當誅陛下以其自歸則貸死面遠竄之瘴鄉豈不重於誅乎好問曰不如在近是日詔邦昌以散官潭州安置　初知陳州趙子崧知汝州趙汝愚知蔡州閻孝忠皆密通寇兵能保全境內知襄陽府黃叔敖知漢陽軍李彥卿通判鄂州陳規皆捍禦有勞又前南府伸堅壁雍棄城而去敵欲乘勢破公安縣知縣程千秋率民縱之敵不敢犯是日詔子崧陞二秩汝愚寶文閣直學士叔敖祕閣脩撰孝忠彥卿皆直祕閣千秋陞一秩就除本府通判叔敖公寧人雍開封人規臨沂人時詔雍爲禁從敵來先遣落職降充盛當　甲子召通泰大夫傅墨卿爲禮部尚書龍圖閣學士知潭州郭三益爲刑部尚書墨卿山陰人前知舒州以武昌寇作遣其孥還越道由江寧遇周德之變一家盡死墨卿方遣忠不及就職三益嘉興人也　初上論宰執令監登聞檢鼓院以通下情至是監於行宮門外　李綱言今日中興規模有先後之序當脩軍政選士風裕邦財寬民力改弊法省冗費誠號令信賞罰擇帥臣選監司使吾政事已脩然後可議興師上曰誰可任此者綱因薦前監察御史張所於河北直祕閣傅亮於河東乃詔借所直龍圖閣招撫河北又以樞密副承旨王孝迪經制河東而亮副之皆賜錢百萬緡以備募兵又給半歲糧及空名告予便道用京畿兵千人爲衛遣之孝迪成紀人所益都人靖康末脅至河北募兵時因論黃潛善坐貶亮馮翊人號知兵初以布衣得召權京西統制官將兵數千直至汴京城外與金戰至是綱皆引用之　丁卯詔曰行在將士遞當隆暑暴露之久尤軫朕懷又賦斂之繁當謀蠲減法令之弊當議改更潰兵爲盜因而掠殘破郡縣已降救令當遣使招集許令自新臧庶爲姦乘時掊克重困吾民罪不可貸當遣使案治眞於典憲靖康間收言事已能天下神器宮是日又詔本宮錢穀並付轉運司以充省計既又詔道士林靈素鄭知微傅希烈家

一官。初金人左副元帥尼雅滿（原名粘罕、今改正下同）自河東歸至燕中。右副元帥沃哩布自河北歸至燕山。至是聞上龍飛睢陽。張邦昌入覲。遂會於山後草地議事。沃哩布中暑死。乃以其弟鄂勒珲（原名粘割、今改正）爲右副元帥。時國主晟將遣使論尼雅滿止南寇之兵。尼雅滿報以本朝數使人要結叛井漢兒。其攻其國。以激怒之。蓋尼雅滿專橫。晟不能令。至是命相亦取決焉。晟守盧位而已。初。發蓋銅沿陝西晉絳澤潞之地。於朝廷無毫髮利。而藏畜不貲。不若立青唐之後。使爲藩臣。有益無損。征之必得其力。至是用蓋策。乙酉復蓋原官。除陝西總制使。斬告報益麻荒征。仍賜姓名曰趙惟恩。以召五路兵赴行在。以延康殿學士宗澤爲東京留守。時馬軍都指揮使郭仲荀見統禁旅在京城。執政黃潛善、汪伯彥頗疑澤。故就命仲荀副之。又以顯謨閣待制杜充爲北京留守。仲荀、充、孫、安陽人也。詔龍州縣職田。右僕射李綱請令諸路買馬。及募民出財助軍費。且言緊豐時內外禁旅五十九萬。今禁旅單弱。何以捍強敵而鎮四方。故莫若取財於東南。募師於西北。若得數十萬。付諸將以時練之。不久皆成精兵。此最爲急務。丙戌。乃詔陝西河北各募三萬。京東各募二萬。合爲十萬。仍創驍勝、壯捷、忠勇、義成、龍武、虎威、折衝、果毅、定難、靖邊、凡十號。每號四軍。每軍二千五百人。　丁亥。上諭宰執。東京發到內庫寶器。有玻瓈瑪瑙之屬。皆遠方異物。內侍陳烈以進。朕念玩物喪志。悉令碎之。汴伯彥曰。陛下初即位。便能以道養志。不役於物。中興之功。不足致也。　詔。河東河北自太原真定失守之後。列郡被圍。皆以死守。昔有一城固守不下。則我信史以耀後世。今數千里之原。無一人忍負國者。忠義之俗。古所未有。訪聞失職之吏。大夫初除外任。只爲通判。前宰執子弟緣恩數帶貼職及待制以上并龍。宰執并見任宮觀寺觀未有差遣。京朝官以上俸錢。並權減三分之一。　右僕射李綱言。中原根本。一去之則人心搖。臣昨建策以適襄陽爲次者。示不去中原。且係其心爾。近外議紛紜。謂陛下將幸東南。果然。臣恐中原非復我有。上曰。但欲率太后及六宮往東南。朕當留中原。綱曰。陛下英斷如此。雖漢之高光、唐之太宗。不過是也。乞降詔。上乃命綱擬詔。辛丑。詔略曰。朕將親督六師。以援京城。及山東河北諸路。已迎奉隆祐太后津造六宮及衛士家屬。從之。東南朕與羣臣。獨留中原。應在京屯兵聚糧。脩樓櫓。治器具。令汴守司趣辦之。　壬寅。以右僕射李綱爲左僕射兼門下侍郎。門下侍郎黃潛善爲右僕射兼中書侍郎。時初建御營司。綱與潛善並命使而同知樞密事。張悰副之。又擢鄭延年總管劉光世爲本司都統制。　癸卯。尚書右丞呂好問、除資政殿學士。知宣州。（呂好問家傳曰。時盜賊多。李綱所薦四論關城事非以中好問上出手劄付尚書省曰。宣城內外事。金人直逼。又盜人邊帥。老其道。京城之初。呂好問仰慕人邊帥。得其道。京城之初。呂好問仰慕人邊帥。得其

中興小紀卷二

建炎元年秋七月己丑朔。以徽猷閣直學士董耘爲兵部尚書。耘、須城人。晉爲元帥府參議官。初以兵部侍郎召。至是擢用之。　己亥。詔省臺寺監。以繁簡相兼。館職學官減半。開封府曹推依舊爲僉判。曹掾官依舊爲節察推判官、諸提舉常平、併歸提點刑獄司。兩浙福建市舶、併歸轉運使。諸州司錄依舊爲司理、司法、參軍。縣不滿萬戶。不置丞。能吏三之一。掌吏遷祖宗法。轉官止朝散大夫。初除外任。只爲通判。前宰執子弟緣恩數帶貼職及待制以上并龍。宰執并見任宮觀寺觀未有差遣。京朝官以上俸錢。並權減三分之一。　右僕射李綱言。中原根本。一去之則人心搖。臣昨建策以適襄陽爲次者。示不去中原。且係其心爾。近外議紛紜。謂陛下將幸東南。果然。臣恐中原非復我有。上曰。但欲率太后及六宮往東南。朕當留中原。綱曰。陛下英斷如此。雖漢之高光、唐之太宗。不過是也。乞降詔。上乃命綱擬詔。辛丑。詔略曰。朕將親督六師。以援京城。及山東河北諸路。已迎奉隆祐太后津造六宮及衛士家屬。從之。東南朕與羣臣。獨留中原。應在京屯兵聚糧。脩樓櫓。治器具。令汴守司趣辦之。　壬寅。以右僕射李綱爲左僕射兼門下侍郎。門下侍郎黃潛善爲右僕射兼中書侍郎。時初建御營司。綱與潛善並命使而同知樞密事。張悰副之。又擢鄭延年總管劉光世爲本司都統制。　癸卯。尚書右丞呂好問、除資政殿學士。知宣州。（呂好問家傳曰。時盜賊多。李綱所薦四論關城事非以中好問上出手劄付尚書省曰。宣城內外事。金人直逼。又盜人邊帥。老其道。京城之初。呂好問仰慕人邊帥。得其

心遂與餘人不同（宣所不知，抑尙書省行下於是好同力求去，乃除職知宣州。時七月乙酉也。案：據記好問罷政日，與建炎錄皆所書所書皆不同。）召延康殿學士提舉鴻慶宮許翰爲右丞。翰，長邑人。靖康時爲同知樞密院，與李綱最厚，故復用之。乙巳，李綱言：今宋能享國中宜適南陽，乃詔委守臣脩繕城隍。又詔鈔鹽鈆錢，令漕臣范之才儲糧草，及命江湖綱運由湘江通漕，幷四川轉輸貨自歸峽以檥於鄧。於是中書舍人劉珏言：當今之要，在謹事機，愛日力，爲急。自金北歸，已再踰時，陛下中興，已既數月矣，而六飛時巡，攸所定止，攻戰守備，闕然不講。臣聞近臣有欲幸南陽者，南陽密邇中原，易以號召四方，此固然矣。然今日兵弱財單，陳唐諸郡，新剡於亂，干乘萬騎，何所取給？南陽城壓，亦不可恃。夫騎兵金之長技，而不習水戰；金陵天險，前據大江，可以固守。東南久安，財力富盛，足以待敵。又衛尉少卿衛膚敏亦言：建康實古帝都，盤紹東南，幸徐圖北向。爲萬全之策。珏，長興人也。丙午，戶部侍郎黃潛厚還尙書於是中書舍人劉珏言：潛厚乃宰臣親兄，祖宗以來，無兄弟居同一省者。上謂同知樞密院張悫論曰：珏所論固當，以潛厚明於國計，姑從權宜可也。丁未，以底部郎中張浚爲殿中侍御史。浚，綿竹人。成子也。時諸路盜各縣管己酉詔四道都總管並罷，右諫議大夫臨邛宋齊愈，初在閤城中，自外丞許翰，見陳東死，謂所親曰：吾與東皆爭李綱者。今東戮於都市，吾在朝堂可乎。乃力求去。丙戌，罷爲政殿學士，提舉洞霄宮。時正字胡珵爲東湖澤書藥，又使友攝他官，從綱而行。同舟東下，既而言者論之，詔停其官，送梧州編管。以給事中瑞安許景衡爲御史中丞。資政殿學士宗澤，留守京城，於四壘盜統領官，慕義兵分隸之，仍團練軍民之可用者，以備緩急。及治城池，脩器械，略備，而宗陽臺省宮室，皆踰宜緝治，澤乃上書，乞不南幸，其辭甚切。又遣使將兵保護西京陵寢，盜並起，王善兵十萬，據京東，王再興兵五萬，掠京西，楊進號鴈門太尉，軍校張員等，遂作亂，殺本路都監田其姓者，及害沿臣毛奎，拘守臣張勤，提舉官王淩明，嬰城固守。於是提點刑獄陳悅、檄朝請郎王淮爲統制官，率諸縣弓手士軍，及南劍州將兵，集於城下討之。奎，西安人。勤，侯官人。淩明，金華人。悅，永嘉人也。時江東漕臣劉寧、提舉官陸友諒，合奏乞優加翁查國贈典。於是言者以謂查國乃李綱姻黨，爲之腹心。原蒙等之意，蓋欲附綱，使綱未遂其計得行。則爲綱所擢何疑。庚寅，詔蒙、友諒，各降五官。先是，詔兩江諸州兵掩捕杭寇，委提刑司節制。時文臣周格、武臣高士矚，並領憲司事。士矚，咸里子也。欲招安之。浙東帥臣翟汝文奏：以諸浙東軍與經制司錢使手合萬人，兵勢已盛，而諸軍爲賊誘去者甚衆。人無鬬志。又諸處所集皆鄉兵，不識金鼓，一日賊自小堰門出，衝散浙東兵，次攻鮑姑，遂棄貽逢，率將士迎敵，殺賊兵七百餘人。於是朝廷詔遣統制官辛道宗、將西兵二千人討之。道宗至秀州，其軍自亂，潰而去者六百人。趙萬、郭青，爲之首。賊勢益張。提刑司所領蘇秀，及淮南兵數百人，緣此亦驕。辛丑夜，賊攻周格寨，害格。蘇秀兵遂脅淮南之衆，共入杭投賊。淮兵不從，寇爲所殺。卽白往投之。致賊衆愈衆。又剽城中百姓爲兵。且誘子女以分其黨。復以金帛道人誘諸郡不

侍從典刑不當，有傷新政。恐失人心。於是首論綱罪。丁丑，綱罷爲觀文殿大學士，提舉洞霄宮。制辭略曰：謀猷弗效，狂誕罔悛，虧恭讓之通規，負殉諸之初旨。既蔽括郡縣之租賦，又竭取東南之民財。出令符於公議，則慢抗以遂留；用刑憚於親貴，以至貼改已盡之旨，茫其外親之姦，姦道防秋之師，實爲渡河之援。預頒告命，厚賜緡錢，背違百萬之多，備達京師而止。專制若此，設心謂何。綱相凡七十五日，右丞許翰因求去，且力言綱忠義英發，非綱無可與共建中興之業者。今綱罷而留臣撫益，既而張所亦罷去。傅亮引兵歸陝西，招撫經制司皆廢矣。馬軍都指揮使郭仲荀，自京東部禁旅詣行在，仲荀以七月至是詔仲荀護衛隆祐太后之江寧府，及制置東南盜賊。初，李綱建議買馬，及勸民出財，至是上虛擾民，凡東南非產馬之地，己卯，詔罷之。惟陝西秦州令貢百匹。辛巳，提舉佑道宮顏岐，再除御史中丞。不就職，遂改工部尙書。詔遣殿中侍御史馬伸，往湖南四路，監察御史院遠防，往江淮四路，東部郎官黃次山，往京東四路，兵部郎官汪藻，友端，友，往兩浙福建四路，並爲撫諭使。仲，須城人。次山，南昌人也。尙書右丞許翰，見陳東死，謂所親曰：吾與東皆爭李綱者。今東戮於都市，吾在朝堂可乎。乃力求去。丙戌，罷爲政殿學士，提舉洞霄宮。時正字胡珵，爲東湖澤書藥，又使友攝他官，從綱而行。同舟東下，既而言者論之，詔停其官，送梧州編管。以給事中瑞安許景衡，爲御史中丞。資政殿學士宗澤，留守京城，於四壘盜統領官，慕義兵分隸之，仍團練軍民之可用者，以備緩急。及治城池，脩器械，略備，而宗陽臺省宮室，皆踰宜緝治，澤乃上書，乞不南幸，其辭甚切。又遣使將兵保護西京陵寢，盜並起，王善兵十萬，據京東，王再興兵五萬，掠京西，楊進號鴈門太尉，軍校張員等，遂作亂，殺本路都監田其姓者，及害沿臣毛奎，拘守臣張勤，提舉官王淩明，嬰城固守。於是提點刑獄陳悅，檄朝請郎王淮，爲統制官，率諸縣弓手士軍，及南劍州將兵，集於城下討之。奎，西安人。勤，侯官人。淩明，金華人。悅，永嘉人也。時江東漕臣劉寧，提舉官陸友諒，合奏乞優加翁查國贈典。於是言者以謂查國乃李綱姻黨，爲之腹心。原蒙等之意，蓋欲附綱，使綱未遂其計得行。則爲綱所擢何疑。庚寅，詔蒙、友諒，各降五官。先是，詔兩江諸州兵掩捕杭寇，委提刑司節制。時文臣周格、武臣高士矚，並領憲司事。士矚，咸里子也。欲招安之。浙東帥臣翟汝文奏：以諸浙東軍與經制司錢使手合萬人，兵勢已盛，而諸軍爲賊誘去者甚衆。人無鬬志。又諸處所集皆鄉兵，不識金鼓，一日賊自小堰門出，衝散浙東兵，次攻鮑姑，遂棄貽逢，率將士迎敵，殺賊兵七百餘人。於是朝廷詔遣統制官辛道宗、將西兵二千人討之。道宗至秀州，其軍自亂，潰而去者六百人。趙萬、郭青，爲之首。賊勢益張。提刑司所領蘇秀，及淮南兵數百人，緣此亦驕。辛丑夜，賊攻周格寨，害格。蘇秀兵遂脅淮南之衆，共入杭投賊。淮兵不從，寇爲所殺，卽白往投之。致賊衆愈衆。又剽城中百姓爲兵。且誘子女以分其黨。復以金帛道人誘諸郡不

還。使據城相應。宿汝文盧變生肘腋。亟引軍面去。奏狀繳入。此據程俱文

申。詔淮浙等路當三發並許用。從同知樞密院張燾請也。時銀金人犯河陽汜水。已過東京。於是羣臣

多謂幸東南。丙辰。下詔暫駐淮甸。應接四方。稍定即還京闕。仍命知揚州呂頤浩、衛城池。滕部郎中陳桼、

幹辦順遷虞部郎中李儻、具舟船。頤浩、滕城人。靖康中爲撫山清臣。金人入寇。執至京城下。講和。乃送之

還。時淮揚帥幸道宗下叛兵。圍至平江府。守臣趙伾、集軍兵登城嚴備。賊提之。自城外徑過。一城帖然。

追。常州。途由外江錫宜興。且出家財犒之。至是言者謂綱獨招朝廷。故杜絕言路。臺諫官則陷以罪或竄之

守臣何棄不爲備。且厚犒之。賊既受犒。即劫府庫及居民之家。幾盡。復拘通判竹緯以行。至無錫

閑散。又括馬之擾。招兵之募。與勸民納財之虐。皆優立賞格。召走爲姦民無所告。以至陛下德意。綱沮之

縣。知縣鄒漸、軍馬造賊中大言曰。聖駕幸東南。先驅且至。知之乎。皆言不知。漸曰。若等無他宜於此轉禍

爲福。衆相視愕然不敢動。即送之出境。研、高密人。漸、臨清人。綿、布子也。至鎮江府。守臣趙子崧以散官貶南雄州。金人遣左監軍

及與戰。府兵敗績。子崧領親兵渡江。保瓜州。賊入城。據之。其後子崧以散官貶南雄州。金人遣左監軍

達闍（原名迭剌、今改正下同）將兵圍中山。時河北官軍多自亂。河東守臣皆棄城走。於是敵乘而取之。惟中山knight源

保莫所洛衆不降。久而方陷。多十月丁巳朔。上登舟。幸淮甸。宰執、侍從、百司、三衙、禁旅、御營司將佐、扈

衛而行。知秀州檜浙西憲司趙叔近、往招安杭寇。時鈐杖手屯秀州。賊提之。遂聽命。甲子。叔近以素除

入城。然賊兵猶不解甲。時諸處有寫居卽待次官多擅自募兵。以勤王爲名。或自稱材武子弟。皆徒爲

紛擾。有害軍政。戊午。詔禁止。仍命帥臣憲司察之。

州。戊午。太后入揚州。先是雄州失守。知歸信縣李誠者。本縣之弓手。以勇聞於河朔。累功爲縣令。誠裹

子在城中。爲亂兵所製。乃率其衆數萬來歸。詔授忠州防禦。京東河北都大提舉使。朝廷盧戒衆太盛。命

二千人往南京。一千人於宿州就糧。餘衆令戒率赴行在。戒遣其將史亮、部所分兵以行。亮至宿而殺掠

居民。且焚汴河橋。戒踵其後亦至。有道士陶子思者。喜談兵。戒道遇之。子思謂戒面有凶德之相。勸戒西

往取蜀。戒感其邪說。遂叛。分兵寇兩淮。乙丑。命江淮制置使劉光世領統制官苗傅兵二萬討賊。光世下

令。得戒者以戒官爵與之。故士皆力戰。賊衆大潰。降者數千。擒史亮及其黨張勝、王宣等數人。戒僅以身

免。收殘兵北走。初。靖康末。有勒停人前忠翊郎趙叔向者。於京城募兵。以救駕爲名。所募皆游手之人。

上卽位。與敦武郎而叔向謀作亂。至是亦命光世捕之。詔罷招新軍。其凌波等水軍亦罷之。戊辰。

率執登御舟奏事。上曰。昨日有內侍至自京師。進內府珠玉二囊。朕投之汴水。貴潛等曰。可惜。有之不必

丙午。再遷。經筵。侍中侍郎。仍提舉措置戶部財用。顏岐爲尚書左丞。又以刑部尚書郭三益、爲同知樞密

院事。吏部侍郎周武仲、爲刑部尚書。武仲、浦城人。鄧肅時爲諫官。言武仲宣和間任中丞。頗得王黼等不

衆無之不必求。上曰。太古之世。擲玉毀珠。小盜不起。朕甚慕之。庚申。詔升天長縣爲軍。以其近行在也。初。蘇軾六世孫遲之子僑（原案宋史、方王子師爲良公令詔選之子疑誤。裘張氏夢綠）

衣神人自言。淮府君。權一羊。謂之曰。以此爲識。已而有娠。戊寅子僑次子生於嘉興縣。是夜赤光滿室。如

日正中。子僑以歲在協洽。其屬爲羊。故字之曰羊。己卯。隨駕後軍至楚州。寶應縣作亂。逼逐左正言盧

臣中。陰水死。殿中侍御史張浚。以爲雖在艱難中。豈可廢法。卽論都統制韓世忠師行無紀。士卒爲變。乞

正其罰。有旨從貶。而中書後省言世忠若止罰金。何以懲後。於是浚再論。且乞拘捕爲變者。遂奪世忠觀

察使。既又詔臣中知無不言。而死於非命。特贈諫議大夫。臣中、歙縣人。世忠、腐施人也。庚辰。詔遣御營

使司都統制王淵、捕浙西羣盜。仍面諭總兵入鎮江城。賊猶不知。悉解甲就招。還給以錦王。先遣步兵還

江。至瓜州登岸。盡殺之。騎兵百餘人。殺於市。淵、福津人也。　既而言者論浙東帥臣顏岐謂閤學士翟汝文。

總兵臨城。不肯會戰。詔令具析。汝文言。自杭賊作亂。首提孤軍。與賊鏖戰。而諸將悉爲潰臣所制。除鉤貽

遲。鉤仗手在城下與臣相聞外。無單車一介以爲犄角。不知使臣與誰會合。兼前後乞討賊。奏牘具在。焉

可誣也。詔汝文降充雜學士。癸未。上至揚州駐蹕。初。觀文殿大學士李綱還至鎮江府。而潰兵趙萬已

追。常州。途由外江錫宜興。且出家財犒之。至是言者謂綱獨招朝廷。故杜絕言路。臺諫官則陷以罪或竄之

閑散。又括馬之擾。招兵之募。與勸民納財之虐。皆優立賞格。召走爲姦民無所告。以至陛下德意。綱沮之

面不行。陛下號令。綱改之而自毒。人臣不道。無過於此。遂詔綱落職。戊子。言者又論綱、悖戾輕狂。嘗易詔

令。以花箋遂國之親藏。捐金帛以資張所、傅亮之妄用。姦迹罄狀。皆不逃聖鑒。昨綱初相。首設檢鼓院。蓋

欲引羣不逞以聲己勢。綱以小人聲己則己尊。己尊則朝廷可以脅制。而政事皆由其出。甚者造威靖康

之伏闕。雖人主不得而令。又辛道宗兵叛以來。綱居無錫。乃傾家貲。制緋衣數千。遣其弟繪迎賊。且綱不

任討賊之言。避之可也。豈有甘言重幣。與之交通。如常州閻圖之俗浮淺。知有李綱而已。萬一賊起。非綱

爲名。臣恐國家之憂。不在金人而在道路之內。於是貶綱鄂州居住。時盧傅貶綱嶺南。綱單騎南去。既而

知無後命。乃還。　庚寅。詔以二聖母后在遠。兩遣使迎請。未副所期。而中原固守之圖。亦虞弗至。思得忠

信宏博、可使絕域。知謀果毅、能將萬衆者。以戒朕志。盧其湮沒。弗能自達。不以有官無官。並許詣登聞鼓

院自陳。朕將優禮遇之。　以禮部侍郎朱勝非、爲翰林學士。

工部尚書顏岐、爲同知樞密事。綱仍兼御營副使。先是綱言。三河之民。怨敵入骨。欲殲殄之。請依唐人擇

潞步兵雄邊子弟遺意。募民聯以什伍。而寓兵于農。使合力抗敵。謂之巡社。又太中大夫許翰、陳利害。請

使州縣什伍其民而教之戰。以效唐昭義步兵之制。詔委付綱。遂著爲法。每五人爲甲。五甲爲隊。五隊爲

部。五部爲社。各有長。至五社則爲都社。有正及副。如兩都社及萬人以上。擇土豪二人爲都副總轄。其借

補官之制。則萬人以上成忠郎。千人以上保義郎。八百人以上承信郎。自甲長至都總轄。三歲遞遷。諸州

以守爲統制官。縣以令爲統領官。歲終以較守令優劣。而逐路提刑爲提舉官。皆咸詔頒於天下行之。

丙午。再遷。經筵。侍中侍郎。仍提舉措置戶部財用。顏岐爲尚書左丞。又以刑部尚書郭三益、爲同知樞密

院事。吏部侍郎周武仲、爲刑部尚書。武仲、浦城人。鄧肅時爲諫官。言武仲宣和間任中丞。頗得王黼等不

衆無之不必求。上曰。太古之世。擲玉毀珠。小盜不起。朕甚慕之。庚申。詔升天長縣爲軍。以其近行在也。初。蘇軾六世孫遲之子僑（原案宋史、方王子師爲良公令詔選之子疑誤。裘張氏夢綠）

衣神人自言。淮府君。權一羊。謂之曰。以此爲識。已而有娠。戊寅子僑次子生於嘉興縣。是夜赤光滿室。如

日正中。子僑以歲在協洽。其屬爲羊。故字之曰羊。己卯。隨駕後軍至楚州。寶應縣作亂。逼逐左正言盧

臣中。陰水死。殿中侍御史張浚。以爲雖在艱難中。豈可廢法。卽論都統制韓世忠師行無紀。士卒爲變。乞

正其罰。有旨從貶。而中書後省言世忠若止罰金。何以懲後。於是浚再論。且乞拘捕爲變者。遂奪世忠觀

察使。既又詔臣中知無不言。而死於非命。特贈諫議大夫。臣中、歙縣人。世忠、腐施人也。庚辰。詔遣御營

使司都統制王淵、捕浙西羣盜。仍面諭總兵入鎮江城。賊猶不知。悉解甲就招。還給以錦王。先遣步兵還

江。至瓜州登岸。盡殺之。騎兵百餘人。殺於市。淵、福津人也。　既而言者論浙東帥臣顏岐謂閤學士翟汝文。

總兵臨城。不肯會戰。詔令具析。汝文言。自杭賊作亂。首提孤軍。與賊鏖戰。而諸將悉爲潰臣所制。除鉤貽

遲。鉤仗手在城下與臣相聞外。無單車一介以爲犄角。不知使臣與誰會合。兼前後乞討賊。奏牘具在。焉

可誣也。詔汝文降充雜學士。癸未。上至揚州駐蹕。初。觀文殿大學士李綱還至鎮江府。而潰兵趙萬已

追。常州。途由外江錫宜興。且出家財犒之。至是言者謂綱獨招朝廷。故杜絕言路。臺諫官則陷以罪或竄之

閑散。又括馬之擾。招兵之募。與勸民納財之虐。皆優立賞格。召走爲姦民無所告。以至陛下德意。綱沮之

面不行。陛下號令。綱改之而自毒。人臣不道。無過於此。遂詔綱落職。戊子。言者又論綱、悖戾輕狂。嘗易詔

令。以花箋遂國之親藏。捐金帛以資張所、傅亮之妄用。姦迹罄狀。皆不逃聖鑒。昨綱初相。首設檢鼓院。蓋

欲引羣不逞以聲己勢。綱以小人聲己則己尊。己尊則朝廷可以脅制。而政事皆由其出。甚者造威靖康

之伏闕。雖人主不得而令。又辛道宗兵叛以來。綱居無錫。乃傾家貲。制緋衣數千。遣其弟繪迎賊。且綱不

任討賊之言。避之可也。豈有甘言重幣。與之交通。如常州閻圖之俗浮淺。知有李綱而已。萬一賊起。非綱

爲名。臣恐國家之憂。不在金人而在道路之內。於是貶綱鄂州居住。時盧傅貶綱嶺南。綱單騎南去。既而

知無後命。乃還。　庚寅。詔以二聖母后在遠。兩遣使迎請。未副所期。而中原固守之圖。亦虞弗至。思得忠

信宏博、可使絕域。知謀果毅、能將萬衆者。以戒朕志。盧其湮沒。弗能自達。不以有官無官。並許詣登聞鼓

院自陳。朕將優禮遇之。　以禮部侍郎朱勝非、爲翰林學士。

工部尚書顏岐、爲同知樞密事。綱仍兼御營副使。先是綱言。三河之民。怨敵入骨。欲殲殄之。請依唐人擇

潞步兵雄邊子弟遺意。募民聯以什伍。而寓兵于農。使合力抗敵。謂之巡社。又太中大夫許翰、陳利害。請

使州縣什伍其民而教之戰。以效唐昭義步兵之制。詔委付綱。遂著爲法。每五人爲甲。五甲爲隊。五隊爲

部。五部爲社。各有長。至五社則爲都社。有正及副。如兩都社及萬人以上。擇土豪二人爲都副總轄。其借

補官之制。則萬人以上成忠郎。千人以上保義郎。八百人以上承信郎。自甲長至都總轄。三歲遞遷。諸州

以守爲統制官。縣以令爲統領官。歲終以較守令優劣。而逐路提刑爲提舉官。皆咸詔頒於天下行之。

丙午。再遷。經筵。侍中侍郎。仍提舉措置戶部財用。顏岐爲尚書左丞。又以刑部尚書郭三益、爲同知樞密

院事。吏部侍郎周武仲、爲刑部尚書。武仲、浦城人。鄧肅時爲諫官。言武仲宣和間任中丞。頗得王黼等不

州并升陽宮造作事亦歸有司。又請禁中差除須索。必關三省。其有戾祖宗之法。許大臣執奏。大臣不正救者。顯黜之。時中書舍人劉珏、又言陛下以前朝房院故。建承慶院。而論者以爲脩營浸廣。陛下以降和鳥珠（原名兀朮今改正下同）自燕山率衆由滄州渡河寇山東。尼雅滿自雲中率衆下太行。將由河陽渡河攻西京。太后故。開有御筆指揮。而論者以爲內降。復出。蓋謹祖宗之法。節也。今陛下既以承慶之役付之揚州矣。願因是凡所興繕悉付有司。既以一二人除官爲不當矣。願因又別遣萬戶羅索（原名撒離喝今改正下同）及李董黑峯寇陝西。又萬戶烏珠等寇滄（原名撒離喝今改正下同）副以萬戶薩里翠上。燕山軍欲先圍汴京。又分兵趨揚州。時留守宗澤增脩城敵之備。城外地方千里。無糧可因。烏珠乃遣人告尼雅滿。謂獨力難攻。尼雅滿輒以將輟西京之行。併力圍汴。既而知未可圖。如烏珠所言。遂已。於是燕山軍肆暴於京東諸路。而羅索等至河中府。本朝官軍扼蒲津西岸。敵不得渡。遂潛由上流韓城縣一夕履冰而過。直犯長安。於是藩津官軍不戰自潰。時河東之民。心懷本朝。所在結爲紅巾。出攻城邑。皆用建炎年號。見有脫身南歸者。往往助以衣糧。且言只俟天兵過河。亦不須多。嘗指聲勢。盡執敵人戮之。金衆之在河東者。稍稍遷以北去。金之兵械。亦不甚精。但心協力齊。猶不顧死。故多取勝。然河東人與習熟。略無所懼。是年於澤潞之間。趙左副元帥尼雅滿案兵幾復之。故今捕紅巾甚急。然不能得其真。則提平民以塞責。有舉村被害者。故強壯者多奔以逃命。而紅巾愈勝矣。

中興小紀卷三

建炎二年（歲在戊申）春正月丁亥。復詔已降詔（此事前詔野入）河東河北郡縣失職之吏。失次之軍。失業之民。渡河而南。仰陝西京西帥臣監司。悉心措置。於沿河州縣分布收納。官員即赴行在。公人補充職役。兵士就填逐處闕額。百姓給以官田。假其牛種。仍令於寺觀居住。　金將尼楚赫兵號二十萬。攻鄧州。先是詔諸道貢賦。皆聚於鄧。守臣直龍圖閣兼京西帥劉汲。營措儲峙。所以待乘輿之具甚備。戊子。城陷。汲死焉。　庚寅。以秘閣修撰呂源爲兩浙轉運使。直秘閣姜仲謙副之。源。升卿子也。於是言者謂源家富於財。初結林寵於孟昌齡。而得監司。結梁師成而爲廣帥。若仲謙則爲譚稹之奴。至除秘閣。今兩浙人心未安。豈堪二小子擾之邪。紹興別路既而改源知揚州。仲謙廣西轉運副使。　先是杭溫二州上供物。留餽江府。有以螺鈿爲之者。上因謂宰執曰。睽早來詔御史張浚曰。還淳反樸。須人主以身先之。天下自然變化。黃潛善曰。誠如聖諭。　初。檜貨務都茶場既移真州。至是戶部尚書黃潛厚言。其地近行在。而兩處給鈔引非便。請并歸一司。從之。時給事中論劉珏潛厚不已。遂除延康殿學士提舉醴泉觀。　先是有撰勤勇文者。揭於闕羽廟中。其言雖俚而切。略曰。敵兵擾亂甚久。百姓因而破家者。皆當復讎力戰。若不能此。枉作男兒。雖活何益。去歲敵來。百姓已錯。今年防敵。不可怯懦。汝若怕敵則敗。不怕則勝。況敵有五事易破。敵遠年戰辛苦易殺。馬倒不能走易殺。深入虛地力盡

易殺。多帶金銀易致。作虛聲嚇人易殺。各宜齊心協力。共保令譽無虞。於是直祕閣京西提刑謝祝、得而上之。詔兵部刊而散示諸路。初本朝取士制。進士外有諸科。而明法在其中。熙寧以來。罷諸科。獨明法爲時所尚。故存之。然以循資科但取記誦之學。乃號新明法。許付應諸科人就試。崇寧初。併入進士額。此科遂廢。至是大理少卿吳璹言。法官闕人。乞復立明法之科。進士曾豫鄉薦者聽其試。癸巳。詔從之。殿中侍御史張浚言。兵部尚書董耘、諮事重貴。南征北伐。首尾幕中。納賄賂以市官資。飾表章以肆欺罔。海內咸怨。陛下總師濟鄆。螽緣獲進。蓋有所自。豈可濫居高選。丙申。以耘爲延康殿學士、提舉洞霄宮。遂詔徽猷閣待制知東平府。庸益爲兵部尚書。金人將羅索乘地大震。進攻長安。時城中兵僅千人。帥臣龍圖閣直學士唐重、嬰城固守。援城無至者。戊戌。經制判官傅亮、以所部降金。城遂破。重與轉運副使桑景詢、總管楊宋卿、通判曾謂、皆死。重眉山人。後謚曰悲憤。宗閔、綿縣人。景詢、惲孫也。先是重辟雅州知錄丹稜楊仁、欲以自助。仁辭不至。乃爲重言。今全陝之重。必宰輔親臨。大號召天下之兵。勢可百倍。昔婁敬脫輓輅一言。漢高感悟。即日駕關中。況近臣爲帥。有請。上當必從。重未及用而死。金人左副元帥尼雅滿攻河南府。留守孫昭遠、遣驍將姚慶、拒之於偃師。軍敗。慶死。昭遠命將官王仔、奉啓運諸殿神御。間道走行在。至是敵兵益熾。昭遠戰不利。己亥。北下擁昭遠南去。避敵。昭遠嘆之曰。若等衣食縣官。不以此時報國。南去何爲。叛兵怒。擊昭遠死焉。昭遠、抃孫也。是時神御乃至行在。時尼雅滿恐東京留守宗澤以兵邀擊萬戶尼楚赫。故自據西京。與澤相持。使尼楚赫無後顧之憂云。

軍咨有張遇等號一窩蜂。初犯江寧府。江淮制置使劉光世戴其後軍。破之。遇輾由眞州。是日攻陷鎮江府。守臣葛繼伯言、棄城而去。內侍郎成章、不守本職。輒言大臣辛丑。詔自祖宗以來。未有內侍言大臣者。成章可除名。南雄州編管。先是劇賊丁進號一窩蜂者。以萬餘人攻嘗睿府。守臣直祕閣康允之、率軍民固守。賊解圍去。允之奏至。甲辰。上謂宰執曰。此郡守得人之效也。卿等六人。宜廣詢人材。若人得二人。則列郡使有十餘守臣稱職。然須參議。不可徇私。張慤曰。崔祐甫嘗謂非親非舊。安敢與官。今日當問所除當否耳。上曰。徇私用親。固不可。果有眞實能。是親舊乃不敢用。亦非也。但挾公道。抑僥倖。自無嫌怨矣。黃潛善曰。好惡之言。事定則是非方見。如周公亦未免於疑。所以古人多期於後世之君子。上曰。然。等除允之直龍圖閣。　鳳翔府奏以方士彭知一所燒金發來。上割付三省曰。朕不忍燒假物以誤後人。令發還之。仍毀其燒金之具。　乙巳。右僕射黃潛善言。臣等伏讀親筆。如陛下側身脩政。勤民以行。四方鼓舞。蓋盛德之舉也。上曰。當與卿等共持此誠。以隆中興之業。　初。詔在京三省樞密院省寺監百司當番人吏。到駐蹕處。先轉一資。事定別推賞。不到者勒停。編管。至是中書舍人汪藻、取門下省七十九人。中書省七十一人。尚書省一百八人。皆當轉資。庚戌。上問宰執曰。到者二百五十八人。其不到者何不具此。黃未可行。候見當罰人數同上。於是黃潛善等惶懼。蓋上嘗精於論孟。忠厚不合。改除中書舍人。不肯就職。辛亥。上以問宰執。黃潛善等曰。給事中劉珏、亦未書黃。殿中侍御史張浚、章再至。中書舍人汪藻、亦言忠厚與邪換事同。難徇草制。於是張慤流涕曰。陛下脩祖宗政

遵。惟忠厚皆此職。士議甚直。諫官臥家幾月。臣竊惜之。郭三益曰。屈法於忠厚。爲太后也。慤流涕面謂。爲天下也。願從慤言。潛善與汪伯彥亦論忠厚當換武階。陛下重違太后。卻乞以臣祭論疏納東朝。自降處分。上曰。不若以疏付忠厚。令自請。則事體輕。壬子。宰執奏事。上曰。太后令與忠厚換武階。奏。遂除正任承宣使。上曰。朕爲茲事。不下懷。今月餘矣。潛善曰。天下幸甚。慤又曰。昨高遵惠之子。能言其父在元豐末除待制。宣仁垂簾時也。時忠厚以遵惠藉口。故朝論不平。因詔后族自今勿任侍郎。從官爲令。　初。一窩蜂賊張遇。既破鎮江府。遂屯於金山寺及楊子橋。衆約三萬。詔兩浙制置使王淵招安之。賊遂鵝命。宰是淵歸。自將數萬騎。穿遇衆而過。遇見淵軍器械精明。惶懼迎於馬首。淵曰。汝等賴我來。晚受降。若來早。已無遺類矣。淵奏授遇閤門宣贊舍人。其黨劉立等各補官。守臣餞伯言始歸鎮江。既而詔降伯言二秩。淵自承宣除節度使。　初。言者乞以張遇無狀之人。編爲一籍。省臺各錄副本。不許堂除及任守宰。已得旨行矣。是日。詔略曰。朕爲臣察趨操弗端。致貽國患。理宜昭示好惡。使人同知。然念才行難於兼全。一告不可終廢。除罪重人外。並隨材選用。如率職勵行。可補前失。則與擢用。　以吏部尚書路允迪爲僉書樞密院事。言者因論允迪嘗託朝士郭太沖買婁。遂薦爲本部郎官。於是允迪以疾乞祠。二月丙辰。除資政殿學士、提舉洞霄宮。　宣教郎馮鎬言。今潰兵爲害。乞令鄰州之在五百里內者。互相策應。承報而不去者。重寘之法。　言者論龍圖閣直學士鄭脩年。乃居中之子。顯謨閣直學士劉阜民。乃正夫之子。徽猷閣直學士劉一止。乃子羽之子。並不可用。　詔諸路鄰州三百里內互相策應。承報而不去者。重寘之法。　庚子。以主客郎官謝亮、爲陝西撫諭使。

余日章、白彥暉、乃深與時中之子。皆乳臭小兒。初無出身及文學政事。乞並鎖其職。是日。詔從之。　龍圖直學士知洪州胡直孺奏。江西五害。經制司科敷瓦萬數浩大。一也。誘民以私財助國。勞及寺觀使臣人吏。亦均其數。二也。州縣受納米。一石加五斗。三也。朝廷所需。皆取之行戶。動一千計。四也。監司多不體國。務收己恩。爲保家之計。不因有勞。巧爲犒設。動搖軍情。致其愈驕。帥守之威令不伸。五也。望詔除此五者。以固人心。然後汰監司之躁妄。去官兵之恩怯者。皆中興之先務也。詔獎之。　辛酉。刑部尚書周武仲、移吏部。以御史中丞王賁、爲刑部尚書。戶部侍郎兼知揚州呂頤浩、進尚書。時劇賊張遇等雖受招安。而猶縱兵四劫。乃詔頤浩率江淮制置使劉光世、兩浙制置使王淵等、圖之於是頤浩單騎入賊營。遇等出迎。惟劉彥不至。乃主謀不降者。頤浩斷其足。釘於楊子橋。餘黨皆甲　時四方薦士。皆試於中書後省。潭州布衣何烈對策。用廷試體。楊臣壬申。諫官李處遯請黜。烈考官。於是降烈充末名。而中書舍人汪藻、滕康、徐俯、並罷。處遯、河南人。淑孫。康、宋城人也。　三月乙酉朔。詔遣御營使司左翼軍統制韓世忠。領統領官陳思恭。及新招到張遇等一萬人赴西京。　時金將羅索自長安進攻秦鳳。右都護張嚴、擊敗之。又金將尼楚赫既破鄧。遂併掠汝金房。凡四郡之民以歸。左副元帥尼雅滿聞世忠將至。而羅索已敗。親拔之。乃留左監軍烏克紳、（原名婼孟今改正下同）與右都監伊都、（原名余覩今改正下同）以待世忠。庚子。尼雅滿盡焚廬舍。驅其民而去。知河南府霍進遂入洛陽城。進、伊陽人也。　初。靖康宰執何栗、陳過庭、喆昌、晉起二聖北京。掠其民而去。知河南府霍進遂入洛陽城。進、伊陽人也。　初。靖康宰執何栗、陳過庭、喆昌、晉起二聖北狩。丙午。除栗、觀文殿大學士、提舉玉局觀。過庭、資政殿大學士、提舉崇福宮。

時昌已死。朝廷未之知也。　初浙東副總管楊應誠。嘗慶訪使者。至是頗爲帥臣翟汝文所抑。不能自安。遂首應詔。願使絕域。謂皆隨其父任邊吏。熟知敵情。若自高麗至女真。其路甚徑。請身死三韓。結雞林。以圖迎二聖。是日詔應誠、借刑部尚書。充大金高麗國信使。以武臣韓衍、傅忠州防禦使副之。於是汝文奏應誠抵罔君父。自爲身謀。實無奇策。可遂發華。荀應誠至高麗。辭以大國之使。假道以問二聖之所。敢不承命。或金人留使臣至自敝邑。卻請問津以覲吳越。將何辭以對決辱命取侮。遠人臣已徼四明。若應誠率毋濟其行。不報。應誠聞此。乃自杭州登海船以往。　時諸路方行遷社之法。東平府守臣權郭杳。亦奏河東縣民自相約集爲巡社。寇不敢犯。而臣以謂其法利於西北。而不利於東南。乞罷之。夏四月乙未。詔陝西河北巡社依舊。餘路並罷。時杭溫二州已就緒。請存留。亦不聽。言者以謂近日帥守之槩。城者習以成風。如鄧羅之於荊南。何志同之於建昌。趙子崧之於鎮江。皆擁兵先遁。今則安居薄責。而未正其罪。又康允之於海春。陳彥文之於九江。以數千之疲旅。捍十萬之強寇。而允之只遷一職。彥文纔復館職。其將黑峯大王者。羅索勢窮遁走。深更檄右都護張嚴以兵襲進。嚴趨鳳翔。戰五馬山下。兵敗而死。金人情。應敵各歸牧司。深察前日因事盜局。紊亂綱紀之弊。蓋中興之漸也。　初上登極。赦罪恩轉官。朝請大夫至中奉。不限止法。而三省樞密院吏亦有合轉官者。宰執奏取旨。甲子。上曰。吏雖該恩。豈宜與士夫一等。可令回授有服親。黃潛善等曰。陛下既分流品。增榮士類。則人知欣躍。相率赴功。此致治之本也。

乙丑。御營使司左翼軍統制韓世忠至西京時。金將烏克紳伊都之衆屯河陽。世忠約河南府翟進、及靳丁進、及孟世寧等三軍。併力與金戰。丙寅。進夜攻金營。而金已預知。反爲所襲。而烏克紳復入據西京。進乃爲世忠前導。再與金戰於永安縣。會丁進等不至。而統制官陳思恭領後軍先走。世忠敗績。其將張遇救之。僅得免。收潰兵數千。歸於行在。先是。庭聖聽後軍至寶應縣而亂。既又殺統制官姓胤人。遂去爲盜。有孫琦者爲之首。衆至五萬。癸未。琦等入據唐州。　初二聖北狩。諸親王皆從。獨皇弟信王榛至邊。源府道歸。乃變姓名。隱於眞定境內。又宣和末。童貫或告檄於陳臣劉翰。謂檄欲獻城於金。翰收檄繫之獄。翰、崇安人。檄、狄道人。政子也。既而翰去。金陷眞定。城。檄與舉囚走出。爲金所擒。不死。時有武翼大夫趙邦傑者。聚忠義鄉兵於五馬山作寨。檄往依之。邦傑已。楷曰。容與諸臣議。遂遣門下侍郎富弼至館。議曰。聞金人見遣海船。欲往兩浙。若引使至其國。恐彼卻要借路至兩浙。則何以處。應誠等曰。女真不能水戰。但曰。東女真當於海道往來。況女真舊臣本國。近卻要臣事。以此可見強弱。留數日。楷又遣中書侍郎崔洪宰、知樞密院事金富軾、來議。亦守前說。蓋其若是。金人之強堅不肯假道。且言二聖見留燕雲。不在金國。又曰。金國決不肯和。應誠等不得已。遂回。乃言

政殿學士提舉洞霄宮。未幾卒。識者哀之。　言者以爲頃歲民間養馬。州縣民注之於籍。時或租賃亦借用之。人苦其擾。乞今後不得拘籍。仍免願借。丙戌。詔從之。　陝西京東諸路及北京留守並奏金人分兵渡河。辛卯。詔統制官韓世忠等各領本部兵迎敵。令京城留守宗澤。遣新招到楊進等援之。世忠至京東。爲金兵所敗。其將張遇死焉。　甲午。曲赦河北陝西四路。時江淮等路發運副使一員。是日以罷。閣修撰知揚州呂源爲之。　太常寺少卿周望、奉使未行。除起居郎。　先是。責授散官韶州安置宇文虛中、應詔願使絕域。遂詔赴行在。丙申。詔宇文虛中復資政殿學士。　蔡益有盜李鐵棒者。與靳賽等合兵四萬人。擾隨州。是日破光山縣。　壬寅。中書侍郎張悫卒。士應哲搞惜之。謚曰忠穆。　熙河經略使華陰張深、奏走馬承受內侍蘇淵。曾智故態。收淩帥臣。乙巳。詔承受見帥臣。如屬官禮。　己酉。秀州禁卒徐明等叛。囚守臣。詔帶御器械張浚統兵往討。遂平之。擒明獻於行在。（戊辰。復秀州在六月庚辰。今繫此之。）　是月。金人將羅索至鳳翔府。熙河帥張深遣偏將劉惟輔、統兵三千餘之。惟輔以精騎千餘。夜逾新店。金恃勝不虞。惟輔麾猶刺。其將黑峯大王者。羅索勢窮遁走。深更檄右都護張嚴以兵襲進。嚴趨鳳翔。戰五馬山下。兵敗而死。金謀趨涇州。時涇源統制官曲端。與本路正將吳玠、屯軍原上。有統領官劉彥希、自鳳翔退歸。端斬以徇。乃遣玠率前軍據青溪嶺以拒敵。端鎮戎人。玠、隴干人也。端知書善屬文。而長於兵略。與金戰屢捷。金頗勁之。左副元帥尼雅滿聞嚴已敗。取平陸渡河。由解縣晉汾以歸。娶中。羅索遂自馮翊渡河。破適關。陷同華。陝西。於是直龍圖閣知延安府王庶、遣將斷河橋。又遣將屯神水峽。斷其歸路。金人遂遁。時有詔陞庶礎圖閣待制六路軍馬制置使。庶、邊陽人也。此據傳修入　初。延州叛卒張員等。雖受招安。而疑懼監押魏勝、圖己。一日勝於通衢呼員等曰。我心爲汝而見疑如此。可決於神。若卜不吉。汝當殺我。員等舉簽擲之而吉。自此始安。時以職方郎郤武謝如意、爲編連轉運判官。如意自延陽密遣人結路分都監黃迪及勝兵。其誅員等首惡六人。勝招員等赴路分廳受官劄。既至。悉擒誅之。後數日。如意入城。人情稍定。既而新守臣晉田方承、被命齎敕榜論衆卒。承留延陽不敢進。六月丙辰夜。軍校葉濃復叛。突城而出。逢犯鄜州古田縣。　戊午。以禮部侍郎楊應誠等奉使至高麗。丁卯。見國王楷。傳聖言。借道以達金國。楷拜謝。與應誠對立論事。且言事大朝日久。皇帝即位方欲入貢。遽蒙降使。昨聞二聖還征。本國悼懼。金人猶時窮。今兵威如此。亦皆遣兵來奪去所築九城。因此不和。應誠等言。本朝累聖待貴國最異。非他國之比。今時偶多難。假道北去。只是講和。於貴國無害。楷曰。大朝自有山東海道。何不由登州以往。應誠等曰。不如貴朝去金最徑。但頃國王報金國。應誠至界首。待報而後行。彼三節人皆自雞縱。不敢以挽貴國。惟借馬二十八匹而已。楷曰。容與諸臣議。遂遣門下侍郎富弼至館。議曰。聞金人見遣海船。欲往兩浙。若引使至其國。恐彼卻要借路至兩浙。則何以處。應誠等曰。女真不能水戰。但曰。東女真當於海道往來。況女真舊臣本國。近卻要臣事。以此可見強弱。留數日。楷又遣中書侍郎崔洪宰、知樞密院事金富軾、來議。亦守前說。蓋其若是。金人之強堅不肯假道。且言二聖見留燕雲。不在金國。又曰。金國決不肯和。應誠等不得已。遂回。乃言

者以爲東南武備利於水戰宜於江上廣造戰艦列於兩岸仍防姦人有乘風盜繫之患設不此圖則寇不足以敵騎誤事必矣己卯詔沿江措置限一月畢　資政殿學士東京留守宗澤病請將楊進等曰今四方義士雲集都城幾百萬糗糧亦備聞河北金兵殊少脊從者日望王師之至而留守屢疾進等憂焉陛下於濟州蒙陛下洞然照知委任元帥府差提舉一行事務自濟還京不復入省即整辦儀物催發百司官吏前往南京粗免闕悞如臣才短力憊方多事日章嗣宮之祿臣分已足但所造罪名至醜使如韋言則爲大惡不宜尚齒搢紳否則爲至冤亦不宜（原案此下有脫字）　如臣所陳涉妄甘受欺君之誅若旨措昭洗死無所恨王宋名克家爲吏部侍郎時殿中侍御史馬伸聞召克家及中書舍人晉陵孫覿已去復召乃言克家與覿皆小人之雄不可用二人在靖康開皆附耿南仲倡爲和議助成敵謀有不主和者則欲執送金營人提其險而不敢較陛下即位灼見其情逐去是矣近者不知誰爲之地皆得被召復將用竊竊之遠方以鄙褊愚不報於是克家乞郡除龍圖開待制知台州（伸此書在是月丁酉）　先是朝議大夫惠厚下及密院小吏楊雄皆自金境逃歸言中原之人聞上登極咸以手加額曰聖明既立將有恩兵之舉又有錄登極赦書奏道君者望情甚悅趣宣和皇后作讖相賀厚下華原人也辛亥宰執早朝以奏上斂容不語久之曰宣和皇后性極儉每得月賜未嘗妄用衣或破則補而服之黃潛善曰昨儉節用服澣濯之衣詩人所美臣等今聞后之儉德如此豈勝幸甚（此據顧校所疑刪）　壬子詔走馬士以養廉自今毋借　是月燕山府人劉立芸聚衆攻城破邑立芸論衆曰吾欲致南北太平所至不殺掠但令儘糧於是邊上之民歸者甚衆　時東部案牘散逸殆盡選者與吏並緣爲姦多冒名寄版之弊右選侍郎吳江魏瀍在宣和間已武銓曹熟於典選至是乃請最保任以嚴實閒告實以塞姦急期會以取辦故奸弊稍革天險而爲都者金之勁騎由京西不四五日可至淮泗宜有以備之未楚憲以雜學士不同而去　戶部所餘金帛尚數百萬尚書呂頤浩侍郎葉夢得皆盧倉卒難於倉運遂以行在府庫充物爲言請自今上供之物兩浙福建者寄平江府江湖二廣者寄江寧府從之（據葉夢得行述修入）　言者請復常平官修補助之條廣儲蓄之具八月癸丑詔從之既又詔常平之法歲久多弊頃以紹述爲名羅公租不便當增租者亦不收言今止爲常平本法所係甚大非可他司兼領宜復置提舉官然盡襲前弊反致害民遂令葉夢得興中書舍人孫覿張澂共討論之澄舒城人也戊午以夢得爲翰林學士覿爲給事中　初徽猷閣待制江淮等路發運使梁揚祖兼措置真州茶鹽至是就緒戊辰遷揚祖爲雜學士並集行在甲戌上御集英殿策試既遂賜李易以下四百五十人及第出身易江都人也上曰聞易甚窮寄食於人黃潛善曰易揚州學正郡庠正錄學業必優上又曰御藥院依例上十名文卷於御前定高下脫謂取士至公考官足信豈以脫一人之見更自陞降潛善等再三稱贊試辭學兼茂科考到朝奉郎袁正功合格正功袞陵人也　初信王榛已上奏復遣前保州廉訪使者馬擴詣行在乞師擴至東京見留守宗澤遂遣行在擴自雄五馬山寨陛下五百人至是不滿百人上識榛昔措即除河外兵馬都元帥辭略曰竊聞封章之近奏聞行役之徇留慨然壯圖嗣服本旨依倚類於隱侗應盡總於簪屯以連二聖之還以盟洲河之役又以擴爲元帥府都總管俾將兵北討（據張匯所記馬擴自錄）　初道君北

中興小紀卷四

建炎二年秋七月丁亥以吏部尚書周武仲爲龍圖閣學士提舉太平觀　新通判襄陽府程千秋昨因守公安縣有功朝廷再加二秩就命通判荊南昨有譖其短於帥荊南轉運司捕千秋置之獄巧陷以罪其弟千乘詣闕訴冤已得旨免勘而帥臣唐恕者千秋請避之故俾襄陽宋行子棄城與敵者欲依公安千秋以其位居己上恐附麗敗事拒之不納城卒悉懷愧憾媒櫱於恕欲殺之以快其意恕加鍛鍊迹詔不釋言者謂忠義立功之士（原作且慮義立功之士文與上下文義不屬今據宋史程千秋傳改）所宜加卹罷謫宮祠況無罪乎已亥詔釋千秋仍降恕貼職爲直龍閣　辛丑詔略曰迺者春多雨澤夏仍旱暵蝗飛蝗爲災陰寒尚存弗能道天地之和何以弭邦家之患永惟厥咎當在眇躬應政事有未便者俾郡守監司條上被災處驗實與免租稅楚囚淹延趣其結絕　甲辰詔樞密直學士大名尹杜充爲東京留守令又以馬軍都指揮使郭仲荀爲殿前都指揮使副之仍召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楊惟忠赴行在爲主管馬軍時已遣宇文虛中使金國新請二聖道由京城乃令攝留守司事既而仲荀先充以至虛中乃行

先是提舉洞霄宮謝克家因言者論其昔從僞命落職逢進狀自辨略曰國家傾危二聖播遷臣不能徇節以死何所逃刑顧如昔者所論則爲未之察也三月七日張邦昌爲金人逼脅圍城士大夫特陛下之在外也共爲後圖呂好問不能獨任其責方邦昌之在宮省也好問遣人赴諸道告急故次日皆仍舊

翻騶馬都尉蔡鞗曰。宸極失御。播越至此。蒼天眷祐。建炎中興。今幸得一智。欲厚遣本路都統。求通於左副元帥。先是御史中丞江南秦檜。當靖康末。不肯推立異姓。爲金人騙去。亦寓此地。道君乃使鞗以書示宰執甲辰。黃潛善等謝曰。陛下於智取謹德昭德之義。於易取有賢者賢之道。蓋正心誠意以齊家治國者。在德。立政造事以致君澤民者。在賢。與孟軻之格言。皆今日之急務。因知心術之妙。不以字世爲工也。潛善又曰。自古千歲乃生聖人。後世之君。欲法堯舜文武。必待偶聖而生。則多歷年所。顧治之志莫就。蓋存則人亡則替。陛下聰朝之暇。擇經史之言。寫之於屏。所謂日與聖賢對。汪伯彥曰。陛下聖賢垂範之言。眞諸左右。則非爲翰墨也。乃所以德進業日躋之盛也。上曰。如孟子言用賢與殺。皆察於國人。朕每味斯言。欲達厄雖滿。是月。道君徙居韓州。先是諸王有得春秋闕之道君曰。春秋多弒君父之事。爲人臣子。豈宜觀說。鎰曰。春秋者。孔子所以正褒貶。故司馬遷曰。春秋禮義之大經也。願陛下試取觀之。他日道君謂鎰曰。比讀春秋。始知宣聖之深意也。恨見此書之晚。昔因聖壽節宴。道君賦詩以與淵聖。乃用親仁善鄰事曰。則人亡則替。陛下聰朝之暇。擇經史之言。寫之於屏。所謂日與聖賢對。汪伯彥曰。陛下聖賢垂範之言。眞諸左右。則非爲翰墨也。乃所以德進業日躋之盛也。上曰。如孟子言用賢與殺。皆察於國人。朕每味斯言。欲

也。權管密州杜彥、進瑞芝一本。狀辭曰。草葉純赤。實得建炎美號。形如指掌。應殷宜力之義。殆將有熊羆之士。蓋彥自謂也。時上親寫黃庭之旅獎。及易之大有大畜二卦。與孟子之言於座右。榮屏宣示宰執。甲辰。黃潛善等謝曰。陛下於智取謹德昭德之義。於易取有賢者賢之道。蓋正心誠意以齊家治國者在德。立政造事以致君澤民者在賢。與孟軻之格言。皆今日之急務。因知心術之妙。不以字世爲工也。潛善又曰。自古千歲乃生聖人。後世之君。欲法堯舜文武。必待偶聖而生。則多歷年所。顧治之志莫就。蓋存則人亡則替。陛下聰朝之暇。擇經史之言。寫之於屏。所謂日與聖賢對。汪伯彥曰。陛下聖賢垂範之言。眞諸左右。則非爲翰墨也。乃所以德進業日躋之盛也。上曰。如孟子言用賢與殺。皆察於國人。朕每味斯言。欲躋守之。潛善曰。願陛下允紹其言。則天下幸甚。己酉。同知樞密院事郭三益卒。初。成都路轉運司官安居趙開奏。祖宗以三司總諸路轉運使。此成憲也。熙寧後。因事設官。而漕司遂至不足。今權茶買馬。乞依嘉祐故事。併歸漕司。仍減額以蘇茶戶。減價以惠茶商。則私販衰而盜息。是秋。擢開主管川陝茶馬事。使推行之。開乃先更茶法。官買官賣。茶並龍。酌政和都茶場法。印給茶引。使茶商執引。與茶戶交易。改成都茶場爲合同場。仍置茶市。交易者必由市。而引與茶必相隨。茶戶茶鋪。皆籍其名姓。使之互察。此其大略也。冬十月甲寅。借刑部尚書楊應誠等奏。使高麗回。具奏高麗君臣見拒之意。宰執皆欲罪其負恩。上亦怒形於色。朱勝非曰。彼國爲北金密邇。與中國隔遠。近利害甚明。自是前此待之太厚。安能貢報。黃潛善曰。若以巨舟載精甲數萬。往造其國。彼能無懼乎。勝非曰。越海征伐。燕山之事可戒也。上怒稍解。後兩月。高麗來使表謝罪。執禮甚恭。優詔答之。此補宋卷非則屬錄。　監察御史寇防、實論江淮四路回。因奏祖宗朝三京各置留守司御史臺。每於月旦舉屬拜表如宣詔。其餘列郡附邊以進。故三京之俗。號知禮義。今諸州亦望依三京故事。月旦拜表。庶幾四方貢賦。不能如期而至。行在仰給。惟茶鹽鈔法。然視商賈去來。不可爲準。初宣和因方臘之亂。江浙被賊諸州。皆鑄其賦。而官兵無所給。乃詔發運使陳亨伯、經制東南。亨伯請以七路之財補其乏。始設比較酒務。量添酒價。及商稅額。亦增一分半。實契紙與公家出納。每緡收二十三文。並號經制錢。斂之少。聚之多。而無損於民。靖康罷之。至兩月。高麗來使表謝罪。執禮甚恭。優詔答之。此補宋卷非則屬錄。　監察御史寇防、實論江淮四路回。因奏祖宗朝三京各置留守司御史臺。每於月旦舉屬拜表如宣詔。其餘列郡附邊以進。故三京之俗。號知禮義。今諸州亦望依三京故事。月旦拜表。庶幾四方貢賦。不能如期而至。行在仰給。惟茶鹽鈔法。然視商賈去來。不可爲準。初宣和因方臘之亂。江浙被賊諸州。皆鑄其賦。而官兵無所給。乃詔發運使陳亨伯、經制東南。亨伯請以七路之財補其乏。始設比較酒務。量添酒價。及商稅額。亦增一分半。實契紙與公家出納。每緡收二十三文。並號經制錢。斂之少。聚之多。而無損於民。靖康罷之。至翰是林學士葉夢得言。設經制之法。添酒價。增稅額。并實契紙頭子等錢。皆求於民之所欲。而非強其所不欲。故酒價雖高。未有騙之使飲。稅額雖增。未有追之爲商者。其他類此。望復行之。戶部尚書呂頤浩、盧益、亦言經制之法。始於陳亨伯。若術之可以助國。而無害於民。實於緩急募斂多矣。知沛縣李鵬又言。方今費廣。昨經制司所收。桔徵而多愆。行之所補不細。壬戌。乃詔諸路提點刑獄司拘收。仍依封樁錢法。不可擅用。　金人右副元帥郭藥師、以衆渡河攻下開德府。遂攻濮州。癸亥。奏至。詔御營使司統制官張俊、左軍統制官韓世忠、各帥所部兵。後由京師至開德。世忠由徐州往東平府迎敵。又令見屯冀州總管馬擴援之。或者謂俊乃中軍統制。不可遠去。遂以統制官范瓊代俊行。　初。知河南府宿進與金人夾河而戰。擒破之。主是留守司遣所招到楊進者。來與同捍敵。乃擁衆數十萬。殘汝洛間。宿進論之不聽。癸酉。楊進忽遣數百騎絕水犯宿進營。宿進已諜知其姦。乘半渡縱擊之。追北數十里。而宿進縱馬墮壕遇害。時御營

也。權管密州杜彥、進瑞芝一本。狀辭曰。草葉純赤。實得建炎美號。形如指掌。應殷宜力之義。殆將有熊羆之士。蓋彥自謂也。時上親寫黃庭之旅獎。及易之大有大畜二卦。與孟子之言於座右。榮屏宣示宰執。甲辰。黃潛善等謝曰。陛下於智取謹德昭德之義。於易取有賢者賢之道。蓋正心誠意以齊家治國者在德。立政造事以致君澤民者在賢。與孟軻之格言。皆今日之急務。因知心術之妙。不以字世爲工也。潛善又曰。自古千歲乃生聖人。後世之君。欲法堯舜文武。必待偶聖而生。則多歷年所。顧治之志莫就。蓋存則人亡則替。陛下聰朝之暇。擇經史之言。寫之於屏。所謂日與聖賢對。汪伯彥曰。陛下聖賢垂範之言。眞諸左右。則非爲翰墨也。乃所以德進業日躋之盛也。上曰。如孟子言用賢與殺。皆察於國人。朕每味斯言。欲躋守之。潛善曰。願陛下允紹其言。則天下幸甚。己酉。同知樞密院事郭三益卒。初。成都路轉運司官安居趙開奏。祖宗以三司總諸路轉運使。此成憲也。熙寧後。因事設官。而漕司遂至不足。今權茶買馬。乞依嘉祐故事。併歸漕司。仍減額以蘇茶戶。減價以惠茶商。則私販衰而盜息。是秋。擢開主管川陝茶馬事。使推行之。開乃先更茶法。官買官賣。茶並龍。酌政和都茶場法。印給茶引。使茶商執引。與茶戶交易。改成都茶場爲合同場。仍置茶市。交易者必由市。而引與茶必相隨。茶戶茶鋪。皆籍其名姓。使之互察。此其大略也。冬十月甲寅。借刑部尚書楊應誠等奏。使高麗回。具奏高麗君臣見拒之意。宰執皆欲罪其負恩。上亦怒形於色。朱勝非曰。彼國爲北金密邇。與中國隔遠。近利害甚明。自是前此待之太厚。安能貢報。黃潛善曰。若以巨舟載精甲數萬。往造其國。彼能無懼乎。勝非曰。越海征伐。燕山之事可戒也。上怒稍解。後兩月。高麗來使表謝罪。執禮甚恭。優詔答之。此補宋卷非則屬錄。　監察御史寇防、實論江淮四路回。因奏祖宗朝三京各置留守司御史臺。每於月旦舉屬拜表如宣詔。其餘列郡附邊以進。故三京之俗。號知禮義。今諸州亦望依三京故事。月旦拜表。庶幾四方貢賦。不能如期而至。行在仰給。惟茶鹽鈔法。然視商賈去來。不可爲準。初宣和因方臘之亂。江浙被賊諸州。皆鑄其賦。而官兵無所給。乃詔發運使陳亨伯、經制東南。亨伯請以七路之財補其乏。始設比較酒務。量添酒價。及商稅額。亦增一分半。實契紙與公家出納。每緡收二十三文。並號經制錢。斂之少。聚之多。而無損於民。靖康罷之。至翰是林學士葉夢得言。設經制之法。添酒價。增稅額。并實契紙頭子等錢。皆求於民之所欲。而非強其所不欲。故酒價雖高。未有騙之使飲。稅額雖增。未有追之爲商者。其他類此。望復行之。戶部尚書呂頤浩、盧益、亦言經制之法。始於陳亨伯。若術之可以助國。而無害於民。實於緩急募斂多矣。知沛縣李鵬又言。方今費廣。昨經制司所收。桔徵而多愆。行之所補不細。壬戌。乃詔諸路提點刑獄司拘收。仍依封樁錢法。不可擅用。　金人右副元帥郭藥師、以衆渡河攻下開德府。遂攻濮州。癸亥。奏至。詔御營使司統制官張俊、左軍統制官韓世忠、各帥所部兵。後由京師至開德。世忠由徐州往東平府迎敵。又令見屯冀州總管馬擴援之。或者謂俊乃中軍統制。不可遠去。遂以統制官范瓊代俊行。　初。知河南府宿進與金人夾河而戰。擒破之。主是留守司遣所招到楊進者。來與同捍敵。乃擁衆數十萬。殘汝洛間。宿進論之不聽。癸酉。楊進忽遣數百騎絕水犯宿進營。宿進已諜知其姦。乘半渡縱擊之。追北數十里。而宿進縱馬墮壕遇害。時御營

使司都統王淵、顏忠揚進、故進懼而復叛。　知楊州事汪伯彥有子曰似、與其女之壻梁汝霖者、潛皆爲金人掠去、拘於湯陰縣寨中一年矣。至是似汝霖同日而逋至河、偶得漁舟以濟、都水使者蔡懿馳報伯彥。十一月壬午、伯彥以其事奏、且曰二聖在遠、陛下撫是以解疑者、臣於子壻之愛、宜在所後、已不令入城、徑歸鄉矣。癸未、詔獎伯彥略曰、卿仰思二聖之未還、不忍一門之私喜。　初、金酋遣萬騎渡河、先攻濮、後圍陝、知陝州李彥仙棒禦之、敵不能破、金人至秦亦於城下面去、復攻虢州、陷之、有內侍高邈、宦官陝西、至是彥仙寫書於邈、言其與金賊獾捷之狀、又言虢延帥王庶、節制六路之後、將士用命、亦屢勝敵、彥仙、虢縣人也、己丑、上以語宰執、且曰、朕聞之、喜而不寐、黃潛善曰、邈得彥仙書、是何月日、上曰、朕不欲觀其私書、潛善曰、前代帝王、或復道窺人之私、此陛下盛德事也、既而朝請郎范寅敩、自北地歸、言每見漢兒說彥仙名、乞朝廷究其實而優獎之、寅敩、致虛子也、先是庶用邊原統制官曲端爲都統制庶政嚴、多誅將士、皆曰設曲端幷我、亦當斬之、端聞而恨、未有以報、時敵騎至、延安正軍纔二萬、庶召諸道兵赴集、端不出兵爲援、庶屯龍坊、敵乘虛陷延安、敩曰、節制何自至此哉、節制固知愛身、不知爲天子愛城乎、庶曰、吾敩令不從、誰其愛身者、端怒、謀卻軍中誅庶而併其兵、因問庶印何在、欲奪之、會朝廷遣主客郎官謝亮、使夏國、端夜往見之、曰、延安五路、喉衿今既已失、春秋大夫出疆之義、得以專之、使者苟一誅敗將、南歸而報、乃使者展節時也、亮曰、奉使有指、以人臣而擅誅於外、是跋扈也、公爲則自爲之、亮無與也、端乃去、庶以故忿端、欲死之、時新知鳳翔府王愛自陝府將兵三千人之新任、亦爲端所襲而敗、現不能軍、遂將其餘衆轉入西蜀。　初、直龍圖閣張所、招撫河東、有前清河尉王彥、投所軍中、所奇其才、不數月、擢都統制、彥以効用人岳飛爲軍將、彥河南人、飛安陽人也、久之、飛見疑於彥、乃去自爲一軍、至是飛降於東京留守杜充、又故大將种師道、帳下小校梁仲、爲潰兵所推、亦降於充、並用爲統兵官、未幾、郡盜張用王善等來寇、充命飛仲與戰、破之、　李成之敗也、獲其孤之家屬、紹分養於真、泰楚之三州、至是江淮制置使劉光世、以上男女六百餘人、上謂宰執曰、此曹身且不顧、豈卹其家、朕念作亂、非其家屬之罪、故令分發之、黃潛善曰、臣聞光世凱旋過楚州、降卒見家屬無恙、皆感泣、仰戴聖恩、朱勝非曰、昨於光世處得李成所用持刀一重七斤、成能左右手運兩刀、所向無前、惜也惑於絢子思邪說、使朕不得用之、潛善曰、陛下武英大度、惜人才如此、　金人既陷延安、又破梭德、遂犯晉寧軍、初守臣徐徽言、與府州折可求、約出兵夾攻敵衆、時可求之子彥文、自東京來、盡執至嵐中、左副元帥尼雅滿以利啖之、使爲書以招其父、於是可求遂降於金、可求與徽言親也、金挾可求招徽言於城下、徽言登陴、以大義責之、可求曰、君與我胡無情、徽言曰、爾於國家不有情、我何於爾何情、卽引弓射之、可求走、徽言因出兵擊金兵、大敗之、斬羅索貝勒之子、時河東環慶爲盜區、惟晉寧獨存、其地勝號天下險、而徽言設械甚備、金數負、不得志、一夕、內應者啓扉以納敵、徽言率輕下士力戰、金兵猥至、被執、羅索百端誘之不屈、遂遇害、徽言、西安人、後證曰忠壯。　時奉使宇文虛中、由渡河、辛卯夜、上夢道君在延福宮、亟往拜之、壬辰、上以語宰執、且曰、朕何時得見上皇邪、黃潛善曰、陛下夙夜以

二聖爲念、孝弟之至、無所不通、故與上皇神交如此、近聞虛中十月二十六日過河、與金人議事、自往二聖歸必有期、望陛下小寬聖抱、上頷之。　時東部尙書呂頤浩、戶部尙書葉夢得、御史中丞張澂、給事中孫覿、共討論常平法、謂此法不宜廢、如免役坊場亦可行、惟青苗市易當罷、上曰、青苗法亦勿復行、夢得請選官歷州縣通世務者爲提舉官、而頤浩又請追還當平錢本、皆從之、時立法已定、未及頒行、（此論所編類語及朱勔事蹟修入、）　先是詔遣當德軍承宣使孟忠厚、從衛隆祐太后往杭州、癸巳、宰執奏所經州縣、日用飲食事、上曰、太后比朕、雖相留意、亦不以口腹勞人、如朕於兩膳、物至則食、未嘗問也、向自相州渡河、野中寒甚、燒柴溫飯、用甕酌水、與汪伯彥於茅舍下同食、伯彥曰、追念此事、與光武滹沱河燎火食麥飯何異、昔中興之象也、黃潛善曰、陛下可謂險阻艱難、備嘗之矣、願崇儉以濟斯民、天下幸甚。　初、太學生建安魏行可、應詔願使絕域、遂借禮部侍郎、充大金軍前通問使、仍簒河北京畿撫諭、時有金人之貝王策者、拘囚在東京、行可經由戚勳之取旨帶行、庶可爲悅金之計、行可不敢有請、徑馳北去、戊戌、渡河、至開德府右城敵寨、是日紅巾四出、金人曰、既云奉使、乃欲以計襲我邪、然紅巾亦不知行可爲奉使、既見使旌、乃引去、（此據行可遺錄修入、）　詔有司築圜壇於南門外。　初、政和所造九寶、其八爲金人劫去、惟鎭國寶在焉、至是上以宣示宰執、玉色溫潤、眞希世寶也。　己亥、上朝享太廟、辛丑、宿齋於行宮、壬寅、冬至、自當平殿詣壇祀昊天上帝、以太祖配、大赦天下、是日又詔、略曰、朕適歲嘗郊、大懼菲德、弗獲顧歆、乃者先事三日陰翳、震於朕心、逮顧廟及壇、垂象燦炳、夜氣晏溫、迄用成禮、顧朕眇昧、敢曰饗香上帝、實惟祖宗之益、相赫在天、亦賴萬方有衆、不替忠順、協於天心、股肱大臣、其同寅協恭、輔朕不逮、耳目之寄必忠、毋奪於私、有官君子、推職是修、爪牙之臣、咸奮忠力、至於姑衆爲暴、亦當革心自效、朕言不渝、爾無怠忽。　初、信王榛遣馬擴請兵於行在、而五馬山寨中有亡賴金者、告於兒屯真定女貞萬戶蘇赫、蘇赫馳奏東元帥府、謂擴將兵而來、於是右元帥鄂勒珲、右監軍逢蘭、報左副元帥尼雅滿、其爲之備、尼雅滿留左監軍烏克紳守雲中、而自率其衆下太行、南渡黎陽、然尙未至、鄂勒珲、逢蘭、先會衆攻破山寨、信王不知所在、而擴持大軍方次於北京之清平、鄂勒珲、逢蘭、復攻敗之、擴下統制官阮師中、黨仲平、力戰而死、僅琳引衆叛去、憊總餘兵歸行在、尼雅滿進攻澶濮、爲將官姚端、夜襲而敗、再攻陷之、盡屠其城、東京留守杜充、盧敵西來、決大河阻之、不能西、遂東會鄂勒珲同入寇。　初、遣統制官范瓊、將兵拒金、瓊至東平府、金衆方盛、守臣保文閣直學士權邦彥、力不能守、棄城而去、瓊乃脅邦彥與之南歸、濟南府守臣劉豫者、阜城人、中元符第、嘗爲憲官、因論禮制局事、道君批曰、劉豫河北村叟、不識禮制、遂黜于外、至是纔復爲郡、時金人來攻、豫遣其子麟、部兵出戰、爲金所圍、豫檄通判張柬、援之、金人解去、尼雅滿乃遣人喻豫以利、豫卽詣敵軍前通款、甲辰、金人陷德州、都監趙叔近死之、初、杜充、尹大名、提點刑獄、郭永、爲充畫數策、充不能用、永曰、人有志而無才、好名而遣實、以此而當大任、難矣、充愧謝之、充移守東京、詔徙除漕臣張益謙、代充爲尹、時北京與東平實相犄角、東平已陷、大名塊然孤城、當敵之衝、叛臣劉豫、舉濟南之衆、引敵騎來攻甚急、益謙與轉運司判官裴寔、皆巍巍無能爲、或勸益謙委城遁者、永曰、北守所以遮蔽宋、敵得志則

席捲而南。朝廷危矣。借力不敵。納當死守。徐挫其鋒。以待外援。因自率兵。晝夜乘城。且募士膂舟。晝夜縱城出脂行在告急。且請朝廷先爲之備。敵悍東來。淮南人大呼城下曰。二郡已降。降者富貴。不降者無噍類。雀謹聚相顧色動。永曰。今日正吾儕盡節之時。乃行城撫將士曰。王師至矣。衆皆感泣。甲申。城陷。雀謹率衆迎降。金人曰。城破而降。何也。皆以永不從爲辭。金人遣騎召之。永正衣冠。面西再拜。訖。易幅巾而入。尼雅滿曰。阻降者誰。永毅視曰。不降者我。金人兒永狀貌魁傑。且厥聞其賢。欲以富貴昭之。永罵曰。無知之徒。恨不醢爾以報國。何說我降乎。時大名人在築者。無不出涕。敵並其家害之。永元城人。後贈資政殿學士。謚曰節勇。是月。有狂人具衣冠。執香爐。擐絳紗。朝於行宮門外。內侍以聞。以赴都堂詰之。但云天使我爲宰家兒。造揚州根治。亦無他語。雖加箠楚。終不言其姓名。乃釋之。中書舍人周望。請除鄉兵外民。有子弟願習射者聽之。仍籍其姓名。守令每月一試。取藝高者。賞以銀絹。而最優者如三路保甲法。是月。以右僕射黃潛善。左僕射兼門下侍郎。汪伯彥爲右僕射。兼中書侍郎。汪伯彥時政記云。潛善伯彥入謝。上曰。潛善伯彥左相伯彥右相。朕何患國事不濟。更同心以副朕意。皆都昔之。即二臣不能副所期雖益深矣。尚書左丞顏岐。爲僉書樞密院事。中丞張澂言。建卒之殘。擾福州。一方騷動。余深以前宰相與提刑司郎吏王宏謀。率郡人申朝廷。乞留知州江常。蓋當善而易制。故爲此奸謀。以窺朝廷。又杭卒之叛。薛昂不緣坐命。自知杭州。又敢南仲趣李綱往救河東。以致軍潰。蓋不卹國事。用此報讎。又許翰與綱最厚。方在樞府。則迫神師中急攻太原。致其覆師及綱作相。引爲執政。此四人者。豈可容而不問。時深爲特進御國公。昂爲金紫光祿大夫。皆已致仕。南仲見誦散官。臨江軍居住。翰見任資政殿學士。提舉洞霄宮。丁丑。詔深責隨江軍居住。翰責徽州。南仲授別駕。依舊隨江軍並居住。翰落職。未幾。南仲卒。言者論刑部尚書王賓。乃李綱之黨。昨爲中丞。無一字及綱。比庶益爲副樞。賓胡旦講筵舊人。身偶後於他人。而躁進如此。庚子。賓除龍圖閣學士。典郡。初。敵陷東平。婁慶二府。有土人前左司郎官吳給、朝奉郎孫愨、並於徂徠山建聚保。聚南處軍民。又裒下山與敵戰。至是京東帥臣益都劉洪道、聞於朝。乙亥。詔給爲徽猷閣待制。知東平府。愨爲直龍圖閣。知冀寧府。戶部尚書葉夢得。請上南渡。阻江爲險。以備不虞。上曰。自揚至瓜州五十里。閘啓而動。未爲晚也。夢得曰。運河惟通一舟。恐非一日可濟。復乞命重臣爲宣總使。一居淮上。總兩淮及東方之師。以待敵。一居金陵。總江浙之路。以備退保。不報。上一日。詔諸軍議事。帶御器械張浚奏。敵勢方張。宜且南渡。俟國勢定圖之後。請移左藏庫於鎮江。又東都侍郎劉珏。亦言備敵之計。兵食爲先。今以降人爲見兵。以緡本爲見糧。二者無一可恃。維揚城池未修。卒有不虞。何以待之。宰執皆不以爲然。

初。詔統制官范瑀北征。支金帛數萬。令其犒師。瑀悉以入己。且買女色以自樂。乃引所部軍。由淮道自淮西趣江東。至是又轉而之江西。時金人橫行山東。蔡臺李成寇因之爲亂。金左元帥尼雅滿、由東平歷徐泗以犯行在。左右僕射黃潛善、汪伯彥。皆無遠略。且斥堠不明。自京城至泗州。道遠甚遠。其京城斥堠。俱委之御史臺。南京則委之留臺。泗上則委之郡守。未嘗多以金帛。專遣人探金人之動息。或雖爾爲金人所敗。遂率衆取其天德八館之地。八館者。皆膴產稻。夏國得之。珠喜至是。金人怙勢。還遣使求之。謂他日以陝西奉償。夏國懼不敢違。而中懷怨憤。又夏國世爲知府州折氏所困。時折可求已降於金。故金欲因折氏以併夏國。

中興小紀卷五

建炎三年己酉春正月。中丞張澂言。邊事未寧。請詢於衆。爲禦敵之策。從之。於是吏部尚書呂頤浩奏曰。天下多事。聖哲馳驅。而不定。金人已破河北山東。於陝西諸郡。近復引兵渡河。駐於澶濮之境。祈請之使。絡繹而來。此皆策令敵騎漸偏京東。若民心一搖。淮南者。命州縣優恤。又敵長於攻城。若難以堅守。許官吏與民入山避賊。庶免全郡皆爲魚肉。凡此皆以兵食爲先。兵食既備。然後可以進戰。其二稅與公私積欠。及人戶避敵。逃移者。並與蠲免。仍令諸路。各置場。收糴米麥。以備軍儲。如此。則人心自固。而敵不足平矣。上深嘉納。即命頤浩措置。頤浩乃請於江浙湖南北。各置一司。以總其事。又請於諸州。各置一倉。以貯之。上皆從之。頤浩又言。江浙湖南北。地廣人衆。而兵將單弱。宜選將練兵。以備緩急。上曰。朕已選得數將。分屯要害。又命劉光世統制官范瑀北征。支金帛數萬。令其犒師。瑀悉以入己。且買女色以自樂。乃引所部軍。由淮道自淮西趣江東。至是又轉而之江西。時金人橫行山東。蔡臺李成寇因之爲亂。金左元帥尼雅滿、由東平歷徐泗以犯行在。左右僕射黃潛善、汪伯彥。皆無遠略。且斥堠不明。自京城至泗州。道遠甚遠。其京城斥堠。俱委之御史臺。南京則委之留臺。泗上則委之郡守。未嘗多以金帛。專遣人探金人之動息。或雖爾爲金人所敗。遂率衆取其天德八館之地。八館者。皆膴產稻。夏國得之。珠喜至是。金人怙勢。還遣使求之。謂他日以陝西奉償。夏國懼不敢違。而中懷怨憤。又夏國世爲知府州折氏所困。時折可求已降於金。故金欲因折氏以併夏國。

黃潛善、汪伯彥二人乃曰、諸公所言、三尺童子皆能及之、於是宰執相約曰、六宮已先渡江、百官家屬亦聽其便、惟吾輩臂肉不可動、動則軍情不安、宰是金左副元帥尼雅滿以輕騎五千自山東趨淮甸、已洊洲將官閻瑾失守、中夕奏至、朝廷震擾、二月庚戌朔、上卻欲南幸、潛善、伯彥力止、上姑候質報渡江未晚、上然之、少頃、又傳瑾懼而自反、敵見瑾已敗、謂朝廷無備、遂徑至天長軍、時統制官俱重成喜兩軍共萬人、望見金先鋒百餘騎、即遁、亟遣江淮制置使劉光世領兵拒之、行都人謂光世必能襲敵而士無鬬志、未至淮亦潰、遂遣統制官劉正彥、以所部兵從皇子六宮往杭州、是晚出門、（皇子六宮往杭州繫此日、疑不是今日）

壬子、得天長報、敵已至、上乃躬介胄、乘馬而巡、惟內侍及鑾聖軍從之者數人而已、二相方食中堂、有警其事者、猶以前言爲對、堂吏呼曰、寇行矣、於是宰相以戎服從、戶部尚書葉夢得隨其後、百司諸軍並隳潰行、上天性仁厚、與路人相先後、不介河止、時事出倉卒、朝廷儀物、皆委棄之、太常少卿龍泉季陵、亟取九廟神主奉之、及出門、甲騎已塞道路、行數里、回望揚州城中、烟焰燭天、臣察庶士及帑藏所儲、爲金人殺掠殆盡、給事中黃哲、左諫議大夫李處遯、太府少卿朱勔友、皆死、揚州守臣黃顯道去、時公私所藏之物、舳艫相銜、而潮不應期、膠泥淖中、敵悉取之、大理卿黃誨至江口、軍人以爲潛善嘗之曰、誤國誤民、皆汝之罪、謂方辨其非是、而首已斷已、少卿史徹、丞范浩、纘至亦死、誨、南城人也、吏部尚書呂頤浩、禮部侍郎張浚、駙馬都尉張敏、累章請移蹕建康、宰執沮之、至是、復忌從上曰、不用卿言及此、（此據陳傳）癸丑、命奉國軍節度使劉光世守鎮江府、甲寅、宰執從臣入對、議幸杭州未決、呂頤浩、葉夢得、以首叩地、願且留此、爲江北聲援、不然、敵乘勢渡江、金狼狽矣、宰執以爲是、上曰、如此則須宰執同往江上、令江北諸軍結陣防江、於是宰執駙語江干、有統領官後安、自江北遣人至、言今早敵騎數百來犯、已射退矣、遂以爲江北統制官、收兵以捍瓜州、既而都統制王淵言、駐鎮江、止捍得一處、若敵自通州而來、先據蘇臺、將若之何、不如發塘有重江之阻、上以語宰執、於是黃潛善曰、淵言如此、臣何敢留陛下、俄有內侍奏城中火起、又聞衛士潰泣且喧譁、上懼、命中書侍郎朱勝非、興管軍左言傳旨問所以、勝非呼之前使言、皆以未見家屬對、勝非卻諭之曰、已有旨分遣舟、專渡衛士妻孥矣、衆帖然、因問留去留利害、則曰一聽聖旨、無敢請者、乃許以俟駐蹕定、當錄扈從之勞、優加賞給、三軍欣然、力指揮之際、上於屏後皆聞之、勝非復命、上曰、適已竊得、上御時乘馬南幸、自鬻起而鎮江城中無糧、與軍人縱意抄掠、民悉奔竄矣、己卯、上至常州、卒盜丁進等、雖受招而縱兵掠民、至是欲走山東、朱勝非至丹陽、都統制王淵遣使臣張青、領五十騎馳護勝非、因令青圖進、青以白勝非、勝非曰、丁進不除、必爲巨盜、圖渠有數百人、備五十騎可敵否、青曰、不足提、於是以檄誘進至勝非所、誅之、其衆惕息聽命、丙辰、上至無錫縣、資政殿學士呂頤浩從行、遂除僉書樞密院事、仍統江浙制置使、詔張邦昌親屬張邦榮、張元亨、等、並令錄用、又命朱勝非同禮部侍郎御營司參贊軍事張浚、守平江府、節制平江當秀軍馬、控扼通泰之衝、時潛軍在江北、多乘時作過、統制官王德以衆攻和州、浙賚以衆攻通州、二城垂破、於是勝非與浚作蠟書招之、德賚皆聽命、訴以無食、乃潛米給之、劉光世又遣以戰袍器甲、於是相繼投

江、時德招張育之兵萬人、光世得之、其軍復振、德、鑾縣人、號王夜叉者、是也、頤浩遂以精兵二千回鎮江節制、劉光世以下捍瓜州渡、庚申、上次秀州、壬戌、上次崇德縣、初戶部尚書葉夢得迎於臨江、上入州治駐蹕、詔遣御營中軍統制張俊往吳江控扼之北、若更盜張俊去、臣等盡行在只有苗傅一軍不懼、詔發金右騏傅不可倚伐、時德招張育之兵萬人光世得之其軍復振德鑾縣人號王夜叉者是也頤浩遂以精兵二千回鎮江節制劉光世以下捍瓜州渡庚申上次秀州壬戌上次崇德縣初戶部尚書葉夢得迎於臨江上入州治駐蹕詔遣御營中軍統制張俊往吳江控扼之北若更盜張俊去臣等盡行在只有苗傅一軍不懼詔發金右騏傅不可倚伐

時御營平江軍馬、已調發過半、又命劉光世以下捍瓜州渡、庚申、上次秀州、壬戌、上次崇德縣、初戶部尚書葉夢得迎於臨江、上入州治駐蹕、詔遣御營中軍統制張俊往吳江控扼之北、若更盜張俊去、臣等盡行在只有苗傅一軍不懼、詔發金右騏傅不可倚伐、時德招張育之兵萬人、光世得之、其軍復振、德、鑾縣人、號王夜叉者、是也、頤浩遂以精兵二千回鎮江節制、劉光世以下捍瓜州渡、庚申、上次秀州、壬戌、上次崇德縣、初戶部尚書葉夢得迎於臨江、上入州治駐蹕、詔遣御營中軍統制張俊往吳江控扼之北、若更盜張俊去、臣等盡行在只有苗傅一軍不懼、詔發金右騏傅不可倚伐、

癸酉、上至無錫縣、資政殿學士呂頤浩從行、遂除僉書樞密院事、仍統江浙制置使、詔張邦昌親屬張邦榮、張元亨、等、並令錄用、又命朱勝非同禮部侍郎御營司參贊軍事張浚、守平江府、節制平江當秀軍馬、控扼通泰之衝、時潛軍在江北、多乘時作過、統制官王德以衆攻和州、浙賚以衆攻通州、二城垂破、於是勝非與浚作蠟書招之、德賚皆聽命、訴以無食、乃潛米給之、劉光世又遣以戰袍器甲、於是相繼投

事。今淵又兼都統制。於諸將尤有利害。臣欲用故事勉之。仍罷其兼管。庶弭衆論。上然之。勝非又曰。葉夢得力行政事。旬日卻能。何也。上曰。提領財用亦有例。勝非曰。張燾策此。蓋於自作酒肆人以爲非。於是夢得力辭不就職。旋亦罷爲資政殿學士。提舉崇福宮。

先是正彥以復恩縱淵來官。淵蔑於朝。以文換武。得威州刺史。又以所領精兵三千付之。正彥因招到賊之餘不滿百。執送行在。

丁進等。久之。除制置使。正彥意不滿。而淵檄取其兵。正彥固執不遣。以此怨之。又傅以淵素出其下。尤快快不平。癸未。除奉國軍節度。劉光世爲殿前都指揮使。朱勝非、顏岐、張澄、路允迪、殺內侍數十人。傅等與中軍統制官吳湛、通爲表裏。湛急赴樓上。傅、正彥、與其屬張逵、王鈞甫、馬柔吉、王世脩、並直龍圖閣。庚寅。除二兒並爲節度使。劉正彥觀察使。至是又以其屬王之、扣內東門求見。請上御樓。不然。無以止變。上從之。管軍王元大呼曰。聖駕來。傅等望見黃蓋。即山呼而拜。時百官咸在。三軍恟恟未定。傅乞誅康履。上未允。軍器監秦寧葉宗諤曰。陛下何惜一康履。姑以慰三軍。上命吳湛執履付傅等。即殺之。衆始束退。乃請遣使金人。且乞隆祐太后垂簾同聽政。上顧羣臣曰。今日之事何如。有浙西機宜時希孟者。輒曰。乞問三軍。於是通判杭州章誼趨亟出斥希孟曰。問三軍何義。若將鼓亂邪。誼、浦城人也。上曰。太后意如何。勝非曰。撫此理。上乃命顏岐奏請太后登樓。德往諭諸軍。勝非從太后至樓前。太后垂簾久之。傅等不退。復請上爲太上皇節。魏國公攝政。庶便和議。勝非泣曰。遽謀一至於此。臣位宰臣。義當死國。乃趨出。呼其參屬將佐至前曰。請君言。二將此事出於忠義。爲國邪。或更有他圖。皆曰忠義爲國。勝非曰。若果忠義。則當上下一心。蘆過朝廷處分。有異志者誅之。皆曰諾。時兵部侍郎直學士院鉅野李邴。亦以順逆之理曉之。由是兇焰稍摧。既退。勝非奏來日當降赦。蓋欲兇救王淵。又勸掠遣必望赦。然不知逆惡自不赦。上可之。上曰。康履忽諸將。有取死之道。勝非曰。諸將奉履必有所求。求而不得。則怨矣。上曰。此事終如何。勝非曰。臣觀王鈞甫。乃

豈有是哉。上春秋鼎盛。一旦遽位。似非所宜。烏乎。天祐我宋。所以保衛聖躬者。歷歷可數。出貿則敵畏之而不留。來使則民謳歌而有屬。天之所與。孰能奪之。二兒得君。與北屬俱至都堂。言浚見誣。以爲逆賊。何以能攝。如呂惠卿密則曉事。朱勝非曰。能張而以兵權付呂。無事矣。辛丑。言浚散官。彬州安置。中書舍人季陵草制。有輕殷冥誅之語。時有小黃門急趨告聖躬。冥誅非謂屠戮。言不以正道。二兒竊弄威福。如此時。徽寧間呂惠卿之比也。聖躬太后之命曰。張浚不得已貶彬州。上方眷遇。不忍遽忘。朱勝非乃止之。見其狂悖已甚。恐生別變。遣之七日。始有彬州之命。浚自閩出。盖得其實也。

壬寅。閻浩至平江府。凡兵三萬人。張浚乘小舟逆之於鄧中。得宰輔劄。乃貶彬州之命。浚恐將士觀望。卽私城外。圖浩呼其屬刪定官李承造草檄文。浚爲潤澤之。時韓世忠兵寨。圖浩與張浚議。分浚兵濟之。浚乃以統領官劉寧一軍二千人借世忠。二兒矯制召世忠。世忠陽爲語以報曰。發兵不多。欲部至行在。二兒許之。時張俊下將安義。陰結二兒。欲伐後奪其兵。斷吳江橋以邀賊。浚乃遣世忠屯秀以伐其謀。世忠至秀。稱疾不行。而造攻具。二兒始駭。諸將皆謂賊窮則遁。爲泛海。浚又遣統制官陳思恭、辛道宗、治舟師於海道。以遮賊南遁。於是傳檄內外。以忠世爲前軍。浚以精兵翼之。圖浩、俊總中軍。劉光世親以選卒爲游擊。而分兵以殿。於是知晉江府湯東野、悉倉儲以餉軍。川不乏。二兒聞之。甚恐。謂輜知可動。卽自有僕射之。時尼雅滿自揚州歸東平府。道衆攻青州。洪道棄城而去。乃密約安邱巨寇宮儀。同復青州。不克。又約圌衆並兵劫蔽寨。復值大雨。火滅而止。副總管王渙、領將崔邦弼、復青州。聞洪道退軍。尋亦棄去。洪道又同儀、衆、攻密州。杜湊值敵騎亦來。儀、衆、戰敗。於是濰、萊、密三州。皆降於敵。宮儀等野無所掠。至以車載乾尸充糧。洪道領兵二千赴行在。於是諸重鎮相繼爲敵所陷。

夾道焚香。衆情大悅。勤王之師次秀州。呂頤浩聞韓世忠曰。賊計有他奠乎。對曰。彼怙勢驕衆。脅取錢券。自謂不死。安有他慮。是夜有刺客至張浚帳前。浚顧左右已睡。問傍何如。對曰。某初讀書知逆順。豈爲賊用。況侍郎志節。安忍相害。但見爲備不嚴。恐有後來者。浚下執其手。問姓名。曰。言之是邀後利。某河北人。有母在。今徑歸矣。浚翌日取獄鄰死囚斬以徇。曰。此刺客也。後亦無他。是春山東河決。議復大禹。自上渡江之後。羣盜紛起。圌衆二萬據維州。張成衆五萬據萊州。有萬進者。來攻青州。帥臣劉洪道擊走之。時尼雅滿自揚州歸東平府。道衆攻青州。洪道棄城而去。乃密約安邱巨寇宮儀。同復青州。不克。又約圌衆並兵劫蔽寨。復值大雨。火滅而止。副總管王渙、領將崔邦弼、復青州。聞洪道退軍。尋亦棄去。洪道又同儀、衆、攻密州。杜湊值敵騎亦來。儀、衆、戰敗。於是濰、萊、密三州。皆降於敵。宮儀等野無所掠。至以車載乾尸充糧。洪道領兵二千赴行在。於是諸重鎮相繼爲敵所陷。

中興小紀卷六

建炎三年夏四月戊申朔。上御朝。太后便欲還政。上以問朱勝非。對曰。推誠堂先降詔。乃乞太后垂出。仍下詔。明日推誠并復建炎年號。勝非又奏二兒未有一處。乃並除淮南兩路制置使。許以所部兵行。仍以其屬張逵爲本路轉運判官。二兒請鹽券。乃令有司檢故事。如法製焉。二兒又言王世脩尚可從軍否。勝非曰。渠爲從官。難復預軍謀矣。時傅選其弟翊、伏赤心軍於臨平。伺擊勤王之師。御營前將軍韓世忠曰。乳臭兒敢爾邪。是日翊戰敗。二兒遣兵救之。朝廷諸將皆集皇城門外。守臣康允之以爲不可。不若遣人諭二兒速引兵去。是夕。二兒乃開涌金門以出。遇大雨。倉皇而遁。世忠勤王之師至北關。辛亥。入城。犒工部侍郎王世脩。及中軍統制官吳湛。皆戮之。　壬子。以禮部侍郎御營使司參贊軍事張浚、爲知樞密院事。　時中司閹官。右僕射兼中書侍郎朱勝非。因虜中書舍人張守。以爲守預聞反正謀議。詔以守爲中丞。勝非因力請解政。癸丑。出爲觀文殿學士。知洪州。以資政殿學士同僉書樞密院事呂頤浩、爲右僕射兼中書侍郎。一時執政俱能。於是門下侍郎顏岐、爲資政殿學士、知洪州。資政殿學士、提舉崇福宮。尚書右丞張澂、爲資政殿學士、知江州。資政殿學士、提舉洞霄宮。中書侍郎王孝迪、爲端明殿學士、提舉鴻慶宮。中書侍郎張守、爲資政殿學士、提舉萬壽觀

來北間。至是以擴爲觀察。停其官。責永州居住。初倉部郎中張燾等一十九人。皆乞赴潭鎮。朱勝非將奏其事。謂當倣艱難之初。權時制宜。以行在爲京師。淮北爲鎮。淮南爲郡。至是勝非去。未果行之。燾卿。逃安人也。甲寅。以本國軍節度使殿前都指揮使劉光世。爲太尉。御營副使。劉光世行述曰。上面授光世命。令樞密院光世力辭。定國軍承宣使帶御器械韓世忠。爲武勝軍節度左軍都統制。鎮武軍承宣使帶御器械張俊。爲鎮西軍節度右軍都統制。除皆進一級。乙卯。大赦天下。知樞密院事張浚。薦朝奉大夫趙鼎。（趙鼎事實曰。上面授光世以都統制。張俊以副都統制。並入城而張俊又批之。）鼎見浚。首曰。降赫復辟。其功甚大。當檢累朝捲簾故事。推恩其家。丁巳。常德軍承宣使孟忠厚。除寧遠軍節度。醴泉觀使。遙領鼎爲司勳郎官。鼎聞喜人也。詔崇寧以來。內侍用事。自今不得與主兵交通。及干預朝政。如違。並從軍法。初。敵攻淮甸。發運副使呂源以兵三千自衛而遁。爲中丞鄭瑴所論。已詔停其官。送鄂武軍編管。至是軍器監簿宗諤除直龍圖閣。與右文殿脩撰葉焕。並爲發運副使。（除葉焕在是月辛酉。今聊書之。）戊午。戶部尚書孫覿。除龍圖閣學士。知溫州。既而改知平江府。苗傅攻衢州城。守臣晉陵胡唐老。禦之。會大雨。賊引兵去。時言者引元祐宰臣司馬光并三省狀。乞舉行之。詔侍從臺諫集議。中丞張守以謂光之所奏。較然可行。若更集衆。徒爲紛紛。庚申。右僕射呂頤浩等乃言。欲左右僕射不兼門下中書侍郎。並帶平章事。罷門下中書侍郎政事。其左右丞准此。從之。於是左丞李鄴改參知政事。詔都亭驛同文館兼提舉都水監。仍帶使者一員。癸亥。以給事中周望爲江浙制置使。乙丑。望言乞降賞以褒叛之降者。從之。丁卯。上發杭州。幸江寧府。命御營左軍都統制韓世忠。亦爲江浙制置使。統一軍追捕苗傅。初。賜門下詔。略曰。東朝有垂簾保佑之勞。元子有踐祚篡承之託。宜上徽稱於長樂正寢。圖於青宮。太后上曾號。乃克行禮。於是禮部尚書王綸、除資政殿學士、權太子太傅。時殿帥劉光世、遣其將王德、喬仲福、追賊至信州。皆令受周望節制。初。朝廷遣統制官巨師古、將兵討山東賊趙不忙。至是回信。上與德等論。而韓世忠下裨將陳彥章、亦至。德與之同見都守。語不協。彥章欲刺德。德手刃殺之。苗傅等聞信城有兵。不敢進。乃屯於衢信之間。且掠居民爲兵。其衆方盛。時未可搗。言者謂王鈞甫、馬柔吉、初不預謀。見將赤心忠亦爲江浙制置使。統一軍追捕苗傅。初。賜門下詔。略曰。東朝有垂簾保佑之勞。元子有踐祚篡承之託。宜上徽稱於長樂正寢。圖於青宮。太后上曾號。乃克行禮。於是禮部尚書王綸、除資政殿學士、權太子太傅。時殿帥劉光世、遣其將王德、喬仲福、追賊至信州。皆令受周望節制。初。朝廷遣統制官巨師古、將兵討山東賊趙不忙。至是回信。上與德等論。而韓世忠下裨將陳彥章、亦至。德與之同見都守。語不協。彥章欲刺德。德手刃殺之。苗傅等聞信城有兵。不敢進。乃屯於衢信之間。且掠居民爲兵。其衆方盛。時未可搗。言者謂王鈞甫、馬柔吉、初不預謀。見將赤心忠。

圍。名勤王。實作賊耳。堅遂強成斂兵。皓既疏言李成以朝廷不之卹而稽顙納。有引衆納命建康之語。靳恩。遂引兵赴闕。既至。未嘗背棄兵。自陳祖宗以來。三衙不任河東北及陝西人。且乞除殿前司之職。又言。自鄂恬以來。凡招盜一十九萬。上謂宰執曰。瓊罪甚大。靖康閉城。日與金人交通。迺宗室出城。且爲張邦昌之衛。都人恨不食其肉。貸而不誅。以安反側。今復無禮如此。且盜雖多。安有十九萬人。瓊言此欲以恐晉待王教可也。上遂遣宣贊舍人賀子儀撫諭成。給米五萬石。而皓轉由潭陽以至太原。六月。己酉。詔召瓊赴都堂議事。密謀誅之。淩與樞密院檢詳文字劉子羽。選院吏數輩。作文字。劉榜皆牓。鎖吏於府中。子羽、崇安人。韓子也。壬辰。盜賊戊午。詔朝廷耳。張淩曰。臣自中江勤王。凡三遣人致書。約令進兵。瓊皆不答。今呼吸羣兇。布在列郡。以待竊發。不知所爲。遂擁盜與中衛以淩兵送獄。仍使光世出撫其衆。數瓊罪狀。且曰所誅止瓊耳。若等固天子自將之兵也。衆皆投刃曰。諾。初。河北制置使王彥。在太行山聚兵。皆剽其面曰。誓殺金人。不負趙王。號八字軍。金人頗畏之。瓊之在山東也。彥與偕行。彥以疾留其州。瓊併領其衆。數瓊至獄。猶不伏。大理少卿王衣鞫治之。瓊稱遂以瓊衆分隸神武諸軍。而八字兵復隸於彥。皆頃刻而定。瓊至獄。猶不伏。大理少卿王衣鞫治之。瓊稱無罪。衣徐以固城鼓衆不順語折之。遽曰。瓊死罪。衣願吏曰。因辟伏矣。道陽瓊死。衣歷城人也。詔朝奉郎監諸司審集院崔縱。除右文殿修撰。借工部侍郎。湯東野。宣撫川陝。半天下之責。遂事外悉當奏裁。蓋大臣在外。忌權太重也。時金人左副元帥尼雅滿。自東平府歸燕中。有副元帥郭勒渾哩盼。自濱州歸燕山。右監軍烏珠謂提兵窺江浙。二大將許之。仍留左監軍逢喇屯濱州。以守山東。乃遣女真渤海漢軍諸萬戶。并大起燕雲河朔民兵。付烏珠將之入寇。上以金人將入寇。方遣兵守淮。及控扼上江。未有順動之意。壬寅。下詔奉隆祐皇太后率六宮先往南昌。詔略曰。朕念遊隅日擾。國制遙郡刺史。副之。縱臨川人也。初。上問大計於張浚。浚請身任西事。從司秦州。乞別委大臣。與韓世忠鎮淮東。令呂頤浩屯鎮江。張俊、劉光世。從行。應與秦州首尾相應。議已定。庚子。浚發行在。王彥統八字軍隨之。時浚之屬官馮康國等往別。臺諫殿中侍御史趙鼎謂之曰。元樞新立大功。出當川陝

上方知尉常用度不足。因謂宰執曰。朕事太后。與所生母同。近覺視衣稍千匹。卽先分獻。供食亦然。今往洪州。未有回期。除禁中自分納外。令戶部供給二萬。緡一萬可趣令辦之。　資政殿學士權知三省樞密院事李鄴。與左僕射呂頤浩議不合。力求去。詔以本職提舉洞霄宮。壬子。更命資政殿學士滕康權知三省樞密院。而樞密都承旨劉珏簽端明殿學士以武之。鴻康等手詔。許給事中執等奏事。實帖都堂。於是頤浩言。人謂陛下雖下詔固守建康。而陰爲避寇之計。如竹帛猶疑之。況小民乎。宜且留蹕御。掌批奏牘。以因人心。且免令內臣權管。恐其不審。或緣此開端。上納之。壬戌。隨帖太后登舟以行。　東京副留守楊、鄜武人。均子也。　詔浙西安撫司。移於鎮江府。仍改杭州爲臨安府。都督內安撫便。丙寅。上謂道君遣二內臣二宮女。將與高麗人使回。至壬申。謂宰執曰。朕聞之。一則以喜。一則以悲。朕別二聖已三年。忽得安信。豈不喜。但道君當承平之久。以天下奉一人。今彼中凡百簒陋。而朕居深宮廣殿。極不過安。且朕父母兄弟及妻。皆在異域。惟一子又羣。子然一身。當此艱難。所以悲也。玉音未已。潸然淚下。呂頤浩曰。願陛下少寬聖抱。力恢中興之業。周望曰。此必金人之意。若非彼意。數人者雖至。高麗未可信。須在行事。　宰執奏在六月辛丑之後。壬子。今聊書之。是改。楊、鄜爲沿江制置使。知建康府。沿東野谷隨都巡辦。仍先往平江府。見知平江府孫覿。落職罷。以資政殿學士李鄴代之。　乙酉。上謂宰執曰。士大夫間有言李綱可復用者。朕以其人心雖忠義。但忠大才疏。用之必至誤國。故不復用。呂頤浩曰。忠大才疏。誠如聖諭。上曰。如鄧那倫之計。遂結餘堵。敵人至今以爲證。周望曰。如宣撫河東。以救太原。先於河陽置納級軍。敵聞而笑之。亦足以見其疏也。時僚知鼎州。未赴。以僚姑臨。除名。送英州編管。　既僚在九月辛酉。今編書之。丁亥。以右僕射呂頤浩爲左僕射。同知樞密院事。杜充爲右僕射。並同平章事。兼御營使。　是日。上謂諸將張俊、韓世忠、

中興小紀卷七

建炎三年閏八月丁丑朔。詔百官議。朕今定居建康。不復移蹕。與有趨岳鄂。左駐吳越。孰安孰危。其明以告朕。於是宰執召百官詣都堂。題詔條具者二十五封。皆以岳鄂道遠。恐饋餉難繼。又慮聖駕一動。江北羣盜。必乘虛以窺吳越。則二浙非我有矣。戊寅。上猶未觀。呂頤浩等曰。祖宗時過大事。亦召公卿集議。上曰。但恐封事中趣舍不一。大凡公生明。偏生闇。人能至公。議論自有見處。昔真宗澶淵之役。陳堯叟蜀人。則欲幸蜀。王欽若南人。則欲幸金陵。唯寇準決策親征。人臣若不以家謀。專以國計。則無不利矣。　初。宰執奏淮西制置使胡舜陟。請專治軍旅。簡選大敵。仰讓行在。王綯曰。舜陟語甚壯。似可託以方面。上曰。言未可信。須在行事。　宰執奏在六月壬子之後。是改。舜陟爲沿江制置使。知建康府。沿東野谷隨都巡辦。仍先往平江府。見知平江府孫覿。落職罷。以資政殿學士李鄴代之。　乙酉。上謂宰執曰。士大夫間有言李綱可復用者。朕以其人心雖忠義。但忠大才疏。誠如聖諭。上曰。如鄧那倫之計。遂結餘堵。敵人至今以爲證。周望曰。如宣撫河東。以救太原。先於河陽置納級軍。敵聞而笑之。亦足以見其疏也。時僚知鼎州。未赴。以僚姑臨。除名。送英州編管。　既僚在九月辛酉。今編書之。丁亥。以右僕射呂頤浩爲左僕射。同知樞密院事。杜充爲右僕射。並同平章事。兼御營使。　是日。上謂諸將張俊、韓世忠、辛企宗等。問以移蹕之地。俊、企宗、勸上徑之潭州。世忠後至。曰。官家已失河北山東。若又棄江淮。更有何

地。上乃令內侍官押三人就都堂商議。戊子。宰執入奏。上曰。昨世忠欲往吳越。吳越則可以戰。後、企宗、不敢戰。故欲避於湖南。朕遂令引去。商議。朕自聞遠避之說。怫鬱不平。至晚不食。朕皆思金人所恃者騎兵耳。浙西水鄉。騎難兼不得騁也。呂頤浩曰。誠如聖訓。上曰。人心安定。吳越可居。人心動搖。雖至川廣。恐舟人陷沂州。詔新改官人張徵、特轉五官。除直龍圖閣、借禮部尚書、奉使大金。軍前武翼郎楊憲、借忠州防禦使、副之。宿泗等州都大提舉使李誠、奏所統軍兵。天寒無衣。今艱難之際。府庫雖不充。欲望量賜支絹。以激戰士。癸亥。詔戶部椿二萬匹賜之。己巳。詔朕累下寬恤之詔。而追於經費。未能悉如所懷。今開東南和預買絹。非弊尤甚。可下江浙減四之一。以寬民力。仍俟見錢通寬之法。壬申夜。溫州卒亂於城南。殺一兵官。守臣向子諲遣人招安。提其黨不能盡誅。子諲、敏申五孫也。癸酉。上謂宰執曰。有旨移蹕浙東。人情未平。宜降詔具述。初非朕意。悉出宰執。庶幾軍民不怨。朕既爲天子。當任天下之責。舉措未當。豈可歸過大臣。王綯曰。古之賢君。不肯移災朕躬。無以過此。初金人既陷延安府。而帥臣鄜浩、寄治德順軍。浩、德順人也。敵遂趨慶州。環慶帥王似、選勁兵要擊於險。敵不能進。詔加假徽猷閣直學士。至是金將羅索貝勒引兵渡渭河。犯永興軍。甲戌。帥臣郭浚棄城遁去。是月以兵部尚書耿延禧、克家爲徽猷閣學士。知泉州。中丞范宗尹、一日因奏事言。趙鼎由司諫邊殿中。非故事。上曰。朕除言官。卿豈一一考其所言多寡。此祖宗舊制。外廷未必知也。鼎所言四十事。已行三十六事。卿除鼎侍御史。金人分河開真定二府爲河北東西兩路。平陽太原二府爲河東南北兩路。去中山、慶源、信德、隆德、德府號。皆復舊州名。自餘軍壘亦多改焉。下令禁民漢服。及削髮不如式者。皆死。　冬十月戊寅。上發平江府。山東城首郭仲威至通州。受宣撫使周望招安。望以便宜補官。令屯平江府。　戊戌。金人犯諸暨。奉府官吏以城降。　壬寅。宣撫處置使張浚抵興元。於是浚言漢中實形勢之地。已理財積穀。願陛下於來夏早爲西行。前控六路之師。後據南蜀之粟。左通荊襄之財。右出秦隴之馬。天下大勢。斯可定矣。浚知主管川陝茶馬趙開有心計。即承制以開兼本司隨軍轉運使。總領四川財賦。開言蜀民已困。獨權貨尚有餘。而貧猾認爲己私。惟不恤怨詈。斷而行之。庶救一時之急。浚以爲然。開於是大變酒法。自成都始。先能公帑賣酒。即衙坊場所置隔槽。設官主之。麴與釀具。官悉就買。聽釀戶各以米赴官自釀。凡米一石。輸錢三千。其釀之多寡。惟錢是視。不限數也。既遂行於四路。又依成都府法。於秦州置錢引務。興州鼓鑄銅錢。官買銀絹。聽民以錢引或銅錢買之。凡民錢當入官。並聽用引折納。官支出亦如之。民私用引爲市。於一十及五百上。許從便加掇。惟不得擅減錢引法。民願便之。　十一月乙巳朔。金人陷鹽州。戊申。犯和州。守臣李倚以城降。　己酉。金人陷濮爲軍。守臣李知幾、棄城遁。知建康府胡舜陟改除兩浙宣撫司參謀官。以刑部侍郎陳邦光代之。　時隆祐太后頓洪州。而金人已自黃州渡江。御營副使劉光世復還江州。而道統制官王德拒之於興國軍。德敗績。光世馳驛以聞。戊午。敵騎至洪。而太后去已七日。守臣王子獻棄城走。吉州守臣楊淵亦棄城走。敵騎至撫州。轄守臣王仲山、子猷、建陽人。仲山、珪子也。於是福建諸州震恐。光世退屯南康軍。而四面都指揮使楊惟忠所領衛兵亦潰。其將傅選司金背反爲盜。以掠諸州。後乃復兵留於平江。又以翰林學士張守爲端明殿學士。同僉書樞密院事。　戶部侍郎李棁、證尚書棁、臨沂人。

錯。康時爲執政。至是再見之。使往建康督餉。以遏沿江諸軍。　高麗國王楷欲遣使入貢。丙辰。詔止之。略曰。比年多故。強敵稱兵。如行使之果來。恐有司之不戒。俟休邊境。當問聘期。直學士院汪藻詞也。　金人陷沂州。　詔新改官人張徵、特轉五官。除直龍圖閣、借禮部尚書、奉使大金。軍前武翼郎楊憲、借忠州防禦使、副之。　宿泗等州都大提舉使李誠、奏所統軍兵。天寒無衣。今艱難之際。府庫雖不充。欲望量賜支絹。以激戰士。癸亥。詔戶部椿二萬匹賜之。己巳。詔朕累下寬恤之詔。而追於經費。未能悉如所懷。今開東南和預買絹。非弊尤甚。可下江浙減四之一。以寬民力。仍俟見錢通寬之法。　壬申夜。溫州卒亂於城南。殺一兵官。守臣向子諲遣人招安。提其黨不能盡誅。子諲、敏申五孫也。　癸酉。上謂宰執曰。有旨移蹕浙東。人情未平。宜降詔具述。初非朕意。悉出宰執。庶幾軍民不怨。朕既爲天子。當任天下之責。舉措未當。豈可歸過大臣。王綯曰。古之賢君。不肯移災朕躬。無以過此。　初金人既陷延安府。而帥臣鄜浩、寄治德順軍。浩、德順人也。敵遂趨慶州。環慶帥王似、選勁兵要擊於險。敵不能進。詔加假徽猷閣直學士。至是金將羅索貝勒引兵渡渭河。犯永興軍。甲戌。帥臣郭浚棄城遁去。是月以兵部尚書耿延禧、克家爲徽猷閣學士。知泉州。　中丞范宗尹、一日因奏事言。趙鼎由司諫邊殿中。非故事。上曰。朕除言官。卿豈一一考其所言多寡。此祖宗舊制。外廷未必知也。鼎所言四十事。已行三十六事。卿除鼎侍御史。　金人分河開真定二府爲河北東西兩路。平陽太原二府爲河東南北兩路。去中山、慶源、信德、隆德、德府號。皆復舊州名。自餘軍壘亦多改焉。下令禁民漢服。及削髮不如式者。皆死。　冬十月戊寅。上發平江府。　山東城首郭仲威至通州。受宣撫使周望招安。望以便宜補官。令屯平江府。　戊戌。金人犯諸暨。奉府官吏以城降。　壬寅。宣撫處置使張浚抵興元。於是浚言漢中實形勢之地。已理財積穀。願陛下於來夏早爲西行。前控六路之師。後據南蜀之粟。左通荊襄之財。右出秦隴之馬。天下大勢。斯可定矣。浚知主管川陝茶馬趙開有心計。即承制以開兼本司隨軍轉運使。總領四川財賦。開言蜀民已困。獨權貨尚有餘。而貧猾認爲己私。惟不恤怨詈。斷而行之。庶救一時之急。浚以爲然。開於是大變酒法。自成都始。先能公帑賣酒。即衙坊場所置隔槽。設官主之。麴與釀具。官悉就買。聽釀戶各以米赴官自釀。凡米一石。輸錢三千。其釀之多寡。惟錢是視。不限數也。既遂行於四路。又依成都府法。於秦州置錢引務。興州鼓鑄銅錢。官買銀絹。聽民以錢引或銅錢買之。凡民錢當入官。並聽用引折納。官支出亦如之。民私用引爲市。於一十及五百上。許從便加掇。惟不得擅減錢引法。民願便之。　十一月乙巳朔。金人陷鹽州。戊申。犯和州。守臣李倚以城降。　己酉。金人陷濮爲軍。守臣李知幾、棄城遁。知建康府胡舜陟改除兩浙宣撫司參謀官。以刑部侍郎陳邦光代之。　時隆祐太后頓洪州。而金人已自黃州渡江。御營副使劉光世復還江州。而道統制官王德拒之於興國軍。德敗績。光世馳驛以聞。戊午。敵騎至洪。而太后去已七日。守臣王子獻棄城走。吉州守臣楊淵亦棄城走。敵騎至撫州。轄守臣王仲山、子猷、建陽人。仲山、珪子也。於是福建諸州震恐。光世退屯南康軍。而四面都指揮使楊惟忠所領衛兵亦潰。其將傅選司金背反爲盜。以掠諸州。後乃復兵留於平江。又以翰林學士張守爲端明殿學士。同僉書樞密院事。　戶部侍郎李棁、證尚書棁、臨沂人。

增帥臣向子諲遣兵禦之不敵。金人至洞州城下。攻圍八日。破城。子諲率衆死戰。奪門以出。駐於湘西。金兵縱掠四日而去。子諲復入城。後以失城誅之。　庚申。其州守臣向子忞棄城保沙上。子忞、子諲弟也。右僕射杜充在建康。會諜言李成師老可擊。充遣遣兵。而金衆大至。與成併力入寇。島江縣。充聞敵至。以其軍六萬人列成江南岸。面固門不出。師無統一。壬戌。敵至馬家渡渡江。充急遣都統制陳淬回統制官岳飛等一十七員領兵二萬。與賊死戰。時御前前軍統制王璡受充節制。乃引軍先遁。岳飛等軍既敗。退屯蔣山。以俟再戰。然皆無鬬志。丙寅夜皆引去。丁卯。充領親兵三千。絕江而北。時上遣內侍任源至充軍前。道梗不達。以狀申充。充即附奏。以謂初乞御營諸將。趨其節制。實無安自尊大之意。但欲人情相諧。緩急可使。今者劉光世遣在九江不得使。韓世忠近在鎮江不能使。獨王璡有心報國。當陳淬等接戰之際。乘勢向前。敵人必敗。豈有今日。反之不忠。萬死有餘。臣今在儀真。檄召滁濠二州趙立劉位等集兵。御回鎮江。以護天室。此區區困敵之志也。於是敵入建康。戶部尚書李棁、知建康府陳邦光、皆降。通判盧陵楊邦義獨不降。見金烏珠賢之曰。汝無祿而回中原。天寧久假行誅汝矣。尚安能汗我。遂爲所害。葉夢得遣兵趨徐大力、曹火星者、三人。仲道人以二馬道徐曰。本欲取襄陽而兄在焉。今且去勤王矣。徐以良甲二報之。千秋怒與敵通。因長至日。諸將列賀。執而誅之。一軍皆憤。奔以告仲。仲曰。我以兄故不入襄陽。今千秋乃敢殺吾兄。遂回軍攻城。千秋遣曹火星出戰。又使一將援之。曹曰。徒撓我軍。敵不須爾。獨與仲戰一合。夜殺傷相當。黎明。仲盡圍良人各持竹一竿。篤見城外皆竹蔽野。仲軍繼之。曹再戰。遂大敗。仲入據襄陽。千秋遁去。仲追之不及。

王之寀記西事曰。張浚川督千秋、久之之又疑其敗屈、乃以郭永爲檢察軍馬、李九齡爲檢察軍馬、欲得其過、更誅捉之、使不得有所爲也。

宣撫處置使張浚至秦州。置司節制五路諸將。杜充周望報。衆情大駭。集待從官議。時給事中汪藻、中書舍人李正民、議欲上移蹕平江。親忤諸將拒敵。緩急則登海舟以避之。宰臣呂頤浩又同從官。對于便坐。浩請自行。議未決。是午。周望復到。杜充亟謂敵騎至和州。充親忤師語。呆石防江。朝廷稍安。然不知建康已陷矣。時又虛敵騎自江黃間南渡。或徑趨衢信以逼行在。乃命中書檢正官傅崧卿爲浙東防遏使。令募土豪、集鄉兵、以守衢信陸路。崧卿、山陰人。墨卿弟也。　丙寅。諜報金人已渡江。從官入對。虛敵騎不測。虜突。請以殿帥郭仲荀輕兵三千。從劉玉平江。倚周望、韓世忠兵以爲重。且謂仲荀方自杭來。其兵之老幼未至。易作去計。乃分張後兵以次進發。上以後重兵不可留。遂決議暫行退。令直學士院汪藻草詔。朕當移蹕浙西。爲迎敵之計。己巳。上發越州。庚午。至錢清鎮。得杜充奏。大戰江上。我師敗績。又康允之報。敵犯臨安府界。長驅而來。上頗詔回蹕。侍從官晚對於河次。亭上。侍御史趙鼎以爲衆寡不敵。勢難與戰。且姑避之。左僕射呂頤浩乃請上航海。時廷臣所論多不同。虜亦惟充一人而已。陷安

中興小紀卷八

建炎四年（庚戌）春正月甲辰朔。上至台州章安鎮駐蹕。兩浙實撫副使郭仲荀、既不能邊敵。又棄越城而遁。其兵多散爲盜。至是來朝。實授散官。廣州安置。上以敵騎旣接。盧隆祐太后徑入閩境。己酉。詔遣使臣尋訪。皆至虔州。聚舟之所。　詔浙西制置使韓世忠赴行在。世忠言見駐蹕亭江灣。頗將所部全軍往昇潤。邀金人歸路。盡死一戰。丙午。詔從之。　丁未。御史中丞趙鼎、諫議大夫富直柔、戶部侍郎葉份、中書舍人李正民、葉祟禮、太常少卿陳筱、同對於舟中。時扈從泛海者。宰執外。惟此六人。而給事中汪藻。與其餘、皆未至也。　戶部侍郎李迨、自明州來。戊申入見。言張俊在明。爲戰守備。城外民居。盡燕之。其意亦欲赴行在也。　金烏珠引衆再犯明州。丙辰。浙東制置使張俊率兵禦於高橋。一日戰數合。虜其益兵復來。俊與守臣劉洪道俱避去。烏珠遂破明州。居其城。時提舉明道宮鄭億年、避地山間。爲金所得。驅以北去。億年、居中子也。敵衆以紅巾識。欲追襲御舟。時提領海舟張公裕引大船蹙敗之。敵遂退。　初。金萬戶羅索、及尼楚赫、與吾叛將折可求、聯衆十萬。圍陝州。時關以東獨陝在焉。寧州觀察使李彦仙、守禦甚備。迺士卒有怠食。既盡。煑豆以哺其下。而取汁自飲。至是金亦無食。欲去。有人告以急擊可入。（原案本作以擊可入。今從建炎以來繫年要錄改正。）金兵攻之愈急。丁巳。城陷。彦仙巷戰而死。雖民之婦女、猶升屋以瓦擲賊。哭聲震天。金人殺其家。陝民無噍類。金人始敢西而全陝復矣。　先是宰執奏請會金鑾山寺。范宗尹密語趙鼎曰。

近日諸將姚端等迎見太數、所錫極厚、國用甚甚、見上幸一言也。戊午、鼎草奏以聞。上以在四明時、衛士紛擾、盡屢禁宜、獨中軍統制辛企宗有兵數千、而端即御營使呂頤浩親兵之將、其衆獨整、所以優遇之、端爲名、且承帥檄、聚衆閱習武藝、時有中州潰兵孔彥舟等擾湖南、詐稱鍾相民兵、相聞之懼、又因其子普監司之馬於白沙渡、是月相等遂作亂、遠近響應、僭號楚王、改元天戴、自補官屬、命將犯潭州、知州事王囘棄城去、復還而亡於城西、帥之東下者、起散盜矣、乘勝如入無人之境、所向輒潰、

己未、夜大雷雨、戾申上謂宰執曰、昨雷聲頗厲、恐有警、今日方二月節、變亦非時也、與晉不制所致、朕與卿等當共脩德以回天也。癸亥、上曰、昨日雷再發、聲今日方二月節、變亦非時也、與晉志所占無異、惟被頻者應速耳。甲子、詔中書舍人李正民、往江西問安隆祐太后、仍稽撫諭使、中丞趙鼎京官永嘉吳表臣、林季仲、補蓋官之闕、季仲避地未至、而表臣先對、是日除監察御史、時閩明州失守、海道可慮、丙寅、上移次溫州館頭。殿中侍御史張延壽、論權知三省樞密院滕康、及同知劉珏之罪、詔罷康珏、仍並落資政殿學士、遂以新復端明殿學士以爲之貳。戊辰、中丞趙鼎對、因言豫章之擾、上曰、太后值李回、時回以散官居吉州、召復端明殿學士以爲之貳。上曰、太后值以身免、乘輿服御之物悉棄之、宮人失一百六十餘人、上又曰、已錄滕康、劉珏、用盜金、李回、替之矣。己巳、上幸水陸寺、侍御史官稍集、班列差盛。辛未、詔侍從官條具金人退與不退、如何措畫及於何處駐蹕。戶部侍郎葉份言、淮鹽路梗、妨阻客販、浙鹽數少、粘照客鈔、請權以福建鹽通商、仍指撥買鹽本錢、即本路官般官賣兩不相妨、壬申、詔從之、初政和中、遣左司郎官張縡、至本路參定鹽法、歲以三分爲率、二分歸朝廷、許商人輸錢於榷貨務給鈔、即本路受鹽一分歸滑司、許自買鹽、粘於海滄、令上四郡及屬縣般賣以辦歲計、時商販官般二法並行、錡康倣優、商販殆絕、故官悉自鬻、至是份請行鈔法、而蠲民乘之、盜販多矣。金萬戶雄索、與其副薩里翠及黑峯等、寇鄆州、宣撫處置使張浚、遣都統制曲端率兵拒之、一日兩戰皆捷、至白店原、薩里翠據高原而陳、羅索與黑峯引衆來犯、爲端所敗、薩里翠乘高望之、懼而號哭、金人因曰之爲涕泣郎君、既而敵勢復振、端所部統制官張中孚、李彥琪、連戰不利、敵亦引去、

二月、乙亥、上至溫州江心寺駐蹕、因改曰龍翔、東有小軒、遂曰浴日、皆寢輸得額賜之。詔啓運宮神御於福州奉安、癸亥、惑犯紫微垣、侵相位、癸未、呂頤浩乞解機務、不允。知溫州盧知原有治績、詔除右文殿修撰、知原、秉子也。丙戌、知明州劉洪道奏、已復本州、詔明晚移蹕明州。金元帥烏珠、撒離安、聞作秦陣比之陝西見蓋渾才優、即裴徽與宗而用渾、蓋其用心公也、上謂在今聯都之、上浮海東征、函治兵入衛、未至襄漢、遇德音、知金退、乃復還關陝、丁亥、烏珠遣引衆殺掠而去、縱火城中、數日方滅。戊子、詔萬壽觀會聖宮、章武殿、神御於溫州天慶宮奉安。時右僕射杜充、已降敵、而御營副使劉光世、猶奏充敗事、未知存亡、光世又言、金人遣兵由湖州攻兩浙、而王瓊所統前軍亦潰、韓世忠自浙西上海、虹而去、臣今孤軍駐海鹽、與遠避賊鋒、俟泰定破之不難、詔光世乘間擊之、無失機會、及敵退、光世遣統制官王德、踵其後、擒數百人以歸。庚寅、上至溫州、駐蹕州治、先是主管明道宮薛弼、兄呂頤浩、謂宜還蹕入城、且獻策平其直以鬻官產、既而慮留一月、所費不貲、皆取足於鬻產之直、弼、永嘉人也。王瓌引餘軍赴行在、自觀察使降爲防禦使。先是詔募海船百餘隻於福建廣南、獨廣東漕臣趙伾、所發之船、先攻留守上官悟力不能拒、城破、爲金所害。夏四月丙午、上至餘姚縣、海北之孫秀實、浦城人唐、瓊海人淨民、邵武人也。初、鼎州武陵縣有土妥鐘相者、以左道惑衆、乃結集爲忠

義民兵、其徒呼相爲老父、士大夫之避地者多依之、相所居村有山曰天子岡、遂即其處、築壘落寨、以捍賊爲名、且承帥檄、聚衆閱習武藝、時有中州潰兵孔彥舟等擾湖南、詐稱鍾相民兵、相聞之懼、又因其子普監司之馬於白沙渡、是月相等遂作亂、遠近響應、僭號楚王、改元天戴、自補官屬、命將犯潭州、知州事王囘棄城去、復還而亡於城西、帥之東下者、起散盜矣、乘勝如入無人之境、所向輒潰、討之於是鼎之武陵、桃源、龍陽沅江、澧之澧陽、安鄉、石門、慈利、荊之松滋、公安、石首、涔之湘陰、益陽、湘鄉、岳之華容、辰之沅陵、諸處皆爲盜區矣。時太常少卿陳俶、起知潭州、俶起自閒冗、即被起也、可以敵衆、不用命則多遣以致敗、今之提兵柄、乘寇戎、非閒冗即卻起也、國之典刑、不能加之將、將之威令、不能施之軍、宜申嚴紀律、使進退左右、惟命之從、則數可破矣。先是知其州向子忞言、昨攜本州金帛、嘗爲韓世忠所奪、且言杜充以投降而去、麾下兵有走回者、癸巳、上謂中丞趙鼎曰、自閒充之報、不食者累日、蓋非朝廷美事也。乙未、溫州奏故右丞許景衡妻胡氏、乞給借所賜官屋、上屬呂頤浩曰、朕即位以來、執政中張慤最直、頤浩曰、慤未病時、嘗語臣云、惟一許少伊不轉了、少伊景衡字也、臣以於衡累與慤同、宜容渠之不忘也、乃詔以官屋賜其家。丙申、以金退、赦諸路、烏珠引金兵回至平江府城下、同知樞密院事兼浙宣撫使周望、與守臣湯東野、力不能拒、棄城避之、初、都人特望以爲安、敵至欲遁、而舟楫皆爲諸軍所奪、故不能脫。戊戌、敵入城、縱兵焚掠而去、過吳縣、宣撫使統制官陳思恭、以舟師邀之、盜販多矣。金萬戶雄索、與其副薩里翠及黑峯等、寇鄆州、宣撫處置使張浚、遣都統制曲端率兵拒之、一日兩戰皆捷、至白店原、薩里翠據高原而陳、羅索與黑峯引衆來犯、爲端所敗、薩里翠乘高望之、懼而號哭、金人因曰之爲涕泣郎君、既而敵勢復振、端所部統制官張中孚、李彥琪、連戰不利、敵亦引去、於太湖、擊敗之、殺獲烏珠、既而撤思恭爲御前後軍統制、丁酉、中丞趙鼎、諫議大夫富直柔、同對彌右、僕射杜充乞先罷相、候得其投降的報、則別議罷。上欲幸平江府、三月丙午、趙鼎言萬一敵去未遠、誠作回戈之期、何以待之、於是行期稍緩。左僕射呂頤浩、參戶部侍郎葉份言、獨幸浙西、須早除發運使、臣觀可任潛計極難得人、閒有之又素行不修、上曰、有德者卑潛直、或不能揚祖誠無學術、使爲發運使、則有餘矣、大抵小人不可在侍從之列、若藉其才任之於外、亦何不可、是月選份爲尚書。宣撫措置使張浚、奏大倉國進率珠玉至熙州。己酉、上謂宰執曰、大觀貢來、川茶不以博馬、惟市珠玉、故武備不修、今若復捐數十萬緡、易無用珠玉、爲若惜財以養戰士、乃詔浚勿受、是陽以答其意、既而上曰、浚措置陝西、極有條理、呂頤浩曰、陛下雖失之杜充、復得之張浚、上曰、浚自處辛興宗作秦陣比之陝西見蓋渾才優、即裴徽與宗而用渾、蓋其用心公也。上浮海東征、函治兵入衛、未至襄漢、遇德音、知金退、乃復還關陝、丁亥、烏珠遣引衆殺掠而去、縱火城中、數日方滅。戊子、詔萬壽觀會聖宮、章武殿、神御於溫州天慶宮奉安。時右僕射杜充、已降敵、而御營副使劉光世、猶奏充敗事、未知存亡、光世又言、金人遣兵由湖州攻兩浙、而王瓊所統前軍亦潰、韓世忠自浙西上海、虹而去、臣今孤軍駐海鹽、與遠避賊鋒、俟泰定破之不難、詔光世乘間擊之、無失機會、及敵退、光世遣統制官王德、踵其後、擒數百人以歸。庚寅、上至溫州、駐蹕州治、先是主管明道宮薛弼、兄呂頤浩、謂宜還蹕入城、且獻策平其直以鬻官產、既而慮留一月、所費不貲、皆取足於鬻產之直、弼、永嘉人也。王瓌引餘軍赴行在、自觀察使降爲防禦使。先是詔募海船百餘隻於福建廣南、獨廣東漕臣趙伾、所發之船、先攻留守上官悟力不能拒、城破、爲金所害。夏四月丙午、上至餘姚縣、海北之孫秀實、浦城人唐、瓊海人淨民、邵武人也。初、鼎州武陵縣有土妥鐘相者、以左道惑衆、乃結集爲忠義民兵、其徒呼相爲老父、士大夫之避地者多依之、相所居村有山曰天子岡、遂即其處、築壘落寨、以捍賊爲名、且承帥檄、聚衆閱習武藝、時有中州潰兵孔彥舟等擾湖南、詐稱鍾相民兵、相聞之懼、又因其子普監司之馬於白沙渡、是月相等遂作亂、遠近響應、僭號楚王、改元天戴、自補官屬、命將犯潭州、知州事王囘棄城去、復還而亡於城西、帥之東下者、起散盜矣、乘勝如入無人之境、所向輒潰、討之於是鼎之武陵、桃源、龍陽沅江、澧之澧陽、安鄉、石門、慈利、荊之松滋、公安、石首、涔之湘陰、益陽、湘鄉、岳之華容、辰之沅陵、諸處皆爲盜區矣。時太常少卿陳俶、起知潭州、俶起自閒冗、即被起也、可以敵衆、不用命則多遣以致敗、今之提兵柄、乘寇戎、非閒冗即卻起也、國之典刑、不能加之將、將之威令、不能施之軍、宜申嚴紀律、使進退左右、惟命之從、則數可破矣。先是知其州向子忞言、昨攜本州金帛、嘗爲韓世忠所奪、且言杜充以投降而去、麾下兵有走回者、癸巳、上謂中丞趙鼎曰、自閒充之報、不食者累日、蓋非朝廷美事也。乙未、溫州奏故右丞許景衡妻胡氏、乞給借所賜官屋、上屬呂頤浩曰、朕即位以來、執政中張慤最直、頤浩曰、慤未病時、嘗語臣云、惟一許少伊不轉了、少伊景衡字也、臣以於衡累與慤同、宜容渠之不忘也、乃詔以官屋賜其家。丙申、以金退、赦諸路、烏珠引金兵回至平江府城下、同知樞密院事兼浙宣撫使周望、與守臣湯東野、力不能拒、棄城避之、初、都人特望以爲安、敵至欲遁、而舟楫皆爲諸軍所奪、故不能脫。戊戌、敵入城、縱兵焚掠而去、過吳縣、宣撫使統制官陳思恭、以舟師邀之、盜販多矣。金萬戶雄索、與其副薩里翠及黑峯等、寇鄆州、宣撫處置使張浚、遣都統制曲端率兵拒之、一日兩戰皆捷、至白店原、薩里翠據高原而陳、羅索與黑峯引衆來犯、爲端所敗、薩里翠乘高望之、懼而號哭、金人因曰之爲涕泣郎君、既而敵勢復振、端所部統制官張中孚、李彥琪、連戰不利、敵亦引去、於太湖、擊敗之、殺獲烏珠、既而撤思恭爲御前後軍統制、丁酉、中丞趙鼎、諫議大夫富直柔、同對彌右、僕射杜充乞先罷相、候得其投降的報、則別議罷。上欲幸平江府、三月丙午、趙鼎言萬一敵去未遠、誠作回戈之期、何以待之、於是行期稍緩。左僕射呂頤浩、參戶部侍郎葉份言、獨幸浙西、須早除發運使、臣觀可任潛計極難得人、閒有之又素行不修、上曰、有德者卑潛直、或不能揚祖誠無學術、使爲發運使、則有餘矣、大抵小人不可在侍從之列、若藉其才任之於外、亦何不可、是月選份爲尚書。宣撫措置使張浚、奏大倉國進率珠玉至熙州。己酉、上謂宰執曰、大觀貢來、川茶不以博馬、惟市珠玉、故武備不修、今若復捐數十萬緡、易無用珠玉、爲若惜財以養戰士、乃詔浚勿受、是陽以答其意、既而上曰、浚措置陝西、極有條理、呂頤浩曰、陛下雖失之杜充、復得之張浚、上曰、浚自處辛興宗

山以遏之。左僕射呂頤浩請僞幸浙西。下詔親征。以爲先聲。頤浩請僞幸浙西。下詔親征。以爲先聲。而命鍛兵策應世忠。廬擒烏珠。此一奇也。參知政事王綯亦請避兵與世忠夾擊。甲申。乃下詔親征。中丞趙鼎以爲平江殘破。最酷人心不樂。是行。即秦曰。臣在溫台。屢言當俟浙西寧靜。及建康之寇盡渡江。然後回蹕。今遽有此舉。必以韓世忠之報。敵騎窮蹙。可以翦除耳。萬一所報不實。及建康之衆未退。或回戈衝突。何以待之。彙僥倖賊退。賊未除。王璽潰軍方熾。陛下遽捨而去。茲乃社稷存亡至危之道也。時臺諫亦皆言之。乃除鼎翰林學士。鼎力辭。改吏部尚書。亦不受。遂復爲中丞。時敵衆百萬。世忠戰士才八千。烏珠遣使與世忠約日合戰。世忠慕海船百十艘。遁泊金山下。仍立一旂。書姓名於上。敵望見大笑曰。此吾几上肉耳。世忠預命工鍛鐵相聯爲長綆。貫一大鉤。俾授諸軍之強健者。平旦。敵以千舟噪而前。比合戰。世忠分海船爲兩道。出其背。每綰一綆。則曳一舟而入。敵不得去。復遣使顯還所掠及獻馬五千。世忠不聽。曰。只留下烏珠乃可去。時逵喇所遣之兵在儀眞。江之南北兩岸皆敵衆。而世忠據中流與之相持。知揚州張績亦命偏帥控扼要處。與世忠爲援。烏珠閉門不敢出。乃卽城之西南隅鑿渠三十里。欲潛師渡建康。而地勢高。潮不應。金之在儀眞者。又於城外鑿大渠三十里屬之江。以通漕。烏珠刑白馬。殺婦人。自刃其額。以祭天。幸風濤之息。使被以透。世忠諜知之。悉師督戰。而風弱帆緩。我師不利。統制官孫世詢、嚴永吉死之。所掠金人又爲奪去。金以輕騎絕江而遁。世忠曰。窮寇勿追。使去。先是世忠視鎮江形勢。無如龍王廟者。敵來必登此望我虛實。因遣將蘇德以二百卒伏廟中。又遣二百卒伏江岸。遣人於江中留之。戒曰。聞江中鼓聲。岸下人先入。廟中人又出。斷其日敵至。果有五騎至龍王廟。廟中之伏。聞聲而出。左騎者振策以驅。僅得其二。有人紅袍白馬。甚壯。乃跳馳而脫。詰二人者云。則烏珠也。是舉也。俘獲殺傷甚衆。金所遣輜重山積。又得龍虎大王舟十餘艘。龍虎大王者。乃僞封王爵而監龍虎軍。烏珠之壻也。　自主管川陝茶馬趙開、變權茶法。怨謗四起。至是主者以爲合罷。若謂軍費所資。卽乞劃與宣撫使張浚行之。詔下其說。浚不爲之變也。　如宣州李光奏。鎮江建康金人悉已遁去。　先是湖北帥司檄本路捉殺官孔彥舟。楢副總管。領兵往鼎州補鋪。相逢舟過澧州。而澧州之民有應相者。乘而攻之。彥舟棄甲。僅以身免。及入鼎。虛復有應相者。遂屠其城。民死十八九。餘悉縶爲兵。時賊勢甚盛。彥舟據城時。出兵與戰。勝負相當。彥舟每得賊黨不殺。惟斷其指及耳鼻。縱之出曰。汝歸有神。語爲汝續則復來。相得之。惡其彰己之妄。而益之。若將去者。且爲竹籤題云。歸若休時我也休。依舊乘舟向東流。遇獲相黨。則籍其首而遣之。相得籤喜。謂實將避己。彥舟又潛遣人投相。謂之入法。相索自誇。衆人從己。亦受之。至是彥舟乘夜渡而入法之人內應。相敗走。癸未。獲之。幷其妻子及僞官。悉檻送行在。詔撤彥舟權北湖副總管。　辛卯。詔淮浙鹽場已復。昨行編建鈔法可能之。廣南鹽司乞能催枕戶長。依照舊法。村疃三十戶。每科輸差甲頭一名。壬申。詔可。仍推行於諸路。　乙未。遠安軍奏。近緣御前後軍統制陳思恭、到州兩日。軍士竄者四十七人。皆思恭誘去。乃詔率執召思恭赴都堂約束。　中丞趙鼎等奏論左僕射呂頤浩之失。乃能爲鎮南軍節度開府儀同三司太一宮使。制曰。下吳門之詔。則有失於先時。

請浙右之行。則力遮於衆論。於是參知政事范宗尹、攝行相事。以除劉光世、韓世忠外諸將並受宣撫處置使節制。令同知樞密院事。節制。令同知樞密院事。付俊。是月。以戶部侍郎李迨爲江浙諸路發運使。　湖寇鍾相、楊么。最爲陳寇。信。於滋縣之李合戎。澧陽縣之英宜。各有衆百千。其後亦稍稍撲滅。惟龍陽之楊華、楊欽、楊太。最爲劇盜。太年少。楚人謂幼爲么。故曰楊么。時么之名未著。惟稱華欽而已。欽至是知蘄州。直龍陽開程昌禹、彼召以蔡兵三千人。統制官杜湜、統領官郝宏淵、以下自隨。道鼎澧間。撫諭使竭誠國家。以羣盜方盛。乃奏乞留昌禹。彈壓師事。於是權副總管孔彥舟、引全軍去。昌禹入鼎州。自此每遣杜湜等與賊戰。常獲小捷。　五月。癸卯。言者謂御舟經由。知明州張汝舟、應舉簡儉。粗能給足。知台州婉公爲、頗務豐華。不免擾民。乞行黜罰。以示好惡。參知政事范宗尹曰。若黜公爲。則溫州盧知原。發運使宋輝。皆當貶矣。上曰。只褒汝舟。則好惡自明。如公爲輩。不必皆黜。乃詔汝舟加一官。　時諸路盜起。大者至千萬人。朝廷力未能制。范宗尹以謂此皆烏合之衆。急之則併死力以抗官軍。未易與也。莫若析方鎮以處之。羣盜有所歸。則衆當懷土。是不攻而自消矣。乃奏曰。昔太祖受禪。與趙普合謀。收藩鎮之權。天下晏然無事。一百五十餘年。可謂良法。比年國難如此。四方帥守。皆束手環視。莫知所出。蓋軍力單寡。不可以有爲。此法之敝也。今日救敝之道。當稍復藩鎮之制。況諸郡爲盜所據者。凡十數州。藩鎮之勢。駸駸已成。朝廷雖不爲。人亦自爲之矣。曷若朝廷爲之。使恩有所歸也。今亦不盡行之天下。且設河南江北數十州爲之。少與之地而專付以措擇人久任。以屏王室。實今日之當務也。羣臣多以爲不可。宗尹力陳。上亦決意行之。　甲辰。知光州吳翊、報敵中事宜。庚戌。上謂宰執曰。聞杜充在南京。受劉豫節制。違人誘陷東京。朕待充自庶官除從官。進節鉞。遂召同年國難如此。四方帥守。皆束手環視。莫知所出。蓋軍力單寡。不可以有爲。此法之敝也。今日救敝之道。當稍復藩鎮之制。況諸郡爲盜所據者。凡十數州。藩鎮之勢。駸駸已成。朝廷雖不爲。人亦自爲之矣。曷若朝廷爲之。使恩有所歸也。今亦不盡行之天下。且設河南江北數十州爲之。少與之地而專付以措擇人久任。以屏王室。實今日之當務也。羣臣多以爲不可。宗尹力陳。上亦決意行之。　甲辰。知光州吳翊、報敵中事宜。庚戌。上謂宰執曰。聞杜充在南京。受劉豫節制。違人誘陷東京。朕待充自庶官除從官。進節鉞。遂召同年國難如此。四方帥守。皆束手環視。莫知所出。蓋軍力單寡。不可以有爲。此法之敝也。今日救敝之道。當稍復藩鎮之制。況諸郡爲盜所據者。凡十數州。藩鎮之勢。駸駸已成。朝廷雖不爲。人亦自爲之矣。曷若朝廷爲之。使恩有所歸也。今亦不盡行之天下。且設河南江北數十州爲之。少與之地而專付以措擇人久任。以屏王室。實今日之當務也。羣臣多以爲不可。宗尹力陳。上亦決意行之。　甲辰。知光州吳翊、報敵中事宜。庚戌。上謂宰執曰。聞杜充在南京。受劉豫節制。違人誘陷東京。朕待充自庶官除從官。進節鉞。遂召同年國難如此。四方帥守。皆束手環視。莫知所出。蓋軍力單寡。不可以有爲。此法之敝也。今日救敝之道。當稍復藩鎮之制。況諸郡爲盜所據者。凡十數州。藩鎮之勢。駸駸已成。朝廷雖不爲。人亦自爲之矣。曷若朝廷爲之。使恩有所歸也。今亦不盡行之天下。且設河南江北數十州爲之。少與之地而專付以措擇人久任。以屏王室。實今日之當務也。羣臣多以爲不可。宗尹力陳。上亦決意行之。　甲辰。知光州吳翊、報敵中事宜。庚戌。上謂宰執曰。聞杜充在南京。受劉豫節制。違人誘陷東京。朕待充自庶官除從官。進節鉞。遂召同知樞密院事。未嘗擢密。而同知樞密院周鍔、在平江府。故一院之事。僉書得以專總。前此兵政悉隸御營使司。事權既分。又再經大變。文移分亂。至是鼎始檢故事舉行。以正西府之體。　參知政事王綯。以章求退。上曰。綯醇儒。皆爲朕宮僚。事朕始終如一。不欲令遽去。　時朝廷聞登萊多精粟。因知海州李產先遣使至。丁巳。宰執奏欲就委產先用海舟轉輸以助軍食。上曰。登萊近梗。今既未能深入。萬一敵來。安能保其積粟以輸行在。於理未安。范宗尹等退曰。聖慮高遠。非羣臣所及。　時占象者言。夜有赤氣蔽天。中又有白氣如練。貫之。殿中侍御史趙鼎請洗與求言。此天心仁愛陛下。出變以示警也。且天子所在。謂之朝廷。今虔州一朝廷。漳州

一朝廷號令之極至爲詔奏顯敕張浚等止降指揮勿得爲詔（本朱熹非面奉聖旨之敕敕者三界奉行至旨之密也張浚以知樞密院事爲川陝宣撫使得宣許便宜行事多出敕劄凍在朝廷日見之間云某司大遽事固占節云奉敕如何宋以使劄押字實紙大字皆過於敕時所當然猶不免矣）又論相天子之職也顯親揚庶所屬意之臣姓名寄於天地占而用之又天子之兵而劉光世則稱曰太尉兵顯如龍騎虎騎之類別立軍號使大將自辟之代午詔三省條上　初上在明州諸班直謀亂已誅其爲首者自餘逗遛上遂廢班直親從別選御營中軍五百人入直陛戟然皆烏合之衆至是宰執奏事趙鼎留身曰陛下初即位議復祖宗之政至今未行一二面顧宗於兵數最爲留意熙寧崇寧變亂紀綱作興趙普講明利害著爲令典萬世守之不可失也昨明州班直因訴事紛亂非其本謀乃盡廢之是因噎而廢食今諸將各總重兵不肖三衙則兵政已壞獨衛兵彷彿舊制亦橫溢不存是祖宗之法廢於陛下之手臣某忝之仁宗時親事官謀不軌直入禁庭幾成大禍既獲而誅不復窮治來聞蠭藥之也上悟仍復舊制　宰執擬以朝奉大夫陳禾爲閤憲范宗尹曰禾有文行本擬郎官近除郎多儒生欲兼用才吏以備緩急上曰才吏亦不可無但不可太多如呂頤浩純用掊克之吏也　沈與求論同知樞密院事周望宜撫浙西脫身先遁避寇縱兵大掠致賊破吳門又擁重兵坐觀臨安之陷而不赴援甲子以望提舉太平觀與求再論遂責衡州居住　范宗尹等聚議欲將京畿東西湖北淮南並分爲鎮以鎮撫使爲名除茶鹽之利國計所資合歸朝廷依舊置提舉官餘監司悉罷財賦除納上供外並聽帥臣移用州縣官許辟置內知通泰朝廷審授過軍興許以便宜從事帥臣不因詔擬更不除代如捍寇立功特許世襲詔從之初擬世襲上曰若便世襲恐太重當俟其保守無虞然後許之乙丑詔以河南孟汝唐四郡授知河南府撥與楚泗漣水三郡授知楚州趙立淮濠二郡授知光州吳翊舒蘄二郡授知舒州李成海淮陽二郡授知海州李彥先承天長二郡授知和州趙霖並爲鎮撫使既而威以舒蘄叛徑援江西　江浙制置使張俊爲通泰鎮撫使時飛獻金人之俘上呼譯問得實者八人付中軍磔之　戊辰上謂宰執曰金人頗能言二聖動靜云今在韓州又皇后宮人皆無恙上感動不懌久之　三省言沿江道遠緩急恐失機會鄂岳鎮係湖北宜撥屬江南今欲建三安撫大使一員司於江州則洞洪撫信興國南康臨江建昌隸之一員司於池州則建康池饒宣徽太平廣德隸之建康本帥府緣近鎮江而去江州一千四百里獨池在其間若置帥於此則沿江相去甚均從之（朱勝非去七百里不同形勢如此疑乃舉江東大帥兼制置耳）詔諸路帥臣見帶制置使並罷　初金人既陷山東左監軍逵剌居濮濱而叛臣劉豫在東平奉之尤謹逵剌嘗有許豫僭立之意豫使子麟用重賄陰賂監軍左右求惜立而俗黠中留守高慶裔者尼雅滿腹心也乃獻議於尼雅滿曰吾君舉兵止欲取兩河故立張邦昌邦昌遂再有河南之役自下河南官制不易風俗亦雖所更可見吾君意非貪土亦欲衛邦昌故事也元帥可首建此議無以恩歸他人尼雅滿於是遣人馳奏金主晟晟許之尼雅滿仍命慶裔詢訪河南求賢人建國乘末及對豫鄉人進

士張浹首願立豫非議遂決時諸郡迎合敵意亦共推豫慶裔歸尼雅滿復令慶裔馳問豫可否豫陽辭之且推前知太原府張孝純尼雅滿曰誠爾者河南百姓推孝純者猶爾一人獨不可就位我當遣孝純輔爾於是金主晟遣慶裔同知制誥韓昉以是月立豫於北京册文略曰今命爾爲帝國號大齊世修子禮永庇貢誠付爾封疆並同楚藩改元曰阜昌豫受册之初告天祝版誤書年號爲靖康又純用趙野家廟祭器識者知其不久也金乃以孝純爲豫僞相送之歸鄉故奉使宇文虛中贈以詩云閭里共驚新素髮兒孫將整舊衣冠孝純至汝上而豫已僭立遂相之先是官軍之陷賊在北京者開豫將至遂閉門殺金人豫至誅其首者數十人由此豫不居北京而復歸東平豫以前宗正丞李孝揚及前通判濟南府張柬、權左右丞以其弟益爲北京留守升東平爲東京以東京爲汴京南京爲歸德府時又移益守汴京金又以右軍烏珠南寇所降李俅、李鄴、鄒態年等臣豫豫命俅守鄴鄴守東平僭年爲禮部侍郎豫以生景州守濟南簡度東平僭位北京遂起四郡強壯爲雲從子弟應募者數千人又設二衙官曰翊衛、勤衛、以有官人或其家世有官者爲之（此綠劉豫傳及張邁所記區氏九月九日立豫而劉豫傳乃五月戊申豫鄒所記並誤今從之）人要作官家又沧州進士邢希載上言乞遣使密通江南豫皆斬之　是月以更部侍郎秦崇禮策檜直學士院　六月壬申上謂宰執曰卿等識万俟詠者否必是小人昨其親戚秦求邊兩官臥已鄉之矣對曰實如聖諭張守因奏詠工小詞嘗爲大晟府撰樂章以得官者也　初周望宣撫兩浙請以徽猷閣待制湯東野守平江府及望敗東野自勤而言者亦攻之癸酉詔東野落職依舊知平江　言者以本朝分南府而兵權盡付樞密比又置御營使司是政出於三也望能是司而諸將處以軍職提兵如故甲戌詔御營使司併歸樞密院爲機速房仍令宰相兼知樞密院事　大理少卿王衣、上殿奏事丙子上謂宰執曰衣似淳樸治獄既要盡情又不可慘刻以傷致其罪如衣尚須平允范宗尹曰人多稱其長者張守曰衣雖法科然議刑頗近厚　己卯詔浙西帥臣於鎮江府置司其臨安府罷兼帥職　庚辰又詔以德安復漢陽三郡授知德安府陳規荊南歸峽荊門公安五郡授知荊南府解潛鼎澧二郡授知鼎州程昌禹金均房三郡授知金州范之才襄陽鄧隨郢四郡授知襄陽府陳求道淮寧頴昌二郡授知淮寧府馮長寧並爲鎮撫使之才雍孫也求道在襄陽既而有劇盜劉忠號白毡笠者擁衆來犯求道禦之戰敗爲賊所害又長寧在淮寧亦不能守以其地降於劉豫後長寧至豫所勸其行十一稅法僞授戶部侍郎　初孔彥舟棣湖北總管移檄本路提舉官廿幾求鹽以給軍食本司官屬幡予之以紓禍幾拒之不與既而昌禹復欲得鹽幾曰使吾與彥舟死亦不與幾懋弟也　壬午宰執擬命淮東提舉官潘良貴爲湖南提刑詔可上因曰良貴頃爲諫官與袁植皆勦朕誅殺祖宗以來未嘗戮近臣故好生之德信於天下若此必失人心趙鼎曰諫諍之職尤不當以此道人主也　丙戌以開府儀同三司呂頤浩爲建康府路安撫大使知池州觀文殿學士朱勝非爲江州路安撫大使知江州太尉劉光世爲浙西安撫大使知鎮江府每路置參謀參議官各一員是後諸路皆有之（此綠後改編）　時光世不肯留蓋知吾山川險易後日叛去或爲鄉導己丑上謂宰執曰祖宗未嘗好殺彼皆吾民朕不能保之

不幸陷金。逃爲敵用。其本心可憫。張守曰。若散逸諸軍。豈能遽振。上曰。然。守曰。陛下好生如此。天人必助。信順皆爲中興之基也　先是路官開州團練使王祖先、遇登極特許不轉防禦換武功大夫。給事中富直柔封還錄黃。謂侍臣嘗還本色官。何與武功。宜惜名器以勵戰士。三省亦奏伎術官法不許換前班。上曰。朕於言無不從。但頃冒海氣。祖先診視有功。被未容請。若朕遽耳。直柔抗論不撓。朕當旋意從之。甲午。詔凝前命。於是范宗尹等退而嘆曰。上從善如轉圜。中書門下奏行在仰食者衆。因忤梁師成。以至編置。竄謫未幾。上憫其無辜。令宰執與一差遣。而言者乃謂納因賄託得之。戊午。上曰。朕何嘗有此。可面能前命。使中外曉然。趙鼎曰。納已除鈐轄。猶上言乞郡不已。乃詔并鈐轄罷之　知平江府湯東野乞祠。乙丑。上詔宰執曰。向聞趙鼎言東野與康允之皆有才。但當外任繁劇。不可處獻納之地。范宗尹曰。議者謂允之優於東野。張守曰。二人皆能辦事。而允之不檢。上曰。既能辦事。無不檢之理。己巳。禮部尚書謝克家奏。故輪林學士范祖禹。當元祐中。終始實在經筵。所著唐鑑。已進御。又有仁宗謚典及帝學二書。深裨治道。今其子前宗正少卿沖。見寓衢州。乞繪札令沖投進。許之　初。河北賊鄧璮等五萬人來降。浙西大帥劉光世。遣統制官靳賽、往招納之。又饒信間有妖寇王念經等。聚衆數萬。光世亦命統制官王德、同裘、綰兵致討。德涉彭蠡。道出饒州。羣盜劉文舜攻城甚急。守臣運南夫馳書求救。德引兵歷壘而陣。城舍兵猶降。時權知三省樞密院盧益。護迎隆祐太后過撫州。聞德進兵。德遂抵貴溪。一鼓而擒念經。是月獻俘行在　道君自韓州徙居五國城。金人請道君就去。隨行官吏。道君力懇之。不從。乃詔諭之曰。卿等相隨而來。甚樂。固當同之。但事屬他人。撫如之何。言訖泣下。官吏皆呼號而出。宗望亦不許。隨行。惟孝傑、姚孫有奚等六人從焉。五國貝勒巴克塔（原作孛堇八哈打今改正。下同。）下通事慶哥。詐傳巴克塔之言。求北珠。道君與之。他日事發。巴克塔欲殺慶哥。道君審視。道君曰。初無此事。恐復誤傳。北人聞之。皆手加於額。

太子烏拉翠（原名韓離懣今改正下同。）道人率衆求內侍兩輩。道君不悅。曰。誰肯往者。然忤太子。不可不遣。乃遣王佃、陳思正。且復告曰。二人自汴京隨至此。艱苦萬狀。望優容之　時開府劉光世、以公事移牒六曹。八月。甲戌。詔新江州鈐轄張忠彥、鄱朱勝非節制。上謂宰執曰。勝非當苗劉之變。不爲無功。范宗尹曰。勝非能使二兒不疑。以待勤王之師。議者咸稱其有謀。上曰。是時惟勝非、鄧馥、與之抗。若顏岐、雖好士人。亦惴怯不能有爲。故人以威武不能屈爲大丈夫也　先是江西湖南北路正賦外。多別科米。則有正耗補欠和糴解面等。自一石輸及五六石。綾則有大禮免夫綱夫贍軍等。自一絹輸及七八絹。吏緣爲姦。其名日新。復調丁壯把隘。怖棄富者出財。貧者出力。民不堪命。則嘯險結黨。抗拒縣官。既免征徭之苦。且獲擾掠之利。故多去爲盜。至是勝非上疏極論。而宗尹未嘗歷州縣。不甚知民疾痛。但降旨依累降敕令而已　參知政事謝克家、請日輪從官一員。以前代及本朝之闕治體者具兩事進入。鏤碑聖學。從之。命侍臣進故事自此始。既而吏部侍郎直學士院綦崇禮。乞止令請讀官三五日一進。乃詔翰林學士兩員如前詔。

丁丑。詔故言官常安民、江公望、嘗抗節直詞。觸檜姦之怒。摈斥至死。可並贈諫議大夫。仍召安民子同赴行在　隆祐太后自江西回。庚辰。上出行宮門外迎之。初。侍御史沈與求言。右僕射范宗尹、年少躁進。不更世務。恐誤國事。上頗難之。既而戶部侍郎季陵、乞詔宰執於罷累中選其賢實能。量付以事。實功加過。雖襄、京、王黼、張邦昌之所主者。亦不以一告廢其終身。詔臺諫勿復以言逐。勝朝堂至是與求同。右諫議大夫黎確言。陛下念劉光世之功。肖賢峻、祝秩。舉撫所客。今又與宰相並命爲大帥。處以鎮江。光世乃預擇便地自安。而委郡政於添倅。陛下聖斷不從。何避

中興小紀卷九

建炎四年。秋七月。時已除開府儀同三司呂頤浩建康府路大帥。甲辰。宰執擬提舉太平觀劉洪道爲參議官。上曰。不可。是又欲與頤浩同官。趙鼎曰。頤浩之來。尚遲今。先令洪道往池陽。措置防江上。乃許之。因曰。議者謂頤浩多引用山東人。且頤浩爲相。當收天下人材。而獨私鄉曲。非公道也。張守曰。立賢無方。正爲此耳。既而頤浩過闕。見上言。臣自去國。不知金人之實。似聞已渡淮北去。然敵情多詐。而難測。臣比經四明。見朝廷集海舟於岸下。是必爲避寇之備。夫避寇固當預辦。然禦寇之計。尤不可緩。臣仰料聖謀萬一避寇。不過如永嘉及閩中耳。望鑾去歲敵騎追蹤之事。還兵二萬。分爲二項。以渡江東。或據水鄉。或扼山險。邀而擊之。使將士戮力。如四明城下之戰。則無不勝矣。萬一令圣敵不渡江。則願宰執預爲之計。俟來夏則遣兵北向。分二萬由海道趨文登。以搖青齊。分二萬由淮陽趨彭城。以撼鄆濮。盜金人用兵。深忌夏月。我必乘其忌而攻之。故大舉用兵。臣前後屢陳此計。然安危治亂之要。尤在人主能察。方去冬金人分三路追襲廷臣。皆以航海爲非。惟陛下斷而必行。故至今帖然無虞。夫難得易失。若天之時。難成易敗者人之功。臣願陛下愛惜分陰。汲汲圖之。近臣有獻計者。必參以行事而驗其是非。則人不難知矣。此陳瓘所謂成敗之機在察言也。願留聖意　丙午。右諫議大夫黎確言。陛下念劉光世之功。肖賢峻、祝秩。舉撫所客。今又與宰相並命爲大帥。處以鎮江。光世乃預擇便地自安。而委郡政於添倅。陛下聖斷不從。何避

延宋行。公議愴之。詔以靖示光世。確、俾武人也　辛亥。右僕射范宗尹言。駿俊自浙西來。稱岳飛可用。上曰。飛、杜充愛將。充於事君失節。而能用飛。亦有知人之明也　新除提舉江州鈐轄甘納者。初以貢獻得官。後因忤梁師成。以至編置。竄謫未幾。上憫其無辜。令宰執與一差遣。而言者乃謂納因賄託得之。戊午。上曰。朕何嘗有此。可面能前命。使中外曉然。趙鼎曰。納已除鈐轄。猶上言乞郡不已。乃詔并鈐轄罷之　知平江府湯東野乞祠。乙丑。上詔宰執曰。向聞趙鼎言東野與康允之皆有才。但當外任繁劇。不可處獻納之地。范宗尹曰。議者謂允之優於東野。張守曰。二人皆能辦事。而允之不檢。上曰。既能辦事。無不檢之理。己巳。禮部尚書謝克家奏。故輪林學士范祖禹。當元祐中。終始實在經筵。所著唐鑑。已進御。又有仁宗謚典及帝學二書。深裨治道。今其子前宗正少卿沖。見寓衢州。乞繪札令沖投進。許之　初。河北賊鄧璮等五萬人來降。浙西大帥劉光世、遣統制官靳賽、往招納之。又饒信間有妖寇王念經等。聚衆數萬。光世亦命統制官王德、同裘、綰兵致討。德涉彭蠡。道出饒州。羣盜劉文舜攻城甚急。守臣運南夫馳書求救。德引兵歷壘而陣。城舍兵猶降。時權知三省樞密院盧益。護迎隆祐太后過撫州。聞德進兵。德遂抵貴溪。一鼓而擒念經。是月獻俘行在　道君自韓州徙居五國城。金人請道君就去。隨行官吏。道君力懇之。不從。乃詔諭之曰。卿等相隨而來。甚樂。固當同之。但事屬他人。撫如之何。言訖泣下。官吏皆呼號而出。宗望亦不許。隨行。惟孝傑、姚孫有奚等六人從焉。五國貝勒巴克塔（原作孛堇八哈打今改正。下同。）下通事慶哥。詐傳巴克塔之言。求北珠。道君與之。他日事發。巴克塔欲殺慶哥。道君審視。道君曰。初無此事。恐復誤傳。北人聞之。皆手加於額。

太子烏拉翠（原名韓離懣今改正下同。）道人率衆求內侍兩輩。道君不悅。曰。誰肯往者。然忤太子。不可不遣。乃遣王佃、陳思正。且復告曰。二人自汴京隨至此。艱苦萬狀。望優容之　時開府劉光世、以公事移牒六曹。八月。甲戌。詔新江州鈐轄張忠彥、鄱朱勝非節制。上謂宰執曰。勝非當苗劉之變。不爲無功。范宗尹曰。勝非能使二兒不疑。以待勤王之師。議者咸稱其有謀。上曰。是時惟勝非、鄧馥、與之抗。若顏岐、雖好士人。亦惴怯不能有爲。故人以威武不能屈爲大丈夫也　先是江西湖南北路正賦外。多別科米。則有正耗補欠和糴解面等。自一石輸及五六石。綾則有大禮免夫綱夫贍軍等。自一絹輸及七八絹。吏緣爲姦。其名日新。復調丁壯把隘。怖棄富者出財。貧者出力。民不堪命。則嘯險結黨。抗拒縣官。既免征徭之苦。且獲擾掠之利。故多去爲盜。至是勝非上疏極論。而宗尹未嘗歷州縣。不甚知民疾痛。但降旨依累降敕令而已　參知政事謝克家、請日輪從官一員。以前代及本朝之闕治體者具兩事進入。鏤碑聖學。從之。命侍臣進故事自此始。既而吏部侍郎直學士院綦崇禮。乞止令請讀官三五日一進。乃詔翰林學士兩員如前詔。

丁丑。詔故言官常安民、江公望、嘗抗節直詞。觸檜姦之怒。摈斥至死。可並贈諫議大夫。仍召安民子同赴行在　隆祐太后自江西回。庚辰。上出行宮門外迎之。初。侍御史沈與求言。右僕射范宗尹、年少躁進。不更世務。恐誤國事。上頗難之。既而戶部侍郎季陵、乞詔宰執於罷累中選其賢實能。量付以事。實功加過。雖襄、京、王黼、張邦昌之所主者。亦不以一告廢其終身。詔臺諫勿復以言逐。勝朝堂至是與求同。右諫議大夫黎確言。陛下念劉光世之功。肖賢峻、祝秩。舉撫所客。今又與宰相並命爲大帥。處以鎮江。光世乃預擇便地自安。而委郡政於添倅。陛下聖斷不從。何避嫌。且不應勝、表臣、永嘉人也。上命徹之。

宗尹請坐三章行出曰臣唯是之從何敢固執與求再論陵承望宰執風旨有變朱成黑指鹿爲馬之語宗尹請去上令張守諭旨留之辛巳上批略曰陵爲侍從乃乞用一時罪戾之人使朝廷不得言可罷與外祠與求乞如陵獻議旨者其論爲當至云變朱成黑指鹿爲馬大臣不敢安位可除樞與都邕以與求爲直龍圖閣知台州　初宣撫制置使張浚復陝秦州至是以敵衆踏在淮甸恐復擾東南欲分撓其兵勢故陝西獻計者多以騷敵爲便浚召都統制曲端等問之端曰原平曠野敵便於衝突而我師未曾習戰須數十歲然後可以大舉統制官吳玠曰高山峻谷我師便爲駐隊敵騎聚集甲馬厚重終不能馳突我據關輔之勢可以徐圖諸將恥於不武莫肯出言此端等議浚乃罷端兵柄遷之恭州統制官張中孚李彥琪等踏州鎮管陝西人恃端爲命及爲所摺而貶早圖之浚乃罷端兵柄遷之恭州統制官張中孚李彥琪等踏州鎮管陝西人恃端爲命及爲所摺而貶少沮參議官王庶乘此言於浚曰端有反心久矣盍軍情頗不悅王之望因事泄曰張浚西陝四路未破士馬精強加以天下勤王之師人思自效今以一二事忖寺至今未了大凡罪當笞杖及通官物數雖少而逃遁甚衆獄不速決致有死者實傷和氣九月壬寅乃詔諸路提刑司將實犯罪者早結絕干繫者先放上曰不惟州縣如此大理獄亦多滯然陝以一二事忖寺至今未了大凡罪當笞杖徙流咸至於死法有等差而久繫於獄是重其罪者也可呼獄官戒諭之　甲辰岳后鄭氏崩於五國城

其後太后回鑾知爲此日時趙州秋試官宋孟陳協所出策問語多倘諛念以爲宰相今得王佐協以爲爾賜今已時若於是言者開陛下駐蹕海隅僉稽賢哲善之地而試官全不體國以詢良圖乃爲進身計因言獻諛如此是崇觀政宣之風到今未珍爲國大忌乞略賜黜之亦望陛下慕侯之意不說於貴張客時也庚戌詔愈協各罰銅十斤　言者論近世銓衡之官法守不正自蔡京王黼用事有詣堂求部闕者雖已注人徙流咸至於死法有等差而久繫於獄是重其罪者也可呼獄官戒諭之　甲辰岳后鄭氏崩於五國城

亦奪而與之甚者部有佳闕且密獻之遂至堂選混淆爲寒士之患朝廷今已灼見斯弊盍明戒吏部長貳如堂中取闕並不得報庶幾綱紀復振癸丑詔吏部遵守　乙卯龍中書門下檢正官丙辰詔左右司郎官依舊復於四員　有王師吳者嘗風軍人上書誕惑衆戊午詔送鄰州編管上曰朕大開言路檢放過狀日閱覽聽言有可採至命以官其或不當雖斥朕躬亦豈不問至於蠱衆不免禁止宜以此意曉諭士民已未內降御厨官潘植特令再任庚申宰執奏植乃添差不應再任須特旨再添差一次上恐人得以援例遂寢前命　宣撫制置使張浚以無河經略使劉錡爲都統制與淮東經略使孫淵如經略使趙哲及諸將各率所部兵會於趙州錫錡仲威子也浚進駐鄧州於是知鳳翔府兼權永興路總管吳玠與秦鳳提刑郭浩皆言敵錄方銳當且分守其地猶角和救待其弊乃可乘浚不從諸軍行至富平縣錫會諸將議玠曰兵以利動今地勢不利未見其可宜撙高阜掘之使不可勝諸將皆曰我衆彼寡又前阻蓋澤敵有騎不得施何用他徙將戰乃詐立前都統制曲端旗以懼金金將撒索曰彼終紿我也癸亥羅索擁兵驟至與柴斐土赤淖平行進薄五陵錫等與之戰錡身率將士殺敵顛柴勝

負未分。而敵鐵騎出不意。直壓環慶軍仙路。撫拔者。會趙哲離所部。哲軍見屢起旋還。踏軍亦退。敵乘勝而前。於是陝西人情大震。浙西大帥劉光世解到降光。詔分隸五軍。乙丑。有旨陛下推原必置其腹中。固蹙德事。然非我族類。其心必異。國家南日招納。已蹈郭欽江統所論之失。今日不可不思。魏徵所爭。識者以爲戒也。乃令諸軍常察之。　先是光世提敵騎之衆。不能援揚楚。止遣統制官王德、酈瑾、將輕兵趣承州。時淮西之兵。諸將多擁衆不進。獨海州鎮撫使李寶先以兵至淮岸。金人攻其衆。殲焉。其揚鎮撫使郭仲威、兵屯天長。掠往來之人以自給。德等主承州。有南校不應命。斬之。通泰鎮撫使胡飛亦屯三墩。爲援。至是金急攻楚州。鎮撫使趙立中殿死。城遂陷。而朝廷尚未知也。　時金留淮上未退。一日宰執奏邊事。范宗尹曰。敵未必能再渡。趙鼎曰。勿恃其不來。恃吾有以待之可也。乃乞詔州縣各爲移治自保之計。毋得拘留百姓。及敵至。即脫身而遁。使民肝腦塗地。又曰。三省宜爲敵不來而爲陛下拔人材。脩政事。密院當爲敵見侵而爲陛下申軍律。治兵甲。即南得之。上曰。卿等能如此。朕復何憂。忽有諜報謂敵乘引舟自漕渠而南。行在震擾。鼎謂宗尹曰。不速動。恐復有維揚之變。宗尹曰。今日之事。在維揚則不可。在會稽則可。鼎曰。相公定道著。李回曰。丞相之言。差強人意。（此綠范宗尹遺事集）　被召人朝。散大夫毛隨言。案漢志。歲星所在。國不可伐。昔湯之元祀。歲星順行。與日合於房心。宋亦分也。周武王至豐之明年。歲星順行。與日合於柳。建。留於張。其分雒河洛之墟。故武王定鼎而周公營成周。今年冬。歲星當翼於斗牛吳越之會。蓋與商周之事略同。天其或者將厭亂而興宋乎。金不南渡矣。然猶戒上策。莫先自治。今宜保天險。修戰備。擇宜定都。不爲輕動。以係四方之觀瞻。則士氣日壯。隨江山人也。　冬十月。初建州軍賊作過。時將官曹維殺到任。而浙西提刑趙哲。招撫賊衆。勸維之罪。又衝之開化縣。最健。叛將苗劉所不到。縣令范琪。乃結守臣胡唐老作守禦有勞。改京秩。至是言者論之。庚午。劉亦究實改正。　先是兩浙漕臣李承造。言嚴秀二州守倅及漕司官吏。催科預辦。乞行推賞。詔二州守倅各轉一官。癸酉。言者謂恐此例一開。則州縣之吏。以亟辦相勉。若嚴秀咸命。既行。不欲追寢。即漕司官吏。更不推賞。詔從之。　是日。諫官論監司體量減裂等事。上喜謂宰執曰。近來臺諫官日有章疏。未嘗放過一事。范宗尹曰。陛下開廣言路。是以人得盡言無隱。此朝廷美事也。　責授中奉大夫余深。昨因渡江。棄復還鄉里。至是過郊禮。乞奏處在法。應責降而官品高者取裁。丙子。宰執奏深乃蔡京死黨。乞勿令奏處。詔從之。上因曰。如蔡卞、蔡鞗、馬友、李宏、皆劇盜。亦類爲之用。又李成方極江西。故允文得以自恣。一切便宜從事。邀留上供綱運。且遣其屬孫濟、耿棫、用軍法脅取州縣物以千萬計。知鄂州袁植。條其姦狀。復盜以聞。爲允文所得。函遣兵執植至鄂。丁未。沈於江而殺之。　戊申。上謂宰執曰。秦檜忠樸可用。朕昨爲之喜而不寐。蓋聞二聖諸后起居。而又得一佳士也。范宗尹曰。檜在沙漠四年。昨至都堂議事。氣不少衰。可以經筵留之。上曰。未須如此。遂除禮部尚書。以奉官事簡也。張守曰。陛下獎檜如此。可以風厲多士。上又以檜初歸用乏。賜之銀絹各二百。（宋時非聞居雄曰。秦檜自京城陷金人逃歸。即君任用。金虜之俱來。回至楚州。金遣舟送渡江與之。檜之初歸。自言殺金人之監己者。渡淮而金爲取千緡隨其行。檜之初歸用乏。賜之銀絹各二百。金人已被

閎不敢進而駐於鄧武軍。時以企宗爲祖建制置使。初潤臣魯胥。謂潤於統制本不相屬。公事移牒。遂失其意。及企宗經制置督軍需甚急。且促發至其軍。人危之。魯見企宗言鄧武見糧未乏。乃責潤臣輒他州以取資。某不敢愛死。恐終非制置利耳。企宗不能屈。　知湖口縣孫祉以贓罪抵死。壬子。詔貸命黥之。上謂宰執曰。祖宗時贓吏有杖朝堂者。監之尙爲寬典。又曰。自今贓吏須與痛懲。庶幾可革久弊。謝克家曰。聖訓及此。吏知所畏矣。　乙卯。詔改樞密院幹辦官爲計議官。　初。右正言吳表臣以趙鼎薦爲臺官。至是乞補外。戊午。上謂宰執曰。羣臣之進。雖多因大臣薦引。若彊諫。朕豈不能辨其賢否。而表臣用意黨私。朕何賴焉。范宗尹曰。呂頤浩罷相。所薦人多被彈擊。臣力懇陛下保全之。正欲革此也。乃除表臣直祕閣。典郡。　江東大帥呂頤浩奏李成兵衆。此所以敗。請益兵以討之。甲子。上謂宰執曰。頤浩奮不顧身。爲國討賊。羣臣不能及。但失於輕進。今兵既少。劇賊須令持重。乃詔神武副軍都統制王瓊、引全軍萬人助之。范宗尹曰。頤浩欲更得韓世忠兵爲助。上曰。敵騎尙在江北。世忠未可遽行。李回曰。成敗擁衆跨江。正以敵方南寇朝廷。不遽道兵。若陛下親御六師。移蹕皖信間。則成破膽矣。上曰。朕決須親往。但敵騎稍北。道世忠先行。朕總兵臨之。仍以賞招攜其衆。則成必易擒。亦不欲多殺士衆。宮直柔曰。聖斷如此。天下大幸。乃詔江湖川廣所輸上供悉令寄儲信上。起居郎丹陽洪擬曰。審如是。則邊鄙之議決矣。舍四通五達之郡。而趨偏方下邑。道理僻遠。非所以示恢復形勢。卑陋不足以堅守禦。水道迂隔。非消輓之便。輕棄二浙。失時爲後。軍都統制。遂除副都承旨。於是給事中陳戩言道宗不當除。不報。　浙西大帥劉光世探報敵不渡江。辛卯。上謂宰執曰。敵不渡江。天意可見。朕當修人事以答天意。范宗尹曰。聖訓及此。天下幸甚。　李成將馬進圍江州未解。右僕射范宗尹謂命大將致討。上從之。乙未。以神武右軍都統制張俊爲江南招討使。仍詔在宣撫使之下。制置使之上。乃令前軍統制王瓊、後軍統制陳思恭、與通泰鎭撫使岳飛皆隸於俊。（以會要及范宗尹事實參纂。）　舊制。川陝實馬及三千匹。即轉一官。故有一任轉數官者。主管茶馬趙開、以爲濫。乃奏用馬到京實數。若虧於道。則有罰。立爲定格。是冬。實馬踰二萬匹。而茶引收錢一百七十餘萬緡。　初。

或騙於鞋靼諸國以易馬。蓋既立僞齊。以舊河爲界。恐陷敵者逃歸豫地故耳。是時父母夫婦皆星散。號哭之聲滿路。死於非命者無數。樂昌縣得客戶六十八人。誤作六百八人以報。尼雅滿必責其數。縣官執窮民以足之。民摭此患。甚於兵毒矣。又中原之民。被掠鋪雲中者。不令出城。無以自活。士大夫往往乞食於途。尼雅滿見其多。恐成生事。聚三千餘人。坑之城外。　建康大帥呂頤浩奏討李成軍。乙亥。上謂宰執曰。金退。當使諸將併力擊成。成敗則諸寇自鋪矣。范宗尹曰。誠如聖訓。　樞密院都承旨閻上令宰執具人數。甲申。乃擬那撥、辛道宗、鑒公佐。上曰。撥係賊里。朕不欲令任朝廷差遣。次乃道宗。但不甚知兵。道宗時爲後軍都統制。遂除副都承旨。於是給事中陳戩言道宗不當除。不報。　浙西大帥劉光世探報敵不渡江。辛卯。上謂宰執曰。敵不渡江。天意可見。朕當修人事以答天意。范宗尹曰。聖訓及此。天下幸甚。　李成將馬進圍江州未解。右僕射范宗尹謂命大將致討。上從之。乙未。以神武右軍都統制張俊爲江南招討使。仍詔在宣撫使之下。制置使之上。乃令前軍統制王瓊、後軍統制陳思恭、與通泰鎭撫使岳飛皆隸於俊。（以會要及范宗尹事實參纂。）　舊制。川陝實馬及三千匹。即轉一官。故有一任轉數官者。主管茶馬趙開、以爲濫。乃奏用馬到京實數。若虧於道。則有罰。立爲定格。是冬。實馬踰二萬匹。而茶引收錢一百七十餘萬緡。　初。

其後追復宣州觀察使。謚壯愍。制略曰。朕委任之非人。致刑誅之橫被。悉還舊秩。申賁美名。制辭李訥作。

王之寇四率鄱曰。張浚之敗於富平也。人皆歸咎於曲端之發。多上書訟其冤。浚長其得衆心。殺之猶中以病死。四人以此益非之。鄱獨不然。曰。既不能御之。不若舉之。天下無一曲端。未必便乏才。端面不死。一日得志。迅其順時之隙。一擾是川陝非朝廷有也。格則難殺之。可也。議者謂浚以之土人貽誤國事者不可勝數。浚皆優容之。或有功。獨之命。屬其去陝西而至於陽也。有從而殺之者。皆浚陽殺端場之詞。浚見之屬。其所以陽當一面。衆卒數萬。而不亡者耶。　湖寇楊華等、一日乘舡至鼎州城下。聲言乞招安。鎭撫使程昌禹棄孔目官劉醇持檄以往。醇登舟而賊斷其首。棄掉東去。　十二月。先是。金酋元帥尙。密遣人齎詔諭路。令同一日大索西河之民。辛未。金境州縣皆閉門。及拘行旅於道。至癸酉。凡三日而罷。廬客戶並籍入官。興其酋爲官。字館之雲中。及散養民間。立僧籍之。

中興小紀卷十

紹興元年（歲在辛亥）春正月己亥朔，詔改元。　癸卯，上謂宰執曰：張浚短於知人，所用多浮薄妄作。李回曰：浚行會稽，故不暇詳擇。上曰：國人皆曰賢然後察之，見賢焉然後用之，用人豈可不審也。　尚書省言：鄂岳道遠，合撥邊湖北。其江南仍舊分爲東西路，東路以池州西路以江州爲帥府。戊申，詔開府儀同三司呂頤浩、充江東安撫大使，兼知池州。觀文殿學士朱勝非充江西安撫大使，兼知江州。主管開門宋錢孫，早事清郎，爲內知客，至是親筆轉橫行一官。上曰：錢孫稍習朝儀，而法非橫行，不使知閤門，故與遷一官。朕潛邸人人皆與外任，蓋恐其請託，或紊朝政。惟錢孫姑留之。　甲子，上曰：天下事非一二蓍可勝，又曰：治亂安危，固有天命，亦必修人事以應之。若人事不至而專聽天命，因無是理。　二月辛未，詔和州鎮撫使趙霖，以屯田法委兵，己卯，宰執奏乞候就緒日優與推恩。上曰：此不須行，凡以賞行法，則吏必慕賞而不恤撓民，俟其成功，朝廷自賞之可也。范宗尹曰：此非臣等過慮所及，當如聖訓。　初，皇統明堂合祭天地，率太祖太宗，眞考並配，而五帝神州地祇亦親獻之。日月河海諸神，悉如圜丘從祀。至是上取法仁宗，欲舉行之。癸未，詔將來明堂一遵元祐之制。　建炎初，擒獲祕密省、丙戌復置監、少監、承郎、著作郎、佐郎，各一員，校書、正字，各二員，以直祕閣程俱爲少監，俱開化人也。　神武前軍都統制王瓊軍至饒州，江東大帥呂頤浩乃趣左藏下券，其地在饒池之境，會淮南水軍統制官崔增有衆八千，頤浩以書招置麾下，

令瓊同增與賊戰於湖口之南，增大捷，乘勝至江州城下，而守臣以糧盡已棄城去矣。賊酋李成據城而處，又遣其黨馬進南犯鄂岳，而招討使張俊後大軍五萬，由江西路已至南昌。辛卯，詔頤浩言：椹湖北總管孔彥舟、昨勦滅鍾相，師律甚嚴，因又詔彥舟併統兵，亦至鄂袁掩捕。　癸巳，詔侍從臺諫官條上弭盜之術。湯金之策，與夫豐財強兵之要，朕當虛己而力行之。於是兵部侍郎梁橐言：學士院汪藻承詔言略曰：臣昨屈蹕永嘉，陛下賜以接對，臣謂所急惟馭將一事，更無他說。時亦頗蒙採納。臣區區之意，猶守前見，敢再陳之。今之諸將，僭祿極而家貲盈，習成驕而無鬬志，一方有警，輒狐疑相視，雖復奮然請行，或迫之不得已而行，則必過有邀求，朝廷爲之賄勉曲從，不啻如豢驕子，是豈能爲國立功者哉。臣有三說，一曰示之以法，夫君之於將帥，刑賞未嘗偏廢，豈有獨恩無威，漫然不治，如今日之甚者，謂國難未已，方藉此曹以爲腹心，若不孜孜拊循，誰肯前死，此言是也。臣所謂以法治之者，豈欲明主自親其文哉，必有人爲任其責，唐李靖縛吳元濟，其功大矣，違詔進馬，溫造勁之，祐自言膽落於溫御史，臣竊謂今諸將雖驕，亦尚畏法，使知朝廷有人，小過不貸，則惡意不復萌於胸中矣。二曰連之以權，君之於將，必有得其要領，而後使之心服而心服。唐杜黃裳令高崇文將兵討蜀，然崇文素憚劉澭，黃裳乃使人謂之曰：君不奉命者，當以澭代，崇文懼，盡力縛賊以獻。陛下於平居時亦當察其好惡，如以澭代崇文之術不可不知，三曰別之以分，唐太宗所與謀者，房杜而已，英衛之徒，則不得而與也。上然之。

時有司方以財匱爲憂，而大獘明堂。已下詔矣，江南招討使司隨軍轉運使解潛言：今大敵在前，國勢不立，請停大禮，悉以其費佐軍，仍督諸將分道攻守，以慰祖宗在天之靈。　癸丑，詔志遂事，執大於此，至桐廬人也。　初，桑仲據襄陽，纔兩月，有盜張莽萬者，引衆來攻，仲遣其將李橫拒之，橫高密人，本黃河歸兵，以勇自負，莽萬爲橫所敗，而去。是後羣盜皆畏仲，不敢犯其境。仲跨有鄧隨郢等數州，益無所憚，放兵四出，久之，野無所掠，其軍絕食，乃以人爲糧，每遇打話，則全隊擄男女給之，至自食其妻。妻於是襄民孟琪，然仲性頗孝，或盛怒欲殺人，其母戒之，即止。每自稱桑仲本王官，終當以死報國，以故能服其下，至是有衆號二十萬而無食，仲自知不可以久，長驅西上，有吞蜀之志，先遣橫攻金州，金房鎮撫使王彥，與參謀官趙鱗、盡策，以數千衆扼險拒之，橫敗走，遂追至竹山縣，橫據房州，彥合諸統兵官，議欲復與戰於房，橫連敗，乃還襄陽，止之，（王之謂四事記曰：橫遣騎之東下，而復四也，或謂仲之兵有謀上之明，仍被沃爲之軍，遂不能入蜀者，亦其用王彥之力也。）　時右僕射范宗尹、念其鄉國被禍之酷，請敕仲罷，遂以仲爲鄧隨郢州鎮撫使，（宗尹以荒兄宗禹在桑仲軍中，故授仲襄陽鄧隨郢等郡鎮撫使，而宗禹又王綵亦言仲授襄陽鎮撫使，令綸汪藻外制，乃鄧隨郢三州，而襄陽不在其數，合依汪藻制辭。）　仲

分橫屯鄧州，又令別將崔明屯郢州，明皆爲中都親事官，性尤嗜殺，初仲結義兄弟九人，橫則皆其一也。

三月辛丑，宰執奏事，李回曰：江上渡軍有獲舟者，上顧秦檜曰：卿在軍中備知，此亦常事，軍行無不抄者，如出軍一萬元，未見敵而回，校未出之數，已減數百，要是兵其不得已之事，稍得已，不如城兵之愈也。

辛亥，詔諸路開田甚多，百姓盧將來租役，且乏牛種，遂不敢墾，徼荒獲，今遣官則盧成擾擾，若立法又士俗不同，宜俾守令各以所宜措置，或官耕，或予民，或假貸以取贏，或召募以共利，凡百施設，朝廷並

不來制。唯在簡而可行。公私兩濟。候秋成復舊。其有效者。當擢以不次。如古循吏。入爲公卿。次猶增秩賜金。或息憎囚徒。視爲文具。亦必按其罪以懲不恪。　邊路安撫司奏。昨有楊文貴者。作過墓土人捕殺。依牢爲賊所據。賦入絕少。米貴。升直二千。而發蔡兵頗衆。軍糧屢竭。有五日糧給糧米一斜。軍人闕妻子以自活。至是鼎守程昌禹發湖西帥。即調兵糧於屬郡。事急。上聞得報。不及爲諸司所勸。又水陸道阻。民力頗爲之困。　夏四月庚辰。隆祐太后崩。詔以纁禮之重。當從重服。於是討論册禮。上諭宰執曰。太后失位於紹聖。其後欽聖復之。再廢於崇寧。雖事出大臣。恐天下不能戶曉。或得以竊議兩朝。范宗尹曰。太母聖德在人心。自陛下推崇。四海忻悅。前後之廢。實由章惇、蔡京。非二聖之過。上曰。然。昔高宗欲立武氏。長孫無忌、褚遂良、皆以爲不可。李勣獨曰。此陛下家事。何須問外人。脩意遂決。則隆祐之廢。出於惇、京明矣。宗尹因論宰相非其人。則人主不難骨肉不能相倚。如明皇相李林甫。以刑措受賞。上曰。明皇相姚宋而治。相林甫而亂。明皇在天寶。比開元時如兩人所爲。宗尹曰。誠如此。富直柔曰。陛下推崇隆祐。天下以爲當。亦不尤晉廟與上皇。願陛下無復疑之。既而禮部郎官王居正、以請圖朝退册母后。皆出前日未及尊稱。后。復冢嗣之意甚明。崇寧初。權臣恃寵。願以卑廢尊。是太后隆名定位。已正於元符。而不在於靖康變故。非惟太后益優崇極。豪垢紹聖。退處道宮。按元符三年五月。已復爲元祐皇之日也。詔宜專用元符詔書。明指姦臣格沮之意。告於天地宗廟可也。遂不果册。　金左監軍達蘭、自爲張敞萬所敗。其氣挫折。又馬災多死。是月遂歸河北。休兵於宿遷縣。時渤海萬戶托卜嘉亦北歸。過淮揚。與知軍張煥、飲於舟中。因語及劉豫僭立事。托卜嘉歎曰。某奚丹之大臣。渤海之大姓。初金人見招。詐開國遂東。累載從軍。被堅執銳。今雖一郡之守。亦不可得。豫山東郡守。勢孤而降。乃當是任。豈不負我哉。煥、孝純猶子也。　五月丙子。真揚鎮撫使郭仲威、招補官。謀與劉豫連和。浙西大帥劉光世遣統制官王德渡江。誘而梱之。癸丑。詔斬仲威於平江府。將佐本非同謀。皆釋其罪。　自建炎初。罷大府寺。至是復置丞一員。既而加三員。後又復置長貳。（復置長貳或在四年五月。）　李成既敗。江西大帥朱勝非以是月入江州城。而賊猶據江北不退。勝非與之對壘。又發州有寇。而吉州李亨仁者。與虔寇相交通。勝非遣辯士彭世範、誘亨仁出降。然後諸郡解嚴。民稍返業。先是九江被禍最酷。異於他處。勝非奏臣被詔赴任。來自抵嶺。至衡州境。有屋無人。至潭州境。有屋無壁。至袁州境。即人屋俱無。良民可憫。陛下幸降寬詔。蠲其苛擾。招降首領。量與補官。收集軍餘。而散遣其徒。則江西之亂。應可指日平也。不然。爲盜者衆。勢必南軼湖廣。皆不得全矣。　以兵部侍郎兼權直學士院汪藻、爲翰林學士。　江東大元帥呂頤浩。自左蓋班師。回饒州時。輟下兵不滿萬。而淮南劇賊張琪衆五萬。渡江寇諸縣。進犯饒境。郡人大恐。統制官閻皐者、頤浩之愛將也。方捕擒盜胡江於隘川。走敗呼之。皐已招到江等在路。皐馳以赴。頤浩召諸統兵官姚端、崔邦弼、皆令聽皐節制。端軍爲右。皐將中軍。頤浩自壘戰鬬授之。縱出城五里。而賊先鋒已至。前軍將張守忠失利。琪特其衆。直犯中軍。皐力戰。而端、邦弼兩軍夾擊。遂大破之。追奔五十里。橫尸滿路。賊又道精銳爲水軍。分道而進。頤浩自將水軍禦之。賊敗走。溺死者不可勝計。金有皇姪撒里曷（原名烏魯折合。今改正下同。）敗萬衆。分兩道入寇。撒哩自鳳翔。鄂拉札哈自階城出散關。約日皆

冬至濠之。時分路詔下。子諲方欲之鄂。而劇寇曹成擁衆數萬。自江北掠湖南。屯於攸縣。時鼎之諸縣。大半爲賊所據。賦入絕少。米貴。升直二千。而發蔡兵頗衆。軍糧屢竭。有五日糧給糧米一斜。軍人闕妻子以自活。至是鼎守程昌禹發湖西帥。即調兵糧於屬郡。事急。上聞得報。不及爲諸司所勸。又水陸道阻。民力頗爲之困。　夏四月庚辰。隆祐太后崩。詔以纁禮之重。當從重服。於是討論册禮。上諭宰執曰。太后失位於紹聖。其後欽聖復之。再廢於崇寧。雖事出大臣。恐天下不能戶曉。或得以竊議兩朝。范宗尹曰。太母聖德在人心。自陛下推崇。四海忻悅。前後之廢。實由章惇、蔡京。非二聖之過。上曰。然。昔高宗欲立武氏。長孫無忌、褚遂良、皆以爲不可。李勣獨曰。此陛下家事。何須問外人。脩意遂決。則隆祐之廢。出於惇、京明矣。宗尹因論宰相非其人。則人主不難骨肉不能相倚。如明皇相李林甫。以刑措受賞。上曰。明皇相姚宋而治。相林甫而亂。明皇在天寶。比開元時如兩人所爲。宗尹曰。誠如此。富直柔曰。陛下推崇隆祐。天下以爲當。亦不尤晉廟與上皇。願陛下無復疑之。既而禮部郎官王居正、以請圖朝退册母后。皆出前日未及尊稱。后。復冢嗣之意甚明。崇寧初。權臣恃寵。願以卑廢尊。是太后隆名定位。已正於元符。而不在於靖康變故。非惟太后益優崇極。豪垢紹聖。退處道宮。按元符三年五月。已復爲元祐皇之日也。詔宜專用元符詔書。明指姦臣格沮之意。告於天地宗廟可也。遂不果册。　金左監軍達蘭、自爲張敞萬所敗。其氣挫折。又馬災多死。是月遂歸河北。休兵於宿遷縣。時渤海萬戶托卜嘉亦北歸。過淮揚。與知軍張煥、飲於舟中。因語及劉豫僭立事。托卜嘉歎曰。某奚丹之大臣。渤海之大姓。初金人見招。詐開國遂東。累載從軍。被堅執銳。今雖一郡之守。亦不可得。豫山東郡守。勢孤而降。乃當是任。豈不負我哉。煥、孝純猶子也。　五月丙子。真揚鎮撫使郭仲威、招補官。謀與劉豫連和。浙西大帥劉光世遣統制官王德渡江。誘而梱之。癸丑。詔斬仲威於平江府。將佐本非同謀。皆釋其罪。　自建炎初。罷大府寺。至是復置丞一員。既而加三員。後又復置長貳。（復置長貳或在四年五月。）　李成既敗。江西大帥朱勝非以是月入江州城。而賊猶據江北不退。勝非與之對壘。又發州有寇。而吉州李亨仁者。與虔寇相交通。勝非遣辯士彭世範、誘亨仁出降。然後諸郡解嚴。民稍返業。先是九江被禍最酷。異於他處。勝非奏臣被詔赴任。來自抵嶺。至衡州境。有屋無人。至潭州境。有屋無壁。至袁州境。即人屋俱無。良民可憫。陛下幸降寬詔。蠲其苛擾。招降首領。量與補官。收集軍餘。而散遣其徒。則江西之亂。應可指日平也。不然。爲盜者衆。勢必南軼湖廣。皆不得全矣。　以兵部侍郎兼權直學士院汪藻、爲翰林學士。　江東大元帥呂頤浩。自左蓋班師。回饒州時。輟下兵不滿萬。而淮南劇賊張琪衆五萬。渡江寇諸縣。進犯饒境。郡人大恐。統制官閻皐者、頤浩之愛將也。方捕擒盜胡江於隘川。走敗呼之。皐已招到江等在路。皐馳以赴。頤浩召諸統兵官姚端、崔邦弼、皆令聽皐節制。端軍爲右。皐將中軍。頤浩自壘戰鬬授之。縱出城五里。而賊先鋒已至。前軍將張守忠失利。琪特其衆。直犯中軍。皐力戰。而端、邦弼兩軍夾擊。遂大破之。追奔五十里。橫尸滿路。賊又道精銳爲水軍。分道而進。頤浩自將水軍禦之。賊敗走。溺死者不可勝計。金有皇姪撒里曷（原名烏魯折合。今改正下同。）敗萬衆。分兩道入寇。撒哩自鳳翔。鄂拉札哈自階城出散關。約日皆與其別將郭拔札哈（原名烏魯折合。今改正下同。）敗萬衆。分兩道入寇。撒哩自鳳翔。鄂拉札哈自階城出散關。約日皆

會時知鳳翔府吳玠、與弟秘領宣撫、以散卒數千人駐和尚原之上。朝問隔絕。軍儲匱乏。將士家屬往往陷敵。人無固志。有謀劫玠兄弟北去者。幕官陳遠欲入白。玠與璘遽召諸將勵以忠義。歛血而誓。諸將感泣。爲備盡力。已而郭拉札哈先期而至。陣於原北。玠率諸將列陣待之。更戰迭休。郭拉札哈大敗。由它道遁去。摩哩力攻箭筈關。玠復別遣將擊退之。兩軍卒不相合。　初水賊邵清、擾通泰。有大小戰船三千餘。聚至是抵太平州城下。詔浙西大帥劉光世討之。賊又犯江陰軍。及崇明鎮。遂爲光世兵所圍。勢蹙乃降。宣州駐劄韓世清者。故嘗爲盜。有衆五千。朝廷既招安之。令屯宣州。而世清復招亡命至萬五千人。月費錢十萬緡。米五千石。頗凌州縣。時江東大帥呂頤浩言世清可疑。上曰。頤浩之言亦不爲無理。防其可疑。自當賞其功。如郭偉姜郎清解圍。而劉光世乃謂因其招安。清之去恐或因光世。然偉之守城。亦自當賞。功過不相掩。則賞罰信矣。范宗尹等曰。誠遵聖訓。韓世清在江東。彈壓有勞。民間惟恐其去。至畫象祠之。時呂頤浩方招安張琪。而世清襲擊琪破之。頤浩以世清壞其事。故不樂。徽人羅汝楫在言路。嘗欲爲世清辯白而未果。今乘文閣直學士程大昌。亦徽人。知其事。嘗親與克言之。　初紹諸路轉運司類試進士。專委提刑司差官。至是言者盧有私。請望於帥臣潛憲中擇文學之臣總其事。甲戌。乃詔江東差帥臣呂頤浩、江西差帥臣朱勝非、兩浙差漕臣孫覿、廣東差帥臣趙存誠、廣西差漕臣王次翁、川陝令張浚、於逐路選之。湖晉陵人。授、須城人。存誠、高密人。次翁、歷城人也。　時將發隆祐太后。已得地於越州之寶山。造慈禪院。議者欲稱園陵。以直寶文閣曾紆爲修奉官。紆言上不日恢復中原。奉隆祐歸祔此但攢宮耳。當先正名。朝論是之。乃以同知樞密院李回爲總護使。而有司復援異時園陵之制。給事中陳戩上疏。以謂陛下念太后保祐之勞。社稷之勳。務急追崇。而有司觀望。禮或失當。中外切疑。他日歸祔泰陵。復用何禮耶。且外總護使司。以大臣爲之。而頓遏修舉之類。各設其所。內有大都監。以閻寺爲之。而提點按行之屬。復襲其名。辟置官吏。增加俸給。賜予宴犒。數亦不貲。且謂會稽之山無可採。而欲取他山之石。頗禁之卒不足用。而欲調諸郡之夫。並綠爲盜。騷動州縣。又況梓宮僦取周身明器。止用銀錫。而有司誇侈如此。豈不違太后慈儉之遺訓。而失陛下之本意乎。於是一切減省。壬午。詔從其議

忠厚之風。張守等仰對聖訓。於是不敢近。再以浩送吏部。　初。靖康京城圍急。胡虜老時爲殿中侍御史。言萬一不守。則本支俱被圍。康邸至磁相開。爲民所留。此天意也。請建爲大元帥。領兵入援。至是其弟康部郎官世將繳唐老劄子以爲之請。監壬申上。開執政曰。當時事亦偶然。何功之有。於是張守等退而喻曰。大哉王言。　內侍楊公懋自敍。嘗在潛邸。欲求差遣。執政擬與兵馬都監。上曰。以潛邸恩與一都監。亦不爲僥倖。但其人難使之近民。嘗直柔曰。近有任鈞者。至密院干差遣。陛下知其爲人否。上曰。鈞乃珪之子。尤狠愎。豈可任使。此輩稍不循理。朕不欲使之在左右。於是執政退而喻旨。　參知政事張守、簽樞密院事趙鼎相繼宮。癸酉。伯彥復觀文殿學士。除江東安撫大使。兼濟遠軍節度副使。汪伯彥之才可用。詔復官。提舉洞霄宮。上曰。治天下爲公。朕安得而私也。於是參知政事秦檜、送而仰服聖訓。　時沈與求再歸。言路中疑其論范宗尹所引用者悉出之。與求曰。近世人材。視宰相出處爲進退。蓋習以成風。今當別人之正邪能否而公言之。豈可謂一時所用皆不賢。而使視宰相爲進退哉。　中書省言。池江二州地勢僻隘。失祖宗公道置帥之意。庚辰。詔江東西路依舊以昇洪爲帥府。　癸未。執政奏劉光世繳到劉豫僞詔。詔尾乃其子僞左相銜也。上曰。可見豫稱陋。李回曰。藝祖即位。用范質、王溥。皆數年而後代以趙普。秦檜因曰。帝王自有受命之符。陛下靖康初爲生靈請行。此卽受命之符。正所謂保民而王者也。　時揆席久虛。秦檜倡言曰。我有二策可以疎勍天下。或問何以不言。檜曰。今撫相不可行也。　己亥。中書門下省言。文臣舊法。曾分有無出身。帶左右守。若贓罪則悉去

左右。庶有所別。今欲復舊。詔從之。　仁宗嘗親篆明堂及飛白門牓。壬寅。上謂宰執曰。行宮殿小。難以模設。已別營六字。第以圖天子臣名恭替。代孝子嗣皇帝親證。蓋以祀天爲主也。秦檜等曰。以祀天爲主。深藝祖即位。用范質、王溥。皆數年而後代以趙普。秦檜因曰。帝王自有受命之符。陛下靖康初爲生靈請行。此卽受命之符。正所謂保民而王者也。　時揆席久虛。秦檜倡言曰。我有二策可以疎勍天下。或問何以不言。檜曰。今撫相不可行也。　己亥。中書門下省言。文臣舊法。曾分有無出身。帶左右守。若贓罪則悉去。此當時有司不習典故。率意而改。以開僥倖之門。故流弊日深。且文臣庶官。轉不得過中大夫。而武臣乃得過皇城使。此何理也。自政和間。改武官稱爲郎大夫。遂并橫行易之。爲轉官等級。今當別人之正邪能否而公言之。豈可謂一時所用皆不賢。而改使爲大夫以來。常調官轉爲橫行者。不可勝數。其弊已極。而他人莫能言也。　冬十月乙丑。以新除給事中兼侍講洪擬爲吏部尚書。言者謂擬未嘗歷州縣。擬請外。遂除龍圖閣待制。知溫州。　言者以爲近差甲頭催稅。其害又甚於保長戶長。戶部奏甲頭於三十戶鞫差。初無高下。而大保長乃有力可以倚仗。

詔從之。　初。金右監軍烏珠駐兵於熙河秦鞏。至是乃移寨。欲窺蜀。宣撫處置使張浚、令陝西都統制吳玠、於鳳翔府之和尚原。先處戰地。誘致其來。烏珠乃引衆十餘萬。造浮橋於寶雞縣。渡渭來攻。玠遣統制官吳璘、雷仲、率諸將選勁弓強弩。分番迭射。號駐隊矢。接發不絕。繁密如雨。金稍卻。則以奇兵旁蹙。斷其糧道。又劫破金寨。乙亥。與金戰。凡三十餘陣。烏珠中箭而遁。俘其將英格貝勒。（原名羊督孛。今改正。）及隊領三百。甲兵八百。殺傷狼藉橫屍滿野。是役也。烏珠往返萬里。始末三年。其衆之損者蓋半。皆呻吟扶攜以歸。烏珠初有從馬數百。至是僅留其六。道由平陽府。守臣蕭慶以三馬奉之。於是北歸無山。（王之望四事記曰。張一軍據和尚原以守。金人屢攻之不克。大破敵軍。殺其將帥。人多疑不實。夫吳玠之敗。固未可知。然敵若不敗。則今已無四川矣。故陝西之敗。傳渡爲之。然而金人不能取蜀。亦其用玠之力也。）乙酉。

第號曰義士以縣令爲軍正而武勇知邊事者副之尺籍伍符皆如衞制軍聲甚振至是宣撫司上其狀甲申庶自待制爲徽猷閣直學士（按太祖見開錄曰王虛立處士其法甚妙紹興初宰相趙元鎭金璧圖建諸路州縣選補每州丁取一丁取二丁免其下物力錢二百千每五十人爲一隊知縣爲軍正副日閱武於縣月閱武於州校則以高強者爲之教閱有方可以出戰閱令月使與故秩令川口義士錫來會於之也）已丑東部郎官范同言臣前所獻宰臣之說姑備一時之急耳國家艱難極則必反今乃閭閻之時故經營建康殆不可緩歲晚閭所未暇俟有機會可乘當親擁六師往爲固守之計彼敢蠭蠭距能妄意吾之虛實而輒窺也哉且東南建國無易金陵臣即劉豫在齊魏閻省衙潘賦專務姑息招徠人士誘以爲官安知其不圖吾根本地乎要當出其不意而徙居焉亦先事制人之道也蒐除訓起居舍人開又言伏見陛下詳延儒臣採摭故實爲說以進而游意翰墨博覽羣書亦可謂好學矣然帝王之學與文士異堯舜禹湯文武仲尼淑汲皇皇是其用心亦必有在矣且拔孟子所言天下國家之本在身與大學之治國平天下其端在正心誠意願陛下去末學之無益坐進此道則可以福羣生也　初建寇范汝爲入對言民困無聊弄兵以延一旦之命陛下第追還制置使以此事付臣可毋戰而平也上詔宗衍而企宗方議募兵徵取錢糧數多宗澤曾言之曰公擁兵彈年州縣傀儡費百萬而責取未已民在湯鑊矣公爲則自爲之初詔企宗放散汝爲之黨企宗乃奏汝爲乞於福州就糴不遵聖旨遂詔企宗措置而企宗怯懦不能制賊反屯其衆於建之城外上乃撥東部郎官胡世將爲監察御史往福建撫諭世將既至言汝爲懷反側殘肆剽掠而招撫官謝諤、陸棨、顧輿賊通亟捕諤、棨、輿制置司屬官施逵付獄又樞密院計議官沙縣張致遠請歸鄉因白宰執乞遣兵討之而知福州程邁亦請改命將臣又是時曹成馬友有衆數萬轉掠湖南北而山東賊白琵笠劉忠者皆與烏珠戰頗頗而南自踐其額號花面賊據潭之白綿山號爲最強左僕射呂頤浩建言先事內寇然後可禦外侮十一月戊戌乃詔參知政事孟庾爲福建江西湖南宣撫使太尉武城、感懷軍節度使韓世忠副之發大軍由台溫路先往福建次赴餘路仍能企宗以其軍隸韓世忠庾途辭致遠充隨軍機幕既而世將奏謝諤棨及施逵皆械送行在諤棨死於路逵得以歸罪二人止徙輕典送遠郡編管中途逸去後改名宜生竄入僞境　詔紹興府傀運頗艱難以久駐可移蹕臨安府　初景靈宮、萬壽觀、會昌宮、章武殿、神御並在溫州甲辰詔逵內侍岑鑒充迎奉主管宜時又迎奉太廟神主亦令內侍省選官主管仍能提點官鄭士詮別命郎官一員赴溫州充提點官凡有事移牒州縣並申提點官其主管官毋得輒行初萬壽觀有章獻皇后用黃金所鑄其宗像及后像既而上曰留金像外方人所側目若不取入是海寇益也因敏然留宰執曰朕播遷至此不能薦享宗廟奉衣冠出游令祖宗神御越在海隅念之坐不安席　（鑒語在明年四月令福州之）　先是淮南賊張琪既爲統制官圍泰等所敗其黨姚興、王悅、引所部詣統制官巨師古降琪西走追擒之送行在已已戮於市　初常州府臣周杞坐殘虐敗官是夏大旱上御邇英閣問所以致旱之由給事中胡交修爲中書舍人對曰此殆杞佚罰遂以杞屬吏至是獄具甲寅上曰當官者小過未有害惟濫刑爲當懲聞杞數濫殺人豈得不治朕自聽斷若任情殺人豈不可乎顧非理耳於是寧執將順聖德退而記之以垂訓萬世時杞謂交修殺己乃上書告其罪詔遣大理寺丞胡蒙詣常州按驗反覆窮究交修無所挂然畢從亦多抵罪蒙歷城人也　初紹左僕射呂頤浩復相而同知樞密院事富直柔、吳表臣、韓璜、及神武中軍統制官呂頤浩之短至是侍御史沈與求言直柔與璜等結爲朋黨丙辰能直柔爲提舉洞霄宮而璜等亦皆黜去　初復江淮等路發運使以寶文閣直學士權邦彥爲之邦彥閱而傲士論不與至是呂頤浩又薦邦彥爲兵部尚書　初選人永嘉婁寅亮嘗陳宗社大計深契上意已與改官至是以爲監察御史御筆曰爾上書論事慮國則深既遷一官朕意未足中書舍人程俱辭也　宜撫使孟庾總大軍道由溫州守臣龍圖閣待制洪擬趣庾赴援庾怒於僧俗外命擬函檄師帥已即行擬歸未及州治軍人已塞滿庭下牆牖且不測擬即借封樁錢用之事已自勒詔嘗奬其知變加秩一等　金人會軍之法以家業高下定之若曰家戶軍以人數多寡定之者曰人丁軍謂家戶者不以人數稱人丁者不以家業時當中有陳氏姑婦持其產簿訴於右副元帥尼雅滿謂父子俱已陣亡願盡納產乞免充軍左監軍烏克坤慈其沮法贊尼雅滿誅之於是國人皆怨而尼雅滿又禁諸路之民不得擅去鄉里凡出必先告官給番漢守公牓然後可行左監軍達嗣請尼雅滿謂西路之軍有解鹽可贍而東路無之乞割濟齊境滄州鹽場以贍其用達嗣怒劉豫不拜欲奪其利而尼雅滿乃專機茫豫故不之許然達嗣自此憾豫深矣　初呂頤浩帥江東倡司池州既召入令知池州劉洪道攝帥事　是月以脅政殿學士葉夢得爲安撫大使始過帥府於建康時建康荒殘見兵不滿三千人諸將散居他郡夢得至乃奏移宣州駐劄韓世忠一軍屯建康追水軍統制官崔增屯采石及統制官巨師古、閻皋分守要害而世清尚未至也於是夢得召集流民稍稍復業商販亦通　時襲盜蜂起右文殿修撰胡安國二日謂其門人揚訓者曰昔寇萊公然後可行左監軍達嗣請尼雅滿謂西路之軍有解鹽可贍而東路無之乞割濟齊境滄州鹽場以贍其用可避及入關河則淮南漢南可避今至湖外惟二廣耳又焉保二廣之無寇也至此可謂窮矣只得存心以聽命訓問曰存心如何安國曰行善而冥爲罷耳　十二月丙寅詔依祖宗故事置樞密都承旨一員以兩制爲之　建寇范汝爲聞大軍將至亟入據州城監司守宰以下皆遁去賊將葉敏往犯南劍州先是制置司檄統制官任士安一軍駐城西賊至未肯力戰守臣張磻獨率州兵出拒射徹死而退賊罵候官人也磻知士安方懼無功即函徹首與之州兵皆憤磻曰早晚賊必再至非與大軍合不能破也士安得之大喜遂馳報諸司謂已斬徹未幾徹二子曰文臣、武臣引衆犇復父讎縞素來攻於是士安與州兵偕戰賊大敗汝爲自此益挫庚午詔略曰聞汝爲嘯聚日久今再遣師剪除其從有能執汝爲請命者當受重賞其餘咸赦除之上因論宰執曰若不許其自新何以示好生之德秦檜曰天地大德曰生聖人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仁唯仁則能好生而配天地以守其位也既退呂頤浩請記以爲訓時宣撫使司軍已次福州於是孟庾留福而韓世忠總兵趣建知福州程邁謂世忠曰賊銳宜少休以俟元夕世忠笑曰吾以元夕飢旋見公矣時賊於正南路植巨木爲鹿角及設陷馬坑以拒王師世忠命踏軍假旗仆鼓由小路徑至鳳凰山繞出賊背范汝爲震怖以爲從天而下於是列寨以環其城賊夜遁衆劫寨戰敗而走

丁丑。右司諫方孟卿言。比年大兵所過。恣爲剽掠。有甚於賊。願賜丁寧。乃詔自今出師。毋得秋冬騷擾。

樞密院察大將統制統領官以下逃竄。犯者並行軍法。初。宣撫處置使張浚移軍閻州。令參議軍事劉子羽於蜀外調護諸軍。子羽頗得衆心。又總領趙開。兼都漕。號善理財。不加賦於民而軍用足。戊子。宰執奏浚居閻爲水運以給西軍。上曰。朕料浚必能立功。參酌言臣初至行朝。見論浚者紛紛可駭。賴陛下保全。使得安邊。萬一有功。實陛下知人善任。使不惑浮言之效也。上因論天下事。有利必有害。但利多害少。斟酌可爲。如前年航海一板之外。使爲不測。便惑於浮言。遂巡不決。豈不敗事。於是宰執退至省。未食而浚和尚原捷報已至。乃相與歎仰聖明知人善料敵如此。顧恐人臣不才。無以稱任使耳。既而浚以功除宣撫處置使職仍舊。壬辰。吏部尚書胡直孺卒。鄧隨郢鎮撫使桑仲。雖已受朝命。而猶特兵衆。再圍取金州。是冬。復引衆攻房州。金均房鎮撫使王彥。與戰於青林間。又大敗之。建炎初。詔西外宗司居高郵。軍南外宗司居鎮江府。及渡江以來。漸徙不常。是年。西外宗居福州。南外宗居泉州。其後南宗學各置教官。如諸州例云。時金左監軍達蘭居薪州。而其衆尚留承楚。浙西大帥劉光世守鎮江。欲擒貳之。乃以金銀銅爲三色泉。其文曰。招納信寶。獲金人則燕錢而遣之。未幾。達蘭至。得衆數萬。給良馬利器用之。如舉人。因創赤心奇兵兩軍。頗得其用。初。五路既陷。金人悉驅以金銀。在有衆數千。幺與黃誠俱爲賊首。又曾敗走都統羅索病死。而忠謹軍翟興屯伊陽山。又知鳳翔府吳玠見保和尚原。右副元帥尼雅滿欲固人心。遂以女兵萬戶薩里罕爲經略駐兵鳳翔府以守之。

中興小紀卷十二

紹興二年。歲在壬子。春正月甲午。復賢良方正直言極諫科。特制以下。各舉一人。但學業優長。不拘已仕未仕。詔略曰。顧宗以來。百餘年間。皆以是科獲致豪俊。朕方求才以濟艱難之運。尚期得人。遠追前烈。庶無愧於斯焉。劇寇曹成擁湘帥向子諲見在道州。而荊湖宣撫使吳敏尚未舉師度嶺。於是右文殿修撰胡安國。始啓於敏。謂帥臣見執。而方伯不能治。此方伯之恥。不知策將安出。願速追前軍。進由昭賀以通春陵。北徼韓京。自衡移永。東徼吳錫。嚴兵宜章。而親總中軍。急度嶺而北。下臨清湘。據三湖上流之地。然後詰問曹成擅移屯所與執帥臣之罪。就徼子諲赴使司軍前議事。若其悔罪自新。則與之招安。不然。隨而討之。勝負可決。若復延久。必生內變。翔追東作之期。民失耕種。不待接刃。已困於溝壑矣。未幾。成送子諲歸。宣撫副使韓世忠圍建城。幸壯夜賊稍怠。宣軍梯而上城。遂破殺賊衆一萬餘人。賊將葉諒以一軍徑走郴武。范汝爲宜入回源洞自經死。世忠遣兵追捕。并賊黨附賊。欲盡殺之。至福州。見觀文殿學士李綱。綱內曰。建城百姓多無辜。世忠受教。故民得全活。及師還。父老送之。請爲建生祠。世忠曰。活衆曹者。李相公也。壬寅。上幸浙西。壬子。以侍御史沈與求爲中丞。與求以軍儲窘乏。首陳屯田利害。爲集議二卷上之。又以禁衛軍寡。乃言陛下將回大舉。則先務之急。宜莫如兵。洪有南北軍。唐自府兵強幹之法壞。猶內有禁兵。外有鎮兵。故無偏重之勢。今兵權不在朝廷。雖有

樞密院及兵房兵部。但奉行文書而已。願命大臣講求利害。使人情不駭。而兵政益修。以助成中興之業。

時鄧肅李棁軍德忠三盜皆就招。已至臨安。乙卯。上謂宰執往汰其衆。萬人中留銳卒三千。可備出戰者。庶國無虛費。時三盜有衆二萬三千。於是呂頤浩、秦檜、與大將張俊同謀。其間可留者僅七千。一如上所料。先是節制兵馬王以寧、招興外援。徑造涼州。襲命官。移守將。爲言者所論。繼降官充監當。又利州觀察使孔彥舟、眾盜超除。迷不悔罪。愈肆猖獗。大掠湘中。下趙鄂渚。及得舒蘄二州。鎮撫而宣撫處置司機宜傅野、入彥舟軍。遂爲之用。所至文檄。皆以宣司爲名。誅求州縣。右文殿修撰胡國安憤之。因貽書右僕射秦檜。以政刑失當。莫甚於此。宜正國法。又言馬友、據岳陽。犯長沙。資焉招軍。大集亡命。而鼎帥程昌禹、乃與關通。公行文牒。謂已奏爲湖東總管。曹成擁衆西侵。而反畏成。分有其城。遂致書誘令取全道以入廣西。成遂南掠。令諸寇連衡。民不莫居。已迫東作之期。若更遲之。失其農業。無食無衣。同歸於盜。朝廷雖除前宰臣呂公敏宣撫三路。而廣西兵將宜就遣大將韓世忠以爲之副。早令殲殄羣寇。收拾遊民。又子諲忠節。在今日可以扶持三綱。顯憎其無救而陷於賊。復加任用。俾收後效。時已召安國爲中書舍人。尚未受命也。二月甲子。詔御府圖籍經、遷徙散亡。比聞平江府賀鑄家見鬻所藏書。令守臣悉買之以付祕書省。鼎寇楊華自去冬出降。而楊廣爲其徒所殺。惟楊幺在有衆數千。幺與黃誠俱爲賊首。又曾成自道州南寇賀州。乙丑。宰執奏事。呂頤浩等因陳天下大勢。謂當用二廣財力。事荊湖南南路。遂通京西以接陝右。此天下之左臂。而京東諸州。爲叛臣所據。正如國初河東且留以蔽敵。諸路先定。并力圖之。假未爲晚。秦檜因謂自湖外當一面效羊祜鎮襄陽之體。上曰。卿等當居中運籌。頤浩等率詔。咸歎而退。時湖廣三路宣撫使吳敏、不能制賊。爲言者屢論。而能降爲資政殿學士、提舉洞霄宮。又知道州向子諲。亦爲監司劾罷。於是新除中書舍人胡安國。寓書於左僕射呂頤浩。略曰。昔韓忠獻公秉政十年。勳蓋一時。檟震天下。然議者亦或排之。則孫公沔、李公參、呂公誨、王公陶、與司馬公光、是也。衆人常情。睚眦必報。而忠獻公於是數人。皆引用之。各盡所長。不以爲怨。而近世諸人。借國威福。行其私意。取快一時。欲救往迷。正在今日。相公中間均逸。亦有異同之論。今者公衰言歸。進退賢否。賞罰功罪。固以至公無我爲先。報復恩讎爲戒。然比於忠獻。猶有不足。未免天下之疑。豈甲兵之間。日至廟堂。機務遲委。偶未察也。以貴者言之。如張相吳觀文起帥長沙。繼除三路宣撫。吳雖辭免。而軍書羽檄。輻輳門巷。又以劇盜方集境中。恐失事機。惶恐拜命。鳩兵選將。夙夜究心。亦未爲失。一旦賜能自觀文降資政。自通議降太中。傳播諸方。脫動觀聽。所可疑一也。以微者言之。向子諲之守道。勦治姦猾。雖犯衆怨。識者是之。申乞移接他部。不爲過也。且寇侵陵。衆寡不敵。移守山寨。而外援乘此交勦。能之所可疑二也。相公平心爲相。施於貴者將吏事體。施於微者。當海度容之。若改正此二事。則不遠公議。釋疑於天下矣。夫宰相時來則爲。不可揑爲。己有人才。亦各自負。不可蓋以爲己長。安國見辭新命。冀賜片言。俾從所欲。則受賜大矣。丁卯。詔選人七階。悉分左右字。吏部侍郎李光、李彌大、並落侍讀。吏部。彌大、戶部。彌大、吳難人也。庚午。詔觀文殿學士李綱、爲湖廣宣撫使、兼知潭州。樞密院就編定差統制官任士安、以兵三千

從之。時人多智綱。其客有臨川陳沖用者。獨不智。或問其故。沖用曰。丞相在靖康末。以天下安危自任。人望所歸。今雖閒居。其望猶重。若因此成功。尚蓋前失。萬一又無所成。平日之名掃地矣。何智之有。初。綱建等路安撫副使。韓世忠統兵自江西入湖南。至是聞成已入賀州。世忠遣提舉官董旻馳往招之。又馬友為其下所殺。乘間出降。惟白氈等劉忠、據澄之白綿山。阻湖水以自固。世忠曰。此宜急擊。宜撫使孟庾曰。功幸已成而師久勞。若趨白綿不捷。則前功盡廢。世忠曰。兵家利害。非參政所知。請期半月。當馳捷以獻。庾不能奪。世忠所部與賊對壘。按兵不動。一夕先遣銳卒二千。銜枚夜進。伏白綿山上。戒之曰。俟賊登壘出戰。汝疾馳入其中軍。望樓植麾張蓋。既而世忠引兵進攻。賊悉衆拒戰。勝負未分。而所遣銳卒已立旗蓋於賊之望樓。傳呼如雷。賊回顧懼潰。遂大敗。乘小舟逃去。欲投劉豫。徒衆斬其首。持詣世忠以降。

時宣州駐劄韓世清。佔乘敗屈又李成、劉忠、徐嵩。尚在淮西。丁丑。復置中書省門下檢正官一員。宣撫處置使張浚奏。金人首領有不免者。已卯。上謂宰執曰。此知天意所在。朕嘗加畏以斬天弭禍。國脈變異有徵乎。秦檜曰。近陛下屈己從諫。中外臣民。莫不感悅。　召前尚書郎南昌徐俯、為右諫議大夫。於是中書舍人程俱、給事中孫覿之子。而黃庭堅之甥。雖才俊氣豪。然所歷尚淺。今以前任省郎又除諫議。自元豐更制以來。未之有也。考之古今。要然傑出。如陽城、种放。亦未嘗不銜資望而進。臣願陛下須其至。姑以所應得者命之。他日置之左右。何所不可。如元稹在長慶間。命知制誥以至翰林。其不忝矣。正緣自荊南判司。命從中出。召為省郎。便知制誥。遂喧朝論。時謂荊南監軍崔潭峻引之。近傳俯、與中官唱和。有魚須之句。名曰警策。恐外人不知陛下所以得俯之由。以此為疑。仰累聖德。如臣言可采。乞收還前命。　乙酉。上論宰執曰。人主待臣下。當以至誠。知其不可用。不若能去。疑而留之。無益也。又曰。人主之德。莫大於仁。仁之字。非堯舜不能。於是呂頤浩等嘆聖學高明。以誠仁二者。治心脩身正家平天下有餘裕矣。退而以為當記。　先是知明州吳懋、進錢五萬緡。戊子。毅中侍御史開化江辭言。朝廷受此無名。恐小人覬望效尤。殘民以為己利。望斥還之。仍加獎諭。詔委遣臣勘實。如係科民。即仰給還。既又降懋兩官。懋乃晉陵人。時四明承喋血之餘。公私擾弛。列將陳思恭統步軍二萬。張公裕統水軍一萬。皆留戍郡境。軍費不貲。懋得權酤之贏。以供稍廩。民不知兵。朝廷皆以直祕閣寵之。至是貶秩而去。尋察其枉。除湖外轉運判官。

右僕射呂頤浩歷請因夏月引兵北向。以復中原。且謂人主天時。今皆可為。何者。昨自維揚之變。兵械十亡八九。未幾敗分三路入攻江浙。兵皆散而為盜。自陛下專意軍政。揀汰其冗。脩飾器甲。今張浚軍三萬。有全裝甲萬副。刀槍弓箭皆具。韓世忠軍四萬。楊飛軍二萬三千。孟瓊軍一萬三千。雖不能如浚之軍。亦皆精銳。劉光世軍四萬。老小至衆。選之亦可得其半。又神武中軍楊沂中後軍陳思恭、皆不下萬人。而御前忠銳如崔增、姚端、張守中等軍亦二萬。臣上考太祖之取天下。正兵不過十萬。況有十六七萬。何憚不為。且向者郾城擾通。張琪劫徽饒。李成破江筠。范汝為據虔。楊欽作亂。劍、孔彥舟、馬友、曹成等為亂於江湖。朝廷枝梧不暇。今悉已定。又自金之南牧。莫敢嬰其鋒者。近歲張浚獲捷於四明。韓世忠扼於鎮江。陳思恭斃於長橋。而張榮又大捷於淮甸。良由金貪殘太甚。天意殆將悔禍。又金以中原付之劉豫。而豫頗降不知國

體。三尺童子。知其不能立國。非固可料。觀宇文虛中密奏。雖未可盡信。然金人連年不至淮甸。必有來制。則天意固可見矣。今韓世忠已到行在。臣願容斷早定。命世忠、張浚、及臣等。共議決策北向。令世忠由宿、泗、劉光世由徐曹以入。又於明州留海船三百隻。令范溫、閻皋、秦四月南風北去。徑取登萊。此數路皆有糧可因。不必調民餽運。大兵既集。豫必北走。所得諸郡。就擇士豪守之。金舉兵來爭其地。則彼出我入。彼入我出。撓之數年。中原可復。況今之戰兵。其精銳者皆中原之兵。恐久而銷散。異時勢必難舉。此可為深惜者也。　初。北賈有至建康者。言中原民苦劉豫虐政。皆望王師之至。前後所言略同。知海春府陳辨始貳於豫。兼川紹興阜昌年號。又知滄州寇宏、本舉盜。與偽宿州守胡斌通。至是建康大帥兼淮西宣撫使葉夢得遣使撫之。辨、宏、皆應命。因與以錦袍銀鎗之屬。既而豫遣其將王彥充攻壽春。為辨所敗。而宏遂與敵絕。夢得乃令二州布本朝德意。務以懷來。辨遂復固始縣。宏招納吳青等二千餘人。會豫衆復犯二州。夢得令統制官王冠等援之。豫衆遁去。遂復光州。　三月。言者以為中原未復。而米多出二浙。今盧存發運一司。以催綱為名。歲費十六七萬緡。以養無用之官吏。彼自知無所職。乃請於朝。糴米以代責面已。戊戌。詔罷之。　先是江東招撫副使李光、王瓊、總兵至宜州。言者謂去冬寄降御劄。略曰。張浚行軍。秋毫無犯。顏慰朕懷。藐言一布。天下孰不傳誦。今瓊副光。出使江東。恐未能仰副德意。望下臣章付光。申飭瓊等。遵禀聖謀。紹劄付光。瓊既與光擒世清誅之。仍揀其衆。瓊部之赴行在。左僕射呂頤浩因奏其事。上曰。去歲累論范宗尹。此乃腹心之疾。而宗尹遲疑未決。不知卷芒不除。將蒺藜柯也。時知建康府葉夢得請祠。己亥。以光為鎮明殿學士知建康府。兼營泰滁和宣撫使。上曰。江東一路。遂帖然矣。　癸丑。詔諸縣造簿之歲。姦賊狼藉。民被其害。自今產去稅存之戶。盡時催劃。庶民不被橫斂。如違官吏。並重海島。知通監司不舉者同罪。許民越訴。　詔。昨誘淮東民仰田免稅二年。冀時平據實年已種畝數令輸。其結塞到田亦據實數添焉。庶人戶曉然易以安業。如州縣隱數。罪以遠制。　諸路省試合格進士並集行在。甲寅。上御集英殿策試。上曰。試舉人以鯁直為上。諛佞者降之。蓋士知朝廷所向。習成風俗。崇寧以來。宰相惡人敢言。士氣不作。流弊至今。不可不革。既遂賜張九成以下二百五十九人及第出身。九成、餘杭人也。上曰。凡士人須自初進別其忠佞。庶可冀其有立。如九成對策。上自朕躬下逮百執。言之無所迴避。擢為首選。其誰曰不然。時有犯贓諱者。依格降等。至有犯御名者。上曰。朕豈以己名妨人進取耶。命本等收之。　時隨州移治方山原。軍儲鞫獄多聚其中。是月。吾振將張忠彥慕洁作案。案牽要證。等。引金將來攻。城將陷。陝西都統制吳玠。自和尚原遣同統制官楊政、引兵救之。圍既解。連戰又捷。於是宣撫處置使奏擢政知鳳州。政、臨潼人也。　夏四月庚午。神武前軍都統制王瓊、奏起復單知徽、為淮備使。言者以謂知徽乃省吏子。儀副僕佐曰。兵興以來。方鎮跋扈。凡百所求。朝廷尚委曲從之。此無他。反疑之也。浦城在浦有所奏不從。亦私喜曰。上不疑我。今陛下待二三大將。豈可不如盾之待子儀與臧乎。乃疑前命。　左右僕射呂頤浩、秦檜、同秉國政。檜多引傾險浮躁之士。列於要塗。以為羽助。且謀出頤浩而專朝權。乃令其黨建言。周

宜主內帑其政。外用其威。故能中興。今二相宜分任內外之事。途除頤浩都督江淮荊路諸軍。癸未。詔略曰。朕登庸二相。禮貌惟均。凡一時所處之士。隨才任使。尙慮淺分朋黨。互相傾搖。自今或阿附以害善治。合衆謀以之。嚴賞罰之。殿眞諸法。於是頤浩言近則金同劉豫舍兵以窺川陝。若於來春乘北向。必可牽制川陝之急。萬一王師逐劉豫。則彼必震恐。因令韓世忠經至西京入關。此亦一奇也。戊子。乃詔頤浩總師北向。置都督府於鎭江。宣撫處置使張浚言。已遣米五萬石至荊南。欲理川口興行。召相接。是日。上謂宰執曰。兩日前言者猶請遣人副浚。朕謂委之不專。難以責成。秦檜曰。誠如聖訓。時中書舍人胡安國上時政論大略。謂陛下登極六年。謀議紛紜。未有一定。昨嘗降詔。定都建康。而六龍暫駐杭越。乃以湖北爲分鎭。恐非設險守邦之意。且朝廷近棄湖北。遠留川陝者。謂蜀貨可以富國。秦甲可以強兵也。萬一有榮譽得之。守峽江之險。則蜀貨不得東。秦武關之阻。則秦甲不得南。猶一身束其腰脅。而首尾不相衞矣。臣謂宜必都建康。且不以湖北爲分鎭。則金據上流。出秦甲。下蜀貨。而血氣周流矣。又近者分鎭東畿淮甸。多便纂客錯雜居之。獨安陸命文臣陳規。荊湖命武帥解潛。若降指揮。以湖北與諸鎭不同。宜有更張。考二人之績。規宜因任。潛宜改移。撫不可者。仍復潛遠二司。以理財治戎。若襄陽難以分鎭。然時方用兵。乘便分割。亦豈無機會。然後上流之勢全矣。安國又言。今日之勢。宜以襄陽隸湖北。吉陽隸湖南。而鄂諸隸江西。蓋祖宗都汴。其勢自內而制外。今都江左。當自南而制北。與祖宗時事雖殊而意則同。此復中原之勢。此語乃聞朕君臣撿人也。令速與一都。乃以彌大爲顯謨閣直學士、知平江府。未幾。爲言者所論。落職奉祠。丁酉。罷後苑工作。惟留老工數人。作弓鎧以爲武備。戊戌。詔紹興府權貨務都茶場移於建康府置局。時金人欲入攻。辛丑。上謂宰執曰。金人用兵十八年矣。子女玉帛。劫掠已盡。猶犯順不已。必有不戢自焚之禍。朕但時待釁可也。乙巳。宰執擬大理卿章誼、知平江府。上曰。大理人命所繫。獄官多慘刻少恩。誼倘著賴其奏讞。平恕可使民不冤。勿令外補。都督呂頤浩奏。淮南宜撫使劉光世、兵完不練。必敗事。欲移其一軍。丁未。上謂頤浩曰。開光世軍糧不足。若驟移。必潰。卿宜鎭江。先犒諸使。恩信洽。然後料簡。雖光世唯卿所用。不必移也。朕之慮見如此。案原缺本條此句。則下文所云云不明。今據聚年要錄增入。參知政事翟汝文退。書曰。語以爲上對臣下稱慮。此盛德之事。不可不書。壬子。劉光世之父檢校太傅延慶、陷敵中。後與本朝同陷敵者。結約逃歸。爲敵所覺。遂遇害。至是保捷卒王進、自敵寨走還。光世始知父死。乞解官。戊午。詔起復。

初。詔神武副軍都統制岳飛討曹成賊黨。至是成衆猶三萬。飛追至賀州。大破之。殺萬餘人。乃詔飛乘勝掩捕。及錄上有功將士。初。金隆里罕與僞齊合兵。屯於鳳翔長安以窺蜀。久不得志。遂欲出奇取之。至是撫敎拔營悉去。又刷五路軍盡從以行。時陝西都統制吳玠、以秦鳳經略使、戍鳳州之河池縣。同都統制王彥、以金房鎭撫使、戍金州二鎭。皆飢而徽猷閣直學士王庶、知興元府。乃過爲守備。閉石門、仙人二關。塞斜路。商販不通。二鎭病之。因有違言。是月。宣撫處置使張浚、自閬州趣興元。徵召諸將會議。初欲調護庶與彥、玠、結好。玠、彥言與庶相遇無善狀。浚至益昌。庶亦疑有間。己乃以秦隊百人馳會。浚問以進取之策。庶曰。富平之敗。屬耳軍未可用也。浚遂徙庶知成都。而以便宜命參謀官劉子羽知興元府。子羽至。卽弛禁通商。輸粟以濟二鎭。初。李光爲吏部侍郎。因上疏言。前知臨安府孔覐、受諸縣獻錢四萬貫。及盜取激賞庫金銀。并錄官米。受百姓財萬計。於是以光疏作言章行出送大理寺。至是獄具。用衆證。貶單州團練副使。永州安置。兵部尙書權邦彥獻十議。以圖中興。五月。辛酉。以爲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給事中程瑀言。邦彥之譖。不聽。瑀、鄱陽人也。上以宗室子備之子。生有聖質。據會要。補於宮中。賜名瑗。蓋默契於崔府君之名也。丙子。劉豫自去冬起登萊密三州兵。興敵兵合犯山東之忠義軍寨。失利而去。途廣造戰船以心統制官范溫收繫其使至。是以聞。且乞賜糧船。自誘商人販米。從之。詔以溫爲遙郡團練使。壬午。詔。既而互謀歸本朝。豫族誅之。閏四月。甲午。上論左僕射呂頤浩曰。卿昔艾有勢。今總督之任。方以大

事委卿。不當復親細務。昔諸葛孔明治二十萬以上皆親之。司馬宣王以爲必不能久。唐太宗論房杜。謂公總受詞訟。日不暇給。安能助朕求賢乎。卿自今凡事緊大體者裁決。其餘細務。關略可也。乙未。都督呂頤浩、辭戶部尙書。李彌大、禮部侍郎。范宓、爲左右丞相。其後上密詔。爲太常博士直史館祝廩、獻遷都及國馬賦。其吠虓之言。略曰。孟卿蠻荊。非賢弗降。固將突騎長戟。不以宗室子備之子。生有聖質。據會要。補於宮中。賜名瑗。蓋默契於崔府君之名也。丙子。劉豫自去冬起登萊密三州兵。興敵兵合犯山東之忠義軍寨。失利而去。途廣造戰船以心統制官范溫收繫其使至。是以聞。且乞賜糧船。自誘商人販米。從之。詔以溫爲遙郡團練使。壬午。詔。既而互謀歸本朝。豫族誅之。閏四月。甲午。上論左僕射呂頤浩曰。卿昔艾有勢。今總督之任。方以大

長天官也。嘗謂寺監省局以上。依舊堂除。餘悉付吏部。然有合堂除及專法奏舉者。至是吏部以爲言。丁亥。詔授中奉大夫余深原任觀文殿大學士。該赦復原官。給事中程瑀言。深實蔡京心腹。使深官可復。則京倘未死。官亦可復也。夫贓汚之禍。雖例皆於臣蓋。乃詔疑何命。戊子。詔太祖皆令百官轉對。自今行在百官。日輪一人面對。各宜展盡底蘊。以救時弊。朕虛佇而聽。將有非常之選。時有樞密院編修官王大智。進所造戰車。上謂宰執曰。車戰可用否。古法既廢。不復聞用車取勝。朕若且令多造強弩。翟汝文曰。強弩可制敵人。上曰。朕謂不在此。制敵在脩攻德。古人用兵。以師直爲壯。曲爲老。曲直之間。遣使往來。使可休兵。金人豈能以此諭耶。上又曰。宣和間諜國之誤。當時契丹可救不可伐。若契丹倘爲鄰。豈使金人侵軼中國。蓋親仁善鄰。國之寶也。進士有陳邈事可采。及自河北京東遠來者。詔樞密錄之以充効。士月給錢十緡。米一石。六月甲午。曹成之衆。自賀州至郴州。湖廣宣撫使李綱。遣使臣齎牒諭之。成與其徒赴司參。於是綱奏成已就招。乃詔成自榮州團練理防禦使。僉書樞密院事。權邦彥。初知東平府時。令舒新鎮撫使孔彥舟。在其麾下。因事叛去。至是聞邦彥居本兵之地。心不自安。又宣州韓世清比伏誅。而福建等路宣撫使韓世忠。已破諸盜。順流東下。疑其圖己。遂有異志。詢於幕官王玠。玠。長洲人。烈士也。正色責之曰。總管被命鎮撫二州。任優祿厚。豈可負朝廷恩。自陷不義。遂止。不聽。玠再見詰之。癸卯。詔川陝合赴省試人。令宣撫司於倉司處試。仍差職司充監試官。川陝類試。自此始。時四方上奏未決。吏緣爲姦。參知政事翟汝文。語右僕射秦檜。宜責都司。考其稽遠者。嚴懲之。後因對乞治堂吏受賄者。檜面劾汝文擅治吏。汝文言。臣位執政。按吏而宰臣見劾。豈可無恥居位。即求去。於是諫官方孟卿論汝文與檜不和。且不顧大體。不循故事。批狀直送省部。不關其長。每宰執聚議。則目視簽押。未嘗交談。豈能共濟今日之事。蓋見防秋將近。緣故而去。乃詔與鄰言者再論。遂令致仕。先是。詔知建康府李光。修行營以備巡幸。乙巳。宰執奏裁減事。上曰。可令只如州治足矣。若止一殿之費。雖用數萬緡。亦豈爲過。但廊廡又須相稱。則士木之修。傷財害民。何所不至。象箸之漸。不可不戒。都督呂頤浩奏。鎮江一軍。月費二十二萬餘貫。朝廷給一十一萬二千餘貫。酒少一十萬餘貫。緣臣在外。即無應副。劉光世錢糧案牘可照。望差遣省官各一員來此。乙卯。上謂宰執曰。卿近設修政局。令百官各條利害甚善。所謂修車馬備器械。內修外攘之事。宜更講求。上又曰。金人特強。擊兵十五年不休。自古豈有外國常強。中國常弱。又劉豫僭立。不明逆順。秦檜、權邦彥曰。陛下聖慮周遠。其論極至。上曰。文武始於憂勤。終於逸樂。檜曰。陛下宵旰不忘。天下幸甚。　自五路既陷。馬極難得。初賜者以爲奇貨。外於西南夷接境。有馬可市。而大理特產諸國。所產尤多。又工部侍郎韓肖胄。亦言戰以騎兵爲勝。今川陝馬綱不通。兩廣右選。諸蕃可用。錦帛向博易。宜即邕州置市馬專責成功。乃詔帥臣敬市。至是安撫司上大觀所定橫山寨買馬格。凡八等。詔可。夫取馬數表以資兵用。自古未有。今乃得之。　是夏。金賦舉人於白水泊。左副元帥尼雅滿審試官。令勿取中原人。金知制誥韓昉、燕人也。有磁人胡礪者。被擄。措昉鄉貫應副。時止用詞賦。不用經義。蓋承尼雅滿之意。欲中原人例皆黜之。而獨驅作燕人。遂爲第一。或爲賦以譏之。有草地就試。南人不預之語。金自此失中原之士心矣。　初。起居郎王居正、准詔言事。於省費尤切。其略曰。宋興一百七十三年矣。自朝廷至四方。所行蓋襲文也。今天下幅裂。陛下所居曰行宮。所至曰行在。而一二日駐蹕之間。以數路之所出。欲盡爲向者一百七十三年之事。不忍暫廢。臣以爲能奉行祖宗之故事則可。非所謂知時變也。夫不知隨時以省事而乃欲隨事以省費。故今日例有減半之說。究非實。來始不償費。而徒示人以弱。如國初歲舉進士不過數十。今至四五百人。此其費亦大矣。然御試之日。臣備員考官。有司給燭半挺。曰此省費也。嗚乎。其亦拙矣。他皆類此。臣願詔大臣論定。若非緊侮備邊與恤民之事。一切姑置。則費省而國裕矣。　初。右僕射秦檜之參大政也。與王居正善。間而論天下事。意銳甚。至是所言皆不酬。居正一日言於上曰。秦檜嘗語臣。中國之人。惟當著衣喫飯。共圖中興。時臣心服其言。謂有志於中興者。要當如此。又自謂使檜爲相數月。必有能勵天下。今施設乃止於是。願陛下以臣所言。熟而察之。未幾。居正以右文殿修撰出知婺州。（居正出守在七月。）　時故宮政殿說書程頤之學盛行。胡安國曰。伊川之學不絕如綫。可謂孤立。而以爲盛行。何也。豈以其說滿門人人傳寫。耳納口出。而以爲盛乎。自是服儒冠者多以伊川門人妄自標榜矣。

中興小紀卷十三

紹興二年秋七月辛酉。上論宰執以福建昨緣盜作。連兵未平。其被焚劫之家。並與免稅。秦檜等曰。謹奉德音。既又謀帥。時置政殿學士張守。以內嗣侍讀召。而守力辭宰執。遂擬除守。乃以知福州。癸酉。上謂宰執曰。內侍諸司。可省。即令修政局條上。如修內司與牛羊司已見冗費。秦檜曰。陛下及此。亟德事也。大觀政宣間。歲裁冗費。終不能行。今斷自淵衷。誰敢不應。上曰。只要凡事當人心。檜邦彥曰。人心合則天意得。萬事無不成矣。檜曰。聖德既著。遠人自服。陛下近命有司辭銷金屏風。遠邇成知。莫不欣戴。上曰。凡事至誠力行。善類人自知。不可掩也。上又曰。儲臣講讀。若其說不明。則如夢中語耳。何以發朕意。欲令胡安國兼讀春秋。不必作解義。朕將諮詢。昔英宗時司馬光請乞詰問。若知則進其說。不知則退而討論。此於帝學最爲有補。於是檜等仰贊聖學之知要焉。安國時以給事中兼侍講。又給事中侍講廖剛、晉從容奏言。凡經筵講罷。因留進對。惟許論說治體。汲引賢材。不得私有所請。及排斥人物。上深然之。　時有議廢銷政局以搖秦檜。而左司郎中平陽林待聘、檜客也。方兼本局檢討官。乃上言。開之蘇軾曰。治道之病。其始不立。則其卒不成。惟其不成。是以厭之而愈不立。今日是也。陛下即位六年。更用八相。而紹興非隆。他人無常言。而各有心。則治何以立。陛下顯今廷論。納前日閣委弊極矣。宜更張之。則樂於循故。究溢極矣。當裁抑之。則惡於害己。臣恐修政之舉廢。則亦蔽歲惕日而已。臣願陛下審剛明之斷。嚴勁搖之憲。以

成復古之勳。天下幸甚。乙亥。上謂宰執曰。朕每務至公。泛觀萬事。如學道之人。處之無心。秦檜曰。公乃以臣所見。其說不可用也。時趙鼎、張浚、胡安國、王庶、王乂、王玉乃天。惟公與天合。如文王受命。乃在無然畔援。無然歆羨。誕先登於岸上曰。此豈文王無欲所致耶。檜曰。惟無欲則先登於岸。假世人之援援。如在水中耳。初都督呂頤浩北征。領統制官巨師古、趙延壽、翟增、韓軍行未至丹陽縣。後軍叛去。淮南宣撫使劉光世、遣統制官王德、追至建平縣。滅之。於是頤浩不能進。引疾求罷。遂詔頤浩赴闕。己卯。頤浩入奏。都督府事。因言常州蘇秀大稔。米價極賤。上曰。若此何事殿學士朱勝非為助。至是以勝非為同都督江淮荊襄諸軍事。胡安國言。勝非與黃汪同在政府。緘默附會。馴致渡江。南渡之初。又下詔尊邦張昌結好金人。許其子孫皆得錄用。渝滅三綱。乃至於此。及為相。出豈不知。言者再論之。勝非恤罷。復辭會稽。遂以勝非為禮泉觀使。兼侍讀。日赴都堂議事。特命中書舍人檢正黃龜年、曹行。仍趨其來上。曰。勝非近能同都督士人多上書論其功。惟一二臺諫不與。既而勝非至。雖在經筵。而實預國論。位知樞密院之上。安國求去。頤浩言時方艱難。安國欲以微罪而去。其自為謀則善矣。百官象之。如國計何。戊申。安國落職。提舉仙都觀。於是檜三上章。乞留安國。不報。龜年、永福人也。

大理少卿張宗臣言。諸郡戎器。殘創殆盡。作院匈量之法。僅成盧文。消計方闕。不給以料。工匠散充他役。雖有舊管。或大兵經塗。或帥臣捕盜。盡取而去。今防秋在迩。素手臨敵可乎。宜下諸路監司。察其滅裂。戒若帥司及大軍所索。先足州司。方給其餘。庚戌。詔從之。　時南雄州境有賊鄧慶、吳忠、聚黨千餘。州兵不能敵。守臣婁仁西帥司。有統兵官傅樞。見駐南安軍。雖在別路。去本州纔九十里。頗得其兵擊賊。辛亥。詔傅樞總兵。累年廢費錢糧。未嘗立功。仰躬率所部兵捕賊。如敢逗遛。重寘典憲。　殿中侍御史黃龜年、論右僕射秦檜。以為主和。則遂沮止國家恢復讎恥。且植黨日衆。將專國自恣。漸不可長。檜即上章辭位。甲寅。授觀文殿學士、提舉太平觀。前一日。上召當制學士綦崇禮、諭以檜二策。仍出其原奏云。以河北河東人還金。以中原人還劉豫。如斯而已。故崇禮載之制詞。略曰。自詭得權。而舉事嘗登動於四方。逮茲居位。以陳謀肯建明於二策。固燭厥理。殊乖素期。既而言者論檜不知治體。信任非人。專務滅刻。人心大搖。且引給事中程瑀等。布之要路。何俟不證。乃詔落職。於是瑀與侍御史江躋、起居舍人張燾、相繼罷去。　丙辰。上與宰執言。癸丑夜星變。昨夕出奎東北。朕懼欲避正朝。又止一己。減常膳食。素謹天戒。卿等深思政闕。釐務脩舉。皆悚懼請罪。曰。臣等失職。致虧於理。陛下克自抑畏。宜即消伏。然所次分野甚遠。上曰。今不論所次齊魯燕趙之分。天象示譴。朕敢不畏天之威耶。　提舉仙都觀胡安國道過衢州。迺教官編請黃祖舜師承安國者也。時秦檜已能相。於是祖舜言檜不曉事。安國未以為然。　初。朝廷所遣通問使。自宇文虛中之後。率募小臣借官使敵。如王倫、朱弁、魏行可、崔縱、洪皓、張郃、邵溥、元帥尼雅滿皆遣。都提點烏陵阿思（原名烏陵思謀。今改正下同。）即見倫。與講和事。既而尼雅滿亦到。聚至是乃以光史册。　時言者以為今日理財治兵。最為急務。如鎮江建康江湖皆大帥總重兵。又命宰執都督諸路。措置規模。亦漸可觀。望陛下乘此機會。更遣侍從官提振江上。與大將周旋於金鼓矢石之間。同力捍禦。射呂頤浩、謂當遣使以驗敵意。九月壬戌。乃詔承議郎潘致堯假吏部侍郎為大金奉使。武經郎高公繪、假忠州刺史副之。仍敘軍前通問。令倫作書與耶律紹文。并附茶藥。納兩宮道君金三百兩。銀三千兩。

行。若別授事權。又非特命執政專制閫外之意。況人主近臣。入則陪侍。出則尼以臣所見。其說不可用也。時趙鼎、張浚、胡世將、趙鼎言事。請以神武五軍、並隸都副統制以分其勢。益增三衙精卒。為萬乘尼衛。以備非常。人以為中於時病。　己亥。左僕射呂頤浩、自江上還。欲傾右僕射秦檜而未得其方。過平江。守臣席益知頤浩意。謂之曰。且為熹可也。然熹魁在班閫。當先去之。頤浩乃引觀文殿學士朱勝非為助。至是以勝非為同都督江淮荊襄諸軍事。胡安國言。勝非與黃汪同在政府。緘默附會。馴致渡江。南渡之初。又下詔尊邦張昌結好金人。許其子孫皆得錄用。渝滅三綱。乃至於此。及為相。出豈不知。言者再論之。勝非恤罷。復辭會稽。遂以勝非為禮泉觀使。兼侍讀。日赴都堂議事。特命中書舍人檢正黃龜年、曹行。仍趨其來上。曰。勝非近能同都督士人多上書論其功。惟一二臺諫不與。既而勝非至。雖在經筵。而實預國論。位知樞密院之上。安國求去。頤浩言時方艱難。安國欲以微罪而去。其自為謀則善矣。百官象之。如國計何。戊申。安國落職。提舉仙都觀。於是檜三上章。乞留安國。不報。龜年、永福人也。

大理少卿張宗臣言。諸郡戎器。殘創殆盡。作院匈量之法。僅成盧文。消計方闕。不給以料。工匠散充他役。雖有舊管。或大兵經塗。或帥臣捕盜。盡取而去。今防秋在迩。素手臨敵可乎。宜下諸路監司。察其滅裂。戒若帥司及大軍所索。先足州司。方給其餘。庚戌。詔從之。　時南雄州境有賊鄧慶、吳忠、聚黨千餘。州兵不能敵。守臣婁仁西帥司。有統兵官傅樞。見駐南安軍。雖在別路。去本州纔九十里。頗得其兵擊賊。辛亥。詔傅樞總兵。累年廢費錢糧。未嘗立功。仰躬率所部兵捕賊。如敢逗遛。重寘典憲。　殿中侍御史黃龜年、論右僕射秦檜。以為主和。則遂沮止國家恢復讎恥。且植黨日衆。將專國自恣。漸不可長。檜即上章辭位。甲寅。授觀文殿學士、提舉太平觀。前一日。上召當制學士綦崇禮、諭以檜二策。仍出其原奏云。以河北河東人還金。以中原人還劉豫。如斯而已。故崇禮載之制詞。略曰。自詭得權。而舉事嘗登動於四方。逮茲居位。以陳謀肯建明於二策。固燭厥理。殊乖素期。既而言者論檜不知治體。信任非人。專務滅刻。人心大搖。且引給事中程瑀等。布之要路。何俟不證。乃詔落職。於是瑀與侍御史江躋、起居舍人張燾、相繼罷去。　丙辰。上與宰執言。癸丑夜星變。昨夕出奎東北。朕懼欲避正朝。又止一己。減常膳食。素謹天戒。卿等深思政闕。釐務脩舉。皆悚懼請罪。曰。臣等失職。致虧於理。陛下克自抑畏。宜即消伏。然所次分野甚遠。上曰。今不論所次齊魯燕趙之分。天象示譴。朕敢不畏天之威耶。　提舉仙都觀胡安國道過衢州。迺教官編請黃祖舜師承安國者也。時秦檜已能相。於是祖舜言檜不曉事。安國未以為然。　初。朝廷所遣通問使。自宇文虛中之後。率募小臣借官使敵。如王倫、朱弁、魏行可、崔縱、洪皓、張郃、邵溥、元帥尼雅滿皆遣。都提點烏陵阿思（原名烏陵思謀。今改正下同。）即見倫。與講和事。既而尼雅滿亦到。聚至是乃以光史册。　時言者以為今日理財治兵。最為急務。如鎮江建康江湖皆大帥總重兵。又命宰執都督諸路。措置規模。亦漸可觀。望陛下乘此機會。更遣侍從官提振江上。與大將周旋於金鼓矢石之間。同力捍禦。射呂頤浩、謂當遣使以驗敵意。九月壬戌。乃詔承議郎潘致堯假吏部侍郎為大金奉使。武經郎高公繪、假忠州刺史副之。仍敘軍前通問。令倫作書與耶律紹文。并附茶藥。納兩宮道君金三百兩。銀三千兩。

淵聖盆二百兩、銀三千兩、寧德宮和二后金各一百兩、銀一千兩、又以金銀賜宇文虛中及其下、以路由東京、乃令宰執作詩與劉豫、而金相國亦以金二百兩、銀二千兩與之、時道君在五國城、其後金人傳述道君見之泣謂羣臣曰、荷天眷命、朱亡趙氏、得中興之主而繼焉、今日信至、可謂幸會、老夫晚年、復覩盛際、使我得歸一日、瞑目足矣、羣臣皆賀、除藥材留以備用、餘皆賜一行親屬官吏、時上已播寓州、觀察使楊沂中爲神武中軍統制、而言者多謂沂中徇兵、癸亥、上謂宰執曰、此論與朕意不同、彼但見承平禁衛之盛、今亦不少、一衛士所給、可贍三四兵、朕命沂中治神武中軍、此皆宿衛兵也、卿等可增修器械、乃爲之命、以兵固之、伊都父子皆死焉、烏珠馳至寧中、凡預謀者悉誅之、並殺尼雅滿次室遒氏、烏珠圍撫諸罪於尼雅滿曰、遒氏乃天祚元妃、與兄實仇、然忍死以事兄者、蓋將有待、今事既不成、他日帷圖不測、寸刃可以害兄矣、某愛兄故擅殺之、尼雅滿泣而謝、於是令諸路盡殺契丹、其得脫者皆西亡入夏、北奔沙漠矣、　冬十月戊子朔、宰執奏言者乞遣監收馬事、上曰、若復舉生馬監、當就水草地、於是三省樞密院條上、欲以饒州爲牧地、郡守帶提領、仍選使臣五員專管其事、上曰、兵以馬政爲先、唐開元間、馬多至四十萬匹、當時用一縑易一馬、亦要得人、又如王毛仲陳馬若錦繡、其盛如此、　起居舍人胸山王洋言、近百官進對、所奏訓語、皆不關吏民、盧歲久失習、請自今有得聖訓事關休戚、弗具報者、聽吏官論列、從之、

時諸路盜賊稍息、左僕射呂頤浩、慮守令不度、請分御史循行諸路、上乃詔三省遣強明廉謹之人、監察不足、則以郎官攝之、皆令引對面給親劄、御寶歷回日、考其殿最、以黜陟、乙丑、詔遣曾統、朱異、明鎧、胡蒙、劉大中、薛徽言等、分往諸路、並以宣諭爲名、巽、桐廬人、鎧、長沙人、大中、楊子人、徽言、永嘉人也、詔各賜內帑絹二百匹、統等辭免、上曰、朕欲出使撫慰、不受一切饋遺、若不賜予、何以養廉、聞司馬光曰、儉者德之共、侈者惡之大、古之賢人君子、皆以儉約自奉、以侈汰爲戒、故能享天祿而保社稷、漢文帝惜十家之產、而罷露臺之役、唐太宗以金銀爲飲器、非王公大臣有功德者、不賜、卿等宜體朕意、務從儉約、毋得過有費擾、統等拜受而去、

先是、醫官樊彥端、湯藥有勞、御筆特轉遙郡刺史、免執奏、言者以彥端乃上領帥事、既而賊亦遁去、　先是、醫官樊彥端、湯藥有勞、御筆特轉遙郡刺史、免執奏、言者以爲陛下臨御以來、深戒僥倖之弊、事有不由朝廷者、皆許執奏、所以絕覃小之求、天下幸甚、今奉御筆、除彥端文州刺史、復自此始、願下三省評議、乃詔寢前命、丙子、上謂宰執曰、凡御筆處分、雖出朕意、必經由三省樞密院、與以前不同、若或未由、當許辨等奏裁、給舍繳駁、朱勝非曰、不由鳳閣鸞臺、不謂之詔令也、今使伯彥任方面、未爲過舉、詔伯彥就知廣州、伯彥未拜命、盜數萬侵廣東、圍城邑、郡人相率請伯彥討賊、伯彥乃上領帥事、既而賊亦遁去、　先是、醫官樊彥端、湯藥有勞、御筆特轉遙郡刺史、免執奏、言者以初鎮江府有緡錢、歲貢御服花羅數千匹、兵興罷貢、至是內藏庫舉行、守臣胡世將奏、民力凋弊、無所從出、有司劾世將違旨、府寮皆懼、世將曰、某以身任、諸公無憂、戊寅、詔罷之、上曰、軍興匱乏、豈可以御服之物爲先、且省七萬緡、以助劉光世軍也、　辛巳、上謂宰執曰、湖南巨盜既平、殘黨復能作過否、呂頤浩曰、有未滅者、令李綱收之、然聞綱縱暴、其治潭恐無善狀、上曰、朕選任賢才、惟恐有遺、朕蓋皆任綱、不知其有何功可紀、若宣和論水災、以此得罷可也、權邦彥曰、綱只是掠虛美、頤浩曰、綱之爲黨、與蔡京一體、請寺根問、獄具庚寅、詔勿依軍法、阿王決杖編管、　起居舍人王洋、乞封贈氏之後、甲午、上謂宰執曰、洋面對、舉不急之務、可降一官、且曰朕虛己求言、如盜賊等事、可言者非一、洋姑應詔旨、豈朕所以望臣下之意、若獻言者、有補治道、朕當旌賞、既而洋知吉州、猶得直徽猷閣而去、　自兵興以來、急於除用人材、並撫降詔之體、至是學士綦崇禮言、望舉行故事、是日詔從之、

湖廣有統制官張忠達者、駐軍廣州、頗擾一路、宣撫使李綱召之不來、綱察忠達意、樂爲郡、檄令權知岳陽、忠達果至、即械送所司、取旨誅之、　乙酉、詔諸路帥臣帶宣撫使者並罷、於是李綱知潭州、止帶湖南安撫使、　丙戌、詔罷開封制知溫州洪擬、爲禮部尚書、　主管川陝茶馬趙開、徙大觀東南北鹽法、並合同場鹽市、驗視稱盈、封記發放、與茶法大抵相類、鹽引每斤納錢二十五、土產稅及增添等、共約九錢、州縣如屯駐法、從之、　己亥、上謂宰執曰、銓曹若不爲人更舞文、即無留滯、長武官背閱文案、自然難欺、呂頤浩曰、臣昨任吏部尚書、頗見其弊、臣以爲四選人吏作過大、即流配、次嘗勸停、上曰、赴部之官、往往

諸將請其主歸如中京、以觀遂王及兩河之地、是秋、左右副元帥尼雅滿、鄂勒珲、監軍烏克紳、都監烏珠等、兀朮自會於燕山以迓之、遣左監造喇守潞州、都監伊都守雲中、伊都久不還、當挾挾有叛意、至是約撫京統制浩里、以名稿見、同反、蓋統軍之兵、皆契丹人、伊都統其人、天德知軍僞許之、遣妻來告、時烏克紳徵於居庸關、見二騎交馳甚遽、退獲之、於靴中得其反狀、悟室回撫統軍來謁、縛而戮之、伊都既誅、父子以游獵爲名、遁入夏國、不納、遂之、鞭靼先已受烏克紳之命、以兵圍之、伊都父子皆死焉、烏珠馳至雲中、凡預謀者悉誅之、並殺尼雅滿次室遒氏、烏珠回撫諸罪於尼雅滿曰、遒氏乃天祚元妃、與兄實仇、然忍死以事兄者、蓋將有待、今事既不成、他日帷圖不測、寸刃可以害兄矣、某愛兄故擅殺之、尼雅滿泣而謝、於是令諸路盡殺契丹、其得脫者皆西亡入夏、北奔沙漠矣、　冬十月戊子朔、宰執奏言者乞遣監收馬事、上曰、若復舉生馬監、當就水草地、於是三省樞密院條上、欲以饒州爲牧地、郡守帶提領、仍選使臣五員專管其事、上曰、兵以馬政爲先、唐開元間、馬多至四十萬匹、當時用一縑易一馬、亦要得人、又如王毛仲陳馬若錦繡、其盛如此、　起居舍人胸山王洋言、近百官進對、所奏訓語、皆不關吏民、盧歲久失習、請自今有得聖訓事關休戚、弗具報者、聽吏官論列、從之、

時諸路盜賊稍息、左僕射呂頤浩、慮守令不度、請分御史循行諸路、上乃詔三省遣強明廉謹之人、監察不足、則以郎官攝之、皆令引對面給親劄、御寶歷回日、考其殿最、以黜陟、乙丑、詔遣曾統、朱異、明鎧、胡蒙、劉大中、薛徽言等、分往諸路、並以宣諭爲名、巽、桐廬人、鎧、長沙人、大中、楊子人、徽言、永嘉人也、詔各賜內帑絹二百匹、統等辭免、上曰、朕欲出使撫慰、不受一切饋遺、若不賜予、何以養廉、聞司馬光曰、儉者德之共、侈者惡之大、古之賢人君子、皆以儉約自奉、以侈汰爲戒、故能享天祿而保社稷、漢文帝惜十家之產、而罷露臺之役、唐太宗以金銀爲飲器、非王公大臣有功德者、不賜、卿等宜體朕意、務從儉約、毋得過有費擾、統等拜受而去、

先是、醫官樊彥端、湯藥有勞、御筆特轉遙郡刺史、免執奏、言者以爲陛下臨御以來、深戒僥倖之弊、事有不由朝廷者、皆許執奏、所以絕覃小之求、天下幸甚、今奉御筆、除彥端文州刺史、復自此始、願下三省評議、乃詔寢前命、丙子、上謂宰執曰、凡御筆處分、雖出朕意、必經由三省樞密院、與以前不同、若或未由、當許辨等奏裁、給舍繳駁、朱勝非曰、不由鳳閣鸞臺、不謂之詔令也、今使伯彥任方面、未爲過舉、詔伯彥就知廣州、伯彥未拜命、盜數萬侵廣東、圍城邑、郡人相率請伯彥討賊、伯彥乃上領帥事、既而賊亦遁去、　先是、醫官樊彥端、湯藥有勞、御筆特轉遙郡刺史、免執奏、言者以初鎮江府有緡錢、歲貢御服花羅數千匹、兵興罷貢、至是內藏庫舉行、守臣胡世將奏、民力凋弊、無所從出、有司劾世將違旨、府寮皆懼、世將曰、某以身任、諸公無憂、戊寅、詔罷之、上曰、軍興匱乏、豈可以御服之物爲先、且省七萬緡、以助劉光世軍也、　辛巳、上謂宰執曰、湖南巨盜既平、殘黨復能作過否、呂頤浩曰、有未滅者、令李綱收之、然聞綱縱暴、其治潭恐無善狀、上曰、朕選任賢才、惟恐有遺、朕蓋皆任綱、不知其有何功可紀、若宣和論水災、以此得罷可也、權邦彥曰、綱只是掠虛美、頤浩曰、綱之爲黨、與蔡京一體、請寺根問、獄具庚寅、詔勿依軍法、阿王決杖編管、　起居舍人王洋、乞封贈氏之後、甲午、上謂宰執曰、洋面對、舉不急之務、可降一官、且曰朕虛己求言、如盜賊等事、可言者非一、洋姑應詔旨、豈朕所以望臣下之意、若獻言者、有補治道、朕當旌賞、既而洋知吉州、猶得直徽猷閣而去、　自兵興以來、急於除用人材、並撫降詔之體、至是學士綦崇禮言、望舉行故事、是日詔從之、

湖廣有統制官張忠達者、駐軍廣州、頗擾一路、宣撫使李綱召之不來、綱察忠達意、樂爲郡、檄令權知岳陽、忠達果至、即械送所司、取旨誅之、　乙酉、詔諸路帥臣帶宣撫使者並罷、於是李綱知潭州、止帶湖南安撫使、　丙戌、詔罷開封制知溫州洪擬、爲禮部尚書、　主管川陝茶馬趙開、徙大觀東南北鹽法、並合同場鹽市、驗視稱盈、封記發放、與茶法大抵相類、鹽引每斤納錢二十五、土產稅及增添等、共約九錢、州縣如屯駐法、從之、　己亥、上謂宰執曰、銓曹若不爲人更舞文、即無留滯、長武官背閱文案、自然難欺、呂頤浩曰、臣昨任吏部尚書、頗見其弊、臣以爲四選人吏作過大、即流配、次嘗勸停、上曰、赴部之官、往往

以細事難知。勤涉旬月。不可不革也。初。金人陷南京。守臣休堉淩唐佐降之。復以爲南京守。至是唐佐密疏劉豫虛實。遣人持蠟書歸朝。爲人所告。豫執唐佐還汴都。庚子。殺之。因其妻田氏於穎昌府。其後京西招撫使李橫下穎昌。田氏述其事。橫以聞。詔贈唐佐徽猷閣待制。　中書舍人胡松年面對。論吳越楚漢皆有謀臣。如吳不用申胥。楚不用范增。則爲越與漢所滅。乙巳。上以語宰執。於是朱勝非曰。唐肅宗用李泌。以白衣爲謀臣。上曰。德宗幸奉天。一時謀議。盡出學士陸贄故號內相。　庚戌。宰執奏禁私酒事。上曰。私酤亦害國計。呂頤浩曰。茶鹽榷酤。今日仰以養兵。若唐府兵可復。無養兵之費。則可罷。不然。舍此何出。朱勝非曰。榷酤自漢武時因用兵而有。上曰。行之千餘年不能改。亦見久利也。　朱勝非上疏。陳經營淮北五事。一謂國家屯軍二十萬。月費二百萬緡。儻無變通理必坐困。逆豫方行什一法。粟以資敵。若王師不出。豫計得行。今當渡江取彼所積。以資邊圉。淮南既舊民力自寬。二謂逆豫招誘山寨已二十六項。彼得之未必爲用。我失之人心必去。且謂官軍不敢出。逆黨能朘來。以江南爲危地。北爲樂土。若承此時擒其巢穴。則淮北振撓而江南自安。三謂金使既行。未有要約。而豫之惡可以籍口。況彼姦詐。但詐強弱。如尚強和。必不集。與其併力南向。曷若先破豫兵以去其助。四謂大軍一出。當明論將帥。凡官帑金幣。皆以爲今歲緣此支費僅三萬貫。實損課額。於是尚書省言茶鹽之法。朝廷利柄。今養兵大費。多仰鹽課。若將佐容縱侵粟。非獨妨客販。即養兵大費必闕。乃詔光世追仲福取問。仍誡所部將佐。不得販鹽。違者重寘。　高麗國遣人入貢。　己巳。司封郎官鄭士達奏。國以兵敗強。兵以敎故精。國家承平時。禁軍敎法甚嚴。況今艱難。而諸州柱柱充占。大抵以將迎爲急務。以敎習爲虛文。望詔有司申嚴故事。每州選兵官專主。歲終則較其精粗而賞罰之。辛亥。詔劄付諸路帥司。　左司郎中金堉張綱奏。欲令後令州縣月具若將佐容縱侵粟。非獨妨客販。即養兵大費必闕。乃詔光世追仲福取問。仍誡所部將佐。不得販鹽。違者重寘。　高麗國遣人入貢。　己巳。司封郎官鄭士達奏。國以兵敗強。兵以敎故精。國家承平時。禁軍敎法甚嚴。況今艱難。而諸州柱柱充占。大抵以將迎爲急務。以敎習爲虛文。望詔有司申嚴故事。每州選兵官專主。歲終則較其精粗而賞罰之。辛亥。詔劄付諸路帥司。　左司郎中金堉張綱奏。欲令後令州縣月具繫囚存亡之數。長吏結罪保明。申提刑司。歲終較其多少。多則黜。少則褒賞。壬子。詔從之。　自中原失守。諸軍鎮多失。惟德安府獨存。鎮撫使陳規、與卓孟庸戰。皆勝。至是規奏。屯田事。請以兵爲農。因農爲兵。非策甚可行。陳官乞推賞官吏。詮降詔獎規。甲寅。言者又謂規深得古者寓兵於農之意。望頒其法於諸鎮使。倣而行之。　以參知政事權都督江淮荆浙諸軍孟庾爲同都督。　癸卯。建炎中已誡定爲三萬匹。是歲計臣格前詔。乞復崇寧之舊。守臣王居正三上章。且道其國語都堂曰宰執。仍手一疏五不可以聞。乃詔依已誡定之數。　初。金人以伊都之叛。收平州守郭藥師、和州守杜充、平陽總管遮殿、皆下元帥府獄。既而悉免之。惟雲中副留守李處能預謀族誅。左副元帥尼雅滿、問充爾欲復南歸耶。充曰。他人敢歸南朝。惟充不敢歸也。尼雅滿顧而笑之。時金主亶已至中京。欲遂之燕雲。以伊都亂復還本土。至是副元帥而下。知其主已回。亦各歸所部。　時鼎寇楊幺、黃誠、聚衆至數萬。幺主謀殺。誠主謀焚。皆江湖以爲巢穴。其下又有周倫、楊欽、夏波、劉衡、分布遠近。共有車船。（車船如陸戰之輕兵。而官軍船不能近。每戰輒敗。大率倫、欽、雖各有衆。而專恃船以爲強。誠、衡、雖各有船。而專恃衆以爲固。誠、衆南據芷江。東北阻湖。惟西有陸路。又設重城。遠友陷焉。坑衡、衆北據正江。東西南皆阻湖。誠、衡、每託曰地險如此。除是飛來。　是月。詔鼎澧

新舊有所增損。令刑部參酌申省。　江西宣諭薛徽言奏。漢薛宣守左馮翊。時類陽縣當數郡湊。且多盜。令薛悉所職不辦。而衆邑縣小。僻在山中。民樸易治。令尹賞以茂材遷。乃奏賞與恭易。宋發兩縣皆治。蓋材有長短。邑有劇易。望詳度所到州縣。視吏撫大過。止坐才窳而事不辦者。聽兩易其任。如薛宣故事。詔如合移官。申省取旨。　初。詔知湖州汪藻修元符以來日曆。至是藻言。東觀凡例。臣皆預聞。今本州不經兵火。案牘具存。且多藏諸之家。臣於鄉郡之餘。嘗自元符庚辰、至建炎己酉。編年類進。以備採擇。壬午。詔從之。　初。蜑人阿易詐稱帝姬。訪下嫁曾成。致宗室趙士倫、申荆南鎮撫使解潛。逆赴行在。至是驗知其詐。下大理寺獄。具十二月丁亥朔。詔易杖死。士倫等皆編管。　右諫議大夫徐俯、右司諫劉渠言。湖南安撫使李綱、慢君父。輕朝廷。及改制誥等罪。甲午。詔綱提舉崇福宮。渠、宋城人也。　宰執奏御筆批出。令舉留制禁民間絕錦金事。上曰。昨因閱韓琦家傳。論戚里多用錦金衣服。朕聞近來行在錦金頗多。若日銷不已。可惜燬於無用。朕又觀春秋正議。謂質則用物貴。蓋淫侈不可不革。　先是通州歲支緡二十萬貫。時淮南宣撫使劉光世、下統制官喬仲福、置私鹽做官袋。而用舊引貨於池州。人不敢問。言者以爲今歲緣此支費僅三萬貫。實損課額。於是尚書省言茶鹽之法。朝廷利柄。今養兵大費。多仰鹽課。

鎮撫使程昌禹、興荊南鎮撫使解潛、分道兵討之。既而昌禹奏殺賊五千餘人。又李銳、李忠、曹成、王再興、周倫、胡清、張用、王佐、王大節、王大小、王大保、王大寶、王大用、王大全、王大安、王大定、王大平、王大成、王大勝、王大捷、王大功、王大名、王大號、王大稱、王大呼、王大喊、王大叫、王大哭、王大笑、王大罵、王大打、王大殺、王大砍、王大刺、王大戳、王大割、王大剖、王大開、王大膛、王大腸、王大肚、王大腹、王大胸、王大背、王大脊、王大骨、王大肉、王大皮、王大毛、王大髮、王大鬚、王大眉、王大眼、王大耳、王大鼻、王大口、王大舌、王大齒、王大牙、王大喉、王大頸、王大肩、王大臂、王大手、王大指、王大掌、王大腕、王大肘、王大腰、王大胯、王大股、王大膝、王大脛、王大踝、王大足、王大趾、王大跟、王大踵、王大腳、王大掌、王大指、王大甲、王大骨、王大節、王大關、王大竅、王大穴、王大脈、王大血、王大氣、王大精、王大神、王大魂、王大魄、王大意、王大志、王大思、王大慮、王大智、王大慧、王大才、王大德、王大仁、王大義、王大禮、王大信、王大忠、王大孝、王大悌、王大廉、王大恥、王大勇、王大武、王大文、王大學、王大問、王大辨、王大篤、王大行、王大知

領兵北去。襲潁昌府。遇金人自入中國。少能抗之。不意橫等卒至。悉潰而去。遂復潁昌及汝州葉縣等處。宰是橫等傳檄諸軍。將復東京。略曰。爲齊僭號。自速誅夷。國運中興。王師已進。西應淮泗。東過海沂。又曰。金酋之師出其先。荊湖之師繼其後。倘能納款。則悉仍舊貫。執迷不悟。則後悔難追。時橫已除京西招撫使。吳玠仲劉子羽於三泉、子羽以濮毒山形斗拔。其上寬平有水。乃築壁壘。凡十六日而成。且儲粟守之。初諸拔以利誘金所忌者獨玠。故道險從金商。不意玠之越境而戰也。破金酋撫所得。已失望。而洋州公私之積皆貨他所至是野無所掠。殺馬而食。馬且盡。遂教西河食軍食之。又奉檄方作。至金牛鎮。距我師數十里而退。且遣人齎書招子羽及玠。子羽斬之而縱。癸卯。荊南之兵北還。而湖亦歸矣。戊申。宰執奏。賊里高士曈、乞落階官及差遣。其一聞孰遣汝來。曰國相、國相、謂劉益也。壬午。子羽與玠謀遣兵邀於武林湖。而金乘憊重已去。擊其後軍。敗之。先是宣撫司官屬有勸張浚移治潭州府者。軍士聞之皆怒。子羽馳書請勿徙。浚從其言。乃定。以太尉江東宣撫使鎮世忠、爲淮東宣撫使。於泗州置司。兵部郎官劉昱、論淮南守臣當久任。癸未。上曰。守臣固當久任。至於選任則不同。脫近郡。止於承流宣化。惠養百姓而已。淮甸密邇寇讐。須曉軍事。知撫兵御將之宜。然後能扞一方。不可不擇也。夏四月。先是河南鎮撫使翟琮、擒孟邦雄。奏至。上大悅。超授琮利州觀察使。而邦雄之黨梁進者。復爲劉豫守襄陽於伊陽。琮設伏擊之。盡殪。京西招撫使李橫以聞。丁亥。以橫兼西鎮鎮撫使。詔琮押邦雄赴行在。戊子。上謂宰執曰。沈與求席益前爲吏部長貳。甚有能聲。今乃不如方員多闕少。士大夫失職者衆。倘非痛戢姦吏。安得注擬無壅。可召洪擬等論之。二己丑。宰執奏刑部郎中韓膺胄請誤入入死罪者。乞依祖宗法終身竄之。經赦不原。上曰。此仁宗之事也。其仁民詳刑如此。上又謂吏部曰。亂後文書不存。吏緣爲姦。擬雖累歷亦恐失於詳緩。席益曰。擬甚用心。上曰。治吏以法。使之畏威。乃不敢侮文也。呂頤浩曰。唯上德以覘服民。其次莫如猛也。庚寅。以浙西大帥劉光世、爲江東宣撫使。於池州置司。時光世與韓世忠更戍。世忠已至鎮江。而姦細入池州城。潛燒倉庫。光世擒而鞫之。皆云世忠所遣。於是世忠與光世交訴於上。詔光世移司建康。而世忠又欲以兵襲其後。上遣使和解。仍諭後漢寇恂賈復事戒之。登仕郎鄧名世上書。言宜兄浩直諫。且乞宥昭慈獻烈皇后之謗。辛卯。上謂宰執曰。此是哲宗朝事。言之無傷乎。徐俯曰。陛下毋事昭慈。追崇極典。天下共知。謗已息矣。上曰。昭慈勤臣之家。當時備禮而納正后。此本朝盛事。俯曰。宣仁聖烈太后。尤重家法。正后生九子。繼萬世之統。以哲宗少年。戒之在色。不欲以多近嬪嬙。小人陰連宮掖。因是得行媒孽。遂致廢后。上曰。皆當時大臣不諫之罪也。壬辰。詔都督府移於建康。浙東宣諭朱異、鎮東軍僉判張九成等五人政績。是日。詔各轉一官。上曰。增秩賜金。古所以賞守令。故郡縣之政克舉。呂頤浩曰。內姜仲開、臣之外親。乞勿賞。恐外議以臣爲私。上曰。不可。有功必賞。乃所爲公。使有罪雖卿之親亦不當貸也。癸巳。上曰。都況乞罷昭慈之謗。今當大祥。因此時下詔如況言可也。上遂問琦、奏去朝廷道遠。緩急乞隸宣撫處置使張浚。戊午。詔從之。己未。宰執奏事。上曰。此非今所急。然事來大宗正權於虔廣二州置司。至是詔行在趙晦親宅。辛酉。宰執奏當作屋百間。上曰。此皆章惇、蔡卞之罪也。遂詔昭慈證號。別加討論。甲午。上曰。況浩之弟欲撥之。乃令上殿。徐俯曰。都浩亦有子名柄。然皆爲李綱客。今當以其父故用之。若終嫌其陷於綱黨。浩更有一子。上曰。在臣之子。復擢用之爲御史。使言事。發姦不避。乃命戶部尚書黃叔敖、光也。尚書省言浙中去歲大稔。今韓世忠移軍屯泗上。非借民力。恐饋餉不集。上曰。與江浙都轉運使張公濟、兩浙轉運副使梁汝嘉、以姦名告身誘富民。糴米五十萬石。糴五十萬束。乙未。叔敖等奏。今來博糴。與常時不同。乞不作納業。仍與免試注官。汝嘉、匯水人也。時鼎臺楊幺。衆至數萬。僭號稱大聖天王。旗幟亦書此字。且用以紀年。乃詔湖南帥臣折彥質、令節制潭鄂荊湖諸軍。會於鼎州討之。於是鼎澧制置使程昌禹、先遣統制官杜湛、引兵攻賊寨。以俟諸軍來會。既而潭州統領官劉深、鄂州統制官顏孝恭、共二千人。荊南將官羅閔、三百人。並至。屯鼎之城外。而軍食不繼。辛丑。鄂潭之兵南還。詔除權客省四方館公事。仍轉一官。上曰。士曈宜仁近親。又最長。故優異之。然不可證等。高爵厚祿。留待立功將士。脫於外戚。未嘗假以恩澤。今後宮之家。宜來有過保義郎者。呂頤浩曰。漢有恩澤侯。本朝固無也。上曰。此曹何賊之有。雖與之正任承宣使。又豈節鉞矣。己酉。上論宰執曰。人材當須長養成就之。今每除一監司。當思無人。向遣五使宣諭。意在利民。至於贓吏。所當深治。然所在多盜獄。橫及無辜。非朕本意。此後唯謹擇監司。不必遣使。遂詔諸路宣諭所發盜獄。除正犯人外並放。時神武後軍都統制巨師古、駐軍楊州。淮東宣撫使韓世忠欲令聽其節制。師古不服。世忠劾罷之。詔主管殿前司郭仲荀、兼統神武後軍。初。詔李橫牛皋等在趙京城。或徑往長安。與宣撫司夾擊。時朝廷方嘉橫勇敢向前。而江西帥臣趙鼎、劉奏襄陽居江淮上流。實川陝襟喉之地。以橫鎮撫。誠爲得策。今聞橫與牛皋其趨兵往東京。又李成偽衆西去。恐緣此紛擾不定。橫烏合之衆。將不能製。則決失襄陽。江湖震動。其害可勝言也。近有來自襄陽。臣竊訪之。云橫止緣之食糧無衣。則其出兵固非獲已。臣望詔有司。時有資給。使橫衣糧足。則不假他圖。然後責其守險待敵。不得因小利出兵。則可爲持久之計矣。上覽奏。顧疑之。橫等軍本羣盜。雖勇而無律。見金所遣子女玉帛。縱掠數日。置酒高會。金人聞而易之。僞齊將李成、與金合衆二萬復來。橫等多無甲。戰敗而走。賊亦不敢深逐也。參議官殼城譙世則、爲賊所執。令其臨江漢招橫。橫不答。世則遇害。趙開、過繡。將士饑餓。望下湖南撥兵同保上流。仍下川路儲糧。詔以付宣撫司。　鼎寇楊幺、拒官軍累年。賊徒亦多被殺。至是以諸處會兵來討。人心頗搖。乃僞肆赦。立鍾相之幼子子義爲太子。自幺與黃誠以下。皆盡臣禮之。以固其黨之心。初賊有衆僅七十。中間爲官軍所破。或降或戮。惟夏賊、劉衡二寨。險不可破。　上每日朝退。即閱羣臣章疏。及四方奏報。申時付外。乃習射。晚則復覽投匭封事。日以爲常。未嘗少怠。五月乙卯朔。上因以語宰執。且曰。每日申時付外。章奏至晚等處。特刻指定。可見也。　河南鎮撫使翟琮、奏去朝廷道遠。緩急乞隸宣撫處置使張浚。戊午。詔從之。　己未。宰政殿大學士吳敏卒。　自渡江以來。大宗正權於虔廣二州置司。至是詔行在趙晦親宅。辛酉。宰執奏當作屋百間。上曰。此非今所急。然事有不得已者。故春秋得其時則不書。不書者。聖人之所許也。近時營造之令一下。都邑鄙科於民。故民糜

受獎。若物物和貿，則民不興知，乃令有司條上。是年冬始成。南班宗室至而居焉。初，權貨務都茶場既經畫行在，至是詔鎮江府書庫置司者別爲名。時御筆增小官俸，下有司條具，壬戌，上曰：小官俸增，雖變舊法，亦所以權一時之宜。祖宗成憲，固當謹守。至於今昔事有不同，則法有所不得，亦須變而通之。自元豐增選人俸至十千二百，當時物價甚賤，今依食衣品之價比宜和間猶不啻三倍，則選人何以自給，而廉節難矣。初，遣本使播致犒高公綰等，往金國軍前通問，至是回，乙丑，以致犒爲兵部郎中，公綰爲工部員外郎，除端明殿學士、同僉書樞密院事，辛未，詔天武捧日四廂都指揮、神武前軍都統制王稹爲荊南濟鼎澧岳制置使，率所部全軍，并帶統制官崔增水軍，持其巢穴，仍仰淮東宣撫使韓世忠、江東宣撫使劉光世、各以船五百隻與稹，又詔統制巨師古以兵二千，亦隨稹去，併力討之。稹又請金字牌，欲招安其衆。上曰：建炎以來，盜賊起而不息者，由黃潛善專事招安，而無弭盜之術。高宗厚祿，以待渠魁，是賞盜也。故不逞之徒，皆勵爲盜，楊幺罪惡貫盈，何以招爲。仍命將來破賊，誅止渠魁，貸其脅從，許以自新。庚子，給事中黃唐傳，乞立武選格，以科舉人數三分之一待武士，中第者注縣尉，他日有統兵官闕，並先選武士，詔兵吏二部條上。建炎中，國子監併歸禮部，丁未，始詔駐蹕所在，國子監、太學士仍置博士，然未果行焉。初，呂頤浩以養兵費廣，乃稍更鹽法，循法爲序，使商賈入納奔湊，又經理淮甸，以護通泰，專鹽利，而堂吏張純獻計，頤浩增定私鹽利名，多配當兩犯者相屬，於是殿中侍御史常同言：法已極重，貧民所負至少，而受捕豪家，結羣持仗，則法不能及。宰臣銜蔡京之舊，亦用張純，提領兩務，而戶部與監吏通姦利已有顯狀，上諭同曰：凡舉事不能有利無害，館當擇利多害少者爲之，非卿言，朕不知其害，至是面命有司更定其法。下純大理寺治罪，取兩務復隸戶部，時選部案牘不存，吏得爲姦，川陝官到部者，多以徼文沮抑，往返輒經歲，於是考功郎官歷陽魏杞引紐，計川錢又八百三十餘萬緡，惟是官吏營私，罷其不便於己，非興謗謾以爲擾，今老矣，恐誤國事，似等知軍食方急，不可以無開，乃疏乞因任，詔從之。自川陝屯兵一歲之用，可計者糧一百六十餘萬石，而對糴居其半，錢三千餘萬緡，而鹽酒稅亦半之，此其大略也。（此線條剛入序）上謂宰執曰：爲法不可過有輕重，然後可以必行，朕嘗語徐俯，異時宮中有所禁，則令之曰必行軍法，而犯者不止，朕深惟其理，但以常法處之，後更無犯者，乃知先王立法，貴在中制，所以必可行也。鼎寇楊幺，犯鄂之公安、石首、兩縣，甲午，詔天武捧日四廂都指揮、神武前軍都統制王稹，爲荊南濟鼎澧岳制置使，率所部全軍，并帶統制官崔增水軍，持其巢穴，仍仰淮東宣撫使韓世忠、江東宣撫使劉光世、各以船五百隻與稹，又詔統制巨師古以兵二千，亦隨稹去，併力討之。稹又請金字牌，欲招安其衆。上曰：建炎以來，盜賊起而不息者，由黃潛善專事招安，而無弭盜之術。高宗厚祿，以待渠魁，是賞盜也。故不逞之徒，皆勵爲盜。楊幺罪惡貫盈，何以招爲。仍命將來破賊，誅止渠魁，貸其脅從，許以自新。庚子，給事中黃唐傳，乞立武選格，以科舉人數三分之一待武士，中第者注縣尉，他日有統兵官闕，並先選武士，詔兵吏二部條上。建炎中，國子監併歸禮部，丁未，始詔駐蹕所在，國子監、太學士仍置博士，然未果行焉。初，呂頤浩以養兵費廣，乃稍更鹽法，循法爲序，使商賈入納奔湊，又經理淮甸，以護通泰，專鹽利，而堂吏張純獻計，頤浩增定私鹽利名，多配當兩犯者相屬，於是殿中侍御史常同言：法已極重，貧民所負至少，而受捕豪家，結羣持仗，則法不能及。宰臣銜蔡京之舊，亦用張純，提領兩務，而戶部與監吏通姦利，已有顯狀，上諭同曰：凡舉事不能有利無害，館當擇利多害少者爲之，非卿言，朕不知其害，至是面命有司更定其法，下純大理寺治罪，取兩務復隸戶部，時選部案牘不存，吏得爲姦，川陝官到部者，多以徼文沮抑，往返輒經歲，於是考功郎官歷陽魏杞引紐，計川錢又八百三十餘萬緡，惟是官吏營私，罷其不便於己，非興謗謾以爲擾，今老矣，恐誤國事，似等知軍食方急，不可以無開，乃疏乞因任，詔從之。自川陝屯兵一歲之用，可計者糧一百六十餘萬石，而對糴居其半，錢三千餘萬緡，而鹽酒稅亦半之，此其大略也。（此線條剛入序）上謂宰執曰：爲法不可過有輕重，然後可以必行，朕嘗語徐俯，異時宮中有所禁，則令之曰必行軍法，而犯者不止，朕深惟其理，但以常法處之，後更無犯者，乃知先王立法，貴在中制，所以必可行也。鼎寇楊幺，犯鄂之公安、石首、兩縣，甲午，詔天武捧日四廂都指揮、神武前軍都統制王稹，爲荊南濟鼎澧岳制置使，率所部全軍，并帶統制官崔增水軍，持其巢穴，仍仰淮東宣撫使韓世忠、江東宣撫使劉光世、各以船五百隻與稹，又詔統制巨師古以兵二千，亦隨稹去，併力討之。稹又請金字牌，欲招安其衆。上曰：建炎以來，盜賊起而不息者，由黃潛善專事招安，而無弭盜之術。高宗厚祿，以待渠魁，是賞盜也。故不逞之徒，皆勵爲盜。楊幺罪惡貫盈，何以招爲。仍命將來破賊，誅止渠魁，貸其脅從，許以自新。庚子，給事中黃唐傳，乞立武選格，以科舉人數三分之一待武士，中第者注縣尉，他日有統兵官闕，並先選武士，詔兵吏二部條上。建炎中，國子監併歸禮部，丁未，始詔駐蹕所在，國子監、太學士仍置博士，然未果行焉。初，呂頤浩以養兵費廣，乃稍更鹽法，循法爲序，使商賈入納奔湊，又經理淮甸，以護通泰，專鹽利，而堂吏張純獻計，頤浩增定私鹽利名，多配當兩犯者相屬，於是殿中侍御史常同言：法已極重，貧民所負至少，而受捕豪家，結羣持仗，則法不能及。宰臣銜蔡京之舊，亦用張純，提領兩務，而戶部與監吏通姦利，已有顯狀，上諭同曰：凡舉事不能有利無害，館當擇利多害少者爲之，非卿言，朕不知其害，至是面命有司更定其法，下純大理寺治罪，取兩務復隸戶部，時選部案牘不存，吏得爲姦，川陝官到部者，多以徼文沮抑，往返輒經歲，於是考功郎官歷陽魏杞引紐，計川錢又八百三十餘萬緡，惟是官吏營私，罷其不便於己，非興謗謾以爲擾，今老矣，恐誤國事，似等知軍食方急，不可以無開，乃疏乞因任，詔從之。自川陝屯兵一歲之用，可計者糧一百六十餘萬石，而對糴居其半，錢三千餘萬緡，而鹽酒稅亦半之，此其大略也。（此線條剛入序）上謂宰執曰：爲法不可過有輕重，然後可以必行，朕嘗語徐俯，異時宮中有所禁，則令之曰必行軍法，而犯者不止，朕深惟其理，但以常法處之，後更無犯者，乃知先王立法，貴在中制，所以必可行也。鼎寇楊幺，犯鄂之公安、石首、兩縣，甲午，詔天武捧日四廂都指揮、神武前軍都統制王稹，爲荊南濟鼎澧岳制置使，率所部全軍，并帶統制官崔增水軍，持其巢穴，仍仰淮東宣撫使韓世忠、江東宣撫使劉光世、各以船五百隻與稹，又詔統制巨師古以兵二千，亦隨稹去，併力討之。稹又請金字牌，欲招安其衆。上曰：建炎以來，盜賊起而不息者，由黃潛善專事招安，而無弭盜之術。高宗厚祿，以待渠魁，是賞盜也。故不逞之徒，皆勵爲盜。楊幺罪惡貫盈，何以招爲。仍命將來破賊，誅止渠魁，貸其脅從，許以自新。庚子，給事中黃唐傳，乞立武選格，以科舉人數三分之一待武士，中第者注縣尉，他日有統兵官闕，並先選武士，詔兵吏二部條上。建炎中，國子監併歸禮部，丁未，始詔駐蹕所在，國子監、太學士仍置博士，然未果行焉。初，呂頤浩以養兵費廣，乃稍更鹽法，循法爲序，使商賈入納奔湊，又經理淮甸，以護通泰，專鹽利，而堂吏張純獻計，頤浩增定私鹽利名，多配當兩犯者相屬，於是殿中侍御史常同言：法已極重，貧民所負至少，而受捕豪家，結羣持仗，則法不能及。宰臣銜蔡京之舊，亦用張純，提領兩務，而戶部與監吏通姦利，已有顯狀，上諭同曰：凡舉事不能有利無害，館當擇利多害少者爲之，非卿言，朕不知其害，至是面命有司更定其法，下純大理寺治罪，取兩務復隸戶部，時選部案牘不存，吏得爲姦，川陝官到部者，多以徼文沮抑，往返輒經歲，於是考功郎官歷陽魏

中興小紀卷十五

紹興三年秋七月丙辰。左僕射呂頤浩辭提舉國史。不允。上曰。朕觀歷代史。後人皆不及前人。遷固雖下於左氏。鮮猶奇偉。范蔚宗以還。不足觀也。至唐史尤不及前人遠甚。頤浩曰。陳壽三國志亦佳。上曰。卷頗簡略。事實多在注中。又諸家互相矛盾。席益曰。歐陽脩五代史。乃有褒貶。襲例過范蔚宗等遠矣。　工部侍郎晁謙之奏。乞參紹聖大觀法。別立博學宏詞一科。己未。詔從之。時行在百官。以職之高卑。而差其人數多寡。月給廩錢之直。亦是據請之也。　時大旱。上曰。和買未爲良法。今支錢一千。州縣吏更不奉行。重困吾民。可下監司盡實。勿爲文具。甲子。手詔略曰。朕於民事未嘗敢緩。其和買紬絹錢已蠲。而多有不支。民咨怨而傷和氣。因以致旱。可索逐路未支實數條上。　言者謂艱難以來。中原隔絕。祖宗開國功臣子孫凋喪幾盡。乞訪其後。量才錄用。從之。　樞密院計議官王大智。所造戰車不可用。壬申。詔罷之。上曰。器械之利。古今異宜。古所便者。未必便於今。然古人雖用。亦或不利。如睽往而止之類。蓋車非利器也。席益曰。古人用車或勝。而後人用之必敗。蓋古人彼此用車。至於彼徒我車。已有佚軼之懼。而後人每以車器械之利。古今異宜。古所便者。未必便於今。然古人雖用。亦或不利。如睽往而止之類。蓋車非利器也。席益曰。古人用車或勝。而後人用之必敗。蓋古人彼此用車。至於彼徒我車。已有佚軼之懼。而後人每以車敵騎。其敗固宜。呂頤浩曰。房琯失利於陳濤。正坐此也。　甲戌。宰執奏召學生監牧馬。呂頤浩因論厥西買馬。雖設提舉官。須令帥司與之直。庶無乏事。上曰。固也。然當擇帥。若不擇人。而每事待朝廷處置。則雖百執亦不能辦。治天下者要在官得人。而使之各任其事。則天下治矣。　時置監於饒州。以左朝請大夫

郡漸、爲提舉學生監牧事。然馬性利高寒。鄱陽地卑溼。既而因暑。馬死者衆。漸、坐此罷。　先是講筵所紙劑人經進書推恩。內門下後省私名莫允。中書進義副尉。左司諫唐煇論以爲不當。乞追改。煇、吳縣人也。己卯。宰執進呈。上曰。此講筵所奉御寶批也。既有例當行。席益曰。此事固有前比。然副尉而炤諫官論列。乞陛下允所奏。上頷之。徐俯曰。既有例。當如何。上曰。然。凡朝廷事既有例。因言者論列而改。則是朝廷所行果非也。且此小事。非繫國體。呂頤浩固請從煇之說。上可之。　先是久旱。中雖得雨。微潤而止。上極憂禱。襄陽府。屢聽李橫節制許之。金僞兵復犯襄陽。橫以食盡不繼。遂引其兵棄城而遁。金僞兵南至鄧。橫欲乘荊南以俟朝命。其屬趙去疾閻大鈞等。竊使歸朝待罪。橫曰。我有烏合乞衆。所至自謀衣食。人皆指爲賊。萬一諸部不見納。若何。二人曰。我亦官軍也。何至是。既而鄂帥劉洪道果拒之。橫大怒。遂近虔。恐。橫欲乘荊南以俟朝命。其屬趙去疾閻大鈞等。竊使歸朝待罪。橫曰。我有烏合乞衆。所至自謀衣食。人皆指爲賊。萬一諸部不見納。若何。二人曰。我亦官軍也。何至是。既而鄂帥劉洪道果拒之。橫大怒。欲殺二人。皆呼曰。江西帥趙樞密可歸也。橫猶未決。而趙鼎已遣米船至。其衆遂安。盡先與信陽軍鎮撫使牛皋。先渡江至洪州。鼎復以錢數千兩犒橫之衆。且檄知黃州鮑貽遜迎勞於境。橫大喜。是月。詔橫駐洪州。既而鼎發橫赴闕。將佐以下隨之。橫至闕。爲桑仲訟冤。乃追洪州都監鮑貽、送大理鞫之。亦竟薄其罪。時召德安鎮撫使陳規至行在。規首乞罷鎮撫使。又言諸將跋扈。請用偏裨以分其勢云。　詔復沿海制置使。乃以殿前都指揮使郭仲荀知明州兼之。仲荀將兵三千之任。因陛辭乞解軍職。遂加檢校少保。仲荀至明。正當風汛。賊舟南來之時。即遣小舟入海爲斥堠。屯兵港口。據要會以待之。　八月己丑。宰執奏分屯軍馬遠近輕重。呂頤浩曰。第恐無糧。上曰。撫國家給饋餉。自古亦須運糧。豈有無糧之理。余堵初叛逆主。亦以讒言不給糧之故。往附女眞也。　時言者欲罷都轉運司。於是度支郎中侯懋等言。自發運司罷後。上供錢物頓失。遂改爲都漕。蓋緣以辦上供爲事。今能此。亦可省吏之費。第諸路漕臣。又以上供移用。他時復置。即非朝廷舉措。矧自置司。一歲間已增八十餘萬貫矣。縮漕臣不得自便。故同忌嫉。以此見存廢利害甚明。庚子。詔從之。　上以雨暘不時。又蘇湖地震。甲辰。詔中外之臣。令極言無隱。先是諸州有積年所欠禁軍闕錢。已委逐路憲司起發。上復恐不便於民。遂諭宰執。令速蠲放。癸又手詔三省樞密院行之。大指盧有道呼禁繫。蓋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至是上又曰。紹興元年以後。合催之數。亦未須起。欲與諸路招軍令塡足舊數也。　初。河南布衣王忠民、隱居不出。靖康中。因上書被召。又嘗以策干長安帥范致虛。致虛喜。欲致之不能。時諸鎮如翟興、董先、李彥仙、皆禮重之。劉豫僭立。忠民作九思圖。及定亂四象。澄人逢金寨與故遼之壻。以斷天下之疑。宜撫處置使張浚、補以官不受。復薦之。至是忠民詣行在。左僕射呂頤浩、僉書樞密院徐俯、謂之曰。上知君來甚喜。既見上。所奏皆留中。授右宣義郎。忠民辭不獲命。則以告納於扆中。竊之七寶山下而去。後撰三國和議狀。遣使臣岳知常散於敵中。知常越豫

境被執。忠民於是編管福州。未幾得免。　初同僉書樞密院事韓肖胄、工部尚書胡松年、使金。道經淮甸。見田畝多屬豁氐相屬。密附奏。乞展限起常賦。及立貫掩選條以廣上恩。是月肖胄等至。奏中軍前與金議和。金頗見信。而有恤禍之意。給事中黃唐傳言。都漕不可罷。力營救之。於是言者論唐傳附何大臣。九月乙卯。以唐傳爲徽猷待制提舉太平觀。未幾落職。　丙辰。兼詳定一司敕令章誼言。比修紹興敕令格式。事務速成。論旨專決。州縣推行。已漸見抵牾。望詔監司守臣條上新書之闕。命官審訂。去其謬誤著爲定法。從之。　右僕射朱勝非等奏。近泉州水暴發。壞城郭廬舍。已行詰問。上曰。國朝以來。四方水旱。無不上聞。故修省獨貨之令隨之。近日蘇湖地震。泉州大水。輒不以聞。何也。乃詔諸路有水旱。監司郡守。即時具奏。如敢隱則置之法。　時天象多變。章誼交章論左僕射呂頤浩之過。而殿中侍御史常同疏其十罪。戊午。罷頤浩爲鎮南軍節度、開府儀同三司、提舉洞霄宮。制下。言者又請錮去將相崇資。於是改觀文殿大學士宮祠如故。　己未。詔略曰。昨舉祖宗之制。欲杖臧吏於朝堂。亦以刑止刑之義。復思祖宗時。綱值不滿千錢。故以一貫三百計匹。後因論列。遂增至二貫足。今綱價不下四五貫。豈可尚守舊制。每匹宜更增一貫足。今後臧吏犯法。夫復何言。　先是。皇后父那煥卒。妻福國夫人熊氏進狀。乞賜第及官子弟門客。皆踰常制。癸亥。上令輔二子官。一子有官者進二秩。餘悉不行。且顧宰執曰。祖宗待戚里皆有常憲。朕不敢踰。豈以后族故私之耶。後復以皇后受册。乞恩。上曰。朕於外戚不敢有私也。況待后家。又不敢與宣和皇后家等。前此官那氏中外戚。已減於韋氏矣。乃詔追贈煥少師嘉國公。許造進酒而已。　甲子。起居郎曾統言。本朝多以諫臣兼記注。且欲直前奏事。元豐更制。不復併任諫列。然有事亦許直前。頃者權臣用事。言路寖塞。居是官者。既無言責。率以出位爲嫌。甚非祖宗兼聽之意。乃詔依元豐舊制。　丙寅。詔江西大帥趙鼎移制置大使。既又詔江西制置使岳飛、駐軍江州。而舒顧宰執曰。祖宗待戚里皆有常憲。朕不敢踰。豈以后族故私之耶。後復以皇后受册。乞恩。上曰。朕於外戚不敢有私也。況待后家。又不敢與宣和皇后家等。前此官那氏中外戚。已減於韋氏矣。乃詔追贈煥少師斬二州。亦隸節制。初。飛與帥李回不協。至是。鼎至。臧待之。飛亦心服。　江陰軍進士李翰、蘇白、違詔不詣檢院。乃伏闕上書。是日。詔押赴本貫。上曰。所言者皆細務。如城宗子之類。自可行。非有誣訐之語。顧不當伏闕耳。此風皆李綱啓之。不可不懲也。　上謂宰執曰。議者多言諸大將不可復釁兵。此爲不知時宜者。如漢高祖定天下。諸將兵至數十萬。未嘗以爲疑。故能有成功。今劉光世、韓世忠、張俊各及五萬。張浚不滿三萬。而議者已患其多。非也。朱勝非曰。漢初諸將最爲用者。韓信、彭越、英布、三四人。兵最多。徐俯曰。光武常中分戲下之師以與鄧禹。席益曰。方用兵之時。御諸將當如高祖。既定之後。待功臣當如光武。上然之。上自南渡以來。每兩月輒一賞衞士。勝非又及其時。則命吏爲文書置袖中。俟命而後進。久而上覺之。問何不早進。勝非曰。此異恩也。當出自陛下。若舉之。非市恩而何。上嘉歎之。　殿中侍御史常同言。朝廷設官。有當廢而置者。近諸路屬官。衰增舊員。而寺監之官不除。臣謂當減屬官而復寺監丞。一則分掌郎曹之務。二則養人材以觀其能。三則資遠者不至躐遷。庚午。上謂宰執曰。郎官高選。前此歷寺監丞乃得之。渡江以來。序進人材。則徑至郎官。其議復置。如同言。　朱勝非等言。今歲防秋事。上曰。今有兵備三十萬。當更相擇。止得勝兵二十萬。器械悉備。訓而用之。可以復中原。威外敵矣。豈獨防捍險阻哉。

大理少卿張杓論淮南帥臣守令。當加精擇。壬申。上曰。縣令尤爲近民。須一任有舉主及格。乃得爲之。比來一切之制行。或初官便爲令。已溢正矣。當誰守之。昔子皮欲使尹何爲邑。子產訓行美錦而使人學製。蓋民之師帥。非練習政經者不可爲也。　中書舍人晉陵孫近言。艱難以來。軍期機速之事。先以白劄子行下。然後乃經給告。循習寖久。凡擬官隨獄之類。亦經下有司。今欲由省劄施行。乃詔非機速者。仍命給告。　秘書省正字晉陵陳祖言。乞修建炎以來日歷。從之。　冬十月壬午朔。詔昨者遣使出自睿意。授以手劄。澄清諸道。逮期還朝。偶緣他事。相繼而去。皆非有失使指。深慮四遠不知其由。妄意擒摩。將已行之事。苟簡滅裂。未還二使。不無疑慮。三省可下諸路所陳利害。令監司郡縣逐守舉薦人材。取旨錄用。　自南渡以來。官無籍吏。隨事立文。號爲省記。出入自如。先是言者乞令使將所省記類面成册。從之。遂詔修七司敕令。又得廣東轉運司錄到元豐元祐吏部法。與七司所省記者參修。命禮部尚書梁汝嘉、吏部侍郎章誼、同定。擬立朝最久。諳練典故。定著曲當。至是吏部敕令格式書成。而擬除徽猷閣直學士。奉祠以去。癸未。右僕射朱勝非上之。　上謂宰執曰。武備在於軍器。弓甲尤爲先務。今戰士良工。兼須善價。今御前所造弓。洪擬、經之而兵部侍郎章誼、同定。擬立朝最久。諳練典故。定著曲當。至是吏部敕令格式書成。而擬除徽猷閣直學士。奉祠以去。癸未。右僕射朱勝非上之。　上謂宰執曰。武備在於軍器。弓甲尤爲先務。今戰士良工。兼須善價。今御前所造弓。無慮三十萬。皆披堅執銳。加以弧矢之利。雖強敵無足畏也。然造弓必川良工。其直八千。可以爲式。宜令軍器所及張俊軍中分造。應使盡其藝也。　戊子。以工部侍郎李擢爲禮部尚書。專一除徽猷閣直學士知婺州。　時荊南制置使王瓊、總軍討楊幺。至鄂州。瓊言湖水瀰漫。未可進兵。王辰。詔俟水落。速去擒捕。既又詔西北無歸之人。爲賊誘脅者。別給旗牌。付瓊招收。　甲午。廣西宣諭明橐言。大理國欲進奉及貢馬。事上。論宰執曰。進奉勿許。安可利其虛名而勞民乎。朱勝非曰。異時廣西嘗奏大理入貢。言者指以爲妄。事可爲證。上曰。彼云進奉。實利於貿販。但令帥臣僧其馬直。則馬當繼至。可增諸將騎兵。不爲無益也。　戊戌。詔略曰。朕以眇躬。親逢厄運。愧無德化。而士大夫趨向多歧。附益奔競之風不息。則朋比之勢漸成。若不以時警惕。辨其邪正。尚且曰內修外攘。得不負愧於天下。可令臺諫察其徽而勁之。三省樞密差除。常加避遷。朕有賴焉。　淮東宣撫使韓世忠奏。見管兵四萬四千餘人。乞揀去老弱。詔世忠軍練已精。陝西南北山東兵。隨世忠累經出入。難以例汰。令存恤之。初。世忠之在建康也。以金衆善射。常以騎兵取勝。世忠乃選少年敢死士爲一軍。號曰背嵬。如古羽林佽飛之類。皆以一當百。又自出新意。造克敵弓。斗力雄勁。每射鐵馬。一發應弦而倒。蓋二者皆足以制敵。至是愈精矣。　初。福建鹽法。以三分爲率。二分商販。一分官搬。比年商販殊少。鹽鈔不行。郡武軍判官趙不已。上言。乞併令轉運司搬賣。歲認鈔錢二十萬緡。漕司以鈔錢太重。請減爲十五萬緡。從之。時虔寇藉竊發多緣。奸入閩廣販鹽以致作亂。至是知梅州陳杲乞散賣小鈔。謂非特可助國計。亦使細民得販。則暗消其爲盜之端。事下權貨務。已亥。本務言。福建二分客鈔。已令轉運司歲輸一十五萬緡。而廣東亦係官搬。杲所言不惟有侵漕計。兼礙成法。遂格不行。杲、建陽人也。　壬寅。以龍圖閣學士台懋爲禮部尚書。既而殿中侍御史常同言。懋不當除。遂寢。同州縣不能恤民。散而爲盜。有盜又不時奏。致使滋長。可嚴戒之。　先是。平詔吏部注擬姦獘事。

詔意以爲安得以盜甫鑄之流。鈐制姦吏。除其奚源。上始用鑄事。蓋猶取其初能制庶耳。鑄後作姦逃合。數貢漢餘。唐史所譏。上意深嫉。恐臣下不察。有疑御筆改曰安得如毛玠清公。使天下之士莫不以廉潔自勵。丁未上謂宰執曰。他時詔未嘗三省可便奏。陳改定。徐俯曰。陛下始用鑄事。特取其爲郎時事。後惡其姦。改以毛玠頒之天下。益足以見盛德矣。　己酉。宰執奏事。席益請諸軍所造馬貲。乞令造弓。詔從之。上曰。弩但可守。戰則須弓。朱勝非曰。前者李橫、牛皐與金人戰。既勝之。金益兵來。橫等皆無甲。是以敗。上曰。無甲何以禦敵。今治兵所先者器甲。而弓尤急也。徐俯曰。臣見張俊云。近議軍中方知帶甲之利。今有甲士十萬。則撫慴於強敵。上曰。俊隨朕久。士之帶甲者。俊棟之也。　荊南制置使王璦至岳州。水路下流。進兵先遣統制官右世達領二千人至鼎州。與程昌禹下統制官杜滋合兵。以當上流。令世達聽昌禹指縱。世達勇而和。滋方患兵少。遂與協力攻賊。至龍陽縣之沅洲。奪賊小德山船一。賊遂敗。庚戌。官軍入攻蜀。又金兵東寇楚泗。時江東宣撫使劉光世駐軍在建康。扼馬家渡。光世將兵直擣蘆荻。金人乃引去。不復所脅而已。事下工部。本路言。江州廣寧監合鑄二十四萬貫。池州永豐監合鑄三十四萬貫。比經殘破。以兩監工匠池併入饒江。併入虔外。其鑄額合令認發。十二月癸未。詔從之。　甲申。宰執奏。故侍御史崔增、吳全、自番昌進兵。攻賊失利。二將皆渡王璦與程昌禹議。方欲橫鼎江下流。植樁留船守之。以防賊衝。然後悉衆沂芷江。併力攻城。將及賊劉衡等。衆會鄂州告急。戊申。璦持兵趨鄂。留統制官王滋趙興等軍。權聽昌禹節制。移駐上芷江口。十一月丙辰。宰執奏修運河事。上曰。有言當役不堪出戰之卒。固不可。又言調民而役。滋不可。惟發旁郡兩軍。駐城揑江之閘爲宜。至於廩給之費。則不當吝。朱勝非曰。閘河似非急務。而儲餉艱難。爲害甚大。故不得已。但時方甚寒。役者良苦。臨流居民。悉當遷避。及富家以儥屋取貲者。皆非所便。恐議者惑之。上曰。禹卑宮室而盡力乎溝洫。浮言何恤哉。　開封布衣李漢英上書。以爲國家之弊。在於用柔太過。故敵得逞。丁巳。上曰。沈潛剛克。高明柔克。聖人之德。時剛時柔而已。光武治天下。以柔道行之。復興漢業。顧豈柔爲不可哉。漢英語雖強易。而朕不爲忤也。　時劉豫調民修城運糧。又擇其壯者以備戰。戊午。諸路探至上側然曰。中原之民。亦勞矣。吾民之不陷僞境者。雖兵興有年。朕未嘗敢以科調煩之。蓋其休息。夫使民各安田業。治道之要也。朝廷當力行之。　自建炎初。置司農寺。庚申。始復置丞二員。明年。又得益長武。　僉書樞密院韓肖胄、工部尚書胡松年、使金回。自上即位。遣使入金十數。未嘗報聘。至是劉豫兵敗。始遣其臣文州團練使李永壽、職方郎中王翊等九人。隨肖胄同來。詔前來使滯致堯、高公繪、接伴之。（朱勝非閒居錄曰。秦檜自訪相。奏以河北河東人還金。以中原人還劉豫。豫亦以河北人還金。金亦遣王明來聘。謂七事。第一事欲盡取北人。與檜二策正同。國乃知檜之議出於金人也。）　兵部侍郎趙子崧爲館伴。時敵情反側。人以館客爲難。子崧彌縫應對。而永壽驕倨自肆。又命右文殿修撰王倫與之議事。倫爲翊道害中帥故。翊慢少禮。倫即曰。上嘉公盟遠來。特命倫相勞。此殊恩也。宜拜以謝。二人始拜就命。倫充送伴使。於是殿中侍御史常同言。先振國威。則和戰常在我。若一意議和。則和戰常在彼。靖康以來。分爲兩事。可爲鑒戒。上因從容語及武備。曰。今養兵已二十萬。有奇。同曰。未聞二十萬兵而畏人者也。　時御史六察所隸官司。有免隸臺察者。常同請依舊制。乙丑。詔閤門客

省四方館並隸臺察。編皇城司專掌禁廷。依祖宗法不可易耳。同又言六曹貳長。拘執繩墨。頗少假以權。使隨事裁決。上曰。國朝以法令御百執事。故凡有司以奉法爲能。而不敢以私意更。今三代皆有所尚。所漢而下。亦各自有制度。祖宗成憲。朕之家法。不敢改也。　祕書省言。元豐官制後。國史別置院所。有日歷歸本省。國史案今乞以修國史日歷所爲名。從之。　初。元祐司馬光爲政。請設十科以取人材。曰行義純固可爲師表。曰節操方正可備獻納。曰智勇過人可備將帥。曰公正聰明可備監司。曰經術精通可備講讀。曰學問該博可備顧問。曰文章典麗可備著述。曰善治財賦公私俱便。曰練習法令能斷諸訟。蓋合侍從以上各舉三人。紹聖以來。此科遂廢。至是三省樞密院請復舉行。乙亥。詔從之。

宣和皇后弟韋淵。乞磨勘遷秩。時淵官爲橫行。吏部言橫行於法無以年勞遷者。丙子。上曰。若宣和皇后來歸。勢必加恩外家。姑留此以需母后之歸可也。乃命留以俟之。　吏部郎官劉大中言。鼓鑄爲國利源。虔饒兩司。歲鑄一百五萬緡。留四十五萬緡。循環爲本。合發五十九萬餘緡。而元二年上鑄二十萬緡。視支外止發一十二萬緡。御同本錢。給兵匠總三十五萬餘緡。除實鑄外。虛費一十九萬餘緡。豈止所得不償所費而已。事下工部。本路言。江州廣寧監合鑄二十四萬貫。池州永豐監合鑄三十四萬貫。比經殘破。或以干堂。壬辰。言者請遴揀公正可任之人。專於鑪。鷹杜其求。且去得閃之弊。上曰。有一閘必致十乞。可則減不得。具閘鷹少俯士檢也。　癸巳。廣西經略使劉彥適言。南丹州莫公晟、領賊兵三千犯覩州。右僕射朱勝非曰。此皆當覩政和所開新邊。近來往往棄而不守。如覩州亦下本路相度。而帥臣監司以爲所據控扼。不宜棄之。上曰。前日用事之臣。貪功欺罔。其實傷民費財。使遠俗不安也。彥適又乞與公晟一職。詔從之。　乙巳。宰執奏正旦使人入見。故事百官俱入。上曰。金盛之時。神京會同朝廷百官之富。所以夸示敵國。今暫駐於此。事從儉便。舊日禮數。無庸俱入。兼元日亦未嘗受賀也。　時朝廷館金使。禮既備。而所乞還俘囚。及西北士民之在東南者。且請棄江以徙逆豫之疆。朝廷皆不從。於是李永壽等銜氣而去。　時將遣參知政事席益爲報使。而益以母老辭。上問誰可代行。乃薦樞密都承旨韋誼。明日誼對。上諭以使金之說。誼徑承命。詔加誼龍圖閣學士以行。

中興小紀卷十六

紹興四年（歲在甲寅）春正月丁巳，宰執論遣使事。上舉申包胥曰：秦伯初無伐吳存楚之志，感申包胥之誠，爲賦無衣，秦師乃出。然則合兩國之成，回難回之意，只在使人耳。　鼎澧鎮撫使程昌禹、遣統制官杜湍、興制官李進、戴鉞、王師古等，引衆打糙於河州，因襲大潭縣，叛將蓋清拔寨道去，師古深入敵壇，忽遇金兵與戰，大敗，師古歸大潭，內懷狐懼，遂俛身降敵。吳玠念其下忠義，不從師古以叛，命撫定之。玠既併其衆，所統益以精強，然自此遂失洮岷之地，獨存階成而已。　參知政事席益既辭使金，及金使對楊而又無一言之助，於是臺諫交論其失。二月壬午，詔以資政殿學士提舉太平觀。論者不已，尋詔落職。　癸未，上曰：國家任用小人，當退之也。（案二浩頃不辭，曙年要錢，作昌曰，大君有命，頃退之也。）朱勝非曰：陛下於天下初無愛憎，始謂其賢則用之，既知其非則退之，所以爲公也。上又曰：人或以開河爲非急務，朕語之曰：禹卑宮室而盡力乎溝洫，孔子以爲無間。然安可謂非急務。要措置有方耳。　先是議廢觀州，下廣西帥司相度。未上。二月乙酉，上謂宰執曰：知其無益於國，便可廢之。然當時取之，不足爲利，今日廢之，亦須盧思徐俯曰：誠如聖諭。元祐間，棄葉陽，匆匆城中人未出者爲蠻所殺。紹堂中唐義問所以被讒，蓋禍始於此也。　鼎寇楊幺既爲官軍所敗，其黨雖出降，而賊防之甚嚴。鄰居失覺者，其罪死，閭有得逸官地，保甲利其隨身之物，又殺而奪之。鎮撫使程昌禹乃募人能引隨者與獲級同，故降者稍衆。遂申朝廷，乞招安。時知樞密院張浚自蜀還。（是月朔日，浚至潭州。）留其屬官鄧檄、同湖南帥臣折彥質、措畫招安丙戌，宰執奏其事。上曰：玄等遊民喘聚，守令之罪，苟欲自新，令王瓊、折彥質、招之，以成朕好生惡殺之意。既而行下招安，而賊以不堪及被詔不肯出，蜀乞行黜責。炳、侯官人也。　金左都監烏珠、與西戶盧里、翠領衆十萬，復大入，犯仙人關。宣撫司都統制吳玠乃預爲壘於關旁，號殺金坪，嚴兵待之。統制官楊政，言於玠曰：此地爲蜀阨塞，死不可失，當臨以強弩，彼不敢捨此而犯關，且地名亦善，破之必矣。於是金人至，亦據高阜，且戰且攻壘。玠與烏珠約相見，烏珠誘玠以王禮，不從。三月辛亥朔，金兵攻壘益急。玠命統制官李進、戴鉞、王師古等，引衆出銳兵，持長刀大斧，擊其左右，夜布迭射之矢，下如雨，敵死者布地，而復踐以登。玠遣政與統制官田晟，出鋭火滿四山，大震鼓隨之。壬戌夜，壘中大兵出，敵不意，攻烏珠陣，里罕兩大寨，破之，連戰皆捷。金萬戶韓常爲官軍射損左目，金不能支，遂遁去。統制官王俊追百餘里，至鳳州，又敗之。是役也，金自元帥以下，皆令壘擊而來，又選取豫服心爲四川招撫使，期不徒還，既不得騁，則還據鳳翔，授甲士田爲久留計，不敢復安動矣。　丙辰，端明殿學士江西大帥趙鼎，在洪三年，哦吏愛民，盜賊屏息，一方賴之。至是召還。　辛酉，詔舉賢良方正，能言極諫，是日，詔建禮臣鄭士彥進讀。上曰：蜀中地狹民貧，勿縱吏徒剝以重困之。官吏姦贓者，當劾不可默也。　癸未，以侍御史辛炳爲中丞。時宣州奏疑獄不當奏而輒奏，著不論罪，而給事中孫近因疏駁大理寺之失。論宣州有觀望。乞併罪之。甲子，上謂宰執曰：宣州可貸，今若加罪，則諸郡後

有疑獄不復奏矣。趙鼎曰。此正國家立法之意也。乙丑。龍淩爲資政殿大學士。提舉洞霄宮。辭又詔落職。福州居住。朱勝非謂居緣曰。張浚出使陝蜀之時。宜除宣撫副使。用其銜劃子羽謀帥陝。劃子羽謀帥陝。勝非以右司諫與金角一戰盟誓

淩故事。勝非曰。聖誠如此。臣謹奉詔。先是荊南制置使王燮自鄂回。鼎奏已招到賊衆萬餘。然賊累殺招安使臣。逗遛等。且乞割州縣如溪洞故事。是月。湖南帥折彥質報賊不可招。燮乃復遣兵蹤躡賊禾。賊乘大水攻鼎州。社木寨破之。官軍使死者不知其數。賊愈增氣。燮興鎮撫使程昌禹。皆坐降官。戶部尚書黃叔敖。除徽猷閣學士。奉祠而去。初。吏部法。選人改京官。而舉主有他故。則報罷之。至是。郎官王思溫、始建請。選員溢格者。本部以牧使不盡之數。移文所舉官。別行改奏。詔從之。秋七月戊申。建昌多壘。寇而軍士素驕。邀取無度。守不能制。至是守臣劉滂以法裁之。兵不勝其憤。是日。衆集爲亂。滂及母妻皆死。滂、東陽人也。建昌叛卒嬰城自守。江西提刑司遣兵招捕。時又詔右軍統制官趙祥、引兵討之。庚午。宰執奏討賊事。上曰。辛企宗自建昌使人來經營。乞委之討賊。頃嘗遣往編建平范汝爲。怯懦無謀。養成大寇。正如王燮在湖南。玩寇卒無成功。而企宗又在燮之下。惟務交結。本無守長可用也。朱勝非曰。陛下洞察諸將才否如此。宰相趙鼎曰。來必敢殺人。恐劫財耳。上愀然曰。斯民遭此禍可憫。今有司優恤之。既而言者以爲國家艱難以來。閫中殺漕臣。建康杭秀之守臣。皆爲其下所囚。卒歸罪有司。以爲失於撫循。臣聞建昌兵悍。劉滂稍裁以法。茲守臣之職。乃併其家皆碎於賊。此而不懲。失刑甚矣。願錄滂之死以白其冤。詔贈朝請大夫。官其子二人。初。樞密都承旨韋誼、同給事中孫近、出使至金廷。與其左右副元帥尼雅滿、烏克紳、論事不少屈。金人論以再還。誼辭曰。萬里銜命。兼逾兩宮。必須得請。金遣金吾蕭愛受賢。併以風聞歸過吾國。願詰其所自。金以實對。乃已還至南京。爲劉豫所留。誼等以計得還。上嘉勞之。乙亥。擢誼爲刑部侍郎。手刃僞弓匠。事下大理寺。殿中侍御史魏矼言。內侍出入宮禁。漸。豈得不過爲之虞。建炎三年。皆禁內侍不得關通主兵官。及預朝政。如違。以軍法論。謹舊制之戒。是月。御史丞辛炳除顯謨閣直學士。與郡而去。朱勝非參告。建炎中。請數十條。皆不可行。如匯軍錢物。須七百萬緡之類。勝非不已。疾小愈。未能造朝。乞先供聖職。有命玉音。趙鼎事實曰。是夏。樞府全闕。胡松年爲中司。辭不獲。申請如張遠故事。遠自建康赴蜀。朝廷給錢一百五十萬緡。今鼎所言三倍以上。今藏郡所需。三百萬緡。半令朝廷已如遠數。半令我作乞兒入蜀耶。

於是。鼎言。陛下建炎中。信張浚出使川陝。國勢百倍於今。浚有補天浴日之功。陛下有礪山帶河之誓。君臣相信。古今無二。而終致物議。以被竄逐。夫襲師失地。浚則有之。然未必如言者之甚也。大抵專閫陝之與。受不御之權。則小人不安其分。謂僭實可以苟求。一不如意。便生叛望云。是時蜀士至於輦金寘人。詣闕訟之。志之士。欲爲國立事者。每以浚爲戒。且浚有捍禦諫諍之可也。人主誅之亦無憾也。今乃下至草澤行伍。凡有求於浚而不得者。人人投牒醜詆。及其母妻。甚者指爲跋扈。抑何甚哉。今臣無浚之亦無憾也。今乃下至草澤行伍。朝廷遠。恐好惡是非。行復紛紛於聰明之下矣。伏望睿鑒。憫臣孤忠。使得展布四體。少寬陛下西顧之憂。鼎又言。臣隨行兵除七進外。取於密院及諸處。纔二千人。而強壯者什無數百。又發自各依張浚例。初乞錢百萬。止得五十萬。度牒二萬。止得三千。再乞得萬八千。又乞姑足元數。臣日侍宸扆。所陳已覩如此。況在萬里之外。惟望睿斷。不爲羣議所移。臣實萬幸。趙鼎事實曰。自鼎入參。常與諸將論防秋大計。獨張後。鼎又言。臣隨行兵除七進外。取於密院及諸處。纔二千人。而強壯者什無數百。又發自各依張浚例。初乞錢百萬。止得五十萬。度牒二萬。止得三千。再乞得萬八千。又乞姑足元數。臣日侍宸扆。所陳已覩如此。況在萬里之外。惟望睿斷。不爲羣議所移。臣實萬幸。趙鼎事實曰。自鼎入參。常與諸將論防秋大計。獨張後。

爲例册。令法司掌以備檢從之。先是。侍御史魏矼、論兩淮屯田事。上謂宰執曰。招集流離。使各安田畝。最爲今日急務。因采鴻臚奚宜王詩。謂中興之業。實在於此。胡松年曰。朝廷行屯田累年。惟荊南解潛略措盈。其餘皆虛文。無實效。上曰。然。松年復曰。漢宣之治。總核名實而已。天下事若因名以責實。無不治者。如屯田尤不可廢。一歲耕墾幾何。收穫幾何。使足以考。上曰。卿可條上。當力行之。癸未。朱勝非上屯田利害。言今日之兵。既令執兵。又令服田。終歲勤勞。所得如故。有未可者。上曰。古者三時務農。一時講武。農即兵也。兵農之制一分。恐不可復合。勝非所陳甚善。可即行之。孟庾等曰。自此兵日以衆。食日以廣。儻偷不更易。容臣等與勝非熟議。上謂宰執曰。紫陽岳飛行軍有律。朱知能破敵如此。初。松年曰。惟其有律。所以能破敵也。乃降詔獎之。且促飛第賞將士。趙鼎曰。陛下激勵如此。其謹不勤。將除飛清遠軍節度。湖北制置使。既而飛奏辭盧宗訓者。知德安府。侍御史魏矼言。飛新立功。朝廷當成就其美。不宜使輕儇之徒。爲其屬都。昔郭子儀以奏請不行。謂爲人主所厚。願以臣章示諸將。因此事機。以善其後。宗訓之命遂寢。

魏矼請遴選臺才。隨宜器使。乙酉。上謂宰執曰。朝廷當爲官擇人。不可爲人擇官。矼論隨宜器使。正得用人之道。孟庾曰。誠如聖論。胡松年指疏中語曰。朝廷用人。誠能無分朋類。毋徇愛憎。則至公之道行矣。天下幸甚。戊子。執政奏事。趙鼎曰。臣今西行。與吳玠爲同事。或當節制之耶。上悟。孟庾等言。趙鼎除使。名與王似等同。乞自容旨易之。乃除鼎都督川陝諸軍事。既而鼎又奏荊襄乃四川後門。遂并領荊襄諸軍。趙鼎事實曰。是時當國者不可否事。事多不決。吏緣爲姦。每鼎受狀之日。人皆聞。集由是見。是初上即位以御筆使專總軍政。其後非關樞密院。錢事相侵。頗不便。至是。言者論其失。乞令參知政事通知其事。上以爲然。命下之日。識者知其過。人莫曉也。或曰。只此一節。已自過人遠矣。

上曰。朕於大臣。未嘗不進之以禮。退之以道。遂舉清人則文公詩。以爲范國亡師之本。在所深戒也。胡松年曰。陛下於鼎。可謂任之專。責之重矣。朱勝非參告。趙鼎出使。如張遠故事。遠自建康赴蜀。朝廷給錢一百五十萬緡。今鼎所需三倍以上。今藏郡所需。三百萬緡。半令朝廷已如遠數。半令我作乞兒入蜀耶。

於是。鼎言。陛下建炎中。信張浚出使川陝。國勢百倍於今。浚有補天浴日之功。陛下有礪山帶河之誓。君臣相信。古今無二。而終致物議。以被竄逐。夫襲師失地。浚則有之。然未必如言者之甚也。大抵專閫陝之與。受不御之權。則小人不安其分。謂僭實可以苟求。一不如意。便生叛望云。是時蜀士至於輦金寘人。詣闕訟之。以無爲國立事者。每以浚爲戒。且浚有捍禦諫諍之可也。人主誅之亦無憾也。今乃下至草澤行伍。凡有求於浚而不得者。人人投牒醜詆。及其母妻。甚者指爲跋扈。抑何甚哉。今臣無浚之亦無憾也。今乃下至草澤行伍。朝廷遠。恐好惡是非。行復紛紛於聰明之下矣。伏望睿鑒。憫臣孤忠。使得展布四體。少寬陛下西顧之憂。鼎又言。臣隨行兵除七進外。取於密院及諸處。纔二千人。而強壯者什無數百。又發自各依張浚例。初乞錢百萬。止得五十萬。度牒二萬。止得三千。再乞得萬八千。又乞姑足元數。臣日侍宸扆。所陳已覩如此。況在萬里之外。惟望睿斷。不爲羣議所移。臣實萬幸。趙鼎事實曰。自鼎入參。常與諸將論防秋大計。獨張後。

中興小紀卷十七

紹興四年九月淮東宣撫使韓世忠奏以遣使議和非便欲進兵恢復乙卯上謂宰執曰世忠爲國之心甚切可諭以二聖在遠當遣使通問丁卯合祀天地於明堂以太祖太宗並配大赦天下庚午詔朱勝非提舉洞霄宮癸酉以知樞密院都督川陝荆襄諸軍趙鼎爲右僕射平章事兼知樞密院事翟汝文殿大學士

拒敵戊子上謂宰執曰世忠忠勇必能成功可令戶部支銀絹犒賞過江將士以激其心沈與求曰自敵騎蹂踐中原未嘗有與之戰者今諸將爭先用命此成功之秋也既而世忠又奏見在揚州邁踪南來能進而恐朝廷訖成功之遲上曰兵事豈可遽責趙鼎曰軍事不從中御古之制也乃詔世忠隨機制變甲午戶部侍郎梁汝嘉言每月經費一百餘萬緡雖調發所用倍多請權以江浙夏稅及和買十分折納五分二分折四緡三分折六緡其細則皆折納二分折四緡八分折六緡令轉運司計綱輸送從之　淮西宣撫使劉光世探到劉豫事　丙申積雨月餘戊戌上發臨安陰雲頓開軍容甚盛都人欣嘆以謂靖康以來未有是舉上登御舟至臨平鎮宰執奏事趙鼎曰臣等屢從駕舟見道傍觀者皆流涕以手加額陛下以萬乘之尊親總師徒屢至險之地苟心懷愛君莫不愛此臣待罪揆路不能而慊非不欲披堅執銳率衆推鋒而皆生不閑戰鬬又府庫無儲關津無備隨宜經理倉卒取辦必有過造願陛下收衆智降哀痛之詔捐內帑金以賞激士氣庶可成功此在睿斷勉之而已　韓世忠總兵駐揚州時奉使魏良臣過揚世忠置酒與別杯一再行流星庚牌告至良臣問故世忠曰有詔移軍守江乃命徹盞班師良臣去世忠度其已出境乃上馬令軍中曰觀音樓所鼓於是諸軍大集行至大儀鎮勒精兵爲五陣設伏二十餘處戒聞鼓聲則起而擊之良臣至金軍金聞我軍勦息良臣以所見對大帥烏珠喜甚勒兵趨江口距大儀五里其將貝勒托卜嘉（原名孛董雖也今改正下同）擁鐵騎過吾軍之東世忠傳小鼉鳴鼓伏者四起吾軍旗與敵旗雜出敵軍亂弓力無所施而我師伍伍迭進鴈背兜鍪人胸下捐馬足金全裝陷泥淖中人馬俱斃途擒貝勒托卜嘉烏珠走還泗上召良臣責其背己將殺之良臣好辭得免世忠提舉官董旻與金戰於天長軍又統制官解元成閔與戰於承州皆敗之擒生女真百餘人遣屬官建陽陳桷與旻等具舟載之獻於行在且言使人戰沒者三十餘人　壬寅上至平江府復下詔略曰朕急父兄之難申子弟之情師行有名天其助順將臨江浙已次吳門言念輻隕之間共離戎馬之禍使汝等邱墓隔絕骨肉散亡罪實在予一人毒乃流于四海咨爾將士勿顧便安宜各奮揚共圖恢復　宰執奏建炎初貢潛善汪伯彥擅權專殺將布衣陳東歐陽徹貶之極典上曰朕初即位聽用非人至今痛恨之乃各贈祕閣修撰官其兩子賜田十頃趙鼎曰輪相非人致陛下貴躬自咎如此誠爲懿德潛善伯彥誤國之罪天下皆知此安可誣也　是月以徽猷閣直學士福密都承旨章誼爲戶部尚書　十一月丙午朔上御平江府行宮　時松江既有備商賈往來自如通泰出納鹽貨如故上見士氣大振提兵日聞欲渡江與賊決戰趙鼎曰過既不可渡江非策也金兵遠來利於速戰豈可與之爭鋒兵家以氣爲主三鼓卽衰姑守江使不得渡徐觀其勢以決萬全且豫猶不親臨止遣其子豈可煩至尊與逆雛決勝負哉於是遣參知政事沈與求接行江上與諸將議可否始知敵騎大集其數甚衆與求回言松江居民旋造屋爲肆敵雖對岸略不畏之（此段趙鼎事實修入不得其時事實言久之時也時承慈泰三州各有水寨民兵合力擊敵遷敵騎乃力振忠義不忘國家實我祖宗涵養之力宜與放十年租稅仍撥錢米助之趙鼎曰陛下德澤如此人心益固國祚益長矣　辛亥上命申嚴密之事禁仍詔淵

淵進擒盡以軍法　殿中侍御史張致遠奏乞省罷營葺以紓軍民之力壬子詔除軍兵營寨外令孫佑不得廢副佑北海人時知平江府上因謂宰執曰寨謀規戒朕所樂聞常恐言者無以補助昨致遠又奏御船不計其數可速行機察朕隨行惟三十餘舟皆載書籍此外無一玩好趙鼎曰監司郡守之官猶臣輔相衙數里陛下節約如此實帝王盛德事也上曰朕初到平江孫佑所供進饋桌子極弊朕念往日艱難纔居處陛陋飲食菲薄亦所甘心若邊境已清郡邑既定迎還二聖再安九廟帝王之算固在鼎等曰陛下規模宏遠如此太平基業指日可期天下幸甚　川陝宣撫副使吳玠奏臣之功乃張浚劉子羽知臣而薦用之今襲其數叙追還成命而於浚子羽少寬典刑上曰進退大臣斷自朕志豈可由將帥之言況朕於浚既罰其過追忘其功癸丑詔子羽自便士大夫以此多玠之義　先是趙鼎薦提舉洞霄宮福州居住張浚可當大事願令執政撫如浚者陛下若不終棄必於此時用之乃詔浚復資政殿學士提舉萬壽觀兼侍讀　喻樗沿檄曰樗先受趙鼎薦川陝部曾府園官既還行因過平江見鼎曰相公之事未甚不然道吳莫代矣鼎曰今若直前有如國重不可御也聖意須有獨斷之門鼎曰有則善矣樗曰張德遠求至百餘人以爲張浚可以當之上問浚方略如何鼎曰浚銳於功名而得衆心可以備任上卽日除知樞密院事鼎曰陛下幸聽臣言試用浚恐臺諫未悉陛下斷自宸衷無以息衆議上爲親書詔付石也

觀文殿學士提舉崇福宮李綱陳禦敵城之策大略謂爲齊悉兵南下其境內必虛宜揣類昌出其不意則必還以自救此爲上策召上流之兵松江而下以助軍勢此爲中策萬一借親征之名順勦之計此下策也上曰綱去國數年無一字到朝廷今豈非以朕總師親臨大江合綱之意乎辛酉降詔獎之　戊辰趙鼎言張孝純李鄴子弟復在近侍可見陛下德意乞降詔示從僞之臣他日來歸亦不加罪上曰中原陷沒致士大夫不幸汙於僭逆皆朕之過朕備嘗艱難不忘恢復蓋欲拯之塗炭咸與惟新要使人人知朕此意僉書樞密院胡松年曰禹湯罪己其興勃焉臣知中興有期矣　右司諫趙鼎言乞令有司具一歲錢穀出入之數以節浮費辛巳上謂宰執曰滯此疏極圖治體綜過防秋便可行之胡松年曰使論事之臣皆如此何患不能協濟正恐敵騎既退國家墮安盧文細務又復出矣上曰趙鼎記此可以爲戒

知樞密院事張浚往江上視師（翰墨事實曰浚在江上時敵在瓜步天人咸勸能自古用兵不能保其必勝計當先定必勝之策而後可以言戰今日之事已有渡江之勢而我未有必勝之策是以進退不決存亡他無術也二人同聲曰相公可謂大智上親征則難到此不得不然二公隨駕之勸上勉從之遂進駐建康）不倉猝萬一敵未必不勝或退不住則無由渡江之勢復歸臨安留兵堅守吳江金亦安能深入臣與張浚分斜正兩道常相應援不再渠矣三衙揚沂中吳錫兵也錫之必不使之自康如前日也惟不可與之爭鋒兵家以氣爲主三鼓卽衰姑下至再渠矣三衙揚沂中吳錫兵也錫之必不使之自康如前日也惟不可與之爭鋒兵家以氣爲主三鼓卽衰姑諸將併力一戰以決存亡他無術也二人同聲曰相公可謂大智上親征則難到此不得不然二公隨駕之勸上勉從之遂進駐建康而退朝臨謂鼎記此事不動尤爲難也

奉使魏良臣等自金回張浚遣之問以金事及大帥之語良臣謂金有長平之衆且出大言謂當割建州以南王爾家爲小國索銀絹犒軍其數千萬仍約良臣等再往浚密奏不可　十二月乙亥朔良臣等至平江府侍御史魏矼亦言當罷講和二字以攻守代之仍勵諸將力圖外禦遂不復遣（朱勝非閑居錄初桑梓自京城隨金人北去爲彼大帥遣圖任用至是遣圖統兵往淮甸朝廷遣魏良臣王繪奉使至其軍數問梧且歸其質遣再相力趨良臣爲都司繪除從官欲編其書耳）　魏良臣進辜使語錄

貴。金人比至天長縣。得親筆詔墨本。備良臣曰。愍民如此。民心安得不歸。丁丑。上謂宰執曰。向下詔丁寧。欲刑無冤濫。朝廷大之獄、重不能察、必以其情、忠之屬也、可以一戰。使敵人讀至此。能無懼乎　張浚奏以樞密副都承旨馬擴、爲沿江制置使。軍于鎮江府。且令湖南制置大使席益、檄統制官崔邦弼等軍赴援。益不從。詔將其職。　淮西宣撫使劉光世裹統制官王德獲僞官朱從己卯。上語宰執欲釋之。既而曰。先軫有言。武夫力而拘諸原。婦人暫而免諸國。堕軍貨而長寇讐。忘亡豬日矣。諸將方與敵人對壘。今獸伴釋之。恐其意意。勿殺可也。趙鼎曰。此皆吾民。誠不必殺。　乙酉。宰執奏淮南士王氂、踰出身。除正字。上曰。類起草茅。而議論若素官于朝。大抵儒者不能通世務。所謂腐儒。胡松年曰。治天下安用腐儒。上曰。然。類、侯官人也。　庚寅。上因論十二夜太陰犯鬼宿。有司以爲敵滅之象。胡松年曰。天象如此。中興可期。上曰。范蠡有言。天應至矣。人事未盡也。趙鼎曰。正當修人事以應之。　辛卯。上謂宰執曰。韓世忠近進鮮魚鮮。脫戒之曰。艱難之際。不厭菲食。卿當立功報朕。而貢口味。非愛君之實也。已卻之。沈與求曰。陛下示以好惡如此。諸將敢不用命。世忠能撫劉豫父子。纔致行闕誅之。而分醢於諸侯。此乃足以報陛下也。　乙未。川陝宣撫副使吳玠、奏夏國主數通誓不忘本朝之意。又府州折可求、族屬列狀申玠。見訓練士馬。俟玠出師渡河。當爲內援以擊敵。戊戌。上謂宰執曰。此祖宗在天之靈扶祐所致。亦見人心憤北敵也。　知樞密院張浚至鎮江府。召大帥韓世忠、劉光世、張浚、與議。且勞其軍。既部分諸將。乃留鎮江以節制之。於是世忠與金帥烏珠書。謂張樞密已在此矣。浚因奏捍禦次第。且言相持既久。恐有別生姦計。已與諸將議。凡可以克敵者。無不爲也。上巳。浚措置如此。金必不能遽爲衝突。參知政事沈與求曰。晉元帝時。石勒寇壽春。相持三月。晉臣至有勸降勒者。王導拒之。金今遠來久相持。非其利也。上曰。朕得淺何愧王導。　先是太史言來歲正月朔日當蝕。侍御史魏矼請下有司講求故事。上曰。春秋日蝕必書。謹天戒也。己亥。乃詔百職各爲朕講求所以消變弭災者。　辛丑。金人之衆屯於竹墩。會雨雪乏糧。又聞上親征。而其主悉病篤。萬戶韓常、撒烏珠曰。士無鬭志。苟強驅之過江。必多叛者。況吾君疾篤。內或有故。惟速歸爲善。烏珠聽之。聞於諸寨。一夕遁去。方道人馳論劉麟劉猊。倉皇棄輜重北走。麟既歸。乃率僞官上言。略曰。以中原制江表。強弱之勢。何啻百二之利。故自古王者興起。必於河北山東之地。然後爲真。若乃雄起及遁居吳越之會。計其強者。能自保一隅。有不遑。則中原之兵已進。而墟其國者非一也。於是豫以其言曉示僞境。　初。親征詔未至。盧州衆譁然。棄淮保江。知府仇悆、得詔。急錄以示人。皆思奮。且遣其子間道告急。上命以官。及敵進據舒。悆率兵出奇。直抵城下。敵戰敗。欲走渡淮。是月。金壻千助之。璫說約降。不從。即進兵急攻城。欲破約。勢窮乃降。遂復光州。甲子。麥至。上謂宰執曰。許約爲劉豫結連楊幺及趙張昂山寨。兇逆宜誅。今來歸朕。不欲失信。當貸之。沈與求曰。陛下方圖復中原。倘示大信。安反側。臣見整飭。被道以迎王師矣。　初。金之故主晟與今主晟相約。互傳位於其子孫。晟在日。以晟爲安班貝勒。安班貝勒者。儲副之位也。即晟代晟。即捨己之子宋王宗磐。而以晟之長孫梁王亶、小名哈剌滿者爲安班貝勒。仍領都元帥之職。是月晟卒。宋王宗磐與晟之子涼王固倫。及左副元帥尼雅滿皆爭立。而亶爲嫡。遂立之。益尼雅滿自去歲爲郭勒琿所代。已失兵柄。故不得立。時郭勒琿、遂蘭、諸帥。自江上

其人。詢之蔡鋒。以謂文學無如卿者。高居山東。躬稼之餘。爲子記之。蓄泄必書。不可證晦。將爲後世之戒。道君謙虛待下。隨行羣臣不以大小。未嘗名呼。每有使令。則溫顏諭之。

中興小紀卷十八

紹興五年。歲在乙卯。春正月乙巳朔。日有蝕之。　丙辰。上謂宰執曰。大臣朕之股肱。羣諫朕之耳目。事均一體。或有官非其人。所當黜者。卿等宜亟以告朕。不必須待論列。書曰。股肱喜哉。元首起哉。百工熙哉。股肱得人。則萬事皆治矣。趙鼎曰。臣等嘗怯。何足仰承聖訓。然爲治之要。在於用人。陛下以此訓臣。可謂得其要矣。　己未。金兵之道也。留程師回、張延壽、爲殿後。二將、彼中之驍將也。至是張俊命統制官張宗顏、引兵追及之。繼又遣統制官王進等。邀其歸路。薄之於淮。敵衆悉潰。墮淮而死。師回、延壽、勢窮而降。初以俊爲浚。既降。始悟曰。吾以爲張樞密。今乃韓西也。　行宮留守孟庾、請上還臨安府。從之。　金之渡淮也。劉光世遣統制官酈瓊、統兵過淮。由間道徑趨光州。僞知州許約、守城甚堅。又劉麟遣統制官酈瓊、統兵過淮。由間道徑趨光州。僞知州許約、守城甚堅。又劉千助之。瓊說約降。不從。即進兵急攻城。欲破約。勢窮乃降。遂復光州。甲子。麥至。上謂宰執曰。許約爲劉豫結連楊幺及趙張昂山寨。兇逆宜誅。今來歸朕。不欲失信。當貸之。沈與求曰。陛下方圖復中原。倘示大信。安反側。臣見整飭。被道以迎王師矣。　初。金之故主晟與今主晟相約。互傳位於其子孫。晟在日。以晟爲安班貝勒。安班貝勒者。儲副之位也。即晟代晟。即捨己之子宋王宗磐。而以晟之長孫梁王亶、小名哈剌滿者爲安班貝勒。仍領都元帥之職。是月晟卒。宋王宗磐與晟之子涼王固倫。及左副元帥尼雅滿皆爭立。而亶爲嫡。遂立之。益尼雅滿自去歲爲郭勒琿所代。已失兵柄。故不得立。時郭勒琿、遂蘭、諸帥。自江上

回至燕山悉赴晟之喪初晟已謚曼爲武元皇帝廟號太祖至是更謚晟爲文烈皇帝廟號太宗二月丁丑上自平江府還臨安府　己卯上次秀州　壬午上至臨安府　丙戌右僕射趙鼎除左僕射張浚除右僕射並平章事浚雖知樞密院都督諸路軍馬趙鼎事實曰二月四日劉光世張俊右軍退保鎮江楊沂中韓世忠左軍退保秀州光世軍獨以軍功及諸將任邊事爲首上既以邊事付浚而政事及邊機密使同心同德不統不必專以邊事乃爲得體浚兩辭出浚獨以軍功及諸將任邊事爲首上既以邊事付浚而政事及邊機密使同心同德不統不必專以邊事乃爲得體浚兩辭出浚獨以軍功及諸將任邊事爲首上既以邊事付浚而政事及邊機密使同心同德退人材專付於鼎矣　喻綱記曰時趙張二公相揚人材亦柯不可他日趙退則張繼之設一般話行一般事用一般人如此則公道長若同相揚人因知且並相榜論以謂且作樞密使同心同德退則張繼之設一般話行一般事用一般人如此則公道長若同相揚人因知且並相榜論以謂且作樞密使同心同德猶有不合或當去設則一番更改必有參酌是賢者自相厚也已而浚事亦稍如此　庚子宗正少卿范沖請以近詔羣臣條對做治平故事趙鼎奏直史館范沖於臣爲外姻願改授張浚上曰安可以沖故而祖宗故事況史館乘監修國史幸甚趙鼎奏直史館范沖於臣爲外姻願改授張浚上曰安可以沖故而祖宗故事況史館乘監修國史幸甚趙鼎奏直史館范沖於臣爲外姻願改授張浚上曰安可以沖故而祖宗故事況史館非朝廷政事之地可無辭遂詔鼎兼之於是殿中侍御史張絢言宰相用人不當以鄉閭親舊爲嫌更宜訪察畯奕卯上謂宰執曰如此則朋黨之風自破矣趙鼎曰用人所以立國臣豈敢久居相位至今立國規模則當爲遠計也鼎於是以政事之先後及人材所當召用者密條而設座右一一奏稟以次行之鼎謙沖待士犯顏敢諫凡內降恩澤多奏格不行號爲賢相而深喜故臺政殿說晉程頤之學胡士翕然嚮之時有言今託稱伊川門人者卻皆進用如邁人桐廬喻樗其人也乃不見知是月鼎始薦樗改官除正字詔辭曰頃窮西洛之淵源遂見古人之大體中書舍人王居正詞也樗以此頗爲衆所嫉徽猷閣待制胡安國亦師頤者也聞之以謂西洛淵源古人大體雖其高弟游酢楊時謝良佐諸人尚難言之而況樗耶乃敢託於詞命以妄襲借譏者憂之居正未幾遷兵部侍郎於是有伊川三魂之目鼎爲眞魂居正爲強魂言其多忿也故工部侍郎楊時爲邏魂言其身死而道猶行也既而正字裘陽張嵲遂以元佑中五鬼配之　劉豫能仕一之法改行五等稅法　閏二月丁未端明殿學士僉書樞密院事胡松年請外詔以猶職知宣州　川陝宣撫使盧法原請上供物品自去年以後仍充贍軍此帝王盛德事也　詔臨安府依舊浙西安撫督本以備邊宜從所請趙鼎等曰陛下惜內帑以贍軍此帝王盛德事也　詔臨安府依舊浙西安撫鎮江府潛松江安撫既而鎮江守臣劉寧止請撥常州江陰軍及昆山常熟二縣屬泌江安撫司從之寧止歸安人也　庚午宰執奏中書舍人劉大中、徵大理評事李洪、試大法改官事趙鼎曰法以弼教宜崇獎之上曰不崇獎之其舉將絕沈與求曰法家雖別一科人命所繫亦宜重其選也　是月都督張浚出江上勞師至鎮江府召淮東宣撫使韓世忠親諭上旨使移屯楚州以藏山東世忠欣然受命即日舉軍渡江於是淩至建康府勞江東安撫使張淩軍又至太平州勞淮西宣撫使劉光世軍而還　侍御史張致遠殿中侍御史張絢右司諫趙鼎、安章論新除主管馬軍王瓊討賊無功乞正其罪詔龍瓊管軍仍降充開府儀同三司保信軍節度使韓世忠　三月乙亥趙鼎薦荊南鎮撫使解潛宣撫使韓世忠、川陽人也瓊軍一萬五千檄隸淮南宣撫使解潛、張絢在綱幕中與潛有舊至是引用之　先是川陝宣撫副使盧法原以誠不濟師不餽糧及不給降錢幣不應副器械功成又不銓量獲功將士上以手詔詰法原法原辨數甚悉上不以爲是既而法原卒于閬州宣撫司事命副使吳玠權主行之　淮東宣撫使韓世忠已至楚州道屬官陳桷等赴闕左僕射趙鼎奏臣已編詢桷據言韓世忠且在承楚捍敵或所桷今來乞兵守建康蓋欲張淩分占江上同負此責臣以通泰鹽利爲重乞飭世忠軍老幼在鎮江非便采石等處有警即令引全軍趨江東或浙西而通泰鹽利在所不顧也桷又言世忠軍老幼在鎮江非便臣與桷議欲令還平江桷以爲然此亦張淩之意也　乙酉左僕射趙鼎奏乞遣中使傳問宣撫上曰當別有所賜近劉光世進馬來問朕乞花瓶遂輟玉瓶賜之鼎曰陛下御府寶器以犒大將深得駕馭之術矣　是日趙鼎奏觀文殿大學士李綱錄到建炎聖語上曰朕已悉皆實綱近日論事非往時比鼎曰綱才器過人嘗辟少年浮躁之士爲屬致有所累上曰屬官須老成更練鼎曰誠如聖諭　初張淩謫居福州而綱亦寓福淩與綱會餞除舊隙遂相厚善至是淩入相數於上前言其忠未幾起綱知洪州兼江南安撫制置大使　朱勝非閒居錄曰德制御膳日進一百二十品遇聖誕作四十品上御筵又加數十品宰執百官各賜食有差餘物稱是而已遇幸東南駐蹕臨安府兵火之後屬郡凋殘又久駐蹕亦不增置都廚以備百官之費大略不及百人歲大禮之勤殷不是過也大抵不過十餘萬緡而已其後物價日增十倍日有會集侍從臺諫百餘人者率以十萬緡爲率而不計也其後隨坐隨落職守泉漳者不與焉三省樞密院官吏軍兵之費又不與焉三省樞密院官吏軍兵之費又不與焉三省樞密院官吏軍兵之費又

至謀變。蓋兆於此也。未幾鄂勒珲死。以逢闢代之。而進左監軍烏珠爲右副元帥。夏四月甲辰朔。言者以語宰執曰。此子天資特異。儼如神人。朕親自教之。讀書性極强記。至是趙鼎得旨。謂做景德會計錄。列紹興以來歲計。且入爲出。詔送戶部。戊申本部先攢到去歲收支數餘。乞容繕錄。從之。初。太廟神主寓於溫州。歲時薦饗。委之守臣。司封郎官林待聘、曾言。原廟之在郡國。有漢故事。而太廟神主。禮宜在都。今新邑未奠。宜效古師行藏主之義。遣之行闕。以彰聖孝。至是始就臨安府建太廟。遣權太常少卿沙縣張銖、迎至行在。既而奉安上行。敷謁之禮。明年親征。遂奉木主以行。　先是侍講范沖、乞依仁宗通鑑閣故事。寫書無逸、孝經、天子四章爲圖。設於講殿之壁。上從其請。親御宸翰寫成二圖。庚戌。上以晤宰執。於是趙鼎贊上從善汲汲之意。且曰。沖以世守官。入侍經幄。乞修故事宣也。沈與求曰。宋環獻無逸圖以爲元龜。今宸翰昭回。非環所獻之比。陛下方夙夜自警。則恢復可期。天下幸甚。乙卯。詔直寶文閣曾紆齎其父布所著正論。赴闕。中道除紆知信州。戊午。上謂宰執曰。昨閱曾布正論。其言皆正當。趙鼎曰。臣嘗官陝西。嘗見此乃布親筆。近復得於紆處。蓋相去二十年矣。宛然如故。沈與求曰。韓璜言。出師故遠得併力而我多不利。今乘其怠而討之。彼衆既散。一旦復合。圍已疲于奔命。又不得守其田畝。禾稼。則有絕食之憂。黨與必攜。可招來也。難已命湖南制置使岳飛往討。而兵將必未嘗此。或遲兵殺戮。則失勝算。傷國體。遂奏請自行。上許焉。浚因辭樞密都承旨馬擴爲都督府都統制。初。湖南制置大使席益、雖楊么探者數百人。皆傳致遠縣因之。浚行至醴陵縣。召囚問之。盡釋其縛。給以文書。俾分示諸寨曰。自平。趙鼎等曰。陛下憂民如此。臣等則有以副聖意。宜既賑濟。則富家不至閉糴。上曰。富家惟務厚斂而不知散。鼎曰。厚斂而不知散。所以致富。及子孫驕奢妄用。則家道往往不振。上曰。立國亦然。子孫不知祖宗創業艱難。習成驕奢。馴致禍亂。亦可以爲戒也。沈與求曰。周公陳王業艱難以戒成王。七月之詩是也。

先有詔發常平倉米賑糶。已未。宰執奏。欲每日糶一千石。上曰。陰霖不止。細民艱食。宜爲發廩。則穀價自平。趙鼎等曰。陛下憂民如此。臣等則有以副聖意。宜既賑濟。則富家不至閉糴。上曰。富家惟務厚斂而不知散。鼎曰。厚斂而不知散。所以致富。及子孫驕奢妄用。則家道往往不振。上曰。立國亦然。子孫不知祖宗創業艱難。習成驕奢。馴致禍亂。亦可以爲戒也。沈與求曰。周公陳王業艱難以戒成王。七月之詩是也。

先有詔發常平倉米賑糶。已未。宰執奏。欲每日糶一千石。上曰。陰霖不止。細民艱食。宜爲發廩。則穀價自平。趙鼎等曰。陛下憂民如此。臣等則有以副聖意。宜既賑濟。則富家不至閉糴。上曰。富家惟務厚斂而不知散。鼎曰。厚斂而不知散。所以致富。及子孫驕奢妄用。則家道往往不振。上曰。立國亦然。子孫不知祖宗創業艱難。習成驕奢。馴致禍亂。亦可以爲戒也。沈與求曰。周公陳王業艱難以戒成王。七月之詩是也。

先請受制束。然嘗殺招安使。人猶不自安。浚令語飛分屯鼎澧益陽。歷以兵戈戒飛。至鼎之城外。置寨列艦。飛素有威望。而軍律甚嚴。乃遣先出降人楊華入賊招安。華未降時爲賊魁。以寬潛結么黨。殺么以降。時大旱湖水涸。如冬間。　六月甲辰。言者謂康定初。陝西用兵。招樞密院邊事與宰相同議。又因妄殊言。奏知政事亦許同議。今二府同班奏事。與祭制別班再上不同。而宰臣已兼知右府。不可無紀。乃許隨行官吏。各具見聞。遂若沖編修。仍令察館提點。未幾皆成。即所謂太上道君北狩行錄是也。　徽猷閣待制程昌禹守鼎州。六年。賊不能犯。是月除昌禹都督府參議官。乃移知荊州。程千秋代之。千秋在岳時。賊已願出降。及至鼎始勦。賊無就招意。時統制官杜湘、亦改爲都督府左軍統制。千秋因留湘所領蔡兵以捍賊。　是夏。金主亶以其國有親喪。盧本朝乘而伐之。令右副元帥烏珠屯於黎陽而左副元帥達蘭歸祈州。　初。金攻熙河。蕃漢官盡降。隨右郡王趙惟忠。乃擢老小入蜀。至是乞依見懷德例別帶一職。五月己卯。詔除惟忠正任觀察使。　辛巳。上殿。宮李椿年言。歲饑度牒不下萬數。是失一萬農也。積而累之。農幾盡矣。昔越王養兵二十餘年。嫁娶不時有罰。今則反是。上曰。越王養兵二十餘年。此志。是以身任之。因大中繼洵仁僻頭。遂歷言熙豐祖宗觀政事人材、善惡利害、首尾甚備。上嘉納。即詔牓之朝堂。　先是都督張浚、親臨湖以觀賊勢。疑未可攻。復欲還朝爲防秋之計。會制置使岳飛來。以小艦自浚曰。此易擒耳。浚曰。恐誤防秋之期。飛請浚少留八日。擒之。浚乃遣飛往。初湖南統制官杜士安、王俊、郝晟、領兵二萬餘。俊王瓊。不睦。其令以此無功。飛始至。糧士安以折其氣。使獨賊餌。先揚言俟太尉兵二十萬至矣。及是止見士安等軍。賊併力拒之。飛伏大兵四合。賊敗走。悉乘舟入據水寨。賊將陳瑀內變。劫僞太子鍾子義船。獲金交牀與龍鳳蠶等。詣飛降。楊么赴水死。黃誠、周倫、遂挾子義奔潭州都督府降。餘黨相繼皆降。飛入水寨。殺賊餌。殺殆盡。惟夏誠棄特險固守。飛擇善篙者二十人。夜往縛之。且悉衆運

以語宰執曰。此子天資特異。儼如神人。朕親自教之。讀書性極强記。至是趙鼎得旨。遣書院于行宮門內。以爲資善堂。欲令就學。上曰。朕年二十九。未有子。然國朝自有仁宗故事。今未封王。止令建節封國公。似合宜。以朕所見。此事甚易行。而前代帝王多以爲難。鼎曰。自古帝王以爲難。而陛下行之甚易。此所以莫敢跋及也。上曰。趙祖創業至勤。朕取子字行下子。夠子宮中。庶仰慰趙祖在天之靈。孟庶曰。陛下念慕祖創業而聖慮及此。帝王所難之事也。己亥。瑗爲保靜軍節度使。建國公。宗正少卿范沖、賢善堂翊善。震、邵武軍人也。趙鼎事實曰。一日。上謂鼎曰。欲令璟出閤。遷官教之。且就禁中置學。鼎乃與同列議。遷范沖、朱震爲翊善。朝論以二人爲楊時、天下之選。上亦嘗謂鼎曰。前日言建資善堂。欲令宗室子弟入學。然是時建資善堂及命官與出閤之目。適張浚札外。故檢人得以間之。如見族矣。　都督張浚謂楊么據洞庭湖。實占上流。不先去之。爲腹心害。將無以立國。然寇阻重湖。

出師故遠得併力而我多不利。今乘其怠而討之。彼衆既散。一旦復合。圍已疲于奔命。又不得守其田畝。禾稼。則有絕食之憂。黨與必攜。可招來也。難已命湖南制置使岳飛往討。而兵將必未嘗此。或遲兵殺戮。則失勝算。傷國體。遂奏請自行。上許焉。浚因辭樞密都承旨馬擴爲都督府都統制。初。湖南制置大使席益、雖楊么探者數百人。皆傳致遠縣因之。浚行至醴陵縣。召囚問之。盡釋其縛。給以文書。俾分示諸寨曰。自平。趙鼎等曰。陛下憂民如此。臣等則有以副聖意。宜既賑濟。則富家不至閉糴。上曰。富家惟務厚斂而不知散。鼎曰。厚斂而不知散。所以致富。及子孫驕奢妄用。則家道往往不振。上曰。立國亦然。子孫不知祖宗創業艱難。習成驕奢。馴致禍亂。亦可以爲戒也。沈與求曰。周公陳王業艱難以戒成王。七月之詩是也。

先請受制束。然嘗殺招安使。人猶不自安。浚令語飛分屯鼎澧益陽。歷以兵戈戒飛。至鼎之城外。置寨列艦。飛素有威望。而軍律甚嚴。乃遣先出降人楊華入賊招安。華未降時爲賊魁。以寬潛結么黨。殺么以降。時大旱湖水涸。如冬間。　六月甲辰。言者謂康定初。陝西用兵。招樞密院邊事與宰相同議。又因妄殊言。奏知政事亦許同議。今二府同班奏事。與祭制別班再上不同。而宰臣已兼知右府。不可無紀。乃許隨行官吏。各具見聞。遂若沖編修。仍令察館提點。未幾皆成。即所謂太上道君北狩行錄是也。　徽猷閣待制程昌禹守鼎州。六年。賊不能犯。是月除昌禹都督府參議官。乃移知荊州。程千秋代之。千秋在岳時。賊已願出降。及至鼎始勦。賊無就招意。時統制官杜湘、亦改爲都督府左軍統制。千秋因留湘所領蔡兵以捍賊。　是夏。金主亶以其國有親喪。盧本朝乘而伐之。令右副元帥烏珠屯於黎陽而左副元帥達蘭歸祈州。　初。金攻熙河。蕃漢官盡降。隨右郡王趙惟忠。乃擢老小入蜀。至是乞依見懷德例別帶一職。五月己卯。詔除惟忠正任觀察使。　辛巳。上殿。宮李椿年言。歲饑度牒不下萬數。是失一萬農也。積而累之。農幾盡矣。昔越王養兵二十餘年。嫁娶不時有罰。今則反是。上曰。越王養兵二十餘年。此志。是以身任之。因大中繼洵仁僻頭。遂歷言熙豐祖宗觀政事人材、善惡利害、首尾甚備。上嘉納。即詔牓之朝堂。　先是都督張浚、親臨湖以觀賊勢。疑未可攻。復欲還朝爲防秋之計。會制置使岳飛來。以小艦自浚曰。此易擒耳。浚曰。恐誤防秋之期。飛請浚少留八日。擒之。浚乃遣飛往。初湖南統制官杜士安、王俊、郝晟、領兵二萬餘。俊王瓊。不睦。其令以此無功。飛始至。糧士安以折其氣。使獨賊餌。先揚言俟太尉兵二十萬至矣。及是止見士安等軍。賊併力拒之。飛伏大兵四合。賊敗走。悉乘舟入據水寨。賊將陳瑀內變。劫僞太子鍾子義船。獲金交牀與龍鳳蠶等。詣飛降。楊么赴水死。黃誠、周倫、遂挾子義奔潭州都督府降。餘黨相繼皆降。飛入水寨。殺賊餌。殺殆盡。惟夏誠棄特險固守。飛擇善篙者二十人。夜往縛之。且悉衆運

草木流下填滿。乃長驅入營。途擒賊誠。果應飛來之讖。於是淩言除楊幺就戮外。招到黃誠、周倫等衆二十餘萬。湖寇盡平。李綱年紀稍幼。本來曰。初賊自恃其險。官軍難與相入。湖水攻則登岸。賊中爲之語曰。寧有羽翼莫能逃。也餓猶思食其肉。寧有飛來蓋自其險。未有飛命軍士伐君山之木爲巨筏。無數。賊窓謂以木筏客諸港汊。賊賊敗。急趨舟。欲出湖而港汊木筏已滿。舟爲所礙。不能通。戮死者外。盡招降之。讖來之讖。於是平驗。

初張淩與淮東宣撫使韓世忠合。移屯泗上。既而世忠退屯承楚之間。與初議小異。淩遂請祠。上乃降詔諭世忠。且謂宰執曰。世忠移屯。既略如議。淩復何疑。趙鼎曰。臣等已作書報淩。而世忠將董旼、亦自謂他日有警。老小必遠鎮江。則糇糧淮南非便。淩必驗此意。至是董旼攜親筆詔至軍前。世忠拜詔感泣。軍情共藏聖恩。

卞。誣謗宣仁后有廢立之意。遂被責。仍以伯雨手澤進之。乃詔贈伯雨諫議大夫。上曰。朕嘗親奉陵祐之調。今果爾。三省可議。追貶惇節度副使。卞團練副使。子孫不得除在內職任。於是倉部郎官韋傑出知婺州。太府寺丞章僎出爲江東提舉官。給事中廖剛、封還詔書。謂如此豈足以示懲。乃詔僎并與外祠。而新監進奏院韋保衡既而保登進士第。只補外任。甙中博學宏詞科。新明州教授石延慶、並與堂除。壁、鄧縣人。延慶、山陰人也。淮東宣撫使韓世忠奏獲到僞官王供等十人。乞推恩。將士壬戌。上曰。宿瀘僞官。本是吾民。他時邊臣如此小利。不須賞。庶免生事。今世忠既保明。姑量與推恩。

知貢舉翰林學士孫近。上合格進士樊光遠等。癸亥。上御集英殿策甙。上謂宰執曰。復詩賦累年。未有卓然可稱者。俟唱名。取高等壓甲。以勸多士。既遂賜汪澡以下二百二十人及第出身。先是有官人黃中第一。上曰。故事如何。沈與求曰。皇祐初。有官人沈文通第一。仁宗曰。朕不欲以貴胄先天下寒畯。遂以馮京爲第一。文通第二。上曰。此故事也。乃擢洋第一。而省閣賦魁鄭厚依第三名。光遠、錢塘人。洋、玉山人。中、鄱武人。厚、莆田人。仍賜洋名應辰。時言者謂賜新進士恩行及中庸篇。詔正字高閌校正。上將親書以賜。閌言恩行說詞夸大。類戰國縱橫之學。蓋出於漢儒雜記。竊止賜中庸。應使學者知聖學淵源。而不惑于雜。上乃止賜中庸。閌、鄞縣人也。丙寅。曲赦潭郴鼎澧岳復諸州。初。詔常州布衣陳德一撰統元新曆。至是成。中書舍人朱震上之。詔震爲之序。己巳。右僕射張浚以平楊幺功。自宣奉加左金紫光祿大夫。

詔祕書省以十八員爲額。自南渡以來。百司日有申明。皆臨時裁決。初無定制。三省樞密院尤爲叢冗。至是左僕射趙鼎、請委後省及都司取會前後所行之例。約以中制。立爲定法。付之有司。遵守而行。庶不得以爲姦矣。是月。劉豫之子麟出獵于陳留。有巍藏百餘人。欲擒麟而歸。其徒首之。悉斬于汴京。像又以其弟復、知濟南府。觀、知淮寧軍。九月。壬申。都畔張浚奏汇上請軍。精強非前日之比。壬午。宰執進呈。至是成中書舍人朱震上之。詔震爲之序。己巳。右僕射張浚。以平楊幺功。自宣奉加左金紫光祿大夫。

詔祕書省以十八員爲額。自南渡以來。百司日有申明。皆臨時裁決。初無定制。三省樞密院尤爲叢冗。至是左僕射趙鼎、請委後省及都司取會前後所行之例。約以中制。立爲定法。付之有司。遵守而行。庶不得以爲姦矣。是月。劉豫之子麟出獵于陳留。有巍藏百餘人。欲擒麟而歸。其徒首之。悉斬于汴京。像又以其弟復、知濟南府。觀、知淮寧軍。九月。壬申。都畔張浚奏汇上請軍。精強非前日之比。壬午。宰執進呈。至是成中書舍人朱震上之。詔震爲之序。己巳。右僕射張浚。以平楊幺功。自宣奉加左金紫光祿大夫。

趙鼎曰。承平時陝西、河北邊兵。亦未必如此。皆陛下累年蓄治之力。沈與求曰。去歲陛下英斷。亦特有此。可以卻敵也。上曰。皆卿等協贊。向使朱勝非尚爲相。必勸朕退避。今已無江浙矣。湖南北制置使岳飛。以平楊幺功。除檢校少保。重修神宗實錄。書成。乙酉。監修國史趙鼎上之。史館奏乞以故東京留守宗澤行實。與前宰臣汪伯彥等所進建炎中興日曆。參照俱錄。斷自聖意。付之史館。戊子。上謂宰執曰。朕昨使事。今十年。歷歷可記。趙鼎曰。臣聞宗澤勸陛下勿爲河朔之行。信否。上曰。誠有之。澤云。萬一去不回。況敵騎已逼。大王去無益。澤留朕雖有功。然朕不甚喜。蓋謂聖委朕以事。使朕不能成。有遺恨也。時磁人亦不放朕去。然疑王雲爲姦而殺之。澤不爲撫方。沈與求曰。澤留陛下。此乃天命。至不能救。豈豈得無過哉。案繫年要錄以此爲趙鼎之言而小有異。云使澤一書以留陛下。此天意也。至於澤不能救。豈豈得無過。然本有輕重。

己丑。上謂宰執曰。祖宗朝人才。中外迭用。故無偏重之弊。邇來士大夫以內爲重。今外至侍從而不歷州縣者。宜少革之。初元符來上書范柔中等三十人。皆以直言獲罪。定爲邪等。壬辰。上謂宰執曰。此乃蔡卞之罪。獻言者有可取則行。無可取則容之。如是則上無拒諫之名。下有敢言之士。何至目爲邪等。其謀道若。皆此類也。庶馬周言貞觀初。米斗直一錢。而天下悄然。知陛下憂之也。今一錢易粟十餘斛。而百姓怨。以爲陛下不憂之也。其言可謂切

中興小紀卷十九

紹興五年。秋七月。壬申朔。上謂趙鼎曰。內侍亦有助人者。如軍器所。初緣內侍李至道措畫有法。至今盤詰。至道左右手籌計。不差毫釐。是亦人妖爾。鼎曰。惟其精敏如此。便非國家之福。丙戌。都官張淩以知徐州何洋所條屯田利害來上。癸巳。上謂宰執曰。淮北之民。襁負而至。朕爲民父母。豈可使其失所。可賦田予之。更加優恤。以廣招徠之路。趙鼎曰。彼乍歸無所居。當賑助之。沈與求曰。立國不當爲朝夕計。就耕之民。若蠲租稅。更助之。五年以後。南淮荒土已闢。亦爲無窮之利。上曰。然。內軍器庫保明前行徐才良者出職。乙未。上謂宰執曰。內諸司轉官出職文字。祖宗法並用御寶。朕守之甚嚴。但令有司拔法行之。趙鼎曰。陛下雖細事。亦謹守祖宗之法。中外幸甚。自建炎兵興。四方舉子不能至行在。遂以省額分於諸路。謂之類試。所收多不當。至是始復開省闈。一如舊制。八月。乙巳。觀文殿學士提舉洞霄宮范宗尹卒於台州。時宗室趙鼐之、趙不撓、皆有職。爲言者所論。而趙鼎啓薦此二人。乃乞解機政。丁未。上曰。事有輕重。卿薦士之失。甚輕。而朕之罷相。甚重。況頃委臣論李處廟罪。呂頤浩爲相。啓處廟。亦自陳。今案牘在中書可見也。卿既自劾。復有何嫌。宜體朕懷。勿再有請。己酉。詔四川比歲軍興。百姓供饋不易。恐吏緣爲姦。令宣撫司按治。詔故趙普佐太祖開基。非他勳臣之比。官其五世孫六房各二資。戶部尚書章誼求去。癸丑。除龍圖閣學士、知溫州。先是起居郎任申先、乞追贈其父伯雨官。且言伯雨因論章惇、蔡

矣。太宗亦優容之。復加擢用。先是國子監丞正平張戒上書。數八千言。自謂恐忤聖意。願陛下容之。自南渡以來。國計所賴者鹽。每因闕用。即改新鈔。以幸入納之廣。第苟目前。不知利權悉爲商賈所持。去年冬。鼎請立對帶之法。商賈聽命。而鹽法遂爲定制。除去積年之弊。是秋。加以出剩。立爲分數。計入納與對帶二法並行。出入有常。源源不絕。始不爲巨猾所制矣。此據趙鼎傳入　冬十月。上御崇政殿。親試進士。賜王佐等及第出身有差。

執。癸卯。趙鼎等入謝。上曰。車攻宣王中興之詩。今當與卿等夙夜勉勵。以修政事。制仇敵。鼎等曰。臣等庸才。何足以副陛下此意。然陛下游神翰墨之間。亦不忘恢復。臣等敢不自勉。　都督張浚自湖湘轉由兩淮。會諸將議防秋。至是還。庚戌。入見。上曰。羣盜既就招撫。以成朕不殺之仁。卿之功也。趙鼎曰。湖湘既平。則川陝血脈通。他日可漸爲恢復之圖矣。時有武略郎成希靖。以策干浚。言國家阻江據關。深得禦敵之道。彼之騎兵蓋無所施。近年北軍終不得志於吳蜀。必將謀我以破殘之地。使吾取之。則兵勢遂至分而又約以和好。使吾信之。然後出吾不意。以此詭道而圖吳蜀。一落其計中。爲害不細。　金將薩里罕郎君。常與其腹心人黃職方者。於怡蕃人賀仔處言之。以謂有金國王子。定計要入川不遂。窮陝西兼下三四年。承順南兵必來作主。則一舉而四川可取。其後存歸朝。授官爲秦鳳都監。時金已歸我河南陝川西故地。仔始言之。　壬戌。上謂宰執曰。比頻得二聖安報。朕當親筆論四方使知。朕朝夕不忘二聖之意。還降手詔。略曰。二聖遠狩。九年于茲。迎請之使屢馳。侍臨之期尚遠。晨昏在念。憂惕靡容。間緣首敵之來歸。每詢南宮之安報。惟孝悌之至。可通神明。而小大之臣。共堅忠義。庶殺多難。克成厥功。趙鼎等曰。陛下聖意如此。天必降之福。迎還兩宮有日矣。　時溫州有唐顏眞卿之後脊居焉。詔守臣推擇。遣赴顏部、顏卓、各爲眞卿所有奮告身。又顏彥輝。乃眞卿直下第十一世孫。乙丑。上謂宰執曰。人有一死。或輕於鴻毛。或重於泰山。在處死爲難耳。眞卿死節。可謂得所處矣。今艱難之際。欲臣下盡節。可盡推恩以勸忠義。況仁祖時。曾命顏似賢以官。自有故事。趙鼎曰。眞卿死節一時。而名重萬世。人安可不勉於善。既而部、卓、彥輝皆補初品官。　先是都督府參議樞川陝宣撫副使郡溥。自閬州移司綿州。凡戰守皆副使吳玠專行。溥梁不得與玠急於軍食。與總領四川財賦趙開謀不合。玠欲從陸運糧。開執言不可。玠自爲之。時調夫兩川。運米十五萬石至利州。費民間僱夫錢六百餘萬緡。　丁卯。以端明殿學士席益爲資政殿學士四川安撫制置使。兼知成都府。詔益乃兩執政。令位川陝宣撫司之上。既而益至成都。言蜀民已病。而軍尚乏食。國以救弊。不一而足。欲以上流水澄之時。併運於閬利。俟春水生後。則運至軍前。如今夏頓闕。又於閬利。就糴入中。庶免多支腳錢。又於灊敍嘉黔宜伐木造船。庶免拘船。致商人逃避。又於洋州就糴十萬石。庶免陸運。民多役死。上以益所陳曲盡利害。降詔從之。　是月。館職高閱言。太祖欲平僭僞。嘗密禱神衞水軍。至其宗祥符中。以兵備不可廢。乃選水卒於金明池習戰陣。仍營池側。號虎翼軍。當無事之日。尚爾。今所以內侍提舉。不隸工部。是年始能提舉官。日鞫工部郎官及軍器監。匠本所視之。豫遣人持海道圖及戰船樣。獻於金人。乃與燕雲兩河夫四十萬人。蔚州交牙山採木爲栰。由唐河運入虎州。（金人於雄州北立城曰虎州。蓋以雄爲虎踞處。可以勝鎮也。）遣戰船。將由海道以窺我也。　自靖康以來。中原之民。不從金者。於太行山相保聚。初。太原張橫者。有衆二萬。（聚衆年要錄作二千。）往來嵐遼之境。嵐遼知州同知領兵一千五百人。入

山捕之。爲橫所敗。兩同知俱被執。又染小哥者。有衆四千。破神山縣。神山距華陽帥府百里而近。本府遣兵三千。付總管判官鄧奭。（案繫年要錄作鄧奭）將而討之。金軍遙見小哥旗幟不敢進。既而有都統馬五者。領契丹鐵騎五百至。責奭逗遛。併將其軍與小哥戰。亦敗而死。小哥名青。懷衛間人也。

中興小紀卷二十

紹興六年。（歲在丙辰）春正月。詔四川都轉運使趙開。親董餉至宣撫使吳玠軍前。都督張浚亦奏請開遂覺。又詔四川安撫大使席益趣開行。且除開徽猷閣待制。復降指揮轉運使。不當與四路漕臣同繫銜。凡此皆所以解間隙。趣應辦也。辛巳。陞玠宣撫使。仍罷綿州宣撫使軍馬。聽玠移撥錢物。委開拘收。都督張浚請親行邊郡。分命諸將。以觀擾會。上乃令浚往視師。初言屯田者甚衆。而行之未見其效。至是浚獨領屯田以出。始置官屬。凡所行之事。皆盡一面去。（盡一面去者。未能成功。心顧慮之。不欲出口。蓋察知其意與之謀曰。公之此行。未能使事事皆盡。而歸不爲無補。於是置官屬盡一面而去。先此言歸屯田者。蓋指張浚事。實出江上。欲謀大舉。深慮諸將議論不同。而歸見上猶足以爲手。浚大以爲然。同遂事未成。當大作屯田。

諸告。朕頃疑恐。趙鼎曰。將練地盤。呂頤浩罷職。上曰。頤浩之歸非爲此。卿等但與朕協力修政事。以答天譴爾。戊申。趙鼎乞下詔求言。上可之。詔都尚書孝光、以疾乞祠。是日除端明殿學士、知台州。上以壬子。又詔荊府亦依例帶湖北安撫經略使。壬子。又詔荊府亦依例帶湖北安撫經略使。時已召襄陽帥保康軍承宣使王彥爲行營前護軍都統制。以湖南潭臣權帥事薛弼代之。鈞入境。彥遣親兵七千人來迓。其將曹王太尉來有去意。鈞徑騎入彥。彥未起。已報新帥入府。遽出交政。仍起彥所部八字兵一萬赴行在。人頗不樂。弼竭帑犒師。彥遂統之以行。秋七月。癸酉。以吏部侍郎劉大中爲兵部尚書。初。內侍譚益。以潛潛恩。特此類恣。建炎間。魏幸浙東。因興大將張俊爭渡。以賂益。俊復訴于上。事下御史臺。臺劾益之變本於內侍覆車之轍。不可不戒。（趙鼎事實曰。內侍官附經大變。其勢少衰。而附經橫恣。固無已。然不若前日之甚。蓋前日之禍。未能革其弊。而此特知畏中外輿論。稍斂迹爾。）是日。上因論及司馬光、字譽端勤。如其爲人。朕恨生太晚。不及識其風采。八月。淮東宣撫使韓世忠。引兵自淮陽已還楚州。江東宣撫使張俊。既城盱眙。遂進屯洪澤湖北京西招討使岳飛。亦遣兵自蔡州焚其積聚。至是張俊承詔入覲。力請上進臨建康。以爲不可。輕然朝論同者極鮮。惟上斷然不疑。初。俊在江上。謀渡淮北。獨惟韓世忠爲用。世忠金主晟而立之。豫每歲於二人厚有所獻。而蔑視其他諸帥。故多憾焉。皆謂我等冒矢石拓土地。乃爲慶、爵祿所賜。至是豫即上將親征。遣人告急於金主。豈求兵爲援。且乞先寇江上。冀會諸帥設之。皇伯領三省事。宋國王宗翰曰。先主所以立豫者。欲豫闖偏保境。我得息兵安民也。自立豫之後。既不能自守。兵連結。愈無休時。今若從之勝。則豫據其利。敗則我受其弊。況前年因豫乞兵。常不利於江上矣。今何可再從之。翌遂卻豫之請。許其自行。且遣烏珠提兵黎陽。以觀賞焉。時金人已棄豫。然未屬之者。以尼雅滿猶在故也。豫以僞皇子左丞相兼領行臺尚書。正管。殿前司許清臣、楊大總管府。右丞李鄴、戶部侍郎馮長寧、皆參行臺謀議。與李成、孔彥舟、關師古、劉忠在慶下。僉鄉兵三十萬。號七十萬。分道入寇。西路趙合肥、以牽統之。東路由紫荊山出渦口。以牽犯統之。諜報至。僕射張浚復往江上視師。（趙鼎事實曰。聖旨令宰執一項。趙合肥、瞻弟現一項。從及豫和。淮甸大擾。是時世忠在楚。岳飛在鄂。擊勢丁不相及。獨劉光世大兵在太平。光世遣輜重過江。是時淮渦路出。時劉錡一項。趙合肥、瞻弟現一項。從及豫和。淮甸大擾。是時世忠在楚。岳飛在鄂。擊勢丁不相及。獨劉光世大兵在太平。光世遣輜重過江。是時淮渦路出。時劉錡一項。趙合肥、瞻弟現一項。從及豫和。淮甸大擾。是時世忠在楚。岳飛在鄂。擊勢丁不相及。獨劉光世大兵在太平。光世遣輜重過江。是時淮渦路出。時劉錡一項。趙合肥、瞻弟現一項。從及豫和。淮甸大擾。是時世忠在楚。岳飛在鄂。擊勢丁不相及。獨劉光世大兵在太平。光世遣輜重過江。是時淮渦路出。時劉錡一項。趙合肥、瞻弟現一項。從及豫和。淮甸大擾。是時世忠在楚。岳飛在鄂。擊勢丁不相及。獨劉光世大兵在太平。光世遣輜重過江。是時淮渦路出。）己卯。上論宰執曰。前此大臣誤國。困百姓以供不急之物。今正州兵未能除。獨力役其何愧也。時將臣趙密巨師古軍中多苦重腫之疾。上賜之藥。軍士服者。一服而愈。疾辰。趙鼎奏其事。上曰。朕常留意於藥。每退。即令醫者診脈。纔有虧處。即治之。正如治天下。不敢小害而不去也。史館修撰范沖言。重修神宗實錄。於朱墨二本中。有刊定奉詔別爲考異一書。明著去取之意。以垂後世。今重修哲宗實錄。考其議論多誣。亦乞別爲一書。以辨誣爲名。壬午。詔從之。初。詔吏部侍郎詳定一司敕令。裒敘復等修紹興敕令格式。至是告成。丁亥。右僕射張浚上之。時湖北伍飛軍初設總領錢糧。戊子。詔戶部郎官崔鼐、爲之。於鄂州置司。初。飛一軍每月費錢三十九萬緡。歲計四百六十萬緡。餘至是鑑中飛軍中每歲統制統領將官使臣三百五十餘員。多請過一千四萬餘緡。軍兵八十餘人。十四萬餘緡。於是左正言李誼言。鑑職在出納。理當究心。然盧點檢苛細。若行改正。卻合支券錢六萬餘貫。緡省九萬緡而已。望令依舊勘支。務存大體。以副陛下優恤將士之意。鑑武進人。端友子。誼南昌人也。

癸巳翰林學士朱震言今以戰馬爲急而貿於虜右深蹙夷人爲蠹伺我虛實乞諭帥臣凡買馬必擇謹密之士庶消患於未然異時西路通則漸減廣馬之數乃詔帥臣提舉買馬官嚴譏察之不得因以生邊患　時右司諫王綯以大臣不和爲憂乃言今陛下所與共濟艱難復大業者二三大臣爾或出而總戎或處而秉軸安修政事之間進退人才之際謀慮有不相及則初意未必盡同爲無私心惟其當而已願戒大臣俾同心同德絕猜間之萌以協濟國事至再三言之　多士乃賊衆十萬已次徐壽之間張浚統制官浚遣沂中至泗州與俊合且使謂之曰上令大臣先求二者之要而行之時本中權中書舍人有旨陪州倉草場苗豆者以賊猶罪詔監奏曰近歲官吏犯贓多抵踏罪且既名士人行法之際宜有所避況四方之遠或有枉濫何繇盡知若遽施此刑異時察其非辜雖欲深悔亦無所及矣論者以嚴刑上法祖宗夫祖宗之已者然自仁宗而降寬大之政久已成風累聖相承不敢輒易今一旦變改成法欲用祖宗權宜之制則將重失人心臣未見其可也又此刑既用臣恐後世不幸姦臣弄權必且借之以及無罪直言私議亦不能免何者用之已熟彼得藉口不以爲異也使國家此刑不絕則紹聖以來憸人盜柄搢紳遭此殆將無遺類矣願酌處笞罰以稱陛下仁厚之意凡兩奏從之　十二月甲午朔曲赦淮西　召龍圖閣學士孫近爲吏部尚書三省言昨道使諸道惟川陝未曾選官乃詔右司員外郎范直方宣諭兩路及撫問吳玠一軍　右僕射張浚還平江隨班入見具奏劉光世亟事上曰卻賊之功蓋出右相時趙鼎等已議回避臨安浚力請幸建康且言天下之事不倡則不起不爲則不成今四海民心執不思王室而金僞脅之以威雖有智勇無緣展竭比三歲間粗陛下一再進擢士氣稍振今當示以形勢激忠興懦則三四大帥不敢偷安蓋天下者陛下之天下陛下不自致力以爲之先則人有解體之意日復一日終以阽危異時復詔巡幸其誰信之何者彼知以此爲避地之計無意於圖天下故也論者不過曰萬一有警難於遠避夫將士用命犯淮而戰破敵有餘苟人有離心則何地容足又不過曰當秋而戰及春而還此得可以紓一時之急年年爲之人智習熟難立勝矣又不過曰敵占上流順舟可下今襄漢我有舟何自來使賊有餘力水陸偕進陛下深處臨安亦能安乎鼎言弱不敢強且宜自守未可以進乙巳鼎能除觀文殿大學士知紹興府　朱勝非閒居錄曰趙鼎張浚爭樞密之功興復之議浚自謂有御敵之功鼎作國事調停從古諫及其黨與攻鼎出知會稽　時張浚專任國政浚首言親民之官治道所急比年內重外輕流落於外者終身不用經營於內者積歲得美官又官於朝者多不歷民事請以郡守監司有治狀者除郎官郎曹淺者除監司郡守館職未歷民事者除通判仍乞降詔從之乃下詔略曰朝廷設官本以爲民比年重內輕外殊失治道之本自今監司郡守秩滿考其治效內除郎官而未歷民事者使復爪流于外庶幾民被實惠以稱朕意　辛亥召資政殿學士提舉洞霄宮張守爲參知政事　丙辰湖南大帥少保　案此句有脫誤繫年要錄作湖南路安撫制置大使呂頤浩爲浙西安撫制置大使仍兼隨軍轉運之職

翰林學士朱震請編右循吏傳一書以賜守令之有治行者上曰不若有治行者進擢無治行者隨輕重貴罰自有勸懲賜循吏傳恐無補於事　己未以兵部尚書劉大中爲龍圖閣直學士知處州　辛酉言者請以寺監丞簿編修刪定檢鼓等院官未歷民事者並堂除大邑下其告左右司　辛酉都司言寺監丞簿已准者劄別措置外其編修刪定檢鼓等院欲堂除遇闕大邑從之途以山陰及諸暨餘杭富陽江寧上元南昌分寧等四十處爲大邑　浙東帥觀文殿大學士趙鼎在越惟以束吏雖善政不能行蓋除害然後可以興利易之豫利建侯行師謂建侯行師乃所以致豫解公用射隼于

高墉之上而獲之也　時諸將皆聽命戊戌沂中統兵至滁州癸卯上謂宰執曰近歲官吏犯贓多抵踏罪且既名士人行法之際宜有所避況四方之遠或有枉濫何繇盡知若遽施此刑異時察其非辜雖欲深悔亦無所及矣論者以嚴刑上法祖宗夫祖宗之時臨機制變事有不得已者然自仁宗而降寬大之政久已成風累聖相承不敢輒易今一旦變改成法欲用祖宗權宜之制則將重失人心臣未見其可也又此刑既用臣恐後世不幸姦臣弄權必且借之以及無罪直言私議亦不能免何者用之已熟彼得藉口不以爲異也使國家此刑不絕則紹聖以來憸人盜柄搢紳遭此殆將無遺類矣願酌處笞罰以稱陛下仁厚之意凡兩奏從之　十二月甲午朔曲赦淮西　召龍圖閣學士孫近爲吏部尚書三省言昨道使諸道惟川陝未曾選官乃詔右司員外郎范直方宣諭兩路及撫問吳玠一軍　右僕射張浚還平江隨班入見具奏劉光世亟事上曰卻賊之功蓋出右相時趙鼎等已議回避臨安浚力請幸建康且言天下之事不倡則不起不爲則不成今四海民心執不思王室而金僞脅之以威雖有智勇無緣展竭比三歲間粗陛下一再進擢士氣稍振今當示以形勢激忠興懦則三四大帥不敢偷安蓋天下者陛下之天下陛下不自致力以爲之先則人有解體之意日復一日終以阽危異時復詔巡幸其誰信之何者彼知以此爲避地之計無意於圖天下故也論者不過曰萬一有警難於遠避夫將士用命犯淮而戰破敵有餘苟人有離心則何地容足又不過曰當秋而戰及春而還此得可以紓一時之急年年爲之人智習熟難立勝矣又不過曰敵占上流順舟可下今襄漢我有舟何自來使賊有餘力水陸偕進陛下深處臨安亦能安乎鼎言弱不敢強且宜自守未可以進乙巳鼎能除觀文殿大學士知紹興府　朱勝非閒居錄曰趙鼎張浚爭樞密之功興復之議浚自謂有御敵之功興復之議鼎作國事調停從古諫及其黨與攻鼎出知會稽　時張浚專任國政浚首言親民之官治道所急比年內重外輕流落於外者終身不用經營於內者積歲得美官又官於朝者多不歷民事請以郡守監司有治狀者除郎官郎曹淺者除監司郡守館職未歷民事者除通判仍乞降詔從之乃下詔略曰朝廷設官本以爲民比年重內輕外殊失治道之本自今監司郡守秩滿考其治效內除郎官而未歷民事者使復爪流于外庶幾民被實惠以稱朕意　辛亥召資政殿學士提舉洞霄宮張守爲參知政事　丙辰湖南大帥少保　案此句有脫誤繫年要錄作湖南路安撫制置大使呂頤浩爲浙西安撫制置大使仍兼隨軍轉運之職

翰林學士朱震請編右循吏傳一書以賜守令之有治行者上曰不若有治行者進擢無治行者隨輕重貴罰自有勸懲賜循吏傳恐無補於事　己未以兵部尚書劉大中爲龍圖閣直學士知處州　辛酉言者請以寺監丞簿編修刪定檢鼓等院官未歷民事者並堂除大邑下其告左右司　辛酉都司言寺監丞簿已准者劄別措置外其編修刪定檢鼓等院欲堂除遇闕大邑從之途以山陰及諸暨餘杭富陽江寧上元南昌分寧等四十處爲大邑　浙東帥觀文殿大學士趙鼎在越惟以束吏雖善政不能行蓋除害然後可以興利易之豫利建侯行師謂建侯行師乃所以致豫解公用射隼于

高墉之上。謂射禽而去小人。乃所以致解。鼎之象得於易者如此。至是蓑猶屏息。又場務利入之源。不令侵耗。財賦遂足。是冬。劉豫遣其僞皇子府參謀官張長寧。請於金主亶。欲立子麟爲儲嗣。亶曰。先主立麟者。以謂有德於南。聞子亦有德耶。予當遣人諮訪之。時豫兵敗。故以此探金之意。不從。豫自知危矣。

夏國馬多爲韃靼所盜。是歲夏國興兵。自河清軍渡河。由雲中境徑之韃靼。取馬而歸。往來皆不假道於金國。初。大帥尼雅滿烏克紳。皆鎮寨中。故夏人不敢動。二帥已罷兵柄。而左監軍薩里翠代守寨中。夏人亦不敢問也。知其無能爲。所以徑行不顧。金人亦不敢問也。

中興小紀卷二十一

紹興七年。歲在丁巳。春正月。癸亥朔。詔胶將親臨大江。駐蹕建康。以察天意。時左司諫陳公輔劾上幸建康甚力。公輔又論今世尙程頤之學。以鄙言怪語爲伊川之文。高視闊步爲伊川之行。人能習此則爲賢。而舍是皆非也。上因詔學者。令以孔孟爲師。時錄黃下禮部。吏欲鏤版。中書舍人董弅權侍郎。曰少俟之。郎官黃次山申審。謂弅沮格詔令。於是侍御史周秘劾弅出之。除集英殿脩撰。知衢州。（趙鼎雜記曰。其後給中朝廷疑脩注上曰。非嘗訐臺弅者。此風不可長。遂令補外。除湖南提刑。監國者。遣甘昇丁巳歲九月。赐再相。師睿次對。）既而翰林學士朱震求去。徽猷閣待制胡安國聞之。與其子中書舍人寅薄曰。子發求去晚矣。當輔公之說線上。若據正論力爭。則進退之義明。今不發一言。默然而去。豈不負平日所學。惜哉。且復問宰相云某當去否。既數日。又云。今少定矣。此何等語。遇緩急卽是爲偸生免死計。豈能爲國遠慮。平生讀易何爲也。於是安國自上奏曰。士以孔孟爲師。不易之至論。然孔孟之道。不傳久矣。自程頤始發明之。而後其道可興。至今使學者師孔孟。而禁不得從頤之學。是入室而不由戶也。夫頤之文。於諸經語孟。則發其微旨。而知求仁之方。入德之序。則謂言怪語豈其文哉。頤之行。則孝悌顯於家。忠誠動於鄉。非其道義。一介不以取與。則高視闊步。豈其行哉。自嘉祐以來。頤與兄顥。及邵雍、張載、皆以道德名世。如司馬光呂公著、呂大防、莫不薦之。頤有易春秋傳。雍有經世書。載有正蒙書。惟頤未及著書。望下禮官討論故事。加此四人封爵。載在祀典。比於荀楊之列。仍詔館閣

裒其遺書。以羽翼六經。使邪說不得作而道術定矣。　丙寅。上謂宰執曰。昨日張俊呈馬。因爲區別良否。皆不差。張浚曰。聞陛下閱馬足聲而知其良否。上曰。然。因論觀墨。惟李廷珪墨有骨有肉。昔道君令潘谷及蔡京令張滋造墨。皆用廷珪法。而谷止得其肉。滋止得其骨。雖暗中入亦可知也。浚曰。物有易知。惟知人爲難。上曰。人誠難知。張守曰。惟以爲難。則用捨必不苟。浚曰。孔子言始吾於人也。聽其言而觀其行。此兩言爲要。上曰。是。孔子於人。其始未能無失也。浚曰。聖人待人以誠。故聞其言而信之。至爲小人所紿。而後加察焉。故必觀其行。上以爲然。　先是諸路贍大軍錢。令轉運司於經制權酤征商等數內。逐月椿辦。因號月椿錢。然所椿不能什之二三。餘州縣之吏。臨時措置。鎚銖而積。僅能充數。一月未畢。而移月之期已迫。戊辰。戶部郎官徐蠡言。月椿錢病民最甚。乞詔守臣具所椿窠名幾何。與臨時措置者若干。而辦。朝廷名諸路漕臣裒決其可否而能行之。又江西湖南認發缺乏飛軍月椿錢。亦令具申省。　己卯。吏部尙書孫近。請詔三省樞密院。凡所以靖中原制敵國者。日夜講求。而常程之事。付之有司。上諭宰執曰。近所論甚當。常程事可付之六曹。張守言六曹有常法。故不敢專決。而朝廷則可取旨行之。上曰。六曹長貳不任責。則事卒細皆取決於朝廷。若任責。則朝廷事自然簡簡。要當遴擇長貳而已。　淮東宣撫使韓世忠。與僞境淮陽軍對壘。引兵攻之。未能下。世忠奏已回楚州。召賛政殿學士提舉洞霄宮沈與求爲提舉萬壽觀兼侍讀。既至。癸未。以翰林學士陳與義爲參知政事。與求爲同知樞密院事。　乙酉。詔。（案此下疑有缺年號二字。本兵之地。事權宜重。依祖宗故事。置樞密使副。而知同僉書。亦皆仍舊。

初。以道君遠在沙漠。乃遣問安使何蘚等往金國通問。至是還。始知道君及寧德皇后。已相繼上仙。丁亥。宰執入見。上號慟擗踊。終日不食。張浚等力請。方進少粥。　是時禮儀、恩正字標題都郎官眉山孫道夫。草定。方議論之際。翰林學士朱震。多依違人。或罪其緘默。獨著作佐郎王葆。以謂若子發延明。是已取名而歸。過於上也。子發之意。或出於此。（此據呂大臨見聞志。）　以觀文殿學士醴泉觀使兼侍讀秦檜爲樞密使。舊例。宰執新除。雖到堂。卽時謝。第。是日以何蘚等回。留榻議事。不許歸第。　初。馬軍帥解潛、與樞密院都統制王彥、不協。兩軍之士。嘗交鬬於通衢。中外諷諭。是月。平江民居火。潛所部人入室。聲言救火。而擾其貨。有旨兵士免推治。管幹使臣劉舜臣。（案舜臣作李曉。）降兩官。給事中胡世將駁奏曰。潛統軍無律。不蹕無以明賞罰。乃詔龍潛及彥。以浙西淮東制置副使劉錡主管馬軍。併兩軍以屬之。　初。河南布衣尹焞。聞之亥宰執入見。上號慟擗踊。終日不食。張浚等力請。方進少粥。　是時禮儀、恩正字標題都郎官眉山孫道夫。草定。方議論之際。翰林學士朱震。多依違人。或罪其緘默。獨著作佐郎王葆。以謂若子發延明。是已取名而歸。過於上也。子發之意。或出於此。（此據呂大臨見聞志。）　以觀文殿學士醴泉觀使兼侍讀秦檜爲樞密使。舊例。宰執新除。雖到堂。卽時謝。第。是日以何蘚等回。留榻議事。不許歸第。　初。馬軍帥解潛、與樞密院都統制王彥、不協。兩軍之士。嘗交鬬於通衢。中外諷諭。是月。平江民居火。潛所部人入室。聲言救火。而擾其貨。有旨兵士免推治。管幹使臣劉舜臣。（案舜臣作李曉。）降兩官。給事中胡世將駁奏曰。潛統軍無律。不蹕無以明賞罰。乃詔龍潛及彥。以浙西淮東制置副使劉錡主管馬軍。併兩軍以屬之。　初。河南布衣尹焞。聞之亥

丙戌。詔太尉湖北京西安撫副使岳飛爲宣撫使。時淮東宣撫使韓世忠、江東宣撫使張俊、皆已立功。而飛以列將拔起。世忠優。不能平。先是飛皆屈己下之。嘗數通俱不答。及飛破楊幺。獻樓船各一。兵徒戰守之械。畢備。世忠始大悅。而俊益忌之。飛參議官薛弼。雖每勸飛調護。而幕中之輕銳者。復教飛勿苦降

宣於是飛與俊臣始深矣　庚申上發平南府帥建康府　三月癸亥朔上次丹陽縣宰執奏岳飛下將士功賞上曰諸將每奏乞功賞朕未嘗許之一切付之有司所以抑其僥求也功有大小賞有厚薄朕何敢私亦戒諸將不可容私若私則有功者解體緩急何以使人張浚曰陛下誠得御將之道　三月甲子上次鎮江府　丁卯以吏部侍郎呂祉爲兵部尚書仍兼都督府參議軍事　己巳上次下蜀鎮上謂宰執曰道中聞韓世忠背嵬軍極驍健武藝比往日益精矣張浚因言諸將之才不同要在得士心則人肯用命上然之　初隨安行宮留守呂頤浩至平江欲邀上輿行而不得朝乃隨上西來至是始見上撫諭遣之及頤浩回臨安處事甚有緒豪右莫敢犯禁始奏浙江渡以舟之大小定人數多寡後遵用之　辛未上至建康府駐蹕　戊寅同知樞密院事沈與求進知院事　先是上謂宰執曰宣和皇后春秋已高朕朝夕思之不遑安處張浚等曰聖孝如此可以格天矣己卯詔宣仍爲皇太后　中原遺民有自汴都來者言劉豫自僭竊猶收收後意沮氣喪其黨皆攜貳金人謂豫必不能立國而民心日望王師之來朝廷因是遂謀北伐都督張浚乃出行淮上撫諭諸軍且築壘州城時議者謂淮西宣撫使劉光世昨退當塗幾誤大事後雖有功可以贖過不宜仍握兵柄又言其軍律不嚴士卒恣橫浚歸亦言光世不即國事語以恢復則意氣怫然於是光世屢辭疾乞解兵柄乃從而罷之甲申除光世檢校少師萬壽觀使以其兵屬都督府　庚寅初議置御前諸軍都統制以光世不足代道其腹心呂祉岳飛爲北向之舉　是月金右副元帥烏珠自黎陽北歸燕山　夏四月丙申權主管馬軍劉錡言得旨撥行營前護副軍侍衛馬軍今欲併爲十二將每二將爲一軍餘兩將爲遊奕軍從之　丁酉詔徽猷閣待制王倫奉使大金國迎奉梓宮以武經大夫高公繪副之皇太后禮物例支金一百兩附倫等行初靖康執政孫傅張叔夜從二聖北狩至是樞密使秦檜因言二人家屬在敵中甚貧宜有賑給上詔依宇文虛中例與之上曰靖康中耿南仲用事每遣使撣行則戚以軍法及既行身分所請多不給家屬至狼狽比還恩澤又復銷減如此何以使人張浚曰南仲誤國何止此事　先是上批內侍鄭謐除帶御器械已亥復論宰執未須行朕咋召用徐俯外議謂謐所薦朕何肯容內侍薦人止緣黃庭堅集有徐郎徐甥後胡直孺薦俯自代實之汪藻藻以爲然遂召用之今謐新命恐外間紛紛不若止與在外宮祠張浚等曰陛下聖慮如此敢不奉詔　癸卯詔諸路天寧萬壽觀並以報恩廣孝爲額　初張浚與湖北京西宣撫使岳飛議不合飛裹母乞持服及率軍而去居江州廬山以本軍提舉事務宣張憲權管軍事浚因請用兵部侍郎樞密都承旨兼都督府參議張宗元爲宣撫判官憲在告而宗元除樞下軍中事務皆白張侍郎來我公不復還矣參議官薛弼諸憲獨出臨軍憲幾不免弼謂之曰張侍郎來由宣撫請也宣撫解軍未幾汝輩殺校曰我公心腹事參謀必知盍往問之輩校至弼謂之曰張侍郎來由宣撫請也宣撫解軍未幾汝輩壞軍法如此宣撫回之且不樂今朝廷已遣勑使起復宣撫矣張非久留者衆遂安上詔飛入覲弼亦移書趣飛行至是飛偕弼入奏事飛以手疏言儲貳事衙風吹紙動搖飛聲戰讀不能句飛退弼進上視之色動弼曰臣在道得怪疾習寫細字乃作此奏雖其子弟無知者　此據宋時非閩居錄及野記與薛季宣所述參差疑非又曰時張浚趙鼎在焉飛自書耳上曰飛忽似不悅飛自以意開陳之弼受旨而退趙大鵬爲大將面述趙之言弼曰國家事正賞宗之名則敵謀沮矣賞宗之名啟讒以卿疑忠然邊鄙兵於外此事非卿所宜與也弼曰臣雖在其事中然初不與聞昨到九江但見飛習小書凡密奏皆

與之別。慮爲奇。皆教尼雅滿反也。尼雅滿於是絕食縱飲。未幾病而死。初鎮江府呂城夾岡地勢高。久不雨則水淺而滑。舟艫至是兩浙轉運使向子諲取唐韋損、劉晏考覈狀。趣官欲置斗門二石礎。一以復舊迹。度費萬緡。應爲水利。詔從之。子諲又請於德勝橋置倉和糴。因以平價。且免腳乘欠折。每上江糧運至鎮江。冬則候潮開。占舟而坊。坊摺運耗兵亦復倚耗。乞置倉以轉般爲名。諸路糴至。即令卸納。從之。　五月乙丑。上與宰執論淮西事。因曰。兵無不可用。在主將得人爾。趙奢用趙兵大破秦軍。而趙括將之則大敗。樂毅用燕兵破齊。而騎劫代之則爲田單所敗。豈不在主將得人乎。秦檜曰。陛下論兵。可謂得其要矣。後數日。左司諫陳公輔因對。以淛兵不可用爲疑。上既然曰。赤壁之役。曹操敗於周瑜。淝水之戰。苻堅敗於謝元。北人豈常勝哉。越王勾踐卒敗吳王。兵強諸國。亦豈必北方士馬耶。　戊寅。上謂宰執曰。治天下須恩威賞罰並行。若有恩而無威。有賞而無罰。何以爲治。朕未嘗以私怒降人一官。所以言此者。蓋姑息之風不可長也。楊沂中、解潛之過於子弟。去年淮西有警。朕親筆戒之。若不進便當行軍法。沂中輿不敢承命。所以成功。秦檜曰。陛下英武如此。中興不難致也。

初。淮西一軍。皆故秦益平時驕悍自恣。劉光世能後。雖隸都督府。仍駐廬州。都督張浚乃請回兵部尚書呂祉。往廬州視師。及浚還朝。留祉以護諸將。至是祉亦回。而尚未置帥。樞密院沈與求、以擬兵爲督府之嫌。乞罷武帥。時統制官王德、酈瓊二人交惡。而德乃光世愛將。遂除德爲都統制。於是瓊等大噪。列狀都督府以訟其過。　先是劉豫後苑有烏鳴。又烏數十鳴於內庭。皆作休也之聲。豫惡之。募能捕獲一烏者賞錢五千。是月無雲而雷。有龍起城宣德門。滅宣德二字。豫亟偏修之。　初。神宗實錄已成書矣。至是乃用著作郎永康何掄、判正謬誤。六月甲午。詔前所修詳略失中。去取未當。不足垂世。令本省官簽貼進入。　趙鼎事實曰。初因臣僚上言。諸卷二史。是非失實。命官重修。鼎上國之後。有言其非者。乃降御筆改修。於是正字張史館校勘李綸正當閱見右僕射張浚之辭史職。浚曰。正欲平其事。故令史官自纂貼若干。卻送史館。見以爲是。故貶竄多外。時沈申先生。亟爲史館修撰。對濮申左右史以所修史館。從之。又曰。後正當閱見。如此外間不得。亦復如此。上上是修撰著作郎張綸所修。非有所改也。鼎曰。但所降御筆。所得聖訓。付之史館。上曰。近見趙鼎再相一日。見上論及史事。曰。止是修撰著作郎。又曰。近居注載。鼎曰。前此已修入時政記。付之史館。上曰。朕所記不得存留

癸未以旱詔求直言時臺臣有謂右司諫王縉曰上任我輩言路而外求直言何也縉曰此故事也豈以臺諫面質哉　先是起居郎永康樓炤言唐重理財之職故宰相兼鹽鐵轉運使今若使宰相兼有司之職則不可若參唐制使戶部長貳兼領諸路漕權何不可之有蓋內則總大計之出入外則制諸路之盈虛以時巡行如劉晏自榮租庸則事皆親覩何者可行何者可能斷然無復疑矣上從之戊子乃詔戶部長貳時輪一員出榜以敎州縣財賦　右僕射張浚之兄滉奉其母自蜀至上以浚有功將言擢其母心乃命滉入對賜進士出身中書舍人張嶽曰政宜以來羣臣挾子弟往往濫得偏科陛下方與浚圖復大業當以公道革前弊而滉首蒙賜第則何以塞公議改送著作郎何掄行下掄奏曰滉賢良之子丞相之兄賜以出身不爲過也何掄事修入於是言者論議除集英殿修撰奉祠而去然滉之命亦寢　右正言李誼言右者天子爭臣七人唐六典諫大夫以次六員祖宗朝諫員並置當其盛際以言相高今臣獨員供職竭力寡助深恐不逮望增益一二庶有補於聖聰之萬一也　是月校書郎高閌言春秋之法莫大於正名今樞密院雖號本兵之地而諸路軍馬盡歸都督府若曰都督專主用兵亦宜屬於樞密不當以宰相主之是朝廷之上兵柄自分爲三又周六卿其大事則從長小事官屬猶得專達今一切拘以文法雖利害灼然可見官長且不敢自決必請於朝故廟堂之事益繁而省曹官屬乃與胥吏無異又政事之行給舍得以繳駁臺諫得以論列讜論給舍以爲然臺諫以爲不然則不容於不改祖宗時有繳駁臺諫不以爲嫌者恐其得於風聞致朝廷之有過舉然此風不見久矣臣恐朝廷之權反在於臺諫員祖宗時監察御史亦許言事靖康中許舉行之今則名爲臺官而實無言責凡此皆名之未正者也　兵部尚書呂祉至淮西軍統制官鄜瓊復訟王德於祉祉密聞於朝瓊等遂謀叛八月戊戌擁兵衆數百謁祉外階取中軍統制官張景併行營左護軍喬仲福殺之遂執祉及盧之新舊二帥趙康直趙不棄皆北去章疏

將爲兵部侍郎。壬申，鄜瓊至汴京，劉豫僞授靜難軍節度知洪州，以靳賽等爲統制官，次爲諸州副鈐轄，餘授準備使喚之類，正軍所請，皆不及。在朝廷之日，人人悔恨，獨瓊以爲得策。中丞周秘言：「右僕射秦檜，親開玉音，謂趙康王不可立，臨安又豈能保？聖斷如此，但恐羣臣主進者少，主退者多，則陛下不能無惑。更望陛下勿因小害而沮，則中興之功可望。臣竊起自諫垣，今又列在侍從，乞悟以去，故率獻此說。惟陛下貸其狂。」公輔未幾以集英殿修撰奉祠而去。　時江東宣撫使張俊軍中裨將陛下無限錢，朕即語見少補萬分，今固無及，然臣愚慮不在淮西，恐諸將竊議，謂國能劉光世不當，遂有斯變，自此肆驕，益難號令，朝廷不可自沮，爲人所窺。上以爲然。丙子，以鼎爲左僕射兼樞密使。　東部尚書孫近、除龍圖閣直學士，知紹興府。　丁丑，上問趙鼎所秋大計，鼎曰：「淮西雖空缺，當以壯根本爲先務，又問去留如何，鼎曰：「本爲先務，又問去留如何，鼎曰：「來已失之遽去，不可復禍。今國威少挫，須勉強自振，上以爲然。且曰：「初聞淮西之報，未嘗輒動，執政奏事，皆惶懼失措，反以安慰之，鼎曰：正須如此。見諸將尤須安靜，使之罔測，不然，益增其驕蹇之心矣，仍以控制之事專責之二將，曰：光世之兵，本不爲用，我之所賴，惟汝二人，彼必感陛下倚任之重，且不敢以朝廷爲弱也。前此大臣皆以此啓否。上曰：彼皆倉皇無地措足，何暇及此，譬一事，事實曰：自鼎事爲金酒泥政登舟，諸人皆踐，凌踏以圖安，諸公初無異議，後上圖臨安，如此今圖不可戶曉，算上初不如此，安知陛下聖意，豈知陛下聖意，豈知陛下聖意，豈

中興小紀卷二十三

紹興七年冬十月。中丞周秘殿中侍御史石公揆、右正言李謨、論張浚不已。丙申夜御批浚謫散官安置永州。浚行至潭州。又命提舉江州太平觀。居住。

戊戌。張浚責授秘書少監分司南京。永州居住。

都官郎中馮康國求去。庚子。趙鼎言。自張浚之擯。羣士多不自安。今留者十數人。皆一時選。臣恐臺諫或以浚里黨論之。望陛下垂察。上曰。朝廷用人。正當論才不才。頃臺諫好以朋黨排之。如是月初上謂輔臣曰。近日臺諫論事。多以己意。播告天下。候行遣已畢。張浚之了。日內降一詔。極多。以安宜淮西軍民。上曰。當以卿老且有勳王室。大功上曰。勳王固遣張浚之出。皆申奏而行。今又如此時。令浚置表。浚授散官。安置之。卿之

上慰叙諸將。至於偏裨。亦知其材之所長。蓋照臨無遺如此。　戶部尚書章誼言。自權貨務。復置提舉官。見係臣獨領。緣無同官商議。竊恐誤事。望仍隸戶部。壬午。詔從之。時權貨務。置廢屢。而遠方不能就買。宰執欲付之諸路。上曰。如此則州縣將苛於民矣。趙鼎等曰。不限以數。則無此弊。上曰。宜嚴爲約束。毋使民受患。　初。江西大旱。而觀文殿大學士知洪州李綱。乃課民修城。一方頗怨。至是侍御史石公揆言。綱妄自尊大。恣爲苛擾。初張浚謫居於福。綱與之交驩。意其復用。以爲己援。近乃遣書痛詆。傳至行在。欲以取譽。復冀相位。繼知已用。趙鼎。其意大沮。又稱城時發憤成疾。聞者笑之。又搜中侍御史金安節、左右正言辛次膺、李誼、亦論綱違法虐民。導流一路。乞再詔綱提舉洞霄宮。既而公揆等再論。乞鐫職。上曰。前宰執所禮貌。已能帥庶矣。趙鼎等曰。陛下過臣如此。誰敢不竭心圖報。安節、欲縣人次膺、掖縣人也。　是日。宰執奏復置川陝茶馬官。舊有主管、有同提舉、有都大提舉、凡三等。上曰。此輸運副使判官之比。當擇人考其實歷而命之。茶本以博馬。而近乃易珠玉紅鬃之類。須禁止之。　趙鼎奏。來春去留之計。望更留聖慮。恐回鑾之後。中外謂朝廷無意恢復。上曰。張浚措置三年。竭民力。耗國用。何嘗得尺寸之地。而壞事多矣。此等議論。不足恤也。　趙鼎因奏事。論及修神宗實錄。上曰。止修訛謬。非有所改也。鼎曰。所降御筆如此。上曰。乃宰相議定者。鼎曰。起居注載著作郎張嵲、所得聖語亦然。上駭曰。安得有此。即詔嵲所記勿存留。鼎乃知是事本非上意。鼎言何掄本與秘閣修撰曾統所進本小異。掄乃剳本有朱字處。統本卻無之。自合重修。其李彌正、胡聖、不應引嫌避史職。令依舊兼之。上曰。未勾去者大冗。鼎曰。此乃美事。裁卞嫉不學。故不知去取。如吳聿傳載有曰。臣願陛下爲堯舜主。不願爲唐德宗。卞乃删去。臣謂主聖則臣直。載之乃見神宗之聖也。使魏徵王珪傳不載其直言。則後世不知太宗納諫也。上曰。然。鼎又曰。臣自去國半歲。今觀聖意。稍異前日。上曰。尋常造膝。每以孝悌之說相搖撼。其實紹述之謀也。鼎曰。莫有正論否。上曰。無之。自卿去。惟朱震不改其度。鼎曰。臣覩持中論者皆惑聖聽。乃是沮善之術。故以爲不可太分。當兼收而用。則得人之路廣。臣謂君子小人並進。何以爲治。與其多得小人。寧若少得君子之爲愈也。蓋分善惡惟恐不嚴。稍寬則落其姦。便君子於小人常恕。小人於君子不恕也。上復以爲然。　是月。工部尚書李彌大、出爲廣西安撫使。　初。淮西軍中諸使臣爲鄧瑄劫去。至是復歸者甚衆。有司以文券不明。例降所給。趙鼎與執政議不合。乃密白於上曰。此曹去僞歸正。當優假之。今乃降其所請。反使悽悽有不足之歎。上即批出。各還其本。於是人心忻然。來者相繼。劉豫不得而防之也。　江東宣撫使張俊、引兵還建康府。十一月丙午。俊入對。因言劉光世解軍政。閑居自適。有登仙之數。上不樂。因諭之曰。卿初見朕時。何官。曰。脩武郎。是時貴如何。曰。節鉞。曾從陛下求戰袍以禦寒。上曰。今日貴極富溢。何所自耶。曰。皆陛下所賜。上曰。卿既知此。宜思自效。而有羨於光世。何耶。俊慙懼頓首。至於流涕。誓死以報。乙未。宰執奏事。上以此語之。趙鼎等曰。陛下御將之道。可謂盡矣。　丁酉。宰執奏臨安府火禁。放火者行軍法。遺火延燒數多者亦如之。上曰。放火遺火。豈可同罪。大凡立法太重。往往不能行。趙鼎曰。遺火延燒者。取旨可也。上曰。止於徒足矣。庶可以必行。衆刑罰太重。非朝廷美事。　先是川陝宣撫使吳玠、遣使臣呂政、來求軍中犒賞。上諭政曰。歸語吳玠。自小官拔擢至此。皆出於朕。非緣張浚也。大丈夫當自結主知。何必附託人以進。朕已擢一百五十萬緡。非因浚進退有所阿諛也。他所闕可具奏。朕一一施副。又論以川茶自來博馬。今聞盜易珠玉紅鬃無用之物。政曰。吳玠訓不敢。諸將恐或有之。上令博馬外不可別易一物。是日。上語宰執。以此趙鼎等曰。玠聞聖訓。不惟威激眷遇。亦仰服聖德矣。　壬寅。上謂宰執曰。張俊臨事不易得。獨好營土木。朕數諭。莫能改也。比因入對。面諭以建康行宮。皆因張浚所修。殺殿之後。雖庖廚皆無。朕不忍暴露。俊曰。略加雅飾。不過三二千緡。以崇土木之貲。與卿觀之。初不施丹臒。俊曰。略加雅飾。不過三二千緡。朕諭以貯方艱窘。不忍三二千緡。以崇土木之飾。俊感歎而去。　有使臣李舜者。齎到宰使朱弁書。報金國尼雅滿等相繼而死。樞密使秦檜曰。金國多事。勢須有變。上曰。金人暴虐。不亡何待。秦檜曰。陛下但積德中興。固自有時。上曰。此固有時。亦須有所施爲。然後可以得志。　金主亶欲廢劉豫。久矣。至是金尚書省劾豫治國無狀。亶詔左右副元帥達蘭、烏珠、提兵以寇江爲名。徑之東京。廢豫。而豫方請兵入寇。金示以難色。而豫請愈堅。金若不得已而應者。乃令先調發山東兵會於淮上。約其子麟以二百騎至濟州。即爲金所擒。二帥徑引從騎入東華門。逼豫入見。達蘭以鞭鞭命扈爲戲之而去。因於金明池。殿爲蜀王。時豫弟益守陝西。又別遣左監軍薩里罕。提兵襲言攻蜀。即長安擒益。其殿豫之詔。略曰。建爾一邦。逮今八稔。尚勤晉戒。何以爲國。豫既廢。達蘭通其北行。至上京。給舊夫子廟以居之。　張浚行述曰。浚嘗道人馮手榜入僞地。誘劉豫。豫信之。遂舉兵南侵。豫以疑浚。八月。豫聞王師北向。遣韓元英等。金乞兵圍宰。金謂豫終欲謀己。益疑之。會鄜延帥張去浚。浚復多方以疑豫。豫入益地。故益之大抵謂豫已相結。約故遣浚等降。而暫再乞兵於金。十月。金副元帥烏珠徑

歸語吳玠。自小官拔擢至此。皆出於朕。非緣張浚也。大丈夫當自結主知。何必附託人以進。朕已擢一百五十萬緡。非因浚進退有所阿諛也。他所闕可具奏。朕一一施副。又論以川茶自來博馬。今聞盜易珠玉紅鬃無用之物。政曰。吳玠訓不敢。諸將恐或有之。上令博馬外不可別易一物。是日。上語宰執。以此趙鼎等曰。玠聞聖訓。不惟威激眷遇。亦仰服聖德矣。　壬寅。上謂宰執曰。張俊臨事不易得。獨好營土木。朕數諭。莫能改也。比因入對。面諭以建康行宮。皆因張浚所修。殺殿之後。雖庖廚皆無。朕不忍暴露。俊曰。略加雅飾。不過三二千緡。朕諭以貯方艱窘。不忍三二千緡。以崇土木之飾。俊感歎而去。　有使臣李舜者。齎到宰使朱弁書。報金國尼雅滿等相繼而死。樞密使秦檜曰。金國多事。勢須有變。上曰。此固有時。亦須有所施爲。然後可以得志。　金主亶欲廢劉豫。久矣。至是金尚書省劾豫治國無狀。亶詔左右副元帥達蘭、烏珠、提兵以寇江爲名。徑之東京。廢豫。而豫方請兵入寇。金示以難色。而豫請愈堅。金若不得已而應者。乃令先調發山東兵會於淮上。約其子麟以二百騎至濟州。即爲金所擒。二帥徑引從騎入東華門。逼豫入見。達蘭以鞭鞭命扈爲戲之而去。因於金明池。殿爲蜀王。時豫弟益守陝西。又別遣左監軍薩里罕。提兵襲言攻蜀。即長安擒益。其廢豫之詔。略曰。建爾一邦。逮今八稔。尚勤晉戒。何以爲國。豫既廢。達蘭通其北行。至上京。給舊夫子廟以居之。　張浚行述曰。浚嘗道人馮手榜入僞地。誘劉豫。豫信之。遂舉兵南侵。豫以疑浚。八月。豫聞王師北向。遣韓元英等。金乞兵圍宰。金謂豫終欲謀己。益疑之。會鄜延帥張去浚。浚復多方以疑豫。豫入益地。故益之大抵謂豫已相結。約故遣浚等降。而暫再乞兵於金。十月。金副元帥烏珠徑引兵來臨。豫懵然。猶未知其有詐。而浚已去位矣。　豫初僭立。作楮幣。自一貫至百貫。皆識其末。曰。過八年不在行用。蓋其數已兆矣。金遂於汴京建行臺尚書省。以張孝純、高三賈、（原作高三賈。今改正。）爲左右丞相。張邊爲左丞。又恐汴人不安。曰。汝舊主人少帝在此。於是民心稍定。而北軍亦不敢擾民。豫之廢也。汴京有錢九千八百餘萬緡。絹二百七十餘萬匹。金一百二十餘萬兩。銀一千六百餘萬兩。糧九十萬石。而方物不在此數。初。達蘭久居山東。回易屯田。徧於諸郡。每認山東以爲己有。其立豫也。深有悔割山東之意。故達蘭陳乖山東河北。恐不嚴。稍寬則落其姦。便君子於小人常恕。小人於君子不恕也。上復以爲然。　是月。工部尚書李彌大、出爲廣西安撫使。　初。淮西軍中諸使臣爲鄧瑄劫去。至是復歸者甚衆。有司以文券不明。例降所給。趙鼎與執政議不合。乃密白於上曰。此曹去僞歸正。當優假之。今乃降其所請。反使悽悽有不足之歎。上即批出。各還其本。於是人心忻然。來者相繼。劉豫不得而防之也。　江東宣撫使張俊、引兵還建康府。十一月丙午。俊入對。因言劉光世解軍政。閑居自適。有登仙之數。上不樂。因諭之曰。卿初見朕時。何官。曰。脩武郎。是時貴如何。曰。節鉞。曾從陛下求戰袍以禦寒。上曰。今日貴極富溢。何所自耶。曰。皆陛下所賜。上曰。卿既知此。宜思自效。而有羨於光世。何耶。俊慙懼頓首。至於流涕。誓死以報。乙未。宰執奏事。上以此語之。趙鼎等曰。陛下御將之道。可謂盡矣。　丁酉。宰執奏臨安府火禁。放火者行軍法。遺火延燒數多者亦如之。上曰。放火遺火。豈可同罪。大凡立法太重。往往不能行。趙鼎曰。遺火延燒者。取旨可也。上曰。止於徒足矣。庶可以必行。衆刑罰太重。非朝廷美事。　先是川陝宣撫使吳玠、遣使臣呂政、來求軍中犒賞。上諭政曰。

江南。處簡川布衣鄉名世召對。賜出身。除删定官。是月以名世爲校書郎。　禮部侍郎常同。請令大臣幷去細務。專意帷幄之謀。責任六曹。隨事裁決。凡禮文及法令。悉令裁定。以趣簡便。乙亥。上謂宰執曰。朕三省文書極繁。卿等省閱。日不暇給。皆由六部官不任責。事事申明故也。豈有爲尚書不能任一部之事。朕若擬爲執政。便可裁天下之務。昨常同亦奏此耶。陳與義曰。今日事比承平時極多。趙鼎曰。承平時朝廷尊嚴。上下有分。昨一小使臣馬前喧呼。臣恐其誅冤。乃求差遣耳。政由臣等不才。致朝廷之勢陵夷。上曰。此須與行遣。天下事賞罰而已。若有罪不罰。漸成姑息之風。誠爲不便。　劉豫既廢。金國左副大帥遣閻、袞王倫等回。謂曰。好報江南。既道途無梗。和議自此平達。至是倫還。丙子。泗州奏至。上顧謂趙鼎等曰。朕以皇太后未還。夙夜憂懼。求言去心。若金人能從朕所求。其餘一切非較也。鼎等曰。仰見陛下孝心焦勞。上曰。國家但能自治。以承天心。豈無復振之日。癸未。倫等還。上錫予特異。丁亥。以倫爲徽猷閣直學士。樞密都承旨。充迎奉梓宮使。借拱衛大夫高公繪副之。　知泗州劉綱。乞調滁州千夫修城。有旨從之。言者以爲非是。甲申。上謂宰執曰。百姓誠不可勞。但邊城利害至重。天下之事。亦權輕重而爲之。朕愛民力。一毫不敢動。惟此役不得已也。趙鼎曰。昨得旨。已令優給錢米矣。　是月。以禮部侍郎常同爲御史中丞。

劉豫之將有朱超者。帶兵千餘。詣知壽州劉錡降。詔錡帶兵入秦事處。超等既定。錡復還合肥。（既廢。鼎密遣諜者散之。沿淮一帶。誘其守將。由是降者踵至。其部曲來歸者。相繼不絕。兩月間得精兵萬餘。西師敗于順昌。朝士相賀曰。自此不動矣。今一步復亡。亡者五六萬。衆今不動。皆色自致。士氣如此。謂可謂善用人矣。）　時徽宗小祥近。且逾七月之期。而迎請梓宮。使者未有來耗。禮官謂不可久停。常親於是綿蕝其儀。返虞祔廟。以左僕射趙鼎爲禮儀使。　金主亶以皇伯侗三省事。來圖王宗磐。乃先主最之長子。豪猾難馭。而東京留守宗王宗雋。（宗磐作宗磐。宗雋作宗雋。）即亶親叔。且素有才望。乃除太保領三省事以制之。初。金有國。自旻昉以來。雖名爲帝。而與其下無尊卑之別。其主所獨享者。惟一殿曰乾元。四隅栽柳。作禁圍。遶壁皆設大坑。時與諸臣雜坐於坑。后妃躬持飲食。自亶初時。詞臣韓昉已教之學。稍能賦詩染翰。既即位。左右儒士日進詔諛。導以宮室之壯。侍衛之嚴。出則清道警蹕。入則端居九重。視酋功大臣如草芥。非時且莫得見。喪失女真之故態。亶是宗磐等合謀而亂作矣。

中興小紀卷二十四

紹興八年。（歲在戊午。）春正月。言者請令後從官作守。不許衝見任人。壬辰。宰執奏事。趙鼎曰。祖宗以來。侍從官去細務。專意帷幄之謀。責任六曹。隨事裁決。凡禮文及法令。悉令裁定。以趣簡便。乙亥。上謂宰執曰。朕三省文書極繁。卿等省閱。日不暇給。皆由六部官不任責。事事申明故也。豈有爲尚書不能任一部之事。朕若擬爲執政。便可裁天下之務。昨常同亦奏此耶。陳與義曰。今日事比承平時極多。趙鼎曰。承平時朝廷尊嚴。上下有分。昨一小使臣馬前喧呼。臣恐其誅冤。乃求差遣耳。政由臣等不才。致朝廷之勢陵夷。上曰。此須與行遣。天下事賞罰而已。若有罪不罰。漸成姑息之風。誠爲不便。　劉豫既廢。金國左副大帥遣閻、袞王倫等回。謂曰。好報江南。既道途無梗。和議自此平達。至是倫還。丙子。泗州奏至。上顧謂趙鼎等曰。朕以皇太后未還。夙夜憂懼。求言去心。若金人能從朕所求。其餘一切非較也。鼎等曰。仰見陛下孝心焦勞。上曰。國家但能自治。以承天心。豈無復振之日。癸未。倫等還。上錫予特異。丁亥。以倫爲徽猷閣直學士。樞密都承旨。充迎奉梓宮使。借拱衛大夫高公繪副之。　知泗州劉綱。乞調滁州千夫修城。有旨從之。言者以爲非是。甲申。上謂宰執曰。百姓誠不可勞。但邊城利害至重。天下之事。亦權輕重而爲之。朕愛民力。一毫不敢動。惟此役不得已也。趙鼎曰。昨得旨。已令優給錢米矣。　是月。以禮部侍郎常同爲御史中丞。

劉豫之將有朱超者。帶兵千餘。詣知壽州劉錡降。詔錡帶兵入秦事處。超等既定。錡復還合肥。（既廢。鼎密遣諜者散之。沿淮一帶。誘其守將。由是降者踵至。其部曲來歸者。相繼不絕。兩月間得精兵萬餘。西師敗于順昌。朝士相賀曰。自此不動矣。今一步復亡。亡者五六萬。衆今不動。皆色自致。士氣如此。謂可謂善用人矣。）　時徽宗小祥近。且逾七月之期。而迎請梓宮。使者未有來耗。禮官謂不可久停。常親於是綿蕝其儀。返虞祔廟。以左僕射趙鼎爲禮儀使。　金主亶以皇伯侗三省事。來圖王宗磐。乃先主最之長子。豪猾難馭。而東京留守宗王宗雋。（宗磐作宗磐。宗雋作宗雋。）即亶親叔。且素有才望。乃除太保領三省事以制之。初。金有國。自旻昉以來。雖名爲帝。而與其下無尊卑之別。其主所獨享者。惟一殿曰乾元。四隅栽柳。作禁圍。遶壁皆設大坑。時與諸臣雜坐於坑。后妃躬持飲食。自亶初時。詞臣韓昉已教之學。稍能賦詩染翰。既即位。左右儒士日進詔諛。導以宮室之壯。侍衛之嚴。出則清道警蹕。入則端居九重。視酋功大臣如草芥。非時且莫得見。喪失女真之故態。亶是宗磐等合謀而亂作矣。

紹興八年。（歲在戊午。）春正月。言者請令後從官作守。不許衝見任人。壬辰。宰執奏事。趙鼎曰。祖宗以來。侍從官去細務。專意帷幄之謀。責任六曹。隨事裁決。凡禮文及法令。悉令裁定。以趣簡便。乙亥。上謂宰執曰。朕三省文書極繁。卿等省閱。日不暇給。皆由六部官不任責。事事申明故也。豈有爲尚書不能任一部之事。朕若擬爲執政。便可裁天下之務。昨常同亦奏此耶。陳與義曰。今日事比承平時極多。趙鼎曰。承平時朝廷尊嚴。上下有分。昨一小使臣馬前喧呼。臣恐其誅冤。乃求差遣耳。政由臣等不才。致朝廷之勢陵夷。上曰。此須與行遣。天下事賞罰而已。若有罪不罰。漸成姑息之風。誠爲不便。　劉豫既廢。金國左副大帥遣閻、袞王倫等回。謂曰。好報江南。既道途無梗。和議自此平達。至是倫還。丙子。泗州奏至。上顧謂趙鼎等曰。朕以皇太后未還。夙夜憂懼。求言去心。若金人能從朕所求。其餘一切非較也。鼎等曰。仰見陛下孝心焦勞。上曰。國家但能自治。以承天心。豈無復振之日。癸未。倫等還。上錫予特異。丁亥。以倫爲徽猷閣直學士。樞密都承旨。充迎奉梓宮使。借拱衛大夫高公繪副之。　知泗州劉綱。乞調滁州千夫修城。有旨從之。言者以爲非是。甲申。上謂宰執曰。百姓誠不可勞。但邊城利害至重。天下之事。亦權輕重而爲之。朕愛民力。一毫不敢動。惟此役不得已也。趙鼎曰。昨得旨。已令優給錢米矣。　是月。以禮部侍郎常同爲御史中丞。

劉豫之將有朱超者。帶兵千餘。詣知壽州劉錡降。詔錡帶兵入秦事處。超等既定。錡復還合肥。（既廢。鼎密遣諜者散之。沿淮一帶。誘其守將。由是降者踵至。其部曲來歸者。相繼不絕。兩月間得精兵萬餘。西師敗于順昌。朝士相賀曰。自此不動矣。今一步復亡。亡者五六萬。衆今不動。皆色自致。士氣如此。謂可謂善用人矣。）　時徽宗小祥近。且逾七月之期。而迎請梓宮。使者未有來耗。禮官謂不可久停。常親於是綿蕝其儀。返虞祔廟。以左僕射趙鼎爲禮儀使。　金主亶以皇伯侗三省事。來圖王宗磐。乃先主最之長子。豪猾難馭。而東京留守宗王宗雋。（宗磐作宗磐。宗雋作宗雋。）即亶親叔。且素有才望。乃除太保領三省事以制之。初。金有國。自旻昉以來。雖名爲帝。而與其下無尊卑之別。其主所獨享者。惟一殿曰乾元。四隅栽柳。作禁圍。遶壁皆設大坑。時與諸臣雜坐於坑。后妃躬持飲食。自亶初時。詞臣韓昉已教之學。稍能賦詩染翰。既即位。左右儒士日進詔諛。導以宮室之壯。侍衛之嚴。出則清道警蹕。入則端居九重。視酋功大臣如草芥。非時且莫得見。喪失女真之故態。亶是宗磐等合謀而亂作矣。

卿亦便乎。俊悚然謝曰。臣慮不及此。不敢復留欽奕。上平日訓諭將帥。皆切於理。使其利害曉然於胸中。可謂盡駕馭之道也。是月四川謀帥。上問刑部侍郎胡交修。廷臣孰可將者。交修曰。臣從子世將可用。時世將爲兵部侍郎兼直學士院。遂除樞密直學士。四川安撫制置使。兼知成都府。自重兵聚關外以守蜀。而倘道險阻。漕舟出嘉陵江。春夏漲面多艱。秋冬淵面多艦。紹興初。頗行陸運。謂成都流川利州三路虛。必以時殿貨。所以革漕弊也。此其大略耳。推而行之。則在乎人焉。　金人又於燕京建行臺尚書省。改燕山樞密院爲之。以三司使杜充僉書省事。先是金人主計之任。在燕山曰三司。在京中曰轉運。在京曰度中。在上京曰鹽鐵。在東京曰戶部。時充在燕京就用之也。　是春。金左右副元帥達蘭、烏珠、皆在所州。率使王倫行至新。見二帥時。韓世忠、岳飛、吳玠軍各遣間招誘中原民。金得其蠟彈旗榜。出以詰倫曰。議和之使來。而暗遣諜。如此君相紿且不測。進兵也。倫言所議靖民。乃主上誠意。邊臣見久而無成。或乘時希尺寸爲己勢。則不可保。主上決不之知。若上國孚其誠意。罷許之平。則朝廷一言戒之。誰敢爾者。二帥相視無語。　夏人乘金人有折可求之喪。攻府州。奪之。可求子彥文、攜其家走河東。其後金令彥文知代州。　夏。四月。上旋蹕臨安。中丞常同言。今去淮益遠。邊民多不安宜。遣重臣出按兩淮。有荒田。縱民耕。勿收租。數年之後。粒米狼戾。百姓足而國用足矣。又言。江浙民困於月樁。幾不聊生。上憮然。遂減月樁數千緡。至是詔遣樞密副使王庶、視師淮上。調諸路兵。預爲防秋計。且以同奏付庶行之。自鄜瑗叛。諸將稍肆。庶條上。請臨發犒軍於都教場。庶便服坐壇。自三衙大將而下。雖身任使相。悉以戎服。步由轅門。庭趨受命。拜賜而出。蓋自多事以來未嘗行也。時主管殿前司楊沂中、慈其統制官吳錫、收繫之獄。戶部侍郎向子諲、力言於庶。謂錫可用。庶奏釋之。使統兵屯淮西。內寅。庶辭上。因論王霸之道不可偏行。當以三王爲法。今之諸將。不能恢復疆宇。他日朕須親行。不殺一人。庶遂天下定矣。　秘書少監尹焞於經筵留身。乞致仕。甚力。上許除內祠。癸酉。上語宰執曰。焞云士大夫不知進退。安用所學。劉大中曰。焞學有淵源。且老成。若得之。亦是朝廷氣象。趙鼎退至閤子。誦杜甫詩文物多師古朝廷半老儒之句。秦檜曰。老成人重於典刑。劉大中曰。蔡京惟用少年。所以誤國。可爲戒也。　戶部侍郎李彌遜言。祖宗之法。有可行於今者。有不可行於今者。發運一司是也。大概權六路豐凶以行平糴之故。然今比昔少異。當師其意。損益行之。臣謂宜復此司。別給糴本數百萬緡。俾廣儲以待恢復之用。數年必見其效。丁丑。詔從之。　壬庶奏辟屬官。戊寅。上謂宰執曰。昨王庶辭朕諭之云。張浚待諸將以狎昵取侮。呂祉以做肆取敗。皆可爲戒。劉大中曰。庶到堂亦誦陛下之言。深佩聖訓。　初。胡寅自中書舍人出知嚴州。其父徵猷閣待制安國。以書諭之曰。汝在桐江一年矣。大凡從官當郡。經年未遷。卽有怠意。汝今宜作三年計。日勤一日。思遠大之業。若有遷擢。自是朝廷我所覬也。既而移守永州。未上。至是詔寅除禮部侍郎。尋丁憂去。士也。趙鼎薦非聞居錄曰。胡寅自永州寅也。趙鼎之薦。寅以不嘗父喪。且之復除永守。是夜宿舟。未及到家。召命已下。比見其父。寅固不能言。寅留安國果卒。寅自永州寅以不嘗父喪。且之復除永守。是夜宿舟。未及到家。召命已下。比見其父。寅固不能言。寅留安國果卒。

五月。戊子。監察御史張戒入對。因言諸將權太重。上曰。若言跋扈則無迹。兵雖多。然聚則強。分則弱。雖欲分未可也。戒曰。去歲能劉光

世、知湖州。　起居舍人勾龍如淵言。戶部非譬劃財賦之地。宜置一使以總諸路漕臣。蓋諸路權輕勢分。我所覬也。既而移守永州。未上。至是詔寅除禮部侍郎。尋丁憂去。士也。趙鼎薦非聞居錄曰。胡寅自永州寅也。趙鼎之薦。寅以不嘗父喪。且之復除永守。是夜宿舟。未及到家。召命已下。比見其父。寅固不能言。寅留安國果卒。

五月。戊子。監察御史張戒入對。因言諸將權太重。上曰。若言跋扈則無迹。兵雖多。然聚則強。分則弱。雖欲分未可也。戒曰。去歲能劉光

世。以致淮西之變。今雖有善爲計者。陛下必不信。然要須有術。上曰。朕今有術。惟撫循偏裨耳。戒曰。陛下得之矣。得偏裨心。則大將之勢分。上曰。一二年間自可了。戒曰。陛下既留意。臣言賛矣。（張戒默記曰。初淮南一日校書郎范如圭謂戒曰。諸大將不可制耶。戒曰。此自張丞相之失。且劉光世一軍。偏裨無慮十數。不知此曹果欲大將死已否。若使各得良途。益復思光世如圭曰善。是秋戒新除樞密院編修官。待次盧陵。侍制常同。因過戒問曰。諸將權太重。張丞相既失。今當何以處之。戒曰。蓋甚不難。但當擢偏裨耳。吳玠既失。而曲端受死。楊沂中建節。劉錡勢分。自然之理也。同大喜曰。此臨可行。既而同被召。首薦戒耳。）

初。徽猷閣直學士王倫。奉使金國。見左副元帥遂蘭。乃命迓使偕倫至北地。見其主。宣倫首謝靡劉豫方致上旨。金主始密與羣臣定議許和。至是遣倫與副使高公繪等還。又遣蕭州觀察太原少尹烏陵阿思謀。太常少卿石盧元與倫等偕來。思謀者。乃金人始與吾通好海上所遣之人。今再來。示有復和之意。丁未。詔吏部郎官范同、帶御器械劉光遠、接伴之同、江寧人。光遠、光世弟也。（樞密副使王庶措置江淮。張戒默記曰。戊午夏。王庶副帥淮上。劉光世軍在太平洲。張戒默記曰。初行朝聞烏陵阿思謀之來。輸誠大金。密啓上曰。陛下興金人有不可深信者。凡以爲梓宮及母兄耳。梓宮及母兄之故。不得已而爲之臨。）遂移張俊下張宗顏將七千人屯太平洲。（張戒默記曰。初行朝聞烏陵阿思謀之來。輸誠大金。密啓上曰。陛下興金人有不可深信者。凡以爲梓宮及母兄耳。梓宮及母兄之故。不得已而爲之臨。）是庶條上江淮事上曰。淮南利源甚博。平時一路上供內藏細絹九十餘萬。其他可知。參知政事劉大中曰。淮南桑麻之富。不減京東。而魚鹽之利。他處莫比。上曰。以此淮甸不可不葺也。時金使入界。上謂宰執曰。館待之禮宜稍厚。若早遂休兵。免令赤子肝腦塗地。此朕之本意也。趙鼎曰。用兵所費。比之館待殊不侔矣。上曰。若無軍旅之事。使朕專意保民。十餘年間。豈不見效。鼎同奏。榷對曰。陛下此言。神明感格。必有平定之期矣。

詔徽猷閣直學士王倫、就爲館伴使。倫辭。乃以命太常少卿吳表臣。而令倫往來就館議事。倫奏金使烏陵阿思謀元在海上結約與馬擴相熟。乞召擴赴行在。擴時知鼎州。乃趣召之。中丞常同、論新知蘄州錢觀復、除郎不當。（案繫年要錄。六月己卯。御史中丞常同論新知蘄州李夷行、吏部郎官錢觀復除郎不當。此疑脫誤。）上曰。郎官輕重。亦去留之。觀復無過。且求去。上曰。卿不須關言。官易得。宰相難求。以予人。雖葵京、王黼不至是也。趙鼎因遣滕具言。觀復時同之審已衰矣。六月。乙卯。試博學宏詞科。選人玉山詹叔義、金華陳岩肖、麗水王大方、中選。詔叔義、大方、並與堂除。岩肖、賜出身。（先是故知閤門事潘永思家。以財與訟。御史臺牒送大理寺。既而有旨放令。）

有平定之期矣。詔徽猷閣直學士王倫、就爲館伴使。倫辭。乃以命太常少卿吳表臣。而令倫往來就館議事。倫奏金使烏陵阿思謀元在海上結約與馬擴相熟。乞召擴赴行在。擴時知鼎州。乃趣召之。中丞常同、論新知蘄州錢觀復、除郎不當。（案繫年要錄。六月己卯。御史中丞常同論新知蘄州李夷行、吏部郎官錢觀復除郎不當。此疑脫誤。）上曰。郎官輕重。亦去留之。觀復無過。且求去。上曰。卿不須關言。官易得。宰相難求。以予人。雖葵京、王黼不至是也。趙鼎因遣滕具言。觀復時同之審已衰矣。六月。乙卯。試博學宏詞科。選人玉山詹叔義、金華陳岩肖、麗水王大方、中選。詔叔義、大方、並與堂除。岩肖、賜出身。（先是故知閤門事潘永思家。以財與訟。御史臺牒送大理寺。既而有旨放令。）

大方、並與堂除。岩肖、賜出身。先是故知閤門事潘永思家。以財與訟。御史臺牒送大理寺。既而有旨放令。甲申。子諲乞致仕。良貴且得罪。中丞常同奏。良貴嫉子諲曼辭。衆以爲直。不可罪之。頗許子諲補外。上詰同曰。子諲無益之言。久勤聖聽。掇退之。

出。於是中丞常同言。事干內侍梁珂。乞仍付寺結案。上卽依同奏。趙鼎曰。臨安府自不相妨。參知政事劉大中曰。陛下初不欲繫無辜。今因臺臣所論而從其請。仰見陛下未嘗容心。上曰。朕亦何心。丁巳。臨安府勘到永思幹人郭壽之、用過錢三千緡。餘七人各認一二千緡。上曰。既無文約。必是壽之妄攤。可除壽之外。餘並免。於是鼎以下退而讚上之明。上曰。此一事朕疎決多安。蓋時盛暑。方泪日疎決。故鼎有是言也。

重修哲宗實錄。書成。癸亥。監修國史趙鼎上之。既而鼎因辭免轉官。奏曰。昨日伏謂詔語。載修書本末甚明。上曰。乃朕批論。令其述宣仁保祐之功。蓋欲士大夫知朕修書之意也。先是故相曾布之孫惇。爲王安石服心。朝廷頒其書。號曰正論。臣竊惑焉。願明上布所著三朝正論。有旨停增秩賜金。言者謂布爲王安石服心。朝廷頒其書。號曰正論。臣竊惑焉。願明然。未聞有能宣德意者。願止之。以忘淬。丞又四川元無都漕。自宣撫司以隨軍漕糧總領四川財賦。俾措置茶鹽酒息。通融贍軍。今之都轉運司。但四分歲數。以付四路趣辦而已。願能之以寬民力。或以其言爲中時病。是夏。金元帥府下令諸欠公私債無可還者。沒身及家屬爲奴婢以償之。

中興小紀卷二十五

紹興八年秋七月己丑以御史中丞常同爲顯謨閣直學士、知湖州。先是左僕射趙鼎嘗奏向子諲無罪當留同與潘良貴誠有罪不宜因子諲之故顯出之。俟少定令外補。不惟爲同良貴亦所以爲子諲蓋外議猶以子諲久對爲非而良貴實出於愛君也。二人既出給事中張致遠殿詔。詔不施以一向子諲出二佳士。上怒作色。顧鼎曰。固知致遠必繳駁。凡再言之。鼎曰。陛下何由知之。上曰。致遠與諸人善。（趙鼎事實有先入之言上問鼎奏山是不樂後數日右丞相秦檜留身奏事鼎奏久既退檜扣之曰上甚以前日之言者謂香檜曰上無他但患相公不樂耳檜乃信而不疑）辛亥宰執奏淮西張宗顏、乞遣統制官吳錫、軍馬回別請濟師。上曰。吳錫有膽勇心計。然不可獨用。可趣歸令楊沂中別發一軍。趙鼎曰。沂中已嘗有此請。蓋上知人能親馭。皆出於談笑之間。所謂善將將也。於是樞密院令殿前司追回錫。仍依其數別撥一軍往廬州。權隸於宗顏。俟防秋過取旨。（舊制三衙管軍。未嘗內宿。上駐蹕揚州，趙鼎請之。）始日輪一員內宿彈壓。至是殿帥楊沂中已免宿直。又缺馬帥。惟權步帥解潛一員。與兩司使臣互輪。潛然之。以至泣下。鼎又曰。景觀之失。不歸之蔡京。便何人任責。今士大夫力主京者。皆原私恩而薄祖宗之人也。願陛下深察之。（案繫年要錄作鄆州）時臨安府任同京邑。而守臣集英殿修撰張澄、有治劇之才。甚得時譽。是月除徽猷閣待制。九月丁亥。侍御史商振言。近除發運使。令羅米以待闕用。其價雖隨時低昂。常使官價高於民間。仍不加耗。及即時支錢。則有以助國寬民。詔從之。既而右諫議大夫李誼言。祖宗時發運所領。乃轉輸東南之粟以實中都。又制茶鹽香礬百貨之利。今皆所不及。惟是給以本錢。使之糴買。然復與三司。豈專爲此哉。如營田經理之制。市易懋遷之法。又州縣錢物之限。無所拘。漫無有稽察。臣願俾總六路而調其盈虛。內與戶部相爲裏。則劉安之策可展而不爲虛文。不然。則雜買一事。自可責之諸路漕臣。何必創此司哉。（案振一日奏事上因語臣下之說於三省。講而行之。）商振一日奏事上因語臣下之姦者。且曰。朕所不欲以語卿。恐人謂朕令卿言也。振曰。臣與陛下所共者理耳。理之所在。臣安敢自默。

時新除沿邊守臣王默等辛丑上謂宰執曰。今日邊鄙內則撫綏。外則斥堠。二事至大。未易得人。宜精擇之。乙巳。金遣左監軍薩里罕、自雲中馳之陝右。見左都監拔束議割地事。路由同州。先是晉澗李世

令沂中與潛依舊輪宿。仍權差馬帥通作三衙。以次寓直。上嚴宸極。從之。既遂以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韓世良、權馬帥。時有御批宗子防禦使璩建節封國公。入賛善離諲。（方曙謂山語錄曰。時在相趙鼎語。右相秦檜云。公嘗說趙丙辰謀相趙鼎之後。檜當同數奏也。檜約檜與劉大中各作一劄子明日鼎又詣檜同進呈。尤好檜復曰。公爲首相檜不敢專。公欲大中各將劄子至堂。檜如何。檜曰。公爲首相檜豈敢專。公欲作一劄子明日鼎又詣檜同進呈。尤好檜復曰。公爲首相檜不敢專。明日進呈。鼎奏曰。祖宗受天明命。密傳國祚。陛下仁孝。子孫千億。未可盡也。但宗子某已封建國。只是小國。上曰。都是小孩兒。且與放行。鼎執奏再三。且曰。兄弟之序不可亂。上意雖之。遂留御筆曰。待三五箇月別商量。既下殿。樞密王庶四人紙直。詣鼎曰。公錯了也。檜曰。檜明日卻當數奏。明日卻當數奏。檜留身。又明日鼎留身。奏曰。昨所納御筆不知檜與大中有何奏。上曰。大中之說與卿一耳。）八月戊午。詔璩建節封國公。只是小國。且與兄弟之序不可亂。上意雖之。遂留使馬擴爲沿海制置副使。鎮江府置司。先是朝請大夫吳說、言與前傅款密。言者庶劾之。十年不調。辛酉上因語宰執曰。說累赦不得自新。非朕用人之意。可諭言官。負譴之人已行者勿再論。於是趙鼎等仰服主上洪度兼容。所謂國者合垢。此其至也。甲子。宰執奏馬擴、將到本使錄記海上之盟約金人夾攻事。上以爲敵國之與中國。如陰陽消長。豈能偏廢。若可勦除。漢唐之君。豈特中國之幸。亦敵國之幸也。辛巳。著作佐郎李彌正、高閱、皆除郎官。而著作郎何掄、張嶸、尚未遷。擢密副使王庶疑之。以問趙鼎。鼎曰。少監處之要職。至是以掄爲祕書少監。殿中侍御史張戒言。昔張浚入蜀。掄爲之鷹犬。去歲浚獨相。自以黃潛善乃王黼之黨。每持邪說以司馬光爲非。王安石爲是。至再修神宗實錄。掄擾臂其間。略無忌憚。浚敗。乃焚毀籍帖。國家大典。豈宜屢易。以徇權臣之私意。詔以掄知邛州。包士民墳墓甚衆。大中頗有司不能決。乃具圖申省。且東裝待罪。洎取旨。先帝愕然曰。豈可發民墳墓。卻詔移之別地。則知當時有不便於民者。使先帝悉知。未有不改之者。此輩臣之罪。而蔡京爲之首也。上深然之。以至泣下。鼎又曰。景觀之失。不歸之蔡京。便何人任責。今士大夫力主京者。皆原私恩而薄祖宗之人也。願陛下深察之。（案繫年要錄作鄆州）時臨安府任同京邑。而守臣集英殿修撰張澄、有治劇之才。甚得時譽。是月除徽猷閣待制。九月丁亥。侍御史商振言。近除發運使。令羅米以待闕用。其價雖隨時低昂。常使官價高於民間。仍不加耗。及即時支錢。則有以助國寬民。詔從之。既而右諫議大夫李誼言。祖宗時發運所領。乃轉輸東南之粟以實中都。又制茶鹽香礬百貨之利。今皆所不及。惟是給以本錢。使之糴買。然復與三司。豈專爲此哉。如營田經理之制。市易懋遷之法。又州縣錢物之限。無所拘。漫無有稽察。臣願俾總六路而調其盈虛。內與戶部相爲裏。則劉安之策可展而不爲虛文。不然。則雜買一事。自可責之諸路漕臣。何必創此司哉。（案振一日奏事上因語臣下之姦者。且曰。朕所不欲以語卿。恐人謂朕令卿言也。振曰。臣與陛下所共者理耳。理之所在。臣安敢自默。）

時新除沿邊守臣王默等辛丑上謂宰執曰。今日邊鄙內則撫綏。外則斥堠。二事至大。未易得人。宜精擇之。乙巳。金遣左監軍薩里罕、自雲中馳之陝右。見左都監拔束議割地事。路由同州。先是晉澗李世

輔陷僞境。時爲同州守。世輔怒隱里翠無禮。因殺其從者百人。將擒以歸本朝。會敵騎追逼。世輔折箭爲誓。縱之去。於是世輔不克南歸。亡入夏國。　初召秦檜之來。道出婺州。時左朝散郎王次翁致仕居婺。與檜遇。既而申書舍人樓炤爲檜言。次翁甚貧。因曰呂頤浩、次翁郡人也。頤浩再相。次翁困一至此。檜笑曰。非其類也。遂落次翁致仕。以兵部郎官召之。是月移爲吏部郎官。是秋。金人括京畿及陝西錢穀。皆轉移北去。蓋有割地以歸本朝之意也。　冬十月。重修祿秩敕令赦成。丙辰。右僕射秦檜上之。　侍御史蕭振論：「蓋知政事劉大中與父不睦。何以事君。望正典刑。以厚風俗。」大中亦累章乞罷。丁巳。以爲資政殿學士、知處州。振復論：「遂改提舉洞霄宮。遣臺吏押送。」詔大中至三章不已。聽以觀文殿學士、提舉洞霄宮。（言爲請者甚切。聽信之。遂除祠。振以親嫌不在大中行且及臣矣。方時猶論劉大中。

上曰。朕屢論趙鼎更不肯行。若悉將上供等錢椿辦。自不必科敷。兼江東既蠲劉光世一軍。其錢糧亦通用。蓋上哀憫元元之意。其切如此。甲戌。以端明殿學士韓肖胄爲金國報謝使。以樞密都承旨錢愐副之。是月。以起居郎劉一止爲中書舍人兼侍講。太府寺丞莫將爲起居郎。一止頗言將遞九列。驟綴從班。人以爲將上嘗助和議而得之。臣之謏恩。與將同制。臣若不言。人必謂臣自爲地而不忠。乞併臣罷之。不報。將、歸安人也。先是左僕射秦檜。嘗因語國事云。此事大係安危。禮部侍郎曾開於坐中抗聲曰。丞相今日不當說安危。止合論存亡耳。檜艴然。然其言而罷。是月。開以資文閣待制出知婺州。此據呂大鵬見聞志。初。吏部郎官黃祖舜、以父憂去位。至是免喪。自度與時論不合。即乞奉祠。浮湘里中。以著書自娛。家貲殷空。而處之常晏如也。時淮東宣撫使韓世忠。伏兵於洪澤。詐令爲寇。俟金國使回。則劫之以壞和議。而世忠將郝晟、密以告滑臣胡紡。紡白之奉使。僉書樞密院韓肖胄、故金國使由淮西以去。世忠不得而劫焉。金人既割河南之地以歸本朝。遂移行臺尚書省於大名府。仍遣行臺左丞相張孝純還上詔。孝純赴闕。孝純自慚。乃白右副元帥烏珠、願歸徐州。致仕而卒。時金人以晉昌臣劉豫者爲翰林承旨。馮行寧、爲戶部使。戶部在平陽府。二人受命。皆便服以赴焉。初。北使之來也。校書郎范如圭、上書於右僕射秦檜。責以曲學倍師。忘讎辱國之罪。且曰公不喪心病狂。奈何一旦爲此。若不早改。必且遺臭萬世矣。檜怒。至是如圭輪對。言兩京版圖既入。則九廟八陵。瞻望思慕。而朝廷之使未遣。何以仰慰神靈。下遂民志。上愀然曰。非卿不聞此言。遂命遣使。檜以其不先白己。益怒。久之。如圭寒冽而去。

中興小紀卷二十六

紹興九年。（是年己未。）春正月。甲申。上諭宰執曰。朕每有意。候邊事平。與民休息。如月樁錢之類。宜悉蠲之。　綯審少監永州居住張浚上言。今敵中有故。上下分離。故天屬歸河南。遂復我必德其厚賜。將來內變既平。指瑕造隙。肆無厭之欲。發難從之請。其將何辭以對。臣罪戾之餘。深不欲論事。顧利害至重。不敢自默。惟陛下留意。　乙酉。宰執奏赦條事。上曰。凡臣僚抵罪。大則竄黜。小則停降。雖其才可用。而貪實小人。亦不可輕赦而復進。蓋世無用小人之理。或偶因微罪。既寄淄澤。豈可不滌洗收錄。若以前事論列不已。乃使人材終廢。亦可惜也。上甄別賢否。愛惜人材如此。　丙戌。詔監察御史莆田方庭實、宣諭三京。　癸巳。上謂宰執曰。今當創宮殿以俟太后之還。秦檜等曰。漢有長樂宮。所以奉母后也。臣聞聖人之德。莫大於孝。自與地將歸。陛下出令。皆以祖宗母兄爲先。有以見聖孝通於神明。宜乎上天悔禍。而強敵之革心也。

時經制發運司總糴米四十萬斛。昔者以謂奪發運使總六路財賦而餉中都。兵興以來。既無轉輸。但以糴事委之。自朝廷給本錢。無慮五六百萬緡。又諸路常平。既使香藥司兼領。又別差主管官。有司莫知適從。今欲將發運使並常平主管官罷之。丁酉。詔去發運二字。命戶部長貳一員兼領。仍別置副使或判官一員。不時巡按諸路。其常平官並改充經制某路幹辦官。蓋以戶部侍郎梁汝嘉、兼江淮荊浙閩廣經制使。司農卿霍蠡、爲判官。先是鹽法屢變。其課寖虧。自汝嘉貳版曹。課乃復登。　戊戌。名徽宗陵曰永固、

以同僉書樞密院王倫爲東京留守昭化軍節度使郭仲荀副之以少師萬壽觀使劉光世爲陝西宣撫使移四川制置使胡世將副之仍加世將寶文閣學士會光世弟光遠疏光世之短於言路於是中丞勾龍如淵言光世不可遣乃罷其行勾龍如淵因奏曰如敏故相臨其相業固有規畫若以一路付之豈不可也朕自卽位飲食器用未嘗妄費鼎等所知秦檜等退相謂曰上天資儉德雖率太后猶不欲過漢文履革舄衣弋綈不能過也時內侍黃彎辭免製太后掠衣事上曰太后聖性恭儉服用簡素今回鑾有期朕得壺東朝之養時上嘗見辭色檜等退而賀上之聖孝出於天性其屈意求和實繇太母宜乎上天降祐

使趙彬奏已殺訛。餘衆多降。癸丑。秦檜奏曰。陝西已無事。皆陛下聖德所致。上曰。朕何以致此。乃祖宗在天之靈默佑。然朕自來惟持不殺之說。於是秦檜等賀曰。此乃陛下爲天人所歸也。孟子曰。惟不嗜殺人者能一之。堅下堅守和議。不煩干戈。坐得中原。豈非不殺之功乎。　右諫議大夫曾紘、殿中侍御史謝祖信、皆論趙鼎久位宰司。專樞植黨。在靖康末。嘗受張邦昌僞命。近上章納節。攻以富貴自列。臣子共憤。望加流竄。時鼎以少傅奉國軍節度使、知泉州。乃詔落節。吏部尚書晏敦復力請奉祠。詔除寶文閣直學士、知衢州。　戊午。步帥解潛爲趙鼎所厚。至是請奉祠。出爲福建路副總管。　初二聖北狩。上每遇朔望。遙率臣遙拜。自徽宗升遐之後。遙拜淵聖如故。至是中丞廖剛言。兄弟同列。方兄爲君則君非之。及已爲君。則兄事之而已。今淵聖之歸有期。望罷遙拜。唯淵聖節。百官仍舊祝聖下禮部太常寺即而討論。欲遇朔望上用家人禮遙拜於禁中。郡臣於宮門外遙拜。從之。　東京留守王倫奏。金國元帥謂所降赦文。載割河南地。不歸德於金國。倫一面改定。謂元降赦文非真。卻要國書盡與將歸。甲子。上曰。待外國當以誠。因舉實訓故事。契丹使耶律元在館。嘗詢左右。館中日聞鼓聲。豈非習戰耶。或對以優人戲場。眞宗聞之。遽宰臣曰。不若以實諭之。諸軍比無征戰。習武藝耳。宰執秦檜等退。相謂曰。上每推誠待物。動法祖宗。庶幾永保和好。使敵人無隙之可乘也。　庚午。殿前司募鈞容樂工。上諭其擾。令但留舊人。不得增募。上曰。朕未嘗好世俗之樂。少頃。簫笳琴瑟。自居亮陰。久亦忘之。蓋上清心寡慾。無聲色之娛。兇喪後不許募樂工。蓋防微杜漸。規模閎遠如此。　知樞密院事劉錡自言。嘗汚僞命。乞放歸田里。壬申。宰執擬依敕仍舊任。上曰。新復州軍。他時悉用文臣。卿等爲朕擇循良之吏。武臣不與郡。上久勞於外。深達治體。更用文武之意。固符慕風矣。　是日。宰執又奏。京城親從官王琪。以三朝御容來。上曰。近有司自京城來獻眞宗御容。有司辨其非眞。復獻筆百官。雖微物。朕不欲受。恐來者不已也。　是月。實政殿學士席益卒。（原本缺）庚辰。右諫議大夫曾統言。自去冬以來。凡七遣使。初命韓肖胄報聘。又命王倫交地。又遣方庭實宣諭三京。鄭仲荀留守東都。周聿實論陝西。士傑張燾悲謁陵寢。樓炤又至永興。布宣德意。所攜官吏軍兵甚多。借請不知其數。竊聞熙寧初。宰臣韓絳宣撫陝西。纔費十八萬緡。時論沸騰。以爲大咎。今一使之費。已數倍於昔。蓋自崇寧權臣用事。務爲華侈。以悅人情。至今未革。將來兩宮南還。其費不少。謂宜擇忠實通敏之臣。以節制裁定。庶無妄費。從之。　時新復州皆免賦役三年。而亳州民自願輸以助國用。上曰。中原遺民。久困暴斂。今喜於來歸。誠意樂輸。然乍出塗炭。尤當加恤。豈信豈可涼。乃令依敕蠲免。仍降詔獎諭。

新復諸州進天申節銀絹。癸巳。上謂宰執曰。新復州無餘財。此寧免於擾民。可悉退回。秦檜曰。陛下誕節。人臣皆致享上之誠。而聖意加恤新民。卻而不受。可謂盛德之事也。　丙申。上謂宰執曰。鋪翠銷金之飾。屢詔禁止。今宮中雖無放犯。而有司奉行不虔。市肆公然爲之。可重立告賞。務在必行。秦檜等曰。陛下以儉德理天下。而風俗尚習故態。宜更格詔。宣痛加繩治。　戊戌。資政殿學士宇文粹中、卒於成都府。

癸卯。上謂宰執曰。太祖時強藩悍鎮。與方面之臣。既歸朝。皆貸之。今中原官吏復還。朕方以天下爲度。凡舊染之汚。一切兼容。秦檜曰。陛下天覆之德。如此四海孰不歸心。上曰。今羣臣正當叶心。共成治道。然在

外者輒辭難避事。在內者。議論多狥私立異。風俗如此。何以求治。卿等當分別之。明示賞罰。檜曰。陛下堅守和議。不煩干戈。坐得中原。豈非不殺之功乎。　右諫議大夫曾紘、殿中侍御史謝祖信、皆論趙鼎久位宰司。專樞植黨。在靖康末。嘗受張邦昌僞命。近上章納節。攻以富貴自列。臣子共憤。望加流竄。時鼎以少傅奉國軍節度使、知泉州。乃詔落節。吏部尚書晏敦復力請奉祠。詔除寶文閣直學士、知衢州。　戊午。步帥解潛爲趙鼎所厚。至是請奉祠。出爲福建路副總管。　初二聖北狩。上每遇朔望。遙率臣遙拜。自徽宗升遐之後。遙拜淵聖如故。至是中丞廖剛言。兄弟同列。方兄爲君則君非之。及已爲君。則兄事之而已。今淵聖之歸有期。望罷遙拜。唯淵聖節。百官仍舊祝聖下禮部太常寺即而討論。欲遇朔望上用家人禮遙拜於禁中。郡臣於宮門外遙拜。從之。　東京留守王倫奏。金國元帥謂所降赦文。載割河南地。不歸德於金國。倫一面改定。謂元降赦文非真。卻要國書盡與將歸。甲子。上曰。待外國當以誠。因舉實訓故事。契丹使耶律元在館。嘗詢左右。館中日聞鼓聲。豈非習戰耶。或對以優人戲場。眞宗聞之。遽宰臣曰。不若以實諭之。諸軍比無征戰。習武藝耳。宰執秦檜等退。相謂曰。上每推誠待物。動法祖宗。庶幾永保和好。使敵人無隙之可乘也。　庚午。殿前司募鈞容樂工。上諭其擾。令但留舊人。不得增募。上曰。朕未嘗好世俗之樂。少頃。簫笳琴瑟。自居亮陰。久亦忘之。蓋上清心寡慾。無聲色之娛。兇喪後不許募樂工。蓋防微杜漸。規模閎遠如此。　知樞密院事劉錡自言。嘗汚僞命。乞放歸田里。壬申。宰執擬依敕仍舊任。上曰。新復州軍。他時悉用文臣。卿等爲朕擇循良之吏。武臣不與郡。上久勞於外。深達治體。更用文武之意。固符慕風矣。　是日。宰執又奏。京城親從官王琪。以三朝御容來。上曰。近有司自京城來獻眞宗御容。有司辨其非眞。復獻筆百官。雖微物。朕不欲受。恐來者不已也。　是月。實政殿學士席益卒。（原本缺）庚辰。右諫議大夫曾統言。自去冬以來。凡七遣使。初命韓肖胄報聘。又命王倫交地。又遣方庭實宣諭三京。鄭仲荀留守東都。周聿實論陝西。士傑張燾悲謁陵寢。樓炤又至永興。布宣德意。所攜官吏軍兵甚多。借請不知其數。竊聞熙寧初。宰臣韓絳宣撫陝西。纔費十八萬緡。時論沸騰。以爲大咎。今一使之費。已數倍於昔。蓋自崇寧權臣用事。務爲華侈。以悅人情。至今未革。將來兩宮南還。其費不少。謂宜擇忠實通敏之臣。以節制裁定。庶無妄費。從之。　時新復州皆免賦役三年。而亳州民自願輸以助國用。上曰。中原遺民。久困暴斂。今喜於來歸。誠意樂輸。然乍出塗炭。尤當加恤。豈信豈可涼。乃令依敕蠲免。仍降詔獎諭。

新復諸州進天申節銀絹。癸巳。上謂宰執曰。新復州無餘財。此寧免於擾民。可悉退回。秦檜曰。陛下誕節。人臣皆致享上之誠。而聖意加恤新民。卻而不受。可謂盛德之事也。　丙申。上謂宰執曰。鋪翠銷金之飾。屢詔禁止。今宮中雖無放犯。而有司奉行不虔。市肆公然爲之。可重立告賞。務在必行。秦檜等曰。陛下以儉德理天下。而風俗尚習故態。宜更格詔。宣痛加繩治。　戊戌。資政殿學士宇文粹中、卒於成都府。

癸卯。上謂宰執曰。太祖時強藩悍鎮。與方面之臣。既歸朝。皆貸之。今中原官吏復還。朕方以天下爲度。凡舊染之汚。一切兼容。秦檜曰。陛下天覆之德。如此四海孰不歸心。上曰。今羣臣正當叶心。共成治道。然在

主謀劃於南宋，二人必陰結彼國。今宋使已至汴京，未可令過界。倫有嘗中蕆東隸烏珠帳下，嘗來謁倫，言烏珠謀誅達蘭。倫即馳奏，乞早爲之備。上以示宰執。而秦檜但趣倫過界。乙亥，倫始解留館，將使指北行。是月，川陝宣撫使吳玠卒於仙人關。後證曰武安。玠馭下嚴而有恩，故士樂爲之死。川陝宣撫副使胡世將、管問玠所以勝者於其弟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璘。璘曰：金令酷而下必死，先兄每與之戰，非累日不決。大抵舉中國所長而用之耳。蓋中國弓矢勁利，金士卒堅耐。吾常以長技洞重甲於數百步外，又還城便利，出銳卒以更撓之，使不得休，彼雖堅耐，亦不能無弛。此待之之要也。吏部侍郎謝祖信，除徽猷閣待制知濮州。祖信非實曰：先是，祖信作書，宣力論粗疎節，於是，章氏諸孫咸集闕下，再陳理訴，併及祖信去使謂事有改變，此事乃出族意，祖信知之，遂出祖信知濮州。祖信而章氏又有人欲陳訴以祖信去使謂事有改變，此事乃出族意，祖信知之，遂出祖信知濮州。祖信而章氏子壻也。上曰：亦知之，凡數日，曰：由閤家累我，以至罷職而死，識者評之。曰：使鼎在朝日，收拾祖信而用之，未必不出其妻小人，唯利所在，初不以親爲意，雖父子之間，有所不顧，況妻孥乎。

是夏，金國左副元帥達蘭之薊州避暑，達蘭下令諸蠻遊我而逃者，家長罪死，籍其產及人口半以充賞。四鄰之家，其追賞錢三百緡。仍發番軍分諸路搜捕。民間大擾。羣起爲盜。以拒番軍。遂復止之。達蘭在諸帥中，最號寬恕。今顧爲此，蓋陰與皇伯宗弊同謀，將以致亂，使民隨聚，則藉之起兵。又令中山府拘奉使王倫於館，且會諸路僉事以復取河南爲名，皆所以應宗弊也。初，南安李乾德有庶子智之，弊大理國，改姓趙，號爲平王。至是知李陽煥卒，其子天祚襲封，大理國遣兵三千送智之歸，要代天祚。天祚不肯，領兵與戰，又敗之。智之欲進奉朝廷，仍乞借兵破西經略司以聞。詔令諭以蠻辭，勿引之生事。

中興小紀卷二十七

紹興九年，秋七月己卯朔，金國有郎君仲和、什文（案原抄本作烏克紳，注云原名吳乞買，今改正，謂當有誤，下文金主亶與右丞相陳王烏克紳宗諒、諸父，郎君不應稱父，今改正）與之（同名，疑是仲和，什今改）者反，擒獲之。下大理獄。事連宋國王宗磐、兗國王宗雋、冀國王宗英、滕國王宗偉（疑是年要益作勝國王宗偉，殿前左副點檢翠都，原名濮祖，今改正）時

居謙曰。時宰臣秦檜。王仲山之壻也。嬖倖士。陰欲復偽舞。所授職名。參政李光繳駁。仲山親妹。檜子熺。復娶偉之女。至是頗佑之。偉平始再。仲山親妹。檜子熺。復娶偉之女。至是頗佑之。偉平始再。

除僅學士。陰欲復偽舞。所授職名。參政李光繳駁。仲山親妹。檜子熺。復娶偉之女。至是頗佑之。偉平始再。

朝請。雖士論洶洶。而一時給舍。皆檜私黨。不復順適之節。喪呼偉年丈。遂稱之曰。公乘東南而臣屬之也。在律頗為執政。舉其職事。不

與謀者。欲滅吾宋也。欲危吾君也。欲離吾親也。欲絕吾後也。欲貧吾家也。非不可教。藏宗復讎。於是流竄嶺海之外。而況居中秉鈞之地乎。

分首從。然則偉年與陛下之罪等。當死。藏宗以衣東宮叶股肱之義。既復刑京。隔偽之官。以六等定罪。最重。準事賊修撰。

次自盜。餘流竄。故相張浚二子均。均皆當死。藏宗復讎。於是流均嶺海之外。而況居中秉鈞之地乎。

皆任權要。均仍為賊。設吾家非不可教。藏宗復讎。於是流均嶺海之外。而況居中秉鈞之地乎。

之過。張浚二子均。均皆當死。藏宗以衣東宮叶股肱之義。既復刑京。隔偽之官。以六等定罪。最重。準事賊修撰。

偉卒之事。劉豫親於猶子。均之從藏山面說。居中秉鈞。無慙勛之力。今失利如此。柯以駐蹕中原。於明良天

之量。

初。右諫議大夫曾統言。經制本戶部之職。近置一司。無益。乞罷之。上曰。經制一司。須經久方見利

害。今纔半歲。難遽責以近效。若實無益。雖亟罷可也。至是言者又以經制司所創官吏。種種橫費。較其所

入。未必能補。如創酒庫。亦是陰奪省司之利。況所總之事。皆戶部本職。有經制則戶部亦可廢矣。詔付戶

部。其經制司。察州縣所陷錢物。并催未到綱運。緣路分閑遠。未見速效。今若依舊分隸諸司。則經制可罷。

其庫依併歸贍軍庫。丙子。乃罷經制司。其諸路錄辦官依舊為主管常平官。徽猷閣待制提舉萬壽觀。

兼侍講尹焞。前為禮部侍郎。已病。至是疾甚。不能朝。遂奉祠而去。後四年。卒於會稽。時金人法苛賦斂。

加之饑饉。民不聊生。又下令欠債者以人口償還。及藏逃亡而被告者。皆死。至是將相大臣如宗磐、達蘭

之徒。皆誅死。二帥久握重兵。黷者植黨滋衆。今則悉為亡命。故所在蜂起。平定威勝遼州。道不通行。一旦

太行山義士八萬。懷州茜善鎮州人大恐。中原盜傅大猫親征。民皆陰備軍器。晝而罷市。晚視霞起。則曰御

營烈火矣。初。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李顯忠歸朝。日。常復其父母之讎。至是待罪。九月。戊寅。詔顯

忠有功。郎延。特與放罪。初。召太尉東京副留守郭仲荀赴行在。仲荀因領劉豫下兵八千以還。至是駐

於鎮江。己亥。上謂宰執曰。仲荀善人。但馭衆非所長。姑令駐彼。別選人代之。秦檜曰。孰可當者。上曰。極難

其人。當於統制官中選之。檜等言。董先牛皋雖才具上曰。此皆可用。上又曰。辛永宗與仲荀同來。且令歸

營。烈火光矣。初。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李顯忠歸朝。日。常復其父母之讎。至是待罪。九月。戊寅。詔顯

前任。蓋所為誕謾。向在軍中。每遇大閱。則借人馬器械以充數。檜曰。外人不知。陛下察其姦狀。乃謂眷之。

蓋小人在外託聲以盛衆爾。上曰。如辛道宗不循理。亦不可用也。丁未。起居郎周葵。請令後犯茶鹽人

免根問來歷。上曰。犯榷貨者不根問經由。此嘉祐著令。仁祖盛德也。舉而行之。則吏不至蹊緣。獄不至遊

蔓。可速付之省部。先是。需州有海商為賊所劫。本州西獄禁勘。皆平民。所死於獄者五人。大理寺丞朱

斐奏之。上惻然。謂宰執曰。二廣地遠。有司如此。冤何所伸。令斐再具奏。其提點刑獄以下官。皆黜責。上曰。

秦檜曰。唐臣諫諍相任漢守。以汚吏自陳。皆在秦王府。太宗謂曰。我昔為秦王。乃一府之主。今居大

位。乃四海之主。焉得獨私故人。諫相流涕而去。陛下英果過太宗遠矣。右正言陳淵。乞凡賜廕而於例

有疑者。三省共議。又言莫州未應遷除次對。案翠年要錄。時莫將卿聯命以此職。由焞先除從班。以疾力辭。老不可留。故以龍之。今將宜除近班。

卿莫將。除徽猷閣待制。京畿都轉運兼主管奉迎梓宮一行事務。上曰。季述乃朕舊察。亦見朕於臣下無

所偏也。秦檜曰。唐臣諫諍相任漢守。以汚吏自陳。皆在秦王府。太宗謂曰。我昔為秦王。乃一府之主。今居大

位。乃四海之主。焉得獨私故人。諫相流涕而去。陛下英果過太宗遠矣。右正言陳淵。乞凡賜廕而於例

有疑者。三省共議。又言莫州未應遷除次對。案翠年要錄。時莫將卿聯命以此職。由焞先除從班。以疾力辭。老不可留。故以龍之。今將宜除近班。

卿莫將。除徽猷閣待制。京畿都轉運兼主管奉迎梓宮一行事務。上曰。季述乃朕舊察。亦見朕於臣下無

所偏也。秦檜曰。唐臣諫諍相任漢守。以汚吏自陳。皆在秦王府。太宗謂曰。我昔為秦王。乃一府之主。今居大

壬申。秦檜奏神宗實錄已進。今乞專修徽宗實錄。原按此處疑有脫文。實錄當皆其事以信後世。豈容置

是豈堂堂之所能取。故深忌之。初時客星守魯。少在五月。為克紳占之。太史曰。不在我分野。無傷。未幾。宋竟與滕

諸王同日誅死。既又守陳。非在七月。太史以告奉使宇文虛中。虛中語之。為克紳不以為怪。是月果同窮盡被

誅。金臨天道如此。其詔略曰。希尹心在無君。言宜不道。遽燕居而竊議。謝神器以何歸。希尹。即烏克紳也。

又曰。慶遂國罔悛。欺天相濟。既致於理。成伏厥辜。賴天之靈。誅於南觀。時烏克紳之黨。皆為都元帥烏珠

所誅。奉使洪皓嘗與烏克紳持論幾死。烏珠知之故得免。時烏珠謀舉兵以復河南。已決意入侵。蓋金

法。罷兵則權在國主。用兵則權在元帥。自割地講和之後。不半載間。元臣宿將。誅夷殆盡。烏珠所以力沮

和議者。亦達蘭臨死之言。有以勦其心也。僉書樞密院事奉使王倫、至金國御子林留館五日。辛亥。見

國主亶致命。亶悉撫所答。令其臣翰林待制耶律紹文為宣勞官。問倫還知元帥達蘭等罪否。倫對不知。

又問無一言及歲幣。卻要割地。但知有元帥。豈知有上國耶。倫曰。日者僉宣嘗以國書來。許割河南。歸

梓宮太母。天下皆知上國誅海上舊盟。興民休息。使人奉命。通好兩國爾。冬十月。辛亥。詔侍從官各薦

法。罷兵則權在國主。用兵則權在元帥。自割地講和之後。不半載間。元臣宿將。誅夷殆盡。烏珠所以力沮

和議者。亦達蘭臨死之言。有以勦其心也。僉書樞密院事奉使王倫、至金國御子林留館五日。辛亥。見

國主亶致命。亶悉撫所答。令其臣翰林待制耶律紹文為宣勞官。問倫還知元帥達蘭等罪否。倫對不知。

又問無一言及歲幣。卻要割地。但知有元帥。豈知有上國耶。倫曰。日者僉宣嘗以國書來。許割河南。歸

梓宮太母。天下皆知上國誅海上舊盟。興民休息。使人奉命。通好兩國爾。冬十月。辛亥。詔侍從官各薦

人。末必能補。如創酒庫。亦是陰奪省司之利。況所總之事。皆戶部本職。有經制則戶部亦可廢矣。詔付戶

部。其經制司。察州縣所陷錢物。并催未到綱運。緣路分閑遠。未見速效。今若依舊分隸諸司。則經制可罷。

其庫依併歸贍軍庫。丙子。乃罷經制司。其諸路錄辦官依舊為主管常平官。徽猷閣待制提舉萬壽觀。

兼侍講尹焞。前為禮部侍郎。已病。至是疾甚。不能朝。遂奉祠而去。後四年。卒於會稽。時金人法苛賦斂。

加之饑饉。民不聊生。又下令欠債者以人口償還。及藏逃亡而被告者。皆死。至是將相大臣如宗磐、達蘭

之徒。皆誅死。二帥久握重兵。黷者植黨滋衆。今則悉為亡命。故所在蜂起。平定威勝遼州。道不通行。一旦

太行山義士八萬。懷州茜善鎮州人大恐。中原盜傅大猫親征。民皆陰備軍器。晝而罷市。晚視霞起。則曰御

營烈火矣。初。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李顯忠歸朝。日。常復其父母之讎。至是待罪。九月。戊寅。詔顯

前任。蓋所為誕謾。向在軍中。每遇大閱。則借人馬器械以充數。檜曰。外人不知。陛下察其姦狀。乃謂眷之。

蓋小人在外託聲以盛衆爾。上曰。如辛道宗不循理。亦不可用也。丁未。起居郎周葵。請令後犯茶鹽人

免根問來歷。上曰。犯榷貨者不根問經由。此嘉祐著令。仁祖盛德也。舉而行之。則吏不至蹊緣。獄不至遊

蔓。可速付之省部。先是。需州有海商為賊所劫。本州西獄禁勘。皆平民。所死於獄者五人。大理寺丞朱

斐奏之。上惻然。謂宰執曰。二廣地遠。有司如此。冤何所伸。令斐再具奏。其提點刑獄以下官。皆黜責。上曰。

秦檜曰。唐臣諫諍相任漢守。以汚吏自陳。皆在秦王府。太宗謂曰。我昔為秦王。乃一府之主。今居大

位。乃四海之主。焉得獨私故人。諫相流涕而去。陛下英果過太宗遠矣。右正言陳淵。乞凡賜廕而於例

有疑者。三省共議。又言莫州未應遷除次對。案翠年要錄。時莫將卿聯命以此職。由焞先除從班。以疾力辭。老不可留。故以龍之。今將宜除近班。

卿莫將。除徽猷閣待制。京畿都轉運兼主管奉迎梓宮一行事務。上曰。季述乃朕舊察。亦見朕於臣下無

所偏也。秦檜曰。唐臣諫諍相任漢守。以汚吏自陳。皆在秦王府。太宗謂曰。我昔為秦王。乃一府之主。今居大

壬申。秦檜奏神宗實錄已進。今乞專修徽宗實錄。原按此處疑有脫文。實錄當皆其事以信後世。豈容置

是豈堂堂之所能取。故深忌之。初時客星守魯。少在五月。為克紳占之。太史曰。不在我分野。無傷。未幾。宋竟與滕

諸王同日誅死。既又守陳。非在七月。太史以告奉使宇文虛中。虛中語之。為克紳不以為怪。是月果同窮盡被

誅。金臨天道如此。其詔略曰。希尹心在無君。言宜不道。遽燕居而竊議。謝神器以何歸。希尹。即烏克紳也。

又曰。慶遂國罔悛。欺天相濟。既致於理。成伏厥辜。賴天之靈。誅於南觀。時烏克紳之黨。皆為都元帥烏珠

私意於其間耶。開封少尹李景讓奏陽武河塘事。癸酉。上曰。河事利害非輕。可速擇都水官。朕頃兩至

河上。每見一塘所費不貲。如十八盤各有斗門以殺水勢。一失枝梧。民被其害矣。金部郎官游根奏。州

縣賦吏。監司郡守不即按治者。許民越訴。詔申嚴舊法。損、建陽人。酢子也。辛酉。詔樞機之地。安可曠官。

僉書院事樓炤。趣令還任供職。時侍從官論薦左朝奉大夫張匈等。皆令除郡。壬戌。上曰。士大夫固以

任中都官爲榮。朕謂百姓國家根本。當以親民官爲重。無內外之限。句、嘉興人也。　先是少保開府儀同三司孟忠厚、乞河南一郡。給事中劉一止言。后族葉文。如忠厚不可多得。但此例一開。有出忠厚下者。何以御之。又有嘗事僞楚人徐偉達者。差知池州。一止言。邦昌僭位。凡仕僞之人。皆謂其官稱。惟偉達至今自謂郎中。豈稱有廉恥者。一郡既可借。且無以示好惡於天下。上皆爲能之。中丞廖剛曰。是臺臣所當言者。皆爲劉君先矣。　金主亶諭其政省。今後四時游獵。春水秋山。夏冬拉必。原作剌鉢今改正下同。皆循契丹故事。拉必者、契丹語所在之意。然契丹先世雖然游獵。未嘗立四時定制。自中興講好之後。復併諸番境內無事。始於每歲春水獵鵝。秋山射鹿。夏則避暑於長嶺。多則就暖於陽城。既畢然後歸廣平。靴何受禮。率至亡其國。亦緣四時無定。遠近騷動。時亶方親戚內叛。寇盜外攖。不知自警。乃循契丹獵放之轍。其後果不令終。蓋已基於此矣。　十二月甲辰。言者謂翼祖積累深厚。與我宋萬世之基。而保州睦宗院既陷於敵。其南奔者十數人。而有官者僅四人。翼樞依西京宗室例。先次注官。丁巳。詔從之。　宗正丞鄭商奏。乞以常平錢於民輸賦未畢之時。悉數和糴。壬子。詔從之。上謂宰執曰。常平法不許他用。惟待賑荒恤饑。取於民者。還以與民也。秦檜曰。陛下語簡而理盡。無不本於愛民。商、侯官人也。　初。詔侍從各舉所知。而給事中劉一止。起居郎周葵。皆以宣教郎呂廣問應詔。廣問、夷簡孫也。李光欲除廣問館職。至是殿中侍御史餘杭何鑄言。二人非知廣問者。因光之嘿。迫於勢而舉之。相與以欺陛下也。今光已去。二人之罪。豈容不正。己巳。詔一止、葵並以奉祠而去。　金僉軍之法。自元帥府下諸路帥。帥下節鎮。鎮下支郡。郡下諸縣。縣下結民戶丁多寡之數。令備軍械軍裝。以總點集。用兵以來。皆屈雜滿之徒專之。至是國主亶、始令諸路不得從元帥府。須見裏面使臣所持御畫牌劄。方許僉發。蓋疑其下也。然元帥府距其國都甚遠。苟有緩急。豈能應機而用哉。

中興小紀卷二十八

紹興十年。歲在庚申。春正月辛巳。右僕射秦檜等奏。前日外間有匿名書。非毀朝廷。當緻進。上曰。已見之。無足恤。又曰。度近日上封事言臣等。陛下掩蔽者多矣。上曰。無事。凡所上書。朕無不覽。若有言卿等過。豈可不令卿等知。卻致積成大過耶。　時遷工部侍郎李誼、爲尚書。欲借誼資政殿學士。奉使金國。誼辭行。乙酉。上謂宰執曰。朝廷遣人往新疆。多辭不行。奉使亦辭。若不選。是爲姑息之政。卽詔罷之。　丙戌。詔新除工部侍郎莫將、充迎梓宮使。以知閤門事韓恕、副之。　壬辰。詔上殿官唐文若改合入官。仍舊潼州府教授。秦檜奏。近制初改官人。須任親民。不許堂除。此可以養成人材。亦足以抑奔競之風。文若、庾之子也。　癸巳。上諭宰執曰。朕選任將帥。下至偏裨。必審知其材。然後用。非其人。至於失職。不過罷之。蓋將兵之官。所繫非輕。豈可不審也。　初。太尉郭仲荀既兵交。與淮東宣撫使張俊下統制官害仲。至是乞祠。甲午。以爲醴泉觀使。既而俊薦仲荀有才。遂令知鎮江府。　詔陝西買馬。已及千匹。自此必益多。宜指揮牧養。庶幾蕃息。以備戰騎。　癸亥。上諭宰執曰。舊徐州有鐵監。陝西諸路亦多坑冶。今當置作院以造軍器。各有土俗所宜。倘非所宜。不惟枉費。亦非所用。豈除戎器之意哉。秦檜曰。臣仰體聖意。安不忘危。而留意於武備如此。　二月。癸丑。以龍神衞四廂都指揮使主管馬軍劉錡。爲東京副留守。錡帶騎司之軍以行。卽王　所刺八字軍也。　慶剛又請起舊相之有人望者。處之近藩。秦檜泚不樂。　初。秦檜

請下有司討論史館之制。至是禮部言。依元豐制合併歸祕書省國史案。以著作郎修纂日曆。沿襲國史院。修實錄亦置實錄院。所有見今史館。龍歸元處。既而著作佐郎丹陽王揚英又言。國史案移額五月甲申。詔建數文閣。藏徽宗御集。置學士、直學士、待制、直閣等官。時殿前司都統制韓世忠、步軍副都統制解元、御前右軍統制楊沂中。凡將領有不可用者。並令汰遣。所餘人必可充戰士。必可備詔與外任。乙酉。上謂宰執曰。虜戒楊沂中。凡將領有不可用者。並令汰遣。所餘人必可充戰士。必可備戰騎。然後可收。不惟皆得實用。亦不枉費糧餉。蠹耗國計也。戊子。上謂宰執曰。朕於經言之際。未嘗曲徇。惟視理之所在。苟當於理。雖小臣所陳。必聽。不當於理。雖大臣有所不從。秦檜嫉忌之際。任理而不任情如此。時吏部差鄂州巡檢。而湖北宣撫司不許其上。御史宗丞王次翁奏劾之。壬辰。上曰。天下之事。當謹其小。小之不謹。積習寖久。將有大於此者。次翁所論。深明國體。乃令詰問宣撫司。時有詔令侍從舉所知。給事中林待聘因薦新台州教官永嘉張闡。召對。張闡言。金歸我關中。此地古號天府。乃祖宗社稷之靈。天下莫大之藩。而議者過計。以爲金棄空城以餌我。他日富實。敵將復至。不如守蜀之得策。其說疏矣。天與不取。反受其咎。願擇大帥爲必守之計。秦中根本既固。則中原之復可冀。於是開試館職爲正字。（除正字在閏六月）初。金元帥烏珠將淪盟。乃舉其國中之兵集於鄜州。元帥府大閱。至是分四道入寇。一寇山東。曰掃喝。貝勒（原作孟安今改正）者將之。一寇陝西。曰三郎君者將之。三郎君、即薩里罕也。一寇河南。以吾叛將李成將之。而烏珠同三路都統、及號龍虎大王、與將軍韓常、擁精兵約十五萬。渡大河。丙戌。（據談城默記。乃正月十三日）入東京。執留守孟庾。於是烏珠駐蹕龍德宮。而三路都統以次長驅而下。破潁昌、淮寧三府、蔡州。遂降於金。　先是馬軍帥東京副留守劉錡、領兵之任。泝江淮至鎮上。錡與屬官杜充、道王義賓、及將佐捨舟陸行。抵順昌府。庚寅。守臣顯謨閣直學士陳規、得報金騎已入東京。規以示錡。時錡所部選鋒游奕兩軍。及老幼輜重。相去甚遠。錡遣騎趣之。是夕纔抵昌。錡見規曰。事急矣。城中有萬家。恐爲盜賊巢。悉焚之。分命諸統制官許清守東門。（案繫年要錄又云。清守南門。趙彥倓守西門。杜杞守北門。且明斥堠。及一有不測。應干軍事。或待報不及。許臣隨宜措置。至是世將又奏金帥薩里罕等。久在陝西。窺我四川。去而復來。其意安在。今分兵太遠。老少同行。緩急呼喚難集。又收復陝西。今已暮歲。人情苟簡。軍政廢壞。若自大慶關深入秦地。則沿河諸郡。決不能守。是雖得其地。與未得同。又陝西諸帥。皆嘗從僞。不敢訓兵。衆器甲絕少。皆謂北軍若來。惟有投拜。是雖得其兵。與未得同。惟望早擇良將。兼選將佐。如不此圖。但謂已復陝西。其勢兵良馬。我悉得用。實爲誤國。丁酉。詔世將隨宜措置。　庚子。詔徽宗裁定笞杖之制。德意深矣。有司昨拘徇文。請從重比。殊晦於理。可依政和敕遞減。庶幾省刑以彰先帝之美。　時川口諸隘。如仙人關和尚原殺金坪有稍壞之處。是月。劄世將令忠勇軍伐木十餘萬條。并興洋一帶。皆葺治之。　夏四月。實錄院檢討官朱翌言。作史之道。法有取於簡。事不貴於繁。癸亥。上謂宰執曰。史欲垂信萬世。事關治亂。乃當載之。豈貴繁也。上又曰。陝西弓箭手。祖宗良法。其初置提舉官。務在廣招

荀取充數。以希賞而地不足以給之。削其頃畝。法因以壞。乃詔樞密院行下帥司。見田招刺。不必拘以偷額。五月甲申。詔建數文閣。藏徽宗御集。置學士、直學士、待制、直閣等官。時殿前司都統制韓世忠、步軍副都統制解元、御前右軍統制楊沂中。凡將領有不可用者。並令汰遣。所餘人必可充戰士。必可備詔與外任。　乙酉。上謂宰執曰。虜戒楊沂中。凡將領有不可用者。並令汰遣。所餘人必可充戰士。必可備戰騎。然後可收。不惟皆得實用。亦不枉費糧餉。蠹耗國計也。　戊子。上謂宰執曰。朕於經言之際。未嘗曲徇。惟視理之所在。苟當於理。雖小臣所陳。必聽。不當於理。雖大臣有所不從。秦檜嫉忌之際。任理而不任情如此。　時吏部差鄂州巡檢。而湖北宣撫司不許其上。御史宗丞王次翁奏劾之。壬辰。上曰。天下之事。當謹其小。小之不謹。積習寖久。將有大於此者。次翁所論。深明國體。乃令詰問宣撫司。　時有詔令侍從舉所知。給事中林待聘因薦新台州教官永嘉張闡。召對。張闡言。金歸我關中。此地古號天府。乃祖宗社稷之靈。天下莫大之藩。而議者過計。以爲金棄空城以餌我。他日富實。敵將復至。不如守蜀之得策。其說疏矣。天與不取。反受其咎。願擇大帥爲必守之計。秦中根本既固。則中原之復可冀。於是開試館職爲正字。（除正字在閏六月）　初。金元帥烏珠將淪盟。乃舉其國中之兵集於鄜州。元帥府大閱。至是分四道入寇。一寇山東。曰掃喝。貝勒（原作孟安今改正）者將之。一寇陝西。曰三郎君者將之。三郎君、即薩里罕也。一寇河南。以吾叛將李成將之。而烏珠同三路都統、及號龍虎大王、與將軍韓常、擁精兵約十五萬。渡大河。丙戌。（據談城默記。乃正月十三日）入東京。執留守孟庾。於是烏珠駐蹕龍德宮。而三路都統以次長驅而下。破潁昌、淮寧三府、蔡州。遂降於金。　先是馬軍帥東京副留守劉錡、領兵之任。泝江淮至鎮上。錡與屬官杜充、道王義賓、及將佐捨舟陸行。抵順昌府。庚寅。守臣顯謨閣直學士陳規、得報金騎已入東京。規以示錡。時錡所部選鋒游奕兩軍。及老幼輜重。相去甚遠。錡遣騎趣之。是夕纔抵昌。錡見規曰。事急矣。城中有萬家。恐爲盜賊巢。悉焚之。分命諸統制官許清守東門。（案繫年要錄又云。清守南門。趙彥倓守西門。杜杞守北門。且明斥堠。及一有不測。應干軍事。或待報不及。許臣隨宜措置。至是世將又奏金帥薩里罕等。久在陝西。窺我四川。去而復來。其意安在。今分兵太遠。老少同行。緩急呼喚難集。又收復陝西。今已暮歲。人情苟簡。軍政廢壞。若自大慶關深入秦地。則沿河諸郡。決不能守。是雖得其地。與未得同。又陝西諸帥。皆嘗從僞。不敢訓兵。衆器甲絕少。皆謂北軍若來。惟有投拜。是雖得其兵。與未得同。惟望早擇良將。兼選將佐。如不此圖。但謂已復陝西。其勢兵良馬。我悉得用。實爲誤國。丁酉。詔世將隨宜措置。　庚子。詔徽宗裁定笞杖之制。德意深矣。有司昨拘徇文。請從重比。殊晦於理。可依政和敕遞減。庶幾省刑以彰先帝之美。　時川口諸隘。如仙人關和尚原殺金坪有稍壞之處。是月。劄世將令忠勇軍伐木十餘萬條。并興洋一帶。皆葺治之。　夏四月。實錄院檢討官朱翌言。作史之道。法有取於簡。事不貴於繁。癸亥。上謂宰執曰。史欲垂信萬世。事關治亂。乃當載之。豈貴繁也。上又曰。陝西弓箭手。祖宗良法。其初置提舉官。務在廣招

都。請由京洛關陝以達。因得觀形勢利便。且與胡世將議事。上許之。及撻至永興軍。報金已敗盟。遂見世將。言和尚原最爲衝要。自原以南則入川路。若失此原。是無蜀也。於是遣爲奏乞遠徙右護軍之戍陝右者。還屯蜀口。丁酉。有旨令世將日下抽回。詔雖下而未達也。己亥。上謂宰執曰。金人自靖康以來。每措撫前事。歸曲中國。以爲兵端。自前年割地請和。朕待之之禮已盡。忽無故稱兵。曲直有在。朕今決意用兵。尚書廖剛謂防禦已所當獨以爲賢。又金人敗盟。而謝幸時罷復肆喚。以惑將帥。庶戕詔剛與外任。遂除徽猷閣直學士、提舉明道宮。時淮西宣撫使張俊、道行營護軍都統制王德、將所部統勝軍援錡。俊既不樂錡。而德復懼權攝劉光世軍。遲延未行。建康留守葉夢得論德曰。朝廷頒賞格。能立奇功者。使相節度。皆即軍中書告。奏未聞也。且劉錡名棄出爾。上今自奮報國。爾能救錡。則可留奇功矣。德復感錡怒之。夢得曰。吾已上章以百口保爾矣。德遂行。未至順昌。乙卯。金拔蔡通去。順昌破敵記曰。錡方被圍時。遣介來援。於朝得報。已達行。左護軍統制王德、前軍統制王剛、中軍統制王德、前軍統制王剛、中軍統制王德、前軍統制王剛、中

而憫其家屬，不待殊功著績，而置高位，屢邊遽，頻開誠，顯忠竭盡之秋也。而計猶於聲懼形於色，屈指命日以策州陝之陷，安在其謀且勇，兵糧二千，行道宿泗，什亡其七，安在其得士心，緡錢十萬，與爲軍資，盡且復乞，又三倍所求，無厭必騖，且望願寵其賜，從之，光世又請以舒新等五州爲一司，選置將吏，宿兵要中，爲游離之衝，右正言方俟高言，光世欲以五州爲根本，將帥旁近地自廣，以據唐季藩鎮之跡，不可許也。時方多故，武夫怙亂，高又言諸大將起於行伍，知利不知義，捐死不捐法，高官大職，子女玉帛，已極其欲，盍示以逗遛之罰，敗亡之誅，不用命之戮，使其知所懼焉。時東京留守孟庶、南京留守路允迪、遞已降，金，閏六月甲戌，詔遣其家屬居於淦州。癸未，上曰，順昌、淮陽戰士捐軀，死於國事，宜令逐處設奠，仍例上曰，若從人尤當優恤，凡事干徽廟，非唯朕奉先之孝所當自致，亦欲風動四方，使人知有君親之恩也。秦檜等退而竊歎，上於一命一令，存救化於其間，所謂明王以孝治天下，蓋如此也。己丑，宰執奏淮東宣撫使韓世忠、見屯駐淮陽，期於必滅，上曰，攻城當開其生路，不可合圍，既得城，多殺何爲。秦檜曰，此成湯祝網去其三面之意也。言者以爲民間詞訴，郡縣監司，不以時決，壬辰，上謂宰執曰，朕昔以元帥在河北，京東，見縣民有訴縣於州者，復委之縣，郡民有訴郡於監司者，復委之郡，如此則民冤何緣得直，當申嚴約束。秦檜曰，陛下察見郡縣之弊，知吏治得失，雖漢之宣，光，殆無以過也。詳定一司，敕令張宗元奏，删定官序位，甲午，詔在樞密院編修官之下。　詔川陝宣撫副使胡世將，今日事勢，以力保關隘爲先，又陝西將士與右護軍不同，正當兼容，有使襲自爵者，優獎之，以廣其餘，於是世將奏川口諸隘及梁洋一帶，先已修畢，見分遣吳璘、在白石至秦州以來，遏熙秦之衝，楊政、在寶雞，金大帥薩里罕陰遣客刺政，詐降人，政覺而誅之。　辛亥，合祀天地於明堂，以太祖太宗並配，大赦天下。　先是川陝宣撫副使胡世將，聞金分兵，欲侵川界，遣右護軍都統制節制陝西諸軍吳璘、總兵至秦州之北，丁巳，攻城拔之，守臣武諲、將官邵青、成紀、知縣荔諫等，皆降。　戊午，宰執奏事，上謂秦檜曰，士大夫多樂在朝廷，不樂在州縣，蓋朝廷遷進多，州縣遷進少，卿等可擇州縣吏之有治狀者，當如漢州秩陽金，使內外之勢均也。　庚申，吳璘進兵剋家灣，與敵將賀珍郎君（原作胡盞郎君，今改正）戰，兵大潰。　時行在遺火，壬戌，宰執奏臨設救火諸兵事，上曰，累令去蘆屋作瓦屋，皆不奉行，朕已戒內侍，如敢不遵，比乘罪當加重，卿等更戒諸房吏亦依此，若內侍堂吏奉行，則衆不敢違戾。　癸亥，上曰，朕觀自昔守令，能抑強振弱者，始號循良，今豪右稍不快意，必中傷之，自今州縣吏有能稱職而或誣以非辜者，須朝廷主張，庶使吏得自效，而民被其惠矣。　甲子，上曰，近世禮器大不合古制，如紹崇褒三禮圖極可笑，俟兵事稍定，當講論改造，況亦無大費也。　是秋，兩浙轉運司類試，凡解二百八人，而溫州自計四十二人，宰執子姪，皆豫其選，揭牓之日，士論大駭，自置畢場以來未嘗有也。（朱勝非閒居錄曰，東南諸道解額少，舉子多，禾麻試於轉運司，每七人取一名，比之本貫，殿最爲百倍，秦檜居永嘉，引用州人以爲黨助，吳淑臣、林待聘號稱魁名，爲從官，

南京興化軍居住。次翁言之不已，遂以散官潮州安置。（趙鼎事見正月己巳，鼎之子汾，以謀逆，及子之病以死，及子之病理而死，一權被謫，而併殺二子，與親知凡十餘人，皆以謀逆，失於覺察，故杖流，如此其酷，然遣物者，方且困之，未使其斃，強顏苟活，惟是當時無地自容耳。）　戊戌，賜諸帥詔曰，狂敵不道，蹿肆凶殘，王師所臨，無往弗克，捷奏繼至，俘獲蹕廷，尚盧狙吾厭勝之威，忽彼不虞之戒，天下本吾一家，豈貪尺寸之利，金人亡在朝夕，必滅爲期，咨爾六軍，成體朕意，湖北宣撫兼招討使岳飛，時屯襄漢，獲捷，至是詔書不許深入，飛遂班師，而所取州縣，旋復失之。（野史）　辛亥，奉使洪皓時在燕，密奏順昌之役，金人震慴喪魄，燕之珍寶，悉徙而北，意欲捐燕以南棄之，王師頓還，自失機會，惜也。　福建安撫使張浚，復條海道利害，仍大治海舟至千艘，爲直指山東之計，以俟朝命。　秋七月，癸丑，太尉殿前副都指揮使楊沂中，進都指揮使，公事，爲淮北宣撫副使，又以馬軍都虞候沿淮制置使劉錡，爲淮北宣撫判官，沂中自行在引兵出泗上，時淮北無敵騎，遂復還臨安，亦詔錡班師，次於鎮江府。　時方用兵，當嚴斥堠，己未，宰執奏擺鋪事，上曰，邇鋪兵極可憫，月糧雖案月支，鋪屋亦須如法，有虎狼處，必用兩重籬落，秦檜既退，竊數上曰，累令去蘆屋作瓦屋，皆不奉行，朕已戒內侍，如敢不遵，比乘罪當加重，卿等更戒諸房吏亦依此，若內侍堂吏奉行，則衆不敢違戾。　癸亥，上曰，朕觀自昔守令，能抑強振弱者，始號循良，今豪右稍不快意，必中傷之，自今州縣吏有能稱職而或誣以非辜者，須朝廷主張，庶使吏得自效，而民被其惠矣。　甲子，上曰，近世禮器大不合古制，如紹崇褒三禮圖極可笑，俟兵事稍定，當講論改造，況亦無大費也。　是秋，兩浙轉運司類試，凡解二百八人，而溫州自計四十二人，宰執子姪，皆豫其選，揭牓之日，士論大駭，自置畢場以來未嘗有也。（朱勝非閒居錄曰，東南諸道解額少，舉子多，禾麻試於轉運司，每七人取一名，比之本貫，殿最爲百倍，秦檜居永嘉，引用州人以爲黨助，吳淑臣、林待聘號稱魁名，爲從官，

實係國初凡鄉士具耳目口鼻者皆登錄遍及相沿至今不絕矣　河南府奏檢視諸陵除永定、永裕、永泰並無損惟永安、永昌、永熙神盡壓裂冬十月乙亥詔本府委官修之　敕令所修在京通用敕令格式書成戊寅右僕射秦檜裒上之　右正言馮俟高論淮北宣撫司范直方、怯懦沮師丁亥上曰陛臣必明賞其功罪可鼓戰與遠小盜當初直方之行上寵以列卿賞賚優渥至是出於威斷沮若此臣下孰敢不奮勵而赴功也　臺臣論信州守臣劉岑歷守三郡妄收官幣以市私恩已丑上曰朕於軍興調度尚恐有傷百姓其可以無名之費重困善民乃詔重貶之

是月臨安府居民遺火延燒省部官舍朱勝非閒居錄曰初上駐蹕天堂僦一頓減至繼又減至餘錢四千緡每員日用二千有奇僅備一食緡錢四千緡每員日用二千有奇僅備一食緡錢四千緡每員日用二千有奇僅備一食緡

士加顯謨閣學士。先是劉錡退至東關。見其地負山面水。乃引據之以遏敵衝。軍勢復振。金元帥烏珠既踐淮西。遂據和州。時淮民渡江避寇者不知其數。張俊先遣其姪統制官子蓋、與神龍衛四廂都指揮使王德、各率所部兵。先據采石。甲申。俊夜絕江。與錡聲勢相接。上命殿前都指揮使楊沂中、爲宣撫副使。沂中自臨安晝夜疾馳。六日而至。滁陽。敵騎退。俊復和州。分遣王德、與統制官趙密、追之。密命所部將張守忠、以五百騎出全椒。敵疑不動。追騎引去。密乃命兵出六丈河以分敵勢。將斷其歸路。丙戌。劉錡至柘皋。適與敵會。烏珠以鐵騎十餘萬。分兩隅夾道而陣。丁亥。德與統制官田師中、麾兵渡橋。先薄其左隅。敵陣動。錡與諸軍合擊之。俊與大軍繼至。敵大敗。遂復廬州。庚寅。俊與沂中及錡、皆至城外。初。建康留守葉夢得、創結沿江民兵數萬。至是呼集。分據江津。仍遣其子內機宜官模、領數千人守馬家渡。敵果使叛將鄧璉、以輕兵來犯。悅有備乃去。庚寅。上謂宰執曰。金人犯邊報至。人言非一。朕惟靜坐一室中。精思所以應之之方。自然利害皆見。蓋人情方動。若隨物所轉。胸中不定。則何以應變。秦檜等曰。邊事遽興。若非陛下神武獨斷。聖志素定。不惑於浮言。臣等豈得少效萬一。乙未。詔劉光世、韓世忠、楊沂中、劉錡、諸將。以捷書繼至。軍聲大振。蓋自兵興以來。未有今日之盛。三月。庚子朔。上曰。賢將與才將不同。賢將識而飛獨後。秦檜與參知政事王次翁曼之。乃謀以明日率三大將置酒湖山。欲出則語直省官曰。姑待岳少保來。益令堂廚豐其燕具。如此展期。以待至六七日。及是飛至。即鎖院。壬辰。以世忠、俊、爲樞密使。飛爲樞密副使。惟俊與檜意合。故力贊和議。且覺朝廷欲罷其權。即首言臣既備位樞府。不當復領宣撫司。乞納所統兵。不報。然俊忌飛與劉錡每以飛赴援遲而錡不力戰爲言也。於是禮部侍郎鄭剛中言於檜曰。

翰日天下所共憂者。一旦變爲安平之道。廟堂不動聲色。而三大帥惟恐率上兵籍之不先。彼曲士不通世務。挾口以議政者。亦皆言塞意順。謂此非常之舉。因爲檜陳善後之策凡七事。大概以繩邊倚兵爲重。今大帥去則人心懼。昔三帥兵非不同。今合而用之。固有以更易爲便。亦有念舊而不敢忘者。又三帥分地而守。各任其責。今惟統制官在外。有如慶湛。使謀糾合。又諸軍係宣司。按月勘請。今既罷。令瀕江立法。應無冒請之弊。傅曰。平亂責武臣。黜以敷事。悉付右府。俾經畫之。而酌其可否。他日攻守進退。彼不得以爲言矣。未幾。除剛中寶文閣直學士樞密都承旨。詔三省樞密院。依在京衙例。分班前後奏事。遇知政事王次翁、以樞密副使措飛已官少保。乞班其下。詔從之。王伯庠攬王次翁大江之謀。大將張俊、韓世忠、皆欲先事添入。惟岳飛駐軍淮西。不肯聽上以親札促其行者凡十有七。飛僅奉詔移軍三十里而止。上始有誅飛意。又世忠軍中親校。溫濟者。以世忠違上意。乞還世忠已到而飛獨未來。秦檜等相。先臣參知政事。大將皆擁重兵。輕視朝廷。置酒湖上。欲出則以明日。宣麻。是夜將半。以待六七日。飛既到。以明日宣麻。是夜將半。以制二人。檜參之。其年柘皋之捷。有旨令大將入謝。其兵柄歸時有旨。令岳爵與其兵柄。先臣謂。伯庠等。而成之曰。吾與秦檜天合之也。吾已久。何難力外分諸大帥軍中列校。使各統所部。自爲一軍。更其衛。曰統制御前軍馬。凡其所統。隸籍已散去。遇從還以得專途之。

癸巳。上謂宰執曰。昔三宣撫之兵。分爲三軍。故有此軍作過而往投彼軍者。今合爲一。則前日之弊革矣。五月。己亥。以給事中直學士院范同爲翰林學士。時御前軍屯駐鎮江。總領錢糧。辛丑。乃命太府卿曾慥於湖北、司農少卿胡紡於淮東、太府少卿吳彥璋於淮西、悉帶報發御前軍馬文字。蓋使之

預聞軍政。不獨職納誠而已。懿、布孫也。　癸卯。詔諸軍統制官王勝、劉寶、岳超、成閔等。克殲大敵。宜頒賞典。勝、寶、並爲四廂都指揮使。超、承宣使。閔、防禦使。　辛亥。上謂宰執曰。朕與諸將論兵。未嘗論勝。惟先論敗。漢高祖屢戰屢敗。終成帝業。項羽屢勝終不能成霸業。成也。　上遣樞密使張俊與副使岳飛同往楚州、總淮東一路全軍。駐鎮江府。壬子。上謂宰執曰。士大夫言恢復者。皆虛辭。非實用。兵自有次第。朕比遣二樞使按閱軍馬。措置戰守。纔按閱於先。則兵皆可戰。兵既可戰。則能守矣。待彼有衅。然後可進討。以圖恢復。此用兵之序也。　甘者以謂綱紀正。則朝廷尊。向者三宣撫司。有軍期文字進奏。院不以時達。故檄宜當承受官。今韓世忠、張俊、岳飛既除樞密。文字自經通進司投進。則承受官宣龍丙辰。詔從之。　是日開府儀同三司汪伯彥、卒於饒州。　甲子。御前都統制、田師中、王德、並除節度使。師中、定遠軍。德、清遠軍。賞破敵之功也。　六月辛未。戶部具賜刑文字壬申。上曰。朕謂凡爲政之本。必抑强扶弱。民乃能立。今使富者犯死法。得以金自贖。則貧無金者豈能獨立乎。賜刑既非祖宗法。以未可用也。　乙亥。以右僕射秦檜爲左僕射。仍兼樞密使。封魯國公。　初。樞密使韓世忠宣撫淮東。日與敵戰。常以寡敵衆。取勝至是獻其式。辛巳。上謂宰執曰。世忠以寡敵衆。取勝。金人取觀之。喊工巧。然猶未盡善。朕繪累日。乃小更之。遂增二石之力。而減數斤之重。今方盡善。後雖有作者。無以加矣。秦檜曰。百工之事。皆聖人作。非諸將所及也。乃詔工部下軍器監選良工製之。　光州探到金人內亂事宜。癸巳。上謂宰執曰。探報虛實。未可盡信。自治可也。在我者既自治矣。待彼自亂。方可臣服。漢武帝乘文景富庶之後。馮天下之力。不能致匈奴之服。其後五單于爭國。自相殘滅。而孝宣兵革事力。不及武帝十之三四。足以臣匈奴矣。今當自治以待彼之衅。乃可致中興也。　三京招撫使劉光世以疾丐祠。上謂宰執曰。光世功臣。朕未嘗忘。聞其疾中無聊。昨日以玩好物數種賜之。光世大喜。宋煜夜觀。幾至四更。朕於宮中。凡玩好之物。未嘗經目。止要賜勳舊賢勞爾。秦檜曰。不寶遠物。則遠人格。所寶惟賢。則邇人安。昔以戒武王。而陛下優爲之。實古帝王遠矣。詔以光世爲萬壽觀使。　率使洪皓在敵中。求得是太后書。是夏。遣邵武布衣李微齎來上。大喜。因御經筵。謂講讀官曰。不知太母消息。幾二十年。雖遣使百輩。不如此一書。遂命徵以官。　初有詔史館修徵宗實錄。至是書纔成六十卷。秋七月戊戌。左僕射秦檜等上之。將加檜少保。庚子。以翰林學士范同爲參知政事。　右諫議大夫万俟卨言。樞密副使岳飛、議棄兩淮地。專守大江以南。且飛提重兵十餘萬。無捍禦之勞。倡言棄兩淮以動朝廷。此不臣之漸也。癸丑。宰執奏事。上曰。山陽要地。屏蔽淮東。無山陽則通泰不能固。敵來徑趨蘇常。豈不搖動。其事甚明。比遣張俊岳飛往視。措置戰守。二人登城行視。飛於衆中倡言。楚不可守。城安用修。蓋將士戍山陽。舊久。欲棄而之他。飛意在附下以要譽。故其言如此。朕何粗焉。秦檜曰。飛對人之言。乃至是。中外或未知也。　時有上殿官趙公煥、自言罪廢累年。老幼不給。王室孤弱。同姓凋零。宗子無在朝者。且侍從之臣。當參用皇族。陛下欲求其人。臣願備數。辛酉。上以語宰執。且言公煥持捭闔之說。自謁求進。朕爲大元帥時。公煥嘗率宗子勸進。固是識之。亦厥與陞擢。今其言僭妄。不循分守。不顧廉恥。當議竄責。以爲小人之戒。秦檜曰。公煥非佳士。昨爲

湖南都守。陵蔑監司。與之交訟。幸而善罷。陛下識於潛藩而用之。今知其小人而黜之。其刖無私。眞天地之心也。　先是臨安境大旱。上自是月初不御殿。遣有司歷走羣望。又命執政宗室從臣、奏告天地宗廟社稷。禱祠無所不至。決滯獄。出繫校。詔令之下相踵。凡二十有四日。癸未。大雨。自午未達旦。遠邇霑足。甲子。宰執稱賀。上曰。朕日來臥不安席。夜分纔未交睫。慙德不類。或政有闕失。每事猶省。殆徧。恐旱災必有致之之由。若乃祈禱之禮。但具其文耳。秦檜等曰。雲漢美周宣王能遇災而懼。側身修行。陛下躬行之實。允符前王。天心安得不昭答乎。　是月。蠟明殿學士徐俯卒。　先是。樞密使張俊奏事。乞催淮西之賞。上曰。功賞後時。在將帥不在朝廷。俊間所以然。上曰。軍士有出戰者。有轉重及守營者。凡所謂戰功。皆戰士也。今更不分。全軍皆要推賞。勦數萬人。朝廷何以行之。俊曰。誠如聖諭。初因一軍如此。故諸軍效之。臣今既蒙專任。當戒諸統制官。只保明實出戰者。庶可漸革前弊也。八月。庚午。宰執奏功賞事。上以此語之。宰執擬除吏部郎官。委師仲等爲卿監。上曰。凡事必謹始。館職寺監丞。乃郎官卿監之選也。郎官卿監。必擇他日可補館職寺監丞者。凡除郎官卿監之闕者。如此則士安分守。而奔競之風息矣。若不謹始。用非其才。久而不遷。則士有留滯之歎。以序遷之。又有不稱職之論。不可不謹。於是秦檜等仰承聖訓。願道守之。　時樞密使張俊、副使岳飛、皆在鎮江府。而右諫議大夫万俟卨等論飛罪。以今春敵犯淮西。張俊全師過敵。趣飛來而飛固稽嚴詔。略至舒鄭而不進。比與俊按兵淮上。又執偏見。欲棄山陽不守。致誼外議。所幸俊止其言。紛紜遂定。於是飛上章乞罷甲戌。以少保武勝定國軍節度、充萬壽觀使。飛既罷。而俊獨留鎮江爲備。　癸巳。陝西宣撫副使胡世將、方乘機進討。遣節制陝西諸軍吳璘、出秦州。本司都統制楊政、出隨州。樞密院都統制郭浩、出商州。而世將母康氏亡於岑陵。癸巳。詔特起復。世將仍治軍事。後數日。下秦隨二州及破岐下諸屯。取華虢二州。又入陝府時。大理寺有未結公事。甲午。上曰。省刑罰。薄稅斂。王道之本。國步方艱。未能弭兵。斯民稅斂。無術可以濟之。朕心皆不足。至於刑罰。豈可不省。而獄繫淹延。或至踰歲。何也。可令提刑司覺察。州縣提刑失職。令御史彈奏。務要訟平刑清。以副朕意。　是月。資政殿大學士顏岐卒。　資政殿學士翟汝文卒。　湖南漕臣汪叔詹以審白左僕射秦檜。言岳飛頃於鄂渚盜酒庫。白身人。不貲。自飛罷。宋有所付。乞令統制官張憲主之。庶杜欺弊。九月。辛丑。檜奏其事。以爲可行。乃詔統制官王貴、與憲同掌。時有上殿官鮑琚。顧疏通。上因命造琚往軍前根括錢物。藏人幾何。諸路月樁。以贍本軍。有名無實。而斂於民者幾何。當議省之。　丁未。宰執論進退人材及內外除授。上曰。朝廷用人。初無內外之異。士大夫唯以仕進爲心。奔競苟得。居內則爲遷。在外則爲黜。夫外任責以民事。自朕觀之。其勢實重於內。而數十年間。風俗壞。趨嚮倒置。要思所以革其弊也。　初。朝廷遣工部侍郎莫將、知閤門事韓恕、奉使金敵。爲敵所留。至是敵不因聘謝。忽自遣將恕等歸。戊申。洞州奏至。上諭宰執曰。此殆上天悔禍敵有休兵之意爾。朕料所以致此者有二。夫今春烏珠提兵南來。謂我可陵。而淮西深梁之敗。有所懲創。一也。始謂我將帥各自爲家。莫相統一。今聞盡歸朝廷。綱紀既立。軍政必修。望風提攜。二也。朕每欲與講和。非

禦之也。重念祖宗有天下二百年，愛養生靈，惟恐傷之，而日弱千戈，使南北之民，肝腦塗地，所顧天心矜惻，消弭用兵之禍耳。秦檜曰：每恨敵情難保，未能仰副陛下憫亂之意。甲寅，將等還至近郊，上曰：將等來，卿亦深曉云兵變使在其間，和與戰自不相妨也。丙辰，詔利州觀察使劉光遠、充金國通問使，忠州防禦使曹勛副之。著作佐郎鄧名世，臨川人也，初，劉大中宣諭江西，虜之，自布衣除翰定官，洎入館，久兼史職，左僕射秦檜遇局當書其史，遂之後為得體，然姻嫉者衆，至是因擅寫日曆為言者所劾，罷去，久之，卒於家。多十月，丁卯，以樞密都承旨鄭剛中為川陝宣諭使。時川陝宣撫司都統制楊政、駐兵寶雞，金人窺戶通檢李藎屯耐北，政欲拔其城，戊辰，黎明，通檢將精甲萬衆出戰，政賈勇士壓戰縣劾，至日晡五十餘合，勢未分，政遣裨將單騎突出陣後山上，執幟以招，陽為北軍，金人望見大呼曰：伏發矣，遂驚而潰，以致國體，嚴環列，則適啟敵悔，先聲一出，異端蠭起，戒嘆大事，惟臨期戒設伏，破以蒂慕，誰定徹帷出不意，則無復措詞矣。自是辛為定制，藻、開封人也。壬子，金國審議使邏敎等入見，於是宰執奏：誓書自古盟會，各出意以為之誓，未有意自彼出而反復更易，必欲如其所要者，上曰：朕固知之，然朕有天下而發不及親，徽宗既無及矣，太后年踰六十，朕日夜痛心，今雖與之立誓，豈奏告天地宗廟社稷，明言金若歸我太后，則不憚屈己以與之和，如其不然，則此要盟，神固不聽，朕亦不惜用兵也。乙卯，以右諫議大夫方偕為御史中丞，時張浚之獄未成，何鑄以除執政奉使，乃改命尚推勘，而少保岳飛與其子忠州防禦使雲、皆繫獄矣。初，飛之在湖北也，新湖南提刑辛次膺舟行過鄂，飛燕待之，既而敵騎久不至，俊以問鎮江府劉子羽曰：北敵異時入寇，驅忽如風雨，今更遲迴，是必有他意也。初，都之計，先宗廟，次太學，而後宮室，於是秦檜等仰服聖訓，知所先後，禹卑宮室，不足過也。壬申，上謂宰執曰：昔平吳之後，天下混一，武帝又勤於政事，宜若可見太平，而旋至禍亂，所以對上曰：惟禮可以立國，君臣上下，如天地定位，不可少亂，武帝字呼羣臣，又以珊瑚珠等助臣下以修飾相勝，廢禮如此，其能國乎？子太叔謂禮，天之經地之義，自古明禮無如子太叔者也。癸酉，王部侍郎莫將還尚書。左僕射秦檜言：致之經傳，人君莫難於聽納，上曰：朕觀自古人君不肯聽納者，皆因有心或好大喜功，或窮奢極欲，一賈其衷，則凡拂心之言，皆不能入矣。若清心寡欲，豈有不聽納乎。朕於宮中觀書寫字之外，並無嗜好，凡事無心，故羣臣之言，是則從，非則否，未嘗惑也。檜曰：詩稱學有緝熙于光，明，陛下光明之性，如日並照，又力學以緝熙之，則羣臣進言，豈能妄說以惑聖聰乎。戊子，詔以新刊米芾字畫本分賜宰執。上曰：芾雖無事業，不見於世，至於字畫，古今一絕也。中丞万俟卨、大理卿周三畏、同拘岳飛等獄成，飛坐金人南侵，受親札凡十五通，還不赴援，及指斥乘輿，又因罷兵權，令右朝散郎孫革作書與憲，令措置壁畫，看畢焚之，又令憲廬申探得四太子兵犯上流，實又與憲咨目，稱可與得必腹

豐惡人之意哉。（此據野史修入）太保樞密使韓世忠乞罷，癸巳，以為太傅醴泉觀使，其兄主管步軍世良，亦罷為提舉醴泉觀使，仍加奉國軍承宣使。（此據野史及遯志）世忠自此杜門謝客，絕口不論兵，時跨驢攜酒，從一二童奴，游西湖以自樂，平時將佐，罕得見其面云。金大帥烏珠率衆復犯洄州，詔樞密使張俊於鎮江府置司，措置江淮戰守，俊命其姪統制官子蓋，提兵於淮陽盱眙之間，伺敵進止，俊不以兵渡江，恐妨和議，既而敵騎久不至，俊以問鎮江府劉子羽曰：北敵異時入寇，驅忽如風雨，今更遲迴，是必有他意也。初，都之計，先宗廟，次太學，而後宮室，於是秦檜等仰服聖訓，知所先後，禹卑宮室，不足過也。壬申，上謂宰執曰：昔平吳之後，天下混一，武帝又勤於政事，宜若可見太平，而旋至禍亂，所以對上曰：惟禮可以立國，君臣上下，如天地定位，不可少亂，武帝字呼羣臣，又以珊瑚珠等助臣下以修飾相勝，廢禮如此，其能國乎？子太叔謂禮，天之經地之義，自古明禮無如子太叔者也。癸酉，王部侍郎莫將還尚書。左僕射秦檜言：致之經傳，人君莫難於聽納，上曰：朕觀自古人君不肯聽納者，皆因有心或好大喜功，或窮奢極欲，一賈其衷，則凡拂心之言，皆不能入矣。若清心寡欲，豈有不聽納乎。朕於宮中觀書寫字之外，並無嗜好，凡事無心，故羣臣之言，是則從，非則否，未嘗惑也。檜曰：詩稱學有緝熙于光，明，陛下光明之性，如日並照，又力學以緝熙之，則羣臣進言，豈能妄說以惑聖聰乎。戊子，詔以新刊米芾字畫本分賜宰執。上曰：芾雖無事業，不見於世，至於字畫，古今一絕也。中丞万俟卨、大理卿周三畏、同拘岳飛等獄成，飛坐金人南侵，受親札凡十五通，還不赴援，及指斥乘輿，又因罷兵權，令右朝散郎孫革作書與憲，令措置壁畫，看畢焚之，又令憲廬申探得四太子兵犯上流，實又與憲咨目，稱可與得必腹

兵官商議。憲爲收飛及巽。實遂謀反。僧澤一向憲言。宜先以兵甫歐守總領轉運司。癸巳。詔賜飛死。斬憲。置於市。令殿前都指揮使楊沂中。莅其刑。家屬竝遷賀南。且籍其家貲。而配澤一。初。秦檜之居永嘉也。今縣可申嚴行。若州縣臧汚不法。而監司不能按致。有彈謀章疏者。當併黜之。汝明、黟縣人也。　己丑。詔吏部尚書吳表臣、禮部尚書蘇符、侍郎陳棫、郎官方崧翼、討論典禮。不許具祖宗典故。專恃己意。懷姦附麗。可竝罷。崧翼、永嘉人也。　三月。貢院上博學宏辭合格人。京官洪遵、選人沈介、洪适、詔賜遵出身。适同出身。介循一資。介、德清人。遵、适、皆徽猷閣待制皓子也。皓率使久在敵中。至是和議定。皓報太后歸耗。辛酉。率執贄太后來有期。上曰。洪皓身陷敵國。乃心王室。誠可嘉也。二子並中詞科。亦忠孝之報。遂詔遵館職。適敕令局刪定官。自中興啟詞科以來。卽入館自遵始。上又言遵之文。於三人最勝。朕謂文貴適用。若不適用。譬猶賁虎刻鵠。何益於事哉。知貢舉給事中鄱陽程克俊、上合格宗子善能附正奏名。試以示勸奬。上謂宰執曰。天孫之貴。溺於晏安。往往自陷非法。若一以邦典繩之。則非所以示惇睦之恩。豈而不問。又無以立國家之法。惟擇其好學從善者。稍加崇異。以風厲其餘。是亦教化之術也。乙卯。上御集英殿策試。遂賜陳誠之以下二百五十三人及第出身。初秦熺第一。熺有官。左僕射檜子也。遂降第二。淳、永嘉人。案此句上當有脫文。致案：乙卯上御集英殿引試兩省舉人何溥已下而賜陳誠之等及第乃四月庚午事此混合爲一。述誤。誠之、侯官人也。　川陝宣撫副使胡世將、時在鳳州之河池。方結陝西河東忠義首領。俾爲內應。而朝廷與金敵講和。就差川陝宣諭使鄭剛中、照舊吳玠、劉錡、所管分畫地界。世將奏秦商二郡。元不係玠所管。合以二州以南爲界。惟和尚原係玠立寨。元非劉豫地分。宜依舊保守。且言探報敵人。欲以鐵山爲界。果爾。鐵山在河池縣裏。則和尚原等關隘悉爲所占。其四川並無限隔。難金州殺金坪仙人原稍險。別是平路。得以入川。利害灼然。不可許也。時世將巳病。丙辰。卒。詔川陝宣撫使胡世將、夏四月丁卯。上曰。孫近嘗言。用人乃人主獨斷。不可委之臣下。朕以爲用人雖人主之權。然深宮之中。安能盡知賢否。惟在論一相耳。一相得人。選簡乃倣而寫之。則人君當斷而用之。若人君好要則百事詳。好詳則百事荒。此善論人君之道者也。　廣西買馬。歲額一千五百匹。而去年買發二千四百匹。至是詔經略使胡舜陟、提點買馬官知邕州俞俶以下。各進一秩。　上以淮上用兵。成不戰卻敵之功。丙子。詔推恩宰執。於是秦檜等言。此皆蓉算撫遏。諸將戮力。臣等何功之有。上曰。漢高祖善駁羣臣。每諸將奏功。必賞蕭何。張良。蓉以指從之功也。卿等同寅輔朕。以底成績。朕何敢忘。檜等再拜而退。相謂曰。君能下下。以成其政。何以仰稱隆遇之意哉。　兩浙漕臣王曉等進銀。以助迎奉兩宮之費。　己丑。皇后邢氏巳上仙。丁亥。訃音繼至。於是太常寺討論服制。上謂宰執曰。先王制禮。垂法於後世也。　金遣其臣烏陵贊謀遏不及。適於中而已。宜參古今之制。使等威有辨。而合於禮。庶可垂法於後世也。剛中曰。此難卽斷。須俟旨可也。贊謀曰。講和而不退。和尚原之兵。何也。剛中曰。割地之旨。朝下。晚退矣。贊謀不能奪。剛中乃上奏曰。秦商二州并和尚原。皆陝蜀要害。不可許也。其後割秦商地之半。棄和尚原。仍於大散關內得與趙原以爲控扼之所。五月甲午。就除剛中端明殿學士宣撫副使。先是宣撫司嘗

於是宣布德意。遣人論武昌。皆帖然安堵。

中興小紀卷三十

紹興十二年。歲在壬戌。春正月癸卯。樞密使張俊措置江淮戰守回。參議官以下分三等推恩。行府結局。俊乞罷樞務不許。且慮其將定遠軍節度使田師中、京故岳飛之兵。又慮措遠軍節度使王德、往金陵。於是竝詔爲御前都統制。師中於鄂州。德於建康駐劄。此據野史修入。　戊申。言者論敵文閣待制知徽州朱芾、祕閣修撰知宣州李若虛、皆嘗爲岳飛謀議官。主帥有異志而不能諫。望黜以示戒。詔竝落職。　初。奉使何鑄曹勛等、至金國。見其主完於春水閘先殿。具陳上意。力加祈請。伏地者再。鑄不能言。金主令起之。曰先朝已如此行。豈有輒改。勛反覆繳辯。語甚切至。金主首肯。敗四大帥烏珠傳命。使之歸館。尋有館伴張鈞來言。皇帝及國王見使人所言甚喜。次第有恩也。是晚館伴耶律紹文等到館。又傳金主命。早來使人上殿。所請宜允。仍出回書示之。有許還梓宮及太母語。至是勛等以書歸。羣臣猶疑。獨上兩操和戰之策。以兵臧摧折敵勢。而厚禮至誠以感動之。敵雖驕暴。亦回心革面。以順上之志也。　是月。太保萬壽觀使劉光世、卒於行在。後詔曰。武信光世遺姿。援例乞免其家差徭。科敷中嘗舍人張擴持之。以爲不可。時擴在後省。見事有不當人心者。皆爲上言之。　二月辛未。詔建國公進封普安郡王。王天性忠孝。自幼育宮閫。晨省晝定。未嘗離膝下。上與皇后尤所鍾愛。至是出就外第。初。太祖受命北征。次於陳橋。軍中有知星者密訓。引親吏楚昭輔仰視日色。其下復有一日。訓舉手加額曰。此天命也。及王旣受封。有日者尤若訥、私謂普

居閿中。自移於河池縣。餉饋不繼。人以爲病。剛中奏移屯一軍。都統楊政不從。剛中呼政詈曰。宣撫欲移軍而都統制不肯。某雖書生。不畏死也。聲色俱厲。政卽日遵命。丙申。詔於畔詛軍當權場。其後安撫巫光州背盟。甲辰。詔諸州無教官處。令尚書省選差。既而禮部立到試格以聞。

己酉。太常寺言五輅之制。惟玉輅以玉飾之。今當先玉輅。又按本朝黃屋仗共二千二百六十五人。其數最爲酌中。欲依此製造。從之。

辛亥。詔諸王宮教授石延慶言。國朝郊廟大禮。有三獻之制。恭聞皇太后鑾輿還闕。陛下將迎於郊。而儀衛未講。望詔大臣集禮官覓舉往蹟。有詔車輅儀仗。委工部尚書莫將、戶部侍郎張澄、同內侍都監劉惟輔等來。癸丑。上謂宰執曰。郡守條上五金吾衛大將軍完顏宗賢、秘書監劉誾等來。癸丑。上謂宰執曰。郡守條上五事。其間頗有可採。又有欲金吾衛見行法者。宜詳之。可行卽行。秦檜曰。如莊綽所上。有可行者。何錡曰。守臣中有志於民者。所論定不苟。上曰。然。於是檜等仰見上慮精庶政。臣僚所上利害。躬覽不怠。如此中興豈難致乎。時因有宗子犯法。

乙卯。上謂宰執曰。見宗室舉教官。令日奉宗子講書作功課。庶使用心不爲惡事。於是秦檜等仰見上留意宗子。以教爲先。惇敘之實。莫大於此。上殿官宇文剛言。湖外米賤。乞行收糴。戊午。上諭宰執。令卽行之。

己丑。水旱堯湯所不能免。惟有以備之。則民免流移之患也。凡月乙丑。宰執奏湖北帥臣劉錡言。沅州提舉太平觀。壽韶落職。責徽州居住。既又論殿中侍御史胡汝明、及監察官錢厚。詔並與外任。先是迎護梓宮。當差大臣。而左僕射秦檜辭不行。乃詔少保判紹興府孟忠厚爲迎梓宮禮儀使。又以參知政事王次翁爲迎太母禮儀使。趣往楚州迎接。戊辰。上問宰執曰。界首猶未得皇太后報。秦檜曰。據王次翁奏。九日可到界首。以理揆之。此事必不爽約。前輩毅行。陛下明與約言。若太后果還。自當謹守誓約。如今藏末也。則誓文爲虛設。此最切當。上曰。亦以此事卜和議諧否。若還我太后。則是大金亦守和議也。

辛巳。太后回鑾。已近淮。上至臨平鎮奉迎。上入幄。朝見宰臣。文武百官。班幄外起居。上初瞻慈容。喜深感極。淚澤龍袖。軍衛歡呼。聲震天地。父老黃稚。擁持夾道。攘臂提舉太平觀。壽韶落職。責徽州居住。既又論殿中侍御史胡汝明、及監察官錢厚。詔並與外任。先是迎護梓宮。當差大臣。而左僕射秦檜辭不行。乃詔少保判紹興府孟忠厚爲迎梓宮禮儀使。又以參知政事王次翁爲迎太母禮儀使。趣往楚州迎接。戊辰。上問宰執曰。界首猶未得皇太后報。秦檜曰。據王次翁奏。九日可到界首。以理揆之。此事必不爽約。前輩毅行。陛下明與約言。若太后果還。自當謹守誓約。如今藏末也。則誓文爲虛設。此最切當。上曰。亦以此事卜和議諧否。若還我太后。則是大金亦守和議也。

辛巳。太后回鑾。已近淮。上至臨平鎮奉迎。上入幄。朝見宰臣。文武百官。班幄外起居。上初瞻慈容。喜深感極。淚澤龍袖。軍衛歡呼。聲震天地。父老黃稚。擁持夾道。攘臂復見聖神子母之重歡如此也。太后以北方聞太傅醴泉觀使韓世忠名。召至簾前曰。此爲韓相公耶。嘉問良久。

乙酉。上以語秦檜等。且言太后既歸。宮中事一切不復顧矣。於是秦檜等仰戴聖德之至。宜其以建中興而纂叙言旋。爲天下之母也。徽宗及顯仁后梓宮回。已丑。上至臨平。迎奉萬生上聖。

庚寅。詔皇太后俸錢月一萬貫。冬年寨食生辰各二萬貫。生辰加絹一萬匹。

左僕射秦檜進所撰徽宗哀册。辛丑。上諭檜曰。哀册極佳。蓋語皆紀實故也。向昭慈挽詞。衆人所作。文雖可觀。皆不紀實。朕當時所撰。有俯順邊遹。詔日。猶想御簾時。要紀實禰。檜曰。向陛下書扇賜經筵官。皆當其實。上曰。朕閱唐史。見太宗面詆羣臣。才德短長。似有所感。朕所書皆杜甫詩。蓋因以見意。

孝。故凡服食器用。必以紀事爲先。秦檜等不勝感服。

上自南巡儀物草創。至是諸王宮教授石延慶言。國朝郊廟大禮。有三獻之制。恭聞皇太后鑾輿還闕。陛下將迎於郊。而儀衛未講。望詔大臣集禮官覓舉往蹟。有詔車輅儀仗。委工部尚書莫將、戶部侍郎張澄、同內侍都監劉惟輔等來。癸丑。上謂宰執曰。郡守條上五事。其間頗有可採。又有欲金吾衛見行法者。宜詳之。可行卽行。秦檜曰。如莊綽所上。有可行者。何錡曰。守臣中有志於民者。所論定不苟。上曰。然。於是檜等仰見上慮精庶政。臣僚所上利害。躬覽不怠。如此中興豈難致乎。時因有宗子犯法。

乙卯。上謂宰執曰。見宗室舉教官。令日奉宗子講書作功課。庶使用心不爲惡事。於是秦檜等仰見上留意宗子。以教爲先。惇敘之實。莫大於此。上殿官宇文剛言。湖外米賤。乞行收糴。戊午。上諭宰執。令卽行之。

己丑。水旱堯湯所不能免。惟有以備之。則民免流移之患也。凡月乙丑。宰執奏湖北帥臣劉錡言。沅州提舉太平觀。壽韶落職。責徽州居住。既又論殿中侍御史胡汝明、及監察官錢厚。詔並與外任。先是迎護梓宮。當差大臣。而左僕射秦檜辭不行。乃詔少保判紹興府孟忠厚爲迎梓宮禮儀使。又以參知政事王次翁爲迎太母禮儀使。趣往楚州迎接。戊辰。上問宰執曰。界首猶未得皇太后報。秦檜曰。據王次翁奏。九日可到界首。以理揆之。此事必不爽約。前輩毅行。陛下明與約言。若太后果還。自當謹守誓約。如今藏末也。則誓文爲虛設。此最切當。上曰。亦以此事卜和議諧否。若還我太后。則是大金亦守和議也。

辛巳。太后回鑾。已近淮。上至臨平鎮奉迎。上入幄。朝見宰臣。文武百官。班幄外起居。上初瞻慈容。喜深感極。淚澤龍袖。軍衛歡呼。聲震天地。父老黃稚。擁持夾道。攘臂復見聖神子母之重歡如此也。太后以北方聞太傅醴泉觀使韓世忠名。召至簾前曰。此爲韓相公耶。嘉問良久。

乙酉。上以語秦檜等。且言太后既歸。宮中事一切不復顧矣。於是秦檜等仰戴聖德之至。宜其以建中興而纂叙言旋。爲天下之母也。徽宗及顯仁后梓宮回。已丑。上至臨平。迎奉萬生上聖。

庚寅。詔皇太后俸錢月一萬貫。冬年寨食生辰各二萬貫。生辰加絹一萬匹。

左僕射秦檜進所撰徽宗哀册。辛丑。上諭檜曰。哀册極佳。蓋語皆紀實故也。向昭慈挽詞。衆人所作。文雖可觀。皆不紀實。朕當時所撰。有俯順邊遹。詔日。猶想御簾時。要紀實禰。檜曰。向陛下書扇賜經筵官。皆當其實。上曰。朕閱唐史。見太宗面詆羣臣。才德短長。似有所感。朕所書皆杜甫詩。蓋因以見意。

也。有阿李者，本姑明寺尼，法名善靜，因被虜在此界，詐作柔福帝姬，逃歸後，朝廷差宣教使馮益、幷宗婿吳心兒、往紹興府識認，遂收入內，加爲福國長公主，降駙馬都尉高世榮。至是因內侍李郭等隨梓宮回，其言柔福帝姬在北界降徐還，去年已死，還近自北界以其骨歸，後因還父中立訴於朝，遂下法寺勘實，是日辛丑，詔阿李杖死，益心兒以識認不審，編管外州。乙巳，少保左僕射秦檜加太師，檜面辭新命，上曰：梓宮歸，慈寧就養，皆卿之功，此未報百分之一，不必辭也。詔編越官買茶，送權場，仍戒有司即時支價錢。上曰：官中買物，往往不即支還價錢，故人憚與官交易。益上通察民情如此。戊申，詔參知政事王次翁、充大金報謝使，德慶軍節度使愼副之。製玉轡犀工。大金國遣中書侍郎劉筠、刑部尚書完顏宗憲等來。庚戌，引見，以給事中直學士院程克俊爲翰林學士。辛亥，詔差內侍藍珪主管慈寧殿事務。上謂宰執曰：朕戒諸人凡有闕不得白太后，只來白朕，蓋太后年已六十，推胸中無一事，動作如意，即所以考康寧無窮矣。於是秦檜等仰服聖孝，以謂養志皆參之所難，而上優爲之，此舜之盛德也。初，中書舍人張擴爲左僕射秦檜所知，不數年至侍從，屢繳詞頭，人多不樂，至是吏部引赦行詞，擴每乘燭草制，言者謂其太遽而文不工，擴乃能去。丁巳，詔戶部侍郎沈昭遠爲大金賀生辰使，知閤門事王公亮、副之，新除中書舍人楊愿爲大金賀正旦使，知閤門事何彥良副之，愿，山陽人也。冬十月壬戌，言者論錢塘駐蹕之地，而城壁摧剝，儻不加飾，何以壯遠近之瞻，況臨安府昨被旨置回易庫，收其贏以備此舉，幾年矣，今宜取而用之，詔臨安府措置。初，卜地爲永固陵，得於紹興府會稽山，陷穢慈聖獻后殯宮之西北，乃遣中丞万俟卨、又詔資政殿學士鄭億年、相繼按行，皆以其地可用，丙寅，權殯徽宗聖文仁德顯孝皇帝、及顯肅懿節二后。戊寅，詔隨從梓宮官吏，扶護萬里，勤勞可嘉，自內侍官李鄂以下四十四人，推恩有差。庚辰，詔鎮江府依浙制置使例，能帶沿江安撫使。癸未，詔車駕院復置官吏，甲申，皇太后生辰，始燕於慈寧宮。時朝廷欲以輯建臘茶，就行在置局，給賣，丁亥，詔建見任提舉市舶官吏不兼茶政，別差官提舉茶事，置司於建州。初，參知政事万俟卨、奉使大金國，行次汴京，奴隸輩有爲人致書訪其子者，彼之俘使以爲言，卨曰：兩朝以玉帛相見，而後敢以私書入境，然父子之情，不過候安否爾，發皆視之，果然，及次涿州，又以南宮殿撻夫告者，且曰一行裝斂悉以車載，不復調夫矣，卨曰：殿撻夫者，請得其名治之，不調夫則止於此，以聽大國之命，俾使諂塞，遂已，至是使還，詔卨提舉詳定一司敕令。（係親誌卨之孫曰，卨之復命也，宰相秦檜假金人舉己數十言，屬卨轉以上，卨還而啖曰，吾相親我面諛，吾雖天隔地忍，爲此乎，卒不從，檜益怒，卨寅之孫矣。）十一月，庚寅，上謂宰執曰：人君惟虛心則事至自見，秦檜曰：虛心則臣下或有迎合，亦無所逃，上曰：臣下迎合，孟子所謂逢君之惡，其罪大，程克俊曰：此不容誅也，秦檜曰：陛下虛心照臨，百官士庶，孰不精白以承休德哉。左朝奉大夫黃達如者，前守南雄州，爲提點坑冶鑄錢官，韓球所按，至是任滿奏事，言太后回鑾，梓宮還闕，鑾爲盛事，望宜付史館，然後大明黜陟，異論者正典刑，主和者加旌賞，庶上慰徽宗二后在天之靈，少紓太母濛鬱之氣，遂擢遠如爲監察御史，辛卯，禮部侍郎直學院王賞、編付史館，逢如、延陽人，賞、開封人，球、璜弟也。初，太師左僕射秦檜，與太傅楊存中使張俊同主和議，約盡能諸將，獨以兵權歸俊，故俊力助其謀，及

諸將已罷，而侍御史江邈數言俊之過，於是俊求去位，癸巳，罷爲醴泉觀使，復遣三鎮節鎮，封清河郡王，建德人，公望猶子也。（此據新錄入）　兩浙轉運副使李椿年言：臣聞仁政必自經界始，自兵火之後，文籍散亡，豪民猾吏，因緣爲姦，有田者未必有稅，有稅者未必有田，富者日益富，貧者日益困，弱皆由經界不正，且言其利害有十，臣比訪得平江府歲收七十萬石，著在石刻，今被籍雖有四十萬，而實入纔二十餘萬，皆以爲逃田，若田朝廷有按圖核實之情，其事始於吳江縣，而知縣石公轂盡復其數，蓋按圖而得之也，欲望陛下斷而行之，將吳江之驗施之一郡，一路以及天下，則經界正而仁政行矣，上謂宰執曰：椿年亡豪民猾吏，因緣爲姦，有田者未必有稅，有稅者未必有田，富者日益困，弱皆由經界不正，且言其利害有十，臣比訪得平江府歲收七十萬石，著在石刻，今被籍雖有四十萬，而實入纔二十餘萬，皆以爲逃田，若田朝廷有按圖核實之情，其事始於吳江縣，而知縣石公轂盡復其數，蓋按圖而得之也，欲望陛下斷而行之，將吳江之驗施之一郡，一路以及天下，則經界正而仁政行矣，上謂宰執曰：椿年之論，頗有條理，秦檜曰：其說簡易可行，陳克俊曰：比年百姓避役，止緣經界不正，若行之誠公私之久利也，乃詔專委椿年措置，椿年請先往平江諸縣，俟其就緒，即往諸州，要在均平爲民除害，更不增稅額，從之，椿年遂即平江創經界司，於是守臣周葵見椿年曰：今欲均稅耶，增稅耶，椿年曰：何敢增稅，葵曰：若不欲增，何言本州苗米七十萬石，椿年曰：倉記云爾，葵曰：倉記云穀七十萬石，謂倉中所容總數耳，五穀皆穀也，豈獨米乎，椿年曰：若爾則用圖經三十萬爲準，未幾，葵罷去。己亥，始詔立大學養士，既而權以三百人爲額，仍復置祭酒司業博士正錄等官，初，永固陵預宮，以戶部侍郎張澄、爲橋道頓遞使，澄熟知會稽地理，自發引至復土，反虞皆先事而備，至是遷澄爲尚書。右諫議大夫歐陽羅汝楫言：陛下近因臣之奏，以前日異論者明正典刑，此誠今之先務，然初定議和，而誘議紛然，往往出於憸而無知，不足深責，惟趙鼎、王庶、曾開、李彌遜、四人者，同心併力，故率其黨，必欲沮害此事，賴皇明洞照，不惑浮言，今開與彌遜、尚以美職而食祠祿，失刑已甚，望賜貶黜，鼎、庶、見在謫籍，近赦恐合量移，乞令有司勿復舉行，亦足少懲，丙午，詔從之，於是開、彌遜、並落職，汝楫又言：前年殿中侍御史張戒、最與鼎厚，引居言路，凡鼎之風旨，率承不暇，故助鼎以沮和議，鼎能相，戒失所賴，復請留之，既被黜，則往依岳飛，於江夏，其趨操可知，庚戌，詔停戒官。少保樞密使孟忠厚求去位，能爲少傅，依舊信安郡王，判福建，既而與知建康府觀文殿學士葉夢得兩易其任，時閣中之寇未平，詔夢得挾御前士便道之鎮。十二月，庚申，上謂宰執曰：梁汝嘉頃爲戶部尚書，號稱經制財用，徒耗官錢，公私交易，無補於國，爲汝嘉身謀則得矣，如國計何。初，命戶部尚書張澄等，詳重修六曹寺監庫務赦令格式，至是書成，壬申，太師左僕射秦檜上之。言者謂南遷以來，三歲之祀，獨於明堂而多至郊天，歲未舉，今既治安，願於來歲用郊祀之儀，雖應祖宗故事，詔禮部太常寺討論申省。甲申，上曰：祥瑞何用，朕所不取，唯年穀豐登，乃臣大之瑞也。

中興小紀卷三十一

紹興十三年（歲次癸亥）春正月癸巳。詔祖宗朝殿幄悉用純綵。後來寖多文繡。今當屏去。止用緋黃二色。既而知信州葉三省乞貢付史館。上未允。左僕射秦檜曰。此陛下盛德事。合付史館。於是檜等仰歎。其所謂示敎樸以先天下者也。三省、樞臣人也。戊戌。加上徽宗尊謚。曰體神合道駿烈遹功聖文仁德憲慈顯孝皇帝。先是陰雲欲雪。已亥。上親饗太廟。日霽雰澄。肹誠孝所格。禮部侍郎王賞請宣付史館。從之。壬子。上謂宰執曰。近有士人進說。以爲春秋無褒譏論。似偏。恐非聖人本意。程克俊曰。觀春秋命名。正寓褒貶之意。於是秦檜等稱贊。時殿中侍御史晉江李文會。以朝廷方守和議。不言兵。乃奏仁義之說。曰。陛下文德柔遠。兼愛南北之民。仁也。昔金人猖獗。陛下敎然請行。既卽位。猶念二聖遠狩。宵旰圖治。宗廟再安。義也。願陛下力行此道。天下幸甚。庚子。上謂宰執曰。文會力陳二義。甚善。朕今錄一本置之几案。欲常觀鑒。

己卯。宰執奏福建安撫使葉夢得措置弭盜之事。上曰。盜之竊發。多緣守令。非人。措置所致。宜令帥司條具。凡有害於民者除之。自此夢得或招或捕或誘之相戕。三策並用。然頗與監司相異。至交奏其事。監司謂盜魁林元仲必不可致。既而夢得遂招致之。又謂盜徹明必再叛。萬少叅必大熾。而夢得盡之。皆定。（此條筆夢異議遂息。特行述）三月。禮部侍郎王賞奏將來郊禮宿齋處及祭等事。乙未。上謂宰執曰。三年郊禮止一宿。毋枉費人力。只隨宜絞縛。務從簡省。秦檜等曰。莊誠陛下盛德之事。臣等敢不奉詔。言者謂自元豐始廣景靈宮。以奉祖宗衣冠之遊。卽漢之原廟也。自艱難以來。庶事草創。而原廟神遊。猶寄永嘉。四孟薦饗。旋卽便朝設位。未副嚴孝之意。望命有司擇地。倣景靈舊規。以建新廟。迎還列聖睟容。庶幾四孟躬行獻禮。用慰祖宗在天之靈。丁酉。詔禮部太常寺討論申省。既遂建於新莊橋之西。其地乃故劉光世妻向氏所獻。庚戌。上曰。將來郊祀詣景靈宮。可權宜乘輿。此去十里。若乘輅則拆民居。必多。益上愛民之誠如此。言者以謂吏部告身。在官告院。其監官但當籍授吏而弗預。昔告萬一。姦弊無所察知。乞亦命昔告甲寅。詔從之。兵部侍郎程瑀言。將來郊祀用國初大駕儀仗。總一萬一千二百餘人。除已有黃麾半仗及玉輅法物儀仗外。見闕金象木革四輅。望下所屬製造。詔以類代總。仍差兵部郎官幾時敏、軍器監劉才邵主領。宋昭同檢視之。昭、敏皆人也。辛酉。宰執奏上殿官范正國論廣南鹽事。上曰。法必有弊而後改。若未見其弊。遽議更作。非特無利。必至爲害。凡法皆然。不止鹽也。癸酉。以右諫議大夫雷汝楫爲御史中丞。前知滁州韓邕。請復孝悌力田科。丙子。上曰。漢有此科。固可以厚風俗。然祖宗時未嘗行。宜令講究。不可輕易創立。邕、侯官人也。兩浙漕臣張叔獻奏。相度秀州華亭縣。宜置閘以捍鹹潮。卑。丁亥。宰執奏事。上曰。數日來太后輦行。卒令中宮之禮。朕乞太后降一指揮。太后不肯。云我但知家事。豈豫外庭。太后知國體。故慎重如此。秦檜等曰。太后有定命。陛下奉行可也。五月。癸亥。中書舍人楊愿請依唐乾元及國朝故事。詔天下悉放生池。祝聖壽。乙亥。詔諸路監司措置申省。先是詔立聖節紫宸殿上讀儀已成。丁丑。天申節。百官上壽如儀。知大宗正權主奉濮王祠事士衎奏言。自前嗣濮王仲湜、權奉祠主安於紹興府之光孝寺。今欲以法堂權充國廟。從之。臨安府並屬縣獄皆空。甲申。詔獎守臣敷文閣待制王曄、珪之孫也。六月。戊子。詔知興元府川陝宣撫司都統制楊政、令仍改谷四川宣撫司都統制。臨安府宗子學生師閔、師顏、訟敎官鮑同不法事。己丑。上謂宰執曰。此乃論師長。恐起告訐之風。可遂宗司拘管。敎官須先正己。然後可以率人。若自爲不法。人豈服之。鮑同令本府體究。果有不法。亦當黜之。既而體究。上所論多不實。上曰。朕不罪同。師閔、師顏、須與行遣。秦檜奏乞送大宗正士奚庭訓。同不可爲敎官。欲罷銅。對移別職。從之。殿中侍御史李文會、論江陰軍僉幕蔡粲不法事。壬辰。上諭宰執曰。不按發、監司須當行遣。天下事豪諫安能並知。監司乃朝廷耳目之官。豈可容縱不舉。且與降官。自知所畏矣。鄂州御前都統制田師中奏。諸軍統制等官有老病者。已蒙朝廷與差遣離軍。今不可闕官。乃詔先鋒軍統制李道爲前軍統制。餘以次陞焉。初。詔權任閤度牒。至是壽星寺乞每歲撥放。詔以故岳飛宅營爲太學。丁酉。端明殿學士兼侍讀兼院事程克俊求去位。壬寅。詔依前職提舉洞霄宮。甲辰。宰執擬差太學官。上曰。師儉之任。尤當遴選。須得心術正者爲之。將以經旨論後進。萬一有邪說。學者從而化之。爲害非細。秦檜曰。誠遵聖訓。翰林學士秦梓引疾乞退。辛亥。以爲龍圖閣學士知宣州。先是詔守臣到任半年。具上民間利害及邊防五事。癸丑。上謂宰執曰。近觀諸處所奏。固有法已該載。亦有一方之便。朝廷未知者。宜委都司詳之。其便民者卽與施行。無事虛文也。初。徽猷閣學士胡舜陟知靜

江府。因牽詔捕梆賊駱科餘黨。以僧倫不獲。與廣西轉運副使呂源有隙。舜陟劾源沮軍事。時有府吏徐竿者。因獲罪。舜陟杖而逐之。竿乃陰求舜陟之失。得其邕州買馬折閱事。以告源。源即譖告舜陟受金。且以書抵秦檜。言舜陟非奚朝政。檜素惡舜陟。遂入其言。差大理寺丞袁枏、燕仰之、於靜江府制勘。竿亦對子儀言。乞三歲考守令。以戶口墾業登耗爲陞黜之典。已已。乃詔淮東京西監司、歲終取州縣所增戶口以聞。知司郎官梁弁、以病乞祠。是月。司業高閌。因經筵講畢。奏曰。國學落成。臣忝詔試補諸生。幾六千人。自中興以來。雖三年省闈。亦未有如此之盛。上曰。乍脫干戈。人皆向學。此誠可喜。閌曰。近來場屋。不無懷挾假授之弊。前日頓革。皆不敢犯。上曰。朕亦聞之。此美事也。閌曰。臣待罪學官。見此美事。諸生以謂陛下方偃武修文。與太祖初定天下之時同符。輒舉建隆故事。願陛下講臨雍之禮。言未畢。上曰。已令討論矣。蓋是時。上已有幸學之意。閌未之知也。先是。閌請修監學法。以元豐法爲主。詔敕令所監修。至是成。冬十月己丑。太師左僕射秦檜上之。祕書丞嚴抑言。國朝會要。仁宗時。自慶曆至熙寧。而後來尚未編集。事無所考。望令編臣續而爲書。抑又言。渡江以來。闕然無有。乞下太史局重創。皆從之。抑、歸安人也。時景靈宮成。祖宗帝后神御。初自溫州海道迎來。上一時乃日新。有始有終。乃聖人日新之德。上曰。然。以唐太宗之明。而魏鄭公有不克終之戒。終始惟一。古所難也。御器械吳益、以皇后受册。陳乞恩數。丁卯。上諭宰執。令依例與之。上曰。皇后甚嚴無例事。必不敢乞。皇后意。欲除內嗣。且令閉門讀書也。壬申。宰執奏池州都統制王俊、申乞將官申任。上令樞密院約束諸軍。揀去老弱。存其強壯。日加訓練。以備朝廷不測。差官按試。上曰。此事今日所當爲者。異時緩急調發誤事也。時國學新成。試補生員。四方來者甚衆。幾六千人。丙子。揭榜取徐驤等三百人。驤、浦城人。時上出孟蜀有店突者四人。其一乃宗子爲注籍事。八月乙酉朔。上謂宰執曰。既來唐突。恐須有說。且令其近屬保明。若是宗室。不可使之失所。不然。須與行遣。既到朕前。當別其是非也。乙未。詔有司檢太宗幸學、曾令學官講經、及各有恩例故事。川陝宣撫副使鄭剛中、進金一萬兩。己亥。上謂秦檜曰。頃年張浚曾獻金三萬兩。是時錢物有餘。卿可諭與剛中。不須循舊。有餘則進。若率於民不可也。祠制三年科舉。川廣福建例先諸路一月引試。至是言者以謂駐蹕吳會。則福建爲甚近。恐試下舉人或冒名再試他州。請以八月五日鎖院。詔從之。初。奉使洪皓、張邵、朱弁、自金國歸。上咨皓厚。皆曰。雖蘇武不能過也。是月。除皓徽猷閣直學士、提舉萬壽觀、權直學士院。時金人取趙彬等三十家。詔悉歸之。皓言昔韓起買環於鄭。鄭小國也。能引義不與。金既限淮。官屬皆吳人。留不遣。蓋盧知虛實也。彼方困於蒙古。示強以曾中國。若遽從之。彼將謂秦無人而輕我矣。人言王倫誰以身徇國。棄之不取。緩急何以使人。至是皓見秦檜。又言張浚激厲將士。而景靈宮太廟皆極土木之工。示無中原意耶。檜不悅。兵部侍郎程瑀、澄尚書。九月丁巳。宰執奏江東提刑洪興祖、欲進石碑事。上曰。石碑安用。不善刻者。皆失其眞。學者惟視雖法精神。朕得王獻之洛神賦墨跡六行。眞之九閒。日閱十數過。覺於詩有所得。近已寫尚書終篇。學字者使寫經。不惟字進。而經亦熟。秦檜曰。平時諸生。未有能寫經一部。此仰見聖學之不倦也。御史李文會、論徽猷閣直學士提舉萬壽觀權直學士院洪皓。以謂皓在朝必生事。亦因及字文虛中事。甲子。上謂宰執曰。朕嘗觀書。見臣之事君。不可有二心。臣而有二心。春秋之所不恕。乃詔皓

以本職出知饒州。丁卯。以御史中丞羅汝楫、爲吏部尚書。戊辰。上曰。諸處有癃老廢疾之人。依臨安府例。令官司養濟。窮民無告。王政之所先也。以兵部尚書程瑀、爲龍圖閣學士、知信州。太府寺丞張子儀言。乞三歲考守令。以戶口復業登耗爲陞黜之典。已已。乃詔淮東京西監司、歲終取州縣所增戶口以聞。知司郎官梁弁、以病乞祠。是月。司業高閌。因經筵講畢。奏曰。國學落成。臣忝詔試補諸生。幾六千人。自中興以來。雖三年省闈。亦未有如此之盛。上曰。乍脫干戈。人皆向學。此誠可喜。閌曰。近來場屋。不無懷挾假授之弊。前日頓革。皆不敢犯。上曰。朕亦聞之。此美事也。閌曰。臣待罪學官。見此美事。諸生以謂陛下方偃武修文。與太祖初定天下之時同符。輒舉建隆故事。願陛下講臨雍之禮。言未畢。上曰。已令討論矣。蓋是時。上已有幸學之意。閌未之知也。先是。閌請修監學法。以元豐法爲主。詔敕令所監修。至是成。冬十月己丑。太師左僕射秦檜上之。祕書丞嚴抑言。國朝會要。仁宗時。自慶曆至熙寧。而後來尚未編集。事無所考。望令編臣續而爲書。抑又言。渡江以來。闕然無有。乞下太史局重創。皆從之。抑、歸安人也。時景靈宮成。祖宗帝后神御。初自溫州海道迎來。上一時乃日新。有始有終。乃聖人日新之德。上曰。然。以唐太宗之明。而魏鄭公有不克終之戒。終始惟一。古所難也。御器械吳益、以皇后受册。陳乞恩數。丁卯。上諭宰執。令依例與之。上曰。皇后甚嚴無例事。必不敢乞。皇后意。欲除內嗣。且令閉門讀書也。壬申。宰執奏池州都統制王俊、申乞將官申任。上令樞密院約束諸軍。揀去老弱。存其強壯。日加訓練。以備朝廷不測。差官按試。上曰。此事今日所當爲者。異時緩急調發誤事也。時國學新成。試補生員。四方來者甚衆。幾六千人。丙子。揭榜取徐驤等三百人。驤、浦城人。時上出孟蜀有店突者四人。其一乃宗子爲注籍事。八月乙酉朔。上謂宰執曰。既來唐突。恐須有說。且令其近屬保明。若是宗室。不可使之失所。不然。須與行遣。既到朕前。當別其是非也。乙未。詔有司檢太宗幸學、曾令學官講經、及各有恩例故事。川陝宣撫副使鄭剛中、進金一萬兩。己亥。上謂秦檜曰。頃年張浚曾獻金三萬兩。是時錢物有餘。卿可諭與剛中。不須循舊。有餘則進。若率於民不可也。祠制三年科舉。川廣福建例先諸路一月引試。至是言者以謂駐蹕吳會。則福建爲甚近。恐試下舉人或冒名再試他州。請以八月五日鎖院。詔從之。初。奉使洪皓、張邵、朱弁、自金國歸。上咨皓厚。皆曰。雖蘇武不能過也。是月。除皓徽猷閣直學士、提舉萬壽觀、權直學士院。時金人取趙彬等三十家。詔悉歸之。皓言昔韓起買環於鄭。鄭小國也。能引義不與。金既限淮。官屬皆吳人。留不遣。蓋盧知虛實也。彼方困於蒙古。示強以曾中國。若遽從之。彼將謂秦無人而輕我矣。人言王倫誰以身徇國。棄之不取。緩急何以使人。至是皓見秦檜。又言張浚激厲將士。而景靈宮太廟皆極土木之工。示無中原意耶。檜不悅。兵部侍郎程瑀、澄尚書。九月丁巳。宰執奏江東提刑洪興祖、欲進石碑事。上曰。石碑安用。不善刻者。皆失其眞。學者惟視雖法精神。朕得王獻之洛神賦墨跡六行。眞之九閒。日閱十數過。覺於詩有所得。近已寫尚書終篇。學字者使寫經。不惟字進。而經亦熟。秦檜曰。平時諸生。未有能寫經一部。此仰見聖學之不倦也。御史李文會、論徽猷閣直學士提舉萬壽觀權直學士院洪皓。以謂皓在朝必生事。亦因及字文虛中事。甲子。上謂宰執曰。朕嘗觀書。見臣之事君。不可有二心。臣而有二心。春秋之所不恕。乃詔皓

先是。虔州有統兵官程師回。本兼將來降。時詔歸北境人。而師回有新兵數百人。憚不欲行。守臣薛弼論

之曰公從卒多不可花公能遣此胡朝廷必多公花不遣矣師回即承命既而省符趣師回就道遂去師回舟行過大孤山舟人告毋作槳恐龍怒師回故命其徒褰蓆槳少頃黑蛟四合有物湧波師目如金盤以爲事由蔡攸矣上皇曾論宰執謂當時若非朕憲誰敢建言必有族滅之禍樓炤曰上皇聖論亦紹興十四年(歲在甲子)春正月戊午衡州龍遊縣士民舉知縣黃鉞有政績乞令再任下兩浙漕司究其實至是漕司奏鉞撫治狀可稱且有違法事爲人所訴庚午上謂宰執曰此必計會來不可從也朕嘗謂天下惟在賞罰若賞當賢潤當罪則人知勸沮天下無不治朕每留意民事如縣令治狀顯著不特再任便當拔擢方可激勸也　癸酉以侍御史李文會爲中丞　殿前都指揮使楊存中諸剌本軍人以防諸處互相招仍乞嚴賜約束丙子太師左僕射秦檜奏舊有二法一招剿軍人並依軍法此太重難行一立賞許人告以犯人所請計贓坐罪將校取旨此法可行上曰善立法不貴太重而貴必行法必行則人莫敢犯矣

二月庚辰紹太學發士三百人　秦檜與參知政事万俟卨一日同奏事退坐殿廬中批旨除某官吏鈐紙尾進卨曰偶不聞聖語檜怒於是御史中丞李文會右諫議大夫詹大方皆論卨以卨提舉太平觀已酉文會又論中書舍人劉才邵胡交修違詔除職與郡而給事中楊愿駁奏丙午乃以卨爲寶文閣待制知紹興府　以資政殿學士新知建康府樓炤爲僉書樞密院事　時左僕射秦檜方專政而軍監陳康伯於檜府屢潛然無求檜雖稍其妍重然常越次用他人是月始遷康伯爲吏部侍郎蓋欲遣之出貳康伯弋陽人也　三月甲午宰執奏鎮江府御前都統制王勝軍中減放兵數上曰昨嘗指揮諸軍減放人數令即招填可嚴切行下招足不然恐啗損軍額緩急誤事宜預備之也　時皇太后慈寧宮屋毀令失所　丁卯宰執奏故贈官劉寶死事特給文歷以養其弟通舉上曰寶饒勇忠實昨任淮西遏敵力戰有功殁聞其死爲之不食者一日秦檜曰陛下記功恤孤如此將士安得不盡死節以圖報乎　己巳上幸太學祇謁先聖先師止殿於大成殿門外步趨登降執爵薦獻注視觀像奠爵飲福復覽太祖真宗徽宗所製贊文又命有司悉取從祀諸贊併錄以進遂升堂頒手詔示樂育詳延之意賜諸生坐命國子司業孟阅講易泰卦學官內外舍生推恩有差復幸養正持志二齋賜諸生燕犒之所徘徊久之即除閤禮都侍郎　言者以爲盛事請宜付史館從之於是上親製文宣王贊曰大哉宣聖斯文在茲帝王之式古今之師志則春秋道由忠恕賢於堯舜日月其譬維時載雍載此武功肅昭盛儀海宇率祟閟泰曰陛下頒示御製宣聖贊文形容盛德無愧於古上曰唐明皇嘗作贊文乃斥先聖先師之名非僭重道之意閣曰此尤見聖學高出前代帝王之上既又御製七十二子贊其序略曰朕茲幸太學延見諸生因作文宣王贊及七十二子贊并刊石置於太學　夏四月己卯宰執奏太史局製渾儀測日以晷度夜刻乞依舊例差官秦檜曰在廷之臣罕能通曉上曰此事關係甚巳如宮中製成小範可以窺測日以晷度夜刻以推星爲則蓋權星中星也非久降出當以爲式但廣其尺寸爾檜曰固天縱之將聖又多能也聖主有作度越千古矣於是命檜提舉修製　辛巳上謂宰執曰昨日蘇貊上殿乞以近世儒臣所著經說編而成書以補唐

之正義其言甚當若取善者頒諸學官使學生有所宗一則師王安石程頤者不至紛紜矣秦檜因乞禁野史上曰此尤爲害事如靖康以來私記極不足信上皇有帝堯之心禪位淵聖實出神斷而一時私傳以爲事由蔡攸矣上皇嘗論宰執謂當時若非朕憲誰敢建言必有族滅之禍樓炤曰上皇聖論亦嘗報行天下所共知也檜曰近時學者不知體者謂司馬遷作游俠傳然武紀但載記時事不敢自立議論臣嘗委史局官撰神宗史志有一日而成者輕率如此豈可用也上曰朕向嘗論范仲俺徽宗實錄惟當記政事之大可爲法者其細事自不必悔大抵史官須有經學乃可用也　北境渰洲移文揚州約發人數丁亥上謂宰執曰俱介楊州回報去朝廷見依誓書津遣蓋誓書所載淮北人逋歸者取其願也卿等前如何檜曰如此便成樓炤曰早來檜所論仰符聖訓上曰人情不相遠理之所在自然契合　編建寨盜未滅而海賊朱明熾甚是日詔統制官張守忠往討之上曰民患從盜不是平第憂被脅者雖釋其罪縱之歸業生理已窮析矣　時祕書省所校祖宗實錄猶多舛誤戊戌詔令再校後更有差即具名以聞　南蕃來貢是日詔廣西經略司依舊例於橫山寨管設遣之回　五月辛亥朔宰執奏諸路已罷放生池上曰此事固善但恐妨細民漁採所害亦大止令元有處復舊可也　李文會詹大方同論資政殿學士僉書樞密院事樓炤不可以居政塗甲子炤罷依舊職提舉太平觀　乙丑以御史中丞李文會爲端明殿學士僉書樞密院兼權參知政事先是經筵講畢上謂禮部侍郎高閱曰向來張九成皆問朕云左傳載一事或千餘言春秋只一句書之此何也朕答之云聖言有造化所以寓無窮之意若無造化即容易知乃常人言爾閱曰說春秋者雖多終不發明正如窺造化也上曰九成所問極是閱曰陛下答語亦極是既而秦檜奏事上問及九成檜疑閱薦之時給事中楊愿亦在經筵檜呼愿詢其事丙寅言者論閱遂罷去　時有宗室子攸獻文欲換文資上曰朕固欲宗室講學然文資豈可僥倖須令後省試策乃可也　己卯以右諫議大夫詹大方爲御史中丞　右正言何若請進君子退小人丙午上諭若曰朕擢卿爲諫官正要別君子小人何時無小人但時察而去之乃不害治矣若江寧人也　是月大金國主亶生子詔其境內赦行有籍於官者悉度爲僧道士亦如之　秋七月庚戌朔新知濠州李覯民上殿上戒令毋招集流亡戊午上復以語宰執俾申諭之　初端明殿學士王倫爲大金國所留居河間府者六年金欲用之爲平燕三路轉運使倫不從是日被縊而死未幾其子逃使北人訪其骨得之以歸其後上皆語宰執曰倫雖不矜細行乃能死節此爲難也(傅會兩歸在是冬上詔在十月)　先是諸軍請衣賜所差使臣多弊易收良緣而軍所得皆怯薄者庚申始詔戶部委官封記仍令總領所差官偕本軍使臣同領以絕其弊　祕書省舊有提舉官見闕毫故事先是少監游操言肇建新省望依故事壬戌乃詔以禮部侍郎秦熺兼之操建陽人也　丙子上幸祕書省賜本省詔略曰仰惟祖宗肇開册府累朝名世之士由是以興一代致治之原自此而出朕一新史館親御牓題聿從望幸之誠以示右文之意於是本省及實錄院官各進一秩　八月癸巳吏部尚書兼侍讀羅汝楫請外丁酉除龍圖閣學士知嚴州既而以刑部侍郎周三畏兼權吏部尚書庚子殿中侍御史汪勃言國學初建衆方拭目以觀取舍今次舉場乞論諸生倖皆知正習

甲辰。上謂宰執曰。物所論極善。曲學臆說。誠害經旨。抑之則人之心術自正矣。勃、縣人也。戶部侍郎兼誰之言。議者謂自古理財之臣。皆無善終。所以近世習而成風。不復以理財爲言。臣以爲不然。聚斂而興利。固非所宜。如經營賦以足國裕民。又安可緩。今日官物多陷失。而州縣漫不加省。宜有以救其弊而革之。至於勸農欲舉。無過利。惜撫欲愉。無過期。庾儲蓄之計。以備水旱。遊茶鹽之法。以通商賈。凡若此者。宜悉令條上。誰之、任城人也。　顯謨閣待制提舉明道宮葛勝仲、自紹興初築室寶雞之上。奉祠累任。至是十有四年。辛亥。卒。勝仲、江陰縣人。在宣和間爲大司成。以文鳴於世。及卒。上悼惜之。其後謚曰文康。

庚申。上因與宰執論治道。秦檜曰。數十年來。止是臣下互爭勝負。致治道紛紛。今當平其勝負之竭。以復慶歷嘉祐之治。乃國家之福。上曰。正與朕意合。如是則宗社有無窮之慶矣。　辛酉。四川宣撫副使鄭剛中、欲除落經略二中言。欲分利州爲兩路。西路以吳璘。東路以楊政。並充安撫使。其金房開達安撫使郭浩、字文成。階、鳳等州。帶沿邊安撫。亦各除落。從之。上因曰。川陝地遠。爲將尤難。璘統兵有法。肯爲朝廷出死力。諸將所不及也。時和議方堅。而璘獨嚴備。日爲敵至之虞。故西路之兵。爲天下最。初。璘與政共佐其兄玠守蜀。同心協力。義均手足。至是分鎮蜀門。政雖貴亞於璘。而執門下之禮益恭。世頗賢之。政、遂蒲、壬戌。宰執奏大理寺詞訟事。上曰。此皆官吏弛慢所致。可委長吏親察之。如非其人。即與沙汰。又獄吏但以諸州吏充。逐時更易。漏泄獄情。非便宜。令吏久於其職。不可替也。　先是趙鼎在湖州。有編管人王文獻、與鼎相見。歷問行朝事宜。因及禮部侍郎高閱。閱、鼎所厚也。鼎又嘗語守臣聶昌。稱文獻切直。令縱其自便。鼎復以發米儲之。初。閱思近世禮舉不明。因禮尤甚。嘗著厚終禮。鼎因以嘗寓文獻。達閱求所作厚終禮。文獻與覓皆已行遣。於是中丞詹大方、請竄其文獻至行朝。閱以謫去。文獻偶坐事。遂臨安府鞫之。獄具。

邊功蓋有深意也　大理寺丞周彬、請復置六部架閣官。是日詔從之。秋七月初。皇后嬪臨蒞亭帖。遍在人間。太傅醴泉觀使咸寧郡王韓世忠以錢百萬得之。識者以爲真。修禊所書。世忠裝而獻之。上除驗璽文。乃知爲中宮。是時隨本。是月以賜保康軍節度使吳益。益刊之於石。時金國境內大旱。飛蝗蔽日。是月詔蠲民稅。八月自南渡以來。六曹長貳闕者未知。暨記至是戶部侍郎王鎡、始致建炎逮今一十九載。凡任常伯。並旅者三十餘人。爲其姓名刊於石。九月戊午。本部郎官遵之白。爲作序。略曰。六官之設。凡以爲民。而地官獨稱民部。蓋於民爲最親。故獻其數則王拜而受。有負版則聖人式之。不已重哉。鎡、南昌人。知白、吳縣人。是時他部亦未有繼爲之者。自建炎初。省諸路提舉常平官。併其職於提刑司。次年。朝議復置。且討論其非。書成未頒。而上南渡。繼而言者謂常平之法不可行。遂寢。中間常平之職。常隸發斂散。宜專使領之。乞復置諸路提舉官。從之。常平之司。復發斂散。已亥。詔以諸路提舉茶鹽官。爲提舉茶鹽常平公事。川廣以憲臣兼領。知和州劉將、乞展免夏稅一年。壬戌。上謂宰執曰。言事與行事不同。若此行事。使有實利及民。奏稽曰。然。上御書一德格天之閣。賜太師左僕射秦檜。又以金鍍銀洗鑼唾盂照匣等物賜之。時虔梅及福建劇盜有號管天下、五黑龍、滿山紅之屬。其徒稍衆。攻掠縣鎮。鄉民多作山砦自保。先是福建帥臣莫將言。漳泉汀劍四州接江西廣東之境。緣遊手盜從賊。溪谿山路。引其徒衝縣鎮。如入無人之境。官軍不習山險。多染瘴癘。觀於擒捕乞委四州守臣。募強壯遊手。每州一千人爲效用。時統制官張淵、措置本路盜賊。有旨委將同措置。淵請遂州先招五百人。既而將改帥廣東。以知虔州集英殿修撰薛弼爲福建帥臣。弼劾求依所親於永福縣。弼聽之。鼎復詣闕上書。弼自勤降一秩。上曰。朕本欲終試。以卿屢奏乃止。僉書樞密院李若谷奏曰。父老觀陛下躬耕。極感悅。上曰。太宗朝。每駕出城。必宣集父老。訪以民間利病。況耕耤爲農之勸。朕豈憚勞耶。丁酉。宰執奏除直龍圖閣高世定、浙西提刑。上因論曰。監司郡守。若奉職宜加擢。若不恤民奉法。部守令監司按劾。監司令御史彈劾。如此上下有紀綱。不至委靡也。二月辛亥朔。史館修日曆。凡潛邸舊事。與帥府建炎本末。人無能知者。特慶州觀察使提舉佑神觀開封韓公裔、遞省憶上送書成。論者謂尚多放逸。時楊愿爲史官。左僕射秦檜請遣愿質之。公裔所記皆實。檜欲賞公裔。擢使來請。會有詔除公裔保康軍承宣使。檜疑公裔舍己而自求於上。是月言者因論公裔罪。謂與愿往來。詔能之。初。建炎間復置新科明法。自紹興十一年。禮部始定本科中選人。將來廷試賜第。次年遂得王子淳一人。至是禮部復言。崇寧初。此科已併進士類。今有官人自乞講求。故事既而禮官討論元豐中度地國南以合先王之制。而政和新書品式具載。今可行之。既而宰執奏將來耤田降詔上曰。先帝耤田。亦不每歲常講。惟務勸農。祇蓋蕭屬事舉撤去。庶不至擾。秦檜曰。陛下紹述先朝。勸農之意。戒諭如此。聖民深矣。己未。乃詔以來歲之春。親耕耤田。閏月。祕書省請下諸路訪遺書及先賢墨跡。戊寅。上謂宰執曰。所訪圖書。遲來所得甚多。非時平無事。安能及此。今欲訪臣猶藏書之家。從本所設論關借。仍令所在州軍、送祕書省鈔畢給還。十二月。太尉醴泉觀使郭仲荀卒於台州。初。建康府御前都統制王德、以淮河郡王張俊之姪子蓋、及俊親將馬立、顧晅、並爲統制官。至是俊解兵柄已久。德乃背俊。不禮子蓋等。而能之。俊怒。每訴諸朝。左僕射秦檜亦忌其勇。詔能總浙東總管。以統制官王楠代之。時福建羣寇未平。本路鈐轄李貴領兵討管天下。貴失利。爲賊生得。有統制官張淵、在本路措置盜賊。自爲一所。或語帥臣薛弼。弼不從。曰。惟和則可以濟事。先是偽帥莫將、嘗乞招遊手爲效用。及將移鎮。而轉運司以軍須浩瀚。申樞密院言。閩中人勇於私鬬。怯於公戰。此等遊手。易聚難散。盧賊平之日。官軍既還。或能作過。亦未爲使。簽下安撫司共議。弼以爲廣東總管韓京。每出必捷。正以所部多土人。今本路兼無此等。故連年受弊。弼又謂前守犍上有武翼郎周虎臣、故忠郎陳敏、各有家丁數百人。皆能戰。北之官軍一可當十。遂辟虎臣爲本路將官。敏爲汀漳巡檢。皆從所請。弼又揀取二人家丁。日給錢米。責以捕賊。期於必滅。與潘司合奏。選一千人號奇兵。詔可。自此叢發三萬六千緡米九千石。而草寇遂平。虎臣、閒封人。敏、石地人也。時監司郡守多獻羨餘以希進。袁州雖小。是年幣糜適充溢。或謂知州事王師心、盡獻諸朝。師心不欲。諸縣民有逋租。乃悉爲代輸之。編建措置盜賊張淵、所部統領官邵宏淵、性實直而寡功。淵惡不用。且恨其嘗對秦相折杖之百。斥入卒伍。宏淵之客蜀士鍾鼎走行在。上書爲辨曲直。左僕射秦檜怒。始側聽讀之名。竄鼎於編之郡學。鼎編帥臣薛弼。求依所親於永福縣。弼聽之。鼎復詣闕上書。弼自勤降一秩。

上曰。朕本欲終試。以卿屢奏乃止。僉書樞密院李若谷奏曰。父老觀陛下躬耕。極感悅。上曰。太宗朝。每駕出城。必宣集父老。訪以民間利病。況耕耤爲農之勸。朕豈憚勞耶。丁酉。宰執奏除直龍圖閣高世定、浙西提刑。上因論曰。監司郡守。若奉職宜加擢。若不恤民奉法。部守令監司按劾。監司令御史彈劾。如此上下有紀綱。不至委靡也。二月辛亥朔。史館修日曆。凡潛邸舊事。與帥府建炎本末。人無能知者。特慶州觀察使提舉佑神觀開封韓公裔、遞省憶上送書成。論者謂尚多放逸。時楊愿爲史官。左僕射秦檜請遣愿質之。公裔所記皆實。檜欲賞公裔。擢使來請。會有詔除公裔保康軍承宣使。檜疑公裔舍己而自求於上。是月言者因論公裔罪。謂與愿往來。詔能之。初。建炎間復置新科明法。自紹興十一年。禮部始定本科中選人。將來廷試賜第。次年遂得王子淳一人。至是禮部復言。崇寧初。此科已併進士類。今有官人自乞講求。故事既而禮官討論元豐中度地國南以合先王之制。而政和新書品式具載。今可行之。既而宰執奏將來耤田降詔上曰。先帝耤田。亦不每歲常講。惟務勸農。祇蓋蕭屬事舉撤去。庶不至擾。秦檜曰。陛下紹述先朝。勸農之意。戒諭如此。聖民深矣。己未。乃詔以來歲之春。親耕耤田。閏月。祕書省請下諸路訪遺書及先賢墨跡。戊寅。上謂宰執曰。所訪圖書。遲來所得甚多。非時平無事。安能及此。今欲訪臣猶藏書之家。從本所設論關借。仍令所在州軍、送祕書省鈔畢給還。十二月。太尉醴泉觀使郭仲荀卒於台州。初。建康府御前都統制王德、以淮河郡王張俊之姪子蓋、及俊親將馬立、顧晅、並爲統制官。至是俊解兵柄已久。德乃背俊。不禮子蓋等。而能之。俊怒。每訴諸朝。左僕射秦檜亦忌其勇。詔能總浙東總管。以統制官王楠代之。時福建羣寇未平。本路鈐轄李貴領兵討管天下。貴失利。爲賊生得。有統制官張淵、在本路措置盜賊。自爲一所。或語帥臣薛弼。弼不從。曰。惟和則可以濟事。先是偽帥莫將、嘗乞招遊手爲效用。及將移鎮。而轉運司以軍須浩瀚。申樞密院言。閩中人勇於私鬬。怯於公戰。此等遊手。易聚難散。盧賊平之日。官軍既還。或能作過。亦未爲使。簽下安撫司共議。弼以爲廣東總管韓京。每出必捷。正以所部多土人。今本路兼無此等。故連年受弊。弼又謂前守犍上有武翼郎周虎臣、故忠郎陳敏、各有家丁數百人。皆能戰。北之官軍一可當十。遂辟虎臣爲本路將官。敏爲汀漳巡檢。皆從所請。弼又揀取二人家丁。日給錢米。責以捕賊。期於必滅。與潘司合奏。選一千人號奇兵。詔可。自此叢發三萬六千緡米九千石。而草寇遂平。虎臣、閒封人。敏、石地人也。時監司郡守多獻羨餘以希進。袁州雖小。是年幣糜適充溢。或謂知州事王師心、盡獻諸朝。師心不欲。諸縣民有逋租。乃悉爲代輸之。編建措置盜賊張淵、所部統領官邵宏淵、性實直而寡功。淵惡不用。且恨其嘗對秦相折杖之百。斥入卒伍。宏淵之客蜀士鍾鼎走行在。上書爲辨曲直。左僕射秦檜怒。始側聽讀之名。竄鼎於編之郡學。鼎編

帥臣薛弼。求依所親於永福縣。弼聽之。鼎復詣闕上書。弼自勤降一秩。

上曰。朕本欲終試。以卿屢奏乃止。僉書樞密院李若谷奏曰。父老觀陛下躬耕。極感悅。上曰。太宗朝。每駕出城。必宣集父老。訪以民間利病。況耕耤爲農之勸。朕豈憚勞耶。丁酉。宰執奏除直龍圖閣高世定、浙西提刑。上因論曰。監司郡守。若奉職宜加擢。若不恤民奉法。部守令監司按劾。監司令御史彈劾。如此上下有紀綱。不至委靡也。二月辛亥朔。史館修日曆。凡潛邸舊事。與帥府建炎本末。人無能知者。特慶州觀察使提舉佑神觀開封韓公裔、遞省憶上送書成。論者謂尚多放逸。時楊愿爲史官。左僕射秦檜請遣愿質之。公裔所記皆實。檜欲賞公裔。擢使來請。會有詔除公裔保康軍承宣使。檜疑公裔舍己而自求於上。是月言者因論公裔罪。謂與愿往來。詔能之。初。建炎間復置新科明法。自紹興十一年。禮部始定本科中選人。將來廷試賜第。次年遂得王子淳一人。至是禮部復言。崇寧初。此科已併進士類。今有官人自乞講求。故事既而禮官討論元豐中度地國南以合先王之制。而政和新書品式具載。今可行之。既而宰執奏將來耤田降詔上曰。先帝耤田。亦不每歲常講。惟務勸農。祇蓋蕭屬事舉撤去。庶不至擾。秦檜曰。陛下紹述先朝。勸農之意。戒諭如此。聖民深矣。己未。乃詔以來歲之春。親耕耤田。閏月。祕書省請下諸路訪遺書及先賢墨跡。戊寅。上謂宰執曰。所訪圖書。遲來所得甚多。非時平無事。安能及此。今欲訪臣猶藏書之家。從本所設論關借。仍令所在州軍、送祕書省鈔畢給還。十二月。太尉醴泉觀使郭仲荀卒於台州。初。建康府御前都統制王德、以淮河郡王張俊之姪子蓋、及俊親將馬立、顧晅、並爲統制官。至是俊解兵柄已久。德乃背俊。不禮子蓋等。而能之。俊怒。每訴諸朝。左僕射秦檜亦忌其勇。詔能總浙東總管。以統制官王楠代之。時福建羣寇未平。本路鈐轄李貴領兵討管天下。貴失利。爲賊生得。有統制官張淵、在本路措置盜賊。自爲一所。或語帥臣薛弼。弼不從。曰。惟和則可以濟事。先是偽帥莫將、嘗乞招遊手爲效用。及將移鎮。而轉運司以軍須浩瀚。申樞密院言。閩中人勇於私鬬。怯於公戰。此等遊手。易聚難散。盧賊平之日。官軍既還。或能作過。亦未爲使。簽下安撫司共議。弼以爲廣東總管韓京。每出必捷。正以所部多土人。今本路兼無此等。故連年受弊。弼又謂前守犍上有武翼郎周虎臣、故忠郎陳敏、各有家丁數百人。皆能戰。北之官軍一可當十。遂辟虎臣爲本路將官。敏爲汀漳巡檢。皆從所請。弼又揀取二人家丁。日給錢米。責以捕賊。期於必滅。與潘司合奏。選一千人號奇兵。詔可。自此叢發三萬六千緡米九千石。而草寇遂平。虎臣、閒封人。敏、石地人也。時監司郡守多獻羨餘以希進。袁州雖小。是年幣糜適充溢。或謂知州事王師心、盡獻諸朝。師心不欲。諸縣民有逋租。乃悉爲代輸之。編建措置盜賊張淵、所部統領官邵宏淵、性實直而寡功。淵惡不用。且恨其嘗對秦相折杖之百。斥入卒伍。宏淵之客蜀士鍾鼎走行在。上書爲辨曲直。左僕射秦檜怒。始側聽讀之名。竄鼎於編之郡學。鼎編

親耕藉田所設蠶室御觀德殿次舍倉廩什器澄悉先具至是除澄慶遠軍節度使從官得旋鎮本朝絕
少中外榮之　自建炎中湖南猺人橫再興父子占奪民田且招叛亡添寨柵憲欲作過先是發帥臣劉
昉審度措置遣屬官論以逆順禍福之理許令改過自新再興即散其徒且還侵地誓永不敢犯邊失業
之人遂獲安處下本管憲司保明昉委有前績復四月壬寅上謂宰執曰猺人久使省地今盜以歸可見
向化大抵猺人須加存撫此既不擾彼亦豈敢爲過詔除昉直寶文閣　先是宰執奏修圜壇詔付臨安
府上因曰昨所進禮器極精緻頗近古三禮圖之謬誠無足取癸卯上又曰前此文字極多脫有至夜
製庶幾來不厭也　知道州李俏言其宗御製七條仁宗慶曆中常再舉行乞下諸路於守令廳揭示已
酉詔從之　庚戌上謂宰執曰近日全無事秦檜曰御前諸處奏到可見上曰前此文字極多脫有至夜
分不寐頃減如此豈非和議之效蓋上聽覽萬幾夙夜留心如此禮器局成鎛鐘甲寅上曰須聲和而應
律乃可用更令禮官審之　初再置諸路提舉學事官通選本路監司之有出身者兼之至是有獻言者
乞於憲漕二司事專委其一下禮部既國子監申請專司轉運司有出身者兼領如俱有出身即從上一
員五月壬申詔從之　時臨安府北關外河道堙塞漕舟往往卸於門外再搬入倉極爲費力而商販亦
阻是日詔令開治　淮東鹽課增羨丁未宰執奏推賞上曰法不足改只循其常若改而稍增次年必虧
大抵民之食鹽每歲只如此也　戊午宰執奏大理寺臨安府決獄事上曰隆暑之際恐諸郡未能悉雠
斷愼速繫淹延可令監司檢詳諸所部決遣　詔禮器局鑄景鐘故事學士撰銘宰臣書之己未上謂秦檜
曰鼎一就撰銘以爲萬世不朽之傳於是檜撰銘以進曰皇宋紹興十六年中興天子以好生大德定
寶宇乃作樂崇天地之化以和神人惟茲景鐘首出衆樂天子專用諸廟祀有詔臣檜銘且書臣竊惟文
德武功猶陰陽之時而良弼周文之用心世莫之識蓋較勝則紛紜衆懷則度宏不可使後世無傳也夫
執曰士源可與合得恩數別選人替之宗司得人則宗室皆循理不得人則紀綱廢至於撥州縣宜謹擇
之也　初明鑒宜論版東萬洛陽遷民朱敦儒召至闕賜進士出身除館職遷吏部郎中至是任浙東提
刑而右諫議大夫汪勃言其洗滌辛卯上謂宰執曰每歲所以厲世如其可與則文臣便至侍從武臣便
至建節如其不可雖一命不容輕授乃詔罷之　初選人皆京秩用舉主五員數中之一必得轉運副使
或提點刑獄號爲職司至是吏部侍郎林又請待制以官師一路者其舉主五員數減此遂著爲令故事告身皆
吏不過一二人時大禮後奏補封贈填委又請擇善書吏廳日力繕寫且識其姓名以備稽考又尤溪人
與秦檜有葭引至侍從其才雖未協衆望然頗勤於所職選人薦舉應格未引驗而舉主有故或差之一
日則失之終身又雖休日亦引於其私第以此人亦稱之　十二月乙亥彗見越七日乃伏　進士章公
塞上言今國家偃兵而未免預借之稅望即除之上曰此事有否猴與鄰國通和正爲百姓若預借以優
民失職本意乃詔戶部條上　丁巳上謂宰執曰諸路屢令主帥措置給發與之自蓋不然恐勞民力也

庚申秦檜奏臘前已見三白上曰二麥可望又曰上殿官論捕獲私販茶鹽往往枝蔓可令有司看詳
恐追逮無辜傷和氣也　時秦檜以爲時已太平日興論文諱言兵事深忌崇信軍節度使萬壽觀使張
浚初浚居長沙蓋屬六十稔且爲堂牓曰盡心蓋以奉其母而言者論浚卜宅逾侈至擬五鳳建樓上不
以爲然檜遣鬼居舍人吳秉信以使事至湖南有所案驗秉信造浚見其所居不過中人常產可辦不覺
歎息反以檜竊密告之歸破黜秉信鄧縣人也至是浚因晏嬰言今日事勢譬如養成大疽於頃日心腹
之間不決不止決遲則禍大而難測決速則禍輕而易治惟陛下斷之以獨謹察情僞預備倉卒庶幾社
稷有安全之理不然日復一日後將噬臍異時以閩與敵者反歸罪正議此臣所以食不下咽而不能一
夕安也於是中丞何若言浚包藏禍心惟冀天下多事則徼倖再用乃詔浚落節以特進提舉太平興國

初右朝請大夫無錫袁復一爲廣南提舉市舶至是三佛齊國王寓書市舶宮言近年商販乳香頗虧
直市舶遂以檄進壬辰上謂宰執曰市舶之利頗助國用宜循舊法招徠遠人於是鎔復一官一等　時
禮器新成十月戊戌太師左僕射秦檜言制作甚精上曰所用皆是今次大鑿太廟一新　戊申上曰昨
日三衙習射皆精宜加賞以激之秦檜曰今天下無事可見陛下之不忘武備也上又曰祕府求書進者
未多宜加賞格以勸來者　己酉上曰今天下無事民庶最急監司郡守須是擇人得人則爲縣者自不
作過蓋縣官曾銓法難別賢否全在考察昏謬不任者別與差遣清強有才則宜擢用之　知臨安府沈
該乞屢雨淮起稅之限庚戌上謂宰執曰財賦須知取予之道如知取之爲取不知予之爲取非久利也
淮南民若盡歸業則其利甚廣也　甲寅三省擬右朝奉大夫庶遵除淮南消有脫文別無事只不生
事便了秦檜曰今天下無事第恐庸人擾之又曰若無庸人擾之天下自治案此條繫年要錄作癸丑葛洪
臨州上曰淮南今已安靜只不生事爲善檜曰今天下無事郡縣庸人擾之不能天下未有不治文帙完備惟日與人名不同未詳執是　十
取經義庚午詔從之　甲戌朝獻景靈宮乙亥饗太廟內子合祭天地於南郊大赦天下　初上致齋而
雪作及朝獻則呆日嚴空至郊夕微陰登壇即霽三台星見　時知南外宗正司士源將滿甲寅上諭宰
執曰士源可與合得恩數別選人替之宗司得人則紀綱廢至於撥州縣宜謹擇之也　初明鑒宜論版東萬洛陽遷民朱敦儒召至闕賜進士出身除館職遷吏部郎中至是任浙東提
刑而右諫議大夫汪勃言其洗滌辛卯上謂宰執曰每歲所以厲世如其可與則文臣便至侍從武臣便
至建節如其不可雖一命不容輕授乃詔罷之　初選人皆京秩用舉主五員數中之一必得轉運副使
或提點刑獄號爲職司至是吏部侍郎林又請待制以官師一路者其舉主五員數減此遂著爲令故事告身皆
吏不過一二人時大禮後奏補封贈填委又請擇善書吏廳日力繕寫且識其姓名以備稽考又尤溪人
與秦檜有葭引至侍從其才雖未協衆望然頗勤於所職選人薦舉應格未引驗而舉主有故或差之一
日則失之終身又雖休日亦引於其私第以此人亦稱之　十二月乙亥彗見越七日乃伏　進士章公
塞上言今國家偃兵而未免預借之稅望即除之上曰此事有否猴與鄰國通和正爲百姓若預借以優
民失職本意乃詔戶部條上　丁巳上謂宰執曰諸路屢令主帥措置給發與之自蓋不然恐勞民力也

庚申秦檜奏臘前已見三白上曰二麥可望又曰上殿官論捕獲私販茶鹽往往枝蔓可令有司看詳
恐追逮無辜傷和氣也　時秦檜以爲時已太平日興論文諱言兵事深忌崇信軍節度使萬壽觀使張
浚初浚居長沙蓋屬六十稔且爲堂牓曰盡心蓋以奉其母而言者論浚卜宅逾侈至擬五鳳建樓上不
以爲然檜遣鬼居舍人吳秉信以使事至湖南有所案驗秉信造浚見其所居不過中人常產可辦不覺
歎息反以檜竊密告之歸破黜秉信鄧縣人也至是浚因晏嬰言今日事勢譬如養成大疽於頃日心腹
之間不決不止決遲則禍大而難測決速則禍輕而易治惟陛下斷之以獨謹察情僞預備倉卒庶幾社
稷有安全之理不然日復一日後將噬臍異時以閩與敵者反歸罪正議此臣所以食不下咽而不能一
夕安也於是中丞何若言浚包藏禍心惟冀天下多事則徼倖再用乃詔浚落節以特進提舉太平興國

宮。連州居住。淩之學尤深於易。自至貶所。精思大旨。述之於編。以謂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太極一也。兩儀二之也。分爲二而七八六九之數成。五行之象。於是大著。又曰。天數二十有五。地數三十。凡天地之數五十有五。此天地之中數。何以知其然。蓋一三五七九合爲天數。而天數不過五。二四六八十合爲地數。而地數不過五。天地奇耦合之爲十。總之爲五十有五。自然之數。皆不離於中。中故變變故非道不窮。聖人神而明之。用數之中。故消息盈虛之妙。圖圜造化之機。皆在於我。而動靜不違焉。中其全矣。又嘗論剛柔之義。以示子姪曰。君道主剛。而動則用柔。接下撫民。莫非柔也。故乾動爲坤。臣道主柔。而動則用剛。犯堯、舜人也。　秋七月初四。川宣撫使鄭剛中、卽利州路監鑄小鐵錢。欲以救川引之敝。遂就除資政殿學士。剛中在蜀六年。秦檜忌之。而剛中服用亦或踰制。四川總管趙不棄、欲盡取剛中所儲。剛中不與。至是不樂。自四川回。已巳。上曰。不棄深知四川財賦。計今調度給足。則軍興以來。所賦並可蠲。朕所以休兵講好。蓋爲蘇民力爾。如其不然。殊失本意。時不乘。頌文致剛中事。蔣以不棄爲工部侍郎。　甲申。提舉太平觀張燾、投閑五載。居於德興之先廬。日從賓客。以觴詠自娛。至是疾革。請老。丙戌。上謂宰執曰。此吾中興辭命之臣。詔除數文閣待制、致仕。　八月。乙未。宰執奏除臨安府帥臣。上因諭曰。朝廷於臨安不免時有所需。如御膳米。初日供今則月一取之。庶幾不敢縱此擾民也。　九月。乙丑。宰執奏。殿前招到海賊分隸諸軍。事上曰。海賊若竄。須立賞捕之。仍常加恤。毋使去爲民患。　知大宗正主管濮嗣士芸赴行在供職。乞奏事。乙亥。上謂宰執曰。南班有分處紹興府者。比之行在。日奉朝謁。勞佚不均。祖宗待遇優恤。問有朕湯藥。假（原按此句疑有脫誤）朕念宗子食貧者衆。時有以助其費。秦檜曰。體貼宗子意。是月。戶部具到諸路月樁錢。以緡計者。江東信州五萬四千。徽州五萬八千。宣州四萬九千。江西吉州六千七百。撫州二萬五千。江州一萬一千。鎮州六千九百。建昌軍二千三百。臨江軍四千六百。南安軍六千六百。上曰。科斂之如。富者猶不能堪。下戶何所從出。若計諸州緩急。以減月樁錢。誠宜民力。秦檜曰。指揮之下。百姓想皆歡欣鼓舞。上曰。朕備嘗艱難。知細民闕乏。雖百錢亦不易得。故等常不欲妄費。或有餘財。卽命樁留以待緩急。庶幾臨時不至失措。　言者論資政殿學士四川宣撫使鄭剛中、奏修安作。丙子。詔罷剛中。仍於鄂州候旨。既而落職。責桂陽軍居住。其後又以在蜀日有濫過界偷馬。詔剛中捕捉而奉行不均。又擅自增度僧牒及與監鑄。以所收到直便支費。且欲併都轉運司入宣撫司。又不喜朝廷置四川總領官。卻設論統兵官。云今爲總領。交出錢物。無可送遞。再爲言者所論。制勘獄成。剛中累貶封川。其子晉寫機宜良嗣、幷宣閥張漢之、皆除名編管。　己卯。宰執奏。脩太醫局事。上曰。醫官如王繼先輩。恐雖有繼者。宜立法試選醫生。然須有自得處。徒誦方書。不能意解。豈足爲良醫也。人命所繫。誠不可忽。是月。金國主亶出獵。至陰山之北打圍。遂至雲中府。多十月。復歸上京。　十一月。辛酉朔。日當蝕。陰霾不見。　初。命刑部尚書周三畏等。詳定重脩常平免役敕令格式。至是書成。丙寅。太師左僕射秦檜上之。　十二月。辛卯朔。上謂宰執曰。昨日閱試殿前馬步諸軍。武藝皆精。秦檜曰。陛下以賞激之。上曰。引硬射新教。可禁止之。　先是徽宗忌辰。皇太后親詣景靈宮。少師昭慶軍節度使充萬壽觀使平樂郡王璟淵。因奏以二百人爲率。自後當增至三百人。庶使遞相教習。緩急可用。　癸巳。宰執擬差左奉議郎吳賁、知容

中興小紀卷三十三

紹興十七年。（當在丁卯春正月。）戶部侍郎李椿年言。兩浙經界。已畢者四十縣。其未行處。若止令人戶結申。慮形勢之家尚有欺隱。乞依舊圖造簿本所差官覆實。若先了而民無爭訟之煩。則申朝廷推賞。如守令慢而不職。奏劾取旨。丁卯。詔從之。　詔令後孟夔詣景靈宮及皇太后皇后或時出入。自支錢米。不須隨駕。安慰辦。恐擾及市民。　癸巳。資政殿學士提舉萬壽觀兼侍讀秦嬗、加大學士。　二月。乙未朔。以右諫議大夫汪勃爲御史中丞。　臨安府奏減定房錢。辛丑。上論宰執曰。官私須合均一。秦檜曰。臣有以知陛下無心應物而施政平也。　丁未。上親祠高禖。　少保殿帥楊存中奏。諸軍營作用草蓋。歲深已壞。乞造瓦屋。辛亥。上曰。草屋經夏尤難處。第令改造。雖未卽成。可旋爲之。　壬子。詔陣亡恩澤。自今不須裁定。可依祖宗法。　言者論參知政事李若谷、辛酉。罷爲資政殿學士、提舉太平觀。再論遂奪職。令江西居住。　二月。丁卯。以給事中段拂、爲翰林學士。拂、江寧人也。　己卯。宰執奏。國信所乞裁減接伴北使官國事。上因諭曰。奏使邊知白渡淮數日而尚未至。恐滯於中路。則從人不能無擾。可降指揮。今後計程赴行在。　夏四月。辛亥。上謂秦檜曰。近來任滿轉官。減半添給。陳乞蠲援者多。可禁止之。悉遵舊法。犯者論以違制。　戊午。宰執奏殿前司申訓練官董彥起復事。上曰。須見在中軍不免從權。若旋行竄名。規免執喪。有害風教。可禁止之。　先是徽宗忌辰。皇太后親詣景靈宮。少師昭慶軍節度使充萬壽觀使平樂郡王璟淵。因奏以二百人爲率。自後當增至三百人。庶使遞相教習。緩急可用。　癸巳。宰執擬差左奉議郎吳賁、知容

州。上曰。廣東西闕官。自來多是權攝。如海外州軍。監司巡歷不到。朕每以爲慮。有願就者。宜畀與差遣。自駐蹕以來。歲祀天神太一於惠昭僧利。言者以爲未稱欽崇之意。癸卯。詔兩浙轉運司營太一宮。甲辰。右正言晏敦請以前後詔書編次成册。付州縣遵行。上曰。朕屢降寬恤指揮。如守令不能奉承。安得惠及百姓。當使監司按劾以聞。慢吏。壬子。宰執奏四川命官。因罷停降。過恩該敍復者。元係宣撫司行令與還之省部。上曰。四川人多。只官川中。今可量與注擬東南庶使遠近人情。無彼此之間。初。宣撫司得便宜補官。皆豫給敕牒。至是會萃。令吏部換給。秦檜疑其未實。多格不行。吏部侍郎周執羔言於檜。以謂朝廷本許以一切不宜失信。乃從之。此據執羔行述備入檜附此。殿中侍御史余堯弼、論浙東提刑林師說、收爲異議。之。時京西諜帥以廬遠軍節度使驟澄爲之。是月。澄至襄陽府。襄陽地平。當江漢之衝。環以大隄。蔡久爲水所圮。澄始相其之度。民不可勞。而江及諸將私田占耕境內者。倍於編戶。澄乃諭使出力脩隄。皆欣然趨命。既成。比舊增高迴迴數十里。民蒙其利。　禮部下諸路轉運司。於祖宗配饗功臣之家。訪到趙普、曹彬、薛居正、石熙載、潘美、李沆、王旦、李繼隆、王曾、呂夷簡、曾公亮、富弼、司馬光、韓忠彥、凡一十六人繪像。五月乙丑。詔並畫于景靈宮廷之壁。　初。兩浙漕司運米所差使臣押綱。例皆參部有礙。志在盜賣官物。雖貧困不能爲之糊口。歲久欠多。有至數千石者。至是言者請付銓曹。選有心力使臣無欠而願併押者聽。則官物不失。亦救弊之一端也。詔送吏戶部。其後逐部欲依所請。從之。　甲戌。太常寺主簿林大鼎、莆田人。初爲舉子。答策言。今左僕射秦檜、靖康忠義之節。檜時閒居永嘉。見其文。默識之。至是稍獵薦用。　先是。鄭剛中龍利西路帥吳璘、利東路帥楊政等。元帶四川宣撫司都統制。並已改爲御前諸軍都統制。甲申。又詔龍四川宣撫司。就除知成都府。徽猷閣直學士開封李璆、先是諸路每歲決獄。毋委盡司。而但遣屬官代行。徒爲文具。六月癸巳。乃詔提刑須親到所部決獄。仍具申省。　甲午。上諭宰執曰。郡守條上民事。可委官詳之。有可採者。卽行。庶不爲虛文也。　時有布衣上書。言縣令非理擾民。已亥。上謂宰執曰。朝廷自和議以來。未嘗有取於民。可令監司郡守察之。庚子。乃檢前後約束行下。上又曰。自今有作事或過及老而昏謬者。並與祠祿。庶不爲民害也。　丁未。上諭宰執曰。近者有布衣上書。乞行三舍法。恐未暇及此。內有言民事宜送戶部。可行者卽行之。　士民曹溥等一千三百餘人進表。乞上尊號。戊申。上讓抑不受。令有司毋得復收。　乙卯。上諭宰執曰。祕府見來遺書古跡。四川不經兵亂。可委諸司尋訪。仍令提舉官每月趣之。　兩浙漕司奏。勅秀州添倅向子固、不法事狀。七月。辛酉。詔本司取勘具奏。上因諭宰執曰。親民之官。莫如縣令。縣令至衆。不能皆賢。但得監司郡守。縱有不法。亦自知畏。更須留意擇人。　乙丑。宰執奏。江西漕臣賈直謙乞於縣官中選有出身者。兼縣學教諭事。上曰。令禮部檢舊法申省。　言者乞令諸州建閣以藏宸翰。上以勞民不許。戊寅。治民惟在於不擾。　知臨安府湯鵬舉言。偃兵以來。皇華交贊。結轍於道。而淮浙或未就。案此下他縣年要錄當有闕增。詔有司檢建五字。令賓至如歸。詔從之。　時久旱庶辰。上曰。前此成有望。殊爲可喜。　八月丙戌朔。上謂宰執曰。知楊州向子固、已丁憂去。吁哈軍糧良史、又易守他鄰。今未得人。頗以爲慮。於是就除淮南漕臣榮嶷知楊州。而良史復還舊任。　端明殿學士僉書樞密院事汪

物。以親老乞歸養。丙申。詔仍舊職。提舉太平興國宮。　丁酉。以工部尚書詹大方爲端明殿學士、僉書樞密院、簽書權參知政事。　前知鄂州趙叔湲言。陛下即位以來。用人多矣。而說持異議。故投艱弭亂。略無遠慮。自專任一相。坐致太平。望以今日得人之效。宜付史館。癸卯。上可其奏。因顧左僕射秦檜曰。此卿之功也。朕記卿初自敵中歸。嘗對朕言。如欲天下無事。須是南自南。北自北。遂首建和議。朕亦固已判然。而梗於衆論。久而方決。今南北能兵六年矣。天下無事。果如卿言。檜頓首謝曰。和議之謀。斷自宸衷。臣奉行而已。何功之有。　侍御史余堯弼言。刑部尚書周三畏。由法吏以歷八座。紹興外祠。　初。左太中大夫范同。以前執政太平州秩滿。詔令再任。而同、治郡無政聲。通判陳良弼貪汙恣橫。同不能制。是月同卒。始復賈政殿學士。　崇慶軍節度使葉夢得卒於湖州。　自紹興改元以後。每歲戶部降本下江浙湖南和糴。以助軍儲。至是以兩國通和。戶部財賦自足。閏八月庚申。宰執奏乞興蠲免。上喜曰。朕向在河朔。見民以爲苦。朝廷所降本錢。往往州縣移用。不即時給。縱有給處。又爲吏多端。乞取十不得一二。今宰執令禮臣檢會國朝慶典。以正旦行之。　先是紹興府旱傷。詔本府依實檢放民稅。仍發義倉米賑糶。宰執曰。紹興流民有過江者。時和歲豐。軍儲粗足。朕豈得而不已也。　甲子。戶部言。今淮東西湖北三總領所敷糴軍儲。省艘運之費。民無科派之患。實爲久利。浙西產米浩瀚。欲令轉運司於臨安平江府處置倉。以行在省倉場爲名。歲各糴二十萬石。又行在省倉三界亦立定歲額上界六萬石。中界五萬石。下界二十五萬石。三總領所各糴之之他郡有被災處。亦令戶部多方措置。此事在十一月丁未。　十二月乙卯朔。上復諭宰執曰。朕每念江浙十五萬石。淮西加一萬五千石。從之。　時江浙士人補中太學。雖告假限而皆不除籍。以此補試不行。禮部侍郎陳誠之請入學五年。不豫薦及。公試不入等者。來歲終檢校而除其籍。戊辰。詔從之。　甲申。宰執奏奉使大國禮物。上曰。朕觀金國和意甚堅。自講好以來。於今七年。禮物之外。未嘗他有一毫邀求。朕每遇遣使。必再三戒勑。期於與民休息而已。　御史臺主簿陳夔言。當平蕃令。歲給窮民。起十月止三月。送來所給之米。或移他用。請令監司察之。癸未。上謂宰執曰。義倉所以備水旱而救民之艱食。比年州縣奉法不虔。窮民不被其惠。非所以稱朕矜恤之意。令戶部行下。夔、永嘉人也。

初。福建自創奇兵。而虔、梅草寇。不復放入境。至是悉平。帥司散遣將官周虎臣下衆兵。只留巡檢陳敏所部四百人。歲猶費錢一萬四千緡。米三千六百石。至是有旨。敏下奇兵及漳州駐劄周浩、盧眞、汀州駐劄翟皐、溫立、下官兵。並改充殿前司左翼軍。就撥敏爲統制官。專令彈壓。先嘗遣殿前司選鋒軍統制官戈逸等

民。則仁政得矣。乃臨事區處。召諸縣令曰。平易近民。美政在久。吾儕其謹行之。皆曰如率使之教。何承曰。忽上令而畏使徼。此非諸君之罪。風俗之罪也。但行其無愧於心者。雖罪何畏。迄成獨漢嘉爲列郡最。然訪聞有異意之人。匿於近地。作爲私史。集其邪謀僞說。臣若不言。則異日峯正汨其真之患。臣實任其咎。望密加搜索。嚴爲禁絕。庶幾信史傳而後世不爲僞私者所誣。甲寅。上謂宰執曰。諸州禁軍闕額可令招填。卿等切宜留意。癸未。遂奏告。令州縣覺察。及監司按劾。御史彈奏。並取旨優加賞罰。己未。宰執奏瑞雪應時。詔給諸軍雪寒錢。

金國主亶立十五年矣。亦日嗜殺。晚年性尤暴。宗族大臣。皆懼不免。相與結約以伺其間。是夜入宣寢所。先收其兵械。然後數亶罪殺之。詰旦。未知所立。宗族大臣中。惟左丞相岐王亮。粗知書。遂共立亮。大赦境內。除常所不原者。文武官各轉一秩。放民租稅一年。降亶爲東昏侯。以謂刑餘之人。故不得入廟。亮既立。改元天德。　時四川部所招屈衙人到闕。已巳。宰執奏給賞賜。上曰。發來已滿千人。可令制置司今後歲招三百。庶疑不至闕人。　資政殿學士王次翁、卒於明州。　初。朝廷委廣西帥臣卽橫山寨市馬於羅殿自杞。（原按宋史外國傳作羅貌納。）大理諸蠻歲損金一百兩。銀五萬兩。錦二百匹。綵四千匹。及於廉州石康倉、撥鹽二百萬斤。皆資博馬之直。歲額市一千五百匹。五尺爲最高價。銀一百兩。下者四尺三寸。三十一兩。四尺二寸。二十六兩。以是爲差。良馬三十匹爲一綱。常馬五十匹爲一綱。遣使臣部選至行在、建康、鎮江、太平州、五處。不顧。蹺於道。則有賞。先是石康之鹽。分令欽橫賓貴蒔藤梧象柳容等州。轉至橫州山倉。然諸州科民。則苦富戶。差吏。則雜私販。往往陷沒留滯。是月。帥臣陳璠、始令官支腳錢。選委使臣。給以糧食。若般及一十萬斤。卽與押良馬一綱至行在。（此據陳璠家狀知衙入。）　左僕射秦檜、與故給事中胡安國、及其子徽猷閣直學士寅皆厚善。寅是年省其所生母於建州。復還湖南。檜以白金助其行。寅書謝之。略曰。願公脩政用賢。勿替初志。曾內擾外。以開後功。檜謂其諷己。始大怒之。　時禮部侍郎張九成、與前步帥解潛、居南安軍。一日。潛病劇。九成往省之。曰。太尉平日所懷。亦有不足者否。潛泣曰。平生惟欲忠義。嘗與敵死以雪國恥。而不肯議和。遂爲秦公所斥。此心惟天知之。九成曰。無愧此心足矣。何必令人知。然人無不知者。但有遲速耳。潛曰。聞此言。心中豁然矣。卽逝。九成因嘆曰。武人一念正氣。猶待人以決。吾儕讀聖賢書。平日安可不正此心。

紹興二十年。（庚午）春正月。丁亥。左僕射秦檜趣朝。忽有殿前司後軍使臣施全者。挾刀於道。邀檜肩輿。欲害之。傷大程官數人。一軍校奮而前與之敵。衆奪其刃。遂擒送大理寺。獄具。全招爲所給徼而覬衆不能用。賢勿替初志。曾內擾外。以開後功。檜謂其諷己。始大怒之。　時禮部侍郎張九成、與前步帥解潛、居南安軍。一日。潛病劇。九成往省之。曰。太尉平日所懷。亦有不足者否。潛泣曰。平生惟欲忠義。嘗與敵死以雪國恥。而不肯議和。遂爲秦公所斥。此心惟天知之。九成曰。無愧此心足矣。何必令人知。然人無不知者。但有遲速耳。潛曰。聞此言。心中豁然矣。卽逝。九成因嘆曰。武人一念正氣。猶待人以決。吾儕讀聖賢書。平日安可不正此心。

紹興二十年。（庚午）春正月。丁亥。左僕射秦檜趣朝。忽有殿前司後軍使臣施全者。挾刀於道。邀檜肩輿。欲害之。傷大程官數人。一軍校奮而前與之敵。衆奪其刃。遂擒送大理寺。獄具。全招爲所給徼而覬衆不能用。賢勿替初志。曾內擾外。以開後功。檜謂其諷己。始大怒之。　時禮部侍郎張九成、與前步帥解潛、居南安軍。一日。潛病劇。九成往省之。曰。太尉平日所懷。亦有不足者否。潛泣曰。平生惟欲忠義。嘗與敵死以雪國恥。而不肯議和。遂爲秦公所斥。此心惟天知之。九成曰。無愧此心足矣。何必令人知。然人無不知者。但有遲速耳。潛曰。聞此言。心中豁然矣。卽逝。九成因嘆曰。武人一念正氣。猶待人以決。吾儕讀聖賢書。平日安可不正此心。

紹興二十年。（庚午）春正月。丁亥。左僕射秦檜趣朝。忽有殿前司後軍使臣施全者。挾刀於道。邀檜肩輿。欲害之。傷大程官數人。一軍校奮而前與之敵。衆奪其刃。遂擒送大理寺。獄具。全招爲所給徼而覬衆不能用。賢勿替初志。曾內擾外。以開後功。檜謂其諷己。始大怒之。　時禮部侍郎張九成、與前步帥解潛、居南安軍。一日。潛病劇。九成往省之。曰。太尉平日所懷。亦有不足者否。潛泣曰。平生惟欲忠義。嘗與敵死以雪國恥。而不肯議和。遂爲秦公所斥。此心惟天知之。九成曰。無愧此心足矣。何必令人知。然人無不知者。但有遲速耳。潛曰。聞此言。心中豁然矣。卽逝。九成因嘆曰。武人一念正氣。猶待人以決。吾儕讀聖賢書。平日安可不正此心。

所已結絕。其未行處。委漕司及守臣依平江行之。本所管幹官四員。與諸路覆實官。並隨從之。未幾。詔曰。昨李椿年乞行經界。初欲去民十害。遂從其請。今聞寖失本意。可逐路委監司一員。詳其便民者行之。其反爲民害。則日下改正。（詔在三月二十一日。今附此。）前廣西提刑路彬奏。靜江府昭州折帛錢。昨因張浚領督府。每歲酴醾花相友愛。先是家藏書甚富。散於南渡。僅存家集。背間刻意搜求。迄復其舊。且明習典故。多識前輩言行。至是卒。初。其祖忠彥之帥定武也。（此接此下文。疑有脫誤。）顏快快。及忠彥入相。擢爲大學博士。始愧服。而胄嘗薦士。亦不以爲己力。人謂其有祖風烈。九月。特進提舉太平興國宮晉國公致仕韓肖胄薨。肖胄少倜儻。自去國二十年。退然自脩。若無能爲者。而四方之士。莫不傾心。建炎初。車駕幸越。與弟直秘閣膺胄尤相友愛。先是家藏書甚富。散於南渡。僅存家集。背間刻意搜求。迄復其舊。且明習典故。多識前輩言行。至是卒。初。其祖忠彥之帥定武也。（此接此下文。疑有脫誤。）顏快快。及忠彥入相。擢爲大學博士。始愧服。而胄嘗薦士。亦不以爲己力。人謂其有祖風烈。九月。特進提舉太平興國宮晉國公致仕韓肖胄薨。肖胄少倜儻。自去國二十年。退然自脩。若無能爲者。而四方之士。莫不傾心。建炎初。車駕幸越。與弟直秘閣膺胄尤相友愛。先是家藏書甚富。散於南渡。僅存家集。背間刻意搜求。迄復其舊。且明習典故。多識前輩言行。至是卒。初。其祖忠彥之帥定武也。（此接此下文。疑有脫誤。）顏快快。及忠彥入相。擢爲大學博士。始愧服。而胄嘗薦士。亦不以爲己力。人謂其有祖風烈。九月。特進提舉太平興國宮晉國公致仕韓肖胄薨。肖胄少倜儻。自去國二十年。退然自脩。若無能爲者。而四方之士。莫不傾心。建炎初。車駕幸越。與弟直秘閣膺胄尤相友愛。先是家藏書甚富。散於南渡。僅存家集。背間刻意搜求。迄復其舊。且明習典故。多識前輩言行。至是卒。初。其祖忠彥之帥定武也。（此接此下文。疑有脫誤。）顏快快。及忠彥入相。擢爲大學博士。始愧服。而胄嘗薦士。亦不以爲己力。人謂其有祖風烈。九月。特進提舉太平興國宮晉國公致仕韓肖胄薨。肖胄少倜儻。自去國二十年。退然自脩。若無能爲者。而四方之士。莫不傾心。建炎初。車駕幸越。與弟直秘閣膺胄尤相友愛。先是家藏書甚富。散於南渡。僅存家集。背間刻意搜求。迄復其舊。且明習典故。多識前輩言行。至是卒。初。其祖忠彥之帥定武也。（此接此下文。疑有脫誤。）顏快快。及忠彥入相。擢爲大學博士。始愧服。

諸路邊角所屬官王淩融。乞逐路提舉馬遞鋪官。令轉運司長官兼領。事下兵部。本部言。若委之漕臣之長。則權辦鋪兵衣糧爲便。八月。庚戌。詔從之。　資政殿學士韓肖胄薨。肖胄少倜儻。自去國二十年。退然自脩。若無能爲者。而四方之士。莫不傾心。建炎初。車駕幸越。與弟直秘閣膺胄尤相友愛。先是家藏書甚富。散於南渡。僅存家集。背間刻意搜求。迄復其舊。且明習典故。多識前輩言行。至是卒。初。其祖忠彥之帥定武也。（此接此下文。疑有脫誤。）顏快快。及忠彥入相。擢爲大學博士。始愧服。而胄嘗薦士。亦不以爲己力。人謂其有祖風烈。九月。特進提舉太平興國宮晉國公致仕韓肖胄薨。肖胄少倜儻。自去國二十年。退然自脩。若無能爲者。而四方之士。莫不傾心。建炎初。車駕幸越。與弟直秘閣膺胄尤相友愛。先是家藏書甚富。散於南渡。僅存家集。背間刻意搜求。迄復其舊。且明習典故。多識前輩言行。至是卒。初。其祖忠彥之帥定武也。（此接此下文。疑有脫誤。）顏快快。及忠彥入相。擢爲大學博士。始愧服。而胄嘗薦士。亦不以爲己力。人謂其有祖風烈。九月。特進提舉太平興國宮晉國公致仕韓肖胄薨。肖胄少倜儻。自去國二十年。退然自脩。若無能爲者。而四方之士。莫不傾心。建炎初。車駕幸越。與弟直秘閣膺胄尤相友愛。先是家藏書甚富。散於南渡。僅存家集。背間刻意搜求。迄復其舊。且明習典故。多識前輩言行。至是卒。初。其祖忠彥之帥定武也。（此接此下文。疑有脫誤。）顏快快。及忠彥入相。擢爲大學博士。始愧服。

長。則權辦鋪兵衣糧爲便。八月。庚戌。詔從之。　資政殿學士韓肖胄薨。肖胄少倜儻。自去國二十年。退然自脩。若無能爲者。而四方之士。莫不傾心。建炎初。車駕幸越。與弟直秘閣膺胄尤相友愛。先是家藏書甚富。散於南渡。僅存家集。背間刻意搜求。迄復其舊。且明習典故。多識前輩言行。至是卒。初。其祖忠彥之帥定武也。（此接此下文。疑有脫誤。）顏快快。及忠彥入相。擢爲大學博士。始愧服。而胄嘗薦士。亦不以爲己力。人謂其有祖風烈。九月。特進提舉太平興國宮晉國公致仕韓肖胄薨。肖胄少倜儻。自去國二十年。退然自脩。若無能爲者。而四方之士。莫不傾心。建炎初。車駕幸越。與弟直秘閣膺胄尤相友愛。先是家藏書甚富。散於南渡。僅存家集。背間刻意搜求。迄復其舊。且明習典故。多識前輩言行。至是卒。初。其祖忠彥之帥定武也。（此接此下文。疑有脫誤。）顏快快。及忠彥入相。擢爲大學博士。始愧服。而胄嘗薦士。亦不以爲己力。人謂其有祖風烈。九月。特進提舉太平興國宮晉國公致仕韓肖胄薨。肖胄少倜儻。自去國二十年。退然自脩。若無能爲者。而四方之士。莫不傾心。建炎初。車駕幸越。與弟直秘閣膺胄尤相友愛。先是家藏書甚富。散於南渡。僅存家集。背間刻意搜求。迄復其舊。且明習典故。多識前輩言行。至是卒。初。其祖忠彥之帥定武也。（此接此下文。疑有脫誤。）顏快快。及忠彥入相。擢爲大學博士。始愧服。

亡也。誠於佛寺假僧白撰疏文。論及朝政。爲郡守所發。刑寺鞫庭。冬十月戊辰。詔停誠官。惠州編管。庚午。參知政事余堯弼、僉書樞密院巫伋、乞令後朝退。依典故權赴太師秦桧府聚議。從之。十一月己丑。言者謂昨緣軍興。諸縣教閱弓手。皆添盜將傾。今既寧息。乞罷去。從之。十二月。秦桧久患在告。甲子始赴朝。參二孫直寶文閣坦、直顯謨閣墪、扶掖以入。詔免拜。上喜甚。曰。且得與卿相見。桧頓首謝。上曰。瑞寧應時可喜。又人使在塗。並撫須索。足見省事。

中興小紀卷三十五

紹興二十一年。歲在辛未。春正月癸未。宰執奏知廬州吳逵、乞論發淮南復業之民。未可起稅。乃詔下戶部。與展年數。上又曰。遠俗僧圓覺、崇果。撰聖者偈妙喜禪。皆膏祥謗讟之語。誕謾無證。鼓惑軍民。此最害事。宜禁止之。戊子。上親撰景靈宮。既事而雨雪。癸巳。上以語宰執。秦桧曰。此陛下孝誠所格也。甲午。宰執奏差衢州守臣。上曰。可差曹筠。憂誅無大過。當假之。初筠任侍御史。以言失當。至是復用也。禮部僉侍郎陳誠之奉使大金國。初故主亶之存也。本朝太后議與亶妻禮物五萬。至是亮代亶立。遂輟此禮。誠之入北境。豫爲遜辭論之。彼國竟不敢言。及還。上嘉之。　自左僕射秦桧用事。士大夫平日少失其意。輒黜不測。集英殿脩撰提舉太平興國宮魏矼、當初講和時。與議不合。桧嘗欲除近郡。矼遂辭不就。奉祠凡四載。紹興除官政殿學士。提舉外祠。復辭再論。遂詔落職。復宣城人也。前知池州黃子游言。農田水利。所係甚重。望飭諸路提舉官俾建塘陂。以備旱暵。丁巳。上謂宰執曰。須常平官得人。若監司用心。事無不濟。近一時監司多端坐不出。提點刑獄。職在平反。尤當徧臨所部。宜戒飭之。　詔僉書樞密院事巫伋、兼權參知政事。　十二月戊辰。司封郎官王葆言。近日民間多鎔錢爲器。詔令工部禁止。　時雖連日小雨。而雪未應期。上遣人齎太一祠。辛巳晚。宰作壬午。宰執奏事。上曰。昨晚寒甚。便得雪。甚可喜。秦桧曰。陛下至誠昭格如此。當舉百官表賀。丁亥。桧奏曰。臘雪應期。中外共慶。去年臘中三日雪。果大有秋。上曰。自此二麥可望。不惟時豐。疫病亦自消矣。

紹興二十二年。歲在壬申。春正月。大理評事莫濛言。州縣受民輸米。各有定數。而收耗有至加三者。凡此止資官吏使用。乞下有司揭示。許民越訴。丁巳。詔從之。　二月。殿中侍御史林大鵬言。公孫杵臼、程嬰、韓厥三人。有大功於趙氏。本朝皆封侯爵。中興以來。嘗詔立廟。而有司弗虔。神靈不安。望進以公爵。擇地建廟。升配享宮。從之。　初。秦桧既面三人皆進封公。爲中祕使。桧熊夢而有祥。扶竜祚面無極。壬午。詔禮部討論。兩浙漕司先次營廟。既而居十五年。庚戌。卒子譚早受學於故先是徽猷閣直學士向子諲告老、歸臨江之廬隱。號曰鄉林居士。開居十諫議大夫劉安世。宣和初。方臘作亂。詔發運司捕之。子諲時爲屬。臘言曰。若急請於朝。以安世尹南都。前

著書兵要大略。謂金人有四長。我有四短。當反我之短。以制彼之長。蓋彼之所長。曰騎兵。曰堅忍。曰甲重。曰弓矢。吾當集漢番所長而兼用之。故制其騎則有分隊之法。制其堅忍則有更休迭戰之法。制其甲曰勁弓強弩。制其弓矢曰以遮蔽近。以強制弱。其說甚備。至於陣法。有圖而無書焉。　大理寺丞謝邦彥乞給病因。乘丙申。詔從之。邦彥、侯官人也。　上御崇大學。頒賜新第進士。甲子。上謂宰執曰。賜宴日逼臘二日早下筆。食時已畢。因言黃庭堅樂毅論墨本。皆有淵源。秦桧曰。陛下留神翰墨。精敏如此。臣下所未及。　初命刑部侍郎韓仲通等詳定開也。　秋七月。壬寅。以集英殿脩撰曾鞏爲敷文閣待制。代李琮帥蜀。重脩茶鹽敕令格式。至是書成。八月。辛未。左僕射秦桧上之。上曰。是書纖悉備具。若皆遵守。永遠之利也。　壬申。太師通義郡王韓世忠卒。後謚曰忠武。　時有言。增學公田。多爲權勢之家所占。九月。戊戌。朔。上謂宰執曰。緣不度。常住多有絕產。令戶部撥以贍學。　癸丑。詔諸路昨差泛押綱使臣。多不曾到部。故無賴作過。今後並差見任使臣。　冬十月。癸未。秦桧之初相也。徽猷閣待制王居正時爲左史。嘗奏上。以桧作相。前所言皆不錄。桧慊之。及桧再相專國。居正庇爲所害。屏居常州。時事一不掛口。書祠官之考十有二。案繫年要錄作十餘年。至是桧權益張。尤忌善類。大誅鋤以立威。多竄之嶺外。居正竄正。居正繼亦爲三經辨學與時月卒。居正素不取王安石之學。故工部侍郎楊時。嘗著三經義辨以示居正。居正對境文字。鑒不放心處。必來中明。百之設相經綸。　上謂宰執言。昨詣守臣龍鑒頗安靜。秦桧曰。朝廷報對境文字。鑒公。識量淵沖。處爾異議。決策和戎。官皆匿意所職如此。則無不濟矣。　是月。御製秦桧畫像贊曰。維師益公。

長樂溫清。寰宇阜豐。其永相予。凌煙元功。仍親灑宸翰賜之。　右諫議大夫章復、殿中侍御史林大鵬、其論參知政事余堯弼。傾邪姦險。朝廷有大議論。則默而不言。望貶之以清政府。堯弼亦奏乞祠。十一月。庚戌。詔除宮政殿學士。提舉外祠。復辭再論。遂詔落職。復宣城人也。　前知池州黃子游言。農田水利。所係甚重。望飭諸路提舉官俾建塘陂。以備旱暵。丁巳。上謂宰執曰。須常平官得人。若監司用心。事無不濟。近一時監司多端坐不出。提點刑獄。職在平反。尤當徧臨所部。宜戒飭之。　詔僉書樞密院事巫伋、兼權參知政事。　十二月戊辰。司封郎官王葆言。近日民間多鎔錢爲器。詔令工部禁止。　時雖連日小雨。而雪未應期。上遣人齎太一祠。辛巳晚。宰作壬午。宰執奏事。上曰。昨晚寒甚。便得雪。甚可喜。秦桧曰。陛下至誠昭格如此。當舉百官表賀。丁亥。桧奏曰。臘雪應期。中外共慶。去年臘中三日雪。果大有秋。上曰。自此二麥可望。不惟時豐。疫病亦自消矣。

紹興二十二年。歲在壬申。春正月。大理評事莫濛言。州縣受民輸米。各有定數。而收耗有至加三者。凡此止資官吏使用。乞下有司揭示。許民越訴。丁巳。詔從之。　二月。殿中侍御史林大鵬言。公孫杵臼、程嬰、韓厥三人。有大功於趙氏。本朝皆封侯爵。中興以來。嘗詔立廟。而有司弗虔。神靈不安。望進以公爵。擇地建廟。升配享宮。從之。　初。秦桧既面三人皆進封公。爲中祕使。桧熊夢而有祥。扶竜祚面無極。壬午。詔禮部討論。兩浙漕司先次營廟。既而居十五年。庚戌。卒子譚早受學於故先是徽猷閣直學士向子諲告老、歸臨江之廬隱。號曰鄉林居士。開居十諫議大夫劉安世。宣和初。方臘作亂。詔發運司捕之。子諲時爲屬。臘言曰。若急請於朝。以安世尹南都。前

諫官陳瓘守金陵，人望所歸，不勞兵而城可破。識者謂其眞良策。其長不能用，靖康末，張邦昌僭位，遣人持敕書至廣州，問其家子孫時爲發運副使，牒郡守禹詢，及提舉鹽香官范沖，拘之，故給郡中胡安國，皆謂其忠節可以扶持三綱者，蓋指此也。癸酉，以右諫議大夫韋復爲御史中丞。初，復論端明殿學士僉書樞密院巫伋、執政無補，而林大鼐言民間有事，先訴於縣，結絕不當，然後經州。伋中傷御史林大鼐言民間有事，先訴於縣，結絕不當，然後經州，以次及監司，臺省，今兩浙民訟，監司州縣未決，多徑至臺省，謂申嚴法，禁止，辛亥，上諭宰執曰：如此則朝廷多事，故楊時、謝良佐、陳瓘、劉安世，得存心養性之學，及爲大宗正丞，一日，攝行宗正事，吏有慢令不悉，即繩以法，無敢違者。時秦檜專政，士多求媚以取要官，而恬自守無所諱，丐祠以去，寓常熟之僧刹，投閑幾十年，是月卒，恬，故相公亮之孫也。六月，丁丑，宰執奏知嘉州王知遠乞能鑄小鐵錢事，上曰：此於錢引實有利害，可令總領興洋司同措置。以刑部侍郎韓仲通、兼權吏部尚書，秋七月乙巳，上謂宰執曰：聞四川所起禁衙卒，所費多出於軍衆，可令總領司應副。初，江西指揮以曉諭之，世明將樂人也。五月，殿中侍御史林大鼐言：

懿州錄事。大赦其境。改明年元曰正元。此據洪邁容齋隨筆十二東曰宣和，西曰靖康，南曰汴京城門，北曰通仁，曰端禮，曰景龍，曰景耀，曰封丘，曰陳留，曰咸平，曰開遠，曰安遠，曰崇仁，曰崇禮，曰崇澤，曰崇義，曰崇明，曰崇寧，曰崇化，曰崇德，曰崇福，曰崇新，曰崇泰，曰崇真

中興小紀卷三十六

紹興二十四年（歲在甲戌）春正月，初詔諸軍統制官滿十五年與轉一官，至是承宣使戚方、當依格回授，其次觀察使梁斌、保信軍節度使解潛、武泰軍節度使楊沂中、昭慶軍節度使劉光世、鎮江都督張俊、清海軍節度使韓世忠、寧武軍節度使岳飛、鎮南軍節度使吳玠、檢校少保成閔、檢校少保王德、檢校少保田師中、檢校少保郭浩、檢校少保吳璘、檢校少保楊政、檢校少保楊沂中、檢校少保楊存中、檢校少保楊倫、檢校少保楊偉、檢校少保楊椿、檢校少保楊松、檢校少保楊柏、檢校少保楊杞、檢校少保楊檜、檢校少保楊樗、檢校少保楊槱、檢校少保楊棣、檢校少保楊棫、檢校少保楊棨、檢校少保楊棟、檢校少保楊棠、檢校少保楊棹、檢校少保楊棻、檢校少保楊棼、檢校少保楊棽、檢校少保楊棾、檢校少保楊棿、檢校少保楊椸、檢校少保楊椽、檢校少保楊椿、檢校少保楊椹、檢校少保楊椻、檢校少保楊椼

公晟、皆願歸順。仍畫圖以進。丙子、上諭宰執曰、得丹州非以廣地、但猶人不作過。百姓安禰。既又曰、且喜一方寧靜。秦檜曰、陛下寬懷南北、定計休兵、小寇豈敢不順。上曰、若非休兵、安能致也。（上論宰執在八月乙酉、今附書之。）

詔陞愿中、直徽猷閣、先是靜江府有驛名秦城、時愿中約窗賦秦城王氣詩、以侈其事、衆人皆賦。其不賦者惟寓居秦嗣宮劉芮、常平司幹官李燮、本府支使羅博文、三人芮、攀孫也。時論對官多請假避免。九月、前知滁州魏安行、多奏熙寧田及令本州其實不及五之一、皆紛擾爲後政之害、有司勤詔戶部禁止、夔永嘉人也。戊戌、詔福建四川所印私告悉禁止之。安行、意在圖賞、上曰、如此誕妄、不可不懲也。（宰臣張燾等奏、亦有小錄此下有詮是罷安行見任、係編修官云云、今增入。）是年雖稔、亦有小旱傷處。冬十月丁丑、詔依條檢放。其公私所欠亦住催。初、實錄院檢討官朱翌、命史官編徽宗御集、藏之延閣。至是書成一百卷。壬午、太師左僕射秦檜奉安天章閣。丙戌、宰執奏年例臨安府自十一月支錢米賚濟丐者。上曰、此一事活人甚多。（案宰臣張燾等奏錄此下有旬宣增入。）戊戌、三省擬左朝散郎蘇欽、知巴州。右朝散郎張軒、知劍州。上曰、川中須擇不生事之人。遣地舉措、朝廷無由盡知。欽、晉江人也。時天章閣新成、十一月壬子、上曰、不擾民而易成、甚得紫宸之要矣。時戶部侍郎徐宗說久病、甲寅、頭邊值御筵、辛丑、左僕射秦檜等謝。蓋上萬機之暇、專意經術。既親御翰墨、書易與書經、刻於堅珉、聖學淵源、固已深得與旨。猶命錄臣編繹其說、郡寒隆暑、略無倦色。逮茲終篇、眞帝王之高致也。五月、戶部言諸路免行錢所取苛細、詔罷之。秦檜久專朝政、而士大夫之急於進者、多附檜意、持攄人之語以爲論、通判常州沈長卿、舊常與前參知政事李光啓曰、檜紳守和親、甘出屈欽之下策、敵人難信結、孰虛吐審之郡望、檜時已器之、至是與左從政郎芮曄同賦牡丹詩、寓鄉舍人所告、以爲譏議、送大理寺獄、具檜奏其事。癸酉、詔權密院檢詳樞密院事、自秦檜專國、前後執政、無此可以行志而不得行、過主如此、可以圖報而不得報、負愧多矣。是月、刑部侍郎韓仲通、遊尚書、通判武岡軍方疇、坐與流人胡銓通書、爲守臣李著樸所告、令江西提刑張常先鞫之、送永州編管。先是史浩德元、右正言王珉、論仲熊以謂此豈政府所爲。六月、己卯、仲熊龍爲提舉太平興國宮、又有前知泉州趙令衿、居衢州、因觀秦檜家牒記、口誦君子之澤五世而斬之句、通判汪召錫、教授莫汲、皆於坐間聞之、因告令衿謗訕。守臣王師心勘之不能止。既而詔謫令衿於汀州、且置獄召錫、伯彥子、汲、歸安人也。時安南國遣使入貢、禮部具到典故儀範、上諭宰執令照行其驛、以懷遠爲名。秋、七月、甲寅、宰執奏浙東總管李顯忠再任、上曰、爲將要當知書、以不戰而勝爲武、若殘忍好殺、非良將也。秦檜曰、趙充國知未可戰、故守屯田之議、卒以破羌。上曰、然、古之名將、文能附衆、武能威敵、正謂是爾。先是、遣戶部郎官鍾世明、至四川、與安撫制置使符行中、總領財賦湯允恭、同措置減免錢物、務在不妨軍食、可以裕民、至是行中等言、總領及茶馬司、歲各有剩二項、減科民間錢引二百餘萬道、又州縣贍軍無窠名錢引七十萬道、利州糴米引錢五十萬道、又除兩年州縣所欠折估雜本及水腳等錢二百九十萬道、如已減而復催者、許民越訴。丙辰、詔從之。丁巳、上論宰執曰、諸州貢物、朕恐勞民、皆能減或罷或存、特乎。遂歷於嵩山、後園忠敗、人方仰象之先知、吾今居嶺下、人皆以爲康鄉、然吾於此已久、著書窮理、亦甚安之。何愧嵩山之隱耶。時南康士子蔡試回、有見九成者、言秦氏子取高第、而嗟洪皓之被斥、洪公厄北庭十餘年、艱險萬狀、死亦不畏、義氣凜凜、照映古人、秦公以私害之、不久天必伸之矣。

紹興二十五年、（歲在乙亥。）春正月、敕文閣待制新知饒州蘇符、請祠。甲戌、上謂宰執曰、朝廷初議休兵、符頗以爲怨。及王倫被留、遂復二三。今不復言出川矣。乃以符提舉崇道觀。二月、丙子、宰執奏事。上曰、守臣鄭思永言、返魂度牒、緣僧道死而官司不追毀、致重行罰名。又言監司委縣令造船授民、可悉禁止之。三月、太常少卿權吏部侍郎陳夔言、兩淮尚有曠土而耕牛農器、賤之江浙、比年州縣違法、例收其稅。癸丑、詔戶部侍郎徐宗說、知巴州。右朝散郎張軒、知劍州。上曰、川中須擇不生事之人。遣地舉措、朝廷無由盡知。欽、晉江人也。時天章閣新成、十一月壬子、上曰、不擾民而易成、甚得紫宸之要矣。時戶部侍郎徐宗說久病、甲寅、頭邊值御筵、辛丑、左僕射秦檜等謝。蓋上萬機之暇、專意經術。既親御翰墨、書易與書經、刻於堅珉、聖學淵源、固已深得與旨。猶命錄臣編繹其說、郡寒隆暑、略無倦色。逮茲終篇、眞帝王之高致也。五月、戶部言諸路免行錢所取苛細、詔罷之。秦檜久專朝政、而士大夫之急於進者、多附檜意、持攄人之語以爲論、通判常州沈長卿、舊常與前參知政事李光啓曰、檜紳守和親、甘出屈欽之下策、敵人難信結、孰虛吐審之郡望、檜時已器之、至是與左從政郎芮曄同賦牡丹詩、寓鄉舍人所告、以爲譏議、送大理寺獄、具檜奏其事。癸酉、詔權密院檢詳樞密院事、自秦檜專國、前後執政、無此可以行志而不得行、過主如此、可以圖報而不得報、負愧多矣。是月、刑部侍郎韓仲通、遊尚書、通判武岡軍方疇、坐與流人胡銓通書、爲守臣李著樸所告、令江西提刑張常先鞫之、送永州編管。先是史浩德元、右正言王珉、論仲熊以謂此豈政府所爲。六月、己卯、仲熊龍爲提舉太平興國宮、又有前知泉州趙令衿、居衢州、因觀秦檜家牒記、口誦君子之澤五世而斬之句、通判汪召錫、教授莫汲、皆於坐間聞之、因告令衿謗訕。守臣王師心勘之不能止。既而詔謫令衿於汀州、且置獄召錫、伯彥子、汲、歸安人也。時安南國遣使入貢、禮部具到典故儀範、上諭宰執令照行其驛、以懷遠爲名。秋、七月、甲寅、宰執奏浙東總管李顯忠再任、上曰、爲將要當知書、以不戰而勝爲武、若殘忍好殺、非良將也。秦檜曰、趙充國知未可戰、故守屯田之議、卒以破羌。上曰、然、古之名將、文能附衆、武能威敵、正謂是爾。先是、遣戶部郎官鍾世明、至四川、與安撫制置使符行中、總領財賦湯允恭、同措置減免錢物、務在不妨軍食、可以裕民、至是行中等言、總領及茶馬司、歲各有剩二項、減科民間錢引二百餘萬道、又州縣贍軍無窠名錢引七十萬道、利州糴米引錢五十萬道、又除兩年州縣所欠折估雜本及水腳等錢二百九十萬道、如已減而復催者、許民越訴。丙辰、詔從之。丁巳、上論宰執曰、諸州貢物、朕恐勞民、皆能減或罷或存、特乎。遂歷於嵩山、後園忠敗、人方仰象之先知、吾今居嶺下、人皆以爲康鄉、然吾於此已久、著書窮理、亦甚安之。何愧嵩山之隱耶。時南康士子蔡試回、有見九成者、言秦氏子取高第、而嗟洪皓之被斥、洪公厄北庭十餘年、艱險萬狀、死亦不畏、義氣凜凜、照映古人、秦公以私害之、不久天必伸之矣。

心。於是除提舉太平興國宮施鉅、爲資政殿學士、知靜江府。仍令鉅論諸蕃、以懇中自緣別有不法事能。於外國不相干、庶絕其疑也。丙寅、宰執秦廣西帥司申奏、本路轉運副使王利用、遠法差蔡緒者、慴欽州通判、與南安使人爭立班事。上曰、遠人來貢、要待之以禮、豈可生事。乃詔以緒付吏部司根治。時南丹州莫延沈、已襲父官。乞給長生券、庚子、上謂宰執曰、新封南平王莫延沈等告可詳視。仍修改、播告遠人、要知禮也。謂秦檜曰、昨醫者謂卿脈弱、今已安可喜。更當節飲食。檜謝曰、上感聖恩。初、詔守臣到任、半年、具裕民五事、八月、辛巳、上謂宰執曰、守臣陳利害、當令國與民皆足、乃爲稱職。如建炎間、時用匱乏、汝文知越州、盡放和糴、及鑑湖官租、不恤國計、而專欲沽名、如此等人、國何賴也。秦檜曰、陛下誠中興之功、而知民疾苦。蓋兼漢孝宣光武之事業。上曰、朕何敢望二帝。然志所深慕、乃詔權利部尚書韓仲通等、詳所陳利害。詔以故韓世忠所納居第作左藏庫及倉、仍令兩浙漕司即倉基遣二府、以處執政。其汲、張常先、陸陞之等、八人、以告訐濫叨官爵。上曰、此大壞風教。悉送遠郡編管。又詔編管人李孟堅、至是猶未興工。壬辰、上命呼至都堂、傳旨趣之。　先是知饒州洪興祖者、擬之猾子、以經學得名。龍圖閣學士程瑀、嘗注論語、而興祖爲之序、摘取瑀發明聖人忠厚之言、所謂不使大臣怨乎不以者、表而稱之。興祖嘗忤秦檜、故因此譖謫得入。檜疑興祖託經以議己、遂責昭州安置。是月、辛丑、入謝、與祖通經、早以此事、盡德元。附會權臣、乙酉、龍爲資政殿學士、提舉太平興國宮。鵬舉再論。遂落職。　參知政事魏良臣言。節度使劉錡、一時名將久閑。上曰、朕聞其貧、已賜田一百頃。良臣言、見軍帥張柄乞與宮祠、以錡代之。詔可。　侍御史湯鵬舉者、首薦衡州通判周方崇、見權明州、通判陸晉、先後召到。悉除監察御史。晉供職纔七日、是日、辛卯、遣右正言方崇、海陵人。晉、吳縣人也。　召數文閣待制前知夔州沈該到闕。該始陛見。上問曰、秦檜何忌卿之深。該曰、臣誤蒙陛下拔擢。初因秦檜沮登從班、聖知益深。檜稍相猜。上曰、然。甲午、以該爲參知政事。該首奏曰、朝廷機務至繁。所賴以同心協濟者、惟二三執政。比歲大臣怙權、參樞始皆取充位。政事例不關決。實特詔三省、務各盡誠、以贊國事。　初、數文閣直學士陳誠之、服除、上欲召之、爲秦檜所沮。令以雜學士知泉州。祠事纔數日、至是召爲翰林學士。　丙申、詔龍添差官。　時行在百司、關官甚多。是月、詔令侍從官共舉三十人。務要眞才實能。不得輒有私意。僥不如所舉。必劉無赦。

中興小紀　卷三十六

臣參知政事。　古城國遣貢使至。　辛酉、朝獻景靈宮。壬戌、朝獻太廟。　時文武官候差遣者甚衆。上乃詔文臣郡守以上到堂者依格將上、武臣將副於樞密院亦如之。通判以上及大小使臣、令吏部左右選措置注擬。勿令久在逆旅。　初、秦檜之卒也、其子熺乞以數文閣學士王會知建康府、共辦父喪事。且云

中興小紀卷三十七

紹興二十六年（歲在丙子）春正月。殿中侍御史湯鵬舉言。禮部侍郎王珉、吏部侍郎徐嘉、兵部侍郎秦梓、辛亥。珉嘉供能。鵬舉又論兵部侍郎沈虛中、兵部侍郎張綱、徽猷閣待制秦梓、辛亥。珉（虛中綱梓之）新執政。府三位成。癸丑。各令邀入。東位魏良臣。中位沈該。西位湯思退。於是良臣等言。仰荷聖恩。眷何以報。上曰。比年執政。府上漏下溼。蓋不堪居。卿等曾到京見宰執。府入位。諸事如法。所以待天下賢俊。禮當如此。　時言者謂諸縣巡尉不用心捕強盜。反令鄰保備賞捉賊。擾之。及捕到官。卻令扳有力之家。悉追入獄。恣行乞取。望嚴禁止。上曰。朕深知之。惟得一好守臣。卽此弊自革。不得人。約束雖嚴。不能禁也。魏良臣等奏曰。自今每一郡闕。政不究心搜才。仰副陛下之意。　特進張浚丁母憂。癸至。丙辰。上謂宰執曰。士大夫起復。非所以厚風俗。唯軍中人乃可爾。時沈該因奏蜀中人材。上曰。蜀人多能文。然士當以德行爲先。文章乃其餘事。該曰。有文章者多不矜細行。往往輕肆傲物。德行爲先。誠如聖訓。　是月。右中大夫段拂卒。　二月。甲戌。詔累年所造軍器。內庫山積。諸軍亦各自製。可令工部具已造之數。其諸州合營物料。特與減免。見役工匠。亦宜減放。　時有言乞諸州修聖祖殿者。丙子。上曰。惟淮南兵火以來。未暇聖祖殿。乃率先之所。固不可無。但行下恐因而擾民。令隨宜措置可也。　先是秦梓當國。進奏院所報事。必令自具本先納。俟奏定方許報行。謂之定本。其下頗遲。又官吏逃竄。捌去要事。止具常程文書。故朝廷施設除授。四方不得盡知。於是右正言陸哲深論其弊。請罷去定本。復祖宗舊制。以通上下之志。庚辰。詔從之。　侍郎湯鵬舉、殿中侍御史周方崇、右正言陸哲、論秦梓、辛亥。珉（論虛中等）專政。梓良臣亦自言輔政無狀。乞罷。辛卯。以爲資政殿學士、知紹興府。　初。詔修祖宗寶訓。當國史院。未幾而罷。至是著作佐郎周麟之請修神宗哲宗兩朝寶訓。癸巳。詔從之。　國子司業王大寶奏。乞減折帛錢。甲午。上謂宰執曰。大寶近又乞放度牒。殊未曉朕意。人多以謂度牒爲利。亦以祝人主壽。延洪國祚爲言。且佛法自漢永平方流入中國。五帝三王之時。人主壽至百歲。卜年八百。此時佛法安在哉。朕爲人主。但當事合天心。而仁及生民。自然享國久長。如高齊蕭梁奉佛。捨無益也。僧徒不耕而食。不織而衣。無父子君臣之禮。以死生禍福恐無知之民。蠹民傷教。莫甚於此。豈宜廣也。沈該等曰。陛下聖識高遠。度越前古。天下幸甚。　是月。以吏部侍郎張綱兼權尚書。　三月。丙寅。詔略曰。講和之策。斷自朕志。故相秦梓。但能贊朕而已。近者無知之輩。鼓唱浮言。以惑衆聽。至有僞撰詔命。召用舊臣。抗章公車。妄議邊事。朕甚賤之。內外之臣。咸體朕意。如敢肆議。當寘典刑。　丁卯。詔軍器監工匠。除本所見役八百六十人依舊外。其諸州發到一千五百人。以三分爲率。減去二分。令還本州。仍給以路費。上之愛惜民力如此。　己巳。執政奏。京西淮南閒田。乞許人請佃。其租課沿邊免十年。次邊免五年。又四川地狹人稠。欲令制置司散榜諸路。募人往京西梁田。上皆可之。且曰。下戶恐卒無牛具種糧。官宜貸之。上之恤民周至如此。　夏四月。己卯。上論執政曰。文武一道。今太學就緒。而武學蹉廢。致有遺才。祖宗武學養士。自有成法。可令禮部兵部速具以聞。上之留神舉校。蓋隆文武如此。　時大金國主亮加曾號。庚寅。以翰林學士兼侍讀陳誠之、假資政殿大學士醴泉觀使充賀使。誠之自紹興十八年賀生辰。至是凡三入彼國。頗見信。後有往聘者。必問其安否云。　戊子。詔溫州就試人多。當增解額。初。司農寺主簿丁世昌奏。至丙辰。上謂宰執曰。州縣科擾。民力重困。監司不爲奏減。而反增之。豈愛民之意。其令戶部行下。　是月。右中大夫權戶部郎官鍾世明、亦請令諸路歲發陳米十五萬石赴行在。至是侍御史湯鵬舉、言其壞祖宗常平成法。望賜黜之。乙未。詔炎、世明、各降一官。炎、安陽人也。　五月。壬寅。以參知政事沈該爲左僕射。万俟卨爲右僕射、並同平章事。　先是執政薦直祕閣知婺州辛次膺時已到闕。上欲用之。而患足不能拜。乃升祕閣修撰。令復還任。上因曰。用人須盡公道。若以私喜怒。則眞才實能。何由進也。上於用人留意如此。　甲辰。端明殿學士兼權樞密院湯思退、進知院事。　丁未。以侍御史湯鵬舉爲中丞。　右正言陸哲言。比年臣寮坐罪。卒於貶所。死生無告。乞量原犯條上。或復其官職。或錄其子孫。庶幾仁澤下及泉壤。　戊申。宰執奏前宰執及從官昨遣貶屏已死者十五人。量輕重分爲五等。復舊職及與致仕恩澤。上曰。此甚當。於是溥博之惠及存沒焉。　言者謂近年朝廷免米麥耕牛等稅錢。而不與稅務盡減。蠲額既重。則他貨必須重征。以求數數。所以商旅不通。辛亥。上謂宰執曰。此說極有理。宜令戶部立法。　時諸州大辟。難情法相當。類以奏裁。遂獲貸配。右正言陸哲、以謂如此則殺人者幸矣。破殺者冤何所伸。乃請非實有疑慮及無可憫者。不得具奏。壬子。上曰。但恐諸路滅裂。將實有疑盡情理可憫之人。一例不奏。有失欽恤之意。致傷和氣。乃令刑部坐條及前後指揮行下。上於用刑欽恤如此。故是歲諸路斷大辟三十人。　甲寅。三省

擬監司條目上曰近遣監司得人諸路稍稍按發不職之吏罰既行矣賞亦不可無令後郡守有治狀令諸司具奏當議褒擢則善惡知所勸沮蓋上之留意用人如此　潭州南岳願災丁巳詔罷監官仍令轉運司計合用錢數申省撥下免斂及於民　六月辛未朔中丞湯鵬舉乞久任守令監司課其政績舉之再任癸酉上謂宰執曰此在謹擇監司監司得人則舉刺公當於是沈該等請詔諸路監司帥臣共考其績列舉再任有異政者不次陞擢從之　先是以端明殿學士程克俊知湖州令納闕奏事丁亞除參知政事　戊寅宰執奏臣等子弟並令歸本貫應舉並無牒國子監及轉運司試者因檢故事乾德中陶穀之子邴中第命中書覆試上曰秦嬉登科猶是公選後在翰苑文亦可觀其後場中甲科所對策皆怪媿語灼然可見朕抑之豈在第三不使與寒士爭先祖宗故事今可舉行遂詔舉人有要親者覆試　戶部尚書韓仲通乞以上供米所餘之數歲樁一百萬石別廒貯之遇水旱則助軍糧及減收糴虧蠲儲倉　壬午詔從之上曰所儲儻遇水旱誠為有補非細事也　丁亥上謂宰執曰近日雨澤甚足暑中雨絕難得可喜也方俟禹曰此秋成可望皆聖德和氣所召也　戊子宰執奏倉部郎官黃祖舜乞科舉取士之外有舉行為鄉里所推其卓異者聞之於朝上曰若果有德行不求聞達之士所當搜揚乃下禮部詳之

時以初伏辛卯宰執奏差醫官給散夏藥上曰比聞春夏間民病多是熱疾如服熱藥反消風散多能害人惟小柴胡湯為宜曾令醫官揭牓通衢間服之者所活甚衆上留神醫藥恤民疾苦如此　秋七月丁未夜彗出東方非指間戊申詔朕已避殿減膳尚慮朝政有闕許士庶直言仍令監司郡守條上便民之事庚戌左僕射沈該等言臣等輔政無狀天象譴見便合引咎待罪以兩夜微雲星不見所以未敢遽勤聖聽上曰天象自有數卿等待罪何益朕當與卿等思所以應天施實德以銷變可也上又曰若所臨分野當在秦晉間然朕以天下為憂豈當問遠近耶　時禮兵部主管架閣文字杜率老言彗孛災氣所生歷考史牒多為兵兆國家為民息兵而消驕孛惰軍政不立今因天戒以脩人事思患豫防莫急於此因指陳時事十弊時應詔者衆上悉以付後省令精擇第而上之衆議以率老為首未幾遷收局刪定官　乙卯上謂宰執曰往時士子上書忤秦檜意詔往諸處聽讀遂妨取應可檢舉行之沈該等曰聖慮及此寒士之幸也　先是近臣進故事講筵所省吏多取副本癸亥中丞湯鵬舉言此必懷姦之人恐臣下獻忠有遠其意乞不許索從之　是日上諭宰執曰比年大金人使到館朕給內庫錢一萬付都亭驛備入使買物先為還其直若有還即樓填或還不盡亦不較也　初福建鹽貨輸運司積於海倉令上四州及屬縣取而鬻之以充歲用近年州縣船運過多吏緣為姦鹽斤兩數虧而多雜官肆不售即按籍而敷虧口食鹽閭閻下戶無一免者民甚苦之甲子湯鵬舉極論其弊乞令還臣據紹興元年綱數立為定制以去一路之弊乃詔提刑吳逵覈實其數　丙寅上諭宰執曰昨卿等乞改正近年續降指揮與祖宗法相戾者有司至今不見上沈該等曰六部謂若一頓改正恐致紛紜欲因舉正之上曰此固善然恐吏胥臨時舞文不若一番改正之也　癸酉上諭宰執曰臨安民有納本戶絹一疋被退因詢之云官中以不經至此若節財則用莫大於給軍既有定額無可裁損今但當撙節如此揽戶不肯受朕令人用錢五千五百買之乃好衣絹已令韓仲通根治近在蜜殺尚爾外方想不勝其弊矣沈該等曰誠如聖訓　時太學補試揭榜中程者一百九十人詩賦多而經義少壬

午。上謂宰執曰。後生習荏苒。皆詩賦。數年後恐經義科廢矣。宜令兼習經義。沈該等欲來年省試。後經義詩賦兼行。上曰。善。初知嘉州朱昌裔、知萬州李莘民、知泰寧監費行之、皆因監司所舉。籍其姓名。至是行之任滿。辛卯宰執擬知邛州。上令更與轉官。於是昌裔莘民、亦皆轉一官。浙東提舉官趙公稱奏。准詔定吏額。據本路人吏四千二百六十。今減去二千一百九十。庚午。上謂宰執曰。若諸路依此。非惟省事。民亦受撫綏之賜也。初。詔戶部侍郎王俁詳定重修貢舉敕令格式。至是特成。癸丑。右僕射万俟卨上之。初。上親製孔子并七十二賢贊。皆瀘以宸翰。至是臣僚請勒石國子監。以爲不朽之傳。仍摹本賜諸郡學。戊午。詔從之。己未。宰執奏。臺臣論左朝奉大夫陳惇、左朝請大夫趙迪之罪狀。乞屏於遠方。上曰。所論未知眞否。且下遂路監司體究。沈該曰。既是臺章。恐不須體究。上曰。朕見人材難得。未嘗不留意。愛惜。每論以臺諫風聞言事。不可容易。須再三詢訪。朕惟言者之聰。豈可不審。今二人者。合如何施行。該曰。乞送吏部與監當上曰。且依此。時上方委戶部郎官向伯奇、措置財用。言者論其索有脫空之名。上曰。襄敏。侍御史周方崇、請京局改官人並注知縣。三月。已上以問宰執。沈該等曰。徽宗蓋以愛民爲心。須與一郡。於是差知吉州。章不報行。庚申。上謂宰執曰。朕見累任監司。亦嘗委以補盜。今既有言章。須歷親民。實爲良法。上曰。徽宗嘗言仁宗朝。每除執政大臣。須先問曾歷親民否。蓋歷親民。必能通世務。識之廊廟。天下利病。知過半矣。此朕昔年恭侍親閒玉音。誠可爲萬世法也。沈該等曰。徽宗蓋以愛民爲先務。陛下欽佩祖宗誥言。閔敢失墜。雖成舜禹湯之念。何以過此。壬辰。右僕射万俟卨卒。證曰忠靖。先是刑部侍郎張杓、遮主宮誥院胸山施發。有旨賜對。既而發對不稱旨。杓爲言者所論。降一官罷。夏四月甲寅。知樞密院湯思退等言。杓薦人不當。失陛下信任之意。昨已罷之。甚合公論。上曰。朕居深宮中。何由盡識天下人材。侍從不足信。朕何所取信。初見發上殿。已覺不如所舉。況又委諫論列。較其罪。自合遠竄。只降一官罷。已是寬典。思退曰。誠如聖訓。時武舉第一人趙應熊。已與閤門祗候。壬戌。擬授江東安撫司屬官。上曰。應熊有用之才。朕親觀其所試。皆可採。徽宗時。如馬擴、馬識遠、並以武舉擢用。不可謂今無人。知樞密院事湯思退曰。應熊初入仕。且如此處之。以養其資望。上曰。善。厚卒。戶部侍郎王俁、除工部尚書。詩爲言者所論。以奉祠去。吏部侍郎陳康伯邊向害。時四川制置使趙撫在蜀中已一年。而職事舉。五月。丙寅。宰執欲與進職名。上曰。四川善政。前有胡世將。今有趙撫。撫與無名之費多少。朕不惜減以裕民。爲諸司未有定議。邊先如此。萬一闕乏。何以繼後之望。有愛民之志。獨科斂蜀人妄之。近臣帥臣。又皆得人。與之不爲過。遂進秩四品。自待制除敷文閣學士。未幾卒。六月。初。秦檜當國。雖不廢轉對。而所論者第遽故事。至是著作佐郎黃中言。頃者大臣好佞惡直。一時往往以言爲諱。不過塞責而已。望敕在位。自今轉對。要切於治道。庶補萬一。甲辰。上曰。戊申以知樞密院事湯思退、爲右僕射同平章事。　初。荊南府爲上流重地。而師心時爲帥。嘗奏乞分鄂渚重兵留屯。以示形勢。從之。至是帥心又言。鄂渚戍邊。旣又創湊由。輕立引價。旣開其衣食之門。民必悔過改業而盜可消矣。上然之。禁榷本爲國用所需。若財賦有餘。則擱山煮海之利。朕當與民共之。　時坑冶鈔發事已付之諸路漕臣。於是戶部侍郎林勳言。國朝慶曆以來。歲鑄一百八十餘萬緡。其後亦不下百萬。如前年纔得一十四萬

卻令諸將舉曾歷軍事者充。此事出於朕意。卿等更委曲相度。湯思退曰。不曉兵事者。卽與別差。誠可任者依舊存留。　江東提刑劉天民、勸知信州周葵。不恤郡政。壬寅。上謂宰執曰。大抵先歷知縣。語政事。然後付之一郡。必優爲之。朕頃在河朔。見汪伯彥治郡。全不費力。以其經歷多。事皆通曉。向來俞俟知紹興府亦然。今周葵止因昨在言路好論事。遂得虛名。魏良臣力薦之。及治郡乃不職。與宮觀宜矣。沈該等曰。汪伯彥河朔事至此三十餘年。上記人之善。久而不忘如此。　癸丑。右僕射万俟卨罷。浙西帥桑懌謂也。丁未。貢院考到博學宏辭合格選人周必大、詔與堂除。必大、廬陵人也。　戊午。以御史湯鵬舉爲參知政事。己未。以少保信安郡王孟忠厚、提舉祕書省。甲子。上曰。蜀中舉子赴廷試不及者。皆賜同出身。蓋其間俊秀能取高第。獨令就下列。亦可惜。今來者尙少。展日以待之。沈該等曰。臣等議有赴試不及者。欲試策一道。第其優劣而高下之。今聖論令展日。則待士人禮盡矣。　是月。太尉御前諸軍都統制楊政卒於興元府。後盜曰襄毅。　侍御史周方崇、請京局改官人並注知縣。三月。己巳。上以問宰執。沈該曰。選人改官後。須歷親民。實爲良法。上曰。徽宗嘗言仁宗朝。每除執政大臣。須先問曾歷親民否。蓋歷親民。必能通世務。識之廊廟。天下利病。知過半矣。此朕昔年恭侍親閒玉音。誠可爲萬世法也。沈該等曰。徽宗蓋以愛民爲先務。陛下欽佩祖宗誥言。閔敢失墜。雖成舜禹湯之念。何以過此。　壬辰。右僕射万俟卨卒。證曰忠靖。先是刑部侍郎張杓、遮主宮誥院胸山施發。有旨賜對。既而發對不稱旨。杓爲言者所論。降一官罷。夏四月甲寅。知樞密院湯思退等言。杓薦人不當。失陛下信任之意。昨已罷之。甚合公論。上曰。朕居深宮中。何由盡識天下人材。侍從不足信。朕何所取信。初見發上殿。已覺不如所舉。況又委諫論列。較其罪。自合遠竄。只降一官罷。已是寬典。思退曰。誠如聖訓。時武舉第一人趙應熊。已與閤門祗候。壬戌。擬授江東安撫司屬官。上曰。應熊有用之才。朕親觀其所試。皆可採。徽宗時。如馬擴、馬識遠、並以武舉擢用。不可謂今無人。知樞密院事湯思退曰。應熊初入仕。且如此處之。以養其資望。上曰。善。　是月。少師信安郡王孟忠厚卒。　戶部侍郎王俁、除工部尚書。詩爲言者所論。以奉祠去。吏部侍郎陳康伯邊向害。　時四川制置使趙撫在蜀中已一年。而職事舉。五月。丙寅。宰執欲與進職名。上曰。四川善政。前有胡世將。今有趙撫。撫與無名之費多少。朕不惜減以裕民。爲諸司未有定議。邊先如此。萬一闕乏。何以繼後之望。有愛民之志。獨科斂蜀人妄之。近臣帥臣。又皆得人。與之不爲過。遂進秩四品。自待制除敷文閣學士。未幾卒。　六月。初。秦檜當國。雖不廢轉對。而所論者第遽故事。至是著作佐郎黃中言。頃者大臣好佞惡直。一時往往以言爲諱。不過塞責而已。望敕在位。自今轉對。要切於治道。庶補萬一。甲辰。上曰。中所言頗合朕意。詔從之。戊申。以知樞密院事湯思退、爲右僕射同平章事。　初。荊南府爲上流重地。而師心時爲帥。嘗奏乞分鄂渚重兵留屯。以示形勢。從之。至是師心又言。鄂渚戍邊。旣又創湊由。輕立引價。旣開其衣食之門。民必悔過改業而盜可消矣。上然之。禁榷本爲國用所需。若財賦有餘。則擱山煮海之利。朕當與民共之。　時坑冶鈔發事已付之諸路漕臣。於是戶部侍郎林勳言。國朝慶曆以來。歲鑄一百八十餘萬緡。其後亦不下百萬。如前年纔得一十四萬

繒。去年猶得二十二萬緡。而提點司官吏徒糜祿廩。朝廷能之。殊快人意。但付之漕司。日久亦未有效。望復饒路及韶三監。各令通判主之。漕臣往來措置。三監所鎔。權以十五萬爲約。仍不得以錢代發。庶午。詔從之。是月。資政殿學士提舉洞霄宮程克俊卒。後謚曰章靖。八月己未。知樞密院湯鵬舉言。近能坑冶鑄錢事。歸諸路轉運司。甚善。但戶部近日欲撥本錢別差官。所以妨章。論列。又恐坑冶司省罷官。在此倡爲異議。願陛下專委之轉運司。必能就緒。上曰。此一事朕論之。士大夫亦無他說。獨王珪再有章。朕謂凡有建立人。各以所見相可否。歸之至當而後已。若一人倡之。百人和之。事或未當。朕則何取。九月。參知政事張綱求去位。癸酉。除資政殿學士、知婺州。辛巳。以給事中王師心爲吏部尚書。冬十月戊申。經筵進讀三朝寶訓終篇。侍讀王師心奏曰。祖宗創業垂統。所以長盛。卻願爲子孫萬世之計。甚備。熙也。甲午。方崇等罷。戊戌。吏部侍郎凌哲、乞小郡。上曰。哲緣鵬舉所薦。不自安。故求外。此亦善人。非方崇比。朕嘗與宰臣論大臣出處。或以罪去。但及其身足矣。至所薦引。當觀其人。若不問賢否。一切斥逐。是使之爲朋黨。非公正之道也。時已獨賦以寬民力。而嘉州賦外之斂方急。四川制置使李文會曰。違法科斂。與違制罪均。況蜀去朝廷遠。詔令裕民。吏猶不承。悖執甚堅。乃勒官吏之罪。悉捃逐之。

殿。極攢。尤中亦封駁。又沈該乞其子便私差遣。有旨改令入官者二人。仍與內外科闕。尤中言。寒士改官。視爲再第。內則簒逆。外則屬官。俾宰相子任之。則主司孰敢號令。昔司馬康以光之子扶持改服色。光猶力辭。今陛下既新萬務。宰相正當忘其私。臣甚爲該惜也。不然。楷煨撥輒。可不杜其漸哉。上覽而稱嘆。初。諸路漕憲及常平司。皆得互舉所部選人。改官舉員及格。吏部引驗放散。自置總領所。而總領所舉及本所屬官。或用他處者引驗訖。仍須取旨。進士病之。至是吏部侍郎凌哲、始爲啓請。遂依例皆得放散。十二月。殿中侍御史葉義問、論禮部侍郎周方崇、兵部郎官李庚、工部郎官褚籍等。與湯鵬舉交結。上曰。朕深不欲朝廷分朋植黨。今方崇等交結。所幸覺之於早。當戒其漸。姑從輕典可也。庚、臨海人。籍、丹陽人。朕皆與宰臣論大臣出處。或以罪去。但及其身足矣。至所薦引。當觀其人。若不問賢否。一切斥逐。是使之爲朋黨。非公正之道也。時已獨賦以寬民力。而嘉州賦外之斂方急。四川制置使李文會曰。違法科斂。與違制罪均。況蜀去朝廷遠。詔令裕民。吏猶不承。悖執甚堅。乃勒官吏之罪。悉捃逐之。

中興小紀卷三十八

紹興二十八年。歲在戊寅。春正月。時令平江府改造牧馬瓦屋。而不降錢物。上慮必致科擾。庚午。乃論宰執。儻殿中侍御史葉義問言。知樞密院事湯鵬舉、乃秦檜黨中之姦。在言路時。舉多賢直。奏未能爲有政事之備。今殿前司見闕數千人。積之歲月。必至暗失軍額。但當約束。無令擾人足矣。上又曰。守令舉職。已許監司力薦。而監司賢否。勤惰。將使誰察之。宜依守令。別爲考察之法。時臨安府申捨官爲軍中招去。殿中侍御史葉義問曰。在禮以足蹴路馬。猶猶且有誅。況天子之蹕。官。其可刺以爲軍。此而不言。則下凌上。替他日有不可勝言者。遂力陳之。自是軍中少戢。又福建帥臣沈調。以招軍進秩。其弟左僕射該辭免。有旨降詔不允。給事中兼直學士院楊椿言。招軍之勞。薄而上宰之兄有嫌。此賞一行。將有強剽良民以希進者。乞許其辭從之。三月。著作佐郎周麟之、請就日曆所纂神宗哲宗兩朝寶訓。至是神宗寶訓書成。丁卯。左僕射沈該等、併仙源積慶圖上之。嚴州遂安縣賊徒嘯聚。有攙獲者。甲申。上謂宰執曰。紹興二十八年。歲在戊寅。春正月。時令平江府改造牧馬瓦屋。而不降錢物。上慮必致科擾。庚午。乃論宰執。儻非良法。命之以官。是誘之使爲盜。不若移此以賞捕盜之人。盜知必見獲。則可使無盜。沈該等曰。聖慮高遠。非臣等所及。夏四月。南劍州禁軍作鬧。甲辰。福建轉運判官趙不溢奏至。上曰。治軍與民不同。又事有疑大而可闊略。雖小而不可貸。願其情如何耳。此豈可姑息。自今有犯。但當行法。更須精擇守臣。使任

其責。五月甲戌，宰執奏朝士楊擬乞將收廱宗子、比府監進士理年免舉。上曰：此自有成法，遵守可也。祖宗以來，俸料之數，乃稍就格。此若可行，不至今日矣。是月，金國主亮坐薰風殿，召其臣吏部尚書李通、翰林直學士蔚廱語以朕夜夢至上帝所，殿中人語如嬰兒，少頃有青衣特室授朕天策上將，令征宋國。朕受命出而上馬（亮所乘烏雖小，馬號小將軍），見鬼兵無數，朕發一矢射之，衆皆喏而應。既覺，聲猶在耳。既遣人至既中視所乘馬，其汗如水。取箭數之，亦亡其一。此異夢也，豈非天假手於朕，令取江南乎？通等皆賀。庶戒無令泄於外。六月，福建帥司奏擒獲海寇。已戮其渠魁三人，餘乞斷配。辛巳，上謂宰執曰：士大夫持論多以姑息爲好生，殊不知殺人不死，是謂失刑。卿等更審處之。已而旨下帥司，具遂人情犯申省。其後刑部侍郎陳正同、又奏諸路死囚例多降配事。上曰：刑非務到要當其罪。若專事姑息，廢法用例，則人何所畏。卿等可令逐守或憲沈該等曰：邇來獄案，臣等一一親閱，酌情斷訖，務適其中，既不殘民，又不廢法，期以仰稱陛下欽恤之意。正同、沙縣人，璩子也。著作郎陳俊卿、在普安郡王邸已二年，每嘗講必傳經啓沃。王深器之。一日，王習毬繡，俊卿徐誦韓愈諫張建封書以諷。王即爲誦全文，不遺一字。俊卿退而喜曰：王聰明而樂從諫，社稷之福也。秋七月，左正言何溥請詔大臣擇大縣闕爲堂除，幸未上。謂宰執曰：朕謂天下事治其末者不若事其本。縣令，末也。監司郡守，本也。若監司郡守盡得人，則縣何患不得人。卿等爲朕選監司郡守足矣。沈該等曰：聖訓及此，深得爲治之要。昔姚崇爲唐玄宗言，令擇十道採訪使，納廬不得其人，況天下四百餘州，其縣令豈能盡擇。正與聖意合也。丙子，詔當國史院修神宗哲宗徽宗三朝正史。以右僕射湯思退監修。先是，起居舍人洪遵論錢幣利害。上曰：遵論頗有可採，前後銅禁行之不嚴，殆成虛文。銅雖民間常用，設以他物代之亦可。今若上自公卿貴戚之家，以身率之，一切不用，然後申嚴法禁，宜無不applied者。於是有旨於御府出銅器千餘，付外銷毀。其士庶之家照子、及寺觀佛道像鑪磬鐃鈸，官司銅鑼、許存外，餘並納官，塑日知樞密院陳誠之奏事。因及此。且曰：陛下以身率之，自然令行禁止。上曰：所得之銅固不多，徒欲使人知不用，則不復鑄矣。八月，徽宗實錄書成，宰執請擇日稱賀。上拜表，第問梅之思。深惻聖懷，若免稱賀，亦以昭孝道。欲覓不驛煩久之日，若可以不賀否？壬辰，再奏，禮當

僚論列，而監司郡守失於按發，雖已行遣一二，其餘待罪者皆放罷，恐公然容庇姦贓之吏，無所忌憚，自今更不許待罪。

紹興二十九年（歲在己卯）春正月丙辰朔，詔皇太后仁德天祐，聖壽無疆，新歲八十，朕於宮中行賀禮，嘗與嘗人也。初朝廷以四川道遠，舉人難於赴省，令就宣撫制置司類試，行之三十年矣。至是禮部侍郎孫道夫、兼侍講一日極論四川類試之弊，上曰：早方與宰執議，今歲已無及，其後舉嘗遣御史監之。道夫曰：御史監試，事體固重，然所關防不過試閱中傳義代名等弊，其有前期投所業問題，曰以秘語，爲契驗，則無跡可尋，必令赴禮部乃爲允也。既而事下國子監，兵部侍郎兼祭酒楊椿曰：蜀士多貧，而使之經三峽，曰重湖狼狽萬里可乎，欲去此弊，一監試得人足矣。遂詔止令監司守倅子弟力可行者赴省，餘不在遣中。

秋七月丁未，以吏部尚書賀允中爲參知政事。癸巳，以戶部侍郎超令詡爲崇慶軍承宣使，襲封安定郡王。八月己卯，起居舍人浦城楊邦弼言：紹興起居注所未修者凡十六年，緣久無正員，因循積壓，留令兩省逐月修進外，其前未修者，帶修一月，庶識次有倫，克盡中興之美，從之。御史臺主簿張剛、前爲提舉兩浙市舶，請編本司法，上以兩浙閩廣三路市舶不同，令逐司具上，將委官詳定。九月壬午，上曰：朕嘗問閩舶司歲入幾何，聞言歲約二百萬緡，如此即三路所入不少，皆在常賦之外，宜復取戶部收支實數以聞。時有言金國將敗盟，上命同知樞密院王綸等奉使彼國驗之，至是綸等回言：鄰國悉順，和好無他。丙戌，宰執皆賀，上曰：前日諸處安傅中外紛紜之論，或欲沿邊屯戍軍馬，移易將帥，儲積錢糧，便爲進取之計，萬一遂成輕舉，則兵連禍結，何時而已。今後宜安逸息民，以圖長久，乃爲良策。湯思退曰：陛下威德所致，中外邊境，務令安靜，敢不仰遵聖訓。庚子，皇太后崩於慈寧宮。

孝祥、洪遵、議以謂此法一開，則出官十餘年，坐待京秩，其不可有四，雖如所謂從之，滋、嘉與人，稀亮、甫田人也。初朝廷以四川道遠，舉人難於赴省，令就宣撫制置司類試，行之三十年矣。至是禮部侍郎孫道夫、兼侍講一日極論四川類試之弊，上曰：早方與宰執議，今歲已無及，其後舉嘗遣御史監之。道夫曰：御史監試，事體固重，然所關防不過試閱中傳義代名等弊，其有前期投所業問題，曰以秘語，爲契驗，則無跡可尋，必令赴禮部乃爲允也。既而事下國子監，兵部侍郎兼祭酒楊椿曰：蜀士多貧，而使之經三峽，曰重湖狼狽萬里可乎，欲去此弊，一監試得人足矣。遂詔止令監司守倅子弟力可行者赴省，餘不在遣中。

秋七月丁未，以吏部尚書賀允中爲參知政事。癸巳，以戶部侍郎超令詡爲崇慶軍承宣使，襲封安定郡王。八月己卯，起居舍人浦城楊邦弼言：紹興起居注所未修者凡十六年，緣久無正員，因循積壓，留令兩省逐月修進外，其前未修者，帶修一月，庶識次有倫，克盡中興之美，從之。御史臺主簿張剛、前爲提舉兩浙市舶，請編本司法，上以兩浙閩廣三路市舶不同，令逐司具上，將委官詳定。九月壬午，上曰：朕嘗問閩舶司歲入幾何，聞言歲約二百萬緡，如此即三路所入不少，皆在常賦之外，宜復取戶部收支實數以聞。時有言金國將敗盟，上命同知樞密院王綸等奉使彼國驗之，至是綸等回言：鄰國悉順，和好無他。丙戌，宰執皆賀，上曰：前日諸處安傅中外紛紜之論，或欲沿邊屯戍軍馬，移易將帥，儲積錢糧，便爲進取之計，萬一遂成輕舉，則兵連禍結，何時而已。今後宜安逸息民，以圖長久，乃爲良策。湯思退曰：陛下威德所致，中外邊境，務令安靜，敢不仰遵聖訓。庚子，皇太后崩於慈寧宮。

以舉狀年勞參用，庶抑貪冒而獎廉索。詔吏部長貳參酌務可久行。閏六月，給事中王稱亮、中書舍人張

民勞費，請以上供錢給其直，從之。　十二月，淮南漕臣魏安行言：淮東多閒田，令誘民以耕，宜借之口糧、次給農器，定爲分數，俟見利逗官，仍立賞格，如招到一百家，有官人充部押官，無官人補進勇副尉五百家，有官人充部押官，無官人補承信郎，依效用補官法，理爲實任，內寓、詔從之。安行，鄱陽人也。以端明殿學士提舉萬壽觀兼侍讀張燾、爲吏部尚書，侍御史朱倬爲中丞，辛未，同知樞密院王綸、進知院事。初，詔內外各薦武臣，如有才藝超卓，衆所列薦者，別具取旨，至是中書舍人洪遵、刑部侍郎黃祖舜、共薦新浙西副都監李寶、乙亥，詔除寶帶御器械，又資政殿學士知潭州魏良臣、薦浙東副總管李橫、淮西總管劉綱、皆經記。　先是御前激甲庫，凡乘輿所需圖畫計物，有司不能供者，悉於甲庫取之，故百工技藝之精巧者，萃於其間，日費無慮數百千，禁中既有內酒庫，而甲庫所釀尤勝，以其餘酤賣，頗侵戶部贍軍諸庫課額，以此軍儲常不給，於是吏部尚書張燾、言：王者以天下爲家，不當私盜甲庫以侵國用，上從其請，燾能之人，由是知甲庫之設，非上本意也。　初，本朝尤重告老之制，宜和以前，士大夫未有既死而方乞致仕者，南渡之後，故實散亡，朝奉武翼郎以上，率爲此舉，甚者宰輔大臣，考終於內，其家發哀舉服，已降旨聲鐘給賻，而方且爲之告廷，出命制詞中不免有親醫藥介壽康之語，如故相秦檜、方侯尚、知樞密院沈與求，是也。其在者，非易簀謝絕，不復有請，是年吏部郎官洪遵言，乞令吏部立法，今後當得致仕恩澤之人，物故者，即以告所在州，州上首部，然後考其平生於式無累者，輒官其後人，若眞能陳義引年，或歸老知止者，則厚其禮節以厲風俗，賢於天下爲僞也，上曰：朕記得此事之廢，方四十年，當如鄉語，時執政多以爲然，而左僕射湯思退難之，其議遂寢。（此據洪遵時開府儀同三司領御前諸軍都統制判興州圖畧錄，適

吳麟、宣賛已罷，其下姚仲、王逢之儕，皆建節統全軍守巨鎮，冀時蜀師以文令則玩於柔，以武競則失於暴，至是四川制置使王綱中，開心見誠，不立崖塹，顚得將使之情，詔加綱中資文閣直學士以寵之。

中興小紀卷三十九

紹興三十年，（歲在庚辰）春正月，初，詔知荊南劉錡、招置效用三千人，已支回易錢四十萬緡，至是再招三千人，錡請更支三十萬緡，庚寅，詔從之，仍令御前給賞庫支銀二十萬，權貨務支通鈔一十萬。　二月，庚戌朔，金國遣左宣徽使大懷忠、禮部侍郎劉仲洧、賀院考到博學宏詞合格西安主簿唐仲友、詔與堂除，仲友、金華人，堯封子也。　庚申，以同知樞密院事葉義問、爲金國報謝使，義問入金境，見金已聚兵，有入侵意，及回密奏，金人以尅劾不已爲能，以殺戮不怒爲威，窮奢極侈，似秦隋之所爲，如燕京已創北屬，而又修汴京，伐木琢石，車轂塞路，民勞而多死於道，天人共怒，觀此豈能久也，又海州賊黨未平，而任奭丹出沒太行，臣去時，聞破濬之衙縣，同時，聞破碭之鄆鄆，北使三人，皆被賊傷，奪去銀牌，不敢南使，在處不寧，今欲遷汴京，且造戰船，金人皆有深意，以臣度之，若果遷都，則在彼先棄巢穴，今汇淮既有師屯，獨海道宜備，臣謂土豪官兵，不可雜處，蓋土豪請練海道之險，濕海食之利，能役船戶，平日自如，若雜以官兵，彼此氣不相下，難以協濟，今欲於沿海要處分寨，以土豪爲寨主，令隨其便，便於舟楫之間，官兵扼於塘岸之口，則官無虛費，民無橫擾，此策之上者也，於是右僕射陳康伯言：士豪撓於舟楫之間，官兵備弛，其南牧無疑，因條上兩淮守禦之計，上嘉納之，殿中御史汪澈、亦極陳利害，且曰：處之有素，則事至而安靜，處之無素，則事至而倉猝，自講和以來，諸將各擁重兵，高閣厚蘇，養成驕

悉朝廷宜有以愜其心作其氣戰士以伎藝迴易毋於雜役而又老病之不汰逃亡之不補宜有以蒐閱之使有鬬心而樂爲用文武官平居常思其究臨事則無人可用當豫選賢才不泥資格以備緩急之用云　上欲封建宗英以隆本支之勢甲子左僕射汲思退留身言適奉聖訓此出於獨斷非古帝王所能及上曰朕久有此意以顯仁皇后意所未欲故遲遲至今上又曰朕嘗覽唐宣宗非羣臣有議及儲嗣者從之　時太常奏金國遣使來賀天申節詔工部侍郎黃中充館伴使故事錫宴使者謝於庭下至是辭以方喪請拜廡下中丞不可乃如故事既又遣中爲送伴使中遣言聞金日繕兵不休且其重兵皆屯中州宜有以待之　壬寅右正言沈瀆言兩浙漕臣湯允恭不孝其母詔刑部侍郎黃祖舜覆實祖舜言允恭無不孝事迹不應罪之是月改瀆爲吏部郎官　六月戊申殿前馬步三司申明逃亡軍人首身之限

知樞密院事王綸引疾丐罷庚午詔除資政殿學士知福州蔣璨提舉佑神觀兼侍讀周麟之爲同知樞密院事御史中丞朱倬爲參知政事翰林學士兼侍讀周麟之爲同知樞密院事於是義問奏應變持久二說以謂兩淮形勢在今爲急荊湖劉錡則均爲隨鄂通化襄陽之所隸也鄂岳田師中則安復信陽漢陽之所隸也九江戚方則靳黃之所隸也池陽李顯忠則龍舒無爲軍之所隸也建康王權則滁和之所隸也鎮江劉寶與馬帥成閔則鎮陽通泰之所隸也江陰正控海道宜自鎮江分兵以扼之至於滁梁固始安豐諸郡近邊亦宜繼之合肥比已分屯諸將臣欲倣其擇地勢險要廣施豫備又金人用兵之久貪驕淫怠今所用皆非舊臣而多僉軍僉軍本吾民也其肯爲敵效死乎此應變之說也臣又見秋冬之交淮水淺涸徒步可過若金人今歲未動乞以沿淮一帶選選武臣爲守公私荒田悉撥以充屯田使人募耕之暇則練習專務排重勿生覺端來則堅壁勿戰去則入堡勿追使其終無所得而自困此持久之說也　八月丙辰詔修吏部敕令格式及刑名疑難斷例至是書成右僕射陳康伯上之既而上謂宰執曰頃未立法加以續降太繁吏部無所遵承今既有成法若更精擇長武銓曹其法以滑金人用兵之久貪驕淫怠今所用皆非舊臣而多僉軍僉軍本吾民也其肯爲敵效死乎此應變之說也臣又見秋冬之交淮水淺涸徒步可過若金人今歲未動乞以沿淮一帶選選武臣爲守公私荒田悉撥以充屯田使人募耕之暇則練習專務排重勿生覺端來則堅壁勿戰去則入堡勿追使其終無所得而自困此持久之說也　八月丙辰詔修吏部敕令格式及刑名疑難斷例至是書成右僕射陳康伯上之既而上謂宰執曰頃未立法加以續降太繁吏部無所遵承今既有成法若更精擇長武銓曹其法以滑湯思退曰頃未立法吏緣爲姦上曰今既有成法不可更令引例也思退曰一如聖訓　丁巳州縣經總制錢或委守臣亦委知通或又令知通同署其法屢更後四戶部侍郎李朝正建言始屬通判既而復命知通同署至是言者以爲通判專行因得盡力徵斂所入至一千七百二十餘萬緡昨自改法通判歷於長官之勢恐其便用迄今無蔽不廢請復委通判已未詔從之　金國主亮聚兵將南侵是月令其臣戶部尚書梁球兵部尚書蕭德溫先計女眞契丹奚家三部之衆不限丁數悉發以充屯田使人募耕之暇則練習專務排重勿生覺端來則堅壁勿戰去則入堡勿追使其終無所得而自困此持久之說也　八月丙辰詔修吏部敕令格式及刑名疑難斷例至是書成右僕射陳康伯上之既而上謂宰執曰頃未立法加以續降太繁吏部無所遵承今既有成法若更精擇長武銓曹其法以滑湯思退曰一如聖訓　丁巳州縣經總制錢或委守臣亦委知通或又令知通同署其法屢更後四戶部侍郎李朝正建言始屬通判既而復命知通同署至是言者以爲通判專行因得盡力徵斂所入至一千七百二十餘萬緡昨自改法通判歷於長官之勢恐其便用迄今無蔽不廢請復委通判已未詔從之　金國主亮聚兵將南侵是月令其臣戶部尚書梁球兵部尚書蕭德溫先計女眞契丹奚家三部之衆不限丁數悉發以充屯軍弱者爲伊勒希一正軍以二伊勒希副之類爲一十二萬又中原漢兒與渤海軍總一十七路惟中正軍弱者爲伊勒希一正軍以二伊勒希副之類爲一十二萬又中原漢兒與渤海軍總一十七路惟中都路造軍器河南路修汴京免僉外其一十五路每路一萬通爲二十七萬倣唐制分二十七軍是月僉軍數已定遂以百戶爲謀克千戶爲明安（原作猛安今改正）萬戶爲統軍則右正副諸軍悉令番漢相參撫猶用一色人者先是完顏北臣禮部尚書施宜生爲賀正使歸奏工於中傳密寫臨安之湖山城郭以歸亮令繪爲軟壁而閻已之像策馬於吳山絕頂後題以詩有立馬吳山第一峯之句詭曰御製其實翰林修撰蔡珪作也　建劍郡汀在閩號上四郡例盤踞自蠻以辦歲收蠻而不售則科於民時汀之長沙縣蠻酋峻暴民走轉運使司訴之知縣事陳夢遠乃潛司主管陳正綱之族子正綱爲白潛臣王時升抑訴者遠

庫二十三萬緡左藏庫七十餘萬緡皆是至道之後額數自紹興以來歲收銅止及二十四萬斤鉛二十萬斤錫五萬斤比最多之數纔計鑄錢一十萬緡外有拘到諸路銅器二百萬斤搭以鉛錫可鑄六十萬緡乃時暫所拘乞據逐年所產權立爲額丙戌工部言若依所請委是數少且以酌中之數五十萬爲額

汀。而本州見差巡檢官於鄉下督鹽錢。民因共留巡檢。復疑中民與之關通。皆繫之獄。欲論以重辟。錄事參軍劉師尹爭不能得。致仕而去。帥臣王師心即其移文糾諸囚。具鷹師尹於朝。既而夢遠與州之守貳皆坐罷。而師尹復仕正綱。沙縣人璩子。師尹鬧縣人然比之沈該。則有間矣。該猶以大學士家居。而思退顧不得。此則執法之地。所以議貴罰者偏矣。不從。於也。　先是前四川帥臣李文會、王綱中、漕臣王之望、提點刑獄王弗、鍾璹、路提舉官王适、皆舉武德郎董誠是。滋等再檢。思退遂落職。　初戶部侍郎錢端禮、知臨安府日皆建言。用楮幣已行之累月。至是端禮又堪充邊將。九月丙子朔。上謂宰執曰。五人皆欺。可見其公。詔與邊郡。仍籍記以俟他時選用。　言者謂令奏。近有旨以合支官錢造會子。流轉而輸官。亦許用之。庶公私皆便。今有立定分數品搭。從之。端禮、惟演孫也。　時殿前司乞招軍并三衙兵。亦增過紹興丙子歲入數。　戊申。諸路經總制司錢。以十九年爲額。其數太多。侍御史汪澈言。財賦所出。當究源流。十九年經界初行。民輸隱漏之稅。蓋是適然。今當取十年閱酌中之數爲額。癸丑。上諭宰執。令戶部具十年中數。仍合減多少。若不與減。恐虛掛簿書。又慮州縣科斂取足。以困百姓。陳康伯曰。聖德寬明。灼見事源。臣謹奉詔。　乙卯。權中書舍人楊邦弼繳奏。綿劈超轉一官不當。蓋因秦檜放行王珣等致援例者衆。實遠令。丁巳。上謂宰執曰。秦檜不獨此一事放行。且如禁軍換易。亦改動祖宗格法。上又曰。朕因思漢霍光專政。殺許后。廢昌邑。威震天下。魏相乞除奏事副封。事雖甚重。示之。故前此屢卻諸將貢獻。此事朕無固必。丙午。乃詔能內侍官承受。今後諸軍奏狀。並於通政司投進。湯思退退曰。陛下英斷。洞照今古。臣等謹遵聖訓。　癸亥。日方中。無雲而有雷聲。　十一月庚辰。福建漕臣王時升言。到官總一考。見樁上供庫錢三十萬緡。欲代納本路拖欠鈔鹽錢。從之。丙申。宰執奏。恐合旌賞。上曰。漕臣能節妄用。而代納百姓積欠。理宜激勸。然未可遽行。恐他路聞之。妄認以爲美餘。可俟政績有聞。與陞職名。時升、益都人也。　前池州都統制李顯忠、請令諸軍屯田。丁酉。上謂宰執曰。朕思之甚詳。先須根刷。諸將留池州分荒田。並收見沿江所在頃畝。初年給牛種。三兩年間。且盡與地利。便之歲入有得。則不勸而自耕矣。湯思退曰。當先根刷。別具奏聞。上又曰。此事在今日誠可議。但行之當有先後之序也。　侍御史汪澈等、欲論左僕射湯思退。方招撫其過。殿中侍御史陳俊卿曰。爲相無物望而天災頗至。此固當敗。何以庇爲。乃言思退始由秦檜父子以致身。及竄文衡。而收其孫。緣此遂至政府。自居相位。惟務招延親黨。佐其羽翼者。屢歷初。京師一日無

雲而雷震。仁宗以天變如此。由夏竦姦邪。頗命黜之。前日無雲而有雷。盤人情駭異。其變蓋在大臣。十二月乙巳朔。思退能爲觀文殿大學士、提領太平興國觀。澈等欲鑠其職。後卿曰。思退未有大罪。雖非相才。然比之沈該、則有間矣。該猶以大學士家居。而思退顧不得。此則執法之地。所以議貴罰者偏矣。不從。於是澈等再檢。思退遂落職。　初戶部侍郎錢端禮、知臨安府日。皆建言。用楮幣已行之累月。至是端禮又奏。近有旨以合支官錢造會子。流轉而輸官。亦許用之。庶公私皆便。今有立定分數品搭。從之。端禮、惟演孫也。　時殿前司乞招軍并三衙兵。亦增過紹興丙子歲入數。　戊申。諸路經總制司錢。以十九年爲額。其數太多。侍御史汪澈言。財賦所出。當究源流。十九年經界初行。民輸隱漏之稅。蓋是適然。今當取十年閱酌中之數爲額。癸丑。上諭宰執。令戶部具十年中數。仍合減多少。若不與減。恐虛掛簿書。又慮州縣科斂取足。以困百姓。陳康伯曰。聖德寬明。灼見事源。臣謹奉詔。　乙卯。權中書舍人楊邦弼繳奏。綿劈超轉一官不當。蓋因秦檜放行王珣等致援例者衆。實遠令。丁巳。上謂宰執曰。秦檜不獨此一事放行。且如禁軍換易。亦改動祖宗格法。上又曰。朕因思漢霍光專政。殺許后。廢昌邑。威震天下。魏相乞除奏事副封。事雖甚重。示之。故前此屢卻諸將貢獻。此事朕無固必。丙午。乃詔能內侍官承受。今後諸軍奏狀。並於通政司投進。湯思退退曰。陛下英斷。洞照今古。臣等謹遵聖訓。　癸亥。日方中。無雲而有雷聲。　十一月庚辰。福建漕臣王時升言。到官總一考。見樁上供庫錢三十萬緡。欲代納本路拖欠鈔鹽錢。從之。丙申。宰執奏。恐合旌賞。上曰。漕臣能節妄用。而代納百姓積欠。理宜激勸。然未可遽行。恐他路聞之。妄認以爲美餘。可俟政績有聞。與陞職名。時升、益都人也。　前池州都統制李顯忠、請令諸軍屯田。丁酉。上謂宰執曰。朕思之甚詳。先須根刷。諸將留池州分荒田。並收見沿江所在頃畝。初年給牛種。三兩年間。且盡與地利。便之歲入有得。則不勸而自耕矣。湯思退退曰。當先根刷。別具奏聞。上又曰。此事在今日誠可議。但行之當有先後之序也。　侍御史汪澈等、欲論左僕射湯思退。方招撫其過。殿中侍御史陳俊卿曰。爲相無物望而天災頗至。此固當敗。何以庇爲。乃言思退始由秦檜父子以致身。及竄文衡。而收其孫。緣此遂至政府。自居相位。惟務招延親黨。佐其羽翼者。屢歷初。京師一日無

明著其罪。丙寅。除徽猷閣直學士與宮觀。　初。朝廷宿重兵守蜀。雖無事而總計之臣常患不給。是用除太府少卿王之望代總領四川財賦。計其時本所見錢引一千四百四十餘道。糧三百三十餘萬石。此其大略也。

中興小紀卷四十

紹興三十一年。歲在辛巳春正月。安南獻馴象。己卯。上曰。蠻夷貢方物乃其職。但朕不欲以異獸勞遠人。可令帥臣詳諭。今後不必以馴象入獻。甲午。殿中侍御史陳俊卿言。自秦檜之死。其黨皆逐。猶韓仲通皆因檜。爲卷知政事。夏四月。自廣西載於橫山寨買馬。費九萬緡。而多斃於路。至是言者請令後止令部至靜江府南北兩務收養。令所撥請軍自往取之。詔經略司相度申樞密院。己未。上謂宰執曰。朕思州縣通欠。若民果貧。固自合蠲放。或已納足而官吏侵用。則當與嚴賞。明示罪賞。治道貴信賞必罰。若漫不經理。則是姑息。雖堯舜不能治也。是日。四川總領王之望。上備邊殿最事目。乃詔諸路依此行之。時左僕射陳康伯。與參知政事楊椿。密議。敵將敗盟。其兆已見。當先事爲備。其策有四。令兩淮諸將分畫地界。使自爲守。一也。措置民社。密爲寓兵之計。二也。淮東劃賣。將驟卒少。不可專用。三也。淞江諸郡。增壁積糧。以爲歸宿之地。四也。時議相惟張淩在。於是殿中侍御史陳俊卿言。淩忠讜衆資文武。可付以閫外。臣素不識淩。雖聞其嘗失陝服。散淮師而許國之心。白首不渝。今杜門念咎。老而練事。非前日淩也。臣竊聖慈勿惑讒謗。雖未付以大柄。且與一近郡以係人心。庶緩急可以相及。俊卿復論鎮江都統制劉寶。軍律不嚴。裒刻過度。比有朝命。分卒戍黃魚壈。而寶遠不遣。乃詔責寶。以散官安置。朝論快之。金國主亮率其衆北巡。至北邙山。因改名其山曰太平。五月。金主亮恃其強暴。欲渝盟犯塞。久矣。至是遣其臣龍虎衛上將軍高景山、刑部侍郎王全、來賀天申節。辛卯。引見於紫宸殿。全因道亮意。求淮澳之地。及指取將相近臣議事。并報淵聖皇帝訃音。且言亮以九月北巡。今所指近臣。當於八月至其國。大率皆悅辭也。於是宰執聚都堂。議舉哀典。故時有謂上不可以凶服見使者。欲俟其去。乃發哀。工部侍郎黃中聞之。頗曰。此大非。一失禮。謂天下後世何。且使人或間故。將何以對。於是始議行禮。及調兵守江淮之策。甲午。宰執召三衙帥趙密、成閔、李捧、及太傅和義郡王楊存中、至都堂議舉兵。既又請六宿長武凌景夏、汪應辰、錢端禮、金安節、張運、黃中、給舍黃祖舜、虞允文、楊邦弼、臺諫官汪澈、劉度、陳俊卿、聚議。久之而退。宰執百官入和寧門舉哀。仍進名奉慰。景夏、餘杭人。度、歸安人也。時朝廷命浙西總管李寶、駐江陰軍以防海道。於是提舉浙西市舶曾懷獻言曰。航海之役。船有輕重。篷有疾遲。風有大小。緩急之商。謂有同日離岸。而隔歲不至者。有同時出洋。而經月不至者。況北人之便。惟在乘騎。縱使至岸。無馬不能捨舟。如猛獸失林。將自投於穽。若海道過爲之備。徒分兵力耳。朝廷亦以爲然。懷、公亮孫也。六月。壬寅。御前諸軍都統制田師中、戍鄂渚。李道、戍江陵。吳拱、戍襄陽。朝廷以上流重地。邊面闊而兵力分。宜主以大將。乃詔遣鎮遠軍節度馬帥成閔、總禁旅三萬。往上流控扼。壬子。閔率衆發臨安。使閔至鄂。未幾。移屯應城縣。在鄂郢之間焉。乙卯。以鎮江都統制劉錡、爲淮西金敗盟。命同知樞密院事周麟之往聘。麟之憚行。左僕射陳康伯以國事勉之。語侵康伯。康伯曰。上儻遣康伯。即命即行。大臣同國休戚。雖死安避。麟之竟辭。於是言者論之。上曰。爲大臣臨事辭難。何以率百僚。庚申。龍麟之爲在外宮觀。時前吏部侍郎徐嶠、前戶部侍郎劉岑、皆願使金。並召至行在。而岑對不合。戊辰。以嶠爲敷文閣待制。樞密都承旨、借資政殿學士、充起居稱賀使。武臣張掄、副之。仍留岑戶部侍

郎。秋七月新德安府教授王賁以近方登科召試館職爲言者所論。癸酉詔從之。甲申左僕射陳康伯、率羣臣詣南郊請淵聖皇帝謚宜天鑒之證曰恭文順德仁孝。詔悲依。右司諫山陰梁仲敏言前同知樞密院周麟之、悚姦辭難巧避出疆之命。望行誅竄。戊子貴授麟之秘書少監。鎮州居住。徐嘉等出使未至盱眙軍。金主亮南徙汴京。其臣自左丞相張浩以下所召可回。令元指定近上（案）一二人來。須九月初定到。是月金主亮南徙汴京。其臣自左丞相張浩以下具九節儀從。迎亮於南薰門。及門而雨暴至。儀從皆不可舉。亮入內至承天門。迅雷大作。天變如此。亮不知懼也。其母太后立諫南征。亮怒。使護軍將軍持嘉達忠（原作赤盞晏忠。今改上二字）。卽宮中弒之。以威言者。於是左右縮頸。國人以目而后徒單氏與子光英復諫。亮亦欲誅之。母子俱避去。三日而後出。亮一日召其臣問曰。許多宰執。孰有能爲統軍者。右丞劉筈曰。亮喜。卽拜筈爲統軍。將二萬衆。歷唐鄧以略荊襄。又以金紫光祿大夫張中彥、統步軍。孟州防禦使王彥章副之。將五萬衆。據秦鳳。以伺巴蜀。工部尙書蔡松年、副之。由海道將趙二渐。餘兵亮自將焉。淮南制置使劉錡、新創踏射威強弓兵。八月戊申。醫官昭慶軍承宣使王繼先、怙權干法。富埒公室。子弟直延閤。通朝籍。娟成黨友。莫非貴游。撤民屋以廣第舍。別業外帑殆遍畿甸。數十年間。未有敢搖之者。自聞邊警。日鑄重寶歸吳興。爲避敵計。於是殿中侍御史杜莘老、上疏數其十罪。上曰。初以太后餌北藥。稍假恩寵。不謂小人驕橫乃爾。莘老曰。繼先之罪。擢髮不足數。今臣所奏。其大凡耳。上曰。有恩無威。有賞無罰。雖堯舜不能治天下。乃詔貶繼先爲福州。子孫停其官。都城第宅皆籍沒。強買奴婢。悉縱還之。先是言者謂今日正當節浮費。責其贏以濟軍興。監司自浙西始。郡守自臨安始。各具裁省之數以聞。頒示外路。俾之爲式。至是浙西以二萬緡。臨安以五萬緡來上。癸丑。上諭宰執。榜留外府。若不下諸路。切戒無得科數。如昔時美餘。適資贓吏而擾吾民也。初浙西總管李寶、遣其子公佐、同將官邊士淳、潛入敵境伺勦。靜。甲寅。寶以舟師三千人發江陰。既而以風未順。退泊明州澨。而士寧適自密州回。言其子公佐已挾歸正官魏勝得海州矣。賢大喜。趣其下乘機進發。上念出戍官兵之勞。特捐內帑錢七萬緡。分犒其家。殿中侍御史杜莘老言。諸軍負回易子錢甚夥。例債以月廩。不先除此弊。緡出禁帑。入將帥私室矣。上悟。既又聞諸營勸請回易處仍舊貼除。誠非理斂索。丙寅。詔悉禁止。違者重寘之法。士哲獄辭拜賜。已巳。朝獻景靈宮。

九月庚午朔。朝饗太廟。辛未。崇祀上帝於明堂。以徽宗配。大赦天下。金帥喀齊喀（原名合喜。今改正）。號西元帥。以五千餘騎自鳳翔大散關入川界三十里。甲戌。攻黃牛堡。時人情怵懼。四川制置使王剛中、單騎日馳百里。抵仙人原。見宣撫使吳璘於帳中。璘大驚。剛中曰。大將臨戎。義同休戚。安得高枕而臥。於是官軍用神臂弓射退敵騎。璘遣將官高松往爲之援。仍與本堡管隊官張操、同力拒之。初。建炎末。陝西諸將如張中孚、張中彥、兄弟皆叛歸北境。中間金還我河南故地。乃召二人至行在。復授官。以仍舊內侍。及和議成。悉爲金索而去。中孚未幾死。至是惟中彥爲金將兵在陝。王剛中卽遣蠟書說之。又剛中間大將劉錡制置淮上。因對璘談錡之美。璘曰。信叔有雅量而無英概。今天下皆同譽之。璘恐其不能當亮也。剛中未以爲然。冬十月庚子朔。下詔親征。初金主亮肆虐。國人久不堪之。有葛王褒者。睿王宗輔之子。而太宗晟之孫也。時中原豪傑並起。大名王友直、濟南陳俊、皆倡義集衆。而契丹之後耶律郭哈（原名窩幹。今改正）亦興於沙漠。於是渤海一軍萬人叛亮。歸自寧府。立褒爲帝。（原書立褒在六月。改元大定。赦其境內。黃河以北皆下之。左丞相張浩、自汴京錄褒赦馳以報亮。亮默曰。朕欲俟江南平後。取一表衣大定之義以紀元。是子乃先我乎。命取書一帙示其下。果豫識改元之事。亮卽遣先鋒將郭安國、舉衆攻褒。令檄誅黃河以北之叛己者。癸卯。詔四川宣撫使吳璘、分陝西河東路。淮南制置使劉錡、分京東河北東路。湖北制置使戚方山原。辛酉。左光祿大夫湯思退、復觀文殿大學士、充醴泉觀使兼侍讀。既至。除行宮留守。甲子。特進張浚復觀文殿大學士、判潭州。左大中大夫湯鵬舉、復資政殿學士、知太平州。浚辭改判建康府。先是言者謂今日正當節浮費。責其贏以濟軍興。監司自浙西始。郡守自臨安始。各具裁省之數以聞。頒示外路。俾之爲式。至是浙西以二萬緡。臨安以五萬緡來上。癸丑。上諭宰執。榜留外府。若不下諸路。切戒無得科數。如昔時美餘。適資贓吏而擾吾民也。初浙西總管李寶、遣其子公佐、同將官邊士淳、潛入敵境伺勦。靜。甲寅。寶以舟師三千人發江陰。既而以風未順。退泊明州澨。而士寧適自密州回。言其子公佐已挾歸正官魏勝得海州矣。賢大喜。趣其下乘機進發。上念出戍官兵之勞。特捐內帑錢七萬緡。分犒其家。殿中侍御史杜莘老言。諸軍負回易子錢甚夥。例債以月廩。不先除此弊。緡出禁帑。入將帥私室矣。上悟。既又聞諸營勸請回易處仍舊貼除。誠非理斂索。丙寅。詔悉禁止。違者重寘之法。士哲獄辭拜賜。已巳。朝獻景靈宮。

九月庚午朔。朝饗太廟。辛未。崇祀上帝於明堂。以徽宗配。大赦天下。金帥喀齊喀（原名合喜。今改正）。號西元帥。以五千餘騎自鳳翔大散關入川界三十里。甲戌。攻黃牛堡。時人情怵懼。四川制置使王剛中、單騎日馳百里。抵仙人原。見宣撫使吳璘於帳中。璘大驚。剛中曰。大將臨戎。義同休戚。安得高枕而臥。於是官軍用神臂弓射退敵騎。璘遣將官高松往爲之援。仍與本堡管隊官張操、同力拒之。初。建炎末。陝西諸將如張中孚、張中彥、兄弟皆叛歸北境。中間金還我河南故地。乃召二人至行在。復授官。以仍舊內侍。及和議成。悉爲金索而去。中孚未幾死。至是惟中彥爲金將兵在陝。王剛中卽遣蠟書說之。又剛中間大將劉錡制置淮上。因對璘談錡之美。璘曰。信叔有雅量而無英概。今天下皆同譽之。璘恐其不能當亮也。剛中

未以爲然。冬十月庚子朔。下詔親征。初金主亮肆虐。國人久不堪之。有葛王褒者。睿王宗輔之子。而太宗晟之孫也。時中原豪傑並起。大名王友直、濟南陳俊、皆倡義集衆。而契丹之後耶律郭哈（原名窩幹。今改正）亦興於沙漠。於是渤海一軍萬人叛亮。歸自寧府。立褒爲帝。（原書立褒在六月。改元大定。赦其境內。黃河以北皆下之。左丞相張浩、自汴京錄褒赦馳以報亮。亮默曰。朕欲俟江南平後。取一表衣大定之義以紀元。是子乃先我乎。命取書一帙示其下。果豫識改元之事。亮卽遣先鋒將郭安國、舉衆攻褒。令檄誅黃河以北之叛己者。癸卯。詔四川宣撫使吳璘、分陝西河東路。淮南制置使劉錡、分京東河北東路。湖北制置使戚方山原。辛酉。左光祿大夫湯思退、復觀文殿大學士、充醴泉觀使兼侍讀。既至。除行宮留守。甲子。特進張浚復觀文殿大學士、判潭州。左大中大夫湯鵬舉、復資政殿學士、知太平州。浚辭改判建康府。先是言者謂今日正當節浮費。責其贏以濟軍興。監司自浙西始。郡守自臨安始。各具裁省之數以聞。頒示外路。俾之爲式。至是浙西以二萬緡。臨安以五萬緡來上。癸丑。上諭宰執。榜留外府。若不下諸路。切戒無得科數。如昔時美餘。適資贓吏而擾吾民也。初浙西總管李寶、遣其子公佐、同將官邊士淳、潛入敵境伺勦。靜。甲寅。寶以舟師三千人發江陰。既而以風未順。退泊明州澨。而士寧適自密州回。言其子公佐已挾歸正官魏勝得海州矣。賢大喜。趣其下乘機進發。上念出戍官兵之勞。特捐內帑錢七萬緡。分犒其家。殿中侍御史杜莘老言。諸軍負回易子錢甚夥。例債以月廩。不先除此弊。緡出禁帑。入將帥私室矣。上悟。既又聞諸營勸請回易處仍舊貼除。誠非理斂索。丙寅。詔悉禁止。違者重寘之法。士哲獄辭拜賜。已巳。朝獻景靈宮。

九月庚午朔。朝饗太廟。辛未。崇祀上帝於明堂。以徽宗配。大赦天下。金帥喀齊喀（原名合喜。今改正）。號西元帥。以五千餘騎自鳳翔大散關入川界三十里。甲戌。攻黃牛堡。時人情怵懼。四川制置使王剛中、單騎日馳百里。抵仙人原。見宣撫使吳璘於帳中。璘大驚。剛中曰。大將臨戎。義同休戚。安得高枕而臥。於是官軍用神臂弓射退敵騎。璘遣將官高松往爲之援。仍與本堡管隊官張操、同力拒之。初。建炎末。陝西諸將如張中孚、張中彥、兄弟皆叛歸北境。中間金還我河南故地。乃召二人至行在。復授官。以仍舊內侍。及和議成。悉爲金索而去。中孚未幾死。至是惟中彥爲金將兵在陝。王剛中卽遣蠟書說之。又剛中間大將劉錡制置淮上。因對璘談錡之美。璘曰。信叔有雅量而無英概。今天下皆同譽之。璘恐其不能當亮也。剛中

回鄂。宣諭使王澈、即之。馳奪止珙。而自發鄂之餘兵。進戍黃州。敵果犯襄陽。珙與戰於襄水之上。時武昌令薛季宣。嘗獻計於澈。謂閎已得蔡。有破竹之勢。盍守便宜勿還。令閎乘虛下潁昌。經陳汝趨汴梁。敵內顧必潰。澈不果用。季宣、永嘉人。徹言子也。　時詔淮漢郡縣錯民爲兵。淮南乃選丁壯。欲涅其手面。從大軍役使。民駭而逃。殿中侍御史杜莘老言。敵未至而先殿吾民。非計。宜令兵民止聽部縣官節制。征役無出鄉。從之。淮民乃定。　先是金萬戶高景山、以兵數萬犯揚州。劉錡提大兵禦之於清河。敵以舡襲舟。戰糧挽而上。劉錡慕容沒者鑒舟沈之。敵大敗。錡俄病嘔血。殆不能支。猶乘肩輿臨敵指揮。俄而敵犯楊子橋。欲以邀錡。錡以兵保瓜州。敵騎逼江。錡遣麾下員琦、設伏於皂角林。與敵接戰。誘敵入張弩俄發。敵大敗。斬景山。俘數百人。　十一月庚午。宰執奏楚軍闕額事。上曰。募常兵集。自有定數。當此多事之時。額外招收。不必拘也。　詔江浙福建揀軍發赴三衙。其闕額令自招填。　詔下蠲賦之令。並仕郎八千貫。依奏。蔭人例。仍免銓試一次。度僧牒亦減價爲三百貫。　金房駐劄都統王彥、統兵復虢州。　金亮爲內變所撓。於是親統細軍。駐和州之雞籠山。臨江築壇。刑馬祭天。必欲由采石而渡。朝廷詔王權至行在。以池州都統制李顯忠代之。命中書舍人周必大、趣顯忠交權軍。時顯忠未至。乙亥。允文夜見建康留守張燾。議禦敵之計。燾但言已營死留鍰。　丙戌。左僕射陳康伯等言。時當雨雪。戰守諸軍。暴露不易。乞再加優恤。上乃詔總領所每人支絹一匹。家屬在營者。經以薪炭之直。康伯等曰。此其受陛下抆續之賜也。亮自采石之敗。乃北抵瓜州。時淮南制置使劉錡。退屯鎮江。而錡病已劇。知樞密院葉義問、以都統制李橫、代錡之職。趣令渡江。錡之姪中軍統制官汜。隨橫以往。軍戰不利。橫併其都統制印失之。時上怒甚。將先按誅王權以厲諸將。同知樞密院黃祖舜、密言於上曰。權敗軍之罪誠合誅。然劉汜亦須正典刑。若貸汜而誅權。是謂同罪異罰。顧劉錡大有功。今即其病已殆。汜誅錡必愧忿以死。是國家以一敗而自殺三大將。得無爲敵所快乎。願陛下少留聖恩。上大悟。權汜得不死。　癸未。乃詔湖北制置京西等路招討使、鄂州駐劄都統制吳琪、爲湖北制置京西等路招討使。建康府駐劄都統制李顯忠、爲淮西制置淮北淝宿招討使。鄂州駐劄都統制李橫、劉汜等、不利。急遣御營宿衛使楊存中、措置守江。中書舍人周必大、亦自建康馳至鎮江。時江岸有車船二十四艘。賊已敗江。恐臨期不堪用。存中、允文、同令徑自運而建之豐國。詔之永通與贛之鉛銅錢院。悉赴提點官所就鑄之永平監。開綱津發。泛大江轉入浙西湖。巢納之京師。　是年。詔籍鄉兵。知荊南府綱、乃請籍民爲義勇。其法取於主戶之雙丁。每十戶爲一甲。五甲爲一團。甲團皆有長。又擇一邑之豪爲總首。歲於農隙。教以武事。而官給其糧。其後隸於籍者。至七八千人。此據楊俊江鹽志。又武昌令薛季宣、亦求得故河北陝西弓箭手。保甲法。五家爲保。二保爲甲。六甲爲隊。據地形便利。則爲總。不限以鄉。總首領焉。諸總皆有射圃。教民射。而旗幟亦隨總而別其色云。

紹興三十二年。歲在壬午。春正月。戊辰朔。日有食之。　初。鄧州安撫節中一、率先歸正。上嘉其忠義。嘗欲築館待之。使其至如歸。至是爲亂兵所害。州民乞立廟襄陽。都統制吳琪、知均州武鉅列上其事。丙子。上諭宰執。官與贈官。併賜廟額。仍令琪遣致其孤於武昌。多方恤之。　時江東提舉常平官洪适、因上殿言。江鄉

弦直入莞寢帳中。左右親兵散走。諸帥射帳中。矢下如雨。亮卽死。并殺其太傅及三妃與謀事者十餘人。丙申。亮細軍破滎州。統制官王剛據城走江陰。是日。毓州僉軍雷政渡江。報亮已被殺。　時樞密行府留建康。先是。有知數者。詣行府上書曰。以太一局攷之。金亮不須質斧。冬至前當有意外之變。人皆未以爲然。至是驗之。　是月。以吏部侍郎汪應辰、兼權尚書。　初。馬軍司統制官趙撙、離蘄州至廬城縣。復被詔令郭浩帥吳琪、江陵帥李道、併力進取。撙領兵還攻蘄州。刺史遊懋德攻城立寨。十二月。己亥朔。黎明。撙濟師入城。懋德遁去。　時有司用紹興七年巡幸故事。辦殿。殿中侍御史杜莘老言。今親征與巡幸不同。宜悉從簡。以幸所過郡縣上曰。此行中宮及內人不往。止與建王行。令徧諭諸將。雖朕服用。亦自省約也。

壬寅。淮東制置使成閔、復揚州。敵衆已戕。嘉欲遣使報我。訪得瓜洲所俘戍忠郎張眞、使持牒請和。甲辰。金都督府牒本朝樞密院云。正隆失德。無名與師。兩國生靈。枉被塗炭。今已從廢殂。見議班師。各務戢兵。以敦舊好。　上將撫師於建康。而欽宗未祔廟。留守湯思退、請省虞以速祔。禮部侍郎黃中持不可。上納之。然議者猶謂凶服不可以卽戎。上曰。吾固以縞素詔天下。　乙卯。李獻忠戰退金兵。　己未。上次鎮江府。宰執奏肆赦事曰。上曰。向已下哀痛之詔。今日恩宥。不必更揚完顏亮過惡。但罪己以稱朕意。天愛民之意。陳康伯等言。時當雨雪。戰守諸軍。暴露不易。乞再加優恤。上諭宰執曰。前日過平江。守臣、行至滑州。聞變留不進。金國新主褒知亮已死。乃與其子允升、允迪、擁甲騎一萬。趨燕京。　時詔沿江監司條上恢復事。江東提舉常平洪适言。金亮旣殂。大定僭號。未必諸國服從。自淮以北。別無爭立之人。宜傳檄中原。使義士各收州縣。因以畀之。王師但屯淮上。募兵積粟。以爲聲援。不必輕涉其地。與之力爭。俟蜀漢山東之兵俱集。運以歲月。必有機會可乘。此萬全之策也。　初。諸路歲鑄銅錢一百六十萬貫。自紹興以來。權以五十萬貫爲額。而近歲虧甚多。是年止及一十萬一千貫數。內惟嚴州神泉監、饒州永平監、開綱津發。泛大江轉入浙西湖。巢納之京師。　是年。詔籍鄉兵。知荊南府綱、乃請籍民爲義勇。其法取於主戶之雙丁。每十戶爲一甲。五甲爲一團。甲團皆有長。又擇一邑之豪爲總首。歲於農隙。教以武事。而官給其糧。其後隸於籍者。至七八千人。此據楊俊江鹽志。又武昌令薛季宣、亦求得故河北陝西弓箭手。保甲法。五家爲保。二保爲甲。六甲爲隊。據地形便利。則爲總。不限以鄉。總首領焉。諸總皆有射圃。教民射。而旗幟亦隨總而別其色云。

紹興三十二年。歲在壬午。春正月。戊辰朔。日有食之。　初。鄧州安撫節中一、率先歸正。上嘉其忠義。嘗欲築館待之。使其至如歸。至是爲亂兵所害。州民乞立廟襄陽。都統制吳琪、知均州武鉅列上其事。丙子。上諭宰執。官與贈官。併賜廟額。仍令琪遣致其孤於武昌。多方恤之。　時江東提舉常平官洪适、因上殿言。江鄉

之民。以旱荒而徙淮甸。比遭敵騎之擾。復還故鄉。所藥之產。已爲官司估賣。形勢之家。買者十不償一。個考量納租課。無補於官。有害於民。乞斷自紹興二十八年以後。州縣所賣逃產。許元業人子孫以元估價就贖。專委提舉常平官覺察。從之。　先是京東忠義軍耿技等以占東平府遣使來奏。已丑。以景爲天平軍節度。就知東平府。仍節制京東河北忠義軍。　二月。戊戌朔。以中書舍人權直學士院樓炤充文爲兵部尚書、川陝宣諭使。於興州置司。　癸卯。上發建康府。初上欲付留守張浚以江淮之事。已而中止。乃以宿衛使楊存中爲宣撫使。中書舍人劉珙不書錄黃。且論其不可。珙子羽子也。上謂宰執曰。劉珙之父爲張浚所知。比奏事。專爲浚地耳。然存中宣撫之命亦寢。專措置而已。　乙巳。上次鎮江府。　乙丑。上至臨安府。　己未。以觀文殿大學士行宮留守汪思退、知紹興府。　先是統制官趙撙、再得蔡州城。復爲金兵所圍。撙戰卻之。會郭倪吳琪、進軍駐南陽。遣統制官成皋葛旺等。各以所部來援。而金帥襄滿、率精兵十萬止於城西。依汝水爲柴。一日凌旦來攻。統制官焦元中流矢。敵乘勝登城。撙牙將王世顯募敢死巷戰。敵敗退。再來攻。又不利。敵燒營而遁。屬有旨班師。乙丑。撙軍還信陽。　閏二月。太尉、提舉萬壽觀劉錡卒。

上曰。武臣子孫。只宜爲武臣。清望須還白屋。今以將家居之。則公議自然藉藉。於是宣康伯等退而仰歎不已。　是月。資政殿學士魏良卒。　太傅和義郡王楊存中、龍指揮兩淮。紹以建康留守張浚還之。　四川宣撫使吳璘。時已復大散關和尚原。至是又遣都統制姚仲、率師攻德順軍未下。敵衆來援。璘恐士有退志。卽自秦馳赴。率數十騎繞城傳呼。城中之人。欲識璘面。不發一矢。敵氣自索。既戰。又爲我軍所敗。遂遁去。璘入城。父老擁拜馬前。幾不可行。　開府儀同三司領殿前都指揮使趙密、累章乞解印。尋除萬壽觀使。奉朝請。　五月。甲辰。宰執奏近探報。皆言黃河南北。蝗蟲爲災。今已數年。天意可見。而江淮之間。蠶麥大稔。此實聖德所召。上愀然曰。去歲完顏興師無名。彼曲我直。豈無天理。朕德不足以勤天。賴祖宗仁澤所致。今幸蠶麥告登。更望有秋。設或邊事未息。必可枝梧。於是陳康伯等恒懼仰歎而退。　戊申。太傅和義郡王楊存中、龍御營宿衛使。復爲醴泉觀使。　壬戌。龍圖閣學士洪遵、復爲翰林學士。　望仙橋東新葺宮成。六月。戊辰。詔以德壽爲名。　己巳。立皇子建王爲皇太子。改名賓。初。民間識語曰。朝廷自有龍兒在。頭角生時方見天。至是識者謂從天而加二點。乃頭角之生。其下從日。則如日當天而天下利見。此見天之義也。　右僕射朱倬、罷爲觀文殿大學士。奉祠而去。制辭略曰。君子邦家之基。未聞成效。元良天下之本。乃就略庸。未幾。落職。　甲戌。皇太子賜字元永。故宗室祕閣修撰子偁、追封秀王。妻宜人張氏封王夫人。內降御劄。皇太子可卽皇帝位。朕稱太上皇帝。皇后稱太上皇后。應軍國事。並聽嗣君處分。丙子。上行內禪之禮。有司設仗紫宸殿下。百官起居畢。宰執陳康伯、葉義問、汪澈、黃祖舜言。臣等不才。輔政分

陛下超然獨斷。高蹈堯舜之舉。臣等心實欽仰。但自此不獲日望清光。犬馬之情。不勝依戀。因再拜辭。相與泣下。已至號慟。上亦爲之揮涕曰。朕在位三十六年。今老且病。久欲閑退。此事斷自朕意。非由臣下開陳。卿等當悉力以輔嗣君。康伯等復奏曰。皇太子仁聖。天下所共知。似聞誠遜太過。未肯便御正殿。上曰。朕前此固容與之言。早來禁中。又面諭之。卽步行徑趨側殿門。欲還東宮。朕已再三敦勉邀留。今在殿後矣。上卽還內。羣臣移班殿門外。宣詔舉入班。　案此上九字以抄本注缺今據建炎以來朝野雜記補入。太子服履袍內侍扶掖至御榻前。側立不坐。百官拜舞山呼。起居畢。康伯等升殿奏。願陛下卽御坐以正南面。仰副太上皇傳授之意。天顏愀然曰。君父之命。出於獨斷。此大位懼不敢當。尙容辭避。康伯等再奏。陛下應天順人。龍飛寶位。臣以爲下之材。恐不足以仰副新政。然依乘風雲。千載之遇。實與四海蒼生。不勝大慶。智卑狹還內。百官赴詣曉殿。候太上皇登輦。扈從至德壽宮而退。

熊克字子復。建寧建陽人。御史大夫博之後。將生。有翠羽雀翔臥內。克幼而聰秀。既長。好學。善屬文。郡博士胡憲器之曰。子學老於年。他日當以文章顯。紹興中進士第。知紹興府諸暨縣。趣以應克曰。寧吾獲罪。不忍困吾民。他日府遣幕僚閱視有亡。時方不雨。克對之泣曰。此催租時耶。部使者芮煇、行縣至其境。謂克曰。聞知子文墨而已。今乃見古循吏。爲表爲之入奏。曾覿。覿持白于孝宗。喜之。內出御筆除直學士院。宰相趙雄甚異之。因奏曰。翰院清選。熊克小臣。不由論薦而得。無以服衆論。請自朝廷召試。然後用之。上曰。善。乃以爲校書郎。遷學士院權直。上御選德殿。召論曰。卿制誥甚工。且有體。自此無閒。可論治道。克自以見知於上。數有論奏。嘗言金人雖講和。而不能保於他日。今宜以和爲守。以守爲攻。當和好之時。爲備守之計。彼不能禁吾不爲也。邊備既實。金人萬一猾。必不得志於我。退而乘我。曲不在我矣。且今日之守。莫如淮東。金犯淮西。負糧自隨。其勢必難。若犯淮東。清河糧船。直下易耳。然則守淮之策。以墾田修堰教民兵爲先。援淮東之策。莫若卽江陰建水軍。緩急可相應。然驟立一軍。慮啟生疑。當託以海道商賈之衝。多置戰艦。置一巡檢警督之。自此歲增兵。不出十年。隱然一軍矣。中興之際。不患兵不可用。而患將權難收。今日之弊。不患將不可馭。而患軍情易動。往時諸大將拊士卒如家人。自罷諸將兵權。御前主帥。更徙不常。凡軍中筦榷之利。所以養士卒者。今皆輸而爲苞苴矣。又朘其餘以佐之。得無怨乎。宜嚴戒將帥。毋縱捨削。帝嘉其有志。召草明堂赦書。克言二浙荐饑。

媿且起。赦亦不宜飾詞。帝嘉其識體。除起居郎兼直學士院。以言者出知台州辭祠。克博聞強記。自少至老。著述外無他嗜。尤淹習宋朝典故。有問者。酬對如響。家素儉約。雖貴不改舊所居。卑陋門不容轍。雖部使者郡守至。必降車乃入。嘗愛臨川晁子王克勤之才。將妻以女而乏資。道會草制獲賜金。遂以歸之。人稱其清介。卒年七十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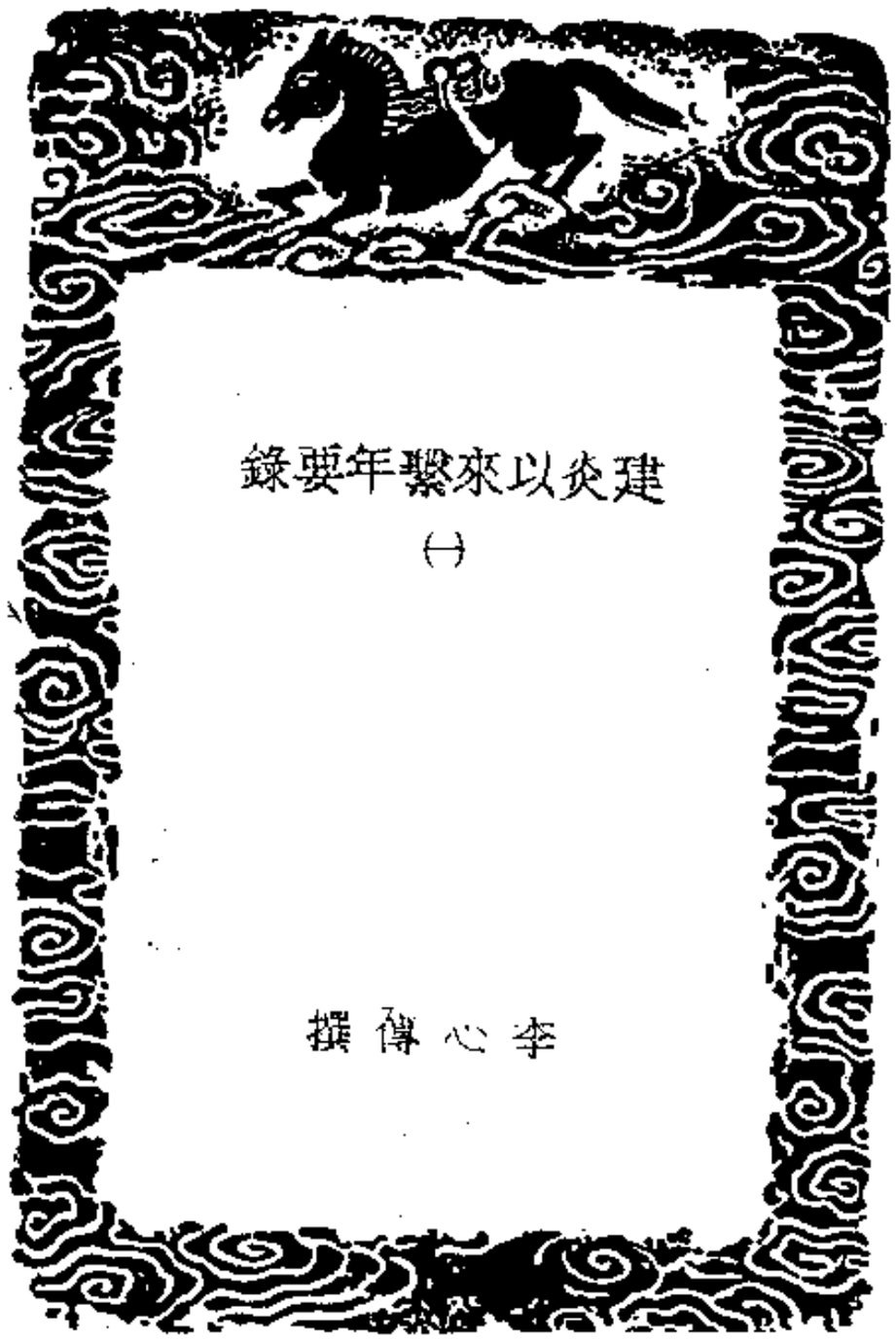
宋熊克撰。克字子復。建陽人。孝宗時。官至起居郎兼直學士院。出知台州。事蹟具宋史文苑傳。是編摘其記金海陵南侵。誤以薰風殿之議與武德殿之議。幷書於紹興二十八年。合而爲一。蓋以當時之人。記當時之事。耳目既有難周。是非尚未論定。自不及李心傳書。纂輯於記載詳備之餘。然其上援朝典。下參私記。綴緝聯貫。具有倫理。其於心傳之書。亦不失先河之導。規模雖工。固未可一例論也。宋史藝文志載克所著。尚有九朝通略一百六十八卷。今永樂大典僅存十有一卷。首尾零落。已無端委。僅此尚爲完本。惟原書篇第。爲編纂者所合幷。舊目已不可考。今約略年月。依宋史所載原數。仍勒爲十卷。

宋熊克撰。原本久佚。今從永樂大典錄出。所載南渡事迹。起建炎丁未。迄紹興壬午。蓋高宗一朝之史。其曰小紀。蓋宋制凡累朝國史。先修日紀。故以小別之。明非官撰也。

熊克撰。克之爲書。往往疏略多牴牾。不稱良史。

宋熊克撰。排次南渡以後事蹟。始建炎丁未。終紹興壬午。宋史藝文志作四十卷。陳氏書錄解題作四十一卷。是書前列四庫提要云。原書篇第爲編纂者所合幷。舊目已不可考。今約略年月。依宋史所載原數。仍勒爲四十卷。蓋從四庫本傳錄者也。

是書爲巴陵方氏傳鈔本。原文譌敓。不可卒讀。今據徐夢莘三朝北盟會編、李心傳建炎以來繫年要錄、朝野雜記、宋史、金史、諸書，詳加校正。隨綴案語。其可疑者亦附注俟攷。原鈔本間有案語。未審爲誰。以原案別之。至云原作某。今改正。及據某書補入者。則熊氏自注也。原引各書。止空一格。殊與正文相混。且前後語意未免隔斷。今改作夾注。附當句下。以便觀覽。案四庫總目。原書久佚。蓋從永樂大典錄出者。提要言約略年月。依宋史所載。仍勒爲四十卷。殆別目錄數之也。宋史文苑傳。稱克好學善屬文。尤淹習宋朝典故。然觀此書所紀。多詆抑李綱趙鼎諸賢。而傅會和議。是非已謬於當時。君臣諛頌之辭。琬屑必錄。而韓岳戰功反略。武穆之冤。未能表白。所徵引如汪伯彥時政記、朱勝非閒居錄等書。尤屬誣辭。殊少別擇。文語亦復艱澀。陳伯玉讀其書往往疏略多牴牾。非苛論也。雜記載克以上所著九朝通略證官。而此書采書進御。乾道八年秋。商人戴十六者。私持渡淮。盱眙軍以聞。遂命諸道帥憲臣、察郡邑書坊所鬻。凡事干國憚者。悉令毀棄。則當時已少傳本。要錄所引。類多摘瑕訂誤。以其爲宋人舊帙。於中興事蹟亦有可備參攷者。故刊而存之。光緒十六年五月南海廖廷相識。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

(一)

李心傳撰

者。必重蹈之。俾不得以上誣聖德。則旱雖烈。猶可弭也。然民怨於內。敵逼於外。事勢迫。何所不至。陛下雖謀臣如雲。猛將如雨。亦不知所以爲策矣。帝從之。未幾。復以言去。奉祠居潮州。淳祐元年。能祠。復予。又罷。三年。致仕。卒。年七十有八。心傳有史才。通故實。然其作吳獵、項安世傳。褒貶有愧秉筆之旨。蓋其志常重川蜀。而薄東南之士云。所著成書。有高宗繫年錄二百卷、舉易編五卷、詩訓五卷、春秋考十三卷、禮辨二十三卷、讀史考十二卷、舊聞證誤十五卷、朝野雜記四十卷、道命錄五卷、西陲泰定錄九十卷、辦通鑑本傳

宋史本傳

李心傳、字微之。宗正寺簿舜臣之子也。慶元元年。薦於鄉。既下第。絕意不復應舉。閉戶著書。晚因崔與之、許奕、魏了翁等合前後二十二人之薦。自制置司敎遣至闕下。爲史館校勘。賜進士出身。專修中興四朝帝紀。甫成其三。因言者罷。添差通判成都府。尋遷著作佐郎。兼四川制置司參議官。詔無入議幕。許辟官置局。踵修十三朝會要。端平三年。成書。召赴闕。爲工部侍郎。言。臣聞大兵之後。必有凶年。蓋其殺戮之多。賦斂之重。使斯民怨怒之氣。上干陰陽之和。至於此極也。陛下所宜與諸大臣掃除亂政。與民更始。以爲消災運、迎善祥之計。而法弊未嘗更張。民勞不加振德。既無能改於其德。而殆有甚焉。故帝德未至於罔愆。朝綱或苦於多紊。庶平之吏。所在鮮見。而貪利無恥。敢於爲惡之人。挾敵興兵。四面而起。以求遂其所欲。如此而望五福來備。百穀用成。是緣木而求魚也。臣考致旱之由。曰和糴增多而民怨。曰流散無所歸而民怨。曰檢稅不盡實而民怨。曰羅貲不以罪而民怨。凡此皆起於大兵之後。而勢未有以消之。故愈積而愈極也。成湯聖主也。而桑林之禱。猶以六事自責。陛下願治。七年於此。災祥纖悉。史不絕書。其故何哉。朝令夕改。靡有常規。則政不節矣。行齋居。送略無能日。則使民疾矣。陪都園廟。工作甚殷。則土木營矣。潛邸女冠。聲焰茲熾。則女謁盛矣。珍玩之獻。犀琲御絕。則苞苴行矣。鯁切之言。類多厭棄。則讒夫昌矣。此六事者。一或有焉。猶足以致旱。願亟降罪己之詔。修六事以回天心。羣臣之中。有獻聚斂剝竊之論以求進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總目

卷一　〇一
建炎元年丁未正月辛卯朔之庚申
卷二　三七
建炎元年丁未二月辛酉朔之庚寅
卷三　六三
建炎元年丁未三月辛卯朔之己未
卷四　八七
建炎元年丁未四月庚申朔之丁亥
卷五　一一五
建炎元年丁未五月庚寅朔之戊午
卷六　一四一
建炎元年丁未六月己未朔之戊子
卷七　一七三

建炎元年丁未七月己丑朔之丁巳
卷八　一九五
建炎元年丁未八月戊午朔之丙戌
卷九　二一一
建炎元年丁未九月戊子朔之乙卯
卷十　二二九
建炎元年丁未十月丁巳朔之十一月辛亥
卷十一　二四七
建炎元年丁未十二月丙辰朔之乙酉
卷十二　二六三
建炎二年戊申正月丙戌朔之甲寅
卷十三　二八一
建炎二年戊申二月乙卯朔之癸午
卷十四　二九五
建炎二年戊申三月乙酉朔之辛亥
卷十五　三〇七
建炎二年戊申四月甲寅朔之五月己酉
卷十六　三二七
建炎二年戊申六月甲寅朔之七月辛亥
卷十七　三四三
建炎二年戊申八月癸丑朔之九月丁酉
卷十八　三五七
建炎二年戊申十月癸丑朔之十二月戊寅
卷十九　三七九
建炎三年己酉正月庚辰朔之己酉
卷二十　三八九
建炎三年己酉二月庚戌朔之戊寅
卷二十一　四一一
建炎三年己酉三月己卯朔之丁未
卷二十二　四六三

三

建炎三年己酉四月戊申朔之丁丑
卷二十三　四八一
建炎三年己酉五月戊寅朔之丁未
卷二十四　四九一
建炎三年己酉六月戊申朔之乙酉
卷二十五　五〇五
建炎三年己酉七月戊寅朔之壬寅
卷二十六　五一九
建炎三年己酉八月戊申朔之乙亥
卷二十七　五二九
建炎三年己酉閏八月丁丑朔之乙巳
卷二十八　五五三
建炎三年己酉九月丙午朔之十月癸卯
卷二十九　五六九
建炎三年己酉十一月乙巳朔之甲戌
卷三十　五八三
建炎三年己酉十二月乙亥朔之癸卯
卷三十一　五九七
建炎四年庚戌正月甲寅朔之二月辛丑
卷三十二　六一九
建炎四年庚戌三月癸卯朔之四月辛丑
卷三十三　六三九
建炎四年庚戌五月壬寅朔之庚午
卷三十四　六五七
建炎四年庚戌六月辛未朔之己亥
卷三十五　六七三
建炎四年庚戌七月辛丑朔之己巳
卷三十六　六八五
建炎四年庚戌八月辛未朔之戊戌
卷三十七　七〇一

二

建炎元年丁未七月己丑朔之丁巳
卷八　一九五
建炎元年丁未八月戊午朔之丙戌
卷九　二一一
建炎元年丁未九月戊子朔之乙卯
卷十　二二九
建炎元年丁未十月丁巳朔之十一月辛亥
卷十一　二四七
建炎元年丁未十二月丙辰朔之乙酉
卷十二　二六三
建炎二年戊申正月丙戌朔之甲寅
卷十三　二八一
建炎二年戊申二月乙卯朔之癸午
卷十四　二九五
建炎二年戊申三月乙酉朔之辛亥
卷十五　三〇七
建炎二年戊申四月甲寅朔之五月己酉
卷十六　三二七
建炎二年戊申六月甲寅朔之七月辛亥
卷十七　三四三
建炎二年戊申八月癸丑朔之九月丁酉
卷十八　三五七
建炎二年戊申十月癸丑朔之十二月戊寅
卷十九　三七九
建炎三年己酉正月庚辰朔之己酉
卷二十　三八九
建炎三年己酉二月庚戌朔之戊寅
卷二十一　四一一
建炎三年己酉三月己卯朔之丁未
卷二十二　四六三

四

建炎三年己酉四月戊申朔之丁丑
卷二十三　四八一
建炎三年己酉五月戊寅朔之丁未
卷二十四　四九一
建炎三年己酉六月戊申朔之乙酉
卷二十五　五〇五
建炎三年己酉七月戊寅朔之壬寅
卷二十六　五一九
建炎三年己酉八月戊申朔之乙亥
卷二十七　五二九
建炎三年己酉閏八月丁丑朔之乙巳
卷二十八　五五三
建炎三年己酉九月丙午朔之十月癸卯
卷二十九　五六九
建炎三年己酉十一月乙巳朔之甲戌
卷三十　五八三
建炎三年己酉十二月乙亥朔之癸卯
卷三十一　五九七
建炎四年庚戌正月甲寅朔之二月辛丑
卷三十二　六一九
建炎四年庚戌三月癸卯朔之四月辛丑
卷三十三　六三九
建炎四年庚戌五月壬寅朔之庚午
卷三十四　六五七
建炎四年庚戌六月辛未朔之己亥
卷三十五　六七三
建炎四年庚戌七月辛丑朔之己巳
卷三十六　六八五
建炎四年庚戌八月辛未朔之戊戌
卷三十七　七〇一

五

建炎四年庚戌九月辛丑朔之丙寅
卷三十八　七一七
建炎四年庚戌十月庚午朔之己亥
卷三十九　七三一
建炎四年庚戌十一月庚子朔之丙寅
卷四十　七四三
建炎四年庚戌十二月己巳朔之丁酉
卷四十一　七五三
紹興元年辛亥正月己亥朔之丙寅
卷四十二　七六三
紹興元年辛亥二月戊辰朔之丁酉
卷四十三　七七七
紹興元年辛亥三月戊戌朔之四月乙未
卷四十四　七九五
紹興元年辛亥五月丙申朔之癸亥
卷四十五　八〇九
紹興元年辛亥六月丙寅朔之癸巳
卷四十六　八二一
紹興元年辛亥七月乙未朔之八月癸巳
卷四十七　八四一
紹興元年辛亥九月甲午朔之癸亥
卷四十八　八五五
紹興元年辛亥十月甲子朔之癸巳
卷四十九　八六九
紹興元年辛亥十一月甲午朔之壬戌
卷五十　八八三
紹興元年辛亥十二月癸亥朔之壬辰
卷五十一　八九三
紹興二年壬子正月癸巳朔之二月庚寅
卷五十二　九一五

紹興二年壬子三月壬辰朔之己未
卷五十三　九二九
紹興二年壬子四月壬戌朔之閏四月己未
卷五十四　九四九
紹興二年壬子五月庚申朔之戊子
卷五十五　九六五
紹興二年壬子六月庚寅朔之戊午
卷五十六　九七七
紹興二年壬子七月己未朔之丙戌
卷五十七　九八九
紹興二年壬子八月己丑朔之丙辰
卷五十八　一〇〇三
紹興二年壬子九月戊午朔之丁亥
卷五十九　一〇一七
紹興二年壬子十月戊子朔之丙辰
卷六十　一〇二九
紹興二年壬子十一月戊午朔之甲申
卷六十一　一〇四三
紹興二年壬子十二月丁亥朔之丙辰
卷六十二　一〇五七
紹興三年癸丑正月丁巳朔之乙酉
卷六十三　一〇六七
紹興三年癸丑二月丁亥朔之三月甲申
卷六十四　一〇八五
紹興三年癸丑四月丙戌朔之癸丑
卷六十五　一〇九九
紹興三年癸丑五月乙卯朔之辛巳
卷六十六　一一一一
紹興三年癸丑六月甲申朔之癸丑
卷六十七　一一二七

紹興三年癸丑七月甲寅朔之八月辛亥
卷六十八　一一四三
紹興三年癸丑九月壬子朔之庚辰
卷六十九　一一六三
紹興三年癸丑十月壬午朔之辛亥
卷七十　一一七七
紹興三年癸丑十一月壬子朔之庚辰
卷七十一　一一八七
紹興三年癸丑十二月辛巳朔之庚戌
卷七十二　一一九九
紹興四年甲寅正月辛亥朔之庚辰
卷七十三　一二〇九
紹興四年甲寅二月辛巳朔之丁未
卷七十四　一二二一
紹興四年甲寅三月辛亥朔之己卯
卷七十五　一二三三
紹興四年甲寅四月庚辰朔之戊申
卷七十六　一二四七
紹興四年甲寅五月庚戌朔之丁丑
卷七十七　一二六一
紹興四年甲寅六月己卯朔之丙午
卷七十八　一二七三
紹興四年甲寅七月戊申朔之丁丑
卷七十九　一二八九
紹興四年甲寅八月戊寅朔之乙巳
卷八十　一三〇三
紹興四年甲寅九月丁未朔之甲戌
卷八十一　一三一一
紹興四年甲寅十月丙子朔之乙巳
卷八十二　一三四三

紹興四年甲寅十一月丙午朔之癸酉
卷八十三　一三五九
紹興四年甲寅十二月乙亥朔之辛卯
卷八十四　一三七三
紹興五年乙卯正月乙巳朔之癸酉
卷八十五　一三九一
紹興五年乙卯二月乙亥朔之甲辰
卷八十六　一四一三
紹興五年乙卯閏二月乙巳朔之癸酉
卷八十七　一四三五
紹興五年乙卯三月甲戌朔之癸卯
卷八十八　一四六三
紹興五年乙卯四月甲辰朔之壬申
卷八十九　一四七九
紹興五年乙卯五月甲戌朔之壬寅
卷九十　一四九七
紹興五年乙卯六月癸卯朔之辛亥
卷九十一　一五一三
紹興五年乙卯七月壬申朔之辛丑
卷九十二　一五二九
紹興五年乙卯八月壬寅朔之己未
卷九十三　一五四三
紹興五年乙卯九月辛未朔之戊戌
卷九十四　一五五一
紹興五年乙卯十月庚子朔之己巳
卷九十五　一五六五
紹興五年乙卯十一月庚午朔之丁酉
卷九十六　一五八一
紹興五年乙卯十二月己亥朔之戊辰
卷九十七　一五九七

紹興六年丙辰正月己巳朔之戊戌
卷九十八　一六〇九
紹興六年丙辰二月己亥朔之丙寅
卷九十九　一六二一
紹興六年丙辰三月戊辰朔之丁酉
卷一百　一六三七
紹興六年丙辰四月戊戌朔之丙寅
卷一百一　一六四九
紹興六年丙辰五月戊辰朔之丙申
卷一百二　一六六五
紹興六年丙辰六月丁酉朔之癸亥
卷一百三　一六七九
紹興六年丙辰七月丁卯朔之乙未
卷一百四　一六九一
紹興六年丙辰八月丙申朔之乙丑
卷一百五　一七〇五
紹興六年丙辰九月丙寅朔之癸巳
卷一百六　一七一五
紹興六年丙辰十月乙未朔之十一月壬辰
卷一百七　一七三七
紹興六年丙辰十二月甲午朔之辛酉
卷一百八　一七五一
紹興七年丁巳正月癸亥朔之辛卯
卷一百九　一七六三
紹興七年丁巳二月癸巳朔之三月庚寅
卷一百十　一七八一
紹興七年丁巳四月壬辰朔之戊午
卷一百十一　一七九一
紹興七年丁巳五月壬戌朔之六月己未
卷一百十二　一八一一

紹興七年丁巳七月辛酉朔之戊子
卷一百十三　一八二三
紹興七年丁巳八月辛卯朔之丁巳
卷一百十四　一八三七
紹興七年丁巳九月庚申朔之戊子
卷一百十五　一八五五
紹興七年丁巳十月庚寅朔之丁巳
卷一百十六　一八六七
紹興七年丁巳閏十月己未朔之戊子
卷一百十七　一八七七
紹興七年丁巳十一月己丑朔之十二月丁亥
卷一百十八　一八九七
紹興八年戊午正月戊子朔之三月壬子
卷一百十九　一九一九
紹興八年戊午四月丙辰朔之五月壬子
卷一百二十　一九三五
紹興八年戊午六月乙卯朔之癸未
卷一百二十一　一九五一
紹興八年戊午七月乙酉朔之八月癸未
卷一百二十二　一九六七
紹興八年戊午九月甲申朔之十月壬午
卷一百二十三　一九七九
紹興八年戊午十一月癸未朔之壬子
卷一百二十四　二〇〇七
紹興八年戊午十二月癸丑朔之庚辰
卷一百二十五　二〇三三
紹興九年己未正月壬午朔之庚戌
卷一百二十六　二〇四七
紹興九年己未二月壬子朔之庚辰
卷一百二十七　二〇五九

紹興九年己未三月壬午朔之四月丙子
卷一百二十八　二〇七三
紹興九年己未五月庚戌朔之癸卯
卷一百二十九　二〇八三
紹興九年己未六月己酉朔之丁丑
卷一百三十　二〇九五
紹興九年己未七月己卯朔之丙午
卷一百三十一　二一〇五
紹興九年己未八月戊申朔之丙午
卷一百三十二　二一一五
紹興九年己未九月戊寅朔之十月辛酉
卷一百三十三　二一三一
紹興九年己未十一月戊寅朔之十二月己巳
卷一百三十四　二一四五
紹興十年庚申正月丁丑朔之三月癸卯
卷一百三十五　二一六一
紹興十年庚申四月己巳朔之五月壬寅
卷一百三十六　二一七七
紹興十年庚申六月甲辰朔之庚子
卷一百三十七　二一九九
紹興十年庚申七月癸酉朔之九月辛未
卷一百三十八　二二一七
紹興十年庚申十月壬申朔之十二月己亥
卷一百三十九　二二二七
紹興十一年辛酉正月辛丑朔之三月丁卯
卷一百四十　二二四五
紹興十一年辛酉四月己巳朔之六月丙申
卷一百四十一　二二六一
紹興十一年辛酉七月丁酉朔之九月乙丑
卷一百四十二　二二七九

紹興十一年辛酉十月丙寅朔之十一月壬戌
卷一百四十三　二二九五
紹興十一年辛酉十二月乙丑朔之癸巳
卷一百四十四　二三〇五
紹興十二年壬戌正月乙未朔之三月辛酉
卷一百四十五　二三一九
紹興十二年壬戌四月甲子朔之六月己丑
卷一百四十六　二三三五
紹興十二年壬戌七月壬寅朔之九月戊午
卷一百四十七　二三五九
紹興十二年壬戌十月辛酉朔之十二月丁亥
卷一百四十八　二三七五
紹興十三年癸亥正月己丑朔之閏四月乙卯
卷一百四十九　二三九三
紹興十三年癸亥五月庚申朔之八月壬子
卷一百五十　二四〇九
紹興十三年癸亥九月乙卯朔之十二月己酉
卷一百五十一　二四二三
紹興十四年甲子正月癸丑朔之六月丙午
卷一百五十二　二四四三
紹興十四年甲子七月庚戌朔之十二月丙午
卷一百五十三　二四六一
紹興十五年乙丑正月庚戌朔之六月辛丑
卷一百五十四　二四七七
紹興十五年乙丑七月乙巳朔之十二月戊辰
卷一百五十五　二四九九
紹興十六年丙寅正月戊寅朔之十二月壬戌
卷一百五十六　二五二三
紹興十七年丁卯正月丙寅朔之十二月丁巳
卷一百五十七　二五四九

紹興十八年戊辰正月戊辰朔之六月乙卯
卷一百五十八　二五六一
紹興十八年戊辰七月壬戌朔之十二月庚辰
卷一百五十九　二五七五
紹興十九年己巳正月甲申朔之六月丁丑
卷一百六十　二五八九
紹興十九年己巳七月辛巳朔之十二月戊寅
卷一百六十一　二六〇三
紹興二十年庚午正月甲申朔之十二月己巳
卷一百六十二　二六一七
紹興二十一年辛未正月辛巳朔之十二月癸巳
卷一百六十三　二六五一
紹興二十二年壬申正月丁未朔之十二月戊子
卷一百六十四　二六七七
紹興二十三年癸酉正月己酉朔之六月丁亥
卷一百六十五　二六九一
紹興二十三年癸酉七月己丑朔之閏十二月庚戌
卷一百六十六　二七〇九
紹興二十四年甲戌正月癸酉朔之六月己酉
卷一百六十七　二七二一
紹興二十四年甲戌七月癸丑朔之十二月乙巳
卷一百六十八　二七四一
紹興二十五年乙亥正月丁巳朔之六月癸卯
卷一百六十九　二七五五
紹興二十五年乙亥七月戊申朔之十月甲辰
卷一百七十　二七七五
紹興二十五年乙亥十一月戊申朔之十二月辛丑
卷一百七十一　二八〇一
紹興二十六年丙子正月丁未朔之二月庚子
卷一百七十二　二八二三

紹興二十六年丙子三月壬寅朔之五月己巳
卷一百七十三　二八四三
紹興二十六年丙子六月辛未朔之七月丁卯
卷一百七十四　二八六三
紹興二十六年丙子八月庚午朔之九月戊辰
卷一百七十五　二八八一
紹興二十六年丙子十月己巳朔之十二月甲子
卷一百七十六　二九〇一
紹興二十七年丁丑正月丙子朔之四月壬戌
卷一百七十七　二九一七
紹興二十七年丁丑五月乙丑朔之九月辛卯
卷一百七十八　二九三七
紹興二十七年丁丑十月乙未朔之十二月戊午
卷一百七十九　二九五三
紹興二十八年戊寅正月己巳朔之六月乙卯
卷一百八十　二九七五
紹興二十八年戊寅七月己未朔之十二月甲寅
卷一百八十一　二九九九
紹興二十九年己卯正月丙辰朔之四月辛亥
卷一百八十二　三〇一九
紹興二十九年己卯五月甲寅朔之六月己卯
卷一百八十三　三〇四一
紹興二十九年己卯七月壬午朔之十二月己卯
卷一百八十四　三〇六九
紹興三十年庚辰正月庚辰朔之三月丁未
卷一百八十五　三〇九一
紹興三十年庚辰四月己酉朔之八月癸酉
卷一百八十六　三一一五
紹興三十年庚辰九月丙子朔之十月癸酉
卷一百八十七　三一二一

紹興三十年庚辰十一月乙亥朔之十二月辛未
卷一百八十八　三一三九
紹興三十一年辛巳正月甲戌朔之二月庚午
卷一百八十九　三一五五
紹興三十一年辛巳三月甲戌朔之四月辛未
卷一百九十　三一六九
紹興三十一年辛巳五月癸酉朔之六月辛未
卷一百九十一　三一九三
紹興三十一年辛巳七月壬申朔之己亥
卷一百九十二　三二〇七
紹興三十一年辛巳八月辛丑朔之九月己亥
卷一百九十三　三二二九
紹興三十一年辛巳十月庚子朔之戊辰
卷一百九十四　三二五五
紹興三十一年辛巳十一月己巳朔之戊戌
卷一百九十五　三二八七
紹興三十一年辛巳十二月己亥朔之丁卯
卷一百九十六　三三〇五
紹興三十二年壬午正月戊辰朔之丙申
卷一百九十七　三三一九
紹興三十二年壬午二月戊辰朔之丙寅
卷一百九十八　三三三一
紹興三十二年壬午閏二月戊辰朔之三月癸酉
卷一百九十九　三三五五
紹興三十二年壬午四月丙子朔之五月甲子
卷二百　三三七九
紹興三十二年壬午六月丙寅朔之十二月丁亥

臣等謹案：建炎以來繫年要錄二百卷，宋工部侍郎井研李心傳撰。心傳精於史學，通知故實，詳見宋史儒林傳中。是書乃纂述高宗朝三十六年事蹟，仿通鑑之例，編年繫月，與李燾長編相表裏。寧宗時嘗被旨取進，永樂大典別載賈似道跋稱寶祐初曾刻之揚州，而元代修宋、遼、金三史時，

廣購遺書，其曰具見袁樞、蘇天爵二集，並無此書之名，是當時流傳已絕，故修史諸臣，均未之見。至明初，始得其遺本錄之，而文淵閣書目祇有一部二十册，藏諸祕府，其他諸家書目，亦並未有儲及之者，益其失傳久矣。誠已軼僅存之善本也。宋自南渡後，史學盛行，紀述之書，最稱該備，迄今存者固多，而踳駁亦復不少。獨心傳是編，以國史日曆爲主，而參之以稗官野史、家乘誌狀、案牘奏報、百司題名，無不旁採異同，以待後來論定。故文雖繁而不病其冗，且其於一切是非得失之迹，皆據實銓敍，絕無軒輊緣飾於其間，尤爲史家所僅見。卽如宋人議論，多右袁淑，心傳獨能直書不諱，并朱子行狀而亦不敢盡從，未嘗以蜀人稍爲掩覆。宋史本傳謂其重川蜀而薄東南之士，實有不盡然者。綜而論之，其書雖取法李燾，而精審較勝，至視熊克、陳均、趙甡之諸家，相去殆懸絕矣。原本所載秦熺、張匯諸論，是非錯謬，疑爲後人攙入，又於本注外載有留正中興聖政、呂中大事記、何俌龜鑑諸書，當亦修永樂大典時所附入者。今既無別本可證，姑依文錄存，間加駁正。有與宋史互異者，亦各有辨證，附注下方。其書中所載金人地名等，音譯均多舛誤，謹依欽定金史國語解之例，詳加訂正，別爲考證，附載篇末，用以訂訛傳信，仍依原第，益爲二百卷，至此書命名，文獻通考作繫年要記，宋史本傳作高宗要錄，標名互有不同，今據心傳朝野雜記自跋及王應麟玉海，定爲繫年要錄。編次如左。乾隆三十八年十一月恭校上。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八十七金人地名考證

尼瑪哈，原書作結罕，誤，改見卷一。

斡喇布，原書作斡離不，誤，改見卷一。

伊都，原書作餘都，誤，改見卷一。

札木，原書作蟬月，今改正。

洛索貝勒，原書作婁宿李蘇，誤，今改正。

固新，原書作兀室，誤，改見卷一。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金人地名考證

薩里干，原書作撒離喝，誤改見卷十一。

呼善，原書作虎山，即金史之納山，並誤，今改正。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

【建炎元年】 歲次丁未，金太宗天會五年。春正月，臣謹案：建炎改元在五月之前，今爲所載乃中興事始，故依資治通鑑及宋朝實錄載中興元例，即於監首發之，或謂建炎元年無春當依舊文用，靖康二年紹興二年紹興臣固不然，春秋春定公以六月即位，是六月以前，國人必稱昭公三十三年矣，而孔子書之曰：元年春王三月，晉人執宋仲幾於原，蒲東六月庚辰，公即位，執謂定公元年之始，卷乎，故臣此書，以元加春，遂亦倣此，春秋之義。辛卯，朔，淵聖皇帝朝道君太上皇帝於延福宮，是日，兵馬大元帥康王軍行次陽穀縣。

王名構，字德基，道君皇帝第九子，母曰韋賢妃。謹案：宋錢體制，當云顯仁皇后韋氏，則稱與三十年以後所書也，日本則云宣和皇后韋氏，建炎元年五月以後所書也，今臣此書，以年繫日，議於原，蒲東六月庚辰，公即位，執謂定公元年之始，卷乎，故臣此書，以元加春，遂亦倣此，春秋之義。

此時顯仁未正尊名，則書法當如此。大觀元年五月乙巳夜，生於東京大內之宮中，紅光照室，八月丁巳，賜名，拜定武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封廣平郡王，宣和三年十二月壬子，拜太保，遂安慶源軍節度使，進封康王。日本四年正月，封康王會要及脩克中興小錄並云四年三月封王，誤也，當三年冬進封，明年春乃出閤耳，今從汪藻所編元符庚辰以名則書法當如此。

度使，檢討太尉，封蜀國公，二年正月庚申，徙鎮海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封廣平郡王，宣和三年十二月壬子，拜太保，遂安慶源軍節度使，進封康王。日本四年正月，封康王會要及脩克中興小錄並云四年三月封王，誤也，當三年冬進封，明年春乃出閤耳，今從汪藻所編元符庚辰以來詔，識明彊記，日誦千餘言，挽弓至一石五斗，七年冬，金人入犯。張匯箭要云，阿古迺篤帝，以本土愛新篤國號，愛新女眞語金也，以其水生金而名之，猶遼以

遼水名國也，金太祖實錄云，太祖以遂天慶五年遼國曰遼，以遼機篤國號，謹按堅剛終有消滅惟金一色最爲眞寶，自今本國可號大金，二說不同，未知孰的也。靖康元年正月庚辰，被命使軍前議和，金國者，在遼之東北，蓋古肅慎氏之地，其國在漢稱伊婁，魏稱挹婁，北齊稱勿吉，隋唐稱靺鞨，至五代始稱女眞，祖宗時，實通中國，後臣屬於遼，建中靖國元年，遼海猴王耶律訛立，號天祚皇帝，立十五年，女眞完顏旻始叛，女眞姓與劇謀同音，今依張匯箭要，遼本例，爲字不成，案宋法嫌名皆避缺筆，即阿古達，其先新，福放完字亦缺末筆，今已全寫本字，則此注亦爲實錄原本所有，姑仍存其舊。羅人也，金太祖實錄云，太祖生於戊申七月，其先爲完顏部人，後因以爲氏，洪皓松漠記聞云，女眞者，靺鞨氏也，黃耀神道記云，女眞始祖增布出自新羅，奔至愛新無所歸，遂依完顏部而氏焉，後女眞衆結盟，推爲首領，七傳至阿古迺，乃大聖武元皇帝，侍中韓企先訓名曰旻，張匯箭要云，阿古迺即位，以王爲姓，以文爲名，紹興辨誣錄云，唐主名文，小字阿古，即案此諸書，阿骨打姓名及小字皆不同，然趙良嗣奉使錄，馬擴茅齋自敘，洪皓記聞等書，並作阿骨打，三人皆同，蓋唐延，此必不誤，惟史稱金人亡遼錄恒阿始打，疑語音之訛也，洪皓記聞又云，武元初只謂旻，後有武臣，臣案紹興二十六年朝旨令國信所譯旻字又稱興，譯和錄載烏珠奔其遜李正民還朝，遂旻爲名，改作正文矣，而三十年十月議允文出使，乃去文字，檜改名允，不知何故，豈非疾主諱名文，而又爲旻耶，遼事不可詳，姑附此以俟考，案金太祖名阿古達，令已譯定，毋必傳不知，漢文諱互由於譯音之訛，并復加辨訂，實屬支贅，但原注乃屬考異同之文，未可概加改正，姑仍其舊，後倣此。先是宣者武康軍節度使童貫特命使遼，政和元年九月辛巳，爲遼主雍所辱，貫怒，會燕人馬植得罪於其國，間道邀貫，說以取燕之策，貫納之，政和四年秋，女眞既叛，四年八月，五年夏，植自雞州來奔，更姓名曰李良嗣，欽宗實錄貫附傳云，良嗣得罪於其國，間道邀貫，說以取燕之策，貫納之，約以來歸，至期，燕之家屬名爲避良嗣，鄭居中奏云，良嗣本燕人，馬植者來歸，既於童貫家，植能文辭，數上書，上喜，賜姓名李良嗣，蔡京中興小錄，政和二年，燕人馬植者來歸，既於童貫家，植能文辭，數上書，上喜，賜姓名李良嗣，蔡京中興小錄，政和二年，童貫爲遼國生辰副使，貫還，有燕人馬植者，密邀於路，爲言取燕之策，貫挾以歸，奏賜姓名李良嗣，王偁東都事略，蔡攸升附錄云，貫回至雄州，得燕人馬植者，姓名曰趙良嗣，貫之於朝，案三國謀謨錄，良嗣以政和五年三月壬申上顯謨閣，雄守和既以閏辛巳，繫銜，貫至雄州，丁卯，入見，奏貫與之約面後納之，非擅以歸也，附傳及諸書皆淺誤，或謂貫植既已相約，不當更涉三年，有餘而後至，恐亦不然，案趙良嗣傳云，大觀五年三月而中有天解親征女眞軍無鬬志之語，天祚以辛卯歲被執，十一年爲天慶，時當政和元年，四年秋，女眞始叛，五年春，大舉下詔親征，女眞與此書合，謂貫植之以歸者恐誤。仕諸朝，始有謀燕之意，遂入既爲女眞所破，其勢浸微，六年冬，貫干預樞密院事，遂謀出師，七年春，尚書司封員外郎陶悅使遼而歸，二月癸未，具言敵勢，實錄當貫附傳云，貫植得罪於其國，間道邀貫，說以取燕之策，貫納之，約以來歸，至期，燕之家屬名爲避良嗣，鄭居中奏云，良嗣本燕人，馬植者來歸，既於童貫家，植能文辭，數上書，上喜，賜姓名李良嗣，蔡京中興小錄，政和二年，燕人馬植者，密邀於路，爲言取燕之策，貫挾以歸，奏賜姓名李良嗣，王偁東都事略，蔡攸升附錄云，貫回至雄州，得燕人馬植者，姓名曰趙良嗣，貫之於朝，案三國謀謨錄，良嗣以政和五年三月壬申上顯謨閣，雄守和既以閏辛巳，繫銜，貫至雄州，丁卯，入見，奏貫與之約面後納之，非擅以歸也，附傳及諸書皆淺誤，或謂貫植既已相約，不當更涉三年，有餘而後至，恐亦不然，案趙良嗣傳云，大觀五年三月而中有天解親征女眞軍無鬬志之語，天祚以辛卯歲被執，十一年爲天慶，時當政和元年，四年秋，女眞始叛，五年春，大舉下詔親征，女眞與此書合，謂貫植之以歸者恐誤。

遼水名國也，金太祖實錄云，太祖以遂天慶五年遼國曰遼，以遼機篤國號，謹按堅剛終有消滅惟金一色最爲眞寶，自今本國可號大金，二說不同，未知孰的也。靖康元年正月庚辰，被命使軍前議和，金國者，在遼之東北，蓋古肅慎氏之地，其國在漢稱伊婁，魏稱挹婁，北齊稱勿吉，隋唐稱靺鞨，至五代始稱女眞，祖宗時，實通中國，後臣屬於遼，建中靖國元年，遼海猴王耶律訛立，號天祚皇帝，立十五年，女眞完顏旻始叛，女眞姓與劇謀同音，今依張匯箭要，遼本例，爲字不成，案宋法嫌名皆避缺筆，即阿古達，其先新，福放完字亦缺末筆，今已全寫本字，則此注亦爲實錄原本所有，姑仍存其舊。羅人也，金太祖實錄云，太祖生於戊申七月，其先爲完顏部人，後因以爲氏，洪皓松漠記聞云，女眞者，靺鞨氏也，黃耀神道記云，女眞始祖增布出自新羅，奔至愛新無所歸，遂依完顏部而氏焉，後女眞衆結盟，推爲首領，七傳至阿古迺，乃大聖武元皇帝，侍中韓企先訓名曰旻，張匯箭要云，阿古迺即位，以王爲姓，以文爲名，紹興辨誣錄云，唐主名文，小字阿古，即案此諸書，阿骨打姓名及小字皆不同，然趙良嗣奉使錄，馬擴茅齋自敘，洪皓記聞等書，並作阿骨打，三人皆同，蓋唐延，此必不誤，惟史稱金人亡遼錄恒阿始打，疑語音之訛也，洪皓記聞又云，武元初只謂旻，後有武臣，臣案紹興二十六年朝旨令國信所譯旻字又稱興，譯和錄載烏珠奔其遜李正民還朝，遂旻爲名，改作正文矣，而三十年十月議允文出使，乃去文字，檜改名允，不知何故，豈非疾主諱名文，而又爲旻耶，遼事不可詳，姑附此以俟考，案金太祖名阿古達，令已譯定，毋必傳不知，漢文諱互由於譯音之訛，并復加辨訂，實屬支贅，但原注乃屬考異同之文，未可概加改正，姑仍其舊，後倣此。先是宣者武康軍節度使童貫特命使遼，政和元年九月辛巳，爲遼主雍所辱，貫怒，會燕人馬植得罪於其國，間道邀貫，說以取燕之策，貫納之，約以來歸，至期，燕之家屬名爲避良嗣，鄭居中奏云，良嗣本燕人，馬植者來歸，既於童貫家，植能文辭，數上書，上喜，賜姓名李良嗣，王偁東都事略，蔡攸升附錄云，貫回至雄州，得燕人馬植者，姓名曰趙良嗣，貫之於朝，案三國謀謨錄，良嗣以政和五年三月壬申上顯謨閣，雄守和既以閏辛巳，繫銜，貫至雄州，丁卯，入見，奏貫與之約面後納之，非擅以歸也，附傳及諸書皆淺誤，或謂貫植既已相約，不當更涉三年，有餘而後至，恐亦不然，案趙良嗣傳云，大觀五年三月而中有天解親征女眞軍無鬬志之語，天祚以辛卯歲被執，十一年爲天慶，時當政和元年，四年秋，女眞始叛，五年春，大舉下詔親征，女眞與此書合，謂貫植之以歸者恐誤。仕諸朝，始有謀燕之意，遂入既爲女眞所破，其勢浸微，六年冬，貫干預樞密院事，遂謀出師，七年春，尚書司封員外郎陶悅使遼而歸，二月癸未，具言敵勢，實錄當貫附傳云，貫

賀壞邊事。上乃踰險貢司徒。敕仕。貢大懼。爲伯氏匿遺盐厚以二車帶遺伯氏。伯氏力救解。一日。黨師毅持鐵鉾兩訓紙來。謂之曰。識知近事。魯公曰。爲奚知此非本朝美事。乃識五代石晉出帝簡。仍謂師毅曰。更待用兵。如使知國讖。莒好模樣。自此謠遂寢。重

和元年春。還青州。正月丙戌。夏。詔武議大夫馬政與其子承節郎擴。字犯御名。今改。後准此。案廣字今倣改。後從本名讀。字而原注姑存其舊。及平海軍

指揮使呼延慶航海往使。四月己卯。悅、節夫子。節夫、宣和間爲祕閣學士應詵名已見遼炎以來繫年要錄者。此不別出。注其詳見於下。以便稽考。詢武、雙流人。京、仙遊。政、狄道人也。秋。妥用遼祕書郎楊璞計。張隆節要作楊樸。遼自錄避用此璞字。今從之。卽皇帝位。重和元年八月。遣南海人李善慶與政偕來。慶安軍進士安堯臣疏論邊隙不可開。詔補堯臣承務郎。實不用其議。堯臣以五月上。書十一月補官。冬。遼主解册金主晏爲東懷國皇帝。割長春、遼東兩路地。且議和。晏不聽。元年十二月。詔京、貫召問。諭以夾攻遼人取燕地之意。遣直祕閣趙有開持詔書往賜。三月甲子。璞、鐵州人。有開、燕人趙秉文也。秉文以政和七年正月丙申賜名。案武臣趙秉淵、易州人。未知與秉文同族否。當考。案條北征紀實云。李善慶來見魯公。但疑衣服當施之誤。殿再拜。於堂下。魯公曰。歸語汝主。中國所守信義也。兩國盟誓。未得便如汝主所請。雖然。我功名館有年歲。日夜望汝主之悔禍。不忍更好了卻。燕山耶。伯氏密以白上。於是上意大解。遂議罷。魯公答。條所云如此。恐非其實。夏。按主荷館與立。則朝廷當自有稱遇。善慶首言再拜面謝。卽其事也。

有開至登州而死。諜報遼人與女眞議和。朝廷聞之。遣呼延慶送善慶歸。呼延慶至女眞。六月戊寅。金主晏以本朝賜詔爲非禮。怒拘之。冬。始遣歸。十月戊戌。二年春。至京師。二月丁酉。時李良嗣以賜姓。政和七年正月丙申賜姓。遂命良嗣以右文殿修撰再使。三月丙寅。面約夾攻遼以燕地歸我。金主晏許燕京七州。而不許雲中及平、灤地。秋。

造良嗣與其臣錫琳赫嚕以國書來。且言歲幣。七月丙辰。白上京遣。九月壬寅。至京師。詔登州兵馬鈐轄馬政特國書及罪目報聘。九月壬辰。於是帝貫已有出師意。乃命河北軍興陝西、河東更戍。九月己未。案條北征紀實乃載更戍事於政和五年與此不同。又遣西

兵宿將曾京師。冬。陸寇方臘作亂。十月丙子。三年春。童貫南征。正月丙午。夏。赫嚕復至京師。五月丙午。遼上京路副統耶律伊都以謎得罪。遂舉女眞。松漠記聞云。余都姑之降。金人以爲四軍大監軍。卽余覩也。都伯譯稱謀作監視。亦譯今從宣和四年金人破大遼。使王綽來乞師。案條北征紀實。政和五年。遼主遣九實至爲元帥。征女眞。方臨敵。而大臣愈視強立之。案房宴副之。案史。金人止撥代州不得受逃亡人。未嘗遣使。諸書亦無王綽乞師事。今不取。

來援。諸將遲留。七月己酉。良嗣至奉聖州。本古新州。金主晏口不言。而心許雲中地。十月辛亥。都統制鎮海軍節度使貫、攸不受。九月甲申。冬。貫使藥師、師道諸將。以輕騎襲燕。入之。諸將市入燕。軍無紀律。遼樞密使蕭幹以兵去。三月庚午。國人立其從父秦晉國王淳爲帝。三月丙子。伊都引金人入雲中地。三月乙酉。入西京。遼吏以聞。詔太師童貫爲河東北宣撫使。三月丁亥。貫自江、浙還。以諫取花石事。與蘭有隙。貫遣京坐深語。蘭大懼。遣貫書曰。若北行。願盡死力。貫大喜。此據案條紀實附入。紀實又稱上將命親王尊元帥。魯公密扣中宮方事。又稱師威力阻貫。因得且止。及魯公請對力諫北伐。事多不錄。將行。上皇以三策授貫。上策取燕。中策耶律淳稱潛。下策全師而還。夏。詔貫發京師。四月戊戌。復以少傅蔡攸爲宣撫副使。五月丙寅。攸、京長子。爲上皇所信愛。使監其軍。吳曾漫錄云。宣和四年。金人破大遼。使王綽來乞師。宰相王將明主其議。以蔡貫爲宣撫使。蔡房安副之。案史。金人止撥代州不得受逃亡人。未嘗遣使。諸書亦無王綽乞師事。今不取。貫至雄州。五月乙亥。遣閤門宣贊舍人馬擴入燕。招諭。又遣都統制保靜軍節度使种師道將兵十餘萬陰之。耶律淳大懼。欲稱潛。五月辛巳。會師道進兵與西都統林牙耶律達錫遇。於石字。今從之。案耶律達錫今改正。姑存原注。敗於白溝。五月癸未。遂已。始貫、攸之出師也。其參謀官中書舍人宇文虛中論此事乃安危存亡之所繫。淳死。六月辛亥。妃蕭氏權主國事。貫以遼倚盛。遂班師。六月癸巳。次高陽關。起復延康殿學士席度時守中山。言燕人無

顧能將帥還朝。毋開邊隙。繭不聽。師道、世衛孫。世衛、洛陽人。終瀛德路兵馬鈐轄。達錫、遼宗室。盧中、廣都人也。未幾。耶律

主。願納土。上皇疑未決。王繭力主再興師之議。秋。詔貫、攸毋歸。異議者輒徒。發諸路兵二十萬會三關。七月壬午。朝散郎安陽宋昭提舉江西茶鹽公事。還。上疏論女眞決先敗盟。其言切至。朝廷怒。械送邕州編管。九月辛酉。金人聞貫出師。恐我師先入關。不得歲幣。遣通議使烏色、高慶奇來議夾攻。責以不先示起兵月日。九月乙丑。入見。詔趙良嗣、馬擴報聘。朝議始傾心倚金人以取燕地。既而遼易州將高鳳以城來附。九月辛未。更戍事於政和五年與此不同。又遣西

常勝軍管押郭藥師亦以涿州地及所部詣宣撫師降。九月己卯。爾太后懼。命乾文閣待制韓昉奉表稱臣。貫、攸不受。九月甲申。冬。貫使藥師、師道諸將。以輕騎襲燕。入之。諸將市入燕。軍無紀律。遼樞密使蕭幹以兵

許與之限。上皇諾之。十二月戊子。後三日。金主晏入燕。林牙達錫以七千騎奔夾山。蕭太后偕行。爲遼主腹所殺。蕭幹亡入奚。十二月丁酉。自號大奚國皇帝。獨遼興兵節度副使張覺繕兵守營平地。金人遣故遼參知政事康公弼詔諭。十二月戊戌。授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建平州爲南京。趙良嗣至燕。十二月庚子。金主責之。復遣李靖與烏凌噶色呼美來議。以本朝不夾攻。欲得燕地租賦。十二月甲辰。慶喬、渤海人。本東京戶部司譯譯吏。稍知書。樂師、鐵州人。防、燕人。幹、奚人。延慶、保大軍人。其先西蕃熟戶。瓊、師中子。靖、貧州人。色呼美、女眞人也。（據馬擴自敘作撒盧得。今從張匯圖題及趙良嗣來使錄。覺子在陷蕃記作張忽。實勘北狩聞見錄作張珏。圖表備考多作覺字。今從之。案色呼美名今改正。姑存原注。）五年春。金人求燕地租賦。使者三返。遂命龍圖閣直學士趙良嗣持御筆誓書至軍前。許歲賂銀絹五十萬匹兩。代租貨一百萬緡。而請燕山地。（三月丁巳。蔡絛紀實云。劉延慶師潰。王圖因入奏曰。二帥不足仗。臣當自主之。上意厭欲罷。反爲蔡小所持。激歸居中。時在幅府。總師成。萬從中張惶。敬遂不復之問。蓋抵罪任其責。因降旨勸二帥不得翻以臨敵。）約東。乃使趙良嗣奉使。金用事者及契丹舊臣猶持不可。金主晏獨許之。前已得涿、易二州。夏。金人以燕京及檜、順、景、薊四州漢地漢民歸我。四月辛卯。後九日。貫、攸以全軍入燕。初曰交割。後曰撫定。未踰月。金太祖晏卒於白水泊。五月乙丑。其國相宗維遙册晏弟烏奇邁爲帝。更名晟。宗維、晏伯父和琳孫尼瑪哈也。（金太祖實錄云。太祖生於戊申。天輔七年八月己未終於布固噶。在位九年。享年五十有六。與諸書皆不同。史忘金人亡遼錄云。烏奇邁、名愼。純邦直行程錄云。金主名愼。小字晉克揑。與諸書亦不同。今不取。洪皓記聞云。尼瑪哈者。烏奇邁三從弟名宗幹。其庶弟名宗懿。靖康日錄鈔宗實錄亦云。阿古達以其弟爲奇邁。尼瑪哈爲謀主。張匯節要云。天會四年。晏以盈弟尼瑪哈爲左副元帥。此諸書皆同。案阿古達子姪名皆連宗字。尼瑪哈兄弟亦然。則決非其弟也。庶憲亡遼錄云。阿古達有弟姪曰烏奇邁。尼瑪哈。蓋烏奇邁乃其弟。尼瑪哈乃其姪。此爲得之。然宋王宗幹乃武元之子。海陵之父。又稱冀二十六年十二月朝旨。命國信所避宋諱。改宗幹四字。則宗幹決非尼瑪哈名。皓久在金。不知何以遽誤。據林泉志云。尼瑪哈乃烏奇邁親弟。隆祐之子。恐亦不然。今從前輩神道記。案金太宗名烏奇邁。及尼瑪哈名。今改正。姑仍原注。）自尼瑪哈始擅兵。愈不欲交雲中地。而爵、朔、武三州守將以城來附。金南京留守張覺亦上表歸命。六月丙戌。上皇疑未聽。燕山宣撫使眞定王安中以誉、平形勝。勸上皇受之。覺遂回金人所遣燕京職官戶口。乃拜覺泰寧軍節度使。世襲平州。金主晏之未死也。議取燕北人民。重貨以賞勝軍。爲重。乃奏以燕地六州富民與之對換。蓋利其田宅以贍常勝軍。比富民歸而貨產已散。皆流離困斃。遂重失燕人心。然常勝軍月費緡官糧猶十餘萬斛。率自山東河朔運至燕。由是脅、趙晉代之間。民力皆竭。而卒蠭起。太傅王黼大權。遂令天下皆出免夫錢。凡六千二百餘萬緡。（此並據葉隆禮北征紀實。）上皇以貫無功。命貫致仕。

十月己未。輔臣少保梁師成共薦太尉譚稹爲河東北宣撫使。師成、稹皆宦者。使之圖蠻中。冬。金人克平州。

五年十一月。張覺奔燕山。金人檄疏我罪而取之。朝廷不得已。命太尉同知燕山府郭藥師斬首以送。繇是常勝軍皆解體。是歲。奚人饑。其部曲殺蕭幹。傳首於我。十二月甲辰。譚稹知常勝軍不可制。六年春。乃募蠻、朔遼兒數萬。號義勝軍。初。燕之未得也。趙良嗣許貨金人糧。稹不與。金人怒。秋。取蔚州及飛狐、蠻邱兩縣。六年八月。稹坐是貶。復命童貫總師。（八月乙卯。孫覿撰童藩墓誌云。譚稹爲宣撫使。朝廷命公爲監軍。時金人納夏晉之請。制置中以北三千餘里還之。止以朔武歸我。夏人殺駝河朔州境。譚稹舉兵討之。太上皇親筆督戰。至八九。公奮持不可。曰。金人以我納叛滿盈。蕭爲爭端。今困塌天下。棄於燕山。乞無善後之策。況議雲中平。退而議燕。豈決不可守之狀。反覆數千言。皆社稷安危之決。聖禮上之。稹就奏大駭曰。安得此不祥之言。公言揣摩莫若輕。極論數日。稹不得已。卽取一二紙上之。書奏。稹遣走部更命。童貫由師道歸。案此所云。與諸書不同。姑附此。當考。）遼主腹與林牙達錫猶在夾山。夾山者、在沙漠之北。有泥濘六十里。獨契丹能達。它國所不能至。羣小共謀。遣一輩偽爲御筆。絹書誘降。約使來歸。待以殊禮。腹大喜。剋期相接。貫以是落致仕出使。金人每以力不能入夾山爲恨。會帛書縋返。金伺知之。冬。貫遣武功大夫和州防禦使馬擴見金將完顏希尹。議交割中。十一月壬寅。希尹不許。是月。王黼致仕。十二月丙子。貫上疏經畧雲中。京進呈。尚書右丞宇文粹中持不可。乃遣旨留俟。粹中、虛中蔡京領三省事。十二月癸亥發。兄也。七年春。遼主耨斡山後地。希尹遇之於歸化州。（本舊武州。）以兵遮其歸路。遣貝勒洛索擊而俘之。（天祚被擒。）國史載之宣和七年正月末。蓋因馬擴自敘及汪藻晉國錄所記烏珠獻捷年月。蔡絛北征紀實亦同。絛元符謂旨。藏貫賀表乃云。契丹昏主以二月十九日北走。二月二十七日。遽大金賜昏主已出首丽來。則在七年二月矣。諸書皆誤。亡遼錄云。保大四年秋。烏珠攜天祚西走。保大四年乃宣和七年。若繫之於是秋。尤甚誤。今不取。案文獻通考北征紀實二卷。蔡絛撰。此書成作紀錄。或作紀實。今俱改從通考。以結盡一。逢錫以殘衆奉其子梁王北奔。（洪皓松漠記。圖云。遼亡。林牙達錫亦降。後與尼瑪哈雙陸爭道。尼瑪哈心欲殺之。而口不言。達錫懼。既歸帳。卽選其善擲五子者。曉過。深入南安。立天祚之子梁王爲帝。而相之。案三國誌裴注。兩國編年皆云。達錫諫不聽。病不行。若達錫亦降。則梁王何以得免。皓所記恐誤也。諸書皆云天祚西走。西夏許四王而無梁王。當是其後一王改封也。今從之。）希尹、成從子。誤音固新。（固新、名希尹。據洪皓記聞。皓又記天眷二年希尹加恩制云。屬鴈諸父。故必不誤。而耀卿謂固新母孕三十個月而生。名曰洛索。女眞人也。秋。金益兵雲中。頗經營南犯。九月。詔廣陽郡王童貫往太原宣撫。速行毋留。九月壬辰。初。遼海濱王既廢。其貴臣劉彥宗、蕭慶之徒。（朱邦基靖康錄云。劉彥宗本河北人。奔大遼。上東徙中原計。天祚悉其敗盟復好。流於錢監。金人克之。召入幄計事。大悅其謀。以爲樞密使。節制諸軍。案馬擴自敘。阿古達孤薄京。北朝兩府淺兒官左企弓。劉彥宗等開門迎降。張匯節要。金人立淺兒劉彥宗時立愛爲相。二人皆燕人。以增置田園之故。愈勸敵入侵。蓋彥宗

非河北人，又天許時已知樞密院事，非金人始用之，邦基所聞皆誤，今不取。復入金用事，故內外合謀。其勸南伐，且言中國無人，因兵就糧可也。多
國相宗維檄宜撫使問罪，遂侵河東。大邑耿氏有書號痛哭流涕錄，天會三年十一月二十七日也，與史尼瑪哈題壁在十二月內，都經略處置使宗
傑自檀州入河北，鈐喇布犯檀州，在十二月朔，其使名耿編鈐喇布上淵塑書有之。義勝軍之在河東者，皆執其守將以叛，董賈聞之，遁，十二月甲
辰。常勝軍亦因其宵撫使保和殿大學士徐杭蔡靖，十二月乙巳，遂以燕降，十二月丙午，逸還聞，十二月辛丑，宣官猶
祕其事。後五日，輔臣共議，十二月丙午，命陝府西路轉運判官鉅野李鄴持萬金及三省樞密院牘詣金軍，
迎獻太原、中山、河間三鎮地以和，且言內禪，十二月己未，宗傑、晏仲子幹喇布也。金太祖實錄云：二太子名宗望，案宗望乃遼室子，恐誤，今從薛史。
鈐喇布諸書多作宮里字，案歐所上淵塑書用此三字，今從之，案幹喇布名今改正，姑存原注。於是上皇意已決，乃用給事中直學士院楊子吳敏計，禪位於皇
太子，是為淵聖皇帝，十二月庚申，明年，改元靖康，保和殿大學士蔡攸請駕幸長安，會兵以圖收復，詔以攸
知京兆府，正月丁卯，攸兄攸，忌其成功，改知鎮江府，金人聞內禪，大驚，欲引去，郭藥師言南朝未必有備，乃
遣藥師先渡河，武泰軍節度使宦者梁方平、河東北副都統制武康軍節度使辛興宗、殿前都指揮使開封高俅、檀領勝捷軍及禁衛
保領樞密院事蔡攸夜率下皇乘舟東幸，正月己巳，童貫與殿前都指揮使解潛、劉延慶、劉鎮、劉光世、王淵、張俊、韓世忠、楊惟忠、王德、郭浩、吳玠、吳璘、田晟、董旼、趙哲、李彥仙、孟邦雄、曲端、張中孚、吳階、王喜、王彥、范瓊、張宗元、王燾、王瑋、王亨、王剛中、王之奇、王之道、王之望、王之才、王之義、王之臣、王之翰、王之渙、王之涯、王之浩、王之洋、王之海、王之江、王之河、王之山、王之嶽、王之峰、王之巒、王之嶺、王之崗、王之阜、王之陵、王之墓、王之園、王之苑、王之囿、王之池、王之沼、王之塘、王之堰、王之壩、王之閘、王之橋、王之梁、王之柱、王之樑、王之棟、王之宇、王之屋、王之室、王之堂、王之廳、王之廊、王之廡、王之殿、王之閣、王之樓、王之臺、王之榭、王之亭、王之館、王之舍、王之廬、王之帳、王之幕、王之旗、王之幡、王之蓋、王之傘、王之扇、王之拂、王之塵、王之尾、王之角、王之牙、王之齒、王之骨、王之肉、王之皮、王之毛、王之羽、王之鱗、王之甲、王之介、王之蟲、王之魚、王之鳥、王之獸、王之禽、王之畜、王之牲、王之犧、王之牷、王之玉、王之金、王之銀、王之銅、王之鐵、王之錫、王之鉛、王之汞、王之硫、王之磺、王之硝、王之石、王之土、王之沙、王之塵、王之埃、王之霧、王之露、王之霜、王之雪、王之雨、王之雷、王之電、王之風、王之雲、王之氣、王之天、王之地、王之人、王之物、王之事、王之理、王之數、王之象、王之形、王之色、王之聲、王之香、王之味、王之觸、王之法、王之相、王之性、王之情、王之才、王之德、王之仁、王之義、王之禮、王之智、王之信、王之忠、王之孝、王之悌、王之廉、王之恥、王之勇、王之強、王之毅、王之果、王之決、王之斷、王之疑、王之惑、王之憂、王之懼、王之怒、王之喜、王之樂、王之哀、王之怨、王之恨、王之愛、王之惡、王之欲、王之貪、王之嗔、王之癡、王之慢、王之疑、王之見、王之聞、王之覺、王之知、王之識、王之智、王之慧、王之明、王之暗、王之生、王之死、王之老、王之病、王之苦、王之樂、王之善、王之惡、王之罪、王之福、王之報、王之因、王之緣、王之果、王之業、王之道、王之法、王之僧、王之寶、王之三、王之四、王之五、王之六、王之七、王之八、王之九、王之十、王之百、王之千、王之萬、王之億、王之兆、王之京、王之垓、王之秭、王之穰、王之溝、王之澗、王之正、王之載、王之極、王之恒、王之河、王之沙、王之塵、王之劫、王之無、王之量、王之數、王之不、王之可、王之思、王之議、王之境、王之界、王之分、王之齊、王之等、王之差、王之別、王之平、王之等、王之正、王之覺、王之知、王之見、王之聞、王之嗅、王之味、王之觸、王之法、王之意、王之識、王之末、王之那、王之阿、王之耨、王之多、王之羅、王之三、王之藐、王之菩、王之提、王之薩、王之埵、王之摩、王之訶、王之薩、王之般、王之若、王之波、王之羅、王之蜜、王之多、王之心、王之經、王之觀、王之自、王之在、王之菩、王之薩、王之行、王之深、王之般、王之若、王之波、王之羅、王之蜜、王之多、王之時、王之照、王之見、王之五、王之蘊、王之皆、王之空、王之度、王之一、王之切、王之苦、王之厄、王之舍、王之利、王之子、王之是、王之諸、王之法、王之空、王之相、王之不、王之生、王之不、王之滅、王之不、王之垢、王之不、王之淨、王之不、王之增、王之不、王之減、王之是、王之故、王之空、王之中、王之無、王之色、王之無、王之受、王之想、王之行、王之識、王之無、王之眼、王之耳、王之鼻、王之舌、王之身、王之意、王之無、王之色、王之聲、王之香、王之味、王之觸、王之法、王之無、王之眼、王之界、王之乃、王之至、王之無、王之意、王之識、王之界、王之無、王之無、王之明、王之亦、王之無、王之無、王之明、王之盡、王之乃、王之至、王之無、王之老、王之死、王之亦、王之無、王之老、王之死、王之盡、王之無、王苦、王集、王滅、王道、王無、王智、王亦、王無、王得、王以、王無、王所、王得、王故、王菩、王提、王薩、王埵、王依、王般、王若、王波、王羅、王蜜、王多、王故、王心、王無、王罣、王礙、王無、王罣、王礙、王故、王無、王有、王恐、王怖、王遠、王離、王顛、王倒、王夢、王想、王究、王竟、王涅、王槃、王三、王世、王諸、王佛、王依、王般、王若、波、羅、蜜、多、故、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故、知、般、若、波、羅、蜜、多、是、大、神、咒、是、大、明、咒、是、無、上、咒、是、無、等、等、咒、能、除、一、切、苦、真、實、不、虛、故、說、般、若、波、羅、蜜、多、咒、即、說、咒、曰、揭、諦、揭、諦、波、羅、揭、諦、波、羅、僧、揭、諦、菩、提、薩、婆、訶、般、若、波、羅、蜜、多、心、經、
以情告郡僚云云所謂使者殺罷史無其名，王倫東都事略熙克九朝通略並從實錄作趙倫，李燾長編從之，今從薛史。趙倫者，燕人，狡獪慷慨，不得歸，乃詐
伊都督遣還注此據李綱辨伊都事洌子，新陵當作瀛倫案實錄所書全據宣和錄，惟沈良姑果餘錄作瀛殷，此亦不然，靖康要盟錄
有黃縉謀本云，比者使人蕭仲恭、趙倫之來云云，蓋仲恭乃使命，而倫其都管也，宣和錄殷仲容名，今據謀書全文於後，以補實錄闕
殺之，閱馬其妙云靖康元年四月日大宋皇帝致書於左金吾衛上將軍右都監耶律太師昔我烈祖景襄皇帝與大遼結好，慶溯敦
信修睦，肯有歸年，邊境晏安，黔生蒙福，義同一家，隣有兵革戰鬬之事，通和之久，振古所無，金人不道，稱兵頻方，拘縻天庶，則義其國，
在於中國，豈好之哉，實興師以拯顛危，而奸臣誤置，遂國禍命，沮國信使，結納讎仇，搖以金繒，分據燕土，金貢之約，藏在廟謀，委
棄弗遵，人神惻怨，我金人之強豪，敢雄陸梁，擾邊境，逢於郡縣，則惟此之故，道君太上皇帝深悼前非，因成內禪，肆嗣初即大位，惟
爾永圖，念烈祖之遺德，思大遼之昔好，報食興念，無時敢忘，見前日大臣先誤國謀，禍皆已竄，遂思欲事惟先睦，親仁善鄰，以為保國
生靈之福，此志既定，未有以達，而使人蕭仲恭、趙倫之來，能道遂國興盛，雲之遺民，不忘耶律氏之德，爰假中國，詔命，擁立嘉哲，崇望
所屬，宜於國人，無若金者，其諸重意，良用忻慰，昔開金者前籌，遂倫將兵，數有大功，謀立晉王，實為太宗，社之計，不幸事不克就，
遭謀去國，向使前日之誤行，晉王有國，則天神安享，蒸嘗耶律氏不亡，終世於天庭，不害其為思，而於耶律氏則至思矣，宗室之英，天
人所相，是宜繼有遂國，克紹前休，以慰遺民之思，方今謀兵於外，且有西南招討太師同姓之助，宗中留守尚書顯宗之佐，一德協心，
是以共成大事，以中國之勢，竭力掩窮，有何不成，謀事貴斷，時不可失，惟金
皆國之書，不證言，已令前件張、趙倫前道曲折，天時人事更致金皆保綏。

幸相徐處仁、吳敏共議，甲辰，以蠟書授倫，
厚賜之金錢，使結伊都、惊、恕子，溫原武人，綱
聖御史中丞，處仁、殺熟人，熊克小歷云，處仁、宋城人，今從永樂大典本。仲恭、倫、皆燕人也，倫嘗以金用事，故內外合謀。其勸南伐，且言中國無人，因兵就糧可也。多

宗維大怒。趙姓之遺史。先是鎮府折可求獻首。冀國之北。有天祥子孫王興林牙盧太師統兵十萬。出榆關金人不進。南朝奸臣結媾。盜我宗社。今聞南朝天子。倦遊邁位。謂君臣明知如此。尚令致牌。使王由河東入鎮府。遂爲尼瑪哈遊說。乃發上令致牌使王由河東入鎮府。遂爲尼瑪哈遊說。乎。亥。宗傑至燕山府。此據汪操之。癸亥。靳超良圖。趙姓之遺史在三月癸巳。與史不同。陷蕃記。

五月甲戌。河東北制置使种師中殿死於檻次。後十日。制置使姚古敗於盤陀。丙子。用門下侍郎耿南仲議。以知樞密院事李綱爲河東北宣撫使。將兵萬二千人以援太原。七月辛未。能諸道防秋之師。綱爭不聽。乙酉。發京南遷至長沙而死。辛卯。誅童貫。趙姓之遺史云。童貫以八月乙卯。誅於南雄州之保昌。是日。河東制置使解潛進軍南關。居四日。潛潰。李綱猶在懷州。八月丙申。召綱赴闕。命太尉种師道代行邊。既而亦不用。師中、師道弟。南仲、開封人也。金人既不得三鎮地。癸卯。以書來責叛盟。復引兵深入。耿編二帥再閱師書云。天會四年八月十日。九月丙寅。

左副元帥宗維陷太原。十月丁酉。右副元帥宗傑破眞定。渾坦定淵聖皇帝數蔡攸罪。甲辰。與朱勔並殺之。攸之死。實係靖康元年八月日。附於九月上中言萬安之後。攸附傳云。攸行至漢外。上以著作佐郎宋齊愈爲御史。即所在斬攸。齊愈辭。乃改命陳遘。案遘先爲御史。而齊愈以十月甲辰除。疑宜今參酌附此俟考。刑部尚書高平王雲、秘書省著作佐郎周孝若水再見二帥而歸。言金人堅欲得地。不然。進兵取汴都。十一月己巳。集百官議於延和殿。右諫議大夫鄧城范宗尹等七十人請與之。左司諫江鄰。秦檜等三十六人持不可。乙亥。兩軍分道渡河。實錄幹離布以十四日自魏轉泛舟渡河北。盟編布尼瑪哈上淵聖書云。所遣先鋒。今月十四日已過黃河。臺二軍剋期同月而渡。是日。復用王雲計。取道王使河北止師。奉袞冕玉輅以行。尊金主爲皇伯。上尊號十八字。上尊號長編史無之。臣家藏雜書一編。乃圖成中人手寫。誤日紙背皆宇文虛中帥肯杜時證同都守所遺書尺。而所記事。亦全與丁特起、汪伯彥所記。及是。又以細作課。雙都人承風於後。大宋攝太尉光祿大夫少宰差中書門下侍郎臣唐恪等謹再拜稽首上言。臣聞天子文字。其間書謂稱乘爲少帝。邦昌爲新主。蓋宋返正以前所記也。

師。奉袞冕玉輅以行。尊金主爲皇伯。上尊號十八字。上尊號長編史無之。臣家藏雜書一編。乃圖成中人手寫。誤日紙背皆宇文虛中帥肯杜時證同都守所遺書尺。而所記事。亦全與丁特起、汪伯彥所記。及是。又以細作課。雙都人承風於後。大宋攝太尉光祿大夫少宰差中書門下侍郎臣唐恪等謹再拜稽首上言。臣聞天子文字。其間書謂稱乘爲少帝。邦昌爲新主。蓋宋返正以前所記也。

王之師。殿中侍御史胡唐老見京城危。議以王爲元帥。何槩、吳之已西。遣圖門祗候秦仔等八人持親筆蠟書。詣城訴相州。拜王河北兵馬大元帥。趙姓之遺史。載帝書云。奉聖旨。訪知州都統制會軍長。共欲起義。此祖宗漏養之裔。天地神祇所當佑助。檄到日。康王可充兵馬大元帥。陳亭伯充元帥。宗澤、汪伯彥充副元帥。同力協謀。以濟大功。欽宗批云。依奏施行。又批云。康王指揮已前頒降訖。又批云。康王指揮已前頒降訖。又批云。康王指揮已前頒降訖。蓋閏月十三日所行也。欽宗眞蹟。今猶在槩弟槩之子處。欲乞聖慈行下。蜀中於陞州何槩家取索以上。布之史館。編於太上帝昰屬以彰宗爲世爲大德復讎之符。奉聖旨依。奏此與姓之所云全同。然是時汪伯彥同被除目。離延曉爲參謀。不知二人何以乃不見此御筆。或者槩缺疑入而後來淵聖又自刪潤也。兵馬大元帥上有河北字。亦與槩所擬不同。今並附此。以備參考。

帥直龍圖閣。知相州。主管眞定府路安府使公事汪伯彥。祕閣修撰。知磁州河北義兵總管宗澤爲副元帥。俾率兵入援。唐老、宿曾孫。宿晉陵人。治平楓密副使。亨伯、蒼陵人也。亨伯名與上同音。今以字行。案史名遜。金之再圍城也。何槩等得殿前司剩員郭京。擢爲大將。使募市井游惰爲六甲神兵。丙辰旦。京簒屏守城兵。獨率神兵七千餘

人以出宋幾京敗金人登城士卒以無賞不肯戰殿前副都指揮使河南王宗濹引衛兵下城傅呼救
忽四壁兵遠大潰及午城陷敵下令縱火屠城何栗率都民巷戰開者皆奮敵由是不敢下復僞倡和
議辛酉淵聖皇帝幸敵營秦仔至相州於頂髮中出蠟書黃絹三寸王試之嗚咽軍民破動十有二月
壬戌朔王開元帥府有兵萬人蓋樞密院宣劉浩卻相州所募義士及信德府勤王兵大名府救河東
兵與所招太原、真定府、遼州潰兵而已分爲五軍是日淵聖皇帝將遜宮而金帥宗維未得見欲先得
表乃命中書舍人曾開孫覿秉筆而何栗潤色之。此表實錄不書案係趙鼎與宋偉云淵聖幸青城金人索裝錦林學士吳幵莫儔皆稱病淵聖召覿面諭曰族歸心之

知撓煩簿一表不予辭時孫承芝西掖奏曰雖非臣職事君父在難不敢辭表出卻圖要取御筆改
其說錄二本以爲大臣誤國致北朝興兵如此又卻回令作四六體來於是宰相何栗刑部侍郎盛撰起居郎胡交修與觀四人同撰而說下筆表至淵聖語嗣誠感尼瑪哈設飲別是日大風還內遂疾初上莊禪揖曾守馬伸論割草表之罪上曰大臣誤國至此敎他怎奈何又親進表物鮮待制裝狀與此略同其表云表往不合淵聖臣曰族欲亟歸耳願勿計空言可也遂亦不從遂自操筆爲之宣和錄趙甡之遺史略載表語與丁特起孤臣泣血錄亦同其實皆說表本具靖康要盟錄

表錄一千五萬匹金三百萬錠銀八百萬錠珍寶米見實敏。

又令寧昌軍節度使兼殿前副都指揮使河南王宗濹引衛兵下城傅呼救金遣官檢視庫藏。此據三朝誤載二帥上淵聖錄附見耿延禧實敏。是日王以便宜命河北都轉運司龍圖閣直學士張慤、京東轉運副使直顯謨閣黃潛厚並兼大元帥府隨軍應副。汪伯彥中興日曆作直龍圖閣黃潛厚。慤、樂壽人。潛厚、鄧武人也。王之至相也河北西路提點刑獄公事王談也潛厚除小龍在今年三月戊午。

起之、提舉常平等事王淵、提舉茶鹽公事秦伯彥被旨守黎陽、胥馳至。相王訪之。汪伯彥悉底以爲幹辦公事。又以王府都監藍珪、康履、內知客韓公裔等並主管機宜文字武顯大夫陳淬、都統制五軍兵馬甲子閤門祗候侯章自京師至傳命盡起河北一路兵守臣自將。時有使臣劉定亦持蠟書趣王入援且言京城且破王宜之命耿延禧草詔布諸郡左副元帥宗維開王在河北丙寅遣甲士三千人與簽書樞密院事沙縣曹輔齎詔書召王與諸將議引兵渡河。康履等言相州守禦嚴備宜留相王叱之。秦仔、侯章、劉定請自滑州以帛索攀援渡河。轉戰而前。汪伯彥遂以李固渡賊壘可與乃議往北京會兵而進乙亥王率五軍離相丙子履冰渡河丁丑發元水鎮迷失道。汪伯彥得羊羹炊餅而進。晚泊大名府初副元帥宗澤在磁聞乞會兵破之衆議以爲小而堅聊之不武不將爲笑且敵馬甲子閤門祗候侯章自京師至傳命盡起河北一路兵守臣自將時有使臣劉定亦持蠟書趣王入敵挑戰初京城圍久號令不通王軍在相州天下不得聞動靜及是渡河駐軍天下中陳四集取決簿府矣。臣謹案編年之體不當追錄前事已載之事今以金人和戰帥府繼立皆中興以後事故載張本故評者之以備其始末。命濟王棫、景王杞出質二帥左副元帥宗維亦遣其子珍珠大王入質。

壬辰延康殿學士高伸落職左金吾衛大將軍高傑降充左衛率府率傑、伸皆伐兄坐根括犒軍金銀而相與隱匿爲婢所告也。金人二十一人詣國子監謁宣聖。此據遺史之遺史

癸巳王次東平府。顯謨閣待制孫路卒。路通靖、暮、江都人。事上皇爲殿中少監。
甲午詔論河東北諸州守臣令趣降初朝廷既割兩河地累旬日令洪恩之復以爲請乃下是詔焉。太常少卿汪藻兼權起居舍人。藻、婺源人也。　癸巳邊臣在都堂聽講月令洪範。此據遺史之遺史

是日武翼大夫閤門宣贊舍人元帥府先鋒統制楊青爲濮人所殺。青、大名人。去爲盜先是磁、相間有盜常掠者聚衆二千人據天平山。青自衛、滑邊天平破之。青有衆萬人。左右使令稱宣贊行移

城牌兵漸集。宗澤、黃鷟兵不滿三千人。據楊祖續那州兵後至。識者知其難濟一。此足明澤先踏軍至也今從之。中大夫知信德府梁楊祖以兵萬人馬千匹繼至。兵官張俊、苗傅、楊沂中、田師中皆在麾下。王壯之。時中山受圍。將士請以楊祖代爲元帥。楊祖辭。乃以爲祕閣修撰隨軍轉運使。楊祖、子美子。子美、登城人。通孫。通君朝中議侍郎。　俊、成紀人。本河東宣撫副使劉韐部曲。傳授孫。授、上聲。人。

元豐殿前副都指揮使。傳乃殺之子。熊克中興小曆以傳爲俊子。誤也　沂中、睢縣人。師中、秀容人。韐、崇安人也。曾輔至興仁。李固徽猷閣待制韐縣竹林詰之。輔乃裂衣襟出御筆蠟封。乃樞密院繇書。以道楙。楙告於王。甲申破蠟封。乃淵聖皇帝手詔。略曰。金人登城不下。見議通和。仰大元帥康王將天下兵分屯近甸。毋得輕動。汪伯彥等皆以議和爲可信。宗澤獨曰。女眞狂譎。事勢至此。是必欲款我師。今即信之。後悔無及。丙戌。澤請直趨滑濮爲捷。次第解圍。衆曰。金兵十倍。圍京城。控守要害。吾衆盡力。何論解圍。澤曰。京都圍閉日久。君父相望入援。何曾飢渴。今但進屯近畿。設敵有他謀。則吾兵已在城下矣。王然之。是日。金人犯相州。寨府聞曾輔已遁。補以是月癸未入城　恐金人知王所在且再至。戊子。命澤以萬人進屯滑濮。宗澤遣事云。命公提兵二萬先行。誤也。案中興日曆此行實以帥府先鋒右軍後軍共五千人及招到潰卒二千人。王臨千人錄之。明年春乃益以孔彥威所部萬人。個遣事恐誤

王遣發。王謂伯彥曰。宗澤遽河。方到趨行。言不由衷。次日下令限一日起發。澤始請辭。圍丁亥分軍。戊子。遣發。伯彥留澤趨行而又體認置閣退王笑曰。遂我謀矣。案澤以癸未至大名。甲申乃聞城陷。丙戌。澤始請辭。圍丁亥分軍。戊子。遣發。伯彥留澤趨行而又止者恐妄也。今不取。　伯彥等請王如山東。庚寅發大名府。至是次陽穀縣。是日。澤以所部至開德府。時道梗銳與敵挑戰。初京城圍久。號令不通。王軍在相州。天下不得聞動靜。及是渡河駐軍。天下中陳四集。取決簿府矣。臣謹案編年之體不當追錄前事已載之事今以金人和戰帥府繼立皆中興以後事故載張本故評者之以備其始末。命濟王棫、景王杞出質二帥。左副元帥宗維亦遣

其子珍珠大王入質。

壬辰延康殿學士高伸落職。左金吾衛大將軍高傑降充左衛率府率。傑、伸皆伐兄。坐根括犒軍金銀而相與隱匿。爲婢所告也。金人二十一人詣國子監謁宣聖。此據遺史之遺史

癸巳。王次東平府。顯謨閣待制孫路卒。路、通靖、暮、江都人。事上皇爲殿中少監。
甲午。詔論河東北諸州守臣令趣降。初朝廷既割兩河地。累旬日。令洪恩之復以爲請。乃下是詔焉。太常少卿汪藻兼權起居舍人。藻、婺源人也。　癸巳。邊臣在都堂聽講月令。洪範。此據遺史之遺史

是日。武翼大夫閤門宣贊舍人元帥府先鋒統制楊青爲濮人所殺。青、大名人。去爲盜。先是磁、相間有盜常掠者。聚衆二千人。據天平山。青自衛、滑邊天平破之。青有衆萬人。左右使令稱宣贊。行移

耨閤門，最爲囚狡，既而青、景以其衆詣相州降，王以青爲先鋒統制，景爲宗澤右軍統領。去年十二月丙戌。王去大名，命青以所部屯柏林鎮，青行至濮州，需糧，帥郡守閻中道，濮人噪殺之。耿延禧中興記云：青至濮州，徵胡人，欲殺守臣，爲據中道所云非其實也。汪伯彥中興日曆：正月七日，濮州申：今月三日，楊宣贊來城下，待應副錄綱，次日早，親自帶領二十餘人，安打木橛，攀援上城，直至州衙上歇，金人押知州閻中謹至壁城，說守禦軍兵用風石打殺，楊宣贊據此則青雖以二十人入城，恐無殺郡守之意，中謹所云不無飾說，當以實錄爲正。但實錄以爲丁酉，青至濮州，需糧，卻殺，蓋丁酉乃濮州申至之日耳。王彬其將，當謹代青，謹疑懼，欲復叛，還西山，輟下承信郎孔彥威以計斬謹。王因命彥威爲宣贊舍人，統制軍馬，屯澶淵，受宗澤節制。實錄云：當謹疑懼，欲復叛，彥威斬之，案叛者乃青部將，當謹自是一人，所謂格殺者已先撥隸宗澤軍中。

姓名偶同者，史臣誤也，宗澤事實作當景，亦誤，代青在此月乙酉，彥威斬謹在二月丙寅，命彥威在辛巳，今聯書之。

丙申，以徽猷閣待制盧益爲元帥府參議，位耿延禧下。高世則上。日進軍中謀議，耘、須城人也。王在軍中，不過一再行，詢問古今治亂，軍中惴惴而已。初，金人同撫諭率興延禧耘食則共飯，夜設酒果，延候屢，不過，使臣靡詔至南京取金帛，權府事直龍圖閣東道副總管汝陽朱勝非疑不與，復遣使臣入京審其故，丁酉，詔守臣根括供納，凡得金百兩、銀帛三萬九千匹兩，盡予之。敕應天府守臣等：忽覽來奏，知撫諭詔書已到，又知南京衆大金存全，更不攻城，喜極出淚，所須金銀四萬兩匹，令根括應副，一面一例，不可存留，可根括係官及官吏民庶之家，盡數借納，以副恩意。京城見今收拾編軍，務在整暢，已降詔書，諭知軌迷，恐誤大事，故茲宣示，想宜知悉，眷寒夜幕，比各安好，道路指不多及，可以報大金者，雖儲蓄不備，亦可以此意曉諭，官吏兵庶，勿致驚擾。

戊戌，何棄使軍前，乞減金銀表緞之數，左副元帥宗維不從，於是令御史臺直籍白宰執以下未納金銀人，指名督索，不以官職高下，例如械掠，人不聊生。

己亥，車駕詣延福宮，以將出郊也。尚書吏部侍郎李若水兼權開封尹。

庚子，淵聖皇帝再幸青城，初，金人將挾二帝北遷，乃督輸軍金銀益急，欲縱兵入城，時節處居尚書省，淵聖皇帝難之，簽書樞密院事曹輔請毋行，吏部侍郎李若水使金歸報，力勸出行，以爲必無他，右僕射何棄主其說，帝疑焉，金使兵部尚書高慶裔者奏曰，陛下不必親出城，但遣親王大臣可也，帝欲無往，恐啟縱兵殘民，遂決計出城，兩壁統制官閻門宣贊舍人吳革開之，入白棄曰，天文帝座甚傾，車駕若出，必墮敗計，棄曰，二太子止欲加金主徽號，必不留也，革罔聿不聽，時棄自謂折衝有術，在都堂對金使歌曰，細雨共斜風，作輕寒，左右及金使皆笑，翌旦，軍衛再詣金營，先是門下侍郎耿南仲既走相州，而同知樞密院事兼昌爲絳人所殺。去年閏月　朝廷遣中書侍郎陳過庭割河東北地，閏月丙寅。宰執見在者惟何棄、曹輔、興尚書左丞馮澥、同知樞密院事張叔夜、至是棄、澥、輔從行，乃以傅兼太子少傅，輔皇太子諶監國，叔夜時彈壓於外，不與謀，遇於太學前，叩馬諫，帝曰，朕爲生靈，勢不得已，卽策馬行，叔夜

控其勒不能止，則號慟再拜，帝猶回首字之曰，稚仲，努力，遂行，衆皆哭，聲、開封人，國初樞密使延庠七世孫，過庭、山陰人，澥、安岳人，傅、東海人，叔夜、若什孫也。若什、開封人，天聖中樞密使，日晚，命內侍邵成章衛太子，赴宣德門，自是並稱制行事。傅芳述表通問錄節作李綱嘗云：京城初下，二太子皆與國相約，北面事之，師此只是兵強而已，德不足也，孰若立其主，割大磐於梁、宋間，使天下後世知有兵有名，且不絕人後，亦使前兵自此數百年不敢動，這個功勳甚大，他日若趙氏自立，卽更無立主一段恩義，國相運終其說，甚諦，當以實錄爲正，但實錄以爲丁酉，青至濮州，需糧，卻殺，蓋丁酉乃濮州申至之日耳。王彬其將，當謹代青，謹疑懼，欲復叛，還西山，輟下承信郎孔彥威以計斬謹。王因命彥威爲宣贊舍人，統制軍馬，屯澶淵，受宗澤節制。實錄云：當謹疑懼，欲復叛，彥威斬之，案叛者乃青部將，當謹自是一人，所謂格殺者已先撥隸宗澤軍中。

入去後，來其議復變，卻稱國家非欠不可不償，長久之計，二太子亦甘力爭，言不惟無一段恩義，且懲兵端，未已，終累社稷，不成，途發，因新郎君之言，已案，幹剌布於本朝素稱有善意，個所云，理或有之，但曾檢不見，今略採摭，附淵聖再出城時，以補遺闕。

命閤門宣贊舍人徐彬持詔書詣北道總管司，諭河北軍民，自金再圍城，四方師帥，望風不進，時敵以兵五萬守滑關，扼西兵來路，陝西制置使錢蓋乃將十萬衆由商、虢而東，至潁昌。去年十二月己卯。聞敵登城，遂棄軍奔湖北，江淮等路發運使兼浙江、福建經制使翁彥國，亦將東南六路兵，與峒丁槍杖手合數萬人，徘徊泗上，始議遣四道都總管，俾召天下兵勤王，惟南道張叔夜以三萬人援京師，因留不去。閏十一月己丑。東道胡直孺爲金生得，既而歸之。十一月丁丑。西道王襄棄河南走襄漢。去年閏月。北道趙野自大名亂後，提其兵往南京，與河東北宣撫使范訥合，自號宣總司，淵聖皇帝尊野曰，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十一月丙戌。而以河北都轉運使張慤爲延康殿學士大名尹，至是將出城，澄彬持詔至北道總管司，略曰，金人圍城，已及一年，援兵尚爾稽違，使社稷生靈，坐以待盡，比已登城，不獲已許帝姬和親，立大河爲界，而金人實未斂兵，欲質我太上皇帝，又欲使朕面遷，咨爾河北之民，與其陷於靡敝，孰若抱孝懷忠，更相推立總首，保守疆土，天下安平，與汝等分土共享，朕言及此，痛若碎首。實錄無和親等語，當謹等語，蓋節文，今依宗澤遺事增入。崔、惟演曾孫。惟演、吳越王子，仁宗朝樞密使。達國、崇安人，直講、南昌人，襄、南陽人，野、納、皆開封人也。是夕，帝留宿青城。實錄李若水附傳云：二月丙寅，敵謀中變，案二帝北狩，乃金本謀，時擇名強都以行，若水之至也，附傳因若水失計而被拽之耳，實錄云金使高尚書者矣上云，不必就里而不言其名，案耿氏綱二帝與邦昌書，有云兵部尚書高邊，高卽此人也，今增入。

辛丑，淵聖皇帝在青城，遣人通謁二帥，不見，禮數迴異於前，雍容風雪若水留俟衛親軍馬副都指揮使郭仲荀統之，仲荀、達孫也。達、河南人，治平末，同簽書樞密院事。於是鄆王楷、景王杞、濟王栩、祁王模、莘王植、徐王棣、沂王樗、和王栻、信王榛等九人，與宰執何棄、馮澥、聃輔、翰林學士承旨吳幵、學士莫儔、中書舍人權直學士院孫覿、禮部侍郎譚世勣、太常少卿汪藻皆留城外，餘悉令入城，幵、清流人，僑歸安人，世勣、長沙

人也。帝之再幸青城也。舍於親王位。供帳蕭然。領鈐皆不至。羣臣相顧失色。於是敵人以數百騎持兵守閤。謹誰何。日將入。掩關外向。以鐵繩維之。然薪擊柝。傳呼達旦。帝不堪幽閉之辱。往往出梯。此錄實錄及宣和錄採親徵事狀參修。

右文殿修撰知冀州樂壽權邦彥以勤王兵千人至帥府。王命巡屯濟淵。

王寅。高陽關路安撫使黃潛善自將本路兵二萬五千人至東平。王軍益振。潛善、潛厚弟也。軍賊祝進、王在攻德安府。通直郎權府事陳規率軍民拒之。初。京城之破也。鎮海軍節度使劉延慶奪萬勝門。率班直長入祕候西兵萬餘人而出。皆護衛還錄也。甫過普安院。爲金人所邀。延慶死。其徒李孝忠、黨忠、祝進、薛廣、曹端、王在之徒。皆去爲盜。黨忠王在引衆數千犯隨州。守臣朝請郎陸德先亟遣官吏民悉走大洪山。在掠強壯爲兵。取其財而去。薛廣繼至。劫掠罄盡。廣又攻郢、復二州。守臣直龍圖閣舒舜舉、中大夫趙縱之亦遁。忠遂往來隨州、德安之閒。先是。規知縣陸縣。率民兵數千援京師。至蔡州。道梗不能達。還及境上。會祝進攻德安府。守臣李公濟遁。父老請規攝府事。規辭進士韓之美及寓居十餘人爲屬官。遣射士張立率民衆進卻之。人心稍固。時府城壞。規植竹編木。橫門扉於上。代女牆以捍矢石。而施具焉。是日。王在遣人持檄諭規開門。規不答。翌日早。遊騎至城下。與祝進軍合。又翌日。引衆攻城。規乃遣人出城縱火。佛舍與民居皆盡。懼其藏賊也。在又以鹹石鵝車之屬。進攻城東。規登樓問之曰。何故至此。在曰。京城已破。我等皆爭門而出。所以至此。德安人聞之。莫不墮淚。蓋時未知敵已登城也。規謂此皆詭辭亂語。叱退之。在圍城十有七日而去。是時黨忠亦時復出沒。張立者、規常用以出戰。後棄爲將官。德先嘗爲御史中丞。規卒。贈右諫議大夫。

丞、規安邱人之美、安陸人也。熊克小曆云。規臨沂人。通判鄧州。坐押賊有勞誤也。今從規行狀。

癸卯。樞密院編修官胡珵以虜久不歸。爲書上右副元帥宗維略曰。優禮我寀君。則康王懷恩。惠卿我都城。則河北慕義。皆凡千餘言。珵、晉陵人也。是日。太學諸生余堯民等數百人並詣南薰門上書。請車駕還內。朝廷恐生事。令樞密院轉遣彈壓官止之。金遣兵百人衛司馬光墳。

甲辰。再詔括金銀。初。帝幸金營。約五日必還。至是金以犒軍金帛未足爲詞。遂留不已。留守孫傅以民間所有已竭。乃取上皇旨。凡宗廟供器及諸王公主第。盡括之。尚書省正月十三日奉御批。累見大金高僧世傳元帥遣令爲金銀數少。且猶留在此。候見數足方可放還。可速依下項。並仰括所有數目。明批上聞。限至十五日。時帝在齋宮。無聊。何桌奏宜賦詩以遣興。夜遣中使劉當時召孫覿賦。卽羣詩。詩成。賜酒。仍召鴻漸、曹輔、吳幵、李若水、謝世勛、汪藻同賦。皆以歸、回二字爲韻。羣臣見帝意所在。不發歡歔。此以孫覿奏狀。呂本中摘定錄之。修本中又云。上詩曰。回鑾日near都城心切望。時有以此詩數帥臣見在莒之句。又斥其爲游幔。因撫此爲名。遂遲留車駕。案金人留盟。爲其業謀。而是指以金銀不足爲詞。非因此詩也。趙觀所奏。當時亦不用時字韻。豈本中得於傳聞。或少佚與。吳幵、

都統制陳淬戍澶淵。遼以維忠爲元帥府都統制。維忠、環州人。西戎部族。遂宗、長安人。故將叔獻從子也。

己酉。詔權住納金銀。（徐夢莘北盟會編。壬子。御批付徐秉哲。打造舉幅遵金銀。並限來日交納。軍前遂絕。在此後三日實考。）

敵從城中人買酒。軍民持溲水與之。敵怒。辛亥。開封府榜自今以諸雜物博易者從軍法。

壬子。軍民以車載運延未回。詣留守司請軍器以備緩急。不許。即相率私造。留守司盧其生事。捕鼓唱者李寶等十七人。戮於市。梟其首。

甲寅。陝西宣撫使范致虛以勤王兵次華州。初。西道都統王寨既南走。淵聖皇帝擢水部員外郎孫昭遠爲祕閣修撰。西道副總管。（去年十一月乙亥。）昭遠以三騎出國門。逆招潰卒。得數百人。由南陽入商洛。遂至京兆。會陝西制置使錢蓋兵潰。致虛檄諸路合兵勤王。昭遠督之。詞氣慷慨。聞者感動。於是環慶經略使王似、熙河經略使王倚各以兵來會。而涇原經略使席貢、秦鳳經略使趙點、鄜延經略使張深皆不至。昭遠凡二十八疏勸之。貢竟不行。點亦稱遣將官李安領兵入援。秦州州學教授周良翰見點。責以京城危急。遊點自行。點不聽。致虛合六路兵。得十餘萬。以右武大夫成州團練使知西寧州馬昌祚統之。（昌祚實職。他書不見。案史宣和六年五月。以右武成團除四寧州。靖炎二年二月丙寅。自右武成團知四寧州。除熙河副總管。故知今爲此官也。）先是致虛在長安。絡兵爲守河計。河西沿流。壁壘相望。致虛不曉軍事。往往取獻陳者利便。案文施設。州縣軍民。不勝其擾。有萬花寺僧宗印者。孝義人。本姓趙。避亂過河中。題詩佛寺。守臣徽猷閣待制席益見而奇之。薦於致虛。致虛喜其口辯。善談兵。即以便宜假宗印中散大夫直龍圖閣。充宣撫使參議官。兼節制軍馬奇兵軍正。以統制官王倬等隸之。宗印請築長城。起龍關。迄龍門。雖致虛行移峻急。而上下皆不以爲是。築城及刻。應命而已。宗印以俗爲一隊。謂之尊勝隊。以行者爲一隊。謂之淨勝隊。致虛以大軍遊陸。而命宗印以舟師趨西京。天章閣待制知同州唐重聞之。爲書遺致虛。爲言今日之事。可爲朝廷慮者三。可爲關中慮者五。大率謂中都倚秦兵爲爪牙。諸夏恃京師爲根本。今京城固久。人無鬬志。若五路之師。遂巡未進。則所以爲梗。禁谷通行。關中公私之積已盡。甲馬全無。又聞西夏侵掠鄜延。爲腹脅患。今莫若移檄蜀帥及川、陝四路使者。輸財用。給軍器。市戰馬。以資關中守禦之備。合秦、蜀以衛王室。初。京城既破。敵遣修武郎包某、閤門宣贊舍人張某持登城不下之詔。以止援師。致虛即斬之。重又遺致虛書。言和議已定。不當抗詔出師。致虛不聽。（劉子翬屏居里第記云。范致虛提六路兵勤王。留陝州不進。公自同州遣書貢之曰。金人犯京師。半年。王室存亡未可知。臣子安得宜何如哉。且京城以秦兵爲爪牙。四方以京城爲使本。今陣秦兵。坐視不動。是爪牙不足恃。而援本搖矣。其言深切至。讀者感泣。而致虛竟不能前也。案此乃重第一書。謂可爲朝廷安者三事。然其全書大指則止致虛之行。舉斷事取之意。以投拭其事。要非其實也。京城二使。不見於他書。此以重第二書增入。）遂引而東。及是次華陰。

山人也。

乙卯。金人來索內侍伶官醫工妓女。後苑作。思文院。修內司將作監工匠。廣固搭材役卒。百工技藝等數千人。（初元帥府統制官劉浩遣神將承信郎丁順先渡河。爲金人所收。聚衆三千人。圍濟州。時汪伯彥等已有牽王居濟州意。（中興日曆載伯彥謂許翰等云。濟州始存大元帥駐蹕之地。豈宜殘破。遣伯彥引軍而東之意。久已先定。今參取附見。）乃以順爲武翼大夫。閤門宣贊舍人。將其兵屯廣濟軍。受黃潛善節制。是日大雪。數尺。京城死者甚衆。

丙辰。金人來索法物。仗衛。白帝。蒙塵二帥。日遣邏騎須索城中物。脅帝傳旨取之。至是殆盡。又遣鴻臚卿康執權、祕書省校書郎劉才邵、國子博士熊彥詩等押監書及道澤經板。館閣圖籍。納破磬。執權、開封人。才邵、廬陵人。彥詩、本孫也。（本部陽人元豐重部待郎徐夢莘北盟會編。癸丑御批付徐秉哲。照於土床之上睡者凡二十餘日矣。不敢慢易。凡有所須。隨等具坐。力應副。今附見此。實錄無之。）龍圖閣待制鄜延經略安撫使張深以勤王兵八千餘人發延安。

丁巳。太學諸生爲御史欲詣軍前。不得進。淵聖皇帝以手劄諭都人云。此事豈口舌所能下。金人取內庫香藥犀象。司天監陰陽官。大晟樂工等。

初。左副元帥宗維聞王在開德。遣甲士與中書舍人張邊持詔召王。戊午。至滑。渡河。中途詩佛寺。守臣徽猷閣待制席益見而奇之。薦於致虛。致虛喜其口辯。善談兵。即以便宜假宗印中散大夫直龍圖閣。充宣撫使參議官。兼節制軍馬。奇兵軍正。以統制官王倬等隸之。宗印請築長城。起龍關。迄龍門。雖致虛行移峻急。而上下皆不以爲是。築城及刻。應命而已。宗印以俗爲一隊。謂之尊勝隊。以行者爲一隊。謂之淨勝隊。致虛以大軍遊陸。而命宗印以舟師趨西京。天章閣待制知同州唐重聞之。爲書遺致虛。爲言今日之事。可爲朝廷慮者三。可爲關中慮者五。大率謂中都倚秦兵爲爪牙。諸夏恃京師爲根本。今京城固久。人無鬬志。若五路之師。遂巡未進。則所以爲梗。禁谷通行。關中公私之積已盡。甲馬全無。又聞西夏侵掠鄜延。爲腹脅患。今莫若移檄蜀帥及川、陝四路使者。輸財用。給軍器。市戰馬。以資關中守禦之備。合秦、蜀以衛王室。初。京城既破。敵遣修武郎包某、閤門宣贊舍人張某持登城不下之詔。以止援師。致虛即斬之。重又遺致虛書。言和議已定。不當抗詔出師。致虛不聽。（劉子翬屏居里第記云。范致虛提六路兵勤王。留陝州不進。公自同州遣書貢之曰。金人犯京師。半年。王室存亡未可知。臣子安得宜何如哉。且京城以秦兵爲爪牙。四方以京城爲使本。今陣秦兵。坐視不動。是爪牙不足恃。而援本搖矣。其言深切至。讀者感泣。而致虛竟不能前也。案此乃重第一書。謂可爲朝廷安者三事。然其全書大指則止致虛之行。舉斷事取之意。以投拭其事。要非其實也。京城二使。不見於他書。此以重第二書增入。）遂引而東。及是次華陰。

軍勢大振。昭遠、抃曾孫。抃、眉山人。嘉祐進士第。歷官知政事。致虛、建陽人。似、安陽人。貢、河南人。深、華陰人。益、旦子。旦、河南人。故御史中丞。重、眉山人也。

乙卯。金人來索內侍伶官醫工妓女。後苑作。思文院。修內司將作監工匠。廣固搭材役卒。百工技藝等數千人。（初元帥府統制官劉浩遣神將承信郎丁順先渡河。爲金人所收。聚衆三千人。圍濟州。時汪伯彥等已有牽王居濟州意。（中興日曆載伯彥謂許翰等云。濟州始存大元帥駐蹕之地。豈宜殘破。遣伯彥引軍而東之意。久已先定。今參取附見。）乃以順爲武翼大夫。閤門宣贊舍人。將其兵屯廣濟軍。受黃潛善節制。是日大雪。數尺。京城死者甚衆。

丙辰。金人來索法物。仗衛。白帝。蒙塵二帥。日遣邏騎須索城中物。脅帝傳旨取之。至是殆盡。又遣鴻臚卿康執權、祕書省校書郎劉才邵、國子博士熊彥詩等押監書及道澤經板。館閣圖籍。納破磬。執權、開封人。才邵、廬陵人。彥詩、本孫也。（本部陽人元豐重部待郎徐夢莘北盟會編。癸丑御批付徐秉哲。照於土床之上睡者凡二十餘日矣。不敢慢易。凡有所須。隨等具坐。力應副。今附見此。實錄無之。）龍圖閣待制鄜延經略安撫使張深以勤王兵八千餘人發延安。

丁巳。太學諸生爲御史欲詣軍前。不得進。淵聖皇帝以手劄諭都人云。此事豈口舌所能下。金人取內庫香藥犀象。司天監陰陽官。大晟樂工等。

初。左副元帥宗維聞王在開德。遣甲士與中書舍人張邊持詔召王。戊午。至滑。渡河。中途詩佛寺。守臣徽猷閣待制席益見而奇之。薦於致虛。致虛喜其口辯。善談兵。即以便宜假宗印中散大夫直龍圖閣。充宣撫使參議官。兼節制軍馬。奇兵軍正。以統制官王倬等隸之。宗印請築長城。起龍關。迄龍門。雖致虛行移峻急。而上下皆不以爲是。築城及刻。應命而已。宗印以俗爲一隊。謂之尊勝隊。以行者爲一隊。謂之淨勝隊。致虛以大軍遊陸。而命宗印以舟師趨西京。天章閣待制知同州唐重聞之。爲書遺致虛。爲言今日之事。可爲朝廷慮者三。可爲關中慮者五。大率謂中都倚秦兵爲爪牙。諸夏恃京師爲根本。今京城固久。人無鬬志。若五路之師。遂巡未進。則所以爲梗。禁谷通行。關中公私之積已盡。甲馬全無。又聞西夏侵掠鄜延。爲腹脅患。今莫若移檄蜀帥及川、陝四路使者。輸財用。給軍器。市戰馬。以資關中守禦之備。合秦、蜀以衛王室。初。京城既破。敵遣修武郎包某、閤門宣贊舍人張某持登城不下之詔。以止援師。致虛即斬之。重又遺致虛書。言和議已定。不當抗詔出師。致虛不聽。（劉子翬屏居里第記云。范致虛提六路兵勤王。留陝州不進。公自同州遣書貢之曰。金人犯京師。半年。王室存亡未可知。臣子安得宜何如哉。且京城以秦兵爲爪牙。四方以京城爲使本。今陣秦兵。坐視不動。是爪牙不足恃。而援本搖矣。其言深切至。讀者感泣。而致虛竟不能前也。案此乃重第一書。謂可爲朝廷安者三事。然其全書大指則止致虛之行。舉斷事取之意。以投拭其事。要非其實也。京城二使。不見於他書。此以重第二書增入。）遂引而東。及是次華陰。

軍勢大振。昭遠、抃曾孫。抃、眉山人。嘉祐進士第。歷官知政事。致虛、建陽人。似、安陽人。貢、河南人。深、華陰人。益、旦子。旦、河南人。故御史中丞。重、眉山人也。

己未。金人索朝服祭器。尚方藥餌。下至博弈之具。車載而往者不可勝計。

庚申。金人索九鼎八寶。天下圖籍。本朝開國登位赦書。西夏進貢書本。於是皇帝、皇后、皇太子妃金寶印各一。並予之。（靖康要盟錄云。金人又取皇帝殿白玉之寶十四。承天体延萬億永無極一也。受命於天。既壽永昌二也。天子之寶三也。天子有寶四也。天子信寶五也。皇帝信寶八也。御書之寶九也。御書之印十也。無字寶十一也。皇帝恭膺天命之寶十二也。宜和御筆之寶十四也。皆玉之寶二。其一傳國寶。其二受命於天。既壽永昌。所謂鎮圭者。金寶九。御前之寶一。宣和殿寶二。御書之寶三。天下同文之寶四。天下合同之寶五。又御前之寶六。御前鍚賜之寶七。書詔之寶八。皇帝欽崇國祀之寶九。銀印一。尚書內省出納之印。皇后殿金印一。皇后之寶。太子殿金印一。皇太子寶。太子妃金印一。太子妃印一。）惟上皇所作定命寶在。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二

【建炎元年】二月壬戌。案是月辛酉朔。金人索后妃服、御天儀、琉璃玉器等。

乙丑。再括金銀。時開封府言根括金銀盡絕。而內侍藍忻等在軍前。言家有窖藏。乞搜取。二帥大怒。進士黃時偁、段光遠遣金人書。言忻等皆前日侍濫渠魁。今挾怨生事。罪不可赦。宜斬首以徇。又言不當以金帛久留乘輿。不報。時偁等實誣無之。以趙甡之遺史、王明清揮麈後錄增入。但遺史係光遠上書於正月丙午。恐太早。今併附見。

鄭延經略使張深引兵次朝邑縣。先是本路副總管威武軍承宣使劉光世將步騎三千援京師。至店、鄧間。道梗不得進。聞范致虛傳檄諸路。光世與其將喬仲福等議引兵會之。會潤聖皇帝遣使臣黃柔持御劄以和議已定。止勤王兵。光世曰。不可以詔示衆。宜速圖進發。既而潰兵踵至。具聞城中事。衆心惶惑。光世矯以蕃官山嘍來自京城云。二聖決關南幸矣。乃遣使臣爲宗翰密奏往荊襄、江浙間。蓋二聖所在。衆情稍安。光世因引兵入關。及是與深會。

光世、延慶子也。此以趙甡之遺史及李綱靖康勤王記行錄參修。是日。潤聖皇帝赴二帥幄毡之集。何桌、馮澥、曹輔、郭仲荀從。帝爲執政侍從集內東門。見敵酋讀之。皆號哭。兵部尚書呂好問曰。今計無所出。但當率衆懇告耳。若其不從。上皇出城。亦未遲也。入內。內侍省都知李石出帝手劄。好問曰。此乃不得已而爲也。夜半不能決。初。左副元帥宗維與諸軍帥議。欲圍燕處居汴京。以守河南地。處不敢當。衆又推漢軍都統制劉彥宗。彥宗亦不敢當。右副元帥宗傑諮於衆曰。他日趙氏必復興。今吾務廣地而兵力不能周。是自貽患也。不若以河爲界。宗維是之。遂有就城中別擇賢人之議。此據傅雱通問錄附見。好問、希哲子也。

潘昉、公著子。元祐崇政殿說書。靖康元年。金人圍城。昉上書請修城備禦。不報。

金檄云。大金元帥府近以降表申奏。今國

丙寅。金左副元帥宗維傳其主之命。議立異姓。平旦。遣斡離不邀潤聖皇帝詣青城。既而不見。結軍前之二使。本以開爲矣。才出門。忽有撤黃屋者。衆方驚愕。洎至門外。則已望北設一香案。隨從官於百步外排立。帝獨前下馬。已上據宣和錄。

兵部尚書高慶裔宣金主晟詔書。其書略曰。賂河外之三城。既而不與。

既爲待罪之人。豈爲異姓之事。所有措置條件。並已宣諭元帥府施行。蹔留暫詔已。蹔迫帝易御服。實錄李若水傳云。敵遣婿太師、卽斜也。至若水舉止云。武節郎張玠默圖城中作梯門。第二次從郊出。親見當日結擊在殿上。高尚書號詔。蹔留使當腰股御服。侍郎向前左手抱帝右手指面批之。丁特起僞臣泣直錄云。金人迫上脫去結袍。盡撥裂蔡絛圖此後補所謂國家破辱者在端誠殿。卽指此也。我主謂本見於耿氏編。今不錄。

時事出不意。衆等皆震懼不知所爲。東部侍郎李若水獨前持帝曰。陛下不可易服。敵命數人曳以去。復大呼曰。吾君華夏眞主。若輩欲加無禮耶。敵擊之。面目爲傷。若水氣結仆地。良久乃蘇。於是每執政監以二金兵。每侍從監以二燕兵。各分散。獨留數騎。數十傳宗維令曰。必使李侍郎無恙。遂擁至青城門廡下。日三飯飲之。若水絕不食。病如中風狀。衆亦伏地固請。敵怒。因之若水母張氏聞變。哭且言曰。吾子死難必矣。已而果然。

沈良靖康錄云。二月六日夜半。宗維令人宣金人論衆。若水伏地固爭。衆雖爭而不聽。乃髡之。衆不爭。得免。靖康錄云。若水抱持上馬賊不已。尼瑪哈令持若水去。生縊殺之。僞號令。因何槩於土堰中數日。塞若水被殺在半月之後。野錄誤也。何暈伏地被髡。本傳及他書皆不見。然金人立主詔云。惟何槩、李若水不許與謀。則二人同爭必矣。何烈靖康草史亦云。何槩髡鉗爲女眞譬軍校。足明槩得調赤髮鬼。但不能強爭耳。今併附見。

是日夜漏下二鼓。金人以檄來議立異姓。且令遷都。金主詔書略云。宋之舊封。理宜混一。然念舉兵且非貪土。請前宋在京臣僚一面精上皇併后妃兒女親眷王公之屬出京。仍集耆老軍民。共議薦舉堪爲人主者一人。不限名位高卑。所貴道德隆茂。衆皆推服。長於治民者。從軍前備禮册命。潤聖皇帝亦附手劄。略云。今於元帥府拜受大金皇帝詔書。以質變盟誓。別立異姓。自惟失信。固當如此。猶許舊地別立賢人。其於萬姓。爲幸非細。幸早請上皇以下。舉族出京。無拘舊分。妄爲禍福。速招速累。時執政侍從集內東門。見敵酋讀之。皆號哭。兵部尚書呂好問曰。今計無所出。但當率衆懇告耳。若其不從。上皇出城。亦未遲也。入內。內侍省都知李石出帝手劄。好問曰。此乃不得已而爲也。夜半不能決。初。左副元帥宗維與諸軍帥議。欲圍燕處居汴京。以守河南地。處不敢當。衆又推漢軍都統制劉彥宗。彥宗亦不敢當。右副元帥宗傑諮於衆曰。他日趙氏必復興。今吾務廣地而兵力不能周。是自貽患也。不若以河爲界。宗維是之。遂有就城中別擇賢人之議。此據傅雱通問錄附見。好問、希哲子也。

潘昉、公著子。元祐崇政殿說書。靖康元年。金人圍城。昉上書請修城備禦。不報。

金檄云。大金元帥府近以降表申奏。今國

隆祐勑諸宗室議策爲衆所推服長於治民者壽春宗室有一於此亦合選舉當依命趙氏宗人不預此選歷宋之百司庶事新君其國候得姓氏隨册立號所都之地臨日共議天會五年二月六日右金吾衛上將軍右都監押右監軍押王子右副元帥押你移賚勃極烈左副元帥押諳板勃極烈都元帥押匪家屯圍城雜論議此手詔云今月六日於元帥府拜受大金皇帝詔書以順儔盟誓副立異姓仍依聖旨專俟上皇以下后妃諸王公主以次內族出京俾令國案自帷失言因當如此猶許薊地別立賢人其於萬姓爲幸非細令因元帥府差人賫文字入城附曲誠意幸爲曉悉早請上皇以下舉族出京外諸宰執從元帥府指揮方是良計無拘眷分案爲禍稽遠招速累右備錄皇帝御書在前今曉示官民書老等各令知悉二月七日案此手詔丁特起泣血錄中亦有之邦昌上康默書亦云

自堅城以鐵騎攖之而去都人望之皆慟哭

此以欽宗實錄及宣和錄幼老春秋三國演義修曾助所述北狩聞見錄云徽宗在燕珠宮李石吳幵莫儔入見石紫請到南薰門御舍拜表乞皇帝歸國金人意欲成本朝一段恩情亦無他意石又道渭濱諸云不可緩急失事機徽宗欲乘道服出娄德臣曰敵情詐險不測更宜堅戒慎宗將行內人皆哭徽宗曰若以我爲貨得官家歸保宗社亦無所辭又取紫所佩御刀令丁孚佩之乃出至南薰門徽宗顧吳申曰事非獲矣呼孚取佩刀已被敵人搜去申初到南郊齊宮止於大王位從人皆不許隨後三日惟呼劾孚魏臣徐中立在左右劾老稱快云吳幵莫儔持元帥府文字入城見張博王時雍徐秉哲謂之曰軍前有旨如上皇已下申時不出即催兵四面入衆恐人傳與時雍徑

見太上皇乞與諸王后妃請軍前總告上皇未應范瓊以言道之上皇猶橫流不得已乃乘竹轎而出案請帥孫傅未書見上皇

曲卻云悉誤然傅並一戰亦云太上皇以下不敢有違令旨見起發赴軍前同仲懇告即傅亦必預聞安今併附此條不失實　時盧

事非獲矣呼孚取佩刀已被敵人搜去申初到南郊齊宮止於大王位從人皆不許隨後三日惟呼劾孚魏臣徐中立在左右劾老稱快云吳幵莫儔持元帥府文字入城見張博王時雍徐秉哲謂之曰軍前有旨如上皇已下申時不出即催兵四面入衆恐人傳與時雍徑

王樞已出質鄆王楷等九人從潤聖皇帝在青城於是安康郡王楹相國公梗滕國公樾建安郡王模、嘉

國公椅溫國公棟儀國公桐昌國公柄潤國公權等九人及祖德宮王貴妃喬貴妃韋賢妃王婉容閻婉

容任婉容王婕妤喬婕妤小王婕妤崔夫人康王夫人邢氏、與諸王夫人帝姬及上皇十四孫皆出　靖康

錄有取宗親數云鄆王井夫人宋氏男二人女宗姬二人康王夫人田氏女宗姬二人濟王井夫　雲盟

人曾氏儀王不在元夫人那氏那王井夫人曾氏華王井夫人段氏徐王井夫人王氏沂王和王信王以上係誓府宅未出閣郡王國公

十人係在諸閤分已出降其德帝姬都尉曹寅安德帝姬都尉蔡修抑赴軍前成德帝

姬都尉向勾子房淑德帝姬都尉田丕順德帝姬都尉向子展顯德帝姬都尉劉文彥未出降華福帝姬嘉福帝姬純福帝

寧福帝姬永福帝姬柔福帝姬諸妃嬪欽宗實錄云上皇請青城鄆王以下三十餘王皆從義也案九王正月辛丑已

留青城從上皇出者乃未出閤諸王耳上皇三十一子自潤聖廟王康王及先已歿外亦不應有三十餘人實錄其誤　賢妃開封人

邢氏祥符人朝請郎璩女也日將午父老邀上皇不及道逢燕王俁越王偲哭而邀之燕王泣曰金人欲

之將安所避民曰願與王俱死若何開封尹永劭徐秉哲捕斬爲首者益兵衛上皇出南薰門左副元帥

宗維令其禮部侍郎劉思易御服　靖康忠臣第二錄謂錄云二月六日金人令濟陰劉思服二帝龍袍幸若水擁抱徽宗王履

道抱淵聖令不得脫案上皇出京在南壁宣詔之次日時若水等已被囚謂錄誤也王履事

迷云隨國行翰林司兵士婦編隨云當月初六日讓了金人詔尼瑪哈令端太師劉衡讓脫二帝龍衣是時觀察拖定少帝令諸人不得

近前此得其實但誤以兩事爲一日耳今略刪潤令不牴牾　靖康後錄云上皇初到青城尼瑪哈及阿里布坐於端誠殿上皇東向尼瑪

哈南向阿里布西向問上皇玉音甚厲汝稱先皇帝有大造於宋反是我有大造於汝也若大遼伐我宋所甘心汝去年與師背惕位與

嗣君遂割地媾軍汝等乃遣令興兵稱嗣君失信汝等曾記誓書否汝不自言乃遣使來與面證誓豈

是一死帥皆無言翻譯等亦自不出少頃上皇起行東廊見土挾上皇號泣久之上皇謂上曰汝若

是老夫之言不遵今日之禍蓋上皇初欲與帝出幸何緣苦諫乃止此所云諸誓皆無之令具附見　初敵遣幵、偰邀上皇出幵

廣平郡王搆、年十六給使何義奉搆及乳母隱民閒後數日敵檄徐秉哲取之搆遂不免　此據汴都記及何

秉哲而稱名臣錄案四朝國史韓國公搆、靖康元年封廣平郡王蓋遂封月日漠故都人但以韓國呼之草史又云公與阿保同日、

被害則歿不終案靖康皇族數似是紹興十二年太母南歸日隨行內侍所具云廣平郡王見在足明搆來皆爲金人所害今不取　瑗、

開封人自卒伍補官歷平河北、山東諸盜金人入寇瑗以所部援京師因留不去至是遣爲敵用　是日、

同知樞密院事孫傅率文武百官及僧道耆老爲盡一狀詣軍前云准大金皇帝指揮傅等開命震越義

當即死然念世被本朝德澤至深至厚嗣君皇帝親政才及期年恭儉憂勤無所不至遭蒙廢絕實非臣

子所敢開知謹忍死陳訴上干冕聽一太上皇以下不敢有違令旨見起發赴軍前同仲懇告一嗣君御

位以來並無失德惟是失信一事上累祖宗親政之初爲謀臣所誤繼以盜行竊四二

前失非有他心一嗣君在東宮即有德譽比既御位中外歸仰今若未加廢絕何可以歲修臣事之儀如

攜降金銀表段之數雖日下未能數足將來下外路取索分歲貢納實爲大金無窮之利若一旦廢棄遂

同匹夫雖有報恩之心何緣自効一伏詳來旨令別擇賢人以主茲土許汴都人民隨主遷居具見仁慈

存卹之至誠今中外異姓實未有堪充選舉者若倉卒册立四方必不伏從繇此兵連禍結卒無休息之

期非所以上副元帥愛惜生靈之意一今日之事生殺予奪全在元帥雖大金皇帝詔有廢立然將在軍

君命有所不受則閫外之事元帥可專行一汴京兩經搜索公私所有各已罄竭顯見將來難以立國迄

班師之後退守偏方以備潛屏如蒙大恩特許嗣君已廢復立所有稱呼位號一聽指揮敵不報傅又自

爲狀云伏覩詔書宜擇賢人立爲潛屏竊見國主自在東宮悲傷著聞若欲擇賢人必無出其右者兼本

國自太祖皇帝以來累世並無失德惟上皇信聽姦臣國主年幼新立爲大臣所誤以致違盟失信上干

國典伏望元帥許其自新復主社稷以貢後効再念趙氏祖宗德澤在民未泯或未尤從前懇亦望哀憫

許於國王子弟中擇一賢者立之或不欲立上皇之子乞於神宗皇帝二子中選擇建立使得北面永爲

藩屏非惟不滅趙氏亦使一國生靈蒙被恩澤永有依歸又不成辰吳幵莫儔復以檄來督舉異姓孫傅等以狀答曰本國將相多是日前誤國之人將帥率敗亡之餘

其他臣寮悉皆碌碌若舉於草澤之閒亦非閒望素著人心必不歸向執肯推戴兼趙氏德澤在人至厚

若別立異姓城中立生變亂非所以稱皇帝及元帥府愛惜生靈之意若自元帥府選立趙氏一人不惟

恩澤有歸城中及外方立便安帖或天命改卜歷數有歸即非本國臣民所敢預議乞自元帥府推擇金

人報書曰。自昔運數既衰。必有繼興者。若言敗亡之世。必無可繼。則三王之後。迄至於今。安有君臣之道。人倫之序。何不詳道理之深也。今垂諭丁寧。而概言及趙氏雖不忘君。其違命之罪。亦已深矣。此後不宜更復若此。如欲元帥府推擇。則在軍皆北地漢兒。既舉北人。與混一無異。若欲推擇見在軍前南官。亦請具姓名申報。惟不許何槩。李若水預此議。如或在京內外俱雜用舉。各具名銜。管依元帥府所舉推戴狀申書中所謂在軍前南官。蓋謂張邦昌也。元帥府劄子。論文武臣察軍民僧道耆老中大夫孫樞密等狀申。事已洞悉朝廷所以廢趙氏者。以徒黨橫恣。以不宰信誓。不務德命也。非天命改卜。皆有如此之義。況皇上猶以寬度別立。冀人而已。詎可謂大義矣。今乘諭丁寧。而概言及趙氏。雖不忘君。其違命之罪。亦已深矣。此後不宜更復若此。又狀申前日請相多是雖脅敗亡之餘。其他臣僚皆碌碌無聞。若舉於軍澤之間。孰肯推戴者。夫運數既良。亦必有撥興者。若言敗亡之勢。必無可繼。則三王之後。迄至於今。安有君臣之道。人倫之序。何不詳道理之深也。再請都依已降璽旨。早舉填爲人主者一人。當依已去劄子施行。如或必欲元帥府推擇。緣會驗在軍前皆係北地漢兒。若舉北人。卽與混一無異。實違所降璽旨。若欲推擇南人。其見在軍前南人。亦僅密錄之。所共知也。未審果有可舉者否。若果有。則請具姓名見示。亦與依應。惟不許何槩。李若水等狀。此議。如或在內及外俱雜用舉。仍請諸官各銜名銜連署。速具管依元帥府所舉推戴狀申天會五年二月八日　初。兩壁統制官吳革聞上皇已出。入白孫傅。請力留皇后皇太子。至是引見革。頓首請太子堅避以固國本。傅許諾。且問策焉。革爲畫計。乃於啓聖院設局。名曰濟所。募士就食。一日之間。至者萬計。革陰以軍法部勒。且告急於王及在外諸大臣。約日大舉。實錄革附傳云。上皇以丁卯出南營。革在南壁。不應三日後乃入白孫傅。錄與此異。今移附戊辰。

錄。曹勛所述聞見錄亦有之　己巳。內前揭示長榜。坐金人撤書及孫傅等議狀。都人始知欲立異姓。和順門絕。孫傅復爲百官軍民狀。遣金人云。本國趙氏。祖宗德澤。在人日久。今未渝盟失信。止是上皇與前主。其子及支屬並不干預。上皇恩造。更賜詳酌。應得中外帖然。不致生事。若不容傅等死請。必欲推擇異姓。自申及外委無其人。衆實難於自舉。伏乞元帥府推擇。敢不一聽發命。傅又與張叔夜別具狀云。伏以前主皇帝。違犯盟約。既已屈服。服而舍之。全在元帥。不然。則有監國太子。自前主恭命出郊。以來。鎮撫軍民。上下帖然。或許改立異姓。天下之人。必不服從。四方英雄。必至雲擾。生靈塗炭。

然未顯然言之也至是趙百官立異姓不即屠城時雍在益城司令中書舍人李會預爲議狀曰自古受命之主必上膺圖錄下有勳德在民今本國臣僚如孫傅等破川日淺率皆攢下迷誤趙氏至於亡國在內官僚委無其人乞於軍前選令某人以治國事幷僞徵言金有立邦昌意時雍疑未定左司員外郎依政宋齊愈適自外至時雍問以敵意所主齊愈取片紙書張邦昌三字示之與所傳同此據欽宗實錄與張秘記不同趙姓之英雄猶畏而不敢親其位古所謂基廣則難傾根深則難拔之謂也晉武帝因宣景之權以竊魏之神器德澤在人者淺加以惠帝昏亂五王爭柄自相戮害故劉淵石勒得以據中原納賴王導溫嶠崔輔翼元皇江左之盛踰於西京石晉欺天罔人交結外邦以篡其主得之以契丹失之亦以契丹況少主失德任用非人曾無德澤以及黎庶特舉中國淪羅之地以賂戎人天下其何思之哉此契丹所以能滅晉也宋有天下九世比隆漢唐竊觀今日計議之士多前日大遼亡國之臣盡策定計所以必滅宋者非忠於大金也特假威以報怨耳願上皇誤聽姦臣因李良嗣父子之怨滅契丹盟好之國乃有今日之釁然則因人之怨以滅人之國者其禍可勝言哉必又曰滅宋之策在絕兩河懷葅之思除鄰國復仇之志而已又曰大金兵威無敵天下中國之民可指揮而定大金果能滅宋兩河懷葅之思亦不能亡如其不能徒使宗屬賢德之士倡義天下竭國力以北向則兩河之民將去金而歸宋矣且天生而北之國方域至異也晉爲契丹所滅則世復定三關是爲晉報恨然則今日豈必趙氏然後復仇哉中國英雄亦將復中國之恨矣又況禍莫大於滅人國昔秦滅六國而六國滅之苻堅滅燕而燕滅之頃童貫蔡攸貪士以率主欲營私而忘國計屯兵境上欲滅遼取燕雲之地方是時也契丹之使交馳接境祈請於前爲貫攸之計者當從其請爲國遠慮乃欲邀功以釁人之地遂貽患今日雖焚戶戮族又何益哉今元帥威震中原功高在昔乃欲用離間之論而矜一己之功其爲國計亦云失矣貫攸之爲可不鑑哉自古兵之強者固不足恃大金自去歲問罪中國入境征戰已踰歲矣然所攻必克者無他以大金久習兵革中國承平百年士卒罕練將帥未得其人也使異日士卒精練若唐滑鎮之兵將相得人若唐肅代之臣大金能必其勝負哉且世之興亡必以有德而代無德以有道而易無道然後皇天祐之四海歸之若張邦昌者在上皇時附會權幸之臣其爲當國之政今日社稷傾危生民塗炭雖非一人所致亦邦昌爲之力也天下之人方疾若仇讎若付以土地使主人民四方英豪必共起而誅之終不足以爲大金屏翰矣如必立邦昌則京師之民可服而天下之民不可服京師之宗子可滅而天下之宗子不可滅也楠不顧斧鉞之誅幾族之患爲元帥言兩朝之利害望稽考古今深鑑忠言復嗣君之位以安四方之民非特大宋黎元福貽大金萬世之利也

王明清揮麈後錄云秦會之靖康末議狀乃馬先knowledge議會之不善少爲頭就呼滑史連名請之會之既爲宰則言列爲首會之銜職先登率同僚合辭力請會之不得已始首書名所以安氏謀本猶云檜也紹興中先登榜何琉上其藁

辛酉王時雍行留守事揭榜通衢云金人許推擇趙氏賢者集百官秘書省共議何烈靖康草史云范瓊許言金許立哲宗之後陳王子爲

君案哲宗無後而上之兄吳敏王赫然下詔以端王有奕其子也今附見既至即閉省門環以兵令范瓊以兵入城留守尚書等其內輸白軍而來衛劉大金元帥府指揮請金速勿集在內大小官員不限已未共議并曾經宿老軍民等更乞議論如並舉張邦昌即便速發各於本廳親書其名曾經名下押字仍於年月減繫用在上官印慢十三日申上俾與爲立之人者亦許不阻有敢逗留不赴議所者當按軍令是夜三鼓御史臺告報文武百官不限大小依臣雖致仕在京官觀前道軍民耆老等

限十三日絕早並赴宣德門集議內有官員不來具狀申元帥府依軍法無請住滯右錄二月十二日夜元帥府指揮在前今曉示各令知悉

癸酉王時雍行留守事揭榜通衢云金人許推擇趙氏賢者集百官秘書省共議

君案哲宗無後而上之兄吳敏王赫然下詔以端王有奕其子也今附見既至即閉省門環以兵令范瓊以兵入城留守尚書等封陳王有奕其子也今附見既至即閉省門環以兵令范瓊以兵入城留守尚書等其內輸白軍而來衛劉大金元帥府指揮請金速勿集在內大小官員不限已未共議并曾經宿老軍民等更乞議論如並舉張邦昌即便速發各於本廳親書其名曾經名下押字仍於年月減繫用在上官印慢十三日申上俾與爲立之人者亦許不阻有敢逗留不赴議所者當按軍令是夜三鼓御史臺告報文武百官不限大小依臣雖致仕在京官觀前道軍民耆老等

限十三日絕早並赴宣德門集議內有官員不來具狀申元帥府依軍法無請住滯右錄二月十二日夜元帥府指揮在前今曉示各令知悉

癸酉王時雍行留守事揭榜通衢云金人許推擇趙氏賢者集百官秘書省共議

君案哲宗無後而上之兄吳敏王赫然下詔以端王有奕其子也今附見既至即閉省門環以兵令范瓊以兵入城留守尚書等封陳王有奕其子也今附見既至即閉省門環以兵令范瓊以兵入城留守尚書等其內輸白軍而來衛劉大金元帥府指揮請金速勿集在內大小官員不限已未共議并曾經宿老軍民等更乞議論如並舉張邦昌即便速發各於本廳親書其名曾經名下押字仍於年月減繫用在上官印慢十三日申上俾與爲立之人者亦許不阻有敢逗留不赴議所者當按軍令是夜三鼓御史臺告報文武百官不限大小依臣雖致仕在京官觀前道軍民耆老等

限十三日絕早並赴宣德門集議內有官員不來具狀申元帥府依軍法無請住滯右錄二月十二日夜元帥府指揮在前今曉示各令知悉

癸酉王時雍行留守事揭榜通衢云金人許推擇趙氏賢者集百官秘書省共議

君案哲宗無後而上之兄吳敏王赫然下詔以端王有奕其子也今附見既至即閉省門環以兵令范瓊以兵入城留守尚書等封陳王有奕其子也今附見既至即閉省門環以兵令范瓊以兵入城留守尚書等

求和於軍前兩元帥允其議已布聞中外矣且空竭帑藏居民之所積迫取婦與御服之所用割兩河之地恭爲臣子今乃變易前議人臣安忍畏死而不論哉且宋之於中國號令一統綿地數萬里澤加於百姓前古未有興亡之命雖在天有數焉可以一城而決屢立哉昔西漢絕於新室而光武乃興東漢絕於曹氏而劉備王蜀唐爲朱溫篡奪李克用猶推其世序而繼之蓋機世之久德澤在人者深基業難陵遲英雄猶畏而不敢親其位古所謂基廣則難傾根深則難拔之謂也晉武帝因宣景之權以竊魏之神器德澤在人者淺加以惠帝昏亂五王爭柄自相戮害故劉淵石勒得以據中原納賴王導溫嶠崔輔翼元皇江左之盛踰於西京石晉欺天罔人交結外邦以篡其主得之以契丹失之亦以契丹況少主失德任用非人曾無德澤以及黎庶特舉中國淪羅之地以賂戎人天下其何思之哉此契丹所以能滅晉也宋有天下九世比隆漢唐竊觀今日計議之士多前日大遼亡國之臣盡策定計所以必滅宋者非忠於大金也特假威以報怨耳願上皇誤聽姦臣因李良嗣父子之怨滅契丹盟好之國乃有今日之釁然則因人之怨以滅人之國者其禍可勝言哉必又曰滅宋之策在絕兩河懷葅之思除鄰國復仇之志而已又曰大金兵威無敵天下中國之民可指揮而定大金果能滅宋兩河懷葅之思亦不能亡如其不能徒使宗屬賢德之士倡義天下竭國力以北向則兩河之民將去金而歸宋矣且天生而北之國方域至異也晉爲契丹所滅則世復定三關是爲晉報恨然則今日豈必趙氏然後復仇哉中國英雄亦將復中國之恨矣又況禍莫大於滅人國昔秦滅六國而六國滅之苻堅滅燕而燕滅之頃童貫蔡攸貪士以率主欲營私而忘國計屯兵境上欲滅遼取燕雲之地方是時也契丹之使交馳接境祈請於前爲貫攸之計者當從其請爲國遠慮乃欲邀功以釁人之地遂貽患今日雖焚戶戮族又何益哉今元帥威震中原功高在昔乃欲用離間之論而矜一己之功其爲國計亦云失矣貫攸之爲可不鑑哉自古兵之強者固不足恃大金自去歲問罪中國入境征戰已踰歲矣然所攻必克者無他以大金久習兵革中國承平百年士卒罕練將帥未得其人也使異日士卒精練若唐滑鎮之兵將相得人若唐肅代之臣大金能必其勝負哉且世之興亡必以有德而代無德以有道而易無道然後皇天祐之四海歸之若張邦昌者在上皇時附會權幸之臣其爲當國之政今日社稷傾危生民塗炭雖非一人所致亦邦昌爲之力也天下之人方疾若仇讎若付以土地使主人民四方英豪必共起而誅之終不足以爲大金屏翰矣如必立邦昌則京師之民可服而天下之民不可服京師之宗子可滅而天下之宗子不可滅也楠不顧斧鉞之誅幾族之患爲元帥言兩朝之利害望稽考古今深鑑忠言復嗣君之位以安四方之民非特大宋黎元福貽大金萬世之利也

王明清揮麈後錄云秦會之靖康末議狀乃馬先knowledge議會之不善少爲頭就呼滑史連名請之會之既爲宰則言列爲首會之銜職先登率同僚合辭力請會之不得已始首書名所以安氏謀本猶云檜也紹興中先登榜何琉上其藁

辛酉王時雍行留守事揭榜通衢云金人許推擇趙氏賢者集百官秘書省共議

君案哲宗無後而上之兄吳敏王赫然下詔以端王有奕其子也今附見既至即閉省門環以兵令范瓊以兵入城留守尚書等封陳王有奕其子也今附見既至即閉省門環以兵令范瓊以兵入城留守尚書等

修潤令不晦朔明清抱纏第三錢藏檢
識狀金文乃係傳第三狀明清誤也　檜爲議狀已即稱疾守本官職致仕。檢致仕實錄不書案日曆紹興元年檜乞奏
識狀云靖康二年二月十三日准告依前朝
請即守御史中丞致仕。始百官既集、祠部員外郎喻汝礪出舉郎昌事、捫其膝曰、不能爲賊臣屈、途掛衣冠去。
壬申十三日也、衣冠入
於是監察御史吳給、御史盛檢法官王庭秀皆致仕、而祕書省校書郎胡寅、太常寺主簿張浚、開封府司
錄事趙鼎相率逃太學中以避亂、故皆不書議狀、仲給須城人、汝礪仁壽人、庭秀、鄆縣人、寅崇安人、右
文殿修撰安國子浚、成子。成、綿竹人、已見、鼎聞喜人也。堂吏張愼自祕書省歸、取平生所受告牒悉焚之、遂
紹聖元年九月
自爲布衣。此據孫傅跋　金人索前班宗室、開封誤遣朝議大夫將之敵曰、所取宗室、無大夫名、將之曰、我
靖康野記
魏王後也。將之、錡悼王　莫儔聞左副元帥宗維曰、第取玉牒、卽見實數、戶部侍郎邵溥在南薰門下、與宗
廷美五世孫

正少卿黃哲共議、貯以陶器、坎而藏之、紿以爲亂兵所焚、由是疏屬獲免。此據溥、哲墓碑皇統增入、實錄二月癸
酉金人於宗正寺取玉牒溥指名取藏

班宗室自二王宮以近屬及官序高者先取、而中興會要乃云、宗澤請遣梁汝嘉、徐秉哲、王時雍、吳表臣、
留也、王明清揮麈後錄云、秦檜嘗對方滋言二帥爲搜索宗室、有未識者、真偽雜計乞取玉牒其中有名者、盡行搜捕、檜在旁曰、尙誤
吳曾却人家宗族不少、有避地回終而情好疏者、平時窩藏既不與共、一旦臨患、乃欲與之考、恐無此理、足瑞、寔、兵城人、元
時曰中丞實是由此與待之、案取玉牒之日、檜尙未出城、此說誤也、城是三月庚子再取宗室時、貼附此條云

魏王後也。將之、錡悼王　莫儔聞左副元帥宗維曰、第取玉牒、卽見實數、戶部侍郎邵溥在南薰門下、與宗
廷美五世孫

正少卿黃哲共議、貯以陶器、坎而藏之、紿以爲亂兵所焚、由是疏屬獲免。此據溥、哲墓碑皇統增入、實錄二月癸
酉金人於宗正寺取玉牒溥指名取藏

班宗室自二王宮以近屬及官序高者先取、而中興會要乃云、宗澤請遣梁汝嘉、徐秉哲、王時雍、吳表臣、
留也、王明清揮麈後錄云、秦檜嘗對方滋言二帥爲搜索宗室、有未識者、真偽雜計乞取玉牒其中有名者、盡行搜捕、檜在旁曰、尙誤
吳曾却人家宗族不少、有避地回終而情好疏者、平時窩藏既不與共、一旦臨患、乃欲與之考、恐無此理、足瑞、寔、兵城人、元
時曰中丞實是由此與待之、案取玉牒之日、檜尙未出城、此說誤也、城是三月庚子再取宗室時、貼附此條云

自爲布衣。此據孫傅跋　金人索前班宗室、開封誤遣朝議大夫將之敵曰、所取宗室、無大夫名、將之曰、我
靖康野記

魏王後也。將之、錡悼王　莫儔聞左副元帥宗維曰、第取玉牒、卽見實數、戶部侍郎邵溥在南薰門下、與宗
廷美五世孫

正少卿黃哲共議、貯以陶器、坎而藏之、紿以爲亂兵所焚、由是疏屬獲免。此據溥、哲墓碑皇統增入、實錄二月癸
酉金人於宗正寺取玉牒溥指名取藏

班宗室自二王宮以近屬及官序高者先取、而中興會要乃云、宗澤請遣梁汝嘉、徐秉哲、王時雍、吳表臣、
留也、王明清揮麈後錄云、秦檜嘗對方滋言二帥爲搜索宗室、有未識者、真偽雜計乞取玉牒其中有名者、盡行搜捕、檜在旁曰、尙誤
吳曾却人家宗族不少、有避地回終而情好疏者、平時窩藏既不與共、一旦臨患、乃欲與之考、恐無此理、足瑞、寔、兵城人、元
時曰中丞實是由此與待之、案取玉牒之日、檜尙未出城、此說誤也、城是三月庚子再取宗室時、貼附此條云

自爲布衣。此據孫傅跋　金人索前班宗室、開封誤遣朝議大夫將之敵曰、所取宗室、無大夫名、將之曰、我
靖康野記

魏王後也。將之、錡悼王　莫儔聞左副元帥宗維曰、第取玉牒、卽見實數、戶部侍郎邵溥在南薰門下、與宗
廷美五世孫

正少卿黃哲共議、貯以陶器、坎而藏之、紿以爲亂兵所焚、由是疏屬獲免。此據溥、哲墓碑皇統增入、實錄二月癸
酉金人於宗正寺取玉牒溥指名取藏

班宗室自二王宮以近屬及官序高者先取、而中興會要乃云、宗澤請遣梁汝嘉、徐秉哲、王時雍、吳表臣、
留也、王明清揮麈後錄云、秦檜嘗對方滋言二帥爲搜索宗室、有未識者、真偽雜計乞取玉牒其中有名者、盡行搜捕、檜在旁曰、尙誤
吳曾却人家宗族不少、有避地回終而情好疏者、平時窩藏既不與共、一旦臨患、乃欲與之考、恐無此理、足瑞、寔、兵城人、元
時曰中丞實是由此與待之、案取玉牒之日、檜尙未出城、此說誤也、城是三月庚子再取宗室時、貼附此條云

自爲布衣。此據孫傅跋　金人索前班宗室、開封誤遣朝議大夫將之敵曰、所取宗室、無大夫名、將之曰、我
靖康野記

魏王後也。將之、錡悼王　莫儔聞左副元帥宗維曰、第取玉牒、卽見實數、戶部侍郎邵溥在南薰門下、與宗
廷美五世孫

正少卿黃哲共議、貯以陶器、坎而藏之、紿以爲亂兵所焚、由是疏屬獲免。此據溥、哲墓碑皇統增入、實錄二月癸
酉金人於宗正寺取玉牒溥指名取藏

班宗室自二王宮以近屬及官序高者先取、而中興會要乃云、宗澤請遣梁汝嘉、徐秉哲、王時雍、吳表臣、
留也、王明清揮麈後錄云、秦檜嘗對方滋言二帥爲搜索宗室、有未識者、真偽雜計乞取玉牒其中有名者、盡行搜捕、檜在旁曰、尙誤
吳曾却人家宗族不少、有避地回終而情好疏者、平時窩藏既不與共、一旦臨患、乃欲與之考、恐無此理、足瑞、寔、兵城人、元
時曰中丞實是由此與待之、案取玉牒之日、檜尙未出城、此說誤也、城是三月庚子再取宗室時、貼附此條云

察御史馬伸、張所、奉議郎致仕吳給等數人、好問欲遣人持書詣王、訪得那燒女弟之夫閻門宣贊舍人
蔣師愈、又與門下省錄事張思聰謀、募效用李進、縋城以蠟書來上、進行至開德府、守臣顯謨閣直學士
王棣疑之、進以實告、乃遣人伴送至帥府、夢說、桐廬人、致和末、嘗上書直諫、士論推之、所益都人、棣子
也、宏、安石子元豐
龍圖閣直學士

丙子、金人遣曹少監、郭少傅同開封尹徐秉哲治事、先是京師事務、皆取稟軍前故也、敵又索內藏元豐、
大觀庫簿籍、悉取寶貨及大內諸庫、龍德兩宮珍寶奇物、如西海夜珠、王中正、陳搏燒金之類、其他眞珠
美玉珊瑚瑪瑙琉璃花卉玳甜之屬、各以千計、上皇平時好玩、有司所不能知者、內侍王仍靡曲奉金帥、
指其所在而取之、眞珠水晶繡簾、珠翠步障、紅牙火樓、龍麝沈香、樂器、犀玉雕鏤屏榻、古書珍翫、絡繹於
路、此據宣和錄及莫少曾朝野僉言、宣和錄又云、金人入內徧取諸庫珍珠四百二十三斤、玉六百二十三斤、珊瑚六百斤、瑪瑙一千二
百斤、北珠四十斤、西海夜珠一百三十箇、綠砂二萬九千斤、水晶一萬五千斤、花瓶二萬一千八百四十斤、瑪瑙
盞一百二十斤、金碗一百四一隻、王先生燒金、陳搏燒金、高麗進奉生金甲金頭盛各六副、金鞍金馬約金杵刀金作子四百二十五副、
玉作子六百副、花園帶金帶金束帶銀金帶金魚袋帶上皇閤分金錢四十貫、銀錢八十貫、皇帝閤分金錢二十貫、銀錢四十貫、
皇后閤分金錢十一貫、銀錢二十二貫、銀大壺一百二十隻、金大壺四隻、金杯子一百二十隻、銀爽牀二十隻、金合大小四十隻、金水桶
四隻、金盞盤八百副、金注碗二十副、金銀匙箸不計數、金湯瓶二十隻、琉璃盞一千二百隻、琉璃托子一千二百隻、琉璃托子四百隻、碼
碯托子一千二百隻、眞珠扇子四百合、紅扇一百合、盤
扇一百合、行鑾扇三百五十合、大扇六十合、車一百輛　二帥左右姬侍各數百、皆秀髮光顏、紫幬金束帶爲飾、他將亦
不下數十人、壁中珍寶山積。初、李若水既爲金所囚、斥處圊溷、若水曰、事已爾、無可奈何、徒死無益、前日
公雖書國相、國相初無過公意、若今日順從、卽明日得美官、若水歎曰、天無二日、若水寧有二主哉、其從
錄謝克家亦勉之曰、侍郎父母春秋高、兄弟衆、卿侍郎以生、若少愈、萬一得復歸、若水叱曰、忠臣事君、有死
無二、吾今不復顧家矣、雖然、吾親老、汝若歸、勿遽言、恐重傷吾親意、令兄弟徐言吾死國也、是日、左副
元帥宗維引若水論意、若水不聽、復囚之。
戊寅、王以京師久無耗、檄諸將帥伺其實、若敵來有去意、卽引兵近畿、
如此、豈忍坐視乎、時范納、趙野合兵屯南京、遣使臣趙哲獻書帥府、哲、
將家子、有膽略、以百騎分三隊進、
與金人三四戰、獲數級、奪金人馬三匹以獻、王大悅、都監康履面責哲不當、王叱退之、野、軍自大名亂後、
尤無紀律、日出剽掠、甚於敵騎、澤遣書請野、納及知興仁府曾楙、使率所部勤王、野等以爲狂、不答、知泗
州朝請大夫賈公望見經制使翁彥國、切責之曰、京城報甚急、天子日夜望中外救援、今留此不進、豈欲
反邪、泗小壘、錢糧俱竭、向來日更不供軍、公宜斬公望以謝軍、第恐朝廷他日未遽貸公爾、彥國慚、翌日、
提兵趨淮西而去、公望、昌朝孫也、昌朝、眞定人、慶曆中宰相。　金人取詳通經教德行僧數十人、待遇頗厚、
庚辰、王發東平府、王在東平踰月、京城音問不通、副元帥汪伯彥等共議移屯濟州、以蔽敵隙、王從之、
是日、副元帥宗澤自滑渭移軍南華縣、先是澤約諸帥會兵五仞、無一人至者、澤嘗願擊敵、引諸將共議、

都統制陳淬曰。敵方熾。未可輕舉。澤怒。將斬之。諸將羅拜。乞代淬效死。會元帥府檄至。澤乃引兵屯南華境上。調淬曰。汝當先諸將一行。以贖前日之過。淬曰。願盡力。遂進兵。未十里。與敵遇。出敵不意。敗之。即據南華縣。是時。潤、濮、濟、單、曹、亳、陳、潁、應天、廣濟諸郡。皆有勤王兵。敵又犯亳州。直祕閣京畿轉運副使兼江淮發運副使向子諲。遣使臣持書。遺金人。以會合勤王兵馬所爲名。大略言兵勢逆順。令退保河外。敵遽以亳、宋等州守禦所牒報之。約日率戰。諸道兵畢集。緘不進。子諲、敏中元孫也。敏中開封人。國平中宰相。

辛巳。尚書吏部侍郎李若水爲金人所殺。時左副元帥宗維再召若水。問以不肯立異姓狀。若水言。主上仁孝寬儉。未有過失。豈可輕議廢立。宗維曰。趙皇失信。使南北生靈如此。安得爲無過。若水知敵不可以義動。卽曰。若以失信爲過。則公乃失信之尤者。乃歷數其五事。且曰。汝伐人之國。不務安全生民。徒掠金帛子女以自豐。汝滅亡不久矣。因肆罵不已。宗維大怒。卽圍邱下殺之。若水將死。監刑者復問侍郎服未乎。若水奮臂愈切。敵怒。以刃裂頤斷舌。然後殺之。梟其首。此據著永遵事。金人相謂曰。大遼之破。死義者以十數。今南朝惟李侍郎一人。咸歎重之。初。若水之出使也。潤聖皇帝擢監右藏西庫。修武郎王履爲之副。使還。邊相州觀察使。履抗敵不屈。卒與俱死。履、開封人。累世右職。元符末。坐上書入籍。編管新州。若水死年三十五。中興附若水觀文殿學士。後謚忠敏。附履武勝軍節度使。案履事迹甚偉。而實錄乃無一字及之。殊不可曉。今以履事迹及墓誌忠臣三節錄係入。實錄附傳。若水陷死。爲歐詩。李舉云。墓門天分。天卒不窮。忠信教死兮。死亦何窮。履事迹乃以爲謂履所賦。今且附此俟考。

金主遣諸軍都部署　莫宗國　謀同音。尚書左僕射權簽書樞密院事韓正持册來立張邦昌。要錄載有册文云。尚書左僕射兼知樞密院。宋氏年七月册到張爲副使。猶居此官。此時無緣已爲僕射。實錄劉韜附傳云。命其尚書僕射韓正持册。正館語。即此人也。今增入。

金遣吳幵、莫儔集百官於皇城司。議遷都之地。衆以揚州江寧爲請。敵命都江寧。

壬午。鄜延經略使張深引軍屯陝府。先是。宣撫使范致虛欲聚兵爲長驅河、洛之計。深不敢戰。乃議各圖進取。互爲聲援。使彼罔測。且戰且前。庶有先到國門者。議久不決。深遂行。翌日。熙河經略使王倚、環慶經略使王似、西道副總管孫昭遠皆來會。

癸未。金令百官拜表。高立張邦昌。光祿大夫中太一宮使唐恪既署議狀。仰藥死。實錄恪附傳云。恪聞議立異姓。呼其語子謂曰。吾爲大臣。而國家至此。頗力不能救。何有死耳。乃仰藥自殺。其後張邦昌壞位。朝士貴賤多拱手臣之。獨恪先事而死。識者推其節。王倫東都事略云。恪既書名。乃仰藥死。二書不同。案議立邦昌。在此月癸酉。恪以前宰相居城中。若不書名。金人無不詰難之理。又無由經十有餘日。尚不書議狀也。更少甘食言曰。臣於絕書當議推戴張邦昌。恪大恥一官。僭先棄京不法所爲。納厚祿趙氏。議事異姓。實負國家。異之何益。據此則恪亦在議中。未嘗先事而死明矣。汴都記曰。是時金人正收人心。故殺二聖甘與王時雍等議。時雍不從。金人欲正其罪。恐動衆心。故以金銀事殺之。若謂金銀少。自有四壁根括官。執禮副留守。非其職也。案實錄。金銀官入人。執禮爲首。此所云議。若四人果有給兵數二聖之事。本傳及寥話無容不書。記事者得於傳聞。又誤以安扶爲安復也。今並不取。

是日。再括金銀。留守司差官百員。分坊巷徧加相檢。左諫議大夫洪彙等分詣戀親蕃衍宅。諸妃嬪位所至。與宮人飲。又頗匿餘金。以自奉。吏部員外郎王及之至沂王府。遂坐番衍宅門。罵諸王。此據李綱記上語修入。八月戊午行遣。彙、南昌人也。

丙戌。陝西宣撫使范致虛以勤王兵至陝府。初。致虛抵華陰。京西轉運副使劉汲遣書。勸以一軍自衛中

乙亥。唐恪男秉進狀。先臣恪任觀文殿學士中太一宮使。以臣僞上書任少宰日不合許割三鎮事落職。乞依故事追復有官。唐恪追復觀文殿學士丁丑中書舍人胡松年奏。張陳請其父不應仲遇請二聖之策。乃欲殺以死報恩。或謂果纔敎寄特與復職。臣不敢輕議。著曰。嘉其死節。臣嘗詢有司。更加詳攷實狀。詔與降復職指揮。更不施行。明詔所云。誤以松年爲張澄也。實錄附傳云。觀文殿大學士唐恪。錄仍前不書落職事。此不惟疏略。當必有故。

是日。王次淵州。時元帥府官軍及羣盜來歸者凡八萬人。自黃河以南。分地而屯。濟州凡九千五百人。以爲王之衛。隸都統制楊惟忠。開德府萬九千人。濮州七千人。以拒敵之在衛南。革城、臨濮者。並隸副元帥宗澤。與仁府萬九千人。廣濟軍八千人。單州六千人。柏林鎮三千人。以拒敵之在考城者。並隸節制軍馬黃潛善。大凡官軍民兵六萬四千五百人。孔彥威、常誼、丁順三盜萬五千人。分屯六州。而向子諲在宿。何志同在許。趙野、范納在宋。趙子崧在陳。皆圍繞京都。未得進。

甲申。金人取太學錄黃豐、楊愿赴軍前。二人託疾得免。愿、山陽人也。敵遊騎五百至濮州雷澤境上。府向拱禦之。拱勇而有謀。先結繩桑下。賊至挑戰。已而僞遁。敵追奔。馬絆而止。悉擒斬之。元帥府以拱爲閤門祇候。

乙酉。大風拔木。　戶部尚書梅執禮、禮部侍郎陳知質、刑部侍郎程振、給事中安扶爲金人所殺。初。金人括金銀急。命執禮等八人輩之。未幾。執禮等議曰。敵所以留車蹇者。爲金銀也。今欲足元數。雖銅鐵亦不給。不如結罪申絕。寒其所請。宦者謂金人曰。試許士庶人金銀易米麥。當有出者。已而果然。二帥大怒。是晚。召執禮等四人。貸以金銀不足。曰。胡不賦之於民。四人同辭對曰。今天子蒙塵。臣民皆願前死。雖肝腦不計也。於金銀何有哉。顧誠亡以塞責。敵大怒。問官長安在。欲加其罪而瓜其餘。振恐。執禮坐之。還前曰。皆官長也。敵不勝其忿。先取其副侍御史胡舜陟、殿中侍御史胡唐老、監察御史姚舜明、王俁。各杖之百。幾死。執禮等猶爲之請命。既而遣還至南薰門。有呼於後者曰。尚書且止。有元帥台令。四人皆下馬跪聽命。則以次敲殺之。梟其首。趙甡之謹史稱胡唐老逢死盜賊矣。乃下令曰。根括官已正典刑。金銀或尚未足。當縱兵自索。執禮、浦江人。振、樂平人。扶、滑子。滑、開封人。元祐知樞密院事。舜陟、績溪人。舜明、嵊縣人。俁、宛邱人也。後贈執禮資政殿學士。知質、振、端明殿學士。自城破至此。凡再納金二十一萬兩。銀七百十四萬兩。表緞一百萬匹。皆有畸。敵猶以爲少。故殺之。　朝野僉載二月二十八日。大金以金銀事執梅執禮、陳知質、程振、安復殺之。監察御史裴端等知四人之由。將欲諫兵以救二聖。甘與王時雍等議。時雍不從。金人欲正其罪。恐動衆心。故以金銀事殺之。若謂金銀少。自有四壁根括官。執禮副留守。非其職也。案實錄。金銀官入人。執禮爲首。此所云議。若四人果有給兵數二聖之事。本傳及寥話無容不書。記事者得於傳聞。又誤以安扶爲安復也。今並不取。

是日。再括金銀。留守司差官百員。分坊巷徧加相檢。左諫議大夫洪彙等分詣戀親蕃衍宅。諸妃嬪位所至。與宮人飲。又頗匿餘金。以自奉。吏部員外郎王及之至沂王府。遂坐番衍宅門。罵諸王。此據李綱記上語修入。八月戊午行遣。彙、南昌人也。

丙戌。陝西宣撫使范致虛以勤王兵至陝府。初。致虛抵華陰。京西轉運副使劉汲遣書。勸以一軍自衛中

趙河陽焚廬積聚絕河橋一軍自陝洛直抵鄭許與諸道連衡敵必解散致虛以謝汲遂行。此據吳公遹所作汲傳附入但公遹稱致虛接兵華陰汲以書盡貢云云致虛以書勉而鄜赤不行則非也其實致虛銳意出師但以無謀致敗今略修潤之時南道副總管高公純奉詔勤王頓兵不進汲誚責再三不聽乃取其所部兵馳入援汲丹稜人皆爲開門府判曹掾介直有守至是稍擢用之。

丁亥貢致殿大學士知中山府陳亭伯爲步將沙振所殺初金左監軍完顏昌圍中山府亭伯冒圍入城固守踰半年敵不能下至是呼總管使盡括城中兵擊賊以衆寡不敵辭斬以徇復呼振使往振未有勇名亦固辭亭伯固道之振懼潛衷刃入府有妾好定者。案宋史陳遘列傳妾名定奴　責其不待報振立斬之遂害亭伯於堂中次子錫與僕妾十七人皆被禍振出帳下卒噪而前曰大敵臨城安得殺吾父執而捽裂之身首無餘。趙姓之遘史金人以上皇北狩至中山府其帥陳遘登城上皇呼遘遘曰道君皇帝必金人之詐也以窗騎之遘鼓舞噪聞而殺遘其子錫在旁劘身護遘乃并殺之於是振真守中山案此時道君未離城有道君皇帝必金人之詐也以窗騎之遘鼓舞噪聞而殺遘其子錫在旁劘身護遘乃并殺之於是振真守中山案此時道君未離城下安得遘中山若終則亨伯死不在此時史與姓之必有一誤臣修此錄凡繫日月者必以及大敵乘冒連至延寧宮太后已出良所謂上皇手帖密其詞必有誤注據趙卽昌也昌於又火是日太后脫身何所都人亦知其偽案欽皆得逮臣謹案靖康之變率族北遷迄元帥太陳史爲斷但此時河北已陷絕史臣亦是得之傳聞容有差互以來有他書致證姑附見此。

敛而葬諸鐵柱寺中與贈特進謚曰愍節昌金程宗楊晦子達賢也。案程與諸和錄有金人復取河南詔曰奸臣昌等恣心誑逆玩遊歌舞請歸從遷務報絕世自

庚寅吳幵莫儔來報邦昌來日入城以觀人情仍告語城中萬一有不測盡行屠戮於是治尙書令廳及西府以待之。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三

【建炎元年】三月辛卯朔范瓊率諸將陳兵以迓張邦昌金人以鐵騎送之及門面返暗時邦昌入居尙書省百官班迎邦昌與百官交拜於道司門郎中徐俯獨不拜對王時雍大呼號慟掛冠而去俯辭子也。時執政以下咸有勤進文。此據洪皓記聞所云張棣圖錄云楊晦劇談神錄是後來所改今附此俟攷

庚寅吳幵莫儔來報邦昌來日入城以觀人情仍告語城中萬一有不測盡行屠戮於是治尙書令廳及西府以待之。

戊子金令百官作勤進張邦昌表禮部員外郎吳懋當草表自稱疾求罷。汪藻撰懋墓誌云爲禮部員外郎會金立張邦昌法當郎草牋奏公度不可拒

將引鑑自鐵有幸非常者優曰僕請爲之公由是獲免而王時雍川卒坐政事堂公發憤罵時雍曰反賊吾不能殺汝如段秀實耶時雍面頰發赤不能對公因以疾求謝不聽逐稱疾篤於家。

實錄然是時執政孤弱曾輔前執政路允迪曾在金營城中前執政惟李回一人當攷

軍器監王紹獨曰念之久矣何不亟爲因探懷出表以示衆爲切齒慟哭聲聞於外衆皆感泣

哲陵人也於是吳幵莫儔齊司農少卿胡思所改定在京百官勸請狀詣敵營其辭略曰伏惟大宰相公名高今古學通天人位冠冢司身兼衆美伏望以存生爲疑而不以細行自飾以機政爲虛而不以固避幵等至二帥遣知樞密院事漢軍都統制劉彥宗禮部侍郎劉思兵部侍郎何奐奉御前文字高慶裔持詣邦昌邦昌入居尙書省相公曾慥今日人情所向乎今日人情畏金人兵威耳金人去後公保人心如今日乎拜告曰

不聽使人守之。百官勤文狀金人曉諭者路鄰文中有之見四月庚申注

彥宗等到城中文字與吳幵莫儔俱至故知狀內卽彥宗也思改勤請狀有案牘今參致修正狀延諮中興紀

王辰金人以兵部尙書呂好問工部侍郎何奐言給事中韋壽隆、案徐夢莘北盟會編作韋壽隆

李熙靖左諫議大夫洪彝光祿卿黃唐傳軍器監王紹、案北盟會編王紹下尙有東部員外郎王及之總部員外郎盛

趨當有脫文　工部員外郎李士觀刑部員外郎呂勤倉部員外郎曾憤祕書省著作郎顏博文爲事務官限三

日立邦昌不然下城盡行焚戮都人震恐有自殺者邦昌亦欲自裁或曰相公城外不死今欲以死塗炭一城耶衆人泣勸再三乃止昌言新塗人壽隆餘杭人熙靖晉陵人唐傅侯官人士觀訪孫訪錢塘人雍愷黟中宰相

580

晉江人博文、安德人也。昌言、紹及之、健、博文皆與時雍等同趣、而憎娶吳幵女、故金用之。實錄稱中書舍人李純靖等。

務官案附傳、純靖自西掖出守洪州復以故官召、靖康元年除待制本祠此時不爲舍人實錄誤也

癸亥吏部尚書王時雍等申、今來軍民、悉願推戴張太宰、據京城無主日久、伏望早賜遣備禮儀施行、金復令吳幵、莫儔入城、云以初七日行册命之禮。留守司以軍前劄子復須金銀元數、遂分下二十三坊、每坊金四十四萬五千兩、銀二百八十一萬四千一百五十兩、裝緞八萬四千三百一十六匹、下戶金亦不減百、銀不減千、裝緞亦百餘、細民但發笑、亦不憂曰、金人以立主事、恐民不服、先以此脅之耳、已而果然。徐夢莘北盟會編載開封府收起金銀事在此月壬寅、與實錄不同、夢莘所編又云、先是城陷之初、金人索在京戶口數、開封府張大其事、祖以七百萬戶人令以人戶等第數配、故雖細民下戶亦不下金三十餘兩二百餘匹、督令日下送納、士庶知所配無規、但相與戚戚而已。　江淮發運副使向子諲遣進士李植賫金船詣元帥府、且悉獻本司錢糧之在濟州者、以助軍費。王晉溪以植爲承直郎、招信人也。紹興八年、子諲乞良嗣墓中指揮邦昌家屬事宜付史館、奏狀稱任京發轉運副使被檄運副使

王晉溪以植爲承直郎、招信人也。紹興八年、子諲乞良嗣墓中指揮邦昌家屬事宜付史館、奏狀稱任京發轉運副使被檄運副使

今從之。　鄜延經略使張深自陝府將所部改潼遮號州、初諸帥既集、宣撫使范致虛欲盡取五路兵、與敵劉日會戰、經略司主管機宜文字李舜以敵氣方銳、勸深取間道趨京師、其實謀避敵也、深別致虛、致虛大駡曰、公獨異議、殆假此以聞耳、深曰、既不能進、北可守株以誤國事、遂與副總管劉光世合軍面去、舜、華陰人也、深至盧氏縣、乃山行出大和谷之汝州。

丙申、統制官閻門宣贊舍人吳革、錢范瓊所殺、革將起兵、北參謀吳錄等曰、事急奏緩則有不測之禍、夜漏未盡、班直甲士崔廣等數百人排闥至革寢所曰、邦昌以翊日受册、請舉事、革以衆不可奪、被甲上馬、時雍等懇奏、復傳旨云、如不蒙聽從、即當引避、時雍率百官邊幷、邦昌即回身面東拱手而立、有衛士曰、平日見恰人作雜劇裝假官人、今日張太宰卻裝假官家、是日風霾日色薄晡而有暈、邦昌若有所得、上皇在青城聞之曰、邦昌若皆慘沮、邦昌亦變色、惟王時雍、吳幵、莫儔、左言、范瓊等四人欣然若有所得、上皇又遣左副元帥宗維書、以節死、則社稷增重、今既立異姓、則吾事決矣、因泣下沾襟。此據曾肋北狩見聞錄。時上皇在青城聞之。

乞東南一郡、以奉祖宗遺祀、宗維不許。　王若沖北狩行錄云、軍前已議北遷、令妻劉氏、子某某、暴山林、謝事罷政之後、北行教門、公非某之罪、失固不可逃、其金玉神御、遠遷

甚國、欲乞東南一郡、以享祖宗血食、不辭大願之遂、曾肋北狩見聞錄云、金人凡有計議、兵在渭堰御前、則聚御前議之、既定、則聚御前議之、既定、則聚御前議之、既定

曹輔翰林學士莫儔權簽書樞密院事。輯實錄、時雍、(諱)皆自吏書除。不知吏書何以有二員。疑(諱)皆除日皆是協從赴金營而時雍供攝之耳。沈良除論云、邦昌既立以時雍太師、何烈草史云、王時雍領三省事、徐秉哲楊門下侍郎、皆誤記也。今不取。大理卿周懿文爲開封尹、吏部員外郎王賡之權都水使者。大抵往來虜騎事者、幷儔也。逼逐上皇以下者。時雍、秉哲也。秉懿都人者。范瓊也。遂皆擢用。回江寧人。靖康初、簽書樞密院事、及是、前執政在城中者、惟回一人。時馮澥、曹輔留敵營、邦昌素善澥、將歸之、而輔不在請中、故以回補其處。時雍既受命、請用二府蓋禹、許之。都人號時雍賀國牙郎。案紹興申、王次翁、曾統、謝祖信勸趙鼎受邦昌僞官爲宗澤提刺、退而告人有親率玉音之語、前後不應爾。蓋誤記也。

幸丑、金人遣虞賀使崇祿大夫兵部尚書高慶裔、副使彰武軍節度使李士遷入城。其書曰、固倫尼伊拉一齊貝勒左副元帥、皇子右副元帥同致書於大楚皇帝。向承明詔、擇立賢人、爰及庶士之謀、已諒英聰之德。具聞天闕、俊降册書、禮命初行、臺情胥悅。未遑仲於盛牘、不圖辱於華緘。幸容先導微悰、繼陪高論。別幅遣邦昌衣著百二十段、馬四匹。既見、邦昌與慶裔等燕於禁中。　金人分兵犯濟州、至柏林鎮、距州幾百里。王聞之、命都統制楊維忠、維忠曰、諸少將不出、首推老者。王曰、此遊騎伺吾虛實耳。乃令維忠擐甲五軍、翼擁堤上、張滿以待。又命中軍統制張俊以所部爲疑兵。夜、金拔寨遁去。是日知冀州權邦彥與敵再戰、殺傷相當。京都轉運判官直龍圖閣閻肅亦以所募民兵出戰。宗澤自南華縣遣二千騎援之。敵引去。復向開德。邦彥與澤所部統制官孔彥威夾擊、大敗之。　陝西宣撫使范致虛兵潰於千秋鎮。初、致虛率諸路兵過陝州、與敵遇戰十數、殺傷相當。復得潼關參議官趙宗印以舟師至三門集津、亦屢得小捷。致虛乃授宗印河東制置使、整軍出潼關。僞西京留守高世由聞之、遣使告急於左副元帥宗維。乞兵爲援。宗維謂諸將曰、致虛儒者、豈知用兵。當使尿堰三千救之。案北盟會編作宗維使尿堰三千人救之。致虛前軍出武關、由鄧州、運池之閒、屯於千秋鎮。宗維遣貝勒洛索將精騎自伊陽直衝之。王師不備、遂棄輜重而奔、死者幾半。西道副總管孫昭遠、瑗處經略使王似、熙河經略使王倚留居陝府。致虛收餘兵入潼關。世由、瑗孫也。致虛之離陝也、稗將李彥仙說致虛曰、陝爲軍後、盡少遺之兵。行者利速、多爲支軍、則舍不致、速敗不致覆。不然、衆屯聚出殺、渾一隨於險、則敗矣。致虛業已發、俾彥仙沮解。能不用。彥仙、彭原人。後徙鞏。善騎射。喜言兵。皆爲种師中部曲。入蜀中、斬首二級、稍得遷校尉。其說致虛不見聽。至是果敗。致虛平秩之敗案趙甡之遺史及李

己亥、王時雍領尚書門下省事。時呂好問未就職。故時雍兼之。邦昌遣戶部侍郎僞溥使左副元帥宗維。中書舍人李會使右副元帥宗傑。報以欲詣軍前致謝。二使及門、先以狀申金。答云、皇帝不須出城。好治人民、俟娶相見自往謝也。

庚子、金人來取宗室徐秉哲、令坊巷五家爲保、毋得藏匿。開封少尹艾承力爭、不聽。澤差少尹余大均主其事。前後凡得三千餘人。秉哲悉以使引押赴軍前。實行者皆令衣袂相連。閣而往。濟王之夫人付氏避難它出。秉哲捕而拘之。　此以欽宗實錄、趙甡之遺史、李綱遺事、忠憤子錄家傳參修　開封尹權都水使者王賡、吏部員外郎王賡之權都水使者。范瓊也。遂皆擢用。回江寧人。靖康初、簽書樞密院事、及是、前執政在城中者、惟回一人。時馮澥、曹輔留敵營。邦昌素善澥、將歸之、而輔不在請中。故以回補其處。時雍既受命、請用二府蓋禹、許之。都人號時雍賀國牙郎。案紹興申、王次翁、曾統、謝祖信勸趙鼎受邦昌僞官爲宗澤提刺、退而告人有親率玉音之語、前後不應爾。蓋誤記也。

宋宗室交與敵人乎。遂自縊而死。　權戶部尚書刑直孺免權職。太府卿朱宗懋尚書刑部侍郎。戶部員外郎陳師尹權太府卿。庫部員外郎葉份權左司郎官。宗綬子。統、僞遊人管幹給事中

令不取。工部侍郎何昌言請更名善言。避邦昌名也。其從弟通直郎昌辰亦謝於東都更名知言。時率直大夫致仕徐俯居城中。買一婢子。名之曰昌奴。過朝士至。即呼前驅使之。是日。兵馬副元帥宗澤與金人戰於韋城縣。敗之。金人既爲權邦彥所卻。澤因約至深州。直秘閣姚鵬圖進兵。鵬未至。澤自引所部至衡南。候騎報賊盈近。宜少避。澤曰。將孤兵寡。不深入重地。無以取勝。澤揮戈直前。親冒矢石。與戰。敗之。敵益濟師。官軍不利。將士傷重者什二。先鋒將果州刺史王孝忠戰死。士卒知退無所恃。人人爭奮。敵大敗。斬首數千級。遂得韋城縣。敵欲夜襲澤。澤知之。日暮。移軍而華。敵果夜至。得空壁。大驚。自是不復出。澤在軍中。與士卒同甘苦。故人樂爲用。汪伯彥中興日曆云。三月辛巳。開樞府。宗澤申金人十日自衛南到來侵犯。乞趣援。十六日丙午。宗澤申金人十日已午間退過十一日辰巳間再與近探報。統制官孔彥威率兵中西門殺退十一日辰巳間再與金人接戰。本軍遂權邦彥下官兵協力殺退。當夜三更拔寨過去。奉王旨行下。不得追襲。恐落好頓。十九日己酉。據副元帥宗澤下敗兵五人。前來。稱宗澤元帥十二日領兵追襲。待便入京城下解圍。當日到衛南。遂伏兵殺退東趨陳留縣。兵敗。宗元帥易衣裝。棄敗兵夜走。奔北。據澤申。知敗兵所說外。見於滑澤縣招集潰兵。乞給器械。澤先造戰車一百五十輛。大面磁運推高者若干。一旦遇敵。倉卒皆委而走。金人以戰車蔽澤軍。實而歸。王聞之曰。昔見澤戰車大不適用。徒費工料。澤不聽。今果資敵矣。初劉指揮遇戰車五輛。試之不可用。軍中病瘻。乃提軍見澤。爲車陣圖以獻。澤喜。問所闕。措既得納。便不告而還。澤又二人所進書。皆出於澤。死之後。恐來足信。今以欽宗實錄及澤遺書參修。戰車事。今年九月己巳注可攷。先是知博州孫振以軍民之兵二千人至冠氏縣。案博州有冠氏縣。原本冠訛設。王命屯濮州。受澤節制。去年十二月己丑。至是。開澤與敵戰。其親兵皆懼。且懷鄉土。乃殺振。分取軍資。散而北歸。振、傅父也。耿延禧申興記云。振壓馬死。今從汪伯彥中興日所載考。癸丑。呂好問權領門下省職事。好問雖繫新銜。仍被德誠。察院開金人立張邦昌。欲來王至宿州。駐軍謀渡江。左先鋒檝重至山口鎮。三軍籍籍。謂不遽東。師而遷路何也。王聞其語。遂能行。欽宗實錄。以宿州之行。爲黃潛善建議。案中興日曆。潛行在三月十三日癸卯。此事潛善在興仁三月二十七日丁巳潛善乃至濟州。實錄誤也。當改。延禧申興記。初不深考。附此事於潛善至濟州之後。而史臣因之。是時耿南仲、汪伯彥在濟州。來知約。是何人建此議。今亦云師府察院使致。宗澤自南華造兵過大溝河。襲金人敗之。甲辰。金人遣高慶裔入內藏庫。又命館德軍節度使王汭與慶裔備來。汭燕人也。是日。館門下省呂好問。以私財即永慶院。啓建祝釐道場。慶裔適入城。衆皆恐懼。好問曰。未可以得其心。亦諸貿繫。金請何以息其勳。翼朝昨奉台令。取索金銀表段。以充犒軍。勝場悉以付輸。翼位之初。財少。無以應官吏。固敢弗庾。倚掌大恩。並不論報。縱割肌體。豈是能酬。久有比肩隨事之多。欲廣義則無資。以其生。欲厲搏則乏權。以違其命。而備科正急。剝徧相尋。若國日削。淪溺則所存無幾。非仁何以守位。非民何以保邦。坐觀轉壑之巫。不啻履冰之慄。與其鴟夷異地。莫救於裴元。孰若歸命投誠。仰祈於大造。伏望察其狼狽。賜以矜容。特賞冒昧之誅。誕布涵除之惠。則捐軀結草之德。誼全徒裂於死亡。報稱之心。敢仰一身之慶。遺期於沒齒。以答隆恩。又乞往謝二帥。大慈皇帝張邦昌僭稱。伏奉皇帝聖旨。特降稱臣。衙加封爵。遣省臣賜酒之資。何以對揚。休命。前此以晉死避。終不獲辭。敢惟還授之初。盡出慙惶之賜。尊因遣使。附奉表章。願率拜於光化。庶少伸於謝禮。未蒙台令。殊宣竟。於幾性。伏望恩慈。早賜指揮。俟承報示。徑伏軍門。舉率之誠。併罄血誠。不宣謹白。鄜延經略使張深引軍次魯山縣。時西道都總管王襄亦在焉。襄議與深合軍。深以襄所統皆烏合。不從。乃趨潁而去。乙巳。邦昌詣青城。謝二帥。既至。迎接殿下。揖而升。敘賓主之禮。酒三行。邦昌請不毀趙氏陵廟。能括金銀。存留樓櫓。借東都三年。乞班師。降號稱帝。借金銀犒賞。凡七事。敵皆許之。丙午。邦昌下令。不御殿。不受朝。引對百官於延康殿小軒。呂好問家傳云。虜劫邦昌至紫宸。令拱二聖。好問曰。不可。邦昌爲然。而止。案實錄初錄進。疑未實。俟詳攷。執政侍從以上坐議。言必稱名。飲膳起居。不用天子禮。遇金人至。則遜易服。邦昌雖僭立。其處大內。多不敢當至尊之儀。有華國崔恭夫人李氏者。數以果實奉邦昌。邦昌亦厚答之。一夕。邦昌有酒。李氏擁之曰。大家。事已至此。尚何言。即衣之赭色半臂。益之以酒。被邦昌入福寧殿。使其育女陳氏侍寢。其後因邦昌之姊入宮。乃留其從者。而易陳氏以歸。王明清揮麈後錄云。道君在燕郡。有妾彭氏。稍慧黠。上憐之。小故出爲都人張氏婦。上卽位。頗思焉。復召入禁中。恩傾一時。寵無與比。交蓮夫族。頗招權賄。金錢。士大夫亦有登其門而進者。二聖北狩。彭氏以無名位獨得留。一夕。邦昌有酒。彭氏衣以赭色半臂。接之入福寧殿。使宮人之有色者侍寢。邦昌既醒。急解其衣。翌就他室。固已無及。突其後。邦昌得罪者以此。案史及李綱遺表。遜退忠所書。乃李氏事。首尾甚詳。明清所云。疑姓氏或誤。姑附諸此。今年七月丙辰日行遣。王時雍每日白事。屢以陛下呼之。邦昌叱之。乃退。徽猷閣直學士知淮寧府趙子崧開張邦昌僭立。卽以狀白王。乞遣師要擊河上。迎請兩宮。問罪僭逆。且言國之存亡。在此一舉。若有獻議擁兵南渡者。似未可聽。大王麾下皆西北人。孰肯渡江。渡江之後。中原豈可復收。莫如自近畢兵要擊。此爲上策。子崧、燕懿王後。溫恭慈惠。王世雄孫也。燕王生英國公惟忠。惟忠生韓國公從端、從諫。生世雄。世雄生贈通奉大夫令郾令郾生子崧。丁未。邦昌下令曰。嗣位之初。宜廣推恩霈。今四方道路未通。致赦宥未能宣布。緣京城閉閉日久。下項事可以先次施行。應罪人常赦所不原者。並與釋放。文武臣僚皆遷官。特奏名三舉以上及府監諸州解首。並與推恩。廂禁軍依例犒設。應見行法令典。窒百司事任職務。一切依舊。內有於民不便者。臺省寺監條具以聞。仍許諸色詣鼓院奏陳。當議參詳更定。以從民欲。邦昌僞赦全文云。三月十七日。三省樞密院同奉面旨。嗣位之初。宜廣推恩霈。今四方道路未通。致赦宥未能宣布。緣京

今參取修入。王衛所領節度、觀團練二轉再四加恩者中有之。

邦昌以書至軍前。論根括金銀事。書曰。比以冒瀆神禮。屢謝悾悰。雖遜貢於忱辭。終來親於的是何人建此議。今亦云師府察院使致。宗澤自南華造兵過大溝河。襲金人敗之。甲辰。金人遣高慶裔入內藏庫。又命館德軍節度使王汭與慶裔備來。汭燕人也。是日。館門下省呂好問。以私財即永慶院。啓建祝釐道場。慶裔適入城。衆皆恐懼。好問曰。未可以得其心。亦諸貿繫。金請何以息其勳。翼朝昨奉台令。取索金銀表段。以充犒軍。勝場悉以付輸。翼位之初。財少。無以應官吏。固敢弗庾。倚掌大恩。並不論報。縱割肌體。豈是能酬。久有比肩隨事之多。欲廣義則無資。以其生。欲厲搏則乏權。以違其命。而備科正急。剝徧相尋。若國日削。淪溺則所存無幾。非仁何以守位。非民何以保邦。坐觀轉壑之巫。不啻履冰之慄。與其鴟夷異地。莫救於裴元。孰若歸命投誠。仰祈於大造。伏望察其狼狽。賜以矜容。特賞冒昧之誅。誕布涵除之惠。則捐軀結草之德。誼全徒裂於死亡。報稱之心。敢仰一身之慶。遺期於沒齒。以答隆恩。又乞往謝二帥。大慈皇帝張邦昌僭稱。伏奉皇帝聖旨。特降稱臣。衙加封爵。遣省臣賜酒之資。何以對揚。休命。前此以晉死避。終不獲辭。敢惟還授之初。盡出慙惶之賜。尊因遣使。附奉表章。願率拜於光化。庶少伸於謝禮。未蒙台令。殊宣竟。於幾性。伏望恩慈。早賜指揮。俟承報示。徑伏軍門。舉率之誠。併罄血誠。不宣謹白。

鄜延經略使張深引軍次魯山縣。時西道都總管王襄亦在焉。襄議與深合軍。深以襄所統皆烏合。不從。乃趨潁而去。

乙巳。邦昌詣青城。謝二帥。既至。迎接殿下。揖而升。敘賓主之禮。酒三行。邦昌請不毀趙氏陵廟。能括金銀。存留樓櫓。借東都三年。乞班師。降號稱帝。借金銀犒賞。凡七事。敵皆許之。

丙午。邦昌下令。不御殿。不受朝。引對百官於延康殿小軒。呂好問家傳云。虜劫邦昌至紫宸。令拱二聖。好問曰。不可。邦昌爲然。而止。案實錄初錄進。疑未實。俟詳攷。執政侍從以上坐議。言必稱名。飲膳起居。不用天子禮。遇金人至。則遜易服。邦昌雖僭立。其處大內。多不敢當至尊之儀。有華國崔恭夫人李氏者。數以果實奉邦昌。邦昌亦厚答之。一夕。邦昌有酒。李氏擁之曰。大家。事已至此。尚何言。即衣之赭色半臂。益之以酒。被邦昌入福寧殿。使其育女陳氏侍寢。其後因邦昌之姊入宮。乃留其從者。而易陳氏以歸。王明清揮麈後錄云。道君在燕郡。有妾彭氏。稍慧黠。上憐之。小故出爲都人張氏婦。上卽位。頗思焉。復召入禁中。恩傾一時。寵無與比。交蓮夫族。頗招權賄。金錢。士大夫亦有登其門而進者。二聖北狩。彭氏以無名位獨得留。一夕。邦昌有酒。彭氏衣以赭色半臂。接之入福寧殿。使宮人之有色者侍寢。邦昌既醒。急解其衣。翌就他室。固已無及。突其後。邦昌得罪者以此。案史及李綱遺表。遜退忠所書。乃李氏事。首尾甚詳。明清所云。疑姓氏或誤。姑附諸此。今年七月丙辰日行遣。

王時雍每日白事。屢以陛下呼之。邦昌叱之。乃退。

徽猷閣直學士知淮寧府趙子崧開張邦昌僭立。卽以狀白王。乞遣師要擊河上。迎請兩宮。問罪僭逆。且言國之存亡。在此一舉。若有獻議擁兵南渡者。似未可聽。大王麾下皆西北人。孰肯渡江。渡江之後。中原豈可復收。莫如自近畢兵要擊。此爲上策。子崧、燕懿王後。溫恭慈惠。王世雄孫也。燕王生英國公惟忠。惟忠生韓國公從端、從諫。生世雄。世雄生贈通奉大夫令郾令郾生子崧。

丁未。邦昌下令曰。嗣位之初。宜廣推恩霈。今四方道路未通。致赦宥未能宣布。緣京城閉閉日久。下項事可以先次施行。應罪人常赦所不原者。並與釋放。文武臣僚皆遷官。特奏名三舉以上及府監諸州解首。並與推恩。廂禁軍依例犒設。應見行法令典。窒百司事任職務。一切依舊。內有於民不便者。臺省寺監條具以聞。仍許諸色詣鼓院奏陳。當議參詳更定。以從民欲。邦昌僞赦全文云。三月十七日。三省樞密院同奉面旨。嗣位之初。宜廣推恩霈。今四方道路未通。致赦宥未能宣布。緣京

城閉門日久，下須事可以先次施行，應即人所犯贓輕重，不以已未發覺，皆收所不原者，並與釋放，應文臣承務郎武臣承信郎以上并內臣及致仕官並與轉官，在職選人循資按附比類施行，合磨勘者仍並不隔磨，亂文武陞朝官并禁軍都虞候以類父母妻未有官封者，並與封敍，亡沒未封贈者，並與封贈，已封贈者，更予封贈，祖父母在願回授者聽，禁軍正副指揮使以上，各特與兒男下班祗應一名，應本務郎以上服緦緦及十五年不以贓私罪並與改轉服色，開封府國學及別試所去年秋試得解舉首，特以推恩餘並以今年八月旬假院省試，應合特奏名人並與免試，內曾經六舉以上到省人與補登仕郎，五舉人與補京府助教，四舉上州文學，三舉下州文學，兩舉州助教，揚覆院試中在學不係在學生免廷試，推恩人諸路解到武舉合格人等，並照應降指揮，分等參酌推恩，應命官除名追降官資及勒停終身不齒放歸田里人等，及永不敍敍人，並與敍元官，落職人予復舊職，令刑部檢舉奏聞，應停降諸色人等未曾敍用者，並與特敍元職名，其永不敍敍人，依此以次通禪，候有闕收補，應配軍因闕闕未出京人候闕四日配沙門島，並配隣州，見分配在京重役，應者仰刑部疾速具元犯取旨放令逐便，應逃亡軍人及浪散人兵，除依舉降指揮招集出首外，盧有未出首人，可特展一月首身，其存留等事，並依已降指揮施行，係官司欠負，不以名色，官伯並行蠲免，其私債元無利息者，限一年外許理索，諸軍緣借請之類，見赴請受者，並特與除放，舊老並關樂員，令戶部支給價錢，官私房錢，不以貫伯，並減三分，應官本植及空閑屋舍，被盜資財，以濟貧民，雖已降指揮減價，會虛民間不易可令更與減價出賣，仍約束逐場人毋相併，仰戶部諸逐應有係官本植及空閑屋舍，被盜資財，以濟貧民，無致抑滯，擾害王政所先，當革昧閩城之中，不忍視其橫逆，應亡故貧民，仰開封府疾速措置，差官分定坊巷，就門俵散官藥，諸軍疾病，合給官藥，緣多事之際，給散不時，仰馬軍司體度，速支官錢，廣行合藥，俵散，其諸軍送到軍兵保甲等有疾病者，令所轄官司依在京軍法醫治，應使衛人等，并家屬取赴軍前，所攜下財產，其有分人，許經開封府自陳，檢實給付，應事關宮觀有隔下，皆放此，牒恩澤，各令自陳，所屬保明申尚書部，限三日給降，度牒特旨還俗僧道，令開封府給公據，應禁宮觀寺尼女冠，令所屬取問，願歸俗者聽從便，應見行法令與軍百司軍務職任一切並依舊，內有於民不便者，經省寺監條具以聞，仍許酌色人經並院奏陳，當議參詳更定，以從民欲，牒本縣知悉，牒至准勅故牒，初，金人欲令邦昌肆赦，呂好問曰：赦者，日行五百里，今四郊皆敵，相公尚誰赦耶，遂先赦城中，延康殿學士李回僭稱聖德，己酉，邦昌遣權國子監祭酒董逌撫諭太學諸生，陝西宣撫使前軍統制官翟興、婁西京、靳淑所命西京留守直龍圖閣高世由、大金隨軍轉運使右文殿修撰張友極、與伊陽人習知地利，范致虛既敗去，興聞世由之怠，出其不意，與族弟進提步卒數百，捲甲夜趨，潛入洛陽，擒世由，斬之，友極前為河東轉運使，世由知澤州，金人再入，以城降，因為敵用，事見去年十二月戊寅，庚戌，尚書吏部侍郎謝克家、戶部侍郎鄧肅並權本部尚書，實錄：肅權戶部在此月丁酉，案戶書先差胡直孺，直孺乃改命，肅若係之丁酉，則不應併差二員，實錄恐誤，今從舊，癸丑，詔聖德皇帝以手劄付徐秉哲曰：祖宗創業幾二百年矣，宗廟社稷，一朝傾危，父子宗族，不能自保，皆因諸公相誤，追念痛心，悔恨何及，見已治行，闕少廚中所用什物，煩於左藏庫支三千緡，收買津發，非晚成行，勉事新君，無念德主，某上徐尹，士庶傳聞，血淚併路，手劄及實錄及丁特起泣血錄事參修實錄云，上三以親札付王時雍、徐秉哲泣血錄云，手札來云，前宋趙某上王、徐二公而臣家藏圖城中手部，則但云某上徐尹，蓋秉哲本尹開封故也，更少曾僉官、靖康小錄皆誤上批但語小異，今少甘所記，又云秉哲得之而泣，恐未必然，今故不取　邦昌命應文武官被旨權攝職事者，令尚書省出劄子請給恩數，依正官法，非被旨兼舊職者並罷　尚書左丞馮澥、簽書樞密院事曹輔、侍御史陳公輔、給事中王時雍、徐秉哲、權戶部侍郎梁揚祖、吏部侍郎鄧肅、權兵部侍郎郭昌、權禮部侍郎王雲、權工部侍郎王安禮、權給事中孫覿、中書舍人汪藻、秘書省著作佐郎沈晦、鴻臚寺主簿鄧肅亦因得偽觀，在烏陵噶色時，美帳中，未與道，有小卒數視以姓名，屬商慶齎入城，遂臥家不出　初，本常少卿劉觀在圍城中，與少卿兼權起居舍人汪藻謀，夜以栗木更刻祖宗諸后神主二十四，而取九廟神主，累朝冊寶，金鎮玉璽，悉埋之太廟中，親扈出入，此事不得其日，據觀行狀在今年，而藻正月十日已從駕出城，恐是被因敵入城之後，或可移附正月已亥朝聖德出城時　是日，罷括金銀，時邦昌致書二帥，懇其事，其書曰：邦昌聞之，先聖云，何以守位曰仁，何以聚財曰義，人君之於天下，惟以百姓為本，百姓之不存，則社稷無以固其重，人君不能保其尊，又況創業遺始之君，惟務施德布惠，收天下之心，然後作為事業，圖其根本，由漢唐以來，率由此道，後世子孫，終必賴之，昔有代不易之理也，邦昌材質庸懦，道喪艱間，仰荷大金皇帝天造洪恩，遠令軍長官吏推戴，册命畀以衛王，使主斯民，以為屏翰，以事大國，方夙夜祗懼，惟以報稱，思臨士民，率親困苦，莫之恤救，痛傷師潰，殞身鋒鏑，見今京都有姓，負案前息，帝制，以悉皆蠲除，今又察元帥移駐，敬日指大雄，以充足，雖軍前遣人搜檢，亦無所得，百姓嗷嗷，益疾讎死者，日以萬計，復懼根括金銀，數不能足，重念大金皇帝，貞邦昌，玉斯民，而從政之初，民心霣散，恐誘奚興，邦昌愚以此事，國必敗，仰加矜憫，止絕再降金銀數目，庶使億兆生靈，保全性命，不陷顛危，邦昌所圖，蓋其安御副大金皇帝建立屏落之德，邦昌不勝哀懇惶懼之至，　金報曰：自來所取金帛，皆係犒賞軍兵之所急用，難不能足數，亦且期大半，今楚國垂造，本固則安，盛因根括之急，重困斯民，已議指止，邦昌令尚書省榜諭，

甲寅，從事郎初祀為宣教郎權司農寺丞，此必有被落故，尚書考功員外郎虞策致仕，　溫州觀察使四壁都

曰：留一員勒在此節制可也，好問曰：員勒貴人，南方暑熱，即有病癘，則南朝負罪益深，慮裔然之，曲據裔訊問天

錄，於是命二人分屯兩河，以為邦昌聲援，

壬子，權戶部尚書鄧肅提舉京城所，都水使者陳求道依舊職，

癸丑，聞聖皇帝以手劄付徐秉哲曰：祖宗創業幾二百年矣，宗廟社稷，一朝傾危，父子宗族，不能自保，皆因諸公相誤，追念痛心，悔恨何及，見已治行，闕少廚中所用什物，煩於左藏庫支三千緡，收買津發，非晚成行，勉事新君，無念德主，某上徐尹，士庶傳聞，血淚併路，手劄及實錄及丁特起泣血錄事參修實錄云，上三以親札付王時雍、徐秉哲泣血錄云，手札來云，前宋趙某上王、徐二公而臣家藏圖城中手部，則但云某上徐尹，蓋秉哲本尹開封故也，更少曾僉官、靖康小錄皆誤上批但語小異，今少甘所記，又云秉哲得之而泣，恐未必然，今故不取　邦昌命應文武官被旨權攝職事者，令尚書省出劄子請給恩數，依正官法，非被旨兼舊職者並罷　尚書左丞馮澥、簽書樞密院事曹輔、侍御史陳公輔、給事中王時雍、徐秉哲、權戶部侍郎梁揚祖、吏部侍郎鄧肅、權兵部侍郎郭昌、權禮部侍郎王雲、權工部侍郎王安禮、權給事中孫覿、中書舍人汪藻、秘書省著作佐郎沈晦、鴻臚寺主簿鄧肅亦因得偽觀，在烏陵噶色時，美帳中，未與道，有小卒數視以姓名，屬商慶齎入城，遂臥家不出　初，本常少卿劉觀在圍城中，與少卿兼權起居舍人汪藻謀，夜以栗木更刻祖宗諸后神主二十四，而取九廟神主，累朝冊寶，金鎮玉璽，悉埋之太廟中，親扈出入，此事不得其日，據觀行狀在今年，而藻正月十日已從駕出城，恐是被因敵入城之後，或可移附正月已亥朝聖德出城時　是日，罷括金銀，時邦昌致書二帥，懇其事，其書曰：邦昌聞之，先聖云，何以守位曰仁，何以聚財曰義，人君之於天下，惟以百姓為本，百姓之不存，則社稷無以固其重，人君不能保其尊，又況創業遺始之君，惟務施德布惠，收天下之心，然後作為事業，圖其根本，由漢唐以來，率由此道，後世子孫，終必賴之，昔有代不易之理也，邦昌材質庸懦，道喪艱間，仰荷大金皇帝天造洪恩，遠令軍長官吏推戴，册命畀以衛王，使主斯民，以為屏翰，以事大國，方夙夜祗懼，惟以報稱，思臨士民，率親困苦，莫之恤救，痛傷師潰，殞身鋒鏑，見今京都有姓，負案前息，帝制，以悉皆蠲除，今又察元帥移駐，敬日指大雄，以充足，雖軍前遣人搜檢，亦無所得，百姓嗷嗷，益疾讎死者，日以萬計，復懼根括金銀，數不能足，重念大金皇帝，貞邦昌，玉斯民，而從政之初，民心霣散，恐誘奚興，邦昌愚以此事，國必敗，仰加矜憫，止絕再降金銀數目，庶使億兆生靈，保全性命，不陷顛危，邦昌所圖，蓋其安御副大金皇帝建立屏落之德，邦昌不勝哀懇惶懼之至，　金報曰：自來所取金帛，皆係犒賞軍兵之所急用，難不能足數，亦且期大半，今楚國垂造，本固則安，盛因根括之急，重困斯民，已議指止，邦昌令尚書省榜諭，

甲寅，從事郎初祀為宣教郎權司農寺丞，此必有被落故，尚書考功員外郎虞策致仕，　溫州觀察使四壁都

巡檢使范瓊爲京城內都巡檢使、帶御器械鄭建雄、樞密副都承旨王夔爲四壁都巡檢使、樊成紀人也。

西安義兵潰散無所歸、與其徒去爲盜、掠汝、潁間、鄜延經略使張深招降之。

乙卯、邦昌致書左副元帥宗維、欲乘大軍未退、修城池以備寇。宗維許焉。　延康殿學士權禮部尙書李回乞罷權尙書、以祕殿衙班暫領省事、乃以回爲資政殿學士領尙書省事、位王時雍下。　尙書刑部郎中張翬材、太僕少卿陳沖同幹辦總領起發懿親宅物色。沖等至徐王府、日呼宮人飮酒歌笑、聞者憤之。

案款在三月二十五日、缺附此、八月戊子行追。

丙辰、王承制以集英殿修撰兵馬副元帥宗澤爲徽猷閣待制、賞章城之功也。　江淮發運副使向子諲食疾且篤、謂友人曰、百官何日再朝天子、泣數行下、至是卒。　中興贈延康殿學士。

戊午、王以集英殿修撰兵馬副元帥宗澤爲徽猷閣待制、充副元帥。　汪伯彥爲顯謨閣待制、充元帥、復潛善徽猷閣待制、充副元帥。　汪伯彥言潛善是時察賊未復、今始還之當以實錄爲正。　參議官龍圖閣直學士耿延禧爲樞密直學士、徽猷閣待制董耘爲徽猷閣直學士、親衞大夫明州觀察使高世則爲遙郡承宣、仍隨軍轉運使。　中大夫梁揚祖爲集英殿修撰、兵馬副都總管。　中興日曆、揚祖副衞尉、今從實錄。

己未、金右副元帥宗傑退師、道君太上皇帝北遷、自滑州路進、后妃諸王以下皆從、惟延安郡王樸先薨於青城。　時被留北去。　景王杞自出郊日侍上皇、衣不解帶、食不肉味、比行、鬚髮盡白。　此據曹勛北狩見聞錄。　時金人以牛車數百乘、奉諸王以下、自過滑州、卽行生路、至眞定乃入城云。　曹勛北狩見聞錄、徽宗北狩日、乘平日宮人所乘牛車、牛五頭、次顯恭皇后、次府僚及本殿一行內人車仗、次諸王車、牛皆延邊產、死壞不容補、死卽臠其肉而去、又行稍遲則落後、車馬從而驅策、悉以車前轅內向、綰三四匝、如射帖、徽宗居其中、又欲枝梧縱以芻鹿角、持兵衞外、嚴於囚入旋壘、并及打柴草、分給道飯、錢近水處終不肯住坐、一行苦乏水造飯、大半委轅、是後習知過水處、卽逐居房院內、人各下車取水、負瓶而從、遂得趁朝造飯、飯罷支散路糧、徽宗皇帝破一羊、寨一諦、諸王帝姬及閤分或四位破一羊、或六位破一羊、米則計人日給二升、皇太后皇后別有館伴二人、早暮必來、聽見聖旨面退、如未見須候見乃退、餘房院無分、不許輒到、

中神謝仰崔英聽備見斗組金人嘗云會宗宋時除依遼國番例歲納銀絹五十萬匹兩錢一百萬貫初以代燕地所出今若依舊例輸納且念地有分割民有羈縻特免錢一百萬貫減放銀絹二十萬匹兩只歲納三十萬匹兩銀絹各半其數依舊例交割　　秘書省著作郎沈晦以所假官與拜給事中

己未金兵下城遣絕我兵分四壁屯守邦昌詣敵帥降服赭袍張紅蓋王時雍、徐秉哲、吳幵、莫儔從所過起居並如儀二帥見邦昌請還孫傅等皆大怒曰取三人者豈非欲講前日事耶遂面詰再三且云今日樞密院事兼太子少傅孫傅、資政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張叔夜、御史中丞秦檜、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何栗、同知樞密院事兼太子少傅孫傅、資政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張叔夜、御史中丞秦檜、尚書兵部侍郎司馬樸從樸光兄孫也城始破樸請軍前納款逮將北還樸遣書二帥請存趙氏金人憚之挾以北去　靖康野錄云金人欲立司監丁順軍章閣張邦昌僭立自廣信軍馳至濟州晉曰事已如此諸公別無措置奈何且以言伎汪伯彥等伯彥請於王以章扇播軍情漸以徇　汪伯彥中興日曆云侯章本出入張邦昌門下至是以檢詳追王勳王並爲護江計自具呈擾作大元帥府京東等路幹辦公事入衙與丁順同共措置招收人兵先計會聚遣入淵聖文字帶押王遂伯彥面晏伯彥言事外則措置招收人兵內則領兵逼逐大王案兵作過乞斬章以徇潛遣延碩耘世則皆慎疾曰可斬王曰且與送歸專擅到丁順所與章戰鬼頭市及丁順書簡逆斬之人情大定耿延禧申與記云侯章欲往京城下遂進幸宗宗具以事告章章走濟州明言之三軍洶洶云事既如此而諸公別無措置此皆細作耳侯章以先機事爲功助三軍戴固汪伯彥斬章以徇人情大定二書所云與實錄不同蓋伯彥已深章面諛之延禧所云蓋近事實　　宗澤自南華移屯臨濮閻門宣贊舍人申蓋臣自軍前復還先是有勤王兵至咸平縣敵人遣使來問欲盡殺爲復要招安可急將敕書來邦昌遣蓋臣矯手詔往金人以三千騎送至咸平以南七十里不見我師而還　初有詔起康王諱往金人以三千騎送至咸平以南七十里不見我師而還　初有詔起康東土兵射士勤王宿邊尉崔某以所部至沂州趙子城有王嗣者唱衆爲亂遂糾掠城中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四

【建炎元年】夏四月庚申朔金左副元帥宗維退兵淵聖皇帝北遷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何栗、同知樞密院事兼太子少傅孫傅、資政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張叔夜、御史中丞秦檜、尚書兵部侍郎司馬樸從樸光兄孫也城始破樸請軍前納款逮將北還樸遣書二帥請存趙氏金人憚之挾以北去　靖康野錄云金人欲立司馬樸樸云晉祖有大功德於前朝樸不才安敢作此業書祖之德樸有死而已案他書金人未嘗有立樸之謀今不取　初淵聖皇帝以康王樞孰敵情僞欲與俱王泣曰遣使馳至濟州晉曰事已如此諸公別無措置奈何且以言伎汪伯彥等伯彥請於王以章扇播軍情漸以徇　汪伯彥中興日曆云侯章本出入張邦昌門下至是以檢詳追王勳王並爲護江計自具呈擾作大元帥府京東等路幹辦公事入衙與丁順同共措置招收人兵先計會聚遣入淵聖文字帶押王遂伯彥面晏伯彥言事外則措置招收人兵內則領兵逼逐大王案兵作過乞斬章以徇潛遣延碩耘世則皆慎疾曰可斬王曰且與送歸專擅到丁順所與章戰鬼頭市及丁順書簡逆斬之人情大定耿延禧申與記云侯章欲往京城下遂進幸宗宗具以事告章章走濟州明言之三軍洶洶云事既如此而諸公別無措置此皆細作耳侯章以先機事爲功助三軍戴固汪伯彥斬章以徇人情大定二書所云與實錄不同蓋伯彥已深章面諛之延禧所云蓋近事實　　宗澤自南華移屯臨濮閻門宣贊舍人申蓋臣自軍前復還先是有勤王兵至咸平縣敵人遣使來問欲盡殺爲復要招安可急將敕書來邦昌遣蓋臣矯手詔往金人以三千騎送至咸平以南七十里不見我師而還　初有詔起康王諱往金人以三千騎送至咸平以南七十里不見我師而還　初有詔起康東土兵射士勤王宿邊尉崔某以所部至沂州趙子城有王嗣者唱衆爲亂遂糾掠城中而北每過一城輒掩面號　此據孤城泣血錄三國謀議錄亦有之其進序云編成此書以代資暫之苦庶幾會稽之恥未忘東門之役必報今從之　初敵至晉濮兗鄆南至陳蔡汝潁北至河朔皆被其害殺人如刈麻吳門數百里淮泗之間亦薄然矣　邦昌委范瓊交割城池敵酋檄書數百道具言志在弔民本非貪土幷逃邦昌以死辭避不獲之意使邦昌傳諭四方　金檄書云宋之遺君少主后妃以下唯已北遷應文武百官僧道耆老軍民同知樞密院事孫傅等狀乞自元帥府推擇賢人永爲藩輔又乞於軍前選立太宰張相公以治國事者行府會驗本

官，乃去年同盧王爲質者也。既許和議好之後，夜犯營柴，即時破滅，以其敗盟，遂留京城，將欲遣政本官哀泣曰：臣爲宰執，出質軍前，而不意干犯不測，罹萬死，終主上年少，粗事日淺，遽由姦臣所誤，且乞殺其攻圍，遣使諸其少主，邀迎使人泣而謝罪，及至和成，祖從軍北歸，以北州縣或有不降，每欲進擊，必自求哀，往往有可憫之意，及重兵再舉，又乞遣使理會，雖威之錄刃不避也，欲引而南還，曰：豈有大臣躬趨出質，不能服兵以救交惡，而同敵人忍覩其伐主也，願可斷身不可去城，破之後，驟召面至，語及艱國之際，號泣辭歸，湖湘交流，皆乞再遣，既不見容，城以膚觸柱，城以首投地，遂至自絕，乃知忠孝剛殺，出於其倫，翁固共歟，果得此人，然恐難奪其志，祖在京百官差到翰林學士承旨吳幵翰林學士莫儔實狀，勸請曰：聞康邦立都，必立君長，倘國御侮，尤賴仁賢，發以大金皇帝道合三元，化包九有，將從請夏，悼祖死滿，勉勵難不許存立趙氏，既擇賢人，以主盛土，則於國於民，爲幸亦已深矣，伏惟太宰相公，名高今古，學通天人，位冠家司，身繫衆美，頒德望，早羽儀於百工，嘉謀赤心，久勤勞於三事，敢望以若生爲蓋，面不以細行自飾，以體致爲慮，而不以固讓自嫌，上體大金撫立存恤之意，下副國人推戴爲主之誠，及別狀申行府，今文武百僚，恒道士庶，僉謂道書老軍民共請太宰相公以治國事，竊與別有辭讓，伏望元帥府速賜施行，本官早從懇望，尊請知樞密院事，漢軍都統制劉侍中，參宗磐部侍郎劉思，應泰御前文字高隆窗，同詣具疏

戩、松溪人彥國甥婿華、深鄉人長源、光世客也。李綱紀行誤，四月庚午，邦昌遣李擢、汪藻以太后之命勞軍為名，先遣人通耗，深恐異來入於軍中，案通書四月庚午元祐皇后方垂簾聽政，擢等出使，蓋在此前，觀所記恐誤，欽宗實錄稱以汪潛使光世又與觀所云不同，亦當致發運副使向子諲在亳州，邦昌遣其甥劉遠賫手書以往，子諲不啓封

而焚之，械繫遠於獄，遣使勸進於王。邦昌手書至虹縣，縣令已下迎拜，宣讀如常式，武尉徐端、金獨不屈，向子諲、徐端、金事並據王明清揮麈錄附入，然明清云子諲時為淮潛又云遣官奉表勸進於河北，皆小誤，今刪潛令不抵牾。遂武膝而走。事定，子諲言於朝，易文資，端、金、金華人也。

義大夫同恩李興、潘謹，寇持偽尚書省劄子往濟、鄆等州，訪康王所在。令逐州守臣等具軍法文狀申省劄子，不書年，後有王時雍、李回二押字。案馮澥時為左丞，不知何以不書劄子，若辭完不供職，與呂新聞相類，則後來何以坐事僞朝謂宇文虛

中、徽猷閣待制提舉醴泉觀權直學士院詹叉罷，從所請也。先權直學士院中書舍人孫覿令日下供職。元帥府以檄書諭四方，自京都受偽命，參議官耿延禧、高世則建請布檄諸路，以定人心，王然之。命延禧面草檄以行。是日，敵營始空，其行甚遽，以勤王兵大集故也。華人男女驅而北者無慮十餘萬，營中遺物甚衆，秘閣閻書狼籍泥土中，金帛尤多，錢之如糞壤，二百年積蓄一旦掃地。凡人間所須之物，無不畢取以去，皆宣者國信所提舉鄧珪導之。命范瓊領兵出城搜索，得金人所遺寶貨表段，米麥羊豕之屬，不可勝計，又有遺棄老弱病癈及婦女等，至是皆邀入城，散之閭巷。京城外境壕掘路徧，出屍取樑為馬槽，城內疫死者幾半，物價踴貴，米升至三百，豬肉斤六千，羊八千，驢二千，一鼠亦直數百，道上橫屍，率取以食，閒有氣未絕者，亦剜割以去，雜豬馬肉貨之。蔬菜竭，盜取水藻芼之以賣，椿槐方芽，採取唯留枯枝，城中貓犬殘盡，游手凍餒死者十五六，遺骸所在枕籍，時河東北宣撫使范訥屯雍邱，旗定府路馬步軍副總管王淵為先鋒，是晚方遣三千騎抵城下，邦昌遣人持帛勞之，且令論訥速來議復辟事。淵、福津人也。

壬戌，邦昌檝修城司，命權戶部尚書鄧溥總領其事。副元帥宗澤引兵次大名府，澤得金所掠人，始知二帝北去，澤聞之，謀引兵渡河，擣賊歸路，而對壘諸寨，一夕解去，澤號慟，即日臨濮引兵趨滑州，及是抵大名城下，欲帥師渡河，而勤王之兵無一人至者，又知張邦昌僭立，擬先行誅討，乃將所部復還屯衛南。是日，徽猷閣學士京西北路安撫使知潁昌府何志同、徽猷閣直學士知淮寧府趙子崧、徽猷閣直學士江淮等路發運使兼經制使翁彥國。案實錄，去年十一月甲戌，已除彥國資文閣直學士充經制使，蓋兵入掇，不知此時何以復帶徽猷閣直學士告敕

都水使者葉夢得、同天錄。后惶恐不知所以，遣之不免，翌日，入居西宮。案徽國史後補云，延福宮、國初號西宮，宣太后皆居之，故邦昌用此故事，王明清揮麈錄云后在孟忠厚家，乘檐儀衛忽突入，錄中后惶恐不知所以，案后此時雖入居西宮，尚未垂簾也，明清所云小誤，今刪潤附入。元帥府檄至京師，邦昌命開封府榜諭士民，都人讀之，莫不感動，遣權吏部

尚書謝克家往山東迎大元帥。先是，呂好問謂邦昌曰：公宜遣使推戴康邸，則城中便為功臣。若先為諸道所推，則城中即叛臣矣，為功臣，在此一舉，豈可少緩。邦昌以為然。王時雍謂邦昌曰：今如騎虎勢不得下，後日噬臍無悔也，宜熟慮之。徐秉哲亦贊其言，邦昌不從，乃止。此以案馮回天錄、良遺錄參致修入　尚書左司員外郎宋齊愈請致仕，不許。門下侍郎耿南仲在軍中，率兵赴京，使臣鄭安白金回，傳渭聖皇帝密血書，禮詔略曰：宋德不興，禍生莫測，不幸用非其人，兵來抵京而衆先潰，使道君皇帝兩次全族驅質，復問宗社亦非我族，涕淚橫流，衛士潛歸，播告四方，忠臣義士，皆心一舉，猶可為朕報北轅之恥也。王讀之痛哭。江淮發運副使向子諲遣將官王儀統勤王兵至城下，徽猷

開學士知淮寧府趙子崧開金退師興發運使翁彥國引兵之襄邑北道都總管趙野河東北宣撫使范訥亦以所部來會時從事郎范塤爲鞏州司僅曹事率郡兵勤王子崧因道塤與承事徐文中偕至帥府請進發大軍移屯南京且言國家之制素無親王在外者主上特付大王以大元帥之權此殆天意今者稍有猶豫則事去矣兼恐四方姦雄乘變而起猝難平定望大王遵故事以天下兵馬大元帥承制號召四方旬月之間可傳檄而定塤鎮弟孫也。（編成都人熙寧轉林學士子崧引兵來援家狀在四月四日故附此其所上書當在此時今並連書之。）　金左副元帥宗維

遣軍次鄭州。（此據范仲熊北記。）

甲子。邦昌遣閤門宣贊舍人蔣師愈、承務郎程龔、王府內知客蔡琳齎書自詣王曰。邦昌伏自拜違已而四方旬月之間可傳檄而定塤鎮弟孫也。（編成都人熙寧轉林學士子崧引兵來援家狀在四月四日故附此其所上書當在此時今並連書之。）　金左副元帥宗維

遣軍次鄭州。（此據范仲熊北記。）

甲子。邦昌遣閤門宣贊舍人蔣師愈、承務郎程龔、王府內知客蔡琳齎書自詣王曰。邦昌伏自拜違已而二月七日。又聞金帥之令。遷二帝太子太上皇后妃嬪帝姬宗室近屬劫質燬營。既而又欲焚燒宗社。洗蕩生靈。俾推戴異姓。方免屠毒。尋奉御筆付孫傅等。令依元帥指揮。方爲長計。無拘舊分。以速答累於時。北去。所遣禍難。不可備詳。昨自臘月二十日遣闕。正月十五日到城。方知國家鼎鼐變之酷。主上蒙塵於郊。二月七日。又聞金帥之令。遷二帝太子太上皇后妃嬪帝姬宗室近屬劫質燬營。既而又欲焚燒宗社。洗蕩生靈。俾推戴異姓。方免屠毒。尋奉御筆付孫傅等。令依元帥指揮。方爲長計。無拘舊分。以速答累於時。北去。所遣禍難。不可備詳。昨自臘月二十日遣闕。正月十五日到城。方知國家鼎鼐變之酷。主上蒙塵於郊。二月七日。又聞金帥之令。遷二帝太子太上皇后妃嬪帝姬宗室近屬劫質燬營。既而又欲焚燒宗社。洗蕩生靈。俾推戴異姓。方免屠毒。尋奉御筆付孫傅等。令依元帥指揮。方爲長計。無拘舊分。以速答累於時。北去。所遣禍難。不可備詳。昨自臘月二十日遣闕。正月十五日到城。方知國家鼎鼐變之酷。主上蒙塵於郊。二月七日。又聞金帥之令。遷二帝太子太上皇后妃嬪帝姬宗室近屬劫質燬營。既而又欲焚燒宗社。洗蕩生靈。俾推戴異姓。方免屠毒。尋奉御筆付孫傅等。令依元帥指揮。方爲長計。無拘舊分。以速答累於時。北去。所遣禍難。不可備詳。昨自臘月二十日遣闕。正月十五日到城。方知國家鼎鼐變之酷。主上蒙塵於郊。二月七日。又聞金帥之令。遷二帝太子太上皇后妃嬪帝姬宗室近屬劫質燬營。既而又欲焚燒宗社。洗蕩生靈。俾推戴異姓。方免屠毒。尋奉御筆付孫傅等。令依元帥指揮。方爲長計。無拘舊分。以速答累於時。北去。所遣禍難。不可備詳。昨自臘月二十日遣闕。正月十五日到城。方知國家鼎鼐變之酷。主上蒙塵於郊。二月七日。又聞金帥之令。遷二帝太子太上皇后妃嬪帝姬宗室近屬劫質燬營。既而又欲焚燒宗社。洗蕩生靈。俾推戴異姓。方免屠毒。尋奉御筆付孫傅等。令依元帥指揮。方爲長計。無拘舊分。以速答累於時。北去。所遣禍難。不可備詳。昨自臘月二十日遣闕。正月十五日到城。方知國家鼎鼐變之酷。主上蒙塵於郊。

井舉人所上書中古士大夫者併焚之。案好問等所上書。詞多言朝政闕失。故焚之。（井舉人所上書中古士大夫者併焚之。案好問等所上書。詞多言朝政闕失。故焚之。）　牒報京城見修守禦之具。王曰。果如此。則諸道兵必入城中事可也。謂之寄士大夫則非也。今略刪潤其語。庶不失實。）　牒報京城見修守禦之具。王曰。果如此。則諸道兵必入城中事可也。謂之寄士大夫則非也。今略刪潤其語。庶不失實。）　牒報京城見修守禦之具。王曰。果如此。則諸道兵必入城中事可也。謂之寄士大夫則非也。今略刪潤其語。庶不失實。）　牒報京城見修守禦之具。王曰。果如此。則諸道兵必入城中事可也。謂之寄士大夫則非也。今略刪潤其語。庶不失實。）　牒報京城見修守禦之具。王曰。果如此。則諸道兵必入城中事可也。謂之寄士大夫則非也。今略刪潤其語。庶不失實。）　牒報京城見修守禦之具。王曰。果如此。則諸道兵必入

海、陳抗等繼至。權領門下省呂好問、監察御史張所亦遣人以蠟書來上。（是已見二月甲申若海已見正月丙午。書中有言士大夫趙同者。王悉焚之。以安反側。而命愿等爲元帥府屬官。（缺延緒中興記云。呂好問爲邦昌權門下侍郎。先遣彈趙同開城中及偽正旦表。）　書中有言士大夫趙同者。王悉焚之。以安反側。而命愿等爲元帥府屬官。（缺延緒中興記云。呂好問爲邦昌權門下侍郎。先遣彈趙同開城中及偽正旦表。）　書中有言士大夫趙同者。王悉焚之。以安反側。而命愿等爲元帥府屬官。（缺延緒中興記云。呂好問爲邦昌權門下侍郎。先遣彈趙同開城中及偽正旦表。）　書中有言士大夫趙同者。王悉焚之。以安反側。而命愿等爲元帥府屬官。（缺延緒中興記云。呂好問爲邦昌權門下侍郎。先遣彈趙同開城中及偽正旦表。）　書中有言士大夫趙同者。王悉焚之。以安反側。而命愿等爲元帥府屬官。（缺延緒中興記云。呂好問爲邦昌權門下侍郎。先遣彈趙同開城中及偽正旦表。）

二書不同。鑒淮寧之盟以壬戌。而參議之除以甲子。相距纔二月。王在濟州無容即知之或者二人未盟之前爭爲盟主而王已有所閱也。今併附此更俟參攷。

按。張慥兵事粗見去年六月壬戌。　道陳、蔡間。羣盜紛然。皆爲亮所破。因以便宜假亮通直郎爲統制官。舉之以行。亮自朱僊鎮直抵淸城。左副元帥宗維後軍大驟。狼狽而去。邦昌遣使召亮。亮曰。二聖北狩。大元帥康王未還。城中遣使爲誰。欲斬之。僞使適歸。亮、瑪瑚人也。　簽書樞密院事曹輔遣太學錄楊愿上書帥府。太學生汪若

揖不心懷趙氏者。今勤王之師。雲蒸霧集。皆爲趙氏而來。豈肯從吾號令。閉戶拒之。有同兒戲。伏望即降指揮。正其名位。請元祐皇后垂簾聽政於內。陛下以太宰治事於外。特遣大臣。往迎康王。明以此事播告將

士孰不忻然悅服。此萬世一時也。伏惟採擇狂愚而加憲焉。

七日。直俟改詳。　東南道總管趙子崧以朝奉郎趙令懌通判虞州。子崧開張邦昌家在庭。檄馮訽令存恤。又以令懌譏察之。子崧即爲書告王。請捕誅邦昌子母。以絕姦心。又言。自圍城以來。朝命隔絕。乞下諸路州軍。自今凡有舉宜。並中大元帥府予決。如有姦詐僞冒文字。皆無得施行。近京州縣。皆經敵人焚掠者。宜捐其稅。又言。范訥爲宣撫使。逗撓自營。罪狀明白。況大元帥已開府。則宣撫司自當亟罷。又言。金人見據都城。勢力漸回。理宜速營江寧府。以備緩急。乞早行指揮。淮南、荊、浙盜賊。恐乘覺據有形勢之地。益難制禦。宗室忠翊郎叔向。衆數千屯青城。入至都堂。叱王時雍等曰。當速歸政太后。不然。縱兵與汝輩相周旋。朝野僉言。四月五日。劉光世、趙叔向自潁州至。案光世自華陰徑如京師。來營至城下也。泣血錄。叔向初十日至城下。今從之。　叔向、魏悼王曾孫。城破日。潛出之京西。聚衆。至是自潁昌而來。　是日。蔣師愈等至濟州。邦昌又遣葉賢妃弟拱衛大夫忠州防禦使愽。齎軍頭引見司淵、及邦昌甥直祕閣吳何持書。遺王稱臣。具言封府庫以待大王。顏子曰。子在回何敢死。邦昌所以不死者。以君王之在外也。先是邦昌遣謝克家持寶來。或者謂邦昌自爲楚。則斯大宋寶來。彼蓋無用者耳。既而聞邦昌迎太母等。悉順狀。王始不信。召吳何而賜之酒。錫賚甚渥。乃遣成忠郎黃永錫持書答邦昌。略曰。今奉來教。備陳終始。有伊尹之志。達周公之權。然後知所期之不繆。又曰。九廟之不毀。生靈之獲全。相公及邦昌甥直祕閣吳何持書遺王稱臣。具言封府庫以待大王。顏子曰。子在回何敢死。邦昌所以不死者。以君王之在外也。先是邦昌遣謝克家持寶來。或者謂邦昌自爲楚。則斯大宋寶來。彼蓋無用者耳。既而聞邦昌迎太母等。悉順狀。王始不信。召吳何而賜之酒。錫賚甚渥。乃遣成忠郎黃永錫持書答邦昌。略曰。今奉來教。備陳終始。有伊尹之志。達周公之權。然後知所期之不繆。又曰。九廟之不毀。生靈之獲全。相公之功。已不愧於伊、周矣。　答書全文云。某昔日上太宰相公閣下。天時大變。不使某前期殞滅。而使閣君親之流離。見宗族之蕩盡。肝心摧裂。痛淚不禁。謂天下之禍毒。不足以爲喻。恨欲引繩伏刃。而二聖之鑾輿未復。四方之兵馬方集。後知所期之不繆。天或悔禍。可冀二聖之復也。所論遣謝克家之意。誰之博終失措。其何敢承。顧皆鐫藏內府。貴在守者。俟鑾輿還闕。面上之九廟之不毀。生靈之獲全。相公之功。已不愧於伊、周矣。某方身率士卒。圖援父兄。願相公協忠盡力。奉迎二聖。復還中都。克終伊、周之志。某身當敵手。受賜而死矣。方寸潰亂。修謝不能多及。　何烈端康奧廉王屯兵濟州。遣裨使來爲宰相王時雍以下撤書殺之。遂傳檄總妄。今不取。

丁卯。謝克家以大宋受命之寶至濟州。王慟哭跪受。命汪伯彥司之。　邵溥神道碑云。金寨大宋皇帝之寶。溥結以國事。乃得全。今且附此俟攷。碑以爲大宋皇帝之寶。其文與史實不同。蓋誤。　且貽書諸道帥臣。具言邦昌悉順之意。毋得擅發一人一騎入京城。書後王親批數語。或命耿延禧代書焉。遂以謝克家提舉一行事務。自濟州還京師。趣辦儀物。　副元帥宗澤言。敵騎渡絕。已使人焚河橋訖。王乃檄兩河諸將。邀擊敵兵。迎還二聖。　此據中興記。盛察御史馬伸言於邦昌曰。伏見金人犯順。劫二帝北行。且逼立相公。使主國事。相公所以忍死就辱位者。自信敵退必能復辟也。忠臣義士。不即就死。城中之人。不即生變者。亦以相公必立趙氏也。今敵退多日。吾君之子。已知所在。獄訟謳歌。又皆歸往。相公尚處禁中。不反初服。未就臣列。道路傳言。以謂相公外挾強敵之威。使人遊說康王。且令南遁。然後爲

久假不歸之計。一旦喧闐。孤負初心。望速行改正。易服歸省。庶事取太后命以行。仍速迎奉康王歸京。日下開門。撫勞勤王之師。以示無間。應內外赦書。施恩惠牧人心等事。權行拘收。竢立趙氏日。然後施行。庶幾中外釋疑。轉禍爲福。不然。伸有死而已。必不敢輔相公爲宋朝叛臣也。自邦昌僭立。凡言事者皆用君臣之禮。至仲始移書稱太宰相公。書入。邦昌命一切改正。　陳靖潛散戈兵李忠率衆入和州清水鎮。濠州巡檢及定遠界土豪許氏、徐氏、金氏槍杖手遮境拒之。殺李忠。　是日。開城門。

戊辰。邦昌召侍從官議事。晚降手書曰。予身殉國。嘗爲質於軍前。忍死救民。姑從權於垂下。率外兵之悉退。方初志之獲伸。載惟遣變之非常。本以濟國於有永。今則保存九廟。全活萬靈。社稷不墜。衣冠如故。奉迎太母。實遵少帝之玉音。裘正萬邦。猶假本朝之故事。蓋以敵方退舍。師未渡河。尚慮殿後之師。或致回戈之舉。據今開探漸已北轅。既禍亂之稍紓。豈權宜之敢久。延福宮太后宜遵依欽聖憲肅皇后韶旨。上尊號曰元祐皇后。入居禁中。綠未審康邸行府所在。軍國應務。不可曠時。恭請元祐皇后垂簾聽政。以俟復辟。予位冢宰。實總百工。嘗殫樸忠。以輔王室。惟天心之悔禍。啓帝固之應期。二帝雖遷。賴吾君之有子。多方時乂。係我后之在斯。邦其永孚於休。予亦有辭於世。是嘗既出中外大悅。追還諸路赦文。并毀所立宋后手書不用。　潞公曰。時不可失。宜九日申未開。遂召百官。太后以是入禁中。　權門下侍郎呂好問步自紫宸殿。趨延福宮。白元祐皇后。言不當讓。遂以濟大計。有司以儀衛進后入宮。邦昌率從官迎拜於道。元祐皇后以尚書左丞馮澥爲副之。又遣兄子權、衛尉卿忠厚持手書遣王。　汪伯彥中興日曆丁卯謝克家來。歸玉冊。孟忠厚資太母手書。玺。王受資訖。書中有百辭建言。請權聽政之語。則忠厚出京。當在戊辰後。不應丁卯已至濟州。況忠厚與澥同回。要會而澥回以壬申出京城。丁丑方至帥府。則忠厚亦當相違而來。今從實錄附注。　濟之父老。請王即位於濟州。幕府僚屬。耿南仲等。會於麟嘉堂。議未定。宗室承宣使仲綜等曰。　汪伯彥中興日曆作仲綜。實錄因之。案仲綜後知大晉安帝蒙塵。大將軍武陵王遵承制行事。今二帝北狩。王不當即位。宜表淡黃衣稱制。不改元。下書語四方。參議官耿延禧、高世則引唐肅宗故事。折之。仲綜議屈。會副元帥宗澤言。邦昌久在敵中。范瓊亦是草澤中起。恐其陰與敵結。未可深信。南京乃藝祖興王之地。取四方中渭運尤易。又有自敵寨脫歸者。道二帝語云。可告康王即大位。爲宗廟社稷計。王慟哭。由是決意遵承天。　宗正事面奉伯彥所記字誤。今從耿延禧中興記。　汪伯彥中興日曆作仲綜。實錄因之。案仲綜後知大步上皇御筆二字。因即位遂寢。案王履所書上皇御評乃八字。曾勸所進北狩聞見錄其詳。伯彥謂記也。鈇宗實錄。四月戊辰。曾勸自河北軍前竄歸。語太上皇御猶曰。可便即位。來救父母。此尤差說。勸以五月癸酉。到南京。李綱記錄。遂還。志中亦載此事。與勸所錄同。史臣承伯彥之書。不深攷耳。二帝聖語。見耿延禧中興記。今年四月癸亥及七月丙辰所書可參攷。　仲綜、潞恭憲王。後薨。康孝王宗旦子也。　路王元佐生平。陽翟

己巳，權知樞密院事張燾領尚書省王時雍、權門下侍郎呂好問、權中書侍郎徐秉哲、權尚書右丞李回、權同知樞密院事吳玠、權簽書樞密院事莫儔奏乞各還舊職、奉祠旨。依仍且兼權見領職事。實錄已巳王時雍等六人皆請罷權領三省樞密院職事，元祐皇后不許。案邦昌雖以初九日降手書，而后十一日始聽政，此臣誤也，今從編年錄。於是時雍撤蓋去鼗，呵從稍減，玠又請免兼權樞密院職事，從之。給事中韋壽隆乞罷奉祠。權開封尹周懿文奏徐秉哲已依舊徹帷待制奉祠，權開封尹，疑恐亦合還大理寺奉面旨，可依舊權開封尹。見權執政官並免簽書舊職。尚書兵部員外郎唐恕乞致仕，不許。恕，淑閩江陰人，介子。淑初為侍御史，崇寧初為華容令，不能奉令茶法，弃使者，謝病免歸。靖康初，元祐左諫議大夫許翰薦用之。是日，邦昌偽赦至太康縣，東南道都總管趙子崧傳檄諸路，不行。權士司郎官李健等持手書檄至，發運使翁彥國得之，不發。遣使白王子崧，獻謀於邦昌曰，人臣委質事君，義命而已，見得思義，見危授命，人臣之常節，議者籍籍，謂劫請傾危之計，閣下或與聞之，不然，何金人曲折拒孫傅之請，卒以得其道耳，所謂道者，其說有五，一曰，近剛正而遠邪佞，二曰，納諫諍而拒諂諛，三曰，崇儉而抑驕奢，四曰，禮義動而忘逸樂，五曰，進公實而退私僞，澤謂所親曰，恐結王之左右矣，不然，何金人既大集，忠憤難遏，亦可畏已，忽李健、陳戩、癸酉，權尚書左僕射張邦昌率在京百官上表勸進，太常少卿兼權起居舍人汪藻為表文曰，二帝出郊，不返，權尚書吏部侍郎王琮、龍為右文殿修撰，知鄧州，翰興日所載，琮劫破王時雍家財，為置田宅，琮鄧州令，為時雍家財，為置田宅，秘書省著作郎劉岑直秘閣，知鄭州，岑、逃、德清人，監寧初為侍御史，時從邦昌出使未還也。濟州守臣張存率官吏士民勸進，王不許。此據紹興四年六月五日存子右迪功郎續名推恩狀修入。副元帥宗澤聞京城反正，復為書貽王，言今日國之存亡，在大王行之得其道與不得其道耳，所謂道者，其說有五，一曰，近剛正而遠邪佞，二曰，納諫諍而拒諂諛，三曰，崇儉而抑驕奢，四曰，禮義動而忘逸樂，五曰，進公實而退私僞，澤謂所親曰，恐結王之左右矣，不然，何金人既大集，忠憤難遏，亦可畏已，忽李健、陳戩、癸酉，權尚書左僕射張邦昌率在京百官上表勸進，太常少卿兼權起居舍人汪藻為表文曰，二帝出郊，不返，權尚書吏部侍郎王琮、龍為右文殿修撰，知鄧州，翰興日所載，琮劫破王

請車駕遁發使左諫議大夫范宗尹副之　文武百官再上表勸進於王復不許　初京城既破武略大夫光州刺史郭京自宣化門南遁（事見去年閏月丙辰）引所部六甲神兵二千人至襄陽府屯洞山寺欲立宗室爲帝陝西制置使錢蓋西道都總管王襄統制官張思正等止之不聽思正乘閒會兵執京囚之至是以聞（實錄云京北路安撫使言敗後襄陽府撫部京初京既引兵潛遁破襄陽縛之而是就擒案趙姓之證史載此事頗詳而實錄簡略今從證史）既而思正持京以獻道爲劇盜李孝忠所擊思正刺京殺之（思正殺京在五月辛卯今併書之）　思正始以隨州觀察使將兵援河東兵敗坐停官道州編管未行孝忠京百司健兒京城破隨衆奔萬勝岡得脫與其徒張世等十人聚衆爲盜是日金人陷陝州武經郎權知州事种康王次新鄭張深劉光世自陝州至此道承汪伯彥中興日曆所書與李綱紀行錄深以此月癸未至南京伯彥實非說）簽書樞密院事曹輔、資政殿學士路允迪、右諫議大夫范宗尹至自京師

辛巳通直郎知安陸縣陳規爲朝奉大夫在龍圖閣知安德府資守城之勞也時盜竊忠戰敗遁去規招王存降之詔授存武翼郎而規有是命其官屬進士韓之美等皆授官有差　東南道都總管趙子崧等奏疏元祐皇后大略言陛下已垂簾總政恐諸路先開二帝北遷易姓改國忠義憤發兵革四起其間或假討逆之名竊據郡縣使宰臣至誠本心終不能白況其家屬在外或致疎虞伏望速下明命詔諭四方以臨朝遣使迎立康王庶幾人心安帖姦宄自消　是日王次單州守臣中大夫王曉棄城遁去

道都總管趙子崧延康殿學士何志同以所部兵來會曉、珪孫也（珪華陽人元豐尚書左僕射）

壬午王至虞城縣先是陝州既陷西道副總管孫昭遠用其屬韓武張延齡計止河東綱於河池籍以募兵得數千人時西道都總管王襄尚留襄陽聞四方勤進遂會王於虞城（實錄壬午王至虞城西道總管王襄昭遠以所部來會此誤也案昭遠家傳昭遠此時尚在陝西王即位始召之蓋史臣承汪伯彥之誤而不深致詰）

癸未王至南京駐軍府治大元帥府榜近者金帥深入奄及郊畿京都失守二聖北賴大臣因時權宜濟此難危以存九廟保全生靈實社稷之大計乃心可嘉深慮官吏士民尚懷疑慮曉諭各令知悉

甲申王率僚屬詣鴻慶宮朝三殿御容奠移時　詔備車駕法物仗衛等詣南京迎請康王百司庶務各分其半　龍圖閣直學士知揚州許份請王即位於揚州不許份捋子也（捋、護官人葉盛門下侍郎）　是日張邦昌詣南京見王且待罪中書舍人李擢、太常少卿汪藻同行元祐皇后遣宗室士優（乃了切）押玉寶因密護之士優、濮王仲猿仲康孝王仲御子也

泗都曲從討西及方臘及山東河北諸盜厥有功至是以其軍赴帥府遂衛王如南京　趙子崧傳撒京師

己卯侍御史胡舜陟言宗澤文字稱康王來忍歸朝款謁宗廟竊恐讒慝退託未忍遽嘗大寶此去濟不遠乞遣京城父老僧道往濟迎請并令百官勸進以見推戴迫切之誠庶車駕早至闕下從之　成忠郎黃永錫自京師回

庚辰王發濟州命張撰、孔彥威、劉浩、丁順等悉以其軍從晚次新興店鄜延路馬步軍副總管劉光世引所部兵來會王以光世爲五軍都提舉先是光世與經略使張深自穎昌進發次尉氏夜被帥府之命令光世領本部赴行府而深總大軍屯興世深不自安遣屬官李觀先以兵籍來上遂自興仁如南京（實錄庚辰光世至南京）

簽書樞密院事曹輔、資政殿學士路允迪、右諫議大夫范宗尹至自京師

辛巳通直郎知安陸縣陳規爲朝奉大夫在龍圖閣知安德府資守城之勞也時盜竊忠戰敗遁去規招王存降之詔授存武翼郎而規有是命其官屬進士韓之美等皆授官有差　東南道都總管趙子崧等奏疏元祐皇后大略言陛下已垂簾總政恐諸路先開二帝北遷易姓改國忠義憤發兵革四起其間或假討逆之名竊據郡縣使宰臣至誠本心終不能白況其家屬在外或致疎虞伏望速下明命詔諭四方以臨朝遣使迎立康王庶幾人心安帖姦宄自消　是日王次單州守臣中大夫王曉棄城遁去規招

道都總管趙子崧、延康殿學士何志同以所部兵來會曉、珪孫也（珪華陽人元豐尚書左僕射）

壬午王至虞城縣先是陝州既陷西道副總管孫昭遠用其屬韓武張延齡計止河東綱於河池籍以募兵得數千人時西道都總管王襄尚留襄陽聞四方勤進遂會王於虞城（實錄壬午王至虞城西道總管王襄昭遠以所部來會此誤也案昭遠家傳昭遠此時尚在陝西王即位始召之蓋史臣承汪伯彥之誤而不深致詰）

癸未王至南京駐軍府治大元帥府榜近者金帥深入奄及郊畿京都失守二聖北賴大臣因時權宜濟此難危以存九廟保全生靈實社稷之大計乃心可嘉深慮官吏士民尚懷疑慮曉諭各令知悉

甲申王率僚屬詣鴻慶宮朝三殿御容奠移時　詔備車駕法物仗衛等詣南京迎請康王百司庶務各分其半　龍圖閣直學士知揚州許份請王即位於揚州不許份捋子也（捋、護官人葉盛門下侍郎）　是日張邦昌詣南京見王且待罪中書舍人李擢、太常少卿汪藻同行元祐皇后遣宗室士優（乃了切）押玉寶因密護之士優、濮王仲猿仲康孝王仲御子也

乙酉王時雍徐秉哲率乘輿服御自京師至揚州張邦昌繼至伏地慟哭請死王以客禮見且慰撫之右武大夫忠州防禦使屈堅爲金人所殺初金人破陝府堅引所部救之圍解堅爲敵所執堅曰始吾所以來爲解圍也城苟全吾死何憾叱使速殺之後贈三官錄其家五人

丙戌元祐皇后遣內侍邵成章以乘輿服御來上　尚書司門員外郎宋彥通爲右文殿修撰　元帥府以兵馬元帥錄讀閤待制汪伯彥副元帥徽猷閣待制黃潛善並爲本閤直學士參謀官樞密直學士耿延禧爲龍圖閣學士徽猷閣直學士董耘落直字親衛大夫明州觀察使高世則落階官爲越州觀察使。

中興紀伯彥遷職在四月庚午從中興日曆

丁亥詔政和御行法非御筆修立者許引用初議者請參用嘉祐、元豐法以俟新書之成奏可去年九月丙子詩

詔尊令用嘉祐斷刑依元豐至是復有此命此本欽宗實錄不書今以先與會要趙伯龜奏狀增入續通典日附京東西路提刑司申明乃重屬日折衷也　起居郎胡交修

爲集英殿修撰知湖州交修宿孫也宿唐人始平縣侯副使　司農少卿權戶部侍郎胡思乞罷機職許之　國子祭酒董逌準太學諸生詣南京勸進　門下侍郎耿南仲兵馬元帥汪伯彥副元帥黃潛善進呈敕書事目常敕所不原者咸除之張邦昌及應干供奉行事之人一切不問凡命官流徙者悉放還罪重者皆復故官職故事登極赦書不及惡逆而士大夫貶黜者以次遷移敘用至是南仲等一以邦昌僞赦爲準議者咎之參議官趙子崧請一切放常平與係省稅欠籍府有難登極赦則赦前赦所不原者不欲令赦恩遍於罪犯也

之書王從其請即命著於赦文出趙子崧中外繫事　初敵陷晉絳將及同守臣天章閣待制唐重度不能守開門縱士民使出自與殘兵數百守城以示必死敵疑有備遂不復渡河重募人開道抵京城久乃得達王時雍授以官使歸報及是至同州且言二帝北狩王統兵在濟西重卽移檄川秦諸路帥臣各備禮物欲往軍前奉迎且招其友人成都府路轉運判官趙開入關計事開安居人也　先是尚書吏部員外郎華亭衛膚敏奉詔遣高麗賀靖康登極使者會京師陷膚敏以船易銀帛得六千匹兩厚貺其使而移文遣之是月末高麗使始離樂賓館凡留明州百三十餘日云　初上皇行至邢趙之開金右副元帥宗傑請覲打圍遂道郭藥師奏謝上皇曰天意如此非公之罪藥師慚而退燕王俁以絕食薨於虞源境上斂以馬槽

納露髮足上皇道中苦渴摘桑椹食之出張邦昌所述北狩錄至是定入自東門市人皆哭過河十餘日謝管幹龍德宮閉門宣贊舍人曹勛曰我夢四日並出此中原爭立之象不知中原之民尚肯推戴康王否翌日出御衣三襲自書御中曰可便節異來救父母並持肅賢妃信命勛開行詣王邢夫人亦脫所御金環使內侍持付勛曰爲吾白大王願如此環早得相見并見吾父爲道無恙賢妃以下皆哭上皇又諭勛曰如見廟

王第妾有清中原之策悉舉行之毋以我爲念又言藝祖有誓約藏之太廟誓不殺大臣及言事官遠者不祥又宣諭蕃密賜王馬價珠犀合子及王晉啓決河灌金人爲驗勛陽翟人父紐宣和以閣門宣贊舍人爲管思殿應制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五

【建炎元年】五月庚寅朔兵馬大元帥康王卽皇帝位於南京改元建炎（中興聖政臣留正等）曰繼舜所以言出自王者以其得天下及其傳天下而知之湯有慚德武未遑善況於後世乎漢高祖唐太宗號爲貳君然其得天下也以爭其傳天下也繼以致亂大哉太祖皇帝之受命與太上皇帝之中興也謳歌獄訟歸而不釋則不得已而履大位及夫爲天下得人則垂成業授焉不詢羣臣不謀卜筮惟視天意之所在而已自古聖哲以來敷千載祚有太祖及我太上皇帝豈非盛德甚盛之際哉（何俌盛德）翠輦駐大明出羣籲喧大聲號天下事敵之則起不激則蹶突之間極人鑒如是也且我高宗之生紅光騰瑞蓋大觀之元年也是年金人欲背盟圖已三議矣登臨終事我哉心之不滅天實知之於是率生晉聖人以平之我爲宗之封靖康著得資宜和之三年也是時金人倚我爲助又五議矣以藉伐燕虛尤甚焉安知其不加諸於我哉國事之失圖天實念之於是天任晉聖人以定之迨其未年四郊多壘酸於我爭請命我以聖主處之而見者奪氣靖康改元不虞禍至敵於我乎候命又以一臭宮之前固者縮酌率相面有姚遷磁州而神馬迎天心眷顧開府之初宗澤自磁州至王歸自磁州重壤指祖自幣德府至濟延袤踰九遍范宗尹自京師至則天下豪傑之心歸矣而況賜祖之夢已應賜帶之言已驗勤遷之心雖上而軍鄉四鄉且祿遲而不受惟三月丙寅張邦昌以僭位之意至越翌日丁卯謝克家以受命之資至迎方長大和會侯旬翠后成在燕必候道非便可御冀之過然後不得已而就南京踐天子位焉此與高宗卻位靈武之事異矣初議年號黃潛善定爲炎興耿南仲曰此獨年號也衆皆服遂爲建炎議卽位儀耿延禧以爲必築壇告天王然之乃令有司築壇於應天治門之左命王府記室參軍滕康作册告天

撰文肆赦。汪伯彥中興日曆云册文係朱勝非撰案舊
興日曆據張家白牒乃張所撰伯彥誤記也赦文誣斥圍城士大夫有憤怒意。王命延臣改定。其敘邦昌事仍云。仍抑臣僚俾僭位號而已。又云。圍城士大夫一切不問。遂以南神京留守司官屬。率諸寺主簿張浚自京師馳至。因以浚攝太常少卿。導引行事。昧爽。皇帝登壇。寅受天命。册文曰。嗣天子臣構。敢昭告於昊天上帝。金人內侵。二帝北狩。天支戚屬。混於窮居。宗社罔所依憑。華夷罔知攸主。臣構以道君皇帝之子。奉宸旨以總六師。握兵馬元帥之權。倡義旅以先諸將。驅清京邑。復兩宮而百辟卿士。萬邦黎獻。謂人思宋德。天眷趙宗。宜以神器屬於臣構。辭之再四。懼不克負荷。貽羞於來世。九州四海。萬口一辭。咸曰。不可稽皇天之寶命。慄慄霆惕。敢不欽承。尚賴陰相以中興於宋祚。讀畢。上南鄉慟哭久之。即位於應天府治之正廳。陞階如殿儀。耿南仲、汪伯彥、黃潛善、耿延禧、董耘、高世則賀上訖。陞殿侍立。權尚書左僕射張邦昌率百官稱賀。班退。大赦天下。命西京留守司修奉祖宗陵寢。罷青苗錢。應死節及歿於王事者。並推恩。奉使未還者。祿其家一年。選人在職非在職者。並循資。臣僚因寇去官者。限一月還任。潰兵羣盜。咸許自新。係官欠負。不以名色皆免。南京及大元帥府皆駐蹕一月以上者。北夏稅悉蠲之。應天府特奏名舉人並與同出身。免解人與免省試。諸路特奏名三舉以上及宗室曾預貢者。並推恩。州郡保守無虞者。與推賞。應募兵勤王之人。以所部升州縣主兵官。訖赴行在。中外臣庶。並許直言。自今命官犯罪。更不取特旨裁斷。布衣有材略者。令禁從監司郡守。限十日各舉一員。餘如累朝故事。上時年二十一。

後名所築壇曰中興受命之壇。（中興聖政臣僧正錄）曰。自古人君即位之初。必有大慰天下之望。故事有利於民而未舉者。則興之。有不便於民而未去者。則去之。雖以舜而繼堯。湯而繼舜。周況有天下之君乎。是以太上皇帝之始即政也。求文武才略之士。其後不克成。寶文閣直學士趙子崧請對。首論羣謀本人主耳目。近年率觀望取旨。事用非其人。請依故事。聽學士中丞互舉。又論范訥禹、常安民、上官均。先朝言事盡忠。請錄其子。上甚然之。子崧因建三策。一辭。咸曰。不可稽皇天之寶命。慄慄霆惕。敢不欽承。尚賴陰相以中興於宋祚。讀畢。上南鄉慟哭久之。即位於應天府治之正廳。陞階如殿儀。耿南仲、汪伯彥、黃潛善、耿延禧、董耘、高世則賀上訖。陞殿侍立。權尚書左僕射張邦昌率百官稱賀。班退。大赦天下。命西京留守司修奉祖宗陵寢。罷青苗錢。應死節及歿於王事者。並推恩。奉使未還者。祿其家一年。選人在職非在職者。並循資。臣僚因寇去官者。限一月還任。潰兵羣盜。咸許自新。係官欠負。不以名色皆免。南京及大元帥府皆駐蹕一月以上者。北夏稅悉蠲之。應天府特奏名舉人並與同出身。免解人與免省試。諸路特奏名三舉以上及宗室曾預貢者。並推恩。州郡保守無虞者。與推賞。應募兵勤王之人。以所部升州縣主兵官。訖赴行在。中外臣庶。並許直言。自今命官犯罪。更不取特旨裁斷。布衣有材略者。令禁從監司郡守。限十日各舉一員。餘如累朝故事。上時年二十一。

世之未舉者。如十六相。去前世之未去者。如四凶。命九官使居其任。舉十有二州使各有其土。說時異事殊。可無所因革。以一新大政乎。春秋記列國之君爲政。必有施舍已貴遠賤貧振廢滯等事。列國猶爾。況有天下之君乎。楚以太上皇帝之始即政也。求文武才略之士。

紹興元年。詔。應知州衙內帶一路安撫者。不許。惟初膺或更革則許。

朝奉大夫河北轉運判官顧復本爲北道副總管。范致虛知鄧州。充南道都總管。

復本臨子也。（臨、舍檜人。甘昇、復本無前衛。汪伯彥中興日曆云。河北轉運判官顧大夫。哲宗朝翰林學士顧臨之子。伯彥忘其名。即此人也。復本靖康元年八月除河北運判。）

充龍圖閣待制。知揚州。隨軍應副在龍岡。閣黃潛厚試尚書戶部侍郎。幹辦官。直龍圖閣王起之爲屯田郎中。在祕閣楊淵行工部員外郎。奏伯祥爲虞部員外郎。（甘昇、子崧延康鎮江之命於壬辰癸巳兩書之今併附此。）資政殿大學士知京兆府范致虛知鄧州。充南道都總管。（應知州衙內帶一路安撫者不許。惟初膺或更革則許。）

朝奉大夫河北轉運判官顧復本爲北道副總管。

復本、臨子也。（臨、舍檜人。甘昇、復本無前衛。汪伯彥中興日曆云。河北轉運判官顧大夫。哲宗朝翰林學士顧臨之子。伯彥忘其名。即此人也。復本靖康元年八月除河北運判。）

充龍圖閣待制。知京兆府。起復直徽猷閣陝府西路計度轉運副使王庶陞直龍圖閣知延安府。（應鑑司帥）

庶、慶陽人也。深時將勤王兵來衛。故就用之。後十餘日。深入辭。乃移深知熙州。而復庶舊職。今並附去。以就省文。

以范致虛知京兆府。（二人故除。在此月丁未。今並書之。）李綱辭行。詔除資政殿大學士。依舊職。充京畿、河北、河東路宣撫使。（綱辭行錄。詔除延安在癸巳。今從日曆。）

侍御史胡舜陟言。今日措畫中原。實法祖命郭進、李漢超、崔彥進等守邊之術。以三京關、陝折爲四鎮。捍、滑、潁昌隸東京。鄭、汝、河陽隸西京。恩、澶、開德隸北

京而同華陝府隸京兆擇人爲節帥使各以地產之賦養兵自衛且授隣鎮又京畿積錢千餘萬緡宜給四鎮爲糴本若四帥得人麾幾中原不失江左可居詔付三省未幾舜陟罷去議遂格

癸巳遙尊章賢妃爲宣和皇后國朝循前代之制帝母稱皇太妃至是以道君皇帝在行而特上尊號

立嘉國夫人邢氏爲皇后　趙姓之道起云上即位欲立後宮潘氏爲皇后門下侍郎耿南仲能爲觀文殿學士無之也

甲午資政殿大學士新除領開封府職事李綱爲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　案上在濟州與綱書已稱伯紀觀文相公而此猶自大資政除蓋未有成命故也

提舉杭州洞霄宮上薄南仲之爲人因其告老故有是命　缺延禧中興記云張邦昌已復辟位耿南仲奏臣素揣得遺子乞大王保全上曰今日之舉吾豈無心其次門下侍郎父子耳且老矣月以餘日千養一前朝老師傅道易耳人言殺擊何足信固泣下案南仲誤國天下共知非因行遣蔡氏而被排也今不取

趣赴闕先是黃潛善汪伯彥自謂有擊附之勢廬相位以自擬上恐其不厭人望乃外用綱二人不平繇此與綱忤　直龍圖閣東道副總管權應天府朱勝非召試中書舍人延康殿學士何志同知應天府　日曆志同前銜帶端明殿學士蓋誤

定武軍承宣使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大明府路馬步軍副總管大元帥府都統制楊惟忠爲建武軍節度使主管殿前司公事賞翊戴之功也　日曆惟忠進節在八月庚申案惟忠以都統制結局無緣百餘日方有恩月今從趙甡之遺史附此

通直郎假給事中趙鼎爲集英殿修撰新知湖州初交修召試中書舍人朝散大夫王府記

傅亮直祕閣通判滑州亮爲人勁直議論不能屈折執政不喜之滑南經殘破無城壁會趙子崧爲亮之才得召見亮上疏自陳曰陛下能踐東都則臣亦不能守也執政責其語以爲悖傲不遜降通判河陽　日曆傅亮除直祕閣通判滑州用趙子崧薦召對故通判西京留守汪伯彥中興日曆所謂也案李綱遂退忠錄亮本末差詳今據取附入但綱稱亮除知滑州與諸書不同恐誤亮通判河陽在五月戊申　中

書侍郎黃潛善同知樞密院事汪伯彥共議罷民兵及降盜而揀其士馬之精銳者隸五軍是日以元帥府左軍副統制孔彥威爲東平府兵馬鈐轄右軍副統制劉浩爲大明府兵馬鈐轄先路統制丁順爲滄州兵馬鈐轄秉義郎黃善爲雷澤尉浩所將皆民兵而順與彥威帥府所降諸盜也未幾順善作亂於河北

乙未恭謝鴻慶宮上大慟羣臣皆哭太常少卿劉燾因奏因導駕至祕閣庚處仁固戚疾　此據林泉野記至是猶力疾入見而行　處仁所傳云上爲大元帥移軍雄踰以處仁爲大名尹日曆五月丙申徐處仁大名尹張燾發來赴闕今從日曆延康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曹輔薨時前執政皆免上獨擢輔始輔至南都首陳五事一曰分重要害以整兵伍二曰調理新都以便公私三曰甄拔人才器取用之四曰經制盜賊恩威並行叛面討之服面赦之五曰裂近邊之地爲數節鎮以謹防秋上嘉納未幾輔得傷暑病至是薨後論忠定輔薨俱書之後舉此

丁酉中書侍郎黃潛善兼御營使同知樞密院事汪伯彥兼御營副使自國初以來殿前侍衛馬步司三衙禁旅合十餘萬人高俅得用軍政遂弛靖康末衛士僅三萬人及城破所存無幾至是殿前司以殿班指揮使左言權領而侍衛二司猶在東京禁衛寖弱諸將楊惟忠王淵韓世忠以河北兵劉光世以陝西兵張俊苗傅等以帥府及降盜兵皆在行朝不相統一於是始制御營司以總齊軍中之政今因其所部

復見陛下故時雍遂罷自是受僞命者稍稍引退矣　無克小胖時雍自東部尚書罷盜誤今從日曆　詔自今天文休咎並令太史局依經奏聞如或隱蔽當從軍法　李綱行至太平州聞上登極上疏論時事大略謂和不可信守未易圖而戰不可必勝此三者臣慮之至熟非望清光於咫尺之間未易殫言又言恭儉者人主之常德英哲者人主之全才繼體守文之君則恭儉足以優於天下至於興衰撥亂之主則非英哲不足以當之惟其英故用心剛足以斷大事而不爲小故之所搖惟其哲故見善明足以任其君子而不爲小人之所間在書人君懷此道者惟漢之高光唐之太宗本期之藝祖太宗願陛下以爲法　日曆於乙未載綱所上書乃誤載綱十一月中旬一劄子今從綱集進退忠錄

入　呂中大事記嗚呼天之愛人若有感於人事之變而通於氣數風雨消息之不齊然後不得已而降暎昔蓋然是氣之風於此也則必有以伸於彼其指於今也必有所以息於後是以天將降非常之福於斯世則必爲之預出非常之人以弭之使夫國家將有所依而立生民之賦不致於墜陷泥沒而無徐是則理勢之必然而天所以爲天者其心固如此也若李公者其天之所出以弭宣和靖康之釁而開建炎紹興之業也歟當上即位之初誤國之臣不可用僞命之臣不可用强虜之據盟未孚天下人望之所歸者李公一人而已上不自內用汪黃而自外召綱則高宗之志主於振復可見矣觀未即位時與公書云王室多故乘輿播於倒懸非有不世之才何以成協濟之功則高宗屬意於公久矣遂爲汪黃所擠纔七十五日而去位豈天意未欲恢復耶　賊黨

乞撫恤狀修入

金左副元帥宗維既班師置諸帥分守河東北地於是女眞萬戶尼楚赫屯太原女眞副統諸忠犯淮陰村從事郎權羅山縣尉李迥秉義郎監酒稅趙士壯率民兵拒戰爲所殺　此據紹興四年二月庚申六年九月甲子道士張家

窒滕康守太常少卿尚書工部員外郎蘇遲守右司員外郎遲轍子也　轍眉山人元祐門下侍郎

西京嵩山景福宮徐處仁爲大名尹北道都總管初南都之圍也處仁在城中都人指爲姦細殺其長子赫屯眞定女眞萬戶洛索圍河中女眞副統蒙克進據磁相渤海萬夫大託卜嘉圍河間是日命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馬忠通侍大夫忻州觀察使張燾將所部合萬人自思鶯趙河開以襲之

丙申尚書右丞呂好問兼門下侍郎　集英殿修撰新知湖州初交修召試中書舍人朝散大夫王府記

監滕康守太常少卿尚書工部員外郎蘇遲守右司員外郎遲轍子也　轍眉山人元祐門下侍郎　觀文殿大學士提舉

爲五軍，以鎮定府路馬步軍副總管王淵爲使司都統制，諸將韓世忠、張俊、苗傅等並爲統制官，又命鄜延路馬步軍副總管劉光世提舉使司一行事務，潛善、伯彥別從親兵各千人，優其廩賜。議者非之。（臣溫案：趙

奚嘗御將，乃軍政之大者，而史官不能記其本末。熊克小傳考其事，乃係於今年七月並命二相時，實其誤。克又云：除劉光世爲都統制，亦誤。潛善、伯彥別從親兵，官皆不見。馬伸勸疏有之。呂中大事記：「編朝兵權，謀於三衙。本之樞府。樞府有發兵之權，而無提兵之重。三衙有提兵之重，而無發兵之權。今不復三衙，而別置御營司，分委之樞府，而置御營使。其後專掌兵權，樞府不得而預焉。議者以本朝故事，分爲兩府，又置御營使，此政出於三也。趙鼎所以舉行故事，以正西府之權，范宗尹所以無掣密使，而職御營使宜也。

詔西京統制官翟興團結義兵保護祖宗陵寢。命陝西諸帥招兵積粟。遣統制官辭廣以所部三千人出內黃，張俊以三千人出開德，共復磁、相，廣本班直去爲盜，掠隨郡，復諸郡至是就招。中奉大夫提舉成都府玉局觀王時雍責授安化軍節度副使，黃州安置，以言者論時雍圍城中擅行三省事也。（月脈，時雍

無施行案元符詔旨，時雍宣和六年以朝議大夫除戶部侍郎，今增入其他更無前銜者，皆以□書補定之。）翰林學士承旨吳幵言：「國家禍變，不能死節，乞正典刑，吏部尚書兼翰林學士黃潛善、門下侍郎兼中書侍郎汪伯彥久留敵營，備遭困辱，乞從散地。」疏皆三上。詔幵充龍圖閣學士，提舉江州太平觀，侍遇右殿直學士，提舉亳州明道宮。尚書吏部侍郎謝克家爲翰林學士，知制誥。克家以祖諱辭，乃命中書舍人李擢、朱勝非兼權直學士院。時應奉草創，書詔填委，而院無儿案，勝非常懸敗鼓草詔，然辭氣嚴重如平時。（勝非自院日脈石六戶丁卯今依學士院題名附此，更候詳攷。）徽猷閣待制元帥府參議官顏岐試御史中丞，趙鼎爲吏部侍郎，徽猷閣待制元帥府參議官顏岐試御史中丞，趙鼎爲吏部侍郎，命中書舍人李擢、朱勝非兼權直學士院，時應奉草創，書詔填委，而院無儿案，勝非常懸敗鼓草詔，然辭氣嚴重如平時。（勝非自院日脈石六戶丁卯今依學士院題名附此，更候詳攷。）徽猷閣待制元帥府參議官顏岐試御史中丞，趙鼎爲吏部侍郎，謝克家爲翰林學士，知制誥。克家以祖諱辭，乃

下江淮發運判官直徽猷閣方孟卿檄貽遜進兵逼城。德乃受招。而擐甲乘城。殺掠如故。宣教郎知溧陽縣楊邦乂亦起民兵討之。綱至太平州。遣使諭以勤王。德始受綱節制。然猶黨黠不以時登舟。欲乘閒遁去。綱次江寧。遂與江南東路轉運判官權安撫司事李彌遜謀。大犒羣賊於轉運司。執德與其徒孟旺、皆磔於市。又誅亂燕四十四人。而令提舉常平公事直徽猷閣王枋統其餘兵千人俱進。貽遜、龍泉人。邦乂、吉水人。孟卿、鄱陽人。彌遜、吳縣人。枋、安石從孫也。

庚子。詔以靖康大臣主和誤國。特進李邦彥責授建寧軍節度副使。浩、州安置。吳敏移柳州。責授秘書少監。亳州居住。蔡懋移英州。遂責正率大夫提舉南京鴻慶宮。李梲於惠州中大夫提舉亳州明道宮。鄭望之連州。通直郎提舉杭州洞霄宮。李鄴賀州。並安置。邦彥、敏、靖康初共政。梲、虛中、望之、鄭皆使金請割地者。故責之。呂中大事記。金自攻陷太原以來。朝以講和割地爲詞。李邦彥吳敏、唐恪請人皆堕其計。蓋小人始者惟以拓地進功。及敵已入中國。小人無功之可邀。則惟宰和之可成。故政和之閒。冀者卽宣和來和之人。而宣和之來和者。卽靖康安國之人也。此小人以和誤國。猶甚於敵之以和誤我也。耿南仲既以和誤誤聖。誤以和誤國。猶甚於敵之以和誤我也。耿南仲既以和誤誤聖。誤

和沮高宗援兵。此小人之尤者。上至欲手刃之。此高宗之初心。未爲汪黃所誤之時也。觀此則後日遣使議和者。皆非其本心矣。　改諸司諸軍專掊司爲審計。　徽猷閣待制新知揚州。惟工部員外郎滕茂實迎謁於道。茂實、臨安人。靖康初。假工部侍郎。副路允迪出使。時茂實兄楠通判代州。已先降敵。左副元帥宗維素重茂實。乃邊之代州。又自京師取其弟華實同居。以慰其意。茂實聞聞聖將至。卽自爲衰制。且篆朱工部侍郎滕茂實墓九字。取奉使黃旛裹之。以授其友人劉寧府司士曹孟說。盤日淵聖及郊。茂實具冠幅。號哭迎拜。宗維遣令易服。茂實力拒不從。見者賢之。茂實請侍衛主俱行。不許。諸將或以茂實爲路州人。案政和八年進士題名記云。隸茂實字秀孟。杭州臨安人。父中准錢郎。知解州。洋部記云。少帝出城時。茂實請敵答上書。還檀下。或傳其爲尼瑪哈內根。與史不同。今不取。欽宗實錄。茂實崎嶇元年五月自王都鄆中與監當坐前爲明堂令取惜書捧入。此時茂實已出疆。恐是後敕坐或用衰證耳。今並附此。　案晉書棒三字疑有脫誤

癸卯。詔以二聖未還。罷天申節上壽常禮。自是至紹興十二年皆如之。　太常寺主簿張淩充樞密院編修官。　忠州刺史姚平仲再復吉州團練使。所在出榜。召赴行在。平仲之劫寨也。既不得所欲。卽悍然遁去。傳者以爲亂兵所殺。靖康末復官再召。上思其才。疑其不死。命所在訪之。平仲竟不至。或云。平仲隱九江山中。　陵游清尊錄云。人言：閤門宣贊舍人馬識遠提點淮南西路刑獄公事。辛道宗提點京兆府路刑獄公事。道宗、叔獻子也。初議造識遠使金。未行而有此命。

乙巳。詔諸路勤王兵還營。日令所在人賜錢三千。先是勤王兵至城下者皆遣還。而武義大夫淮東諸司統制勤王軍馬張忠言。無以激勸。乃有是命。時諸道兵多有散而爲盜者。　顯謨閣直學士知東平府盧益落職奉祠。在龍圖閣京東轉運判官閻邱蹕責授濮州團練副使。封州安置。益開封人。坐不勤王。而陞以戾轅門之令。爲臺臣所劾也。　耿延禧中興記云。潛臣閻邱陞自招兵兵三千餘。上還屯濮州。敵騎垂襲。陞能禦之。注伯彥中興日曆亦同。不知何以坐不赴援還適密致。

朝議大夫試開封尹徐秉哲充江淮發運副使。給黃鈔引。所有茶鹽錢。並充朝廷封樁。諸司無得移用。朝廷以爲然。故有是命。明年八月戊辰。楊訒進職。

徽猷閣直學士提舉江州太平觀延康殿學士趙子崧言。臣聞京城士人籍籍謂王時雍、徐秉哲、吳幵、莫儔、范瓊、胡思、王紹、王及之、顏博文、余大均皆左右竇國。逼太上皇。收皇太子。汙辱六宮。捕繫宗室。盜竊禁中之物。公取璫御。都城無大小。指此十人者爲國賊。此天下之所不赦者也。張邦昌未有反正之心。敵騎南遁。此十人者。皆日夕締交密謀。淵以久假未肯赦。開又復督迫之。時雍奴事敵人。肆出詭計。辱君父以安己。忘社稷以要功。秉哲大均。追捕宗室。急於寇盜。至拘濟王夫人於樞坊。閉如牢獄。幵、儔邀請上皇。言氣軒舉。上皇至泣下。皇后及東宮將出。都人號泣遮道。瓊斬數人以徇。及之爲敵人搜索宮嬪。而藏其美者。邦昌既僭號。思獻赦文。直用濮安懿王諱。邦昌惶恐。思曰。如今更理何甚。濮王博文則曰。雖欲避堯之子。其如畏天之威。至紹則尤爲悖逆。其言不可道。竊聞時雍、秉哲。落職宮觀。既不足以正典刑。又不足以安反側。伏望將此十人。付獄鞫治。明正典刑。以爲萬世臣子之戒。　紹子崧家傳。得其日。且參酌附錄哲宗觀之後。　金人圍河閒府。

是日。淵聖皇帝次代州。遂渡太和嶺。至雲中。留十餘日。淵聖自離都城。從臣無敢候問起居者。比至代州。惟工部員外郎滕茂實迎謁於道。茂實、臨安人。靖康初。假工部侍郎。副路允迪出使。時茂實兄楠通判代州。已先降敵。左副元帥宗維素重茂實。乃邊之代州。又自京師取其弟華實同居。以慰其意。茂實聞聞聖將至。卽自爲衰制。且篆朱工部侍郎滕茂實墓九字。取奉使黃旛裹之。以授其友人劉寧府司士曹孟說。盤日淵聖及郊。茂實具冠幅。號哭迎拜。宗維遣令易服。茂實力拒不從。見者賢之。茂實請侍衛主俱行。不許。諸將或以茂實爲路州人。案政和八年進士題名記云。隸茂實字秀孟。杭州臨安人。父中准錢郎。知解州。洋部記云。少帝出城時。茂實請敵答上書。還檀下。或傳其爲尼瑪哈內根。與史不同。今不取。欽宗實錄。茂實崎嶇元年五月自王都鄆中與監當坐前爲明堂令取惜書捧入。此時茂實已出疆。恐是後敕坐或用衰證耳。今並附此。　案晉書棒三字疑有脫誤

士簽書樞密院事張叔夜薨。叔夜既北邊道中惟時飲湯。漿不食其粟。至白溝。實雄。叔夜從潤邊在虜境中。自鄆州面北。虜境皆東軍也。不知何以通白溝當攷。御者曰。過界河矣。乃愾然而起。仰天大呼。遂不復語。翌日。抵吭死。時士聞叔夜與御史中丞秦檜之忠。遙拜叔夜。觀文殿大學士趙鼎傳。檜落致仕。資政殿學士提舉醴泉觀。而何㮚、孫傅竄以誤國。故不復錄。㮚至金國。不食死。年三十九。世傳㮚在金國。謀奉潤聖閻道亡歸事泄。金人縊以油布而焚之。今從實錄。附傳二年三月丙午條。傅北邊。年五十一。後不知所終。此據傅附傳。林泉野記云。建炎初。遣加傅觀文殿學士。終以不屈辛於金國。而傳無之。紹興元年四月已巳。贈官。叔夜以孤軍入衛。其忠已足稱。及北還之後。猶不食其粟。不入其境。則始終之義。無憾矣。李若水贈出城者也。使其不死。亦在誤國十人之數。惟其一死之明白昭晰。故誤國之罪。遂得而言。忠義者亦首稱若水。若何㮚、孫傅。身爲大臣。乃引其君降敵求生。其不忠不義。無父無君。孰大焉。使其能爲若水之死。已不足言。實。論者猶以二子不屈於僞楚。爲忠。夫屈於大而不屈於小。不屈於前。猶或有貸。不屈於後。復何補哉。

丙午。追貶故相汝南忠懷王蔡確爲武康軍節度副使。知福建汀州。確既死。猶貶之。可謂不恕。確之罪。固不容誅。然其子孫。亦已竄嶺表。而又貶之。是使其子孫。無以自存也。

恩進秩。惟待從及宗室南班官給告。餘並倘書省出敕。三年二月壬申可攷。保靜軍節度使姚古知河南府。帶御器械。鄭建雄知河陽。徽猷閣待制知興仁府。竹拱隆直學士。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通議大夫王復知徐州。直祕閣通判秀州。趙不試。陞直龍圖閣。知相州。尚書虞部員外郎姜剛之知棣。案原本州上空一字。查北盟會編。宋史俱作棣。乃明人避成祖諱也。

今補入。

州。顯謨閣直學士知開德府王棣。以守城有勞。陞連右殿直學士。集英殿修撰知滄州杜充陞天章閣待制。充。安陽人也。棣、眞定人也。古先坐覆師責散官。廣州安置。至是趣召。天章閣待制知同州唐重上疏。論五月一日赦書所施行。皆非國家大利害。生民大休戚。今急務有四。大患有五。所謂急務者。大率以車駕西幸爲先。其次則建潞鎮。封宗子。使守我土地。緩急撫爲敵有。又欲通夏國之好。繼晉唐之後。使相犄角。以緩敵勢。所謂大患者。法令滋彰。而士大夫相習誕謾。軍政敗壞。而將兵相扇奔潰。國用竭矣。而利源又失。民心離矣。而調發方興。欲救此者。莫若於守祖宗成憲。登用忠直大正賞刑。選將帥之臣。擇循良之吏。誠天下之大計。劉岑攜重臺忠誠此疏於除永興帥之後恐誤。是日。金人陷河中府。左武大夫貴州防禦使權府事郝仲連死之。徐夢莘北盟會編載河中之陷在此月乙巳。案張均線申興忠錄。在五月十七日丙午。蓋據川陝宣撫司案牘也。今從之。初。金人犯河中。守臣徽猷閣待制席益遁去。陝西宣撫使范致虛遣仲連節制河東軍馬屯河中。就權府事。至是洛索以重兵壓府城。仲連率所部力戰。外援不至。仲連度不能守。先自殺其家。已而城陷。仲連移不屈。洛索使擊殺之。久之。贈侍中。大夫。明州觀察使。仲連、昌元人也。呂中大事記曰。靖康元年。金之內侵三道也。不惟監司帥府。如西京之孫昭遠、同州之鄜延維州之韓浩、隰州府之孫默、汾州之李鐸、淮寧府之向子諲、相州之趙不試、大名府之郭永、滑州之楊粹中、開封府之楊肇、晉寧軍之徐徹。皆是安之居重。楊宗閔、燕瑛、汪伯彥、黃潛善、呂頤浩、郭申孝。皆死於義。雖以通判如郝仲連、郭伯振、縣官如陸有常、張俅、丁與宗、郭毅、將校如李政、杜叡、趙叔安、楊彭年。亦死於義。降者惟劉浩、傅亮、李回三人耳。彼之所以固守者。以朝廷必不棄。而必有援兵也。而元年即位之赦。刺部指揮已不膽。報於河之東北。陝之潼、解。是明棄三路矣。使忠臣義士守孤城以待援。惜哉。

丁未。資政殿學士京城撫論使路允迪守吏部尚書。熊克小曆。允迪靖康初爲簽書樞密院事。泰伯去。丁未。召爲吏部尚書。案允迪今年四月自京副爲泰寧軍節度使。因隨行在。非此時始召之。克不詳攷也。太常少卿滕康爲起居舍人。兼權給事中。資政殿學士西道都總管王襄領開封府職事。左諫議大夫洪芻等坐誘納宮人。及括金銀自盜。召御史鞫之。時芻在東都未至也。詔文武臣僚。非疾病危篤。及篤疾廢疾不能任職者。毋得陳乞致仕。時士大夫避事求退者衆。故條約焉。初。命經制司鑄蔡京、王黼田爲緡本。至是經制司翁彥國言。恐生弊倖。請仍租與客戶。歲收課利。損其二分。從之。文林郎鮑貽遜特改宣教郎。以發運使翁彥國言其招安江寧盜賊有功也。於是宣教郎知溧陽縣楊邦義亦以討亂之勞。就陞通判江寧府。楊邦義事。據附傳增入。不得其日月。因貽遜改官附見。是日。道君太上皇帝次燕山府。館於延壽寺。趙子砥靖康錄。道君丁未五月十六日到燕山。離門三里。二太子遣蕭慶柳枝打毬。欲宴重慕。次日入門。於延壽寺駐蹕。金人供奉甚厚。六月初二日。太子傳道君聖旨打毬宴會。太子降尼詭勸道君。即后案子祇在燕山所云日月。必不妄。今從之。上皇以烏凌噶色呼時有迎奉勞。遣以後宮曹氏、曹氏、武穆王彬之裔。寧德后近侍也。此據汪傳附見。案頭敏進所錄。要附入。時兵部侍郎司馬朴亦在燕。有傳。建炎登極赦書至。朴私道持詣上皇。爲人所告。金主憐其忠。特釋之。此據朴傳附見。案頭敏夫憲厚下及樞密院小吏楊雄。自雄境逃歸。皆有傳。登極赦書。奏道君者。聖情大悅。遽宣和皇后開宴。費用頗廣。建炎二年七月辛亥。案執以奏。上皇皆不語久之。乘隙鉄圍山舊議云。次上皇既北狩。略不得中原音問。日以宗社爲念之。且命皇族之從行者。貴御手回親將調藥。呼左右令出市間香。左右偶持黃紙包以茴香來。太上皇視之。乃中興敕書也。始知其事。於是天意大喜。從行者皆拜舞稱慶。此事聞之燕寧皇太后之猶子華陰縣君康訓案。靖康訓所云當不妄。乃與顏岐所記不同。趙子砥燕雲錄云。康王登寶位。赦文傳至燕山。二太子得之。封呈道君。即召貴妃相賀。密勿龍顏。此豈非其實也。子砥所錄又云。戊申二月。固一南人貴顯回。其家得故紙。內有本朝是本紋事。同馬朴營求得之。爲宗師營官斬洪昔於燕山留守敢朴欄項。禁期復成。申元帥府。已爲貴死。杖七十。依前資濟。附傳所云。或即據此而稍潤色之也。洪皓行述又云。皓被拘留中。因以金遺商人陳思。令寄告兩宮。以本朝通問。於是二帝始知建炎中興之實。此所云與前諸書又不同。今併附此。更求他書參攷。閏道歸宣和皇后令助奏上。以稱使軍前時。有宮人見四金甲神人持弓劍衛上。戊申。勒停人李仲洵復武翼郎。知滑州。仲洵始坐棄城得罪。至是再用之。庚戌。天申節。羣臣詣東上閤門拜表稱賀。新除給事中沈晦充集英殿修撰。知舒州。言者論晦市井細俚之流。雖嘗使金。蠟年。不無類苦。而封殺之職。政事得失所繫。恐不可以賞功。故出之。徽猷閣待制宗澤充龍圖閣學士。知襄陽府。右文殿修撰知冀州。權邦彥充天章閣待制。知荊南府。直祕閣知深州姚鵬

598

隆直龍圖閣知洪州時黃潛善等不欲澤居中故與河北勤王守臣並命。

辛亥太師鎮南軍節度使中太一宮使樂平郡王鄭紳謁告往江浙改葬許之紳開封人故爲直省官。

癸酉國史後補。道君皇后父也城始破爲金所執既而歸之未幾薨。詔贈偉靖。沈良靖康錄曰正月二十七日尼瑪哈請上皇相見上皇乘轎至乘門者檢道壁帘道遣帀。

初入至鞏次尼瑪哈出迎入幄中坐良久上皇起自尼瑪哈云老夫得罪當北還且帝姬下降者乞留衛大駕尼瑪哈不答有頃鄭皇后自外至云妾得罪合從上皇北還但妾家屬不與朝事敢乞留尼瑪哈許之。

壬子太保奉國軍節度使同安郡王張邦昌以冒恩遷太傅。此據鄧楚錄。　都水使者陳求道貶秩五等。日曆無之。

坐汴河水減不即補治爲御史所劾故繆之　徵猷閣學士知青州竹孝序陞延康殿學士孝序、晉江人也。

癸丑中書舍人孫覿充徵猷閣待制知秀州覿聞李綱且至上疏言靖康初任侍御史首論諸生伏闕之罪實知和州今綱爲中書相而臣預省闥與掌書命職在論思設有愚見因事納忠則螫不安位請得能去故有是命。

甲寅中書舍人兼權直學士院李擢試給事中。　御史臺主簿鄭瑴爲監察御史。瑴、建陽人。邦昌之僭也。瑴挺身見上於濟州至是擢用。瑴實新立御史臺題名記瑴與直臣中之除皆在六月今從日曆附此。

乙卯熙河經略使張深辭行詔深所部鄜延統制官孫渥一軍衛行在餘兵復還本路。渥、武都人也。

丙辰監察御史張所爲尚書兵部員外郎所案視陵寢還上疏言恭聞行在留南京軍民俱怨道路藉藉不知誰爲此謀者又失計矣京師重城八十里之廣宗社宮闕省闥百司不可遷也況居之足以控制河東河北之地而河東河北者天下之根本不可失去年誤用姦臣之謀始割三鎮獻而虛割兩河之地遂使兩河之民煩冤沈痡怨流竹帛今聞兩河兵民無不扼腕用之可藉以守若或棄京師而不居則兩河之民無所係望陛下事去矣今急還京師誠有五利奉宗廟保陵寢一也慰安人心二也繫四海之望三也釋河北割地之疑四也早有定處而加意於邊防五也一舉而五利而陛下不爲不知誰爲此謀者臣知其必無長策會不過緩急之際意在南渡而殊不知國家之安危在乎兵之強弱將相之賢不肖而不在乎都之遷與不遷也誠使兵強而將相不肖雖云渡江而南安能自保徒使人心先離中原先亂耳大河不足恃則大江不足恃亦明矣誠使兵強而將相賢正須坐撫中原以制強敵何何遷都之有雖然計有出萬全者宜若創業之君無以精兵自衛而圖任將相使之協謀共力經營平朔方然後鼓勇河東、河北忠憤之人使自爲戰則強敵可摧土宇可保而京師可以奠枕而都也不能如此徒欲南渡以自便是偷朝夕之安非所謂社稷大計臣知其不可時所又條上兩河利害上欲以其事付所會所復言黃潛善兄弟姦邪不可用恐害新政潛善引去上諭旨留之乃能所言職潛善意未已尋貴所鳳州團練副使江

州安置。所事迹他書不見今以李綱遺奏進退志錄入日曆聽所奏議於六月己巳實甚談宏所設江州月日未見今併附此更俟他書攷證之　是日李孝忠破襄陽府守臣直徽猷閣黃

叔敖棄城去孝忠遂入城肆焚掠擄掠子女盡驅強壯爲軍叔敖、堰子也。堰、公綽人元祐中給事中。

丁巳資政殿大學士知京兆府范致虛陞觀文殿學士　太常少卿劉觀召試中書舍人起居舍人滕康爲起居郎太常少卿汪藻爲起居舍人兼權中書舍人承議郎兩浙路提點刑獄公事季陵、倘書考功員外郎周望並試太常少卿質、張邦昌子壻。聞邦昌僭位自鄂越州獄提舉茶鹽司以聞詔嘉獎至是擢用之。詔獎實在此月甲寅今併附見。　承議郎葉三省守右司員外郎朝奉大夫諸王府贊讀汪思齊行吏部員外郎朝請郎陳悅爲兵部員外郎三省、棡盧人。思齊、郢縣人。悅已見四月辛酉。　思齊與俄背爲上宮傀故用。未幾思齊卒。　朝請郎主管亳州明道宮邢煥爲朝議大夫充右文殿修撰。　朝散郎宋昭爲尚書膳部員外郎仍賜白金百兩以昭自言嘗論開邊事遠竄故錄之。昭元降官與郎官今併書除日後准此。朝見今年正月

戊午太常少卿周望假給事中充大金通問使武功大夫趙哲領遣州刺史副之初上用黃潛善、汪伯彥計遣傅雱使金軍所請二帝未行朝論欲更遣重臣以取信會尚書戶部侍郎邵溥乞赴行在潛善等因制錢蓋並落職提舉亳州明道宮粹中坐江寧軍亂蓋坐陝西棄師也初執政論蓋功進職名中書舍人朱勝非封還錄黃乃有是命　資政殿學士新除領開封府事王襄、資政殿學士趙野並落職襄責襄陽府野責汝州並居住權中書舍人汪藻草制曰豈有兩君之在野略撫一騎以入關故取迂途以爲緩計故事宰執初除賜銀帛各千匹兩至是中書侍郎黃潛善等以國用不足辭所賜許之其後詔皆減半休兵後乃盡復之　詔以邊事未寧過休暇日百司仍入局治事。紹興元年正月丙辰所書可參攷。　是月皇叔祐山軍節度使

士儼知南外宗正事士儼首論大臣誤國故黃潛善斥之。日曆紹興七年八月二十九日士儼劄子建炎元年忠恩除知南外宗正事當年五月到任又紹興四年五月十二日士儼劄子申自陛下登極之初首論大臣誤國蒙恩寬貸改差知南外宗正事臣既離維揚不敢復有渡江之望今年八月移鎮江府二年又移泉州此所云既離維揚不旋踵有渡江之望則改差又非元年事當攷

路提點刑獄公事王賓爲侍御使密候官人。賓爲御史去至是復用。賓之除自曆不書今以御史臺題名增入。　安邑人郜興據解州神穆山屢與金人戰時金將鶻眼也安邑執其弟翌招之興不顧欲泣死戰大破金人之軍鶻眼、洛索子也。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六

【建炎元年】六月己未朔。新除尚書右僕射李綱至行在。先是右諫議大夫范宗尹力主議和。乃言綱名浮於實。而有震主之威。不可以相。章三上不報。綱行至寶應。乃聞拜相之命。次泗上。會有詔四方勤王之師還本道。綱遂留舟、潭兵於泗。而獨與數百人詣南都。詔中使王嗣昌趣綱入覲。綱至毅熟。御史中丞顏岐遣人持劾副遣綱。封以御史臺印。上開綱且至。命徽猷閣學士提舉萬壽觀兼侍讀秦耘往勞。又命執政燕瑛於金果園。綱力辭。上趣召入見於內殿。綱涕泣。上亦感動。綱辭新命。且言臣愚戇。但知有趙氏。不知有金人。因宜爲其所窓。然岐之論臣。謂材不足以任宰相。則可。謂爲金人所惡。不當爲相。則不可。且爲趙氏之臣。而金人喜之。而反可以爲相。則自古賣國以興人者。皆爲忠臣矣。外廷之論如此。臣豈敢當此。戰。戰必割地。厚賂以講和。既和則又求毀以戰。卒滅契丹。今又以和惑中國。至於破都城。隳宗社。易姓改號。而朝廷猶以和議爲然。是將以天下畀之敵而後已。爲今之計。莫若一切罷和議。專務自守之策。建藩鎮於要害之地。置帥府於大河及江、淮之南。修城壁。治器械。教水軍。習車戰。使其進無抄掠之得。退有邀擊之患。則雖有出沒。必不敢深入。三數年間。軍政益修。甲車成備。然後大舉以討之。報不共戴天之仇。雪振古所無之恥。彼知中國自強如此。豈徒不敢肆橫。而二聖有可還之理矣。且金人於國家。雖奉藩稱臣。謁天下以子之。亦未爲德也。必至於混一區宇而後已。故今日法句踐宮�之志。則可。法其卑詞厚賂。則不可。臣謂正當歲時遣使奉問二聖。至於金國。我不加兵。專以守爲策。俟吾政事修。士氣振。然後可以大舉。六月丁卯。下詔宇文虛中河北、河東路宣撫使。西戎教車戰。招集義勇。乙亥。遣傅雱奉表南宮。二曰。議巡幸。大略謂天下形勢。關中爲上。襄、鄧次之。建康又次之。今四方多故。除四京外。宜以長安爲西都。襄陽爲南都。建康爲東都。各命守臣。葺城池。治宮室。積糧糗。以備巡幸。三都成而天下之勢安矣。陛下用臣此策。其利有三。一則措巡幸之名。使國勢不失於太弱。二則不留定都。使敵國無所窺伺。三則四方望幸。使姦推無所覬覦。議者或欲暫避天。或欲幸建康。臣皆以爲非計。夫汴梁、宗廟社稷之所在。天下之根本也。陛下即位之始。豈可不一見宗廟。以安都人之心。願先降赦榜。以修謁陵寢爲名。擇日巡幸。計無出於此者。六月壬戌施行。三曰。議赦令。大略謂惡逆不當赦。盜竊貪格。罪廢之人。不當盡復。今登寶位赦書。一切比附張邦昌僞赦。非是。宜改正以法祖宗。六月壬戌施行。四曰。議僭逆。大略謂張邦昌久與機政。擢冠宰司。國破面背之以爲利。君辱面扶之以爲榮。易姓建邦四十

使。王時雍既貶。王釋冣哲之罪。使諭敵求和。冣哲不受。奉國軍節度使王宗濋責授定國軍節度副使。鄧州安置。坐首引衛兵逃遁。致都城失守也。言者請誅州縣及五司官以省費。而中謁侍郎黃潛善乞差官討論。乃以趙鼎、滕康、舍人汪藻並兼檢討官。詔太傅張邦昌特給節度使俸。龍圖閣學士新知襄陽府宗澤自衛南分兵屯河上。以數百騎趨南都。是日入對。澤首上三事。其一論人主不可以喜怒爲賞罰。其二論人主職在任相。願於利人廣衆中。不以親疏。不以遠近。虛心謹擇。參以國人左右之言。爰立作相。而毋使小人參之。其三論諫官人主耳目。臣下有懷姦藏慝。媢賢蔽善者。當使耳目之官。漸心彈糾。毋有所憚。以絕後艱。上納其言。將留澤。而黃潛善、汪伯彥惡之。乃令之襄陽。澤除襄陽日屬在五月庚戌注銜。在六月癸亥三省供不同。意者澤先已外除。至南都始受命耶。今從日屬。略爲刪潤。令不複錯。

庚申。詔李綱立新班奏事。執政退。綱留身上十議。且言陛下度其可施行者。願賜施行。臣乃敢受命。其一曰。議國是。大略謂今日之事。欲戰則不足。欲和則不可。竊恐國論猶以和議爲然。蓋以二聖播遷。非和則所以速二聖之禍。臣竊以爲不然。漢高祖興項羽戰於滎陽。太公爲羽所得。當之機上者屢矣。高祖不顧。其戰彌力。羽卒不敢害。而還太公。然則不顧其親而戰者。乃所以還太公之術也。昔金人與契丹二十餘戰。戰必割地。厚賂以講和。既和則又求毀以戰。卒滅契丹。今又以和惑中國。至於破都城。隳宗社。易姓改號。而朝廷猶以和議爲然。是將以天下畀之敵而後已。爲今之計。莫若一切罷和議。專務自守之策。建藩鎮於要害之地。置帥府於大河及江、淮之南。修城壁。治器械。教水軍。習車戰。使其進無抄掠之得。退有邀擊之患。則雖有出沒。必不敢深入。三數年間。軍政益修。甲車成備。然後大舉以討之。報不共戴天之仇。雪振古所無之恥。彼知中國自強如此。豈徒不敢肆橫。而二聖有可還之理矣。且金人於國家。雖奉藩稱臣。謁天下以子之。亦未爲德也。必至於混一區宇而後已。故今日法句踐宮膆之志。則可。法其卑詞厚賂。則不可。臣謂正當歲時遣使奉問二聖。至於金國。我不加兵。專以守爲策。俟吾政事修。士氣振。然後可以大舉。六月丁卯。下詔宇文虛中河北、河東路宣撫使。西戎教車戰。招集義勇。乙亥。遣傅雱奉表南宮。二曰。議巡幸。大略謂天下形勢。關中爲上。襄、鄧次之。建康又次之。今四方多故。除四京外。宜以長安爲西都。襄陽爲南都。建康爲東都。各命守臣。葺城池。治宮室。積糧糗。以備巡幸。三都成而天下之勢安矣。陛下用臣此策。其利有三。一則措巡幸之名。使國勢不失於太弱。二則不留定都。使敵國無所窺伺。三則四方望幸。使姦推無所覬覦。議者或欲暫避天。或欲幸建康。臣皆以爲非計。夫汴梁、宗廟社稷之所在。天下之根本也。陛下即位之始。豈可不一見宗廟。以安都人之心。願先降赦榜。以修謁陵寢爲名。擇日巡幸。計無出於此者。六月壬戌施行。三曰。議赦令。大略謂惡逆不當赦。盜竊貪格。罪廢之人。不當盡復。今登寶位赦書。一切比附張邦昌僞赦。非是。宜改正以法祖宗。六月壬戌施行。四曰。議僭逆。大略謂張邦昌久與機政。擢冠宰司。國破面背之以爲利。君辱面扶之以爲榮。易姓建邦四十

600

除日。逮金人之既退方降赦以收恩。考其四日之手書。猶用周朝之故事。今方冒處王爵。極其褒崇。秋高馬肥。敵騎縱橫。挾借其勢。陛下將何以制之。願肆諸市朝。以爲亂臣賊子之戒。六月癸亥朔行。五曰。議僞命大略謂國家更大變。士大夫屈節於僞庭者。不可勝數。宜依唐肅宗六等定罪。以勵士風。六月癸亥。七月辛丑朔行。六曰。議戰。大略謂軍政久廢。宜一新紀綱。賞罰必信。六月乙亥朔行。七曰。議守。大略謂於沿河及江、淮措置抗禦。以扼敵衝。所以宣布天子之命令。使四方稟承焉。政出於二三。則朝廷卑而天下危。天下之安危。係於朝廷之尊卑。而朝廷之尊卑。係於宰相之賢否。與夫人主聽任之重輕。其可忽乎。唐至文宗之朝。可謂衰弱矣。武宗既立。得一李德裕相之。而威令遂振。何哉。由德裕知所本故也。其初爲相。即上言曰。宰相非其人。當亟廢罷。至天下之政。則不可不歸中書。武宗聽之。號令紀綱。成自此出。故能削平僭僞。號爲中興。然則於艱難多事之秋。所以出政者。尤不可以不一也。自崇、觀以來。政出多門。閹官恩倖。女寵。皆得以干預朝政。所謂宰相者。保身固寵。不敢以爲言。遂失其職。法度廢弛。馴致靖康之禍。非一朝一夕之積也。願陛下深思天下安危之本。察德裕之言。而法武宗之任人。監崇、觀之失。以刷靖康之大恥。

宗社生靈。不勝幸甚。九曰。議責成。大略謂靖康間。進退大臣太速。功效蔑著。宜擇人而久任之。以要成功。十曰。議修德。大略謂初膺天命。宜益修孝弟恭儉之德。以副天下之望。上與黃潛善等謀之。翌日。出其章付中書。惟僧道僞命二章不下。案綱建炎進退忠戇上誤有云。執政中有與卿論不同者。後改此曲而是意指潛善等也。皇叔祖靖康軍節度使知西外宗正事仲湜爲開府儀同三司。封嗣濮王。仲湜、楚莊王宗輔子也。安懿王孫百二十有六人。至此紹封者五人。

是日。金左副元帥宗維還屯雲中。

辛酉。名潛鄜爲升陽宮。詔新除郎官未經上殿者並引對。

資政殿學士領開封府尹徐秉哲責授昭信軍節度副使。梅州安置。坐使金辭行也。

壬戌。李綱同執政進呈議國是劄子。上曰。今日之事。正當如此。可付中書省遵守。次進呈議巡幸劄子。上命促罷守司修治京城。祇備車駕。還闕款謁宗廟。詔永興軍、襄陽、江寧府增葺城池。量修宮室。官府。以備巡幸。次進呈議救令劄子。僉謂藝祖登極之初。首赦惡逆。今已行。難追改。乃命選人惟在職者循資。左降官等第復。執政退。綱留身奏張邦昌僭逆。及受僞命臣僚二事。皆今日政刑之大者。乞早賜施行。上曰。執政中有與卿論不同者。少遲議之。綱曰。邦昌僭逆明白。若都人則謂因邦昌立而得生。且免括金帛。而邦昌建號易姓。其奉迎特出於不得已。而僭疾之德之怨之者私也。僭疾之者公也。執政中有論不同者。臣請與之廷辨。上乃遣小黃門召黃潛善、呂好問、汪伯彥再對。上語之故。潛善勿力辯之。綱詰難再三。乃言在遠不若在近。好問亦曰。唐德宗幸奉天。不挾朱泚行。後以爲悔。綱曰。邦昌當正典刑。何遠近之有。借使在近。嘗幽繫而反脅景之如此。何也。況其已僭逆。豈可置之在朝廷。道路指目曰。此亦一天子哉。因泣拜曰。臣不可與邦昌同列。正當以笏轂之。陛下必欲用邦昌。第寵臣勿以爲相。無不可者。伯彥曰。李綱氣直。臣等不及。上曰。卿欲如何措置。綱曰。邦昌之罪。理當誅夷。陛下以其資自歸。貸其死而遠竄之。受僞命者。等第議降可也。上乃出綱奏。詔監檢鼓院。於行宮便門之外。差官權攝。李綱言曰。今日急務在通下情。乃置院以達四方章奏。綱又請置看詳官二員。臣民對事簽擬可行者。將上取旨從之。詔察官職守。自今依官制施行。延康殿學士大名尹張慤試戶部尚書。御史中丞顏岐充徽猷閣待制。提舉亳州明道宮。岐以言論李綱。上疏待罪。執政欲令依舊供職。上不許。乃有是命。繫克小扉。坡除待詔來詞。在八月壬戌。議實非說。於是右諫議大夫范宗尹亦求去。詔以宗尹爲徽猷閣待制。知舒州。月扉。案尹六月庚午落職。未知何日罷守今因顏岐除日附見俟致　徽猷閣待制提舉亳州明道宮錢伯言爲開封尹。徽猷閣待制。知舒州。

秘閣修撰知鼎州唐恕知荊南府。初。應天尹闕。大臣薦通議大夫提舉亳州明道宮李偁才可用。詔召入。偁之孫。徽之子。在建正議大夫。以媚蔡京累遷龍圖閣直學士。靖康中斥去。候慥權。復請奉祠。會知廣州孫近卒。偁復行在。乃以爲應天尹。偁除尹。日扉不見。此以附傳附入。案應天初除何志同。後用孫暐。其命偁必李綱來至開時。則在暐受命之前也。宣和末爲燕山府路都轉運使。金人內侵。郭藥師執之以降。已而得歸。至是復用。

名官司毋得受白黑事以來。宗室外官單銜奏事。並不著姓。此後更革不常。至是延康殿學士趙子崧知鎮江府。以裹謝上。中書侍郎黃潛善援近旨劾之。乃申明行下。通子崧中外遠事云。宜和三年。子崧嫡對。上疑宗子出仕者恃著姓。子崧對以熙寧法如此。與異姓共事須著姓。庶別之。若辭見謝。及揚街奏事。自不著姓。上曰。終是料歲。雖可討論。奏來五年。余從見正之召對。上又及此。蓋批出宗室內外並不著姓。朝廷不復致故事。諸出識者大駭。而有司不以官職高下。皆名別之。七年夏。子崧出守滁。辭日。爲上極言之云。此雖小事。所繫甚大。周曰。疆氏漢曰劉氏。唐曰李氏。今無故去國姓。不辭上惜哉。中興計論。遂復用熙寧法。越次元年。今上皇帝。中興。子崧除延康殿學士。知鎮江府。上謝表。黃潛善在中書。乃令通奏官退回。爲不合不著姓。阿欲見沮而不改者令也。至今雖大宗正司宗室。亦稱皇叔皇兄。異宮仍者姓。通狂通正誤矣。案元符諸宗宣和五年六月乙未御筆。內外宗室並不稱姓。七八月戊午御筆。宗室外官除見辭榜子外。餘依熙寧法者姓。此卽子崧所請也。今乃云潛善見訊而不改者。令誤矣。

癸亥。中書侍郎黃潛善爲門下侍郎兼權中書侍郎。太傅同安郡王張邦昌責授昭化軍節度副使。潭州安置。李綱同執政進呈議僭逆劄子。黃潛善猶左右之。退奉御筆。邦昌僭逆。理合誅夷。原其初心。出於迫

翁可特與免貸。於是潭州安撫所過巡尉伴送。偽令監司守臣常切覺察。月具存在申尚書省。次議偽命臣僚。綱書責受妄化軍節度副使王時雍等四人。與金人傳導指意。讒廢趙氏。迫道君以下出郊。又授偽命爲執政。此四人皆爲罪首。上顧呂好問。好問曰。誠有之。時徐秉哲已先竄於是移時雍高州。賁龍圖閣學士吳幵永州。逐右殿直學士莫儔於全州。並安置。時在圍城中者。綱皆欲深罪之。好問曰。王業艱難。正賴克小麻云。時在圍城中者。綱欲概以叛逆誅之。呂好問曰。責以不能死則可。若直誅之。叛逆豈無辭乎。綱意不歇。乃道其客料陵胡理。要殺好問。好問訓理曰。某與君俱處城中。某以爲可罪者。才十餘人耳。餘人本末。吾輩所知。悉可以叛逆加之耶。綱由是不樂。呂本中雜說曰。金人再犯京師。謝克家、耿南仲輩入往往在圍城中。皆前日力攻李綱者。綱既相。復以圍城中事中傷之。以邦昌僭竊叛逆。凡在圍城中皆次第定罪。呂好問訓綱曰。圍城中固可罪者。但責以不能死節。彼無所逃罪矣。然其間尚有賠折。若事以叛逆誅之。則彼必有辭矣。卻憑反爲害。綱由是不悅。即使害者呂好問。上深以爲非。然好問亦不敢留。綱亦旋罷去。由是觀之。耿南仲、李綱之黨。苟以罪更相加。誣於國事所害甚大。皆不能無罪也。案綱斥逐諫臣。乃國法之所當然。本中以綱與其父異論而排之。今不取。何備盜賊曰。公之十論一施而讒慝起。受偽命二章。獨留中不下。綱自此利政之大者。盡爲臣之罪。莫若於管叔。莫若於從禹。此而不誅。何以正朝廷。何以示百官。何以服人心。何以明誅。不忍於殺大臣。故也。夫祖宗之所以不忍者。豈不忍於此耶。君不忍於其臣。臣反忍於其君。邦昌忍於異姓。忍於負宗社。王時雍之徒忍於覆國。忍於事異姓。苟可以謀身者。皆無所不忍。博曰。人將忍君。嗚呼。此豈非忍君者乎。答。蔡京親周公。忍而誅陟之。不以謀叛之法而誅也。若使復宗社而無誅。宗社何賴。爲主事偽而無罪。彼盜忠節者何辜。邪呂中興大事記曰。朱文公謂李綱入來方成朝廷。然其所爲。不過收召人才。修舉政事。招集義勇。禦侮而已。其他規模。有先後之序。當修軍政。變士風。裕賢材。寬民力。改弊法。省冗費。誠號令。信賞罰。擇帥臣。選監司。恢吾政事。且修。然後可議興師。中尤急者。當先理河北、河東。悉召還。凡七事。始李綱爲上言。靖康閒雖號開言路。然議論鯁觸者。皆遠貶。其實塞之也。上深以爲然。正議大夫守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李綱以草恩還正奉大夫。日原。綱罷河東、河北宣撫使在五月癸巳。而綱行狀云。六月六日皆誤。是日內降奏科理兩河事。行狀所云。必得其的。今從之。仍兼御營使。時河東北所失幾十餘郡。餘皆爲朝廷固守。綱。河東惟失太原、忻、代、澤、潞、汾、晉七郡。河北失眞定、懷、衛、溶四郡。案去冬殘虎哈已破威勝軍及汾州。今卷石州繼陷。不但十一州也。或者此時綱猶未盡知耳。今第云十餘郡。蓋致。綱言。今日中興規模。有先後之序。當修軍政。變士風。裕賢材。寬民力。改弊法。省冗費。誠號令。信賞罰。擇帥臣。選監司。恢吾政事。且修。然後可議興師。中尤急者。當先理河北、河東。蓋兩路、國之屏蔽。今河北惟失眞定等四郡。北倏皆在。且推其土豪爲首。多者數萬。少者數千。不早遣使慰撫之。臣恐久之食盡。援兵不至。卽爲金人用矣。謂宜於河北置招撫司。河東置經制司。擇有才者爲使。以宣陛下德意。有能保一郡者。寵以使名。如唐之方鎮。俾自爲守。則無北顧之憂矣。上曰。誰可任此者。綱請詢訪其人以奏。上許之。呂中大事記曰。靖康之初。肩背初失之時也。河北惟失眞定等四郡。河東惟失太原等六郡。其他固在也。天下之勢不進則退。進則當主

兵之在邑者鄉之。道人夜渡江。煤舟毀橈。殺賊甚衆。遂不敢犯。李橓忠襲至千秋。沿江設備。唐懋自鼎州調本路刀弩手助之。賊乃去。時通判鄂州趙令衿部官兵戍武昌縣。賊圍瑾。犯黃州。其徒縱掠。旣去。令衿卽渡江存撫。黃人德之。自金再圍城。京西、湖北諸州悉爲賊侵。犯隨州。陸德先、復州趙縱之。郢州舒燁舉與荊南、德安皆失守。獨知汝州徽猷閣待制趙子崧知襄陽府。直徽猷閣。黃叔敖、知蔡州。直祕閣。孝忠、知漢陽軍。朝議大夫李彥卿能守境捍賊。至是李綱言於上。奪雍。直龍圖閣。直學士。龍德先等三人。仍奪其職。還子崧寶文閣直學士。叔敖祕閣修撰。孝忠進一官。彥卿直祕閣。千秋進二官。通判荊南府。而擢令衿直龍圖閣。知黃州。更名令崨。亦征切。雍、尚武子。令崨、燕懿王元孫。嘉孝穆公世峽子。子崧、燕懿王後鵬翔侯令甲子。燕王生臨汝侯惟和。惟和生東陽侯從譚。從譚生沂陽侯世遠。世遠生令甲。孝忠、開封人。汪藻作圖氏信敕力序云。信昌圖孝忠。而李忠自作錢氏方序云。大梁閻孝令發之。時叔敖已失守。而綱蓋未知也。熊克小麻云。叔敖陞祕閣修撰。既而襄陽不守。叔敖棄落職。降充監當。案襄陽不守在五月丙辰。日錄乃書於六月戊辰。與趙姓之遠史不合。當致。執政退。綱留身奏事。上曰。卿昨日內殿爭邦昌事。內侍皆涕泣。卿今可受命矣。綱因論自古創業中興之主。如漢高、光、唐太宗。皆有英明之資。寬誠之德。仁厚而有容。果斷而不慝。故能戡定禍難。身致太平。因請以所編三君行事紀要錄以進。上可之。

甲子。手詔檄設行在將士。撫循百姓。蠲賦役。改弊法。招集盜。案盜賊吏。又詔。歸康閒政言之士。誠致氛。逐宜悉召還。凡七事。始李綱爲上言。靖康閒雖號開言路。然議論鯁觸者。皆遠貶。其實塞之也。上深以爲然。

正議大夫守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李綱以草恩還正奉大夫。日原。綱罷河東、河北宣撫使在五月癸巳。而綱行狀云。六月六日皆誤。是日內降奏科理兩河事。行狀所云。必得其的。今從之。仍兼御營使。時河東北所失幾十餘郡。餘皆爲朝廷固守。綱。河東惟失太原、忻、代、澤、潞、汾、晉七郡。河北失眞定、懷、衛、溶四郡。案去冬殘虎哈已破威勝軍及汾州。今卷石州繼陷。不但十一州也。或者此時綱猶未盡知耳。今第云十餘郡。蓋致。綱言。今日中興規模。有先後之序。當修軍政。變士風。裕賢材。寬民力。改弊法。省冗費。誠號令。信賞罰。擇帥臣。選監司。恢吾政事。且修。然後可議興師。中尤急者。當先理河北、河東。蓋兩路、國之屏蔽。今河北惟失眞定等四郡。北倏皆在。且推其土豪爲首。多者數萬。少者數千。不早遣使慰撫之。臣恐久之食盡。援兵不至。卽爲金人用矣。謂宜於河北置招撫司。河東置經制司。擇有才者爲使。以宣陛下德意。有能保一郡者。寵以使名。如唐之方鎮。俾自爲守。則無北顧之憂矣。上曰。誰可任此者。綱請詢訪其人以奏。上許之。呂中大事記曰。嗚呼。建炎之初。肩背初失之時也。河北惟失眞定等四郡。河東惟失太原等六郡。其他固在也。天下之勢不進則退。進則當主

封秦魯國。淑愼長帝姬封吳國。二主皆用上登極改命。熊克小麻。復帝姬爲公主在八月壬寅。案八月乃石端禮爲靖懿帝姬請復封。非事始也。通奉大夫知

602

舒州傅墨卿守禮部尙書、龍圖閣學士知潭州郭三益試刑部尙書、墨卿、山陰人。先是其家過江寧、道周穜之亂、閉門俱死。由是辭不就職。　朝奉大夫則武仲試尙書吏部侍郎、徽猷閣直學士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曾楙試禮部侍郎、徽猷閣學士提舉萬壽觀兼侍讀蒸耘試兵部侍郎、武仲、浦城人。宣和末爲御史中丞、坐論蓋貫事、貶黃州安置、至是復用。時右正言鄧肅新進、不知前朝事、上疏論武仲爲中司、望王黼、曾無一言、且當建伐燕之謀、乞誅薤以謝天下。上察其非實、不聽。　右文殿修撰知通州胡安國、朝奉郎提舉杭州洞霄宮許景衡並賦給事中。朝散大夫提舉亳州明道宮劉珏試中書舍人、景衡、瑞安人。珏、長興人也。靖康末、三人俱在後省、坐竄附李綱斥去、至是並用之。他日諫官潘良貴入對、上論曰、朕今不用文雅之士、已令召許景衡於海濱矣。景衡、珏聞命、皆赴朝。安國辭不至。（蔡絛國史傳云、上卽位之八日、以給事中召而日麻附此、後去職名亦在六月、不知附傳何以不同、當攷。）

尙書右司員外郎吳嚴夫守光祿卿、集英殿修撰、新知亳州翁彥深守太常少卿、朝奉郎李光守秘書少監、嚴夫、執中子。（執中、崇寧人、大觀御史中丞。）彥深、彥國弟。光、上虞人。靖康中爲侍御史、以論事去。　朝奉大夫辛炳守尙書右司郎中、炳、侯官人也。　太中大夫提舉南京鴻慶宮許翰復延康殿學士、赴行在。（日曆作復端明殿學士、蓋誤。）　翰、襄邑人。靖康中同知樞密院事。　朝奉大夫提舉杭州洞霄宮胡舜陟復顯謨閣待制、知潭州、開、楙弟也。　始張邦昌既僭、京城都巡檢使范瓊不自安、朝廷以其握兵、是日爲降詔、言節義所以責士大夫、至於武臣、宰伍理當開諭。惟王宗濋首引衛兵逃遁、致都城失守、不可不責。自宗濋外、一切不問、以責後效。（此據李綱遺表、遺忠錄節。）

乙亞、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馬忠爲河北經制使、措置節制民兵。　召責授鳳州團練使張所、直祕閣通判河陽府傅亮赴行在。初、李綱既建經撫兩河之議、欲置用所、然以其嘗言黃潛善之故、頗難之。一日、過潛善、從容言曰、今河北未有人、獨一張所可用、又以狂妄抵罪、不得已、姑試用之、如以爲憂、諫處要地、則不可。若使之借官爲招撫、冒死立功以贖過、公能先國事後私怨、爲古人之所難、不亦美乎。潛善許諾。上士大夫至於武臣、宰伍理當開諭。惟王宗濋首引衛兵逃遁、致都城失守、不可不責。自宗濋外、一切不問、以責後效。（此據李綱遺表、遺忠錄節。）　保大軍承宣使御營使司都統制王淵爲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　責授鳳州團練使張所、直祕閣通判河陽府傅亮赴行在。初、李綱既建經撫兩河之議、欲置用所、然以其嘗言黃潛善之故、頗難之。一日、過潛善、從容言曰、今河北未有人、獨一張所可用、又以狂妄抵罪、不得已、姑試用之、如以爲憂、諫處要地、則不可。若使之借官爲招撫、冒死立功以贖過、公能先國事後私怨、爲古人之所難、不亦美乎。潛善許諾。上不可。若使之借官爲招撫、冒死立功以贖過、公能先國事後私怨、爲古人之所難、不亦美乎。潛善許諾。上悅、乃召用焉。（熊克小曆云、所、靖康末嘗至河北募兵、誤也。所但奏遣呂綱中募兵而遥爲提領、詳見七月丙辰註。）　保大軍承宣使御營使司都統制王淵爲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　責授鳳州團練使張所、直祕閣通判河陽府傅亮赴行在。初、李綱既建經撫兩河之議、欲置用所、然以其嘗言黃潛善之故、頗難之。一日、過潛善、從容言曰、今河北未有人、獨一張所可用、又以狂妄抵罪、不得已、姑試用之、如以爲憂、諫處要地、則

時宰肖和守之謀決而國是明僭逆之罪正而士氣伸舉都之謀定而人心安德如能來政變士風定經制改幣法寬檢鼓以繼下情盡賞功討以伸國法減上供之額以寬州縣絲茶鹽之法以通商賈制軍南宮田畝募民給佃徵保甲弓箭手而官養教閱招兵買馬分布要害遣張所招撫河北王繁經制河東宗澤留守京城四面開陝南其與乳止將益擾形便以爲必守中原之計此宋文公訓李綱入來方成朝廷者正謂此也　宗澤乞回鑾疏曰臣聞三代之得天下也得其民也得其民有道得其心也得其心有道所欲與之聚之所惡勿施爾也是以得民之道在察其心之所欲與其心之所惡而已此古所以有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之語求民之和豈必家至戶到一一而求之哉應順天人承天下之大順則民不期和而自和矣臣蒙恩差知開封府臣雖衰老無能然久識開封梁習諸統制下皆是招集惡少亡命無檢者臣既領府事更不敢徇身自顧但以正道濟誠感之不淡旬閱彼惡少豪威知格心蹀謀斂迹道去其閭巷閒亦自然悛改上下帖然無敢肆橫以是人人皆願陛下之威懷陛下之惠拳拳慕戀不啻嬰孺之愛父母成思發憤激其所慮臣每聞玉發內外日久嘉靖熙熙皞皞將如我祖宗盛觀熙豐時臣觀人心念念儻望者惟願陛下六龍之御警蹕之聲千乘萬騎來歸九重以副萬邦切切繫戀之誠取進止

已巳祕閣修撰新知河南府俞向改知陝州以祕閣修撰西道副總管（昭遠五月丙午出知陝州六月癸亥依舊四道副總管）金紫光祿大夫王革復龍圖閣直學士通奉大夫程唐復寶文閣直學士朝散大夫李倫復顯謨閣待制中奉大夫王鼎復集英殿修撰唐之邵子也（之邵眉山人故寶文閣待制）奴事童貫以進奏其謀議鼎革子用宦者蔚父子迭使亡狀卽以爲河南尹西京留守西道都總管悉以昭遠所募西兵三千人付御營前軍統制官張俊（案俊本傳張逵宋史逵元年罷御營司副統制令從之）詔遠獨與蜀兵數百之河南（昭遠五月丙午出知陝州六月癸亥依舊四道副總管令案通鑑之其除四京日除不載因倉向改除附此）　金紫

本傳張逵宋史逵元年罷御營司副統制令從之詔遠獨與蜀兵數百之河南（昭遠五月丙午出知陝州六月癸亥依舊四道副總管令案通鑑之其除四京日除不載因倉向改除附此）　金紫

光祿大夫王革復龍圖閣直學士通奉大夫程唐復寶文閣直學士朝散大夫李倫復顯謨閣待制中奉大夫王鼎復集英殿修撰唐之邵子也（之邵眉山人故寶文閣待制）奴事童貫以進奏其謀議鼎革子用宦者蔚父子迭使亡狀卽以爲河南尹西京留守西道都總管悉以昭遠所募西兵三千人付御營前軍統制官張俊（案俊本傳張逵宋史逵元年罷御營司副統制令從之）

湖等路。十一月辛亥增福建十二月乙酉。增二廣二年五月庚戌增湖南北。且令提刑按察。二年八月癸亥。應募者免其身丁。二年十一月乙卯。時諸路盜賊多。故伯彥有此請。二年五月庚戌可攷。初宗室敦武郎叔向在京城置救濟義兵所以募士。至是其軍中統制官於滄詣南京告叔向謀爲變。命御營使司提舉一行事務劉光世捕誅之。是日。宗澤至東京。自金兵退歸。搜捕盜賊。縱橫人情恟懼。時金人留屯河上。距京師無二百里。金鼓之聲。日夕相聞。澤諭遣之師。雜居寺觀。盜賊屏息。人情粗安。一日有金使牛太監等八人。以使僞至京師。澤曰。此覘我也。卽白留守范訥械繫之。且以聞於朝。

戊寅。同樞密院事汪伯彥進知院事。時新除戶部尙書張慤甫至行在。首論入主營判忠邪。忠邪判則治亂分。上嘉納。於是上批伯彥進知院事。慤同知院事。李綱言。慤以曉財利勤幹稱。爲判曹事。乃其任也。今除用太峻。未副人望。衆戶部財利賴其措置。乞稍緩之。俟措置有緒。用之未晚。陛下用宰相。臣不得而知。丁丑。奉議郎張闓守監察御史。

庚寅。同樞密院事汪伯彥進知院事。時新除戶部尙書張慤甫至行在。首論入主營判忠邪。忠邪判則治亂分。上嘉納。於是上批伯彥進知院事。慤同知院事。李綱言。慤以曉財利勤幹稱。爲判曹事。乃其任也。今除用太峻。未副人望。衆戶部財利賴其措置。乞稍緩之。俟措置有緒。用之未晚。陛下用宰相。臣不得而知。丁丑。奉議郎張闓守監察御史。

戊

今金人乃撤吾心腹、請命諸路州軍、以漸修葺城池、繕治器械、朝廷量行應副、乃命城池應修者、降度牒興之、又令淮、浙、荊湖六路、以常平錢造衲衣二十萬及市竹榻簟席等輸行在、綱常因從容及靖康間事上問焉、靖康初能守京城、金人再來、遂不克守、何也、綱曰、金人初來、未知中國虛實、雖渡河而尼瑪哈兵失期不至、及再來、則兩路並進、初時勤王之師、數日皆集、再來圍城、始召天下兵、遂不及事、初時金人寨於西北隅、而行營司兵屯城外要地、四方音問不絕、再來、朝廷自決水浸西北隅、而東南無兵、敵反據之、故外兵不得進、又淵聖初即位、將士用命、其後賞刑失當、人稍解體、金人初來、城中措置有序、其後無任事者、敵至、造橋渡濠、恬不加慮、敵遂登城、此前後所以異也、

趙行在、懷恩者、士番董毘從孫安化郡王懷德弟益麻藏征也、議者以其爲蕃部所推、故復封之耳、日曆、鎮益

權發遣陝西經制使、持節關益麻藏征措置涇部事、而不言益麻藏征所除何官、能克小麻因之、但云仍賜姓名曰趙懷恩、案紹興日曆五年四月二十九日趙懷恩繳到錄白付局元係右武大夫恩州觀察使特封隴右郡王、今繳取附入、當檢舉事初已賜姓名、克寬誤也、克又云、復益元官、除觀察使、與日曆所書不同、案益先降五官、後用登極赦、特旨錄復、今所削復舊職者、益指往湟部也、鄧伯温聞見錄云、靖康中錄資謀棄涇都、朝廷下其事於熙河帥臣、而告密符結環地之編、無敢任其責者、乃已、及金人陷陝西六路、兵入熙河、即來涇都蕃族、以其地與之、案去以靖康元年三月、除陝西制置使、其制官當在是初、而是年十一月益麻藏征所據更後詳攷、兵入境則其建此議必在是秋之間、特朝廷多事未暇行之耳、此云無敢任其責者、未知所據、更攷、

初、京西北路提點刑獄公事許高河北西路提點刑獄公事許亢總帥防洛口、望風奔潰、坐奪官、流瓊州、吉陽軍、高元自新昌以五百騎趨江南至南康、謀爲變、知軍事李定、通判韓琦以便宜斬之、及是以聞、乘謂擅殺非是、李綱言高元之棄其師、朝廷不能正軍法而一軍皆守倅取誅之、必健吏也、使後日受命捍賊者、知退走而郡縣之吏有敢誅之者、其亦少知所戒乎、是當賞、乃命進一官、高元、祥符人、琦、益甘孫也、

補迪功郎、以在濟州言利害故也、此據紹興四年八月三日延康乞進遣狀參入狀云、六月二十六日補官敘繫於此日　於是、太學錄楊愿以元帥府結局

恩補修職郎、太學進士陳汴補迪功郎、此亦以楊愿、陳汴自陳狀修入、忻狀云、六月日、以兵馬大元帥府准備差使補官、原狀無月日、今因延康附見、皆繫在此時也、

甲申、詔尚書省、戶部侍郎黃潛厚言、南軍左藏庫見在錢物不多、乞應東南上供綱運、令行在戶部相度、隨宜分撥南京或東京下卸、從之、日曆、戶部尚書黃潛厚奏云、案潛厚今年八月方除尚書、或者非此時所進詞、蓋乃除留守案詞六月己卯

乙酉、詔監司州縣職田、並罷、令提刑司具數申尚書省、戶部侍郎黃潛厚言、兩軍左藏庫見在錢物不可被帶者無幾、權時之宜、非捐貢不可、請先下令、非品官將校不許乘馬、然後令州縣籍有馬者、以三等價取之、嚴隱寄之法、重騷擾之禁、則數萬之馬、尚可得也、又請命川陝茶鹽司益市馬、募商人結保廣而之馬、以給諸軍、三曰募民出財、賞以官告度牒、詔三省以次施行、其募兵、陝西、河北各三萬人、委經制招撫司、京東、西各二萬人、委本路提刑司、潰卒逋軍、皆許改刺、　詔京東、西、河北東路、永興軍、江淮、荊湖等路、皆帥帥府要郡、初、李綱欲因帥府以寓方鎮之法、黃潛善等言、帥府要郡雖可行、但未可如方鎮割裂州郡、仍命帥帥府要郡屯兵有差、遇朝廷出師、則要郡副貳、權副都監、皆以其軍從帥、既措置兵馬就緒者、當優賞之、綱又言、步不足以勝騎、而騎不足以勝車、請以車制馬於京東、西路、使製造而教習之、因給閫進呈其法、用靖康開統制官張行中所創兩竿雙輪、上載弓弩、又設皮籬以捍矢石、下設鐵鞋以衛人足、募兵衆人、知兵與馬、仍施鐵索、行則布以爲陣、止則聯以爲營、每車用辛二十有五人、四人推竿以運車、

一人登車以發矢。餘執軍器夾車之兩傍。每軍二千五百人。以五之一爲輜重及衛兵。餘皆車八十乘。卻布方陣。則四面各二十乘。而輜重處其中。諸將皆以爲可用。（案此事前卷四軍萬人爲車三百二十乘。止有射士三百二十人。恐太少。當攷。）乃命兩路憲臣總領。中大夫淮南轉運副使李傳正言。近時潰卒聚爲郡盜。戕劫縣鎮。望於諸路無武臣提刑處。權添一員專管捉殺。從之。傳正、蔣朋子也。（蔣堂、彭城人。進者皆參知政事父淑倫林學士。）

丁亥。資授鳳州團練副使張所借通直郎直龍圖閣。充河北西路招撫使。初。上皇既北遷。韶德宮器玩。皆爲都監帶御器械王球所竊。球、燕國長公主子也。（主薨。事在王明清揮麈錄。）至是內侍陳烈以其餘寶器來上。皆遣方異物。李綱諫上亟命碎之。時綱每罷身奏事。多所規益。內侍石知顯素凶悍。（吳敏內禪記云上皇厚善知顯以自隨云。）洶懼斥之。上嘗召知顯。綱諫而止。又論開封府封樁買童女及待過諸將恩數宜均一。上皆嘉納之。（此綱李綱建炎進忠錄入此事非一日事。因陳烈附見。日曆所載。不如是之詳也。石知顯諸書不見所領官職。）

詔文臣許養馬一匹。餘官吏士民之有馬者。並赴官委守令籍爲三等。以常平封樁錢償其直。馬高四尺六尺爲上等。率直百千。餘以是爲差。有田之家。則折其稅。僧道則以度牒取償。限半月籍定。有隱寄者。以違制論。每買及百匹。則守倅令佐遷一官。不及者等第推賞。應諸軍闕練。以五人爲伍。伍有長。五伍爲甲。甲有正。四甲爲隊。五隊爲部。皆有二將。五部爲軍。有正副統率。（此以一十二百五十人爲軍。凡招軍。並增例物。其白身充募者全給。潰兵降盜及他軍改刺者半之。陝西六路仍趁支諸司鏹。及截川綱金銀。如有良家子願備弓馬從軍者。依敢勇法月給錢米。應天下官吏寺觀民戶。願以私財助國者。聽於所在送納。等第推恩。仍令當職官勸誘。而憲臣總之。然後解赴行在。皆用李綱請也。右諫議大夫宋齊愈入對。論招軍買馬。勸民出財助國。非是時。應事草創。就置三省於行宮門內。尚書戶部員外郎張浚夜過齊愈於省中。見其方執簽布算。問之。齊愈笑曰。李丞相今上三議。李公素有名譽。其建明乃爾。浚問之故。則曰。胡可爲也。今西北之馬不可得。獨江、淮之南。而馬不可用。括民之財。豈可盡極。至於兵數。若郡增二千。則歲責千萬緡以養。今豈堪此。齊愈將極論之。浚曰。不可。齊愈憮然曰。何也。浚曰。宰相不勝任。論去之。諫官職也。豈有身爲相。未幾上三事。而公盡力取之。彼獨不恚且怨。齊愈不樂曰。吾固爲其有盧名。第欲論此三事。卿扶持之。是日執政奏事退。齊愈入對。出過省門。執浚手曰。適上向者之章。上甚喜。浚揖手曰。公受禍自此始矣。（此據張栻私記。日曆六月癸未。齊愈僉書樞密院事。夫遂御史。至極論。乃在李綱上三議之前。恐誤。）

戊子。承務郎張緯上給田募兵法。緯以爲將來防秋之後。應給田土。並盡圍買。每出戰。步人一名。給田百畝。有馬人增其半。鞍馬器甲自備。地肥瘠。紐計第一等折土參差。凡係官或天荒戶絕逃山。聽民從便自占。其稅役科配。第皆蠲之。即逃田雖已給。而田主自歸者。聽佃。緩急點集。並將帶武勇家人投狀效用。官爲置籍。一等支糧。每五十人立一名。爲長。五百人又立一名。爲正。皆以有材武可部轄。衆所推者爲之。各等第借補官資。若所部技精及無逃亡者。依格遷轉。否則停廢。別選州委通判爲幹辦官。選監司提舉。出戰人赴點集後時。或輒逃避。並依軍法。從之。後不克行。

是月。以迪功郎富直柔爲祕書省正字。直柔、弼孫也。（此據續書省題名。）

位敎書。祖宗上供悉有常數。後爲獻利之臣所增者。當議裁損。如浙東郡預買絹歲九十七萬六千匹。而越乃二十萬五百匹。以一路計之。當十之三。如杭歲起之額。蓋與越等。杭去年已減一十二萬匹。獨越尚如舊數。劃方經寇焚劫。戶口凋耗。蕭山一縣。家業才一百七十緡。則民力之困可知。今乞將戶三等已上減半。四等已下權罷。及身丁錢鹽。皆有定制。其後米太而已。今悉爲帛。臣以爲宜令納見直。從之。汝文、丹陽人。嘗爲翰林學士。（金人命元帥府選南人文武八員與皇孫伴讀。得前燕山府司錄事張嚴等。並除尚書禮部郎中。令赴御寨。此據趙子砥燕雲錄。）賞十周紫芝應詔上書。言今金人盛強。憑侮中國。雖驅天下之兵以脅之。不足以當其強。竭天下之財以餌之。不足以厭其欲。盡天下甘言以悅之。不足以回其意。臣深思之。不過一言。曰上策莫如自治而已。自治之策無他。在力救前日之弊耳。陛下亦皆思所以致今日之禍者乎。用人不專。聽斷不明。斷不足。此三者所以召禍亂之本也。李綱危言讜論。天下聳聞。朝廷知其爲賢。既委以輔相。又嘗貳以將帥之事。遂致復儲以始宜。逐綱之用。含係一時之輕重。願陛下盡以國計傾心付之。忽惑於詆訾不根之言。毋貳以勝負不常之勢。臣所望陛下專於用人。以救前日之弊者。此也。六賊之惡。姦著遐邇。當時猶且邊延歲月。處以善地。元惡有如蔡京。猶得保其腰領而死。其同惡之臣。非特不能盡去。方且依以爲用。或付以兵柄。或委以重鎮。凡今日奔軍之將。亡國之大夫。皆前日姦佞閒茸。可誅而不誅。可去而不去者。如此人尚在要路。則幾何而不致於喪師割地。誤國欺君者哉。臣願陛下大明黜陟。以正忠邪。屏除畏憚軟弱之徒。進擢骨鯁難犯之士。使天下曉然。皆知忠義者必賞。姦邪者必誅。則忠臣爭效死節。壯士勇於敢爲。庶幾可以雪恥。臣所望陛下大明黜陟。以救前日之弊者。此也。淵聖皇帝虛以受諫。常若不及。惜其辭言交至。一切聽納。受之泛然。無所甄別。而人主之權。遂歸羣諫。敵圍初解。議者欲追撓之。既而惑於輦言。不能斷以必往。而割地之盟。棄不復用。明年敵騎果入。而惑於衆議。守城不遽至有今日之禍。臣所望陛下勇於聽斷。以救前日之弊者。此也。夫任用之專。最爲人主難事。今既得賢而用之。不能去姦邪。則其勢必不兩立。此三者在陛下勉之而已。（紫芝、江東人也。此書見於徐夢莘北盟會編。今採其要語附入。但夢莘係之建炎三年春末。實非誤矣。澤中乞專任李綱。綱以今年五月初拜相。故附此事於六月末。或可移附今年八月乘命二相時。紫芝書中又云。去年復春宮。去年行詩賦。去年制舒王配享之文。今年復元豐法。莫之聽。皆元年事。若係之三年春末。則綱被海外。未許赴闕。決非其時。附上明矣。）

607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七

【建炎元年】秋七月己丑朔，溫州觀察使權密院事都承旨王璦爲河東經制使，通直郎直祕閣傅亮爲副使，詔諸路常平司見在金銀並起發赴行在。龍圖閣學士提舉鴻慶宮兼侍讀耿延禧知宣州，延轄興李綱不協，自京城使還，以父老乞去，故有是命。朝請郎李稽中知襄陽府，奉直大夫趙岍知平江府，朝請郎周杞知常州，積中、南昌人，宣和末爲宗正少卿，坐元祐黨送吏部，至是再用之。岍、高密人也。庚寅，命御營使司都統制王淵討軍賊杜用，都巡檢使劉光世討李昱，御營使司左軍統制韓世忠、前軍統制張俊分討魚臺、黎驛亂兵，自宣和末，羣盜蜂起，其後勤王之兵，往往潰而爲盜，至是祝靖、薛廣、黨忠、閻瑄、王存之徒，皆招安赴行在。凡十餘萬人，李綱爲上言：今日盜賊，正當因其力而用之，如銅馬、綠林、黃巾之比，然不移其部曲則易叛，而徙之則致疑，正當以術制之，使由而不知，乃命御營司委官分揀，凡潰兵之願歸營、與良民願歸業者，皆聽之，所發至數萬，又擇其老弱者縱之，其他以新法團結，擇人爲部隊將及統制官，而其首領皆命以官，分隸諸將，由是無叛去者。獨淮寧之杜用、山東之李昱、河北之丁順、王善、楊進皆擁兵數萬，不可招，而拱州之黎驛、單州之魚臺亦有潰卒數千爲亂，綱以爲專事招安，則彼無所畏憚，勢難遽平，乃白遣淵等率所部分往討之。時李昱犯沂州，守臣某閉門拒守，以官妓十人遺之，昱乃去，至滕縣，掠民董氏女有美色，欲妻之，董氏罵昱而死，昱自費縣引兵圍長清，光世遣其將喬仲福追

擊斬之。既而用爲淵所殺，餘悉殄平。丁順者，嘗爲滄州兵馬鈐轄，王善者，爲宿澤尉，皆以能從軍不得志。

（事見五月甲午楊進者，遁初見四月戊寅。）以其才爲淵所忌，懼罪亡去，號沒角牛。兵尤衆，又李孝忠既破襄陽，擾京西諸郡，綱以京城都巡檢使溫州觀察使范瓊反側不自安，因命瓊討李孝忠，使離都城，且示以不疑之意。瓊乃將所部赴行在，既而丁順等皆赴河北招撫司自效，盜益衰。

辛卯，籍東南諸州神霄宮田租及贍學錢以助國用，從禮部請也。尚書兵部侍郎盧耘試兵部尚書。（盧克小麻在丁丑本部匯名在辛卯今從日曆。）

右諫議大夫宋齊愈罷。初，齊愈既論尚書右僕射李綱之過，會朝廷治從逆者之罪，言者論齊愈在皇城司首啓張邦昌字以示議臣，由是罷諫議大夫，下臺獄，制曰：所幸探符之來獲，奈何援筆以遊詈，遊詈至今，遺端自汝，或曰齊愈論綱不已，綱故以危法中之。（超然之遺史曰：宋齊愈新除諫議大夫，是時李擢爲給事中，擢與齊愈在圍城中，皆非純臣，擢與齊愈謀，諫官必論已，必得郎，且曰：先發制人，乃不審貴而繼殺之日，昨三月初，王峙、王時雍等在皇城司製謀乞立張邦昌，拜大金詔事，書議狀時，並時雍亦恐懼不敢填邦昌姓名，而齊愈奮然大書張邦昌三字，仍自持其狀以示人，四座無不驚駭，齊愈自晉從二月在告不出，欺罔者此，今除諫議大夫，當是陛下未知其人罪狀而初延未有人論列，更乞聖裁，遂降麻齊愈以今年五月戊戌除諫議大夫，而擢以五月甲寅除給事中，在其後半月，不知何以錄貴方過後者，乘擢以六月癸亥坐爲塑事貴湖南去此已踰月，不知所起何以方下，蓋之所記，恐或有誤也，然齊愈除諫議時，擢已爲中書舍人，或者當時有論列而不行，至是李綱方被擠，上亦未可知，附此更求他書攷之。）承務郎諸王府贊謁江端友試尚書兵部員外郎，端友、休復孫也。（休復南昌人，嘉祐中，徙起居注，築史，端友無所衛，此據鄧伯溫辨誣所載，端友上狀宗書增入。）寓居京城東郊，躬耕蔬食，素有高行，察京欲辟之，不能致。靖康初，上書論事，後用吳敏薦，授官，至是召用。徽猷閣待制知平江府鄭滋言：授秘書少監，分司南京，爲州居住，坐圍城時日事燕飲，爲轉運判官顧彥成所劾者，滋、建德人，彥成、邵武人或曰李綱之罷行營使也，滋當具貴詞，頗肆醜詆，故彥成以私書言之於綱，復下彥成體訪，而有是命。

二年八月辛未改正。

甲午，（案原本缺甲午日宜十月六日壬戌陸續補入。）龍圖閣待制知杭州葉夢得復龍圖閣直學士，奉議郎李邴、朝請大夫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陸藻並復徽猷閣待制，邴、鄴兄、藻侯官人也，大觀中，皆以上書論事，後用吳敏薦，授官，至是召用。徽猷閣待制知平江府鄭滋言：靖康初，上書論事，後用吳敏薦授宜，至是召用。徽猷閣待制知平江府鄭滋言：授秘書少監，分司南京，爲州居住，坐圍城時日事燕飲，爲轉運判官顧彥成所劾者，滋、建德人，彥成、邵武人或曰李綱之罷行營使也，滋當具貴詞，頗肆醜詆，故彥成以私書言之於綱，復下彥成體訪，而有是命。

事奪職，至是始復之。是日，（案二年四月丁卯註，士晉於甲午入洛州，則是日爲甲午無疑。）皇叔右監門衛大將軍貴州團練使士晉以義兵復洛州。初，士晉從上皇北狩，次洛州城東五里，與諸宗室議，欲遁還據城，謀未就而敵圍已合，同行皆散去，無一人圍者，士晉得蹇驢，跨之西馳，夜半爲盜所奪，徒步疾走，遲明抵武安縣，憩於張氏酒肆，語其人曰：我皇叔也，縣官開之俱來，竭貲以衣冠鞍馬，得少壯者百餘人，從至磁州，舍於州治，乃召集義軍以解洛圍，不旬日，得兵五千人，歸附者至數萬，以王江、李京將之，先是直寶文閣知洛州王麟自將勤王兵千

人至大名。既而以毋老求去。上疑其有異志。然卒遣之。及金人遣萬戶伊喇圖洛州。麟帥軍民以城迎拜。軍民怒。併其家殺之。趙姓之遠祖云。金人圍洺州。以知州王麟是宋宗室。故先及之。姑以開其良心。軍民信之。殺麟全家。與此不同。今據耿延禧中興記修入。獨餘統制官韓一在城中。士琚至邯鄲。而統制官李琮亦以兵何。時金兵未退。士琚夜半薄城下。力戰破其寨。翌日。入城。部分守禦。金人力攻之。士琚勵將士。以火礮中其攻具。以計生獲其將領。乃解圍而去。士琚、岐簡獻王少子。岐簡獻王仲忽、濮王孫濮潤郡王宗治子。天資警敏。方童稚。凜然如成人。至是纔弱冠也。此據士琚附傳及趙奕三年正月河北東路制置司檄報參修傳云至邯鄲朝廷亦遣李剌史兵來會未至而李兵潰去。遂攻其敗亡。得六千餘人自將之。據史李剌史失其名。而檄報云不期又有部統制軍馬李琮等兩項人兵。共孤起發。則李剌史即擊也。察非朝廷所遣。當是河北義兵自為王命者。今略刪潤。祖姓之遠。史云金人自京師回。經由洺州境內。軍民劫之。得爾班察。士琚所云部士琚也。遂留為知州。姓之

乙未。溫州觀察使京城內都巡檢使范瓊為定武軍承宣使御營使司同都統制。徽猷閣待制知密州郭奉世統兵勤王。久而不至。詔本路諸司尋訪以聞。此為杜彥據密州張本。奉世行遣未見。當致米脯慰之

丙申。詔諸路米綱以三分之一輸行在。其餘悉赴京師。先是汴河上流為盜所決。閉塞久不合。綱運不通。乃責都水使者陳求道、榮蘇為散官。仍領監事。與提舉京城所內侍陳良弼董治之。再踰旬而水復故。時京師軍民方闕食。故命濟之。仍以空舟載六曹案牘及甲器赴行在。為京師米升三百。及是始平。朝奉郎曹大同落致仕。提舉淮南西路刑獄公事。大同宣和七年七月除職。部員外郎未知何時致仕。直龍圖閣江淮發運副使向子諲言。去歲閏月。劉順齋到淵聖皇帝蠟詔。令監司帥守發兵勤王。臣即時鏤板。徧檄所部。非不勤王。而六路之賊有其陝西、山東、淮南。則令增陴潛隍。訓齊其人。而擇大臣以鎮撫之可也。尚書言浙江民間有釣魚船。謂之釣槽。其船尾闊可分水。面敞可容兵。底狹尖可以破浪。糧儲器仗。置之篙版下。標牌矢石。分之兩傍。可容五十卒者。面敞丈有二尺。長五丈。卒直四百緡。請下浙江諸州。募豪民入中。每十五艘授迪功郎。開封人。正夫、西安人。深、閿縣人也。尚書吏部員外郎衛膚敏守衛尉少卿。膚敏自明州還朝。事見今年四月末。上嘗伏矯制之罪。上嘉賞之。膚敏言。屢奢金犯汴京。乘輿保金湯而居。固善。然知金人復為邊患。陛下復欲起天下之兵。而諸路玩習故常。恬不知畏。則朝廷何恃以協濟艱難哉。願明詔大臣。按劾諸路監司。昨承蠟詔指揮。廢格不勤王者。與夫號為勤王而滅裂者。悉加顯黜。以為將來誤國忘君之戒。詔諸路提刑司究實以聞。日麻臣僚上言。無姓名。以事攷之。則子諲也。

戊戌。正議大夫忻州觀察使張換為河北西路制使。詔京東帥司相度。自登、萊至海州。置戍堠烽燧等事。先是朝請郎知海州魏瓘言。海州至登、萊最近。而登、萊與金人對境。近聞金人於燕山造舟。欲來東南。望造戈船。修樓櫓。依登、萊例。屯兵二三千人。以備緩急。詐之至是代瓘還。復有此請。直秘閣知恩州趙子以稱。朕夙夜憂勤之意。應在京屯兵聚糧。修治樓櫓器具。並令留守司、京城所、戶部疾速措置施行。時李防貶秩三等。仍奪職。坐河決所部也。東都宣武卒杜林謀掠成都以叛。伏誅。時淮甸、秦隴皆用兵。蜀人洶懼。林本山東墓盜。後戍成都。乘勢糾其徒二十九人。謀招集亡命。大掠成都。驅民之東川。由中水出峽

南奔。以應金兵。自夏及秋。計議已定。至是會於城南漢昭烈廟。將乘夜襲官船取器仗。部分未發。廟祝以為承信郎。初平陽、古興其子信發之驗。詣府告變。兵馬都監陸世脩等率吏士捕斬之。後錄右尊功。府吏張昱坐法黥。既而亡歸。聚衆數千。會磁州無守。軍民共議迎昱入州。權領州事。金人陷犯其境。皆不攻。徑過。至是以昱為閶門祇候。知磁州。俄金人復引兵來攻。磁無城不可守。昱遂率其衆出奔。金人陷磁州。撫定而去。此據昱傳。金國通問使傅雱發東京。此據雱傳。雱以四月壬辰。方書雱借官出使。是日。淵聖皇帝自鑾中至燕山府。居於憫忠寺。伯子砥撰淵聖七月初至燕中。七月上旬二聖相見。戊戌。初十日也。故附此日。

己亥。詔裁省監官減舉官館職之半。三年五月庚申又減。以常平事歸提刑司。編集入年十二月復。市舶事歸轉運司。三年五月復。罷諸州分曹制掾。縣戶不滿萬。勿置丞。堂吏磨勘。止朝請大夫出職止為通判。宰執子弟任待制以上者並罷。執政官減奉錢三之一。京官奉祠者亦如之。先是宰臣李綱言。艱難之際。賦入狹而用度增廣。當內自朝廷。外至監司州縣。皆省冗員。以節浮費。上命中書省條具。至是行下。自蔡京用事。子孫皆至大官。其後宰相鄭居中、劉正夫、余深、白時中諸子。悉以恩澤為待制、雜學士。故綱有此請。然未及行。二年二月辛酉行遣。居中、開封人。正夫、西安人。深、閿縣人也。尚書吏部員外郎衛膚敏守衛尉少卿。膚敏自明州還朝。事見今年四月末。上嘗伏矯制之罪。上嘉賞之。膚敏言。屢奢金犯汴京。乘輿保金湯而居。固善。然知金人雖乘去秋心復來。而尚嬰孤城。此大臣不知變之過也。今兩河諸郡。幸皆堅守。臣謂宜陰以帛誓許其世封。使人知自愛。不為賊有。其陝西、山東、淮南。則令增陴潛隍。訓齊其人。而擇大臣以鎮撫之可也。尚書言浙江民間有釣魚船。謂之釣槽。其船尾闊可分水。面敞可容兵。底狹尖可以破浪。糧儲器仗。置之篙版下。標牌矢石。分之兩傍。可容五十卒者。面敞丈有二尺。長五丈。卒直四百緡。請下浙江諸州。募豪民入中。每十五艘授迪功郎。事見今年六月末。從之。顯謨閣學士知越州霍汝文貶秩二等。先是汝文用赦放民租為四十萬緡。言於朝。未報。兩浙轉運判官吳昉以淮南軍衣不足。詰汝文。汝文檄昉言。宜和七年登極赦文。應州縣有合寬恤事。許逐路帥臣一面施行訖奏。今來漕司。乃敢故違抗拒君命。未欲奏勁。昉愬於朝。故貶。徽猷閣待制知平陽府高衙坐棄城落職。衙安陽人也。

辛丑。詔曰。朕權時之宜。法古巡狩。駐蹕近甸。號召軍馬。以防金人。秋高氣塞。再來犯界。朕將親帥六師。以援京城及河北、河東諸路。與之決戰。已詔奉迎元祐太后。津遣六宮及衛士家屬。發之東南。朕與羣臣將士。獨留中原。以為爾京城及萬方百姓請命於皇天。庶幾天意昭答。中國之勢寖強。館宅依舊。迎還二聖。以稱朕夙夜憂勤之意。應在京屯兵聚糧。修治樓櫓器具。並令留守司、京城所、戶部疾速措置施行。時李綱入朝月餘。邊防軍政已略就緒。獨車駕行幸未有定所。綱聞為上言。今縱未能入關。猶當適襄、鄧。以示

不忘中原之意。選任將帥。控扼要害。使今多無虞。車駕還闕。天下之勢遂定。而近議紛紜。謂陛下將幸東南。果然。臣恐中原非復我有。上曰。但欲迎奉太后及六宮往東南耳。朕嘗與卿等圖中原。綱再拜賀。因乞降詔上乃命綱草詔頒之兩京焉　右正言鄧肅請竄斥邦昌僞命之臣。右司諫潘良貴亦言。宜分三等定罪。上以肅在圍城中知其姓名。令肅具奏。肅言。張叔夜、王時雍、徐秉哲、吳幵、莫儔、李回是也。其二曰。諸帥司及宮觀而起爲待從者。胡思、朱宗周、譙文、盧襄、李擢、范宗尹是也。其三曰。撰勸進文與撰赦書者。顏博文、王紹是也。今紹已投嶺外。而撰赦文者止令分司。亦何私於博文者。其四曰。事務官者。金人已有立僞楚之語。朝士集議。恐不能如禮。遂私結十友作事務官。講册立之儀。搜求供奉之物。悉心竭力。無所不至。其五曰。因邦昌更名者。何昌言、昌辰是也。已上數等。乞定爲叛臣之上。貢之嶺外。所謂叛臣之次者。其惡有三。其一曰。諸執政侍從臺諫稱臣於僞楚及拜於庭下者。是也。所謂執政者。馮澥、曹輔是也。所謂侍從者。其餘已行遣矣。獨有李會尚爲中書舍人。所謂臺諫者。洪彝、黎確等及畢臺之臣是也。當時臺中有爲金人根括而被杖者四人。以病得免。其餘無不在僞楚之庭矣。其二曰。以庶官而陞擢者。此不可勝數。乞委圍守司按籍考之。則無有遁者。其三曰。願爲奉使者。黎確、李健、陳職是也。已上數等。乞定爲叛臣之次。於遠小處編管。時王時雍、徐秉哲已先貶。乃詔言授昭信軍節度副使吳幵移韶州。責授事江軍節度副使莫儔移惠州。太中大夫盧襄、通直郎提舉杭州洞霄宮范宗尹、朝奉郎朱宗貢成、忻、昕三州。圖練副使襄衛州。宗尹鄂州。宗岳州。並安置。中大夫提舉成都府玉局觀馮澥、朝請郎試中書舍人李會並降三官爲祕書少監。分司南京。澥成州。會鈞州居住。故尚書工部侍郎何昌言追貶隰州團練副使。通直郎新通判南劍州何昌辰除名。永州編管。朝請大夫黎確、朝散郎李健、尚書虞部員外郎陳職並與遠小監當。承議郎侍御史胡舜陟、朝散郎新知無爲軍胡唐老、奉議郎守殿中侍御史馬伸、朝散郎監察御史齊之禮、朝請大夫新知衢州姚舜明、宣教郎新知江州王俁皆降二官。朝請郎新知宣州耿延禧坐父子主和。並奪職。仍以官。撰勸進文及事務官。令留守具姓名申尚書省。唐老、舜明、俁皆坐嘗爲臺官。仲嘗請邦昌復避而不自言。故例貶秩。日曆六月乙亥。胡舜陟、胡唐老、姚舜明、王俁各降二官。有詔詞。而於此又皆之。案此月所書。比前爲詳。今從之。呂本中雜記曰。郭藐前一年固李綱遣得官。時又用汪伯彥時爲右正言。故附會綱意。專以圍城爲言。然而潘良貴又乞分三等。

詔江寧府因軍變走避官並放罷。

觀文殿學士提舉杭州洞霄宮耿南仲、龍圖閣學士新知宣州耿延禧提舉江州太平觀。用鄧肅再疏也。日曆。南仲落職於此日。五月癸亥兩書之。參談。　詔江寧府因軍變走避官並放罷。

壬寅。侍御史胡舜陟充祕閣修撰。知盧州。舜陟嘗論宰相李綱之罪。上不聽。舜陟因求去。會言者論其嘗事僞庭。乃命出守。日曆。五月壬子。胡舜陟差祕閣修撰。知廬州。七月壬寅降授宣教郎。守侍御史胡舜陟未降官。今附七月。　時淮西盜賊充斥。盧人震恐。日具舟楫爲南渡計。舜陟至。修治城池。建樓櫓。戰棚。具圖石。布渠答。又增築東西水門。疏決溝瀆。固濠以備衝擊。繇是盧人始安。　起復朝請郎王率言。金人攻城。多是數處併攻。如攻東者。妄稱西壁已破。

攻南者。妄稱北壁已破。俟喧囂不定。即乘隙登城。又金人多用黑旗上城。務令守人奪取以惑衆。金人多拋大砲。宜用巢盛麩襖布於敵樓。則砲不能害。又女牆頭宜各留本椎一具。遇敵登梯。以椎擊之。不費矢石。詔下其說。使沿邊知之。率眞定人金人之入汴也。率方持喪。率衆數萬。保山寨。壓與敵角鬬。上登極。自山寨開道來歸。故起復之。　徽猷閣待制提舉亳州明道宮王賁深卒。賁深。朐山人。事上皇爲中書舍人。卒年七十八。　寶文閣學士知江寧府兼江南東西路經制使翁彥國卒。此據劉豫自辨狀。日曆無之。

癸卯。尚書右丞呂好問充資政殿學士。知宣州。初。好問與李綱論事不合。尚鄙蔣悉僞命臣僚。其言事務官。頗及好問。侍御史王賓亦上疏極論好問在圍城中。方淵聖拘於敵營。宜以蠟書至元帥府取兵。而反勸進。懷貳挾姦。無大臣節。況嘗汙僞命。不可以立新朝。上手札賜綱曰。好問心迹與餘人不同。言者所不知。仰尚書省行下。好問慚力求去。且上疏自理曰。昨金人圍閉。邦昌僭號之時。臣若閉門避事。以潔其身。實不爲難。況臣於邦昌未入城之際。嘗乞致仕。重念臣世受國恩。異於衆人。親受賢者之責。身任宗社之重。故忍恥含垢。逆死朝夕。不避金人滅族之禍。遣人衝圍齎奏於陛下。而又冒謀奉迎。幸而天祐神助。得奚。其二曰。以庶官而陞擢者。此不可勝數。乞委圍守司按籍考之。則無有遁者。其三曰。願爲奉使者。黎確、觀今日中興之業。則臣之志願舉矣。向若金人羅網得臣之奏。而臣之家族。當如之何。區區之忠。皇天后土知之。宗廟社稷知之。陛下又知之。臣之心迹。顯然明白。今若不速自引退。使言者專意於臣。而忘朝廷之急。則兩失其宜。疏入。乃有是命。好問乘傳云。好問聽政在七月己酉。而日曆於六月癸未七月癸卯兩書之。疑其前後當是。今姑附得旨。已酉出省耳。　延康殿學士提舉南京鴻慶宮許翰守尚書右丞。

甲子兩書之。參談。　是日。臚斬通直郎宋齊愈於都市。齊愈初赴獄。以文書一緘。寄其妻。勉齊愈不過遠貶。他時幸爲我明之。此李會勘進張邦昌草葉也。時御史王賓劾齊愈所遣發篋取之。實密論會使妄自栟而證齊愈。且歸議狀事於王時雍。齊愈引伏。法寺當齊愈謀叛斬。該大赦。詔削十斤。情重取旨。黃潛善等頗營救之。上曰。使邦昌之事成。置朕何地。乃詔齊愈探金人之情。親是力爲於上。謂翰外來內剛。舉行純美。謀議明決。實在左右。參決大政。上亦喜其論事。遂用之。日曆。綸除命於此及八月

詔曰。依法定斷。非謂死也。張戒記云。張邦昌之挾賊以脅也。在金陵議以定宋退翁。退翁疏書邦昌姓名於掌。以示之。而李丞相以爲退翁自會議所即取紙筆書邦昌姓名。遂成謀立。丞相與王賓又密議李會使妄自栟而陷其事於退翁。丞相竟匿會勘進狀。而執其草。論退翁死。李公旋踵相齊愈。案狀云。罪前遣吳幵等將文字。稱陛瀕聖帝。齊愈。孫傅等在皇城司集議。室對本司吳宗有王時雍等。乘証推舉張邦昌狀草。齊愈論問王時雍舉誰。時雍云。金人令吳幵來審論意。舉張邦昌今已寫下文字。只空著姓名。又看得金人原來文字。舉既請舉軍前南官以此參驗王時雍語言。即是要舉張邦昌。齊愈。愚。遠時引有不測。爲王時雍吳幵密論張邦昌亦欲早圖了結。齊愈臨自用筆於狀上書張邦昌姓名三字。欲要於舉狀內填寫。御筆是時雍

其時時增稱是。又節次錄呈在廬元樞議官。齊愈晉道張邦昌。從官看了。別無商議。以治國事舉狀內填寫張邦昌姓名三字。後別寫申狀。係王時雍等姓名。時雍看了。分付於吳幵、莫儆將去。其狀內無齊愈姓名。所有齊愈寫張邦昌片字。即將毀了。並無見在收禁王時雍等元議定推舉狀申尚家。初崇福間。時雍懼罪。隱伏不招。再崇收會到中書舍人李會狀。軍前追吳幵等。係大金指揮。遷掃異姓。是日在皇城司。衆議。盡有右司員外郎宋齊愈自外至。見尚書不定。即於本司壁前寫文字。更人桌子上取紙一片。上寫張邦昌三字。編呈在廬。相顧失色。其戰慄。其所寫姓名文字。係宋齊愈自將。卻會即時起去。又根取到元狀草子再勘方招。案齊愈所供。乃首書張邦昌姓名。而會所草。乃空名議狀。又當時已根取到元狀草。並無見在收禁。

至來春復還京師。此萬全之策。西兵驍勇異於他卒。今車駕將巡幸。正宜留以爲用。竊聞先遣西兵二萬往江寧府屯駐。臣竊又疑之。又二聖播遷。正宜內講攻守之具。外示謙屈之體。乞今後詔令。不必指斥金人。亦可緩其侵犯江寧。既不建都。乞止令改建南殿。雖幾不至擾民。車駕如幸東南。所有西京以來舟船。乞並令東下。萬一金人窺伺。不得藉以爲用。時李綱已建議營南陽。而廷未知也。詔明遠皇后、明節皇后應於典禮。並依溫成皇后故事施行。二后皆上皇後宮。追册之初。悉用后禮。至是始盡正之。

己酉。徽猷閣待制錢伯言試尚書吏部侍郎。本部題名在六月　龍四道都總管。初。李綱請於陝西、京東西、河北東路各置制置使。假以便宜。使遠近相應援。上然之。遂罷四總管。而置諸路置制使。時西道都總管孫昭遠初至河南。路調陝西河北義兵合萬人。棚伊陽。使民入保。會龍四總管。昭遠改除京西北路制置使。日蘇不赴

置制使月日今因罷四總管附見

起復朝請郎王圭爲直祕閣、提振民兵。

庚戌。詔諸兵已命八月會行在。後期者必誅無赦。

癸丑。衛尉少卿衛膚敏言。今汴都縣鑿之餘。不可復處。雖陽駐蹕。威以爲宜。但城不高。池不深。封域不廣。不足以容千乘萬騎。而又逼近河朔。敵易以至。況我斥堠不明。烽燧不謹。萬一奄至。將如之何。建康實古帝都。外連江、淮。內控湖海。負山帶海。爲東南要會之地。伏望觀察時變。從權虛遠。趣下啟詔。示期東幸。別命忠勇大臣。總領六師。留守京邑。願詔有司。分簡僄悍。扼江之險。又行清野於河北、山東諸道。則可伐彼之謀。而沮其南牧之志。俟軍聲國勢少振。然後徐還中都。則天下定矣。時上雖用李綱議營南陽。而朝臣多以爲不可。中書舍人劉珏亦言。當今之要。在審事機。愛日力爲急。自金北歸。已再踰時。陛下中興。亦既數月矣。而六飛時巡。麾所定止。攻戰守備。闕然不講。臣聞近臣有欲幸南陽者。南陽密邇中原。易以號召四方。此固然矣。然今日兵驕財殫。陳、唐諸郡。新罹於亂。千乘萬騎。何所取給。南陽城惡。亦不可恃。夫騎兵金之長技。而不習水戰。金陵天險。前據大江。可以固守。東南久安。財力富盛。足以待敵。於是汪伯彥、黃潛善皆主幸東南。故士大夫率附其議。吳中大事記曰。李綱論營南陽。宗澤請幸京城。汪、黃請幸東南。三省不同。皆京城之策爲是。上況宗澤數月閒城已增固。糧械已修。師堅議已閒。浚渠補已羅列。義士已團結。蔡、河五支河皆已通流。陝西、京東、西、河東、北盜賊皆已歸附。又非靖康戰守無備之比。失此一機。中原總望矣。周之失計。未有如東遷之甚也。然李綱之請。又在宗澤規模未成之前。故其謀請先幸襄鄧。以係中原之望。西都關陝。可以招兵。北近京畿。可以運糗。南通巴蜀。可以取財貨。東達江、淮。可以運發粟帛。兩河就糧。朝運汴京。亦可也。而汪、黃特高宗以乳臭議赤子之衛。曰上皇之子。殆將三十人。今所存惟聖體、不可不自愛重。故建幸東南之議。不知我往敵亦往。上如揚州。而敵亦至揚州。上如鎮江。而敵亦至鎮江。行幸所至。卽爲邊面。譬如泉流。不知所屆矣。

乙卯。改府州靖康軍爲保成軍。以守臣折可求言其犯年號也。可求、德辰五世孫。自國初以來。世襲州事。德辰其先避中入仕。

置永安軍節度使。

初。李綱請改剌西北沿邊之卒以爲新軍。既行之矣。六月丁亥。至是上批有害軍政。宜罷

之。綱復力爭。事得暫止。

丙辰。河北招撫使張所、河東經制使王襄、副使傅亮辭行。先是李綱建議遣所、亮措置兩河。所、六月丁亥除。亮七月己丑除。乃白上賜所內府錢百萬緡。爲半年之費。給空名告千餘道。又以京畿卒三千人爲衛。將佐官屬。許自辟置。一切以便宜從事。所入見。條上利害。上喜。賜五品服。遣行。時起復直祕閣提振。眞定民兵王圭尙在南都。綱奏用爲宣撫司參謀官。使佐所。所請置司北京。招諭山寨民兵。俟就緒日渡河。先復懷、衛、濬州及眞定。次解中山之圍。給地養民。爲兵。如陝西弓箭手法。亮、襄入辭。上賜襲器甲袍帶。亮五品服。且予亮兵萬人及蜀綱之在陝西者。亮請置司陝府。許之。初。靖康之割兩河也。所爲御史。獨建言以蠭蠆慕河朔民兵入援。士民喜。故所之辟滿河朔。所辟兵事見去年十一月己丑。耿延禧中興紀云。有使臣楊順中蠭蠆慕兵河北者。乃張所建言委順中兄弟起兵。初不受節府節制。起民兵弟蠭蠆末云。招集民兵。保義郎閻門祗候楊順中、提領監察御史張所、都大總領右僕射何灌上書而遣之。知慕所經略事如此。汪伯彥中興日曆云。上在相州日。閻門祗候楊順中兄弟糾集義勇。保寨民兵。姓名數爲虛數。待圖子所存無遺。案延禧伯彥皆與李綱異議者。恐未必盡貼附此條考

亮、西人。習古兵法。綱與語。謂可爲大將。卽奏用之。上猶以亮前疏爲言。疏見五月戊申。案綱曰。亮所言。但欲激陛下歸京師耳。況言勁氣直。乃關、陝果銳氣習之常。不足深貴。亮疏見甲午日上乃召見而遣之。亮言。今經制司所得兵才萬人。皆盜賊及潰散之兵。未經訓練。難以取勝。陝西正兵及弓箭手皆精銳。舊以重貲招不嘗。隱於民閒。每應點集者。皆其家人也。今厚貲給以募之。并將家子弟。不旬日可得二萬人。與正兵相裹。其勝可必。慶州縣可復。卽復之。綱以爲然。遂命亮募兵。令陝西、京西潰臣悉力應付所亮。既行。兩河響應。門下侍郎黃潛善疾綱之謀。建議遣河北經制馬忠節制軍馬。俾率兵渡河。忠除經制使已見六月乙丑　有雄州歸信縣弓手李成者。以勇聞河朔。積功爲本縣令。及雄州失守。成妻子在城中。爲亂兵所殺。成以衆數萬來歸。緊官忠州防禦使。河北京東都大提舉。潛善以成爲可用。令將所部。與忠同擣敵虛。欲使敵釋兩河之圍。以自救。綱曰。今日士民兵弱。恐未可深入。且忠在靖康中。雖嘗宣力。其後官崇志滿。不肯決戰。屢至敗衄。宜不足以任此責。莫若令與所協力。潛善固執。上卒從之。綱復奏以河北制置司張燾換爲副。於是權始分矣。換除經制已見七月戊戌。王明清揮麈後錄云。政和閒。置西城所。西北之人不堪命。皆去而爲盜。其後如曹成、張遇、翟祖、李成之徒。皆其人也。（案）張遇眞定府馬氏也。曹成、拱聖役卒也。翟祖、鄜州土豪也。李成、歸信縣弓手也。其爲盜悉在中原既亂之後。與西北公田事不相干。竊方滋談記之明清又弟深按耳。（案）此註但引王明清之言。而無方滋之說。竊爲殷實之家。故能募兵。

工部員外郎李士衡言。江、池饒建四州。監歲鑄錢百三十三萬餘緡。淮南等九路十七州歲造上供軍器亦百餘萬件。多未輸者。望令發運司委官催督。從之。

閤門宣贊舍人曹勛自燕山間行至南都。以上皇所授御衣進。上見衣中八字。泣以示輔臣。事初見今年四月末。

詔華國靖恭夫人李氏杖脊配軍營。李氏既以宮人私侍張邦昌。及邦昌還東

府。李氏送之。有語斥乘輿。上聞。命留守司同御藥院官即內東門推治。李氏辭服。上曰。邦昌敢居凝殿。姦私宮人。此其情可見。李綱曰。邦昌既僭位號。此乃細故耳。上由是深罪邦昌。有誅之之意矣。上因言王時雍迫逐上皇之狀。綱曰。邊事稍定。當再議之。

丁巳。詔撫撫東南諸路。先是經制司翁彥國破旨修江寧城。治宮室。彥國言所錫錢不足用。（事見五月辛卯。）李綱白上。益以淮、浙鹽錢四十萬緡。且令因陋就簡。不事華壯。時彥國方暴賦橫斂。而兩浙轉運判官吳昉助之。爲虐人不堪命。至有擊登聞鼓以訴者。黃潛善、汪伯彥以彥國女爲綱弟維嶓。因密啓之。時彥國已卒。而朝廷未知。前一日。上批彥國、昉騷擾東南。並落職與宮觀。令學士院降詔慰撫。命未下而江寧奏彥國卒。綱爲同列言。昉無職名可落。又奉祠太優。至是進呈。綱白上以彥國已亡。因貼改所降旨而獨能昉。且降詔慰撫東南。仍起復直龍圖閣趙明誠知江寧府。兼江東經制副使。明誠、挺之子也。（挺之。謚西人也。謚寧右僕射。日錄明誠明年正月己亥除知江寧府。而並載知府題名。明誠以元年八月到任。案江寧要地。無緣彥國死半歲方除帥臣。當日麻差誤。今附此。）中書舍人權直學士院朱勝非言。舍渠魁而責支黨。臣所未諭。諸正彥國罪。不從。（勝非行狀云。用曾孝廣、李正臣、梁汝嘉、王孝迪、孫近、張燾、范宗尹、呂頤浩、趙鼎、李綱、張浚、胡寅、胡安國、程瑀、馬伸、陳公輔、陳剛中、王庶、常同、馬擴、張守、李光、許翰、陳與義、李彌遜、退志合。今從之。日錄論昉降詔慰撫東南乃在八月己丑。）

辛。綱爲同列言。昉無職名可落。又奉祠太優。至是進呈。綱白上以彥國已亡。因貼改所降旨而獨能昉。且降詔慰撫東南。仍起復直龍圖閣趙明誠知江寧府。兼江東經制副使。明誠、挺之子也。（挺之。謚西人也。謚寧右僕射。日錄明誠明年正月己亥除知江寧府。而並載知府題名。明誠以元年八月到任。案江寧要地。無緣彥國死半歲方除帥臣。當日麻差誤。今附此。）中書舍人權直學士院朱勝非言。舍渠魁而責支黨。臣所未諭。諸正彥國罪。不從。（勝非行狀云。用曾孝廣、李正臣、梁汝嘉、王孝迪、孫近、張燾、范宗尹、呂頤浩、趙鼎、李綱、張浚、胡寅、胡安國、程瑀、馬伸、陳公輔、陳剛中、王庶、常同、馬擴、張守、李光、許翰、陳與義、李彌遜、退志合。今從之。日錄論昉降詔慰撫東南乃在八月己丑。）

遣閤使傅雱等至鞏縣。即檄河陽具舟。守臣張宅以國號不同。拒不納。雱曰。主上以皇弟康王勉徇羣臣之請。即皇帝位。副大宋正統。金人曰。黃河以南。知有張楚而已。不知有宋也。雱曰。張楚乃國朝大臣。皇帝即位。命五日一赴都堂。參議大事。使人之來。張公實預其謀。宅乃馳使稟命於雲中。凡九日而還。（自河陰至雲中一千八百里。四日到。五日回。）雱乃得濟。

是月。陽武功大夫淄州團練使廣南西路兵馬都鈐知融州李拱家銀帛百匹兩。錢百千。以拱領兵入援京城。死於敵也。（此據會要。）賊史斌據興州。僭號稱帝。斌本宋江之黨。至是作亂。守臣向子諲望風逃去。先是子諲在州。設關隘甚備。陝西士民避難入蜀者。皆爲子諲所扼。流離困餓。死於關隘之下者。不可勝計。斌未入境。子諲棄城先遁。斌遂自武興謀入蜀。成都府利州路兵馬鈐轄盧法原先與本路提點刑獄部伯溫共議遣兵扼劍門拒之。斌乃去。蜀賴以安。法原。棄子伯溫。雍子也。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八

【建炎元年】八月戊午朔。朝散大夫洪芻等八人流竄有差。初。芻等坐圍城中事屬吏。上命殿中侍御史馬伸勒之。及是獄成。芻坐納景王龜姬曹氏。降授朝散郎。陳沖坐括金銀自盜。與宮人摘花飲酒。朝請郎余大均坐盜禁中廢牌。及私納喬貴妃侍兒喬氏。朝散大夫周懿文、朝議大夫張卿材、朝奉郎李彝皆坐與宮人飲。朝請郎王及之坐苦辱寧德皇后女弟。皆辭服。刑寺當芻姦罪流。沖贓罪絞。大均、及之贓罪流。卿材、彝贓罪徒。懿文贓罪杖。並該赦。（日曆載此事甚略。今以劉等案款增修。）議者以爲芻、沖、大均當死。上閔其獄甚怨。李綱等共救解之。上亦以新政重於殺士大夫。乃詔芻等三人皆貸死。長流沙門島。責懿文、卿材、彝及之爲隨、文、茂、隨四州別駕。懿文英州。卿材雷州。彝新州。及之南恩州。並安置。始言者論及之汙染國戚。冒辱諸王。及是以他罪貶。彝將爲主客員外郎。預根括事。故得罪。張邦昌之貶也。朝散大夫胡思坐立邦昌表內添改諂奉之詞。有司詔御史鞫之。思引中書舍人劉觀爲證。觀爲辨其誣。及獄具。思坐於推擇邦昌表內添改諂奉之詞。有司當罰銅七斤。責沂州別駕。連州安置。（劾老停執曰。周懿文、余大均等不死。惟從臣直君子良知。李綱諸人不能輔佐恢復河東北之境土也。曰。失其利矣。）　軋議大夫知通州鄭疑言。通州地界東北。正係海口。南接大江。最爲要害。已指揮教閱水戰人兵。及募人許備戰船。入海卓望。

資以旌旗夜以明火爲號應港汊兩岸多積柴薪之屬俟賊徒進入卽縱火焚之仍於要害處築土臺觀望及募民間諸會出船入水之人相兼士軍使喚凡出海船用鵝鸛便於使風添長槳速於追寇或臨石灰以眯其目或塗泥漿以滑其足行則用蒙衝以長鎌刀割其帆幔止則使善沒者以利刃斷其砧維以至火箭手砲木棹竹牌手弩戈矛等從宜用之乞下揚州都作院支降神臂弓下屬縣支錢和買戰船詔沿江、淮、海州軍依此指揮　從諸宗室於江、淮以避敵於是兩宮北宅皆移江寧府顯肅京師者聽之兩班至江寧者三十餘人又移南外宗正司於鎮江府西外於揚州西外。二年正月甲午宗正司三年四月辛酉南外三年十二月又移　是日。

杭州軍亂初上之立也遣勤王兵還諸道杭兵才三百其將得蓋貫爰兵興之俱軍校陳通等見杭州富實甲東南因謀爲變會軍士以衣糧不足有怨言結約已定而兩浙轉運判官顧臺成行部未返嘗其遊殺之至是臺成歸宿於城外夜三鼓軍士百餘人縱火殺士曹臺軍及副將白均等十二人翌日執守臣龍圖閣直學士葉夢得詣金紫光祿大夫致仕薛昂家殺兩浙轉運判官吳昉臺成陽亂函奔湖州軍士見昂家數夢得不給衣糧之罪昂論遣之衆乃推通等七人爲首釋縛而囚之遍昂權領州事浙東安撫使翟汝文聞變自將七千人屯西興且奏請浙西兵受其節制昂餘杭人皆爲門下侍郎。日曆六月甲子詔杭州軍賊陳通作亂翊守城壁差王淵、梁汝嘉人兵前去擒討此時通未作亂日曆誤也又脩定本曆稱通等逼特進錄昂鎮州事案昂靖康元年已落特進竟不詳考耳竟又稱臺成爲轉運副使遂承洪邁夷堅志之誤

己未元祐太后發京師都人始望車駕還內及太后行莫不垂泣上遣御營前軍統制張俊　〔案〕原本作淵今從宋史本奉迎至是權俊潛御器械上初未識太后北至宮中愛上如己出衣服飲食必親調製焉

庚申侍衛親軍馬軍都虞候威武軍承宣使御營使司提舉一行事務都巡檢使劉光世爲奉國軍節度使光州觀察使潛御器械御營使司左軍統制韓世忠爲定國軍承宣使拱衛大夫徐州觀察使帶御器械御營使司前軍統制張俊落階官並賞平賊之勞也。世忠後遷官日曆不載會要云以平錄縣無疑兵各轉三官　時內侍康履始用事光緣曲意奉之。此據林泉野記附見日曆庚申揭縫忠王淵劉光世進除節度使而明年二月二十六日庚辰又書淵除節度使日右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少保武信軍節度使提舉萬壽觀兼侍讀充醴泉觀使兼侍讀封魏國公食邑一萬戶食實封一千戶進封楚國公食邑二萬戶食實封二千戶改封吳國公食邑三萬戶食實封三千戶改封秦國公食邑四萬戶食實封四千戶改封魏國公食邑五萬戶食實封五千戶改封楚國公食邑六萬戶食實封六千戶改封吳國公食邑七萬戶食實封七千戶改封秦國公食邑八萬戶食實封八千戶改封魏國公食邑九萬戶食實封九千戶改封楚國公食邑十萬戶食實封一萬戶改封吳國公食邑十一萬戶食實封一萬一千戶改封秦國公食邑十二萬戶食實封一萬二千戶改封魏國公食邑十三萬戶食實封一萬三千戶改封楚國公食邑十四萬戶食實封一萬四千戶改封吳國公食邑十五萬戶食實封一萬五千戶改封秦國公食邑十六萬戶食實封一萬六千戶改封魏國公食邑十七萬戶食實封一萬七千戶改封楚國公食邑十八萬戶食實封一萬八千戶改封吳國公食邑十九萬戶食實封一萬九千戶改封秦國公食邑二十萬戶食實封二萬戶改封魏國公食邑二十一萬戶食實封二萬一千戶改封楚國公食邑二十二萬戶食實封二萬二千戶改封吳國公食邑二十三萬戶食實封二萬三千戶改封秦國公食邑二十四萬戶食實封二萬四千戶改封魏國公食邑二十五萬戶食實封二萬五千戶改封楚國公食邑二十六萬戶食實封二萬六千戶改封吳國公食邑二十七萬戶食實封二萬七千戶改封秦國公食邑二十八萬戶食實封二萬八千戶改封魏國公食邑二十九萬戶食實封二萬九千戶改封楚國公食邑三十萬戶食實封三萬戶改封吳國公食邑三十一萬戶食實封三萬一千戶改封秦國公食邑三十二萬戶食實封三萬二千戶改封魏國公食邑三十三萬戶食實封三萬三千戶改封楚國公食邑三十四萬戶食實封三萬四千戶改封吳國公食邑三十五萬戶食實封三萬五千戶改封秦國公食邑三十六萬戶食實封三萬六千戶改封魏國公食邑三十七萬戶食實封三萬七千戶改封楚國公食邑三十八萬戶食實封三萬八千戶改封吳國公食邑三十九萬戶食實封三萬九千戶改封秦國公食邑四十萬戶食實封四萬戶改封魏國公食邑四十一萬戶食實封四萬一千戶改封楚國公食邑四十二萬戶食實封四萬二千戶改封吳國公食邑四十三萬戶食實封四萬三千戶改封秦國公食邑四十四萬戶食實封四萬四千戶改封魏國公食邑四十五萬戶食實封四萬五千戶改封楚國公食邑四十六萬戶食實封四萬六千戶改封吳國公食邑四十七萬戶食實封四萬七千戶改封秦國公食邑四十八萬戶食實封四萬八千戶改封魏國公食邑四十九萬戶食實封四萬九千戶改封楚國公食邑五十萬戶食實封五萬戶改封吳國公食邑五十一萬戶食實封五萬一千戶改封秦國公食邑五十二萬戶食實封五萬二千戶改封魏國公食邑五十三萬戶食實封五萬三千戶改封楚國公食邑五十四萬戶食實封五萬四千戶改封吳國公食邑五十五萬戶食實封五萬五千戶改封秦國公食邑五十六萬戶食實封五萬六千戶改封魏國公食邑五十七萬戶食實封五萬七千戶改封楚國公食邑五十八萬戶食實封五萬八千戶改封吳國公食邑五十九萬戶食實封五萬九千戶改封秦國公食邑六十萬戶食實封六萬戶改封魏國公食邑六十一萬戶食實封六萬一千戶改封楚國公食邑六十二萬戶食實封六萬二千戶改封吳國公食邑六十三萬戶食實封六萬三千戶改封秦國公食邑六十四萬戶食實封六萬四千戶改封魏國公食邑六十五萬戶食實封六萬五千戶改封楚國公食邑六十六萬戶食實封六萬六千戶改封吳國公食邑六十七萬戶食實封六萬七千戶改封秦國公食邑六十八萬戶食實封六萬八千戶改封魏國公食邑六十九萬戶食實封六萬九千戶改封楚國公食邑七十萬戶食實封七萬戶改封吳國公食邑七十一萬戶食實封七萬一千戶改封秦國公食邑七十二萬戶食實封七萬二千戶改封魏國公食邑七十三萬戶食實封七萬三千戶改封楚國公食邑七十四萬戶食實封七萬四千戶改封吳國公食邑七十五萬戶食實封七萬五千戶改封秦國公食邑七十六萬戶食實封七萬六千戶改封魏國公食邑七十七萬戶食實封七萬七千戶改封楚國公食邑七十八萬戶食實封七萬八千戶改封吳國公食邑七十九萬戶食實封七萬九千戶改封秦國公食邑八十萬戶食實封八萬戶改封魏國公食邑八十一萬戶食實封八萬一千戶改封楚國公食邑八十二萬戶食實封八萬二千戶改封吳國公食邑八十三萬戶食實封八萬三千戶改封秦國公食邑八十四萬戶食實封八萬四千戶改封魏國公食邑八十五萬戶食實封八萬五千戶改封楚國公食邑八十六萬戶食實封八萬六千戶改封吳國公食邑八十七萬戶食實封八萬七千戶改封秦國公食邑八十八萬戶食實封八萬八千戶改封魏國公食邑八十九萬戶食實封八萬九千戶改封楚國公食邑九十萬戶食實封九萬戶改封吳國公食邑九十一萬戶食實封九萬一千戶改封秦國公食邑九十二萬戶食實封九萬二千戶改封魏國公食邑九十三萬戶食實封九萬三千戶改封楚國公食邑九十四萬戶食實封九萬四千戶改封吳國公食邑九十五萬戶食實封九萬五千戶改封秦國公食邑九十六萬戶食實封九萬六千戶改封魏國公食邑九十七萬戶食實封九萬七千戶改封楚國公食邑九十八萬戶食實封九萬八千戶改封吳國公食邑九十九萬戶食實封九萬九千戶改封秦國公食邑一百萬戶食實封十萬戶改封魏國公食邑一百一萬戶食實封十一萬戶改封楚國公食邑一百二萬戶食實封十二萬戶改封吳國公食邑一百三萬戶食實封十三萬戶改封秦國公食邑一百四萬戶食實封十四萬戶改封魏國公食邑一百五萬戶食實封十五萬戶改封楚國公食邑一百六萬戶食實封十六萬戶改封吳國公食邑一百七萬戶食實封十七萬戶改封秦國公食邑一百八萬戶食實封十八萬戶改封魏國公食邑一百九萬戶食實封十九萬戶改封楚國公食邑一百十萬戶食實封二十萬戶改封吳國公食邑一百十一萬戶食實封二十一萬戶改封秦國公食邑一百十二萬戶食實封二十二萬戶改封魏國公食邑一百十三萬戶食實封二十三萬戶改封楚國公食邑一百十四萬戶食實封二十四萬戶改封吳國公食邑一百十五萬戶食實封二十五萬戶改封秦國公食邑一百十六萬戶食實封二十六萬戶改封魏國公食邑一百十七萬戶食實封二十七萬戶改封楚國公食邑一百十八萬戶食實封二十八萬戶改封吳國公食邑一百十九萬戶食實封二十九萬戶改封秦國公食邑一百二十萬戶食實封三十萬戶改封魏國公食邑一百二十一萬戶食實封三十一萬戶改封楚國公食邑一百二十二萬戶食實封三十二萬戶改封吳國公食邑一百二十三萬戶食實封三十三萬戶改封秦國公食邑一百二十四萬戶食實封三十四萬戶改封魏國公食邑一百二十五萬戶食實封三十五萬戶改封楚國公食邑一百二十六萬戶食實封三十六萬戶改封吳國公食邑一百二十七萬戶食實封三十七萬戶改封秦國公食邑一百二十八萬戶食實封三十八萬戶改封魏國公食邑一百二十九萬戶食實封三十九萬戶改封楚國公食邑一百三十萬戶食實封四十萬戶改封吳國公食邑一百三十一萬戶食實封四十一萬戶改封秦國公食邑一百三十二萬戶食實封四十二萬戶改封魏國公食邑一百三十三萬戶食實封四十三萬戶改封楚國公食邑一百三十四萬戶食實封四十四萬戶改封吳國公食邑一百三十五萬戶食實封四十五萬戶改封秦國公食邑一百三十六萬戶食實封四十六萬戶改封魏國公食邑一百三十七萬戶食實封四十七萬戶改封楚國公食邑一百三十八萬戶食實封四十八萬戶改封吳國公食邑一百三十九萬戶食實封四十九萬戶改封秦國公食邑一百四十萬戶食實封五十萬戶改封魏國公食邑一百四十一萬戶食實封五十一萬戶改封楚國公食邑一百四十二萬戶食實封五十二萬戶改封吳國公食邑一百四十三萬戶食實封五十三萬戶改封秦國公食邑一百四十四萬戶食實封五十四萬戶改封魏國公食邑一百四十五萬戶食實封五十五萬戶改封楚國公食邑一百四十六萬戶食實封五十六萬戶改封吳國公食邑一百四十七萬戶食實封五十七萬戶改封秦國公食邑一百四十八萬戶食實封五十八萬戶改封魏國公食邑一百四十九萬戶食實封五十九萬戶改封楚國公食邑一百五十萬戶食實封六萬戶改封吳國公食邑一百五十一萬戶食實封六萬一千戶改封秦國公食邑一百五十二萬戶食實封六萬二千戶改封魏國公食邑一百五十三萬戶食實封六萬三千戶改封楚國公食邑一百五十四萬戶食實封六萬四千戶改封吳國公食邑一百五十五萬戶食實封六萬五千戶改封秦國公食邑一百五十六萬戶食實封六萬六千戶改封魏國公食邑一百五十七萬戶食實封六萬七千戶改封楚國公食邑一百五十八萬戶食實封六萬八千戶改封吳國公食邑一百五十九萬戶食實封六萬九千戶改封秦國公食邑一百六十萬戶食實封七萬戶改封魏國公食邑一百六十一萬戶食實封七萬一千戶改封楚國公食邑一百六十二萬戶食實封七萬二千戶改封吳國公食邑一百六十三萬戶食實封七萬三千戶改封秦國公食邑一百六十四萬戶食實封七萬四千戶改封魏國公食邑一百六十五萬戶食實封七萬五千戶改封楚國公食邑一百六十六萬戶食實封七萬六千戶改封吳國公食邑一百六十七萬戶食實封七萬七千戶改封秦國公食邑一百六十八萬戶食實封七萬八千戶改封魏國公食邑一百六十九萬戶食實封七萬九千戶改封楚國公食邑一百七十萬戶食實封八萬戶改封吳國公食邑一百七十一萬戶食實封八萬一千戶改封秦國公食邑一百七十二萬戶食實封八萬二千戶改封魏國公食邑一百七十三萬戶食實封八萬三千戶改封楚國公食邑一百七十四萬戶食實封八萬四千戶改封吳國公食邑一百七十五萬戶食實封八萬五千戶改封秦國公食邑一百七十六萬戶食實封八萬六千戶改封魏國公食邑一百七十七萬戶食實封八萬七千戶改封楚國公食邑一百七十八萬戶食實封八萬八千戶改封吳國公食邑一百七十九萬戶食實封八萬九千戶改封秦國公食邑一百八十萬戶食實封九萬戶改封魏國公食邑一百八十一萬戶食實封九萬一千戶改封楚國公食邑一百八十二萬戶食實封九萬二千戶改封吳國公食邑一百八十三萬戶食實封九萬三千戶改封秦國公食邑一百八十四萬戶食實封九萬四千戶改封魏國公食邑一百八十五萬戶食實封九萬五千戶改封楚國公食邑一百八十六萬戶食實封九萬六千戶改封吳國公食邑一百八十七萬戶食實封九萬七千戶改封秦國公食邑一百八十八萬戶食實封九萬八千戶改封魏國公食邑一百八十九萬戶食實封九萬九千戶改封楚國公食邑一百九十萬戶食實封十萬戶改封吳國公食邑一百九十一萬戶食實封十一萬戶改封秦國公食邑一百九十二萬戶食實封十二萬戶改封魏國公食邑一百九十三萬戶食實封十三萬戶改封楚國公食邑一百九十四萬戶食實封十四萬戶改封吳國公食邑一百九十五萬戶食實封十五萬戶改封秦國公食邑一百九十六萬戶食實封十六萬戶改封魏國公食邑一百九十七萬戶食實封十七萬戶改封楚國公食邑一百九十八萬戶食實封十八萬戶改封吳國公食邑一百九十九萬戶食實封十九萬戶改封秦國公食邑二百萬戶食實封二十萬戶改封魏國公食邑二百一萬戶食實封二十一萬戶改封楚國公食邑二百二萬戶食實封二十二萬戶改封吳國公食邑二百三萬戶食實封二十三萬戶改封秦國公食邑二百四萬戶食實封二十四萬戶改封魏國公食邑二百五萬戶食實封二十五萬戶改封楚國公食邑二百六萬戶食實封二十六萬戶改封吳國公食邑二百七萬戶食實封二十七萬戶改封秦國公食邑二百八萬戶食實封二十八萬戶改封魏國公食邑二百九萬戶食實封二十九萬戶改封楚國公食邑二百十萬戶食實封三十萬戶改封吳國公食邑二百十一萬戶食實封三十一萬戶改封秦國公食邑二百十二萬戶食實封三十二萬戶改封魏國公食邑二百十三萬戶食實封三十三萬戶改封楚國公食邑二百十四萬戶食實封三十四萬戶改封吳國公食邑二百十五萬戶食實封三十五萬戶改封秦國公食邑二百十六萬戶食實封三十六萬戶改封魏國公食邑二百十七萬戶食實封三十七萬戶改封楚國公食邑二百十八萬戶食實封三十八萬戶改封吳國公食邑二百十九萬戶食實封三十九萬戶改封秦國公食邑二百二十萬戶食實封四十萬戶改封魏國公食邑二百二十一萬戶食實封四十一萬戶改封楚國公食邑二百二十二萬戶食實封四十二萬戶改封吳國公食邑二百二十三萬戶食實封四十三萬戶改封秦國公食邑二百二十四萬戶食實封四十四萬戶改封魏國公食邑二百二十五萬戶食實封四十五萬戶改封楚國公食邑二百二十六萬戶食實封四十六萬戶改封吳國公食邑二百二十七萬戶食實封四十七萬戶改封秦國公食邑二百二十八萬戶食實封四十八萬戶改封魏國公食邑二百二十九萬戶食實封四十九萬戶改封楚國公食邑二百三十萬戶食實封五十萬戶改封吳國公食邑二百三十一萬戶食實封五十一萬戶改封秦國公食邑二百三十二萬戶食實封五十二萬戶改封魏國公食邑二百三十三萬戶食實封五十三萬戶改封楚國公食邑二百三十四萬戶食實封五十四萬戶改封吳國公食邑二百三十五萬戶食實封五十五萬戶改封秦國公食邑二百三十六萬戶食實封五十六萬戶改封魏國公食邑二百三十七萬戶食實封五十七萬戶改封楚國公食邑二百三十八萬戶食實封五十八萬戶改封吳國公食邑二百三十九萬戶食實封五十九萬戶改封秦國公食邑二百四十萬戶食實封六萬戶改封魏國公食邑二百四十一萬戶食實封六萬一千戶改封楚國公食邑二百四十二萬戶食實封六萬二千戶改封吳國公食邑二百四十三萬戶食實封六萬三千戶改封秦國公食邑二百四十四萬戶食實封六萬四千戶改封魏國公食邑二百四十五萬戶食實封六萬五千戶改封楚國公食邑二百四十六萬戶食實封六萬六千戶改封吳國公食邑二百四十七萬戶食實封六萬七千戶改封秦國公食邑二百四十八萬戶食實封六萬八千戶改封魏國公食邑二百四十九萬戶食實封六萬九千戶改封楚國公食邑二百五十萬戶食實封七萬戶改封吳國公食邑二百五十一萬戶食實封七萬一千戶改封秦國公食邑二百五十二萬戶食實封七萬二千戶改封魏國公食邑二百五十三萬戶食實封七萬三千戶改封楚國公食邑二百五十四萬戶食實封七萬四千戶改封吳國公食邑二百五十五萬戶食實封七萬五千戶改封秦國公食邑二百五十六萬戶食實封七萬六千戶改封魏國公食邑二百五十七萬戶食實封七萬七千戶改封楚國公食邑二百五十八萬戶食實封七萬八千戶改封吳國公食邑二百五十九萬戶食實封七萬九千戶改封秦國公食邑二百六十萬戶食實封八萬戶改封魏國公食邑二百六十一萬戶食實封八萬一千戶改封楚國公食邑二百六十二萬戶食實封八萬二千戶改封吳國公食邑二百六十三萬戶食實封八萬三千戶改封秦國公食邑二百六十四萬戶食實封八萬四千戶改封魏國公食邑二百六十五萬戶食實封八萬五千戶改封楚國公食邑二百六十六萬戶食實封八萬六千戶改封吳國公食邑二百六十七萬戶食實封八萬七千戶改封秦國公食邑二百六十八萬戶食實封八萬八千戶改封魏國公食邑二百六十九萬戶食實封八萬九千戶改封楚國公食邑二百七十萬戶食實封九萬戶改封吳國公食邑二百七十一萬戶食實封九萬一千戶改封秦國公食邑二百七十二萬戶食實封九萬二千戶改封魏國公食邑二百七十三萬戶食實封九萬三千戶改封楚國公食邑二百七十四萬戶食實封九萬四千戶改封吳國公食邑二百七十五萬戶食實封九萬五千戶改封秦國公食邑二百七十六萬戶食實封九萬六千戶改封魏國公食邑二百七十七萬戶食實封九萬七千戶改封楚國公食邑二百七十八萬戶食實封九萬八千戶改封吳國公食邑二百七十九萬戶食實封九萬九千戶改封秦國公食邑二百八十萬戶食實封十萬戶改封魏國公食邑二百八十一萬戶食實封十一萬戶改封楚國公食邑二百八十二萬戶食實封十二萬戶改封吳國公食邑二百八十三萬戶食實封十三萬戶改封秦國公食邑二百八十四萬戶食實封十四萬戶改封魏國公食邑二百八十五萬戶食實封十五萬戶改封楚國公食邑二百八十六萬戶食實封十六萬戶改封吳國公食邑二百八十七萬戶食實封十七萬戶改封秦國公食邑二百八十八萬戶食實封十八萬戶改封魏國公食邑二百八十九萬戶食實封十九萬戶改封楚國公食邑二百九十萬戶食實封二十萬戶改封吳國公食邑二百九十一萬戶食實封二十一萬戶改封秦國公食邑二百九十二萬戶食實封二十二萬戶改封魏國公食邑二百九十三萬戶食實封二十三萬戶改封楚國公食邑二百九十四萬戶食實封二十四萬戶改封吳國公食邑二百九十五萬戶食實封二十五萬戶改封秦國公食邑二百九十六萬戶食實封二十六萬戶改封魏國公食邑二百九十七萬戶食實封二十七萬戶改封楚國公食邑二百九十八萬戶食實封二十八萬戶改封吳國公食邑二百九十九萬戶食實封二十九萬戶改封秦國公食邑三百萬戶食實封三十萬戶改封魏國公食邑三百一萬戶食實封三十一萬戶改封楚國公食邑三百二萬戶食實封三十二萬戶改封吳國公食邑三百三萬戶食實封三十三萬戶改封秦國公食邑三百四萬戶食實封三十四萬戶改封魏國公食邑三百五萬戶食實封三十五萬戶改封楚國公食邑三百六萬戶食實封三十六萬戶改封吳國公食邑三百七萬戶食實封三十七萬戶改封秦國公食邑三百八萬戶食實封三十八萬戶改封魏國公食邑三百九萬戶食實封三十九萬戶改封楚國公食邑三百十萬戶食實封四十萬戶改封吳國公食邑三百十一萬戶食實封四十一萬戶改封秦國公食邑三百十二萬戶食實封四十二萬戶改封魏國公食邑三百十三萬戶食實封四十三萬戶改封楚國公食邑三百十四萬戶食實封四十四萬戶改封吳國公食邑三百十五萬戶食實封四十五萬戶改封秦國公食邑三百十六萬戶食實封四十六萬戶改封魏國公食邑三百十七萬戶食實封四十七萬戶改封楚國公食邑三百十八萬戶食實封四十八萬戶改封吳國公食邑三百十九萬戶食實封四十九萬戶改封秦國公食邑三百二十萬戶食實封五十萬戶改封魏國公食邑三百二十一萬戶食實封五十一萬戶改封楚國公食邑三百二十二萬戶食實封五十二萬戶改封吳國公食邑三百二十三萬戶食實封五十三萬戶改封秦國公食邑三百二十四萬戶食實封五十四萬戶改封魏國公食邑三百二十五萬戶食實封五十五萬戶改封楚國公食邑三百二十六萬戶食實封五十六萬戶改封吳國公食邑三百二十七萬戶食實封五十七萬戶改封秦國公食邑三百二十八萬戶食實封五十八萬戶改封魏國公食邑三百二十九萬戶食實封五十九萬戶改封楚國公食邑三百三十萬戶食實封六萬戶改封吳國公食邑三百三十一萬戶食實封六萬一千戶改封秦國公食邑三百三十二萬戶食實封六萬二千戶改封魏國公食邑三百三十三萬戶食實封六萬三千戶改封楚國公食邑三百三十四萬戶食實封六萬四千戶改封吳國公食邑三百三十五萬戶食實封六萬五千戶改封秦國公食邑三百三十六萬戶食實封六萬六千戶改封魏國公食邑三百三十七萬戶食實封六萬七千戶改封楚國公食邑三百三十八萬戶食實封六萬八千戶改封吳國公食邑三百三十九萬戶食實封六萬九千戶改封秦國公食邑三百四十萬戶食實封七萬戶改封魏國公食邑三百四十一萬戶食實封七萬一千戶改封楚國公食邑三百四十二萬戶食實封七萬二千戶改封吳國公食邑三百四十三萬戶食實封七萬三千戶改封秦國公食邑三百四十四萬戶食實封七萬四千戶改封魏國公食邑三百四十五萬戶食實封七萬五千戶改封楚國公食邑三百四十六萬戶食實封七萬六千戶改封吳國公食邑三百四十七萬戶食實封七萬七千戶改封秦國公食邑三百四十八萬戶食實封七萬八千戶改封魏國公食邑三百四十九萬戶食實封七萬九千戶改封楚國公食邑三百五十萬戶食實封八萬戶改封吳國公食邑三百五十一萬戶食實封八萬一千戶改封秦國公食邑三百五十二萬戶食實封八萬二千戶改封魏國公食邑三百五十三萬戶食實封八萬三千戶改封楚國公食邑三百五十四萬戶食實封八萬四千戶改封吳國公食邑三百五十五萬戶食實封八萬五千戶改封秦國公食邑三百五十六萬戶食實封八萬六千戶改封魏國公食邑三百五十七萬戶食實封八萬七千戶改封楚國公食邑三百五十八萬戶食實封八萬八千戶改封吳國公食邑三百五十九萬戶食實封八萬九千戶改封秦國公食邑三百六十萬戶食實封九萬戶改封魏國公食邑三百六十一萬戶食實封九萬一千戶改封楚國公食邑三百六十二萬戶食實封九萬二千戶改封吳國公食邑三百六十三萬戶食實封九萬三千戶改封秦國公食邑三百六十四萬戶食實封九萬四千戶改封魏國公食邑三百六十五萬戶食實封九萬五千戶改封楚國公食邑三百六十六萬戶食實封九萬六千戶改封吳國公食邑三百六十七萬戶食實封九萬七千戶改封秦國公食邑三百六十八萬戶食實封九萬八千戶改封魏國公食邑三百六十九萬戶食實封九萬九千戶改封楚國公食邑三百七十萬戶食實封十萬戶改封吳國公食邑三百七十一萬戶食實封十一萬戶改封秦國公食邑三百七十二萬戶食實封十二萬戶改封魏國公食邑三百七十三萬戶食實封十三萬戶改封楚國公食邑三百七十四萬戶食實封十四萬戶改封吳國公食邑三百七十五萬戶食實封十五萬戶改封秦國公食邑三百七十六萬戶食實封十六萬戶改封魏國公食邑三百七十七萬戶食實封十七萬戶改封楚國公食邑三百七十八萬戶食實封十八萬戶改封吳國公食邑三百七十九萬戶食實封十九萬戶改封秦國公食邑三百八十萬戶食實封二十萬戶改封魏國公食邑三百八十一萬戶食實封二十一萬戶改封楚國公食邑三百八十二萬戶食實封二十二萬戶改封吳國公食邑三百八十三萬戶食實封二十三萬戶改封秦國公食邑三百八十四萬戶食實封二十四萬戶改封魏國公食邑三百八十五萬戶食實封二十五萬戶改封楚國公食邑三百八十六萬戶食實封二十六萬戶改封吳國公食邑三百八十七萬戶食實封二十七萬戶改封秦國公食邑三百八十八萬戶食實封二十八萬戶改封魏國公食邑三百八十九萬戶食實封二十九萬戶改封楚國公食邑三百九十萬戶食實封三十萬戶改封吳國公食邑三百九十一萬戶食實封三十一萬戶改封秦國公食邑三百九十二萬戶食實封三十二萬戶改封魏國公食邑三百九十三萬戶食實封三十三萬戶改封楚國公食邑三百九十四萬戶食實封三十四萬戶改封吳國公食邑三百九十五萬戶食實封三十五萬戶改封秦國公食邑三百九十六萬戶食實封三十六萬戶改封魏國公食邑三百九十七萬戶食實封三十七萬戶改封楚國公食邑三百九十八萬戶食實封三十八萬戶改封吳國公食邑三百九十九萬戶食實封三十九萬戶改封秦國公食邑四百萬戶食實封四十萬戶改封魏國公食邑四百一萬戶食實封四十一萬戶改封楚國公食邑四百二萬戶食實封四十二萬戶改封吳國公食邑四百三萬戶食實封四十三萬戶改封秦國公食邑四百四萬戶食實封四十四萬戶改封魏國公食邑四百五萬戶食實封四十五萬戶改封楚國公食邑四百六萬戶食實封四十六萬戶改封吳國公食邑四百七萬戶食實封四十七萬戶改封秦國公食邑四百八萬戶食實封四十八萬戶改封魏國公食邑四百九萬戶食實封四十九萬戶改封楚國公食邑四百十萬戶食實封五十萬戶改封吳國公食邑四百十一萬戶食實封五十一萬戶改封秦國公食邑四百十二萬戶食實封五十二萬戶改封魏國公食邑四百十三萬戶食實封五十三萬戶改封楚國公食邑四百十四萬戶食實封五十四萬戶改封吳國公食邑四百十五萬戶食實封五十五萬戶改封秦國公食邑四百十六萬戶食實封五十六萬戶改封魏國公食邑四百十七萬戶食實封五十七萬戶改封楚國公食邑四百十八萬戶食實封五十八萬戶改封吳國公食邑四百十九萬戶食實封五十九萬戶改封秦國公食邑四百二十萬戶食實封六萬戶改封魏國公食邑四百二十一萬戶食實封六萬一千戶改封楚國公食邑四百二十二萬戶食實封六萬二千戶改封吳國公食邑四百二十三萬戶食實封六萬三千戶改封秦國公食邑四百二十四萬戶食實封六萬四千戶改封魏國公食邑四百二十五萬戶食實封六萬五千戶改封楚國公食邑四百二十六萬戶食實封六萬六千戶改封吳國公食邑四百二十七萬戶食實封六萬七千戶改封秦國公食邑四百二十八萬戶食實封六萬八千戶改封魏國公食邑四百二十九萬戶食實封六萬九千戶改封楚國公食邑四百三十萬戶食實封七萬戶改封吳國公食邑四百三十一萬戶食實封七萬一千戶改封秦國公食邑四百三十二萬戶食實封七萬二千戶改封魏國公食邑四百三十三萬戶食實封七萬三千戶改封楚國公食邑四百三十四萬戶食實封七萬四千戶改封吳國公食邑四百三十五萬戶食實封七萬五千戶改封秦國公食邑四百三十六萬戶食實封七萬六千戶改封魏國公食邑四百三十七萬戶食實封七萬七千戶改封楚國公食邑四百三十八萬戶食實封七萬八千戶改封吳國公食邑四百三十九萬戶食實封七萬九千戶改封秦國公食邑四百四十萬戶食實封八萬戶改封魏國公食邑四百四十一萬戶食實封八萬一千戶改封楚國公食邑四百四十二萬戶食實封八萬二千戶改封吳國公食邑四百四十三萬戶食實封八萬三千戶改封秦國公食邑四百四十四萬戶食實封八萬四千戶改封魏國公食邑四百四十五萬戶食實封八萬五千戶改封楚國公食邑四百四十六萬戶食實封八萬六千戶改封吳國公食邑四百四十七萬戶食實封八萬七千戶改封秦國公食邑四百四十八萬戶食實封八萬八千戶改封魏國公食邑四百四十九萬戶食實封八萬九千戶改封楚國公食邑四百五十萬戶食實封九萬戶改封吳國公食邑四百五十一萬戶食實封九萬一千戶改封秦國公食邑四百五十二萬戶食實封九萬二千戶改封魏國公食邑四百五十三萬戶食實封九萬三千戶改封楚國公食邑四百五十四萬戶食實封九萬四千戶改封吳國公食邑四百五十五萬戶食實封九萬五千戶改封秦國公食邑四百五十六萬戶食實封九萬六千戶改封魏國公食邑四百五十七萬戶食實封九萬七千戶改封楚國公食邑四百五十八萬戶食實封九萬八千戶改封吳國公食邑四百五十九萬戶食實封九萬九千戶改封秦國公食邑四百六十萬戶食實封十萬戶改封魏國公食邑四百六十一萬戶食實封十一萬戶改封楚國公食邑四百六十二萬戶食實封十二萬戶改封吳國公食邑四百六十三萬戶食實封十三萬戶改封秦國公食邑四百六十四萬戶食實封十四萬戶改封魏國公食邑四百六十五萬戶食實封十五萬戶改封楚國公食邑四百六十六萬戶食實封十六萬戶改封吳國公食邑四百六十七萬戶食實封十七萬戶改封秦國公食邑四百六十八萬戶食實封十八萬戶改封魏國公食邑四百六十九萬戶食實封十九萬戶改封楚國公食邑四百七十萬戶食實封二十萬戶改封吳國公食邑四百七十一萬戶食實封二十一萬戶改封秦國公食邑四百七十二萬戶食實封二十二萬戶改封魏國公食邑四百七十三萬戶食實封二十三萬戶改封楚國公食邑四百七十四萬戶食實封二十四萬戶改封吳國公食邑四百七十五萬戶食實封二十五萬戶改封秦國公食邑四百七十六萬戶食實封二十六萬戶改封魏國公食邑四百七十七萬戶食實封二十七萬戶改封楚國公食邑四百七十八萬戶食實封二十八萬戶改封吳國公食邑四百七十九萬戶食實封二十九萬戶改封秦國公食邑四百八十萬戶食實封三十萬戶改封魏國公食邑四百八十一萬戶食實封三十一萬戶改封楚國公食邑四百八十二萬戶食實封三十二萬戶改封吳國公食邑四百八十三萬戶食實封三十三萬戶改封秦國公食邑四百八十四萬戶食實封三十四萬戶改封魏國公食邑四百八十五萬戶食實封三十五萬戶改封楚國公食邑四百八十六萬戶食實封三十六萬戶改封吳國公食邑四百八十七萬戶食實封三十七萬戶改封秦國公食邑四百八十八萬戶食實封三十八萬戶改封魏國公食邑四百八十九萬戶食實封三十九萬戶改封楚國公食邑四百九十萬戶食實封四十萬戶改封吳國公食邑四百九十一萬戶食實封四十一萬戶改封秦國公食邑四百九十二萬戶食實封四十二萬戶改封魏國公食邑四百九十三萬戶食實封四十三萬戶改封楚國公食邑四百九十四萬戶食實封四十四萬戶改封吳國公食邑四百九十五萬戶食實封四十五萬戶改封秦國公食邑四百九十六萬戶食實封四十六萬戶改封魏國公食邑四百九十七萬戶食實封四十七萬戶改封楚國公食邑四百九十八萬戶食實封四十八萬戶改封吳國公食邑四百九十九萬戶食實封四十九萬戶改封秦國公食邑五百萬戶食實封五十萬戶改封魏國公食邑五百一萬戶食實封五十一萬戶改封楚國公食邑五百二萬戶食實封五十二萬戶改封吳國公食邑五百三萬戶食實封五十三萬戶改封秦國公食邑五百四萬戶食實封五十四萬戶改封魏國公食邑五百五萬戶食實封五十五萬戶改封楚國公食邑五百六萬戶食實封五十六萬戶改封吳國公食邑五百七萬戶食實封五十七萬戶改封秦國公食邑五百八萬戶食實封五十八萬戶改封魏國公食邑五百九萬戶食實封五十九萬戶改封楚國公食邑五百十萬戶食實封六萬戶改封吳國公食邑五百十一萬戶食實封六萬一千戶改封秦國公食邑五百十二萬戶食實封六萬二千戶改封魏國公食邑五百十三萬戶食實封六萬三千戶改封楚國公食邑五百十四萬戶食實封六萬四千戶改封吳國公食邑五百十五萬戶食實封六萬五千戶改封秦國公食邑五百十六萬戶食實封六萬六千戶改封魏國公食邑五百十七萬戶食實封六萬七千戶改封楚國公食邑五百十八萬戶食實封六萬八千戶改封吳國公食邑五百十九萬戶食實封六萬九千戶改封秦國公食邑五百二十萬戶食實封七萬戶改封魏國公食邑五百二十一萬戶食實封七萬一千戶改封楚國公食邑五百二十二萬戶食實封七萬二千戶改封吳國公食邑五百二十三萬戶食實封七萬三千戶改封秦國公食邑五百二十四萬戶食實封七萬四千戶改封魏國公食邑五百二十五萬戶食實封七萬五千戶改封楚國公食邑五百二十六萬戶食實封七萬六千戶改封吳國公食邑五百二十七萬戶食實封七萬七千戶改封秦國公食邑五百二十八萬戶食實封七萬八千戶改封魏國公食邑五百二十九萬戶食實封七萬九千戶改封楚國公食邑五百三十萬戶食實封八萬戶改封吳國公食邑五百三十一萬戶食實封八萬一千戶改封秦國公食邑五百三十二萬戶食實封八萬二千戶改封魏國公食邑五百三十三萬戶食實封八萬三千戶改封楚國公食邑五百三十四萬戶食實封八萬四千戶改封吳國公食邑五百三十五萬戶食實封八萬五千戶改封秦國公食邑五百三十六萬戶食實封八萬六千戶改封魏國公食邑五百三十七萬戶食實封八萬七千戶改封楚國公食邑五百三十八萬戶食實封八萬八千戶改封吳國公食邑五百三十九萬戶食實封八萬九千戶改封秦國公食邑五百四十萬戶食實封九萬戶改封魏國公食邑五百四十一萬戶食實封九萬一千戶改封楚國公食邑五百四十二萬戶食實封九萬二千戶改封吳國公食邑五百四十三萬戶食實封九萬三千戶改封秦國公食邑五百四十四萬戶食實封九萬四千戶改封魏國公食邑五百四十五萬戶食實封九萬五千戶改封楚國公食邑五百四十六萬戶食實封九萬六千戶改封吳國公食邑五百四十七萬戶食實封九萬七千戶改封秦

上者並乞明降指揮執爲當罷指定姓名鏤板施行奏可然未克行明年二月辛酉朔詔所書可參考是日通問傅雱等至河陽金遣接伴使王景嶽來迓止許雱以五人自隨日行八十里

庚午名元祐太后所居曰隆祐宮用學士院擬定也於是后更稱隆祐太后隆祐本欽聖憲肅皇后宮名不當用蓋權直學士院王綯朱勝非失之

壬申召布衣譙定赴行在定涪陵人舉於伊川程頤靖康中召爲崇政殿說書定以言不用辭不受至是猶在東都尚書右丞許翰薦於朝詔宗澤津遣赴行在自熙豐開程頤程頤以道學爲天下倡其高弟門人有故監察御史建陽游酢監西京竹木務上蔡謝良佐今徽猷閣待制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將樂楊時其后黨潤作頤屏居伊闕山學者往從之而定與尹焞爲首至大觀以後時名望益重陳瓘鄧洵武皆以師禮事時而胡安國諸人實傳其學宣和末或說蔡攸以時事必敗及召時至經筵潤聖皇帝擢爲諫官以論事不合去呂好問在政府首言時之賢於上復召還朝未至而又召定是時給事中許景衡左司員外郎吳給殿中侍御史馬伸皆號得頤之學已而傳之浸廣好名之士多從之亦有託以是售於時而誠眞者寡矣焞漸孫也漸河南人仁宗朝爲諫官焞紹興五年赴召

言自牧沈畝知兵召至東都賜進士服以不肯屈下梁師成不果用許翰言其才可任以河北山東之事乃召之既至授從事郎充御營使司准備差使延康殿舉士知鎮江府兩浙西路兵馬鈐轄趙子崧言杭州軍變遣京畿第二將劉浚往捕又命御營統制辛道宗將西兵二千討之中興遺史云道宗時爲江南都統制恐誤直祕閣新知高郵軍侍其傳移知眞州

癸酉通議大夫提舉杭州洞霄宮耿南仲責授寧州團練副使南雄州安置侍御史王賓論南仲罪大責輕上曰南仲誤國聖天下共知朕嘗欲手劍擊之乃有是命小附作逃風軍居住謫也明年二月戊午改臨江

乙亥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兼御營使李綱能先是河北招撫使張所檄至京師河北轉運副使權北京留守張益謙附黃潛善意奏所置司北京不當且言所欲起北京戍兵給用器甲爲非是又言自置招撫司河北盜賊急知樞密院事張慤案善益謙每與之相表裏綱言所令置京師以招集將佐故尚未行不知益謙何以知其騷擾朝廷以河北民無所歸聚而爲盜故設司招撫因其力而用之豈由置司乃有盜賊今京東西羣盜公行攻掠郡縣亦豈招撫司過邪時方艱危朝廷欲有所經略益謙小臣乃敢非理沮抑此必有使之者上乃令益謙分析是月甲子命既下知樞密院事汪伯彥猶用其奏詰責招撫司綱與伯彥爭於上前言其不當沮抑之以害大計伯彥語塞而止所方招來豪傑以忠翌郎王彥爲都統制效用人后飛爲准備將彥河內人世爲高平大姓後徙居單父慷慨縱不事生產讀韜略習騎射其父奇之使詣京師謁马馬子弟所稍遵清河尉能與敵角二聖北狩彥慨然棄家奔京師求自試所奇其才故擢爲都統制飛安陽人嘗爲人庸耕去爲市游徼使酒不檢上之在相

州也飛以效用從軍至北京論事罷職飛建炎初論事坐郎官降職事在初因論事陳酒價事見死實出聖意固投桓撫使張所一見異書及所薦事在八年六月十三日丁卯飛又奏臣始從白身借補武郎閤門宣贊舍人充中軍統領又陛充統制八年六月十三日丁卯飛又奏臣始從陛下至北京伏蒙劉氏侍臣老母云云以此知飛實在元帥府軍中但不知所論何事耳今併附見至是投所平中時河東經制副使傅亮軍行才十餘日伯彥等以爲逗遛復命東京留守宗澤節制使即日渡河亮言今河外皆屬金人而遽使亮以烏合之衆渡河不知何地可爲家計何處可以得糧恐誤大事綱爲之請澤等不以爲然上依違者累日綱留身極論其理且言澤善伯彥力沮二人乃所以沮臣使不安職臣每念靖康大臣不和之失凡事未嘗不與澤善伯彥熟議而後行不關二人設心乃如此如亮事理明白願陛下虛心觀之上曰朕批出如元帥揮可也既而澤善有密啓聖旨上批亮兵少不可渡河可能經制司赴行在是日宰臣入綱留御批再上上曰如亮人才今豈難得綱曰亮謀略知勇可以爲大將今未嘗用而遽能之古人之用將恐不如此因求去上不語綱以御批納上前曰望意必欲罷亮乞以御批付澤善施行臣得乞身歸田里綱退開亮竟罷乃再章求去上猶以不允答之於是殿中侍御史張浚亦極論綱杜絕言路獨慎朝政士夫雖負才氣有時望然以私意殺侍從典刑不當有傷新政不可居相位又論綱側立不敢仰視事之大小隨意必行賞馬之擾招軍之濫勦納之虐優立賞格公吏爲姦擅易詔令竊庇姻親等十數事浚素與宋齊愈厚且澤善客也是日甲戌上召綱入對論曰卿所爭細事耳胡爲乃爾綱曰人主之職在論一相宰相之職在薦進人材方今人才以將帥爲急恐不可以爲細事若以爲細臣以去就爭之而聖意不回臣亦安敢不去因再拜曰澤善伯彥自謂有攀附之功方虛位以召臣蓋已切齒及臣至而議論僞楚建請料理河東北兩路謂車駕宜留中原皆不與之同宜其媚嫉無所不至臣東南人豈不願陛下順流東下爲便安哉顧一去中原後思有不可勝言者故不敢雷同衆說以誤大事望陛下勿以臣去而其議遂改也因泣數而退遂上第三劄劄客或謂綱曰公決於進退於義得矣顧識者不止將有患禍不測奈何綱曰大臣以道事君不可則止吾知全吾進退之節而已提綱患而不去彼獨不能諷言者既劾而逐之哉天下自有公議此不足慮是夕上召禮部待郎兼直學士朱勝非草制翌綱以狂誕罔悛謀謨弗效既請盡括郡縣之私馬又將竭取東南之民財以喜怒自分其賢愚致黨罰非當於功罪出令尤符於公議屢抗直以邀譽用刑有拂於衆情必力祈於親劄以至帖改已釐之旨巧徼外姻之姦茲遣防秋之師實爲渡河之援豫頒告命厚賜緡錢賢愚百萬之多僥建京師而止每教促其速進輒沮抑而不行設心謂何專制若此時淩章不下綱所坐皆潛善密以傳勝非翌日遂能綱爲觀文殿大學士提舉杭州洞霄宮仍加恩綱在相位凡七十五日綱以六月己未入朝八月癸酉免去日曆綱免相在八月二十日辛酉出飛奏臣昨建炎狀云八月十八日告廷汪伯彥時政記亦同從之○呂中大事記曰初

論本末於宣和之時而爲宣和大臣所斥建炎之初守城之臣謀遣之謀於靖康之時而爲靖康大臣所辨建炎之初公爲首相慨然以修內攘外爲己任而爲潛善伯彥所沮一人之身三定大策圖三受重勝蓋勝之所至名亦隨之使公之首用於宣和之初則部編必無誤退

之重，用於靖康，則國家必無綱維之危；用於建炎之時，則中興不至於淪沒也。以高宗即位之初，嘗於貶所，而任以台衡，待之非不專，而公亦以一身任天下之重，邊防軍政，已略就緒；中山之功未成，而謗書滿篋矣。公之去就甚輕，而繫於天下之安危者甚重。綱在位則必主和，鄧、汪、呂頤浩、張浚輩皆用；綱去則用河朔舊人，而中原沒矣。綱在位則偽臣叛將稍正典刑，綱去則招降納叛，紛紛而來矣。綱在位則必主守，而東南之形勢完；綱去則維揚之議起，而江浙殘矣。綱在位則修政事，而人心固；綱去則更張紛紜，而國勢搖矣。綱在位則盜賊消弭，而兵革息；綱去則寇攘姦宄，而禍亂興矣。綱在位則必主幸，而鄧、洛、關、陝之陵寢安；綱去則不言還京，而神州之赤縣陸沉矣。綱在位則修攘之議定，而中興之業固；綱去則和戎之說勝，而社稷之憂大矣。綱在位則紀綱有體，而庶事熙；綱去則威福下移，而萬事隳矣。綱在位則進君子，而天下之賢才集；綱去則用小人，而天下之姦回至矣。綱在位則賞罰明，而天下之人心悅；綱去則賞罰紊，而天下之人心離矣。綱在位則國勢尊，而夷狄畏；綱去則國勢削，而夷狄驕矣。綱在位則紀綱正，而風俗厚；綱去則紀綱壞，而風俗薄矣。綱在位則必主幸，而東南之財賦集；綱去則不言幸，而東南之財賦竭矣。綱在位則必主幸，而東南之人才盛；綱去則不言幸，而東南之人才困矣。綱在位則必主幸，而東南之民力紓；綱去則不言幸，而東南之民力困矣。綱在位則必主幸，而東南之國勢強；綱去則不言幸，而東南之國勢弱矣。綱在位則必主幸，而東南之事勢定；綱去則不言幸，而東南之事勢搖矣。綱在位則必主幸，而東南之人心固；綱去則不言幸，而東南之人心離矣。綱在位則必主幸，而東南之形勢完；綱去則不言幸，而東南之形勢壞矣。綱在位則必主幸，而東南之基業固；綱去則不言幸，而東南之基業危矣。綱在位則必主幸，而東南之中興業；綱去則不言幸，而東南之中興業廢矣。綱在位則必主幸，而東南之中興功；綱去則不言幸，而東南之中興功隳矣。綱在位則必主幸，而東南之中興事；綱去則不言幸，而東南之中興事敗矣。綱在位則必主幸，而東南之中興勢；綱去則不言幸，而東南之中興勢去矣。綱在位則必主幸，而東南之中興機；綱去則不言幸，而東南之中興機失矣。綱在位則必主幸，而東南之中興時；綱去則不言幸，而東南之中興時過矣。綱在位則必主幸，而東南之中興會；綱去則不言幸，而東南之中興會失矣。綱在位則必主幸，而東南之中興運；綱去則不言幸，而東南之中興運窮矣。綱在位則必主幸，而東南之中興命；綱去則不言幸，而東南之中興命絕矣。綱在位則必主幸，而東南之中興統；綱去則不言幸，而東南之中興統斷矣。綱在位則必主幸，而東南之中興脈；綱去則不言幸，而東南之中興脈絕矣。綱在位則必主幸，而東南之中興氣；綱去則不言幸，而東南之中興氣盡矣。綱在位則必主幸，而東南之中興神；綱去則不言幸，而東南之中興神散矣。綱在位則必主幸，而東南之中興魂；綱去則不言幸，而東南之中興魂喪矣。綱在位則必主幸，而東南之中興魄；綱去則不言幸，而東南之中興魄亡矣。綱在位則必主幸，而東南之中興精；綱去則不言幸，而東南之中興精竭矣。綱在位則必主幸，而東南之中興血；綱去則不言幸，而東南之中興血枯矣。綱在位則必主幸，而東南之中興骨；綱去則不言幸，而東南之中興骨朽矣。綱在位則必主幸，而東南之中興肉；綱去則不言幸，而東南之中興肉腐矣。綱在位則必主幸，而東南之中興皮；綱去則不言幸，而東南之中興皮剝矣。綱在位則必主幸，而東南之中興毛；綱去則不言幸，而東南之中興毛脫矣。綱在位則必主幸，而東南之中興爪；綱去則不言幸，而東南之中興爪墮矣。綱在位則必主幸，而東南之中興齒；綱去則不言幸，而東南之中興齒落矣。綱在位則必主幸，而東南之中興髮；綱去則不言幸，而東南之中興髮禿矣。綱在位則必主幸，而東南之中興鬚；綱去則不言幸，而東南之中興鬚白矣。綱在位則必主幸，而東南之中興眉；綱去則不言幸，而東南之中興眉皺矣。綱在位則必主幸，而東南之中興目；綱去則不言幸，而東南之中興目瞑矣。綱在位則必主幸，而東南之中興耳；綱去則不言幸，而東南之中興耳聾矣。綱在位則必主幸，而東南之中興鼻；綱去則不言幸，而東南之中興鼻塞矣。綱在位則必主幸，而東南之中興口；綱去則不言幸，而東南之中興口噤矣。綱在位則必主幸，而東南之中興舌；綱去則不言幸，而東南之中興舌縮矣。綱在位則必主幸，而東南之中興喉；綱去則不言幸，而東南之中興喉閉矣。綱在位則必主幸，而東南之中興氣；綱去則不言幸，而東南之中興氣絕矣。綱在位則必主幸，而東南之中興命；綱去則不言幸，而東南之中興命終矣。綱在位則必主幸，而東南之中興統；綱去則不言幸，而東南之中興統亡

於澤者乎。伏望聖慈。上爲宗社。下爲億萬生靈。特賜主張。厚加任使。先是論者多以澤爲非。景衡入朝。以病未得見。首上疏辯之。疏入。上大悟。詔朝廷別無行遣。亦無臣僚章疏。仍封景衡奏示澤。由是澤賴以安。景衡又言。南陽無險阻城池。而密邇盜區。且漕運不繼。不如建康天險可據。請定計巡幸。凡八上疏言之。丙戌。尚書右丞許翰充資政殿學士。提舉臨安府洞霄宮。陳東死。翰謂所親曰。吾與東皆爭李相者。今東戮都市。吾在廟堂。可乎。乃力求去。故有是命。翰之謫日曆在乙酉今從熊克小曆

丁亥。詔天下諸州於天寧節並前一月。即寺觀建祈福道場。靖康聖節倣此。

是月。監察御史盧臣中守右正言。臣中除正言誥院題名在六月。御史案此月郭勳始罷右正言。臣中實是代勳。今且移附此俟考　京西轉運判官程昌寓爲尚書吏部員外郎。昌寓之除日曆不載。此據家傳　博州卒宮儀聚昌寓兄也。初爲鄧洵武使臣。其後皆換授。

兼數萬人。迤邐寇萊州。至是據即墨縣。時又有潰卒李汲、劉三將合數千騎犯萊州。儀利其馬。紿至神霄宮。與之會。伏兵擊殺之。盡併其衆。軍勢甚盛。　通問使傅雱、馬識遠至雲中。金左副元帥宗維在草地未還。左監軍完顏希尹遣其大理卿昭文館學士李侗館伴。問勞使指。勞以二帝衰及國書授之。凡六日乃得見希尹與右監軍耶律伊都、知樞密院事時立愛。席地重茵。參坐堂上。兵部尚書高慶裔立其傍。勞跪聽其語。希伊先言本朝不割三鎮事。又言通問之初。安可遽及二帝。即不得請。殆以兵取之耶。勞遜謝再三。乃能就舍。立愛、其先臨洛人。石晉之亂。徙漠之新城。立愛事遼爲太子少保。倜儻知書。嘗和宋、遼之好。而尼瑪哈與烏舍持之。蘇是二帝北遷之舉決矣。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九

【建炎元年】九月戊子朔。衛尉少卿衛膚敏爲起居舍人。

詔諸軍團結五人爲伍。等指揮並罷。

己丑。建州軍亂。先是調健卒住守滑州。爲金人攻退。故例當得卸甲錢。轉運司不時與。是日大閱軍校張員等作亂。殺福建轉運副使毛奎、判官曾仟。執守臣直龍圖閣張勤、提舉常平公事直祕閣王汝明。嬰城固守。提點刑獄公事陳楠檄朝請郎王淮將土軍射士討之。不能克。後詔奎、仟各官子孫一人。奎、西安人。仟、勤、侯官人。汝明、金華人。楠、永嘉人也。　御營使司同都統制范瓊至京西。歷興李孝忠戰。敗績。會諸郡兵皆至。瓊與統制官翟仲福及孝忠戰於福州之蟹澤。大敗之。斬其首。其黨張世立其弟孝義以拒王師。

辛卯。尚書都官員外郎權太常少卿滕庾請巡幸所過。遣官尋名山大川。從之。庾、康兄也。

壬辰。詔有司淘吉巡幸淮甸。以御史中丞許景衡言。諜報金人侵河陽、汜水等處。逼近東京。乞車駕南巡以繫人心故也。既而有司請用十一月朔日。從之。　河北經制使馬忠貶秩二等。坐逗遛不進也。先是金左副元帥宗維自草地還蠻中。遂起燕京、西京、中京、上京、東京、平灤、遼西、長春八路民兵。付諸萬戶。遣保靜軍節度使楊天吉約夏國內犯。天吉諸書不見其官。要皆總兵耶。書中有之。今增入。夏國主乾順許之。金人民兵之法有二。曰家戶

軍。以家產高下定之。二曰人丁軍。以丁數多寡定之。諸稱家戶者。不以丁數。論人丁者。不以家業。每簽軍。則元帥府符下諸路帥司。帥司次第下節鎮支郡諸縣。縣籍戶口家業定訖。乃諭民間以所當軍數多寡。然後市鞍馬。置器械。備餱糧。或親丁不足。則募人代行。貧者稱貸於人。以應軍役。俟其足。備然後還千戶百長人等部之以行。其屯戍。則人自營田以供糧。無田者用給七斗粟。每出戍。不以遠近。人持一月糧。將戰。各以所負米造飯而食。食罷而出。故其國平時無養兵之費。行軍無饋運之苦。此其大略也。初。金太祖之正室生二子。長曰宗傑。次曰宗儁。其庶長子曰宗幹。次曰宗輔。次曰宗弼。次曰宗敏。金主晟既建國。舍其子而傳其弟。晟嗣立。復以其季弟賽晉爲安班貝勒。都元帥。金人謂大爲安班。謂官人爲貝勒。昔金主晟自是官而稱帝。故相承以爲儲副之名焉。始宗傑等既陷京城。宴晉昌謀盡誅南人而未果。及是卒。時宗浚已死。其妻爲宗幹所納。故其子梁王亶養於宗幹家。金主晟遂以亶爲安班貝勒。都元帥。宗輔爲右副元帥。宗弼爲左副元帥。宗浚即勝果。宗儁即博勒和。宗幹即固倫。宗輔即鄂爾昆。宗弼即烏珠也。此據黃冑神道記。於是宗弼尚少。乃以女真萬戶遷索爲陝西諸路選鋒都統。先是河東之民。心懷本朝。所在出攻城邑。皆用建炎年號。金兵之在河東者。稍稍北去。金之兵械亦不甚精。但心協力齊奮不顧死。以故多取勝。然河東之人。與之訟熟。略無所懼。又於潞、澤閒劫左副元帥宗維寨。殺之。故金捕紅巾甚急。然其紅巾終不可得。但多殺平民。亡命者遊蕩多而紅巾愈熾。朝廷先遣王瓘、馬忠輝制河東北。及聞敵且至。又命帶御器械鄭建雄知河陽府。而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保寧軍承宣使主管侍衛步軍司公事閻勍助之。勍本以班直換授。至是管軍。時瓘頓軍陝府。忠逗遛不前。故坐貶秩。於是黃潛善、汪伯彥共政。方決策奉上幸東南。無復經制兩河之意矣。祕閣修撰黃叔敖落職與監當。坐失襄陽也。朝奉郎江南東路轉運副使劉蒙、朝奉郎提舉常平公事陸友諒奏翁彥國亡備加優卹。上以其觀望李綱風旨。命削蒙、友諒二官。中書舍人汪藻言向使綱未逐而蒙等之計得行。有爲綱所擯何疑。今既敗露。而所黜止於如此。則國家號令賞罰。將何所恃。所有錄黃未敢書行。乃貶秩各五等。蒙濱州人也。未幾。追奪產國資文閣學士。其後蒙以管幹勍產國不法事訴於朝。復其官。秀州軍亂未見本月日。案李綱行狀云。九月甲辰朔。江府。閏辛酉。宗之兵壞於秀州。以地理考之。必九月上旬事也。日脫。附書於十四日辛丑。蓋不得其本日。今併附此。當以他書參考之。是日。東京留守宗澤引兵至河北。視師。時眞定、懷、衛間金兵甚盛。州郡有乘城固守者。金大治兵爲攻拔計。澤乃自游家渡過河。會河西忠義統制等議所宜。翌日以聞。且乞罷講和。仍修武備。丁酉。詔荊襄、關陝、江淮皆備巡幸。並令因陋就簡。毋得騷擾。凡所過與所止之處。當使百姓莫不預知。除飲食取足以養氣體。不事豐美。亭傳取足以庇風雨。不易卑陋。什器輕便。不求備用。供帳簡寡。不求備儀。可廢以行。皆毋取於州縣。橋梁舟楫。取足濟渡。道路毋治。官吏毋出。一切無所追呼。有司百吏。敢騷擾者。重置於法。惟是軍馬芻糧。必務豐潔。將士槀賞。必令寬爽。官吏毋得少懈。播告諸道。咸使聞知。

戊戌。杭賊陳通自小壩門出兵萬餘。先衝浙東安撫司兵潰。次攻鮑郎。始遜。率將士迎敵。殺七百餘人。

詔勑停人葉蕃復朝奉大夫。蕃、蔡京子壻也。靖康初。自顯謨閣直學士斥去。至是用赦復之。

己亥。皇子亹爲檢校少保、集慶軍節度使、封魏國公。詔內外官司用元豐、嘉祐故事新制。

庚子。道君太上皇帝、淵聖皇帝自燕山徙居中京。中京者。在燕山之北千里。金謂之曷都。蓋古奚國也。二帝既至。即相府院居焉。時副樞王仲理等千八百餘人尚在燕。金人計口給糧。監視嚴密。宗室之死者甚衆。中書侍郎陳過庭亦在燕。左副元帥宗維議縱還之。俄押赴顯州。令厚加養濟。此以北狩行錄及趙子砥燕雲錄參修。是日。宗澤自河北引兵還京師。

實爲文。

甲午。命知揚州呂頤浩修城池。發運副使李祐。淮南轉運副使李傅正並爲隨軍轉運使。以將兵巡也。錄克

小厮下逕事詔及修揚州城併附。是月己酉。今依日厮各附本日。

徽猷閣待制席益坐棄河中落職。直龍圖閣江淮發運副使向子諲罷。仍奪職。制略曰。私擁衆而多耗官財。擅捕官而环由王命。子諲爲李綱所喜。故黃潛善斥之。初命兩浙提點刑獄公事周格、高士朣督捕杭寇。士朣、戚里子也。欲招安之。浙東宏撫使翟汝文素令浙東軍與經制司檜仗手合萬人。兵勢已盛。而憲臣意在黨賊。已受其降。昨嚴賊有倪從慶者。止十數輩。跳跂山谷。朝廷不責帥臣誅討。苟就招安。致人無所畏。今杭賊悖甚。至於主帥橫死。潛臣斷首而反諱以官。是誘人作賊也。時帥臣葉夢得但爲賊所拘。而農報已死。故汝文之語如此。賊乃遣其黨往秀州。誘士朣及轉運判官顧念成來杭州受降。復劫寓居朝奉郎李光至秀。約士朣棄城至。賊百餘騎突出。欲執以入。賴鮑貽遜下檜仗手在北門。士朣跣奔獲免。糧而格亦領兵至。士朣與格始別議約日進兵。然諸軍爲賊誘者甚衆。人無鬬志。又諸處所集皆鄉夫。不識金鼓。故遇賊輒敗。先是御營統制官辛道宗奉詔討賊。軍行至鎮江府。守臣趙子崧犒賜甚厚。道宗掩有之。行次嘉選縣。始命給軍士人五百錢。衆皆怒是夜。其衆自潰亂而去者六百人。道宗甚身得小舟奔遁鎮江。衆推高勝爲首。勝者、太行山之盜也。謂之高託天。亂兵攻秀州。守臣直龍圖趙叔近城守。入遣以四檄。賊乃北趨平江府。叔近、魏悼王元孫。榮良孝公克類子也。秀州軍亂未見本月日。案李綱行狀云。九月甲辰朔。江府。閏辛酉。宗之兵壞於秀州。以地理考之。必九月上旬事也。日脫。附書於十四日辛丑。蓋不得其本日。今併附此。當以他書參考之。是日。東京留守宗澤引兵至河北。視師。時眞定、懷、衛間金兵甚盛。州郡有乘城固守者。金大治兵爲攻拔計。澤乃自游家渡過河。會河西忠義統制等議所宜。翌日以聞。且乞罷講和。仍修武備。

丁酉。詔荊襄、關陝、江淮皆備巡幸。並令因陋就簡。毋得騷擾。凡所過與所止之處。當使百姓莫不預知。除飲食取足以養氣體。不事豐美。亭傳取足以庇風雨。不易卑陋。什器輕便。不求備用。供帳簡寡。不求備儀。可廢以行。皆毋取於州縣。橋梁舟楫。取足濟渡。道路毋治。官吏毋出。一切無所追呼。有司百吏。敢騷擾者。重置於法。惟是軍馬芻糧。必務豐潔。將士槀賞。必令寬爽。官吏毋得少懈。播告諸道。咸使聞知。

戊戌。杭賊陳通自小壩門出兵萬餘。先衝浙東安撫司兵潰。次攻鮑郎。始遜。率將士迎敵。殺七百餘人。

詔勑停人葉蕃復朝奉大夫。蕃、蔡京子壻也。靖康初。自顯謨閣直學士斥去。至是用赦復之。

己亥。皇子亹爲檢校少保、集慶軍節度使、封魏國公。詔內外官司用元豐、嘉祐故事新制。

庚子。道君太上皇帝、淵聖皇帝自燕山徙居中京。中京者。在燕山之北千里。金謂之曷都。蓋古奚國也。二帝既至。即相府院居焉。時副樞王仲理等千八百餘人尚在燕。金人計口給糧。監視嚴密。宗室之死者甚衆。中書侍郎陳過庭亦在燕。左副元帥宗維議縱還之。俄押赴顯州。令厚加養濟。此以北狩行錄及趙子砥燕雲錄參修。是日。宗澤自河北引兵還京師。

辛丑杭賊夜劫直祕閣兩浙路提點刑獄公事周格棄殺之。提刑司所統蘇、秀兵遂入杭與賊合。時格所部淮南兵不肯從。遂爲浙兵所害。賊復以金帛遣人誘諸郡不還。使據城相應。浙東安撫使翟汝文盧法原生肘腋。遂引兵還越州。賊勢愈熾。

壬寅詔遣官具舟奉迎太廟神主赴揚州。就命徽猷閣待制從衛提舉一行事務孟忠厚幹辦禮儀公事。舍用禮器。隨宜充代。闕新物令本州酌量應付。　直祕閣河北西路招撫司參謀官王珪陞招撫判官。代還所也。於是所直龍圖閣、權南安軍死貶所。張所罷招撫月日及貶謫事皆不見。此據岳飛奏狀修入所繫九年十月丙辰復官。　新除左司員外郎辛炳守朝奉大夫致仕。從所請也。　起居舍人衛膚敏言。今二聖北狩。鑾輿未復。寰宇痛心。況陛下抱父兄之念。爲如何哉。惟陛下至誠克己。處心積慮。不忘報雪之志。處堂陛則思二聖乖溫清之宜。御飲食則思二聖失膳羞之節。念土地有所未復。念人民有所未安。日慊一日。深自貶損。卑宮室。菲飲食。惡衣服。減嬪御之數。斥聲樂之奉。以至歲時上壽。春秋賜燕。一切罷之。雖享郊廟。亦不用樂。必俟奉迎二聖。歸復宮庭。然後修禮之常。庶幾孝悌之誠。上有以格天。下有以感人。人心得而天意孚。則我之所向。無有不遂矣。

甲辰。勒停人劉惔復承議郎。惔、宣教開以大晟府道籙院編官遷徽猷閣待制。靖康初廢。至是乃復之。日曆

乙巳。詔沿河控扼州縣團練民兵。明遠斥堠。若金人欲乘船渡河。先使善沒水手。鑽穴其舟。併力掩殺。上下應援毋爲自守之計。有能沒兩舟者。白身與進義副尉。沿海州軍依此。　東京留守宗澤復上表請車駕還京師。時澤募義士守京城。且造決勝戰車千二百乘。每乘用五十有五人。運車者十有一。執器械輔之。每一兩以二十五人爲左角。二十五人爲右角。二十五人爲後拒。共四隊。凡一車用百人。今案澤運制甚備。與伯有闕文。以歸獻畝。以樵米紹鑄劍敝爲農器。思不犯於有司。若陛下敕翠華之御。俾千乘萬騎。回復舊轂。實可以坐視人民之阜玉。宅自然再造大宋。可以中興。尚何敵患之足疑。必詢之左右。又詢之卿士。又詢之國人。又詢之卜筮。臣蒙陛下矜憐。願過。待罪開封。臣夙夜思念。竊恐陛下所親信左右。輔弼之臣。於對揚獻納之際。不思祖宗創業之艱難。與致一統之難易。輕徇臆說。有誤國家大計。所以狂妄冒死。觸犯天威。臣不勝憂憤戰慄激切之至。取進止。再不報。又上疏曰。臣恭惟我大宋深仁厚德。滲漉方夏。幾二百年。一旦金人遯迎二聖。京師士民。惶惶無依。嗷嗷無告。若窮民無所歸者。若嬰兒失其慈母者。忽聞陛下龍潛於濟。於是謳歌嘆蹙。交走道路。茲乃祖宗積德浹洽。得其心故也。陛下紹登寶祚。尚留兩都。臣自到京師。聞道路籍籍。咸曰陛下何不認我宗廟乎。何故使我社稷無所依乎。何輕舍我生靈。使我未有所仰乎。是都人之望陛下也切切如此。臣願早回六龍。俾入咸翠華之至。深慰其心。臣前創具奏。以爲得其民。當得其心。其所欲與之聚之。所惡弗施爾也。若陛下回蹕汴邑。是人心所欲也。願陛下與之聚之。陛下聽奸邪。畏避強敵之言。妄議遷幸。是人心之所惡也。願陛下勿施爾也。老臣血誠。言不盡意。取進止。又不報。遂抗疏言曰。學問膚淺。不能式是古訓。對揚天休。今再涯恫瘝。干冒宸聽。以臣耳目所親聞見事。一二疏進。伏望陛下哀憐。特賜俞允。伏覩國家睿斷更三舍

天縱上聖。運叶中興。載纘璇圖。增光火德。親屈鑾輿。以冒犯霜露。躬整師旅。以恢復封疆。然行在久留於別都。清蹕未回於魏闕。敵師尚熾。華盜繼興。比聞遠近之繇傅。已有東南之巡幸。此誠王室安危之所繫。天下治亂之所關。仰祈聖慮之深。詳宜戒蹕車之輕動。且以中國之倚恃。實爲兩河之維繫。兩自敵騎長驅。列城畏逼。獨懷忠憤。糾進義兵。力抗敵鋒。率多俘馘。然久闕王師之助援。已深民庶之疑。近者雖時遣將徂征。渡河深入。尚闕膚功之奏。先傳南幸之音。慮增四海之疑。心謂當兩河於度外。因成解體。未喻聖懷。倘金人乘之而縱橫。則中國將何以制禦。臣叨膺委寄。代慙留司。茲緣密邇於鑾輿。偶遂救寧於後。匍遽報翠華之移幸。深虞中外之疑安。顧罄孤忠。冀回淵聽。昔秦棄秦委輸遠策。猶止洛陽之都。張禹驟馬抗章。尚返江陵之駕。劃生聖世。曷愧前修。伏願陛下乘虞舜策言之明。體成湯從諫之聖。輟巡南服。回馭汴都。以安東北兵民之情。以慰薄海蒼黔之望。則人神悅豫。中外謐寧。邊陲指日以蕭清。盜賊不令而衰息。成資睿斷。用度危機。邊備叩閽。避龍鱗之觸。傾都拭目。佇迎天仗之還。願俯徇於愚誠。督銓堅於忠憤。臣無任不報。澤又上疏曰。臣聞聖人中天下而立。定四海之民。夫中原天下之中也。京師又中原之中也。我太祖、太宗受天景命。始基於汴。肇造無疆。大恩服人。固欲傳之億萬世。倘去冬今春。信邊敵人欺誑。遂致二聖蒙塵。陛下不得已應天順人。纂承寶緒。四海生靈。謳歌忭舞。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罔不率俾。以俟庶績咸熙。萬邦嘉靖。陛下既即位。乃安安南京。四方開之。懷疑奇動。遞相鼓扇。開諸州縣。間有簒劫傷殘之患。蓋是小民無知。因疑致變。因變致變。旋相殘蹂。弗奠攸居。茲無他。由陛下寅畏過當。駐蹕別都。俯徇奸謀。預圖遷幸。使狡猾簧惑。敢爾橫肆。盜據竊發。因循跼蹐。寧與

之法以取士意謂黎、錢、馮皆自此塗出。卒之追於月試、剽竊時文、罔有稽古者。是三舍果不足以取士也。又嘗特崇道教以奉眞、亦謂神仙莊、老皆自此塗出、卒之誕謾誤怪、汙染成風、罔有成就者。是道術果不足以奉眞也。又嘗進貢花石以享上、卒之騷淫矜誇、虛耗財計、無有紀極。是貢花石果不足以享上也。又嘗結好金人、欲以息民、卒之邀迎二聖、劫掠陵欺、靡所不至。是守和議果不足以息民也。當時行之、固有阿意順旨作爲歌頌以明富貴者。其間亦有毅然獨立、不相詭隨、以鯁亮獲罪者。陛下觀之、昔富貴者爲是乎、被罪者爲非乎。臣每思之、宗廟社稷發羞如是者、蓋由奸邪險人鼓倡四辈、俾民病敝、蹙不聊生、所以致有今日之患。詩曰、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茲粗舉正陛下前鑑之鑒。今之言邊幸者、猶前日之言四事不可行而四事爲可行。阿諛諂佞、動爲身謀、翕翕訟訟、更相助成。今之言不可邊幸者、猶前日之言四事不可行而擢其罪者也。且我京師、祖宗二百年積累之基業、是天下大一統之本根。陛下柰何聽先入之言、輕棄之、欲以避海陬敵國乎。臣觀河東、河西、河北、京東、京西之民、咸懷冤負痛、感憤激切、想其慷慨之氣、直欲吞此強敵。陛下何忍恬聽諛說、順而不令剛正之士、率厲同心、殄雪此恥乎。今東京市井如衖、上下安貼、但嗷嗷之人、思望鑾輦之歸、謁款宗廟、垂衣九重、不啻飢渴之望飲食。大旱之望雲霓也。臣竊謂陛下一歸、則王室再造矣。中興之業復成矣。陛下如以臣爲狂率誕妄、願延左右之將士、試一詢之。昔周勃入北軍、使左袒右袒以卜劉、呂。蓋非獲已也。臣區區誠意、願陛下以邊幸大計、不獨謀之一二大臣、當與億萬之衆同之。臣忠憤不勝激淚交下、激切屏營之至。取進止。

澤每疏奏、上以付中書省。黃潛善、汪伯彥皆笑以爲狂。張慤獨曰、如澤之忠義者、若得數人、天下定矣。二人語塞。

丁未、中書舍人劉珏言、伏聞聖旨擢黃潛厚爲戶部尚書。臣竊以潛厚未有弟爲宰相、兄爲八座而同居一省者。惟蔡京、蔡卞、蔡攸濫則不然。方紹聖間、卞爲右丞、則京爲翰林承旨。蓋有所避也。及京既專政、無所忌憚、京爲左相、則卞爲元樞、京領三省、則攸領密院。其說則曰出於上意、不可辭也。當是之時、雖使蔡氏門人一言及此、上皇必以爲異論。蔡氏必以爲背己、必斥逐窜殛之而後已。其肯聽之乎。如其聽之、則國家當無金人之禍。蔡氏當無蟾南之患矣。竊聞潛厚、潛善皆有章疏力辭。潛善身爲宰輔、必不肯私其兄以壞祖宗之法。潛厚身爲法從、必不敢冒榮進而負天下之公論。從而後已。其肯聽之乎。如其聽之、則國家當無金人之禍。蔡氏當無蟾南之患矣。竊聞潛厚、潛善皆有章疏力辭。潛善身爲宰輔、必不肯私其兄以壞祖宗之法。潛厚身爲法從、必不敢冒榮進而負天下之公論。從錢止行於京畿東西及河東北。由是東南小平。錢甚重而物輕。西北反是。愚爲上言、大錢始不行於東南、

辛亥詔自今京畿府縣官初到任並進秩一等任滿無遺闕亦如之。此事月繫不審今以紹興二年三月十七日淮南運判酬奬指揮增入

壬子詔責授昭化軍節度副使張邦昌賜死始李綱議誅邦昌黃潛善汪伯彥皆持不可及是聞金以屢邦昌爲詞復犯界。張燾都要云高慶裔語宗維曰吾昔以邦昌廢遂故再有河南之役又云上將南幸而邦昌在長沙乃金人入犯山東止以邦昌僞名蓋金人墾陵結附此爲叛耳今刪潤修入

其議賜邦昌死以其事付河南撫諭官馬伸。詔曰張邦昌初聞以權宜攝國事嘉其用心溷以高位雖知建號肆赦度越常格優支貲錢數百萬緡尤以遍於金人之勢其示外者或不得已比因勒治他獄始知在內中衣赭衣服黃捆宿福寧殿使宮人侍疑心迹如此甚負國家遂將盜有神器雖欲容貸懼祖宗在天之靈尚加憫矜不忍顯肆市朝今遣殿中侍御史馬伸問狀止令自裁仍令潭州月給口券常切拘管伸至潭州邦昌讀詔已徘徊退避不忍自盡執事者共迫之乃登平楚樓面縊。蔡絛西鄙叢談云邦昌死英平並刑下官舍王時雍妻潘氏乞歸葬狀云亡夫得罪朝廷死於貶所當未行遣之時卽無不許歸葬指揮令累經赦恩欲遣親人收拾殘骸歸瘞邱隴得旨王時雍原無不許歸葬指揮令本州照會此可見時雍行遣次第今附見以補史闕

癸丑詔曰朝廷以連年兵革國勢未強所以長慮卻顧巡幸淮甸訪聞小人業於僥倖撰造言語妄倡事端意在扇惑軍民成其私計不可不治應敢妄議欲搖動朝廷者許人告有官人轉五官白身人補保義郎同謀或爲首始謀之人能自首者免罪依此推恩其同謀及知情曾見聞不告之人並行處斬。

甲寅詔行在及東京百司官如擅離任所並停官根捕就本處付獄根勘以尚書省有請也。

乙卯詔成都、京兆、襄陽、荆南、江寧府、鄧、潭州皆備巡幸帥臣修城壘治宮室漕臣積儲糧京城留守宗澤上疏言伏覩朝廷前遣翁彥國營繕金陵比有詔復欲遣官奉迎太后六宮以往且謂陛當獨留中原臣伏讀詔書私竊疑之此必有進言者勸陛下過江避敵而不思天下大計託爲愛君之迹以辨其不忠臣願陛下察其利害之實斷自淵衷早賜定論重念本朝提封萬里京師號爲腹心以祖宗都此垂二百年宗廟社稷所在而民人依之以居者無慮萬萬計今兩河雖未救寧猶一手臂之不伸也而乃遽欲去而之他非惟不能撫一手臂之不伸幷與心腹而棄之豈祖宗所以託付之意與天下瞻瞻萬目所以仰望之心哉彼進言之臣談何容易且利害之端瞭然可見臣乞陛下且駐蹕南都未可輕議舉動臣雖老矣尚當鞭鐙鼓勇立辦劘敵之具以圖萬全之舉然後埽除宮禁嚴備扈從奉迎鑾輿謁見九廟非特使神祇祖考安樂之庶幾中原增重不失天下之大勢也不然則是徒爲走計爾示敵以弱非唯不恤兩河抑又不恤中原且去宗廟社稷而不顧陛下豈忍乎臣重爲陛下惜者此爾故敢直輸血誠幸陛下留意無忽昔景德間契丹寇澶淵警報一聞中外震恐是時王欽若江南人卽勸章聖幸金陵陳堯佐蜀人卽勸幸成都惟寇準毅然爭之請帝親征卒用成功顧臣庸謬何敢望準然事適相類不敢不以章聖望陛下也臣又自期既已奉迎鑾輿返都卽當身率諸道之兵直趨兩河之外親迎二聖以歸庶雪靖康一再之恥然後奉觴玉殿以爲聖天子億萬斯年之賀臣之志願始畢矣竊自謂愛陛下者無踰老臣然不知臣者必指臣以爲狂妄臣亦非所恤也伏望陛下觀事之宜察臣之心則知臣之忠於爲國取進止。此條淳熙九年

是時宗廟宮室臺省澤宮營繕略備又以東門乃回鑾奉迎之地特增修之。徽猷閣直學士知成都府一虛法原奉詔修城費九縣市易常平錢八萬緡有奇時苗傅劉正彥之亂漢錢自市輕商勤王及撫諭官根刷之餘猶存此數。修城明年二月畢工。

河北撫招司都統制王彥及金人戰於新鄉縣。此續傳兵潰彥奔太行山聚衆準備將岳飛引其部曲去自爲一軍初彥既得新鄉傅檄諸郡金人以爲大軍之至也率衆數萬薄彥壘圍之數重矢注如雨彥兵寡且器甲疏略疾戰輒不利乃決圍以出其衆遂潰敵盡銳追擊彥與麾下數十人馳赴之所向披靡轉戰數十里弓矢且盡會日暮得免他將復渡河以逼彥收散亡得七百餘人保襄城縣西山常虛變生不測夜卽徙其寨所部曲咸其義乃皆刺其面曰赤心報國以示其誠彥益自感勵與士卒同甘苦未幾兩河響應忠義民兵首領傅選孟德劉澤焦文通等皆附之綿亙數百里俱受彥約束金人患之列戍相望圍諸勁兵撓彥糧道彥每勒兵待之斬獲甚衆岳飛開彥兵復振單騎扣壁門請罪左右勸彥斬之彥壯其勇而惜其才賜飛巵酒而罷自是兩人始有隙。是日賊趙萬入鎮江府境守臣延康殿學士趙子崧道將逆擊於丹徒調鄉兵乘城爲備禁居民扮出良久府兵敗歸鄉兵驚潰子崧率親兵保焦山寺賊臨城而入縱火殺人莫知其數萬遂據鎮江。

是月降授朝請郎提舉亳州明道宮鄧雅勒停以言者復論其棄城之罪也。此以紹興元年八月癸已刑部檢舉狀修入初通閒

使傅雱既見金元帥府右監軍完顏希尹於譽中留彌月會河北經制使馬忠制置使張換招撫使張所繼遣兵渡河皆失利換爲亂軍所殺金以用兵責使者雱遂謝希尹乃以國書授雱等還書中索河東北人之在兩者及爲夏人請熙、豐以來侵地又欲於河陽置榷場以通南貨雱受書以歸金人無聘幣伴使李侗自以乳香白金等賂之。此據馮通間錄修入金人遣直史館王福持册使高麗。此據道子繫錄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十

【建炎元年】冬十月丁巳朔。上登舟幸淮甸。翌日。發南京。戊午。隆祐太后至揚州。初。太后過高郵。聞叛兵焚鎮江。乃遣兵據瓜州渡。及是入城。駐於州治。名州之正衙曰車駕巡幸駐蹕之門。

庚申。詔諸路官司及寄居待次官或非王命備補之人。以勤王爲名。招募民兵潰卒者。並令散遣。有擅募者。帥憲司案劾以聞。 東京留守宗澤復上疏論其治兵五言。臣契勘京城四壁濬河樓櫓與守禦器具。皆不可矣。此可疑二也。臣爲平常防河。止以數千卒沿河分布。如有數騎徑越。即奔潰不支。故開濬創寨。其當職官吏協心幷力。夙夜自公。率勵不懈。增築開濬。起造補理。寖皆就緒。臣又製造決勝戰車一千二百兩。每兩用五十有五人。一卒使車八人推車。二人扶輪。六人執牌輔。二十人執長槍隨牌輔車。十有八人執神臂弓弩。隨槍射遠。小使臣兩員。專幹辦閱習車事。每十車差大使臣一員總領爲一隊。見今四壁統制官逐日教閱。坐作進退。左右回旋曲折之陣。悉可以應用。又沿河十六縣與上下州軍相接。作聯珠寨。以嚴備禦。臣見使王彥、曹中正在河西攻擊。收復州縣。西京、河陽、鄭、滑等州。同爲一體把截。探伺次第。指揮所雇工役。不令支錢。此可疑四也。臣竊見僕射黃潛善薦建人。樞密汪伯彥徽州人。內張慤雖是北人。然無公議。無遠見。議論偏頗。皆欲贊陛下南幸。此可疑五也。既而澤見詔書有竢四方稍定。卽還京闕之語。

壬戌。澤上表以謝。表曰。臣今月六日承遞報車駕將還闕者。恭聞明命。尋詔回鑾。歡騰率土之謠。和浹中天之氣。里閭喜悅。如嬰孺之相見慈親。道路光榮。若羈囚而忽睹白日。人情至此。天意可知。 中書。竊以列聖格言。先王垂裕。天難諶而聰明自我。人至衆而好惡距殊。但觀自我之是非。可驗匪殊之憎背。是知人所欲者。自然天亦從之。所以君子不務小同。然後天下能成大順。恭惟皇帝陛下。以道觀政。以德行仁。密紹神武之機。獨幹乾剛之斷。正齊萬乘。來歸九重。宇宙澄清。預想履登之慶。廟堂肅穆。式隆宏濟之休。吳寧降福以穰穰。震海來崇而濟濟。六軍有雷動雲行之勢。四夷蒙風驅電埽之威。赫奕重光。崇高再造。列辟璧奔而忭舞。寰區竭蹶以欽承。臣無任。又上表曰。恭聞明命。詔回鑾下蘇侯后之情。仰對在天之意。懽忭佳氣。增光二百年之休。勉勉遑遑。駿惠大一統之盛。佇觀丕應。聿享咸寧。 中書。竊以太祖肇基。奕世翻服。並據本根之地。宏施寬德之風。宅四裔而率服吾君。奄九有而來崇眞主。嬴縑反告。曹聰時巡。知人久戀於容慈。衆議獨形於英斷。欲繼志而述事。遂幹乾而柄坤。時方奉於詔書。願忽聞於雷霆。是天喜悅。爲人音聲。想衆懽呼。應時舞蹈。河伯安流而迎艤。雨師灑道以清塵。兒耋爭提攜於壺漿。父老願治平於道路。里閭歡動。田野熙熙。收兩河山寨之心。鎮遠徼人民之聽。然後御端門而肆赦。滌舊染以惟新。款宗廟而告歸。儀威容而如在。夔勤祖述。恭儉緝熙。大成有截之功。永以無疆惟恤。臣無任。先是。翠華王再興以兵數萬人。王貴萬餘人。往來河上。王善以車百乘寇濮州。楊進兵尤衆。連擾京西諸郡。至德安府。守臣

瞻仰天淵。銜伏百拜。然後臣塤溝瀆。如生之年。死骨不朽。論語曰。爲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衆星拱之。京師乃我祖宗基命肇造二百年大一統基業本根之地。陛下棄何偏聽。如漢邦昌叔孫之語。以巡幸爲名。輕去其所。使四海來享來王之人。徬徨道路。於偏僻州軍作朝廷之地乎。臣果得以老身俯伏道左。迎陛下千乘萬騎。垂拱九重。奉陛下指揮號令。強敵可以消弭。寇盜自然平蕩。王室於焉再造。大宋可以中興。必若誕妄之人。言臣欲以海陬餘孽。貽君父憂。卽臣自頂至踵。甘俟斧鉞。臣已修正御街御廊。護道權子。平整南薰門一帶御路。開萬邦百姓寓京師者。日夜顒顒。望陛下迎奉祖宗之主。與隆祐太后皇后妃嬪皇子天眷。歸安大內。以福天下。臣夙夜憂思。眷眷念念。繼之以泣。願陛下憐臣孤忠。矜臣衰暮。惟恐心力不逮。或有誤陛下國家大計。今年河流不冰。惟陛下斷自淵衷。毋惑羣邪之議。奮曰。惟克果斷。乃罔後艱。臣不勝激切之至。取進止。始澤條上五事。曰。近者有旨。括古器甲。不得擅支。今命將出師。而楮幣軍中當用之物。此可疑一也。近募兵丁。四城守禦。今樞密院開所募人衆。何色額。如此則古人使貪使慁。皆不可矣。此可疑二也。臣爲平常防河。止以數千卒沿河分布。如有數騎徑越。卽奔潰不支。故開濬創寨。亦似允當。而樞密院乃用陝西例。令三分出戰。七分助軍餞。今京畿殘破。民未復業。勞來安集。猶恐散去。又何以助軍餞。據之使速去耶。此可疑三也。今守禦之具。與夫城池。雖以粗辦。尙多鹵莽。而三省樞密院指揮所雇工役。不令支錢。此可疑四也。臣竊見僕射黃潛善薦建人。樞密汪伯彥徽州人。內張慤雖是北人。然無公議。無遠見。議論偏頗。皆欲贊陛下南幸。此可疑五也。既而澤見詔書有竢四方稍定。卽還京闕

622

直龍圖閣陳規晝夜不解甲。晝則與戰。夜則劫其營。相持凡十有八日。而進技窮。乃以百餘人自衛。直抵滬上。求和。規卽出城。與進交臂而語。進感其至誠。折箠爲誓。明日引衆去。圍光州甚急。澤遣使招之。皆聽命。卽以進爲留守司統制。且擇其軍中老弱萬餘人釋之。（澤明年二月乙丑補官）澤理財有方。凡兩河及京東西諸郡求軍須者。皆經東京所有與之。不以爲問。上遣中使撫問。旣而澤聞上已南幸。又上疏請還京。臣聞易於渙之卦曰。渙汗其大號。此言人君發號施令。如汗焉。一出而不可反也。臣竊觀陛下踐膺大寶。權時之宜。駐蹕近甸。天下之民。延頸企踵。日望鑾輿之歸。經理中原。以建中興之業。故適者親降詔書。卽將還闕。非竭宗廟。延見父老。中外聞之。莫不鼓舞相慶。以謂陛下英斷如此。何事不就。何功不立。何浮言之可惑。何都省請也。（案）澤狀。江東一路起五萬人手。則通請詩爲三四十萬。總未知後來所收如何強敵之足憂。太平基業。正在此舉。下詔之後。日復一日。尙未聞千乘萬騎。涓吉啓行。民心不能無疑焉。臣愚竊意陛下乾剛不撓。離明並照。洞見安危之機。必不首失信於天下。是必有奸臣誤陛下負失信之謗也。伏見還者河陽水漲。斷絕河梁。有姓馬人妻王氏率衆拒敵。敵勢窮蹙。不知所爲。此天亡之時也。夫天與不取。反受其咎。臣欲因此時。遣閻勍、王彥各統大兵。乘其孤危。大振軍聲。盡平敵壘。伏願陛下亟還京闕。以繫天下之心。則孰不用命。且投機之會。間不容穗。願陛下毋惑奸臣之言。斷自淵衷。臣謂自此可保萬全。無可疑者也。或奸謀叵測。欺天聽。宋卽還闕。伏願陛下從臣措畫。勿使奸臣沮抑。以誤社稷。大計。陳師鞠旅。與之決戰。捐盡邊鄙。肅清海宇。然後奉迎鑾輿。歸還京闕。以快天下之心。以塞奸臣之口。臣竊陛下知遇。誓效死節。區區愚忠。不能自已。伏望聖慈。特賜容斷。天下幸甚。取進止。上優詔答之。（澤降上五事在戊午令來進書之）

徽猷閣待制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陸藻卒。（藻已見七月甲午）

癸亥。寨羣盜能併滅賊衆者授以官。

甲子。觀文殿大學士提舉杭州洞霄宮李綱落職。依舊宮祠。時殿中侍御史張浚論綱罪未已。大略言。綱杜塞言路。獨恃朝政。所陳數奏之語。無非殺戮之事。蓋欲陰爲慘毒。外弄威權。當時臺諫如顏岐、孫覿、李會、李擢、范宗尹、重者陷之以罪。輕則置之閒散。著非察見之早。而養成其惡。則宗廟之寄。幾敗於國賊之手。可不爲之寒心耶。向使綱之輔相。止於任職不堪。當此危難。尙當借綱行法。以示懲戒。矧其得罪於宗廟百姓。與夫不道之踪。顯著如此。頗早賜竄殛。以厭士論。章再上。乃有是命。（淮圍開直學士錢伯言移知鎭江府。）初。兩浙提點刑獄周格既死。直龍圖閣知秀州趙叔近權提刑司事。招杭賊陳通降之。賊開伏槍手屯秀州界。其兵精銳。聽命。是日。叔近以牽隊數十人入城。通等納不解甲。叔近與通等相近置酒。推心腹待之。使皆馳伏。以待朝廷撫定之。城中稍定。

乙丑。詔帥府輔郡要郡等招置新兵。初不計合用錢糧。止仰度牒鬻衣之屬。及許雜兵改刺。紊亂紀律。爲害甚大。其能之。水軍準此。（三年二月壬午又置新軍）

丁卯。御營使司都統制王淵爲提舉杭州盜賊制置使。仍賜銀帛萬匹兩爲軍費。有內侍自京齎內府珠玉二囊來上。上投之汴水。翌日以諭輔臣黃潛善。善曰。可惜有之不必棄。無之不必求。上曰。太古之世。擲玉毀珠。小盜不起。朕甚慕之。庶幾求所以息盜耳。

庚午。上次泗州。

辛未。幸破照寺。賜度僧牒金鉢盂。

壬申。升揚州天長縣爲軍。以其近行在也。

丁丑。侍御史王賓試右諫議大夫。詔東南諸州縣所榷私茶鹽礬貨錢。每處各以千緡計。綱赴行在。用都省請也。（案）賓狀。江東一路起五萬人手。則通請詩爲三四十萬。總未知後來所收如何。戶部言。諸路所牧民間助國錢。乞令計置輕齎赴行在。從之。

詔自今獲到強盜罪至死情理巨蠹者。更不申提刑司詳擬。令本州一面依法處斬。俟盜賊衰息日仍舊。初。太祖少子秦一作秦。康惠王生英國公惟憲。惟憲生新興侯從郁。從郁生華陰侯世將。世將生東頭供奉官令譚。令譚生子倘。中進士第。至是爲嘉興丞。一夕。其妻張氏夢神人自稱崔府君。（東漢祖暖廟在臨沂。封忠應侯。）

己卯。上次寶應縣。御營後軍作亂。孫琦者爲之首。左正言盧臣中從駕不及。立船艦叱賊。爲所逼。墜水死。上命求臣中所在。得之水中。拱立如故。殿中侍御史張浚以爲難在艱難中。豈可廢法。乃勑統制官定國軍承宣使韓世忠師行無紀。士卒爲變。詔世忠罰金。中書舍人劉珏言無以懲後。浚再上章論。且乞捕變者。乃降世忠靖康使。（朱勔張邊行狀云。邊勔世忠上爲擊世忠斷妖使。案世忠在南京已除承宣使。行狀恐誤。今改作降字。庶不抵牾。）上下登舟。始知有國法。又詔臣中知無不言。而死於非橫。特賜左諫議大夫。賜其家銀帛百匹兩。官子孫二人。（臣中贈官在此月乙丑。今併書之。案已卯是二十三日。前此初九日是乙丑。後無乙丑日。此字恐誤。）

承議郎李則言。衢州開廣市舶司抽解舶貨。以其貴細者計綱上京。餘本州打套出賣。大觀後始盡。今計綱收多而弊衆。望復衢法。仍許商人赴行在納鏹。執據往本州領其數。從之。（自龍當平司。而諸路提舉官多以未受命爲詞。居職如故。僞黨之被竄逐者。往往不行。又崇、觀以後。因父兄得貼職之人。用近旨當追奪。而所在自如。言者以爲國家再造之初。所特以號令天下。振起中興之業者。威信而已。今稽違王命。無所忌憚如此。不可以不申戒。乃詔帥臣監司體量。能奪其貨。斥人獲送貶所。有隱匿者重坐之。

庚辰。命奉國軍節度使御營使司提舉一行事務劉光世討鎭江府叛兵。武功大夫達州刺史趙哲提舉兩浙路巡社兼提點刑獄公事。

辛巳以劉光世爲滁和、淮南太平州、無爲軍、江寧府界招提盜賊制盜使。御營統制官呂傅爲制盜使司都統制。從光世行。熊克小曆於此日書遣王淵措置浙西捕盜事也。此月丁卯朔先除制置使、庚辰乃命光世耳。日曆六月癸亥書趙哲除浙西巡社兼提刑亦誤。趙社乃八月丁卯方立法。安得所月前先除提舉官耶。況是時浙憲已有周格、高士肅二員。

史官據登極赦令不取。朝請郎李棫提舉廣南西路左右兩江峒丁公事。棫、邕州人。時自廣西經略司幹辦公事代還。而尙書戶部郎中葉宗諤奏言。廣西峒丁、自來止差使臣提舉。位卑體輕。往往不爲遠人信服。致帳籍開落失實。教閱廢弛。械智謀深遠。材術優長。備知峒丁情僞。乞特差充提舉官。請給人從。依市舶官例。故有是命。既而中書舍人劉珏不書錄黃。論宗諤於修復成憲之時。而改變步度。減省官吏之際。而添置監司。恐啇丁驚疑。或致生事。望仍舊用使臣。仍令監司一員譏察。不從。日曆云降旨國朝會要紹興元年六月三十日庚申。轉運司申經略本職。近本職官漫。請提舉峒丁。

官僚錄本司則知爲時未嘗廢也。

癸未。上至揚州。駐蹕州治。舊制三衙管軍未嘗內宿。至是始日輪一員直宿行宮。紹興三年八月己亥所書可參考。詔內侍不許與統兵官相見。如違。停官送遠惡州編管。時入內內侍省押班康履以潛邸舊恩用事。頗忽諸將。諸將多奉之。而臺諫無敢言者。

丙戌。詔廣西沿邊無得受安南逃戶。仍令監司譏察。以交趾郡王李乾德有請也。是日。兩浙制盜使王淵奉統制官張浚等論綱罪狀未已。浚言。綱邪說橫議。在紹興三年之見。反覆汪、黃。而汝李綱不已。何哉。使其移攻李之筆而攻汪、黃。豈不大快公議哉。昔平胡安國之疏曰。黨劉政非之綱。必先核實。而核實必自大臣與聚謀。始渡江以前。所任相其賢否。則有公論矣。而皆者竊竄。綱爲甚。一言而混相。再言而推賢。又再言而授詔。海島施於綱者。亦甚峻矣。然人心未服。則以所毀亂真而不核實。如四防江複令招納諸州。勸諭發掘討賊。而在寬騙之內。以爲李綱者。陛下縱未加鈇鉞之誅。納當寘之嶺海遠無益賊之國。庶幾國家可以少安。故有是命。中書舍人汪藻草制曰。朋奸罔上。有莫必去於驩兜。欺世盜名。孔子首誅於正卯。言者又奏承議郎知無錫縣鄒浩勞綱。且與之燕。漸坐除名。漸、臨清人也。浩平生忠肝義膽。不與秦檜共事。不與金人供生。而初年之見。反覆汪、黃。而汝李綱不已。何哉。使其移攻李之筆而攻汪、黃。豈不大快公議哉。昔平胡安國之疏曰。黨劉政非之綱。必先核實。而核實必自大臣與聚謀。始渡江以前。所任相其賢否。則有公論矣。而皆者竊竄。綱爲甚。一言而混相。再言而推賢。又再言而授詔。海島施於綱者。亦甚峻矣。然人心未服。則以所毀亂真而不核實。如四防江複令招納諸州。勸諭發掘討賊。而在寬騙之內。以爲李綱者。陛下縱未加鈇鉞之誅。納當寘之嶺海遠無益賊之國。庶幾國家可以少安。故有是命。中書舍人汪藻草制曰。朋奸罔上。有莫必去於驩兜。欺世盜名。孔子首誅於正卯。言者又奏承議郎知無錫縣鄒浩勞綱。且與之燕。漸坐除名。漸、臨清人也。浩平生忠肝義膽。不與秦檜共事。不與金人供

師。雖無制敵之策。遠慮之明。亦可爲蓋身以徇國矣。而乃小器易盈。不知涵養。貪名自用。競氣好私。忠讜日虧。淺失所守。謂蔡京之罪可略。蔡攸之才可用。交通私謁。深計密約。凡蔡氏之門人。雖敗事誤政。力加薦引。綱之負宗廟。與夫存心險惡。抑亦有素。若不早加竄逐。臣恐非所以靖天下言者。又奏。綱之用心。在於專營小人之譽。靖康之初。綱知小人之情。在於憤敵。故倡爲劫寨及解太原之圍。覆師敗將。結怨兵端。敵再犯之所致也。和議之後。綱知小人之情。在於懷土。故倡爲守城之計。卒之二聖北遷。至今未復者。綱之所致也。逃陛下中興。綱來自江淮。知巡幸東南爲便。既抗章力陳矣。及至行在。聞小人不樂東去者。即遽爲幸鄧之計。當是時。雖三尺童子知其不可。而綱決爲之。蓋綱之心急於盜名。雖使國家頓沛一切不可艱。陛下聖明。灼知其奸。亟行罷黜。不然。禍亂可勝計哉。頃綱之入相也。至南京之日。於政事未有所聞。先差登聞鼓院并理檢院人吏。蓋欲引拏不逞之徒以攀己耳。綱以小人舉己。則已尊。則朝廷可以脅制。而政令皆由己出。甚者至於造成伏闕之事。雖人主不得而令。此淵聖皇帝所以謂其跋扈也。訪聞近日幸道宗叛兵自蘇、秀而來。綱傾其家貲數千緡。并製造緋市數千。道其弟迎賊。不知其意安在。今陛下駐蹕維揚。人情未安。綱居常州無錫縣。去朝廷不三百里。綱素有狂悖無上之心。復懷快快之氣。不平之氣。而常州閭閻風俗淺薄。知有李綱而已。萬一盜賊乘起。綱爲名臣。恐國家之憂。不在金人。而在竄騙之內。以爲李綱者。陛下縱未加鈇鉞之誅。納當寘之嶺海。遠無益賊之國。庶幾國家可以少安。故有是命。中書舍人汪藻草制曰。朋奸罔上。有莫必去於驩兜。欺世盜名。孔子首誅於正卯。言者又奏承議郎知無錫縣鄒浩勞綱。且與之燕。漸坐除名。漸、臨清人也。浩平生忠肝義膽。不與秦檜共事。不與金人供

師。雖無制敵之策。遠慮之明。亦可爲蓋身以徇國矣。而乃小器易盈。不知涵養。貪名自用。競氣好私。忠讜日虧。淺失所守。謂蔡京之罪可略。蔡攸之才可用。交通私謁。深計密約。凡蔡氏之門人。雖敗事誤政。力加薦引。綱之負宗廟。與夫存心險惡。抑亦有素。若不早加竄逐。臣恐非所以靖天下言者。又奏。綱之用心。在於專營小人之譽。靖康之初。綱知小人之情。在於懷土。故倡爲守城之計。卒之二聖北遷。至今未復者。綱之所致也。和議之後。綱知小人之情。在於憤敵。故倡爲劫寨及解太原之圍。覆師敗將。結怨兵端。敵再犯之所致也。逃陛下中興。綱來自江淮。知巡幸東南爲便。既抗章力陳矣。及至行在。聞小人不樂東去者。即遽爲幸鄧之計。當是時。雖三尺童子知其不可。而綱決爲之。蓋綱之心急於盜名。雖使國家頓沛一切不可艱。陛下聖明。灼知其奸。亟行罷黜。不然。禍亂可勝計哉。頃綱之入相也。至南京之日。於政事未有所聞。先差登聞鼓院并理檢院人吏。蓋欲引拏不逞之徒以攀己耳。綱以小人舉己。則已尊。則朝廷可以脅制。而政令皆由己出。甚者至於造成伏闕之事。雖人主不得而令。此淵聖皇帝所以謂其跋扈也。訪聞近日幸道宗叛兵自蘇、秀而來。綱傾其家貲數千緡。并製造緋市數千。道其弟迎賊。不知其意安在。今陛下駐蹕維揚。人情未安。綱居常州無錫縣。去朝廷不三百里。綱素有狂悖無上之心。復懷快快之氣。不平之氣。而常州閭閻風俗淺薄。知有李綱而已。萬一盜賊乘起。綱爲名臣。恐國家之憂。不在金人。而在竄騙之內。以爲李綱者。陛下縱未加鈇鉞之誅。納當寘之嶺海。遠無益賊之國。庶幾國家可以少安。故有是命。中書舍人汪藻草制曰。朋奸罔上。有莫必去於驩兜。欺世盜名。孔子首誅於正卯。言者又奏承議郎知無錫縣鄒浩勞綱。且與之燕。漸坐除名。漸、臨清人也。浩平生忠肝義膽。不與秦檜共事。不與金人供

生。而初年之見。反覆汪、黃。而汝李綱不已。何哉。使其移攻李之筆而攻汪、黃。豈不大快公議哉。昔平胡安國之疏曰。黨劉政非之綱。必先核實。而核實必自大臣與聚謀。始渡江以前。所任相其賢否。則有公論矣。而皆者竊竄。綱爲甚。一言而混相。再言而推賢。又再言而授詔。海島施於綱者。亦甚峻矣。然人心未服。則以所毀亂真而不核實。如四防江複令招納諸州。勸諭發掘討賊。而在寬騙之內。以爲李綱者。陛下縱未加鈇鉞之誅。納當寘之嶺海。遠無益賊之國。庶幾國家可以少安。故有是命。中書舍人汪藻草制曰。朋奸罔上。有莫必去於驩兜。欺世盜名。孔子首誅於正卯。言者又奏承議郎知無錫縣鄒浩勞綱。且與之燕。漸坐除名。漸、臨清人也。浩平生忠肝義膽。不與秦檜共事。不與金人供

初、既行逃社法於諸路。而通判亳州鄧淲明乞鄉村三丁點一以爲民兵。至是朝議大夫知宿州李孝揚言其相妨。乃止。孝揚、迪孫。迪、邢城人。天聖中宰相。宣和間蓉爲中正丞。是日。張遇入池州。遇本其定府馬軍。聚衆爲盜。號一窠蜂。自淮西度江。永陸並進。至是犯池州。守臣朝請郎滕祐棄城走。遇遂入城。縱掠。驅强壯以益其軍。始遇驅民爲兵。民辭以不習戰。遇曰。吾教汝。即命二人取器械相擊。殺一人乃止。曰。此戰勝法也。能殺彼則汝可活耳。

己丑。詔諸路無額上供錢依銜法更不立額。自來年始。

庚寅、詔以二聖母后未歸、有忠信宏博可使絕域及智謀勇毅能將萬衆者、詣檢鼓院自陳、其後得宇文虛中、二月二日壬戌、劉誨、二年二月丁丑、楊應試、二年三月丁未、劉正彥、二年二月戊寅、告捷用之。尚書禮部侍郎兼直學士院朱勝非爲翰林學士、徽猷閣直學士知揚州呂頤浩試尚書戶部侍郎、令撓朝廷之天下之勢、以撥亂爲急、撥亂必先任賢退不肖、信賞必罰、理財節用、積粟訓兵、裁抑恩倖、毋令撓朝廷之權、搜選將帥、大開謀路、總攬羣策、則何爲不成、何戰不勝、上稱善。給事中王綯試尚書禮部侍郎、仍兼直學士院、中書舍人劉珏試給事中、降授承務郎充徽猷閣待制、孫覿復朝奉郎、試中書舍人、初、張浚因劾李綱罪、論戴不當貶、由是復用、（張浚所記略見李綱劾疏、今以說文集與人書增入。）延康殿學士新知婺州何志同坐棄額昌奪職、提舉杭州洞霄宮。

辛卯、詔政和以來、諸處節鎮、眞元、軍呪、天成、天符、天應者、皆罷之。惟開基節如故。詔諸路守臣勤王在道者、並與進貢恩澤。金人圍磁州、（此據遺表二年正月河東北路制置司狀）朝奉郎王倫爲大金通問使、時河東軍前通問使宣教郎傅雱、副使閤門宣贊舍人馬識遠至汴京、詔趙鼎問所得金人意、復遣倫與閤門宣贊舍人朱弁見左副元帥宗維議事。（駱克小曆云時又得王倫狀以朝官爲通問使（案）倫、五月初已授命但未成行遂雱留守宗澤論使縱遣所拘北使、澤不從、雱至揚州、以金國書對於後殿、爲上言兵交使在其間、今留之不足以壯威、徒使鄰國交惡。上納其言、擢雱朝請郎尚書考功員外郎。（雱歸會在此月辛亥今聯書之。）

壬辰、詔自今雜犯死罪有疑及情理可憫者、許酌情減降、斷訖以聞。俟道路通行日如初。

甲午、詔福建路招募槍仗手已行住罷、今後非被受朝旨輒敢招募諸司錢物及以勸誘爲名、抑勒民間出錢者、並不得施行、仍具職位姓名申尚書省、以本路常行司言、自鮑貽遜等起發軍兵、凡用本司錢米銀五十二萬貫石兩、他司錢不與、公然隱落、會問不報、故條約之。

乙未、同知樞密院事張愨守尚書左丞兼御營副使、兼提舉戶部財用工部尚書顏岐同知樞密院事。（日曆、十月已未中丞顏岐除右丞、十一月乙未右丞許翰資政殿學士宮觀進議。）初、河北招撫司都統制王彥聚兵西山、常虞糧儲不繼、一日、盡發軍士運粟、會有亡告金人者、金乘虛擊之、衆稍卻、遂大呼鼓勇、士卒皆奮、且以强弩飛石齊發、金人乃退、遂圍之、絕彥餽運者旬餘、彥檄招諸寨兵大至、圍乃解。

丙申、曲赦南京、宿亳泗、楚、揚州、高郵軍、以上巡幸所嘗過也。

丁酉、詔江淮發運司幹辦公事鮑貽遜、以福建槍仗手移屯江寧、給事中劉珏言、杭寇猶猘獄、今已數月、翟汝文之師、既無功於前、高士曉之兵、又潰散於後、唯貽遜之師、屹然不動、蓋杭卒頗有窺浙西之心、所以未敢大肆者、以槍仗手爲之捍蔽也、羣寇之說、欲遣散槍仗手、乃就招安、趙叔近已令退舍、而寇猶未降、

則其說果可信乎、今陛下深念二浙生靈、方以成算授之王淵、令其招捉、彼槍仗手已來江寧、而杭寇未肯就招之功、今乃遣之江寧、萬一快快不滿、復有反側、是又生一寇也、設或槍仗手已來江寧、而杭寇未肯就招不知淵之兵果能殄滅之乎、當是時再欲來應援、如其遲疑不前、又將何以處之、昔唐裴度平蔡、李光顏等六人各以師會、今淵豈不能容數千槍仗手而用之乎、願且令在杭州同共討捕、候至錢塘海平然後遣屯江寧、或令歸福建、皆未晚也、從之。（日曆云時旨國會要云劉珏乞中命王淵且令槍仗手在杭州同共討捕餐之令增入）

甲辰、河北經制使馬忠落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降充經制副使、忠全軍退舍、故有是命。初、戶部尚書黃潛厚建請諸路監司郡守計置輕齎金帛勸王至、是知滁州徽猷閣待制連南夫言、劃刷到軍資庫紬絹二千匹有奇、欲輸行在、詔軍資庫物帛本非上供、當留以爲軍衣之用、諸路視此者悉歸之、南夫、安陸人也。

乙巳、詔自今被受中使傳宣者、當時密具所得旨實封以聞、如事有未便者、許執奏、又詔凡宣旨及宣司奏請事、元無條貫者、並中書樞密院取旨、非經三省樞密院者、官司無得受、復依舊典也。（熊克小曆載此旨因論內侍劉惟輔而發、非是、詳見今年十二月戊辰注。）

丙午、尚書左丞張愨守中書侍郎、兼知如故。（熊克小曆云上委整理財元戎奮鋼中書事取旨大臣所疑者繕寫進呈財用司事目行狀修潤失實日曆附傳又從而因之克不深考耳今不取。此時黃潛善以右僕兼中侍整理財賦之說自元符之末至建炎之初凡進呈三者因上已革官制之舊久矣或者繕寫進呈財用司事目行狀修潤失實日曆附傳又從而因之克不深考耳今不取。）

丁未、戶部尚書黃潛厚請許淮浙鹽入東京、每袋納借路錢二千、許之。東京、蓨東北鹽地分也。時濱海鹽道不通、金部員外郎吳直夫以爲言、潛厚因請令商人特納借路錢二千、就行在送納、別儲之以待用焉。

戊申、同知樞密院事顏岐守尚書右丞、先是、景衡陳十事、謂方今人材未備、而政事不立、法度未修、而宿弊尚存、浮費不節、而國用空虛、賦役煩重、而民力困敝、命令不行、而事多遷滯、賞罰未明、而人無懲勸、盜賊繼作、而吏民被害、邊境危急、而武備弗嚴、奸贓未逐、而貧黠滋多、公議未伸、而親黨害政、上歎息曰、眞今日之急務、未幾、遂擢爲執政。（日曆十二月庚午、許景衡除中丞、辛酉、許景衡除右丞、十二月丙午、許景衡除右諫議大夫、實代錄衡、日曆、十二月庚申起居舍人衛膚敏除右諫議大夫、實代錄衡、日曆、十二月庚申朔日、詔還論罷官、而王黼兵論以爲其父實爲中丞時所論、則景衡之除、皆在十一月無疑、譯考其故、景衡右丞之命、當在十一月二十二日戊申、而記事者誤繫之十二月二十一日丙子、日月互差一字故也、案日曆於十二月庚午尋繹改左丞、許翰御史中丞、實之除、實代景衡、日曆不載、御史案名在此月則二人同除自可知、今特附此、以正諸書之誤。）

刑部尚書郭三益同知樞密事。右諫議大夫王賓試御史中丞。（熊克小曆、武仲及顏岐並郭三益之除在丙午、蓋誤。）初、賓受安化軍節度副使、趙野領州事、時山東羣盜縱橫、劇寇宮儀據卽墨不退、野患之、是日、乘城去、尚書吏部侍郎周武仲試刑部尚書。

己酉。樞密院言。昨翁彥國爲經制使。令江西轉運司認定錢百萬緡。而本路諸州軍食不給。詔蠲之。初。上至鑑山。而御厨人員賀進等求索民間難得之物。所受贓以萬計。至是曲赦獲免。言者論其有害聖德。請特不原赦。仍鏤板傳布四方。從之。　婺州蘭溪縣僧居正乘亂據松山以叛。民不逞者爭附之。其衆漸盛。

庚戌。杜彥據密州。趙野將幅重家屬棄城而去。軍民偶語。兩日不定。彥守衙軍校。與軍士李述、吳順謀曰。方今盜賊縱橫。一州生靈。豈可無主。乃自稱權知州事。而遣順左右之。追執野於張舍鎮。後三日。彥坐黃堂上。數野以棄城之罪。命斬之。而分其室。梟其首於市。惟一子學老得脫。彥盡刺城中人以益其軍。野四年入

辛亥。中書舍人汪藻言。今中外所當推行者。固非一事。然軍政不修。則無以立國。望特詔侍從官以上。各以所見。考古軍制可行於今者。條具以聞。不得汎爲迂闊之論。陛下與大臣詳擇其中。幸今冬敵騎不來。沒沒爲備。毋使歲月廢弛。因循有後時之歎。從之。　朝奉大夫郭太沖行尚書吏部員外郎。太沖。茂恂子也。時用李彥降通判秀州。吏部尚書路允迪牢同列薦於朝。乃有是命。既而言者以爲太沖特爲允迪貿官。萬幾之暇。就內殿講讀。先是御史中丞王賓乞開講筵。上納其言。故有是旨。王賓乞開講筵。此以紹興十三年正月二十四日王賓所奏修入。

是月。金人陷河中府。初。黃潛善去河間。以兵馬鈐轄孫某權府事。金人至城下。盡力彈之。高陽關路走馬承受官李某者。糾率兵與金人戰。軍民服其忠勇。至是城西北角破。城內爲月城以護之。凡築月城三層。與壍一參相近。會營中遺火。喧亂。金渤海萬戶大託卜嘉督將士乘亂攻之。城遂陷。二人皆爲金殺。　知秀州權兩浙提刑司事趙叔近言。杭卒初無叛心。止緣葉夢得不時支賞。遂致紛爭。今已就招。請官其徒二百二十人。自修武郎至校尉。乞降告身書填。許之。給事中劉珏言。今盜賊數殘郡縣。其勢未即殄滅者。以招安之說誘人也。金陵踏徒。既被厚賞。鑿塘之兵。建安之卒。道宗之師。又襲是跡而動。今湖又見告矣。其親殺漕漕守倅。若判草菅然。非徒無罪。且有子女金帛之獲。緊袍象簡之寵。此風一煽。人人有富貴之心。今之爲盜。同作此奏。皆不可從之事。如欲加誅責。即乞留此奏不下。或欲令招安。即乞量給官告三二十道。彼見朝廷重於與之。當亦有信朝廷之心。御史中丞許景衡亦言。官吏無罪。而被誅。喪軍卒有罪。反受偽命。其爲緩賞。不亦倒置乎。上用二人言。乙卯。寢其命。　鐵克少所載叔近奏請在十二月戊午與日曆不同。當考。

是月。湖州軍士有謀作亂者。爲其徒洗窖所告。捕斬之。詔以資爲保義郎。此以紹興四年九月一日臣僚上言修入。資即劉珏藏中所言也。初。

寄寿辛丁進破罪而竄。遇亂復還鄉里。聚衆於蘇村。後至數萬。皆面刺六點。或入火二字。進自鑿丁一箭。遂圍蓬春府。守臣直祕閣康允之悉取銀帛以賞將士。士皆效死。允之以城危急。勞進士呂某權安撫司幹辦公事。出城見進。許以金幣犒使。進怒。殺死者。盡取十卒家屬之在城外者斃之。圍城二十五日。不能

拔。乃引去。其後軍張勝以所部自趙光州。進不能禁。尤之。淮寧人也。　江淮置制使劉光世討張遇於池州。光世至近郊。行伍不整。或請嚴爲之備。光世曰。遇烏合之寇。見官軍則自潰矣。命速進兵奪城。將士叩南門。賊望之曰。官軍少且不整。可破也。自城西出。時湖水漲爲平地。賊越湖占長堤。遶出官軍之背。官軍亂。遂敗績。光世遁去。幾爲賊所執。前軍統制官王德救之。得免。遇率衆循江而上。光世亦整兵追之。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十一

【建炎元年】十有二月。甲寅朔。朝日。延見大臣。咨訪庶務。羣臣進對。隨事進言。退閱四方奏牘。少夕則披覽載籍。鑑觀前古。獨於講學。久未遑暇。念雖羽檄交馳。巡幸未定。亦不可廢。其以侍從四員充講讀官。萬幾之暇。就內殿講讀。先是御史中丞王賓乞開講筵。上納其言。故有是旨。王賓乞開講筵。此以紹興十三年正月二十四日王賓所奏修入。

詔諸路轉運司類省試以待親策。先是諸州發解進士當以今春試禮部。會國難不果。上以道梗難赴。乃命諸路提刑選官即轉運司所在州類省試。每路選官六員。臨期貳封移牒。漕臣一員監試。不得干預考校。仍用省額統計。率十有四人而取一人。省試之有類。蓋自此始。

丁巳。詔朕罔好游畋。有以鷹犬輒稱御前者流海島。　以朝請郎王綱爲兩浙路提點刑獄公事。

戊午。詔省並寺監百司官各有存留在京員數。如合關官。止差一員通管職事。見權官並罷。以言者論冒守司遠法。差權官數多。又便文往諸路倩請添給故也。其已給者皆追還之。　此又與三年二月張澄幼二相牽疏所云全不同。當考。

庚申。起居舍人衛肤敏試右諫議大夫。

辛酉。詔應焚劫州縣令監司巡歷。一歲再徧。其所措置以聞。將考其當否而陞黜之。　初命侍從監司郡

守各舉所知一人。至是悉令赴都堂審察。除應侍報人外。皆罷之。白身人送中書省試策一道取旨。三年二月

丁卯。是日。御營使司都統制王淵入杭州。初。淵至秀州。下令治兵十日乃行。杭賊陳通等聞之。爲備稍緩。及是淵與統制官張俊馳至城下。傳呼秀州趙龍圖來。通出不意。遂出迎。淵慰勞之。後二日。乃諭以朝廷造賜告身令通等祗受。通等皆喜。淵俟入州治。命軍士分守諸門。通等三百人立於譙門之外。淵召其黨盡縛之。凡百八十餘人。百姓皆相賀。俊取杭州角妓張穠以歸。

壬戌。資政殿學士京東東路經略安撫使兼制置使知青州曾孝序爲亂兵所殺。先是臨朐士兵趙成聚衆爲亂。孝序付將官王定兵千人捕之。大翻而歸。孝序令毋入城。且責以力戰自贖。不則將議軍法。定自知不免。乃以言城敗卒。奪門斬關而入。孝序度力不能制。因出據廳事。瞋目罵賊。遂與子宣教郎訢皆遇害。年七十有九。詔贈五官爲光祿大夫。謚曰威愍。

（眉端正中興忠義錄作威愍。會要無愍字。）

癸亥。金人犯汜水關。初。左副元帥宗維聞上幸維揚。乃約諸軍分道入寇。宗維自河陽渡河攻河南。十二月入

右副元帥宗輔與其弟宗弼自滄州渡河攻山東。明年春陷青維。陝西諸路選鋒都統洛索與其副撒離喝自

同州渡河攻陝西。明年正月戊子陷長安。撒離喝者。金主晟從弟也。（撒離喝或作撒里曷。今從金國語本。撒離喝爲晟從弟。不見他書。）

（案）晟弟撒也先死。被知爲從弟。案。時西京統制官翟進捉清河白磊。九切。帶御器械鄭建雄守河陽。敵不得濟。

睦里辛襄音名今改正。點存原註。

宗維乃屯重兵於河陽北城。以疑建雄。陰遣萬戶尼楚赫白九鼎渡河。背攻南城。尼楚赫陷南城。建雄遂潰。西京留守孫昭遠既罷西道都總管所調西師。以非所隸悉引去。昭遠數以洛無城池。而强敵對境。侵軼之狀聞於朝。且遺其子曾曰。今日捍禦甚難。若假一歲。庶幾可保。吾四男二女。今不復念。要爲忠義死耳。乃遣曉將姚慶招之於偃師。縱軍敗。慶死之。昭遠知城危。即命其將親衛大夫王仔奉敕運宮神御間道赴行在。既而金人大入。昭遠引餘兵而去。翟進率軍民上山保險。宗維據汜水。引軍而東。命尼楚赫分軍犯京西。先是知陝州虞岸以勤王兵入援。潰散無歸。東京留守宗澤以庠知鄭州。澤聞金兵入境。遣將劉達援之。未至。庠棄城走。是日。尼楚赫至鄭州。不入城而去。途徑如西京。中原大震。

甲子。徽猷閣待制提舉亳州明道宮荊煥爲光州觀察使。用右諫議大夫衞膚敏疏也。先是膚敏上疏論三事。一曰守法度。二曰慎爵賞。三曰正紀綱。何謂守法度。本朝列聖莫不盡循祖宗之法。后族戚里。不得任文資。恐撓法而干政也。欽聖憲肅之父向經贊爲尚書郎矣。乃改授貴州防禦使。遷至崇、觀、宣和間。姦臣秉政。戚里內侍。公然請託。內降御筆。日以十數。三省奉行文書而已。故皇后之父。至爲太師。帝女之夫。乃作侍從。其他妃主之家。如王義叟之徒。並爲寺監。其他不可以枚舉。前此所以

虛冒招禍者。實基於此。固陛下所親見也。是宜痛塡崇、觀之積弊。悉復祖宗之成憲。而酒者邢煥除徽猷閣待制。孟忠厚除顯謨閣直學士。士大夫莫不駭愕。比來又降中旨。王義叟與郡。王義叟除太府寺丞。以片紙錄關。親屈宸翰以行之。於是物議大喧。以至相視失色。陛下若欲敦樸房之重。革太甘之獻。則當撫卹其家可也。時有賜貲可也。若以公朝爵位私之。則不可也。惜夫人臣振有如杜衍者。執之以爲不可。致便陛下不得已屈法以從之。豈能不仰累聖政哉。伏願斷自宸衷。改正煥及忠厚官職。悉從衍法。及龍義叟之遺。且頒立法禁。以止絕干求請託之門。庶幾惟新之政。醕而無疵矣。何謂慎爵賞。人君之於嬖寵。所以厲世磨鈍者也。比年以來。羣姦揣知近習用事。咸里道流。干政撓法。固有不繇科舉而命官賜第者。又有虛作隨軍治河。因權倖保奏而改京秩者。又有因賄賂權倖而傳宣賜帶。因父兄秉政無出身而得貼職者。前此臣僚論列。固以降指揮悉行追奪矣。而有司奉行不虔。其僥倖得官及改秩者。不唯未有褫奪。往往以赦恩而轉行者多矣。至於帶職名服章服者皆如是。故朝廷之命不行於下也。害治之大。孰甚於此。願申命有司。悉行檢舉。一洗而去之。庶幾爵位重於朝廷。而天下知所勸矣。何謂正紀綱。比年以來。人或玩法。將相侍從。出臭州郡。多以貴徼自恃。監司欲振舉其職業。往往遂戾而不肯從。又將領之於士卒。平日鬻貨恣行侵刻。不復明階級之法。至簡省其教閱。養成其驕惰。少有賞罰。則悖慢無禮。無所不至。或至殺州將。掠居民。而無所畏憚。朝廷旋即招安。而命之以官。此何理也。又宗室承寇盜侵軼之際。棄州縣與賊通。因而殺之。此又不可長也。願特降睿旨。今後監司規畫事理可行。而諸州違戾不從者。重加之罪。若士卒逐犯將帥所統之官。則申明階級之法。使斷者不疑。若殺州將。掠居民者。不許行招安之策。必孥戮而後已。庶爲將來之戒也。至於處宗室於外。非祖宗之舊制。始於崇、觀開耳。其在外也。至於椎牛釃酒。寫藏竊盜。甚則有羣聚殺人之事。今若日給錢米。而散處於東南。庶不爲蘇、常二州之蠹。至於聚衆殺人。則當重寘於罪。不可以皇族而貸也。此三者皆當今之切務。而不可移者。惟陛下加誠意而留聖念。天下幸甚。疏入。上以隆祐太后故。未忍奪忠厚職名。乃詔歷考祖宗朝后父無任文臣侍從官者。朕欲遵依舊制。以復祖宗平治之時。豈可以近親遂戾慤憲。邢煥可特換光州觀察使。於是膚敏所言數事。皆次第行之。義叟、開封人。其兄女爲龍德宮婕妤。寘和末。累遷戶部侍郎。殿中監。靖康初。省義叟之兄弟也。故至是復有此命。（日曆紹興元年六月四日陳祐上仙待遇數內親戚之子。通直郎至義叟等並轉一官。案宋史戚宦志靖康元年進殿中省六尚局。）詔入內高品趙舜輔、揚州兵馬都監徐洪並日下監押出門。

乙丑。諫官衞膚敏言。比來王義叟除命。旨自中出。用御寶以行下。既不由宰臣之進擬。又不由銓部之差注。議者咸謂因戚里恢幸。干請而與之。舜輔及洪。初不由臺臣之彈奏。又不由部使者之糾劾。議者咸謂因近習讒譖而逐之。此二事者。若甚徼而所察於國體者甚大。前此所以召亂致禍者。皆由於此。在今日不可不戒。願特詔有司。自今除授並行遣有罪之人。並須經由三省及宰執進呈。方得施行。或有干求請託。乞御寶以行下者。並重寘於法。令御史臺覺察以聞。庶幾政事之本。一出朝廷。而天下治從之。

丙寅、張遇寇江州、守臣承議郎陳彥文視事始十日、固守不下、遇引去、江淮制置使劉光世截其後軍、破之、彥文、綽曾孫。綽、晉陵人、政和間、晉爲顯謨閣直學士。

丁卯、詔諸路都總管司走馬承受公事使臣依舊法隸屬帥司、先是、政和中、改走馬承受爲廉訪使者、其權與監司均敵、朝廷每有所爲、輒爲廉訪所雌黃、樞密院緣以搖宰相、靖康初、復舊、尋命且依見行條法施行、及是、樞密院以爲言、乃復舊制。

戊辰、右諫議大夫衞膚敏上疏論營繕工作內降、錫賚等四事、時先朝嬪御皆至行在、乃建承慶院以處之、又置升暘宮、以治兵器及服御所須之物、於其開而使內侍典其役、上在禁中、下有司取金帛、或母后施行、及是、樞密院以爲言、乃復舊制。

戊辰、右諫議大夫衞膚敏上疏論營繕工作內降、錫賚等四事、時先朝嬪御皆至行在、乃建承慶院以處之、又置升暘宮、以治兵器及服御所須之物於其開而使內侍典其役、上在禁中、下有司取金帛、或母后權與監司均敵、朝廷每有所爲、輒爲廉訪所雌黃、樞密院以掣宰相、靖康初、復舊、尋命且依見行條法施行、及是、樞密院以爲言、乃復舊制。

戊辰、右諫議大夫衞膚敏上疏論營繕工作內降、錫賚等四事、時先朝嬪御皆至行在、乃建承慶院以處之、又置升暘宮、以治兵器及服御所須之物於其開而使內侍典其役、上在禁中、下有司取金帛、或母后咸里之家、有所干請、開以內批御寶行之、膚敏言此數事各有所因、蓋非得已、而議者閔然、以爲禁中修造復興、御前生活復作、宮中費用復廣、內降指揮復出、蓋獲視工役、過之內侍、而除授不由中書、此人言所以籍籍也、望以承慶營繕之役、付之揚州、升暘造作之事、歸之有司、特降明詔、咸里內侍有所干請、過例者勿復降出、違礙者勿復進呈、中明三省、每奏執、案此句疑有脫字　其服御之用、聞令有司依故事共進、其錫賚之費、則朝廷量功效支賜、如此則籍籍之論、不戒而自平矣、給事中劉珏亦奏疏論內降祭繕二事、上皆嘉納之。熊克小歷略載此事於十一月末(案)膚敏十二月五日方除諫大夫、繫之前月者誤也、珏十一月三日已除給事中、而克以爲中書舍人亦誤、克又載膚敏奏語云其有屬祖宗之法者、許大臣執奏、大臣不正救者顯謫之(案)此乃汪藻擬膚敏制中所云、謫中所云、謫本奏不同、今不取、仍後日歷附此月戊辰但十一月乙巳已先有奏執內降指揮此時補敘本末爲詳、實戊寅四日珏先進官而膚敏三奏、金不云已有指揮不知何故今附此、更須詳考也。

命人閤棣州守臣朝本大夫姜剛之率軍民拒守、圍城一十有七日、不拔而去。此據紹興三年正月剛之奏管兵隊乞賜官狀增入。是日、洛索渡河拔韓城縣。初、京兆府路經略制置使唐重在潤中、以將官曲方爲沿河安撫使、方老而繆、統兵屯韓城、且以飲酒疏闊爲事、未嘗治軍政也、時河東經制使王瓊在陝府、遣人渡河劫寨、洛索遂自慈、隰引兵而南、重遣兵馬都監武功大夫貴州團練使劉光弼、率州兵金倉至河上犒師、光弼至華州、聞敵過河、遂墮不進、洛索至河中府、官軍扼蒲津西岸、洛索患之、夜潛由上流龍門山、並河而南、距韓城四十里、方始覺之、乃引兵遁去、光弼聞之、不歸長安而走鄜、岐間、先是、武功大夫榮州團練使陳迪自灃南安撫司走馬、承受公事還行在、重以敵兵逼近、奏留迪提舉兵馬、措置民兵以備敵、又有嘉州軍事推官王尚被檄過岐下、重辟尚主管機宜文字、留長安、時京兆倅兵皆爲經制使王瓊之軍潰亂不能禦、先是、閤門祇候張昱棄慈州奔瓊、瓊乃留昱治陝、而率衆由金商西入蜀、州縣震恐、欲閉關拒之、利州路提點刑獄公事服上行破兵議、迎瓊屯興元府、且供其衣糧、時叛帥吳玠僭號興州、將攻興元府、瓊道統制官韋知幾、統領官申世景領兵援之、復興州。此據申世景功狀附見、但日屬誤於今年七月丁巳、實誤說宏、此時王瓊未離商京也。

既而瓊留屯久、軍餉不繼、成都府路轉運判官趙開等乃率兩川民間助軍錢以佐之、又以便宜截用遞運應檢陝西、河東三路綱、川、陝屯西兵自此始。準助軍錢及截三路綱運紹興則劉長源奏、此時王瓊未離商京也、實誤說增入他準宣撫司奏語云遂爲

初、直龍圖閣知黃州趙令畤紹興元年春、河東制置司兵始至蜀、遂奏以今冬入蜀而明年春始取糧於內郡耳、今併附見。令畤奉詔修城及是始畢、會張遇自江州西

庚午、除名勒停人李志道復內客省使保慶軍承宣使添差入內內侍省都知、志道、憲養子、憲、薛昌人元豐中爲熙河開拓使。名犯上嫌名、以字行、宣和末爲檢校少保慶遠軍節度觀使直保和殿、靖康末坐典炮失職、有旨後解發日遠竄、至是復用之、右諫議大夫衞膚敏言、志道在上皇朝、用事最久、其弄權怙寵、勢可炎手、一時達官貴人多出其門、撓法害政、以亂天下、其罪不在竇貫、諫、梁師成之下、今縱未能竄逐、奈何用赦復之、上亟疑其命。志道竄命在是月癸酉今併書之

壬申、直龍圖閣知秀州趙叔近罷、仍奪職、以直龍圖閣朱芾代之、時叔近既招降杭寇陳通、而言者論其冒受賊金、由是免官拘繫於郡。著此爲明年秀、芾、益都人也。秀州軍變張本

癸酉、詔諸路舉發令轉運司拘收許移用。

甲戌、洛索犯同州、守臣直祕閣鄭驪死之、先是、驪聞上幸維揚、上章請自楚、泗、汴、洛以迄陝、華、各募精兵鎮守、有急則首尾相應、庶幾敵勢不得衝決、奏上不報、至是敵及韓城、驪帥兵捍險擊之、師小卻、敵乘勝徑至城下、通判以下皆遁去、驪獨曰、所謂太守者守死而已、翌日、同州門閉、驪赴井死。日曆附陳云城陷、敵知驪誠名臣、遂使降、驪慷慨不從、乃殺之、驪贈直龍圖閣、諡忠節、其子彥博、彥若、彥輔、彥質、彥文、彥通、彥明、彥達、彥遠、彥猷、彥默

上招令歲出城相見。且酌酒飲之。令歲一舉而盡曰。固知飲此必死。願諸軍勿殺城中軍民。遇大赦曰。酒誠有毒。然先以此試公耳。更取毒酒澄於地。地裂有聲。羣盜皆重令歲之器識。乃引軍東去。未幾。丁進及羣寇來犯。令歲皆擊卻之。

乙亥。命守令勸農。貶乏能。借及獻助錢物。監司察官吏不如詔者重黜之。

丙子。詔侍讀官於所讀書內或有所見。許讀畢具劄子奏陳。用翰林學士朱勝非請也。宣政使昭慶軍承宣使容懿落致仕。與外宮觀。懿、潤聖隨龍內侍也。圍城中乞致仕。至是復起。中書舍人汪藻既草詞。面右諫議大夫兼侍講衞膚敏言。自古宦官用事。未有不爲國家患者。帝王作興。當蒐求賢俊以自輔。如昔書舍人仍兼侍講。初。膚敏受命幾兩旬。言事至十數。黃潛善等忌之。會膚敏論孟忠厚未出。殿中侍御史張浚（案）原作張俊。今從宋史改。亦言。忠厚才氣平常。無聞士路。況論思之官。天子所藉以補朝廷之闕失。非重德宿望。有功在人。豈可輕以除授。今暨挐翔親。無故得之。執不解體。珏言。忠厚與邢煥皆爲戚里。陛下因臣啟論列。易煥以廉察之秩。而釋忠厚不問。臣嘗究觀歷世之君。暗私后家。以撓法者。比比皆是。未有能降恩於諸母之黨。而行法於中宮之家如陛下者。然臣竊謂憲度者祖宗所以維持天下。列聖率之而不敢違者。陛下欲承隆祐太后之意。而拂於祖宗之法。臣恐非所以爲孝也。忠厚與煥。均以外戚而被超擢。均以文資而得法從。今一則易爲廉察。一則尙仍舊授。豈惟煥之不服。天下聞之。亦必悵然不平。臣恐非所以爲公也。盜漢以蔽。莽。閻、梁亂天下。唐以武、韋、楊氏撓王政。故祖宗深監於此。未有后之姪而爲法從者。躍韓琦之子嘉彥本文資也。神祖既令尙主。則授以右列。況皆與之法從乎。論者如以高遵惠嘗權侍郎。向宗旦嘗歷卿士。則有說矣。考遵惠、宗旦之世業。則高瑾、向敏中乃將相之家。而遵惠、宗旦又實仁、欽聖之疏屬也。論其資歷。則遵惠、宗旦皆登進士第。乃其後來自以材薦。非緣二后之恩寵也。忠厚烏得援以爲例哉。疏入。詔邢煥、朕之后父。卽令換武。忠厚繫隆祐太后之親。豪前朝太后父亦有任文臣者。宜體朕優奉太后之意。皆牘行下。於是潛善等以上意諭珏。珏堅持不可。盾敏奏。昔司馬光論張方平不當參知政事。自御史中丞除翰林學士。光言。臣言是則方平當罷者以爲非。則當貶臣。今兩無所問。而遷臣。臣所未喻。臣不肖。固不敢望光。但事有近似。故輒援以言之。況忠厚乳臭小兒。曰不知書。一旦以外戚子擢之從班。揆諸聖之法。書中興之政。此臣所以不能自已也。願陛下察臣所言是非而行之。若臣言是。則當罷忠厚。法從之職。臣言非。則當正臣妄言之罪。詔朝廷以次遷除。非由論事。盾敏力辭。時珏亦論戶部尙書黃潛厚當避親。乃以潛厚爲延康殿學士。提舉醴泉觀。同提舉措置戶部財用。潛厚（案）是時珏猶建言其實未嘗改命。故日麻於今年十一月庚辰。乃繫新衙耳。但史失其月日。而小麻於明年正月附書之。亦誤。戶部題名潛厚改除在十二月。故且附此。俟求其本月。盾敏既移官。遂與珏俱謁告不出。

徽猷閣待制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楊時試尙書工部侍郎。時年七十五矣。時入見。延言自古聖賢之君。未有不以講學爲先務者。上深然之。（繫克小麻時之除。在丙子。今從日麻。）中書舍人劉觀試給事中。觀言。今日之忠在中國不在外敵。在朝廷不在邊鄙。在士大夫不在盜賊。天下之人。皆以尼瑪哈、斡喇布此兩人者爲吾中國之患。臣獨以爲非也。尼瑪哈、斡喇布王於大漠之北。是未嘗踐中國之地。日未嘗識中國之人。所以能爲吾患者。中國有以來之也。今不治中國。而欲治外敵。不治朝廷。而欲治邊鄙。不治向之士大夫。而

欲治盜賊臣竊以爲過矣且者郡縣之間有不肖之人乘時射利進其身於朝廷人皆知其汙俊蠹國害民爲天下罪孽久矣朝廷曾不加罪往往百姓盜賊共起而攻之至掠其家奪其財執而戮諸市曰此宣和誤國之人也夫朝廷不戮而使百姓盜賊得以誅之國柄倒置主命下移如此而欲治外敵邊鄙盜賊豈不難哉臣願陛下委諫官御史取崇寧以來幾蠹富貴成亡狀之人編爲一籍已死者著其罪未死者明其罪且曰此以開邊用兵進者也此以三山河賞進者也此以刻剝聚斂進者也此以交結宦官貨賂權倖進者也如此之類列爲數十條概其罪惡疏其名氏有司鏤板播告天下與衆棄之如此外敵則之莫不畏盜賊聞之莫不服然後忠賢安於朝而太平中興之業可得而定今不早正其罪使晏然自以爲得計陛下雖神謀聖斷其如失矣疏奏上嘉納遂命侍讀兼侍講汪藻綴急先後之序幾且失矣疏奏上嘉納遂命侍講

良、英州賈人素事宦者以進獄市上而良死。籍其貲以鉅萬計。遽顛私有之。御史以爲言。故有是命。會庚亦奏遽贓狀且言其賊殺不辜以百數。遽遁去。詔捕獲者補保義郎。既而遽去不知所在。維揚率遣人於近州村坊市酒。入都城覺之。得息至倍。議者謂之。此以紹興二年十月丙午劉燾去年九月庚戌張燾自作酒肆賣酒事相關當考死貶所。郭光、石城人也。遽連事見王明清揮麈後錄。而不載詳日屬全無首尾今參考修入遽除廣東轉運副使。當是代庚。四月甲子庚遽五奏詔押進年十月遽以監察御史使額外不知何時改除。遽炎元年十二月庚辰除都官員外郎尹焞侍講廣東轉運判官此必代遽今年正月令徐度同根括二月辛酉又除右文殿修撰使焉趙鼎引兵自商山出武關。欲趨行在。與致虛會於方城。因將其軍僧至。致虛之未至也。轉運副使右文殿修撰汲初受命。即還家屬還鄉。益治兵爲戰守計。至是尼楚赫將壓境。州兵不滿萬人。致虛聞風頓遁。汲除安撫使。洗家傳云。爲京西轉運使。高宗即位。就拜右文殿修撰。經撫。知鄧州。兼京西南路安撫使。日屬亦於九月壬寅朔汲知鄧州。今案趙甡之遺史。謂致虛以去年十二月初到官。趙主乃邊帥興兵。汲帥將兵二千人及兩都監出南門。擊吾欲出戰。或以爲衆寡懸殊。恐吾偽敗誘入城。而家傳云。汲時被檄今從家傳。甡之文諸將曰。國家養汝輩久。不力戰。無以報。且吾不令汝曹獨死也。士皆感奮。汲募敢死士得四百餘人。乃遣兵馬都監戚鼎以兵三千出東門迎敵。斬僞以兵九百出南門趙宗印以兵三千出西門犄之。汲以牙兵四百。登陴以望。見宗印遁。即自至鼎軍中。歷其衆陣以待敵至。士爭死鬬。敵爲卻。俄而僞亦敗。敵以二軍夾乘之。矢如雨。軍中請汲去。汲不許。曰。使敵知安撫使在此。樂爲國致死。敵大至。汲死之。宗印率軍民自房陵奔襄陽。事聞。贈汲大中大夫。後謚忠介。趙甡之遺史云。汲出奔。爲金人所擒。汲不屈。金人殺之。

是日。金陝西諸路選錄都統洛索閻長安。先是河東經制副使傅亮自陝府歸云。宗印奔襄陽。尼楚赫乃陷城。而家悉所書若此。今從之。

馮翊會唐重除永興帥。因與亮俱西。城中兵才千人。重悉以授亮。嬰城固守。金益兵攻之。

己丑。直秘閣謝悰提點京西北路兼南路刑獄公事。專切總領招捉賊盜。先是有憑勘勇文者。揭於關羽廟中。論敵兵有五事易殺。連年戰辛苦。易殺。馬倒便不能起。易殺。深入重地。力孤。易殺。多帶金銀。易殺。作虛聲嚇人。易殺。各宜齊心協力。共保今歲無虞。悰得而上之。詔兵部鏤板散示諸路。

辛卯。詔自今武臣未至武功大夫。不得除遙郡。雖係軍功特旨。亦不施行。以中書有請也。戶部侍郎兼知揚州呂頤浩轉對。論官軍所至爭取金帛之罪尤小。劫掠婦女之禍至深。願申諭將帥。自今有犯。必罰無赦。昨鎮江城中婦女有倘在軍中者。亦乞速令放歸。詔以付諸將。

壬辰。龍圖閣直學士知鎮江府晏伯言奏。已依處分。螺鈿椅棹於市中焚燬。萬姓觀者。莫不悅服。上曰。朕早來語御史張浚曰。返淳返樸。須人主以身先之。天下自然薰化。黃潛善曰。誠如聖訓。詔併真州權貨

務都茶場於揚州。以行在務場爲名。以延康殿學士同專一措置財用黃潛厚言。真州地近行在。而兩歲給鈔引非便。故也。潛厚在維揚。率遣人於近州村坊市酒。入都城覺之。得息至倍。議者謂之。此以紹興二年十月丙午劉燾去年九月庚戌張燾自作酒肆賣酒事相關當考

徽猷閣待制提舉南京鴻慶宮劉安上卒。安上、永嘉人。事上皇爲給事中。是日。金人犯東京。至白沙鎮。圍守宗澤遣兵擊御之。初。金以知滑州王宦善職。不敢窺其境。乃遣兵自鄭州抵白沙。距京才數十里。都人甚恐。澤方與客對奕。徐謂請議守禦之策。澤不應。諸將退。布部伍。撤弔橋。被甲乘城。都人益懼。澤開之。命解甲歸寨曰。何事張皇。時統制官劉衍、劉達將軍二百乘在鄭、滑間。此據澤遺事。附傳云。劉衍等又繳去城中弔橋。開陷馬坑塹。城都人益恐。澤聞召衍等欲斬之。與遺事不同。附傳恐誤。澤益選精銳數千助之。下令張燈如平時。民始安堵。

癸巳。復置明法科。舊科解試被黃人許就試。用大理少卿吳璘請也。初。本朝取士之制。自進士外。有諸科。而明法在其中。熙寧中。既罷諸科。而獨存明法。然以舊科但取記誦之學。故更號新科。崇寧初。併其額歸進士。至是璘以法官闕人爲請。遂從之。然未及行。紹興十一年七月庚子可參攷。

朝請郎季陵守尚書右司員外郎。陵、泉人也。

祕閣修撰吳源爲兩浙路轉運使。在祕閣姜仲謙副之。源、升卿子也。升卿、晉江人。故贈資政殿待制。既而中書舍人汪藻論源以貲給林藍泰、孟昌齡、梁師成而得監司。仲謙奴事譚稹而升廷閣。今兩浙人心未定。豈堪二小子援之。於是源、仲謙皆改命。朝奉大夫謝亮行尚書主客員外郎。亮初以余深門客恩補官。後從事幸貴軍。因得調。宣和末。用爲尚書郎。至是懼當討論。乃求使絕域。途有是命。

爲宮觀者。自天寧觀外。餘悉還之。

甲午。上詣壽寧寺。謁祖宗神主。殿中侍御史張浚論兵部尚書董耘。自布衣詔緣獲進。蓋有所自。尚書高選。耘邪佞有素。豈可濫居。詔以耘爲延康殿學士。提舉杭州洞霄宮。　迪功郎二小子援之。於是源、仲謙皆改命。　朝奉大夫謝亮行尚書主客員外郎。亮初以余深門客恩補官。後從

御營使司準備使喚周公彥言。今茲正二月之交。乃太一正遷之日。宜於禁中設壇望拜。上以問輔臣。貢潛善曰。太一所遷之方。災祥應之。如設壇望拜。不可爲也。許景衡曰。修德愛民。天自降福。停官人崔稷復朝奉郎。稷、閿子壻也。大觀間。蔡京責太子少保。閑爲翰林學士。草制詞。明著其罪。京慙之。開封尹盛章阿京意。勒稷不能事母。文致其罪。至是稷毋沈氏訴於朝。中書侍郎張悳因白其事。上曰。抱冤者獲伸。則人心悅而天意格矣。如甚等事。卿能助朕行之。豈不賢於周公彥築壇望拜之爲乎。閻河陽人也。　移

揚州宗室於泰州高郵軍。命祕閣修撰趙令懋　著誤切。知西外宗正事。主管泰州宗子。皇叔洛州防禦使士從添差同知西外宗正事。主管商郵軍家子。令懋、燕懿王元孫。舒盆公世逢子。　燕王生昌州團練使惟圖。惟圖生楚安盆公從信。從信生世逢。士從、仲湜子也。　刑部尚書兼侍讀周武仲上言。前朝得罪黨人。既已復官。宜並還其恩數。上納之。乃詔係籍及上書人。令其家自陳。當與賜謚碑額。其致仕遣表恩澤皆還之。　姿據宿遷縣。日屬無此。今以正月十五日巨復上。

（增入）是日、簽書武勝軍節度判官廳公事權鄧州李操叛降於金人。初、劉汲既死、金得穎縣小吏格某、使入城招諭曰、尼楚赫大王兵十萬、取今日已時攻城、城破、雞犬亦不留、惟速降可以免禍。有士曹參軍趙某者、欲投拜、操不可曰、當死節、趙曰、豈不知盡節爲忠、顧死無益、柰一城生靈何、操詐諾、乃偕見尼楚赫於城外、尼楚赫折箭爲誓、遂入城、操、河南人也。

乙未、詔自今犯枉法自盜贓人、令中書省籍記姓名、雖至徒者、永不敍用、按察官失於舉劾者、並取旨科罪、不以去官原免、時議者以爲崇觀以來、贓吏甚衆、其害民甚於盜賊、故條約之。（初、武經大夫維州團練使東平府兵馬鈐轄孔彥威、宰相私宗室女、邦彥欲按之、彥威叛去、邦彥率兵追及、彥威射中邦彥、邦彥乃還、既而彥威更名彥舟、聚衆漸盛、遂引兵之淮西、至是犯貴州、圍其城、守城趙令嵗率軍兵拒之、凡六日乃解。此據隆興元年七月本州乞爲令嵗立廟狀增入、他書皆無有也、狀以爲建炎二年正月十日事故附此日。）

丙申、金萬戶尼楚赫昭均州、守臣楊彥明遁去、添差武當縣丞任雄翔以城降、雄翔、撫山人也。（趙甡之遺史、先是靖康初、金人犯河北州縣、軍民皆殺、降朝燕官均州有淹速武當縣丞任雄翔者、撫山人、三世及第、有智算、開亂仍率撫人之家所有器甲及有馬者皆納之、以明不反、知州事楊彥明信之、未幾、有漢兵犯州境者、令雄翔等與彥明曰、國家忘賦久士卒自情不可用、若金人至、必不能當、前者遣事初離時、若國家盡取歸朝、減人使之防邊、取之有道、資可支費、今國家兵馬、更十年後恐或可用、及金人犯境、百姓流徙而去、彥明計窮、雄翔乃以其衆送彥明全家上武當山、復還城中、金人乃以雄翔還入城、於是均朝廷人盡隨金人北去。）

丁酉、朝議大夫李棁行監察御史。是日、金人陷房州。

戊戌、言者論數十年來奏功冒濫、請自今術鼈前轍、保奏不實者、官員坐欺罔之罪、軍曹等司編管遠惡州軍、仍令御史臺覺察、從之。右武大夫高州防禦使環慶路兵馬副總管王彬除名、衆州編管、坐開邊隙也。是日、洛索陷長安、守臣天章閣直學士京兆府路經略使唐重死之。初、金人在河中、重上疏言狀、且乞五路兵自節制、不報、馬步軍副總管武功大夫貴州刺史楊宗敏、咨爲重謀曰、今河東諸州、皆非我有、敵距此幾一水而本路兵弱、宜急繕城、頗爲守禦計、以待外援、舍此無策、重以秦民驍、不欲擾之而止、及金人犯境、重不知所爲、貽書轉運使李庚謀曰、重平生忠義、不敢辭難、始意迎車駕入關、居建領之勢、庶可以臨東方、今車駕南幸矣、關陝又無重兵、雖竭盡智力、何所施其功、一死報上、不足惜、逮洛索圍城彌旬、外援不至、於是直祕閣前河東路經制副使傅亮以精銳數百、突圍降金、時地大震、敵因其勢以入、城遂陷、重尚餘親兵百人、與敵戰、諸將扶重去、重曰、死、吾職也、戰不已、衆潰、重中流矢死之。（趙甡之遺史云、重自縊死、今從實錄所書。）

劉岑所作墓誌、陝府西路轉運副使直祕閣桑景詢、判官曾謂、京兆府路提點刑獄公事奉直大夫郭忠孝、經略司主管機宜文字王尚及其子建中與宗閔皆死、提舉軍馬武功大夫榮州團練使陳迪猶率餘衆巷戰、

嘔血督衆敵大入、死之。重部曲有感其德者、求得棺於僧舍、掘地瘞藏之、時年四十六、重之未沒也、李唐孺以其皆開俄而死節報至、上哀之、贈直寶文閣、右武大夫貴州防禦使、後以孫貴證忠介、他陷官推恩有差、宗閔、沂中大父、（沂中已見元年正月辛卯、會要云、宗閔、靖康間爲永興軍路轉運副使、爲永興軍路總管、四北番兵併衆攻蔡、全家在害、此蓋其子遠死事會要誤也。）景詢、懌孫、（懌、雍邱人、故淫原錄兵馬都監。）介直有守、尚氣節、善貴用事時、州縣官皆迎屈與望塵而拜、景詢獨不屈、坐罪徙州編管、議者多之。忠孝、逵子、管事伊川程頤、授其易與中庸、大學、金人犯長安、咸勸云、監司出巡可以免禍、忠孝不答、遂被害。（熊克小歷以副爲本府通判、且承會要之誤、日歷、務永興通判皆謂死事不屈、或是未受命也、汪藻外制集、又稱講除轉運副使、恐太疑當、）

己亥、祕閣修撰河南尹西京圖守京西北路安撫制置使孫昭遠爲叛兵所殺。初、金犯西京、昭遠率麾下南去、行至陳、蔡間、潰兵滿野、昭遠猶欲妄集之、而麾下單弱、乃欲擁之以行、昭遠罵之曰、若等衣食縣官、不以此時報國、南去何爲、叛兵遂殺昭遠死焉。事聞、贈徽猷閣待制、後謚忠愍。（龍圖開直學士葉夢得落職、提舉江州太平觀、坐守杭州軍變故也。日歷會要、夢得並自待制落職、（案）夢得去年已復舊職、爲雜學士、不知何故。）先是言者論顯謨開學士知兗州宋齊愈、以通義志增入、忠云、來使四夏、加太學博士、便還、齊愈承直郎、未幾、再使楊惟張公言、御川狹公爲屬、從入關中、（案）史四夏來皆再遣使、洋盞從宛行、其云未幾再使者、當是建炎三年、從張浚至湖州、聞龍山使而洋又與之俱北、實未嘗出國也、今略修潤附入。）

朝奉大夫通判濟南府張東進秩一等、以喬仲福捕斬李昱、東應副錢糧有勞也。（東後爲劉豫偽相、故於此著其始。）

金游騎至京城下、宗澤不之備、疑不敢入。是日、統制官劉衍與金人遇於板橋、敗之、追擊至滑州、又敗之、金人引去。是日、張遇陷鎮江府、初、遇自貴州引兵東下、遂犯江寧、江淮制置使劉光世追擊之、遇乃以舟數百、絕江而南、將犯京口、既而回泊瓜州、士民皆潰、將作監主簿馬元穎妻榮氏爲賊所得、榮氏隨聲罵賊、爲所害、榮氏、疑女弟也、翌日、遇自眞州攻陷鎮江、守臣龍圖閣直學士段伯言棄城去、時封魯國大長公主避地南來、其中子右金吾衛將軍鸞仍外援不至、於是直祕閣前河東路經制副使傅亮以精銳數百、突圍降金、時地大震、敵因其勢以入、城遂陷、重尚餘親兵百人、與敵戰、諸將扶重去、重曰、死、吾職也、戰不已、衆潰、重中流矢死之。（趙甡之遺史云、重自縊死、今從實錄所書。）

辛丑、入內內侍省押班鄧成章除名、南雄州編管、時金人攻掠陝西、京東諸郡、而翠盜起山東、黃潛善、汪伯彥皆嫉匿不以奏、及張遇焚眞州去、行在六十里、上亦不聞、成章上疏條具潛善、伯彥之罪曰、必誤國及申濟善使聞之、上怒、詔成章不守本職、輒言大臣、故有是命。（日歷不言成章得罪本末、但集批旨云、輒論大臣、今以趙甡之遺史增入、馬仲勤潛善事亦云成章緣上言遭貶、則甡之所云、皆不妄也。（案）史成章南雄州編管、而甡之云及吉州、當考。（中興遇政臣潛正等）曰、自古人君采言之路主聽也、上自公卿百執、下逮芻蕘庶人、惟宦官女子不與焉、豈以其皆無能言者歟、直以其非所當言耳、非所當言而言備曰有益、已爲非

宜況其未必有益而常重於邊邪害正者乎唐明皇時雲南數叛寇動經面論者猶以爲輕延無窮百官失職而至於宦者高力士一日擒獲明皇謂之可太上皇帝謂憲宗以來所未有蓋以爲非所當言而言破壞然直論其所當言而其輔爲之經者亦豈免妄言之罪或發或收皆出於左右近習而以至明來天下之公論不亦可乎　右文殿修撰

鄧紹密依倣知興仁府初濟南闕守而新知府事張悅遲遲不行乃以紹密知濟南府至是紹密潛興仁攸罪狀又論蔡行父子棄官而去又論李綱不知兵太學諸生誘衆伏闕爲亂大臣之政專務姑息於是京牧之黨逃棄官守之人行營司官屬太學諸生朝廷大臣莫不惟臣之怨積致中傷以陷大難乞一宮觀差遣故有是命。日曆三年正月己亥　○中奉大夫耿自求行都水使者自求河南人也　初大臣有薦瀘州

草澤能知一者有康濟之略隱居巖翔得旨令津發赴行在所既入朝乃以所燒金及藥術爲獻上手札付三省曰朕不忍燒假物以誤後人其遣還之仍毀其燒金之具。

丙午武翼郎閤門宣贊舍人單世欽提舉荊湖南路巡社兼提點刑獄公事　時楊州有稱頓放御前金玉而占官屋者浙路有稱御前收買海味者上聞命有司劾治之仍令倘書省榜諭。

丁未詔曰自頃姦臣誤國邊隙既開兵禍及於黎元烽塵暗於京闕軍以傷殘而散潰民因侵軼而流亡途假勤王之名公爲聚寇之患朕駐蹕淮甸欲還故都興言及茲痛憤良切凡今日奪攘縱暴之徒皆異時忠義向方之人自日照臨明爾遷善之意皇天復輔監予止殺之誡一應盜賊回心易慮散歸田里或失業不能自還者令所在官司惟具以聞朕當區處其日前罪犯一切不問。著此爲宗澤論河北失職事張本（中興聖政原編正等）曰民或散而盜於脅擄佐非其本心衛生朝夕失計而爲之也從而殲之不爲無罪然非先以化誨而使之自新養人不教而誅之意也故以止殺之誡丁寧剴惻亦云至矣昔周之於頑民庶殺而姑教之孔曰我惟一人弗憚弗誨乃不哀憐之不誨深之難哀以迎我死與我殺之何異周之待頑民知此卒能改其保受厥命明德同於友民忠臣之風詩人歌之編讀斯詔豈非所謂忠臣之至歟　北京留守兼河北東路宣制使杜充奏磁、洺解圍詔尚書省榜諭遂以皇叔右監門衛大將軍貴州團練使權知洺州士瑜爲洺州防禦使。士瑜復洛州見去年七月甲午共除洛陽日屢不書附傳于明年移歸此州以功轉洛州防禦使宜在此時故附捷奏之後　東京留守宗澤復奉表請上還京師且曰

正夫一。（案）此何以遽采宗諤改貶爲正　孟子曰天下烏乎定曰定於一非惟京師是我太祖皇帝肇造大一統之根本也奕世聖人繼繼承承於此坐視天民之阜所以自西自東自南自北莫敢不來享莫敢不來王薄海內外莫不率俾陛下天錫勇智入紹寶緒天下之人竭蹶稽首咸曰一哉王心今既奄有九有實萬世無疆之休陛下柰何不念四海生靈切切僕后之意乃偏聽姦邪之言託爲時巡駐蹕淮甸不思我宗廟朝廷祠享報上垂拱視下又不思我二聖后妃親王天潢蒙塵朝夕懷想迎取之志又不思我諸帝諸后陵園廟貌以時祭祀所以貽厥孫子之情臣竊謂陛下若於二月間詔敕回鑾登樓肆赦則天下皆知一人來歸九重誠者當革心遠罪弱者當屏迹復業必無憂疑衆爲盜賊諸軍將士震衍盛激願歐所傷書曰時哉弗可失臣若有寒疑誤國大計臣有一子三孫甘被誅戮以謝天下臣竊恐州縣狃於騷擾百姓煽搖不能耕桑果耕桑失時則衣食之源盡廢衣食不給使諸大臣中雖有皋夔稷契伊尹周公亦不能善其

後矣。願陛下以祖宗二百年大一統基業爲意。不可憂思過計。而信盜姦佞自爲身謀者之語。早敕回鑾。則天下幸甚。臣大馬之齒已七十。於禮與法。皆合致其事以歸南畝。臣瀝盡鐘鳴。猶僕僕不敢乞身以退者。非貪官也。實爲二聖蒙塵北狩。陛下駐蹕在外。夙夜泣血。惟恐因循後時。天下自此失我祖宗大一統之緒。所以狂妄屢有敷奏。非臣好爲此激訐。悲望容慈。委曲詳察。取進止。證開封府判官范延世以聞。此係

潭帥十二奏。張燾疑留守請回鑾。其詳而征自潭溯大強數。振旅以入。宜復幸於襄區。故控慌誠。仰干睿聽。竊以衆人以爲安爲宜。成恩克定於厥家。王者無疑難之時。豈或不常於厥邑。是以洛祖之職。宜實爲行衛之區。爾此臨安。久稱大都。雖宮室車服。稍稍於九廟而井邑繁。粗備於七校。況宮寺之有所。復廟祏之已安。備回鑾以之意。尤恐斯民之望。惟皇帝陛下。遵稽古訓。下順羣元。變禮武之旅。盾知從欲之當。謂大儀而效。命駕願以先驅。回修旋衡。宜賜經行之錄。復勞休士。聊稱告至之旨。

己酉。詔沿邊將兵避難入蜀者。並放罪限半月赴行在。仍於大散關置關使二員。自今官員人蜀。審驗告敕無僞者聽過。自兩河失守。兵官之敗散者。多在興、鳳。朋招集潰兵入蜀。朝廷聞之。故有是命。此事日錄不載。今以此類

三年十月戊寅利路轉運司申編帝院狀修入。

庚戌。中書舍人汪藻言。取會三省吏到揚州者二百五十八人。乞推賞。先是詔在京三省樞密院臺省寺監百司當行人吏隨到駐蹕處。先轉一資。事定別推賞。不到者勒停編管。至是進呈。上曰。不到者何不具。此賞未可行。俟見當副人數乃可。執政皇恐而退。

辛亥。詔曰。近緣臣僚論列。乞以崇寧以來無狀之人。編爲一籍。已降指揮。候諫官御史具到。令三省樞密院參酌施行。然念才行難於兼全。一害不可終廢。當宏大度。成偉圖。新除參酌到罪惡深重不可復用人外。並許隨材選任。如顯有績效。可以補前行之失者。因事奏陳。特與湔洗。仍許擢用。是日。兩浙制置使王淵招賊張遇降之。遇自金山寺遁屯揚子橋。衆號二萬。會淵遣行在。自將數百騎入非寨招之。遇見淵器械精明。惶懼迎拜。淵曰。汝等賴我來晚。故得降。不然。已無遺類矣。淵奏以遇爲閤門宣贊舍人。守臣錢伯言乃得還其府。遇尤縱兵四劫。慮從者危懼。戶部侍郎兼知揚州呂頤浩、帶御器械御營使司前軍統制韓世忠聯騎造其壘。曉以逆順禍福。執其謀主劉奇。磔於揚子橋。縛小校二十九人。遂淵戮之。餘黨怖而釋甲。得其軍萬人。隸世忠。

壬子。顯謨閣直學士提舉醴泉觀孟忠厚爲寶文閣直學士。忠厚爲常德軍承宣使。用臺諫給舍六章論列也。初。新除中書舍人衛膚敏既坐論忠厚故徙官。力辭不拜。翰林學士朱勝非言。陛下即位之始。四方拭目以觀新政。今乃坐外戚而去諫臣。非所以示天下。會劉珏不審。徽黃。殿中侍御史張浚章疏上。中書舍人汪藻亦言。隆祐太后盛德著聞天下三十年。今一旦以忠厚之故。使陛下屈法而隆私恩。臣恐海內之人。不能無疑。非所以承隆祐遠嫌之德。膚敏復言。事母后莫若孝。待戚屬莫若恩。勸臣下莫若賞。今陛下順太后以非法。非所謂孝。處忠厚以非分。非所謂賞。陛下一舉而三失之矣。況陛下事太母猶

母也。子之於父母。可則從之。其不可者不從也。故孔子曰。從父之令。又焉得爲孝乎。蓋有天下者。當以大義滅親。豈可徇家人之私情。害祖宗之成法。至假外戚以名器。而示天下以不公。矧中書舍人所掌。在於論列可否。獻納是非。不特演論而已。臣叨居諫垣。已試無補。若更貪榮冒寵。超擢詞掖。則不移之咎。難聽之語。又無安發。其獲罪愈重矣。前一日。執政進呈。上問何以處此。中書侍郎張慤流涕言曰。陛下政事。盡循祖宗成憲。惟忠厚冒居論思之職。至今諫官臣僚惜之。同知樞密院事郭三益曰。陛下屈法於忠厚。爲太后也。慈流涕而請。爲天下也。願陛下從慈言。宰相黃潛善、知樞密院事汪伯彥亦言。忠厚當換武。陛下倘重違太后意。即請以言者論疏納東朝。上曰。不若以章疏付忠厚。令自爲謀。則兩全矣。既而太后令與忠厚易武。上以論輔臣。仍詔后族自今不得任侍從官。著爲令。（中興聖政）

（臣竊正等）曰。臣聞章獻明肅太后垂簾時。外戚爲李良爲待制。仁宗親政。於明肅之政。無大變更。獨李良卽日易武弁以爲祖宗之制。不可以私恩廢也。太上皇帝奉隆祐太后至矣。而不敢輒言者。以私忠厚。嗚呼。此我宋家法。萬世所當守也。詔以京

金人陷潁昌府。守臣孫默爲所殺。初。默以樞密院編修官、武陽人也。此據樞密院題名及縉紳。

又需百工伎藝人及民間金幣。如根括京城之法。凡再旬乃盡。至是將遁師。使人論城中富民。令獻犒金銀以謝不死。城中人既出。尼楚赫論之曰。大金欲爾兵十萬屯於鄧州。爾當供其芻粟。乘曰。鄧州多水。非屯兵之地。尼楚赫曰。爾曹既已投拜。皆大金之民矣。今引兵而去。後有他盜至。將何以處。乘莫對。尼楚赫傳令曰。爾曹勿懼。少頃。金兵四面縱火。盡驅城中人入木寨中。後四日。攏之而去。中濟量給食。細民之死者殆盡。

甲寅。浙東安撫使兼知越州翟汝文言。本州禁卒不滿千人。皆倢儡不及等尺。近者杭州兵卒作亂。婺州盜賊繼作。本州臨時不過募槍仗手禦賊。而槍仗手皆村民。平募不習戰鬬。動輒傷敗。伏見武經郎王政兵勢稍衰。可以錢塘一路。豫備不虞。從之。

是日。太學錄方侯奭爲樞密院編修官、武陽人也。此據樞密院題名及縉紳。金人陷潁昌府。守臣孫默爲所殺。初。

劉汲之未死也。檄承事郎裴祖德權通判府事。祖德時丁母憂。默奏起復。會金人入犯。默乞退保偃城。既而巡檢趙俊密報祖德。金人不來。祖德以聚家爲詞。給默曰歸陽翟。乃妄申南守司。言默遁去。宗澤信之。以祖德權府事。默大怒。劾於朝。未報。僞金人再犯潁昌。默被殺。澤乃假祖德直秘閣。知潁昌府。（祖德之貶。諸書不見。今以紹興四年八月十三日臣僚奏疏修入不得其年月。故且附金人破陷鄧之後。更須詳攷。）

洛索既得長安。卽鼓行而西。進陷鳳翔府。隴右大震。夏人諜知關陝

無備。遂以宿州監軍司檄至延安府。自言大金以鄭延割錄本國。須當理索。若敢違拒。當發兵誅討。鄭延經略使王庶口占檄詞報曰。金人初犯本朝。嘗以金肅、河清界爾。今誰守之。國家以姦臣貪得。不恤隣好。一至於此。貪利之臣。何國蔑有。豈意夏國躬蹈覆轍。比聞金人欲自涇原徑搗興靈。方竊爲之寒心。不圖倘欲乘人之急。幕府雖士卒單寡。然類皆節制之師。左支右吾。尚堪一戰。果能辦此。何用多言。徑檄興中府。因遣諜開其用事臣李潤夏人竟不出。此據通鑑之意采附見其事。時金主晟居涿流河御寨。而左右供給之命也。若指今年五月許景衡去位時則實已不在中司。語非小說。

率半皆南人。是月。數千人同謀以入山採薪爲名。遁設長柯大斧。欲劫晟入山。據險。然後結集兩兵。挾之渡河以爲質。既而爲其徒所告。首謀者皆坐誅。遂寢。此據通鑑子虛烏實錄修入。以洪皓記聞致之。當有是事。略所記附三年正月。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十三

【建炎二年】二月乙卯朔。言者謂令羣臣入對。具所得上語。除機密外。關治體者。悉錄付史官。從之。直秘閣京東轉運判官柴天因爲本路轉運副使。後知青州。主管京東東路安撫兼提刑司公事。天因開封人。天因見洪邁夷堅乙志。時金已陷青、維而朝廷未知也。

丙辰。詔太史局天文自今除報御前外。並不許報諸處。日原無此。今以紹興三年七月記事省申明狀增入。吏部尚書路允迪罷爲資政殿學士提舉杭州洞霄宮。時言者復論允迪薦郭太沖事。以爲欺君。允迪因乞祠而有此命。詔錄韓琦子孫可任使者。是日。金再犯東京。宗澤遣統制官李景良圍中立、統領官郭俊民等。領兵萬餘趨滑、鄭。遇敵大戰。爲敵所乘。中立死之。俊民降金。景良以無功遁去。澤捕得。謂曰。勝負兵家之常。不勝而歸。罪猶可恕。私自逃遁。是無主將也。即斬之。既而金令俊民持書招澤。俊民與金將史姓者及燕人何祖仲在祖八角鎮。都巡檢使丁進與之遇。生獲之。澤謂俊民曰。汝失利就死。尚爲忠義鬼。今乃爲金游說。何面目見人耶。掉而斬之。謂史某曰。上屯重兵近甸。我爾守也。有死而已。何不以死戰我。而反以兒女語脅我耶。又斬之。謂祖仲本吾宋人。脅從而來。豈出得已。解縛而縱之。諸將皆服。

戊午。詔責授單州團練副使耿南仲係濮聖皇帝二十年宮僚。免過嶺。移臨江軍居住。詔諸路有聲報。

鄰近三百里內州軍。不拘路分。互相策應。用宣教郎馮鐸請也。劉衍自潛州引兵還汴京。是日。尼楚赫陷唐州。遂縱焚掠。城市一空。

己未。詔兩浙武臣提刑於鎮江府置司。

辛酉。尚書部尚書周武仲邊吏部尚書。兼侍讀。尚書戶部侍郎兼知揚州呂頤浩還戶部尚書。御史中丞王賓遷刑部尚書。仍兼侍讀。朱勝非秀水閒居錄云。靖炎二年春夏之交。政府闕員。周武仲獻之吏書。予在翰林。王賓元將中司。同知樞密院事。時金主晟居涿流河御寨。而左右供給之命也。若指今年五月許景衡去位時則實已不在中司。語非小說。

司寇。靖元將經營基力。至一切九對。減一日再對。早朝以中丞職事。午間繼集閤門。子與獻之累遣指諭。不敢求對。如是兩月。元將忽遷刑部。頗不樂。猶皆十餘日上。遣人敦諭始起。又數日。韶王賓除刑書。前五日。語非所謂政府闕員。當指此也。然實不在春夏之交。語非五月戊子除右丞去此已遠。亦不應云又數日。予奏右丞之命也。若指今年五月許景衡去位時則實已不在中司。語非小說。時寇盜稍息。而執政大臣偷安朝夕。武仲請對。引孟子言。國家閒暇。及時明其政刑。雖大國必畏之。今不乘時爲無窮之計。何以善其後。願詔二府條天下大事。興取人才。紓民力。足國用。選將帥。強兵勢。消盜賊之策。講究而力行之。又言。今宿將無幾。後來以武略稱者。未見其人。請詔武臣郡守路都監以上。各舉可爲將者。會議者言。三省僚合爲一。文書簡徑。事無留滯。乞循僚以宰相帶同平章事。詔侍從臺諫議。武仲曰。今敵兵尚熾。軍防兵政。所宜討論者甚多。何暇講求省併條例。莫若且依元豐官制。元立吏額及行遣日限。庶無冗員滯事。而得省併之實。翰林學士朱勝非亦言。唐制。僕射爲尚書省長官。奉行兩省詔令而已。今爲相職。如復平章事。則三省規制。與昔不同。左右丞以下官曹職守。以至諸房幕統轄日。皆合改易。與故制亡。未易尋繹。尚輔佐得人。宜稱其職。三省樞密院日再進呈。同稟處分。兵機國政。宰相實已平章矣。請俟休兵日議之。議遂寢。此以武仲奏議及勝非閒居錄參修。不得其時。且附武仲遷吏部之後。龍圖閣學士鄭修年、顯謨閣直學士劉阜民、徽猷閣待制余尚、白彥暉並停職。始用元年七月己亥詔也。初。李綱既建議而去。修年與其弟顯謨閣直學士億年至行在。皆用維舉士乞見。朝廷亦不問而許之。中書舍人汪藻嘗以爲言。不報。王賓之長御史也。又疏言及之。乃有是命。獨億年以進士甲科領職如故。修年、居中子。阜民、正夫子。日章、深子。彥暉、時中子也。龍圖閣直學士知洪州胡直孺奏。江西軍民五害。如經制司拋科灰壩。提刑司科配吏民。以私財助國。此事去年八月已卯李綱罷相後。當指揮住罷。不知何以依舊勸誘不已。疑是黃潛厚又有申明蠲放之請。諸州受納苗稅。加耗太重。有一斛而取五斗者。又朝廷所以優監司巧爲輸設之名。務收恩保家。由此搖動軍情。愈益驕恣。望特下寬卹之詔。除此五害。以固人心。寬民力。先是翁彥國爲經制使。錯民輸建康。修成壩數百萬。其人險戾吉、南安諸郡。陸負水運。率千錢致兩壩。江西提點刑獄公事酈佑勸民出私財助國。乃許貢州縣以等第厚賦於民。欲以求進。江西民苦二役。皆愁恨無聊。直孺以爲言。詔嘉獎。於是諸役並罷。祕閣修撰新兩浙路轉運副使姜仲謙移廣南西路。朝散郎新荊湖北路轉運副使范沖移兩浙路。先是汪藻論源。

仲謙小人不可用。執政不樂。故仲謙改。而源更有是除。沖正月癸卯自樞院員外郎除。湖北漕今併書之。

朝奉大夫辛炳落致仕。

率議郎主管亳州明道宮張穎直祕閣。穎、滕縣人。父孝純。靖康末以資政殿學士守太原。城破不降。爲金所執。故有是命。

壬戌。貢授安遠軍節度副使邵州安置宇文虛中復中大夫。乘驛赴行在。以虛中應詔使絕域也。虛中之貶也。上疏自陳元議與金人三鎮及金帛。遣沈晦送誓書。皆正月事。臣自拱州與李邈收召東南兵入援。二月朔。姚平仲劫寨失利。金人復攻城。翌日。得旨宣召徵臣入對。被命出使。明劫寨非朝廷本意。且令迎奉陛下還闕。當時所與物。止裡帶四百條。水銀硼砂十數斤而已。若不割析。恐身首異處。家族殄滅。亦未足以消弭人言。疏入不報。至是始召。　鴻臚卿康執權爲起居郎。　尚書禮部員外郎遐爲宗正少卿。遐在圍城中權國子祭酒。不知何以不臣。遐恐是靖康間已權當故。

癸亥。龍在京及諸路市易務。以其錢輸左藏庫。惟抵當庫仍舊。自熙寧初罷市易法。及是言者以爲所入不償所費。遂罷之。　越州觀察使提舉萬壽觀高世則爲保靜軍承宣使。　宣教郎蘇符爲國子監丞。符、軾孫。軾居山人。元誌體部尚書。自選人特改京官。而有此命。

甲子。金人犯滑州。東京留守宗澤聞之。謂諸將曰。滑衝要必爭之地。失之則京城危矣。不欲再勞諸將。我當自行。右武大夫果州防禦使張掞曰。願效死。澤大喜。即以錢五千授之。

乙丑。開封府判官范延世等奉宗澤表至行在。上諭以旦夕北歸之意。澤復上奏以謝。言三月二十四日。車駕將欲還闕者。比遣屬僚。仰輸誠款。蓋濟蓋高之聽。益懷履薄之憂。容俟少閒。特賜回鑾之詔。慰忠戀慕。倍增翹企。六龍屢從。雨伯前驅而灑道。河神迎覲以安流。不煩夾道之壺漿。自有隨師之甘露。人情皦皦。如聽南風。天意昭昭。乃回西顧。再斡乾坤之造。重增宇宙之光。赫有宋之中興。奄多方而大定。想瞻原廟。應加肅穆之儀。爰惟皇帝陛下。踐阼應天。時巡淮甸。備履艱難。輯熙宏收。率士之歡。誕作善天之宥。下有欲者。上必從之。恭惟皇帝陛下。念本根不宜搖動。謂父母自合依歸。葢俄頃之事。盡敦勤儉之風。謁京師爲諸叉本根。而元后作斯民父母

道憲許以禁從。撰力拒不見。京怒形於色。然終不害也。

壬申。中書舍人汪藻、滕康、衛膚敏並能爲集英殿修撰。提舉江州太平觀。用諫官李處遯疏也。處遯言。後省比試四方薦士。而何烈用廷試策體。數處稱臣。陛下貸其草茅陋學。不加以罪。則可矣。而臣子或上之分。宜如此。望將烈黜落。併正元考官蔚井之罪。詔降烈爲下州文學。於是三舍人俱罷。處遯、淑孫也。汪、彭城人。參知政事若谷子。仁宗時輔佐學士案此處誤。實和七年十月自翰林學士承旨拜樞密副使。未知今爲何官。其除漕官日疑不載。以爲仲勉疏改之。恐是與張浚同命。浚此月辛未自殿院遷侍御史。或曰。膚敏等在後省數論事。爲黃潛善所惡。故因事斥之。　起居郎康執權樞中書舍人。　詔建州作過軍民既已受招。已前所犯。不論輕重。可並赦免。令尚書省降敕榜諭。用知福州充本路兵馬鈐轄江常奏也。

癸酉。尼楚赫陷蔡州。初。金人自唐州北歸。守臣直祕閣閻孝忠聞之。先遣其家往西平依土豪翟沖以避寇。而自聚軍民守城。金圍之數日。城陷於東南隅。居人自東奔者皆遮其餘皆死。知汝陽縣丞郭贄朝服冠敵不肯降。敵執之。贄罵不絕口而死。金人遂焚掠城中而去。孝忠爲所執。金人見其貌陋而侏儒。不知爲守臣。乃令荷擔。孝忠乘閒奔西陵。

甲戌。詔曰。自來以內侍官一員兼鈐轄教坊。朕方日極憂念。屏絕聲樂。近緣內侍官失於檢察。仍帶前項。本醫工。初以進頌補從事郎。積遷至是官。靖康中。例行追奪。上既遣呪。命復舊官。言者以爲不可。乃有是命。薛、閩人。

乙亥。言者論兵興以來。借補官資之弊。以爲所借皆給使伎術。下至屠沽之人。竊委逐路漕帥司。依弓馬所格法。比試合格人中省部。給過武義校尉兩等。文帖進武。日給百錢。進義七十錢。並隸定準備軍前使喚。不得充州縣監當等差遣。俟立邊功。或捕盜有勞。即與補正。如兩試不中者。追毀元帖入官。許令自便。詔比試合格人發赴御營使司審試。餘從之。　此事雖極弊。不足尊。然軍興借補之際。宜令有之。亦足以爲公私之濟。故錄取終入。

朝奉大夫知棣州姜剛之直祕閣。初。金人圍棣州。剛之固守不下。金人引去。至是遣使臣杜移忠以蠟書告於朝。故有是命。　日歷不書。

校勘記

之。其辭舉略。宜

昨誠宜也。誠

（案）紹興三年正月剛之坐登民乞留宜就云二月二十一日三省同奉聖旨除直祕閣故附此。

丙子。金人陷淮寧府。知府事起復中散大夫向子韶死之。先是子韶不從。京授引兵迎敵而死。敵並夜攻城。子韶親擐甲冑。率會蔡州缺守。蔡人願得子韶三年。部使者上其事。而蔡已除新守矣。乃起復子韶知淮寧府。至是半歲。尼楚赫犯淮寧。子韶率諸弟守城。諭士民曰。汝等築墳之國。去此何之。吾與汝當死守之。時郡有東兵四千人。第三將岳琮殺欲棄城。率軍民走行在。子韶不從。琮殺引兵迎敵而死。敵並夜攻城。子韶親擐甲冑。冒矢石。遣其弟子率赴東京留守宗澤乞援。兵未至。城陷。子韶率衆巷戰。力屈爲所執。金帥坐城上。欲降之。酌酒於前。左右接令屈膝。子韶直立不動。或手罵。遂殺之。其弟新知唐州子褒等與闔門皆遇害。惟一

子鴻待存。事聞。再贈通議大夫。官其家六人。後諡忠毅。子韶、子諲兄也。（案）子韶死事未停。而日歷乃誤一字及之。國會要略載其詔與今以編時所作子韶墓誌入趙姓之譜史云。金人犯陳州。知州向子諲守第三將岳琮殺以將兵迎戰不勝。或亡城而城陷（案）陳守乃子韶。姓之誤記也。姓之記子韶死事。與時所作墓誌全不同。蓋傳聞不詳。今從墓誌。　金兵既去。陳、蔡東京留守宗澤檄知尉氏縣陳長寧權淮寧府。武經郎張某權蔡州。蔡領十縣。民牒浩繁。張不能辦。時閻孝忠已罷去郡。人詣部使者乞以孝忠權知州。從之。此據趙姓之譜史。案此時京西南路帥臣劉汲已死。蓋同幕攝行州事一人當耳。

張浚卓疏也。　浚疏已見是月辛未。浚侍御時案日歷。浚此疏尚繫殿中御史益其未遷時所上。或者黃潛善先遏遠而後行出也。今各附本日。

穆大夫威州刺史知滄州。正彥初見元年六月庚午。初。御營都統制王淵爲熙河經略使劉法部曲。法器之。方法之死事也。正彥自閤門祗候易文資。至是援宿恩從淵求官。淵薦諸朝。以正彥應詔使絕域。故有是命。未幾。除御營右軍副統制。淵自以所將精兵三千授之。

庚辰。捧日天武四廂都指揮使保大軍承宣使眞定府路馬步軍總管御營使司都統制王淵爲檢校太尉。

節度使以平杭賊功也。會婁湘遣節在去年七月平杜用之後日麻亦於八月庚申書焉湘乞別立傳以明此日又書之且有詞臣(案)野記及張克小麻皆云湘平杭賊還建節今附此更須詳攷　趙鼎請令甘得解及免解武舉人就淮南轉運司附場類省試從之　少府少監方承知建州承奎莆田人也武功大夫和州防禦使馬擴聚兵西山既爲金所執因之眞定。事見去年四月甲子。會右副元帥宗傑自京師歸北義而赦之欲授以官擴辭不受請給田以養其母既而又言耕田不即得食願爲酒肆以自活宗傑許之時武翼大夫趙邦傑聚忠義鄉兵保巖源五馬山寨擴因此雜結往來之人復與山寨通耗辛巳寒食節擴僞隨大姓送粟搖殺爲十三人奔山寨先是皇弟信王榛既亡去吏稱梁氏子爲人摘茶擴等陰迎以歸遂奉榛總制諸山寨兩河遺民聞風響應願受旗榻者甚衆

壬午殿前都虞候奉國軍節度使御營使司專一提舉一行事務都巡檢制置使劉光世以平張遇功加檢校少保　詔募河南北、淮南土人有民籍堵爲振華軍以六萬人爲額即不足聽募兩河流移之衆毋得過三分皆於左藏庫某州振華四字　徽猷閣直學士知成都府盧法原奉詔修羅城是月始畢城周二十五里三百六步高二丈二尺廣二丈八尺用工四十六萬有奇　初秦鑿鄭國、韓淸乘金人入犯嘯聚不還出沒於汝、洛之閒有衆萬人屯留山寺及艾蒿坪至是西京留守司統制翟興以輕騎襲之一擊而潰德爲興所擒淸脫身逃去獲財物甚衆皆給廳下婦女數百悉縱還其家。金人既去鄧州有巡檢官陸某者自羽山率其徒入城以守隆德之陷也攢司諤竟脫身南道鄉人之奔竄者推竟爲首開關渡河屯灰堆山竟開敵去引衆殺陸某自據鄧州以收復報朝廷因授竟武功郎知鄧州　洛索既陷同州紹橋以爲歸路西陷陝、華、隴、秦諸州秦鳳經略使李復生降陝右大擾鄜延經略使王庶檄召河南北豪傑共起義兵擊賊遠近響應句日閒以公狀自達姓名者孟迪、种浩、張勉、張漸、白保、李進、李彥仙等兵各以萬數勝捷卒張宗自稱觀察使亦起兵於南山下彥仙時爲石壕尉陝府既下彥仙獨不去民知彥仙在稍稍至彥仙因以軍法部勒之於是月中破敵五十餘壁。彥仙初見元年三月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十四

【建炎二年】三月（案）是月乙酉朔。丙戌，端明殿學士東京留守宗澤爲資政殿學士。寶文閣直學士北京留守杜充爲樞密直學士，時河北東路提點刑獄公事郭永嘗進三策以遺充，一日見充問其目，充曰：吾未暇讀也。永面數之曰：人有志而無才，好名而遺實，以此而當大任，難矣。充大慚。一日天雨紙錢於禁中，約寸許，人皆以爲不祥。明日，與金人戰於城下，敗績。充遂閉門不出。此不得其時，固除職，附見。案充今年七月甲辰自降充顯謨閣待制復密直移東京未知何時降職或緣此數也。永面數之曰：人有志而無才，好名而遺實，以此而當大任，難矣。充大慚。一日天雨紙錢於禁中，約寸許，人皆以爲不祥。明日，與金人戰於城下，敗績。充遂閉門不出。此也。但無書可改耳　先是執政以山東盜賊蜂起，建炎初，敕楊東京北詞有云：遂假勤王之名，公爲聚寇之患。詔見正月丁未。澤恐豪傑解體，是日上疏言：臣聞人主中天下而立，定四海之民，恭惟太祖皇帝肇造區夏，以今京師爲天下中，故艱棘垂統，欲傳之億萬世。太宗、眞宗、仁宗、英宗、神宗、哲廟，幷世聖人，傳以相授，皆以京師爲本根之地，所以高拱穆清，坐視天民之阜。必於天下之中也，惟奠枕於京，則自西自東，自南自北，莫敢不來享，莫敢不來王矣。偶緣玩習太平之久，文武恬嬉，狃於驕淫，矜誇忘戰，守之備，遂致金人橫肆，殘破州縣，圍閉京城，劫迎二聖后妃親王，輿諸天眷，蒙塵北去，僑寓沙漠，此忠臣義士所以夙夜涕泣，繼之以血。

自陛下即位應天四海萬民歡欣鼓舞垂髫黔背山農野叟咸以手加額仰而謝天曰天下有眞主矣萬世永賴實天祚明德爲無疆之休矣四方帖然若遠若近並無盜賊泊陛下偏聽姦邪與敵爲地者之語移蹕淮甸諸處凶惡強盜如蝟毛起如蜂屯聚縱火殺掠所在猖獗盜賊在獄問有愧懼以謂朝廷在遠無所依歸遂至是爾臣於二月十八日祇授降到黃榜詔敕云遂假勤王之名公爲聚寇之忠如是則勤王之人皆解體矣臣竊謂自金人圍閉京城天下忠義之士憤懣痛切咸願爭奮故自廣之東西湖之南北福建江淮梯山航海越數千里爭先勤王但當時大臣無遠識見撫大謀略低回曲折懲信誕妄不能撫而用之遂致二聖北狩諸骨肉皆爲劫持豪聯道路當時大臣不出一語使勤王大兵前往救援凡勤王人例遭斥逐未嘗有所稱賞未嘗有所褒助饑餓流離困厄道路羸弱者塡滿溝壑強者盡爲盜賊此非勤王人之罪皆一時措置乖謬耳比來姦邪之臣方爾橫肆敵兵自然得勢強梁惡少無緣殄滅竊念國家聖子神孫繼繼相承涵恩盛德滲漉人心淪浹骨髓今河東河西自保山寨者不知幾千萬人諸處節義大夫不顧其身而自竄其面爭先救駕者不知幾萬數也今陛下以勤王者爲盜賊則保山寨與自竄面者豈不失其心耶此語一出自今而後恐不復肯爲勤王者矣嗚呼得天下有道在得其民得其民有道在得其心陛下若駐蹕淮甸俾順覩之望皇皇之情未有所慰安此人之心也願陛下勿阻遏之以失人心臣仰詳詔諸豈陛下之意皆詞臣失職不能敷繹之過臣願陛下踵代言之臣別降罪己之詔訂過剔之期以大赦元元激切之意陛下還京登樓肆赦則天下之人盡皆盡善盡善遠罪不犯於有司豈復更有爲盜者王室再造大宋中興在此一舉願陛下審斷而力行之若以臣言上嘽陛下之意誅之赦之惟陛下命不報

時有王策者本遼衙將善用兵金以千餘騎付之往來河上澤密遣統制官王師正擒之釋縛解衣坐之堂上爲言契丹本我宋兄弟之國汝何不倡義協討以刷社稷之恥策感泣誓以死報澤時呼策與語策具言敵中虛實澤益喜大舉之計遂決

（簽完小扉云有金人之奚王姓者拘囚在東京與宗澤遺事不同今不取）

資文閣直學士尚書工部侍郎楊時兼侍讀

辛卯金人陷中山府時金人圍久城中糧絕人皆羸困不能執兵城陷金人皆不殺中山自靖康末受圍至是三年乃陷

壬辰詔諸路官吏並聽安撫使便宜節制

甲午詔經筵讀資治通鑑遂以司馬光配饗哲宗廟庭

（光配饗哲宗事見元年六月甲子日別書之此附此）

時上初御經筵侍講王賓講論語首篇至孝弟爲仁之本因以二聖母后爲言上感動涕泣左右侍臣莫不墮淚

（此據紹興十三年正月王賓所奏附見）

侍讀周武仲進讀通鑑上掩卷問曰司馬光何故以紀綱爲禮武仲敷述其義甚詳因爲通鑑解義以進每至安危治亂之機必爲搜遠紹極其規諫焉侍讀朱勝非侍言陛下每稱司馬光度量愈有恨不同時之歎陛下亦知光之所以得名者乎蓋神宗皇帝有以成就之也熙寧間王安石爲行新法光每事以爲非是

神宗猶優容乃更遷擢其居西洛也歲時勞問不絕書成除資政殿學士於是四方稱美遂以司馬相公呼之至元祐中但舉行當時之言耳若方其爭論新法之際便行竄黜謂之立異好勝謂之沽譽貿直謂之不能體國謂之不遵廟處分言章交攻命令切責亦不能成其美矣上皆首久之之非上所建立謂之不能體國謂之不遵廟處分言章交攻命令切責亦不能成其美矣上皆首久之

丙申言者論當今所宜置司討論者凡三事一軍政二財用三官吏望命諸大臣詳議而行之詔軍政委樞密院都副承旨及編修官討論中本院財用委戶部討論中提領措置官官吏委左右司郎討論申本省宰執參定取旨後不果行　承議郎知江州陳彥文復龍圖閣待制以江淮制置使劉光世言其守城之功也　中奉大夫孟宇提點京西北路刑獄公事　朝奉郎許亢宗知壽春府朝奉郎李光知江州亢宗、樂平人靖康初爲起居舍人

（光已見元年六月甲子）

既而言者論二人皆附蔡攸以擢要近及吳敏爲相引蔡黨爲助遂除亢宗右史光南楊淵聖察其朋比故因言竟罷亢宗而逐光天下皆知其爲蔡氏如谷永之附王鳳也乃詔亢宗、光並主管西京嵩山崇福宮

（二人待詞在此月乙巳）

直祕閣向宗恕知眞州宗恕、敏中曾孫也

丁酉初立大小使臣呈試弓馬出官格凡五等自今武臣蔭補親屬必於狀內稱某人或習韜鈐或便弓馬委自本州先行閱試然後保明申奏補官用議者請也　尚書祠部員外郎四川撫諭喻汝礪勒停初汝礪奉詔劉刷四川歲羨欲盡取常平所儲錢徽猷閣直學士知成都府盧法原、轉運判官趙開、靳博文、提點刑獄公事郤伯溫皆持不可汝礪曰常平錢者朝廷五六十年之儲蓄也今朝廷多故天子狩於淮甸而二三大夫持必不移沮格詔旨此謂之忠乎乃作檄以諭之其略曰明皇狩蜀富室竣北德宗幸梁儲峙豐備安有六軍在行滄溟風露取諸外府以饋軍食而謂吾人忍有不令之詞乎又曰今人主威柄移於帥臣之頑愚朝廷號令寡於監司之狂率法源等慫恿共奏汝礪倭墮生事汝礪亦奏劉刷歲計外得錢七百三十餘萬緡又欲增川秤一錄與法秤合何宰相黃潛善以汝礪附李綱不遷都之論惡之乃以汝礪干求差遣營私自便爲言而有此命

（諭堅攜汝礪年譜云尼嗎哈以輕兵趨淮甸金人入城潛善先竄鳥走公賦黃花看欲落詩以譏之黃見之大懼有排公意案汝礪文集此詩紙陽州失守事時當在明年蓋停官後所作非潛善見詩而排之也今不取）

己亥東京留守宗澤復上疏乞車駕還京時澤招撫河南羣盜聚城下又募四方義士合百餘萬

（澤遣事云時京城內外所屯兵凡一百八十萬人恐未能實及此數今但云百餘萬人更俟攷詳）

糧支半歲澤聞兩河州縣金兵不過數萬餘皆脅從召諸將約日渡河諸將皆掩泣聽命澤乃上疏臣聞范仲淹云天下之事有二黨焉一黨曰姑必危言立必危行是用致君於無過盡民於無怨而已天下豈有不治者乎若夫逐言逐行之徒阿諛曲耳大抵危言危行是用致君於無過盡民於無怨而已天下豈有不治者乎若夫逐言逐行之徒阿諛曲必危行王道正直何用曲爲一黨曰逐言易入逐行易合人生安樂何用憂危天下之治亂在二者勝負折隨定所向迎逢苟合君施恩於上而下弗被民懷怨於下而上弗知如是天下豈有不亂者乎今之士大夫志氣每下議論卑隨上者不過持祿保寵下者不過便文自營甘不能留心惻怛爲陛下思承祖宗

二百年大一統基業爲可惜又不爲陛下思父母兄弟與至親天睿蒙塵沙漠翹翹企望天兵救拔之意又不曾爲陛下思祖宗西京園陵寢廟爲敵所占今年寒食節未有祭享之地又不曾爲陛下思京師是天下之本根宗廟朝廷百司倉廩儼然如舊又不曾爲陛下思河北河東京之東西陝右淮甸百萬生靈之衆摧鋒劫殘破之苦但朝進一言暮入一說計較泛舟冒大風險欲南幸湖外此姦邪之謀耳臣嘗思之是一欲爲敵人方便之計二爲姦邪親屬皆先已津置在南嗟乎爲臣不忠不義乃至於此孔子所謂苟患失之無所不至正謂是也臣夙夜痛心泣血誠竭愚忠爲陛下保護京城自去年秋冬今春又三月矣農務是時陛下不早回九重則天下靡有定止臣不勝憤懣激切再瀆天聽狂妄干冒書俟鼎鑊時上還中使諭燦覽詔書荼藥撫諭澤上表謝又疏請上還京師且言易曰幾者動之微吉之先見者也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孟子曰雖有鎡基不如待時蓋天下之事見幾而爲之待時而措之則事無不成苟或失焉必至汗漫委靡而不振矣方今鑾輿之下民俗安靖宗廟社稷儼然如故以致牧復伊洛而金人過河掠蔽滑臺而敵騎屢敗河東河北山寨義民數萬人至臣處乞出給榜旗引領舉踵日望官兵之至皆欲殺力協心埽蕩強敵以幾言之則大宋中興之盛於是乎先見矣以時言之則敵國敗衄之期於是乎可必矣惟在陛下見幾乘時早還華闕與忠臣義士究圖事功則一舉萬全可以驅強敵而成中興也或者以謂自揚至汴時有小寇盜屬車之來途中不能無廣臣謂造此言者乃姦險之人自爲身謀爾殊不知寇賊所以作者緣法駕久離外郡國勢未強天下不能定於一故時有竊發之事乃若六龍來復宅中圖大則比屋歡呼人各歸業強不陵弱衆不暴寡豈復有盜賊耶此事甚易明此理甚易知然而姦邪之蔽於聲私往往不肯開陳而力爲陛下詳說者惟老臣而已臣所以再三言之者豈好辯哉恭念祖宗二百年衣都不忍爲姦臣委去也崇念陛下順明齊聖之資不忍爲姦臣蔽蒙也念赤子之嗷嗷不忍爲姦臣坐視而不救也念敵騎縱橫不忍爲姦臣縱敵而不殺也伏願陛下念茲在茲斷自淵衷速回鑾輿上以對祖宗之神靈下以慰黎元之懷想外以平強鄰之侮拂則天下大定指日可期書曰敬天之命惟時惟幾望陛下圖神而三復之臣今還僚史呼延次升及臣之子頵詣行闕以聞又疏曰臣得范瓊等敘說所統軍兵有海內招安使臣水軍奉聖旨令於儀眞駐劄教習水戰控捉上流於三月八日已到眞州臣讀此悟而不知處置之臣誰爲陛下建此議也且王者無外其規模約束當使守此四裔昔楚人城鄧史猶鄧之況陛下苞有九有之時可規規子子爲偏霸之事乎茲豈愉人之欲虛張敵勢以爲可防其意望遠延六龍進發之期爾殊不知此聲一傳則四方驚愕必以爲中原不守遂爲江寧控捉之計如是則何以綏定四方之戀乎蓋天子爲君萬邦爲民父母陛下回鑾作民父母陛下回鑾登樓肆赦則普率之人欣欣而相告曰天子宅中圖大則萬邦罔不率俾矣元后正位不承則兆民駸駸於變時雍矣夫如是臣將見強敵不足滅而中興之功興天地比崇若使范瓊教習水戰是聖心猶豫尚緩還期則中外播聞愈自惱怯萬國何自而咸寧乎此臣所以扶曰注望屬車之塵不忘夙夜伏願陛下明詔范瓊即日整促人馬不須更習水戰祇備扈駕歸御京闕毋使葦黎百姓齊咨涕泣則豈惟老臣之幸實天下萬世之幸又表曰

臣言屢奏囊封疊干辰嚴聖主未頒於明命憑臣敢避於嚴誅謹摭悃愊之誠再瀆高明之聽願從人欲以格天麻中謝縞以京師爲諸夏本根元后作斯民父母本根如已深固則枝葉自蕃扶疏父母若未安寧則子孫無緣泰定茲實簡編之成理蓋非里巷之浮言始陛下踐祚於應天萬方皆欣其有主近陛下駐蹕於淮甸百姓因此而致疑何前日之都縣靖其而近時之盜賊荒檄由勤王者弗恤興救援者縻憚貽主上遠父與兄乃巡南服助姦臣賊壻與子欲棄中原百爲祇肆於誕謾一事罔由於誠智迹狀如此情意可知伏望陛下斷自淵衷早回法駕據本根而致治體父母以視民俾民人自勉勉以來王皇天亦穠穠而降福澤滂流端門之赦獻收寰宇之心俗既遠鄙以歸農敵以望風而遁迹玉室自茲再造大宋由是中興黎民時雍萬世永賴果臣有飾非之語則臣甘誤國之誅狂妄奏陳惶懼流涕臣無任

庚子河南統制官翟進復入西京先是金人所命陝西諸路選鋒都統員勒洛索入犯既得秦州隴右大震熙河經略使張深爲軍民爲城守計遣兵馬都監劉惟輔將三千人騎襲之自千秋潰歸之餘兵籍失八九僞有惟輔一軍可用金前軍逾鞏州距熙纔百里惟輔閑軍熟羊城以千一百騎夜趨新店金兵自入陝西所過城邑輒下未嘗有迎敵者故恃勝不虞黎明軍進短兵相接殺傷大半會推輔舞稍刺其先鋒將貝勒哈落明庭筠吳玠功績記云惟輔刺其帥黑風大王張鈞擒中興忠義錄作黑毅大王二書不同張匯編鑒云進表元年尼瑪哈以萬戶洛索爲陝西都統又以萬戶麻里平貝勒哈落副之即此人也案哈落名今改正姑存原註　壓遏金人於隴凡數千相拒於龍門石道中興進鋒將士力戰破之金人退保洛城宿軍渠帥提轄京西北路制置便都轄興金人巷戰遂復洛城時金人益出精兵自河陽南城至白馬坡營壘相望距洛不遠十數里復欲規規進取去案進入河南因尼瑪哈之去乘虛取之所謂轄戰之兵恐是金人所圍小將耳今附著此更須參攷　宗維留完顏宗弼屯河間府左監軍完顏希尹右都監耶律伊都屯河南白馬寺以待世宗之至且與進相持既而張深以功升端明殿學士癸卯東京東路轉運副使權知青州柴天因兼權本路制置使初爲進之掠濱、棣二州也其衆皆面刺字曰不負趙王以示忠赤進自稱統制濱州軍有朝散大夫劉洪道者益都人中進士第靖康中自吏部員外郎除主管成都等路茶馬未行爲金所執進攻濼縣之金寨得之時洪道方持喪進假洪道起復朝護大夫直龍圖爲統制司計議官權知青州言於朝乃改天因權制置使而以洪道知青州案史洪道撫司公事　趙甡之遺史提遺實監六部渠閣陳爲金人所執進得之言於東京留守杜充以洪道知青州案史洪道久歷清顯此節乃出於朝命又杜充亦未在東京皆本誤也今修潤令不牴牾洪道三年正月始至青州　河東制置使趙宗印自襄陽移屯鄧州守臣席益請之也

丙午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何稟爲觀文殿大學士提舉成都府玉局觀中書侍郎陳過庭爲資政殿

640

大學士提舉江州太平觀同知樞密院事高昌爲資政殿學士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禦已沒於金而朝廷未知昌亦爲絳人所殺久矣。（遇赦四年六月丙辰紹興元年四月癸亥嘉元年四月己巳贈官。）

丁未兩浙東路馬步軍副總管楊應誠假刑部尚書充大金高麗國信使應誠、景宗曾孫。（欽宗靖康人質金皇后弟仕至通議）軍回後。宣和間嘗爲部使者至是爲安撫使覆汝文所抑不能堪乃應詔使絕域謂嘗隨其父任遼東熟知敵情若自高麗至女眞其路甚徑請身使三韓結雞林以圖迎二聖汝文奏應誠欺罔君父自爲身謀若高麗辭以大國假道以至燕雲而金人卻請問津以親吳越將何詞以對決辱命取侮遠夷臣已檄明州若應誠至毋濟其行不報應誠聞之遂與副使韓衍、書狀官孟健自杭州登海船以往健、海州人時爲太學博士。監察御史張守守殿中侍御史。

辛亥捧日天武四廂都指揮使定武軍承宣使御營使司都統制范瓊權同主侍衛步軍司公事瓊自京西還朝廷令屯眞州撫造舟船故有是命。詔前降蔡京父子及王黼恩澤授官本宗有服親不許注授親民差遣指揮勿行。（納言未見。）初金國知樞密院劉彥宗建議試河北舉人於燕山傳檄諸州搜索又謫北科役以誘之命官卽竹林寺校試北人以詞賦南人以經義詞賦及策論。是日始揭榜得士甚衆彥宗云。第一番進士覓取誘之。（此據趙子砥錄盧法原撰神道碑、續資治通鑑長編紀事本末、宋史紀事本末、三朝北盟會編、金史等書參修。其所記頗詳。但不著子砥此時在燕又其所記有誤今不盡取。）

三月二十七日開院北人四百人取六分南人六千七十人取五百七十人並皆推恩然南人就試者無幾有如許人必子砥所記有誤今不盡取。

是月石壕尉李彥仙復陝州初彥仙既聚兵會金人用陝降者守陝使招集散亡彥仙陰納士數百至是乘虛趣陝南郭夜潛師自河薄東北隅因所納士以入金兵敗棄陝去吏行文書請州印章彥仙曰吾以知陝州兼安撫司事彥仙以信義治陝不終毫髮之私興其下同甘苦由是人多歸之鄜與在神穀山聞彥仙得陝州乃以其衆來歸願受節制彥仙辟與守此第用吾印吾敢佩太守印章耶事聞卽以彥仙知陝州統領河北忠義軍馬屯三門。（鄜與初見元年五月末三門鎮屬平陸縣。）信王榛既倡義起兵卽遣使聞於朝猶慮其不達乃與武翼大夫趙邦傑間道赴行在奏略曰自金人劫遷二聖舉族三千餘口悉驅而北臣至慶源府謀竄得免今在五馬山臣竊見邦傑與貶竄之心堅若金石臣自陷金營頗知其虛實敵今稍惰皆懷歸心且屢敗於西夏而契丹亦出攻之今河北河東十陷七八惟山西一帶諸寨鄉兵約十餘萬力與敵抗但晝夜暴露民事失時率皆困窘衆關戎器臣多方存恤借補官資使忠義之徒竭節不變惟望朝廷早遣兵來援不然久之恐反爲敵用則河南難保宜乘此時速取所失州縣以副民望臣願陛下念祖宗艱難之艱二聖播遷之艱於布衣小官中選其先公後私爲國家效死之人付以事權卽下明詔委臣總大軍興諸寨鄉兵約日齊舉決見成功仍給空名誥敕二萬道及河東河北兵馬元帥印付臣佩之臣粉骨碎首所不敢惮況於陛下以禮言則君臣

以義言則兄弟其憂國念親之心悲想無異興言及此不覺流涕先以其疏附東京斷宗澤以聞。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十五

【建炎二年】夏四月甲寅朔磁州統制官趙世隆以所部詣宗澤降世隆本磁州書佐澤在磁以爲中軍將澤既去磁以州事付兵馬鈐轄李侃金人圍磁州急州有禁兵有民兵甚衆禁兵恐其勢盛將校郭進乃作亂世隆與進謀遂殺侃以通判趙子節權州事。（耿延禧建炎中興記云宗澤起兵盜取磁之府庫金銀以行。此未知卽周武仲所請否當攷。武仲通請已附今年二月辛酉。）

爲守禦之具上命劉衍潛不從至南京亦不聞潛以軍實輸官案澤去郡既以李侃權州則子節所云恐未必信今不取。

至是世隆與其弟世興將三千人歸澤將士頗疑之澤曰世隆吾一校耳必無他有所訴也乙卯世隆入拜澤面詰之世隆辭服澤笑曰河北陷沒而吾宋法令上下之分亦陷沒耶命引出斬之時衆兵露刃於庭世興佩刀侍側左右皆懼澤徐語世興曰汝兄犯法當誅汝能奮志立功足以雪恥世興感泣會滑州報敵騎圍屯城下澤謂世興曰試爲我取滑州世興忻然受命。

丙辰詔文臣從官至牧守武臣管軍至遙郡各薦所知二人蓋爲二籍一留禁中一付三省樞密院遇監司帥守將官鈐轄有闕於所舉人內擢用之犯贓還坐卽罪狀及法不當得之人者毋得舉用議者請也。

庚午，趙世與至滑州，掩敵不備，急攻之，斬首數百，得州以歸。宗澤復厚賜之。時有降寇趙海者，屯板橋，輒壅路以阻行者。皆軍間剽奪者八人過其壘，海怒而擊之，殺數人。海具伏，即械之，繫獄。客曰：彼甲士甚衆，姑徐圖之。澤笑謂其次將曰：須衆還營，明日誅海於市。聞者股慄。統制官楊進屯城南，王善者有衆二千餘，皆山東游手之人。先進來降，屯城北，二人氣不相下。一日，各率所部千餘相拒於天津橋，鄰人頗恐。澤以片紙諭之曰：爲國之心，固如是耶？當戰陣立功時，勝負自見。二人相視，愧沮而退。

己未，詔除京畿東西、河東北、陝西路許置巡社外，餘路依先降指揮並罷。時言者以爲巡社之設，利於西北，而不利於東南。蓋西北俗尚強悍，今遣敵兵侵掠，人思用命，皆有鬬志。今東南之俗，人多不願，州郡彊使入社，亦非樂從。逼人殺獲，頗弊。因此稍長，國威則河北之效已可見矣。如東南勝負，人多不願，州郡彊使入社，亦非樂從。逼於官司，驅率勢莫能免。今日駐蹕淮甸，特東南以安民心，未宜騷動。欲望將先降在圍指揮，更不施行。及於武臣提刑銜內除去所帶四字，故有是命。先是，杭、温二州言已就緒，詔許存圍，至是亦罷。熊克小歷已采。

註：依舊餘路，雖而不置（京東東西，戴也。克又云時杭、温二州，順存圍指揮，更不施行，則前此蓋許之。今又令罷，非此時始請也。又（案）罷諸路巡社及基去冬指揮，今但不許陳乞，在前年克失於詳致，故所書乖誤。諸陝西河北巡社，乃基去冬指揮，今但不許陳乞，在前年克失於詳致，故所書乖誤。是

壬申，詔：「朕每退朝，押班以下奏事，亦正衣冠再坐而聽。未嘗興之欲，貶多坐緩。若小閤筆硯外不設長物，靜思軍國大事，或閱章疏，宮人有來奏事者，亦出閤子外處分畢，而後入。每日如是。上恭己勤政如此。（中興聖政臣圖正等）曰：閻帝之臨著矣，侯業創業，以尚馬擊色遠其非，鴻之小者也，劉略嘗敢如此，亦可謂聖人之規矣。非聖武英斷，絕其萌芽，則基亂階禍，將何所不至。嗚呼！方其倘顏色，慢方務，能絕之尚已難矣。又暴其情狀，書當大臣，豈不畏難復至於清心寡欲，所謂擊色皆中興之本，臣是以論者之特詳乎。

傳論說古今以才藝自貴，則其禍必易測。建炎之初，天子勵精求治，面容者被隆詳言，故所書乖誤。

乙丑，上諭輔臣曰：朕每退朝，押班以下奏事，亦正衣冠再坐而聽。未嘗興之欲，貶多坐緩。若小閤筆硯外不設長物，靜思軍國大事，或閱章疏，宮人有來奏事者，亦出閤子外處分畢，而後入。每日如是。上恭己勤政如此。（中興聖政臣圖正等）曰：閻帝之臨著矣，侯業創業，以尚馬擊色遠其非，鴻之小者也，劉略嘗敢如此，亦可謂聖人之規矣。非聖武英斷，絕其萌芽，則基亂階禍，將何所不至。嗚呼！方其倘顏色，慢方務，能絕之尚已難矣。又暴其情狀，書當大臣，豈不畏難復至於清心寡欲，所謂擊色皆中興之本，臣是以論者之特詳乎。

丙寅，京西北路制置使翟進襲金人於河南，敗績。時御營左翼軍統制官韓世忠至西京，會進及大名府路都總管司統領官孟世寧、京城都巡檢使丁進與金戰，進夜襲左監軍完顏希尹營，敗。進又導世忠與金戰於文家寺，會丁進失期，而統領官閻門宣贊舍人陳思恭以後軍先退，王師敗。金乘勝追擊，至永安後澗，世忠被矢如蝟，其將張遇以所部救之，乃力戰得免。思恭、世儒孫也。世儒落魄人，故相執中子。世忠還東京，請先退者一軍，皆斬左右趾以徇。於是世忠與丁進不和，軍士相擊，無復鬬志。世忠收餘兵數千人南歸，希尹復入西京。宗澤奏以保平軍承宣使主管侍衛步軍司公事，開勃爲保護陵寢使。時隴右都護張嚴追洛索及鳳翔境上嚴銳憝帥，而熙河兵馬都監劉惟輔不欲聽嚴節制，乃自別道，由吳山出寶雞，擊敵游騎，嚴擁大兵及敵於五里坡，洛索知之，伏兵坡下，嚴與澤原統制官曲端期而不至，徑前遇伏，戰不利，嚴死之。惟輔自右翼寨遁歸。先是，端治兵澤原，招流民潛卒，所過人供糧秸，道不拾遺。至是，端屯軍麻務鎮，聞嚴死，敵遊騎犯澤原，潰第十二副將秉義郎吳玠據清溪嶺逆拒之，將戰，其矛兵三百餘人皆潰。玠率餘兵猝擊大破之。金兵乃去。端鎮戎人知書，等屬文，且長於兵略。玠、隨千人初以

綾錦院依限織進。初，命監織錦院姜煥擇良工就御前軍器所專織戰袍，欲以賜有功將士。中書侍郎張慤等言於上曰：前日中人因事輒置局，紊亂紀綱，不可不深鑒。今若以織文責綾錦院，程限則事歸有司，於體爲正。上曰：甚善。故有是命。（中興聖政臣圖正等）曰：臣聞明主之治亂也，審而守法度也堅，審而守法度也堅，故能心弗惑於事，而常成。慤於細務，豈矛之開，不可勝也，夫取丁於織錦院而織袍於軍器所，又以監功出常人數之誠，若無甚害，然太上皇帝毅然改令，不使終日何哉？官失其守而事奪於貴臣，司廢其職而利出於一切，則亂由之而作，有不難矣。嗚呼！治亂之機，如此其微也，非明主其孰察之。

庚申，上諭大臣曰：故事，端午能講筵至中秋開。朕以寡昧，遇茲艱難，知學先王之道爲有益。方孜孜講史，若經筵暫輟，則有疑無質，徒費日力。朕欲勿能，可乎？大臣皆稱善。乃詔勿能。時上在宮中，內侍有言講讀官某人敷陳甚善，陛下亦必謂然。臣今擬獎諭，當以進。上曰：此當出自朕意，若降詔，當自有學士爲辭。小臣豈宜不安分如此。是後不許妄言。乃退。案是時周武仲、朱勝非、王賓、楊時在經筵，皆名臣，而武仲入已在告，未知所指何人。

甲子，詔三省樞密人吏該遇恩遷官而礙於法者，並令回授有服親。初，上登極覃恩，自朝請大夫已上皆轉行，至是省吏當遷，而吏部尚書周武仲言：未敢擬轉，執政進呈。上曰：吏雖該恩，豈宜與士大夫等。乃有是命。

乙丑，上諭輔臣曰：朕每退朝，押班以下奏事，亦正衣冠再坐而聽。未嘗興之欲，貶多坐緩。若小閤筆硯外不設長物，靜思軍國大事，或閱章疏，宮人有來奏事者，亦出閤子外處分畢，而後入。每日如是。上恭己勤政如此。（中興聖政臣圖正等）曰：閻帝之臨著矣，侯業創業，以尚馬擊色遠其非，鴻之小者也，劉略嘗敢如此，亦可謂聖人之規矣。非聖武英斷，絕其萌芽，則基亂階禍，將何所不至。嗚呼！方其倘顏色，慢方務，能絕之尚已難矣。又暴其情狀，書當大臣，豈不畏難復至於清心寡欲，所謂擊色皆中興之本，臣是以論者之特詳乎。

丙寅，京西北路制置使翟進襲金人於河南，敗績。時御營左翼軍統制官韓世忠至西京，會進及大名府路都總管司統領官孟世寧、京城都巡檢使丁進與金戰，進夜襲左監軍完顏希尹營，敗。進又導世忠與金戰於文家寺，會丁進失期，而統領官閻門宣贊舍人陳思恭以後軍先退，王師敗。金乘勝追擊，至永安後澗，世忠被矢如蝟，其將張遇以所部救之，乃力戰得免。思恭、世儒孫也。世儒落魄人，故相執中子。世忠還東京，請先退者一軍，皆斬左右趾以徇。於是世忠與丁進不和，軍士相擊，無復鬬志。世忠收餘兵數千人南歸，希尹復入西京。宗澤奏以保平軍承宣使主管侍衛步軍司公事，開勃爲保護陵寢使。時隴右都護張嚴追洛索及鳳翔境上，嚴銳憝帥，而熙河兵馬都監劉惟輔不欲聽嚴節制，乃自別道，由吳山出寶雞，擊敵游騎，嚴擁大兵及敵於五里坡，洛索知之，伏兵坡下，嚴與澤原統制官曲端期而不至，徑前遇伏，戰不利，嚴死之。惟輔自右翼寨遁歸。先是，端治兵澤原，招流民潛卒，所過人供糧秸，道不拾遺。至是，端屯軍麻務鎮，聞嚴死，敵遊騎犯澤原，潰第十二副將秉義郎吳玠據清溪嶺逆拒之，將戰，其矛兵三百餘人皆潰。玠率餘兵猝擊大破之。金兵乃去。端鎮戎人知書，等屬文，且長於兵略。玠、隨千人初以

良家子從征西夏、方臘、戰屢有功。左副元帥宗維剛嚴死。自平陸渡河歸營中。左監軍完顏希尹、右都監耶律伊都出宗維渡河。亦棄西京去。圍萬戶寨旱瑪勒戊河陽。　言者論近日帥守之棄城者。習以成風。如鄧雍之於荊南。何志同之於潁昌。趙子崧之於鎮江。皆擁兵先遁。今則安居薄責。而未正其罪。如康允之之於海春。陳達文之於九江。以數千之疲旅。捍十萬之強寇。而允之止遷一職。達文才復舊官。議者惑焉。不係種稻地。分卽乞令依舊。雄州開鑿塘濼。亦有菱芡蓮藕魚蝦之利。可以及民。仍免一年租賦。以爲人工之費。詔諸州相度。後不行。　初。鴻臚寺丞趙子砥從軍至燕山。久之。欲遁歸。乃結歸朝官忠翊郎朱寶、國、承信郎王孝安至中京。得上皇宸翰。是日。子砥發燕山。八月庚申至揚州。

辛巳。有羣盜蠶九朵花。焚陽縣。

癸未。孫琦拔唐州。

是月。祕書省正字富直柔爲校書郎。此據本書題名。　皇弟檢校太傅封陽昭化軍節度使信王榛爲河外兵馬都元帥。初。馬擴自五馬山以麾下五百人渡河。至東京見宗澤。至是始赴行在。從者不滿百人。擴既見。出奉事黃潛善等皆疑非眞。天子識其字。卽有是命。制詞略曰。寵封章之近奏。知行役之獨賢。慨然壯懷。於是擴自武功大夫和州防禦副使特遷拱衛大夫利州觀察使樞密副都承旨元帥府馬步軍都總管。擴將行。上奏略曰。臣疏遠小人。陛下斷以不疑。付以閫外之事。願鑒前世之成敗。明當世之嫌疑。俾臣得效愚忠。畢意攻取。今王師大舉。機會神速。軍期文字。不可少緩。若依常制下都堂等處。然後以達天聽。則事涉疑似。或欲規避者。定遲巡緩匿。不以進呈。望令專置一司。不限晝夜。晝時通進。又言。自唐以來。用中貴人監軍。事權壓肘。每致敗事。伏望聖斷。能差中貴監軍。及選給器械。凡四事。上皆從之。又許擴過河。得便宜從事。時潛善與汪伯彥終以爲疑。乃以烏合之兵付擴。且密授朝旨。使譏察之。擴行。復令聽諸路帥臣節制。擴知事變。遂以其軍屯於大名。　張克小麻賊信王除河北元帥在八月。(案)紹興元年五月馬擴屬官方俊良家乞恩澤狀云。延炎二年七月。河北節制經略軍馬。擴中奏起復從軍。前去至當年八月。到大名府。節制陽縣駐劄。詳此。則信王除帥當在七月。而紹興五年七月五日臣僚上言。東京留守宗澤復抗疏請上還京。且言。臣竊見漢光武用寇恂爲潁川太守。因從車駕幸隗囂。潁川盜賊皆起。帝顧謂恂曰。潁川迫近京師。當以時定。獨卿能平之。恂對曰。潁川惡少輕剽。奚能爲哉。但聞陛下有事隴蜀。故乘間竊發耳。若乘兵南向。賊必悍怖。歸死。臣願執銳前驅。帝卽日命駕南征。盜賊悉降。遂建東漢中興之業。臣竊見近日有招安到丁進者數十萬衆。願爲陛下守護京城。又李成、張用、曹成、馬友、王善、楊進等領衆百萬。亦願率衆渡河。卽絕強敵。又沒角牛楊進等領衆百萬。亦願率衆望聖斷。能差中貴監軍。及選給器械。凡四事。上皆從之。又許擴過河。得便宜從事。時潛善與汪伯彥終以爲疑。乃以烏合之兵付擴。且密授朝旨。使譏察之。擴行。復令聽諸路帥臣節制。擴知事變。遂以其軍屯於大名。　張克小麻賊信王除河北元帥在八月。(案)紹興元年五月。

苟怠兩河山寨之心。與汨萬民敵愾之氣。則天下危矣。願陛下毋循東晉旣渡之轍。臣老矣。不勝至誠惻怛懇切之至。願陛下哀憐之。奏未至。會尙書右丞許翰建請渡江。宰相黃潛善持不可。朝廷旣得信王榛奏。或言榛有渡河入京城之謀。乙酉。下詔還京。略曰。朕卽位之初。路嗣近服。會李綱上江左之章。繼執南陽之議。鳩工蔵事。逢失時幾。旋爲淮甸之行。就弭寇攘之忠。守中原而弗遠。見朕意之所存。昨稽時措之宜。默辨言還之計。設施有序。播告未先。或者不知。尙乃有請。可無委積。以謹備慮。宜令發運司盡起淮浙入京物料及軍器輜重等物。以次發遣赴京師。朕將還闕。巷謁宗廟。仍令三省樞密院御營使司條具合行事件。應臣僚將士。自應天府扈從至揚州者。並進官一等。遂罷張衡爲資政殿學士。提舉杭州洞霄宮。焉衡之執政也。凡有大政事。必請閒極論。欄前。黃潛善、汪伯彥惡其異己。每排抑之。至是因下詔還京。而有是命。　監孫琦破宿山縣。

丙戌。詔後舉科場講元祐詩賦經術兼收之制。中書省請習詩賦舉人不兼經義。經義人止習一經。解試省試。並計數各取。通定高下。禮部侍郎王綸請前降舉人不習詞賦者。近四十年。綰在後省。嘗爲上言。經義當用古注。不可取王氏說。上以爲然。至是申明行舉人不習詞賦者近四十年。綰在後省。嘗爲上言。經義當用古注。不可取王氏說。上以爲然。至是申明行下。　詔人戶養馬。官司毋得拘籍差雇。俟其漸蕃。以優直市之。　祕書省正字馮檝獻書於黃潛善曰。伏覩昨晚出黃榜。降詔欲擇日還闕。東來從衛官吏士。無不欣喜。西北尤以近鄉。倍極踴躍。以檝計之。闕未可還。萬一駕到東京。而金人秋後再來。不知吾兵何以當之。吾兵或不可當。而復爲避地計。今蔡、汴兩河。已漸湮塞。其或被其斷絕水道。雖避地亦不能。此不得不慮也。假如今日。駐蹕維揚。亦未爲得策。倘主上堅欲以馬上治之。不許遷徙。但當留兵將及宰執中請練邊事運籌帷幄之人。從駕居此。專務講武。以爲戰守之備。其餘宗廟百官。盡令過江。於建康置司。至於財用百物。除留贍軍費用外。亦盡藏之建康府庫。應幾緩急過敵。可戰則戰。可守則守。度不可戰守而欲動。則動亦易行。而無牽制之累。機遂寧人也。

戊子。翰林學士朱勝非守尙書右丞。始上欲擢吏部尙書周武仲爲執政。及是武仲以病在告。上諭知閤門事韓恕曰。武仲若出。可先期以聞。而武仲不能朝矣。　詔。東南諸路贍學錢。令發運司拘收充羅本一年。　祕閣修撰知揚州呂源添差江淮等路制置發運副使。中大夫黃顯直龍圖閣。知揚州。顯。漳州人。靖康中。嘗爲司農少卿。能去至是。黃潛善薦用之。顯之除。日麻不載。今因呂源改命。並書之。顯代源。此時維揚不容二日國守也。顯事迹不見於史。詔旨宣和四年四月己酉。顯以編建運判發乞回建寧。自云世掌州。後爲戶部倉部郎官。大府司農少卿。靖康元年八月罷。未知此時爲何官。今所書宣麻。用紹興元年十月癸未刑部檢舉復官狀參攷修入。據克小麻。源除發副在甲午。今從日麻。

己丑。詔曰。今應驛馬遞卒。著並權住。此以紹興三年七月丁卯湖南安撫司奏狀修入。是日。宗澤再奏乞增濬龍德。而改建寶籙宮。使天下知陛下孝於父而悌於兄。乞自御前處分。不報。又上疏言。臣聞孟子言。術不可不愼也。矢人惟恐不傷人。函人惟恐傷人。巫匠亦然。臣因斯語。始知人心所存之邪正。與所作之是非。若以貨概之。了然區分。始辨黑白。夫忠義之人。動容周旋。無非忠義。而不忠義之事。無自入焉。故其於上下。愛戴保護。不啻圄

人。惟恐其傷之也。彼不忠不義之人。動容周旋。亦無非不忠不義。而忠義之道。無自入焉。故其於上下。毀裂擯棄。不啻矢人。惟恐其不傷之也。恭惟我國家。曩緣強敵肆橫。殘破州縣。圍閉京城。劫掠邀求。靡有紀極。以至強迎二聖后妃。親王與諸天眷。蒙塵北去。凡忠義之士。莫不痛心疾首。泣血奮勵。佐佑陛下。張皇六師。震讋神武。總領雄豺之士。堙渤沙漠。迎奉二聖。來歸京師。俾中原生靈。還定安集。罔或流散。愛戴其上。保護其下。夙夜念念。如函人焉。惟恐其或傷之也。其不忠不義者。但知持祿保寵。動爲身謀。謂我祖宗二百年大一統基業。不足惜。謂我京師宗廟朝廷府藏。不足懇。謂二聖后妃親王天眷。不足救。謂諸帝后諸山陵園寢。不足護。謂周室中興。不足紹。謂憯惠覆轍。不足鑒。謂巡狩之名。爲可效。謂偏地之伯。爲可述。儲金幣以爲敵賚。椿器械以爲敵用。禁守衛之招募。廬勇敢之捷敵也。捨保甲以助軍。盧流移之安業也。欺罔天聽。凌蔑下民。凡誤國之事。無不爲之。猶矢人焉。惟恐其或不傷之也。臣願陛下驗已試之迹。以道槩之。則人心所存之邪正。與所作之是非。自然區分。無足疑也。臣衰老屏慴。誤蒙陛下識擢。俾圖守京城。彙開封尹。臣砥礪漸竭。知無不爲。惟恐失措。有誤國家大計。然臣每所申奏。若非陛下察臣斷斷孤忠。恢開聖聽。臣悄悄見憧憧。天地之大德。讎復靡日。月之大明。照臨臣興。血風當資砧斧。糜粉萬狀矣。尙安能爲陛下保嶽尹正。使京城市井里巷。安居樂業。熙熙嚶嚶。如我祖宗太平之時。臣之至此。豈止誇奮盛饌而已耶。臣願陛下六龍萬乘。早歸大內。下慰四海生靈涕血怨切之望。臣之言此。實出惻誠。痛切憤悶。以不避姦邪誣誣。不避罔犯誅戮。臣願陛下降臣此言。榜之朝堂。俾應在朝臣僚。實封章疏。指摘臣言。如臣言稍涉猜妄乞正典刑。明臣罪惡。如臣言果符忠義。乞降詔救。明告四疆之期。應安天下之驗。此事甚大。悉俟睿慈洞察。勿貳勿疑。取進止。又疏曰。臣犬馬之年。已七十矣。陛下不知臣衰老無用。付之東京留鎭。臣自去年七月到任。夙夜究心。營繕樓櫓城壁。增除宮禁闕廷。分布柵寨。訓練士卒。教習車陣。比及終冬。諸事稍稍就緒。都城帖然。風物如舊。人人延頸跂踵。日俟望聖駕還闕。臣以故自今年正月三日兩次遣屬吏及臣之子捧表遠詣行在投進。祈請車駕西上。歸肆大赦於宣德門。使天下曉然皆知陛下言旋舊都。再造王室。命令用是通達。盜賊用是消弭。無復有方命阻兵之患。然後容臣爲陛下條畫措置。遣朦陳請。道一使泛海道入高麗。諭以元豐講好之舊。令出兵攻金人之西。又復遣官從閒道趨河東。諭折氏修其貢職。以固吾圍。使三面交攻金人。令彼應敵不暇。吾方大舉六月之師。一道由滑、濬。一道出懷、衛。涉河並進。北首燕路。訪大遼子孫。興滅繼絕。約爲與國。則燕、薊之感恩荷德。不忠不爲吾用。如此則金人勢必孤窮。自可撫而臣之。二聖天眷。自此決有歸期。兩河故境。自此決可收復。而況兩河之人。感祖宗二百年涵養之澤。雖陷敵踰年。而藏宋之心。初無攜貳。使吾大兵渡河而戰。則東北人民。必有背敵歸我。前徒倒戈。攻於後以北。誰不願爲吾死。孟子曰。雖有智慧。不如乘勢。雖有鎡基。不如待時。今時則易然也。臣嘗以今日時勢觀之。天意悔禍。人心固結。雖三尺童子。爭欲奮臂鼓勇。又況當六月宜王北伐之時。機會開不容髮。陛下何憚而不亟還京師。使臣獲奉咫尺之威。請借箸以籌。黃帝書曰。日中必彗。操刀必割。此言時不可失也。諺曰。當斷不斷。反受其亂。此言斷不誣也。今日之事。臣願陛下以時果斷而行之。毋惑讒邪之言。毋沮

忠疑之論。傥陛下以臣言爲是。願大鑒即日還京。使臣爲陛下得盡盡計。若陛下以臣言爲非。願陛下即日放能老臣。或重竄責臣所不辭。惟明主可與忠言。臣故昧死以聞。上優詔答之。

辛卯。陝西、京東諸路及東京、北京留守並奏金人分道渡河。詔遣御營左軍統制韓世忠、主管侍衛步軍司公事閻孝忠率所部迎敵。命宗澤遣本司統制官楊進等援之。先是。澤聞河北都統制王彥聚兵太行山。即以彥爲武功大夫忠州防禦使。制置兩河軍事。彥所部勇士萬數。以其面刺八字。故號八字軍。彥方結諸路山水寨民兵。約日進發。上奏曰。臣聞詩甲治兵。約日大舉。欲趨太原。澤亦與諸將議六月起師。且結諸路。於小雅。載六月宣王北伐之事。蓋獫狁以弓矢馬騎爲先。而當六月敵蒸之時。皆難於致用。故宣王乘時行師。終於薄伐獫狁。以建中興之功。臣自留守京師。夙夜匪懈。經畫軍旅。近據諸路探報。敵勢窮促。可以進兵。臣欲乘此暑月。遣王彥等自滑州渡河。取懷、衛、溳、相等處。遣馬再興等自鄭州。直擣西京陵寢。遣馬擴等自大名取洺、趙。眞定。楊進、王善、丁進、李貴等諸頭項各以所領兵分路並進。既過河。則山寨忠義之民。相應者不啻百萬。契丹、漢兒亦必同心抵禦。金人事繫有緒。臣乞朝廷遣使聲言。立契丹天祚之後。講好且興滅繼絕。是王政所先。以歸天下之心也。況使金人駭聞。自相攜武耶。仍乞遣知幾辯博之士。西使夏。東使高麗。喻以禍福。兩國素蒙我宋厚恩。必出兵同加掩擊。若然。則二聖有回鑾之期。兩河可以安貼。陛下中興之功。遠過周宣之世矣。臣犬馬之齒。今年七十矣。勉竭疲駑。區區愚忠。所見如此。臣願陛下早降回鑾之詔。以繫天下之心。臣當躬冒矢石。爲諸將先。若陛下聽從臣言。容臣措畫。則臣謂我宋中興之業。必可立致。若陛下不以臣言爲可用。則願賜骸骨。放歸田里。讀歌擊壤。以盡殘年。翰林上潛天聽。新請使。京東西路提點刑獄公事程昌寓言。州郡聞軍器乏少。請各以堅韌之木。廣置棍棒。蓋鐵騎衝擊不能犯。惟棍棒可以禦。其不日可辦。從之。賊斬賽破光山縣。

戊戌。河北制置使王彥以八字軍屯河南。時宗澤以彥孤軍無援。不可獨進。乃以書延彥計事。遂合諸寨兵萬餘人。以是日濟河。後五日。彥至京師。澤大喜。謂以京師國家根本。宜宿兵近甸。遂命其軍屯滑州之沙店。

壬寅。中書侍郎兼御營副使提舉措置戶部財用張慤薨。慤立朝。謂謂有大臣節。不可下以私。惟善許及衡。與許翰論事頗合。自爲執政。諫諍愈切。無所顧避。時黃潛善當國。專務巽懌。慤每論事。必力爭。雖言不行。而不少屈。秉政未幾。遽薨於位。士民皆痛惜之。不敢少忤其意。惟慤以直道自持。事無可否。輒言不行。而不少屈。秉政未幾。遽薨於位。士民皆痛惜之。

此以經附傳及續小雅雜錄　上以慤河朔人。無家可歸。常時外賜田十頃。第一區。後謚忠穆。〔案〕宋史慤卒卯日

癸卯。朝奉郎大金通問使王倫始渡河。案倫紹興三年正月乙亥錢狀云。建炎二年五月二十日過河　遂與其副閤門宣贊舍人朱弁至雲中。見左副元帥宗維計事。金酋不遜。時進武校尉朱勤從弁行。宗維賜以所掠內人。勤陽受之。逃去。宗維怒。追而殺之。朱勤事不得其年。益超與十三年朱弁奏狀附見

甲辰。洛索陷絳州。權知州事趙某率軍民巷戰凡六日。

乙巳。詔諸路走馬承受使臣自今於帥司用申狀。其入謁如周宣禮。時入內內侍省故態。凌轢帥臣。故有是旨。

河路走馬承受公事。用元豐衙制。移牒帥司。就廳下馬。經略使張深奏淵向習故態。及京口疾甚。端坐自語曰。陛下以金人渡河。至於再三。似不應。實許出兵四萬。亦遲延不行。時鄜延人以秋深必被兵。多避地者。道

資政殿學士提舉杭州洞霄宮許景衡薨。景衡龍政而歸。至瓜州。得暍疾。及京口。疾甚。端坐自語曰。陛

下宜近端人正士以二聖若生爲念陛宜公奏議盡之矣遂薨某衡性孝友兄死事其嫂如母博通經史百家書而其要歸於孔孟嘗曰孔門自灑埽應對而上皆入中道以故修身行己雖細必務平居無事與朋友言怡怡辭氣惟恐傷之及公言廷爭正色直前覩權倖若無有者薨年五十七後謚忠簡

丙午徽猷閣待制劉阜民落職初阜民與其兄大中大夫阜民皆以直恩乞進秩言者論其進由恩倖法當討論乞罷阜民職而降阜民爲中大夫詔罷阜民遷官如故

丁未復置兩浙福建路提舉市舶司賜度牒直三十萬緡爲博易本以尚書省言市舶公私兼利非取於民自併歸漕司虧失數多市井蕭索士人以併廢爲不便故有是言其後遂併廣西復之

戊申兵部尚書盧益直學士院初益自朋黨中請至揚州治其私事黃潛善汪伯彥之至則除尚書至是復有此命（此據黃潛善劾奏增修錄益除兵書不得其日繫克小麻二月丙申兵部尚書盧益直學士知東平府據職奉詞當二月閒權邦彥已知東平府克盡謝起居郎康執權試給事中起居舍人黃哲試中書舍人太常少卿周望起居郎司農卿林安上守起居舍人望初受命出使會金帥宗傑死遂輟行（執權除命從書歷略有之今因望除左史併著於此日）

己酉秀州軍亂初直龍圖閣知秀州趙叔近既免直龍圖閣朱芾代之芾顓肆殘虐軍民怨憤是日茶酒卒徐明率衆因芾迎叔近復領州事叔定撫定明等且請擇守臣於朝奏宋至詔御營中軍統制張俊以其部討之

庚戌增天下役錢以爲新法弓手之費初汪伯彥既建請乃以免役寬剩助禁軍闕額裁減曹掾等錢供其庸直（元年七月癸卯）至是所增偏於東南諸路遂詔不受庸者人給田三十畝（詔自今見任官有乃請官戶役錢勿復減半而民役錢概增三分從之故有是詔新法司手三年六月丙寅詔役錢三年七月已丑可改）

涉疑異志者止許經不應官陳告如徑行殺戮事雖有實亦坐擅殺官吏之罪即安殺平人以爲姦細者從軍法自軍興所在姦民殺官吏害良善者甚衆朝廷恐其生事至是下詔條約

癸丑詔借諸路職田自軍興始有拘借之名（靖康元年建炎元年）而逋負甚衆至是江淮發運副使呂源奏開其半應可養廉且令用心催理詔圭田士大夫貧者仰以養廉國用雖乏其可取此自今勿得借（靖康小麻略載此事於七月壬子日繫之此日（案）今年九月丙子民僧上言亦云五月三十日詔圭田更不拘借所奏實誤）

給付其餘前宰執子弟見帶職人令吏部限十日條具申省莊、確子也言者論確之子懋既以欺罔誕設交結權倖致身執政而又擢其弟爲待制士論憤鬱莊比守潁昌奴事李注無所不至尤當貶斥以爲人臣不忠之戒故有是命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十六

【建炎二年】六月甲寅朝散郎余應求知岳州承議郎陳公輔知兩浙州李綱之辭政也二人白外除郎未入而綱罷至是始以郡守處之

乙卯成都府路轉運判官靳博文權罷邛州鉛鐵錢以其鼓鑄二十一萬緡得不償費故也先是成都府錢引務每屆書放錢引一百二十五萬餘緡張、觀、圓、西事既起由是泛印增多至二千六百萬餘緡而引法大壞朝廷知之乃詔以天聖爲印所準（準見大觀三年七月十二日）至是博文以利州路增屯西兵（此恐是王瓘之兵）軍食不繼權罷鼓鑄不待報遂行復以便宜增印錢引六十二萬緡自後諸大臣相繼視師率增印矣　尚書省言檢會靖康元年已降指揮人戶願將金帛錢糧獻助者計價依條補授名目除河北河東路已降官告外餘路未曾給降詔尚書省度量給付逐路每路差監司一員專一提舉委官勸人戶獻納依隨處在市實價如納已七千貫補承節郎六千貫補迪功郎依已降指揮並不作進納人願繳元授付身貼納數中以十分爲率更減一分亦不作進納所納之物內京東東路並隨處樁管餘路計綱起發上京不係沿途去處變兌易輕貴物色赴元豐庫送納並須召人情願不得抑勒科配

丙辰，建州軍兵亂。先是張員等既誅，餘黨復懷反側。會朝廷調威果卒三千人入衛，未行，軍士葉浚等相與謀，互殺妻子以爲變。是夜，縱火焚掠，盜本州觀察使印突城而出，進犯福州。（據邊之亂，日曆首要行云六月一日，而令年七月臣僚上言乃云六月十日，恐令年七月誤，當以六月爲正。）

戊午，尚書禮部侍郎兼直學士院王綯試御史中丞黃潛善以絢柔懦無能，故罷爲亭長。（此據趙姓之遺史，綯除中丞日曆亦不載。）

己未，詔右文殿修撰前知通州胡安國已除給事中，指揮更不施行。初，安國因放免奏有言曰：臣賦性疏拙，全昧事幾，前嘗暫省，積日雖淺，適緣六押兼管兵刃所降詞頭，苟有所便，不敢觀望，延誤本朝。須至盡忠，逐件論執，遂因機泰，獨觸貴權，貽怒既多，幾陷不測。今陛下撥亂返正，將建中興，而政事人材，弛張升黜，凡出納動係安危，聞之道路，挾以憑見，尙未合宜，臣竊寒心，不敢。

己未，詔右文殿修撰前知通州胡安國已除給事中，指揮更不施行。初，安國數上疏乞祠，詔不許，仍趣赴行在。安國因放免奏有言曰：臣賦性疏拙，全昧事幾，前嘗暫省，積日雖淺，適緣六押兼管兵刃所降詞頭，苟有所便，不敢觀望，延誤本朝，須至盡忠，逐件論執，遂因機泰，獨觸貴權，貽怒既多，幾陷不測。今陛下撥亂返正，將建中興，而政事人材，弛張升黜，凡出納動係安危，聞之道路，挾以憑見，尙未合宜，臣竊寒心，面況館閣，典司封駁，儻或隱情患失，緘默不言，則負陛下委任之恩，其罪至大。若一一行其職守，事皆違眾，必以憑恣妄發，干犯典刑，徒玷清時，無補國事，臣所以不敢上嘗恩命者也。疏入，黃潛善大怒，言者因論安國被命經年，託疾不至，朝廷之召愈切，而安國之辭愈堅，要流俗之譽，失人臣之禮，臣聞臣之事君，義也，不俟事而安之，忠之盛也。昔孔子、孟子去齊、三宿而王不追，然後浩然有歸志。士之所學孔、孟之道耳，孔、孟之所以事君者如此，其欽而安國如此，其慢何所恃哉。蔡謨有重望於晉，然固拒司徒之命，至免爲庶人，況安國榮無美名者乎，且朝廷之所以召安國者，不過以其早乞致仕，不就養也，不俟事而安之，忠之盛也。昔孔子、孟子去齊

己卯。詔：「諸將以爲東南武備，利於水戰。如張遇乃河朔潰卒，未嘗習舟楫之利。一旦有急，即劫舟張帆，破江東下。金人既破店、鄧、陳、蔡，逼進淮、漢，去大江直一間耳。爲今之策，宜於大江上游如采石之類，凡要害處，精練水軍，廣造戰艦，仍泊於江之南岸，緩急之際，庶幾可倚。」詔江浙州軍措置，限一月畢。

是月，以集英殿修撰知延安府王庶爲龍圖閣待制，節制陝西六路軍馬，涇原經略使司統制官曲端爲右武大夫、吉州團練使，充節制司都統制。詔：「諸有曰：『儻不諧，雖於殘暑之前，必致益兵於秋涼之後。』先是溫州觀察使河東經制使王瓌既遁歸，朝廷除瓌知鳳翔府，東京留守宗澤承制以庶權陝西制置使，端權河東經制使，會主客員外郎陝西撫諭使謝亮西入關。庶移書曰：『大夫出疆，有可以安社稷、利國家，專之可也。』又國爲患至小而緩，金人爲患至大而迫。方敵兵挫銳於熙河，奔北於本路，子女玉帛不知紀極，占據同、華，畏著休兵，閣下能仗節督諸路協同襄舉，潛臣應給糧餉，爭先並進，雖未能洗雪前恥，亦可以驅逐渡河，全秦奠枕，徐圖恢復。』又人秋稼未登，飢餓疲困，何暇興兵？庶可保其無他，亮不聽，遂自環慶入西夏。夏國主乾順已稱制，倨見之。亮置夏國幾月，乃與約和龍兵，更用均敵禮。乾順許之。（此據建炎三年七月癸未張浚奏西夏通書聘數及紹興元年二月庶實謝亮名存恤家屬狀參修）

亮歸，夏人隨之以兵，掩取定邊軍。明年，亮乃還行在。初，王瓌之潰也，其屬官王擇仁以兼二萬人長安，復爲經略使郭琰所逐，祠部員外郎四川撫諭汝礪皆言：「今朝廷已專命王庶經制中夏，額闕五路，全不稟庶節制，望擇久歷潘方，曉暢軍事，近上兩制，節制五路，招集潰兵，勞徠流徙，式遏寇盜，仍以臣所刷金帛八百餘萬緡，爲軍糧犒設之費。庶可以緊二京、兩河、山東、陝西五路父老之心，若湖四川錢物，不當應副陝西，豈謂使此錢自三陝、湖湘中底建康，固爲甚善。萬一中途爲姦人所覬，適足資寇。臣又聞王擇仁所統，皆三晉勁勇之餘。今關輔榛莽，軍無見糧，故其人專以剽掠爲事。若得上件財帛養之，則秦、晉之民，皆爲吾用矣。時庶已擢待制，而汝礪停官，然皆未受命也。（自王瓌除團練至嗚汝礪名，見川綱必井二月備事以諸書參考求各附本月日）

書佚不見月日，按且率繫附書之當處考求各附本月日

復置諸州學官四十三員。（此以紹興二年十月九日給舍看詳狀增入）

初，二帝既徙，中京御史中丞秦檜實從。既而聞上中興，上皇欲作書貽左副元帥宗維，興約和議。大略言：「唐太宗復突厥而沙陀救唐，冒頓單于縱高帝於白登而呼韓賴漢，近世耶律德光絕滅石氏而中原灰燼，數十年終爲他人所有。其度量豈不相遠哉！近聞嗣子之中，有爲人之所推戴者，蓋祖宗德澤之在人，至深至厚，未易忘也。若左右欲法唐太宗、冒頓單于，受興滅繼絕之名，享藏帛玉帛之好，保國治民於萬世，耶律德光使生靈塗炭，而終爲他人所有，耶律德光之事，昭然可考，不在一二數也。且以近事言之，昔唐之太宗，起自晉陽，奄有天下，征伐荒外，開疆拓境，北盡顯利，可謂貧帝之師，莫強乎天下也。而遠思長久之計，知突厥稽首臣恩，常爲北邊被唐之衣也。然得沙陀以雪國恥，又留數單于闕漠高祖于白登七日不食，當時若取之，如俯拾地芥，智顧單于不貪近利，以爲遠圖，使高帝得歸，以奉祭祀，故得受冊帝中國珍異玉帛，奉約結好，後偽奴倒亂，五單于爭立，終得宣帝擒護呼韓，近契丹耶律德光資石氏之失，約爲兄弟，至於熙河，奔北於本路，子女玉帛，不知紀極，中國之地，亦不能守，以致鴟張，延及所有，比之唐太宗冒頓單于，其英雄度量，豈不萬萬相去遠哉！先皇帝割治兵於邊，不避浮浚之勤，面請命於下吏，蒙先皇約爲兄弟，許以燕雲通平山妄人，嘯聚不逞，某之將臣，既懼皇首之罪，某亦過聽，惑於讒慝之說，卷還於大國，簡罪之初，深自刻責，勵去火號，傳位嗣子，自知甚明，不敢怨尤，近期嗣子之中，有爲彼方之人所推戴者，非嗣子之賢，蓋祖宗德澤在人，至厚至深，未易忘也。不審左右欲效耶律德光，使生靈塗炭，而終爲他人所有耶，抑欲如唐太宗冒頓單于，受興滅繼絕之名，享藏帛玉帛之好，保國治民於萬世耶？測欲效耶律德光，使生靈塗炭，而終爲他人所有耶，若欲如此，則非某所知。若欲如彼，當遣一介之使，奉咫尺之書，論嗣子以大計，使子子孫孫，永奉職貢，豈不爲萬世之利也哉！伏惟左右，以命推之，才當大有爲之時，必能斷大度之言也。昔人有爲趙使秦者，秦王問趙可伐與否，其使者答曰：『可伐。』趙有使秦者，秦王問趙可伐與否，其使者答曰：『不可伐。』秦王欲遣之，不覺繼踵伏望台慈有以照察，幸甚。」（此據建炎三年七月癸未張浚奏西夏通書聘數及紹興元年二月庶實謝亮名存恤家屬狀參修）

紹興十九年四月丁卯，御前降下曹勛所藏秦檜向在金國代徽宗皇帝所作書，遣某啓：「季夏暑熱，伏惟元帥郎君台候動止萬福。某居歲等安，實賴庥庇。離北京已踰年矣，踰憫千萬。久欲聞於左右，緣恐犯不韙之誅，今則日越久，則復慮後時之悔，又敢緘存問，誰知英雄大度，可感以誠，敢恃布腹心，頃自大遼息帝治兵之初，某即冰合於下吏，先具帝嘉納，荷威嘿，怡然無事，又獲得前代故地，顯此恩紀，未知報所遇會妄人嗾檄不逞，某之將臣，貪奪畏事，懷鼠首之兩端，某亦遂其謀慫，得誤大國，自知甚明，敢於罔誅之初，深自刻責，不敢抗兵，蓋去位置委國計於嗣子，亦冀大國沛然寬宥，許之自新，復遵前好，而嗣子急前不圖於疇小人貪功要取名譽，妄有奏撰，遂重掩罪於大國，縱害自取，悔將何及？某向自傳位以來，退處遠宮，不復干預國事，事無大小，並不預聞，此非敢妄爲之說，天下之人所共知也。凡諸往事，姑置勿論，請以今之事勢言之。夫南北之俗有異，因其舊貫，而治之，則可若混一之理，自古以來，無是事也。昔契丹耶律德光皇帝遣使石氏，拘於北方，而朝臣劉智遠所有，終不臣屬，且石氏有天下方二世，本爲篡立，初無德澤，智遠所以能攜其位而有之，蓋石氏自太祖不血刃取天下，仁恩結人深矣。歷後六帝，世世修德，不忝前人，百餘年間，不識兵革，斯民仰事俯育，衣食無憾，乃以異姓易之，此在某實避，言天下之人，自知其不可，令若因而存之，則世世臣屬，年年輸貢，得失可見矣。必欲拿夾、盧龍、馬岡、蜀道、關陝，決大計於金鼓之間，就使一一如志，欲所得者，莫若因而存之，在郎若宜然計而審處，開嗣子有在南方爲彼人所依，此祖宗恩德在人，未易忘也。如某郎若以某前所言爲然，望隨宋捐其舊怨，專意講好，以大計，郎若可不煩汗馬之勞，而坐享厚利，伏惟陛下多賢通知古今，諳練世故者，不爲少，想皆稱贊盛德，笑談而定，暗室施設，鬼立俟報，不宣。

秋七月癸未朔，詔京官到行在者並令吏部審量，非政和以後進書頌及直赴殿試之人，乃聽參選。（參）（乙酉）

用吏部請也。靖康初，用御史胡舜陟言，大治濫賞，元年四月癸亥。已而遂罷。（其年九月辛未，有旨可更不問。）至是提領茶鹽司奏：「昨朝奉郎鄭特問充準備差遣湖州用被薦舉官教郎新江東茶鹽司幹辦公事張慥經論者以爲二

42B

人皆以進頗得官法當討論悉罷之而有是命。體純、金壻人。待問、江山人。常通判湖州。坐朱勔黨衝替。至是梁揚祖辟用之。（會最事十月丙子又詔。）（案）宋史繫丙戌日　資政殿學士東京留守開封尹宗澤薨。澤爲黃潛善等所沮。憂憤成疾。疽作於背。至是疾甚。諸將楊進等排闥入問。澤矍然起曰。吾固無恙。正以二帝蒙塵之久。憂憤成疾耳。爾等能爲我殲滅強敵。以成主上恢復之志。雖死無恨。衆皆流涕曰。願盡死。諸將出。澤復曰。吾此疾度不起。古語云。出師未捷身先死。長使英雄淚滿襟。遂薨。年七十。是日。風雨冥晦。異於常日。澤將沒。無一語及家事。但連呼過河者三。遺表猶贊上還京。先言已潰日渡河而得疾。其末曰。臣之言力請還京。關大駕當還之怒。出民水火之中。夙荷君恩。敢忘尸諫。澤自奉甚薄。方謫居時。簞粥不繼。吟嘯自如。晚年俸入稍厚。亦不異疇昔。食不彙味。衣敝不易。嘗曰。君父當側身脩德。臣子乃安居美食耶。所得俸賜。過塞士與親戚貧困者。纔分之。餐孤遺幾百餘人。死之日。都人爲之號慟。朝野無賢愚皆相弔出涕。三學之士千餘人。爲文以哭澤。初。澤既拘囿金使。上屢命釋之。澤不奉詔。至是。資政殿大學士充大金軍前請使宇文虛中至東京。而澤已病。虛中攝留守事。遂歸之。時上已除澤門下侍郎。兼御營副使。東京留守命未下。而訃聞。詔贈觀文殿學士。進六官爲通議大夫。後謚忠簡。（澤門侍之除。史及傳皆不見。惟遺奉及靖康小錄有之。蓋克小錄云。澤薨。實以是年不同。遺誤。）

（案）宋史繫丙戌日　呂中大事記曰。自古未有內外不相維而成功者。有張仲寧友主於內。而後吉甫得以專征於外。孔明欲出師於外。則必任諸葛於內。諸葛之初。綢繆在內。澤在外。出正天庭二人以開中興之治也。使二人得遂行其志。必能復君父之仇。報宗廟之恥。帥神人之憤。信夫。綢相則澤之計沮。遺汪黃輩人。就主宰東南之謀。則宗澤還東京之請。雖二十疏而何益。假使澤渡河而北。指日成功。亦安能免後患。設明年東京之地。宗廟在焉。陵寢在焉。豈爲人子孫。烏可置。置宗而不問。爲人父母。烏可棄。遺黎而不恤。且向也元帥府方略之始。宗澤解京城之圍。而伯勝則謂爲不可使金知元帥所在。今也還京之請。置上面汪黃之計。可謂忠矣。宗澤之計。可謂危矣。以義而論。則君父不可視之如路人。中原不可棄之如土梗。天許吾宋。則胡有主矣。天所興者。誰能敗之。此豈汪黃孔偏護志子之術所能爲哉。澤之志不獲伸於前。又不獲伸於後。徒使後之人聞出師未捷身先死。長使英雄淚滿襟之歎。而爲之致無窮之恨也。

甲申。葉濃自福州引兵破寧德縣。復還建州。

丙戌。中奉大夫顏建路提點刑獄公事李芾勒停。時言者論芾擁兵數萬。貴官錢二百餘萬緡。專務招安。不能平寇。停其官。責使捕盜。以尚書吏部員外郎林杞代之。有宣義郎御史臺檢法官謝樾者。靖康末。嘗謁金營。人皆畏其險而不敢校也。陛下即位之初。照見情狀。逐之是矣。近者不知誰爲之援。皆得被召。將復進用。人情危駭。莫之所謂。望賜竄謫。罷之遠方。戊戌。詔好問開具嘗時因依聞奏。其後好問又白陳反正之功。由是二人復用。（好問開具狀見僞楚錄。誤以爲克家所奏。而徐夢莘北盟會編又因之。夢莘乃云。謝克家辨其僞楚狀。與呂好問所奏不同。其執爲正。蓋好問元奏云。右臣準尚書省劄子。朝請郎提舉杭州洞霄宮謝克家進狀。七月十六日奉御筆。令臣開具因依聞奏。後來傳錄者。誠去右臣準尚書省劄子八字。是以差互如此。）

己亥。祕閣修撰知荊南府唐恕降充直祕閣。先是。承議郎通判荊南府程千秋爲恕所忌。請避之。改通判襄陽府。未行。轉運司誘執千秋以屬吏。其弟千乘訴於朝。有詔勿治。（四月丁未。）恕怒。奏千乘僞造制書。上命移

獄於潭州。四月癸未。而總終不肯釋。言者謂方鞏盜辭廣、祝靖、李孝忠相繼犯荊南。帥臣監司。望風逮賊。既據城。於公安止隔一水。維舟絞械。欲乘勢南來。千秋奮不顧身。率縣民鄉之。使人夜渡。焚舟毀械。殺賊甚衆。遂不敢犯。岳、鄂、鼎、澧皆賴以安。民閒往往繪其像而祠之。方今天下擾擾。忠義之人。所在不多。朝廷所宜愛惜。有罪猶當宥死。況無罪乎。臣近聞千秋至今坐獄。存亡未可知。萬一如此。則忠亦可謂方命矣。乃詔釋千秋而懲有是命。

辛丑。詔以來冬夏旱。蝗爲沴。命監司郡守條政事之未便於民者。其大水飛蝗最甚之地。令百姓自陳。盡輕重捐其租焉。

壬寅。尚書兵部員外郎福建兩浙撫諭江淮友龍。以言者論其不練民事。所至苛擾也。

癸卯。詔京官知縣兩任已上實及六考。方許關陞。諸州通判。舊法不拘考數。至是申明之。

曲以紹興五年閏二月八日右宣教郎新監潭州南嶽廟許翰子崟入日歷無之。

甲辰。降充顯謨閣待制北京留守河北東路制置使杜充復樞密直學士。充開封尹東京留守。且命充鎮撫軍民。盡瘁國事。以繼前官之美。遵稟朝廷。深戒妄作。以正前官之失。自宗澤薨。數日間。將士去者十五。都人憂之。相與請於朝。言澤子宣教郎穎。嘗居戎幕。得士卒心。請以繼直秘閣。起復。充留守判官。充撫遵恢復。盡反澤所爲。山是澤所結兩河豪傑。皆不爲用。

在閏五月庚寅。充自知東京。則金至滑。充守東京。則金至汴。充守建康。則金至淮。以漢代準以姜維面縛孔明之事功。幸編罷而注黃相於內。宗澤死而杜充守於外。則天下之事可知矣。

河北轉運副使張益謙。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十七

【建炎二年】八月癸丑朔。復諸路常平官。時顯謨閣待制孫覿入對。言自罷提舉官。常平之財。所存一二。猶以餘萬計。皆爲他司妄用。今轉運使漕輓軍儲。上供之外。無一金之藏。他時大水旱。大興措。經畫殘破。召募軍馬。以備緩急之須。皆非轉運使所能辦。時方多事。財用爲急。望復舊官。講補助之政。故黃潛善奏請行之。十月壬戌討論。

辛酉。詔諸路拘催青苗積欠本錢。自崇寧以來。皆不得免。三年閏六月戊寅原降指揮可參考。

甲寅。初鑄御寶。一曰皇帝欽崇國祀之寶。二曰天下合同之寶。三曰書詔之寶。自是月乙卯行使。

戊午。詔行在左藏庫減陌。自今綱運令戶部於江淮平江府置庫椿管。逐州支撥。椿法加等科罪。時戶部所餘金帛尚數百萬。上以北方未寧爲慮。故潛善等方以恐搖人心爲對。尚書右丞朱勝非獨論致揚州駐蹕地。上深納之。令戶部納計郊祀之費。餘財皆運金陵。祀事後當移蹕。而潛善力沮之。其言不行。至是尚書呂頤浩、侍郎葉夢得乃以府庫充物爲辭。請命江湖二廣綱赴江寧。閩浙綱赴平江。惟川、陝、京東西、淮南綱赴行在。從之。尚書戶部侍郎葉夢得。

得爲翰林學士。熊克小曆用此事於七月末云據夢得行述。案日曆乃八月六日事。今附此日。

顯謨閣待制知瀛州陳邦光試尚書戶部侍郎。邦光在

650

廣州。舊發轉運使陳述姦贓。卻三佛齊使私覿珠寶異香文錦等直數十萬。南人以爲濟。　尚書吏部侍郎魏憲復爲顯謨閣直學士。提舉杭州洞霄宮。憲嘗言。維揚南枕大江。自古未有背天險而爲都者。金人勁騎自京西不四五日可至。宜有以備之。尚書工部侍郎劉觀充徽猷閣待制。知福州。觀言。敵騎出沒山東。人情危懼。望移蹕金陵。執政不樂其言。於是觀自後省移冬官。踰月不拜。故有是命。給事中康執權尚書工部侍郎。顯謨閣待制孫覿試給事中。集英殿修撰沈晦、張澂並試中書舍人。　澂去年已爲舍人。不知何時罷。當考。覿、憲、晦、執權之除月日。當不誤。今以後者及遞都題名增入工部題名仍全不載。覿觀初除及補外。終執權之除。當是代覿。故因罷除合記。嘗之。恐覿之去國不載在此日。豈別來他書考證乃可。　觀文殿學士范致虛提舉中太一宮。兼侍讀。致虛至行在。言者論南陽之陷。咎由致虛。乃責安遠軍節度副使。英州安置。　三年九月辛丑復官。

庚申。殿中侍御史馬伸言。陛下龍飛河朔。近得黃潛善、汪伯彥以爲輔相。一意委任。不復致疑。然自大任以來。措置天下事。未能愜當物情。遂使敵國日強。盜賊日熾。國步日蹙。威權日削。且如二帝親臨。盡室北狩。宗廟社稷。不絕如綫者。繫陛下一人。而三鎮未復。不當都汴以處至危之地。此理甚明。然前日下遷都之詔。以議許景衡。至於今日。當如之何。其不慎詔令。有如此者。　事見二月壬申。又如吳給、張矣。而一日變三舍人。乃取沈晦、孫覿、黃哲諸輩小以窄絲綸。其變移不公。有如此者。　事見二月辛丑。又如有人問潛善、伯彥敎焚拯溺之事。則二人每曰難言。其意蓋謂陛下制之。不得施設。或問以言事被逐。　事見五月癸酉、六月壬午、七月。又如有人問潛善、伯彥敎焚拯溺之事。則二人每曰難言。其意蓋謂陛下制之。不得施設。或問以言事被逐。　給、元年六月自監察御史遷左司員外郎。閏元年六月除監察御史。皆未見謫時。　邵成章繳奏言路有如此者。　成章事見正月辛丑。又如祖宗舊制。諫官御史有闕。御史中丞、翰林學士具名取旨。三省不與。厥有深旨。潛善近來自除臺諫。仍多親舊。李處遯、張浚之徒是也。觀其用意。不過欲爲己助。其毀法自恣。有如此者。又如張慤、宗澤、許景衡公忠有才。皆可重用。潛善、伯彥忌之。沮抑至死。其妨功害能。有如此者。　事見六月壬申、七月戊子。又如有人問潛善、伯彥敎禁拯溺之事。則二人每曰難言。其意蓋謂陛下制之。不得施設。或問以言事被逐。　事見五月癸酉、六月壬午、七月丁酉。　潛善、伯彥茶法。自政和以來。許商人赴官買引。即園戶市茶。赴合同場秤發。淮浙鹽。則官給亭戶本錢。諸州置倉。令商人買鈔算請。每三百斤爲一袋。輸鈔錢十八千。閩廣鹽。則隸本路漕司官船官寶。以助歲計。　建炎四年。編修。遺狀。

辛酉。詔江淮六路益添買酒錢。以爲造糧舟之費。用發運副使呂源請也。　上色酒每斗增三錢。次色酒增二錢。

癸亥。兵部尚書盧益言。近世以田括丁。號爲民兵。有古鄉兵之遺意。請命提刑檢察。從之。　三年七月辛丑罷。

甲子。朝奉大夫直祕閣知梧州姜剛之進秩一等。錄其守城之功也。　日曆無此。今以鄉之家乞恩澤狀修入。

徽猷閣待制新知福州劉觀落職。提舉亳州明道宮。以言者論其觸禦也。

戊辰。龍圖閣學士提舉江州太平觀周武仲卒於揚州。年五十三。

己巳。詔試學官並用詩賦。自來年始。

辛未。徽猷閣待制江南等路制置發運使提領措置東南茶鹽梁揚祖遷徽猷閣直學士。以措置就緒也。茶法。自政和以來。許商人赴官買引。即園戶市茶。赴合同場秤發。淮浙鹽。則官給亭戶本錢。諸州置倉。令商人買鈔算請。每三百斤爲一袋。輸鈔錢十八千。閩廣鹽。則隸本路漕司官船官寶。以助歲計。　建炎四年。編修。遺狀。已於罷工侍時修入。但不知前此馬伸劾孫覿、謝克家。實及祝閩城中事。與此相關否。今因暫去除命附見。

壬申。詔江淮六路益添買酒錢。以爲造糧舟之費。用發運副使呂源請也。　上色酒每斗增三錢。次色酒增二錢。

癸亥。兵部尚書盧益言。近世以田括丁。號爲民兵。有古鄉兵之遺意。請命提刑檢察。從之。　三年七月辛丑罷。

甲子。朝奉大夫直祕閣知梧州姜剛之進秩一等。錄其守城之功也。　日曆無此。今以鄉之家乞恩澤狀修入。

徽猷閣待制新知福州劉觀落職。提舉亳州明道宮。以言者論其觸禦也。

戊辰。龍圖閣學士提舉江州太平觀周武仲卒於揚州。年五十三。

己巳。詔試學官並用詩賦。自來年始。

辛未。徽猷閣待制江南等路制置發運使提領措置東南茶鹽梁揚祖遷徽猷閣直學士。以措置就緒也。

每念及此。不如無生。歲月如流。機會易失。不早改圖。大事去矣。伏望速能潛養。伯彥政柄。別擇賢者。共圖大事。疏留中不出。　甲戌仲冬衛尉少卿。　承議郎趙子砥自燕山還歸。至行在。上命輔臣召問於都堂。且取子砥所得上皇御書以進。子砥奏此事甚悉。大略言。金人講和以用兵。我國敝兵以待和。邇來遣使數輩。皆不得達。劉彥宗云。金國只納楚使。焉知復有宋也。是則吾國之與金國。勢不兩立。其不可講和明矣。桂者契丹主和議。女眞主用兵。十餘年間。竟滅契丹。今復蹈其轍。彥宗人也。使虎以肉喂之。食盡終必噬人。若設陷穽以待之。然後可以制虎矣。後半月。復以子砥爲鴻臚寺丞。已而賜對嘉獎。途以子砥知台州。　此據子砥燕雲錄及綱異。元年三月子砥乞差遣狀修。

大事。疏留中不出。　甲戌仲冬衛尉少卿。　承議郎趙子砥自燕山還歸。至行在。上命輔臣召問於都堂。且取子砥所得上皇御書以進。子砥奏此事甚悉。大略言。金人講和以用兵。我國敝兵以待和。邇來遣使數輩。皆不得達。劉彥宗云。金國只納楚使。焉知復有宋也。是則吾國之與金國。勢不兩立。其不可講和明矣。桂者契丹主和議。女眞主用兵。十餘年間。竟滅契丹。今復蹈其轍。彥宗人也。使虎以肉喂之。食盡終必噬人。若設陷穽以待之。然後可以制虎矣。後半月。復以子砥爲鴻臚寺丞。已而賜對嘉獎。途以子砥知台州。　此據子砥燕雲錄及綱異。元年三月子砥乞差遣狀修。

府、鼎、澧、辰、沅、靖、峽、鄂、岳州、開門軍福建五州九十八萬。福建、江南西州、鄂武軍淮西四州一萬。舒、廬、蘄州、安豐軍廣東二州二千。南雄、循州、廣西五州八百九十餘萬斤。通收茶引錢二百七十餘萬緡。

（案）茶引錢數原本錯入鹽數，今移附於此。鹽以石計者，浙西三州一百十三萬。臨安、平江府、秀州浙東四州八十四萬。紹興府、溫、台明州淮東三州二百六十八萬。通、泰、楚州廣東三州三十三萬。廣、惠、潮州廣西五州三十三萬。昭、梧、欽、化、雷州，率以五十斤爲一石，皆有奇。以斤計者，福建四州二千六百五十六萬。福、泉、漳州、合東南產鹽之州二十二，總爲二萬七千八百一十六萬餘斤。通收鹽息錢一千七百三十餘萬緡。此錢與二十五年數，後增至二千四百萬緡。乾道三年三月癸丑立額，而四川三路九州、利路二州，歲產茶二千一百二十州，歲產鹽約六千四百餘萬斤，後悉總領財賦所贍軍。成都府路九州、利路二州，歲產茶二千一百二萬斤。隸提舉茶馬司買馬，皆不係版曹之經費焉。蜀茶十一月庚子、紹興二年九月甲申所論可參考。

貢授祕書少監分司南京鈞

州居住，鄰滋復徽猷閣待制，以言者論滋爲李綱所惡，謫非其罪也。盜去年七月戊

壬申，詔訪問高麗國遣使入貢，所過許用樂送迎。其守臣饋設，以二帝未還，勿用樂。顯謨閣待制知潭州，仍開奉祠，從所請也。朝奉大夫辛炳落致仕，除直龍圖閣、知潭州，炳方召還，未至而有是命。

甲戌，上策諸道正奏名進士於集英殿殿中，侍御史馬伸試衛尉少卿，日曆不書伸除官之日，此據趙甡之遺史。

乙亥，策特奏名進士。

庚辰，詔東京所屬官司，般發祭器大樂，朝祭服儀仗法物赴行在。時上將祀天南郊，命有司築壇於揚州南門內，江都縣之東南，而從行無器仗，故取之西都焉。

辛未，右武大夫忠州防禦使河北京東都大提舉成引兵入宿州，初，成既不能渡河，朝廷恐其乘太盛，命成分所部三千人往應天府及宿州就糧，餘赴行在。有旨：成有道士陶子思者，爲人妄誕，善誘兵，成道遇之，子思謂成有割據之相，勸之西取蜀。成遂有叛意，乃分軍爲二，一侵泗州，別將主之，一侵宿州，成自將之，皆約八月晦日至是成陳仗入城，宿人以其奉朝命來屯，初不知備，軍入未半，即有登城者，俄頃弓矢亂發，縱火焚掠，盡驅強壯爲軍，別將犯泗州者，不及期，乃焚虹縣而還，復與成會，成知事不集，妄以前軍史亮反，已即時撫定，告於朝，朝廷待以不疑，乃就賜鎧甲，成遂屯符離，軍勢甚盛。李成之叛，日曆不見事始，但於本年十月庚子因劉光世奏事恤成軍中老小來逆及之，而熊克小曆乃於元年十月乙丑書命劉世光討成，此誤，乙丑、十月九日也。盜曾要誠世光以今年十月九日受命討李成，而克誤移入去年，是以差誤，今從趙甡之遺史繫此。

是月中書舍人黃哲試給事中。哲除命日曆不書，而九月壬辰監士具衔乃知此，（案）此月八日，屬御論二相疏論云，哲掌綸誥，當是月末方遷，故且附此俟考。朝請郎王時爲殿中待御史。此據御史題名，繫月日，蓋時當是代馬伸故附此月。尚書工部員外郎滕茂實既爲金所拘，憂憤成疾，至是卒於虜中。紹興二年三月甲申朔官，初吏部員外郎程昌寓與黃潛善論事不合，出知蔡州，郡已爲金人所破，軍馬散亡，寇盜充斥，昌寓始至郡，招集流民，簡練師旅，其命將也，不限資格，惟有功者居上，日與寇盜戰，每戰必克，遂爲強兵。昌寓家傳云，年八月至蔡州，不得其初除，故附見此。金人遷二帝，自上京至其國御寨，遂移居韓州。王若冲北狩錄云，戊申八月入見，盡徙韓州之民出迎寓郡。韓州在中京東北千五百里。去燕山二千五百里。令下之日，盡空其城，以兵驅其民，惟聽輜箱自隨，凡財穀什物之類，皆毋得齎持。諸兵因之擄劫女戶及老弱之家，有徒手而出者。金遣晉康郡王孝騫等九百四人至韓州同處，仍給田十五頃，令種蒔以自養，駙馬都尉蔡鞗皆勸上皇讀春秋，上皇大善之曰，恨見此書之晚，時御史中丞秦桧既不與徒，途依左監軍完顏昌以居，昌亦厚待之，上皇在韓州，思張商英忠諫，嘗爲賦詩，有嘗膽思賢佐之句云。此以張邦昌節要王若冲北狩錄，趙甡之遺史等書參修，但姓之繫之春末，恐誤，世傳金人脅韓州供給二帝副車，其副部陋非眞，今不取，四年七月乙亥，遷五國城。

九月壬午，詔以杭州和買絹偏重，均十二萬匹於浙東西諸州。

癸未，蠲除衛尉少卿馬伸貢鹽濮州酒務，伸以論事不行，辭不拜，且錄其所劾黃潛善、汪伯彥等疏申御史臺，乞誅。詔責伸言事不實，趨向不正，送吏部與京東路監當，促使上道，死中路。天下冤之。三年二月丙子再貶。是月，國信使楊應誠等以海舟發高麗，後五日至明州，舟昌國縣。

甲申，武節大夫閤門宣贊舍人京城外巡檢使丁進叛，率衆犯淮西，進初授宗澤招，澤薨乃去，時韓世忠軍中有進餘黨百餘人，世忠盡斬於揚州竹西亭，斬至王權，有武臣段思者，勸世忠釋而用之，尋命御營右軍副統制劉正彥以所部收進。

庚寅，上御集英殿，賜諸路類省試正奏名進士李易等四百五十一人及第出身，同出身四川、陝河北、京東正奏名進士一百四人，以道梗不能赴，皆即家賜第。特奏名張鴻舉已下至五等，皆許調官。鴻舉以孤飛恩特附第二甲，易、江都人，鴻舉、御武人也，故事殿試上十名，例先納卷子御前定高下，及是御藥院以例奏，上不許，曰取士當務至公，既有初選考詳定官，豈宜以朕一人之意更自升降，自今勿先進卷子。

（中興聖政臣按李等）曰，舊制太上皇帝當建炎之初，策士於庭，一委主司，不以一人之好惡爲升黜，天下之至公也，及紹興中，檜陰固上，假國家之科目，以私其子弟，提點則聖斷赫然，拔寒畯，抑僥倖，以端仕進之路，亦天下之至公也，惟一出於至公，故靜則爲天地之度，動則爲雷霆之威，傳曰，公生明，太上皇帝實有焉。　翰林學士葉夢得兼侍讀。

壬辰，詔朝議大夫楊宗鄴等二十一人並令乘驛赴行在，秘書省校書郎富直柔、大學正王愚並令赴都

堂審察。先是上皆謂大臣以從官班列未富。且謂黃潛善曰。求賢宰相之職也。宜加意詢訪。因命取循從臣姓名來。上亦有召還復用者。他日上又以人才未能廣收爲言。潛善乃請用祖宗故事。命近臣各舉所知一二人。以俟選擇。於是戶部尚書盧益舉朝請郎惠柔民。刑部尚書呂頤浩舉宗鄂。兵部尚書盧益舉朝請郎惠柔民。刑部尚書兼侍讀王賓舉新通判襄陽府程千秋。翰林學士葉夢得舉直龍圖閣新知潭州辛炳。朝散郎致仕王庭秀。端明殿學士提舉醴泉觀黃潛厚舉登州州學教授鄒浩。御史中丞兼侍講王絢舉通直郎蔡向。吏部侍郎劉珏舉前秀州崇德縣令鄧根。從事郎朱翰。禮部侍郎張浚舉直柔。工部侍郎康直權舉王嵓及朝請大夫李公彥。給事中黃哲舉杭州州學教授李誼。中書舍人黃唐傅舉朝請大夫知興化軍張讀。中書舍人張激舉從政郎致仕周虎。臣等各二人。上問輔臣。今所舉士人。卿等有識者否。潛善曰。臣等未識者數人。亦皆知名之士。上甚喜。宗鄂、高密人。柔民、晉陵人。潛浩、弟根、邵武人。翰、安吉人。公彥、臨川人。直、南昌人。讀、閩縣人。虎臣、管城人也。致和閒。虎臣爲永康令。部使者科須甚峻。虎臣爭不聽。卽謂老人惜其去。繪像祠之。至是得召。（庭秀、炳、直柔已見。向、鼎未見。）是日。葉濃入浦城縣。

癸巳。金人陷冀州。權知軍州事單某自縊死。初。權邦彥既以兵赴帥府勤王。有將官李政者。本雲騎卒。以軍功授官。措置守城甚有法紀。律嚴明。皆不敢犯。金人攻城。屢禦退之。或夜劫金人寨。所得財物。盡散士卒。無纖毫入私。由是皆用命。一日。金人攻城甚急。有登城者。火其門樓。與官軍相隔。政曰。事急矣。能躍火而過者有重賞。於是有數十人。以濕氈裹身。持仗躍火。大呼力戰。金人驚駭。有失仗者。遂敗走。至是金以計誘其副將使害政。故不能保而城陷。後秦檜言於朝。贈政忠州刺史。（此以趙甡之造史及秦檜妄刪秦修。檜言政之功績在遺立之上。是不可不考也。政贈官在紹興六年九月二十日。臨益申明狀修入。）

在四年十一月甲子。

甲午。詔夔、利州守臣並依成都府條例。升帶本路兵馬鈐轄。日係紙此。今在紹興六年九月二十日臨益申明狀修入。

乙未。詔諸路禁兵隸帥府。士兵射士隸提刑司。卽調發皆毋過三之一。

丁酉。賜新及第進士錢千七百緡爲期集費。自是以爲故事。李易等以上憂勞。辭開喜宴。從之。紹興十七年十一月丁卯降旨復置。

宣教郎季陶充趙哲下參謀官。時建州叛卒未平。陶自言方臘之亂。嘗在劍川招募民兵。防託安靖無虞。願往軍前。悉力討捕。故有是命。詔列郡守臣帶管內安撫使者。應軍期事。並聽帥司節制。

戊戌。以所書資治通鑑第四冊賜黃潛善。時上退朝。日覽四方章奏。暇則讀經史。嘗取孟子論治道之語。以潛善之素屏。因爲潛善言。孟乃幼年所習。論之了無疑滯。後五日。又出旅獒篇、大有、大畜卦以示輔臣。（臣聞乎等曰。人主之學。雖有當於勉強者。有得於自然者。出於勉強。則作輟有時。得於自然。須臾不能忘之矣。）

辛丑。陝西節制司將官劉師範及金人戰於八公原。敗績。師範死之。初。潭原統制官曲端既以薛守司之命權河東經制使。節檄鄜延經略司濟其糧。衆方擬議。問會經略使王庶被朝命節制陝西軍馬。以端爲都統制。庶傳檄諸路。併召端會雍、耀間。端以未受命爲詞。不敢日走馬承受公事裔中立斯端告身至自行在。庶遣人達之諸路兵皆報應起發。庶卽以鄜延兵先出至龍坊。而端又稱官有公移往返。已奏乞迴避。巡原經略使席貢。別遣統制官龐世才將步騎萬人來會。庶無如之何。則檄貢勒端還舊任。遣師範趨耀州。別將王宗尹趨白水。且令原慶出師爲援。二帥各遣偏將劉仕忠、寇鮮來與師範會。庶欲往耀州督戰。已戒行。會龐世才兵至邠州。端中悔。以狀白庶。言以赴軍前。庶乃止。師範輕敵不戒。猝遇敵於八公原。戰死。二將各引歸。端既得兵柄。則徬徨於淳化矣。

壬寅。統領密州軍馬樞管州事杜彥獻赤芝。彥言草葉純赤。實符建炎美號。形如指掌。應殷監官力之褒。殆將有熊羆之士。寫討強敵。蓋彥自謂也。癸卯。輔臣進呈。上曰。朕以豐年爲瑞。今審爲盜。且產所獻。何足爲瑞。其還之。

甲辰。黃潛善等奏謝宣示親書。乘屏易孟子。有旨勿拜。上曰。自朕幼習孟子。至成誦在口。不覺寫出。如旅獒乃因葉夢得進讀資治通鑑及之。又欲寫無逸篇。以其字多屏狹。不能容。見別禁度上。又曰。如孟子言。用賢與殺。皆察於國人。朕詳味斯言。欲謹守之。神爻侍友。如與孟子端拜而議。（詔福建路監司兵官並聽兩浙提點刑獄公事趙哲約期會合。用御營都統制按察兩浙軍兵王淵奏也。）

丙午。詔京官已上。非責降而閒居奉祠者。俸錢並全支。去歲用李綱言。省三分之一。至是遽復之。

丁未。東京留守司統制官薛廣及金人戰於相州。敗死。先是宗澤命廣與統制官張用、王善會兵收復兩河。用湯陰縣豺士也。乘民懽擾。聚而呼之。從之者甚衆。其後受澤招安。廣尚驅總出城而澤卒。杜充不善撫馭。專務誅殺。善復叛去。而廣已渡河。時相州受圍。廣往救之。入境遇金人與戰。廣敗死。其衆皆散。

己酉。同知樞密院事郭三益薨。

是秋。（案）原本繫已酉日下。宋史作是秋。鄧廣銘考證達資破五馬山營。信王不知所終一說信王在五國城事出傳聞難繫的日。今從史述是秋於此條之上。河外元帥府都總管馬擴既北征。會五馬山寨有亡告金人者。同知眞定府韓慶和、副統紫赫恐擴引兵而來。言於右副元帥宗輔、左監軍昌。昌大發兵至五馬山攻劉天鐵壁諸寨。撫井汲水於澗。爲敵斷澗道。諸寨遂陷。時擴在館陶。處和獲其母妻。信王亡不知所在。（此據張匯鄧要靖康錄金呈族報云信王見在五國城。與此不同。）西京留守司將官王仔奉啓迎宮神御始至行在。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十八

【建炎二年】冬十月癸亚。(案)是月壬子朔。詔瀕江州縣官渡口並差官主之。應公私舟船過夜並泊南岸。以御營使司都統制王淵言金人在河陽。恐其奄至也。

甲寅。言者論維揚之城可擊援上下。其濠池可步而往來。乃詔揚州修城浚濠。仍令江、淮州軍閱習水戰。

浙東馬步軍副總管楊應誠使高麗還。具言王楷君臣見拉之意。上以其負恩。甚怒。尚書右丞宋勝非曰。彼國與金爲鄰。而與中國隔海。遠近利害甚明。此乃彼時待之太厚。安能責報。右僕射黃潛善曰。若以巨舟載精甲數萬。徑造其國。彼能無懼乎。勝非曰。越海征伐。燕山之事可戒也。上怒乃解。

丙辰。忠翊郎河北制置使王彥爲武翼郎。閤門宣贊舍人。彥初自東京赴行在。上命召見。時道宇文虛中爲祈請使。而彥見黃潛善、汪伯彥。力陳兩河忠義民兵。引頸以望王師。願因人心向順。大舉北征。犄角破賊。收復故地。言辭憤激。大忤潛善伯彥之意。遂降旨免對而有是命。

戊子。監察御史江淮撫諭寇防請令列郡月朔拜表如三京。以示尊君親上之意。從之。

庚申。上論輔臣曰。內侍高邈曾任陝西走馬。近得知陝州李彥仙書。彥仙與金人戰再三獲捷。又鄜延帥臣王庶節制六路。進兵同華。圖將士用命。亦屢勝敵。脫聞之喜而不寐。黃潛善曰。不審邈得彥仙書日月遠近。上曰。朕以其私營不欲取觀。恐書中有不欲人見者。潛善曰。前代帝王或複道窺人之私。此陛下誠德也。(張戒小曆載此事在十一月己丑。今從日曆。)

命江淮制置使劉光世將所部討李成。時成犯淮西。故討之。(案)宋史聚戊午日。

壬戌。詔翰林學士葉夢得、給事中孫覿、中書舍人張澂討論常平法。條具取旨。始用覿奏也。時夢得屢爲黃潛善言常平之利。及是進呈。青苗斂散。永不施行。其他條法令從官討論來上。上指八字曰。此非宜先舉行。令遣近知之。潛善言激濟糜民事。遂命同討論。仍又命戶部尚書呂頤浩、癸亥。初復鈔旁定帖錢。先是政和間陳亨伯爲陝西轉運使。始議創經制錢。大率添酒價。增歲額。官賣契紙。頭子等錢。所收至微。所得至多。儻復行之。爲利不細。戶部尚書呂頤浩、翰林學士兼侍讀葉夢得乃請復之。夢得言。如賣契紙、頭子等錢。皆出於民之所欲。故酒價雖增。未嘗騷民使飲。稅額雖增。未嘗迫民爲商。他皆類此。而靖康初相繼遽罷。除盈添酒錢。近已再行。充造船外。其餘名色。有似此等。可以暫濟急闕。不至害民者。願取行之。頤浩言。其法可以助國。而無害於民。實於緩急。最爲多矣。(案紹興酒錄已見今年八月辛酉。)於是先取鈔旁定帖錢。命諸路提刑司掌之。仍毋得擅用經制錢自此始。(張克小曆云。宣和初。因方臘之亂。江浙殘破。添州增添歲額。而官兵騷所資。乃謂舊額不可復減。遂創經制錢。後遂著爲定額。靖康初。罷之。建炎二年。復行之。紹興元年。又罷。二年。復行之。紹興非新創。蓋因所立。添爲經制錢。添酒錢。亦爲經制使也。經制之法。實起於陝西。後乃行於東南。經制之法。創於紹興三年十月戊戌。續編卷紹興五年閏二月乙巳可考。)

軍統制官張俊自東京至開德。以金人入犯故也。仍命河外元帥府兵馬總管馬擴充河北應援使。興世忠、俊方相應援。是日。金人圍濮州。初。馬擴既至北京。欲會兵渡河。復陷沒諸郡。次館陶。聞冀州已陷。而敵在博州。皆徬徨不敢進。其副任重興統制官曲襄、魯珏、杜林相繼逼歸。擴軍之食。衆論論以賴兵不動。爲言。擴遂引兵攻清平縣。金右副元帥宗輔、左監軍昌左都監多品隆合兵與擴戰於城南。統制官阮師中。(案北盟會編阮師中。)翟仲達及其子元忠皆死於陣。日向晡。清平人開門助金人。掩擴軍之背。擴軍亂。統制官任琳引衆叛去。其屬官吳銖、孫茂皆降金。擴知事不集。乃由濟南以歸。主管機宜文字起復承議郎万俟卨興敗遁。及其子剛中死之。後贈朝散大夫。簽、陽武人。宦、紳開。皆爲太學錄。(此據紹興元年五月己酉詔家屬乞贈宜狀修入狀云。今年十二月在博州遣金兵戰死。未詳。)多品歷、金主晟從弟也。時統制官張世昌軍失道。誤由東平。世昌途中立節制使牌。是夕趨衙。擴之未敗也。左副元帥宗維以兵來會。宗維自雲中南出。將歷懷、衛而東。開擴敗。遂由黎陽濟河。以犯濟淵。守臣王棣禦之。不能下。進犯濮州。(粘罕之謀。史十一月乙未濮州陷。金人圍城凡三十三日。遂數之。當繫於此日。朝廷亦聞金在滑、濮間。故遣韓世忠、張

後以所部兵迎敵而命擴佐之。蓋未知撫敗也。既而言者以俊中軍不可遠去。遂命御營平寇前將軍權同主管侍衛馬軍司公事范瓊代行。瓊請閤門宣贊舍人王彥與俱。乃以遂爲平寇前軍統領。彥知瓊臣節不著。難與共事。即稱疾就醫。眞州。瓊並將其軍萬人而去。擾至揚州。上疏待罪。詔降三官爲右武大夫和州防禦使。罷軍職。

甲子。命常德軍承宣使孟忠厚奉隆祐太后幸杭州。以武功大夫鼎州團練使苗傅爲扈從統制。先是張浚爲侍御史。嘗請先措置六宮定居之地。然後陛下以一身巡幸四方。規恢遠圖。上納其言。遂命六宮從太后先往。忠厚申明應辦事。上諭大臣曰。三省須與定色目。若倉卒索難得之物。使百姓何以供億。太后比聞雖粗留意。亦不以口腹勞人。如聞於兩膳物至則食。未嘗問也。向自相州渡河。野中寒甚。燒柴溫飯。用瓢酌水。與汪伯彥於茅舍下同食。今不敢忘。輔臣曰。陛下思艱儉德。以濟斯民。天下幸甚。（繫克小附略載此事於十一月癸巳。實不書。）

戊辰。吏部員外郎京東西路撫諭黃次山與從行官吏皆進秩一等。以次山自言兩路並係兵火去處。與向兩路分事體不同故也。（日附無此。今以熊與六年十月二十九日乘輿播越記吏部參入。）

癸酉。翰林學士葉夢得言。臣即祭有新有報。無事則報。有事則新。惟其時而已。臣近因中明吳天上帝皇地祇册文。蒙旨別撰。已爲新辭。今來合降敕書。謂宜更行推廣。歷敘天下艱危之狀。深自貶損。明示四方。無有遠近。皆知陛下爲民請命。以邀福於上下神祇之意。則雖幽遠與愚賤者。皆可以動。文辭播告。不爲無補。從之。是日。（案宋史繫甲子日。）閤門宣贊舍人京西北路安撫制置使知河南府翟進戰死。進與金人夾河而戰。屢破之。時東京留守杜充酷而無謀。士心不附。諸將多不安之。馬擴、王彥既還朝。餘稍稍引去。趙復圖守判官宗穎堅爭不從。力請歸持服。統制官榮州防禦使楊進亦叛。以數萬衆攻殘汝、洛間。進謂其兄兵馬鈐轄興曰。楊遇凶賊。終爲國家大患。當力除之。至是進率其軍與楊進遇於鳴皋山下。夾伊水而軍。楊進多騎兵。興皆步卒。將士望騎兵有懼意。翟進激之使戰。進渡水先登。爲流矢所中。馬驚墜。進爲賊所害。賊乘勢大呼。擊官軍。官軍遂敗。興收餘兵保伊揚山寨。詔贈進左武大夫忠州刺史。初。宗澤之爲留守也。日繕兵爲興復計。兩河豪傑皆保聚形勢。期以應澤。澤又招撫河南羣盜聚城下。欲遣復兩河。未出師而澤卒。充無遠圖。由是河北諸屯皆散。而城下兵復去爲盜。掠西南州縣。數歲不能止。議者咎之。

甲戌。大理少卿吳表臣言。國家科舉。兼用詩賦。而政和令命官不得以詩賦私相傳習之禁。尚未刪去。望令刑部刪削。從之。

始命有司討論崇、觀以來濫賞。凡直赴廷試及進書頌、虛作從軍治河。因權倖保奏推賞。與父兄乘政無出身而得貼職者。皆簒正之。至是都省以留滯爲言。丙子。詔令到部官自陳有無係討論之人。仍給除名

舉。如係前項色目人。並令吏部審量取旨。（事初見七月癸未、四年六月辛巳再討論。）

丁丑。賀政殿大舉士大金所請使字文虛中始渡河。（虛中姓之遠史云。先是諸來奉使紹興文獻學士爲大金所請使。此所云官職皆誤。今不取。）

是日。范瓊引兵至京師。

是月。朝散郎顧文爲監察御史。（日曆不書。此據遂記。）江淮制置使劉光世敗李成於新息縣。先是光世以統制官王德爲先鋒。與成遇於上蔡驛口橋。敗之。成奔新息。發散卒再戰。光世以儒服臨軍。成遙見白袍者。蓋王德也。曰。必大將也。併兵圍之。德遣圍拔光世以出。光世下令。得成者以其官賜予之。士爭命爭進。再戰皆勝。成遂遁走。其謀主陶子思爲官兵所執。（案宋史繫十一月朔辛巳。）御營前軍副統制劉正彥擊丁進降之。正彥初至淮西。即須兵合肥。安撫使胡舜陟固拒不與。正彥敬求愈急。且屯師城下。以得兵而後退。舜陟閉關拒之踰月。正彥大怒。歸聞於朝。詔舜陟分析。舜陟亦劾正彥逗撓失事。持兵不歸。可重斷。正彥之出師也。請通直郎劉晏偕行。晏。嚴州人。在遂登進士第。宣和四年舉衆數百來歸。及金人犯京師。朝廷以晏總遠東之兵。謂之赤心隊。故晏以赤心騎八百從正彥行。遂至淮西。而進軍頓衆。晏曰。兵固有先聲後實者。今賊勢甚張。當以奇計破之。乃爲五色旗。使騎兵持之循山而出。一色既盡。則以一色易之。賊見官軍累日不絕。旗色各異。遂不戰而請降。詔赦進罪。分其兵隸諸軍。正彥以功自武德大夫威州刺史進階官。武功大夫。而晏遷朝散郎。各賜金帛。安悉以所賜分將士。將士皆悅。正彥始觖望。

十有一月癸未。（案是月辛巳朔。）初。窗四字師號。每道價二百千。即犯公私罪杖非偽人及盜者聽一次用禮部侍郎張浚請也。初。汪伯彥既去相州。金人執其子軍器監丞偁、女之夫都水監丞梁汝霖。使來割地。俾等至相州。而守臣趙不試固守不下。遂拘以北。至是得歸。伯彥以聞。且言二帝未還。不敢顯私。已經令還鄉矣。上優詔勞之。或曰。伯彥密使人賄僞於金國。似後更名召圖。（熊克小曆、知福寧院汪伯彥有子曰偁、與其女之壻梁汝霖者、皆爲金人掠去。拘於鴻臚寨中。偁子與壻子之謀。則其一年矣。至是似汝霖同日而逃。至河。偶得漁舟以濟。（案）宗澤未卒前有與疏云。即好臣賊子與圖事已久。非倉卒逃歸也。今且兩存之。似汝霖自監臺出制地。未見伯彥申與日曆類錄。克稱爲金人掠去。亦誤。）

甲申。朝奉郎知天長軍楊晟悖言盜賊之始。以數弓手取之而有餘。及其增置弓手。皆消寇之術也。若增而不教。與不增同。教而無法。與不教同。乃詔州縣自辦錢造軍器。其武勇未肆者。趣令肆之。晟悖、臨陽人也。　銀青光祿大夫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李綱責授單州團練使萬安軍安置。初。綱既貶。會有旨。左降官不得居同郡。而責授忻州團練副使范宗尹在鄂州。乃移綱澧州居住。所。又論綱靖康中要功劾粲。結衆伏闕。復師太原。凡三罪。請投之嶺海。疏奏。遂有是命。（綱之貶日曆不書。此據綱行狀及胡安國叢實論修入。綱爲王黼所劾。惟宋史畧載綱疏略及其事。未見全章。綱以此月丙戌追禮部敕。）至是有上書訟綱之冤者。御史中丞王絢因劾綱經年不赴貶所。

錄綱謂命於未還之前當求他書附其本日(案)宋史係辛巳朔

高麗國王楷遣其臣尹彥國等入見且奉表謝罪詔中書舍人張澂押伴高麗使入貢日附不書會要在此月奉表謝罪指朱時奔附居錄云前張澂押伴高麗人使興實書百官知銜然此時高麗使未來或是十二月戊午澂等率禁平法時上謂亦不知高麗人入朝無本日澂以是月丙戌除中丞故先書押伴事俟考(案)宋史係辛巳朔

既見命客省宣賜酒食於殿門外仍優詔答之

丙戌戶部尚書呂頤浩試吏部尚書翰林學士兼侍讀葉夢得試戶部尚書御史中丞王綯試禮部尚書中書舍人張澂試御史中丞給事中孫覿試吏部侍郎仍兼權直學士院起居郎周望試中書舍人右司諫鄭瑴試右諫議大夫日附於十一月丙戌載頤浩夢得除命而無克小附併綯澂事夢得澂命皆在十二月戊午記討論紹平事夢得澂命皆在十二月五日望奏狀則頤浩等實以是日受命而綯澂則在十一月也今附頤浩夢得除命並書之當更考求各附本日

頤浩在版曹嘗乞盤致左藏庫官物過江皆未及行而徙

十一月閒指揮盡使則未盡已爲中丞必有一說以治撫使月滿之除有年而無日至綯望之除又全不見(案)十二月五日望奏狀綯澂閒在十一月也今附頤浩夢得除命並書之當更考求各附本日

詔分發於真泰楚三州至是光世具上男女六百餘人上謂宰執曰此皆身且不顧豈卹其家朕念作亂者非其家屬之罪故令分發之黃潛善曰

九女洞遁卒王安撫拆東京留守司遞角事閒丁亥詔特依軍法後有犯者視此

己丑江淮制置使劉光世還行在李成之敗也獲其黨之家屬光世處得成所用提刀一重七斤成能左右手運兩刀所向無前惜也惜於陶子思邪說使脫不得用之是日光世俘子思詣都堂既而以火燃於開明橋上其軍士降者皆釋之

日附載此事於十月九日庚申當因汪伯彥時政記所云閒未深考耳其中有云去降敕尚半月蓋十一月九日已丑也會要亦云光世以十月九日受命討戚不聞其日已奏捷今各附本日庶見首尾時政日附差一月脫克小附又差一年今並不取

臣聞光世凱旋過楚州降卒見家屬無恙皆感泣仰戴聖恩朱勝非曰郊赦中可載此以見陛下德意上又曰昨於光世處得成所用提刀一重七斤成能左右手運兩刀所向無前惜也惜於陶子思邪說使脫不得用之是日光世俘子思詣都堂既而以火燃於開明橋上其軍士降者皆釋之日附載此事於十月十一日壬辰恐誤今從實錄

端聲色俱厲問庶延安失守狀且曰節制固知愛身不知爲天子愛城乎庶曰吾數令不從誰其愛身者端怒曰在耀州艘陳軍事而不一見聽何也因起歸帳庶留端軍終夕不自安端謀卻軍中誅庶而奪其兵乃夜走軍州見陝西撫諭使主客員外郎謝亮說之曰延安五路襟喉今既已失永興秋大夫出驅之議得以專之請誅庶歸報亮曰使事有指令以人臣而擅誅於外是跋扈也公則自爲之端意沮因復歸軍明日庶見端爲言已自勁待罪端乃拘縻其官屬又奪庶節制使印而遣之王瓌將兩軍在慶陽端使人召之瓌不應會有告瓌過邠州軍士擄掠者端怒命統制官張中孚率兵召瓌瓌中孚至慶陽而瓌已去遣道兵要之不及而止瓌亦不能軍遂將其餘衆還入蜀　金人既陷延安府遂自綏德渡河犯晉寧軍守臣徐徽言遣使約知府威武軍承宣使忻可求合乃令人說可求許封以關中地可求遂降金挾可求招徽言於城下徽言登陴以大義責之且引弓射可求可求乃去金攻晉寧急徽言屢敗之斬洛索之子徽言西安人也

癸巳兩浙提點刑獄公事趙哲與葉濬戰於赴州城下大敗之濬引其兵東走哲遣人招諭濬遂降其後濬至張俊軍中復謀爲變俊執而誅之

熊克小附載此事於十二月庚申今從日附會要繫此月十三日

乙未集英殿修撰新知福州吳嚴夫移知南劍州

此恐與十二月丁丑所書會深委曲詳當考

是日金人陷濮州初左副元帥宗維自澶淵引兵至城下意以爲小郡甚輕之將官姚端乘其不意夜劫其營直犯中軍宗維跣足而走僅以身免金攻城凡三十三日至是自西北角登城守陴者不能當端率死士突出宗維入其城守臣直祕閣宇文粹中登浮圖最高級不下宗維嘉其忠義許以不死乃以粹中歸城中無少長皆殺之金又

犯清澗。顧謨開舉士知開德府充本路經略安撫使王棣率軍民固守。金僞爲書至城下曰。王顧謨已歸附。汝百姓何敢拒帥。軍民聞之。欲殺棣。棣走至南門。爲軍民所踐而死。城遂陷。經略司主管機宜文字朝請郎鄭建古亦爲亂兵所殺。金悉其拒戰。殺戮無遺。事聞。贈棣資政殿學士。贈建古朝請大夫。建古、鉛山人也。　開德之陷。史無日月。趙甡之遺史附於滑州之後。日附紹興元年七月一日。施鉅古志。傅氏誤鉛山縣。科須狀云。建炎二年十二月金人圍開本府。戰守陷沒。當參得其實。仍以不見本日。故書於此。滑州亦誤。棣、建甡之所記不同。聞正所錄。又以棣爲副總管。開待制亦誤。棣、建炎元年已還南京。當從其圍開舉士未知在何時。亦當考。　於是有言粹中死事者。乃贈徽猷閣待制。粹中贈職。日附。當要皆無之。推事陰外補。

時相州闕久。糧食皆絕。守臣直徽猷閣兼主管真定府路經略安撫司公事趙不試謂軍民曰。今城中食乏。外援不至。不試宗子也。豈可順敵。諸人當自爲計。衆不應。不試又曰。約降如何。衆雖悽慘。然亦有唯唯者。不試乃登城。遙謂金人請開門投拜。乞勿殺。金人許之。不試乃具降書啓門。而納其家屬於井中。然後以身赴井。命提轄官資之以土。人皆哀之。此據趙甡之遺史。但甡之謂棣知相州。趙鼎亦謂棣守相州。即此人也。據相之誤。當別求他書。各繫本日。(案)陷相州。宋史繫壬寅日。乃不字行。宗室。恐誤。案不試靖康元年十二月丙辰自磁州歸。知相河以沮洳。自是河流不復矣。

時相州闕久。糧食皆絕。守臣直徽猷閣兼主管真定府路經略安撫司公事趙不試謂軍民曰。今城中食乏。外援不至。不試宗子也。豈可順敵。諸人當自爲計。衆不應。不試又曰。約降如何。衆雖悽慘。然亦有唯唯者。不試乃登城。遙謂金人請開門投拜。乞勿殺。金人許之。不試乃具降書啓門。而納其家屬於井中。然後以身赴井。命提轄官資之以土。人皆哀之。此據趙甡之遺史。但甡之謂棣知相州。趙鼎亦謂棣守相州。即此人也。據相之誤。當別求他書。各繫本日。(案)陷相州。宋史繫壬寅日。乃不字行。宗室。恐誤。案不試靖康元年十二月丙辰自磁州歸。知相河以沮洳。自是河流不復矣。

初。太學生建安魏行可應詔使絕域。遂以爲秦檜郎。假禮部侍郎。充大金軍前通問使。右武大夫果州團練使郭元邁副之。仍命行可兼河北京畿撫諭。戊戌。行可等渡河。見金人於濬淵。時河北紅巾猛衆。行可等始懼爲所攻。既而見使旌。皆引去。元邁亦以應募出。朝廷各官其子弟。且廩給之。然金人知北面衣冠。皆可借官。待之甚薄。因留不遣云。　丙辰。自靖康元年五月。升磁州爲興元。即此人也。據相之誤。當別求他書。各繫本日。(案)陷相州。宋史繫壬寅日。

庚子。上親饗太廟。神主於尋撫寺。　初。成都府路轉運判官趙開。開初見元年四月丁亥。言權茶買馬五害。請用嘉祐故事。盡罷榷茶。仍令漕司買馬。或未能。然亦當痛減額以蘇園戶。輕立價以趣行商。如此則私販衰而賊盜息矣。朝廷然之。趙開同主管川陝茶馬。是日。開至成都。遂大更茶法。官買賣茶並罷。倣政和都茶場法。印給茶引。使商人即園戶市之。茶引錢每斤春七十。夏五十。市例頭子在外。所過征一錢。往征一錢。有半。置合同場以譏其出入。重私商之禁。號合同場爲茶市。交易者必由是而引與茶。必相隨。違者抵罪。至四年。各買馬。乃踰二萬匹。引息錢至一百七十萬緡。(案)趙開變法在三年十月辛丑。改鹽法在紹興二年九月甲申。

庚子。上親饗太廟。神主於尋撫寺。　初。成都府路轉運判官趙開。開初見元年四月丁亥。言權茶買馬五害。請用嘉祐故事。盡罷榷茶。仍令漕司買馬。或未能。然亦當痛減額以蘇園戶。輕立價以趣行商。如此則私販衰而賊盜息矣。朝廷然之。趙開同主管川陝茶馬。是日。開至成都。遂大更茶法。官買賣茶並罷。倣政和都茶場法。印給茶引。使商人即園戶市之。茶引錢每斤春七十。夏五十。市例頭子在外。所過征一錢。往征一錢。有半。置合同場以譏其出入。重私商之禁。號合同場爲茶市。交易者必由是而引與茶。必相隨。違者抵罪。至四年。各買馬。乃踰二萬匹。引息錢至一百七十萬緡。(案)趙開變法在三年十月辛丑。改鹽法在紹興二年九月甲申。

宰亞上。將於行宮常明殿。　光州觀察使樞密都承旨邢煥爲保靜軍承宣使。煥肯爲上言。馬仲言事切當。宗澤忠勞可倚。再上疏論黃潛善、汪伯彥誤國。進戰退守。皆無策可施。其言多所補益。

宰亞上。將於行宮常明殿。　光州觀察使樞密都承旨邢煥爲保靜軍承宣使。煥肯爲上言。馬仲言事切當。宗澤忠勞可倚。再上疏論黃潛善、汪伯彥誤國。進戰退守。皆無策可施。其言多所補益。

壬寅。親祀上帝於圜丘。配以太祖。用元豐禮也。禮畢。赦天下。命侍從於廣德放馳誅之中。舉才堪敵強之士各二人。庶民因忤李彥、朱勔被罪者。許自陳改正。先是詔江浙、淮南、福建起大禮貢絹。發二十萬緡。金三百七十兩。銀十九萬兩。帛六十萬匹。絲綿八萬兩。皆有奇。是日上自常朝。綴用習儀二十人。諸壇行禮。

壬寅。親祀上帝於圜丘。配以太祖。用元豐禮也。禮畢。赦天下。命侍從於廣德放馳誅之中。舉才堪敵強之士各二人。庶民因忤李彥、朱勔被罪者。許自陳改正。先是詔江浙、淮南、福建起大禮貢絹。發二十萬緡。金三百七十兩。銀十九萬兩。帛六十萬匹。絲綿八萬兩。皆有奇。是日上自常朝。綴用習儀二十人。諸壇行禮。

中興頌。詔曰。朕承祖宗有道之長。紹累聖敷錫之慶。嗣守神器。遭時艱虞。顧德薄弗類。敢忘寧處。屢徵賢良。冀聞讜論。以康濟艱難。而治具未張。政令多闕。夙夜祗懼。若涉淵冰。賴天地宗廟之靈。文武將士之力。金人悔禍。稽顙來歸。疆埸之臣。敢有侵軼。朕方圖任賢使能。與士大夫更新庶政。以對揚上帝之休。而邊報沓至。金人渝盟。分兵四出。東自海道。西及秦隴。蹂踐我郊畿。殘破我城邑。焚燒我宮室。驅掠我士民。朕之不德。以至於此。將何以奉承祖宗之丕業。保乂我生民。以對揚上帝之休。而邊報沓至。金人渝盟。分兵四出。東自海道。西及秦隴。蹂踐我郊畿。殘破我城邑。焚燒我宮室。驅掠我士民。朕之不德。以至於此。將何以奉承祖宗之丕業。保乂我生民。

安全之策。股肱大臣。其同寅協恭。思罹國易。輔朕不逮。以保百辟。耳目風憲。有官守言責於予前。行慢遽棄。是侮。今部使者暨留百僚。有爲有行。其必曰非偽於其職。非害於國。中國承牛之臣。敵國殷殲。毋貽名節。盜竊虛聲。毋失忠信。無依姑息。爲暴。　臣聞正始曰。大雅遹文王。有明德。故天復命武王。其詩曰。惟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懷多福。厥德不回。以受方國。今太上皇帝當郊見天地。而大雷雨。弗迅。歎息於上。既懼祇敬。又且弗敢自寧。蓋懼修省下詔自警。因以戒軍民而勉多士。　武功大夫遂州刺史兩浙路提點刑獄公事趙哲領秀州團練使。以平棄濕之功也。

安全之策。股肱大臣。其同寅協恭。思罹國易。輔朕不逮。以保百辟。耳目風憲。有官守言責於予前。行慢遽棄。是侮。今部使者暨留百僚。有爲有行。其必曰非偽於其職。非害於國。中國承牛之臣。敵國殷殲。毋貽名節。盜竊虛聲。毋失忠信。無依姑息。爲暴。　臣聞正始曰。大雅遹文王。有明德。故天復命武王。其詩曰。惟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懷多福。厥德不回。以受方國。今太上皇帝當郊見天地。而大雷雨。弗迅。歎息於上。既懼祇敬。又且弗敢自寧。蓋懼修省下詔自警。因以戒軍民而勉多士。　武功大夫遂州刺史兩浙路提點刑獄公事趙哲領秀州團練使。以平棄濕之功也。

初。顯宗朝。以廣南地遠。利入不足以資正官。故使舉人南與蠻通者。即轉運司試刑法。以其合格者雖之。兩路正攝凡五十人。月奉人十千。米一斛。滿二年。則錫以眞命。後增五十人。號曰額外。其注擬皆自漕司。建炎初。敕歸吏部。至是踰年無願就者。乙巳。吏部請復歸漕司。從之。

初。顯宗朝。以廣南地遠。利入不足以資正官。故使舉人南與蠻通者。即轉運司試刑法。以其合格者雖之。兩路正攝凡五十人。月奉人十千。米一斛。滿二年。則錫以眞命。後增五十人。號曰額外。其注擬皆自漕司。建炎初。敕歸吏部。至是踰年無願就者。乙巳。吏部請復歸漕司。從之。

己酉。詔蔡京、童貫、王黼、朱勔增上制指毀之。收其田充省計。　是月。有狂人具衣冠。執香爐。攜絳囊。拜於行宮門外。內侍以聞。補赴都堂問狀。第云。天使我爲官家兒。囊中紙一軸。書是語也。如醉如狂。不可深詰。因錄索之。左臂刻十餘字。亦是語也。送之揚州根治。則自言朝州人。嘗見有認宮家爲父者。所得甚厚。意欲效之。雖加策楚。終無他說。且不言其姓名。衆以爲實眞狂人也。乃釋之。　尚書兵部侍郎李邴兼權直學士院。　邴除兵侍。本部題名在此年而無月。除直院。本部題名在此月而無日。諸書皆無之。

己酉。詔蔡京、童貫、王黼、朱勔增上制指毀之。收其田充省計。　是月。有狂人具衣冠。執香爐。攜絳囊。拜於行宮門外。內侍以聞。補赴都堂問狀。第云。天使我爲官家兒。囊中紙一軸。書是語也。如醉如狂。不可深詰。因錄索之。左臂刻十餘字。亦是語也。送之揚州根治。則自言朝州人。嘗見有認宮家爲父者。所得甚厚。意欲效之。雖加策楚。終無他說。且不言其姓名。衆以爲實眞狂人也。乃釋之。　尚書兵部侍郎李邴兼權直學士院。　邴除兵侍。本部題名在此年而無月。除直院。本部題名在此月而無日。諸書皆無之。

上之享太廟也。祕書少監林邵讀祝文。而失於悉格。通汪伯彥客也。嘗謀欲論其罪。黃潛善遽擢邵爲起居郎。既而言者不容。乃命集英殿修撰出守。　此事日曆全不見。今以張澄劾潛善等疏修入。

上之享太廟也。祕書少監林邵讀祝文。而失於悉格。通汪伯彥客也。嘗謀欲論其罪。黃潛善遽擢邵爲起居郎。既而言者不容。乃命集英殿修撰出守。　此事日曆全不見。今以張澄劾潛善等疏修入。

徽猷閣待制賈安宅告老。詔守本職致仕。　安宅、歸安人。事上皇爲工部侍郎。此事日曆不載。今且以紹興三年正月安宅外祈致仕狀修入。

徽猷閣待制賈安宅告老。詔守本職致仕。　安宅、歸安人。事上皇爲工部侍郎。此事日曆不載。今且以紹興三年正月安宅外祈致仕狀修入。

陝西安撫司都統制邵興敗金人於絳州曲沃縣。金人陷淄州。初。李成既爲劉光世所敗。遂轉寇淄州。權州事迪功郎李某固守不下。成糧盡引去。淄人求救於知沂州劉錫。會金人來攻。騎軍至城下。淄人望之曰。沂州救兵至矣。方具香花於城上。望塵歡躁。既而知爲敵至。遂出降。金人大喜。不入城而去。　涇原兵馬都監兼知懷德軍吳玠襲叛賊史斌。(案)宋史作賈。斬之。初。斌佞興元。不克。引兵還關中。義兵統領張宗誥如長安。面散其衆。欲遂徐圖之。而端遣

陝西安撫司都統制邵興敗金人於絳州曲沃縣。金人陷淄州。初。李成既爲劉光世所敗。遂轉寇淄州。權州事迪功郎李某固守不下。成糧盡引去。淄人求救於知沂州劉錫。會金人來攻。騎軍至城下。淄人望之曰。沂州救兵至矣。方具香花於城上。望塵歡躁。既而知爲敵至。遂出降。金人大喜。不入城而去。　涇原兵馬都監兼知懷德軍吳玠襲叛賊史斌。(案)宋史作賈。斬之。初。斌佞興元。不克。引兵還關中。義兵統領張宗誥如長安。面散其衆。欲遂徐圖之。而端遣

玠襲擊斌。斌走鳴犢鎮。爲玠所擒。端自襲擊宗殺之。玠以功遷右武大夫忠州刺史。　吳玠殺史斌。趙甡之遺史繫之今年四月。明年傑功碑。分此三年作二年。(案)三年九月。長安已陷。據范梁三年冬報資議。復陝州之後。而云金人內侵已三年矣。其實二年冬也。王綸撰玠碑。亦云三年冬。劇賊史斌據長安。謀爲不軌。實在斌矣。其實賊實誤在今年之夏。復華州。斌走鳴犢。據史斌在今年之冬。俱華州以十一月收

玠襲擊斌。斌走鳴犢鎮。爲玠所擒。端自襲擊宗殺之。玠以功遷右武大夫忠州刺史。　吳玠殺史斌。趙甡之遺史繫之今年四月。明年傑功碑。分此三年作二年。(案)三年九月。長安已陷。據范梁三年冬報資議。復陝州之後。而云金人內侵已三年矣。其實二年冬也。王綸撰玠碑。亦云三年冬。劇賊史斌據長安。謀爲不軌。實在斌矣。其實賊實誤在今年之夏。復華州。斌走鳴犢。據史斌在今年之冬。俱華州以十一月收

657

復而其安不知的在何月耳今且附此月末

統制濱州軍馬葛進（案）宋史作葛進

權置逆

圍棣州守臣朝奉大夫直祕閣姜剛之與戰城破爲所害後贈剛之奉直大夫剛之韶官在紹興三年正月辛酉

初河北制置使王彥既渡河其前軍準備將岳飛無所屈遂以其衆千人降於東京留守杜充時种師道小校桑仲爲潰卒所推亦降於充充皆以爲將

（案）是月辛亥朔

十有二月乙卯隆祐太后至杭州扈從統制苗傅以其軍八千人駐於奉國寺　中書舍人周望請除鄉兵外民有子弟願習射者聽之仍籍其姓名守令每月一試取善高者賞以銀絹而最優者如三路保甲法益與補官從之令尚書省立法（案）宋史係十一月庚戌

丁巳故朝奉大夫僉書鎮江軍節度判官廳公事郭永死之永開封人攻北京急河北轉運副使兼權大名府尹張益謙欲遁去永曰北門所以遮梁宋敵得志則席卷而南朝廷危矣借力不效豬當死守徐挫其鋒以待外援因自率兵登城且縋死士持帛書詣行在告急金悍東平濟南人至城下大呼曰二郡已降降者富貴不降者無赦頗益讙興轉運判官裴直皆色動永曰今日正吾儕盡節之時耶行城撫將士曰王師至矣衆皆感泣是日大霧四塞金以斷碑殘礎爲破樓檣皆墮左右蒙盾而立至有碎首者久城陷永安坐城樓上誠被之以歸諸子環泣請去永曰吾世受國恩當以死報然巢傾卵覆汝輩亦將何之義命也奚憾益謙益讙皆以永不從爲詞遂遇害永正衣冠南向再拜訖易幅巾而入宗維曰沮降者誰永熟視久之曰不降者我也尚奚問宗維見永狀貌魁傑又夙聞其名乃以富貴誘之永瞑目罵曰恨不滅爾輩國何說降乎宗維令譯者申諭永永載手詬不絕宗維惡其音屬之使去永復厲聲曰胡不速殺我我死當率義鬼以滅爾曹大名人作祟者皆出涕宗維令斷所舉手並其家害之年五十三卽日語傳城中人皆痛哭

（案）靖康小曆載此事於十一月戊申今從遺錄之這史

金兵去相與負其屍瘞之永爲人剛直長七尺美鬚髯望之如神人博通古今事親孝與人忠輕財好義而吏治清明事聞贈資政殿大學士謚勇節　金人既陷北京又陷襲慶府衍聖公孔端友已避寇南去漢兒將啓宣聖墓左副元帥宗維問其通事高慶裔曰孔子何人曰古之大聖人宗維曰大聖人墓豈可犯皆殺之故闕里得全端友孔子四十八世孫也自金人入中原凡官漢地者皆從通事高下輕重悉出其手得以舞文納賄人甚苦之燕京留守尼楚赫以戰多貴而不知民政有僧認富民逋錢數萬緡通事受賄詭言久旱不雨僧欲焚身動天以蘇百姓尼楚赫許之僧呼號不能自明竟以焚死

（案）此與靖康小曆不同疑宗維既去宗澤已死大權入手二小人爲相其事可知決非東僧無術經理中原之故

昌中大事記曰始也獨相綱已登汪黃所不悅終也共事又知君子小人決無共事之理既並相汪黃面高宗於此時意宣和大臣不和之端且欲與潛善共事豈知君子小人之辨哉

乙酉金人陷虢州

丙寅戶部尚書兼侍讀葉夢得兼修國史尚書吏部侍郎劉珏工部侍郎康執權兼同修國史

己巳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黃潛善遷左僕射兼門下侍郎知樞密院事汪伯彥守右僕射兼門下侍郎仍並兼御營使二人入謝上曰潛善作左相伯彥作右相朕何患國事不濟更同心以副朕之意皆頓首謝此據伯彥所述時政記

潛善入相踰年嘗上初政天下望治潛善獨當國柄專權自恣而伯彥不能有所經畫伯彥貪懦相賂與之同由是敵國益無所憚

是時李綱既去宗澤已死大權入手二小人爲相其事可知決非東僧無術經理中原之過

昌中大事記曰始也獨相綱已登汪黃所不悅終也共事又知君子小人決無共事之理既並相汪黃面高宗於此時意宣和大臣不和之端且欲與潛善共事豈知君子小人之辨哉

庚午刑部尚書兼侍講王賓罷爲龍圖閣直學士李綱之再貶也實忿怒不平御使中丞張澂劾資本綱

甲子金左副元帥宗維陷北京起復朝奉大夫河北東路提點刑獄公事郭永死之

繫此

初金人攻北京急河北轉運副使兼權大名府尹張益謙欲遁去永曰北門所以遮梁宋敵得志則席卷而南朝廷危矣借力不效豬當死守徐挫其鋒以待外援因自率兵登城且縋死士持帛書詣行在告急金悍東平濟南人至城下大呼曰二郡已降降者富貴不降者無赦頗益讙興轉運判官裴直皆色動永曰今日正吾儕盡節之時耶行城撫將士曰王師至矣衆皆感泣是日大霧四塞金以斷碑殘礎爲破樓檣皆墮左右蒙盾而立至有碎首者久城陷永安坐城樓上誠被之以歸諸子環泣請去永曰吾世受國恩當以死報然巢傾卵覆汝輩亦將何之義命也奚憾益謙益讙皆以永不從爲詞遂遇害永正衣冠南向再拜訖易幅巾而入宗維曰沮降者誰永熟視久之曰不降者我也尚奚問宗維見永狀貌魁傑又夙聞其名乃以富貴誘之永瞑目罵曰恨不滅爾輩國何說降乎宗維令譯者申諭永永載手詬不絕宗維惡其音屬之使去永復厲聲曰胡不速殺我我死當率義鬼以滅爾曹大名人作祟者皆出涕宗維令斷所舉手並其家害之年五十三卽日語傳城中人皆痛哭

（案）靖康小曆載此事於十一月戊申今從遺錄之這史

金兵去相與負其屍瘞之永爲人剛直長七尺美鬚髯望之如神人博通古今事親孝與人忠輕財好義而吏治清明事聞贈資政殿大學士謚勇節　金人既陷北京又陷襲慶府衍聖公孔端友已避寇南去漢兒將啓宣聖墓左副元帥宗維問其通事高慶裔曰孔子何人曰古之大聖人宗維曰大聖人墓豈可犯皆殺之故闕里得全端友孔子四十八世孫也自金人入中原凡官漢地者皆從通事高下輕重悉出其手得以舞文納賄人甚苦之燕京留守尼楚赫以戰多貴而不知民政有僧認富民逋錢數萬緡通事受賄詭言久旱不雨僧欲焚身動天以蘇百姓尼楚赫許之僧呼號不能自明竟以焚死

（案）此與靖康小曆不同疑宗澤既去宗澤已死大權入手二小人爲相其事可知決非東僧無術經理中原之過

昌中大事記曰始也獨相綱已登汪黃所不悅終也共事又知君子小人決無共事之理既並相汪黃面高宗於此時意宣和大臣不和之端且欲與潛善共事豈知君子小人之辨哉

乙酉金人陷虢州

丙寅戶部尚書兼侍讀葉夢得兼修國史尚書吏部侍郎劉珏工部侍郎康執權兼同修國史

己巳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黃潛善遷左僕射兼門下侍郎知樞密院事汪伯彥守右僕射兼門下侍郎仍並兼御營使二人入謝上曰潛善作左相伯彥作右相朕何患國事不濟更同心以副朕之意皆頓首謝此據伯彥所述時政記

潛善入相踰年嘗上初政天下望治潛善獨當國柄專權自恣而伯彥不能有所經畫伯彥貪懦相賂與之同由是敵國益無所憚

是時李綱既去宗澤已死大權入手二小人爲相其事可知決非東僧無術經理中原之過

昌中大事記曰始也獨相綱已登汪黃所不悅終也共事又知君子小人決無共事之理既並相汪黃面高宗於此時意宣和大臣不和之端且欲與潛善共事豈知君子小人之辨哉

庚午刑部尚書兼侍講王賓罷爲龍圖閣直學士李綱之再貶也實忿怒不平御使中丞張澂劾資本綱

之黨。頃在中司。無一語及綱。近盧益除樞副。翌日。賓卽於經筵置身。除用偶後他人。而躁進如此。安坐罷去。

辛未。金人犯許州。

乙亥。承議郎吳給充徽猷閣待制。知東平府。朝奉郎孫億直龍圖閣。知襲慶府。初。給之在都司。以論事忤黃潛善。罷居須城。及金人既得充、鄆二州。給與億議。棄不臣。率軍民據徂徠山爲寨。數下山與金戰。主管京東東路安撫制置司公事劉洪道言於朝。故有是命。億奉符人也。

丙子。朝請郎王庭秀爲監察御史。用中丞張澂薦也。澂嘗僞楚時有自列卿而爲侍從者。有自侍從而登政府者。攄騎傳呼。略無愧色。而庭秀者。初非疾病。毅然致爲臣而歸。卿者莫不嘉其爲人。願賜旌擢。庭秀先嘗爲臺屬去。故遂擢用之。　左武大夫明州觀察使葛士瞻爲江南東路提點刑獄公事。倅司江寧府。

丁丑。特進致仕衞國公余深、金紫光祿大夫致仕薛昂並責授中大夫。守祕書少監分司。深、臨江軍。昂、徽州居住。（案）宋史深、昂並分司南康軍。徽州居住。　責授單州團練副使臨江軍居住歙南仲再貶本州別駕。資政殿學士提舉杭州洞霄宮許翰落職。時御史中丞張澂言。建卒之殘兩州。一方搔動。深以前宰相與提刑司都吏王宏謀故爲此奸謀。以覘朝廷。杭州之叛。昂不豫君命。自知杭州。率郡人申朝廷乞留知州江常。蓋常善而易制。故爲此報仇。翰、綱最厚。方在樞府。則迫种師中急救太原。致南仲趣李綱往救河東。以致軍潰。蓋不卹國事。用此報仇。其視師及綱作相。引爲執政。此四人者。豈可置而不問。故有是命。未幾。南仲卒於青州。（旦屬深、昂責命在二年正月壬辰。又不載翰、南仲事。今從熊克小曆。）

戊寅。禮部侍郎張浚兼御營使司參贊軍事。時金人橫行山東。蔡盜李成嘯因之爲亂。金左副元帥宗維將自東平趨徐、泗以趨行在。而宰相黃潛善、汪伯彥智無遠略。且斥堠不明。東京委之御史南京委之留臺。泗州委之郡守。所報皆道聽逆說之辭。未嘗多以金繒使人伺金之動息。於是淮北累有警報。而潛善等謂成餘黨無足慮者。金諜知朝廷不戒。亦僞稱成兵將至。以疑我師。上以邊事未寧。諮訪官吏。所見吏部尚書呂頤浩上備禦十策曰。收民心。定廟算。料彼此。選將帥。明斥堠。訓強弩。分甲器。備水戰。控浮橋。審形勢。其說甚備。戶部尚書葉夢得亦請上南巡。阻江爲險。以備不虞。上曰。自揚州至瓜州五十里。聞警而動。未晚。夢得曰。河道值逆一舟。恐非一日可濟也。夢得又謂以重臣爲宣總使。一居泗上。總兩淮及東方之師。以待敵。一居金陵。總江浙之路。以備退保。上一日召諸軍議事。中軍統制官張俊奏敵勢方張。宜且南渡。復請移左藏庫於鎮江。吏部侍郎劉珏亦言。備敵之計。兵食爲先。今以降卒爲見兵。以糴本爲見糧。二者無一可恃。維揚城池未修。卒有不虞。何以待敵。不報。殿中侍御史張守上防淮渡江利害六事。大率尤以遠斥堠探報爲先。別疏論金人犯淮甸之路有四。宜取四路帥臣守倅姓名。擇能否。各錫綽餘。責之募戰士。

仲冬命今從熊克小曆

儲芻粟。繕甲兵。明斥堠。公賞罰。使之夙夜盡力扞蔽。疏至再上。又請詔大臣惟以選將治兵爲急。凡細微不急之務。付之都司六曹。潛善、伯彥滋不悅。及請遣守撫論京城。守卽日就道。至是聞北京陷。議者以爲敵騎且來。而廟堂晏然不爲備。浚率同列爲執政力言之。潛善、伯彥笑且不信。乃命浚兼參贊軍事。與陌浩敎習河朔長兵。（浚參贊之除日曆不見。平江紀云十二月二十八日。）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十九

【建炎三年】是歲己酉。金太宗天會七年。春正月庚辰朔。上在揚州。　是日。賊貴仲正引兵犯岳州。　京西北路兵馬鈐轄翟興訴覆進死事於朝。乞遣重臣鎮守。詔以興爲河南尹京西北路安撫制置使。兼京西北路招討使。時叛將楊進據鳴皋山之北。深溝高壘。儲蓄糧餉。設乘輿法物儀仗。頗有僭竊之意。詐言遣兵入蜀中。府。復奉淵聖皇帝及濟王南歸。欲以搖動衆心。然後舉事。東京兩守杜充遣使臣王漢詣伊陽縣見興。使圖之。且徼覘進悖逆顯著。貴興破賊。於是興與其子琮率鄉社擊劫之。戰無虛日矣。

甲申。資政殿學士提舉杭州洞霄宮路允迪簽書樞密院事。　太府卿程邁爲起居郎。邁、歙縣人也。

乙酉。宣教郎大金通問使劉誨等自河東還行在。先是誨與其副朝奉郎王賓通問至金。金人遣之。併遣新請副使宇文虛中、楊可輔。虛中辭曰。虛中受命迎請二帝。二帝未還。虛中不可歸。於是留虛中而獨遣可輔。（紹興講和錄爲珠第六書云宇文虛中新誨、賓是先朝特宣吏不遣還與此不同。）

誤。誨知楚州在三年七月

丁亥。金人陷青州。焚掠殆盡。權知州魏某爲所殺。又陷濰州。焚其城而去。牛頭河土軍閻皋興小教頭張

成率衆據濰州。皋自爲知州。以成知昌樂縣。（紹興六年二月東部狀。京東轉運副使兼知青州梁天固沒王事。特與恩澤二官。未知天固以何時死事。日曆去年十二月劉洪道奏狀。已梁揚劉武衛副其死當在去年當考）　初。山東盜劉忠號白氈笠。引衆據懷仁縣。御營平寇前將軍范瓊在京東。遣其統制張仙等擊之。忠僞乞降。是日。仙與將佐入忠壁撫諭。忠酒與飲。伏兵擊殺之。遂併其衆。瓊怒。屢與忠戰。皆敗績。忠自縊其額。時號花面獄。

己丑。奉安西京會聖宮祖宗御容於壽寧寺。　懷遠軍節度使檢校太保（案）宋史作檢校司空。占城國王楊上麻（案）宋史作楊卜麻莫。加檢校太傅。大同軍節度使檢校司空。眞臘國王金眞資深。懷遠軍節度使檢校司空。圖婆國王悉里地茶蘭。固野並加檢校司徒。皆用南郊恩也。時占城以方物來獻。因有是命。　初。朝廷聞劉誨等得儜讒。更遣人使金。乃召責授果州團練副使李鄴。復其官。與中書舍人周聖分往河東北面以兵部員外郎宋彥通。左武大夫貴州防禦使同管客省四方館閤門公事吳得體副之。是日。上諭宰相黃潛善曰。國相元帥書。自來只平文。不用四六。上曰。卿早來所撰與大金皇帝通問書。其語詞甚精確。能寫朕欲言之意。如此足矣。不必須四六也。既而金兵奄至。遂被行。

辛卯。陝州都統制軍馬郤興及金人戰於澮關。敗之。乘勢攻虢州。又下之。陝州安撫使李彥仙即以興知虢州。興趫兵也。（紹興元年五月末）

甲午。上元節。有南僧被掠至涿流河者。夜以長竿引燈毬。表出之以爲戲。金主晟見之。大駭曰。得非星耶。左右以實對。時有南人謀變。事泄而誅。（事見去年正月末）　故晟疑之曰。是人欲嘯聚爲亂。剋日時以此爲信耳。命殺之。自金人興兵後。雖漸染華風。然其國中之俗。如故。已而往來中國。汴、洛之士。多至其都。四時節序。皆與中國倂矣。（此以洪皓松漠紀聞參修。皓又云。女眞雖不知此月。如燈夕皆不曉。案靖康二年上元節。尼瑪哈、韓昉已如京城外張燈。不應此時猶不曉。以其國中猶未有是事。故益以爲疑。今略删潤。令不失實）

虢州。（興趫兵事見元年五月末）

甲午。上元節。有南僧被掠至涿流河者。夜以長竿引燈毬。表出之以爲戲。金主晟見之。大駭曰。得非星耶。左右以實對。時有南人謀變。事泄而誅。（事見去年正月末）　故晟疑之曰。是人欲嘯聚爲亂。剋日時以此爲信耳。命殺之。自金人興兵後。雖漸染華風。然其國中之俗。如故。已而往來中國。汴、洛之士。多至其都。四時節序。皆與中國倂矣。（此以洪皓松漠紀聞參修。皓又云。女眞雖不知此月。如燈夕皆不曉。案靖康二年上元節。尼瑪哈、韓昉已如京城外張燈。不應此時猶不曉。以其國中猶未有是事。故益以爲疑。今略删潤。令不失實）

乙未。京城留守杜充遣其統制官張用於城南不克。（用湯陰人。初見元年九月丁未）　用與曹成、李宏、馬友爲義兄弟。有衆數萬。分爲六軍。成外黃人。因殺人投供聖指揮爲兵。有膂力。善戰。軍中服其勇。友、大名農家。始以巡社結甲夾河守禦。（此據紹興元年五月辛亥友自陳功狀）　用與王善皆受宗澤招安。澤薨。乃去。及充爲留守。又受招安。屯於京城之南。

乙未。京城留守杜充遣其統制官張用於城南不克。（用湯陰人。初見元年九月丁未）　用與曹成、李宏、馬友爲義兄弟。有衆數萬。分爲六軍。成外黃人。因殺人投供聖指揮爲兵。有膂力。善戰。軍中服其勇。友、大名農家。始以巡社結甲夾河守禦。（此據紹興元年五月辛亥友自陳功狀）　用與王善皆受宗澤招安。澤薨。乃去。及充爲留守。又受招安。屯於京城之南。

南薰園。善屯於京城之東劉家寺。又有別將岳飛、桑仲、李寶皆屯於京城之西。充以用軍最盛。忌之。乃有圖之之意。前一日。衆入城負糧。詰旦。充掩不備。出兵攻用。令城西諸軍皆發。用覺之。勒兵拒戰。會善引兵來援。官軍大敗。李寶爲所執。金人既棄睢州去。軍校趙晟（趙姓之遺更作趙）勝令從甘寧虎帥。據其城。會直顯謨閣新知青州

劉洪道自濰州之官。至千乘。晟出不意。遂出迎。劉洪道謂晟但交割本州民事而已。軍馬則公自統之。晟喜。迓之而入。洪道入城。揭榜百姓在軍中願歸者給據放還。於是晟之衆十去六七。有崔邦弼者。子弟所出身仕青州。勤王不至而還。慙不敢出。洪道尋致之。用爲將官。

丙申。殿中侍御史張守試起守郎。兼權直學士院。守撫諭京師還。面奏金人必來。願陛下早爲之圖。毋使宗廟生蠶。重遭塗炭。上惻然。遂有是命。（學士院題名以起居舍人權直院。今從日曆）　起居郎程邁充集英殿修撰。福建路轉運副使。

命江淮發運副使呂源往南京以來照管沿汴綱運。源至泗上。聞金人且至。遂棄行。（此據紹興二年二月源乞收正狀）

戊戌。徽猷閣待制提舉杭州洞霄宮晁說之告老。上曰。是嘗著論非孟子者。孟子發明正道。說之何人。乃敢非之。可進一官致仕。說之尋卒。　御史中丞張澂以邊事未寧。請詢於衆。爲鄉寇之策。吏部尚書呂頤浩言。今敵騎漸逼京東。若人心一搖。則淮南望風而下。望下哀痛之詔。存撫南路。令官吏與民入山避兵。庶免金帛俱虧。魚肉今百姓。曾言強弱不敵。臣願廟算先定。陰爲過江之備。而大爲拒敵之勢。申飭諸路。訓習強弩。以俟夾淮一戰。此不易之策。夫彼之所長者騎。而我以步兵抗之。故不宜於平原曠野。惟阨險用奇。乃可掩擊。又水戰之具。在今宜講。然防淮難。防江易。近難於鎮江之岸。擺泊海船。而上流諸郡。自荊南抵儀眞。可渡處甚多。豈可不豫爲計。望監使南員。一自鎮江至池陽。一自池陽至荊南。專提舉造船。且詢水戰利害。又駐蹕維揚。當以一軍屯盱眙。一軍屯鎮春。以備衝突。戶部尚書葉夢得言。兵、機事也。不度時則每爲難。今視去冬又爲難矣。去冬金但遊騎出入陝西、河北。未知總兵者何人。今主兵乃尼瑪哈。且親至濮及開德矣。向者開德、大名、東平三大鎮。鼎足而立。今惟東平踽然獨存。以當宋、魏之衝。而滄州孤絕在後。又南京最重。而敵騎已至楚邱。且靖康之失。在固守京城而不知避也。事有緩急。必當從權。伏望陛下通下情。遠斥堠。如必至於過江。則面降詔以諭中外。則人心安矣。臣又願仿諸要郡。東則鄆、徐、南京。西則盧、壽、和州。南則庐、襄、荊諸各立軍數。使之召募。仍命大將與帥參治。復選近臣爲總帥以節制之。又乘輿或至兩浙。則鎮江、金陵尤當先治。陛下毋以宇文虛中奉使未回。意和議爲可恃也。靖康正緣恃和議而墮敵計。今安可待萬里之報哉。起居郎兼權直學士院張守言。金人自去冬已破滄、濮、德、魏。而遊騎及於濟、鄆。雖遣范瓊、韓世忠會援。而二將未可恃。臣謂今日莫先於還斥堠。昔三國時。烽火一夕五千里。而前日北京失守再決。始知今之爲策有二。一防淮。二渡江。若屯重兵於楚、泗及淮陰。

詔論邊事者黃潛善等請皆送御史臺鈔節申尚書省。

庚子詔有警而見任官輒搬家者徒二年因而搖動人心者流二千里由是士大夫皆不敢輕動。此據張汝勤黃

淸誉等疏修入疏云正月二十一日降官庚子二十一日也宋時非官家處亦絕從根推消實件內不可動動卽軍情不安勝非所記與仲勤疏全不同日曆二月庚戌朔詔士庶能舉往來官司不得妄有

遏糴。此時金已渡淮。疑勝非所記非其今不取

京東東路安撫使劉洪道以趙晟首亂靑州。賊心難制。欲殺之。乃好謂晟曰。萊州不遠。兵火戶口富饒。頗公爲守如何。晟曰。諾。洪道密遣人告權知濰州閻皐。權知昌樂縣張成。使伏兵中途邀擊。晟以其衆行至柜米寨。不虞皐、成之圖己也。遂懈而不整。遇伏發。大敗。晟死。洪道以成知萊州。洪道既殺晟。遣民復遣軍府浸盛。統制濱州軍馬萬進以洪道得靑州因己所致。欲奪之。乃與知濱州向大猷引兵至城下。洪道見其衷甲。遂閉扉不納。而縋酒肉以犒師。進怒攻北城。據之。洪道與軍民居南城以守。進遣大猷入南城計事。洪道囚之。京城統制官張用、王善既爲杜充所疑。乃引兵去。犯淮寧府。充遣統制馬皋追擊之。用、善併兵擊皋。官軍大敗。尸塡蔡河。人馬皆踐尸而渡。追至鐵爐步而還。官軍存者無幾。用以一騾送李寶詣京師。於是善整兵欲攻淮寧。用不可。曰。吾徒所以來。爲乏糧耳。安可攻國家之郡縣。善曰。天下大亂。乃貴賤貧富更變之時。豈止於求糧而已。況京城已出兵來擊我。事豈無名乎。用曰。汝攻陳州。我當往蔡州。然兄弟之義。文字勿絕。乃命諸軍束裝。翌日。聲鳴鼓進。懸梯天橋。逼城下。守臣馮長寧命、鎔金汁灌之。焚其天橋。用勸善勿攻。善曰。安有小不利而遂止。當俟鴉頭變白。乃舍此城耳。用引其軍去。善圍淮寧久之。東京留守杜充遣都統制陳淬來援。善乃退。時知潁昌府直寶文閣郭允迪已降金。有舉人陳咏道者。與知蔡州陳昌寓善。金遣咏道以旂榜招之。昌寓見咏道。使人探其袖中。得金敕文。昌寓大驚。聚官屬執咏道釘之磔於市。

丙午。詔保義郎田宗義追所授官。宗義者、宣和間以後苑作應奉得官。至是差監法酒庫門。吏部審是當追奪。上曰。討論人甚多。若宗義免追。則何以行法。宗義善。是日。金左副元帥宗維陷徐州。守臣龍圖閣待制王復死之。復家名恩澤狀云正月二十七日初。宗維自襲慮引兵欲趨行在。遂圍徐州。復率軍民力戰。外援不至。城陷。復堅坐廳事不去。謂宗維曰。死守者我也。監糴面次無預焉。願殺我而舍僚吏與百姓。宗維猶欲降之。復大罵求死。由是閉門百日。皆遇害。城始破。武翼郎廣陵侯超立巷戰。奪門以出。爲金兵所擊。以爲已死。夜半得微雨漸活。乃殺守者。潛入城。求復戶埋之。遂陰結鄉兵爲舉義計。宗維既去。軍民請舉人鄭某權知州事。立張益村人也。事聞。贈復資政殿學士。諡忠節。御筆平寇左將軍韓世忠軍潰於沭陽。初世忠在淮陽。將會山東諸寇以拒金。何左副元帥宗維兵至滕縣。聞世忠拊淮陽。恐稽師期。乃分東南道都統領兵萬人趨揚州。以議事爲名。使上不得出。而宗維以大軍迎世忠世忠不能當。夜引歸。軍無紀律。未曉至宿遷縣。不虞金人之踵其後。質明發之。奔於沭陽。世忠在

沭陽夜不安疑與北帳下謀夜率軍乘潮走漣城縣。翌日。諸軍方覺。遂沒去。其將閻門宣贊舍人張遇死於連水軍之張渠村。張克小傳二年五月金人渡河辛卯。訛賜世忠領兵迎敵。世忠至京西。得金所貽。其將張遇死形。案去年五月。世忠與遇俱至京西。今書遇至京東乃死。先誤也。後軍管隊官李彥先率本隊四十七人得二州。入海聚衆。自此輔遞聚衆於連水。李在被高郵。皆世忠之兵也。其餘收散卒自爲徒黨者。不可勝計。宗維入淮陽軍。執守臣奉直大夫李寬而去。於增超紹興三年九月二十八日李寬家自陳狀修入狀云陷陣身亡。與道史不同。以編他書可考。姑從道史。

京東轉運副使朝請大夫李祓從軍在淮陽。爲所殺。後贈中散大夫。官其家二人。寬、遇最孫。祓、濟臣子也。呂中大事記曰。金之犯淮淮也。不惟楚州之宋琳、海州之曾琮、泗州之呂源、閻皐、天長軍之成喜、沿邊軍之將士行沿州之劉錫孔德基、戚祥誠走。而韓世忠之軍亦潰矣。豈謂楊沂中兵備扼亦皆見兩河官史。後編而無從攷據長金而不長義也

己酉。金人犯泗州。先是禮部尚書王綯聞敵騎且南侵。率從官數人同對。上命至都堂議。黃潛善、汪伯彥笑曰。諸公所言。三尺童子皆能及之。時金人自滕縣以五千騎趨臨淮。皆金裝鐵騎。白毬笠子。把隆官永州防禦使閻瑾屯泗州。選人伺其實。或曰。劉忠犯臨淮。戒曰。李成餘黨也。瑾以兵迎之。獲遊騎數人。乃知爲金人至。江淮發運副使呂源聞之。遣人覘淮北舟船數百泊南岸。命使臣張瑾焚浮橋。且貽輔臣書。乞爲宗社大計。速圖所以上安聖躬者。呂頤浩事迹以通紹興三年二月乞改正狀修入。金兵至泗州近境。瑾引兵南走。昭信財孫榮將射士百餘拒敵。是日也。鹿氛蔽日。敵初不測其多寡。遂相拒踰半日。榮闔死。金人乃於泗州之上數十里聞計。是夜渡淮。是夕。泗州委金人且至。上大驚。軍中倉皇以內帑所有。頒夕撤聖。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二十

【建炎三年】二月庚戌朔，上駕御舟，泊河岸，都人擾怖，莫知所爲。知天長軍楊晟悼奏已拆浮橋，始詔士民從便迎敵。官司毋得禁。上即欲渡江，黃潛善等力請少留俟報。且撤左藏庫金帛三分之一，上許之。此據行在錄參入張克小屈云，案夢得請以赴行在所藏金帛五十萬，分其半併隨姑藏金陵，從之。今據夢得行述所云當考。戶部尚書葉夢得即具舟艦，從大將霍二千人津發。一日而畢。然公私舟交河中，跬步不容進矣。夢得復請以戶部所餘物，前期支六軍春衣及官吏俸一月，亦從之。遂命御營統制官劉正彥以所部從六宮皇子往杭州，幹辦御藥院陳永錫護皇子，又遣吏部尚書呂頤浩、禮部侍郎張浚往松、滁措置。金以數百騎掩至，天長軍統制官俱重、成喜將萬人俱遁，而士無鬬志，未至淮即潰。金人以支軍犯楚州，守臣監使劉光世將所部迎敵，行都人謂光世必能禦賊，而士無鬬志，未至淮即潰。金人以支軍犯楚州，守臣直祕閣朱琳具款狀，遣人迎降，開西北門納金人，開東門縱居人自便。軍民皆趨寶應縣，欲自揚州渡江。金人覺之，悉遮回城中。閻瑾引兵至洪澤鎮，其將姚端殺之。是日，揚州城內居民爭門以出，踐死者無數。從官有詣都堂問二相者，黃潛善、汪伯彥皆曰：已有措置，不必慮，百官聞此，復自相慰，以爲知事賢者莫如宰相，今既云爾，未宜輕動，居民亦以爲然。夜，江都縣火，皆戍卒自焚其居。

士子。金人陷天長軍，上遣左右內侍歸諭，往天長軍覘事，知爲金人至，遽奔還。上得詔報，即介胄走馬出門，惟御營都統制王淵、內侍省押班康履五六騎隨之，過市，市人指之曰：大家去也，俄有宮人自大內星散而出，城中大亂。上與行人並轡而馳，黃潛善、汪伯彥方會都堂，或有問邊耗者，猶以不足提告之。堂吏呼曰：總行矣！二人乃戎服鞍馬，南遊。軍民爭門而出，死者不可勝數。上次楊子橋，一衞士出語不遜，上拔手劍擊殺之。時軍民追黃潛善，刻骨，司農卿黃鍔至江上，軍士呼曰：黃相公在此，數之曰：誤國害民，皆汝之罪，鍔方辨其非是，而首已斷矣。少卿史徽丞范浩繼至，亦死。給事中兼侍講黃哲方徒步，一騎士挽弓射之，中四矢而卒。是日，鴻臚少卿黃唐俊渡江溺死，左諫議大夫李處遯爲亂兵所殺，太府少卿朱端友、監察御史張灝皆不知存亡。鍔、南城人，唐俊、唐傅兄也。【熙克小屈伸大理卿黃鍔，坎本寺誤名，今年正月尚守揚除大理卿，急不應有兩員，今從日曆，又日曆稱史徽死揚渡江至瓜洲宜興縣境，爲盜所害，與此不同，今從趙鼎家傳。】給事中金人範溫、起居舍人徐秉哲、右正言張致遠、左司諫陳公輔、右司諫馬伸、左正言江端友、侍御史許翰、殿中侍御史胡舜陟、右正言趙鼎、司勳員外郎張守、駕部員外郎晁謙之、祠部員外郎李彌大、吏部員外郎王賓、倉部員外郎王時雍、兵部員外郎王似、職方員外郎王孝迪、虞部員外郎王孝廣、都官員外郎王孝伸、屯田員外郎王孝先、水部員外郎王孝僎、比部員外郎王孝恭、金部員外郎王孝壽、度支員外郎王孝稷、駕部員外郎王孝祥、倉部員外郎王孝友、吏部員外郎王孝本、兵部員外郎王孝嚴、職方員外郎王孝忠、虞部員外郎王孝思、都官員外郎王孝端、屯田員外郎王孝通、水部員外郎王孝逸、比部員外郎王孝恪、金部員外郎王孝祖、度支員外郎王孝伯、駕部員外郎王孝曾、倉部員外郎王孝蘊、兵部員外郎王孝昌、職方員外郎王孝基、虞部員外郎王孝德、都官員外郎王孝仲、屯田員外郎王孝孫、水部員外郎王孝修

按者後為虜軍後無委積忌於相持利於速戰求戰不能糧道不繼又江野不能掠以此制之其遁必矣使其既遁襲而擊之可也而乃望風自潰為敵席卷而去此失於追一也案錄全論見是年十二月己丑此係節文

癸丑金遊騎至瓜州民未渡者尚十餘萬奔進望江而死者半之舟人乘時射利停橈水中每一人必一金乃濟比敵至皆相抱沈江或不及者金兵驅而去者萬餘人自鄧伯鎮往太平後為薛慶乘之太常少卿季陵獨奉九廟神主使親事官負之以行至瓜州敵騎已逼陵捨舟面陸親事官李宥為敵所驅遂失太祖神主四月己酉降詔尊謝於是太學諸生從上南狩者凡三十六人是日退朝上召宰執從官諸將對宅堂計事上曰姑留此或徑趨浙中耶奉國軍節度使都巡檢使劉光世遣前拒膊大撾上問故光世曰都統制王淵專管江上海船每言緩急濟渡決不誤事今諸軍匯隔臣所部數萬人二千餘騎皆不能濟何以自效宰相黃潛善曰已集數百舟渡諸軍上曰濟諸軍固已處置今當議去留吏部尚書呂頤浩降階拜伏不起繼而戶部尚書葉夢得等三人相從拜伏庭下上顧潛善問之頤浩以首叩地曰願且留此為江北聲援不然金人乘勢渡江愈狼狽矣二府皆曰善上曰如此則宰相獨往江上經畫號令江北諸軍令結陣防江仍先渡官吏百姓乘遂退虜語江干浙西提刑趙哲來謁云王淵欲誅江北都巡檢皇甫佐遣間道已渡矣召淵問之淵曰佐主海舟濟渡決以解逡巡淵分立旗幟命將官管押渡人有統領官安義白江北道使臣林善來言今早金數百騎來犯皆無器甲已率所部十人集諸潰軍射退矣遂以義為江北統制俾收兵保瓜州渡既而淵入對言暫駐鎮江止得一處若金自通州渡先據姑蘇將若之何不如錢塘有重江之阻諸內侍以為是

諫官論得其實

日方午上遣中使趣召宰執以淵語告之潛善侍於堂下抗聲曰城中火起俄又一人至曰禁衛潰之是時管軍左言立階下勝非請與俱遂出都廳事並立階脊衛士或坐或立有潰泣者勝非傳旨問之皆以未見家屬對勝非即論之曰已有旨分遣舟專載衛士妻孥矣衆帖然因問駕去留利害則曰一聽聖旨無敢諱者乃許以俟駐蹕定當錄扈從之勞優加賞給三軍欣諸勝非還上與宰執亦至屏後勝非前欲奏事上曰已開矣適議定不若徑往杭州此中諸事悉以委卿勝非即論之曰已有旨分遣舟專載衛士妻孥矣衆帖然因問駕去留利害則曰一聽之是時管軍左言立階下勝非請與俱遂出都廳事並立階脊衛士或坐或立有潰泣者勝非傳旨問之潛善曰淵言如此臣復何辭以酬陛下執政未對右內侍於堂下抗聲曰城中火起俄又一人至曰禁衛潰

王未有作都者。惟錢氏節度二浙而竊居之。蓋不得已也。今陛下巡幸。乃欲居之。北地深遠狹隘。欲以號令四方。恢復中原。難矣。前年冬。大駕將巡於東也。臣固嘗三次以建康爲請。蓋倚山帶河。實王者之都也。可以控扼險阻。以建不拔之基。陛下不狩於建康。而狩維揚。所以致今日之警也。爲今之計。莫若暫圖少安於鍾塘。徐詣建康。然長江數千里。皆當守備。如陸口直灊須。夏口直赤壁。姑孰對歷陽。牛渚對橫江。以至西陵、柴桑、石頭、北固。皆三國兩朝以來戰爭之地。至於上流湓陽、武昌、九江、合肥諸郡。自吳而後。必遣信臣提重兵以守之。而江陵、襄陽尤爲要害。此尤不可不扼險以爲重戍也。今敵騎近在淮壖。則屯戍之設。固未能遽爲。宜分降詔書於沿江守土之臣。使之援險屯兵。廣爲守備。許行爵賞之法。使豪民得輸粟以贍軍。許下募兵之令。使士大夫得出力以自效。又重假賞以誘之。則人人效命。守備無失。而敵騎必退矣。敵騎既退。則可以廣設屯戍。如前所陳。遲以歲月。國體少安。可以漸致中興之盛矣。上頗納其言。　金人犯秦州。守臣朝請大夫曾班以城降。時金人自揚州分兵而來。班開之。衆軍民議曰。金重兵臨城。且至矣。班義不當去。相與死守之。若何。衆皆哭曰。願以生靈爲念。屈節投拜。保全一城。班遂遣兵馬鈐轄張元齎降書詣軍前。植旗於城上。率軍民迎拜。金人入城。設酒高會。居數日。盡掠其金帛而去。班、梯弟也。　武經大夫閤門宣贊舍人丁進既受招。以其軍從上行。遮截行人。悉爲劫掠。且請將所部還江北。與金人血戰。其意欲爲亂。會御營都統制王淵自鎮江踵至。進懼。欲亡入山東。朱勝非過丹陽。進與其衆匿遠林中。以狀遮勝非自訴。淵聞。進叛。遣小校張清以五十騎衛勝非。因紿進曰。軍士剽擾。非汝之過。其招集叛亡來會。詰誘進詣勝非。至則斬之。　此以朱勝非謂居錄據趙姓之遺史雜揚巡幸記參修。遺史謂進及淵於呂城鎮淵被其殺。教斬之日爛亦隨淵斬進於馬前。皆與閻居錄不合。然閻居錄載此事甚悉。今參取之。進之死。日月皆在甲寅。能克小胖在乙卯。閻居錄在初九日戊午。二書不同。（案）勝非以初八日壬戌渡錢江。則進之死。當在其後。閻居錄載進自誅事亦在初八日丁巳。今且併書之。俟考。

統制滁州軍馬葛進攻青州不能下。京東東路安撫使劉洪道衆援於知萊州張成。引兵赴之。進乃去。洪道遣其將崔邦弼追之。敗歸。進後與金人戰。爲所執。

戊午。上將發平江。中書侍郎朱勝非自鎮江來。以晡入見。初。上以吳江之險可恃。議留大臣鎮守。勝非既對。上諭曰。黃潛善白渡江失措。朕所遣見居民皆被焚劫。蓋軍民數日乏食至此。勝非曰。誠如聖諭。陛下離此。亦復擾矣。上欲除勝非兼知秀州。輔臣言。秀州非大臣鎮守之地。乃以御札命勝非充平江府秀州控扼使。（使名遣閻居錄日曆俱未見。朱勝非節制平江府秀州經撫使。而日曆及朱勝非以初八日壬戌渡錢江。閻居錄在初九日癸亥。後來所降省劄也。）勝非再對。謝身言。臣雖備員執政。與諸軍無素。更乞從官一員。爲參談。今姑從其請。　遣御營中軍統制張俊以所部八千人往吳江縣防扼。時朝廷方以金人渡江爲慮。故命大將楊惟忠守金陵。劉光世守京口。王淵守姑蘇。分受二大臣節制。於是韓世忠在海道未遣。而苑瓊自崇德還。屯秀州。以備海道。張俊守平江府

辛酉御舟泊臨平鎮戶部尚書葉夢得自宜興開道之杭州至是來迓夢得言平江、江寧兩府所圖上供約可支半載欲駐杭州諸司所有借支俟取兩處錢帛至而償之又請更給百官諸軍券厥及命官權領戶部司農太府寺職事皆從之

壬戌上至杭州以州治爲行宮顯寧寺爲尚書省先是以轉運司爲升暘宮葉夢得言小人途傳復開應奉之端不可不慮乃亟命罷之上以百官家屬未至獨寢於堂外上御白木牀上施蒲席黃羅褥蓋制御膳日百品靖康初損其七十渡江後日一羊煎肉炊餅而已　是日金人陷晉寧軍守臣武功大夫忠州刺史徐徽言死之初徽言在晉寧開河東道民日望王師之至乃陰結汾晉士豪約以復故地則奏官爲守長聽其世襲會朝論與金結好恐出兵則敗和議抑其所請不報金人忌徽言欲速拔晉寧以除其忠圖之三月屢破卻之久之城中矢石皆盡困餓不能與會監門官閻門宣贊舍人石蓋夜啓關納金人城遂陷徽言開兵入卽縱火自焚其家而率親兵力戰比曉左右略盡徽言爲金所執金人知其忠欲生降之徽言植立不動與之酒徽言以杯擲其面曰我尚飲汝酒乎謾罵不已金人怒持刀刺徽言徽言罵不絕聲而死後贈昭州觀察使證忠壯初晉寧之圍也武德大夫太原府路兵馬都監嵐石路統領軍馬孫昂率殘兵與徽言共守及城破昂引所部三百人巷戰自夜達旦格殺數百人士卒死亡殆盡昂自度不免引刀欲自刺金兵擁至軍前以甘言誘之昂終不屈而死昂父鑒宣和末以右武大夫相州觀察使知朔寧府救太原死於陣後贈昂左武功大夫成州團練使　（徽言事以附傳及王明清揮麈第三錄增修孫昂事以補存中乞賜官狀附見昂贈官在紹興三十一年）

癸亥朝奉郎劉海差兩浙轉運副使一員以命海　武顯大夫文州刺史孫辯御營統制潘永嘉能　金人屯揚州城下遣投甲執旗者一人入城論士民期以三日盡出西城過期者殺幷數揚州人之罪謂留上也民無出城者初襄州雲騎卒孫琪聚兵爲盜號一海蝦江淮制置使劉光世招降之維揚之役行在諸軍皆潰琪擁光世之妻向夫人在軍中由是潛奔淮西事之如光世琪至鹽州帥臣胡舜陟乘城拒守琪邀索資糧舜陟不予自部使者以下皆請以粟遣之舜陟曰吾非有所愛顧賊心無厭與之則示弱彼無能爲也乃時出兵擊其抄掠者凡六日琪遁去舜陟伏兵追擊之得其輜重而歸是日琪引兵之安豐縣琪所至不殺人但掠取金帛而去後以向氏歸光世光世德之向氏、漢東郡王宗回女也

丁卯百官入見杭州寄居迪功郎以上並許造朝　中書侍郎御營副使朱勝非乞令常、潤二州並聽節制許之　直龍圖閣知杭州康允之言維揚無斥堠故金人奄至而不知於是初置擺鋪凡十里一鋪遞卒五人限三刻承傳遞鋪以使臣一員監之一季無違滯遷一官令尉減半推賞　是日呂頤浩帥師次鎮江府

戊辰詔國步艱難謀慮之士咸願獻陳無路自達可令左右司輸官說次看詳所陳納尚書省　戶部尚書葉夢得言行在官吏軍兵等除食料外應公使花果房臥生日身亡孝贈錢物並權住支從之　詔出米十萬斛就杭、秀、常、湖州平江府減價出糶東北流寓之人　樞密直學士東京留守杜充陛端明殿學士　呂頤浩、劉光世移兵屯瓜州渡與金人對壘　金人焚揚州初金遣甲士數十人（案北盟會編此乃丁卯日復入城者）入揚州論士民出西城人皆疑之猶未有出城者是日又遣人大呼告以不出城者才數千人而已門出出則悉誅木柵中惟揚州人不出夜金縱火焚城士民皆死亡存者才數千人而已

命侍從及寺監長貳郎官限二日舉有才術之士二人故事舊士止侍從已上不及郎官上以兵火之後闕員甚多特有是命　中興聖政一日

辛巳御劄獎上曰今所都士不比常時便當擢用之命趙鼎等條列以聞不若便令登對庶幾上之四路十二牧使制大略自三公九卿至相御史大夫止耳本朝故事密執侍從侍御史舊當大有爲之時欲爲宗社求之路故凡爲尚書郎者成得明揚等於使官雖繁推賢進集藍田呂氏自之相規吹律聿調孔門雖敬則亦爰取於多乎惟其善述英接之義是其所以爲全盛也唐陸贄有言取則貶路多需不給其用則偏聽獨分夫惟詳之於其始綢之於其終斯兩盡之故臣愚以謂擢賢之計莫若用人之法而太上皇帝之用人眞可爲萬世之訓也　出宮人百八十人用癸亥詔書也　宰相、

黃潛善、汪伯彥再上疏言臣等分義非他人比今謀國於艱難之時不能強忠而脫身於顚沛之際反獲便私則不惟分義不容臣等固不忍道也今不敢止用常禮再有奏陳侯禍患稍寧卽再伸前請必蒙明正典刑以厭公議自上卽位以來二人專持國柄至是寇盜充斥宗社播遷議者皆欲正其誤國之罪而潛善等居位偃然納無去意中外爲之切齒焉　駐江寧府權行務都茶場　詔應緣金人曾到州軍逃避守貳官並令本路監司尋訪發還歸任　扈衞大夫忠州防禦使御營使司左軍統制李安爲親衞大夫兩浙西路馬步軍副總管鎮江府駐劄　朝奉郎劉海差兩浙轉運副使時轉運副使范沖疾病中書侍郎朱勝非等奏能之上以司馬光家屬在沖所不許乃權增副使一員以命海　武顯大夫文州刺史孫辯御營統制潘永嘉能　金人屯揚州城下遣投甲執旗者一人入城論士民期以三日盡出西城過期者殺幷數揚州人之罪謂留上也民無出城者初襄州雲騎卒孫琪聚兵爲盜號一海蝦江淮制置使劉光世招降之維揚之役行在諸軍皆潰琪擁光世之妻向夫人在軍中由是潛奔淮西事之如光世琪至鹽州帥臣胡舜陟乘城拒守琪邀索資糧舜陟不予自部使者以下皆請以粟遣之舜陟曰吾非有所愛顧賊心無厭與之則示弱彼無能爲也乃時出兵擊其抄掠者凡六日琪遁去舜陟伏兵追擊之得其輜重而歸是日琪引兵之安豐縣琪所至不殺人但掠取金帛而去後以向氏歸光世光世德之向氏、漢東郡王宗回女也

丁卯百官入見杭州寄居迪功郎以上並許造朝　中書侍郎御營副使朱勝非乞令常、潤二州並聽節制許之　直龍圖閣知杭州康允之言維揚無斥堠故金人奄至而不知於是初置擺鋪凡十里一鋪遞卒五人限三刻承傳遞鋪以使臣一員監之一季無違滯遷一官令尉減半推賞　是日呂頤浩帥師次鎮江府

戊辰詔國步艱難謀慮之士咸願獻陳無路自達可令左右司輸官說次看詳所陳納尚書省　戶部尚書葉夢得言行在官吏軍兵等除食料外應公使花果房臥生日身亡孝贈錢物並權住支從之　詔出米十萬斛就杭、秀、常、湖州平江府減價出糶東北流寓之人　樞密直學士東京留守杜充陛端明殿學士　呂頤浩、劉光世移兵屯瓜州渡與金人對壘　金人焚揚州初金遣甲士數十人（案北盟會編此乃丁卯日復入城者）入揚州論士民出西城人皆疑之猶未有出城者是日又遣人大呼告以不出城者才數千人而已門出出則悉誅木柵中惟揚州人不出夜金縱火焚城士民皆死亡存者才數千人而已

己巳、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兼御營使黃潛善、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兼御營使汪伯彥罷。時御史中丞張澂上疏劾潛善、伯彥大罪二十大略謂潛善等初無措置、但固陛下致萬乘震慮、其罪一、禁止士大夫搬家立法過嚴、議者咸云天子六宮過江靜處、我輩豈不是人、使一旦委敵歸怨人主、其罪二、自眞、楚、通泰以南、州郡皆辟於淮兵、竟失人心、其罪三、祖宗神主神御、不先渡江、一旦車駕起、則僅一兩卒不可保、其罪四、建炎初年、河南止破三郡、自潛善等秉柄任以來、喪亡致傾搖暴露、行路之人、酸鼻下淚、宗廟顛沛、其罪五、士大夫既不預知渡江之期、一旦流離、多被屠殺、其罪六、行在軍兵、淮渡不時、至淮上所存無幾、其罪七、左帑金帛、盡爲敵有、府庫耗散、其罪八、自渡、淮至揚州、咸被倉卒潰散、流毒東南、其罪九、謝克家、李擢俱受僞命、而反進用、其罪十、潛善於王黼爲相時、致位侍從、故今日敎掠生靈、塗炭甚罪九、謝克家、李擢俱受僞命、而反進用、其罪十、潛善於王黼爲相時、致位侍從、故今日侍從冗濫、多王黼之客、伯彥則引用梁子美親黨、宰不可破、罪十一、職事官言時病者、皆付御史臺鈔節如以巡幸而措御營司使、則樞密院爲虛設、當提舉財用、則戶部爲備員、罪十四、許景衡建渡江之議、擠之至死、罪十五、身爲御營使、多占兵衞、不避嫌疑、罪十六、敵人相拒、斥堠全無、止憑道塗之言、爲眞、致此狼狽、罪十七、敵騎已近、尚敢挽留車駕、罪十八、盧益自散官中引爲八座、遂進樞副、伯彥之客爲起居郎、有罪補外、遂除集英殿修撰、二人朋比、專務欺君、罪十九、國家殆辱、不知引罪、罪二十、疏入未報、途以狀申尚書省、潛善、伯彥乃復求去、簽書樞密院事路允迪奏曰、時方艱棘、不宜遽易輔相、乞責以後效、詔押赴都堂治事、已而皆罷爲觀文殿大學士、潛善知江寧府、伯彥知洪州。呂中大事記、方士之在相州也、金兵未退、曲申伯彥奏於帝延之時也、時則宜以宗澤遣使陳請納兵二月乙亞用識官言、宜州編管、則林開有請留在此時、皆之少誤也、〔案〕北盟會編、孫覿、鴻慶居士集、亦載此事、

兵京城之議爲義、而黃潛善、汪伯彥孤之、遣上之次濟州也、金兵已退、此皆大夫皆棄之時也、時則當以宗澤遣使陳請納兵二月乙亞用識官言、宜州編管、則林開有請留在此時、皆之少誤也、〔案〕北盟會編、孫覿、鴻慶居士集、亦載此事、

而汪黃又沮之、遣上之次南京、而帝復南京之時也、時則當以宗澤遣使陳請納兵、而帝復南京、此兩帝宗創業之艱難之論爲表、而汪黃又沮之、中興之初、編在內澤在外、此天誅二人以開道路之業者也、而編爲汪黃所沮、未及一年而虜死、又豈非天耶、編罷而汪黃相於內、澤死而杜充鎭於外、天下事一壞矣、編在位則措置兩河、兵民稍集、編去則繕治招撫、龍而神河無兵矣、編在則澤憲行、編去則澤憲沮、澤在則檢可爲兵、充守則兵皆爲盜、澤在則結擊遏遣、充用則金寨羅拜矣、內無編、外無澤、此建炎之失其機、則汪黃二人爲之也、

戶部尚書葉夢得言、

得守尚書左丞、御史中丞張澂守尚書右丞。

庚午、右諫議大夫鄭瑴言、陛下南渡出於倉卒、朝士大夫澌沒天下賢俊多避地於此、望下此數州、令守臣體訪之秀以爲用、況平江、常、潤、湖、杭、明、越號爲士大夫淵藪、

神瞳疑日歷及他書皆無之此據胡舆五年正月神加瞳右遠漏大火皆內前衛參入

命尚書祠部員外郎方聞往淮東撫諭。御營左軍統制浙西馬步軍副總管李安知揚州。

丙子。詔曰。朕以菲躬。遭時多故。舉事失當。知人不明。昨以宰臣非才。任用既久。專執己見。蔽塞下情。事出倉皇。匹馬南渡。深思厥咎。在予一人。既以悔過貢躬。洗心改事。放斥宮嬪。貶損服御。罷黜宰輔。收召焉良。尚慮多方。未知朕志。自今政事關於國體。或有益於邊防。並許中外士民直言陳奏。朕當躬覽。採擇施行。庶攄其人盡示勸奬。言之或失。朕不汝尤。咨爾萬邦。欽予至意。　詔郎官以上所薦士。不候審察。並令入對。日於進膳後即後殿引三班　直祕閣知婺州蘇遲言。本州上供羅。自盜賊中歲檢萬匹。崇寧中增至五萬八千匹有奇。民力凋弊。乞減其半。上覽奏驚惻。欲盡蠲之。門下侍郎顏岐等言。今用度興祖宗時不同。乃減二萬八千匹。著爲定制。仍令給以本錢。　御營前軍統制張俊自戊所赴行在。詔復還吳江。行在錄云俊領兵把隘吳江軍士怨俊渡江日殺舟楫連救失家屬欲殺俊俊遁謝得脫奔走至行在上釋之卽令與往招集軍衆緊此事於二十七日丙子下附見此案諸非閒居錄云臣離平江有兵四千餘人後來王淵罷御營使。令張俊去與此不同

吳江縣非淵歸所遣蓋是後赴行在而復還吳江也今得併附此

戊寅。江淮南浙制置使呂頤浩奏已復揚州。詔尚書省榜諭士民。是月。以龍圖閣待制知延安府節制六路軍馬王庶爲陝西節制司都統制。曲端爲鄜延路經略安撫使。知延安府。時延安新殘破。未可居。端不欲離涇原。乃以知涇州郭浩權鄜延經略司公事。浩、成子也。成德順人　故客者徒　温州觀察使新知慶翔軍府王瓊自興元以輕兵赴行在。以權鄜延經略司公事。浩、成子也。成德順人　故客者徒　温州觀察使新知慶翔軍府王瓊自興元以輕兵赴行在。以

庚寅。御營前軍統制張俊引兵攻蘄州。圍安邱縣。築外城守之。　初。慶元府陷。將兵百餘人奔回得出。及渡河。惟有補塗、韓京數人而已。達後隸韓世忠軍爲押火。沭陽之潰。逸衆幸得數百人。擾於淮河之西北。及是至楚州城下。漸有衆數千。營時淮南號爲悍賊。　張用自淮寧引衆趨蔡州。至黃離。距城二十里。守臣程昌寓度其未食。遣汝陽縣尉杜鴻以輕兵誘之。賊果以萬人追至城東。遇伏大敗。於是川駐於確山。連亙數州。上自確山下令不得發掘光、蔣墳壠。違者斬。與昌寓家傳不同。今從家傳。

張菲薄。抄掠糧食。所至一空。相接麥熟。刈麥而食矣。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二十一

【建炎三年】三月己卯朔。詔金人已退。當進幸江寧府。經理中原。庚辰。中書侍郎兼御營副使朱勝非守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是夕。鎮院。故事。命相進官三等。至是勝非特遷五官爲宣奉大夫。　鑑克小祥勝非拜相在庚辰日曆在己卯八月壬子勝非閒居錄亦云三月一日至臨安以晡入見則拜

詔必在初二日也勝非自記當得其真今從之

初。金人犯兗與縣。有獵起者。率軍民拒之。賴以免者甚衆。詔授保義郎。閤門祇候。金人分兵犯江陰。至夏港。距城八里而近。守臣胡紡遣統制官王曦等拒敗。且謂承事郎簽書判官臨公事李易曰。吾曹有死城郭之義。公宜勉之。毋少避。易歸告其母蔣氏。蔣氏曰。我去則汝決不肯堅守。願與汝同死生。聞者感泣。既而金人以潮生有備。亦引去。　此以鄭純所作序及胡紡傳文易紹興十一年八月癸未陳乞加封狀參修序以爲建炎庚戌三月二日事故附於此日

授右武大夫和州防禦使馬擴應詔上書。言前日之事。其誤有四。其失有六。始者任用非才。不能乘機拓境。取侮敵人。敵既退師。略不爲備。陛下乘時御極。不知西據蜀險。就六路形勢。力治兵戰。以圖恢復。反使翠華淹處淮甸。甘蹈覆轍。泥於清和。使勢力日益窮蹙。此四誤也。金既入犯。童貫遁歸。京闕被圍。遽割三鎮。復隳信誓。其實無能。其後金人既自界大河。而我不能倚以爲固。信王股於拘囚。結集忠義。所得壯勇。

不啻數十萬。願望王師相爲策應。奈何聽言譖沮。禁止渡河。反使金人簸軍南渡。既連陷大名東平。略不爲備。遂使金人大肆蹂躪。此六失也。（按）北盟會編載張燾疏二千餘言。此係節也。　續資治通鑑採此疏。

負載。兼淮西仍多民兵。彼顧前無利。計後有害。又有江北不及渡者。西兵與諸軍潰卒。往往奪路會合於范瑗敵又睥睨金陵。鎮江守把舟船。而天雨連降。平地水發。道塗泥濘。馬步俱不能進。是以敵心頓沮。不思渡江。以追大駕。此皆上天眷祐有宋。許陛下得以圖回。臣今輒以機勢利害。冀爲三策。願陛下幸巴蜀之地。用陝右之兵。選重臣使鎮江南。委健吏以撫淮甸。破敵人之計。回天下之心。是爲上策。都守武昌。據帶荊湖。控引川廣。招集義兵。屯布上流。援據形勢。密約河南諸路豪傑。許以得地世守。用爲屏翰。是爲中策。駐蹕金陵。備禦江口。通達海運。頓製戰艦。精習水軍。厚激將士。以幸一勝。觀敵事勢。預備遷徙。是爲下策。若貪顧江湖。陂澤之險。納探報之虛言。緩經營之實績。倚長江爲可恃。幸敵人之不來。猶豫遲延。候至秋冬。使敵人再舉。驅集舟艦。江淮千里。數道並進。方當此時。然後又悔。是爲無策。累數千言。皆切要機。是日。日中有黑子。（按）宋史　癸巳。朔。

辛巳。尚書右丞葉夢得罷。夢得初執政。上諭之曰。今日兵食二事。最大。當擇大臣分掌。門下侍郎顏岐等頗疾之。乃請知杭州。康允之曰。上欲以次對授公。而爲左丞汪止之。允之怒。與其將曹英謀。以爲陳通餘黨。在著三千餘人。聞夢得來政。不自安。皆謀以爲亂。上不信。岐等證之。夢得與朱勝非不相得。勝非入相。首言夢得議論不協。會杭州士民上書。恐夢得過失。有及其閭門者。是日上批。夢得深曉財賦。可除資政殿學士。提舉中太一宮。兼侍讀。提領戶部財用。充車駕巡幸頓遞使。夢得執政凡十四日而罷。辭不拜。途徑鎮卜山。朱勝非秀水閒居錄云。初四日。聞臬葉夢得方除執政。權尚書何爲遽罷上曰。嘗在揚州。嘗以中書侍郎兼此。率至於自作酒肆人以爲非體。遽罷上曰。數日來。尚書論夢得知杭州過失。三四十封。其間述士姓周人及其閭門。其言可駭。恐當深閉之不報。姑罷政事。且面論在此。待降出。將本令歸看。余曰。果如此。夢得當徹復。面上曰。待如有請。卻與一郡。夢得果請降。卻江西。帝降出士民所陳三十七書。御堂（按）此所云與其行遣全不同。然勝非初相。執政疑兔。無容不知。蓋姓之過史稽。時非言夢得議論不協。令從之。夢得除卻江西。諸書皆無此事。恐是明受中指。陰結附此。當求他書參考。　同知樞密院事盧益守尚書左丞。未拜。復龍爲資政殿學士。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益之能日屑不書。似因張戩論二相疏中及之故也。當求他書參考。　簽書樞密院事。仍兼都統制。淵自平江赴行在。既對。遂有是命。諸將多不悅者。淵輕財好義。家無宿儲。每曰。朝廷官人以爵。使祿足代耕也。若切切事錐刀。受爵祿。我何不爲大賈富商耶。　尚書吏部侍郎兼直學士院孫覿試戶部尚書。　資政殿學士同簽書樞密院事江淮兩浙制置使呂頤浩爲江南東路安撫制置使。兼知江寧府。自乾德以來。輔臣以本職典潛者。惟呂餘慶。郭逵及頤浩。以其弟檜久在金。特優之也。　禮部侍郎充御營使司參贊軍事張浚言。江北之地。其勢須變爲藩鎮。然後可守。乞詔宰執詳之。俟金人畢退。卽便施行。江南一帶。非依重鎮。擇近上文武臣僚守之。許以便宜行事。恐不能堅守。乞早賜措置。時朝士張冀卿等十九人。上疏。亦以藩鎮爲言。朱勝非奏。宜倣慕容皝初議。權時制宜。行在爲京師。淮北爲藩方。淮南爲郡縣。會多事不果行。庶卑、齊賢、遠孫也。　齊賢、客有人濟化中寧相籠克小屏以楼輔爲建安人而

洪邁夷堅甲志云。虞部、壽賢裔孫。居伊陽。今從之。小屏又云。倉部郎中張嵲輔等乞建淮額。按日屏。嵲輔以今年四月成午除虞部員外郎。此時蓋非已去矣。當繫月時。未爲倉部。克誤也。勝非閒居錄亦不云嵲輔爲何官。今闕之俟考。　浚又請沿江要害州軍置強弩。蘇選州禁兵縣弓手爲之。仍專置軍器提舉官。募公私匠人以除戎器。乃命諸路憲臣措置製造赴行在。　命舉士給舍輪日於禁中看詳臣民章奏。浚奏條上。仍不用內侍輪送。止實封往反。以言者難陳。欲免交給之弊故也。　尚書金部郎中李遘。員外郎高士佃爲主管車駕巡幸隨行左藏庫。錢物官。兩浙轉運副使劉誨爲主管車駕巡幸發運使。梁揚祖落職。提舉亳州明道宮。揚祖既不渡江。又不赴行在。故貶。　尚書左司員外郎葉份充祕閣修撰。江淮等路制置發運副使。兼提領措置行在茶鹽。

壬午。詔新除簽書樞密院事王淵免進呈。書押本院公事。初。屈從統制武功大夫鼎州團練使董傅自負世將有勞。以淵驟得君。頗觖望。起復武功大夫威州刺史。劉正彥常招降劇盜丁進等。以贊薄怨。　事見二年十月。又淵既扈正彥後。檄取其所爭兵。　事見二年二月己卯。正彥執不遣。以此怨淵。上在維揚。宣政使金州觀察使入內內侍省押班康履。頗用事。妄作威福。諸將多疾之。及幸浙西。道吳江。左右宦者以射鴨爲樂。比至杭州。江下觀潮。中官供張。赫然。遮道傳等切齒曰。汝輩使天子頗沛至此。猶敢爾耶。有中大夫王世修者。能市兇子也。靖康末。知榮澤縣。以守禦功。改京秩。逢爲傅慕省。世修當疾閹宦恣橫。爲尚書右丞張澂言之。澂不納。世修退爲劉正彥言之。正彥曰。君言甚忠。當與君同去此輩。俄間。淵入宮。傅正彥以爲由宦者所薦。愈不平。遂與世修及北徒王鈞市馬朱吉。張逵等謀先斬淵。然後殺內侍。鈞市馬朱吉。皆撫人。所將號亦心軍。議已定。　此以王庭秀閱世錄修入。朱勝非閒居錄云。正月間。王淵自揚州發大船十隻。皆是雲從。杭人指言淵去年平陳通等先令供御中宮民所寄賦物。既畢。諫之。惡取其家貨。又以所供文字一道來。遣推者亦殺之。所取不可勝計。今船中皆其物也。內侍省押班康履。頗用事。妄作威福。諸將多疾之。及幸浙西。道吳江。左右宦者以射鴨爲樂。比至杭州。江下觀潮。中官供張。赫然。遮道傳等切齒曰。汝輩使天子頗沛至此。猶敢爾耶。有中大夫王世修者。能市兇子也。靖康末。知榮澤縣。以守禦功。改京秩。逢爲傅慕省。世修當疾閹宦恣橫。爲尚書右丞張澂言之。澂不納。世修退爲劉正彥言之。正彥曰。君言甚忠。當與君同去此輩。俄間。淵入宮。傅正彥以爲由宦者所薦。愈不平。遂與世修及北徒王鈞市馬朱吉。張逵等謀先斬淵。然後殺內侍。鈞市馬朱吉。皆撫人。所將號亦心軍。議已定。此以王庭秀閱世錄修入。朱勝非閒居錄云。正月間。王淵自揚州發大船十隻。皆是雲從。杭人指言淵去年平陳通等先令供御中宮民所寄賦物。既畢。諫之。惡取其家貨。又以所供文字一道來。遣推者亦殺之。所取不可勝計。今船中皆其物也。內侍省押班康履。頗用事。妄作威福。諸將多疾之。及幸浙西。道吳江。左右宦者以射鴨爲樂。比至杭州。江下觀潮。中官供張。赫然。遮道傳等切齒曰。汝輩使天子頗沛至此。猶敢爾耶。有中大夫王世修者。能市兇子也。靖康末。知榮澤縣。以守禦功。改京秩。逢爲傅慕省。世修當疾閹宦恣橫。爲尚書右丞張澂言之。澂不納。世修退爲劉正彥言之。正彥曰。君言甚忠。當與君同去此輩。俄間。淵入宮。傅正彥以爲由宦者所薦。愈不平。遂與世修及北徒王鈞市馬朱吉。張逵等謀先斬淵。然後殺內侍。鈞市馬朱吉。皆撫人。所將號亦心軍。議已定。此以王庭秀閱世錄修入。朱勝非閒居錄云。正月間。王淵自揚州發大船十隻。皆是雲從。杭人指言淵去年平陳通等先令供御中宮民所寄賦物。既畢。諫之。惡取其家貨。又以所供文字一道來。遣推者亦殺之。所取不可勝計。今船中皆其物也。內侍省押班康履。頗用事。妄作威福。諸將多疾之。及幸浙西。道吳江。左右宦者以射鴨爲樂。比至杭州。江下觀潮。中官供張。赫然。遮道傳等切齒曰。汝輩使天子頗沛至此。猶敢爾耶。有中大夫王世修者。能市兇子也。靖康末。知榮澤縣。以守禦功。改京秩。逢爲傅慕省。世修當疾閹宦恣橫。爲尚書右丞張澂言之。澂不納。世修退爲劉正彥言之。正彥曰。君言甚忠。當與君同去此輩。俄間。淵入宮。傅正彥以爲由宦者所薦。愈不平。遂與世修及北徒王鈞市馬朱吉。張逵等謀先斬淵。然後殺內侍。鈞市馬朱吉。皆撫人。所將號亦心軍。議已定。此以王庭秀閱世錄修入。朱勝非閒居錄云。正月間。王淵自揚州發大船十隻。皆是雲從。杭人指言淵去年平陳通等先令供御中宮民所寄賦物。既畢。諫之。惡取其家貨。又以所供文字一道來。遣推者亦殺之。所取不可勝計。今船中皆其物也。

內侍省押班康履。頗用事。妄作威福。諸將多疾之。及幸浙西。道吳江。左右宦者以射鴨爲樂。比至杭州。江下觀潮。中官供張。赫然。遮道傳等切齒曰。汝輩使天子頗沛至此。猶敢爾耶。有中大夫王世修者。能市兇子也。靖康末。知榮澤縣。以守禦功。改京秩。逢爲傅慕省。世修當疾閹宦恣橫。爲尚書右丞張澂言之。澂不納。世修退爲劉正彥言之。正彥曰。君言甚忠。當與君同去此輩。俄間。淵入宮。傅正彥以爲由宦者所薦。愈不平。遂與世修及北徒王鈞市馬朱吉。張逵等謀先斬淵。然後殺內侍。鈞市馬朱吉。皆撫人。所將號亦心軍。議已定。此以王庭秀閱世錄修入。朱勝非閒居錄云。正月間。王淵自揚州發大船十隻。皆是雲從。杭人指言淵去年平陳通等先令供御中宮民所寄賦物。既畢。諫之。惡取其家貨。又以所供文字一道來。遣推者亦殺之。所取不可勝計。今船中皆其物也。內侍省押班康履。頗用事。妄作威福。諸將多疾之。及幸浙西。道吳江。左右宦者以射鴨爲樂。比至杭州。江下觀潮。中官供張。赫然。遮道傳等切齒曰。汝輩使天子頗沛至此。猶敢爾耶。有中大夫王世修者。能市兇子也。靖康末。知榮澤縣。以守禦功。改京秩。逢爲傅慕省。世修當疾閹宦恣橫。爲尚書右丞張澂言之。澂不納。世修退爲劉正彥言之。正彥曰。君言甚忠。當與君同去此輩。俄間。淵入宮。傅正彥以爲由宦者所薦。愈不平。遂與世修及北徒王鈞市馬朱吉。張逵等謀先斬淵。然後殺內侍。鈞市馬朱吉。皆撫人。所將號亦心軍。議已定。此以王庭秀閱世錄修入。朱勝非閒居錄云。正月間。王淵自揚州發大船十隻。皆是雲從。杭人指言淵去年平陳通等先令供御中宮民所寄賦物。既畢。諫之。惡取其家貨。又以所供文字一道來。遣推者亦殺之。所取不可勝計。今船中皆其物也。內侍省押班康履。頗用事。妄作威福。諸將多疾之。及幸浙西。道吳江。左右宦者以射鴨爲樂。比至杭州。江下觀潮。中官供張。赫然。遮道傳等切齒曰。汝輩使天子頗沛至此。猶敢爾耶。有中大夫王世修者。能市兇子也。靖康末。知榮澤縣。以守禦功。改京秩。逢爲傅慕省。世修當疾閹宦恣橫。爲尚書右丞張澂言之。澂不納。世修退爲劉正彥言之。正彥曰。君言甚忠。當與君同去此輩。俄間。淵入宮。傅正彥以爲由宦者所薦。愈不平。遂與世修及北徒王鈞市馬朱吉。張逵等謀先斬淵。然後殺內侍。鈞市馬朱吉。皆撫人。所將號亦心軍。議已定。此以王庭秀閱世錄修入。朱勝非閒居錄云。正月間。王淵自揚州發大船十隻。皆是雲從。杭人指言淵去年平陳通等先令供御中宮民所寄賦物。既畢。諫之。惡取其家貨。又以所供文字一道來。遣推者亦殺之。所取不可勝計。今船中皆其物也。

668

爲沙鼈人皆通夕不寐。

癸未神宗皇帝忌百官行香。能制以檢校少傅奉國軍節度使御營使劉光世爲檢校太保殿前都指揮使。百官入臨。宣制、傅正彥令世修伏兵城北橋下。俟淵退朝。卽捽下馬。誣以結宦官謀反。正彥手斬之。遂進入圍康履家。分兵捕內官。凡無鬚者皆殺。傅揭榜於市曰。統制官苗傅、劉正彥大義。播告天下。民庶官吏。軍兵等。邇者大金侵擾淮甸。皆緣姦臣誤國。內侍弄權。致數路生靈。無罪而就死地。數百萬之金帛。悉委棄社稷。存亡懸於金人之手。今此大臣內侍等。不務修省。尙循故態。爲惡罔愧。使民命皇皇。未知死所。進退大臣。盡出閤官。賞罰士卒。多自私門。金人去住罔測。朝廷安然坐視。又無措置。卽日兩浙之民。遂有則舉百官死社稷。一則從三軍之言。通判杭州事浦城章誼叱之曰。此何等語也。三軍之言。豈可從耶。上徐謂勝非等曰。朕當退避。但須稟於太后。勝非言無此理。顏岐曰。若得太后自諭之。則無辭矣。上乃令岐入奏。又命吳湛諭傅等曰。已令請太后御樓商議。是日北風勁甚。門無簾帷。上坐一竹椅。無籍褥。（王庭秀閒世錄云。上御金漆椅子。今乃從苗氏之遺也。）既請太后御樓。上卽立檻側不復坐。百官固請。上曰。不當坐此矣。太后將出殿門。宮中人牽衣號慟。后曰。一足出門。事不可測。今與汝等別。少頃。太后御黑竹輿。從四老宮監出宮。太后不登樓。內侍報上密語。上曰。太后欲出門諭諸軍。如何。執政皆以爲不可。曰。方有此請。若爲邀去。柰何。勝非曰。必不敢。臣請從太后出。傅道語言。可觀其囚之意。遂肩輿出。立樓前見傅等。執政皆從之。（王庭秀閒世錄云。太后乘竹輿至樓上。會張燾同議。勝非復辟記。曉軍變至不能具。止稱與中侍旨又肩輿至門下。按已朱勝非復辟記云。太后乘小輿至不肯上。勝非時爲宰相。必得其實。今從復辟記。）傅、正彥拜於輿前。曰。人已遍。門不可開。勝非、燾遂與門下侍郎顏岐、給事中趙鼎、侍御史張守、中書舍人胡世修、達等介肩立樓下。以竿梟淵首。勝非厲聲詰后爲天下主。張后曰。自道君皇帝任蔡京、王黼、吏禍宗法廢。童貫起邊事。所以招金人。養成今日之禍。豈關今上皇帝事。況皇帝聖孝。初無失德。止爲黃潛善、汪伯彥所誤。今也宜遂。制統豈不知。傅曰。臣等已議定。豈可猶豫。后曰。待依所請。且權同聽政。傅等抗言必欲立皇子。后曰。以承平時此事猶不易。況今強敵在外。皇子幼小。決不可行。不得已當與皇帝同聽政。正彥曰。今日大計已定。有死無二。望太后早賜許可。后曰。皇子方三歲。以婦人之身。簾前抱三歲小兒。何以令天下。敵國聞之。豈不輕加輕侮。傅、正彥號哭固請。后不聽。傅、正彥呼其衆曰。太后不允所請。吾當改衣就戮。遂作解衣相臂之狀。后復呼之曰。統制名家子孫。豈不明曉。今日之事。皆難聽從。傅曰。三軍之士。自早至今未飯。事久不決。恐生他變。顏岐自上前來奏曰。皇帝令臣奏知。已決意從苗公何無一言。今日大事。正要大臣果決。朱勝非不能對。顏岐自上前來奏曰。皇帝令臣奏知。已決意從苗傅所請。乞太后宜諭后猶不允。傅等請言益迫。太后還入門。上遣白以事無可柰何。須禪位。（王庭秀閒世錄云。太后復上樓上自草於竹輿前。言無可參何。須禪位。朱勝非復辟記云。太后回。步不登門。只於廊廡一行至臨安府東廳暫憩。曾孝蘊、孫懋殿帥王淵、內侍康履、又率宦官黃潛善、汪伯彥、劉正彥、苗傅、劉光世部曲數人。直入慈寧殿。索太后。急幸浙西。乃開御營中軍駐鎮江府以防敵渡。故從駕兵差少。時苗傅、劉正彥先統兵屯臨安。衆軍聞車駕臨幸。皆地頓飯。必有相妨。衆姦有怨望心。知情疑貳。時騎朝官王鈞由馬藥告有異謀。勤傅、正彥率兵挾上。誅王淵。康履。內侍黃門不執。先報御龍直謀叛。評

王淵韓肖胄執馬上中槍而死。張俊欲求見康隨出被殺。逐衆。遂於行宮門。宰相朱勝非出見。逐正勝乃出。徽文示勝非。且言軍變。蓋等欲平之。勝非乃請皇太后在垂簾宮。諸公皆奏聚一聽太后處分。時昭慈聖獻孟后。軍衆乃投戈山呼。昭慈皇后傳正議之。對大軍有言。宜此昭慈面諭。是他宮家有太子。待垂簾與他管事。乃抱登門樓。俾讓示衆。且言官家已內禪。所以黃背心表太子。背軍中喊呼萬歲。人心帖然。昭慈遂垂簾聽斷。按此所記。事迹多差。不與諸書合。蓋恐得於傳聞。今不取。勝非泣曰。逆謀一至於此。臣位宰臣。義當死國。乞下樓面詰二凶。上曰。凶燄如此。卿往必不全。既殺王淵。又害卿。將置朕何地。乃揮左右稍卻。附耳曰。朕今與卿利害正同。當爲後圖。圖之不成。死亦未晚。遂命勝非以四事約束傅。一曰。尊事皇帝。如道君皇帝故事。供奉之禮。務極優厚。二曰。稱位之後。諸事並聽太后及嗣君處分。三曰。降詔舉將佐軍士。即事解甲歸寨。四曰。禁止軍士無肆劫掠殺人。縱火。如違依約束。即降詔遜位。傅等皆曰。諾。上顧兵部侍郎兼權直學士院李鄴令草詔。鄴請上御札。上即所御椅子上作詔曰。朕恐其興兵不已。枉害生靈。提天順人。退避大位。朕自即位以來。強敵侵陵。遠至淮甸。其意專以朕躬爲言。朕豈愛一官。一職。而不與人。今欲傳位皇帝。以安天下。可即皇帝位。恭請隆祐太后垂簾聽政。事庶幾消弭天變。還安人情。敵國聞之。息兵講好。上書畢。以道人持下宣示二凶。勝非至樓下。呼傅慕。學不足耳。宣詔畢。傅正彥麾其軍退。移屯祥符寺。時已未刻。上亦徒步歸禁中。軍士退去。尚喧呼於市曰。天下太平矣。是時諸門皆傅等以甲士守視。不聽人出入。方事之未決也。康允之奏。恐軍士乘勢擾殺。乞出門慰撫。乃見傅正彥告以故。正彥以一甲馬二十甲士授之。允之周行井衢。杭人賴以安堵。上既還內。宰執從至殿門。朱勝非呼吳珏附奏。今夕宰執內宿。上獨召勝非至後殿。垂簾。太后見勝非號泣。上曰。康履、竹擇陵忽諸將。至於馬前聲喏。或倨坐洗足。便諸將立於前。此皆招禍之事也。勝非曰。履、擇必有所求。求而不得。則怨矣。上曰。此事終如何。勝非曰。王鈞甫當其腹心。適皆語臣云。二將忠有餘而學不足。此語可爲後圖之緒。上曰。朕來日當降赦。蓋革因既殺王淵。又劫掠。意必望赦。然他日勢可行。道資復論此。今當召李鄴就都堂草赦。庶可共議。上曰。卿自爲之。如何。勝非曰。當宣召學士內宿。令御史臺集百官宣讀。一如平日。庶革因不疑。勝非又奏。母后垂簾。須二人同對。臣有獨奏事不可形於紙筆者。豈可與他人同之。欲降旨以時事艱難。許臣僚獨奏。太后曰。依。語上曰。賴相此人。若汪、黃未退。事已不可收拾矣。他日傅等入對。太后勞勉之。傅等皆喜。由是臣僚獨見論機事。賊亦不疑矣。是日。上移御顯忠寺。（上移御之日。趙甡之遺史在十二日庚寅。王庭秀跋。）傅始仍舉其徒日引一人上殿。以弭其疑。勝非退。太后語上曰。賴相傅當茲艱難。正宜戒慎。仰學士院降詔戒敕。忠厚以下。不得輒興創政。交通貴近。務循遷靜。以保家族。仍不得於私第謁見宰執。如有職事。即赴都堂稟白。可令三省以詔書榜示。是日。敕書至平江府。禮部侍郎節制軍馬張浚聞有赦。慮時方艱危。事變莫測。論守臣秘閉修撰湯東野遣親信至前路奏封以告。少頃。東野馳來曰。事變矣。禍以視浚。時府中軍民已知有赦。一次內外乃定。浚遂走入杭。伺其實。時右司員外郎黃檗、兩浙轉運副使劉大中、傅瓌皆遣浚及呂頤浩言傅等叛逆之詳。東野、金壇人。檗、依政人。撫、頤浩子也。　京東東路安撫使劉洪道失青州。乃率官吏齊仰天陵寄治。士民多從之者。

丁亥　臘明嚴學士東京留守杜充爲資政殿大學士。節制京東西路。恩數視執政。殿前副都指揮使武康軍承宣使東京副留守郭仲荀爲昭化軍節度使。以登極恩也。（趙甡之遺史二人之除在此月庚寅。今從會要。除九日丁亥。）　榮州防禦使京

西北路安撫使知河南府專一保護陵寢兼控扼河陽楊進爲汝州觀察使、蓬之除日猶不載季陵外制集有制詞首句云睽以睦則闕承大統蓋明

贈宣恩侯且備見郭仲荀之後當求他書考其本日　中書舍人沈晦試給事中承議郎季陵復爲起居舍人　徽猷閣待制知滁州連南夫隆顯謚閻直學士知江寧府　御營都統制司參議官王鈞甫爲右文殿修撰馬柔吉、王世修、張逵並直龍圖閣鈞甫見宋勝非勝非問前日樓下言二將學不足如何鈞甫曰如劉將手殺王淵是也勝非曰上皇待燕士如骨肉一旦兵難卒無一人能效力者古人言燕趙多奇士但虛語耳鈞甫曰不可謂燕無人勝非曰君與馬參議皆燕中知名人胥獻策欲滅契丹今金人所信任多契丹舊人若能渡江則先爲所取必矣當早爲朝廷協力鈞甫唯唯而去　據勝非閒居錄乃初九日事故附於此　江東制置使呂頤浩至江寧府舍館未定忽奉內禪詔赦遂罷監司議皆莫敢對　孫覿撰李讓墓誌曰明受詔赦至建康官吏即赦皆失色獨呂頤浩怡然自若議時爲江東漕自之曰樞者大臣盍召天下兵以除君側之憂頤浩左右親接以他語誤曰王室在難如救焚之急公不應閑暇在衆人後方議行而張浚徽猷至後二旬伏誅頤浩卿功進右丞相（按）勤王之舉張浚唱之頤浩和之二人不謀而同證平江實錄亦云收復陵寢頤浩九日博云云是知非臨期也蓋頤浩是時未敢論言張之故援讓以他語耳親嘗爲頤浩所厚又誌文出於呂氏家破之後是以妄託當之要非實故不取　退閒其屬官李承邁曰是必有兵變承邁曰詔詞有毋天順人之語此恐其出於不得已也其子抗侍側曰主上春秋鼎盛二帝蒙塵沙漠日望拯救豈肯遽遜位於沖幼乎灼知兵變無疑矣頤浩卽走入杭伺賊并寫書於張浚、劉光世、痛述國家艱難之狀別以片紙遣浚曰時事如此吾儕可但已乎承邁、清臣孫、資通判雄州避亂南渡頤浩引用之時有自杭州齎偽等檄文至平江者浚前之慟哭乃決策舉兵夜召兩浙路提點刑獄公事趙哲告以故令哲盡調浙西射士以急切防江爲名使湯東野密治財計

戊子召端明殿學士王孝迪爲中書侍郎、資政殿學士盧益爲尚書左丞後二日詔孝迪、益並充奉使大金國信使武功大夫忠州防禦使辛道宗、武功大夫永州團練使兩浙西路兵馬都監鄭大年副之孝迪、下蔡人靖康初嘗爲中書侍郎及時再用有進士黃大本者江湖浪人也嘗爲蔡條客二因將謁使朱勝非以金在江北恐挾此而來乃建言未知敵帥所在宜先遣小使會大本上書求試用乃以爲承奉郎假朝奉大夫直祕閣賜金紫進武校尉吳時敏爲乘義郎閤門祗候假武義大夫閤門宣贊舍人並爲先期告請使以行　朱勝非閒居錄云三月十五日二內侍自北來本余曰閏平江勤王所平皆曰聞之漏康國來頗知其詳今者往建康諸軍相遇如何二因不講余問執政皆曰必不然余曰如此則又是一重疑二因曰若不動江上防秋如何余曰此則已有還見正要與諸將議定某欲以見任官職乞充都部使乞於行在諸軍中取二萬人平平江建康一萬人將至江上於建康上下分布也守以爲潛離相度事宜徐議行止正爾曰建康用武之地願得從行圖苗劉制防護行在余曰公豈可行遽來說平浦相遇必不解正應諸將不相下某獨往必無事二因唯唯復曰遣使議和不可緩余曰已議定朝夕行矣間敵營有在揚楚之間者未知其將何在須先遣小使爭請報信二因又曰某等日前有二領子乞收拜號指揮建康來緊施行唯晚再入奏今請副字是兩大況亦只是虛名無利害余曰既無利害何必改正恐後卻有利害遂退食後與執政聚議固問早來二將自事某應答無錯否皆曰無錯惟年號事決以不改余曰設使議和雖是權商假託之言若無以塞之亦虛矯口啓衅今後外召二使先遣一小使報信如

何皆曰若遂擬定召王孝迪虛益指院準備遣使中差小使次日早朝奏陳供旨班退圖具奏言昨日二內侍到堂能幸建康改年號遣初議使事遂以得旨復有面折更合議陳於行事已如此答之彼當惟其事必不敢復言年號亦不甘許太后曰再有奏狀方待降出三事中惟年號被劫若全然不從卻別致生事余曰誠已無能爲反正事今則人人能言之朝夕王世修等來必見底裏惟遣使事極有可慮太后曰豈能領和余曰今敵騎酬於江北秋冬必謀渡江近日事彼必探知若遣使金必爲詐挾二內之變情害反正其將奈何太后泣曰老身豈能處置如此雖宰天若未絕吾宋相公必有謀遣余曰事誠可憂然不必煩淚泣臣嘗論使力辭先遣小使探一可委人到江探呂頤浩韓曰朝廷便差來實不願往乞圖軍中圖措等必欣然遵之如此則名爲遣使其實不行可以杜塞二內之謀免墮金人之計太后嘆曰天生相公救此患雖已前盧征巢遣人來問召意余論使力辭事遂不諧而來依舊除中書侍郎遣迪功郎胡幅元小使密諭之至平江巢不行（按）此時杭州尚未知張浚舉兵張浚亦未以勤王爲名而日所所載李遂等除命乃在初十日戊子其出使乃在十二日戊寅又小使乃是裴大年吳時敏亦非胡幅不知勝非何以差互如此　太常寺奏準禮例當避御名太后詔曰皇帝御名語稱易犯令太常寺禮官別討論以聞　詔宗室有才能者令三省擢用趣召張邦昌親屬赴行在　朝請郎李會試給事中通直郎范宗尹、集英殿修撰提舉杭州洞霄宮滕康並試中書舍人會初除御史中丞至是改命　李會除中丞日所不載李陵外制集有制詞云念此渡江之艱居多魁閣之誠又云思得其人起自廢黜（按）滕康、張徽、

二月己巳自中丞除執政二月壬辰鄜延帥臣劉光世除　秘閣修撰知西外宗正事令愚爲御營使司參贊軍事　直龍圖閣王世修對隆祐太后於延和殿前　是日御營前軍統制秦鳳路馬步軍副總管張俊以兵至平江府俊初屯吳江縣傅等以其兵屬趙哲使俊之風翔　此月甲申降旨　會統制官辛永宗自杭乘小舟至俊軍具言城中事將士洶洶俊論之曰若等無譁當請張侍郎來決侍郎忠孝必有籌畫至是俊引所部八千人至平江平江人大恐會俊被省劄召赴行在令將所部人馬盡付趙哲俊披衣起坐不能支持頃之湯東野詹皇直入俊問知其故俊知上遇俊厚而俊純實可與謀事論東野亟開門納之一軍遂定俊語俊曰太尉知皇帝遜位之由否此蓋苗傅等欲危社稷言未訖涕數行下俊亦大哭俊論決策起兵問罪俊泣拜且曰此事須侍郎濟以機術勿令驚動官家俊哽噎首肯移時辛永宗、趙哲至爲俊言傅每事取決王鈞甫、馬柔吉傅素乏心機而劉正彥輕疏開公舊識鈞甫乞先以書離間二人然後徐爲之計永宗、道宗弟也俊用其說卽同趙哲馳入張俊軍撫諭且厚犒之人情大悅授以蠟書諭呂頤浩、劉光世起兵狀又命俊先遣精兵二千犯吳江

己丑制曰朕以眇末之資膺付託之重隆祐太后仁施四海德盛三朝恭請垂簾同聽政事惜日月有臨之義式符久照之明今天人並受之功更保無疆之慶其以建炎三年三月十一日爲明受元年先是王世修見宋勝非勝非論曰國家艱難可謂功名之秋古人見機而作能易亂爲治轉禍爲福在反掌間耳亦有意於此乎世修喜曰世修無意從軍因循至此朝廷若有除授固所願也勝非曰卓荦等級序進所以待常士若能奮身立事遂從官可卽得世修益喜於是爲之往來傳道會傳乞改年號劉正彥乞移蹕建康勝非留身太后諭以二事勝非曰移蹕豈可遽議金近在江北沿江皆未有備　秀水閻若璩十三日全閱身奏曰六人者已引禍妄

對何如。太后曰。閒勢勸我。竹如傳言。苗傅劉子仝改年號。劉正彥物
江並無準備。臣謂雖平江有兵四千餘人。不敢擁兵赴召。並留與張
勤王兵馬卻是此數。更有續添人。如劉光世部曲。共不過萬人。此時正
舟楫器械。皆備若移牌相遇。必致突隙。萬一勤王以人少不利。則賊
疏亦未到。事變難密。有此意。猶未敢詗言　太后曰。何以御之。
誅之。杭州何以遽知。張勝非所記不審

后曰。且審慎處置。此是第一次理會事。勝非曰。臣近疑二凶。皆因愚無英氣。鈞旨、世修皆有悔意。未敢深
詰。但以利動之。約其再來。后遽曰。如何。勝非曰。屏左史。后曰。張夫人在此。勝非問何人。后曰。張夫人年
高習事。官品亦尊。皆教哲宗道君諳曉朝廷文字。皆經其手。禁中鄧莫不預知。卻令往來宰執家。卿但奏
事。勝非曰。主上反正。已有端緒。二凶之力。至此極矣。向張逵建議誘說諸軍。掠取王淵及諸內臣家。人人
可富。及犯怿之後。所得不副所聞。人有悔意。數日來。小校有道去者。此皆傅所親統領官張昕言之。乞因
與之業。未易可圖。二公忠義之著。有如白日。若不身任此事。人其謂何。淩患拙。死生出處。當與二公同之。
前密州州學教授邱彪見淩於軍中。淩問策安出。彪曰。以至順誅大逆。易於反掌。願公處之何如耳。淩曰。
張俊指天誓地。願以死援君父之讎。韓世忠有仗節死難之志。二人可倚以辦事。惟淩士卒單弱。恐不足
以任甚事。然呂樞密屯兵江寧。其威望爲人所信。且通亮剛決。能斷大事。當爲天下倡。劉光世屯軍鎮
江。兵力強悍。謀議沈鷙。可以倚仗。淩皆馳書往矣。彪曰。兵貴神速。呂樞密在數百里外。柰何。淩曰。呂樞密
睹事明而剛決。開國家之難。必先衆倡義而起。何患不速　是日。呂頤浩至江寧。頤浩決意以淩曰。果如
所料。事不可緩矣。再發書與張淩及諸大將約會兵。（曜梓勤王記載張淩、張俊、劉光世、韓世忠約起兵討苗劉事。）十日至平江府。此時頤浩在建康。未必知其來。蓋世忠在山東。當啟

身。皇帝以沖幼之質。端居深處。責任臣僚。萬一強敵侵陵。不旋踵。則二百年宋朝社稷之基。拱手而遂
亡矣。臣愚不避萬死。伏乞太母陛下、皇帝陛下。特紓宸慮。祈請睿聖。念祖宗委託之重。思二帝國望之勤。
不憚勤勞。親總要務。據形勝之地。求自安之計。抑去徽名。用來敵國。然後太母陛下、皇帝陛下。於中。
撫靜江左。如此則於國家大計。似爲得之。如以臣言爲然。乞下有司。舉文武百僚。祈請施行。臣契勘睿聖
皇帝。方春秋鼎盛。而遽爾退避。恐天下四方。聞之不無疑惑。萬一別生他事。俾乞睿斷。詳酌施行。先是。苗
傅等以省劄趣淩行。淩城湯東野、趙哲各密具奏稱。金人未盡退。及祈賚之衆。猶伺平江。若張淩朝就道。
夕敗事。淩亦奏。今張俊人馬乍回平江。人情震疑。若臣不少留彈壓。恐致敗事。淩欲奏請上復辟。張俊、辛
永宗、趙哲共議。恐傅等自疑罪大。不容別生姦謀。請以計款之。淩用其策。自題發奏狀。并以其副申尚書
省。乞舉文武百官勸賜。又以手書遣傅、正彥言。太母垂簾。皇帝嗣位。固天下所願。向所慮者。宦官無
知。時撓庶政。今悉戮其無狀者。最快人望。惟睿聖退避一事。若不力請。傳聖意必回。與太母分憂同患。中
興之業。未易可圖。二公忠義之著。有如白日。若不身任此事。人其謂何。淩患拙。死生出處。當與二公同之。
前密州州學教授邱彪見淩於軍中。淩問策安出。彪曰。以至順誅大逆。易於反掌。願公處之何如耳。淩曰。
張俊指天誓地。願以死援君父之讎。韓世忠有仗節死難之志。二人可倚以辦事。惟淩士卒單弱。恐不足
以任甚事。然呂樞密屯兵江寧。其威望爲人所信。且通亮剛決。能斷大事。當爲天下倡。劉光世屯軍鎮
江。兵力強悍。謀議沈鷙。可以倚仗。淩皆馳書往矣。彪曰。兵貴神速。呂樞密在數百里外。柰何。淩曰。呂樞密
睹事明而剛決。開國家之難。必先衆倡義而起。何患不速　是日。呂頤浩至江寧。頤浩決意以淩曰。果如
所料。事不可緩矣。再發書與張淩及諸大將約會兵。（曜梓勤王記載張淩、張俊、劉光世、韓世忠約起兵討苗劉事。）十日至平江府。此時頤浩在建康。未必知其來。蓋世忠在山東。當啟

未還。不應與之相約。今仍云約諸大將。並不失實。

時議論不一。人情洶懼。江寧士民知頤浩起兵。議留頤浩。

司公事楊惟忠。陷屯江寧府。以安人心。且論惟忠以傅等計窮。恐挾至。皆以遁。由廣德渡江。當日夜爲控
捉之備。惟忠以爲然。

庚寅。百官朝謁於睿聖宮。　慶遠軍承宣使御營使司都統制劉光世。爲武當軍節度使。起復滑州觀察使
御營使司副都統制劉正彥。爲武成軍節度使。傅之制曰。憤嫉姦邪。大刑既正於國章。扶獎陛危。嘉績遂
書於廟社。正彥之制曰。屬逆閹之震撓。慨國步之阽危。首陳大義之公。亟斷卫姦之毀。刑章昭著。國祚安
安。時學士李鄴與中書舍人張守並直禁林。然大詔令多鄴所草也。　檢校太保、殿前都指揮使、奉國軍
節度使劉光世。爲太尉、淮南制置使。捧日天武四廂都指揮使、定武軍承宣使權同主管侍衛步軍司公
事御營平寇前將軍范瓊。爲慶遠軍節度使。瓊、正彥素憚劉光世。又知其與韓世忠張俊皆不
平。欲間之使爲己用。而瓊素跋扈。至是乃引兵屯淮西。故首擢之。　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建武軍節度
使節制江南東路軍馬楊惟忠加檢校少保。召呂頤浩赴院供職。命頤浩以其兵屬惟忠。　尚書禮部侍
郎充御營使司參贊軍事節制平江府常秀湖州江陰軍軍馬張浚試禮部尚書。以所部赴行在。御營中

軍統制官吳湛權主管侍衛步軍司公事。淵與二凶合領中禁於宮門前。建請除執政侍從外。餘人悉於中軍寨門下馬。使悍卒持挺呵門。人皆畏之。殿中侍御史王庭秀再上疏言於朝。由是少戢。光祿大夫提舉南京鴻慶宮黃潛善、正議大夫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汪伯彥並責秘書少監。潛善衡州。伯彥永州。並居住。置行在都茶場出賣茶引。紹興二年閏四月。晉政殿舉士同簽書樞密院事江淮兩浙制置使又置務於建康。

錄知建康府呂頤浩言。臣契勘自崇寧以來。內侍童貫、譚稹互掌兵權。二十餘年基禍流毒。逸令徒黨為害。近聞將相大臣。剝削內侍。誠可以快天下之心。舒臣民忿怒之氣。但方今強敵乘戰勝之威。諸盜有蜂起之勢。興救機亂。事關艱難。豈容審聖皇帝退避大位而享安逸。伏望太后陛下、皇帝陛下不憚再三。祈請睿聖皇帝。亟復皇帝位。親總萬幾。從此以往。屏絕內侍近習之人。褒賞立功將帥之士。然後鋤宰江淮。以圖恢復。如此則宗廟社稷有無疆之休。將相大臣有無窮之福。不然。必恐天下禍亂。不可勝言。臣年六十。疾病衰殘。旦覩今日之事。實社稷存亡安危之所繫。不敢愛身。謹泣血雨淚而拜封章。伏望聖慈俯賜聽納。仍傳檄諸軍將。又遣其屬敕令所劃定官李承造至鎮江。趣劉光世起兵。承造、承邁弟也。先是張浚欲遣辯士持書說二賊。使無他圖。以待諸將之集。念無可遣者。夜分不寐。浚客遂寧馮轗素負氣節。聞之。慷慨請行。且曰。事成。拙稿名。不成不過死。是日。頤浩所遣書至。浚發書。知頤浩已有定謀。復大喜。再發書。報以所部軍馬數。及舉事次敘。浚知傅等所恃獨赤心軍。會燕人張斛與其弟磐自傅軍中開行至平江。為浚言。此軍無負朝廷意。特王鈞甫以術驅役之。然斛觀將士之情。往往懼恐。非堅附苗、劉者。二賊聞風聲。鶴唳。皆以為大兵至。安能成事。初。上既渡江。同知西外宗正事士從自高郵賊李在往楚州。遣統領官不側乘虛掩襲。至縛廟下。遇紅巾百十。皆殺之。取其衣。偽稱在之。士從開高郵賊李在往楚州。遣統領官不側乘虛掩襲。至縛廟下。遇紅巾百十。皆殺之。取其衣。偽稱在緊。行至草市。行伍不整。謹譟殺人。在覺之。出兵迎敵。不側僅以身免。晉寧既陷。金人遂陷鄧州。延經略使郭浩駐兵境上。金人遂陷鄧州。

辛卯。張浚遣馮轡赴行在。浚為杏目。具以請王上親總要務事。朱勝非及與傅、正彥詳。勉以事當改圖。不宜固執。兼致書馬柔吉、王鈞甫。大略云。浚與二公最厚。聞苗、劉子直實有憲於宗社大計。然此事不反正。終不受。尚書刑部侍郎衛尉敏移禮部侍郎。尚敏至杭州。已屬疾。聞變。慟哭。舟中即請老。不許。請就醫秀州。許之。大理卿商守拙試尚書刑部侍郎。起居郎季陵試中書舍人。尚書右司員外郎葉三者為起居郎。朝奉郎裴植、宣教郎張延壽並為監察御史。植、正功兄。宣和中曾掛冠去至是復用。日曆不書據自何官除御史。馮機錄當集者代植與布成書云。植無狀之迹。前次蓋邪用事時。固嘗採致奏。昨自休致中蒙恩再除監察御史云云。正功已見二年七月。延壽、舒城人也。是日又除劉藻殿中侍御史。陸震、馮轡右正言。未見前面候考。(按)日曆及後者題名三者以今年二月除左史明年六月罷。而季陵渠繼彙揚亂。轉運使除命與狀乃云。起居郎兼權給事中。不知左史何以併除三員。留候今年七月除中書舍人。又後者題名乃略不設。全不可曉。中書舍人林遹充徽猷閣待制。在外宮觀。遹、閩縣人。二凶之亂。遹首請納祿。故有是命。遹除中舍及徽猷日曆皆不載。後者題名誤據不書除。良未見本日。故不知何時得嗣也。

武功大夫忠州防禦使王彥致仕。彥疾愈。自眞州渡江。苗傅等以彥為御營司統制。彥曰。鳥為逆子。行即誅鋤。乃欲汙我。即稱疾力辭。不聽。彥乃佯狂乞致仕。許之。兩浙轉運副使王琮言。本路上供和買細絹歲為一百七十萬匹。有奇。請每匹折納錢兩千。計三百五萬緡。省以助國用。許之。東南折帛錢蓋自此始。紹興二年五月甲申所書可參考。

御營都統制司參謀兼提點選鋒軍馬王鈞甫請令江浙四路分造弓弩共二萬枝赴行在。先成者推恩。從之。初命尚書右司員外郎黃葆為宣諭四川水陸制置發運使。專一總轄上供錢物。治司遠寧府。以四川名使始此。至是葆發行在。(據此除目所不載。主official黃葆除四川都轉運使。而無其日。馮機陰安錄云十五日黃葆起發赴四川都轉運使。故且附此。當求他書考。)

制置使劉光世遣丹陽知縣(按。知縣下原本脫其姓名。如江寧報李承造之約。添差兩浙轉運判官劉寧止自常州至鎮江。自鎮江至江寧。議勤王事。是日。張浚被旨以所部赴行在。浚奏辭新命。且遣傅等。皆云。朝廷屢差官交割張俊人馬。所遣官皆畏避生事。不敢任責。浚度將士久從張俊。且人率強悍。舍俊無以彈壓。欲結賊使不致疑。

癸巳。馮轡至杭州。館馬柔吉所。遂詣都堂見朱勝非。且以請主上親總要務事白之。勝非唯唯。且云。公復見他宰否。轡告以張浚致書二將。令轡親致幅門。與論逆順。遂謁二人於軍中。劉正彥語傅曰。張侍郎所論正與初議同。既而引轡與柔吉及王鈞甫同坐。謂轡曰。公必張侍郎腹心人。此事幸勿廣傳。御營司遣統制官俱重持詔書至平江。撫諭軍民。且代張俊重至平江。謂俊曰。胡不速之官。此正騎虎上揚州也。安問人主。俊以告張浚。浚與辛道宗謀作飛書。詆其廢側。若將士將殺之者。重倉皇失措。浚陽使入寓節制司以避之。初。御營平寇左將軍韓世忠既走鹽城縣。收散卒。得數千人。聞上渡江。以海舟還赴行在。至是次常熟。張俊聞之。馳見禮部侍郎張浚。喜躍不自持。曰。世忠之來。此事必辦。浚召之。辛道宗見浚。扣以發兵之期。且曰。陸路措置固善。萬一賊遁車駕由錢塘轉海道。將何以為計。浚驚

愕未定。道宗言。家有青龍海船甚衆。若載兵由海道趨錢塘。出賊不意。破之必矣。且無後顧。浚異其言。遂以道宗爲節制司參議官。專一措置海船。仍具奏言。近收閒報有海舟數十。自通泰來。切慮賊情狡獪。徑犯錢塘。臣已委幸道宗措置海船。捍禦。庶二賊不疑。　初。江淮制置司前軍統領官王德自眞州渡江入兵興。金從事。天下自有清議。太尉幸熟思。傅益發怒。正彥見轎僻色不屈。即興王鈞甫、馬柔吉引傅耳語。遂諭轎曰。侍郎欲復辟。此事固善。然須面議。詞甚遜。翌日。即遣歸朝官宣議郎趙休與轎偕還。還張浚書。約浚至杭面議。　同簽書樞密院事呂頤浩以勤王兵發江寧。初。傅等以詔召頤浩赴行在。命以所部付楊惟忠。呂頤浩知北意。才以疏弱千餘人授惟忠。自將精兵萬人討賊。至是發江寧。面府中揭榜。尚容年號。（按頤浩以神宗赴行在。故例當是遣臣攝府事。未知的年。說者退取知府題名中不見。俟考。）　其屬請以族行。頤浩不許。但與其從子擢俱。使掌文字之職。頤浩奏者並避隆祐太后父名。貶內侍官曾擇等於嶺南。傅使人捕得擇等。詔貶擇昭州。盛珪賀州。高邈象州。張去爲廉州。張旦梧州。先是御史中丞鄭穀言。臣竊惟黃門宦官之設。本以給事內庭。供掃除而已。俾與政事。則貪暴無厭。付以兵權。則慘毒不已。當前世已行之驗也。故宦官用事於上。則生民受禍於下。匹夫抗憤。處士橫議。力不能勝。然後衆起而攻之。衆怨所集。故其破害亦莫之救。皆其自召之也。本朝懲歷代之失。祖宗以來。不任以事。崇觀之閒。始侵事權。稽毒肆虐。天下不勝其忿。靖康之初。羣起而攻之者。應天順人也。建炎以來。此徒復熾。睿聖皇帝倉皇南渡。江北生靈。莫知所歸。寇從之臣。涕泣即頭流血。乞權駐蹕鎮江。會兵聚糧。以援淮甸。以渡兵民。睿聖俞允。羣臣鼓舞。方分事以治之際。內侍陳恐動之言。即時而來。之文。糾忠義之士。誅逋網以報將軍耳。傅意解。正彥曰。此未可信。卿使人拘之。居數日。防禁少緩。援更衣職隆。曾經事任。招權納寵者。屏之遠方。輕者補以外任。俾無淫淫。以激衆怒。則賞罰之柄。自朝廷出。而國勢尊矣。仍告諭都統制官苗傅等。自後軍法便宜。止行於所轄軍伍。其他有犯。當具申朝廷。付之有司。明正典刑。所以昭其尊君親上之禮。而以全其臣子忠義之節也。疏留中不出。擇行一程。傅復追還斬之。（擇等行。是日屏不載。今以王庭秀錄修入。庭秀爲臺官。必得其實也。錄以爲三月十六日事。被附於此。日屏錄疑奏疏。亦在十六日。是殿知擇等被執而上此日也。趙甡之遺史載此事於初九日丁亥。疑誤。是時疑未疏中。悉若擇等行。追果在此前。則疑疏中不應又有不抵罪被此。史亦繫于丙日。）　御營都副統制苗傅、劉正彥詣都堂。欲分所部代禁衛守睿聖宮。倘嘗右丞張浚。浚以爲不可。固止之。傅等又欲挾上幸徽、越。朱勝非曲折諭以禍福。且以忠義歸之。傅乃已。時傅、正彥日以殺人爲事。每至都堂。傳呼滿道。從以悍卒。行者皆避之。馮轎再見傅、正彥於軍中。從容白之曰。轎爲國事而來。今已再日。未聞將軍之命。願一言而決。今日之事。言之觸怒。立死於將軍之前。不言則他日事敗。禍大。亦死於亂兵之手。等死耳。孰若言而死。使將軍知轎非苟生者。自古宦官亂政。根株相連。不可誅鋤。誅必受禍。東漢末年事可考而知也。二公一旦爲國家去數十年之患。天下蒙福甚大。然主上春秋鼎盛。

天下不聞其過。豈可遽傳位於襁褓之子。且前日之事。名爲傳位。其實廢立。自古廢立在朝廷。不在軍中。二公本有爲國之心。豈可以此負謗天下。少頃。傅按劍瞪視曰。金人之意。在建炎皇帝。今主上當極太阜乘輿。將復見太平。天下咸以爲是。如張侍郎處侍從。嘗建立何事。而敢梗議。轎曰。太阜深居九重。安能勒兵興金從事。天下自有清議。太尉幸熟思。傅益發怒。正彥見轎辭色不屈。即興王鈞甫、馬柔吉引傅耳語。遂諭轎曰。侍郎欲復辟。此事固善。然須面議。詞甚遜。翌日。即遣歸朝官宣議郎趙休與轎偕還。還張浚書。約浚至杭面議。　同簽書樞密院事呂頤浩以勤王兵發江寧。初。傅等以詔召頤浩赴行在。命以所部付楊惟忠。呂頤浩知北意。才以疏弱千餘人授惟忠。自將精兵萬人討賊。至是發江寧。面府中揭榜。尚容年號。（按頤浩以神宗赴行在。故例當是遣臣攝府事。未知的年。說者退取知府題名中不見。俟考。）　其屬請以族行。頤浩不許。但與其從子擢俱。使掌文字之職。頤浩奏者並避隆祐太后父名。貶內侍官曾擇等於嶺南。傅使人捕得擇等。詔貶擇昭州。盛珪賀州。高邈象州。張去爲廉州。張旦梧州。先是御史中丞鄭穀言。臣竊惟黃門宦官之設。本以給事內庭。供掃除而已。俾與政事。則貪暴無厭。付以兵權。則慘毒不已。當前世已行之驗也。故宦官用事於上。則生民受禍於下。匹夫抗憤。處士橫議。力不能勝。然後衆起而攻之。衆怨所集。故其破害亦莫之救。皆其自召之也。本朝懲歷代之失。祖宗以來。不任以事。崇觀之閒。始侵事權。稽毒肆虐。天下不勝其忿。靖康之初。羣起而攻之者。應天順人也。建炎以來。此徒復熾。睿聖皇帝倉皇南渡。江北生靈。莫知所歸。寇從之臣。涕泣即頭流血。乞權駐蹕鎮江。會兵聚糧。以援淮甸。以渡兵民。睿聖俞允。羣臣鼓舞。方分事以治之際。內侍陳恐動之言。即時而來。之文。糾忠義之士。誅逋網以報將軍耳。傅意解。正彥曰。此未可信。卿使人拘之。居數日。防禁少緩。援更衣職隆。曾經事任。招權納寵者。屏之遠方。輕者補以外任。俾無淫淫。以激衆怒。則賞罰之柄。自朝廷出。而國勢尊矣。仍告諭都統制官苗傅等。自後軍法便宜。止行於所轄軍伍。其他有犯。當具申朝廷。付之有司。明正典刑。所以昭其尊君親上之禮。而以全其臣子忠義之節也。疏留中不出。擇行一程。傅復追還斬之。（擇等行。是日屏不載。今以王庭秀錄修入。庭秀爲臺官。必得其實也。錄以爲三月十六日事。被附於此。日屏錄疑奏疏。亦在十六日。是殿知擇等被執而上此日也。趙甡之遺史載此事於初九日丁亥。疑誤。是時疑未疏中。悉若擇等行。追果在此前。則疑疏中不應又有不抵罪被此。史亦繫于丙日。）　御營都副統制苗傅、劉正彥詣都堂。欲分所部代禁衛守睿聖宮。倘嘗右丞張浚。浚以爲不可。固止之。傅等又欲挾上幸徽、越。朱勝非曲折諭以禍福。且以忠義歸之。傅乃已。時傅、正彥日以殺人爲事。每至都堂。傳呼滿道。從以悍卒。行者皆避之。馮轎再見傅、正彥於軍中。從容白之曰。轎爲國事而來。今已再日。未聞將軍之命。願一言而決。今日之事。言之觸怒。立死於將軍之前。不言則他日事敗。禍大。亦死於亂兵之手。等死耳。孰若言而死。使將軍知轎非苟生者。自古宦官亂政。根株相連。不可誅鋤。誅必受禍。東漢末年事可考而知也。二公一旦爲國家去數十年之患。天下蒙福甚大。然主上春秋鼎盛。

天下不聞其過。豈可遽傳位於襁褓之子。且前日之事。名爲傳位。其實廢立。自古廢立在朝廷。不在軍中。二公本有爲國之心。豈可以此負謗天下。少頃。傅按劍瞪視曰。金人之意。在建炎皇帝。今主上當極太阜乘輿。將復見太平。天下咸以爲是。如張侍郎處侍從。嘗建立何事。而敢梗議。轎曰。太阜深居九重。安能勒兵興金從事。天下自有清議。太尉幸熟思。傅益發怒。正彥見轎辭色不屈。即興王鈞甫、馬柔吉引傅耳語。遂諭轎曰。侍郎欲復辟。此事固善。然須面議。詞甚遜。翌日。即遣歸朝官宣議郎趙休與轎偕還。還張浚書。約浚至杭面議。　同簽書樞密院事呂頤浩以勤王兵發江寧。初。傅等以詔召頤浩赴行在。命以所部付楊惟忠。呂頤浩知北意。才以疏弱千餘人授惟忠。自將精兵萬人討賊。至是發江寧。面府中揭榜。尚容年號。（按頤浩以神宗赴行在。故例當是遣臣攝府事。未知的年。說者退取知府題名中不見。俟考。）　其屬請以族行。頤浩不許。但與其從子擢俱。使掌文字之職。頤浩奏者並避隆祐太后父名。貶內侍官曾擇等於嶺南。傅使人捕得擇等。詔貶擇昭州。盛珪賀州。高邈象州。張去爲廉州。張旦梧州。先是御史中丞鄭穀言。臣竊惟黃門宦官之設。本以給事內庭。供掃除而已。俾與政事。則貪暴無厭。付以兵權。則慘毒不已。當前世已行之驗也。故宦官用事於上。則生民受禍於下。匹夫抗憤。處士橫議。力不能勝。然後衆起而攻之。衆怨所集。故其破害亦莫之救。皆其自召之也。本朝懲歷代之失。祖宗以來。不任以事。崇觀之閒。始侵事權。稽毒肆虐。天下不勝其忿。靖康之初。羣起而攻之者。應天順人也。建炎以來。此徒復熾。睿聖皇帝倉皇南渡。江北生靈。莫知所歸。寇從之臣。涕泣即頭流血。乞權駐蹕鎮江。會兵聚糧。以援淮甸。以渡兵民。睿聖俞允。羣臣鼓舞。方分事以治之際。內侍陳恐動之言。即時而來。之文。糾忠義之士。誅逋網以報將軍耳。傅意解。正彥曰。此未可信。卿使人拘之。居數日。防禁少緩。援更衣職隆。曾經事任。招權納寵者。屏之遠方。輕者補以外任。俾無淫淫。以激衆怒。則賞罰之柄。自朝廷出。而國勢尊矣。仍告諭都統制官苗傅等。自後軍法便宜。止行於所轄軍伍。其他有犯。當具申朝廷。付之有司。明正典刑。所以昭其尊君親上之禮。而以全其臣子忠義之節也。疏留中不出。擇行一程。傅復追還斬之。（擇等行。是日屏不載。今以王庭秀錄修入。庭秀爲臺官。必得其實也。錄以爲三月十六日事。被附於此。日屏錄疑奏疏。亦在十六日。是殿知擇等被執而上此日也。趙甡之遺史載此事於初九日丁亥。疑誤。是時疑未疏中。悉若擇等行。追果在此前。則疑疏中不應又有不抵罪被此。史亦繫于丙日。）　御營都副統制苗傅、劉正彥詣都堂。欲分所部代禁衛守睿聖宮。倘嘗右丞張浚。浚以爲不可。固止之。傅等又欲挾上幸徽、越。朱勝非曲折諭以禍福。且以忠義歸之。傅乃已。時傅、正彥日以殺人爲事。每至都堂。傳呼滿道。從以悍卒。行者皆避之。馮轎再見傅、正彥於軍中。從容白之曰。轎爲國事而來。今已再日。未聞將軍之命。願一言而決。今日之事。言之觸怒。立死於將軍之前。不言則他日事敗。禍大。亦死於亂兵之手。等死耳。孰若言而死。使將軍知轎非苟生者。自古宦官亂政。根株相連。不可誅鋤。誅必受禍。東漢末年事可考而知也。二公一旦爲國家去數十年之患。天下蒙福甚大。然主上春秋鼎盛。

之。旦屏不書。此以紹興二年九月二十七日刑部檢舉狀修入。按伯言乞宮祠狀。稱明受年而刑部檢舉以爲申漸轉運副使劉寧止所奏。據日曆寧止此月甲申已除左司諫。或是未遽輒時所奏。後來檢舉行遣。亦未可知。以不見本日故附此當考。　通議大夫黃潛厚責授秘書少監分司。道州居住。以殿中侍御史王庭秀論其賣官鬻爵也。　詔申嚴諸路民兵火甲之令。以迪功郎吳櫃、薛倞言其可以備盜也。仍令提刑司點檢。　是日。呂頤浩引兵至丹陽。劉光世引部曲來會。金部郎中李迨自鎮江馳至偕行。

丙申，韓世忠以所部至平江。初，世忠在常熟舟中，聞張浚遣人來，被甲持刃，不肯就岸，取浚及統制官張俊所遣書遣人讀之。世忠乃大哭，舉酒酬神曰：誓不與此賊共戴天！舟中士卒皆慟。世忠見浚曰：今日大事已成。世忠與張俊以身任之，願公毋疑。世忠欲即進兵浚諭之曰：事不可急，投鼠忌器，急則恐有不測。正查軍中察人情向背，故復用之。是日，張浚復遣馮轓入杭，結傅等，告以禍福，使之改圖。先是傅又遣浚書云：朝廷以右丞待侍郎，伊尹、周公之事，非侍郎其孰當之？請速赴行在，浚報書曰：自古言涉不順，則謂之指斥乘輿，事涉不順，則謂之震驚宮闕。至於遜位之說，則必其子若孫年長以賢，因託以政事，使之利天下而痛蒼生，不然，謂之廢立。廢立之事，惟宰相大臣得專之。伊尹、霍光之任是也。若不然，則謂之大逆，族矣。凡爲人臣者，握兵在手，遂可以責其君之細故，而議廢立，自古豈有是理也哉！而今建炎皇帝奉秋鼎盛，不聞失德於天下，一旦遜位，似非所宜。浚豈不知廢君生殺二公得專之，蓋其心自處已定，言之雖死無悔。嗚呼！天鮎我宋，所以保祐皇帝者，歷歷可數。出賢則金人欽畏而不敢拘，奉使則百姓謳歌而有所屆，天之所興，孰能廢之！願二公毋天順人，無顧一身利害，借使事正而或有不測，猶愈於暴不忠不義之名而得罪於天下後世也。初，浚發書及所措置事，皆託他詞，未敢顯言誅之。傅等雖聞大集兵，猶未深信，得此書始悟，見討奏請誅浚以令天下。始張俊所部統領官安養陰與傅合，欲代俊而奉其兵，乃斷吳江橋以應賊。浚即令韓世忠屯秀以伐其謀。世忠至秀，稱疾不行，造雲梯，治器械，傅等始懼，先是秘書省正字馮檝嘗與直龍圖閣黃榮、軍器監葉宗諤密議，欲說二賊令自請復辟，宗諤以爲然，因市小舟，欲見浚於平江而不得出。有承議郎直秘閣范仲熊者，沖之子也，嘗爲河內丞，陷金得歸，厚王鈞市、馬柔吉二人，諷顏岐薦上殿，除吏部員外郎，檝問仲熊以鈞市、柔吉之爲人，仲熊曰：鈞市疏柔吉直，檝曰：因此說二將，可乎？仲熊曰：軍中氣盛，未可與爭，檝再扣之，仲熊曰：可矣。近日遣人出閤下，是必有所疑也。辛丑，內降詔書，略曰：永惟內禪之初，悲奉太上之旨，責躬避位，事理甚明。訪聞有侍從掌兵之官，不能曉授受本末，弗計宗社安危，輕易以惑人心，邀延而遲詔命，惟爾將帥士民，各宜體悉，期救無窮。傅等聞張浚將起兵，乃下是詔。　新降奉日天武四廂都指揮使定國軍承宣使韓世忠爲定國軍節度使，依前御營使司提舉一行事務都巡檢使。新除奉日天武四廂都指揮使武寧軍承宣使張俊爲武寧軍節度使，知鳳翔府。二人皆以深曉內禪大義，不受張浚罪誤，故有是命。（此以日曆及張浚復辟記、林泉野記參修）　詔新除禮部尚書張浚陰有邪謀，欲危社稷，責黃州團練副使，郴州安置。令平江府差兵級防送，經由行在赴貶所。中書舍人季陵當制，有輕脫奸謀之語。時兩宮音問幾不相通，太母忽遣小黃門至，蓉聖宮白曰：張浚早來不得已，郴州安置。上方毀瘠，不覺覆藥於手，初傅得浚手書，即請細浚。右僕射朱勝非沮止之，至於五六。及是傅等至都堂見勝非，具言浚見誣爲逆賊，所不能堪，如呂樞密則曉事，意欲殺浚，勝非之曰：罷張兵權而以付呂樞密，必無事矣。傅意稍解，遂有郴州之命。（朱勝非閒居錄：三月二十日，上下人情危急，和議出於張浚，浚見誣爲逆賊，所不能堪，如呂樞密則曉事，意欲殺浚，勝非見其悖甚，恐生他變，謂之曰：罷張兵權而以付呂樞密，必無事矣。傅意稍解，遂有郴州之命。朱勝非閒居錄：三月二十日，上下人情危急，和議出於張浚，浚見誣爲逆賊，所不能堪，如呂樞密則曉事，意欲殺浚，勝非見其悖甚，恐生他變，謂之曰：罷張兵權而以付呂樞密，必無事矣。傅意稍解，遂有郴州之命。）

戴其上軍勢甚振。浚慮傅等以僞命易置，乃令世忠偏將張世慶搜絕鄧傅。凡自杭來者，悉投之水中。世忠見浚曰：今日大事已成，世忠乃大哭，舉酒酬神曰：誓不與此賊共戴天！舟中士卒皆慟。世忠見浚曰：今日大事已成，世忠與張俊以身任之，願公毋疑。世忠欲即進兵浚諭之曰：事不可急，投鼠忌器，急則恐有不測。正查軍中察人情向背，故復用之。是日，張浚復遣馮轓入杭，結傅等，告以禍福，使之改圖。先是傅又遣浚書云：朝廷以右丞待侍郎，伊尹、周公之事，非侍郎其孰當之？請速赴行在。浚報書曰：自古言涉不順，則謂之指斥乘輿，事涉不順，則謂之震驚宮闕。至於遜位之說，則必其子若孫年長以賢，因託以政事，使之利天下而痛蒼生，不然，謂之廢立。廢立之事，惟宰相大臣得專之。伊尹、霍光之任是也。若不然，則謂之大逆，族矣。凡爲人臣者，握兵在手，遂可以責其君之細故，而議廢立，自古豈有是理也哉！而今建炎皇帝奉秋鼎盛，不聞失德於天下，一旦遜位，似非所宜。浚豈不知廢君生殺二公得專之，蓋其心自處已定，言之雖死無悔。嗚呼！天鮎我宋，所以保祐皇帝者，歷歷可數。出賢則金人欽畏而不敢拘，奉使則百姓謳歌而有所屆，天之所興，孰能廢之！願二公毋天順人，無顧一身利害，借使事正而或有不測，猶愈於暴不忠不義之名而得罪於天下後世也。初，浚發書及所措置事，皆託他詞，未敢顯言誅之。傅等雖聞大集兵，猶未深信，得此書始悟，見討奏請誅浚以令天下。始張俊所部統領官安養陰與傅合，欲代俊而奉其兵，乃斷吳江橋以應賊。浚即令韓世忠屯秀以伐其謀。世忠至秀，稱疾不行，造雲梯，治器械，傅等始懼，先是秘書省正字馮檝嘗與直龍圖閣黃榮、軍器監葉宗諤密議，欲說二賊令自請復辟，宗諤以爲然，因市小舟，欲見浚於平江而不得出。有承議郎直秘閣范仲熊者，沖之子也，嘗爲河內丞，陷金得歸，厚王鈞市、馬柔吉二人，諷顏岐薦上殿，除吏部員外郎，檝問仲熊以鈞市、柔吉之爲人，仲熊曰：鈞市疏柔吉直，檝曰：因此說二將，可乎？仲熊曰：軍中氣盛，未可與爭，檝再扣之，仲熊曰：可矣。近日遣人出閤下，是必有所疑也。辛丑，內降詔書，略曰：永惟內禪之初，悲奉太上之旨，責躬避位，事理甚明。訪聞有侍從掌兵之官，不能曉授受本末，弗計宗社安危，輕易以惑人心，邀延而遲詔命，惟爾將帥士民，各宜體悉，期救無窮。傅等聞張浚將起兵，乃下是詔。　新降奉日天武四廂都指揮使定國軍承宣使韓世忠爲定國軍節度使，依前御營使司提舉一行事務都巡檢使。新除奉日天武四廂都指揮使武寧軍承宣使張俊爲武寧軍節度使，知鳳翔府。二人皆以深曉內禪大義，不受張浚罪誤，故有是命。（此以日曆及張浚復辟記、林泉野記參修）　詔新除禮部尚書張浚陰有邪謀，欲危社稷，責黃州團練副使，郴州安置。令平江府差兵級防送，經由行在赴貶所。中書舍人季陵當制，有輕脫奸謀之語。時兩宮音問幾不相通，太母忽遣小黃門至，蓉聖宮白曰：張浚早來不得已，郴州安置。上方毀瘠，不覺覆藥於手，初傅得浚手書，即請細浚。右僕射朱勝非沮止之，至於五六。及是傅等至都堂見勝非，具言浚見誣爲逆賊，所不能堪，如呂樞密則曉事，意欲殺浚，勝非見其悖甚，恐生他變，謂之曰：罷張兵權而以付呂樞密，必無事矣。傅意稍解，遂有郴州之命。（朱勝非閒居錄：三月二十日，上下人情危急，和議出於張浚，浚見誣爲逆賊，所不能堪，如呂樞密則曉事，意欲殺浚，勝非見其悖甚，恐生他變，謂之曰：罷張兵權而以付呂樞密，必無事矣。傅意稍解，遂有郴州之命。朱勝非閒居錄：三月二十日，上下人情危急，和議出於張浚，浚見誣爲逆賊，所不能堪，如呂樞密則曉事，意欲殺浚，勝非見其悖甚，恐生他變，謂之曰：罷張兵權而以付呂樞密，必無事矣。傅意稍解，遂有郴州之命。）

申已定，便可下詔。余曰：事固定，亦當速爲之。然迎請車駕，須有禮儀及奏章，審諭之辭，先與執政定議，又須擇一吉日，大禮事重，成當內急而外示閑暇。公自此每日來相見，余思之二四亦須自作一狀，請執政皆曰：善。方議擇日，忽平江傳檄，指名二凶之惡，來人以數十本傳城中。二凶得之，益恐，遂自遣檄，五日而得鈞耶。八日而得世忠。十月事定，二凶雖不敢逆中心而無疑懼，消得此檄，使作事端，欲遲留迎請大事，六人相從作檄文，曰某等前日之請，欲和金人以息兵，事本期人從，固見得敵情如何，別作商議，無何大使不來，小使不還，方疑朝廷指意，今勤王所傳檄，直以某等爲逆賊，實不能堪，欲舉本軍徑至平江，與諸人理會了，卻來迎請，意頗類本心。及欲先作一檄以答之，傳期勤王所於民間卒難經物，不可勝記，以檄最爲名，恣行分受，朝夕欲會，曾無委國之心，既皆六軍已棄，何不來。韓世忠向自江北敗歸，部曲無有，人人自以爲功，掩其前過，今已多日，恐人議論，故作此檄，且造行遣，又因此檄出張浚之意，公等方以此檄爲非，卻使檄文翌答，朝廷在此，而軍中反激相混，國體何知矣！二統制可謂名將世家，與趙行德不知事體者不同。宋太尉所爲各如何，能遲緩法，即是報國二凶稍有悅色。傅曰：乞朝廷同此檄余曰：何必同，既知是浚侍郎之意，則使可罷，以兵權付呂頤浩，必無事矣。世修連日檄文狀爾，實不堪。朝廷若行遣張浚，爲軍中所恥，豈知答檄文也。且呂頤浩極曉事，又是執政官。余曰：今晚奏太后取旨行遣，於是衆退。晚朝具奏太后，亦大駭曰：事已成，綢繆修飾，後怎奈何！批旨能張浚體部侍郎，案此時平江未有檄事，當是傳聞得浚二十一日所遣，尋有大遣之謂，而爲此說也。世修所謂呂頤浩奏聽中深厚宦官之辭，故有此言，若檄書則固指爲首無由聽張而罷呂，勝非所記，必誤。張浚復辟記云：傅等

使臣自湖州輒遽以來。淩得之。恐將士覘望不盡力。呼諸道曰。朝廷趣赴行在。爲我申卽日起發。淩見頤浩相與對泣。以大計咨之。頤浩曰。事不諧。不過赤族。頤浩纍諫開邊之失。幾死。官官之手。承乏湖外。幾陷窮邊之域。近者倉卒南渡。舉室幾喪。今日爲社稷死。豈不甚快耶。淩壯其言。頤浩卽召其屬官李承造於舟中草檄。而淩爲潤色之。（檄梓勤王記。頤浩以己亥至平江之北。庚子至平江。張淩復辟記。頤浩以二十四日宿平江之北。二十五日至平江。二書不同。凡遂云云。皆所記恐誤。案梓序云。以頤浩私記事迹并張淩平承造部趨勤王記參考。則淩實檄州之命在初。若傅聞韓世忠在秀州。取其妻梁氏及其子保義郎亮於軍中以爲質。朱勝非聞之。乃好謂傅曰。今當啓太后。招二人慰撫。使報知平江諸人。益安矣。傅許諾。勝非喜曰。二凶旗無能爲矣。（此以勝非初居錢塘修入。但閒居錄之十七日。淩議。今依日曆。附二十四日壬寅日所稱世忠長在杭。世忠使人召之傅不說。張淩復辟記云。傅實世忠家屬。以太母命遣其妻往世忠所。與之遣韓二書。復不同。以事考之。韓非所記。當得其實。今從之。）

太后召梁氏入見。封爲安國夫人。錫予甚渥。后執其手曰。國家艱難至此。太尉首來救衛。可令速清嚴陣。梁氏馳出都城。遇苗翊於塗。告之故。翊色動。手自捽其耳。梁氏墜翊意非善。愈疾驅。一日夜行世忠於秀州。俄而傅等遣使以麻制授世忠。世忠曰。吾但知有延炎。豈知有明受。斬其使。焚其詔。又遣使持麻制授張俊。俊械以送獄。馮轓又說王鈞甫曰。此事若了。在他人。公何以贖過。鈞甫頗以爲然。　五丈河舟師都吉秦爲盜。泊州城。掠其金帛而去。青、濟南人也。

癸卯。太后詔尊聖皇帝宜稱皇太弟。監國。御禁都統制苗傅、副都統制劉正彥並賜鐵券。時傅、正彥擁勤王兵大集。意甚懼。呼馮轓議復辟。轓知其可動。卽見朱勝非。曰。云今國步艱難。當以馬上治之。今日之事。當以濡聖皇帝爲主。尊聖皇帝宮受濡聖詔爲大元帥。宜仍俾少主爲皇太姪。太后垂簾。時有持服奉議郎宋鄘等數人上書。亦如轓意。朱勝非令轓與傅、正彥計之。傅、正彥許諾。卽日遣張逵興轓詣都堂。勝非猶疑之。未敢應。劉正彥、王鈞甫聞之。趣傅詣都堂見勝非。泗州城。掠其金帛而去。青、濟南人也。

癸卯。太后詔尊聖皇帝宜稱皇太弟。監國。御禁都統制苗傅、副都統制劉正彥並賜鐵券。時傅、正彥擁勤王兵大集。意甚懼。呼馮轓議復辟。轓知其可動。卽見朱勝非。曰云。今國步艱難。當以馬上治之。今日之事。當以濡聖皇帝爲主。尊聖皇帝宮受濡聖詔爲大元帥。宜仍俾少主爲皇太姪。太后垂簾。時有持服奉議郎宋鄘等數人上書。亦如轓意。朱勝非令轓與傅、正彥計之。傅、正彥許諾。卽日遣張逵興轓詣都堂。勝非猶疑之。未敢應。劉正彥、王鈞甫聞之。趣傅詣都堂見勝非。勝非喜曰。二凶旗無能爲矣。（此以勝非初居錢塘修入。但閒居錄之十七日。淩議。今依日曆。附二十四日壬寅日所稱世忠長在杭。世忠使人召之傅不說。張淩復辟記云。傅實世忠家屬。以太母命遣其妻往世忠所。與之遣韓二書。復不同。以事考之。韓非所記。當得其實。今從之。）

太后召梁氏入見。封爲安國夫人。錫予甚渥。后執其手曰。國家艱難至此。太尉首來救衛。可令速清嚴陣。梁氏馳出都城。遇苗翊於塗。告之故。翊色動。手自捽其耳。梁氏墜翊意非善。愈疾驅。一日夜行世忠於秀州。俄而傅等遣使以麻制授世忠。世忠曰。吾但知有延炎。豈知有明受。斬其使。焚其詔。又遣使持麻制授張俊。俊械以送獄。馮轓又說王鈞甫曰。此事若了。在他人。公何以贖過。鈞甫頗以爲然。　五丈河舟師都吉秦爲盜。泊州城。掠其金帛而去。青、濟南人也。

癸卯。太后詔尊聖皇帝宜稱皇太弟。監國。御禁都統制苗傅、副都統制劉正彥並賜鐵券。時傅、正彥擁勤王兵大集。意甚懼。呼馮轓議復辟。轓知其可動。卽見朱勝非。曰云。今國步艱難。當以馬上治之。今日之事。當以濡聖皇帝爲主。尊聖皇帝宮受濡聖詔爲大元帥。宜仍俾少主爲皇太姪。太后垂簾。時有持服奉議郎宋鄘等數人上書。亦如轓意。朱勝非令轓與傅、正彥計之。傅、正彥許諾。卽日遣張逵興轓詣都堂。勝非猶疑之。未敢應。劉正彥、王鈞甫聞之。趣傅詣都堂見勝非。勝非喜曰。二凶旗無能爲矣。（此以勝非初居錢塘修入。但閒居錄之十七日。淩議。今依日曆。附二十四日壬寅日所稱世忠長在杭。世忠使人召之傅不說。張淩復辟記云。傅實世忠家屬。以太母命遣其妻往世忠所。與之遣韓二書。復不同。以事考之。韓非所記。當得其實。今從之。）

太后召梁氏入見。封爲安國夫人。錫予甚渥。后執其手曰。國家艱難至此。太尉首來救衛。可令速清嚴陣。梁氏馳出都城。遇苗翊於塗。告之故。翊色動。手自捽其耳。梁氏墜翊意非善。愈疾驅。一日夜行世忠於秀州。俄而傅等遣使以麻制授世忠。世忠曰。吾但知有延炎。豈知有明受。斬其使。焚其詔。又遣使持麻制授張俊。俊械以送獄。馮轓又說王鈞甫曰。此事若了。在他人。公何以贖過。鈞甫頗以爲然。　五丈河舟師都吉秦爲盜。泊州城。掠其金帛而去。青、濟南人也。

癸卯。太后詔尊聖皇帝宜稱皇太弟。監國。御禁都統制苗傅、副都統制劉正彥並賜鐵券。時傅、正彥擁勤王兵大集。意甚懼。呼馮轓議復辟。轓知其可動。卽見朱勝非。曰云。今國步艱難。當以馬上治之。今日之事。當以濡聖皇帝爲主。尊聖皇帝宮受濡聖詔爲大元帥。宜仍俾少主爲皇太姪。太后垂簾。時有持服奉議郎宋鄘等數人上書。亦如轓意。朱勝非令轓與傅、正彥計之。傅、正彥許諾。卽日遣張逵興轓詣都堂。勝非猶疑之。未敢應。劉正彥、王鈞甫聞之。趣傅詣都堂見勝非。勝非喜曰。二凶旗無能爲矣。（此以勝非初居錢塘修入。但閒居錄之十七日。淩議。今依日曆。附二十四日壬寅日所稱世忠長在杭。世忠使人召之傅不說。張淩復辟記云。傅實世忠家屬。以太母命遣其妻往世忠所。與之遣韓二書。復不同。以事考之。韓非所記。當得其實。今從之。）

太后召梁氏入見。封爲安國夫人。錫予甚渥。后執其手曰。國家艱難至此。太尉首來救衛。可令速清嚴陣。梁氏馳出都城。遇苗翊於塗。告之故。翊色動。手自捽其耳。梁氏墜翊意非善。愈疾驅。一日夜行世忠於秀州。俄而傅等遣使以麻制授世忠。世忠曰。吾但知有延炎。豈知有明受。斬其使。焚其詔。又遣使持麻制授張俊。俊械以送獄。馮轓又說王鈞甫曰。此事若了。在他人。公何以贖過。鈞甫頗以爲然。　五丈河舟師都吉秦爲盜。泊州城。掠其金帛而去。青、濟南人也。

朝奉郎宮觀復辟。奚陟至宮。乃請上尊大元帥及官諡。百官失色。臣瀟按鄭毅奏疏云。昨日宣示諡冊。班退。語侍御史云。與處秀所記合。今從閻世錄。　進士馮轓特補奏議郎。守尚書兵部員外郎。

賜緋。更名康國。（康國補官日月不載。李陵外制集有制詞。案勝非閒居錄云。二月十四日。淩在平江。道進士馮康國持奏狀來。太后曰。已見狀。事無軍。昨夜降出。余曰。奏狀固無事。意欲令康國復伺城中淺深屬其多不道。道布衣來。且康國自言與淩皆勾人。相從日久。或欲成就官爵耳。太后曰。有何功勞。便與官。余曰。昨夕思之。賊氣已墮。天事有緩。所乏者英威。正當張大外援。今召康國回。賜淩優諡。使平江知時事之艱。中外合勢。乃易。國太后曰。與何官。余曰。乞授進直郎。仍除郎官。賜緋。草呈。太后曰。甚好。明日引對。意興之。除兵部員外郎。遣回。案此所云。則康國除命當在十六日也。是時大事未定。安得便除官。遽機臨安錄云。康國奏知太后、大元帥事。說者言除郎官。此得其實。蓋康國回至杭州。其引對除郎。有再來之日。而勝非錄記於初來之時耳。張克小所繫於十四日壬寅。蓋承永錄之誤。臧梓勤王記云。四月壬子。進士馮康國上書。乞授進直郎。此尤遠誤。今並不取。）　秘書省正字馮轓至都堂。見朱勝非。言聞大計已定。士大夫皆能言。惟恐軍衆尚有疑阻。勝非曰。何自知之。轓曰。過計耳。欲入其軍。傳道朝廷之意。以諭衆。勝非曰。大計已定。諸軍初無疑阻。若擅入營寨生事。當收君下獄。轓懼而退。復因康國求至平江。與張淩計事。勝非不許。（自當收君下獄。）

已上並據時非閒居錄修入。臧所著臨安錄云。臧說與康國。昨日道駕大元帥。已移得兵權。固善矣。然名尚未正。并猶在睿聖宮。何以見信於人。若擅入營寨生事。當收君下獄。臧懼而退。復因康國求至平江。與張淩計事。勝非不許。（自當收君下獄。）

初無疑阻。若擅入營寨生事。當收君下獄。轓懼而退。復因康國求至平江。與張淩計事。勝非不許。（自當收君下獄。）

已上並據時非閒居錄修入。臧所著臨安錄云。臧說與康國。昨日道駕大元帥。已移得兵權。固善矣。然名尚未正。并猶在睿聖宮。何以見信於人。若擅入營寨生事。當收君下獄。臧懼而退。復因康國求至平江。與張淩計事。勝非不許。（自當收君下獄。）

初無疑阻。若擅入營寨生事。當收君下獄。轓懼而退。復因康國求至平江。與張淩計事。勝非不許。（自當收君下獄。）

已上並據時非閒居錄修入。臧所著臨安錄云。臧說與康國。昨日道駕大元帥。已移得兵權。固善矣。然名尚未正。并猶在睿聖宮。何以見信於人。若擅入營寨生事。當收君下獄。臧懼而退。復因康國求至平江。與張淩計事。勝非不許。（自當收君下獄。）

初無疑阻。若擅入營寨生事。當收君下獄。轓懼而退。復因康國求至平江。與張淩計事。勝非不許。（自當收君下獄。）

已上並據時非閒居錄修入。臧所著臨安錄云。臧說與康國。昨日道駕大元帥。已移得兵權。固善矣。然名尚未正。并猶在睿聖宮。何以見信於人。若擅入營寨生事。當收君下獄。臧懼而退。復因康國求至平江。與張淩計事。勝非不許。（自當收君下獄。）

初無疑阻。若擅入營寨生事。當收君下獄。轓懼而退。復因康國求至平江。與張淩計事。勝非不許。（自當收君下獄。）

已上並據時非閒居錄修入。臧所著臨安錄云。臧說與康國。昨日道駕大元帥。已移得兵權。固善矣。然名尚未正。并猶在睿聖宮。何以見信於人。若擅入營寨生事。當收君下獄。臧懼而退。復因康國求至平江。與張淩計事。勝非不許。（自當收君下獄。）

初無疑阻。若擅入營寨生事。當收君下獄。轓懼而退。復因康國求至平江。與張淩計事。勝非不許。（自當收君下獄。）

已上並據時非閒居錄修入。臧所著臨安錄云。臧說與康國。昨日道駕大元帥。已移得兵權。固善矣。然名尚未正。并猶在睿聖宮。何以見信於人。若擅入營寨生事。當收君下獄。臧懼而退。復因康國求至平江。與張淩計事。勝非不許。（自當收君下獄。）

初無疑阻。若擅入營寨生事。當收君下獄。轓懼而退。復因康國求至平江。與張淩計事。勝非不許。（自當收君下獄。）

已上並據時非閒居錄修入。臧所著臨安錄云。臧說與康國。昨日道駕大元帥。已移得兵權。固善矣。然名尚未正。并猶在睿聖宮。何以見信於人。若擅入營寨生事。當收君下獄。臧懼而退。復因康國求至平江。與張淩計事。勝非不許。（自當收君下獄。）

初無疑阻。若擅入營寨生事。當收君下獄。轓懼而退。復因康國求至平江。與張淩計事。勝非不許。（自當收君下獄。）

已上並據時非閒居錄修入。臧所著臨安錄云。臧說與康國。昨日道駕大元帥。已移得兵權。固善矣。然名尚未正。并猶在睿聖宮。何以見信於人。若擅入營寨生事。當收君下獄。臧懼而退。復因康國求至平江。與張淩計事。勝非不許。（自當收君下獄。）

初無疑阻。若擅入營寨生事。當收君下獄。轓懼而退。復因康國求至平江。與張淩計事。勝非不許。（自當收君下獄。）

已上並據時非閒居錄修入。臧所著臨安錄云。臧說與康國。昨日道駕大元帥。已移得兵權。固善矣。然名尚未正。并猶在睿聖宮。何以見信於人。若擅入營寨生事。當收君下獄。臧懼而退。復因康國求至平江。與張淩計事。勝非不許。（自當收君下獄。）

初無疑阻。若擅入營寨生事。當收君下獄。轓懼而退。復因康國求至平江。與張淩計事。勝非不許。（自當收君下獄。）

已上並據時非閒居錄修入。臧所著臨安錄云。臧說與康國。昨日道駕大元帥。已移得兵權。固善矣。然名尚未正。并猶在睿聖宮。何以見信於人。若擅入營寨生事。當收君下獄。臧懼而退。復因康國求至平江。與張淩計事。勝非不許。（自當收君下獄。）

初無疑阻。若擅入營寨生事。當收君下獄。轓懼而退。復因康國求至平江。與張淩計事。勝非不許。（自當收君下獄。）

已上並據時非閒居錄修入。臧所著臨安錄云。臧說與康國。昨日道駕大元帥。已移得兵權。固善矣。然名尚未正。并猶在睿聖宮。何以見信於人。若擅入營寨生事。當收君下獄。臧懼而退。復因康國求至平江。與張淩計事。勝非不許。（自當收君下獄。）

初無疑阻。若擅入營寨生事。當收君下獄。轓懼而退。復因康國求至平江。與張淩計事。勝非不許。（自當收君下獄。）

已上並據時非閒居錄修入。臧所著臨安錄云。臧說與康國。昨日道駕大元帥。已移得兵權。固善矣。然名尚未正。并猶在睿聖宮。何以見信於人。若擅入營寨生事。當收君下獄。臧懼而退。復因康國求至平江。與張淩計事。勝非不許。（自當收君下獄。）

初無疑阻。若擅入營寨生事。當收君下獄。轓懼而退。復因康國求至平江。與張淩計事。勝非不許。（自當收君下獄。）

已上並據時非閒居錄修入。臧所著臨安錄云。臧說與康國。昨日道駕大元帥。已移得兵權。固善矣。然名尚未正。并猶在睿聖宮。何以見信於人。若擅入營寨生事。當收君下獄。臧懼而退。復因康國求至平江。與張淩計事。勝非不許。（自當收君下獄。）

初無疑阻。若擅入營寨生事。當收君下獄。轓懼而退。復因康國求至平江。與張淩計事。勝非不許。（自當收君下獄。）

已上並據時非閒居錄修入。臧所著臨安錄云。臧說與康國。昨日道駕大元帥。已移得兵權。固善矣。然名尚未正。并猶在睿聖宮。何以見信於人。若擅入營寨生事。當收君下獄。臧懼而退。復因康國求至平江。與張淩計事。勝非不許。（自當收君下獄。）

初無疑阻。若擅入營寨生事。當收君下獄。轓懼而退。復因康國求至平江。與張淩計事。勝非不許。（自當收君下獄。）

已上並據時非閒居錄修入。臧所著臨安錄云。臧說與康國。昨日道駕大元帥。已移得兵權。固善矣。然名尚未正。并猶在睿聖宮。何以見信於人。若擅入營寨生事。當收君下獄。臧懼而退。復因康國求至平江。與張淩計事。勝非不許。（自當收君下獄。）

初無疑阻。若擅入營寨生事。當收君下獄。轓懼而退。復因康國求至平江。與張淩計事。勝非不許。（自當收君下獄。）

是日呂頤浩、張淩議進兵。韓世忠爲前軍。張俊以精兵翼之。劉光世親以選卒爲遊擊。頤浩、淩總中軍。光世分軍殿。逵以勤王所爲名。頤浩、淩太祖、太宗開基創業。真宗仁宗德澤在民。列聖相傳。人心未厭。昨因內侍竄貶。首開邊禍。逢致敵騎。蹂躪淩陵。逆臣苗傅、劉正彥。敢爲廢立之謀。劉正彥以猖子狂生。同惡相濟。自除節鉞。專擅殺生。仰維趙炎皇帝。憂勤基儉。志在愛民。聞亂登門。再三慰勞。而傅等陳兵列刃。因猪彌天。逼脅垂簾。貪皇避位。語言狂悖。所不忍聞。大臣和解。而不從。兵衝帘至。於掩流。詔書所至。遠近痛心。疾戾人情。孰不憤怒。顧惟率土。何以戴天。況傅等揭榜閶市。自稱曰予。祖宗諱名。曾不回避。逆其本意。實有包藏。今者呂頤浩因金陵之帥。劉光世引部曲之衆。張淩治兵於平江。諄世忠、張俊、馬彥溥各率精銳。幸道宗、永宗。總思恭總舟師。湯東野、周杞據扼險要。趙哲調集民兵。劉海、李道傭倘鶡糧。楊可輔等參議軍事。幷一行將佐官屬等。同時進兵。以討元惡。師次秀州。四方響應。用祈請建炎皇帝。復大位。以順人心。今檄諸路州軍官吏軍民等。當念祖宗涵育之恩。思君父憂慶之辱。矜奮忠義。共濟多艱。所有朝廷見行文字。並係傅等僞命。及專擅改元。卽不得施行。敢有違戾。天下共誅之。建炎三年三月二十四日。朝奉大夫權發遣常州兼管浙西路兵馬都監周杞、新除左武大夫觀察使兩浙路提點刑獄公事趙

是日呂頤浩、張淩議進兵。韓世忠爲前軍。張俊以精兵翼之。劉光世親以選卒爲遊擊。頤浩、淩總中軍。光世分軍殿。逵以勤王所爲名。頤浩、淩太祖、太宗開基創業。真宗仁宗德澤在民。列聖相傳。人心未厭。昨因內侍竄貶。首開邊禍。逢致敵騎。蹂躪淩陵。逆臣苗傅、劉正彥。敢爲廢立之謀。劉正彥以猖子狂生。同惡相濟。自除節鉞。專擅殺生。仰維趙炎皇帝。憂勤基儉。志在愛民。聞亂登門。再三慰勞。而傅等陳兵列刃。因猪彌天。逼脅垂簾。貪皇避位。語言狂悖。所不忍聞。大臣和解。而不從。兵衝帘至。於掩流。詔書所至。遠近痛心。疾戾人情。孰不憤怒。顧惟率土。何以戴天。況傅等揭榜閶市。自稱曰予。祖宗諱名。曾不回避。逆其本意。實有包藏。今者呂頤浩因金陵之帥。劉光世引部曲之衆。張淩治兵於平江。諄世忠、張俊、馬彥溥各率精銳。幸道宗、永宗。總思恭總舟師。湯東野、周杞據扼險要。趙哲調集民兵。劉海、李道傭倘鶡糧。楊可輔等參議軍事。幷一行將佐官屬等。同時進兵。以討元惡。師次秀州。四方響應。用祈請建炎皇帝。復大位。以順人心。今檄諸路州軍官吏軍民等。當念祖宗涵育之恩。思君父憂慶之辱。矜奮忠義。共濟多艱。所有朝廷見行文字。並係傅等僞命。及專擅改元。卽不得施行。敢有違戾。天下共誅之。建炎三年三月二十四日。朝奉大夫權發遣常州兼管浙西路兵馬都監周杞、新除左武大夫觀察使兩浙路提點刑獄公事趙

是日呂頤浩、張淩議進兵。韓世忠爲前軍。張俊以精兵翼之。劉光世親以選卒爲遊擊。頤浩、淩總中軍。光世分軍殿。逵以勤王所爲名。頤浩、淩太祖、太宗開基創業。真宗仁宗德澤在民。列聖相傳。人心未厭。昨因內侍竄貶。首開邊禍。逢致敵騎。蹂躪淩陵。逆臣苗傅、劉正彥。敢爲廢立之謀。劉正彥以猖子狂生。同惡相濟。自除節鉞。專擅殺生。仰維趙炎皇帝。憂勤基儉。志在愛民。聞亂登門。再三慰勞。而傅等陳兵列刃。因猪彌天。逼脅垂簾。貪皇避位。語言狂悖。所不忍聞。大臣和解。而不從。兵衝帘至。於掩流。詔書所至。遠近痛心。疾戾人情。孰不憤怒。顧惟率土。何以戴天。況傅等揭榜閶市。自稱曰予。祖宗諱名。曾不回避。逆其本意。實有包藏。今者呂頤浩因金陵之帥。劉光世引部曲之衆。張淩治兵於平江。諄世忠、張俊、馬彥溥各率精銳。幸道宗、永宗。總思恭總舟師。湯東野、周杞據扼險要。趙哲調集民兵。劉海、李道傭倘鶡糧。楊可輔等參議軍事。幷一行將佐官屬等。同時進兵。以討元惡。師次秀州。四方響應。用祈請建炎皇帝。復大位。以順人心。今檄諸路州軍官吏軍民等。當念祖宗涵育之恩。思君父憂慶之辱。矜奮忠義。共濟多艱。所有朝廷見行文字。並係傅等僞命。及專擅改元。卽不得施行。敢有違戾。天下共誅之。建炎三年三月二十四日。朝奉大夫權發遣常州兼管浙西路兵馬都監周杞、新除左武大夫觀察使兩浙路提點刑獄公事趙

是日呂頤浩、張淩議進兵。韓世忠爲前軍。張俊以精兵翼之。劉光世親以選卒爲遊擊。頤浩、淩總中軍。光世分軍殿。逵以勤王所爲名。頤浩、淩太祖、太宗開基創業。真宗仁宗德澤在民。列聖相傳。人心未厭。昨因內侍竄貶。首開邊禍。逢致敵騎。蹂躪淩陵。逆臣苗傅、劉正彥。敢爲廢立之謀。劉正彥以猖子狂生。同惡相濟。自除節鉞。專擅殺生。仰維趙炎皇帝。憂勤基儉。志在愛民。聞亂登門。再三慰勞。而傅等陳兵列刃。因猪彌天。逼脅垂簾。貪皇避位。語言狂悖。所不忍聞。大臣和解。而不從。兵衝帘至。於掩流。詔書所至。遠近痛心。疾戾人情。孰不憤怒。顧惟率土。何以戴天。況傅等揭榜閶市。自稱曰予。祖宗諱名。曾不回避。逆其本意。實有包藏。今者呂頤浩因金陵之帥。劉光世引部曲之衆。張淩治兵於平江。諄世忠、張俊、馬彥溥各率精銳。幸道宗、永宗。總思恭總舟師。湯東野、周杞據扼險要。趙哲調集民兵。劉海、李道傭倘鶡糧。楊可輔等參議軍事。幷一行將佐官屬等。同時進兵。以討元惡。師次秀州。四方響應。用祈請建炎皇帝。復大位。以順人心。今檄諸路州軍官吏軍民等。當念祖宗涵育之恩。思君父憂慶之辱。矜奮忠義。共濟多艱。所有朝廷見行文字。並係傅等僞命。及專擅改元。卽不得施行。敢有違戾。天下共誅之。建炎三年三月二十四日。朝奉大夫權發遣常州兼管浙西路兵馬都監周杞、新除左武大夫觀察使兩浙路提點刑獄公事趙

復辟記云。二十六日。集百官議。在列無不鼓舞。是日淩奉謂四月一日復辟。臣謹按王庭秀閻世錄。二十五日集百官宣詔。翌日乃用臨安都言改爲處分兵馬重事。二書不同。是時庭秀爲察官。其所記必審。今從之。閻世錄又云。宣制畢。乃朝奉聖宮。而趙甡之遣使云。百官

哲、祕閣修撰知平江府兩浙西路兵馬鈐轄潞東野、寧武軍承宣使帶御器械秦鳳路馬步軍副總管御營前軍統制張俊、起復定國軍承宣使帶御器械鄜延路馬步軍總管御營平寇左將軍韓世忠、試尚書禮部侍郎充御營使司參贊軍事張浚、新除檢校太保奉國軍節度使殿前都指揮使制置使劉光世、新除資政殿學士同簽書樞密院事江淮兩浙制置使呂頤浩、臣謹按即本繫書係三月二十四日呂頤浩勤王記云已亥草制書壬寅縛制內外壬寅二十四日也張浚復辟記云己丑二十四日辛卯草制書二十五日癸卯乃降制耳。道迪功郎王彥、假持檄諭江寧府迪功郎洪光大遣故基一日其實二十四日壬寅草檄書二十五日癸卯乃降制耳。道迪功郎王彥假持檄諭江寧府迪功郎洪光大遣故基一日其實二十四日壬寅草檄書二十五日癸卯乃降制耳。

諭越州、修武郎張復、諭湖州、遠方入遞傳發、又道統制官張遂、光祖、丹陽人也。初、頤浩至平江、張浚見之、涕泣曰、主上待我輩厚、今日惟以一死報國、日夜望恢密之至。以爲盟主、頤浩憮然。是日、劉光世亦以所部至平江、光世見張浚、相與稽首、傅計不行。張浚復辟記云初、

世忠強梁、嘗有諸言之隙、屢行間諜、意令光世爲己用、而浚、世忠三人、徽稱懋父、惟在秀且二人終身未嘗謀、浚不應誤、但其上此記時、三人者並爲大將、不容不如是言之耳、今略刪潤、令不失實。先期告請、

使貢大本等過平江、呂頤浩問上起居狀、大本反稱美傅等、且告言廢立之謀、乃械以送獄、事平、釋大本、請郎陳戩爲監察御史。御營前軍統制張浚以勤王兵發平江、殿前都指揮使制置使劉光世、新除資政殿學士同簽書樞密院事江淮兩浙制置使呂頤浩、臣謹按即本繫書係三月二十四日呂頤浩勤王記云已亥草制書壬寅縛制內外壬寅二十四日也張浚復辟記云己丑二十四日其實二十四日壬寅草檄書二十五日癸卯乃降制耳。

以爲貴池丞。案諸非開居錄云二內遣使、勝非曰、太后以先遣小使、偽宣制命、戒之、車平江胡福道人獻狀來云爲勤王所拘圍、文字亦取去、余令編呈二內自此使臣達息、路事所云胡福又與日曆不同、而臣所按即本繫書係三月二十四日呂頤浩勤王記云已亥草制書壬寅縛制內外壬寅二十四日也張浚復辟記云己丑二十四日其實二十四日壬寅草檄書二十五日癸卯乃降制耳。

太后詔勿避父名、罷孟忠厚提舉巡幸一行事務。朝

日丙午、恐不應遲置如此、案馮檝臨安錄馮康國以二十七日回平江則下詔當在先今從王庭秀閱世錄附二十七日、

太后詔勿避父名、罷孟忠厚提舉巡幸一行事務。朝

請郎陳戩爲監察御史。御營前軍統制張浚以勤王兵發平江、殿前都指揮使制置使劉光世繼之、呂頤浩與張浚戩於門外、登樓閱兵、器甲鮮明、士氣銳健、即行在已有復辟之議。復辟記二將出師在二十八日、今從勤王記、案聞行在旬語意未完、

宮儀圖安邱縣權知密州杜彥引兵救之、其徒李逵、吳順皆不從、曰、儀

不同、而臧梓所記乃云進士二人偕官、

宮儀圖安邱縣權知密州杜彥引兵救之、其徒李逵、吳順皆不從、曰、儀

則儀捐大本及吳時敏也、更須詳考。

兼蕃盛未可與戰、彥曰、見敵不擊、何以威衆、遂行至澄石橋、與殺縣彥遭家焉、逵順貴其衆軍、拒不納、彥欲引去、而馬軍皆有家屬在城中、出言紛紛、逵開門納之、乃殺彥、烏其首、遂領濱州事。

是日、勤王所檄至淵州、新除資政殿學士提舉中太一宮葉夢得行舟碧澗堂下、召守臣梁揚祖、通

甲辰、御史中丞鄭瑴、殿中侍御史王庭秀抗疏論蓉聖皇帝不醬改號、數言、探聞得詔書之意、酒遣閤門宣贊撫諭將臣韓世忠歸、道世忠之語、稱須得太后陛下詔蓉聖皇帝爲兵馬大元帥、方不進兵、朝廷大臣進議、以謂若爲大元帥、則當稱臣、不欲以子臣父、遂併降今上皇帝爲皇太姪、蓉聖皇帝乘正統、嗣天位已二年矣、一旦奪而爲太上皇、以太子嗣位、太后陛下垂簾同聽政、雖出倉卒之間、於禮猶順、今遽降而爲大元帥、則內外百官、曰將曰相、昔日所臣事者、今則與之比肩事主矣、稽之於古、無所取法、行之於今、實違天道、今欲如唐之蓉宗、以太上皇聽大事、如舜既禪位、命禹徂征有苗爲法、天下孰以爲非、伏望收還昨日手詔、命將相百官請蓉聖皇帝以太上皇聽國之大事、陛下仍舊與今上皇帝同總政、以安人心、若詔書頒行、則天下聞之、無君矣、貢賦不入、倡義而起兵者、皆是也、雖有智者、不能爲謀、庭秀言、女眞蔣盡我國、將帥之臣、不能北向發一矢、乃假其强暴、脅制朝廷、願還前詔、宣召百官、儀衛、詣蓉聖宮、悲請皇帝還御治朝、總攬權綱、有異議者、卽戮以徇、如迅雷之發、不及掩耳、俄頃之間、大事定矣、是日早、

路曰、小林以捉搦兵來路、又調兵於輔郡、端用紓計、械繫其使者、不與兵、紓、布子也。曾紓、賈安宅、竊夢得事、用紓專路及紓所攜猶在、

丙午、尚書禮部侍郎御營司使參贊軍事張浚同知樞密院事、翰林學士李鄴、御史中丞鄭瑴、殿學士同簽書樞密院事、鄴嘗見管軍王元密、令出禁旅擊賊、元惴怯不能近邊、人皆知其助朝廷之故、今諸軍已定、乞並除執政、顯示中外、太后曰、可、勝非曰、白寒執政除命、自出禁中、臣不敢擬進、太后曰、特批出、勝非曰、仍須遞分日下供職、午刻內降如所請、浚不受。張浚除同知樞密院事其實二十八日除、二十九日及之、蓋二人不相能也、日曆浚之除在四月庚戌、案浚自撰復辟記云、三十日、奉聖旨除臣同知樞密院事、非開居錄無一字、受命但浚以爲六遺故並一日也、日曆張之除在甲申兩之除在丙午、秀水錄在二十六日甲辰、二書不同、今從甲辰、

皇帝總令兵馬耳、瑴等奏曰、臣不知其他、但人君位號、豈容降改、卽之天下、執不懷疑、雖前世衰亂分裂之時、固未有句日之間、易兩君、一朝降兩朝位號者也、太后曰、必中丞未肯見諸人文字、相公可同至都堂視之、既至、朱勝非自於青囊出宋郕等所上疏以示瑴、庭秀、瑴等力言、昨日詔書不可宣於外、必召變、勝非與執政顏岐、王孝迪、路允迪皆在坐、尚書右丞張澂獨曰、若以五日時事勢、豈爭此名位耶、澂欲行出瑴等共止之、夜、王世修亦詣朱勝非府爭之、事遂止。

乙巳、制曰、朕以幼沖、仰膺付託、今承太母慈訓、及覽宰執侍從內外將帥奏陳、謂蓉聖仁孝皇帝、頃自靖康之初、暫總元帥之重、早緣推戴、繼登寶位、此以強敵侵陵、生民荼毒、深自損抑、發於至誠、既退處於別宮、以釋言於大國、惟淵深之命、執敢廢、而臣庶之願不可違、若止仍太上之稱、何以慰天下之望、今恭依太后聖旨、請加上太上蓉聖仁孝皇帝、處分兵馬重事、馮康國以問朱勝非曰、勿與較、其實一也、日曆此詔在二十八

太后詔勿避父名、罷孟忠厚提舉巡幸一行事務。朝

請郎陳戩爲監察御史。御營前軍統制張浚以勤王兵發平江、殿前都指揮使制置使劉光世繼之、呂頤浩與張浚戩於門外、登樓閱兵、器甲鮮明、士氣銳健、即行在已有復辟之議。復辟記二將出師在二十八日、今從勤王記、案聞行在旬語意未完、

日丙午、恐不應遲置如此、案馮檝臨安錄馮康國以二十七日回平江則下詔當在先今從王庭秀閱世錄附二十七日、

是日、勤王所檄至淵州、新除資政殿學士提舉中太一宮葉夢得行舟碧澗堂下、召守臣梁揚祖、通判軍州事張浚及寓客龍圖閣直學士許份、徽猷閣直學士曾楙、徽猷閣待制致仕賈安宅等謀之、夢得欲與端等共爲一檄、調諸縣射士勤王、而留平江檄書不發、安宅曰、時已後矣、此事豈可欺人、直秘閣主管南京鴻慶宮甘汴聞之、亦勸端張榜趣用建炎年號、於是夢得引兵次平望、以俟呂頤浩、張浚之至、欲與俱、議亦從之、會舟師擁隔不得前、夢得乃止、時已召楙爲翰林學士、安宅爲吏部侍郎、二人皆不赴。楙除學士、

是日、勤王所檄至淵州、新除資政殿學士提舉中太一宮葉夢得行舟碧澗堂下、召守臣梁揚祖、通判軍州事張浚及寓客龍圖閣直學士許份、徽猷閣直學士曾楙、徽猷閣待制致仕賈安宅等謀之、夢得欲與端等共爲一檄、調諸縣射士勤王、而留平江檄書不發、安宅曰、時已後矣、此事豈可欺人、直秘閣主管南京鴻慶宮甘汴聞之、亦勸端張榜趣用建炎年號、於是夢得引兵次平望、以俟呂頤浩、張浚之至、欲與俱、議亦從之、會舟師擁隔不得前、夢得乃止、時已召楙爲翰林學士、安宅爲吏部侍郎、二人皆不赴。楙除學士、

在此月十六日、安宅之除、日曆不載、四月十一日得旨、別與差遣、是明除命在三月也、大率史於詔旨及制受兩次差除多不盡載、今有可考者具書之、其辭受是非則稽之以事而可見、不必沒其實也。

傅遵兵三千屯湖州之徑

部井鎮興三年正月置安宅分析狀鑒修、苗傅屯兵小林、亦以鎮興三年十月甲申御史張與郎六年改正復官狀修入。

丙午、尚書禮部侍郎御營司使參贊軍事張浚同知樞密院事、翰林學士李鄴、御史中丞鄭瑴、殿學士同簽書樞密院事、鄴嘗見管軍王元密、令出禁旅擊賊、元惴怯不能近邊、人皆知其助朝廷之故、今諸軍已定、乞並除執政、顯示中外、太后曰、可、勝非曰、白寒執政除命、自出禁中、臣不敢擬進、太后曰、特批出、勝非曰、仍須遞分日下供職、午刻內降如所請、浚不受。張浚除同知樞密院事其實二十八日除、二十九日及之、蓋二人不相能也、日曆浚之除在四月庚戌、案浚自撰復辟記云、三十日、奉聖旨除臣同知樞密院事、非開居錄無一字、受命但浚以爲六遺故並一日也、日曆張之除在甲申兩之除在丙午、秀水錄在二十六日甲辰、二書不同、今從甲辰、

是日呂頤浩、張浚以大軍發平江。

丁未宰相朱勝非召苗傅、劉正彥至都堂議復辟事。熊克小曆載此事於二十七日乙巳蓋因朱勝非開居錄所記也案日曆四月一日宰執奏狀稱臣等三月二十九日請召苗傅劉正彥相亦出徽猷閣白丞相有緊急事拜表丞相云只今晚朝可來事實次敘極詳後倣此今從之

勝非開居錄以爲聖皇帝當遵尊位苗傅輩一皆縱從則在二十九日丁未矣以馮機臨安錄考之亦是此日或者勝非移此事於張浚未發平江之前以城中先有定謀不待外兵之逼也但奏牘所載浚亙不同無若勝非開載曲折蓋已悉書之疑有遺快惟此一事勝非身佈四月甲辰宰執奏議乙巳召二凶赴堂丙午王世修持奏狀是晚舍丁未下詔朝則宮今依奏狀併於二十九日丁未書之庶不失實　傅正彥之反也王世修實爲之謀蓋及外兵至變懼乃急請復辟以自解。此據日曆前一日執政聚議召二凶顏岐李邴猶慮其不至及是勝非令行首司發帖子召傅正彥、世修及王鈞甫馬柔吉張逵詣都堂會議。會秘書省正字馮檝見傅於軍中且貽傅正彥書大略謂今張楫密擢兵至平江遣馮郎中來請上爲大元帥姑爲皇帝主兵之漸耳兵權既歸睿聖皇帝然後下反正之令太尉能違之乎如不可違是使他人有復辟之功而自處以崩君之罪如或違之近則張楫密遠則杜充、王庶張深、張嚴、楊邁、李彥仙、杜彥、蓋邁之徒咸起問罪之師可亦一一爲建節旄便能已其事乎太尉結爺聖一人之怨是與天下爲讎也與天下爲讎則召天下之兵也宜矣昨馮郎中乞太后賜太尉誓書鐵券太尉結怨於睿聖皇帝憾未復辟上猶在睿聖宮何解皇帝之怨惟太尉自請反正而得皇帝親賜誓書鐵券則無後患矣太尉儻從不肖之請書爲宰相言之若出外則許提兵而行若欲在朝亦不解令日軍政皇帝賜誓書鐵券之外更請御筆赦太尉擅誅內侍之詔盡泣內豎之事而不言使天下無得而疑太尉宰相必能爲太尉辨之也如此身亦可全名亦可保不然則浹日之間必制於他人之手矣傅、正彥唯唯。此據馮楫臨安錄。遂詣都堂勝非語之曰反正事已定日迎請朝廷百官皆有章奏公自可別作一章傅面頷發赤慚恧無語回顧正彥正彥起曰前日所請本爲和金今使命雖不通未嘗更遣遽請反正前後事體相違勝非責之曰和金之使既無路可通況事已彰露州縣誰不知之且勤王之師未來者使是閒自反正耳前日王淵不當作樞密人情猶能如此今日之事執爲輕重不然下詔率百官與六軍請上還宮公等六人祇身柄地平時爲將帥者皆賴國家官爵號令故能使人一旦是非曲直既分雖三尺童子皆知去就將校軍士必不能誑惑正彥卻立不對傅長吁曰獨有死耳勝非以二將反覆責世修世修以言逼傅傅不能答勝非乃令堂厨具飯命世修伺廁間草奏持歸軍中自準備將已上皆書名。已上據勝非開居錄修入開居錄又云余語執政日已備下帥夕先與老母別有疑亂不可知耳請公皆曰非所及也　執政晚朝至漏舍世修持軍中請復辟奏狀納勝非勝非遮盜太后極喜曰吾責塞矣奧論公曰何謝也余曰德甘宮知之親兵將官除繫者引入屬擾堂中余曰此御下帥所用之人也是日宮中堂門皆密爲備二凶若敢不從開兩重門當行勤錢鈴後皇騎至諸寨報捌倘或見害其爲死所不亦大乎不敢過知此者關既誅之後捌捌既定固無事萬一更梗我糧道無處自處誠非持久之便願陛下遣能臣相視江北諸州要害繕堅城而守之若彭門、青社、京師、曹濮與夫關中、川口之地亦宜有以大鎮撫之俾捍蔽益多而東南全矣邱、歷陽人也朝奉郎知黎源縣孫杞應詔上書言五事一曰金人背盟雖載天覆地共有枕戈之怒然人主之行異布衣匹夫見辱拔

劍而起，不忍忿忿，試之一鄉，則大事去矣。二曰，宜政大臣爲天下害，以謀社稷。其徒諫弗言，專斥太上皇，傷天子之孝。三曰，趙炎初政，開廣言路，檢人附利，貪直釣名，作爲謗書，誣諛盛德，傳信四方，以爲口實，此犯上作亂之由，不可長。四曰，兵將驕蹇，伺寇至奔散，爲盜，不可使益募民爲兵，兵無常利，其權在將，孰云吳兒不可用耶。五曰，國蹙民窮，徵發如雨，人不堪命，宜能省諸不急，以濟軍興，杞昏陵人，嘗奏會近臣有言其才者，乃召赴行在。（張戩撰杞集錄云，謂曰，魏罪入對，未至而乘輿幸建康，新將相用事所施置皆不果行，案杞所上書論三事如此，則不果行宜矣。）金人陷京東諸郡，時山東大饑，人相食，嘯聚蜂起，巨寇宮儀、王江每車載乾尸以爲糧，時當兵火之餘，又有河決之患，州郡互不相救，金再犯青州，守臣京東東路安撫使劉洪道力不能守，率餘兵二千棄城去，金人以前知濱州向大猷知青州，於是右副元帥宗輔、左監軍昂、樂乘勢盡取山東地，惟濟軍興仁、廣濟以水圍尚存焉。洪道在仰天陂，遣其將崔邦弼往安邱縣，求援於宮儀。儀發兵迓洪道，別爲一寨以處之。日過聽議事，徐州武衛都虞候趙立聞金兵北歸，知城中弛備，鼓率殘兵，邀擊於外，斷其歸路，奪舟船，金帛以千計，軍聲復振。立盡圍鄉民爲兵，誓以平敵，退者必斬。叔父展後期至，立謂曰，叔以立故亂法，何以臨衆，促命斬之。士皆感厲。遂復徐州，衆推立爲長，東京留守杜充承制以立爲武德大夫，閤門宣贊舍人，言於朝，詔授立忠翊郎，權知徐州事，立乘殺戮之後，撫循其民，恩意周至，召使復業，井邑一新。金右副元帥宗維聞上渡江，徙濟南叛臣劉豫知東平府，充京東西淮南等路安撫使，節制大名、開德府、濮、濱、博、棣、德、滄等州，而以其子承務郎麟知濟南府，自舊河以南，皆豫所統也。賊馬進、鞏花衲襖、爲楊進餘黨所敗，將殘兵數百，自宿遷之虹縣歸李成。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二十二

【建炎三年】夏四月戊申朔，宰相朱勝非等言，臣等三月二十九日請召耆儒劉正彥等都堂論以今國家多事，干戈未弭，當急防秋之計，眷聖皇帝宜還登位，總攬萬幾，耆儒等一皆聽從。太后詔曰，吾近以簾聖皇帝授位元子，請同聽政，國家艱難，義不得辭，朝夕不遑，冕旒欲還政。今覽所奏，甚契吾心，可依所請，勝非乃率百官上第一表請上還宮，詔不允。辰刻，百官請簾聖宮，新除尚書工部侍郎王世修以戎服見，時將賜世修金帶，而內帑無有，宰相乃遣吏假於戶部，尚書孫覿面以錢七百千償之。太后內出杞子與上曰，今日朔日，宜入見。禁中上奏曰，陛下疾作，聖體不安，已奉表起居，容臣望日趨詣。太后又詔曰，嗣君沖幼，強敵未寧，事尤急於防秋，理難安於垂箔，臣僚懇請，不可重違，宜復御朝，以安中外。百官再上表，上答以太后垂簾，當共圖國事，不然，不敢獨當。太后許之。百官三表，畢，時已巳刻，上始御殿，百官起居，上猶未肯入內，勝非再請，遂就西廊指笏，掖上乘馬還行宮，都人夾道焚香，衆情大悅。（張戩小歷載上還內在三月丁未，蓋胡銓非明皇錄云三十日上還宮，案勝非明皇錄，是月無三十日，上及太后同御前殿垂簾，下詔曰，朕願德非類，遭時多艱，永惟責躬遜位之因，事爲講好，其實四月一日也。）

忠民之計，今讎強狎至，復辭爲期，朕惟東朝有垂簾保佑之勞，元子有踐祚纂承之託。太后宜上尊號曰隆祐皇太后，圖君宜立爲皇太子，所有三月六日赦書應干恩賞等事，令有司疾速施行，敢有稽違，重寘

680

輿憲。朱勝非聞居錄云。初二日。捷報上。面諭如故。余留身奏曰。復辟之功。遠出太后宜有賞。上曰。知何等。余曰。宜賞爲皇太后。皇子恭命有異禮。宜立爲皇太子。次日。俱有詔知所謂（案）日歷及諸書皆云。初一日加皇太后尊號。初四捷報。與朱勝非所記全不同。或是時非在禁地。宮先奔。聞居錄誤記也。○（中興聖政編纂）曰。方苗劉之猖獗也。杜鵬之詩謂：有識心投鼠之舉。勢不可施。其事至難。然事若至此。雖誅何教。度諸人朝夕必來。臣則去矣。望陛下試以此意諭之。御筆張浚除中大夫知樞密院事。浚時年三十三。國朝執政。自寇準以後。未有如浚之年少者。（錄克小錄。浚除命在壬子。（案）自稱復辟記云。初三日奉被旨除浚知樞密院事。今從之。）武

當軍節度使淮西制置使苗傅、起復武成軍節度使淮西制置副使劉正彥並加檢校少保。許以所部行。又以直龍圖閣張逵爲淮南西路轉運判官。俾給其軍食。傅欲請王世修爲參議。朱勝非曰。世修今從官矣。豈可復從軍傅乃止。中書舍人兼權直學士院張守爲御史中丞。以朱勝非言其嘗與聞復辟議論也。（日歷守之除在庚戌。（案）朱勝非聞居錄乃在初五日壬子。然聞居錄云奉御筆張浚知樞密院張守御史中丞。則二人之除同在初三日。勝非誤記也。）

工部尚書兼侍講王綯兼直學士院。給事中李會試尚書兵部侍郎。國子祭酒詹乂爲龍圖閣直學士。提舉萬壽觀。兼侍講。應天尹孟庾充顯謨閣待制。尋召庾赴行在。以直徽猷閣京畿路提點刑獄公事淩唐佐爲應天尹。庾、鄧城人。唐佐、休寧人也。唐佐宣和中嘗爲司門員外郎。坐阿附盛章斥去。至是朝廷湔濯用之。是日。呂頤浩、張浚次臨平。苗翊、馬柔吉以重兵負山阻河爲陣。於中流植木爲鹿角。以梗行舟。翊以旗招世忠兵出戰。姑世忠以劉寶軍非所部。乃悉收其家屬詣軍。將戰。世忠艤家屬舟於岸下。率將士當前力戰。張浚次之。劉光世又次之。軍小卻。世忠叱其將馬彥溥揮兵以進。塗澤騎不得騁。世忠下馬持矛突前。令其將士曰。今日各以死報國。若面不帶幾箭者。必斬之。頤浩在中軍。被甲立水次。出入行伍間督戰。翊等敗走。傅、正彥遣兵援之。不能進。朱勝非閒居錄云。四月初三日。趨朝。上曰。昨登城上望見郊外水際有舟艦火炬。疑道人縱城探之。乃韓世忠下先鋒陳思恭船泊水中。不敢近岸。去人四五里。但云藍統制出也。來勤王兵乃如此。余曰。勤王兵不爲無助。只要能作擊援。如道濟、康國來及捕盜小使之類。皆是隔遠兵至城下。必突戰。勝負果未可知。設使戰勝。二凶必生叛謀。以保護爲名。分守兩宮。勤王兵雖勝。如何指手。初四日午前。報世忠下將佐陳思恭、孫世詢等至。皆以舉士蒙面。破舟衣。衣亦布面頰封。纔如金錢者。州人指笑曰。舟行未覺有塵。不曾戒嚴。何破傷損（案）勝非所云。皆以貶損張浚之功。恐非其實。王廷秀聞世錄亦云。三日聞韓將軍至臨平。爲二凶謀伏掩殺。是明錯非所云。皆私意也。今不取。朱勝非命諸將集兵皇城門外。城中震恐。知杭州康允之謂勝非不若使人諭二凶。令速引兵去。（朱勝非閒居錄云。四月初一日。癸二凶欲除淮南制置使。命下。師道入謝。勤王兵馬朝夕必來朝見。邊手作人住閘。須是速行。但得入城。面大軍初四日早乃入也。朱勝非閒居錄云。初四日閒報韓世忠下將佐陳思恭孫世詢等皆棄逆禁門。欲直逼此。正其罪以討之。上曰待喚來殺。遣余曰。極善。）頤浩等進兵北關門。正彥見上語設盟誓。兩不相害。（此據趙鼎之說更。）上賜金勞遣。傅、正彥引精兵二千人開沙金門以出。命其退詣都堂。趣賜鐵券。勝非命所屬檢詳故事。如法製造。是夕。傅、正彥徙所在縱火。遇大雨。火不能起。遂夜遁。尚書檄諸道捕傅等。世忠、浚、光世馳入城。至行宮門。世忠欲入。其下張介曰。不可。雖聞二賊已去。尚未可知。聞者以聞。上步至宮門。握世忠手慟哭。光世、浚繼至。並見於內殿。上嘉勞久之。（中興遺史及陽世錄並云。世忠等初四日入城。與韓勤王記云。光世、浚、世忠夜馳入見上於禁中。孟三將初二夜先入城。面大軍初四日早乃入也。朱勝非閒居錄云。初四日閒報韓世忠下將佐陳思恭孫世詢等皆棄逆禁門。欲直

入衛士阿止。遂大譟登面入。唱言曰。韓太尉使來折簡。徑至殿門。叫呼不已。上大驚。遣人引至殿廷。望殿上羅拜。備作而退。恐未必果爾。今不取。）

辛亥。皇太后撤簾。呂頤浩、張浚引勤王兵入城。都人夾道聳觀。咸以手加額。頤浩、浚與諸將見勝非於殿

盧。因求對。閤門白故事無與宰執同對者。勝非曰。呂檜密固可隨班。然亦須降旨免見。餘人則不知也。此論勝非因居錄修(案)張浚先已除密院。不知何故乃不得隨班。或者所降旨無日下供職之文。故浚未得立本班也。但錄以爲初五日事。當參考。

俄有旨。頤浩隨班。餘人別作一班。二府奏事畢。頤浩出劄子。乞取索故年以後事朝廷看詳。上曰。已有旨。勝非顧曰。昨得旨。令三月五日以後事皆看詳。不但改年後也。班退。勝非留身乞罷。上曰。何必堅去。勝非曰。國家危會。若與相當之。以陛下聖德。尚避位二十餘日。臣實何人。豈可苟安相職。上曰。卿言有理。朕更思之。勝非頓首謝。頤浩、浚既見上。遂召趙哲、李迨、楊可輔、辛道宗、李承造、王圭等俱對。上特召浚至禁中。謂曰。隆祐皇太后知卿忠義。欲一識卿面。適垂簾見卿自庭下過矣。浚皇恐謝。上欲倚浚爲相。浚辭以晚進不敢當。是日。平寇左將軍韓世忠手執工部侍郎王世修其姑謀以聞。朱勝非閒居錄云。聞時捕殺工部侍郎王世修及中軍統制官吳湛。皆掠其家。今不取也。

苗傅犯富陽。遣統制官喬仲福追擊之。

壬子。上初御受朝。知樞密院事張浚等言。逆臣苗傅、劉正彥引兵遁走。乞行下諸州。生擒傅、正彥者。白身除觀察使。不願就者。賞錢十萬緡。斬首者依此。捕獲王鈞甫、馬柔吉、張逵、苗瑀、苗翊並轉七官。其餘一行官兵將校。並與放罪一初不問。仍多降黃榜曉諭。從之。日歷捕斬傅等當在三日庚戌降黃榜在五日壬子(案)當格內稱已擒到王世修。則必非初三日也。日歷蓋誤。今移此。

閏五月

詔前日皇太子嗣位。救文內優賞諸軍。改作復辟優賞。餘不行。資政殿學士提舉中太乙宮兼侍讀葉夢得撰舉西京嵩山崇福宮。是日。執政奏事畢。朱勝非再留身乞罷。上未許。勝非曰。臣若不去。人必以爲有所繫戀。臣去之後。公議乃見。上問可代者。勝非曰。以時事言之。須呂頤浩、張浚。上曰。二人孰優。勝非曰。頤浩練事而疏濶。浚喜事而疏濶。上曰。俱輕浚太年少。勝非曰。臣向自蘇州被召。軍旅錢穀。悉以付浚。後來勤王所事力皆出於此。此舉浚實主之。勝非拜辭。將退。上曰。卽今更押卿赴都堂。令劉光世、韓世忠、張俊等皆參堂。以正朝廷之體。勝非曰。臣聞所李綱平朱泚之亂。奏云。謹已肅清宮禁。祇奉鑾輿。當時寇汙宮禁。旋擊出之。故云肅清。今陛下還宮已數日。將士直突呼叫。入至殿門。誠爲不知理道。此勝非所錄又云。初五日留身。上曰。編排相方三日。事疑還作。輒編之力。二十五日面奉平。以編平難之謀。用圖恢復。必有所濟。又曰。陛與輔相知。今暫離輔去。然孰可繼輔者。余曰。以時事言之。須呂頤浩。張浚。上曰。以調動王有功。邪城中安靜。數日方至。余曰。皆人必以爲有所繫戀。臣去之後。公議乃見。上問可代者。勝非曰。以時事言之。須呂頤浩、張浚。上曰。二人孰優。勝非曰。頤浩練事而疏濶。浚喜事而疏濶。上曰。俱輕浚太年少。勝非曰。臣向自蘇州被召。軍旅錢穀。悉以付浚。後來勤王所事力皆出於此。此舉浚實主之。勝非拜辭。將退。上曰。卽今更押卿赴都堂。令劉光世、韓世忠、張俊等皆參堂。以正朝廷之體。勝非曰。臣聞所李綱平朱泚之亂。奏云。謹已肅清宮禁。祇奉鑾輿。當時寇汙宮禁。旋擊出之。故云肅清。今陛下還宮已數日。將士直突呼叫。入至殿門。誠爲不知理道。此勝非所錄又云。初五日留身。上曰。編排相方三日。事疑還作。輒編之力。二十五日面奉平。以編平難之謀。用圖恢復。必有所濟。又曰。陛與輔相知。今暫離輔去。然孰可繼輔者。余曰。以時事言之。須呂頤浩、

爲首執政救解之。乃除名吉陽軍編管。而通判杭州韋誼遷二官。始議反正。拱衛大夫利州觀察使樞密都承旨馬擴亦往來其閒。至是以擴爲覘望。俾其官永州居住。　杭州兵馬鈐轄張永載坐朋附凶邪。除名。瓊州編管。永載事見三月丁未。　武功大夫永州團練使兩浙路兵馬都監鄭大年責授汝州團練副使。英州安置。言者論二凶屯兵湖州之小林。傅等無緣知此徑路。蓋大年召之。故有是命。此事日歷不書。今以四年十月癸酉、紹興三年正月甲申大年復官改正狀附入。

乙卯。赦天下。果行仁宗法度。簒用元祐黨籍。既嘉祐法有與元豐不同者。賞格聽從重。條約聽從寬。係石刻人並給還元官職。及合得恩澤。應諸路上供木炭油蠟之類。有困民力。非急用之物者。並罷。天下民庶許置弓弩。技精者保試推恩。既而刑部侍郎商守拋言。一司一路一州一縣。及在京海行。與嘉祐所不該載。如免役重錢茶鹽礬六曹通用等。合依見行條法。若事干軍政邊防機密。并修書未成閒。嘉祐制與見行條法相照。而引用窒礙者。並取旨。從之。此事日歷不載。今以會要增入。四年六月庚辰對修成書。

丙辰。黃潛傅至白沙渡。所過焚橋梁以遏王師。劉光世遣其副軍統制王德助喬仲福討之。

丁巳。常德軍承宣使提舉醴泉觀孟忠厚爲寧遠軍節度使。醴泉觀使先是右司員外郎黃概應詔論朝奉大夫趙鼎。鼎謂張浚曰。隆祐復辟。其功甚大。當檢會累朝捄護故事。推恩其家。浚用其言。且謂於上。遂以鼎行尚書司勳員外郎。鼎已見元年二月。　命發運使親督糧船赴京師。上聞東京軍民久乏糧食。故有是旨。

昭自崇寧以來。內侍用事。循習至今。理宜痛革。自今內侍不許與主兵官交通假貸館遏。及干預朝政。如違。並行軍法。　軍器監葉宗諤直龍圖閣。充江淮發運副使。　苗傅犯諱昌緜。所至掠居人。點以爲運。戊午。龍圖閣直學士知宣州劉珏復爲尚書吏部侍郎。秘閣修撰江淮等路發運副使葉份試戶部侍郎。仍提舉車駕巡幸事務。右司員外郎黃概試兵部侍郎。兼御營使司參贊軍事。中書舍人周望、右文殿修撰胡安國並試給事中。安國仍令所居州以禮津遣。　尚書吏部員外郎李正民守左司員外郎。新除左司諫劉珏守右司員外郎。正民、定孫也。　定、江都人。元豐御史中丞。案二人除命日歷不書。今據都司題名增入。不得其日。故附其相次除之後。

戶部尚書孫覿爲龍圖閣直學士。知溫州。尋改知平江府。時浙西七州盜殘者五。惟蘇、湖獨存。羣盜相傳。號平江爲金撲滿。覿至官。召諸大姓。諭以禍福。使聚其金。吾遠徙而藏之。一季不如令。乃錄入官。人苦其擾。　新除尚書吏部侍郎賈安宅罷。

金國通問使李鄴、宋彥通留行在。乃以鄴知越州。彥通知筠州。　著此爲鄴以越州降金張本。日歷彥通以朝議大夫除鄴。無前銜。案鄴、建炎元年自通直郎實爲散官。不知後來出使除何職。越州題名可考。李陵外制集有徽猷閣待制宋彥通制五官制略云。總兵而使絕域。乃遂生還。則是彥通嘗出使也。日歷不書。彥通姓名不知何故。

於至誠而能有濟者。陛下踐祚以來。號令之發。未足以感人心。政事之施。未足以服人望。豈非胸中之誠有未慊乎。又言天下治亂。在君子小人用舍而已。夫小人之讒日勝。則君子之類日退。將何以弭亂而圖治乎。又言竊觀近措置防守大江之策。戶點一丁。五丁點二。使自備糗糧器械。而蠲其稅賦。爲合之衆。素不諳戰陣。一旦有風塵之警。則烏合魚潰之不暇。尚能安心而用命乎。徒費民財。又損官賦。而不適於用。願速罷之。又言近日侍從臺諫所言。多術智故態。觀望意指。毛舉細務。以塞責。至國家大事。則坐視而不言。豈不負陛下待遇之意。又言巡幸所至。不免營繕。重困民力。句踐之棲會稽。似不如是。不若權時之宜。茅茨土堦。以俟卑平爲之未晚。時論以爲當。　是日附制官喬仲福追贈。昔傅至梅嶺與戰敗之。傅走烏石山。

己未。詔諸路添差官、自宗室歸朝官外。日下並罷。

庚申。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呂頤浩改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仍兼御營使。尚書右丞李鄴改參知政事。中丞張守言。光之所奏。較然可行。若便集時言者復引司馬光併三省狀。請舉行之。詔侍從臺諫議。御史中丞張守言。光之所奏。較然可行。若便集衆。徒爲紛紛。既而頤浩召從官九人至都堂。言委可遵行。悉撫異論。頤浩乃請以尚書左右僕射並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門下中書侍郎並爲參知政事。尚書左右丞並減罷。自元豐改官制筆。三省凡軍國事。中書挨而議之。門下審而覆之。尚書承而行之。三省皆不置官長。以左右僕射兼兩省侍郎。二相既分班進呈。自是首相不復與朝廷議論。宜仁后垂簾。大臣覽其不便。始請三省合班奏事。分省治事。歷紹聖至景寧。皆不能改。議者謂門下相見。既同進呈公事。則不應自駁已行之命。是東省之職可廢也。及是。上納頤浩等言。始合三省爲一。如祖宗之故。論者韙之。　乾道八年二月己巳又改。　宰相呂頤浩、知樞密院事張浚言。今天下多事。乞命應僚各舉內外官及布衣隱士材堪大用之才。擢爲輔弼。協濟大功。詔行在職事官各舉所知以聞。　權罷祕書省。　紹興元年二月丙戌復置。　廢翰林天文局。　紹興二年正月壬寅復置。　幷宗正寺歸太常。　紹興三年六月丁未復國子二十三年二月農寺歸戶部。　紹興二年五月戊午復太府三年十一月庚戌復司農。　鴻臚、光祿寺、國子監歸禮部。　紹興三年十一月庚戌復太僕寺歸兵部。　後不復置。　少府將作軍器監歸工部。　紹興三年十一月丙子復光祿二十五年十月庚辰復將作軍器二監。惟少府監不復。　皆用軍興併省也。

秘書少監方閴能爲祕閣修撰。知台州。其餘丞郎著佐正字十餘人。皆爲郎寺監屬。嚴士人之外召而至者。率以尚書郎處之。郎選始輕矣。　減尚書六曹吏。白主事至守當官凡四等。定爲九百二十人。吏部七司。三百五十九。戶部五司。二百八十八。禮部四司。五十六。兵部四司。一百三十五。刑部四司。六十三。工部四司。一十九。其分案總爲一百七十有三。　苗傅犯衢州。守臣胡唐老據城拒之。大雨雹。城上矢石俱發。不克攻。遂引去。　張克小歷載此事在戊午。今從日歷。

辛酉。武秦軍節度使知大宗正事仲綜請自江寧府移司慶州。許之。未幾。仲綜薨。追封平原郡王。　直龍

閩閒知越州葉煥充祕閣修撰江淮等路發運副使。

壬戌集英殿修撰提舉杭州洞霄宮滕康試左諫議大夫。明受中召康爲中書舍人未至而有此命。康見上首論頃者日中有黑子又白氣貫日皆災異之大者當時撫人爲陛下道此不施驟而有肘腋竊發之事上感其言謂有諫臣之風不踰月遂擢爲執政。此據李燾時政記附入當來康全疏書之

癸亥給事中周望爲江浙制置使。上以二賊未平議遣大將呂頤浩引用之。是日喬仲福、王德至衢州。趙雄撰韓世忠碑云王兼程道嚴三故頤浩引用之　尚書戶部郎中朱異爲江浙隨軍轉運使。

丙寅詔諸路勤王軍並撥隸御營右軍都統制張俊。日歷載俊奏狀乃係承宣使衙忽是未建節時所上也　令兩浙轉運司運封樁米四十萬斛赴江寧府以上將巡幸也。苗傅犯常山縣。

丁卯上發杭州留簽書樞密院事鄭瑴衛皇太后　御營左軍都統制韓世忠金剛、張小眼者號有膂力世忠乞以浙制置使自衢信追擊之世忠入辭白上曰臣當撲滅二賊來審聖意欲生得之耶或固肯以獻也上曰詩衛士宋金剛、張小眼者號有膂力世忠乞以能殺之足矣世忠曰臣誓生致之顯戮都市爲宗社刷恥時衛士宋金剛、張小眼者號有膂力世忠乞以行欲使磔俘來上上壯之酌巵就以餞世忠。日歷於丁卯日已書車駕遊資杭州幸江寧府命韓世忠等江浙制置使而戊辰日又書車駕幸建康府呂頤浩等乞留韓世忠前去鎮信州以來捕苗傅

（案）此時未有建康府名蓋承舊說

尚書禮部侍郎衛膚敏宋就職辛於秀州。

戊辰詔傅犯玉山縣。

庚午詔天下帥臣監司守令採訪寓居文武官有智謀及武藝精熟者具名以聞。盡材錄用。

辛未苗傅屯沙溪鎮統制官呂仲福、王德乘間入信州會統制官巨師古自江東討賊還與仲福會傅未至信州十里聞官軍在遂還屯於衢信之間初韓世忠喜德之勇悍欲使歸其麾下乃令心腹健將陳彥章圖之德與彥章適會於信州同謁帥將彥章進揖德頗倨彥章怒拔刀刺德不中德奪刀殺之。

壬申制皇子檢校少保集慶軍節度使魏國公奕立爲皇太子以工部尚書王綯爲資政殿學士權太子少傅。臣僚奏王鈞甫、馬柔吉前後用心實非負國望特赦其罪許率其徒自歸仍與旌賞從之時苗傅等衆猶熾勢未可撼言者謂鈞甫、柔吉見將赤心隊爲先鋒以招王師請下詔寬二人之罪以誘致其降故有是旨。

丙子初定兩省吏額自錄事至守當官分五等凡二百三十八人中書省六分門下省四分共分房十有四大凡大房外又有制敕庫及班簿章奏知雜催驅開拆贊功等房而刑房分上下諸吏守閤者百五十人其餘爲正額。

是月以大中大夫提舉亳州明道宮梁揚祖爲徽猷閣待制充淮東制置使右司員外郎兼權給事中劉寧止論揚祖怯懦避事且數其父子交結權貴之罪命遂寢　初上思內侍邵成章忠直召赴行在其徒息之乃止之於洪州。中興姓氏錄云其徒譖之云邵九百來陛下無歡樂矣乃止不召　御營平寇前將軍范瓊自譯春渡淮遣騎卒五人之盧州從安撫使胡舜陟貴贈軍錢帛舜陟執斬之遣一騎還報論之曰將軍受命北討今棄而南自爲寇吾豈竭生靈膏血以爲汝資宜急去不然將屬兵與將軍周旋於城下必盡殺乃止瓊乃去舜陟又檄諸郡勿給其糧瓊遂自光、蔡渡江引兵之洪州屯駐。瓊克小屬載瓊之江西在去冬（案）沈長卿撰胡舜陟生祠記則瓊過廬州在今年四月克遂誤也　淮西安撫司統制劉文舜引衆犯袁州。文舜已見二年二月（案）文舜已受胡舜陟招安不知何以作過　守臣運南夫移江寧府未至遣土豪龔孝忠率民兵百五十往拒之將戰孝忠馬還陣而死衆皆奔遁文舜引衆至城下南夫出庫帛敘城中金銀以遺之且解所服金帶以授文舜乃得解　薛嶷據高郵軍嶷初自揚州道。事見二月甲寅與其黨椎埋通、秦野澤開後同李在襲取高郵守之在與其次爭肆相殘殺衆乃推嶷　初金人既還泗州洪澤剛有大小官舟千餘皆不取。時淮陰無縣令而縣吏孫晟攝行縣事洪澤軍軍羅成等不服遂與其徒盧青設率舟船犯淮陰晟避去。成人和之先是錞世忠潰於沭陽其後軍將李義者往來於寶應之間有衆數百人相約合軍兵圍楚州。晟又破連水軍取糇糒以爲帆既而義爲部曲所破官軍追殺之晟後亦爲部曲所并。

684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二十三

【建炎三年】五月戊寅朔。上次常州。詔知樞密院事兼御營副使張浚爲宣撫處置使。以川陝、京西、湖南、北路爲所部。初。上聞浚以方今大計。浚請身任陝、蜀之事。嘗司秦川。而別委大臣。與韓世忠鎮淮東。令呂頤浩屯鄂渚來武昌。張俊、劉光世從行。庶興秦川首尾相應。上許之。始除浚招討使。左司員外郎兼權中書舍人李正民言。川陝吾境。不當以招討名。請用唐裴度故事。上是其言。浚乃改命。上許浚便宜黜陟。親作詔賜之。左諫議大夫滕康爲翰林學士。時御史中丞張守聞呂頤浩、張浚叶議。將奉上幸武昌。爲趨陝之計。又欲徙中原之民於東南。於是守與康皆持不可。曰。東南今日根本也。陛下遠適。則姦雄生窺伺之心。況將士多陝西人。以蜀地近屬陝。可圖西歸。不過將士爲此計耳。非爲陛下興國家計也。守併陳其害。有十。至殿直又謂康曰。幸蜀之事。吾曹當以死爭之。上納其言。遂擢康爲學士。時顗謀閣直學士致仕翟汝文亦奏疏幸請荊南。不從。右司諫袁植言。前宰相黃潛善、汪伯彥國之姦賊。其罪不在王黼、蔡攸之下。且佔籍權寵。嘗嫉能登相府。曾未踰年。三分天下幾失其二。陛下縱釋而不誅。奈宗廟社稷何。望檻送二人。梟之都市。以崇國體。詔責授鎮東軍節度副使英州安置。黃潛善降充江州牢營副使。責授秘書少監永州居住。汪伯彥降充寧遠軍節度副使。並即其州安置。始潛善之斥也。其兄潛厚以分司居道州。潛厚聞命。徑歸鄂武軍。朝廷即之。爲降守臣張巒一官。潛厚乃去。（潛厚事以紹興二年十月劉光祖附入。不得其年月。故因潛善再貶遂書之。）是日。

韓世忠引兵發杭州。

庚辰。江浙制置使周望引兵至衢州。而苗傅與其徒犯江山縣。傅之軍行也。常以數騎爲先鋒。去大軍十里而屯。時上命諸將以罪止傅兄弟及劉正彥、鈞甫、柔吉。張逵餘皆罔治。赤心軍士間詔覓大。乃叛傅。鈞甫遂焚祠梁以斷其路。率赤心之衆降於望。望使人受降。書未成。其前軍統領官右武大夫歸州防禦使張翼等七人謂鈞甫反覆。斬鈞甫及柔吉父子首以降。賊黨大懼。詔以翼爲翊衛大夫溫州觀察使。諸將趙秉淵、楊忠愍、歸朝官趙域、超休並進三官。仍以域、休爲直秘閣。秉淵、易縣人。官和末。殺契丹慶軍以城來降。忠愍。其先榆次人也。上之未移蹕也。朝散郎洪皓以秀州司錄事遭父喪免。上疏論今內患甫平。外敵方熾。若輕至建康。恐金人乘虛侵軼。宜遣近臣先往經營。庶事告辦。鴈鑒未晚也。時朝議已定。不從。既而悔之。上問宰輔近諫移蹕者爲誰。今安在。張浚以皓對。乃召至平江。欲以爲部使者。使招二凶。會捷書至。乃止。（此據洪皓行述附見。但行述以爲將招二凶。會捷書至乃止。御恐不然。使金國是時二凶未平。不應捷音已至。當是鈞甫、柔吉被殺。而上在常州已聞之也。今略修潤。）皓、彥昇弟子也。（彥昇、鄱陽人。政和繪事中。傅等聞韓世忠且至。遂引兵趨信、上。世忠聞之。恐其滋蔓閩、廣。乃自移牒出。皓不知悟。）浦城捷出以邀之。

辛巳。上次鎮江府。翰林學士滕康請命有司祭陳東之墓。御筆令守臣修張慤致祭。上諭執政。以慤古之遺直。東忠諫而死。皆厚卹其家焉。（資政殿學士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盧益、寶文閣待制知鄧州王鈞甫、馬柔吉將赤心七提舉醴泉觀兼侍讀路允迪爲淮西制置使。上以兩淮爲強敵爲殘。議擇大臣鎮撫。故有是命。）（此據趙甡之遺疑。觀許司備位而已。蓋皆罷也。）（此據趙甡之遺史日歷無之。）

癸未。翰林學士滕康爲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康既乘政。張浚西行之議遂格。（朱熹作張浚行狀云。浚會浚西行。江、浙士大夫搖動頗甚。變初。（案）康以異論面執政。即此議蓋已變矣。不在浚西行之後。）（此據趙甡之遺議令呂頤浩本上幸武昌。）者浚此時正往高郵措置。而康遂得遂邪或采所云姿搖東巡之議。（令甘昪見。又於閏八月丁丑申言之。）舉西京嵩山崇福宮付樞爲翰林學士。是日。上次下蜀鎮。建武軍節度使節制江南東路軍馬楊惟忠將萬餘人迎鑾。部伍甚整。上按轡顧望。頗稱其能。

甲申。中書舍人張悉罷。悉初入見。言上即位以來。無纖毫之失。上謂大臣曰。自古人君不患無過。患不能改過耳。悉諂諛如此。豈可冀之從班。乃落職宮觀。

乙酉。上至江寧府。駐蹕神霄宮。初。上至張橋。山水暴漲。橋壞。於是江南東路轉運副使李謨、黃敦書皆罷去。而中大夫提點刑獄分事姚舜明坐不迎車駕。亦降二官。（皓已見五月庚辰。）御筆。建康之地。古稱名都。其以江寧府爲建康府。起復朝散郎洪皓爲徽猷閣待制。假禮部尚書。充大金通問使。（初。虜遣人使金。張浚因薦皓。召與語。大悅。俄有旨賜對。時皓方墨衰絰。願浩脫巾衣服之。既對。上以國步艱難。兩宮遠狩。爲憂。皓極言天道好還。金人安能久據中土。此正春秋邲、鄢之役。天其或者警晉訓楚也。上悅。進皓五

官擢待制而以武功郎腰璹爲右武大夫。假明州觀察使副之。上遣左副元帥宗維訝願去脅虢。用正朔。比於潛臣。上令皓與宰執議國書。皓欲有所易。頗浩不樂。遂罷遣官之命。洪遵撰皓行遣云。近例。遣使特循職郎四人。時先有六子。獨遵與名三。以官其弟廷(案)日歷紹興十二年二月十九日左從政郎洪遵狀。父皓出使。依例合得五名恩澤。當時繫指揮。令候回日陳乞。伏望先次一名。依得劣例施行。誠此則結出國日止實放行一名。故稱官遂也。其後紹興元年四年七年十一年。皓皆用特制恩例奏子。官十三年。遵則近遵已入館。奏官其姪乃在此時。今不取。

時淮南盜賊蹤起。右武大夫忠州防禦使李成自山東至淛上。市統招。即以成知泗州。鎮撫而已。乃命皓爰淮南京東等路撫諭。俾成遣所部衛皓至南京。瓌歷陽人也。此以洪皓行遣增修上遵尼瑪哈書。

日歷不載。謹案今年十一月丁卯親征詔書有云。卑劉忱。繼遣使相望。以至駙去韓稱甘自貶。繕用正朔。比於潛臣。在遠則遣洪皓。繼縱杜時亮在平江則遣張郡。其爲書指無不曲盡哀斯。此詔布之四方。則使臣不必遣諭此事。當時在之以見其實。今年七月癸未八月丁卯所書可參考。

丁亥。龍圖閣待制沿江措置使陳彥文爲徽猷閣直學士。都大提領水軍措置江、浙防託事務。仰體國憂。不許辭免。日下疾速前來行在奏事。又詔防江措置。自池州至平江府。並隸彥文。仍委守令按戶籍丁產簿。選集所推伏之人爲隊長。分認地分。廣置刀弩。具舟楫。將佐並委彥文經畫之。彥文經略名目歷無有。今以李陵外制集增入。詔內侍藍珪等並緣詔傳作亂。無辜譴斥。所至州軍。火急遣赴行在。潰卒朱海有衆數千人入定遠縣界。知縣事魏孝友率兵至永康鎮遮之。孝友請戰。海曰。我假道而過。秋毫不敢犯。倘何與分戰乎。孝友不從。以民兵擊之。海怒。與戰。民兵皆潰。海執孝友至縣殺之。是日。苗傅寇浦城縣。時御營副使司前軍統制王德既殺江浙制置使神將陳彥章。欲與制置使韓世忠戰。世忠曰。苗、劉未平。若與之戰。乃是更生一敵。不如避之。夜。世忠將至浦城北十里。與傅、正彥遇於漁梁驛。正彥屯溪北。傅屯溪南。跨溪據險設伏。相約爲應。世忠率諸軍力戰。驍將李忠信、趙竭節恃勇陷陣。右軍統制官馬彥溥馳救。死之。賊乘勝至中軍。世忠瞋目大呼。挺矛而入。正彥望見。失聲曰。吾以爲王德。乃韓將軍也。正彥少卻。世忠揮兵以進。正彥墜馬。世忠生擒之。盡得其金帛子女。傅棄軍遁去。墜馬不死。失傅所在。苗瑀收餘卒得千六百人。進破劍川縣。又犯處州。事聞。再賜彥溥武成軍節度使。證忠壯。先是朝散郎劉晏已見二年九月甲申。隸正彥軍中。傅使統赤心隊。晏謂其部曲曰。吾豈從逆黨反者邪。韓制置來。吾事濟矣。遂率衆歸世忠。浦城之戰。世忠以晏騎一百。爲疑兵於浦山之陽。賊見大駭。晏以所部力戰。世忠上其功。後遷一官。日歷載世忠擒正彥在己丑今從諸克小歷。

戊子。祕閣修撰知處州胡舜陟以禦寇有勞。陛集英殿修撰。

己丑。詔以浙西所羅米四十萬斛赴東京。應副留守司支用。以發運副使葉煥有請也。初。薛瓌既破高郵。兵至數萬人。附者日衆。知樞密院事張浚聞變。等無所係屬。欲歸蹕下。親往招之。浚渡江。浙西以兵降。及是至高郵。人處置從者不滿百人。浚出黃榜。示以朝廷恩意。蹕處服再拜。

辛卯。詔太史局天文官許將帶學生內中直宿。以備宣問天象。

壬辰。徽猷閣直學士提舉萬壽觀兼侍講屠又兼權直學士院。

甲午。左武大夫福州觀察使節制戰船軍馬辛道宗提點江南東路刑獄。專一措置捉殺盜賊公事。

乙未。知樞密院事張浚能爲資政殿學士。提舉杭州洞霄宮。初。薛瓌欲求厚賞。乃留浚三日。而外間不知。謂浚爲處所執。浮言脅動。眞州守臣以開呂頤浩與李邴、滕康共議能浚樞筦。以御整使司前軍統制王瓌等爲淮南招撫使。統所部往平之。中興姓氏錄薛瓌傳。直辨之。謹案。浚行有陝西兵多遭殺者。慶遠浚出所寄書三千道而館之。(案)此即當時傳聞之謂。恐不至是。日歷紹興二年三月七日。蓮武副尉張存狀。於建炎三年五月內。受到御營副使張福密劄子。令尚書省數指揮。此慶來原賞則有之。而所謂道浚令出官貨三千道。則恐非其實也。又紹興四年三月壬子。張浚申本軍使臣韓福建炎三年五月內福密到承州補正承信郎所有承到張福密付身。未曾換給。足明傳聞之妄。今併附此。以備參考。

徽猷閣待制提舉杭州洞霄宮沈思卒。思、眞州人。事上皇爲中書舍人。京東東路安撫使劉洪道在安邱。未有所向。乃與宮僚僧引兵依圖皐於濰洲。

丁酉。直祕閣主管南京鴻慶宮曾紆以首明大義。除直顯謨閣。用御史中丞張守奏也。日歷云。新除直祕閣。誤也。今從新集總。

遂以通判杭州章誼爲尚書倉部員外郎。

己亥。都省言。自軍興以來。天下多事。四方文移。增倍於前。日宰執精力。疲耗於案牘。而邊防軍政所當急者。反致稽緩。此無他。中書別無屬官故也。宜用熙寧故事。復置中書門下省檢正官二員。分隸六房事。省左右司郎官二員從之。是日。苗翊率衆出降。未解甲。復用其將孟皋計。欲逐之。溫、台、裨將江池開之。殺皋。擒翊。降於制置使周望。其衆皆解甲。有舉子程安者。崇安人。時在傅軍。爲傅謀。與其愛將張政亡之建陽縣。崇安縣。統制官喬仲福、王德共追之。盡降其衆。傅夜脫身。去變姓名爲商人。與其妻子。以趣福建提點刑獄公事林杞。杞懼政分其功。與熙謀。使護兵殺政。崇壽境上。自以傅追世忠授之。遂檻土豪承節郎詹標聲而邀之。留連數日。政知不免。密告標曰。此苗傅也。標執以告。南劍州同巡檢呂熙。熙以赴福建提點刑獄公事林杞。杞懼政分其功。與熙謀。使護兵殺政。崇壽境上。自以傅追世忠授之。遂檻赴行在。林杞遣事苗傅、劉正彥既敗走。韓世忠尾蹤而追之。時杞爲閩憲。恐賊至得脫。預檄浦城捉其奔衝。既而正彥先爲大軍所擒。傅與其徒變姓名竄伏人莫能識。逮杞立重賞募之。俄而募士縛標挽傅與其徒張政以至。是時世忠已班師。杞冒暑親部送至宮沙境上。會日暮大雨。政乘此謀脫去。爲護兵所殺。杞獨以傅道及世忠授之。初。知建州某人者。與當軸爲鄰。當軸爲銅。恃勢貪鄙。用官錢重累。下杞於獄。幾欲置之死。不得已。捐削。

辛丑。詔以浙西四山見三人使扇山奔下。內一人是。

癸卯。知建州安撫紹興四年六月二十四日刑部狀。勘官呂熙元係南劍州同巡檢。權統制捉殺盜標申。護命四山見三人。有金牌子與程十一郎稅戶陸安來。載被賊拿擄去。內二人係張政。苗傅押至提刑林杞處出頭。內張政首實風水政是徒中反告三人。有金牌子與程十一郎託偷去告官。林杞爲見張政稱是告提苗傅之人。有驗自己功賞。同呂熙道。張政是謀傅使臣。只道他提得苗傅。若逐去韓世忠處。望了。我待殺了。如何呂熙道。可乘虛作緩急。令人取首級。到建安縣界安泊閘。張俊職將兵來取苗傅。杞向呂熙道。張政如何呂熙道。同此

盜殺取首級。林杞言好。呂點向邱萬。益量用刀將張政欲下首級。此日歷所書也。建事所云不盡據。仍今從庚。祝明年三月甲寅編管。

辛丑張浚自高郵至行在。復以浚知樞密院事。先是淮南招撫使王燮既渡江。會薛慶既得罪。用北黨王存計。誘以兵衛浚而出。上聞之歎息。即日趣師。浚辭曰。高郵之行。徒仗忠信。雖不至如所傳聞。然身爲大臣。輕動損威。其罪莫大。詔不允。遂以藩守高郵軍。上親書御製中和堂詩賜浚曰。願同越句踐。焦思先吾身。卒章曰。高風動君子。屬意稚與蠡。臣是行也。御營使司主管機宜文字承直郎任明至高郵。遇賊隆馬。趙姓之盜史云。諱慶之軌渡也。據欲殺之。其黨王存勸止之曰。浪殺無補。不如留之。可知若殺萬福。則與日欲編制延其可得邪。慶然之渡遂得脫。(案)死。上命以銀帛卹其家。錄其子仲全爲忠州文學。

此亦傳聞之辭。以任明之死及浚與劉之語觀之。慶其初非有不順。但終於感化。不至如建庚所云耳。今不取。

壬寅。詔諸將班師。以劉正彥出鄂就擒故也。

癸卯。改鑄虎符。

初。唐州既爲金人所殘。乃移治桐柏縣。土豪董平盡攬集強壯爲兵。朝廷因以爲統制。平以兵勢脅制州郡。守臣滕牧不能堪。平怒。欲殺之。會京西轉運判官直徽猷開范正己行部至唐州。牧告其狀。正己陽斂牧罪。下襄陽獄。言於朝。乙巳。詔免牧官。令疾速取勘正己。純禮子也。純禮仲淹子。建中尚書右丞。平脅引衆犯德安府。遣其徒李居正、黃進入城議事。守臣陳規卽推誠與語。且論以忠義。居正曰。誠所願。進不對。規幬進以兵授之。(案)董平事迹全不見於史。今以趙姓之盜隆牧事參修。趙姓之盜史云。陳規行狀。襍出家傳等修。趙姓之盜隆牧事不見月日。(案)明年五月庚戌。上論大臣。諭有云。陝待左白庶官除從官進節。遂召問知幅寇。亦不知的在何時。則申士大夫家有藏編言集者。載充此麾。乃自資政殿大學士除其詞有云。頃開蠶衆而行。漢棄勤王之役。以事考之。當在元雄京師之時。且附此。當求他書參考。至是又申命之。朝議大夫御營使司參議官高衛復爲徽猷閣待制。時衛添差江淮等路發運使。根括諸州移用經制、獻納等錢二百餘萬緡。故有是命。徽猷閣待制洪皓奉使至淮南。邀宿渦洲都大提舉。殺使李成以兵護送。而成方興遙郡防禦使耿堅共圖楚州。責通判權州事賈敦詩。詩其降敵。堅、河北人。初以義兵保護鄉井。既而率所部南來。至襄慶府興成會。及是俱在淮東。皓先以書抵成。成曰。洪洞虹有紅巾。非五千騎不可往。軍食絕。不克。惟命。皓聞堅可城。陰遣說之曰。君越數千里赴國家急。由陽縱有罪。當稟於朝。今擅兵名勤王。實作賊耳。堅意動。遂強成斂兵。皓行至泗境。諜報有迎騎介而來。皓復還。且上疏言。李成以朝廷不卹之而積餽餉。有引衆納命建康之語。今斬套據揚州。薛慶據高郵。萬一三叛連衡。何以待之。此含垢之時。宜選辯士論意。優進其秩。畀以京口綱運。如晉待王敦可也。上遂遣閤門宣贊舍

人王俊。俊初見元年十二月。亦以功遷京西南路招捉副使。留守司仍鑄印給付。此據俊述奏四年六月自陳狀增入。進餘衆復推其徒劉可爲首。以扼官軍。時劇盜張用、王善皆在陝、蔡之閒。楊進既死。京畿稍寧。靜東京留守杜充乃奉裘請上還闕。不從。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二十四

【建炎三年】六月戊申朔。升盱眙縣爲盱眙軍。宣武軍節度使東京留守杜充兼宣撫處置副使。節制淮南京東西路。先是朝廷開充引兵赴行在。乃除充節鉞。仍節制京東西路。應天、大名府。許便宜行事。充建節不見月日。(案)明年五月庚戌。上論大臣。諭有云。陝待左白庶官除從官進節。遂召問知幅寇。亦不知的在何時。則申士大夫家有藏編言集者。載充此麾。乃自資政殿大學士除其詞有云。頃開蠶衆而行。漢棄勤王之役。以事考之。當在充雄京師之時。且附此。當求他書參考。至是又申命之。朝議大夫御營使司參議官高衛復爲徽猷閣待制。時衛添差江淮等路發運使。根括諸州移用經制、獻納等錢二百餘萬緡。故有是命。徽猷閣待制洪皓奉使至淮南。邀宿渦洲都大提舉。殺使李成以兵護送。而成方興遙郡防禦使耿堅共圖楚州。責通判權州事賈敦詩。詩其降敵。堅、河北人。初以義兵保護鄉井。既而率所部南來。至襄慶府興成會。及是俱在淮東。皓先以書抵成。成曰。洪洞虹有紅巾。非五千騎不可往。軍食絕。不克。惟命。皓聞堅可城。陰遣說之曰。君越數千里赴國家急。由陽縱有罪。當稟於朝。今擅兵名勤王。實作賊耳。堅意動。遂強成斂兵。皓行至泗境。諜報有迎騎介而來。皓復還。且上疏言。李成以朝廷不卹之而積餽餉。有引衆納命建康之語。今斬套據揚州。薛慶據高郵。萬一三叛連衡。何以待之。此含垢之時。宜選辯士論意。優進其秩。畀以京口綱運。如晉待王敦可也。上遂遣閤門宣贊舍

人賀子儀撫諭成。給米五萬斛。呂頤浩亦爲書遣成言左右欲國王圖歸。須有天命。若無天命。雖以項羽之強。終必滅亡。頤浩怒。皓不先白堂。乃奏其稽留生事。貶秩二等。皓遂轉由潭陽以行。耿堅後亦爲李成所幷。（此據洪皓行述及紹興元年正月癸亥耿靖所訴李修狀修。靖克小歷云成圍鼎州實守臣趙立棄城去。金遣劉成令年冬方入鼎州。此時尚在徐也。靈巖守朱琳以歸。去而眞敎訪實。楊州事克不深考耳。）

己酉。上以久雨不止。盧下有陰謀。或人怨所致。以諭輔臣。於是呂頤浩、張浚皆謝罪求去。上曰。宰執豈可容易去位。來日可否郎官以上。赴都堂言闕政。（中興遇政臣留正等）曰。周書洪範三公燮理陰陽。漢故事。遇災異。則策免三公。蓋以燮理失人。而堇於救災。宜其不免於皆太上皇帝以久陰寮屬而不止。寔論宰執。不及其位。猶使召郎官以上。皆已之過失。而將以收人心。呂和叔錦天權。此宋敏公所以退星舍。而子章之所以賀延壽也。夔德知此。

御史中丞張守言。陛下罪己之詔數下矣。而天未悔禍。豈有所未至爾。儻能應天以實。不以文。則安知譴告警懼。非誘掖陛下以啓中興之業乎。先王之奉。則思二帝、母后寢肉酪漿之味。服細煖之衣。則思二帝、母后寢苫之塊。茹菜羹之美。此感人心。銷天變。召和氣之大者也。上嘉納之。司勳員外郎趙鼎言。自熙寧開王安石用事。肆爲紛更。而殺之。詔令徙文具而無其實。實之不至。何以能格。願取建炎以來所下詔令。參稽而行。則至誠之道著矣。頤浩思其無處之不安。飲食之不時乎。願陛下精禱於天。詳見於事。揭爲臺觀。以表望思。時遣使人。以伸冤請。則孝悌之道至矣。陛下有仁聖之資。而二三執政。專爲蔽塞。使不外見。敵國已和。而背之。盜賊已降。而殺之。詔令徙文具而無其實。實之不至。何以能格。願取建炎以來所下詔令。參稽而行。則至誠之道著矣。此感人心。銷天變。召和氣之大者也。上嘉納之。司勳員外郎趙鼎言。自熙寧開王安石用事。肆爲紛更。祖宗之法掃地。而生民始病。至崇寧初。蔡京託名紹述。盡祖安石之政。以致大患。今安石猶配饗廟庭。而京之黨未族。臣謂時政之闕。無大於此。何以收人心而召和氣哉。上納其言。遂罷安石配饗神宗廟庭。靖康初。廷臣有請罷安石配饗者。爭議紛然。至是始決。（罷安石配饗指揮。日歷不載。今以神宗實錄安石附傳增入。）

宿州。統領官王冠與戰。敗之。

癸丑。詔諸路帥臣監司郡守。許招來材武之士。官爲給食。仍量材錄用。以知鄜州權涇原路提刑司公事李宋臣有請也。

甲寅。罷三省樞密院賞功司。以其事歸本部。（熊克小歷。己酉三省樞密院置賞功司。自軍興。立功將士。計之自陳。各以經重。非恩。（案）賞功司乃建炎元年六月已卯李綱所設。至此始罷之。日歷不載。會要云。賞功司自今月七日爲頓。限十日結局。應於以前積壓文字。並於限內結絕。自十七日以後。生事更不收接。依舊令部官看詳。總由官司。各不得過二日。庶於元年六月始置司時不異。今乃於罷司時增之。以爲事始。蓋因呂頤浩行狀之誤。而不考其詳。）令不取。

權知秦州裴淵以其衆至行在。詔隸韓世忠軍。世忠數宋世榮之罪。杖殺之。

乙卯。詔軍興以來。忠義死節之家。令中書省樞密院籍記姓名。優加存卹。訪其子孫。量材錄用。（尚書吏部侍郎劉珏試吏部尚書。徽猷閣待制。御營使司參議官。高衛試吏部侍郎。兼御營使司參贊軍事。趙鼎試吏部侍郎。兼御營使司參贊軍事。趙復置龍圖閣。李迨、朝請郎李承造並充御營使司參議官。尚書吏部從所請也。此據本部題名。）

詔宗室從軍充統領參謀者。並赴闕。御營使司言。防秋在近。北岸江至海岸合定地分。請以知杭州康允之兼浙西制置使。自鎮江府至江陰軍。悉令充之。措置從之。

丙辰。詔諸路監司郡守。遇朝覲舉見任官堂差二聖。是日。黃傳後軍部將韓焉犯光澤縣。陷之。傳之敗也。焉以兵六百趨郡。武軍守臣朝散大夫張翬先期遁去。焉入城。焚掠皆盡。遂引兵趨建昌軍。官吏軍民

引之以及上。此姦謀也。撫乃西人。知關、陝殘破。不可以遽往。欲先幸蜀。以項羽之強。終必滅亡。頤浩怒。皓不先白堂。乃奏其稽留生事。貶秩二等。皓遂轉由潭陽以行。耿堅後亦爲李成所幷。（此據洪皓行述及紹興元年正月癸亥耿靖所訴李修狀修。靖克小歷云成圍鼎州實守臣趙立棄城去。金遣劉成令年冬方入鼎州。此時尚在徐也。靈巖守朱琳以歸。去而眞敎訪實。楊州事克不深考耳。）

己酉。上以久雨不止。盧下有陰謀。或人怨所致。以諭輔臣。於是呂頤浩、張浚皆謝罪求去。上曰。宰執豈可容易去位。來日可否郎官以上。赴都堂言闕政。（中興遇政臣留正等）曰。周書洪範三公燮理陰陽。漢故事。遇災異。則策免三公。蓋以燮理失人。而堇於救災。宜其不免於皆太上皇帝以久陰寮屬而不止。寔論宰執。不及其位。猶使召郎官以上。皆已之過失。而將以收人心。呂和叔錦天權。此宋敏公所以退星舍。而子章之所以賀延壽也。夔德知此。

御史中丞張守言。陛下罪己之詔數下矣。而天未悔禍。豈有所未至爾。儻能應天以實。不以文。則安知譴告警懼。非誘掖陛下以啓中興之業乎。先王之奉。則思二帝、母后寢肉酪漿之味。服細煖之衣。則思二帝、母后寢苫之塊。茹菜羹之美。此感人心。銷天變。召和氣之大者也。上嘉納之。司勳員外郎趙鼎言。自熙寧開王安石用事。肆爲紛更。祖宗之法掃地。而生民始病。至崇寧初。蔡京託名紹述。盡祖安石之政。以致大患。今安石猶配饗廟庭。而京之黨未族。臣謂時政之闕。無大於此。何以收人心而召和氣哉。上納其言。遂罷安石配饗神宗廟庭。靖康初。廷臣有請罷安石配饗者。爭議紛然。至是始決。（罷安石配饗指揮。日歷不載。今以神宗實錄安石附傳增入。）

宿州。統領官王冠與戰。敗之。

癸丑。詔諸路帥臣監司郡守。許招來材武之士。官爲給食。仍量材錄用。以知鄜州權涇原路提刑司公事李宋臣有請也。

甲寅。罷三省樞密院賞功司。以其事歸本部。（熊克小歷。己酉三省樞密院置賞功司。自軍興。立功將士。計之自陳。各以經重。非恩。（案）賞功司乃建炎元年六月已卯李綱所設。至此始罷之。日歷不載。會要云。賞功司自今月七日爲頓。限十日結局。應於以前積壓文字。並於限內結絕。自十七日以後。生事更不收接。依舊令部官看詳。總由官司。各不得過二日。庶於元年六月始置司時不異。今乃於罷司時增之。以爲事始。蓋因呂頤浩行狀之誤。而不考其詳。）令不取。

權知秦州裴淵以其衆至行在。詔隸韓世忠軍。世忠數宋世榮之罪。杖殺之。

乙卯。詔軍興以來。忠義死節之家。令中書省樞密院籍記姓名。優加存卹。訪其子孫。量材錄用。（尚書吏部侍郎劉珏試吏部尚書。徽猷閣待制。御營使司參議官。高衛試吏部侍郎。兼御營使司參贊軍事。趙復置龍圖閣。李迨、朝請郎李承造並充御營使司參議官。尚書吏部從所請也。此據本部題名。）

詔宗室從軍充統領參謀者。並赴闕。御營使司言。防秋在近。北岸江至海岸合定地分。請以知杭州康允之兼浙西制置使。自鎮江府至江陰軍。悉令充之。措置從之。

丙辰。詔諸路監司郡守。遇朝覲舉見任官堂差二聖。是日。黃傳後軍部將韓焉犯光澤縣。陷之。傳之敗也。焉以兵六百趨郡。武軍守臣朝散大夫張翬先期遁去。焉入城。焚掠皆盡。遂引兵趨建昌軍。官吏軍民

皆欲逃去。守臣方昭以六十口爲賀。拟榜通衢。敢言去者。以軍法從事。率衆登城。親督守備。衝攻而圍之。凡六晝夜。昭鼓衆益厲。賊死者十三四。一夕遁去。邀犯撫州。守臣中大夫林積仁聞寇在境中。已棄城走。寇乃入城。縱掠。積仁、宜和末嘗爲御史。靖康初。以祕閣修撰守平陽。寇至而遁。逢坐斥。至是復用之。寇既陷臨川。又攻湖口縣。遂渡江至蘄州。守城中大夫王甡與官吏皆逃去。寇引兵欲依楊進於京西。道爲王善、張用所邀。且聞進死。乃還居黃陂境上。會劉光世駐軍江州。遣人招誘。僞往見光世。光世命還屯蘄州。因更名世清。甡小韓。蔣韶世清添差蘄州兵馬鈐轄。此以招降之還史及紹興二年四月世清案狀。江西提刑司奏撫州所奏稽留傳殘。而無其名。以準考之。即世清也。事狀。紹興四年十二月十八日張致遠乞錄用方紹劄子準錄。江西

戊午。祕閣修撰俞向知揚州。維揚爲金所蹂。未有守臣。故按試用之。向卒不赴。向除命。日歷不書。今以紹興三年三月十五日東部申告向降補狀入。修入。命江浙、淮南開獻畎澮水之地。以限戎馬。太常少卿黎確直龍圖閣。知婺州。日歷脫無職名。此以速院題名修入。庚申。隆祐皇太后至建康。上率羣臣迎於郊外。徽猷閣待制知平江府湯東野屈太母至行在。遂以東野試尚書戶部侍郎。張浚奏以東野彙宣撫司參贊軍事。東野建言。欲圖中興。當先守關中。據形勝。以固根本。此據附傳增入。不得其日。且附此。計歷及本部題名並無之。

辛酉。上手詔以四事自責。一曰。昧經邦之遠圖。二曰。昧戡難之大略。三曰。撫綏人之德四曰。失馭臣之柄。仍命出榜朝堂。徧諭天下。使知朕悔過之意。 稽御器械李質權同主管殿前司公事。邊順權主管侍衛馬軍司公事。

壬戌。集英殿修撰提舉杭州洞霄宮汪藻復爲中書舍人。

乙丑。顯謨閣直學士知建康府宣徽太平州廣德軍制置使。

丙寅。龍江、浙、荆湖、廣諸縣增置射士三分之一。 事見元年六月乙亥。始朝廷以諸州禁兵不足。乃集民兵。置巡社。又增射士以助之。已而言者以謂巡社不利於東南。既罷之。猶存十分之一。至是朝請大夫王誨言。海陵縣應留巡社六十三人。而歲斂民間庸錢六千三百緡。利害可見。民兵之法。凡坊面產錢千緡。鄉村田三頃並出一夫。歲租之入。或不足以供辦。而點丁之際。盡取其力稍之人。此尤拂於人情。新法弓手教習時。專以捕盜故虛募者鮮。而諸縣更令上戶虛募。侮名歲用之數。殆踰百千。三者非慈朴之農夫。卽浮浪之凶徒。使百姓重困。而無益於用。況三役並行於一時。其何能給。詔樞密院看詳。故有是旨。既而言者以爲撫御乃罷武尉。不數年而所增射士盡廢之。 紹興元年十月己卯。監罷新法弓手在紹興四年正月甲戌。以其事體不大。故事連書之。

丁卯。右司諫袁植罷。初。植請再貶汪伯彥而誅黃潛善及失守者。權邦彥、朱琳等九人。上曰。渡江之役。朕方念咎責己。豈可盡歸大臣。植乃朕親擢。雖敢言。至導朕以殺人。此非美事。呂頤浩曰。聖朝弼臣。罪雖大。止貶嶺外。故盛德可以新天永命。植發此念。已傷和氣。滕康曰。如植言。傷陛下好生之德矣。乃下詔略曰。朕親攬衆植。置之諫垣。意其補過拾遺。以救闕失。而植供職以來。忠厚之言未聞。殺戮之事宣戒。可出知池州。明日。康見上曰。大哉王言。太祖以來。未嘗戮大臣。國祚久長。過於兩漢者此也。宋庠、宋祁、范鎮、蘇軾、蘇轍、孫覺、李常、劉安世、陳瓘、陳禾、陳次升、龔原、張舜民、張耒、晁補之、秦觀、黃庭堅、張耒、晁補之、秦觀、黃庭堅、陳師道、李廌、廖正一、張庭堅、張舜民

辛未上論大臣曰近有上言者請朕與皇太后異宮豈有是理朕事皇太后如事母帷帳皆親視或得時果必先獻祖宗太后然後敢嘗外人安得有此論張浚曰此氣象甚好以陛下容納直言故有此狂直之士也　御營使司奏諸軍並以萬人爲一軍每軍十將共置統制五員逐軍各置虎符於御前收管非降虎符毋得擅出營遠者從軍法每統制官爲軍籍三本一上之御前一納御營使司一留軍中逐季揭帖諸將不得互相招收奏可時諸將方自擅莫不行

樊西樞密院言自兵興至今軍政事務倍於平時欲依祖宗朝置檢詳官兩員請給視檢正官序位在左右司之下編修官四員止存一員依舊詳條法從之　日歷無此今以續興三年六月十日本院狀修入　遂以編修官李唐俊兼權檢詳諸房文字　此據本院官屬名附入誤名在六月敕附於此明年七月始正除爲格　龍圖閣待制提領水軍沿江措置使陳彥文試尚書兵部侍郎仍充措置使尚書右司員外郎劉寧止直龍圖閣同提領水軍沿江措置使彥文初除雜學士至是又改命之　中奉大夫黃叔敖承議郎傅崧卿並爲中書門下省檢正官崧卿弟也　樞密院編修官秦梓提舉荊湖南路茶鹽公事　降充直祕閣知荊南府唐恕復祕閣修撰

甲戌上自神霄宮入居建康府行宮　御史中丞張守試尚書禮部侍郎守言論呂頤浩不可獨任而張浚不宜西去上不然之會有旨以東京糧運不繼復命大中大夫梁揚祖爲發運使專切措置糧運以餉中都右司員外郎兼權給事中劉寧止言其不可詔以次官書讀行下遂命起居郎綦崇禮兼權給事中寧止此事不可戶曉臣恐天下以言爲諱也守再上疏論列不報疏三上揚祖乃請奉祠守言揚祖不可用請罷之中書舍人李陵亦封還錄黃論揚祖前爲發運使不能積粟以實中都道路梗澀未及半年而中都之人至於相食此揚祖之罪執謂揚祖知省尾乎東京糧運不繼非有雖曉有糧而無舟有舟而無人有人而無水有水可運而盜賊奪之三尺之童亦能知此執謂發運司官不能知乎又凌不宜西去上不然之會有旨以東京糧運不繼復命大中大夫梁揚祖爲發運使專切措置糧運以餉中都右司員外郎兼權給事中劉寧止言其不可詔以次官書讀行下遂命起居郎綦崇禮兼權給事中劉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二十五

【建炎三年】秋七月戊寅（案）是月丁丑朔。詔諸路州軍試經撥放度牒及聖節恩例等並權住。此事日歷不見。今以國史二年二月十一日嗣部申請狀增入。

己卯。詔東京宗室並移虔州太宗正司。用知太宗正丞洪子陽請也。

庚辰。尚書吏部員外郎鄭資之送吏部與監當。以往湖北措置防江不職。故有是命。

辛巳。韓世忠軍還。執浩傳、劉正彥、苗翊詣都堂。審驗畢。磔於建康市。梟其首。正彥臨刑。顧国點傳曰。當傳匹夫。不用吾言。遂至於此。時張逵、苗瑀及傳二子先已死。議者欲擊戮之。大理少卿王衮奏曰。此事在律。雖誅無辜。上覽然。卽詔自傅、正彥妻子外皆免衣、歷城。

酋誅。顧其中婦女有屬資及鹵掠以從者。尚殺之。未免無辜。上覽然。卽詔自傅、正彥妻子外皆免衣、歷城。

人也。建炎復辟記二凶伏誅在六月己酉。趙甡之遺史在六月癸丑。臧梓勤王詔在六月壬戌。三書不同。（案）此乃邑聞措置所行繩所記不應有誤。而勤王詔復云二十有六日而主上反正。又有有二日而傳正彥伏誅。以日計之。則二凶之誅。當在七月辛卯。不知何以前後又自不同。今從日歷及會要。王明清揮麈後錄云。苗劉誅伴讀車駕自兩。先付之大理獄。將還戶部市。叔祖子裳請對云云。上愛惜曰。卿言極是。朕忍庸所不到。子裳表字也。日歷。建炎四年六月丙子。內殿進呈。上曰。朕昨日大理寺上殿。族不識王衮。昨日方見之。頗似淳樸。緣此則誅二凶之時。衮未嘗請對可知。或者書入衮事之而明清誤記耳。今略削。令不矣實。

詔諸路州軍試經撥放度牒及聖節恩例等並權住。此事日歷不見。今以國史二年二月十一日嗣部申請狀增入。

己卯。詔東京宗室並移虔州太宗正司。用知太宗正丞洪子陽請也。

庚辰。尚書吏部員外郎鄭資之送吏部與監當。以往湖北措置防江不職。故有是命。

辛巳。韓世忠軍還。執浩傳、劉正彥、苗翊詣都堂。審驗畢。磔於建康市。梟其首。正彥臨刑。顧国點傳曰。當傳匹夫。不用吾言。遂至於此。時張逵、苗瑀及傳二子先已死。議者欲擊戮之。大理少卿王衮奏曰。此事在律。雖誅無辜。上覽然。卽詔自傅、正彥妻子外皆免衣、歷城。

酋誅。顧其中婦女有屬資及鹵掠以從者。尚殺之。未免無辜。上覽然。卽詔自傅、正彥妻子外皆免衣、歷城。

人也。建炎復辟記二凶伏誅在六月己酉。趙甡之遺史在六月癸丑。臧梓勤王詔在六月壬戌。三書不同。（案）此乃邑聞措置所行繩所記不應有誤。而勤王詔復云二十有六日而主上反正。又有有二日而傳正彥伏誅。以日計之。則二凶之誅。當在七月辛卯。不知何以前後又自不同。今從日歷及會要。王明清揮麈後錄云。苗劉誅伴讀車駕自兩。先付之大理獄。將還戶部市。叔祖子裳請對云云。上愛惜曰。卿言極是。朕忍庸所不到。子裳表字也。日歷。建炎四年六月丙子。內殿進呈。上曰。朕昨日大理寺上殿。族不識王衮。昨日方見之。頗似淳樸。緣此則誅二凶之時。衮未嘗請對可知。或者書入衮事之而明清誤記耳。今略削。令不矣實。

行在。陳復山東定中原之策。朝廷信其說。遷官除職。又捐金帛付之。自牧至揚州。聞金人南侵。遂不行。

詔江東西漕臣李尚行、張琮並兼皇太后進發隨軍應付。命池州募忠義勇敢萬人充守禦。詔宣和皇后父安禮封普安郡王。親屬與承信郎三十名。以后受册推恩也。日歷編此。今以國史二年十月二十一日東部勘會狀修入。

癸未。武勝軍節度使御前左軍都統制韓世忠爲檢校少保、武勝昭慶軍節度使。賞平昌、劉之功也。上道使賜世忠金合。且御書忠勇二字表其旗幟。又封其妻梁氏爲護國夫人。制曰。智略之優。無媿前史。給內中俸以寵之。將臣被兩鎮功臣妻給俸皆自此始。 慶遠軍節度使捧日天武四廂都指揮使御營使司都統制平寇前將軍主管侍衛步軍司公事范瓊爲御營使司提舉一行事務。時瓊自南昌入見。故以命之。（瓊除都統制。未見本月日。或可附今年二月韓世忠提舉事務之後。）

除授宜州觀察使御營使司後軍統制。辛企宗爲御營使司都統制。企宗、道宗兄也。自陝西擐所部由興洋赴行在。再遷都統制。韓世忠、張俊皆不服。乃命世忠、俊改御營爲御前。

中乞別降尼瑪哈書。大金國被兩本付臣行。所有禮物。俟到司相度。詔直學士院汪藻草詔如姿奏。（原案：藻罷

知樞密院事張浚奏乞降又國書二封。一如常式。一用敵國禮。又奏今雖遣使大金。緣尼瑪哈多在雲

一編。誤國史拾遺者。雜記紹興和戰時文字。其中有諸和詔略云。頃緣邦媿。缺止緣衆論於民心。有失先意。於大國今則審擇臣僚。遣眞實將命守禦以徒存。師徒莫振。欲逃奔而來免。封域已窮。故固元帥面缺。所冀宅中而受命。無煩涉遠。只今師來知此。如漢所草耶。或他人作也。今姑附此。或可削去。

龍圖閣直學士提舉萬壽觀兼侍講兼權直學士院胡交引疾乞祠。上嘉其恬退。詔陞徽猷閣學士提舉杭州洞霄宮。 殿中侍御史王廷秀知鎮州。右司諫趙鼎行殿中侍御史。先是廷秀論呂頤浩除授不公。故有是命。右正言呂祉奏曰。朝廷今日緣論大臣。移一言官。則後日大臣行事有失。誰敢言者。願陛下以言章示大臣。使之自省。潛身無過之地。如或不悛。黜之何惜。

委其淩肆。以紊機衡。夫危而不持。顛而不扶。孔子以爲焉用彼相。昔馮道歷任數代。常爲宰輔。惜身安寵。甲申。詔曰。朱勝非、顏岐、張澂、路允迪皆軸處中。荷國重任。而不能身衛社稷。式遏凶邪。方遘臣亂當之日。以免於時。坐視廢君易主。如同何路。而歐陽修以爲爲臣如此。愧斷臂之婦人。今二凶既誅。典刑斯正。勝非之徒。蓋議其罰。於是勝非自觀文殿大學士知洪州。落職。提舉亳州明道宮。岐落資政殿學士。澂落資政殿學士。依舊提舉南京洪慶宮。允迪自資政殿學士江州路制置使。落職。提舉江州太平觀。澂自資政殿學士淮西制置使。落職。提舉江州太平觀。澂自資政殿學士淮西制置使。落職。提舉江州太平觀。澂自資政殿學士淮西

性。集英殿修撰知廬州胡舜陟請身守江北之地。以護行在。且言。今淮南盜賊。大者數萬。小者數千。欲以本州鄉兵將兵。及所降劉文舜之衆。共二萬人。仍更招羣盜。須得數萬。結之以威。足以捍敵。若其釜兵憒怡。遂以俊兵權縛付大理寺。使光世出撫其衆。曰。所誅止瓊耳。若等固天子自將之兵也。衆皆投刃曰。諾。於是復以八字軍返付武功大夫忠州防禦使新知涪州王彥。（八字軍離瓊事初見二年十月癸亥。）而餘兵分隸御營五軍。頃刻而定。（鎮克小歷載瓊下大理寺在壬辰蓋誤壬辰乃歲上降旨之日。今從日歷附丁亥。中興聖政大事記已曰。蓋自宣和末。羣盜蜂起。蹂躪海壖。濫志劉瓊。王存之徒。雖皆招安。而推鋤山東河北之盜。皆擁兵數萬。其州之降。單州之滕縣。有濮卒數千。趙萬與常州張遇。楚眞州丁進。犯海寧。桑仲據廣踞。威方。犯饒江。楊勍犯建州。劉超據荊南。王國猷犯房州。崔增犯太平州。沿用楊桂陽軍。趙延齡犯德安。皆隨減隨起。蓋而荒瓊召見。亦不肯歸兵。則天子之兵皆盜矣。所幸淮劉興而人才見。保儲聖躬。勝非之力居多。倡議勤王。張浚之力居多。故一月掃除二凶。而江之蘇逆。浚又與劉子羽謀之府中。文字在焉。願下之貢紙。且出瓊。遂就擒。三大奸既除。而內盜始息矣。）是日。元懿太子薨。年三歲。詔輟五日朝。詔江西、兩浙、楚正兵士。（是日。元懿太子薨。太子病未瘳。有鼎。）置於地。宮人誤蹴之。撲地有聲。太子即驚搐不止。上命斬宮人於廡下。少頃。太子薨。殯金陵之佛寺。恭福帝姬薨。追封隋國公主。上皇第三十四女也。薨年四歲。詔江西、兩浙、楚正兵士。

兵各六分之一赴行在。

戊子。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鄭愈薨於位。年五十。愈執政首百日。上甚悼之。謂大臣曰。朕元子猶能自排遣。慈計至。殆不能釋也。常賜外。特賜田十頃。第一區。以撫其孤。

己丑。資政殿學士朝奉大夫王綯參知政事。朝奉大夫試兵部尚書周望同簽樞密院事。望不加職。綯不進官。呂頤浩失之也。後四日。乃進綯中大夫。望除端明殿學士。綯密奏。川陝重地。張浚不可專任。宜求同德之人協贊之。　御營使司同都統制辛企宗提舉御營使司一行事務。　詔減民間所增役錢。時已汰新置射士。遂減之。其後復撥已增錢赴行在。（事初見元年六月乙亥。撥錢在紹興五年三月癸未。今併書之。）

庚寅。鄉貢進士李時雨上書曰。臣竊聞皇太子服藥不瘳。仰惟陛下丁艱難困厄之會。方資膂膺。又致慇懃。此天禍之於陛下。亦已極矣。然事之既往。夫復何言。而承嗣之道。理不可後。又況國家當憂勤危急之際。宗廟社稷之所繼統。生靈之所係屬。敵國之所觀望。不於此時權時制宜。爲之謀。盡臣恐天下之心。未有安也。爲今之計。欲乞暫擇宗室之賢者一人。使視皇太子事。以係屬四海。增重朝廷。俟陛下皇太子長成。畀之東宮。則以一王封視皇子。亦不爲嫌也。伏望陛下斷以不疑。而力行之。遠惟仁宗皇帝在位四十二年。無所繼統。晚年聽言。遂進英廟於濮安懿王之宮。蓋不以一己爲私。而以天下爲念。可爲萬世之賢君矣。陛下法此前規。使社稷有所統屬。天下幸甚。若以爲陛下春秋鼎盛。未可以擬仁廟繼立之事。則是大誤國計也。時雨仁壽人。嶽人新之子。以其父上書人籍訴於朝。吏部擬將仕郎。鈔未下。書奏。詔前降給還恩澤指揮。更不施行。日下押出國門。久之。時雨以策干張浚。浚以爲忠州文學。建炎以來。言儲嗣者。蓋自時雨始。（時雨補官在紹興元年今併書之。）

辛卯。詔諫院別置局。不隸後省。許與兩省官相見議事。元豐初。用唐制。置諫官八員。分左右隸兩省。至是

始復之。如祖宗之故。　升杭州爲臨安府。

壬辰。詔范瓊就大理寺賜死。時大理少卿王衣奉詔誚瓊。瓊不伏。言者又論瓊逗遛上皇。擅戮吳革。迎立卿。無愧昔人矣。乃降御夫知桂州。而以東野知建康府。戊兵故皆驍益。喜擾奪市井。東野峻法繩之。不少張邦昌等事。章下大理。衣具以責之。瓊稱死罪。衣顧吏曰。囚詞服矣。遂上其獄。詔用臺諫三章。貴爲單州縱。民恃以安。　建炎惠。東野到任在六月。熊克小歷亦係此事於六月末。今從日歷。係七月庚子日歷不書除工侍此以附師及本部題名參修。但本部題名在六月。當考。熊克又以東野爲兵部侍郎。誤。

圖。練副使。衡州安置。尋再上。乃賜瓊死。其親屬將佐並釋之。獄吏殺瓊。瓊猶不肯。吏以刀自缺盆插入。叫呼移時死。其弟及三子皆流嶺南。　龍內香藥庫。以其物歸左藏。

甲午。張用與馬友分兵。用屯確山。麥且盡。衆皆乏食。乃議復往山東。友請以所部沿淮巡綽。用識其意。許之。友以本部兵數萬去。自分爲七軍。用與曹成、李宏屯光州境內。沿淮劄木寨。爲久駐之計。初。京城失守。統制官閻瑾逃去。留其壻劉紹先。以兵數千屯光州。守臣任時厚遇之。詩在光四年。頗得其用。故自靖康以來。諸郡多破。而光獨得全。

乙未。尚書主客員外郎謝亮假太常卿。權宣撫處置使司參議。以將道使西夏也。　日歷。乙未。翰林學士充端明殿學士兼侍讀下國宣今以紹興元年二月誤

丙申。詔兩浙路守臣兼制置安撫使者。非緣軍旅。毋得妄用便宜。令御史臺議察。用言者請也。

丁酉。錫三省樞密院銀印。　朝奉郎監諸司審計司崔縱爲中書大夫。右文殿修撰。工部尚書。充奉使大金軍前使。武節郎閤門宣贊舍人郭元明爲武顯大夫。忠州刺史。副之。縱、臨州人也。時金左副元帥宗維自東平遣聲中。右副元帥宗輔自濱州渡黃山。留右監軍昌守山東地。上盧其再至。復遣使議和。　朝奉郎劉誨直顯謨閣知楚州。　王明清揮麈第三錄云誨以直龍閣出使。使還。除直顯謨閣。知楚州。劉云昨將使指之光華。備歷征途之險阻。紙分憂於湖郡。仍進直於清班。制詞汪彥作。見本集。中日歷乃以誨爲直龍閣。皆考。

詔。二萬、紫衣師號五千爲軍費。　此據紹興四年九月趙鼎乞添賜度牒狀增入。度牒二萬道。百二十萬緡。朱勝非閒居錄云。凌出使賜錢百五十萬緡。與此不同。當考。

軍民。詔曰。朕嗣承大統。遭時多故。夙夜以思。未知攸濟。正賴中外有位。悉力自效。其採傾危。今遣知樞密院事張浚往諭密旨。黜陟之典。得以便宜施行。卿等其念祖宗積累之勤。勉人臣忠義之節。以身徇國。無貽名教之羞。同德一心。共建隆興之業。當有茂賞。以答殊勳。自王璽、謝亮之歸。朝廷聞鄜延經略使曲端欲斬王庶。疑其有反心。乃以御營使司提舉一行事務召端。端疑不行。權陝西轉運判官張彬勸端。端不聽。議者喧言端反。端無以自明。至是浚入辭。以百口明端不反。時明州觀察使劉錫、親衛大夫明州觀察使趙哲皆在淩軍。浚辟集英殿修撰知秦州劉子羽參議軍事。尚書考功員外郎傅雱、兵部員外郎馮康國主管機宜文字。武功大夫忠州防禦使王彥爲前軍統制。彥將八字軍以從。太學博士何洋、閤門祇候辛炳。朝奉郎陳恬直秘閣主管西京嵩山崇福宮。恬、堯叟元孫。　魏泰詩中人雖符中僞樞密使相。少力學。屏居陽翟。躬耕養母。往來嵩、少間。上皇聞其名。詔爲秘書省正字。奉祠去。避地湖湘。大臣薦北賢。至是復召。恬以老疾未去。

甄援等俱從行。康國將行。往辭宰諫。趙鼎謂之曰。元樞新立大功。出當川陝半天下之責。自邊事外。悉當奏稟。毫大臣在外。忌權大重也。是日。淩軍行。屯雨花台。時東京米升四五千。留守杜充既還朝。副留守郭仲荀以敵逼京畿。糧儲告竭。遂率餘兵赴行在。充先行。至江寧鎮。與淩遇。屏人語久之而別。

辛丑。朝奉郎陳恬直秘閣主管西京嵩山崇福宮。恬、堯叟元孫。　魏泰詩中人雖符中僞樞密使相。少力學。屏居陽翟。躬耕養母。往來嵩、少間。上皇聞其名。詔爲秘書省正字。奉祠去。避地湖湘。大臣薦北賢。至是復召。恬以老疾未去。

未幾。卒於桂州。　中奉大夫知滁州向子汲請龍民兵。復巡社。專保鄉井。毋得調發守隘。從之。尋命臨守臣節制。子汲、敏中元孫也。　詔進士陳大川、程百之並補迪功郎。大川、百之未見。初。朝廷以新蔡爲淮東馬步軍副總管。屯陽州。已而復叛。招撫使王璽與遇於興化縣。璽軍不整。爲賊所乘。大敗。制誥金鼓印文皆爲賊所得。璽僅以身免。

壬寅。詔迎奉皇太后率六宮往豫章。且奉太廟神主、景靈宮祖宗神御以行。百司非預軍旅之事者悉從。以參知政事李邴、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滕康並爲資政殿學士。兩權知三省樞密院事。凡常程有格法事。又四方奏獻吏部差注舉辟功賞之屬。皆隸焉。

殿除拜。則總於行營如故。仍命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建武軍節度使楊惟忠將衛兵萬人從行。　熊克小歷。上以金將

入使方遣兵守淮及芍陂江上未有順助之意王寅詔云云（案）日歷六月乙亥上已降御筆及出車令但以臨行申論諸將耳今於六月乙亥七月壬寅各錄車書之庶見本末宣武軍節度使東京留守杜充爲中大夫同知樞密院事兼宣撫處置副使呂頤浩、張浚薦之也仍命充總兵防淮賜錢八十四萬緡爲軍中四月之費時奉使洪皓等未至虜中完顏弼請侵江浙左副元帥宗維許之　大理寺言范瓊已賜死詔宣撫使司參議軍事劉子羽諸治獄官吏各進秩一等獄卒及軍士與勞者賜銀帛各有差

乙巳詔戶部供錢絹各二萬貫匹銀萬兩隨從皇太后以備支費后性儉約有司日供千緡而止及是將行庫貲殿庫絹二千匹以充費上聞之謂大臣曰朕事太后與所生無異近市得衣絹數千匹即先分獻飲食亦然今往南昌未有還期除緡自禁中分納外餘可令趣辦之　命江西閩廣、荊湖團練檜杖手嗣丁以備調發詔淮南沿江民間水手小舟並委守令籍其姓名俟有探報其巡檢各部赴江岸與本處地分同備戰守優給錢米候事定日放散時沿江雖置巡檢而朝請郎通判池州郭偉言淮江之民皆善操舟萬一敵騎掩至所謂巡檢勢力單弱不能拒捕則沿江習水之人必爲敵用故有是旨　吳國長公主入朝以易元吉盤主管筆小玉山爲獻上諭以朕平生撫玩好長主厚費致之殊可惜復還之　山東盜郭仲威初興李成同在淄州金人既入侵成先往泗上仲威乃引兵至淮揚軍欲與北民貿易既而圍之於軍中凡四月至是城陷仲威入城大掠取強壯以充軍京仲威之衆才數百乃取下邳八鄉之民雜於軍中以困與至西南路招捉副使王俊掠汝州京西北路制置使翟興聞之親往招俊既入境命寨井夫鑿以困與至城下俊欲出兵擊之興曰吾以好意來而俊敢爾命攻之將士應時登城俊引其衆遁跡徽蓋山與被擒入城秋毫無犯百姓皆安堵後三日引兵至徽蓋山俊出戰興又敗之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二十六

【建炎三年】八月戊申（案）是月丁未朔　環慶經略使王似言方今用兵之際關陝六路帥臣乞皆用武臣呂頤浩曰臣少識种諤眇小而爲西夏信服今之武帥類皆閹將非智將罕見如諤之比杜充曰方今艱難帥臣不得坐運帷幄當以冒矢石爲事上曰王似未知武臣少能知義理若文臣中有智勇兼資練達邊事如范仲淹者豈必以親臨矢石爲多何藉武帥

己酉移浙西安撫司於鎮江府臨安守臣改帶管內安撫使　翰林學士兼權試禮部尚書龍圖閣待制知台州謝克家武泰軍節度使　右文殿修撰江淮等路發運副使葉煥爲徽猷閣待制知鎮江府（煥建職在手子今事之）

王子資政殿學士權知三省樞密院事李鄴以本職提舉杭州洞霄宮鄴與呂頤浩論不合力匄免乃有是命（案）宋史繫庚戌日　資政殿學士權同知三省樞密院事滕康進權知三省樞密院事吏部尚書劉珏爲端明殿學士權同知三省樞密院事仍許珏綴執政班奏事　詔尚書吏部侍郎高衞從衞往洪州仍兼御營使司參贊軍事沿路因便處置控捉及其形勢以聞時雖下詔堅守建康而議者以爲朝廷陰爲避敵

之計。呂頤浩因奏事。爲上言。如曾孝蘊尙疑之。況小民乎。宜量留繼御。掌批奏牘。以固人心。且免令內臣權管。恐其不密。或緣此開端。上納之。（案）洪州之行。潘賢妃實往。而張才人、吳夫人留上左右。恐用顯清納說也。

甲寅。劉文舜寇舒州。通判權州事鄭嚴遣人以禮待之。文舜遂入城。秋毫不敢犯。嚴請於朝。以文舜爲淮西都巡檢使。賜金帶。嚴、鍾離人也。龍圖閣待制陝西節制使王庶龍徽猷閣直學士知鄜陽府王似爲陝西節制使。初。庶聞敵去。復入延安。而城不可守。乃移駐洛郊。收召散亡。會詔庶守長安。庶益治軍。且上章請不能守延安之罪。遂罷去。延安之陷也。金人移兵趨環慶路。似選勁兵邀擊於險。兵不能進。故用之。

乙卯。詔廳侍從官。非功在社稷。及死於國事之人。所得官給葬事指揮勿行。以言者有請也。此據續興三年正月十九日敕

東轄運判官韋壁申省

劄子增入日歷在乙丑

丙辰。詔祠部度牒改用綾紙。倣茶鹽鈔法。用朱印合用號。仍增綾紙工匠錢十緡。通舊爲百二十緡。以尙書戶部侍郎葉份兼權禮部侍郎。提領措置。自治平末年。始鬻度牒。李燾長編繫崇寧元年七月戊戌注前此未書書度牒因顧公輔言其而出之鬻度牒遂始此年（案）實錄。治平四年十月庚戌。賜陝西轄運使度牒千道。編敕賑濟。此云始於熙寧元年。事亦相近

渡江後。軍興。費廣。用度多仰之。舊以黃紙印造。故僞者易爲。至是戶部侍郎巫中朱異等以爲言。始有是命。既而戶部無見緡。乃改用絹。

辛酉。廣州州學教授林勳獻本政書十三篇。勳以爲國朝兵農之政。大抵因唐末之故。今農貧而多失職。兵驕而不可用。是以飢民貿卒。類爲盜賊。宜倣古井田之制。使民一夫占田五十畝。其有溪田之家。毋得市田。其無田與游惰末作者。皆驅之使爲隸農。以籍田之溪者。而雜紐錢穀。以爲什一之稅。本朝二稅之數。視唐增至七倍。今本政之制。每十六夫爲一井。提封百里。爲三千四百井。率稅米五萬一千斛。錢萬一千緡。每井賦二兵。馬一匹。率爲兵六千四百人。馬三千五百匹。此方百里之縣所出賦稅總數。歲取五之一以爲上番之額。以給征役。無事則又分爲四番。以直官府。以給守衛。是民凡三十五年而役始一偏也。悉上則歲食米萬九千餘斛。錢三千六百餘緡。無事則減四分之三。皆以一同之租稅供之。匹婦之貢。絹三尺。綿一兩。百里之縣。歲收絹四千餘匹。綿三千四百斤。非蠶鄉則布六尺。麻二兩。所供視絹絹率倍之。行之十年。則民之口算。官之酒酤。與凡茶鹽香礬之權。皆可弛以予民。其說甚備。書奏。以勳爲桂州節度掌書記。其後勳又上比校書二篇。大略謂桂州地東西六百里。南北五十里。以古尺計之。爲方百里之國四十。當裂田二百二十五萬頃。有田夫二百四萬餘人。出米千二十四萬斛。祿卿大夫以下四千人。賦兵三十萬人。今桂州壟田約萬四十二頃。丁二十一萬一千。稅錢萬五千餘緡。苗米五萬餘斛。州縣官不滿百員。官兵五千一百人。蓋土地荒蕪。而游手末作之人衆。是以地利多遺。財用不足。皆本政不修之故。勳臨賀人也。

壬戌。隆祐皇太后登舟。發建康。百官辭於內東門。上猶廐金人侵犯。密諭滕康、劉珏。令緩急取太后聖旨便宜以行。此據李正民傳記。（案）宋史繫已未日

癸亥。徽猷閣待制洪皓奏。自靑春府由東京出界。呂頤浩曰。將來崔縱未必不先到。上曰。今奉始欲如王璽者豈易得。先是。綦崇礼、張俊、楊卿小張俊也。後賜名守忠。李貴喘聚頭上。道益棳。提舉官范溫、張銳皆招慰之。旋復亂。皓至順昌。聞賊有至近郊以牛驢市物者。約與相見。譙門下。皓曉譬切至。曰。自古無白頭賊。賊練寡。請歸報其渠帥。遁爲書至其窟穴。俊、貴皆聽命。率所領入宿衛。貴卽俗所謂李圖羅者。此據洪皓行述附見日歷紹興三年五月二日御史溫主簿陳祖禹

劉子元係迪功郎閤門宣贊舍人京東西路提刑陳昌弼奏辟充準備差使。權差徐州等處糴事。五利國監界。過綦賊張俊等同伏。盡伏招安案本司保奏。紹興二年十一月初一日準省劄宣義郎。餘並文在結出使之源不知與范溫、張銳有無相關。今附此。當求他書參考。

直龍圖閣浙轉運副使王綸龍。仍奪之。坐不刊行貢治通鑑板本也。始范沖刻是書。垂成而去。珏至。遽能之。言者劾珏指司馬光爲姦人。謂通鑑爲邪說。必欲毀板。恐其流傳。故有是命。日歷不載劾珏。此以四年四月乙酉刑部檢舉復職狀修入。

乙丑。直龍圖閣權東京留守判官程昌寓自京城遣蔡州。初。杜充既去。昌寓以無糧不可留。引所部還蔡。昌寓案傳。六七月。蔡交老五百餘人投賊於留司。句公遷曰。蔡帶經遠運。角公跡治。盜奔佗境。雖今有本道運判。據增補事。兵未安其政。詞旨誠切。杜充時爲宣撫。聞之。檄公還。（案）昌寓之去。乃以撫檄不可留。非爲蔡也。道姓之還。東十月。昌寓入京師。四年正月。還蔡。昌寓在京師凡四月。隨行軍事無檄。食乃不可留。姓之所書年月。恐誤。今從家傳

權京城留守。悟初見元年八月丙寅。日歷。悟以元年六月壬午除京畿轉運判官。自後不見除目。臣家藏錄言集有悟除直龍圖閣副使。閤詞略云。其陞延閣之班。以正使民之項。故知今爲此官職也。仲荀既行。都人從副留守郭仲荀亦引餘兵歸行在。遂以直徽猷閣京畿轉運副使上官悟之來者以萬數。離京師數日。始得穀食。自此京師人來者遂絕矣。先是知唐州滕牧爲蜜平所逐。事見今年五月乙巳。會孛盜八鑿鍼王民等犯京西。牧自襄陽遣使招之。皆聽命。遂以其衆還棡柏攻平。民取道蔡州。昌寓不納。民營城東南。日無所得而去。牧以民之重興平戰平敗。執通判事李所以行。未幾。牧遂京西轉運判官。唐州遂無主將。京師自悟留守後。命令不復能行。留守司名存而已。據穆昌溪家傳。王民以昌寓至蔡之日過其州。故附於此。未知與孛平以何日叛也。

初。統制官喬仲福自閿中引兵還行在。道饒州。入其郛。占民居。掠子女。呂頤浩聞之。白上。詔官軍經由州縣者。皆毋得入城。仍具應付錢物數及有無騷擾申尙書省。

丙寅。上謂輔臣曰。國用匱乏。政以所費處多。呂頤浩曰。用兵費財。最號不貲。故漢文常不言兵而天下富。上曰。用兵興營造最費國用。深可戒也。（中興聖政臣留正）等曰。漢武帝好事四夷。內修宮室。剝民之膏梓矣。及盜賊蜂起。乃始封宰相以富民侯。顧奚益哉。太上皇帝以用兵營造爲蠹財之根。其有鑒於斯

平。然臣嘗竊謂之二者爲財用之盛。維考宮室之本。所當深戒。師旅之興。有出於不得已者。文帝惜露臺百金之費。而乃遣武將上林。案兵於霸武。豈厭普遍而輕於用兵哉。蓋應敵之備。不得不然也。大上皇帝在位三紀。奉補宛囿。無所營繕。內帑所儲。及金人南徙。誠

能留於此。而民不知。易曰。節以制度。不傷財。不害民。而後知聖德無一日不在斯民也。

丁卯。朝散大夫京東路轉運判官杜時亮爲祕閣修撰。假資政殿學士。充奉使大金軍前使。進士宋汝爲授修武郎。假武功大夫。開州刺史。開之初。朝議以爲敵師且至。而洪皓、崔縱未得前來。可使緩師者。時亮宣和末嘗爲燕山路轉運判官。金酋王宗傑寇燕。與呂頤浩等五人俱被執。既而釋之。汝爲、鄄縣人。身長七尺餘。博聞彊記。徐州之陷。圖族百餘人。若死。至是開金人入犯。見部使者陳邊事。遣詣行在所。上納其說。命持書遣金主。請和。且致書左副元帥宗維。略曰。古之有國家而迫於危亡者。不過守與弃而已。今以守則無人。以弃則無地。此所以懇懇然惟慕閣下之見哀而赦已。前者連奉書。願削去僭號。是天地之間。皆大金之國。而曾無二上。亦何必勞師以遠涉。而後爲快哉。（案）十一月丁卯詔書云。在建康遣杜時亮。其爲書指曲盡哀祈。恐即此書也。國史捨遠。與元帥書八月日。謹書

於國相元帥閣下。某昨遣洪皓陳賀即之誠。懼遣使極蕃。或不時布聞。有國家而迫於危亡者。不過守與弃而已。今大國之征小邦。皆孟賁之博僕僮耳。以申威全大之時。猶不能抗況方軍長說。監誠突伐。財盡日殫。士疲日蹙。若師一來。則東手縛命而已。守姿爲誠。自汴城而灌南京。自南京而遷揚州。自揚州而遷江審。遣英三年之閒。無盡三徙。今越在荊壘之域。蓋所行益窮。所投日狹。天禍慨狄。將安之耶。是以事則無人。以弃則無地。一弃彷徨。詞天泣地。而無所容措。此所以朝夕懇懇。然惟慕閣下之見哀而赦已也。兼維元帥閣下。以宗英之重。行弔伐之師。謀略如神。威權不世。其用兵之妙。與貞觀太宗爭驅。逐北平突。卉南取中國。極天所覆。混爲一區。此豈載籍所有哉。願□□□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二十七

【建炎三年】閏八月丁丑朔，御筆：朕嗣位累年，凡可以和戎息兵者，卑辭降禮，無所不至，而敵人猾狡，迫逐陵犯，未有休息之期。朕甚憫之，比命杜充提兵防淮，然大江之北，左右應接，我所守者一，由荊、襄至通、泰，敵之可來者五六，兵家勝負，難可預期。朕欲定居建康，不復移蹕，與夫右趨鄂、岳，左駐吳、越，山川形勢，地利人情，孰安孰危，孰利孰害，三省可示行在職事官兵官，條具以聞。始張浚建武昌之議，呂頤浩是之，有成說矣。浚行未幾，江浙士大夫搖動頤浩，遂變初議。是日，召隨駕百官及諸統制赴都堂，至晚，以二十五封進入，大率皆言鄂岳道遠，饋餉難繼，又慮上駕一動，則江北羣盜乘虛過江，東南非我有矣。翌日，輔臣入對，上猶未覩前項浩曰：但恐封事中趣向不一，昔真宗澶淵之役，陳堯叟、寇準人則欲幸金陵，惟寇準決策親征，人臣若不以家謀專爲國計，則無不安利矣。然卒定東巡之策。

戊寅，尚書工部侍郎兼知建康府湯東野提舉應副六宮事務，先往平江。（案六月壬寅詔：車駕隆祐皇太后率六宮先往豫章，以通鼎庶從。錄考之，潘貴妃等實後今此猶有所謂六宮者，豈非上左右侍從之人耶？四年六月己亥注云可考。）

徽猷閣待制知廬州胡舜陟知建康府，充沿江都制置使，集英殿修撰王襄叔副之。先是，舜陟言：欲專治軍旅，前迎大敵，以謀興戰，仰護行在。王綯曰：舜陟語甚壯，似可託以方面。上曰：言未可信，須在行事。會兵部侍郎沿江措置使陳彥文引疾，能爲龍圖閣閣直學士在外宮觀，乃

辛用之。白軍興後，淮西八郡，羣盜攻蹂無全城，舜陟守廬二年，安堵如故，緣是盧人德之。龍圖閣直學士知平江府孫覿能乃奪其職，以言者論覿嘗建明王安石當平聚斂之法也。時覿在平江，拘催民間崇寧以來積欠，民苦其擾，上聞，亟下詔除之。（下詔在九月己未，今併附見。）　資政殿學士提舉杭州洞霄宮李鄴知平江府。

初，以防秋起江浙、福建、湖南等路禁兵屯於昇、江、蘇、潤、荊、襄六郡，而宣撫處置使張浚以江東諸州地多要害，用便宜止之。己卯，以聞。然議者謂浚所得便宜之命，嘗用於川陝軍前，今甫出國門而遽用之，非也。（議者蓋朱勝非。）

乙酉，詔諸路復置提舉常平官，指揮勿行。用殿中侍御史趙鼎疏曰：臣聞漢昭元年，能權酤均輸之法，唐順宗即位，能月進羨餘之資，如拯溺救焚，惟恐其不及。所以佞邦本於不拔，延世祚於無窮，非陛下即位之元年，即降指揮，能常平官吏蠲免常平錢穀，詔下之日，撫遠無近，鼓舞歡呼，仰戴惟新之政，而去歲之冬，初復有指揮，置提舉官，根刷諸司侵支，所理民間積欠，諸司侵支，固豈入己，非軍期糴賚，則月給錢糧，過使撥還，亦非已出，奪彼與此，有何利害。民間積欠，所在皆然，非逃亡人民，則庶皆猾戶，迫令輸納，號令不行，良善之氓，例遭抑配，開猾吏衣食之源，遺平民椎剝之苦，人心駭愕，物論紛紜，使陛下重失人心，特在此舉，繼聞有旨委從官詳議，渡江之後，未即施行，而遠方官司，奉承不暇，修飾廨舍，召置吏人，供帳什物之費，不知其幾何也。近據監察御史林之平申，廬州一州，已使過錢三萬餘貫，則其餘州縣，計不減此。提舉官差與不差，提舉司置與不置，元無明降指揮，徒使四方，本行遠屨，竊惟敝散本非良法，知取償之利，而不知還債之害，前言固已曲盡於人情，而今乃將責於既已放免之後，其爲嗟怨，豈特還債之比耶。臣願陛下明降睿旨，一依建炎元年指揮，罷提舉常平官吏，放見錢穀，仍令追理耗用，椿充錢本，復循平糴之法，不惟陛下卹民之詔，不爲空言，而使斯民復見祖宗之政矣。疏奏，從之。　是日，上謂輔臣曰：士大夫閒有言李綱可用者，朕以其人心雖忠義，但志大才疏，用之必亡人之國，故不復用。呂頤浩曰：臣等與綱素無嫌隙，原其心非故欲誤國，但志大才疏耳。上曰：如聽那倪言，遂結伊都，金人至今以爲強，端周望曰：如宣撫河東，先於河陽納款級軍，金人聞而笑之，亦足見其疏也。

丙戌，御營使司參議官柳約請令士豪募民防江，不仰給縣官者二百五十人，官其首，仰給者倍之。先是，沿江制置司乞計人數正補官資，更不借補。上曰：自崇、觀以來，爵秩叨濫，日甚一日，如小使臣闕只二萬餘，今借補者何啻三五十萬，將來事平，未知何以處之。呂頤浩曰：若分布諸州縣，止給俸錢，即不難處也。王綯曰：富貴人主操柄，若使臣下得假，將何以馭臣，上甚以爲然。

丁亥，輔逵攻連水軍南寨，大掠之，殺逵水軍使朝請大夫鄒璪、承信職郎吳深。（此以紹興二年四月十五日璪等乞推恩狀增修。）　遂以其衆降於淮南，招撫使王璦。先是，太學博士孟健自海州率民兵數千勤王，至連水東南寨，因留焉。逵攻

之數月及陷健與其家皆死後贈琦等官錄其家有差（錄初見二年三月紹興五年四月己酉推恩梁三年五月癸未推恩今並附此）是日上召諸將問以移蹕之地御前右軍都統制張俊、御營都統制辛企宗勸上自岳、鄂幸長沙左軍都統制韓世忠後至曰國家已失河北山東若又棄江淮更有何地上乃命內侍押三人赴都堂議上聞俊等退避之說殊怫然至晚不食戊子呂頤浩等入對上謂曰俊、企宗不敢戰故欲避於湖南朕以爲金人所恃者騎兵耳浙西水鄉騎難乘不得騁也且人心一搖難至川廣恐所至皆敵國爾頤浩曰金人之謀以陛下所至爲逸而今當且戰且避但奉陛下於萬全之地臣願留常州死守上曰朕左右豈可無宰相周望曰臣觀祖與李彥仙輩以潰卒奉盜猶能與金兵對壘拒守陝洛臣等備位宰執若不能死戰以守異日何顏見彥仙輩臣實恥之上曰張守入對言不如留杜充建康不可過江頤浩曰臣與王綯周望韓世忠議本自如此上又欲令世忠守鎮江府劉光世守太平及池州頤浩等以爲然防淮之議遂格

己丑尚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呂頤浩進左僕射同知樞密院事杜充守右僕射並同平章事兼御營使充既升宰密自言中風在告上知其不滿且以充久司留鑰天下屬望將授以兵柄故越次用之

制下四日充即起視事（癸亥小歷命二相充止進一官今按日歷在丁亥今從日歷）

御營副使是日通奉大夫范致虛入對先是右正言呂祉言致虛之才在今日可當一面雖有過宜棄瑕用之乃自論籍中召赴行在而右諫議大夫富直柔力言致虛不當復用遂除資正殿學士知鼎州祉亦隨罷諫職（祉除外任被論院圖名在此月日歷無之）

武功大夫忠州刺史知濟南府宮儀屯鹽石河數與金戰勝負略相當金人忠之乃宣言宮太尉馬軍五不能當我之一然步軍絕勝儀聞之以爲然金人屯密州北二十里時出兵而南儀禦之敵佯若不勝而退儀易之敵伺知其懈至是引兵攻儀馬步俱進方戰馬軍少卻既而分爲兩翼直犯中軍儀猶不知衆遂大潰儀與京東經略安撫制置使劉洪道奔九仙山敵又逼之洪道以餘兵二千奔海州李遵吳順乃以密州降金洪道過楚州爲郭中威所收遂至眞州詔儀卽眞州屯駐

淮東副總管靳賽以所部詣御營副使劉光世降光世因以爲將就統其軍人人皆喜

庚寅起居郎胡寅上疏曰臣伏覩詔書以敵侵淩備禦不給遂有移蹕之意右顧岳鄂左趨吳越安危利害下訪羣臣臣聞孔子曰成事不說遂事不諫既往不咎今臣所陳不免追咎既往者蓋謂建炎以來有舉措大失人心之事今欲復收人心而圖存則既往之失不可不追不可不改過也一昨陛下以新王介弟受淵聖皇帝之命出師河北二帝既遷則當糾合義師北向迎請而遑暇翊戴亟居尊位遙上徽號建立太子不復歸覲宮闕展省陵寢斬戮直臣以杜言路南巡淮海偷安歲月金兵深入陝右遂破京西而沒不治軍略無捍禦盜賊橫潰莫之誰何無辜元元百萬塗地怨氣上格日昏無光飛蝗蔽天動以旬月方且製造文物糜費不貲猥於城中講行郊報朝廷動色相慶中興敵騎乘虛直擣行在匹馬南渡狼狽不堪淮甸之閒又復流血逮及反正寶位移蹕建康不爲久圖百度頹弛淮南宣撫卒不遣行自棄大江

輕失形勢一向畏縮惟務遠巡軍民怨咨如出一口存亡之決近在目前凡此節次十餘條皆所謂舉措失人心之大者也自古衰亡固不足道請以中興者言之夏少康、周宣王、燕昭王、趙句踐、漢光武莫不任賢使能修政事治軍旅而其奮發剗腐期於必成者則又本於憤恥恨怒之意不能報怨終不苟已所以光復舊物各稱賢君未有乘衰微缺絕之後竊竊焉因陋以爲榮施施焉苟且以爲安而能久長無禍者也爲陛下計當何如而黃潛善、汪伯彥顧以乳臭謾赤子之術待陛下曰上皇之子殆將三十人今所在惟聖體不可不自重愛也曾不知太祖勤勞取天下列聖兢業嗣守不敢墜失今也宗廟爲草莽塗之陵闕爲畚鍤罄之堂堂中華戎馬主之赫赫帝圖盜賊竊之然則潛善、伯彥所遺誤陛下陷陵廟毀土宇喪生靈者又豈燕昭、趙武、漢光武之比乎本初圖復既不爲迎二帝之策因循遑狩又不爲守中國之謀以至於今德義不孚而號令不行刑罰不威而僭賞不勸巡幸所至民以淮甸爲戒駐蹕所在人以敵至爲憂東南之州郡幾何粲華之省方無已若不更策以救垂亡則陛下永負孝弟之慈常有父兄之責則人心已去天命難特雖欲糾栖山海跋履崎嶇臣恐非所以爲自全之計也爲今之計願陛下一切反前失而已則必下詔曰繼紹大統出於臣庶之諸而不悟其非巡守東南出於僥倖之心而不慮其禍經涉變故僅免危亡蓋上天警戒於眇躬俾大宋不失於舊物金人扶立僭僞俾臣作君朕義不藏天志思雪恥父兄旅泊陵廟荒殘罪乃在予無所逃責以此號召四海發動人心不敢愛身決意講武然後選將訓兵戎衣臨陳案行淮甸上及荊襄收其豪英誓以戰伐天下忠義之士必響合而景從天下武勇之夫必奮應而雲起國用不足於此不患無財甲馬不強於此不患無備有道多助孰不順之秦、隴雖遙騏驥壯士即可坐致齊、魯雖失饒財厚貨必自竭輸陛下凡所欲爲孰不如志其爲利害豈與遷保吳越日就滅亡同年而語哉臣不自量每切憤歎既未被堅執銳先啓戎行而服業簡編討論古昔固當忘其昧陋少貢經綸輒爲陛下提七策爲中興之術其一曰能和議而修戰略蓋和之所以可講者兩地用壁勢力相敵利害相當故也非強弱盛衰不相侔所能成也而其議則出於耿南仲何也淵聖皇帝在東宮當宣和季年王黼欲搖動者屢矣南仲爲東宮官計無所出則歸依右丞李邦彥時邦彥方被寵眷又陰爲他日之計每因王黼譖譖頗皆解紛亦緣上皇仁慈本無移易太子之意也既而淵聖嗣極遜遷前朝大臣而邦彥爲次相金人遣至城下邦彥諮謀小人爲知遠慮遂獻和議而南仲以宮傅之重方奉椒房出奔開六飛堅守至陳留而返自愧其失因附邦彥而沮种師道擊敵之謀於是復邦之思滋蔓而起分朋植黨必欲自勝主戰伐者李綱、种師道兩人而已會幾一去國論紛然中興河東之師必便陷沒以伸和議之必信二帝遠去宗族盡徙中原塗炭至今益甚者本緣南仲主持邦彥以報私恩不爲國慮之所致其朋徒附會狠忮膠結寖誤趙氏不負敢鬥之所爲也使其可和則淵聖執德不回馴致禪敗而陛下卑詞厚禮避地稱臣無所不用其極乞和之使接武於道宜其少緩師矣何以累年而尚無效耶自古中國盛強如漢武帝、唐太宗其得志四裔必幷吞掃滅以示廣大侮亡取亂竭其兵力而後已中國禮義所自出也恃強陵弱猶且如此乃今以廉退慈仁君子長者之事望於尼瑪哈有是理哉若以爲強弱之勢絕不相侔

縱使向前萬不能抗則自古徙步猶憎無尺寸之地而爭帝王之國者彼何人哉伏望陛下明照利害之原斷絕和議刻意講武以使命之幣爲養兵之費此乃晉惠公征繕立圍之策漢高祖迎太公呂后之謀斷而行之堅確不變庶幾敵國知我有含怒必鬬之志沙漠之徒或有還期不然而今僻處東南萬事不講一夫變色不悅幸無事則曰大幸矣教習解刺有如聚戲紀律蕩然雖其將帥不敢自保者爲治朝之盧文也愼選部刺史二千石必求明惠忠智之人使久作於官懲革弊政痛又姦贓以除民害雖軍旅騷動盜賊未平必使寬卹之政實被於民固結百姓將離之心勿致潰叛乃愛民之實也詔書出於上虐吏沮於下誰以出力自保則調發其丁夫誘以犒設嬉軍則厚賞其錢穀弓材弩料竹箭皮革凡干涉軍需之具日日征求物物取辦因緣姦弊民已不堪乃復竭其稅租殘之救令貧不能免苟以欺之者爲愛民之盧文也若夫保宗廟保陵寢保土地保人民以此六貴者行乎其間則爲天子之實也陵廟荒圮七宇日鑒衣冠黔首爲肉爲血以此六虛者行乎其閒陛下藪黃屋建幢殿質明盥出房雖尾金爐夾侍兩陛仗馬衛兵儀分儀式贊者引百官以次入奉起居既退宰相大臣卑卑而前揖訊出奏司辰唱辰正則復入面仗出矣以此度日而國勢益卑彼尼瑪哈晝夜厲兵跨河越嵇屯扼中土遂有吞吸江湖蹂躪衡霍之意吾方挾持虛器泄泄然未知所之此則爲天子之虛文也伏望陛下留意實效勿受虛文此於七者審發慷慨而力圖之其四曰大起天下之兵今宿衛單弱國威銷挫臣嘗言乞早旬發京師衛士赴行在又降等杖於兩浙福建江東西湖南北四川二廣抽揀禁軍貫發充御營正兵增置其月廩精加訓閱陛下自將之天子之軍既強則中國之變自弭昔漢高祖嘗大敗於成皋矣與數騎渡河入張耳韓信軍奪其印易置諸將軍遂復振此得御將之大權雖智如韓信且莫能測宜其取秦滅項甚易陛下今欲於劉韓張辛四人之兵有所移易廢置臣知其不能矣權既偏重柄既倒持彼必謂陛下不能一日而奪之爽銷禁鬻日以滋起陛下以孤立之身寄於其上安能使此四人者常無怨怒相激而不爲變乎昔劉之亂率師而作者坐此故也漢獻帝時主柄下移不能自立李傕郭汜以偏裨小將互劫乘輿至以臭牛之骨與帝進餱萬乘人主爲叛臣所賣此既往之鑑也臣謂今日見在兵必不可用既未有以大更易之莫若先以考功緒陛下視今日國勢孰愈於前日乎此在宸心所自鑒照臣未敢深論也其三曰務實效而去虛文夫大亂之後風俗雕然躬率而丕變之者則在陛下夫治兵必精命將必賢政事必修誓戢大慈不爲退計者乃孝弟之實也遣使乞和廣捐金帛冀幸萬一者孝弟之虛文也屈己致誠以來天下之士博訪策略信而用之以期成功者乃求賢之實也未見賢若不克見既見則不能由之或因苟賤求進之人遂乃例輕天下之士姑爲禮貌外示美名者爲求賢之虛文也聽受忠讜不憚拂逆非止面從必將心改苟利於國即日行之者乃納諫之實也和顏縟蕪泛受其說合意則喜之不合則罷之官得所加人不以勸或內懷其切直而用他事遷徙其人者爲納諫之虛文也將帥之材智必能謀勇必能戰仁必能守忠必不欺得是人而任之然後待以恩御以威結以誠信有功必賞有罪必刑者乃任將之實也庶奴下材本無智勇見敵輒潰無異於賊輿之親厚等威不立賜予過度官職濫遷將以收其心適足致其慢聽其妄誕張大之語望其樸實用命之功者爲任將之虛文也簡汰其疲老病弱升擇其壯健驍勇分屯所在畫

營屋以安其家室聚糞帚以足其衣食選乘所畏憎者以激其驕惰悍之習大抵如周顯德年中世宗命我太祖之意然後被之以精甲付之以利器戰獲則厚賞死則恤其妻孥退潰則誅其身降敵則戮其族令在必行分寸不貸者乃治軍之實也無所別擇一切安養姑息之惟恐一夫變色不悅幸無事則曰大幸矣教習解刺有如聚戲紀律蕩然雖其將帥不敢自保者爲治朝之盧文也愼選部刺史二千石必求明惠忠智之人使久作於官懲革弊政痛又姦贓以除民害雖軍旅騷動盜賊未平必使寬卹之政實被於民固結百姓將離之心勿致潰叛乃愛民之實也詔書出於上虐吏沮於下誰以出力自保則調發其丁夫誘以犒設嬉軍則厚賞其錢穀弓材弩料竹箭皮革凡干涉軍需之具日日征求物物取辦因緣姦弊民已不堪乃復竭其稅租殘之救令貧不能免苟以欺之者爲愛民之盧文也若夫保宗廟保陵寢保土地保人民以此六貴者行乎其間則爲天子之實也陵廟荒圮七宇日鑒衣冠黔首爲肉爲血以此六虛者行乎其閒陛下藪黃屋建幢殿質明盥出房雖尾金爐夾侍兩陛仗馬衛兵儀分儀式贊者引百官以次入奉起居既退宰相大臣卑卑而前揖訊出奏司辰唱辰正則復入面仗出矣以此度日而國勢益卑彼尼瑪哈晝夜厲兵跨河越嵇屯扼中土遂有吞吸江湖蹂躪衡霍之意吾方挾持虛器泄泄然未知所之此則爲天子之虛文也伏望陛下留意實效勿受虛文此於七者審發慷慨而力圖之其四曰大起天下之兵今宿衛單弱國威銷挫臣嘗言乞早旬發京師衛士赴行在又降等杖於兩浙福建江東西湖南北四川二廣抽揀禁軍貫發充御營正兵增置其月廩精加訓閱陛下自將之天子之軍既強則中國之變自弭昔漢高祖嘗大敗於成皋矣與數騎渡河入張耳韓信軍奪其印易置諸將軍遂復振此得御將之大權雖智如韓信且莫能測宜其取秦滅項甚易陛下今欲於劉韓張辛四人之兵有所移易廢置臣知其不能矣權既偏重柄既倒持彼必謂陛下不能一日而奪之爽銷禁鬻日以滋起陛下以孤立之身寄於其上安能使此四人者常無怨怒相激而不爲變乎昔劉之亂率師而作者坐此故也漢獻帝時主柄下移不能自立李傕郭汜以偏裨小將互劫乘輿至以臭牛之骨與帝進餱萬乘人主爲叛臣所賣此既往之鑑也臣謂今日見在兵必不可用既未有以大更易之莫若先以考功緒陛下視今日國勢孰愈於前日乎此在宸心所自鑒照臣未敢深論也其三曰務實效而去虛文夫大亂之後風俗雕然躬率而丕變之者則在陛下夫治兵必精命將必賢政事必修誓戢大慈不爲退計者乃孝弟之實也遣使乞和廣捐金帛冀幸萬一者孝弟之虛文也屈己致誠以來天下之士博訪策略信而用之以期成功者乃求賢之實也未見賢若不克見既見則不能由之或因苟賤求進之人遂乃例輕天下之士姑爲禮貌外示美名者爲求賢之虛文也聽受忠讜不憚拂逆非止面從必將心改苟利於國即日行之者乃納諫之實也和顏縟蕪泛受其說合意則喜之不合則罷之官得所加人不以勸或內懷其切直而用他事遷徙其人者爲納諫之虛文也將帥之材智必能謀勇必能戰仁必能守忠必不欺得是人而任之然後待以恩御以威結以誠信有功必賞有罪必刑者乃任將之實也庶奴下材本無智勇見敵輒潰無異於賊輿之親厚等威不立賜予過度官職濫遷將以收其心適足致其慢聽其妄誕張大之語望其樸實用命之功者爲任將之虛文也簡汰其疲老病弱升擇其壯健驍勇分屯所在畫

營屋以安其家室聚糞帚以足其衣食選乘所畏憎者以激其驕惰悍之習大抵如周顯德年中世宗命我太祖之意然後被之以精甲付之以利器戰獲則厚賞死則恤其妻孥退潰則誅其身降敵則戮其族令在必行分寸不貸者乃治軍之實也無所別擇一切安養姑息之惟恐一夫變色不悅幸無事則曰大幸矣教習解刺有如聚戲紀律蕩然雖其將帥不敢自保者爲治朝之盧文也愼選部刺史二千石必求明惠忠智之人使久作於官懲革弊政痛又姦贓以除民害雖軍旅騷動盜賊未平必使寬卹之政實被於民固結百姓將離之心勿致潰叛乃愛民之實也詔書出於上虐吏沮於下誰以出力自保則調發其丁夫誘以犒設嬉軍則厚賞其錢穀弓材弩料竹箭皮革凡干涉軍需之具日日征求物物取辦因緣姦弊民已不堪乃復竭其稅租殘之救令貧不能免苟以欺之者爲愛民之盧文也若夫保宗廟保陵寢保土地保人民以此六貴者行乎其間則爲天子之實也陵廟荒圮七宇日鑒衣冠黔首爲肉爲血以此六虛者行乎其閒陛下藪黃屋建幢殿質明盥出房雖尾金爐夾侍兩陛仗馬衛兵儀分儀式贊者引百官以次入奉起居既退宰相大臣卑卑而前揖訊出奏司辰唱辰正則復入面仗出矣以此度日而國勢益卑彼尼瑪哈晝夜厲兵跨河越嵇屯扼中土遂有吞吸江湖蹂躪衡霍之意吾方挾持虛器泄泄然未知所之此則爲天子之虛文也伏望陛下留意實效勿受虛文此於七者審發慷慨而力圖之其四曰大起天下之兵今宿衛單弱國威銷挫臣嘗言乞早旬發京師衛士赴行在又降等杖於兩浙福建江東西湖南北四川二廣抽揀禁軍貫發充御營正兵增置其月廩精加訓閱陛下自將之天子之軍既強則中國之變自弭昔漢高祖嘗大敗於成皋矣與數騎渡河入張耳韓信軍奪其印易置諸將軍遂復振此得御將之大權雖智如韓信且莫能測宜其取秦滅項甚易陛下今欲於劉韓張辛四人之兵有所移易廢置臣知其不能矣權既偏重柄既倒持彼必謂陛下不能一日而奪之爽銷禁鬻日以滋起陛下以孤立之身寄於其上安能使此四人者常無怨怒相激而不爲變乎昔劉之亂率師而作者坐此故也漢獻帝時主柄下移不能自立李傕郭汜以偏裨小將互劫乘輿至以臭牛之骨與帝進餱萬乘人主爲叛臣所賣此既往之鑑也臣謂今日見在兵必不可用既未有以大更易之莫若先以考功緒陛下視今日國勢孰愈於前日乎此在宸心所自鑒照臣未敢深論也其三曰務實效而去虛文夫大亂之後風俗雕然躬率而丕變之者則在陛下夫治兵必精命將必賢政事必修誓戢大慈不爲退計者乃孝弟之實也遣使乞和廣捐金帛冀幸萬一者孝弟之虛文也屈己致誠以來天下之士博訪策略信而用之以期成功者乃求賢之實也未見賢若不克見既見則不能由之或因苟賤求進之人遂乃例輕天下之士姑爲禮貌外示美名者爲求賢之虛文也聽受忠讜不憚拂逆非止面從必將心改苟利於國即日行之者乃納諫之實也和顏縟蕪泛受其說合意則喜之不合則罷之官得所加人不以勸或內懷其切直而用他事遷徙其人者爲納諫之虛文也將帥之材智必能謀勇必能戰仁必能守忠必不欺得是人而任之然後待以恩御以威結以誠信有功必賞有罪必刑者乃任將之實也庶奴下材本無智勇見敵輒潰無異於賊輿之親厚等威不立賜予過度官職濫遷將以收其心適足致其慢聽其妄誕張大之語望其樸實用命之功者爲任將之虛文也簡汰其疲老病弱升擇其壯健驍勇分屯所在畫

營屋以安其家室聚糞帚以足其衣食選乘所畏憎者以激其驕惰悍之習大抵如周顯德年中世宗命我太祖之意然後被之以精甲付之以利器戰獲則厚賞死則恤其妻孥退潰則誅其身降敵則戮其族令在必行分寸不貸者乃治軍之實也無所別擇一切安養姑息之惟恐一夫變色不悅幸無事則曰大幸矣教習解刺有如聚戲紀律蕩然雖其將帥不敢自保者爲治朝之盧文也愼選部刺史二千石必求明惠忠智之人使久作於官懲革弊政痛又姦贓以除民害雖軍旅騷動盜賊未平必使寬卹之政實被於民固結百姓將離之心勿致潰叛乃愛民之實也詔書出於上虐吏沮於下誰以出力自保則調發其丁夫誘以犒設嬉軍則厚賞其錢穀弓材弩料竹箭皮革凡干涉軍需之具日日征求物物取辦因緣姦弊民已不堪乃復竭其稅租殘之救令貧不能免苟以欺之者爲愛民之盧文也若夫保宗廟保陵寢保土地保人民以此六貴者行乎其間則爲天子之實也陵廟荒圮七宇日鑒衣冠黔首爲肉爲血以此六虛者行乎其閒陛下藪黃屋建幢殿質明盥出房雖尾金爐夾侍兩陛仗馬衛兵儀分儀式贊者引百官以次入奉起居既退宰相大臣卑卑而前揖訊出奏司辰唱辰正則復入面仗出矣以此度日而國勢益卑彼尼瑪哈晝夜厲兵跨河越嵇屯扼中土遂有吞吸江湖蹂躪衡霍之意吾方挾持虛器泄泄然未知所之此則爲天子之虛文也伏望陛下留意實效勿受虛文此於七者審發慷慨而力圖之其四曰大起天下之兵今宿衛單弱國威銷挫臣嘗言乞早旬發京師衛士赴行在又降等杖於兩浙福建江東西湖南北四川二廣抽揀禁軍貫發充御營正兵增置其月廩精加訓閱陛下自將之天子之軍既強則中國之變自弭昔漢高祖嘗大敗於成皋矣與數騎渡河入張耳韓信軍奪其印易置諸將軍遂復振此得御將之大權雖智如韓信且莫能測宜其取秦滅項甚易陛下今欲於劉韓張辛四人之兵有所移易廢置臣知其不能矣權既偏重柄既倒持彼必謂陛下不能一日而奪之爽銷禁鬻日以滋起陛下以孤立之身寄於其上安能使此四人者常無怨怒相激而不爲變乎昔劉之亂率師而作者坐此故也漢獻帝時主柄下移不能自立李傕郭汜以偏裨小將互劫乘輿至以臭牛之骨與帝進餱萬乘人主爲叛臣所賣此既往之鑑也臣謂今日見在兵必不可用既未有以大更易之莫若先以考功緒陛下視今日國勢孰愈於前日乎此在宸心所自鑒照臣未敢深論也其三曰務實效而去虛文夫大亂之後風俗雕然躬率而丕變之者則在陛下夫治兵必精命將必賢政事必修誓戢大慈不爲退計者乃孝弟之實也遣使乞和廣捐金帛冀幸萬一者孝弟之虛文也屈己致誠以來天下之士博訪策略信而用之以期成功者乃求賢之實也未見賢若不克見既見則不能由之或因苟賤求進之人遂乃例輕天下之士姑爲禮貌外示美名者爲求賢之虛文也聽受忠讜不憚拂逆非止面從必將心改苟利於國即日行之者乃納諫之實也和顏縟蕪泛受其說合意則喜之不合則罷之官得所加人不以勸或內懷其切直而用他事遷徙其人者爲納諫之虛文也將帥之材智必能謀勇必能戰仁必能守忠必不欺得是人而任之然後待以恩御以威結以誠信有功必賞有罪必刑者乃任將之實也庶奴下材本無智勇見敵輒潰無異於賊輿之親厚等威不立賜予過度官職濫遷將以收其心適足致其慢聽其妄誕張大之語望其樸實用命之功者爲任將之虛文也簡汰其疲老病弱升擇其壯健驍勇分屯所在畫

委棄簿書細故，勿設他說，以相論疑，日夜圖維，擇人而爲之，必見功績，於是時而兵不強，敵不畏，盜不息，然後可以歸之天命，無所復爲矣，不然，是自棄也，陛下內有自棄之心，而欲於目前三四庸將數萬潰卒中求爲久安，三尺童子亦知其不能矣，或者必曰軍旅之興，民最受弊，今若如此所陳，恐未能有損於強敵，而先已自殘其民矣，則臣應之曰，自金人寇邊以來，國家歲歲以和好自處，未嘗敢以兵刃北向，凡以愛民，恐勞之也，然大河以南，連亙數十州之地，城覆民屠，不可勝計，豈用兵之罪耶，設有一城一邑，能率勵民兵，皆以死戰，一郡不克，一郡繼之，不猶愈於束手屈膝，斃於白梃之下哉，惟在任將相，使處置合宜，則親疏選擇，賢材布之內外，廣加任使，其望賢傑然出衆者，陛下宜留之宿衛，夾輔王室，其有克敵截難之功者，宜漸爲茅土之制，星羅而棋列，以慰祖宗在天之靈，以續國家如線之緒，使讎敵知趙氏之居中國者，尚如此其衆，既失而復得者，非特陛下一人而已，則其撲滅炎火之橫心，立異姓之逆謀，庶其少息乎，其七曰，存紀綱以立國體，夫創業垂統之君，必立綱紀以遺子孫，繼世承緒之君，必守綱紀以法祖宗，綱紀存則存，綱紀亡則亡，所繫如此，夫一君子進，衆小人未必退，一小人進，則衆君子必退矣，勢不兩立，而於君子爲難，蓋其道固如此，仁宗皇帝在位最久，得君子最多，小人亦時見用，然罪著則斥之，君子亦或見廢，然忠顯則比之，故其成當世之功，貽後人之福者，皆君子也，至王安石則不然，斥絕君子，一去而不還，則力未能至，案南渡之迹，蓋過於建康，今則舉理不可，參擇二者，欲強進取之資，而無形勢之失，惟荊襄爲勝，今方城、鄧林，雖非天險，然漢水爲池，上下不過千里，其要害易守，非如淮西之汗漫平原，曠衍四通，五達易入而難避也，誠能屯唐、鄧之田，以養新兵，出廣西武陵峒丁，并施、黔諸軍，築堅壁，列守漢上，阻以大江

猶進之況儒士乎臣參奉內朝班綴之後欲求近臣如汲黯之流氣折淮南尚未多得嵐驅弊輿惴惴然於長戟大馬之中卒伍賤人皆得以惡聲譙呵之不敢正色忤視少拂其勢從臣如此況其下者乎唐制監察御史秩七品衣綠至卑也然衙命出使則序位在轉運使之上凡此蓋欲尊重天朝習民於上下之分也故事宰相坐待漏院三衙管軍於簾外例伏聲喏而過呂夷簡爲相日有管軍忽遇於殿廡年老皇遽不及降階而揖非有悖戾之罪也夷簡上表求去以爲輕及朝廷其人以此廢斥蓋守分之嚴如此今見其分庭抗禮矣推此類非一日長而不已陛下不爲之別異表著是自削堂陛無復等威此綱紀國家之二事也治天下者必取簡實卹行之士而舍浮華輕薄之人所以美教化善風俗本朝自熙寧以前皆守此道至王安石以佛老之似亂周公之實絕滅史學倡設虛無以同天下之習其習既同於今五十年士以空言相高而不適於實用以行事爲粗迹曰不足道也其或蹈規矩守廉隅稍異於衆則舉朝而族笑之以爲異類紛紛肆行以至敗國二帝北轅卓茂棄擅朝以歸是適然耳使節死難者不過一二人此浮華輕薄之爲害也夫欲變風移俗惟係上所好惡韓琦富弼在朝文武兩班升朝官以上卻不許自陳磨勘皆聽檢舉所以養勵廉恥裁張四維故當時人知自重風俗忠厚至今乃有身爲從臣而自陳磨勘乞覃恩轉官不以爲恥者矣推而上之見利必忘義貪得必患失還其親後其君背叛簒奪使可馴致此明君之所甚畏而深戒者也今萬化之原本於陛下苟力行孝弟則天下忠順者來矣好賢遠佞則天下名節者出矣貪污者屏矣崇行義則奔競者息矣族能資則謬誕者懲矣貴忠厚則殘刻者遠矣苟反此道則頹波日漫必至於糜爛而後已至於文辭之麗言語之工倒置是非移易黑白誠不宜任用以爲浮薄之勸也靖康二年著作郎顏博文侯澐張邦昌則曰非湯武之干戈伺堯舜之禪讓及爲邦昌作請罪表則曰仲尼從佛肹之召本爲興周紀信乘漢王之車固將誑楚博文近世所謂能文之士也其操術反覆如此故廉恥道消四維大壞則社稷隨之陛下有何利焉此綱紀國家之三事也法度者所以治天下之具號令者所以行法度之樞而信義者所以出號令之寶也孔子曰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聖人重信至於易死疑若太過鄙夫陋儒以智詐譎詭爲術者必忽此言然真宗澶州與契丹結盟契丹守之百有二十年不敢輕動宣和宰相王黼一旦敗盟舉兵結遠夷伐與國取景德誓書盟之天章閣天地鬼神所臨重誓自我背之遂使敵人得以藉口夫金人何憾於我哉皆契丹基之假手借兵報滅國之怨耳失信之禍乃至於此孔子之言良不爲過而近日以來朝廷失信於民尤甚臣不能徧舉其目但如所謂前降指揮更不施行如所謂已差下人別與差注此等奏語必日聞於兒旒之側矣陛下何惜不救大臣俾審熟思慮而直爲此反汗之失以敗蹶四方之聽乎今外州郡專制不稟朝命者漸多有之所恃以指麾役使惟在號令出之不審則輕守之不固則疑輕而且疑則號命之權不在陛下矣承受既數奉行實難不曰略與應彼指揮則謂不免必又更改近在朝廷尚有此風遠而四方從可知矣陛下縱有眞賢實能付之民社仁政惠澤播之黔黎以是之故何繇責其功效百姓雖愚然習於知見必謂朝廷之令舉皆誑我是心一萌姦雄得以誘之矣此綱紀國家之四

事也郡守縣令者親民之官監司官統臨州縣之長天下之治起於一縣縣治則州州治則天下治矣明主必慎擇居此之人既得其人必久任之以考功罪之實而施賞罰焉近日以來朝廷移易郡守監司無月無之殆不可勝紀東南路分不過十數何乃紛紛如此陛下宜察其故矣謂其不才而罷之耶則曷若考慎於未命之前也顧恐未必然特出於用事者之私意耳民力已困財用已竭潰兵劇賊猶徉乎其閒戎務軍器交關乎其上朝廷憂勞嚮息而未能救倘忍不爲擇忠信之良慈惠之師以撫綏之乎臣願深詔大臣自今以往於郡守監司縣令斷以三年爲任非有大過勿輕移改縣令不許輒從奏辟去官其有貪汙爲民害者舉祖宗法痛治之仍許內侍從官舉所知堪爲令者歲一人後不如舉貶秩示誡留意此事庶幾斯民於鼎沸之中有蘇息之望又今吏部無闕以待入官之人士無所得祿一切苟且求攝攝以度日見居官者不能勝任逆避患害則求差檄辦之名苟營俸粟無復夙夜之志欲事治而民安難矣今欲乞專委諸路帥臣轉運提刑不以遠近共限一年申發部內見任及闕官已授未到職位姓名參三司之貲付吏部爲案抵以行差注諸有以便宜從事辟置官屬者必用曾任令錄以上無過犯人其奏補出官及曾以不職無治狀罷者不聽奏舉奏補人必依舊法試銓無銓則於逐路通可處一試之仍增時議策問各一首精其選少其數中格則出官以絕請求賄賂究貪之弊庶清仕路政在得人此綱紀國家之五事也臣竊賦凡下無大過人然夙夜思之又考之往古揆之公論得此七策列爲十二條於當世之務雖未能盡亦可見其大概矣惟陛下動心加慮反復而求之隆意降意開納而聽之萬一可行則至誠惻怛詹乾之健而速圖之日月逝矣歲不我與以爲今日難於前日安知後日不又難於今日乎往者雖不可復追不當謂無可爲者而遂已也天定勝人大禍不再深可憂懼今年之春震雷大雪白虹貫日中有黑子錢塘之變實先垂象蓋以上天之仁眷顧陛下懇懇至厚所以申命用休者不啻再矣陛下出於屯難側身恐艾親近書史引對多士減徹玩好躬親庶政亦非復維揚之比臣民共知不可諱也然任至重者力必強責至大者憂必深天下萬姓以二帝之故所望於陛下者非止如是而已適聞月金犯大火芒怒赫然九月朔旦日有食之車駕復有思思預防之行明堂遂虛陽德大弱錢塘受辱之地豈可再枉六飛縣名柏人漢祖不宿若趨會稽幸三衢則地形窮僻扈衛益勞貢賦不通財用益窘道路梗阻朝覲益稀郵驛迂深命令益隔人知陛下無興復之志威權日削無可瞻望投戈四逸孰能止之惟有往者雖不可復追不當謂無可爲者而遂已也天定勝人大禍不再深可憂懼今年之春震雷大雪白虹貫日中有黑子錢塘之變實先垂象蓋以上天之仁眷顧陛下懇懇至厚所以申命用休者不啻再矣陛下出於屯難側身恐艾親近書史引對多士減徹玩好躬親庶政亦非復維揚之比臣民共知不可諱也然任至重者力必強責至大者憂必深天下萬姓以二帝之故所望於陛下者非止如是而已適聞月金犯大火芒怒赫然九月朔旦日有食之車駕復有思思預防之行明堂遂虛陽德大弱錢塘受辱之地豈可再枉六飛縣名柏人漢祖不宿若趨會稽幸三衢則地形窮僻扈衛益勞貢賦不通財用益窘道路梗阻朝覲益稀郵驛迂深命令益隔人知陛下無興復之志威權日削無可瞻望投戈四逸孰能止之惟有臣區區之言理明事順思而又見誠報寇讎銜志強隣有進無退庶足以感發罪情率先將佐於危絕之中求生存之道此非怯懦畏避之所能濟也不然而姑恃天命之不庸釋之旅生不續於麻露肌以待野謚之成爾事理之必無者矣又惟斯民臧宋無二者徒以祖宗德澤深厚人未忍忘雖甚塗炭猶未瓦解雖甚怨怒猶未反叛然以比來巡行所過親之傍道里縣之民一切空盡以避兵卒其甚者山蹊荒菜室廬破毀生聚不保滿目蕭條殊非來蘇望幸之美傳示四方何以彰德頃在建康已獲金人之覘者以此知金人雖負十全之勢而限以長江不敢輕渡然屯駐山東間有數路並入之謀陛下不深委將相早爲防邊但欲深拱幽遠則回顧州郡復爲虛邑必曰君王尚且畏避何以責

我守城民心視此安能久忍而無變亂若不望風拜跪以事仇讐必將推賢擇能以自保治陳勝吳廣因民不忍而劉項乘之秦遂滅亡者蓋本於此古人稱中興之治者曰撥亂世反之正秦不正而甚亂漢高祖反之正而興焉王莽不正而甚亂光武反之正而興焉唐太宗反之正而興焉唐末五代不正而甚亂我太祖皇帝反之正而興焉反之正者反易其道究其敗亡之由盡更而易之猶反覆乎之易也今之亂亦云甚矣其反正而興之在陛下其遂陵遲不振亦在陛下金人雖暴強其亡可待特恐中國豪傑因之而起反吾之亂與彼之治則陛下之大事去矣天下記之野史書之善惡榮辱垂之方來後人觀之亦猶今之視昔夫汾以七十里而有天下楚以七千里而爲讎人役今粘罕之強未如秦北得罪於中國無人不怨則有甚於姬皇之於六國也東南形勢控帶江山猶有吳楚之地坤維巽海提封自如非如漢以七十里而起也而乞憐偸生之勢乃甚於楚之爲秦役此臣所以日夜憤懣爲陛下痛惜而傷大臣過計也昔宗澤留守京師一老從官耳猶能致誠鼓動羣賊北連懷衛之民哲與同迎二帝皆相聽許剋期密應者無慮數十萬人不幸爲黃潛善所惡百方沮抑憤悒而死其志不就羣臣亦無敢以澤所謀遽於宸聰者以此知人心未厭二帝之德何況陛下身爲子弟責孰加焉誠欲北向而有爲臣將見勳績慘於長鑱猶豈威於甲胄舉四海惟陛下之用決不爲失策惟在陛下斷與不斷爲與不爲耳五路事宜張浚已行措置今能使淮南荊襄肘臂相應山東合從則金人所守者數千里之地兵分勢離批亢擣虛攻其不備多方以誤之不能不倦以十年爲期陛下必能捕除妖氛一清天步修上京之廟貌拜掃欑之神皋遠迓父兄歸安鳳闕再新儀物永固皇圖陛下於時憂責方已巍然南面稱宋中興永永萬年欣懷無斁其與惕忌逋藏蹈尾負恥有如今日豈不萬萬相懸絕哉疏入呂頤浩惡其切直能之。（案）原本此疏傳寫舛誤殊不可讀今據歷代名臣奏議校正。

辛卯命尚書右僕射杜充兼江淮宣撫使領行營之衆十餘萬守建康留中書印付充統制官王民、顏孝忠、孟淵、劉經、魯鈺殿前副都指揮使郭仲荀皆隸之又以御前前軍統制王瓊爲之援御前左軍統制韓世忠爲浙西制置使守鎮江府太尉御營副使劉光世爲江東宣撫使守太平及池州光世仍受充節制御營使司都統制羊企宗守吳江縣御營後軍統制隊思恭守福山口統制官王瓊守常州時仲荀雖已離京師猶未至也。

壬辰承議郎監都進奏院周元曜自京太廟奉迎藏祖以下神位九室往臨安宰相率百官朝謁於清源寺兼僧元曜開封人周貴妃從孫也上初欲召對而元曜言其騷擾生事故罷。

末革諭諫如此可勿令上殿輔臣言元曜迎奉有勞當進秩上許之。（熊克小歷戊子百官迎太廟神主於清源寺以行日歷壬辰運奉太廟神位九室舟至城下檝）

癸卯徽猷閣待制知鎮江府葉煥落職監亳州明道宮仍貶秩二等時煥遣人募槍杖手於閩中而諫官言其騷擾生事故罷。

甲辰上次鎮江府參知政事王綯言此隊東鄉里上命以金賜其家。（熊克小歷癸卯次鎮江今從日歷）

乙巳詔諸路催錢糧綱赴建康府戶部送納其金帛並赴行在是月直祕閣裴祖德爲兩浙轉運判官用杜充薦也。（日歷無此今以紹興四年七月八日祕書郎章增入）

宣撫處置使張浚自建康至襄陽。（案）宋史繫甲辰日

封人時年三十餘爲人姦黠喜諂佞善製狎建炎初以醫得幸其後浸貴寵世號王醫師。（自擢先爲人姦黠至以醫得幸據趙甡之遺史附入（案）趙先生戊寅此時年才三十二不知何故致仕若是圍城中致仕則後來因何不復除落當考）

乙未隆祐皇太后舟過落星寺六宮及後宮舟鹵獲者十數惟太后舟無虞。

戊戌言者奏祖宗以來遣將出師統制官掌兵轉運使措置錢糧應副軍兵各不相統攝使掌錢糧官得以修舉職事檢察妄費愛惜財用如錢糧闕乏據統制官申朝廷治其罪自嘉祐熙寧以來莫不如此近日將帥殊不思祖宗以來曹潘下江南王全斌下蜀彼皆一時英傑名將亦皆守此法乃因統兵者持州縣或至驅掠官員輕侮典憲漸不可長又如劉光世雖係御營副使若句差人馬即合用劉子付逐處州縣若與監司行移只合用文牒往還今乃觀行劄子下淮南監司及發運副使顯見不當伏望睿慈申敕諸將遵依祖宗法度施行從之。（詔將用劄子行移事紹興二年閏二月癸卯四年六月己卯所書可參考）

己亥詔減福建、廣南路歲貢上供銀三分之一以寬民力。詔諸路制置使惟用兵聽從便宜餘悉禁止先是張徵爲江州路制置使以便宜竭取屬郡之財論者以爲祖宗時所謂安撫者止管機察兵馬邊防等事財計自有漕臣轉輸安撫不預蓋有深意今以便宜奪所隸州軍財計爲害甚大望行禁止故有是命。

庚子從官已下先行是夜大雨上慮禁衛勞苦自於禁中焚香禱天詰朝雨霽。

壬寅上幸浙西初太白犯前星次逼明堂魏一舍上心甚懼至是稍北復歸黃道。上語宰執曰天之愛君猶父之於子見其過告戒之及懼而改則益愛之王綯曰今夜必益遠既而果然。是日上發建康。遣戶部侍郎葉份先案視頓遞御前右軍都統制張俊御營使司都統制辛企宗從上行時劉光世、韓世忠各持重兵畏杜充嚴峻論說紛紜光世又上書言受杜充節制有不可者六上怒趣令過江且詔毋令光世入殿門光世恐受命上喜賜以銀合湯藥光世得楊惟忠所失空頭黃敕即以便宜復郴州編管人王德武略大夫閤門宣贊舍人充前軍統制德行至潤州而還先是郤請以舟師擬楚、泗間後受江東帥司招安充因以青爲沿江措置司水軍統制時江、浙人皆倚充爲重而充日事誅殺殊無懲禦之方識者爲之寒心焉。

癸卯徽猷閣待制知鎮江府葉煥落職監亳州明道宮仍貶秩二等時煥遣人募槍杖手於閩中而諫官言其騷擾生事故罷。

甲辰上次鎮江府參知政事王綯言此隊東鄉里上命以金賜其家。（熊克小歷癸卯次鎮江今從日歷）

乙巳詔諸路催錢糧綱赴建康府戶部送納其金帛並赴行在是月直祕閣裴祖德爲兩浙轉運判官用杜充薦也。（日歷無此今以紹興四年七月八日祕書郎章增入）

宣撫處置使張浚自建康至襄陽。（案）宋史繫甲辰日。留二十日召帥守監司令預

儲蓄。以待上西幸。淩方搜攬豪傑爲用。以涇州防禦使新除御營使司提舉一行事務曲端在陝西壁興敵角。欲仗其威聲。承制拜端威武大將軍宣州觀察使。充本司都統制。端登壇。將士懽聲雷動。端退謂之曰。使劉平子在。端安敢居此。平子、濮陽劉鎰也。靖康末。以知懷德軍死事。先是河東經制司屬官宣義郎王擇仁爲永興郎琰所逐。（事見二年六月十三）乃將其軍萬餘人。自商州奔漢中。瑛檄金州閉關拒之。擇仁不敢進。屯於襄陽。淩薦其才。除御營使司參議官。而以朝奉郎沿江措置副使程千秋爲祕閣修撰。京西制置使。宣教郎李允文爲直祕閣。京西南路提點刑獄公事。遂命千秋代將擇仁之軍。允文、盧陽人。靖康末。坐累斥。僑居鄧州。淩見而悅之。因與俱。時虜中散大夫直龍圖閣趙宗印將陝西都曲在鄧州。欲從淩遷陝西。乃盡以其軍付允文。裨將吳錫等皆鬬焉。錫河東人。稍知書。故爲盜。自云子厚之族子厚者。宣和末爲河東北宣撫司還鋒軍統制。錫嘗寇德安之孝感縣。守臣陳規諭之曰。河東人勁氣直汝之先又登顯仕。何不圖報國。而爲盜以干誅。錫感悟。願得自新。其後宗印招降之。至是亦在軍中。淩將行。復假千秋便宜。許之久任。自鬬郡守貳以下。咸得誅賞。千秋以公安民兵數百自隨。皆無器甲。謂之親隨兵。劉豫遣人說東京副留守上官悟。令降於金。悟斬其使。豫乃賂悟之左右喬思恭、宋顯與之同說悟。復斬之。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二十八

【建炎三年】九月丙午朔。日有食之。所食僅四分。未幾復退。故事。日食不視朝。呂頤浩言。今車駕巡幸。事務至繁。乃以晚朝進星公事。上謂頤浩曰。太史所奏日食。日蝕早而分深。朕適以油盆觀之。食後而退速。頤浩曰。陛下嚴恭寅畏。感格如此。宜義郎監登聞鼓院范澄上封事。上批令奉使令國呂頤浩召赴學士院。汪藻至都堂。令作國書。且召澄赴堂咨問。頤浩奏。使臣以忠信爲主。而澄所獻封事。狂誕不經。乃罷之。詔侍御史中丞秦檜在焉。知萊州吳銖者。宣和間爲太學生。與鄧善昌使與鄧欽酒。銖頗有得色。初鄧之至軍也。昌責鄧拜禮。鄧不從。昌怒。使人拘於昌邑。久之。憲與其從者謀。欲共殺監己者。脫身來歸。事泄。金人執憲鞭之。與其徒囚雇山寨士牢。鄧以不同謀得免。（鄧初見今年二月）初張淩調兵潭州。而師臣直龍圖閣辛炳懦怯不能遣。幾至生變。淩能之。起復直龍圖閣向子諲知潭州。至是以聞。日歷於此日書二人除潭（案）此月壬申潭州軍變。子諲已在本州。相去纔十六日。未應止領如是之遽。蓋淩先除後妄也。高麗請入貢。詔不許。給事中兼直學士院汪藻草詔。略曰。壤奠館以納車。應無後悔。閉王閤而謝賓。匪用前規。上大善之。以藻爲得體。（紹興二年閏四月癸巳再入貢）金人陷沂州。守臣以城降。

辛酉。徽猷閣直學士陳彥文落職。以張淩奏其在江州諸司錢四十餘萬緡。且多欺隱也。仍遣御史一員往察其事。未幾。彥文卒。朝議大夫知岳州（案史作鼎州）邢倘坐結伊都事。（倘結伊都事已見元年正月辛卯）

壬戌。宣教郎直祕閣京東轉運判官張自牧追還所轉官資職名。庇服。令開具元齎錢物收支數申尚書省。金之未渡江也。詔以自牧兼京東制置副使。厚賜金帛遣行。自牧至揚州。留不進。居數月。乃言有已見機密急切利害大事。欲具實封。差人齎申朝廷。竊慮路中失泄。今不免渡江。前來。欲乘時速詣都堂面稟。朝廷察其欺罔。乃重繩之。會軍務擾攘。事遂寢。（此乃紹興五年五月十三日張絢劾疏修入。俟審進無之。）

辛亥。上次平江府。

壬子。金人降單州。取興仁府。遂陷南京。守臣直徽猷閣淩唐佐爲所執。敵因而用之。（事顯正忠義錄云。唐佐知應天府。建炎三年金人圍應天府。城守節不屈。僞齊欲用之。不受命。爲所害。此誤也。趙甡之遺史云。金人退應天。唐佐授拜。金人以應天尊大。令唐佐知府事。且歷附僞亦云。金人陷南京。執唐佐降之。復以爲南京守。今從附傳。唐佐紹興二年十月死節。）

癸丑。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周望充兩浙荊湖等路宣撫使。時尚書左僕射呂頤浩請自留平江。督諸將拒戰。而命望駐兵鄂渚。以控上流。既而上以頤浩不可去行在。乃以望爲兩浙宣撫使。總兵守平江府。翰林學士奉議郎張守爲端明殿學士朝奉郎同簽書樞密院事。正議大夫李棁守戶部尚書。往建康調軍食。（張克小歷。戶部侍郎李棁。潭尚書案棁。靖康中已爲執政。無緣復除侍郎。克誤也。棁初見元年正月辛卯。）尚書戶部侍郎陳邦光移刑部。兵部侍郎湯東野移工部。詔江東宣撫使劉光世移屯江州。時隆祐皇太后在南昌。議者以爲自新、黃渡江。陸行二百餘里可至上饒之途。命光世自蛤蟆移軍。以爲南昌屏蔽。既至。軍中月費錢十三萬緡。江南路制置使起復寶文閣直學士權邦彥以用支不足告於朝。已而言得東平故吏報其父亡。遂解官持服。丙辰。迪功郎張邵爲奉議郎直龍圖閣。假禮部尚書。充大金軍前通問使。起復武翼郎楊憲爲武翼大夫副之。時將復遣使入金。而邵以上書得見。因請行。邵自楚州渡淮。則遂金軍。金軍完顏昌於昌邑。前御史中丞秦檜在焉。知萊州吳銖者。宣和間爲太學生。與邵善。昌使與邵飲酒。銖頗有得色。初邵之至軍也。昌責邵拜禮。邵不從。昌怒。使人拘於昌邑。久之。憲與其從者謀。欲共殺監己者。脫身來歸。事泄。金人執憲鞭之。與其徒囚雇山寨士牢。邵以不同謀得免。（邵初見今年二月）初張淩調兵潭州。而師臣直龍圖閣辛炳懦怯不能遣。幾至生變。淩能之。起復直龍圖閣向子諲知潭州。至是以聞。（日歷於此日書二人除潭（案）此月壬申潭州軍變。子諲已在本州。相去纔十六日。未應止領如是之遽。蓋淩先除後妄也。）高麗請入貢。詔不許。給事中兼直學士院汪藻草詔。略曰。壤奠館以納車。應無後悔。閉王閤而謝賓。匪用前規。上大善之。以藻爲得體。（紹興二年閏四月癸巳再入貢）金人陷沂州。守臣以城降。

辛酉。徽猷閣直學士陳彥文落職。以張淩奏其在江州諸司錢四十餘萬緡。且多欺隱也。仍遣御史一員往察其事。未幾。彥文卒。朝議大夫知岳州（案史作鼎州）邢倘坐結伊都事。再責汝州團練副使。英州安置。（倘結伊都事已見元年正月辛卯。）

壬戌。宣教郎直祕閣京東轉運判官張自牧追還所轉官資職名。庇服。令開具元齎錢物收支數申尚書省。金之未渡江也。詔以自牧兼京東制置副使。厚賜金帛遣行。自牧至揚州。留不進。居數月。乃言有已見機密急切利害大事。欲具實封。差人齎申朝廷。竊慮路中失泄。今不免渡江。前來。欲乘時速詣都堂面稟。朝廷察其欺罔。乃重繩之。會軍務擾攘。事遂寢。（此乃紹興五年五月十三日張絢劾疏修入。俟審進無之。）

癸亥，尚書左司員外郎兼御營使司參議官李承造直秘閣、知鎮州，以言者論列，故有是命。　右武大夫忠州防禦使知涪州李成言所統軍衆天寒無衣，今艱難之際，府庫不充，欲望量賜支絹以激戰士，詔成所言忠能體國，令戶部較絹二萬匹賜之。初，上遣賀子儀撫諭成，成即令其將張琮走行在，又命梁人許道爲表謝上曰：恨無李廣之無雙，願效顏回之不貳。李顒浩喜，以琮爲秉義郎，召赴行在。琮自言本諸生，乃以爲承務郎，使邀成入見。道行至白塔市，成追還之，復以其衆叛，琮遂歸。詔以琮監溫州酒稅，琮，安肅軍人，道，泗州人也。

丁卯，直龍圖閣、權建轉運使程邁守太常少卿、江南西路提點刑獄公事張公濟爲尚書右司郎中。

尚書金部員外郎王圖爲御營使司參議官，圖，無錫人。呂頤浩之守揚也，圖通判州事，多所裨助，頤浩德之。至是外召爲郎，尋罷對而有是命。

己巳，御筆：朕累下寬卹之詔，而迫於經費，未能悉如所懷。今開東南和預買絹，其擘尤甚，可下江、浙、誠四路、徽欽閣待制知建康府胡舜陟爲兩浙宣撫使，公之一以寬民力，仍俟見錢遠貿之法。令尚書省榜諭。　徽欽閣待制知建康府胡舜陟爲兩浙宣撫使，司參謀官，徽欽閣直學士知鎮江府陳邦光爲顯謨閣待制兩浙宣撫使參謀官，顯謨閣直學士知建康府沿江都制置使，徽欽閣待制兩浙宣撫使參謀官，前唐老知鎮江府。舜陟、邦光之除，熊克小歷載云：初，宣諭移鎮江府，十一月三日到任，決不是初五日，除目歷開：唐老母康氏乞恩澤狀云：初宣諭移鎮江府，十一月三日到任，決不是初五日除目歷開。案建康知府過名，陳邦光今年十月四日，陳邦光除刑部侍郎，此亦差誤，案邦光之除，熊克小歷載之十一月已酉，案唐老實代邦光，而日歷四年四月丙辰有此，但不知唐老何以許時方到官，當考。　時舜陟以金人勢逼，乃以九月四日到任，以時考之，當是九月二十四日除，日歷誤差一月，今移附此。

輕齎京畿、京東、西、淮南路贍學錢糧，並借與漕司爲軍期之用。夔州路牛給漕司，牛易輕齎，從之。　金陝西諸路選鋒都統制辛企宗遣兵追捕至無錫縣，盡求爲周望屬官，呂頤浩從之。浙東制置使韓世忠在鎮江，或執舜陟以獻，世忠數其棄城之罪，縛於海舟之檣桅，倒懸之。成經率兵入城，屯於州治。

庚午，詔休兵兼旬，可沿日進發，以尚書工部侍郎湯東野爲徽猷閣直學士、知平江府，兼兩浙西路安撫制置使，仍御營統制官巨師古、陳思恭、李貴以所部寺平江，並受宣撫使周望節制。始平江人猶幸駐驛，倚以爲安，及是皆失望。於是有遠散之謀，越者，宣撫處置使張浚言已劃下京湖、川陝轉運司，時下差官權攝職任，若犯入已贓，其元差官並同罪，從之。　是日，李成入滁州，知滁州向子伋聞有敵師，乃堰滁河，使環遠城下，水暴至，堰成輒壞，子伋令民輸財募工，疊石穿孔，灌以金汁，會秋雨連日，堰卒壞，子伋率軍民徒居琅琊山寨，五軍之士僅二千人，猶慮不能守，聞成在泗，即移書招之，成善，盡掠泗州強壯以行，或謂子伋曰：成包藏深險，豈可與共居，子伋悟，遂卻之。成怒，率兵入城，屯於州治。

辛未，故直龍圖閣、知湖州趙令衿追復龍圖閣待制，令衿籍待制已上第三十四人，永州安置，已見二年九月壬辰，紹興六年二月已酉再增。　故延康殿學士沈積中追復資政殿學士，通奉大夫，遠合得恩數，積中晉陵人，宣和中知眞定府，上疏論不可取燕山，童貫惡之，奪其職，至是三省以爲言，故有是命。

壬申，上謂大臣曰：有爲朕言，移蹕浙東，人情未孚，宜降詔，具述初非朕意，悉出宰執，庶幾軍民不怨。朕既爲天子，當任天下之責，舉措未當，豈可歸過大臣。王綯曰：古之賢君，不肯移災股肱，無以過此。熊克小歷載上語在癸酉。

癸酉，御史趙鼎往杭、秀諸州按察，上聞浙東西諸州科率黃幙，且調民治道，蠲其擾人，故命鼎先往。　右武大夫仍許民間自陳其科率者皆還之。　草澤天文耿訥言：太極垣在午，推步今歲熒惑纏次方在巳，來應至太微垣上曰：此人不深知朕夜以星圖仰觀，殿中四更親起，見其已至，昨夜已退二度半，呂頤浩曰：朱景出人君之言三而熒惑退舍，或者疑焉。陛下寅畏天應之速如此，信傅記之非虛也。　耿訥、耿南仲附書乞名，耿訥赴行在。

是夜，潭州禁卒自城南縱火，殺一兵官於市，劫其將使爲主，其將誘之以入甲仗庫，至子城，反關扼之，郡卒焚東西城樓，火市民居，放水自焉，軍營始焉。焉軍營忿之，出戰，賊掠金銀，遂自東門出，瀏陽路，城中大亂，殺戮擄奪至旦未息，帥臣向子諲命通判州事孟彥卿、趙民彥以將領焉軍等追之，至醴陵、攸縣間，與鄉兵戰，爲寨柵所阻，不能去，遂招安，歸至城門，皆搜索而入，捉其黨與，不敢盡誅，彥卿、忠厚從父民彥，焉人，皆爲張覺參謀者是也。

甲戌，戶部侍郎葉份請江浙、湖廣、福建、成都、潼州府、利州路贍學錢糧，並起發赴行在，內川廣、福建仍易輕齎，從之。　金陝西諸路選鋒都統制辛企宗遣兵追捕至無錫縣，盡求爲周望屬官，呂頤浩從之。浙東制置使韓世忠在鎮江，或執舜陟以獻，世忠數其棄城之罪，縛於海舟之檣桅，倒懸之。成經率兵入城，屯於州治。

十二日甲午，與此不同，據史，癸酉，永州安置，已見二年九月壬辰，紹興六年二月已酉再增。

乙亥，御營統制官巨師古所部健卒陳觀等謀爲變，焚營夜遁，詔都統制辛企宗追捕，悉獲之。

是月，兵部尚書謝克家罷爲徽猷閣學士、知泉州。　殿中侍御史趙鼎爲侍御史。先是，御史中丞范宗尹因奏事論鼎自司諫選殿中，非故事，上亦嘉鼎敢言，故有是除。　直龍圖閣知婺州黎確行左司諫。

盜鄧瓊圍光州固始縣，瓊、相州人，嘯起於兵火中，尚氣敢爲，衆所推服，至是轉遠淮右，知縣事向宗憚悉力禦之。

山蜡洞而下，至濠州，守臣孫逸謂之曰：太尉雖王臣，而逸未嘗識面，今爲軍民計，不敢開門，勍曰：勍奉祖宗神御而來，守臣郊迎，禮也，逸乃朝服率屬東遙拜於四望樓，勍不能奪而去，初，勍至渺河，遇劇賊張用，說使歸朝，以其義女嫁之，因以爲中軍統領，用遣其參謀官劉舜臣與勍偕行。

是秋，金國元帥府復試遼國及兩河舉人於薊州，遂入試詞賦，河北人試經義，始用契丹三歲之制，初鄉薦次府解次省試，乃曰及第，時有士人不願赴省，州縣必根刷遣之，雲中路察判張孝純主文，得趙洞、孫九鼎諸人，九鼎、忻州人也，宣和開，客游太學，陷金五年，始登第，舊克小歷載九鼎陷金十年始登第，益承洪適夷堅志所書也，非實，金人以靖康元年陷河東，至此始五年，蓋

誤記耳。金左副元帥宗維禁隱藏被掠亡人犯者罪死。初。金人之始入犯也。右副元帥宗傑建樞密院於西京。以時立愛主之。（重宗初見元年正月辛卯。立愛初見元年八月末。）金人中原。以西京以西京留守韓企先與立愛同主之。宗於燕京。以劉彥宗主之。左副元帥宗維建樞密院於西京。郎寧呼爲東朝廷。西朝廷。及是彥宗以病卒。宗維乃併樞密院於西維素念彥宗。遂以其子箠簽書樞密院事。又以通事高慶裔爲大同尹。山西兵馬都部署。（案）原注作英宗。劉誤。同音。今補入。以烏陵曷思謀權太原少尹。思謀者。卽色哷美也。姓攝。謚忠。宗維初起時。色哷美方負薪。宗維甚壯之。妻以庶弟宗憲之乳母。命爲都點檢。久之。其門人洛陽吳七鼎爲制令名。宗維以思謀奉使有勞。令摳樞密院白身差權少尹。金國樞密院分河閒、眞定府爲河北東西路。平陽、太原府爲河東南北路。去中山、慶源、隆德、信德、河中府名。復舊州名。去盧戍軍名。復舊縣名。改安肅軍爲徐州。廣信軍爲遂州。威勝軍爲沁州。順安軍爲安州。永寧軍爲寧州。升樂壽縣爲樂壽州。降北平軍爲永平縣。金元帥府禁民漢服。又下令髡髮不如式者殺之。寄州觀察使李邈故爲眞定帥。城陷入燕。留金三年。金欲以邈知滄州。笑不答。及髡髮令下。邈悟詐之。金人以揭蓽其口流血。復吮血噢之。翌日。自視髮爲浮屠。金人大怒。命蓽殺之。邈將死。顏色不變。謂行刑者曰。願容我辭南朝皇帝。拜訖。南向端坐就戮。燕山之人。皆爲流涕。邈、滄江人。家世儒業。其母甘氏。女兄弟也。登進士第。累官部刺史。以忤蔡京意。提舉換右列。死年六十九。後秦檜還。言其忠。贈昭化軍節度使。謚忠肚。（邈死不得其時。附傳云建炎三年。故附於今秋金人下令髡髮之後。）初。宣武卒閻進從宋弃出使。至是逃歸。爲邏者所獲。西京留守高慶裔義而釋之。進逃匿至三。乃見殺。進南鄉。受刃面黥。保義郎李舟者被拘髡甘苦。舟憤懣一夕死。（此據生弃奏不得其月日。故附於慶裔除留守及金人下令後。）是時知代州劉陶執一軍人於市。驗之。頂髮稍長。大小且不如式。卽斬之。北後知趙州韓常、知解州耿守忠見小民有衣犢鼻者。亦責以漢服。斬之。生靈無辜受害。莫可勝紀。時復布告大貴。細民無力易之。坐困於家。皆不敢出。常、處和子。守忠、本燕人。宣和末。爲石嶺關守將。宗維入犯。以關降。因爲金用。

冬十月丙子朔。詔諸路按察官自通判至監司。藏具發摘過贓吏姓名。注籍申尚書省。以爲殿最。卽有失察而因事聞者。重譴之。給事中兼權直學士院汪藻轉對。請給故遼遺錫林牙。以圖興復。

丁丑。金人犯蔡州。守臣程昌寓遣將時貴拒之。敵留攻七日而去。利州路兵馬鈐轄安撫使。而以明州觀察使劉錫代之。於是徽猷閣直學士知成都府盧法原擒之。昌寓因留帥以爲將。（此據昌寓奏狀及家傳參修。昌寓所奏守禦事甚詳。誠日歷紹興六年五月十三日。昌寓入朝奏狀。昨任重慶還。過建炎三年十一月金人侵犯蔡州。知州程昌寓託病在假。尋遣指揮措置禦遏。與此不同。當考。）

戊寅。上發平江府。自巡幸以來。爲後諸軍。多乘勢爲亂。至是詔。後諸軍先發。獨左禁衛諸班屈留。由是平江得安。（此據錢復平江記。）利州路轉運司奏。幸企宗擐引兵過興洋。

庚辰。詔軍擅入川者依軍法。

癸未。上至臨安府。

丙戌。執政登御舟奏事。呂頤浩曰。陛下還來聖容清瘦。恐以艱難興廬焦勞所致。然願以宗廟社稷付託之重。少寬聖抱。以圖中興。上曰。朕宵夜觀天象。見熒惑臨次。稍紓食寢已二十餘日。須俟復行軌道。當復常膳。

庚寅。上御舟幸浙東。時內侍潘益以潛邸舊恩。特此頗恣。與御前右軍都統制張俊爭渡。以語侵俊。且訴於上。事下御史臺。侍御史趙鼎言。明受之變。起於內侍。覆車之轍。不可不戒。（紹興六年七月庚辰。）郭仲威自楚州引兵至通州。遂渡江至常熟縣。兩浙宣撫使周望招降之。仲威有衆幾萬人。望承制以仲威爲觀察使。充本人司統制官。使將其軍屯虎丘山寺。（日歷。閏八月辛卯。御營使司劄子。魯廷總杜充使喚。此日後再劄。仲威至通州。受周望招安。卷廷而下。以次補官。前後不同。當考。）

辛卯。李成陷滁州。先是。李成攻琅琊山寨。知滁州中奉大夫向子伋遣僧智修持書遺成通好。且脇師。成不從。攻之益急。寨中惟有澗水。不足以供數萬人之食。軍中皆食炒米。多得渴病。於是往往越城而逝。鵝羣山高而遠。成累土連薪塡其坳處。遂與城平。是夜。賊攻城大肆殺掠。溝澗流血。成執子伋殺之。盡取強壯以充軍。（日歷。辛卯。李成陷滁州。（案）此時滁州已移治奏。向子伋事。以趙野之遺事修入。）

壬辰。上至越州。入居州廨。百司分寓。（王明清揮麈錄云。上初過嘉興縣。寨至趙不衰等迎駕。左上大喜。顧左右曰。將恐如是書無厚奏。命進不衰三秩。晚朝。謂宰執曰。朕自建炎以來。所至軍民。皆能自備糧食。以助國用。惟越州不然。雖百物騰貴。民間米價。每斗不過百錢。朕甚憐之。卿等宜深體此意。）

癸巳。詔軍興以來。諸路科降錢物。多不以實。或隱匿不報。或已降指揮而不行。或已行而復改。或已改而復行。或一事而兩三出。或已蠲而復取。或已取而復蠲。或已輸而復令補納。或已補納而復令輸。或已輸而復令補納。或已補納而復令輸。或已輸而復令補納。或已補納而復令輸

人侵犯。則檄諸將帥互爲應援以禦敵。若不捷。亦未至爲大失也。時淩之幕客皆輕銳。開淩之言。相視而笑。淩以言不行。即求去。故淩因而授之。（庚爲利鈐。未必即在是月。且附於此。俟考。）

民兵入犯。又使萬戶尼楚赫布爾噶蘇大託卜嘉王伯隆等。將女眞、渤海、漢軍以完顏宗鈞爲統帥。初。鄧紹密既死。淮西提點刑獄閻門宣贊舍人馬識遠代知府事。識遠佯嘗使金。金將知之。南俠過城下。扣城呼曰。馬提刑與我相識。何不開門。司法參軍王尚功聞之。夜見識遠。說以迎降。識遠拒不可。府人籍籍言郡守有異志。識遠懼。不敢出。以印授通判府事朝散郎王撝。撝即自爲降書。啓城迎降。金兵亦不入城。但遣識遠至軍中三日。已而以其將周企知府事。遂南行。（此據洪邁夷堅志申集列無名。今以日歷證。修武春府奏狀考之。則王撝也。餘見四年十二月癸未。）修武

郎宋汝爲奉詔副京東轉運判官杜時亮使金。請和。行次壽春。遇完顏宗鈞軍。不克與時亮會。汝爲獨馳入金壁。奉上國書。宗鈞怒。命執之。欲加僇辱。汝爲色不變。曰。一死固不辭。然銜命出疆。願達書吐一詞。死未晚。宗鈞顧汝爲不屈。遂解縛。延之坐。且問其邑里。謂左右曰。此山東忠義之士也。以金帛酒食遺之。命引至東平。見劉豫。汝爲曰。願伏劍爲南朝鬼。豈忍背主不忠於所事。宗鈞亦感歎。遂留之軍中。（此據宋氏忠義集修入。又云烏珠遣使人三十餘議遂汝爲至京師。則恐誤。蓋此時京師未陷。當是來年老婆時也。今且云留之軍中。更俟詳究。）

庚子。金人犯黃州。守臣直龍圖閣趙令詪死之。先是張用屯光州境內。沿淮爲柵。上下百里。盡收禾稼入寨中。儲蓄甚富。光州忠之。及是。詪聞隆祐皇太后駐南昌。欲自新。黃濟乃遣精騎五百直攻其寨。用之衆數萬悉奔散。金人遂焚用積聚。徑趨黃州。敵之未至也。令詪以復前一日晨刻。敵犯黃州。守衙軍校妄興。得其木笥。鑿頭簡。遣軍士潘明浮江白令詪。令詪視之。懸曰。金兵也。夜半。以官軍渡江入黃州。敵治兵攻城。翌日城陷。令詪在西壁。被執。金人猶欲降之。令詪大罵曰。汝輩佼犯中國。殺害生靈。我雖死不屈。金人飲以酒。令詪揮之。又衣以戰袍。令詪曰。此縢但拜祖宗。豈能拜爾。金人怒。以鞭使君何堅執如此。今天下大半爲大金所有。若降。當富貴。令詪曰。此縢但拜祖宗。豈能拜爾。金人怒。以鞭擊令詪。流血被面。令詪罵不絕口。遂殺之。兵馬都監王逢、軍事判官吳源、巡檢劉卓皆爲所殺。令詪守黃州纔再歲。纂鑒丁進、李成、張遇、黃仲正之徒。俱不能犯。至是卒以節死。事聞。贈徽猷閣待制。謚曰愍。

辛丑。張浚承制以朝請郎同主管川陝茶馬鹽牧公事趙開兼宣撫司隨軍轉運使。專一總領四川財賦。開宣撫司統制官吉飛爲璆援。過賊於九里堰。盡殪之。既而開金人大入。璆不至。滁而還。楊進之死也。其徒劉可以進所部轉寇汝、蔡、隨、唐之間。（程邑謂宋傳云三年閏八月。沒有牛楊進軍十餘萬。渡淯陽公會杜充等以兵援璆之。俾璆不暇計。蓋是時楊進已爲程興所殺。汎所聚劉可以進所部轉寇汝、蔡、隨、唐之間。至是其下劉滿寇信陽軍。執權知軍事朝散郎趙士貴而去。至荊門軍殺之。後贈右朝奉大夫。官一子。此以紹興三年八月二十四日程昌寓狀修入。）

是日。金人自黃州濟江。初。金人得岸下舟。遁去。敵遂渡大江。凡三日。濟江盡。絕。時江東宣撫使劉光世在江州。日與朝奉大夫韓梠置酒高會。無有知敵至者。比知之。以爲靳黃閒小盜。遣前軍統制王德拒之於興國軍。始知爲金人至。遂遁。梠、梓彥琦子。梓彥琦子。故資政殿學士。宣和末。爲戶部侍郎。責黃州安置。於是敵自大冶縣徑趨洪州。大率記金之分道渡海也。不惟虜州之李會、滁州之孫邁、和州之李謙無爲軍之李知援、兵州之向子諲、洪州之王子獻、臨江之吳江、吉州之楊淵、撫州之王仲嶷、趙伾、袁州之王仲山、嚴州之向子諲、潤之唐煜、或降或走。而張俊、劉光世之兵亦遁矣。當是時。江、淮、荊、湖、廣、閩、兩河、官吏被擄而無從。率皆敵而不受我也。

癸卯。李耶被旨造明舉甲。每副工料之費凡八千緡。有奇。上召大將張俊、辛企宗示之曰。是甲分毫以上。皆生民膏血。若棄擲一葉甲。是棄生民方寸之肉。諸軍用之。當思愛惜。時王綯在側曰。陛下愛民如此。凡百臣工。當體此意。（中興聖政臣留正等）曰。敵人之財。以爲殺人之器。聖人忍爲之哉。惟其掊斂艱難。使斯民得逐其生。所利有大於所敝者。此所以行之而不疑也。苟經費之而掊斂之效無聞。豈聖人之本心哉。太上皇帝以此戒諭諸將。執敵不殘愚黔。以靖國安民爲任。耶。聖論一發。而愛民取將之方。旌得之。嗚呼休哉。）

詔右諫議大夫富直柔、迪事敢諫。皆合大體。艱難之中。賴其獻替。以稗朕躬。可特轉一官。報行天下。使知朕優賢納諫之意。監察御史沈與求上疏論執政過失。改爲尚書兵部員外郎。與求奏。臣言苟不當。宜黜。不應得遷。上行其言。甲辰。擢與求殿中侍御史。（與求論執政過失。據陳傳云耳。未知所論爲誰。）

是月。盜入宿州。保義郎權通判州事盛修己守節不屈。爲所害。久之。州人爲之請。遂贈武翼郎。開門宣贊舍人。封丹徒其墓。（此以紹興九年六月八日權知所奏修入。據編修武翼大夫閻安狀修。武翼大夫閻安狀。據編修官吳棫參考。）

江淮宣撫使杜充圍李成。叛命。神武前軍統制王瓊以所部赴滁州。瓊留輜重於長蘆屯。其軍於瓦梁。不敢進。成遣輕騎五百劫其輜重。不克。會充遣宣撫司統制官岳飛爲瓊援。過賊於九里堰。盡殪之。既而聞金人大入。瓊不至。滁而還。楊進之死也。其徒劉可以進所部轉寇汝、蔡、隨、唐之間。至是其下劉滿寇信陽軍。執權知軍事朝散郎趙士貴而去。至荊門軍殺之。後贈右朝奉大夫。官一子。（此以紹興三年八月二十四日程昌寓狀修入。）

是日。金人自黃州濟江。初。金人得岸下舟。遁去。敵遂渡大江。凡三日。濟江盡。絕。時江東宣撫使劉光世在江州。日與朝奉大夫韓梠置酒高會。無有知敵至者。比知之。以爲靳黃閒小盜。遣前軍統制王德拒之於興國軍。始知爲金人至。遂遁。梠、梓彥琦子。

舟遁去。敵遂渡大江。凡三日。濟江盡。絕。時江東宣撫使劉光世在江州。日與朝奉大夫韓梠置酒高會。無有知敵至者。比知之。以爲靳黃閒小盜。遣前軍統制王德拒之於興國軍。始知爲金人至。遂遁。梠、梓彥琦子。

下劉滿寇信陽軍。執權知軍事朝散郎趙士貴而去。至荊門軍殺之。後贈右朝奉大夫。官一子。（此以紹興三年八月二十四日程昌寓狀修入。）

小舟。其數不多。乃毀民居爲筏。以舟引之而行。（集英殿修撰荊湖沿江措置副使王彥叔聞敵逼黃州。引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二十九

【建炎三年】十有一月乙巳朔。金人犯廬州。守臣徽猷閣直學士淮南西路安撫使李會以城降。先是王善自淮寧分軍由宿、亳而南。無駐兵之地。遂犯廬州。聞金人至。乃移屯於巢縣。既又以其衆降金。遂拘善於軍中。盡散其衆。其將祝友、張淵輩各以所部行。自是兩淮皆被善餘黨之擾矣。　初。閤門宣贊舍人韓世清在靳州。事初見六月。州人請以爲兵馬鈐轄。上許之。仍以世清兼靳黃光江州。興國軍都巡檢使。世清聞金人渡江。是日。將吏會於州治。世清有酒意。即取黃衣被兵馬鈐轄趙令唆。（案）北盟會編作俊。於東廳。俾令唆即皇帝位。令唆號呼不聽。破其黃衣。知靳州朝請郎甄采等共勸之。世清乃止。紹興二年四月辛丑行遣。　知滁州孫逸聞金兵已渡淮。即聲言往建康見杜充計事。遂以州印付淮西兵馬都監王宗望。（案）北盟會編作汲宗望。而去。充聞之。即檄節制兵馬劉位權知滁州。位招信人。素豪強。爲鄉里所仗。擾擾之際。位聚集鄉民。保守鄉井。西北衣冠奥緝民多依之。充在建康。以位節制軍馬。就統其兵。至是付以州事。

丁未。以上至越州。德音釋諸路徒以下囚。罷邵州歲貢火筋。襄陽漆器。象州籐合。揚州照子之屬。初。未行赦罪以前。南浙民戶。每丁官給置陣一斗。令民輸錢一百六十六。謂之丁鹽錢。皇祐中。許民以紬絹從時

價折納。謂之丁紬。自行鈔法後。官不給鹽。罷丁增錢。爲三百六十。謂之身丁錢。大觀中。始令三丁輸紬一匹。時紬直猶賤。未有賠費。其後物價益貴。乃令民每丁輸絹一丈。綿一兩。軍興。丁少。途均科之。民甚以爲患。至是聽五等下戶以爲半折帛。半納見錢。於是歲爲紬二十四萬匹。綿百萬兩。錢二十四萬緡。紹興十三年七月壬申所書可參考。

勘會宋齊愈所犯。當寘於法。然已經大赦。祇緣忻愛之私。致抵極刑。可追復通直郎。仍與一子恩澤。勘會責授單州團練副使昌化軍安置李綱罪在不赦。更不放還。綠累經恩赦。特許自便。綱行至瓊州而還。　初。京西制盜使程千秋既軍襄陽。有劇盜曹端者。自京城聚衆擾於京西。號曹火星。千秋遣人招之屯於城下。是時桑仲在唐州。盡取彊壯爲兵。唐州之民在桐柏者。先爲流平攢集。其不屬平者。進退無所依。皆盡室踏於仲。仲之衆漸盛。遂自光化軍而南。千秋亦招之屯漢水之北。始范瓊討李孝忠。至襄陽。留五百兵戍守。使東南第五將徐彥領之。仲故識彥。嘗遣以二刀。千秋怒其通寇。是日。南至諸將入賀。酒三行。千秋叱彥起席。數其與仲通書之罪。遂斬之。仲怒。引兵犯襄陽。千秋會諸將出師。并檄知鄧州譚貺爲援。端與仲遇於高車。急擊之。仲收稍引退。會貺遣騎兵策應。千秋賞其精銳。端慍。遂率衆軍於中廬。南漳之閒。仲諜知盛衆復進。至李羅岡。與馬軍遇。岡地坡仰而有低林。非騎兵之利。鄧州兵大敗。仲進薄襄陽。千秋公安親隨兵未嘗歷行陣。皆輕佻欲出戰。千秋不許。至於再三。乃令出戰。親隨兵無器甲。仲以馬軍數百伏路兩旁。俟其過未盡。即突出大呼。令坐以棍杖次第敲殺之。統制官貴仲正等開之。遁去。千秋

陽縣丞王之道率遺民據山寨以守之道、無爲人也。
庚戌、金人攻采石渡、知太平州郭偉率將士拒敵、敗之。翌日、又敗之。金人退攻慈湖、偉又敗之。敵遂趨馬家渡。
辛亥、江東西路轉運司言、近旨江州、建康府守臣並帶制置使、止用制置軍事、不用常法處斷將士罪名。及抽取器甲兵級、今江州制置司乃用制置二字行遣他州事務、如刑獄財賦及差官權領州事、緣盜州縣無以適從、望仍令提刑轉運司用條行遣從之。
壬子、隆祐皇太后逃保虔州。前數日、江西轉運司得報、敵騎至大冶縣、未辨番漢。（是月戊申、會江東宣撫使劉光世馳輕騎以聞。翌日、乃知敵且至。滕康、劉珏共議奉太后及近上妃嬪陸行、餘皆舟行。百官從便路起發、集英殿修撰江西安撫制置使知洪州王子獻棄城遁走、撫州。衆推士人朝請郎李稽中權州事。（稽中初見已下多潛去者。此據張延壽紹興修入）既而檄貼書光世、勸以出兵掩敵。大略言、比敵深入、最兵家之忌。又進則距山、退則背江、百無一利、而敢如此橫行者、以前無抗拒、後無襲逐、如入無人之境、故無所忌憚也。非敵之能也。觀村人之強壯者、何敢與之敵。其間勝負亦或相半、豈有國家素練之兵、反不如村人之強壯者。但望風捉之耳。實不足畏也。太尉儻選精兵萬人、厚立賞格、自將而來洪州等處援救、開一路令歸、伏兵於前而掩殺之、可使匹馬不還。光世不能用。
丙辰、尚書左僕射呂頤浩奏、宗支淵零之後、欲望逐人各與添差監當一次、州勿過七員、縣勿過三員、皆不煩務、奉賜優從、視正官之半從之。
丁巳、金人陷六合縣、又陷臨江軍。守臣中奉大夫直祕閣吳將之遁去。將之、吳興人也。（徽猷閣直學士致仕蔣猷卒於吕國縣、猷、金壇人、事上皇爲御史中丞、立朝有直聲、及是避兵南來而卒。特贈顯謨閣直學士、謚莊定。）
戊午、承奉郎致仕孫悟落致仕、爲通直郎、假尚書兵部員外郎、充大金軍前致書使、承信郎王信臣爲忠翊郎、假閤門祗候副之。（紹興二年二月甲申、棄更卿勘疏乃云、時內侍王繼恩通判、總都事宋授拜官考）金人犯洪州、權知州事李積中以城降。
邵成章居洪州、金人召之曰、知公忠正、能事大金、富貴可長享、成章不從。遂逼之以威、屢欲殺之、亦不從。金人曰、忠臣難得、吾不忍殺、復遣之。金帛、賊劉忠犯鼎州、新黃都巡檢使韓世清與戰、破之、忠遂轉入湖南。先是東京乾明寺尼法靜醫僞稱乘輿帝姬、檢校少保保順軍節度使、同知大宗正事仲的聞而迎之。仲的被旨移司至宿州、與忠遇。仲的死。（仲的官職及死事日歷皆無之、綸言集有仲的加檢校官制、蓋明受中所除也。紹興二十一年六月辛卯、士上奏仲的遇賊劉忠沒於王事、豪被恩與五資、何月日當考）法靜爲忠黨所掠、世清得之。法靜自言己上皇季女、小字環環、其母小王婕妤也。世清疑焉、即

坐之堂上、與守臣朝請郎甄采等朝服隔簾問其故、法靜自言脫難之因、且及往時宮闈開事、世清信之。遂以聞於朝。采亦恐遽至不能守、卽與世清舉所部謹帝姬自江西赴行在。是役也、靳弄財娘子開舉射士迎敵、爲所殺。忠又入舒州、執朝請大夫通判州事孫知微而去。知微不屈、忠怒、攢而食之。後贈二人官。（四年十月、忠方據白面山、不知以何時入湖南也。知微紹興三年九月壬子推恩）
錄子孫有差。
庚申、金人陷眞州、守臣向子忞棄城保沙上、其所擄金帛悉爲韓世忠所奪。（子忞子諱第初見今年三月）
辛酉、隆祐皇太后至吉州。
壬戌、金人自馬家渡濟江。初、完顏宗弼既破和州、與叛將李成同犯烏江縣、尙書右僕射江淮宣撫使杜充在建康、諜言成師老可擊、充遽遣兵而金師已大入。充聞敵且至、以其兵六萬人列戍江南岸、而閉門不出、師無統一。會將官張超失守、敵遂過江。充急遣都統制陳淬督統制官岳飛、劉綱等十七人、將兵三萬人與戰。又命御前前軍統制王瓊以所部萬三千人往援。敵犯溧水縣、尉潘振死之。（呂中大事記方甚幸綱揚也、使經理兩河之計行、則敵豈能過三關四鎭而擣淮、及渡江也。便防淮之議不將、則敵豈能越大江、重湖而攻我哉。朝廷淮如棄敵、屢使敵入數千里、如昭無人之境、不戰而敗、不守而陷、二百年之天下、不因邑之怨、亂而貞失其大半、可勝情哉）
癸亥、金人犯太平州。保寧軍承宣使主管侍衛步軍司公事閻勍奉迎祖宗神御至越州。詔奉安於天慶觀。
甲子、陳淬與完顏宗弼遇於馬家渡、凡戰十餘合、勝負略相當。王瓊引西兵先遁、淬孤軍力不能敵、還屯將山。水軍統制鄜瑊以一舟十八人當金人於江中、舟師張青中十七矢、途退於竹篠港、統亦心隊、朝請郎劉晏以所部走常州。浙西制置使韓世忠在鎭江、悉所儲之貲、盡裝海船、焚其城郭、既聞敵南渡、卽引舟之江陰、知江陰軍周純厚待之。先是瓊部將輔逵在東陽、被檄策應瓊興遇於中塗、日已失渡口、逵與逵引其軍自信州入閩、所過大擾。是日、知臨安府康允之言、有歸朝官自番陽來報金人數道並進、已自采石濟江、朝廷以未得杜充、周望報、大懼、詔侍從議之。給事中兼權直學士院汪藻、中書舍人李正民議移蹕平江、親衛諸將扼敵、絞急則登海舟避之。宰相呂頤浩因率從官同對於便殿、或謂且遣兵將、或謂宜暴敵戰士以行。頤浩又乞自行。議未決、退詣都堂。午間、得周望奏、且錄杜充書言、充在采石防江、朝廷稍安、然不知充已敗矣。上未知韓世忠棄鎭江去、命追世忠赴行在、又欲令移軍常州。呂頤浩請以御筆召之。上曰、朕與世忠約堅守、今間急乃來。頤浩固請、遂遣中書舍人詔召之。議者又慮金人自江、黃間渡江、或趨徽、信以逼行在。
乙丑、以中書門下省檢正諸房公事傅崧卿爲殿中侍御史、信州防遏使、募士豪集鄉兵以守衢、信隘路。命兩浙東路提點刑獄公事王謙、江南東路提點刑獄公事姚舜明、兩浙東路安撫司幹辦公事郭光悉以所募人馳檄歸節制。檄歸取將必用檄號、統制官侯延慶將前軍、步汝霖將後軍、自將中軍、延慶、長沙人也。諜報敵自鄂州南渡、有中使自洪州至云、太后已往虔州。詔前知潭州向大猷爲位不忠、屢爲叛逆移文

指斥罪狀深重，可令趙州領赴市曹處斬。先是武功大夫忠州刺史宮儀既以所部留眞州（事見今年八月），而徽猷閣待制劉洪道入朝言其在山東時，事儀縱死傅首赴行在，以其軍隸御營前軍統制王燮。洪道又興大猷偕來，且奏其指斥之罪，故抵死。呂頤浩言洪道之才，乃以爲御營使司參議官（洪道除參議未見月日，今附書之）。丙寅，從官入見，趙鼎嘆不測馳突，時殿前副都指揮使郭仲荀方自臨安來，乃請以仲荀輕兵三千人從劉光世往平江府，倚周望，韓世忠兵爲重，仍令張俊兵以次進發，上以俊重兵不可留，遂決議皆行。退命汪藻草詔書，諭中外以將往浙西迎敵。是日，杜充聞軍潰，欲乘舟出奔，方開水門，士民爭門不能出，充使人諭之曰：相公欲迎敵，金人耳，衆皆呼曰：我亦往迎敵。竟不能行而止。於是市井喧言杜相公枉殺幾許人及其弊急，乃欲先遁，充懼，命軍士犒銀絹十四萬兩。時陳淬已戰死，夜，岳飛等皆引去。上元縣丞宣教郎趙叔近之統鄉兵迎敵，死之（紹興三年四月壬子，贈直秘閣，與恩澤一資）。詔海舶揖載外國入貢者徙三年，財物沒官（此據慶元條法事類卷四十四，紹興申明）。

丁卯，詔曰：朕纂承以來，深軫念慮，謂父兄在遠，而兵民未撫，不欲身陷於鋒鏑，故包羞忍恥，爲退避之謀。冀其還志而歸，稍得休息，卑辭厚禮，遣使相望，以至願去尊稱，甘自貶黜，請用正朔，比於藩臣，在建康則遣洪皓、崔縱、杜時亮，在平江則遣張邵，其爲書指，無不曲盡哀祈，假使金石無情，亦當少動，近報金人一項自栄石一項自黃州渡江，生民賊嗷，何時事息。今諸路兵聚於江、浙之間，朕已移蹕浙西，爲迎敵之計。我將佐人民，與其束手待斃，不若併力以存國家。遂遣兵三千先行，時敵已過建康，而行在未知也，冀其還志而歸，稍得休息，卑辭厚禮，遣使相望，以至願去尊稱，甘自貶黜，請用正朔，比於藩臣，在建康則遣洪皓、崔縱、杜時亮，在平江則遣張邵，其爲書指，無不曲盡哀祈，假使金石無情，亦當少動，近報金人一項自栄石，一項自黃州渡江，生民賊嗷，何時事息。今諸路兵聚於江、浙之間，朕已移蹕浙西，爲迎敵之計。我將佐人民，與其束手待斃，不若併力以存國家。遂遣兵三千先行，時敵已過建康，而行在未知也，奏其還志而歸，稍得休息，卑辭厚禮，遣使相望，以至願去尊稱，甘自貶黜，請用正朔，比於藩臣，在建康則遣洪皓、崔縱、杜時亮，在平江則遣張邵，其爲書指，無不曲盡哀祈，假使金石無情，亦當少動，近報金人一項自栄石，一項自黃州渡江，生民賊嗷，何時事息。今諸路兵聚於江、浙之間，朕已移蹕浙西，爲迎敵之計。我將佐人民，與其束手待斃，不若併力以存國家。遂遣兵三千先行，時敵已過建康，而行在未知也，

金人犯吉州，知州事直龍圖閣楊淵棄城去，隆祐皇太后離吉州，至爭米市，敵遣兵追御舟，有兄金人於市者，乃解維夜行，賀明至太和縣，舟人耿信及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楊維忠所領衛兵萬人皆潰，其將傅選、司全、胡友、馬琳、楊皋、趙萬、王璉、柴十、張擬等九人悉去爲盜，乘輿服御物皆棄之。欽先孝思殿神御頗有失者，內藏庫南廊金帛爲盜所攘，計直數百萬，宮人失一百六十人。維忠與權知三省樞密院滕康、劉珏皆竄山谷中，兵衛不滿百，從者惟中官何漸、使臣王公濟、快行張明而已。金人追至太和縣，太后乃自萬安舍舟而陸，遂幸虔州，后及潘賢妃皆以農夫肩輿，宮人死者甚衆。從事郎三省樞密院孫辦官劉德老亦爲敵所殺，後官貴家一人先是康珏爲孫辦官汪若海何大圭所開，二人不和，途有兵火之禍（遷初見元年十月乙酉，若海初見元年正月丙午，大圭初見元年六月庚午）。潰兵之作亂也，知永豐縣承議郎趙訒之、尉修職郎陳自仁爲所害，後贈訓之直祕閣，自仁通直郎（訓之後經忠，時金分兵犯撫州，守臣王仲山以城降，幷金以其子權知州事，令括管內金銀赴洪州送納，又犯袁州，守臣顧謨閣待制王仲嶷亦降，仲山、珪子、仲嶷、仲山兄也（案宋史，紹興戊午日，詔兩浙宣撫司統制官郭仲威以所部七千人屯通州海口，金人寇六安軍，知軍事邊某降敵，遣北軍三百人屯城中，不殺不掠，已又陷建平縣。是日，杜充引覩兵三千，絕江而北，統制官王進、王惠領以本部隨之，

時上遣內侍任源至充軍前，道梗不達，以狀白充。充卽附奏，以謂初乞御營諸將聽其節制，實無安肖大之意，但欲人情相諳，緩急可使。今者劉光世遠在九江，不能便，傔王瓊有心報國，當陳淬等接戰之際，乘勢向前，敵兵必敗，豈有今日擾之不忠，萬死有餘，臣今在儀眞，檄召徐、泗二州趙立、劉位等，集兵卻回鎮江，以護王室，此區區困敵之志也。時充在眞州，寓天慶觀，守臣向子崟勸充自通、泰入浙，欲與之偕行，充有邪謀，不聽。子崟棄眞州去，充命冠知眞州，自爲出陸計，聲言往招信糸，召劉位兵來援，遂北行，進登州，人初爲遽卒（此據呂頤浩奏議）。後以功補官，充擢爲宣撫使統制。

戊辰，贈故刑部尚書王雲觀文殿學士官，親屬八人，以新除吏部侍郎鄭望之言其死節也，仍命所在訪其家屬（日歷無此，今以紹興五年四月十四日雲子壻任使臣乞恩澤狀修入）。

己巳，上發越州，次錢清，晨夜得杜充奏，我師敗績，上謂輔臣曰：充守江不利，陳淬戰沒，王瓊擁兵南遁，金人馬必臨浙江追襲，事迫矣，卿等意如何？呂頤浩曰：臣有一策，望聖意詳度，斷在必行。上曰：何如？頤浩奏：金人以騎兵取勝，今變興一行，皇族百司官吏兵衛家小甚衆，若陸行山險之路，糧運不給，必至生變。兼金人既渡浙江，必分遣輕騎追襲，今若車駕乘海舟以避敵，既登海舟之後，敵騎必不能襲我，江、浙地熱，敵亦不能久留，俟其退去，復還二浙，彼入我出，彼出我入，此正兵家之奇也。上沈吟久之曰：此事可行，卿等熟議，來日召侍從臺諫至都堂參議可否。庚午，上遄回蹕（王庭秀國史錄云：二十五日，錢塘潮勢洶湧，金人已遁，大江二十六日，始回蹕。（案）敵以二十七日，自廣德軍犯湖州界，犯臨安府，恐此時充之未報已至，敵犯府界，正民所記或誤，然克小歷又因而書之，當考）。晚次越州，

己巳，上發越州，次錢清，晨夜得杜充奏，我師敗績，上謂輔臣曰：充守江不利，陳淬戰沒，王瓊擁兵南遁，金人馬必臨浙江追襲，事迫矣，卿等意如何？呂頤浩曰：臣有一策，望聖意詳度，斷在必行。上曰：何如？頤浩奏：金人以騎兵取勝，今變興一行，皇族百司官吏兵衛家小甚衆，若陸行山險之路，糧運不給，必至生變。兼金人既渡浙江，必分遣輕騎追襲，今若車駕乘海舟以避敵，既登海舟之後，敵騎必不能襲我，江、浙地熱，敵亦不能久留，俟其退去，復還二浙，彼入我出，彼出我入，此正兵家之奇也。上沈吟久之曰：此事可行，卿等熟議，來日召侍從臺諫至都堂參議可否。庚午，上遄回蹕（王庭秀國史錄云：二十五日，錢塘潮勢洶湧，金人已遁，大江二十六日，始回蹕。（案）敵以二十七日，自廣德軍犯湖州界，犯臨安府，恐此時充之未報已至，敵犯府界，正民所記或誤，然克小歷又因而書之，當考）。晚次越州，

侍郎御營使司參贊公事鄭望之後至，獨謂自古興王未有乘舟楫者，權戶部侍郎呂頤浩乃聚議航海，新除吏部侍郎兼權知三省樞密院滕康、劉珏皆竄山谷中，兵衛不滿百，從者惟中官何漸、使臣王公濟、快行張明而已。金人追至太和縣，太后乃自萬安舍舟而陸，遂幸虔州，后及潘賢妃皆以農夫肩輿，宮人死者甚衆。從事郎三省樞密院孫辦官劉德老亦爲敵所殺，後官貴家一人先是康珏爲孫辦官（遷初見元年十月乙酉，若海初見元年正月丙午，大圭初見元年六月庚午）。潰兵之作亂也，知永豐縣承議郎趙訒之、尉修職郎陳自仁爲所害，後贈訓之直祕閣，自仁通直郎（訓之後經忠，時金分兵犯撫州，守臣王仲山以城降，幷金以其子權知州事，令括管內金銀赴洪州送納，又犯袁州，守臣顧謨閣待制王仲嶷亦降，仲山、珪子、仲嶷、仲山兄也（案宋史，紹興戊午日，詔兩浙宣撫司統制官郭仲威以所部七千人屯通州海口，金人寇六安軍，知軍事邊某降敵，遣北軍三百人屯城中，不殺不掠，已又陷建平縣。是日，杜充引覩兵三千，絕江而北，統制官王進、王惠領以本部隨之，

時上遣內侍任源至充軍前，道梗不達，以狀白充。充卽附奏，以謂初乞御營諸將聽其節制，實無安肖大之意，但欲人情相諳，緩急可使。今者劉光世遠在九江，不能便，傔王瓊有心報國，當陳淬等接戰之際，乘勢向前，敵兵必敗，豈有今日擾之不忠，萬死有餘，臣今在儀眞，檄召徐、泗二州趙立、劉位等，集兵卻回鎮江，以護王室，此區區困敵之志也。時充在眞州，寓天慶觀，守臣向子崟勸充自通、泰入浙，欲與之偕行，充有邪謀，不聽。子崟棄眞州去，充命冠知眞州，自爲出陸計，聲言往招信糸，召劉位兵來援，遂北行，進登州，人初爲遽卒（此據呂頤浩奏議）。後以功補官，充擢爲宣撫使統制。

戊辰，贈故刑部尚書王雲觀文殿學士官，親屬八人，以新除吏部侍郎鄭望之言其死節也，仍命所在訪其家屬（日歷無此，今以紹興五年四月十四日雲子壻任使臣乞恩澤狀修入）。

己巳，上發越州，次錢清，晨夜得杜充奏，我師敗績，上謂輔臣曰：充守江不利，陳淬戰沒，王瓊擁兵南遁，金人馬必臨浙江追襲，事迫矣，卿等意如何？呂頤浩曰：臣有一策，望聖意詳度，斷在必行。上曰：何如？頤浩奏：金人以騎兵取勝，今變興一行，皇族百司官吏兵衛家小甚衆，若陸行山險之路，糧運不給，必至生變。兼金人既渡浙江，必分遣輕騎追襲，今若車駕乘海舟以避敵，既登海舟之後，敵騎必不能襲我，江、浙地熱，敵亦不能久留，俟其退去，復還二浙，彼入我出，彼出我入，此正兵家之奇也。上沈吟久之曰：此事可行，卿等熟議，來日召侍從臺諫至都堂參議可否。庚午，上遄回蹕（王庭秀國史錄云：二十五日，錢塘潮勢洶湧，金人已遁，大江二十六日，始回蹕。（案）敵以二十七日，自廣德軍犯湖州界，犯臨安府，恐此時充之未報已至，敵犯府界，正民所記或誤，然克小歷又因而書之，當考）。晚次越州，

侍郎御營使司參贊公事鄭望之後至，獨謂自古興王未有乘舟楫者，權戶部侍郎呂頤浩乃聚議航海，新除吏部侍郎兼權知三省樞密院滕康、劉珏皆竄山谷中，兵衛不滿百，從者惟中官何漸、使臣王公濟、快行張明而已。金人追至太和縣，太后乃自萬安舍舟而陸，遂幸虔州，后及潘賢妃皆以農夫肩輿，宮人死者甚衆。從事郎三省樞密院孫辦官劉德老亦爲敵所殺，後官貴家一人先是康珏爲孫辦官（遷初見元年十月乙酉，若海初見元年正月丙午，大圭初見元年六月庚午）。潰兵之作亂也，知永豐縣承議郎趙訒之、尉修職郎陳自仁爲所害，後贈訓之直祕閣，自仁通直郎（訓之後經忠，時金分兵犯撫州，守臣王仲山以城降，幷金以其子權知州事，令括管內金銀赴洪州送納，又犯袁州，守臣顧謨閣待制王仲嶷亦降，仲山、珪子、仲嶷、仲山兄也（案宋史，紹興戊午日，詔兩浙宣撫司統制官郭仲威以所部七千人屯通州海口，金人寇六安軍，知軍事邊某降敵，遣北軍三百人屯城中，不殺不掠，已又陷建平縣。是日，杜充引覩兵三千，絕江而北，統制官王進、王惠領以本部隨之，

時上遣內侍任源至充軍前，道梗不達，以狀白充。充卽附奏，以謂初乞御營諸將聽其節制，實無安肖大之意，但欲人情相諳，緩急可使。今者劉光世遠在九江，不能便，傔王瓊有心報國，當陳淬等接戰之際，乘勢向前，敵兵必敗，豈有今日擾之不忠，萬死有餘，臣今在儀眞，檄召徐、泗二州趙立、劉位等，集兵卻回鎮江，以護王室，此區區困敵之志也。時充在眞州，寓天慶觀，守臣向子崟勸充自通、泰入浙，欲與之偕行，充有邪謀，不聽。子崟棄眞州去，充命冠知眞州，自爲出陸計，聲言往招信糸，召劉位兵來援，遂北行，進登州，人初爲遽卒（此據呂頤浩奏議）。後以功補官，充擢爲宣撫使統制。

戊辰，贈故刑部尚書王雲觀文殿學士官，親屬八人，以新除吏部侍郎鄭望之言其死節也，仍命所在訪其家屬（日歷無此，今以紹興五年四月十四日雲子壻任使臣乞恩澤狀修入）。

己巳，上發越州，次錢清，晨夜得杜充奏，我師敗績，上謂輔臣曰：充守江不利，陳淬戰沒，王瓊擁兵南遁，金人馬必臨浙江追襲，事迫矣，卿等意如何？呂頤浩曰：臣有一策，望聖意詳度，斷在必行。上曰：何如？頤浩奏：金人以騎兵取勝，今變興一行，皇族百司官吏兵衛家小甚衆，若陸行山險之路，糧運不給，必至生變。兼金人既渡浙江，必分遣輕騎追襲，今若車駕乘海舟以避敵，既登海舟之後，敵騎必不能襲我，江、浙地熱，敵亦不能久留，俟其退去，復還二浙，彼入我出，彼出我入，此正兵家之奇也。上沈吟久之曰：此事可行，卿等熟議，來日召侍從臺諫至都堂參議可否。庚午，上遄回蹕（王庭秀國史錄云：二十五日，錢塘潮勢洶湧，金人已遁，大江二十六日，始回蹕。（案）敵以二十七日，自廣德軍犯湖州界，犯臨安府，恐此時充之未報已至，敵犯府界，正民所記或誤，然克小歷又因而書之，當考）。晚次越州，

侍郎御營使司參贊公事鄭望之後至，獨謂自古興王未有乘舟楫者，權戶部侍郎呂頤浩乃聚議航海，新除吏部侍郎兼權知三省樞密院滕康、劉珏皆竄山谷中，兵衛不滿百，從者惟中官何漸、使臣王公濟、快行張明而已。金人追至太和縣，太后乃自萬安舍舟而陸，遂幸虔州，后及潘賢妃皆以農夫肩輿，宮人死者甚衆。從事郎三省樞密院孫辦官劉德老亦爲敵所殺，後官貴家一人先是康珏爲孫辦官（遷初見元年十月乙酉，若海初見元年正月丙午，大圭初見元年六月庚午）。潰兵之作亂也，知永豐縣承議郎趙訒之、尉修職郎陳自仁爲所害，後贈訓之直祕閣，自仁通直郎（訓之後經忠，時金分兵犯撫州，守臣王仲山以城降，幷金以其子權知州事，令括管內金銀赴洪州送納，又犯袁州，守臣顧謨閣待制王仲嶷亦降，仲山、珪子、仲嶷、仲山兄也（案宋史，紹興戊午日，詔兩浙宣撫司統制官郭仲威以所部七千人屯通州海口，金人寇六安軍，知軍事邊某降敵，遣北軍三百人屯城中，不殺不掠，已又陷建平縣。是日，杜充引覩兵三千，絕江而北，統制官王進、王惠領以本部隨之，

時上遣內侍任源至充軍前，道梗不達，以狀白充。充卽附奏，以謂初乞御營諸將聽其節制，實無安肖大之意，但欲人情相諳，緩急可使。今者劉光世遠在九江，不能便，傔王瓊有心報國，當陳淬等接戰之際，乘勢向前，敵兵必敗，豈有今日擾之不忠，萬死有餘，臣今在儀眞，檄召徐、泗二州趙立、劉位等，集兵卻回鎮江，以護王室，此區區困敵之志也。時充在眞州，寓天慶觀，守臣向子崟勸充自通、泰入浙，欲與之偕行，充有邪謀，不聽。子崟棄眞州去，充命冠知眞州，自爲出陸計，聲言往招信糸，召劉位兵來援，遂北行，進登州，人初爲遽卒（此據呂頤浩奏議）。後以功補官，充擢爲宣撫使統制。

戊辰，贈故刑部尚書王雲觀文殿學士官，親屬八人，以新除吏部侍郎鄭望之言其死節也，仍命所在訪其家屬（日歷無此，今以紹興五年四月十四日雲子壻任使臣乞恩澤狀修入）。

己巳，上發越州，次錢清，晨夜得杜充奏，我師敗績，上謂輔臣曰：充守江不利，陳淬戰沒，王瓊擁兵南遁，金人馬必臨浙江追襲，事迫矣，卿等意如何？呂頤浩曰：臣有一策，望聖意詳度，斷在必行。上曰：何如？頤浩奏：金人以騎兵取勝，今變興一行，皇族百司官吏兵衛家小甚衆，若陸行山險之路，糧運不給，必至生變。兼金人既渡浙江，必分遣輕騎追襲，今若車駕乘海舟以避敵，既登海舟之後，敵騎必不能襲我，江、浙地熱，敵亦不能久留，俟其退去，復還二浙，彼入我出，彼出我入，此正兵家之奇也。上沈吟久之曰：此事可行，卿等熟議，來日召侍從臺諫至都堂參議可否。庚午，上遄回蹕（王庭秀國史錄云：二十五日，錢塘潮勢洶湧，金人已遁，大江二十六日，始回蹕。（案）敵以二十七日，自廣德軍犯湖州界，犯臨安府，恐此時充之未報已至，敵犯府界，正民所記或誤，然克小歷又因而書之，當考）。晚次越州，

侍郎御營使司參贊公事鄭望之後至，獨謂自古興王未有乘舟楫者，權戶部侍郎呂頤浩乃聚議航海，新除吏部侍郎兼權知三省樞密院滕康、劉珏皆竄山谷中，兵衛不滿百，從者惟中官何漸、使臣王公濟、快行張明而已。金人追至太和縣，太后乃自萬安舍舟而陸，遂幸虔州，后及潘賢妃皆以農夫肩輿，宮人死者甚衆。從事郎三省樞密院孫辦官劉德老亦爲敵所殺，後官貴家一人先是康珏爲孫辦官（遷初見元年十月乙酉，若海初見元年正月丙午，大圭初見元年六月庚午）。潰兵之作亂也，知永豐縣承議郎趙訒之、尉修職郎陳自仁爲所害，後贈訓之直祕閣，自仁通直郎（訓之後經忠，時金分兵犯撫州，守臣王仲山以城降，幷金以其子權知州事，令括管內金銀赴洪州送納，又犯袁州，守臣顧謨閣待制王仲嶷亦降，仲山、珪子、仲嶷、仲山兄也（案宋史，紹興戊午日，詔兩浙宣撫司統制官郭仲威以所部七千人屯通州海口，金人寇六安軍，知軍事邊某降敵，遣北軍三百人屯城中，不殺不掠，已又陷建平縣。是日，杜充引覩兵三千，絕江而北，統制官王進、王惠領以本部隨之，

都統制辛企宗並守越州。御前右軍都統制張俊從上行。以俊爲浙東制置使。　尙書祠部員外郎萬格爲監察御史。（格、乙原、日歷不見、格、鄱陽人也。此據本傳題名）

辛未。遣右武大夫和州防禦使樞密院提領海船張公裕往明州募舟。戶部員外郎宋輝往秀州自海道運錢糧赴行在。公裕、開封人。故省吏。輝、敏求孫也。（敏求、平棘人、元豐是晚、上詣都堂撫諭將士。移御舟過都龍圖閣直學士）

泗堰不克。上命斧碎之。　是日、金人陷建康。初、完顏宗弼既濟江、士馬皆集。遂鼓行逼城下。戶部尙書李棁與守臣顯謨閣直學士沿江都制置使陳邦光具降狀。遣人即十里亭投之。宗弼喜曰。金陵不煩攻擊。大事成矣。宗弼入建康。邦光率官屬出門迎拜。通判府事奉議郎楊邦乂（邦乂初見元拳五月）不從。大詈其衣曰。寧作趙氏鬼。不爲他邦臣。既見邦乂。猶不拜。宗弼不能屈。翌日。遣人說邦乂。以奮官許之。邦乂以首觸階求死。金帥張太師者止之。邦乂又遣金書曰。世豈有不畏死而可以利動者。幸速殺我。方邦光出城投拜也。居民爭出城取將山路而去。金人馳騎往蔣山遮其路。約居民復回城中。

壬申。光澤縣射士與金人一騎至鄧武軍。言大軍千餘人且至。守臣朝請大夫張髦斬其首以聞。既而髦以州事委寓居官陳直方而行。閩中大震。

癸酉。晚中上發越州。雨始作。自是連雨泥淖。吏卒暴露。不勝其苦。兩浙轉運副使直顯謨閣陳谷瑞排頓得豬肉六百斤、炭千百斤以給衞士。（是日、上發越州在壬申、今從李正民乘杼記）　谷瑞、莆田人也。　是日、金人犯建昌軍。先是金

既陷撫州。遣人齎檄諭降守臣方昭。盧爲軍民所脅。以印授承事郎通判軍事晁公邁而去。未幾。公邁亟以募兵爲詞而出。衆推承信郎兵馬監押蔡延世以守。公邁任城人。嘗爲少府監主簿。延世建昌人。本太學諸生。先是金人既入洪。遣十人持檄至城下。延世盡斬之。及是敵兵臨城。問十人所在。延世示之以其首。金人怒。求戰。延世擊卻之。公邁歸。延世拒不納。遂領軍事。公邁坐罷去。（是公邁攝公邁集記、通判建昌軍未至、建昌女眞破劉燁軍、臨川遂命權知撫州、女眞始去、公私擾亂、未立盜發其墓、不敢犯、或者毀其功以爲罪、呂頤浩言、衙前所發運使爭公事、與邁所屬官、案此與日歷所書全不同、蓋私家傳誌類多失實、今不取）

甲戌。奉議郎通判建康府楊邦乂爲金人所殺。前一日。金帥張太師與李棁、陳邦光、燕樂方作。召邦乂立堂下。邦乂見棁、邦光、叱之。有劉圖棣者、取紙書死活二字示邦乂曰。若脈多言。欲死趣書死字。示我乃信。邦乂奮前奪吏筆書字曰。死。金人相顧動色。然未敢害。是日。完顏宗弼再引邦乂。邦乂不勝憤。遙望大罵。宗弼大怒。擊殺之。剖腹取其心。邦乂死年四十四。（附傳、邦乂死當在十一月庚申（案）庚申金未渡江當考）　初贈直祕閣。官其子二人。賜田二頃。後謚忠襄。（紹興二年正月詞）

是月。張浚至秦州。才數日。卽出行閬、陝。參議軍事劉子羽言右武大夫忠州刺史涇原兵馬都監曼知慢

德軍吳玠之才於淩。玠亦素負才略。求自試。浚與語大悅。擢爲統制。又使其弟進武副尉璘掌帳前親兵。

淮西兵馬都監王宗望在滁州。以孤城難守。遂率官吏請降。金以其將孫興知滁州。迪功郎陳浩然同知州事。且屯北軍五百。與燕人浩然、焉泰幕官也。與等既入城。但改天會之號。其餘一無所問。由是居人稍安。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三十

【建炎三年】十有二月（案）是月乙亥朔。戊寅。徽猷閣待制知鎭江府兼浙西安撫使胡唐老爲軍賊戚方所殺。方勇悍善射。初爲教駿卒。軍興。盜起。在九朵花行伍中。未知名。方殺其爲首人。遂率衆歸建康。投杜充。充以爲準備將。建康失利。諸軍皆散。方率潰卒數千走金壇縣。時鎭江無兵。獨倚浙西制置使韓世忠軍爲重。世忠既去。唐老力不能拒。因撫定之。方欲引兵犯臨安。妄言趙行在。請唐老部衆以行。唐老不從。爲所害。主管安撫司機宜文字通功郎鄭疑之亦以兵死。後贈所老徽猷閣直學士。謚定愍。官疑之家一人。凝之、戩孫也。

己卯。上次明州。提領海船張公裕奏已得千舟。上甚喜。王綯曰。豈非天耶。先是監察御史林之平自春初遣詔泉、福、召募閩、廣海舟。爲防託之計。（事見二月辛酉）　故大舟自閩中至者二百餘艘。遂獲善濟。時閩、廣大船皆委之諸司。而右文殿修撰廣東轉運使趙伾所募舟先至。上手詔嘉賞。伾、曾孫也。（伾、西安人、照寧參知政事、忽至明州、日歷在初二日丙子、而李正民乘杼記在初五日己卯、王庭秀閱世錄在初七日辛巳、正民時爲從官、所記必不誤、今從之）　徽猷閣直學士王序知鳳翔府。寶文閣待制程唐爲陝西路都轉運使。不許辭免。如違。頁行。貶資序。榮德人。欽聖憲肅皇后姊子也。二人在宣和閒皆事近倖。以進。爲

人部之。序已見元年六月

辛巳。金人陷廣德軍。時完顏宗弼既得建康。區處已定。乃率衆自溧水路徑趨臨安。道路之人。但知潰卒爲亂。不虞金人之至也。金游騎至廣德軍。知軍事周烈遣人迎之。且許其緩軍約以毋擾。宗弼從許之。俄頃傳箚至。招其投拜。烈大驚。索馬而奔。遂陷其城。烈爲金人所殺。江東宣撫使劉光世自信州引兵之南康軍。此據光世四年二月狀修入　是日。賊方犯常州。入其郛。守臣周杞守子城拒敵。遣赤心隊統領朝請郎劉晏與戰。墜其破之方乃去。

壬午。起復直龍圖閣御營使司參議官李迨試尚書戶部侍郎。　金人犯安吉縣。知縣事曾綽聚鄉兵往石郭守隘。或視其矢曰。金人也。鄉兵皆棄紙甲竹槍而遁。金人入縣。遂焚之。綽、肇子也。肇布弟元符末輸林學士　江淮宣撫司潰卒李選號鐵爪龍。與其徒數千人攻陷鎮江府。此據壬午日歷壬午日書但日歷又云就杜充招安此時充已降爲逆其後又編排出耳實非金將也　是日。定議航海避敵。執政請每舟載六十衛士。人不得過兩口。衛士皆曰。我有父母。有妻子。不知兩者如何去留。訴於主管禁衛入內內侍省都知陳宥。宥不能決。宰相呂頤浩入朝。衛士張實等百餘人遮道。問以欲乘海舟何往。因出語不遜。頤浩詰之曰。班直平日教閱。何嘗有知越州李鄴奏至。是日天雨。翠臣入朝至殿門。有旨放朝。惟執政入對。上於御袍中出鄴奏示之。既退。上自州治乘馬出東渡門。登樓船。宰執皆從之。上登舟幸海。日歷在是月十一日乙酉。辛丑民乘桴記在十五日己丑。王庭秀開實錄在十六日庚寅。日歷又云甲申上出幸鄧奏。金酋人馬已渡浙江（案）

己丑。上幸定海縣。御樓船。參知政事張守收後。前一日。聖諫請對。上諭以不得已之意。夜。諜報敵逼臨安。

明州。留尚書戶部侍郎李迨於越州。俾調軍食。

庚寅。執政早朝。命御營使司參議官劉洪道都兵在宮門防變。而中軍及班直已潰。趨於行宮門外。二府登舟。

辛卯。朝奉郎知明州張汝舟爲中書門下省檢正諸房公事。　宣州觀察使張思正爲浙東馬步軍副總管。屯明州。日歷張思正除浙東宣撫使。明州駐劄。案此時郡仲簡以殿帥爲宣副。張思正不應在其上。疑仲簡以殿帥爲宣副。張思正不應在其上。此據光世四年二月狀修入　是日。完顏宗弼自安吉進兵。過獨松嶺。歎曰。南朝可謂無人。若以數百守此。吾豈能遽度哉。知餘杭縣曾慤知是金人。乃與丞徐聿成率父老具香花迎拜。慤。孫也。

壬辰。金人陷廣德軍。時完顏宗弼既得建康。區處已定。乃率衆自溧水路徑趨臨安。道路之人。但知潰卒爲亂。不虞金人之至也。金游騎至廣德軍。知軍事周烈遣人迎之。且許其緩軍。約以毋擾。宗弼從許之。俄頃傳箚至。招其投拜。烈大驚。索馬而奔。遂陷其城。烈爲金人所殺。　江東宣撫使劉光世自信州引兵之撫使康允之未知爲金人。遣將迎敵於湖州市。得二級。允之親之曰。金人也。遂棄城道。保赭山。時直顯謨閣劉誨自楚州赴召。王明清揮麈第三錄云誨避城走行在今從趙甡之通史　在城中。軍民推之以守。

戊子。朝奉郎知明州張汝舟爲中書門下省檢正諸房公事。　宣州觀察使張思正爲浙東馬步軍副總管。屯明州。日歷張思正除浙東宣撫使。明州駐劄。案此時郡仲簡以殿帥爲宣副。張思正不應在其上。此據光世四年二月狀修入　是日。戚方犯常州。入其郛。守臣周杞守子城拒敵。遣赤心隊統領朝請郎劉晏與戰。墜其破之方乃去。

壬午。起復直龍圖閣御營使司參議官李迨試尚書戶部侍郎。　金人犯安吉縣。知縣事曾綽聚鄉兵往石郭守隘。或視其矢曰。金人也。鄉兵皆棄紙甲竹槍而遁。金人入縣。遂焚之。綽、肇子也。肇布弟元符末輸林學士　江淮宣撫司潰卒李選號鐵爪龍。與其徒數千人攻陷鎮江府。此據壬午日書但日歷又云就杜充招安此時充已降爲逆其後又編排出耳實非金將也　是日。定議航海避敵。執政請每舟載六十衛士。人不得過兩口。衛士皆曰。我有父母。有妻子。不知兩者如何去留。訴於主管禁衛入內內侍省都知陳宥。宥不能決。宰相呂頤浩入朝。衛士張實等百餘人遮道。問以欲乘海舟何往。因出語不遜。頤浩詰之曰。班直平日教閱。何嘗有知越州李鄴奏至。是日天雨。翠臣入朝至殿門。有旨放朝。惟執政入對。上於御袍中出鄴奏示之。既退。上自州治乘馬出東渡門。登樓船。宰執皆從之。上登舟幸海。日歷在是月十一日乙酉。辛丑民乘桴記在十五日己丑。王庭秀開實錄在十六日庚寅。日歷又云甲申上出幸鄧奏。金酋人馬已渡浙江（案）

己丑。上幸定海縣。御樓船。參知政事張守收後。前一日。聖諫請對。上諭以不得已之意。夜。諜報敵逼臨安。

明州。留尚書戶部侍郎李迨於越州。俾調軍食。

庚寅。執政早朝。命御營使司參議官劉洪道都兵在宮門防變。而中軍及班直已潰。趨於行宮門外。二府登舟。

辛卯

出、亦足以脫敵矣。何則？軍民雖非願戰、然陷之死地而後生、設之亡地而後存、故韓信背水以破趙、田單擊城以擊燕、是也。設若不能出城、但收兵退保舊城、次選使臣、辭厚幣、許割地以退兵、且曰、舍此則有死戰而無生降之理、兼外城初失、我軍必有鬭城得脫者、但有一二人得脫、則四方勤王之師、定相傳播、無不知京城已陷、御駕已出、或御駕退保舊城、則勤王諸帥、孰不奮身赴難、爭先救主耶、彼雖有破城之勢、然內有決死之敵、外有必救之兵、內外受敵、苟不釋去、則我與和、此自然之理也、或曰、城既破矣、豈能整陣而戰、突圍而出、及退守舊城耶、臣曰、不然、蓋京師與邊城異、邊城郡邑、其內守臣之軍、不若攻城之敵之盛也、所恃城而已、城池既失、衆寡不敵、不爲敵降、則爲敵害矣、而京城侍衛之兵、守陴之士、不下十萬、足以扼敵也、何必淵聖速出見敵耶、譬如御駕親征、過敵於路、亦無城池矣、焉有謂我方行而以無城池可依、更當棄六軍以單騎入敵陣、願議和耶、而城陷三日之間、淵聖已幸敵營、不惟城爲敵陷、又自無其朝廷也、由是在內軍民、在外勤王之師、已成失國之人矣、孰有禦敵之心哉、此失於和二也、至靖炎三年春、尼瑪哈犯揚州、時御營之師、必有十萬、而尼瑪哈止有五六千騎、自建炎二年秋九月離虎口、下太行、渡黎陽、攻澶濮、山東諸州郡、以至犯揚州、可見疲勞之甚矣、此強弩飄風之末、無足畏也、彙是時兩河州郡、尚有未陷者、山東州郡、十陷二三、人心未安、糧道未集、盜賊蜂起、而不顧後患、投身深入我境、又可見其無知之甚也、時若我師乘其遠來新至、行列未定而擊之、可也、或則深池堅城、拒而勿戰、以弊其銳、以沮其意、且多方出兵、邀其出掠者、彼萬里孤軍、後無委積、急於相持、利於速戰、求戰不能、糧道不繼、又且野不能掠、以此制之、其遁必矣、俟其既遁、襲而擊之、舍而縱之、皆可也、而乃望風之際、車駕渡江、六師自潰、爲敵所乘之、席捲而去、此失於退一也、至是爲珠之犯江南也、朝廷豈不知敵所利者騎也、我所利者舟師與步兵也、江、浙之地、騎得以爲利乎、此皆騎之於城南隅民屋之衆上、僅得免、翌日、敵引兵去、卒不入分寧境而還。

烏瑪兒大酋據洪州、佐書不見惟棠裏論勤疏有之。

丙申、浙西制置使韓世忠以前軍駐通惠鎮。日歷作書館鎮、繫此時已改名通惠鎮也。中軍駐江灣、後軍駐海口、世忠知金人不能久、大治戰艦、俟其歸而擊之。浙東制置使張俊自越州引兵至明州、時已無舟可載、俊上奏乞海舟、朝廷欲其且留拒敵、報以方聚集遣行、上賜俊手書、許以捍敵成功、當封王爵、俊納俠士劉敏議、斬其首、謂邑人曰、欲降先殺令、因與民死守、時尚書郎侯懋、李棐、鄂三人避地不及、聞敵屠城、潛伏於城南隅民屋之衆上、僅得免、翌日、敵引兵去、卒不入分寧境而還。

是日、金人屠洪州、先是金帥烏瑪喇太師興元年九月甲戌方復舊名、此誤也。留洪州月餘、取索金銀寶物百工伎藝之屬皆盡、金使至分寧縣、知縣事朝奉郎陳龍圖閣、彥綱、送遂已見九月壬申、靖康正中興忠義錄云二人以拒金人死節、蓋本會要之誤、其後朱真乞爲二人立廟狀、載前因之、今不取。

忠知金人不能久、大治戰艦、俟其歸而擊之。浙東制置使張俊自越州引兵至明州、時已無舟可載、俊上奏乞海舟、朝廷欲其且留拒敵、報以方聚集遣行、上賜俊手書、許以捍敵成功、當封王爵、俊納俠士劉敏議、斬其首、謂邑人曰、欲降先殺令、因與民死守、時尚書郎侯懋、李棐、鄂三人避地不及、聞敵屠城、潛伏於城南隅民屋之衆上、僅得免、翌日、敵引兵去、卒不入分寧境而還。

丙申、浙西制置使韓世忠以前軍駐通惠鎮。日歷作書館鎮、繫此時已改名通惠鎮也。中軍駐江灣、後軍駐海口、世忠知金人不能久、大治戰艦、俟其歸而擊之。浙東制置使張俊自越州引兵至明州、時已無舟可載、俊上奏乞海舟、朝廷欲其且留拒敵、報以方聚集遣行、上賜俊手書、許以捍敵成功、當封王爵、俊納俠士劉敏議、斬其首、謂邑人曰、欲降先殺令、因與民死守、時尚書郎侯懋、李棐、鄂三人避地不及、聞敵屠城、潛伏於城南隅民屋之衆上、僅得免、翌日、敵引兵去、卒不入分寧境而還。

丁酉、上謂輔臣曰、昨者從官同詣都堂、鄭望之獨謂自古興王未有乘舟楫者、所論未爲通方、呂頤浩曰、望之以謂告後至、不知衆人所論、王綯曰、自崇寧以來、大臣專權、不容立異、此者曾議都堂、更相詰難、各

鼎、給事中兼直學士院汪藻參議軍事。日歷載上語云、鼎等御史、繫建炎三年正月庚申、藻等詣書少監時所修、後存祥興之訓改疑未可盡信、姑附著此、更俟考詳云。且令

宗尹盡護諸將。

壬辰、宗尹等至明州、乃盧仲等自和州來、所謂國書語極不遜、宗尹遂不奏。

癸巳、上至昌國縣、杜充所遣屬官直徽猷閣陳起宗至、言充敗、欲引衆趨行在、而路不通、是日、范宗尹聞臨安陷、復還見上於舟中。

甲午、皇叔右監門衛大將軍眉州防禦使知南外宗正事士樽言、自鎮江寡海舟載宗子及其婦女三百四十餘人至泉州避兵、乞下泉州應副請給、許之、於是祕閣修撰知西外宗正事令廙亦自泰州高郵軍遷宗子等百八十人至福州避兵、已而又移潮州、士樽、郟康孝王仲御子也。

乙未、潰兵杜彥自袁州入瀏陽、遂犯善化、長沙二縣、朝散大夫通判潭州孟彥卿率軍民拒之、手殺數人、之人矣、孰有禦敵之心哉、此失於和二也、至靖炎三年春、尼瑪哈犯揚州、時御營之師、必有十萬、而尼瑪哈止有五六千騎、自建炎二年秋九月離虎口、下太行、渡黎陽、攻澶濮、山東諸州郡、以至犯揚州、可見疲勞之甚矣、此強弩飄風之末、無足畏也、彙是時兩河州郡、尚有未陷者、山東州郡、十陷二三、人心未安、糧道未集、盜賊蜂起、而不顧後患、投身深入我境、又可見其無知之甚也、時若我師乘其遠來新至、行列未定而擊之、可也、或則深池堅城、拒而勿戰、以弊其銳、以沮其意、且多方出兵、邀其出掠者、彼萬里孤軍、後無委積、急於相持、利於速戰、求戰不能、糧道不繼、又且野不能掠、以此制之、其遁必矣、俟其既遁、襲而擊之、舍而縱之、皆可也、而乃望風之際、車駕渡江、六師自潰、爲敵所乘之、席捲而去、此失於退一也、至是爲珠之犯江南也、朝廷豈不知敵所利者騎也、我所利者舟師與步兵也、江、浙之地、騎得以爲利乎、此皆騎之於城南隅民屋之衆上、僅得免、翌日、敵引兵去、卒不入分寧境而還。

烏瑪兒大酋據洪州、佐書不見惟棠裏論勤疏有之。

丙申、浙西制置使韓世忠以前軍駐通惠鎮。日歷作書館鎮、繫此時已改名通惠鎮也。中軍駐江灣、後軍駐海口、世忠知金人不能久、大治戰艦、俟其歸而擊之。浙東制置使張俊自越州引兵至明州、時已無舟可載、俊上奏乞海舟、朝廷欲其且留拒敵、報以方聚集遣行、上賜俊手書、許以捍敵成功、當封王爵、俊納俠士劉敏議、斬其首、謂邑人曰、欲降先殺令、因與民死守、時尚書郎侯懋、李棐、鄂三人避地不及、聞敵屠城、潛伏於城南隅民屋之衆上、僅得免、翌日、敵引兵去、卒不入分寧境而還。

丁酉、上謂輔臣曰、昨者從官同詣都堂、鄭望之獨謂自古興王未有乘舟楫者、所論未爲通方、呂頤浩曰、望之以謂告後至、不知衆人所論、王綯曰、自崇寧以來、大臣專權、不容立異、此者曾議都堂、更相詰難、各

名、環城三十里、皆遣其焚劫、資政殿學士新知鼎州范致虛棄於岳州、賊成杲寇婺州、州學教授孫邦請率兵擊賊、守臣集英殿修撰沈晦從之、邦率民兵數百出城、大敗而還、晦將斬邦以徇、既而釋之、浙東防遏使傅崧卿在城中、乃單騎追杲、說以忠義、杲遂降。

盡所見。無所顧避。臣不意十數年後。復見此氣象。皆陛下陵容忠讜所致。望之自守所見。乃朝廷之福也。

於是望之奉祠而去。（望之奉祠無職名。必以論此事不合也。日歷全不載。東都事略望之傳。望之在朝。論事不合。即奉祠而去。中興遺政臣愷正等）曰。杜衍韓琦范仲淹。當獨忤呂夷簡。同立於朝。協謀和衷。佐佑王室。事於議論之際。則各相可否。不爲術防。欲畢陳忠讜之仲淹。則爭之仲淹。請備邊。衍則以爲邊弁必不重尹洙。攻仲淹之黨。及爭永興城事。衍則是洙而非劉滬。仲淹則是劉滬而非洙。非到相邊也。各極所見。歸於盡國愛民之心而已。仁宗皆信之。爲治不以其異同而有去留。故事無遺憾。自點、贊聞。大臣點人異己。天下之事。安危成敗。繫於數賢之間。豈一人之智所能盡。惟議論往來。可否相濟。而後盡善。有立議論者。必力排而去之。厥後士大夫皆爲身謀。無敢持異議。於其間直臣賢士。雖有忠謀讜論。弗克上聞。此風一行。歷數十年不能變。則善靖康之禍。皆人臣尚同之罪也。豈制廷之福哉。臨望之之異論。是宜太上皇帝包容而不之以爲法於斯見之。

論之際。則各相可否。不爲術防。欲畢陳忠讜之仲淹。請備邊。衍則以爲邊弁必不重尹洙。攻仲淹之黨。及爭永興城事。衍則是洙而非劉滬。仲淹則是劉滬而非洙。非到相邊也。各極所見。歸於盡國愛民之心而已。仁宗皆信之。爲治不以其異同而有去留。故事無遺憾。自點、贊聞。大臣點人異己。天下之事。安危成敗。繫於數賢之間。豈一人之智所能盡。惟議論往來。可否相濟。而後盡善。有立議論者。必力排而去之。厥後士大夫皆爲身謀。無敢持異議。於其間直臣賢士。雖有忠謀讜論。弗克上聞。此風一行。歷數十年不能變。則善靖康之禍。皆人臣尚同之罪也。豈制廷之福哉。臨望之之異論。是宜太上皇帝包容而不之以爲法於斯見之。

戊戌。金人陷越州。初。兩浙宣撫副使郭仲荀在越州。聞敵陷臨安。遂乘海舟潛遁。知越州充兩浙東路安撫使李鄴遣兵邀擊於浙江。三捷。既而寡衆不敵。鄴乃用主管機宜文字宣教郎袁潛計。遣人斬首投拜。敵引兵入城。以巴哩巴爲守。親舉官唐琦袖石擊巴哩巴不中。詰之答曰。欲碎爾首。死爲趙氏鬼耳。巴哩巴曰。汝殺我奚益。汝不率衆救汝主。琦曰。在是汝爲尊。故欲殺汝耳。巴哩巴歎曰。使人人如此。趙氏豈至是哉。琦顧鄴曰。汝亭國厚恩。今若此。非人也。聲色俱厲。不少屈。巴哩巴殺之。後爲立祠名旌忠。（熊克小歷云。親事官唐寶袖石擊巴哩巴。不中。詰之。答曰。欲碎爾首。死爲趙氏鬼耳。巴哩巴殺之。後爲立祠名旌忠。）

戊戌。金人陷越州。初。兩浙宣撫副使郭仲荀在越州。聞敵陷臨安。遂乘海舟潛遁。知越州充兩浙東路安撫使李鄴遣兵邀擊於浙江。三捷。既而寡衆不敵。鄴乃用主管機宜文字宣教郎袁潛計。遣人斬首投拜。敵引兵入城。以巴哩巴爲守。親舉官唐琦袖石擊巴哩巴不中。詰之答曰。欲碎爾首。死爲趙氏鬼耳。巴哩巴曰。汝殺我奚益。汝不率衆救汝主。琦曰。在是汝爲尊。故欲殺汝耳。巴哩巴歎曰。使人人如此。趙氏豈至是哉。琦顧鄴曰。汝亭國厚恩。今若此。非人也。聲色俱厲。不少屈。巴哩巴殺之。後爲立祠名旌忠。（熊克小歷云。親事官唐寶袖石擊巴哩巴。不中。詰之。答曰。欲碎爾首。死爲趙氏鬼耳。巴哩巴殺之。後爲立祠名旌忠。）

是歲。琦顧鄴曰。汝亭國厚恩。今若此。非人也。聲色俱厲。不少屈。巴哩巴殺之。後爲立祠名旌忠。（熊克小歷云。親事官唐寶袖石擊巴哩巴。不中。詰之。答曰。欲碎爾首。死爲趙氏鬼耳。巴哩巴殺之。後爲立祠名旌忠。）

是歲。

袖石擊烏珠。不中。死之。（按日歷所書面誤爲烏珠也。（案）會要及常熟封事。皆作唐琦。又琦所擊乃巴哩巴太師。實封事所書甚詳。當以爲信。趙姓之續史云烏珠在越州。乘馬往來市中。袁直言而愚。以石擊之。被執。罵不絕口。亦異事。鄴降敵不忠。被殺。以王庭秀所記。）

袁明州事考之。疑烏珠未嘗過江。又兩浙運司檔。先王（案）會要及常熟封事。皆作唐琦。又琦所擊乃巴哩巴太師。實封事所書甚詳。當以爲信。趙姓之續史云烏珠在越州。乘馬往來市中。袁直言而愚。以石擊之。被執。罵不絕口。亦異事。鄴降敵不忠。被殺。以王庭秀所記。）

閻死事狀。亦云賊酋巴哩巴令閻權州。趙姓之誤。

袁明州事考之。疑烏珠未嘗過江。又兩浙運司檔。先王（案）會要及常熟封事。皆作唐琦。又琦所擊乃巴哩巴太師。實封事所書甚詳。當以爲信。趙姓之續史云烏珠在越州。乘馬往來市中。袁直言而愚。以石擊之。被執。罵不絕口。亦異事。鄴降敵不忠。被殺。以王庭秀所記。）

閻死事狀。亦云賊酋巴哩巴令閻權州。趙姓之誤。

初。鄴之降也。提點刑獄公事王繭遁居城外。寮吏皆迎拜。朝散郎新通判溫州曾忠盜三江寨。獨拒敵不屈。敵驅繭至城內。執忠并其家殺之。惟稚子壻得免。忠。忠兒也。事平。特命忠弟忽及宦以官。（王明清揮麈第三錄。越州李鄴既降。通判溫州曾忠不屈而死。全家被害。獨乳婢抱一嬰兒獲免。事平。詔特贈忠直祕閣。命其弟忽子宦以官。日歷紹興四年二月壬午。承議郎曾忠狀云。兄朝散郎新通判溫州。忠盜三江寨。獨拒敵不屈。敵驅繭至城內。執忠并其家殺之。惟稚子壻得免。忠。忠兒也。事平。特命忠弟忽及宦以官。（王明清揮麈第三錄。越州李鄴既降。通判溫州曾忠不屈而死。全家被害。獨乳婢抱一嬰兒獲免。事平。詔特贈忠直祕閣。命其弟忽子宦以官。日歷紹興四年二月壬午。承議郎曾忠狀云。兄朝散

初。鄴之降也。提點刑獄公事王繭遁居城外。寮吏皆迎拜。朝散郎新通判溫州曾忠盜三江寨。獨拒敵不屈。敵驅繭至城內。執忠并其家殺之。惟稚子壻得免。忠。忠兒也。事平。特命忠弟忽及宦以官。（王明清揮麈第三錄。越州李鄴既降。通判溫州曾忠不屈而死。全家被害。獨乳婢抱一嬰兒獲免。事平。詔特贈忠直祕閣。命其弟忽子宦以官。日歷紹興四年二月壬午。承議郎曾忠狀云。兄朝散

郎新通判溫州。忠於建炎二年十二月二十四日經越州。申乞致仕。乞將敕仕圖澤。與補兄男。蓋吏部檢會本官未赴任間。因浙東提刑司差監越州三江寨。與敵抗拒。不屈被害。身亡。承敕時寨一貧恩澤。丁憂奉遺旨。特與敕仕恩澤一名。據此則忠非本州通判。明清小說。又所云贈直祕閣。亦不見於史。當考。

郎新通判溫州。忠於建炎二年十二月二十四日經越州。申乞致仕。乞將敕仕圖澤。與補兄男。蓋吏部檢會本官未赴任間。因浙東提刑司差監越州三江寨。與敵抗拒。不屈被害。身亡。承敕時寨一貧恩澤。丁憂奉遺旨。特與敕仕恩澤一名。據此則忠非本州通判。明清小說。又所云贈直祕閣。亦不見於史。當考。

初。上在越州。遣選鋒將梁斌、張進以所部屯諸暨縣。及是金使人招之。二人皆欲投拜。其下不從。乃與腹心數十人入城降敵。既而張後招其衆至溫州。遂留麾下。比敵去。斌、進復歸。朝廷亦善待之。於是屬邑不降者。惟嵊縣宋宗年而已。（宗年事以紹興元年九月乙巳御史張紱修入錢帛。）

初。上在越州。遣選鋒將梁斌、張進以所部屯諸暨縣。及是金使人招之。二人皆欲投拜。其下不從。乃與腹心數十人入城降敵。既而張後招其衆至溫州。遂留麾下。比敵去。斌、進復歸。朝廷亦善待之。於是屬邑不降者。惟嵊縣宋宗年而已。（宗年事以紹興元年九月乙巳御史張紱修入錢帛。）

熊克小歷載承造之行在癸巳。今從李正民乘桴記。

熊克小歷載承造之行在癸巳。今從李正民乘桴記。

己亥。徽猷閣直學士知平江府湯東野奏杜充自眞州至天長。興劉位、趙立會合。先是立以右武大夫忠州刺史知徐州。朝廷聞金人入犯。詔諸路兵援行在。立以徐州城孤。且乏糧不可守。乃率親兵、禁兵民兵約三萬人南歸。會知楚州劉誨已赴召。宣撫使杜充以楚州關守。命立率所部赴之。立至臨淮。被充之命。旋程至龜山。時金左監軍昌圍楚州急。（王鈇撰立傳云。託濟郎花圍楚州。卻遣裴而音譌也。今正之。）立斬刈道路。乃能行。至淮陰。與敵遇。

己亥。徽猷閣直學士知平江府湯東野奏杜充自眞州至天長。興劉位、趙立會合。先是立以右武大夫忠州刺史知徐州。朝廷聞金人入犯。詔諸路兵援行在。立以徐州城孤。且乏糧不可守。乃率親兵、禁兵民兵約三萬人南歸。會知楚州劉誨已赴召。宣撫使杜充以楚州關守。命立率所部赴之。立至臨淮。被充之命。旋程至龜山。時金左監軍昌圍楚州急。（王鈇撰立傳云。託濟郎花圍楚州。卻遣裴而音譌也。今正之。）立斬刈道路。乃能行。至淮陰。與敵遇。

其下以山陽不可往。勸立歸彭城。立奮怒。嚙其齒曰。正欲與金人相殺。何謂不可。乃令諸軍曰。回顧者斬。於是率衆先登。自旦至暮。且戰且行。出沒敵中。凡七破敵。無有當其鋒者。遂得以數千人入城。而後軍孟成、張遠皆以所部渡淮北去。方其入城也。立口中流矢。貫其兩頰。口不能言。以手指揮軍士。皆感而後拔其矢。立之未至也。通判州事直祕閣賈敦詩欲以城降。至是乃止。（立入楚州。趙姓之續史繫之十一月。王鈇撰立傳云四年正月。惟知楚州未知孰的。也。熊克小歷載之五月。未實。茲誤。前已辨之。）

其下以山陽不可往。勸立歸彭城。立奮怒。嚙其齒曰。正欲與金人相殺。何謂不可。乃令諸軍曰。回顧者斬。於是率衆先登。自旦至暮。且戰且行。出沒敵中。凡七破敵。無有當其鋒者。遂得以數千人入城。而後軍孟成、張遠皆以所部渡淮北去。方其入城也。立口中流矢。貫其兩頰。口不能言。以手指揮軍士。皆感而後拔其矢。立之未至也。通判州事直祕閣賈敦詩欲以城降。至是乃止。（立入楚州。趙姓之續史繫之十一月。王鈇撰立傳云四年正月。惟知楚州未知孰的。也。熊克小歷載之五月。未實。茲誤。前已辨之。）

是月。隆祐皇太后命統制官楊琪軍臨江。軍張忠彥屯吉州。以爲行宮聲援。忠彥、河東人。初以效用出身。太原之破。遁入五臺山。後隸楊惟忠。權中軍統領。至是以所部屯廬陵。就節州事。金陝西諸路都統洛索將數萬衆圍陝府。守將李彥仙悉力拒之。初。彥仙在陝。增陴浚隍。利器械。積糧食。募士氣。且戰且守。人心益堅。固可用。又嘗渡河與敵戰。捕解聞。民皆陽從。敵而陰歸彥仙。敵亦自料金人必併兵來攻。即遣人詣宣撫處置使張浚求三千騎。俟金人攻陝。即空城渡河北趨晉絳。并汾。搗其心腹。金人必自救。乃由嵐石西渡河。道鄜延以歸。浚不從。浚貽書勸彥仙空城清野。據險保聚。俾敵無所掠。我亦無傷。俟陝而動。庶乎功可成。彥仙亦不從。守城之意益堅。至是洛索見勒尼楚赫及知府州折可求合兵來犯。彥仙以死拒之。且告急於浚。　李成知金人已南渡。自滁州率衆往淮西。時成之黨

是月。隆祐皇太后命統制官楊琪軍臨江。軍張忠彥屯吉州。以爲行宮聲援。忠彥、河東人。初以效用出身。太原之破。遁入五臺山。後隸楊惟忠。權中軍統領。至是以所部屯廬陵。就節州事。金陝西諸路都統洛索將數萬衆圍陝府。守將李彥仙悉力拒之。初。彥仙在陝。增陴浚隍。利器械。積糧食。募士氣。且戰且守。人心益堅。固可用。又嘗渡河與敵戰。捕解聞。民皆陽從。敵而陰歸彥仙。敵亦自料金人必併兵來攻。即遣人詣宣撫處置使張浚求三千騎。俟金人攻陝。即空城渡河北趨晉絳。并汾。搗其心腹。金人必自救。乃由嵐石西渡河。道鄜延以歸。浚不從。浚貽書勸彥仙空城清野。據險保聚。俾敵無所掠。我亦無傷。俟陝而動。庶乎功可成。彥仙亦不從。守城之意益堅。至是洛索見勒尼楚赫及知府州折可求合兵來犯。彥仙以死拒之。且告急於浚。　李成知金人已南渡。自滁州率衆往淮西。時成之黨

周虎據蘄湖、水軍統制邵青與戰、一日七敗、參議魏瞻以小舟觀戰於中流、既而告青曰、吾知所以勝矣、彼以紅巾軟繡與我之號一同、故與戰則不能分彼我、所以必敗、宜易其號、則勝矣、青然之、乃令其徒更作鐵風角子、一戰勝虎、青遂據蘄湖、初、杜充之衆既潰、其統制官岳飛、劉經自芳山引衆入廣德軍、後軍屯成駐於金壇縣、爲戍方所殺、

是歲、隨高澄遷縣人陳韜、鄧文等聚衆作亂、官軍討平之、此以紹興六年十二月十六日捕衆申省狀修入、諸路斷大辟三百二十四人、戶部言兩浙路戶二百一十二萬二千七十二口三百五十六萬七千八百、成都府路戶一百一十三萬一千四百八十九口三百二十六萬九千三十六、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三十一

【建炎四年】 此次庚戌、金太宗天會八年、僞齊劉豫阜昌元年、 春正月甲辰朔、大風、御舟碇海中、

乙巳、北風稍勁、晚泊臺州港口、 據克小厤甲辰朔、上至臺州章安鎮駐蹕、蓋因日厤所書也、今從李正民乘桴記、是日午、西風忽起、敵乘之犯明州、御前右軍都統制浙東制置使張俊與守臣徽猷閣待制劉洪道坐城樓上、遣兵掩擊、殺傷大當、敵奔北壁田間、或墜水、俊急令收兵、 此據王庭秀、周世雄夜、敵拔寨去、屯餘姚、且請濟師於完顏宗弼、

丙午早、上御舟次章安鎮、朝請郎知臺州晁公爲與權戶部員外郎李承造皆來朝、上去輦輿、易衣徒步、幸祥符寺、從官迎謁、拜於道左、直徽猷閣江淮發運副使兼軍前糧料使宋煇自秀州金山村以海船運米八萬斛、錢帛十萬貫匹至行在、時百司正闕結字、 誤、從行者苦糧之、上喜、欲擢煇徽猷閣待制、宰相呂頤浩以太峻、難之、乃除煇直龍圖閣、公爲直顯謨閣、公爲、補之子也、昔爲倉部員外郎、 補之見今年三月公爲以去年七月旋長編倉部外、未見出守在何時、據克小厤云、甲辰、上至章安鎮、恐誤、李正民乘桴記在初三日、時正民實扈上行、當得其的、今從之、紹興二年十二月韓世忠奏、乃稱上幸臺州時、右武大夫張柂權知臺州、應辦無闕、得旨轉一官、當考、 初、上遣中使召御前左軍都統制浙西制置使韓世忠赴行在、世忠已治舟師於通惠鎮、乃請往鎮江邀敵歸師、盡死一戰、上從之、

丁未、御史中丞趙鼎自明州還行在、遂與從官等六人同對於舟中、是日、象山縣報敵騎至明州、張俊爲戰守備、明州西城外居民盡蒸之、其意亦欲赴行在也、晚得知臨安府康允之奏、且繳杜充書、言充已在眞州、合兵爲邀擊計、又言徐州趙立以兵來援、建康守陳邦光降於金、

戊申、戶部侍郎李迨自明州來朝、

己酉、詔遣使自海道至福建、虔州、問隆祐皇太后艤舟所在、上遣太后徑入閩、廣、乃遣使問安焉、張俊奏明州小捷、從行百官皆賀、內侍陳顯言獨不賀、曰、上幸海道、何賀之有、 是日、遣御營都統制辛企宗以兵千人赴明州策應、又降手詔趣杜充、趙立進兵、既而企宗卒不行、

庚戌、同知樞密院事兼浙宣撫使周望言敵之在建康者、焚糧草、收金銀、稍稍渡江北去、自耕李成入馬、先是完顏宗弼既陷建康、望與徽猷閣直學士知平江府汲東野聞之、集耆艾士夫僧道問所以爲計者、且曰、今戰守皆無策矣、蓋其意在迎降、而欲乘機其端、士民不察而罷、望遂收諸將兵歸城中、懼其抗敵取怒也、已而敵徑走臨安府、遣人馳檄諭旁郡、令趣降、知秀州朝奉大夫程俱答言、小邦不敢專、卽率官屬乘城保華亭縣、留兵馬都監趙士樑以守、朝廷遂命俱押米綱赴行在、望怒、遣嘉興尉段澤捕俱至平江、將斬以徇、既復釋之、至是以聞、俱化人、皆爲禮部員外郎、平江城壁全壯、而城下聚水四圍、渠塹深廣、望又竭取民財、餽穀以鉅萬計、庫廩充牣、兵甲犀利、郊居邊避之家、往往而復望倚降寇郭仲威爲心腹、俾盡譎諸將、由是人益安之、 是日、金人再犯明州、浙東制置使張俊禦之於高橋、戰數合、盧其濟師、遂託以上旨屬從辛亥、盡其衆入臺州、於是帶御器械權同主管殿前司公事李質亦以班直行城中、居民去者十七八、 據克小厤云、金烏珠引衆再犯明州、誤也、烏珠自入臨安、未嘗過江、克又云、丙辰、張俊、劉洪道皆避去、亦誤、俊以正月辛亥引兵去明州、丙辰、洪道夜遁、相去凡五日、今從王庭秀所記、

戶部侍郎高衛請卽虔州鑄鹽鈔二十萬緡以給行宮之用、許之、時淮鹽道不通、故暫通閩、廣鹽於諸路、

正月壬申又通閩鹽、

癸卯、遂安軍承宣使兩浙宣撫副使郭仲荀責授汝州團練副使、廣州安置、仲荀多散而爲盜、仲荀乘舟夜過行在、不請朝、言者疏其罪、詔御史臺大理寺雜治、仲荀引伏、故謫、 據克小厤、仲辰月厤、會要在乙巳、今從李正民乘桴記、正民時在副掖、當不誤、日厤既於乙巳書仲荀謫命、而戊午又書令仲荀過州城外下寨、已酉、又書言者乞罷仲荀兵柄、是明謫命不在乙酉已酉已前也、

乙卯、隆祐康言太后已至虔州、

丙辰、劉洪道言敵再犯明州、初、張俊旣行、士民皆去、有士人率衆扣洪道馬首、願留以禦敵、洪道曰、予嘗數克敵而勝、若等毋盧、是夜、洪道悉府實微服而遁、與浙東副總管張思正引所部奔天童山、所過盡撤其橋、民不得濟、死者數千人、哀號震天、城中惟崇節馬軍與惡少僅千人、以酒官李木將之、 詔金人侵犯兩浙、陷沒州郡、官吏以衆寡不敵、遂且降伏、推其本心、實非誠意、並特與放罪、令尚書省榜諭、 日厤無此指揮、

以今年五月丁未裹磁奏狀修入。命福建市舶司悉載所儲金帛見錢自海道赴行在。初、主管侍衛步軍司楊惟忠所部九將既叛去、至是司全、張掞以所劫神御詣虔州行宮請降、傅選陷郴州、大肆焚掠、趙萬寇袁州、江東宣撫司前軍統制王德與戰、萬軍敗、臨陣乞降、德斬之、遂併其衆。江淮宣撫司右軍統制岳飛自廣德軍移屯宜興縣、杜充之敗也、其將士潰去多行剽掠、獨飛殿戰所部、不擾居民、士大夫避寇者皆賴以免、故時譽翕然歸之。

丁巳、張俊自臺州引兵赴行在。中書門下省檢正諸房公事程邁充集英殿修撰、知福州、時寶文閣待制知福州林遹言敵犯閩中、請兵防守、又自言老病不任事、故以邁代之。是日、金陝西諸路選鋒都統帥、金人再犯餘姚縣。是日、上元節、韓世忠在秀州、取民間子女張燈高會。此據汪藻錄。既遂引兵之鎮江、洛索陷陝府、守臣右武大夫寧州觀察使李彥仙死之。敵自去冬以重兵來攻、彥仙守禦甚備、遇士卒有恩、食既盡、煮豆以啖其下、而取汁自飲、至是亦盡、宣撫處置使張浚聞道遣以金帛、使犒其軍、且檄都統制曲端以涇原兵往援、端素疾彥仙出己上、無出兵意、浚屬官資陽謝昇言於浚曰、敵朝夕下陝、莫若以爲變者、殆未知敵意也、敵已得長安、今取陝、則全據大河、且窺蜀、衆莫謂然、力爭數日、師乃出至長安、而敵先塞阻不得進、彥仙日與敵戰、將士未嘗解甲、洛索命自正月旦爲始、以一軍攻擊、一日不下、則翌日更遣一軍、每一旬則聚十軍併攻一日、期以三旬必拔之、彥仙憊氣如平常、登譙門大作伎、潛使人隧而出、焚其攻具、敵愕而卻、洛索雅奇彥仙才、嘗招之、彥仙斬其使、至是遂欲降之、使人呼曰、卽降當富貴、彥仙不應、日鉤取敵兵數十磔城上、雖殺傷大嘗、而敵兵益至、守陴者久、傷夷日就盡、既而敵軍亦無食、欲引去、或告以急擊可入、敵益衆攻之、每隊以鼓在前、擊鼓一聲、則進一步、既渡濠池、鼓聲漸促、莫不爭先疾去、併力齊登、死傷者雖滿地、而不敢返顧、是旦有鳶鴟數萬飛噪於城上、與戰聲相亂、洛索曰、城陷矣、促使急攻、城遂陷、彥仙率士率巷戰、左臂中刃不死、猶不已、敵惜其才、以重賞募人生致之、彥仙易敵衣雜羣伍中走渡河、曰、吾不甘以身受敵人之刃、敵縱兵屠掠、彥仙聞之曰、金人所以殺傷過當者、以我堅守不下故也、我何面目復見世人乎、遂投河而死、敵取其家殺之、陝民撫膺類泣、聞承制贈彥仙彰武軍節度使、卽商州立廟、且官其子、給宅一區、田五頃、久之、賜謚曰忠威。（淩承制贈官在紹興二年、賜謚在乾道元年。）彥仙守陝再踰年、大小戰二百、及城陷、其屬官陳思道、李岳、杜開、通守王湜、趙叔憑、職官劉效、馮經、縣令張圮、將佐盧亭、鄧雲、閻平、趙成、賈何、呂圓、登、宋炎等五十一人、皆與同死、無屈降者。叔憑、宗室子、初爲兵馬都監、積功武翼大夫通判府事、及城危、有子爲盧氏吏、開使語之曰、吾託肺腑死國難、固其所、若則走也、曇、龍門人、徼陷蒲城、變獨與少年數百保聚山谷、初事邵興、後爲彥仙部曲、累官閤門宣贊舍人、敵得雲、欲以爲將、雲怒罵不屈、洛索怒、鋸雲五日而磔之乎、湖城人、官閤門祗候、何、陝縣人、與成皆修武郎。（成正平人、已見二年八月丁卯。）圓、登、及縣人、皆爲偽、前後功最多、號愛將、城垂破、自外來援、與彥仙相持而泣曰、圍久、不知公安否、今得見公、死且不恨、左右皆泣、創甚方臥、聞城壞、遽起戰死、炎、陝縣人、善鬬、張敵圍城、炎取大脅數百、調治所射洞、殺傷

敵兵甚衆、城陷、敵欲將炎呼炎出、不應、戰死、後自雲以下、皆贈官、錄其家一人。

戊午、張俊全軍立功人並遷七官、賞明州之捷也、是役也、軍卒王進身先士卒、獨立奇功、詔授武翼大夫、俊拔以爲將、進、延安人也、於是進士劉相如以詣撰榜文募人迎敵、亦補迪功郎、添差監溫州酒稅。（相如補官、求見本月日且附此。）

尚書倉部員外郎章誼、坐出使浙東、變賣度牒稽留也、遷戶部員外郎、李承造往閩中刷錢、

庚申、劉洪道奏金人大至、詔權同主管殿前司公事李質貶秩三等、引所部還赴之、不知明州已陷矣。

辛酉、御舟離章安鎮、朝議分遣張俊所部救明州、上不欲遣、乃止、又批令劉洪道等皆退避其鋒。（已上並李正民錄。）

癸亥、泊衙澳門。

甲子、泊溫州港口。（自藤甲子、御舟至溫州前頭、今從李正民乘桴記。）宣教郎吳表臣守監察御史、先是御史中丞趙鼎薦表臣及宣教郎林季仲充臺官、而表臣先至、上召見、遂有是命、二人皆永嘉人也。

乙丑、以中書舍人李正民爲江浙湖南撫諭使、朝隆祐皇太后於虔州、事有不可待報者、得與權知三省樞密院滕康等參決、仍許於嚴前奏事、所至官吏能否、民間屈抑、並體訪以聞。

丙寅、御舟移次溫州之館頭、先是金人自明州引兵攻定海縣、破之、遂以舟師絕洋、犯昌國縣、欲襲御舟、至碁頭、風雨大作、和州防禦使樞密院提領海船張公裕引大船擊散之、敵乃去、上聞明州失守、遂引舟而南、與金人纔隔一日。（趙鼎之謫吏云、金人乘小鐵頭船泛海、留潮過昌國縣至沈家門而回、不知沈家門卽碁頭否也。）

丁卯、虔州從衛諸軍作亂、初、隆祐皇太后既至虔州、府庫所有皆盡、衛軍打請、惟得沙錢及折二錢、市買諸物不售、軍士與鄉民相爭、鄉民以梃刺軍士、有傷者、弁入所屯景德寺、被甲持仗、保所居、百姓亦持器仗保坊巷、有虔化縣民沈立率鄉兵三百人、與城中相犄角、其將司全令甲軍出於寺後、轉殺鄉兵、由是

鄉兵與將兵及百姓爭門而出軍士遂縱火肆掠慶多竹屋煙焰亙天不可鄉邏太后以禮部尚書曾楙爲撫諭使楙遲延不行金人犯潭州時敵自南昌掠袁、筠至長沙城下遂圍之　益劉可轉寇京西歷不恤也瓊自信入閒所過邀索千計公然移文曰無使枉害生靈其意果安在哉臣觀今日諸將用古法皆當誅然不可盡誅也惟王瓊本隸杜充充敗於前而瓊不救此不可救當先斬瓊以令天下其佗以次重行貶降使以功贖過臣恐以爲敵退之後正大明賞罰再立紀綱之時莫若擇有威望大臣一人盡護諸將雖陛下親軍亦聽其節制稍稍以法裁之凡軍輒敢擅移屯以護襁爲名者自主將以下並論如法仍使於偏裨中擇人才之可用者開付以方面之權待其有功加以爵秩陰爲諸將之代此今日所最急者惟陛下與大臣熟議斷而行之　奉直大夫浙西提舉茶鹽公事陳述古監饒州酒稅述便文之浙東上在明越不朝請詔押還任時平江道梗述以無船爲詞乃有是命

壬申戶部侍郎葉份言淮鹽路梗妨阻客販浙鹽數少積壓客鈔望權以福建鹽通商仍稍還買鹽本錢即本路官搬官賣兩不相妨從之福建路歲產鹽一千一百萬觔政和中遣左司郎官張察至本路參定歲以三分爲率二分歸朝廷許商人輸錢於榷貨務給鈔即本路受鹽一分歸漕司許自買賣椿於海倉令上四郡及屬縣搬賣以辦歲計時商販官搬二法並行靖康假擾商販殆絕故官悉自鬻歲收課錢四十萬緡至是份請行鈔法而姦民乘之盜販者甚衆

癸酉詔行在職事官條具駐蹕所在及守禦之策太常少卿陳戩言兵將用命則寇可敵衆不用命則多適致敗今國之興刑不能加之將將之威令不能施之軍宜申嚴紀律使左右進退惟命之從則敵可破矣

是月京城留守上官悟以京西南路招提司中軍統領牛皐爲本司同統制兼京西南路提點刑獄公事皐、魯山人初爲射士聚衆與金人戰以功補官金人踩躂京西皐數戰皆捷知汝州王俊假皐武節大夫果州團練使至是爲留司所辟

二月甲戌朔鄜瓊以其衆降於江東宣撫使劉光世　瓊初見三年九月末　瓊圍固始縣凡四月有二日至是乃解初瓊之未至也犒盜黃佚引衆來犯曹官吳翊　趙甡之遺史作吳翼日曆中有知光州吳翊者卽此人也招降之守臣任詩以翊有功請於朝改京官通判州事及詩還朝而翊權州事瓊尚未去也翊乃語統制官劉紹先以所部解圍紹先至固始爲瓊所敗知縣事向宗輝開門納之紹先以其衆登城用強弩御瓊殺傷甚衆會光世遣人招瓊瓊受招安光世因以爲將既而宗輝恃其功與翊不相下翊招宗輝至光州誣以罪送獄死　叛將傳選詣虔州行宮乞降選白江西潰散卽率衆入湖南爲盜既脈所欲遂來降

乙亥御舟至溫州江心寺駐蹕更名龍翔　日曆：是月二十五日戊辰御舟次溫州三十日癸酉不動舟。御舟二月一日遷於駐州城外蓋重塗差誤今從諸書繫此

祖宗神御於福州　大中大夫直益資政殿學士權知三省樞密院事責授安遠軍節度副使吉州居住李回復端明殿學士權同知三省樞密院事回范宗尹所薦也　熊克小曆：回之除在正月丙寅今從日曆繫此

集英殿修撰都

大提領水軍荊湖路梁江措置使王義叔落職放罷坐金人渡江不奏報也禮部尚書曾楙充顯謨閣直學士知洪州承信郎建昌軍兵馬監押蔡延世進三官爲閤門祗候權主管本軍公事集英殿修撰知洪州王子獻坐失守知撫州王仲山坐迎降皆罷　詔溫州守臣盧知原治狀有聞除右文殿修撰知原、法原弟也以供億無闕故擢之　是日金人陷潭州敵既破江西諸郡乃移兵犯湖南帥臣直龍圖閣向子諲初聞警報率軍民固守且禁士庶無得出城敵騎至潭呼令開門投拜軍民皆不從請以死守宗室成忠郎聿之棣東陽子諲巡城督察官吏顯謂聿之曰君宗室不可效此曹苟簡聿之踰激流沿敵圍之八日既而登城四面縱火子諲率官吏奪南楚門亡去城遂陷聿之拔刀自殺城之始破也將官成忠郎劉玠率餘兵巷戰身中數十矢戰愈力賊又以檜中之衆欲扶持而去玠揮衆直前死於陣敎武郎新杭州兵馬都監王暐部民兵守朝宗門亦死聿之、魏惇王後安定郡王（案）原本作郡公今依宋史改正　叔東子也敵掠潭州數日屠其城而去子諲乃復入後贈玠武經大夫陳武德郎聿之右監門衛將軍潭州之陷日麻不破遺蛻之這史繫之正月甲子據宋小曆繫之去年十一月案今年四月癸巳五月癸丑湖南轉運司兩次所奏及紹興四年四月己酉王庾家乞恩澤狀並云敵騎二月二日打破州城被擄於此克火云敵騎縱掠四日而去轉運使所奏乃云敵騎初入日離潭州今從之

丙子金人自明州引兵還臨安初敵既破明州道人聽命於完顏宗弼且云搜山檢海已畢宗弼曰如揚州例敵遂焚其城惟東南角數佛寺與僻巷居民偶有存者城之始破也守者奔淡東南縋城而去或浮木渡江生死相半而奔逃村落者與敵遇由是徧州之境深山窮谷中時人猶不到處皆爲金人搜剔殺掠不可勝數敵留明州七十日引兵去以偽職郎將安義知明州進武校尉張大任同知明州事王庭秀湖州錄云張郡爲通判而會要作大任今從之　且授安義以兩浙轉運司印一紐

辛巳金人去潭州

癸未虔州鄉兵首領陳新率衆數萬圍虔州隆祐皇太后震恐赦其罪不聽權知三省樞密院滕康、劉珏、主管侍衛步軍司公事楊惟忠皆坐視其亂而不能禁先是惟忠之將胡友既叛去犯臨江軍統制官楊琪與戰不勝城遂陷至是友以其衆復犯虔州與新戰於城下破之新乃去統制官張忠彥時在吉州聞亂不順既而康、珏開龍命乃以吏部侍郎高衛權主管三省樞密院事衛論顯謨閣直學士曾楙撫諭功與其謀十餘人皆進秩後御史張延壽以爲言復奪之　進奪在九月乙巳

甲申慈溪縣令林叔豹引鄉兵入明州執將安義奪其印金人十餘在開元寺皆病不能前者叔豹誅之

安義四月戊戌行道

丙戌劉洪道言已復明州時洪道自臺州還屯奉化縣其麾下精卒纔橫市肆邑人將璉夜集數十人之僧林寺閉門道將殺之縣丞百彥金勸洪道流其數人之卒衆乃定洪道復入城剽民家寄藏之物併得

四萬緡以歸州人怨之　是日金人自臨安退兵熊克小曆在丁亥而翻譯之這史在丙戌蓋之載此事排日甚詳今從之初完顏宗弼留臨安圍浙西制置使韓世忠自江陰趨鎮江恐邀其後是月庚辰宗弼敛兵於吳山七寶山遂縱火三日夜煙焰不絕癸未火息

甲申縱兵大掠且東裝丙戌退軍以鹵掠輜重不可遽陸乃由蘇秀取塘岸路行先是武功大夫成州團練使陸漸迎降宗弼以爲臨安府兵馬鈐轄漸勸宗弼括金銀焚臨安因從軍北去方金人之未退軍也有衢州軍事判官錢觀復者以衢當路衝白郡守縱民老弱出戶留一丁不留輿留而瘦弱不堪任論如軍法其後諸兵欲乘時爲變圍城中金帛子女無異獲乃止陸漸紹興二年六月戊戌行道　璽隱寺僧智納有醫學宗弼初入杭軍士執之以至宗弼解其縛留一榻上善事之比去飭十騎送還時李僎、李鄴、鄭億年皆在軍中宗弼因攜之以北　敵分兵寇海鹽縣尉朱良率射士百餘拒之卒力戰以死良、吳縣人光祿卿公綽孫也

丁亥金人陷京師時河南之北悉爲敵有睢、洛皆屯重兵惟京師及畿邑猶爲國家固守而糧儲乏絕四面不通民多飢死有河北僉軍首領孟淵者與其徒十十五五以食物與守城者博易積久稔熟遂不之疑是日淵與其徒數百人夜登城之北壁縱火焚樓櫓猶未敢下城乃爲慢道自守是時城之東有臺盞李潰、蘇大刀等擁留守上官悟皆招入城既入城則焚掠不止城中亂悟及副留守趙倫出奔悟至唐州爲董平所殺金人得京師以前都水使者王孁爲留守時在京蓋壯不滿萬人自是四京皆陷沒矣　臨安小曆

戴京師之陷在今年三月又云城破上官悟爲敵所害而徐夢莘會編所載甚詳今從之　江東宣撫使劉光世奏杜充敗事未知存亡王、璽所統前軍亦潰韓世忠徑上海船而去臣今以孤軍駐南康移檄諸路會兵勤王望陛下遠避賊鋒竢春暖破之不難詔光世所部軍不少今又會兵深慮騷動可止統本部乘閒襲之毋失機會　浙東安撫司主管文字宣教郎袁潏敵去遣前軍統制孫差進判衢州侯延慶以所部入越州敵之去越也以兩浙提點刑獄公事王繪權州事繪招義兵入城防守士豪仁和縣茶槽巡檢胡仁參以其衆入城因與安撫司主管侍衛步軍司公事楊惟忠皆坐視其亂而不能禁先是惟忠之將胡友既叛去犯臨江軍統制官楊琪與戰不勝城遂陷至是友以其衆復犯虔州與新戰於城下破之新乃去統制官張忠彥時在吉州聞亂不順既而康、珏開龍命乃以吏部侍郎高衛權主管三省樞密院事衛論顯謨閣直學士曾楙撫諭功與其謀十餘人皆進秩後御史張延壽以爲言復奪之　進奪在九月乙巳

甲申慈溪縣令林叔豹引鄉兵入明州執將安義奪其印金人十餘在開元寺皆病不能前者叔豹誅之

安義四月戊戌行道

丙戌劉洪道言已復明州時洪道自臺州還屯奉化縣其麾下精卒纔橫市肆邑人將璉夜集數十人之僧林寺閉門道將殺之縣丞百彥金勸洪道流其數人之卒衆乃定洪道復入城剽民家寄藏之物併得

庚寅上入溫州駐蹕州治　楊氏編年云四年正月金人犯浙江窺自明州幸海江南淮南兩浙宣撫處置使兼制御營軍馬趙鼎率諸帥敗敵於江浙加鼎延資使定維中興社稷功臣敛十死覓還越州（案）史鼎未嘗爲此官當時亦

無此事未知楊氏云何據妄如此　温州觀察使御前前軍統制王瓊自閩中引餘兵還行在詔降授文州團練使

辛卯金人陷秀州先是兩浙宣撫使周望在平江有言敵自趙州還金陵者望素不嚴斥堠但以傳聞之語爲信乃遣統制官陳思恭、張俊　此節小張俊也詳見三年八月癸亥　統兵入杭以規收復之功思恭至秀州偵知傳言之妄請先擊充垓得其投降的報則別議罪故有是命　朝奉郎提舉亳州明道宮鄂渚再責汝州團練副使峽州安置

丙申以上還温州德音釋天下徒刑應士民家屬有自金來歸者所在量給錢米於寺院安泊訪還其家以洪州三省樞密院淹延刑禁自今奏讞並令赴行在　徽猷閣直學士知鄧陽府兼陝西制置使王似知成都府時宣撫處置使張浚聞上親征亟治兵自秦州入衞留參議軍事劉子羽掌留司事凡川、陝軍政民事皆得專決又徙似知成都府而以親衞大夫明州觀察使趙哲代之徽猷閣直學士盧法原時守成都乃命法原赴行在　朝奉郎克小厤建炎三年十一月張浚出行關陝徙王似知成都府而以趙哲代之案成都知府題名似以四年二月二十三日除五月二十一日到法原以四年五月赴行在克書於去年十一月實甚誤矣然此時道路隔絕似以此時改命則五月上旬未必能到成都盖浚已奏於朝而又以便宜先遣之錄也法原五月壬子除吏書盖其離成都之日今但云赴行在

成犯舒州率兵迎戰爲所敗文舜舉其衆走權知州事鄭嚴亦走入山中成遂入其城得修職郎李芳以爲參議官兼軍正芳建炎初嘗爲祕書省正字至是在舒州芳以王命不通敵留江、浙宏生向背遂以成代未行與州縣官百餘員皆爲成所執其徒有執鄭嚴而至者成殺之　是日敵游騎至平江城東統制官郭仲威兵未交而退同知樞密院事兩浙宣撫使周望奔太湖市人請留不可則極口謾罵望不顧而去守臣徽猷閣直學士湯東野聞望已出則挈家遁以府印付仲威　錢穆收復平江記二十三日守臣湯東野出奔周望以印付仲威案翌日乃宣撫使若未行守臣不應先遁蓋望先出奔而東野乃棄城也趙姓之遁史當得其實今從之

丁酉仲威會諸將欲城上士民叩頭出血請加守禦之備仲威奮臂曰即發騎兵敵行破矣民譁無以應欲哺金人大集於城下仲威與將官魯珏縱火城中夜望及仲威皆遁其下自城南轉劫居民北出齊門而去民之得出郭者多爲所殺　茶陵縣軍賊二千餘人犯郴州永興縣所屬鄉民皆面刺聚集與宋四字欲自連韶路還趨虔州廣南東路提點刑獄公事曾統恐其枝蔓以便宜遣監韶州永通監宂教郎朱履往招之至是以聞

戊戌宣教郎新荆湖南路提舉茶鹽公事秦梓守尚書金部員外郎梓辭不至奉議郎章傑守祠部員外郎、傑惇孫也　是日午漏未盡四刻完顏宗弼自盤門入平江駐兵府治鹵掠金帛子女既盡乃縱火燔城煙焰見百餘里火五百乃滅敵之在湖南者是日亦渡江趨石首縣而去知岳州袁植開敵且至棄城避之

乙未尚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江淮宣撫使杜充罷爲觀文殿大學士提舉江州太平觀充自

718

己亥鍾相遺兵犯桃源縣朝請郎知縣事錢景持率保甲出戰爲所殺（錢景持二官與恩澤一資）庚子呂頤浩奏戶部侍郎兼份言觀幸浙西須早除發運使臣觀可任措計極難得人閒有之又柔行不悛上曰有德者率酒直或不得辦事有才者多是小人如梁揚祖誠無學術使爲發運使則有餘矣大抵小人不可在侍從之列若藉其才任於外亦何不可（中興聖政）臣竊正等曰世不能無小人固也因其小人而淫之使不容於世可乎而治之世君子小人各安其分且君子小人才有所用則豈在所絕故使之居外則足以劾其所長固不遽於害善之治此大上皇帝所以不棄揚祖也左予斯時未尚安有不遵之歟

辛丑鍾相陷澧州守臣朝奉大夫黃琮等十餘人皆爲所殺迪功郎澧陽縣丞蕭資守西門戰死敵入城縱掠而去（琮紹興五年贈祠官與一子恩澤資資年四月己巳與恩澤一資蕭資死澧州而資家貧乞乃云二月二十八日鍾相攻澧州西門疑吳慶鄰都相所造也）初保寧軍承宣使權主管侍衛步軍司公事閻劾自西京擅所部數千人至越州行在上以金人入寇命劾節制淮西等路軍馬往捕之劾行次崇德縣聞敵已犯臨安遂至平江招軍得數百人自江陰渡江入柴墟鎮是月荊楚州與守臣右武大夫忠州刺史趙立計舉劾因耕上命授立徐州觀察使兼淮南東路兵馬鈐轄劾佐督總官二等仍書告以賞劾遂將所部往泗州先是宿遷人趙瑾率衆據守水寨後降於金人有楚州進士閻奉卿者以假成忠郎知淮陰縣見立之參謀官陳括（趙甡之遺史作陳延今從王廷珪所撰趙立傳）與語楚州事因爲立謀以旗榜招瑾瑾聽命立大喜舉卿自言本儒士不能出戰恐誤使用乞換文資立使視學籍信然遂假奉卿宣教郎措置高郵軍　事賊犯應山士居將仕郎連萬夫率邑人數千保山寨賊不能犯至是有寇浪子者以兵至圍之三日卒破其寨賊知萬夫勇敢有謀欲留以爲用萬夫察屬聲寫賊爲所害後守臣陳規言於朝贈右承務郎官其家一人（規紹興二年十月辛亥(案)萬夫居鎮安蓋是酋夫之弟當考）

金人自江西遁過荊門軍劉超甲辰張俊至自崑山

乙巳巨師古至自洞庭李貴晉珏郭威皆至自常熟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三十二

【建炎四年】三月癸卯朔孔彥舟入鼎州鍾相之反也鼎州孤危官吏軍民計無所出乃迎彥舟入城以拒相時宣撫處置使司主管機宜文字傅雩權湖北制置使以本司便宜之命授彥舟翊衛大夫康州防禦使節湖南北路捉殺使就平之（此據紹興元年二月辛卯彥舟奏狀修入）彥舟過澧州而澧州之民有應相者彥舟爲所攻喪甲而走僅以身免及入鼎虛復有應相者遂屠其城取其民八九悉點爲兵時西京南路提點刑獄公事直祕閣李允文以宣撫司察訪使在鄂州聞相叛遣統領官武翼大夫安和率步兵入益陽統制官武功大夫張崇領戰艦趣洞庭武顯大夫張奇統水軍入澧口三道討之（此據趙甡之遺史及傅雩李允文奏狀參修）詔權湖北置制使司亦未爲捉殺官乃劈畫方略副總管領兵往鼎捕鍾相資誤此時彥舟未來居鼎已去程昌寓四月方克小屋云湖北帥司徹本路提殺官孔彥舟樞縣下臨太湖石岸險狹統制官陳思恭以兵邀之金人舟亂不整思恭小捷而退（熊克小屋云敵過吳江思恭以舟師邀於太湖縣破之誤）

甲辰張俊至自崑山

乙巳巨師古至自洞庭李貴晉珏郭威皆至自常熟

初，洛索既陷陝，遂與其副薩里干長驅入關，宣撫處置使司都統制曲端聞敵至，遣右武大夫忠州刺史王彥（彥傳作自延安遣兵援陝，節度使劉錡所謂王彥所部拒之於彭原店，熊克小歷作自延安遣兵援陝，節度使劉錡所謂王彥所部拒之於彭原店也。吳玠功績紀述之遺漏）及是在涇原，諭馬步軍副總管吳玠及統制官張中孚、李彥琪將所部拒之於彭原店（即今涇州之彭原店也），端自擁大兵屯於邠州之宜祿，以爲聲援。敵乘高而陣，洛索引兵來犯，玠擊敗之，薩里干懼而泣。金人因目爲啼哭郎君。既而敵師復振，宜軍敗，端退屯涇州，敵亦引去。端勁玠逐節，降武顯大夫，龍總管。復知懷德軍宣撫處置使，張浚素奇玠，辟擢玠秦鳳副總管，兼知鳳翔府。時當兵火之餘，玠勞來安集，民賴以生。始青溪嶺之戰，玠牙兵皆潰（事見二年四月），及是玠治兵秦鳳，諸潰卒復出就招，玠悶訊再三，搜索非是者五六人，斥遣之，餘悉斬於遠亭下。去秦州十里，軍中股慄，自是每戰皆効死，無復潰散者矣。

丙午，御史中丞趙鼎言：敵騎始還，當竢浙西寧靜，及建康之寇盡渡江，然後回蹕，萬一敵去未遠，或作回戈之期，何以待之？於是行計稍緩。

丁未，詔發運副使宋煇誘說兩浙州軍儲蓄之家，借助米斛，以備巡幸。是日，陳思恭自烏墩至平江，初，二酉已上嘉陵思恭太湖之功，尋擢思恭右武大夫、忠州團練使。

己酉，張浚言：大食獻珠玉，已至熙州，詔津遣赴行在。右正言呂祉言：所獻真珠犀牙乳香龍涎珊瑚梳子，玻瓈，非服食器用之物，不當受。上諭大臣曰：捐數十萬緡易無用珠玉，爲渚愛惜其財，以發戰士，逢命宣撫司無得受，仍加賜遣之。（何俌編鑑）寶器異物，即命碎之，內府珠玉，即命投之，纖微什物，悉皆歸毀，輦舁文繡，一切屏去，銷金綵繡，則布禁織，珠玉寶物，則布禁鬻，玩物則龍文盡滅，羽則龍川，蜀錦綺，則文彩且民益寬憊。良久，周望自遁所乃出領兵之吳興。初，望奔太湖，失其宣撫使印，敵既退，裒善沒者於湖中求得之。上聞平江失守，命望往常州襲敵師，以功贖過。是役也，平江士民死者近五十萬人，得脫者十之一二而已。上嘉陳思恭太湖之功，尋擢思恭右武大夫、忠州團練使。

庚戌，詔發運副使宋煇誘說兩浙州軍儲蓄之家，借助米斛，以備巡幸。是日，陳思恭自烏墩至平江，初，丙午，御史中丞趙鼎言：敵騎始還，當竢浙西寧靜，及建康之寇盡渡江，然後回蹕，萬一敵去未遠，或作回戈之期，何以待之？於是行計稍緩。

丁未

將是曾進每人科納買度牒錢三貫文近又科配均糴二萬石有官令本州分析
開奏擬此則溫州科撥不一所謂取足於鹽蛋之直恐無此理今略修潤附入

庚申詔昨金人犯侵州縣其投拜官除知通別取旨外餘並罷內統兵官以衆寡不敵致有潰散理宜矜
恤可特放罪仍舊統押人馬時朝廷恐辦士潰散者衆乘亂爲變故貸之

丙寅權誥官亦皇避回船至港口始迎見御舟

丁卯右文殿修撰葉夢得言本路地瘠民貧倉庫皆竭乞宗室自遙郡刺史以上俸給人從
並減半從之時大宗正司避敵自虔州移廣州故德以爲請紹興八年四月庚申臣僚上言竊知袁州江少虞爲廣州通判會大宗正言以南班宗室避盜遷於嶺外少虞奏爲

詳武爲見敵兵渡江附會遷副葉宗鄂沮尊皇族不支請給乃反駁曰廣人與起保甲白選操戈課書宗臣一日殺宗
司親事官四人戶頭逼面一城騷惶擬至生變朝廷嘉愍以順逆誰保甲始得無事今附見此當求他書參考

戊辰湖北提舉使孔彥舟般鍾相敗之彥舟既入鼎州時出兵與相戰勝負略相當彥舟得賊黨不殺惟
斷其指及耳鼻縱之出曰汝父有神能爲汝續則再來相尋之惡其彰己之妄而養之密室至是其黨亦
生疑心彥舟乃聚竹爲筏又陽爲好詞若將避相者而陰遣人投其軍中謂之入法相信之不爲備彥舟
乃乘筏夜渡而使入法之人爲內應大敗之相棄妻子竄入山谷爲農人范顏所擒彥舟乃執相及僞后
尹氏僞太子子昂並檻赴行在僞將相及用事之人皆梟首相少子子義逃去與其徒居洞庭湖何相之
之遠史繫之三月戊辰熙克小曆繫之四月癸未案日曆傅崇黻狀云三月二十六日辰時逆破鼎
文生擒鍾相戊辰二十六日也或者相以戊辰之日敗癸未之日生擒亦未可知今從建炎附此

己巳賊方陷廣德軍初方既爲劉晏所破乃引兵欲趨宣城道過廣德入其郭朝奉郎新通判眞州權通
判王儔迪功郎權簽書軍事判官李唐俊文林郎宿州司戶參軍權司法潘倜文林郎權知廣德縣韋紹
迪功郎權丞蔣甕與權軍事皆死後贈儔二官唐俊等皆京秩錄其家一人日曆及潘倜家乞恩澤狀云建炎四年正

月二十七日被擒於廣德軍日曆宣義郎紹興三年五月庚申與一子將仕郎蔣璨先與一子下州文學倜家狀三四年正月准廣德軍
贈宣教郎王儔紹興四年正月乙卯贈朝請郎與一子恩澤潘倜同日贈承不郎與一子下州文學倜家狀三四年正月准廣德軍

權軍事蔣權本軍通判僞家陳乞狀云知通以下並遭殺戮(案)盛
總知軍周烈去年十一月已爲金人所殺未知此時權軍爲誰當考

辛未上次定海縣顧縣爲金人所焚恻然曰朕爲民父母不能保民使至如此王綯曰陛下留杜充提兵
四萬守建康留周望提兵二萬守平江非輕棄江浙而遠適南方不幸充望不稱任使乃至如此呂頤浩
因言承平之久士多文學而罕有練達兵財可濟今日者上曰前此太平朝士若乘馬馳騁言者必以爲
失體緩帶良弓利劍識者將以爲謀叛綯曰大抵文學之士未必應務有才者或短於行自非陛下乘暇
錄用則舉世無全人矣

是月朝奉郎季陵充徽猷閣待制知臨安府陵去位數月即復職知溫州又除中書舍人皆不赴范宗尹
力薦其才乃有是命　修武郎劉綱爲武德郎閤門宣贊舍人綱位子也　此以紹興四年三月二十五日綱乞授
淮甸與金人對壘聞淮陣到告收錄綱父子忠義勤勞
云云諸書皆無此數是閤勤懇宜審壞亦未可知當考

是春金左副元帥宗維、右監軍希尹、右都監耶律伊都皆在大同。右副元帥宗輔在忻州。（即蕃名遺貝勒）托雲率衆圍楚州。守臣趙立乘城禦之。不能下。進圍揚州。初。敵陷山東。右監軍完顏昌密有許封劉豫之意。會濟南有漁得鼈者。豫妄謂神物之應。乃貯之。既而北京順豫門下生禾。三穗同本。其黨指言以爲豫受命之符。乃使豫子偽知濟南府麟賫重寶賂昌求僭立。大同尹高慶裔、左副元帥宗維心腹也。恐爲昌所先。乃說宗維曰。吾君舉兵止欲取兩河。故汴京既得。則立張邦昌。後以邦昌廢逐。故再有河南之役。方今河南州郡官制不易。風俗不更者。可見吾君實非貪土。亦欲循邦昌之故事也。元帥盍進此議。無以恩歸佗人。宗維乃介希尹馳白金主昌。昌許之。宗維遂遣慶裔自河陽越孟河之南。首至豫所。錄景州會官吏軍民於州治。諭以求賢建國之意。皆莫敢言。曰願聽所舉。慶裔徐露意以屬豫。郡人迎合敵情。懼豫權勢。又豫適忌人也。故遴士張浹等遂共舉之。慶裔至德、博、大名。一如景州之故。既至東平。則分遣諸郡以取順狀而已。慶裔歸。具陳諸州郡推戴之意。宗維許之。（張匯節要云劉豫之立議出本郭州叛臣張觀中獻策於慶裔以三班奉職領之後以錄已見獻於尼瑪哈非也金人犯山東止以邦昌爲名。不易官制風俗者。其謀實已定矣。不然。猶安望豫之能從。）遣東漢軍萬戶韓常與太行義士石子明戰於眞定西山煙脂嶺。爲所敗。千戶劉慶孫砲折其脛。由是解軍職。換靜江軍節度使。後除知慈州。初。金太祖妥赴兵以萬戶比都總管千戶比。節度使百人長比劇史。皆親押劄子授之。謂之御寶及士石子明戰於眞定西山煙脂嶺。爲所敗。千戶劉慶孫砲折其脛。由是解軍職。換靜江軍節度使。後除知慈州。初。金太祖妥赴兵以萬戶比都總管千戶比。節度使百人長比劇史。皆親押劄子授之。謂之御寶及罷從軍。對此換授。其後燕、薊諸民兵千戶、百人長。但以家業咸丁數定之。軍遷則但爲應民戶軍中受代。則復爲一散軍而已。非御寶之比矣。蔚州民劉黑龍造妖起兵。既而從之。金人因捕黑龍。害及數縣。夏四月癸酉。（案是月壬申朔）詔江西州縣客經殘破之家。並奧蠲今年夏稅。既而從衡三省樞密院取皇太后旨。並秋料未輸者皆倡之。言者以爲政令不一。而吏不知所從。遂寢其令。癸酉指揮當屬不改。以今年八月二十六日丙申冠被上書修入。中大夫直秘閣知臨江軍吳將之並能。仍各貶秩二等。坐敵至失守也。洪夫徽猷閣待制知明州劉洪道、中大夫直秘閣知臨江軍吳將之並能。仍各貶秩二等。坐敵至失守也。洪道依舊充御營使司參贊軍事。言者以奏顯誤閣待制知袁州王仲薿投拜之罪。仍貶仲薿爲忻州團練副使。潮州安置。（日曆仲薿與胖之同事疏而不見行遣。紹興五年四月九日刑部檢準狀。稱仲薿坐留汪伯彥不赴貶所及知越州日。起發花石貢授散官置隱之也。詔書皆無行遣本日。今因事改附見。續可附入月甲申黃敦彥侍官時降授宣教郎直祕閣向子忞知明州。

甲戌。上御舟至明州之城外。御史中丞趙鼎言。吳、越介在一隅。非進取中原之勢。荊、襄左顧川、陝。右視湖、湘。而下瞰京、洛。在三國必爭之地。宜以公安爲行闕。而屯重兵於襄陽。以爲屏蔽。運江、浙之粟。資川、陝之兵。經營大業。計無出此。願詔張浚速來可長驅深入。姑令五路各守其地。犄角相援可也。

乙亥。上發明州。

丙子。次餘姚縣。海舟大不能進。詔易小舟。仍許百官從便先發。　西京南路提點刑獄公事李允文、轉運

副使陳求道請幸鄂州。不許。允文又奏欲以所部往虔州。詔速還襄陽。己卯。觀文殿學士提舉亳州明道宮朱勝非爲江西荊湖南北宣撫使。節制鄂州。都統制王貴、統制官王德、田師中、王剛中、董旼、王彥、解元、郭浩、楊沂中、張俊、劉錡、韓世忠、岳飛、劉光世、趙密、吳錫、王德

光世道前軍統制王德討王念經於貴溪。道出鄱陽。會淮西都巡檢使劉文舜爲李成所敗。渡江寇饒州。圍城甚急。守臣顯謨閣直學士連南夫以蠟書請德解圍。德引兵赴之。壓壘而陣。文舜氣懾。請舍兵聽命。衆所共知。不容少有僞濫。而特命追復。又非尋常之比。謂宜詰命從中而下。使畀有司徵文沮格。邪欲望簽斷。俾三省條具。不必更待逐家陳乞。疏奏。詔依德。晉許本家自陳而已。

甲午。皇兄右監門衛大將軍忠州防禦使安時赴行在。賜銀帛五百匹兩。安時、孝詒子也。孝詒孟忠獻王子。靖康末以淮康軍節度使知潭州。金人至。不屈而死。

節度使押赴軍前

乙未。分行在權貨務官吏之半於臨安府置司。

丙申。通議大夫守尚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御營使呂頤浩能。先是趙鼎復辭吏部尚書之命。且攻頤浩之過。章十數上。頤浩乃求去。上宣諭之。前一日。頤浩入見。辭而東而立。不預進呈。上論王綸等曰。頤浩功臣。策無誤國大罪。與李綱、黃潛善不同。朕當容過始終不替。是夕。遂召給事中兼直學士院汪藻草制。罷頤浩。制略曰。占吏員而有虧銓法。專兵柄而幾廢樞庭。下吳門之詔。則虛失於先時。請浙右之行。則力違於衆論。遂能爲鎮南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充醴泉觀使。後二日。復詔中外。以頤浩倡義勤王。故從優禮焉。時王綸與頤浩論頗同。乃累章乞免。於是范宗尹攝行相事。遂留會稽。無復進居上流之意矣。詔三省樞密院同班奏事。是日。浙西制置使韓世忠及完顏宗弼再戰於江中。敗績。宗弼既爲世忠所扼。欲自建康謀北歸。不得去。或獻謀於金人曰。江水方漲。宜於蘆場地鑿大渠二十餘里。上接江口。出舟。世忠大懼。金人悉趨舟出江背。在世忠之上流矣。宗弼從之。協治城西南隅鑿渠。一夜渠成。次日早。出舟。世忠以二人從見之。宗弼語不遜。世忠憤。引弓且射之。面墜去。

詔涇原路第七正將向寶。令所屬械赴宣撫處置使司軍前依法行遣。用張浚奏也。寶從統制官秦公楚拒金人於百通城。公楚戰死。寶引衆遁去。懼罪走行在。故浚以爲請焉。

庚寅。御史中丞趙鼎爲吏部尚書。鼎力辭翰林。因以家不出。詔以鼎剛毅有守。不可使去朝廷。故有是命。鼎不受。

辛卯。能顓建鈔鹽。令轉運司官搬官賣。仍歲發鈔鹽錢二十萬緡。赴行在權貨務助經費。以淮浙鹽場不攻自破矣。一夜造火箭成。是日。引舟出江。其疾如飛。天高無風。海舟皆不能動。世忠舟師本備水陸之戰。海舟有兵。有馬。有家屬。有輜重。及是敵以火箭射其篷。篷火烘日曝。人亂而呼。馬驚而嘶。被焚與覆江者。不可勝數。所焚之舟。蔽江而下。敵鼓楫以輕舟襲追之。金鼓之聲。震動天地。統制官右武大夫成州團練使孫世詢、武功大夫吉川防禦使嚴永吉皆力戰而死。世忠與餘軍至瓜步。棄舟而陸。奔還鎮江。聚兵。以其嘗示浚。時鹽法未行。事得暫止。而酒課已爲軍食所仰。浚訖不爲所變也。

詔雄據世忠神威。此舉但云風利帆級。敵得以輕舟遽去。全不載世忠敗績及金人火攻等事。蓋諱之也。孫覿作世忠墓誌云。敵乘南風鍛火抗舟陣若近。亟令從沈與求勒還宗弼。而順指向請舉浙西下詔親征。兵勢稍張。而敵自是不敢復過江矣。

命未行。當是方有此謀。或者遽請於朝。言者遂及之而暫止耳。今略刪錄。修入。熊克小曆附此事於甲申。恐誤。

辛巳。言者奏。陛下即位以來。灼見禍亂之源。痛思懲艾。故於元祐黨籍。屢下詔旨。特加追復。欲以疎動四方之觀聽。甚盛舉也。止緣使逐家各自陳乞。故或子孫零落。不能申請。或子孫雖在。而語敕散失。至有湮沒而不復追復者。宜詰命從中而下。使畀有司徵文沮格。邪欲望簽斷。俾三省條具。不必更待逐家陳乞。疏奏。詔依德。晉許本家自陳而已。

甲午。皇兄右監門衛大將軍忠州防禦使安時赴行在。賜銀帛五百匹兩。安時、孝詒子也。孝詒孟忠獻王子。靖康末以淮康軍節度使知潭州。金人至。不屈而死。

丁酉。御筆。趙鼎依俗御史中丞。鼎卽出視事。

戊戌。出米七千斛賜明州民居爲敵所焚者。　降授朝議大夫徽猷閣待制御營使司參贊軍事劉洪道落職。提舉亳州明道宮。坐失明州再責也。時宜州觀察使浙東馬步軍副總管張思正亦降充武功大夫康州刺史。韶州居住。　思正之貶。日曆不載。此以紹興元年七月二十三日刑部檢舉狀修入。狀云。錄臣僚上言。當與劉洪道失守明州。故併繫於此。未見本日。

己亥。詔戶部侍郎梁汝嘉。兩浙轉運副使陳谷瑞同往湖州。措置催督發糧赴行在。以吳興獨不被兵故也。日曆載元降指揮止云。在浙西措置今以五月己酉臣僚上言增入。　先是宣撫使周望已用便宜添差朝請大夫李弼備爲轉運副使。又遣朝散大夫蔡仲於鄉村括糴。而不償其直。論者以爲言。於是弼懦興伸皆罷。　御前右軍都統制張俊爲浙西江東制置使。以所部收招羣盜。命後軍統制陳思恭隸之。且令兩浙宣撫使周望以其兵屬俊。自劉光世、韓世忠外。諸將並受節度。時世忠雖已奏捷。而自常、潤潤者。皆云敵於蔣山雨花臺各割大寨。抱城開河兩道以護之。及穴山作洞。爲避暑之地。而采石金人已渡復回者。堅壁不絕。給事中兼直學士院汪藻言。今東制置使。以所部收招羣盜。命後軍統制陳思恭隸之。且令兩浙宣撫使周望以其兵屬俊。自劉光世、韓世忠外。諸將並受節度。時世忠雖已奏捷。而自常、潤潤者。皆云敵於蔣山雨花臺各割大寨。抱城開河兩道以護之。及穴山作洞。爲避暑之地。而采石金人已渡復回者。堅壁不絕。給事中兼直學士院汪藻言。今且五月。比常年敵已去。月餘。今反去而復回。其欲留建康明甚。請及五六月我師便利之時。會諸將興世忠一舉殄除。使之終身不敢南向。雖聞近道張俊提兵過江。節制浙西人馬。以爲策應。此固陛下長算也。不知俊果有慨然立功之志乎。望專遣使臣數人。覺察韓、張程至裏、鄧、荊、湖以來。迎張俊軍。令分數萬人順流而下。敵人見上流之師。突然而至。必破膽奔潰。此制敵一奇也。如其不然。八九月間。氣候稍涼。彼得志矣。機會一失。雖悔何及。於是張浚已西歸。而藻蓋未知也。　浚所上疏不得其日。世云今月五月。又云世忠奏捷近二十日。當是五月初間。今因浚還行附見。

辛丑。詔比年僭賞失實。名器寖輕。自今將帥監司。毋得乞空名告敕。如實有功。保奏推賞。大臣出使亦如之。　詔諸路曾經殘破州軍發解舉人。以靖康元年就試終場人數爲率。紐計收放。　日曆不書此指揮。與元年六月十日詔紹興府寄居宣州發解附試人狀修入。

宣撫處置司節制軍馬李允文承制以直龍圖閣知蔡州程昌寓權知荊南府。初。昌寓之離蔡也。以統制官杜淇、統領官郗宏淵等將蔡兵二千自隨。至漢陽時。萃盜縱橫。允文以便宜檄昌寓權湖北帥事。昌寓因以淇權馬步軍副總管。時公安石首、松滋、豐陽諸縣皆爲賊所據。而賊首李令戎屯松滋之尹店市。於是昌寓遣淇渡江擊賊。又遣迪功郎崔嗣義將兵五百復取公安。軍。昌寓卽權授嗣義承務郎。久之。詔補正。其吏士推恩有差。　昌寓爲李允文檄權荊南。此據紹興六年五月十二日縢膺乞改正狀修入。狀稱允文幹宣宣撫。受昌寓金銀等物。轉與允文。當考。杜淇渡江。在今年五月乙巳。推恩表補正。在紹興四年三月壬戌。

金人犯江西者。自荊門北歸。留守司同統制牛皐潛軍於寶豐之宋村。敗之。京西捉殺副使王俊以皐爲武功大夫和州防禦使。充五軍都統制。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三十三

【建炎四年】五月壬寅朔。詔孟庾巡宮。令平江府、溫州守臣分詣。其後福州、潮州准此。　朝奉郎劉蒙爲浙西江東制置司隨軍轉運使。蒙建議於浙西民間預借秋料苗米。許之。　此條今年五月壬子沈與求奏狀修入。與求乞寢此令。其從違當考。

顯謨閣直學士翟汝文既告老。至是有詔召汝文。而言者奏其慢上廢法。且卵翼曾經京。不可用。命遂寢。

癸卯。中書門下省檢正諸房公事張汝舟特遷一官。初。上過明州。汝舟應奉簡儉。粗能給足。至台州而宇臣直顯謨閣鬼汝爲儲峙豐備。論者以爲擾民。乞行賞罷。以示好惡。及是進呈。范宗尹曰。若黜汝爲。則盧知原、朱焯皆當貶矣。臣觀近歲宰相一罷。則凡經邊撓者。悉皆掊斥。自爲其黨。不復進用。遂分彼此。更相憎嫉。上曰。朝廷人材。豈有易相一切進退。　（案）此句上下文疑有脫誤。第以簡儉褒汝舟。則好惡自明。如汝爲者。不必皆之。

甲辰。參知政事權樞密院事范宗尹爲通議大夫。守尚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御營使。　日曆宗尹在內

乃進汝舟一官。其實宗尹陰佑汝爲。故有此論。

兼帶知樞密院事而玉堂制草無之。（案）　時江北、荊湖諸路盜益起。大者至數萬人。據有州郡。朝廷力不能制。盜宰相兼樞在六月甲戌。日曆恐誤。

所不能至者。則以土豪潰將或攝官守之。皆羈縻而已。〔案〕福路鎮撫使張仲孝、孔彥舟、許慶忠起於羣盜。程昱、劉位皆士豪。李彥先部仲威皆潰將。吳明、趙崇禮皆攝官。朝廷及大臣出使所除。惟趙立陳規解潛岳飛范之才而已。宗尹以爲此皆烏合之衆。急之則併死力以拒官軍。莫若析地以處之。盜有所歸。則可以漸制。乃言於上曰。昔太祖受命。收潘鎮之權。天下無事。百有五十年。可謂良法。然國家多難。四方帥守事力單寡。束手而莫知所出。此法之弊也。今日救弊之道。當稍復藩鎮之法。亦不盡行之天下。且裂河南、江北數十州爲之。少與之地。而專付以權。擇人久任。以屏王室。羣臣多以爲不可。宗尹曰。今諸郡爲盜據者。以十數。則藩鎮之勢駸駸成矣。曷若朝廷爲之。使恩有所歸。上決意行之。遂以爲相。宗尹時年三十三。自澳、唐及國朝宰相。未有如是之年少者。故事。命相必進三秩。至是宗尹纔遷二官。蓋汪藻再失之。

乙巳。起復承務郎張斛言。淮南兩路。見有歸正人守官或寄居者。虜人情猾忌。妄生事端。望盡移入以南州軍。各令自言願往何州居止。從之。斛已見二年三月辛卯。時給事中兼直學士院汪藻亦言。自東晉以來。中原失據。故江南北僑立州郡。納其流亡之人。比金人入寇。多驅兩河之民。列之行陣。號爲簽軍。彼其劫質以來。蓋非得已。今年建康、鎮江爲將臣所招。道歸者無慮萬人。此其情可見。莫若用六朝僑寓法。分浙西諸縣。皆以兩河州郡名之。假如金壇之南相州之人。皆就金壇而居。其佗類此。俟其入寇。徐以其職招之。彼既知所居各有定處。粗成井邑。父兄骨肉。親戚故舊皆在。亦何爲而不歸我哉。況浙西州縣。昨經殺戮之後。戶絕必多。如令有司籍定田產頃畝。以僑寓之人。計口而給。俟稍安居。料其丁壯。教以戰陣。皆精兵也。必爭先用命。永無潰散。與夫從彼驅虜。反爲我敵者。其利害豈止相萬哉。藻疏不得其略。因附疏附見。

丙午。集英殿修撰主管亳州明道宮鄭僑年添差通判宣州。僑年、儲年弟也。以其家流落爲請。故特命之。已而言者以爲故事未有以論撰之職而佐藩州。乃降充直秘閣。

丁未。詔越州投拜官已放隱人。令吏部並與何人差遣。先是有詔貸浙東官吏降賊之罪。正月丙辰。案此詔在正月丙辰盜本紀。而知越州傅崧卿復奏罷之。三月庚申。左司諫黎確論其本脅從。又言國家失信可惜。故有是命。

是日。金左副元帥宗維與諸酋分往山前後草地避暑。先是大同尹高慶裔自東平還。密中言。推戴劉豫之意。宗維復令慶裔馳至東平。問豫可否。豫陽推張孝純。宗維報曰。臧爾者河南萬姓。推孝純者獨爾一人。難以一人之情。而阻萬姓之願。爾當就位。我當以孝純輔爾。北議遂決。宗維與右監軍希尹、右都監耶律伊都同之白水泊避暑。於是右副元帥宗輔之儲州望蠻縣之望國崖。右監軍昌留居維州。而完顏宗弼自江南還屯六合驛。

戊申。滁州土豪王惟忠自韭山寨率衆歸於節制軍馬劉位。惟忠、鍾離人。先是軍與。詔許軍民自保。惟忠

乃據韭山爲寨。壘石爲城。周圍四里。民之願依者凡萬餘人。屢與羣盜戰。金人以孫興知滁州。三年十一月。屬縣皆聽興僞命。惟忠獨不從。至是寨潰。歸於招信縣。位以惟忠爲左軍統領。

己酉。權知光州吳翊奏。東京陷。又奏杜充在南京。受劉豫節制。

庚戌。上謂輔臣曰。朕待充至厚。胡爲乃爾。王綯曰。陛下去秋若不相充。無知之俗。至今必以爲恨。彼自失節。國家何傷焉。詔三省樞密院官輪修時政記。以同班奏事。故革舊制也。

辛亥。上謂大臣曰。從班人極少。卿等當共議務取其實。不厭多也。今乘輿服御。悉從簡儉。除一省郎。未至甚費。苟得其人。其利溥矣。范宗尹曰。用人之法。須擇可爲執政者。方除從官。可爲選擇者以十數。則藩鎮之勢駸駸成矣。曷若朝廷爲之。相。宗尹時年三十三。自澳、唐及國朝宰相。未有如是之年少者。故事。命相必進三秩。至是宗尹纔遷二官。蓋汪藻再失精而眞材出。上曰。善。武略大夫閤門宣贊舍人江東宣撫司前軍統制王德爲武顯大夫忠州刺史。錄斬劉文舜之功也。是日。朝請郎直龍圖閣統領赤心隊軍馬劉晏及賊方戰於宣州。死之。初。宣州圍急。朝廷命統領官巨師古統兵三千人。自平江往援。又命晏自常州以所部赴之。晏始至城下。未安禁壘。乘城不意。自城南轉城西。直趨城北。以擒方之帳。方大驚退走。晏特勇。欲生致方。乃單騎追之。賊見官軍不多。乃自路旁山設伏。以斷其歸路。方率親隨迎戰。晏力不能敵。退過。至天寧寺前。馬陷淖不可出。橋左有伏。賊以鈎槍搭晏。晏猶手殺數十人。以無援而被害。師古繼至。連戰不勝。遂引衆入城。聿聞。贈晏龍圖閣待制。官其四子。爲立廟曰義烈。歲時祀之。

壬子。徽猷閣直學士知成都府盧法原爲吏部尚書。戶部侍郎葉份試戶部尚書。龍圖閣直學士知洪州胡直孺試刑部尚書。徽猷閣學士知泉州謝克家試工部尚書。時法原始離蜀。法原明年十一月壬子卒。

克家前自台州入爲尚書。未幾去。至是范宗尹再引用之。中書舍人裴寧禮試尚書吏部侍郎。給事中汪藻試兵部侍郎。仍兼直學士院。時從官隨從者。惟審禮及藻兩人。佗在道未至也。尋又詔寧禮兼直學士院。日麻。已巳。審禮兼權直學士院。（案）此月二十三日甲子分韻詔書。係審禮所草。不應除命乃在其後。疑是十八日己未降旨而日麻誤繫之二十八日也。今凡附此。中書舍人李正民、右諫議大夫富直柔、徽猷閣待制李擢並試給事中。徽猷閣待制席益、胡交修並試中書舍人。大常少卿陳戩充徽猷閣待制。兼侍講。左司諫黎確試右諫議大夫。監察御史吳表臣守右正言。直龍圖閣辛炳爲起居舍人。直龍圖閣解習爲太常少卿。王明清揮麈後錄。靖康中有解習者。東州人。爲郎於朝。未詳與人接談。敏給而遠。西北間帥守時相以爲誠厚不泄。訓沈鷙有謀。逢欲沮之。則併死力以拒官軍。莫若析地以處之。盜有所歸。則可以漸制。乃言於上曰。昔太祖受命。收藩鎮之權。天下無事。百有五十年。可謂良法。然國家多難。四方帥守事力單寡。束手而莫知所出。此法之弊也。今日救弊之道。當稍復藩鎮之法。亦不盡行之天下。且裂河南、江北數十州爲之。少與之地。而專付以權。擇人久任。以屏王室。羣臣多以爲不可。宗尹曰。今諸郡爲盜據者。以十數。則藩鎮之勢駸駸成矣。曷若朝廷爲之。使恩有所歸。上決意行之。遂以爲相。宗尹時年三十三。自澳、唐及國朝宰相。未有如是之年少者。故事。命相必進三秩。至是宗尹纔遷二官。蓋汪藻再失精而眞材出。上曰。善。武略大夫閤門宣贊舍人江東宣撫司前軍統制王德爲武顯大夫忠州刺史。錄斬劉文舜之功也。是日。朝請郎直龍圖閣統領赤心隊軍馬劉晏及賊方戰於宣州。死之。初。宣州圍急。朝廷命統領官巨師古統兵三千人。自平江往援。又命晏自常州以所部赴之。晏始至城下。未安禁壘。乘城不意。自城南轉城西。直趨城北。以擒方之帳。方大驚退走。晏特勇。欲生致方。乃單騎追之。賊見官軍不多。乃自路旁山設伏。以斷其歸路。方率親隨迎戰。晏力不能敵。退過。至天寧寺前。馬陷淖不可出。橋左有伏。賊以鈎槍搭晏。晏猶手殺數十人。以無援而被害。師古繼至。連戰不勝。遂引衆入城。聿聞。贈晏龍圖閣待制。官其四子。爲立廟曰義烈。歲時祀之。

壬子。徽猷閣直學士知成都府盧法原爲吏

安渡宣化而去。時完顏宗弼屯六合縣，敵之輜重，自瓜步口舳艫相銜，至六合不絕。建康城中悉爲煨燼。枕道死。宗弼以邦光歸於劉豫，淮南宣撫司右軍統制岳飛聞敵去，以所部邀擊於靜安鎮之北，敗之。飛遣屯溧陽。後軍統制劉經欲殺飛而併其軍，飛誘經殺之。初，金人既渡江，淮東猶無帥，安撫使直寶文閣張鎮尚守揚州，節度濠州軍馬劉位領衆在橫山軍中，惟欲搏而已。遂金人據六合，於是眞州爲寇盜所掠，不可居。守臣王冠率軍民渡江，駐於溧水、溧陽之間。敵又入眞州，而揚州亦不可守，張鎮乃棄揚州，徹在建康凡半年。自采石至和州，道路往來不絕。宗弼既犯浙西，和州粗留兵戍守，然無一官軍乘虛至城下者。水軍統制邵青屯竹篠港，諜知建康敵騎絕少，欲引兵入之，會青爲牛所傷，遂不能行。有都圖陳德結衆欲殺金人，部勒已定，前期爲其徒所告，德舉家被害。兵馬都監金河死之。岳飛之擊敵於靜安也，通直郎權通判建康府錢器利率鄉兵邀敵之後，遂從飛入城。因權府事。此時趙哲守臣，諸書皆不見，日曆紹興五年三月二十六日已亥右奉議郎主管江州太平觀錢器利狀，朝廷委在建康首尾四年，糾率鄉兵，捕殺叛人，隨岳飛收復本府，面諭權府事，及三月往鎮巳聲之後，不期與李光不足，遂當奏任，需所稱權府事及三月初間，故繫於此。日曆紹興二年六月十日李光申，通判建康府何宣，故且云權通判，俟考。時資文閣直學士權邦彥方持喪，詔起復故官，知建康府，邦彥不能行。邦彥知建康不見除日，五月十四日降旨遣行，今因趙去，遂康附見。夜有赤雲亙天，北中白氣貫之，犯北斗及紫微。由東南而散。殿中侍御史沈與求言：此天愛陛下出變以示警也，願陛下隨宜措置，略修宗廟陵寢之祀，多遣親信之臣，迎謹柔德帝姬還宮，及取越王之子，使奉朝請，擇謹畏惴臣教之，又天子所在，謂之朝廷，今號令出於四方者多矣，盡假便宜，即同聖旨，然其大者，虔州一朝廷，秦州一朝廷，號令之極，至爲詔矣，願條約便宜事件，度其緩急，特賜行之，申節張浚等止降指揮，勿爲詔令，防守者、國家之大計也，願採酌羣臣之議，擇其便利，斷自聖心，汲汲行之，論相者、天子之職也，願以所屬意之臣，親御宸翰，疏於天地，占而用之，仍舉行開寶故事，使參知政事得與宰相輪日知印，又論劉光世軍民及龍淵預借苗米，設諸軍功罪簿等事，詔三省以次施行。劉光世軍名見六月丁丑浙西原借米已見此月壬申宣功罪簿見此月戊午今但舉其略與來所言異王之子乃指紹祖明年十月戊子行遣

癸丑，端明殿學士同簽書樞密院事張守參知政事，守既秉政，范宗尹語之曰：今日國勢，正如人之疾病，沈痼方篤，稍施駛藥，立有頓仆之患，要使施設有序，勿遽勿亟，常相與幾力，啓沃上前，廣言路，拔賢才，節財用，惜名器，抑僥倖，左右彌縫，庶乎其可也。御史中丞趙鼎爲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參權御營副使，自黃潛善、呂頤浩繼相，凡兵政悉隸御營使司，事權既分，又再經大變，文移紛亂，至是樞密未置長，而同知院事周望在臨安，鼎始檢故事舉行，以正西府之體。監察御史張延壽守殿中侍御史。詔戶部賜韓世忠白金三萬兩，爲犒軍之用。言者以朝班多闕，請命臺諫及左右司郎官已上各薦士二人，仍令執政同擇在外侍從，雖在議籍，別無大過，而政事才學實可用者，廣行召擢，以備獻納論思之職，從之。於是范宗尹爲政，多引用靖康圍城得罪之人，故言者以爲請。此恐是繫確，建官當考

甲寅，金人陷定遠縣。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保寧軍承宣使節制淮南軍馬閻勍爲所執。初，山東盜起，濮州人史康民因迎神會有徽扇儀從之物，藉以爲資，遂擁衆作亂，轉至淮南，往來於淮、泗間，有張文孝者，在其軍中，後叛康民，殺康民父母，自爲一軍，勍之節制淮南也，自山陽渡淮至泗州，文孝出城迎拜，勍甚喜，與文孝偕至招信縣，節制軍馬劉位徙之，文孝戰不勝，與勍往滁州，屯於黃連阜，文孝名爲迎勍，實挾勍也。是時康民屯於盱山，文孝往攻滁州，康民乘虛掩黃連阜，破其寨，邀勍以歸，屯於定遠縣，勍猶以節制之職，傳檄河南諸郡，敵將周企在海春，僞知滁州孫興以告，企遣其將趙善統兵自渦口渡淮，是日入西門，康民出兵迎敵，大敗而歸，善已自北門入，執勍而去，是役也，康民幾死，使臣趙宏救之得免，宏、湯陰射士也，初爲岳飛部曲，勍從飛假之，勍至南京，金人欲降之，不可，欲以爲京東安撫使，又不可，欲怒殺之，計聞，贈檢校少保昭化軍節度使，證壯節。此條趙姓之證史增修，建炎但云金人周太師，據日曆今年十二月癸未詔春甲寅相去不遠，今從建炎又云執勍者滁州大太師，而癸卯府所奏即湊見周企也，癸卯四月內滁州告急而遣史勍之死在五月十三日人趙善在定遠縣見陣殺即大太師，亦未可知，疑不能明也。是日，統制官巨師古與戚方戰於宜州城下，方三戰三敗，遂引去。宜州受圍凡二十有九日，方既去，城之東壁摧裂者數十丈。乙卯，參知政事王綯充資政殿大學士，提舉萬壽觀，兼侍讀，綯力勾免上雅重綯，御筆除綯資政殿學士，范宗尹進呈，上曰：綯昔爲朕官寮，事朕始終如一，不欲令還遽去，故有此除，宗尹白：故事已嘗任資政而除執政，若不以罪去，則必進職名，乃以綯爲大學士。朝奉郎趙霖知和州，始完顏宗弼既渡江，和人其推兵馬都監武德大夫宋昌祚權領州事，率軍民固守，逮敵北歸，復固之，禁軍左指揮使鄭宜亦舉勇忠憤，共激士卒，晝夜備禦，不少怠，閱數日，宗弼親督衆攻城，軍士胡廣伏城東北角，發強弩射之，中其左臂，宗弼大怒，登時壞破之。此條與相記歷陽死事修入昌祚與權通判州事奉議郎唐煜、歷陽令謝譽、縣尉司戶參軍徐銑、歷陽尉成忠郎郁元通皆死焉。城裂北隅以徇，時士多不降，潰圍而出，保州之西麻湖水寨，推鄉人一二豪者爲統制，寨時在江東，聞關赴難，軍民言於朝，故命爲守，後贈昌祚三官，錄其二子，景銑、元通皆推恩有差，寨寄爲直徽猷閣，坐贓廢。騰相記歷陽死事云，朝廷即除趙霖知和州，鎮撫使，實直清知和州，張孝祥記昌祚死事亦同。〔案〕史趙霖實領和州無爲軍，而滁州乃劉位所領，又實直清以紹興二年二月癸酉自起復在宮教郎新江東安撫大使司準備差遣，用霖奏通判和州，相孝祥皆士人，所記宜不謬，不知何以與日曆不合。三省奏報金人渡江盡絕，詔新知建康府權邦彥疾急入城，撫定軍民，邦彥卒不行。

丙辰，徇哲吏部侍郎高衛充顯謨閣待制，知虔州，衛從行宮在虔，故就命爲守。是日，荊南安撫使解潛始至枝江。據潛紹興三年六月乞除代狀云，建炎四年五月十五日到任，被繫於此。

丁巳，詔劉光世移軍捕賊方。初，朝廷聞登、萊多積粟，會淮水陸提殺使李彥先自東海縣遣使至行在，彥先入海事見三年正月。范宗尹欲委彥先用海舟轉輸，以助軍食，輔臣進呈，宗尹盧舟爲金人所得，上曰：此非所慮。

但登萊道梗。令既未能優卹。反責輸粟。於理未安。遂止。輔臣退曰。聖慮高遠。非羣臣所及。（中興聖政臣愚正筆曰。雖人之於畏。將有以勞之。必先有以佚之。將有以取之。必先有以予之。則民不怨。澤未洽而賦斂繁。豈所謂勞來安定之術歟。雖以來山東道梗。太上皇帝猶軫念徽淵之不及。懇懇之未能。其心未嘗不欲因結東民。以圖恢復之效。而大臣庸不及遠。乃欲轉輸登萊之粟以助軍。宜聖遠之所不取也。）是日。楊勍引兵犯松溪縣界。爲民兵所拒。不得入。遂犯婺州。迫處州。守臣右朝請大夫兼管內安撫使梁頤吉募能說賊者。布衣章寀就應命。遇於荊坑。賊許諸。既至城下。官軍掩至。賊以爲賀。已遂殺寀就。入其郛。頤吉遁去。頤吉、淡子。寀就、麗水人也。（處州守臣條管內安撫請進不報。今以續興六年七月九日題告乞改正姓名狀修入。）

戊午。殿中侍御史沈與求試侍御史。　詔復置權尚書六曹侍郎。如元祐故事。位太中大夫上。請給親中書舍人告謝日。即賜三品服。滿二年爲真。補外者除待制。未滿除修撰。時宰相范宗尹建言。自崇寧龍權侍郎之後。庶官進用。有不可任以給舍者。則正除侍郎。超躐太甚。請復舊制。以待資淺新進之人。故有是命。　詔樞密院以功罪簿授諸將。隨事即奢之師。還日。緣申本院。不得續添。以革冒濫。用沈與求奏也。

初。上在明州。諸班直爲亂。既誅爲首者。遂廢其班。事見三年十一月壬午。及還會稽。乃命御前中軍統制辛永宗更選兵三百人直殿廬。然皆烏合之衆。至是趙鼎因奏事言。陛下初卽位。議復祖宗之政。至今未行一二。而祖宗於兵政最爲留意。熙寧變務。獨不敢議。蓋自藝祖踐祚。興趙普講明利害。著爲令典。萬世守之。不可失也。昨明州班直。緣訴事紛亂。非其本謀。乃盡廢之。是因咽而廢食。今諸將各總重兵。不隸三衙。則兵政已壞。獨衙兵彷彿舊制。亦捕盜不存。是祖宗之法。廢於陛下之手。臣竊惜之。仁宗時。親事官謀不軌。直人擒除授。過軍興。聽從便宜。其帥臣不因朝廷名擢。更不除代。如能捍禦外寇。顯立大功。當議特許世襲。始禁廷。幾成大禍。既獲而誅。不復窮治。未開盡棄之也。上悟。尋復舊制。（熊克小歷云。宰執奏事。趙鼎當具云云。（案。圖也。今削去二字。）

庚申。故責授安化軍節度副使趙野追復資政殿學士。右諫議大夫晏敦復奏。野爲杜彥所殺。且言野在宣和間不受贈遺。門無粲賓。乞加褒贈。詔用薦言。仍官其二子。薦者爲野所薦。論者非之。（此據紹興二年三月沈與求劾疏增入。）

辛酉。詔侍從臺諫並赴都堂集議分鎮利害。

壬戌。詔行在職事官及監務官子弟並赴國子監別試。

修撰。

癸亥。朝奉大夫陳桱提點福建路刑獄公事。桱告爲尚書郎。以舉行稱范宗尹奏。今所除用多偏生。欲兼用才吏。以備緩急使令。故不留桱行在。上曰。才吏亦不可無。但勿令太多。前呂頤浩當國。純用掊克之吏。如變貢度牒。計置錢物。雖有寬恤之名。而實皆掊克也。（中興聖政臣留正等曰。其說掊克之吏之爲斯民害也。蓋其證必被廬。惟在於損下益上。凡可以取於民者。雖剝膚椎髓無所不爲。而民之奔怨。初不遑恤。之人也。其可知之斯民之上乎。）

有文殿修撰知常州周杞能敵之入寇也。杞棄城走。至是言者論其苛虐。浙

西制置使韓世忠亦奏杞殘刻害民。乃能之。仍奪其職。　詔河南、北陝西、淮南流寓士人。許於所在州附試。每二十人解一人。仍召文臣二員委保結除名罪。所保毋得過二人。用都官員外郎侯延慶請也。太財御營副使劉光世言。臣獨立寡與。不善奉人。杜充當權。求一節制。卽能殺人。遂因申明軍事。頻觸其怒。幸陛下保容。而大臣切齒恨臣。未嘗一日忘念。舍沙射影。尙能殺人。況當路大權。生死在乎。臣不容無懼。病軀晚景。何以捄任。伏望斷自睿志。令臣守本官致仕。詔不許。（光世此疏。似指呂頤浩言之。然此時頤浩罷相已近一月。未知光世何時所上。當考。）

甲子。詔曰。周建侯邦。四國有藩垣之助。唐分藩鎮。北邊撫夷狄之虞。永惟涼涉之資。爰此艱難之運。遠巡南國。久阻中原。蓋因豪傑之徒。各奠方隅之守。是用考古之制。權時之宜。斷自荊、淮。接於畿甸。豈獨植藩籬於江表。蓋將崇屏翰於京都。欲隆鎮撫之名。爲輯按康之使。有民有社。得專制於境中。足食足兵。聽專征於閫外。若轉移其財用。興廢置其屬僚。理或應開。事無待報。惟祖光之所破。既並享於終身。苟烈功之克彰。當永傳於後裔。尙賴連衡之力。共輸夾輔之忠。詔詞直學士院蔡薿禮所草也。先是范宗尹言。從官集議分鎮事宜。請以京畿、淮南、湖北、京東、西地方並分爲鎮。除茶鹽之利。國計所繫。合歸朝廷。餘宜提舉外。宅監司並罷。上供財賦免三年。餘令帥臣移用。管內州縣官許辟知通。令帥臣具名奏差。朝廷審量除授。過軍興。聽從便宜。其帥臣不因朝廷名擢。更不除代。如能捍禦外寇。顯立大功。當議特許世襲。始宗尹等議。卽令世襲。上曰。便令世襲。恐太重。俟其保守無虞。然後許之。宗尹曰。當如聖訓。臣等慮所不及。（呂申公事迹。白萬宗尹裂諸侯。鎮撫使。而李成敢於猖江浙。豈仲敷於建炎以來。雖李成猖破。並用招安。李允文等。而劉光世尙敢於建炎以來。雖李成猖破。並用招安。李允文等共勦。同知樞密院淮南兩浙宣撫使周望。股身先道。致失蘇杭。詔望以本官提舉江州太平觀。其親兵隸御營前軍統制王瓊。先是上與輔臣言及望。張守曰。三吳之人。恨不得食其肉。上曰。此不可令罪望。乃陰不知人之過。既而言者不已。乃降望爲祕書少監分司。衡州居住。　詔軍民殺耕牛者抵死。　朝散大夫直祕閣通判楚州賈敦詩除名。連州編管。坐官欲爲奢侈降敵。爲守臣趙立所按也。

乙亞。武略大夫忠州刺史閤門宣贊舍人知河南府充京西北路制置使福興爲河南府孟汝唐州鎮撫使。兼知河南府。時河南已爲敵所據。興寓治伊陽山寨。　右武大夫忠州刺史知楚州兼管內安撫使趙立爲楚泗州連水軍鎮撫使。兼知楚州。時完顏宗弼自六合歸屯於楚州之九里徑。欲斷立糧道。立又大破之。先是劉豫在東平。遣立故人葛進等覆書誘立。令貢稅賦。立大怒。不啟封斬之。已而又遣沂州舉人劉偲持旗榜招立。具言金人大軍且至。必屠一城生聚。立令將出就戮。偲大呼曰。公非吾故人乎。立曰。吾知忠義爲國。豈問故人耶。趣令趨以油布。焚死市中。且裹其旗榜於朝。由是忠義之聲傾天下。遠邇聞風下之。　淮南兩浙宣撫使司統制軍馬權知滁州。劉位爲滁濠州鎮撫使。兼知滁州。時滁州爲賊張文孝所據。而敵將孫興在濠州。位納興其徒居橫山寨。已而敵將之在壽春者召興還。北將校朱式率軍民請

兵馬都監李玠權知州事。玠用司戶參軍江洵武謀。因投拜宣撫宗望及僞知州陳浩然於獄。復用建炎年號。以洵武權通判。朝奉郎知和州趙叡爲和州無爲軍鎮撫使。兼知和州。宣教郎權知光州吳翊爲光黃州鎮撫使。兼知光州。仍賜三品服。右武大夫忠州防禦使李成引衆在舒州。卽以成爲舒蘄鎮撫使。兼知舒州。成雖受朝命。稱兵如故。　淞滁水陸都提舉使李彥仙在東海縣。卽以彥仙爲海州淮陽軍鎮撫使。兼知海州。金人使持檄書招彥仙。彥仙執士宗以聞。前一日。詔士宗除名。編管韶州。而彥仙有此命。　供衛大夫福州觀察使知高郵軍薛慶爲承州天長軍鎮撫使。兼知承州。始議以慶兼領二軍。而名不稱。乃陞高郵軍爲承州。以泰州興化縣隸之。慶故爲盜時。脅掠於通、泰及作守。則重稅往來。民甚怨之。承、楚相距有焚梁等三湖。綿三百里。水賊張榮往來其中。榮、梁山濼取漁人。聚衆梁山濼。有舟數百。管劫金人。杜充爲東京留守。假榮官至武功大夫忠州刺史。軍中號爲張敵萬。金人之陷揚州也。榮乘閒以舟師自海河而下。滿舟皆載糧食。駐於溉瀆。積麥爲城。以泥傅之。漸有衆萬餘。處興榮通和。承州賦輸皆得達。而立不與之通。賦入路絕。由是楚州乏食。　朝奉郎盧仲監行在都進奏院。自軍興此官久廢。至是始除之。　日曆。紹興二年閏四月十五日。湖州奏編管人前朝奉郎盧仲該元年九月大赦。數乞甚移而不見事目。進奏院題名。建炎四年虛仲。紹興二年徐立之。而亦不載仲除詳日月。(案)仲。建炎三年隨康履北使送歸。爲烏珠持留。至明州行在。後來不知坐何事編置。今併附此。俟考。

棄城而去。

丙寅。入內東頭供奉官梁邦彥還。所寄貲。爲武節大夫秀州刺史。入內內侍省押班。

戊辰。統制官岳飛獻安靜金人之俘。上呼入。譯問得女眞八人。磔之。餘漢兒分隸諸軍。上因謂大臣曰。金人頗能言二聖動靜。云今在韓州。及皇后宮人皆無恙。上感動不懌久之。　三省言江道遼遠。緩急恐失機會。欲分江東西爲三帥。鄂州路領岳、鼎、袁、虔、吉州。南安軍。江州路領洪、撫、信州。興國。南昌。臨江。建昌軍。池州路領建康府。太平。饒。宣。徽州。廣德軍。並爲安撫使。從之。先是浙西帥府移治鎮江。故范宗尹請沿安撫使於鄂與江、池。謂建康本帥治。緣近鎮江。而去江州千四百里。獨池在其間。若沿帥於此。則沿江道里甚均。三帥相去各七百里。然池陽僻陋。乃益江東大帥。而建康諸地。反爲支郡隸之。議者不以爲是。　紹興元年正月戊申、八月庚辰又改。

詔諸路帥臣見帶制置使及諸州守臣帶管內安撫使者並罷。　初。命廣西提舉峒丁李棫卽邕州置使賈馬。　建炎四年。棫募人入大理國。得効用蓋文等十二人。厚賚之。繫使至其國。寧國府求市大理王許之。至是棫奏江西道不通。乞自廣西入國中赴行在。許之。既而大理遣其臣張羅賢以千騎至橫山寨。會棫能歸。事遂寢。　紹興三年四月戊申復置。修城郎蔣安義、進武校尉張大任坐受敵命知明州。下吏當死。上特宥之。安義除名。瓊州牢城。大任黥隸嶺外。

己巳。詔御前中軍差充禁衞親兵三百四十八人。又改剌皇城親從司五指揮。用趙鼎請也。　八月癸酉又刺。有

衣程康國上書論分鎮十事。其一言四鄰有警。令卽應援。上謂大臣曰。此意雖出於布衣。若朝廷行之。人豈知其爲布衣之言。張守曰。使人知其出於布衣之言。乃朝廷美事也。蓋抵言行下。

庚午。武功大夫忠州防禦使知金州王彥爲右武大夫。初。張浚自房陵西歸。以京西盜賊益起。而金州爲蜀之後門。乃以彥知金州。兼金均房州安撫使。時永興軍路部將姚達與其徒四百人謀殺將官張順。不克。亡去。引衆犯金州。彥拒之於黃岡嶺。生獲之。浚承旨授彥檄行。言於朝。詔補止。

是月。遣朝請郎權吏部員外郎李元裕往湖南起發上貢錢物。　此以紹興三年三月二十二日元指家名恩添狀參入日曆。蓋無有也。　官無處置

使張浚承制以端明殿學士知和州。充本路安撫使。張深提舉亳州明道宮。中大夫新知荊南府張上行知興元府。朝散郎利州路提點刑獄公事韓迪知夔州。仍並兼本路安撫使。夔路置帥。利路帥移治興元。皆自此始。迪、仁恭人也。初。浚之入蜀也。朝臨大夫王庶以失守得罪。卽前途迎見之。浚以爲參議官。與偕行。庶俄以母喪去。至是桑仲頗窺興元。而上行未至。浚度諸將亡可用。乃起庶故官。知興元府。兼利路安撫使。　庶附傳。知興元在紹興元年。而此公謝作庶傳。疑庶卽知興元。一在宣平後。皆不得其月日。(案)利州、和州皆名張。深說帥在建炎四年五月。而新守鮮于綽不領帥事。當是以桑仲故。權帥司於興元也。日曆九月十一日庚戌。張浚奏移利州路於興元府。從之。張上行移知興元府。張深提舉亳州明道宮。有旨並依二十三日壬戌。張上行。而後除庶。但庶旋以論事不合。卽去。故不復興事耳。興元帥守姓名。記。起自紹興元年。蓋無可考。迪除夔帥。未知在何時。然浚以迪與上行同事。故上卽亦在此月。故並書之。

劉超據荊南府。分衆犯峽州。武經郎荊南府兵馬鈐轄渠成興戰。爲所殺。後贈武功大夫。　紹興元年六月甲戌贈官

先是張浚往川、陝。留統制官潘某一軍屯鄂州。潘爲部下彭鶴所殺。鶴乃與超合。遣鶴犯復州。所過無不殘滅。於是超欲取鼎、澧以窺湖南、二廣。　張用自鞏陽趨壽春。至舒城縣。遂屯中軍。其餘軍皆分屯四布。時和州以東。金人往來。野無所掠。乃採草木葉及凡動活之物。得卽啗之。人皆困乏。　潰將崔增陷譙湖水寨。增、磁州人。初隸永州防禦使閻瑾軍。瑾棄洞州。增走壽春境上聚衆。至是自滁州轉往巢縣。得數小舟。遂直攻水寨。寨有舟數十。皆淮西富民大賈。不能拒。悉爲增所有。增掠其金銀子女。盤選強壯以充軍。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三十四

【建炎四年】六月辛未朔。詔侍從臺諫三衙諸軍統制並赴都堂集議駐蹕事宜。先是言者論。今車駕所至。雖未能據形勝。占上游。如古者建國之制。而官吏兵衞頗衆。其積衆聚財之計。必有成謀。然後六飛可以順動。歲且六月矣。似不宜緩。伏望內裁之聖心。外參之衆議。早賜處分。使百司各舉其職。以待巡幸。故有是命。議者又謂。比年防秋。未嘗不召募兵。冬以計盡。泛無定論。況事有幾微。難於徧曉。而積衆聚財。屯兵拒守。事節至繁。非可以立談判。頃刻裁議。未必精詳。望令各以所見條畫利害。限三日實封投進。詔令赴都堂集議。有未盡者。許實封以聞。（後詔在甲戌。）　通直郎万俟詠者。工小詞。嘗爲大晟府製撰得官。至是因所親賫書入禁中。乞進官二等。上覽而憐之。

壬申。權通判建康府錢鏐言捕獲兵一名。執政召問。自言涿州人。上曰。此吾民也。止令諸軍使令。不可殺也。若女眞則不可留。

癸酉。合江南兩路轉運爲一司。以直祕閣李與權爲都轉運使。降授宣教郎朱異、承議郎張匯並爲判官。

責授祕書少監分司衡州居住周望再責昭化軍節度副使。連州安置。以侍御史沈與求再疏也。徽猷閣待制胡舜陟坐嘗爲叅謀官。與徽猷閣直學士知平江府湯東野嘗奪職。望竄卒於貶所。時饒、信盜賊未平。與求奏顯謨閣直學士知饒州連南夫、直祕閣知信州陳機殘擾害民。以致生變。機坐免官。而南夫貶秩、機、豫子也。豫已見元年四月戊寅。　徽猷閣待制何志同坐父子誤國。降充集英殿修撰。　朝請大夫知處州梁顧言龍坐寇至棄城也。既而兩浙轉運副使徐康國按顧言多取帥臣供給。顧言坐除名。甲戌。以宰相范宗尹兼知樞密院事。龍御營使。辭者以爲宰相之職。無所不統。本朝沿五代之制。政事分爲兩府。兵權付於樞密。比年又置御營使。是政出於三也。望龍御營司。以兵權歸之樞密院。而宰相兼知。凡軍額有闕。並申樞密院增補。不得非時招收。仍用符以遣。庶幾可以收兵柄。一貫制。節財用。於是龍御營使及官屬。而以其事歸樞院。院爲機速房焉。自慶曆後。宰相不兼樞密者八十餘年。其後復兼。蓋自此始。（紹興二十六年五月壬寅詔。樞密院二十九年九月甲午又龍機速房。）　先是御營司有激賞庫。專充軍賞。警奏開探之用。凡銀五百兩錢千緡爲一料。隨旨取之。既而廢庫存緡於三省。出納浸廣矣。　言者論江北之民。皆不從敵。白爲寨柵。聚衆以守者甚衆。望調以恩意。有功者推恩從之。　詔初除執政官正謝日。賜衣帶鞍馬。如故事。　中書門下省檢正諸房公事張汝舟直龍謨閣。知明州。汝舟乞奉祠。改主管江州太平觀。（日曆止書直龍謨閣。知明州。汝舟補郡附見。（案）此注原本多脫誤。今以此月二十二日壬辰事參考改正。）

考直祕閣蘇遲爲中書門下省檢正諸房公事。（遲之除。日曆不書。檢正題名在今年八月。（案）七月十二日汪伯彥等謚音。是月當御則坐非八月始除也。今因張汝舟知明州。不書補郡。附見。（案）此注原本多脫。日曆止書直龍謨閣張汝舟知明州。不書檢正諸房公事。檢正題名在今年八月。（案）七月十二日汪伯彥等謚音。是月當御營都司題名。汝舟奉祠在七月。當書除檢正官除職事之後考。（案）此注原本多脫誤。今以此月二十二日壬辰事參考改正。）乙亥。詔趣武信軍承宣使提舉亳州明道宮辛興宗統押所募秦、鳳諸州良家子赴行在。先是張浚以興宗爲秦帥。其後見孫渥才優。即以渥代之。故命興宗赴闕。既而浚復以興宗知滁州。　興宗知滁州。史不見其赴官。制云。初頗上陵之役。遣（爲遣遠之行。今併附此。）　詔六品以上官及初改京官並給告身。朝官以上給敕。初授官人給綾紙。用吏部侍郎兼權直祕閣蘇遲爲中書門下省檢正諸房公事。（遲之除。日曆不書。檢正題名在今年八月。（案）七月十二日汪伯彥等謚音。是月當御則坐非八月始除也。今因張汝舟知明州。不書補郡。附見。（案）此注原本多脫。日曆止書直龍謨閣張汝舟知明州。不書檢正諸房公事。檢正題名在今年八月。（案）七月十二日汪伯彥等謚音。是月當御營都司題名。汝舟奉祠在七月。當書除檢正官除職事之後考。（案）此注原本多脫誤。今以此月二十二日壬辰事參考改正。）　監察御史范格爲樞密院檢詳諸房文字。始除檢詳官也。（格之除。日曆不書。檢正題名在今年八月。（案）七月十二日汪伯彥等謚音。是月當御營都司題名。汝舟奉祠在七月。當書除檢詳官除職事之後考。（案）此注原本多脫誤。今以此月二十二日壬辰事參考改正。）　太尉御營副使劉光世充御前巡衞軍都統制。光世所領部曲既無所隸。因求論其非宜。會御營司廢。乃以巡衞名其軍。除光世都統制。　集英殿修撰宣撫處置使司參議官王以寧陞直顯謨閣。本司官屬士自建康從張浚入蜀者。並遷一官資。以其遠役故也。　是日。戍方犯湖州安吉縣。統制官巨師古與戰亡。其卒千餘人。詔浙西江東制置使張俊往捕之。仍命統制官岳飛聽俊節制。

戊寅。詔御前五軍改爲神武軍。御營五軍改爲神武副軍。其將佐並屬樞密院。

季陵復爲中書舍人。陵入對。首上奏曰。臣觀今日國勢。危如綴旒。敵國益強。盜賊充斥。人所共憂者。姑置

未論，事有深可慮者四。倘可恃者一，大抵時巡未有駐蹕之地，賢人遠遁，皆無經世之心，兵柄分於下，而將不和，政權去於上，而主益弱，所恃以保存者，人心未厭而已。前年議渡江，人以爲可，朝廷以爲不可，故諱言南渡，而降詔回鑾，去年議幸蜀，人以爲不可，朝廷以爲可，故弛備江、淮，而經營關、陝，以今觀之，孰得孰失。張浚出爲宣撫處置使，不過欲迎陛下耳，金人長驅深入吳、越，至今尚在淮甸，付無一騎入援王室。設或當時侵犯蹕路，車之盧，縱能提兵問大臣罪，如苗、劉時事，亦何及。維揚之變，朝廷不及知，而功歸於宦寺，鑾輿之播，朝廷不能救，而功歸於將帥，是致陛下信任此輩，有輕朝士之心，黃潛善好自用，而不能用人，呂頤浩知使能，而不知任賢，自張確、許景衡飲恨而死，劉豫、杜充相繼屬去，凡知幾自重者，往往卷懷退縮矣。今天下不可謂無兵，若劉光世、韓世忠、張浚者，各率諸將同心而謀，協力而行，何所往而不克，然兵柄既分，其情易睽，各招亡命，以張軍勢，各效小勞，以報主恩，勝不相遜，敗不相救，大敵一至，人自爲謀，其能成功哉。君臣之間，義同一體，願堂出命，百官承稟，知有陛下，不知有大臣，大臣在外，事涉形跡，其可作威福以自便乎。周望在浙西，人能言之，張浚在陝右，無敢言者，夫區處軍事，恐失機會，便宜可也，乃若自降詔書，得無窺命之嫌耶，宜吏責以辦事，便宜可也，若安置從臣，得無忌器之嫌耶，以至賜姓氏，改寺額，事類此者，無與治亂，待報何損，是浚在外，僞於太專，雖陛下待之不疑，臣恐自陝以西，不知有陛下矣。三代之得天下者，得其民也，得其民者，得其心也，民墜塗炭，無甚於今日，發掘邱墓，焚燬屋廬，六親不能相保，而藏宋惟舊，實祖宗德澤在人心者未厭也，所望以中興，惟此一事耳，然人心無常，固亦難保，陛下宜有以結之，今欲薄斂以裕民財，而節旅方興，罪己之詔屢降，憂民之詔屢聞，丁寧切至，終莫之信，蓋動民以行，不以言，臣意陛下舉事當人心服，自足以結之也，得賞賢祿當功，刑當罪，施設注措，無不當於理，天下不心悅而誠服者，未之有也，臣願陛下以其所當慮者，使一二人謀之，無偏聽，無自賢，無好強禦，無徇私昵，處之得其當，則人心服，人心服，則盜賊將自息，而外患亦可圖矣。　起復寶文閣直學士新知建康府權邦彥爲淮南等路制置發運使。　朝奉大夫提舉江州太平觀劉彝移知鼎州，直祕閣添差兩浙轉運副使陳思錫知越州。　是日，滁濠鎮撫使劉位爲張文孝所殺，前一日，位引兵入滁州，克之，文孝遁去，詰旦，文孝以其衆復至城下，位即引兵迎敵，位連兵衆數百，以爲己之兵也，乃指揮殺賊，而所逢者賊兵也，位覺之，欲急戰，爲賊所殺，權知州事苟某與州縣官皆散走，事聞，詔其子武德郎閤門宣贊舍人知泗州綱起復滁濠州鎮撫使，贈位武功大夫忠州防禦使，後爲立祠，名剛烈，位贈官並不載此事，俟考。

己卯，詔尚書右僕射兼門下侍郎呂頤浩、尚書左僕射兼中書侍郎張浚、樞密使張俊、韓世忠、劉光世、御前諸軍都統制岳飛，各進秩一等，賜銀絹有差。　頤浩、浚、俊、世忠、光世、飛皆以去年十二月癸酉入見，故今進秩。

庚辰，命宰臣范宗尹提舉詳定重修敕令，參知政事張守同提舉。先是有詔以嘉祐、政和敕令格式對修成書，至是始設官置局，命大理寺及見在敕局官就彙詳定，删定等官仍召人言編敕利害，蹤年乃成。　會要詳定重修敕令所在此月七日今因命提舉官併入此。

辛巳，祕閣修撰知德安府陳規爲德安府復州漢陽軍鎮撫使，兼知德安府，仍賜三品服，規在郡四年，屢破郡盜，傍郡皆失守，惟德安一城獨存，識者偉其能，然嚴刑重斂，世或以此詆焉。時復州爲盜彭鈞所據，規遣兵逐之，以部將祖遇知復州。　武翼大夫康州團練使解潛爲荊南府歸峽州荊門公安軍鎮撫使，兼知荊南府，潛自虜營中爲張浚所用，言於朝，遂復官而有是命。時荊南殘破不可居，潛寓治峽之宜都。　直龍圖閣程昌寓爲鼎澧鎮撫使，兼知鼎州，仍賜三品服，鎮相之敗，其黨楊華、楊太等聚衆於龍陽，相雖收，而華等恃水出沒未已也。太年幼，楚人謂幼爲麼，故以麼目之。先是昌寓以李允文之命，權湖北安撫使，會解潛且至，昌寓引所部之鼎澧，開撫諭使馮康國以郡盜方盛，奏留昌寓鼎州，故有是命。　京西南路轉運副使陳求道爲襄陽府、鄧隨郢州鎮撫使，兼知襄陽府，仍賜三品服，朝廷未知程千秋敗亡，詔千秋以所統兵屬求道，坐不措置鹽事，張浚用便宜責求道罷州，而朝廷未知也。　京西南路轉運副使范之才起復，令均房州鎮撫使，兼知均州，仍賜三品服，時王彥已戍金州，而均、房二州爲桑仲所破，守臣李倫清、韋知幾皆遁，之才不能之鎮而卒。　日曆紹興二年八月壬辰右朝奉大夫前知均州李倫清狀，紹興三年五月准敕差知均州，八月五日到任，至紹興元年八月五日滿三考，所有到任任滿各轉一官酬賞已累宣借請出給轉原官劄子，有指令換給，據此則紹興四年，倫清尚在任，而王彥行狀乃云倫清棄城，盡蜀去，朝廷遥授，故倫清得以冒賞也，知幾本王襄部曲，已見紹興元年十二月癸酉。

彥鎮金州，敛民倍常，凡屬縣莫敢抗。漢陰令任城鼂公休獨不用其命，彥召至州，欲殺之，公休不爲屈，彥亦弗敢害也，宜撫處置使張浚聞其言，召爲糧料官。　見公休事據鼂公邇所作墓誌云，俟考。

朝請郎直祕閣知淮寧府馮長寧　長寧初見二年二月丙子，爲淮寧順昌府蔡州鎮撫使，兼知淮寧府，仍賜三品服。長寧自言招集忠義軍十餘萬，大破敵兵，故有是命。　自軍興以來，蜀綱之應輸內藏及內東門司者，皆不至，中貴門下省以爲言，詔宣撫使督促赴行在。　是日，和州進士張棐上書，乘間出掠敵營，完顏宗弼乃遣偏師築偃新塘，以遏絕濡須之路，楫率二千人襲之，入其營，獲敵兵數百，所掠男女盡縱之，楫歸道遇敵救大至，其衆多赴水死，楫爲敵所得，戮乎大罵不絕，敵磔割之，時年二十二，棐上其事於朝，有司以楫率衆無所受命而格，楫原孫也。　原被兵部侍郎，敵之得歷陽也，有士人蔣子春者，平日教授鄉里，敵見其人物秀整，喜欲命之以官，子春怒罵，爲所殺。

辛巳、用宰相范宗尹請、申命有司討論崇觀以來濫賞、凡修書營繕應用開河免夫獄空之類、凡十有八項、皆矯正之、自越州駐蹕以來、以收使人令吏部改正、拘收付身毀抹。　三省奏、今具盜賞名色下項、修造神霄宮推恩轉官減年、應緣修奉安慕轉官減年、應緣修奉安永固陵轉官減年、應緣修建明堂轉官減年、應緣修建辟雍轉官減年、應緣修建九成殿轉官減年、應緣修建上清寶籙宮轉官減年、應緣修建龍德宮轉官減年、應緣修建延福宮轉官減年、應緣修建艮嶽轉官減年、應緣修建景靈西神御殿轉官減年、應緣修建集英殿及龍德宮轉官減年、應緣修建會慶寧德轉官減年、應緣修建一時推賞轉官減年、應奉御前物色轉官減年、鎮壓江淮盜賊轉官減年、應開封府大理寺應緣斷案推恩轉官減年、應緣修築德城轉官減年、應上件盜賞名色所得古銅茶盞之類、應主管官吏御書閣所得轉官減年、應上件盜賞名色、今後並更不許收使（案）詔以度僧牒百賜河南鎮撫使翟興爲祭告諸陵之用。　右正言吳表臣論近世不以縣令爲重、故爲令者政多苟簡、而民受其弊、願擇可用之人、必先使爲縣令、願其才可用、則必有善政以惠斯民、縱或不能、亦必勉強爲善、以期佗日之獲用。且令樞密院遣使臣賫告就賜、所至州守臣敦請上道。　直祕閣知池州李彥卿移知宣州、兩浙宣撫司統制官郭仲威爲眞揚鎮撫使、兼知揚州。初、仲威在平江、縱所部擾民、朝廷令浙西江東制置使張俊來治其罪、仲威覺之、引兵走興化縣、欲犯鎮江、朝廷聞之、因有是命。仲威至揚州、其參議官林獻可代俗人爲口號、司理參軍楊鷹戲之曰、何不云路不拾遺、獻可怒、以告仲威、執鷹及俗人斬之、士人無不重足而立。

丁亥、詔分鎮州軍因獲賊及守禦有功人、不以分鎮前後、令鎮撫使一面定賞、內應補轉官資者、申尚書省給降付身。此據紹興四年二月十二日程昌寓奏劄詔表乞轉官狀增入日附無之。

戊子、詔遣使撫諭郴、道、威方以所部赴行在、時方引兵犯安吉縣之上鄉、浙西江東制置使張俊以兵討之、或言上鄉路狹不可行兵、俊乃遣其將王再興招之、會統制官岳飛追襲其後、方無路進退、始詣俊乞降、方上兵籍有馬六百匹、所獻金玉珠珍不可計、至行在日、與中貴人蒲博不勝、取黑漆如馬蹄者、用火燒去皆黃金也、以僧博負、每博不下數枚、詔遣方武翼大夫、以其軍六千人隸王璽軍、後因以方爲神將、時人爲之語曰、要高官、受招安。

己丑、樞密院進呈劉光世所獲敵人並簽軍狀、參知政事張守曰、光世謂簽軍不宜留、蓋知吾山川險易、他日叛亡、恐爲敵人鄉道、上曰、此皆吾民也、不幸陷於敵、脅賣而來、豈其得已、守曰、若分置軍伍中、每隊留一二人、豈能遽叛、上以爲然。

庚寅、詔浙西制置使韓世忠以所部赴行在。

辛卯、大理寺奏魘賊王宗石等款狀、上曰、此皆愚民無知、自抵大戮、朕思貴溪兩時開二十萬人無辜就死、不勝痛傷、乃誅宗石等二十六人於越州市、其餘皆釋之、先是浙西江東制置使張俊以全軍討饒信妖妄、太尉劉光世因命統制官王德、靳賽總兵會之、獲王念經、德等凡屠兩縣、所殺不可勝計。　王德獲王念經、未見本月日日附、紹興三年四月戊戌朔蒙奏、秀州士兵開富詐言王承宣本軍、建炎四年三月二十六日、饒州殺賊功賞制官（案）王承宣即王禮、恐與此事相關、當永王薨逝考。　上聞之不樂、故有此論。　王宗石當即念經也。　詔

應變斯民漸被賢惠、疏奏、詔坐條申明行下、其後卒施行如藻請。入月丙戌指揮、遂爲此也。　詔見責降人皆任宰執侍從官、令檢正都司取索條具、文臣帶職、武臣觀察使、管軍已上、令刑部疾速檢舉、並限一月、遣絕、毋令淹落、以言者有請也。自是宣、靖執政及閤門受僞命之人、悉皆收敍矣。

丙戌、鎮南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充驗泉觀使呂頤浩爲建康府路安撫大使、兼知池州。太尉御前巡衞軍都統制劉光世爲南浙路安撫大使、兼知鎮江府。觀文殿學士新除江西荊湖南北路宣撫使宋勝非爲江州路安撫大使、兼知江州。於是三省請自今帥臣二品以上者、卽除安撫大使、餘階如鎮撫使例、以示區別。從之。先是奉化賊將連乘亂爲變、頤浩爲所劫、在其軍中、上以頤浩故、赦而招之、至是復有此命。且令樞密院遣使臣賫告就賜、所至州守臣敦請上道。　直祕閣知池州李彥卿移知宣州。　兩浙宣撫司統制官郭仲威爲眞揚鎮撫使、兼知揚州。初、仲威在平江、縱所部擾民、朝廷令浙西江東制置使張俊來治其罪、仲威覺之、引兵走興化縣、欲犯鎮江、朝廷聞之、因有是命。仲威至揚州、其參議官林獻可代俗人爲口號、司理參軍楊鷹戲之曰、何不云路不拾遺、獻可怒、以告仲威、執鷹及俗人斬之、士人無不重足而立。

丁亥、詔分鎮州軍因獲賊及守禦有功人、不以分鎮前後、令鎮撫使一面定賞、內應補轉官資者、申尚書省給降付身。此據紹興四年二月十二日程昌寓奏劄詔表乞轉官狀增入日附無之。

戊子、詔遣使撫諭郴、道、威方以所部赴行在、時方引兵犯安吉縣之上鄉、浙西江東制置使張俊以兵討之、或言上鄉路狹不可行兵、俊乃遣其將王再興招之、會統制官岳飛追襲其後、方無路進退、始詣俊乞降、方上兵籍有馬六百匹、所獻金玉珠珍不可計、至行在日、與中貴人蒲博不勝、取黑漆如馬蹄者、用火燒去皆黃金也、以僧博負、每博不下數枚、詔遣方武翼大夫、以其軍六千人隸王璽軍、後因以方爲神將、時人爲之語曰、要高官、受招安。

己丑、樞密院進呈劉光世所獲敵人並簽軍狀、參知政事張守曰、光世謂簽軍不宜留、蓋知吾山川險易、他日叛亡、恐爲敵人鄉道、上曰、此皆吾民也、不幸陷於敵、脅賣而來、豈其得已、守曰、若分置軍伍中、每隊留一二人、豈能遽叛、上以爲然。

庚寅、詔浙西制置使韓世忠以所部赴行在。

辛卯、大理寺奏魘賊王宗石等款狀、上曰、此皆愚民無知、自抵大戮、朕思貴溪兩時開二十萬人無辜就死、不勝痛傷、乃誅宗石等二十六人於越州市、其餘皆釋之、先是浙西江東制置使張俊以全軍討饒信妖妄、太尉劉光世因命統制官王德、靳賽總兵會之、獲王念經、德等凡屠兩縣、所殺不可勝計。　王德獲王念經、未見本月日日附、紹興三年四月戊戌朔蒙奏、秀州士兵開富詐言王承宣本軍、建炎四年三月二十六日、饒州殺賊功賞制官（案）王承宣即王禮、恐與此事相關、當永王薨逝考。　上聞之不樂、故有此論。　王宗石當即念經也。　詔

壬辰。侍御史沈與求言。今日矯枉太過。蓋循資格。賢愚同滯。輔臣進呈。范宗尹曰。苟有豪傑之士。自可不次擢用。若未得其人。不得不謹守資格。上曰。使有豪傑之士。雖自布衣擢爲輔相可也。前古固多。但本朝未有耳。今士大夫並進。若未能考詳其實。不若姑守資格。

詔。夔路監司帥臣歸峽州守臣拘收係官舟船。以備巡幸。　尚書左司郎中韓肖胄權工部侍郎。監察御史林之平爲尚書右司員外郎。權密院檢詳諸房文字萬格爲右司員外郎。　徽猷閣待制趙鼎知建康府。通直郎鄧根知秀州。周望之爲宣撫使也。以根攝守事。至是用邦人請而命之。　初。山東之陷。其士人多不降。有滄州人李寧聚衆沙門島。密州人譙送宗室士幹泛海南歸。文劼之至是文自稱忠訓郎。權密州都巡檢使。其副朱穆自稱忠翊郎。權兵馬監押。請以所部五千人。海舟百五十。泛海來歸。詔各進一官。赴行在。士幹、岐獻簡王子也。趙姓之譜史云。文授武經大夫。閤門宣贊舍人。據史。二人七月癸卯。各轉一官。並今且附此。元符詔旨。士幹政和八年四月除右千牛衛大將軍。未知此時爲何官。李壽范溫紹興元年五月丙辰所書可參考。

是日。知六安軍邊某殺金人所屯軍三百。遂棄城而去。其徒因縱焚掠市井一空。

甲午。直祕閣京西南路提點刑獄公事權泌江措置副使李允文知鄧州。兼主管本路安撫使公事。先是。允文以宣撫處置使司之命。權本司參謀官湖北察訪使。節制軍馬。招提賊盜。允文既以所部移屯。而諸盜曹成、馬友之徒。頗爲之用。故允文得以自恣。及泌江除三大帥。面鄂陣就用允文。由是允文益橫。

日曆。紹興六年五月十三日。益梓人除轉狀。准刑部告示。曾未勘停閏條。轉岳辰沅州編配。並永不收敘。及不得與親民差遣。其餘罪犯。依舊法。施行。仍令諸路提刑司。常切覺察。如有違戾。按劾以聞。欽此。今來參詳。上件指揮。雖是不得與親民差遣。其餘罪犯。依舊法。施行。緣未曾明降指揮。不許收敘。及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三十五

【建炎四年】秋七月癸卯，（案）是月辛丑朔。浙西安撫大使劉光世乞依寬條處置使司例，合隨宜措置事，並從便宜，詔除臨陣出奇，或事干機會，許施行外，餘並禀朝旨。光世此請，日曆不載，今以紹興元年十月戊寅兵部狀修入。詔諸州守臣自軍興以來得便宜指揮者，並罷。和安大夫開州團練使致仕王繼先為榮州防禦使，落致仕，以塞恩特遷也。先是有詔雜流逃竄，恩勿邊遠郡。至是以命繼先。宿直柔奏靖康、建炎之初，東部告警，申明武功大夫雜流及衛官過竄恩許與不許轉行，有旨不許轉行，遂鄉，此令回授，此事不見於日曆，今併附見。中書舍人季陵草制，略曰：勉思藝諫，毋忘棄言，戒於驕淫，保此休寧。新神武前軍統領官胡仁參於越州市，宣教郎袁潭除名，韶州編管，坐與李鄴同謀投拜，又擅殺兩浙提點刑獄王韶故也。尋詔以韶死事贈朝請大夫，官其家三人。既而言者以為韶嘗降敵，比敵兵之去，遂以印付韶，不當褒贈，范宗尹主之，卒贈韶一官，錄其子云。劉初贈官在九月乙卯，或命在明年三月己亥，今併附之。

責授建寧軍節度副使李邦彥卒於桂州。

甲辰，執政奏以朝議大夫提舉江州太平觀劉洪道為建康府路安撫大使司參謀官，上曰：不可。是又欲

興呂頤浩同官，趙鼎曰：頤浩之來，尚運今先令洪道往池州措置防江，上曰：此固無害，但議者謂頤浩多引用山東之人，故不欲遣，且頤浩身為宰相，當收攬天下人材，盡為我用，獨私鄉曲，非公道也，先是中書舍人季陵入對，言強敵之患，已無寧歲，焚剽殺掠，幾徧天下，夏則北去，秋則南牧，往年休士馬於燕山，次年移於河北，次年移於京東，今寓淮甸，無復去意，患在朝夕，可謂急矣，張浚提兵以赴公安，劉光世提兵以赴鎮江，亟召亟還，事尚可及，若呂頤浩既去，朱勝非未來，使七月受命，八月弓勁馬肥，敵人向前，兵不素練，糧不素積，又不設險，何以禦之，臣願陛下急與大臣謀，先遣馬軍，先儲運漕，更擇賢副先為經畫，以待其來，不然，雖位望崇重，號前宰相，無益也，今日注意將相，非為安危，實為存亡，朝謀夕行，當如拯溺，豈可不惜分陰哉，至是遂命洪道趣之池州，權管本州及安撫司事，以統制官張俊、李貴、王進、王渙所部合四千人隸本州。據四將入兵在此月壬戌。諸軍權聽節制，洪道請用便宜指揮，許之。

興呂頤浩同官，趙鼎曰：頤浩之來，尚運今先令洪道往池州措置防江，上曰：此固無害，但議者謂頤浩多引用山東之人，故不欲遣，且頤浩身為宰相，當收攬天下人材，盡為我用，獨私鄉曲，非公道也，先是中書舍人季陵入對，言強敵之患，已無寧歲，焚剽殺掠，幾徧天下，夏則北去，秋則南牧，往年休士馬於燕山，次年移於河北，次年移於京東，今寓淮甸，無復去意，患在朝夕，可謂急矣，張浚提兵以赴公安，劉光世提兵以赴鎮江，亟召亟還，事尚可及，若呂頤浩既去，朱勝非未來，使七月受命，八月弓勁馬肥，敵人向前，兵不素練，糧不素積，又不設險，何以禦之，臣願陛下急與大臣謀，先遣馬軍，先儲運漕，更擇賢副先為經畫，以待其來，不然，雖位望崇重，號前宰相，無益也，今日注意將相，非為安危，實為存亡，朝謀夕行，當如拯溺，豈可不惜分陰哉，至是遂命洪道趣之池州，權管本州及安撫司事，以統制官張俊、李貴、王進、王渙所部合四千人隸本州。諸軍權聽節制，洪道請用便宜指揮，許之。

乙巳，詔婺、徽、信、饒州預蓄錢糧，以備巡幸。

丙午，詔閩、越商賈，常載重貨往山東販貿，令沿海諸州禁止。

丁未，太尉奉國軍節度使浙西安撫大使兼知鎮江府劉光世為集慶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光世遷延不之鎮，與諫議大夫黎確奏：光世不念兩朝大恩，乃欲擁擇便地，自求暇佚，中外憤之，願趣就養，前一日詔以章示光世，仍加使相以道之，光世以父名為嫌，乃換武寧之節，貼麻改命。

戊申，詔臣僚至都堂，自正一品外，他並在執政之下，著為令，為劉光世也。武經大夫榮州團練使權湖南馬步軍副總管孔彥舟以捕鍾相功，真拜利州觀察使，充秦鳳沅靖州鎮撫使，兼知辰州。王明清揮麈第三錄云：方鎮藩帥則有寓客張默者，魏公之族子，出乃翁所記建炎期州遣事一編，孔彥舟領衆十餘萬，破荊南城，時都運方綰理敵兵未暇討捕，憑單騎入城，說諭彥舟，使之效順，又令討鍾相，許以成功入川，從宣撫司保奏衆寨，彥舟出師一戰而勝，張遂令彥舟具立功人姓名及歸降文字，奏聞，彥舟心腹數人，俱入朝至夔，又說降劉超，未及宣撫司敷奏，道馮族兄憫金不得，乃見魏公言，張三受賊賄甚厚，其謀變未不可信，魏公然之，張正令彥舟屯期南，彈壓鍾相餘黨，魏公遽不從，令往黃州屯駐，其從皆不樂，與彥舟心腹數人

思等諸人。故其家以爲請。林泉野記范宗尹謝表曰。皆不知所出。或者誠其不公。（案）史不見張哲修故月日。而時堪家謝乞狀云。國時博陵之人。皆已生還鄉里。則其修故必在此前。今因書時雜求附見。

崔增既破譙湖水寨。有大小舟數百。遂犯太平州。圍其城。守臣郭偉盡力禦之。获港巡檢王宗射中增之中軍將劉順。賊少卻。偉引兵下城與戰。賊乃解圍。然亦未退。

甲寅。詔汪伯彥、張徽、徽伯彥、邵溥並許便居。以檢正都司檢舉也。初。伯彥等三人。以散官永、峽州安置。而徽分司居衡州。至是用德音皆復之。詔總領四川財賦舉官。如陝西轉運使例。用張浚請也。

乙卯。劉光世言。平江去大江不遠。其利害不在鎮江之下。乞移大使司於平江府。遣本軍棟歷統制官一員。以重兵屯鎮江。與光世相爲犄角。詔不許。　宜撫處置使張浚請宗室非皆犯賊私罪者。許具腳色申本司。赴四路轉運使注擬。從之。自熙寧劄制。宗室不許關川、陝官。至是宗室避難入蜀者多。故浚以爲請。

是日。二帝自韓州移居五國城。五國城者。在金國所都西樓之東北千里。金人將立劉豫。乃請二帝徙居之。臣謹案北狩行錄云。庚戌中元。遷五國城。乙卯十五日。故附於此日。詩越王侯、鄴王楷已薨。靖康孽狀錄云。烏登路都統錫庫者。以金人之命。減二王薨於韓州。

去隨行宗室官吏。上皇力懇之。不從。乃召諭之曰。卿等相隨而來。憂樂固當同之。但事屬他人。無如之何。皆傾竭以贈之。正恐因緣爲姦。以泄中國之機。又且耗吾國計。以資寇糧。不可不慮。乃命禁止焉。初。宣撫處置使司參議官京西制置使王以寧爲桑仲所逼。以所部走潭州。寧以本司便宜之命。節度湖南軍馬。更易全郡守臣。科斂無度。官吏有被誅者。民甚苦之。至是以寧言欲赴朝奏事。而病未能行。請以所部於岳、鄂、潭州聽旨。詔以寧還本司供職。時以寧已提兵在長沙。而朝廷未知也。

庚申。武功大夫昌州團練使岳飛爲通泰鎮撫使。兼知泰州。用張俊薦也。岳侯傳云。常州太守林葆薦侯於朝。改通泰鎮撫使。（案）已使知常州。見紀今年五月。故繫已逐下人事綜。張設出險。令徐天民探逆之任。不知所云。林葆爲誰。當考。

初。敵之挾天子以往也。右監門衛大將軍吉州團練使士歧得間道去。居邢州。至是結約土豪將聚事。爲人所告。捕至京師戮之。後贈保寧軍節度使。謚忠果。士歧、濮王曾孫也。此以乾道會要增入。錄其子所陳。乃今年事。不得其月日。故附見二帝東徙之後俟考。

丙辰。戶部尚書葉份充范圖閣直學士。知泉州。時侍御史沈與求論份嘗受張邦昌僞命。在圍城中買宗室女爲妾。份不自辨。力求去。上命執政召至都堂諭旨。既而大理勘治買妾之人。乃葉三省也。與求上疏待罪。詔釋之。　浙西江東制置使張俊收本路諸將王民、魯珏、劉琬、戚方之軍。合萬有一千人赴行在。詔以方軍隸神武前軍。餘軍分隸統制官李捧、陳思恭、張俊。

丁巳。申命元祐黨人子孫經所在自陳。盡還應得恩數。時言者論陛下即位以來。凡三因赦令。欲復元祐之政。然其間猶望之偉。如呂公著、范純仁皆未盡追復。生存如此事。恐復誤傳。北人聞之。皆以手加額。已上並錄北狩行錄。靖康錄逸之在北族數年修。

己未。詔明、越州禁山東之游手來販糴者。時海、密諸州米麥貴踴。明州進士林秉德言。積粟之家。利其高價。皆傾竭以糴之。正恐因緣爲姦。以泄中國之機。又且耗吾國計。以資寇糧。不可不慮。乃命禁止焉。初。宣撫處置使司參議官京西制置使王以寧爲桑仲所逼。以所部走潭州。寧以本司便宜之命。節度湖南軍馬。更易全郡守臣。科斂無度。官吏有被誅者。民甚苦之。至是以寧言欲赴朝奏事。而病未能行。請以所部於岳、鄂、潭州聽旨。詔以寧還本司供職。時以寧已提兵在長沙。而朝廷未知也。

庚申。武功大夫昌州團練使岳飛爲通泰鎮撫使。兼知泰州。用張俊薦也。岳侯傳云。常州太守林葆薦侯於朝。改通泰鎮撫使。（案）已使知常州。見紀今年五月。故繫已逐下人事綜。張設出險。令徐天民探逆之任。不知所云。林葆爲誰。當考。

辛酉。武翼郎樞密院准備差遣程寶特遷一官。先是。遣寶賫御封香。開道往京西諸陵祭告。踰年乃還。故有是命。

壬戌。臺諫有請以所論事行否劄下照會者。范宗尹曰。頃呂頤浩作相。凡言官所論。或朝廷已有措置。或所聞不審。劄下某人照會。臣在臺時。每與趙鼎論及此事。以爲朝廷但當容納。可即行之。不可則已。不必相與較是非也。案此時宰臣爲陳公輔、沈與求。而頤乃宗尹。大抵言者有赴則。若朝廷一一行之。則天下不勝所惑。與求多與宗尹異論。疑是與求進言當考。

多事。因舉李流之說以奏。上以爲然。

乙丑。詔尚書右僕射兼樞密使秦檜、少保、醴泉觀使、魯國公張俊、少傅、崇國公韓世忠、少保、奉國軍節度副使李邦彥、責授單州團練副使李綱並復銀青光祿大夫。責授崇信軍節度副使吳敏復通議大夫。前執政光祿大夫知溫川府宇文粹中、通奉大夫、王孝迪、中大夫提舉亳州明道宮王易簡、顏岐、許翰、朝散大夫提舉江州太平觀路允迪並復端明殿學士。責授單州別駕耿南仲復宣奉大夫。責授昭化軍節度副使王襄、責授寧國軍節度副使蔡懋、責授祕書少監分司南京馮澥並復中大夫。前侍從朝奉大夫提舉杭州洞霄宮倚、並仲勝、王鞏、李格非、王回、范正平、李積中。皆其姓名官職。章章可見。臣愚欲乞特降親筆。應元祐宰執

陸德先、胡奉郎孫觀並復徽猷閣待制。通奉大夫提舉江州太平觀葛勝仲復集英殿修撰。責授成州團練副使盧襄復中奉大夫。責授單州團練副使英州安置王元、責授秀州團練副使賀州安置左言皆許自便。易簡淶陽人。嘗爲濛聖宮祭恩數視執政。勝仲、江陰人。事上皇爲大司成。自綱、粹中、易簡、岐、翰、觀、子崧、子崈外、皆坐專收和議。及朋附京、鞗、邦昌、苗、劉、次第遠貶。至是范宗尹爲政。悉用赦而復之。既而言者奏安中、懋開邊釁不勤王。翰趨戰。子崧棄城。觀草降表。皆不當。乃詔更俟一赦取旨。時邦彥、商仲已死。而朝廷未知也。　詔統制官李捧、張宗顏各貶秩二等。仍令捧趣往招捕楊勍。初、朝廷以勍叛。命捧、宗顏、陳思恭三將討之。比勍破枌溪。五月戊辰。而捧始至浦城縣。後三日。宗顏亦至。皆不出兵。勍既去枌溪。五月戊辰。二將乃離浦城。六月辛未。賊又掠建州。六月丁丑。捧、宗顏乃趨南劍州。與賊遇。遂歸。恩非不至南劍而還。時賊猶未平。三人皆言已行殺散。侍御史沈與求奏。殺散者未獲賊之異名。今三將軍並出。不能平數千之潰卒。何以示敵。故有是命。

丙寅。權知三省樞密院事盧益奏。隆祐皇太后已至信州。乞權於本州歇泊。始議以巡幸荊南。道由信、上。故益請之。三省言。宰遠軍節度使孟忠厚、內侍李珪於太后處妄有奏陳。乃詔令分析。

丁卯。戶部請歲終以諸路上供錢斛。比較最多最少去處。申乞賞罰。庶使官吏有勸惰之戒。從之。　武節郎閤門宣贊舍人知冀州王冠爲建康府路兵馬副鈐轄。本府駐劄。　是日。金主晟遣西京留守特進檢校太保尚書右僕射大同尹兼山西兵馬都部署上柱國高慶裔、金紫崇祿大夫尚書禮部侍郎知制誥上柱國蕭慶、護軍韓昉。册命中奉大夫知東平府充京東西淮南安撫使節制河南諸州劉豫爲皇帝。國號大齊。都大名府。其册文略曰。齊爾劉豫。素懷濟世之才。夙擅直言之譽。百里雖智。亦奚補於虞亡。三仁至高。或願從於周仕。嘗爰賊撓攘之際。恩假去就之間。舉郡來王。奮然獨斷。宜即始歸之地。以昭建業之元。是用册爾爲皇帝。國號大齊。都大名府。世修子禮。永貢虔誠。付爾封疆。並同楚舊。昉有文學。仕遼爲知制誥。金主因而用之。凡大詔令多昉所草也。　熊克小曆云。張匯言。九月九日也。是係傳誤作五月。而克誤因之。誤册文不足辨。惟姑摘其一二。以補史闕。張匯節要以慶裔階官爲輔國大將軍。册文乃右授令從之。爲齊張本。文繁天會八年。誤次庚戌。七月辛丑朔。二十七日丁卯。皇帝若曰。咨爾劉公。於御物不以天位爲己私。職在牧民。遇知王者。爲公器。咸謂既以珍弊。位號宜乎授能。嘗有逆順危。數窮否泰。後郭上帝。流毒下民。太祖武元皇帝。伏黃鉞而撫黔黎。舉白旗而麾師旅。妖氛既殄。城闕平。式寧爰宋人來從。薦章頻輸。誠懇。暨陛下嗣守丕圖。恢張大業。都於大名府。世修子禮。水貢虔誠。付爾封疆。並須安集。自定攸居。爾其上體天心。下從人欲。勉遵王室。信以保邦。惟天難諶。惟命靡常。常厥德保厥位。解其勉哉。勿忽朕命。

戊辰。宣撫處置使司都統制曲端遣其子之傅、進士田震來奏事。上召對。以震爲將仕郎。　直命官在八月庚寅。

己巳。詔神武前軍統制王瓊以所部屯信州。先是右正言吳表臣言。饒、信、衢、婺等州。未經殘破。正當破騎來路。此數州南連福建。東接溫、台。緩急不可不慮。故命瓊以本軍守之。瓊請令措置事。許一面便宜施行。詔軍期不可待報。許行訖以聞。不得因而騷擾生事。　瓊被宣之命。在此月壬午。　中大夫知平江府湯東野爲江南路都轉運使。先是東野乞閒。慢差遣。神武右軍都統制張俊數稱其才。上謂俊曰。東野若欲來行在則不可。當令換一外郡。又謂范宗尹曰。趙鼎嘗言東野與李邁、康允之皆有才。但當外任煩劇。不可處獻納之地。宗尹曰。議者謂允之優於東野。張守曰。二人皆能辦事。但東野刻剝。允之不擾。上曰。既能辦事。無不擾之理。然卒有是命。既而言者奏其在平江刻剝及棄城之罪。乃貶東野二秩。　上語在是月乙亞。東野貶秩在十月甲戌。　右文殿修撰胡松年起復知平江府。松年、朐山人也。　朝散大夫吳懋知明州。　禮部尚書謝克家奏。故翰林學士范祖禹嘗元祐中終始實在經筵。所著唐鑑已進御。又有仁宗訓典及帝學二書。深裨治道。今其子前宗正少卿沖見寄衢州。乞給劄令沖投進。從之。

崔增閣太平州。不克赴。午引去。

是月。朝請大夫洪擬爲起居郎。兼權中書舍人。擬、光祖父也。　光祖已見三年三月癸卯。宣和中。嘗爲侍御史。爲王黼所逐。至是復用之。　熊克小曆。今年十一月載擬除移陳事論以擬爲起居郎。而後書題名。以爲此日除中書舍人。月除起居郎。實是擬以左史兼四撰也。題名脫漏。據實三者。今年六月自起居郎罷去而劉梁九月除起居郎。實是擬以七月除左史。八月遷四撰耳。今且附月末俟考。

詔迪功郎王銓權樞密院編修官。纂集祖宗兵制。其後皆成上覽之稱善。命銓改京官。賜名樞。庭備檢。銓、衣兄子也。　此事史不書。以王明清揮麈錄修入。編管院官姓名。注以今年七月樞密編。

初。程千秋既入蜀。其後軍將王嗣復叛去。至是陷興山縣。遂破歸州。嗣不知地利。師捏直龍圖閣張士行檄本路兵馬鈐轄中亮大夫貴州防禦使田祐恭率義兵以禦。射之。嗣敗去。祐恭、思州人不見載。今且附此月末。　張用據漢陽軍。初用在淮西。其軍乏食。遂至信陽軍。也。　此據用姓之還吏及今年十月樞密院所奏修入。劉長源奏議云。富平之役。王師潰兵直破峽州。興史不同。恐誤。

復往德安府。用屯中軍於三龍河。曹成屯於應城縣。諸軍散居。連接至鄂州不絕。至是用所部魚磨山聚軍亂。將佐王林、孟振等殺其統領官馬某、林、相州人。皆爲敵所擒。降以布裹沿船舷上。以刀斫其類。乘黃

之地。以昭建業之元。是用遣使頒守四京。特進檢校太尉尚書右僕射大同尹兼山西兵馬都部署上柱國廣陵郡開國公食邑二千戶實封二百戶高慶裔。副使金紫光祿大夫尚書禮部侍郎知制誥蕭慶。南陽縣開國侯食邑一千戶實封二百戶韓昉。備禮以聞。設實册命。爲皇帝。國號大齊。都於大名府。世修子禮。水貢虔誠。付爾封疆。並須安集。自定攸居。爾其上體天心。下從人欲。勉遵王室。信以保邦。惟天難諶。惟命靡常。常厥德保。厥位解其勉哉。勿忽朕命。

戊辰。宣撫處置使司都統制曲端遣其子之傅、進士田震來奏事。上召對。以震爲將仕郎。　直命官在八月庚寅。

己巳。詔神武前軍統制王瓊以所部屯信州。先是右正言吳表臣言。饒、信、衢、婺等州。未經殘破。正當破騎來路。此數州南連福建。東接溫、台。緩急不可不慮。故命瓊以本軍守之。瓊請令措置事。許一面便宜施行。詔軍期不可待報。許行訖以聞。不得因而騷擾生事。　瓊被宣之命。在此月壬午。　中大夫知平江府湯東野爲江南路都轉運使。先是東野乞閒。慢差遣。神武右軍都統制張俊數稱其才。上謂俊曰。東野若欲來行在則不可。當令換一外郡。又謂范宗尹曰。趙鼎嘗言東野與李邁、康允之皆有才。但當外任煩劇。不可處獻納之地。宗尹曰。議者謂允之優於東野。張守曰。二人皆能辦事。但東野刻剝。允之不擾。上曰。既能辦事。無不擾之理。然卒有是命。既而言者奏其在平江刻剝及棄城之罪。乃貶東野二秩。　上語在是月乙亞。東野貶秩在十月甲戌。　右文殿修撰胡松年起復知平江府。松年、朐山人也。　朝散大夫吳懋知明州。　禮部尚書謝克家奏。故翰林學士范祖禹嘗元祐中終始實在經筵。所著唐鑑已進御。又有仁宗訓典及帝學二書。深裨治道。今其子前宗正少卿沖見寄衢州。乞給劄令沖投進。從之。

崔增閣太平州。不克赴。午引去。

是月。朝請大夫洪擬爲起居郎。兼權中書舍人。擬、光祖父也。　光祖已見三年三月癸卯。宣和中。嘗爲侍御史。爲王黼所逐。至是復用之。　熊克小曆。今年十一月載擬除移陳事論以擬爲起居郎。而後書題名。以爲此日除中書舍人。月除起居郎。實是擬以左史兼四撰也。題名脫漏。據實三者。今年六月自起居郎罷去而劉梁九月除起居郎。實是擬以七月除左史。八月遷四撰耳。今且附月末俟考。

詔迪功郎王銓權樞密院編修官。纂集祖宗兵制。其後皆成上覽之稱善。命銓改京官。賜名樞。庭備檢。銓、衣兄子也。　此事史不書。以王明清揮麈錄修入。編管院官姓名。注以今年七月樞密編。

初。程千秋既入蜀。其後軍將王嗣復叛去。至是陷興山縣。遂破歸州。嗣不知地利。師捏直龍圖閣張士行檄本路兵馬鈐轄中亮大夫貴州防禦使田祐恭率義兵以禦。射之。嗣敗去。祐恭、思州人不見載。今且附此月末。　張用據漢陽軍。初用在淮西。其軍乏食。遂至信陽軍。復往德安府。用屯中軍於三龍河。曹成屯於應城縣。諸軍散居。連接至鄂州不絕。至是用所部魚磨山聚軍亂。將佐王林、孟振等殺其統領官馬某、林、相州人。皆爲敵所擒。降以布裹沿船舷上。以刀斫其類。乘黃也。　此據用姓之還吏及今年十月樞密院所奏修入。劉長源奏議云。富平之役。王師潰兵直破峽州。興史不同。恐誤。

河中。復得活。訓之王八刀。用閻之疑。諸軍圍已逸棄其軍去。願從者一二千人。至漢陽。會沿江措置司右軍統制馬友屯漢陽境上。宣教郎知軍事范寅亮懼倉廩不能給。乃以印授用。用遂爲知軍。鄂州路安撫沿江措置副使李允文聞之。遣其將張定國往招用。遂濟其師。允文怒曰。何不且撫定。而遽濟。廋乎。定國懼。以其兵叛。自漢陽界掠強壯而去。允文遣水軍將張景追之。不及。允文乃以宣撫處置使便宜之命。徙寅亮爲沿江措置司提領官。而以友知漢陽軍用爲鄂州路副總管。寅亮致虛從子也。用往信陽在五月今變超姓之遺意聯書之書

史云漢陽知軍范寅亮棄其名。又不書馬友知漢陽事。此以今年十二月馮康國奏允文狀增入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三十六

【建炎四年】八月辛未朔。禮部尚書謝克家參知政事。克家首言呂頤浩老成練事。去歲勤王有大功。時方艱難。強寇內逼。望留行在以備咨訪。自渡江以來。宰司圖籍散佚。遂命百官各記條制行之。凡所予奪。悉出尚吏。至是始令條具申尚書省。其後復命左右司郎官簽貼敕令所審覆。申朝廷取旨頒降。然未及行。左右司刊定。月脈不載。今以紹興元年十一月劃一止所

浙西安撫大使劉光世請直徽猷閣范正己爲本司參謀官。從之。既而尚書省請大使司置參謀參議官各二員。俸賜視雜監司。自是諸路以爲例。尚書省進呈。在此月乙酉。

光世嘗因公事。移牒六曹。言者以爲今國勢寖弱。潘方大患。所宜尊奬王室。若帶儀同三司可牒六曹。則亦可關三省樞密院矣。光世非敢凌蔑。特不知事體。望損抑之。詔以章示光世。　戶部侍郎李陵轉對。上疏曰。臣聞宣王承板蕩之後。任賢使能。周室中興焉。夫賢以德稱。能以才稱。賢者必有才。故任之勿疑。能者不必有德。顧所使何如耳。自古以爲才難。使人不當求備。記其功。忘其過。取所長。棄所短。安得乏才之歎乎。前日士大夫名節不立。有愧於古。論事之人。皆喜攻之。瑕疵既彰。不復可用。縱加枝扶。攻者踵來。雖君相制命。亦不能爲之地矣。臣試舉其罪大且衆者言之。自崇、觀以來。黨助巨姦。交結非類。各由詭道。以繫寵榮。坐此當責者。不知其幾何人也。至靖康末。二聖北狩。邦昌僭朝。不能死節。間或從僞。坐此當貰者。又不知幾何人也。以下。陛下一城生靈。忍死須臾。事有權宜。初無異議。首惡者既已伏辜。其餘勿論可乎。太母垂簾。東宮監國。回容以防挾主之變。隱忍以待勤王之師。各不統兵。難備倉卒。首惡既已伏辜。其餘勿論可乎。陛下昭德塞違。以臨照百官。雖皆敷奏而不誅。然弄筆墨者。至今不容貸。文致其罪。當得惡名。雖知其才。誰敢引薦。當今多難之時。朝廷緩急。無可使者。獨不聞舉魏徵於獄中。卒能卻匈奴。起張敞於亡命。卒能弭盜賊。責功補過。前古有之。臣願陛下明詔宰執。於罪戾之中。選擇賢能。量付以事。勿因一告。遽棄其終身。仍詔羣諫。爲國愛人。許以自效。非謀國者。勿復再言。使人人皆得自新。誓死圖報。同心協濟。以成中興之業。天下幸甚。疏奏。

後二日。范宗尹進呈。詔榜朝堂。

壬申。詔福建、溫、台、明、越、通、泰、蘇、秀等州。有海船民戶及客作水手之人。權行籍定五家爲保。毋得發船往京東。犯者並行軍法。以山東來麥歸貨故也。　詔自京堂除窠闕內不帶去處。並令吏部差注。又詔除知

癸酉。詔神武中軍益選親兵。通舊作六百人。更三番入直禁中。不隸禁衛所。命統制官辛永宗提舉之。

州軍及舊格堂除通判外。一切撥還吏部。此以紹興五年閏二月十三日吏部侍郎趙鼎子修入。

徽猷閣待制李綱卒。綱以去年七月甲申除觀文殿學士知洪州。辭不赴。今始被命。

甲戌。詔曰。輸侍從官一員。具藏代及本朝開治體者一兩事進入。用參知政事趙鼎、范宗尹例。獻其所聞。既非舊典。且有越職之嫌。宜但令講讀官三五日一進。乃命學士與兩省官如前詔。後詔在此月戊子。

丁丑。起復檢校少保武勝定國軍節度使神武左軍都統制韓世忠潭檢校少師。易鎮武成感德。始鎮宁江之勞也。翌日。上諭大臣曰。世忠不親文墨。朕方手寫郭子儀傳。欲付卿等。呼諸將讀示之。　鎮西軍節

仕。以給事中宮祠奉祠。言其疏通強敏。可任郡寄也。被、靖康末。嘗除知唐州。辭。

乙亥。觀文殿學士朱勝非始被江州路安撫大使之命。時統制官張忠彥將所部在吉州。前一日。執政奏除忠彥江州路兵馬副鈐轄。令受勝非節制。上曰。勝非嘗當劉之變。不爲無功。范宗尹曰。勝非德薄。固不疑以待勤王之師。論者或稍非有謀。上曰。是時惟勝非、鄭瑴敢與之抗。顏岐雖好士人。亦懦怯不能有爲。勝非行至桂陽監。始被命。上疏言。自桂陽至江州四十餘程。措置不及。臣之孤迹。獨被聖知。前後大臣。並無交黨。今赴任則敗事。辭免即有避事之嫌。進退狼狽。皆當誅。詔不許。勝非此奏以十月乙亥至行在。今回被命之日追書之。

度使神武右軍都統制張俊爲檢校少保寧武昭慶軍節度使、鎮慶軍節度使、錄忠烈軍及平盜之勞也。詔放監察御史常安民、左司諫汪公望加贈諫大夫、各官其家二人、召安民子奉議郎同赴行在。既至、以同知大宗正丞。同除命日雨不止、紹興元年七月乙亥自宗丞除知柳州。　朝請大夫康允之坐棄城停官。

戊寅、侍御史沈與求、右諫議大夫黎確、右正言吳表臣論季陵轉對、乞收用近年燬黜之人、其言非是、不當枋朝堂上語、命撤之。范宗尹請坐三章行出。上曰、祖宗以來、凡朝廷政事不當、未出則繳奏封駁、既行則臺諫論列、一體相成、朝面爲二、則非矣。宗尹曰、臣等惟是之從。何敢固執。然議者謂陵所言、蓋宗尹風指也。　初、朝散郎知靳州甄采以得柔福帝姬聞於朝。事見三年十一月戊午。采會爲淮西都巡檢使劉文舜所破、乃脫身從韓世清衙送帝姬赴行在。時上猶在溫、台、先遣入內內侍省押班馮益、宗婦吳心兒往越州驗視、乃取入宮、封福國長公主、兵部侍郎兼權直學士院汪藻草制。有曰、影城方急、稅元當困於逾艇、江左復興、益謀宜充於簪珥。案光堯書要特用刺門、祇行遣爲公主事而無始封之年、中興玉牒制草亦無始封之制、汪藻龍溪集有之、在今年八月韓肖胄二將還官制之後、當是此月也、龍溪集又有代公主表謝福皇太后起居表、則其還、封當在太后未還之前今且附此俟考。

庚辰、隆祐皇太后至自虔州。資政殿學士權知三省樞密院事盧益、寧遠軍節度使禮泉觀從衛提舉一行事務孟忠厚、神武副軍都統制辛企宗扈從。上出行宮門外奉迎、因疏問太母所過守臣治狀。后性嚴謹、未嘗以窒髮干朝廷。然喜飲酒。上以進酒不可飲、令別醞。后寧持錢往酤、未嘗在取也。吳才人頗爲后所愛、間語及瑤華事。后曰、我入宮時十六七女子、安知其他事。悉是劉氏相誣。一本以上論大臣語修入。后在禁中、嘗以啓后。后曰、又是此語。吾其敢聞也。此等人其可留禁中耶。立命出之。此事王明清揮麈之王詞昌。　是日、拱衛大夫、福州觀察使、承州天長軍鎮撫使、淮廣處及金人戰於揚州城下、死之。完顏宗弼既屯六合縣、欲自運河引舟北歸、而趙立在楚、泰處在承、扼其衝、不得進。宗弼患之、左監軍昌自孫村來見宗弼、計事。欲會兵攻楚州、前據鎮撫使郭仲威開之、約處俱往。連敵、處以是月戊寅出兵、己卯至揚州。仲威殊無行意、置酒高會。處怒曰、此豈縱酒時耶。我爲先鋒、汝當繼後。上馬疾馳去。平旦、出揚州西門、從騎不滿百。轉戰十餘里、亡騎三人。仲威迄不至。處與其下走還揚州。仲威閉門拒之。處倉皇墜馬、爲追騎所擒。馬尋復路歸承州。軍中見之、曰、馬空還矣。太尉其死乎。仲威乘揚州、奔與化。敵長驅犯承州、兵馬鈐轄王林出城迎敵、不勝、亦奔與化。承州陷。措置高郵軍事國奉卿走還楚。敵懼處復脫歸、敵殺之。處在承久、軍食既足、不復斂取於民。王官自京師至者、館穀甚厚。皆案格賦祿。官兵隸承州者、月糧時帛、悉如令給之。至視其徒、則戰士計日屢食、老弱計日受券而已。金人自浙歸大衆於天長、六合間。處親率衆劫之、得牛數百、以賤其估、分畀之力田者。民懷其惠、亦賴其捍禦以自固。敵假道於承以攻楚。處不能至是被害。處起潢池也、其衆多驍傷敢鬬。處臨敵勇、亦能以少擊衆。故處死、承州遂陷、楚勢孤、卒無以抗敵。人皆惜之。訃聞、贈保寧軍承宣使。

辛巳、侍御史沈與求、尚書侍郎李陵並罷。先是、與求嘗言、宰相范宗尹年少驟進、不更世務、恐誤國事。上意方鄉宗尹、不以爲然。會與求再上疏劾李陵。言其承望宰執風指、有變朱成黑、指鹿爲馬之語。宗尹乃求去。上遣中使押入御批、陵降三官奉祠。與求與合入差遣。參知政事張守、謝克家留御批不下。後二日、宗尹入對、極論大臣事不當、懷祿耽寵。使人主疑之而防其姦。姦事功決不可立。上賞論再三。宗尹卻立不進。守力請宗尹同奏事。宗尹不得已而前進。是已則御批、請陵以本官奉祠。而與求除職出守。上許之。乃詔陵身爲侍從、疑誤朝廷、欲收姦黨之思。逢陳迷國之計、可罷戶部侍郎、提舉亳州明道宮。與求乙盧勔貪黷言者。其論爲當。至云指鹿爲馬、使大臣不敢安位。可除直龍圖閣、知台州。宗尹乃復視事。　詔戶部續進黃金百兩、白金四千兩、錢萬緡、充長公主下降粧奩使用。

壬午、顯謨閣待制權吏部侍郎孟庾試尚書戶部侍郎。

癸未、資政殿學士權知三省樞密院事盧益、寧遠軍節度使禮泉觀、兼侍讀、時端明殿學士權同知三省樞密院事李回、屢六宮在道未至也。既而諫官吳表臣論益所至擾民。上曰、益起閭閻、使人范宗尹言益方辭新命、遂以益提舉臨安府洞霄宮。既而卒贈二秩。謚敏、在乙未今連書之。　詔權罷講筵。俟過防秋取旨。　是日、宣撫處置使張浚復取永興軍。初、浚之西行也、上命浚三年而後用師進取。及是金左監軍昌與完顏宗弼皆在淮東。約秋高入犯。浚聞宗弼蹕蹕淮上、度必再犯東南。議出師分擾其勢。士大夫多以爲不可。朝散郎通判鼓州眉山王賞獻養威、持重二策。浚弗用。召諸將議出師。都統制武威大將軍宜州觀察使曲端曰、平原廣野、敵便於衝突。而我軍未嘗習戰。且金人新造之勢、難與爭鋒。宜謂兵秣馬、保險而已。俟十年乃可議戰。秦鳳路馬步軍副總管右武大夫忠州刺史吳玠曰、高山峻谷、我師便於駐隊。敵雖驍果、甲馬厚重、終不能馳突。吾據嶮阻之地、敵即大至、決不容爭此十浚不聽。參議軍事徽猷閣待制劉子羽爭之曰、相公不記臨行天語乎。浚曰、事有不可拘者。假如萬一有前日海道之行。變生不測、吾儕雖欲復陝西、號令諸將、其可得乎。浚雖重用端、然以人言浚潤、不能無疑。乃遣本司主管機宜文字張彬往渭州、以招撫禁軍爲名。實欲伺察端意。彬至渭見端、問曰、公嘗思諸路兵不得並合、及財物不足以供軍。今張公之來、兵已合、用已足。洛索孤軍深入吾境、我合諸路攻之、不難矣。今不聽、若尼瑪哈併兵而來、何以待之。端曰、不然。兵法先較彼已。必先計吾不可勝、與敵之可勝。今敵可勝只洛索孤軍一事。然彼兵伎之習戰士之銳、分合之熟、無異前日。我不可勝亦只合五路之兵一事。然將帥移易、士不素練、兵將未嘗相識、所以待敵者、亦未見有大異於前日。萬一輕舉、脫不如意、雖有智者、無以善其後。又自敵入犯、因糧於我、彼去來自如、而我自救不暇。是以我常爲客、彼常爲主。今當反之。精練士卒、案兵據險、使我常有不可勝之勢、然後徐出偏師、俾出必有所獲。彼所謂鬬中陰海者、春不得耕、秋不得穫、則必取糧於河東。是我爲主、彼爲客、不一二年、必自困斃。因而乘之、可一舉滅矣。彬以端

言復命。先是珍以彭原之敗。望端不整師而端謂珍前軍已敗。惟長武有險可捍衝突。二人爭不已。浚積疑。卒用彭原事罷端兵柄。與宮觀。再貶海州團練副使。萬州安置。統制官張中孚、李彥琪諸州編管。陝西人倚端爲重。及貶。軍情頗不悅。趙甡之謂史金人敗契丹於彭原。其後復歸河東。張浚欲大舉。問曲端。端謂事未可。浚不聽。乃用久不經戰金人新造鄜與事務宜訓兵林馬保疆面已。浚十年方可言戰。浚不聽。乃用將軍持不戰之說。浚可其大將。端曰。唯。速納威武大將軍印。授州篆。端不受。浚奏端見兵馬供集大慶關。當自此恒可以經入陝。端如何。端曰。必敗。浚曰。若不敗如何。端曰。若宜據之兵不敗。端伏劍而死。浚曰。將軍可貫狀否。端即索紙筆。貫軍令狀曰。如不敗。當伏軍法。浚曰。浚若不能入易。即前途還見之。浚以爲奏謀官措置。浚已失金陝。復欲用端。庶圖以爲不可。乃遂端萬州編管。熊克小歷曰。先是端驟得志而驕。白彭原店之敗。少退。參謀官王庶乘此言於浚曰。端有反心久矣。蓋早圖之。浚乃罷端兵柄。遷之蘄州。案二書所記。端貶黃及庶爲參謀。皆誤。端實以四年秋貶萬納興元。年表既誤而姓之以萬州之貶。繫之宣平之後。克以蘄州之貶。書於宣平之前。皆參差不合。日歷王庶傳。張浚宣撫川陝。庶力陳據秦保蜀之策。浚不納。乃版授參議官。貴士幾蜀口。陷傳。張浚退保川口。庶力陳據秦保蜀之策。浚不納。乃版授參議官。貴士幾蜀口。陷傳。張浚宣撫川陝

辛卯，給事中富直柔爲御史中丞。廣西轉運司請罷催稅戶長，而依熙寧法，村疃三十戶，每科輪差甲頭一名，從之，仍推行於諸路。（日曆無此，今以紹興五年十一月二十八日戶部狀修入。熊克小曆載此事於今年四月壬辰，當考。）中大夫馮澥復端明殿學士，提舉成都府玉局觀。以澥自言邦昌僭僞，已在城外，不與始謀，又不汙北僞命也。（帶御器械潘永思罷，永思謚六宮東歸，盧益頗興之交結爲諫官吳表臣所論，上惡之，范宗尹請出永思，上曰：未可罷祿以困苦之。庶知悔過，朕於戚里，未嘗私以恩澤，如那后之父，不復收召，張婕妤兄弟，皆小官，卿等所知，盧益覩望陰結永思，非端人也。）

壬辰，故朝散郎毛注追復左諫議大夫。注、江山人，大觀間，爲御史，陳勤蔡京，後以不言張商英贓污至是復之。（益楊隆興共徙百餘人入梅州，梵州治執守臣通直郎沈同之至城北殺之，掠城中而去。此以紹興三年正月二十三日梅州爲都頭李乙乞酬賞狀增入，他皆並倣之。）

癸巳，詔戶部會計內東門司日下遣絹五千匹，言者論仁宗皇帝於太平富盛之時，猶節損究費，罷去無名，況今日艱危空乏之際乎，願陛下取法仁祖，用度好賜，更加節約，凡不得已而錫予者，但降賜日，付之有司，則疑謗自銷，而戶部經費，亦可少紓矣。詔候內藏庫有絹日撥還。（此恐卽劉珏修所言當考。）建州民范汝爲粗知書，其諸父以盜販爲事，而豪黑龍、黑虎者，尤善格鬬，率不逞附焉，每數百人負鹽橫行州境，官不能捕。有儒林郎江細、建陽人，老矣，郡守謂細有謀，使捕令賊事，以圖二范。未幾，果擒之，皆死於獄，其徒無所歸，往依汝爲。一日，汝爲因刃傷人至死，遂作亂。（事在七月，建陽令王昌、賊寨令黃光邦不能討，時方艱食，飢民從之者甚衆。守臣朝奉大夫韓琦遣州兵出戰，爲所敗，賊勢滋盛。言者乞委官節制，乃命本路安撫使程邁會兵討之。（熊克小曆稱卽已徵兵討之，（案）邁除待制措置令年五月壬寅已不施行，克所云恐誤。）

甲午，中散大夫提舉亳州明道宮韓瀆爲其父故觀文殿大學士忠彥請謚，上曰：呂頤浩嘗奏崇寧黨碑，視其姓名皆賢士大夫，眞可惜也。上篆其神道曰：世濟厚德之碑，謚文定。（忠彥、琦長子，建中初左僕射，崇寧執政，第十人，濟州安民，定盛在紹興元年四月癸丑，今併書之。）

起居郎洪擬試中書舍人。（詔起復左武大夫忠州防禦使神武副軍統制陳思恭將所部屯明州，以防海道。南浙安撫劉光世畏金人之鋒，不能援揚、楚，但遣統制官王德、郭瑄將輕兵以出，是日，（案）宋史，渡江，與敵游兵遇，擊之。（瑄乙未日。）

丙申，以直徽猷閣方孟卿知建州。

丁酉，詔起左藏庫納紐並赴溫、明州寄椿，以將避敵也。（此以紹興四年十月二日戶部劉子修入。）

戊戌，武義大夫忠州刺史閤門宣贊舍人秦仲爲襄陽府、鄧隨郢州鎮撫使，兼知襄陽府。初，仲既逐程千秋，（事見去年十一月丁未。）卽據襄、鄧、隨、郢數州，有衆十餘萬，久之，其軍食絕，乃以人爲糧，至是宰相范宗尹念其鄉國被禍之酷，請救仲罪，遂命之。時朝廷未知仲所在，官乃權給救，仍令仲自陳所領官職而後賜告焉。（熊克小曆載仲軍中，故授仲襄陽鄧均房等州鎮撫使，地大人衆，稍爲患，又王鉷亦言仲授襄陽鎮撫使令據汪藻外制，乃鄧、隨、鄧三州，而襄陽不在此數，今依汪藻制詞，案日曆，仲除命在今年八月戊戌，乃云兼知襄陽府，克所云誤也，均、房乃王彥所領，仲不兼此二州，勝非亦誤，其後仲死，朝廷乃以襄、鄧、鄧、隨四州分爲三領，以授李橫，李道既而本鎮參謀官趙士嵓等奏四郡不可分，乃復合爲一鎮，日曆載其事甚詳，不知克何以固執如此，蓋姓之遣吏載仲爲鎮撫使在明年二月，益記其受命之時，克於此始書之，又誤矣。）

初，上召宣教郎致仕周虎臣，道梗不卽赴，及是至行在，會舒亳鎮撫使李成且叛，大臣議擇可使成者，虎臣請行，上召對，以爲太常博士，是日，遣虎臣持撫諭敕書及戰袍金束帶往賜成，受之。時盜賊縱橫，成欲據一方，以觀天下之變，遂徑犯江西。

初，朝奉大夫提舉廣西左右兩江峒丁公事李棫與帥臣沈中不和，因互訟其過，會有旨減罷提舉官，以帥臣屬官一員兼領，是月，棫始受命，既而中論棫不已，詔停棫官，卽欽州劾治。（提舉司減罷，未見月日，紹興元年六月二十九日廣西轉運司申經略司狀，棫械於經略司，今年四月御史臺看詳狀修入。）　鼎

澧鎮撫使程昌寓既受命，傅檄二州，新除辰沅靖州鎮撫使孔彥舟開之，自鼎州渡江，入益陽縣，守臣向子諲在衡，永閉未至，宜撫處置司參議官王以寧逐去，彥舟遂入潭州，官撫處置司主管機宜文字傅雩在其軍中，卽以便宜檄彥舟權湖南馬步軍副總管，彥舟之入潭也，潭之官吏帥臣屬官一員兼領，是月，棫始受命，既而中論棫不已，詔停棫官，卽欽州劾治。（提舉司減罷，未見月日，紹興元年六月二十九日廣西轉運司申經略司狀，棫械於經略司，今年四月御史臺看詳狀修入。）　鼎澧鎮撫使程昌寓既受命，傅檄二州，新除辰沅靖州鎮撫使孔彥舟開之，自鼎州渡江，入益陽縣，守臣向子諲在衡，永閉未至，宜撫處置司參議官王以寧逐去，彥舟遂入潭州，官撫處置司主管機宜文字傅雩在其軍中，卽以便宜檄彥舟權湖南馬步軍副總管，彥舟之入潭也，潭之官吏帥臣屬官一員兼領，是月，棫始受命，既而中論棫不已，詔停棫官，卽欽州劾治。（提舉司減罷，未見月日，紹興元年六月二十九日廣西轉運司申經略司狀，棫械於經略司，今年四月御史臺看詳狀修入。）　鼎

澧州鈐轄任彥詢權提舉峒丁乞支公使錢，亦不云何日降旨，二年閏四月二十四日，宣士李漢狀，提舉司減罷，未見月日，紹興元年六月二十九日廣西轉運司申經略司狀，棫械於經略司，今年四月御史臺看詳狀修入。）　鼎

澧鎮撫使程昌寓既受命，傅檄二州，新除辰沅靖州鎮撫使孔彥舟開之，自鼎州渡江，入益陽縣，守臣向子諲在衡，永閉未至，宜撫處置司參議官王以寧逐去，彥舟遂入潭州，官撫處置司主管機宜文字傅雩在其軍中，卽以便宜檄彥舟權湖南馬步軍副總管，彥舟之入潭也，潭之官吏帥臣屬官一員兼領，是月，棫始受命，既而中論棫不已，詔停棫官，卽欽州劾治。（提舉司減罷，未見月日，紹興元年六月二十九日廣西轉運司申經略司狀，棫械於經略司，今年四月御史臺看詳狀修入。）　鼎

澧州鈐轄任彥詢權提舉峒丁乞支公使錢，亦不云何日降旨，二年閏四月二十四日，宣士李漢狀，提舉司減罷，未見月日，紹興元年六月二十九日廣西轉運司申經略司狀，棫械於經略司，今年四月御史臺看詳狀修入。）　鼎

澧鎮撫使程昌寓既受命，傅檄二州，新除辰沅靖州鎮撫使孔彥舟開之，自鼎州渡江，入益陽縣，守臣向子諲在衡，永閉未至，宜撫處置司參議官王以寧逐去，彥舟遂入潭州，官撫處置司主管機宜文字傅雩在其軍中，卽以便宜檄彥舟權湖南馬步軍副總管，彥舟之入潭也，潭之官吏帥臣屬官一員兼領，是月，棫始受命，既而中論棫不已，詔停棫官，卽欽州劾治。（提舉司減罷，未見月日，紹興元年六月二十九日廣西轉運司申經略司狀，棫械於經略司，今年四月御史臺看詳狀修入。）　鼎

（王以寧提兵在州，孔彥舟全軍入城，則必非四月也，趙甡之遣吏載於八月末，應是逆之，日曆，彥舟十一月已酉除湖南副總管，已酉，初十日，去此兩月餘，當是朝廷方聞此事，今從遣吏。）　彥舟

官曾幾求鹽以給軍食，本司官屬權請予之，以抒禍，幾拒之不與，既而呂寓復欲得鹽，幾曰：使吾提死，則鹽彥舟矣，亦不與，幾懋弟也。　金人侵犯陵寢，河南鎮撫使翟興遣其子琮及統領官趙林率兵自河陽南城至鞏縣，永安軍邀擊之，艤戰皆勝，追奔至滽池而還。　盜張琪聚衆屯舒城縣，李成在頭子山，遣人督其錫衆，琪懼，移屯廬江縣，至是又移屯襄安鎮。　金左監軍昌招撫淮水委趙瑰降之。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三十七

【建炎四年】九月庚子朔。滁濠鎮撫使劉綱言本軍闕食。事屬危急。詔建康府賜米二千斛。仍毋得渡江。時綱已率所部自采石濟江。屯於溧陽。其徒乏食。往往鈔掠以自給。

辛丑。建康府路安撫大使兼知池州呂頤浩請兵五萬人分屯建康等處。內建康府萬五千人。太平州萬人。池州二萬人。饒州五千人。除參謀官劉洪道見管崔邦弼及李貴等兵約五千人。韓世清約六七千人外。乞朝廷貼足。付臣使喚。昔王翦伐燕。謂非六十萬人不可。終如所料。杜充以五萬人戍守建康。猶不免敗事。況本路上下近千里。多是緊要渡口。今臣乞兵五萬。委爲不多。又言。劉光世有部曲約二三萬人。其勢稍強。乃可彈壓烏合之衆。今臣素無部曲。非得知兵政統制官及正兵二萬人。難以鎮服衆心。乞以神武前軍統制王瓊所部前軍及諸將巨師古、顏孝忠自隨。又請招捕水寇鄧清、崔增。及賜諸軍衣甲。詔賜樞密院見甲千付。本路上供經制錢四十萬緡。米二十萬斛。餘從之。頤浩將行。見上言。臣自去國。不知金人之實。聞已渡淮北去。然金人多詐而難測。臣比經四明。見朝廷集海舟於岸上。是必爲避敵之備。夫避敵固當預辦。然禦敵之計。尤不可緩。臣仰料聖慮萬一避敵。不過如永嘉及閩中耳。竊恐去歲敵騎追襲之事。選兵二萬。分爲二項。一項浙西。一項浙東。或據水鄉。或扼山險。邀而擊之。使將士戮力。如四明城下之戰。則無不勝矣。萬一今多敵不渡江。則願宰執預爲之計。俟來夏則遣兵北向。分二萬由海道趨文登。

以搖青齊。分二萬由淮陽趨彭城。以撼鄆、濮。蓋金人用兵。深忌夏月。我必乘其忌而攻之。故大暑用兵。臣前後屢陳此計。然安危治亂之要。尤在人主能察。方去冬金人分三路追襲。廷臣皆以航海爲非。陛下斷而必行。故至今帖然無虞。夫難得易失者天之時。難成易敗者人之功。臣願陛下惜分陰。汲汲圖之。近臣有獻計者。必參以行事。而驗其是非。則人不難知矣。此陳蕃所謂成敗之幾在察言耳。願留聖意。　起復左武大夫忠州防禦使閤門宣贊舍人秦鳳路兵馬鈐轄陳思恭知階州。兼沿邊安撫使。充神武後軍統制。

壬寅。劉光世奏淮南諸鎮。郭仲威潰散。辭處身亡。趙立不知存亡。岳飛見在江陰軍。不見赴鎮。劉綱以所部渡江赴行在。散在南北岸作過。金人見留承州。臣遣王德渡江過邵伯堰。擒敵軍四百餘人。詔光世以所俘赴行在。既而德自天長引兵趨承州。不得入。斬所部左軍統領官劉鎮而還。　此據光世奏云德九月八日申到。在此後五日。不知以何日斬也。

癸卯。通泰鎮撫使岳飛以所部入秦州。

甲辰。太上皇后鄭氏崩於五國城。年五十二。　滁濠鎮撫使劉綱在建康。論者咸言綱且反。綱東身赴行在自明。會呂頤浩亦乞綱自隸。范宗尹奏令綱以萬人聽頤浩節制。上曰。朝廷始行藩鎮。當令遵稟號令。居宰之衰。不以他事。祇是藩鎮跋扈爾。既而言者請遣綱還鎮。設遣綱不行。則從之。典刑。乃詔頤浩。俟過防秋遣發。自今諸鎮撫使毋得擅離本鎮。綱又言。世居泗州。所領之衆。類多士人。今泗州隸趙立。而令綱以所部歸濠、滁。則人各思歸。勢必離散。詔招信縣特劃隸滁州。　詔頤浩遣發在是月戊申。招信縣滁州在是月丙午。　右文殿修撰李光充徽猷閣待制。知臨安府。　成忠郎閤門祗候建康軍兵馬監押蔡延世爲承務郎。權通判軍事。先是延世攝軍事。守城有功。江西、福建諸司上其事。從御前三省樞密院貼之易文資。延世守城事見去年十一月甲戌。蓋生之遠史稱以延世爲通直郎。賜五品服。蓋誤。今從日曆。

乙巳。詔劉光世、岳飛、趙立、王林騎角逼逐金兵渡淮。時金左監軍完顏宗昌圍楚州已百餘日。鎮撫使趙立一日擁六騎出城呼曰。我鎮撫也。首領驍將其來接戰。衛案有二騎驍其背。立手奪二鎗。俱陷地。衛雙騎。將還。俄北寨中遣五十餘騎追立。立瞋目大呼。人馬俱辟易。明日。立三幟邀戰。立以三騎應之。伏發。立中飛矢。奮身突圍以出。激益攻之。　中奉大夫守中書舍人致仕李公彥贬秩三等。坐敵至乞致仕。爲殿中侍御史張延壽所劾也。於是侍從郎官已下。自洪州通去者。皆降一官。

丙午。岢嵐軍人王師吳伏闕上書。乞見上。謂輔臣曰。朕於檢鼓院進狀日加省閱。是須伏闕。何耶。靖康間。士庶伏闕。至於進退大臣。所謂倒持太阿。此風不可長。遂下越州獄。既而師吳坐怪妄惑衆。送鄰州編管。上謂范宗尹曰。朕大開言路。言有可採。至命以官。言或不當。雖斥朕躬。亦不加罪。至於狂誕。不免略須禁

止。卿等宜以此意諭士民。師吳行遣在是月戊午。

戊申。言者請將從衛三省樞密院自離建康以至竄貢。凡所行事。無問大小。悉詔都司檢正再行看詳。有違格法。一切改正外。其間有委實立功之人。與從權招安之事。所當激賞而不可已者。令具因依。取旨別行施行。從之。是日。劉豫僭位於北京。初。軍民聞豫至。殺金人閉門以拒豫。豫整而降之。遂即皇帝位。國號大齊。王之道書作金劉豫實錄備三百六十萬緡他書皆無此疑非其實大赦僞境。赦文略曰。朕夙夜憂勤。若涉淵水。永惟祖宗之遺德。僞齊錄僞使姚文門下自前朝失御。埠土無依。內離民心。致纘起異姓之盜。外開邊隙。來靈塗炭。朕用閔焉。

樂今焉晚節。豈虧冕之爲心。雖非虞舜之明揚。幸無成湯之慙德。僞齊錄僞使姚文門下自前朝失御。埠土無依。內離民心。致纘起異姓之盜。外開邊隙。來靈塗炭。朕用閔焉。

之歸。山川降寧。干戈戢耀。耕桑樂業。鼓腹謳歌。望而拱楹。卷切逃生。廬舍多爲之灰燼。原野觸拳。流血爲之漂杵。項於境內。殘民火連平不休。凱還自古所少。百之流離。念及斯心。疾痛何已。予之無辜。冀皇天之悔禍。宣命臨班於土國。節制特設於東州。顧膜何人。誤成此位。自念風疾實繁。筋力已耗。雖有國之榮。曾何樂之有。況乎中原之地。無成命提綱五路。空飛風夜之勞。歷試朝年。蔑著績效之效。家世國恩。曾也壯年。久林泉而自樂。今焉晚節。豈虧冕之爲心。雖乞退閒。竟無成命。雖返地脩形於康父。而道兵未免於繼荒。方圖自效而歸。敢有固它之望。顧所不宜。便命遽加。爭數迫軍民不容乎區處。重於鄉部之州。列奏藥推之職。此豈人事致爾。實有天道之草昧。念王業之艱難。基址屢徵。尚循循而欲避。勉帶位號。若負剡之不逮。雖非陛辭之明揚。幸無成湯之慙德。已於天會八年九月九日即皇帝位。國號大齊。布告中外。貸金世道交喪。國脩資說。盜賊未戢於除風。詐譎多權於憲禍。力期化洽。深軫真矜。宜布湯恩。與之更始。可大赦天下。於戲。臨深履薄。何以當付託之隆。拯溺救焚。何以慰來蘇之望。

國自效面歸下。原本脫三句。今據北盟會編補入　豫既立。復還東平。以宣奉大夫張孝純爲尚書左丞相。朝議大夫李揚權尚書左丞。孝揚已見元年十一月戊子。豫子麟爲大中大夫。提領承。朝散大夫通判濟南府。張柬權尚書吏部侍郎。兼右承。孝揚已見元年十一月戊子。柬初見二年正月庚子。諸路兵馬。兼知濟南府。時金以前知越州李鄴、知和州李儔、顯謨閣直學士鄭億年爲工部侍郎。初。孝純在雲中。金左副元帥宗維將遷晉。謂孝純曰。公於此無治生事。俟秋當還。公鄉里。又頗留守高慶裔曰。如有人負張公錢物。當督還之。蓋宗維興豫密約已定。人莫知也。至是宗維遣人送孝純歸。所請使貢政殿學士宇文虛中以詩送之。孝純將渡河。欲自濟南歸滕縣。主者曰。當與公共至東平節制司。某得回敬。公可歸矣。既行。則孝純兄弟諸姪競遠迓之。至汶上。豫已僭立。遣官麻拜僞相。孝純嗟於親愛。懼於還金。遂喪晚節。豫降南京爲歸德府。改東京爲汴京。陞東平府爲東京。去淮寧、輔昌、順昌、興仁、靖康府名。復僞州名。以其弟益爲北京留守。豫自以生景州。中興姓氏錄。先是崇寧開封縣著言。景州卓城縣。在天子縣畫。明命開河於新邑。斷其王氣。其後張邦昌與劉豫僭位。皆卓城人也。（案）邦昌乃永靜軍東光縣人。與此所云不同。當考。守濟南。節制東平。僭位大名。遂起四郡強壯爲雲從子弟。應募者數千人。豫又於三衙官曰翊衛。曰親衛。曰勁衛。以士大夫之子爲之。二年升一等。滿六歲則試以弓馬。合格人出官。奉議郎簽書博州判官廳公事劉長孺獻豫。詐備陳祖宗德澤。勸以轉禍爲福。豫怒。追北官。囚之百日。長孺終不屈。豫後復官之。長孺不從。而止。初。敵騎之南牧也。士大夫皆避地。朝奉郎趙俊獨不

肯避。曰。死生命也。避將安之。豫以俊爲處部員外郎。辭疾不受。以告。景其家。率御之。如是再三。俊亦不復強。凡家書文字。不用僭號。但書甲子。後三年卒。是時本朝宗室南渡不及者。尚散居民間。豫募人索之。承務郎閻琦匿不以聞。爲人所告。豫杖之死。承直郎姚邦基知尉氏縣。秩滿不復仕。屏居村落間。授徒以自給。長孺、耀州人。俊、宋城人。邦基、蜀人也。

庚戌。三省言。去歲出師。以京西盜賊充斥。及湖南北分治軍器。揀選將士。故許逐路並聽宣撫使節制。今本司於秦州駐劄。道里遼遠。緩急恐失機會。合依分鎮指揮。從之。初。宣撫處置使張浚之西行也。得旨便宜黜陟。既而浚遣主管機宜文字傅害使湖南。參議官李允文使湖北。亦以便宜付之。由是二人得以自恣。至是宰相范宗尹言。宣撫使所遣官。如有合從權措置事。自合申聽本司。詔禁止。違者重行典憲。詔官案覈子孫一人。覲官止宣德郎。以元祐黨人特有是命。統制官薛成有衆二千屯婺州。詔以其兵隸神武左軍。吉州司法參軍林大任請以官易僧許之。此據曾要修入。

辛亥。右武大夫吉州刺史東京提舉龍德宮王球除名勒停。送大理寺勘治。球初見元年六月丁亥。球既渡江。所齎上皇寶器服玩事露。上見之。感愴流涕。欲遂褒之。大理寺卿王衣啓於上曰。球誠可殺。但儀非其職。請物悉爲金得。無從復歸天上矣。上乃宥之。方勺泊宅編云。王球爲龍德宮提舉官。眷遇特厚。丁未春。謂曰。卿可去。上皇寶器服玩。皆內府所藏。非卿職事。自今不須管。球竊自數之。上將南狩。球遣人以金銀爲二百提。藏於井中。還之以有。語球曰。時險有艱。卿宜自愛。上乃泣。言者論近世錢使之官。法令不立。自京、輔用事。有詣堂求吏部闕者。判甚至部有佳闕。密獻之以自效。爲塞遠思。踰二十年。望明戒吏部長貳。自今堂中或取部闕者。並須執令。毋得供報。從之。案八月壬申方酢言非堂闕並還部。今削。疑月不知何以復有此請也。當考。

甲寅。賜御史臺主簿陳璩進士出身。璩、宗武子也。案宗武、故相綸子。元符末疏救邪丞。晉知七經縣。富直柔薦璩於上。將用爲諫官。故簽試中書而有是命。言者論近州縣之吏。贓貪頗衆。欲望應官員犯入己贓。許人越訴。其監司守令不即案治。並行勘當。應使舉劾之官。不敢坐視。贓吏既去。民皆樂生。從之。此以紹興五年四月三日刑部狀修入。

乙卯。罷中書門下省檢正官。以范宗尹言兩省所行文字。並是已經看詳勘當成熟事件。其檢正二員。乃成虛設故也。紹興四年三月丙午復置。中書門下省檢正諸房公事蘇遲直龍圖閣。知泉州。顯謨閣待制知洪州高衛爲徽猷閣直學士。知鄂州。兼本路安撫使。令直祕閣知鄂州李允文依舊還官撫處置使司供職。時張

沒開朱勝非宣撫湖北乞罷允文還司而朝奉郎知岳州袁植亦疏允文妄作生事以白御史臺中丞富直柔等言於朝故有是命允文不受

丙辰復增左右司郎官爲四員　尚書禮部員外郎劉棐爲起居郎吏部員外郎趙子崧爲左司員外郎侯延慶爲右司員外郎朝請郎趙子崧充樞密院檢詳諸房文字棐宋城人子翬撫懿王後紹海公世禪孫也子崧太祖九世孫在令藁令藁生子直　朝散大夫毛隨行尚書司封員外郎隨江山人以直得召見隨言今冬歲星極於斗牛吳越之會漢志歲星所在國不可伐金必不南渡然禦敵上策莫先自治願保天險修戰備權宜定都不爲輕重以繫四方之觀瞻則士氣日壯乃有是命　是日金左監軍昌犯楚州守臣右武大夫徐州觀察使楚泗州漣水軍鎮撫使趙立死之前一日昌大進攻具臨城翌日填濠將進立率士卒禦之忽報敵近城矣立笑曰將士不用相隨吾將觀其詭計且令其匹馬隻輪不返上城東門未半飛礮碎其首　趙姓之遺史云礮中立股骨折而死今從王紘所作立傳　左右馳救之立猶曰吾終不能與國破敵矣令舉致三聖廟中聲言疾癒所給使賊不悟言終而絕年三十七然人聞其死知城必陷失聲悲哭不可止兼以參議官程括權鎮撫使以守敵益攻之

戊午詔舒亳光黃鎮撫使李成且析擅舉兵渡江因依申尚書省成既叛命遣其副都統武略大夫閤門宣贊舍人馬邁自黃州渡江由大冶縣犯興國軍守臣朝請郎李宜不能拒　通鑑紹興元年五月就招白帖武翼大夫忠州刺史不知是正官否　以衆犯德安府鎮撫使陳規以忠義成不聽　案宋史繫于己巳　賊趙延壽號趙不忙　延壽紹興元年五月降武翼大夫忠州刺史不知是正官否　開門納之進入城不殺掠如官軍焉同知三省樞密院事李回回成叛乃奏鄂州李允文擅截成綱舟故有是命仍令鄂州日下發還時降授承議郎新知巴州馮楹在岳陽守臣袁植令楹草書遣成說宣贊舍人馬邁自黃州渡江由大冶縣犯興國軍守臣朝請郎李宜不能拒　是去蓋由宜字　開門納之進入城不殺掠如官軍焉同知三省樞密院事李回回成叛乃奏鄂州李允文擅截成綱舟故有是命仍令鄂州日下發還時降授承議郎新知巴州馮楹在岳陽守臣袁植令楹草書遣成說以忠義成不聽　案宋史繫于己巳　賊趙延壽號趙不忙　延壽紹興元年五月就招白帖武翼大夫忠州刺史不知是正官否　以衆犯德安府鎮撫使陳規誘之入城與語將官辛選欲執之規不可曰今即失信後可必其無遠乎時撫諭馮康國在德安將發規諭延壽俾就招延壽詐諾規識其意明日餞康國於城南延福寺規即入城守延壽乃退

己未上曰昨韓世忠進一馬高五尺一寸云非人臣所敢乘朕答以九重之中未嘗出入何所用之卿可自留以爲戰備時世忠妻梁和國夫人梁氏言積俸未支三省奏近惟隆祐皇太后殿下所積供奉物計直供支備賞妃嬪特予之餘人毋得援例　旨克小厚世忠妻和國夫人未支積俸請以隆祐殿中侍御史　是日金均房安撫使王彥及桑仲戰於平麗縣之長沙平敗之仲既陷均房有窺蜀之志擁衆犯金州白土關彥以官軍保長沙平仲故爲彥部曲以書請曰仲於公無所犯願假道入蜀以就食耳彥語寮佐曰吾知仲之爲人能馭士卒輕財善鬬然勇而無謀決爲諸公破之乃遣統制官門立爲先鋒立屢戰不勝馬陷淖其子璋馳過立呼之璋不應而去立罵不絕口而死人心震恐時官軍纔二千糧且不繼或請少避賊鋒彥曰今敵在陝西若賊至安康則四川腹背受敵矣敢有言避賊者斬遂舉同統制王宗尹相爲犄角士皆爭奮賊張步騎六道並進彥執旗大呼麾下士殊死鬬自辰及酉賊大敗追至竹山縣而還仲遂據房陵仲之未敗也王鬬在房州與仲遇爲聲援至是彥遣人招鬬鬬遂降彥欲遣其聲衆不可遂曰我以誠待鬬鬬雖詐何能爲遂厚與至鬬營鬬大驚與其黨皆臨命張浚承制以彥爲左武大夫閤後遷斬於興元府　日曆九月二十九日張浚奏王彥破賊桑仲招撫王鬬了當特轉行左武大夫詔依已行事理疑是本司出宣劄之日未必此日降旨也姑老

庚申詔起居郎劉棐以祕閣修撰出守以御史中丞富直柔論其宿負也

辛酉武顯大夫閤門宣贊舍人承州天長軍兵馬鈐轄主管鎮撫司公事王林知承州代辭處也處天長軍爲縣隸揚州時胎軍爲縣隸泗州自是諸鎮撫使稍因事併廢矣　御史臺主簿韓璹守監察御史迪公郎新徽州州學教授王居正入對居正江都人季陵爲中書舍人居正上仁祖十事奏以今日所宜行各有論者上甚嘉以居正爲承奉郎尋除太常博士　居正除博士日系不書本事因名花

庚申詔起居郎劉棐以祕閣修撰出守以御史中丞富直柔論其宿負也

辛酉武顯大夫閤門宣贊舍人承州天長軍兵馬鈐轄主管鎮撫司公事王林知承州代辭處也處天長軍爲縣隸揚州時胎軍爲縣隸泗州自是諸鎮撫使稍因事併廢矣　御史臺主簿韓璹守監察御史迪公郎新徽州州學教授王居正入對居正江都人季陵爲中書舍人居正上仁祖十事奏以今日所宜行各有論者上甚嘉以居正爲承奉郎尋除太常博士　居正除博士日系不書本事因名花

今年十月令併附此　是日神武副都統制官李捧統領官王民以所部合三千人與建賊范汝爲戰爲所敗官軍皆潰捧等遁去與其軍相失

壬戌御史中丞富直柔請罷新除右司員外郎侯延慶面川直龍閣閤蘇遲爲都司都司宰屬如大藩帥臣猶得自辟屬官蓋資貴之福遲雖明德之後然不可任都司上曰善諫以拾遺補過爲職不當薦某人爲某官趙鼎曰誰可論薦惟陛下亦須得旨乃可薦上曰然　起復右朝奉郎新知興元府張上行移知泰州上行未至興元流行卒　僞齊劉豫下詔求直言　僞齊紹興九月二十二日不書官銜遷撫御寇勤成懼殆念時當隆替事切安危臨政之初首涉大水浩無津涯更藏官吏軍民耆老凡有所見直陳無隱庶協輔弼共圖永濟

癸丑知樞密院事宣撫處置使張浚以都統制劉錫及金人戰於富平縣敗績初浚既定議出師辟客將士皆心知其非而口不敢言唯諸相應和會上亦以敵聚兵淮上命浚出兵分道由通州鄜延以擾敵處時權永興軍路經略使吳玠已得長安而張處經略使述暫收復鄜延諸郡浚乃檄召熙河經略使劉錫

秦鳳經略使孫渥涇原經略使劉錡各以兵會合諸路兵四十萬人馬七萬以錫爲統帥淩又貸民賦五年金錢糧帛之運不絕於道所在山積（淩貸民財事記他書皆無之望書總劉賦所云必有據）淩親往鄜州督戰金左副元帥宗維朗之急調完顏宗弼自京西入關與洛索會官軍行至耀州之富平金人已屯下邽縣相去八十里而洛索方在綏德軍兼諸蠻之淩不可乃約日會戰金人不報會凡數往洛索乃自綏德至來移軍與官軍對壘親率數十騎登山以望我軍曰人雖多陣壘不固千旂萬孔極易破耳淩猶遣使約戰金人許之至期輒不出兵以爲常淩以洛索爲怯曰吾破敵必矣暮客有請以巾幗婦人之服遺洛索者諸路鄉民運糧粟者絡繹未已至軍則每州縣自爲小寨以車馬爲衛相連不絕錫合諸將議戰拊曰兵以利動今地勞不利將何以戰宜徙居高阜使敵馬衝突吾足以縻之秦鳳路提點刑獄公事郭浩亦曰敵未可爭鋒當分地守之以待其弊諸將皆曰我師數倍於敵又前阻葦澤敵有騎不得施何用他徙將戰命立故將山端旗以懼敵洛索曰彼紿我也是日也洛索選三千騎馳食令珠赫貝勒率之舉大陣淖徑趍鄜民小寨鄜民奔亂不止踐寨而入諸軍驚亂遂潰我軍錡身先士卒衆之自長至未勝負未分敵更潰環慶軍他路軍無與援者會哲揔離所部將士望見塵起驚遁軍遂大潰哲旂牌未及卷衆呼曰環慶趙經略先走至鄜州乃稍定金人得勝不追所獲軍資不可計（張淩行狀云金大帥尼瑪哈益兵二萬聲言取環慶公遂決策問諸敵大恐急調大帥烏珠等由京西路星夜來陝右以九月二十日與尼瑪哈會案張匯節要及諸書尼瑪哈此時在鎮中未嘗親入關行狀謂以洛索爲尼瑪哈也無克小麻云右監軍烏珠與洛索同行亦誤烏珠紹興二年春末始除右監軍克不詳考耳趙姓之酋最後此事云諸軍皆潰淩乘勝急奔諸軍皆潰是時淩止在鄜州姓之亦誤今並不取）

自渡江以來除拜臺省等職事官率受堂帖即視事論者以爲如此則比及給舍封駁朝廷用人之失已形而士大夫進退亦且失據望候其受告乃許渡事甲子從之（此以劉棐侯延慶事繫紹興元年九月王寅侯右諫議大夫曾統建請同此）

乙丑言者論昨劉光世等解到降兵分隸五軍出入自如更無疑阻竊維推赤心置其腹中固陛下盛德事然非我族類其心必異今所降單寡若不足慮或來者稍衆猝有不測之變一夫奮臂可爲寒心國家前日招納已蹈郭欽江統所論之失今日不可不思魏徵所爭議者以爲戒也欲望眷慈更賜執政大臣熟議別有以處之詔令諸軍常切覺察

丙寅賜劉光世銀帛二萬匹兩爲渡江贊軍之費先是光世屢下廬論大臣釋之意遂緩簽書樞密院事趙鼎鬬之以書抵光世曰參謀諸公久在幕府必能禪贊聰明共享富貴固不可輕舉妄動重貽朝廷之憂亦安忍坐視不救滋長賊勢留無窮之患上聞之曰論諸將當如此　是日趙鼎附傳（姓之又云立一妻一妹一女年十餘歲男子方總角誠證掏掠誠被殺害皆誠與附傳所云不同今從附傳日錄亦有立親誠乞存恤狀當是已降人而同入楚州也）

內侍武功大夫蘇淵夜殺一妻二妾既而自裁上疑其二子預知下越州獄窮治既而憐其家無主亟諭大臣釋之（是月顯謨閣待制知鎮州商守捐卒）初海州淮陽軍鎮撫使李彥先在韓世忠軍有李進彥者犯罪流竄南道獨防送者所釋亦投世忠軍中世忠之潰於沐陽也彥先入海聚衆後有兵數千與進彥分統之至是進彥累官武節郎閤門宣贊舍人爲海州兵馬鈐轄及楚受閘彥先以舟師策應趙立與之刺臂爲義兄弟城陷之日彥先舟師猶在北神鎮淮河中前後扼於金人不得去金以舟船併力攻彥先廵敵擊之彥先與其家皆死時進彥在東海縣招集彥先餘衆後渡海至秀州之金山遂受昌陽浩節制（據姓之淳史云進彥過江至平江之許浦衆受劉光世招安案日曆紹興元年三月一日樞密院勘會李進彥人船已到秀州此云許浦恐小誤）

新黃都巡檢使韓世清既至黟縣上命以所部屯池州世清有衆萬餘江東安撫大使司參謀官劉洪道以軍儲不給令世清移宣州屯駐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三十八

【建炎四年】冬十月庚午朔，張浚斬同州觀察使環慶路經略安撫使趙哲於鄜州。哲之誅，吏及諫官不載，日曆紹興四年八月二十一日承節郎趙鉼之進狀，實哲誅，紹興三年落階官，除同州觀察使，當年十月一日宣撫張浚換私觀，從軍法乃死，故繫於此日。遂責本司都統制明州觀察使熙河路經略安撫使劉錫為海州團練副使，合州安置。錫之貶，不見本月日，（案）明年二月五日上諭大臣語，已云浚重責錫，則其得罪必在此時，故併附此，俟考。初，諸軍既敗還，浚召錫等計事，浚立堂上，諸將帥立堂下，浚問誤國大事，誰當任其咎者，衆皆言環慶兵先走，浚命擁哲斬之，哲不伏，且自言有復辟功，浚親校以擒縛其口，斬於廢下，軍士為之喪氣，浚遂以黃榜放諸軍罪，哲已死，諸將帥聽命，浚命各歸本路歇泊，令方脫口，諸路之兵已行，俄頃皆盡，浚率帳下退保秦州，於是陝西人情大震，朱勝非秀水閒居錄云，張浚為使陝、蜀，便宜除官至節度使，雖學士，徽出入主之右，竭人之膏血，遺陝服之用兵，凡三十萬衆，與敵角，一戰盡覆，用其屬劉子羽計，鄜帥將帥趙哲、曲端、並誅之，將士由是怨怒，然浚性以真兇，有過輒改，大者必曰富平之役也，（趙鼎）曰，富平一戰，偶為趙哲、曲端部以取敗，夫勝負兵家之常事，郭嵩有關中之敗，子儀有相州之敗，孔明有街亭之敗，而富平之以速戰敗者，公非不知陝西兵將上下之情，來通也，又非不知臨行天語三年而後出師也，痛念向者海道之舉，已出定遠，今也殿駐淮甸，有再入吳、越之志，萬一犯鑾輿之清蹕，寧欲提兵問罪，亦何及矣，此公所以不顧利害，不計勝負，而絕於一戰也，臣僚上言，建州軍賊作過，將官曹維方到任，纔面趙

晉招撫，不以軍賊叛逆在歷，奏劾除名，有旨體究詣實，改正，依無過人例，又言范琪為衡州開化縣令，其邑僻遠，叛賊苗、劉所不到，乃結臣胡唐老守鄂，有功，改京秩，有旨體究詣實，改正。（臣聞正參）曰，曾維未嘗有功，而被賞，范琪未嘗有功，而被賞，功太上皇帝見得其實，亟加改正，皆不旋踵，若使維之賞不變，而琪終留其功，在二人固未足道，而於賞罰大柄，繇乃終累平臣於此二事，有以見太上皇帝之於賞罰，必務核實以求中也。

州孫勛並直祕閣，為陝府西路轉運判官，張浚先已用二人至是除職，尚書兵部員外郎宣撫處置使司主管機宜文字馮康國，妃秩二等，康國之撫諭荊湖也，上方在道塗，不暇降詔，康國既去，自以意為之，言者劾其擅造制書，故黜，（日曆，建炎四年三月辛亥朔曰，睽以強敵在邊，自慚艱於遠略，賴諸方官吏軍民共憤國難，勿容愚豪保恃家邦，懷姦乘時，自貽厥罪，苟能悔過，改圖其事，朕不汝忘，今遣兵部員外郎臧康國往敷睽意，皆嘗親筆宣諭軍中，不類汪藻文字，疑御札所作也。）

辛未，宣撫處置使司參議官王以寧言，乞下詔宰蜀，俾敵人罔測乘輿所在，上曰，詔令所以取信於民，自非必行之事，不可降詔，使民何所適從，張守曰，昨已降旨令沿江儲峙，趙鼎曰，有司之事如此，無害，亦足以張虛聲矣，詔朝請郎知分寧縣陳敏識赴沿江知州差遣，時李成方擾江西諸郡，遂以敏識知南康軍，敏識不赴，是日，秦檜自楚州孫村歸於漣水軍，丁艱水寒，初，金人以檜請存趙氏，執還燕山，既而從二帝之上京，上皇之遺金皆請和也，檜與聞之，（事見二年六月）逮二帝東徙韓州，金主晟高其節，以賜左監軍昌

爲任用，任用者，猶執事也，昌之提兵南犯也，命檜以任用偕行，檜欲因是南歸，而其妻王氏在燕，懼不得去，乃陽與檜爭昌妻聞之以告，由是得與王氏俱行，昌至淮陰，以檜爲參謀軍事，又以爲隨軍轉運使，及楚城乘破，檜遂爲敵所用，乃慮陳邦光、李鄴可以任使，檜嘗以丹人孫靜可任，遂與密謀，城破之三日，以催海州、淮陽軍錢糧爲名，與王氏及臧獲、侍兒、御史袁衮、司翁順及親信高益恭等數人，入小舟，令靜排席而去，至漣水軍界，爲候邏者所得，將執縛而殺之，檜知水寨尚爲國家守，乃告之曰，我御史中丞秦檜也，秦兵皆鄉民，不曉其說，且謂所獲細，稍淩辱之，檜曰，此中有士人否，當知我姓名，時王安道者，爲任用，且盟襲於軍中，其下諸將招與爲酒壚，衆呼示之，安道佯爲識檜，長揖之曰，中丞良苦，衆信之，乃不殺，檜且詬且飲，有副將劉靖者，欲殺檜而取其貲，檜知而責之，靖不得發，檜遂發海赴行在。（此以道性之還史之檜北征記實參修，性之還史之秦檜別錄。）

不願立張邦昌，道尼瑪抽執北去，并其妻王氏同行，隨行者有小奴視童、小婢興兒、御史袁衮、司翁順，及其妻王氏、興兒，皆檜北去，并其妻王氏同行，隨行者有小奴視童、小婢興兒、御史袁衮、司翁順

光等但緊敦峻禦以爲可以任使又爲言楚州城小不足深計之意皆所以求自免也城既破後欲因梁興計之時興爲西道而金人已先覺伏以偽城中通人明日見請刺木以銷旦夕擊入城中乃定計登舟遣使再訪諸約相定建欽椎牛相勞而誅復再變突度非此時他日未有方饋衆約誰中所遣往者張炳郎中其人智多數往往軍中和議遂語以尊貴求手求取錦緞爲刺舟之計遂會張亦欲往遂定計於食頃之間舒詣舟人貿以貨約仍許刺舟人貿以貨約仍許成則可否決在今夕以死斷之誠遂堅決無疑突是夜登舟行六十里來日宿丁家集前次日至下蔡吳狀謂統制公彼約約回依有副將劉靖者曾識相圖以取濠梁亂先脫之乃於席中指劉斥其陰計劉自知計已發遂不復有言噫乃設謂丁親檢中乘醉欲臥以示無疑而丁不果納遂還舟中會天寒節近乃約諸將至個舍祝延永以禮法朱勝非秀水閑居錄云秦檜隨敵北去爲大帥逆責任用至是興其家俱將歸檜王氏婿也王仲山有別集在浮溪閻金爲取千指盛其行然全家來歸婢僕亦無故人知其非逃歸也林泉野記云檜在大金爲國宗作書上尼瑪以結和謀尼瑪喜之贈錢萬貫綵萬匹駿奚四年大金改燕州乃使乘船經全家厚賂而還悼得和議爲內助檜至燕水軍監丁憲乘商將多曰兩軍相指豈全家厚賂遣歸者必大金使來除燕朝中丞萬一事平朝廷尊之我軍誅突宜速之朝禦乃命安道由藏送至鎮江府檜見劉光世首言講和爲便光世遂之朝士民聞檜來皆驚疑惟范宗尹李回謂其忠王明清揮麈錄錄語云檜泛海至燕州守臣楊模疑其僞即欲斬之其館客曾當可者曰萬一朝廷果然知之非惟不若津遣赴行在則真僞自辨突損於是遣人陰加防閑途至行在檜既貴援引居台州不敢出者二十年紹興三十年始還其父柟行述曰金圍楚州久不下時樂留尼瑪所使之草撒離阿有室纏者在軍知臥先君與張講及金事因曰值密邇否別時託管聲察色疑而懼(案)秦檜得歸此亦情所必有尤爲理誠察史檜撰以紹興三年二月除知楚州去此已久又檜未嘗至山陽日麻中亦不見管當可事不知明清何所據也遂以爲檜留尼瑪所草撒離降此時尼瑪在燕中何由使檜草撒離使之檜以爲丁疑拒已不見若歸論草國時疑必腰死突而拉朝之初即議之證永軍後用爲府幹辦權官通都觀探使機宜一時不知但慮其不殺之恩誠又有曲折而檜之以滅口也故此事尤可疑苟如張冀所誣檜自中京至燕千里自燕至楚州二千五百里豈無防禁之人而臨河越海坐無譏察此可疑二也檜自謂隨軍

沒示疑。牽制我師。揚旗伐鼓。中夜而至。我若驚潰。彼計得行。此可虛者三也。冒涉洪濤。敵乘虛病。乘其未定。易以進擊。又或爲風阻。咫尺不前。港道回曲。加以泥淖。其隙易乘。此不足畏者三也。由是言之。無備則可虛。有備則弗畏。今莫若委沿海巡尉及民社分地防隄。大抵海舟不能齊一。及其未集而擊之。必可成功。從之。　右正言吳表臣乞趣劉光世解圍楚州。表臣言。楚州實淮南控扼之地。遣立乃陛下封疆之臣。萬一不利。可爲塞心。望詔光世等。以山陽不利。則淮、浙之憂未艾。宜速進援。上覽奏。謂輔臣曰。立堅守孤城。雖古名將無以過之。可趣光世躬親渡江。庶幾鼓率諸鎮。時上以金書疾證趣光世會兵者五。而光世不行。於是城陷且再旬。而朝廷猶未知也。

乙酉。言者論三年天下之通弊。後世有從權奪服之舉者。所以移孝爲忠。徇國家之急也。而比來所起之士。多非金革之故。襲習宣敎之風。如權邦彥爲發運使。姜仲謙爲湖北轉運使。以至幕職之官。亦行起復。又有貪綠請託於權三省樞密院而圖起復者。此何理耶。欲望一切罷去。於以明人倫而厚風俗。詔邦彥等。專委催發諸路錢糧。應副行在大軍支遣。其餘皆罷之。

丙戌。樞密院言。探報金人已破楚州。未知所向。又建康府申。有人侵犯六合縣界。未知姓名。詔臨安府、湖州措置隄備。仍遣信實人往廣德軍、建康府體探金人動息。並入馬實數以聞。

丁亥。尚書吏部侍郎兼權直學士院綦崇禮充徽猷閣直學士。知漳州。

戊子。簽書樞密院事趙鼎奏請劉光世等遠命不救楚州之罪。有云。逐官但爲身謀。不卹國事。且令追襲金人過淮。以功贖過。翌日。上批語言太峻。令改定進入。及進呈。上曰。光世嘗此一面。委任非輕。若責之太峻。恐其心不安。難以立事。鼎曰。陛下待諸將可謂無負矣。不知何以爲報。

己丑。端明殿學士權同知三省樞密院事李回改同知樞密院事。〔案〕宋史繫于癸巳　回以時方用兵。請所賜衣帶等並減半。許之。時金人留淮上未退。一日。宰執奏邊事。范宗尹曰。敵未必能再渡。趙鼎曰。勿特其不來。特吾有以待之也。乃乞詔州縣各爲移治自保之計。毋得拘留百姓。及敵至即脫身而遁。使民肝腦塗地。又曰。三省常爲敵不來而爲陛下拔人材。修政事。密院常爲敵見侵而爲陛下申軍律。治兵甲。即兩得之。上曰。卿等如此。於復何憂。忽有牒報。謂敵衆引舟自淸渠而南。行在震懼。鼎謂宗尹曰。不速動。恐後有維揚之變。宗尹曰。今日之事。在維揚則不可。在何稽則可。鼎曰。相公之言是。回曰。丞相之言。差強人意。此以道路、范宗尹事

庚寅。右正言吳表臣言。臣向嘗論奏。乞論張浚。令提舉陝鋭旅。疾速入援。伏計朝廷。必屢已行促。然至今寂然。未有來耗。中外人情。不勝願望。臣伏念朝廷待浚之意。亦至矣。浚之奏請。撫有不行。浚之官屬。推宜甚厚。蓋望其竭力爲報。緩急有助也。今多候已深。敵情叵測。在浚臣子之心。亦豈遑居。若悟然不卹。君父之急。於義如何。欲望更遣使臣。由間道相繼行促張浚、曲端等。令統帥精騎。星夜前來應援。無使後時。若

強敵深入。亦有後顧之虞。此事迫切不宜緩者。時朝廷猶未知浚敗於富平。乃詔樞密院遣使臣二人趣浚入援。初。浚既斬趙哲。以陝西轉運判官孫偁權環慶經略使。浚退保秦州。或謂環慶諸將曰。汝等戰勇。而帥猶被謀。天下寧有是事。參議軍事劉子羽聞之。令悄陰圖諸將。悄遂以敗軍斬統領官張忠、喬澤。統制官慕容洧與諸將列告於庭。悄叱之曰。爾等頭亦未牢。洧、環州鈐轄戶其族甚大。卧此語。懼誅。遂首以兵叛。進攻環州。浚命統制官李彥琪以涇原兵救環州。洧附於夏國。浚又遣涇原經略使劉錡追之。錡留統制官張中彥、幹辦公事承務郎趙彬守涇州。二人皆曲端心腹。素輕錡。又知浚已還秦。恐金人至不能守。乃相與謀逐錡而據涇原。錡至環州。與洧相拒。金以輕兵破涇州。次潘原縣。錡留彥琪捍洧。親率精銳赴涇州。錡至瓦亭。而敵已迫。錡進不敢追洧。退不敢入涇。遂走德順軍。彥琪以孤軍無援。亦懼。遁歸古原州。中彥、彬聞之。遂引金人劫降之。劉錡至花石峽。趙彬劫其統制官張中孚、中彥降。李彥琪懼。遁歸古原州。中彥導引金人劫降之。劉錡至花石峽。趙彬劫其統制官張中孚、李彥琪捍洧。親率精銳。遁西涇州。張逵棄鎮戎軍。錡以兵解圍。錡至環州。與金相拒。金以輕兵破涇州。次潘原縣。錡留彥琪捍洧。親率精銳赴涇州。次潘原縣。錡至瓦亭。而敵已迫。錡進不敢追洧。退不敢入涇。遂走德順軍。彥琪以孤軍無援。亦懼。遁歸古原州。中彥、彬聞之。遂引金人劫降之。劉錡至花石峽。趙彬劫其統制官張中孚、李

丞相張孝純册其母令人爲皇太后，立其妾鍐氏爲皇后，鍐氏本宣政閒宮人，出爲民婢，入豫家，有寵，託言吳越王後而立之。

乙未，朝奉大夫知漳州向子諲復直龍圖閣，令樞密院遣使臣往湖南、廣西以來尋訪催促之，仍令宣撫處置使司參議官王以寧以所部兵付子諲，赴行在，時以寧已爲孫渥舟所逐矣。

丙申，馬進急攻江州，奪門併入，兵馬副鈐轄劉紹先統兵迎敵，雖提而攻城愈急，守臣姚舜明乃募池功郎黃武，免解進士張定之，間道齎蠟書赴行在。　浙西安撫大使劉光世言，臣淮御筆，令督諸鎮速解山陽之圍，若使岳飛等即時恭聽朝廷指揮，剋期前來，則承州之賊可破，楚州之圍可解，乘機投隙，間不容髮，飛等遂延五十餘日，遂失機會，臣實不勝恫懲，今臣已將沿江應係來路，嚴爲把守，必不使南渡，韶光世節制諸鎮，戮力保守通泰，仍伺便襲敵過淮，併失機會。　是日，范宗尹等進呈江東探報，孔彥威、李成人馬，宗尹曰：臣等商量，將來萬一移蹕，欲令韓世忠屯饒州，張俊留越州，相爲聲援。上曰：朕日夕念此，未嘗忘懷。世忠兵少，與李成相拒，萬一決戰，少有敗衂，國威愈挫，朕欲留世忠浙東，此人忠勇，不畏金人，敢與之戰，使張俊以五千精騎策應之，恐能成功，來春事定，朕親督諸軍，巡幸江東，雖過淮南，亦所不憚，平此二寇不難也。趙鼎曰：臣恐成都乘閒深入，愈難支梧。上曰：卿所慮極當，顧力未能及耳，然朕之所設，未必皆是，卿等之言，亦未必皆非，更呼諸將議之。

丁酉，詔爲趙立轂二日朝，贈立奉國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謚忠烈，官子孫十人，且令訪其遺骸，官給葬事，後爲立祠，名顯忠。　知承州王林自興化率餘兵奔通州。

戊戌，太常少卿解習爲起居郎。　新除直龍圖閣知泉州蘇遲爲太常少卿，尚書吏部員外郎王俁爲左司員外郎，新除右司員外郎侯蒞陽人也，先是御史中丞富直柔論延慶而援遲，故二人卒改命。　遲，部巡名，延慶自直祕閣除，當考。

己亥，詔通州編管人林机許自便，初，机以擅殺張政故坐貶，至是言者論其功，乞酌情減免，故有是命。

紹興二年七月甲申復官。　直祕閣淮寧順昌府蔡州鎮撫使馮長寧以王命阻絕棄城去，是月以淮寧附於劉豫，此據趙鼎之遺史附見。馮後傳亦云，建炎四年十一月，馮長寧自陳州歸附，與遺史合，同日麻，紹興元年二月癸未蔡州狀，契勘馮長寧於去年四月申賜擁帶少保，充保靜軍節度使，知蔡州，兼本路安撫使，仍賜金帶，鞍勒馬，銀鞍轡，以其棄城南來，所經過蔡州長戶，催期奪與此不同，蔡州所申當不誤，或者長寧以今夏過去，至冬復北歸，亦未可知，若長寧四月已降，則朝廷無緣明年二月，命令赴行在，今且從遺史附此，更俟詳考。

通泰鎮撫使岳飛在泰州，持法嚴，衆不敢犯，前軍統制官傅慶、衛州豁戶也，有勇力，善戰，飛愛之，慶恃其才，視飛爲平交，飛亦無忤色，及飛爲鎮撫使，待之頗異，慶愧之，不悅。會光世遣王德來承州，飛命慶以兵會，慶與德交馬而語，云願事劉公，德許之，統領官王貴聞其語，以告。飛喊之，戒勿泄，至是飛令諸將射遠，慶獨至百七十步，既而飛取上所賜戰袍金帶，遣統制官王貴，慶在，且以其家人曾遠之，是日，安見慶中於南驛，翌日，慶中以箏害，授安使歸報，其書曰：緩頰不效，被囚累年，歸望永絕，待死而已，家有艱勤，但告君父，勉思忠孝，勿負吾心，繼此勿用鯛音，有損無益，江左人錢劍，傅昇勿令近行在，此乃勾引者，安還至汾州，爲邏者所獲，因之，紹興四年七月所書可參考。

士史準等以其衆來附，與歸以所部屯商州。　初，王善既降於金人，餘黨皆散，金人屯於六合也，其餘黨稍集，至是推祝友爲首，棄於滁州之脽家城，專殺人以爲糧食，日曆紹興元年二月丙辰，權通領鎮撫司統制高彥狀，彥元是鎮撫李仲下人馬，先駐蓮在六合縣，後有先鋒將官祝友，恃凶聽讒，上下怨怒，彥轉運分軍來攻德軍，外下寨，不知仲即是王善餘黨否，且附此備考。　鑒劉忠據岳州平江縣之白面山，山在平江、分寧、劉陽三縣之間，紹興二年二月己丑黃叔敖所奏，乃此面字，又不載瀏陽碑，恐誤也。　僞齊劉豫令民間房緡，以十分爲率，五藍入官，杜充自南京至鄭中，金左副元帥宗維薄其節不之禮，久而命知相州。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三十九

【建炎四年】十有一月庚子朔，徽猷閣待制宣撫處置使司參贊軍事劉子羽爲尚書禮部侍郎，以張浚言收復鄜延一路，乞除子羽列曹侍郎故也，既而奏諫皆言非宜，高選子羽以幕府軍功得之，於事不類，乃命進子羽三官。　子羽改命在是月丁未。

壬寅，輔臣奏事，先是王以寧以私書遺張浚，桑仲得而上之，上因言以寧嘗其所知，范宗尹曰：以寧本李綱所薦，上曰：二聖朝，嘗與之大者惟蔡京，次即綱也，如張浚一心爲國，極不可得，但所用一二狂生爲累，若貴去之，乃所以保全浚也。　宗室秦藩郎叔瓘巡轄鄜州馬遞，爲羣盜所逐，自稱興德軍承宣使知南外宗正事，都大制置使，招捕將士，宣鄜州以聞，下大理，至是獄成，詔除名，送廣州大宗正司拘管。　此據列寺狀修入狀，又云爲受賊文宣厭逼令稱呼云云，不知賊文宣何人也。

初，宣撫處置使張浚遣使臣楊安閒行往雲中，訪問行在，且以其家人曾遠之，是日，安見康中於南驛，翌日，康中以箏害，授安使歸報，其書曰：緩頰不效，被囚累年，歸望永絕，待死而已，家有艱勤，但告君父，勉思忠孝，勿負吾心，繼此勿用鯛音，有損無益，江左人錢劍，傅昇勿令近行在，此乃勾引者，安還至汾州，爲邏者所獲，因之，紹興四年七月所書可參考。

癸卯，詔曰：呂公著、呂大防、范純仁皆盛德元老，同居朝堂，國勢尊安，四裔順服，而遭讒貶斥，久歷歲時，尚拘微文，未獲昭雪。朕經此時巡之久，益知致治之難。念茲老臣，是宜褒稱。三省可檢舉，速行褒贈，并其餘黨籍臣僚，下有司貫以近限，具名取旨施行。初，上既數下詔褒錄元祐忠賢，而朝廷多故，有司未暇檢舉。及是上諭大臣曰：此非議論已久，終是行遣未盡。內中收得元祐黨碑，即降出令條所司，一一奏勘褒贈。遂追封公著魯國公，大防宣國公，諡正愍，純仁許國公，皆贈太師。（公著、元祐司空平章軍國事，諡正獻，藏稿執政第二人，追貶昌化軍司戶參軍。大防、元祐左僕射，藏稿執政第三人之忠。純仁、元祐右僕射、藏稿執政第九人，永州安置，後徙循州安置。〔中興聖政臣留正等〕曰：三人之忠，載之信史，宜為遠臣鄰萃三臣之忠，則凡一時名列黨籍者咸有光焉。雖褒贈之恩未及猶及也。況太上皇帝成命亦既有在，爭其有未及者，亟行於今日，亦太上皇帝之志也。）顯謨閣待制蔡narrow落職，莊奉祠滿歲，請於朝，詔以莊提舉江州太平觀。言者論莊乃蔡絛之壻，增法當論討，遂有是命。（莊先已責降官落職。）是日，建康府路安撫大使呂頤浩復兩浙軍馬，會建武軍節度使楊惟忠有兵七千屯州境，頤浩復與俱。是月朔，官軍至都昌縣。後三日，遂渡江，入居南康軍。熊克小曆：「孟子朔遂復南康，誤也。據頤浩所奏復南康軍在十一月初四日。」分守要害，遣統制官巨師古以所部三千七百人救江州。是夜，賊衆三萬人至南康，與官軍鏖戰。頤浩及楊惟忠皆失利，引兵渡江避之，陣於北溪州。翌日，師古引兵未至江州五十里而營，詰朝出戰，遇伏為所敗，其衆潰去。師古奔洪州。頤浩乃傳檄王瓊、韓世清會兵未敢進。（案頤浩遣師古以此月丙午，其屯五十里以下未遣去以戊申令來進書之。）

甲辰，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趙鼎罷。初，上欲除神武副軍都統制辛企宗為節度使，鼎以企宗非有軍功，持不下。上不樂，謂鼎累乞宮祠，可本職提舉臨安府洞霄宮，免謝罪。鼎既免，上欲申前命，參知政事謝克家曰：企宗非有大功，今驟命之，是使鼎得名。企宗得利，而陛下獨負謗於天下後世也。上乃止。中書舍人李正民試尚書吏部侍郎，徽猷閣待制兼侍講陳戩試給事中。

乙巳，權尚書工部侍郎韓肖胄請復天地社稷之祀。事下太常。其後禮寺言：自車駕巡幸以來，宗廟之祭，文雖省而義存，則歲所常行者，亦當姑存其意，而天地社稷之祀不可輟。今歲定，每歲孟春上辛祈穀，孟夏雩祀，季秋及冬日至四祀天，夏日至一祀地，孟冬上辛祀感生帝，立冬後祭神州地祇，春秋二社及臘前一日祭太社太稷，並於越州天慶觀設位，免玉與牲，權用酒脯，仍依方色奠幣，以輔臣為初獻，體官亞終獻，宗室奏告，並常服行事，從之。是日，僞福國長公主適右監門衛將軍駙馬都尉高世榮，以世榮為貴州刺史，賜公主銀帛各三千匹兩，錢五千緡，時調度日繁，戶部不能辦，乃命諸費視故事皆損五之四云。

丙午，奉橙入見，切橙發速水軍案，權宜罪丁祼令參議王安道、馮由義轉行。前二日至行在，橙自言殺監

己酉，奔舟來歸。朝士多疑之者。而宰相范宗尹、同知樞密院李回與橙善，力薦其忠，乃命先見宰執於政事堂。翌日，引對橙言：如欲天下無事，須是南自南，北自北，遂建議講和，且乞上致書左監軍昌永好。（案宋史乙巳，是日，通泰鎮撫使岳飛自柴墟鎮渡江，金左監軍昌既得楚州，有經營南渡之意，乃攻破泰州，擒渤海酋長沙哥，及其妻子，并獲其家屬。）

湖水寨。（案初見五月乙丑。）金人屢攻泰，阻湖，不得進，及是天寒水涸，遂併力攻其菱城。泰不能當，焚其積聚而去。

金人進犯泰州，飛以泰州不可守，棄城去，率衆渡江，屯江陰軍沙上。（飛棄泰州，據通鑑輯覽牲之，還史在此月癸卯，日誤。飛棄泰州，實十一月七日自柴墟鎮渡江，七日丙午也。故繫於此。）

丁未，奉議郎試御史中丞富直柔守本官，充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故事，簽樞有以員外郎為之，而撫三巫為之者，中書言非舊典，乃特遣朝奉郎，自是以為例。（直柔遷書在是月丙寅。）朝請郎試御史中丞致仕秦檜試禮部尚書，賜銀帛二百匹兩。范宗尹等進呈檜所草國書，上曰：檜樸忠過人，朕得之喜而不寐。蓋開二帝母后消息，而又得一佳士也。古者兵交，使在其中，第難作國書，姑令劉光世作私書與宗尹言，檜初歸此，且與一車館伴書，檜請以本身用之，欲賜銀帛，又言檜舊除資政殿學士，欲以經筵留之。上曰：未須如此。且令得恩澤，授玉安道、馮由義官，尋並改京秩，而尹人孫靜亦補承信郎，始頒延鏗數道，使然也。（檜初歸帝母后消息，而又得一佳士也，古者兵交，使在其中，第難作國書，姑令劉光世作私書與宗尹言，檜初歸此，且與一車館伴書，檜請以本身用之，欲賜銀帛，又言檜舊除資政殿學士，欲以經筵留之。上曰：未須如此。且令得恩澤，授玉安道、馮由義官，尋並改京秩，而尹人孫靜亦補承信郎，始頒延鏗數道，使然也。）檜出城避之，允文即遣統制官吳錫、段貴等率兵至婺州，數其棄城之罪，執植以歸，送婺州獄。是日，沈於江而殺之，以舟覆告，遂命錫知婺州。朝廷始聞允文植以馬友守漢陽，戊申，詔落允文職，令還川陝本司供職。

己酉，新除鼎澧辰沅靖州鎮撫使孔彥舟為湖南路兵馬副總管，以所部屯潭州，上始聞彥舟據長沙，故有是命。

庚戌，詔常程事並權住。自金人破楚州，遊騎至江上，朝廷震恐，乃議放散百司，仍結絕三省樞密院文字，士民多奔竄者。（試御史中丞致仕秦檜奏：臣昨者迂避江路，不歸本鄉，徑泛海洋，來赴行在，非為雨窒

安好。欲得及時奏聞。今來已蒙賜對。志願已畢。而臣新自敵中脫身來歸。理宜投閒。長遠事任。伏望聖慈許臣依舊守本官致仕。詔不允。　命神武副軍都統制辛企宗將所部討建賊范汝爲。時汝爲已破建陽。官軍多失利。朝廷以從義郎招之。不至。乃遣大將焉。

辛亥。兩浙轉運副使曾紆請權增諸路貢酒錢。上等每斛增二千八百。下等增一千八百。從之。　保義郎劉煥僞刻尚書省印。以造告身差劄等事。覺。當死。除名配雷州。

詔放散行在百司。除侍從臺諫官外。吏、戶、禮、部、大理寺量留官告。御馬院、禁衛所、閤門、驅坊、御廚、皇城通進司、左內藏庫、省倉、榷貨務並量留官吏。餘令從便寄居。候春暖赴行在。　從政郎權知湖口縣孫咸坐臧抵死。三省擬刺面配遠州。上謂大臣曰。祖宗時。臧吏有杖朝堂者。黥面特配。尚爲寬典。

甲寅。端明殿學士提舉臨安府洞霄宮黃裳卒。裳、劍浦人。事上皇爲禮部尚書。

乙卯。改樞密院幹辦官爲計議官。序位在太常博士之下。　直徽猷閣方孟卿添差兩浙轉運副使。專一應副行在大軍錢糧。用戶部侍郎孟庾請也。　右正言吳表臣言。饒、信州南連福建。東接溫台。當敵馬之衝。尤宜嚴備。自杭至嚴。自嚴至婺。皆有水陸兩路。最係緊切去處。乞速行措置。時已命神武前軍統制王瓊以本軍屯信上。詔以表臣章示之。　秦寧縣主簿吳明卓特降一資。時郡武軍百姓多遷徙出城以避寇者。軍吏丁宗亦以其擊出明卓斬其首下。吏當死。上薄其罪。乃有是命。

丙辰。金左監軍昌陷秦州。時昌有渡江之意。欲耕地而守。遣親率萬人下蔡州而屯之。

丁巳。知通州朝散大夫呂申棄城走。　桑仲既還房陵。金均房安撫使王彥從間道出兵。斷其糧運。且求援於張浚。浚遣將楊惟直以兵來援。是日。彥濟師攻自貴水。仲奔遁。追至白磡。斬獲甚衆。招降者皆隸麾下。仲退屯襄陽府房州平。浚承制以彥爲金均房州鎮撫使。

戊午。右正言吳表臣直祕閣。知信州。表臣以趙鼎去位。乞補外。上曰。表臣殊不知脫憲。臺臣之進。雖多因大臣薦引。至於臺諫。脫豈不能辨其賢否。而表臣用意黨私。脫何賴焉。范宗尹曰。昨呂頤浩罷相。所薦人多被彈擊。臣力懇陛下保全之。正欲革此也。　朝散大夫路允迪復龍圖閣。學士。　允迪七月乙丑已復端明。不知何時又奪之。容考。

成忠郎權知漣水縣丁顓爲閤門祗候。知楚州。保義郎劉靖爲楚州淮陽軍都巡檢使。迎功郎王安道、馮由義並爲承務郎。安道簽書楚州。由義簽書漣、水軍判官廳公事。　顓等當是榷場所顓。趙姓之遺史云。權請以本名。合得恩澤。授安道、由義官。由是皆補迪功郎。與日屢不同。或者二人初以補官支賜。至是先補正而又改京秩也。恐求他書參考之。

貳義大夫兼閤門宣贊舍人劉彥知盧州。初。巨寇李仲在盧。朝廷因以爲盧壽鎮撫使。仲所爲囚悉和州無爲軍兵馬鈐轄武翼郎王亨以所部討擒之。故命彥代領州事。　賢相部歷陽死事云。永泰得閒即出掠敵境。執巨寇李仲。縛之闕下。伏誅。據他書不見李仲事。以史考之。建炎四年十一月三日壬寅。義郎趙叔盧明案內一項。叔盧在盧州。因李仲保明與番人接戰有功。人自已用特字可字。紹興元年正月十七日乙卯。武德大夫權淮西總管知

盧州張琦奏。朝本賜牛際可遙領本州。二月九日丙子。盧壽鎮撫使司統制官薛孟狀。本軍元係遙領。後來不知本官下落。三月十四日辛亥。和州鎮撫使趙哲奏。海賊府偽皇城使薛翊自去年十一月十一日。過濠梁新知盧州王亨。先統兵在本縣管下駐劄。備見李仲不遵分守。恣爲凶惡。殘破所不至。奮發忠義。生擒賊首李仲。藉沿淮旬今以前後行遣參考之。初見本末。當以王亨獲李仲在十一月。故因附此。然道叔繼興仲事相連。而盧州奏叔繼以去年九月五日申辰至行在。不知所發即仲。或是權州也。此事本不必書。以仲嘗爲鎮撫使。故詳分鎮本末。故具者之。明年正月甲辰。以王亨知盧州。當是劉彥到行。史益未見。當考。　亨、東都衛士。嘗爲張所部曲。所奏官之至是以所部討擒之。故命彥代領州事。

庚申。詔學士兩省講讀官依舊輪日進故事。先是。呂頤浩留百司。而講筵所不與。上特命留之。　通泰鎮撫使岳飛以失守待罪。詔飛赴江陰就糧。極力捍禦。金人卅得逾淮。

辛酉。詔福國長公主年月科錢增爲七百千。　是日。僞齊劉豫改元阜昌。豫初僭立。止用天會之號。至是奉金命而改之。　僞齊錄十一月二十二日奉聖旨。王者受命。必建元以正始。遠古以來。仍給嘉謀。以與天下更新者乃即位之初。有司請遵舊制。朕以大國之好。遲遲未遑。而使命逼臨。促立別號。以昭受命之元。用新我齊長之年。日嘉與卓冠共受天休。其以十一月二十三日建元爲阜昌元年。布告天下。咸使聞知。僞尚書工部侍郎鄭億年移吏部。前知越州李鄴知東平府。僞監察御史李偉知單州。淮寧鎮撫使鴉長寧至僞庭。請行什一稅法。除尚書戶部郎中。兼權侍郎。　紹興三年五月殺成注。豫又建儲。

受館於宿州。招延南方士大夫軍民。置榷場。通南北之貨。　此非一日事。今世書之。

癸亥。禮部尚書秦檜言。臣伏聞敵騎宿留江北。或傳遞遞渡淮。欲往海州。成忠郎權知漣水縣丁顓爲閤門祗候。知楚州。保義郎劉靖爲楚州淮陽軍都巡檢使。迎功郎王安道、馮由義並爲承務郎。安道簽書楚州。由義簽書漣、水軍判官廳公事。　顓等當是榷場所顓。趙姓之遺史云。權請以本名。合得恩澤。授安道、由義官。由是皆補迪功郎。與日屢不同。或者二人初以補官支賜。至是先補正而又改京秩也。恐求他書參考之。　貳義大夫兼閤門宣贊舍人劉彥知盧州。初。巨寇李仲在盧。朝廷因以爲盧壽鎮撫使。仲所爲囚悉和州無爲軍兵馬鈐轄武翼郎王亨以所部討擒之。故命彥代領州事。　賢相部歷陽死事云。永泰得閒即出掠敵境。執巨寇李仲。縛之闕下。伏誅。據他書不見李仲事。以史考之。建炎四年十一月三日壬寅。義郎趙叔盧明案內一項。叔盧在盧州。因李仲保明與番人接戰有功。人自已用特字可字。紹興元年正月十七日乙卯。武德大夫權淮西總管知

盧州張琦奏。朝本賜牛際可遙領本州。二月九日丙子。盧壽鎮撫使司統制官薛孟狀。本軍元係遙領。後來不知本官下落。三月十四日辛亥。和州鎮撫使趙哲奏。海賊府偽皇城使薛翊自去年十一月十一日。過濠梁新知盧州王亨。先統兵在本縣管下駐劄。備見李仲不遵分守。恣爲凶惡。殘破所不至。奮發忠義。生擒賊首李仲。藉沿淮旬今以前後行遣參考之。初見本末。當以王亨獲李仲在十一月。故因附此。然道叔繼興仲事相連。而盧州奏叔繼以去年九月五日申辰至行在。不知所發即仲。或是權州也。此事本不必書。以仲嘗爲鎮撫使。故詳分鎮本末。故具者之。明年正月甲辰。以王亨知盧州。當是劉彥到行。史益未見。當考。　亨、東都衛士。嘗爲張所部曲。所奏官之至是以所部討擒之。故命彥代領州事。

庚申。詔學士兩省講讀官依舊輪日進故事。先是。呂頤浩留百司。而講筵所不與。上特命留之。　通泰鎮撫使岳飛以失守待罪。詔飛赴江陰就糧。極力捍禦。金人卅得逾淮。

辛酉。詔福國長公主年月科錢增爲七百千。　是日。僞齊劉豫改元阜昌。豫初僭立。止用天會之號。至是奉金命而改之。　僞齊錄十一月二十二日奉聖旨。王者受命。必建元以正始。遠古以來。仍給嘉謀。以與天下更新者乃即位之初。有司請遵舊制。朕以大國之好。遲遲未遑。而使命逼臨。促立別號。以昭受命之元。用新我齊長之年。日嘉與卓冠共受天休。其以十一月二十三日建元爲阜昌元年。布告天下。咸使聞知。僞尚書工部侍郎鄭億年移吏部。前知越州李鄴知東平府。僞監察御史李偉知單州。淮寧鎮撫使鴉長寧至僞庭。請行什一稅法。除尚書戶部郎中。兼權侍郎。　紹興三年五月殺成注。豫又建儲。

受館於宿州。招延南方士大夫軍民。置榷場。通南北之貨。　此非一日事。今世書之。

癸亥。禮部尚書秦檜言。臣伏聞敵騎宿留江北。或傳遞遞渡淮。欲往海州。成忠郎權知漣水縣丁顓爲閤門祗候。知楚州。保義郎劉靖爲楚州淮陽軍都巡檢使。迎功郎王安道、馮由義並爲承務郎。安道簽書楚州。由義簽書漣、水軍判官廳公事。　顓等當是榷場所顓。趙姓之遺史云。權請以本名。合得恩澤。授安道、由義官。由是皆補迪功郎。與日屢不同。或者二人初以補官支賜。至是先補正而又改京秩也。恐求他書參考之。　貳義大夫兼閤門宣贊舍人劉彥知盧州。初。巨寇李仲在盧。朝廷因以爲盧壽鎮撫使。仲所爲囚悉和州無爲軍兵馬鈐轄武翼郎王亨以所部討擒之。故命彥代領州事。　賢相部歷陽死事云。永泰得閒即出掠敵境。執巨寇李仲。縛之闕下。伏誅。據他書不見李仲事。以史考之。建炎四年十一月三日壬寅。義郎趙叔盧明案內一項。叔盧在盧州。因李仲保明與番人接戰有功。人自已用特字可字。紹興元年正月十七日乙卯。武德大夫權淮西總管知

盧州張琦奏。朝本賜牛際可遙領本州。二月九日丙子。盧壽鎮撫使司統制官薛孟狀。本軍元係遙領。後來不知本官下落。三月十四日辛亥。和州鎮撫使趙哲奏。海賊府偽皇城使薛翊自去年十一月十一日。過濠梁新知盧州王亨。先統兵在本縣管下駐劄。備見李仲不遵分守。恣爲凶惡。殘破所不至。奮發忠義。生擒賊首李仲。藉沿淮旬今以前後行遣參考之。初見本末。當以王亨獲李仲在十一月。故因附此。然道叔繼興仲事相連。而盧州奏叔繼以去年九月五日申辰至行在。不知所發即仲。或是權州也。此事本不必書。以仲嘗爲鎮撫使。故詳分鎮本末。故具者之。明年正月甲辰。以王亨知盧州。當是劉彥到行。史益未見。當考。　亨、東都衛士。嘗爲張所部曲。所奏官之至是以所部討擒之。故命彥代領州事。

庚申。詔學士兩省講讀官依舊輪日進故事。先是。呂頤浩留百司。而講筵所不與。上特命留之。　通泰鎮撫使岳飛以失守待罪。詔飛赴江陰就糧。極力捍禦。金人卅得逾淮。

辛酉。詔福國長公主年月科錢增爲七百千。　是日。僞齊劉豫改元阜昌。豫初僭立。止用天會之號。至是奉金命而改之。　僞齊錄十一月二十二日奉聖旨。王者受命。必建元以正始。遠古以來。仍給嘉謀。以與天下更新者乃即位之初。有司請遵舊制。朕以大國之好。遲遲未遑。而使命逼臨。促立別號。以昭受命之元。用新我齊長之年。日嘉與卓冠共受天休。其以十一月二十三日建元爲阜昌元年。布告天下。咸使聞知。僞尚書工部侍郎鄭億年移吏部。前知越州李鄴知東平府。僞監察御史李偉知單州。淮寧鎮撫使鴉長寧至僞庭。請行什一稅法。除尚書戶部郎中。兼權侍郎。　紹興三年五月殺成注。豫又建儲。

受館於宿州。招延南方士大夫軍民。置榷場。通南北之貨。　此非一日事。今世書之。

癸亥。禮部尚書秦檜言。臣伏聞敵騎宿留江北。或傳遞遞渡淮。欲往海州。成忠郎權知漣水縣丁顓爲閤門祗候。知楚州。保義郎劉靖爲楚州淮陽軍都巡檢使。迎功郎王安道、馮由義並爲承務郎。安道簽書楚州。由義簽書漣、水軍判官廳公事。　顓等當是榷場所顓。趙姓之遺史云。權請以本名。合得恩澤。授安道、由義官。由是皆補迪功郎。與日屢不同。或者二人初以補官支賜。至是先補正而又改京秩也。恐求他書參考之。　貳義大夫兼閤門宣贊舍人劉彥知盧州。初。巨寇李仲在盧。朝廷因以爲盧壽鎮撫使。仲所爲囚悉和州無爲軍兵馬鈐轄武翼郎王亨以所部討擒之。故命彥代領州事。　賢相部歷陽死事云。永泰得閒即出掠敵境。執巨寇李仲。縛之闕下。伏誅。據他書不見李仲事。以史考之。建炎四年十一月三日壬寅。義郎趙叔盧明案內一項。叔盧在盧州。因李仲保明與番人接戰有功。人自已用特字可字。紹興元年正月十七日乙卯。武德大夫權淮西總管知

甲子。建康府路安撫大使呂頤浩乞益兵討李成。上曰。頤浩奮不顧身。爲國討賊。羣臣所不能及。但興賊相拒。不度彼己。容易輕進。此其失也。今兵既少。餉須令且持重。急遣王璧引兵助之。范宗尹曰。頤浩意欲更得韓世忠兵爲助。上曰。若遣世忠提全軍往破賊。有餘力。但敵騎尚在江北。未可遽行。李回曰。成敢擁衆跨江。脅梁正倚金人南犯。朝廷不能遣發大兵。若陛下親帥六師。移蹕饒、信間。則成破膽矣。上曰。朕日夜念此。不少置。決意須親往。俟敵騎稍北。遣世忠先行。朕繼總兵臨之。先以賞招攜其衆。許歸自新。則成必易擒。亦不欲多殺士衆也。富直柔曰。聖斷如此。此天下大幸。詔諸路守臣並許節制管內軍馬。以中書言。艱難之際。事權太輕緩急無以彈壓故也。時所在既募鄉兵。往往迫縣道以取錢糧。擾平民。以要犒設。朝廷知之。乙丑。詔鄉兵並聽守令節制。

丙寅。詔神武前軍統制王瓌以本部萬人速往呂頤浩軍策應。初。祝友既至梁家城。而滁河舟船已盡爲官司所斂。友遣其徒求得餘舟三拖。以數千人護送出瓜步口。泝流至馬家渡。計置渡江。時滁濠鎮撫使劉綱在溧陽。友之舟爲綱所提。及岸不得登。是日。友以其舟皇撒於岸之上下。泝流十餘里。綱之兵不及分。而友之徒已有得濟者。遂舉登屯於辟店。縱兵擄掠焉。是月。宣撫處置使張浚自秦州退軍興州。及聞敵在溧陽。友之舟爲綱所提。及岸不得登。是日。友以其舟皇撒於岸之上下。泝流十餘里。綱之兵不

使劉綱在溧陽。友之舟爲綱所提。及岸不得登。是日。友以其舟皇撒於岸之上下。泝流十餘里。綱之兵不

及分。而友之徒已有得濟者。遂舉登屯於辟店。縱兵擄掠焉。是月。宣撫處置使張浚自秦州退軍興州。

初。我兵既潰於富平。金人以所得陝西金幣。悉歸河東帥府。會張中孚、趙彬逆款於金。又知慕容洧叛。乃遂引兵而西走。秦鳳路馬步軍副總管吳玠自鳳翔走保大散關之東和尚原。權環慶經略使孫偓由隨順。途移司興州。簿書輜重。悉皆焚棄。浚聞敵入德順。金人至渭州。得我情實。乃入德順軍。浚聞敵入秦興。浚會

關入秦興。浚會金人至渭州。得我情實。乃入德順軍。浚聞敵入德順。途移司興州。簿書輜重。悉皆焚棄。浚

解圍江州。如能解圍。其張用當除正任觀察使。時德已爲允文所卻。而朝廷未知也。朝奉郎添差通判之出師也。檄辦公事朝請郎楊晟悖力言其不可。浚不從。晟悖乃求行邊。不隨幕下。及是來見浚。浚稍以諸事委之。晟悖言。金人必欲舉川、秦。然後歸國。不若引兵金、洋一帶。俟敵騎既去。然後收復川陝。事乃永定。浚雖不用其說。然已置陝西於度外矣。起復朝議大夫知興元府王庶亦來見浚。計事力陳保秦之策。衆議不同。庶請歸持餘服。浚之自鄜南歸也。將士皆散。惟親兵千餘人自隨。其屬官皆植。有建議當保夔州者。參議官劉子羽曰。議者可斬也。宣撫司豈可過興州一步。緊關陝之望。安全蜀之心。檄辦公事。朝奉郎添差通判興元府王庶亦來見浚。計事力陳保秦之策。衆議不同。庶請歸持餘服。浚之自鄜南歸也。將士皆散。惟親兵千餘人自隨。其屬官皆植。有建議當保夔

州者。參議官劉子羽曰。議者可斬也。宣撫司豈可過興州一步。緊關陝之望。安全蜀之心。檄辦公事。朝

亦言不當遠去。請築壘陽溝左右四關六屯。浚以爲然。乃劾吳璘、璘留蜀口。乃各引所部來會。凡十數萬人。軍勢復振。浚哀死問傷。錄善咎己。人心粗安。或謂吳玠宜移屯漢中。以保巴蜀。玠曰。敵不破我。正當輕進。吾在亦言不當遠去。請築壘陽溝左右四關六屯。浚以爲然。乃劾吳璘、璘留蜀口。乃各引所部來會。凡十數萬人。軍勢

敵騎四出。道阻不通。將士無所歸。忽聞劉子羽在近。宣撫司留蜀口。乃各引所部來會。凡十數萬人。軍勢

壁重兵下瞰雍、洛。懼吾乘虛襲其後。此保蜀良策也。諸將乃服。時玠在原。軍食不繼。風翔之民。感其德惠。相與夜負楚粟輸之。玠亦憐其遠意。厚賞以銀帛。民又益喜。敵終不能軍食。遣兵伏涇南。邀而殺之。又令保伍相坐。犯者皆死。而民益冒禁輸之。數年然後止。　中大夫致仕吳點卒。點、郿武人。與蔡京有舊。靈寶初。京弄柔其議移蹕饒、信間以討李成。乃遣球往饒、信州椿積錢糧。凡江湖川廣所輸上供、悉儲二郡。中書舍人胡交修曰。郡盜猶弧。天子自將。勝之不武。不勝貽天下笑。此將帥之責。何足以辱王師。中書舍人洪擬亦言。舍四通八達之郡。而趨偏方下邑。道里僻遠。非所以示恢復形勢。卑陋。不足以堅守禦。水道寒隘。非漕

敗。遂就招。此以紹興元年十月丁卯湖東安撫司所申增入。　盜王少八掠韶、惠州諸縣。奉議郎知惠州范濛捕其黨七十餘人誅之。此以紹興二年二月甲戌後進濛一官。廣東提刑司所奏增入。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四十

【建炎四年】十有二月己巳朔。輔臣進呈張浚與呂頤浩書。報將自蒲解兵曲折。初。頤浩在相府。遣諫官言近日臺諫尚循舊態。論事不切時務。浚報之曰。臺諫當規人主闕失。糾彈朝廷官邪。當使之容。但使主上曉其意。范宗尹言浚此論甚善。上稱美久之。

庚午。拱衛大夫和州防禦使張用等言。所部四十萬人。乞不分擘他處。願聽李允文節制。詔嘉獎。幸用等解圍江州。如能解圍。其張用當除正任觀察使。時德已爲允文所卻。而朝廷未知也。　朝奉郎添差通判福州宇文師瑗提舉福建路市舶。師瑗、盧中子。特錄之。　詔自今立春日賜百官春幡勝權免。僕遣事寧息如舊。　交趾郡王李乾德請入貢。詔卻之。

辛未。尚書屯田員外郎黃龜年行監察御史。龜年、永福人也。　龜部選名進在紹興元年正月癸酉。　詔廣支員外郎韓康速往饒州。所過州縣支糧。盡數刷別項椿管。應於江綱船不以容重。並令赴饒州岸下擺泊。先是李回、富直柔共議移蹕饒、信間以討李成。乃遣球往饒、信州椿積錢糧。凡江湖川廣所輸上供、悉儲二郡。中書舍人胡交修曰。郡盜猶弧。天子自將。勝之不武。不勝貽天下笑。此將帥之責。何足以辱王師。中書舍人洪擬亦言。舍四通八達之郡。而趨偏方下邑。道里僻遠。非所以示恢復形勢。卑陋。不足以堅守禦。水道寒隘。非漕

750

挽之便。輕裘二浙。失袤海之利。力上疏爭之。球璞之弟也。時上自海道還內。批取金以百計。絹以千計。銀以萬計。人官錙銖以爲貲。交修曰。予以取其富人主之柄也。即有賜。第詔有司奉行毋示人以私。上欣納。（熊克小歷以擬爲趙居郎。案日歷擬今年八月除中書舍人。克誤也。）　直祕閣知江州姚舜明陞直龍圖閣。武功大夫江州兵馬鈐轄劉紹先領忠州刺史。鎮守城之勞也。時舜明所薦迪功郎黃武、免解進士張定之持蠟書至行在。詔武改初等京秩。而定之爲迪功郎。是日。金左副元帥宗維命諸路州縣。同以是日大索南人及拘之於路。至癸酉罷籍。客戶拘之入官。至次年春盡。以籍索鎮之靈中。於耳上刺官字以誌之。散養民間。既而立價贖之。餘者驅之建翠及國以易馬。亦有賣於蒙古室韋高麗之城者。時金既立劉豫。復以密河爲界。宗維恐兩河陷沒。士庶非本土之人。逃歸豫地。故有是舉。小民出不意。父子夫婦。蓋城星散。哀號滿道。幷縱者甚衆。壽州初得客戶六十八人。而誤報六百八人。宗維不容訴。於是州官驅窮民孤旅四百五十人以充數。至則以例賣之。莫能辨也。先是中原士大夫爲宗維所掠。聚之雲中。至者無以自活。往往乞食於路。宗維見之。提其衆也。驅三千餘人坑之城外。（熊克小歷云。樂壽縣初得客戶六十八人。遂增張數。案是年秋金已陞樂壽縣爲壽州。今改定修入。）

壬申。大理少卿張誼行殿中侍御史。　御筆令孔彥舟移兵援江州。賜產舟戰袍金束帶銀鎖細甲。時趙復尚書考功員外郎宣撫處置使司主管機宜文字傅雱在彥舟軍中。因爲之用。乃亦進野二官爲朝散大夫。

癸酉。浙西安撫大使劉光世乞暫赴行在奏事。詔鎮江係控扼要害之地。方敵人對境。所賴措置防守。所乞難議施行。

丙子。以越州爲趙立醮祭作佛事。特較視朝一日。　閤門宣贊舍人建康府路安撫大使司統制軍馬韓世清爲池州岳馬鈐轄。

戊寅。宣撫處置使司參議官王以寧自長沙遣人獻馬四匹。又以一馬遣內侍馮益。益并其書上之。上諭輔臣曰。此豈士大夫所宜爲。范宗尹請以所進還之。李回曰。以寧以此窺朝廷。亦甚淺矣。守曰。以寧以此大夫。

癸酉。浙西安撫大使劉光世乞暫赴行在奏事。詔鎮江係控扼要害之地。方敵人對境。所賴措置防守。所乞難議施行。

丙子。以越州爲趙立醮祭作佛事。特較視朝一日。　閤門宣贊舍人建康府路安撫大使司統制軍馬韓世清爲池州岳馬鈐轄。

戊寅。宣撫處置使司參議官王以寧自長沙遣人獻馬四匹。又以一馬遣內侍馮益。益并其書上之。上諭輔臣曰。此豈士大夫所宜爲。范宗尹請以所進還之。李回曰。以寧以此窺朝廷。亦甚淺矣。守曰。以寧以此

實錄當末朱勝非所記上語。但不知在何年。謹案昭慈聖獻烏居以建炎元年至南京。二年在揚州。三年在越。四年在越。而后以紹興元年四月丁酉。史臣所記言語。有云建炎初。雖嘗下詔辨明。則必非元年二年事。故知爲此年不疑。今因述奉迎事之當末他書附生辰本日。

辛巳。尚書兵部侍郎兼權直學士院汪藻爲翰林學士。徽猷閣待制林遹復爲中書舍人。（熊克小歷、汪藻除翰林學士在明年五月。蓋因本院題名誤也。今從日歷。）　朝奉郎朱宗守大理少卿。宗始以僞禁斥。至是范宗尹薦用之。　承奉郎新知常州劉舉止改知衢州。　詔從增聽呂頤浩節制。頤浩請之也。　三省言。訪聞江西州縣。往往迫於軍興。應附馬進錢糧。詔禁止。遠者當駛官承行毋費。

癸未。朝散郎通判壽春府王據知壽春府。從政郎淮南西路安撫司主管機宜文字王大節爲宣議郎。通判府事。初。金將周金既去。據執守臣閤門宣贊舍人馬識遠械繫之。且上圖勍死事於朝。故有是命。據因爲惡言動衆。亡賴少年。相與取識遠殺之。（日歷、壽春府癸見葉振遠守臣馬識遠。而無行遣指揮。此以洪遵奏聖志所書修入。）　詔盱眙守倅並以三年爲任。

甲申。朝奉大夫新知州觀察使辛道宗爲樞密副都承旨。先是承旨司闕官。范宗尹擬用保靜軍承宣使提舉江州太平觀邢煥。起復右武大夫榮州防禦使同管幹省四方館閣門公事藍公佐、興道宗凡三人。除目上。上曰。朕不欲以戚里任朝廷官。道宗亦可。但不甚知兵。乃用道宗而罷煥命。下給事中陳戩不書錄黃。道中聞之。使所親語戩曰。富季申以附武故有今日。公第行之。必有以報。（此據汪輿來稿。富直柔狀修入。）　戩卽上奏。言右府本兵之地。所以號令諸將。今道宗之兄企宗。總禁旅之屯。以事征討於外。其弟永宗。總神武之衆。以制中軍於內。而使道宗出入機庭。親承密旨。豈無妨嫌。上不從。遂命御書右司員外郎趙子甕兼權給事中書讀行下。（命予甕在是月壬辰。今併書之。熊克小歷云。道宗時爲後軍都統制。案此時神武後軍統制乃陳思恭。爲之而辛永宗爲神武中軍統制。克悉誤舉。陞在顯謨閣。汝陽此除非隨自蜀集有制。閣案此時後者乃席益、胡交修洪擬三人。陝方罷版曹。未詳家居不知何以當此制也。）　直祕閣知越州陳汝錫以職事修

乙酉。詔臨江軍津遣宣教郎范撫赴行在。（撫已見去年九月。　癸酉權寧遠軍節度使孟忠厚從衛。提舉事務所屬官以事授州縣。爲忠厚所斥。及還。忠厚言襲擄任日。慢乞不推賞。遂慢之。乃上疏訟忠厚與太母共養淵聖皇帝之子藏之別室。上諭輔臣曰。朕事隆祐太皇。如子母之間。更無疑閒。藏證謗太后。安得有此。可送御史臺治其罪。范宗尹曰。陛下若坦然不疑。不若便行遣。上曰。所以送獄者。欲天下知其誣謗太后得罪。非以言罪人也。既恐追逮煩擾。可送一州編管。上又曰。英宗慈聖及哲廟宣仁。皆以人離間。故使疑謗上累兩朝。朕不得不懲。乃有是命。明年三月丁酉行遣。）

丙戌。同知樞密院事李回進呈諸路盜賊數。上謂回。卿意如何。回曰。臣意欲治數渠魁。當少戢。上曰。卿意甚善。朕吾赤子。豈可一一殺之。第治李成盜三兩人可矣。范宗尹曰。俟更數日江北探報稍定。使降車駕幸饒、信指揮。先遣韓世忠往。盜賊自須聽命。李回曰。臣所以屢告陛下移蹕者。蓋天威所臨。羣盜自然消服。當直柔曰。兵家貴先聲。亦須早降指揮。回曰。周虎臣乞降黃榜招撫。臣謂呂頤浩方失利。今若使降招

撫榜去。政恐賊笑爾。上曰。招撫須以大兵臨之。守曰。誠如聖諭。所以就招撫者。以我能制其死命故也。時遣太常博士周虎臣往頒浩軍前計事。而虎臣乞招撫。故執政及之。

庚寅。上與輔臣議改元。范宗尹曰。將來郊禮。除諸軍賞給及宣撫奏薦不可不興。其餘當一切從樞減省。參知政事張守曰。仁宗時給享禮。恐將來可遵用。降徽猷閣待制知鼎州沈晦爲集英殿修撰。提舉臨安府洞霄宮。以言者論晦妄用便宜指揮行事也。

辛卯。劉光世奏諜報敵不渡江。上謂大臣曰。朕當修人事以答天意。范宗尹曰。聖諭及此。天下幸甚。

乙未。神武右軍都統制張俊爲江南路招討使。進解江州之圍。且平羣盜事急速特許便宜。時李成乘金人殘亂之餘。據江、淮六七州。連兵數萬。有席捲東南之意。俊其徒多爲文書符讖。幻惑中外。朝廷患之。至是聞金人不渡江。上乃止。俊信之行。范宗尹因請大將討戮。故有是命。仍令前軍統制王瓊、後軍統制陳思恭、通泰鎮撫使岳飛皆屬俊。詔招討使位宣撫使下。制置使之上。著爲令。

丁酉。朝散郎措置福建兵民寨柵謝嚞言。范汝爲已就招。先是神武副軍都統制辛企宗駐鄧武軍。距城洞二百餘里。時遣兵攻賊。爲所敗。有從事郎施逵者。鄧武人。上舍高第。自潁昌府府學教授代還。以策干企宗。反爲賊游說。而本路監司亦以招安爲便。乃募國學內舍生葉招積往招之。至是授汝爲武翼郎。閤門祗候。充民兵都統領。其徒聚鐵最驍健。亦以爲忠翊郎。更名徹。招積補下州文學。而遣還承直郎。時汝爲慕得官。且懼大軍襲至。故聽命。然未肯散其徒。企宗駐軍鄧武軍。不能制。（張克小傳於此書就命副張爲民兵寨柵官。案無指揮編進路兵寨帥。日屬已於十月二十一日之克委設也。克又稱宰企宗爲福建制置使。亦誤。企宗除制置在明年二月己卯。）

是月。夏人攻西安州。平羌寨拔之。（曹林學士汪藻言。右者兩敵相持。所貴者機會。此勝負存亡之分也。金師既退。國家非特都金陵不可。而都金陵。非盡得淮南不可。淮南之地。金人決不能守。若劉豫經營不過留數萬人而已。蓋可驅而去也。淮南近經兵禍。民去本業。十室而九。其不耕之田。千里相望。流移之人。非朝夕可還。國家欲保淮南。勢須屯田。則此田皆可耕。臣愚以爲正二月間。可使遣劉光世或呂頤浩率所招安人馬。過江營建寨柵。使之分地而耕。既固行在。滁、濠、盱、泗。且清東西羣盜。此萬世一時也。疏奏。未克行。中興後言屯田者。蓋自此始。）（藻疏不得其時。今準兩朝綱目年末。）

是歲。行在大軍月費見錢五十餘萬緡。銀帛稱。蒙在外。而諸路發兵之費不與焉。（此項錢數。正月續書修入。宗室不繇導賜名者八人。宣撫處置使張浚命四川民戶歲輸激賞絹三十三萬匹有奇。侯邊事寧息即罷。四川田稅大約凡三百錢。令民輸一匹絹。隔成都、彭、漢、邛、蜀、永康六郡。自天聖間。官以三百錢市民間布一匹。民甚便之。其後不復予錢。而但取其布。民始以爲病。至是宣撫司歲俵陝西、河東北三路絹三十萬匹。令民輸其直以贍軍。西川匹爲十一千。東川匹爲十千。歲凡三百萬緡有奇。謂之絹估。又俵布絹七十萬匹。匹取其直三千。歲凡二百萬緡有奇。謂之布估云。（案絹估錢。自靖元初累減至二百二十七萬緡。紹興十六年十二月戊戌。絹估事紹興二十五年七月丙辰可參考。）

自浚人蜀。蓋起諸路常平坊場錢以贍軍。次科撥賞絹布。次則蠲起當平司積年本息和糴等米。次則對糴稅戶米。對糴者。謂如甲家歲輸米百斛。則又對糴百斛以備軍儲。蠲民始困矣。（此以劉晏漸減所蠲者。繫本月日。）（此以劉晏漸減所蠲者。繫本月日。）

紅巾賊屢犯均州。知武當縣秦議郎王煥率邑人保山寨。破軍大至。或勸之使遁。煥曰。使吾有此心。則不能與邑人爲此來矣。遂與一家俱死。後錄其家一人。（此據張約齋墓誌。但又以爲金人大舉搜山。則非也。此時均州諸監。乃李忠之徒。金人未嘗重。今刪改。令不牴牾。）

僞齊劉豫立。陳東、歐陽澈廟于歸德府。封東爲安義侯。澈爲全節侯。取張巡、許遠廟制。立爲雙廟以祠之。（此以方輿勝覽及澈史傳。時以紹興元年五月上書係以今年。僭立故事附此末。）

時國信副使宋汝爲自京師至東平。見豫。持頤指害與之勢。以忠義開陳禍福。使歸朝廷。豫竦而立曰。使人使豫自新南歸。人誰直我。獨不見張邦昌之事乎。業已至此。夫復何言。卻拘汝爲不遣。既而以汝爲本儒士。乃授通直郎。同知曹州。時豫又依金國法。鄉各爲寨。擇土豪爲寨將。兩丁籍一爲出戰軍。料糧器甲自備。民有酵酒罰豫云。汝何人。敢爲天子豫斬之。滄州進士邢希載上言。有大利害乞見。豫召入。希載請遣使密通江南。豫榜于市云。上國聞之。興生靈爲害非細。斬其首以令。

初。徹既閑待制洪皓與右武大夫婁瑋持命至太原。金令其陽曲縣主簿張維館伴。留數歲。金遇使人禮益削。是歲。始遣皓、瑋至雲中。時通問使朝奉郎王倫、閤門宣贊舍人朱弁已被拘。倫、皓因以金遣商人陳忠令密告兩宮。以本朝遣倫等來通問。於是二帝始知建炎中興之實。已而左副元帥宗維召皓等。遣官僞齎皓力辭不可。宗維怒。命赴士擁以下。執劍夾承之。皓不爲動。傍貴人嘖曰。此忠臣也。止劍士以曰。爲跪請。宗維怒少霽。途流遞於冷山。與假吏沈珍、隸卒丘德、黨超、張福、柯幸俱流遞。猶中國編氓也。雲中至冷山行兩月程。距金國二百餘里。地苦寒。四月草始生。八月而雪。士廩不滿百。皆右監軍希尹聚落。希尹使誨其八子。或二年不給衣食。盛夏至衣牸布。番課四隸採薪他山。皆久雪新蓋。至乞馬矢煨麵而食。（施克小傳附此事於三年末。恐誤。今從皓行述。）

瀘州騎射卒張仙謀殺安撫使蘇慶以叛。舉火焚倉庫。不克。伏誅。先是戍卒王全等十數人糾合爲亂。乘郡官端午泛江。乃舉兵。前一夕夜漏四鼓。大雨及明。能出郊。姦謀沮喪。遂就擒。騎射蓋元祐末所置。其額才四百人。全蓋宣和末京師所遣禁兵。號東士軍者是也。（此據江陽志。）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四十一

【紹興元年】 議大辛亥，金太宗天會九年，偽齊劉豫皇昌二年。 春正月己亥朔，上在越州。平旦，率百官遙拜二帝於行宮北門外，退御常朝殿，朝參官起居。自是朔望皆如之。 是日，改元紹興。德音降諸路，雜犯死罪以下，囚釋流以下，笞盜限一月出首自新，仍官其首領。令州縣存恤陣亡戰傷將士及奉使金國、與聚過軍前未還之家屬。今日已前倚閣租稅，一切除放。復賢良方正直言極諫科，令有司條具元祐黨籍臣僚未經褒贈人、吏、刑部限一月檢舉，自紹聖廢制科至是始因德音下禮部講求故事。然未有應者。 金人掠天水縣，時縣徙治檜林，承奉郎知縣事趙璧方受賀，忽敵騎三百突入，坐上縛璧及統領官雷震、主簿張昔以去。璧等不屈，皆殺之。璧，京兆人也。

辛丑，徽猷閣待制知臨安府李光移知洪州。光以事與浙西安撫大使劉光世有違言，光世請避光。上曰，朝廷方賴光世爲上流屏翰，然光區區數論事，意亦可佳。乃徙光江西。范宗尹因薦朝奉郎提舉江州太平觀孫覿有才，乃復覿龍圖閣待制、知臨安府。 李陵白雲集、光、覿二公皆陵所草，恐誤。 承事郎新知衢州劉寧止爲浙西安撫大使司參議官，劉光世請之也。

癸卯，上謂輔臣曰，張浚短於知人，所用多浮薄妄作，同知樞密院李回曰，浚之行，出于倉猝，以故不暇詳擇。上曰，用人豈可不審。 尚書禮部員外郎侯延慶爲范宗尹所薦，故辛用之。 起復朝散大夫樞密院計議官王俅，起復右武大夫榮州防禦使同管幹門公事藍公佐並罷。俅復子也，朝廷以其父死事，故錄之。而俅交結權貴，數與公佐謳歌燕飲。公佐與內侍康謂善，每至其直舍，縱飲大醉，博暮還家，頗漏泄禁中語。侍御史張延壽劾之，上令付出議罪。范宗尹請除俅大宗正丞，延壽言其不可，乃盡罷之，仍鎖公佐五官，黜監諸州市征。 沈與求論宗尹交結公佐事，中侍大夫本國軍承宣使帶御器械權同主管嚴衛司公事李質，辛卯，故事，橫行不赴官，以質嘗出劉之亂，與在外將帥協謀保護兩宮，特贈鎮東軍節度使，賜其家帛三百匹，錢五百千。 質官在此月辛酉，凡臣僚贈卒有本月日者，多案其月日，未見本日者，因遺表書，無遺表者，固致仕書之。 是日，始下詔罷狀，舒新鎮撫司副都統馬進，以其違主帥之令，抗拒官軍也，仍立賞格，許其徒自新。

甲辰，閤門宣贊舍人潘永思復爲帶御器械，以神武副軍都統制辛企宗言，永思嘗捕盜賊有功故也。

朝奉郎知州無爲軍鎮撫使趙霖復故官，爲朝請大夫。霖先以贓廢，至是特復之。

乙巳，權鄂州路副總管張用所部統領官孟振、王霖以其軍奔成導糜。先是安撫使李允文傳令點軍，或告以允文將殺用，用懼，命諸軍環甲而入。允文大駭，遽能手是其徒俱散。用獨與親軍二千居城中。

丙午，太常博士王居正試尚書禮部員外郎，宣教郎秦梓守屯田員外郎。 尚書刑部員外郎錢愍兼權江南路招討司隨軍轉運使。 中奉大夫李芾知建州。

丁未，晉者論大臣用人之際，當推其賢，不必以曾經臺除爲限。先是呂頤浩嘗國忠請謁者衆，乃揭榜省戶曰，來經臺除者，不得投牒來官。言者以爲如此則宜、政之間，倚權貴之門，趨取顯美者，皆在所收，豈無緒論。自重，不願爲人所知者，至今守其說而不變。其何以來天下之士。面濟艱難之業。疏奏，詔三省遵行。

戊申，神武右軍都統制江南路招討使張俊改江淮招討使，後數日，俊入辭，頗言李成兵衆。上曰，汝將全軍，設爲朕攻一郡若何。俊曰，臣朝至而夕入可也。上曰，成踞九江兩月不能下，則雖衆何能爲。俊大以爲然。上因謂俊，今日諸將獨汝來，皆立功。俊曰，臣何爲無功。上曰，如韓世忠擒苗傅、劉正彥，則功結顯著，卿殆不如。俊恐悚承命。俊將行，越州下賜邑根副長舟二千，載其軍家屬。言者以爲擾，乞能之，不從。 事見此月乙酉。

尚書省言，鄂道遠，請遣隸湖北，復江淮路爲江東西路，從帥司於鄂。 從帥於鄂，鼎入月庚長文改。 是日，馬進陷江州，守臣直龍圖閣沿江安撫使姚舜明棄城遁。時江州被圍僅百日，糧食皆盡，人相食，賊兵晝夜不息，兵馬副鈐轄劉紹先竭力捍禦，至是人皆倦困無鬬志。呂頤浩、楊惟忠、巨師古奉衆來救，爲進所敗，不得近城。城中亦不知官軍來援。舜明與紹先議棄城出奔，紹先乃縱火城中，乘喧鬬奪西門走瑞昌，舜明奪南門走南康。進引兵入城，大肆殺掠，日晚，有來綱到城下，泊於酒坊門下，始知城已破。城急解維放船下湖口，進遣賊黨追至湖口，遇頤浩之兵，面還。李成棄江州已陷，乃渡江入城，坐於州治，括寓客及郡縣官僅二百員，悉殺於庭下。端明殿學士王易簡與

其子資授單州團練副使寓皆死於亂兵有沿江安撫司統領官呂郛者能射一石三斗弓發無不中城初陷詣馬進降進喜成見之曰圍城久士卒多中箭死非郛邪遂殺之成揭榜訪人識認府獲生口人漸有生意皆作庵容以居寓靖康中嘗除尚書右丞

乙酉岳飛自江陰軍引兵之洪州飛行至徽州有訴北虜姚某驅擾者飛責之他日虜因馳馬射飛不中飛擒而殺之　金人犯揚州

辛亥參知政事謝克家充資政殿學士提舉臨安府洞霄宮克家引疾乞祠故有是命

壬子詔京官知縣並堂除內外侍從官限三日各舉可任縣令者二人犯贓逕坐又詔不歷縣令人勿除監司郎官不歷外任人勿爲侍從著爲永法於是從官有互舉其子爲縣令者而子又皆貪贓論者惜之

（何總舉監）不歷縣令不除監司郎官不經外任不除侍從（趙失舉之罰）按考課之條定內外更迭之法而命官之道得矣　詔明州作閤班直令殿前皇城司依舊於禁軍內安排

直龍圖閣知潭州向子諲移知鄂州主管荊湖東路安撫司公事後二日以湖南馬步軍副總管孔彥舟爲東湖副總管屯鄂州逢舟在潭州未去也　是日江西安撫大使朱勝非始領使事於新喻縣。此據勝非

八月四日所奏

癸丑曹成入漢陽軍成久屯三龍河時出兵攻德安府而李宏在鄂州軍皆乏食成率衆趨漢陽宏亦繼至權鄂州路副總管張用圍之率其親信二千餘人往城寧與孟振王林復合安撫使李允文遣使招成成曰若許人入城則秋毫不犯不爾當縱諸軍蹂踐之允文許諾遂自牢湖門入城出屯於東門之外漫岡被野接連不斷既而鄂州無糧食允文謂成曰可向南自求之於是成復有反意遂率衆如江西是日李敦仁圍建昌軍後半月乃解去

甲寅中書門下省言祖宗舊法在京官吏添給各有定限次數若不別行措置無以革冗濫之弊詔行在供職官吏除本身請受外添給等不得過三色有衮職人不得過四色如違計贓斷罪批勘官司不覺察者準此。此以紹興五年閏二月二十七日戶部戶申明壯修入

丙辰初許百司每旬休沐率執因奏事上曰一日休沐不至廢事使一月間措置得十事雖二十日休沐何害若無所施設雖窮夕何補也

丁巳賈授茂州別駕李彙復爲朝奉郎以敕赦也　是日江東安撫大使呂頤浩、江西副總管楊惟忠引兵趨江州先是神武前軍統制王瓊軍至饒州頤浩乃復進軍左蠡會頤浩又得閤門宣贊舍人崔增之衆萬餘軍勢稍振乃命瓊與增擊賊於湖口之南增大捷乘勢至江州城下而姚舜明已去矣於是李成遣其將鄧友自率新縣徑趨筠州

戊午戶部侍郎孟庾言兩浙路夏稅及和買紬絹一百六十萬餘匹半令輸價錢每匹兩千從之

己未中大夫知樞密院事宣撫處置使張浚特遷通奉大夫以出使日久纔捍大敵備著忠勞也　浙西安撫大使劉光世言自去臘至今招到女眞及簽軍共六百六十餘人乞補官詔補忠訓郎已下至效用甲頭內無姓人賜姓趙先是左監軍昌屯海陵光世知其衆久成念歸乃給金銀銅三色爲錢文曰招納信寶皆有使押字以爲信號獲敵人之解事者貨而不殺俾密示儕輩有欲歸附者過江執錢爲信而納之自是歸者不絕遂創立奇兵、赤心兩軍

庚申朝奉郎直顯謨閣宣撫處置使司參議官王以寧落職降三官責監袁州酒務以寧既爲孔彥舟所逐會監察御史韓璜使湖南還劾其擅命故繆之　銀青光祿大夫李綱提舉臨安府洞霄宮以綱有請也　詔趙善佐命元勳觀漢誦何宜訪其子孫錄用

辛酉手詔曰朕念太祖皇帝創業垂統德被萬世神祖詔封子孫一人爲安定郡王世世勿絕乃至宣和之末以太常、禮部各有所主依違不決使安定之封至今不舉朕甚惻之有司其上合襲封人名遵依故事施行是日輔臣進呈次上因論此事曰太祖功德如此世襲王爵宜不爲過范宗尹曰太祖得天下初定朕思得長君以撫之而授位太宗則其意專爲天下上曰朕固在潛邸入見淵聖皇帝舉川家人禮一日論及金人事臂奏曰京師甲士雖不少然皆游惰羸弱未嘗簡練敵人若來不敗卽潰耳陛下宜少避其鋒以保萬全淵聖皇帝曰朕爲祖宗守宗廟社稷勢不可動其後敵復犯京師朕在相州得淵聖親筆謂悔不用卿言是時近習小人爭言用兵獎惑聖聽殊不量力遂至今日之禍　奉迎神主提點所言。

今太廟寫州逐月薦新有非地產者請得以他物代充從之

癸亥樞密院奏福建民兵都統領范汝爲欲令賠辛企宗節制上曰事有本末卿等今日所措置者末也而未原其本福建僻陋盜賊蜂起得非首領不知省其疾苦乎其令監司帥臣各條上弭盜及便民利物之事朕當施行之　監察御史韓璜言臣諜聞使令將命湖外民間疾苦法當奏聞自江西至湖南無問郡縣與村落極目灰燼所至破殘十室九空詢其所以皆緣金人未到而潰敗散之兵先之金人既去而盜逐之師繼至官兵盜賊劫掠一同城市鄉村搜索殆遍盜賊既過瘡痍未蘇官吏不務安集而更加剝剩兵將所過縱暴而唯事誅求嗷嗷之聲比比皆是民心散畔不絕如絲此臣所欲告於陛下者然道中

伏讀改元德音，不赦盜，泣州縣情僞，陛下既已盡知，獨煩去苛恩意亦已備矣。臣惓惓餘忠，欲陛下誰信詔令，務在必行，詔比降德音，覃恤事件，州縣自宜悉意舉行，違者監察案劾，御史臺察之。　左武大夫京湖路提點刑獄公事權京城副留守趙倫既出奔，與權知唐州胡安中數奏金人動息，安中先以留守司之命，假授武德大夫京西南路提點刑獄公事，在唐州至是遣人來奏舉上嘉之，詔並進三官，仍賜敕書獎諭。　初，杜充之敗也，其中軍統制武議大夫馭進以所部去，朝廷聞進在通州，詔進以舟師赴行在，進，堅子也。見三年六月

甲子，通議大夫吳敏復觀文殿學士，知洪州，充荊湖東路兵馬鈐轄，初，向子諲既移鄂，遂以降授中散大夫新江南路都轉運使，湯東野知潭州，與子諲並命。會監察御史韓璜言：湖南困弊，宜遣重臣鎮守，敏時在廣西，范宗尹因薦用之。　直祕閣王淩明知建州，淩明初以軍變罷，至是復用之。

乙丑，荊南鎮撫使解潛言：臣所部正兵不滿二千，本鎮東鄰鄂渚，而安撫李允文生事害，而

取漢陽財物往湖南道過岳州，守將吳錫棄城去，竦精兵數千自益陽入郡州，舜臣時權州事，爲所逐，馬友、吳錫、魏舜臣事皆據趙甡之遺史參修。但未得本月日。案日曆友自紹興元年二月內供職，今年七月內方出知岳州，則友離漢陽必在行次岳州知郡吳錫先已去友逢權攝其地，狀以五月十六日到行在不知何時所進，然孔彥舟三月九日已焚潭州，則友離漢陽必在二月也。故因舜臣事附見遺史言允文以友爲湖南副總管而狀中乃云招捉公幹，今從之。熊克小曆，紹興元年春益陽有吳錫者，提兵七千屯本縣，告鄰州守臣魏舜臣乞糧不得，錫以兵逐鄰，舜臣棄而走，以胡安國與宰相書考之，錫破郡州在今年七月四日，疑是時舜臣攝守郴也。今併附此。

江州兵馬副鈐轄劉紹先以殘兵七百人赴朱勝非。是日，鄧友以數千人犯鼎州，守臣朝請郎王庭秀與鄂州統制官修武郎傅樞方共便閣，寇至，即棄官吏棄城走墨城縣。辛未，同知樞密院事李回言：士大夫自衢信來者，皆稱張俊軍行極整肅。上曰：朕亦聞之。犯軍律者已誅六七人矣。范宗尹曰：臣以薄奬其美，上曰：朕亦作詔勉之，立功，俊心忠謹，惟好官職，正當以此使之。張守曰：陛下深得御將之術。朝請大夫葉淙鄂復在龍陽，知洪州。是日，鄧友犯臨江，軍守臣朝奉大夫康倬遁去，江西安撫大使司統制官吳全以其軍夜犇新喻縣，倬、識子也。識，河南人，元帖閒引進使，於是朱勝非以兵少，

自新喻南去，取兵於吉州。

壬申，初定每歲祭天地社稷，如奏告之禮，用權工部侍郎許翰言也。詳見去年十一月甲辰。

癸酉，詔張浚措置津發四川上供金帛赴行在，自沿江宣撫司上供悉爲截留，以備軍食，至是戶部以將行大禮，及行在急闕爲言，故有是命，然川、陝用度繁，截留如故。日曆不載此今以紹興二年四月二十二日戶部申明狀修入。詔江湖、福建路憲臣遍詣所部刻剔，應干合起金銀窠帛赴行在，亦以將行大禮也。故朝奉大夫呂希純追復寶文閣待制，希純、公著第三子，元祐中書舍人。藍田呂氏譜待制以上第二十四人，知鄂州安置。新除襄鄧隨鄂鎮撫使桑仲始受命，是日以其都統制崔明知鄂州，崔明申省狀云紹興元年二月六日准桑仲差知鄂州。初，仲在京西，連跨數州，無糧食，人相啗，又數爲金州人所敗，欲引衆北去，至是次襲陽縣，始被鎮撫使之命，遂還襄陽駐軍。文林郎金房安撫司幹辦公事晉城續毅獻書於宣撫處置使張浚曰：淳安守鄧州，披荊棘，保孤壘，歷載大盜，奉朝廷法令，隱然若一長城，竹不得鎮撫使，而仲乃得之，是獎亂也。朝廷在遠，未詳仲凶逆之狀，不然，豈有棄四郡數千里之百姓，委之餓虎之喙乎。今仲連敗衄於安康，此正天亡之時，若使兗併力勦除，稍申國威，而以鎮撫使命兗，則忠義知勸，盜賊少戢，襄陽爲朝廷基本，利害甚大，粗公豈可不從權易置，浚深嘉毅言，而不能用。鄂州新遭寇成之後，百室無一二存者，仲俾崔明領兵二千守之，明、鄂郡人，爲邏鋪曹司，有膂力，善戰而敢殺，鄂與德安接壤，鎮撫使陳規聲其通船運，每以恩信結之，明自是與規通好不絕。

鄂與德安通好不絕，蓋結之以恩者，實所以開明之開仲也。案日曆，撫使桑仲差知鄂州，不云嘗受朝命，行狀誤也。趙甡之遺史云明在鄂與德安通，嘗陳叔亦嘉其通船路，此言有理，今從之。

甲戌，詔江淮招討使張俊速往措置，以降授中散大夫提舉臨安府洞霄宮湯東野爲本司參謀官，朝廷始聞江州失守，故有是命。

丙子，臨安府觀察推官沈長卿、監都稅院沈震、陳祖安、司理參軍葉義問並勒停，時長卿等上書論范宗尹過失，詔責以中傷大臣，力肆誣毀，露章臺省，搖動衆情，此而不懲，爲忠滋大，宗尹抗疏爲請，後四日乃寢其命。長卿、烏程人，祖安、崑縣人，義問、壽昌人也。盧襄鎮撫使李侔之被執也，其統制軍馬武顯郎閤門宣贊舍人高彥以所部走廣德軍，至是就招，赴行在，詔以其衆隸神武左軍。紹左軍在此月癸巳。

戊寅，詔禮部、御史臺、太常寺條具明堂合行事件申尚書省，時上以當行大禮，命近臣議之，參知政事張守欲行稍變禮，禮部尚書秦檜建言：頃歲渡江，多祀儀物，散失殆盡，宗廟行事，登樓肆赦，不可悉行，至於稍變，又不及天地，惟宗廟明堂，似乎簡易，苟採先儒之說，而畧其嚴父之文，志在饗帝，而不拘於制度之末，尚可或舉，議遂定。詔自今盜賊，令州縣極力措置，毋得申奏，陳乞及招便時，劉甫賊余汝霖、余勝己卯，日中有黑子。淮康軍承宣使神武副軍都統制辛企宗爲福建路制置使，招安川知鄂州高衛奏也。等作亂，補臣欲假辛企宗事權，故有是命。

辛巳，禮部尚書兼侍讀秦檜參知政事，龍圖閣待制孫覿時知臨安府，以啟賀檜有曰：盡室航海，復還中州，四方傳聞，咸弭交下，漢蘇武節旄盡落，止得剛國；唐杜甫廡鞾入見，乃拜拾遺，未有如公，獨參大政，檜以爲譏己，始大怒之。徽猷閣待制知建康府趙嘏提舉臨安府洞霄宮，嘏提舉臨安府洞霄宮，從所請也。初，張

壬午，延福宮使奉國軍承宣使入內內侍省都知提舉禁衛董愍提舉臨安府洞霄宮，愍奉舟船至通州，過揚海壖，欲出海復歸山東，水阻不得去，槩遂入通州，糧日盡，取人錢鬻以食，民之得脫者無幾。是日，日中黑子消伏。翌日，范宗尹進呈，因言故事，當避殿減膳，今人情危懼之際，恐不可以虛文拘動，萃德望，陛下修德以消弭之，臣等輔政無狀，義當罷免。上曰：日爲大陽，人主之象，豈關卿等。惟在君臣同心，行安民利物實事，庶幾天變不至爲災也。詔廣支貝外郎韓球所刷饒、信州錢糧，除應副張俊軍需外，並發赴行在，時已罷修蹕之議，故有是旨。

癸未，詔以季秋大饗明堂，江淮招討司隨軍轉運使僉至言：大敵在前，國勢不力，請停大饗，以其費佐軍，仍督諸將分道攻守，以銷在天之靈。繼志述事，莫大於此，至、恫遹人也。刑部尚書胡直孺建議：大夫黎確言，福建盜起，本於科斂誅剝，民不堪命，今自范汝爲以下，官者一二百人，而衆萬衆於建安。辛企宗坐視而不能制，謝夔順從而不敢違，建、郤之間，雞犬一空，橫屍滿道，遠近謂之謝、范而不敢名。都德安公欲以恩信結之，因奏明知鄂州，仍議加美名，朝廷從之，自是其無生理，殆亦可見。願稍分汝爲之兼，以翦其勢，擇官吏信厚練達閒人素所畏愛，如梁澤民、張穆、李芾翻委以一路之寄，汝牧守之無狀者，權免二年科配，使商旦等從之，翻得盡於民，非小補也。詔企宗、舜放

散汝爲下見團結人兵又詔民兵願歸農者許自便汝爲不聽命又詔在此月丙戌

甲申詔神武前軍統制王瓊依舊鄱江東安撫大使呂頤浩使喚與江淮招討使張俊大軍犄角討捕馬進等賊用頤浩請也頤浩又乞俟俊至江東令與臣約日於饒州或本路其他州縣會合計議從之　朝奉大夫鄭望之復集英殿修撰　詔自今郡守在任改移並俟新官合符方得離任二年十月癸酉改

乙酉江西安撫大使朱勝非言方今兵患有三曰金人曰土賊曰游寇金人自冬涉春不聞南渡所謂游寇者皆江北劇賊自去秋以來聚於東南所謂土賊者二年以來爲害日大原其實情而似有可矜南人資產素薄比年科率頻重願特降寬詔稍蠲苛擾案賊吏之尤重者舉行祖宗顯戮之典以慰疲民疏奏詔諸路憲臣詰諸州之科率者餘俟已降德音施行時勝非又論東西盜賊則欲招撫西北劇寇則命之以官使流離北人各得其所汰被俘老弱與不從軍者置其精銳使散處諸軍如此當不復爲患至於江西土寇皆因朝廷號令無定橫斂不一名色既多貧民不能生以至爲寇臣自桂嶺而來入衡州界有屋無人入潭州界有屋無壁入袁州界則人屋俱無良民無辜情實可憫陛下自降寬詔擇其首領與補官收隸軍籍而散遣其徒使民還業則江西之亂可指日平也不然則爲盜者日衆勢必南軼湖南二廣皆不得安矣先是勝非被命宣撫江湖三路首訪民瘼皆云正稅之外科條繁重乃令民間陳其色目稅米一斛有輸及五六斛稅錢一千有輸及七八千者如所謂和糴米與所輸正稅等而未嘗支錢佗皆類此勝非因論及其事疏累萬餘言范宗尹當國既未嘗歷州縣不知民間疾苦又惡聞弊事摘勝非所奏十去七八盡旨依已降赦令而已案勝非此疏令見於日錄者凡一百五十字其節略多矣時勝非在吉州有兵纔數千亦非精銳故未能之鎮

丙戌復祕書省仍詔豎少不並置置承郎、著佐各一員校書郎、正字各二員范宗尹嘗因奏事言無史官誠朝廷闕典遂是復置　有崔紹祖者爲金人所掠自南京逃歸詐稱越王次子保信軍承宣使受上皇蠟詔爲天下兵馬大元帥與師取陷沒州郡是日至壽春府和州鎮撫使趙霖以聞詔文字不得奉行召皇姪赴行在　霖是月辛卯癸巳三月辛亥得旨召赴行在今併書之十月戊子行遣張相記歷陽死事及王亭乞表甄獎皆稱陽元帥趙不復並稱紹祖七月丙午初赴獄時自稱趙故也紹祖九月乙卯因御史臺檢法官妄致復審開稱所詔不實移御史獄方招當考

戊子執政奏事范宗尹問隆祐皇太后聖體上曰昨有少虛風證脫旦寒未嘗敢離側已三夕不解衣宿頓減矣

己丑詔湖南馬步軍副總管孔彥舟與呂頤浩、張俊會兵討李成頤浩聞彥舟欲自袁州引兵之江西故有是請先是上親筆命彥舟解圍江州彥舟不奉詔而上疏論成分鎮之初不能安分越境侵漁以希孟啓春申之事以臣料之其敗有三然闖之急則禍結而民不安圍之緩則怨集而衆必離蓋湖南見有劉

忠、張用之徒環列境上若舍近而求遠恐九江之圍未解而先失湖南湖南既失二廣必危非計之得者也遂以所遣成曾進呈然彥舟實不欲擊成故爲之游說詔彥舟分兵聽向子諲節制親領大兵赴江西毋失機會

庚寅張浚奏本司都統制曲端自聞吳玠兵馬到鄜坐擁重兵更不遣兵策應已資海州團練使副萬州安置詔依已行事理初浚自富平敗歸始思端及王庶之言可用庶時以朝議大夫持母喪居蜀乃併召之庶地近先至力陳撫秦保蜀之策勸浚收熙河秦鳳兵據關隘以爲後圖浚不納求終制不許乃特授參議官浚徐念端與庶必不相容暨端至半道但復其官移恭州宣撫處置使司主管機宜文字楊斌素與庶厚知庶怨端深乃盛言端反以求合又盧端復用謂端反有實迹者十又言端客趙彬楊楠鳳州欲以兵迎之秦鳳副總管吳玠亦懼端嚴明請端不已庶因言於浚曰端有反心久矣盍釜圖之脅蜀人多上書爲端訟冤浚亦畏其得衆心始有殺端意矣此以王之蔓引事記道性證史實士民習口用兵據參修

辛卯尚書右司員外郎王俁知邛州俁初除閿州未行復改官都司題名俁以二月由知平州而日錄不見除閿之日但於此日書改除故繫於此　左武大夫秀州防禦使陳剛中同主管閶門公事剛中、浙人父彥本日者以棺倖薦至大官言者以爲法當討論遂寢其命

壬辰朝散郎新除尚書工部員外郎廖剛爲福建路提點刑獄公事先是順昌盜余汝霖作亂剽道使招降之會本路提點刑獄公事陳楠請奉祠詔楠主管江州太平觀而剛有是命剛、延平人也楠得罪在庶寅今臨書之

大夫秀州防禦使陳剛中同主管閶門公事剛中、浙人父彥本日者以棺倖薦至大官言者以爲法當討論遂寢其命

壬辰朝散郎新除尚書工部員外郎廖剛爲福建路提點刑獄公事先是順昌盜余汝霖作亂剽道使招降之會本路提點刑獄公事陳楠請奉祠詔楠主管江州太平觀而剛有是命剛、延平人也楠得罪在庶寅今臨書之

宣義郎新知太宗正丞呂抗提舉荊湖東路茶鹽公事抗頤浩子初見建炎三年三月　是日雨雹

癸巳詔侍從臺諫條具保民弭盜遏敵患生財之策翰林學士汪藻撰克小麻作癸部侍郎兼權直學士院蓋誤藻去年十二月已除學士　上厭將三說一曰示之以法二曰運之以權三曰別之以分大略謂諸將過失不可不治今陛下對大臣不過數刻而諸將皆得出入禁中是大臣見陛下有時而諸將無時也道路流傳難謂陛下進退人材諸將畏焉又廟堂者具瞻之地大臣爲天子立政事以令四方者也今諸將率驟謁徑至便衣密坐視大臣如僚友百端營求期於必得朝廷豈不自卑哉祖宗時三衙見大臣必執笏趨庭揖而退蓋等威之嚴乃足相制又遣將出師詔侍從集議者所以博衆人之見今則諸將在焉且諸將聽命者也乃使之預謀彼既各售其說則利於公不利於私者必不以爲可行便於己不便於國者必不以爲可地難矣自今諸將當律以朝儀毋數燕見其至政事堂亦有祖宗故事且無使參議論之餘則分既正而可賓其功是三說果行則足以馭諸將矣何難乎弭盜何憂乎遏敵哉若夫理財則民窮至骨臣願陛下毋以生財爲言也今國家所有不過數十州所謂生者必生於此數十州之民何以堪之惟痛加裁損庶乎其可耳外之可損者軍中之冒請內之可損者禁中之泛取今軍中非戰士者舉三分之二有詭名而

請者，則挾數人之名有使臣而請者，則一使臣之俸，兼十戰士之費，有惜補而請者，則便支糜祿，興命官一同，閒岳飛軍中如此者數百人，州縣懼於憑陵，莫敢呵詰，其濫冗之物，可勝計哉。臣竊觀禁中有時須索，而戶部錢絹以萬計，禮部度牒以百計者，月有進焉。人主用財，須要有名，而使有司興閒，至於度牒，則以虛名而權實利，以濟軍興之用，誠非小補，幸無以方寸之紙，揖以予人，而不知惜也。然臣復有私憂過計者，自古以兵權屬人，久未有不爲患者，蓋予之至易，收之至難，不早圖之，後悔無及。國家以三衙管軍，而出一兵必待密院之符，祖宗於茲，蓋有深意。今諸將之驕，樞密院已不能制，臣恐賊平之後，方勞聖慮。自古偏霸之國，提兵者未嘗乏人，豈以四海之大，而寥寥如此，意者偏裨十餘人，各授以兵數千，而屬御前，而不隸諸將，合爲數萬，以漸銷諸將之權。此萬世計也。給事中陳戩言：今日之計，當省徭薄賦，致本厚生，先以保民，然後聰諸將，合爲數萬，以漸銷諸將之之而不得伸，備謂宜精擇偏裨十餘人，各授以兵數千，而屬御前，而不隸諸將，合爲數萬，以漸銷諸將之權。此萬世計也。給事中陳戩言：今日之計，當省徭薄賦，致本厚生，先以保民，然後聰諸將，合爲數萬，以漸銷諸將之流，據形勢，悉儉節用，最入爲出，斥內藏之藏，以歸太府，此弭盜邊敵生財之策也。中書舍人胡交修言：盜賊之起，惟其飢凍無聊，日與死迫，然後棄而爲之，陛下哀憫無辜，詔許自新，官無急征暴斂，而俾安其故，盜賊之起，惟其飢凍無聊，日與死迫，然後棄而爲之，陛下哀憫無辜，詔許自新，官無急征暴斂，而俾安其故，稅不時之需，無名之斂，始無虛日，所以去而爲盜，今國中之盜不可緩，宜求所以消之，江西之盜不可急，宜求所以滅之，夫豐財者政事之本，而節用又豐財之本，是時諸將中劉光世尤橫，故汪藻有是言，藻嘗奉使金人劫降之，趙彬引敵圍夔陽，守將楊可弁堅守不降，五略陷，秦鳳經略使孫渥收本路兵保鳳州，高下種植，而無廢壞，男女耕織，而無懈人，殺虜不可勝用，則盜弭矣。既傳諸將皆忿，有令門下作論以武文臣者，其略曰：今日誤國者皆文臣，自蔡京壞亂紀綱，王黼收復燕、雲之後，執政侍從以下，持節則褒節，守城則棄城，建議者執講和之論，奉使者特割地之說，提兵勤王則潰散，防河拒險則逃遁，自金人深入中原，蹂踐京東、西、淮南之地，爲王臣而棄地棄民，誤國敗事者，皆文臣也，閒有竭節死難，當橫潰之衝者，皆武臣也，又其甚也，張邦昌爲僞楚，劉豫爲僞齊，非文臣誰敢當之，自此文武二途，若冰炭之不合矣。詔中大夫直龍圖閣姚舜明、武功大夫中州刺史劉紹先並勒停，令大夫守節死義者甚衆，隨州既失守，朝請郎知州事劉化源不肯降，敵使人守之，不得死，遂驅入河北，販賣蔬果，隱民閒者十年，終不屈辱。奉議郎通判原州米璞亦杜門謝病，卒不受汚。化源、璞、世家耀州，西人皆敬之。敵入鳳翔，乘議郎權知扶風縣康傑與敵將馮宣戰，宣愛而欲招之，傑責曰：吾今也當死於陣，不能死於敵，宣殺之。忠翊郎知天興縣李仲爲敵所圍，堅守不下，城既陷，仲曰：吾豈使敵殺我，遂自殺。時慶陽圍急，成忠郎盧大受欲會合軍民，收復邠、寧二州，解慶陽之圍，爲人所告，送寧州獄，論死，敦武郎秦州定西寨都監兼知寨鄧湍爲敵所攻，祖惜而戰，及城破，自剄不死，金人高其節，亦弗害也。是時守令以城下者，敵僞皆因而命之，文林郎知彭陽縣李喆獨不降，與北民移治境上，僞命執之以獻，欲官之，凡三辭，大夫守節死義者甚衆，隨州既失守，朝請郎知州事劉化源不肯降，敵使人守之，不得死，遂驅入河北，販賣蔬果，隱民閒者十年，終不屈辱。奉議郎通判原州米璞亦杜門謝病，卒不受汚。化源、璞、世家耀州，西人皆敬之。敵入鳳翔，乘議郎權知扶風縣康傑與敵將馮宣戰，宣愛而欲招之，傑責曰：吾今也當死於陣，不能死於敵，宣殺之。忠翊郎知天興縣李仲爲敵所圍，堅守不下，城既陷，仲曰：吾豈使敵殺我，遂自殺。時慶陽圍急，成忠郎盧大受欲會合軍民，收復邠、寧二州，解慶陽之圍，爲人所告，送寧州獄，論死，敦武郎秦州定西寨都監兼知寨鄧湍爲敵所攻，祖惜而戰，及城破，自剄不死，金人高其節，亦弗害也。是時守令以城下者，敵僞皆因而命之，文林郎知彭陽縣李喆獨不降，與北民移治境上，僞命執之以獻，欲官之，凡三辭，以其牒遠之，有武功大夫其後金人以爲歸附，命爲偏裨，郎喆言於所司曰：元係捕獲，不敢受歸附之賞，以知環州安寨寨田敢者，嘗得太祖御容，欲開行南歸，以獻，事泄，杖之死，其後武功大夫秦鳳路兵馬都監劉宜以蠟書密遣人與吳玠相結，且率僞將任撰等以所部歸朝，約日以定，有告之者，取宜縣壁之，其家屬配曹州，豫又升渭州爲平涼府，去慶陽、延安府名，復舊州名，即以叛將張中孚守平涼府，中孚守秦州，遷陝西節制使兼兵馬都統，中孚及李彥琪自臨洮管中，劉錡以爲趙彬守慶州，蔡咨守環州，後中孚棄邊，陝西節制使兼兵馬都統，中孚及李彥琪自臨洮管中，劉錡以爲將而叛。

劉軍馬，遂離金人，至宿州，取到戶部關印，盡申奏之，詔吉凶今從流史。是日，雪。

乙未，直秘閣新江西轉運判官張頴移廣西路，以其母吉氏有病，特使之也。頴，孝純子，已見。朝奉大夫趙士諒知岳州，朝廷聞吳錫已去，故遣士諒爲守。言者請郡國經兵火處，更從丁產賦稅薄書，期以半歲，從之。

丙申，復詔諸路提刑司類省試，於是川陝宣撫處置使張浚始以便宜合川、陝舉人即置司類省試，自是行之至今。二年六月癸卯，始降旨就宜司類古試，然究小異自此始，盡飜楊希仲編在此年，方試時未嘗降旨也。

丁酉，宣教郎范寥除名，潮州編管。坐誣謗孟忠厚且及太母也。事見去年十二月乙酉。

是月，降授朝請大夫守中書舍人致仕李公彥卒，年五十三。初，金人至德順軍，經略使劉錫遁去，金人以兵少，不敢由秦亭，聲言分三道而犯沿邊以掠，熙、秦多馬，金人駐兵搜取無遺，馬步軍副總管中亮大夫同州觀察使劉惟輔將遁去，顧熙州尚有積粟，恐敵因之以守，急出悉焚之，敵追及，所都皆走，惟輔與親信數百匿山寺中，遣人詣夏國求附，夏國不受，其親信趙某詣金軍降，金執惟輔，誘之百方，終不言，怒捽以出，惟輔奮首顧坐上客曰：國家不負汝，一旦遂附賊邪，即閉口死不復言。第六將韓青者，閉行從惟輔爲敵所擒，爲敵不降而死。統制官等遂以熙河降，知閿州董谷寨高子儒聞惟輔尚存，固守以待，及城陷，先刃其家而後死。子儒，狄道人也。金人既略熙河地，遂引歸，李彥琪在古原州，張中孚及其弟中彥導金人劫降之，趙彬引敵圍夔陽，守將楊可弁堅守不降，五略陷，秦鳳經略使孫渥收本路兵保鳳州，統領官關師古收熙河兵保鞏州，左副元帥宗維既得關中地，遂悉革以予僞齊。陝西金陷，不見本月日，驟克小異於此實四年十一月末。關陝之陷也，士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四十三

【紹興元年】三月戊戌朔、詔海州淮陽軍兵馬鈐轄李進彥、武義大夫耿進各以所部舟師聽呂頤浩節制。時並以爲江東安撫大使司統制官。進預此月丙午除。自駐蹕南京以來、軍士日給食錢、比數十日一犒。逾彥以乙卯除。頤浩始用舊法、案月支糧及料錢、於是增設、前是水軍統制官崔增以其衆萬有千二百人降於呂頤浩、頤浩以一軍月費錢四萬四百緡、米七千五百斛、視五軍所給、月省萬五千餘緡。錄奧頤浩以是日奏到。

庚子、殿中侍御史章誼權侍御史。右文殿修撰知平江府胡松年以嘗爲潛邸事官、復徽猷閣待制。宣撫處置使張浚以富平失律、上疏待罪。壬寅、上謂輔臣曰、浚放罪詔宜早降。因言浚用曲端、趙哲、劉錫、後見其過、即重譴之。浚未有失、安可罷也。同知樞密院事李回曰、須得勝浚者乃可易。上曰、有才而能辦事者固不少、若孜孜爲國、無如浚。亦有人言其過、朕皆不聽。浚乃得安。　中散大夫魏湜貶秩一等、以言者論其聚斂害民也。湜守饒州、無善狀。范宗尹用爲江南東路轉運判官、未上、諫官劾其盜用修城錢十餘萬、乃罷之。令提刑司覈實、後本司言湜以修城之故、令民戶有稅一錢者輸四錢、凡得十七萬緡、其出納之籍、或不可考、乃命轉運司治其罪、後亦寢。此爲沈與求劾范宗尹第十五事、據除監司及罷知日麻全不載、但於此日書降官、亦無言屬令以諫官及權利司檢究、貶竄入閩得旨治罪在今日書之而此日又書上語甚詳、今附丙午條之。

年五月戊午
今年進書之

癸卯、承議郎浙西安撫大使司參議官劉寧止爲兩浙轉運副使。時劉光世遣直祕閣本司主管機宜文字范正輿來奏事、即以正輿代爲參議官。翌日、御筆遣正輿直徽猷閣、賜三品服、遣還鎮。　資受祕書少監、劉珏皆許自便。

甲辰、直龍圖閣、權發遣轉運判官晁謙之具止盜利害、請擇令尉能免行錢、糴米賑濟、減殘破縣分上供銀。上論輔臣曰、居所奏切中時病、皆可施行。上因言、朕每日五更初盥櫛、諸處奏報、比明所覽略盡、乃出視朝。盜上勤政如此、群臣萬一不及、直祕閣程俱試祕書少監。　直祕閣知信州吳表臣爲尚書司勳員外郎。

降授右武大夫和州防禦使永州居住馬擴許自便。　武功郎和州無爲軍軍馬鈐轄王亨知歷州。限一月之任。既而鎮撫使趙鼎論其執李伸之功、乃以亨爲閤門宣贊舍人。亨除閤職在五月乙巳今併書之

乙巳、武德大夫光州刺史暫成爲武功大夫榮州團練使、知郢州。武德大夫吉州刺史閤門宣贊舍人李宏爲武功大夫貴州團練使、知復州。先是有詔、悕李允文而允文奏以張用、曹成、李宏、馬友人馬未能交割爲詞、留鄂州不去。朝廷聞成、宏在郢、復開以就命之、且令勿受允文節制。於是成已引兵之湖南而行在未知也。　承奉郎張汝舟特遷一官、往池州措置軍期事務。　承節郎王悅道爲閤門祇候、以其父繼先診視太母有勞也。　詔孟忠厚母福國太夫人李氏特贈兩國太夫人。　福建制置使辛企宗言李敦仁引兵犯汀州寧化、清流二縣。

丙午、責授定國軍節度副使王宗濋復忠州團練使、以赦敍也。輔臣進呈上曰、宗濋自可用。但嚮時用非所宜。雖嚴里不當管軍、然此淵聖皇帝外家、宜與敍復。張守曰、祖宗時亦有戚里管軍者。上曰、要是擇材。只今諸戚里豈能管軍。范宗尹曰、誠如聖訓。日曆宗濋敍官於二月九日丙子、三月九日丙午、詔以京畿第二將兵千人隸神武中軍用統制官辛永宗請也。於是中軍凡六千人。　直祕閣提舉淮東茶鹽公事曹伯達知梧州。時李冬至二叛於宜章、守臣直祕閣衛琪公孔端友不能制、故更遣伯達而命端友奉祠。端友初見虜寇既於今年三月戊戌奏勘會李冬至二等作過、知州孔端友全無措置、已降指揮與宮祠、而六月戊寅戊子又兩奏端友乞宮祠、奉旨主管洪州玉隆觀、若端友本就受而自請、似日曆不應重疊書之耳。　朝奉郎蘇簡監都進奏院、簡、楹孫也。　金師還自熙河、至弓門寨、巡檢王琦禦之、金立招降旗榜、改皇昌年號、衆皆拜。琦獨不屈、爲知平涼府張中彥執而殺之。　是日、孔彥舟焚潭州。初、彥舟既據長沙、而東湖安撫使向子諲在衡州之安仁、不能進。會馬友自江北趨潭、子諲欲得人以利害說友令受招。時戶部員外郎致仕上蔡賀允中適寓郡境、乃爲子諲見友、說之曰、宋祚更興、足下宜自立功名。何自棄於此、自古有盜賊而善終者乎。友心動改容、謝丈中至是彥舟爲友所逼、遂焚潭州、大掠公私之財而去、引其兵趨衡州。彥舟焚潭州、在閏月日趙甡之遺史在今月日書之。

年二月令以紹興元年四月十三日權密院奏對擬機狀參修

戊申以西京統制官韓京、元用並權權密院準備將領。聽張浚節制。京、用本王以寧部曲。京有兵三千馬數百。皆精銳。以寧既逝。京用駐衡之茶陵。故有是命。起復江淮發運使權邦彥自饒州讓六宮至行在。已酉。授昭化軍節度副使王安中復中大夫。安中以開邊故。自靖康初遣謫至是復之。閤門奏職事官被旨兼權職任者。其朝參立班。並乞權依正官儀。罷日依舊。侍從官權職高者。止立舊班。從之。給事中陳戩援舊例駁之。乃止。

庚戌江淮招討使張俊復鄆州。初。俊引兵至豫章。而李成在江州。其將馬進在鄆州。皆不進。俊喜曰。我已得洪州。破賊必矣。乃復斂兵若無人者。金鼓不動。令將士登城者斬。居月餘。進以大書文牒使來索戰。俊復細書答狀以驕之。又命神武前軍統制王瓊閱水軍於江中。賊勢方強。謂俊爲怯戰。俊諜知賊稍怠。乃議行。諸將請分道擊賊。中部統制官楊沂中曰。兵分則力弱。通泰鎮撫使岳飛請自爲先鋒。沂中由上流徑絕生米渡出賊不意。遇其先鋒擊破之。乘勝造舟。前一日至鄆州。進出軍背鄆河先守要地。沂中語俊曰。彼衆我寡。當以騎勝。願以騎見屬。公率步兵當其前。沂中乃將騎數千。與神武後軍統制陳思恭分爲兩道。同出山後。嶮陣以出。壓擊至午。精騎自山馳下。賊駭亂退走。大敗之。俘獲八千。明日又戰。俊疑北復叛。令思恭夜殪之。旗兒小旗云俘獲數萬。蓋以其太衆。且疑復叛。是夕。令思恭夜殪之。日曆戰上語云殺降卒八千。趙姓之譜此亦云賊退走死者數萬人。俘八千人。野記盛說。今不取　進力不支。乃遁。俊遂復鄆州。臨江軍馬進至南康。遇統制官王師古失利。進復還江州。與成會。俊整兵追之。旗兒小曆書此事皆誤

舊本日。但於三月已未建炎至日併書之。案趙姓之譜史及俊所申。俊實於三月乙丑乃復江州。日曆二十二日乙未進呈張俊捷報。不言其詳。當是復鄆州捷報而克於此遂書復江州及追李成於瞻州皆誤也。今各附見本日

辛亥。武寧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浙西安撫大使兼知鎮江府劉光世兼淮南京東路宣撫使。揚州置司。尚書省言。金已渡淮而鎮、揚等州未盡有人鎮守。舒、蘄盜賊盤踞。又春耕是時。百姓未能復業。田畝荒閑。宜措置屯田。以足兵食。仝精忠望大臣措置。故有是命。光世迄不行。

復右文殿修撰、承事郎陳正由主管官告院。正由、璹子也。詔鑒源縣進士胡舉海免文解一次。舉海上書論事。上令赴都堂審察而有是命。

壬子。朝奉郎通判泰州馬尚就差知泰州。招諭軍民歸業。並興鹽場等事。先是張榮在通州。以地勢不利。乃引舟入縮頭湖。作水寨以守。金右監軍昌在泰州。謀久駐之計。至是以舟師犯榮水寨。榮亦出數十舟戰。兵迎敵。望金人戰艦在前。榮皇遽欲退不可。徐謂其衆曰。無慮也。金人止有數艦在前。餘皆小舟。方水退。隔淖不能上岸。我捨舟而陸。殺棺材中人耳。遂棄舟登岸。大呼而殺之。金人不能騎。舟中自亂。溺水陷涼者不可勝計。昌收餘衆二千奔楚州。榮獲昌子壻佛寧。俘馘甚衆。榮自京東來。未嘗承王命。遂無路告

捷。聞光世在鎮江。乃遣人願總節制。且上其功。光世大喜。以榮知泰州。張榮改建炎以張榮節要及趙姓之譜史考之。當在此月。仍去見本日。今因除泰州守臣附見

詔樞密院準備將領徐文以所部屯臨安。聽守臣孫覿節制。文初見建炎四年六月壬辰。

是日。初權南恩州陽江縣田。縣有潮水所浸田一頃二十四畝。提舉鹽茶司募民懇之。歲輸六十有七。歲產鹽七十萬八千四百斤。收淨息錢萬九千餘緡。遂命官領其事。後二年。又增萬二千緡。

甲寅。詔罷免行錢。州縣官市買方物。如民間之直。遠者以白盜論。俟邊事寧息日取旨依舊法。始用程唐之言也。先是。改元德音。已減閩中上供銀三分之一。是日。又減建、斂一作劍州銀半分。令福建轉運司免糴米二萬斛充賑濟。且易置令尉之老疾不任事者。皆用詹請也。初。河間府免解進士李季集天文諸書。號乾象通鑑。季寓居婺州。貧不能達。乃命本州給札上之。既而天文官吳師彥等頗摘其訛謬。詔與御書參用。遂以季爲將仕郎。以去年六月癸酉得旨給札。今併書之　白波江。國史散佚。至是衢州布衣何克忠獻太祖實錄、國朝寶訓。後有此命。

己未。張俊捷奏至。上諭輔臣。欲敕李成軍中脅從者。范宗尹因言今日之事。不可倒置。倒。備值戎寇。故劉豫、李成等輩。藪慝猖獗。或謂止於淮上作籬落。脫甚不取。要當以次收復。須一統乃已耳。始朝廷未得捷報。命劉光世分兵往舒、蘄。乘賊不備。掩其巢穴。光世言。盜賊雖名受招。其實窺伺官軍虛實。復出爲患。郭仲威、張敏萬、王林、祝友、史康民之徒。夥目不勝算。若臣帥擒軍馬前去。數少則必無成功。數多則羣賊必乘虛作亂。浙西一路。頃刻被患。雖陛下行朝。亦未敢決保無虞。錞世清、劉剛、郗清、張琪四處人馬。見在建康府。無慮十數萬。可使閣下並進。最爲良策。詔以剛已遣還鎮。清、琪作亂未已。報之。而後已捷矣。光世奏至在己卯　湖南馬步軍副總管孔彥舟言。於潭州泡中得美玉。可爲御寶。乞遣人宣取。詔御寶已足備。兼自艱難以來。華靡之物。一無用。其毋進。

庚申。中大夫致仕施大倫令再仕。大倫、晉陵人。以給舍陳彙等薦其學行有聞。居官辭謹。

辛酉。朝請郎陳堯臣特勒停。堯臣、金華人。宣和末爲侍御史。坐王黼黨斥去。至是以於朝。乞爲郡守。乃以堯臣主管臨安府洞霄宮。中書舍人胡交修論堯臣首議開燕。爲國召亂。望賜貶竄。補臣進呈。上曰。本乞宮觀。御筆削奪。似爲過當。不若止行宮觀文字。楫曰。只宜如此。堯臣輕侮朝廷。乃有是命。堯臣與秦檜有舊。至明清擢監察後錄云耳。以日曆所載檢。皆上語參之。當不妄。堯臣以二月丁酉得祠。三月辛酉降命。今併附見。

癸亥。御筆。近詔臣僚條具當今切務。其應詔者多言將帥優預朝權。而指宰執。宰執。上以堯臣輕侮朝廷。乃有是命。堯臣與秦檜有舊。至明清擢監察後錄云耳。以日曆所載檢。皆上語參之。當不妄。堯臣以二月丁酉得祠。三月辛酉降命。今併附見。

一緣公論。當令抑損。以全宰臣。道宗可提擧宮觀。承旨。與外任。初。道宗既承密旨。論者數指其揑檜。上

末深信。會其兄福建制置使企宗請避新除福建提點刑獄公事廖剛。詔剛易江東路。及召入而以朝請大夫柳瑊代之。瑊嘗辭前一日。道宗言。先與往還。乞賜三品服。上不悅。卽以手札出道宗。謫大臣曰。河北夫鎖鐲自雲中至和勒孱城。經沙漠三千餘里。民無得逭。始金人犯中原。有擄掠之費。及回日所獲數倍。自立劉豫之後。南犯淮西。覘蜀。生逭者少。而得不償費。人沽忠之。故漠北之行。民不勝其苦。伊都之軍和勒孱也。失其金牌。宗維疑伊都與達錫暗合。遷其妻子於女眞。伊都始貳。此條所載編年松漠紀聞。

夏四月丁卯朔。與國軍巡檢陳彥復入與國軍。軍爲李成賊黨所據。僅半年。彥始以班直授官。至是遂權軍事。宣撫處置使張浚承制以保康軍承宣使知秦州。孫渥爲利州路經略安撫使。彙知利州。利路帥經略自此始。戊辰。渥至利州。此條利州知州題名修入以與元帥守到州誤。考之王庶乙未三月已到與元。不知到路經略時何以尙帥本官者。

己巳。參知政事秦檜言。臣昨與何桌、陳過庭、孫傅、張叔夜同忠二聖出疆。今臣偶獲生逭。驟蒙聖奬。擢居政府。而桌、過庭、叔夜皆死異域。體骸不全。游魂無歸。可爲傷惻。欲望睿慈。特依近者亂昌體例。追贈桌等官職。仍給其家恩澤。以爲死事之勸。詔贈桌、過庭、傅、叔夜並開府儀同三司。官子孫各十人。太學上舍生高閎、元盥並賜進士出身。閎、鄧縣人。盥、潁昌人也。二人以免省該德普。故有是命。

庚午。責授汝州團練副使鄧溥復爲朝請郎。尙書戶部侍郎孟庾請諸路無額就階經制起發。從之。於是通鈔菊定帖及資糙等錢凡七色。五色見紹興三年十月戊戌。

金左監軍昌既爲張榮所敗。自楚州渡淮而北。是日。

休兵於宿遷縣之馬樂湖。

癸酉。右武大夫康州防禦使知汝州兼河東招捉使王俊爲淮康軍承宣使。俊遣閤門祗候高彥忠以收復潁昌府告於朝。故有是命。朝散郎路時中幹辦諸司審計司。時中開封人。常以符錄爲人治病。世號路眞官。故承議郎刁璧贈直龍圖閣。先是。璧通判登州。會金人入犯。璧率兵迎敵。至黃山館與敵遇。軍敗。力戰。身被七矢而死。至是言者論其忠。特錄之。

甲戌。詔修日曆。用祕書少監程俱請也。自軍興。史官久廢。至是乃復。然朝廷多事。未克行。

復政州爲龍州。劍川、嘉詳、雷鄉、建城、辰陽、羅川、盈川、泉江、枳縣並復舊縣名。通會鎭復舊鎭名。以朝奉郎新通判建昌軍莊綽言。自大觀以後。避龍天萬祐等字。更易州縣名不當也。

乙亥。詔國史日曆。專令機密輒入本所者。流三千里。凡所見聞因而漏泄。並行軍令。

監察御史韓璜守右司諫。武功大夫忠州刺史忠勇軍統制張榮爲右武大夫忠州防禦使。知秦州。浙西安撫大使司統制官祝友知楚州。皆用劉光世請也。趙甡之遺史云。得遙郡觀察使。蓋誤。

巡檢使劉靖改逖水軍兵馬監押。承務郎王安道改逖水軍主管機密文字。仍以楚州鹽城縣隸逖水軍。

蔣詔閤門祇候知涇水軍丁禩兼都統制軍馬，而靖康副統制。二人無統制在六月戊辰。朝請大夫王愈知無爲軍，愈、德興人，嘗爲祕閣修撰，以贓敗至是月用趙霖請而命之，時愈未復官，特以爲承務郎。是日，權湖南提公事馬友引兵入潭州。此據今年六月四日樞密院所奏修入。

丁丑，刑部尚書權禮部尚書胡直孺等言：參酌皇祐詔書，將來請合祭昊天上帝、皇地祇於明堂，奉太祖、太宗以配天。熙豐禮專事儉從之時，上將行明堂禮，命有司議。初議三聖並侑，如皇祐詔書，禮部員外郎王居正以爲皇祐明堂本非爲萬世不易之禮也。蓋古之帝王自非建邦啟土肇造區夏者，皆無配天之祭，故雖周之成、康，漢之文、景、明、章，其德業非不美，然而子孫不敢推以配天，避祖宗也。聖宋興起，非有始封之祖，則創業之祖，太祖是矣。有德之宗，太宗是矣。太祖則周之文王，配祭於明堂者也。此二者不遷之法。皇祐宗祀，合祭天地，固宜以太祖、太宗配。當時蓋拘於嚴父，故配帝並及於真宗。主上紹膺大統，自真至神，均爲祖廟，獨踌則患在於無名，並配則幾同於祫享，望以太祖、太宗並配明堂，於禮爲合。宰相范宗尹是之，議遂定。天地復合祭自此始。詔館職選人供職及一年，通理考，並自陳改京官。隆興元年八月乙丑所書可參考。宣教郎呂祉提點荊湖東路刑獄公事。朝請郎知明州吳懋直祕閣，自陳思恭、張公裕並戊明州軍費日廣，懋以第賦民錢，又得權酤之餘，軍用不乏，故擢之。戊寅，張俊捷奏至。此當是江州捷奏但不知何以十四日方到行在。上謂輔臣曰：兵既精，又治器甲，所以成功，以此知軍器當留意。脫計五軍見甲已四萬，范宗尹曰：得十萬方足。上曰：可足成之。財固當惜，然於此不宜吝也。己卯，責授汝州團練副使郭仲荀復登州防禦使、浙西安撫大使劉光世以泗州土豪徐宗誠爲保義郎，知泗州。先是沿淮水陸巡檢寇宏以其衆附於眞陽鎮副使郭仲威，仲威假宏敦武郎，閤門祇候，充鎮撫統制。宏、淳皆人，素以操舟爲業，因狡無行，良民苦之。建炎末，與其徒張先聚衆掠舟，沿淮而下，趙立以先知泗州。宏爲水陸巡檢，先辟爲士豪所殺，宏以衆數百泊龜山下，願受仲威節制。於是國奉卿在宿遷趙瓊水寨，未有所向，乃說瓊反革，率衆與宏合軍。衆議以宗誠守泗，臧翊守盱眙，宏遂復上鳳凰州，刈民麥以食。光世即以宗誠知泗州，翊爲承信郎，通州事。時泗州無復居民，滿地荊棘而已。宏既無所向，乃以舟師犯濠州，權知州事李玠禦之。此據趙甡之遵史附入，月日原缺，其實紹興元年十一月庚寅，劉光世奏知泗州徐宗誠等年四月已酉有降乞點檢泗州官錢，甡之又云衆議以臧珪守盱眙而玠禦之，則五月也。

刑獄。端聞之曰。吾其死矣。呼天者數聲。端有馬名鐵象。日馳四百里。至是連呼鐵象可惜者又數聲。乃赴遠。既至。隨命獄吏縊之。縊其口。積之以火。端乾渴而死。士大夫莫不惜之。軍民亦皆恨恨。西人以是亦非浚。然議者謂使端不死。一日得志。逞其虐昏之械。端一搖足。秦、蜀非朝廷所有。雖殺之可也。案端紹興五年七月六日以武功大夫秦州防禦使爲江東副總管。不知此時爲何官職。當考。張燾曰。端皆之諫孔明之諫馬謖也。曲端之不用。亦孔明之不用魏延也。延於殺之太過矣。況曲端威望敵人素憚。宜予之戰。許立端以重兵。雖足以備敵。則端之死。實可惜也。然致曲端而失關陝。漢之亡。過也。用吳玠而保全蜀。漢之功也。

己丑。范宗尹等裒請總政。詔不允。表三上。乃許之。

辛卯。詔百官開啓天中節道場。以太母初崩。勿用樂。直寶文閣新知建康府張俊言。本府倉庫皆竭。欲借錢五萬緡。限一年內作三次納還。如逾廿伏上書詐不實之罪。詔以宣州常平錢二萬緡貸之。

壬辰。故朝請大夫陳師錫贈直龍圖閣。師錫、邵武人。元符殿中侍御史。靖後官集英殿修撰。知亳州。卒。事見十六人傳。

癸巳。詔自今諸軍補轉官資。非奉宣帖者。毋得增給。諸受違者令吏部及監司劾之。

臨安府言。邦光以顯直知建康。昨日。原日麻加朝字。案邦光降敵後未嘗制命。

乙未。詔臨安府、秀州亭戶合給二稅。依皇祐專法。計實直價錢。折納鹽貨。先是兩浙轉運司以罷給蠶鹽。令鬻本色。提舉茶鹽公事梁汝嘉奏亭戶以煎鹽爲生。未嘗墾田。於是申明行下。汝嘉、蜀水人也。

是月。統制河東忠義軍馬潏養自曲垣度河。歸鄧興於虛氏縣。鄧州人楊某有衆千餘人。在河北僞稱信王。河南鎮撫使翟興命沿河守禦官王興延致之。原其供。楊自稱淵聖皇帝。興殺之。楊一夕遁去。興遣都統制董先追獲於商州。殺之。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四十四

【紹興元年】五月丙申朔。宰相范宗尹率百官拜表請御正殿。不允。表三上。乃許之。通直郎王銍爲樞密院編修官。鉄、南昌人。父本仕至顯謨閣待制。秦檜員也。鉄、通判鄧州。爲帥臣程昌寓所劾。檜遂薦用之。王明清揮麈後錄。述其來。先入爲樞密院編修官。被旨集禮。宗兵制。書成。寓祖述范冕云。王某所述兵制。其中可改官。與陞擢。當證時姦檜鑒知政事。集與先人議論不同。雖更秩。然自此去國矣。王鉄、檜之舅子。檜之心欲用之。甚於上前不足才。名通與先人同爲相國。上嘗問云。豈非修兵制者乎。檜卽應云。是也。詔再除樞密。案二朝事。檜先入。卽王銍也。此所云秦檜對上爲疑未必然。時范宗尹爲相。檜方進用。恐未敢面欺如此。今不取。

丁酉。詔以淮南民未復業。全藉威望大臣措置。令江東安撫大使呂頤浩、江西安撫大使劉光世並兼宣撫淮南。頤浩領鎮江府、滁、廬、和州、無爲軍。勝非領德安府、岳、鄂、光州、漢陽軍。光世領眞、揚、通、泰、承、楚州、漣水軍。時李成既敗。勝非乞罷司洪州。而江州依沿邊例制。以副帥總兵戍守。上不許。勝非奏下在己亥。

朝奉大夫知臨江軍康倬、朝奉郎通判臨江軍邱鄴並貶秩一等。倬衙鄴放罷。坐寇至棄城也。王明清揮麈錄餘話。秦檜與范忠厚在虜營。二公不相咸。歸騎初還。欲定江西二守臣之罪。臨江康倬棄城走。撫州王仲山以城降。仲山捨之。蓋仲山嘗爲檜館客。檜感其恩。欲寬之。檜云不可。既已投拜。委質於賊。什麼話不曾說。豈可良耶。檜從之。倬、鄴坐是貶。【案】敵入江西。乃建炎三年事。而王子獻、吳將之王仲山、仲夏之徒。皆以次年三月間行。遁此時檜在敵寨未歸也。今年春檜始變矣。康倬面縛停以五月。衙鄴坐李成入寇非與仲山實不同時。又李成所陷。乃江、筠、臨江、與袁四州。撫州亦不在其數。明清蓋誤認。

詔李成罷舒斬光黃四州鎮撫使。削奪在身官職。俟獲日依法施行。

戊戌。翊衛大夫福州觀察使辛道宗爲福建路馬步軍副總管。拱衛大夫相州防禦使張用爲舒斬鎮撫使。兼知斬州。時用在鄂州駐軍。朝議欲討李允文。故有是命。　浙西安撫大使司統制官史康民知眞州。用劉光世奏也。

己亥。手詔禮部太常寺。討論隆祐皇太后合行册禮。及奏告天地宗廟等事。取旨。初。進士黃縱上書。論隆祐皇太后頃年以誣謗廢斥。未嘗昭雪。雖復位號。然未正典禮。及册告宗廟。朝議欲因陞祔廟庭。特行册禮。上諭大臣。太母失位於紹聖之末。其後欽聖復之。再廢於崇寧之初。雖卑出大臣。然天下不能戶曉。或得以竊議兩朝。范宗尹曰。太母聖德。人心所歸。自陛下推崇位號。海內莫不以爲當然。前後廢斥。實出章惇、蔡京。人皆知非二聖之過。上曰。然。昔高宗欲立武氏。長孫無忌、褚遂良皆以爲不可。而李勣猶曰。此陛下家事。何須問外人。帝意遂決。則隆祐之廢。出於惇、京明矣。宰臣呂頤浩曰。陛下推崇隆祐。天下以爲當。人亦不以尤哲廟興上皇。願陛下勿復致疑。上然之。乃命禮官討論典禮。既而禮部員外郎王居正謂國朝追册母后。皆由前日未極尊稱之故。隆祐皇太后盡位極。雖蒙垢紹聖。退處道宮。而案元符三年五月詔書。則上皇受命欽聖憲肅皇后以復家嬪之意。亦已明甚。崇寧初。權臣擅政。悖違典禮。以卑廢尊。是太后之隆名定位。已正於元符。而不在靖康變故之日也。謂宜專用欽聖詔書。及崇寧姦臣汎格之意。奏告天地宗廟。其册禮不須討論。邢部尚書侯蒙檢禮部尚書胡直孺等以聞。其議遂定。　禮官議上在廣氏。今聽書之紹興四年五月庚申。臣僚上言。哲宗朝

辛迹載在時政記。日曆者。皆爲蔡京取旨變亂述錄。以與元年。有進士黃履者。嘗繳進其父所謂京案所上書。未得其本。此所云蔡京全書。未知與黃履所進蔡京親書後后所得聖訓稱子相關皆當考。

直徽猷閣中奉大夫盧襄再敍中大夫。

主奚宗女。

贈太師德軍節度使。靖康初換授。　初馬進既敗。乃執朝請郎知興國軍李宜之。淮南宜遁得免。至江州北岸夜宿村舍。宜納衣中有黃金數十兩。爲主僧所覺。遂縊殺之。棄其印於江中。賊在興國軍幾半年。宜能調護之。無秋毫擾民。感宜之惠。爲立生祠。至是中書始奏宜容留馬進之罪。詔龍之。而宜已死矣。

辛丑。御筆犒賞諸軍一次。范宗尹奏。自昨犒後已近五旬。上曰。朕不欲數犒。凡三月可省一次。今財用止

出東南數十州。不免痛加節省。若更廣用。竭民膏血。何以繼之。宗尹等曰。陛下之言及此。天下幸甚。　熊克小錄云。上自南渡。頗優假衛士。每兩月輒一犒賚云云。案今年三月一日呂頤浩奏。自來養兵之法。止是逐月支月給料錢。卻無每日支食錢一百文并犒設一次體例。昨因自南京屢催南來。有司失於詳審。始遂開此例。蠹耗國力。據此則非自南渡後始有犒設。克所云誤也。日曆二月十九日丙辰。詔行在禁衛諸班直親從親事官。衛尉親兵。神武諸軍三衙軍兵。宰執下親兵。皇令戶部依例犒設一次。據此則犒設諸大軍。並在其中。非止衛士也。時政記。後殿進呈犒設軍兵御札。先是月一犒設。自正月至今五十日矣。上猶謂之頻。此則克所云兩月輒一犒賚。亦非也。自正月至今凡一百一十餘日。上三次賞賚。故云每三月可省一次。若本自兩月二犒。而今五旬即給之。則半年反增一次矣。未知克何以筆誤。本差誤也。

壬寅。左武大夫、棣州刺史馬欽等並特補荷官。聽劉光世使喚。欽故遂彰國軍節度使堯俞子也。宣和末。爲常勝軍統領。燕山破。爲金所得。用爲千戶。金師既去。欽與其徒數十人渡江歸劉光世軍中。光世因留以爲將。

癸卯。侍從臺諫集議隆祐皇太后謚。曰昭慈獻烈。後三日。詔依。

甲辰。上始御正殿。用百官三請也。　江西安撫大使朱勝非奏。內侍李肖隨劉紹先出戰。功係第二等。上曰。恐無此理。肖安得有戰功。毋庸行。出懼始笑四方。張守曰。不若但以傳宣之勞賞之。上曰。然。

乙巳。上出太宗中興之詩及上皇所獲元圭。以示輔臣。實上新刻者。其玉明潤。視定命寶猶大半分。中書舍人洪擬轉對。論帝王之學。上曰。人欲明道見體。非學問不可。惟能務學。則知古今治亂成敗。與夫君子小人善惡之迹。善所當爲。惡所當戒。正心誠意。率由於此。范宗尹曰。人主尤以此爲先務。因奏仇仕良害其徒之言。上然之。　是日。忠州防禦使秦鳳經略使吳玠及金人烏珠赫石馬不能行。敵乘馬。遂敗去。後三日。摩哩自犯箇峯圍。玠遣別將擊之。二軍卒不得合。又五日。敵移寨黃牛嶺。會大風雨。迨旦引去。張浚錄其功。承制以玠爲明州觀察使。璘爲武德大夫、康州團練使。賜金帶。攏秦鳳路兵馬都鈐轄。統制和尚原軍馬。　趙甡之遺史附此事於五月十四日戊申（案）今年十月甲申癸玠乞三聖神廟額狀云五月八日金人棄宕軍拒戰入日癸卯也。故係此日。

丙午。故正議大夫何棨贈觀文殿大學士。官子孫七人。初。殿中侍御史章誼論棨折衝無謀。守禦無策。堅請淵聖再幸敵營。此陛下父兄之仇。而中國招禍之首。雖死異域。當行追貶。望寢贈典。以允公議。事既行。是日甲辰。參知政事秦檜力明其死節深爲金人所重。上曰。棨能如此。不可不示激勸。但比張叔夜等三人稍損可也。故有是命。然棨、建炎初已遙除是職。今又以爲贈官。蓋中書失之。　江東安撫大使司奏捕獲賊

乃可綸。曙皆江東人。不知蜀口地理。克又因之耳。

玠與其弟統領官武翼郎閻門宣贊舍人璘以散卒數千人駐原上。朝問隔絕。軍儲匱乏。將士家屬往往陷敵。人無固志。有謀劫玠兄弟北去者。幕客陳遠猷夜入告玠。邀召諸將。勵以忠義。歃血而誓。諸將感泣。爲備益力。是日二將以勁騎先期而至。陣於原北。玠擊之。四戰皆捷。山谷中路狹而多石。馬不能行。敵乘馬。遂敗去。後三日。摩哩自犯箇峯圍。玠遣別將擊之。二軍卒不得合。又五日。敵移寨黃牛嶺。會大風雨。迨旦引去。張浚錄其功。承制以玠爲明州觀察使。璘爲武德大夫、康州團練使。賜金帶。攏秦鳳路兵馬都鈐轄。統制和尚原軍馬。　熊克小錄云。烏珠、珠赫自陝、成、鳳州散圍。據王倫、王曮撰玠、璘碑所云。然陝、成、在散圍後。不應云出散圍。當云自陝、成還。道散圍。當於和尚原

李敦仁獲捷。時呂頤浩猶在告。參議官李承造以聞。上曰。頤浩大臣。義當體國。江西盜賊。非張俊未易辦。頤浩須少推之。如廉頗相濟乃可。可趣令視事。李回請上親札。富直柔又乞遣中使撫問。上從之。詔承議郎范同、宣教郎敕令所刪定官劉一止、修職郎王洋並召赴館職。初復故事也。既而同以內艱不果試。二人皆入等。一止所對策。極言當世之務。且曰。天下事不克濟者。患在不爲。不患其難。聖人不畏多難。以因難而圖事。猶如其不爲。而俟天命自回。人事自正。敵國自旭。盜賊自平。豈有此理哉。上覽之稱善。乃以一止爲祕書省校書郎。洋爲正字。同、江事人。一止、歸安人。洋、貫深子也。二人除命在六月庚寅。今併書之。　是日。眞揚鎭撫使郭仲威爲劉光世所執。初。仲威聞敵退。乃以其將李愜忠知揚州。而自往眞州屯駐。仲威與李成有舊。聞其在九江。欲往從之。時滁濠鎭撫使劉綱以所部屯建康之雨花臺。仲威爲所扼。不得進。復還揚州。謀據淮南以通劉豫。光世知其反。復遣兵統制王德往捕之。宣言游徼淮上。至維揚。仲威迎謁於摘星臺。德手摘之。并其衆。德以功進秩一等。此以超轉之法止及光世奏狀參修但還史載此事於此月又云仲威引兵至退康爲鎭撫相劉光世坐致之告誤也(案)日曆光世奏仲威反狀以五月十六日到得旨令密切措置而王明清揮麈錄謂仲威所執令從之。

己酉。朝奉大夫胡舜陟起復徽猷閣待制。充京畿京西淮南湖北路宣諭使。朝奉大夫直祕閣魏志崇隆直徽猷閣副之。范宗尹素善舜陟。以其方持喪。故建議遣使諭旨。京畿而有是命。

詔以米價貴。諭積粟之家。出糶三千斛以上。補官有差。

庚戌。朝請大夫主管亳州明道宮程瑀直祕閣。江西東路提點刑獄公事。

辛亥。詔以道路未通。諸路死罪囚應奏讞者。權令降等斷遣。五年正月壬子復舊制

前司公事。自巡幸以來。三衙實無兵。名存而已。　朝散郎知鼎州韓迪直徽猷閣。先是桑仲犯歸州。迪使徑之。彊狡承旨除職二等。言於朝。乃有是命。　是日。御前以舟師犯太平州。初。詔以擒宻院水軍統制韋蘇湖及張俊討李成。上令前受俊節制。前至池州。不得進。復還蘇湖就糧。守臣郭偉聞之曰。郤統制已受命討李成。安得還此。前怒。率衆欲入城。城門皆閉。前遂擁衆攻城。偉竭力拒之。

壬子。湖東安撫向子諲奏。孔彥舟犯衡、永州。部張俊密行措置。

癸丑。詔斬郭仲威於平江市。梟其首。先是仲威焚掠平江。邦人怨之。最甚。故就誅之。　貢受祕書少監道州居住黃潛厚許自便。

甲寅。樞密院言。劉超賊馬俊犯澧州。及鼎、澧界有截進、楊靖。大段猖獗。訪聞鄰境施、黔等州。自來各有團

結義軍。輕捷可用。及夔路兵馬鈐轄田祐悲見統家丁於夔州把隘。欲令湖西帥臣程昌寓、夔路帥臣韓迪密切相度。可否起發。令前來湖西共殺賊馬。并所用錢糧。皆封條鑽以聞。從之。　詔承府洞霄宮趙令廣爲集英殿修撰。知南外宗正事。上命令廣往泉南選宗室子育之宮中。故有是命。　詔忠勇統制知秦州張榮已下吏士四千二十九人皆進官。用劉光世奏也。初。呂頤浩之在相位也。聞滄州人李齊在海中聚衆。乃白上。遣使臣蔡德乘海舟賫詔。授齊武翼郎閤門宣贊舍人。使收復山東陷沒州郡。丙辰。船乘風誤泊福島。爲范溫所得。溫以禮待二人。且詢問朝廷消息。始知上駐蹕會稽。士皆感泣。溫遂遣參軍事李植等三十二人泛舟赴行在。且告李齊已順僞齊矣。溫、農家子。初聚衆牢山。後守福島。其爲人無他長。惟待人以誠。故能得衆焉。此據趙姓之遺史及溫申狀參修齊初見起兵四年六月壬申遺史蔡萃無名其至福島亦無明日。此據狀修入狀云五月二十一日忽有海舟南來。丙辰、二十一日也。故附此。植等入見之日。即丁卯至行在。呂頤浩進德。亦遺史所云。案頤浩以建炎四年四月罷相去此已踰年。恐非頤浩在相位所進。今且云爾。當考。

丁巳。詔江、淮州軍自今有金國南歸之人。覺到二聖密詔文檄蠟彈之類。未得奉行。具奏聽旨。違者重寘典憲。先是僞造者衆。故條約之。　參知政事秦檜乞以昨任御史中丞致仕日本家奏補兄彬、男熺恩澤文字殿袟。更用建炎二年大札恩例。補兄彬文資。從之。熺、王喚孽子也。檜娶喚女弟。無子。喚妻、鄭居中女。估貴而妬。檜在北方。出熺以爲檜後。奏官之。至是其家以熺見檜。檜甚喜。　趙姓之遺史云。檜陷敵。王喚取王氏子。冒姓秦以爲檜嗣。立名曰熺。不云誰之子。而王明清揮麈錄所載頗詳。今從之。

戊午。權工部侍郎兼詳定重修敕令韓肖胄言。對修政和、嘉祐敕成。復置太府寺丞。以承奉郎章誼爲之。措置印給茶鹽鈔引、僦、惇孫也。復是歲在四年五月。　沅州言。本州自熙寧末爲郡。始創蓉田。招置弓弩手四千人。靖康擾發。往往不歸。今軍食窘急。乞以開田募民承佃。招補弓弩手二千人。餘助歲計。從之。先是鼎、澧、辰、沅、靖諸州。以地接蠻猺溪洞。故熙、豐間排置刀弩手。五郡合萬三千人。散居邊境。教以武藝。無事則耕作自贍。有警則集而用之。最爲利便。後全軍調發。應援河東。或死或亡。其法浸廢矣。紹興六年十二月　朝散郎已未所書可參考。　知呂安中言。舊官給錢募戶長催稅。近已差甲頭。宜椿其佃錢。用助經費。諸路提刑司拘收赴行在。既而言者以差甲頭不便者五。一、則小戶丁少。科差不辨。二、舊制都保正長少四家。今甲頭凡三十家。破產者必衆。三、夏耕秋收。一都之內。廢農業者凡六十人。則通一路有數十萬人。不容力穡。四、甲頭皆耕夫。既不熟官府。且不能與形勢豪戶爭。五、所差既多。爭訴必倍。於是甲頭不復差。而舊戶長役錢不復給。不差甲頭在今年九月乙巳。其戶長役錢。五年正月壬戌詔另拳起赴行在令應縣毋之。

己未。手詔降榜式於諸路。應州縣因軍期不得已而貸於民者。並計所用之多寡。度物力之輕重。依式開

具。務令民間通知。毋得過數催理。逃者寬徵。歿者
少監程俱言。見修日曆。乞下諸州搜訪建炎元年以後邸報。及所被受朝旨文字。仍於中外臣僚先且收
會二年事實。應合任宰執至行在執事官。有日曆合載事件。如政事弛張。臣僚論列。刑賞征戰。凡所見聞。
或私自記錄。或親承聖語。及所上章疏。并被受詔敕。與公案官文書之類。並令據實鈔錄回報。以憑修纂。
從之。

庚申。翰林學士汪藻上隆祐皇太后誄議。詔建儲置使辛企宗奏順昌斃余勝就招。若不補授。名目稍
高。慮致滋蔓。已補勝修武郎。從之。是日。孔彥舟自衡山引舟而下。過潭州。權湖南。招捉公事馬友以舟
師迎擊之。彥舟大敗。遂趨岳州。□官吏一城皆空。彥舟無所掠。進犯鄂州。時鄂方大飢。米斗三千五百。民
多餓死。彥舟括軍中米糧於市。卧直二千。鄂人皆稱揭彥舟之惠。安撫使李允文遣人招彥舟。彥舟聽命。
遂以湖東副總管屯漢陽。建炎之建史繫此事於四月末（案）日歷七月一日潭州申。朝廷聞彥舟尚在衡、永間。詔
張俊就便措置。始俊欲乘勝渡江。而軍中糧乏。遂屯軍九江四十餘日。然後北行。詔江東西及隨軍三帥
臣協力應副。

辛酉。給事中陳祓充資文閣待制。知鼎州。戡警上疏論五失。一謂宰執尚寬厚。示大體而務姑息。二謂監
任將臣。輕授之柄。遂使邀賞示恩。至謂本兵大臣出其門下。三謂臺諫觀望朝廷。交結權倖。動摯細務。以
塞責。四謂監司郡守。身自規法。豈能律姦。五謂內侍之權漸盛。交結將帥。恐臨安之變。生於不測。上獎其
言。至是又論諸將造政事堂。與大臣狎。素亂朝綱。恐緩急不可用。於是樞臣上章待罪。諸將亦不自安。恨
因力求去。乃有是命。祓所言蓋指辛企宗、富直柔、黎確、馬益等也。翰林學士汪藻言。本院出入。經由隆
祐殿撤宮門。工役不便。乞權就本家供職。從之。荊南鎮撫使解潛言。所管五州絕戶及官田荒廢者甚
多。已便宜辟直祕閣宗網權屯田使。中奉大夫樊賓權副使。募人使耕。分收子利。詔以網爲鎮撫司措置
營田官。賓爲同措置官。渡江後。營田自此始。其後荊州軍食多仰給於營田。省縣官之半焉。網皆爲湖北
轉運判官。官省而能。遂爲潛所辟。賓、河中人也。

壬戌。范宗尹等以關用不足。奏請通直修武郎以下官。上曰。不至人議論否。張守曰。祖宗時。嘗亦有此。第
止是裔郎。李回曰。此猶愈於科斂百姓。上曰。然。大凡施設。須可行於今。可傳於後。卽善耳。宗尹乃退。其後
遂止賜承直郎以下官。繫見六月己巳。是日。邵青受劉光世招安。太平州圍解。初。青既薄城下。與其徒單德忠、閻
在等分寨四郊。開畎河水。壅淖圩岸。以斷援兵來路。訓民伐木爲役道。愈緩者殺而并築之。一日之間。與
城相平。賊攻具畢施。遂縱火焚樓櫓。剚孕婦。取胎以卜吉凶。敝樓爲壞所壞。守臣郭偉運土實之。賊不能
近。偉方食於城上。亦以壞擊其案。又以矢斃其侍吏。偉亦不顧。相持凡九日。偉棄死士乘夜下城。因風焚
其廬道。又二日。決姑溪水以灌其營。青窮憂會光世遣使來招安。翌日。青遂去。初。青之泰陵官魏璡多智。

偉愠之。乃爲書以矰箭射於城外。已而曉力勸青就招。青怒殺璡。人皆謂偉用間。青信之也。此條連姓之
勸青就招。據劉光世所奏云爾。繫光世所奏。乃以
爲青解圍後至建康道中殺戮。今且附此俟考。

癸亥。詔滁濠鎮撫使劉綱所部中軍牙兵等六千餘人。並合神武中軍統制辛永宗遣將官統押赴行在。
用綱請也。綱受命踰年。卒不之鎮。於是左軍統制王惟忠等以所部士人數千。渡江北去。綱所將者。獨淮
北數千人而已。始綱既不能渡江。益王才因據滁之橫澗山爲寨。縱兵剽掠。殺權知滁州梅迪俊。綱卽以
權滁流縣丞張格非代知滁州。格非、濮州人也。時羣盜縱橫。格非以數十舟依山險避之。往來城中而已。
才以王命阻隔。乃以其衆附僞齊。用阜昌年號。而亦受招安爲閤門宣贊舍人。然出沒如故。　武翼大夫
忠州刺史閤門宣贊舍人趙延嗇特遷武經大夫。鄂州圍棣使。充江南東路兵馬都監。延嗇自湖北渡江。
遂據分寧縣。江東安撫大使呂頤浩遣鄉貢進士李丕等諭降之。圖浩遣其軍。得精銳五千餘人。分隸統
制官巨師古、閻皐、姚瑞、王進、傅選等九軍。言於朝。故有是命。延嗇之赴鄱陽也。頤浩令朝請郎分寧縣丞
逢汝霖隨軍助其餉糗。至是授丕忠州文學。而汝霖遷一官。汝霖、被縣人也。案宋史繫　壬戌日。

興、銀塘人。宣教郎以趙本故興爲部使者。靖康初乃廢。

是月。鎮源尉方略上疏極論宰相范宗尹過失。不報。睦、弋陽人也。僞齊知同州李成寇昇平寨。保義郎統
領蒲城縣忠義軍馬井全興戰。爲所殺。　初。馬進既爲江淮招討使張俊所敗。而李成猶在鼎州。至是俊
引兵渡江。至黃梅縣。親與成戰。成據石幢坡。憑山以木石投人。俊乃先遣游卒進退。若爭險狀以誤之。俊
率衆攻險。賊徒奔潰。進爲追兵所殺。林泉野記張俊傳云。俊追成至鼎州漢回　成遁去。以餘衆降僞齊。僞敗李成於
由成逆敗馬進降於劉豫。與此不同。當考。　日。案俊所奏云。自三月二十八日敗復江州。爲岐倉匱乏。至四十餘日。且夕渡江北去。則其行必
在五月半間。故俊又奏六月十八日已至丁家店。則必敗李成當在五六月之間。今姑附此月末。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四十五

【紹興元年】六月丙寅朔、詔自今朔望遙拜二聖於殿上、百官於殿下行禮、先是上與百官並拜於廷、而中書舍人林遹以爲非宜、請用家人禮、故有是旨、　敦武郎房湜爲武翼大夫榮州刺史、知房州、用知唐州胡安中奏也、時道路猶梗、乃令安中權給差帖授之、　詔河朔進士汪巨源令赴都堂審察、後未見、　初、上以大理卿王衣與僞齊相張孝純有舊、欲令衣貽書孝純使緩兵、秦桧奏衣所興孝純書、嘗諭以意否、上曰、以孝純守太原、固忠義可信、然今既與豫合、則其心亦未可知、若便以緩兵之意諭之、則彼知吾怯、恐遂南渡、是呼之來也、不若且令衣告無疑、開之意、徐觀其事爲善、　丁卯、夜、宬殿後屋壞、宮人被壓者數人、吳才人驚悸得疾、翌日上以諭輔臣、始令略葺州治、　戊辰、迪功郎諸葛行言、獻國朝訓典、乞爲其兄國學免解進士行仁推恩、詔補行仁將仕郎、其後復獻書萬卷、官一子、獻書在九月甲戌、　初、張琪自巢安鎮引兵渡江、遂犯建康府、太平、池州諸縣、建炎四年、江東安撫大使司參謀官劉洪道招降之、復叛去、既而統制官韓世清、張俊會兵討之、追至溧水縣、其勢窮蹙、遂受浙西安撫大使劉光世招安、詔光世揀其軍、毋令逋逸、然琪實無降意、已進兵掠安吉縣、而掘密院復下敕牓招收之、蓋信光世所云、欲以爲餘黨也、　庚午、詔以是月辛未、己巳、初、鼎承直修武郎已下官、用宰相范宗尹請也、承直郎直二萬五千緡、修武郎直四萬五千緡、其餘以是爲差、參注恩例並依奏補出身人、其告身內更不聲說事因、第云某人奉公體國、宜加奬錄而已、　詔鄂州安撫司軍馬令直祕閣、和州防禦使知邵州兼樞密院提領海船張公裕帶御器械兼職如故、　詔鄂州安撫司軍馬令直祕閣、滕膺權行主管、召李允文赴行在、初、朝廷聞允文執知岳州袁植、詔以植棄城、令湖東提刑司鞫治、令年正月癸亥、植弟國子監丞正功乞歸其喪、乃令新湖東安撫使向子諲體究、三月辛亥、既而江東安撫大使呂頤浩奏植以爲允文所殺、植愛將袁袞亦詣行在、擊登聞鼓訟冤、其從者強勝又訴於御史臺殿中侍御史章誼奏其事、參知政事張守與植素厚、乃啓上密諭江東招討使張俊、令收允文、膺始以分鎮能京西漕、遂在允文軍中、故有是命、　罷京畿等路宣諭使副、令淮南三宣撫司遣人齎撫諭詔書付諸路、　壬申、宰相范宗尹率百官奉上昭慈獻烈皇后謚册於太廟、實用銀塗金、册以象簡、其文、參知政事秦桧所撰也、時太廟神主寓溫州、乃卽大善寺大殿上設祖宗寓室行禮、　癸酉、詔遷人仕閥閱者、往還所給驛券並罷、　甲戌、官者論諸路轉運司類省試舉人多誤、其不公、若止仍令憲臣差官、慮有私請、欲於帥臣都使者中、擇文學之臣領其事、詔江東西、福建、廣東委帥臣呂頤浩、朱勝非、程邁、趙存誠、兩浙委憲臣施坰、荆湖、廣東委漕臣孫覿、王次翁、其川陝路令張浚於帥臣監司內選差有出身人、分鎮路分令茶鹽司選官如前詔、存誠、挺之子、坰晉陵人、明受中、營除右正言、綬、須城人、次翁、歷城人也、　詔盡蠲諸路官田、每路以憲臣總領措置、朝廷爲擇幹辦一員佐之、時范宗尹以軍興用度不足、故有此議、令下民大以爲擾、後迄不行、此據沈與求奏宗尹第三誤張本、　大理少卿朱宗直祕閣、爲福建路轉運副使、於是范汝爲未平、而宰企宗握兵玩寇、一路騷然、宗入辭言民困無聊、弄兵以延一旦之命、陛下第追還制置使、以此事付臣、可無戰而平也、時宰直柔與企宗厚、幸其成功、而企宗不能制賊、反屯其衆於建之城外、　乙亥、詔朝奉郎以上陳乞致仕、未受敕而身亡者、許任子、以中書有請也、　崇道觀景山、大防子、建炎初、提舉潼川府路常平、官省而謚寓家於蜀、至是因其請而命之、　是日、張琪犯宣州、琪自安吉引兵至臨安境上、前一日報至、命神武左軍都統制韓世忠分兵三千往捕之、而琪已去矣、　丁丑、詔越州申嚴門禁、時有潰兵數百、直入行在越州、泊於禹迹寺、圍城震駭、論者以爲言、乃命諸門增甲士守視、命官覆告職位出入、軍馬自外至者、息屯於城外、　尚書左司員外郎林之平直龍圖閣、知溫州、　樞密院編修官林待聘召試官職、遂以爲祕書省校書郎、待聘、平陽人、秦桧所薦也、　承奉郎楊愿充樞密院編修官、愿自越州觀察推官、用薦對改秩而有是命、武翼大夫閤門宣贊舍人池州兵馬鈐轄

江東安撫大使司統制軍馬韓世清爲武德大夫忠州刺史。錄掩殺張琪之功也。世清故爲盜。有衆五千。及屯宜州。而世清復招納亡命。至萬五千人。月費錢十萬緡。米五千石。頗淩州縣。論者疑其復反。上以諭輔臣。會呂頤浩奏世清可疑。李回曰。世清近討張琪有功。未見其可疑處。上曰。頤浩之言。亦不爲無理。方其未可疑。自當賞其功。如郭偉奏邵青解圍而劉光世謂因其招安。肯之去。恐或因光世。然偉之守城。亦以後寂寥無聞。奔進藍樓。僅同民庶。恐貶豐於昵。仰遂天監。藝祖在上。莫肯顧歆。此二聖所以未有回鑾之期。強敵所以未有悔禍之意。中原所以未有息肩之時也。欲望陛下於伯字行下。避遜太宗諸孫有賢德者。視秩親王。使牧九州。以待皇嗣之生。退處藩服。更加廣選宣祖太宗之裔。材武可稱之人。陞爲南班。以備環列。庶幾上慰在天之靈。下係人心之望。臣本書生。白首選調。垂二十年。今將告歸。不敢緘默。位卑言高。罪當萬死。惟陛下幸赦。疏入。上嘗之。大爲嗟嘉。簽書樞密院事富直柔從而歎之。遂有是命。寅亮、永嘉人也。寅亮十一月已亥除察官。

嘉人也。寅亮十一月已亥除察官。

壬午。權攝昭慈獻烈皇后於會稽縣之上皇村。神圍方百步。下宮深一丈五寸。明器止用鉛錫。浙都監巡檢各一員。衛卒百人。生日忌辰。旦望節序。排辦如天章閣之儀。改寶山證慈禪院爲奉寧寺。專奉香火。賜田十頃。上事昭慈皇后備極孝愛。故園陵儀範。率用舊后臨朝之比焉。是日。張琪自宜州引兵犯徽州。

通泰鎮撫司統領官張宬以所部在城中。聞之頓遁。直趨閘提點江東刑獄公事王圭見守城郭東回。爲之奈何。圭奔休寧縣。東亦繼去。民開驚潰。琪遂據其城。事聞。圭、東並追一官。東勒停。圭衡替。圭、東追停在初。十月甲申。

張琪之叛。劉光世遣統制官右武大夫康州防禦使潘逵以所部三千人戍饒州。已而赴行在。至是行矣。信州之玉山。其後軍胡江等千餘人作亂。掠玉山、永豐二縣。逵犯衢州之江山。詔樞密院準備將領徐文自臨安往討之。時江之黨又犯弋陽。迪功郎監寶豐鎮熊逢深爲所殺。後官其家一人。廖深、紹興二年十一月已來贈承事郎。與恩澤

一子。會呂頤浩已遣統制官閻皋追擊叛黨。至宜黃。文乃止。逵或饒州、據日曆、先世以四月庚午發玉山在此日、紹遣徐文在玉長、江犯弋陽在七月、今聯書之。

癸未。江淮招討使張俊以大軍至瑞昌縣之丁家洲。日曆、十一月六日張俊奏、臣於六月十八日已到丁家洲下寨候分遣張用人馬軍往洪州、突來、十六日也、故係於此日　初。俊被密旨。并收李允文。恐其拒命。乃與神武後軍統制陳思恭謀之。思恭言。允文兵尚衆。須以計取。會英州編管人汪若海自江東赴貶。若海被謫事見建炎四年八月戊子　行至撫州。允文以書招之。招討司參議官湯東野因引若海謁俊。曰。君與李節制善。盍往說之。與俱來。免盛夏提師至鄂。若海曰。與來而少保誅之。則若海爲賣友。俊曰。以百口保之。若海先以書與允文曰。張少保既破李成。欲移兵指武昌。若海命且殺哀植與留四川綱運。非反而何。惟少保言以百口相保。今有三說。劉豫新立。若能引張用之衆。擒豫以取重賞。一也。或引衆西投宣撫司張樞密。既和辟。必爲若白於朝。二也。信少保百口相保之言。三也。君勿恃張用之徒爲強。彼見李成既破。皆已喪魄。若知朝廷怒君。必回戈相逐矣。允文感悟。乃舉其軍東下。俊因檄若海。併招新除舒蘄鎮撫使張用。時用自咸寧縣引兵趨分寧。爲通泰鎮撫使岳飛所逼。

祖入蹟大統。文子文孫。宜君宜王。遭罹變故。不斷如帶。今有天下者。獨陛下一人而已。恭惟陛下。克己憂勤。備嘗艱難。春秋鼎盛。自當則百斯男。屬者椒殺未繁。前星不耀。孤立無助。有識寒心。天其或者深惟陛下追念祖宗公心長慮之所及乎。崇寧以來。諛臣進說。推濮王子孫以爲近屬。餘皆謂之同姓。致使昌陵以後。寂寥無聞。奔進藍樓。僅同民庶。恐貶豐於昵。仰遂天監。藝祖在上。莫肯顧歆。此二聖所以未有回鑾之期。強敵所以未有悔禍之意。中原所以未有息肩之時也。欲望陛下於伯字行下。避遜太宗諸孫有賢德者。視秩親王。使牧九州。以待皇嗣之生。退處藩服。更加廣選宣祖太宗之裔。材武可稱之人。陞爲南班。以備環列。庶幾上慰在天之靈。下係人心之望。臣本書生。白首選調。垂二十年。今將告歸。不敢緘默。位卑言高。罪當萬死。惟陛下幸赦。疏入。上嘗之。大爲嗟嘉。簽書樞密院事富直柔從而歎之。遂有是命。寅亮、永嘉人也。寅亮十一月已亥除察官。

壬午。權攝昭慈獻烈皇后於會稽縣之上皇村。神圍方百步。下宮深一丈五寸。明器止用鉛錫。浙都監巡檢各一員。衛卒百人。生日忌辰。旦望節序。排辦如天章閣之儀。改寶山證慈禪院爲奉寧寺。專奉香火。賜田十頃。上事昭慈皇后備極孝愛。故園陵儀範。率用舊后臨朝之比焉。

通泰鎮撫司統領官張宬以所部在城中。聞之頓遁。直趨閘提點江東刑獄公事王圭見守城郭東回。爲之奈何。圭奔休寧縣。東亦繼去。民開驚潰。琪遂據其城。事聞。圭、東並追一官。東勒停。圭衡替。圭、東追停在初。十月甲申。

張琪之叛。劉光世遣統制官右武大夫康州防禦使潘逵以所部三千人戍饒州。已而赴行在。至是行矣。信州之玉山。其後軍胡江等千餘人作亂。掠玉山、永豐二縣。逵犯衢州之江山。詔樞密院準備將領徐文自臨安往討之。時江之黨又犯弋陽。迪功郎監寶豐鎮熊逢深爲所殺。後官其家一人。廖深、紹興二年十一月已來贈承事郎。與恩澤

一子。會呂頤浩已遣統制官閻皋追擊叛黨。至宜黃。文乃止。逵或饒州、據日曆、先世以四月庚午發玉山在此日、紹遣徐文在玉長、江犯弋陽在七月、今聯書之。

癸未。江淮招討使張俊以大軍至瑞昌縣之丁家洲。日曆、十一月六日張俊奏、臣於六月十八日已到丁家洲下寨候分遣張用人馬軍往洪州、突來、十六日也、故係於此日　初。俊被密旨。并收李允文。恐其拒命。乃與神武後軍統制陳思恭謀之。思恭言。允文兵尚衆。須以計取。會英州編管人汪若海自江東赴貶。若海被謫事見建炎四年八月戊子　行至撫州。允文以書招之。招討司參議官湯東野因引若海謁俊。曰。君與李節制善。盍往說之。與俱來。免盛夏提師至鄂。若海曰。與來而少保誅之。則若海爲賣友。俊曰。以百口保之。若海先以書與允文曰。張少保既破李成。欲移兵指武昌。若海命且殺哀植與留四川綱運。非反而何。惟少保言以百口相保。今有三說。劉豫新立。若能引張用之衆。擒豫以取重賞。一也。或引衆西投宣撫司張樞密。既和辟。必爲若白於朝。二也。信少保百口相保之言。三也。君勿恃張用之徒爲強。彼見李成既破。皆已喪魄。若知朝廷怒君。必回戈相逐矣。允文感悟。乃舉其軍東下。俊因檄若海。併招新除舒蘄鎮撫使張用。時用自咸寧縣引兵趨分寧。爲通泰鎮撫使岳飛所逼。

遂會俊於丁家洲。俊并將二軍。遣統制王偉護尤文及參謀官滕屏赴行在。（偉姓之遺史漏。後移文尤文曰。將舉盡旨。率大兵前來掩殺賊徒李成。請照會時鄂州糧且遠。而孔彥舟在湖。尤文得旨。遂將其軍。往江州丁家洲見俊。俊分其軍。留三百人與尤文同鄂州。尤文怒。奪其軍。有司侵俊。俊怒。具尤文在鄂州事。遣人押赴行在所。日麻。七月十六日。詔俊發鄂州。李允文人馬作過。臣數十次。差人前去。追呼刻促。軍前。收管訖。續此。則似俊初未嘗被旨也。今月從小麻。當之。更當詳考。）賣受偉州別駕趙鼎復朝散大夫。鼎、拒孫也。宣和中。以徽猷閣待制守杭。方臘之亂。棄城去。詔貸死。長流昌化軍。至是始赦。

甲申。昭慈獻烈皇后神主還越州。百官當服出城奉迎。上迎於殿門外。焚香退。百官進名奉慰。降充集英殿修撰。提舉臨安府洞霄宮。何志同復徽猷閣待制。辭不行。御青白太平州以舟師泊鎮江。留三日。是日。復叛去。引兵趨江陰。（此據十一月一日知湖州葛勝仲所奏。案七月十六日劉光世分析狀稱。青至真州。與韓世忠駐泊。復移揚州。一夕。遁去。未嘗於鎮江岸下駐泊。然光世六月十八日。先奏部青招安赴鎮江府。撫泊人船。乞降旗榜。則後報非實也。青以十九日下江。亦光世六月二十四日所奏。故附於此日。）

丙戌。中奉大夫李花知建州。時建安民張毅等為盜。犯福州之古田。知縣事承議郎江溢遁去。花論降之。安撫使程邁以聞。前一日。詔以金字牌招收。坪失機會。邁以花守其州。花已病不克赴。朝請郎謝譽特遷朝散大夫。錄招降范汝為之勞也。於是同措置官修職郎陸棠亦授承直郎。並令赴行在。棠、建安人也。

是日。朝散郎知江津縣程延年渡江歸。早夜淵未盡。水暴至。延年溺死。詔官其子二人。延年、壽春人。嘗知鄧陵縣。牧國馬。中人豫其事。棄類豪橫。相勝。雖開封尹亦避之。獨數為延年訴。其死年四十六。崇安民廖公昭聚衆為盜。范汝為所部提轄官保義郎熊志寧召募。招捕之。志寧懼。遂散其衆。丁亥。逋武中軍統制官朱師閔以所部適至。志寧懼。遂散其衆。丁亥。逋建制置使李金。宗以聞。未幾。建陽民丁朝佐作亂。志寧率射士以往。道與朝佐合。執武尉解渥而拘之。遂入建陽、崇安二縣。官司不能制。

戊子。上諭大臣曰。昨令廣選藝祖之後。宗予二三歲者。得四五人。貴相當非岐嶷。且令歸家。俟其至泉南選之。先是。尚書右僕射范宗尹有遺腹之請。故上有此諭。宗尹曰。此陛下萬世之慮。上曰。藝祖以聖武定天下。而子孫不得享之。遺時多艱。零落可閔。脫若不收。法仁宗為天下計。何以異在天之鑒。同知樞密院事李回曰。自昔人君。惟堯、舜能以天下與賢。其次惟藝祖不以大位私其子。聖明獨斷。發於至誠。陛下為天下遠慮。上合藝祖。實可昭格天命。參知政事張守曰。堯、舜授受。皆以其子不肖。藝祖諸子不聞失德。而以傳序太宗。此過堯、舜遠甚。上曰。此事亦不難行。祇是道理所在。朕止令於伯字行中選擇。應昭穆順序。錢書樞密院事富直柔曰。陛下聖斷度越千古。第恐令歷不足以奉承。上曰。且令廣求。須自選擇。參知政事秦檜曰。須擇宗室閭門有禮法者。上曰。當如此。直柔曰。宮嬪則可慮之事更多。宗尹曰。陛下睿明。雖慮如此。宗廟無疆之福。上所指宮嬪。蓋張婕妤、吳才人也。

甲午。直秘閣魏志崇知鎮州。志崇既罷京畿之行。乃命出守。是日。城鄧隨、張宮圍南雄州。守臣鄭成之率軍民拒之。知虢州鄧輿以餘兵屯虛氏縣。為河南鎮撫司統制官淮先所敗。輿不勝。率衆走輿元。投制置使王庶。張浚以其姓名輿年號偶同。乃易其名為隆先。遂取商、虢二郡。先、河南人也。（先取商州在七月。取虢州在八月。今并書。）是夏。金左副元帥宗維、右監軍希尹自雲中之白水泊。右副元帥宗輔自燕山之望國崖避暑。山西漢民賂宗維執蓋者哥之。宗維幾死。

遂。又令時以舊事譯傳。為上所沛。悉未必以此委之明清誤記也。）停官人姚舜明敍朝奉大夫。以呂頤浩有請也。詔降祐陵諸色紙應人各進一官。

己丑。修職郎曹浸為閤門宣贊舍人。浸、曦子也。（曦、開封人。靖康中。為鎮遠軍承宣使。以其父獨歷三衙管軍。未有褒錄。用遺表恩二人而有是命。）

庚寅。命權工部侍郎韓肖胄主管昭慈獻烈皇后陵祔一行事務及題神主。初命左司員外郎趙子崧子盡言。昭慈典禮。率用世后臨朝稱制之儀。案元德陵祔。宰臣王旦題寫徽名。今以旦官為之。不稱。緣是改命肖胄。（直秘閣主管江州太平觀裴廉為荊湖西路提點刑獄公事。時湖西未置使者。而廉寓居廣西。乃就用之。言者奏廉貪財敗事。近者輒差除廣東西帥臣。非狂妄可知。遂寢其命。廉所除廣東西帥臣不知為誰。當求他書參考。案此時道路未通。）

初。安南賊吳忠興其徒宋破壞、劉洞天作亂。聚衆數千人。焚上猶、南康等三縣。殺遏尉。進犯軍城。統制官張中彥、李山屢舉兵討之。不克。是日。江西提點刑獄公事蘇恪以從事郎田如鑑權南康縣丞。令與朝奉大夫權通判贛州彥杞招捕。未幾。破壞為彥杞所殺。如鑑、破壞道兵焚賊巢。殺洞天。大庾人也。（破壞以八月壬申被殺。洞天以九月癸卯被殺。今併書之。吳忠事詔與二年八月辛亥所書可參考。）

乘輿幸平江府。既而言者論劉光世軍中冗費。上曰。光世一軍。萬狀宽縱。月給錢十六萬緡。米三萬斛。若留精兵三萬人。且汰其便臣之濫者。如家人禮直宗朕意。庶幾光世不疑。委曲聽命。翌日。遣容思殿祇候羅賜光世手書。令盡罷。仍以玉帶賜之。

尚書吏部侍郎李正民移禮部侍郎。右諫議大夫黎確試吏部侍郎。詔局所官吏請御廚折食錢。自八十千至二十千。凡十一等。並減半。

癸卯。輔臣進呈言者論劉光世軍中冗費。上曰。光世一軍。萬狀宽縱。約留兵幾何。可以婿足。范宗尹曰。今之能軟者。可以足用。上曰。侯作手書與之。如權南康縣丞。令與朝奉大夫權通判贛州彥杞所殺。如鑑、破壞道兵焚賊巢。殺洞天。大庾人也。（破壞以八月壬申被殺。洞天以九月癸卯被殺。今併書之。吳忠事詔與二年八月辛亥所書可參考。）

乘輿幸平江府。既而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四十六

【紹興元年】秋七月乙未朔劉光世以枯桔生穗獻瑞奏之上曰歲豐人不乏食朝得賢輔佐軍中有十萬鐵騎乃可爲瑞此外不足信朕在潛邸時梁師有芝草府官皆欲上賀朕手自碎之不欲主此奇怪事

輔臣歎服　臣留正等曰天人之際相與至密國家將有失道之政則有災異以爲之譴苟能修政救之修則申和之祐治亦豈無符瑞之可言然則災異則戒信其爲符瑞則忘人之常情矣然而古人于災異則深省懼之符瑞則重黜絕之何哉知其有災異則戒信其爲符瑞則忘人之常情也去其意而蓮其戒則所益不知其幾何不然則徒以自慢而已奚益哉此眷秩所以記異不記瑞而柳宗元正符所以謂不于其天于其人也太上皇帝臨軒策瑞之說至此乃以朝廷有賢輔饑饉言豈非所以示其重黜絕之意與　龜山曰其于泰天也深思政事以應異天之誠靜坐內省以求蒼天之意若出井度則深以天下爲慮癸未風雷則深以敵人爲虞久雨則謂衆言大雪則謂諸決獄枯桔之生奇瑞也晉瑞饑穀而不瑞枯桔歲凰之瑞可喜也晉復賢能而不瑞芝草則戾蔵甘露則貶于是而無喜祥瑞憑變異之先

詔權湖南招捉公事馬友補正其衙大夫成州團練使權荊湖東路副總管時潭未有守而奉議郎奏辟通判潭州先是浿西安撫使程昌寓坐貶二秩友在潭州措置酒法當不造酒但收稅酒錢城外聽造而不得賣城中聽賣而不得造若酒入城則計斗升取稅公私利之　按昭慈聖獻孟后以明堂恩自協林郎得官轉一官比類施行今未論月不知何以卻是本謚郎當考昌寓陣官在八月已卯今併書之

新院太府寺丞章傑、監都進奏院章傪、監登聞鼓院章倬並與外任以言者論姦臣子孫不宜在朝故也上因言小人但不當在朝廷至於閒慢差遣亦當與之豈可絕其生路秦桧曰舉皋陶不仁者遠正謂不可令近君耳上首肯

丁酉徽猷閣直學士銀青光祿大夫王序落職降二官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序以奉祠滿歲請于朝詔許再任而給事中李擢中書舍人洪擬言其諂事梁師成法當討論乃有是命　詔自今堂除及舉辟差遣之人如磻本貴並不得放上用三省請也　資政殿學士提舉臨安府洞霄宮呂好問落於桂州計聞例外賜帛五百錄其弟朝散郎言問通判桂州官給葬事言者論靖康之變好問身爲執政不能死節先拜僞楚於庭裹卹過厚尤爲不可上不聽第損賜帛之數而已　減罷詔在十月辛卯

己亥奉議郎知大宗正丞常同知柳州

庚子朝議大夫新知澧州吳革爲潼川府路轉運副使自盜安撫司後四川盜司以收除者始此　詔通泰鎮撫使岳飛一軍權留洪州彈壓盜賊以江淮招討使張俊將班師也遂以飛爲神武右副軍統制

宣撫處置使張浚以便宜印造綾紙度牒鬻之川陝京西以助軍用至是以聞詔日下住罷

辛丑皇伯右武衛大將軍信州防禦使令話爲寧州觀察使封安定郡王先是燕秦二王後爭襲封久不決禮部員外郎王居正言燕王太祖長子其後當襲封議遂定令話德昭元孫也　熙寧初首封秦王孫從式已而更封燕王曾孫世清襲曹

壬寅申命有司討論濫賞時范宗尹以上將行明堂故事文武官遷秩且任子者衆故舉行之上覽條目曰議得當否朕不欲人以事每議及上皇聖德翰林學士汪藻皆言陛下詔而補官遷秩者皆論如律天下孰不以爲宜然此法倘行於吏部而堂除之人則一切沮而不問是使孤寒椎鈍者獨廢其終身凡稍黠而有援者巧謀捷出於法度之外而僥冒自如也此豈聖朝行於天下書一之公法乎臣愚欲乞應今後堂除人並先取會吏部無有於磻討論事件如涉討論即依條改正會宗尹乞去位事遂不行　復置翰林天文局太史局學生太史局五十人天文局十人　權湖東副總管馬友在漢陽嘗獻賀天申節銀及是至行在詔獎之

癸卯奉直大夫景與宗直祕閣知興元府時張浚已用王庶與宗遂改命　虔州賊陳顒聚鄉丁數千焚掠等都信豐諸縣詔趣捕之

甲辰祕書少監程俱言本省見闕員今著作官闕請用元豐故事牒校書郎或正字暫權詔今後特令祕書省長武通修日曆

乙巳朝散郎劉大中爲祕書丞大中、揚子人也

丙午金左監軍昌自宿遷北歸昌過東平僞齊劉豫不出迎使人言于昌曰豫今爲帝矣若相見無拜之禮昌怒責之卻其獻豫遣僞相張孝純隨而和之昌卒不解

丁未太尉兩浙西路安撫大使淮南揚楚等州宣撫使劉光世兼海泗州宣撫時淮北之人歸附者甚衆故命光世安輯之　殿中侍御史章誼言聞邵青自太平州乘船經由鎮江府江陰軍遂入平江之常熟

縣所至劫掠。劉光世以桑將銳兵而不能應時擒制者。邵許所乘皆舟楫。而光世皆平陸之兵。故國家既濟大江以爲險阻。而於舟師略不經意。今邵青小醜。光世大帥。乃敢越境深寇。使賊有大於此者。將何以禦之。乞進二官。直龍不受。

己未。昭慈獻烈皇后卒。哭命左監門衞大將軍士顒即內中天章閣几筵前。行卒哭之祭。上不親事。百官進名奉慰。

辛酉。故道復觀文殿學士劉韐贈少師。後謚忠肅。以其子知開州長麻有請也。

丁巳。降授武功大夫康州刺史韶州居住張思正許自便。通議大夫試邢部尚書胡直孺以撫宮頓遜之勞。進二官。直龍不受。

己未。昭慈獻烈皇后卒。哭命左監門衞大將軍士顒即內中天章閣几筵前。行卒哭之祭。上不親事。百官進名奉慰。

辛酉。故道復觀文殿學士劉韐贈少師。後謚忠肅。以其子知開州長麻有請也。

丁巳。降授武功大夫康州刺史韶州居住張思正許自便。通議大夫試邢部尚書胡直孺以撫宮頓遜之勞。進二官。直龍不受。

己未。昭慈獻烈皇后卒。哭命左監門衞大將軍士顒即內中天章閣几筵前。行卒哭之祭。上不親事。百官進名奉慰。

辛酉。故道復觀文殿學士劉韐贈少師。後謚忠肅。以其子知開州長麻有請也。

書罪。又詔武臣濫賞並免討論。令尚書省榜諭。其日壬子也。日曆六月十八日有旨。臚武臣濫賞並免討論。追奪案此時尚未遣是討論文字。日曆誤也。據克小曆亦云。高衛先上疏謚之。乃罷武臣討論。既而李回乞罷政云云。據克所書。亦繫日曆之誤。蓋誤武臣討論。乃七月十八日。而日曆所供檢人誤在六月耳。日曆中如此者甚衆。

歸過君父。敛怨士大夫。可日下疑罷。七月甲寅。宗尹堅以爲可行。卽日求去。翌日遂詔直龍圖閣新知台州沈與求赴行在。案是日乙卯。又一日。輔臣進呈。上曰。天下事不必堅執。至如人主有過。尙許言者極論。若遲迴過防。御使入內內侍省副都知梁邦彥特遷昭宣使。錄攄宮之勞也。

紙須人不進言。如此則於誰有損。七月丙辰。始宗尹之建議也。恰力贊之。至是見上意堅。反以此擠宗尹。又五日。詔辟召呂頤浩。次日。遂召翰林學士汪藻草宗尹免制。曰。日者輕用人言。妄裁官簿。以廟堂之尊。而附天下之謗。以人主之孝。而暴君親之非。朕方丁寧德意。而申命於朝。汝乃厲格詔書。而持必於下。宗尹入相踰一年。始宗尹與辛道宗兄弟往來甚密。上不樂之。及是罷於是崇觀以來濫賞悉免討論。但命吏部審量而已。討論濫賞。初見繫炎二年十月丙子。四年六月辛巳。今年七月壬寅再舉行。據克小曆云。侍御史沈與求錄宗尹大罪二十。宗尹力請罷政。蓋誤。此時與求未還朝。今年九月乃用與求言奪宗尹職名。克不詳考耳。詔曰。朝請大夫知邛州王俁。尙書右司員外郎萬格。以刻薄之資。成傅會之惡。首建討論之議。盡失士夫之心。姑示輕刑。用懲私意。可並送吏部。熊克小曆云。俁格時並爲都司。案俁今年二月已出守。克誤也。上因諭輔臣曰。俁格既能自此恐紛紛不已。日後貴盡量勿論。恐分朋植黨。非國家福。張守曰。此陛下盛德。臣欲建議未敢。當直柔曰。前日呂頤浩、趙鼎之去。陛下與之終始到今。今於宗尹復如此。聖性忠厚。天下之幸也。

甲子。命同知樞密院事李回朝拜昭慈獻烈皇后攢宮。先是禮官以明德權攢故事。請上行朝拜之禮。既而以道遠不可親詣。乃命回代行。

是月。川陝宣撫使張浚以直龍圖閣利州路提點刑獄公事楊斌爲永興軍路經略安撫使。朝散郎知巴州馮檝爲利州路提點刑獄公事。利路提刑題名。斌以此月二十九日到。故集附此月末。但不知是時永興帥何地當攷。武翼大夫知潼州李彥直授寧遠軍節度副使。汪伯彥復正議大夫。提舉臨安府洞霄宮。以參知政事張守言其才可用也。

玠棄城去。以巡防官張德權知州事。玠在潼州。嘗棄盜縱橫之時。以嚴酷殺伐爲政。縱所部擾民。故能得軍士之情。久處危城中。金珠寶貨不可勝計。玠欲順流東下。爲夙夜計。守不必歸。李回曰。如歸兩都司。彼自無詞。上曰。兩都司殊刻薄。爲朝廷以浩送吏部。江西安撫大使朱勝非言。自正月傳事至今。所降軍儲。漕司未嘗發到斗升顆粒。又六月中給降鹽鈔七萬緡。其實次乃在同時降下一百萬緡之後。未知算清當在何時。詔委漕臣張頤濟其軍食。匯河南人也。勝非又別疏論安撫大使名甚重。而無錢糧及兵。實不及一小邑。然勝非受命踰年。遷延不進。逮張俊班師。始入城視事。論者咎之。

己巳。直授寧遠軍節度副使汪伯彥復正議大夫。提舉臨安府洞霄宮。以參知政事張守言。伯彥遠罪節度副使。後四日。遂以伯彥爲觀文殿學士江東安撫大使。兼知池州。權尙書工部侍郎字。大理卿王衣權尙書刑部侍郎。尙書右司員外郎趙子崧等各遷一官。以權貨務成中收茶鹽香錢六百九萬餘緡故也。

庚午。直龍圖閣沈與求試御史上。言從容言王安石之罪。在行新法。與求對曰。誠如聖訓。然人臣立朝。未論行事之是非。先觀心術之邪正。揚雄名世大儒。乃爲劇秦美新之文。馮道左右賣國。得罪萬世。而安石於漢則取雄。於五代則取道。是其心術已不正矣。施之學術。悉爲曲說。以惑亂天下。士俗委靡。飾羣迴互。致靖康之禍。皆由此也。徽猷閣待制提舉臨安府洞霄宮李光知饒州。時饒信寇盜市平。光方里居。

丙寅。利州觀察使湖東馬步軍副總管孔彥舟爲靳黃鎮撫使。兼知黃州。用張俊薦也。時彥舟在鄂州。舟多糧富。俊恐其盤據要地。故奏用之。以捍衛大夫相州防禦使新除舒蘄鎮撫使張用有衆五萬在瑞昌。後數日。俊親揀其軍精銳者留之。老弱者許自便。有投曹成者。有投韓世忠者。有自去而爲民者。俊既幷其兵。遂以用爲本軍統制。趙姓之遣吏安俊以八月壬申親揀用軍令並書之案宋史係丁卯日。武顯郎南雄州兵馬都監郭康僞造制書。自稱奉使康察廣東兵官已下轉運判官章傑覺其詐。捕送廣州誅之。至是以聞。武功大夫康州防禦使入內內侍省副都知梁邦彥特遷昭宣使。錄攄宮之勞也。

丁卯。觀文殿學士新知潭州吳敏爲荊湖東西廣南路宣撫使。兼知潭州。時江湖餘寇未平。而敏留居福右。故就用之。熊克小曆今年六月末書初置相吳敏方責居溫州。范宗尹總敏復觀文殿學士知潭州。敏以祖母年高力辭。遂改命。政殿學士提舉洞霄宮。蓋是又復敏觀文之職。先盧西湖南宣撫使案敏以靖康元年九月責溫州。建炎元年五月移柳州。已而自便。四年七月復官。今年七月甲子除知潭州。八月丁卯除湖東西廣宣撫。其年十二月乙丑改資政不詞。克所云宣撫及先後皆遂誤。不知何以如此。

軍事李植至行在。湖道梗車見今年五月丙寅。上嘉之。以溫爲武翼郎。閤門宣贊舍人。統制山東忠義軍馬。仍銷印以隨。而植亦補承事郎。

戊辰。參知政事張守等上對。修寨砦政和敕令格式。〇百二十二卷。看詳六百四卷。紹以紹興重修敕令格式爲名。自來年頒行。中大夫直祕閣新知饒州王喚提舉臨安府洞霄宮。喚以鄭居中故。積遷至大官。時方討論。故有是請。曉仲山子鄭居中女婿。已見建炎元年四月。右司諫韓璜論堂吏滑浩等與討論濫賞文字。秦檜曰。吏行文書耳。恐不必歸李回曰。如歸兩都司。彼自無詞。上曰。兩都司殊刻薄。爲朝廷以浩送吏部。江西安撫大使朱勝非言。自正月傳事至今。所降軍儲。漕司未嘗發到斗升顆粒。又六月中給降鹽鈔七萬緡。其實次乃在同時降下一百萬緡之後。未知算清當在何時。詔委漕臣張頤濟其軍食。匯河南人也。勝非又別疏論安撫大使名甚重。而無錢糧及兵。實不及一小邑。然勝非受命踰年。遷延不進。逮張俊班師。始入城視事。論者咎之。

己巳。直授寧遠軍節度副使汪伯彥復正議大夫。提舉臨安府洞霄宮。以參知政事張守言其才可用也。後四日。遂以伯彥爲觀文殿學士江東安撫大使。兼知池州。權尙書工部侍郎韓肖胄以修敕成。落權字。大理卿王衣權尙書刑部侍郎。尙書右司員外郎趙子崧等各遷一官。以權貨務成中收茶鹽香錢六百九萬餘緡故也。

庚午。直龍圖閣沈與求試御史上。言從容言王安石之罪。在行新法。與求對曰。誠如聖訓。然人臣立朝。未論行事之是非。先觀心術之邪正。揚雄名世大儒。乃爲劇秦美新之文。馮道左右賣國。得罪萬世。而安石於漢則取雄。於五代則取道。是其心術已不正矣。施之學術。悉爲曲說。以惑亂天下。士俗委靡。飾羣迴互。致靖康之禍。皆由此也。徽猷閣待制提舉臨安府洞霄宮李光知饒州。時饒信寇盜市平。光方里居。

而俾官人康允之未敍。乃復允之朝請大夫。與光分守二郡。允之行至長溪而卒。

辛未。刑部尚書兼侍讀胡直孺守兵部尚書。

壬申。吏部員外郎胡世將奏其兄唐老、靖康中嘗建議除上爲大元帥。且爲之請謚。上曰。當時之事。亦偶然耳。何功之云。張守等退而歎曰。大哉王言。尚書兵部員外郎陳與義試起居郎。故追復奉議郎張庭堅賠直龍圖閣。庭堅、廣安人。元符末右正言。編管洛州。洛州防禦使知西外宗正事士從自衡州移司溫州。所過縣餘官第二十九人。編管二十九人。紹興二年二月六日到部申明狀增入

搔擾。詔龍之。

癸酉。初命大禮。復引試刑法官。自渡江久廢。至是舉行之。此以下至乙亥。刑部申明狀增入

乙亥。上諭輔臣曰。羣籍至今追贈未畢。卿等宜爲朕留意。程頤、任伯雨、龍夬、張舜民。此四人名德尤著。宜卽褒贈。乃贈夬直龍圖閣。夬、河陽人。元符末殿中侍御史。編管第三十五人。化州編管。時工部侍郎韓肖胄奏啓上。乞追褒元祐諸臣。故有是論。

丁丑。命有監門衞大將軍士芭祔昭慈獻烈皇后神主於溫州。太廟哲宗室用太常少卿蘇遲議。位在昭懷皇后之上。是日。韓肖胄題神主。龍虎主於西夾室。上不視事。百官進名奉慰。故事。庶主薨於殿後。議者以上方巡幸。當竢還闕依故事施行。後遂爲例。士芭、濮王曾孫也。陷金得歸。及是而至行在。

戊寅。參知政事張守充資政殿學士。提舉臨安府洞霄宮。侍御史沈與求言。守舉汪伯彥不當。守引疾乞祠。而有是命。同知樞密院事李回參知政事。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武德郎閤門宣贊舍人滕康鎮撫使劉綱爲兩浙東路兵馬副鈐轄。詔綱不卽還鎮。罪當誅。貴以其父忠勞。特與厚貲。其餘從六人。皆授官有差。武信軍承宣使辛興宗卒。特贈檢校少保安化軍節度使。初。宣撫處置使張浚以書抵范宗尹。報陽陳曲折。及以去秋出師失律。上章待罪。會宗尹已去位。輔臣以其書進呈。上曰。比屢有人言使欲行遣朕。以人君用人。當以大度。聽其所爲。但責成功。俟無成功。責之未晚。浚又奏本司主管機宜文字傅雩擅用便宜。未嘗赴司供職。乞罷之。雩時已在張俊軍中。詔可其請。浚念上機嗣未立。是日。密奏乞講明故事。擇宗室之賢。優禮厚養。以爲藩屏。於是上已命選二人。而浚蓋未知也。庚辰。故追復端明殿學士朝奉大夫。以其孫宣教郎知梁州符言復官未盡也。

辛巳。詔尚書省復置催趲三省房。及催趲六曹房。范宗尹之相也。事多留滯。比其罷相。御下省吏抱成案就宗尹書押者。不可勝計。言者請命大臣相度。委本省官各一員。監督點檢諸房文字。催籍結絕。故復置。詔編建制置使辛企宗自建州移屯福州。時帥臣程邁言下四州已爲盜所疑。今熊志寧等作亂。事見六月丁亥。恐便峽餘郡。乞遣一軍自溫、台直出以備之。朝廷亦以企宗玩寇。故命企宗移屯會江東統制官

閻皋招降潘遠所部叛兵。事見六月壬午。企宗請其兵自隨。遂詔皋以全軍往福州。受企宗節制。遠圍事在此月癸未。

壬午。成忠郎虔化縣巡檢權縣事劉惔爲衆義郎閤門祗候。李敦仁破虔化縣。惔擊去之。郡守上其功。故有是命。徽州言張琪復入祈門縣。詔張浚遣兵捕之。詔浙西安撫大使司統制官拱衛大夫忠州刺史王德領同州觀察使。餘將士萬一千五百七十五人。皆進官有差。錄防江之勞也。上曰。可見豫備陋陋。朝請大夫致仕周諤遷乙酉。詔樞密院選使臣管蠟書賜陳、蔡二郡。令掩殺李成。成既敗。其餘黨趙端等皆來降。朝廷聞成在順昌。詔知淮寧府李寶、知蔡州范福合兵掩捕。先是福以蔡州危。棄城遁走。土豪李祐、馮直率軍民以守。言者以上方巡幸。當竢還闕依故事施行。後遂爲例。士芭、濮王曾孫也。陷金得歸。及是而至行在。

戊寅。參知政事張守充資政殿學士。提舉臨安府洞霄宮。侍御史沈與求言。守舉汪伯彥不當。守引疾乞祠。而有是命。同知樞密院事李回參知政事。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武德郎閤門宣贊舍人滕康鎮撫使劉綱爲兩浙東路兵馬副鈐轄。詔綱不卽還鎮。罪當誅。貴以其父忠勞。特與厚貲。其餘從六人。皆授官有差。武信軍承宣使辛興宗卒。特贈檢校少保安化軍節度使。初。宣撫處置使張浚以書抵范宗尹。報陽陳曲折。及以去秋出師失律。上章待罪。會宗尹已去位。輔臣以其書進呈。上曰。比屢有人言使欲行遣朕。以人君用人。當以大度。聽其所爲。但責成功。俟無成功。責之未晚。浚又奏本司主管機宜文字傅雩擅用便宜。未嘗赴司供職。乞罷之。雩時已在張俊軍中。詔可其請。浚念上機嗣未立。是日。密奏乞講明故事。擇宗室之賢。優禮厚養。以爲藩屏。於是上已命選二人。而浚蓋未知也。庚辰。故追復端明殿學士朝奉大夫。以其孫宣教郎知梁州符言復官未盡也。

辛巳。詔尚書省復置催趲三省房。及催趲六曹房。范宗尹之相也。事多留滯。比其罷相。御下省吏抱成案就宗尹書押者。不可勝計。言者請命大臣相度。委本省官各一員。監督點檢諸房文字。催籍結絕。故復置。詔編建制置使辛企宗自建州移屯福州。時帥臣程邁言下四州已爲盜所疑。今熊志寧等作亂。事見六月丁亥。恐便峽餘郡。乞遣一軍自溫、台直出以備之。朝廷亦以企宗玩寇。故命企宗移屯會江東統制官

壬午。成忠郎虔化縣巡檢權縣事劉惔爲衆義郎閤門祗候。李敦仁破虔化縣。惔擊去之。郡守上其功。故有是命。徽州言張琪復入祈門縣。詔張浚遣兵捕之。詔浙西安撫大使司統制官拱衛大夫忠州刺史王德領同州觀察使。餘將士萬一千五百七十五人。皆進官有差。錄防江之勞也。上曰。可見豫備陋陋。朝請大夫致仕周諤遷乙酉。詔樞密院選使臣管蠟書賜陳、蔡二郡。令掩殺李成。成既敗。其餘黨趙端等皆來降。朝廷聞成在順昌。詔知淮寧府李寶、知蔡州范福合兵掩捕。先是福以蔡州危。棄城遁走。土豪李祐、馮直率軍民以守。言者以上方巡幸。當竢還闕依故事施行。後遂爲例。士芭、濮王曾孫也。陷金得歸。及是而至行在。

戊寅。參知政事張守充資政殿學士。提舉臨安府洞霄宮。侍御史沈與求言。守舉汪伯彥不當。守引疾乞祠。而有是命。同知樞密院事李回參知政事。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武德郎閤門宣贊舍人滕康鎮撫使劉綱爲兩浙東路兵馬副鈐轄。詔綱不卽還鎮。罪當誅。貴以其父忠勞。特與厚貲。其餘從六人。皆授官有差。武信軍承宣使辛興宗卒。特贈檢校少保安化軍節度使。初。宣撫處置使張浚以書抵范宗尹。報陽陳曲折。及以去秋出師失律。上章待罪。會宗尹已去位。輔臣以其書進呈。上曰。比屢有人言使欲行遣朕。以人君用人。當以大度。聽其所爲。但責成功。俟無成功。責之未晚。浚又奏本司主管機宜文字傅雩擅用便宜。未嘗赴司供職。乞罷之。雩時已在張俊軍中。詔可其請。浚念上機嗣未立。是日。密奏乞講明故事。擇宗室之賢。優禮厚養。以爲藩屏。於是上已命選二人。而浚蓋未知也。庚辰。故追復端明殿學士朝奉大夫。以其孫宣教郎知梁州符言復官未盡也。

辛巳。詔尚書省復置催趲三省房。及催趲六曹房。范宗尹之相也。事多留滯。比其罷相。御下省吏抱成案就宗尹書押者。不可勝計。言者請命大臣相度。委本省官各一員。監督點檢諸房文字。催籍結絕。故復置。詔編建制置使辛企宗自建州移屯福州。時帥臣程邁言下四州已爲盜所疑。今熊志寧等作亂。事見六月丁亥。恐便峽餘郡。乞遣一軍自溫、台直出以備之。朝廷亦以企宗玩寇。故命企宗移屯會江東統制官

閻皋招降潘遠所部叛兵。事見六月壬午。企宗請其兵自隨。遂詔皋以全軍往福州。受企宗節制。遠圍事在此月癸未。

壬午。成忠郎虔化縣巡檢權縣事劉惔爲衆義郎閤門祗候。李敦仁破虔化縣。惔擊去之。郡守上其功。故有是命。徽州言張琪復入祈門縣。詔張浚遣兵捕之。詔浙西安撫大使司統制官拱衛大夫忠州刺史王德領同州觀察使。餘將士萬一千五百七十五人。皆進官有差。錄防江之勞也。上曰。可見豫備陋陋。朝請大夫致仕周諤遷乙酉。詔樞密院選使臣管蠟書賜陳、蔡二郡。令掩殺李成。成既敗。其餘黨趙端等皆來降。朝廷聞成在順昌。詔知淮寧府李寶、知蔡州范福合兵掩捕。先是福以蔡州危。棄城遁走。土豪李祐、馮直率軍民以守。言者以上方巡幸。當竢還闕依故事施行。後遂爲例。士芭、濮王曾孫也。陷金得歸。及是而至行在。

戊寅。參知政事張守充資政殿學士。提舉臨安府洞霄宮。侍御史沈與求言。守舉汪伯彥不當。守引疾乞祠。而有是命。同知樞密院事李回參知政事。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武德郎閤門宣贊舍人滕康鎮撫使劉綱爲兩浙東路兵馬副鈐轄。詔綱不卽還鎮。罪當誅。貴以其父忠勞。特與厚貲。其餘從六人。皆授官有差。武信軍承宣使辛興宗卒。特贈檢校少保安化軍節度使。初。宣撫處置使張浚以書抵范宗尹。報陽陳曲折。及以去秋出師失律。上章待罪。會宗尹已去位。輔臣以其書進呈。上曰。比屢有人言使欲行遣朕。以人君用人。當以大度。聽其所爲。但責成功。俟無成功。責之未晚。浚又奏本司主管機宜文字傅雩擅用便宜。未嘗赴司供職。乞罷之。雩時已在張俊軍中。詔可其請。浚念上機嗣未立。是日。密奏乞講明故事。擇宗室之賢。優禮厚養。以爲藩屏。於是上已命選二人。而浚蓋未知也。庚辰。故追復端明殿學士朝奉大夫。以其孫宣教郎知梁州符言復官未盡也。

辛巳。詔尚書省復置催趲三省房。及催趲六曹房。范宗尹之相也。事多留滯。比其罷相。御下省吏抱成案就宗尹書押者。不可勝計。言者請命大臣相度。委本省官各一員。監督點檢諸房文字。催籍結絕。故復置。詔編建制置使辛企宗自建州移屯福州。時帥臣程邁言下四州已爲盜所疑。今熊志寧等作亂。事見六月丁亥。恐便峽餘郡。乞遣一軍自溫、台直出以備之。朝廷亦以企宗玩寇。故命企宗移屯會江東統制官

閻皋招降潘遠所部叛兵。事見六月壬午。企宗請其兵自隨。遂詔皋以全軍往福州。受企宗節制。遠圍事在此月癸未。

壬午。成忠郎虔化縣巡檢權縣事劉惔爲衆義郎閤門祗候。李敦仁破虔化縣。惔擊去之。郡守上其功。故有是命。徽州言張琪復入祈門縣。詔張浚遣兵捕之。詔浙西安撫大使司統制官拱衛大夫忠州刺史王德領同州觀察使。餘將士萬一千五百七十五人。皆進官有差。錄防江之勞也。上曰。可見豫備陋陋。朝請大夫致仕周諤遷乙酉。詔樞密院選使臣管蠟書賜陳、蔡二郡。令掩殺李成。成既敗。其餘黨趙端等皆來降。朝廷聞成在順昌。詔知淮寧府李寶、知蔡州范福合兵掩捕。先是福以蔡州危。棄城遁走。土豪李祐、馮直率軍民以守。言者以上方巡幸。當竢還闕依故事施行。後遂爲例。士芭、濮王曾孫也。陷金得歸。及是而至行在。

戊寅。參知政事張守充資政殿學士。提舉臨安府洞霄宮。侍御史沈與求言。守舉汪伯彥不當。守引疾乞祠。而有是命。同知樞密院事李回參知政事。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武德郎閤門宣贊舍人滕康鎮撫使劉綱爲兩浙東路兵馬副鈐轄。詔綱不卽還鎮。罪當誅。貴以其父忠勞。特與厚貲。其餘從六人。皆授官有差。武信軍承宣使辛興宗卒。特贈檢校少保安化軍節度使。初。宣撫處置使張浚以書抵范宗尹。報陽陳曲折。及以去秋出師失律。上章待罪。會宗尹已去位。輔臣以其書進呈。上曰。比屢有人言使欲行遣朕。以人君用人。當以大度。聽其所爲。但責成功。俟無成功。責之未晚。浚又奏本司主管機宜文字傅雩擅用便宜。未嘗赴司供職。乞罷之。雩時已在張俊軍中。詔可其請。浚念上機嗣未立。是日。密奏乞講明故事。擇宗室之賢。優禮厚養。以爲藩屏。於是上已命選二人。而浚蓋未知也。庚辰。故追復端明殿學士朝奉大夫。以其孫宣教郎知梁州符言復官未盡也。

辛巳。詔尚書省復置催趲三省房。及催趲六曹房。范宗尹之相也。事多留滯。比其罷相。御下省吏抱成案就宗尹書押者。不可勝計。言者請命大臣相度。委本省官各一員。監督點檢諸房文字。催籍結絕。故復置。詔編建制置使辛企宗自建州移屯福州。時帥臣程邁言下四州已爲盜所疑。今熊志寧等作亂。事見六月丁亥。恐便峽餘郡。乞遣一軍自溫、台直出以備之。朝廷亦以企宗玩寇。故命企宗移屯會江東統制官

閻皋招降潘遠所部叛兵。事見六月壬午。企宗請其兵自隨。遂詔皋以全軍往福州。受企宗節制。遠圍事在此月癸未。

壬午。成忠郎虔化縣巡檢權縣事劉惔爲衆義郎閤門祗候。李敦仁破虔化縣。惔擊去之。郡守上其功。故有是命。徽州言張琪復入祈門縣。詔張浚遣兵捕之。詔浙西安撫大使司統制官拱衛大夫忠州刺史王德領同州觀察使。餘將士萬一千五百七十五人。皆進官有差。錄防江之勞也。上曰。可見豫備陋陋。朝請大夫致仕周諤遷乙酉。詔樞密院選使臣管蠟書賜陳、蔡二郡。令掩殺李成。成既敗。其餘黨趙端等皆來降。朝廷聞成在順昌。詔知淮寧府李寶、知蔡州范福合兵掩捕。先是福以蔡州危。棄城遁走。土豪李祐、馮直率軍民以守。言者以上方巡幸。當竢還闕依故事施行。後遂爲例。士芭、濮王曾孫也。陷金得歸。及是而至行在。

戊寅。參知政事張守充資政殿學士。提舉臨安府洞霄宮。侍御史沈與求言。守舉汪伯彥不當。守引疾乞祠。而有是命。同知樞密院事李回參知政事。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武德郎閤門宣贊舍人滕康鎮撫使劉綱爲兩浙東路兵馬副鈐轄。詔綱不卽還鎮。罪當誅。貴以其父忠勞。特與厚貲。其餘從六人。皆授官有差。武信軍承宣使辛興宗卒。特贈檢校少保安化軍節度使。初。宣撫處置使張浚以書抵范宗尹。報陽陳曲折。及以去秋出師失律。上章待罪。會宗尹已去位。輔臣以其書進呈。上曰。比屢有人言使欲行遣朕。以人君用人。當以大度。聽其所爲。但責成功。俟無成功。責之未晚。浚又奏本司主管機宜文字傅雩擅用便宜。未嘗赴司供職。乞罷之。雩時已在張俊軍中。詔可其請。浚念上機嗣未立。是日。密奏乞講明故事。擇宗室之賢。優禮厚養。以爲藩屏。於是上已命選二人。而浚蓋未知也。庚辰。故追復端明殿學士朝奉大夫。以其孫宣教郎知梁州符言復官未盡也。

辛巳。詔尚書省復置催趲三省房。及催趲六曹房。范宗尹之相也。事多留滯。比其罷相。御下省吏抱成案就宗尹書押者。不可勝計。言者請命大臣相度。委本省官各一員。監督點檢諸房文字。催籍結絕。故復置。詔編建制置使辛企宗自建州移屯福州。時帥臣程邁言下四州已爲盜所疑。今熊志寧等作亂。事見六月丁亥。恐便峽餘郡。乞遣一軍自溫、台直出以備之。朝廷亦以企宗玩寇。故命企宗移屯會江東統制官

閻皋招降潘遠所部叛兵。事見六月壬午。企宗請其兵自隨。遂詔皋以全軍往福州。受企宗節制。遠圍事在此月癸未。

壬午。成忠郎虔化縣巡檢權縣事劉惔爲衆義郎閤門祗候。李敦仁破虔化縣。惔擊去之。郡守上其功。故有是命。徽州言張琪復入祈門縣。詔張浚遣兵捕之。詔浙西安撫大使司統制官拱衛大夫忠州刺史王德領同州觀察使。餘將士萬一千五百七十五人。皆進官有差。錄防江之勞也。上曰。可見豫備陋陋。朝請大夫致仕周諤遷乙酉。詔樞密院選使臣管蠟書賜陳、蔡二郡。令掩殺李成。成既敗。其餘黨趙端等皆來降。朝廷聞成在順昌。詔知淮寧府李寶、知蔡州范福合兵掩捕。先是福以蔡州危。棄城遁走。土豪李祐、馮直率軍民以守。言者以上方巡幸。當竢還闕依故事施行。後遂爲例。士芭、濮王曾孫也。陷金得歸。及是而至行在。

戊寅。參知政事張守充資政殿學士。提舉臨安府洞霄宮。侍御史沈與求言。守舉汪伯彥不當。守引疾乞祠。而有是命。同知樞密院事李回參知政事。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武德郎閤門宣贊舍人滕康鎮撫使劉綱爲兩浙東路兵馬副鈐轄。詔綱不卽還鎮。罪當誅。貴以其父忠勞。特與厚貲。其餘從六人。皆授官有差。武信軍承宣使辛興宗卒。特贈檢校少保安化軍節度使。初。宣撫處置使張浚以書抵范宗尹。報陽陳曲折。及以去秋出師失律。上章待罪。會宗尹已去位。輔臣以其書進呈。上曰。比屢有人言使欲行遣朕。以人君用人。當以大度。聽其所爲。但責成功。俟無成功。責之未晚。浚又奏本司主管機宜文字傅雩擅用便宜。未嘗赴司供職。乞罷之。雩時已在張俊軍中。詔可其請。浚念上機嗣未立。是日。密奏乞講明故事。擇宗室之賢。優禮厚養。以爲藩屏。於是上已命選二人。而浚蓋未知也。庚辰。故追復端明殿學士朝奉大夫。以其孫宣教郎知梁州符言復官未盡也。

辛巳。詔尚書省復置催趲三省房。及催趲六曹房。范宗尹之相也。事多留滯。比其罷相。御下省吏抱成案就宗尹書押者。不可勝計。言者請命大臣相度。委本省官各一員。監督點檢諸房文字。催籍結絕。故復置。詔編建制置使辛企宗自建州移屯福州。時帥臣程邁言下四州已爲盜所疑。今熊志寧等作亂。事見六月丁亥。恐便峽餘郡。乞遣一軍自溫、台直出以備之。朝廷亦以企宗玩寇。故命企宗移屯會江東統制官

閻皋招降潘遠所部叛兵。事見六月壬午。企宗請其兵自隨。遂詔皋以全軍往福州。受企宗節制。遠圍事在此月癸未。

壬午。成忠郎虔化縣巡檢權縣事劉惔爲衆義郎閤門祗候。李敦仁破虔化縣。惔擊去之。郡守上其功。故有是命。徽州言張琪復入祈門縣。詔張浚遣兵捕之。詔浙西安撫大使司統制官拱衛大夫忠州刺史王德領同州觀察使。餘將士萬一千五百七十五人。皆進官有差。錄防江之勞也。上曰。可見豫備陋陋。朝請大夫致仕周諤遷乙酉。詔樞密院選使臣管蠟書賜陳、蔡二郡。令掩殺李成。成既敗。其餘黨趙端等皆來降。朝廷聞成在順昌。詔知淮寧府李寶、知蔡州范福合兵掩捕。先是福以蔡州危。棄城遁走。土豪李祐、馮直率軍民以守。言者以上方巡幸。當竢還闕依故事施行。後遂爲例。士芭、濮王曾孫也。陷金得歸。及是而至行在。

戊寅。參知政事張守充資政殿學士。提舉臨安府洞霄宮。侍御史沈與求言。守舉汪伯彥不當。守引疾乞祠。而有是命。同知樞密院事李回參知政事。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武德郎閤門宣贊舍人滕康鎮撫使劉綱爲兩浙東路兵馬副鈐轄。詔綱不卽還鎮。罪當誅。貴以其父忠勞。特與厚貲。其餘從六人。皆授官有差。武信軍承宣使辛興宗卒。特贈檢校少保安化軍節度使。初。宣撫處置使張浚以書抵范宗尹。報陽陳曲折。及以去秋出師失律。上章待罪。會宗尹已去位。輔臣以其書進呈。上曰。比屢有人言使欲行遣朕。以人君用人。當以大度。聽其所爲。但責成功。俟無成功。責之未晚。浚又奏本司主管機宜文字傅雩擅用便宜。未嘗赴司供職。乞罷之。雩時已在張俊軍中。詔可其請。浚念上機嗣未立。是日。密奏乞講明故事。擇宗室之賢。優禮厚養。以爲藩屏。於是上已命選二人。而浚蓋未知也。庚辰。故追復端明殿學士朝奉大夫。以其孫宣教郎知梁州符言復官未盡也。

辛巳。詔尚書省復置催趲三省房。及催趲六曹房。范宗尹之相也。事多留滯。比其罷相。御下省吏抱成案就宗尹書押者。不可勝計。言者請命大臣相度。委本省官各一員。監督點檢諸房文字。催籍結絕。故復置。詔編建制置使辛企宗自建州移屯福州。時帥臣程邁言下四州已爲盜所疑。今熊志寧等作亂。事見六月丁亥。恐便峽餘郡。乞遣一軍自溫、台直出以備之。朝廷亦以企宗玩寇。故命企宗移屯會江東統制官

閻皋招降潘遠所部叛兵。事見六月壬午。企宗請其兵自隨。遂詔皋以全軍往福州。受企宗節制。遠圍事在此月癸未。

壬午。成忠郎虔化縣巡檢權縣事劉惔爲衆義郎閤門祗候。李敦仁破虔化縣。惔擊去之。郡守上其功。故有是命。徽州言張琪復入祈門縣。詔張浚遣兵捕之。詔浙西安撫大使司統制官拱衛大夫忠州刺史王德領同州觀察使。餘將士萬一千五百七十五人。皆進官有差。錄防江之勞也。上曰。可見豫備陋陋。朝請大夫致仕周諤遷乙酉。詔樞密院選使臣管蠟書賜陳、蔡二郡。令掩殺李成。成既敗。其餘黨趙端等皆來降。朝廷聞成在順昌。詔知淮寧府李寶、知蔡州范福合兵掩捕。先是福以蔡州危。棄城遁走。土豪李祐、馮直率軍民以守。言者以上方巡幸。當竢還闕依故事施行。後遂爲例。士芭、濮王曾孫也。陷金得歸。及是而至行在。

戊寅。參知政事張守充資政殿學士。提舉臨安府洞霄宮。侍御史沈與求言。守舉汪伯彥不當。守引疾乞祠。而有是命。同知樞密院事李回參知政事。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武德郎閤門宣贊舍人滕康鎮撫使劉綱爲兩浙東路兵馬副鈐轄。詔綱不卽還鎮。罪當誅。貴以其父忠勞。特與厚貲。其餘從六人。皆授官有差。武信軍承宣使辛興宗卒。特贈檢校少保安化軍節度使。初。宣撫處置使張浚以書抵范宗尹。報陽陳曲折。及以去秋出師失律。上章待罪。會宗尹已去位。輔臣以其書進呈。上曰。比屢有人言使欲行遣朕。以人君用人。當以大度。聽其所爲。但責成功。俟無成功。責之未晚。浚又奏本司主管機宜文字傅雩擅用便宜。未嘗赴司供職。乞罷之。雩時已在張俊軍中。詔可其請。浚念上機嗣未立。是日。密奏乞講明故事。擇宗室之賢。優禮厚養。以爲藩屏。於是上已命選二人。而浚蓋未知也。庚辰。故追復端明殿學士朝奉大夫。以其孫宣教郎知梁州符言復官未盡也。

辛巳。詔尚書省復置催趲三省房。及催趲六曹房。范宗尹之相也。事多留滯。比其罷相。御下省吏抱成案就宗尹書押者。不可勝計。言者請命大臣相度。委本省官各一員。監督點檢諸房文字。催籍結絕。故復置。詔編建制置使辛企宗自建州移屯福州。時帥臣程邁言下四州已爲盜所疑。今熊志寧等作亂。事見六月丁亥。恐便峽餘郡。乞遣一軍自溫、台直出以備之。朝廷亦以企宗玩寇。故命企宗移屯會江東統制官

閻皋招降潘遠所部叛兵。事見六月壬午。企宗請其兵自隨。遂詔皋以全軍往福州。受企宗節制。遠圍事在此月癸未。

壬午。成忠郎虔化縣巡檢權縣事劉惔爲衆義郎閤門祗候。李敦仁破虔化縣。惔擊去之。郡守上其功。故有是命。徽州言張琪復入祈門縣。詔張浚遣兵捕之。詔浙西安撫大使司統制官拱衛大夫忠州刺史王德領同州觀察使。餘將士萬一千五百七十五人。皆進官有差。錄防江之勞也。上曰。可見豫備陋陋。朝請大夫致仕周諤遷乙酉。詔樞密院選使臣管蠟書賜陳、蔡二郡。令掩殺李成。成既敗。其餘黨趙端等皆來降。朝廷聞成在順昌。詔知淮寧府李寶、知蔡州范福合兵掩捕。先是福以蔡州危。棄城遁走。土豪李祐、馮直率軍民以守。言者以上方巡幸。當竢還闕依故事施行。後遂爲例。士芭、濮王曾孫也。陷金得歸。及是而至行在。

戊寅。參知政事張守充資政殿學士。提舉臨安府洞霄宮。侍御史沈與求言。守舉汪伯彥不當。守引疾乞祠。而有是命。同知樞密院事李回參知政事。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武德郎閤門宣贊舍人滕康鎮撫使劉綱爲兩浙東路兵馬副鈐轄。詔綱不卽還鎮。罪當誅。貴以其父忠勞。特與厚貲。其餘從六人。皆授官有差。武信軍承宣使辛興宗卒。特贈檢校少保安化軍節度使。初。宣撫處置使張浚以書抵范宗尹。報陽陳曲折。及以去秋出師失律。上章待罪。會宗尹已去位。輔臣以其書進呈。上曰。比屢有人言使欲行遣朕。以人君用人。當以大度。聽其所爲。但責成功。俟無成功。責之未晚。浚又奏本司主管機宜文字傅雩擅用便宜。未嘗赴司供職。乞罷之。雩時已在張俊軍中。詔可其請。浚念上機嗣未立。是日。密奏乞講明故事。擇宗室之賢。優禮厚養。以爲藩屏。於是上已命選二人。而浚蓋未知也。庚辰。故追復端明殿學士朝奉大夫。以其孫宣教郎知梁州符言復官未盡也。

辛巳。詔尚書省復置催趲三省房。及催趲六曹房。范宗尹之相也。事多留滯。比其罷相。御下省吏抱成案就宗尹書押者。不可勝計。言者請命大臣相度。委本省官各一員。監督點檢諸房文字。催籍結絕。故復置。詔編建制置使辛企宗自建州移屯福州。時帥臣程邁言下四州已爲盜所疑。今熊志寧等作亂。事見六月丁亥。恐便峽餘郡。乞遣一軍自溫、台直出以備之。朝廷亦以企宗玩寇。故命企宗移屯會江東統制官

閻皋招降潘遠所部叛兵。事見六月壬午。企宗請其兵自隨。遂詔皋以全軍往福州。受企宗節制。遠圍事在此月癸未。

壬午。成忠郎虔化縣巡檢權縣事劉惔爲衆義郎閤門祗候。李敦仁破虔化縣。惔擊去之。郡守上其功。故有是命。徽州言張琪復入祈門縣。詔張浚遣兵捕之。詔浙西安撫大使司統制官拱衛大夫忠州刺史王德領同州觀察使。餘將士萬一千五百七十五人。皆進官有差。錄防江之勞也。上曰。可見豫備陋陋。朝請大夫致仕周諤遷乙酉。詔樞密院選使臣管蠟書賜陳、蔡二郡。令掩殺李成。成既敗。其餘黨趙端等皆來降。朝廷聞成在順昌。詔知淮寧府李寶、知蔡州范福合兵掩捕。先是福以蔡州危。棄城遁走。土豪李祐、馮直率軍民以守。言者以上方巡幸。當竢還闕依故事施行。後遂爲例。士芭、濮王曾孫也。陷金得歸。及是而至行在。

戊寅。參知政事張守充資政殿學士。提舉臨安府洞霄宮。侍御史沈與求言。守舉汪伯彥不當。守引疾乞祠。而有是命。同知樞密院事李回參知政事。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武德郎閤門宣贊舍人滕康鎮撫使劉綱爲兩浙東路兵馬副鈐轄。詔綱不卽還鎮。罪當誅。貴以其父忠勞。特與厚貲。其餘從六人。皆授官有差。武信軍承宣使辛興宗卒。特贈檢校少保安化軍節度使。初。宣撫處置使張浚以書抵范宗尹。報陽陳曲折。及以去秋出師失律。上章待罪。會宗尹已去位。輔臣以其書進呈。上曰。比屢有人言使欲行遣朕。以人君用人。當以大度。聽其所爲。但責成功。俟無成功。責之未晚。浚又奏本司主管機宜文字傅雩擅用便宜。未嘗赴司供職。乞罷之。雩時已在張俊軍中。詔可其請。浚念上機嗣未立。是日。密奏乞講明故事。擇宗室之賢。優禮厚養。以爲藩屏。於是上已命選二人。而浚蓋未知也。庚辰。故追復端明殿學士朝奉大夫。以其孫宣教郎知梁州符言復官未盡也。

辛巳。詔尚書省復置催趲三省房。及催趲六曹房。范宗尹之相也。事多留滯。比其罷相。御下省吏抱成案就宗尹書押者。不可勝計。言者請命大臣相度。委本省官各一員。監督點檢諸房文字。催籍結絕。故復置。詔編建制置使辛企宗自建州移屯福州。時帥臣程邁言下四州已爲盜所疑。今熊志寧等作亂。事見六月丁亥。恐便峽餘郡。乞遣一軍自溫、台直出以備之。朝廷亦以企宗玩寇。故命企宗移屯會江東統制官

閻皋招降潘遠所部叛兵。事見六月壬午。企宗請其兵自隨。遂詔皋以全軍往福州。受企宗節制。遠圍事在此月癸未。

壬午。成忠郎虔化縣巡檢權縣事劉惔爲衆義郎閤門祗候。李敦仁破虔化縣。惔擊去之。郡守上其功。故有是命。徽州言張琪復入祈門縣。詔張浚遣兵捕之。詔浙西安撫大使司統制官拱衛大夫忠州刺史王德領同州觀察使。餘將士萬一千五百七十五人。皆進官有差。錄防江之勞也。上曰。可見豫備陋陋。朝請大夫致仕周諤遷乙酉。詔樞密院選使臣管蠟書賜陳、蔡二郡。令掩殺李成。成既敗。其餘黨趙端等皆來降。朝廷聞成在順昌。詔知淮寧府李寶、知蔡州范福合兵掩捕。先是福以蔡州危。棄城遁走。土豪李祐、馮直率軍民以守。言者以上方巡幸。當竢還闕依故事施行。後遂爲例。士芭、濮王曾孫也。陷金得歸。及是而至行在。

戊寅。參知政事張守充資政殿學士。提舉臨安府洞霄宮。侍御史沈與求言。守舉汪伯彥不當。守引疾乞祠。而有是命。同知樞密院事李回參知政事。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武德郎閤門宣贊舍人滕康鎮撫使劉綱爲兩浙東路兵馬副鈐轄。詔綱不卽還鎮。罪當誅。貴以其父忠勞。特與厚貲。其餘從六人。皆授官有差。武信軍承宣使辛興宗卒。特贈檢校少保安化軍節度使。初。宣撫處置使張浚以書抵范宗尹。報陽陳曲折。及以去秋出師失律。上章待罪。會宗尹已去位。輔臣以其書進呈。上曰。比屢有人言使欲行遣朕。以人君用人。當以大度。聽其所爲。但責成功。俟無成功。責之未晚。浚又奏本司主管機宜文字傅雩擅用便宜。未嘗赴司供職。乞罷之。雩時已在張俊軍中。詔可其請。浚念上機嗣未立。是日。密奏乞講明故事。擇宗室之賢。優禮厚養。以爲藩屏。於是上已命選二人。而浚蓋未知也。庚辰。故追復端明殿學士朝奉大夫。以其孫宣教郎知梁州符言復官未盡也。

辛巳。詔尚書省復置催趲三省房。及催趲六曹房。范宗尹之相也。事多留滯。比其罷相。御下省吏抱成案就宗尹書押者。不可勝計。言者請命大臣相度。委本省官各一員。監督點檢諸房文字。催籍結絕。故復置。詔編建制置使辛企宗自建州移屯福州。時帥臣程邁言下四州已爲盜所疑。今熊志寧等作亂。事見六月丁亥。恐便峽餘郡。乞遣一軍自溫、台直出以備之。朝廷亦以企宗玩寇。故命企宗移屯會江東統制官

閻皋招降潘遠所部叛兵。事見六月壬午。企宗請其兵自隨。遂詔皋以全軍往福州。受企宗節制。遠圍事在此月癸未。

壬午。成忠郎虔化縣巡檢權縣事劉惔爲衆義郎閤門祗候。李敦仁破虔化縣。惔擊去之。郡守上其功。故有是命。徽州言張琪復入祈門縣。詔張浚遣兵捕之。詔浙西安撫大使司統制官拱衛大夫忠州刺史王德領同州觀察使。餘將士萬一千五百七十五人。皆進官有差。錄防江之勞也。上曰。可見豫備陋陋。朝請大夫致仕周諤遷乙酉。詔樞密院選使臣管蠟書賜陳、蔡二郡。令掩殺李成。成既敗。其餘黨趙端等皆來降。朝廷聞成在順昌。詔知淮寧府李寶、知蔡州范福合兵掩捕。先是福以蔡州危。棄城遁走。土豪李祐、馮直率軍民以守。言者以上方巡幸。當竢還闕依故事施行。後遂爲例。士芭、濮王曾孫也。陷金得歸。及是而至行在。

戊寅。參知政事張守充資政殿學士。提舉臨安府洞霄宮。侍御史沈與求言。守舉汪伯彥不當。守引疾乞祠。而有是命。同知樞密院事李回參知政事。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武德郎閤門宣贊舍人滕康鎮撫使劉綱爲兩浙東路兵馬副鈐轄。詔綱不卽還鎮。罪當誅。貴以其父忠勞。特與厚貲。其餘從六人。皆授官有差。武信軍承宣使辛興宗卒。特贈檢校少保安化軍節度使。初。宣撫處置使張浚以書抵范宗尹。報陽陳曲折。及以去秋出師失律。上章待罪。會宗尹已去位。輔臣以其書進呈。上曰。比屢有人言使欲行遣朕。以人君用人。當以大度。聽其所爲。但責成功。俟無成功。責之未晚。浚又奏本司主管機宜文字

籍其名以白。外示恬默。中實奔競。外示檢正。中實回僻。遂使天下聞其風而疾之。是不幸焉。爾朕錫以勞書。寵以延閣。所以振耀褒顯之者。以明上所與。在此不在彼也。尚其明鑒。知享此哉。先是。頤孟端中知六安軍。爲盜所殺。其孫將仕郎晟在韓世清軍中。伯雨子承務郎先由建炎初將除御營使司主管機宜文字。不赴。至是詔並赴行在。（晟、邵州人。通中、安撫待制以上第三十一人。商州安置。頤、河南人。元符末政殿被書。論詆宰執。第三十三人。浔州編管。伯雨、眉山人。通中右正言。論諂佞宦官。第二十八人。昌化軍編管。）詔武左軍都統制韓世忠請以明堂恩澤爲子忠翊郎閤門祗候亮易文資。許之。諸將以文資錄子孫。蓋自此始。於是浙西安撫大使劉光世已任孫正。平爲班行。既而亦請換授。遂以爲例。（光世陳乞在十一月己亥。）

己丑。直祕閣浙西提舉茶鹽公事梁汝嘉言。本路歲收紗錢一百十九萬緡。詔汝嘉及幹辦公事迪功郎方滋、主管文字修職郎蘇師德各進秩一等。明年又增五十一萬。滋、蒙孫。蒙亨人元祐中爲御史。頤、頴昌陽翟人。元祐中爲御史。師德、頴孫也。頴、丹陽人。元祐中爲御史。）

國右僕射大理寺丞梁蕘奏。請鎮帥臣援受文資者。並令赴行在量試程文。以觀素所蘊習。然後等第推恩。從之。

庚寅。銀青光祿大夫提舉臨安府洞霄宮李綱復資政殿大學士。通議大夫提舉臨安府洞霄宮許翰、中大夫提舉臨安府洞霄宮李邴並復端明殿學士。初。綱既奉祠。久之未敍。右文殿修撰胡安國言。獻賢論事。如網才氣。亦不易得。特以疏直。幾至殺身。望行辯誣。稍復故官。庶使後來宰相亦心爲國者。不憚不報。至是以改元德音而有此命。　詔募人往河南侵金。齊事宜。且持蠟書招撫忠義之人保聚者。至汴京人給錢七十千。還日有論授保義郎。餘州等第賞給。

辛卯。尚書右僕射秦檜爲明堂大禮使。參知政事李回爲禮儀使。同知樞密院事富直柔爲禮器使。兼禮部侍郎吳表臣爲儀衛使。五使不置局。令三省禮房專行。自是遂爲故事。　右司諫韓璜論新除觀文殿學士江東安撫大使汪伯彥爲相誤國。不當用。不報。疏再上。上曰。治天下蔽以一言。曰公而已。朕亦安得而私。乃詔伯彥提舉臨安府洞霄宮。職如舊。秦檜之少也。嘗從伯彥游。學至是伯彥雖悔。相而因得職名。蓋檜力也。（林泉野記云。檜拜右僕射。若談國之根。汪伯彥首復其官與之宮祠。以報恩。）故中大夫直龍圖閣張上行贈集英殿修撰。上行自兗州移興元。未至。道病卒。張浚言其在夔州捍寇有勞。故有是命。（上行之死。當在建炎四年。歲或可移附其年七月末。）　詔停官人降授右武大夫和州防禦使。高權沅州事。成拖至城下。沅城小而惡。高壹夜遁。城上召士衆。集丁壯以守。成食盡。引去。與知寧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四十七

【紹興元年】九月甲午朔，宣撫處置使張浚奏邊事，上謂輔臣曰：金人既去，陝西必可經理，荊楚以南，亦須措置，庶幾形勢相應，有收復之漸。秦檜唯唯奉詔。中書舍人席益權直學士院。（熊克小歷在八月，蓋因舉士題名也，今從日歷。）

給事中王拱辰爲顯謨閣待制，知鼎州。先是，侍御史沈與求攜書事僞庭，不當用，不報，拱求去，乃有是命。中書言池、江二州地勢僻隘，失祖宗分道置帥之意，詔江東西路帥臣復還建康府、洪州衙治。（熊克小歷在八月庚辰，今從日歷。）

女眞人古裕特補修武郎，閤門祗候，賜姓趙，古裕自楚州歸劉光世軍中，故錄之。

乙未，親衞大夫、岳州觀察使韋淵求差遣，上曰：淵以宣和皇后季弟，義當敦睦，然其人素不循理，難以出入禁闥，故斥遠之，朕不敢以公併示私恩，密院可與一遠闕，恐居官有過，難以行法，已而以淵爲福建路副總管。（淵除總管日歷不書，今以紹興三年三月二十三日淵乞宮觀狀增入。）

殿中侍御史章誼守大理卿。劉豫之從弟與爲僞吏所獲，詔送處州羈管。

丙申，直寶文閣、知建康府張綱移饒州，徽猷閣待制、新知饒州李光移婺州，右文殿修撰、江東安撫大使司參謀官權知池州劉洪道移宣州，時復以建康爲帥府，而江、池皆命武臣，故三人改命。溫州觀察使神武前軍統制王愛知池州，樞校少保、建武軍節度使、江西馬步軍副都總管楊惟忠知江州，並兼沿江安撫使，各將本部軍馬之任，其餽糧令尚書省應副。（案宋史，惟忠以甲午日，潮東安撫司言曹成、李宏犯潭州之割。）

勝、昭趙吳敏攝那廣西軍馬，前來潭州之任，屏押二廣。斬迪襲校尉李世臣於越州市，世臣、敦仁弟也。世臣既爲官軍所獲，而敦仁據虔化縣仙山，叛服未定，江西安撫大使朱勝非自爲文檄，募太學生彭世龍往招之，不數日，敦仁與其從二十餘人請降，然尚未解甲，後錄其功，以世龍爲右迪功郎。（熊克小歷載此事於今年五月，仍云世龍教仁出降，然後諸郡縣盜悉因勝非行遣所誅也。其實教仁雖受招，仍犯虔化縣，十月丙寅，勝非自將討之，或者因勝非檄而再叛，亦未可知。今參酌附此，世龍明年十月丙寅轉官。）迪功郎宣撫處置使司書寫機密文字張浚特改承務郎，以其弟浚請以恩補所遷一官，回授也。朝散郎吳必明知鄧武軍，時盜賊蜂起，守臣朝奉大夫張公庠不能制，言者請擇能吏，遂命必明代之。必明，崇安人也。

戊戌，刑部寒冬，士黃德等劫殺案目，其從二人俟於岸次，刑寺欲原死。上曰：強盜不分首從，此何用貸。睽居官不敢食生物，懼多殺也，盜於此時須當殺以止殺，宮庭柔曰：物不當死，雖蚤蝨可矜，其當死，雖人不可恕，上甚以爲然。詔統制官李復與所部軍將四百五十人隸神武中軍，其民兵九百餘人皆縱之。

浙西安撫大使劉光世奏：部背窩鹽，恐其絕洋，犯明州，詔樞密院准備將領徐文以舟師屯定海縣。（事具癸未見。）

召朝奉大夫陸欽達赴行在，令成都府津遣。欽達，建炎初提舉陝西茶馬，因舉罷去，至是復官。（欽達事具紹興五年以左中奉大夫爲宮祠。）

己亥，詔文臣寄祿官依元祐法分左右字，臧罪人更不帶，以示區別，用樞密院編修官楊愿請也。其后選人亦如之。（遷入分左右，在明年二月丁卯，資政殿學士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葉夢得爲江東安撫大使，兼知建康府，兼薛弈等六州宣撫使。宣撫處置使張浚承制以中大夫劉錞爲鼎州路轉運副使。右文殿修撰提舉亳州明道宮劉觀知遂寧府。浚又言：朝請郎楊晟悖挾持詭計，識求高官，包藏禍心，常幸時變，公肆狂悖，鼓惑衆聽，望賜竄黜，詔浚一面施行。先是，浚以便宜授晟悖官，至中大夫，直徽猷閣，及是盡奪之，觀辭不赴。（晟悖所遷官職不得其年月，案日歷，紹興七年十一月乙巳，晟悖以左朝請郎陳乞換給左中大夫直徽猷閣告命，得旨依，故附於此，浚所謂職求高官，蓋指此也。）是夜，雷。

庚子，以張琪賊馬擾宜州太平州墟田，命守臣賑治。（宜州化城寨民二墟，相連長八十里，太平州蕪湖縣方雄、陽新、和悅三鄉，地名蘆場，連長五十里，當塗縣廣濟墟，長九十三里，於時長五十里，共長一百四十五里。）

是日，張琪犯宜州，琪在宜城南陵之間，駐於孔村，其下李捧、華旺謀殺琪以降。

辛丑，琪遁去，捧閉劉洪道在池州，欲受其節制，洪道遣統制官李貴招之。朝廷聞琪等犯宜州，乃詔神武

請軍統制王瓊以其軍討琪。然後之鎮。日原。宣州申。張璪九月七日假視本州城下。七日庚子也。十月辛未江東安撫大使司中李捧狀。自九月八日不曾再犯宣州。初九此壬寅也。今附此。

壬寅。江西安撫大使兼知江州朱勝非言。本州殘破之後。闕官甚多。無人願就。欲乞州縣文武官到任一年及任滿各轉一官。選人任滿通理四考。改合入官。後不爲例。從之。此以今年十月十五日東都供到狀修入。河南鎮撫使翟興遣幹辦公事文林郎任直清部契丹降人赴行在。至召對。直清具奏西洛艱危之狀。及陵寢事。上欷歔久之。以直清爲宣教郎。直秘閣。賜五品服。進興三官爲武功大夫。加忠州團練使。敕令所小定成中郎楊球、蔡京家吏楊晉之子也。范宗尹薦於上。令後省策試。授以文資。七月丁巳日降旨。侍御史沈與求以爲不可。乃罷之。

甲辰。中書舍人胡交修、洪擬並試給事中。中書舍人林遹充實文閣待制、知廣州。祕書少監程俱爲中書舍人。蔣詔俱免召試。直徽猷閣添差兩浙轉運副使方孟卿爲尚書右司郎中。右文殿修撰知溫州盧知原添差兩浙轉運使。初朝廷以張琪、邵青反覆爲盜。命諸將毋得招安。而徽猷閣待制知平江府胡松年言。大將四合。連旬不能破賊。今青據通州崇明鎮沙上。糞糧之外。水淺舟不可行。況深入不可涉。本府錢糧已費十三萬貫石。公私騷然。而賊未可蹕。脫不能飲食者。況能與賊較勝負於矢石間哉。先是光世奏已遣統制官王德討青。又奏青窮蹙。朝廷以爲然。及松年有是言。乃令光世措置。後二日。右司諫韓璜亦奏。謂青擁舟數千艘。而朝廷未有舟師制禦。恐轉入海道。擾動浙東。且浙西正營牧成之時。青若終來。必誤國計。又師老費財。或金、海寇江、淮青爲用。凡可慮者五事。疏奏。遂趣光世招降之。禮部言。自今應賢良方正科。乞並用從官三人薦舉。不如所舉者坐之。放事闕試六題。以五通爲合格。及是侍郎李正民、員外郎王居正言。今復科之初。使士大夫徒能記誦義疏。亦無補於用。欲權罷義疏出題外。餘如舊制。詔兼於義疏出題。仍以通四爲合格。

乙巳。進士呂元亮補迪功郎。元亮、平江人。以鬻對而有是命。詔百司稽違。許御史臺六察官彈奏。以侍御史沈與求援元豐復制有請也。是日呂頤浩自饒州至行在。

丙午。左奉直大夫王晉爲淮南東路營田副使。上召對。使往鎮江。與劉光世同集其事。晉、韶子也。韶、江州人。元豐根究

使。翊衞大夫成州防禦使楊忠閔提點製造御前軍器所。

丁未。詔樞密院每半年遣使臣二員。往河南、京襄諸陵。因撫問所屯將士。用起居郎陳與義請也。命湖東馬步軍副總管馬友移屯鄂州。尚書省請下江、浙、福建諸州。造甲五千副。兩浙之婺、衢、明、湖州、平江府、江西之虔、吉、洪、撫州各共千五百。福建千二百。饒、信州八百。遂州令通判一員董其事。所費以上供折帛錢支從之。

己酉。上齋於內殿。

庚戌。命右監門衞大將軍士芭朝奭太傅神主於溫州。此據會要。

辛亥。合祭天地於明堂。太祖、太宗並配。赦天下。諸州守臣更不帶節制管內軍馬。免殘破州縣耕牛稅一年。越州曾得解舉人。並免將來文解一次。諸路大辟可免奏案。緣道路未通。並聽裁等決訖。二年正月乙未申明改正。唐李氏、後唐李氏、後漢劉氏、後周柴氏、郭氏子孫。並各與一班行名目。錄用元符末上書人子孫。應遇兵道乘小兒十五歲以下者。聽諸色人收養。卽從其姓。諸盜詐一月出首自新。前罪一切勿問。是日以常御殿增築地步爲明堂。上設天地祖宗四位。其位版朱漆青字。長二尺有五寸。博尺有一寸。厚亦如之。用丑時一刻行事。上親晉明堂及飛白門榜。時未有蒼璧黃琮。禮官引故事。請以木爲璧。綵天地之色。上以祀天不當計費。厚價市玉以製之。既而尺寸不及禮經。乃命有司隨宜製造。禮畢。就常御殿外宣赦書。以行宮門前地峻狹故也。是歲內外諸軍犒賜凡一百六十萬緡。而戶部椿辦金銀錢帛三百五萬四千七百餘貫匹兩。皆委官根括於諸路。此據三月甲寅戶部侍郎孟庾所奏。川陝諸軍。則宣撫處置司就以川路助賞物帛給之。

此據續錄四年二月二十日本司所申。

白諸軍外。客執百官並權行在支。以貫賦未集故也。八月壬午降旨。未知載炎二年如何詞當考。時中書舍人兼侍郎孟庾所奏。

壬子。詔濮王仲湜請合西南外宗正爲一司。以省官吏。事下給舍中書舍人胡交修等言。泉州乏財。不許。是時兩外宗子女婚合五百餘人。歲費錢九萬緡。南外三百四十九人。歲費錢六萬緡。西外一百七十六人。歲費約三萬緡。

癸亥。鎮南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呂頤浩拜少保。尚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知樞密院事。頤浩引故事。辭所遷官。乃以特進就職。頤浩改特進。在十月乙丑。今併書之。以著其事之遠與。范宗尹罷相。乃呂頤浩而先相秦檜。又客直添韓璜李道。宗時已除顯謨閣副總管。姓之亦誤。今略刪。按頤浩以七月二十日降告命。九月十二日到行在。通直明堂。遷禁十六日。授尚書右僕射。二十日拜相。此云到閱多日者。誤也。道宗時已除顯謨閣副總管。姓之亦誤。今略刪。按頤浩故到閱多日。而未有餘拜。人皆疑之。既拜少保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知樞密院事。頤浩引故事。辭所遷官。乃以特進就職。頤浩改特進。在十月乙丑。今併書之。以著其事之遠與。范宗尹罷相。乃呂頤浩而先相秦檜。又客直添韓璜李道。

石繼耕法始方安石秉政布以親戚最先引用聚斂剝削之事布皆興謀逐趙中靖國初故相韓忠彥守正持重布爲右相每留身以破壞忠彥所爲卒逐忠彥而成京賊之勢者布也至紹聖間與章惇爭權作合乍離皆出爲身本非國計紓在宣和間奔走閹寺門下蓋以交結而取官爵矣近乃撰造正論以欺廟堂望賜追奪紓遂罷去紓徽宗紀在五月庚午　紹進士何溥特補上州文學以江淮招討使張俊言其招降李成餘黨有勞也

癸酉趙鼎有勞也

乙卯贈故朝奉郎知岳州袁植直龍圖閣官其家二人於是編管人汪若海亦復承務郎以誘說李允文之功也張俊因奏若海爲招討制勅辦公事上問輔臣始知若海得罪之因乃曰若容在軍中恐爲俊累後有罪者亦必援例第勿許之朕自論俊也

丙辰呂頤浩言先平內寇然後可以禦外侮今李成摧破李允文革面張用招安李敦仁已敗江淮推張琪鄧肯南寇不久必可蕩平惟閩中之寇不一又孔彥舟據鄂馬友據潭曹成李宏在湖南江西之間而鄧慶詳剽掠兩雄英韶諸郡城兵多寡不等然閩中之寇最急廣東之寇次之蓋閩中去行在不遠二廣未經殘破若非疾速剿除爲患不細詔樞密院措置　朝請大夫傅亮勒停靈安軍編管亮既從張浚西行以夏國道梗不果使浚俾知秦州又移逢寧府亮縱其從卒擾民浚能之亮顏觖望浚言於朝故有是命　宣義郎兩浙轉運副使劉寧止直龍圖閣以寧止自言建炎勤王嘗典餉事而賞典未及故也

朝奉大夫泉州觀察使神武後軍統制陳思恭卒於江西江淮招討使張浚謚其勞特贈遙郡一官賜其家帛三百

丁巳集英殿修撰提舉陳安府洞霄宮沈晦復徽猷閣待制中奉大夫王義叔復直徽猷閣義叔管爲戶部侍郎今復職已卒非褒典也　是日金房鎮撫使王彥收李忠於秦郊店忠走降劉豫初曹端既爲程千秋所殺　事見建炎三年十一月丁未　忠自稱京西南路副總管爲端報仇擾於京西漸犯金州謀入蜀遂中官撫司乞家帛三百

下洋州闕隆照會張浚以爲憂乃遣提舉一行事務閻門宣贊舍人顏孝隆、鄭議官宣義郎蓋諒馳詣金州以慰撫爲名探其意且以黃敖除忠知商州兼永興軍路總管孝隆至軍中爲所劫以狀白浚言忠實有兵二十餘萬諒規知向浚乞爲備浚恐孝隆爲忠所殺委利嚢路制置使王庶收接忠入關仍散處其衆於梁洋境內庶檄忠令解甲給隊而入忠去關二十里駐兵回翔月餘無解甲意一夕殺孝隆遁去遂攻金州彥率兵禦之忠沈鷙善戰其下多河北驍果官軍與戰輒不利一日彥遣兵與忠戰於豐里令提舉官趙橫率統領官門璋駐於山上爲之策應彥乘高視之官軍少卻彥麾橫救之不應官軍遂敗彥退舍秦郊忠遂陷諸關彥令將士盡伏山谷間假旗幟焚積聚若將遁者慕死士得千餘人設伏以俟其至戰之酣一日彥度忠長驅且入郡城夜半分官軍爲三以邀其衝淩晨賊果大至官軍逆戰聲震山谷勝負未分俄伏騎張兩翼繞出忠大敗追襲至永興軍之秦嶺會王庶遣偏將鹿晟、馮賽來援賽由間道乘

之斬其將曹威等三人淩錄其功以遷爲拱衛大夫温州觀察使賽初除隆德府路經略使自虛氏從邵隆至興元府故庶用之孝隆、博州人後贈梁州團練使　賽初見建炎三年八月乙酉其公謝作王庶傳稱李孝忠爲盜久來入關而日曆及王夢行狀張約據墓義皆作李忠無事李孝忠義自是一人並表初犯邊誤爲王師所殺去此已久公謝實甚誤也

戊午觀文殿學士提舉隆安府洞霄宮范宗尹落職用侍御史沈與求奏也與求言宗尹龍相制麻止言祖格詔令恐後有議論者不知其端妄關宰相與天子爭可否未爲失職去年敵騎將欲北歸韓世忠於大江中流以舟師邀擊臣僚數請號召上流舟師相爲應援宗尹坐視不恤敵人果自上流乘風縱燬而世忠孤軍捽衂及敵騎留屯天長六合之間趙立等嘗請乘昇合共擊之宗尹以謂無事生事沮止其謀卒致立等相繼屠滅罪一也宗尹充位一年略無措置但將江東西湖南北祖宗所定路分朝改暮易有同兒戲罪二也出帳盡貿係官田宅使二百年安業之民怨怒紛起罪三也鬻僧之令一切增價且如修武告戰四萬五千緡朝廷以此拋降緡本例須抑配設法罔民罪四也討論之事陛下累諭不從卒致騰洶罪五也宗尹每事判是賢寮堂吏至有印押空名敕劄付之胥吏隨事書填賄賂公行罪六也報讎討論之初本欲假借此名拔擢非類搢紳介胄之士皆謂宗尹背國從僞罪七也論之初本欲假借此名拔擢非類搢紳介胄之士皆謂宗尹背國從僞罪在十惡此宜大討論者罪七也士大夫守節不回者未嘗肯置一人至欲雪吳幵、莫儔、徐秉哲等罪名引用顏博文輩罪八也曾慥指斥國家語言不順宗尹以憶係吳幵之壻面欺陛下除檜江西轉運判官罪九也宗尹與范瓊厚善寄居洪州受其黃金百兩即瓊之死居常恨之罪十也宗尹自知不協人望乃陰結閤門藍公佐、內侍康請、劉探宮禁傳漏語言欲因希旨之言專爲固寵之計罪十有一也宗尹沮事一年身任宰相乃建議不歷知縣不除郎官監司蓋緣宗尹以迪功郎王居正改京秩除省郎恐後人援例遂塞北路既降指揮之後所除監司多非曾歷知縣之人舞文便事罪十有二也策試中書本求人望宗尹乃以吏職楊球者亦預召試士大夫守節不回者未嘗肯置一人至欲雪吳幵、莫儔、徐秉哲等罪名引用顏博文輩罪八也曾慥指斥國家語言不順宗尹以憶係吳幵之壻面欺陛下除檜江西轉運判官罪九也宗尹與范瓊厚善寄居洪州受其黃金百兩即瓊之死居常恨之罪十也宗尹自知不協人望乃陰結閤門藍公佐、內侍康請、劉探宮禁傳漏語言欲因希旨之言專爲固寵之計罪十有一也宗尹沮事一年身任宰相乃建議不歷知縣不除郎官監司蓋緣宗尹以迪功郎王居正改京秩除省郎恐後人援例遂塞北路既降指揮之後所除監司多非曾歷知縣之人舞文便事罪十有二也策試中書本求人望宗尹乃以吏職楊球者亦預召試罪十三也京畿宣諭雖三尺童子知其未可宗尹徒欲迎復胡舜陟召赴行在故設此使命罪十有四也宗尹婁孥寄居洪州公受賄賂家問一至輒有差除如臧吏魏湧緣其門僧請託遂除監司又令使臣筆貼定價出賣差遣罪十有五也結卜相之士倡言於衆以爲朝廷若相宗尹四方盜賊自然衰息既而不驗復使王居正之徒爲之說曰張邦昌奉迎太母宗尹有力陛下以此用之惑衆自媒罪十有六也晁公武爲要取受求珍金銀使公爲改換殺人公事案節減落刑名宗尹挾情庇之不肯根究至頒中批放罷罪十有七也宗尹拜相之初即與何之辰正僞名職得差遣罪十有八也顯黜言事之臣至謂投鼠忌器罪十有九也　案七月癸亥宗尹罷相沈與求除知樞密院事此前缺一條俟考　望特下臣章明正其罪庶爲萬世之戒故有是命與求所謂何之辰蓋何昌言也時以奉議郎調監全州酒稅於是與竹愷皆罷　二人罷命在十月乙丑　顯謨閣待制新知温州席益並降充集英殿修撰以沈與求論擬有罪而益任職日淺不當除待制故也　詔福建轉運使毋得齎牒所部州縣抑勒士民出助軍費物令提刑察之先是漕司以軍食乏廣乃論福

州士居陳義夫等願以一鏡之產均出十鏡因遣官徧諭下四郡徽猷閣直學士知澧州葉崇禮言本州新經楊幼侵擾之後已嘗均敷民間錢八萬緡不可再有科敷事聞故有是命　承事郎蔡延世特進二官建昌軍進士蔡孟容補下州文學李敦仁之犯建昌也延世率民兵捍賊敦仁敗去城以故得全己未詔以江湖寇盜多貢賦不繼命戶部尚書孟庾領江東西湖東等路宣諭制置使使理財治盜　尚書省言近給賣新告價直高大變轉不行乞減敷武郎爲三萬緡承直郎爲五千緡其餘以是爲差仍不作進納理爲官戶免試注官從之

庚申初措置河南諸鎮屯田侍御史沈與求亦言今欲因沿江荒閑之田募人屯耕用爲羅落兼資儲偫此誠計之得者乃隳屯田利害爲古今集議上下二卷上詔付戶部後亦未克行　附錄載此事於閏十月癸巳今從日曆繫此（案）宋史據己未日　勒停人張灝復朝散郎充徽猷閣待制提舉臨安府洞霄宮灝孝純子靖康末爲河東都轉運使坐失汾州送雲安軍編管至是悉復之

辛酉詔應四方有爲謀策能逗兩宮者實封以聞可行有效當以王爵賞之　翰林學士汪藻充龍圖閣直學士知湖州　孫覿謂藻謫知湖州仍留日屋事其實權發遣饒州不深考又因兩番之已拆正作入許見二年十月庚辰井注　顯謨閣直學士致仕祖汝文復爲翰林學士　學士院圖名在十月而日屋與藻汝文除目同下誰正誰副汝文未來白箚有權宜係之十月者誤也　給事中胡交修兼權直學士院　學士院圖名在今年三月誰充小屋因之今從日屋

尚書吏部侍郎黎確言衛並爲徽猷閣待制確知漳州衛知撫州徽猷閣直學士提舉江州太平觀李彌大徽猷閣待制新知婺州李光並試吏部侍郎　吏部員外郎胡世將言近江南探報事宜頗致慮盜臣謂周防津岸申嚴斥堠在今日最爲機要而鑒興或當順動預宜經理自得報以來未聞朝廷措畫建康、鄱陽勢未暇議自會稽以南惟永嘉興福唐所當留意永嘉之險可恃興否臣所不知如閩之四境南接大海三面皆重山峻嶺稍加人力不復可犯不得已至於幸閩則凡供億之事必責佗路致於海上而兵衛駐於四境閩人無所困苦斯可安矣願速令本路增修寨柵以備不時之巡盜雖來息願賜曲赦因遣重臣往宣德音使潢池赤子得以自新悉爲我用　關所云江南探報未見當考　然臣料今歲敵其勢分必無南渡之事望姑寬聖念以奉天下

癸亥以明堂禮畢命同知樞密院事富直柔裴謝越州天慶觀溫州守臣裴謝止許擇簡儉其餘器用皆留是秋金左副元帥宗維盡邊祁州居民以北城爲元帥府凡民之當遷者止許擇簡儉其餘器用皆留之右都監耶律伊都至和勒端城達錫林牙率餘衆北遁伊都以食盡不克騎追而還時盜賊愈多宗維用大同尹高慶裔計令竊盜贓一錢以上皆死贓中有一人拾遺錢於市慶裔立斬之遂慶知平陽府有行人披蔥於疏圃亦斬之民知均死由是竊盜少衰而劫盜日盛慶裔又請諸路州郡置地牢深三丈分三隔死囚居其下徒流居其中笞杖居其上外起夾城間以重塹宗維從而行之宗維患百姓南歸及四方姦細入境慶裔請禁諸路百姓不得擅離本貫欲出行則具人數行李以告五保鄰人次百人長巷長次所司保明以申州府方給番漬公據以行市肆驗之以鬻飲食客舍驗之以安止至則緻之於官同則易之以還在路日限一舍違限若不告而出者決沙袋二百仍不許全家出及告出而轉至他處於是人行不以緩急動彌旬日始得就道且又甚有所費小商細民坐困閭里莫能出入道路寂然蹔無人迹矣河東南路兵馬都總管遣慶招降太行紅巾首領齊賓、武淵、賈敢等送於宗維盡殺之於獄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四十八

【紹興元年】冬十月甲子朔龍圖閣待制知臨安府孫覿提舉江州太平觀以集英殿修撰新知溫州席益代之覿不爲呂頤浩、秦檜所喜故引疾而有是命　賈授單州團練副使宋喚復朝請大夫、睦州安陸人、嘉孫、庠、序、靖中宰相　蔡攸妻弟也靖康初以徽猷閣待制爲江淮發運副使坐累貶永州至是復官奉祠而言者以爲鄙戾昭著乃罷予祠之命

乙丑詔曰黨錮之論自古病之本朝自章惇、蔡京首建元祐之黨至崇寧、宣和間委任一相則天下人材不儲蔡京則儲王黼之門矣靖聞太上內禪之日已自悔爲姦臣蒙蔽乃罷其大臣令輔淵聖臨朝聽政事隸朕嗣位以來遵用太上玉音追復元祐忠良官職我又錄用其子孫亦欲破朋黨之論也方今國勢而迫殊之實能幹蠱之士與共圖治而於推擇除授之際尚以蔡京、王黼門人嘗有材能者公舉而器使之庶幾人人自竭以濟艱難之運時呂頤浩爲政喜用材吏以其多出京、黼之門恐爲言者所指乃白上下此詔焉　參知政事李回不爲呂頤浩所喜方匄免能爲資政殿學士江西安撫大使兼知洪州　回能政日屋不載會要能免門亦無之若不可曉張戒載於九月甲寅條日屋十月二日乙丑回與執政同加恩尚帶兼知政事衛四日丁卯方替回辭免江西新命戒其誤也況宋時

并尚在江西未還到何由便除洪州權節
理錄繫於乙丑日蓋得其的今從之　給事中洪擬試吏部尚書。尚書右司員外郎趙子崧試太常少卿、
降授朝奉大夫權江東安撫大使司參議官姚舜明、考功員外郎仇念爲左右司員外郎、朝散郎主管江
州太平觀潘良貴爲考功員外郎。朝奉郎主管臨安府洞霄宮樓炤爲兵部員外郎。炤、永康人。秦檜所薦
也。　太常少卿蘇遲、樞密院檢詳諸房文字歐陽懋請補外。皆命爲徽猷閣待制出守。懋初見趙鼎、鼎元年。言者以
其非舊典。爭之。乃並改集英殿修撰。遲知處州。懋知婺州。二人啟行在是月丁丑。　右武大夫榮州團練使江南東路
馬步軍副總管巨師古爲神武後軍統制。
丙寅。降親文殿學士宣奉大夫江西安撫大使新知洪州象淮南宣撫使宋勝非爲中大夫。分司南京。江
州居住。時侍御史沈與求論勝非避事僻難。且言馬進陷九江。由勝非赴鎮太駭故貶。勝非以寄錄官分
務。不帶卿監官中寄失之也。時并家傳云。時并嘗論鎮撫使盛置乘方之狀。又謂安撫大使名器而實不及一小邑。上皆是之。而當軸者不樂。謂言者指其過邇之卿貳官居住。案呂頤浩初渠政。與勝非無嫌。又勝非所論。乃范
宗尹時事。頤浩初不欲。　詔自今諸郡守臣改移及罪罷者。並不俟新官。先次罷任。令轉運使選以次廉幹官權
行主管其帥臣則令監司權攝。以言者奏罪罷之人。無所顧忌。稍肆爲不法故也。　直顯謨閣江東轉運
副使王琮。直祕閣福建轉運使朱宗並罷。張邦昌之僭位也。二人自鼎官擢爲侍從。至是用言者褒而斥
之。　初。命福建制置使辛企宗移屯福州。八月壬午。而企宗留南劍州不進。呂頤浩聞之。是日下堂劄詰責企
宗。仍令掛盜賊勢如不能措置。即具以聞。當別遣將。代范汝爲請屯福州就糧。企宗擺得難。乃言。初受命
招捉逐賊。已招捉過二十三萬餘人。汝爲元係謝疊等統轄之人。已令陸棨說諭赴軍前。公參矣。詔企宗
係帥置使。毋得分彼此。速往福州措置。
丁卯。詔直祕閣李允文就大理寺賜死。坐擁兵跋扈。擅權專殺也。
部侍郎。　詔朝請郎耿延禧復龍圖閣學士。中書舍人程俱言。京城之陷。咎由延禧父子。專以和議囘天
下勤王之兵。二聖未還。艱危未濟。而乃起自廢放。盡還舊職。何以懲天下之公議。詔延禧復徽猷閣待制。
提舉江州太平觀。寶文閣直學士趙子崧提舉萬壽觀。　言授汝州團練副使陳宥復昭宣使。貴州防禦
使。提舉江州太平觀。以赦敍也。初。方臘之亂。令中奉大夫張宛提點兩浙刑獄。挺身遁去。詔貸死。長流昌
化軍。至是已敍舊官。復以明堂恩還直祕閣。言者奏其罪命乃竊。宛、武進人也。　吏部言。元祐黨籍及元
符上書三等邪人。渡江錯記。各已散失。欲令逐家子孫。各錄奏敕於照自陳。從之。既而直祕閣黃策以蔡
京所書黨碑及國子監所刊印黨籍上書人名來上。詔付吏部。
戊辰。詔寶文閣待制新知廣州林遹當直學士以寵其行。　日麻於戊辰。丁丑開讀會要在

十四日丁丑蓋出詔之日今從初旨
己巳。登州防禦使權主管殿前司公事郭仲荀復護國軍承宣使侍親軍步軍都指揮使。主管殿前司公
事。　中奉大夫盧襄復爲太中大夫。襄始坐事僞廷貶。至是盡復之。詔陳喬之補迪功郎。喬之未見。　是日。浙
西安撫大使司統制官王德以黃榜招安水軍統制郤青。既而降之。初。青自鎮江引舟師駐於崇明鎮。朝
廷遣德往招補。德駐軍青龍鎮。自舉親兵往崇明。而爲泥港所隔。許先遣人鈔板布釘錢。官軍不知。爭渡
而過。多死於泥中。青遙語德曰。太尉後隔潮水。我若以數百人棹舟挈守淮要。則太尉糧食不通。而自斃
矣。然豈可捉人於險。太尉其速歸。德曰。郤統制。汝壯士。盍歸朝廷乎。青曰。諾。然軍中不能不犯朝廷之法。
太尉可乞降一黃榜。應以前罪犯一切不問。則與太尉同歸。德許之。折簡爲誓。言於朝。詔以青敢過自新。
可依所乞。日前罪犯。特與赦免。德遣使持榜示青。榜中有云。官軍並夜攻打。青等城上乞降。青見之。大怒。
其妻謂青曰。汝不記作賊繫獄。我剔髮鎖汝。今既如此。乃欲負朝廷耶。時副統制從義郎罪德忠等皆欲
受招。惟統轄官閻在不欲。後數日。諸將屢謁青。德忠即縱殺在於坐。謂衆曰。敢有不歸朝廷者。依此。衆默
然。青聞之。揮淚而出。曰。軍統制若欲得印。當好相付。胡爲乃爾。德忠食塊自明。然後勸青納兵以贖罪。青
從之。德忠即命倒旗鎗。通款狀。遂受招安。　此據趙甡之遺史修入。但甡之記持榜事於十月乙亥。而日曆劉光世所奏狀。乃云據郤青公文。今月六日準福密院黃榜。則其日及已巳也。或是初六日黃榜到。
即十二日。閻在爲軍德忠所殺。遂定降計耳。日曆九月丙辰降黃榜。去己巳十四日。甡之記云。黃榜
大略書王德擒殺水賊郤青。其勢固厄。不欲窮鋒。乞降榜招降。與史所載差不同。今從日曆本語。
庚午。戶部尚書孟庾參知政事。　王明清揮麈後錄云。孟富文爲戶部侍郎。紹興辛亥之歲。漕臣
賊其方張者莫如范汝爲。乃以命韓世忠。經略其壁壘。或發其一人。置宣撫使世忠副之。兼制孟入物服厚且管爲韓所鳥首。遂本部尚書。造之。又以爲韓官已高。亦非尚書所能令。乃欲以爲同議樞。一
上意已定。時洪咸季爲給部尚書。呂丞相以孟除與咸季等。頗之。命同進上。留疑狀。堂退日。報告而已。俾擢
咸季。蓋是沈召還。將死咸季亦復爲宗伯。以呂丞相初拜。未欲論也。至是則將大用。盍咸季擺去上意。謂二相初拜。爲二執政。其一已
先擺去。其一萬一又有讎之者。二相俱不安矣。遂亟批出富文除參知政事。凝謀當咸季所疑宜二相亦恐。紛紛不復申前說。然亦謹定
候閱中使還。卽會逐多事。房位猶久。凡三年。然後去國。此元謀。案孟庾以今年九月自戶部除江湖宣撫使。未嘗兼閤中。亦不
除韓世忠。是時辛企宗已在福。朝廷又遣胡世將。舒揚十月二日。洪擬始自贛國還吏。將後五日庚午。卽除參政。又兩日。辛巳。擬以沈與求論
罷。此時疑方令外。安得云上已留參政疑狀數日也。十一月五日庚除福
建宣撫。世忠副之。其執政已關月。密方遜謀記而明清又因之。今不取。　禮部員外郎王居正乞補外不許。先是侍御
史沈與求之論范宗尹也。其言頗及居正。故居正請外。上謂輔臣曰。宗尹既去。朕嘗論止貢萬格。王侯二
人。餘不可因宗尹進退。卿等在廟堂。且爲朕力破黨與。上因謂呂頤浩曰。劉光世與卿有故。恐諸事略與
應副。頤浩具奏。致怨本末。因言臣蒙聖恩。再使備位等相。躬命世足惜。但觀近日事。尤覺力秦檜曰。頤浩
所謂戮力者。蓋恐小人不悅。事多齟肘耳。上曰。但問榿紳公論。小人何足卹。熊克小歷以居正爲太常少卿。案居正
正明年二月方遜此時少常乃趙子
也。始與求再居言路。或疑其論范宗尹。所引用者悉出之。與求曰。近世人才。以宰相出處爲進退。蓋習以

成風。今當別人之邪正能否而公言之。豈可謂一時所用皆不賢而使視宰相爲進退哉。建武軍節度使新知江州楊惟忠復爲江西馬步軍副都總管。東洪州。武經大夫江西安撫大使司統制官劉紹先知江州。兼沿江安撫使。時朱勝非在江州。紹先不之禮。由是勝非恨之。詔進內授官人毋得注令錄。後又詔毋得注親民及理法官。初四川制置使張深、利夔路制置使王庶各以宣撫處置司之命。檄所部監司並受節制。知夔州韓迪以其不便。密聞於朝。詔張浚相度。仍命施黔義兵毋得調往他路。徽猷閣直學士湯東野爲江淮等路發運使。代權邦彥赴行在。直龍圖閣知鼎州傅崧卿試祕書少監。起復宣義郎知溧水縣高堯明敍宣教郎。堯明、俅子。皆爲戶部員外郎。靖康初。停廢。至是遂爲邑。非舊制也。保義郎通水軍兵馬監押劉靖爲閤門祗候。江東安撫大使司言。李捧、華旺已就招。詔揀其兵隸諸將。初。張琪既遁。捧等乃以所部就劉洪道招安。尋以捧爲武經大夫。差泰府兵馬鈐轄。旺爲池州兵馬都監。既而洪道言。捧所部精銳可得萬人。捧狀貌偉健。且勇於戰鬬。雖語言鄙俚。每合兵機。又不矜能。採用衆謀。以得下情。觀捧所長。殆非庸將所及。乃命神武前軍統制王瓊以捧等赴行在。十一月戊申。

壬申。吏部尚書洪擬龍爲龍圖閣直學士。知溫州。擬初除尚書。而侍御史沈與求言其未嘗歷州縣。乃命出守。內侍楊公恕嘗爲康郡都監。又從上在河朔。至是以舊恩乞差遣。三省欲與州都監。上曰。非人難便近民。富直柔曰。近一任鈞者。至密院干差遣。陛下知其爲人否。上曰。鈞尤狠愎。此曹稍不循理者。不欲使之在左右。遂已。熊克小歷載此事於八月壬申蓋誤。詔行在諸宗正一司。以武翼大夫越州兵馬鈐轄趙仲藩權行主管。時內外宗司分寓廣潮、泉三郡。以上行在宗子無統屬之人。故有是命。敦武郎韓世良爲閤門宣贊舍人。世良、世忠兄也。中奉大夫新知梅州魏彥純爲中書門下省都點檢文字。彥純、彥明兄。初自省吏出職。至是呂頤浩復用之。

甲戌。尚書吏部員外郎廖剛守起居舍人。剛在吏部時。嘗言臣前所獻幸閩之說。姑備一時之急。閩國家艱難。亦已云極。今乃圖新之時。故經營建康。殆不可緩。歲晚閩所來暇。俟有機會可乘。當親擁六師。往爲固守之計。彼敵雖黠。詎能妄意吾之虛實而輒窺也哉。且東南建國。無易金陵。臣聞劉豫在齊、魏間。省徭薄賦。招徠人士。誘以僞官。安知不圖吾根本地乎。宜出其不意而徙居焉。亦先事制人之道也。及爲舍人。又言。陛下游意翰墨。博覽羣書。亦可謂之好學。然帝王之學。與文士異。固援孟子所言。天下之本在身。與大學之道。治國平天下。其端在正心誠意。願去末學之無益。坐進此道。則可以復堯舜矣。祕閣修撰孫近爲尚書戶部郎中。近、武進人也。直祕閣秦梓知臺州。

乙亥。起復明州觀察使陝西諸路都統制秦鳳路經略使吳玠及金人戰於和尚原。大敗之。初。金陝西都統洛索死。完顏宗弼遂會諸道及女眞兵。合數萬人。謀入犯。宣撫處置使張浚命玠先據鳳翔之和尚原以待之。宗弼造浮梁於寶雞縣。渡渭攻原。玠及其弟秦鳳兵馬都鈐轄璘率統制官雷仲等。選勁弓強弩

興戰。分番迭射。號駐隊矢接發。不絕且繁密如雨。敵稍卻。則以奇兵邀擊。絕其糧道。凡三日。是夜。大破之。俘酋領及甲兵以萬計。宗弼中流矢二。僅以身免。得其麾蓋。自入中原。其敗衄未嘗如此也。於是浚承制以玠爲鎮西軍節度使。璘康州團練使。涇原路馬步軍副總管。是役也。玠所部全軍轉五萬官資。而朝請郎通判鳳翔府兼經略司主管機宜文字陳遠猷亦遷左朝散大夫。直祕閣。秉義郎閤門宣贊舍人王喜遷左武大夫。威州刺史。宣撫司統領軍馬。喜、滿城人。靖康初。金人犯京師。陝右大震。喜聚壯士十八人。不旬日。附者甚衆。喜爲立保伍法。於常樂鎮營建寨柵。號王萬年。王應爲節制使。奏授成忠郎。已而襲所部歸玠。玠用爲秦州兵馬鈐轄。改知同州。至是以奇功遂驟進。始宗弼既犯江、浙。乃自淮南入陝西。是行也。及韓世忠戰於大江。劉錫戰於富平。與玠戰於和尚原。凡三戰而兩勝。蓋世忠與錫失利。至是宗弼爲玠所敗。始自河東還無山。左副元帥宗維留宗弼在軍中。更以陝西副統薩里干爲陝西經略使。將兵屯鳳翔府。與玠相持。王之奉使事記曰。吳玠以一軍見據。和尚原。金人屢攻之不克。大破金人。殺其大帥。人多疑其不實。夫吳玠之勝也。張浚行狀云。尼瑪哈在陝西時。約萬人。諸大帥謂曰。晉自入中國。來未嘗有敵。盡晉鋒者。獨張福。福密與我抗。我在蜀不能取蜀。固宜宜悉此意。但務自保而已。爲珠山面怒曰。是謂我不能耶。尼瑪哈死。即令兵來犯。案諸番此時尼瑪哈在陝中實洛索死。行狀誤也。方玠之起師也。檄河南鎮撫司統制官董先、董震自商、虢出師。爲牽制之策。先引兵而出。道遇金人數百。狗洛上敗之。遣使詣宣撫司伐其功。欲得河東陝西經制使印。且求偏裨。其軍沒以問利夔路制置使王庶。庶以書諭之。攻敵以示信。苟不聽。吾絕之有詞。先與敵戰。則俱斃。其來歸我易與也。使人告先曰。傀儡遠不可致。靠金帛往奚誠能破女眞。宣撫司無所愛。先信服。庶身出秦州。殺傷敵相當。其兵耗矣。多撫何。天大雪。先等之絕歸取僞於金州。守將王彥誅其使。庶遣二裨將行金州。揚言與元兵至。先遁去。此以晁公武所作王庶傳及日曆中降授朝議大夫宋伯友復集英殿修撰。伯友、靖康末知鄭州。坐失守。得罪。至是始復之。權吏部員外郎李光請自湖南督上供綱泛海還行在。是日至福州大金灣。爲盜所殺。此據紹興三年三月二十二日元裕撰呂氏自誌狀增入狀云十月十三日在大金灣。乙亥十二日也。故附於此。

戊寅。定江昭慶軍節度使神武右軍都統制江淮招討使張俊以凱還除太尉。移屯婺州。武德大夫閤門宣贊舍人江東安撫大使司統制王瓊赴行在。時進統所部在池陽。故就用之。詔樞密院先因童貫陳請過指揮。更不施行。如有可行事件。令本院參酌取旨。初。命兩浙安撫大使劉光世宣撫淮南七州。至是光世請錄淮東宣撫使印。從官屬給錢糧。增將吏。時已罷揚、楚等諸都錢各二萬緡。乃命錄眞揚通泰承楚州運水軍宣撫使印。餘皆許之。光世復請用便宜指揮。不許。直祕閣河南鎮撫司參謀官任直清言。河南殘破。民歸業者尚罕。所瓶罄田。金錯軍兵。恐力微難以號令。乞鎮撫使翟興兼參謀使從之。

己卯。翊衛大夫福州觀察使浙東馬步軍副總管兼温臺明州防遏事辛道宗罷兼職。初。道宗既出。尋浙

東副總管楊可輔上書言時政，辭旨切直，罷之。（此據趙甡之遺史）富直柔因薦用道宗且規防遏司使領其事，論者以爲言，故省。（祕閣修撰德安鎮撫使隊規以守禦功陞徽猷閣待制，而奉議郎覩察使權通判府事李忖亦加直祕閣。

庚辰，資政殿學士提舉臨安府洞霄宮謝克家知泉州。江淮招討使張俊奏本軍幹辦官郗漸從軍有勞，乞除直祕閣。既而言者以爲職名非所以賞軍功，乃遷一官爲朝請郎。（漸改命在二年二月庚午）　奉直大夫淮東營田副使王實爲淮南東路提點刑獄公事，填復祕閣。　武顯大夫閤門宣贊舍人知滁州寇宏知滁州，（九月四日丁酉武功大夫知滁州李玠奏，乞委宣撫司捕王才，十四日丁未武翼郎特差滁州兵馬都監李玠奏，乞下宣撫使體實近限勘殺王才奉旨李玠除知滁州，令審一措置所當前後牴牾，皆不可曉，又紹興二年正月癸丑江西安撫大使李回奏，東南第六將閻乞差武翼大夫閤門宣贊舍人李玠此所云際守又與前兩奏不同，今且用第三奏候考。）初，王才據橫溝山寨，遣武翼大夫知滁州李玠爲樞密院準備將領。（日曆九月庚寅朱武翼郎特差滁州兵馬都監李玠奏，乞下宣撫使體實近限勘殺王才奉旨李玠除知滁州，令審一措置所當前後牴牾，皆不可曉，又紹興二年正月癸丑江西安撫大使李回奏，東南第六將閻乞差武翼大夫閤門宣贊舍人李玠此所云際守又與前兩奏不同，今且用第三奏候考。）初，王才據橫溝山寨，遣將丁順圍滁州，兩月不退。權州事張德患之，宏時在瓜洲，與德嘗遣人詣宣撫使劉光世告急，光世遣統制官鄧璉率本部攻橫溝山，才急，乃招順歸寨。順夜伏兵叢莽之中，焚其營而去，州人喜，啓門爭出，順乘亂叩城，城中出勁弓射之，相持一餉，賊乃退。時官軍與賊皆乏矢，悉破冢斷柩以爲箭，幹由是破伐無遺。德自以守城之功在宏之下，乃以州印授宏，宏不辭。德甚悔恨。朝廷聞宏已在滁州，故有是命。（日曆二年四月八日張浚奏，趙開自建炎元年至今年秋招誘酒課增羨已陞直龍圖閣，而朝廷降旨之前，開實在朝廷降旨之前，今附見此。）　金之圍慶陽也，帥臣楊可昇固守不下，張浚承制授可升辭難軍承宣使，言於朝，朝廷疑可昇未落階官，不許。（據宣和詔旨，楊可升宜和末已爲祖州團練使，不知朝廷何以猶未知其捍禦官也。）然可昇後以降敵，或謂其詐降，將有以報事泄，遇害。　宣議郎劉子翼知建州，子翼子羽弟也。朝廷聞李芃病，頗故改命之。子翼請降招安黃榜，權住招軍，蠲明年夏稅。諸縣尉權差，武臣罷本州添差，宣審察縣令。凡六事，吏戶部看詳，除蠲秋稅不行，及添差官許終任外，餘從之。（丁酉行下今併書之。）　朝散大夫直祕閣滕膺特除名，與化軍編管。坐附會李允文也。（紹興六年五月十三日竄移人籍膺狀，紹興元年六月二十一日，掌特旨除名勒停，遂與化軍編管。念膺昨任京西路轉運副使，知州程昌寓於建炎四年正月內詐作發召離任，臨行擁兵侍衛，追脅僧道及至漢陽，密告撫諭，遇康國及節制軍馬李允文，申運昌寓棄城逃竄，膺不即申奏，及差官許終任，外添差官，審察縣令，凡六事，吏戶部看詳，除蠲秋稅不行，及添差官許終任外，餘從之。丁酉行下今併書之。）　朝散大夫直祕閣滕膺特除名，與化軍編管。坐附會李允文也。（紹興六年五月十三日竄移人籍膺狀，紹興元年六月二十一日，掌特旨除名勒停，遂與化軍編管。念膺昨任京西路轉運副使，知州程昌寓於建炎四年正月內詐作發召離任，臨行擁兵侍衛，追脅僧道及至漢陽，密告撫諭，遇康國及節制軍馬李允文，申運昌寓棄城逃竄，膺不即申奏，及差官許終任外，

詔邵青以舟師赴行在。宣撫處置使張浚始聞黠虜度使賜銀帛布各二百匹兩。官子孫十二人。立廟於成州。毓忠烈。地續宜編
己丑。升越州爲紹興府。以守臣陳汝錫有請也。斬修職郎李雯於都市。雯爲李成軍正。成收爲太湖令所獲以獻。至是誅之。錄唐宰相張九齡十二世孫昭爲中州文學。張琪自宣州遁去。欲北降僞齊。是日。知承州王林所遣總轄官閻門祗候張榮生擒之於楚州。檻赴行在。
辛卯。朝請郎知南康軍陳敏識爲江南東路轉運判官。令與葉夢得計畫錢糧。時敏識猶未赴南康也。
壬辰。錄程頤孫將仕郎易爲分寧令。後五日。又官其家一人。
癸巳。范汝爲遣兵犯邵武軍。守臣朝散郎吳必明、統制官閤門宣贊舍人江西兵馬副都監李山率兵興戰。衆潰。退保光澤縣山遂走信州。地續錄山縣所申續入
是月。曹成引兵及馬友戰於潭州。成敗去。復逗攸縣。
王亨以計誘世沖斬之。大破其衆。豫遣招受司於宿州。又以其弟北京留守鎰爲汴京留守。知單州李僞知青州。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四十九

【紹興元年】十有一月甲午朔。尚書刑部員外郎鄭士彥能初。士彥奉太廟景靈宮神御在溫州。而主管內侍許個等三人與之不相能。個爲所擾。上聞之。黜內侍而徙士彥。命大臣選郎官有風力者代之。乃以都官員外郎向宗厚爲祠部郎官。兼權太常少卿。知溫州。充景靈宮太廟提點。武功大夫忠州防禦使岑鎰爲內侍省押班。主管迎奉。仍詔答凡事并申提點所。毋得行移文字。忠厚、敏中皆孫也。兵部尚書兼侍讀胡直孺卒。特贈端明殿學士。官給葬事。承務郎任中先通判秀州。中先辭召命。特錄之。
乙未。右文殿修撰提舉臨安府洞霄宮胡安國試中書舍人兼侍講。奏檜薦之也。直祕閣知宣州李彥卿爲尚書刑部郎中。詔泉州布衣朱沖召赴都堂審察。是日。江東安撫大使葉夢得始至建康。時建康荒殘。見兵不滿三千人。諸將散居他郡。夢得至。乃奏統制官韓世清一軍自宣州移屯建康。遣水軍統制官崔增屯采石。及統制官閻皐分守要害。夢得行述云。巡幸分守要害。案師古今年十月已除後軍統制行遣恐誤。而世清尚未至也。先是王才據橫山。降劉豫。遂引僞知宿州胡斌以兵入寇。詔淮南宣撫使劉光世遣兵招捕。夢得使統制官張俊自青陽開道會之。呂頤浩欲招才。乃命才以所部赴行在。於是夢得遣使臣張偉諭才如詔旨。才遂率其將丁順等三千餘人渡江。才擢罪。請圖建康。頤浩議以淮西一郡授才。使統其兵之任。夢得以爲不可。

乃詔才自顯武郎閤門宣贊舍人特遷武翼大夫。充建康府兵馬鈐轄。汰遣其衆。得正兵千餘人。分隸諸軍。案史今年九月丁酉。詔劉光世遣兵補才。丁未。詔才赴行在。甲辰。光世奏止小張統出兵。辛亥。又奏才已得。葉才已謝恩。詔相度與淮南一都。甲申。才轉官。除建康鈐轄。丙戌。坐夢得奏才不可往淮西。當屯滁和之。
丙申。翰林學士兼汝東侍讀。史部侍郎李光。兼權侍讀。遣內侍高傑、任鎮持詔書撫問孔彥舟、桑仲。且以銀合茶藥戰袍戎器金束帶賜之。
丁酉。神武中軍統制辛永宗權主管侍衛馬軍司公事。神武後軍統制巨師古權中軍統制。初。上召呂頤浩復相。而永宗與同知樞密院事富直柔、右司諫韓璜見上。多言頤浩之短。侍御史沈與求奏其交結。上將罷永宗。故有是命。趙甡之遺史云。與求再章言永宗之罪。其章不行。而有是除。非也。其實上將罷永宗。先解其兵權耳。
賜宇文虛中家錢千緡。以北奉使日久。守節不屈也。日曆。紹興元年十二月一日甲子。樞密院編修官孫觀等言。金國昨差宇文虛中往河北路立劉豫。虛中與御前忠節可嘉。有旨令劉州置切存恤虛中家屬。
詔會已降指揮宇文虛中奉使守節不屈。令劉州賜錢一千貫。與虛中與御前忠節可嘉。有旨令劉州置切存恤虛中家屬。
右江綱丁及收買戰馬。自五路既罷。爲極難得。議者謂嶺外於西南夷接境。有馬可市。而大理、特磨諸國所產尤多。時已罷買司。事見建炎四年八月。以師閔領其事。工部侍郎韓肖胄言。戰以騎兵爲勝。今川、陝馬綱不通。而廣右陣諸番。宜即邕州置官收市。專責成功。故復置官提舉。二年五月罷。已所書可參考。
戊戌。詔以會稽潛運不繼。移蹕臨安。命兩浙轉運副使徐康國兼權臨安府。與內侍而康國奏爲屋百楹以充大內。公夠請增之。上不許。遺公錄在辛丑公錄請增屋在乙巳。先是尚書左僕射呂頤浩言。今國步多艱。中原隔絕。江淮之地。尚有巨賊。駐蹕之地。最爲急務。伏惟陛下發中興之誠心。行中興之實事。要當先定駐蹕之地。使號令易通於川、陝。將兵順流而下。潛運不至於艱阻。然後速發大兵。一軍從江西、湖南以平羣寇。一軍往池州至建康府。處置已就。招安尚懷反側之人。於明年二三月間。使民得務耕桑。則在我之根本立矣。然後乘大暑之際。遣精銳之兵。與劉光世渡淮。犄角而北。去由淮陽軍、沂州入密州。以搖青、鄆。命張浚躬親統兵。由河中府入絳州。以撼河東。乘兩路餘民心懷我宋未泯之時。知王師有收復中原之意。則中興之業可覬也。若不速爲之。邊遷過春夏。則金人他日再來。不惟大江之南。我之根本不可立。而日後之患不可勝言矣。臣嘗觀自古有爲之君。將以取天下者。弗躬弗親。則不能戡禍亂。定海內。伏望考漢高祖以馬上治之蹟。法唐太宗櫛風沐雨之事。以速閫之。不可緩也。三四年來。金人幾退。士大夫及獻言之人。便以爲太平無事。致機會可乘之便。往往沮抑不得行。今天下之勢。可謂危矣。既失中原。止存江、浙、閩、廣數路而已。其間亦多曾經殘破。浙西郡縣往往已遭焚劫。浙東一路。在今形勢漕運。皆非所便。若不移蹕於上流。州軍保全此數路。及漸近川、陝。使國家命令易通於四方。則民失耕桑。號令阻絕。

機頗之開。已至秋冬。金人復來。則雖欲追悔無及矣。至是遂定移蹕之議。（原注：時論者不得其日。行狀係之再相時。而吳有云。聞車駕將還。是未然。）

（原注：時張安以病也。）參知政事孟庾爲福建江西荊湖宣撫使。神武左軍都統制韓世忠副之。時朝廷猶未知范汝爲據建州。而論者皆言神武副軍都統制福建制置使辛企宗儲怯玩寇。福建安撫使程邁等請改命將帥。章四十三上。故更造世忠自台州進。仍命世忠檄招撫官朝散大夫謝嶷、承直郎陸棠赴行在。（棠二人之言在此月庚子。）

己亥。宣教郎巢寅亮守監察御史。以其言宗社大計也。（寅亮初見六月辛巳。）帶御器械權主管侍衛馬軍司公事辛永宗罷爲江南西路兵馬副總管。坐與幹辦官李乘文盜請諸軍券錢。爲御史沈與求所論。乘文、故堂吏李瑗子也。遂以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忠州防禦使遙領彰權主管馬軍司公事。而糾乘文爲逾小監當。（湖西安撫使程昌寓以便宜印造販鬻短引。以給軍食。呂頤浩聞其事。命金都止之。）承務郎鄧令所劾定官陳康伯通判衢州。康伯弋陽人也。

辛丑。詔孟庾、韓世忠應官吏軍兵一切事務。共爲一司。不得輒分彼此。其立功將佐合行推恩之人。自當一面施行。訖奏從之。（自劉豫之僭位也。朝廷以金故。至以大齊名之。至是襄陽鎮撫使桑仲始上疏請正豫罪。）進之罪。下詔進幸荊南。庶幾中原人心不致搖動。詔答以荊南形勢剛可駐蹕。但以糧運未通。已令參知政事孟庾計置。俟就緒進發。（太常少卿趙子崧請續編紹興太常因革禮。明年乃成。凡八十六篇。爲二百十七卷。）（續編十二年三月庚子又進中興禮書。）

子崧又言。每歲春分日祀高禖。自巡幸不行。雖多故之時。禮文難偏至於蔽無子。祇多男。以係四方萬里之心。蓋不可闕。望自來歲舉行。從之。

壬寅。起居舍人胡寅以招降閻孜余勝之勞。進秩一等。時制置使辛企宗奏廷實乃剛之姪。爲賊參議。剛愬於朝。（十一月庚子。）事既明。剛卒辭不拜。

甲辰。詔從議郎單德忠忠節顯著。特先進秩二等。（詔以鎮江府、常州、江陰軍苗米三十七萬斛爲劉光世軍中一歲之用。仍令酒臣分月給之。）

乙巳。右司諫韓璡責監海州商稅。用侍御史沈與求奏也。先是。與求言。同知樞密院事富直柔附會辛道宗、永宗兄弟。爲致身之資。昨者直柔任御史中丞。永宗攜女妓宴飲其家。物論騰沸。暨陛下擢登樞府。而宗道兄弟倡言於朝。自謂直柔之用。我實有力。已而道宗果爲樞密院副都承旨。是時給事中陳戩駁駁除命之際。道宗使所親諭戩曰。直柔以附我。故有今日。公第行之。必有以報。會陛下批降道宗告詞。能承旨之命。天下稱快。比又除道宗防送及總管差遣。往來溫台明三州之間。類皆此闕。以便其私。蓋直柔靖也。外人皆云。宮禁語言。道宗、永宗往往傳漏。陛下宜稍無不知之。必以語直柔。而直柔又以語司諫韓璡。凡璡所言。道知事端。巧發微中者。直柔道之也。賴陛下英斷。逐道宗、永宗於外。伏望併黜直柔。及以爲臣子陰懷私邪之大戒。時呂頤浩、秦檜皆忌直柔。蘇是二人卒俱罷。（詔發運使許司饒州。迪功郎陳剛中上書。論今民力困竭。國用匱乏。而冗食之官。乘不急之務。繁行在之局務。可省併者三分居一。而州縣冗食尤可怪駭。以月計之。不知所費緡錢。幾何萬民之脂膏。日以乾涸。邦之財賦。日以虛耗。奈之何民不聊生。且盜也。願罷冗食。去虛文。以足邦用。上詔對改合入官。所陳令三省措置。（剛中改官在十一月壬子。）言者論浙西科敷之害。以爲均貫度牒。勸誘告官。下戶貧民。俱已困乏。不支。繼強令輸米。又別立一名曰借糴。蓋此類爾。方時大旱。而官吏於常賦均糴之外。復計頃畝。以月科斂。既均度牒矣。又斂修城木。木未及輸。復斂麻皮。又斂牛皮羊皮。又斂糯米。則農末之病。殆不聊生。將鬻田而償。則孰肯受者。將棄之而逋。則實其妻孥。錮其婢僕。其他郡邑大抵類是。上下相蒙。名曰健吏。暴虐滋甚。若此等事。雖非陛下之意。然所以科斂者。必以朝廷爲名。是利歸於貪吏。而怨歸於陛下矣。若今盜賊幾半天下。豈天下之人皆陷之徒哉。實三吳失業之良民。不聊生之赤子也。陛下試遣有司執一人而問之。曰。若何爲盜。其必有說也。願蠲積負科斂之弊。廣貸墨之法。指天晉日。示以必行。庶幾人心未叛。天命未改。疏入。詔本路漕司究實開奏。（通直郎知瑞州高沈言。近歲州縣之吏。多賦敗者。望自今命官犯入己贓。許人越訴。其監司不即奏劾者。重行論責。從之。沈、錢塘人也。）是日。移武義大夫閤門宣贊舍人張玖於起州市。

丙午。起復寶文閣直學士權知紹興府兼紹興府尹兼沿海制置使呂頤浩還之也。

丁未。權安府復州漢陽軍鎮撫使陳規奏本軍屯田營一事。件自中原失守。諸軍鎮安猶存。牢城卒方募等皆屢戰。自場進李孝忠、孔彥威、董平、曹成、馬友、桑仲、李璜之徒。皆不能犯。由是總安猶存。規方會食。有告變者。疑通謀。錯之。問從狀者。疑喬曰。一城之軍。公之左右皆是。今夕果事矣。規命誅喬。餘不問。一府皆服。時軍士多以營內多官田荒田。乃做古屯田之制。命射士民兵。分地耕墾。其說以兵民不可並耕。故使各處一方。軍士所屯之田。皆相險隘。立爲堡寨。寇至則保聚捍禦。無事則乘時田作。其射士皆分半以耕屯田。少增錢糧。官給牛種。收其租利。有急則權罷之。使從平。凡民戶所營之田。水田就賦輕。來一斗。陸田賦麥豆各五升。滿二年無欠。給爲永業。流民自歸者。以田還之。凡屯田事、營田司統行。營田舉府縣官。皆行。皆不更置官吏。悉置既具。乃聞於朝。詔嘉獎。明年下其法於鎮。使行之。朝散郎知鄂武軍吳必明以失守待罪。詔降一官。衡符令赴官。犒司軍前自效。承議郎知公安縣孫倚以營田辦集。邀二官用荊南歸峽荊門公安軍鎮撫使解潛奏也。

己酉。詔福建制置使辛企宗聽宣撫司節制。

庚戌。中大夫同知樞密院事宮直柔守本官。提舉臨安府洞霄宮。侍御史沈與求既劾直柔罪。詔下其章。直柔乃求去。遂有是命。　承務郎鄧肅主管江州太平觀。從所請也。　福建江西湖南宣撫使孟庾辭行。庾請樞密院計議官張致遠、沙縣人。先是謁告歸閩中。還言賊勢方盛。乞遣重兵致討。故庾辟之。　承議郎知鉛山縣姚舜恭言。建賊范汝爲等作亂二年。中間謝褒、陸棠、施逵等三人。皆以招安爲職。反爲賊計。俾其固守巢穴。辛企宗提兵本路。經今及年。而企宗初不識汝爲之面。昨企宗全軍自南劍退往福州。止留李山一軍。守禦鄧武。近汝爲據建州。破鄧武軍。李山已來信州駐劄。萬一賊兵渠破福州。則全閩皆賊有矣。契勘江南、兩浙係輿福建鄰境。本縣正輿崇安、光澤連接。雖中信州道路。不能捍禦。伏望朝廷速賜分遣大兵。專委近上將帥。從捕城、景安等處。分路致討。詔以付宣撫司。　右武大夫宣州觀察使閤皁進秩二等。錄饒州拖殺張琪之功也。將士受賞者四千四百八十有二人。於是武功大夫威州防禦使閤門宣贊舍人張俊以不策應。特貶一秩。　是日。荊湖廣西宣撫使吳敏始受命置司柳州。（敏奏臣以十一月十七日被受除命置司治事。庚戌十一日也。）時降授右武大夫和州防禦使馬擴避地永州之仙溪。敏即起擴爲本司都統制兼參議。直密閤范直方爲參謀。直方、純仁孫也。擴之在仙溪也。宣撫處置使張浚以貸幣招之。且貽書曰。上之待公不輕。繼繾綣。終必保全。公荷上恩如此。可不圖報乎。擴以奉贊軍事劉子羽在異。定有隙。不復往。以書謝之。至是始爲敏用。

辛亥。陞岳州爲德慶府。　尚書右司郎中方孟卿行右司諫。　閤門宣贊舍人主管宿衛親兵李永志降一官。落閤職。令吏部與遠小監當差遣。永志、吳湜部曲也。李永宗用爲中軍提舉事務。侍御史沈與求論其同爲妄利。使軍情不安。故貶之。　除名勒停人盧宗原放承議郎。宗原、宣和末以徽猷閣待制爲江淮發運副使。坐興朱勔交通。送瀘慶府編管。至是始復之。（宗原已見建炎元年正月辛卯。）

壬子。手詔內外侍從各舉所知三人。限五日以聞。舉得其人。當受上賞。毋以先得罪於朝廷。及蔡京、王黼門人爲嫌。先是上得陳瓘論司馬光等三十三人奏章。大善之。故有是詔。禮部侍郎李正民以爲光等皆一時名臣。不若國賢之爲。適因舉陳瓘范冲所知。則與孔子之言若合符節。於是衆論翕然。相與協成三十六年中興之治。蓋本於此。（瓘見初見建炎二年九月。）

丁巳。日南至。命賚政殿大學士提舉萬壽觀兼侍讀王綯祀昊天上帝於告成。觀初復舊禮也。

己未。命吏部侍郎兼權侍讀李光往臨安府。節制本府內外見屯諸軍及兼權戶部侍郎。總領臨安府廳前錢糧。卸納綱運。及修繕移蹕事務。　詔武經大夫東南第十副將辛琮處斬。先是福建安撫使程邁遣琮以所部屯古田縣。琮逗遛不行。邁奏免之。琮集麾下持兵見邁。請留。既而亡去。邁言於朝。有司迹琮於海豐縣。捕誅之。

辛酉。詔諭福建州縣以弭盜賊。兵興民休息之意。　承奉郎樞密院計議官。（首初見建炎二年九月。）　遣大理少卿錢稺往浙西路催促見楚公事。稺請因便密行體訪民間利病。許之。

僞齊豫風經略使郭振以數千騎掠白石鎮。武節大夫閤門宣贊舍人宣撫司選鋒將王彥與熙河統制官閻師古併兵禦之。賊兵大敗。振爲官軍所獲。遂復豫州。張浚承制以彥爲康州刺史。彥上黨人也。

明年九月
丁丑朔
壬戌監察御史劉一止言伏見尚書六曹下逮百司凡所用法令初無畫一之論類以人吏省記便爲子奪蓋法令具在姦吏猶得舞之今乃一切聽其省記願敕蘇何所不有欲與則呈與例欲奪則呈奪例成奧奪在其牙頰其患可勝言哉陛下聖明灼見此弊嘗降處分令左右司郎官以其省記之文刊定頒行然左右司職事猥多最繁積恐於此不能專一無由速成伏望改差詳定一司敕令所立限刊定鏤板頒降內吏部條法最爲急務乞賣近限先次施行庶幾杜絕姦吏弄法受賕之弊詔如其請吏部法限一月餘限一季成書既而廣東轉運司以元祐吏部法來上乃命參以七司所省記元豐至紹興條例參酌修立再歲年而後成云　是日曹成犯安仁縣執湖東安撫使向子諲初成既屯攸縣而子諲兵不滿萬駐司於衡之安仁遣使招成成亦聽命子諲乃檄成權本司都統制而命諸將韓京以一軍西守衡陽吳錫以一軍南定宜章賊徒遂巡不敢南向者百有餘日上江諸郡遂得以穫既而撥兵不至成忿子諲詬己即撞衆而南子諲遣從事郎權安撫司幹辦公事何彥猷迫功郎隨軍錢糧官張師夫見成計事迫於途二人皆遁去子諲率親兵與成相拒自午至申官軍悉潰子諲度不可遏單騎入成軍論以國家威靈成不服遂掠安仁縣進攻道州執子諲置軍中而去節夫、安陽人也　金房鎮撫使王彥斬中軍統制官趙橫、統領官門琬遂既敗李忠凱歌而歸大貴將士待橫如初終不言豐里之敗橫亦不疑至是忽會諸將於毬場酒四行叱橫使起數其委里不設應之罪併琬斬之拔劍數行而歸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五十

【紹興元年】十有二月甲子朔知樞密院事宣撫處置使張浚言今年二月於閬、成州駐兵與金人相持閬遠川府路有僞造檄書稱平蜀大將軍不顯姓名指斥宗廟搖動吏民臣移師利、閬之間密切採訪據知遠川府宇文粹中稱本府吏民乞用曲端充統制官等緣端敗愈之迹顯著臣受陛下重寄豈有主兵之官卻用潛府舊用萬一事出於意外臣將何辭以報朝廷已送端赴州獄推治外四川見今前執政侍從等官在職慮與臣議論不同別有奏陳乞賜下　詔已覽來章令三省劄淩照會時端已爲淩所殺而朝廷未之知也（併著此以見端之死所坐無名故備之詳支離也）　詔直徽猷閣提舉臨安府洞霄宮黃叔敖文學吏事皆有可觀恬退之節士夫推重可除給事中令所在以禮敦遣赴行在　龍圖閣學士提舉江州太平觀路允迪守本職致仕允迪以前執政告老不進官非故事也

乙丑太常少卿趙子崧權尚書禮部侍郎本朝以公族爲從官自子崧始事程瑀試太常少卿秦檜引之也　降授朝奉大夫主管臨安府洞霄宮曾班除名勒停雷州編管以右司諫方孟卿論其在秦州植旅降敵上書秦州已投拜大金國八字且行移斥御名也班兄弟顯謀閘直學士梯、顯設閘待劉開乞納宣以贖班之罪上不許　太中大夫吳敏充資政殿學士提舉臨安府洞霄

宮。敏初除湖廣宣撫使。以祖母年高。力乞免。未報。敏受命置司柳州。時寇盜充斥。敏方鳩兵選將。未能出師。而呂頤浩樞會敏乞祠之章。故有是命。敏至司才十六日也。（熊克小曆。吳敏不能制賊。爲言者所論。而趙鼎實政錄。舉士擢樞密院言。實以日曆所書不同。皆非。）

國學進士上官孔明上書論范汝爲猖獗之狀。且言爲范賊之策有三。直搗廣南。盤據婆地。疲用王師。使苦嵐瘴。歲月莫能下。此上策也。引衆直前。據福州城。食城中粟。北守北嶺。南斷浮橋。備河口舟。阻古田險。坐困王師。此中策也。不度智力。迎敵王師。此下策也。臣今料之。彼人出下策。然福建之地。平原曠野。舉皆礮碉。民利於步戰。而王師長於車騎。便於長戟。利於弓弩。地有所宜。戰非所利。謂宜永嘉航海。直至福建。秣馬厲兵。張皇聲勢。募福建之民。以攻福建之賊。詔付宣撫司。孔明、邵武人也。

丙寅。詔依祖宗故事。復設樞密都承旨。以兩制爲之。如未曾任侍從之人。即依權侍郎法。詔應版私茶鹽。並不用蔭原赦。樞密直學士知遂寧府席貢上遺表。贈光祿大夫。後證襄英。

丁卯。吏部侍郎李光請復東南諸郡湖田。詔戶工部取會奏聞。初。明、越州鑑湖、白馬、竹溪、廣德等十三湖。自唐長慶中。縣立湖水高於田。田又高於海。旱澇則遞相輸放。其利甚博。自宣、歙開樓異守明。王仲薿守越。皆內交權臣。專事應奉。於是悉廢二郡陂湖以爲田。其租米悉屬御前。民失水利。而官失省稅。不可勝計。（王明清揮麈錄餘話云。王仲薿守會稽。頗著績效。如乾湖爲田。導水入海是也。（案）二郡湖田。其租悉屬御前。事和元年二月甲子。詔罷湖田租。以佃耕經原額之須。不許他司奏請。他皆類此。上疑一歸。考究自宣和元年至建炎四年湖田。凡得米三萬三千餘斛。入御前。而納水雷視米十四萬六千餘斛。民間所失不在焉。其末亦如此。則清所云誤矣。）光奏請復之。既而上虞縣人趙不搖以爲便。不搖中到在明年三月庚申。遂廢徐姚、上虞二縣湖田。

乙巳。祕書少監傅崧卿權尚書吏部侍郎。充淮東宣諭使。且賜諸州守臣銀合茶藥。仍命崧卿體訪民間利病來上。

庚午。手詔閩峒范汝爲。嘯聚日久。反覆變詐。害吾良民。比再遣帥。並行翦戮。重念軍旅暴露。轉輸勞煩。皆朕不德之所致也。王師到日。其諸徒衆能執汝爲請命者。當重賞。其餘成赦除之。可令宣撫司多出榜示。及簡射蠟彈入賊中。使明知朕意。

辛未。呂頤浩奏乞通京東、河北商賈。先是劉豫盜權。場通南北之貨。頤浩以爲便。乃奏行之。　責授海州團練副使孟揚、責授黃州團練副使孟揆並放令逐便。先是揚父責授昭信軍節度副使昌齡既卒於封州。而揚、揆猶在嶺南。朝議以其盜國害民。罪惡不宥。昌齡妻東平郡夫人靳氏以昭慈近屬。於朝。乃許自便。昌齡開封人。宣、政間。與二子繼任水衡。昌齡仕至保和殿大學士。揚、揆皆光祿大夫。靖康初。坐姦贓廢。

宣撫處置使張浚承制以閤門宣贊舍人知興州同統領秦鳳等路軍馬李師顏知成州。閤門宣贊舍人趙不群知鳳州。武翼大夫、利州觀察使神武右軍副統制吳玠爲興州防禦使。武翼郎、閤門宣贊舍人吳璘爲興州刺史。武翼郎、閤門宣贊舍人楊政爲興州團練使。武翼郎、閤門宣贊舍人王喜爲興州刺史。武翼郎、閤門宣贊舍人田晟爲興州團練使。武翼郎、閤門宣贊舍人王彥爲興州刺史。武翼郎、閤門宣贊舍人郭浩爲興州團練使。武翼郎、閤門宣贊舍人楊從仁爲興州刺史。武翼郎、閤門宣贊舍人楊從義爲興州團練使。武翼郎、閤門宣贊舍人楊從先爲興州刺史。武翼郎、閤門宣贊舍人楊從儀爲興州團練使。武翼郎、閤門宣贊舍人楊從勇爲興州刺史。武翼郎、閤門宣贊舍人楊從古爲興州團練使。武翼郎、閤門宣贊舍人楊從周爲興州刺史。武翼郎、閤門宣贊舍人楊從聖爲興州團練使。武翼郎、閤門宣贊舍人楊從善爲興州刺史。武翼郎、閤門宣贊舍人楊從政爲興州團練使。武翼郎、閤門宣贊舍人楊從義爲興州刺史。武翼郎、閤門宣贊舍人楊從先爲興州團練使。武翼郎、閤門宣贊舍人楊從儀爲興州刺史。武翼郎、閤門宣贊舍人楊從勇爲興州團練使。武翼郎、閤門宣贊舍人楊從古爲興州刺史。武翼郎、閤門宣贊舍人楊從周爲興州團練使。武翼郎、閤門宣贊舍人楊從聖爲興州刺史。武翼郎、閤門宣贊舍人楊從善爲興州團練使。武翼郎、閤門宣贊舍人楊從政

恐自辨詔論以出自上意仍鑄印賜之　詔浙西安撫大使兼揚楚等州宣撫使劉光世防遏金人招安盜賊保護浙西一路厥功懋焉可特與恩澤三資奏補本宗或異姓有服親　戶部侍郎柳約言軍興科籴百出望官戶名田過制者與編戶均一科斂從之　明年正月丁巳不行　是日曹成至道州守臣直祕閣向子忞聞之悉城中官吏得百有二十五人俾之迎敵又遣使招之兵行三十里與成遇士皆奮勇逸成自東門入子忞從西門跳奔獲免成遂據道州

戊寅以彗出會稽許臣民實封言事　（案）此事繫甚詳而日厥不載蓋失之也　日厥十二月十五日沈與求除龍圖閣學士知紹興府（案）是年四月方以國子監丞召赴行在所此一誤今並不取

士宜調實安宅工部侍郎胡松年給事中黃龜年起居舍人（案）此皆紹興二年十二月事史蓋誤也又於此日書右諫議大夫徐俯上殿（案）前明年春方除諫官又書遣禮部員外郎李繪充川陝宣撫（案）是明年四月方以國子監丞召赴行在所此一誤今並不取

大序禮部題名亦繫於今年十二月蓋此一誤今並不取

庚辰武翼郎閤門宣贊舍人制置山東忠義軍馬范溫遣參議李植來獻捷詔以溫爲武功大夫忠州刺史仍命總樞密院節制　是日桑仲道兵攻復州守臣修武郎俎遁棄城走

辛巳復置廣西茶鹽司　倣淮南鹽息歲收八百萬緡自軍興淮南道梗許通廣鹽於江湖諸路而二年半矣議者以爲利厚而冒販者多故復置官提舉戶部侍郎孫近言之故有是命

入納才七十萬緡至是江湖鹽價每斤爲七八百錢

郎柳約復請增諸路酒錢上等每石二千下等一千其半令提刑司樁管餘備軍費從之　去年十一月辛亥已增重地又增

詔武翼大夫閤門宣贊舍人知海州辭安靖朝散郎通判州事李彙並赴行在令揚楚等州宣撫使劉光世遣將統兵戍守安靖本劉錫屬官彙嘗爲沙河簿在滄州結約南歸會劉豫使守海州至郡踰年遂誘率簽軍蓋諫等殺金人所命沂南濰北都巡檢使王企中及僞齊之戍守者率軍民以城來歸尋以安靖爲浙西兵馬副鈐轄賜彙同進士出身簽書寧海軍節度判官廳公事　安靖等除官日厥不見據明年三月四日安靖等申明東海軍戍兵狀增入據以二年二月二日內侍省狀增入

丁亥言者請誅吏當死者勿貸上曰朕本心欲專尚德化順誠吏害民有不得已者然亦豈忍遽置縉紳於死地如前詔杖遣足矣　武經郎閤門宣贊舍人潘永思造一官坐爲入市恩澤也先是大理寺推治僞告事連永思上曰永思雖戚里既有過安可廢法乃命罷職就逮　右司諫方孟卿言比年大兵所過卑爲虜掠甚於盜賊望賜告戒詔曰今出師毋得秋毫擾擾樞密院察大將大將已下遞察犯者並行軍法

戊子知樞密院事宣撫處置使張浚奏和尚原勦殺金人先是浚徙治閬州徹帷閉待制參議軍事劉子羽請獨留河池調護諸將以通內外聲援浚許之是日呂頤浩等進呈浚奏割言浚今居閬中爲水運以給西軍上曰朕料浚必能立功秦檜因奏去年臣初至行朝論浚者紛紛甚可嗤鄙陛下保全得以安迹萬一有功實賴陛下知人善任使不惑浮言之效上因備論天下事有利必有害但害少而利多皆所可爲若聽浮言則事將俱廢且如前年航海一枝之外便皆爲不測使惑於浮言遂巡不決豈不敗事頤浩、檜出至省府未食趣奏至上大喜

己丑制授起復明州觀察使陝西諸路都統制兼知秦州吳玠鎮西軍節度使從張浚請也仍遣中使任充持旌節官誥賜玠　尚書右司員外郎江躋爲殿中侍御史　初上既褒錄符、祐爲人而其子孫陳乞推恩者吏部猶會刑寺有無過失議者言敕審既稱以忠爲罪望悉除落過名以正名實從之　詔襄鄧鎮撫使桑仲、金房鎮撫使王彥糾怨體國不得自相侵擾初仲雖受命然猶恃兵衆專圍收金州是冬以其衆分三道一攻住口關一出馬郎嶺一擣洵陽縣使其副都統制武節大夫榮州刺史李橫統之前軍去金州三十里遣曰賊兵以我爲寡故寇三道以離吾之勢今吾破其堅則脫者自走矣時賊之大兵在馬郎嶺北連遣統制焦文通探住口關而自以親兵營馬郎嶺與之對壘踰月大戰凡六日賊大奔潰遂

宜知朕意豫又以僞權尚書右丞張昂權門下侍郎權尚書右丞張東爲左丞中書舍人直學士院范琳兼權右丞

初監察御史裏行張戒論陳宗赴大計尚書右僕射秦檜以宣亮宣直柔所劾惡之使言者論寅亮宣和中父死於賊匿不舉喪壬午詔大理寺勿治

甲申右司諫方孟卿言祖宗故事諫官當局於後省號爲兩省官蓋兩省、朝廷政令所自出祖宗以諫官居之不無深意今行在諫院許於皇城內建置未有定處望令依舊隨省當局詔諫院許於行在所都堂相近置局　尚書吏部郎中孫近充祕閣修撰提點兩浙東路刑獄公事

乙酉祕書丞劉大中爲尚書吏部員外郎

丙戌詔大理寺且留紹興府俟榷斷見禁公事盡絕赴行在　詔入內內侍省應官司取索文字依舊例更不回報後又詔內侍省準此　紹興二年二月十七日內侍省狀增入

丁亥言者請誅吏當死者勿貸上曰朕本心欲專尚德化順誠吏害民有不得已者然亦豈忍遽置縉紳於死地如前詔杖遣足矣　武經郎閤門宣贊舍人潘永思造一官坐爲入市恩澤也先是大理寺推治僞告事連永思上曰永思雖戚里既有過安可廢法乃命罷職就逮　右司諫方孟卿言比年大兵所過卑爲虜掠甚於盜賊望賜告戒詔曰今出師毋得秋毫擾擾樞密院察大將大將已下遞察犯者並行軍法

戊子知樞密院事宣撫處置使張浚奏和尚原勦殺金人先是浚徙治閬州徹帷閉待制參議軍事劉子羽請獨留河池調護諸將以通內外聲援浚許之是日呂頤浩等進呈浚奏割言浚今居閬中爲水運以給西軍上曰朕料浚必能立功秦檜因奏去年臣初至行朝論浚者紛紛甚可嗤鄙陛下保全得以安迹萬一有功實賴陛下知人善任使不惑浮言之效上因備論天下事有利必有害但害少而利多皆所可爲若聽浮言則事將俱廢且如前年航海一枝之外便皆爲不測使惑於浮言遂巡不決豈不敗事頤浩、檜出至省府未食趣奏至上大喜

己丑制授起復明州觀察使陝西諸路都統制兼知秦州吳玠鎮西軍節度使從張浚請也仍遣中使任充持旌節官誥賜玠　尚書右司員外郎江躋爲殿中侍御史　初上既褒錄符、祐爲人而其子孫陳乞推恩者吏部猶會刑寺有無過失議者言敕審既稱以忠爲罪望悉除落過名以正名實從之　詔襄鄧鎮撫使桑仲、金房鎮撫使王彥糾怨體國不得自相侵擾初仲雖受命然猶恃兵衆專圍收金州是冬以其衆分三道一攻住口關一出馬郎嶺一擣洵陽縣使其副都統制武節大夫榮州刺史李橫統之前軍去金州三十里遣曰賊兵以我爲寡故寇三道以離吾之勢今吾破其堅則脫者自走矣時賊之大兵在馬郎嶺北連遣統制焦文通探住口關而自以親兵營馬郎嶺與之對壘踰月大戰凡六日賊大奔潰遂

縱兵追擊，均州平。仲道金州，檄事行狀在今冬，不詳月日。案此降旨令二人歸葬，而行狀云，都督張公入蜀，遣仲道兵臨其後，爲王彥所敗，即日遣鄂州兵入洋蜀公道入論，當明年仲冬，不應遽言今冬也。今從行狀。

鄂州所殺，案實以建炎三年冬入蜀，去此已久，仲不應遽言其後，若以爲後入援時，則其還棄州在建炎四年三月，至此亦已踰年，蓋所云誤也。仲追鄂兵及被殺，皆在明年已酉潤附見，恐不孤。恬仲承制加楊棄州團練使，日歷明年四月戊寅，棄仲矣。今楊近錄再立功，故已恒宜加棄州團練使，有旨，李橫特與轉團練使，使前武節大夫（案）橫自此未嘗出兵，故且附於殺金州之後，俟考。

庚寅，詔存恤張孝純、鄧origin、李鄴家，屬命所在州根刷期已上親赴行在，候到取旨，遷擢以其用事於僞齊故也。

辛卯，尚書考功員外郎潘良貴守左司員外郎。

壬辰，詔自今春試選人及京官初出官人銓試如故事，後不果試。明年正月丙申依所免試。明年秋，乃克行之。

是月，賜陳東家錢五十萬。詔以冬寒，命有司賑給行在紹興府居民不能自存者，其後移臨安，亦如此例。

是歲，宗室善淵賜名崇二人。初命戶部降本下江、浙、湖南和糴米以助軍儲，十八年罷入所得可免者。靜海軍節度觀察處置等使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太師守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安南都護上柱國南平王李乾德，子陽煥立，乾德在位四十五年。

1446033
宝岡生先生閱覽
文科教師研究用

081·18
0022

21101000170467

[General Information]
书名=丛书集成新编　115
作者=
页数=788
SS号=0
出版日期=

先秦史论坛
http://www.zgxqs.cn/bbs/

子居　打包上传